# 叢書集成續編

一〇一

# 叢書集成新編 第一〇二冊目錄

史地類


| | | | |
|---|---|---|---|
| **其他總傳** | | | |
| 藏書紀事詩七卷(二)(卷四至七) | 清 葉昌熾撰 | 靈鶼 | 一 |
| **總傳雜錄** | | | |
| 淳熙薦士錄一卷 | 宋 楊萬里撰 | 函海 | 五七 |
| 稗史集傳一卷 | 元 徐顯撰 | 歷代 | 六〇 |
| 登科錄一卷 | 撰人不詳 | 粵雅 | 六四 |
| 題名錄一卷 | 撰不人詳 | 粵雅 | 一〇九 |
| 明洪武四年進士登科錄一卷 | 撰人不詳 | 藝海 | 一一六 |
| 金石契一卷 | 明 祝肇撰 | 紀錄 | 一二二 |
| 煙艇永懷三卷 | 明 龔立本撰 | 借月 | 一二四 |
| 漢事會最人物志三卷 | 清 惠棟輯錄 | 靈鶼 | 一三九 |
| 郎官石柱題名一卷 | 清 趙魏錄 | 讀畫 | 一六六 |
| 疑年錄四卷 | 清 錢大昕編 | 粵雅 | 一七五 |
| 續疑年錄四卷附補 | 清 吳修編 | 粵雅 | 一九一 |
| **聖賢別傳** | | | |
| 孔子論語年譜一卷 | 元 程復心編 | 學海 | 二〇八 |
| 孟子年譜一卷 | 元 程復心編 | 學海 | 二一六 |
| **學術家別傳** | | | |
| 顧亭林先生年譜四卷附附錄 | 清 張穆編 | 粵雅 | 二二三 |
| 閻潛邱先生年譜四卷 | 清 張穆編 | [illegible] | [illegible] |
| 黃崑圃先生年譜三卷 | 清 顧鎮編 | 畿輔 | [illegible] |
| **理學家別傳** | | | |
| 邵康節外紀四卷 | 明 陳繼儒輯 | 寶顏 | 三〇二 |
| 朱子年譜四卷考異四卷附錄二卷 | 清 王懋竑纂訂 | 粵雅 | 三一二 |
| 楓山章先生實記八卷附提要 | 明 章潔編 | 金華 | 四一七 |
| 章文懿公年譜二卷 | 明 方太古撰 | 金華 | 四四六 |
| 金忠潔年譜一卷 | 明 金鏡編述 金鏞參訂 | 畿輔 | 四六八 |
| 孫夏峯先生年譜二卷 | 清 湯斌等編次 方苞訂正 | 畿輔 | 四七二 |
| 魏貞菴先生年譜一卷 | 清 魏荔彤輯 | 畿輔 | 四九五 |
| 顏習齋先生年譜二卷 | 清 李塨纂 王源訂 | 畿輔 | 五〇五 |
| 李恕谷先生年譜五卷附書後 | 清 馮辰撰 | 畿輔 | 五二九 |
| 尹健餘先生年譜三卷 | 清 呂熾編次 方苞閱定 | 畿輔 | 五八二 |
| **道家別傳** | | | |

ED55/02


| | | | |
|---|---|---|---|
| 廣東帝本行記一卷附提要、補正 | 唐 王瓘述 | 平津 | 五九九 |
| 軒轅黃帝傳一卷附提要、補正 | 撰人不詳 | 平津 | 六〇二 |
| 韓仙傳一卷附提要 | 唐 韓若雲自撰 | 寶顏 | 六一〇 |
| 御製周顛仙人傳一卷 | 明 太祖撰 | 紀錄 | 六一六 |
| 釋家別傳 | | | |
| 紀夢編年一卷 | 清 釋成鷲撰 | 紀錄 | 六一八 |
| 帝王別傳 | | | |
| 穆天子傳六卷附附錄 | 晉 郭璞注<br>清 洪頤煊校 | 平津 | 六二七 |
| 名臣別傳 | | | |
| 諸葛忠武侯傳一卷附提要 | 宋 張栻撰 | 十萬 | 六四〇 |
| 李泌傳一卷 | 唐 李蘩撰 | 龍威 | 六四七 |
| 寇萊公遺事一卷 | 撰人不詳 | 歷代 | 六五〇 |
| 王文正公遺事一卷附提要 | 宋 王素撰 | 百川 | 六五一 |
| 韓忠獻公遺事一卷 | 宋 強至編 | 百川 | 六五七 |
| 豐清敏公遺事一卷附附錄 | 宋 李朴撰 | 小萬 | 六六〇 |
| 崔清獻公言行錄三卷 | 宋 李肖龍撰 | 嶺南 | 六六八 |
| 象臺首末五卷附附錄、提要 | 宋 胡知柔編 | 指海 | 六七四 |
| 北行日譜一卷 | 明 朱祖文撰 | 知不足 | 六九二 |
| 楊公政績紀一卷附楊公本傳 | 清 黃家遴編 | 學海 | 七〇四 |
| 鹿忠節公年譜二卷 | 清 陳鋐編 | 畿輔 | 七〇七 |
| 張忠烈公年譜一卷 | 清 趙之謙纂 | 仰視 | 七二二 |
| 袁督師事蹟一卷 | 清 撰人不詳 | 嶺南 | 七三〇 |
| 維揚殉節紀略一卷 | 明 史德成誌 | 借月 | 七四三 |
| 端嚴公年譜一卷 | 明 張文麟自敘 | 借月 | 七四七 |

# 藏書紀事詩

（二）

葉昌熾撰



藏書紀事詩卷四

長洲葉昌熾

好書盡職事

綸音朱邸寫籤帙玉琴河間東平無愧色豈惟博物邁頭琛

怡親王　果毅親王　慎郡王

蓮心齋宋槧婺州九經跋怡賢親王收藏王爲　聖祖仁皇帝之子其藏書之所曰樂善堂大樓九楹積書皆滿絳雲樓未火以前其宋元精本大半爲毛子晉錢遵王所得毛錢兩家散出半歸徐健菴季滄葦徐季之書由何義門介紹歸於怡府乾隆中　四庫館開天下藏書家皆進呈惟怡府之書未進其中爲世所罕見者甚多如施注



蘇詩全本有二此外可知矣怡府之書藏之百餘年至端華以狂悖誅而其書始散落人間聊城楊學士紹和常熟翁叔平尚書吳縣潘文勤錢唐朱修伯宗丞得之爲多昌熾案怡府藏書始自怡賢親王之子名弘曉余聞之盛伯希祭酒云存齋所言致之未詳也　怡親王明善堂詩集張納熙序稱王冰玉主人至性夙溙忠勤體國平居積學好古凡經史傳記以及諸子百家之編靡不探其深賾得其高朗　又伊都立序冰玉主人殿下天姿高華澄心積素士安之萬卷咸披應奉之五行俱下方斯蔑如也　嘯亭雜錄果恭王諱弘瞻　憲廟第七子也嗣果毅王後善詩詞幼受業於沈歸愚尚書故詞歸正音不爲凡響

昌熾案慎靖王允禧亦工詞翰著自得園文鈔　又成親王諱永瑆爲　純廟第十一子善書法士大夫得片紙隻字重若珍寶　成親王詒晉齋集家有書積漸多矣以經史子集次其目題以長句錦軸牙籤富自誇深居也說積書家空巢米肯從東野掛貿猶須歎浣花檢處發熒銀燭短收時故故玉琴斜瓢珠博物伊何有政可懃人惠子車　李文藻琉璃廠書肆記寶名堂周氏購得果親王府書二千餘套列架而陳之其書裝潢精麗俱鈐圖記平津館鑒藏書籍記元板春秋纂例孫退谷藏書有果親王府圖籍朱文方印果親王點定朱文長印元板南史有果親王府圖書記朱文長印　昌熾案怡府藏書之印曰



怡府世寶曰安樂堂藏書記曰明善堂覽書畫印記明善堂架卷端有　御題明善堂印　御題銀潢派

裒圭璋器　天語盡職從知忠盡切　綸音好書猶見性情醇怡親王寶忠孝爲齋訓朱記成邸藏書余所見宋本夢溪筆談有皇十一子詒晉齋印朱記又宋刻溫公書儀有永瑆私印皇子永瑆之印朱記

絳雲未燹劫灰紅江左圖書日正中一自新宮三日哭閒翻貝葉唱宗風　錢謙益受之

絳雲樓書目題詞虞山宗伯生神廟盛時早歲科名交遊滿天下盡得劉子威錢功父楊五川趙汝師四家書更不惜重貲購古本書賈奔赴捆載無虛日用是所積充牣幾埒內府視葉文莊吳文定及西亭王孫或過之中年構拂水山房鑿壁爲架庋其中晚歲居紅豆山莊出所藏書重加繕治區分類聚栖絳雲樓上大櫝七十有三顧之自喜曰我晚而貧書則可云富矣甫十餘日其幼女中夜與乳媼嬉樓上翦燭灺落紙堆中遂燧宗伯樓下驚起燄已張天不及救倉皇出走俄頃樓與書俱盡余聞駭甚特過唁之謂余曰古書不存矣宗伯每一部書能言舊刻若何新板若何中間差別幾何驗之纖悉不爽蓋於書無不讀去他人徒好書束高閣者遠甚然太偏性未爲深愛古人者有二端一所收必宋元板不取近人所刻及鈔本雖蘇子美葉石林三沈集等以非舊刻不入目錄中一好自



矜貴傲他氏以所不及片楮不肯借出儘有單行之本燼後不復見於人間余深以爲警戒　天祿琳瑯宋本漢書錢謙益跋甲申之亂古今書史圖籍一大劫也吾家庚寅之火江左書史圖籍一小劫也今吳中一二藏書家零星捃摭不足當吾家一毛片羽見者詫謂比於酉陽羽陵書生饞眼但見錢在紙裹中可爲捧腹　入海記錢宗伯撰明史二百五十卷辛卯九月晦甫畢越後日絳雲樓火作見朱人無數出入煙燄中隻字不存昌熾案絳雲災在庚寅查云辛卯誤也　橋西雜記顧黃公言虞山當絳雲樓火時親見有緋衣者指揮烈燄上乃大呼曰天能燒我屋內書不能燒我腹內書指其所撰國史也　牧翁續古堂文選序己丑之春余釋南囚歸里盡發本朝藏書裒輯史乘得數百帙遺次古文得六十餘帙忘食廢寢窮歲月而告成庚寅孟冬不戒於火爲新宮三日之哭知天之不假我以斯文也息心栖神皈依內典世間文字眇然如塵沙積劫矣　又與王阮亭書衰遲潦倒寘身空門舊學無幾遺忘殆盡惟有日翻貝葉銷閒送老云云見古夫于亭雜錄　昌熾案牧翁紅豆山莊在虞山之拂水巖然考有學集題李長蘅畫扇冊後亦署碧梧紅豆村莊又有燕譽堂雲上軒半木樓並見讀書敏求記宋本漢書跋末云癸未中秋書於半野堂海虞瞿氏所藏宋史有牧翁題字云庚寅十月初二夜半野堂火片刻灰燼據此則絳雲樓下即



半野堂所在矣一號蒙叟其題易箋云余再纂大難思文明柔順之義自名爲蒙叟又號東澗其遵王四子字序云頃者吉州施偉長謁臨海先廟觀周成王鑿彭通三事鼎二足篆東澗二字蓋周家卜洛時款識也余老毫不忘先烈遂自號東澗遺老其題介立詩叉署峨嵋老衲從修爲太學生翁之家君作墓表又題石渠舊史其藏書一印曰如來眞子天子門生士禮居藏書題跋記陽春白雪惠香閣物惠香閣柳如是所居卷中有牧翁印有惜玉憐香一印

東澗方羊如海若遴古猶能得什三望從嗣爾雖嗜古執圭僅許觀諸男　錢謙貞履之　孫興祖孝修　子孫保求赤　孫艾顧仲　垓

錢受之述古堂宋刻書跋辛丑暮春過遵王述古堂觀宋
刻書縹青界朱裝潢精緻殆可當我絳雲之什三　又錢
令人趙氏墓誌銘我曾王父諱仁生五子長爲長壬父顧
時仲山東副使濬順德副使仲子世顯生謙貞謙貞生孫
保孫保娶趙文毅用賢之曾孫女太子中允士春之女也
又列朝詩傳謙貞字履之初失怙父母發奮自誓先
君贊而長之故履之與從祖弟猶吾弟也早謝舉子業闢
懷古堂以奉母篆戶靜深書籤錯列年五十餘遘世亂坎
壈不得志卒其孤孫保能讀父書　愛日精廬藏書志李
羣玉唐風集後有錢履之讀書記板心有竹深堂三字吕
蒼葉竹深謙貞七世孫長洪自號也錢陸燦常熟縣志洪字



理平與兄覺字理容世家奕翁能詩好客洪受稱竹堂因
竹深處覓號柳溪列朝詩傳府君有竹深遺稿藏於家
天祿琳琅孔子家語有錢求赤讀書記彭城瓩印諸印祥
符周季貺云求赤校讎精審日讀書夜必記於卷尾曰某
日讀若干頁某日起某日竟其勤如此所評明代詩文曰
匪庵選本　昌熾案錢舒悅怡集履之父孫艾字頤仲
年僅二十卒頤仲亦善誦讀每與人通假鈔錄朱黃兩毫
不去手篆刻倣文彭懷舊集有頤仲次韻求赤家見詩又
案求赤一名容保余所見藏書皆有錢孫保一名容保方
印　海虞詩苑錢興祖字孝修號慢亭從館京師喉癥遂
徹年踰五十以客死　又錢興國字孝標一名新字若由
慢亭之弟也　鐵琴銅劍樓書目六韜錢孝修從宋本影
鈔孝修遵王從子昌熾案孝修一名純余所見明刻山谷
外集注有虞山錢純孝修氏原名興祖朱記又案錢氏諸
子又有錢天保字羽玉見賞於宗老東澗見海虞詩苑瞿
目陸宣公集東赤孝修遵相藏弃皆有名印又有錢孫臨
一印鴻案一印孫臨當亦其昆弟行而鴻案其字也求赤
藏書處曰懷古堂即履之築以奉母者孝修曰在茲閣瞿
氏所藏十六國春秋爲其家藏板心有此三字
張鐙高宴白門秋費盡黃金典翠裘勉肆酒坊論秤買蠟車
陸璧雜泥收　錢曾遵王　孫沅楚殿
錢受之族孫嗣美墓誌銘從孫嗣美好聚書書賈多挾策

潛往余亦喜其同癖又頗嘆其分吾好也天啟開官史局
與中州王損仲商訂宋史損仲言王偁東都事略藏李少
卿家授餐中獲之經窩以歸人言嗣美家有宋刻善本而
未信也辛丑從其子曾見之刻書精好闕文具在則其指
錙分寸在六年矣吁以余之於斯文篤年嘗氣搜討
不可謂不力而宋代遺文頗長編者近在家門而不克
知余之闕漏譔輯其可以自愧然王偁之書備存於蠟車
陸璧人不能舉其名氏是子也顧獨能知而藏之藏之之
久至身代錯沈之後而余乃始從徂展玩忙想於斯人則
古人所謂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者固未可謂之晚也
嗣美名爲鼎萬歷乙卯以春秋舉順天卒於丙戌歲之十
月年五十有八子四人長召亦舉於鄉次名次曾次曾
好學藏書益富　遵王述古堂藏書自序余二十年食不
重味衣不完采摒當家貲悉藏典籍中如蟲之負版鼠之
搬薑甲乙部居粗有條理憶年驅齒時從先生長者游得
聞其緒論逮壯有志藏弃始次第訪求問津知塗幸免於
冥行摘埴然生平所嗜宋槧本爲最馮定遠每戲予曰昔
人佞佛子佞宋刻乎相與一笑而不能已於佞也世間聚
散何常自[illegible]史之厄等於秦灰今吾家
所藏不過一毛片羽焉知他年不爲有力者捆載而去抑
或散於[illegible]林而盡供未可料總之不值達人之
[illegible]耳　[illegible]收[illegible]細軼稗



[illegible]物書[illegible]傳書與仲[illegible]門社云[illegible]
[illegible]一爐之夜所存書籍大半皆趙元度脈望館校藏舊本
[illegible]相贈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一卷[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堂放陳繼儒跋古錄繆貞得宋紹興丁巳刻所進述古
圖稱因以述古名堂黃蓉卿爲記是述古之名不始於遵
王也又案士禮居藏書題跋記漢天師世家華陽顧氏本
有虞山錢曾遵王藏書匪樓藏書十一小字其跋西溪叢語
自題眉花道人夢翁謂取龍爾手鑒序寄眉翁之花語意
江左征塵動鼓鼙百千紙甲爛如泥亦如陰火銷磨盡丹點
煤痕滿缺壁　錢宏緒士業
先正事略陳上業名宏緒號石莊父道亨明兵部尚書士
業世藝敏家集書萬卷晝夜講肄以任子薦授晉州牧謫
湖州經歷有石莊集循山存稿寒衣集　石莊集緝書目
記余以壬戌作酉陽山房藏書記今十五載矣壬戌以前



舟楫輿馬無虛歲所至輒汲汲以訪求典籍爲首務在長
安四閱月時借部院寺監諸司簿志古成余念舊錄之所
未及曾典之所未詳者畢載此書一代之制度條教因以
廣亦人之見之僅得吏部太常二志其後[illegible]
官太僕乃得太僕志又[illegible]
洋歷法於中土徐元扈析國參驗而致定之著崇禎歷書
識者歎其奇博余亦求之未得吳門姜神超入都門余往
晤之見神超索所鈔文淵閣書目卿相許且見界未發曰
而余已氣盡息息出春明矣辛未見文淵閣書目爲幾卷
幾冊也居南爲最久盟友于唯士焦弱侯先生之婿也居
其假先生藏書數種唯士曰焦氏書誓不以假人吾之[illegible]
翁忽一日過廬下見有朱[illegible]鋼文海計一百冊書法工好
裝潢精潔書賈索十金傾囊僅得三金客即攜可質貸翻
閱竟日低徊不舍已恐書賈見厭坐所識他賈肆中託其
持至更翻數過乃去中間頗得唐宋集十數種則山海陽
錢塘之所購也數載以來袖本日益以稱困取壬戌以後
所得彙爲目錄二卷以續前日四卷之後庶幾海宇安恬
烽火漸息國無抱鼓之驚身無病魔之苦幅巾緇袍消磨
歲月於此中則余生平志願畢矣　賴古堂尺牘新鈔宏
緒與梁園書乙酉入山讀藏所藏書不下數萬卷鐵騎一
來屯劄於茲居旬有一月一粒一絲一縷俱盡而所藏書
悉被刑剝掠扯裂作紙甲數千殘破點雜騎騾之背

餘以支枕藉地數萬標緗箱於一旦平生所輯有明文類鈔一書三十年訪求於南北詩文雜刻幾盡今亦付之流水矣　黃宗羲天一閣藏書記江右陳士業頗好藏書自言所積不甚寂寞乙巳寄弔其家其子陳澎書來言兵火之後故書之存者惟熊勿軒一集而已　南雷詩懸哀陳昭州士業詩南都昔是論文地攜手同尋木見書銷盡故吾陰火力始留人物歲寒餘兩楹陽厭嘗春老一帖台安倘夏初身後祇餘熊氏集平生集古竟何如自注余四月寄書士業而士業卒於三月其子陳澍見寄已藏告几筵昌熾案謝藏書記作彭未詳

萬卷書倖田氏當一拳山共米家楨雕橋退谷相輝映玉鏡瑤臺際聖明　孫承澤耳伯　梁清標玉立

顧氏尺牘姓氏孫承澤字北海號退谷山東益都人順天上林苑監籍明崇禎四年進士國朝歷官吏部侍郎昌熾案承澤字耳伯北海猶漢人之言北海孫賓谷其族望也顧氏誤　曹溶萬卷堂藝文目跋明宗室藏書以灌甫宗正為最孫北海少宰令祥符就其第鈔經注二百餘冊載歸京師　畿輔通志承澤築退谷於西山著書好學有明一代典故尤瞭如指掌博古精鑒一時圖書之富比之宋田氏云　平津館鑒藏書籍記元槧春秋纂例有北平孫氏研山齋圖書朱文方印　徐刻唐宋秘本書例近代藏書惟北平孫北海少宰真定梁棠村司農為冠少宰精於經學司農富於子集昌熾案棠村梁相國清標號也相國字玉立亦號蕉林直隸真定人明崇禎癸未進士國朝官至保和殿大學士精於鑒賞所藏法書名畫甲天下刻秋碧堂法帖竹垞有過王維伏生圖云庚戌觀於北平孫侍郎竅室既而歸於棠村梁相國知二公同鄉同官賞鑒亦略同也　翁方綱復初齋詩集蕉林書屋圖爲梁爲棠村作項家樵當梁蕉林圖書之富甲古今蕉當圖書我未見蕉林有此請且探作圖考證蒼白田棠村弟子館閱賢一時文簡盛譽紋相過鑒賞追聯翩蘭巖印記緣對啟秋碧堂帖工初鐫風請日朋舞秋午達壺玉鏡披唫如又云蕉林書目已不存蕭南石冊真何人諸老笑談皆典故畫者安得傳精神焚香展軸嗟李寅自注又一幅廣陵李寅為棠村畫題云朝堂暇歸書屋展古畫循覽兩　又惲南田蕉林書屋圖槜李紀蕉窗梁家軸又雙莊能禪格擬氣合李寅摹　何紹基東洲草堂集真定訪梁氏蕉林書屋唔石川司馬老屋僅存頗蕪久圍倚餘蕉林書屋圖冊廿四幅拜慨而有作　聖人龍興大福育先代儒臣悉甄錄近識文簡數諸家梁氏雕橋孫退谷買書日下海王村近接孫公前後園少宰風流零落盡西山子姓幾人存真定梁家經世變名山別墅仍幽倚又云梅村昔賦雕橋莊君恩世澤紛舖張但知蟬冕百年盛豈識芸籤奕葉香自注石川為蕉林元孫

一紙書傳鉏菜翁山潛家秘與人同古人慧命從今續盡向金陀拜下風　曹溶潔躬

鶴徵前錄曹溶字潔躬又字秋岳號倦圃浙江秀水人崇禎丁丑進士仕至御史入國朝歷戶部侍郎出為廣東布政使左遷山西陽和道著靜惕堂集　檇李詩繫溶晚年自號鉏菜翁築室范蠡湖顏曰倦圃　朱彝尊倦圃圖記倦圃在范蠡湖之濱宋岳珂倦翁嘗留此著書所謂金陀坊是已地故有廢園戶部侍郎曹先生潔躬治之以為別業聚文史其中暇則與賓客浮觴樂飲以傳圖名者蓋取倦翁之字以自寄也　池北偶談曹侍郎秋岳好收宋元人文集嘗見其靜惕堂書目所載宋集自柳開河東集已下凡一百八十家元集自耶律楚材湛然集已下凡一百十有五家可謂富矣　靜惕堂集流通古書約自宋以來書目十有餘種其書十不存四五非盡久遠散佚也不善藏者護惜所有以獨得為可矜以公諸世為失策也故書家當念古人竭一生心力辛苦成書髟髟千百歲崎嶇兵燹劫奪之餘僅而獲免可稱至幸又幸而遇賞音者知書之珍之謂當繕梓通行否亦廣諸好事何計不出此使單行之本寄籤笥為命稍不致慎形蹤永絕自非與古人深仇重怨不應若爾然其間有不當專罪吝惜者時賢解借書不解還書改一瓻為一癡見之往記即不乏忠信小欺之流書既出門舟車道路遙遙莫定或僮僕狼藉或水火告災時出意料之外不借未可盡非今酌一簡便法彼此藏書家各就觀目錄標出所缺者先經次史次文集次雜說所著門類同時代先後同卷帙多寡同約定有無相易則主人自命門下之役精工繕寫校對無誤一兩月間各齎所鈔互換此法有數善好古者不出戶庭也有功於古人也已所藏日以富也楚南燕北皆可行也敬告同志鑒而聽許或曰此貧者事也有力者不然但節讌游玩好諸費可以成就古人與之精命出未經刊本壽之棗梨始小本訖巨編漸次恢擴四方必有聞風接響以表章散佚為身任者山潛家秘義衍人腸予猶有望之矣　其藏印曰兩河使者曰白學先生曰鉏菜翁又有檇李圖印秀州胡盧印並見式古堂書畫攷

梨莊本本盡精真觀宅何嘗非吉祥扮抑輕華存微向好嗟嘉種爲寒香　周亮工元亮　子在浚雪客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周亮工字元亮號櫟園又號減齋明崇禎庚辰進士國朝戶部右侍郎革職康熙初復僉事歷江安督糧道好古圖史書畫有讀畫錄印人傳字觸書影閣小記賴古堂詩文集等書　又周在浚字雪客亮工長子官經歷有雲煙過眼錄晉稗梨莊集秋水軒集　賴古堂詩集自序櫟園公自稱曰篮僧人舉稱曰櫟下生本豫章人籍大梁然公實生於秣陵公生於壬子四月七日眉長垂頰人又呼之爲長眉公所著何書四卷鹽書四卷相編四卷字觸一卷詩人傳三卷賴古堂文選十卷皆次第行世　閩陂漁話因樹屋書影述其先人作觀宅四十吉祥相其第二條架上無整齊書注云本本精良一一完善手几未觸目於何有但觀架中便知腹中此為藏書而不讀者痛下鍼砭然余謂真能讀書者必能珍護若但知標題所云適足啟子弟輕褻簡編之惡習豈雅人深致哉　徐刻唐宋秘本書例大梁周子梨莊櫟園司農長公司農世以書為業嘉隆以來雕板行世周氏實始其事游宦所至訪求不遺餘力聞翻在杭先生萬歷中鈔書秘閣後遂歸司農矜遺患難數世所積化為烏有獨此稿寫秘

本二百餘種梨莊竭力珍護歸然獨存　又朱彝尊啟黃子俞郁周子寧客藏書累葉手澤猶新玉笈緗緗不減李鄴侯之架御書兩楨何殊孫長孺之樓　又張芳論略黃府丙君祕集惟唐沈下賢宋柳仲塗金趙閑閑先列數種其餘經史選冊有稗名教者冀公之當世略存徵何稍抑輕華　又云吾黨平時嗜念前人之書遠而不可必得一闕建音於空谷逖嘘嘉種爲寒香

不沾學究頭巾氣不豐支那文字碑辛苦實囊還南北饑魚更上海東船　黃宗羲太沖

全祖望槃洲先生神道碑公諱宗羲字太沖海內稱爲槃洲先生浙江紹興府餘姚縣黃竹浦人也忠端公尊素長子公憤科舉之學思所以變之既盡發家藏書讀之不足則鈔之同里世學樓鈕氏澹生堂祁氏南中則千頃齋黃氏吳中則絳雲樓錢氏窮年搜討游屐所至遍歷通衢委巷搜鬻故書薄暮一童肩負而返乘夜丹鉛次日復出率以爲常　又云公晚年益好聚書所鈔自鄞之天一閣范氏歙之叢桂堂鄭氏禾中倦圃曹氏最後則吳之傳是樓徐氏然嘗語學者曰當以書明心無玩物喪志也　又附記云公有日本乞師記但紀馮侍郎京第乞師始末而已無豫乃避地賦則有日慰長崎與薩斯瑪兮方紛偽夫承平招商人以書船兮七昱綠於東京是公嘗偕馮東行而後諱之　昌熾案昱綠疑略錄之譌不敢輒改　南雷詩歷有移居詩云不爲安麻席先遺百本書推尊如謝冠斷爛恨饑鼠　又偶書第五首云書院講章村學究支那語錄非男兒弱然跳出兩般外始有堂堂正正旗　崑書雜記黃百家學箕初纂有續鈔堂書目序言梨洲保護藏書於兵火之中道雖窮而書則富昌熾案百家梨洲子也

此是南雷都講地滿村黃葉語溪濱他鄉寒故終須別三載臯比返嵊山　吳之振孟舉

嘉興府志石門吳之振字孟舉以貢授中書有黃葉村莊詩文集　黃宗羲天一閣藏書記甲辰館語溪擣李高氏以書求售二千餘大略皆鈔本也余勸吳孟舉收之余在語溪三年閱之殆遍此書固他鄉寒故也　崑書雜記黃葉村莊石門吳孟舉藏書處全謝山謂祁氏曠園之書精華歸於南雷奇零歸於石門即指孟舉也昌熾案石門指呂莊生留良非孟舉也南雷講學石門時與莊生合得祁氏書見全謝山小山堂祁氏遺書記　池北偶談石門吳孟舉刻宋詩鈔有數十家多祕本蓋與其縣人呂莊生兩家所藏本而補綴尚鮮同不及收則未刻何多也吳詩序言唐文宗問宋之問劉公是公非集其家皆有之　天祿琳琅明刻唐人萬首絕句吳孟舉藏書有延陵季子朱記

可憐坊社但猖猖心學姚江競反唇覷破東書堂內案不禁歸冷到光輪　呂留良莊生　子葆中無黨

全祖望小山堂祁氏遺書記吾聞澹生堂書之初出也其啟爭端多矣初南雷黃公講學於石門其時用晦父子俱北面執經已而以三千金求購澹生堂書南雷亦以束脩之入參焉交易既畢用晦之使者中途竊南雷所取衛湜禮記集說王偁東都事略以去則用晦所授意也南雷大怒絕其通門之籍用晦亦遂反而操戈而妄自託於建安之徒力攻新建并削去蕺山學案私淑爲南雷也近者石門之學固已一敗塗地然坊社學究尚有推奉之者弟子之稱猖猖於時文批尾之間豈知其濫觴之始特因澹生堂數種而起是可爲一笑者也然用晦所藉以購書之金又不出自己而出之同里吳君孟舉及購至取其精者以其餘歸之孟舉於是孟舉亦與之絕交是用晦一舉而既壞師弟之穆又傷朋友之好適成其爲市道之薄亦何有於講學也昌熾案用晦姓呂氏原名光輪改名留良字莊生用晦其號又號晚村子葆中字无黨義門弟子姓氏錄有晚村孫呂懿歷字敬提　呂莊生得山陰祁氏澹生堂藏書三千餘本示大兒翁紹識簽猶新大撰論勵換直銀說與癡兒休笑鈍詩成世好古人官殺色真台不抵當時裝訂錢豈是文書聚不惜只緣參透註楞嚴注祁氏參臨濟宗　拜經樓藏書題跋記穆和齋集有呂氏藏書取齋二圖記　又替齋遺書有不埋復堂難得幾世好書人無黨取齋諸圖記　又摸書敏求記谷林先生跋云雍正甲辰蟬花居士取架見呂氏明農草堂舊本手校　持靜齋書目鵝農居士集傳鈔本有槃見呂氏講習堂印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小畜集吾研齋補鈔留字皆缺最後一畫呂无黨手鈔也又耕櫚集賜書樓蔣氏藏呂无黨鈔本謹慎之至於漫漶處皆以細筆貼識之以存其眞昌熾案余見鈔本洪文惠集留字亦缺末筆有蔣子宜跋知吾研藏書散後皆歸蔣氏蔣吾鄞藏書故家所謂賜書樓也

吳越野民清曠域標帶芸籤他趙侯從此人家添小印不當帖尾便書頭　馮文昌研祥　江立玉屏　韓泰華小亭

杭郡詩輯馮文昌字研祥嘉興諸生有吳越野民集注云研祥爲司成開之孫以孝子夔仲贅於杭里沈氏遂徙家依之　江藩金石錄跋研祥收藏甚富得右軍快雪時晴眞蹟因築快雪堂於西湖之孤山自嘉禾移居武林遂爲杭人焉　讀書敏求記金石錄吾友馮研祥有不全宋槧本刻一圖記曰金石錄十卷人家長箋短札帖尾書頭每每用之亦藝林中一美談也　淮海英靈集江立字玉屏號畏人僑居杭州移籍儀徵有宋板金石錄因題其齋曰金石錄十卷人家著小亭雲山館詩鈔　張燕昌刻印跋馮研祥金石錄今爲玉屏先生所有珍重示余余爲用飛白書刻印以贈藝林中又增一段佳話矣　昌熾案是書後歸趙晉齋魏復相繼爲阮文達韓小亭所得今藏[illegible]主潘文勤師撈精齋韓名泰華浙江仁和人官潼關道晚年僑居金陵築玉雨堂藏書甚富有元人集百餘家皆傳鈔精本或　風雨所無而元刊僅存者嘗欲輯元文選以十家作一集道光庚戌首集既成即燬於兵其所著無事爲福齋隨筆云金石錄明以來多傳鈔惟雅雨堂刻之阮文達有宋槧本十卷即敏求記所載者文達自揚浙至入閩恆攜以自隨一日書賈來售驚喜欲狂余得之亦刻金石錄十卷人家小印又孜翁蘇齋詩阮公積古過歐趙蘇齋快與論藝緣恰逢巢子仿篆記宛如皆石馮家鐫又云葉子篆摹又摹刻其一畀我蘇齋筵則翁阮二家亦有此印也幾年假館撈精齋文勤師嘗出以相示有馮文昌印字研祥馮氏三餘堂收藏遇子元家藏印平安館印五朱記

其餘各家題詞圖記充然滿幅洵藉人祕笈也　又案天
祿琳瑯續編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元萬玉堂刊馮氏藏本
有馮氏圖書馮印文昌文字之祥君家其昌馮
氏三餘堂收藏快雪堂圖書印茅齋玩賞清嘯之域茅屋
紙窗筆精墨妙諸印

童子敲門送柿跣寒燈未滅已鳴雞巫陽忽下申生駕自古
臨階婦娣妻　葉奕林宗　子裕祖仁

讀書敏求記吾友葉林宗篤好奇書搜訪不遺餘力每見
案頭一帙必假歸躬自繕寫篝燈命筆夜分不休我兩人
獲得祕冊即互相傳錄雖昏夜叩門兩家童子聞聲知之
好事極矣林宗歿余哭之慟爲文以祭之曰昔我與君定
交杵臼奇文同賞疑義相剖又曰墊巾步屧頻煩往來尺
牘問字十日幾同君亡來三十餘年遍訪海內收藏家罕
有如君之眞知眞好者每歎讀書種子幾乎滅絕矣　七
十二峰足徵集葉奕字林宗好學多藏書名與石君上下
子祖德祖仁皆少有才名林宗後娶妻二子俱失愛以憂
死士論少之　又葉修字祖德林宗長子與弟祖仁迭爲
酬唱名其集曰華萼集　又葉裕字祖仁林宗次子右手
駢指自稱枝指生游錢牧齋陳確庵之門以後母故失愛
於父鬱鬱以死年止二十五虞山陸豈凡好道志怪之士
也庚子歲四月九日去祖仁之亡將期年矣豈凡於叢雪
壇扶乩忽飛筆書迎山微妹送橫披禪骨歷歷鬚髯羅云



云題鬼仙葉祖仁作林宗寶藏其筆以爲眞申生伯奇千
古同聲一哭　愛日精廬藏書志孫覿大全集葉石君跋
此書爲從兄林宗借去幾十年矣乙巳之春林宗卒爲之
整書始得檢歸　皕宋樓藏書志沈下賢集葉石君跋崇
禎戊寅得沈亞之集爲林宗乾沒近來林宗物故書籍星
散宋元刻本盡廢於狂童敗婦之手予生平不欺其心自
信書籍必不若林宗死後之慘　昌熾案沈下賢集今在
常熟瞿氏林宗自跋題崇禎四年冬十一月記於虎山之
毖室又士禮居藏書題跋記元本金石例有跋題順治乙
未夏五月雨窗支指生葉裕

金庭玉柱太湖東遯古精嚴未許同石舜書船成底事驅雞



牧齋作冬烘　葉樹廉石君

徐乾學葉石君傳葉石君者賢君子也性嗜書世居洞庭
山中嘗游虞山樂其山水因家焉所至必聚書常損衣食
之需以購書多至數千卷會鼎革兵燹盡亡其貨財獨身
走還洞庭其鄉人相與勞苦石君頻蹙曰貨財無足言獨
惜我書耳鄉人皆笑之已復居虞山益購書倍多於前石
君所好書與世異每遇宋元鈔本雖零缺單卷必重購之
世所常行者勿貴也其所得書悉別部居精辨眞贗手識
其所由來識者皆以爲當有二子時誡之曰若等無務進
取但能守我書讀之足矣年六十七卒於家石君既歿而
鄉人益思之以爲王君公仲長子光流亞也其友黃儀子



鴻嘗爲予言因爲之傳石君名樹濂嘗爲邑諸生已而棄
去石君其字也　藏書記要余見葉石君鈔本校對精嚴
錢遵王書籍裝飾雖華不及也又云石君所藏書皆手筆
校正博古好學稱爲第一葉氏之書至今爲寶好古同嗜
者賞識焉　七十二峰足徵集何義門侍講亦最喜石君
所闕書謂攷訂精審許隱古今源流瞭然別見手眼一時
好事者因義門之言爭購其書於是樸學齋所藏不脛而
走　石君獨居詠懷詩茅齋卻無機聖雞與牧齋　又和
秋日言懷詩僭論半編囊底在村中只指是蒙師　昌熾
案石君金石文隨錄手稾六冊何夢華藏見竹汀日記臨
川李氏所藏宋拓羅池廟碑即其家本有石君題字石君
一名萬樹廉之廉亦作蓮其藏書跋多題南陽徵道人或
題南陽道叟其印曰樸學齋曰歸來草堂曰金庭玉柱人
家

緩草江南綠未深太原公子祕囊歸藏金字人名山藏一片
孤雲萬里心　張孟恭

錢受之張孟恭江南草序孟恭晉產居吳游必就士橫經
藉史好學深思　愛日精廬藏書志汗簡七卷陳氏鴻數
曰崇禎辛巳余讀書於吳門維斗閣之古柏軒秋日同張
孟恭至城隍祠右古書鋪中見此汗簡狂喜欲舞急解
金贈歸從馮已蒼假來鈔得余於庚寅從已蒼借鈔　又
會昌一品集有題字曰崇禎庚辰冬十月名山藏收藏又



葉石君手識曰戊子年夏假得太原張孟恭所藏　昌熾
案蘇州府志藝文類　國初有張拱端孤雲集詩一萬首
山西人寓吳中必其人也又案漁洋感舊集有趙璧鼗侯
歲暮至臨安留別張孟恭葉祖仁詩璧爲山西太原人而
集中又有虎邱月夜蘇州淸明二詩則是與孟恭同里而
同游寄公於吳者祖仁爲林宗之子與馮已蒼葉石君皆嘗
收藏孟恭並與之友則其風尚可知矣

濟草醫方殘歷堆不教空手貸山同一尊敬爲西崑壽扇角
完時倒酹醽　朱之赤臥庵

楹書隅錄影宋精鈔西崑酬唱集二卷毛斧季跋云甲辰
之月同葉君林宗入郡訪朱臥庵之赤其榻上亂書一堆
大都廢歷及殘草醫方殘帙中有褚整一冊抽覩之乃西
崑酬唱集爲之一驚卷末行書一行云萬歷乙丑九月十
七日書畢下有功甫印乃錢功甫手鈔也因與借歸次日
林宗入城喧傳得此最先匍匐而來者定遠先生也倉忙
索觀陳書於案埋頭無歡而後閉卷朗吟竟日索酒痛飲
而罷　昌熾案天祿琳琅道命錄及明板水經山海經合刻
皆有朱臥庵收藏記皕宋樓藏書志愧郯錄亦有朱臥庵
朱之赤印記周季貺云臥庵著名於治熙時彭躬庵爲撰
母夫人墓誌稱其學問淵雅通天文術數亦一奇士也
天祿琳琅續編有朱印之赤臥庵朱臥庵收藏印

狂奴正氣堂三天講吏煙雲過眼各朱記



楓山金澤兩官庫金剛傳子文識房半是中華流落出海天
如鏡估帆張　蔣琦絢臣　蔣玢絅臣

經籍訪古志通志二百卷明萬歷十七年刊本楓山官庫
藏有蔣琦之印絢臣父二印序目有閩中蔣氏三徑藏書
蔣絢臣曾經祕藏二印　又文選袁褧刻本卷首有是書
曾藏蔣絢臣家即往六酒宏肖所藏唐人小說亦有蔣絢
臣藏書印　皕宋樓藏書志鶴田蔣先生文集有蔣氏手
跋曰此集爲楊文敏公家藏徐興公先輩得之於建寧書
肆絢臣玢識昌熾案漸喜齋藏存復齋集有順治丙申蔣
玢手跋又有蔣玢及絅臣珍藏圖書二印琦字絢臣玢字
絅臣陸氏又合爲一人誤

參同名登野史亭詩傳酷甚膚遇刑字王雜廣多生切磋血濺堤走鬼燐 張儁文通

陸心源明鈔春秋纂言跋有冊首張儁之印朱衡字非仲吳江人一名愷又字文通樓居積書甚富手錄者千餘卷擇列古名蹟甚評鑑翻修明史爲作列明經學儒林傳其藁別行名與諸集史朶未嘗自知其非然於借舍年已七十後與潘檉章吳炎諸人同伏法於杭州著有西廬詩草四卷見兩浙輶軒錄志 楊鍾羲記莊廷鑨史案本末廷鑨以朱文肅公史概藁本續撰天啟崇禎兩朝名曰明書輯略吳江張儁名在參閱中被逮死 平津館鑒藏書籍記唐詩二十四卷有張儁一字文通印 鐵琴銅劍樓書目朱虞部詩集一卷卷首有張儁之印字文通諸朱記

花南生公齋藏一半鳴地草堂關雲陽文字歸殘劫斷瓦猶陰長綠苔 顧苓云美

錢受之顧象垣墓誌銘長洲顧君諱維嶽字象垣以己亥歲四月十七日卒長子苓 元和縣志顧苓字云美潛心篆隸凡金石碑版及鼎彝款識蟲魚科斗之書皆能誦之居虎邱山塘蕭然數椽中懸思宗御書時肅衣冠再拜獻歲太息 蘇州府志塔影園在虎邱便山橋南數武文肇祉所築後顧苓云美居之更名雲陽草堂又有室曰松風寢 錢受之雲陽草堂記顧子云美卜居於雲巖之陽讀書尚志撫今懷古頗從漢書宜兼傳論其世而知其人程箸太息顏其三間之屋曰雲陽草堂 又云云美之居去雲巖一牛鳴地入寺門平石岧然晉生公說法處也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林和靖詩集余向於郡故藏書家得一鈔本云是顧云美手鈔珍藏之 鐵琴銅劍樓書目隸韻顧云美氏手鈔有塔影園客朱記 又石刻鋪敘義門得諸塔影園顧氏

君如坡老愛陶潛何似老蘇愛織簾爲訪河東三篋去渡江昨夜宿蒼葭 顧湄伊人

國朝詩人徵略顧湄字伊人江南太倉人有水鄉集 江蘇詩徵據本惠安令程新子新與顧夢麟善夢麟無嗣幼育湄遂姓顧氏注伊人爲織簾先生之子又傑出於確菴之門昌熾案織簾顧先生麟士也確菴陳先生瑚也 錢受之題跋記顧子伊人得宋刻蘇長公所書陶淵明集藏去蘇州中歲夕吟誦名其處曰陶廬 讀書敏求記陶淵明集十卷題江顧伊人藏宋槧本顏其讀書處曰陶廬而歸牧翁爲之記伊人交余最厚頗所謂兄弟也但各姓耳是余昔夢陶集題以相贈丙午丁未之交余借書李府草堂集亦隨之而去然藏書散入雲烟過眼錄矣伊人前年渡江念陶集流落不偶訪求得之持歸示余河東三篋亡來已久一旦頓還舊觀展卷相向喜可知也于昇之敏翁陶廬記手彙傳揭之簡端以見我兩人鄭重其書互以藏之外府爲世世觀世之借書爲一癡者其庶遠耶越豈不遠哉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宋刻唐求詩有陶廬顧湄之印

寫韻樓高散綺窗旋風葉葉捲成雙滄洲一臥何時起晉本連艫盡過江 季振宜詵兮

天祿琳琅毛詩二十卷季振宜藏書有朱文楷書印振宜字詵兮號滄葦揚州泰興人順治丁亥進士授蘭溪令歷刑戶兩曹擢御史 讀書敏求記吳彩鸞書切韻余從延令季氏曾觀其真蹟逐葉翻看展轉至末仍合爲一卷張邦基墨莊漫錄云旋風葉者即此眞曠代之奇寶因悟古人玉璞金題之義唐六典所以有熟紙裝潢匠之別也自北宋刊本行世而裝潢之技絕矣余幸遇此猶得覩唐時卷軸舊觀季氏寶之不知歸之何人借哉 黃丕烈季滄葦書目序滄葦書目載宋元板刻以至鈔本幾於無所漏略余閱述古堂藏書目序有云舉家藏宋刻之重複者折閱售之泰興季氏是季氏書半出錢氏而古書面目較諸錢氏所記更詳今滄葦之書已散失每從他處得之證諸此目若合符節方信蒐書不可無目且不可不載何代之刻何時之鈔俾後人有所徵信也 昌熾案天祿琳琅又載宋板文選明板長慶集皆有滄葦台道在滄洲朱記又追昔遊詩季滄葦藏有柱下史方印又明刻元豐類稿有得知千載外正賴古人書十字長印與季振宜藏書印均在序首疑亦季氏所鈐也

洞庭波兮渺愁予故人來自碧山居香山海嶽雲林筆僞重人間未見書 孫潛潛夫

吹網錄避暑錄話世傳惟稗海津逮兩本泣同都中某氏藏有二本一爲孫潛夫依舊鈔善本手校於稗海本上一爲鈔本而未校者余曾借得未校之本有黃蕘翁跋謂自序一篇商毛二刻所無孫氏據舊鈔本補入但印黃氏錄孫潛夫本也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唐僧宏秀集孫潛夫藏本 鐵琴銅劍樓書目五代史闕文孫潛夫鈔卷末記云辛酉夏六月借黃俞邰鈔本一勘 又江文通集有孫潛之印孫二酉珍藏諸朱記 昌熾案仝謝山校本經注一爲孫潛夫本謝山跋云予嫌吳下問諸後進莫知潛夫之本末者案潛夫名潛字敬閣一字節生又曰知節君又附錄潛夫跋云康熙丁未十一月十八日從葉石君處借清常道人一校本一勘又用柳大中家鈔宋本再勘是日石君從洞庭來述山中所聞見如李龍眠之馬米元章楷書實章待訪錄其所見也白樂天手寫金剛經一行一楷趙韓王家譜張循王鐵券倪雲林手書所著江南詞其閣而未見者也

七十二峰縹緲閒其間煙水碧瀰瀰可憐餘韻宛然在江月松風見一斑 翁澍季霖 子枝秀升 栻猶張

七十二峰足徵集翁澍字季霖博古嗜學不求仕進自號青坪山人搜羅洞山名勝人文事蹟爲具區志 又翁枝字秀升季霖長子鄰諸生 又翁栻字猶張少從金耿庵先生游醋嗜藏書玉峰徐司寇蘇城顧惟岳陸其清兩家宋元鈔本皆乞借鈔字畫端楷題識歲月於後作詩八卷曰釣采吟 昌熾案抱經堂書跋陳某曾以舊鈔江月松風集求售後有跋云錢思復手藁好事家裝褫成冊錢謂室曹秋岳先後收藏秋岳亡後伯兄翔微於余偶見之循囊得歸此本乃余手鈔校對獨細惜有闕落無從攷補至字畫間有舛誤亦從闕疑大抵古人手筆當仍其舊不可妄以己意增損也康熙丙寅季秋之十三日東洞庭山又張翁栻識下有栻翁又張南陔三印又題云旁有朱字乃錄金亦陶夫子所改又補題竹西居士圖詩一首後注云

從金迂齋夫子處鈔來據此則綃張實爲金侃弟子足徵
葉以爲從金耿庵游誤也又按太湖備攷云爾尉與下堡
金侃交最善延至家塾商榷古今栻爲尉子亦陶爲耿庵
先生子侃尚及與尉交則栻不及事耿庵明矣栻爲尉長
子則栻跋中所稱伯兄賜徵當是其號栻有同伯兄賜徵
自橫塘返山詩二首見足徵集

貲董僧寮列肆厖碎銅玉石間雜紅不堪重到慈仁寺寂寞
雙松護碧幢 王文簡士禎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王士禎字貽上號阮亭自號漁洋山
人新城人順治乙未進士官至刑部尚書乾隆間補謚文
簡 朱彝尊池北書庫記池北書庫者今少詹事新城王
先生聚書之室也新城王氏門望甲齊東先世遺書不少
燬兵火散佚者半先生自始仕迄今目耕肘書借觀輒錄
其副每以月之朔望觀慈仁寺日中集奉錢所入悉以購
書蓋三十年而書庫尚未充也 古夫于亭雜錄昔在京
師士人有數謁予而不獲一見者以告崑山徐尚書健庵
徐曰此易耳但値每月三五於慈仁寺市書攤候之必相
見矣如其言果然廟市賃僧廊地鬻故書小肆皆曰攤也
又書賈欲昂其直必曰此書經新城王先生鑒賞者竊銅
玉器則曰此經商邱宋先生鑒賞者士大夫言之輒爲絕
倒 藤陰雜記孔東塘尚任燕臺雜興云彈鋏歸來抱膝
吟侯門今似海門深御車塌裏皆多事只向慈仁寺裏尋
注云漁洋龍門高峻人不易見每於慈仁廟市購書乃得
一瞻顏色 居易錄余宦都下二十餘載奉錢之入盡以
購書嘗冬日過慈仁寺見尚書大傳朱子三禮經傳通解
荀悅袁宏漢紀欲購之異日侵晨往索已爲他人所有歸
來惆悵不可釋病臥旬日始起古稱書淫書癖未知視予
何如自知玩物喪志故是一病不能改也亦欲使吾子孫
知之

豐官城畔螺浮宅月落烏啼喚奈何欲續精河書畫舫圖書
松下已無多 張惟赤子皓小白孫芳湄蘐士曾孫宗松宗橚瓶華何元錫夢華張燕元

吳騫涉園修禊記涉園在海鹽縣城南三里故給諫螺浮
先生所創志稱烏夜邨故址也亭池林木之勝甲於東
南而主人䕶舫尤好事當甲寅暮春之初䕶舫招同人修
禊和故事余爲之記 兩宋樓藏書志聖宋文選吳騫跋
曰錢以文言海鹽張皓亭主政藏有影宋本甲寅秋借陳
君仲魚訪張子䕶舫於涉園主人賢而好客示以祕藏諸
籍獲觀是書眞生平大快也 兩浙輶軒錄張柯字晉樵
一字東谷海鹽人官杭州府訓導著擁雲樓詩稾汪家禧
曰張氏爲浙西望族其先螺浮先生以給諫起家城南烏
夜邨有涉園其別業也學博與朱笠亭陸太沖襲日坐嘯
其中圖書彝鼎並而知爲故家物 又云宗松字青在一
字楚夏又字蟾廬海鹽人著寒坪詩鈔楊秉初曰君性耽
吟詠家富藏書鑒別最精 楹書隅錄宋本蔡琥至論有
涉園主人鑒藏古鹽張氏小白珍藏古鹽涉園張氏守白
齋珍藏書畫之章各印 鐵琴銅劍樓書目李文饒集古
鹽張氏藏書有張載華印芷齋圖籍二朱記 持靜齋書
目山谷刀筆有張載華芷齋圖籍古鹽張氏松下圖書朱
記又樂靜集有海鹽張氏研古樓藏書及芷齋圖籍二朱
記 又拾園張氏書目四冊不著撰人但列第幾架
第幾層某函某書而已 昌熾宗儞在京師順德龍伯鸞
鳳鑣以所藏呂無黨手鈔後村集見示有古鹽張氏及宗
橚詠川諸朱記爾朱菉書陸宣公集有張載華佩蒹諸印
張氏藏印諸家著錄數見不鮮顧其世系未能詳也宣統
紀元之歲寓直寫此集至第四卷張翰生戶部元濟自滬
上寓書來云螺浮給諫是其先德以涉園世系見示始知
螺浮先生名惟赤順治乙未進士刑科給事中長子皓號
小白別號皓亭康熙壬子舉人有三子長芳湄早逝以弟
子宗松爲嗣次芳湄號寂躉一字蘐士宗松即其次子號
青在又號寒坪著有捫腹齋詩鈔卽曁邨之六世祖也第
五子曰宗橚號吟廬別號舍丁著有帶經室詩話第六子
曰宗橚號詠川一號思巖第八子曰載華號佩蒹一號芷
齋柯字晉樵一字東谷蘐士弟芳蘅之子也䕶舫名錫徵
佩蒹之長子以諸家書目藏印證之世德清芬若合符節
螺浮先生爲王文簡同年進士宜文其後是卷攟刻至葉
石君一首而晨郁函邁至墉及改纂不先不後若有天幸
豈非先哲有靈有以牖啟之乎附誌於此以質荊圃亦聲
部君志也歲在庚戌元日緣督記 又案嘉興府志平湖
張培元字江亭監生好書購宋元本千卷持靜齋書目金
陀粹編卷首有張培源江亭氏諸印卽其人也但元作源
爲異

天賜藩陶出禁廚不將薏苡謗明珠蘇詩精似吳興刻斷鶴何須漫續鳧
宋犖牧仲 子至筠蘭揮

先正事略宋犖字牧仲號漫堂河南商邱人大學士文康
公權子也以大臣子列宿衛吉至江蘇巡撫戶部尚書子
至字山言癸未進士授編修浙江提學道著有緯蕭堂詩
集筠官檢討 沈文慤奉天尹宋公墓誌銘公諱筠字蘭
揮號晉齋既冠捷南宮由江西藩司晉奉天府尹 朱彝
尊西陂記宋公懷童時釣游之所思築園日西陂命禹鴻
臚之鼎作西陂魚麥圖聚元結詩句冀歸老於江湖也
天子書魚麥堂以賜公書引年 天子給以禁
苑稿簡一本日是果結實然後請老 又題宋公以新
勝蘇詩施注見貽賦謝詩中丞訪得嘉泰本上容爲補由
僕詞梅谿舊箋付書亂傳稗遺稽傳稍司昌熾案商邱所
得宋本僅有十二卷當付雕時邵長蘅爲補其缺謬誤甚
多翁蘇齋詩所謂奇哉覆背實殘泐惜也邵補功微愆是
也 綿津詩鈔卷中三詠松雪齋集一首云雅願終身作
德麈吳興集刻至元初華亭小記增珍重不數庚山舊漢
書 儀顧堂元槧白虎通跋每冊有毛子晉宋蘭揮印汲
古閣祕本書目爲播孫堂閣値議價不諧其書多爲商邱
宋氏所得 持靜齋書目編館藏書目錄一卷 闕明
宋筠撰 又耿文明詩集有商邱宋筠蘭揮氏已丑進士
太史圖書魚麥堂諸印 禹之鼎洗竹圖宋犖題詩有白
馬客齋印 天祿琳瑯胡子知言宋犖藏本有緯蕭草堂
印 平津館鑒藏書籍記寫本雪溪詩有餘松庭白文方
印雪苑宋氏蘭揮藏書記朱文長印 士禮居藏書題跋
記御覽編有宋筠蘭揮三晉提刑諸印 鐵琴銅劍樓書

目叢桂毛詩集解宋淸攈所藏每冊有篛字圓印鐵圖山叢談卷首有宋氏藏攈藏書善本朱記

上堂學參臨濟禪登山喜拍洪厓肩仙耶佛耶抑儒耳抱書獨上南山巓 錢陸燦爾弢

梅庚詩苑圖抄先生錢陸燦字爾弢號湘靈中順治丁酉鄉試第二晚節居南山北麓老屋三間散書兩板臨街誦讀聲出金石年近九十兩眸青碧似仙生平篤信宗門嗜終酒然又似老爛頭陀云 東湖叢記湘靈先生晚歲迷禪其手校之書每押以明經別駕青禪解元臨濟三十四彭祖九十七世一印又曰陸終彭祖後人余藏有先生手批元遺山集有跋題圖抄老書生記書法縱樸蓋老年筆也 鐵琴銅劍樓書目南華眞經邑人錢陸燦手閱本末有乙卯年七月二十日東皐書堂閱完一行卷首有湘靈齋湘靈好夢諸朱記 持靜齋書目韓子明孫鑛評鈔本錢湘靈手批朱藍燦然卷首有備師馬文肅佛嗣熊樂庵圖抄彭祖同庚壬子癸丑草創大還堂陸燦湘靈諸印

一洗空華變闒茸瑤臺牛馬出塵封一門並擅名山藏白鹿爭高指玉峰 徐乾學健庵 弟秉義果亭 元文立齋 子炯章仲

同治蘇州府志徐乾學字原一號健庵應聘曾孫康熙庚戌進士第三人及第官刑部尚書傳是樓藏書甲天下 徐秉義字彥和號果亭康熙十二年以進士第三人登第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秉義通籍後以兄弟並任華膴深懷謙退杜門卻埽購求古書或借藁本鈔錄 徐元文字公肅號立齋順治已亥一甲第一名及第文華殿大學士兩江總督傅臘塔劾元文兄弟家人不法事元文奏辨遂力求罷以原官致仕舟過臨淸權關者欲構其罪登舟大索惟圖史數千卷光祿饌金三百兩而已 憺園集寄曹秋岳先生詩嗟予幾絡疑屈首事誦習博覽服茂先辨駁媿雖及豫愼購遺書蒐羅探賾寢從人借鈔寫穢簏日不給 黃宗羲傳是樓藏書記喪亂之後藏書之家多不能守異日之塵封未觸數百年之沈於瑤臺牛篋者一時俱出於是南北大家之藏書盡歸先生先生之門生故吏遍於天下隨其所至莫不網羅墜簡捜抉殘帙而先生爲之海若 又曰自傳注之學廢爲時文空華臭腐人才闒茸至於細民亦皆轉相模效以取衣食遂使此物汗牛充棟而先王之大經大法蕩爲荒煙野草由大人之不悅學以致之也數窮必復先生主持文運當必有以處此人將指此樓也與白鹿爭高矣 汪琬傳是樓記徐健庵尙書築樓於所居之後凡七楹亦木爲廚貯書若干萬卷部居類彙各以其次素標緗帙啓鑰爛然與其子登斯樓而詔之曰吾何以傳女曹哉因指書而欣然笑曰所傳者惟是矣遂名其樓爲傳是 昌熾案傳是樓宋元本書目吳文瀾同年丙湘刻之廣陵秉義有培林堂書目元文有含經堂書目 紅豆樹館書畫記藏司寇行書五言長律跋語引首用冠山堂印 天祿琳琅續編禮記余仁仲刊藏徐乾學家有徐炯收藏秘笈徐炯收藏書畫徐章仲所讀書徐仲子別號自彊諸朱記炯字章仲乾學之子官直隸巡道

犂牛騂角難爲爾委鬼荊花已忽諸想見東林諸老集三薰三沐四香居 陳自舜小同

鄭梁陳堯山墓誌銘君諱自舜字同亮別號堯山父朝輔明萬歷丙辰進士太僕寺少卿君始爲秋水社繼爲禮闈社其間捧盤執耳皆極一時之選而當世之耳而目之者多指雲在樓之公子爲不可少蓋至是而人知太僕之有子矣雲在樓者太僕所建以爲游息之所也所藏圖書玩好頗富手口之勞亦多君一一珍藏每遇名流鑒賞輒求題識君卒於康熙辛卯六月廿一日距生前明甲戌七月十一日春秋七十有八子憲淇 全祖望七賢傳翁歷天啟之交禁禍方熾吾鄉以沈文恭在揆席故多爲所染陵夷至於危難士氣益喪至有列名爰書者顧喜其家子弟多能出而守父兄之恥陳御史朝輔有子自舜字小同甚媿其父之所爲不欲人稱爲公子梨洲先生講學甬上小同從之終日端冷經學兀兀不休梨洲座上或言天啓時某官以某物贈危卽御史所爲也小同爲之數日不食嘗購書其儲藏爲范氏天一閣之亞

年少金閶游俠兒不工挾彈善塡詞高齋賓客今何在腸斷摩挲玉印時 納蘭性德容若 揆敘愷功 穴研齋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成德氏納喇又作納臘亦稱納蘭字容若後改名性德選勝人太傅明珠子康熙癸丑進士選侍衛愛才好客所與游皆一時名士嘗集宋元以來諸儒說經之書刻爲通志堂經解一千八百餘卷精鑒藏尤工於詞所刻飲水側帽詞傳寫偏於郵亭郵壁 國朝詩人徵略揆敘字愷功滿洲人官至左都御史諡文端有益戒堂集 伍崇曜飮水詞跋韓慕廬稱容若嘗輯全唐詩選晚乃篤意於經史茶餘客話稱其天姿英絕蕭然若寒素擁書數萬卷彈琴歌曲評書畫以自娛 蕭陰雜記明太傅自治園延唐東江孫他山諸子搜敘唐有園居雜詠詩如流水游龍非馬尉赤墀靑瑣異王根想見繁華氣象東江又有哭揆愷功詩云猶有高齋舊賓客可憐水磨好園林 知聖道齋讀書跋謙牧堂藏鈔本金張師顏南遷錄一卷又云於謙牧堂藏書中得宋元人詞二十二帙題日汲古閣未刻詞行款字數與已刻六十家詞同每帙鈐毛子晉印皆精好 昌熾案謙牧堂愷功藏書處也容若日珊瑚閣皆偶之齋文勒師云愷功藏書皆鈐 天府天祿琳琅著錄有謙牧堂印記者皆其家書也武進費屺懷同年藏有若玉印一面鐫緒佛齋一面鐫敦爲館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陸游南唐書丁卯歲收得穴研齋鈔本卷末一頁格旁有虞山錢遵王藏書七字 又何博士備論通二十六篇不分卷問其爲穴研齋舊寫珍之先生収得穴研齋諸書初不知時代先後惟陸游南唐書爲虞山錢遵王藏書則在遵王先矣他爲宋人說部總得於松江故宦家有賈人知其由來謂出於康熙朝明相國家 又茅亭客話穴研齋本爲佳 昌熾案茅亭客話後歸亡友蔣香生書鈔閣香生述周季貺之言曰穴研裝潢精美似國初旗人之風雅好事者或出自明相國家卽蕘翁所記賈人之言合

誰爲楚濟雜不羊草堂新築直估前豈因小綠天亭印遂誤觀光自哲魳 安岐儀周

非石日記曾買錢聽默云傳是樓藏書大半歸於明珠而其家人安麓村所藏亦多善本 又黃蕘圃家觀北宋本

孟東野集上有徐健庵季滄葦及安岐印每本卷末有安麓村精方圖記　楹書隅錄北宋孟東野詩集十卷每冊有安岐之印儀周珍藏安麓村藏書印各記安岐字儀周麓村其號也亦號松泉老人天津人頗所居曰沽水草堂學問宏通極精鑒賞收藏之富甲於海內著有墨緣彙觀亦一時博雅好古士也百宋一廛賦著錄此本謂麓村乃貲胥也者誤矣周芸皐觀察內自訟齋文集謂儀周朝鮮人從貢使入都偶購得鈔本書乃前人窖金地下錄其數與藏處皆隱語偏覘京師惟明國公府似之因見明公一一指視其處先後假金數百萬業鹽於天津揚州息倍之多富收藏云云語尤荒誕無足辨也昌熾案徂豆樹館書畫記陳白陽古詩十九首卷有朝鮮安氏圖書朝鮮安氏書畫圖章安氏子靜鑒定安氏小綠天亭珍藏諸印是朝鮮實有安氏精鑒藏者芸皐之言得無以此傳譌乎

綠樹芳纓小草齋楝花亭下一尊攜金鳳亭長來譚日宋槧傳鈔滿竹西　曹寅子清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曹寅字子清號楝亭奉天人官通政使江寧織造校刊古書甚精有揚州局刊五韻楝亭十二種盛行於世　宋犖寄題曹子清戶部楝亭三首序云子清之尊人於白門使院手植楝樹數株榮然可愛因結亭其間顏曰楝亭子清追念手澤屬諸名人賦之未幾子清復奉命白門十年中父子相繼持節一時士大夫傳爲盛事　王槩題張見陽楝亭夜話圖詩楝亭余每坐清書贍偶小草積陰覆楝乃水部手自栽亭亦早歲擁書構又云唐宣宋槧任標舉陸海潘江半臣僕　又哭之髯詩我聞楝亭下宿樹彪婆娑書卷擁百城尚友自吟哦　李文藻琉璃廠書肆記楝亭掌織造鹽政十餘年竭力以事鉛槧又交於朱竹垞曝書亭之書楝亭皆鈔有副本以予所見如石刻鋪敘宋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太平寰宇記春秋經傳闕疑三朝北盟會編後漢書年表崇禎長編諸書皆鈔本魏鶴山毛詩要義樓攻媿文集諸書皆宋槧本　錢大昕藝圃搜奇跋天台徐一夔編此書世無刊本曹子清通政揚州時曾鈔以進　御好事者始得購其副錄之

七品官兒竟奪儂爲攜小史當書傭丹房枕膝書親授始信人間有蔡邕　朱彝尊錫鬯　孫稻孫稼翁　李延昰辰山

鶴徵前錄朱彝尊字錫鬯號竹垞晚號小長蘆釣魚師又號金風亭長浙江秀水人明太傅國祚曾孫著有經義考日下舊聞曝書亭集注云先生又有瀛洲道古錄五代史注禾錄諸書俱屬稿未成　曝書亭集鵲華山人詩序予中年好鈔書通籍以後見史館所儲京師學士大夫所藏弆必借錄之有小史能識四體書日課其傳寫坐是爲院長所彈去官而私心不悔也　又書櫝銘予入史館以楷書手王綸自隨錄四方經進書綸善小詞宜興陳其年見而擊節尋供事翰苑忌者潛請學士牛鈕形之白簡遂罷予官歸田之後家無恆產聚書三十櫝老矣不能徧讀也銘曰奪儂七品官寫我萬卷書或默或語孰智孰愚　松江府志李延昰字辰山上海人初名彥貞字我生大理評事中立子也師事同郡徐孚遠爲高第弟子後隱於檇居平湖薦聖觀中爲道士其卒也以書二千五百卷贈秀水朱彝尊　褚華滬城備攷李延昰字辰山號寒村原名彥貞進士尚袞孫大理評事中立子唐王某官事敗後遁跡平湖佑聖宮爲道士以醫自給聚書至三十櫃康熙辛丑卒　查慎行敬業堂集聞李辰山藏書多歸竹垞欷悲詩人失李厰楊鑒周書舊籍非自憐老友今無幾且喜藏書得所歸萬卷又增三篋富千金直化兩蚨飛平生謬託知交在悔不從翁借一瓻　胡潛三君詠李高士延昰一首不見李高士琳宮鎖暮霞芸香銷蠹簡鑪火冷丹砂　鶴徵後錄朱稻孫字稼翁一字芊陂晚號娛村著有六峰閣集　昌熾案竹垞子昆田早卒遺二孫一桐孫一稻孫阮文達修曝書亭詩所謂留帶早死覺孫老誰曝遺書向此亭也　儲禺山房詩話稼翁晚年貧不能支曝書亭藏書入萬卷樓散佚藏書印曰潛采堂宣南書房舊講官張叔未桂馨堂集詠梅會里朱氏潛采堂藏書象牙印朱文二行行五字曰梅會里朱氏潛采堂藏書詩子管領之入萬卷入闕此印亦千秋翰淵玉版先經眼榜賜金題在上頭七品冥惟頁太史百城肯拜小諸侯南垞亭子教重建同是　熙朝第一流自注竹垞又有一印曰七品官耳又案儀顧堂紫巖易傳跋每冊有秀水朱彝尊錫鬯氏朱文方印我生之年歲在屠維大荒落月在橘壯十四日癸酉時朱文方印案屠維大荒落爲己巳竹垞生於崇禎二年己巳則此亦竹垞印也又曝書亭集還鄉口號云匾舫西偏盡竹梧栽微山石儘教鋪自注匾舫余齋名又有匾舫藏見集中按皕宋樓藏書志東萊毛詩句解竹垞跋署新恆齋

一見奇書喜欲顛紡田不惜笠牛眠漸鴻姓字無人識但見南樓草接天　馬思贊仲安

杭郡詩輯馬思贊字寒中號南樓海甯人有道山堂詩注云南樓爲揚州推官麟翔子工詩積學諸子百家無不研貫家有道古樓插架多宋元精槧旁及金石融玩稍素冀蹟充牣其中不減倪氏清閟閣也　又馬叔贊字叔靜號寒將海甯人雍正癸卯進士官山東觀城知縣有寶穎堂詩鈔　愛日精廬藏書志陸狀元通鑑某氏跋曰前年嶲外舅陳宋齋先生談及海內藏書家先生言其故人馬寒中購書不遺餘力嘗過龍山查氏見案頭有宋槧陸狀元通鑑百計購之不可得後查氏謀葬其親所卜吉壤則馬氏田也寒中覘知之大喜曰書可得矣即詣查氏願致紡田之易凡十畝書券盡付焉抱書疾歸若惟恐其中悔也其篤好如此　吳壽暘集舊藏英石峰高二尺許馬寒中先生物也賦此紀之詩云南樓道古籤魚蟲仇池兼伴吟香工又云占鴻漸兮齋高飛樂磐石兮其來歸自注寒中先生筮易得漸之二爻因以衎齋爲號並有坐磐石小影　拜經樓藏書題跋記竹垞初白二先生尺牘凡六十通與寒中者十九寒中爲吾邑藏書家插架多人間未見本故書中皆論典籍事或借鈔傳鈔或多方購買於此想見前輩好學之勤嗜書之篤誠可慕也　又衎齋詩卷先子跋云予家去插花山僅一舍每登樓東望惟見寒煙衰草亂雲滿目慨望昔日之風流非特琴書圖籍散亡略盡卽

道古樓之故址且不可覓跡頫深生不同時之恨　又朱
本文中子有海昌馬思贊印中安一號衎齋圖記　又燊
城集插花山馬氏藏本首葉有玉音孝友書於家庭詒謀
堂於鄉黨朱文印卷內有古鹽官州馬思贊之印華山馬
仲安藏善本印　又劍溪集寒中跋題康熙庚辰識於紅
藥山房、持靜齋書目通典詳節元至元刊本有古鹽官
州馬氏南樓書籍印又雪磯叢藁康熙丁亥馬素邨鈔本
有古鹽官州馬素邨書畫印　昌熾案余所見殘本唐子
西文集有衎齋胡盧印又衎齋師友傳遺之物亦以爲好
二朱記又有前身是羅浮蝴蝶一印是在寒中不可致
又案竹垞跋新莽錢範文有云歲在丁亥觀於衎齋上舍
小胡盧山書屋集中屢稱吾宗衎齋又稱宗人寒中是寒
中本姓朱冢海之間改易名氏而世無有知者矣
綏若安裘晏若杼擐環結佩君子居司城望必爲我仕本謂
司空城旦書　汪森晉賢　弟文柏季青
兩浙輶軒錄汪文柏字季青一字柯庭桐鄉人官北城兵
馬司正指揮有柯庭餘習古香樓吟藁　汪文桂字周上
一字鷗亭歲貢生官內閣中書有鷗亭漫稾六州唱儀集
汪森字晉賢一字碧巢官戶部郎中有小方壺吟藁
沈大成大理府知府汪君墓誌銘君諱文桂中書舍人叔
祖森戶部郎中自號碧巢者也藏書甲於浙西中書子四
其次繼爐歷官給事爲後於碧巢君考也君諱上堉字綺
巖子孟鋗仲鈖季鋌其篋所生則彝銘也孫二人如藻如
洋　嘉興府志秀水汪孟鋗字康古弟仲鈖字豐玉家故
饒至孟鋗時漸落而先世裘杼樓萬卷之藏書故在孟鋗
兄弟搜討其閎乾隆庚午孟鋗兄弟舉於鄉丙戌孟鋗成
進士有厚石齋詩集仲鈖有桐石齋詩集孟鋗子如藻字
念祖孝人箎　四庫館開獻家藏書一百三十七種乙未
成進士入翰林終山東糧道如洋字潤民爲仲鈖後乾隆
庚子會試　廷試皆第一授修撰年四十卒昌熾案孟鋗
爲晉賢曾孫　錢儀吉吉石汪先生墓表先生兄厚石桐
石彡石先後不祿先生壹傳心年偸謝世子如藩如穉先
生諱彝銘字寶吉吉石其別字　朱彝尊小方壺存稾序

休甯汪晉賢氏徙居梧桐鄉營碧巢當吟寫築華及之堂
以燕兄弟賓客建裘杼樓以藏典籍其曰小方壺者郡城
東角里之書屋也晉賢仕爲桂林通判調太平遷知鄭州
事未赴　又汪司城詩序桓因尉布衣詩士友汪君晉賢
既又識君哲昆周士令弟季青季青方年少結交皆老宿
海內稱詩者相與訂儐取結佩之好　潘耒摘藻堂集序
吳興多佳山水休陽汪子季青築別業讀書其中名其堂
曰摛藻之堂　龍城札記韓詩外傳云君子之居也綏若
安裘晏若獲杼桐鄉汪氏實取裘杼二字以名其樓然其
義杼乃杼字之誤杼即盂也漢書東方朔傳有安如覆盂
語正與此同　拜經樓藏書題跋記隸釋桐鄉汪氏藏書
有履硯齋圖書印休甯汪季青家藏書籍二印記極精美
又本草衍義汪季青家藏面葉題摛藻堂藏　又蘇詩
補注桐鄉汪氏藏本面葉題初白翁原稾摛書樓收藏並
有梧桐鄉汪氏摛書樓所藏圖記　皕宋樓藏書志玉山
名勝集有休陽汪氏裘杼樓藏書印
連屋青巖當屋簷碧雲窗外繞疏簷平生燕越皆桑梓此意
蕘翁未解拈　郭介祉籛壽
鐵琴銅劍樓書目寓簡有胡茨村印　楹書隅錄宋本東
萊博議有燕越胡茨村藏書印　經籍訪古志安南志略
十九卷羽倉用九藏清黃丕烈從五研樓傳鈔本黃氏手
跋曰是書原本爲胡茨村藏余所藏他書亦有胡茨村印
記必好書之人矣頃友人攜徐昂發詩中有題胡茨村畫
象二首急錄之以著其人之時代并識茨村果好書者云
金泥小字刻牙籤連屋青巖當屋簷日細繙黃白本始
知冊味十分甜銀魚袋卻殘經在極竹閒池寄此身窗外
碧巖高百尺此君瀟瀟拔有人前一首可見校書之勤後
一首可想閒居之樂昌熾案茨村名介祉字循齋山陰人
宛平籍少保兆龍子由蔭生歷官河南按察使著隨園詩
集詩見兩浙輶軒錄毛西河詩話載其對笑泉詩一首稱
其詩盛爲當時所推竹垞曾爲其刻宋本十家宮詞有序
見集中其藏書印冠以燕越二字者以南人隸北籍故耳
蕘翁皆未能知也

小詩愛展納涼圖銷暑輸頭過酒壺西雅遺編承雅誤南鄰
儘許結鄰無　陳昂書廑
嘉興府志陳昂字書厓官同知家梅里與朱彝尊父子居
鄰並舉書亭集有同登觀山寺謁秦女祠分韻詩留漁小
藁有題其納涼圖一詩　留漁小藁題陳書厓納涼圖杜
甫南鄰也姓朱柴門月夜每招呼新來歸作詩人伴銷暑
欄邊過酒壺、拜經樓藏書題跋記歐堂集古錄先君子
云世傳刊本首敘郎闕文二百四十餘言向筆書之訛舛
尤不勝計昨歲陳仲魚得舊本適新安陳書厓昂所鈔首
一序既全而字畫精好與刊本有毫釐千里之殊　又道
園學古錄有陳氏家藏舊厓珍秘陳書厓讀書記諸圖記
天祿琳琅前編明刻三禮攷注有湧石山房錄江陳昂
之印東皋先生後人天都陳氏承雅堂圖籍陳氏藏書子
孫永保諸朱記續編元本治齋夜話亦有陳書厓讀書記
諸印　皕宋樓藏書志鐵厓樂府有天都陳氏西雅樓圖
籍朱文方印東皋先生後人白文方印西雅疑承雅之譌
變石何如愛書癖一拳蒼潤琢宣和拈花影裏稚摩詰種樹
方鈔郭橐駝　龔翔麟天石
杭郡詩輯龔翔麟字天石號蘅圃仁和人康熙辛酉順天
副貢歷官御史有田居詩稾十卷田居詩續三卷注云晚
年移家張舵園自號田居王石谷爲作田居圖　又金志
章字繪卣號江聲錢唐人有江聲草堂集注云江聲居艮
山之麓高才博學爲龔蘅圃所重延課其子龔氏故多藏
書能盡讀之　鶴徵前錄黃俞邰館江甯龔方伯署中與
令子侍御蘅圃交最契龔藏傳甲浙右所刻授經圖春秋
纂例諸書經其校正者爲多　東城雜記玉玲瓏宋宣和
花綱石也上有字紀歲月舊藏嶽空叩之聲如雜佩本包
涵所靈隱山莊舊物後歸龔侍御翔麟因以名其閣爲侍
御爲太常卿佳胥子　拜經樓藏書題跋記紺珠集周耕
厓跋云前有橫沙龔氏玉玲瓏閣珍藏圖記又有與稼村
祕笈之印校者爲田居爲江聲冤牀云稼村田居皆蘅圃
先生自號江聲則金觀察志章別字蘅圃友也　留漁小
藁梁溪華胥爲蘅圃寫儀裝小影侍以雙女一拈花一捧

梵書取心經色空二語曰雙是戲題絕句云一雙天女玉差肩串鉢羅花貝葉寫若使香門盡如此丁年僞赤願逃禪　又題衛圖繪花圖山居要術如詩得種樹方應手自鈔

昔日堂中尊二老南雷爲師秦川父後日堂中尊二老竹垞爲賓高涼主　鄭梁寒村　子性義門

兩浙輶軒錄鄭梁字禹梅一字寒村慈谿人康熙戊辰進士官至高州知府著寒村詩文選　全祖望五嶽游人穿中柱文南雷黃氏之學先生表章不遺餘力先是尊府君高州欲立祠於家以祀南雷而不果先生成其志築二老閣於所居東以祀南雷及王父秦川觀察春秋仲丁祭以少牢黃氏諸孫及同社子弟皆遊之與祭使知香火之未墜也四方學者訪求南雷之學不之黃氏而之鶴浦即黃氏諸孫訪求傳錄亦反以先生爲大宗先生諱性字義門別號南溪浙之慈谿縣鶴浦人也以故按察副使諱爲祖世所稱秦川先生者也以故知高州府梁爲父世所稱寒村先生者也卒年七十九子二大節中節　又云二老閣藏書記太沖先生最喜收書其搜羅大江以南諸家殆徧垂老遭大水卷軸盡壞身後一火失去大半吾友鄭丈南溪理而出之其散亂者復整其破損者復完約可得三萬卷而如薛居正五代史乃天壤間罕遇者已失去可惜也鄭氏自平子先生以來家藏亦及其半乃於所居之旁築二老閣以貯之二老閣者尊府君高州之命也高州以平子先生爲父以太沖先生爲師因念二老交契之厚遺言欲爲閣以並祀之南溪自游五嶽還闕始成因貯書於其下昔者浦江鄭氏世奉潛溪之祀君子以爲美談今從鄭猶先鄭也而更能收拾其遺書師傳家學倍有光矣書目既成爰爲之記　余集鄭誥齋墓誌銘五嶽游人生二子君其仲也諱中節字夢之號誥齋倜儻負氣節誥書不屑章句　又云學者渡孝女江抵四明遊鶴浦四五里外望見崇樓傑峙天際巋然與紫蟾山若揖者爲君家二老閣百年以來南雷之書藉遭水火甫上損老亦零落殆盡而君家遺籍獨完好如故流風餘韻學撰猶能道之益歎鄭氏爲善鶴也　朱彝尊題寒村詩高涼太守舊成癖病後偏工絕妙詞柴肚老人全覆語龍門學木半枯枝後來領袖歸才子左手雲煙勝畫師別久重逢轉傾倒七言三復曉行詩　定香亭筆談鄭太守梁以曉行詩得名朱竹垞嘗贈以詩元孫勳香勳以墨跡示余余和之有云別擬建堂尊二老竹垞經義曉行詩簡香因建堂祀兩先生余爲書二老堂額簡香又畫二老重逢圖取竹垞別久重逢轉傾倒詩意　昌熾案浙江通志梁善畫得末疾右體不遂以左手畫梁如平時竹垞所云左手雲煙勝畫師也　謝振定知恥齋文集贈鄭簡香徵君序寒村先生之曾孫簡香以孝廉方正就徵至省垣訪余於南屏余詢問所謂二老閣者故無恙而其所藏書半軼於　四庫採輯寫本還貢之日後又不戒於火雖有存焉者僅矣顧簡香生七日而孤其母氏張育教之十有八年乃能嶄然見頭角延先人之猜芬於不墜是藏書雖亡而實不亡爲可幸也已　倪大成登二老閣詩藏書自此遺金寶師道原同祖德墮二老韻嗣光萬丈南雷祠浦東高風

紅豆新移選佛場菊田北去有書莊一塵負郭三分水四世傳經百歲堂　惠周惕元龍　子士奇仲孺　孫棟定宇

鶴徵前錄惠周惕原名恕字元龍號研溪江南長洲人康熙辛未進士密雲知縣　李富孫案研溪所居曰紅豆書屋在吳城東冷香溪之北吳郡東禪寺有紅豆樹相傳白鴿禪師所種研溪移一枝植階前因自號紅豆主人　包世臣惠氏四世傳經圖跋惠氏後人世照出其冊示余第一代爲明經律和先生名有聲原名爾節號樸庵明季以諸生貢成均第二代爲其子元龍先生第三代爲大令次子學士仲孺先生士奇別號半農第四代即徵君棟爲學士之子世所稱定宇先生也又號松厓世照爲樂齋爲仲孺先生之元孫　昌熾案潘星齋先生鄂緣小錄惠士照字卿山水學椒畦顧所居曰冷香別館予題二絕云花竹蕭疏尾數椽冷香溪畔白雲多看君潑墨淋漓處如見江南雨後山故國指點畫圖中家學爭推鄭小同最羨忘庵留妙筆一株紅豆倚東風譬韓之名一作世照一作士昭兩君使親見當是記憶偶誤　錢大昕惠先生棟傳先生自幼篤志向學家多藏書日夜講誦雅愛典籍得一善本傾囊弗惜或借讀手鈔校勘精審於古書之真僞瞭然若辨黑白　朱彝尊題惠周惕紅豆書莊圖一入畫圖看便好城居鮮似沈尤村又云他日招邀向田北一帆風飽似張弓　翁方綱題王文簡校書圖松厓昔傳研溪說此其係門一百三今日新城訪遺書巾箱著錄果誰堪自注惠定宇所錄王氏書目凡一百三種　持靜齋書目乾象變異錄一冊有惠棟定宇紅豆山房所收善本諸印　惠氏百歲堂書目三卷見蘇州府志

天上圖書補石渠涓流擷擇比何如漁洋衣鉢猶存否銕拐斜街有故廬　黃叔琳崑圃　子登賢雲門　孫守謙子大

國朝先正事略黃叔琳字崑圃順天大興人康熙三十年一甲三名進士乾隆辛未重赴瓊林以文學政事受知

三朝當代推爲鉅儒天下士識與不識皆曰北平黃先生弟叔琬叔琪叔璥子登賢字雲門官至漕運總督兵部尚書　竹葉亭雜記靜海勵文恭公杜訥少嗣於杜家故姓杜後欲歸宗不知其姓　仁皇帝特賜姓勵大司寇廷儀其子也少司寇宗萬其孫也曾孫翰林守謙字子大　郎潛紀聞四世翰林者靜海勵杜訥康熙庚戌子廷儀庚辰孫宗萬辛丑曾孫守謙乾隆乙丑　四庫全書總目乾隆三十九年五月十四日奉　上諭廷臣進書如黃登賢紀昀勵守謙汪如藻等俱藏書舊家並著每人賞給內府初印之佩文韻府各一部俾珍爲世寶以示嘉獎　翁方綱送黃忍庵都諫視學山東詩壁關千年新

詔輯堂開萬卷舊家風又云東訪漁洋書庫在娟娟香祖又成叢自注尊甫崑圃先生於康熙庚寅視學山東刻漁洋詩話崑圃漁洋門人也　無事爲編齋隨筆黃崑圃先生藏卷樓故居在京師李鐵拐斜街

比似王筠愧未工屠龍餘技到雕蟲白頭那得兒曹健且割烏雞療病風　查慎行悔餘　孫岐昌築師

全祖望查先生墓表先生名嗣璉字夏重別署查田改名慎行字悔餘別署初白浙江海寧人康熙壬午

趣東巡召至　行在賦詩入直　南書房明年
特賜進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時公族子昇
以宮坊久侍直宮監無以別之呼先生曰老查　海昌備
志查岐昌字藥師一字石友號嚴門山樵慎行孫克念子
諸生　嚴門山房詩話藥師著樂經闡韻古記　初白先
全敬業堂集梳呂晚村詩屠龍餘技到雕蟲賸藝文成事
事工　又鈔書三首人言冬是歲之餘自分生涯伴蠹魚
比似王筠猶有愧白頭方解手鈔書無救空花亂眼生學
搴細字欠分明西洋鏡比傳神手八秩重開爲點睛易雞
已瘵病風手秋兔猶存兒繦心炳燭餘光吾若此兒曹那
不惜分陰　天祿琳瑯新唐書糾繆宋刻查慎行藏有得
樹樓藏書　南書房史官海甯查昇行字夏重又曰悔餘
三印　鐵琴銅劍樓書目刑統賦解藏海甯查氏有臣名
岐昌字曰藥師朱記　持靜齋書目鮑溪集十二卷有乾
隆庚午嚴門山樵查岐昌跋
寫書相約到蓮山麥飯葱湯互往還西市從容彈一曲廣陵
散未絕人間　李紱巨來
全祖望臨川李公神道碑銘公以己丑進士入詞館授編
修遷至直隸總督下獄當誅尋奉　詔赦令纂修八
旗志書杜門八年授戶部三庫侍郎左遷督事以閣學致
仕公諱紱字巨來學者稱爲穆堂先生又云公天性好士
取放翁詩港楹門逢閻佳士輒心許老見異書猶眼明若
實錄也　又南昌萬公墓誌銘臨川李侍郎居宣武門南
西有紫藤軒以居萬公孺廬又割其東以居予每日高舂
必相聚一室葱湯麥飯互爲主賓　又鈔永樂大典記是
書副本貯翰林院無過而問者臨川李公始借觀之余因
與公定爲課取所流傳於世者概置之卽近世所無而不
關人義者亦不錄但鈔其所欲見而不可得者夫求儲藏
於祕府更番迭易往復維艱而吾輩力不能多儲寫官自
從事於是書每日夜漏三下而寢可盡二十卷而以所簽
分令四人鈔之或至浹旬未畢則欲卒業非易事也　袁
枚臨川李公傳　世宗念其崛强欲摧折之兩次決
囚皆縛至菜市宣　旨赦還公博聞强記藏書五萬
卷手加丹黃其宏綱巨目都能省記刑部郎中楊某試
公故於押赴市曹時採問經史疑義公對縶衣自若應答
如流楊退而告人曰李公眞鐵肺人也
坊南花竹秀而野插架直紅屋高下夢中昨見古衣冠成立
而肝戌拜者　趙嗣立侯君
乾隆蘇州府志趙嗣立字侯君子成子康熙己卯舉順天
鄉試壬辰進士選庶吉士　朱彝尊秀野堂記長洲趙侯
君築堂於宅之北闢郎坊之南壘石爲山望之平遠也捐
瀦爲池卽之蘊淪也登者免攀陟之勞居者無塵壒之患
於是插架以儲書叉竿以立畫置酒以娛賓客極朋友昆
弟之樂暇取元一代之詩甄綜之得百家焉業布之通都
矣侯君乃夢有客翩翩有客纍纍一一十十容色則殊或
俛而拜或立而盱睨而曰是其爲元人之徒賦將林有遺
材而淵有遺珠歟乃借鈔於藏書者得百家爲未已也
博觀乎書畫旁搜乎碑碣眞文兆爽靡勿收稍又不下百
家而元人之詩乃大備矣昌熾案嗣立元詩選初集六十
八卷二集二十六卷三集十六卷又癸集若干卷　錄序
又有題秀野草堂詩云秀野堂深曲徑通巡檐始信謝圖
工小山叢石屋高下清露戎葵花白紅已許禮郎成酒伴
不妨蘇簡借郵筒入秋準擬登臨約吟徧江橋兩岸楓
又韓菼詩甲乙千峰石青紅四部籤　士禮居藏書題跋
記局此山詩集有俠君圖記又有劉郎小園及秀野草堂
顧氏藏書印二朱記
脫劍雖求本二千莊池玩劇亦論錢長林特得湖廬隱先署
庵名號鹿眠　林佶吉人
東越文苑傳林佶字吉人號鹿原康熙三十八年舉於鄉
五十一年　欽賜進士授內閣中書官至武英殿
學鈔通志堂經解參校朱彝尊明詩綜皆就傳鈔有懷學者
集手正尚字隸書我字楷書肖嫩案俟學齋藏校字題名
男正青在衡在峨在崗共四人　鮑鈔汪鈍翁說鈴跋雍
正八年借紫幢主孫本手錄一通原本乃林舍人正書留
贈王孫者有長林二字胡盧印記西業八分書說鈴二字
後有臣佶之印吉人之辭二朱記　樸學齋稾上御史某
公書某海陬賤士荒學無狀年來過不自量購求儲先集
錄別應數千卷幾復鄰峰徐氏之舊而家亦坐是愈貧矣
水莊池半屬他姓　又青兒得鄰峰徐興公遺書五十餘
種錄其目與跋寄至京邸喜而有作并示昕兒平生愛書
癖垂老未能釋譬如饕餮人謗誕嗜肥炙又如聚斂者錙
銖務招摭自晒炳燭暮時光如駒隙何苦獺祭勞甘此嘗
蠹冊結習頗難除把卷欣然適每嘗語兒輩虛玄勿追寧
學當貫古今義須本經籍墳典前輩賢就不典墳索吾鄉
海濱陋見聞終扞格若非事詩書何由展尋尺曩哲謝與
徐勸錄肆探蹟精騎買萬餘歸本隣千百市興忽改弦鑛
軼旋遭厄甑覆固堪虞部分亦足惜予時丁盛年志欲奮
六翮念惟富縹緗始足恣論覈猶有兔羽遺許以十城易
亟脫汝毋劍佐以古玩劇煌煌二千本奕奕充余宅貧兒
暴得富匹夫竟懷璧環堵古香叢插架文光射終藉此先
資乃克成麗澤廿年客京華不至迷阡陌策勳固在茲詒
謀詎用斁兒能繼父志好尙無頗僻所教在詩編先德恐
虛擲每當寄書來老父暗啞咋復致二紙快意說新獲
書是徐氏遺字是龍峰跡閱印識收藏題跋詳紬繹四十
七種書百十年閒隔一旦歸書囊如揖重來客老夫闓之
喜懽酌雙浮白遺金縱滿籯何如萬卷積入宦輒傷窮穎
禿不耐賸惟有教兒孫眞才書香脈兒解藏書好自受論
書益長林蔚松楸蘇彌紛羅辟老夫儻歸來展書樂晨夕
又青兒南歸詩以遣之首遇虞山明發堂山形殊彌似
家鄉規模未便成堂構且作長林山上莊　又欲成一朧
埋吾骨先署庵名號鹿眠
桑社未忘銅井約草堂比似玉山家藏四世以身守誰得
吾書覩此銘　蕭夢松靜君
天祿琳瑯明刻六子全書有蕭夢亭印昌熾案潘氏滂喜
齋藏明刻劉屛山集前有朱文大方印刻藏書銘曰名山
草堂蕭然獨居門無車馬坐有圖書沈酣枕藉不知其餘
俯仰今昔樂且宴如蘆夢亭銘又有蕭夢亭四世家藏圖
籍印又有以身守之闕敢失墜印又有蕭印夢松及靜君
二朱記其人本末不可攷惟林盧原樸學齋藁有送蕭靜

君之吳詩劉尉梅花銅井茶扁舟曾共宿僧家雲巖寺夷長務柳山樓長把杯中酒去年行樂惜無詩今日送君還此時平生最愛江南景一曲孤桐繫別思又詩旭闖中紀略云閩中巨室藏書不少偶見蕭御史君家所藏書目厚六七寸內中多有未覩則知蕭氏爲閩中藏書舊家靜君在康熙中嘗游吾吳但與御史輩行先後未詳

向秀書爲郭象竊葛洪記亦吳均編通知賚爾敬游研未必眞出方瞳仙　何焯屺瞻　弟煌心友

全祖望長洲何公墓誌銘公篤志於學讀書繭絲牛毛必審必核吳下多書估公從之訪購宋元舊槧及故家鈔本細讐正之一卷或積數十過丹黃稠疊而後知近世之書脫繆譌謬讀者沈迷於其中而終身未曉也　聖祖仁皇帝聞其姓名　召直南書房尋　特賜甲乙科入翰林是時諸王皆右文朱邸所聚冊府多資公校之以康熙六十一年六月九日病卒其門人陸君錫疇曰吾師最謹偶不肯輕著書苟有所得再三詳定以爲可者則約言以記之積久遂成道古錄如干卷乃同門有倚吾師噓拂之力而晚背之者竊其書去今遂不可得是一恨也年來頗有購吾師之學者兼金以購其所閱經史諸本吳估多冒其跡以求售於是有何氏僞書而人莫之辨又一恨也公諱焯字屺瞻晚號茶仙先世嘗以義門旌學者稱義門先生父棟諸生子壽餘　長洲縣志何焯康熙乙丑拔貢壬午冬以李文貞公光地薦　特賜舉人癸未會試下第再　賜進士選庶吉士　方苞何先生墓誌銘初字潤千吳其母吏字屺瞻　沈彤何先生行狀先生讀書數萬卷參稽互證於其眞僞是非皆有題識如別黑白其校定兩漢書三國志最有名乾隆五年寫其本付國子監爲新刊本所取正　義門集與友人書家中僻起三間小屋遷寫文待詔所用關研殊不下端板有八分賚爾敬游幽墨之用華陽隱居十二字側刻眞白十賚文中第九是研即其故物因名之曰賚研齋　又賚研齋歌樂樂紫石大圓研栖靜賚自方瞳仙八分十二銘其背歲久大半缺且刓　昌熾案先生弟煌字心友號小山皆自署何仲子義門題跋或署承恆齋勢或署語古小齋又自號蟲鳴主人見兩宋樓藏書志貴退錄跋百宋一廛賦注何義門用小方章其文曰賚

三徑家風比杜過賜書高樓鄴侯籤荒涼松菊圖重柏想見廉州太守廉　蔣杲子遵　蔣重光子宣

江南通志蔣杲字子遵燦四世孫康熙癸巳進士歷戶部郎中出知廉州府　蘇關蔣氏家譜杲文涵第四子號篁亭生於康熙癸亥卒年四十九著有把秀于京諸集　又重光文源第四子字子宣號辛齋府庠增貢生生於康熙戊子卒年六十一著有賦琴樓遺槀儕音小草醫語集　沈文愨蔣辛齋傳辛齋試北闈臥濕地寒濕之氣入於肌骨艱於起臥垂十五年雖絕意進取然潛心稽古手難展書令僕執卷仰觀深夜懸燈帳中不輟　蘇州府志蔣司馬宅在飲馬橋北兵部侍郎蔣元益所居中有貯書樓何焯嘗授經於此元益之父廉州太守杲焯之弟子也昌熾案杲兄棟字子範亦義門弟子　又蔣重光藏書甚富乾隆三十八年　詔開　四庫館徵四方書時重光已歿子曾瑩檢其所審定祕書百種進　御　大子嘉之　敕賜佩文韻府一部　親製七言詩書於所進賦首分紀之首美其好古復惜其不遇人莫不榮之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郡中賜書樓蔣氏有宋刻三謝詩書友呂邦惟攜來楷墨古雅洵爲宋刻上頤卷端有鄭氏木葉齋編定宋本九字末有篁亭藏璽　又曰乙卯被災此書賴神物護持得以無失近作再續得書十二閱以此列入名曰三徑就荒蓋猶不忘篁亭之遺也　陳汝楫送蔣子遵下第東歸詩好友頻來書滿屋人間得失總悠悠

使者輶車鄰巷徐到門僮從耽懸盤爲求靈槃與書辯吳市頻來問扁廬　陸灃其清

漁洋居易錄竹垞祝吳門陸醫士其清家有洪炎玉父集元人翻故藜易嚴蒙小集顧阿瑛玉山雅集又阿瑛遷張伯兩詩皆毛氏刻十元人詩所不載　何焯跋柳仲塗集陸君其清不輕與人通假舊籍惟聞竹垞雨先生欲鈔錄其藏本亦必卷數葉數相當始得各易所無　翁方綱跋朱性甫珊瑚木難手稿有何義門致其翁一帖其翁者吳門陸醫士號其清所居嬾雲室鑒藏圖籍甚富義門嘗往觀之即此一小札亦吳下藏書家故事矣　又題劉完庵雲樹小幀吳下醫翁有祕文顧何修說緣所岳始知不是顧維岳何屺瞻將多藩古圖書金石號懸雲室余初不解松泉何果有山齋號懸雲自注往時吳門陸醫士其清與雲何以懸今乃借完庵此幀發之　持靜齋書目佳趣堂書目陸漻撰卷首有置書年分自康熙十四年至雍正八年有自序　其淸佳趣堂書目自序予年九歲偶於篋中得蠅頭細書一冊乃先大父手鈔歷朝名文後書子幼時無書可讀借於人鈔錄而讀者今人有書而不思讀豈哉讀之悚然自十五歲家貧失學喜借書達夜鈔寫嚴寒乏炭屈足康下冷暖交換見者匿笑鈔書一葉於古書肆易刻者五葉購書歸端貯几上與而後寢年二十得顧仲瑛玉山雅集元刻文待詔舊藏也萊陽姜友偶闕之於楊李胥秋厓侍郎侍郎云陸兄有此或典或售無所不可不然當致爲中丞丁方伯轉借子謂此非禁本不介意堅御之於是侍郎來晤歡若舊識遷吳艤舟方定身先垂訪每謂山陰人曰陸生有無棟吳門第一流也甲子歲以魏仲先鉅鹿東觀集孫奕示兒編宋本見屬歲辛酉秀水朱竹垞檢討典試江南亦造門訂交晚選詩綜有闕來借二先生往來尺牘不下四五十番適州府鑄函曰陸氏子孫覩侍郎之手蹟守祖父之遺書屈勉誦習必有以文章經術顯於世者此其淸貽後之深心也內有宋元刻本宋元人鈔本明賢錄本名賢稿本出自閣關公卿家者郡城故族傳所收藏者皆傳流有自與坊本迥異爲六十餘年之心血雖不敢自謂成一家之言實生平志之所寓故至老而不倦也丁酉端陽後十日撰於衲目處半原陸漻時年七十有四

牛耳毛錢押主盟黃山珍本出書城蘆花綠葉皆清課坐擁寒儕對短檠　席鑑玉照

黃蕘圃愛日精廬藏書志序汲古毛氏述古錢氏兩家陵替吾邑藏書之風寖微然亦未嘗絕也以余所聞玉照席氏虞山孫氏虞巖顧氏皆斤斤焉讎校衍其一脈惟多留心於說部小集以一二零編自喜而於經史薄略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顧抱沖案頭有影宋本東家雜記末有茶夢山人席鑑跋云毛省庵先覽影寫本余於丙申仲夏得之汲古閣中　天祿琳琅離騷草木疏虞山席鑑鈔本有墨妙筆精虞山席鑑玉照氏收藏朱記　又補遺班馬字類有席鑑之印學然後知不足朱記　楹書隅錄影宋鈔五經文字九經字樣每冊有趙宋本雖妙筆精希世之珍虞山席鑑玉照氏藤花草堂諸印　昌熾案玉照藏書極富所刻古今書籍板心均有埽葉山房字余曾見所藏寶晉山林集有黃山珍本印又按海虞詩苑席鑑詩有相北寶嶽玉照讀書敏遜齋猶記十五年前余亦嘗借對揚敬修居之因題示二首小齋龍琴酌墨季尚嬰孩此日開青案頻年閉綠苔衰眊我家物春陰悲逋才絃誦遙相接惟餘叔子哀其第二首云三人連袂社萬卷浩縱橫一門羣從讀書嫻古蓋不減孫錢二氏矣

吾愛詩人孫寶洲芒鞵日日訪彬侯家書亦比牛腰大梵志山經自校讐　孫淇寶洲

海虞詩苑孫淇字寶洲號竹鄉孫氏自西川先生以來以詩世其家君繼之宗仰蓋在白蘇兩家　昌熾案淇有市肆詩書歌爲曹彬侯作云吾生嗜好類蠹蟫此外都非性所耆先業於今說如夢教授生徒豈得已浮抗塵俗淡世味一卷未能輕脫屣又歲暮書懷云書載牛腰徒歷擔詩餘雞肋未成捐是亦嗜古振奇之士矣　陳祖范孫竹鄉哀詞不踏名場專精文藝祕書可行便腹可笥鑽用買文尊閱問字或纂或修山書梵志　鐵琴銅劍樓書目元氏長慶集孫竹鄉校過後有題記云戊申六月三十日用董思翁本校

一匱遮門充閣庋一廚遮屋當屏風襪襦牛屬人間世尚有曹生隱市中　曹炎彬侯

顧廣圻清河書畫舫題後常熟唔手鈔者陸敕先馮定遠爲極盛至彬侯殿之彬侯名炎席氏孫也　孫淇市肆書書歌爲曹彬侯作云我怪曹生市廛異偏反喧闐流文史一廚遮屋當屏風一匱遮門充閣庋數殘斷缺勤購買猶恐千金寫萬紙呼噓市塵類古人令我長揖顏抗謝世人有書不肯讀問之不答我能揣溫飽婚嫁事游爲飢寒罹說憂妻子皆昏索索年復年牛馬碌碌略無恥又云曹生書生負此癖奚翅巨學挺眾拍漫道亡羊均博塞畢竟賊穀誰非是河東街頭吳五民厚貲奇貨來千里平生心跡鼎喧雜市道經年罕拔趾與爾家贏萬卷餘下簾終日憑棐几茗杯香篆伴寂寞大嚼快意何煩爾從今借書數還往不惜踏穿東郭履　有竹樓藏書題跋記武林皆事鈔本前有鶴僊主人笠澤曹炎之印彬侯西圖記

打鼓街衕花覃鋪闃然文采老於莬達人何必推曹瓏琦昌英二十廚　李鹿山　鄭杰昌英　劉筠川

沈文慤送李鹿山大中丞歸里序福州李公弱冠爲名孝廉既仕官西曹以守法稱出任憲副於蜀移蒞江左旋任臬事晉方伯開府於浙解組去官留滯吾吳十有四年丁巳夏歸福州公去家三十年一旦仍返故鄉遨游九仙烏石兩江西峽之間其樂何可涯量　鄭灊紀聞泉州李中丞馥撫吾浙時收藏極富一時善本齊入曹倉每冊皆有圖記曰曾在李鹿山處後緣事頌繫羣書散逸人以爲印文之讖然亦達已　昌熾案田肇麗有懷堂集行述壞東李鹿山詩西曹各專司緊劇江南首又云閩海有李子同事稱快友文采老於甕聲價爭璵玖是鹿山仕刑曹嘗分江南司又有送李鹿山出守重慶詩四首其二云山翠官齋映排衙打鼓齋堂鬧花濃翠聲動午鶊啼　依願堂元棐曼子跋每冊有鄭杰之印注韓居士鄭氏注韓居珍藏記印案鄭杰字人杰侯官人乾隆貢生其藏書之所曰注韓居藏書數萬卷分二十廚貯之以東壁圖書府西園翰墨林誦詩閱國政講易見天心爲誌又元槧藝文類聚有曾在李鹿山處朱文長印鄭杰之印一名人杰字昌英侯官鄭氏藏書注韓居珍藏記劉氏小蕓莊藏侯官劉筠川藝文金石記㣲經筠川讀諸印李鹿山鄭杰劉筠川皆康雍乾閒福建藏書家又影宋酒經跋有鄭杰之印昌英參鄭朱文方印　皕宋樓藏書志九靈山房集有鄭氏注韓居珍藏記鄭赤之印案赤當爲杰之誤杰一名人杰字昌英有印文可證前陸跋中以人杰爲杰字亦誤

墨光紙色閱堯夫已析能還得合符七十七人金石契不散傳書一居沽　王聞遠蓮涇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戴春集有蓮涇跋云康熙歲壬寅三月借吳東宋氏鈔本再校於孝慈堂之東窗蓮涇王聞遠其名聲宏其字蓮涇又其號也有孝慈堂書目傳世又續錄余所收王蓮涇家書最多皆得於其族孫處猶是家藏未散本也就中有孝慈堂書目分門編類敘次頗詳以之求蓮涇所藏雖久散之本按其冊數之多寡紙色之黃白幾如析符之復合可知書籍貴有源流也　蓮涇孫元理元音跋是書借鈔於竹垞朱先生歲辛丑偶得石君葉先生錄本遂力疾毀校補寫兩葉於寓署中日揮汗二斗弗頓也蓮涇學人識於四美軒之西窗　東湖叢記蓮涇居士王叔子著有金石契言敘其知交七十七人皆聞人逸士　昌熾案蓮涇亦吾郡人爾宋樓藏書志南唐書十人卷蓮涇題云雍正歲戊申陽月校於宋蓮涇之孝慈堂灌稼郁翁王聞遠識時年六十有六以此推之蓮涇生年當在康熙二年癸卯也又鐵琴銅劍樓書目楊仲宏詩有王蓮涇鈔書記朱印題築蓮涇題校於孝慈堂之南窗

玩易兼山得艮爻秫田可種謝懸瓢陶元亮喜留賓飲庾仲容還哀子鈔　張位艮思　子嵩弟充之

李果青芝山堂飲酒記友人張子艮思有異才志趣高邁官直隸新樂令歸居城東莊溪之上戊午秋七夕前一日招致故交四五人飲酒青芝山堂山堂爲明龔毅齋公故園艮思新葺之壘石爲山雜樹茂密旁有荷池康熙中艮思以詩賦　召試給札　內廷修書書成出爲令和而有守歸而治薄田種秫暇則鈔宋元人小集蠹二子讀書蕭散如也昌熾案艮元吳三邑科第譜康熙五十六年丁酉科副榜有張位字艮思新樂知縣諸生謠三十三年

甲戌鄉宗師歲試入學義門弟子姓氏錄有張位字立人
即其人也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桂林風土記郡先輩張
青芝手鈔卷端鈐張位小印書法工秀識書者之藏書斯
爲善矣又有吳枚庵鈔本張青芝子充之與枚庵友善故
得借鈔 顧承吳門耆舊記張徙字充之號伊蒿長洲
縣學生家貧力學平生好古書手鈔數百卷藏於家予感
舊詩云講席鈔書不計貧愚愚眞是葛天民家風疏水尋
常事留得心香一點春予少時嘗問業焉 皕宋樓藏書
志隱居集張立人寫本有手跋云黙雲陸氏借錄乾隆元
年嘉平朔日青芝

風水硏匋送桔槹金閶亭亦似勞勞草公祠下振衣拜敎爲
平圃萬扯筆 宋定國賓王 錢枚方蔚 厲夏珍

東湖叢記王聞遠金石契言敘知交七十七人中言宋蔚
如名賓王起家市井性嗜奇書無力購寿則百方丐鈔惟
以搜羅遺佚訪求放失爲事鰥居無子遇羅奇以餬口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吳都文粹宋賓王校本賓玉本賈人
而藏書之富校書之精眞讀書人不過 又云賓王所校
龜巢集苦心讎勘精當無比 賓王周益公集跋益公集
二百卷宋槧既湮世無嗣刻近世之士得其殘編斷簡皆
寶若拱璧吾友顧子夏參手鈔僅得七十二卷謂余此集
向藏玉峰近聞歸郡人王聲宏矣若得從之補闕訂譌亦
快事也言已浩歎康熙壬寅武陵暴卒春仲有書賈自郡
來言王聲宏先生欲借校吳都文粹余遂欣然與世凡三
及門時値淸和暑長人困遂逕郡邸進退失據乃就章公
祠卜筮兆吉復詣得見讀觀益公全集凡二十七種時錢
子方蔚館於金閶余即歸揣顧鈔往請補於先生先生具
道督學某公曾遺稿書者就舍鈔成而去旣而復購許就
校時與先生披閱見有差謬相爲訂正咨動顏色戲謂余
曰孺子可教也予起謝詰朝復同錢子往先生遂出集首
兩種錢子留校省齋余持平園以歸時夏五哉生魄也鈔
對訖再詣見先生略無難色但臨行頻屬鄭重又借別集
詞科披垣玉堂政府五種歸晝六月將晦矣七月二十日
順風揚帆亭午抵蘇冒暑入城易居官奏議奉詔承明四
種還即日猶未銜山歲寒喧鳴喘吁揮汗財貨之外別無
所事事而余心獨喜無疾背雨途且風自西颺放舟中流
食頃入黑甜鄉聽風水桔槹聲相送而篙師又報維舟矣
鈔竟復往易親征龍飛歸廬陵閒居游山奏事南歸毘陵
玉堂雜志二老堂詩話雜志玉蕊辨證樂府凡一十二種
歸校迨歲暮謝則爲十月中旬云金武陵始事不幾見其
成爲慨然其長君聞之於喪經中猶欲襲成先志而喪毀
過中又弱一个時癸卯正月二十四日乙巳距武陵忌辰
祇二十一日哀哉武陵存日不獨收藏甚富而手鈔祕本
充盈篋笥尤喜人借鈔蓋武陵之心公心也昌熾案此跋
見東湖叢記備錄於此以見古人嗜書如性命可敬可愛
據遠逕言蔚如名賓王然致堯國藏春集跋稱其東宋定
國賓王又似其人名定國而賓王其字蔚如又其號也方
蔚名枚與賓王善余見蕘圃黃氏藏秋崖小稿有賓王題
字云康熙辛丑同錢枚方蔚閱張氏藏書志吳都文粹有
方蔚跋自署乾隆十九年頻洋七十三叟東皋錢枚耄而
好學與賓王之友矣文粹又有謝浦泰跋云宋蔚如購得
此書與錢方蔚以王相國家藏宋本吳郡志及毛刻吳郡
志參互考訂凡數十次遂成善本書此以明二蔚之苦心
也

史例龍門謝導觴燕園已改睦親坊叢書又苦無眞眼斷送
雞峰普濟方 浦見龍起潛 許仲堪眉岑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普濟方 卷無錫浦姓書賈即浦
二田之後此書有錫山浦氏珍藏印又有浦氏黃蔭賞鑒
印當亦二田家藏者二田故多宋本書後人不知盡皆散
失余向年曾得錫保社荀子錢佩本二程遺書俱由浦姓
賤售於某坊某坊以歸余者也 昌熾案二田先生史通
通釋二十卷爲讀史之津梁前有舉要門人梅里蔡焯爲
之撰舉例自題南圩秋浦起龍二田釋 橘西雜記浦氏
承咸樂溪書徵言其鄉許氏富藏書有許眉岑仲堪者
注放翁詩甚詳眉岑與鮑若洲汀交善乾隆嘉慶閒人也

安廣布山宋土風斥圖水與鬱林通市中偶見莊磨子定怪
載書此寓公 王孝詠慕曾

天祿琳琅續編通鑑紀事本末宋板元印有王印孝詠慕
曾兩朱記 楹書隅錄宋本韋蘇州集有王孝詠印慕曾
太原仲子後海學人各印 昌熾案士禮居藏書題跋記
汪水雲集亦有王孝詠慕曾藏書印慕曾先生事蹟不見
於郡志惟攷長元吳三邑諸生譜康熙四十八年吳宗師
歲試吳縣有王孝詠王惕夫淵雅堂集有嶺西雜記序云
嶺西雜記者吾鄉王慕曾先生孝詠居嶺西時所作也先
生爲諸生久不利出而客游與故長沙陳恪勤公相厚善
公歿而先生巋然享大年當雍正乾隆之閒大有名

門外香溪送客帆氣氳花藥滿壁廬池塘猶繞孤山夢兄弟
何[illegible]不成 吳銓容齋 吳用儀揖曜 吳成佐鄰庵 吳[illegible] 吳[illegible] 吳志忠有
堂

吳志忠璜川吳氏經學叢書緣起璜川者吾曾祖容齋先
生自題其書屋之名也曾祖於雍正年守吉安歸田後居
璜川遂剏圃讀書其中架上萬卷皆祕笈也所以題書屋
曰璜川者以我曾祖生於新安之璜源隨我高祖鄉賢公
僑居松江之上海老而自松遷蘇以故里題其讀書處懷
舊之思也是時載酒問奇而來者如惠松崖徵君輩盡吳
下知名士而我家遂以璜川吳氏著矣曾祖歿後我祖暨
幼故無如書籍之散逸若北宋本禮記單疏今歸曲阜孔
氏者其最顯者耳我祖繡庵先生重自蒐羅書樓三楹環
列四周有樂意軒書目四卷繡庵偶存稾八卷讀史小論
二卷行於世昔人論藏書有二一則藏書者之藏書一則
讀書者之藏書如我祖非所謂讀書者之藏書歟然樂意
軒所藏書至今又分析還散矣家君獨好甲部書著有經
句說二十餘卷其稿者正未央也 蔚隣斯圖衢州文集
序吳芮才有堂家藏足本有堂名志忠先世在吳中負藏
書望所謂璜川吳氏者也 陳奐師友淵源記吳志忠字
有堂與余爲中表昆弟備舟先生名英篤學年八十著有
經句說四卷有堂承庭訓又與同郡黃蕘圃顧澗蘋交游
故長於目錄校勘之學 湖海詩傳吳泰來字企晉號竹
嶼長洲人乾隆二十五年進士內閣中書有淨名軒集
蒲褐山房詩話企晉大父吉安太守銓歸築遂初園於木

讀雲林香爲花藥參差其尊人用儀復購書數萬卷於其
中多宋元善本遂與江浙諸名士流連觴詠座無俗客旣
而兄弟爭析產出藏書兩貨之并售其園 陳鱣經籍跋
文宋本禮記注疏向爲吳門吳拙庵行人所藏傳其子企
晉 聽秋聲館詞話王蘭泉司寇琴畫樓詞鈔獨遺吳蔚
汀大令元禮香溪瑤翠詞豈因其中歲閱歷蕭而屛之耶
大令長洲人官衛輝知縣爲竹嶼中翰弟其園居春晚有
懷竹嶼兄時客武林祝英臺近云歎離索幾回夢繞池塘
相思渺難託夜雨連牀空憶昔時約思君門掩孤山倚闌
吟獨對滿院楊花飄泊是其始非不恰恰也 平津館鑒
藏書籍記唐四傑詩有吳元潤印澤均長洲吳謝堂氏香
雨齋珍藏書畫印朱記又陵陽集有謝堂香雨齋吳氏珍
藏圖書朱記 開有益齋讀書志金陵六朝記二卷唐尉
遲偓籍募君平甫得明嘉靖辛丑敬山山人校閱樂意軒
吳氏藏本 持靜齋書目歷代傳國世次有璜川吳氏採
梅山房印又東萊集有樂意軒吳氏藏書印 昌熾案以
上諸書璜川吳氏藏書始於吉安太守銓即所稱容齋先
生也用儀號拙庵成佐號蘭庭皆銓之子英字簡舟成佐
之子與竹嶼蘭汀爲從昆弟有堂則英子也澤均當爲元
潤之字謝堂亦其別號又按粵雅堂叢書中吳紀聞妙道
人跋下有志忠小印則妙道人者當爲有堂之號皕宋樓
藏書志嵇康集有道光十五年妙道人一跋亦志忠筆也

唐書宰相世系表史游姓氏急就篇華陽仙裔牽連錄猶及
斯文未墜年 顧若霖雨時 孫瑋聽玉 顧至於山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余向爲任蔣橋顧氏有宋刻吳郡志
倩人訪求得諸華陽橋顧聽玉家華陽即任蔣分支也聽
玉之祖雨時先生書蓄異書手自讐勘其書鈔禎圖經有
跋云雍正十二年夏五月旣望於崑山徐氏購得葉文莊
藏本校一過 又云棠陰比事藏式飫堂顧氏顧名瑋號
聽玉余素與之好其所藏遺亦歸余 陸恭越州石氏帖
跋余爲備物於武陵外舅復庵先生諱自名字明書號甫
可潛先生諱霖字雨時號不淵道人博學多聞搜訪法書
名畫未刊書籍復庵公稱之藏古之名則於吳郡 昌熾
案楹書隅錄傳鈔本說文韻譜有武陵讀古書屋收藏印
記顧若霖印雨時樂幽居士各印 鐵琴銅劍樓書目寓簡
有顧若霖朱筆記云康熙辛丑孟冬日校合之禎圖經跋
知其人當在康雍間 龔開硯箋以試飲堂顧氏本校其跋
中又稱顧侍蒼茂才侍蒼聽玉之子余曾見韓履卿崇行
雲無盡圖有顧翔雲題詩韓氏後人告余云侍蒼即翔雲
之號桂舲尚書延主家塾履卿先生爲其中表尊行而又
受業者也任蔣橋顧氏主人號竹君見蕘圃宋本管子跋
又騎龍巷顧氏名至見汪水雲詩跋王勝之同年藏程念
鞠鄧尉探梅圖顧王題詩自署於山有結客皆老蒼一印

雞廬不壽各有須癡愚未必竟癡愚充閭三館詩書日失卻
智珠說世珠 顧階升步巖 子應昌桐井 顧諷方水

何堂顧步巖小傳君諱階升字步巖家故貧封獨無所慕
惟以圖籍法書名畫自娛樂書齋之內縹緗插架者萬餘
卷遇一祕寶能抉其精華辨其刊刻鈔錄收藏所自買
客挾冊至門者君爲審其廣品高下判若黑白無不相顧
愕貽以去和叔陳君病宋史之繁而臨川舊本及祥符王
損仲纂本皆不傳也欲重刪修以成一家言而苦攷證之
書不具備君按其目所徵求者悉舉畀之其通懷樂易如
此年五十患痰厥來年八月遂以死子獨應麟 顧廣圻
後序何寓庸堂所作顧君小傳藏書言之詳略吾徵諸所
聞則長洲張先生思孝每稱近世藏書當數義門爲吾郡
一宗又稱君傳錄之學深造義門室奧有類繼別致鑒密
而包羅廣出同時諸家上君歿家中落書佚出前卅年許
吾從兄之逵頗收得咸精確祕善無一俗本 錢大昕顧
桐井墓誌銘君諱應昌殿含字也桐井號也行第五又自
號五癡先世自金陵遷吳五傳至國本明季貢生私謚貞
孝先生者君之高祖也國學生階升其考也君生於雍正
乙卯卒年六十有二有子二人長毓甫繫季也 昌熾案蕘
圃南雅先生先生達而家書盡散矣 士禮居藏書題跋
記會稽三賦余所見三本一得諸顧八愚家一見諸顧五
癡家八愚五癡爲昆仲 又白氏文集跋東城顧五癡家
藏書甚富知余好之攜雖一鱗片甲亦自修爲奇寶因出
破書一束指示余曰此絳雲餘燼也余開卷知是宋刻白
氏文集述古堂中物也卷中燒痕尚在通冊又似經水溼
天下奇書何其厄於水火之甚耶 昌熾案潛研銘五癡
名應昌而何堂所作爲稱步巖二子曰毓應麟紙恉不合
豈複一名應昌耶又案蕘翁呂衡州集跋云余得諸顧五
癡家又云得諸碧鳳坊顧氏是五癡嘗居碧鳳坊矣其跋
湘山野錄乃云混堂巷顧五癡家有毛斧季校本蓋五癡
先居碧鳳坊後遷混堂巷今其後裔猶居舊宅余在海甯
查實甫孝廉處見舊鈔翠寒集每葉欄外有善耕顧氏文
房六字前有顧肇聲讀書記肇聲名楗官崑山令攻補城
沈冠雲有送顧補城序見果堂集又有擬父顧方水墓表
云君諱諷字方水祖國本縣學生擬潛研銘國本三傳至
階升則方水爲其從父而肇聲昆弟行也

藏書紀事詩卷四終

# 藏書紀事詩卷五

長洲葉昌熾

豐沛從龍諸子弟，水如注墨典流丹。汝陰戴率論精鑒，富察家藏敵納蘭。富察昌齡　袁枚

袁枚刑部尚書富察公神道碑：公諱傅鼐，字閣峰，先世居長白山，號富察氏，祖額色黍，子四人，大子慕騎爲驍騎漢輔　聖祖致太平。生公，公以刑部尚書職薨於家。子三人，長昌齡，官編修，有父風。公所居稻香草堂，有白雁峰、蒼峰、東皐、南莊諸勝，積書萬卷。　禮親王嘯亭雜錄：富察太史昌齡，傅閣峰尚書子，性耽書史，築謙益堂，丹鉛萬卷，錦軸牙籤，爲一時之盛。通志堂藏書，雖多其精粹，蔑如也。今其遺書多爲余所購，如宋末江湖諸集，多公自手鈔者，亦想見其風雅也。　李文藻琉璃廠書肆記：延慶堂劉氏，夏間從內城買書數十部，每部有曹楝亭印，又有長白敷槎氏堇齋昌齡圖書記，蓋本曹氏物而歸於昌齡。昌齡官至學士，楝亭之甥也。　平津館鑒藏書籍記：新刊名臣碑傳琬琰集，有長白敷槎氏堇齋昌齡圖書印。

湖上蕭疏鐵筆翁，種瓜結竹自爲傭。眼光偶向門攤射，戊削骨頭如老龍。丁敬敬身

杭大宗隱君丁敬傳：隱君名敬，字敬身，號鈍丁，自稱龍泓山人，家在候潮門外，鄰保皆野人也，釀酒貨鬻以自給，身雖備販未，嗜自異，顧好金石之文，窮巖絕壁，手自摹搨，著武林金石錄。性耽羅籍，家貧不能出重貲購買，門攤市集，眼光所注，無留良焉。小樓三楹，庋滿室，叢殘不復整理，皆異物也。有三子，健與傳，皆諸生，少子佺，亦能詩。　杜鄉韓朱丙咸焊硯識：丁處士敬身所贈，作歌報之，通客錢唐丁翰之，鑒裝術藝作者師相將，一片玉寶研，何似半卷詩囊衣。自杜唐丁翰之居，龍泓洞笠澤叢書，丁隱君敦云：華陽道士南游歸，手中半卷青囊衣，自言道客持贈我，乃是錢唐丁翰之。自余爲此詩，敬身遂自號龍泓館主。　仇養正懷丁鈍丁詩：龍泓居士真奇古，戊削骨頭如老龍，鐵筆獨傳秦漢法，搜碑終日在山中。

丹鳳梧桐別樹桃，花紅到武陵谿。寫生亦復含書味，泊海居然賸一籤。金檀星軺　孫可琛心山

嘉興府志：桐鄉金檀，字星軺，諸生，經史圖籍，靡不徧覽，好聚書，遇善本雖重價不惜，或假歸手鈔，積數十年，收藏之富，甲於一邑，所著有文瑞樓集、銷寒偶錄。　桐鄉文瑞樓書目序：東金明經星軺，自幼嗜古，好蓄異書，築文瑞樓以貯之。此書目十二卷，皆其所藏也。明經籍隸桐鄉，徒宅於斐東，其於桑梓之文獻，罔弗留意。康熙己亥，校刊貝清江集四十卷、程巽隱集四卷，後又訪購鮑徵士西齋集而不得，每以爲憾，其風雅可想見矣。　愛日精廬藏書志：皇元風雅三十卷，黃丕烈跋曰：書友獵來，驗其裝潢，是金星軺家故物，並由自壽齋藏書人家。　皕宋樓藏書志：載泉曾文貞公集，宋黃王跋曰：桃花塢文瑞樓藏元板元印，字畫精直，出松雪。又丁鶴年詩集，宋黃王跋曰：雍正丁未得竹垞藏本於吳郡桃花塢文瑞樓。　昌熾案：士龍居句曲外史詩跋：金心山爲吳庠生，寫物生動之趣，溢於楮墨。又梅花百詠跋：心山姓金名可琛，工文嗜酒，而晚善畫。又適饑錄跋：金心山，余友也，住郡中馬醫科巷，先世富饒，及身貧窶。又云：心山所居曰撫鑫閣。又云：吳友蕘跋郡中有貧士金心山，余數年前曾識之，不過相遇於歲科試場中，知其能文章而已。近心山病且死，書買以其家書籍求售，方知心山爲星軺孫，藏書之家，猶有自宜其幾編斷簡，亦多善本矣。據此諸跋，則星軺自斐東徙吳，初居桃花塢，後人中落，又徙馬醫科巷，桐鄉則其原籍也。其藏書余所見者，有文瑞樓、結社谿山兩印。

習池名士昔青衫，獨立蒼茫鬢影毿。幸寒灰逃小劫，江湖留得叢花刻。吳允嘉志上

兩浙輶軒錄：吳允嘉，字志上，號石倉，仁和人，有石甑山房詩。　碧谿詩話：石倉先生爲鄉里耆宿，嗜學好古，積數十年苦心，歿後故書散落人間，予在汪氏振綺堂見其手鈔書可數百冊，楷法醇古，望而知爲有道之士，其他散見於書賈求售者，不知凡幾。嘗見輯武林耆舊集，其稿在吳甌亭先生處，予每與何春渚、陳二酉談其餘，顧訪其後人，僉云不甚深知矣。後乙卯夏重客任城，訪知令嗣文思、孫漢提同客山左，皆業儒，文思曾中副車，事教某齋院。　石倉口占示兒輩詩：幾卷殘書幾畝田，祖宗相守已多年，後人莫死休相棄，兒輩而翁恨九泉。　厲鶚哭吳丈志上詩：斜廊綠筠處，倘想立蒼苔。自注：吳丈書齋有綠筠廊。　又題吳志上小像：我識石倉叟，長身比鶴癯，胥彩齒名士，白髮老猶夫。城市看花入，溪山載筆俱。襄陽習鑿齒，著述近來無。　夢甗題筆：南宋陳思刻江湖小集，曹楝亭寅藏有刊本，後歸郎總制廷極，藏諸臥內，不輕示人。幕客吳石倉曾得一見，郎捐館，遺命舉臥內書畫古玩盡昇諸火以爲殉。吳袖金數鋌，偵諸舉火人，潛以他書易之而出。吳得是書，寶愛甚至，後不知轉徙何所。乾隆壬寅，鮑以文獲見於吳門市中，許以百金，不售，因借歸校，家中對鈔，道過余家，於舟中舉示卷帙，完好靜氣迎人，洵數百年物也。　鮑以文詩：園寶爭新落，黃花江湖處處頻，才華祇須小摸紅羊劫，微幸寒灰六十家。自注：原刻一百二十家，名圖賓新編又三世，年傳眼趨致來好事，皆從出爐餘，後五百年重照眼，定知何處走蟫魚。　拜經樓藏書記：說學齋集有吳石倉州來氏藏書記二印。

燕市歸來得楚弓，古藤花下一尊同，厲樊榭日諸詩老同作新詩告殯宮。吳焯尺鳧　子城敦復　玉墀蘭陔

杭郡詩輯：吳焯，字尺鳧，號繡谷，錢唐人，有藥園詩稿。　陸消繡谷集注云：尺鳧書畫，凡宋雕元槧與舊家善本，若饑渴之於飲食，求必獲而後已，故瓶花齋藏書之名稱於天下。所輯能留錄，則紀所藏籍州也。家有古藤一本，構亭曰繡谷，自號繡谷老人，花時柔條下垂，如瓔珞，置酒高會，吟賞不倦。繡谷柳洲之秀詩云：武林吳氏號詩藪，亭子倚花名繡谷，雅集當時多勝流，寮吟選日倚書稱，皆紀其實，居在薦橋，厲太鴻詩所云詩入家住薦橋街者也。　又吳城，字敦復，號甌亭，錢唐監生，注云：甌亭爲尺鳧先生長子，承其先業，雅好聚書，舊藏所未備者，搜求校勘，數十年丹黃不去手。所居在九曲巷口，與振綺堂汪氏衡宇相望。　又吳玉墀，字蘭陵，號小谷，又號二兩，焯子，城弟，乾隆庚寅順天

舉人由太平教諭歷官貴陽府長寨同知有味乳亭集注
云乾隆間開　四庫館小谷恭進經部陸氏易解等九十
餘種史部四明它山水利備攷等二十餘種子部東宮備
覽等三十餘種集部李遐叔文集等三種　欽賜
御題　宸翰并　賜內府初印佩文韻府
全函一時傳爲盛事　吳城詩先君子舊藏許渾丁卯集
失去二十餘年余於京師重得之先子圖章宛然倘湍撫
今追昔因得長律三首予澤猶存小刧中金臺重購白城
東去來空自悲靈劫得失何須問楚弓風雨年年人代換
殯宮寂寞夢魂通九原不共殘編作淚眼摩挲蔵未終淚
灑天涯劍可憐放螢檢處須山川淚涼過眼雲煙錄停泊
浮沈書畫船燈火青熒如昨夢風簾點勘記當年縱橫私
印猶完好故物歸來信宿緣汗積芸籍破寂寥古香依舊
伴清宵拜經莫笑同癡嗜嚴覽何能慰腹枵檢校歸裝惟
筆研思量生計只漁樵江山風月誰堪主豈忍重經丁卯
橋　又趙昱詩故人繡谷翁素業今有後插架饒萬卷郎
君能密受昨歲賦北征目擊心慘淒一編手澤新故物爲
吾取歸來爲流詠父客若某某遺書重丁卯感嗇在癸丑
雲煙過眼聚散無乃偶身沈名自飛家聲學業久太息
丁索居賤老卯樊守五載京國游蹤避風塵走還將舊兩
尋室是人琴否瓶花坐空齋老屏延几隔憶翁耽典籍愛
護等瓊玖往往許假鈔校十得其九叢書精審過運管勘



不荷虧哉衣食謀勿爲飢寒論吾亦示兒曹制姬縷頁友
誠以浦公言三復頁不朽自注繡谷藏書頗矜惜不輕借
人獨許予鈔予所藏多繡谷亭本予偶得善冊先生見之
亦必取以勘定　又金志章詩樓居插架論萬籤丘車四
庫皆能兼丹黃一一手勘定部分續欠何精嚴就中名集
數丁卯架本最古心所恢何年一飛鳧羽化巧偷豪奪生
悄嫌六丁吳搜苦無計竹帳抱遺歸幽潛讀書纖緒有令
子手澤每念襟常霑驟車偶然適燕市轉紅撲面塵纖纖
朝閣邸舍打門急有客持售切翻閱衛公故物忽驚視悲
喜交集敬拜贈卷端題識認道墨左方印記留朱鈐阿護
定衆鬼神力黏流未受蟲魚殘採復購贖收雜搢百歲常

偶蝕嫌貪楚弓楚得足深慰摩挲繙玩忘飢饑弱歲靄腹
共什襲宛委秘笥同包裹攜歸陳書告先子水沈細炷方
銅甑孝思靈爽共感召丁部重入卯新谿熊熊日上吐光
氣南極果應星文占謝恩聘齡壽高詠妙處神味超酸鹹
同時題贈悉巨手雕章麗句益網羅惟余經年負夙諾苦
吟屢斷須髭拈鄂州有知應大笑笑我細碎徒詁詁不如
藉筆且藏拙靜看花影搖風簾　又厲鶚詩今人號知書
事簡效頗速摺摩盈尺編姓氏春官錄闕然紅天門高步
嘲病讀我友繡谷翁稚學恥徵逐蟲出叢中金虎卷購進
屋壁作賣見輒校勘辨反覆同心有數子率運乃到僕渠
成亦秦利借寫詩眼福蔣甯論深宵對榻就家塾待裝律
逮難散亡思並舊翁俄爲飛仙墓拱十年木有子能繼之
衣食自節縮蒐羅及叢殘更續西齋目昨去長安游闤市
淚滿匊詩題丁卯橋手澤喜重復紛紛紈袴兒膏粱果蘊
腹諒哉坡公言如倚几折足插架本無多易炊只供需簇
雲當一笑知勿恨雌伏
回首東書曾草堂深閉流涕對牀頭蹉跎四十年前事無限
心情感消腸　趙昱功千　弟信辰垣　千一清誠夫
鶴徵後錄趙昱字功千原名殿昂號谷林浙江仁和人貢
生著有愛日堂集注云千一清字誠夫能昌其家學　又
趙信字意林監生有秀硯齋吟稾昌熾案信字辰垣意林
其號　詞科掌錄意林與兄功千齊名稱二林　又祖晴
江東皐詩序谷林小山堂圖籍埒於融省益之以四明范
氏廣陵馬氏之借鈔加之以吳君繡谷亭之佽助旁搜博
討傾筐倒庋而不惜　全祖望小山堂藏書記谷林以三
十年之力耗稿書庫其鑒別既精而有弟辰垣好事一如
其兄有子誠夫好事甚於其父每一聞異書輒神色飛動
不致之不止其所蓄書遂甲於浙上自君之上至閣小
山堂來取書相戒無得留書過夕恐如齊文襄之待祖珽
也　又曠亭記谷林太君朱氏山陰襄毅公女係祁氏之
所自出祁公子東遷夫人取朱氏女孫育之以遣日鄧谷
林太君也方谷林尊公東白翁就婚山陰其成禮即在祁
氏東書堂中是時澹生堂中之牙籤尚未散東白翁心思



得之太君泫然流涕曰亦何忍爲此言乎東白翁默而止
蹉跎四十餘年谷林渡江訪外家則更無長物祇曠亭二
大字尚存蓋文敏公之書也乃奉以歸谷林藏書中亦多
澹生舊本欲於池北竹林中構數椽即以曠亭名之以志
渭陽之思以爲太君嘗娛豐之門戶　又小山堂祁氏遺
書記二林兄弟聚書得之江南儲藏家者多矣獨於祁氏
諸本則別貯而弆之惓惓母氏先河之愛一往情深珍若
拱璧何其厚也　谷林愛日堂集購得山陰祁夷度先生
文集又吳門王邵棠兒遺澹生堂藏書印章子齋祁氏書
僅數十冊年來欲廣收而未能也志感二首文獻江東倚
棠傳澹生堂記感餘篇貞惭宅相搜遺集更憶簃蜀恩昔
年忠孝成家惟習學兵戈換劫等雲煙黃金散盡貧猶樂
何惜初時裝訂錢繆書深印赫蹏光祁角精瑩水玉方四
庫標題千軼備一範爭抵百鎌强曠亭舊蹟荒園業遺像
猶虛曲水旁誰爲流傳王粲是令人丸念蔡中郎自注書
多爲梨洲先生所得又云曠亭額王冏殺爲夷度使君書
予昔年來過亭已傾圮歸棄屋角亟撤以歸欲於園中構
亭仍懸是額以誌景仰　趙東潛重摹曠亭記曠亭者王
百穀爲夷度使君書明社既屋曠遷谷變有以此扁來售
者先徵君輸米四石易之欲構亭於竹間而力不能就今
七父篤念太君築室三楹於古香書屋之傍命弟天庚更
書而顏之昌熾案曠亭額全謝山記謂董文敏所書當以



谷林詩東潛記爲正　碧谿詩話谷林先生同時吳尺鳧
亦好藏書每得一異書彼此必鈔存互爲校勘數過識其
卷首小山堂畫印牙章精篆神采可愛先生卒後悉載歸
廣陵馬氏比部與先生爲僚婿盡借其善本錄副以
藏子館比部家十數年見先生校書跋語知先生點勘之
精
竹西觴詠街南屋簾幕春深樂飛科論定異書刪滿龍陶然
同醉碧山樓　馬日琯秋玉　日璐佩兮
梳世駿馬君墓誌銘君諱日琯字秋玉號嶰谷祁門人祖
承運始家於揚考謙生君及季弟曰璐舍四方名碩結社
韓江人比之漢上題襟玉山雅集著詩十卷今所行沙河

遺老集是也春秋六十有八卒無子以曰璵子振伯爲後
　鶴徵後錄曰璵字佩兮號半槎有南齋集注云馬氏小
玲瓏山館儲書之富著於東南半槎與兄嶰谷並擅清才
耽翫墳典不僅充叢獵之資吾浙如樊榭堇浦樹山諸先
生咸主其家竹西觴詠之盛於斯爲最　全祖望叢書樓
記揚州馬氏嶰谷半查兄弟居之南有小玲瓏山館園亭
明瑟而巋然高出者叢書樓也迸疊十萬餘卷予南北往
還道出此間苟有寓留未嘗不借其書而嶰谷相見寒暄
之外必問近來得未見之書幾何其有闕而未得者幾何
隨予所答輒記其目或借鈔或轉購窮年兀兀不以爲疲
其得異書則必出以示予席上滿斟碧山朱氏銀槎侑以
佳果得予論定一語卽浮白相向方予官於京師從館中
得見永樂大典萬冊驚喜貽書告之半查卽來問寫人當
得多少其直若干從臾予甚銳予甫爲鈔宋人周禮諸種
而遽罷官歸途過之則屬予鈔天一閣所藏遺籍蓋其嗜
書之篤如此　姚世鈺叢書樓銘重屋翬棟叢書於閒經
史子集搜羅斟酌學古有獲非託空言維孝友于奉以周
旋三才一貫百行同源藏書種子此爲最先鉥瞻高樓遙
歸陳編我揭斯義如日中天厲鶚所謂過者式焉　沙河
逸老集街南書屋十二詠其叢書樓云下規百弓地上著
千載文他年親散帙慨悵豈無人　又南齋集詩卷帙不
嫌多所重先皇墳借哉飽白蟫撫弄長欣欣　何琪小玲
瓏山館觀汪雪礓所藏宋刻江湖小集詩我來廣陵三月
半篋萬家家飛紫藏城東有園春尙賒芳樹初飄花一片
主人嗜古兼耽吟歐趙風流今再見朝來示我詩一編睦
親坊刻此爲冠冕藤蔭裏年開函稀觸古香紛撲面
千年樹根化爲蠨米伴碧蔚三萬鐵誰向西州一灑淚恨君
更及趙東潛　王德溥容大
杭郡詩輯王德溥字容大號瓣和錢唐諸生事親至孝嘗
幽籬十歷寒暑陸微依飛爲畫植松圖以寄哀先是其父
鈞字馭陶耄年歸里闢巷素園以自娛樹石池館之勝甲
於里中瓣和喜聚書又築寶日軒爲藏弆之所縹冊古槧
充切其中　又王曾祥茭賓食貧力學儲錄不給嘗假館

繡谷吳氏小山趙氏壽素王氏皆藏書家裝潢左右采獲
益肆力爲古文詞　又汪興毅字穎齋號松谷又號小蘿
晚號幻香仁和人爲趙誠夫之甥王谷人之女孫壻以末
得親炙爲憾嘗於春草園覓曠亭額不得歎曰昔趙氏爲
鄘氏外孫藏書大半歸之後得此額構亭以存其傳今趙
氏書籍散佚而王氏蒼茶閣所藏亦復蓉落余不能珍弆
繼起爲可愧耳　昌熾案趙和集中有過西馬塍市見樹
根遍肯三足蝦蟇擬成短篇云千年樹餘盤根化爲蟆可
長存入市相逢貝得歸摩挲拂拭忘朝昏蝦蟇如虎撐雙
目似躍兩足一足蹲背上疵磊長肉芝疑有熒煌之光如
吐吞　全祖望題王收陶耕讀圖高凜屯紅粒香芸繞碧
廚
學究青雲別有梯行疏幅廣字難摸若言宋本皆精妙偏有
麻沙出建溪　杭世駿大宗　汪一之
鶴徵後錄杭世駿字大宗號堇浦浙江仁和人雍正甲辰
進士由浙江總督程元章薦舉授編修著有續禮記集說
金史補史漢北齊書疏證續方言詞科掌錄榕城詩話道
古堂詩文集注云先生歸田後自號秦亭老民與里中耆
舊及方外之侶結南屏詩社　蒲褐山房詩話先生以言
事罷歸沈文慤公送之有何云鄰翁旣雨談耕築新婦初
婚議蠶桑借之也先生有十子自第八子賓仁外餘皆
下世　王曜道古堂集序堇浦於學無所不貫所藏書擁
楊積几不下十萬卷堇浦枕藉其中目睇手纂幾忘晷夕
聞過友人館舍得異文祕冊卽端坐默識其要　道古堂
集補史亭記杭子疏證北齊書旣畢越明年乃補金史先
入庀屋積有餘材營度後園規爲小亭窗櫺疏達高明有
融乃徙先世所遺藥籍凡有關涉中州文獻者悉置其處
願榻長几手目批畫擱有聞明輒下鐵記　又欣託齋藏
書記汪子一之性無他嗜壹意於蒐錯補其遺脫正其譌
繆儲書旣多鑒別尤審又云宋刻南漢書板縮而行密字
畫活脫往有遺落可以補入此卽所謂宋字也汪文盛猶
得其遺意元大德板幅廣而行疏鍾人傑陳明卿輩稍稍
小之今人錯呼爲宋字拘板不靈而紙墨之神氣消矣今

之裝書以求售者翕稱宋刻不知卽宋亦有優劣有大學
本有漕司本有臨安陳解元書棚本有建安麻沙本而坊
本則尤不可更僕數靑雲梯錦繡段皆成於臨場之學究
而刻於射利之賈豎皆坊刻也不謂之宋刻不可也五十
年以前曾與吳繡谷趙勿藥兩君斷斷切究之自矜以爲
獨得之祕一之卽能發吾覆而嚀吾藏可不謂之夙有神
解乎欣託齋有山池之勝一之藏書其中卽藏書於其中
積卷至二十萬有奇可謂富矣　拜經樓藏書題跋記宋
本前漢書仁和朱朗齋跋云武林汪氏有振綺堂爲藏書
之所與同郡諸藏書家若小山堂趙氏飛鴻堂汪氏知不
足齋鮑氏瓶花齋吳氏壽松堂孫氏欣託山房汪氏皆相
往來彼此互易借鈔借校因得見宋槧元鈔不下數百十
種然其中關繫經史之大者無多惟欣託山房有魏鶴山
儀禮要義一部爲經學失傳之本
査浦查田有典型浩陵留共片氈靑吳山家近忠淸里燕市
闈鄰接葉亭　沈廷芳畹叔
鶴徵後錄沈廷芳字畹叔一字萩林號椒園浙江仁和人
由兵部侍郎楊汝穀薦舉除庶吉士官至河南按察使著
有隱拙齋集　昌熾案杭大宗有隱拙齋銘沈果堂有隱拙
齋記果堂又有沈公墓表云仁和沈公以乾隆十六年十
一月壬申葬其縣皋亭山公子廷芳請表其墓公諱元滄
字麟洲以副榜貢生進經籍　聖祖仁皇帝命入武
英殿書局康熙六十年授文昌縣　全祖望送沈萩林之
蘇州引康熙中葉暨官查氏之詩鼓動一時萩林尊公文
昌君爲聲山翰事愛壻焉事下世查田諸老相繼歸里而
風流驟起門戶嶄新文昌亦愼道吏議萩林崎嶇患難藏
書星散　滕陰雜記接葉亭在燕劫胡同乾隆丁巳沈椒
園侍御寓此徐惡齋以丹鵰詩云琳休論上下齋各占西
東詩派追初白宦情共顏紅　楹書隅錄黃先生大全文
集五十卷後有跋云黃山谷集南宋刊本吾家世藏宋本
僅留此種是可寶也子孫其善守之乾隆壬戌除夕曝拙
翁廷芳志各冊有查昇之印仁和沈廷芳字畹叔一字萊
圃古柱下史古杭忠淸里沈氏曝書齋藏書印據此書甚

不易遺子孫弗輕棄等印先生爲蕺山宮詹外孫是書乃查氏所藏而後歸沈者世無二本洵至寶矣

獻褒典畫典遺書且訪監倉策蹇驢如此長安居不易猶分隅倚苦鈔胥　全祖望紹衣

鮚埼後錄全祖望字紹衣號謝山浙江鄞縣人乾隆丙辰進士改庶吉士散館外補假歸著有鮚埼亭詩文集注云先生有兄祖謙六歲殤太夫人哭之哀忽夢曰吾當再來稱之後十年生先生亦患甚故小字曰補　嚴可均全紹衣傳性好聚書弱冠時登范氏天一閣謝氏天賜閣陳氏雲在樓遇希有之本輒借鈔昌熾案謝山有讀吳草廬春秋纂言云鈔之同里陳同亮處士家此即雲在主人陳小同也　鮚埼亭集雙韭山房藏書記予家自先侍郎公藏書大半鈔之城西豐氏其直牙簽滿篋賜書亦多所冊阿育王山房藏本者也侍郎身後歸於宗人公之手以其爲長子也先和州公僅得其十之一宗人子孫盡以遺書爲故紙權其斤兩而賣之無一存者先宮詹平湖齋亦多書諸孫各分而有之遂輦復集和州春雲軒之書一傳爲先應山公再傳爲先曾王父兄弟日積月累幾復阿育王山房之舊而國難作里第爲營將所據見有巨庫以爲貲也發視皆書大怒付之一炬先贈公役徒山中稍稍以束脩之入購書其力未能購者或手鈔之先君偕仲父輒以鈔書作字課已而予能舉楮墨先君亦課以鈔書吾鄉諸

書五

世家遭亂書籤無不散亡吾家以三世研田之力復補五萬卷之儲胥其亦幸矣雙韭山房者亦先侍郎之別業在大雷諸峰中今已摧燬而先贈公取以顏其齋者也　又春明行篋當書記予年來陸走軟塵水浮斷梗家書五萬卷中常捆載二萬卷以爲芒屩油衣之伴舟車過偪日稅司諸吏來胠篋者如虎一見索然相與置之而去雍正癸卯留滯長安米貴居大不易不能不出其書質之適監倉西泠黃君聞余之有是舉也請歸之於其鄉黃君之鄉與予有十里之遙過此以往蕭晨清暮偶有攷索策蹇驢而爲剝啄之聲者非予也邪雖黍之請自此殷矣　謝山年譜乾隆元年先生入庶常館借永樂大典讀之鈔高氏春秋義宗荊公周禮新義曹放齋詩說劉公是文鈔唐說齋文鈔史氏輿地尚書周禮論語解袁正獻正肅文鈔永樂寧波府志皆世所絕無而僅見者昌熾案先生鈔永樂大典記見鮚埼亭集外編

太卜三夢先致觭鄞人訟鹿更迷離撥灰縮帕何須爾轉瞬鐘鳴欲發時　董熜謂瑄　董鑫舟鑄范

兩浙輶軒錄董熜字謂瑄一字訥夫烏程人諸生雍正甲寅薦博學鴻詞著南江詩文集陳世修序略曰謂瑄沈靜嗜學家富藏書又嘗游其外王父曹秋岳先生之門倦圃所藏人間不經見書謂瑄獨窺之故學有原本昌熾案倦圃之婿名師植字聖衣一字扮園烏程諸生亦見輶軒錄

書五

張鑑夢好樓記周官太卜掌三夢而列子六候與經不異三曰思五曰喜其爲氣詳於藏則有餘於內不足於外一也里中有沈默之士曰董子鑄范讀書志古不慕榮祿於書靡不窺而猶病其藏家之少闕市之蔑頼其所居之樓曰夢好棐几竹榻百城南面以寄其探愛篤嗜之思又云自宋歐陽氏信窩然日本古文之說而後之託安國孝經以暨毛漸三墳豐坊僞詩不一也以予之夢其必撥灰縮柏神遊域外將趂鯢乎皇侃論語義疏七經孟子攷文之足貴不大快歟　又云余疑在瑯嬛仙館校文瀾閣未收之書得百有數十種皆非世所經見心欲鈔其副而苦無力然則余之校不過一夢而予今之夢又焉知不爲得鄭人之鹿者耶鑄范名鑫舟烏程人爲余同年雲帆先生子世業舊姓近見其藏書目所得蓋不少矣遂爲之記

咸豐已作君山劫流電飄風不再來幾等胥田花乳癖閉門三日泣瓊瑰　王蘧載揚　楊復吉列歐

蘇州府志人物傳吳江王蘧字載揚平望人好爲詩初業賈未嘗廢書嘗獨修洪橋本見之橋口遂遂游京師乾隆元年薦舉博學鴻詞罷歸好蓄宋板書青田石印章有友借觀誤墮地碎垂泣三日其風趣如此　又楊復吉字列歐乾隆壬辰進士歸班需次年未及壯好聚書王鳴盛深推服之　遜志堂雜鈔余好藏書借鈔於盧抱經學士王西莊先生燕吳槎客明經楊列歐進士　昌熾案列歐所著有夢闌瑣筆云宋汪彥章浮溪文粹明初板用繭紙印後附羅鄂州遺文二篇乾隆庚辰購之張太史復持後人又周霽青石初集較他本多幾倍雍損持先生任興國時所鈔壬寅歲鮑淥飲遺訪見而愛之余因持贈後有元文選之役向淥飲索之久歸以報存亡不可必矣

饑甚不惜度金鍼字字書林廣右箴三折肱爲醫國手廣長舌是佛家心　孫從添慶增

稽瑞樓書目春秋經傳類求十二卷邑人孫從添過臨扮同撰從添字石芝好聚書　黃丕烈藏書紀要跋孫慶增所藏書余家收得不下數十種其所著述則未之聞也此藏書紀要言之甚詳且備蓋亦眞知篤好者孫公去世未遠周丈香嚴幼年曾見之時已七旬餘兼善醫術其所藏書鈐尾一印曰得者寶之殆守人亡人得之訓耶　藏書紀要自序余無他好而中於書癖家藏卷帙不下萬數雖極貧不忍棄去數年以來或持券以歸所見或攜筐以誌所聞念茲在茲幾成一老蠹魚矣同志欲標其要竊不自量紀爲八則其當與不當質有識者諒之虞山上善堂慶增氏孫從添筆

海東書獻隱廛市舊聞掌錄七綜鎔登樓俗士頻過駕此是龍門百尺梯　魚元傅虞巖

同治蘇州府志魚翼字振南自號烏目山樵明國封守侃九世孫　又魚元傅字虞巖翼子素嗜書尤好金石文寫

書五

巖經壑手自摹搨　許行健海虞詩苑略序天池山人魚君振南負才而隱於市廛性喜書善鑒別古書眞贋　又王應奎序魚翁以廉吏子孫所居臨街小樓收藏古今名蹟甚夥俗子請觀者拔梯不令上有吾子行之風撰海虞畫苑略未竣令子虞巖續成之　顧鎮魚虞巖墓表君諱元傅字虞巖常熟人既析爨爲昭文人世篤孝友君性嗜於世少所可獨嗜書雪鈔露纂矻矻不少休尤熱於里中掌故凡寸縑片紙爲鄉先輩所遺者寶護如拱璧至一樹一石並識爲某家物其變遷易主曲折原委如數家具君坐臥一小樓嘗爲余言魚氏居此閣十四世矣卒時在乾隆三十三年十月初四日年六十五　鐵琴銅劍樓書目

書齋夜話四卷石田雜物錯雜虞嚴閣止樓又幽清有別有魚東川藏書記　持靜齋書目對書二卷魚元傅手鈔有魚東川藏書印

元螺嗅窗日卓午當風散書書有椎抱書太息得者誰但願生逢晁公武　顧士榮文斛

鐵琴銅劍樓書目詩式邑人顧文斛藏卷首有臣榮之印又吟窗雜錄亦文斛所藏文斛名榮居邑之梅里頗詩人也昌熾案文斛名士榮與王柳南同訂海虞詩苑其舉書有感云元螺嗅蘂鳳尋嚼庭前木晴窗白晝長赤日盛炎焰不眠傲蕉泉且拋殘編暴芸識當風散衣魚隨手撲破損感年深校閱憐毫禿不惜頻搬勝不辭胝手鈔詒人未全貧難賄尚連屋世緣已漸忘愛此猶骨肉身後無可授生前不能籌屈指三太息將入阿諛目有聚應有散此理籌之熟自笑尚忘疲檢點仍歸置

杭州壽松堂孫氏蘇州壽松堂蔣氏同在乾嘉全盛時各闢小齋貯經史　孫宗濂栗忱　子仰曾　蔣光熹步蟾

杭郡詩輯孫宗濂字栗忱號隱谷仁和人乾隆甲子舉人注云隱谷一試春官不見收遂息影鄉里構堂曰壽松藏書數萬卷以枕葄爲樂年四十三而歿一時士論惜之杭世駿孫隱谷傳隱谷未嘗一日廢書庭有嘉樹築堂名壽松廣儲羣籍有友六七人皆高岸無凡情時來偃息拜經樓藏書題跋記宋本前漢書仁和朱朗齋跋云壽松堂孫氏有温公通鑑一部較外間明刻本多增所未備抑有補於史學　四庫提要乾隆三十九年五月十四日奉

上諭今閱進到各家書目浙江吳玉墀孫仰曾汪汝瑮俱藏書舊家每人散給初印之佩文韻府一部以示嘉獎　昌熾案仰曾宗濂之子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樗菴臨安志六卷簡莊賦詩云關心志乘無全帙屈指收藏又一家自注同郡孫氏壽松堂藏宋本乾道臨安志三卷又東京夢華錄十卷瀋溪蔣氏散出爲壽松堂孫氏收得宋治甲子刊本每葉十六行行十六字　又西谿叢語壽松堂蔣氏有錢遵王校本又有一舊鈔本　莫氏宋元舊本書經眼錄四書集注宋本鴻城蔣懷堂珍藏蔣氏跋云曾王父諱升謙字步墉一字惠堂又號采若南宋希魯公之二十世孫世居吳淞之鄧渚村公自幼厲志蒐書早歲有聲庠序後遷入城蕭家巷辟鏡古齋藏書多宋槧本郡守魏石蘇公重刊魏公譚訓稱壽松堂蔣氏宋本校刊者即公所藏也同治丙寅仲夏培澤敬識

握手城東問紀羣弟兄父子並能文助書難似孫深柳館松聲坐水雲　汪憲千陂　子汝瑮坤伯　瑜季懷　璐仲連　孫誠孔皆　曾孫遠孫久也

杭郡詩輯汪憲字千陂號魚亭錢唐人乾隆乙丑進士官刑部陝西司員外郎有振綺堂藁注云魚亭性耽蓄書有求書者不惜舉價購之點注丹黃矻矻不倦乾隆三十七年　詔求遺書其長君汝瑮以秘籍稱進　御題曲洧舊聞書苑菁華二種　恩賜佩文韻府一部文綺二端足爲海內書學之儒勸矣　又汪汝瑮字坤伯號滌原憲長子有北窗吟藁　又汪瑜字季懷號天潛憲季子子初字彝人邑諸生　又汪璐字仲連號春園憲子乾隆丙午舉人有松聲池館詩四卷　又汪誠字孔皆號十村璐子乾隆甲寅舉人刑部主事注云十村篤志稽緗無他嗜好先世藏書最富而未有書目因取所藏書編分四部詳攷撰者人並注明得自何本閱歲而成凡書三千三百餘種計六萬五千卷　又汪遠孫字久也號小米誠子嘉慶丙子舉人候補內閣中書注云小米溺苦於學盡發先世藏書羣之所著有詩攷補遺國語攷異發正古注漢書地理志校勘記借閒生詞購別業於水磨頭曰借閒小築因自號借閒漫士　又汪適孫字子惠誠子　陳奐師友淵源記小米家有四世藏書振綺堂目甲於浙右卒年僅四十有三弟適孫字亞虞卒年四十邁孫字少洪卒年四十六　胡敬內閣中書汪小米傳孔皆公以君之嗜學也病中指檢書示曰他日以畀汝君著書務爲根柢之學子一留撰　陳用光振綺堂書目序余來杭州聞汪舍人遠孫家藏書甚富借觀其目舍人既以臨安志見贈並索爲目錄序舍人之藏書分經史子集爲四部部各有子目而所攷證其書之佳否眞僞及得書之緣起自注於上方甚詳且秩然有條理也　鮑廷博輓汪魚亭比部詩整牙籤萬軸陳林閒早乞書身種松漸真龍鱗老埋玉俄驚馬鬣新詩白傅聲欬有素丹黃手澤借還頻西風誰送山陽笛偏感春明似宅人自注先生既捐館余尚向鄴架借書　龔自珍雜詩振綺堂中萬卷書乾嘉九野行誰如季方玉粹元方死握手城東問蠹魚　張廷濟題汪小米松聲勘書圖校書難比著書難深柳猶傳叔然難得水雲今健者更搜文字到虞前自注校書難比著書難孫隱谷侍御自題深柳勘書圖句

集注標題五百家此風作俑自麻沙東坡居士如相見捧腹難禁鼠貌唯　馮應榴星實　弟集梧軒圃

嘉興府志桐鄉馮應榴字星實浩長子乾隆辛未進士江西布政使　又馮集梧號鷺庭浩少子乾隆辛丑進士授編修　湖海詩傳集梧字軒圃有貯雲居藁　蒲褐山房詩話鷺庭多藏書精校勘嘗刻元豐九域志杜樊川詩注惠定宇後漢書補注　潛研堂文集星實先生沈酣於東坡詩者有年又得宋槧五百家注元槧百家注舊本參以施注殘本稽其同異而辨正之　昌熾案唐杜韓柳集亦有五百家注皆坊肆射利者所爲不足重也翁覃溪復初齋集有麥蘇草堂歌爲馮星石少卿賦張叔未桂馨堂集有馮星實麥蘇草堂圖詩爲金芸舫森賦　拜經樓藏書題跋記馮星實太史補注蘇詩屬其戚項根堂從余借宋刻王狀元蘇詩不意爲中閣故馮刊所引王注亦多不全未免遺憾

蘇帖蘇詩共一龕寶蘇室願學蘇庵倚屋笠屐曾相訪一笑燈邊到粵南　翁方綱正三

先正事略翁先生名方綱字正三號覃溪順天大興人乾隆十七年進士由內閣學士左遷鴻臚卿嘉慶十九年重預瓊林宴　賜二品卿銜時年八十二矣又四年卒先生精心汲古宏覽多聞嘗得宋槧蘇詩施顧注本因以寶蘇名其室自爲補注　復初齋文集寶蘇室研銘記予年十九日誦漢書一千字明海鹽陳文學輯大也文學號蘇庵則願以蘇齋名書室竊附私淑前賢之意戊子冬得蘇書嵩陽帖癸巳冬得蘇詩施顧注宋槧殘本益發奮自

易於蘇學始以寶蘇名室　又拔公笠屐象贊此象繪於粵東時甫得嵩陽帖數一載之煙蓬後廿七年供於蘇齋之中乃得徵松屏贊與施顧集注共香篆而交玉虹浩乎襟袖大海長風　又跋李雁湖注王半山詩云同年盧抱經借錄予昔年得宋槧施注蘇詩今得借鈔李注王詩皆宋本之未經後人删亂者而又皆是殘本事之相合有如此　又詩集買得蘇詩施注宋槧殘本卽商邱宋氏藏者

國初海虞有二本其一虞歲成六丁維時獨商寶晉叟把卷凭闌看飛熒宋元舊本鏤文第獨此未及傳模型可憐醴泉化度法瑤臺戍削留縛婷也是閻翁痛著錄不得再覩胸臆箸一朝東吳故家得四十二卷重扞青黃州判官有舊夢笠屐圖子本丁甯由僕篇忽上客補東廡徐澄吹竽譏衛蓋點鼠到潛朵眾目特讀查田塵江南青手費影寫擬拾想象於奇零施注實維施顧注施家蘇學詒過庭紹興甚歲嘉泰歲雅東板出倉曹慮譔稚楷書作佳話湖州詩獄此又經石鼓文與會稽志同時校槧新勢硎雕陵先生世負識要以土蝕成青粹卷前惜闕譜及目世間僅此鳳與星遒者又得顧禧集文字聚合遐精靈重開此本倘異日敢任嘉穀滋蝗螟摹公書帖奉公象笑被亭長爨杜亭我當焚香日望拜公予斑節來雲耕自注宣和閒禁蘇氏文字學者私記其書曰毗陵先生　自題三萬卷齋笑論架插鄴侯籤已愧湖州目錄兼秀水麟寫八萬擬黃甘字孰兩行孫漢碑草草傳洪适宋槧寥寥拜予贈化度銘圖墓范老賜書樓印敢輕錆　蘇齋惜抱軒詩集翁覃溪學士出示所得宋雕本施注蘇詩舊藏宋中丞家者欣賞無已乃次韻九詩韻茲晨招客爲看書來似鴻儔飛撲撲雌鵲逹有嘉泰字數藏近與商邱較蘇詩傳世幾千首高語去天員一握當年獄案可悲傷他日注家還齧蝕此編晚出施顧手叢禁正解東南角後來補闕更何如虎賁雖任中郞逃耽詩變古皆結習計短衡長非大獲曾儕富貴書何厚甘典衣裘穆可捉予贈自是千載人學士堂比無心學佳本與公吾亦欣卬門會辯來觀數　其藏印曰蘇齋墨緣曰蘇齋眞賞曰秘閣校理又有　恩加二品重讀獨林一印內閣學士翰林侍讀學士一印

月蝕盧仝鄰舊題抱經分時浙東西金峨玉几靑匡宅學士姚江近會稽　盧文弨紹弓　盧靑厓

翁方綱抱經先生墓誌銘公姓盧氏諱文弨字紹弓號磯漁又號檠齋晚更號弓父抱經其堂額也人稱曰抱經先生乾隆壬申一甲第三人進士官翰林院侍讀學士生於康熙丁酉六月三日卒於乾隆乙卯十一月二十八日子男四慶詒武謀慶臚慶錄　嚴元照書盧抱經先生札記後先生喜校書自經傳子史下逮說部詩文集凡經披覽無不丹黃卽無別本可勘同異必爲之釐正字畫然後快愜之至老愈篤自笑如猩猩之見酒也　錢大昕盧氏羣書拾補序抱經先生精研經訓自通籍以至歸田鉛槧未嘗一日去手奉廩修脯之餘悉以購書遇有祕鈔精校之本輒宛轉借錄家藏圖籍數萬卷手自校勘精審無誤自宋次道劉原父諸公皆莫能及也　金姓題盧紹弓編修檢書圖盧郞溫溫乃如玉獨有校勘嚴仇讐目勞手倦苦相角授經餘力鬭須偷別當退食百城擁縱橫穿穴貪旁搜辭宛轉蛇赴壑得鸛擊曳魚銜鉤後先佐證每連逮新舊通貫期畢收時時堆書積雙肘正似獺祭陳沙洲

錢大昕抱經樓記四明古稱文獻之邦宋元之世攻媿樓氏清容袁氏藏書之富甲於海內明代儲藏家則有天一閣范氏而四香居陳氏南軒陸氏次之然聚多易散唯范氏之惜歸然獨存浙東西故家莫能逮焉盧君靑厓詩禮舊門自少嗜學嘗古尤善聚書遇有善本不惜重價購之濶朋舊得異書宛轉借鈔晨夕讐校搜羅三十年得書數萬卷爲樓以貯之名之曰抱經蓋取昌黎贈玉川子詩語也曩余在京師與君家召弓學士游學士性耕介與俗多忤而於余獨有水乳之投學士藏書萬餘卷皆手校精善而以抱經自號靑厓與學士里居不遠而嗜好亦略相似浙中有東西抱經之目茲樓之構修晨闢架皆摹天一閣而子孫又多能讀書者日積而月益之固俾范氏專美於前是所望也　兩浙輶軒錄補遺倪象占字九山象山優貢生著有靑櫺館詩館鄞城盧靑厓家盧氏有抱經樓藏書數萬卷九山俱經手校乃作抱經樓藏書記一篇石刻行世

頳面何憂脂藥錢且據宋槧及唐鐫手持舊櫝飛雄辯玉屑霏霏落四筵　蔣宗海春農

宋元以來畫人姓氏錄蔣宗海字春巖號春農丹徒縣人壬申進士官內閣中書工詩能篆刻又善丹靑著有春農吟稾　翁方綱蔣春農文集序乾隆壬申進士以古文名家者二人，姚盧紹弓丹徒蔣春農紹弓之文得力於校勘諸題貫串百家每聯几賦詠紹弓起步庭中以手自拭其面同人笑曰此君胸中剖別同異省卻頳面脂藥錢耳而春農每來座中手舊櫝扶辨攝飛有與商古籍者則屈指唐鐫宋槧某書某相國某尚書某家鑒藏某帖如貫珠如數家珍問者各得其意以去而春農雜以諧謔初若不經意也　嚴宗泰月滿樓集讀蔣春農舍人詩丁卯備遺偶拍船爲問幽徑敞芳筵注云庚寅過陶招飲椒馨閣王夢樓鮑雅堂同集　楊復偶錄宋本大戴禮記揚州題氏藏書

轉非口吃著說林校讎七略似劉歆山河抱影談何易一見公羊涕不禁　紀文達昀

朱珪協辦大學士禮部尚書紀公墓誌銘嘉慶乙丑二月協揆獻縣紀公薨於位其冬公子汝傳將奉柩來請銘按狀公紀姓諱昀字曉嵐一字春帆晚號石雲乾隆甲戌進士辛卯開　四庫全書館公實總其成筆削考核定爲全書總目粲然巨觀　又五老會詩文達一首云宗伯河間姥口吃會著書沈樓四庫閒提要萬卷餘抑揚百代上浩博備錙銖是爲脈望蠹神仙吞丹符　李文藻琉璃廠書肆記鑑古堂韋氏頗曉事而好持高價予房師紀曉嵐先生買其書實數千金　文達閱微草堂筆記趙淸常歿子孫鬻其遺書武康山中白晝鬼哭何所見之不達邪余嘗與董曲江言大地山河佛以爲泡影區區者復何足云我百年後儻圖書器玩散落人閒使賞鑒家指點摩挲曰此紀曉嵐故物是亦佳話何所恨哉　又云嘗見媒媼攜玉

佩數事云某公家求售外裹殘紙乃北宋槧公羊傳四葉
爲倒裝久之
蓋類何如薛尚功鐘鼎中打本一千通懷箬犬豕庸非酷得失
何妨等趣弓　王昶德甫　王鳴韶鶴溪
漢學師承記王先生昶字德甫號述庵一字蘭泉又字琴
德江南青浦人乾隆甲戌進士官刑部侍郎　東湖叢記
王述庵司寇有一印云二萬卷書可貴一千通金石備購
且藏剷勞嗣顧後人勤講肄敷文章明義理習典故兼游
藝時從齊勿廢置如不材敢賣棄是非人犬豕類屏出族
加譙箠述庵傳誡　鐵橋漫稿書初學記校本後嘉慶初
王蘭泉少司寇得宋板大字本余取徐本勘之得互異字
累萬　楹書隅錄宋巾箱本春秋經傳集解向爲青浦王
德甫先生所藏後歸揚州汪孟慈　錢大昕鶴溪子墓誌
銘君姓王氏名鳴韶字鶴起自號鶴溪子西莊光祿之弟
生平喜鈔書所收多善本　又跋薛尚功鐘鼎彝器款識
其墨蹟元時爲謝艮齋所得有周公瑾趙子昂柯敬仲周
伯溫幹克莊遠跋善王止仲諸人題此本乃明人就墨蹟
影鈔者故行款字體俱不失眞舊藏虞山錢氏今爲王鶴
溪得之
鄭馬鴻都起退靜千秋斷簡勞龍威埽除脈望開吟舫一樹
椒花悵落暉　朱筠竹君　子錫庚少河
朱珪先叔兄墓誌銘公諱筠字竹君一字美叔號笥河順
天大興人考諱文炳生珪兄弟四人伯兄堂仲兄垣其次
公行五珪其季也乾隆甲戌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
以翰林院侍讀學士視學安徽時　上方詔求遺書
公奏言翰林院庫貯明永樂大典中逸書宜加采錄
上覽奏異之下軍機大臣議行　四庫全書得之大典
中者五百餘部皆世所不傳次第刊布海內實公發之也
公聚書數萬卷種花滿徑來請謁者不拒致古著錄躬日
夜不倦卒年五十有三子二長錫卣次錫庚　又和竹君
兄詩前朝大典書萬部誰收散佚言歸　至尊清聽
元露翳木天輯墳典鄭馬起退靜斷簡勞龍威高功題鳳
屏遂成千秋竊何惜一官冷　又聞竹君叔兄歸寄懷詩

挾策亡羊忙底事埽除脈望曉書頻　又題椒花吟舫圖
椒花吟舫誰創修笥河先生此息游十年冉本手灌植一
時過從樊張儔又云少河抱書志肯構埽除三徑芟蕪穢
椒馨花開一俯仰棠棣雖遠尚可求　先正事略先生子
錫庚字少河乾隆戊申舉人讀書好古精左氏春秋能世
其學　楹書隅錄宋本薛陽居士集有少河跋云乾隆庚
子之夏正陽門外不戒於火遍邇里居是書與家藏百衲
本史記倉猝中同爲胠篋持去余百計鉤稽始還青氈神
物護持定非偶然有大典朱氏竹君藏書之印笥河府君
遺藏圖書錫庚閱目椒花吟舫各印
識得單行吳志本不妥善眩等黎軒可愛可喜斯文種一老
憖遺天壤閒　馬錫瑱仲濤　子瀚瀛
昌熾案仲濤先生住閶門外馬鋪橋一號荷塘又號香嚴
居士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孝古齋送來吳志宋槧本始
猶惜是未全之書及閱其目錄牒文有一卷至十卷分爲
上秩十一卷至二十卷分爲下秩并載中書門下牒一通
乃知此書非不全者汲古述古兩家書目皆載有吳志二
十卷特世人不知耳明日訪海寧陳君仲魚借其津逮舫
同至水月亭訪周丈香嚴香嚴藏古書爲吾儕巨擘曰此
爲專刻無疑未見書之必歸於讀未見書齋何巧乃爾相
與談笑而別　又跋少監文集有翰林國史院官書朱印
香嚴所得壬申五月十一日爲余五十賤辰以是書贈札
云尙是宋板宋印且有元官印可寶聊以當祝香嚴喜藏
書今年已七十外知余有同嗜蹤跡甚密余每購一書必
往借所藏祕本證之二十年來可爲同志之友抱沖壽階
先後下世唯周丈與余一老一丈孜孜於故紙堆中尋活
計可喜亦可憂也又云已卯秋重展去香嚴歿五月餘矣
昌熾案已卯爲嘉慶二十四年上距壬申又七年是香嚴
之卒當踰八十矣　又跋天遺弗敗香嚴季子謝庵出所
著羣書纂述相質萃元明以來人著述爲目錄以續貫與
經籍攷于晉之有斧季相去當不遠也　劉禧延研六齋
筆記跋吾吳藏書之富以朱氏黃氏爲最楓江周氏足與
之埒研六居士詡爲自其尊人蔣塘已癖好聚書以故家

多善本錢辛楣段茂堂諸公常過從借閱王韜盦好之癖
篤丹黃校勘無閒寒暑家且中落宋元槧本及精鈔祕本
需爲豪者餌去而餘籍尙夥所撰羣書綴述一百四十卷
皆萃諸家論跋儲藏家一大掌錄也此則儲時筆記然所
載已多罕見本宋君彩若近與有連以綴述一書工費稍
鉅肇記卷帙無多尙易爲力先刻以傳庶謝盦一生輯錄
之勤不至盡泯而宋君惓惓雅意已足多矣　昌熾案謝
庵名未詳蕘翁跋學齋佔畢又云香嚴作古書多分散兒
孫藉先世寶藏聲名挾冊索重値然則香嚴諸子不能盡
賢其遺書亦即散也
毛錢馮陸故家藏根腳纔題認舊裝紅豆再傳弟子列白蓮
小築丈人行　朱邦衡秋厓　姪奐文游　余蕭客仲林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經典釋文同郡朱秋厓爲余言小阮
文游有影宋鈔本昌熾案文游即奐字也秋厓爲余蕭客
高弟其傳錄國語惠校本自署小門生朱邦衡蓋以仲林
爲松厓弟子也蕘翁太平御覽跋云朱丈文游與惠徵君
棟爲莫逆交又顧千里諸書跋尾亦多稱文游爲丈則其
輩行雖較秋厓爲幼而其齒必較長矣　顧廣圻題淸河
書畫舫常熟錢遵王毛子晉席玉照陸敕先馮定遠曹彬
侯各家書散出乾隆年間滋蘭堂主人朱文游三丈白隄
老書買錢聽默親裝訂鐵題根腳上字使與扁某家某人
之物　又張月霄昔日序文游晚失厥嗣手斥舊籤岐啟
鬻家一出一入同歸於盡　吳門補乘余蕭客字仲林年
十五通九經閱有異書必假鈔錄同邑朱奐藏書甲吳中
館之滋蘭堂因得博覽手一編晝夜不寢遂患目構一室
無窗戶上穴一方以通天光設修几書冊觸次潛心研究
爲古經解鉤沈　先正事略蕭客別字古農讀書弗輟致
目疾人稱盲先生　昌熾案余見邦衡手錄述古堂書目
題乾隆庚子錄於白蓮涇之靜怡小築
所見所聞所藏弄翻凡眞有著書才安知散帙非全帙提廟
驅車日又來　李文藻素伯
翁方綱李南澗墓表君諱文藻字素伯號南澗山東益都
人乾隆辛巳進士同知廣西桂林府事爲學無所不賅齊

魯岡藏書家自李少卿中麓王司寇池北書庫皆爭傳君慨然以寫輯爲己任曰所藏書目曰所見書目曰所聞書目皆詳其序例卷次誌其刊鈔歲月君年四十有九有三子章鄴章棉章姚　錢大昕李南澗墓誌銘南澗一字茝畹性好聚書每入肆見異書輒典衣取償致之又從友朋借鈔藏弆數萬卷皆手自讐校　南澗文集琉璃廠書肆記乾隆己丑五月予以謁選居京師五月餘日借書鈔之暇則步入琉璃廠觀書雖所買不多而書肆之不到者寡矣又云內城隆福諸寺遇會期多有賣書者謂之趕廟散帙滿地往往不全而價低宋少卿葆堂日使子弟物色之積數十年蓄數十萬卷皆由不全而至於全蓋不全者多是人家奴婢竊出之物其全者固在日日待之而自至矣吾友周書昌遇不全者亦好買之予好書與書昌同不及書昌能讀耳

清梵雲中傍柘堤借書闔在濼源西伏生孔鄭同堂祀兩漢經師半魯齊　周永年書昌

桂馥周先生傳周永年字書昌濟南歷城人結茅林汲泉側因稱林汲山人先生於衣服飲食玩好一不問但喜買書有賈客出入故家得書輒歸先生凡積五萬卷先生見收藏家易散有感於曹石倉及釋道藏作儒藏說約予買田築借書園祀漢經師伏生等聚書其中招致來學　沈起元題水西書屋藏書目錄後余來主濼源書院講席得周生永年其文矯然其氣礙然百無嗜好獨嗜書歷下書不易得生故貧見其脫衣典質務必得得則卒業乃已今所藏經史子集二氏百家之書已數千卷皆能言其義　翁方綱林汲山房圖二首因山並寺託幽居對面看山十載餘清梵雲中出鐘磬浩歌風外答樵漁芳菲百本仍閒圃悵望千秋更借書敧枕春明芳夢兼故鄉如此好林廬　鈔從館閣逮罌瓿中麓儲藏比未堪萬卷波瀾窮瓶水千峰結構到茅庵載書莫漫推池北名士從來局濟南春雨欲催農事起暮雲如畫點煙嵐　平津館鑒藏書籍記詩話總龜晏元獻類要皆有林汲山房藏書傳之其人印

紙渝墨敗編帙墜一一都來讀易樓不著標題能目識心如剡藕與蕉抽　玉棟筠圃

王芑孫讀易樓記吾友玉棟筠圃於今輦下爲藏書家讀易樓其所貯書處也適者作圖示余屬爲之記筠圃於書無所不讀自其少小以逮宦游舟車風雨無一日暫廢聞一書在某所雖千百里必宛轉得之而後已於是沈緗墜帙渝墨敗紙世所緘祕不輕見者往往都來讀易樓中於凡函幅之小大厚薄潢治之精粗敝好涉目便記造次抽檢未嘗輒誤予過樓中怪其插架不著標題曰吾能目識之也其好之之勤如此　又歲暮懷人詩玉筠圃大令棟一首君家藏書甲輦轂豈伊藏之實能讀讀書無伴苦相求襆被留君讀易樓樓前乍種梧桐樹恩恩出宰山東去師舟未得遽相尋半道留書寫我心自注云君有書遺余紆道過其所宰之陽信縣　翁方綱題筠圃讀易樓圖一廛不爲託幽居自拓高窗日曝書萬卷翻翻堊解外九師閒東象豁初蜿頭細點研朱後麈尾淸言屑玉餘彷彿郭香碑篆在漁陽詩裏好林廬

夢陶囘憶禮陶時搜遍中華此最奇亦似蕣花開易落不禁雙淚墮如糜　周春芚兮

杭郡詩輯周蓮字予同號玉井海寗人乾隆癸酉舉人注云玉井家多藏書偕其弟春自爲師友皆以博學名　周有益齋讀書志海昌勝覽二十卷周春撰春字芚兮號松靄晚號黍谷居士乾隆甲戌進士岑溪知縣嘉慶庚午重赴鹿鳴卒年八十六有松靄遺書行世　海昌備志松靄潛心著述所居著書齋終歲不埽除凝塵滿室插架璧列臥起其中者三十餘年四部七略靡不瀏覽　顧自修宋刻陶詩跋武林鮑以文新倉吳葵里過松靄先生齋譚及陶詩序末標湯漢不知何許人也先生便拍案稱好書且告以宋史有傳文獻通攷著錄以文爽然若失隨卽陶集攜行校否則答云送海鹽張芑堂矣重午先生卽從芑堂借觀芑堂見書破碎而裝面用金粟牋疑爲祕冊索還甚急翻覆佩兼調停出葉元卿夢筆生花大圖墨易之重一斤踰兩年而議始定蓋得之之難如此以文多方購覓兩午始得一鈔本芑堂慫恿葵里重雕共懺悔覿面失宋刻公案則此書之流通未始非先生功德也　又黃丕烈跋湯注陶詩宋刻眞本松靄與宋刻禮書並儲一室顏之曰禮陶齋其書祕不示人欲以殉葬賈人吳東白諜及周公先去禮書改顏其室曰寶陶齋今又售去改顏其室曰夢陶齋並聞他估云周去書之日泣數行下亦可想見其情矣　楹書隅錄陶詩有周春松靄瀚寄周氏家藏著書齋許奎掌文有題周松靄著書齋圖七律四首　松聲山房子孫世守自謂是羲皇上人內樂村農等印　陳增月湖遺稾周松靄師曇花館所藏日本國人松貞文元泰古櫻圖譽譜歌如此遺編不可尋濂溪夫子最淵深中華以外書搜遍第一人開翰墨林　又云長崎館外海雲稠遺墨人遙隔九州今日優曇花下見勝他踏月讀書樓自注揚州江氏樓名樓藏日本國人所著七經孟子攷文補遺

社散南屏寺裏鐘年華終買勝詞鋒書船何似玉川子雪壓短簷過五茸　汪啓淑秀峰

杭郡詩輯汪啓淑字秀峰號訒庵歙人官工部都水司郎中注云訒庵寓吾郡小粉場買其鄰事曰飛鴻堂嗜古有奇癖藏書百廚乾隆三十七年　詔訪遺書訒庵家進呈六百餘種　恩賞古今圖書集成一部士林榮焉少工吟詠當杭董浦太史歸田之後與樊榭諸老結社南屏訒庵以終買之年踴妍抽祕進與諸老徧抗行其他雜著有焠掌錄水曹清暇錄小粉場雜識　鮑廷博廉齋老學叢談跋吾友郁君潛亭所貽也聞有謀書思之不適閱某公有善本欣然借歸亭往借祕不肯宣是爲乾隆甲午迨嘉慶甲子始據錢功父本一歸烏焉之譌往觀某公所著清暇錄歷數近來藏書家而自述其儲蓄之富曾幾何時已散爲雲煙矣昌熾案清暇錄當卽訒庵所著水曹清暇錄訒庵敝帚自珍誠爲可鄙然豫飲於身後作快心之論亦非長者之言也　厲鶚樊榭山房集汪秀峰自松江載書歸招同人小集分韻書壓扁舟恨有棱截來書重恐難勝排聯清興惟同鶴增長多聞似得朋歸路舊傳東野句入杭新並蓼塘稱銜杯不獨相欣賞欲買鄰居篇燭膽自注孟郊有客盧仝書船歸洛詩　士禮居藏書題跋

記嘉慶辛酉秋坊間收得汪秀峰家書內有五行類事占三冊其紙皆明嘉靖時冊籍紙背角可辨識。又續錄己巳春余爲武林之游上城隍山索觀古書於集古齋蓋其主人在杭城書估中爲巨擘而去歲又新收開萬樓書也

鐵琴銅劍樓書目曲江集舊爲飛鴻堂汪氏藏書有新安汪氏啟淑私印二朱記　陸心源周易文變義蘊跋有新安汪氏朱文方印啟淑私印朱文方印蓋開萬樓舊藏也

謁者陳農訪異書山巖屋壁或藏諸千山來兩留佳話未到青陽博士廬　周厚堉仲育　沈紹賓廷作

四庫提要乾隆三十九年奉　上諭進書百種以上如江蘇周厚堉蔣曾瑩浙江吳玉墀孫仰曾汪汝瑮以及朝紳中黃登賢紀昀勵守謙汪如藻等俱藏書舊家著每人賞給內府初印之佩文韻府各一部俾珍爲世寶以示嘉獎　松江府續志周厚堉字仲育婁縣人諸生家千山下高才淹雅工詩嘗撰擬千山璅事成竹枝詞百首其先世與趙松雪諸名人交富藏書乾隆中開　四庫全書館厚堉進書數百種　賜佩文韻府　御製石刻又　御筆題詩於其所進宋本兩漢博聞上皆異數也厚堉敬取　御製詩中來兩字名其書樓王昶爲之記　又沈紹賓字廷作華亭人學士槃九世孫由明經官靑陽訓導博學工詩古文藏書五萬卷皆手自評閱年七十四卒著有月巖山房稾

羽陵姓字九重聞闕史題詩帝右文正是夕陽無限好白頭攜杖拜
鮑夕陽　鮑廷博以文

嘉興府志流寓傳鮑廷博字以文本歙人以商籍生員寄居桐邑青鎮之楊樹灣　阮文達知不足齋鮑君傳高宗純皇帝詔開四庫館采訪天下遺書鮑君廷博集其家所藏書六百餘種命其子士恭由浙江進呈既著錄矣復奉　詔還其原書唐闕史及武經總要皆聖製詩題之嘉慶十八年方公受疇巡撫浙江奉上問鮑氏叢書續刊何種方公以第二十六集進奉上諭鮑廷博年踰八旬好古積學老而不倦著加恩賞給舉人俾其世衍書香廣刊祕籍亦藝林之勝事也元案君又號淥飲世爲歙人父思詡攜家居杭州君以父性嗜讀書乃力購前人書以爲歡既久而所得書益多且精遂裒然爲大藏書家自乾隆進書後家　御賜古今圖書集成伊犁得勝圖金川圖爵　異數褒獎踰隆君以進書受　主知謂諸生無可報稱乃多刻所藏古書善本公諸海內至嘉慶十八年年八十有六所刻書至二十七集未竣而君以十九年秋卒　翁廣平鮑淥飲傳先生世居歙之西鄉父母相繼卒於杭乃卜葬於湖州烏程縣某鄉後遷居桐鄉縣之烏青成今爲桐鄉人也生平酷嗜書籍每一過目卽能記其某卷某葉某譌字有持書來問者不待繙閱見其板口卽曰此某氏板某卷刊譌若干字眾之歷歷不爽　又　賜書堂記高宗純皇帝賜古今圖書集成先生祇拜受是書闢堂三楹分貯四大廚顏其堂之額曰　賜書　朱文藻知不足齋叢書序吾友鮑君以文築室儲書取戴記學然後知不足之義以顏其齋君讀先人遺經益增廣之令子士恭復沈酣不倦君字之曰志祖蓋嗜書累葉如君家者可謂難矣三十年來近自嘉禾吳興遠而大江南北客有著藏鈔刻異本來售武林者必先過君之門或遠不可致則郵書求之浙東西諸藏書家若趙氏小山堂汪氏振綺堂吳氏瓶花齋汪氏飛鴻堂孫氏壽松堂鄭氏二老閣金氏桐花館參合有無互爲借鈔至先哲後人家藏手澤亦多假鈔得則狂喜如獲重貨不得雖積思累歲月不休余館於振綺堂十餘年君借鈔諸書皆余檢集君所刻書余書預點勘余與君同嗜好共甘苦君以爲知之深者莫余若也　定香亭筆談以文皆爲夕陽詩盛傳於時人呼爲鮑夕陽余贈以句云清名卽是長生訣當世應無朱見書何處見君常覓句小闌干外夕陽疏　昌熾案以文二孫長曰正言次曰正字見皕宋樓藏書志所載拉薾錄跋又自號通介叟其玉壺淸話跋題乾隆庚子識於賞綸堂著有花韻軒詠物詩存　拜經樓藏書題跋記霏雪錄淥飲所貽有世守陳編之家老屋三間　賜書萬卷歙西長塘鮑氏知不足齋藏書印三圖記

靑桂婕蛾覆畫櫳偏窗碧色上牙籤流光明月還如昨不見懷民與子瞻　郁禮佩先

鮑廷博庶齋老學叢談跋右老學叢談借書精整出自錢唐汪西亭氏吾友郁君佩亭所貽也　又附記郁君名禮字佩先潛亭其自號也錢唐諸生家世素封儲書充牣潛亭又增益所未備成鉅觀爲時小山堂趙氏藏書業已散佚所餘殘帙尚多異本君悉力購之家在城東去厲徵君樊榭山房不一里得錄其祕冊尤多徵君歿其家出所著遼史拾遺手稾君以四十金購焉中冊缺五十紙百計求之不得一日余步至靑雲街見拾字僧爲殘紙兩巨簏檢視之皆厲氏所棄徵君手自鈔錄遼史遺事在爲亟市以歸紛如亂絲一一爲之整理適符所缺若有鬼物陰相之者事亦奇矣君恂恂儒雅尤與予昵無三日不相過過必挾書而來借書以去雖寒暑風雨不輟少卿藏書東嘯軒軒額董香光所書庭前古桂二樹相傳明萬歷間所植交柯接葉濃陰覆擁室中牙籤萬軸都成碧色君遇凡校錄晨夕不休經其庭圃如也花時每招余信宿其中香鑑君稅裝裝竟日更深月上兩人徘徊花影下彷彿東坡與張懷民承天寺之游自予移家烏戍遂無復有此樂矣君棄世不數年鄴架書倉漸就零落主人遊客塵榻空懸想惟舊時明月流光碧樹閒耳　歐誠九月朔日郁佩先招集東嘯軒看桂分韻得軒字連蜷靑桂樹涼影滿東軒半畝勢疑歷三秋香始繁

飇輪石火百年身遺蛻空悲古逸民不見舊梧二姚返魂修我欲託靈均　姚瑚古香　姚虎臣

皕宋樓藏書志古逸民先生集鮑以文手跋曰是集藏書家未有儲之者吾友錢唐姚君古香得之親串亂帙中好事者因爭傳鈔未幾古香暴卒後先一年此書無從蹤跡矣古香名瑚藏書多祕冊與予交最善卒時年止三十餘

嘉慶甲戌六月蕘翁叟時年八十有七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梅花百詠傳本絕少此本出杭人姚虎臣家陳仲魚爲余購者今虎臣已故仲魚亦旋舊里好古之友無一二人誰爲之助余發憤邪

況有金絲孔壁闕青緗稽兩潤苔紋牙籤巳溢章邱詩何論琳瑯金薤文　孔繼涵補孟

翁方綱孔君墓誌銘君諱繼涵字體生一字補孟號葒谷曲阜人至聖六十九世孫乾隆辛卯進士官戶部主事告歸養母歿年四十五君雅志稽古於天文地志經學字義算數之書無不博綜官京師七年所手校者數千百帙集漢唐以來金石刻千餘種悉攷覈其事與經義史志相比附遇藏書家罕傳之本必校勘付鋟以廣其傳所著紅櫚書屋集　又過葒谷齋同觀石鼓文舊拓本積雨青櫺摺苔花假古文我來循孔壁不厭校叅斥自注青櫺葒谷齋名　又送孔葒谷農部請養歸曲阜歟捷鈔書手傭羈拳母身歸當仍北歲行及小暑春日下編初藏章卯首更新牙籤精點勘勿笑北方人自注宋竹垞云李中麓所儲書籤帙點勘甚精北方學者能得斯趣殆無多人今葒谷鈔藏之富已過中麓矣昌熾案余在嶺嶠兒郎亭侍郎所得宋元人集如周紫芝太倉稊米集陳起白集凡數十種皆微波榭鈔本葒谷先生以朱筆點校間有跋語卯覃溪之言爲不虛也

儤直承明舊有廬移家新買歇東居紅橋花事休相憶日日攤錢問故書　程晉芳魚門

袁枚翰林院編修程君墓誌銘君名晉芳字魚門一字蕺園祖居新安治鹽於淮父遷益生子三人長原衡季遷先君其仲也乾隆初兩淮殷富程氏尤豪侈多蓄聲色狗馬君獨好儒罄其貲購書五萬卷招致方聞綴學之士與共討論勞未　天子南巡召試第一　賜中書舍人再舉進士未幾開　四庫館君爲纂修授翰林院編修死年六十七先嗣子嗣後生子棨　昌熾案館選錄程晉芳乾隆辛卯進士　翁方綱程先生墓誌銘君有桂宧書目若干卷桂宧者君讀書室名家素饒於財自少至壯積書三萬餘卷中年以後家稍落而書亦稍散失矣然其豪氣猶不減其家全盛時君諱晉芳初名廷鐄　藤陰雜記廠東門內一宅相傳王漁洋曾寓近程魚門移居以詩寄袁太史枚有勢家歇馬評珍玩冷客攤錢問故書之句　顧宗泰懷師友詩程蕺園一首云春日看花淮浦舟紅橋禊飲又何留多君終遂平生願得入承明掌校讐

銅雀藏裝鈔二喬谷攜寫韻降文簫范張鉤蕺今除籍好問東倉第幾橋　陸時化潤之

王昶國子監生陸君墓誌銘君諱時化號聽松潤之字也太倉州人國子監學生祖毅康熙戊辰進士官陝西道監察御史父恬太學生君嗜法書名畫精鑒別皆集生平所見數百種記其紙絹詳其行款識者比之退谷江村兩銷夏錄又聚書萬卷購善本而手校讐之以貽其後裔乾隆四十四年病歿年六十有六子一恭卿克承其家　又云予昔讀常熟毛晉傳稱晉以孝弟力田起家有幹識儲書數萬卷甲於東南是以子晉舉而刻之迄今汲古閣書盈天下而晉三子咸著文譽今君甚藏圖籍書畫恭卿廣收博貯不減於子晉且以敘其三子視毛氏之祖孫何其前後同揆歟　嚴可均書明刻太平御覽後張天如先生曾孫語余曰先高祖有宋刻本御覽千卷先曾祖分授二女作嫁裝各得五百卷今但問陸顧吾可以就校顧吾卽先祖姑之孫陸時化字潤之號聽松之子住太倉州西門內大橋東石皮弄口路北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耕學齋詩集十二卷舊潔躬藏本適書友以東倉陸時化手鈔唐宋元明人集求售內有是集留之校對一過　前塵夢影錄先君秉鐸婁東在道光初元其時翠華軒陸氏收藏未盡散失香本芄才以其曾祖時化家刻所見書畫錄爲贄　鐵琴銅劍樓書目道德寶章有陸潤之嘯雲軒朱記又國策太倉陸氏藏本卷首有潤之所藏朱記楚詞皆爲太倉陸氏藏書卷首有陸時化印聽松老人二朱記又陳伯玉集有金元功藏書記深柳讀書二朱記昌熾案元功亦太倉人士禮居藏書錄新定續志卽其舊藏持靜齋書目艾軒集有金元功藏書記金氏南樓書籍二印其他印識見於各家題跋者尙多其藏弆之富可知　所見於此

晏坐花南水北亭文圖銷渴爲虹屛人葠僧璠珠排好爲神農補本經　陸烜子章　沈采虹屛

兩浙輶軒錄陸烜字子章一字梅谷又號巢雲子平湖人徐熊飛曰先生弱冠受知於諸城竇少宰後棄諸生隱居胥山邱爲里作巢雲子傳見志沈文恪公主敷文講席撫軍閣其采錄遺書乃引先生爲助校勘甚精　東湖叢記梅谷刊奇晉齋叢書收藏甚富皆兒書估攜來中統本史記後有梅谷跋傳兒虹屛者有梅谷掌書記史沈采虹屛印記又晏公類要後有虹屛跋云兒氏郡齋讀書志謂六十五卷焦氏經籍志謂八十卷而此僅三十七卷然其中有公四世孫袤補闕至歷代雜錄止蓋已爲足本矣留南豐集有此書序愛錄冠首時乾隆辛丑四月十二立夏日是歲閏五月春事未闌海棠繡球木筆紫荊薔薇花尙繁盛新妝初畢御羽綾夾衣晏坐花南水北亭喚鏡沒新茗書與藏書家韻事也　又梅谷隨筆凡治定書必用雌黃其色久而不渝余嘗見李獻吉評杜詩錢牧翁手批元遺山集皆手澤如新修補古書漿糊中必入白芨則歲久不脫近轉得宋余靖武溪集趙璘因話錄施彥執北窗炙輠皆汲古閣物裝訂極精緻而於破損接尾處皆脫蓋不用白芨之故亦藏書家所當知也　又梅谷人參譜序余得怔忡疾醫者曰非人參不可顧近日遼參貴踰珠琪貧家安所得此因徧覽書幾百種披閱手鈔稍加論列不十日譜成而病若失乾隆丙戌重陽前一日

槐市塵封有敝廬半生飽食武昌魚歸來嘍嘈昏眼充棟雲煙付太虛　吳翊鳳伊仲

道光蘇州府志吳翊鳳字伊仲諸生於學無所不窺卒年七十八中歲應湖南巡撫姜晟之聘繼主瀏陽南臺書院

昌熾案枚庵乾隆三十一年曾宗師歲試入吳縣學兒三邑諸生譜　戴延年搢沙錄枚庵名翊鳳吳縣人酷嗜異書無力購致往往從人借得露鈔雪纂目爲之昔　又秋鐙叢話枚庵貧而工詩閒留心設色余嘗貽詩云兒童報道晨煙斷餘事青山換米來蓋實錄也老屋一椽僅蔽風

兩所居干將里　吳壽暘題枚庵詩桃市幽棲比鶴巢高
風義爲俗情淆自注先生居吳之桃樹街　拜經樓藏書
題跋記伊仲本休寧商山人僑居吳郡家貧而好書與朱
文游爲莫逆交手鈔祕册極多予至金閶必爲留連日夕
得佳本輒互相傳錄後應姜度香中丞之辟挈家入楚鄂
簡不接者十載聞其書亦皆散失矣　王芑孫題吳枚庵
明經借書圖詩君昔窮搜羅藏家所爭詫偶食武昌魚條
然皆羽化晚歸空四壁往夢付嘆喟雖無千金市幸可一
紙購久亡憶之頻驟得喜如乍昏燈摩老眼積漸仍滿架
圖成應自哂茲身亦傳舍　黃丕烈洞天清祿集跋枚庵
久客楚中舊藏書籍寄貯親友所者半皆散逸　又文房
四譜跋枚庵久而不歸故親友無忌憚而爲此也　愛日
精廬藏書志游記續編有鮑以文跋曰枚庵書法秀逸手
書融册幾及千卷今之錢磬室也一旦化爲煙雲其歸也
蓋有大難爲懷者矣　昌熾案枚庵子號晉齋見士禮居
沈下賢文集跋其藏書印一曰枚庵流覽所及一曰吳翊
鳳家藏文苑

爲慕一廛藏百宋更移十架庚千元　兒即以周官字俾守
楹書比孝穀　吳騫槎客昂駒墨園　子壽暘虞臣春煦子撰　孫之淳蟹鄉姪

海昌備志吳騫字槎客號兔牀家新倉里篤嗜典籍遇善
本傾囊購之弗惜所得不下五萬卷築拜經樓藏之晨夕
坐樓中展誦摩挲非同志不得登也得宋本咸淳臨安志
九十一卷乾道志三卷淳祐志六卷刻一印曰臨安志百
卷人家其風致如此子壽暘字虞臣號小尹乾隆丙午舉
鄉試壽暘字虞臣槎客以宋槧東坡先生集授之因自號
蘇閣取拜經樓書有題跋者手錄成帙爲題跋記虞臣子
之淳諸生亦能守遺籍校讎不倦海昌百年來藏書家若
前步橋許氏之惇敘樓今遺籍蕩然樓亦毀矣胡陳村胡
氏華鄂堂所藏僅有存者獨拜經樓完好無恙賢子孫善
守之效也昌熾案兔牀先生一字葵里之淳號蟹鄉　虞
臣題東坡先生鹽官縣絕句殘碑云扁舟載過蘇閣中飜
罰芸編日爲伍自注云家君得宋槧百家注東坡先生集
因名藏書處曰蘇閣蓋先以蘇詩名其閣繼即以閣名字
其子也　東湖叢記黃蕘圃主政百宋一廛吳兔牀明經
以千元十架相敵故老風流猶令聞者色飛眉舞昌熾案
拜經十架諸家所記皆作插架之架獨蕘圃所上輔談跋
云余藏書所曰百宋一廛海昌吳槎客聞之即自題其居
曰千元十駕謂千部元板遂及百部之宋板如駑馬十駕
耳對研老人十駕齋養新錄即此十駕之義其字作駕且
從而爲之辭蕘翁同時同好不知何以傳聞異詞也　拜
經樓藏書題跋記周禮宋刻二十卷陳簡莊跋云槎客得
此書時適生女君虞臣故其小字曰周官　又曾庭芬跋
兔牀先生祖籍休寧流寓尖山之陽博綜好古纂述宏富
拜經樓之藏弆足與道古得樹二家後先鼎峙嘉慶癸酉
先生年八十一下世蘇閣父子保守遺籍累世不怠亦自
來藏書家所難能也　曝書雜記吳春照字子撰兔牀先
生之姪濡染家學校讎極精審其兄醒園昂駒亦好古籍

棲里書堂吳越郊芊船俾尺蓑寒庵洞天精舍眞銷受香雪
梅花處士巢　宋大樽左彝

兩浙輶軒錄補遺宋大樽字左彝一字君香仁和人乾隆
丁酉舉人官國子助教著有學古集　王宗炎爾雅新義
序宋山陰陸氏爾雅新義爲世所罕覯吾邑陸君芝榮陳
君培得仁和宋助教大樽手校本審定鋟板　嚴元照書
手錄雲煙過眼錄後自武林歸經塘棲里訪宋茗香觀所
藏書中有丁龍泓先生手鈔雲煙過眼錄一册　東湖叢
記焦弱侯家精鈔洞天清祿集宋茗香助教所得舊鈔舊
書五字顏文待詔古香可愛　馬廷楷贈宋茗香助教詩
辛苦風塵兩載餘攤書盡日對窗虛棠梨髻影分明在遙
憶先生國子廬　陸素牛贈宋茗香詩我言君豈是梅精
雙屐瘦過梅根節清辭妙緒出無窮何似霏霏香雪又
言君返超山麓自采梅花煮香粥我家芋魁蒼徑尺煨火
旋煨腴勝肉小隔百里使往來如共山窗聽風竹

舊槧書沿唐諱筆古銅範自蜀中鑄新璽大樹何須鬪霄漢
胎禽總列仙　張燕昌文魚　張廷濟叔未

張廷濟桂馨堂集感逝詩文魚兄名燕昌字芑堂予有魚
文因號文魚又號金粟山人海鹽人祖居大樹村與璽里
近傳是同族而譜系不可致乾隆丁酉科優貢生嘉慶丙
辰薦舉孝廉方正甲戌卒年七十七詩云獨有昂藏鶴風
姿似列仙論文金石契話舊孝廉船　又璽里紀事詩汇
村十里徧貧舊是盧天鄰水竹鄉多少老蠹鑄堡裏新行
里合號新璽　燕昌金粟箋說藏經紙宋人書亦有沿唐
諱缺筆者如愍偏旁民字缺末筆余居京師時以一本問
北平翁學士學士賦詩爲報云愍字偏沿唐諱筆我嘗證
以宋紫青　金楷鵰張文魚徵君詩金粟山中臾籀閑話
古懽書搜秦火餘篆補禹碑殘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十
一月朔往候海鹽張芑塘芑塘愛古年已七旬所見古書
甚多與長塘鮑淥飲相友善　東湖叢記新璽張叔未丈
藏有古銅一片上楷書反刻易奇而法詩正而葩春秋謹
嚴左氏浮誇十六字凡四行四字爲一行末翁題爲書範
有自跋云此初刊書時鑿銅爲式以須示匠者之物也韓
文始鐫於孟蜀歐陽子書後云文字刓舊頗精於今世行
本則此爲孟蜀敕刊韓集時所鐫爲式可知也　吳氏宋
元舊本書經眼錄皇朝仕學規範四十卷宋淳熙本有清
儀閣張叔未廷濟印叔未題其首曰乾隆時武陟令齊宣
門獨所珍貯者嘉慶時余從宣翁之子粟庵秀才購得道
先二十五年乙巳七月二十日嘉興竹田里七十八歲老
者張廷濟叔未甫

商瞿一經可傳子先生雖死猶不死道家何處有蓬萊即作
蘇門百泉裏　汪中容甫　子喜孫孟慈

錢儀吉汪孝子墓表江都汪孝子諱一元字兆初縣學增
廣生父巨擇病卒明年又遭母喪遂以毀卒妻鄒氏撫孤
苟苑教成其子中遂爲通儒有孫喜孫淳至勤學　劉逢
祿禮堂授經圖記予友汪孟慈既撰述其先大夫述學之
書而復圖居琴隝氏系之以授經圖且直而言曰喜孫年
六歲先人寫定皇象本急就篇管子弟子職教授於禮堂
嘗語友人商瞿生子一經可遺惜旦暮入地不及見其成
立耳　又云先生晚而得子慮爲俗學所錮乃自文其藏
書數萬卷畀之　楹書隅錄宋本毛詩先公於己酉購之
揚州汪容甫先生家　又宋巾箱本春秋經傳集解向爲

青浦王德甫先生所藏後歸揚州汪孟慈太守道光己酉
先公於太守之子延熙處得之有周玉齋金漢石之館齋
孫校本汪延熙印諸朱記　又宋本周禮十二卷有江都
汪氏問禮堂收藏印汪大喜孫喜孫祕笈汪延熙印汪介
徵印諸朱記　昌熾案孟慈先生後改名喜荀曾見陳碩
父先生朋書尺牘一冊中有先生書十餘通甲辰以後皆
署喜荀其一通云江浙人文甲於天下近儒學業度越元
明欲藏書室文闌或置之蘇門百泉招徠天下書賈廣求
異書以垂後世又一通復附訪求書目自宋刻經史以逮
近儒撰述凡數十種又一通欲求顧澗蘋思適齋筆記爲
之流傳

酒杯笑擲酡顏紅揮手千金散屣同職有桐華賓主意寫將
吾草寄童蒙　金德輿鄂巖

昭代名人小傳金德輿字鶴年號雲莊又號鄂巖桐鄉人
官刑部主事善書精鑒藏有桐華館詩鈔　嘉興府志雲
莊權從孫七歲能詩乾隆庚子　聖駕南巡進宋槧
書籍　賜文綺補刑部奉天司主事校正東觀漢記
諸書八種名曰史翼刊以行世　楊鳳文瑞樓書目序金
明經星軺文瑞樓書目鈔自明經從孫鄂巖比部爲桐華
館訂正之本比部博雅好古可繼明經之流風　士禮居
藏書題跋記離騷集傳宋本孫延跋云桐鄉金氏所藏卷
端畫圖一幀方樽會筆樽會舍於金氏桐華館主賓相契
脫略形迹緣此數筆其殆同心之臭歟　錢儀吉跋方蘭
坻墨筍卷方處士時館金比部鄂巖華及堂今四十年矣
處士眞蹟日趨卽華及之圖書彝鼎亦皆煙雲四散　李
貽德六哀詩金鄂巖比部一首兩峰高高避債臺歲暮逼
人西湖來彊借金錢給寒士春風仍使梅花開朱提手揮
十四萬廣廈無際生平願死後盡殘篋中藏百二十紙賒
米券　鮑廷博悼鄂巖詩看向西湖畢此生無端一語我
心驚老輕書畫兼金值死避窮愁兩字名詩卷新拼痛有
意酒杯笑擲已無聲電光石火須臾景除是斜陽寫得成
自注云藏弆書畫法帖數千金晚年脫手散去不計值也
又云方與余晚酌燭未見跋把杯一笑而逝

乞得神仙三字靈上清丹竈共延齡文章太守清寒甚那有
三間柏木扃　張敦仁古餘　張微曾

國子監進士題名碑張敦仁澤州府陽城縣人乾隆四十
三年戊戌科二甲二十三名進士　顧廣圻與古樓記陽
城張觀察古餘早年成進士仕宦五十載其居官也不激
不隨進未有不難退未有不易階級方轉而謝事路遠其
立身之古也百行備修恂恂訥訥不貢名聲於天下兩聞
然日章其爲學之古也高明廣大無所不通老而不肯廢
書自佚儒行之篇不云乎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
行之後世以爲楷先生有焉斯樓之所以名也樓在先生
僑居秣陵之中正街宅東北隅云　彭兆蓀揚州郡齋雜
詩雜揚劇郡雄財賦太守清寒似我曾精學九章都探隱
只輸能吏算錢刀牙籤壓架萬琳琅官閣新開六一堂我
有貪心同脈望神仙三字要分嘗自注古餘太守藏書最
富於郡廨東偏葺六一堂奉歐陽公象面諸圖籍其中設
小史掌之　何紹基金陵雜述詩古餘張子晉庭階瑜珥
蔫環翻自佳插架遺書多易米芬留華墨在吾齋自注每
到張家書齋盈耳銜遺書盡散吾得其金石拓數種　又
貞白燒丹有舊邱張鄒觴詠劇風流三間柏本廬猶在可
惜藏書轉角樓自注陶谷主人張徵齋藏書甚富今餘柏
本廬址　楹書隅錄影宋鈔儀禮要義有張敦仁讀過文
章太守二朱記昌熾案其藏書印又曰陽城張氏省訓堂
經籍記

沖虛先傳虛度往因可亦草潛夫箋稿亡脈稿遺長往典言
稿草空佐然　王宗炎穀塍　王紹蘭南陔　陳春東爲　汪瀚培園可

沈豐補今言蕭邑藏書之富新歷王經師家築十萬卷樓
陸氏萬實樓陳氏湖海樓此外如王中丞南陔汪吏部蘇
源俱大族皆充棟盈車不假南面百城至讎校精工分晰
眞僞王汪諸君皆精於鄭孔小學非炫飾斯文徒譊排比
者可擬也　昌熾案王宗炎原名琰乾隆四十五年庚子
科二甲進士見國學題名記　陳春湖海樓叢書序吾邑
識橋睐粗習章句都居僻左艱所聞見吾疑未達則求教
邑中有道之士得以讀其所藏之書於汪吏部蘇潭尤契
洽也吏部家富萬籍而搜訪不倦每得善本輒以相示家
君高年耽寂自號沖虛七十生朝吏部持手校列子張注
爲壽春梓印以呈家君欣然色喜進一觴爲春由是益思
流布祕籍以爲親娛謀之吏部先擇攷證經史有裨實用
者次第寫板吏部方箋釋鹽鐵潛夫二論鉤稽乙注眇極
繭絲復爲春校定所刊書一字之誤繙檢累夕精亡脈極
道爾殂謝春連遭閔凶迭罹廢業追維承顧介壽之樂良
朋賞析之雅歲月幾何已殊今昔興言及此泥也牙歟
王紹蘭潛夫論箋序潛夫論久無善本求是去非蓋其難
也吾友汪主事因可績學超奇遐心而敏會萃羣刻綱羅
佚聞草創於嘉慶己巳庚午間時紹蘭讀禮家居辛未服
闋握手河梁鄭重而別忽忽者七八年紹蘭奉職無狀罷
官歸而因可甚有瘖草鏈戶削迹故人長往庭蒿門雀不
復關空谷足音矣一日陳子東爲告以因可書已代謀剞
劂受而讀之竊悲因可勸於學耆於年又喜其能以書自
延其年東爲能行其書以延其年斯可貴也

短巷東趨積水潭古梅花下結詩龕一心供養詩千卷莫作
維摩古佛參　法式善開文

先正事略先生名法式善字開文號時帆蒙古正黃旗人
乾隆四十五年進士官侍讀自登仕版即以研求文獻宏
獎風流爲已任在詞館著清祕述聞槐廳筆記在成均著
備遺錄所居在厚載門北明西涯李文正公畏吾村舊址
也有詩龕及梧門書屋藏書數萬卷蒔竹數百本寒聲疏
影儼然如在巖壑間　翁方綱陶廬雜錄序法式善梧門
撰梧門姓孟氏內府包衣蒙古世家原名運昌以與關帝
號音相近　詔改法式善者國語奮勉也　又云
梧門刻意爲詩多書古今人集以詩龕題其書室又以陶
廬自號　又跋梅硐詩話宋末吳興韋居安撰厲樊榭云
全集不傳僅於天一閣借鈔此冊世間知者罕矣今歸梧
門詩龕　陶廬雜錄十年前余正月游廠於廟市書攤買
宋明實錄一大捆雖不全之書究屬祕本未及檢閱爲友
人攜去至今悔之又得宋元人各集皆永樂大典中宋人
四庫者宋集三十二種統計八百二十三卷外附廬山集

五卷元董綱具撰其羣集一卷不著撰者姓氏書寫不工
復未及校對之本余惟物少見珍什襲藏之有人許易二
千金靳弗予也　王芑孫題詩時帆員外詩龕圖鳳城北
出稍一衞短巷曲折從東趨巷側板扉君所居入門而左
廊歸怡瓦屋數楹花幾枝不龕古佛龕以詩　聽松廬詩
話但有梅花看何妨長閉門地偏車馬少春近雪霜溫老
剩書藏施貧餘酒在樽說詩三而客往往坐鑑晉此梧門
學士詩也蕭寥澄澹如見其人

遺廣平生似太邱綠窗還共布衣游目光釋影看飛動細字
黏籤在上頭　丁杰升衢　錢稼廣伯

叢方編丁小疋傳丁杰字升衢號小山又號小疋浙江歸
安人乾隆辛丑進士官甯波府學教授嘉慶十二年二月
卒年七十子授經傳經皆能世其家學君北學齋在京師
宣南坊與予對門而居無日不相過從共几屢從審正譌
漏每竟一編校籤細字壓黏偕其原書皆目光髣髴栩栩
飛動處所定　桂未谷詩集有客不識丁杰姓名曰占一
首云木火相扶信五行遂教雁塔表新名丁因有尾無人
識劉向原來是更生自注歸安丁錦鴻久困場屋日者占
運謂須木火相扶因改今名果登第　許宗彥丁教授傳
教授在都十年聚書至數千卷手寫者十二三爲學長於
校讐得一書必審定句讀博稽他本同異用小紙反覆細
書孫侍御嘗謂曰君書頗不易讀遇風紙飄四散不可詮
次奈何　海昌備志錢撰字廣伯號幔亭世居路仲里嘗
取漁洋詩意自號綠窗於是遠近以綠窗布衣目之自題
所居曰小學盦年甫四十而殁門人錢唐邵書稼爲訂遺
稿　拜經樓藏書題跋記歎堂集古錄先君子跋云丁升
衢進士見而借校原本卒未見歸也踰年陶菊丁君乃從
盧弓父學士求此本以還予冊卷君之所補序跋及校字
皆依予筆而書則非予原本蓋升衢交道是廣嗜古尤癖
子之原本展轉傳錄不知落誰氏之手矣　又廣錄五卷
錢綠窗處士手校　又宇鑑二冊錢綠窗處士校本先君
子識後云廣伯生平精究小學所校正字鑑及郭氏汗簡
予皆嘗從之借鈔今廣伯既歿遺書盡散子儷見君買攜

示數補皆手錄兜鍪每一披對不禁泫然　又樂記進篇
丁小疋跋題丙午二月記於崇壽寺之閣先草閣

抗細爲我謝彭咸康石歸裝穩布帆一柳五松相對峙名山
占盡積書巖　孫星衍伯淵

阮文達山東糧道孫君傳君諱星衍字淵如江蘇陽湖人
父勳河曲知縣君乾隆丁未一甲第二賜進士及第授編
修散館改主事官至山東督糧道勤於著述性好聚書聞
人家藏有善本借鈔無虛日金石文字拓本古鼎彝書畫
靡不考其源委有孫氏家藏書目內編四卷外編三卷
姚鼐題淵如觀察萬卷歸裝圖詩門興雕板易鈔得市冊
雖多亂錯黿君自石渠藩七略復依官閣惜三餘世推列
架皆精本我願連牀借讀書故恐衡山承召起牙籤三萬
又隨車　陳宗彝廉石居藏書記序丙申二月訪陽湖孫
公子竹廉於五松園假歸廉石居藏書記一卷爲其先淵
如先生遺書也先生官山東糧儲時有平津館鑒藏書籍
記四卷此題廉石居五松園額也蓋僑陽城張公子小餘
觀治城山館樓上藏書五楹冊首各有手書題記今竹廉
昆仲分藏虎邱一榭園金陵五松祠閒有散佚　前塵夢
影錄庚申吳城陷後越二年虎邱山寺見一室亂書堆積
搜之頗有善本如范文正事跡祗二十餘葉字畫尖興體
宋有孫淵翁題跋黃蕘翁三跋淵翁云此等元大德延祐
本直欲駕於宋刻尋常本之上紙堅白而橐滑墨色如漆
寺中一僧目不識丁余以賤價購之書之首葉皆有印記
知爲一榭園中所庋今則祇館樓臺翻爲茂草非佛家所
云壞劫歟　昌熾案廉石居藏書記會稽章氏刊入式訓
堂叢書平津館鑒藏書籍記三卷續編一卷補遺一卷李
木齋同年刊於廣陵祠堂書目先生自刊入岱南閣叢書
余見元木顏氏家訓有先生跋云過南陽湖舟覆書數十
簏俱沈湮厲于里告予何義門家藏書亦皆沈水此有義
門跋蓋兩經水厄矣其藏印曰東方廉使曰東魯觀察使
者曰孫忠愍侯祠堂藏書

賓客淮南比小山玉臺書染到慈鸞空歎龍腳終揮斥陸賈
裝空粵海還　秦恩復敦夫　江藩子屏

先正事略秦恩復字敦夫一字澹生江都人乾隆丁未進
士官編修劬書好古所居玉笥仙館藏書萬卷丹鉛不去
手校刊陶宏景鬼谷子注盧重元列子注及隸韻諸書目
熾案秦氏所刊尚有李軌揚子注孝天錄唐駱賓王李元
賓呂衡州諸集享帚精舍詞學叢書　顧廣圻石研齋書
目序廣圻今年獲識敦夫先生入石研齋觀所藏祕笈并
示以新編書目上下二卷尋覽竟爲歎其體製之善也蓋
由宋以降板刻眾矣同是一書用校異本無弗是若徑庭
者每見藏書家目錄經某書史某書云云而某書之何本
幾爲不可別識今先生此目創爲一格各以入錄之本詳
注於下既使讀者於開卷間目憭心通而據以考信遂不
啻燭照數計於是知先生深究錄略得其變通隨事立例
惟精惟當也　又江都秦太史娛人端本氏墓誌銘公名
之曰守柔字之曰慈鸞玉臺或列奇書金屋每張寶籍綴
經據染郎若肆嫏　江藩石研齋書目序敦夫太史樂志
鉛黃棲神典籍藏書數萬卷日夕檢校一字之誤必求善
本是正竊怪近日士大夫藏書以多爲貴不論坊刻惡鈔
皆束以金繩管以玉軸終身不寓目焉夫欲讀書所以藏
書藏而不讀雖珍若驪珠何異空談龍肉哉若太史之兀
兀窮年蓋亦鮮矣又云藩昔年聚書與太史相埒乾隆乙
亥丙子閒頻遭喪荒以之易米書倉一空自我得之自我
先之夫復何恨然師丹未老强半遺忘所棄祕笈至有不
能舉其名者惜未編目錄以誌之也　吳嵩梁香蘇山館
集江子屏叢書本倉甚多歲歉持用易米念之心惻自記
以文倒爲賦詩藏書八萬卷讀書三十年躬耕無一畝賣
文無一錢吾儕抱書死亦得忍令餓林少顏色高堂況有
垂白親負米窮遠感晨夕元鈔宋槧連籤廚全家不能惟
自娛一朝割愛換升斗十年感舊增欷歔　阮文達高密
遺書序甘泉江鄭堂子屏嘉慶初入京師予館館王韓城
師相家秋落魄歸儀徵至嶺南余延纂廣東通志書成歸
揚州子屏躡手揮霍雖有陸賈裝無益也其師余仲林爲
惠松厓先生之弟子貽子屏家

屬吏可爲未可爲槃瓠請室等湘纍鼓琴誰折芳馨寄三復

子湖久仲詩　張燕昌鸐翁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輿地廣記余借抱沖殘宋本二十一卷校勘於聚珍板上今已歸盧江張太守名燕雲號輪閣以養親乞歸閩晉江人也丁卯過吳曾見之今聞以事下獄瘐死矣壬申記　昌熾案張燕雲泉州府晉江縣人乾隆五十二年丁未科進士三甲四十六名見閩學題名記　凌廷堪題張輪閣太守擲子飽帆圖飽帆曾記過中冷今日于湖見使星大抵偉人多好士由來循吏必通經相逢雖晚頭猶黑禮數都忘眼倍青笑我攜琴歸自蘇還從流水寄芳聲自注時權蘇湖道昌熾案太守藏書甚富今多歸同里蔣氏心矩齋

一留湖上一江湄鑒賞藏書許共窺欲到建安眞洞府選樓高處有雙碑　阮文達元

先正事略儀徵相國名元姓阮氏字伯元號芸臺乾隆五十四年進士官漕運總督晉體仁閣大學士謚文達儀徵人官知府昌熾案祜字叔錫　文達重建書藏記嘉慶十四年杭州刻朱文正公翁覃溪先生法時帆先生諸集覃溪寓書於紫陽院長石琢堂曰復初齋集爲我置一部於靈隱元與諸君子議曰史遷之書藏之名山副在京師白少傅分藏其集於東林諸寺孫洙得古文苑於佛龕皆因寶藏遺書之地可傳久也今盡使凡願以其所著所刊所寫所藏之書藏靈隱者皆裒之其寫藏也大矣乃於大悲閣後造木廚以唐人鷲嶺鬱岧嶢詩字編爲號送雲林寺玉峰偶然二僧傳鈔管鑰之　又焦山書藏記嘉慶十八年春元轉漕於揚子江口焦山詩僧借庵巨超翠屏洲詩人王柳村豫來瓜洲舟次論詩之暇及藏書事遂議於焦山亦立書藏以瘞鶴銘相此胎禽七十四字編號屬借庵簿錄管鑰一如靈隱　韓崇爲妙詮和尚題焦山藏書圖詩序儀徵阮相國立書藏於焦山妙詮收掌歷三十餘年不懈益勤屬几谷和尚繪藏書圖屬同人題詠爲詩云焦仙高隱處雲海盪心目中有藏書巖琅函謹編錄山僧爲收掌不使塵手觸春秋佳日多時向蹋曝縹緗浩海風來芸香吹滿屋左右青瑤玕翠篠覆玉軸繪圖索題句展閱散古馥何日寄蘀圖十年快披讀　李黼平小瑯嬛仙館圖詩司空博物冠今古閣自建安游洞府奇書天與特寫言三十輛車人所睹羽陵萬少白世間宛委況自君家山但然松節潤麻炬是身到處皆瑯嬛　文達南宋淳熙貴池尤本文選序元昔但得元張伯顏明晉府諸本即以爲祕册嘉慶丁卯始從昭文吳氏易得南宋尤延之本爲無上古册矣元家居揚州舊城文樓巷即隋曹憲故里李崇賢所由傳文選學者也元既構文選樓於家廟旁編得此册藏之樓中別爲校勘記以貽學者　又題家藏延熹華嶽廟碑詩我今快得四明本玉軸都鐫示尊顯壘全范錄三百年入我樓中伴文選　昌熾案余所見宋刻金石錄文達藏本有印曰癸巳曰節性齋曰文選樓曰石墨書樓曰雷塘盦主曰亮功錫祜曰體仁閣大學士曰隋文選樓之印曰泰華雙碑之館曰萬雲多處是三台曰家住揚州文選樓隋曹憲故里其　內府校書一印曰臣元奉敕審釋　內府金石文字又一方印其文曰揚州阮伯元氏藏書處曰瑯嬛仙館藏金石處曰積古齋藏研處曰譜研齋著書處曰擘經室又有闕里阮孔經樓孔子七十三代長孫女諸印則文達繼配衍聖公女孔夫人也夫人著有唐宋舊經樓稿世號經樓夫人又有靜春居士阮劉書之二印文達集中屢有示書之詩當是其侍姬也

山陽笛韻不勝酸紅蕙飄零骨未寒詰到青箱靈鬼哭祗留佳壻比韋寬　袁廷檮又愷　貝墉簡香

湖海詩傳袁廷檮字又凱號綬階吳縣人監生　同治蘇州府志廷檮更名廷壽六歲而孤生母韓敦之成立家有竹柏樓舊所居也　王昶漁隱小圃記袁子又愷漁隱小圃先爲王岡齡居名江村山齋又愷之兄岡齡女夫也故是圃歸袁氏又愷拓而新之入門貞節堂三楹後爲竹柏樓蓋奉母韓太夫人而竹柏所以況其節也　錢大昕五研樓記袁子又愷向居金昌亭畔顏其讀書之室曰三研齋三研皆其先世所貽一爲介臞先生物一爲謝湖草堂研則尚之先生物一爲列岫樓研則矛之先生物也丁巳歲青浦王侍郎以所藏楊容居士研贈又愷錢唐奚鐵生爲作歸研圖未幾又得谷虛先生康石研并前所藏而五是夏又愷移歸楓橋舊居謀藏書之所惟莊樓宜乃奉先世手澤及古今載籍收藏惟謹名其樓曰五研暇日坐樓中甲乙校讐丹黃不去手　漢學師承記袁上舍壽階明六俊之後五研樓藏書萬卷皆宋槧元刻祕笈精鈔又得洞庭山徐尚書健庵留植於金氏鑒壽閣下之紅蕙種之階前名其室曰紅蕙山房四方名流莫不挐舟過訪壽階性好讀書不治生產坐是中落奔走江浙間死年四十有七　瞿秋聲館詞話袁綬階性吝一介不輕與聞龍雨樵謂戊袁湘湄與質所有集二百金以贈咋舌曰是獨不畏寒餓乃身歿未久子若孫弗克負荷田廬斥賣殆盡元和顧澗蘋過其故居感賦月下笛云試問樓中身前肯信破家如此又云魂歸白晝常聞哭想只戀青箱未死昌熾案綬階子爲羲圖之壻羲爲此山詩集得諸五研樓賦二絕志感云漫說收藏五研樓人亡人得已堪憂而今樓在人何在手觸遺編涕泗流白堤蕭瑟起悲風又見楓漁老去同從此城西蹤跡少僅存水月一龕翁山陽笛韻可爲嗚咽者已　紅蕙山房吟稿題貝墉簡香詠書圖嗜好由天性詩書豈厭多一編可閱盡千卷恣研摩徐興搜金石關情託詠歌酸鹹與世別莫訝笑殊科昌熾案貝墉字既勤有千墨盦叢書錄甚富同治蘇州府志墉亦好藏書好金石書畫略與廷檮相似以嗜古不事生產貧其家特靜齋書目類疑年錄四卷貝氏友漢居鈔本有簡香居士平江貝氏文苑諸印

顧殿城南列女圖先秦禮服古尊壺阿和阿道皆無恙但少藏金與蔡珠　顧之逵抱沖

顧廣圻撫本禮記鄭注攷異序從兄抱沖名之逵元和縣貢生歿於丁巳春年四十五　昌熾案抱沖先生乾隆四十一年謝宗師科試入元和縣學見三邑諸生譜　黃丕烈蕘圃筆記跋過學山堂見亡友顧抱沖手錄汀文盛本漢書著筆不多想未經卒業之本流落坊間忽過余眼倍增懷舊之思矣抱沖之歿其二子皆齠齡今皆成人昌熾案澗蘋跋高注戰國策有云留示阿和阿道即其二子小

名也。自織紫蕘翁跋和樗詩抱冲歿於四月與瑀輩之
言不同當以澗蘋爲正其藏書處曰小讀書堆　瑀四
哀詩顧之逵吳中諸生乙卯遇於雍推明年至其書室得
觀藏書時校刊列女傳值君病死死數月書方成詩云抱
沖奕奕目光照人鐫作形氣書爲性讀我誦君屋背藏面
津丹鉛縱橫誦讀不輟讀不輟今輟且絕擁篋哭闘我
欲近行　瞿中溶輓顧抱沖茂才詩嗟嗟顧君好讀書百
萬牙籤皆玉軸宋刊元印與明鈔插架堆牀娛心目一握
書論一斛珠購來手自三薰沐黃金散盡爲收書祕本時
時出老屋又云令弟風流歎阿兄遺書護守藏家塾編乞
名公作傳銘一瓻和淚重編錄自註抱沖著有一組錄
得書圖共祭書詩但見咸宜絕妙詞翁不死時書不死似魔
似佞又如癡　黃丕烈紹甫
同治蘇州府志黃丕烈字紹武乾隆戊申舉人爲藏書癖
得宋刻百餘種學士顧莼顏其室曰百宋一廛　王芑孫
黃蕘圃陶陶室記同年黃蕘圃得虞山毛氏藏北宋本陶
詩繼又得南宋本湯氏注陶詩不勝喜名其居曰陶陶室
飲余酒屬余爲記余未及爲也後二年又得南宋本施顧
兩家注東坡和陶詩於是復飲蕘圃家而卒爲之記曰今
天下好宋板書未有如蕘圃者也蕘圃非惟好之實能讀
之於其板本之後先篇第之多寡音訓之異同字畫之增
損及其授受源流繙摹本末下至行幅之疏密廣狹裝綴
之精粗敝好莫不心營目識條分縷析積晦明風雨之勤
奪飲食男女之欲以沈冥其中蕘圃亦時自笑也故嘗自
號佞宋主人云今者託趣於二陶非獨暱其宋本之不一
而足也蕘圃宜爲縣而不爲略似陶公其力耕校書累
大致彷彿故因以自寓焉然陶公處衰季求官於貧族潛
足蹈而後去之蕘圃遭遇盛際以高材久次蕘翠獲選不
由求爵願且儼然脫屣歸臥不出斯其過遠勝陶公又陶
公讀書不求甚解蕘圃則實事求是蒐亡剔蠹一言一句
鑒別古人所未到時以華諸書而廣其副嘉惠方來蕘圃
讀書之專且博亦非陶公所及也然則蕘圃之命其室與
寅伯生諸賢之命其室者取義不同而蕘圃之趣遠矣蕘
圃年未老宋板之書廬至未已家雖不豐力能致酒春秋
佳日招其二三同好盤桓乎是室臚列宋元校讎完闕瑩
正舛錯標舉幽沈當其得意詠爲篇什以視陶公當日所
謂欷然思對者未知何邪異也余生平讀書第取有字不
能如蕘圃之精求好寫今茲覽晚勞學無復可言然蕘圃
既託懷乎陶陶矣試欲廣由房之唱而極舞詠之情其能
舍余哉爲記之如此　沈士元祭書圖說黃君紹甫家多
藏書自嘉慶辛酉至辛未歲常祭書於讀未見書齋後頗
止丙子除夕又祭於士禮居前後皆爲之圖夫祭之爲典
鉅且博矣世傳唐賈島於歲終舉一年所得詩祭之宋周
有祭書者祭之自紹甫始　顧廣圻士禮居祭書詩歸家
忙忽歲將除折柳頻撣共祭書君作主人眞不忝我稱同
志幸非虛儀文底用矜能創故事還應弄李初更願壽刊
刊舍眞每贈聯翩與羅疏　又復翁詩一首卅六簡復翁
復生書不死遺信初憐雜薦書歸來見面爲我泣益信於
翁是知已翁昔病中前後事猶日昏昏臥牀第薦寒中人
疑彭泉季感奔走頻禱祀溫涼補瀉錯投藥坐覺增劇乏
良已頻危者再再尤甚竟比焦尾託垂死親戚相與謀
論喪翁致此別有以遽空有物日積物其所採然在耆史
滿家每詑希世珍一一均堪獻使更誇勿蕘神助之此
論紛紛因少止特勞然否就我訊辨牀走筆付雙鯉我謂
斯言紕付度辨說蓋失其當矣死生有命語則云與書爲
齊風馬似前歲某甲委塵乍一丁不識至癡怡昨歲某乙
化奄忽終身寶權梵翳寡翁獨安謹出鳳被巨靡崩騰屹
山峙苦翁者書愈翁命唯翁自審微終始況乎翁之不合
壺觴君功臣嶽足特古人地下倘有靈難命於書宜降祉
方今學子多紛夫但向縣橫求科市卜光從御僕何紛紜
鉗鑽破俗物李牛頭馬嘴工鐵題强顏邪惜識者恥翁謨
未見根性命滑嵇名利同奮擇須知趨避諱偏外只此相
鼓千萬里抱殘守闕碩果存殆可謂九一又盤腸無絕本
三聖羲莫斷書中眞種子果陶黃鍾律乍聞見天地心書
然起嗟我夙昔務著屑扶眞抑僞愚拚粗直傷吾道多據
蕘誰解蕘圃藏原籍遂乃寫心祖畢小識欲見叙累切翁
未墳溝壑會假年乎翁何爲爾難俟從來兩事命也歟膚
鬼膚人等妄耳作詩題翁翁聽取毋我稱翁作奇士今者
弗死豈偶爾放佚羣機待我紀翁能傳書書傳翁千秋不
朽翔無愧復我復我無慈耶肯任百年駒隙欲　瞿中溶
古泉山館集題黃蕘夫祭書第二圖祭書圖作後先論妙
翰同輩逢子孫歎我風塵淪落久奇書空向夢中存注云
前圖吳竹虛作此圖吳枚庵作浪仙嘉話古來無周墨黃
譽接步趨我有癡情同是癖也思補畫祭錢圖煙雲聚散
本無常祇合流傳在如方但得主人眞好古校讎刊布似
黃郎注云時蕘夫藏書已多轉歸他姓　又嘉平廿又三
日黃蕘圃移居懸橋巷出新詩與圖見示因題四首兼寵
室思過歲除有人於此賦移居披圖莫認村夫子曾讀人
間未見書籍治東偏古寺西平江一櫂接芳溪滿船載去
書千卷入室先教插架齊一後楓橋一縣橋頁所從此路
迢遙丁甯倘有奇書攜共賞還來折簡招湍我吳閭廿載
多身如幕燕不成窠棘卿久有歸耕願無計移家奈奈何
自織紫蕘翁嘉慶以來藏書家當以先生爲一大宗嘗時賺
千里爲作百宋一廛賦近潘文勤師刻士禮居藏書題跋
記六卷及門江建霞太史又刻續錄二卷訪百宋遺闕者
此其淵藪矣先生得一奇書往往繪圖徵詩有得書圖續
得書圖再續得書圖今皆散逸其名之可攷者曰襄陽月
夜圖得宋刻孟浩然詩作也曰三徑就荒圖得蔣草亭所
藏三謝詩作也曰蝸廬松竹圖得北山小集作也余所見
元祿前題圖爲得咸宜女郎詩而作其所題所見古書錄
亦無傳惟自序兩書云獨殘僞斷市希驗骨之來蠶散紙
淪窺謝約齋之見見元統元年進士題名錄跋先生號蕘
圃或題蕘夫亦曰老蕘乙丑齋號自署復翁亦曰復初氏
亦曰復見心翁陳拙安爲鐫一印更生印又號廿止醒人
五十後號知非子晚年又自號抱守老人席上輔談跋時
六十一歲自署秋清逸叟其藏書之印曰百宋一廛曰讀
未見書齋曰陶陶室其藏詞曲之所曰學山海居又開有
暑紅椒山館學耕堂者不能枚舉也　又按廿止醒人初
不得其義既見士禮居題跋續錄內老學庵筆記兩跋皆

自署廿止醒人後又署一跋云廿止醒人之自跋畫余取
淵明詩意淵明詩止酒一章廿句句有廿止字止酒則醒
矣余自甲寅丁外艱乙卯遭火災遂至日醒一日二十年
來夢夢今醒矣殆將自止矣淵明詩本有廿止字而今適
當廿年非前定耶乙亥端陽前四日

與花同好月同明修到雙芙有幾生薰沐爲書題佛號生生
世世出秦院　張燮子和　孫蓉鏡芙川　姚畹眞

蘇州府志張應昌字若谷昭文人蒲江知縣子燮字子和
乾隆癸丑進士歷官甯紹台兵備道以詞章名世　士禮
居藏書題跋記牙嘉四靈詩昭文同年張子和藏書也余
與子和相得以彼此藏書故猶憶癸丑同上春官邸寓各
近琉璃廠每於暇日卽徧游書肆恣覽古籍一時有兩書
淫之目　又題明秀集詩琉璃廠裏兩書淫蕘友蕘翁是
素心我羨小瑯嬛福地子孫世守到於今道光四年甲申
蕘翁爲芙川世講書於百宋一廛爲儀案小琅嬛福地張
氏藏書處芙川名蓉鏡燮之孫娶姚氏名畹眞號芙初女
史亦精鑒別故其夫婦藏書印曰雙芙閣余見宋刊後村
詩集殘本有芙初詩云叢林萬卷劫灰餘古本流傳此絕
希八十詩翁高格調伊川擊壤想依稀又茗薰香纖顏拈
芸編珍重展瑤緘好花明月原無主自取猩紅小印鈐又
題云道光戊子二月花朝琴川女士姚畹眞芙初氏時年
二十六歲清寒淒雨病榻淹纏腕弱字劣不計工拙也無
虞佳日而已又有方若蘅跋云道光庚寅上巳桐城女士
方若蘅叔芷氏假讀於鏡清閣時盆梅尚未全落靜對古
編覺幽香與墨香同耐人尋味也若蘅爲勤襄公之女自
號畹芳女士　莫氏經眼錄云蜀大字本史記集解芙初
女史藏本亦有勤襄公五女若蘅二印蓋當時兩家閨秀
一瓻往還洵玉臺之佳話已　鐵琴銅劍樓書目宋本擊
壤集芙川藏書卷三冊首空葉有芙川以血書南無阿彌
陀佛六字題其後云乙巳十一月得之愛不能釋以血書
佛字於空葉惟願流傳永久無水火蟲食之災　張氏藏
書印記纍纍不減項子京曰虞山張氏曰琴川張氏曰清
河伯子曰蘿摩亭長曰張氏圖籍曰芙川鑑定曰曾藏張
蓉鏡家曰芙川觀書鏡心賞曰虞山張蓉鏡鑒藏曰虞山
張蓉鏡鑒定宋刻善本曰小瑯嬛福地曰小琅嬛清祕張
氏收藏曰在處有神物護持又曰一極心勤是藏書則芙
初女史印也

謏古相逢燕市中名場滿水各西東長安珠桂還如昔典盡
殘書莫送窮　黃錫蕃椒升　韓配基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海鹽黃椒升余二十年前友也頗藏
書兼精篆刻嘗往來吳門從潛揅老人游每至必擕古書
相質余時或得之後爲小官於閩中　又輿地廣記宋本
第十八卷改曰建雄軍以上全缺竹垞藏本歸乍浦韓配
基壬戌春余計偕北行配基亦以辛酉選拔朝考入都把
晤京邸許以十八卷前寫寄後余被黜南還配基亦未得
高等彼此音問不通至今不能補全可慨也　又云韓應
京兆試中丁卯科舉人在京邸求售余託五柳主人爲余
出百二十金購之　又云賈人從乍浦韓氏得書數百種
盛稱中多舊本有施蔣臨安志歸簡莊同人賦詩紀事簡
莊詩云輸錢吳市得書誇道是西施入館娃宋室江山存
梗概鄉邦風物見繁華關心志乘亡全帙屈指收藏又一
家況有曾稽嘉泰本賞奇差足慰生涯　前塵夢影錄嘉
興黃錫蕃酷嗜古印有續古印式一卷　持靜齋書目文
房四譜五卷黃椒升藏本有醉經樓印

瘦骨淩霜破拘闌小松何似老松強吳涇延令同根否綠柳
橋西戴大章　戴光曾松門　戴大章堯寶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爾雅小箋嘉禾戴五松門余舊交也
今春閏月二日有事至禾中夜訪松門於吳涇橋徧閱所
藏之書作詩贈之有句云從好招朋共傷心失子才蓋松
門與余同好而境遇亦相等也　盧之遴張肩甲乙雜著
跋此書未有小記署光曾爲戴君松門嘉興諸生以學行
受知於阮文達　錢泰吉可讀書齋詩戴小松茂才培成
爲松門明經光曾哲嗣寫古芸薌花圖嘗寫悅松圖以貽
之道光壬寅冬日小松奉圖見示感賦偉哉松門翁我少
嘗接對瘦骨淩雪霜高論破拘囿不忍匠石遺絕洗膚俗
態送老撫庭柯慘澹數千載何人抱遺編有子愾惇誨遂
倩君薪生繪墨爲舊學薪君亦成圖著紙還瓊瑤小松能
仰承肩若嚮泰岱老松蔭庇之風雨闢翳夜　前塵夢影
錄墨表上下兩卷禾中名士戴松門光曾輯　楹書隅錄
宋本說文解字有延令戴大章字口口一字南軒大章堯
寶綠柳橋西戴大章各印

藏書紀事詩卷五終

藏書紀事詩卷六

長洲葉昌熾

新坡垻上各收藏辛苦求書鬢已霜吳越浮家非遠游宋元
插架士鄉堂 陳鱣仲魚
杭郡詩輯陳鱣字仲魚號簡莊海寧人瑀子嘉慶丙辰舉
孝廉方正戊午舉人阮云簡莊覃精研業於經小學之學問在
紫薇山麓購藏宋雕元槧及近世罕見本甚夥 管庭芬
經籍跋文書後吾鄉陳簡莊徵君生平專心訓詁之學嘗
與錢竹汀宮詹翁覃溪閣學段懋堂大令抽甲乙之祕質
疑問難以爲樂既客吳門與黃蕘圃百宋一廛九經三傳
各藏異本於是欣然定交互攜宋鈔元刻往復易校疏其
異同精審確鑿其功與攷定石經無以異暮年歸隱紫薇
講舍手自鈔撮成書凡十有九篇署曰經籍跋文 東湖
叢記吾鄉陳仲魚徵君向山陽藏書大半歸馬二槎上舍
其藏書印記云得此書費辛苦後之人其鑒我又刻仲魚
圖象鈐於上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孝古齋送來吳志二
十卷專刻本明日訪友城西出金閶門至海甯陳仲魚寓
中出此相賞并告以欲往山塘書肆遂借仲魚舟同往其
舫有一小榜曰津逮舫余謂仲魚曰君好書故所乘舟以
是名之今適借此訪書則吾輩知有是事也我兩人不覺
撫掌而笑 吳騫賜過簡莊徵君紫薇講舍詩背倚危崖
各一閒宮生北牖抹煙點黛翁詩句堪移贈買宅錢多爲
見山新坡舊業本黃岡卷軸丹鉛說上卬重輯白公吟眺
地裝褫花下讀書堂注云士鄉堂先生垻上讀書處昌熾
案先生南部新書跋自署新坡陳鱣記於六十四硯齋又
案先生歿於丁丑二月見黃蕘圃題跋
探梅圖共吾中論紙墳空歸白下魏文帝求爲後死費好携
畫本訪程閻 程世銓叔平 張思孝白華
士禮居藏書題跋續錄顯平是爲余言門有宋刻鑑誡錄
爲程叔平騫去此事已逾二十年矣念何祕不示人余
雖識念鞠未便索觀也近念鞠宦遊江西家中書籍大半
散佚惟此書尚寶藏余謀諸書賈之素與往來者久而始
得見其書索白鏹三十金余愛之甚易以番錢三十三圓



書計五十七葉跋一葉以葉論錢每葉四錢六分宋刻
書之貴可云貴甚而余好宋刻書之癡可云癡絕矣時嘉
慶九年歲在甲子正月丁巳日 又越歲丙寅一跋云是
書千里所得叔平所收今春叔平從江西解餉至江甯旅
中病卒千里館於江甯太守許因爲料理喪事令其孤扶
柩歸可謂始終篤於情矣昌熾案叔平嘗爲念鞠之字余
同年王勝之太史藏念鞠鄧尉探梅圖卷方勝紙所繪念
鞠自填金縷曲並梅二闋後題云己酉仲夏世銓書於寸
草軒中下有銓字方印鞠裳二字朱文方印因知念鞠名
世銓又別號鞠裳也汪函盧稻題此卷云先太孺人在日
最喜鄧尉而尤愛西磧遠園予兄弟嘗奉太孺人三至
其地遠園者程家園也其地絕勝以西磧爲鴟以太湖爲
池梅於所謂鴟嘴臺下以梅花萬樹爲林程氏夫婦偕隱
於中程氏婦姓顧能詩詞壇中所稱顧仔生者與太孺人
有好自太孺人見背予亦不復至其地矣念鞠爲太孺人
再姪孫出是圖邀題念鞠與予蓋有戚而同者 顧廣圻
刻易林序廣圻十六七歲時從游於長洲張白華師假館
程子念鞠家念鞠既同門而頗著書甚相得也先是念鞠
有陸敕先手校本易林後歸黃君蕘圃將謀付刊屬序其
簡首回憶初知有是書之日倏忽二十五六寒暑曾不一
瞬而念鞠以薄宦遠化於外廣圻亦復行年四十有三久
見二毛矣方思逖數吾吳人物翻溯與結流派所聞所見
加以筆記存諸篋衍示我兒曹稍傳文獻之信而蕘圃刻
是書顛末乃可爲其中一事者也昌熾案此書自甲申屬
稾迄今七載粗可寫定犬馬之齒亦逾四十有三非敢竊
附前賢亦聊存文獻於什一而已時光緒庚寅客都門記
又案吳望鳳緯雲樓書目跋云此冊爲張子白華所藏
予嘗借歸張子疑予藏匿不返索還甚急甚至面赤張子
博雅多聞獨於書斤斤護惜古人所謂讀書種子習氣未
除歟即此知張子能謹守勿替者矣據此則白華亦好書
不愧爲潤蘋之師者也枚庵印須集張思孝字南陔長洲
人諸生有白華堂錄
不校校書比校勤凡塵風葉掃猶紛誤書細勘原無誤安得

陳編重屬君 顧廣圻千里
李兆洛顧先生墓誌銘先生名廣圻字千里以字行號澗
蘋年三十補博士弟子員孫淵如觀察張古愚太守黃蕘
圃孝廉胡果泉中丞秦敦夫太史吳山尊學士皆推重先
生延之刻書道光十五年二月十九日卒年七十先生論
古書必繇宋槧細若毛髮棼如亂絲一經剖析刻然心開而
目明銘曰安得古書盡經君手凡立言者君不朽書有
時朽先生不朽 案先生自號思適居士有宋一廛賦注
云居士元和縣學生書校讎皆有依據紀其壁空其持論
謂凡天下書皆當以不校校之探有取於邢子才日思誤
書更是一適語以之自號云 先生思適齋自記略稱
子才不甚校書子才誠不校乎哉則爲由思其誤又爲由
而有所適也故子才之不校乃其思不校之誤使人思誤
於校者使人不能思去誤於校者而存不校之誤於是日
思之與天下後世樂思者共思之此不校校之所以有取
於子才也 吹網錄延翁著曰一書節錄朱子語類錄者
爲无悶子不著姓氏程泉初語余无悶子即其師顧澗蘋
先生其藏書記曰一雲散人又有黃門侍郎三十五
代孫一印
浮江一舸下錢塘回首昌平是舊鄉樽酒未斟書有癖字求
靈藥爲醫狂 何元錫敬祉
錢大昕何桐孫墓誌銘君諱季堂字山甫一字桐孫先世
自上虞遷於杭生四子元錫侯選縣主簿 杭郡詩輯何
元錫字夢華錢塘監生有秋神閣詩鈔注云夢華精於辨
鑒之學家多善本書古成癖素有狂疾賦人紹覩故大家
青衣也夢華娶之吳江郭麐懷夢華詩云如願拜償十斛
珠牙籤圍住病婦魚莫言狂疾無靈藥新得佳人未見書
後游粵中客死 王槐秋鴻館十二人詩何主簿元錫云
夢華有奇癖凡作書中蠅紫文窮石室祕衍搜瑤函披覽
手著錄林疑不及誓忽闖有精斷一舸浮江直以性命
博豈止耳目食歸來笑開口竟忘罄瓶粟請君借賃岡投
癡心懷惡他日一瓻致不辭聚曙探 張鑑訪書圖歌爲
何夢華索賦夫君好古耽冥搜南探禹穴東之吳手拓金

石不知數日吟詞輸無與儔絳雲樓中燹未失化虎寺邊
竊還出一千金購吳都文八萬從光民水上日思誤字相
實穿手定黃墨竊鎖研涼州太守車殘兩攏鎌居士手一
綴笑吾衡兗亦好事縱不能訪帰爲累夜雨偷鈔述古堂
朝游市隱慈恩寺憶昔渡江至揚州吾師招住文選樓連
牀照影那可說手眡口沫無時休此時何君日來往臨福
殿安亦同賞廣集當論翡翠裝褫尋不辦珊瑚網　簽新
錄孔氏祖庭廣記十二卷何夢華所藏紙墨古雅昌熾案
是書今藏海虞瞿氏有瞿木夫題云辛酉四月二十三日
觀於何夢華三吾館景齋中又黃蕘翁題云今夏五月余
自都門歸錢塘何夢華亦自曲阜攜眷歸僑寓於吳何固
孔氏壻也其匯贈中有元板孔氏祖庭廣記五冊裝潢古
雅鐵題似元人筆　拜經樓藏書題跋記蕘圃跋鼂何
夢華借閱有題字云嘉慶庚午觀於護持堂之蟬影閣
鐵琴銅劍樓書目九經疑難有錢塘何元錫字敬祖號夢
華又號蝶隱朱記昌熾案據此則蝶影之印疑當作隱
莊叟寓言騎狗指紫窰硯片古藝龜莫輕東本兼殘本巧合
廷津劍一雙　張紹仁學安

鐵琴銅劍樓書目東坡全集有吳郡張紹仁學安藏書朱
記　皕宋樓藏書志齊民要術十卷有跋云道光新元三
月十九日書於仁壽里之讀異齋訒庵張紹仁　又道德
眞經指歸七卷張紹仁校本跋曰此本朱墨紛然不易辨
讀今夏酷暑不出戶庭雷勉鈔成益信凡事皆當僶俛甲
申閏七月巽翁識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賀方回集半部
陳仲魚所贈頃張君訒庵遂余觀新收之書內有虞湘遊
老詩集之半余細閱之與仲魚所贈竟爲延津之合兼當
重出本及不全本此余一己之獨見訒庵效尤卽獲奇驗
甚與弟賓藏書家不又得一人耶　又西溪叢語張訒庵
本訒庵校書心到眼到手到在朋友中無出其右　昌熾
案紹仁長洲人曾居稽司空巷其藏書處曰蘇廬曰執
經堂詳見士禮居題跋記
是亦藏書陳仲子草堂何在在西畇旁無故實旁皇索但識
名壻字仲遵　陳壻仲遵

播首瑩墨櫛小槳陳許汀埼長洲人工山水用筆雋秀到
趙千里　士禮居所藏新論跋西畇草堂者陳子仲遵之
居也仲遵所嗜古書　又麟臺故事跋影宋舊鈔三卷歸
於西畇草堂　曝書雜記家蕘圃翁於吳日特購藏書志
記所見薄月集曾見吳門陳氏書汀藏列朝詩文集月有
白蓮集三十卷鈔其副本文集五卷已失僅存詩廿
五卷耳　鐵琴銅劍樓書目徂徠文集卷首有平汀陳氏
西畇藏書及陳埼印二朱記昌熾案說文埼錡也埼詩埼
埼舞我今詩作躍其字从土正字通又有从土之埼與埼
同陳君之名當从士
更無人上沈樓看詩夢初回水國寒輸與鴻堂貽欲盡猶留
蟬翼舊齋氣　沈慈十峰　弟恕綺雲
持靜齋書目歐陽文忠集有沈慈十峰舊有寒閣嘯閣沈
氏諸印　王芑孫題沈君慈十峰圖山高則稠峰疎側崖
爲賢九峰第平遠君才白披山如拳蹋猶勢縱章與之匹
又題沈綺雲恕梛陂消夏圖深柳一對書半臨午同詩
夢小勇山又料檢新收併舊刊筆山樓作沈樓看迴思偈
借藏書圖王癸敘分甲乙觀　又三稿齋烈也門人沈恕
自北郭移居城內爲留三日臨去題其新居日三稿齋太
息鴻堂帖今同烏篆書墨拓磨蝕盡紅日蠹井初虹獸翻
新搨蟬頭證舊銘姑教存故物數典延鄉關往云戲鴻堂
舊石搨幾今歸綺雲　前塵夢影錄松江沈綺雲所刻宋
本梅花喜神譜顧爲傳雅君子所賞鑑沈氏家本素封有
袖亭園林之勝改七薌營居停其處　又魚元機集只二
十餘葉宋槧之最精者一達官某影摹上板江建霞學使
識語云此書爲松江沈十峰慈古倪園所刻余有印本二
種初印本名三婦人集與明本會儒詩宋鈔楊太后宮詞
同刻後印本又附綠窗遺稿皆沈氏刻所知與叟略異也
吳山陶生甯看者日共圍棋一局殘塵垢堆棋寓言耳當時
書賈比珠玕　許宗彥周生
阮文達浙書許積卿傳君名宗彥字積卿又字周生浙江
德清人父祖京廣東布政使君九歲能讀經史善屬文嘉
慶己未成進士授兵部車駕司主事君曾謂諸子曰讀書

人第一須使此心光明正大澄然如止水名所居曰鑑
止水齋君以嘉慶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卒於杭州
年五十有一子六兆奎延寀延澤延敬延宣延發　蔡之
定許君周生家傳君實嗜好惟喜聚異書不惜重值藏弆
滿樓於書無所不讀實事求是旁及道藏釋典名物象數
必窮其奧而後已　嚴元照書手錄太常易章爲後　四
庫全書未收子內兄許兵部宗彥曾從杭州故家借鈔副
本嘉慶戊辰備書於杭始獲見之　持靜齋書目鑑止水齋
書目一冊許宗彥撰長洲顧沅從羅鏡泉假錄余與其喆
嗣子雙明府有舊聞其書兵燹後散亡殆盡不勝悵然
宗彥夏日雜詩吳山有陶生託業在書籍貧但買無人問
復孰我奕　又題陳蓮汀載書訪友圖遲來何病首不堪
書堆床付塵垢　又題吳更生引年借書圖近來書賈
比珠玕善本矜奇借亦難不傍靈威仙洞住祇應寫作畫
圖看
鄭獸中經所著錄不謂私家竟庶幾以藏心空首常楠輸
活碧長苔衣　倪模迂村
北江詩話倪進士模居望江之大雷岸余游匡山回阻風
華陽鎮因徒步二十里訪之其讀書草堂距家三里正面
薾德諸山屋旁卽雷港也余以二水山房顏之草堂後小
閣七間積書至五萬卷金石千餘卷平生嗜古鐵撰泉譜
四卷極爲精審　趙紹祖古墨齋筆記嘉慶甲子望江倪
進士迂村名模以所拓古泉二冊索跋則上自高陽太昊
以至前明旁及外國厭勝無不畢具迂村家藏書十餘萬
卷自言在　四庫簡明目錄者十得其八有有目者亦得
其半實吾安徽藏書之冠也昌熾案進士題名碑倪模嘉
慶己未科進士　江上雲林閣書目自序嘉慶二年余曾
有經鋤堂各架藏書序五年寓江上雲林閣凡書十二廚
中憶弱冠時江鄉僻壤聞見無多年三十一人都每見宋
元善本不惜重價購之教習官學時與孫淵如諸人交得秘
本必假借校琉璃廠載籍甫到輒購之歸六館卷消任
鳳陽教授十二年稍有所獲屬子孫輩錯一爲目以不負
數十年居求鑽研之意云時道光乙酉秋九月上浣江上

雲林清主人汪存儒積序　昌熾案同年曹根生太守言
徽州舒蘋伯書亦有江上雲林閣書目序以未見其書故
無從采錄

酒醉無爲歡俄空斷壞不全亦足重此非徒言君所言誰謂
古書非骨董　嚴可均鐵橋

鐵橋漫稿書葛香士林屋藏書圖後余家貧不能多聚書
顧自周秦漢以逮北宋苟爲撰述之所必需亦略皆有之
南宋以下寥寥焉非不欲也力不足也四十年來南游嶺
海北出塞垣遇希有之本必倩精寫或肯售卽典衣不吝
今插架僅二萬卷不全不備以檢近代諸家書目如世善
堂天一閣萬卷樓世學樓傳是樓曝書亭及同時同好如
魯孔氏閩張氏漢陽葉氏陽湖孫氏績溪方氏以至石刻
之本異國之本道釋之藏彼有而余無者多矣彼無而余
有者亦不少也黃氏丕烈叢書多宋本余與久交不敢效
之書非骨董未得宋本稱校宋本足供撰述可耳　又書
宋本北周書後宋監本大板厚紙有漫漶損缺處非余所
愛重者偶檢賀蘭辭傳其篇末多出今本六十餘字書貴
宋元本者非但古色古香悅之爽心豁目也卽使爛壞不
全魯魚彌望亦仍有絕佳處略讀始能知之

秋江月子兩頭纖畫扇齋中本事添認取連環雙玉印綢繆
紅上香題籤　嚴元照久能　張秋月香修

錢大昕嚴半庵墓誌銘歸安嚴君諱樹萼字茂先一字半
庵生一子卽元照歸安縣學生孫男二人怡均　好古堂
記君幾嚴久能芳椒堂聚書數萬卷多宋元槧本著蕙櫋
雅言爾雅匡名　久能悔庵集書手錄儀禮要義宋本後
此書藏於塽樂堂書目朱錫鬯所未見者予財弱冠好求
刻書杭州汪氏藏宋刻本廿冊索値五百金予必欲得之
求之急議値廿六萬錢議既定顧無從得如千錢乃盡賣
家所有借錢幷之而予書齋之名遂播於一時年來貧
用日絀度此書不能長爲吾有又寫此本校而藏之乜日
不得見中郞猶庶幾見虎賁也　東湖叢記歸安嚴修能
購得宋張洽春秋集傳吾邑錢廣伯爲之作詩與宋嗣齋
明經往來書札皆濃假借之多寡朱嗣齋後廣伯亦做居
修任九先生宋板春秋一書當歸盈本價稱七折錢六十
兩前書二百金未爲過多此書雖缺究屬久佚之遺經較
尋常宋元板書差爲珍重今議嚴先生來論諄諄意殊可
感若必執意昂價是屬市道非所以待有道也但照七折
錢六十兩之數斷不可少勢不能九先生銜本以曲從耳
文溪頓首又復廣伯云書籍流傳猶免圈冊予外皆無益
於舉業者必謂有益於舉業而後當出值購求而後當寶
愛此語而出自嚴先生之口立言爲失體矣要而言之此
書在任九先生從二百金之價讓至六十金已屬誠無可
減在嚴先生從十六千之價加至卅五千亦屬嶄無可增
今爲折中之論勸嚴先生再出三千五百文足成五十五
兩之數是否有當伏乞裁定　又云余所見明焦弱侯家
精鈔兩天樀集有修能跋云塘棲宋君香助教所得舊
鈔隸書五字類文待詔古香可愛以香修小印鈐之昌熾
案香修先生姬張秋月字也懷文逸碧城仙館詩有香修
詞爲嚴蕙櫋作香修姓張氏初名秋月幼鬻於無錫嵇相
國家蕙櫋聚於嵇乃謀諸中閫而畔合焉且授十六觀經
戒香蕙修之語字之曰香修華司周秋楼贈孝廉翠玹爲
寫秋江載月圖扇贈之蕙櫋因以畫扇名齋詩凡八首其
第三首云三五休論是小名秋同梢瘦月同明一灣水調
歌桃葉自向紅頭打槳迎第五首云手寫華嚴懺性靈玉
臺香近畫紗櫥連環小印綢繆字紅上蓮花白氎經第八
首云百萬工錢綰玉釵定情詩卷積風懷昨從碧浪湖邊
過本事新添畫扇齋　平津館鑒藏書籍記宋板類編朱
氏集雅醫方有張氏秋月字香修一字幼蘋朱文方印石
溪嚴氏芳椒堂藏書白文印

社酒唐華憶封春舊游如夢復如塵蛛絲馬跡尋沿得好爲
飄風變幻類　劉桐舜卿

兩浙輶軒錄補遺劉桐字舜輝一字疏雨烏程貢生著有
楚游草楚游續草疏雨軒集　張鑑眠琴山館藏書目序
疏雨雖於貲而多家累年未三十卽棄世著述楚余課
誦其家積十餘載之久疏雨歸則與談杭州谷林堂趙氏
暨揚州玲瓏山館馬氏之耽書好客朱竹垞祁往爲乾隆
壬子癸丑間來兩浙以藏書自任吾湖固多賈客載里一
鄉居者皆以售書爲業出則扁舟孤棹舉凡平江遠近數
百里之間簡籍不脛而走蓋自元時至今幾四百載上至
都門下逮海餘苟得一善本如絲馬跡緣沿而購取之故
異聞古籍旣名異當亡而下此如竹垞經義攷所云坊
肆賈友亦不可枚數疏雨旣好書而余又適館其家堂構
閎敞每夏秋之交設長楚廣坐名花異卉駢列左右主人
命門者延若屬呼僮備至卽十餘輩余課經之暇亦相
與商榷是非書旣山積賈競參半鑒別不易其時同人之
與疏雨拾藏者如楊秋室范白舫計秋琴蔣晴山諸亦
過從或有所得傳觀以爲賞析自此疏雨之書固已不啻
數萬卷矣如是者有年適值盧氏抱經堂吳氏瓶花齋書
校精本散出四方於是疏雨所收之富又越從前數倍癸
亥之秋一病遽歸道山其家不能收拾子幼爲人熒惑舉
十餘萬卷之書一旦畀之他人秋室題其身前訪書圖云
自古圖書厄多經劫火亡朱四家貲奪舉作質家價淪賣
事也飄風好鳥變幻若此斯可歎矣今年余病肺倦游過
白舫齋頭則所藏舊目與估估帳籍宛如昨日撫然久之
難再悼躬賞之莫償失今不治幷有與此目同歸澌滅者
因亟十日之功與白舫秋琴晴山訪其大略編爲一目知
其中實有足以備金匱石室之講求啟陳農前務之夢想
者豈第徑王大唐郊祀一錄同於煙銷灰燼屈指其間不
過二十餘載世故之難問已如此之速可勝道哉此書之
失不待吾人同社眼見之傳卽謂吳興山水精英不能藉
此奇觀以供後來之抉摘奚不可也疏雨姓劉氏名桐援
例授州司馬眠琴山館其所居東廂藏書之地　王鵕青
鄂舟鴻劉疏雨書齋詩幾年羈旅隔天涯心尚相親跡甚
踈衝凍徑來謀社酒封春先喜見唐華水精簾卷明於月
雲母窗虛白勝紗資拙定懸珠殿客最莊偶許闘籤牙
嚴可均題劉小夢憶書圖冊君家疏雨吾好友積書之癖
與吾同別來江子亭邊樹秋古山陽笛裏風人有微名都
折樂世舊豪奉懲成空祇今說着眠琴館卅六年前一夢
中　楊鳳苞題訪書圖劉三桐少好聚書楚游歸後搜羅

拾當積至數萬卷築嚴琴山館貯之稱以無求備齋爲顏杭
人奚岡繪訪書圖以見志惜不中壽淹忽僅四十耳嗣子煥幼
弱其書皆爲市人竊取以去可歎也君從子淑寶者是卷
出示索題傷逝者之不作慨遺書之悉亡爲書老筆言之
不文聊以紀實而已嘉慶十五年除月從弟翼生書香研
久桑州傷心餘傳錄過眼何嘗懶展架今如斯充箱孰與
蹇藉君珍此卷想業書戎編自古同書厄空教劫火亡木
興宗賈毀事作偵家偵編校留希有甄零怎堪披一
枨觸老泪忽洲很

**五色雲中有紫霞三間新築草堂棲建行地處何時出尺尺**
**高樓在會稽**　陸芝榮香圖　杜煦尺莊與邵希曾生不子

**鐵橋覆豪書爾雅新義後**乾隆十五年吾仁丁小山得影
宋本於京師孫詒穀攜歸武林嘉慶十三年錢香閣刻於
蕭山　沈蓉禰今吉蕭邑藏書陸氏第貧樓舊善本之
富爲第一蓋不惜工貲四方書賈雲集轉校從抄錄以利印
元明板本似多　網書雜記載道臨安志淳祐臨安志咸淳
未知其人跋云錄自王庶常小穀家則浙東西尚有善本
可互校也昌熾案香圖所刻爾雅新義前有孫志祖敘
跋又自跋云家農師爾雅新義世鮮傳本往得之吳山書
肆殘闕不可讀今春假仁和宋助教大樽校本是
正文字鏤板以廣其傳閱鮑廷博嘗見影宋抄本後有大
原間微君跋語他日庶幾見之得以覆加校定抑有學幸
焉嘉慶戊辰八月既望蕭山陸芝榮識又附鮑廷博詩二首
其次首末二句云他時若綴二經後五色雲中有紫霞
陋宋樓藏書志陸宣公集有三間草堂香圖兩當忠貞第
三十七世孫諸印　持靜齋書目范忠宣集有明翻淺古
所及三間草堂二印　昌熾又案香圖伕事余詢諸同年
王子獻太史陶星貞孝廉皆越中耆人不能詳也子獻言
其鄉藏書家有杜煦尺莊杜春生禾子兄弟淡建初六年
大吉買山記其所搜得即名其藏書之所曰大吉樓著有
越中金石記搜羅甚富有刊本

**老眼當道貉子踞眼光一睒窮八荒已有神鳥嶠外拔何論**
**鳧羽及蘇倉**　翁廣平海琛　彭桐橋

蘇州府志人物傳吳江翁廣平字海琛平望人府學生性
嗜異書手自鈔錄不倦道光元年舉孝廉方正卒年八十
二　姚燮聽鶯居文鈔序吳江翁子海琛攻苦力學之士
也撰吾妻鏡補三十卷金石集錄精校陸文集若干卷
聽鶯居文鈔三十卷　唐仲冕聽鶯居文鈔題詞蛟鱗
銀角兒藏老䶄當道貉子踞足跡所經四合眼光一睒
窮八荒日在月來不可遏獨向輿圖搜合四荒宙爲極不
可招獨從嶠外搜神篇　睇爲居文創此例乃書目序
彭桐橋先生見善本書必傾囊與衣贖之前後積數千百
里外必挾書以歸所得幕作必賦詩以歸於是陸則行牛
馬水則輔舟楫行旅之費倍於他人北抵京師背負襆
被如是三十餘年積書數萬冊乃築此室以貯之之齋
三楹南向北向者亦三楹齋之後爲樓三楹　國朝
御製　欽定　御批諸書庋於樓之中央
樓之東西兩楹凡各家校刊之十三經疏及歷代經解五
經總義四書小學之類附焉樓之下凡正史別史編年
紀事與夫詔令奏議時令地理職官政書之類附焉齋
之中則歷代諸子凡儒家農家雜家兵家法家天文
天文算法術數譜錄小說之類皆附焉北向之楹則歷代
正集別集總集與夫詩文評選詞曲諸集之類皆附焉登
斯齋者如訪西陽之逸與如游宛委之遺文好稱余所居
室之藏如探天祿蘭臺之秘展閱之下不禁有觀止之歎
也余生平亦同此好收藏既少又不能多插行篋在旅館
中必借觀於友人而桐橋又喜借人觀閱至其齋或檢
某書或檢某故事桐橋令其諸子曰在某架某部第幾冊
第幾卷不差毫髮蓋桐橋之書皆親自校而勘前下故
能熟記若此至其裝潢之費每冊厚過寸值每冊之跟自
書精措以表之編閱既久一無所損傷鄭氏獨公不得專
美於前矣庚辰歲編成書目四冊屬序於余余謂桐橋不
獨務博覽工翰已也其於兄弟互相友愛教子必以義
方故諸子有登祭酒布衣諸生間他日所就其可量乎是
則桐橋能享此天倫之樂者足微燕翼貽謀之善抑亦詩
書之遺澤有以致之也

**真賞教芝作振之參軍鐵語訂侏離緣搭城畔歸帆早不數**
**才人張孟詞**　陳徵芝蘭鄰

嚴可均北堂書鈔書後孫淵如得書於呈本後爲何夢華
所得夢華秉世其子以售於秀水令陳氏振之閩入目
錄案此書今歸同里蔣太守鳳藻有其藏書之室曰書鈔
閣陶季熙呈說云陳名徵芝非振之嚴氏得之傳聞故有
同字誤又前書敏求記季熙有校語云說文解字三十卷
繫傳四十卷福州陳氏帶經堂藏有宋刻本內寶意向星
村秀才索觀則爲其從兄攜赴學閩學中矣惜久之陳
氏居在文儒坊其先人蘭鄰大令以名進士爲令浙江藏
書甚富星村名樹杓亦喜鑒別予書大半得之其家　陸
心源帶經堂陳氏書目書後帶經堂書目五卷陳蘭鄰大
令所藏書也予鼎東歸田本無出山之志從閩陳氏藏書
散出多世間未有本遂奉檄一行及至閩逝訪陳氏後人
僅得張清子周易鑒注余仁仲刊吳仁傑及長編紀事
本末三書餘皆不可得其孫字星村者亦略知書詢以舍
穩秘冊則云最秘之本其先人別儲一樓爲蠹蝕盡或者
當在其中其信然耶周季貺太守謂其目爲星村所僞造
然如梁侯集玉堂集等皆注明藏印及序人姓名恐非偽
造後之人其再訪之　昌熾案閩學題名記陳徵芝福州
府閩縣人嘉慶七年壬戌科進士二甲七十名

**一片細雲盤木匡茶鐺藥臼費安排東鄰西舍驚人說鄉側**
**蹟齋爲直齋**　錢天樹仲芳

舒藝室詩存錢夢廬天樹富甯老名士也以唱古好客貧
其家性喜竹仿竹裏煎茶圖寄予題之爲法　目錄湘雲
綠映叢眉對此君室有圖書供遣日用飴茗茶枕席文茶
鐺藥臼儘中疏瀹輝榛青數管醫猜作几頁羅不俱東湖
西塞點人分　叢書舉記夢廬爲嘉古精者於嘉日湘麓
藏書志肩閣記其所見猶隨齋批注書錄解題也　士禮
居藏書題跋記御塌綴三卷諸精較求記天王偃戲藏宋
刻後歸牧翁付之絳雲一炬平陽錢夢廬得宋書柵本
不知與絳雲原本同乎異乎夢廬本爲厲家舊書家珍貴

玉蘭堂竺塢二印文氏也又有七十二峰深處一印取穴
研齋寫本證之多局述古何人舊姓錢向時書籍等雲煙
虎賁猶作中郎想摹本猶傳御局樓小劫樓頭起梓宜六
丁取去世無聞浙中別有儲藏富三卷居然是祕文惜人
異地各聞名一紙書馳兩日程忽國夜航來遠道開函古
驚使人驚曾留竺塢玉蘭堂御在文家不是王七十二峰
深處好藏家流轉感滄桑君家書籍憶臨安多少奇文是
宋刊十卷茅亭客話本攜來雙璧好同看汲古雕來穴研
鈔升言一葉並皆拋影摹補闕珍如寶不獨奇疑取身交
此六絕句爲借錢氏宋刻祁埽編而作其首宋題於宋本
後也既而夢廬知有是詩寄素箋索書 錢坪鍔刻儀吉
目會昌進士詩舊藏嘉興錢氏有錢天樹印味夢軒二朱
記
蕘芸散後歸何處畫在南豐與北楊留得宋元書目在一編
中有小滄桑汪士鐘閬源
同治蘇州府志黃丕烈藏書歸長洲汪士鐘士鐘纂刻宋
本孝經義疏儀禮單疏劉氏詩說郡齋讀書志諸書皆對
精審舉世珍若球璧 黃丕烈郡齋讀書志序閬源英年
力學讀其尊甫厚齋先生所藏四部之書以爲猶是尋常
習見之本必廣搜宋元舊刻以及 四庫未采者於是厚
價收書不一二年藏弆日富 顧廣圻藝芸書舍書目序
汪君閬源藏書甚富取宋本元本別編其目各成一冊汪
君信具神解凡於有板以來官私刊刻支流派別心開目
睞遇則能名而又嗜好所至專壹在茲仰取俯拾兼收並
蓄揮斥多金曾靡厭倦以故郡中傳流有名祕笈搜求略
徧遠地聞風挾冊趨門朝夕相繼如是累稔遂獲目中所
列宋若干種元若干種既精且博希有大觀海內好古敏
求之士未能或之先也 潘文勤師藝芸書舍宋元本書
目跋吾郡嘉慶時黃蕘圃周香嚴袁壽階顧抱沖所謂四
藏書家也後盡歸汪閬源觀察之姑母歸觀察之子珠
林比部德英蔭少時至汪氏山塘所居其室宇軒敞樹石
蔥蘢堂中懸楹聯種樹似培佳子弟擁書權拜小諸侯阮
文達撰書阮與汪故有連三十年如在目前也咸豐庚申

已前其書已散失經史佳本往往爲楊致堂丈所得兵燹
以後遂一本不存今從其家得宋元舊目鈔本富矣精矣
眞不減東湖滄葦蕘圃稱蘋諸老爲之評定故絕無
僞刻目錄案汪氏書長洲鉅冊皆歸蕪里郭氏歸楊氏者
其時零也閬源父厚齋名文琛閩益美布號饒於貲祁文
端刻說文繫傳序所謂假之富民汪氏未得者也其藏書
印曰民部尙書印又有三十五峰園主人印
谿厚爲門不作架翠屛鬼斧費雕劖石函一一如靈寶但少
龍威到隔凡 葛香士
嚴可均書葛香士林屋藏書圖後葛香士居林屋之山鑿
壁爲架以藏古書我鄉張氏鑑爲作圖凡爲文以記之余
未識香士而張氏則余舊交也林屋有靈寶石函神禹所
務故其民風往往能聚書前明如葛氏一龍蔡氏羽其尤
著也香士爲一龍族孫能承先志茲張大之可謂賢矣編
有書目余未之見見其圖爲神往者久之余皆持論幸生
右文之世挾數囊金購書蘇杭市不半年可致累萬卷
此有力者常事亦何足以自豪當觀 四庫所未著錄阮
氏所未續進幸而得之隔區此願夥然大公耳今雖架上
得天聖李季所嚴乾鑿通鑑等八種皆寫本世上絕無僅
有者香士好事倘亦稱古書與余所藏有錙兩相稱者請
走使來告互相借鈔則藝林勝事也不然家有敝帚享之
千金嶄恐龍威笑人 張鑑包山葛氏激波帆月樓藏書
記去春病起始來西山葛君香士坐余於激波帆月樓其
樓輔夏一湖之勝前臨洪波卻負崇巘羅嶂帶阜雲藹
波蕩因繫樓之兩壁以居書書不下數萬卷每當楓樹負
日桂榭辭波遊觀既倦焚燭繼晷其書經史騈羅部帙峻
整集舊者拼其斷損板新者損其魚虎自甲而丙而丁依
四部例悉著於目彙凡鳳衛之新漳兎園之祕冊不與焉
道光二年六月朔日
三世同耕不稅田後賢功可及先賢誰爲作編誰無編此語
可爲知者傳 張海鵬若雲 從子金吾月霄 昭文人 張燮友相
黃廷鑑朝議大夫張君行狀曾祖士枚祖朝綸父仁濟君
諱海鵬字若雲號子瑜年二十一補博士弟子員絕意名

錫鑑志稿案先是君考訥齋公與伯兄靜谷公皆好藏書
家多宋元舊刻君拾經之暇以剞劂古書爲己任可學津
討原墨海金壺借月山房彙鈔又輯金帶編工始而君捐
館矣居恆嘗語人曰藏書不如讀書讀書不如刻書讀書
祇以爲己刻書可以壽人上以壽作者之精神下以惠後
來之拈槧其道不更廣耶 又張月霄傳月霄名金吾字
慎旃月霄其別字也祖仁濟父光基皆邑諸生月霄年廿
二補博士弟子員卻棄去篤志儲藏與同里陳子準善
又愛日精廬藏書志序月霄十年來小大蒐收今古並蓄
合之先人舊藏已有八萬餘卷又念金源氏有中國百十
餘年著作之家乘時蔚起未有裒集其文者遂矢志網羅
以補一朝之西放於金元兩代遺集更加意搜訪中如王
朋書之經林孔元措之闕庭廣記蔡松年之明秀集註與
吳宏道之中州啟劄曾當世絕無僅有之書也 李兆洛
詒經堂續經解序通志堂經解之刻百餘年矣金吾張君
以通續書衡有不盡於此乃發其家所藏寫定爲詒經堂
續經解都千二百有餘卷將以次授之剞劂 阮文達虞
山張氏詒經堂記張氏金吾世傳家學代有藏書不但多
藏至八萬餘卷且撰書至二百餘卷刻書至千數百卷古
人賴此與後人搜見也後人亦賴此及見古人也是詒
經堂詩史閣求舊書莊諸地皆羅列古今人使後人共見
之地也此於古人聞之有功於已聞之有關世之有金者
無所不爲獨不肯用之於書是謂無福若在已無學術則
雖有之肯之亦無能用之若是者亦謂之無福 張大鏞
閒居錄嚴先王父靜谷公藏書數萬卷手自校讎寒暑無
倦而先大夫京華二十載優游嗜古亦惟以蒐羅自娛彭
芸楣先生贈詩云瑣娘宛委騎皇嫻蓋志實也余承先澤
耕不稅之田一編一帙罔敢失墜右閒居錄映雪老人手
鈔照曠從父梓入賞書先人手澤庶幾與是刻常新也癸
亥六月友柏張大鏞識目燬案靜谷爲仁濟之兄是大鏞
於海鵬爲從子於金吾則昆季行也據此跋是張氏藏書
遠有端緒不自君始矣 張海鵬唐摭言跋摭言十五
卷所見鈔本後有嘉定辛未鄭昉題識者最爲近古所稱

白頭本是也案第十卷蔣璨條云白頭花鈿滿面不及徐妃半妝後人因知改作白頭於義甚乖雅雨堂本亦仍其失予從邵縣仙處假得舊本是正益歎校訂之難也　昌熾案實根生同年云今雅雨堂本正作白頭當據此本訂正　又南部新書跋宋槧久無善本是編乃邵君縣仙從士禮居傳鈔者也黃氏藏書富甲吳郡邵君博學嗜古所鈔多秘籍僅有之書　平津館鑒藏書籍記南華經有小安樂窩邵恩多印二朱記　昌熾案縣仙昭文人余在菰里瞿氏曾傳錄其山海經校本與張月霄陳子準同時張陳固為兩大縣仙抱殘守缺亦不愧小藏家也

兩宮戴得賜書還島戍霜青夕照殷豹尉蛩人靜亂走夜深螢燭補完顏　黃廷鑑琴六

虞山人文小傳黃廷鑑字琴六諸生　常昭新志廷鑑少游鐘同郡王庭筠之門精攷證研摩載籍手校者百數十種尤轢於邑中掌故撰琴川三志補記續記以補鮑盧張三志之缺　季錫疇第六絃溪文鈔序黃先生琴六館照曠閣愛日精廬兩家多藏書校讎錯脫實事求是　第六絃溪文鈔齊民要術跋余三十年來所校古籍不下五六十種惟文房四譜廣川書跋皆從訛謬中力闢與而今得此書而三矣衰年多病炳燭餘光矻矻於殘編爛簡中作一老蠹魚自笑又自慰也道光乙酉拙經逸叟　又讀知不足齋賜書圖記為鮑知不足齋賜書集成賜書在屬月霄舅子龍金源文以未歸鮑氏　賜書爲恨遂於己卯屬月霄買舟招余同往居停於鎮之南宮道院日自齋中載五六百冊分編撤錯時當初暑揮汗如雨日暮寂亞四集燒燭繼晷目為之昏不恤也

古寺鐘聲飯後撞訪書人坐贊公窗但言拱虎前朝闕廢有兩前兩石幢　陳揆子準

探原湘天頁閣集陳揆字子準諸生購古籍手自校勘凡邑人著述及他文集之有關常邑者自唐及今搜羅殆徧度請破山寺之拱虎關輯琴川志注積志世無傳別撰十卷又輯虞邑道文奠十卷補集五卷皆以鄉氏水撲注許

北路南營六朝木道藏鈔稀精唐劉賡稽瑞一卷向來藏書家未經著錄投得之因以名其樓　黃廷鑑藏書二友記吾邑陳子準張月霄二人家世儒學並有藏書至兩君而更擴大之儲藏之名遂並甲於吳中四方之名士書林之賈容挾秘冊訪異書至兩家之門而投止者絡繹於虞山之麓尚湖之濱蓋矣張居西關陳居稍南相去不半里皆面城臨水暇輒過從各出所獲賞奇辨疑有無通假相善也兩君志趣同而各有所主張則資於經精而兼愛宋元人集陳則專於史志而旁及說部其大較以網羅散佚存亡繼絕為宗旨其於書也張則樂與人共有叩必應陳則一室靜研慎於乞假余嘗謂月霄古書固不容吝第得之太易則人不知珍惜昔人以鬻書與借人並稱不孝良有以也君宜師子準之慎而陳君亦宜少除以君之通通為得之兩家所藏不下十餘萬卷其世有傳本與祕而無關學問者棄宋元舊刻及新得外具精妙尚可得一二萬卷其中多吾邑錢毛兩家舊物流落他方百餘年而復歸故土其事殆非偶然矣　潘文勤稽瑞樓書目序子準無子歿後書亦漸散吾師翁文恭公與丁丈子準厚既即其身後以重值收其藏本無得三而散失者已不少矣今稽瑞樓書目惜從翁叔平假得抄之亦可與愛日精廬藏書志並傳也

四經四史同一齋望洋向若歎無涯稍天始有逢原樂此事難教語井蛙　楊紹和彥合

梅曾亮即墨縣教諭楊府君墓誌銘君諱兆煜字熙庸聊城人嘉慶三年舉於鄉大挑得即墨縣教諭子以增壬午進士　又海源閣記昔班固志藝文自六藝而外別為九流則凡書之支六藝如諸子者皆流也非其源也況又支於諸子如詩賦譜略者乎然當秦火後餘裁數經至漢成帝時閱二百年書已至萬數千卷之多而自漢以後幾二千年以至於今附而相推繼而相擴演而愈滿醞而愈支昔之所謂流者且例而為源而流益浩乎其無津涯故書猶海也流之必至於海也勢也學者而不觀於海焉陋矣雖然是海也久其中而不歸茫洋浩瀚愈違而不知其所窮倘焉不知吾之所如浮游乎無所歸休以終其身為風波之民不亦儳哉　又曰同年友楊至堂無他好一專於書然積而不窮也名藏書圖曰海源是涉海而能得所歸者歟或曰信如子言凡書之因而重駢而枝者悉屏絕之其可乎曰烏乎可髻髦之脂而未梅乎撂天猶日月之大漫是未知海之大也又安能知源之出而不可窮也哉

楊紹和楹書隅錄跋先端勤公平生無他嗜一專於書所收數十萬卷庚梅源閣叢之屬伯言梅先生為之記別闢書室曰宋存貯天水朝舊籍而以元本校本鈔本附焉癸亥甲子間紹和里居撰海源閣書目成復取宋元名本記其行式印章評跋曾竊所及間附跋語乙丑入翰林舊學殖此事遂輟頃檢舊槧之已成者釐為五卷命曰楹書隅錄同治己巳仲夏聊城楊紹和彥合甫識　楹書隅錄宋本毛詩先公於己酉購之揚州汪容甫先生家辛酉皖寇犯肥城西境擄予華翔莊陶南山館者一晝夜自分珍藏圖籍必已盡付劫灰及寇退收拾餘燼僅十存五六而宋元舊槧所焚獨多此本僅存十八至末二卷豈員大美忌完璞固如是乎然錢遵王有言此等書勿論其全不全譬諸藏古玩家收得柴窯殘器半片便今為天球拱璧而況鎮庫典籍乎　又云桐鄉陸敬安冷廬雜識云聊城楊侍郎得宋板詩經書經春秋儀禮史記兩漢書三國志顏其室曰四經四史之齋可為藝林佳話然先公所藏四經乃毛詩三禮蓋為其皆鄭氏箋注也尚書春秋雖有宋槧固別儲之先君與陸君平生未識面當由傳聞偶誤耳

癖風鮮雨鼓藍潮二百年中字易銷識得書城如武庫守將終讓古輪扁　曾釗勉士　吳蘭修石華

嶺南文鈔小傳曾釗字勉士南海人道光乙酉拔貢生著有面城樓文存　吳蘭修字石華嘉應州人嘉慶戊辰舉人信宜縣訓導著有南漢紀宋史地理志補正　勉士面城樓記釗嗜舊書自戊辰迄今七八年得數萬卷雜置樓中大人詔釗曰汝蓄書亦如蓄眾而城守乎數仞之墉百雉之堞槍舊推樽之屬徧其下寇環而攻之物未盡而城已破是物非人力弗用也大黃之弓未嘗不兩射也墨

叙之辛自若聚精之聲未嘗廣購也然單袪聚之久斯困
困斯怨怨斯解是力非必弗才也且夫環十里而城角不
累千百分守則力不給合之聽援莫弗及勢必危勢危
而羣發其力不敵則亡夫讀書亦若是焉已矣舊而弗力
學猶弗舊也力學而弗心得猶弗力也故其盤拾汝心斠
曰唯謹識不敢忘　又古輪靜山館藏書目錄序略曰予
曰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余每歸而悲之然亦
用是自奮董余室四壁立獨插架數萬卷且有宋元槧及
舊鈔手校本紙譜奇古丹鉛淋漓精風廻籍展卷流連未
嘗不私心竊喜謂華不中盧陵之言也石華書其後云錢
南地瘠易長臺無藏書無至二百年者吾家守經堂藏本
多於勉士而書聚不及焉勉士書云當無聊時周古人書
目亦自快意可想見其好好矣　陳昌齊守經堂記守經
堂者吳君石華藏書之堂也君富於書四部叢屬獨稱經
何宗聖也

藏書四千七百種著錄三十九萬言江左俊游賓從美銜銜
天半若精軒　李筠嘉慈林

松江府志李筠嘉字修林上海人候選光祿寺典簿藏書
甚富精於校勘　龔自珍上海李氏藏書志序上海李氏
藏書至四千七百種論議盧往至三十九萬言承平之風
烈與鄭氏范氏錢氏杭州吳氏盧氏相輝映於八九十年
之間李君猶且恨生晚不獲遇　純皇帝朝親獻書
顯與日會　本朝目錄必不遺李氏吾生平話江左俊游
賓從之美則極不忘李氏東南顯僚僚屬天半矣哉李君
名筠嘉議敘光祿寺署官銜不仕道光六年丙戌六月　香
里嘉戰李筠香筠嘉詩惜載吹笙譜白華仙游群履盧情
餘留鍋香雪詩人聚權倚悲蛩孝子家金穴烟年傾郭況
琅嬛何地識張華捲天從此風流盡高柳斜陽集碧鴉注
云君身後藏書盡散　暴書雜記孔氏祖庭廣記趨上李
筠香藏金刻今爲馬笏齋所得

同有嘉人毆錢藏漢唐漢晉各分疆扶風故事如相質一佳
置官一梅閣　馬瀛二槎　馬玉堂笏齋

東湖叢記吾鄉陳仲魚徵君向山閣藏書大半歸馬二槎

藏書紀事詩　卷六

上舍上舍余中表行也其吟香仙館書目多世所未見之
本有宋本漢書書因以漢晉名其齋晉書爲天籟閣故
物有王弇州手鈔補闕之卷眞賞林寂寶也　特靜齋書
目桂苑筆耕錄有二殘宋馬氏吟春仙館收藏印又曾
舉曲阜集有馬氏收藏二種藝文宋臨安三志人家諸印
昌熾案吟春吟香不同東湖是其中表當可據三志者宋
周淙乾道臨安志三卷施諤淳祐臨安志六卷潛說友咸
淳臨安志九十五卷皆相傳孤本也　莫氏宋元本經眼
錄宋刊兩漢會要歸武原馬玉堂笏齋明經有道光壬辰
題語又周易本義卷首有玉堂笏齋漢唐齋紅藥山房收
藏私印諸朱記　皕宋樓藏書志洞霄詩集笏齋藏書有
扶風書隱生白文方印又國朝名臣事略有漢唐齋白文
長印古鹽馬氏朱文方印　暴書雜記錢夢廬云重校韻
括人書余昔藏宋板今在豐山馬笏齋明經處或云在馬
二槎處昌熾案據此可見馬氏藏書同時同姓同居浙中
齋名又相勞爵當時局好已不免傳聞異詞況後來乎故
此詩詳辨之

鳳子春駒郭未鑾神仙蛻骨自何年肆王粉本雖天巧死作
蠹乾劇可憐　黃銓佛庵

杭郡詩輯黃銓字佛庵仁和諸生注云佛庵家北郭貧無
餘貲雅性愛古市集門攤時時搜訪所得頗有舊本惜身
後斥賣殆盡聞其所藏前輩小象多至數十人不知今歸
何處年七十餘賦詩而逝有亡種原化莊周蝶只總書香
不蠹花句惜佚其全什矣　郭麐伽浮展樓詞齊天樂蠹
佛庵有藁冊爲蠹魚所蝕其蠹空處皆肖彙形殆天巧也
詞以寫之近來不食人間字滿腔是春恨青鐙生涯白
蟬身世幻作綠圍夢影羽陵團損算不似花開穠香差慰
莫羨神仙蛻餘且就此中隱有人暴來矛酉比夾寫新鐵
白描副本栩栩蘧蘧魚魚雅雅兩翅尚黏殘粉羅王休喟
是癡絕書生香瘢吟吻展向春風半窗芸葉冷　又沁園
春二娛閣余題蠹蘭卷子比物象形裁雲鏤月後有作者
未能或之先吳酒斟以往逸氣坌湧周爲變風以館鬱塞
之懷并示二二賦續紙蠅蟲伏案蠶乾剪兒可憐笑吾其魚

矣人言蠹幻蠹然蠹也或蛻成仙否圖書成一生花活觧
數其傳蠹不然君休問種此中有鬼蟲亦能天　爲君試
質前賢更有個吾家博物傳是蠹莊周達未離文字蚓郎
翻書多爲詩癡桑啓啞紗幽氣詮釋且子春駒有傳焉亡
盧種任叢殘科斗尋常蝌蚪　梁同書蠹蟫詩蠹蝕成蟫
形大小一一幾翅皆具好事者裝冊索原戲作二絕問何適
從何處來多生結習故書堆自從食盡神仙字一夢南華
便脫胎展卷分明見栩蘧世間金粉盡猶輸蟬魚恥作盤
乾死幻出肆王飛白里　昌熾案張廷濟桂馨堂集有爲
黃佛庵題所集梅花詩又有黃佛庵絮以平安錢問絮
刀納庵并叢詩式補華吾詩萬時同姓字又同好古是否
即一人俟攷

山叢荷蒲蔽琉蕊蓊藤喬木木爲鄰舊廬正在瓶山麓掇拾
寒灰藏精薪　程遐廬書城

蠹餘偶錄程君耐葊墓記楓溪擁巖程君卒十載季子文
學來謁文案略君諱廷獻字書城擁巖其號也弱不好弄
輯古佚書帝王世紀三輔決錄凡十餘種曾居瓶麓藏書
甚富得舊鈔北溪書鈔與明世所行梅慶陳氏校補者大
異板賦蔣蘭便字材尤傳藏孫任再家不甚有穀薪之
歎焉　又楓溪程氏藏書甚富長夏蘭川主人遣僕以瓶
麓讀書圖索題二首輔牙簽萬卷餘并居大好讀書庭
異時苗裔從相訪長水長塘或不如此生結習每流連舊
樹披圖亦墨緣安得惜鈔親撥樹一株平仲指山前注云
瓶山因積酒甕而成見縣志　又南陽村圖張撫迎鎮市
尾日南陽村有舊廬宅三面環水蒼藤老樹百年物也蘭
川得之爲移居遣人徵畫圖成此寄之君家老屋經水
濱近復小築來南村水三面環隔咫尺舊時喬木今猶新
又云山叢荷蕩放疏蕊珠簾壓架交長根家具雖少有雜
大拱匣姊子頗過存抒牛經史萬卷富充箱金石千番屯
日長無事坐花下欣賞洪薛殊斷斷昌熾案蘭川疑爲文
學之別號

牝雞持觴百錢時高閣秋燈愴母慈如畫孤風三歎息帰耕
而上疏延之　許光析曇伯

張鑑秀水許氏擇存樓藏書記秀水許氏二田介王徵士
研農以所受尊甫慕雲先生藏書求爲記二田承餘緒
非一世矣擇存樓縮衣節食引而弗替凡得自書賈書船
以及長塘鮑氏借鈔者總經史子集爲卷六萬二千有奇
余自束髮至南北舟車所接皆精書卷爲掩滯而旋聚旋
散不勝飄風好鳥之歎就所見瓶花齋之散吾友賦琴山
館稱其苕溪集書清許部曹得其隸釋隸續皆舊鈔本小
山堂之散於友人處見蜀石經毛詩殘帙急勸購之爲士
禮居蕘翁去天籟閣之散則字畫多於卷籍神仙起居注
其一也曝書亭之散於吳門書肆得北盟會編前有竹
垞書錄之一之印方是時渠家所新勝張簡庵遺書未散
而所著瀛洲道古錄槧本何在也又嘗因海上之役兩登
天一閣太息二百餘年寶光湮然夫士欲時不能具竹素
楊士奇之母至爲鬻牝雞以易史略釋文十書直省其得
之難如是若既聚之可不思所以永其傳今二田少孤撫
於其母閉門力學有劉氏墨莊之風余故述散聚之由卒
歸之甬上以爲頌禱之辭云道光甲午中秋　又擇存樓
藏書後記秀水許曦伯母沈太孺人能以詩書勗子孫如
新喻劉式妻陳之治墨莊余過高明之家網羅放失汗牛
充棟迨其後風燈石火撤爲灰燼其故何也必先有不能
爲之主持定議定力如許氏於是翁然太孺人直超出尋
常萬萬斯克成此偉觀也　又二田齋記閩探許氏曦伯
多積書籍以培其基曰好書以陶鑄其性靈藏多沈石
田倪南田廣圃以二田自號并名其所居之齋　又題
許二田光圻給音閣校書圖高館疏林外擁書日掩門淵
源文苑舊家世業人尊葉埽秋鏜矛錯研若露蟫百年聊
晤對風雨正忘言
百積閣于老廣文江南雙鯉寄殷勤論詩欲訂延年錄未必
禮堂事鄭君　王雨樓
開有益齋讀書志王黃州小畜外集三十卷爲河閒紀文
達公所藏採以錄入　四庫者也余後至甚城晤王雨樓
學博始見宋刊本亦止七卷未知即文達所藏否　而宋
樓藏書志載蕭會天歷李欽跋吾友徐秋厓孝廉過訪云

其友人王雨樓文學精雅好古喜收祕笈余曾欣羨湖州
雨樓廣文余丙子同年王海濤之弟也收藏古書最富道
光壬寅余客錫安時相過訪　又題歷朝集十卷王雨樓表
兄家藏乃叢書堂校宋鈔本從士禮居轉歸雨樓妙道人
書道光十五年十一月初九日　張文虎懷人詩王生世
彥雨樓一首經年往江北回首憶在南翁重寄雙鯉語少
意自謂欲知我我意耕書不勝蒔昌熾案雨樓廣文道光
間人其年不在嘯山先生下何以北面稱弟子或名世彥
者別一雨樓乎記此以俟攷
湖上翠山山上樓校書人共住樓頭寫官樓下雁行列門外
借書人繫舟錢熙輔鼎卿　熙祚錫之　熙泰鱸香　熙載　熙經心傳
張文虎懸庵錢公家傳公諱樹芝字瑞庭別號鄂庵先世
自奉賢遷今之金山祖經桐父濟發公生無他嗜好閱以
金石書畫自娛五子熙恩熙輔熙祚熙哲熙泰　松江府
志錢熙輔字鼎卿蕪湖教諭婦翁吳省蘭刊藝海珠塵
至八集而止熙輔蒐輯壬癸二集以竟其業弟熙祚字雪
枝彙選通判好表章古今祕籍嘗輯刊守山閣叢書及指
海珠叢別錄素問靈樞凡數百種儀徵阮文達序其書謂
於人謂之有功於已謂之有福後以議敘增知京師熙泰
字鱸卿廩貢生署靖江教諭　又錢熙哉字威樓好藏書
張文虎候通訓導錢君墓誌君從弟錫之輯守山閣叢
書招予佐其事君多藏祕帙時假校錄君諱熙經字心傳
別自號懶六祖溥毅父樹立子培名培傑培純　又顧尚
之別傳君名觀光字賓王偶之其號也居今山鄉錢氏多
藏書恆往假恣讀之錢教諭熙輔偕其族子集
及刊重學錢縣丞培名輯小萬卷樓叢書訪
又勸有書堂藏稿序鼎卿先生好沈默淵常居郡
垣谷陽門外別業聚書益多春木姚文僖取韓退之語額
之曰勸有書堂　又孤旋校書圖記浙江文瀾閣在西湖
孤山下功令願讀中祕書者許領出傳寫道光乙未冬錢
錫之通守輯守山閣叢書苦民間無善本約同人僑寓湖
上之楊柳灣去孤山二里許而湖環山上有樓樓下集緊
胥謂日屬舟詣閣領書命鈔畢則易之同人居樓中校讐

湖光山色溟濛几席間意豁如也是役也校書八十餘種
鈔書四百三十二卷同遊六人金山錢熙祚熙泰顧觀光
平湖錢熙咸嘉興李長齡南匯張文虎　又有三閒樓校
書圖記西湖寶石山之半蓋有宋十三間樓舊地爲東坡
守杭時治事之所今地入獨勒院郡人瞿君世瑛重葺已
亥庚子秋錢君熙泰綰文瀾閣校書之役偕予寓於此
樓前爲後湖夾岸即錦帶橋勢止殘霞皆在竹陰嵐翠中
張鑑金山錢氏守山閣藏書記去金山縣十八里曰秦
山山石奕麗道光丁酉官以築海塘伐石別駕錢雪枝尊
甫持論爲無益盧墓千計往被毀掘命雪枝偕其僚以告
當事得已由是闔里相與處於路乃構宗祠於麓後爲閣
以貯藏書顏曰守山蓋自其祖羽章先生來居此垂二百
載冀與此山相守於無窮也　熙祚西湖雜詠詩楊柳樹
邊儗小樓畫中詩思鏡中秋清風入座丹黃從四壁湖山
作臥遊一角孤山倚日邊文瀾光彩照湖壖草茅何幸窺
中祕身到瑯嬛第四天自注閣凡三層連平地爲四
百衲林桐嚴舊衍一牀余蓮蝗鐵題風流罪過登彌事空有
蓮臺善業緣劉喜海燕庭
飽康劉氏長安獲古編序燕庭先生爲文正文清公孫文
恭公子韋平之閥室無長物惟手輯金石文字踰五千通
服官中外廿餘載所至不名一錢而篋中錢幣尊彝款之
兼兩蓋博古君子也　又題唐泥造象搨冊唐高業泥造
象前人未經著錄道光己亥劉燕庭丈游慈恩寺始於雁
塔下拾得或全或闕大小凡八具全者一面一佛坐蓮臺
二尊者侍下或爲二獸蔭以娑羅樹一面刊大唐善業泥
壓得眞如妙色身三行十二字陽文涵功名敬客書　又
題燕庭金石苑後即送之入都詩卌載搜奇古攜來歲來
寶刻偏天涯斜陽古市無人迹爲讀殘碑剔蘚花　錢泰
吉校史記雜識少時購讀書敏求記心羨百衲史記恨不
得見戊申初夏諸城劉燕庭方伯言於廠市購獲集宋本
每卷多有季滄葦名字印當是效遵王爲之者一南渡以
前本但有集解一本兼有索隱字樣字缺筆當是南宋
本一本卷尾有建安蔡夢弼傅卿謹案京蜀諸本校理鋟

梓於東塾二十字　又云劉方伯所藏尚有朱所寫隱正
義合刻本卷末有校對官德郎秘書省正字張耒隸書木
記與天祿琳琅所記同　開有益齋讀書志助字辨略五
卷濟甯劉淇武仲撰劉燕庭方伯欲鐫不果余遂方伯於
嘉禾舟次方伯以六藝綱目未得盧抱經校本竇刻殺稿
未補其闕卷助字辨略未刊三憾事也　月娛室先生在
浙籍時以風雅好古爲某中丞劾罷潘文勤師言何見所
藏宋刻唐人集數十家皆精本也

吾識虞東隱君子晁陳絕學守叢殘商齋雅乘猶前日悵絕
牙籤不復彈　瞿紹基蔭棠　子鏞子雍　孫秉淵敬之　秉清性之　季錫疇菘耘

同治蘇州府志瞿鏞字子雍歲貢生居罟里村父紹基好
購書收藏多宋元舊本鏞承先志益肆力搜討常邑自絳
雲汲古以至愛日稽瑞二百餘年間儲藏家代不乏人鏞
所著鐵琴銅劍樓書目既博且精足爲後勁　黃廷鑑恬
裕齋藏書記出賓湯門千里其塘曰南塘字峰在陸湖水
東滿有村曰罟里沃壤千畦桑竹彌望故學博蔭棠瞿先生
隱居在焉有齋曰恬裕其藏書之所也君性明敏好讀書
文一試輒蹶即歸隱讀書樂道廣購四部旁搜金石歷十年
積書十萬餘卷昕夕窮覽旁稽檢書圖以寓志時城中稽
瑞愛日兩家競事儲藏先後廢散君復遇其宋元善本爲
世珍者收十之五增置插架由是恬裕藏書遂甲吳中啓
慨世之好典籍者皆爲造物所忌今君之祈嗣子雍明辨
克成先志搜奇是遇不懈益勤則藏書爲造物忌之說於
是不售矣道光庚子十月朔　張星鑑仰蕭樓文集記季明經錫
疇字菘耘太倉州人歲品勵行爲文謹守先正出入窮川
兒峰之間晚年館虞山瞿氏館中多善本得肆於黃氏士
禮居者爲多君悉疏題撰成藏書志若干卷　同治常昭
兩縣志稿萬僑傳嚐被書盈千種異同外訛紛不悉心攷
證咸豐十年遘寇李趜抑鬱以終遺書千卷燬於火　張
秋虹月霄木圖記咸豐庚申四月寇陷蘇州吾邑瞿氏
家世藏書國朝敬之稽之昆仲檢世所罕有者分置郡北
之荷花漾西之桑壩及香塘角又取經部寄於周涇口張
氏八月常熟陷粮王各處掘載舍去十之二三擇千餘種
一寄歸市董氏再寄張市秦氏復遷至鹿河唐氏已而土
寇蜂起復遷至定心潭蘇氏同治元年十二月吾邑首先
反正四鄉聯屬殆偏瞿氏之書一劫於荒里再劫於香塘
角所存僅蘇氏一處乃更擇宋元刊及舊鈔精校本彙集
十夾板二年二月載江藏之海門大洪鎮五月寇退載書
回里其幸存者計若干種可謂難矣　月娥室瞿氏藏書
今尚巍然無恙秉淵字敬之秉清字性之皆子雍先生子
也賢而好客余嘗偕曾子申季王子帶輔三度訪之敬之
兄弟盡出藏書以見示并以鐵琴銅劍樓書目屬爲補輯
每到必留連日夕談晁陳之學相得甚懽自丙子以後余
南北奔走不復能再叩瑯嬛而敬之兄弟亦先後殂謝眷
念賁趣爲之三歎

西湖三賈空手寫便水秦淮正黯然回首東閣尉樹畔讀書
窮粵正鳴蟬　朱緒曾述之　甘泉鄉人稿

陸心源開有益齋讀書志跋上元朱述之先生諱緒曾道
光初舉人一日十行無書不覽藏書甲於江浙累官浙江
秀水孝豐知縣有循聲其書仿郡齋讀書志之例兩稿核
過之　劉壽曾開有益齋讀書志跋上元朱述之先生以
研經博物聞名東南所著開有益齋集都十餘萬言佚於
兵火此讀書記六卷金石文字記一卷蓋全集三之一先
生哲嗣桂模之言曰先君子藏書至富每遇祕笈尤喜傳
鈔咸豐癸丑粵寇陷江甯先君子方官浙中悵收藏之灰
燼因取舊錄所存數十冊日夕翻覽撮其大旨筆於別冊
其假自友朋者亦爲題記嘗曰吾集與甘泉鄉人稿相類
無空言也　甘元煥讀書稿志跋先生所居秦淮水榭藏
書十數萬卷丹黃讎校皆精審先石安仲兄喜搜鄉邦掌
故及金石雅訓之學時從討證先生輒余假詩徵亦假余
家津逮樓書插借往還幾於置驛先生官浙水又獲鈔文
瀾閣本故所弆宋元祕笈多外間所罕見者昌熾案甘君
字建侯爲余丙子同年　開有益齋讀書志緒曾祖父雲
浦公年八十手寫爾雅以爲娛老清課故緒曾七歲即熟
誦此經書於秋日先父攜至東園苑家橋蟬鳴高樹
命誦聲與蟬鳴聲相屬業解不已　槧書雜記述之權知海昌

得經觀所藏書余假勘之辨鄭晉目述之謂任嘉興遂不
果搜其書載歸金陵已付劫灰矣　張文虎感逝詩藏書
遭賊焚三價攜自寫一宦落西湖所不惟風雅何時鏡網
水流到西陵下注云朱述之太守家江甯藏書甚富燬於
賊君在浙公暇寫書不倦咸豐十年賊破杭州答死山陰
又秋日假人詩萬卷殘書付劫灰烽煙回首倘難猜西湖
收拾閒風月珍重瑤編遠寄來注云朱部丞緒曾在浙得
秘籍氣以見寄　續纂江甯府志人物傳甘國棟字遴士
江甯人嘗于瀾教侯阜裔也家有津逮樓藏書至十餘萬
卷子福遐年延年福子熙字耆壬弟熙　又孝友傳甘福
字德基號夢六生平嗜學敦古嗜書極富至今談收藏者
猶稱甘氏津逮樓焉著有保彝齋日記錢秀錄　又日錄
與甘福津逮樓書目十八卷

河間君子館甎館藤蘿孫公園後閱月老新書柴與劍撥歌
聊爲積梅郵　致世寬夫　子館福子重

何紹基懷都中友人詩蓮龕餘載在攬稽大兒宦中面百
城妙有兒郎能好古勤收聚蘆餘先生自注劉寬夫所居
即孫退谷遺址乃郎子重亦好古　昌熾案寬夫先生名位
坦子重名銓嘉大興人家弄極富貴第黃子壽師其女夫
也余客歲館子壽師丈君再同前輩京邸見宋刊婚禮備
要月老新書紫雲增修校正禮部韻略皆先生舊藏月老
新書尤爲奇秘余嘗擬爲錄副燕酒儀作長歌一首紀之再同
云先生舊書龕在城中廣濟寺河間獻王君子館甎
名其居曰君子館甎館又曰甎祖齋所居在後孫公園其
門帖云君子館甎館孫公園後舊今其孫倘守舊宅而藏
書星散矣

授經如見伏生圖八十分删一鈞徒白髮紅顏相對寫阿翁
何似趙凡夫　陸鑰　臧鑰　韋金鈕

錢儀吉陸鳳藻翁鑄八十衆質積書滿家老學勤瑣焚籍
帙理故紛門庭整潔遵教教兢枯一致娛斯文有睟者容
長親析疑我里岡皆德蒸稱輸他年資方聞乙言百歲此
隱君　槧書雜記臧鏞名鉤本質夫江陰後寄居秀水其子
孫遂爲秀水學官弟子吾友金偕峰之婦翁也　又云咸

淳臨安志頃從秀水章益齋廣文金案頭見舊鈔本乃趙東潛借城谷亭本過錄者益齋云以校汪氏新刊有可補闕 又云益齋年踰古稀鈔書不輟二十年前嘗鈔樂書全部影宋精絕共計一千二百餘葉以昔秋宋本更假東津亭馬氏所藏宋本校正閱兩年而成因請乞其長子壻所綸君家九山文學善揚之女也自陸丈孤尊下世吾鄉鈔書者章君爲魯靈光矣 又陸贅香題吾跋孤尊先生所藏書皆校勘精審得一善本丹黃不倦晚年猶從余假何義門兄弟後漢書校本過錄余亦從先生得錄三國志評點本未幾先生下世所藏書散而我香能守叔父之所授表而章之 張鑑題陸贅香鐵簫林山館圖吳趨諸陸朱兩輩族均顧氏潛平原又云他年相訪臨頓里何知不是桑苧圃

九經已有四經亡披髮巫陽下大荒一旦復從詩要義鄉雲如蓋覆書堂 胡惠墉蓮江

皕宋樓藏書志麗澤論說集錄十卷有當湖小重山館胡氏蓮江珍藏朱文長印胡氏名惠墉平湖人道光中藏書家也 纍書雜記記錢夢廬語云龍龕手鑑昔年書友顧姓攜邃板大字本余慫恿小重山館主人購之不果 莫氏宋元本經眼錄毛詩要義有錢天樹跋云魏鶴山九經要義 四庫全書載周易儀禮尚是全帙尚書春秋皆非完本揚州阮氏得尚書三卷即 四庫所闕之卷又禮記三十一卷首闕曲禮上下二卷其餘四經竟無從尋訪矣壬辰仲春蓮江甥不惜重值購得宋槧毛詩要義首尾完整觸手如新爲曹楝亭舊藏眞希世之祕笈也郡城金氏藏有宋槧禮記首二卷即阮氏所闕之帙當訪求之從此易詩書二禮五經皆成完書眞大快事也蓮江席豐履厚而不以他好縈心惟古人祕笈搜訪不遺餘力是可尚已

四面天青立秋華搶榆肯共鷽鳩飛樊桐南野雖已矣元會仲容或庶幾 曹言純種水 管庭芬芷湘

纍書雜記同邑曹種水明經名言純自弱冠後專心詞章之學家苦無書借人書籍節取其精華蠅頭細書三十餘年無慮千百冊余嘗勸其仿庾仲容子鈔馬元會意林鈎元提要彙爲一編種水頷之而未暇爲今遺書滿篋恐無人收拾矣近時海昌喜鈔舊籍而端楷不苟者莫若郭溪葛萍南樵宗余嘗從管芷湘庭芬處見其手寫談孺木海昌外志周松靄海昌勝覽回至滑說之相與訂交淯南淯篤君予也芷湘與潘梧村訥人皆喜鈔書楫君事錄名人文集寒暑不倦芷湘留心海昌掌故與淯南同而於昌錄之學尤爲專門近校讀書敏求記視邪上新刊者爲勝陳節亭名欣時專鈔明季遺事不下數十種君排比成書亦談氏國榷之亞 李貽德贈曹種水詩我昨鱶枝鴛湖旁白眉爲我談古香樊桐南野不可作後之知者尤飛揚少時森森挺玉笥藏經半爲買書盡草閣抵死不敢驕四面天青立秋華自注古香種水舊號 昌熾案種水藏書處曰五千卷室亦見纍書雜記

穎上蘭亭內景經青花蕉葉製爲銘學宮危換吳橋本篇舞歌鐘共一庭 錢泰吉輔宜

王拯錢先生家傳先生諱泰吉字輔宜自號警石先世本何居浙之海鹽甘泉鄉養於邑錢翁數傳至復官大興縣令先生考也先生官衢州學訓導年二十七有海昌爲纍書雜記兩卷自道所得成一家言持尚論君家爭購傳之 甘泉鄉人稾藏書題余六經樞銘先大夫曰我有書數千卷在吳橋縣王氏當取以畀爾追先大夫喪歸過吳橋縣之連兒寓王氏以書來歸蓬擁以南錄排甲乙先宜人顧而喜曰兒好書可以畢父兄之志矣惜吾家書與堂數萬卷盡屬他姓否則恣所流覽也歲丁卯世父得語溪吳氏黃葉村莊藏書盡舉以賜從兄衎石脚以通典通致南昌新刊十三經注疏從父中丞公又賜胡氏所刊通鑑文選三十年來過善本非力所不能得必購藏君今雖不及儲藏家十分之一而學舍中一堂二內所以充棟者皆書也 又跋元西湖書院所刊蘇氏文類余得嘉靖安劉氏翠巖精舍所刊紙墨極精壬辰八月假莊芝階舍人所藏校核乃至元二年西湖書院雕印之本也 又跋校本元文類修德堂本由字缺筆當刻於明天崇時庚寅冬日既用翠巖本校勘一過今春於蔣生沐茂才所見西湖本假歸細校中有成化重刊訛字不少蓋今所見西湖本皆印於明時不及翠巖本之爲元時初印也 又跋晉藩刻元文類余見於吳山書肆有年矣道光己亥以事至杭州借金岱峰登山購肆此書插架如故也乃市以歸皎日當校其異同且訪求他本也 又記兩漢書校本初從李廣文邁孫假其大父敬堂先生手錄義門校本自己丑十一月至辛卯十月畢壬辰假 武英殿本校一過蕭氏音義宋氏三劉氏之刊誤館閣諸公攷證悉錄備端欲顧校後書未能也癸巳春日得義門弟小山所校兩書乃先校後書粗校前書甲午六月畢又得諸草廬先生所錄義門校續志三十卷李本未備者得補錄焉甫里所謂精覈正定可傳或庶幾焉 又冷齋勘書圖記丁亥泰吉始爲海甯州訓導先世遺書萬餘卷盡攜之學舍中取仇山村官冷身閒可讀書之句以名其齋 又深寧律書研詩道先庚戌二月得穎上蘭亭黃庭舊拓本釋春之初戲此青花研集帖中語銘之欣於所遇得於己快然自足不知老閒暇無事修太平玉石舊蒸是吾寶

關西夫子何爲者六經戡川無完虛天下寧然歸風矣一家偏好諦籀符 鄒愼芫子

張星鑑書關中事蹟歷路德名進士也主關中書院講席苦五經卷帙之多妄爲刪削所存者不及半書肆樂其易於鋟板也館師亦樂其便於生徒習之既久幾不知五經眞本咸豐末浙西愼嶺修鯨林視學陝甘以經題試士士子茫然不知在何經即其故所誦者皆路德所刪之本耳使者大駭出示嚴禁欲燬其板一時燬之不勝燬也將入奏中丞某公止之由是學者因陋就簡之心固結不解而其書流傳各省都下鉅公亦有奉爲圭臬者 鮑康觀古閣叢稿跋子壽侍御見和說泉長律三十四韻再勞季翮憶向都門去欣窺鄴架全年遲留成殿圖作壁精堅甲乙排篆文縱橫訂錄聯軼搜秦漢上鬻記宋元前香廷牙籤冷輝生錦軸鮮祕冊曾補綴寫本更端妍倉許儕曹氏船應似米顚丹黃勞點訂標碧附勝同志錯兒公武人如趙舉先佳辰頻造訪鎮日共流連世有冷癡客時探翰墨

惟義詩陳玉㦸也自質金銅充棟眉軒鎖盈車逵道牽新
如手未觸披笑顚處懸縱剛柤譚富何嘗伏勝傳飾徒供
嚣飽腕或纂蝸涎叢及南壘彥深居小洞天奇含塵箱習
清嚻勝登仙棐几明於鏡芸編白似緣分鈔禿筠管補逸
搜松煙鏤齒粉能析珠穿烟若對齊擬還詩證頁面識頁
便駿業名山擅騎光福地延報瓊宜倒鼠引玉但拋瓢蒲
截屏推琢搓秉忙劝篡參考齊采撥棃棗偕雕鐫定宮增
新帙無忘青彩無癡恢思借佳妙悟得頁許勵學人三五
還拜插十千廿居暫校列一一爲塗鉛白注云子端藏書
六萬餘卷多宋元雕本有書楊堂書目八十卷又云子端
慨晉以前再多名存篇帙因取他書所引證者一一析而
出之傳遺書觀作漢魏遺書鈔已成四十餘種　昌熾
案子端爲國生太史之子道光十六年進士太史與戢成
行天下三家村塾實爲金科玉律子端獨爲志好古藏書
甚富其後人宦仕於淮乙酉之秋捆載遺書到吳求售余
嘗得舊刻數種有正統本兩漢書陳儁譔數爲至佳者爲
丁泳之丈所得至今猶懸夢寐中也

不爲父母昆弟容書誠一息鄭司農從前幾被南昌誤堂密
原來有美親　葉名澧潤臣

張星鑑懷舊記葉侍讀名澧字潤臣號翰仙漢陽縣人道光
十七年舉人官內閣侍讀家門鼎貴依然寒素汲引人才
惟恐不及著敦夙好齋詩集八卷咸豐九年殁於杭州
潘文勤師橋西雜記序葉丈潤臣博書數萬卷有志纂述
所著有周易與文竊書記鄭瓘疏證戰國策地名攷皆
未卒業橋西雜記則隨筆錄之書橋西者丈所居紀文
達故宅當京師虎坊橋之西也　橋西雜記邵君懿西贈
有甚高名澧與之言曰彭文勤公嘗詆論書必求記染竹
書家氣我嘗謂書當用力於其大者未可蹈此敝也後閱
錢氏泉齋雜記引鄭康成戒子書吾家舊貧不爲父母昆
弟所容康成大儒不應出此語攷元刻後漢書康成本傳
無不字與唐史承節所撰鄭公碑合今本乃傳刻之誤此
校書之有功於先賢者名澧始悔前言之陋　又云朱子
書昔韓文攷異校勘之學宋儒所不廢　又云偶憶李生
甫先生跋盧氏抱經堂所校方言云拾遺生活勝於徵歌
選舞多矣歎爲至言　昌熾案潤臣父東卿先生名志詵
收藏金石書畫甚富余曾見其家藏印曰寞志詵及見記
又有葉名琛名澧兄弟同鑒定一印

車塵車塵洛陽陌不得歸來夢中嚙何如沮溺未耕初穴居
盱盱無文字　邵懿辰位西

曾文正公仁和邵君墓誌銘位西仁和邵氏諱懿辰字思
經號若尙書達義孝經通義書古文若干卷　孫星西方
伯位西初以中書直軍機處歷刑部員外郎
深識偉論往往驚其儕輩咸豐己未予由安慶引疾歸位
西在杭州未相見明年杭州陷遂及於難　又致云位西
文字今可見者儀禮通論上卷古文三十餘篇吳仲宣制
府刻之推安其讀書日記所謂忱行錄者丁君丙刻之杭
州　橋西雜記邵君蕙西居京師購書甚富眾所詛簡明
目錄一部所見宋元舊刻本鈔本手記於各書之下以備
他日校勘之資　蕙西遺稾借伯言遜齋肆買書有作北
生貧如洞窮鎖豈有重書供獺祭翻新不肯褻精粕搨書
雜對何詠麗古書私家無竹帛國勢椭傳但經秦後求萬
作日紛紛棗木行將塞四裔傳寫甚易得不難卻使聰明
受辨難當年制字煩鬼哭更欲燒書起秦帝就中古冊不
可無一二精英擢燕羶趙燕不厭百回看洛陽市肆歡游
甫先生庋架盈古香十萬牌籤簡精銳此皆下駟不足貪
識寶被斯偶留題叨同雅好耽細察俛與市人生校計得
虞重費囊底羞失每牽懷夢中喔先生一笑予歸休臥想
陶廬結繩世

蕺玉英光訪寶碑積書忙似鼠搬運篋中有史遺稿某別下
發編雜冤琳　蔣光煦生沐

錢儀吉蔣母馬安人傳安人海昌馬氏歸候選布經歷蔣
君星槎亦州人也蔣君適劉氏生子光煦十歲蔣君卒安
人課之讀禘注告誡之光煦亦感動自勵於學　甘泉鄉
人稿以當南陔刻輦更千文贈蔣生沐生沐報以滇藏四
金賦寄生沐詩蔣君遡來富藏妙佳刻善得奏光堂欲師
火老鑄待訪寶章一一加許原自注生沐近得岳倦翁所
刻米帖　光煦刻拜經樓藏書題跋記後序光煦少孤先
人手澤半爲蠹魚所蝕顧自幼即好斷藏三吳間販書者
皆苕人來則持書入白太安人詩市爲粗數日昔人有言
積金未必能守積書未必能讀君能讀即爲君市以故架
上書日益積稍長欲得舊刻舊鈔本而若貿射利之術往
往乘時下諸刻與易而益之金則輒轉貿易所獲信蓰未
幾凡余家舊藏世所僅有之書易且盡矣今計先後裒集
者蓋得四五萬卷　昌熾案先生撰東湖叢記其小引題
咸豐六年丙辰七月放庵居士蔣光煦識於商魁周鼎秦
鏡漢璽之齋又嘗刻別下齋叢書涉聞梓舊世稱善本弟
光堉字寅昉吾友査翼甫燕緒之婦翁也亦好藏書劉甫
匱顧中有元中統本史記余嘗見之

文字因緣在石林開翻插架倘森森公書剝落生芒未顧向
琳琅話室尋　胡爾榮心耘　楊文蓀秀實

呂晉昭胡文學傳胡君樹聲字霽之又字雨棠原籍休甯
父印川習鹺業遷蘇郡君應商籍補仁和博士弟子員寫
藏書所購多宋元舊本不吝值或更手自錄稍至千百
卷顏其居曰琳瑯秘室子二興勤常　吹網錄胡心耘名
挺浙江仁和人太常寺博士僑居吳下好收宋元舊本書
手自校勘有得即記數年來與余煮茗商析疑之交庚申
冬避亂湖城辛酉四月歿於旅舍年四十所著有石林燕
語集辨顏貞子錄集證二書皆未刻甚乘許賠可傳之作
也　又石林奏箋宋本十五卷百宋一廛賦所謂脈石林
之奏議鬱剝落而生芒也後歸三十五峯園汪氏未幾汪
氏藏書亦散爲吾族人某所得欲鬻於市而無力近聞胡君
心耘搜羅秘籍遂介余以歸之胡君欣然影鈔數本流布
四方而以原本精鑿什襲藏自將並錄板七百餘年幾至
湮沒而復傳於世亦公之精神默爲呵護哉　又浦西寓
舍雜詠頁友他鄉慰索居舊收祕籍劫灰餘如何遽返瑯
嬛地抛擲遺編飽蠹魚注云仁和胡心耘欲購收已散之
書辛酉夏賫志而歿遺書且莫保矣　昌熾案石林奏議
今歸吾上海存齋觀察已影寫付雕矣石林燕語集辨集
頁子集證二書在及門張孝廉叔朋處心耘所居在吾郡

定慧寺巷其所排印琳琅秘室叢書四集三十種宋于庭徐山民爲之序世甚珍重同時寓公海昌楊文蓀字秀實號芸士亦好藏書余在吾里瞿氏見龜溪集金亦陶鈔本即芸士舊藏也錢衎石給諫楊芸壁小象贊云鬱天人之業而功在藝林戢退舉之節而名聞東南久不相見何貌之臞何思之深稱暮年之詞賦感不絕於余心

閩道黃巾入室時歎香詞館玉參差但見架上無精本未向先生乞贈籤　勞權平甫　弟格季言

師友淵源記勞權字平甫格字季言居浙江仁和之塘棲鎭嘗年俱以治經稱弟子員後遂不與試丹鉛雜陳專攻舉史時人有二勞之目　丁寶書勞氏讀書雜識序勞氏舉從長肯主丈巽卿幼季言爲笙士先生之哲嗣笙士博覽多聞撰唐折衝府考未脫稿季言續成之爲世所稱季言校元和姓纂大唐郊祀錄北堂書鈔桼中郎集文苑英華及唐宋各家文集示予皆丹黃爛下密行細書具引證博而且精　又云巽卿精於校讐之學季言所著殘缺失次予窮數年之力輯成讀書雜識十二卷又唐御史臺精舍題名考二卷郎官石柱題名考二十六卷爲仁和趙昼甫太史鉞創稾而季言續成之　勞檢亡弟季言事略季言審籥一小印曰實事求是多聞闕疑凡所校之書必鈐其印於卷端同治三年甲子四月二十五日歿於同里寓舍年僅四十有五無子　蒙莛館蒲西寓舍雜詠眞讀書人賊亦欽嵐塵不使講帷侵黃巾知避康成里漢季儒風又見今注云仁和勞季言家塘棲累代富藏書季言尤以博洽名賊酋至其門戒其徒謂此讀書人家毋驚之入室取架上卷帙觀之曰聞此家多藏祕籍何此皆非善本殆移匿他處邪徘徊良久不動一物而去賊亦知書異哉季言人素篤實貽札自述當非虛語　涵宋樓藏書志西溪叢語勞巽卿藏本題云咸豐丁巳八月二十六日仁和勞權記於秋井草堂一題蟫隱一題丹鉛精舍主人記又酉陽雜俎題云巽卿權識於拂塵埽葉之樓又丁卯年集題云癸卯九月四日書於玉參差閣臥室又詩家鼎臠題云八月二十一日蟫隱初度又和靖集題云咸豐甲寅六月



蓮香甌亭得閱鈔此飲香詞隱記於池上西窗下又眉庵詞題云咸豐甲寅閏七月荔家玉參差館飲香生記

樓臺海上獨金銀藏爲西來自大秦誰識子雲高閣對遺書寂寞訂先民　郁松年萬枝　顧秉鈞撰書

同治上海縣志郁松年字萬枝號泰峯恩貢生好讀書購藏數十萬卷手自校讎以元明舊本世不多見刊宜稼堂叢書　昌熾案泰峯道光二十五年恩貢見上海縣志選舉表　師友淵源記松年饒於財凡宋人與籍有未刻或刻而板燬者不惜重資以羅置鄰架吳門黃氏百宋一廛所藏歸山塘汪閬源家近亦散布而入泥濱矣　莫氏宋元舊本書經眼錄鶴山毛詩要義三十八卷僕徵相國朵進遺書亦未見上海郁泰峯氏乃搜獲曹棟亭舊弆宋槧本於嘉興士家海內更無第二本遂卓然爲宜稼堂數十宋槧之冠　甘泉鄭人嘉沈曉滄炳垣寄贈徐君渭仁新刻思適齋集詩忱侯嗜好別流俗休沐追遙辭劇務好事近得郁與徐異書校勘窮點往自注云上海郁松年所刻宜稼堂叢書曉滄亦曾相贈徐郁兩君所刻書皆曉滄精心爲之校定　持靜齋書目建康實錄有郁泰峯己酉年所收書印　松江府志顧汞涉字澗蘋南匯人監生少有神童目長益經史騷藏書萬卷人擬之小瑯嬛

先鷟當年本後收雲煙難得幾時留五陵裘馬非吾好上紹山來與慧樓　沈楙惠翠嶺

昭代叢書補編沈楙鎬序吳江沈君翠嶺有昭代叢書之刊其友人楚君青匡爲乞序其書凡十集而先刊其八集張山來楊慧樓先生所輯也壬癸二集沈君方謀補輯以待刊余聞沈君居縣之黌巷門臨流水市遠囂塵蝶憫摒數千金以成此藝林盛事謂非有豪傑過人之識而宅心遠大者其能然歟　又李星沅序沈君所輯自　國初學林黎洲及今耆宿凡所撰述粲然具陳識大識小皆與聖人之道合焉其書精深浩博堪以昭示來茲而無疑　又朱珔序書之爲物豐財則後收歛財則先斷寒儒囊且不能奚有於剞劂封之家恣聲色侈裘馬愿者準亦肥田宅庇子孫云爾焉肯輸厚值而鎭故紙是則沈君斯舉試度



慧乎尋常書矣　俞曲園先生昭代叢書序康熙間張心齋止甲乙丙三集乾隆中震澤楊列歐又輯成五編曰新曰精曰廣曰稗曰別各五十種至道光閒吳江沈翠嶺先生又輯二編曰補曰萃從張氏之例命新編曰丁集續編曰戊集廣編曰己集稗編曰庚集別編曰辛集補編曰壬集萃編曰癸集又就原書汰其小品之無裨學故有乖大雅者凡六十種別爲一編命曰別集而補以有用之書仍如其原數

吳下名園顧辟疆蛾眉列屋爲添香荒攤故紙難收拾覓使遺留付夢鄉　顧沅湘舟

錢泰吉可讀書齋詩集吳山遇吳門顧湘舟沅知其收藏書籍及金石文字甲於三吳劇談頗久既而過訪寓齋以其姬人蘇舞素君紫娟合畫團扇見贈屬題緒作讀書圖率成三絕句東吳顧文學卅載舊知名斛肆得相遇高談四座驚縣我白團扇丹青一一丁簡儒新豔福也幸儔清風南面百城擁書於列屋居豈知新讀後分校數行書　持靜齋書目周易旁注顧沅家藏有古吳武陵叔子湘舟氏珍藏印樊川文集有武陵懷古書屋收藏祕香閣收藏顧沅湘舟氏諸印徐正字文集顧沅跋云山陰沈霞西精鈔本昭郡獲此如得奇珍昌熾案湘舟辟疆園在郡城南橋西街庚申之劫其所藏盡爲豐順丁中丞捆載以去持靜齋書目所著錄多其家書也去歲己丑余游琉璃廠閱肆在一荒攤見破書三冊皆湘舟頁刻同時人贈言及所刻書序初僅索價京錢三四千繼視余把玩不釋疑爲奇貨可居藉藏去不肯售湘舟遺事遂不能詳至今耿耿於懷不能去也

世上居然有唐本千年古鏡出塵埋廢隨我亦馬生癖欲得君家枯柳楷　莫友芝子偲

曾文正公翰林院庶吉士遵義府學教授莫君墓表君諱與儔字猶人一字傑夫貴州獨山人嘉慶己未進士子九人友芝道光辛卯科舉人　松江府續志流寓傳莫友芝字子偲博學嗜古尤精小學著有郘亭文鈔　友芝唐寫本說文解字木部箋異引同治改元初夏舍弟祥芝自郡

門本安康言夢蘇宰張磨臣有唐人寫說文木部之半案書似美原神泉詩碑楷書似唐寫佛經柘柏諱闕而柳印不闕例以開成石經不避當王之昂蓋在穆宗後人書矣余命鈔副以來康臣見詳芝分兔亭似倉猝不得就慨然莫我近人獲蜀石經殘拓實遇宋槧矧此千歲祕笈絕無副墨遲須冠悔內經籍傳本何僅僅歷皖中名蹟也康臣名仁祛陝西𨚍陽進士　又詩云湘鄉相公治經如治兵秋令嚴荼館暫皆精嶸莫府軍聞結習在刊徐左許時聲輕湖余此卷雖晚出試數四部官私誰第一元鈔宋刻總奴隸爲子性命亢書報頁直　曾文正公題詞插架森森多於筍世上何曾見唐本莫君所得殊瑰奇傳寫云自元和時間君此卷有何珍流傳題晦經幾人君言是物少微識殘箋斷蠹不能辨豪家但知貴緗裝櫝茲誰復構菾巾夢縣令君持贈我始吐光怪千星辰許書劣存二百字古鏡一埽千年塵篆文已與流俗殊解說尤令耳目新乾嘉老儒耽蒼雅東南嚴段并絕倫就中一字百搜討詰難鑱起何斷斷晤與此本相符契古𢿱正合今時輪乃知二徐倘齒莽詒誤幾輩徒因循我聞此言神一快有如枯柳措瑪琦我昔趨朝路庶尹頗究六書醫頑蠢四海干戈驅迫忙十年辭內辭磨蠹卻思南閣老祭酒舊學於我復何有安得舊天辭攜櫝歸去閉戶往凡將　昌熾案莫君所著朱元舊本書經眼錄三卷附錄二卷其家已刊行子繩孫跋云同治乙丑迄己巳先君客游所見或解題或攷其槧鈔善劣或僅記譜葉行字數目或並錄其序跋及藏家跋語印記皆經眼時隨筆志之以備循覽繩孫謹次爲三卷更裒他書衣及碑帖題識爲二卷附爲吾家影山草堂藏在黔南舊藏祖備尤多先人手澤亂後散佚略盡不可復得今卷中所存一二先君少時所校也念之泫然同治癸酉七月丁未朔第二男繩孫謹志於江甯旅舍

山外風煙蟬蚓鳴山中金鑿光瑩瑩百楹樓屋容登未入月到庭樹木平　楊峴藝芳珠叢六

何紹基東洲草堂集陶甯鄉劉春禧康紅豆山房藏書目書而有解藏書不解讀如兒嬉戲得珠玉讀書不能藏如千里行無樸櫝劉侯生自湖湘秀要與俗儒飾雕簋羼木瑩瑩金璧光古人鷟堂天地壽深山樓屋可百楹新篇瓊冊皆有情山中日月聖賢宇山外風煙蟬蚓鳴殿子藏書無最目讀書貪多不貪熟正流岐瑶各有會要與鑿鑿向一族示君此語總未然何時鉛槧相周旋期君來羅遂山谿共校金繩冊府篇　昌熾案湘中袁漱六芳瑛乙巳進士官松江知府其臥雪樓藏書極富黃再同前輩曾見其書目四大冊宋元刊本多至十許部餘可知矣李本齋同年龐父中丞公官湖南得其書最多

未聞縣堂煙火豈有愛居鶯鼓鐘君本猾才雖作吏可憐橫死到黃巢　劉履芬彥清

薦心齋代理江甯縣定知縣劉君墓誌銘君諱履芬字彥清生於甄閒爲簡御生以同知直隸州充蘇州書局提調光緒五年江南鄉試嘉定知縣程其珏調分校君往代受事之日民先有逼嫁致死者部一昤下縣決殺者君已不能此幹笑傳之因迹求民間數事指閣諸竅句捕詘得君蘊恐不忍文致親送四行省且陳其疑此幹請必盡殺適止君痛悔失縣節楷危達不自嘶戾嘉定疾作滿有日矣或詐告殺人者錯驗君神明已傷仰天言吾德薄災殃及民不如死也其日不食夜分不寐遲明從者叩扃無聲艱而入僵於地喉骨斷裂血污被席右手短蘋握固未脫凡觸豁嶽洗覺銳端展宛然事上撫部固始吳公重君所以死也厚卹之　又劉彥清涉廬課經圖冊書首吾之君所恆見以面覆書書上下五色相朝字剙句組充藏滿架耳目所際身所周旋皆聲聲寒暑晦明殆不散其氣候與游乃九年來未有以徙也　葉裕仁劉卿生涉廬課經第二圖後序江山劉卿生剌史性嗜書遇舊本必傾囊購之其不能得者手自鈔錄日課數十紙於日伏案夜疣未嘗見其釋卷以瘁也　昌熾案卿生先生與余爲忘年交其子名毓盤先生歿時雨穉穉今已爲學官弟子且能讀父書矣顧先生廉吏家貧甚其書已不能守頃聞吳中有持元刻郭茂倩樂府詩集先校本求售此先生祕笈余所素知者也此書出先生之書盡出矣

標識分明卷帙精斷花涼雨爛癡瓏鼎彝天籟珍藏印又見敬翁與石箏　楊繼振幼雲　柴恩詩鈔

抱東爲繼幼雲避騎拓冊子詹子同年之弟幼雲與余有同癖王申解組旋都下聞幼雲收藏益富　又爲幼雲跋陳氏十鐘拓冊私而初過倉猝已花披謝歟過不覺紅日之西匿庫海中獨余與幼雲最相像從往來必以崇拓相示未始非清福之一端也　又戲柬繼幼雲詩從來同癖氣相求拓本紛傳等畫輕涼雨一簾花滿屋歸然庫海兩閒鷗　昌熾案春宇先生諱宣振漢軍鑲黃旗人道光乙巳恩科進士工部侍郎同治乙丑觀學江蘇昌熾以童子受知幼雲先生不獨藏泉最富金石圖書亦皆充牣近衢散佚昌熾得其奇零小種藏印纍纍每冊有楊字圓印石箏簃籍又雲印兩紙黏合處有雪蕉畫騎縫印卷首有長方巨印其文曰予席先世之澤有田可耕有書可讀自少及長嗜之彌篤積歲所得益以青箱舊蓄插架充棟無慮數十萬卷暇日靜念差足自豪顧書籍聚而易散即偶聚於所好越一二傳其不散佚殆鮮者亦鮮矣昔趙文敏有云聚書藏書良非易事善觀書者澄神端慮淨几焚香勿卷腦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夾刺予謂吳與數語愛惜無至可云篤矣而未能推而計之於其終請更衍曰勿以鬻錢勿以借人勿以貽不肖子孫星鳳堂主人楊繼振手識并以告後之得是書而能愛而守之者又題跋云予藏書數十萬卷率皆卷帙精整標識分明未敢輕事丹黃迻坊估素習簡首卷尾鈐朱纍纍則稱王之癖不減習林用自詡完之處甚不爲無補　又案宗室盛昱伯羲恩亦曾收藏印記雅堂搨本而去裝潢精整猶未如□余近得其所藏劉燕庭金石苑卷首一印曰語鈴所藏初印精本得者寶之□傳久遠其餘藏印曰玉牒崇恩曰緯蘅精舍曰耦濟老漁曰壺青閣曰遊閣曰敬翁曰淵鄉

宙樂弟子追成錄雪苑宿原憶賦詩猶是羽陵親到處不堪東閣再窺時　王序生潘文勤公墓誌銘　蕭子顧師尊彭年

潘文勤師嗜金石之癖甲於天下其藏書印曰八求精

舍曰龍威洞天日分歷百宋遙架千元合本奉歸吳返
自撰館於勞喜齋鑿瓶粃粟米刻金石錄十卷鄭敏求記
所稱馮研祥家本宋刻白氏文集卷十三戊封先生集卷四不
藉歸隱集淮海居士長短句皆士禮居收北宋本皆謂則
宮存孔氏所刊祖本也其他高編大冊所謂各綴皆世間
希有之秘每覩一書輒爲解題成涉喜齋讀書記二卷行
析之樂宛如昨日客冬十月運過雀樓之北越月而又聞
貴筑黃子壽師歿於鄂渚師開藩吾吳與撫寒畯無甚不
及自嶽崇知最深戊子之冬公子再同編修相約至京補
於其邸得盡見所藏書再同孤介違俗總獨與余相未乳
之契病歸議服溫劑致失音暴羅大故一慟幾絕正月南
旋服闋往送別皆要其不起乃未幾而訃至矣余此冢再
同曾錄副而又勸師欲爲付梓不意數月之閒師友淪喪
洪華賦此不勝梁木之感云辛卯二月晦日

雅鼓秋風臥白門鸝游無復海王邨同時一个君先窮珍重
錢唐宋板孫 宋儀子涵 蔡鳳舒鈺伯

咸豐庚申英人焚 從圓京師戒嚴持朱提一笏至廠肆
卽可載書兼兩仁和宋修伯先生得之最多長子敏字子
清次子潛字子安先後以道員需次江甯子涵亦好聚書
家藏旣富又頁益之精木充牣書結一廬書目庚寅子清
歿遺書入十櫃盡歸張幼樵副憲幼公宋氏婿也孫鈺伯
承尹名鳳鈞與子涵同鄉藏單行本魏志撫州本公羊皆
世間絕無之本藏錄之學一時無比人呼宋板孫云 昌
熾案此冢付雕鈺伯尚在故有珍重之句今亦捐館矣

遠業道山詩荒涉芳業疏雨亦參寥守先高閣茗煙碑乳鶯
鄉雲灌溪祥 陸心源剛父

李宗蓮皕宋樓藏書志序余少識存齋先生於郡校先生
博聞綜學偶見異書傾囊必購備兵南韶丁母艱歸裝
有書百櫝道復近鈔近劾惟日孳孳林居六年有何假南
面之樂 諸書再起綜總閩鹺政畢罷歸遂築不出
而求書之志益勤始爲長公所藏旋而厚於書者卿
十餘年來凡得書十五萬卷而坊刻不與焉其宋元刊及
名人手鈔手校者備之爲皕宋樓中若守先閣則皆明以後
刊及尋常鈔帙編 四庫書目編序而以近人叢撰之書
者附益之命自來藏書未能華遵今春奏記大府以守先
閣所儲歸之於公而以皕宋實藏舊刻精鈔爲世所罕見
者輯其撰要仿貴與馬氏竹垞朱氏月霄張氏例成藏書
志一百二十卷自古言藏書者瑯嬛石室蓬萊道山皆荒
渺無足徵信若吾鄉富於典籍者梁沈約聚書二萬卷見
於木傳宋元之際月河莫氏齊齋倪氏萬公若袁中三李
陵陽牟氏皆不下數萬卷周草窗三世積累有書四萬卷
癸辛雜識稱石林葉氏有十萬卷然攷少蘊避暑錄話亦
載翻家書藏書三萬餘卷而已惟直齋陳氏書錄解題之
作可攷見者五萬一千餘卷明代白華樓茅氏其卷數不
可攷然九學十部之編以制藝爲一部則其取盈綱帙者
亦僅矣近乾嘉閒石冢嚴氏芳茮堂南潯劉氏眠雨山房
皆以藏書名余嘗見二家書目著錄寥寥豈足與先生比
長絜短哉歸安川先生云書之所聚當有如金寶之氣卿
雲輪囷覆護其上余與先生衡宇相望長空私祓之端應
護且暮遇之 昌熾案存齋儀顧堂題跋云明人好刻
刻書而書亡又斠刻舊本讀書志之謬謂不如不刻之善
矣然其所刊叢書多系精槧不可與近人標撰本可輕
下離黃也公子純敬中翰皆爲余言守先閣藏明人集至
多皆吳先哲如都南濠楊君謙輩前哲之類無所不有
登賜傳鈔俟諸異日許書於此以當息壤

吳兒藏書好治生不狂通麄得狂名我來長嘯書鈔閣下有
蜩螗蠶鵜蟹 蔣鳳藻香生

同邑蔣香生太守鳳藻家世貨殖納貲爲郎嗣以知府分
發福建福甯府爲陳伯潛學士所論奏罷歸飲遂部引見
遂不出君雖起自素封未嘗學問而雅好甄翰書成癖
在閩納交周季貺司馬盡傳其目錄之學又與仁和魏稼
孫錫曾識金石甚契頗得其緒餘陶埴木經兵燹前明徐
興公鈔在杭及近時帶經堂陳氏遺書流落人閒者君皆
心搜訪多歸插架季貺建議遺成君資以三千金季貺書
以所藏精本歸之遂蔚成大國舊鈔本北堂書鈔孫淵如
嚴鐵橋兩先生所手校君蔡書鈔閣者之以余粗涉校讐
歸刊鐵花館仿宋本六種及心矩齋叢書一字異同郵筒
商榷至於再三不可謂非精於鑒別者矣吾吳自咸同以
來故家遺籍一二好古者皆在朝仕宦士大夫無
能提唱而向慕之徒無幾鐵碑爲職志三君八顧議爲至樂
自宋千元刻舊鈔猶有少適捉不於細節尤爲里中見所
與僞誤君收藏書相然相告引爲破家殷鑒及君沒而
市賈者懸巨金以求參政則又動色嗟訝嗟乎自堯圃香
嚴距今不過百年何以風流歇寂月旦無稱望影吹聲藝
自居於原伯魯之書林之一厄也余幼長里閈貧東陵
淵明治生之說雖好書而不能不斷斷論價搆鈔秘槧交
臂失之每一回思如象罔之珠不可再得入識田中留一
種種子蓋劇除三十年首未能盡也嗟何及矣

右原稿六卷錄於蔣香生太守舊附錄佚名四家釋道
兩家自捃書士人以下鬻販投贈鑄刻裝訂皆牽連而
及者也今重刻仍爲自香生爲止而以新補九首又增
入之寫官兩首共十一首輟此卷附錄諸詩合編爲一
卷次第七原稿刪閱書臺一首增沈翠嶺一首又刪羅
紹咸一首而以附見之王思範別錄於朱遵度下附傳
南都戚氏下增胡仲堯鄭夾漈下增林時醇蘇伯修下
增張貞叔宋景濂下增曾得之吳方山下增伍老人又
涉園張氏一首本以無攷列辨錄四家中今知爲康熙
閒張給諫螺浮移次王文簡之後尉帥紹郡之孫一首
江刻以寄棄在後附刊簡末今亦以時爲次列元代宣
統二年吾生之第二己酉清明後一日昌熾記

藏書紀事詩卷六終

藏書紀事詩卷七

長洲葉昌熾

補九首

此集例不錄生存初脫稿時趙撝叔周季貺兩公已先後捐館而昌熾亦之知也歲月如駛又踰十載海內舊雨號爲精鑒別富收藏者觀乎九京墓草皆宿此書藉建霞之力付刊而建霞亦作古人矣聽山陽之笛頭童爲有懷舊羽陵之逵文存者無幾愴然命筆共得九首諸家文章氣節各自可傳詩之有無何足輕重但數藏家廣實未可删如且以抒懷舊之蓄念云爾鞠裳識於奇觚廎

經進趙李小藏家十頃花田負郭斜劫火洞然留影子舊山樓上數恆沙　李芝綬申耆　趙宗建次侯

昌熾二十五六時游虞山出北郭登趙氏舊山樓觀所藏書問主人則羈言出游矣稍售之冊不以示人樓中插架無住本時甫自孤里翟氏校書歸觀於海者難爲水惘然而返又在鼎鐘之文坐中見李申耆先生翁肩艫古鼎觀覽錄玉舟太守之尊甫也時未識玉舟不敢貿然造謁但聞其邃於流略之學洽熟虞東掌故所收藏籍此二家者雖非軼決大國自魚虞巖孫慶增席玉照而後毛錢之遺風餘韻亦稍稍衰矣適讀徐子晉前塵夢影錄述兩家舊事錄而存之以爲此邦之後勁　申耆先生前塵夢影錄序吳郡徐君子晉博雅嗜古光緒丙戌主花田趙君家出前塵夢影錄示余嗟乎三吳爲文物之邦載經劫火古物蕩然所謂老人讀書只留影子余與子晉以浩劫餘生相逢皓首撫此一編豈獨爲吾兩人身世之感哉茇籽溪叟李芝綬　徐康前塵夢影錄自序客夏發病虞陽舊山樓地鄰北麓几研無俗塵日惟成錄得數十則幸逢及文房紙研書畫書籍　張退齋廣文舊山樓記趙君次侯舊居北山之麓因其舊而新之名其樓曰舊山樓趙氏自前明文毅公直諫以氣節世其家次侯食舊德講芬詩酒自淑猶有山林蔚然一樓與名賢遺蹟並傳

奇觚太家攜兒袞字爲根技止斯絕妙好詞誰得似辛家皮與勤家皮　趙之謙益甫　孫古徐

趙先生名之謙字益甫又字撝叔自號悲盦或曰思悲翁浙之會稽人與李㤅伯侍御爲中表各以文章遊公卿間頗以名相軋嘗聞潘文勤師言撝叔藏秘冊甚富先後付梓今叢書僅四集三十一種知其未刻者尚多也所輯補寰宇訪碑錄乃其少作後深悔之其書篆刻妙絕古今下至飲饌服御游藝之屬探源溯委窮析微與同治甲子高平祁季闔在都門舉息煙論難蓄勇盧閒詰一編皆友君蒲生太史序之云閒詰者淮南之佚文也勇盧者何龍伯河圖云鼻神之號也屢試春官不第以江西一縣令終　撝叔仰視千七百二十九鶴齋叢書自序余年二十七一山陰孫古徐好聚書得王氏佐北征日記張氏岱石匱文編狂喜余篤古徐書取家藏本稀有者刻叢書是歲道光己酉吾鄉沈氏鳴野山房藏書初散精本半歸楊器之猶可假錄蒐訪五年得百三十餘種古徐病作尋卒事不克成　又云同治初元航海入京師棲遲逆旅袞字爲根幸積數金復稍稍置書雖昔之所見不能重遇而零篇斷楮轉多新得　又云庚辰春病咳四月不斷夜夢鶴山仙人之所都也老者坐茅舍中告余東壁下有丹篆二十四記之寓鄉文曰奇已鶴大復豕蜀讞兒作是子爲所彌弓則殫技止斯吾憐爾　勇盧閒詰燒煙與鼻壺乾隆以來巧匠刻畫多名百種類乎奇妙凡所造作或稱曰皮嚴書者曰辛家皮勤家皮　又書嚴勝樂跋魏稼孫錫曾言爲前人蒐拾殘賸文字比掩骼埋胔余謂欲人弗見令萬馬獸平世多有奇異時當節縮衣食刊行庶有封樹蓋防護昌熾案痛哉斯言爲書續命先哲有靈寶共鑒之最錄於此以告世之能愛惜古人者

第一楊風癸巳人非花帖裏證前身昌波生日兒初度更勞嘉名是甲寅　周星詒季貺

周季貺別駕名星詒河南祥符籍山陰人兄星譽字玉叔由詞林官至廣東鹽運使季貺少籍華膴收藏甚富精於目錄之學四部甲乙如别黑白登仕閩垣獲譴虧公帑無以償亡友蔣香生太守出三千金賓之遂以藏書盡歸蔣氏心矩齋余未識季貺嘗從書生閱其編纂同官中尚有大興得節子太守名以禮工文能詩書見其所刊宋傅松鄉夏小正校勘精核一字不苟仁和魏稼孫鍵尹名錫曾皆碑版之學編有績語堂碑錄此三君香生皆嚴事之故晚年頗窺學問流略非復吳下阿蒙矣季貺書數十櫝余在心矩齋盡見之雖無宋元舊槧甄擇甚精皆秘冊也尤多前賢手錄之本及名家校本朱黃爛然各有題跋今散爲雲煙矣季貺生於道光癸巳仿楊少師之例鐫癸巳人一印藏書精本別以押尾其子亦仿趙撝叔有甲寅人一印詳見前撝叔詩注

書庫兵燹憶抱殘更從劫上起文瀾宜堂雖共苕溪叢守藏依然屬漢官　丁丙嘉魚

俞蔭甫先生丁松生家傳丁君諱丙字嘉魚別字松生晚年自稱松存浙江錢塘人父諱英生二子長申字竹舟次即君也粵寇陷杭君出城至留下市中買物以字紙包裹取視皆　四庫書然曰　文瀾閣書得無零落在此乎君之搜輯　文瀾遺書實始此矣倉皇奔走書籍束以巨擔每束高二尺許共得八百束皆載之至滬諸陸君剛甫縮書庫抱殘因紀之君先世本富藏書君祖掌六公有八千卷樓君益以二樓曰後八千卷曰小八千卷然華較君所藏固不止三八千也君以　天語有嘉惠士林之褒因總名藏書之所曰嘉惠堂　袁忠節公丁徵君墓表孤山聖因寺乾隆間　敕建文瀾閣天下七閣之一四庫所藏燬於兵燹散亂剔失君避難留下收拾積萬餘冊亂定庋之府學尊經閣光緒初稟商書部恭護譚公鳩工架構巨閣是書以所得還守藏吏集寫官鈔補復四部八萬卷之舊士人集廡下傳鈔無虛日　陳群曜觀察丁徵君墓碣君藏書甲東南所著有善本書室藏書志四十卷　陳光甫松存先生述事詩善本編目一首序云徵君藏書甲兩浙嘗輯八千卷樓書目并擇其尤精者建善本書室以庋之編書目自跋云積書什一積善什九　昌熾案歸安陸氏皕宋樓精本與守先閣所藏明以後刻本日本以六萬金并金石拓本捆載而去是時匋齋制府

督兩江聞丁氏書亦將散懼其爲平原之續亟屬繆筱珊前輩至武林訪之盡輦之白下歸圖書館以惠學者兩家之書同一不能守而松存身後不至流入海舶視存齋爲幸矣亦匋公之力也

長箋垂尺出於簾插架堆牀甲乙籤朔乘和林金石攷文園遺稾苦靈鶼　李文田仲約

李仲約侍郎名文田號芍農廣東順德縣人咸豐己未一甲三名進士官至禮部侍郎直　南齋最久書法唐賢精隸似信本道蠶似登善嘗爲汪郎亭師摹蘇孝慈墓誌一通能亂眞一時豐碑鉅製皆出其手昌熾未通籍即介先師潘文勤公納交於侍郎不以昌熾爲不肖每得古書舊拓輒出賞析並許通假喜談風鑑見輒揶揄曰一老教官耳余笑應之曰浮湛木天侏儒一囊粟與苜蓿闌干何異歿其邸舍在北半截胡同几榻之外惟圖籍列櫝數十皆啟其鑰手題書籤長至尺許下垂如簾甲乙縱橫皆於櫥北精於碑版之學覃研乙部而於遼金元三史尤洽孰與章輿地攷索精詳所著有元秘史注元史地名攷耶律楚材西游錄注元和江建霞太史其戊子典試江南所取士也刻靈鶼閣叢書以侍郎所著朔方備乘札記和林金石攷付梓爲昌熾亦從譯署得和林石刻攝影本輯錄其全文將有所攷輯見侍郎稿與北新見原刻甚失舊前好學獎掖後進通懷樂善不啻口出如侍郎者今豈可得見哉

仙人攬節下津輕唐寫何論宋槧精玉跋金題卷子本銀鉤鐵畫楷書生　黎庶昌蒓齋

黎蒓齋觀察名庶昌貴州遵義縣人黔中有莫鄭之學觀察獨治古文尤好談經濟家言咸豐間以諸生上書稱旨卒隸曾湘鄉幕府曾文正公以奇才薦光緒中兩充出使日本大臣宜都楊惺吾廣文守敬爲之東使廣文精於校讎學問淵博日本爲同文之國楓山金澤諸官庫私家如松崎狩谷藏書皆未散值明治改革之初彼都士夫不甚留意於古學觀察遂於其時搜訪墜典中國所已佚者好爲精雕又得楊君助之成古佚叢書如千種影宋蜀大字本爾雅三卷影蜀本穀梁傳十二卷覆正平本論語集解十卷元至正本易程傳六卷繫辭精義二卷舊鈔卷子本唐開元御注孝經一卷集唐字老子注二卷影宋台州本荀子二十卷莊子成元英疏十卷覆元本楚詞集注八卷辨證二卷後語六卷影宋蜀大字本尚書釋音一卷影舊鈔卷子殘本玉篇三卷半唐韻覆宋本五卷覆元泰定本五卷覆舊鈔卷子本玉燭寶典十一卷文館詞林十三卷半琱玉集二卷影北宋本姓解三卷覆永祿本韻鏡一卷舊鈔卷子本日本見在書目一卷影宋本史略六卷影唐寫本漢書食貨志一卷影唐寫本急就篇一卷覆麻沙本草堂詩箋四十卷附外集一卷補遺十卷傳序碑銘一卷目錄年譜詩話各二卷影舊鈔卷子本碣石調幽蘭一卷天台山記一卷影宋太平寰宇記補闕五卷半並叢巨帙摹勒精審毫髮不爽初印皆用日本皮紙潔白如玉墨如點漆醉心悅目書成旋節至滬即以其板付江蘇官書局貯之流通古籍嘉惠後學與歙許自珍者異矣潘文勤師時奉諱在里聞之翫然曰蒓老眞豪傑之士哉昌熾謁公於都門公方赴川東道任同人設祖帳餞之聞公談東游所見古籍唐寫宋槧如數家珍惜未能請問詳聞而蘿錄之　張裕釗濂亭文集送黎蒓齋使英吉利序朝廷方簡重臣通使外國於是黎君蒓齋自州牧授三等參贊大臣從使英吉利　蒓齋觀察廣貿雜集三編跋序余以光緒七年冬奉使日本與國同文暇輒與搢紳儒流會飲或爲詩文以張之十三年春　命再至國好日密益得與諸君子道故舊爲燕樂　日本島田重禮送清國公使蒓齋黎君序君被　簡命出使歐洲又持節此土者前後凡六年遺文墜典存於今日者竭力搜訪之積成巨帙名曰古逸叢書翻雕行世　觀察刻古佚叢書自序古籍之僅存兵燹腐蠹之無常不日摧散亡不止何幸復見於異邦予得之且以付刊爲庸詎知非天之有意斯文而啟予贊其始也書凡二百卷二十六種刻隨所獲概還其眞經始於壬午告成於甲申以其多古本佚編命之曰古逸叢書光緒十年七月　盧忠節公永明獲集悼

黎蒓齋詩方丈仙人持漢節竹王游女奏雲英如何風起青蘋末頓使沈薶玉樹驚

東丹副葉寫書根顧若昆吾切玉痕此是碧琳瑯館本典裘持付海王邨　方功惠柳橋

方柳橋太守名功惠湖南巴陵縣人起家筮仕官粵潮州府篆饒於貲喜收書所藏明賢集尤富光緒丙戌丁亥間昌熾游粵至五羊介程蒲生太史求一窺其冊府未得請越十餘年至庚子春太守已捐館其家捆載遺書至都門求售過廠肆見樣本一瞥其裝潢圖記即知爲粵中裝訂碧琳瑯館舊藏也每冊有東丹箋副葉可以辨識書根宋字亦如刀切顧澗蘋於賓望平興獸僮興衣購得吳中鄉先哲書五六部皇甫司勳集其一也尙有錢叔寶精吳都文粹一百卷鈔本索萬價正往來商榷而攀鴻作倉皇避地遂不復可問津矣　太守刻全唐文紀事跋惠少時好收書近尤喜刻書數十年來收藏十餘萬卷願見而不得者漸少惟其書未刻則不可得見耳近人精博之書而未刻者有陳範川先生唐文紀事惠服官於粵與哲嗣子因大令同官得盡讀其全帙　又陳蘭甫先生序嘉慶中

　詔輯全唐文纂修嘉興陳先生爲總纂官彙萃攷證錄於別紙積一百二十二卷名曰全唐文紀事季子子因藏此書柳橋太守出貲寫刊仍以元本付子因藏之　又草堂詩箋序方柳橋太守得元刻本於南海吳荷屋中丞家太守好聚書官粵東三十年歲歲購藏凡數十萬卷而此書爲最　昌熾案方氏所刻草堂詩箋全唐文紀事之外尙有夏英公古文四聲韻袖珍本以汪秀峰舊藏付梓

文采紅蘭與紫幢意園鐵架竹間窗寒燈師友貞詩讖不傑儒林祭酒雙　宗室盛昱伯希　王文敏懿榮

宗室伯希祭酒名盛昱希字同音或作熙亦作羲或書伯兮別號韻□盦　國初肅親王豪格之後丁丑進士選庶吉士授職編修官至國子監祭酒直言敢諫與學宗賢長成均時屢上封事皆關天下安危宗社大計劉更生之亞也邸有意園池臺齋木蔚然探秀集南學爲材生經誦其中深居簡出到門投謁者輒見拒然歲時文酒之會未嘗不

王廛中亦非車公不樂也猶憶甲午之前同在海王邨閒肆不覺日曛正陽門已下鑰至米市胡同一酒樓索飲同游者沈子培方伯子封學使黃再同仲弢兩前輩俯保伍伯叔衣雜坐酒酣解衣槃礴厥際興鵝黃帶旁坐者咸指目輒面眥稍稍引去庚子之難祭酒已於前一年冬捐館外兵至東城邸第影得免者獨式其閭禁止剽掠邸中所藏彝鼎圖書充牣至今僋然無恙　又王廉生祭酒名懿榮字正孺山東福山縣人也庚辰進士由翰林直　南書房三長國學庚子拳亂奉　命練辦團練都門陷投圜池以殉　予謚文敏琅邪本之冢望族翠新高華見聞駭洽又嘗從宦至成都往來燕趙秦蜀之郊留心訪古見輒



收之過寶雞渡河至藏於陳寶神廟得古器獲方鼎一小鼎一彝簋卣各一以爲神佑其癖好如此京邸食不兼味而庋肆揮霍不少吝遇有銘心絕品旋購旋質子母相權倍蓰其値轉展而後能得之余嘗縱觀其所藏石刻鑒別之精近時收藏家無以過也刻有天壤閣叢書又輯有天壤閣雜記一冊記其鄉里及川陝途中所見古器而書爲詳　天壤閣雜記得宋贛州本大字文選六臣注殘本於登萊縣城太和銀樓銀估好聚舊書索重値又傳有文天祥手批十七史　又云得六臣注本文選行款與宋淳熙本同先詒堂侍講公藏書也　又云新年到外家賀節見郝蘭皋丈及先從祖姑倪佺安人所聚宋元明本史書及殿本成廿四史遂卷有校籤黏其上　又云到陝西城隍廟得明初印元史殘本有本史英國公印章四明范氏印已卯由川回京過此肆得宋南雍大字明印本魏書北齊書北周書合以舊有之明庫冊紙元本隋書元本北史明攜宋秘閣本大字曾書元大德本暨改裝乾道本之漢書慨然有集舊本全史之志　又云到城隍廟得元諸路本每葉有某路某學字樣殘本北史與前得口元大不同愛之　昌熾案以上所述在天壤閣中曾非甲選節錄於此以志勝朝之初搜輯之勤未可以晉刪而棄之　樊山方伯詩絹集伯廳游小五臺歸以紀游詩見示賦長句奉贈祭酒卓犖天潢英勸學突過周荀鄉圖林橋莊或蘇野

文采紅藕及業覆　又廉生嘗藏劉平國碑卷中題者十一人大半皆古人矣卷中師友半殘煙倚燭看碑輒泫然珍重儒林雙祭酒周京鴉碣共長年　昌熾案文敏殉難時滿祭酒熙文貞公熙元字吉甫余己丑同年也又同出周郁濱先生房聯軍入京全家殉節今國學有雙忠祠祀文貞文敏兩公張文襄詩人紀未論文未發雖然十載兩司成儒林祭酒與彝圖鼎足而三矣猶憶京師陷之前三日昌熾偕入直　史館遇兩公於　東華門外停車數言人天遂隔悲夫

貞賁齋中有仲宣銘心絕品不論錢甘陵銅纂入圖籍天上槐陽作散仙　江標建霞

元和江建霞太史名標號師鄦又自署笘簃天姿英悟妙解文章與兄莆鄰觀察有雙丁之目丙戌丁亥之閒從余問字周客嶺嶠戊子己丑聯捷成進士與余同入翰林視學楚南未報　命以病卒年未四十自建霞殁而搜輯金石文字無相余者矣建霞童時讀書外家貝氏華秋先生名冀綸家富藏弆耳濡目染遂精鑒別研精許學諸嗜鼎彝文字所作篆籀皆有古法書畫篆刻旁逮天算格致一見輒能探造殆有宿慧家本寒素不著拾生起居服御如豪貴家屢諷之而不能改也京秩本滯苦長安又不易居所得古器及宋元精槧名畫輒以易米余所見靈鶼之精者如鄦元葥僞吳集有黃蕘翁跋沈西雍訪碑圖



諸時問之已寄諸外府矣奉使三湘不名一錢歸裝惟有輯刊靈鶼閣叢書五集五十六種仿宋陳解元書棚本唐賢小集五十家今遺書數十櫝其子孟聰尤才尚能守之然精本則寥寥無幾矣其嗜書出於天性眞知篤好宋元刻本舊鈔舊校源流眞贗瞭如指掌輯黃蕘圃年譜一卷潘文勤師輯士禮居藏書題跋記網羅極博建霞又編訪蕘圃家得補遺一卷天假之年昌其名位名山之藏未知叙止崔駰以不樂損年范滂以清流被錮其命矣夫

附錄二十二首

築屋西陳盡累甎扞撫何似石倉堅荒年乞得監河粟猶是江南舊俸錢　江南王剛書

叢殘新雜銀余昔在西陳有王貫士者過從歲知余好書跋以書來易粟云其曾祖作江南別駕歷官所蓄數百書筴暫屋藏之云書不在世業例予孫才者許就讀今以旅屋頗多不廢者每每竊出頓屋亦就圮矣貢士所得粟不跋私必與族均沾余益賢其人而樂與顧然以歸途遙非邏里所便止易二十一史凡三竹簏以同中多善本可與新者相校

拈振濂纔摘玉簪非集說夢覺何如傷心獨拜他鄉墓更啟殘書祭歲除　秦山趙氏　宛陵太守　沈宰祖

天都琳琅說文五音韻譜有園南關府所得之書秦山趙氏藏書之印　又明刻陳書有沈宰祖奉守遺書之印



又明刻周書有宛陵太守書籍六男翰臣珍藏一印下六字分行小注　昌熾案兩家子弟保守遺書可敬可愛爲人後者若以兩賢之心爲心晉江父子不得專美於前雖名氏僅存不可不表而出之宛宗不幸家嗣傾亡伏臘他鄉子然顧影平生網羅散失雖不逮藏家之什一要於古人不爲無補已矣今且爲若敖之鬼矣檢書付託悵望何年數語自珍此心廉儒亦聊賢於博弈而已丁酉上元後四日記

彼岸還須一葦航蓬壺宛在水中央靈文閟貯鸞烏有天遣風雷下取將　杭州張氏

居易錄杭州孝廉高式青說其鄉張氏藏書甚富造樓本中庋置甲乙部有次第以小舟通之晴後即禁往來一日忽有煙氣出樓窗大驚往視之則門局如故比登樓煙亦不見如是者三最後細檢視煙自書廚中出開廚則凡天文奇遁之書悉爲煨燼惟空函在焉餘書無恙

天策文章花蕊詩一經一笠鎖相隨非無三乘旁行字胡蝶閒師師不知　釋文藝道溫

文瑩玉壺清話序玉壺隱居之洞也文瑩收古今文章著述最多自國初至熙甯閒得文集二百餘家　又文瑩玉長沙首訪故國馬氏天策府諸學士所著文章擅其名者探徐東野李宏皋東野詩浮脆輕艷悄一時尊祖爾宏皋雜文十卷皆斲枝葺句辭韲觀者亦能遂信乎行文之難

也　又湘山野錄王平甫安國奉詔定蜀民楚民秦民三家所獻書可入三館者令令史李希顏料理之其書多剕脫而得一敝紙所書花蕊夫人詩乃花蕊手寫而其詞甚奇棄之可惜遂令令史郭祥楷寫入三館爲玉相公傳其本於是盛行於時文瑩親於平甫處得副本凡三十二章　鮑廷博玉壺清話跋宋僧文瑩字道溫錢塘人工詩喜藏書尤留心當世之務

酉陽羽陵到者誰望壺樓下說無爲送書道士形如稍相鶴何如竟相亂　陳景元　無爲道士

避暑錄話程光祿師孟吳下人嘗爲詩效白樂天而尤簡直至老不衰吳語元豐間道士陳景元博識多聞藏書數萬卷士大夫樂從之游身短小而傴師孟嘗從求相鶴經得之甚喜作詩親攜往謝末云收得一般瀟洒物龜形人送鶴書來徐舉首自操吳音吟詠之諸弟子在旁皆忍笑不能禁時王侍郎仲至在坐顧景元不覺失聲幾仆地　東觀餘論跋陳碧虛所書相鶴經後云隋善書者丁道護道媚有法今觀碧虛子陳君小楷殊得道護筆勢　宣和書譜陳景元手自校正書有五千餘卷　通志校讐略臣嘗見鄉人方氏望壺樓書籍頗多其家云先人守無爲軍日就一道士傳之尚不能盡其書也如唐人文集無不備

這個幾時近飯喫那個幾時近飯喫磊磊落落囊中物不覺絕倒塵上客　換書士人

道山清話張文潛嘗言近時印書盛行而鬻書者往往皆士人躬自負擔有一士人盡掊其家所有約百餘千買書將以入京至中塗遇一士人取書目閱之愛其書而貧不能得家有數古銅器將以貨之而鬻書者雅有好古器之癖一見喜甚乃曰毋庸貨也我將與汝估其直而兩易之於是盡以隨行之書換數十銅器亟返其妻方訝夫之回疾視其行李但見二三布囊磊塊然鏗鏗有聲問得其實乃罵其夫曰你換得他這個幾時近得飯喫其人曰他換得我那個也則幾時近得飯喫因言人之惑也如此座皆絕倒

佛經青螺古城南木葉山花共一龕稍大一鐵黏未脫好從異世覓桓譚　蘇叔敬

讀書敏求記古列女傳七卷續列女傳一卷晉大司馬參軍顧愷之圖畫定爲古本無疑收藏亂後入燕得於南城廢殿卷末一條云一本永樂二年七月二十五日蘇叔敬買到當時采訪書籍必貼進買人氏名鄭重不苟如此內府珍藏流落人間不勝百六飈同之感　百宋一廛賦注殘本任淵山谷大全詩注有黏籤一條云永樂二年七月二十五日蘇叔敬買到抱沖道人得南城廢殿本古列女傳有此即載於敏求記者其外未聞更見於他書也予嘗搦就小讀書堆驗之字蹟正出一手

打包僧似野雲孤善本頻郵寄衲傳蟫蠹雁鐙相映碧剔鐙圖後贈書圖　程洪溥木庵

甘泉鄉人稾跋衛氏禮記集說癸卯徽州程木庵洪溥以通志堂經解寄贈余有詩紀事并繪贈書圖以報木庵之贈以余嘉書雜記有未得衛氏禮記集說語既得集說竟未得見木庵爲傷惠矣勉讀一過愧無負木庵耳　又可讀書齋集徽州程君木庵洪溥博物好古延海昌六舟上人達受爲拓所藏鐘鼎彝器款識六舟贈以蔣氏別下齋叢書木庵見余嘉書雜記深相契合讀至第二卷知余未有通志堂經解因以儲藏副本屬六舟弟子盧山攜贈訂交賦詩二律九經一百四十部唐宋元明衆說殫搜愧寡家忘舊業遺編善本寄新安交誼異地券相賞客詫奇緣泉共橅一蘿未通塵已老短書散謝拾叢殘平生惧未識陳元闕道山居述作辭絕品銘心勳謝錄奇辭與指溯根齋觀務博士書雖券雖共高人隱鹿門韻事流傳到儒釋叢經善守勗兒孫　又題程木庵小象何時短棹訪衡茅來與山僧共打包又云昨寄贈書圖一卷黃山深處伴幽居自注木庵贈予通志堂經解予圖海昌道士汪鐵雲寫贈書圖卷前畫木庵六舟及予小象同人多爲題詠昨歲以寄木庵　東湖叢記余幼時與父寫而如公鈺贈以全唐文編從同邑吳騫兔牀才假其雅樸藏本以資校勘而換州程木庵鈴目洪摘因六舟上人貽以式古堂書畫彙效尤難得也　何紹基竟寧銅雁足鐙詩序六舟上人爲程木庵拓藏彝器文字中有此鐙相傳爲建安鐙也六舟縅剔既印字畫明朗深自矜喜屬陳月波作剔鐙圖稿已篆於盤底之側作握鍼剔剔之狀　又題程木庵所藏彝器拓本家學未荒蟫蠹碧古光先澄雁鐙紅　昌熾案據曾石先生禮記集說跋及贈木庵詩皆云名洪溥近閱徐子晉前塵夢影錄有程音田畢一則云音田名振甲爲名進士歙人僑居吳門曾充鹽商折閱因自號音田取無心意思江建霞太史注云程字木庵好收藏金石有木庵藏器目所記與錢氏絕不同豈木庵初名洪溥後改名振甲耶蔣生沐稱爲翰林不言其中進士然紀其與六舟往還則必好藏金石書何子貞太史詩亦皆爲彝器文字而作木庵之得交於貞老及曾石老人爲之作介者皆六舟也以此參致可證其爲一人時在道咸間去今不過六十年而傳聞異詞已如此其可歎也

敝帚千金久自珍明珠脫手倘邀迎勸君不用波斯願此去豪家盡柳津　沈峙公

蓑鶴興樹山房詩集賴書和沈峙公故處士常損拈來眾欲垂誰憐非長物覓遺易質炊宿讀人難得長貧我自知祗愁肉食者還有鬼名嗤自注南史人勸柳津聚書著曰吾嘗語道士上章驅鬼安用此鬼名耶　彭兆蓀小謨觴館集買書行十家士人九不給貧極捨書成俗習萊蕪室內鳴飢腸故紙堆中搜祕笈當年甲乙重標題萬卷還知買紹新芸葉曾防羽陵蠹錦贉或用波斯錦浮雲世事不可久卻爲兒孫覓升斗遺業曾無八百桑傳家自有千金帚傾筐倒篋驅篇帙以兼兩淸春車易錢難比瑤華乘背券分明博士驢富兒有書不解讀貧兒欲讀無其編餅金華致玩好同插架牙籤手誰觸白氏楊枝臨去吟放坊後士新降酣明珠脫手各傷心同向窮家成一哭東鄰西舍何紛紛此厄不啻江陵焚平生我亦書是癖搜羅八索窮三墳飢來貨盡監河米獨抱遺經不求濟誦韻纂疑中祕書擬憶尚茲河間邸年年乞食非良圖此事常保他年無徑須急辦五畝區去作識字耕田夫倉箱謀卒歲稅稻收東吳積穀但祝年豐豐雖貧不賣肯與春人鬬長策無

如農農夫一笑耦耕末善君不見鉏犁非爲稍租典
蓬搔蛺蝶繡鴛鴦紙尾題詩欲斷腸自是簪花書格妙新篇
一一和琳瑯　陳坤維
厲鶚樊榭山房集桑弢甫水部買得元人百家詩後有小
箋黏陳氏坤維詩蓋故家才媛以貧鬻書者惜不知其里
居顛末爾讀之有感次韻一首并徵好事者和焉姓字深
閨豈易知偶傳紙尾賞書詩難追寫韻仙家事應共壽蘿
絕代悲彤管更添高士傳墨痕剩注有情癡通農似共樵
緗往惆悵令人展卷時附陳氏坤維原作典衣聚書事可
知又從案上檢元詩先人手澤飄零盡世族生涯落魄悲
此去雞林求易得他年鄴架借應難亦知長別無由見珍
重寒閨伴我時丁巳又九月九日窗下乏米手檢元人百
家詩付賈以供饘粥之費手不忍釋因賦一律賸之陳氏
坤維題　汪遠孫次韻秀陳坤維手題元人百家詩韻詩
在方寔泉處寂寞閨心一卷知臨池親寫賸書詩窗前
風獨奉離恨殘夾先陰鈸筆悲破彼生壓空性巧殘編惜
別最情癡百年遺墨流傳在幾度重陽過閏時　兩浙輶
軒錄謝垣買得漢隸分韻舊本中夾繡絨綵線花樣諸物
章程墨妙無雙狐腋千金衆長染練已傳描蛺蝶懸
絨猶記繡鴛鴦蔡邕遺法能傳女衛鑠猶名空藏王欲使
簪花臨筆陣膏牛文帳謝琳瑯
銖錙制出膠泥上屈鐵蟠蛇字字分一日抄傳千百本何人
不須會通君　畢昇　華燧文輝　華珵汝德　華堅
夢溪筆談慶歷中有布衣畢昇爲活板其法用膠泥刻字
薄如錢唇每字爲一印火燒令堅先設一鐵板其上以松
脂蠟和紙灰之類冒之欲印則以一鐵範置鐵板上乃密
布字印滿鐵範爲一板持就火煬之藥稍鎔則以一平板
按其面則字平如砥若止印二三本未爲簡易若印數十
百千本則極爲神速　邵文莊會通君傳會通君姓華氏
諱燧字文輝無錫人少於經史多涉獵中歲好校閱同異
輒爲辨證手錄成帙遇老儒先生即折節以質焉既而爲銅
字板以繼之曰吾能會而通之矣乃名其所曰會通館人
遂以會通稱或丈之或君之或伯仲之皆曰會通云君有
田若干頃耦本富後以鈔書故家少落而君漠如也三千
塤奎壁　臚元照書容齋隨筆活字本後此翻宋紹定閒
所刻每番中縫上方有宏治歲在旃蒙單閼八字下有會
通館活字銅板印八字書後有華燧序　天祿琳琅白氏
長慶集每卷末有錫山蘭雪堂華堅活字銅板印記　無
錫縣志華珵字汝德以貢授大官署丞善鑒別古奇器法
書名畫築尚古齋實諸玩好其中又多聚書所製活板甚
精密每得祕書不數日而印本出矣昌熾案燧之子塤奎
壁名皆從土旁堅疑亦其孫從而珵爲堅之誤余所見
錫山華氏活字本又有春秋繁露蔡中郎集皆甚精
璽人
詔下崇泥滅海嶽遺聞訪翠巖唐宋元明朝市改一家世業
守雕劖　建安余氏　翠巖精舍
九經三傳沿革例九經世所傳本以興國于氏建安余氏
爲最善逮詳考之余本間不免誤舛不足以言善也　天
祿琳琅續編圖是本序後刻崇化余志安刊於勤有
堂案宋板列女傳載建安余氏靖安刊於勤有堂乃南北
朝余靖其姓居閩中十四世徙建安書林習其業二十五
世余文興以舊有勤有堂之名號勤有居士蓋建安自唐
爲書坊所萃余氏世業之仁仲最著稱所稱建安余氏
本也　又禮記每卷有余氏刊於萬卷堂或余仁仲刊於
家塾　積東華錄乾隆四十年正月丙寅　諭軍機
大臣等近日閱米芾墨蹟其紙幅有勤有二字印記未能
悉其來歷及閱內府所藏舊板千家注杜詩向稱爲宋槧
者卷後有皇慶壬子余氏刊於勤有堂數字皇慶爲元仁
宗年號則其板是元非宋繼閱宋板古列女傳書末亦有
建安余氏靖安刊於勤有堂字樣則宋時已有此堂因致
之宋岳珂相臺家塾論書板之精者稱建安余仁仲雖未
刊有堂名可見閩中余板在南宋久已著名但未知北宋
時即以勤有名堂否又他書所載明季余氏建板猶盛行
是其世業流傳甚久近日是否相沿並其家刊書始自北
宋何年及勤有堂名所自始之閩人之官於朝者罕知其
詳若在本處查考尚非難事着傳諭鍾音於建甯府所屬
訪查余氏子孫見在是否尚習刊書之業並建安余氏自
宋以來刊印書板者尚有存勤有堂於何代何年今尚存
否或遺跡已無可攷僅存其名並其家在宋時曾否造紙
有無印記之處或考之志乘或徵之傳聞逐一查明遇便
覆奏此係考訂文墨舊聞無關政治鍾音宜遴派妥之
員善爲詢訪不得稍涉張皇尤不得令胥役等借端滋擾
將此傳諭鍾音之便詢令知之尋據奏余氏後人余廷
勷等呈出族譜載其先世自北宋建陽縣之書林即以刊
書爲業彼時外省板少余氏獨於他處購選紙料印記勤
有二字紙板俱佳是以建安書籍盛行至勤有堂名相沿
已久宋理宗時有余文興號勤有居士亦係襲舊有堂名
爲號今余姓見行紹慶堂書集據稱即勤有堂故址其年
代已不可攷昌熾案　四庫著錄林之奇尚書詳解黃倫
尚書精義亦皆建安余氏刊其他見於各家書目者不知
凡幾翠巖精舍所刊本有玉篇元文類陸宣公奏議注
臨安鬻書陳道人芸香累葉續芸頻其他棚鼓橋南宅亦與
江鋤共姓陳　陳起宗之　陳思　陳世隆彥高
瀛奎律髓陳起睦親坊開書肆自稱陳道人字宗之能詩
凡江湖詩人皆與之善嘗刊江湖集以售宗之詩有云秋
雨梧桐皇子府春風楊柳相公橋哀濟邸而誚彌遠也或
嫁其語於敖器之言者論列劈江湖集板宗之坐流配
戴表元趙孫庭書譜後杭州陳道人家印書書之疑處
率以已意改令諸原殆是書之一厄　陳伯玉寶刻叢編
序都人陳思賣書於都市士之好古博雅蒐遺獵忘以足
其所藏與夫故家之淪墜不振出其所藏以求售者往往
交於其肆且售且讀久之所聞滋多望之輒能別其真贗
夢蘊瑣筆陳思集刻賢小集自洪邁以下六十四家
續傳甚翠館以文請云大街棚北睦親坊歷刊行字一
行書與太郎同里閒芸編重經積芸香注云陳解元詩名
芸香集子名楊芸　楹書隅錄鑲心齋先生所集爲棚
齋云卷末稱臨安府棚北大街陳氏印行者即書坊陳
起解元也曹斯棟稗販以南宋名賢遺集刊於臨安府棚
北大街者爲陳思而謂起自居睦親坊然予所見名賢

諸棐亦有稱棚北大街睦親坊陳解元書籍鋪印行者是不爲二地且起之字芸居思之字續芸又疑思爲起之後人也予案聖賢小集石門顧君修已據宋本校刊亦疑思爲起之子思又著有寶刻叢編尤爲淵博蓋南宋時臨安書肆有力者往往喜文章好撰述而江湖陳氏其最著者也　錢大昕藝圃搜奇跋元末錢塘陳世隆彥高天台徐一夔大章避兵攜李相善彥高篋中攜祕書數十種榆有副本悉以贈大章大章彙而編之世無刊本　甬宋樓藏書志宋詩拾遺二十三卷舊鈔本元錢塘陳世隆彥高選輯案世隆書賈陳思之從孫　天祿琳瑯容齋隨筆目錄後記臨安府鞔鼓橋南河西岸陳宅書籍鋪印攷杭州府志鞔鼓橋在城內西北隅當時臨安書肆陳氏多著名昌熾案陳思所撰尚有書苑菁華十二卷海棠譜二卷今皆存．

三輔黃圖五色描別風杼詣筆嶙峋尹家鋪子臨安市平水書林正大朝　尹家書籍鋪　平水書籍王文郁

志雅堂雜鈔先子向寓杭收異書太廟前尹氏書以采畫三輔黃圖一部求售每一宮殿各繪畫成圖甚精妙爲衢人柴氏所得　讀書敏求記茅亭客話十卷元祐癸酉西平清真子石京募工鏤板此則尹家書籍刊行本也已士禮居藏書題跋記續幽怪錄四卷臨安府太廟前尹家書籍鋪刊行本也茅亭客話題王記之而此書絕未有著於錄者可云奇祕矣　許古新刊韻略序平水書籍王文郁見禮部韻嚴且簡私韻又無善本精加校讎少添注語俱皆披覽賢於舊本遠矣　錢大昕跋平水新刊韻略黃堯圃孝廉得平水新刊韻略元槧本前載正大六年河閒許古道眞序卷末有墨圖記二行其文云大德丙午重刊新本平水中和軒王宅印或即文郁之後　昌熾案道眞序後署書於嵩郡隱者之中和軒則王宅即爲文郁之後無可疑者自正大六年己丑至大德丙午已七十餘年書林世業亦北方之余氏矣

蒿士市州以羅羅前眞後孫接雲蘿龍帥一葉藏書紡臥薷趕彼傭父歌　董琪子鳴

王世貞童子鳴傳童子名璵世爲龍游人父曰彥清子鳴少依父游詩有淸觀尤善攷證諸書畫名蹟古碑彝敦之屬兄璵舉於邑爲諸生子鳴歸必就兄書舍買升酒相勞苦高待韓邦憲出守衢行部過其家龍邱山塢中索所譔唐藏邑令楊炯邑人徐安貞集鋟梓行之遂下教邑綱紀南州杜門文舉首懸北海爲政廉成標里龍邱逸民之藪前異後環千載兩賢長猶託跡功曹一試舞組而童君畢志雲蘿蹤俱凝可謂嶙嶙不諧難之在前矣其樹楔左闕以風在野子鳴卒年僅五十四有藏書萬卷皆其手所讐校　少室山房筆叢龍邱童子鳴家藏書二萬五千卷余嘗得其目頗多祕帙．列朝詩傳童書賈珮字子鳴一字少瑜從其父以鬻書爲業往來吳越閒賈一舫不能直項帆檣下皆貯書讀之窮日夜不休　王漁洋跋童子鳴集余觀南宋陳思撰寶刻叢編欵書賈中乃有耆古雅尙如斯人者龍游童子鳴亦以賈書有詩名其集吳郡黃河水所定凡六卷

翁年七十瘦如柴日走公卿一刺懷袖有奇書休問飄老韋高價本難諧　老韋

李文藻琉璃廠書肆記瑞錦堂即老韋之肆本名鑑古堂八年前書甚多　又云延慶堂劉氏在路北其肆賈即老韋前開鑑古堂近來不能購書於江南矣韋頗曉事而好持高價查繼佐李檢討鑄日游其中數年前予房師紀曉嵐先生買其書亦費數千金書肆中之曉事者惟五柳之陶文粹之謝及韋也韋湖州人陶謝皆蘇州人　又云廣書昌嘗見吳才老韻補爲他人買去怏怏不快老韋云郡子湘嘗略已盡宋之書昌聞視果然又嘗勸書昌讀魏鶴山古今攷以爲宋人深於經學無過鶴山惜其罕行於世書昌亦心折其言韋年七十餘矣面瘦如柴竟日奔走朝紳之門朝紳好書者韋一見能知其好何等書或攜或函章或擧故能各投所好得重值而少減輒不售人亦多恨之

儈書者王僧廟市印者吳市硯舊同輿陶書嚴近市不言龍斷學兼廉　陶正祥庭學　子琳蘊輝

孫星衍淸故封修職郎兩浙鹽課大使陶君墓誌銘君諱正祥字庭學號瑞庵少貧以儈書爲業聞見日廣能知何書爲宋元佳本有誰氏刊本板貯何所誰氏本善且備議氏本刪除本文若注或舛誤不可從都中鉅公宿學欲購異書者皆諮君車轍滿戶外會開　四庫全書館安徽提學朱君筠言於當道屬以披訪祕書能稱事予珠琳由內廷三館供事敘用得兩浙鹽場鹽課大使馳贈君如其官君在官署踰年教子引退曰汝多疾而素貧不如歸侍湯也君既家吳門僑寓都下賢士大夫往來輻輳廣求故家書籍祕本歷數十年售藉陳思之爲寶刻叢編也語余云恨不爲一書記所過目宋元明刊刻經傳諸子各本卷帙文字異同僕劣補書目家未備惜今晚矣與人貿易書不沾沾計利所得書若值百金者自以十金得之止售十餘金自得之若干金者售亦取餘其存之久者則多取餘曰吾求贏餘以餬口耳人之欲利誰不如我我專利而物滯不行猶爲失利也當是時都門售書豈有王某售書致什器有貧某意見悉如君皆盛行於時老子言欲取必與左邱明言以欲從人其道然也君以嘉慶二年八月二日卒於都門春秋六十有六子珠琳以予僑居金陵寄王元金陵志爲潤筆作君墓碣予念世之稱賢者少雖書賈無復如君之知書也爲文且銘曰不知詩何足數斗筲人娩書賈致子歸來似其祖不求甚解能啥古我銘其墓不爲諛兼金可卻書可取　錢儀吉跋董用晦墓帖道君元鏡名用晦字農陽老人其自號滿叟人乾隆末爲戶部員外郎年幾七十矣貌黑瘠目近視而篤嗜書終歲丐誦祭賢歟百冊几榻閒卷悉縮儆同時方崇山孫淵如兩先生與用晦游有市書者陶市印吳市硯舊雖賈皆長者皆七八十歲淵翁爲之作三老傳者也用晦往往在此三人舍中談笑閱觀日暮忘返　李文藻琉璃廠書肆記五柳居陶氏在路北近來始開而舊書甚多與文粹堂皆每年購書於蘇州載船而來五柳多璜川吳氏藏書即吳企晉舍人家物也．昌熾案珠琳字蘊輝黃蕘翁稱其熟諳讀書敏求記爲蕘翁購宋本王右丞集即所謂山中一字兩本

元刻許丁卯集卽所謂較宋板多詩幾大半本蕘翁得書多與商榷

不須刮目用金鎞根脚墨籤室不逮此調書林今絕響空煩重訪白公隄 錢聽默

嚴元照書春秋經傳集解宋刻殘本後宋刻左傳四卷萃古齋主人錢景開所貽景開名時霽朔之書估也寓於蘇州能詩善鑒別宋元板刻并法帖書畫以此書貽我畀以鏹不受亦稱有雅尙者 士禮居藏書題跋記白隄錢聽默開萃古齋素稱識古所見書多異本 又續錄白隄錢聽默書友中巨擘也其遺聞逸事有關於書籍者所得最多嘗謂余曰絳雲未火之先有白髮老人自稱放翁示夢於汲古毛氏謂我有集在絳雲樓曷假之旣寤異其夢遂向假歸越日火發放翁集得免於厄 又向聞錢聽默言書籍有明刻而可與宋元板埒者惟明初黑口板爲然故藏書家多珍之 顧千里題清河書畫舫 常熟錢遵王毛子晉父子席玉照陸敕先馮定遠曹彬侯各家書散出予見之最早最多乾隆年間滋蘭堂主人朱文游三丈白隄老書賈錢聽默能親裝訂鑑題根脚上字便曉屬某家某人之物 又笠澤叢書跋二十年前老書估錢聽默嘗告余曰聞吳宮詞大姑蘇今小長洲善本大作大小作炤

天蘇琳瑯盤洲集毛鈔本有白隄錢聽默經眼一印

病僂登場語嫵媚好錢笑萬侯由佃關文借乘吾鏡見江北江南兩折駝 侯駝子 陶駝子

吳說披昌雜林之紙充溢於市估人長袖善舞者皆以販舶書爲業間以古籍鹽然不知所對余幼時識侯念椿短而僂旣瘦行賤日登壟斷以售翦邸之技然頗曉事多識舊錄舊鈔舊刻何本何人收藏何省何地裝訂寫槧先後題跋異同一見紙墨能言之不爽老友劉柳生丈嘗隱前輩皆與往還蕘翁獨忘四方好藏家至吳門訪古者亦無不踏世經堂爲揚州陳姓估亦弓背佚其名與侯年相若識古差不逮侯但數下河地未經耜冠焚蕩故家出所藏求售者較多其見聞亦稍廣自癸頁至丙子余三度至白門省試甑節舟車之費以游其肆其人喜奔走處賈之門覷寒士如土苴雖有祕冊不能見也當時好事者稱書估至謂大江南北有兩駝子賞核紀元重編是集閱古學之就湮振解人之難索援巧者王承緖種樹郭橐駝之例二人合撰一傳以繼錢聽默之後昔見今亡未可以人廢也務發迹

難得臨池筆一枝東津可比宋濂司從來精槧先精寫此體無如信本宜 傅稚撰 劉履芬

癸辛雜識施猶字武子湖州長興人父元之乾道間爲左司諫猶晚爲淮東倉漕時有故書在言路因書遺以番蒲臘有爲其不已致者勒之無以蔽罪猶書以其父所往坡詩刻之倉司有所識傳稚字漢英湖州人窮乏相投善歐書遂俾書之鋟板以賙其歸因摭此事坐以贓私 日本島田翰古文舊書攷論衢州二十五卷東津草堂本嘉靖中袁褧所刻卷末題曰周慈寫貽嘉靖袁褧刻十一行六家文選世所稱以爲精絕亦有周慈寫三字宜乎是書筆畫遒勁可以揚武於文場 又倚書正義一冊云明有記書手鐫工於雞心者如正德六年刻十行本孝經正義云書手陳景鳴謄刊字江操是也 又元明精韓刊本攷宋本之所以精者以書必倩名人刻必用巧手也 又趙孟頫書結構精嚴丰神蕭洒而書胥學之不違側筆取姸徒求似其面目元本之陋又多出於吳興之書盛行書胥輩學不至也 昌熾案古人刻書必先妙選書手精寫上板故其書首尾如一毫髮不苟宋史趙安仁補梓州權鹽院判官以善楷書籌留書國子監刻五經正義孟蜀毋氏家刻皆其門生孫逢吉書所寫不出於俗工也大抵宋初精本歐褚顏柳無不具體而惟信本爲最宜嘗見北宋刻廣韻及相臺本五經剛健婀娜各擅其妙觀誤成十三經但石本木本之不同耳其書之精妙無以異也 國初倘有此風林佶原爲漁洋書精華錄又寫竹垞曝書亭集汪遜翁堯峯文鈔

夾板何如胡蝶裝黃紬更雹道家妝若將衛法評書法乎觀墨聞教七薌 許翰屛

前塵夢影錄嘉慶中胡果泉方伯刻文選彼書者爲彭甘亭願千里影宋寫樣者爲許翰屛極一時之選翰屛以書法擅名當時刻書之家均延其寫樣如士禮居黃氏享帚樓秦氏平津館孫氏藝芸書舍汪氏以及張古餘吳山尊諸君所刻影宋本皆爲翰屛手書一技足以名世洵然 又云享帚樓刻呂衡州李翺等集顧澗蘋更覓得足本沈臣之等集七家皆用昌皮紙覆翰屛精寫不加裝訂但用夾板平鋪以便付梓余訪澗蘋文孫河之孝廉曾一見之 又云氏元槧集宋槧之最精者黃蕘翁得之裝潢爲胡蝶式後爲一達官某倩許翰屛影橅上板改七薌補繪元像小象於卷首 昌熾案胡刻仿淳熙本文選但有江甯劉文奎文模鐫字而不題論屛名吳山尊刻晏韓二子與石研齋所刻書亦無寫官也余爲蔣香生太守刻鐵花館叢書仿宋精寫皆金陵甫茂才筆摹李更體秀勁亦不減翰屛祖翁雅不願署姓氏然無好寫卽有良工又安從得佳槧自宋以後錄三人焉才難不其然乎

鬻隸牛毛善離合得錢卽買酒盈缸青根雙腕能濟下嘉話頁堪繼湧幢 胡貿 虞山孫二 錢半巖

湧幢小品荊川先生胡貿棺記書傭胡貿龍游人父兄故書賈貿少乏資不能賈而以善錐書往來諸書肆及士人家余不自接當取左氏歷代諸史及諸大家文字稍刪次之以從簡約旣披閱點竄竟則以付貿使裁爲篇或篇兩離之或句而離之甚者或字而離之其旣也篇而聯之句而聯之又字而聯之或聯而後離離而後聯錯綜經緯要於各歸其類而止蓋其事甚淆且碎非特他書傭往往束手雖士人極心讀書者亦多不能爲此貿於文義不甚解曉而獨能爲此蓋其天巧使然余之於書不能及古人牛毛繭絲之萬一而貿所爲則繭絲牛毛之事也貿平生無他嗜而稱好酒傭書所得錢皆盡於酒所傳書家不問傭錢必問酒能厭否貿無妻與子傭書數十年居身無一壠之瓦一醉之外皆不復知也貿無一錢之蓄死而有棺無棺不可知念其爲我從事久也以一棺畀之而書此以爲之券云 藏書紀要虞山孫姓行二者寫書根最精一手持書一手寫小楷極工今罕有能者 士禮居藏書題跋

記續錄近事會元五卷裝池出良工錢半巖手近日已作古人惜哉其子雖亦世其業而其裝池御末之見不知能傳父之手段否甲戌閏春復翁偶記

鑄鼎然犀如此豫光天問兩串招搖黎邱苗裔今猶是豈但人妖物亦妖　王廷珸越石　黃正賓義石

韻石齋筆談定窯鼎宋器之最精者成宏間藏於吾邑河莊孫氏曲水山房嘉靖間爲京口靳尚寶伯齡所得歷庚唐太常凝庵負博雅名從靳購之遂歸於唐爲歷末淮安杜九如納千金搆鼎以去九如殁傳子生之有王廷珸者字越石慣居奇貨以博刀錐與杜生辦平康以八百金供獰頭負逆料其無以償且示意不欲歸金而欲得鼎也媾覺歸之謊稱其值萬金來售於徐六岳徐惡其端拒不納乃質於人十餘年間旋質旋贖紛如舉棋又來其族屬之相肖者方賓兼攜並置篋中多方蠱惑泰興季因是企慕唐鼎廷珸以一方者詭之價直五百金毘陵趙再思贊游於唐趁知此鼎偶過季同唐家定窯方鼎君曾見否趙大笑曰唐之定鼎體圓而足三公云方鼎何唐季廢然曰此猴欺我南科屈帝齊吾中州所取士今致書靜齋其事當爲我處之刑君爲有司追理廷珸抱頭鼠竄攪人講解僅免獄犴爲兩黃寅石之事起黃石名正賓以貲郎建言廷杖惡精舞氣節於搢紳頗著廊廟聲氣與廷珸同籍徽州稱中表有倪雲林山水一幅估價百廿金託廷珸轉售仍暗記花押於隱處廷珸必鉤倪畫屬高手臨橅詭正賓取時師以墓木蠹之殊不知有默記也正賓遽齧頭于佛元取畫歸池宛然惟失花押佛元點人也譏六主人不惟遺來取畫兼欲覩定爐且議倪耳廷珸方授爐而正賓亦至謂廷珸曰奈何作狡獪技倆廷珸搏顙發誓正賓語之曰吾有私記今安在正詰讓間佛元從旁執鼎兼以左右指摑鼎耳示無還理廷珸奪之鼎墮地如裂瓦廷珸悵絕蹴搏正賓傷脇時正賓被逮於南都方潛蹤不樂又遭廷珸之侮越夕竟逝廷珸宵遁潛竄於杭時潞藩寓杭遣承奉俞啟雲容許廷珸出獻鼎詭稱把質甚歡引謁潞藩贈以二千金承奉私得四百金以千六百金畀廷珸遇儲乏主藏吏命一府役司其彝鈕其人頗稚鹵居無何王欲觀鼎府役啟匣取鼎愕然有聲忽折一足府役懼投水死大典入杭潞藩赴北承奉沈鼎於錢塘江中　許宗彥題韻石齋筆談贈賞本韻事末後乃取閑巧偷與贏奪利亦無餘殺茲竊紀鼎事聊著爲犀顯一生無長物方知孝售妙　曬鴉網爲待詔鶴荒山木圖崇禎丁丑王越石持來余以仇英南極星祥圖宋板通鑑一部易之　又蘇文忠書唐方千詩天啟癸亥秋觀王越石物　昌熾案李遲之三朝野紀任文言者歙人也因黃正賓以交於諸君子往云正賓故中書萬歷中以密揭事疏論申吳門之阻謂立廷杖下歙又天啟珠瑕錢謙益以千二百金得兩漢書於黃尚寶卷中有黃正賓印即其人也

右年代名號無攷者書有四家徐涉園張氏郎張蟣浮翁蘇移列卷四王文簡之後尚餘三家釋道兩家撰書一首坊書一首刷書一首鬻書二首活字板一首書估八首寫書二首裝訂一首骨董一首別爲附錄以資談助與續增詩九首合爲一卷次於末內蘇叔敬一首舊在第二卷今移書估末一首寫官兩首舊無今補籍常

校畢自記

藏書紀事詩卷七終

藏書紀事詩六卷長洲葉菊裳師撰爲藏書家一大掌故稿於壬辰年在京師寫錄一副冊欲付手民而未能甲午率使湘中亟以寫冊乞師自定之日月易邁又越兩紀至今年春始以稿本寄湘即付鍥者十月寫刻畢湘潭門人劉茂才乘鼎始經任校勘之役稿中多誤例因上板時原稿割裂顛倒錯亂寫手又不工致刻成始知之已無及矣昔潘文勤師刻滂喜齋叢書速成而多誤字或有笑之師曰吾不過以刻代鈔耳標更自解之曰能讀此書者即能自校者也則又何責乎一嚬一步之不失哉光緒二十三年丁酉十月受業江標謹記於長沙使院之蕢園

右藏書紀事詩六卷　太夫子葉鞠裳先生撰也全書上自五代下至近今旁搜稗乘徵及坊估凡列載四百有五人附見二百九十五人得詩四百有五首惟生存人不錄焉　太夫子碩覽與中故業之籍又侍從京華博搜載籍積年既久故其書至博且精嘗爲藏書家一大掌故矣夫自漢廷開獻書之府置寫書之官厥後戎古積書者代不乏人中郎萬卷林宗五千其事蹟載在史冊任昉家貧而聚書萬餘卒多異本以及晉張華載書三十乘唐鄴侯插架三萬軸是皆不可沒者是審唐以前人概勿採取則以書有墨刻創於唐末盛州事刻六經始於蕭津毋氏也顧自長興刻木以來書山日富書誤日滋宋元明迄

國朝儲藏家於是乎言校勘並致辨目錄板本其學之至精傳者至黃蕘圃顧思適二家爲最大卒於身歿書盡沒後散佚僅存書目或並無書目僅一二遺聞及敘跋印記見引於各書不無類槃慨僞淚沫夫憫涉爛錄之學嘗恨古今藏書之人以畢生精力篤守典墳而生無赫赫之名歿有無涯之戚轉不如收藏書畫字帖者尚有題跋之作流傳後世爲骨董家所珍祕今讀是書乃知人人胸中欲爲之事不啻爲古人拾骸骨埋瘞掩蔽矣其功豈尠小也哉原稿自部門寄湘　元和師刻之書首總目係後編定與書中前後不同江師屬爲之釐正詳示手民紘從斯役凡四閱月凡塵風葉仍不能免剩戾　太夫子又郵寄二函補故多處其蒐王宗粹數條謹豹補入注蜀鈍經鄭詩並注一條補附六卷之末惟少室山房筆叢引鄭漁仲曰古文尙書音唐宋並無今出漳州吳氏陸機正訓隋唐二志無今出荊州田氏又漳州吳氏書目算術一家有古書皆四庫三館所無又師春二卷甘氏星經二卷漢官典儀十卷京房易鈔一卷今世所傳皆出吳氏云云蒿補注卷一吳與可條又葉盛云龍邱葉子時家藏書二萬五千卷余嘗得其目頗多秘帙當補注卷六葉瑱子時條因原注皆經寫可刪併不能推改姑書於此以待　太夫子成書矜愼之意云爾丁酉十月湘潭劉肇隅謹識于學院廣學海堂

藏書紀事詩

## 藏書紀事詩七卷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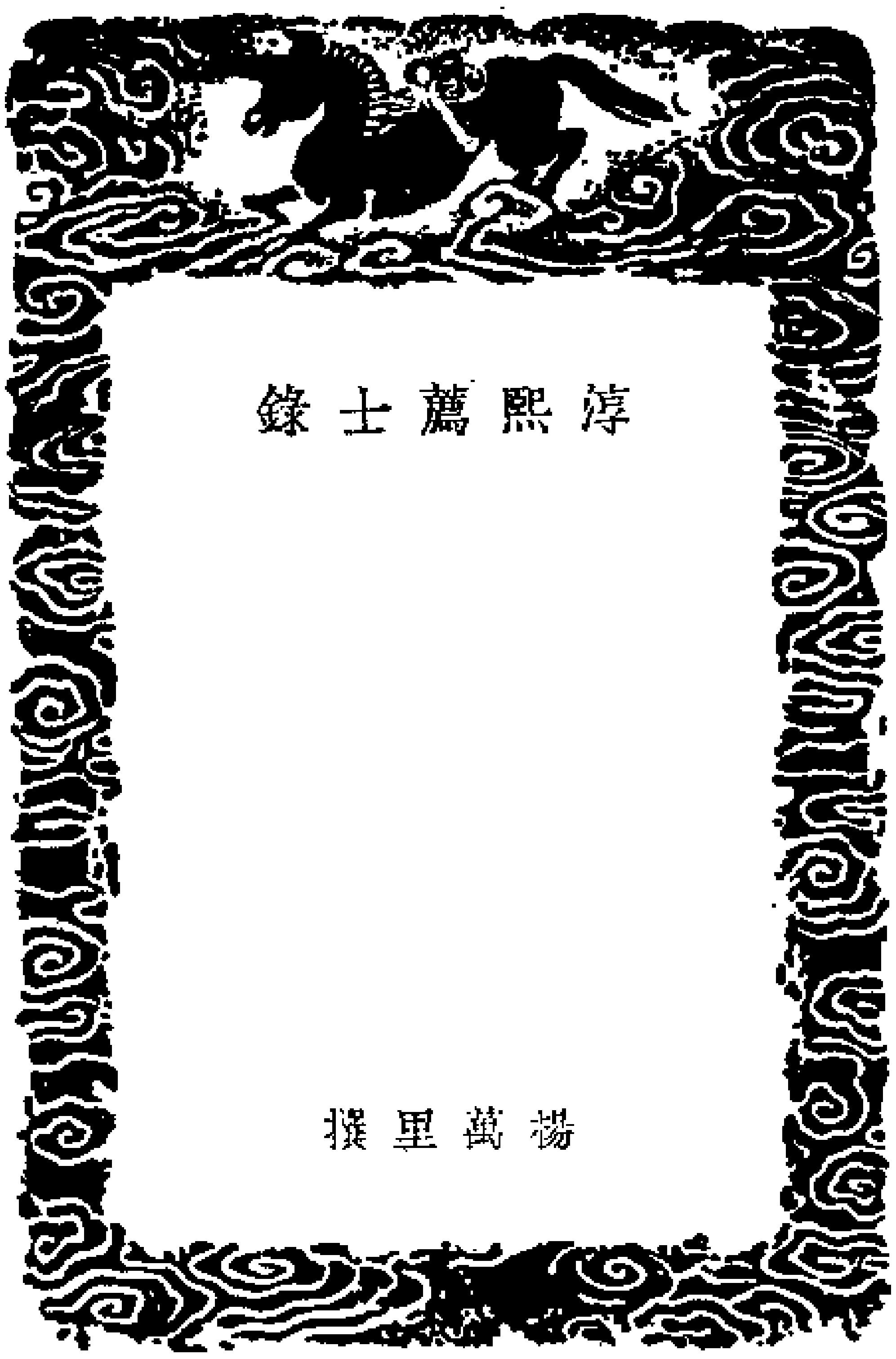
按此書全錄宋代以來下逮清末藏書家千餘人事蹟武數自舊書爲此類書之最大結集惟上下旣近千載闕漏自屬不免今人蔡金重爲編引得並撰序舉其舛誤十條補若加細究當中舛誤當尙不止此數章者待讀汲教重要二事辨之卷一岳珂條之後將相臺本九經三傳之刻梓歸之然此乃明代以來之陳說錯誤實係當曾覆專文考定該書刻梓人爲元代宜興岳浚而非宋岳珂其詳見拙著雅宜叢著本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云宋附刊九經三傳刻梓人考實一文此不再贅該書既爲岳浚所刻則此條岳珂條之後下所引四庫提要及錢氏曝書雜記之文皆誤矣卷七陳起宗之陳續芸思條下所引各家之文或謂陳思爲刻江湖小集或謂刻芸爲陳解元之子或謂續芸爲陳思之字從而遂誤思爲起之子而竟遂爲陳解元刻於陳起陳續芸父子與陳思三人間彼此關係糾纏不清按四庫總目書陳起江湖小集及江湖後集二書又書陳思寶刻叢編五書然於第五書有宋名賢小集則判爲淸初人僞託固視二陳爲各別二人並非父子祖二人連合爲父子者始於盧文弨翻雕繕刻宋名賢小集以後葉德輝書林淸話卷二臨安陳氏刻書一節附爲博引加以考辨述其原委惟書林淸話雖徵引甚詳而論述層次殊欠分明致今人仍然啟疑竇殊爲未盛定論按二陳以書商著名宋代書業中承要地位故不可不加深究用特將書林淸話所考攝要鈎元辨證新證爲之考定按淸話引吳文英夢窗丙稿丹鳳吟賦贈陳宗之芸居樓詩陳宗之一即起之字一書肆名芸居樓故其號芸居又引宋趙彥彀佳乙稿贈續芸詩由一陳觀芸居死後香解還魂六丁將不去抑子續尤存」首四句稱宋詩已明言續芸爲芸居（卽陳起）之子淸話同卷又有陳起父子刻書之不同一節謂陳起所刊之書或題臨安府棚北大街睦親坊陳道人書籍鋪或陳宅書籍鋪或陳宅經籍鋪而其子陳續芸所刊書則題陳解元書籍舖或陳解元經籍舖父子有別證以江湖後集卷三周端臣挽芸居二首有「遺書身染患不見子成名」句當指陳起卒時其子續芸尙未爲解元而言就從文勢引陳解元書籍鋪所刻書年代較後則此說信而有徵然則陳解元非陳起而爲起子續芸明矣又陳起除兼刻江湖等集外本人亦爲詩人所撰芸居乙稿今仍存其子續芸則未聞有自著書至於陳思之

爲書賈編亦著書但與詩無涉兩陳起有異謂其所著詩各家序言但賈
舊下而未刻他人所著書其所刻者僅限自著之書且不題其書肆之名
與地址與陳起父子顯然不同按陳思非陳起子續芸更可就三人之年
齡而論此爲葉氏書林清話所未點明特再詳之陳起於寶慶（一二二
五—一二二七）初即纂刻江湖集而遭史彌遠之忌加以竄配編管則
其人當生光宗（一一九〇—一一九四）與寧宗（元年爲一一九五
）間彼更而清話引瀛奎律髓卷四十二寄贈類趙師秀贈賣書陳秀才
詩方回之注稱「陳起字宗之睦親坊賣書開肆余丁未至行在所至辛
亥凡五年雅識其人且識其子今近四十年肆毀人亡不可見矣」按方
回瀛奎律髓在入元之後則辛亥爲理宗淳祐十一年（一二五一）
可知其時陳起雖尚生存已在晚年陳起之卒與其子續芸之領肆年代
可就續芸所刊書中之有年可稽者推之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十
二著錄湖紀汝陽端平詩雋四卷有寶祐丁巳（一二五七）李肇和父
序稱「續芸陳君書鋟入梓」又同書卷三十八著錄李龏唐僧弘秀集
十卷有李氏寶祐第六春（一二五八）自序文稱棠湖詩稿卷五亦著
錄該書謂「陳芸元宅刊行」此二書刻梓之年不僅可爲丙云續芸即
陳芸元之佐證並可推知陳起之卒與其子續芸之領肆當在辛亥至丁
巳（一二五一—一二五七）數年之間至於陳思年壽可於其所著書
各家序文所題之年推之其書小史一書有咸淳丁卯（一二六七）謝
愈修序稱與陳思交往已五十年由丁卯上溯五十年當寧宗嘉定十年



（一二一七）意其時陳思年已及冠然則其生年當與陳起相近其人
非陳起之子續芸明矣又其寶刻叢編一書錢了翁序題紹定二年己丑
（一二二九）陳振孫序則題紹定四年上距寶慶初陳起以纂刻江湖集
尚不及十年亦可見陳思年壽與陳起接近即使稍晚而相去當不至太
遠也葉氏清話陳氏刻書一節於誤以陳思爲陳起子續芸之原委亦曾
加說明謂顧修彙刻南宋羣賢小集題宋陳起編而有王昶序云「起父
子又撰寶刻叢編寶刻類編二書皆能收采古今碑版類爲淵博」葉氏
旋加案語稱「王昶云起父子不知何所指名亦不知何所依據今世行
寶刻叢編不題撰人而寶刻類編則題宋陳思撰王始以起思爲父子耳
」謂此則誤陳思爲陳起之子實始於王昶顧修不察從而疑之錢儀吉

跋岳珂棠湖詩稿亦復沿誤傳疑將陳思與陳起子續芸牽合爲一虞淵
至今故不憚煩爲之辨析如右又羣賢小集蓋經顧修補纂實非陳起纂
刻宋人諸集之舊謂陳思彙刻云云亦屬妄斷亦以見藏書紀事詩一書
所錄材料非盡詳考未盡可靠也翁同文跋於德國博宏市




楊誠齋淳熙薦士錄一卷．乃為吏部郎中時上宰相王公劄子也．首以朱子為第一．是見知人之明．其餘諸公各有評論．官皆備而當此．即今之薦官考語之祖也．山公啓事不可得見．存此以為持衡秉鑑之一法．有薦人之責者．其可忽乎．嗟．拔茅連茹．占之於易．貴玉賤珉．見之於禮．魚目不可以混珠．駑駘不可以並驥．知人何以明．亦曰公生明而已．羅江李調元序．



# 淳熙薦士錄

宋　楊萬里撰

淳熙乙巳．誠齋為吏部郎中．時王季海為丞相．一日．丞相問誠齋云．宰相何最急先務．誠齋答薦士為先．因呈薦士錄．

朱熹．

學傳二程．才雄一世．雖賦性近于狷介．臨事過于果銳．若處以儒學之官．涵養成就．必為異才．

袁樞

議論堅正．風節峻整．今知處州．

石起

立朝敢言．作郡有惠．

祝櫰

奇偉之節．恬退之心．士論所稱．久滯閑散．

鄭僑

立朝甚勁正．持論有風采．

林枅
　外溫中厲，遇事敢爲。

蔡戡
　器度凝重，學士該洽。

馬大同
　文學政事，士林之英，至于持節，風采甚厲，官吏皆肅。

鞏湘
　今之儒先，世之吏師。

京鏜
　性資靜鎮，文詞工緻。

王回
　俊辨而言，斂手而諾。

劉堯夫
　弱冠釋褐，立朝敢言。

蕭德藻
　文學甚古，氣節甚高，其志常學有爲，其進未嘗苟合，老而不遇，士者屈之，今爲湖北參議官。

章穎
　儒而知兵，長以論事，至于兩淮利害，尤其所諳。

周必正
　工于古文，敏于吏事，臨疑應變，好謀而成。

張貴謨
　上庠名士，有才有謀，可應時須。

劉清之
　得名士朱熹之學，傳乃祖原夫之業。

湯邦彥
　學邃于易，得先天之數，才濟于用，有經世之心。

王公袞
　儒者能斷，吏事敢爲，剸繁鋤奸，尤其所長。

莫濟
　長于史學，邃于吏治。





張默
　魏公之姪，能傳胡文定春秋之學，所至作吏，皆有能聲。

孫逢吉
　學邃文工，吏用明敏，沈介德和、黃鈞仲秉以國士待之，梁楊隆朝，知袁州萍鄉縣。

吳鑑
　早以文辭受知名勝，如張安國、沈德和、黃仲秉，皆以國士待之，京官，皆知郴州郴縣。

王謙
　風力振擊，勇于摧奸，立朝廉蹇，士論歸重。

譚惟寅
　文辨甚古，志操甚堅，嘗除大學博士，今知□州。

龐中庸
　有學有文，操守堅正，物節布遠，風采甚厲。

韓健
　直諒修潔，人稱其賢。

李誼
　恬退難進，廉吏之表，隆朝，今爲江州德安知縣。

余紹祖
　德勝于才，廉而退，新江陵府通判。

葉元濟
　和而有立，早有奇節，故相葉顒子昂之姪，今爲江西提舉司幹官待次。

廖德明
　所學甚正，遇事能斷，選人，南劍州教授。

趙克夫
　廉明剛濟，治行甚高，隆朝，今知臨江軍新喻縣。

左昌時
　吏能精密，所至有聲，新知英州。

胡恩威
　和粹而賢，敏達于政，新知安豐。

趙像之
　能文能事，淡如寒畯，今爲隨州通判。

孫逢辰
儒術飭吏。廉靜過人。
劉德秀
議論古今。切近于世用。陳勝京官。今知湘潭縣。
施淵然
工於爲文。恬于仕進。前任監和劑局。今任[illegible]。
祝禹圭
氣節正方。議論硬挺。
張鎡
器字粹和。文辭工致。與其弟誨俱有令名。前習柳吳中二縣。
李大性
四六詩句。甚有律令。
李大異
書冠別頭。仕優進學。作文下語。韓柳歐曾。





李大理
學問淹洽。吏事通明。
曾三復
以文策第。以廉謹身。作邑有聲。[illegible]。
曾三聘
[illegible]文詞。[illegible]事。[illegible]人。[illegible]外宗學教授。
徐[illegible]
詩句明爽。[illegible]典了。[illegible]愛民。辦而不擾。[illegible]例。今知臨江軍清江縣。
趙彥[illegible]
吏事精緻。不擇劇易。戊辰王[illegible]。前知衡州。今任宮觀。
王濆
治郡有聞。惠而能辦。前知忠州。正當奔冠之路。修[illegible]治兵。寇不敢近。今任宮觀。
虞公亮
力學有文。子弟之秀。雍公之子。尚淹下僚。
陳謙
學問深醇。文辭雄俊。蚤冠而學。陸沈下僚。





李沐
大臣之子。而綽有廉峻之操。甲科之彥。而益勵文辭之工。
李著俊
其進雖非科級。其文尤工四六。今知彬州。
嚴昌齊
學甚正。守甚堅。蓋嘗師張魏公而友欽夫。
陳宇
事母至孝。作郡甚辦。臨事應變。事集而民不擾。
袁宜之
作文有古人體。日進未已。至于吏牘乃其餘事。
蔡淵
諳練吏事。最善四六。任子之流。所不易得。
葛郃
持身甚廉。愛民甚力。嘗知南雄州保昌縣。殊有治行。太守虐政一切之。民情翕然去思。
趙善佐
爲致和而有威。治嚴緩而有辦。草貫吏民。無不安之。
胡澥
名臣之子。修潔博習。州里有聲。能世其家。今爲撫州宣教　其父宇彥衛。
右凡六十人。

稗史集傳

徐顯撰

歷代小史卷之七十七

稗史集傳　　徐顯撰

王艮字止善紹興諸暨人也少而穎特如老成人早遊鄉校諸先輩皆折節與之交既壯遊吳興遇淩公英巖將赴淮東憲幕辟公以行既至以歲貢士補淮東憲史未幾南人例革調轉運司授廬州錄事判官屢轉為江浙檢校朝列大夫廣東市舶提舉未四月拜江西省左右司員外郎時年六十八即慨然謝事而歸朝廷從其請以中憲大夫淮東宣慰副使致仕公耳目聰明強健如五十許人每小冊黎杖自樂於山顛水涯或遇勝景數日忘反至正己丑六月自卜壽藏于暨陽之大巖既穿穴即卧疾而卒年七十二公慷慨有大志嘗論天下士慕范文正公之為人其在憲司漕府皆有甚政越人立碑頌德國子博士陳旅為之記其檢校中書自覩而言曰王某止檢校耶會松江民徐胄請丞相府告民有匿田不告於官者數萬頃丞相命公還上議曰田實無有此嘉民欲以利啖官漁民以市怨宜勿聽事遂得寢民咸德之其提舉市舶寶貨山積至者皆以賄敗公秋毫無所視其歸於鄉雖妻且貴則猶服故如儒生予以鄉里故獲拜公於林下因與予言初出鄉時得見宋季之遺老觀其典刑莫若趙公子昂鄧公善之楊君仲弘杜君伯原則皆其相與則公之成德蓋有所自來歲見世變之愈下也嘆曰吾於斯世不忍見矣所求速化耳公歿二年而四海變作故杜君伯原誌公之墓有才不盡用之嘆其為世所推惜如此所為詩文有王員外集二卷虞公集為之序藏其家子仲揚以公蔭任泰州如皋縣主簿卒子宗炎仲廣今為南臺掾皆與予善

論曰韓愈氏以為古今人不相及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以予觀公之風節凜然使登於廊廟豈讓古人哉而用事之臣方汲汲以南人為等第故公才不盡用於世道不大行於時也及中原多故函擢南士使居憲職以風厲天下而罷懦不勝為天下笑然北方大夫士論南人之賢必以公為巨擘士猶賴之以蓋其媿云

柯九思字敬仲台州仙居人也父謙由文學掾為江浙提舉九思以父蔭補華亭尉不就遊文宗皇帝于潛邸及即位擢為典瑞院都事置奎章閣特授學士院鑒書博士凡內府所藏法書名畫咸命鑒定賜牙章得通籍禁署念其父謙善教錫碑名訓忠勅侍講學士虞集為文以旌之寵顧日隆由是言者晃忌公乘間跪白上曰臣以文藝末技遭逢聖明而蹤跡孤危動越無地願乞補外以自効庶幾仰報日月照臨之萬一惟陛下哀憐之甚上曰朕在汝復何憂翌日御史章入不報故事諫臣言不行則納印請去上重違諫臣意而念危公召公諭之曰朕本意留卿而欲伸言者路已勅中書除外卿其少避俟朕至上京宣汝矣公拜且泣辭出而中書竟格詔不行未幾大行上賓公因流寓中吳予獲從公游語及先朝則誦其所為詩嗚咽流涕夫人情群居相聚則懽相離則思況以布衣獲人主之知抱烏號而無從者乎此亦人情之所至悲也至正癸未冬十月壬寅夜夢有炳義公招之者且請予筮其吉凶筮得履之乾其繇曰履虎尾不咥人凶謂公曰虎者公之生肖也履虎尾者寅之未運也夫子無用於時不能咥人而為命所困殆將有憂乎如應之則申亥之辰也公曰申寅之衝也吾畏之亥寅之合也無所忌乙巳公與臨川饒旭及予由遊于上方移舟陸庵暨臨海陳基吳人錢逵偕舟丙午過寶帶橋泛天平拜文正祠宿留六日始歸蓋欲厭其夢也辛亥丙夜卧得風疾越六日丁巳卒年五十四公善寫竹石始得筆法於文同嘗自謂寫幹用篆法枝用草書法寫葉用八分或用魯公撇筆法木石用金釵股古漏痕之遺意雖其妙至不可言然其生意飛動有龍翔鳳翥之狀故四方大夫士爭寶愛之又善鑒識金石遺文器物吳人陸友號為博物亦嘆以為不及有任齋詩集四卷虞集陳旅為之序公沒後皆散失不傳獨有詩二卷藏于家

論曰唐鄭虔以才藝遇玄宗號稱三絕特置廣文館命虔為博士而晚節流落君子惜之公亦以布衣侍天子左右特授鑒書博士其榮寵視虔特而竟沉滯以死才之不可恃也如此予嘗讀其城南詩有尺五城南墾田能減漕海船於當時出蓋嘗言之而不以為信後二十餘年天子用大臣議募江南農師開燕薊田數百萬頃比中原多故海漕不繼而公之言卒驗雖在上前或有封奏公不宜泄不能與聞由此觀之則公之所陳蓋必有可裨益者矣惜乎吾不得而知也

陳謙字子平吳人也性至孝自幼如成人善候父母顏色問起居躬飲食寒煖之節及長讀書不少懈未嘗一日遠去其親之側溫恂雅飭言若不出諸口而內行甚修其師林公寬甚稱公勉應鄉貢既入院問卒有儒士衣衾搜書者乃嘆曰是豈士所以致身之意耶遂趨出不復就試隱居教授弟子束脩以為養而甘旨之奉必極為當致每饌饋進跪膝下以勸加膳親盡一食則心為之喜日以為常及父母卒居喪盡哀禮制哀毀踰禮猶既食水飲以終其喪初父病痺患臥困市以進而父殁遂終身不忍食蟹少多病其親憂之後每讀書至論語父母惟其疾之憂則必廢書而泣奉其兄訓尤極友愛訓字師敬嘗為鹽運司吏以廉能稱及病考歸則其處君意之如嚴父未幾師敬復官府於外而君獨留常執東如里人范某葉宴其里延君教其子宗東如者十年弟子信從益眾及范君歿而所教之子亦卒因還吳城京口有士友孫子翼者厚於君而家甚貧有女及笄不能嫁君嘗許以貲助及聞子翼病且篤遽然曰吾與子翼約其可食言乎即持貲詣京口訪子翼為畢嫁事於書無所不讀而尤邃於太玄皇極之學文章非古道不苟作其有所述必推於聖渾上不窮其弊府歌詩尤能追古作者而其一篇出人多傳誦之鄭郡虞公集金華黃公溍晉寧張公翥咸所推重嘗欲論薦君不屑也晚歲注意於易以為四聖之經各有攸主而同於象於是分卦辭象象爻辭諸傳以附其說題曰周易解詁別為河圖說一卷占法一卷世莫得聞至正丙申師敬為江浙行中書省照磨謁告還其適外兵薄城甚急俄聞城陷即呼其妻并與君訣曰吾雖仕卑皆為主臣義不可辱吾不可出弟處士耳宜往避語訖即拔佩刀欲自刎家人抱止方共

會解兵入齊使拜不起遂刃其胸君舞敝之乞以身代衆以君儒冠被之於門復求入見其兄已殪伏屍號慟因併見害悉投于河其嫂與老僕王皆自經死君妻已先卒唯一子十餘歲逃他舍得脫明日事定其門弟子范文炯亟告於主帥而曹侯成元章素善君亦與言之募人求其屍得于條橋下兄弟猶相倚立水中若抱持然人咸以為異賓為給棺斂之歛葬其子韶以櫝厝陳氏文綱與部秦二柩葬之而求其所著書皆散失獨得其周易辨詁二卷古體詩二十四篇而已君嘗與予論易故知君為深將予居東城瀕危者數四以幸而免而君竟徇兄以罹禍其命矣夫

論曰太史公謂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積仁絜行而餓死盜跖暴戾恣睢而壽終天道之是耶非耶予以為太史爲知天道夫夷齊讓國而不居恥粟而不食求仁得仁夫于人者猶得於天身者厚矣盜跖横行於一時得于人者雖若厚矣於天者厚矣安有一息之存哉太史爲知天道世多疑君德尊行脩而致靡爰之禍則以天道之不可信而不知兄死於忠弟死於義妻徇其夫奴徇其主忠義之節萃於一門使令徽偉富貴而以君為疑悅君之死雖若少後然世有如君如夷齊則其全於天者何如也或又謂其不能趨吉避凶非知易者是大不然夫易者變也通塞者時也中正者道也黄里之因陳蔡之阨不死者天耳聖人豈不知易而致身凶危之所哉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君其知之矣雖曾西狩獲麟春秋以為終事益麟者聖王之瑞而為曾所獲曾不知其瑞而獲之豈麟之罪哉聖人蓋傷吾道之窮而哀麟之不幸也嗚乎有能知予之言則其知君也無憾焉

葛乾孫字可久平江人也生而負奇倜儻狀偉拤膂力絕倫未冠好為擊刺之術戰陣之教百家衆技靡不精究及長遂更折節讀書應進士舉所業出語輒人主司方按衡索驟不能識斯篤士把玩不忍捨置君亟選君曰此不足為也吾寧艱擬從頤難析經旨以翊有司意乎遂不復應試猶府時指授弟子皆有可觀金華黄公溍見奇其文勸之仕不應世傳兼書方論而君之工巧獨自天得治疾多奇驗自丞相以下諸貴人得奇疾它醫所不能治者咸以謁君無不隨愈有士人患傷寒疾不得汗比君往視則發狂循河而走君就捽置水中使禁不得出良久出之裹以重衾得汗解其治他疾多類此當是時可久之名重於南北吳人有之四方者必以可久為問四方大夫士過吳中亦必造可久之居而請焉其為人倜儻而溫雅慈愛而好施故人無賢不肖皆愛敬之至正壬辰徽冠轉掠江淛吳人震恐浙西廉訪僉事吳公仲善請君與畫君勸城之固守以計賊仍請身任其事李公壯其言然其計卒城之而民賴以安明年癸巳春正月與予游開元佛舍私與予言吾聞中原豪傑方興而吾不及預命也夫今歲六氣沴厲吾犯司地殆將死矣如期必於秋予曰何至是踰月果疾予往視之則猶談笑無他苦秋七月沐浴竟遂征然而逝年四十有九其詩未及詮次藏於家其行於世者有醫學啓蒙又經絡十二論君既沒而朝廷聘君之命適至已無及矣

論曰君少尚氣節故勇力之士爭言君之長於武長而服儒故逢掖之士爭言君之長於文濟人以藝故方論之士爭言君之長於藝斯各取其所偏長而未覩其學之所至也予幸識君於血氣既定資質既變之時方將舉聖人之道而論之則凡前所稱譽皆君所厭棄而隱遁者予於是又病世人之知君者淺也嗚呼使君早用于時功業豈少哉然則君之歿其必有所繫也夫

潘純字子素廬州人也少有俊才遊京師一時文學之士貴卿之家爭延致之每宴集輒云潘君不在令人無懽開其至皆倒屣出迎及談笑大噱一座為傾嘗著衣卦以誠切當亡其物之辭曰出門即衣永无咎也其上曰以衣受爵亦不足貴也或以達於文宗皇帝欲繫治之亡徙江湖間遇有以君事爲滑稽士解者卒乃得釋因客江南值京師所與遊者平章事吳公可堂治書侍御史貢公莞秘書卿達公兼善廉訪使幹公克莊御史中丞吳公元震廉訪副使杜公德常廉訪僉事哲公志道時皆持節在外遂往來諸公間名聲籍甚而江南大姓恭君氣勢望風承謁於是挈妻子居東吳日與諸貴人觴詠為樂所賦詩音節清麗李義山溫庭筠輩不能過也至正壬辰閏兵起淮東西淮南行省郎公曾公德昭雅君言於上興蕃薛參軍謀事君度不可為謝遣使者移家避地於越時太尉高公為御史大夫開行臺於會稽以君為上客與參謀議而大夫子安為樞密院官判安兵柄悍已為父客以客事語大夫公因召訓戒安忽憤逐中君於法械繫以吏送還吳郡行次蕭山道中拉殺之以暴疾聞其子毅聞走竊得其屍藏之會稽岳王墳僧可觀請於毅塟君西湖岳王墓側大夫公不知也

論曰禍其可避乎以郭璞之智而不能免禍不可避也果不可避乎孔子微服而過宋有避之道矣必也盡其避之道然后聽於天斯可以言命也君嘗約予避地于留以全君性以變其故何耶君知避其身不知避其言豈獨其之能殺身也哉日見太山不覩眉睫禍所由來矣昔馬援得故旧以致王疑梁松挾忿怨而害父者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也可不慎乎

陸友字友仁姑蘇人也姑蘇為東南都會富庶甲於天下其列肆大賈皆靡衣甘食其子弟自幼詣書相能饒筆識姓名即教為商賈事以故文學日少友仁生市廛閧閙之所父以市布為業獨能異其所好苦攻於學儕里多病笑之雖其父亦不樂其子之習儒也及長益親賢士大夫往來其家鄰里雖有大姓賢士大夫不入也於是復皆自愧欲教其子以陸君為法君善為歌詩長於唐人五言律工漢八分隸楷又博此群物時海內治平富家巨室爭以古器物相尚凡三代以下鐘鼎銘刻漢唐以來法書名畫皆從陸氏鑒定真贗一經品題價遂十倍嘗觀光上国奎章閣鑒書博士柯公九思一見服其識而侍書學士虞公集亦善其書遂相與言於文宗皇帝未及任用而二公去職君內顧无知己乃與柯公南歸吳閶小室僅可容膝中庭植翠竹數竿秀樹湖石峯峦秀異室中左右圖書兼今古雜錄前列烏几上置天祿辟邪紫鳳池金銅鎮帋皆可玩客至出漢博山爐爇古龍涎汲虎丘劍池水烹建溪小鳳團清坐竟日自號硯北生著硯史墨史得衛青古玉印并著印史翰林諸名公皆賦宋之祈為詩文有杞菊軒稾年四十八以疾卒

論曰大小二篆變為八分廣世多用之而秦隸人之書求行也晉王右軍善隸書而八分之法隱學者罕習為唐所傳者韓擇木蔡有鄰李潮而已今觀其書去漢遠甚近世洛陽楊友直蜀郡虞伯生大梁趙子期吳彥暉京兆杜伯原皆著名當代而所尚不同君獨追蹤石經欲與蔡中郎鍾太傅相上下可謂絕藝矣杜公嘗與予書杜子美詩一章方正嚴重如逸書臣傳進止有法君見亦為予書八分小篆散如且刃切玉不見形迹而剛勁之風温潤之質望之儼然今二書亡矣而兩君不復可見故論著之以慰懷思云

王冕字元章紹興諸曁人也父力農冕為田家子少即好學長七尺餘儀觀甚偉鬚髯若神通春秋諸傳嘗一試進士舉不第即焚所為文益讀古兵法有當世大略著高簷帽被綠蓑衣履長齒木屐擊木劍行歌會稽市或騎黃牛持漢書以讀人或以為狂生同里王公止善甚愛重之為拜其母王后為江浙檢校佐君調衣裝履不完足措踐地王公深念遺草履一緉諷使就吏祿君笑不言置其履而去歸會稽依浮屠廡下教授弟子傳壁度上釜爨以為養人或遺之不受也時高郵申屠公騆新任紹興理官過武林問交於王公公曰越多佳士君子非所敢知吾里人有王元章者其志行不求於俗公欲與語非就見不可騆至即遣吏以自通君曰我不識申屠公所問者他王先生耳謝不與見吏請不已君乃曰我處士乎與官府事毋擾乃公為也騆既重王公言且奇其為人遂謁禮益恭以白於其大尹宋公子章具書幣與冠服俱造其廬以請君為之強起入府舍講授歲餘會他官禮待不如意乃為書謝申屠公東遊吳吳人雅聞君名君又善寫梅花竹石士大夫皆爭走館下縑素山積君援筆立揮千花萬藥成於俄頃每畫竟則自題其上皆假圖以見意為歌詩雄渾跌宕以古豪傑自居久之復遊金陵諸御史離新貴皆加敬待遂北上燕薊歸觀居庸古北之塞主秘書卿達公兼善家翰林諸貴爭寵之君題寫梅張屋間有冰花圓似玉羌笛吹不下來之句見者皆鉗首齚舌不敢與語至正戊子南歸過吳中謂予言黃河將北流天下且大亂吾亦南棲以遂志子其勉之於是擇會稽山九里買山一頃許築草堂讀書其中服古衣冠或乘小舟號曰浮萍軒自放於鑑湖之曲好事者多載酒從之歲己亥君方臥疾適外寇入君大呼曰我王元章也寇大驚重其名與君至天章寺其大帥置君上坐再拜請事君曰今四海鼎沸爾不能安生民乃肆虜掠戕亡無日矣汝能為義誰敢不服汝為不義誰則非敵越人秉義不可以犯吾字教汝與吾父兄子弟相殺賊乎汝寧聽吾即改過以從善不能聽即速殺我我不與若更言也大帥復再拜終願受教明日君疾遂不起歎曰以平生為之具棺服斂之葬山陰蘭亭之側署曰王先生墓云

論曰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君生於衰世而能秀潤萬古傲睨一時其言曰子房志在報韓孔明志在興漢志雖正而心則被志於生民者其惟伊周乎論議誠高矣雖其所就不逮所言卒能使暴戾之寇革心起敬浩然之氣至死不衰其制行若不合於中行斯亦一世之奇士也

王斯字元翰臨江人也少落魄不羈日與酒徒劍客引滿呼白擊劍拓戟以為樂而家產益壞其父元惠之君於是發書數千卷謝當所往來者閉戶誦讀目數行下一過終身不忘雖稗官稗史皆可成誦比三年作為文章歌詩以示里中諸先始大驚皆不信其為君作也君曰儒者之學如斯而已乎吾將縱觀四方以適吾志遂北走燕薊南進金陵登鳳凰臺慷慨長嘯人無知者金陵富家王氏聞君善飲自下有道士亦素能引無算爵為設席要道士與候酌以觀其量君升席命賛者實酒置甕中起揖道士捧甕君鯨吸川一飲而盡復命實酒酬道士道士飲既君再實酒如前命道士先飲道士強飲至半慍謝不勝君笑曰是何足與飲乃更而大盃盡一石談笑終席不至醉王乃賚服每麻覆布袍簡絕禮恣至賢士大夫來輒造堂上中席坐不讓或不交一談而去大夫士知其才皆畏敬之留吳中嘗與客過閶闔見官示律令數十事約萬餘言君與客俱覽一過歸至所館呼酒共酌問客以所覽事客不記一二君即援筆引紙書之疊疊罔遺對讀之不誤一字其強記如此常以世人齷齪無足以當其意者而其志欲將大有為故其傲睨下視一世如無人磅礴之氣久不得伸遂疽發背卒無妻與子其友人為殯僧舍中後數年前御史劉公廷幹為海道萬戶訪其柩為葬之

論曰士讀聖人之書將以變化氣質求合乎中庸之道也君記誦誠富矣不知其所讀者何書耳昔人所謂書櫥者耶夫道當有時用舍有道焉以孔孟之賢聖不能必行志於天下而君之所抱負乃若有牽變之心則其殘也蓋亦有天道焉乎惜其才而又憫其不善用之而竟落落以死也烏乎學者觀於君則亦可以得師矣

楊椿字子壽平江人也以尚書教授里中嘗戰藝於有司屢進屢屈於人而志不少衰益講磨淬厲期於必克而文日有名弟子日益進其技教必月試季考皆有程式至正丙申郡守將治兵命有司籍民以守郡君告予曰椿雖賤貢士也即今有司不別擇列予於編氓使守郡豈國家所以重士意哉子盍與我言之乎即以告其



參軍謀事鄉郡公爵署君李司馬賓客佐其軍時司馬本以豫王傳留吳而所將皆少年良家子君入幕之明日外兵即附城君我衣率其卒晝夜獨守一隅比明大官鼎郡級者皆已遁去兵奪門入君猶持弓矢督民伍接戰遂死城下其一子年十六亦死其妻王氏聞之被髮徒跣蹈於亂屍中不得見循河而慟忽一尸自水躍出浮於河之面乃君也因載以歸撫其柩晝夜慟哭絕而復蘇三日君附其妻坐呼其二女曰吾為短兵所中仆於地欲身偷留入林中求水飲而民家長吾呻吟聲拖吾入水以死汝一弟亦已斃我不忍令汝母孤苦于世也後三日我索汝母去中堂有坐榻可与汝母歎言訖遂仆既覺不記憶其何言也如期果卒它日予往过其門吊之二女出拜於予泣訴如上云

論曰士幼而學之壯而欲行焉君之勤於藝也蓋欲用其萬一以自見故齟齬其身而不悔及國家少難君未嘗食其一日之祿而猶能以死之使君立乎其位必不肯吞身鼠竄以求活也然君可以無死而不知變豈亦死生之有命者歟怪神之事孔子不語而君魂魄附婦蓋亦杞梁之妻之比夫婦一體判合其精神有感通之理而致然也稱則已矣而予死於孝妻死於義遂使楊氏一門鬼絕其祀哀哉

東門王德元字仲德東平人也其先女直人姓抹撚德元少慕全真之教遍遊名山始來鐵牛定禪師門師如何是道師曰東山水上行德元不契師以柱杖擂其口流血淋漓退坐松下凝心竟究忽聞人呼賣糖聲豁然有省進以所得礼叩於師師曉機響答師大喜異遂為印可即出宋僧慶所歸金襴法衣付德元傳信如達磨衣鉢故事德元受信具乾復遊諸方大闡其說然不挽髮不異俗服古冠自號東門子所至人爭向仰之呼為東門而不氏其足迹所歷東極高麗西踰川陝南盡於荒北極沙漠其受法者上自王公后妃下至卿相士庶皆其弟子其教人必問其姓與名其人曰某姓甲名乙則斥曰我聞爾姓乙名甲爾非我何欺其人疑惑則誨之曰汝未生之前豈有姓耶且生於某家則姓某姓強名耳汝執其強名者以為真姓非汝姓也復問曰汝年幾何曰某若千歲矣曰若千歲何處安身立命乎所謂若千歲者世以此紀言之耳其所以為汝者自無始劫以來不可以歲數也故其自贊曰慣權施慾白鬚老贊一念萬年在世出世不識不知天地之外其所以為

道而示人者如此至元六年特建神仙演道太宗所光顯真人重其道賜號清玄誠微妙大師教門高士充嶧陽碧雲宮山主贈金襴紫服德元為一至其處即不去其與人遊處不為崖絕之行雖其弟子之家亦親與執爨所食不擇豐儉所居不求安適有所適輒飄然長往年九十餘歲日行百餘里步履如飛或云為李壇帳下卒或云嘗受學於容城劉因通知易說皆不果知其如何也至正二十年四月卒於京師年一百三歲其弟子中吳曹澹然與予遊因知東門之道故傳之

論曰聖人之學不傳一變而老再變而佛三變而全真其教本於老而其說循禪學也初世祖皇帝徵方外士丘處機至京師為立其教賜金印尊曰神仙符命此全真之所由始而德元亡於其旋乃服儒衣冠闢其禪說其教之所被可謂寵矣以德元之自信如此其篤天下之人信之如此向使移其心志以從事於聖人之學道其有不行者乎雖然為彼則易從為此則難入此其所以為東門道也

徐文中字用和宣州人也宋季之亂其先為同郡他人倪氏所娥將文中之父在幼倪將殺之而欲其母其母為徐氏宗祀故忍辱保徐子得不死因冒姓倪氏為娶有室及母老將死請其子始知其為徐氏子然未能即復其姓故文中亦以姓倪氏文中自少傳其婦翁針藥方術又善符咒鞭龍縛鬼以此名湖間始為縣吏即棄去又為安陸府吏復棄去遊吳吳大戶患濕腿疾延文中與療針行病除留為郡吏時鎮南王妃卧疾不可起坐王府御醫皆不能愈荊憲侍御史秃堅以文中名聞即馳驛就吳郡召之至則王以禮見賜坐便殿遣妃所侍疾者延入脉視王曰疾可為乎對曰臣以針石加於王體不虛且安用臣遂請妃舉手足妃謝不能文中因請於侯按手合谷曲池而針隨以入妃不覺知少頃請舉如前妃復謝不能文中曰針氣已行請舉王手妃不覺為一舉請舉之又舉王大喜明日妃起坐王大設宴賜賞賚無算聚寮慶賀皆以為盧扁復出也值天久旱方士禱祈皆不應文中請王曰王欲雨乎王曰然文中曰臣請王為致雨王欲雨而雷雷而雨乎王曰亦雨復雷始驗其為法術文中曰諾即望西北奮袖一揮雲隨手布四被王宮大雨如注雨止雷震而天日復霽留廣陵月餘門下輻輳會所被語由吳郡還武林未幾吳郡守吳公秉彝被疾卧治郡豎



咸舉君君至病立已以故雖為吏而家日益饒嘗謂予曰予所傳弟子亦衆然皆不能如吾術之神彼志於見利而不知義吾以錄術進江湖垂四十餘年所為療者不可勝計而未嘗責其報吾知施吾術而已今幸遭物有以逮於吾而大官貴人之所賜予者予不得而辭而亦未嘗為貪之者不敢不盡其心也又泣謂予曰文中得有大罪敢謀之於子頃吾父殁時屬文中以後姓至今不敢忘而吾久隸於官欲一復之而惧累牘之煩也如之何予謂之曰春秋大復仇而君子於心之不安也者不可一朝居也且而祖母忍死以全而父欲以報於徐氏今幸而有子獨不能念徐氏之嗣以大慰於祖母之靈乎子其復矣尚何以案牘之煩不煩為哉文中即以泣告於其府尹趙公伯器為復姓徐氏給告歸宣城省掾氏墳墓訪其宗族買田置祠以奉祭祀人咸義之自宣城還陞充江浙行省理問所提控按牘與路知事以疾卒

論曰方技之士孰不為利而辯有神其術者予嘗怪之及聞徐君之言然後知其術無以大過於其人而心之仁不仁術之神不神繫矣孔子曰仁者先難而後獲豈盡醫者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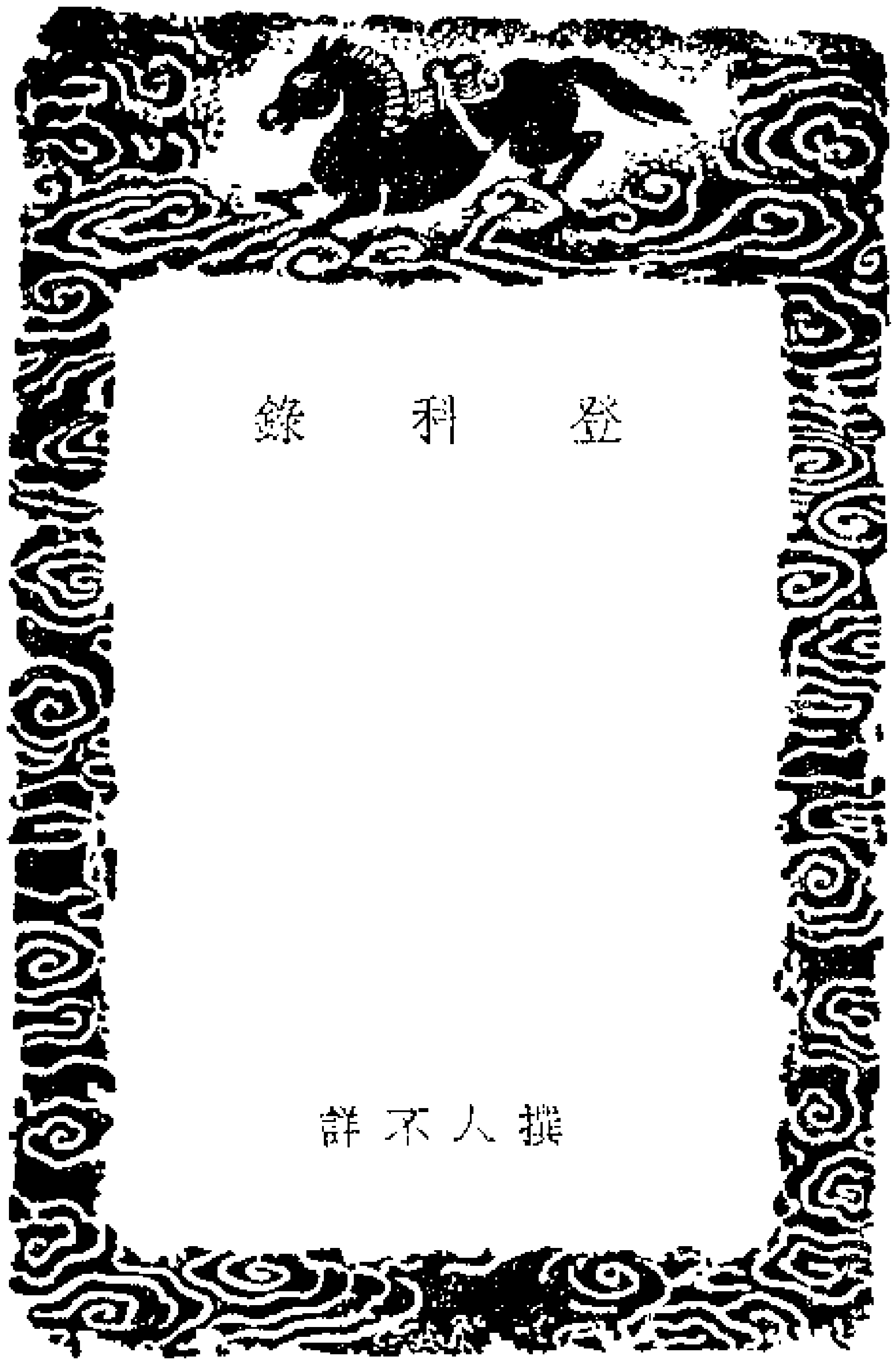
后載妻某氏者平江人也始為妾侍后妻周氏能卑順以承意周氏卒嗣為正室生一女一子年未三十姿色殊麗后為郡吏頗其内助至正丙申春正月后行役如京口妻與子獨居二月城陷后與子為隣某氏先為其子女於他處里過予舍將啓水閘欲入水予令家人勸止之某氏曰衆吾夫居室時每論婦人失節事妻常笑之今吾夫在遠而罹此文變使幸而免尚不能不為夫子爰不幸為所辱雖欲死不可得矣妻寧捐吾身以全吾心他日尚有以見吾夫於地下語未訖外兵攻乎門甚急予前往視門比兵入則某氏已赴水死矣

論曰夫婦以義合義天性也世衰夫婦之義薄至有公相棄背者矣况其夫之在遠而以身殉義者乎究其發於其性者也然其夫使知其死而不知其所以死向使其生必不能自明以免於俗儕被誣知所處可不謂之賢矣乎

吳興千涇沈氏者同里邵氏婦也夫邵為軍士所害沈氏有姝色虜置快船上俟沈氏息未問躍身投水中船去疾意其已沒不及顧適張楳舟過之見髮如雲被水面視之乃婦人衣浮水上不能下沉死即引救之問乃知其姓與其里居易衣置後艙內使守視之其下將之曰汝過吾張君幸得不死張楳今貴人汝能事之且得幸夫勿憂也沈氏謝曰幸諸君見憐欲活我吾見吾夫被創甚吾心已許之恨不及生時使之見也且張君欲我安用失節婦人哉遂噤不復言度勢不可出視其旁有竹箸一束夜二鼓即以箸納口中而刀觸舟箸入喉以死明日張為歛而焚之予至吳與張為予言如此

論曰丙申之變婦人之死難多其死有二焉或迫於威或懼其辱感慨於一時有義而皆能之至於患難交於前利欲誘於後愛變而益堅委命以遂志惟明於義者乃能有以處此而沈氏以纖弱之姿矢死靡他其節尤異雖古烈丈夫何以加焉向使入水以沒則已無聞矣而幸吾見之豈天憫其貞烈使傳於予以表見於世哉

歷代小史七十七卷終






第一甲 二十一人

第一名 文天祥
字宋瑞。本名雲孫。小字從龍。號文山。 第十一。偏侍下。
年二十。五月二日丑時生。 外氏曾。
治賦。一舉。 兄弟璧。同舉名天錫。 娶 氏。
曾祖安世。 祖時用。 父
本貫吉州廬陵縣。父為戶。

第二人 陳賞 上舍
字景申。小名佑孫。小字 第一。嚴侍下。
年十八。二月五日寅時生。 外氏丁。
治賦。一舉。 兄弟 娶何氏。
曾祖仰之。 祖懷大。 父大。迪功郎。
本貫□州□安縣。祖為戶。

第三人 楊起莘 迪功郎
字□。小名崇哥。小字 第三。永感下。
年五十六。十月四日寅時生。 外氏高。
治春秋。三舉。 兄弟二人。 娶池懿貞。
曾祖□。 祖衎中。 父準。
本貫鄂州咸寧縣。父為戶。



第四人 陳俞 上舍學諭
字舜卿。小名子公。小字□□。 第五十。重慶下。
年二十九。十一月十□日□時生。 外氏葛。
治賦。二舉。 兄弟二人。 娶 氏。
曾祖宗舉。 祖懿寬。 父滔。
本貫福州□□縣。高祖□□為戶。

第五人 鄭君瑞
字瑞國。小名京公。小字宗元。 第九十九。慈侍下。
年二十四。十月二十□日子時生。 外氏高。
治賦。二舉。 兄弟 娶 氏。
曾祖德顯。 祖用。 父
本貫

第六人 李會龍 太學
字見用。小名 小字
年二十五。九月□□日□時生。 外氏□
治詩賦。一舉。 兄弟二人。 娶方氏。
曾祖□。朝奉郎。 祖□學。迪功郎。 父伯敬。
本貫興化軍莆田縣。高祖知府為戶。

第七人 周森
字□叔。小名□孫。小字□齡。 第二十二。慈侍下。
年二十五。二月二十六日子時生。 外氏
治詩賦。四舉。 兄弟第進士。 娶 氏。
曾祖昇。 祖正道。 父□文。迪功郎。
本貫吉州吉水縣。曾祖為戶。

第八人 田真子
字正甫。小名正甫。小字 第五。永感下。
年二十四。十月十五日酉時生。 外氏張。
治詩賦。四舉。 兄弟 娶吳氏。
曾祖日新。 祖德榮。 父宗□。迪功郎。
本貫□州□□縣。高祖安國為戶。



第九人 王應鳳 迪功郎
字仲儀。小名若孫。小字 第二十三。慈侍下。
年二十七。七月二十九日寅時生。 外氏陳。
治賦。一舉。 兄應麟。從事郎。 娶鄭氏。
曾祖安道。節察使。 祖晞亮。武經郎。 父撝。直□閣。
本貫開封府祥符縣。寄居慶元府鄞縣。祖為戶。

第十人 趙正元
字孝潛。小名宜孫。小字 第三。
年二十四。七月十七日申時生。 外氏王。
治賦。再舉。 兄宗龍。同年進士。 娶 氏。
曾祖□。保義郎。 祖□。迪功郎。 父□□。
本貫□州□□縣。祖為戶。

第十一人 陳桂
字伯芳。小名□。小字□俞。 第五十二。具慶下。
年二十。四月一日申時生。 外氏吳。
治賦。一舉。 兄弟 娶何氏。
曾祖秀。 祖訓。 父石。
本貫□州□□縣。祖為戶。

第十二人　鄭茂大

字　小名　小字
年三十八，八月二十五日寅時生。
治書，一舉。
曾祖伸。
本貫台州臨海縣大田鄉，父爲戶。
兄弟　弟必成，同年進士。
祖逵。
第　外氏　娶　氏。
父閏。

第十三人　程　澥

字則明，小名文孫，小字希彦。
年四十，十二月二十八日寅時生。
治賦，兩舉。
曾祖禹。
本貫隆興府新建縣忠孝鄉，祖爲戶。
兄弟
祖際。
第十六，侍下。
外氏袁。
娶　氏。
父龍，承信郎。

第十四人　趙　果

字德發，小名初杜，小字
年二十四，十月四日辰時生。
治詩，一舉。
曾祖彥禎。
本貫潼川府古城縣，祖爲戶。
兄弟三人。
祖如海。
第一，具慶下。
外氏呂。
娶袁氏。
父靖發，貢士。

第十五人　潘希聖　上舍

字養蒙，小名魁，小字希賢。
年二十九，八月三日酉時生。
治周禮，一舉。
曾祖伯成。
本貫臨安府，見居溫州永寧縣，自爲戶。
兄弟三人。
祖瑞。
第廿六，嚴下。
外氏趙。
娶胡氏。
父保大。

第十六人　朱　墉　南省試魁

字聖陶，小名甦，小字魯京。
年四十二，九月十一日丑時生。
治賦，三舉。
曾祖德顯。
本貫吉州廬陵縣宣化鄉，自爲戶。
兄弟
祖仲剛。
第五十四，重侍下。
外氏劉。
娶　氏。
父榮，迪功郎。



第十七人　吳景伯

字子申，小名呂孫，小字從叔。
年五十，正月一日寅時生。
治賦，八舉。
曾祖松，保義郎。
本貫建康府江寧縣。
兄弟終鮮。
祖宏之。
第萬一，永感下。
外氏楊。
娶歐氏。
父

第十八人　杜應之

字定父，小名必顯，小字國遠。
年四十，五月二十九日巳時生。
治賦，四舉。
曾祖勛，迪功郎。
本貫紹興府山陰縣人，祖爲戶。
兄弟
祖直，儒林郎。
第七二，偏侍下。
外氏王。
娶黃氏。
父思與，保義郎。

第十九人　趙必遐　上舍學諭

字公吉，小名縣郎，小字以安。
年四十三，三月十九日寅時生。
治賦，四舉。
曾祖善保，忠武郎。
本貫下邳縣所，寄居湖州。
兄弟
祖汝翼，準備郎。
第四七，偏侍下。
外氏栗。
娶　氏。
父宗旺，朝散郎。



第二十人　趙時遂　上舍

字平仲，小名時佔，小字君玉。
年三十二，七月七日亥時生。
治書，兩舉。
曾祖公福。
本貫下邳縣，寄居紹興餘姚縣。
兄弟
祖彥侯。
第八，慈侍下。
外氏節人。
娶　氏。
父討人。

第二十一人　趙與种　上舍學諭

字茂翁，小名與神，小字
年三十，十月七日辰時生。
治易，兩舉。
曾祖伯麻，承信郎。
本貫台州臨海縣。
兄弟
祖師頤。
第卅四，慈侍下。
外氏周。
娶尚氏。
父希淵。

## 第二甲　四十八

第一名　謝枋得

字君直，小名鎮，小字君和。
年三十，三月二十四日亥時生。
治賦兼易，一舉。
曾祖彥安。
本貫信州弋陽縣，見居弋陽新政鄉周林里，父爲戶。
兄弟四人，偕赴舉。
祖一鵬。
第萬四十，慈侍下。
外氏桂。
娶李氏。
父應琇，從政郎，潭州僉判。



第二人　曾思迪

字孟吉，小名先登，小字在文。
年二十六，二月十四日申時生。
治詩，一舉。
曾祖三省。
本貫□州梁安縣□□鄉仙溪里，父爲戶。
兄弟
祖古。
第二五，具慶下。
外氏黃。
娶彭氏。
父宜於。

第三人　蘇德　

字厚叔，小名厚，小字直方。
年二十四，閏十二月二十二日寅時生。
治詩賦，一舉。
曾祖炳炎。
本貫福州古田縣，祖爲戶。
兄弟終鮮。
祖氏留。
第七十，重侍下。
外氏林。
娶陳氏。
父世行。

第四人　楊　琦

字赤玉，小名　，小字　。
年二十五，五月二十九日辰時生。
治賦，三舉。
曾祖悅。
本貫福州侯官縣移風鄉，父爲戶。
兄弟瑜，進士。
祖宇。
第六，嚴侍下。
外氏鄭。
娶陳氏。
父得高。

第五人　邊雲遇

字龍光，小名總孫，小字景仲。
年二十六，十一月八日巳時生。
治書，一舉。
曾祖應德，通直郎。
本貫平江府崑山縣，高祖爲戶。
兄弟三人。
祖濟，迪功郎。
第二，嚴侍下。
外氏丁。
娶陸氏。
父應升，迪功郎。

第六人　楊應辰
字大鵬。小名寅亂。小字亦高。
年二十八。十月二十八日辰時生。
治賦。三舉。
曾祖得行。
本貫吉州永白縣保寧鄉。祖爲戶。
兄弟
祖仁醇。
第五十一。具慶下。
外氏林。
娶李氏。
父道裕。

第七人　鄧冠
字貞甫。小名昌。小字可大。
年二十六。二月一日未時生。
治詩。一舉。
曾祖太。
本貫靜江府興安縣崇安鄉。父爲戶。
兄弟
祖明。
第十五。重慶下。
外氏趙。
娶文氏。
父奇。

第八人　陳卯東
字廷臣。小名公榮。小字夕翔。
年二十四。十月一日酉時生。
治詩賦。一舉。
曾祖謙仲。
本貫福州福清縣太平鄉。曾祖爲戶。
兄弟辯。
祖元紀。
第二。永感下。
外氏林。
娶李氏。
父明甫。

第九人　趙瑤
字德石。小名虎兒。小字次翁。
年二十七。七月十六日巳時生。
治賦。一舉。
曾祖起。
本貫南劍州劍浦縣狀元坊。寄居石城。父爲戶。
兄弟三人。
祖綱。
第九六。永感下。
外氏陳。
娶杜氏。
父阜。進士。

第十人　林元復
字仁仲。小名元老。小字壯猷。
年二十二。九月十七日辰時生。
治賦。一舉。
曾祖正。迪功郎。
本貫福州閩縣。寄居長樂縣。曾祖爲戶。
兄弟三人。
祖子益。
第九十二。嚴侍下。
外氏陳。
娶
父永。



第十一人　紀應炎
字伯明。小名孟剛。小字
年三十九。六月二十七日寅時生。
治詩賦。一舉。
曾祖直。
本貫瓊州澄邁縣。自爲戶。
兄弟
祖仁傑
第二十二。永感下。
外氏彭。
娶徐氏。
父飛黃。

第十二人　孫顯
字宏用。小名延春。小字志學。
年四十。九月二日子時生。
治賦。三舉。
曾祖昇。
本貫鄂州江夏縣城北興賢坊。自爲戶。
兄弟終顯。
祖揆。
第二。永感下。
外氏山。
娶陳氏。
父雄。

第十三人　虞子賢
字伯成。小名　小字
年二十八。七月初五日酉時生。
治詩賦。二舉。
曾祖□。
本貫撫州樂安縣忠義鄉。父爲戶。
兄弟二人。
祖清卿。
第十九。慈侍下。
外氏曾。
娶彭氏。
父夢卿。



第十四人　江山
字高翁。小名化龍。小字次山。
年三十。十月二日寅時生。
治禮記。一舉。
曾祖周。
本貫饒州餘干縣智太鄉。父爲戶。
兄弟
祖西。
第一。重慶下。
外氏詹。
娶吳氏。
父一鶚。

第十五人　陳必達
字希聖。小名本真。小字成。
年四十。二月二十二日亥時生。
治賦。三舉。
曾祖南翼。
本貫江陵軍江陵縣大學鄉。祖爲戶。
兄弟
祖叔達。
第六二。永感下。
外氏劉。
娶滿貞氏。
父惟新。

第十六人　翁仲德　上舍
字剛仲。小名　小字
年二十六。十二月十三日辰時生。
治賦。二舉。
曾祖毅老。
本貫福州閩縣崇安鄉。父爲戶。
兄弟
祖應卿。
第三。慈侍下。
外氏陳。
娶
父伯林。

第十七人　張詠之
字自立。小名運。小字汝何。
年三十。八月十一日巳時生。
治詩賦。一舉。
曾祖九圭。
本貫福州懷安縣。祖爲戶。
兄清之。弟穆。
祖公頤。
第八六。慈侍下。
外氏陳。
娶林氏。
父孟馗。



第十八人　鄭與言
字直卿。小名　小字仲賢。
年四十一。三月二十七日未時生。
治賦。一舉。
曾祖興國。
本貫興化軍莆田縣。高祖侍御史爲戶。
兄弟三人。
祖從正。
第二十七。嚴侍下。
外氏戚。
娶王氏。
父和甫。

第十九人　楊子
字漢卿。小名子郎。小字賓可。
年四十。正月二十四日亥時生。
治賦。五舉。
曾祖守貴。
本貫石泉軍龍安縣。祖爲戶。
兄弟縉卿。
祖舜宗。迪功郎。
第一。永感下。
外氏趙。
娶丁文氏。
父文寧。鄉進士。

第二十人　黃中
字今仲。小名子龍。小字雲仲。
年三十。八月二十六日亥時生。
治詩賦。
曾祖益。迪功郎。
本貫興化軍莆田縣。高伯祖狀元爲戶。
兄弟由。甲。俱鄉進士。
祖仙。官教郎。
第四六。嚴侍下。
外氏李。
娶王氏。
父元春。

第二十一人　季可
字與可。小名斯可。小字
年三十一。六月十三日辰時生。
治賦。一舉。
曾祖師材。將仕郎。
本貫處州龍泉縣。寄居飛鳧。高祖知府爲戶。
兄弟
祖仲賢。
第萬四。嚴侍下。
外氏沈。
娶師氏。
父溫夫。

第二十二人 周方
字彥甫，小名介，小字方叔。
年四十，正月十六日卯時生。
治賦，二舉。
曾祖嗣選。
本貫建昌軍南城縣□城鄉，祖爲戶。
兄弟 祖昇。
第百九，慈侍下。
外氏介。娶呂氏。父政評。

第二十三人 周裕
字容之，小名 小字
年二十四，十二月初一日丑時生。
治賦，一舉。
曾祖賓。
本貫湖州□陽縣，父爲戶。
兄弟三人，祖宣。
第四，慈侍下。
外氏吳。娶丁氏。父權。

第二十四人 何時
字了翁，小名興得，小字叔願。
年二十七，正月二日亥時生。
治詩，一舉。
曾祖子政。
本貫撫州崇安縣崇義鄉，自爲戶。
兄弟三人，祖欽伯。
第七二，慈侍下。
外氏趙。娶謝氏。父夢仙。

第二十五人 方義夫
字德充，小名步得，小字德輔。
年二十，三月二十九日戌時生。
治賦，一舉。
曾祖魏，修官。
本貫興化軍莆田縣，高祖所中爲戶。
兄弟四人，祖宗成。
第十九七，重侍下。
外氏林。娶 父祖榮，迪功郎。

第二十六人 趙孟儆
字宗望，小名 小字
年三十九，七月初三日寅時生。
治賦，四舉。
曾祖師尚，仕。
本貫玉牒所，寄居西安。
弟孟儆，進士。祖希呂，仕。
第八，具慶下。
外氏鍾。娶王氏。父與調，仕。

第二十七人 陸秀夫
字君實，小名 小字
年十九，十月初八日寅時生。
治賦，一舉。
曾祖榮。
本貫淮安州鹽城縣長建鄉長建里，父爲戶
兄弟 祖大有。
第六二，具慶下。
外氏玉牒趙。娶 父





第二十八人 蔣拱寅
字仲寅，小名道大，小字
年四十三，三月十六日丑時生。
治詩賦，五舉。
曾祖子宣。
本貫靜江府興安縣□仁鄉，祖爲戶。
兄弟 祖宗樹。
第十四，具慶下。
外氏余。娶秦氏。父必強。

第二十九人 王景侯
字談翁，小名處生，小字仲子。
年五十二，閏八月三日丑時生。
治春秋，五舉。
曾祖禹。
本貫紹興府新昌縣孝化鄉黃澤里，父爲戶。
兄景伯。祖安民。
第小一，永感下。
外氏袁。娶胡氏。父申之。





第三十人 羅椅
字子遠，小名天驥，小字
年四十三，十二月十五日寅時生。
治賦，四舉。
曾祖上達。
本貫吉州廬陵縣化仁鄉，祖爲戶。
兄弟 祖繼驥，宣政郎。
第七十一，永感下。
外氏孫。娶劉氏。父沂，宣義郎。

第三十一人 嚴艮老
字時翁，小名艮老，小字子山。
年三十三，四月十四日戌時生。
治書，二舉。
曾祖埏，迪功郎。
本貫衢州□軍，曾祖爲戶。
兄弟 祖知章。
第百十，永感下。
外氏吳。娶黃氏。父鼎。

第三十二人 楊次鄭
字仲富，小名 小字
年五十，十月二十六日丑時生。
治詩賦，五舉。
曾祖浩，朝郎。
本貫福州閩縣，曾祖爲戶。
兄弟三人，祖興宗。
外氏陳。娶許氏。父一之。

第三十三人 趙必棍
字德昇，小名瑞郎，小字
年三十五，正月二十八日酉時生
治賦，一舉。
曾祖善峙，仕。
本貫宗正寺，寄居撫州金谿縣，父爲戶。
兄弟二人，祖汝鎰，仕。
第二，具慶下。
外氏車。娶彭氏。父崇曾，仕。





第三十四人 林聰協
字若山，小名孔壽，小字
年二十九，十二月二日戌時生。
治詩，二舉。
曾祖倚文，成忠郎。
本貫興化軍莆田 高祖知縣爲戶。
兄弟二人，祖應。
第三十二，永感下。
外氏薛。娶方氏。父

第三十五人 許自
字貴道，小名岳鼎，小字元貞。
年三十四，七月二十四日戌時生。
治詩賦，一舉。
曾祖頫。
本貫福州閩縣鳳池鄉，父爲戶。
兄弟 祖俊。
第四十六，永感下。
外氏林。娶謝氏。父應申。

第三十六人 王龍廳
字儲父，小名 小字
年四十一，四月六日午時生。
治賦，三舉。
曾祖何發。
本貫福州侯縣，父爲戶。
兄弟二人，祖爲裕。
第六，永感下。
外氏林。娶 父以擧。

第三十七人 鍾文珍
字希叔，小名本然，小字康叔。
年三十九，八月二十一日亥時生。
治春秋，二舉。
曾祖萬有。
本貫池州銅陵縣，伯將仕郎爲戶。
兄弟二人，祖樞。
第三，偏侍下。
外氏□。娶羅氏。父資龍。

**第三十八人 畢公選**

字景伊，小名□郎，小字□。年十八，十二月二十九日午時生。治賦，二舉。曾祖允游。本貫撫州臨川縣，父為戶。

兄弟二人。祖誠。

第四，□侍下。外氏□。娶劉氏。父□。

**第三十九人 姚會之**

字文叟，小名天固，小字君錫。年二十二，五月十一日亥時生。治書，鄉舉。曾祖思賢。本貫紹興府會稽縣狀元里，父為戶。

兄弟。祖汝防。

第一，嚴侍下。外氏黃。娶孫氏。父友□。

**第四十人 彭方迥** 公魁省元

字仲禾，小名甲孫，小字醒則。年二十，六月二十□日卯時生。治易，一舉。曾祖必東。本貫□州□水縣同水鄉，祖為戶。

兄弟四人。祖希□，承務郎。

第二，嚴侍下。外氏劉。娶黃氏。父正□，宣教郎。

# 第三甲 七十九人

**第一人 鄭必復**

字　小名　小字　年四十　月　日　時生。治書，鄉舉。曾祖仲。本貫台州寧海縣太同鄉，父為戶。

兄茂大，時彬。祖說。

第　外氏丁。娶水邱氏。父附祖。

**第二人 計說** 太學

字貴默，小名孫，小字叔問。年三十，七月二十五日未時生。治賦，四舉。曾祖□榮。本貫嘉州宜春縣，已為戶。

兄弟　祖明。

第七，偏侍下。外氏吳。娶于氏。父□成。

**第三人 馬初**

字太初，小名弱，小字正君。年三十六，正月十八日午時生。治書，一舉。曾祖良，保義郎。本貫□州瑞安縣，寄居信州上饒縣，祖為戶。

兄弟三人。祖駿，迪功郎。

第萬一，偏侍下。外氏孫。娶蔣氏。父朴，進士。

**第四人 傅一新**

字誠時，小名爾龍，小字載實。年四十一，五月二十二日寅時生。治賦，一舉。曾祖翰，迪功郎。本貫興化軍仙遊縣，高祖少師為戶。

兄弟二人。祖沆，士。

第八，永感下。外氏顧。娶郭氏。父案。





**第五人 孫直方**

字彥宏，小名□，小字□□。年二十七，十二月十一日亥時生。治春秋，一舉。曾祖　本貫臨安府餘杭縣吳山鄉，父為戶。

弟桂龍，進士。祖汝仁。

第一，　下。外氏　娶吳氏。父應時，迪功郎。

**第六人 李塤**

字國器，小名□，小字昌父。年四十，十二月九日戌時生。治詩賦，一舉。曾祖信。本貫□武軍□武縣仁□鄉，自為戶。

兄弟　祖師參。

第七六，永感下。外氏錢。娶施氏。父彥明。

**第七人 章魁孫** 上舍

字升翁，小名魁，小字光大。年三十，七月七日卯時生。治詩，一舉。曾祖穎，禮部尚書。本貫臨江軍新淦縣，曾祖為戶。

弟番生，修職郎。祖璧，知縣。

第千三，具慶下。外氏歐陽。娶謝氏。父寅，大學生。

**第八人 馮治**

字子餘，小名□孫，小字　年二十，五月二十日辰時生。治禮記，二舉。曾祖珣。本貫邵州邵陽縣，父為戶。

兄弟　祖旦。

第茂五，偏侍下。外氏倪。娶程氏。父翰，同年登名。

**第九人 樊汝霖**

字澤霖，小名應龍，小字　年四十二，四月十二日卯時生。治書，二舉。曾祖深。本貫溫州永嘉縣吹臺鄉，已為戶。

兄弟　祖隆。

第四九，永感下。外氏鄭。娶　父德順。

**第十人 李鑰**

字元啟，小名鍋道，小字汝晦。年二十二，正月二十四日辰時生。治書，一舉。曾祖綸。本貫建寧府建陽縣，祖為戶。

兄弟　祖昌齡。

第百三，具慶下。外氏黃。娶謝氏。父仲儀。

**第十一人 譚方平**

字景則，小名方子，小字平甫。年三十六，十一月二十九日丑時生。治賦，一舉。曾祖碧先。本貫吉州永新縣雙桂坊，父為戶。

兄弟絳群。祖徽，迪功郎。

第百三，嚴侍下。外氏劉。娶周氏。父默叔，將仕郎。

**第十二人 先南叟**

字少英，小名南，小字育誠。年二十二，十二月　日辰時生。治詩賦，一舉。曾祖大任。本貫瀘州瀘川縣宜民鄉，父為戶。

兄弟　祖廷輝。

第一，具慶下。外氏何。娶王氏。父正孫。

第十三人 蕭 櫟

字南叟。小名杞。小字
年二十三。八月二十六日酉時生。
治賦。一舉。
曾祖九成。迪功郎。
本貫吉州吉水縣中鵠鄉。父爲戶。
兄弟
祖顯。
第四。慈侍下。
外氏劉。
娶楊氏。
父黠孫。

第十四人 林 鐙

字伯大。小名　小字
年三十一。正月二十一日寅時生。
治賦。一舉。
曾祖翁。將仕郎。
本貫福州長樂縣。高祖直院大卿爲戶。
兄弟三人。
祖謙。
第七。慈侍下。
外氏陳。
娶
父發世。

第十五人 蘇 文 龍

字叔從。小名政行。小字
年二十六。五月二十八日酉時生。
治書。一舉。
曾祖發。
本貫廣州府山縣安陽鄉。祖爲戶。
兄弟二人。
祖次點。迪功郎。
第　　偏侍下。
外氏
娶孫氏。
父公管。

第十六人 林 應 嘉

字君會。小名　小字
年三十一。二月十四日午時生。
治賦。一舉。
曾祖杲。迪功郎。
本貫泉州晉江縣晉江鄉。祖爲戶。
兄弟三人。
祖淮。修職郎。
第六十一。偏侍下。
外氏哲。
娶
父爾中。

第十七人 黃 璿

字璧叔。小名周臨。小字爾佐。
年二十九。八月十六日午時生。
治詩賦。一舉。
曾祖申。
本貫高州電白縣永平鄉。父爲戶。
兄弟終鮮。
祖哲。
第千一。嚴侍下。
外氏彭。
娶謝氏。
父京。

第十八人 何 非

字夜宿。小名貫老。小字伯時。
年三十六。七月二十七日寅時生。
治賦。一舉。
曾祖雅。將仕郎。
本貫高州府綠林縣。自爲戶。
兄弟厚門。小子。
祖雝。
第千十九。永感下。
娶
父誠。

第十九人 章 文 新

字賓甫。小名　小字
年三十二。九月戊辰日寅時生。
治賦。二舉。
曾祖成績。
本貫台州臨海縣。祖爲戶。
兄弟
祖汝言。
第四。嚴侍下。
外氏陳。
娶
父文炳。

第二十人 徐 夢 宏

字力大。小名朝郎。小字
年五十八。八月十八日子時生。
治春秋。一舉。
曾祖端鎔。
本貫鄧州蒲陽縣。伯祖推官爲戶。
兄弟五人。
祖梅卿。
第二。永感下。
外氏趙。
娶沈。繼陳氏。
父遇。文林郎。









第二十一人 章 一 桂

字伯芳。小名　小字
年四十二。十一月二十六日卯時生。
治書。鄉舉。
曾祖尚德。
本貫興國府興國縣。已爲戶。
兄弟二人。
祖大猷。
第百四。永感下。
外氏楊。
娶周氏。
父柏。

第二十二人 成 竺

字德宗。小名竺宜。小字
年二十五。四月二十日亥時生。
治詩。一舉。
曾祖芝。
本貫府州府山縣。祖爲戶。
兄弟終鮮。
祖扶鼎。
第千一。永感下。
外氏黃。
娶宋氏。
父大雅。

第二十三人 李 斌

字允夫。小名　小字
年五十二。九月二十九日卯時生。
治禮記。五舉。
曾祖光遠。
本貫福州古田縣古田鄉。已爲戶。
兄必大。免解進士。
祖良翰。
第七五。永感下。
外氏余。
娶介氏。
父彬。

第二十四人 鄭 璘

內舍免名

字君玉。小名　小字
年四十。四月九日午時生。
治賦。四舉。
曾祖稷。
本貫台州寧海縣。
兄琪。迪功郎。
祖次高。
第百二。永感下。
外氏王。
娶趙氏。
父祖琰。朝奉大夫。

第二十五人 陳 明 同

字師晦。小名　小字
年三十六。四月十二日申時生。
治賦。一舉。
曾祖椒。
本貫羅源縣。已爲戶。
兄弟四人。
祖直賓。文林郎。
第二十五。永感下。
外氏黃。
娶
父致和。從事郎。

第二十六人 李 仲 龍

字景佐。小名　小字少遊。
年二十五。四月十七日卯時生。
治賦。一舉。
曾祖京。
本貫建康府江寧縣。祖爲戶。
兄起龍。修武。
祖嘉顯。
第五。永感下。
外氏杜。
娶時氏。
父仁顯。迪功郎。

第二十七人 劉 漢 傳

字容甫。小名處。小字世卿。
年三十六。十一月一日巳時生。
治賦。二舉。
曾祖伊國。學士。
本貫紹興府上虞縣。父爲戶。
兄漢弼。修郎。
祖閎。
第二。
外氏陳。
娶胡氏。
父昌宗。通直郎。

第二十八人 朱 大 德

字元殿。小名　小字
年五十一。四月二十五日午時生。
治賦。四舉。
曾祖顯忠。
本貫建康府江寧縣。已爲戶。
兄弟二人。
祖友良。
第二。永感下。
外氏魏。
娶[illegible]氏。
父邦直。

第二十九人 句煒

字西輝，小名□□，小字□□。年二十七，五月二十□日未時生。治賦，□舉。曾祖功□，迪功郎。本貫□州□山縣，祖爲戶。
兄弟二人。□坤。
第□，具慶下。外氏王。娶王氏。父□□。

第三十人 鄔崇節

字師翁，小名 小字。年二十六，七月十三日申時生。治詩，一舉。曾祖軒。本貫台州府黃巖縣仁風鄉，父爲戶。
兄逵，大學進士。祖□言。
第十六，具慶下。外氏朱。娶陳氏。父良誠，迪功郎。

第三十一人 呂岳

字高卿，小名 小字。年二十四，八月二十二日未時生。治賦，鄉舉。曾祖□卿，宣教郎。本貫泉州晉江縣，高祖太師爲戶。
弟嵩。祖韶。
第四十六，偏侍下。外氏顏。娶曾氏，繼□氏。父敦。



第三十二人 何渠昌

字子冲，小名□□，小字□。年四十八，八月二十七日戌時生。治賦，二舉。曾祖大□。本貫潞州府□□縣□□鄉，己爲戶。
兄弟。祖□臣。
第四十一，永感下。外氏□。娶張氏。父□。

第三十三人 黃夢□ 上舍

字子□，小名興哥，小字。年四十六，十二月八日酉時生。治賦，一舉。曾祖介，從事郎。本貫吉州吉水縣坊郭，曾祖爲戶。
兄弟二人。祖大淵。
第 下。外氏。娶曾氏。父□。

第三十四人 劉午道 內舍平校

字正則，小名□之，小字君玉。年三十一，九月六日子時生。治賦，三舉。曾祖上俊。本貫吉州永豐縣，寄居福州福清縣，祖爲戶。
兄弟三人。祖□仲。
第二，具慶下。外氏鄭。娶林氏。父光道。

第三十五人 鄭木潤 太學

字民德，小名安老，小字安國。年二十八，三月二十七日丑時生。治詩賦，一舉。曾祖扶□。本貫福州連江縣名□鄉，自爲戶。
兄弟二人。祖伯玉。
第十八，慈侍下。外氏林。娶吳氏。父□□。

第三十六人 陶叔益

字叔元，小名時□，小字。年四十六，六月十七日卯時生。治賦，一舉。曾祖大□。本貫隆興府新建縣□□鄉，寄居□州，父爲戶。
兄弟三人。祖邦□。
第九十一，具慶下。外氏吳。娶□氏。父一□。





第三十七人 曹翁喜

字君□，小名 小字。年二十四，九月十五日丑時生。治書，一舉。曾祖□，宣教郎。本貫溫州瑞安縣來□鄉，祖爲戶。
兄弟二人。祖□。
第□八六，具慶下。外氏吳。娶林氏。父□□。

第三十八人 羅林

字□父，小名承孝，小字□□。年二十三，七月六日戌時生。治書，一舉。曾祖□。本貫溫州永嘉縣，祖居括之□山縣，自己爲戶。
兄弟二人。祖延老。
第□九，慈侍下。外氏李。娶高氏。父□□。

第三十九人 洪文伯 上舍

字行之，小名瑞老，小字。年四十一，十月十七日丑時生。治易，三舉。曾祖□□，判官。本貫□州淳安縣梓桐鄉，祖爲戶。
兄□，進士。祖□，進士。
第一， 下。外氏方。娶□，繼□氏。父□□，□□郎。

第四十人 吳定

字□□，小名□孫，小字國老。年四十七，四月八日申時生。治春秋，五舉。曾祖□□，迪功郎。本貫□州□□縣，祖爲戶。
兄弟□□。祖昌時。
第二十八，永感下。外氏□。娶□□氏。父□。



第四十一人 趙與鎬

字 小名 小字。年二十三，三月十一日申時生。治賦，二舉。曾祖伯□，保議郎。本貫□□縣所。
兄弟。祖師□。
第三，嚴侍下。外氏李。娶。父希□，仕。

第四十二人 饒震午

字子□，小名□，小字么老。年四十一，十一月十九日午時生。治賦，二舉。曾祖□。本貫瀘州瀘川縣，江里，祖爲戶。
兄弟□□。祖如晦。
第一，永感下。外氏周。娶周氏。父業仲。

第四十三人 □可 上舍學諭

字□衡，小名□，小字。年四十，十月十三日午時生。治易，□□。曾祖□。本貫瀘州瀘川縣，祖爲戶。
兄□厚，鄉進士。祖□。
第二，永感下。外氏白。娶任氏。父□。

第四十四人 李光太

字晉甫，小名 小字。年三十九，十月十日亥時生。治賦，三舉。曾祖□。本貫福州閩縣□池鄉，父爲戶。
兄弟四人。祖□□。
第十，嚴侍下。外氏林。娶陳氏。父日□。

第四十五人 趙汝燊

字璧林，小名　小字
年四十八，六月一日酉時生。
治易，四舉。
曾祖士多，仕。
本貫玉牒所。
兄弟三人。
祖訥不仕。
第四八，永感下。
外氏沈。
娶湯氏。
父若英，仕。

第四十六人 許君輔

字舜臣，小名　小字君舉。
年四十三，七月四日寅時生。
治賦，鄉舉。
曾祖珍，將仕郎。
本貫湖州海鹽縣。高祖中奉大夫爲戶。
兄弟三人。
祖鉄。
第十四，具慶下。
外氏楊。
娶孫氏。
父元泰，迪功郎。

第四十七人 趙興東

字寶臣，小名　小字
年三十五，十一月八日亥時生。
治書，一舉。
曾祖伯仁，仕。
本貫玉牒所，寄居嚴縣。父爲戶。
兄弟二人。
祖師棟，仕。
第一，嚴侍下。
外氏鄭。
娶
父希渼，仕。

第四十八人 余士明

字元，小名綸公，小字子。
年十九，六月一日亥時生。
治賦，一舉。
曾祖秀實，朝議大夫。
本貫興化軍莆田縣。祖爲戶。
兄弟
祖文淵。
第八七，具慶下。
外氏吳。
娶林氏。
父師聖，朝散郎。



第四十九人 趙孟淵

字毅父，小名轄，小字
年二十九，六月九日巳時生。
治書，二舉。
曾祖師晁，修武郎。
本貫玉牒所，寄居婺州蘭谿縣。已爲戶。
兄弟
祖希齊，正議大夫。
第二，具慶下。
外氏
娶
父與謐，宗學上舍。

第五十人 趙時鈇

字潤道，小名㑺，小字子有。
年二十二，八月十二日巳時生。
治易，一舉。
曾祖公誠，仕。
本貫玉牒所。
兄弟
祖彥伯，仕。
第四十，具慶下。
外氏游。
娶游氏。
父櫄。

第五十一人 孫益大

字君瑕，小名　小字
年四十六，八月二日子時生。
治賦，一舉。
曾祖晉。
本貫溫州永嘉縣。見居樂清之雁山。
兄弟
祖光朝。
第
外氏賈。
娶王氏。
父奎。

第五十二人 倪澄

字淵道，小名淡，小字時甫。
年四十四，　月二十日亥時生。
治賦，二舉。
曾祖子英，承事郎。
本貫婺州金華縣循理鄉龍門里。祖爲戶。
兄弟二人。
祖璹，承議郎。
第四一，嚴侍下。
外氏陶。
娶夏氏。
父度，進士。



第五十三人 包雲龍

字景韶，小名虛，小字自德。
年五十，七月十四日丑時生。
治賦，一舉。
曾祖收。
本貫寧國府涇縣丹山鄉。祖爲戶。
兄弟二人。
祖伯鵬，國子進士。
第六七，永感下。
外氏沈。
娶沈氏。
父行簡。

第五十四人 趙孟侖

字尚仲，小名應龍，小字實龍。
年二十九，二月二十九日亥時生。
治書，二舉。
曾祖師瑞，仕。
本貫玉牒，寄居南康軍。父爲戶。
兄孟宗，仕。
祖希梅，仕。
第七。
外氏陶。
娶尹氏。
父與延，仕。

第五十五人 林時遇

字仲剛，小名時仲，小字正卿。
年四十六，十二月二十一日亥時生。
治賦，六舉。
曾祖諒。
本貫泉州永春縣，寄居桐城。高祖樹孫爲戶。
弟時高，進士。
祖揆。
第四□，永感下
外氏余。
娶呂氏。
父良弼，承事郎。

第五十六人 張桂龍

字彥芳，小名辛孫，小字敏伯。
年五十二，七月七日巳時生。
治書，舉首。
曾祖焜。
本貫撫州樂安縣天授鄉王賁里。祖爲戶。
兄弟三人。
祖逵，迪功郎。
第八十一，永感下。
外氏辛。
娶鄒氏。
父鑑。



第五十七人 趙興橫

字君安，小名　小字。
年四十二，十二月二十四日子時生。
治詩，二舉。
曾祖伯道，仕。
本貫玉牒所。
兄弟
祖師孟，仕。
第萬三，具慶下。
外氏
娶令氏。
父希巖，仕。

第五十八人 李君錫 上舍

字商，小名　小字
年三十九，十月三十日寅時生。
治書，一舉。
曾祖鉞。
本貫溫州永嘉縣。自爲戶。
兄弟
祖拱辰。
第一，慈侍下。
外氏章。
娶
父楠。

第五十九人 趙君瑄 上舍

字宜甫，小名定郎，小字一之。
年四十六，八月二十九日亥時生。
治賦，一舉。
曾祖□卿。
本貫玉牒，寄居嘉興，已爲戶。
兄弟綿鼐。
祖既夫。
第五二，永感下。
外氏沈。
娶曾氏。
父時悟。

第六十人 蒲榮午

字埠父，小名榮慶，小字直道。
年四十九，九月三十日辰時生。
治賦，一舉。
曾祖似。
本貫潼川府鄭縣。父爲戶。
兄奉議郎。
祖宋恩，修職郎。
第三，永感下。
外氏唐。
娶袁氏。
父尚一。

**第六十一人 趙時賁** 承節郎

字□□，小名時登，小字子升。
年三十六，九月十二日未時生。
治書，一舉。
曾祖公□，仕。
本貫玉牒，寓居合州，祖籍戶。
兄 祖彥□，仕。
第一，永感下。
外氏王。
娶何氏。
父□大，仕。

**第六十二人 李[illegible]**

字叔父，小名帝仁，小字公□。
年五十一，四月十三日午時生。
治賦，五舉。
曾祖茂先。
本貫婺州會同縣，祖籍戶。
兄弟 祖財。
第九十三，永感下。
外氏臧。
娶胡氏。
父如璋，迪功郎。

**第六十三人 趙必錞**

字石磬，小名 小字
年十九，十二月三日午時生。
治易，一舉。
曾祖希棒，仕。
本貫玉牒所。
兄弟 祖汝玖，仕。
第 外氏劉。
娶劉氏。
父崇禪，仕。

**第六十四人 趙若琲**

字仲玉，小名社翁，小字仲芳。
年二十七，八月十三日申時生。
治賦，二舉。
曾祖彥駿，奉直大夫。
本貫興化軍莆田縣，已籍戶。
兄若蘇，同榜。
祖祉，中散大夫。
第二，具慶下。
外氏林。
娶 父時瑱，朝奉郎。





**第六十五人 王南傑**

字德俊，小名德壽，小字
年四十五，十月十六日寅時生。
治賦，二舉。
曾祖大鈞。
本貫建寧府小溪縣，祖籍戶。
兄弟 祖昇。
第一，永感下。
外氏宋。
娶游氏。
父錫之。

**第六十六人 沈亨辰**

字會龍，小名松年，小字齒。
年五十二，六月十日寅時生。
治書，六舉。
曾祖陶。
本貫常州無錫縣揚名鄉，已籍戶。
兄弟 祖全。
第八，永感下。
外氏唐。
娶吳氏。
父攸。

**第六十七人 王堅**

字通叟，小名吉，小字
年四十，二月二十三日酉時生。
治周禮，一舉。
曾祖鎮。
本貫吉州龍泉縣，已籍戶。
兄弟 祖知新，迪功郎。
第 永感下。
外氏蕭。
娶楊氏。
父燁。

**第六十八人 趙與醍**

字灌叟，小名 小字
年 月 日 時生
治易，一舉。
曾祖伯迭，仕。
本貫玉牒所。
兄弟 祖師沆，仕。
第六一，永感下。
外氏
娶胡氏。
父希衡，仕。





**第六十九人 趙崇銘**

字什用，小名良郎，小字翁良。
年四十六，六月二十八日巳時生。
治賦，三舉。
曾祖不武，仕。
本貫玉牒所，寄居建寧建陽縣。
兄弟崇鋒。
祖善興，仕。
第九六，偏侍下。
外氏陳。
娶葉氏。
父汝琢，仕。

**第七十人 趙孟鐸**

字利用，小名孟□，小字
年二十二，三月二十日丑時生。
治賦，一舉。
曾祖師有。
本貫玉牒所，寄居泉州。
兄弟 祖希往。
第三，具慶下。
外氏曾。
娶
父與禦。

**第七十一人 趙必樮**

字□甫，小名公友，小字世登。
年二十六，九月十三日巳時生。
治賦，舉。
曾祖善頤。
本貫玉牒所，寓居福州。
兄必楝，仕。
祖汝祖，仕。
第四，重慶下。
外氏林。
娶李氏。
父崇迪。

**第七十二人 趙必偶**

字仲甫，小名 小字
年五十二，四月二十七日亥時生。
治賦，舉。
曾祖善消，仕。
本貫宗正寺，寄居婺州永康縣，已籍戶。
兄弟二人。
祖汝敵，仕。
第五四，偏侍下。
外氏鄭。
娶陶氏。
父崇械，仕。





**第七十三人 趙時憲** 上舍

字明仲，小名 小字
年四十二，六月九日午時生。
治賦，一舉。
曾祖公正。
本貫玉牒，寄居婺州金華縣。
兄時識，仕。
祖彥濟。
第□四，永感下。
外氏鄭。
娶唐氏。
父訥夫。

**第七十四人 陳詠**

字希誠，小名 小字
年三十八，七月二十八日辰時生。
治賦，一舉。
曾祖周望，鄉進士。
本貫吉州泰和縣文秀坊，祖籍戶。
兄弟 祖紹。
第百四，永感下。
外氏周。
娶楊氏。
父庚翁。

**第七十五人 趙與遴**

字士選，小名忠哥，小字 叔。
年四十，十一月十五日午時生。
治賦，二舉。
曾祖伯禮，仕。
本貫玉牒所，寄居泉州晉江縣，已籍戶。
兄弟二人。
祖師昌，仕。
第 下
外氏陳。
娶
父希佑，仕。

**第七十六人 趙孟滸**

字清叔，小名 小字
年二十八，正月二十六日巳時生。
治賦，一舉。
曾祖師諮，仕。
本貫玉牒所。
兄弟二人。
祖希序。
第三，慈侍下。
外氏蔡。
娶劉氏。
父與敏。

第七十七人 趙與樺

字寧清，小名應孫，小字
年二十七，二月十三日亥時生。
治賦，三舉。
曾祖伯鏗。
本貫玉牒，寄居信州鉛石縣。父爲戶。
兄弟
祖師珈。
第一，具慶下。
外氏鄭。
娶毛氏。
父希汲。

第七十八人 趙嗣煒

字國瑛，小名寅哥，小字
年十一，二月二十四日子時生。
治春，一舉。
曾祖山夫。
本貫玉牒，寄居　州四安縣。
兄弟
祖時炎。
第　下
外氏吳。
娶鄭氏。
父若珈。

第七十九人 趙若祺

字聖翁，小名　小字伯時。
年二十六，九月九日亥時生。
治賦，一舉。
曾祖彥淮。
本貫玉牒，寄居　府梁山縣。
兄弟
祖
第一，嚴侍下。
外氏胡。
娶
父時淀。



# 第四甲

二百四十八人

第一人 楊奇遇

字興翁，小名梯孫，小字梯三。
年五十四，六月十二日申時生。
治書，二舉。
曾祖
本貫嘉定府洪雅縣新安鄉，己爲戶。
兄弟二人。
祖
第二，永感下。
外氏王。
娶胡氏。
父顯。

第二人 易正大

字直方，小名文孫，小字伯岸。
年二十七，十月六日亥時生。
治易，一舉。
曾祖安舜。
本貫常德府龍陽縣金爵鄉，父爲戶。
兄弟
祖恪，進士。
第百十，永感下。
外氏謝。
娶趙氏。
父應賓。本生父文定，進士。

第三人 楊夢斗

字清叔，小名登，小字鵬孫。
年三十五，三月初三日申時生。
治賦，一舉。
曾祖滋。
本貫隆興府豐城縣廣豐鄉上居里，父爲戶。
兄弟四人。
祖朝彼。
第百三，具慶下。
外氏胡。
娶謝氏。
父應時。

第四人 吳良驹

字仰汝，小名　小字光補。
年五十，三月二十日未時生。
治賦，四舉。
曾祖邦俊。
本貫隆興府進賢縣崇信鄉龍岡里。
兄弟終鮮。
祖無逸。
第一，永感下。
外氏子。
娶王氏。
父咸夫。





第五人 田鎮則

字湘英，小名印哥，小字師元。
年二十六，五月六日亥時生。
治書，一舉。
曾祖珪。
本貫資州府分宜縣，祖爲戶。
兄弟終鮮。
祖浩。
第小六，嚴侍下。
外氏袁。
娶袁氏。
父斐夫。

第六人 鄒晉

字晉氏，小名升，小字謝叔。
年三十五，八月十一日子時生。
治賦，一舉。
曾祖思穆。
本貫吉州廬陵縣美化坊，父爲戶。
兄愚，鄉舉。
祖子能。
第千六，具慶下。
外氏劉。
娶謝氏。
父澄。

第七人 蔡顯嗣

字嘉父，小名　小字
年三十六，九月十日辰時生。
治賦，一舉。
曾祖擬從。
本貫泉州晉江縣升進鄉，祖爲戶。
兄弟
祖寂。
第　下
外氏山。
娶卞氏。
父叔寧。

第八人 黃夢冠

字君冕，小名孫，小字
年四十六，十二月三日酉時生。
治賦，二舉。
曾祖讃。
本貫贛州樂昌縣，兄爲戶。
兄弟
祖霖。
第四十七，　下
外氏
娶
父醒中。

第九人 夏鼎

字雍翁，小名次賢，小字成之。
年二十一，九月二十六日辰時生。
治賦，一舉。
曾祖才。
本貫徽州新水縣義門鄉，祖爲戶。
兄弟
祖珍。
第百三，具慶下。
外氏任。
娶程氏。
父如桂。

第十人 何夢犇

字恕夫，小名　小字
年三十一，十二月六日丑時生。
治賦，三舉。
曾祖洵，貢士。
本貫忠州豐都縣，己爲戶。
兄弟
祖堂。
第三，永感下。
外氏韓。
娶林氏。
父元發。



第十一人 車景福

字如仁，小名　小字南叟。
年四十五，八月十三日辰時生。
治春，一舉。
曾祖彥。
本貫台州黃巖縣，己爲戶。
兄弟
祖文蘊。
第七九，永感下。
外氏翁。
娶陳氏。
父倫。

第十二人 李振祖

字君翁，小名　小字
年四十六，二月丁酉日丑時生。
治賦，一舉。
曾祖涌碩，御史。
本貫福州閩縣，祖爲戶。
兄弟
祖旋，承議郎。
第四一，慈侍下。
外氏趙。
娶劉氏。
父審。

**第十三人 梁夢華**
字安道，小名寶孫，小字備古。年四十，八月二十八日卯時生。治賦，一舉。曾祖桑，通直郎。本貫建寧府甌寧縣崇賢鄉，高祖通判爲戶。
兄弟三人。祖榮。
第九二，偏侍下。外氏連。娶詹氏。父杞。

**第十四人 陳應炎**
字叔道，小名神護，小字天祐。年二十八，正月三日酉時生。治賦，二舉。曾祖合世。本貫撫州崇仁縣東里，祖爲戶。
兄弟終鮮。祖説。
第八八，偏侍下。外氏帥。娶方氏。父晉。

**第十五人 劉夢靜**
字用可，小名恭，小字安國。年四十，三月二十八日辰時生。治賦，經舉。曾祖蠡。本貫建寧府甌安縣，祖爲戶。
兄弟終鮮。祖德隆。
第十八，重慶下。外氏蘇。娶曾氏。父思聰。

**第十六人 沈達可**
字行父，小名　小字。年三十八，八月二十三日午時生。治詩，三舉。曾祖從。本貫安吉州德清縣，父爲戶。
兄弟。祖挺。
第六，偏侍下。外氏。娶鄒氏。父朴。

**第十七人 方躲孫**
字雲翔，小名　小字。年四十一，十一月六日午時生。治賦，四舉。曾祖禹，從政郎。本貫興化軍莆田縣，高祖都官爲戶。
兄旋孫，進士。祖仙。
第五一，嚴侍下。外氏阮。娶祁氏。父大防。

**第十八人 陳景行**
字行之，小名　小字。年四十，正月九日戌時生。治書，一舉。曾祖師亮。本貫處州青田縣，父爲戶。
兄弟。祖鎡。
第為二，永感下。外氏黃。娶張氏。父中立。

**第十九人 陳秀舉**
字穎叔，小名齊晉，小字楚秀。年二十八，四月二十九日戌時生。治賦，一舉。曾祖世的。本貫衢州東陽縣，伯知縣爲戶。
兄弟五人。祖大榮。
第二十三，嚴侍下。外氏王。娶熊氏。父觀光。

**第二十人 李覺民**
字獲任，小名回，小字天覺。年二十七，四月十八日子時生。治賦，三舉。曾祖嶠。本貫建昌軍南城縣，己爲戶。
兄弟終鮮。祖大明。
第百九，永感下。外氏孔。娶鄒氏。父日彩。





**第二十一人 沈夢龍**
字炎雲，小名真孫，小字學行。年三十，八月六日酉時生。治賦，三舉。曾祖德友，將仕郎。本貫嘉興府嘉興縣德化鄉，父爲戶。
兄弟終鮮。祖之才。
第為一，慈侍下。外氏趙。娶何氏。父鼎賦。

**第二十二人 劉文甲**
字友端，小名休，小字恩孫。年二十六，十一月二十一日丑時生。治詩記。曾祖邦榮。本貫南康軍都昌縣。
兄弟。祖大成，迪功郎。
第仲九，具慶下。外氏薛。娶何氏。父應龍，免解進士。

**第二十三人 郭龍發**
字元川，小名鼎，小字吉甫。年二十三，十月二十三日寅時生。治賦，一舉。曾祖天驥，迪功郎。本貫泉州晉江縣。
兄弟六人。祖夢詩，進士。
第二三，永感下。外氏黃。娶。父補。

**第二十四人 許一鳴**
字望之，小名汝霖，小字。年二十七，十月二十日辰時生。治賦，一舉。曾祖民則。本貫桐安縣，祖爲戶。
兄弟。祖學玉，將仕郎。
第　永感下。外氏高。娶劉氏。父孚益。

**第二十五人 楊夢斗** 上舍
字山父，小名　，小字。年二十六，四月二十六日戌時生。治賦，一舉。曾祖爲里。本貫福州長樂縣，祖爲戶。
兄弟。祖希中。
第八，偏侍下。外氏林。娶趙氏。父子誠。

**第二十六人 楊樺**
字悅甫，小名川郎，小字。年三十八，十二月一日未時生。治春秋，一舉。曾祖從簡。本貫衢州府湖康縣，父爲戶。
兄弟。祖育，承事郎。
第三十八，慈侍下。外氏莊。娶唐氏。父癸之，通直郎。

**第二十七人 陳逢**
字次孟，小名逸，小字。年二十九，七月十五日巳時生。治詩，一舉。曾祖光輔，大夫。本貫潭州長道縣崇孝鄉，祖爲戶。
兄弟。祖炳。
第　重慶下。外氏王。娶姚氏。父源子，宣教郎。

**第二十八人 唐天麟**
字欽仁，小名顯孫，小字貞生。年三十，十二月二十六日亥時生。治賦，四舉。曾祖袂。本貫嘉興府嘉定縣嘉禾鄉，祖爲戶。
兄弟。祖炎臣。
第九，永感下。外氏計。娶李氏。父彬。

**第二十九人 陳若蒙** 上舍學諭

字正子。小名　小字
年三十八。七月十三日申時生。
治賦。一舉。
曾祖少卿。通直郎。
本貫福州閩縣。祖為戶。
兄弟二人。
祖峰。承議郎。
第八。爲侍下。
外氏林。
娶林氏。
父無譽。

**第三十人 周千能**

字達大。小名彥洪。小字
年四十一。六月二十四日丑時生。
治詩。兒舉。
曾祖治。忠訓郎。
本貫紹州蔣城縣建勝鄉。祖為戶。
兄弟終鮮。
祖杏庚。
第二。永感下。
外氏田。
娶戚氏。
父

**第三十一人 夙武伯**

字景成。小名若老。小字
年五十四。八月壬辰日亥時生。
治春秋。三舉。
曾祖彥徵。
本貫建寧建安縣。見居松溪縣。叔知府為戶。
兄弟二人。
祖公理。承議郎。
第　下
外氏
娶施氏。
父同叟。迪功郎。

**第三十二人 秦發浩**

字孟高。小名推良。小字明仲。
年四十。五月二十二日戌時生。
治書。一舉。
曾祖浩。
本貫靜江府興安縣仁里。父為戶。
兄弟三人。
祖直。
第仁七。偏侍下。
外氏劉。
娶唐氏。
父覺子。特進士。



**第三十三人 汪有道**

字聖米。小名聖孫。小字正光。
年二十一。三月五日午時生。
治書。一舉。
曾祖逸年。
本貫興州德興縣。高祖知府為戶。
兄弟二人。
祖博雅。
第仁八。具慶下。
外氏張。
娶張氏。
父復古。

**第三十四人 歐宬**

字宇之。小名三良。小字異生。
年三十。九月六日亥時生。
治賦。一舉。
曾祖敏。朝請郎。
本貫紹州剡縣。
兄容。
祖誠。承議郎。
第　嚴侍下。
外氏楊。
娶謝氏。
父鑄。

**第三十五人 吳燦**

字疇可。小名鼓。小字德先。
年三十。四月二十日辰時生。
治賦。一舉。
曾祖翊。承議郎。
本貫處州麗水縣。曾祖承使為戶。
兄弟
祖學勛。承節郎。
第百七。具慶下。
外氏趙。
娶余氏。
父奇之。

**第三十六人 剧湝老**

字得一。小名锃。小字用大。
年二十。七月二十八日辰時生。
治賦。一舉。
曾祖朝宗。
本貫建寧府建安縣。祖為戶。
兄弟
祖啟之。
第八。具慶下。
外氏張。
娶張氏。
父有聲。



**第三十七人 王里** 舍

字仁夫。小名匯聯。小字
年四十一。正月二十四日子時生。
治賦。一舉。
曾祖贄。
本貫興化軍仙遊縣。祖為戶。
兄弟二人。
祖濟川。
第七。慈侍下。
外氏龔。
娶
父與定。迪功郎。

**第三十八人 任鐘**

字伯聲。小名歸行。小字
年二十八。正月二十九日寅時生。
治賦。一舉。
曾祖洪傑。
本貫隆州井城縣。祖為戶。
兄弟三人。
祖燁。
第二。具慶下。
外氏趙。
娶劉氏。
父崇賢。

**第三十九人 王遇龍**

字千載。小名坤會。小字子坤。
年四十八。二月十日子時生。
治易。四舉。
曾祖之猶。
本貫資州資陽縣。父為戶。
兄弟終鮮。
祖珣。
第李一。具慶下。
外氏何。
娶孟氏。
父具旋。

**第四十人 李仲**

字吉父。小名賦孫。小字
年二十四。十二月二十二日卯時生。
治春秋。二舉。
曾祖昌齡。
本貫建之新寧縣。祖為戶。
兄弟
祖璧。
第一。具慶下。
外氏魏。
娶何氏。
父伯德。迪功郎。



**第四十一人 柴隨亨**

字剛中。小名　小字
年三十七。八月七日辰時生。
治書。一舉。
曾祖衛。朝奉郎。
本貫衢州江山縣。曾祖為戶。
兄弟
祖方。迪功郎。
第十九。慈侍下。
外氏姚。
娶張氏。
父可簡。

**第四十二人 曹琦**

字彥瑞。小名念祖。小字瑞。
年三十三。正月六日巳時生。
治春秋。一舉。
曾祖延慶。
本貫福州府飛鳥縣。祖為戶。
兄弟終鮮。
祖子良。
第元一。永感下。
外氏王。
娶□氏。
父規甫。

**第四十三人 文午榮**

字汝仁。小名衛。小字
年四十一。十二月十二日辰時生。
治書。三舉。
曾祖中義。朝請大夫。
本貫崇慶府晉原縣。祖為戶。
兄弟終鮮。
祖行。奉直大夫。
第才二。永感下。
外氏王。
娶王樂氏。
父援。通直郎。

**第四十四人 鄧觀光**

字賓王。小名觀孫。小字賓用。
年三十六。九月五日巳時生。
治書。三舉。
曾祖撰之。
本貫衡州州沙縣。祖為戶。
兄弟
祖斌。從事郎。
第
外氏倪。
娶王氏。
父南庭。

第四十五人 俞毅麟

字國華。小名信實。小字貴子。
年四十。三月二十三日巳時生。
治賦。一舉。
曾祖俊。
本貫閬州南部縣。祖爲戸。

兄弟三人。
祖作。

第三。永感下。
外氏楊。
娶馮氏。
父濟川。

第四十六人 林春一

字瑞父。小名韶子。小字德父。
年二十七。二月 日 時生。
治詩賦。二舉。
曾祖剛中。
本貫福州閩縣。寄居長樂縣。祖爲戸。

兄弟一人。
祖行學。

第百五。具慶下。
外氏陳。
娶陳氏。
父公望。縣尉。

第四十七人 樊汝舟

字傳明。小名 小字濟川。
年三十八。十二月十九日辰時生。
治詩賦。二舉。
曾祖克庭。
本貫溫州樂清縣。父爲戸。

兄弟二人。
祖仁本。

第六二。
外氏高。
娶劉氏。
父元吉。

第四十八人 黃嘉

字亨父。小名吉。小字
年二十六。六月七日子時生。
治書。一舉。
曾祖欽弼。文林郎。
本貫安吉州歸安縣仁風鄉。祖爲戸。

兄弟五人。
祖友端。迪功郎。

第萬五七。嚴侍下。
外氏洪。
娶許氏。
父華。迪功郎。



第四十九人 殷桂發

字仲華。小名嗣。小字晉臣。
年三十四。十月十五日亥時生。
治賦。二舉。
曾祖爲。
本貫南劍州沙縣。祖爲戸。

弟選年。貢士。
祖居實。

第千十三。具慶下。
外氏陳。
娶翁氏。
父如愈。

第五十人 張禰

字成父。小名 小字
年四十。三月二十八日卯時生。
治賦。免舉。
曾祖顯。
本貫臨安府餘杭縣。祖爲戸。

兄弟二人。
祖迪。

第四三。嚴侍下。
外氏姚。
娶
父光祖。承信郎。

第五十一人 詹夢璧

字子蒼。小名[illegible]。小字寄翁。
年五十五。八月一日子時生。
治禮記。四舉。
曾祖伯友。
本貫建寧府崇安縣仁義鄉。父爲戸。

兄弟二人。
祖萬通。從政郎。

第五二。永感下。
外氏翁。
娶彭氏。
父師文。儒林郎。

第五十二人 李出頤

字實亨。小名 小字子頤。
年二十七。十一月十四日亥時生。
治詩。一舉。
曾祖逢年。
本貫饒州浮梁縣白水鄉。父爲戸。

兄弟二人。
祖明。通直郎。

第 具慶下。
外氏朱。
娶張氏。
父道龍。湖北提刑。



第五十三人 鄭自立

字介夫。小名騏符。小字叔昭。
年五十二。三月十六日申時生。
治賦。四舉。
曾祖詠。
本貫婺州東陽縣。自爲戸。

兄弟
祖紹綖。

第 永感下。
外氏
娶
父良貴。

第五十四人 段舜咨

字勁父。小名 小字
年二十九。四月十五日午時生。
治賦。一舉。
曾祖仁。
本貫福州[illegible]川。自爲戸。

兄弟舜銳。
祖齡。

第八。永感下
外氏
娶
父龍。

第五十五人 楊艮孫

字山甫。小名麗。小字殿宗。
年二十九。四月十三日申時生。
治賦。三舉。
曾祖昭。
本貫巴州化城縣大建鄉。祖爲戸。

弟俶貢名。
祖興。

第仁一。永感下。
外氏羅。
娶宋氏。
父桂。

第五十六人 吳雷發

字師復。小名雄孫。小字雄老。
年三十二。正月五日子時生
治賦。一舉。
曾祖輔之。僉判。
本貫徽州黟縣。曾祖爲戸。

弟衡進。進士賜第。
祖新光。將仕郎。

第七九。永感下。
外氏程。
娶汪氏。
父令圖。生父仲任。



第五十七人 羅雷發

字子留。小名昇。小字日大。
年三十八。十月四日辰時生。
治周禮。二舉。
曾祖天錫。將仕郎。
本貫隆元府郪縣。見居慈霧石鼓鄉。父爲戸。

兄弟三人。
祖津。

第 具慶下。
外氏方。
娶歸氏。
父 迪功郎。

第五十八人 劉願辛

字子材。小名杙。小字器。
年五十五。三月十三日申時生。
治春秋。四舉。
曾祖塤。
本貫吉州廬陵縣。祖爲戸。

兄弟五人。
祖止。

第六十二。永感下。
外氏曾。
娶歐陽氏。
父坦。

第五十九人 朱鑑孫

字明大。小名 小字
年三十八。十二月八日子時生。
治書。三舉。
曾祖德。
本貫臨安府仁和縣。寄居通州。祖爲戸。

弟辰選。鄉貢進士。
祖貫亨。登仕郎。

第崇一。具慶下。
外氏陳。
娶王氏。
父垍。迪功郎。

第六十人 夏詵仲

字惟一。小名桂。小字
年四十六。九月二十日 時生。
治詩。鄉舉。
曾祖擇仁。
本貫建寧府建陽縣同 坊

兄弟
祖國珍。

第六九。慈侍下。
外氏史。
娶[illegible]氏。
父元合。鄉進士。

第六十一人 余涉璜
字正甫，小名復孫，小字
年三十一，十一月一日酉時生．
治賦，一舉．
曾祖溴．
本貫惠州海豐縣扶風鄉，父爲戶．
兄弟
祖珪．
第五二，慈侍下．
外氏
娶鍾氏．
父大珍．

第六十二人 黄公立
字子卓，小名 小字
年四十五，十月二日酉時生．
治賦，一舉．
曾祖永存，正議大夫．
本貫邵武軍邵武縣永城鄉，祖爲戶．
兄弟六人．
祖德明，知府．
第三十七，永感下．
外氏高．
娶李氏．
父大壮．

第六十三人 楊夢魁
字成父，小名如孫，小字應壬．
年二十九，八月八日辰時生．
治賦，一舉．
曾祖榮．
本貫潭州長沙縣，父爲戶．
兄弟
祖榮．
第百八，具慶下．
外氏張．
娶張氏．
父勳．

第六十四人 吳之選
字志尹，小名鼎公，小字君舉．
年三十五，九月一日巳時生．
治賦，一舉．
曾祖元衡，通直郎．
本貫開封府，寄居福州永福縣，軍爲戶．
兄弟
祖易知．
第三四，嚴侍下．
外氏謝．
娶
父鎡，迪功郎．



第六十五人 句印
字叔明，小名曉孫，小字曉普．
年四十九，六月十四日辰時生．
治賦，二舉．
曾祖翊舉．
本貫隆慶府陰平縣，父爲戶．
兄弟二人．
祖光朝，文林郎．
第一，永感下
外氏何．
娶何氏．
父附．

第六十六人 張驛子
字鳴謙，小名夢鹿，小字子升．
年四十七，十二月庚午日丑時生．
治賦，三舉．
曾祖文昌，進士．
本貫撫州宜黃縣進　鄉，祖爲戶．
兄弟
祖斌．
第千五，永感下．
外氏許．
娶曾氏．
父紀宗．

第六十七人 陳紹大
字仲寅，小名禮孫，小字仲有．
年三十，十一月二十七日未時生．
治易，二舉．
曾祖駿．
本貫台州臨海縣，寄居臨居．
兄弟
祖
第一．
外氏翁．
娶程氏．
父　本生父宗道．

第六十八人 李天驥
字嗣任，小名尹孫，小字田伯．
年　月　日　時生．
治賦，一舉．
曾祖楠，通直郎．
本貫潼川府通泉縣，已爲戶．
兄弟
祖宜之，朝奉郎．
第　永感下．
外氏王．
娶史氏．
父公息．



第六十九人 鄧幼傑
字宗父，小名 小字
年三十四，十二月十七日卯時生．
治書，一舉．
曾祖克恭，迪功郎．
本貫岳州巴陵縣，祖爲戶．
兄弟
祖允成．
第千一，具慶下．
外氏石．
娶劉氏．
父鑑．

第七十人 張士毅
字貫夫，小名 小字德孫．
年二十二，六月二十六日丑時生．
治詩，一舉．
曾祖宗堯．
本貫興國軍大冶縣，父爲戶．
兄弟
祖知家．
第八十四，具慶下．
外氏姜．
娶尹氏．
父力行，成忠郎．

第七十一人 胡炎發
字叔明，小名雷發，小字立父．
年三十二，九月三日丑時生．
治詩，一舉．
曾祖淮．
本貫吉州廬陵縣具慶坊，父爲戶．
兄弟
祖應時．
第四五，嚴侍下．
外氏朱．
娶王氏．
父舉．

第七十二人 陶寅
字同叔，小名璜叔，小字
年二十二，正月十一日子時生．
治賦，一舉．
曾祖迺．
本貫瑞州新昌縣均鄉，祖爲戶．
兄弟五人．
祖克成．
第編二，　下
外氏劉．
娶喻氏．
父良弼．



第七十三人 與席珍
字時用，小名冬生，小字
年四十，十一月十四日子時生．
治書，二舉．
曾祖鎡．
本貫南雄州保昌縣，已爲戶．
兄弟
祖璋．
第仲九，慈侍下．
外氏譚．
娶鄧氏．
父亨．

第七十四人 謝見斗
字以明，小名天舉，小字九萬．
年四十一，九月二十三日巳時生．
治賦，二舉．
曾祖德．
本貫建寧府建安縣，自爲戶．
兄弟
祖大用．
第八三，永感下．
外氏吳．
娶楊氏．
父渦．

第七十五人 徐希林
字良山，小名齊孫，小字子林．
年三十九，十一月三日　時生．
治賦，免舉．
曾祖祥．
本貫婺州金華縣大　鄉，父爲戶．
兄弟
祖希平．
第元三，永感下．
外氏葉．
娶洪氏．
父友勤．

第七十六人 陳龍復
字本叔，小名壽哥，小字
年四十五，十月七日巳時生．
治賦，三舉．
曾祖韓．
本貫泉州南安縣安　高祖朝散爲戶．
兄本謙．
祖闓．
第八三，永感下．
外氏傅．
娶王氏．
父林．

第七十七人 沈夢忠 太學
字賓父，小名 小字
年三十六，十月四日未時生。
治書，一舉。
曾祖通。
本貫龍州西安縣，父爲戶。
兄弟 祖晉。
第十四，具慶下。
外氏。
娶黄氏。
父維先。

第七十八人 王公及
字時父，小名應麟，小字朴。
年三十四，正月二十日寅時生。
治賦，一舉。
曾祖仲元。
本貫西京河南府，寄順慶府南充縣。
兄弟 祖沆。
第[illegible]二，具慶下。
外氏傅。
娶呂氏。
父賁。

第七十九人 沈畋
字和父，小名 小字
年二十，十二月二十七日酉時生。
治賦，一舉。
曾祖戩。
本貫[illegible]州祁陽縣，祖少卿爲戶。
兄弟 祖璉，迪直郎。
第 永感下。
外氏楊。
娶葉氏。
父倪。

第八十人 蘇景瑞
字國珍，小名 小字
年四十，八月二十三日子時生。
治書，二舉。
曾祖世良，迪功郎。
本貫溫州平陽縣親仁鄉，父爲戶。
兄弟三人。祖回。
第六十三，具慶下。
外氏項。
娶
父文煥。





第八十一人 陸夢發 承節郎
字大初，小名元杰，小字
年二十五，八月二十三日卯時生。
治春秋，漕舉。
曾祖榮。
本貫徽州歙縣，祖爲戶。
兄弟 祖安國。
第三一，雙侍下。
外氏洪。
娶劉氏。
父師顏。

第八十二人 趙震文
字彬孚，小名 小字
年五十，十一月二十日卯時生。
治易，一舉。
曾祖收。
本貫靜江府興安縣安樂鄉，伯爲戶。
兄弟 祖鎬。
第二十六，偏侍下。
外氏黃。
娶蔣氏。
父浩。

第八十三人 林伯介
字輔中，小名瑋，小字與之。
年三十，三月十五日寅時生。
治賦，一舉。
曾祖德載，迪功郎。
本貫福州長樂縣崇政鄉，父爲戶。
兄弟二人。祖庶。
第七八，雙侍下。
外氏陳。
娶陳氏。
父定祖，迪功郎。

第八十四人 任汝賢
字君詠，小名祈公，小字
年四十六，六月二十六日卯時生。
治賦，三舉。
曾祖文翰，知府。
本貫福州[illegible]縣 秀里，曾祖爲戶。
兄弟二人。祖[illegible]復。
第八，偏侍下。
外氏姚。
娶陳氏。
父





第八十五人 洪子[illegible]
字岳卿，小名壽公，小字以介。
年四十，二月二十日巳時生。
治易，一舉。
曾祖汝玉，將仕郎。
本貫福州閩縣，高祖右司爲戶。
兄弟 祖有功。
第十二，慈侍下。
外氏黃。
娶徐氏。
父淳大。

第八十六人 林春 內舍
字伯嵩，小名鵷，小字
年三十四，四月十日卯時生。
治賦，一舉。
曾祖鼎章。
本貫福州長樂縣，寄居閩縣，父爲戶。
兄弟三人。祖廷光。
第七，雙侍下。
外氏鄭。
娶
父囿。

第八十七人 楊震式 四川類魁
字濟卿，小名證，小字哥。
年三十七，五月十二日戌時生。
治書，三舉。
曾祖師周，承事郎。
本貫嘉州彭山縣，五世祖開封儀同爲戶。
兄弟 祖先之，僉判。
第三，慈侍下。
外氏文介。
娶程氏。
父伯遠。

第八十八人 蘇良
字懋臣，小名 小字致先。
年二十六，九月八日酉時生。
治賦，一舉。
曾祖偁。
本貫廣州府番禺縣，自爲戶。
兄弟三人。祖嵐秀。
第二，永感下。
外氏梁。
娶李氏。
父鏦。





第八十九人 黃應辰
字能甫，小名德麟，小字伯定。
年三十三，四月五日卯時生。
治賦，一舉。
曾祖俊。
本貫福州閩縣鳳池鄉，祖爲戶。
兄弟三人。祖瑞觀，貢進士。
第十一，雙侍下。
外氏吳。
娶陳氏。
父公說。

第九十人 吳之道
字達原，小名 小字伯成。
年二十四，九月二日丑時生。
治賦，一舉。
曾祖汲。
本貫福州永福縣宣化坊，祖爲戶。
兄弟二人。祖炎。
第十九，永感下。
外氏唐。
娶李氏。
父良風。

第九十一人 胡宏子
字宏仲，小名 小字
年二十二，三月二十六日丑時生。
治賦，一舉。
曾祖文炳。
本貫隆興府豐城縣宜風鄉，父爲戶。
兄弟修師。祖宗大。
第二，永感下。
外氏張。
娶聶氏。
父天翼。

第九十二人 洪伏龍
字文甫，小名如驊，小字伯興。
年三十六，五月四日午時生。
治書，一舉。
曾祖淑。
本貫嚴州淳安縣梓桐鄉，伯知縣爲戶。
兄弟如謂，承務郎。祖嘉譽。
第四四，永感下。
外氏邵。
娶虞氏。
父夢鯨。

第九十三人 吳有定
字夾卿，小名壽哉，小字　。年五十，十月十八日巳時生。治　易經。一舉。
曾祖瑞。本貫泉州安南縣，已爲戶。
兄弟　祖安仁。
第三。外氏黃。娶　父士麟。

第九十四人 林季昌 內舍
字文翔，小名喬嗣，小字伯韶。年三十一，七月二十二日辰時生。治賦，三舉。曾祖延濟，迪功郎。本貫興化軍莆田縣武化鄉，祖爲戶。
兄弟綜麟。祖淵。
第百十一，永感下。外氏黃。娶　父新載。

第九十五人 鄭之賀
字仲方，小名圓，小字　。年三十六，八月十四日巳時生。治春秋，二舉。曾祖安中，武德郎。本貫瀘州江安縣綿水鄉，祖爲戶。
兄弟　祖興發，秉議郎。
第　永感下。外氏馬。娶曾氏。父舜賢。

第九十六人 謝炎午 書元
字子會，小名叔曾，小字　。年三十四，七月二十五日辰時生。治易，一舉。曾祖顯。本貫簡州陽安縣龍門鄉，身爲戶。
兄弟　祖森。
第一，永感下。外氏徐。娶胡氏。父炳文。

第九十七人 李棧
字師華，小名佾，小字天寅。年二十九，十二月十一日卯時生。治書，一舉。曾祖克明。本貫吉安府安福縣朝京坊，祖爲戶。
兄弟　祖翊炎。
第非一，具慶下。外氏劉。娶　父復亨。

第九十八人 陳紹裘
字紹學，小名　小字穀。年三十四，二月五日卯時生。治賦，一舉。曾祖榮。本貫台州臨海縣，祖爲戶。
兄弟　祖國孫。
第嗣一，慈侍下。外氏戴。娶丁氏。父銳。

第九十九人 吳英發
字德華，小名應孫，小字應老。年五十九，七月二十四日卯時生。治詩，鄉舉。曾祖璋。本貫嘉興府嘉興縣，父爲戶。
兄弟綜龍。祖惟。
第萬二，永感下。外氏胡。娶尹氏。父淡。

第一百人 王一奇
字陵翁，小名　小字　。年三十七，正月五日申時生。治賦，一舉。曾祖璋亮，朝散大夫。本貫興化軍莆田縣，祖爲戶。
兄弟四人。祖節。
第百二十六，慈侍下。外氏吳。娶　父民望。





第一百一人 陳南一 上舍
字一之，小名純䂊，小字和甫。年四十六，十月十八日寅時生。治賦，一舉。曾祖亨。本貫臨安府錢塘縣，見居仁和縣，父爲戶。
兄純仁，宣教郎。祖邦，宣教郎。
第百二十二，永感下。外氏丁。娶何氏。父諫榮，朝奉郎。

第一百二人 黃啓
字宇大，小名闓，小字德生。年三十六，八月十八日戌時生。治書，三舉。曾祖輔。本貫臨安府錢塘縣吳山鄉，祖爲戶。
兄弟　祖公明。
第萬四四，永感下。外氏吳。娶徐氏。父行之。

第一百三人 祝洙
字𧦝道，小名　小字　。年三十六，六月十五日寅時生。治書，五舉。曾祖華。本貫建寧府崇安縣，祖居徽州，高祖而，乃朱公之外祖。
兄弟　祖康國。
第一，偏侍下。外氏劉。娶謝氏。父穆。

第一百四人 石午合
字內與，小名　小字　。年四十六，閏二月五日辰時生。治禮記，一舉。曾祖長。本貫資州盤坊縣，伯迪功郎爲戶。
兄弟三人。祖永康。
第九，永感下。外氏梁。娶林氏。父幽，免解進士。

第一百五人 黃嚴
字東發，小名　小字　。年四十四，五月十四日辰時生。治詩，一舉。曾祖允升。本貫隆元府蒼溪縣，自爲戶。
兄弟　祖世興。
第五八，永感下。外氏陶。娶趙氏。父一鶚。

第一百六人 羅琦
字希偉，小名鳴鳳，小字伯大。年二十六，十月二十三日辰時生。治書，一舉。曾祖元之，朝請郎。本貫成都府雙流縣，祖爲戶。
兄弟綜師。祖紳載，通直郎。
第五，慈侍下。外氏楊。娶史氏。父崇復。

第一百七人 周明復
字性之，小名邦孫，小字晦翁。年三十四，七月十四日卯時生。治易，一舉。曾祖卅。本貫寧州府寧鄉縣進化鄉，自爲戶。
兄弟　祖大成。
第仲二，慈侍下。外氏邱。娶鄒劉氏。父坦。

第一百八人 陳起東
字濟甫，小名原，小字仲甫。年五十，八月十六日亥時生。治賦，一舉。曾祖璞。本貫昌州昌元縣從順鄉，父爲戶。
兄弟二人。祖三聘。
第一，慈侍下。外氏龔。娶卞氏。父坤元。

**第一百九人　林　杰**
字誠夫。小名　小字
年三十一。二月壬寅日丑時生。
治賦。二舉。
曾祖猛。
本貫吉州吉元縣從政鄉。父爲戶。
兄弟二人。
祖三錫。
第大八。具慶下。
外氏黃。
娶李氏。
父坤元。

**第一百十人　羅斗南**
字士衡。小名保叔。小字
年二十七。七月一日未時生。
治書。一舉。
曾祖才智。
本貫吉州永豐縣。父爲戶。
兄弟
祖性。
第小一。永感下。
外氏楊。
娶歐氏。
父渡。鄉貢進士。

**第一百十一人　林埜龍**
字野發。小名元。小字從龍。
年四十二。正月十四日丑時生。
治賦。一舉。
曾祖堅。
本貫福州閩縣安仁鄉。父爲戶。
兄弟三人。
祖覺。
第　慈侍下。
外氏朱。
娶王氏。
父宋翁。進士。

**第一百十二人　吳思容**
字淵道。小名　小字
年二十六。三月二十七日寅時生。
治書。一舉。
曾祖賁。休休郎。
本貫台州臨海縣。祖爲戶。
兄思周。進士。
祖宗尹。朝散大夫。
第季二。嚴侍下。
外氏朱。
娶虞氏。
父夢弼。承議郎。

**第一百十三人　毛文叟**
字元質。小名文孫。小字元質。
年二十九。八月二十九日子時生。
治賦。一舉。
曾祖有聲。
本貫饒州府四安縣。寄居江山縣。父爲戶。
兄弟
祖芝。
第正　具慶下。
外氏吳。
娶周氏。
父勳。



**第一百十四人　黃必大**
字方仲。小名　小字立子。
年二十七。九月二十三日戌時生。
治賦。一舉。
曾祖宋英。
本貫福州永福縣高蓋里。父爲戶。
兄弟三人。
祖伯威。
第千五。慈侍下。
外氏劉。
娶
父曉。

**第一百十五人　蔣　科**
字進之。小名聖always。小字孔嘉。
年二十六。三月二十七日寅時生。
治書周禮。一舉。
曾祖生。
本貫溫州常白縣永平鄉。父爲戶。
兄思問。進士。
祖機。
第季二。侍下。
外氏朱。
娶陳氏。
父南天。從事郎。

**第一百十六人　錢真孫**
字淳父。小名真孫。小字巖老。
年二十八。十月二十一日寅時生。
治書。一舉。
曾祖佐。
本貫安慶府桐城縣清靜鄉。父爲戶。
兄弟
祖公中。承事郎。
第　嚴侍下。
外氏余。
娶
父漢。承議郎。



**第一百十七人　舒岳祥**
字東野。小名　小字
年二十一。　月　日　時生。
治賦。一舉。
曾祖倫。
本貫台州寧海縣新寧鄉。祖爲戶。
兄弟
祖相。
第碇三。　下
外氏王。
娶王氏
父純。

**第一百十八人　嚴合龍**
字熙之。小名定哥。小字宗定。
年四十。六月二十日卯時生。
治禮記。一舉。
曾祖子佩。
本貫潭州長沙縣明道鄉。父爲戶。
兄弟
祖承師。
第百二十四。永感下。
外氏曾。
娶郭氏。
父

**第一百十九人　湯長卿**
字體仁。小名冀。小字伯子。
年三十八。四月十八日午時生。
治賦。一舉。
曾祖必事。
本貫隆慶府新繁縣德政鄉。自爲戶。
兄弟三人。
祖致威。
第百一。
外氏余。
娶毛氏。
父賀。

**第一百二十人　盧萬里**
字子遠。小名　小字
年三十六。十月十一日子時生。
治賦。監舉。
曾祖安上。
本貫嚴州淳安縣。父爲戶。
兄弟二人。
祖賢。
第曾十二。嚴侍下。
外氏吳。
娶洪氏。
父桂。迪功郎。

**第一百二十一人　陳鍚榮**
字國聘。小名通老。小字崑久。
年四十二。七月二十九日子時生。
治易。一舉。
曾祖俊。朝議大夫。
本貫福州福安縣。祖爲戶。
兄弟赫鍚。
祖擇。
第萬三。永感下。
外氏鄭。
娶林氏。
父牧。司理進士。



**第一百二十二人　潘　方**
字規夫。小名鄂。小字
年五十。正月二十九日戌時生。
治書。一舉。
曾祖元哲。
本貫溫州平陽縣。己爲戶。
兄弟
祖茂鈞。通直郎。
第千二。永感下。
外氏余。
娶謝氏。
父

**第一百二十三人　王　唐**
字元駒。小名天賦。小字正叔。
年三十二。十一月二十四日丑時生。
治賦。一舉。
曾祖增。
本貫泉州永春縣。祖爲戶。
兄弟三人。
祖子奐。
第二。永感下。
外氏陳。
娶
父煥。

**第一百二十四人　黃　遂**
字英夫。小名　小字
年四十。八月十六日子時生。
治賦。一舉。
曾祖安耳。
本貫紹州侯官縣東孝悌鄉。己爲戶。
兄弟
祖正叔。
第　永感下。
外氏方高。
娶萬氏。
父文郁。

第一百二十五人　倪　拱

字景顏，小名枯老，小字景大，年四十一，八月二十八日戌時生。治賦，一舉。曾祖裕。本貫福州連江縣，父爲戶。兄弟　祖如晶。第八三，慈侍下。外氏林。娶呂氏。父僚起，迪功郎。

第一百二十六人　陳　懿伯

字宗彝，小名　小字，年二十一，十一月十七日酉時生。治賦，一舉。曾祖異。本貫福州長樂縣，父爲戶。兄弟二人。祖曾之，迪功郎。第四三，嚴侍下。外氏黃。娶趙氏。父武子。

第一百二十七人　雍　汜

字師周，小名　小字，年二十二，八月七日申時生。治賦，一舉。曾祖禹功。本貫隆興府進賢縣，祖爲戶。兄祥，進士。祖執中。第一，具慶下。外氏瓜。娶李氏。父德夫。

第一百二十八人　章　贊

字希曾，小名進吉，小字，年三十九，三月十二日卯時生。治賦，一舉。曾祖次卿，迪功郎。本貫臨江軍新喻縣，寄居福州，父爲戶。兄弟四人。祖令儀。第五二，嚴侍下。外氏林。娶林氏。父起潛，迪功郎。



第一百二十九人　李　時發

字正夫，小名道孫，小字君顯，年十九，九月二十五日卯時生。治賦，一舉。曾祖高。本貫絳州曲沃縣，寄居潭州，父爲戶。兄弟　祖顯。第二，嚴侍下。外氏　娶　父鎔。

第一百三十人　王　良翁

字惟賢，小名環瑞，小字飆大，年二十七，七月四日子時生。治賦，一舉。曾祖齊。本貫福州永福縣通化鄉，祖知縣爲戶。兄弟　祖庶。第三，重慶下。外氏蕭。娶柯氏。父夢高。

第一百三十一人　劉　應老

字誠伯，小名推老，小字，年四十，十一月十八日辰時生。治賦，一舉。曾祖節夫，承信郎。本貫[illegible]縣，祖爲戶。兄弟二人。祖潤。第[illegible]二，永感下。外氏朱。娶余氏。父垣。

第一百三十二人　李　勤

字正臣，小名魁，小字典宗，年四十七，八月二十一日巳時生。治賦，初舉。曾祖成。本貫廬州[illegible]縣，祖爲戶。兄弟　祖昌裔。第百五，永感下。外氏黃。娶周氏。父德新。



第一百三十三人　胡　英發

字德新，小名老，小字德顯，年二十，四月二十五日亥時生。治賦，一舉。曾祖行。本貫[illegible]縣，父爲戶。兄弟五人。祖[illegible]，從政郎。第十八，具慶下。外氏韓。娶李氏。父舉，迪功郎。

第一百三十四人　宋　應瑞

字溫叔，小名山符，小字，年五十，九月十五日卯時生。治春秋，六舉。曾祖臨，通政郎。本貫成都華陽縣，祖爲戶。兄弟　祖進。第四，永感下。外氏任。娶楊氏。父誠。

第一百三十五人　何　安世

字宗仁，小名嵩，小字仁父，年十九，四月二十六日丑時生。治書，一舉。曾祖劉光。本貫衢州新井縣，見居灌州。兄弟　祖麟，貢士。第三六，重慶下。外氏邱。娶　父復之，宣教郎。

第一百三十六人　趙　子發

字賓卿，小名麟孫，小字，年四十一，十一月三日戌時生。治賦，一舉。曾祖[illegible]。本貫演川府鹽山縣，祖爲戶。兄弟二人。祖沂。第一，永感下。外氏張。娶李鶴氏。父忠。



第一百三十七人　顏　太來

字復古，小名壽，小字數子，年三十三，五月十一日辰時生。治賦，一舉。曾祖頌。本貫吉州吉水縣永昌鄉，父爲戶。兄弟　祖岩。第百二，慈侍下。外氏劉。娶孫氏。父洙。

第一百三十八人　陸　鎧

字仲父，小名　小字，年三十二，九月七日丑時生。治賦，一舉。曾祖閻。本貫安吉州烏程縣，祖爲戶。兄弟綽。祖思聰。第七一，偏侍下。外氏劉。娶劉氏。父顯祖。

第一百三十九人　俞　士千

字吉甫，小名魁，小字韜之，年四十九，十月十日申時生。治詩，三舉。曾祖穆。本貫徽州[illegible]縣，父爲戶。兄弟五人。祖岳。第千。外氏江。娶黃氏。父天任，迪功郎。

第一百四十人　林　孟[illegible]

字[illegible]卿，小名　小字，年五十六，七月七日亥時生。治書，三舉。曾祖大中。本貫福州長樂縣。兄弟三人。祖子[illegible]。第五，永感下。外氏莊。娶陳氏。父深叟。

第一百四十一人
李成大
字宏大，小名　小字
年二十八，正月三日亥時生，
治賦，一舉，
曾祖邦彥，
本貫南康軍南昌縣，
兄弟三人，俱鄉舉，
祖華，
第四，永慶下，
外氏吳，
娶饒氏，
父

第一百四十二人
蔣卯發
字伯瑛，小名庭，小字元叔，
年三十九，六月十九日巳時生，
治書，二舉，
曾祖錫，
本貫撫州臨川縣石門鄉，祖爲戶，
兄弟五人，
祖麒，
第二十六，慈侍下，
外氏顏，
娶鄭氏，
父之瑞，

第一百四十三人
丁望
字君錫，小名謙星，小字韶老，
年四十四，正月二十六日丑時生，
治春秋，一舉，
曾祖南豐，迪功郎，
本貫臨江軍新喩縣仁壽鄉，父爲戶，
兄弟二人，
祖日休，
第萬三，永感下，
外氏羅，
娶鄭氏，
父鍊，從政郎，

第一百四十四人
舒夢桂
字晉卿，小名慶祖，小字叔祥，
年三十四，九月七日午時生，
治書，一舉，
曾祖井，
本貫撫州黔陽縣龍標里，祖爲戶，
兄弟五人，
祖仝，
第四，具慶下，
外氏黃，
娶向氏，
父九疇，

第一百四十五人
楊叔濟
字濟叔，小名魁，小字若濟，
年二十三，二月二十四日戌時生，
治賦，一舉，
曾祖通端，
本貫興安軍，寄居福州閩縣，父爲戶，
兄弟
祖師福，
第壬一，慈侍下，
外氏
娶黃氏，
父公衡，

第一百四十六人
張應中
字正叔，小名眞祐，小字士枚，
年三十二，八月二十八日申時生，
治易，一舉，
曾祖公亮，
本貫南康軍建昌縣南昌鄉，祖爲戶，
兄弟慈鮮，
祖紹宗，
第廷一，偏侍下，
外氏七，
娶徐氏，
父亨，



第一百四十七人
胡魯如
字景魯，小名　小字純卿，
年三十，二月十八日亥時生，
治賦，一舉，
曾祖瓚，大夫，
本貫南昌軍豐城縣，祖爲戶，
兄弟瓚，迪功郎，
祖端，通直郎，
第元一，重慶下，
外氏呂，
娶辛氏，
父林鶴，漕舉，

第一百四十八人
陳經國
字伯夫，小名　小字定父，
年三十八，三月十八日子時生，
治賦，三舉，
曾祖舜，
本貫泉州海陽縣南城坊，自爲戶，
兄弟二人，
祖迪，
第二，具慶下，
外氏吳，
娶歲氏，
父良，迪功郎，



第一百四十九人
非孟芳
字彥實，小名子華，小字維新，
年三十八，十二月十二日亥時生，
治書，一舉，
曾祖德厚，
本貫開封府開封縣，寄居福州長樂縣，自爲戶，
兄弟維新，
祖從勝，
第千十，永感下，
外氏
娶
父

第一百五十人
黃去拥
字安君，小名　小字
年　月　日　時生，
治周禮，一舉，
曾祖珏，
本貫臨安府，寓台州臨海縣，自爲戶，
兄弟
祖帥旦，
第　永感下，
外氏
娶
父禪，

第一百五十一人
周淸子
字元質，小名聞道，小字光叔，
年四十七，十二月三十日亥時生，
治賦，三舉，
曾祖庭爛，迪功郎，
本貫瀘州瀘川縣南岸里，祖爲戶，
兄弟
祖炳，
第上一，永感下，
外氏高，
娶尹氏，
父贊，

第一百五十二人
趙簡
字敬夫，小名坤哥，小字
年二十九，十一月十日寅時生，
治春秋，四舉，
曾祖興楷，
本貫邛州依政縣蒲陽鄉，高祖朝奉爲戶，
兄弟
祖正臣，
第五，永感下，
外氏杜，
娶羅氏，
父仁仲，

第一百五十三人
曾應龍
字子雲，小名應孫，小字發翁，
年五十六，正月四日寅時生，
治周禮，五舉，
曾祖甫祥，
本貫建寧府建安縣，父爲戶，
兄弟
祖宋輔，武經郎，
第七，永感下，
外氏龔，
娶張氏，
父龍翮，

第一百五十四人
王霆午
字希舜，小名喜郎，小字
年三十七，十一月三日卯時生，
治賦，二舉，
曾祖大鈞，
本貫閬州閬中縣，身爲戶，
兄弟
祖良翰，
第長　永感下，
外氏
娶羅氏，
父元明，



第一百五十五人
程師鑄
太學
字國輪，小名杷，小字
年三十四，十一月三十日卯時生，
治周禮，一舉，
曾祖渙，
本貫盧州舒城縣，祖爲戶，
兄弟
祖應辰，從事郎，
第一，具慶下，
外氏先，
娶吳氏，
父炎傑，迪功郎，

第一百五十六人
周體
字公父，小名點淵，小字彥翁，
年三十五，九月十三日子時生，
治書，三舉，
曾祖韓，迪功郎，
本貫溫州永嘉縣吹臺鄉，祖爲戶，
兄弟二人，
祖仲恭，
第萬六，偏侍下，
外氏留，
娶項氏，
父榮，奉議郎，

第一百五十七人 鄭步霖
字希顏，小名宗傳，小字顏翁。
年三十五，十一月二十一日卯時生。
治書，一舉。
曾祖齊。
本貫湖州長興縣歸集鄉，祖爲戶。
兄弟 祖珠。
第三十三，慈侍下。
外氏宋。
娶謝氏。
父伯益。

第一百五十八人 聶霖
字緣仲，小名榮孫，小字延秀。
年三十二，十月七日丑時生。
治賦，一舉。
曾祖公產。
本貫臨江軍清江縣，祖爲戶。
兄弟四人。祖侯顯。
第三七，永感下。
外氏徐。
娶楊氏。
父夾山。

第一百五十九人 洪斗南
字一伯，小名勝貴，小字有誠。
年四十八，十月二十三日亥時生。
治賦，二舉。
曾祖臣，承事郎。
本貫處州搢雲縣，高祖爲戶。
兄弟六人。祖士廉。
第百四，永感下。
外氏李。
娶林氏。
父增，將仕郎。

第一百六十人 陳子元
字幹仁，小名泰翁，小字
年四十七，四月七日午時生。
治周禮，四舉。
曾祖舜卿。
本貫溫州永嘉縣仙桂鄉，已爲戶。
兄弟 祖機。
第 永感下。
外氏
娶
父

第一百六十一人 趙必瀓
字若水，小名保童，小字淑卿。
年二十六，七月三日 時生。
治賦，二舉。
曾祖善嗣，仕。
本貫玉牒所，寄居臨江軍清江縣，已爲戶。
兄弟 祖汝卓。
第小六六，具慶下。
外氏陳。
娶李氏。
父崇璨。

第一百六十二人 趙崇焯
字若玉，小名古童，小字成龍。
年三十二，十一月二十七日丑時生。
治賦，免舉。
曾祖不凝，仕。
本貫宗正寺。
兄弟 祖時，仕。
第萬一，永感下。
外氏夏。
娶楊氏。
父汝鑑。

第一百六十三人 趙若璀
字傚道，小名若圃，小字景芝。
年二十七，八月十二日丑時生。
治書，二舉。
曾祖彥俊，文林郎。
本貫福州長溪縣，已爲戶。
兄弟若璵，同榜。祖勤夫。
第千八。
外氏薛。
娶周氏。
父時鉞，朝奉郎。

第一百六十四人 周霖
字雍夫，小名閏翁，小字
年四十，正月六日辰時生。
治賦，二舉。
曾祖德。
本貫福州寧德縣安東鄉，父爲戶。
兄弟 祖純仲。
第十，嚴侍下。
外氏陳。
娶陳氏。
父賓之，承務郎。





第一百六十五人 劉應炳
字輿卿，小名賢孫，小字丙孫。
年五十三，五月辛未日辰時生。
治周禮，四舉。
曾祖邦臣。
本貫潤州新淦縣，身爲戶。
兄弟 祖鑑。
第百六，永感下。
外氏何。
娶杜氏。
父發君。

第一百六十六人 周煒
字如晦，小名 小字元輝。
年二十九，八月 日亥時生。
治周禮，二舉。
曾祖九成。
本貫道州寧遠縣，父爲戶。
弟爐，鄉貢進士。祖若誠，朝奉郎。
第七四，具慶下。
外氏吳。
娶唐氏。
父樂叟，朝請郎。

第一百六十七人 陳預
字興幾，小名道孫，小字伯登。
年三十九，三月十五日辰時生。
治書，免舉。
曾祖時俊。
本貫福州羅源縣崇德鄉，父爲戶。
兄弟二人。祖絢。
第三，嚴侍下。
外氏俞。
娶
父永之，迪功郎。

第一百六十八人 趙繼珪
字國材，小名 小字
年三十四，十一月十一日酉時生。
治賦，一舉。
曾祖廷韶。
本貫遂寧府小溪縣，已爲戶。
兄弟 祖崇賢，承信郎。
第三， 侍下
外氏李。
娶李氏。
父汝發。

第一百六十九人 張申
字賢孝，小名樾樹，小字聖耆。
年五十七，五月十六日辰時生。
治周禮，八舉。
曾祖儀。
本貫潼州潼川縣儒林坊，祖爲戶。
兄弟三人。祖璵，承節郎。
第五。
外氏孫。
娶曾氏。
父茌。

第一百七十人 趙孟鑄
字材玉，小名 哥，小字
年二十六，十月 二日辰時生。
治書，一舉。
曾祖師聰，仕。
本貫玉牒所。
兄弟 祖希寯，仕。
第榮一，具慶下。
外氏李。
娶
父與黔，仕。

第一百七十一人 陳需祖
字志道，小名 小字
年五十三，十一月六日辰時生。
治詩，五舉。
曾祖迪。
本貫福州長溪縣，寄居溫州瑞安縣，父爲戶。
兄弟 祖忱。
第二十一，慈侍下。
外氏張。
娶章氏。
父麟。

第一百七十二人 趙必戚
字立道，小名與元，小字元道。
年三十， 月 日 時生。
治周禮，一舉。
曾祖善宥。
本貫玉牒所。
兄弟 祖汝對。
第季一，永
外氏
娶
父崇鐲。

第一百七十三人 徐紘
字君度。小名 小字行之。年三十四。五月二十一日未時生。治賦。一舉。曾祖天澤。本貫婺州 蘭谿縣桐山鄉。自爲戶。
兄弟 祖璭。
第曾一。慈侍下。外氏陳。娶吳氏。父

第一百七十四人 趙必琍
字維古。小名 小字 年三十四。五月二十八日未時生。治賦。四舉。曾祖善仁。仕。本貫玉牒所。
兄弟 祖汝登。仕。
第 外氏陳。娶 父崇袞。

第一百七十五人 唐逢午
字南伯。小名維清。小字 年五十三。二月十一日子時生。治賦。三舉。曾祖師富。本貫靜江府。
兄弟 祖奕。
第 外氏翁。娶秦氏。父順。

第一百七十六人 趙孟鍔
字端聖。小名 小字 年二十五。九月 日 時生。治賦。一舉。曾祖師助。本貫玉牒所
兄弟 祖
第 外氏 娶 父

第一百七十七人 趙良玶 宗子省元
字元玉。小名良。小字 年三十二。 月 日 時生。治賦。經詩。曾祖 本貫
兄弟 祖
第 外氏 娶 父

第一百七十八人 王體文 上舍
字 小名 小字 年三十。 月 日 時生 治賦。一舉。曾祖伯達。本貫平江。
兄弟 祖
第 外氏 娶 父

第一百七十九人 趙孟楹
字季碩。小名 小字 年二十五。十一月 日 時生。治書。一舉。曾祖師真。仕。本貫嘉興府
兄弟 祖
第 外氏 娶 父

第一百八十人 趙崇□
字 小名 小字 年 月 日 時生 治 曾祖 本貫玉牒所。
兄弟 祖
第 外氏 娶 父





第一百八十一人 方蓀明
字南莊。小名慶。小字冀。年五十。五月十七日亥時生。治書。一舉。曾祖潔。本貫台州臨海縣。自爲戶。
兄弟二人。祖翻。
第百二。永感下。外氏沈。娶周氏。父矩。

第一百八十二人 趙興榑
字國用。小名 小字 年二十九。八月十七日戌時生。治詩。四舉。曾祖伯遠。本貫玉牒所。
弟興楠。同榜。祖師謹。
第四一。下。外氏 娶胡氏。父希愿。仕。

第一百八十三人 宋日隆
字伯文。小名正老。小字時行。年二十二。十月二十日卯時生。治詩。一舉。曾祖丙。本貫眉州青神縣。寄居□□縣。祖爲戶。
兄弟三人。祖嘉。
第九一。慈侍下。外氏張。娶吳氏。父紹。迪功郎。

第一百八十四人 趙寡夫
字申之。小名順老。小字叔和。年三十三。十月六日子時生。治賦。一舉。曾祖珅之。本貫玉牒所。寄居漳州。
兄弟 祖公奉。
第 下 外氏吳。娶黃氏。父彥僩。仕。

第一百八十五人 趙時燧
字用明。小名 小字 年二十四。十一月二十四日亥時生。治書。一舉。曾祖公綽。本貫玉牒所。
兄弟 祖彥瑊。
第一。慈侍下。外氏任。娶劉氏。父彞。仕。

第一百八十六人 趙燮夫
字與叔。小名 小字 年四十七。七月一日巳時生。治易。四舉。曾祖彝之。本貫玉牒所。寄住湖州□□縣。
兄弟 祖公俟。
第四。永感下。外氏賀。娶孫氏。父彥橘。仕。

第一百八十七人 趙良瓊
字舉朝。小名 小字 年三十二。六月二十六日酉時生。治賦。一舉。曾祖汝冉。本貫玉牒所。
兄弟四人。祖崇許。
第萬四。下。外氏鄭。娶閻氏。父必丞。

第一百八十八人 趙若璞
字蘊山。小名若拱。小字 年二十九。八月二十日卯時生。治書。三舉。曾祖彥侁。本貫□州□□縣。己爲戶。
弟若增。同榜。祖勁夫。
第千七。慈侍下。外氏薛。娶張氏。父時戲。仕。





102 6B

第一百八十九人 李應革
字式夫，小名圓老，小字子升。年四十一，九月二日戌時生。治詩，三舉。曾祖陽，修職郎。本貫吉州吉水縣同水鄉，祖爲戶。
兄弟二人。祖[illegible]。
第九，具慶下。外氏彭。娶方氏。父雄。

第一百九十人 李有大
字[illegible]伯，小名有郎，小字　。年五十，十月四日辰時生。治賦，六舉。曾祖才發。本貫遂寧府蓬溪縣，祖爲戶。
兄弟五人。祖注。
第三，永感下。外氏　。娶趙氏。父[illegible]孫，文林郎。

第一百九十一人 張夢高
字起岩，小名　小字　。年三十九，九月十三日辰時生。治賦，一舉。曾祖傑。本貫福州閩清縣。
兄弟　祖肯。
第十二，慈侍下。外氏黃。娶趙氏。父商，仕。

第一百九十二人 陳埜
字君萃，小名　小字　。年三十，九月六日卯時生。治賦，一舉。曾祖世德。本貫福州長溪縣二都鄉，父爲戶。
兄弟五人。祖齡。
第百十，嚴侍下。外氏黃。娶鄭氏。父有明，迪功郎。



第一百九十三人 趙與鋐
字宗文，小名　小字　。年三十，八月十五日巳時生。治賦，二舉。曾祖伯谷。本貫玉牒所。
兄弟　祖師[illegible]。
第三，慈侍下。外氏陳。娶　。父希[illegible]，仕。

第一百九十四人 趙汝湶
字清叟，小名壽老，小字　。年二十七，七月十四日戌時生。治書，一舉。曾祖士[illegible]。本貫玉牒所，寄居溫州瑞安縣。
兄弟　祖不[illegible]，仕。
第十四，永感下。外氏胡。娶徐氏。父善[illegible]，仕。

第一百九十五人 馬[illegible]
字伯起，小名榮祖，小字　。年五十三，六月初八日寅時生。治禮記，四舉。曾祖琪。本貫台州黃巖縣，父爲戶。
兄弟二人。祖道良。
第四一，嚴侍下。外氏葉。娶張氏。父[illegible]，迪功郎。

第一百九十六人 趙必[illegible]
字儀[illegible]，小名[illegible]郎，小字　。年二十八，四月二十一日戌時生。治賦，一舉。曾祖善[illegible]。本貫玉牒所。
兄弟　祖汝[illegible]。
第三。外氏劉。娶梁氏。父崇[illegible]，仕。



第一百九十七人 張枋
字仲芳，小名[illegible]，小字[illegible]。年三十，七月十七日未時生。治書，一舉。曾祖叔[illegible]，大夫。本貫[illegible]州，居福州長溪，祖爲戶。
兄弟　祖[illegible]。
第百二，嚴侍下。外氏林。娶趙氏。父[illegible]祖，迪功郎。

第一百九十八人 鄧[illegible]英
字茂實，小名　小字秀實。年三十六，九月二十八日子時生。治賦，一舉。曾祖炎。本貫撫州金溪縣順政鄉，父爲戶。
兄弟[illegible]。祖伯[illegible]。
第八，永感下。外氏[illegible]。娶饒氏。父剛，朝散郎。

第一百九十九人 趙必[illegible]
字宗[illegible]，小名　小字[illegible]卿。年三十二，八月十四日午時生。治賦，一舉。曾祖善[illegible]，仕。本貫玉牒，寄居饒[illegible]。
兄弟　祖汝權。
第四，嚴侍下。外氏鄭。娶林氏。父崇[illegible]，仕。

第二百人 趙若焯
字叔明，小名　小字　。年三十八，九月二十三日丑時生。治易，一舉。曾祖彥[illegible]。本貫玉牒所。
兄弟二人。祖[illegible]夫。
第十三，永感下。外氏陳。娶　父時[illegible]，文林郎。



第二百一人 趙崇[illegible]
字國老，小名　小字　。年二十四，十二月七日卯時生。治書，一舉。曾祖不[illegible]。本貫玉牒所。
兄弟二人。祖善得。
第十六。外氏章。娶　父汝[illegible]。

第二百二人 趙時洮
字洪叟，小名　小字清甫。年三十二，十二月一日子時生。治賦，三舉。曾祖公[illegible]。本貫玉牒所。
兄弟　祖彥仁。
第十，嚴侍下。外氏陳。娶黃氏。父遲。

第二百三人 馬光[illegible]
字元[illegible]，小名光，小字光叔。年五十，十月十八日亥時生。治賦，六舉。曾祖文佐。本貫婺州東陽縣，祖居[illegible]陽居山。
兄光祖，進士。祖[illegible]。
第　永感下。外氏吳。娶吳氏。父壬仲，朝散大夫。

第二百四人 傅勉之
字行可，小名[illegible]，小字[illegible]郎。年二十四，十一月二十五日子時生。治周禮，[illegible]舉。曾祖[illegible]。本貫河南府，寄居江陵府，祖爲戶。
兄弟三人。祖[illegible]。
第五，永感下。外氏李。娶彭氏。父[illegible]卿。

第二百五人　趙崇回
字希道，小名訶老，小字
年二十，六月十七日申時生。
治詩，一舉。
曾祖不枯，仕。
本貫慶元府，自爲戶。
兄弟三人。
祖善唯。
第四十。
外氏王。
娶
父汝隋。

第二百六人　趙時槊
字晉耕，小名時庸，小字
年二十五，九月二十四日戌時生。
治書，一舉。
曾祖公謝。
本貫玉牒所，居處州。
兄弟
祖彥珀。
第甲三，偏侍下。
外氏周。
娶
父鑄夫。

第二百七人　趙良棱
字密甫，小名　小字
年二十四，九月甲辰日子時生。
治賦，一舉。
曾祖汝遂。
本貫玉牒所，居紹興。
兄弟
祖崇琰。
第一，具慶下。
外氏石。
娶
父必鑒。

第二百八人　高若拙
字智叔，小名千壽，小字持輔。
年四十七，五月三日寅時生。
治賦，六舉。
曾祖贊。
本貫　州谷陽縣東金里，自爲戶。
兄弟六人。
祖誘。
第六二，永感下。
外氏王。
娶諸氏。
父岳。



第二百九人　趙必鑛
字國賓，小名　小字
年二十五，十一月三日午時生。
治詩，二舉。
曾祖善留。
本貫玉牒所，寄居常州。
兄弟三人。
祖汝槁。
第三，慈侍下。
外氏唐。
娶薛氏。
父崇俞。

第二百十人　趙孟焴
字濟道，小名康孫，小字安國。
年四十二，九月六日申時生。
治書，二舉。
曾祖師正。
本貫玉牒，居饒州。
兄弟三人。
祖希阮。
第百六，慈侍下。
外氏朱。
娶張氏。
父與穆。

第二百十一人　趙必迢
字景賓，小名寶壽，小字班叔。
年二十五，四月六日子時生。
治賦，三舉。
曾祖善僖。
本貫玉牒，居莆田。
兄弟七人，俱仕。
祖汝皓。
第十六，永感下。
外氏沈。
娶林氏。
父崇晰。

第二百十二人　余學古
字學道，小名新立，小字
年三十五，十月三日丑時生。
治禮記，二舉。
曾祖升淵。
本貫處州青田，見居黃巖，父爲戶。
兄弟二人。
祖休。
第百四，嚴侍下。
外氏袁。
娶劉氏。
父廷暉，迪功郎。





第二百十三人　趙若鈺
字同父，小名若鏞，小字亞父。
年三十四，三月三日子時生。
治賦，一舉。
曾祖彥仔。
本貫玉牒，居福清。
兄弟二人。
祖鋒夫，仕。
第百一，慈侍下。
外氏林。
娶王氏。
父時瑞，仕。

第二百十四人　趙友煥
字文叔，小名炎祖，小字
年二十二，三月二日巳時生。
治春秋，一舉。
曾祖崇鎬。
本貫玉牒所。
兄弟
祖必隸。
第一，具下。
外氏李。
娶許氏。
父良祺。

第二百十五人　趙崇珈
字君瑞，小名　小字
年三十，四月戊戌日亥時生。
治賦，一舉。
曾祖不騫，仕。
本貫玉牒所，居衢州。
兄弟二人。
祖善盧。
第　永　下。
外氏
娶張氏。
父汝倫。

第二百十六人　馮概
字宗子，小名五斗，小字振之。
年五十，正月五日申時生。
治易，七舉。
曾祖森。
本貫遂寧府小溪縣，祖爲戶。
兄弟五人。
祖梓。
第五，永感下。
外氏强。
娶曾氏。
父伯逵。



第二百十七人　趙珍夫
字材叟，小名　小字
年三十，五月二十九日巳時生。
治詩，四舉。
曾祖巽之。
本貫玉牒，居永嘉。
兄弟二人。
祖公邁。
第八，偏侍下。
外氏陳。
娶葛氏。
父彥宿。

第二百十八人　張維正
字靜然，小名楓孫，小字廷瑞。
年四十八，五月八日未時生。
治賦，一舉。
曾祖居厚。
本貫信州玉山縣，今居上饒縣，祖爲戶。
兄弟二人。
祖昌朝，鄉貢進士。
第十一，永感下。
外氏孫。
娶向余氏。
父安民。

第二百十九人　何忱
字武之，小名昌，小字昌國。
年五十一，十一月十五日丑時生。
治春秋，九舉。
曾祖汝能。
本貫婺州東陽縣東陽鄉。
兄弟五人。
祖楓。
第百五二，永感下。
外氏郭。
娶宋氏。
父文炳。

第二百二十人　趙嗣逭
字淑著，小名迎佳，小字
年三十三，四月九日寅時生。
治書，一舉。
曾祖端夫。
本貫玉牒，寄居饒州。
兄弟
祖時累，仕。
第　慈
外氏高。
娶潘氏。
父若梓，仕。

第二百二十一人 許安國

字伯誠。小名 小字
年四十。七月十四日子時生。
治書。一舉。
曾祖德渾。
本貫福州屬安縣仁鳳里。約爲戶
兄弟三人。
祖尚完。
第二十四。具慶下。
外氏陳。
娶陳氏。
父榮身。

第二百二十二人 趙若讚

字茂材。小名顯召。小字周臣。
年二十八。六月五日戌時生。
治書。二舉。
曾祖彥綱。仕。
本貫玉牒。居龍泉。
兄弟若靜。
祖晴夫。仕。
第 慈侍下。
外氏吳。
娶胡氏。
父時雍。仕。

第二百二十三人 趙必燈

字國華。小名貴孫。小字拱辰。
年三十四。九月一日亥時生。
治賦。一舉。
曾祖善計。仕。
本貫玉牒所。
兄弟三人。
祖汝暉。
第五二。具慶下。
外氏俞。
娶趙氏。
父崇富。

第二百二十四人 趙時賽

字向瑞。小名寶生。小字國器。
年三十六。十二月二十四日亥時生。
治詩。二舉。
曾祖公許。仕。
本貫玉牒。居嘉興。
兄弟三人。俱仕。
祖彥璐。仕。
第四七。偏侍下。
外氏章。
娶徐氏。
父櫃夫。



第二百二十五人 趙必賽

字舉瑞。小名 小字
年三十四。三月十二日巳時生。
治賦。二舉。
曾祖善誠。仕。
本貫玉牒所。
兄弟。
祖汝儀。
第 下
外氏任。
娶
父崇謂。

第二百二十六人 趙必聽

字明叔。小名 小字
年二十九。六月四日丑時生。
治賦。一舉。
曾祖善斛。
本貫玉牒所。
兄弟必興。瀆。
祖汝利。
第四四。嚴侍下。
外氏
娶
父崇魏。

第二百二十七人 趙與溥

字清叟。小名萬惠。小字清叔。
年二十六。八月二十八日巳時生。
治賦。一舉。
曾祖伯毅。
本貫玉牒所。居福州。
兄與鍇。與鑌。與梯。
祖師了。
第萬七。
外氏孫。
娶
父希倫。

第二百二十八人 趙時瑞

字玉汝。小名壽增。小字伯潤。
年四十五。三月七日戌時生。
治賦。五舉。
曾祖公偉。仕。
本貫玉牒所。
兄時新。進士。
祖□□。
第十五。偏侍下。
外氏林。
娶黃氏。
父梢夫。



第二百二十九人 管甫

字聖可。小名康。小字仲甫。
年五十一。九月十九日辰時生。
治易。免舉。
曾祖明。
本貫開封府尉氏縣。寄居信州永豐縣。祖爲戶。
兄弟四人。俱仕。
祖林。
第八五。永感下。
外氏周。
娶周氏。
父公表。迪功郎。

第二百三十人 趙必揆

字文大。小名□孫。小字
年五十一。正月十日寅時生。
治詩。二舉。
曾祖善邁。仕。
本貫玉牒。寄居餘干縣。祖爲戶。
兄弟。
祖汝雄。大學士。
第百二十三。永感下。
外氏吳。
娶林氏。
父崇堅。

第二百三十一人 趙孟定

字宗宏。小名 小字
年二十九。二月一日申時生。
治春秋。一舉。
曾祖師僻。
本貫玉牒所。居進丹縣。
兄弟五人。俱仕。
祖希。
第季五。具慶下。
外氏俞。
娶彭氏。
父與俊。

第二百三十二人 趙必詮

字端伯。小名 小字
年三十九。十一月二十一日未時生。
治周禮。四舉。
曾祖善穆。
本貫玉牒。居吉州。
兄弟三人。
祖汝馨。
第六一。永感下。
外氏黃。
娶李氏。
父崇綠。



第二百三十三人 趙孟奎

字從道。小名儀孫。小字
年十九。六月十七日巳時生。
治書。一舉。
曾祖師夔。仕。
本貫玉牒。居安福。
兄弟三人。俱仕。
祖希擇。
第 嚴侍下。
外氏鄭。
娶韓氏。
父與劃。仕。

第二百三十四人 李鎮

字公輔。小名海孫。小字伯宗。
年四十一。五月二十日亥時生。
治賦。五舉。
曾祖朴之。
本貫興化府城固縣。寄居南鄭縣。己爲戶。
兄弟五人。
祖大臨。
第二。永感下。
外氏韓。
娶王氏。
父巨淵。

第二百三十五人 趙孟續

字繼道。小名毅同。小字
年三十八。十月一日戌時生。
治賦。一舉。
曾祖師憲。
本貫玉牒。居成都。
兄弟二人。
祖希慈。仕。
第 永感下。
外氏周。
娶吳氏。
父與攸。

第二百三十六人 趙若悆

字叔淵。小名 小字
年二十九。十月六日丑時生。
治書。一舉。
曾祖彥楷。
本貫玉牒。居江山縣。
兄弟。
祖時夫。
第德十一。永感下。
外氏楊。
娶楊氏。
父時煒。

第二百三十七人 趙嗣涓
字翺。小名嵩。小字清父。年二十三。五月二十七日亥時生。治賦。二舉。曾祖江夫。本貫玉牒。居眉州。
弟嗣[illegible]。同榜。祖時[illegible]。
第一。永感下。外氏孫。娶孫氏。父若梓。

第二百三十八人 王剛中
字　小名　小字　年　月　日　時生　治易。一舉。曾祖延。本貫台州臨海縣。祖爲戶。
兄弟　祖毅。
第　下　外氏　娶舒氏。父堅叔。迪功郎。

第二百三十九人 趙若硂
字若逕。小名若[illegible]。小字若佐。年二十五。三月十五日子時生。治詩。三舉。曾祖彥櫻。本貫玉牒。居江山縣。
兄弟　祖時夫。
第[illegible]二十三。具慶下。外氏鄭。娶[illegible]氏。父時選。

第二百四十人 趙孟溶
字季全。小名九老。小字　年二十五。八月十五日卯時生。治賦。一舉。曾祖[illegible]心。仕。本貫[illegible]。居台州。
兄弟三人。祖希得。仕。
第三。永感下。外氏王。娶黃氏。父與佩。



第二百四十一人 趙良銓
字邦衡。小名保哥。小字　年二十九。十二月二十六日子時生。治書。一舉。曾祖汝愧。本貫玉牒。寄居徽州。
兄弟　祖崇[illegible]。
第良七。具慶下。外氏朱。娶　父必[illegible]。仕。

第二百四十二人 趙嗣恩
字[illegible]卿。小名恩。小字澤父。年二十。五月五日子時生。治賦。三舉。曾祖汪夫。本貫玉牒。寓眉州。
兄嗣昌。同榜。祖時[illegible]。
第二。永感下。外氏孫。娶周氏。父若梓。仕。

第二百四十三人 趙崇滄
字德潤。小名[illegible]孫。小字伯[illegible]。年五十四。十一月二十六日寅時生。治書。四舉。曾祖不騫。本貫婺州東陽縣。父爲戶。
兄弟二人。祖善[illegible]。
第七一。永感下。外氏蔡。娶胡氏。父汝[illegible]。

第二百四十四人 趙必璣
字君[illegible]。小名永哥。小字　年二十九。四月十日未時生。治賦。一舉。曾祖善[illegible]。本貫玉牒。
兄弟二人。祖汝[illegible]。仕。
第萬一。　下。外氏潘。娶　父崇[illegible]。



第二百四十五人 趙必[illegible]
字希明。小名必[illegible]。小字　年三十二。九月二十三日丑時生。治書。三舉。曾祖善[illegible]。本貫玉牒。
兄弟二人。祖汝宜。
第三九。偏侍下。外氏　娶吳氏。父崇[illegible]。

第二百四十六人 林[illegible]
字君望。小名　小字　年五十。十二月二十一日卯時生。治賦。一舉。曾祖愷。本貫泉州　江縣安仁鄉。祖爲戶。
兄弟[illegible]。祖杜。
第三。永感下。外氏王。娶吳氏。父叔[illegible]。

第二百四十七人 趙若[illegible]
字伯玉。小名[illegible]翁。小字伯良。年二十九。四月十七日丑時生。治賦。一舉。曾祖彥[illegible]。本貫興化軍莆田縣。
弟若[illegible]。同榜。祖[illegible]。仕。
第六。具慶下。外氏林。娶[illegible]氏。父時[illegible]。

第二百四十八人 趙必[illegible]
字耕道。小名堅哥。小字子固。年二十。正月二十日巳時生。治書。二舉。曾祖善[illegible]。仕。本貫玉牒。
兄弟　祖汝[illegible]。仕。
第六十八。外氏曾。娶程氏。父崇[illegible]。仕。

# 第五甲 二百一十三人



第一人 喩用國
字國明。小名　小字元[illegible]。年四十一。十一月十四日寅時生。治賦。一舉。曾祖仁[illegible]。本貫隆慶府南昌縣[illegible]城鄉[illegible]少里。爲戶。
兄弟[illegible]。祖彥休。
第十六。永感下。外氏徐。娶[illegible]氏。父[illegible]。

第二人 陳國[illegible]
字[illegible]英。小名　小字　年二十九。六月二十二日戌時生。治賦。二舉。曾祖[illegible]。本貫吉陽軍[illegible]縣。寄居[illegible]。
兄弟四人。祖[illegible]。
第十五。偏侍下。外氏吳。娶[illegible]氏。父[illegible]。迪功郎。

第三人 朱[illegible]
字[illegible]。小名[illegible]。小字[illegible]哥。年二十四。四月十五日巳時生。治賦。一舉。曾祖[illegible]。本貫順慶府西充縣西充鄉新安里。
兄弟三人。祖炎午。
第一。慈侍下。外氏　娶　父良[illegible]。

**第四人 楊泰**

字剛仲。小名兒孫。小字
年四十二。正月十二日卯時生。
治賦。一舉。
曾祖友山。
本貫臨慶府臨桂縣。父爲戶。
兄弟終鮮。
祖叔。
第一。永感下。
外氏
娶蕭氏。
父良之。

**第五人 潘天興** 內舍

字景仁。小名　小字
年二十七。十一月庚寅日卯時生。
治詩。一舉。
曾祖大可。
本貫台州仙居縣。父爲戶。
兄弟終鮮。
祖唯。
第念七。具慶下。
外氏柳。
娶陶氏。
父謙。

**第六人 張用泰** 迪功郎

字和卿　小名　小字
年三十八。十二月十一日申時生。
治春秋。一舉。
曾祖人有。
本貫慶元府小溪鎮崇榮鄉。祖爲戶。
兄得。教授。
祖□。朝議大夫。
第五。永感下。
外氏黃。
娶趙氏。
父謙收。朝政大夫。

**第七人 蔡源** 內舍公魁

字濟父。小名　小字
年二十五。十月一日午時生。
治賦。一舉。
曾祖德容。
本貫吉州永新縣。父爲戶。
兄深。進士。
祖十朋。
第七。永感下。
外氏張。
娶王氏。
父允恭。



**第八人 李子龍**

字君亮。小名閏祖。小字
年三十九。正月二十七日巳時生。
治賦。四舉。
曾祖櫛。朝散大夫。
本貫昌州永川縣。祖爲戶。
兄弟終鮮。
祖延智。朝奉郎。
第五。永感下。
外氏張。
娶陳氏。
父洞。

**第九人 馮麟茂**

字實夫。小名周老。小字酒夫。
年二十九。七月十日戌時生。
治賦。一舉。
曾祖宇之。
本貫福州永福縣。父爲戶。
兄弟三人。
祖亦大。承事郎。
第千二。偏侍下。
外氏張。
娶王氏。
父□。迪功郎。

**第十人 馬夢桂**

字一之。小名　小字
年二十九。十月二十二日亥時生。
治易。一舉。
曾祖彬。
本貫嘉興府崇德縣積善鄉。祖爲戶。
兄弟二人。
祖良臣。
第千三。慈侍下。
外氏沈。
娶張氏。
父約。

**第十一人 黃騏子**

字賢可。小名貴賢。小字寶甫。
年二十。十月十八日丑時生。
治賦。一舉。
曾祖昌辰。
本貫賀州盤石縣滿介鄉。祖爲戶。
兄弟一人。
祖鄉。
第一。永感下。
外氏劉。
娶羅氏。
父嘉孫。



**第十二人 李文昌**

字亨道。小名　小字云卿。
年四十三。八月十七日丑時生。
治賦。一舉。
曾祖悅。承信郎。
本貫臨安府於潛縣。自爲戶。
兄文明。進士。
祖任圭。
第六。永感下。
外氏徐。
娶任氏。
父正之。

**第十三人 徐景符**

字　小名　小字
年二十八。八月初十日丑時生。
治賦。二舉。
曾祖璪。
本貫衢州府江山縣。祖爲戶。
兄弟二人。
祖伯賢。
第庭三。偏侍下。
外氏周繼七。
娶毛氏。
父敏求。

**第十四人 余嗣道**

字子中。小名秀孫。小字子和。
年三十八。三月十八日亥時生。
治賦。一舉。
曾祖茂松。
本貫饒州鄱陽縣。祖爲戶。
兄弟
祖永齡。
第三柳。慈侍下。
外氏鄭。
娶張氏。
父鼎龍。

**第十五人 鄭瀅**

字正濟。小名　小字
年二十一。四月十一日申時生。
治易。一舉。
曾祖汝臣。
本貫隆州崇昌縣。伯祖少卿爲戶。
兄弟
祖鎮。
第三十。具慶下。
外氏翁。
娶翁氏。
父



**第十六人 程雷發**

字伯擊。小名賞郎。小字
年三十九。正月十二日卯時生。
治賦。一舉。
曾祖光。
本貫嚴州遂溪縣。身爲戶。
兄時科。
祖忠。
第二十五。永感下。
外氏陳。
娶林氏。
父晉。

**第十七人 陳著**

字子微。小名祥孫。小字謙之。
年三十二。六月十三日戌時生。
治賦。二舉。
曾祖宏。
本貫慶元府鄞縣武康鄉。自爲戶。
兄弟二人。
祖仲。
第四一。永感下。
外氏竺。
娶袁氏。
父德剛。

**第十八人 黃宏子** 內舍

字順甫。小名範。小字良甫。
年二十九。十一月二十一日戌時生。
治春秋。三舉。
曾祖邦直。
本貫隆興府豐城縣。見居福州。自爲戶。
弟文子。進士。
祖仕廷。
第萬六。偏侍下。
外氏林。
娶徐氏。
父兄

**第十九人 袁森**

字仁叔。小名　小字
年二十二。七月八日午時生。
治賦。一舉。
曾祖坤。
本貫賀州盤石縣。祖爲戶。
兄弟兄正。鄉舉。
祖貫。
第三。具慶下。
外氏楊。
娶
父萬全。迪功郎。

第二十人 劉呂
字伴倫，小名試鳳，小字岡。
年三十三，五月三十日申時生。
治詩，三擧。
曾祖中行。
本貫重慶府巴縣還善鄉淩江里，父為戶。
兄弟三人。
祖貞。
第一，具慶下。
外氏張。
娶句氏。
父正元，迪功郎。

第二十一人 向洪擧
字德秀，小名道兒，小字清老。
年四十七，九月六日子時生。
治賦，五擧。
曾祖遂。
本貫峽州長陽縣飛魚鄉化龍里，父為戶。
兄弟三人。
祖榮。
第四，永感下。
外氏呂。
娶趙氏。
父士能，迪功郎。

第二十二人 許孔明 太學
字　小名　小字元熙。
年　月十五日亥時生。
治賦，監擧。
曾祖崇忠。
本貫徽州祁門縣。
兄弟
祖宗榮。
第六，具慶下。
外氏胡。
娶余氏。
父仲甫。

第二十三人 朱一冲
字高仲，小名　小字
年五十三，四月四日戌時生。
治賦，三擧。
曾祖究。
本貫泉州晉江縣晉江鄉，祖為戶。
兄弟兄黃，清城尉。
祖孔昭。
第三十，永感下。
外氏侯。
娶陳氏。
父登之。

第二十四人 毛沆
字元發，小名自強，小字
年二十一，五月一日丑時生。
治春秋，一擧。
曾祖世祖，宣政郎。
本貫瀘州瀘江縣，父為戶。
兄弟兄淑，進士。
祖尚賢，鄉進士。
第一，永感下。
外氏鄒。
娶趙氏。
父章己，迪功郎。

第二十五人 黃幼可
字宗大，小名　小字
年四十七，七月十六日酉時生。
治賦，一擧。
曾祖茂瑋。
本貫潮州揭陽縣。
兄弟
祖士龍。
第十七，永感下。
外氏陳。
娶
父蒸。



第二十六人 李懋文
字純父，小名如章，小字
年四十，九月二十二日午時生。
治書，兩擧。
曾祖翰。
本貫瀘州合江縣，曾祖運為戶。
兄弟三人。
祖大任。
第一，具慶下。
外氏劉。
娶何氏。
父祖智。

第二十七人 謝次魯
字得夫，小名　小字
年六十，六月九日午時生。
治春秋，四擧。
曾祖宗參，承事郎。
本貫泉州惠安縣，高祖工部為戶。
兄弟二人。
祖齊有，迪直郎。
第二十二，永感下。
外氏王。
娶方氏。
父應元。



第二十八人 浦鳴鳳
字彥朝，小名紅，小字
年二十四，七月二十一日午時生。
治春秋，一擧。
曾祖木，迪功郎。
本貫眉州眉山縣，高祖正議大夫為戶。
兄弟四人。
祖介孫。
第五，永感下。
外氏鄧。
娶戴氏。
父宜子，貢士。

第二十九人 黃澄 太學
字志道，小名　小字朝宗。
年四十七，六月二十一日申時生。
治詩，　擧。
曾祖遂。
本貫建昌軍南城縣，父為戶。
兄弟
祖汝。
第二，永感下。
外氏嚴。
娶饒氏。
父維。

第三十人 胡拱辰
字德由，小名壽，小字
年四十三，五月十九日申時生。
治賦，四擧。
曾祖仲。
本貫眞州揚子縣，己為戶。
兄弟
祖根。
第十一，永感下。
外氏李。
娶何氏。
父謙之。

第三十一人 黃夢履
字元麟，小名信甫，小字誠叔。
年四十九，十二月二十日寅時生。
治書，鄉擧。
曾祖清臣。
本貫見居建寧之浦城漁難。
兄弟綿師。
祖範。
第季一，永感下。
外氏
娶
父應龍。



第三十二人 阮次膺
字汝翰，小名文翰，小字光叔。
年二十一，二月三日戌時生。
治賦，一擧。
曾祖昌，御史。
本貫興化軍莆田縣崇業鄉，高祖通直為戶。
兄弟
祖元興。
第五十七，具慶下。
外氏方。
娶
父徽。

第三十三人
字文舉，小名立禮，小字起遊。
年四十，五月十五日卯時生。
治賦，四擧。
曾祖景初。
本貫慶元府鄞縣，寄居慈溪縣，父為戶。
兄弟二人。
祖天祐。
第仲六，嚴侍下。
外氏鄒。
娶方氏。
父璉。

第三十四人 王剛中
字子潛，小名剛，小字
年三十七，四月十二日午時生。
治賦，一擧。
曾祖必申。
本貫吉州泰和縣，父為戶。
兄弟
祖寅。
第四，慈侍下。
外氏陳。
娶蕭氏。
父午。

第三十五人 楊乙
字通孟，小名重慶，小字伯海。
年四十六，正月十日卯時生。
治賦，二擧。
曾祖閏祿。
本貫撫州宜黃縣文江鄉，父為戶。
兄弟惠謹。
祖焚年。
第一，永感下。
外氏陳。
娶史氏。
父申午。

**第三十六人　張酉慶**

字君衡，小名犧，小字
年二十九，十月二十日午時生，
治賦，一舉，
曾祖捴之，
本貫邛州蒲江縣，祖爲戶，
兄弟終鮮，
祖紹豪，
第三，永感下，
外氏趙，
娶楊氏，
父用豪。

**第三十七人　臧灼**

字晦叔，小名　小字立之，
年四十九，八月八日丑時生，
治易，一舉，
曾祖礼，
本貫饒州浮梁縣，
兄燁，稅官，
祖庶，
第四，永感下，
外氏鮑，
娶李氏，
父穆思，

**第三十八人　薛峴**

字賓日，小名峽，小字仲正，
年四十五，六月十日巳時生，
治詩，三舉，
曾祖良適，
本貫溫州永嘉縣在城楊灣坊，
兄弟三人，
祖紹，中奉大夫，
第萬三，永感下，
外氏陳，
娶林氏，
父師武，承議郎，

**第三十九人　諸葛文庚**

字才叟，小名紐寅，小字立大，
年二十二，八月二十一日亥時生，
治詩，一舉，
曾祖京，
本貫靜江府臨桂縣，祖爲戶，
兄弟二人，
祖臨，
第二，具慶下，
外氏于，
娶屯氏，
父烈，

**第四十人　趙俊**

字甫翔，小名犧，小字成翔，
年三十六，四月四日寅時生，
治春秋，一舉，
曾祖桂，
本貫復州竟陵縣，父爲戶，
兄弟
祖克龍，
第二，永感下，
外氏王，
娶寇氏，
父琳，

**第四十一人　黃炎午**

字信可，小名歷先，小字
年四十五，十二月二十三日子時生，
治書，兩舉，
曾祖勁顯，
本貫潼川府飛烏縣，祖爲戶，
兄弟
祖吉癸，
第　永感下，
外氏姚，
娶戴氏，
父子誠，



**第四十二人　朱寶臣**

字國寶，小名細憩，小字直卿，
年五十一，七月十三日辰時生，
治書，二舉，
曾祖齊德，刺史，
本貫永州永明縣，見居郴州，自爲戶，
兄弟終鮮，
祖仙，
第千一，永感下，
外氏郭，
娶湯氏，
父均，

**第四十三人　滕秀實**

字德卿，小名令保，小字得一，
年四十，二月二十二日亥時生，
治賦，舉初免，
曾祖演，
本貫瑞州上高縣蒸均鄉，父爲戶，
兄弟四人，
祖掉，
第　永感下，
外氏鮮，
娶江氏，
父嘉謀，



**第四十四人　李周翰**

字持國，小名珊子，小字
年三十三，十月一日亥時生，
治賦，二舉，
曾祖馭，
本貫紹慶府黔源縣，曾祖爲戶，
兄弟三人，
祖次愉，
第　具慶下，
外氏盧，
娶
父倫，迪功郎，

**第四十五人　聶時中**

字中甫，小名三俊，小字杰老，
年四十七，四月二十七日未時生，
治賦，三舉，
曾祖仲常，
本貫饒州貴溪縣，
兄弟終鮮，
祖大用，
第六七，永感下，
外氏葉，
娶程氏，
父仁文，

**第四十六人　董**

字一新，小名省錢，小字
年三十一，八月初五日亥時生，
治書，清舉，
曾祖時，
本貫台州臨海縣太固鄉，父爲戶，
兄檄，從仕郎，
祖明極，
第戊九，侍下，
外氏尹，
娶蕭氏，
父亨復，朝奉大夫，

**第四十七人　楊森**

字文福，小名幹明，小字彬，
年三十八，正月三日申時生，
治書，免舉，
曾祖宗闓，將仕郎，
本貫嘉定府犍爲縣東安鄉，
兄弟二人，
祖仲子，
第一，永感下，
外氏李，
娶程氏，
父桂，

**第四十八人　張祥榮**

字仁夫，小名祥慶，小字德夫，
年四十九，六月十八日丑時生，
治賦，三舉，
曾祖宗悅，
本貫潼川府郪縣碧林坊，
兄午榮，奉直郎，
祖繼志，
第南一，永感下，
外氏文，
娶何氏，
父午，

**第四十九人　郭興世**

字淡卿，小名九，小字祖傳，
年二十六，九月二十七日寅時生，
治書，二舉，
曾祖行甫，擢貢，
本貫邛州臨邛縣，
兄弟終鮮，
祖正孫，朝奉大夫，
第一，永感下，
外氏張，
娶馮氏，
父萬中，大夫，



**第五十人　蒲拱壬**

字子發，小名理郎，小字
年二十八，十二月二十日戌時生，
治賦，一舉，
曾祖琬，
本貫閬州南部縣齊賢里，
兄弟終鮮，
祖永福，
第貴一，
外氏任，
娶王氏，
父唐，

**第五十一人　郭珏**

字國石，小名厚公，小字國寶，
年二十四，四月丁亥日申時生，
治賦，一舉，
曾祖元興，
本貫紹州永福縣，祖爲戶，
兄弟三人，
祖政和，
第十八，具慶下，
外氏唐，
娶
父鎰麒，迪功郎，

第五十二人 張應元

字合陞，小名嵐山，小字
年三十九，九月九日子時生。
治賦，三舉。
曾祖進。
本貫閬州閬中縣，寄居貴州。
兄弟
祖坰。
第二，永感下。
外氏宗。
娶耿氏。
父遵祖。

第五十三人 馮斗祥

字南傑，小名百四，小字
年二十八，八月二十四日卯時生。
治賦，一舉。
曾祖爲頌。
本貫廣州南海縣江村坊，父爲戶。
兄弟五人。
祖元瑋。
第三，具慶下。
外氏區。
娶黎氏。
父與宗。

第五十四人 程拔祖

字公在，小名閏，小字
年四十三，三月三日亥時生。
治賦，四舉。
曾祖叔，從仕郎。
本貫江州九江縣，祖爲戶。
兄弟
祖桂。
第一，永感下。
外氏李。
娶馬氏。
父達。

第五十五人 陳寔

字公定，小名巖，小字直叔。
年三十二，八月五日寅時生。
治賦，一舉。
曾祖靜。
本貫溫州永嘉縣。
兄弟二人。
祖昌時。
第八五，永感下。
外氏林。
娶蔣氏。
父剛。

第五十六人 時夢洪

字毅甫，小名梧老，小字鄂孫。
年二十二，正月一日巳時生。
治書，一舉。
曾祖光祖。
本貫高郵軍高郵縣嘉興鄉，祖知縣爲戶。
兄弟
祖大有，成忠郎。
第廿一，嚴侍下。
外氏仲。
娶
父謙。

第五十七人 楊公巖

字季甫，小名曾，小字曾翁。
年二十七，二月二十九日辰時生。
治賦，四舉。
曾祖知章，刺史。
本貫府州肖陽縣。
兄弟四人。
祖端仲，武德郎。
第七五，具慶下。
外氏孫史。
娶史氏。
父履之，武翼郎。





第五十八人 張公瑄

字　小名　小字
年二十五，七月十七日　時生。
治詩，二舉。
曾祖俗。
本貫隨州隨縣。
兄弟
祖
第　下
外氏
娶
父

第五十九人 趙從巳

字子瞻，小名順祖，小字
年二十七，七月六日　時生。
治賦，一舉。
曾祖岡軍。
本貫綿州彰明縣，身爲戶。
兄弟
祖熙午。
第　下。
外氏
娶
父





第六十人 鄭士穎

字茂叔，小名誠生，小字京甫。
年二十一，六月一日未時生。
治詩，一舉。
曾祖仲老。
本貫郢州京山縣移風鄉。
兄弟三人。
祖德嵩。
第十六，具慶下。
外氏孔。
娶
父起龍，貢士。

第六十一人 馬從龍

字伯成，小名　小字
年二十六，八月二十五日亥時生。
治賦，一舉。
曾祖端。
本貫安豐六安縣，父爲戶。
兄弟四人。
祖璞。
第百一，重慶下。
外氏
娶
父希顏。

第六十二人 盧廷直

字正大，小名仁老，小字安叟。
年三十八，九月二十一日寅時生。
治賦，三舉。
曾祖滿。
本貫宜州宜山縣。
兄弟
祖維翰。
第十五，慈侍下。
外氏
娶馬氏。
父俊民。

第六十三人 張震金

字昀仲，小名純，小字
年十九，四月十五日午時生。
治賦，一舉。
曾祖炳，通直郎。
本貫嘉定府峨眉縣，父爲戶。
弟霆發，進士。
祖炎。
第　具慶下。
外氏
娶
父槃，貢士。

第六十四人 程應甲

字仲敬，小名應祥，小字堅三。
年四十九，七月十三日亥時生。
治賦，再舉。
曾祖
本貫嘉定府洪雅縣，祖爲戶。
兄弟四人。
祖
第三，永感下。
外氏周。
娶王氏。
父





第六十五人 容龍孫

字祥夫，小名佛壽，小字天與。
年三十五，二月二十四日寅時生。
治賦，二舉。
曾祖顯。
本貫鬱林州南流縣，父爲戶。
兄弟維鮮。
祖正。
第二，永感下。
外氏余。
娶李氏。
父通。

第六十六人 陳紹商

字元龍，小名同，小字晉之。
年三十六，十一月二十八日巳時生。
治禮記，一舉。
曾祖穎。
本貫台州臨海縣，寄居仙居。
兄弟三人。
祖應辰。
第百四，慈侍下。
外氏戈。
娶
父郎，本州發解。

第六十七人 黃公採

字寶叔，小名瑞，小字
年三十六，正月十二日巳時生。
治賦，五舉。
曾祖元齡。
本貫隆州仁壽縣，身爲戶。
兄弟二人。
祖友信。
第　永感下。
外氏楊。
娶周氏。
父志甫。

第六十八人 莫子材
字材卿. 小名吉孫. 小字元吉. 第　下
年四十六. 三月二十四日　時生. 兄弟 外氏
治書. 二舉. 娶
曾祖濟. 祖 父
本貫紹興府餘姚縣.

第六十九人 鄭應雷
字發元. 小名師. 小字 第　下
年三十七. 十二月　日　時生. 兄弟 外氏
治賦. 一舉. 娶
曾祖禮. 祖
本貫

第七十人 周正子
字德新. 小名文. 小字文魁. 第一. 具慶下.
年五十五. 八月二十日午時生. 外氏鄭.
治春秋. 三舉. 兄弟終鮮. 娶丁氏.
曾祖執謙. 迪功郎. 祖晞. 迪功郎. 父應辰. 迪功郎.
本貫信州貴溪縣永和鄉常樂里. 祖爲戶.

第七十一人 黃潛
字孔昭. 小名　小字 第一. 永感下.
年五十七. 八月十二日子時生. 外氏
治易. 二舉. 兄弟終鮮. 娶
曾祖意. 承事郎. 祖紹義. 父
本貫汀州寧化縣.



第七十二人 周炎發
字南北. 小名賞發. 小字榮卿. 第元四. 雙慶下.
年三十三. 六月二十三日戌時生. 外氏梅繼阮.
治賦. 殿舉. 兄弟四人. 娶吳氏.
曾祖待聘. 祖价. 迪功郎. 父夢龍.
本貫寧國府寧國縣仁德鄉浮溪里. 父爲戶.

第七十三人 李時中
字和仲. 小名寅. 小字寅叔. 第　具慶下.
年二十五. 三月二十七日子時生. 外氏
治賦. 一舉. 兄弟終鮮. 娶李氏.
曾祖衛. 祖文質. 父友益.
本貫太平州當塗縣石城鄉繡山里. 父爲戶.

第七十四人 薛文龍
字夢父. 小名堆. 小字邦基. 第五. 慈侍下.
年三十九. 正月二日戌時生. 外氏鄭.
治書. 一舉. 兄弟三人. 娶王氏.
曾祖蒼. 祖興年. 父世.
本貫瑞安府鑄頭縣. 見居溫州南湖. 自爲戶.

第七十五人 鄭曾龍
字元魯. 小名汝決. 小字 第七. 雙慶下.
年二十一. 九月二十三日寅時生. 外氏魏.
治易. 一舉. 兄弟二人. 娶
曾祖巢. 祖倜. 父瑋.
本貫福州福安縣用錫鄉. 祖爲戶.





第七十六人 唐湘
字正甫. 小名塔孫. 小字得辛. 第一. 永感下.
年四十七. 五月九日亥時生. 外氏趙.
治春秋. 再舉. 兄弟三人. 娶文倪氏.
曾祖大椿. 祖粒. 父彭周.
本貫永州清湘縣. 從治爲戶.

第七十七人 石子該
字季贍. 小名顯. 小字 第一. 具慶下.
年三十六. 五月十日丑時生. 外氏李.
治春秋. 一舉. 兄弟二人. 娶車氏.
曾祖遷. 祖顯嵩. 父仲圖. 迪功郎.
本貫敍州咸符縣. 父爲戶.

第七十八人 盧深夫
字深甫. 小名淵孫. 小字 第十七. 慈侍下.
年二十五. 五月二十日申時生. 外氏陳.
治賦. 一舉. 兄弟四人. 娶陳氏.
曾祖沐. 祖應. 父子安. 進士.
本貫婺州金華縣文星鄉擢桂里. 伯爲戶.

第七十九人 蕭丙
字性夫. 小名杞. 小字茂材. 第八. 永感下.
年二十三. 十月十日子時生. 外氏馮.
治書. 鄉舉. 兄弟二人. 娶唐氏.
曾祖桂. 祖應卯. 父申.
本貫順慶府南充縣. 祖爲戶.



第八十人 王良臣
字君遇. 小名寅. 小字 第　下
年四十五. 十月三日　時生. 外氏
治易. 元舉. 兄弟 娶
曾祖弼. 祖 父
廣西鎭江府丹徒縣.

第八十一人 曾士偉
字子奇. 小名　小字 第　下
年三十六. 九月　日　時生. 外氏
治賦. 再舉. 兄弟 娶
曾祖璋. 祖 父
本貫

第八十三人 卓■
字　小名　小字 第　下
年十九. 四月　日　時生. 外氏
治賦. 一舉. 兄弟 娶
曾祖大淵. 祖遇. 父
本貫慶元府鄞縣. 父爲戶.

第八十四人 郭炎金
字仁父。小名阿哄。小字娯孫。
年四十六。九月二十九日寅時生。
治賦。四舉。
曾祖知恂。
本貫成都府雙陽縣。祖少師爲戶。
兄弟二人。
祖公瑞。修職郎。
第永十六。永感下。
外氏袁。
娶王氏。
父仲立。

第八十五人 陳紹南
字孫綜。小名斗南。小字京新。
年二十七。十月十五日卯時生。
治易。一舉。
曾祖元佐。
本貫台州。寄居溫州。祖爲戶。
兄弟
祖鼎。
第一。具慶下。
外氏朱。
娶朱氏。
父師碩。

第八十六人 胡炎午
字起南。小名麟孫。小字子四。
年十九。十二月九日寅時生。
治春秋。一舉。
曾祖汝升。
本貫漳州龍溪縣名仙坊。祖爲戶。
兄弟二人。
祖宗禹。
第季三。具慶下。
外氏彭。
娶
父相。

第八十七人 阮以和
字照父。小名　小字
年三十四。十月二十二日巳時生。
治春秋。一舉。
曾祖廷傑。
本貫池州銅陵縣鳳凰鄉。己爲戶。
兄弟三人。
祖阿翻。
第正七。永感下。
外氏余。
娶張氏。
父輪。將仕郎。



第八十八人 劉幼發
字伯秀。小名　小字
年三十。九月二十九日辰時生。
治賦。　舉。
曾祖洪。
本貫饒安州鐵城縣。父爲戶。
兄弟三人。
祖格。
第千三。具慶下。
外氏仲。
娶稍萬氏。
父汝□。

第八十九人 孫南己
字俊夫。小名瑋。小字權。
年五十一。七月二十一日未時生。
治賦。三舉。
曾祖
本貫嘉定府洪雅縣歸仁鄉。父爲戶。
弟賓士。
祖
第一。永感下。
外氏趙。
娶趙氏。
父

第九十人 李會龍
字　小名　小字
年五十三。七月十九日卯時生。
治易。三舉。
曾祖頌。
本貫橫州寧浦縣。父爲戶。
兄弟
祖唐輔。
第五。永感下。
外氏王。
娶辛氏。
父師顒。從事郎。

第九十一人 聶慶龍
字叔會。小名蔵孫。小字貴仁。
年四十。三月三日申時生。
治賦。一舉。
曾祖大雅。
本貫南劍州尤溪縣。父爲戶。
弟麟龍。鄉貢。
祖發民。
第乙太。慈侍下。
外氏蔵。
娶鄭氏。
父潤清。迪功郎。



第九十二人 張合
字岩可。小名顏郎。小字
年二十八。十二月十三日　時生。
治賦。三舉。
曾祖信
本貫
兄弟
祖
第　下
外氏
娶
父

（空欄）

（空欄）

第九十五人 馬廷瑛
字　小名　小字
年二十五。　月　日　時生
治禮記。二舉。
曾祖臨。
本貫漢州什方縣。祖爲戶。
兄弟
祖謙已。
第　下
外氏
娶
父



第九十六人 曾甫翁
字崧叟。小名桂。小字叔。
年三十一。八月二十六日巳時生。
治賦。一舉。
曾祖泉。
本貫廣州番禺縣赫桂坊。祖爲戶。
兄弟二人。
祖楓。朝奉大夫。
第十七。具慶下。
外氏李。
娶梁氏。
父瑞。迪功郎。

第九十七人 史思兼
字季有。小名　小字
年五十四。三月四日卯時生。
治易。鄉舉。
曾祖山。
本貫眉州丹稜縣。祖爲戶。
兄弟
祖仁。
第敬二。永感下。
外氏毛。
娶楊氏。
父川。

第九十八人 曾夢炅
字覺甫。小名賞哥。小字伯珍。
年二十四。正月十六日辰時生。
治春秋。二舉。
曾祖仲。
本貫廬州盛縣。祖爲戶。
兄弟
祖深。
第二。慈侍下。
外氏陳。
娶徐氏。
父升先。承節郎。

第九十九人 李容
字仲蔚。小名桂郎。小字子敏。
年三十七。六月二十七日寅時生。
治賦。三舉。
曾祖定。
本貫興元府西縣豐園鄉。祖爲戶。
兄弟二人。
祖璜。
第一。嚴侍下。
外氏馮。
娶楊氏。
父大圭。進義校尉。

102

5A

**第一百人　石公瑱**

字子玉．小名定孫．小字　第一．永感下．
年四十七．二月七日巳時生．外氏李．
治賦．五舉．兄弟　娶趙氏．
曾祖元良．祖宗仁．父洪．
本貫石泉軍龍安縣．祖為戶．

**第一百一人　胡元瑩**

字[illegible]迪．小名　小字　第百十三．
年四十二．七月十六日卯時生．外氏王．
治詩．四舉．兄弟三人．娶李氏．
曾祖實．祖曜．父大士．迪功郎．
本貫隆慶府普安縣．祖為戶．

**第一百二人　李敏子**

字好古．小名[illegible]．小字　第　嚴侍下．
年三十一．八月二十五日亥時生．外氏王．
治賦．一舉．兄弟五人．娶冉氏．
曾祖曾．祖子潤．父叔平．
本貫播州．父為戶．



**第一百三人　林應鼎**

字仲虎．小名　小字　第十六．慈侍下．
年三十一．六月二十日辰時生．外氏鄭．
治賦．免舉．兄弟　娶黃氏．
曾祖高．祖行．父寶．
本貫福州閩清縣．祖為戶．

**第一百四人　杜剛久**

字汝仁．小名剛孫．小字少尉．第　下
年二十八．四月乙巳日丑時生．外氏
治賦．二舉．兄弟　娶
曾祖祖仲．祖　父
本貫

**第一百七人　張淸之**

字　小名　小字　第　下
年二十八．六月　日　時生．外氏
治賦．一舉．兄弟詠之．同榜．二甲．娶
曾祖元龜生．祖公顯．父
本貫福州懷安縣八座鄉．父為戶．



**第一百八人　蘇瓊**

字其[illegible]．小名[illegible]翁．小字有鄰．第　下
年二十九．十月二十九日辰時生．外氏謝．
治賦．一舉．兄弟三人．娶郭氏．
曾祖錫．迪功郎．祖國．承直郎．父槐孫．
本貫潮州潮陽縣新興鄉．祖為戶．

**第一百九人　舒杭**

字汝濟．小名辰孫．小字叔度．第辛四．永感下．
年二十六．三月一日辰時生．外氏陳．
治書．一舉．兄弟二人．娶
曾祖祿．祖鉞．父謨．本生父說．
本貫慶元府鄞縣鄞塘鄉．己為戶．

**第一百十人　陳元發**

字英父．小名孝弟．小字　第二．永感下．
年三十六．二月丁丑日辰時生．外氏吳．
治賦．一舉．兄弟四人．娶呂氏．
曾祖安世．祖岡．父閔．進士．
本貫撫州臨川縣興善坊．自為戶．



**第一百十一人　伍安然**

字文卿．小名　小字　第六七．永感下．
年四十．九月　日　時生．外氏
治書．三舉．兄弟　娶
曾祖米仁．祖振瀾．父渙．
本貫汀州寧化縣．太常博士為戶．

**第一百十二人　陳仲實**

字國老．小名晉．小字　第三．嚴侍下．
年二十六．四月二十七日卯時生．外氏黃．
治賦．一舉．兄弟鈞鮮．娶黃氏．
曾祖渭．祖世興．父應得．進士．
本貫福州侯官縣太平鄉．祖為戶．

**第一百十三人　陳閎**

字持父．小名福老．小字　第庚九．永感下．
年四十八．三月二十二日午時生．外氏鮮．
治賦．二舉．兄弟二人．娶呂氏．
曾祖彥弼．祖崗．父立之．
本貫閬州蒼溪縣．祖為戶．

**第一百十四人　鮑同孫**

字子淵．小名　小字　第實二．偏侍下．
年三十六．四月二十三日子時生．外氏陳．
治周禮．一舉．兄弟　娶徐氏．
曾祖伯謙．祖若．父近．迪功郎．
本貫處州．寄居溫州永嘉縣．父為戶．

**第一百十五人　閔復亨**

字元吉．小名師顏．小字　第二十三．偏侍下．
年四十六．十月二十四日午時生．外氏石．
治賦．免舉．兄弟　娶梁氏．
曾祖彥深．祖作舟．父鼎升．
本貫賓州嶺方縣．祖為戶．

第一百十六人　趙　鞏
字行可．小名德孫．小字達．
年二十五．九月二十四日寅時生．
治賦．一舉．
曾祖宇．
本貫西和．
兄弟　祖
第　下
外氏　娶　父

第一百十七人　林　霖
字惠叔．小名　小字
年五十二．　月　日　時生．
治書．四舉．
曾祖元寵．
本貫吉州．
兄弟　祖
第　下
外氏　娶　父

第一百十八人　黃　有
字志學．小名　小字
年四十五．八月　日　時生．
治賦．免舉．
曾祖彥輝．
本貫福州．
兄弟　祖
第　下
外氏　娶　父

第一百十九人　文有年
字子修．小名　小字
年四十九．十月　日　時生．
治賦．七舉．
曾祖謙．
本貫府州彭山縣．自爲戶．
兄弟　祖
第　下
外氏　娶　父



第一百二十人　鄭宗源
字德玉．小名．小字
年二十．六月九日子時生．
治賦．一舉．
曾祖德昌．
本貫臨安府錢塘縣．已爲戶．
兄弟三人．
祖毅齡．
第二．　下
外氏
娶林氏．
父良輔．

第一百二十一人　胡三省
字景參．小名滿孫．小字子持．
年二十七．四月二日丑時生．
治賦．一舉．
曾祖友山．
本貫台州寧海縣新寧鄉．
兄弟二人．
祖須．
第廿三．慈侍下．
外氏周．
娶孫氏．
父鈅．

第一百二十二人　王桂發
字子韶．小名宜孫．小字宜若．
年三十九．三月十五日巳時生．
治周禮．一舉．
曾祖華．
本貫常州宜興縣成任鄉．父爲戶．
兄弟二人．
祖維．
第九一．具慶下．
外氏尚．
娶何氏．
父嗣宗．

第一百二十三人　梅應春
字子秀．小名春寅．小字淵伯．
年二十五．十月二十三日戌時生．
治賦．二舉．
曾祖廷翼．
本貫　清縣．祖爲戶．
兄弟二人．
祖汝霖．
第萬二．　下．
外氏羅．
娶劉氏．
父廷翰．



第一百二十四人　丁　邁
字　小名德孫．小字子穎．
年四十九．十二月二十五日亥時生．
治周禮．一舉．
曾祖彥防．
本貫潭州湘陰縣．父爲戶．
兄弟二人．
祖國幹．
第二十七．慈侍下．
外氏劉．
娶李氏．
父端倫．

第一百二十五人　謝乘運
字子亨．小名　小字
年二十．二月二十日午時生．
治賦．一舉．
曾祖安．
本貫處州宣化縣．父爲戶．
兄弟四人．
祖大廷．
第三十一．嚴侍下
外氏徐．
娶陳氏．
父五華．

第一百二十六人　吳松源
字茂卿．小名　．小字
年五十四．十月十五日戌時生．
治書．四舉．
曾祖宏．
本貫處州麗水縣季行鄉．
兄弟終鮮
祖然．
第二十二．永感下．
外氏林．
娶
父鉉．

第一百二十七人　石　介
字正甫．小名彭孫．小字子美．
年二十四．二月十九日寅時生．
治賦．免舉．
曾祖用昌．
本貫西州西河縣．皆居臨江府．
兄弟
祖現．
第二．嚴侍下．
外氏陳．
娶張氏．
父仲溫．保義郎．



第一百二十八人　鄧煥有
字焕章．小名析木．小字大昇．
年三十一．三月二十四日申時生．
治賦．一舉．
曾祖宏．
本貫常州．
兄弟　祖
第德三．具慶下
外氏　娶　父

第一百二十九人　馮正子
字子敬．小名　小字
年三十一．　月　日　時生．
治賦．四舉．
曾祖俊．
本貫婺州．
兄弟　祖
第　下
外氏　娶　父

第一百三十人　蕭　易
字子文．小名　小字
年二十七．七月　日　時生．
治詩．免舉．
曾祖寅．
本貫邵武府．
兄弟　祖
第　下
外氏　娶　父

第一百三十一人　高若霖
字南綱．小名　小字
年二十二．四月　日　時生．
治賦．一舉．
曾祖仲．
本貫興化府興山縣．祖爲戶．
兄弟
祖伯崧．
第　下
外氏　娶　父

第一百三十二人　陳英發
字　小名　小字
年四十，七月二十三日寅時生。
治賦，一舉。
曾祖和。
本貫婺州金華縣，父為戶。
兄弟三人。
祖如璋。
第一，嚴侍下。
外氏
娶謝氏。
父木。

第一百三十三人　劉德中
字靜可，小名田孫，小字留生。
年二十六，正月四日丑時生。
治春秋，一舉。
曾祖子曾。
本貫臨江軍新喻縣安和鄉。
兄弟三人。
祖[illegible]文。
第　下
外氏
娶
父

第一百三十四人　方從龍
字叔翁，小名　小字清夫。
年四十三，八月十一日寅時生。
治書，一舉。
曾祖牧，祖功顯。
本貫　州[illegible]縣，自為戶。
兄弟
祖[illegible]之。
第十五。
外氏王。
娶王氏。
父宗[illegible]。

第一百三十五人　[illegible]遜
字翔[illegible]，小名安孫，小字安仁。
年五十三，四月二十五日申時生。
治詩，三舉。
曾祖
本貫合州石照縣[illegible]鄉。
兄弟[illegible]。
祖
第一，永感下。
外氏呂。
娶李氏。
父[illegible]。

第一百三十六人　唐夢庚
字子異，小名[illegible]，小字祈。
年三十一，六月二日未時生。
治賦，二舉。
曾祖[illegible]。
本貫澧州[illegible]鄉，祖為戶。
兄弟
祖道安。
第二，永感下。
外氏李。
娶謝氏。
父[illegible]。

第一百三十七人　何德[illegible]
字清夫，小名宜孫，小字
年四十五，二月十四日辰時生。
治賦，[illegible]舉。
曾祖[illegible]。
本貫遂安縣，已為戶。
兄弟
祖[illegible]。
第二，永感下。
外氏[illegible]。
娶[illegible]。
父[illegible]。



第一百三十八人　楊山龍
字[illegible]翁，小名公保，小字
年四十三，十月十二日寅時生。
治書，一舉。
曾祖元[illegible]。
本貫岳州巴陵縣，父為戶。
兄弟[illegible]。
祖甫。
第一，永感下。
外氏[illegible]。
娶劉氏。
父安上。

第一百三十九人　[illegible]英[illegible]
字宗文，小名寅，小字君[illegible]。
年二十七，三月戊子日未時生。
治詩，一舉。
曾祖[illegible]。
本貫[illegible]州仁化縣[illegible]化鄉。
兄弟
祖[illegible]。
第[illegible]十，慈侍下。
外氏[illegible]。
娶[illegible]氏。
父[illegible]。



第一百四十人　任公[illegible]
字子明，小名良官，小字子[illegible]。
年二十七，九月二日寅時生。
治賦，一舉。
曾祖立。
本貫[illegible]。
兄弟
祖[illegible]。
第　下。
外氏
娶
父

第一百四十一人　[illegible]夢登
字伯[illegible]，小名　小字
年四十，四月　日　時生。
治書，二舉。
曾祖[illegible]。
本貫[illegible]州。
兄弟
祖[illegible]。
第　下。
外氏
娶
父

第一百四十二人　羅有容
字德父，小名　小字
年六十四，六月　日　時生。
治禮記，九舉。
曾祖[illegible]。
本貫合州[illegible]山縣。
兄弟
祖[illegible]。
第　下。
外氏
娶
父

第一百四十三人　文扶辰
字德夫，小名　小字
年五十三，[illegible]月　日　時生。
治詩，三舉。
曾祖[illegible]。
本貫江州[illegible]化縣，自為戶。
兄弟
祖[illegible]。
第　下。
外氏
娶
父

第一百四十四人　黃雷利
字學實，小名一正，小字
年四十一，二月二十八日丑時生。
治書，二舉。
曾祖士文。
本貫[illegible]州[illegible]縣，見[illegible]。
兄弟三人。
祖[illegible]。
第[illegible]二，永[illegible]。
外氏[illegible]。
娶[illegible]氏。
父[illegible]。



第一百四十五人　朱[illegible]
字[illegible]，小名[illegible]之，小字[illegible]父。
年二十八，二月六日子時生。
治[illegible]，一舉。
曾祖[illegible]，祖功[illegible]。
本貫[illegible]州[illegible]縣永和鄉[illegible]里。
兄弟三人。
祖[illegible]，中[illegible]。
第二十二，[illegible]侍下。
外氏[illegible]。
娶[illegible]氏。
父元[illegible]，[illegible]。

第一百四十六人　楊夢[illegible]
字[illegible]，小名[illegible]，小字[illegible]。
年三十七，九月二十九日酉時生。
治春秋，二舉。
曾祖[illegible]，[illegible]。
本貫[illegible]州[illegible]山縣，[illegible]為戶。
兄弟二人。
祖仲[illegible]。
第[illegible]七，永感下。
外氏[illegible]。
娶[illegible]氏。
父[illegible]。

第一百四十七人　朱及甫
字[illegible]，小名[illegible]，小字[illegible]。
年三十八，二月四日寅時生。
治賦，二舉。
曾祖[illegible]。
本貫[illegible]化軍[illegible]縣，祖[illegible]為戶。
兄弟
祖[illegible]之。
第[illegible]十三，[illegible]侍下。
外氏[illegible]。
娶[illegible]氏。
父[illegible]，本生父[illegible]。

**第一百四十八人 杜夢冠**
字叔觀，小名　小字
年四十五，十一月九日卯時生。
治詩，一舉。
曾祖
本貫慶元府鄞縣，軍籍戶。
兄弟三人。
祖
第一，偏侍下。
外氏方。
娶范氏。
父

**第一百四十九人 袁甲龍**
字子高，小名甲郎，小字雲翔。
年三十四，九月二十二日戌時生。
治周禮，一舉。
曾祖
本貫紹興府彭水縣。
兄弟四人。
祖　文林郎。
第一，具慶下。
外氏向。
娶
父時濟。

**第一百五十人 張頤孫**
字貴川，小名　小字
年四十九，九月二十九日寅時生。
治賦，兄舉。
曾祖
本貫紹興府嵊山縣，已籍戶。
兄弟絲鮮。
祖　迪功郎。
第　永感下。
外氏
娶胡氏。
父作霖，進士。

**第一百五十一人 文月鶴**
字國華，小名　小字
年四十三，十月九日亥時生。
治易，三舉。
曾祖宗尹，迪功郎。
本貫潼州安岳縣，祖籍戶。
兄弟絲鮮。
祖　從政郎。
第一，永感下。
外氏
娶
父

**第一百五十二人 袁夢鼎**
字定夫，小名蓮鼎，小字士榮。
年三十七，四月四日寅時生。
治周禮，一舉。
曾祖茂，迪功郎。
本貫劍州。
兄弟
祖
第　下
外氏
娶
父

**第一百五十三人 李夢呂**
字純甫，小名　小字
年二十四，　月　日　時生
治易，一舉。
曾祖廷直。
本貫權州龍
兄弟
祖
第　下
外氏
娶
父

**第一百五十四人 王巽申**
字子儀，小名　小字
年四十六，十月　日　時生
治春秋，兄舉。
曾祖純。
本貫石泉軍。
兄弟
祖
第　下
外氏
娶
父

**第一百五十五人 黃午**
字子華，小名　小字
年四十六，正月　日　時生
治易，二舉。
曾祖元憲。
本貫貴州盤石縣義合鄉。
兄弟
祖松巖。
第　下
外氏
娶
父





**第一百五十六人 吳璞**
字元美，小名　小字
年三十三，十一月丁未日巳時生。
治賦，四舉。
曾祖王寧。
本貫建康府溧水，寄居寧國府。
兄弟
祖
第一，偏侍下。
外氏平。
娶胡氏。
父

**第一百五十七人 姚桂**
字　小名　小字
年三十一，　月　日　時生
治賦，一舉。
曾祖
本貫成都府新繁縣，軍籍戶。
兄弟
祖三貝。
第　下
外氏
娶
父

**第一百五十八人 陳寧吳**
字仲舉，小名興老，小字
年五十，十月五日子時生。
治賦，四舉。
曾祖杜。
本貫眞州揚子縣。
兄弟絲鮮。
祖　傳。
第四四，永感下。
外氏
娶
父英。

**第一百五十九人 馮寅起**
字登父，小名　小字少清。
年四十七，十月十日未時生
治賦，二舉。
曾祖萬選。
本貫高安軍新明縣。
兄弟絲鮮。
祖　甲。
第五，永感下。
外氏王。
娶
父　坤。

**第一百六十人 李卯孫**
字調甫，小名　小字
年四十四，五月戊午日子時生。
治賦，兄舉。
曾祖
本貫富順監。
兄　孫，　進士。
祖松。
第三，永感下。
外氏趙。
娶王氏。
父　之。

**第一百六十一人 方寶印**
字貴符，小名　小字
年四十，正月二十四日卯時生。
治春秋，兄舉。
曾祖　之，承務郎。
本貫潮州海陽縣，　籍戶。
兄弟二人。
祖天民。
第六，永感下。
外氏
娶王氏。
父復亨。

**第一百六十二人 楊酉明**
字仲起，小名　小字
年三十七，正月二十七日卯時生。
治賦，二舉。
曾祖
本貫眉州青神縣　鄉。
兄弟
祖　，迪功郎。
第四五，永感下。
外氏
娶
父大川。

**第一百六十三人 毛　**
字　，小名　，小字
年四十八，正月壬辰日子時生。
治詩，一舉。
曾祖永　。
本貫台州黃巖縣，　籍戶。
兄弟三人。
祖士　。
第千四九，永感下。
外氏杜。
娶杜氏。
父　。

第一百六十四人　馮　庚

字景新，小名　小字　年五十二，月　日　時生
治易，三舉。　兄弟
曾祖賢。　祖
本貫邵武軍。
第一，恩侍下。　外氏　娶　父

第一百六十五人　張濬仲

字幼哲，小名　小字　年二十二，十二月　日　時生
治賦，一舉。　兄弟
曾祖忱。　祖
本貫撫州樂安縣。
第　下　外氏　娶　父

第一百六十六人　金　庚

字西叟，小名　小字　年三十四，月　日　時生
治書，一舉。　兄弟
曾祖元。　祖
本貫溫州。
第　下　外氏　娶　父

第一百六十七人　鄭居智

字知道，小名　小字　年四十一，三月　日　時生。
治詩，二舉。　兄弟三人。
曾祖伯爭。　祖適。
本貫台州黃巖縣方巖鄉。
第　下　外氏　娶　父顯之。

第一百六十八人　朱天與

字揚甫，小名與孫，小字　年四十七，二月十二日亥時生。
治詩賦，二舉。　兄弟二人。
曾祖邦贏。　祖夢良。
本貫婺州蘭谿縣，自為戶。
第二十五，永感下。　外氏姚。　娶劉氏。　父大中。



第一百六十九人　徐　迎

字德玉，小名汇老，小字亨道。年二十九，三月十四日巳時生。
治春秋，免舉。　兄弟幹僻。
曾祖恂，成忠郎。　祖嵩垣。
本貫紹興府嵊山縣。
第四，永感下。　外氏趙。　娶林氏。　父旦，承議郎。

第一百七十人　楊　中

字文起，小名邁，小字子疏。年二十八，八月七日亥時生。
治周禮，一舉。　兄弟四人。
曾祖固。　祖仲正。
本貫處州遂川縣安論鄉。
第一，具慶下。　外氏何。　娶李氏。　父漢寧。

第一百七十一人　林　賓

字中行，小名以曾，小字國賓。年三十五，十月三十日申時生。
治賦，一舉。　兄弟三人。
曾祖良翰。　祖觀，宣教郎。
本貫興化軍莆田縣崇業鄉。
第七，具慶下。　外氏謝。　娶趙氏。　父應炎。



第一百七十二人　王　祁佐

字子材，小名　小字　年四十二，三月二十一日辰時生。
治易，二舉。　兄弟
曾祖珏。　祖龍。
本貫臨江軍新淦縣。
第四十，永感下。　外氏郭。　娶張氏。　父之純，鄉貢進士。

第一百七十三人　薛　壇

字敦，小名　小字　年三十一，十月十六日巳時生。
治書，一舉。　兄弟
曾祖得。　祖
本貫溫州在城，祖為戶。
第一，永感下。　外氏　娶　父嗣。

第一百七十四人　陳　鄭

字　小名　小字　年二十八，月　日　時生。
治賦，一舉。　兄弟
曾祖宇綸。　祖鳳余。
本貫紹州永嘉縣，己為戶。
第一，具慶下。　外氏王。　娶　父俐。

第一百七十五人　劉大有

字　小名　小字　年二十四，十月十八日子時生。
治書，一舉。　兄大質，鄉貢進士。
曾祖桐。　祖廷榮。
本貫南陽府嵩縣，祖為戶。
第二十五，永感下。　外氏錢。　娶崔氏。　父仔。



第一百七十六人　薛　□

字　小名學孫，小字吳。年二十二，十二月十一日寅時生。
治賦，二舉。　兄弟二人。
曾祖　祖
本貫常州。
第一，永感下。　外氏　娶　父

第一百七十七人

字　小名　小字　年二十七，月　日　時生
治賦，一舉。　兄弟
曾祖觀。　祖
本貫台州。
第　下　外氏　娶　父

第一百七十八人　徐　焱

字樂峰，小名　小字　年四十五，正月　日　時生。
治周禮，四舉。　兄弟
曾祖木。　祖
本貫處州。
第　下　外氏　娶　父

第一百七十九人　劉　鮮南

字南瑞，小名　小字　年二十五，月　日　時生。
治書，一舉。　兄弟
曾祖欽道。　祖
本貫台州安福縣，己為戶。
第　下　外氏　娶　父

第一百八十人　樊廷茂
字君實。小名　小字
年五十三。九月　日　時生。
治周禮。免舉。
曾祖興。
本貫眞州土林縣。己為戶。
兄弟
祖
第　下
外氏
娶
父

第一百八十一人　余君錫
字公暐。小名　小字
年三十八。　月　日　時生。
治賦。二舉。
曾祖侯。
本貫興化軍。
兄弟
祖
第　下
外氏
娶
父

第一百八十二人　吳新
字叔道。小名　小字
年四十四。六月二十七日巳時生。
治春秋。一舉。
曾祖萃。
本貫岳州平江縣鳳棲鄉。自為戶。
兄弟二人。
叔父官。
第十六。永感下。
外氏張。
娶唐氏。
父模。



第一百八十三人　毛淀
字元升。小名霆震。小字
年三十。九月二十日未時生。
治春秋。一舉。
曾祖德剛
本貫瀘州瀘川縣。父為戶。
兄弟五人。
祖尚監。
第一。永感下。
外氏鄒。
娶楊氏。
父章巳。迪功郎。

第一百八十四人　劉晉
字沂叔。小名兆發。小字子林。
年四十四。九月二十日辰時生。
治賦。三舉。
曾祖仲實。
本貫吉州廬陵縣膏澤鄉。祖為戶。
兄弟移鼎。
祖賦。
第三九。永感下。
外氏胡。
娶胡氏。
父紹。

第一百八十五人　張來僧
字遠卿。小名穆郎。小字孫孫。
年二十六。五月十七日子時生。
治賦。一舉。
曾祖浚。
本貫興元府南鄭縣。父為戶。
兄弟
祖璘。
第定一。具慶下。
外氏師。
娶
父参錫。

第一百八十六人　趙寅龍
字叔元。小名寅福。小字
年四十。六月十二日丑時生。
治賦。四舉。
曾祖
本貫衢州府明山縣。父為戶。
兄弟
祖龍焱。
第一。嚴侍下。
外氏韓。
娶
父

第一百八十七人　謝嵩之
字靜夫。小名文虎。小字
年二十。正月十五日巳時生。
治詩。一舉。
曾祖汝鼎。
本貫宜州宜山縣。父為戶。
兄弟三人。
祖汝錫。
第四九。慈侍下。
外氏吳。
娶易氏。
父鏻。



第一百八十八人　趙酉泰
字伯亨。小名安老。小字中興。
年二十六。六月三十日子時生。
治周禮。一舉。
曾祖孫孚。
本貫饒州永寧。
兄弟
祖
第二。　下
外氏
娶
父

第一百八十九人　朱嶙
字師峰。小名　小字
年三十。二月三日　時生。
治賦。一舉。
曾祖
本貫安慶府。
兄弟
祖
第　下
外氏
娶
父

## 廷對策

文天祥

臣恭惟

皇帝陛下處常之久。當泰之交。以二帝三皇之道會諸心。將三紀于此矣。臣等鼓舞於鳶飛魚躍之天。皆道體流行中之一物。不自意得旅進于陛下之庭。而陛下且嘉之以道。道之不行也久矣。陛下之書及此。天地神人之福也。然臣所未解者。今日已當道久化成之時。道洽政治之候。而方歉焉有志勤道遠之疑。豈望道而未之見耶。臣請泝太極動靜之根。推聖神功化之驗。就以聖問中不息一語。為陛下勉。幸陛下試垂聽焉。臣聞天地與道同一不息。聖人之心。與天地同一不息。上下四方之宇。往古來今之宙。其間百千萬變之消息盈虛。百千萬事之轉移闔闢。何莫非道。所謂道者。一不息而已矣。道之隱於渾淪。藏於未雕未琢之天。當是時。無極太極之體也。自太極分而陰陽。則陰陽不息。道亦不息。陰陽散而五行。則五行不息。道亦不息。自五行又散而為人心之仁義禮智剛柔善惡。則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為壤間生生化化之不息。而道亦與之相為不息。然則道一不息。天地亦一不息。天地之不息。固道之不息者為之。聖人出而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亦不過以一不息之心充之。充之而修身治人。此一不息也。充之而致知。以至齊家治國平天下。此一不息也。充之而自精神心術。以至於禮樂刑政。亦此一不息也。自有三墳五典以來。以至於太

平六典之世。帝之所以帝。王之所以王。皆自其一念之不息者始。秦漢以降。而道始離。非道之離也。知道者之鮮也。雖然。其間英君誼辟。固有號爲稍稍知道矣。而又沮於行道之不力。知務德化矣。而不能不尼之以黃老。知施仁義矣。而不能不過之以多欲。知四年行仁矣。而不能不止之以近效。上下二三千年間。牽補過時。架漏度日。非怪夫敷乎無以議爲也。獨惟我朝。武克至于今日休。陛下傳列聖之心。以爲藝祖之心。爲藝祖之心。以參帝王之心。參天地之心。三十三年間。臣知陛下不貳以二。不參以三。昭乎天運。實爾神化。此心之天。混兮闢兮。其無窮也。然臨御浸久。持循浸熟。而算計見效。猶未有以大快衆心者。上而天變不能以盡無。下而民生不能以盡遂。人才士習之未甚純。國計兵力之未甚充。以至盜賊兵戈之警。所以貽宵旰之憂者。尤所不免。然則行道者。始無驗也邪。臣則以爲道非無驗之物也。道之功化甚深也。而不可以爲迂。道之證效甚遲也。而不可以爲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地之所以爲天地也。之德之純。純亦不已。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也。爲治顧力行何如耳。焉有行道於歲月之暫。而遽責其驗之爲迂且遠邪。臣之所望於陛下者。法天地之不息而已。姑以近事言。則責躬之言方發。而陰雨旋霽。是天變未嘗不以道而弭也。賑飢之典方舉。而都民歡呼。是民生未嘗不以道而安也。論辯精明之詔一頒。而人才士習。稍稍渾厚。招填條具之旨一下。而國計兵力。稍稍充實。安吉慶元之小變。繼將遏水之雋功。無非夔勤於道之明驗也。然以道之極功論之。則此猶效耳。速效耳。淺效速效。而遽以爲道之極功。則漢唐諸君之用心是也。陛下行帝而帝。



行王而王。而肯襲漢唐事邪。此臣所以贊陛下之不息也。陛下儻自其不息者而充之。則與陰陽同其化。與五行同其運。與乾坤生生化化之理。同其無窮。雖充而爲三紀之風移俗易。可也。雖充而爲四十年囹空刑措。可也。雖充而爲百年德洽於天下。可也。雖充而爲卜世過歷。億萬年敬天之休。可也。豈止如聖問八者之事。可徐就理而已哉。臣謹昧死上愚對。臣伏讀聖策曰。蓋聞道之大原出於天。超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實不離乎日用事物之常。根乎陰陽五行之賾。而實不外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天以澄著。地以靖謐。人極以昭明。何莫由斯道也。聖聖相傳。同此一道。由脩身而治人。由致知而齊家治國平天下。本之於精神心術。達之於禮樂刑政。其體甚微。其用則廣。歷千萬世而不可易。然功化有淺深。證效有遲速。何歟。朕以寡昧。臨政願治。于茲歷年。志愈勤。道愈遠。豈乎其未朕也。朕心疑焉。子大夫明先王之術。咸造在庭。必有切至之論。朕將虛己以聽。臣有以見陛下遡道之本原。求道之功效。且疑而質之臣等也。臣謂聖人之心。天地之心也。天地之道。聖人之道也。分而言之。則道自道。天地自天地。聖人自聖人。合而言之。則道一不息也。天地一不息也。聖人亦一不息也。臣請遡其本原言之。茫茫堪輿。坱圠無垠。渾渾元氣。變化無端。人心仁義禮智之性。未賦也。人心剛柔善惡之氣。未稟也。當是時。未有人心。先有五行。未有五行。先有陰陽。未有陰陽。先有無極太極。未有無極太極。則太虛無形。沖漠無朕。而先有此道。未有物之先。而道具焉。道之體也。既有物之後。而道行焉。道之用也。其體則微。其用甚廣。即人心而道在人心。即五行而道在五行。即陰陽而道在陰



陽。即無極太極而道在無極太極。貫顯微。費隱。包小大。通物我。道何以若此哉。道之在天下。猶水之在地中。地中無往而非水。天下無往而非道。水一不息之流也。道一不息之用也。天以澄著。則日月星辰循其經。地以靖謐。則山川草木順其常。人極以昭明。則君臣父子安其倫。流行古今。綱紀造化。何莫由斯道也。一日而道息焉。雖三才不能以自立。道之不息。功用固如此夫。聖人體天地之不息者也。天地以此道而不息。聖人亦以此道而不息。聖人立不息之體。則斂於脩身。推不息之用。則散於治人。立不息之體。則寓於致知以下之工夫。推不息之用。則顯於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效驗。立不息之體。則本之精神心術之微。推不息之用。則達之禮樂刑政之著。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猶天地之所以爲天地也。道之在天地間者。常久而不息。聖人之於道。其可以頃刻息邪。言不息之理者。莫如大易。莫如中庸。大易之道。至於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而聖人之論法天。乃歸之自強不息。中庸之道。至於溥博淵泉。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聖人之論配天地。乃歸之不息則久。豈非乾之所以剛健中正純粹精也者。一不息之道耳。是以法天者。亦以一不息。中庸之所以高明博厚悠久無疆者。一不息之道耳。是以配天地者。亦以一不息。以不息之心。行不息之道。聖人即不息之天地也。陛下臨政願治。于茲歷年。而此不息之歲月。猶日之自朝而午。今此不息之歲月。猶日之至午而中。此正勉強行道大有功之日也。陛下勿謂數十年間。我之所以撫當宇宙。把握天地。未嘗不以此道。至于今日。而道之驗如此。其迂且遠矣。以臣觀之。道猶百里之途也。今日則適六七十之候也。



道於道者。不可以中道而廢。漸於途者。不可以中途而畫。孜孜矻矻而不自已焉。則適六七十里者。固所以爲至百里之階也。不然。自止於六七十里之間。則百里雖近。焉能以一武到哉。道無淺功化。行道者何可以深爲迂。道無遲速效。行道者何可以遲爲速。惟不息則能極道之功化。惟不息則能極道之證效。氣機動盪於三極之間。神采灌注於萬有之表。要自陛下此一心始。臣不暇遠舉。請以仁宗皇帝事爲陛下陳之。仁祖一不息之天地也。康定之詔曰。祇勤抑畏。慶曆之詔曰。不敢荒寧。皇祐之詔曰。稱朕爲君之難。深惟履位之重。慶曆不息之心也。康定不息之心也。皇祐不息之心。即慶歷不息之心也。當時仁祖以德感天心。以福勝人力。國家綏靖。邊鄙帖服。若可以已矣。而猶未也。至和元年。仁祖之三十三年也。方且露立仰天。以畏天變。辟通天屋。以救民生。處賢選吏銓之職。擢公弼柱之名。以厚人才。以去士習。納嘉初誠用之言。總範鎭新兵之課。以裕國計。以強兵力。以至講周禮。薄征緩刑而爲學。以盛賦爲慶。選將帥。明紀律。而設以西戎北虜爲處。仁祖之心。至此而不息。則與天地同其悠久矣。陛下之心。仁祖之心也。范祖禹有言。欲法堯舜。惟法仁祖。臣亦曰欲法帝王。惟法仁祖。法仁祖則可至天德。傾加聖心焉。臣伏讀聖策曰。三墳以上云云。豈道之外又有法歟。臣有以見陛下慕帝王之功化。證效而亦意其各有淺深遲速也。臣聞帝王行道之心。一不息而已矣。堯之兢兢。舜之業業。禹之孜孜。湯之慄慄。文王之不已。武王之無武。成王之無逸。皆是物也。三墳遠矣。五典猶有可論者。臣嘗以五典所載之事推之。當是時。日月星辰之順。以道而順也。烏獸

草木之若。以道而若也。九功惟敍。以道而敍也。四方來王。以道而來王也。百工以道而熙。庶事以道而康。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蓋無一而不非帝道之賜矣。垂衣拱手。以自逸于七衎巖廊之上。夫誰曰不可。而堯舜不然也。方且考績之法。重於三歲。無歲而敢息也。授曆之命。嚴於四時。無月而敢息也。凜凜乎一日二日之戒。無日而敢息也。此猶可也。授受之際。而堯之命舜。乃曰允執厥中。夫謂之執者。戰競保持而不敢少放之謂也。味斯語也。則堯之不息可見矣。河圖出矣。洛書見矣。執中之說未明也。而堯獨言之。堯之言對夫。而舜之命禹。乃復益之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之三言。夫致察於危微精一之間。則其戰競保持之念。又有甚於堯者。舜之心其不息。又何如哉。是以堯之道化。不惟驗於七十年在位之日。舜之道化。不惟驗於五十年視阜之時。讀萬世永賴之語。則唐虞而下數千百年間。天得以爲天。地得以爲地。人得以爲人者。皆堯舜之賜也。然則功化抑何其深。證效抑何其遐歟。降是而王。非附勢於帝者也。太樸日散。風氣日開。人心之機械日鑿巧。世變之乘除不息。而聖人之所以綱維世變者。亦與之相爲不息焉。俗非結繩之淳也。治非璿象之古也。師不得不誓。侯不得不會。民不得不凝之以政。士不得不凝之以禮。內外異治。不得不以柔德、天保之治治之。以至六典建官。其所以曰治、曰政、曰禮、曰敎、曰刑、曰事者。亦無非扶世道而不使之窮耳。以勢而論之。則夏之治不如唐虞。商之治又不如夏。周之治又不如商。帝之所以爲帝者何其逸。王之所以





王者何其勞。慄慄危懼不如非心黃屋者之爲適也。始於憂勤不如恭己南面之爲安也。然以心而觀。則舜之業業。卽堯之兢兢。禹之孜孜。卽舜之業業。湯之慄慄。卽禹之孜孜。文王之不已。武王之無貳。成王之無逸。何莫非兢兢業業孜孜慄慄之推也。道之散於宇宙間者。無一日息。帝王之所以行道者。亦無一日息。帝王之心。天地之心也。尙可以帝者之爲逸。而王者之爲勞耶。臣願陛下求帝王之道。必求帝王之心。則今日之功化證效。可與帝王一視矣。臣伏讀聖策曰。自時厥後云云。亦足以維持憑藉者。何歟。臣有以見陛下陋漢唐之功化證效。而自爲漢唐世道一慨也。臣聞不息則天。息則人。不息則理。息則欲。不息則陽明。息則陰濁。漢唐諸君。天資敏。地位高。使稍有進道之心。則六五帝。四三王。亦未有難能者。奈何天不足以制人。而天反爲人所制。理之不足以御欲。而理反爲欲所御。陽明不足以勝陰濁。而陽明反爲陰濁所勝。是以勇於進道者少。狃於求道者多。漢唐之所以不唐虞三代也歟。雖然。是爲不知道者言也。其間亦有號爲知道者矣。漢之文帝、武帝。唐之太宗。亦不可謂非知道者。然而亦有議焉。先儒評論漢唐諸君。以公私義利分數多少爲治亂。三君之心。往往不純乎天。不純乎人。而出入於天人之間。不純乎理。不純乎欲。而出入乎理欲之間。不純乎陽明。不純乎陰濁。而出入乎陽明陰濁之間。是以專務德化。雖足以陶後元泰和之風。然而尼之以黃老。則閫門上都之弊不能無。外施仁義。雖足以致建元富庶之盛。然而過之以多欲。則輪臺末年之悔不能免。四年行仁。雖足以開正觀升平之治。然而益之以近效。則紀綱制度。曾不足爲二世之謀猷。蓋有一分之道心者。固足以就一分之事功。有一分之人心者。亦足以召一分之事變。世道汙隆





之分數。亦係於理欲消長之分數而已。然臣竊思之。漢唐以來。爲道之累者。其大有二。一曰雜伯。二曰異端。時君世主。有志於求道者。不陷於此。則陷於彼。姑就三君而言。則文帝之心。異端累之也。武帝太宗之心。雜伯累之也。武帝無得於道。表章六經。統一聖眞。不足以勝其神仙土木之私。干戈刑戮之慘。其心也荒。太宗全不知道。閨門之恥。將相之誇。末年遼東一行。終不能以克其血氣之暴。其心也驕。雜伯一念。愓愓往來。是固不足以語常久不息之事者。若文帝。稍有帝王之天資。稍有帝王之地步。一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而猶錯刑名之說。未嘗一動其心。是不累於雜伯矣。使其以二三十年恭儉之心。而移之以求道。則後元氣象。且將駸駸乎商周。進進乎唐虞。奈何帝之純心。又間於黃老之淸淨。是以文帝僅得爲漢唐之令主。而不得一躋於帝王。嗚呼。武帝太宗。累於雜伯。君子固不敢以帝王望之。文帝不爲雜伯所累。而不能不累於異端。是則重可惜已。臣願陛下。監漢唐之跡。必監漢唐之心。則今日之功化證效。將超漢唐數等矣。臣伏讀聖策曰。朕上嘉下樂云云。抑化裁推行。有未至歟。臣有以見陛下念今日八者之務。而甚有望乎爲道之驗也。臣聞天變之來。民怨招之也。人才之乏。士習蠱之也。兵力之弱。國計屈之也。虜寇之警。貪贓因之也。夫陛下以上嘉下樂之勤。夙興夜寐之勞。慨歲月之逾邁。亦欲以少見吾道之驗耳。俯視一世。未能遂強人意。八者之弊。臣知陛下爲此不滿也。陛下分而以八事問。臣合而以四事對。請得以熟數之於前。何謂天變之





來。民怨招之也。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明畏自我民明威。人心之休戚。天心所因以爲喜怒者也。臣竊聞大旱是時河陝流民入京師監門鄭俠畫流民圖以獻曰日陛下前後非伏督以進捷之圖來上。料無一人以父母妻子遷移困頓皇皇不給之狀爲圖以進者。覽臣之圖。行臣之言。十日不雨。乞正欺君之罪。上爲之罷新法十八事。京師大雨八日。天人之交。而不容髮。載在經史。此類甚多。陛下以爲今日之民生何如耶。今之民生困矣。自瓊林大盈。積於私貯。而民困自建章通天。頻於營繕。而民困自獻助。壟見於柴家巨室。而民困自和糴不聞於閭閻下戶。而民困自所至貪官鄉吏。視吾民如家雞圈豕。惟所咀嚥。而民困。嗚呼。東南民力竭矣。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今尙可謂之不足乎。書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今尙可謂之小乎。生斯世。爲斯民。仰事俯育。亦欲各遂其父母妻子之樂。而操斧斤。淬鋒鍔。日夜思所以斬伐其命脈者。滔滔皆是。然則膿霧斬瑞。警害煙期。月犯于木。星殞爲石。以至土雨地震之變。無怪夫屢書不一書也。臣願陛下持不息之心。急求所以爲安民之道。則民生旣和。天變或於是而弭矣。夫何謂人才之乏。士習蠱之也。臣聞窮之所養。達之所施。幼之所學。壯之所行。今日之術於家。他日之行於天子之庭者也。國初諸老。嘗以厚士習爲先務。甯收濟淵之李迪。不取騷說之賈邊。甯收前之蘇轍。不取險怪之劉幾。建學校。則必欲崇經術。復鄕擧。則必欲參行德行。其後國子監。取湖學法。建經學、治道、邊防、水利等齋。使學者因其名以求其實。當時如程顥、徐積、呂希哲。皆出其中。嗚呼。此元祐人物之所從出也。士習厚薄。最關人才。從古以來。其語如此。陛下以爲今之士習何如耶。今之士大夫之家。有子而教之。方其年幼也。則授其句讀。擇其不

展於時好，不覺于有司者，伴熟復焉，及其長也，紹皆爲工，晃附爲富，持試於鄉校者以是，較藝於科舉者以是，取青紫而得車馬也以是，父兄之所教詔，師友之所講明，利而已矣，其能卓然自拔於流俗者幾何人哉，心術既壞於未仕之前，則氣節可想於既仕之後，以之領郡邑，如之何責其爲卓茂、黃霸，以之鎮一路，如之何責其爲蘇章、何武，以之曳朝紳，如之何責其爲汲黯、望之，奔競於勢要之路者，無怪也，趨附於權貴之門者，無怪也，牛維馬縶，狗苟蠅營，患得患失，無所不至者，無怪也，悠悠風塵，靡靡偷俗，清芬消歇，濁滓橫流，惟皇降衷，秉彝之懿，萌蘖於牛羊斧斤相尋之衝者，其有幾哉。厚今之人才，臣以爲變今之士習而後可也，臣願陛下持不息之心，急求所以爲淑士之道，則士風一淳，人才或於是而可得矣，何謂兵力之弱，國計屈之也，謹按國史，治平間，道使蔡京議淮南兵，司馬光言，邊臣之請兵無窮，朝廷之募兵無已，倉庫之粟帛有限，百姓之膏血有涯，願罷招禁軍，訓練舊有之兵，自可備禦，臣謂古今天下，能免於弱者，必不能免於貧，能免於貧者，必不能免於弱，一利之興，一害之伏，未有交受其害者，今之兵，財則交受其害矣，自東海城鎮而調淮兵以防海，則兩淮之兵不足，自襄樊復歸，而併荊兵以城襄，則荊湖之兵不足，自腥氣染於漢水，寃血濺於寶峰，而正軍忠義，空於死徙者過半，則川蜀之兵又不足，江淮之兵又抽而入蜀，又抽而實荊，則下流之兵愈不足矣，荊湖之兵又分而策應，分而鎮撫，則上流之兵愈不足矣，夫國之所恃以自衛者兵也，而今之兵不足如此，國安得而不弱哉，扶其弱而歸之強，則招兵之策，今日直有所不得已者，然招募方



新，調度轉急，調之大農，大農無財，調之版曹，版曹無財，調之餉司，餉司無財，自誠帑藏，捐外未聞有畫一策爲軍食計者，是則弱矣，而又未免於貧也，陛下自□肝腸近又創一安邊太平庫，專以供軍，此藝祖積縑帛以易賊首之心也，仁宗皇帝出錢帛以助兵革之心也，轉易之間，風采立異，前日之弱者可強矣，然飛芻輓粟，給餉饋糧，費於兵者幾何，而琳宮梵宇，照耀湖山，土木之費，則漏卮也，列寵宴屯，撫賜後宮，費於兵者幾何，而實發羽衣，靡金飾璧，宮庭之費，則尾閭也，生齒口券，月給衣糧，費於兵者幾何，而廷臣恩玉，倖寵希恩，戚畹之費，則漏卮也，蓋天下之財，專以供軍，則財未有不足者，銷宜之以浮費，重之以冗費，則財始瓶罄而罍恥矣，如此，則雖欲足兵，其何以給兵耶，臣願陛下持不息之心，急求所以爲節財之道，則財計一充，兵力或於是而可強矣，何謂盜賊之熾，盜賊因之也，謹按國史，紹興間，楊么寇洞庭，連跨數郡，大將王𤫉不能制，時僞齊挾虜，使李成寇襄漢，么與交通，朝廷患之，始命岳飛措置上流，已而逐李成，擒楊么，而荊湖平，臣聞外之虜寇，不能爲中國患，而其來也，必待內之變，內之盜賊，亦不能爲中國患，而其起也，必將納外之侮，盜賊而至於通虜寇，則腹心之大患也已，今之所謂虜者，固可畏矣，然而逼我蜀，則蜀帥策濾水之勳，窺我淮，則淮帥奏維揚之凱，狼子野心，固不可以一捷止之，然使之無得氣去，則中國之技未爲盡出其下，彼亦猶畏中國之有其人也，獨惟鷹海在天一隅，逋逃穴之者數年于茲，鳳風鱷息，一葦可航，彼未必不朝夕爲睢浙計，然而未能焉知於舟，疎於水，懼吾唐島之有李寶在耳，然洞庭之湖，烟水沉寂，而浙右之湖



濤瀾沸驚，區區妖孽，且謂有楊么之漸矣，得之京師之耆老，皆以爲此寇出沒條閃，往來翕忽，御舟如飛，運棹如神，而我之舟師不及焉，夫東南之長技莫如舟師，我之勝兀朮於金山者以此，我之敗逆亮於采石者以此，而今此曹反挾之以制我，不武甚矣，萬一或出於楊么之計，則前日李成之不得志於荊者，未必今日之不得志於浙也，蓮湖山東之勢，臨有司賞市權之利，交淮湖根本以資之，廷紳猶謂互易安知無爲其鄉導者，一夫登岸，萬事瓦裂，又聞魏村江南福山三寨水軍，與販鹽課，以貨逆攘，廷紳猶謂是以扞衛之師，爲商賈之事，以防拓之卒，開鄉道之門，變時議治之見，往往如此，肘腋之蜂蠆，懷袖之蛇蝎，是其可以忽乎哉，陛下近者命發運兼總合兵財而一其權，是將爲滅此朝食之圖矣，然屯海道者非無軍，控海道者非無將，徒有王璞數年之勞，未聞岳飛八日之捷，于太叔平符澤之盜，恐不如此，於此不已，臣懼爲李成開道地也，臣願陛下將不息之心，求所以弭寇之道，則寇雖一旖，或於是而可寬矣，臣伏讀聖策曰，夫不息則久，久則徵，今胡爲而未徵歟，變則通，通則久，今其可以屢更歟，臣有以見陛下久於其道，而甚有感乎中庸大易之格言也，臣聞天久而不墜也以運，地久而不隤也以轉，水久而不腐也以流，日月星辰，而常新也以行，天下之凡不息者，皆以久也，中庸之不息，即所以爲大易之變通，大易之變通，即所以驗中庸之不息，變通者之久，固係於不息者之久也，蓋不息者其心，變通者其跡，其心不息，故其跡亦不息，游乎六合之內而縱乎六合之外，生乎百世之下，而道想乎百世之上，神化天遊，天運無端，雖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



天地之所以變通，固自其不息者爲之，聖人之久於其道，亦法天地而已矣，天地以不息而久，聖人亦以不息而久，外不息而言久焉，皆非所以久也，臣嘗讀無逸一書，見其享國之久者，有四君焉，而其間有三君爲最久，臣求其所以久者，中宗之心，嚴恭寅畏也，高宗之心，不敢荒寧也，文王之心，無淫于逸，無遊于畋也，是三君者，皆無逸而已矣，彼之無逸，臣之所謂不息也，一無逸而其效如此，然則不息者非所以久歟，陛下之行道，蓋非一朝夕之暫矣，寶紹以來，則涵養此道，端平以來，則發揮此道，嘉熙以來，則把握此道，嘉熙而淳祐，淳祐而寶祐，十餘年間，無非持循此道之歲月，陛下處此也，庭燎未晞，臣知其齊衣以待日中至昃，臣知其玉食弗遑，夜漏已下，臣知其內枕無寐，聖人之運，亦可謂不息矣，然既往之不息者易，方來之不息者難，久而不息者易，愈久而愈不息者難，斷臨大庭，百辟星布，陛下之心，此時固不息矣，晴窗風漏之隱，試一警省，則亦能不息否乎，日御經筵，學士畢集，陛下之心，此時固不息矣，宦官女子之近，試一循察，則亦能不息否乎，不息於外者，固不能保其不息於內，不息於此者，固不能保其不息於彼，乍勤乍怠，乍作乍輟，則不息之純心間矣，如此，則陛下雖欲久則徵，臣知中庸九經之治，未可以朝夕見也，雖欲通則久，臣知繫辭十三卦之功，未可以歲月計也，淵蛸蠖濩之中，幽明應物之地，此全在陛下自斟酌自執持，頃刻之力不繼，則悠久之功俱廢矣，可不戒哉，可不懼哉，陛下之所以策臣者悉矣，臣之所以忠於陛下者，亦既略陳於前矣，而陛下策之篇終復曰，子大夫熟之復之，勿激勿泛，以副朕詳延之意，臣伏讀聖策至此，陛下所謂

肆廷之意。蓋可識矣。夫陛下自卽位以來。未嘗以直言罪士。不惟不罪之以直言。而且導之以直言。臣等嘗恨無由一至天子之庭。以吐其素所蓄積。幸見錄於有司。得以借玉階方寸地。此正臣等披露肺肝之日也。方將明目張膽。謇謇諤諤。言天下事。陛下乃戒之以勿激勿泛。夫泛固不切矣。若夫激者。忠之所發也。陛下胡倂與激者之言而厭之邪。厭激者之言。則是將嘗臣等而爲容容唯唯之歸邪。然則臣將爲激者歟。將爲泛者歟。抑將漫就陛下之說。而姑爲不激不泛者歟。雖然。本對大庭。而不激不泛者。固有之矣。臣於漢得一人焉。曰董仲舒。方武帝之策仲舒也。慨然以欲聞大道之要爲問。帝之求道。其心蓋甚銳矣。然道以大言。帝將求之虛無渺冥之鄉也。使仲舒於此過言之則激。淺言之則泛。仲舒不激不泛。得一說曰正心。武帝方將求之虛無渺冥之鄉。仲舒乃告之以眞實淺近之理。玆陛下所謂切至之論也。奈何武帝自恃其區區英明之資。超偉之識。謂其自足以凌跨六合。籠絡八表。而勵於此語忽焉。仲舒以江都去。而武帝所與論道者。他有人矣。臣固嘗爲武帝惜也。堂堂天朝。固非漢比。而臣之賢。亦萬不及仲舒。然亦不敢激。不敢泛。切於聖問之所謂道者。而得二說焉。以爲陛下獻。陛下試垂覽焉。一曰重宰相以開公道之門。臣聞公道在天地間。不可一日壅閼。所以昭蘇而滌決之者。宰相責也。然扶公道者。宰相之責。而主公道者。天子之事。天子而侵宰相之權。則公道已矣。三省樞密。謂之朝廷。天子所與謀大政出大令之地也。政令不出於中書。昔人謂之斜封墨敕。非盛世事。國初三省紀綱甚正。中書造命。門下審覆。尙書奉行。宰府之事。無一不統於宰相。是以李沆猶以得焚立妃之詔。王旦猶得以沮節度之除。韓琦猶得出空頭敕以逐內侍。杜衍猶得封還內降以裁僥倖。蓋宰相之權尊。則公道始有所依而立也。今陛下之所以爲公道者。非不悉矣。以資緣戒外戚。是以公道責外戚也。以裁制戒內司。是以公道責內司也。以舍法用例戒羣臣。是以公道責外庭也。雷霆發蒿。星日燭幽。天下於此咸服陛下之明。然或謂比年以來。大庭除授。於義有所未安。於法有所未便者。悉以聖旨行之。不惟諸司攀援。上瀆宸奎。而統帥躐級。閫職超遷。亦以資緣而得恩澤矣。不惟姦贓湔洗。上勞渙汗。而選人通籍。姦胥逭刑。亦以鑽刺而拜寵命矣。甚至閭閻瑣屑之鬪訟。皂隸猥賤之干求。悉達內庭。盡由中降。此何等蟣蝨事。而勤下以身親之。大臣幾於爲奉承風旨之官。三省幾於爲奉行文書之府。臣恐天下公道。自此壞矣。景祐間。罷內降。凡詔令皆由中書樞密院。仁祖之所以主張公道者如此。今進言者猶以事當間出睿斷爲說。嗚呼。此亦韓絳告仁祖之辭也。朕固不憚自有處分。不如先盡大臣之慮而行之。仁祖之所以諭絳者。何下缺



# 詩表

御製詩 賜□元文天祥以下

道□□□未成槃。□門士對延英。誠惟不息斯文著。治豈多端在□□。華國以文由造理。事君務實勿沽名。得賢功用眞無敵。能爲皇家立太平。

理皇

恭謝詩 謝賜進士及第

於皇天子自乘龍。三十三年此道中。悠遠直參天地化。升平奚羨帝王功。但堅聖志持常久。須使生民見泰通。第一臚傳新渥重。報恩惟有厲精忠。

文天祥

門謝表 已未門謝 內缺

文天祥

臣天祥言。伏準省札。五月二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文天祥添差簽書寧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仍釐務。臣以賜第之初。未經門謝。未敢祗拜寵命。申乞指揮。續準省札。七月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令朝謝訖之任。臣謹遵奉旨揮。詣闕庭朝謝者。御大廷而發策。式廣旁招。來潜問以攄忠。謬承親擢。尙靦紫宸之謝。遽叨黃紙之除。曠世遭逢。鑽天感激。中謝。臣切以賓興下詔。同天地宗祀之彝。科舉取人。代造化爵賢之柄。豈曰下缺

# 跋

右宋理宗寶祐四年丙辰登科錄，計六百一人，而宋亡死事之臣，若文天祥、謝枋得、陸秀夫三公，皆出是榜。不恭盛與秀夫于祥興己卯，抱帝赴海死，宋乃以亡。其情事有足悲者。越三年，天祥盡節死柴市。又七年，枋得以不食死。憫忠守中，雖時遘先後不齊，要其授命則一也。雖然，此錄相傳于世，歷今五百有餘歲，幸不湮沒，林子吉人復手書三公傳冠其端，俾人睹其姓名，欽其挺出，參稽行實，益以想見其爲人。如三公者，誠無負國家求士之典，而國家之科名，豈不亦以若人爲重哉。後之覽者，可以興矣。再按錄首云：五月二十四日，皇上御集英殿唱名，賜進士文天祥以下及第、出身、同出身，共六百一人，內一甲二十一人，二甲四十八人，三甲七十九人，四甲二百四十八人，五甲二百一十三人。今制，賜進士及第、出身、同出身，名目相同，而一甲僅三人，至三甲而止，此其不同者。陸秀夫二甲，僅二十七人出身，而本傳云：歲在丙辰，用鄉貢登乙科。然則宋制二甲以下爲乙科耶。又每甲第一稱名，第二以下稱人，下方具列小名、小字、外氏、若干舉。此皆不同于今之錄式者，並爲記之，俟博雅君子考論焉。康熙乙丑四月十九日，黄州葉封識于蘭谿堂，謹識其後。

向日友人陳開仲立十謝，處好宋板書，自史漢舊本之外，大都文集諸錄居多，如此類宋興，不無繁舛亂後，即不隨劫灰同盡，亦往往散在諸家，第不審此錄亦其謝中物與否，然當日天心湖藏書極富，又猶著





先生平常談忠孝節義事，輒錄眉挺掌。此錄登文謝陸三公，係宋室科目人才節義之終始，又全刊文獻國丹陽萬寶貨在儒正，不知先生如何寶重。今又幸傳于賢子賢孫之手，神明既寶惜之日久，而又必擇所付託。此吉人之所兢兢什襲而護寄之也。細觀宋代同文之錄，錄例格式至爲簡核，比今殊詳，觭不可據，偶微不足據耳。丁卯小春望日，東鬼黄晉良與觀附識。

北平翁方綱觀。

乾隆三十四年歲次己丑，春王人日，商邱陳淮敬家。

傳文謝陸三公，即六百一人傳矣。三公存即宋存矣，有此册者可不寶諸。乾隆三十一年二月五日，梁蘭治觀并識。

番禺許青皋，比獲是錄，以示順德羅龍官，既於林吉人、葉井叔、黃晉卿、梁階平諸公題家，具識慨慕之致。亦歷歷慨慷；而錄中體例與紹興戊辰同年小錄又略不同，乃歎異日參校之。其三甲第五十四人趙爲仲之名，及小名應龍，則龍官固初名應龍，後自號玉山人。同人率戲合字以玉命於是。雖然，深有會云。壬辰生壖下在盛浮君客之館，試六文泉舉君子開侍墨蓋，書錄是時後幾七百歲矣。

昱日之子夜，龍官乃瑣瑣校讀名氏，亦可歎也。

此寶祐四年登科錄，文謝陸三公固如日星河嶽，亘古爲昭，即黄東發黄氏日鈔一書，亦卓然不可磨滅。此外則趙、吳琳、唐天麟、陳著、陸夢發、蔣峴、柴望、留登、非八人見於宋詩紀事，尚有詩句流傳可考。其餘五百餘人，無可考見。而獲與文謝陸三公同榜，其姓名得以存此錄中，亦幸人之幸也。伯眉學博出觀，屬題，因綴數語。咸豐乙卯十月，老漁張維屏，時年七十有六。

考四庫提要，知一甲第九王應鳳，爲應麟之弟。是科應麟爲覆考官，蓋當時法制猶疏，未有回避之例耳。第四甲祝洙乃祝穆之子，穆即撰方輿勝覽者。胡三省，即撰通鑑音注者。

黄東發爲第四甲第一百五人。有宋一代國脈，以文謝陸三公終焉；一代正學，以黃氏終焉。同在一榜，尤非偶然也。陳澧謹識。

右寶祐四年登科錄，案爲余友許青皋茂才湛園中物，後以歸余。錄中本末具見諸老題跋，惟一甲第一名文信國下注云：弟璧同奏名。按宋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有云：特奏名自仁宗朝始，凡鄉舉生二舉，皆免解舉人八舉，年四十五舉，年五十以上者，皆赴殿試，取其半授官，第一人賜進士出身，除諸州教授，第二人同出身，又乙集云：特奏名進士舊二人而取一，淳熙初議者以爲冗濫，六年三月乃定三人取一人，其中又有升名升甲之別。又按元劉壎隱居通議，載宋咸淳七年同年小錄體例與此錄略同，五甲後另列特奏名，第一名吳清伯，附第五甲，今璧既與信國同時奏名，則姓名亦當附見錄中，惜後幅殘蝕，無從稽攷。以是知四庫提要謂此錄五甲後原缺二十四人者，猶未兼奏名人數而并核之也。今海內惟宋紹興戊辰同年小錄與此共爲希世之寶，延津劍合，倘日望之。咸豐乙卯重九日，番禺沈世良謹識。

# 傳

文丞相傳 [illegible]

文宋瑞.諱天祥.吉州富田人.初生.祖父夢宋瑞身騎紫雲而上.名曰雲孫.長而字曰天祥.寶祐乙卯歲.大比.以字爲名.應舉得薦.改字履善.明年.禮部奏名.廷對策.有司次在第五.奏讀擢居第一.父囿旅舍感疾.及見宋瑞成名而逝.護喪歸廬陵.服闋.檢會授承事郞.僉書寧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宋瑞入京.行進士門生謝禮.將之任.會鄂渚交兵.與丞相濟再相.入內都知董宋臣主遷幸.中外洶洶.宋瑞上書乞□□臣以安人心.及團結抽兵.破資格用人數事.不報.還里.景定庚申.除鎭南軍□□判.主管仙都觀.歷秘書省正事.著作佐郞.爲郞試郡.知瑞州.再除禮部郞官.提點江西刑獄公事.改守宣城.歷節中外.賤更不常.及往來周行.人猶以濟要望之.其權直也.賈似道托疾歸越乞休致.而實有要君之心.宋瑞□不允詔.裁以正義.是時王言多呈稿於權臣而後行.宋瑞徑行.且無所避忌.似道怒.使臺臣論.奪職除湖南運判.俄以提刑知贛州.甲戌冬十有二月.北軍渡江.乙亥改元德祐.謝和聖福太皇太后垂簾.與幼君同聽政.詔諸道入衞.宋瑞除右文殿修撰.樞密都承旨.江南安撫副使.知贛州.尋兼江西提刑.進集英殿修撰.江西安撫使.夏四月.領兵東下.權兵部侍郞.仍舊職.丁祖母憂.改官承重.旣非.起復.總兵起發吉州.中途進權刑部尙書.領舊職.八月至闕.駐兵西湖.除浙西江東制置使.兼江西安撫大使.知平江府.進端明殿學士.領





舊職.出兵援常州.敗績.獨松關危急.趣歸入衞.進資政殿學士.浙西江東制置大使.守獨松關.丙子正月十八日.伯顏丞相駐軍皋亭山.是夕.丞相陳宜中遁去.十九日.除宋瑞樞密使.午除□□□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已而解兵權.詣北軍請解.二十日.以資政殿職.詣北軍留□□.明日.宰臣與堅賈餘慶率廷紳以國降.勤王兵盡放散.二月八日.北軍遣宋瑞偕祈請使北.二十日至鎭江.三十日.宋瑞夜同其客杜滸及廝役共十一人.以舟西走儀眞.三月一日.入儀眞城.後三日.都守苗再興以閫府令.命給宋瑞出門.以輕兵護出境.聽所之.經維揚.不見納.從者四人亡去矣.趣高沙.道遇哨馬.殺一人.縛一人去.宋瑞與同行.伏叢得免.歷七水寨.由泰至通州.所歷諸郡.以閫府命不見納.遵海至南.至溫州.謁景炎新主.授通議大夫.拜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辭.改樞密使.同都督.駐軍南劍州.入汀州.移漳州龍巖縣.至福州.進銀靑光祿大夫.領舊職.仍經略江西.五月.入贛州會昌縣.六月.駐雩都.乘勢遣兵攻贛吉.斬汀州僞天子黃從.臨洪.袁瑞.豪傑並起應之.興國.黃州.新復.號令通江.淮.已而吉贛兵敗.移軍惠州.至崖山.朝行在所.封信國公.職仍舊.封母齊魏國太夫人.其九月.丁母憂.起復.十一月.屯潮陽.移屯海豐.二十日.北兵追及.所將兵潰.被執.己卯三月.張元帥遣都鎭府石嵐管押宋瑞北去.至□□館.越樞密院.見博羅丞相張平章及諸院官.博羅丞相令譯者問.德祐嗣君.□□德祐.別立景炎.豈得爲忠.宋瑞曰.德祐旣失國.二王在南中立以存宗廟社稷.豈不爲忠.從懷愍者非忠.從元帝者爲忠.從徽欽者非忠.從高宗者爲忠.衆皆笑.忽一人曰.晉元帝.宋高宗.皆有來歷.二王何所受命.立不正.豈非篡位.宋瑞曰.景炎乃度宗長子.德祐之兄.如何不正.踐位在德祐旣去天位.如何是篡.陳丞相奉二王出宮.共稟太皇太后之命.如何是無所受命.博羅丞相曰.若將三宮走.亦是忠臣.不走.出城與伯顏一戰.決勝負.亦是忠臣.宋瑞曰.此說當責之陳丞相.他人何預.博羅又曰.旣知做不得.如何又做.宋瑞曰.譬如父病在膏肓.明知不可爲.豈有不進藥之理.不可.則天也.今日文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用多言.歲在壬午.乃至元十九年也.於是祥興亡且三年矣.宋瑞因中作贊.自序曰.吾身居將相.不能救社稷.安天下.軍敗國亡.辱爲俘囚.其當死久矣.被執以來.欲引而無間.今天與之機.謹南鄉再拜以死.其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宋丞相文天祥絕□□開曰.僕見嵇原鄧木之藏文公手書紀年.皆小草.首尾備具.因求得贋本.取其始末.爲□□趙隆二傳並存.而有感於古之立國者.權臣握重



兵在外.必有重臣居中以制之.若國之危殆.則權臣與重臣合而爲一.正須聲援相應.此又一時.不可同日而語.宋將亡.兩淮重鎭居西者無識焉.而東鎭又在遠地.文公自江右提烏合之衆入衞.遇戰則北.及獨松失守.一身在朝.擁將相虛位.而還解兵印.盟畢.東稱使者不辭.徒曰.扑君之急云爾.使事有人.未聞都督軍馬爲之而受執者也.五代時.李嗣源告莊宗曰.王彥章敗.段凝未知.縱知.救兵必渡黎陽.數萬衆須舟楫.豈能一日而濟.此去汴以數百里.信宿可到.汴旣入.段兵何施.蓋是時梁朝虛內.重兵盡在外.故唐兵肆行無忌.嗣源以千騎先鋒至封邱門.叩關而入.梁君臣束手相顧而已.烏乎.似者尙可取鑒.況身親之.以此知兵力與天時人事.未始不相倚爲用也.

謝疊山傳宋史錄唐荊川本

謝枋得。字君直。信州弋陽人也。爲人豪爽。每觀書。五行俱下。一覽□□不忘。性好直言。一與人論古今治亂國家事。必掀髯抵几。跳躍自奮。以忠義□□爲稱。其如鸞鵠摩霄。不可籠縶。寶祐中。舉進士。對策極攻丞相董槐與宦官董宋臣。意擢高第矣。及奏名中乙科。除撫州司戶參軍。卽棄去。明年復出試教官。中兼經科。除教授建寧府。未去。吳潛宣撫江東。辟差幹辦公事。團結民兵。以扞饒信。五年。彗星出東方。枋得考試建康。擿似道政事爲問目。言兵必至。國必亡。潛使陸景思嘲之。上其稿於似道。坐居鄉不法。且訕謗。追兩官。謫居興國軍。咸淳三年。赦放歸。德祐元年。呂文煥導元兵東下。鄂、黃、蘄、安慶、九江。凡其親友部曲。皆誘下之。遂屯建康。枋得與呂師夔善。乃應詔上書。以一族保師夔可信。乞分沿江諸屯兵。以之爲鎭撫使。使之行成。且願身至江州見文煥與議。從之。使以沿江察訪使行。會文煥北歸。不及而反。已而師夔知江州。遂叛降元。枋得以江東提刑。江西招諭使知信州。明年正月。師夔與武萬戶分定江東地。枋得以兵逆之。使前鋒呼曰。謝提刑來。呂軍馳至。射之。矢及馬前。枋得走入安仁。調淮士張孝忠逆戰團湖坪。矢盡。孝忠揮雙刀擊殺百餘人。前軍稍卻。後軍繞出。孝忠□衆驚潰。孝忠中流矢死。馬奔歸。枋得坐敵樓見之曰。馬歸。孝忠敗矣。遂奔信州。是時□□□入臨安。師夔下安仁。進攻信州。信州不守。枋得乃變姓名入建寧唐石山。轉茶坂。寓逆旅中。日麻衣躡屨。東鄉而哭。人不識之。以爲病也。已而去。賣卜建陽市中。有來卜者。惟取米屨而已。委以幣。率謝不取。其後人稍稍識之。多延至其家。使爲弟子論學。後四年。辟興帝崩於厓山。宋亡。枋得居閩中。至元二十三年。集賢學士程文海薦宋臣二十二人。以枋得爲首。辭不起。又明年。行省丞相忙兀台將旨詔之。執手相勉勞。枋得曰。上有堯舜。下有巢由。枋得姓名不祥。不敢赴詔。丞相義之。不強也。二十五年。福建行省參政管如德將旨如江南求人材。尙書留夢炎以枋得薦。枋得遺書夢炎曰。江南無人材。求一瑕呂飴甥、程嬰、杵臼廝養卒。不可得也。紂之亡也。以八百國之精兵。而不敢抗二子之正論。武王太公凜凜無所容。急以興滅繼絕謝天下。殷之後遂與周並立。使三監淮夷不叛。武庚必不死。殷命必不黜。夫女直之待二帝亦慘矣。而我宋今年遣使祈請。明年遣使問安。王倫一市井無賴狎邪小人。謂梓宮可還。太后可歸。終則二事實□□□令一王倫且無之。則江南無人材可見也。今吾年六十餘矣。所欠一死耳。豈復□□惑哉。終不行。郭少師從瀛國公入朝。旣而南歸。與枋得道時事曰。元本無意江南。屢遣使使頓兵。令毋深入。待歲幣至卽議和。無枉害生靈也。賈寄然上書乞斂兵從和。上卽可之。兵交三年。無一介行李之事。乃挈數百年宗社而降。因相與痛哭。福建行省參政魏天祐見時方以求材爲急。欲薦枋得爲功。使其友趙孟來言。枋得罵曰。天祐仕閩。無毫髮推廣德意。反起銀冶病民。顧以我輩飾好耶。及見天祐。又傲岸不爲禮。與之言。坐而不對。天祐怒之。逼之北。枋得卽日食菜果。二十六年四月。至京師。問謝太后攢所及瀛國所在。再拜慟哭。已而病。遷憫忠寺。見壁間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猶爾。吾豈不汝若哉。留夢炎使醫持藥雜米飲進之。枋得怒曰。吾欲死。汝乃欲生我耶。棄之於地。終不食而死。伯父徽明以特奏恩爲當陽尉。攝縣事。時天基節上壽。元兵奄至。徽明出兵戰死。二子趨進。抱父屍亦死。





陸君實傳龔開

陸君實。諱秀夫。一字實翁。楚州鹽城人。生三歲。父母攜抱避地□水。居京口。比免幼。出從師肄業。聰明穎悟異他兒。郡有二孟先生。以宿學教授。生徒□□□多逾百人。知君實不凡。刮目待之。舉子文。下筆有奇語。不待師煩。日進不休。年十五。應鄉舉。得貢補太學牒。非其好也。後三年。歲在丙辰。用鄉貢登乙科。是時殿撰章子美瑛。居京口。負時望。以兄之孫子妻之。因留婿家。需次。淮尉李祥甫庭芝。制置淮東。君實嘗斂板韞和。而同年進士饒淳甫其孫。於制使有連。又殿撰賢婿。於是相督入淮安幕府。淮尉嘗考履而已。淮南幕府。號小朝廷。人物如林。淳甫與君實能自植立。其爲人沈靜寡言。與人交。不翕翕熱。凡僚吏因公事過閣。要以主賓情接爲貴。而君實退然託處。非謝舉謁告。未嘗過閣。有集則拾敬尊俎間。終日與衆客俱退。制使以此雅器重之。不欲撓拂其志。嗣以舉格改合入官。三遷至主管機宜文字。分擬諸房公事。職無不舉。京湖制使呂少傅奨。詔李制使改鎭江陵。君實仍以機宜佐行。襄陽失守。李制使投閒寓朱方。君實與親友朝暮見。不以前疎爲少。後密爲多。日從事詩酒。如在山林間也。未幾。印制使應詔卒於維揚。關治大敵壓境。人心易搖。命字牌命李制使往維揚。□□夜絕江。小駐瓜洲。維揚出鐵騎三千來迓擁。元戎兩時頃入城。君實以鞍馬□□是帷幄之謀無不與。而機職領之如故。召赴都堂稟議。權臣誘進之。君實忙無自獻之意。循比除提轄文思院。出爲制置大使參議官。兼淮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淮憲與制右不侔。旣無蓋治。亦無公使供給。以故多制垣上介兼領。因之望嵩焉。君實處之晏如也。事會艱危。制臣介赴闕奏請留中。未幾。闕至帥府留滯。宸、景炎新造。君實以端明殿學士參贊都督軍事。陳宜中旣得政。兼將相權。知君實久在兵間。歷諳戎事。引以自近。多所咨訪。君實亦傾心贊助之。期於能濟。議有不合。以言者被謫。大將張少保世傑謂宜中曰。大業未濟。人才有限。對輒令臺諫排論人。世傑若不可相公意。亦當如此。宜中皇恐。卽日召還。遷海上。君實遂執政事。海濱誅茆捧土爲殿陛。遇時節朝會。君實端笏盛服。如立文石班。宋背少息。旣能。則望山海淒然。至以朝服揾淚。悲動左右。草莽中百種疎略。君實隨宜辭補。盡心力而爲之。及辭興幾立。兩軍相見於崖山。南軍大舟三百艘。分前後中三部。以對敵者爲先鋒。而以中部居宸居中。堅反居其後。前鋒失利。□□□歸。旌旗交錯。部伍爲之混亂。君實出倉卒。仗劍驅妻子入海。號哭拜幼君曰。陛下不□□辱。拜起。抱幼君以匹練束如一體。用黃金璽繫腰間。君臣赴水而死。己卯歲二月六日也。年四十二。君實在海上。與淸原鄧中甫光甫善。嘗手疏書日記授中甫曰。足下若後死。以此册傳故人。僕嘗託黃唐佐圭從中甫取册。不得。始以所聞樹爲此傳。用申桑梓之義。先是僕嘗序大略。成長句四韻。準朋從賦詩。或翻僕書疏一傳。存公之大義。勿以詳略爲拘。僕閑之。泣下。旣而歎曰。吾郡以忠孝聞。死節有趙公師且。至行有徐節孝先生。今吾君實得與趙公相望。而其子乃先驅入海。使陸氏一枝無紬。趙公則有三歲孤兒不併死。較之君實不其甚可哀也。然在當時。趙公孤兒有收養者。幸而成人。可爲公後。無他說。至若君實之子。年已弱冠。假令不死。託之何人。此君實事有愧於節孝。受無後之罪。而於趙公不能作烈士斷腕之事。時勢有不同者。庸詎知其心不爾。則傳其可以不作。朋友之言其可以不愼乎

力短不能使滑輯幽光，浮於偉節，斯爲可愧焉耳。蘇渤曰，昔趙簡子使尹鐸治晉陽，請曰，繭絲乎，保鄣乎。曰，保鄣哉。尹鐸結民心，盡□□以備其入也。及襄子爲智伯所攻，卒以晉陽獲濟。自甲戌大軍渡江，東南如晉□□走者何所，再舊而亡，幾及五年，竟無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使其民效死勿去，惟有逡巡遁而已。國之亡固有天數，抑亦人事有不至與。而吾君賢將弱，蓋瘁死而後已。烏乎悲夫，天耶人耶。

宋寶祐四年丙辰，理宗之三十二年也。迨今康熙甲子，凡五百四十八年，宋社遂，元社亦遂，明社又遂。河山數易，滄桑幾移，而區區一題名錄，乃長留天地間而不壞。見者爲之咨嗟三歎，琛若瑯嬛，豈非以文謝陸三君子其人哉。烏乎，天地板蕩，臣節乃見，名世五百，志士挺生，不能不踖然於濟浦石齋先生也。

淮陰龔璽予撰文陸二傳，與萊立夫釋其類司馬遷班固所爲，陳蕃以下不及也。謝疊山傳，姑從唐荊川編中錄出，俱列於簡首，天生偉人，以終一代之運，豈偶然哉。覽此可以得其槩矣。康熙甲子秋日，晉安林佶識。

# 題名錄

撰人不詳



## 第一甲

第一人 王佐 紹興府山陰縣禹會鄉廣陵里
第二人 右迪功郎 董德元 吉州永豐縣雲蓋鄉善和里
第三人 和州助教 陳孺 撫州臨川縣西團鄉文公坊
第四人 右修職郎 莫汲 開封府開封縣吹臺鄉百赤里
第五人 蕭燧 臨江軍新喻縣蕭山鄉析桂里
第六人 王忠彥 眉州眉山縣忠孝鄉崇道里
第七人 右承務郎 葛郯 開封府祥符縣[illegible]壽鄉化常村
第八人 陳聞遠 衢州開化縣開元鄉衣錦里
第九人 葉謙亨 處州麗水縣孝行鄉雲堂里
第十人 何欽承 建州浦城縣永興鄉暴儀里

## 第二甲

第一人 甘焯 開封府祥符縣咸寧坊
第二人 沈文 開封府開封縣汴陽坊
第三人 劉季裴 開封府開封縣吹臺鄉力邑里
第四人 朱熙載 處州縉雲縣最福鄉和仁里
第五人 吳懤 常州無錫縣揚名鄉賓雁里
第六人 劉鎮 溫州樂清縣茗嶼鄉鵬飛里
第七人 王亮功 福州長溪縣勸儒鄉擢秀里
第八人 虞育 仙井監仁壽縣仁義鄉加寧里
第九人 溫鏜 河南府新安縣慈澗鄉阜潤里
第十人 胡元質 平江府長洲縣樂安鄉仁壽里
第十一人 章謐 處州麗水縣安康鄉招賢里
第十二人 柴衛 衢州江山縣常山鄉嵩高里
第十三人 芮燁 湖州烏程縣澄靜鄉光化里
第十四人 林公望 秀州華亭縣新江鄉松澤里
第十五人 右迪功郎 陳豐 興化軍仙遊縣歸德鄉萬壽里
第十六人 李彥穎 湖州德清縣永和鄉仁智里
第十七人 朱燮 邛州臨邛縣臨邛鄉新興里
第十八人 張穎 紹興府山陰縣坊郭鄉甲子里
第十九人 右迪功郎 秦淵 揚州高郵縣武寧鄉左廂里

## 第三甲

第一人 索揚 蜀州晉原縣尚賢坊
第二人 李儆如 簡州陽安縣龍門鄉福田里
第三人 詹叔善 信州玉山縣惠安鄉忠孝里
第四人 吳瓊 開封府開封縣信陵坊
第五人 洪邦直 饒州樂平縣金山鄉桂歲里
第六人 余童 饒州樂平縣萬全鄉耆德里
第七人 蹇駒 潼川府鹽亭縣龍池鄉龍池里
第八人 吳杉 嘉州洪雅縣歸仁鄉清太里
第九人 李承 眉州彭山縣平東鄉平東里
第十人 張諾 彭州崇寧縣義興鄉扶極里
第十一人 朱三省 湖州安吉縣順安鄉引濟里
第十二人 田興宗 處州麗水縣和樂鄉保安里
第十三人 徐存 婺州蘭溪縣銅山鄉清江里
第十四人 黎梓 潭州醴陵縣建甯鄉豐仁里
第十五人 張恪 衢州江山縣須江鄉允政里
第十六人 楊岳 嘉州龍遊縣符文鄉三[illegible]里
第十七人 冉嶶之 梁山軍梁山縣水東鄉歸仁里
第十八人 萬介 開封府祥符縣黃溝鄉赤堤村
第十九人 潘觀國 泗州盱眙縣都梁鄉淮上坊
第二十人 朱鶴 果州南充縣容渠鄉豐泉里
第二十一人 張偉 秀州華亭縣新江鄉道成里
第二十二人 馮忠嘉 汝州梁縣新豐鄉阜俗里
第二十三人 何性仁 渠州鄰水縣德遊鄉榮來里
第二十四人 龔滂 信州上饒縣進賢鄉明倫里

第二十五人　黃克仁　潼川府郪縣高橋鄉承興里
第二十六人　黎商老　成都府廣都縣龍錢鄉旌孝里
第二十七人　王人鑒　邵武軍建寧縣南鄉赤岸里
第二十八人　趙不愧　宗正寺玉牒所
第二十九人　謝　鴻　邵武軍邵武縣仁榮鄉同福里
第三十人　趙善岫　玉牒所
第三十一人　張商卿　建州建安縣建安鄉川石里
第三十二人　盧彥文　興化軍莆田縣崇業鄉延陵里
第三十三人　趙像之　玉牒所
第三十四人　趙彥文　玉牒所
第三十五人　陳大方　福州長樂縣二難鄉崇立里
第三十六人　魏師遜　建康府溧水縣崇教鄉清化里
第三十七人　尤　袤　常州無錫縣開化鄉白石里

## 第四甲

第一人　孟致誠　順昌府汝陰縣旌義鄉崇義坊
第二人　蕭　肅　吉州安福縣清化鄉同孝里
第三人　曾　貴　福州閩縣鳳池西鄉崇賢里
第四人　李　蓩　蜀州晉原縣義邑坊
第五人　何昌邦　建州崇安縣武夷鄉梅上里
第六人　王　芾　宣州太平縣長壽鄉長義里
第七人　冷世光　平江府常熟縣積善鄉虞山里

二

第八人　陳天麟　宣州宣城縣長安鄉孝義里
第九人　右通直郎　陸升之　開封府陳留縣孝義鄉
第十人　黃適中　衢州龍遊縣立德鄉衣錦里
第十一人　龔　尹　常州宜興縣成任鄉薦福里
第十二人　鍾將之　鎮江府丹陽縣練塘鄉龍許里
第十三人　蒲堯仁　福州侯官縣桂枝鄉榮親里
第十四人　朱伯雄　饒州浮梁縣白水鄉山東里
第十五人　程千里　信州玉山縣玉山鄉禹門里
第十六人　王師愈　婺州金華縣大雲鄉安期里
第十七人　袁　觀　綿州巴西縣在郭鄉五福里
第十八人　陳經國　開封府開封縣旌德村
第十九人　陳　篆　常州無錫縣揚名鄉資雁里
第二十人　陳伯山　興化軍莆田縣感德鄉南匿里
第二十一人　童用賓　衢州龍遊縣宣教鄉移風里
第二十二人　江獻可　揚州高郵縣左廂仁義坊
第二十三人　王康年　湖州烏程縣霅水鄉倉場里
第二十四人　何　陋　遂州伏成縣甘泉鄉蘭池里
第二十五人　高　選　紹興府餘姚縣上林鄉石仁里
第二十六人　陸光之　紹興府山陰縣坊郭鄉錦鱗里
第二十七人　蒲堯章　福州侯官縣桂枝鄉榮親里
第二十八人　韓　炳　仙井監仁壽縣歸惠鄉加南里

三

第二十九人　葉　翊　溫州永嘉縣膺符鄉南洲里
第三十人　王　昉　潼川府通泉縣西北園
第三十一人　李用之　澧州澧陽縣孝義鄉大和南
第三十二人　韓大甯　信州玉山縣玉山鄉建平里
第三十三人　勾龍震　成都府成都縣江陰坊
第三十四人　包　府　饒州浮梁縣安仁鄉題遐里
第三十五人　龐　守　合州石照縣墊江鄉浮山里
第三十六人　葉翔鳳　福州侯官縣石門鄉九功里
第三十七人　右迪功郎　鮑安行　饒州浮梁縣福慶鄉靈源里
第三十八人　周汝士　紹興府嵊縣仁德鄉甘棠里
第三十九人　李進脩　簡州平泉縣壽郎鄉永甯里
第四十人　邵　穎　婺州金華縣白沙鄉山回里
第四十一人　李　清　興化軍莆田縣崇業鄉延興里
第四十二人　毛　介　衢州江山縣禮賢鄉忠溪里
第四十三人　芮　輝　湖州烏程縣澄靜鄉光化里
第四十四人　勾龍雱　成都府成都縣江陰坊
第四十五人　梁汝昌　福州永福縣通化鄉開平里
第四十六人　劉安世　吉州安福縣坊市盤桂坊
第四十七人　章朝宗　臨安府臨安縣錦南鄉勤賢里
第四十八人　林次融　福州長樂縣崇政鄉敦素里
第四十九人　俞光凝　臨安府錢塘縣吳山鄉吳田里

一七

| | | |
|---|---|---|
| 第五十人 | 彭光邦 | 臨江軍清江縣建安鄉新城里 |
| 第五十一人 | 胡百能 | 平江府長洲縣樂安鄉彊歆里 |
| 第五十二人 | 石才孺 | 鄭州管城縣懷忠鄉北高邑村 |
| 第五十三人 | 范仲微 | 開封府開封縣吹臺鄉 |
| 第五十四人 | 鮑慎履 | 建康府上元縣鍾山坊北左廂 |
| 第五十五人 | 王賓 | 達州巴渠縣石鼓鄉官池里 |
| 第五十六人 | 李開 | 廣德軍廣德縣廣德鄉旌孝里 |
| 第五十七人 | 何騰 | 開封府開封縣永寧鄉保安村 |
| 第五十八人 | 黃文昌 | 建昌軍南豐縣折賢鄉軍村 |
| 第五十九人 | 毛惠直 | 吉州吉水縣仁壽鄉歸仙里 |
| 第六十人 | 練概 | 建州建安縣黃鶴鄉南才里 |
| 第六十一人 | 史夬 | 眉州青神縣召德鄉長泉鎮 |
| 第六十二人 | 王宗衡 | 泉州南安縣金雞鄉歸化里 |
| 第六十三人 右奉議郎 | 鍾離松 | 建康府江寧縣建業坊 |
| 第六十四人 | 林錞 | 福州連江縣寧善鄉欽平里 |
| 第六十五人 | 陳德脩 | 建昌軍南城縣坊郭棲霞坊 |
| 第六十六人 | 雍恩 | 普州安岳縣折桂鄉衣錦里 |
| 第六十七人 | 鄭之純 | 徽州歙縣布政鄉成果里 |
| 第六十八人 | 歐陽文起 | 臨江軍新喻縣擢秀鄉萬全里 |
| 第六十九人 | 李淵 | 興化軍莆田縣崇業鄉延興里 |
| 第七十人 | 陳滂 | 饒州安仁縣崗興鄉遷墻里 |



| | | |
|---|---|---|
| 第七十一人 | 林大受 | 潮州揭陽縣永寧鄉承富里 |
| 第七十二人 | 吳彥夔 | 興國軍永興縣崇儒鄉雙遂里 |
| 第七十三人 | 許登 | 漳州龍溪縣永寧鄉州市里 |
| 第七十四人 | 方綰 | 興化軍莆田縣崇業鄉清平里 |
| 第七十五人 | 鄒樗 | 常州晉陵縣孝仁東坊臨川里 |
| 第七十六人 | 范仲較 | 開封府祥符縣魏陵鄉西利坊 |
| 第七十七人 | 嚴瑀 | 衢州江山縣感化鄉新恩里 |
| 第七十八人 | 李几 | 普州安岳縣折桂鄉衣錦里 |
| 第七十九人 | 林清卿 | 溫州平陽縣繁枝里 |
| 第八十人 | 周邵 | 婺州永康縣武平鄉碧湖里 |
| 第八十一人 | 戴振 | 宣州宣城縣射亭鄉靈源里 |
| 第八十二人 | 譚炤 | 潼川府銅山縣郪下里住郪縣木池鎮 |
| 第八十三人 | 王堯臣 | 福州長樂縣善政鄉賓賢里 |
| 第八十四人 | 雷行之 | 鄜州直羅縣化龍鄉 |
| 第八十五人 | 楊獬 | 臨江軍新喻縣振操鄉新昌里 |
| 第八十六人 | 余彥廣 | 撫州臨川縣長樂鄉常棣里 |
| 第八十七人 | 劉公特 | 福州侯官縣桂枝鄉聚星里 |
| 第八十八人 右迪功郎 | 方顏 | 饒州德興縣建節鄉歸信里 |
| 第八十九人 吉州助教 | 張溥 | 處州龍泉縣西倚鄉靈巖里 |
| 第九十人 | 陳俱 | 臨安府錢塘縣履泰鄉九曲里 |
| 第九十一人 | 李杭 | 合州巴川縣六集鄉登高里 |



| | | |
|---|---|---|
| 第九十二人 | 廉師旦 | 平江府吳縣至德鄉昌角里 |
| 第九十三人 | 王汝嘉 | 忠州墊江縣永豐鄉清富里 |
| 第九十四人 | 向騤 | 眉州彭山縣平東鄉多雲里 |
| 第九十五人 | 張穆 | 嘉州夾江縣漢川鄉龍吟里 |
| 第九十六人 保義郎 | 趙不悔 | 宗正寺玉牒所 |
| 第九十七人 | 謝芷 | 泉州晉江縣開建鄉修仁里 |
| 第九十八人 | 周習 | 溫州平陽縣歸仁鄉桂橫里 |
| 第九十九人 | 薛璨 | 興化軍興化縣長樂鄉清元西里 |
| 第一百人 | 王滋 | 台州黃巖縣永寧鄉金砂里 |
| 第百一人 | 趙彥恂 | 宗正寺玉牒所 |
| 第百二人 承節郎 | 趙彥齡 | 玉牒所 |
| 第百三人 | 周彥 | 建康府溧陽縣瑞蓮坊 |
| 第百四人 | 陳思文 | 福州長樂縣善政鄉賓賢里 |
| 第百五人 | 江賓王 | 建康府句容縣坊正鄉南陽里 |
| 第百六人 | 王訢 | 江陰軍江陰縣大寧鄉就日里 |
| 第百七人 | 梁南一 | 泉州晉江縣晉江鄉聚歆里 |
| 第百八人 奉議郎直敷文閣 | 韓彥直 | 延安府膚施縣烏水鄉強遠社 |
| 第百九人 | 俞擘 | 南劍州沙縣翔鸞鄉化劍里 |
| 第百十人 右朝請郎直敷文閣 | 張宗元 | 秦州三陽寨雙柳鎮 |
| 第百十一人 | 馮公亮 | 常州武進縣仁孝西坊永定里 |
| 第百十二人 成忠郎 | 趙公懋 | 宗正寺玉牒所 |

| | | |
|---|---|---|
| 第百十三人 | 趙僙之 | 玉牒所 |
| 第百十四人 承節郎 | 趙伯術 | 玉牒所 |
| 第百十五人 | 趙不敵 | 玉牒所 |
| 第百十六人 | 趙善珏 | 玉牒所 |
| 第百十七人 | 陳秀實 | 福州永福縣迪化鄉開平里 |
| 第百十八人 | 趙子修 | 玉牒所 |
| 第百十九人 承節郎 | 趙公戢 | 開封府祥符縣 |
| 第百二十人 忠訓郎 | 趙伯茂 | 玉牒所 |
| 第百二十一人 承節郎 | 趙師孟 | 玉牒所 |
| 第百二十二人 | 趙伯璦 | 玉牒所 |

## 第五甲

| | | |
|---|---|---|
| 第一人 | 戴幾先 | 常州無錫縣天授鄉迴瀆里 |
| 第二人 | 楊大全 | 嘉州龍游縣符文鄉三墳里 |
| 第三人 | 楊騫 | 河中府河東縣齊南鄉　里 |
| 第四人 | 蔡瑆 | 興化軍仙遊縣唐安鄉孫孝里 |
| 第五人 右從事郎 | 王允功 | 臨安府錢塘縣吳山鄉吳山里 |
| 第六人 | 黃涯 | 彭州崇寧縣常熟鄉豐潤里 |
| 第七人 | 朱江 | 平江府長洲縣大雲鄉慶雲里 |
| 第八人 | 劉蒙 | [illegible]州漢張縣樂歲鄉儒學里 |
| 第九人 | 胡佑 | [illegible]石軍西門 |
| 第十人 | 徐日章 | 常州宜興縣清泉鄉折桂里 |



| | | |
|---|---|---|
| 第十一人 | 陳式 | 潮州海陽縣延德鄉歸德里 |
| 第十二人 | 任源 | 威州保寧縣獨上村 |
| 第十三人 | 李升 | 福州閩縣鳳池西鄉崇賢里 |
| 第十四人 | 范時中 | 簡州陽安縣龍門鄉福田里 |
| 第十五人 | 龔夢良 | 興化軍莆田縣崇業鄉延陵里 |
| 第十六人 | 劉棠 | 吉州安福縣絲池坊 |
| 第十七人 | 鈎宏 | 眉州眉山縣安陽鄉馴江里 |
| 第十八人 | 勾龍驤 | 榮州榮德縣榮川鄉歸政里 |
| 第十九人 | 莫冲 | 湖州歸安縣仁風鄉迎春里 |
| 第二十人 | 鮑喬 | 處州龍泉縣延慶鄉安集里 |
| 第二十一人 | 雍有容 | 資州盤石縣義合鄉綏德里 |
| 第二十二人 | 李伊鼎 | 仙井監仁壽縣布德鄉禮賓里 |
| 第二十三人 | 王傑 | 福州永福縣迪化鄉開一里 |
| 第二十四人 | 樊賓 | 泉州南安縣清泉鄉新陵里 |
| 第二十五人 | 冷世務 | 平江府常熟縣積善鄉虞山里 |
| 第二十六人 | 倪寬 | 建州政和縣太和鄉高宅里 |
| 第二十七人 右迪功郎 | 黃璋 | 邵武軍邵武縣永城鄉　康里 |
| 第二十八人 | 許冰清 | 饒州樂平縣金山鄉明口里 |
| 第二十九人 | 邱宗 | 建州甌寧縣城下狀元坊 |
| 第三十人 | 俞處約 | 臨江軍新淦縣善政鄉豐財坊 |
| 第三十一人 | 劉趧 | 潼川府通泉縣通泉鄉 |



| | | |
|---|---|---|
| 第三十二人 | 詹亢宗 | 紹興府山陰縣禹會鄉賓舍里 |
| 第三十三人 | 陳昱 | 建州建陽縣崇政鄉崇化里 |
| 第三十四人 | 魏憲 | 資州盤石縣義合鄉綏德里 |
| 第三十五人 | 宗昇 | 南劍州劍浦縣城下永慶坊 |
| 第三十六人 | 鄒孟 | 饒州樂平縣金山鄉桐林里 |
| 第三十七人 | 牟子正 | 仙井監仁壽縣布德鄉禮賓里 |
| 第三十八人 | 石仲集 | 潮州海陽縣延德鄉歸德里 |
| 第三十九人 | 嚴第 | 衢州江山縣感化鄉新恩里 |
| 第四十人 | 甘定中 | 漢州什邡縣新安鄉承明里 |
| 第四十一人 | 方簡輿 | 興化軍莆田縣武化鄉尊賢里 |
| 第四十二人 | 胡鎔 | 處州縉雲縣萬安鄉遇明里 |
| 第四十三人 | 譙筌 | 潼川府飛烏縣禮賢鄉永樂里 |
| 第四十四人 | 張觀國 | 懷安軍金堂縣大度鄉清泉里 |
| 第四十五人 | 柳仲永 | 鎮江府丹徒縣化龍坊 |
| 第四十六人 | 沈壽康 | 紹興府山陰縣禹會鄉魯山里 |
| 第四十七人 | 吳瑀 | 常州無錫縣開元鄉化昌里 |
| 第四十八人 | 楊昂 | 婺州金華縣大雲鄉安期里 |
| 第四十九人 | 潘庭翼 | 溫州永嘉縣清通鄉遷僊里 |
| 第五十人 | 章駒 | 處州麗水縣孝行鄉龍順里 |
| 第五十一人 | 鄭國翰 | 潮州海陽縣長樂鄉尚仁里 |
| 第五十二人 | 趙邦 | 建昌軍南豐縣坊郭中和坊 |

| | | |
|---|---|---|
| 第五十三人 | 陳光 | 泉州永春縣登龍鄉民蘇里 |
| 第五十四人 | 王東里 | 處州麗水縣浮雲鄉德廣里 |
| 第五十五人 | 劉煥 | 福州懷安縣永平鄉孝悌里 |
| 第五十六人 | 許璹 | 常州無錫縣開化鄉白石里 |
| 第五十七人 | 林杆 | 泉州晉江縣晉江鄉臨江里 |
| 第五十八人 | 葉元凱 | 饒州德興縣銀山鄉泰寧里 |
| 第五十九人 | 張然 | 秀州崇德縣清風鄉化遷里 |
| 第六十人 | 陸師古 | 通州海門縣禮安鄉十善里 |
| 第六十一人 | 林光祖 | 平江府長洲縣東吳鄉儒學里 |
| 第六十二人 | 史杶 | 果州西充縣 |
| 第六十三人 | 胡觀國 | 常州武進縣雙桂坊慈訓里 |
| 第六十四人 | 朱永裔 | 閬州閬中縣新安鄉 |
| 第六十五人 | 毋過 | 潼川府通泉縣製錦坊 |
| 第六十六人 | 沈中立 | 明州鄞縣光同鄉中林里 |
| 第六十七人 | 王桶 | 處州麗水縣浮雲鄉德廣里 |
| 第六十八人 | 余溥 | 福州侯官縣桂枝鄉聚星里 |
| 第六十九人 | 吳利見 | 福州福清縣太平鄉永西里 |
| 第七十人 右承務郎 | 吳邵年 | 溫州永嘉縣豐年坊右廂 |
| 第七十一人 | 周富邦 | 眉州丹稜縣富壽鄉鹽泉里 |
| 第七十二人 | 李兼善 | 吉州廬陵縣延福鄉同川里 |
| 第七十三人 | 王端彥 | 饒州德興縣南部孝順里 |



| | | |
|---|---|---|
| 第七十四人 | 朱登 | 溫州瑞安縣崇泰鄉廻渡里 |
| 第七十五人 | 詹輗 | 建州崇安縣武夷鄉會仙里 |
| 第七十六人 | 陳舉善 | 台州臨海縣大固鄉邱祥里 |
| 第七十七人 | 童大定 | 明州奉化縣奉化鄉建城里 |
| 第七十八人 | 龐愈 | 合州石照縣墊江鄉浮山里 |
| 第七十九人 | 金鼎 | 婺州金華縣大安鄉安期里 |
| 第八十人 | 吳特 | 建州政和縣東平鄉感化里 |
| 第八十一人 | 葉民極 | 建昌軍新城縣禮教鄉長成里 |
| 第八十二人 | 茹驤 | 紹武府峽縣昇平鄉集賢里 |
| 第八十三人 | 陳康嗣 | 福州羅源縣崇德鄉安金里 |
| 第八十四人 | 林思永 | 溫州永嘉縣右廂新河北界棣華里 |
| 第八十五人 右廸功郎 | 周毅 | 福州閩縣鳳池西鄉崇賢里 |
| 第八十六人 | 施貫之 | 湖州安吉縣移風鄉清泉里 |
| 第八十七人 | 王萬修 | 福州長溪縣勸儒鄉擢秀里 |
| 第八十八人 | 袁炎 | 簡州陽安縣龍門鄉福田里 |
| 第八十九人 | 馬炳 | 嘉州龍遊縣合浦鄉蘇稽里 |
| 第九十人 | 朱熹 | 建州建陽縣群玉鄉三桂里 祖居徽州婺源縣 |
| 第九十一人 | 陳良弼 | 南劍州沙縣龍山鄉崇仁里 |
| 第九十二人 | 胡師徐 | 建州崇安縣新豐鄉黃伯里 |
| 第九十三人 忠翊郎 | 方師尹 | 信州弋陽縣萬全鄉[illegible]翊里 |
| 第九十四人 | 左慶延 | 吉州永新縣太平鄉長德里 |



| | | |
|---|---|---|
| 第九十五人 | 楊浚 | 臨安府錢塘縣錢塘鄉錢塘里 |
| 第九十六人 | 顧澥 | 興化軍莆田縣感德鄉胡公里 |
| 第九十七人 | 馮用休 | 遂寧府長江縣馬觀鄉宜軍里 |
| 第九十八人 | 洪澤 | 福州懷安縣敦業鄉遷善里 |
| 第九十九人 | 張士僧 | 開封府開封縣吹臺鄉蘇村里 |
| 第一百人 | 汪處實 | 饒州樂平縣永善鄉上德里 |
| 第一百一人 | 蕭南式 | 吉州萬安縣誠信鄉建唐里 |
| 第一百二人 | 袁富文 | 吉州永新縣義和鄉厚俗里 |
| 第一百三人 | 張永年 | 忠州臨江縣宜君鄉太平里 |
| 第一百四人 | 胡權 | 處州縉雲縣美化鄉崇邱里 |
| 第一百五人 | 李左 | 常州宜興縣成任鄉常富里 |
| 第一百六人 | 段友直 | 南劍州劍浦縣城內狀元坊 |
| 第一百七人 | 唐僅 | 潼川府射洪縣懷德鄉處仁里 |
| 第一百八人 | 聶端禮 | 饒州樂平縣豐樂鄉鶴鳴里 |
| 第一百九人 | 謝芘 | 泉州晉江縣安仁鄉聚仁里 |
| 第一百十人 | 張敎仁 | 成都府郫縣溫柔鄉 |
| 第一百十一人 | 卓冠 | 福州古田縣建東鄉保安里 |
| 第一百十二人 | 季時亨 | 婺州金華縣大安鄉安期里 |
| 第一百十三人 | 喻邦佐 | 仙井監仁壽縣仁義鄉加寧里 |
| 第一百十四人 | 張宗流 | 永康軍導江縣沉犀鄉含章里 |
| 第一百十五人 | 王章 | 永興軍長安縣金城坊 |

| 名次 | 姓名 | 籍貫 |
|---|---|---|
| 第一百十六人 | 何　瑛 | 宣州南陵縣澄清鄉建賢里 |
| 第一百十七人 | 吳良驥 | 溫州瑞安縣集善鄉懋德里 |
| 第一百十八人貴州助教 | 葉　衡 | 婺州金華縣大雲鄉安期里 |
| 第一百十九人 | 陳長源 | 常州無錫縣揚名鄉城西里 |
| 第一百二十人 | 劉　坦 | 福州侯官縣桂枝鄉永平里 |
| 第一百二十一人 | 張　密 | 合州石照縣墊江鄉浮山里 |
| 第一百二十二人 | 景黃裳 | 普州安岳縣歸善鄉壽政里 |
| 第一百二十三人 | 楊　靖 | 眉州丹稜縣至孝鄉忠信里 |
| 第一百二十四人 | 游壽甯 | 廣安軍新明縣蘭陵鄉悉和里 |
| 第一百二十五人 | 蘇　升 | 泉州永春縣善政鄉昭善里 |
| 第一百二十六人 | 周光遠 | 衢州江山縣布政鄉靈善里 |
| 第一百二十七人 | 劉庭楊 | 南安軍南康縣比屋鄉雙溪里 |
| 第一百二十八人 | 譚守約 | 韶州樂昌縣大甯鄉伍莊里 |
| 第一百二十九人 | 黃嗣廉 | 建州浦城縣永興鄉船山里 |
| 第一百三十人 | 楊庭堅 | 眉州眉山縣豐川鄉平東里 |
| 第一百三十一人 | 劉希旦 | 建昌軍新城縣 |
| 第一百三十二人 | 周　孚 | 衢州江山縣崇星鄉山西里 |
| 第一百三十三人 | 陳仲謌 | 福州閩縣安仁鄉開化里 |
| 第一百三十四人 | 張　忠 | 資州盤石縣歸都鄉太清里 |
| 第一百三十五人 | 李全之 | 福州閩縣安仁鄉來盛里 |
| 第一百三十六人 | 俞　鞏 | 信州玉山縣懷德鄉進賢里 |





| 名次 | 姓名 | 籍貫 |
|---|---|---|
| 第一百三十七人 | 鈎昌期 | 渠州鄰水縣德遵鄉榮來里 |
| 第一百三十八人 | 林　翰 | 漳州龍溪縣遊仙鄉龍川里 |
| 第一百三十九人 | 陳王賓 | 瀘州合江縣靜安鄉安溪里 |
| 第一百四十人 | 黃　岱 | 興化軍莆田縣崇業鄉延陵里 |
| 第一百四十一人 | 賈　渤 | 潼川府郪縣崇政鄉新化里 |
| 第一百四十二人 | 徐　履 | 溫州瑞安縣義翔鄉處仁里 |
| 特奏名第一人 | 俞舜凱 | 嚴州歙縣登瀛鄉折桂里 |



紹興十七年三月二十四日

御筆手詔

門下朕惟自古聖王之治莫先得士而國家科目之設最為周密往者宇內多故猶不忘三年之舉矧今寰宇日靖學校興行人知嚮方顧不能率厥猷其網羅群材庶可令有司蒐取茂異咸與討論朕將試之春官親策於廷庶以好賢之有益於治道布告天下體朕意為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紹興十八年四月初三日

御試策一道

朕觀自古中興之主莫如光武之盛蓋既取諸新室又攸一代宏模纂乎與高祖相望垂統皆二百祀朕甚慕之今子大夫適遭國家咸造於廷顧國今日治道何異稽可以起晉唐之陵夷何興可以接東漢之軌嗟夫既抑威宮之歛謝西域之質朕柔道所理必有品章條貫要兼創業守文之懿規夏商周宜猶有光為國子大夫之所蓄積也其著於篇朕將親覽

紹興十八年二月十二日鎖院

勅差

知貢舉

左朝奉郎權尚書吏部侍郎
兼權直學士院邊　知白

同知貢舉

左朝奉郎權尚書禮部侍郎
兼權吏部侍郎周　執羔
左奉議郎守右正言兼崇政
殿說書巫　伋

參詳官

左朝奉大夫鄭　鬲
左朝散郎行司農寺丞周
莊仲
左朝散郎行國子監丞兼權
尚書吏部員外郎沈虛中
左朝散郎周　林
左承議郎行祕書省正字兼
提舉祕書省編定書籍官
兼權尚書禮部員外郎馮
立方
左承奉郎宜御史臺主簿陳
義
左奉議郎行太常寺主簿兼
權祕書省校勘書籍官林
大鼐
左承議郎行宗正寺主簿王
葆

點檢試卷官

左朝請大夫守尚書六部門
兼權尚書兵部員外郎程
瑀
左朝請大夫監登聞檢院余
仔
左朝奉郎行太常博士蔡季
左從事郎充詳定一司勅
令所刪定官丁　要
左承議郎新行國子監丞權
監都進奏院李　溥
左宣教郎諸王宮大小學教
授兼權祕書省校勘書籍
官葉　琳
左宣教郎皇太后宅教授兼
從周
左迪功郎守大理評事秦
塤
左朝奉郎行太府寺主簿余
資興
左承議郎幹辦諸司審計司
湯　允恭
左承議郎郭　孝參
左承議郎黃　攸能
左奉議郎主管官告院章
夏
左宣教郎祝　閎
左宣教郎葉　謐

左宣教郎元　益
左宣義郎王　悅
左迪功郎臨安府府學教授
何　溥
左從事郎知臨安府仁和縣
事方　升之
左迪功郎權臨安府北郭紅
幸務揚孫　夙輔
二月十八日十九日二十日引試
詩賦論策三場
二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二十四
日引試經義論策三場
別試
考試官

左朝請郎殿中侍御史兼崇
政殿說書余　堯弼
點檢試卷官
左承奉郎樞密院編修官林
機
左承議郎幹辦行在諸司糧
料院謝　邦彥
左奉議郎職差監行在左藏
東庫錢　世明
左從事郎監行在雜賣場監
同
三月二十三日引試
御試
殿差

初考官
左朝散大夫權尚書禮部侍
郎兼直學士院沈　該
左朝散大夫尚書右司員外
郎兼玉牒所檢討官吳秉
左奉議郎守尚書刑部員外
郎陳　誠之
覆考官
左朝散郎權尚書戶部侍郎
李　朝正
左宣教郎守尚書司封員外
郎湯　思退
左奉議郎守尚書司勳員外
郎沈　介

詳定官
左朝奉郎試工部尚書詹
大方
左朝奉郎監察御史張　杞
左宣教郎太學博士王之望
編排官
左中大夫新除尚書戶部侍
郎兼權兵部侍郎李椿年
左朝請郎殿中侍御史兼
崇政殿說書余　堯弼
初考點檢試卷官
左從事郎詳定一司　勅令
所刪定官吳　武陵
覆考點檢試卷官

左文林郎秘書省正字兼權
兼秘書省編定書籍官孫
仲鼇
續承指揮添差到封彌兼充初
覆考同共考校
左朝散郎通判臨安軍府事
黃　裒
左宣義郎南王宮大小學教
授曹　筠
左承議郎幹辦行在諸司糧
料院謝　邦彥
左奉議郎監行在左藏東庫
錢　世明
左從事郎監行在雜賣場監

同
左從政郎主管尚書刑工部
架閣文字唐　承家
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
四月十七日
皇帝御集英殿唱名　賜狀元王佐
以下及第出身同出身共三百
三十人釋褐當月十八日卷
期集所
料部
江西王　鍾離松　萬俯
牋表
俞處約　陳豐　陸升之
俞允懷　黃偵

主管題名小錄
何溥　何欽承　劉安世
程千里　田興宗　葉謙亨
朱衡　韓彥直　張宗元
掌儀
萬介　徐履
典客
余彥廣　朱登
掌計
蕭燧
掌器
潘叔國
掌膳
張沆

掌酒果
王允功
監門
方頴　袁宮文
四月二十六日依
例賜錢一千七百貫
四月二十九日
朝謝
五月初二日就法慧寺拜
黃甲敘同年
五月初五日赴國子監謁謝
先聖
先師
鄒國公

五月　日立題名石刻於禮
部貢院
賜狀元王佐等聞喜宴於禮部貢
院

明洪武四年進士登科錄

撰人不詳

藝海珠塵　　　　史部　類

南滙　吳　省蘭　泉之輯
上海　陸　慶循　實森校

明洪武四年進士登科錄

皇帝制曰蓋聞古先帝王之觀人莫不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漢之賢良宋之制舉得人爲盛朕自臨御以來屢詔有司搜羅賢俊然而傑特猶若罕見故又特延子大夫于廷而親策之以庶幾於古先帝王之盛節爲歷代之親策往往以敬天勤民爲務古先帝王之敬天勤民者其孰爲可法歟所謂敬天者果惟於圜丘郊祀之際致其精一者爲敬天歟抑他有其道歟所謂勤民者必如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者矣其所以不遑暇食者果何爲耶豈勤於庶事之任耶自昔而觀豈貴急於明倫厚俗倫何由而可明俗何由而可厚耶三代而下惟東漢之士俗趙宋之倫理差少疵議果何道而致然歟茲必有可言者矣宜著于篇毋泛毋略



目

提調官

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御史中丞兼中書右丞相忠勤伯汪廣洋

讀卷官

資善大夫中書省左丞相胡惟庸

嘉議大夫國子監祭酒魏觀

前太常寺博士孫吾與

奉議大夫科給事中李覆

承事郎翰林院修撰王𠋫

監試官

朝列大夫監察御史馬貫

承事郎監察御史徐汝舟

掌卷官



承直郎工部員外郎牛諒

受卷官

承直郎工部主事周寅

彌封官

從事郎秘書監監丞陶誼

對讀官

承直郎尚寶司司丞魏潛

將仕郎翰林院編修蔡玄

搜檢官

忠顯校尉虎賁左衛所鎮撫俞總

監門官

忠顯校尉神策衛所鎮撫郭綱

巡綽官

忠顯校尉金吾右衛所鎮撫周全

提調官

嘉議大夫禮部尚書陶凱

嘉議大夫禮部尚書楊訓文

# 恩榮次第

洪武四年





二月十九日

殿試

二月二十日

午門外唱名張掛黃榜

奉天殿欽聽

宣諭同日除授職名於

奉天門謝

恩

二月二十二日

賜宴于中書省

二月二十三日詣

先師孔子廟行釋菜禮

# 第一甲三名

## 賜進士及第

（第一名授承事郎　第二名授承事郎　第三名授承事郎）

**吳伯宗** 貫江西撫州府金谿縣儒籍　治書經字伯宗年三十八八月二十九日生

曾祖可宋登仕郎　祖泰道鄉貢進士　父儀元鄉貢進士　母何氏



具慶下　娶倪氏

鄉試第一名　會試第二十四名　授禮部員外郎

**郭翀** 貫山西潞州壺關縣民籍　治春秋字子翀年三十三

曾祖唐　祖成　父舉賢　母王氏

具慶下　娶王氏

鄉試第八名　會試第五十一名　授吏部主事

**吳公達** 貫浙江處州府麗水縣儒籍　治詩經字致中年二十四二月初十日生

曾祖良之宋迪功郎　祖爾祖　父世德元鄉貢進士　母劉氏

具慶下　娶李氏
鄉試第二十九名　會試第一百十五名　授戶部主事

# 第二甲一十七名

## 賜進士出身　授承事郎

**楊昱**　貫江西吉安府泰和縣儒籍
治春秋字子吾年三十八八月十一日生
曾祖復圭元贈朝列大夫贛州路[illegible]　祖會同　父叡　母郭氏



永感下　娶郭氏
鄉試第八名　會試第三名　授吏部主事

**趙友能**　貫浙江紹興府會稽縣儒籍
治春秋字宗典年四十二十二月初五日生
曾祖宗穠宋承節郎[illegible]　祖必奎　父良遇　母宋氏
具慶下　娶劉氏
鄉試第二十八名　會試第七十三名　授吏部主事

**仇敬**　貫山西平陽府曲沃縣民籍
治書經字仲立年三十二六月二十日生
曾祖守信　祖璉　父維祿　母杜氏　繼母壽氏
具慶下　娶嚴氏
鄉試第一名　會試第四十九名　授兵部主事

**丁輔**　貫江西吉安府吉水縣儒籍
治書經字允正年三十九八月二十八日生
曾祖懋甫　祖士祥　父巖　母張氏
嚴侍下　娶劉氏
鄉試第三十九名　會試第四十三名　授刑部主事

**吳鏞**　貫江西饒州府鄱陽縣儒籍
治詩經字金川年四十四
曾祖順臣　祖仲玉　父鼎　母楊氏





永感下　娶李氏
鄉試第十二名　會試第九名　授戶部司計

**黃載**　貫江西南昌府奉新縣儒籍
治詩經字文傳年四十三
曾祖應宰　祖宗禮　父翔　母鄧氏
永感下　娶李氏
鄉試第六名　會試第九十二名　授工部主事

**[illegible]**　貫浙江明州府鄞縣民籍
治詩經字[illegible]　年四十八
曾祖昇　祖益　父桂　母王氏
永感下　娶水氏
鄉試第十一名　會試第五十二名　授刑部主事

**陳信之**　貫福建福州府侯官縣儒籍
治禮記字信之年三十七九月初十日生
曾祖宗臣宋進士文林郎　祖特子　父英觀元鄉貢進士　母林氏
慈侍下　娶王氏
鄉試第三名　會試第七十九名　授禮部主事

**劉寅**　貫山西太原府崞縣儒籍
治詩經字拱辰年三十三十二月初七日生
曾祖原　祖仲安　父海　母李氏



具慶下　娶李氏
鄉試第二名　會試第十三名　授兵部主事

**杜濬**　貫江西吉安府泰和縣儒籍
治詩經字充之年四十二二月初五日生
曾祖仲玉　祖貴可　父同壽　母曾氏　繼母白氏
具慶下　娶胡氏
鄉試第三十九名　會試第四名　授工部主事

**王謏**　貫浙江台州府黃巖縣民籍
治春秋字惟允年四十一九月二十五日生
曾祖[illegible]　祖莊　父起潛　母應氏

慈侍下
鄉試第十八名　會試第二十二名　授戶部主事

**熊誼**　貫江西南昌府豐城縣民籍
治春秋字利貞年四十七
曾祖蔚直宋登仕郎　祖明祖　父裕元[illegible]　母陳氏
永感下　娶劉氏　繼娶楊氏
鄉試第二名　會試第十九名　授吏部主事

**盧睍**　貫廣西平樂府平樂縣儒籍
治詩經字仲賢年五十三
曾祖成一　祖大　父儒宗　母黃氏



慈侍下　娶李氏
鄉試第四名　會試第六十九名　授工部主事

**周子諒**　貫江西吉安府廬陵縣儒籍
治詩經字[illegible]年四十七九月二十九日生
曾祖[illegible]　祖[illegible]　父鼐　母李氏　繼母李氏　王氏
慈侍下　娶胡氏
鄉試第二十六名　會試第六十五名　授工部主事

**毛[illegible]**　貫江西南昌府南昌縣民籍
治易經字施伯年四十六
曾祖遇　祖原麟　父蒙廉　母金氏
永感下
鄉試第三十二名　會試第三十五名　授戶部主事

**王誼**　貫河南南陽府鄧州儒籍寓鎮江府
治書經字[illegible]英年四十六二月二十九日生
曾祖德卿　祖思誠　父延聚　母李氏
永感下　娶張氏
鄉試第三名　會試第七十八名　授吏部主事

**趙旅**　貫浙江紹興府山陰縣民籍
治詩經字正己年四十三五月二十八日生
曾祖孟珍宋秉義郎　祖由鍾元從仕郎[illegible]　父定滄　母金氏

永感下　娶王氏

鄉試第八名　會試第一百二十名　授吏部主事

# 第三甲一百名

## 賜同進士出身　授將仕郎

姚薇　貫江西饒州府德興縣民籍
治春秋字宗敬年五十
鄉試第十名　會試第一百十六名　授西安府渭城縣丞

王玄鎬　貫福建福州府福清縣民籍
治春秋字彥文
鄉試第七名　會試第五十八名　授淮安府桃源縣丞

葉孝友　貫江西廣信府貴溪縣儒籍
治禮記字孝友
鄉試第三十名　會試第一百名　授順德府平鄉縣丞

蔡伊　貫山西平陽府萬泉縣儒籍
治書經
鄉試第　會試第三十名　授鎮江府丹陽縣丞



金濤　貫高麗
治春秋字伯恬
鄉試第　會試第九十七名

岑鵬　貫浙江明州府慈谿縣儒籍
治詩經字搏霄
鄉試第　會試第一百八名　授太原府徐溝縣丞

李升　貫福建福州府福清縣儒籍
治春秋字仲高
鄉試第一名　會試第三十二名　授濟南府新泰縣丞

賈敏　貫山西潞州壺關縣民籍
治春秋字克勤年三十八九月十六日生
鄉試第　名　會試第七十六名　授南昌府武寧縣丞

梁臨　貫廣東廣州府新會縣儒籍
治書經
鄉試第　名　會試第一百十九名　授開封府永城縣丞

聶鉉　貫江西臨江府清江縣儒籍
治春秋字伯器
鄉試第十四名　會試第九十七名　授順德府廣宗縣丞



詹濟　貫浙江明州府鄞縣民籍
治易經
鄉試第　會試第三十六名　授河南府永寧縣丞

鄭廷實　貫福建福州府永福縣儒籍
治詩經字君賢
鄉試第　會試第七十四名　授濟寧府曲阜縣丞

胡鑄　貫陝西西安府華州蒲城縣儒籍
治禮記字子顏
鄉試第六名　會試第十名　授福州府侯官縣丞

張正一　貫浙江金華府金華縣民籍
治書經字子明
鄉試第三十名　會試第七名　授東昌府莘縣丞

洪煜　貫浙江台州府天台縣民籍
治書經字仲和
鄉試第三十五名　會試第一百十八名　授西安府富平縣丞

包莘　貫浙江明州府鄞縣民籍寓西安府
治詩經字尹耕
鄉試第二名　會試第五十五名　授衛州府新城縣丞



詹先　貫浙江台州府臨海縣儒籍
治易經字爾吉
鄉試第二十九名　會試第一百十七名　授鳳翔府麟游縣丞

馮麒　貫浙江杭州府仁和縣民籍
治春秋字元貞
鄉試第　名　會試第八十二名　授東昌府清平縣丞

劉光　貫江西吉安府永豐縣儒籍
治春秋字明善
鄉試第　名　會試第一百十一名　授東昌府堂邑縣丞

郭翀　貫山西潞州長子縣軍籍
治春秋
鄉試第　名　會試第五十六名　授福州府福清縣丞

魏雲　貫福建福州府閩縣儒籍
治詩經字雲從
鄉試第　名　會試第一百九名　授處州府青田縣丞

張壽齡　貫廣東南雄府保昌縣民籍
治易經
鄉試第　名　會試第九十六名　授開封府洧川縣丞



林器之　貫福建福州府侯官縣儒籍
治春秋
鄉試第　名　會試第八名　授萊州府文登縣丞

趙實中　貫浙江台州府黃巖縣儒籍
鄉試第二十名　會試第六名　授汝寧府確山縣丞

俞友仁　貫浙江杭州府仁和縣儒籍
鄉試第四名　會試第一名　授濟南府長山縣丞

王誠貫浙江紹興府上虞縣儒籍
治易經字允誠
鄉試第三十名　會試第二十三名　授濟寧府魚臺縣丞

康緒貫江西吉安府泰和縣儒籍
治書經字宗正年五十二
曾祖英甫　祖壽可　父斯勝
嚴侍下
鄉試第五名　會試第一百十七名　授東平府平陰縣丞

閻伯昇貫浙江台州府天台縣儒籍
治書經
鄉試第十三名　會試第四十三名　授濟南府霑化縣丞



童尹貫浙江台州府臨海縣民籍
治詩經字廷正
鄉試第九名　會試第七十一名　授濟南府淄川縣丞

林信孚貫福建福州府懷安縣儒籍
治易經字信孚
鄉試第　名　會試第二名　授順德府內丘縣丞

陳執中貫福建福州府連江縣民籍
治易經字執中
鄉試第　會試第四十六名　授順德府鉅鹿縣丞

林文壽貫福建福州府長樂縣儒籍
治春秋字仲仁
鄉試第十三名　會試第一百七名　授濟南府鄒平縣丞

王夏貫陝西西安府同州郃陽縣儒籍
治詩經字輔炎
鄉試第四名　會試第一百名　授臨江府清江縣丞

黃穀貫福建福州府閩清縣民籍
治春秋字伯固
鄉試第　名　會試第二十名　授東昌府博平縣丞






齊季舒貫江西饒州府德興縣民籍
治詩經
鄉試第二十三名　會試第九十八名　授東平府須城縣丞

劉傑貫北平保定府易州淶水縣儒籍
治詩經
鄉試第　名　會試第六十四名　授順德府沙河縣丞

陳立貫廣東廣州府東莞縣儒籍
治春秋
鄉試第　名　會試第七十名　授[illegible]府[illegible]山縣丞

鄭潛貫福建興化府莆田縣站籍
治書經
鄉試第　名　會試第一百六十六名

陳應貫福建泉州府晉江縣儒籍
治書經字敏達
鄉試第　名　會試第百十四名　授太原府榆次縣丞

彭泰貫江西吉安府吉水縣儒籍
治書經字文淵
鄉試第三十八名　會試第三十四名　授荊州府公安縣丞



嚴植貫江西建昌府南城縣儒籍寓武昌府
治春秋字景周
鄉試第　名　會試第十四名　授　府大長縣丞

李素貫山西潞州壺關縣民籍
治詩經
鄉試第　名　會試第十八名　授袁州府宜春縣丞

李初貫江西吉安府廬陵縣儒籍寓惠州府
治詩經
鄉試第　名　會試第四十四名　授西安府武功縣丞

陳彝貫浙江溫州府永嘉縣儒籍
治詩經字原善
鄉試第　名　會試第一百十二名　授太原府陽曲縣丞

胡[illegible]貫浙江台州府天台縣民籍
治書經字均齋
鄉試第十九名　會試第十七名　授大名府元城縣丞

管貞貫江西贛州府雩都縣儒籍
治書經字原清
鄉試第十七名　會試第一百十名　授東平府陽穀縣丞



吳權貫江西南昌府進賢縣儒籍
治易經字秉行
鄉試第　名　會試第二十六名　授順德府南和縣丞

張鶴貫山西潞州潞城縣軍籍
治書經
鄉試第　名　會試第六十名　授徽州府黟縣丞

劉伯欽貫江西吉安府吉水縣民籍
治書經字子敬
鄉試第四十名　會試第五十名　授淮安府安東縣丞

葉砥貫浙江紹興府上虞縣儒籍
治易經字履道年三十二月初六日生
曾祖希翁　祖明　父景玉　母章氏
永感下　娶周氏
鄉試第十三名　會試第七十八名　授太原府定襄縣丞

林嘉貫福建福州府福清縣民籍
治春秋
鄉試第十二名　會試第八十名　授淮安府沭陽縣丞

劉鑄貫江西南昌府南昌縣儒籍
治書經字秉治

鄉試第　名　會試第十二名　授平陽府樂河縣丞

陳洪貫浙江溫州府永嘉縣民籍
治春秋字叔向
鄉試第　名　會試第二十七名　授東平府東阿縣丞

何斉信貫福建福州府閩縣儒籍寓紹興府
治春秋字孟誠年四十四
曾祖茂林　祖士　父尚貞　母陳氏
承慶下　娶王氏
鄉試第　名　會試第六十二名　授大名府南樂縣丞

傅晧貫山東東平府陽穀縣民籍
治春秋
鄉試第　名　會試第八十三名　授常州府江陰縣丞

韓正貫浙江紹興府蕭山縣民籍
治易經
鄉試第　名　會試第一百二名授濟南府利津縣丞

何德輿貫福建泉州府晉江縣儒籍
治書經
鄉試第　名　會試第六十一名　授平陽府平陸縣丞



王砥貫山西澤州陵川縣軍籍
治春秋
鄉試第　名　會試第九十九名

馮本貫北平大名府南樂縣民籍
治春秋
鄉試第三名　會試第四十名　授青州府日照縣丞

楊德亨貫福建福州府福安縣儒籍
治春秋
鄉試第十二名　會試第八十五名　授濟南府齊東縣丞

樊同貫福建福州府福清縣民籍
治詩經
鄉試第　名　會試第九十四名　授荊州府石首縣丞

欒欽貫陝西西安府耀州富平縣軍籍
治書經字敬伯
鄉試第一名　會試第九十名　授武昌府蒲圻縣丞

伍洪貫江西吉安府安福縣民籍
治春秋字伯弘年四十四三月十四日生
曾祖榮　祖天錫　父文敏　母歐陽氏
具慶下　娶劉氏



鄉試第二十八名　會試第五十七名　授東昌府臨清縣丞

鄧原忠貫福建延平府沙縣民籍
治詩經
鄉試第　名　會試第四十六名　授鞏昌府[illegible]縣丞

蔡士實貫福建福州府福清縣儒籍
治春秋字文光
鄉試第二十三名　會試第八十六名　授汝寧府遂平縣丞

葉德濟貫福建福州府侯官縣民籍
治易經字孔昭
鄉試第　會試第十一名　授濟南府陵縣丞

王錫貫山西潞州屯留縣軍籍
治易經
鄉試第　名　會試第三十一名　授撫州府崇仁縣丞

梁安貫廣東肇慶府高要縣民籍
治書經
鄉試第　名　會試第六十七名　授濟南府德平縣丞

楊文貫浙江紹興府山陰縣儒籍
治春秋字貫道
曾祖槐　祖顯吉　父深　母石氏
具慶下　娶尹氏



鄉試第十名　會試第八十四名　授平陽府襄陵縣丞

王中貫山西澤州沁水縣民籍
治春秋
鄉試第　名　會試第三十三名　授湖州府安吉縣丞

胡澄貫浙江紹興府諸暨縣儒籍寓溫州府
治禮記字以道
鄉試第五名　會試第十五名　授開封府河陰縣丞

時埶亮貫山東東平府東阿縣民籍
治禮記
鄉試第　名　會試第五名　授泉州府同安縣丞

柳資舟貫浙江紹興府山陰縣儒籍
治詩經字處蘭
鄉試第七名　會試第一百六名　授青州府臨淄縣丞

張堂貫河南彰德府安陽縣民籍
治詩經
鄉試第十四名　會試第九十五名　授平陽府太平縣丞

胡巘貫北平保定府容城縣民籍
治禮記
鄉試第　名　會試第八十二名　授河間府　縣丞



孫卓貫河南開封府鄭州滎澤縣民籍
治易經
鄉試第　名　會試第四十七名　授開封府寧陵縣丞

智睿貫北平真定府元氏縣民籍
鄉試第　名　會試第二十六名　授青州府蒙陰縣丞

喻文龍貫浙江紹興府山陰縣儒籍
治春秋字叔實
鄉試第　名　會試第七十七　授鳳翔府扶風縣丞

黃德潤 貫江西南昌府豐城縣民籍 治禮記字端玉年五十七
曾祖先甫 祖其汝 父通理 母陳氏
永感下 娶周氏
鄉試第九名 會試第二十一名 授開封府陽武縣丞
丁時敏 貫江西南昌府豐城縣儒籍 治易經字時敏年五十七
曾祖永宇 祖粲翁 父持敬 母王氏
永感下 娶聶氏
鄉試第四名 會試第一百三名 授衛輝府輝縣丞



董壽亮 貫浙江紹興府嵊縣儒籍 治春秋字彥功
鄉試第 名 會試第五十九名 授濟南府臨邑縣丞
陳節 貫浙江明州府定海縣儒籍 治詩經
鄉試第 名 會試第七十五名 授汝寧府西平縣丞
胡宗禮 貫北平北平府霸州民籍 治易經
鄉試第 名 會試第九十三名 授南安府南康縣丞
余集 貫浙江台州府寧海縣儒籍 治春秋字孟浩
鄉試第三十八名 會試第五十名 授開封府新鄭縣丞
劉中 貫河南河南府孟津縣儒籍 治易經
鄉試第 名 會試第六十八名 授東昌府恩縣丞
周潼 貫浙江嚴州府淳安縣儒籍 治春秋
鄉試第 名 會試第五十三名 授河南府偃師縣丞



明洪武四年進士登科錄



薛大昉 貫北平保定府易州儒籍 治易經
鄉試第 名 會試第十六名 授平陽府翼城縣丞
鍾霆 貫浙江紹興府上虞縣儒籍 治詩經字伯震
鄉試第二十五名 會試第二十五名 授荊州府江陵縣丞
劉長輔 貫江西吉安府吉水縣儒籍 治書經字處賢年四十四
曾祖允安 祖宋祥 父穎老 母張氏
慈侍下
鄉試第三十名 會試第四十一名 授順德府任縣丞
鄭貞仲 貫福建福州府閩縣民籍 治書經
鄉試第 名 會試第三十七名 授大名府濬縣丞
黃鉞 貫江西撫州府臨川縣儒籍 治易經字宗武
鄉試第七名 會試第百四名 授河南府登封縣丞
何子海 貫廣東廣州府番禺縣民籍 治春秋
鄉試第 名 會試第三十九名 授福州雄寧縣丞



袁泰 貫山西平陽府萬泉縣民籍 治詩經
鄉試第十名 會試第二十九名 授衡州府酃縣丞
張必泰 貫福建福州府福清縣儒籍 治春秋字子通
鄉試第 名 會試第五十四名 授鳳翔府寶雞縣丞
秦亨 貫 府亳州民籍 治詩經
鄉試第 名 會試第三十八名 授登州府黃縣丞

晉正 貫山西潞州民籍 治春秋
鄉試第 名 會試第八十八名 授撫州府樂安縣丞
鄭鈞 貫山東濟南府章邱縣民籍 治書經
鄉試第 名 會試第四十五名 授袁州府萬載縣丞
趙斗南 貫河南河南府鞏縣民籍 治春秋
鄉試第 名 會試第八十一名 授金華府東陽縣丞



趙松 貫陝西西安府華州渭南縣儒籍 治春秋
鄉試第 名 會試第二十六名 授九江府德化縣丞

# 金石契

祝肇撰

金石契

祝肇

肇何人也秉獨雉之耿姿隱俏騶之廣志長思弘益必藉於多聞乃慨歎接未周於謫士爰自賦文之後漸緊友德之期逮乎幾年稍焉合志豈伊私助之隆厥亦華風之會矣若夫歸向則察乎大道之義論議則詣乎太玄之初輪寫則注乎肺肝之蘊問學則靈乎玉石之功堪攔不回允謂問簦每一展觀未嘗不欽悚而自幸者焉雲思雪興積月加辰因秉心念之悖布諸簡槧之內晷陳品致用固因宗如其言行歷履則布鄭重喉牙益以所尋焉我非曰方人至於倍年偏境亦不繁舉行第旣就遂名曰金石契焉弘治四年八月十六日序



名氏

朱存理字性父

史經字引之

朱凱字堯民

楊循吉字君謙

王淶字濬之

都穆字元敬

李詢字好問

邢參字麗文

吳焯字次明

劉棨字封叔

右共十人以齒爲次

附一人

張布



金石契

祝肇

性父

性父爰自弱齡夙勤文學閱三餘以靡空攬五車而尤富書闕晉尸吟朱宋堂接先曹之典刑暢遺民之風格願紬多識廣稗寡聞焉耳贊曰

野有遺良性父老矣深藏若虛博哉君子

引之

引之詞色恬雅氣誼欸原鄙吝就之猶餐玉粒旣充饑腸尤增和氣彰之吟諷不自苟易孔子所謂志仁者乎贊曰

熏熏欣醇浸浸麗澤淡而不厭久矣尚德



堯民

堯民性尚文和韻合芳例求聲影於先懿研行墨以窮年嗜勝食色劬稼行穢崇賢篤分歷久不渝斷金之誼乎敝裘之度廣旣如不及猶恐失之攀之歆恩寔醲惟勉弗報而已贊曰

清矣堯民粪然風塵松顏雅落芝皃常芬

君謙

君謙荷河岳之晴靈結日月之慧氣孫乾鑿坤淩澤守滙四海橫流发然恒岱錦千年而鈴叙始可得其人乎遐謀耿度望不可齊而乃深懷接挽莫斬開救可謂友道一振也長肇二歲交踰旬紀時獲分沾一毛便得益重九鼎贊曰

君謙堂堂厥懋以揚堪輿之達就毀就藏

濬之

濬之氣抱通朗機局警穎尊賢尚古其善之最肇自垂投濬時曠瀹塵雖連呼遠駕屏不遐遺而恒尋豊路尚漸居索所惜隱而未見天廢東箭贊曰

濬之英英雅潔不伍時分秀利剸我氛土



元敬

元敬意度騰趠論議崇弘言必稱古志務用今動斯存禮行不由徑雖以英妙之期而巋然長宿之表綿綢領必而後已肇火君一歲屏友最遂入室焉香臨衢駐蓋雖川含介拾本出仁寬之量而蠅附狗續無勝救益之感未言同心遐期重通贊曰

方冠長佩典刑茲存悼風抗塵哉合人

好問

好問天生物則帝降人心譬如栢宮生皿不溢不盾敏學追古恒猶不及積思遠致不安小知輔仁友德

厭亦隆茲賛曰

人焉廋哉粹圖靡疾親之潛窺喻彼長日

麗文

麗文止水爲心靜山成性抑之不污抗之靡高求古

劇靖文之精嚴飾靜睢轉石之貞重秉位卞詔安節

不尤展矣厚資巍然遠器足以潛同玄化坐鎮澆風

千年叔度其殆庶乎賛曰

金欽其光玉不露角澆流百瞀寶哉一鶚

次明

次明儀展明粹格態靖謐智照物先幾通事隱時居



官守之域應牧宰之科矣觚翰之事特臻其巧而

重君文竅淵默留情屢接王恭之席知愧毛曾之倚

也賛曰

季英雅致藻飾素淨牛刀之才可使從政

封叔

封叔識自華門幸輿懿質挺高邁之卓志屬沉潛之

茂業枌榆雞國無退履之澱飛軒詞林速鶱雲之力

年逾弱冠境巳兼人要終之就雖涯誰闕東南之美

表優先者乎賛曰

琚珩其相椎鑿嚴嚴章華陸離千載南鏐

附一人

褒布子門士也天分甚明御覽銜勒亦一泛駕

煙艇永懷

龔立本撰

# 煙艇永懷

煙艇永懷序

古今只四倫大抵缺朋友此李宏父先生語也余每誦是言輒不禁唏噓感歎猶庶幾以爲不盡然及余身經患難細閱平生老而賤貧與世齟齬天若操余以苦趣以爲四海交情之驗而後知宏父之言悲也江河下矣余無骨肉而有宿緣幸而髮脫於鬢叁分於鮑猶慎貞友豈不解心獨此數未相投易至河漢皆嘗有云朋友之道名其實道其器洗滌其瑕疵斯爲最大今也甚焉之驚魂不轉隆中之臥龍誰識達摩空華未乾久令以

青蠅爲弔客仲翔傷心之語豈欺我哉頃讀龔淵孟先生煙艇永懷是何如蘭斷金之无侈也余有以知其說矣淵孟之文心而質行海天澄寂波瀾不生故一時交遊文者賞其春華質者呈其秋實宜其夥矣淵孟不云乎物或無情人必有情以淵孟之情而陶鑄天下之情即戈才劍識皆可爲琴瑟鐘鼓管磬之言曰胃之强者不擇飲食佳惡皆以爲佳病者則否然則余自病肖耳於世間朋友何尤雖然余聞淵孟立身如冰岳其於擇交也至慎即今永懷傷逝雖西州之痛入而愈新而山陽之泝疑不輕墮無淵孟之慎而泛言種情又無以服吾友孩未耐道人之心也

崇禎十年丁丑早秋西楚友弟方震孺書於白門護靜軒

煙艇永懷序

煙艇永懷者海虞龔淵孟先生論交傷逝之所作也先生倜儻性成抗志經世雖在黌序已嶽然屬天下之望一時交遊參其神契皆當世賢豪長者所至以時務相諮訪莫不高其識略衡辨成事而先生亦時時得發舒其志氣以益肆意於經濟大業之間嗟乎豪傑之士能自奮乎儕俗不爲章句帖括以猥瑣而挾其磊坷卓犖之氣戟髯抵掌抗談天下事流俗交口而狂惑之而有心者至結納獎掖引以自輔推轂執鞭若恐不及抑何激昂而歡多也迨身已行爲世用方且指顧一當以酬知己副同心乃哲萎痛乎憂心西州發其一慟怀闕氣熱游倒向誰游從半生諸賢如非横集滿眼榮懷萬端則悲涕流連不能已已斯亦情至者之深致矣其永懷所爲作乎集凡三卷彼名世者著其交情肝膽可照即二三隱淪筆述所及皆足發潛闡幽而縱蕭之彥雅稱之逆題目數言其人不死固野乘所謂特筆而交壇可爲炙史矣此書成於逆璫羅織之後於鉤黨死事諸君敘致益爲悽惋足備與國史採擷關係名教之書非若他人旁行雜著聊以資一時傷永已也符追隨先生語溪習中出此編相示凡平生有慨而莫即者披文如在因得從容進詢其始末不特開拓俯仰備識正人君子梗概而先生之性情風義亦挹注之無盡傾倒於語言文字之外矣

句甬通家子陸符文虎撰

# 煙艇永懷自序

世謂聲觚殺而交道土棄此殆不然物或無情人必有情有情斯有交巨卿之執紼其著者也延陵之挂劍其微者也人既有情物豈無情有交即有情子猷稱竹曰君竹不以子猷為知已乎元章呼石曰丈石不以元章為知已乎彼翻雲覆雨潛沓背偷凡皆不及情而草木之不如者耳立本狀壞當世有賜如綵有口如擱宜乎泉之比案之矣乃結髮以來金每斷於同心蘭幸逢乎雜佩悄之來不知其所以然情之往亦似不得不然但素心不朽黃髮難期未耄老而哭墨世呂黎蔚感於昔立本抱痛於今情所攸鍾寤寐耿耿頃因座師范公開府奉候起君立登遊燕紆途入洛會單書旁午間道梗塞空齋兀守傷逝興懷妥詩想象昔在與逢止述遊蹤在隱淪兼拔行路自非神乎無取形當文不加點事尚週真少陵不云乎載詠徐孺碑猶思理煙艇被是籍者聊以知我思之所繫云爾

崇禎巳巳除夕海虞龔立本書於河南撫院之後棠堂





# 煙艇永懷凡例

一官師以分親長以情皆取莊事者非相知不列

一知交先別省次南直次吳郡總非本邑故曰四方形跡雖聯其人浮泛者不入

一親朋不分長幼貴賤但以物之年月編次

一此帙成於巳巳今歲偶爲館閱念相知續逝各以類附

丁丑夏日題於南都之門雲府



# 煙艇永懷目錄


卷之一

官師親長

贈太僕寺卿前邑宰許公

贈宮保前邑宰楊忠烈公

南京評事前邑宰詹公

郡丞前教諭李公　大務前長洲令鄢公

少京兆前督學御史過公

學憲前寧國府知府關公

贈太僕寺卿前寧國府推官貢公

文學李公　處士文學二吳公

僉憲曾公

贈尚寶司卿前儀制郎諸公

贈官詹級公　京衛經歷吳公

諸父靜菴公

附

封僉都御史范大公

卷之二

四方知交

方應祥　童時明

宋鳳翔　沈守正

魏忠節公　鄭圭

江鉄　費貞明　俱浙江

石有恆　湖廣　謝兆申

吳國華　鄒仲璵　俱福建

蔣佳允　廣西　劉時俊　四川

張榜　應天府　仇夢台

汪文言 俱歙州府　湯賓尹 寧國府
王道新　曹履端 俱太平府
左光斗 安慶府　顧端文公
蔣錫疇　尹嘉賓
沈應奎　李應昇
郭　勳 俱常州府　朱本淳
陳所聞 俱松江府　徐文任 太倉州
周起介公 長洲縣　周宗建 吳江縣
鄭允驥　徐允祿
侯震暘　李流芳 俱嘉定縣
趙宦光 山人　洞聞
一看　蒼門 俱方外
附
徐必達 浙江　徐大相
魏士淳 俱江西　彭遵亮 溧陽
婁　堅 嘉定　朱陛宣 蘇州
龔方中 嘉定　姚希孟
文震孟 俱蘇州　毛　湛 浙江




卷之三

邑里親朋


周名金　顧耿光
金希閔　王　塘
瀟　覺　趙祖美 琦美
翁憲祥　顧雲鴻
瞿汝稷　郭　鑾
沈應科　陳禹謨
何世滋　朱元總
許士廉 時省　瞿純仁
張　英　吳汝明
徐待任　瞿汝說
孫昌劍 濂　范紹祖
陳以敬　范樂善
嚴　澂　顧大章
何允泓　王宇春
繆希雍　李允熙
顧應璿　何　尊 帯





孫榮祖
附
周　炳　盛文琳
瞿式耒　徐化鯤
陳國華　張　勉




# 煙艇永懷卷之一

明常熟龔立本淵孟撰

譚大僕諱昌言字聖俞嘉興人繇萬歷甲午解元辛丑進士初除余邑令風采英發文名籍甚及試士人人磨厲以須夜半得余卷不勝擊節校閱未竣即定首名每觀士大夫誦其文不置余時方坎壈愧不敢當無何合郡青衿毆辱郡守當事者慣坐吾邑勒停癸卯科公旋調婺源以太子占詠史詩十章賄行孤舟泣別邑父老去思彌切裒鐫去思石三字於儀門



壁至今存焉其後公丁太公艱補嶧城縣轉南兵曹余時時造請情誼不減骨肉壬子援例入雍公斥俸金相助乙卯余舉於鄉公方居太夫人憂登堂稽首公歔欷為歡已未公車再上公在留都朝夕過從已擢入閩學憲旨問稍阻未幾遷事孔棘衆推才望以參政督兵登萊壬戌春余將詩訓奉候而訃音至余又適遭福安令僅為位哭比赴閩而閩士于念公教澤送神主入鄉賢余恰逢其會嗣是余往家難小閒走真案滿則公藝草且循矣身後蕭然行貧知已今上登極長君貞然具疏請卹得贈公太僕寺卿錫之葬祭飭蔭一子入監讀書

楊忠烈公諱漣字文孺號大洪應山人下車時余輩廷於虎邱山下見公丰裕舉削私心異之初政故為閔邑崑山諸儀部移書詢公治狀余報之曰撫綏有餘剛斷不足儀部直而疎寬以札示崑山令令者公同年也其說遂聞於公人皆為余惴惴余夷然而已且旅見公舉胸懷抗言利弊左右俱咋舌而公輒側席傾聽皆於郡中焙文子寸文起姚子孟長二兒者語及

余公嘗慨曰世固有慷慨男子如若人者哉徒虛張
五年鄉紳辛廠一切杜絕獨余言莫不信從及召入
掖垣數貽書慰勞商略己未報罷公目風痺見存
泫然雪涕其後物望漸隆朝貴干謁者踵錯余至則
排閣直抵臥內移晷而數日余除教職言別公出衆
資為余治裝奚亥攜與院還朝余吟一律寄候公自
是主持國是而擊璫之疏上傳繼輩相率為璫鷹犬
余偕計入京公且謫歸矣被難時余拆腹闘中遙為
飲泣所謂金刀掩纔長淮綿酒慟悼豈一人之私哉
先是南郊有公生祠餽以蔡儆毀之議士陳永中而
立不腐民以為神主是公與二三兄弟建議以邑治
西偏發解為廟而以繆宮齊顧大僕配享於寢室俾
血食世世楊令恩其言而不能用乃於其廟祀之諸
立朝大節具成國史不述述交誼如此



啓評事諱向善別號明臺常山人癸丑進士在虞之初
余輩於扎病關相晤見其貌然長者其知余甚深則
太末方面旋江上繆宮齊之以也余飽裝名易自留
形殘而每晉謁啓牌公輒上客遇之循道子殷殷為
綏急後被徵改秩去音問殷殷其謝世未及一啓念
之憮然
李都丞諱維柱字本石京山人以壽廉署余邑教諭性
氣伉爽諸生趨承恐後即觸忤必痛笞之其於脩脯
陝如也余偷慢自若而公敬愛有加飛揚跋扈時刻
東特拔趙資吳江士子大哥致衆故嗾而遂怨及吾
余亦在所怒中公侃侃執辨故呈諸生月課以余為
首為人情所難是歲余乘試補入雍時承宗
生於白下先生負任乃爾無怪叔弟之況頂受

公嘗署敝廬曰旌義名家書法頗顏魯公任終夔州
都丞歿後邑人立祠虞山下春秋祀豆焉
郝大參諱承業字夷度令長洲時因武林鄭孔肩知余
余執業請益公即定交從容款曲訂於稠衆中相擧
家季正本試於郡公推為受拔之高等壬子余就京
兆大比公為南駕部郎謹予歡甚乙卯余叨薦書公
闢尊稱慶又餞之江滸戊午偕計公聽調都門次君
虎子偶於鄉塲莫知所時教對及余守福安虎子
方司李典化世誼殷殷每詢起居不覺漸往客歲陳



汝讓巡按上江余於書云寧太兵使本故人也聽問
為道成陳汝讓報札至乃知公已易簀殘經濟未究其
在役惜乎
適京兆諱庭訓別號成山平湖人余司教太平時公適
督學徽寧余隨班旅見公特拼之曰子江左名流乃
甘拙避耶俄余供事試事命設庵堂下公卑業固有
本領閱卷如流有當意者輒以相竹與去取甄錄必
即余決之余所薦士俱列高等迨大比雅金陵余偕
計造別款坐慰勞復畀四金為贈者異數也乙丑公
從撫閩起補閩臬長一晤事亟問翼稱安何在何余
先以外艱歸矣蹤跡疎察感懷徒切不謂幽明遽異
路也
關學憲諱驥別號梧桐濟人余庚申就教南府繳淺
公已稔余平生語以未冠子壯負先後出其明年例
皆較士試卷山積余市人請公把臂笑曰君乎專主
辦矣亟延入內署內者即謝元暉號臨樓也於時同
事者賓司李烈宜城涂源縣張南陵
共孝石太平皆虛心乘公爾獎貶一以委余公徒



是肅拜出治公事畢下階叙別談併往返纖細俱以
相付且言去取殷最君恐主裁小弟但受成而已弟
者乎交之稱誠倚毘損如此眞所謂忘形之論交矣又
明年余下第復職為敝署縣務文移朝報夕可民大
洽甚無何擢廣西學憲別況如昨聽言難再不知何
時得致生芻一束也
黃太僕諱尊素別號白安司李寧國氣岸嶽嶽貌祁爾
萃於余則敬信有加凡南寧行部於教職例有獎公
一提獎語云舞劍夜呼風雨渺空吐虹寶其愧之
序有儒生者為公稱風旨拔士督於公所頌余教蔬
公曰是非子所知子之師天下士也耕讀風氣固乎
晉耳既徵拜御史復手書推許乙丑偕計公方奉命
出巡茶馬與邸局旋遂作古朝典爾臻多元詔贈太僕
寺卿
李公諱紹勳字伯傳余再姨夫也余少時奇窮力不克
從師有所請誨輒造公請正公貧之誨之猶子相易
間授以古今文籍及余稍成立即介紹於諸先達不
以凡兒目也壬子之役余於南都得一因婺未幾訃
至嗚呼視吾猶子而視公未始猶父撫德不報其訃
之何公翔鼓深醇才名頗著與趙文毅裡大僕並領
頡而數奇不第晚歲又依大乘倘然坐瞑語其邑乘
中
吳公諱士宏別號一泉弟士登別號季泉其世籍蒲人
余同里祖姑也吳在吾邑世以詩稱附余年十五時
先伯延季泉公與余伯氏子而余附學於公家以為異才
無何公被惠樹黃太守拔其冠軍於郡一泉公代其
任賓客公有加次甲子余應試入仮山以業季泉

公裴稱篤循矣以擢陞相繼其職有如此李泉公初欲以姪女妻余先大父辭之今日子陳氏則一泉公所玉成也但舉世路余九泉知己何

督叙鎮講求道學登之世稱之曰東溟先生先生倡三教合一之說[illegible]賢拔劍仙釋諸門標旨若少也妄忌稱述之及三十外漸大龍驟不覺心折遂契吾黨執贄請傷若濟於是先生老且病矣貫疑問難則忻然剖悉有當前所未聞恨從遊晚余門兩日本小何如先生口久熙也先生著述甚富且梁加徧讎補



繁會辯後世必有如子雲者愧予謭劣未逮耳

請內府[illegible]諸別號有陽渠巍魁碩盛氣岸正不容於朝乃謀壯援徒於吳門才俊從遊者甚眾予於文字外[illegible]及地方利病公不以為迂每向當事者剌剌陳說公生平不恒入闡聽事設一卧榻[illegible]讀卽命至樹前夕過則坦綮清秋酒三四行節子姪不與也乙卯報捷公特貽手書曰汝叨得捷者二人而倫以予為善子重科名甚于科名重子哉功後以公論贈荷贊卿

穆[illegible]所以[illegible]故吏人也而衍籍江陰之東偏公垂老時[illegible]子[illegible]不私淑其行卷至烏壓酉戍閒文且三[illegible]其猶子尊裴與子習一門俱甚常王子執贄造謁於時[illegible]若雲集子方規模先輩公亟誇也而教誨有加廣予公與於鄉至壬癸閒復因子文則大操而公浮沉公車後甚壬子冬為子假貸治裝為舟役諸閑雜而別其明年公選入中秘又二年子厠名鄉書公寓之北上甲子子入都公既為道端側目平昔如交要足遠引子雁近如故



慘除夕共敘者獨予與李仲運耳特且推公南雲院子夜夢公至[illegible]庭北面易衣鼎梁間凡懸二幅其一署寿白地曰南邀進士其一金青綠地曰輔導皇師無何日下乃得聞任河南之說所得矣予愍閣令道江上吉別公開為劇談已又至虞一唔及予居閒忽夢公拜既北行所衣青衣殊短會聞撫按捷勘念謂不免於戍而已豈期終被遠耶恤典加贈資政益肩聯上輔導造物者實默定之哉予雖謭陋師生有於辨是非擬滅否不得掁拵抵几公但微哂曰此狂奴故態也有傳在邑乘中茲不悉載尊素字太質才術縱橫傾動時賢而叔姪道頗不同予以夙契始終無牴牾每聚首但談少年釣遊事而已

吳桑華諱士宏別號敬學予祖姑子也長家君半歲情誼踰於骨肉予初生時家有外侮即棲託公家既入小學公繼紙筆並從則寘之臥內稍向進則獎愛有加厥配李碩人亦視如猶子長君復清娶穆[illegible]女子次見丈人也襲歲聚親要墓中之石屬予志且銘焉



靜菴公諱應龍予從諸父也少與先君同學才俊有命治舉業不售好讀老莊韓柳善鼓琴善戲謔負才好奇予垂髫時公出藏器為贈且曰吾所蓄文籍當悉以貽汝不貽吾兒也及予浮沉草莽每見閒必勗之曰無以為予但願予早命儕俗耳至於今飄翼鍛而題拔窮將何以酬長者之望哉

附

范太公字永年別號仁元與稱人稱太公者以座師史也萬歷丙辰公起家明經筮仕通州判官予舟刑叩謁[illegible]時勸予從京口路歸予覺挂帆而下既抵金山行志足持刺告同詢之乃公所差遣期得余於江信也爲遷湖州別駕松江郡丞南工部郎晉關名籍[illegible]崇禎已巳座師開府河南公年六十乃致南草府事掛封敘都御史是冬予赴河南候師因留幕中不數日師提兵入援公款曲有加撥幣至再入春尚依依惜別問公生平三命循循德益溫雅且童顏綠髮予意其上壽可期也而遂止於此無乃感時憂悒致傷尊懷耶



煙艇永懷卷之一

方愿祥字孟旋西安人胸次磊落氣度汪洋初以選貢肄業金陵與徐元暉先生所刻古坻社草人人傳誦後遂領袖詞壇其與予相善亦以元暉之故嘗太夫人七袠時予撰壽序一通其述交誼孟旋感而佩焉丙辰偕計同寓緞疋營孟旋掄魁已未守部居京師時過予邸愛玩新搞以爲洪鍾及報罷每謂主司瞶目也庚申在南兵曹予取道北征疑予衣薄解裘衣之前途寒冽在藉以濟乙丑丁太夫人艱予登堂



稽首丁卯夏予守制及期偶至武林聞孟旋避喧湖上往叩其扉見容色枯槁葷酒俱卻猶夜半秉燭爲藍輝上人序南華發凡予頗規之其明日持瓣香束帛詣予舟肅拜用以弔先子且言歸而即吉當特叩老伯几筵此香帛所以志也別甫半載遂無祿孟旋與人交傾肝瀝膽創之讀如嬰兒至是非所關侃侃莫假借海內士大夫多傾嚮之昨夕夢君聒語容皙而鬢鬖其殆神理之綿綿者耶

覃時明字泰徵淳安人少負才藻予邑先達顧太常初令淳安校士拔公爲首後錄選貢除授邑丞以文學飾吏治一日訪予於東皋示以所著明良錄屬爲序言自是往來稠密公衙舍肅然予每過之輒開尊鼓琴有抱膝至者必曰予姑去予料其援例公捐俸相助會以督餉入都一二三兄弟欲薦章餞之河濟比還已擢永淳令則又遷之河濟丙辰大計公免覲予乘便郵致詢已未公追使約予晤於武林冗不克赴以爲後會可期而公不遽矣焉顧既封銘辭未刻厥嗣云離行待我正恐拙筆不足爲故人重耳 後爲銘矣





宋鳳翔字羽皇嘉興人中壬子北京解元文筆秀麗而貌似河北偉丈以氣節自負與庚山壇坫樹望予至嘉禾首謁諱太僕次即訪羽皇羽皇適吳門其螺聯者必吾黨也果上公車不第聞其病目予往候之羽皇曰兄聞二豎之說乎吾擬鶩脰湖見二豎從左右肩入頭痛遂不可瞥今服王醫士藥一劑已出無奈其一何也久之竟眇一目而其意亦不永惜哉

沈守正字無回錢塘人治毛詩有聲與庚山詩社雅相鼓吹癸卯之舉其本房徐 上庚文予邑人也稱間輒詢獎生近狀而實未覿面迨丙辰把臂意氣相許已未兒中乙榜除黃巖署教予落落再北亦爲升斗計薄市沽酒慷慨牢騷久之兒皆遷秩受之語周忠介曰無回才略沉雄并以緊劇騁足斯展而時論終以京秩爲優彳亍下僚無從表見當路甫知其用而天又奪之年可慨也已

魏忠節公諱大中別號廓園嘉善人公已酉鄉舉會試時不受卷資予聞而異之庚申始識公於都門時爲行人聲望矯矯寄居僧寺出行多徒步手持竹扇一



柄刻稿一冊爲贈公笑曰生平一介必却君乃破吾例耶明日貽酒一瓶米一斗蓋以示酬也性不赴宴一夕桐城約夜話屬予歡轉致卒堅辭焉奉使將別予與姚孟長撰游寺中相餞公亦出草具共享其狷㧁類此壬戌公已居要路予遂引嫌踪跡落落先是公手疏登事圖說予實往復雌黃其後熊廷弼僨事公等日引猶含糊意見微相左云

鄒圭初名之鼒字孔昜錢塘人少負才藻予幼則習其行卷會遊武林淨慈寺君談經鄰舍是時倏於場

屋爲諸生芬洌矣一見交契予時刻擊壤集君爲序首簡久之貢於廷司訓長興予乘便造訪登池塘小築竹樹娟娟琴書滿座採蒔茶相飼適報遷平樂令君意不欲行予婉爲勸駕居平樂政聲大起直指奏其績擢左州知州蓋君非獨嫺於文實爲實地所東耳

江鍈字保若錢塘人萬曆己未予寓京師太清宮西北偶有小閣若則兒寓也初逢一簾秀甚詢之知爲保若侍兒名曰小青兒將有外歸吝道姓氏因致風



昔向慕之悰嗣是風清月朗過從甚昵下第後擬同乞恩而兒患病不果其明年予至嘉禾兒歿一日移書道款恨踪跡之畸遠壬戌北上兒與致如昨而小青已坊近廝朱孔暉知兒亦既物故兒書法清逸嘗爲予錄舅氏祁虎菴詩一卷見其筆其人猶可想也

費貞明字嬰侯湖州人歲丙午予偕何子季穆遊武林卜寓淨慈寺而嬰侯寓相鄰持刺過訪且出稿見示予歸時已於溪上送別及雇艤繞出湖氾聞有歌桃花潭水深千尺者視之則嬰侯也復拉過湖北厥明分手越半載扁舟過虞其後率以爲常或棲遲旬月乃去家在兩湖予嘗登其堂厥翁長者人也津津感銘厥子長與業等今殆出幼乎嬰侯嘗爲予言少時有奇遇蕭姓字洛容美而慧惜不永年所遺七言歌行一篇予以寄梅禹金得載才女集中

石有恒字伯常黃梅人中丞楚陽公子也豐頤長髯氣度落落與之談經濟則北敵南倭事若指諸掌庚申春把臂都下歎若平生無何君除遂安令予就太平學方是時遂安有劇盜路且梗或議紓徐與變君往

卒馳赴益乃驚散初謁部使者見所淘益知千人心既其任徵調部使部使以屬君果無錫也乘釋為平目益懸號稱蕭道才之謂繁長輿縣諸相知尚以殺人浮於地已酉冬予至京師周忠介在選部論改潤為予言吾鄉有予所深於鄉有君手書至皆南宮之試繞於予而皆京華友也予報能歸語授與綠舉固過君尚吳樂秋劇談臨別出芥茶二簋曰吾官署惟此雙漸錢入白綠非乃暖然起往取道因安對錢實居遊至先後未至是別札云我不戀長與滴長誠士民戀我始是業來亦殘喪為經按懇留轉年載而雖作故事元且以與歡喬祝賊乘勢入縣先殺主簿聞者請君速逃君不可蔑忿攜君劫庫君曰吾與若正供列貧民無能賠辦盜入吾前請以私財贈其盜發困中裝使倖命七兩敝衣盡作賊怒仍擁之到庫主藏吏則已皆散庫門復往劫獄獄犯抱君哭號一皆走于是大懲明賊要君送出城君笑曰送可矣何前日盜見父老遂遇害事聞詔贈君光祿少卿立祠歲祀予在都役信至且駭且慟會吟輓詩三首



擬刻豐祠壁不忍再過西州路云

謝兆申字耳伯邵武人性嗜書所至鈔謄忘倦裝貲往往略竭予所著快雪二卷特遊戲偶援君亦酷爱鈔之留案曰吟詩見贈後援例入北雍倡詩文大社予適偕計拉予同主盟予還未逮也久之傳聞在卒于邊書散寄四方不知子姓能蒐輯否

與園華則號愛日邑儒人予之避禍安令也公適部大行擢兵科給事中僭例即謁公執禮恭誠議地方利病繫數不及私比鼓事則又手書還貽未幾以建言削籍予往還會城輒經公宅其履事不容旋馬予至則草隨傳相對劇語公惟面頌望之仰為真則予予乘告之曰世道否極必泰公何憂久約但須堅忍得過無何予外艱計至云辭香華府且日峯下能使士民如我厥考即歡不名一文所得多矣向崇聯堅忍二字亦願畧下勖之予深感佩為盡聖政更新奉與連茹特越一紙而公已奄遊惜哉

稀仲雍字靜之福安諸生也予初見裝將曹慶成為予道生平情絕俗攻詩善書久之在來謂退然若不勝



衣雖數數造請絕無私語持吟稿一冊求序結廬深山曰一瓢菴予守制面避更道托宿飛泉曲澗小鄭然世外朋隨三十里灑淚話別今年秋聞蒔人聞予古三絕懷而生乃物矣其弟仲為焚詩札於前匪無嗣

壽佶允字五芝留陽人戊午秋大比詣未稱佚以司馬部典試拔兄為第一人譚侯者子師也歲辛酉子過白門兄方與仲恭季穆輩劇飲邀迓如故相訂北上無何兄果造敝廬予是行同車止同邸報旋復依依分手予有贈言指甲子為期其後翰札往復稍間兄消渴而及期杳然入京遍訪知兄竟作古人矣其弟嘉徵遵兄遺命見訪予潸焉屬氣作兩解元傳嘉徵以甲子舉所蹟僕即五芝之故僕見予伏地嗚咽節旁觀且為動色云

劉時俊號勿所紫昌人萬歷己酉予與黃經甫聚決科無名公居南刑科投公然在戶科共爲不平時將敘議子童卒得觀場不無知己之感其後公外補予浮沉里巷至戊午偕計公方以行人司副典試還朝





又稽晤言意氣加治庚申再入則公已歷南寶丞被命宣諭朝鮮貲有傳介予之與人競從臾之予弗勸也此識凝而罰雖起公遂以僕少貲遺竟致被訴頗公論幸得昭雪自此無便相聞矣

張棧字寶王句曲人家於南都其文安中近作蔡王子予應試白下方社門肄業君台大社盛選公所廣集名流拉予同主賦事予實未遑但一赴盟而已君記問該博聰明以史剖燕但不修行檢所至流連狹宕財盡乃去逮丙辰大比聞中代人屬草方孟旋痛罵之予笑曰此劉王故態公豈今日始知耶竟落魄旅殁問其喪在東粤

仇夢台字森符歙縣人同出范師之門初會時見其悃悃愊愊君子人也丙辰己未偕計聚首情誼極洽庚申同寓京邸乙丑兄擢戶部郎予遷福安令兄送之南郊殷殷握手丙寅予守外艱兄權關臨清特遣使信相唁於時魏仲雪以南銓休沐里中問來役舞書抵魏又問更有何事惟道候雲間陳公子公子者孤兒也其誠心篤行類此已已移督淮安倉儲予馳



劉札通訊則奄逝矣然則乙丑之別遂長別耶

汪文言字士光歙縣人初為縣胥後題授中書舍人僉邪攀援被廷杖百奉旨削籍為民永不敘用人亦榮之根有不寬尊斃於獄先是君因正人道阻發憤北遊予晤之虞山舟中見其行李蕭蕭既壯之亦憐之及予取矣入都君遊公卿間既已言信行孚矣而擬曰不過從劇語每言別未嘗不愴然也君再下詔獄逆璫貲借以羅織諸賢而君侃侃不撓愈至有病死者親視其形聞其語嗟乎浮生同盡君人能固而鬼

能屬又何羨驪下之駒哉
湯賓尹字嘉賓宣城人世號之曰湯宣城在黨局中樹赤幟一千年望而畏之者比比是也予少習其文及署教太平縣則挾刺叩謁公欣然倒屣命酒劇談每過輒然久不相見即移尺牘問訊一日公啟門牆上遠山映帶特延予飲酒酣叫曰淵孟淵孟爾試評我果何如人予笑曰明公人品雖復營口亦不得謂之無才無情公撫几曰足矣嘗許先子壽言病不克就又嘗書抵閩藩司稱予才氣甚代予則何敢當大



抵公性氣骯髒犯者必校而一種閒爽之致磊落之略實有可慕用者水火既分彼此同蕩悲夫屐弟近尹字季圭行六公最愛其才品意趣交游兄弟互異而要不妨其友愛予每至郡季圭必覓予蹣跚持觴分韻夜分忘倦會聞其卒亟往弔之家計蕭然遺孤尚幼予嘗囑公撫字今不知何若矣
王道新字鼎文儀真人贅於虞之張氏君庚子鄉舉行卷矣新可喜遊吾黨間頗䠂雅善病容色不華已未之役闈中驗人皆稱賞竟報罷行貲復爲豎奴擊竊予尉藉之曰君患病不愈耳他何足患會有故蠢之咸謝氣益約損辛酉冬道經儀真訪君已坍蕪寄寓之難攻非一日矣
曾履端字虞成當塗人爲福寧州同知予之莅福安也君署縣篆交代時一見莫逆自是處異鄉若同堂君雖陳簿書而飭清芬謠佳醴予公務至州必留連燕笑借入省會則把臂寿猶其間相成相勗之情行人所不及知者予丁家艱君篆又屬君攝河饑別兒千民擧轅號泣君喟嘆曰吾之知兒尚不如地方知兒



之深耳頒別又囑兒子易曰尊公治狀若此而儻同在縉懷私獄宜護備之迫戊辰大計之前君抱病歸從武林寄一手書瀝瀝數百言其末云公論既定左轄無奈兒何矣弟既病卒無期以明眷訪安道予方居捐相遇會幾予受之歸自常途語予曰歷成念兄甚然病體殆似不復予亟過訊候之而兒已瞑今年十月始得持生芻一束告瓊兒尚在淺土門庭寂寂伯氏光祿公留飲其府予在侍夜分送予登舟江流湯湯明月掩映凄清恍若見故人也兒行李姬隨侍閩中艇南歸一日予晨詣兒言別姬號泣辟踊爲其頓發兒送予出西闕而姬暴卒士大夫皆賦輓詩三章慰之其悒悒損神半坐此
左光斗別號滄嶼後更曰浮邱桐城人當予識公時公已爲御史默默經營世道表式柱歷政招飲所商皆世道臧否人材得失之故絕無尋常寒暄及公執朝權其扶植要路予所稱許者必與討以此感其見信也公雖識足命亦欲就教公止之曰君之官當與吾等何乃棲棲洽局於予公不能知己之困終又安能



知予之不冷哉
顧端文公憲成字叔時世稱之曰涇陽先生予自少讀其行書又謁錫邑通風而未始執贄一日隨繆君當謁之涇上見予所刻擊柝篇以爲可教其後公過虞山予亦過東林每於講堂周旋公氣度溫醇即之似不息者及辨論是非乃凜凜侃侃已酉歲遭公隣予於當事予未嘗相干亦不令予聞也其憐才惜士類如此
蔣錫暗字九敘武進人乙卯之舉與予同門先此雖未識面而於文字互知名相得懽甚已未兒以薦舉方至京師氣體憔悴予深訝之自後予碌碌升斗蹤跡疎潤傳聞因訃不禁惻愴吟詩一章志感
尹嘉賓字孔昭江陰人予初至江陰維舟柳岸見岸上衡門不開內有軒楹壁多題句而案無凡帙心竊異之李至清曰此尹孔昭齋也明日試訪之其人疏曠有氣任諸生聲籍籍與之飲忘形爾汝乙卯予入都君方爲中書舍人持酒勞予於邸舍已未再入則已呈擢兵曹憤懣不自得予笑曰君將何書郎獨不念



我僕僕公車耶因開懷暢飲酒酣慷慨旁若無人也者予下第擬乞恩故事輿予非三科不得乞君以職何宗伯予乃得之其後予落落擁纓君與璧學黨卒於官又二年始得登堂致弔堂即軒楹故址而規制則華敞矣　至清字超無相識時髮覆額而雄談爽氣已與先生並行善作驢鳴每其飲酣輒爲嘯上嘯者江中浮島也放聲大作江水如沸後爲驚詫又以爲武弁揚義仍數多愛之家以好奇自斃
沈應奎別號滋源武進人甲乙科仕至南光祿少卿正氣節瞻譽力絕人袖中懷銅尺一光[illegible]壬寅被謫寧之歲費多散餘爲及沒則後學則又然細易予之倒交公執晚而成[illegible]一日予晨詣公遂擬毛某州獨皆假練紳拉公往拜公曰故人在屋未暇也予欲訪諸友公期之俟諸友多留[illegible]者予告以故其不色駭益公積節獨存敏務遂爲吳中比至則清磊獨附直督上之供而已同相清風於今神全
嚴[illegible]字仲遂江陰人封公殷見復故與予[illegible]一夕飲

於公家兄暇年十三適往候舅氏公出兄文示予公
曰此姪士才也歲甲寅兄操舟訪予與余遂入飯館
社壯約既定二三兄弟載酒汎月甚歡兄沉酣濡倒
上擭聘都解所省乙卯同舉於鄉書魁猶用晚字予
謝不敢當明年兄成進士除南康節推十九之門君
無雞飲符召入吏部醉未暁耳兄報云拾却覆頭一
醉又於何處覓吏部耶既而徵拜御史甲子予入京
滴滴多已被讒兄意氣自若然遂從獄務有擱君報
一二人耳未幾削籍以行予偵爲相送兄解鍛帶贈
贈及予匆匆入闈未遑言別其明年殞於詔獄知不
知俱傷悼焉兄天性孝友行誼醇篤非直立朝靖共
而已其望兄曰爽茂字新承鴻臚序班古心古貌敬
而愛我非緣仲達之故也
郭數川號帝賜江陰人生而沈深溫雅好稱形家言與
與常王子相陰陽觀流泉朝夕不倦于先大父物故
君特垂涕予懇而留之今官濟新阡君所鑒定也君
且死囑其子曰大事以諮龔若孟小事以諮龔慰山
慰山名位性行忠信邇年亦物矣



朱本淳字伯還蘇亭人少負才藻其文宏博中窾浮沉
黌序而意氣不衰表與吾黨習兄過虞山吾黨過崇
川各如赴家然壬子應試南都兄謂予技必售遽乙
卯再同事兄自願逕棄來雖不平報捷之夜猶哭不
地及問予也則不覺欣慰于北征時未聞凶信忽於
兗州邸舍聞兄惡言且託以後事覺而占一律志之
丙辰下第還謁靈几前焚其詩仆地云云其郎君所
述也
陳所聞字無咎華亭人乙卯同房也貌豐腴性溫厚人

與之交貴如飲醇醪丙辰秋嘗登兄之堂拜于山斗
肌肉玉雪可愛已未燕邸朝夕相切磨兄觀政吏部
予留乙恩則復同寓靈濟宮聚首良久明年予除敍
職又明年兄除部郎自此音問寥寥後聞兄丁艱歸
又聞臥痾並意其遂不起哉客自吳門來者詢兄家
門知稚子列膠庠文名奕奕矣
徐文任字元聘太倉人生而倜儻任俠東南交道傾與
厨兄殆兼之四方名流歸兄者如烏望林兄指實給
雞殆無虛日與孟旋受之季穆及予不佞尤相暱愛



兄有季子欲娶予次女次女實已心許顧氏季穆遂
以女女焉孟旋撫子兄贈之妾受之贈貳兄則飭閨
學俾有聞褒凡此皆其平平者耳賦性高亢意所不
可即象貴必逆折之予間爲規諷兄弗顧也歲甲子
予在仙源得一凶夢覺而飲泣其明日又泣內子曰
夢可認眞耶何妄自苦未幾受之訊至夢之夕乃易
簀之夕也嗚呼元聘亡而交道渙湖海之士每語及
未有不痕零者豈但吾黨哉
周忠介公諱順昌別號蓼洲長洲人公初節推福州漳
泉有邪正異品有公與正合與邪忤然操如冰蘖邪
亦無奈之何予聞而心儀之任滿歸吳遂相結納其
居第敝陋僅蔽風雨三四盆布衣青鞋出則徒步
至地方利病則對當道慷慨不休聲琅琅猶記庚
申秋予別桐城出都桐城曰貴鄉銓部將爲誰予曰
閶闔周某桐城又曰公與相信否予曰交頗深桐城
頷之無何擢主事吏部公謂予居此官者例當沉默
吾性謇諤當奈何予曰沉默自是俗套未聞陸莊簡
拘此套也公將兩着頭入署日用僅費七文錢書帑



一切擯絕壬戌之役數與周旋但覺爽爽于霄耳乙
丑夏孟長治裝河梢巡撫毛某雖弔不誠公面斥之
又有東曾巡撫某者郡人也故與孟長暱而遺第代
弔公呼其僕唾罵焉是時予方有闖行公在舟中話
別予誤曰危行言孫古道宜然君不念大剛則折耶
公曰吾筮仕之初不知何以與某合而與某忤人固
各有神也且禍福有命吾任吾性而已居半載而難
作予奔訃還家憑公柩有邦國盡瘁之感爾日瑞苞
方張親朋尚有褰足不赴弔者獨一舜難訴郡君偕處
局內公獨從局外觸淹氣格尤偉所以匹夫發憤殺
騎就殘顏佩韋輩雖勇得公而名始彰也
周宗建字季侯吳江人少與兄安明制義齊名而公早
捷宦遊予未之識也已未春予寓都城東偶公突挾
刺相尋自此往還殊洽庚申若選休沐予在安期齋
頭公亟過存及報滿見其僧居樓城則相慕有加公
才性通敏拘方者初頗疑之在臺中建白偏自舉關
詔獄號獎公獨慘酷以其首論魏氏云
鄒允驥字閑孟嘉定人文心秀慧性度溫醇綫而肥其



背尤豐相知戲呼之曰鄒駝酒依淋漓飲其飲劇飲
愈暢一日予攜兄邱竹林君適夜集業不任下樓矣
而固欲登舟及扶至階下則又欲上樓動之臥不臥
但街壁笑云者曹謂我醉耶豈兄非不知其耳侍兒
俱爲絕倒
徐允祿字女廉嘉定人博學宏詞王逸錄字不拖說
之君亦岸然自雄而里巷多不利于少習科小題行
卷私心竊往及君自於虞山相識恨晚也君落落穆
邊行已在不爽不惠之間食學官餼罷而不官貢會

被糾從事錢受之告學使孫公曰徐某似伕誣名以
宜其五花色衰於以文則諸生不足以行則教職有
餘學使爰拔其優等而君竟無藏抑者惜之

侯震暘別號與觀嘉定人公以甲午鄉舉生陳暘三兄
弟並才儁予與諸兄同歲遊庠相識於金閶河滸予
自顧形穢而諸兄以齒非視予每邂逅郡邑間公爲
倖嫓雖如鳳引雛予謬厠頻行每承歡洽久之公成
進士爲大行而容色枯瘁昕聞悄慟之嗣治已未公
者選在京豫將借計予是予且再罷再北公不以爲



怯而情誼加厚乞無何拔柱被垣建言被譴至聖政
昭明賜環部下而公不還矣予亢守草土今年夏大
祥方得登堂稽顙諸兄亦以是日節吉流光在忽可
勝嘆乎

李流芳字長蘅嘉定人丙午舉於鄉其制義詩賦名姿
而非其所好恆以丹青翰墨自娛士林識不識爭傾
慕之所至傾倩二三同調詩酒雅集曲及之大姓名
蹟得詩賦雜歌或免子兩得兒而丙辰之役我宗
同被其周旋最久先是彥兄以不我絮鎖而磬形
屬予作磬硯銘擬我拔筆書之用以相酬至辱果有
現在行篋如予中所見之名蹟仲夏留兄假而受
之同操舟前其別墅兄神明不衰諸談論間作自辰至
戌乃別且曰君惟及以七月金閶嶼山衛核其在八
月乎不謂一夏得秋而冬冬而君竟不起也兄頗
凡百日前予始往酬篤酒及林精舍風儀不殊入琴
之慟何能已已嗟乎當世知兄以風雅此非知之深
者猶憶同試時其東一題官貽之笑實附害者仲氏
太史同荊年識故衛見嘉郡其實且貽大一滿刺刺



詩讀稿哉觀近作有關惜世事惟餘笑入耳新聞不
受數之句其胸懷從可窺矣

趙宦光別號凡夫本崑東人因先墓在寒山遂移家卜
築焉過訪之初在萬歷辰巳間見其疏鑿泉石僞鳥
窮然素饒清尊名流雲集君氣韻蒼雅似圖畫中人
詩作古篆運筆如飛予每尋天池諸峰必先憩青霞
榭君有興則籃輿與偕自凡夫謝世而山經寂寞作
遊展亦稀矣

澗闡上人名法乘本吳江李氏子初柔祭柏庵師師若
許之其捨關三峰時予年十六七每造[illegible]訪
房其後移錫天目又移維摩最後主敎破山寺上人
道貌尤腴喜爲山居詩所至搜奇石作供嶷有支道
林之風致者也

一看者虎邱東院僧佚其名法號悟宗自署關門曰一
看人故以此稱之禁足山中垂三十年惟憨山法師
過訪送之登舟纔一破例耳居室兩楹上人方趺坐
不覺忽自移數丈管處異人示句曰海湧峰頭月
梧桐樹下僧上人留客積成多不極予曰何不云峰



頭月一片樹下影千層上人撫几稱善

普門不知何許人初受戒於五臺山獲有識兆尋訪至
黃山遂卓錫蓮先創文殊院形勝既絕已乃卜孫砂
卷遊扯營建慈光寺適李太后頒賜四面金像慈光
者敕額也上人雅自負常往往做乾尊顯予未至寺
一里見小沙彌持茗相迓詢何以知客來答曰昨公
聆昔之夜偶感異夢知必有德士見臨爾及役方丈
僅若平生椅子道開山緣起甚悉是時門無堂與殿
等而正殿尚未肇工其言日殿高而門四開費須三

四萬金恐願力未克竟吾姑具規模而徐俟後賢成功
不必出自一己也但異日者梓人雖於指手已將細
材造規製貽之子試往觀嘆其恩之功而處之靈也
是夕留宿禪房次日乃別

附

南兵部侍郎元伐徐公諱必達嘉興人也萬歷午未間
繇南銓歷光祿寺丞疏論大造藥冊當禁殿戶口不
宜拾髮虛套余心韙之後因講學過虞側侍半儀教
然偉人也迨天啟壬戌公以操院進兵侍余時著數



太平策獎借過當時著來令崇德情誼加篤辛未大
計嘉秀俱被察公忽移一書云每車騎舁館西水驛
成林中絕少音耗致不獲時望顏色殊以爲歉今天
下事極矣小民日坐湯火中誰爲察吏安民者合
入痛哭流涕所幸頭上有天猶似不遺吾赤正不知
幾者何似求其孜孜汲汲時時爲瘠瘝計之念者猶老
父母耳中心好之莫不宜口出此商之一二知已如
處乾隆岳石鑒者不欲以枳棘風而譚仲兄意適與
默合隨以數行附譚行李北去凡官事急爲地方計
又擬所貿公祝院之而兩日適爲風雲所侵又脹
特甚以此暫止然不能一刻忘也經之小人有心惟
力是恥在老父母則須餘意於盤根錯節中做得一
分便是一分耶時也特在苟且至變敢併以此
言質之此書蓋公絕筆故全載焉余感其意爲題
函丈起居公猶扶掖送別不數日遂逝

徐大相別號明衡生於江右之安義歲庚申公過子博
士三詣初權瑞盧又直聲大露偶在姚孟長座中相
識其明日君顧余於姚寓自此歡洽之極皆占一

律躬之無何遷兵部郎改入吏部驗封司予與鼓太
此時方有忌而稱璫之旗已鼓若罔不敢抗忠賢
秦爵惠助典遂矯詔切責君拂衣歸余亦用前錄者
其後閹黨沓騰璫敗後起君於部與銓者為王承光
欲用史某高捷為君所持承光陰相向君奏以家
艱解任余服闋赴補中途祀君不得詳之劃役之分
身進誦拙句以為先見此己巳冬也名節相勗天涯
比鄰而頃乃傳得凶信不啻不為世道惜哉矣

魏士淳字元卓江西南昌人改司空誇公任予肄業
南雍歲己酉予與定交介而金之者無悔也壬子之
卯兄與余遊舉於南公車攜手負氣相許兄狀貌瓌
偉每以無子為虞余奔馳鞅掌久不相聞頃入南比
部同舍郎有許士沖者為兄從弟叩之則兄乙丑且
物故遺孤三人以天道言之成立殆可期矣

彭遵堯字朗甫溧陽人萬曆己酉與尹孔昭同舉於鄉
丙辰之役余皆寓顏靈宮孔昭實為作合嗣後游從
頗暱嘗於燕中見君佩刀甚銳叩之云是溧陽鐵工
所鑄中年後君購一把相遺頃遇溧學博知得君凶



問嗚呼人生如寄容如刀之長在乎

婁堅字子柔嘉定人少負才名王弇州父子重其博雅
既而厭薄制舉以詩文自娛尤精鍾王書法傲睨元
宰遇相知欣然命筆否者雖重幣不屑也研求鑒賞
絕不表宅年六十慶弔槩不出境客行遊訪者猜自
靈巖起欣然畏表顏改元余舟次諫川公候之乾嗟
旁觀大驚蓋是時年踰古稀矣府不出者半載矣癸
酉偶得凶訃老成凋謝為之悵然

朱陛宜字德升長洲人壬子與其族弟與周忠介公同社
同科後遂訂婚盟忠介被逮德升方在制白衣□從
旋於吳長敦睦之時致物倡遊形迹兄屹如也迨璫
敗開其名以不敢建言之罪黃佑善悟意其竟不
永年哉兄與余以名節相砥每侶討輒過從縱談平
居落落而已崇禎乙亥吏部采視風疏上聞詔贈兄
翰林待詔其殆文起之力歟

魏方中字仲和嘉定人歲薦錫爵仕至粵西方伯仲
和狀貌酷似伯父而文雅清雅與余通宗以兄弟
稱所居匯石稱花韻樓自娛崇禎甲戌歿於家侯峒



曾子云年近六十兩俘者其甥也

姚希孟字孟長居阜伯通里中少負才名余里選殊僅
遂相得甚懽余過吳門輒宿緑野堂而兄嘗館於余
邑己酉鎖科不利兄憤憤拉余與黃徑甫王季和同
叩南臺省臨期僅得入場又一科而兄舉又一科而
余舉己未同上公車兄選為庶吉士次年余入京兆
教每寢食兄邸壬戌之役若繆若魏若周諸賢時將
共集余既罷歸傾阻乞假寄之以詩兄得詩擕諸臥
內乙丑太夫人歿兄亦遭逆璫削奪扶櫬金閶余入
弔猶吉文閣擬為周忠介在為嗣後禍且不測璫敗召
起與外制歷宮詹余以服闋候補輝聯極洽無何
為忌者所中銷秩掌南院侯子懸悒悒不自得余留
部候考會聞兄患病將及余到南而兄已歸吳矣嗚
然謝世志業全未遂也

文震孟初名從鼎鄉舉後以字行更字文起中歲自號
湛持狀貌魁梧雙眉豎望而知其卓犖端人也憶
余結交之初兄尚居北城雖浮沉公車而名節精甚
楊忠烈公每抵郡必造請焉已而移家金閶竊頭館



廣也高柳門無雜賓每過從輒摘蔬小飲嘯詠終朝
濟若世外已未具高掾甫東南兄以筆謀不得入二
場時兄已九上春官余勸之折節小草兄默默歸銳
思借一壬戌廷對遂擢魁首兄雅意不在溫飽感慨
時事上書罷歸無何逆璫發難削奪里居會周忠介
被逮吳兒噪擊詔使兄且蹇蹇波及比璫劍旋疏逆
璫之嚙忠介者癸甲間列在詩讓以君子小人立
論情詞忼爽上為改容傾耳羣邪重足而立又謂光
廟實錄誣舛侃侃廷爭上賓兄奏於御座久之突論
閣臣稱兄忠讜間有主邪議者投意何辯陰竊其脊
為言路所摘兄累疏引疾不允余考選見擯兄持斗
酒餞之南郊別未幾而遂大拜拜未幾而遂去國海
內且喜且懼而兄之口占則云素心原不染風塵流
落風塵惜此身今日縱魚歸大壑桃花流水隔千春
此其胸次與捐廉鮮恥甘心黃扉者同日道哉無
忝負近山頹梁壞之慟匪獨一知交矣

毛泓字修之嶡翁亦郡賣宦遊而所置田僅九十畝至
君則又損大半學教婺源遂南國學余之結交則渾



學時也以同舉乙卯稱年弟兄俄發如故次第遴刑
部郎而又同列西班矣談愈贍今年三月初君患腕
癰殊劇已而疽發於背望日余特往牀之君憑几對
談不異平昔越一日遂瞑君雅好著述遺稿滿篋易
簀時誦紫柏所贈偈語其妻永訣君矣曰吾得偈力
此心嚬然身家事不足問矣

煙艇永懷卷之二

煙艇永懷卷之三

屑名金字南甫參藩木之族子也生而敏慧字仲光
少聰予綺髮讀書西城不肯交里中兒友人朱君從
稱予於兄兄一日見過既出詞下班荆而譚大相賞
得兄內行醇謹然雅皆詼諧呐逐狎邪遊吹簫浮白
用以為樂其文雄暢有氣而精神不耐攻苦自少善
病病得之酒且內家計酷貧復不能供藥餌萬歷癸
卯予小試冠軍是時兄疾已劇聞之喜色又問諸生
厚郡守兄於榻上頓足曰君從必為雖難之雉矣已



而果然易簀時嗚咽語予輩云名金不孝弗克終事
吾父而宗祀復絕諸君子即憐而恤我金其忍即安
予死後必以稱難能使金留身後名者必淵孺也予
鑒遂以大布之衣以卒之年葬虞山東麓居久之忽
夢特弓挾矢覿面相呼予有泚夢一紀

顧狀光字介明虞副一江公子也倜儻有智略以俠烈
聞於四方萬歷甲午予欲入山下帷而苦於無貲乃
背伯龍徐子慎刺謁君君素未之識也慨然授之館
授之餐雖以他事故未滿一年淹然此情此誼古人
難之矣予每過輔溪輒造其家造則留連日夕採美
釣鮮濟尊共適忽一日晤君於東城把臂登樓神氣
矯矯而自言將逝不數日果卒予亟往弔北極上觴
有泊命三載而所遇也別有傳在邑乘中

金希閔字孝夫與先大父善予幼日遊公家公則命題
課業時年已六十餘援筆評校猶不減時髦先大父
為余言公懷奇負氣海忠介公均徭法其所條上也

王懷字與常家香山之陰去敝廬可數里初抵敝廬時
年未弱冠互相欣賞其後回心嚮與出入必偕予猶



領世法而兄傲然絕俗對俗子則裂眥吞舌意自殿
夫舍我而外所善者惟何子孝穆劉子文善而已文
心秀慧援筆葩流然不恆屬稿其尺牘古體綺麗予
衰得一卷為蠹蝕盡豈兄之靈不欲遺落人間耶兄
故有臟疾而諸緣羅進得一方輒服一方又酷嗜彩
家言陟巘降原馳驅勞勵及營道林阡葬父病且不
支矣居無何遂瞑年三十有二無子予勉為經紀後
事祔葬厥考邢穴擬為樹一碣尚未遑耳兄有叔譚
國號雲之其人樸誠循禮雲之殁香山道子遂絕跡
焉



楊覺別號匈里賦性樸茂為諸生祭酒祖遺多繇帙閉
戶批玩雖其子欲蓋亦胃別本授之公故與予習歲
戊戌同在玉峯候學使者信宿既見擯而徜徉自若
公大笑謂曰吾閱世久誰則有雅量若君者哉亟呼
酒慰藉且飲且歎以為難能公六十卅予有贈言特
為致威至於今顛覆老戊如公者且不再得矣

趙寬美字叔度文毅公仲子丰采翩翩在儕偶中若離
羣之鶴為王敬美所與同伯允英逆其行蹤半寄太
倉急難謀更不屑屑家人生產凡親朋燕會兄一至
則舉座生風庚戌夏予聞兄養疴大倉扁舟往視兄
遺巾強起呼童煎新茶相餉茶至手不任舉既予心
危之已而歸虞謂信予在何仲鄉居後得夢兆亟
拉平仲到城兄病果不可起矣比殁予上履職任
中彩章恩贈兄如予官人謂有天道云　叔度之兄
曰琦美別號元度性嗜典籍所聚凡數萬卷絕不
以借人其在鄉邦許借者僅三友而予居其一以父
澤仕至刑部員外郎

翁吏部諱憲祥字兆和君性度雅飭所謂溫溫恭人無
子有女弟子何姊其婿也戊戌第進士三任縣令自
清豐歸持篋落酒相與予之書北酒始此庚戌春擢
稽勳司主事戒行予輩祖道尚江之上聯舟促膝談
人才世道每至夜分津津靡倦別後予南抵邑而凶
問欲至泉初未信急走其家而君已小殮哲人乍萎
異哉

劉雲鴻字朗仲生而矜名行尚氣節予少時為蒙官所
侮君慨然惠存之故已劇慕其人至是益感佩焉及



君修業寄娛軒予寓鄰舍時時持制義相質君悉心
商訂所裨益居多君舉上公車北歸每談河渠酒漕
事以為惟予可語也既而營廢從別業益與俗流寡
嗜酒過從者二三同氣而已蔓志奄逝君嘉謀所以
誄君者予曰文章有神交有道一語足以槩君矣經
稱世所傳誦予則纂而序之邑乘中別有傳

瞿汝卿諱汝稷字元立世所稱洞觀先生者是也予幼
時聞公絕婚事心竊壯之比長公已宦遊至謁政歸
乃得省謁清風雅範可挹可師於書無所不窺隨門
楓底兼工小楷蔣之書欣然捉筆後繇辰州守擢運
使予送別時觴餞一得之賜公不以為狂而斂容稱
謝後陞太僕卿致仕而天殞矣之令人有餘慕焉

邵兵部諱鑒字鹿武北虞先生子也其人魁梧磊落不
屑屑齷齪而詩文秀色可餐嵩岸高亢杜門嘯傲殆
似君平輩世世兼君平者壬寅冬公偕穆仲醇訊冰
庵市予適肆業焉鸞篭佀往晤仲醇而剩不及公其
明日公見過戲語仲醇曰人言邵郎傲此君之傲不
更甚耶未幾折柬招予於山陰別墅持鰲命酒賦樂

戩孝相知之句嗣是往還酬唱率以爲常要未嘗見
公有他客也公所刻北廣集十實出鈔本佐成之每
輙輯公遺稿一冊傳後而副墨散佚惜哉
沈大彝誠臚科字獻夫湖于年長不啻以倍季穆丈人
也其重予初以季穆故久之相信漸深公言動皆有
矩度延余與厥孫其學居平晤對談宴讀歷歷恒謂
我曰公氣度必貴但不知爲何官耳執禮恭謹雖朝
夕周旋而遜讓務出外門今之達尊求其長厚如公
者殆不得而見之矣
陳大彝譚禹謨字錫元莊靖公子少負才名記聞該博
中歲方得第於北闈仕至貴州參議卒追論勦苗功
加贈務政予與公論交時初猶未青母見挹作輒譜
館穀項君曰謹鈔而藏之居則聚首出則移書悟
好殊聽公無府子甚至今殯於堂昨偶過其庭中
雙松半萎壁間雙松識辛存公手筆也若無麥舟可
助奈何
何世兆字無生其人博雅娟秀避世曆東長齋佞佛但
醉名酒自娛予與季穆跌宕爲狂或夜半排戶或强



拉登瀛兄雖迯巡勉應而意態促促則又引滿以慰
之及分韻賦詩兄輒先成所著戲論一卷諷諸玩世
予既序而刻之有北運誌二卷藏於家有用書也
朱元徵別號仁泉家與予鄰攻小兒醫遍科尤精子家
子弟多藉以生而君有子輒夭所謂盧醫不自醫者
耶其人孝友忠信知者俱追惜之
許士廉別號左海其配與予妻姊妹也婦翁殁予家
姻君實主之語母卒氏曰丈人雅欲冤族婿此其
人矣君多智好奇孤立行一意遇親朋絕不似世俗

樂京於余有伯仲塤箎之誼戊午夏予東裝北征君
服闋作楚以爲偶然耳夜泊眢江夢君枕肱而臥其
旨曰不謂末疾乃能困人處分後事其明日承遺信
嘗君舉易簀嗚咽人情相還夫烏知夢語之非永訣而
執手之非行路耶君之從弟曰時省別號箕山王貢
癸卯別予肆業君家箕山已爲孝廉蒔花洗竹楚楚
有致伺予暇即出名酒並飲其量可三四斗已未予
在京師箕山以餘千令入討元旦自雪見過留之飲
乃謝不能蓋風塵之損神如此而萍踪亦從此暌隔



崔純仁字元初所居別業曰拂水山房初延伯榜季穆公
爲師予就季穆公問業相識伊始旣而情好漸深出入
共事每過山房把酒論文於焉逍遙必爲旬日之留
兄文筆縱橫豪放倜儻晚歲豪氣不除關禁曾煎夭
年不永安之誌墓撰諸方千 孤魂及第之慨何以也
張英別號洪漠家在予里之東本寓人予力田逐什一
而欲以詩書課其子子里遊不利落落幽栖君忽於
歲首發堂肅拜持巵酒爲壽以幼兒付託予愕然辭
之予徜徉山水楓望弟子偕行君過而不問其見信
如此行已多可稱皆爲撰張處士傳
吳汝弟字及甫生而坦夷有度家貧性侈予每規之兄
雖善吾言而不能用初署教江右乙卯歲暮入都行
資告匱予寓題豐官兄寓下鄰其右及知變小有附
遺即張宴徧速同袍戊午分考冀南竅中土物被盜
攫去所僅存者啟以餉客其性然也累陞國子監丞
逝鉅於所我不治家計蕭然
徐待任字廷爽生長望族而澹雅近人仕至河陽州守
卒於官其附之河陽也予以緩急告兄乞諸其鄰而





濟之此晚近所難雖謂之直可矣
祖參濤諱汝寬字星卿早歲杜門修業業成聲譽鵲起
予幼則誦習其文迨識公時公已鄉舉後謝政林居
而予與長君起田同籍公虛懷屈損不以執禮自居
雖時值羲府問予至必延入函丈觴得佳酒未嘗不
分貽也公性嗜花竹予覓得異桃核公分而藝之先
予方開七袠公手持觴爲祝且曰願此桃遠茂年年
採其實以介眉壽予再拜稱謝又六載先子棄代而
公竟先作古人觀彼天夭桃拱增感耳
邵昌錫字耕天濂之父也有學有識中歲棄去儒冠嘯
傲公卿間莫不重而愛之與予爲忘年交予壽有贈
言云道倚鳳邦彥德輝冠鄉黨公猶之座隅以爲知
己焉公慨士風覓凌每望後賢砥柱而不知者僅視
爲闊脫也公之達生晤合禪理晚景恬適逍遥而神不
爲損辛酉冬予將北征聞公養疴內寢已閱三月試
往告別從者云主公且出予駭曰吾但請入視耳及
出則巾履儼然坐談良久詢曰足下何時歸予對以
春夏之交曰審爾不及再晤矣予曰先生善頤養何



遽至是公微笑曰生必有死古之頤養者皆安在哉
比南還果已無及伸子洛迷公瞑時强力難蒲團老
宿有不逮云 濂字茂齊才情卓朗東南詞壇推執
牛耳累戰京兆不利意且頹然已酉決科冠軍密持
闈中牘示予予賞嘆不置比撤棘卷果擬元而復失
之自此鬱鬱消渴先公而卒
范紹祖別號承吾康瑢之孫別駕之子予先大母之從
姪也別駕文弱素爲强宗惡戚所凌役於南贛是時
公甫弱冠入且視爲几上肉公立捐一二萬金並貲

宗成於法已乃入貲爲光祿署丞及罷官歸徃門邨
播里黨聞獨與予善予襄祖父母大事卜兆適在公
中田度留窆無棄塋之理而馬鬣又俗所鄭重不得
已試微探之公慨然許諾仍康其值久之予第三女
滿生公仰穢孫勝爲孫媳女雖殤而姻好則篤矣公
方大發冢世豐貴頓爲豪强攫盡晉屬飄泊吳閶僅
遺牧山一坐而豪强之攫未已移石時鬼擊饒石號
又感一夫怒罵其辭氣儼然公也若公所謂生氣凜
凜者非耶



陳以敬字仲循博聞強記趙文毅聲並相崇重四方顯
宦多延傳予姓里居無幾予伺其居輒迎憩齋頭公
口期期談古今事不倦古文辭淹雅有則予倡義欲
爲買田贍老而錢少參拉往楚中竟旅卒

先學博諱樂善字君爲家官祿埒之儕與徵歷南北相
望公壯負才名病肺幾殆已而强起闢聽雨軒督課
子姪他姓亦有從遊問業者予年十七公屬相知者
介而召之遂操觚往公語諸友曰此非汝曹侶亦非
一鄉士也公固執友自此世交益敦乙卯公分教義
與聞南闈捷報吟二詩見貽後掌教石城忽挂冠歸
其爲終將于薄遊未還執紼念之耿耿

嚴郡守諱澂字直澈文靖公任子致政林居托興風雅
予叢尚從公每款坐小飲或鼓琴動操其見訪每寄
雖緩步一奚奴持刺以隨入多嘗其大齒而於以延
執務紊著之習求必非對症良方也

顧太僕諱大章字伯欽與仲恭孿生少時隨太常宦遊
比歸技業已成伯楊李公拔經兒所予輩輒俱從遊
歲丙申同應試荆溪其明年兒遂鄉舉迨丁未成進



士則意氣久挈矣壬子予拔例入雍兒捐金相助戊
午予再上公車兒在比部默默有所經營辛酉冬兒
以典試遷嗣遊大河訂約予入都注於其署壬戌調
武庫司遷職邪黨創旨脅之以詩兒請告歸每移御
禦商略且囑太宰以國學處我而應山格之甲子後
調祠祭司仲冬朔予趨附兒舟而行行甚匆忙但見
脊屬而不見兒其明晨過邸言永解所謂泊時局大
變兒以陝西憲副行燕邸叙談黯然分袂不久被逮
予及兒脊屬同時抵家而兩人無覿面之期回前塵
悉付造物者實操定之豈邪豈真能死兒哉

何允泌字季穆淮王傅女泉先生原考也生十有七年
爲萬歷壬寅[illegible]侯校士兒名第二而予椽峩在
前自此把臂定交兒識高學博非予比倫而神情孚
契有踰骨肉明年王傅殁里黨構訟經時乃解癸卯
秋偕二十律見志已而主盟敦龍才名横驚在庠試
輒居首優等國學翁紳賢覺且以時務相諮非但四
方之士爭附也綜覈古今淹貫而洞達仲恭嘗曰通
天地人之謂儒若何季穆者庶幾無愧於儒乎急人



之難不遺餘力而莫咏者殊則曰眼時露迎激方張
時幾爲醫成所中憤懣之衷有未易一二對人言者
乙丑夏與兒聯舟過沙溪夜深言別及歸故里兒予
予從城居來傳兒微病予亟理舟趨視中途不附兒
遷予訣而予不幾肉猶未寒檢一紙遺分身錢益端
坐而逝書卑即畦此可以概兒去來之際矣居平恒
和多不勝錄初定交時贈言有金閨倘憶期州郡可
承寒之句蓋予之識耶乙卯北征得兒五言七首悽
頓悽婉讀者擬諸白馬王彪之什已乎季穆竟向微

乎予美云勝餐吐更食常恐運撫孤役死者府滋愧
耳

王字春字季和予弱冠時借館予又善肄業塔院兒時
常過談其後浮沉場屋同應小試每袖予卷務期
刻畫者必吾二人也兒媚四六綺語小題行卷時琴
傳誦綠故出妻忿有受戒雲棲之事予華嶽之歸然
而禪心勇猛無間方內方外凡辭紛紜雜塵頂放
鐘不辭久之精已銷亡而勞瘁如故予在究陵行寄
詩諷之於時兒惜賦赭顏滑更有得以爲奸惡力爬



幾務清弊貲迓予赴闕時兒委頓伏枕猶諄諄以利
濟爲囑既而曰喘如少延闕中土物無所須但須乳
犢耳一夕予夢屋角昝光中着兒隻眼心竊疑之驰
告翁光澤光澤信至則知兒化去矣哀計小問持乳
瓊之亦昔人挂劍之義云

穆希稷字仲醇故官家子孤貧刻勵初教授于里中其
足讀書里中人異之謂也久之攝學成出遊縉紳間
與世務所至傾動兼通百家射役諸書的專門皆
遜謝之而公所重在氣節日此吾之傾耳初穆家
陽羨又從長興又徙金壇歲必兩度過里祭掃先塋
其到應恆尋予蕭快叙不通俗子寥寥[illegible]
當教授時先大父贈物色之

李允熙字文孺一字齒大伯楊公長郎也齒觀予少數
歲予及見其穉孺時年十三張令君集義塾秀而
課大加獎賞遊庠未幾遂食餼管領邑之治禮經
者並宗之試京兆報罷志不遂而又嗜形家言
與[illegible]常同癖砣砣以竟天年先是余過玉峰君
方應院試予見其[illegible]心焦思之試之猶强起應

而中止比歸誤服大黃竟逝予在城幸得與其含殮

悲夫母喪竭我甚厚君雖中表情似同胞而今已矣

君與聞而好謔酒酣嗚嗚人比之洛生詠伯觴公倘

在廣土啼昔之夜夢君經紀其喪事其素所結念也

顧應璠字子孚其考大參瑞菴公故長者晚歲頗知子

兄弟神美秀文華雄贍而持躬檢抑惴惴攢肩在里

黨無雜交其所事惟顧子仲恭盛子九容所友則季

和季穆及予而已客歲貧叟訪友偷寓臨清發憤下

帷嘗不舉不歸而竟以此旅殁其如命何

何其字千里弟芾字百里予友平仲之子淮王傅之孫

歲甲辰兄弟俱冊旃平仲挈以屬予資性敏而潛發

駸稱進並列青衿尊喜讀史其文婉雅中禮芾之文

典而裁君然闇壁書法亦遒勁事予類諸父不但經

師也相繼殀殤予嘗著二何子傳每經襲府書屋輒

爲惘然

孫榮祖別號龍城居九涇之上有術能召仙其法封一

密室候某聲鳴啟視所叩者示以答處或在竹中或

在龍眼中剖之墨跡如新而不知其所從人段令公



然有內典疑義疏爲一冊君屬令緘固用縣印雜蕫

收貯倚齋約以某日開開則詮註詳悉矣王元美輩

俱聽受焉所居蒔藥草植名花予與王每叩其扉元

談清供有煙霞氣晚歲爲頑姪所攜其妾宋氏控當

道段令在南垣賞識待之宋名大亮木錢水部長洪

謝君學佛有莫將離別恨混入海潮聲之句

附

周炳別號似虞醫士也性好客酒尊茶臼楚楚有致每

過中秋輒操舟到虎邱雖亢極不廢如此者六七十

歷其九十誕辰余爲文壽之又三年而歿

盧文翀字九容戊午發解前發其制舉義極苦心壬戌

報罷泥酒交游間諱余曰臣力竭與命不我與矣自

此入齋弱附絕不與輕薄孝廉爲伍至於公正發憤

則不避嫌怨旨藏方引爲聲氣而一旦無祿亦氣運

所不容耶

翟式耒字起周文懿之孫元立之子倜儻有氣初治舉

子業熊廷弼督學府星卿適爲楚學憲互有關白星

卿既爲式耒地奕式耒謂說過不羨遂棄去學樂刻



攻丹青久之產蕩無聊乃奔身光祿補選涪州判官

竟物於蜀其遺翰亦寥寥以生前自矜重也

徐化鯉字伯龍長於禾爲余表姊壻冠時其棄城中於

時兒已攻制義予草草遠不逮也歲甲午兒既遊庠

相與肆業山陰予稍有悟入及予稍知名而兒且棄

儒從賈矣余掌教冠陵分符仙源俱拉兒偕行其制

行篤古知者雖信服而所如多不合年餘六十一疾

奄逝自兒物而古人不可復見矣

陳國璽號珍凡萬歷甲戌進士也生而誠謹自晉任至

廣州知府邑中凡紹紳公會先生在則嚗坐笑口俱

開一日邀余荷亭共飲大相驚詫以爲酒品莫余若

者自是見輒盡歡平兒與其曾孫遊先生則又與平

爲忘年交崇禎甲戌年終齒方九十曾孫亦有子矣

張勉字幼安家秦坡衕之下少而失怙善書其天性也

諧謔多致與常又善謔並與之匯入其齋即命酒屢

飲晚節余以行遊多睽隔豈謂兒之遽逝哉辛兒曾

得與執紼之役耳

乾隆庚寅春日七十一叟王嗣賢繼仁氏錄



煙艇永懷卷之三 終

煙艇永懷跋

昔先君子愛蓄異書凡有關掌故及名賢我錄世鮮傳

本者必手鈔之日八千言今歲梓者照曠閣攜帶是編

主人愛而梓之竊幸先志之賴以不墜也

嘉慶戊辰立夏日裔伊壬文枚謹書

是編爲吾鄉淵孟先生所作先生令崇德時力鋤强梗

鬬忤時相及改御史復忤巨璫卒以降謫歸崇禎甲申

之變北向長號不食卒所著有浪泊集甲乙集松窗快

筆今皆罕見是編所錄皆名賢巨儒爲古今不可磨滅



之人昔賢云欲考人品當觀所交接之人于茲益信者

邑乘分煙艇漁筆永懷筆爲二錄茲合爲一未免互

異云

嘉慶著雍執徐歲六月後學張海鵬識

漢事會最人物志

惠棟輯錄

# 兩漢會最人物志目錄

卷上

高帝　元帝　班婕妤　河間獻王曾孫惠　戾太子　蔡生　張良　蕭何　韓信　酈生　夏侯嬰　孔臧

文帝　呂后　王嬙列女　梁孝王　項羽　陳嬰　陳平　曹參　周勃　韓王信　孔叢　管少卿





朱虛侯　鄧通　郅都　李廣利　衛青　韓安國　李陵　桑宏羊　東方朔　張騫　張湯子安世　陳湯　張敞　何武　霍光　賈萌　翟義　樓護　盧俗方術　史岑

吳芮　鼂錯　四皓　朱買臣　車千秋　司馬相如　卜式　董仲舒　金日磾　唐蒙　司馬遷　嚴延年　耿壽　倪寬　翟方進　京房　王莽　揚雄　李宏



卷中

光武　章帝　獻帝　和熹鄧后　馬援　桓譚　張純　班固　陳蕃

明帝　弘農王靈帝皇子辯　陰后　吳漢　馬防　馮衍　侯霸　馬融　郭泰

李膺
崔寔
杜林
竇章
酈炎
劉洪
仲長統
孔融
蔡邕
邊讓
繁欽
服虔
王粲兄凱　凱子業
鄭產

崔琰
崔烈
衛宏
趙壹
董扶
許慎
徐幹蘇班
禰衡
王延壽
劉梁
繆斐
鄭康成孫小同
傅幹
嚴象





韋康
汝郁殷陶
司馬徽
寇榮
唐衡
孟他
秦嘉妻徐淑
周乘

卷下

樊重
梁暉
金尚
何苗
荀淑陳寔荀叔
荀爽
荀悅

孔嵩范式
井丹
管寧
寒貧
蔡倫宦者
曹嵩
曹娥列女

梁冀
馬日磾
楊彪
橋玄族子羽
荀靖荀爽　靳衡子　惜
杜安子根
陳寔子紀　諶　孫羣　諶子忠





宗承
徐穉
謝甄
孫賓碩
梁鵠
董卓
高順
丁原
劉表
劉脩
傅巽
周不疑
徐璆

許虔弟劭
袁宏
孟敏
劉袞
樊英
呂布
陳宮
賈詡
張奐
劉琮
劉先
袁術
劉焉





袁紹
審配
逢紀
韓嵩
張楊
公孫瓚
臧洪
韓遂邊章
晉鳳
王儁
王匡
孔伷
劉岱
牛輔
張邈
韓融陵徵
鍾皓

沮授
田豐
韓珩
陶謙
眭固
劉虞
韓馥
晉郁子幾
何顒
金禕
袁遺
王芬
周毖
陳溫陳瑀
胡毋班
荀巨伯
郗慮

闞澗　張逸
趙尚　段煨
闞忠　衛貸
王粲王序　高慎子式
脂習　徐英

# 漢事會最人物志卷上

清　元和惠　棟輯錄

高帝

潛夫論五德志曰。含始吞赤珠。刻曰玉英生漢龍。感女媼。劉季興。

孫暢之述畫曰。漢高祖被圍七日。陳平使能畫作美女。送與冒頓。閼氏恐冒頓勝漢。其寵必衰。說冒頓解圍於白登。（水經濕水注）

河圖曰。帝劉季。日角戴勝。斗胸龍股。長七尺八寸。昌光出軫。五星聚井。期之興。天授圖。地出道。予張兵鈐。（後漢書班固傳注）

三輔舊事曰。太上不樂關中。高祖徙豐沛。屠兒沽酒賣餅。商人立為新豐縣。故一縣多小人。（藝文類聚七十二）

陸賈楚漢春秋曰。高祖向成陽。南越宛。宛堅守不下。乃匿其旌旗。人銜枚。馬束口。雞舉而齊嘴。雞未鳴。圍宛城三匝。宛城降。（太平御覽三百五十七）

楚漢春秋曰。淮陰武王反。上自擊之。張良居守。上體不安。臥輜車中。行三四里。留侯走東追上。簪墮被髮。及輜車。排戶曰。陛下即棄天下。欲以王葬乎。以布衣葬乎。上罵曰。若翁天子也。何故以王及布衣葬乎。良曰。淮南反於東。淮陰害於西。恐陛下倚溝壑而終也。（太平御覽三百九十四）





楚漢春秋曰。高祖初封侯者。皆賜丹書鐵券。曰使黃河如帶。泰山如礪。漢有宗廟。爾無絕世。（御覽五百九十八）

文帝

潛夫論浮侈篇曰。孝文皇帝。躬衣弋綈。足履革舃。以韋帶劍。集上書囊以為殿帷。盛夏苦暑。欲起一臺。計直百萬。以為奢費而不作也。

王沈魏書曰。文帝嘗嘉漢文帝之為君寬仁玄默。務欲以德化民。時文學諸儒。或以為孝文雖賢。其於聰明通達國體。不如賈誼。帝由是著太宗論曰。昔有苗不賓。重華舞以干戚。尉佗稱帝。孝文撫以恩德。吳王不朝。錫之几杖以撫其意。而天下賴安。乃弘三章之教。愷悌之化。欲使曩時累息之民。得闊步高談。無危懼之心。若賈誼之才敏。籌畫國政。特賢臣之器。管晏之資。豈若孝文大人之量哉。他日又從容言曰。顧我亦有所不取漢文帝者三。殺薄昭。幸鄧通。慎夫人衣不曳地。集上書囊為帳帷。以為漢文儉而無法。（三國魏志文帝紀注）

後漢書翟酺上言。孝文皇帝始置五經博士。武帝大合天下之書。李賢注曰。武帝建元五年。始置五經博士。文帝之時。未遑庠序之事。酺之此言。不知何據。

元帝

望氣經曰。漢文帝時。日中有王字。（御覽四）

潛夫論本政篇曰。漢元以來。驕貴之臣。鮮受罪誅。竊與在位。并伏辜者。當十二三。

呂后

潛夫論忠貴篇曰。當呂氏之貴也。太后稱制而專政。祿、產秉事而握權。擅立四王。多封子弟。被據將相。外內磐結。自以雖湯武興。五霸作。弗能危也。於是廢仁義而尚威虐。滅禮信而務譎詐。海內怨痛。人欲其亡。故一朝摧滅。而莫之哀也。

楚漢春秋曰。惠帝崩。呂太后欲為高墳。使從未央宮而見之。諸將諫不許。東陽侯垂泣曰。陛下見惠帝冢。悲哀流涕無已。是傷生也。臣竊哀之。太后乃止。（御覽四百五十七）

班婕妤

鍾嶸詩品曰。漢婕妤班姬。其源出於李陵。團扇短章。辭旨清捷。怨深文綺。得匹婦之致。侏儒一節。可以知其工矣。

王嬙（列女）

世說賢媛篇曰。漢元帝宮人既多。乃令畫工圖之。欲有呼者。輒披圖召之。其中常者。皆行貨賂。王明君姿容甚麗。志不苟求。工遂毀為其狀。後匈奴來和。求美女於漢帝。帝以明君充行。既召見而惜之。但名字已去。不欲中改。於是遂行。

郡國志曰。王昭君。秭歸人也。有香谿。即昭君每當遊玩之處。（御覽六十七）

河間獻王（曾孫承）

今本三輔黃圖曰，河間獻王德，築日華宮，置客館二十餘區，以待學士，自奉養甚薄，不踰賓客。
漢名臣奏杜業奏曰，河間獻王，經術通明，積德累行，天下雄俊衆儒皆歸之，孝武帝時，獻王朝，被服造次，必於仁義，問以五策，獻王輒對無窮，孝武帝艴然難之，謂獻王曰，湯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歸即縱酒聽樂，因以終。史記五宗世家注
陶潛孝傳曰，漢河間惠王，獻王之曾孫也，西京藩臣，多驕放之失，其名德者，唯獻王，而惠王繼之，漢書稱其能修獻王之行，母嘗服喪盡禮，哀帝下詔書褒揚，以爲宗室儀表，增封萬戶，禮古之人皆然，至於末俗衰薄，固已賢矣，貴而率禮，又難，其見褒賞，不亦宜乎。

梁孝王

今本三輔黃圖曰，梁孝王好營宮室苑囿之樂，作曜華宮，築兔園，園中有百靈山，有膚寸石，落猿巖，栖龍岫，又有雁池，池間有鶴洲鳧渚，其諸宮觀相連，延亘數十里，奇果異樹，珍禽怪獸畢有，王日與宮人賓客弋釣其中。
續述征記曰，梁孝王冢中，有數尺水，有大鱧，人謂有靈，不敢犯。御覽九百三十六
水經睢水注曰，文帝十二年，封少子武爲梁王，太后之愛子，景帝寵弟也，是以警衛貂侍，飾同天子，藏珍積寶，多擬京師，招延豪傑，士咸歸之，長卿之徒，免官來遊，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觀，臺苑屏榭，勢並皇居，其所經構也，役夫流唱，必曰睢陽，創傳由此始也。
又曰，晉灼曰，或說平臺在城中東北角，亦或言兔園在平臺側，如淳曰，平臺離宮所在，今城東二十里有臺，寬廣而不甚極高，俗謂之平臺，梁大治宮室，爲複道，自宮東出楊州之門，左陽門，即睢陽東門也，連屬於平臺側近矣，屬之城隅，則不能是知平臺不在城中也，梁王與鄒、枚、司馬相如之徒，極遊於其上，故齊隨郡王山居序，所謂西園多士，平臺盛賓，鄒、馬之客咸在，伐木之歌屢陳，是用追芳昔娛，神遊千古，故亦一時之盛事，謝氏賦雪，亦曰，梁王不悅，遊於兔園，今也歌堂淪宇，律管埋音，孤基塊立，無復曩日之望矣。

戾太子

三輔故事曰，衛太子嶽鼻，武帝疾，避暑甘泉宮，太子來省疾，至甘泉宮，江充謂太子曰，勿入，陛下有詔，惡太子鼻，當持紙蔽其鼻，及入，充語武帝曰，太子不欲聞陛下膿臭，故蔽鼻，帝大怒，太子走還。御覽三百六十七 又七百四十二
三輔舊事曰，武帝發兵攻衛太子，連鬬三日，白虎門前溝中，血流沒足。御覽三百十三

項羽

楚漢春秋曰，項王在鴻門，亞父曰，吾使人望沛公，其氣衝天，五色相繆，或似龍，或似雲，非人臣之相，可誅之，漢高祖令項羽，范增曰羽，羽不應，樊噲杖盾撞人入食豕肩，羽壯之。水經渭水下注
法言重黎篇曰，或問楚敗垓下，方死，曰天也，諒乎，曰漢屈群策，群策屈群力，楚憞群策，而自屈其力，屈人者克，自屈者負，天曷故焉。





陶宏景古今刀劍錄曰，董卓少時耕野，得一刀，無文字，四面隱起作山雲文，斲玉如木，一作泥 及卓貴，示五官郎將蔡邕，邕曰，此項羽刀也。
楚漢春秋曰，沛公西入武關，居於灞上，遣將軍閉函谷關，無內項王，項王大將亞父，至關不得入，怒曰，沛公欲反耶，即令家發薪一束，欲燒關門，關門乃開。藝文類聚六
西漢制圖曰，項籍之敗，光大角。御覽七
楚漢春秋曰，項王在鴻門，亞父諫曰，吾使人望沛公，其氣衝天，五彩相亂，或似雲，或似龍，或似人，此非人臣之氣也，不若殺之。御覽八十七 又八百七十二 又十五
述異記曰，今烏江長亭亭下，有騅馬塚，即當時烏江亭長艤舟待項王處。御覽七十四
陸賈楚漢春秋曰，沛公脫身鴻門，從間道至軍，張良、韓信乃謁項王軍門曰，沛公使臣，奉白璧一雙，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隻，獻大將軍足下，亞父受玉斗，置地，戟撞破之。御覽三百五十二
大周正樂曰，力拔山者，項羽之所作也，項王爲漢所圍於垓下，諸侯兵悉到，圍數重，項王夜聞，漢軍四面楚歌，驚起仰天而嘆曰，漢得吾衆，是何楚歌之多，於是心悲，援琴而鼓之。御覽五百七十八

蔡生

法言重黎篇曰，蔡生欲安項咸陽，不能移，又亨之，其者未辯與，曰生捨其本侯，而謂人木侯，亨，不亦宜乎。

陳嬰

世說賢媛篇曰，陳嬰者，東陽人，少修德行，著稱鄉黨，秦末大亂，東陽人欲奉嬰爲主，母曰不可，自我爲汝家婦，少見貧賤，一旦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

張良

潛夫論志氏姓曰，沛公之起也，良往屬焉，沛公使與韓信略定韓地，立橫陽君城爲韓王，而拜良爲韓信都，信都者，司徒也，俗前音不正，曰信都，或曰司徒，或勝居，然其本共一司徒耳，後作傳者，不知信都何因，彊妄生意，以爲此乃代王爲信都也。
易通卦驗曰，黃佐命，鄭玄注曰，黃者火之子，佐命張良是也。後漢書二十八馮衍傳注
孔安國祕記云，良得黃石公不死之法，不但兵法而已，又云，良本師四皓，甪里先生、綺里季之徒，皆仙人也，良悉從受其神方，雖爲呂后所彊飲食，尋復修行仙道，密自度世，但世人不知，故云其死耳。抱朴子內篇至理篇

陳平

潛夫論論榮篇曰，陳平、韓信，楚俘也，而高祖以爲藩輔，實平四海，安漢室。

蕭何

後漢崔琦傳，琦對梁冀曰，昔蕭何佐漢，乃設書過之吏。
東觀漢記曰，永平二年十一月，詔京兆右扶風，以中牢祀蕭何，霍光出郡錢穀，給蕭何子孫，在三里內者，悉令侍祠。藝文類聚三十八 太平御覽五百二十六

春秋緯云、蕭何感昴精而生、典獄制律。（史記索隱）

## 曹參

王沈魏書曰、其先出於黃帝、當高陽世、陸終之子曰安、是爲曹姓。周武王克殷、存先世之後、封曹俠於邾。春秋之世、與於盟會、逮至戰國、爲楚所滅、子孫分流、或家於沛。漢高祖之起、曹參以功封平陽侯、世襲爵土、絕而復紹、至今適嗣國於容城。（三國志武帝紀注）

博物志曰、曹參字伯敬。

史記索隱云、春秋緯及博物志、竝云、參字敬伯。

譙子齊交曰、曹參師蓋公、致清靜之治。（御覽四百六）

## 韓信

楚漢春秋曰、項王使武涉說淮陰侯、淮陰侯曰、臣事項王、位不過中郎、官不過執戟、乃去楚歸漢、漢王賜臣玉案之食、玉具（一云玉具）之劍、臣背叛之、內愧於心。（藝文類聚六十九、御覽七百十）

何晏韓白論曰、此兩將者、殆蚩尤之敵、蓋開闢所希有也。何者爲勝也。或曰、白起功多、前史以爲出奇無窮、欲闚滄海、白起爲勝。若夫韓信、斷幡以覆軍、拔旗以流血、其以取勝、非復人力也、亦可謂奇之又奇者哉。白起之破趙軍、詐奔而斷其糧道、取勝之策、皆此類也、所謂可奇於不奇之間矣、安得比其奇之又奇者哉。（御覽二百七十三）

## 周勃

潛夫論明闇篇曰、袁絲進說、而周勃黜。

姚信士緯曰、周勃之勳、不如霍光、此前史所載、較然可見、而人以勃功大於光、意竊不安。何者、勃本帝大臣、居太尉之位、擁兵百萬、旣有陳平、王陵之力、又有朱虛、諸王之援、酈寄遊說、以譎諸呂、因衆之心、易以濟事。若霍光者、以倉卒之際、受寄託之任、輔弱幼主、天下晏然、迎燕王、上官之亂、誅除凶逆、以靖王室、廢昌邑、立宣帝、任漢家之重、隆中興之祚、參贊伊、周、是爲賢相、推驗事情、優劣明矣。（藝文類聚二十、太平御覽四百四十七）

周昭新撰曰、陳平、周勃、感陸生而相親、所以安漢於幾殆。（御覽四百六）

## 酈生

潛夫論志氏姓曰、漢酈生爲使者、弟商爲將軍、今高陽諸酈爲著姓。

陳留風俗傳曰、酈氏居於高陽、沛公攻陳留縣、酈食其有功、封高陽侯、有酈峻字文山、官至公府掾、大將軍商有功、食邑於涿、故自陳留縣、有鉼亭、鉼鄉。（水經睢水注）

楚漢春秋曰、上過陳留、酈生求見、使者入通、公方洗足、問何如人、曰狀類大儒、上曰、吾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大儒也。使者出告、酈生瞋目按劍、入言高陽酒徒、非儒者也。（御覽四百十三）

## 韓王信

潛夫論志氏姓曰、韓襄王之孽孫信、俗人謂之韓信都、高祖以信爲韓王孫、以信爲韓王後、從王代、爲何





奴所攻、自降之漢、遣柴將軍擊之、斬信於參合、信妻子亡入匈奴中、至景帝、信子頹當及孫赤（漢書作嬰）來降、漢封頹當爲弓高侯、赤爲襄城侯、及韓嫣、武帝時爲侍中、貴幸無比、案道侯韓說、前將軍韓增、皆顯於漢、子孫各隨時帝分陽陵、茂陵、杜陵、及漢陽金城、諸韓皆其後也。信子孫餘留何奴。

史記索隱曰、楚漢春秋云、韓王信都、恐誤也。

## 夏侯嬰

博物志曰、漢滕公夏侯嬰死、求葬東都門外、公卿送葬、至東郭門外、駟馬不行、踣地悲鳴、即掘馬蹄下、得石椁、有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乃葬其地、故謂之馬冢。

## 孔聚

楚漢春秋曰、孔將軍居左。（漢書功臣表注）

## 孔畤

孔氏譜曰、畤字元矩。（孔又曾祖）陳相、漢桓帝立老子廟於苦縣之賴鄉、畫孔子象於壁、畤爲陳相、立孔子碑於象前、今見存。（三國志倉慈傳注）

## 管少卿

傅子曰、昔田氏有齊、而管氏去之、或適魯、或適楚、漢興、有管少卿、爲燕令、始家朱虛、世有名節。（三國志管寧傳注）

## 朱虛侯

宋書禮志曰、漢時城陽國人、以劉章有功於漢、爲之立祠、青州諸郡、轉相放效、濟南尤甚、魏武帝爲濟南相、皆毀絕之。

## 吳芮

郭頒世語曰、魏黃初末、吳人發長沙王吳芮冢、芮容貌如生、衣服不朽、後豫發者、見吳綱曰、君何類長沙王吳芮、但微短耳、綱瞿然曰、是先祖也、君何由見之、見者言所由、綱曰、更葬不、答曰、即更葬矣。自芮之卒年、至冢發、四百餘年、綱、芮之十六世孫矣。（三國志孫賁傳注、諸）

## 鄧通

潛夫論遏利篇曰、鄧通死無簪、勝、跪伐其身、是故天子不能違天富無功、諸侯不能違帝厚私勸。

又賢難篇曰、鄧通幸於文帝、盡心而不違、吮癰而無恡色、帝病不樂、從容曰、天下誰最愛朕者乎、鄧通欲稱太子之孝、則因對曰、莫若太子之最愛陛下也、及太子問疾、帝令吮癰、有難之色、帝不說、而遣太子、旣而聞鄧通之常吮癰也、乃慙而怨之、及嗣帝位、遂致通罪、而使至於餓死、故鄧通其行、所以盡心力而無害人、其言所以譽太子、而昭孝慈也、太子自不能盡其稱、則反結怨而歸咎焉、稱人之長、欲彰其孝、且猶爲罪、又況明人之短、矯世者哉。

## 鼂錯

潛夫論賢難篇曰、鼂錯雖爲景帝所知、使漢法而不亂。

郅都

潛夫論志氏姓曰，姞氏之別，有闞尹、蔡光、魯雍斷、密須氏，及漢河東有郅都，汝南有郅君章，姓音與古姞同，而書其字異，二人皆著名當世。

四皓

陳留風俗傳曰，園公為秦博士，避地南山，漢祖之起，禮聘不就，惠帝立以為司徒，園公者，園公也，其本園姓。（路史曾稱四）

李廣利

博物志曰，李廣利為貳師將軍，伐大宛，得蒲陶。（文選閑居賦注。）

朱買臣

謝敬金昌亭詩敘曰，余尋師來入經，吳行達昌門，忽覩斯亭，傍川帶河，其榜題曰金昌，訪之耆老曰，昔朱買臣仕漢，還為會稽內史，逢其迎吏，逆旅比舍，與買臣爭席，買臣出其印綬，羣吏慚服自裁，因事建亭號曰金傷，失其字義耳。（世說紕漏篇注。）

鄒子曰，朱買臣貧賤之時，孜孜修學，不變雨之流粟，志在經傳也。（御覽八百四十。）又

衛青

潛夫論論榮篇曰，衛青、霍去病，平陽之私人也，而武帝以為司馬，暫攘北狄，郡河西，惟其任也。

車千秋

潛夫論志氏姓曰，漢高祖徙諸田關中，而有第一至第八氏，丞相田千秋，司直田仁，及杜陽田先，鄠田先皆陳後也。武帝賜千秋乘小車入殿，故世謂之車丞相。

韓安國

潛夫論交際篇曰，韓安國能遺田蚡五百金，而不能賑一窮。

司馬相如

嵇康高士傳曰，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字長卿，初為郎，事景帝，梁孝王來朝，從遊說士鄒陽等，相如說之，因病免，遊梁，後過臨邛，富人卓王孫女文君新寡，好音，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奔之，俱歸成都，後居貧，至臨邛買酒舍，文君當壚，相如著犢鼻褌，滌器市中，為人口吃，善屬文，仕宦不慕高爵，常託疾，不與公卿大事，終于家，其贊曰，長卿慢世，越禮自放，犢鼻居市，不恥其狀，託疾避官，蔑此卿相，乃賦大人，超然莫尙。（世說品藻篇注。）

文心雕龍頌讚曰，相如屬筆，始讚荊軻。

又才略曰，相如好書，師範屈、宋，洞入夸豔，致名辭宗，然覈取精意，理不勝辭，故揚子以為文麗用寡者長卿，誠哉是言也。

李陵





鍾嶸詩品曰，漢都尉李陵，其源出於楚辭，文多悽愴，怨者之流，陵名家子，有殊才，生命不諧，聲頹身喪，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

卜式

博物志曰，商邱子有養豬法，卜式有養豬羊法。（御覽九百三。）

桑宏羊

法言寡見篇曰，或曰，宏羊榷利而國用足，盍榷諸。曰，譬諸父子，為其父而榷其子，縱利如子何。卜式之云，不亦匡乎。注云，卜式請烹宏羊。

董仲舒

世說言語篇曰，董仲舒放孝子符起，劉孝標注云，未詳。

法言淵騫篇曰，或問公孫宏、董仲舒孰邇。曰，仲舒欲為而不可得者也，宏容而已矣。

劉子曰，仲舒垂卒口不輟誦，袁孝政注云，董仲舒廣川人，下帷誦書，七年不窺園圃，弟兄不面，乘馬三年，不知牝牡。

風俗通云，武帝時迷於鬼神，尤信越巫，董仲舒數以為言，武帝欲驗其道，令巫詛仲舒，仲舒朝服南面誦詠經論，不能傷害，而巫忽死。

東方朔

東方朔別傳曰，朔南陽步廣里人。（世說規箴篇注。）

又曰，漢武帝在柏梁臺上，使羣臣作七言詩，七言詩自此始也。（世說排調篇注。）

王延壽夢賦敘云，臣弱冠嘗夜寢，見鬼物與臣戰，遂得東方朔與臣作罵鬼之書，注，此書不傳。（古文苑。）

文心雕龍祝盟曰，東方朔有罵鬼之書。

東方朔別傳曰，孝武皇帝時，行甘泉，至長平（一作陵）坂上，馳道中央有蟲，覆而赤如生肝，頭目口齒鼻耳悉具，先驅旋頭，驅還以聞，曰，道不可御，於是上止車，遣侍中馳往視之，還盡莫識也，時朔在後屬車，上召朔使馳往視之，還對曰，此謂怪哉，上曰，謂何也，朔曰，秦始皇拘繫無罪，幽殺無辜，衆庶怨恨，無所告訴，仰天而歎曰，怪哉，感動皇天，此憤氣之所生也，故名之曰怪哉，是地必秦之獄處也，上使丞相案地圖，果秦獄地，上問朔何以知之，朔曰，夫積憂者得酒而解，乃取蟲置酒中立消，賜朔帛百匹，後屬車上盛酒為此也。（藝文類聚七十二，御覽六百四十五，北堂書鈔四十三。）

又曰，朔於上前射覆中之，郭舍人頭屈被榜，上輒大笑。（御覽九百十三。）

又曰，南山有木名為柘，良工採之可以射，射中人情，如掩兔，舍人數窮，可不早謝，上乃拊髀大笑也。（同上。）

又曰，郭舍人曰，四蛛縱文章，背有組索，兩人相見，朔能知之為上客，朔曰，此玉之瑩石之精，表如日光，裏如衆星，兩人相視，見不相知情，此名為鏡。（御覽七百十七。）

又曰，武帝時有神雀下，丞相御史中丞二千石，諫議臣博士皆言壽，東方朔獨不賀，帝曰，羣臣皆賀，朔獨

不賀何也.對曰.恐後有巫爲國害者.朔因謝病去.其後卒有巫蠱之事.不知朔之所終也.御覽七百三十五.

又曰.上置蜻蛉蓋下.羅諸數家.獨使朔射之.朔對曰.蝴蝴蝴蝴.六足四翼.頭如珠.尾正直.長尾短項.是非勾蜓.即蜻蛉.上曰.善.賜帛十疋.御覽九百五十.

又曰.朔與三門生俱行.見一鳩.占皆不同.一生曰.今日當得酒.一生曰.其酒必酸.一生曰.雖得酒不得飲也.三生皆到主人.須臾主人出酒樽中.即安於地.覆而覆之.訖不得酒.出門問其故.曰.見鳩飲水.故知得酒.鳩飛集梅樹上.故知酒酸.鳩飛去.所集枝折墮地.折者傷毀之象.故知不得飲也.御覽九百七十.

司馬貞史記索隱曰.案仲長統云.遷爲滑稽傳.序優旃事.不稱東方朔.非也.朔之行事.豈旃、孟之比哉.而桓譚亦以遷內爲是.又非也.

金日磾

三輔故事曰.金日磾.字翁叔.封秺侯.有忠勤之節.七世爲侍中.藝文類聚四十八.御覽二百十九.

張騫

博物志曰.張騫使西域還.得大蒜、安石榴、胡桃、蒲陶、胡葱、苜蓿、胡荽、黃藍.

又云.張騫爲漢使外國十八年.得塗林安石榴種.全芳備祖後集.

涼土異物志曰.葱嶺之水.分流東西.西入大海.東爲河源.禹記即禹本紀.所云崑崙者焉.張騫使大宛而窮河源.謂極於此.而不達於崑崙者也.水經河水注二.

法言淵騫篇曰.張騫、蘇武之奉使也.執節沒身.不屈王命.雖古之膚使.其猶劣諸.

博物志曰.漢使張騫.渡西海.至大秦.西海之濱.有小崑崙.高萬仞.方八百里.東海廣狹.未聞有渡者.今本

王逸子曰.或問張騫可謂名使者歟.曰.周流絕域.東西數萬里.其中胡貊皆知習俗.始得大蒜、蒲萄、苜蓿等.御覽七百七十九.

唐蒙

水經江水注曰.漢武帝感相如之言.使縣令南通僰道.費功無成.唐蒙南入斬之.乃鑿石開閣.以通南中.迄於建寧.二千餘里.山道廣丈餘.深三四丈.其鏨一作塹之迹猶存.

張湯子安世

潛夫論志氏姓曰.御史大夫張湯.增定律令.以防姦惡.有利於民.又好薦賢達士.故受福祐.子安世爲車騎將軍.封富平侯.敬仁儉約.矜遠權而好陰德.是以子孫昌熾.世有賢臚.更對武始.遭王莽亂.享國不絕.家凡四公.世著忠孝行義.

司馬遷

水經河水注.四曰河水.又南逕高門南.又東南逕華池南.池方三百六十步.在夏陽城西北四里許.故司馬遷碑文云.高門華池.在茲夏陽.今高門東去華池三里.谿水又東南逕司馬子長墓北.墓前有廟.廟前有碑.永嘉四年.漢陽太守殷濟.瞻仰遺文.大其功德.遂建石室.立碑樹柏.太史公自敘曰.遷生于龍門.是





其墳墟所在矣.

晉張輔名士優劣論曰.班固、司馬遷之著述.辭約而事舉.世人論司馬遷、班固.才之優劣.多以固爲勝.余以爲失.遷敘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敘二百年事.八十萬言.固煩省不敵.不如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獎勸.惡足以鑒誡.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無取焉.而班皆書之.不如二也.毀貶晁錯.傷忠臣之道.不如三也.遷既創造.固又因循.難易益不同矣.又遷爲蘇秦、張儀、范睢、蔡澤作傳.逞詞流離.亦足以明其大才.故述辯士則藻辭華靡.敘實錄則隱核名檢.此其所以爲良史也.藝文類聚二十二.御覽六百四.

茂陵書稱司馬談爲太史令.唐六典十.

疎廣

文士傳曰.王莽末.廣曾孫孟達.自東海避難元城.改姓.去疎之足.以爲束氏.世說雅量篇注.

嚴延年前書有酷吏傳

張懷瓘書斷曰.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人.河南太守.雅工史書.規模趙高.時稱其妙.後以罪棄市.

張敞

張懷瓘書斷曰.張敞字子高.河東平陽人.官至京兆尹.善古文.傳之子吉.吉傳之杜鄴.杜鄴傳其子林.吉子竦.字伯松.博學文雅.過于子高.三王以來.古文之學.蓋絕.子高精勤而習之.其後杜林、衛密、衛宏爲之嗣.子高好古博雅.有緝熙之美焉.

耿壽

潛夫論明闇篇曰.耿壽建常平.而嚴延妒其謀.

何武

應劭漢官儀曰.何武爲揚州刺史五年.在州行部.必先即學官.見諸生.試其誦論.議笑然後入傳舍.問田頃晦五穀美惡也.孫逢吉職官分紀後集.

倪寬

潛夫論讚學篇曰.倪寬賣力於都巷.匡衡自鬻於保徒者.身貧也.貧阨若彼.而能進學若此者.秀士也.

春秋後事曰.倪寬爲漢司農卿.與太子博爭局.犯罪而還.御覽七百五十四.

霍光

潛夫論忠貴篇曰.霍氏之貴.專相幼主.誅滅同僚.廢帝立帝.莫之敢違.禹繼父位.山雲屏事.諸壻專典禁兵.婚姻本族.

世語曰.漢故渡遼將軍范明友鮮卑奴.年三百五十歲.言語飲食如常人.奴云.霍顯光後小妻.明友妻.光前妻女.三國魏志明帝紀注.

翟方進

潛夫論交際篇曰.翟方進稱淳于長.而不能處一士.方進前世之忠良也.而猶若此.則又況乎末塗之下

柏哉。

漢雜事曰。翟方進爲丞相。遭後母喪。行服三十六日。起視事曰。不敢踰國家也。御覽五百四十六。

賈萌

謝承漢書云。賈萌爲豫章太守。王莽篡漢。舉兵誅莽。不克而死。

安成記云。賈萌爲豫章太守。與安成侯張普爭城。戰於新淦之野。爲普所害。

水經贛水注曰。贛水又逕郡北爲津步。步有故守賈萌廟。萌與安成侯張普爭地。爲普所害。即日靈見津渚。故民爲立廟焉。

京房

潛夫論賢難篇曰。京房數與元帝論難。使制考功而選守。可入選舉志。

又考績篇曰。先師京君科察考功。以遺賢俊。太平之基。必自此始。無爲之化。必自此來也。

翟義

潛夫論本政篇曰。自成帝以降。至於莽。公卿列侯。下訖令尉。大小之官且十萬人。皆自漢所謂賢明忠正。貴寵之臣也。莽之篡位。惟安衆侯劉崇。東郡太守翟義。思事君之禮義。勇奮發。欲誅莽。功雖不成。志節可紀。夫以十萬之計。其能奉報恩二人而已。

王莽

博物志曰。王莽篡位。慕古。去昧死。改曰稽首。光武因而不改。朝臣曰稽首。輕宜稽首再拜。可入禮儀志。

潛夫論忠貴篇曰。王氏之貴。九侯五將。朱輪二十三。太后專政。秉權三世。莽爲宰衡。封安漢公。居攝假號。身當南面。卒以篡位。十有餘年。自以居之已久。威立恩行。永無禍敗。故遂肆心恣意。私近忘遠。崇聚羣小。重賦殫民。以奉無功。動爲姦詐。託之經義。迷罔百姓。欺誣天地。自以我密。人莫之知。皇天從上鑒其姦。神明自幽照其態。豈有誤哉。

又志氏姓曰。王莽自謂本田安之後。以王家故更氏云。莽之行詐。實以田常之風。

樓護

文心雕龍知音云。君卿脣舌。而謬欲論文。乃稱史遷著書。諮東方朔。於是桓譚之徒。相顧嗤笑。彼實博徒。輕言負誚。況乎文士可妄談哉。

揚雄

王隱論揚雄太玄經曰。玄經雖妙。非益也。是以古人謂其屋下架屋。世說文學注。

法言問神篇曰。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九齡而與我玄文。

姚信士緯曰。揚子雲有深才。潛知屈伸。沈浮從容。元默近于柳下惠胡隱之風。智假遯聲。而高不及也。班固稱之有大度。不汲汲於富貴。不汲汲於貧賤。二者之美。蓋亦良矣。然揚子之審。清貧寡慾。無顧望之機。對王公大人之辭。故令其骨鯁不見。節操不顯也。夫孟子之書。將門人所記。非自作也。故其志行多兒。非





唯教辭而已。或拒萬鍾之祿。或辭千金之賂。或以周漢體殊。二子時異。不可責之於周。或以帝納異言。而子雲無正論。卒有投閣之異。孟軻昌昌其首。然子雲保家養智之士。孟軻以峙高世之英也。御覽四百四十七。

盧俗方術

豫章舊志曰。盧俗字君孝。本姓匡。夏禹苗裔。東野王之子。秦末百越君長。與吳芮助漢定天下。野王亡軍中。漢八年。俗封鄱陽男。食邑茲部。印曰越君俗。兄弟七人。皆好道術。遂寓于洞庭之山。故世謂廬山。孝武元封五年。南巡狩浮江。親覩神靈。乃封俗爲大明公。四時秩祭焉。世說規箴篇注。水經廬江水注。

李宏

法言淵騫篇曰。或問子蜀人也。請人曰。有李仲元者人也。其爲人也奈何。曰。不屈其意。不累其身。曰。是夷惠之徒與。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也。如是則奚名之不彰也。曰。無仲尼。則西山之餓夫。與東國之紲臣惡乎聞。　又曰。仲元世之師也。見其貌者肅如也。聞其言者愀如也。觀其行者穆如也。

史岑

博物志曰。元始元年。中謁者沛郡史岑。上書頌王宏奪董賢璽綬之功。

# 漢事會最人物志卷中

光武

孫綽子曰。高祖御龍。光武御虎。龍、韓彭之類是也。虎、耿鄧之類是也。類聚

明帝

潛夫論述赦篇曰。孝明帝時。制舉茂才。過闕謝恩。賜食事訖。問何異聞。對曰。巫有劇賊九人。刺史數以竊郡。訖不能得。帝曰。汝非部南郡從事邪。對曰。是。帝乃振怒曰。賊發部中而不能擒。然材何以爲茂。捶數百。便免官。而切讓州郡。十日之間。賊即伏誅。

又愛日篇曰。孝明皇帝嘗問。今旦何得無上書者。左右對曰。反支故。帝曰。民既廢農。遠來詣闕。而復使避反支。是則又奪其日而寃之也。乃敕公車受章。無避反支。

晉書食貨志曰。永平五年。作常滿倉。立粟市於城東。粟斛直錢二十。草樹殷阜。牛羊彌望。作貢尤輕。府廩還積。姦回不用。禮義專行。于時東方既明。百官詣闕。戚里侯家。自相馳騖。車如流水。馬若飛龍。照映軒廡。光華前載。

靈帝

傅子曰。靈帝時。牓門賣官。於是太尉段熲。司徒崔烈。太尉樊陵。司空張溫之徒。皆入錢上千萬。下五百萬。

以賢三公。頻數征伐。有大功烈。有北州重名。溫有傑才。陵能偶時。皆一時顯士。猶以貨取位。而況於劉嚣、唐珍、張顥之黨乎。(三國魏志崔琰傳注)

弘農王(靈帝皇子辯)

獻帝紀曰。卓謀廢帝。九月甲戌。復大會羣臣曰。太后逼迫永樂太后。令以憂死。逆婦姑之禮。無孝順之節。天子幼質。軟弱不君。昔伊尹放太甲。霍光廢昌邑。著在典籍。僉以爲善。今太后宜如太甲。皇帝宜如昌邑。陳留王仁孝。宜即皇帝祚。(三國魏志董卓傳注)

獻帝起居注載策曰。孝靈皇帝不究高宗眉壽之祚。早棄臣子。皇帝承紹。海內側望。而帝天姿輕佻。威儀不恪。在喪慢惰。衰如故焉。凶德既彰。淫穢發聞。損辱神器。忝汚宗廟。皇太后教無母儀。統政荒亂。永樂太后暴崩。衆論惑焉。三綱之道。天地之紀。而乃有闕。罪之大者。陳留王協聖德偉茂。規矩邈然。豐下兌上。有堯圖之表。居喪哀戚。言不及邪。岐嶷之性。有周成之懿。休聲美稱。天下所聞。宜承洪業。爲萬世統。可以承宗廟。廢皇帝爲弘農王。皇太后還政。尙書讀册畢。羣臣莫有言。尙書丁宮曰。天禍漢室。喪亂弘多。昔祭仲廢忽立突。春秋大其權。今大臣量宜爲社稷計。誠合天人。請稱萬歲。卓以太后見廢。故公卿以下不布服會葬。素衣而已。(同上)

獻帝

獻帝春秋曰。天子初至洛陽。幸城西故中常侍趙忠宅。使張楊繕治宮室。名殿曰楊安殿。八月帝乃遷居。(三國魏志武帝紀注。建安元年事)

陰后

水經淯水注曰。建武元年。世祖遣侍中傅俊。持節迎光烈皇后於淯陽。俊發兵三百餘人。宿衞皇后道路。歸京師。

和熹鄧后

潛夫論志氏姓曰。後漢新野鄧禹。以佐命元功。封高密侯。孫太后□性慈仁嚴明。約勅諸家莫得權。京師淸淨。若無貴戚。勤思憂民。晝夜不怠。是以遭羌兵叛。大水饑饉而能復之。遂平豐穰。太后崩後。羣姦相參。競加譖潤。破壞鄧氏。天下痛之。

吳漢

潛夫論述赦篇曰。昔大司馬吳漢。老病將卒。世祖問以遺戒。對曰。臣愚不智。不足以知治。愼無赦而已矣。

馬援

兪益期牋曰。馬文淵立兩銅柱於林邑岸北。有遺兵十餘家不反。居壽泠岸南。而對銅柱。悉姓馬。自婚姻。今有二百戶。交州以其流寓。號曰馬流。言語飮食。尙與華同。山川移易。銅柱今復在海中。正賴此民。以識故處也。

林邑記曰。建武十九年。馬援樹兩銅柱於象林南界。與西屠國分漢之南疆也。土人以之流寓。號曰馬流。





世稱漢子孫也。(水經溫水注)

昔馬文淵積石爲塘。達於象浦。建金標爲南極之界。(同上)

水經溫水注曰。建武十九年。伏波將軍馬援上言。從麊泠出賁古。擊益州。臣所將駱越萬餘人。便習戰鬭者。二千兵以上。弦毒矢利。以數發。矢注如雨。所中輒死。愚以行兵此道最便。蓋承藉水利。用爲神捷也。

又葉榆河注曰。建武十九年九月。馬援上言。臣謹與交阯精兵萬二千人。與大兵合二萬人。船車大小二千艘。自入交阯。於今爲盛。十月援南入九眞。至無切縣。賊渠降。進入餘發(縣名)。渠帥朱伯棄郡亡入深林。至居風縣。帥不降。並斬級數十百。九眞乃淸。

東觀漢記曰。馬援征蠻陽山賊。上書曰。除其竹林(一作木)。譬如嬰兒頭多蟣蝨。而剃(一作鬄)之。蕩蕩然蟣蝨無所復依。書奏上大悅。出尙書。盡數日。敕黃門取頭蝨章特入。(一云出小黃門頭有蝨者皆剃之。御覽五百九十四。又九百五十一)

姚信士緯曰。馬援懲兒。而見梁竇子弟。(御覽百十七)

華嶠後漢書曰。馬援在河西。有穀數萬斛。乃歎曰。凡殖財者。貴以施也。否則守錢虜耳。(御覽八百三十七)

吳錄云。馬援至荔浦。見冬筍。名曰苞筍。其味美於春夏筍。(北戶錄二。三卷□柑注云。馬援好事至荔浦。凡冬筍名苞筍。上言禹貢厥苞橘柚。疑即此也)

馬防

水經河水二注曰。洮水又屈而北。逕龍桑城。馬防以建初二年。從安故五谿。出龍桑。開通舊路者也。

桓譚

文心雕龍才略曰。桓譚著論。富號猗頓。宋弘稱薦。爰比相如。而集靈諸賦。偏淺無才。故知長於諷論。不及麗文也。

馮衍

潛夫論志氏姓曰。鄭大夫有馮簡子。後韓有馮亭。爲上黨守。嫁禍於趙。以致長平之變。秦有將軍馮劫。與李斯俱誅。漢興。有馮唐。與文帝論將帥。後有馮奉世。上黨人也。位至將軍。女爲元帝昭儀。因家於京師。其孫衍字敬通。篤學重義。諸儒號之曰。德行雍雍馮敬通。著書數十篇。孝章皇帝愛重其文。

文心雕龍論說曰。敬通之說鮑、鄧。事緩而文繁。所以歷騁而罕遇也。

張純

文心雕龍封禪曰。光武勒碑。則文自張純。首胤典謨。末同祝辭。引鉤讖。敍離亂。計武功。述文德。事覈理舉。華不足而實有餘矣。

侯霸

金鄉長侯成碑云。其先出自豳、岐。周文之後。封於鄭。鄭共仲賜氏曰侯。厥胄宜多。以功佐國。晏盟齊、魯。嘉會自邾。因以爲家焉。漢之興也。侯公納策。濟太上皇於鴻溝之阨。謚曰安國君。曾孫酺(西漢表作輔)。封明統侯。光武中興。元孫霸爲臨淮太守。擁兵從光武平定天下。轉拜執法右刺姦。五威司命。大司徒公。封於陵侯。(趙氏曰。碑以刺姦司命爲光武時官。蓋碑之謬。案霸列傳。封則鄕侯。至子昱徙封於陵侯。而碑以霸爲於陵。亦碑之誤)

班固

張懷瓘書斷曰。班固字孟堅。扶風安陵人。官至中郎將。工篆。李斯、曹喜之法。悉能究之。昔李斯作蒼頡篇。趙高作爰歷篇。胡毋敬作博學篇。漢興。閭里書私合之。想蒼頡篇。斷六千字爲一章。凡五十五章。至平帝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未央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作訓纂篇二十四章。以纂續蒼頡也。孟堅乃復續十三章。和帝永元中。賈魴又撰異字。取固所續章而廣之。爲三十四章。用訓纂之末字。以爲篇目。故曰滂喜篇。言滂沱大盛也。凡百二十三章。文字備矣。明帝使孟堅成父彪所述漢書。永平初受詔。至章帝建初二十五年而成。

鍾嶸詩品曰。孟堅才流。而老於掌故。觀其詠史。有感歎之詞。（詠史詩見文選一）

文心雕龍史傳曰。班固述漢。因循前業。觀司馬遷之辭。思實過半。其十志該富。讚序弘麗。儒雅彬彬。信有遺味。至於宗經矩聖之典。端緒豐贍之功。遺親攘美之罪。徵賄鬻筆之愆。公理辨之究矣。

馬融

融自敘曰。融字季長。右扶風茂陵人。（融傳云茂陵成歡里人也）少而好問。學無常師。（世說文學篇注）

續漢書曰。融安帝時。爲大將軍鄧騭所召。拜校書郎中。在東觀十年。窮覽典籍。上廣成頌。（唐六典十）

三輔決錄曰。馬融爲南郡太守。三輔以融在郡貪濁。受主記掾岐肅錢四十萬。融子強。又受吏白向錢六十萬。布三百疋。以肅爲孝廉。向爲主簿。又坐忤大將軍梁冀。冀髡徙朔方。自刺不死。得赦還。拜議郎。（御覽六百四十一）

陳蕃

世說德行篇云。陳仲舉言爲士則。行爲世範。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爲豫章太守。至便問徐孺子所在。欲先看之。主簿白群情欲府君先入廨。陳曰。武王式商容之閭。席不暇煖。吾之禮賢。有何不可。

海內先賢傳曰。蕃爲尚書。以忠正忤貴戚。不得在臺。遷豫章太守。（世說德行篇注）

世說品藻篇曰。汝南陳仲舉。潁川李元禮二人共論其功德。不能定先後。蔡伯喈評之曰。陳仲舉彊於犯上。李元禮嚴於攝下。犯上難。攝下易。仲舉遂在三君之下。（謂陳與竇武劉淑也）元禮居八俊之上。

姚信士緯曰。陳仲舉體氣高烈。有王臣之節。李元禮忠壯正直。有社稷之能。海內論之未決。蔡伯喈抑一言以處之。疑論乃定也。（世說品藻篇注）

郭泰

郭泰列傳曰。泰字林宗。有人倫鑒識。題品海內之士。或在幼童。或在里肆。後皆成英彥六十餘人。自著書一卷。論取士之本末。行遭亂亡失。（世說政事篇注）

劉孝標世說賞譽篇注引郭泰友人宋子俊。稱泰自漢元以來。未有林宗之匹。

李膺

世說德行篇曰。李元禮風格秀整。高自標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爲己任。後進之士。有升其堂者。皆以爲



102



登龍門。

又賞譽篇曰。世目李元禮。謖謖如勁松下風。

李氏家傳曰。膺嶽峙淵清。峻貌貴重。華夏稱曰。潁川李府君。頵頵如玉山。汝南陳仲舉。軒軒如千里馬。南陽朱公叔。飂飂如行松柏之下。（世說賞譽篇注）

崔瑗

水經清水注曰。汲縣城東門北。側有太公廟。廟前有碑。碑云。太公望者。河內汲人也。縣民故會稽太守杜宣。白令崔瑗曰。太公甫生於汲。舊居猶存。君與高國同宗。太公載在經傳。今臨此國。宜正其位。以明尊祖之義。於是國老王喜。廷掾鄭篤。功曹邠（一作郯）勤等。咸曰宜之。遂立壇祀。爲之位主。

王僧虔使錄曰。安平崔瑗。後漢濟北相。亦善草書。王子敬云。極似張伯英。瑗子寔。官至尚書。亦能草書。（法書要錄一）

袁昂古今書評云。崔子玉書。如危峯阻日。孤松一枝。有絕望之意。（同上二）

張懷瓘書斷云。崔瑗字子玉。安平人。曾祖蒙父駰。子玉官至濟北相。文章蓋世。善章草。師於杜度。點畫之間。莫不調暢。今有張平子碑。以順帝漢安二年卒。年六十六。子玉章草入神。小篆入妙。

崔寔

張懷瓘書斷曰。崔寔字子真。瑗之子也。博學有俊才。爲五原太守。章草雖有父風。良冶良弓。斯爲不墜。張茂先甚稱之。



10B

崔烈

蔡邕文章志曰。烈字威考。高陽安平人。駰之孫。瑗之兄子也。靈帝時。官至司徒太尉。封陽平亭侯。（世說文學篇注）

杜林

張懷瓘書斷曰。杜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涼州刺史鄴之子。位至司空。尤工古文。過於鄴也。故世言小學由杜公。嘗於西河。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寶玩不已。每困厄。自以爲不能濟於亂世。常抱經歎曰。古文之學。將絕於此。初衛宏方造林。未見則晤然而服。及會面林以漆書示宏曰。常以此道將絕。何意東海衛君。復能傳之。是道不墜於地矣。子曰。德不孤。必有鄰。豈虛語哉。光武建武中卒。靈帝時。劉陶删定古文今文尚書。號中文尚書。以北山本爲正。陶亦工古文。是謂就有道而正焉。

衛宏

張懷瓘書斷曰。衛宏字次仲。東海人。官至給事中。（范書云光武時爲議郎）修古學。善屬文。作尚書訓指。師於杜林。後之學者。皆祖杜林衛宏也。

竇章

續漢書曰。竇章居貧蔬食。講誦不輟。太僕鄧康。重章學行。是時學者。稱東觀爲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康薦章入東觀。爲校書郎中。（唐六典十同前書）

趙壹

鍾嶸詩品曰，元叔散憤蘭蕙，指斥囊錢，苦言切句，良亦勤矣，斯人也而有斯困，悲夫。

文士傳曰，趙壹舉郡上計吏，至京師，是時袁陽爲司徒，宿聞其名，特延請之，壹入閤揖而不拜，陽問曰，賢郡下郡計吏見漢三公，不爲禮者乎，壹曰，昔酈食其高陽白衣也，而揖高祖，今壹關西男子，其揖漢三公，不亦可乎，陽壯其言，接之甚厚。（御覽五百四十三）

酈炎

鍾嶸詩品曰，文勝託詠，靈芝懷寄不淺。

董扶

陳壽益部耆舊傳曰，董扶字茂安，少從師學，兼通數經，善歐陽尚書，又事聘士楊厚，究極圖讖，遂至京師，游覽太學，還家講授，子弟自遠而來，永康元年日有蝕之，詔舉賢良方正之士，策問得失，左馮翊趙謙等舉扶，扶以病不詣，遙於長安上封事，遂稱疾篤歸家，前後宰府十辟，公車三徵，再舉賢良方正，博士有道，皆不就，名稱尤重，大將軍何進表薦扶曰，資游夏之德，述孔氏之風，內懷焦董消復之術，方今并涼擾攘，西戎蠢叛，宜勅公車特詔，待以異禮，諮謀奇策，於是靈帝徵扶，即拜侍中，在朝稱爲儒宗，甚見器重，求爲蜀郡屬國都尉，扶出一歲而靈帝崩，天下大亂，後去官，年八十二卒於家，始扶發辭抗論，益部少雙，故號曰致止，言人莫能當，所至廂談止也，後丞相諸葛亮問秦宓以扶所長，宓曰，董扶褒秋毫之善，貶纖芥之惡。（三國蜀志劉焉傳注引）

劉洪

博物記曰，漢劉洪，篤信好學，觀乎六藝羣書，意以爲天文數術，探賾索隱，鉤深致遠，遂專心銳思，爲曲城侯相，政教清均，吏民畏而愛之，爲州郡之所禮異。（續漢律曆志中注）

許愼

張懷瓘書斷曰，許愼字叔重，汝南召陵人，官至太尉，南閤祭酒，少好古學，喜正文字，尤善小篆，師模李斯，甚得其妙，作說文解字十四篇，萬五百餘字，疾篤，令子沖詣闕上之，安帝末年卒。

仲長統

繆襲昌言表曰，統字公理，少好學，博涉書記，贍於文辭，年二十餘，游學靑、徐、并、冀之間，與交者多異之，并州刺史高幹，素貴有名，招致四方游士，多歸焉，統過幹，幹善待遇之，訪以世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能擇人，所以爲君深戒也，幹雅自多，不納統言，統去之，無幾而幹敗，并冀之士，以是識統，大司農常林，與統共在上黨，統性倜儻，敢直言，不矜小節，每列郡命召，輒稱疾不就，默語無常，時人或謂之狂，漢帝在許，尚書令荀彧，領典樞機，好士愛奇，聞統名，啓召以爲尚書郎，後參太祖軍事，復還爲郎，延康元年卒，時年四十餘，統每論說古今世俗行事，發憤歎息，輒以爲論，名曰昌言，凡二十四篇。（三國魏志劉劭傳注引）

徐幹　蘇班





張懷瓘書斷曰，徐幹字伯張，扶風平陵人，官至班超軍司馬，善章草書，班固與超書，稱之曰，得伯張書，稿勢殊工，知識讀之，莫不歎息，實亦藝由已立，名自人成，後有蘇班，亦平陵人也，五歲能書，甚爲張伯英所稱歎。

孔融

孔融別傳曰，融四歲，與兄食梨，輒引小者，人問其故，答曰，小兒法當取小者，年十歲，隨父詣京師，河南尹李膺，有重名，融欲觀其爲人，遂造之，膺問高明父祖，嘗與僕周旋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也，衆坐莫不歎息，僉曰，異童子也，太中大夫陳煒後至，同坐以告，煒曰，人小時了了者，長大未必能奇，融應聲曰，卽如所言，君之幼時，豈實慧乎，膺大笑，顧謂融曰，長大必爲偉器。（世說言語篇注引）

司馬彪九州春秋曰，融在北海，自以智能優贍，溢才命世，當時豪傑，皆不能及，亦自許大志，且欲舉軍曜甲，與羣賢要功，自於海岱結殖根本，不肯碌碌，如平居郡守，事方伯赴期會而已，然其所任用，好奇取異，皆輕剽之才，至於稽古之士，謬爲恭敬，禮之雖備，不與論國事也，高密鄭玄，稱之鄭公，執子孫禮，及高談教令，盈溢官曹，辭氣溫雅，可玩而誦，論事考實，難可悉行，但能張磔網羅，其自理甚疏，租賦少稽，一朝殺五部督郵，姦民汚吏，猾亂朝市，亦不能治，幽州精兵亂，至徐州，卒到城下，舉國皆恐，融直出說之，令無異志，遂與別校謀，夜覆幽州，幽州軍敗，悉有其衆，無幾時，還復叛亡，黃巾將至，融大飲醇酒，躬自上馬，禦之淶水之上，寇令上部與融相拒，兩翼徑涉水，直到所治城，城潰，融不得入，轉至南縣，左右稍叛，連年傾覆，事無所濟，遂不能保障四境，棄郡而去，後徙徐州，以北海相自還領靑州刺史，治郡北陲，欲附山東，外接遼東，得戎馬之利，建樹根本，孤立一隅，不與共也，於時曹、袁、公孫，共相首尾，戰士不滿數百，穀不至萬斛，王子法、劉孔慈，凶辨小才，信爲腹心，左承祖、劉義遜，淸雋之士，備在坐席而已，言此民望，不可失也，承祖勸融自託彊國，融不聽而殺之，義遜棄去。（三國魏志崔琰傳注引）

魏氏春秋曰，十三年，融對孫權使，有訕謗之言，坐棄市，融有高名淸才，世多哀之，太祖懼遠近之議也，乃令曰，太中大夫孔融，既伏其罪矣，然世人多採其虛名，少於核實，見融浮豔，好作變異，眩其誑詐，不復察其亂俗也，此州人說平原禰衡，受傳融論，以爲父母與人無親，譬若缻器，寄盛其中，又言若遭饑饉，而父不肖，寧贍活餘人，融違天反道，敗倫亂理，雖肆市朝，猶恨其晚，更以此事列上，宣示諸軍將校掾屬，皆使聞見。（上同）

秦子曰，孔文舉爲北海相，有遺父喪，哭泣墓側，色無憔悴，文舉殺之，又有母病瘥，思食新麥，家無，乃盜鄰熟麥而進之，文舉聞之，特賞曰，無有來討，勿復盜也，盜而不罪者，以爲勤於母饑，哭而見殺者，以爲形慈而情者。（一云以爲真而不實也。藝文類聚八十五、御覽二百六十二）

禰衡

傅子曰，衡辨於言而剋於論，見荊州牧劉表，曰所以自結於表者甚至，表悅之，以爲上賓，衡稱表之美盈

口,而論長左右,不廢繩墨,於是左右因形而譖之曰,衡稱將軍之仁,西伯不過也,唯以爲不能斷,終不濟者必由此也,是言實指表智短,而非衡所言也,表不詳察,遂疏衡而逐之,衡以交絕於劉表,智窮於黃祖,身死名滅,爲天下笑者,譖之者有形也。三國魏志荀彧傳注

典略曰,禰衡字正平,平原般人也,建安初,自荊州北遊許都,書一刺懷之,遂滅而無所遇,適一作或問之曰,何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衡曰,卿欲使我從屠沽兒輩耶,又問曰,當今復誰可者,衡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又問荀令君、趙盪寇,荀文若趙稚長皆足蓋世乎,衡見荀有容儀,趙有腹,乃答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廚請客,其意以爲荀但有貌,趙健啖肉也。藝文類聚二十二

張隱文士傳曰,衡不知先所出,逸才飄舉,少與孔融作爾汝之交,時衡未滿二十,而融已五十,敬衡才秀,共結殷勤,不能相違,以建安初北遊,或勸其詣京師貴遊者,衡懷一刺,遂至漫滅,竟無所詣,融數與太祖一作武帝下同箋,稱其才,帝傾心欲見,而衡疾惡之,意常憤懣,因狂疾不肯往,而數有言論,帝甚忿之,以其才名不殺,聞欲辱之,乃令錄爲鼓吏,後至八月,朝會大閱,試鼓節,作三重閣,列坐賓客,以帛絹製衣,作一岑牟,一單絞,及小褌,鼓吏擊鼓過,一云鼓吏度者皆當脫其故衣,易著新衣,次傳衡,衡擊鼓爲漁陽摻撾,撾一作蹋地來前,躡馺腳足,一云去踏趾足容態不常,鼓聲甚悲,音節殊妙,坐上賓客聽之,莫不慷慨,知必衡也,既度,不肯易衣,吏呵之曰,鼓吏何獨不易服,衡便止,當太祖前,先脫褌,次脫餘衣,裸身而立,徐徐乃著岑牟,次著單絞,後乃著褌帽畢,復擊鼓摻撾而去,顏色無怍,太祖笑謂四坐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至今有漁陽摻撾,自衡造一作始也,融深責數衡,并宣太祖意,欲令與太祖相見,衡許之曰,當爲卿往,至十月朝,融先見太祖,說衡欲求見,至日晏,衡著布單衣,疏巾履,坐太祖大營門外,以杖捶地,數罵太祖,太祖勅外廄,急具精馬三匹,并騎二人,謂融曰,禰衡豎子,乃敢爾,孤今殺之,無異於雀鼠,顧此人數有虛名,遠近所聞,今日殺之,人將謂孤不能容,今送與劉表,視卒當何如,乃令騎以衡置馬上,兩騎扶送至南陽。世說言語篇注,魏志荀彧傳注,三國文類聚二十二,御覽三百,又四百六十六

禰衡別傳曰,衡字正平,建安初,自荊州北遊許都,恃才傲逸,臧否過差,見不如己者,不肯與言語,人皆以是憎之。御覽四百九十八

又曰,衡著布單衣練巾,坐曹操大營門下,以杖捶地,數罵責操,及其先祖,無所不至,營令史入啓,言外有狂生禰衡,言語悖逆,請案科治,操聞之嘿然,良久,乃勅外廄,其上廄精馬三匹,并騎二人,須臾外給啓馬辦,曹公謂孔文舉曰,禰衡小人,無狀乃爾,孤今殺之,無異雀鼠耳,顧此子有異才,遠近聞之,孤今殺之,將謂孤不能容物,劉表升天性險急,不能容受此子,必當殺之,乃以衡置馬上,兩騎挾送至南陽也。御覽三百又四百六十六,南陽一作荊州

蔡邕

王僧虔伎錄曰,陳留蔡邕,後漢左中郎將,善篆隸,采斯、喜之法,李斯曹喜爲其定宜父碑文,猶傳於世,篆者師焉。法書要錄,續漢金石志





袁昂古今書評云,蔡邕書骨氣洞達,爽爽有神。同上

唐李嗣真書後品云,蔡公諸體,惟范巨卿碑,風華豔麗,古今冠絕。同上

張懷瓘書斷曰,漢靈帝熹平年,詔蔡邕作聖皇篇,篇成,詣鴻都門上,時方修飾鴻都門,伯喈待詔門下,見役人以堊帚成字,心有悅焉,歸而爲飛白之書,

又曰,邕字伯喈,陳留圉人,父稜,徐州刺史,有清行,諡貞定,伯喈官至左中郎將,封高陽侯,儀容奇偉,博學能書,又善音律,明天文數術,災變卒見,問無不對,工書絕世,尤得八分之精微,又創造飛白,妙有絕倫,動合神工,真異能之士也,女琰,甚賢明,亦工書,

博物志曰,蔡伯喈母,袁公妹曜卿姑也,

裴啓語林曰,張衡之初死,蔡邕母始孕,此二人才貌相類,時人云,邕是衡之後身。御覽三百六十三

王延壽

博物志曰,王延壽,逸之子也,魯作靈光殿初成,逸語其子曰,汝寫狀歸,吾欲爲賦,文考遂以韻寫簡,其父曰,此即好賦,吾固不及矣。御覽五百八十七

邊讓

世說言語篇曰,邊文禮見袁奉高,失次序,奉高曰,昔堯聘許由,面無怍色,先生何爲顛倒衣裳,文禮答曰,明府初臨,堯德未彰,是以賤民顛倒衣裳耳。劉孝標曰,案袁閎卒於太尉掾,未嘗爲汝南,斯說謬矣,

劉梁

文士傳曰,梁字曼山,一名岑,岑一作恭漢宗室子孫,少有清才,以文學見貴,梁貧,恆賣書以供衣食,終於野王令。三國魏志王粲傳注,劉楨父,御覽四百八十五

繁欽

典略曰,欽字休伯,以文才機辯,少得名於汝、潁,欽既長於書記,又善爲詩賦,其所與太子書記,喉轉意率皆巧麗,爲丞相主簿,建安二十三年卒。三國魏志王粲傳注

繆襲

先賢行狀曰,繆襲字文雅,該覽經傳,事親色養,徵博士,六辟公府,漢帝在長安,公卿舉斐任侍中,並無所就。三國魏志劉劭傳注,襲父斐

服虔

世說文學篇曰,鄭玄欲注春秋傳,尚未成,時行與服子慎遇,宿客舍,先未相識,服在外車上,與人說己注傳意,玄聽之良久,多與己同,玄就車與語曰,吾久欲注,尚未了,聽君向言,多與吾同,今當盡以所注與君,遂爲服氏注。

又曰,服虔既善春秋,將爲注,欲參考同異,聞崔烈集門生講傳,遂匿姓名,爲烈門人賃作食,每當至講時,輒竊聽戶壁間,既知不能踰己,稍共諸生敘其短長,烈聞不測何人,然素聞虔名,意疑之,明蚤往,及未寤,

使呼子愼子愼度不覺爲㦬，遂相與友善。

鄭康成 孫小同

鄭玄別傳曰，玄少好學書數，十三誦五經，好天文占候風角隱術。年十七，見大風起，詣縣曰，某時當有火災。至時果然，智者異之。年二十一，博極羣書，精曆數圖緯之言，兼精算術。遂大史師故兗州刺史第五元先，就東郡張恭祖受周禮、禮記、春秋傳，周流博觀，每經歷山川，及接顏一見，皆終身不忘。扶風馬季長以英儒著名，玄往從之，參考同異。季長后成，娛於侍士，玄不得見，住左右，自起精廬。既因紹介得進，時涿郡盧子幹爲門人冠首，季長又不解剖裂七事，玄思得五，子幹得三。季長謂子幹曰，吾與汝皆弗如也。在門下七年，以母老歸養。季長臨別執玄手曰，大道東矣，子勉之。後遇黨錮，隱居著述，凡百餘萬言。大將軍何進辟玄，乃縫掖相見，玄長八尺餘，須眉美秀，姿容甚偉，進待以賓禮，授以几杖，玄多所匡正，不用而退。袁紹辟玄，及去餞之城東，欲玄必醉，會者三百餘人，皆離席奉觴，自旦及莫，度玄飮三百餘杯，而温克之容，終日無怠。獻帝在許都，徵爲大司農，行至元城卒。（世說文學注）

魏名臣奏，太尉華歆表曰，伏見故漢大司農北海鄭玄，當時之學，名冠華夏，爲世儒宗。文皇帝旌錄先賢，拜玄適孫小同以爲郎中，長假在家。小同年踰三十，少有令質，學綜六經，行著鄉邑，海岱之人，莫不嘉其自然，美其氣量，迹其所履，有質直不渝之性，然而恪恭靜默，色養其親，不治可見之美，不說人間之名，斯誠詩所謂式穀，前後明詔所斟酌而求者也。（三少帝紀魏志注）

九州春秋曰，袁紹延徵北海鄭玄而不禮，趙融聞之曰，賢人者，君子之望也，不禮賢，是失君子之望也。夫有爲之君，不敢失萬民之歡心，況於君子乎。難乎以有爲矣。（三國魏志袁紹傳注）

裴松之三國志注曰，英雄記載太祖作董卓歌辭云，德行不虧缺，變故自難常，鄭康成行酒，伏地氣絕，郭景圖命盡於園桑。如此之文，則玄無病而卒，餘書不見，故載錄之。（同上）

鄭玄別傳曰，玄年十二，隨母還家，正臘宴會，同列十數人，皆美服盛飾，語言閑通，玄獨漠然如不及。父母私督數，乃曰，此非我志，不在所願。（藝文類聚五）

三齊略記曰，鄭司農常居不其城南山中教授，黃巾亂，乃遣生徒崔王諸賢，於此揮涕而散。所居山中草如薤葉，長尺餘，許堅緻異常，時人名爲康成書帶草。（御覽三百八十七、太平廣記四百八）

裴啓語林曰，元在馬融門下，三年不得見，令高足弟子傳授而已。融嘗筭渾天不合，召玄令筭，一轉便決，衆咸駭服。及玄業成辭歸，融心忌之，玄亦疑有追者，乃坐橋下，在水上據屐。融果轉式逐之，告左右曰，玄在橋上（一作下），水上而據木，此必死矣，遂罷追，竟以免。（御覽九百十三、又三百九十八、又七百五十六）

異苑曰，鄭康成師事馬融，三載無聞，融鄙而遣還，玄過樹陰假寐，夢見一老父以刀開其心，謂曰，可以學矣。於是遂返，精洞典籍。（御覽三百九十八）

鄭玄別傳曰，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玄皆再拜。（御覽四百二十五）

又曰，玄年十六，號曰神童，民有獻嘉瓜（一作禾），異本同實，縣欲表府，文辭鄙略，玄爲改作，又著頌二（一作一）篇。





侯相高其才，爲修冠禮。（御覽五百三十九、又九百八十八、又八百十八）

又曰，玄年十七，在家見大風起，詣縣曰，某時當有火災，宜祭爟禳，廣設禁備。時火果起而不爲害。（御覽八百六十八）

水經河水五注曰，玄注五經讖緯，候曆天文，經通於世，故范氏（書）曰，孔書遂明，漢章中微矣。

劉義慶說苑曰，鄭玄家奴婢皆讀書，玄嘗怒，使曳一婢於泥中，一婢來問曰，胡爲乎泥中，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初學記十九）

鄭玄別傳曰，北海有鄭玄儒林講室。（初學記二十四）

鄭玄別傳曰，何休字劭公，作公羊解詁，妙得公羊本意，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玄後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乎。（御覽六百十六）

鄭玄別傳曰，玄卒，遺令薄葬，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衰絰赴者千餘人。（御覽五百五十二、書鈔九十二）

鄭玄別傳曰，玄一子名益，字益恩，年二十三，相國孔府君舉孝廉，府君以多寇，屯都昌，爲賊管亥所圍，乃合從家將兵奔救，遇賊見害，時年二十七也。妻有遺腹生男，玄以太歲在丁卯生，此男以丁卯日年生，又手理與玄相似，故名曰小同。（御覽三百六十一）

王粲兄凱 凱子業

博物志曰，初王粲與族兄凱，俱避地荊州，劉表欲以女妻粲，而嫌其形陋而用率，以凱有風貌，乃以妻凱。凱生業，業即劉表外孫也。蔡邕有書近萬卷，末年載數車與粲，粲亡後，相國掾魏諷謀反，粲子與焉，既被誅，邕所與書悉入業。業字長緒，位至謁者僕射。子宏字正宗，司隸校尉。宏，弼之兄也。（三國魏志鍾會傳注）

傅幹

裴松之曰，幹字彥材，北地人，終於丞相倉曹屬，有子曰玄。（三國魏志武帝紀注）

傅幹集曰，幹字彥林。（後漢書傅燮傳注）

鄭產

零陵先賢傳曰，鄭產字景載，泉陵人也。爲白土嗇夫。漢末多事，國用不足，產子一歲，輒出口錢，民多不舉子。產乃勑民勿殺子，口錢當自代出。產言其郡縣，爲表上言，錢得除，更名白土爲更生鄉也。（水經湘水注）

嚴象

三輔決錄曰，象字文則，京兆人。少聰博，有膽智，以督軍御史中丞詣揚州討袁術，會術病卒，因以爲揚州刺史。建安五年，爲孫策廬江太守所殺，時年三十八。象同郡趙岐作三輔決錄，恐時人不盡其意，故隱其書，唯以示象。（三國魏志荀彧傳注）

韋康

三輔決錄曰，康字元將，京兆人。孔融與康父端書曰，前日元將來，淵才亮茂，雅度宏毅，偉世之器也。昨日仲將又來，懿性貞實，文敏篤誠，保家之主也。不意雙珠，近出老蚌，甚珍貴之。端從涼州牧徵爲太僕，康代

為刺史，時人榮之。後為馬超所圍，堅守歷時，救軍不至，遂為超所殺。（同上）

孔嵩　范式

水經淯水注曰，南陽城西，有孔嵩舊居。嵩字仲山，宛人，與山陽范式，有斷金契。貧無養親，賃為阿街卒。遣迎式，式下車把臂曰，子懷道卒伍，不亦痛乎。嵩曰，侯嬴賤役，晨門卑下之位，古人所不恥，何痛之有。故其讚曰，仲山通達，卷舒無方，屈身廝役，挺秀含芳。

汝郁　殷陶

陶潛孝傳曰，郁年十五，著於鄉里。父母終，思慕致委。推財與兄弟，隱於草澤。君子以為難。

又曰，殷陶，汝南人也。年十二，以孝稱。遭父喪，率情合禮，有長蛇帶其門。舉家奔走，陶以喪柩在焉，獨居廬不動。親戚扶持曉諭，莫能移之。啼號益篤，由是顯名。屢辭辟命。夫智者不惑，勇者不懼。陶孝於其親，而智勇并彰乎弱齡，斯又難矣。

井丹

嵇康高士傳曰，丹字大春，扶風郿人。博學高論，京師為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未嘗書刺謁一人。北宮五王，更請莫能致。新陽侯陰就，使人要之，不得已而行。侯設麥飯葱葉，以觀其意。丹推卻曰，以君侯能供美膳，故來相過，何謂如此。乃出盛饌，侯起左右進輦。丹笑曰，聞桀紂駕人車，此所謂人車者耶。侯即去輦。越騎梁松貴震朝廷，請交丹，丹不肯見。後丹得時疾，松自將醫視之。病愈，久之，松失大男喆，丹一往弔之。時賓客滿廷，丹裘褐不完，入門，坐者皆悚，望其顏色。丹四向長揖，前與松語，客主禮畢，後長揖徑坐，莫得與語。不肯為吏，從出後，遂隱遁。其贊曰，井丹高潔，不慕榮貴，抗節五王，不交非類，顯譏輦車，左右失氣，披褐長揖，義陵羣萃。（世說品藻篇注）

司馬徽

司馬徽別傳曰，徽字德操，潁川陽翟人。有人倫鑒識，居荊州。知劉表性暗，必害善人，乃括囊不談議。時人有以人物問徽者，初不辨其高下，每輒言佳。其婦諫曰，人質所疑，君宜辨論，而一皆言佳，豈人所以咨君之意乎。徽曰，如君所言，亦復佳。其婉約遜遁如此。嘗有妄認徽豬者，便推與之。後得其豬，叩頭來還。徽又厚辭謝之。劉表子琮往候徽，遣問在不。會徽自鋤園，琮左右問司馬君在耶。徽曰，我是也。琮左右見徽醜陋，罵曰，死傭，將軍諸郎欲求見司馬君，汝何等田奴，而自稱是耶。徽歸刈頭著幘出見，琮左右見徽，故是向老翁，恐向琮道之。琮起，叩頭辭謝。徽乃謂曰，卿真不可，然吾甚羞之。此自鋤園，惟卿知之耳。有人臨蠶求簇箔者，徽自棄其蠶而與之。或曰，凡人損己以贍人者，謂彼急我緩也。今彼此正等，何為與人。徽曰，人未嘗求己，求之不與將慚，何有以財物令人慚者。人謂劉表曰，司馬德操奇士也，但未遇耳。表後見之曰，世間人為妄語，此直小書生耳。其智而能愚皆此類。荊州破，為曹操所得。操欲大用，會其病死。（世說言語篇注、御覽三百八十二）

世說言語篇曰，龐士元聞司馬德操在潁川，故二千里候之。至，遇德操采桑，士元從車中謂曰，吾聞丈夫





處世，當帶金佩紫，焉有屈洪流之量，而執絲婦之事。德操曰，子且下車，子適知邪徑之速，不慮失道之迷。昔伯成耦耕，不慕諸侯之榮，原憲桑樞，不易有官之宅。何有坐則華屋，行則肥馬，侍女數十，然後為奇。此乃許父所以慷慨，夷齊所以長歎。雖有竊秦之爵，千駟之富，不足貴也。士元曰，僕生出邊垂，寡見大義，若不一叩洪鐘，伐雷鼓，則不識其音響也。

司馬徽誡子書曰，聞汝充役，室如懸磬，何以自辦。論德則吾薄，說居則吾貧。勿以薄而志不壯，貧而行不高也。（藝文類聚二十三）

董正別傳曰，司馬徽字德操，時人呼為水鏡。嘗有人妄認徽豬，便推豬以與之。後數日，亡豬者得其豬，既以豬還徽，乃叩頭自責。徽又厚謝之。（藝文類聚九十四）

董正別傳曰，劉恭嗣少有異才，聞司馬德操博物多通，故往見焉。遇其方耕，執耒耜於壠土之上。於是釋耒下壠，相就而言。（御覽八百二十二）

管甯

傅子曰，甯字幼安，北海朱虛人，齊相管仲之後也。（世說德行篇注）

魏略曰，華歆靈帝時，與北海邴原、管甯俱遊學相善。時號三人為一龍，謂歆為龍頭，甯為龍腹，原為龍尾。（同上）

又曰，甯少恬靜，常笑邴原、華子魚有仕宦意。及歆為司徒，上書讓甯。甯聞之笑曰，子魚本欲作老吏，故榮之耳。（同上）

傅子曰，甯，齊相管仲之後也。漢興，有管少卿，世有名節，九世而生甯。（三國魏志十一甯傳注）

又曰，甯往見度，語唯經典，不及世事。還乃因山為廬，鑿坏為室。越海避難者，皆來就之而居，旬月而成邑。遂講詩書，陳俎豆，飾威儀，明禮讓，非學者無見也。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邴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度已下心不安之。甯謂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密遣令西還。度庶子康代居郡外，以將軍太守為號，而內實有王心。卑己崇禮，欲官甯以自鎮輔，而終莫敢發言。其敬憚如此。（同上）

又曰，甯在遼東，積三十七年乃歸。甯之歸也，海中遇暴風，船皆沒。惟甯乘船自若。時夜風晦冥，船人盡惑，莫知所泊。望見有火光，輒趣之，得島。島無居人，又無火燼。行人咸異焉，以為神光之祐也。（同上）

又曰，甯以衰亂之時，世多妄變氏族者，違聖人之制，非禮命姓之意，故著氏姓論，以原本世系，文多不載。每所居姻親知舊鄰里，有困窮者，家儲雖不盈擔石，必分以贍救之。與人子言教以孝，與人弟言教以悌，言及人臣誨以忠。貌甚恭，言甚順，觀其行，邈然若不可及，即之熙熙然，甚柔而溫。因其事而導之於善，是以漸之者無不化焉。甯之亡，天下知與不知，聞之無不嗟歎。醇德之所感若此，不亦至乎。（同上）

扈累

魏略曰，累字伯重，京兆人也。初平中，山東人有青牛先生者，字正方，客三輔，曉知星曆風角鳥情。常食青葙芫華，年似如五六十者，人或親識之，謂其已百餘歲矣。初累年四十餘，隨正方遊學，人謂之得其術。有

婦無子。建安十六年。三輔亂。又隨正方南入漢中。漢中壞。正方入蜀。累與相失。隨徙民詣鄴。遭疾疫。喪其婦。至黃初元年。又徙詣洛陽。遂不復娶婦。獨居道側。以甑甑爲障。施一廚牀。食宿其中。晝日潛思。夜則仰觀星宿。吟詠內書。人或問之。閉口不肯言。至嘉平中。年八九十。歲若四五十者。縣官以其孤老。給廩日五升。五升不足。食頗行傭作以裨糧。糧盡復出。人與不取。食不求美。衣弊縕故。後一二年病亡。上同

寒貧

魏略曰。寒貧者。本姓石。字德林。安定人也。建安初客三輔。是時長安有宿儒欒文博者。門徒數千。德林亦就學。始精詩書。後好內事。於衆輩中最玄默。至十六年。關中亂。南入漢中。初不治產業。不畜妻孥。常讀老子五千文。及諸內書。晝夜吟詠。到二十五年。漢中破。隨衆還長安。遂痴愚不復識人。食不求味。冬夏常衣弊布連結衣。體如無所勝。目如無所見。獨居窮巷小屋。無親里人與之衣食。不肯取。郡縣以其鰥窮。給廩日五升。食不足頗行乞。乞不取多。人問其姓字。口不肯言。故因號之曰寒貧也。或素有與相知者。往存恤之。輒拜跪。由是人謂其不痴。車騎將軍郭淮以意氣呼之。問其所欲。亦不肯言。淮因與脯糒及衣。不取其衣。取其脯一朐。糒一升而止。上同

唐衡

典略曰。中常侍唐衡。欲以女妻汝南傅公明。公明不娶。轉以與彧。彧父緄慕衡勢。爲彧娶之。彧爲論者所譏。

裴松之曰。按漢紀云。唐衡以桓帝延熹七年死。計彧於時。年始二歲。則彧婚之日。衡之沒久矣。慕勢之言。爲不然也。三國魏志荀彧傳注

蔡倫 宦者

博物志曰。漢桓帝時。桂陽人蔡倫。始擣故魚網造紙。一云以樹木皮作紙 初學記二十一

唐六典注曰。和帝時。蔡倫爲尚方令。作祕劍。皆有龍泉太阿之口。及諸器械。靡不牢固。

孟他

三輔決錄曰。伯郎涼州人。名不令休。其注曰。伯郎。姓孟名他。扶風人。靈帝時。中常侍張讓專朝政。讓監奴典護家事。他仕不遂。乃盡以家財賂監奴。與共結親。積年家業爲之破盡。衆奴皆慚。問他所欲。他曰。欲得卿曹拜耳。奴被恩久。皆許諾。時賓客求見讓者。門下車常數百乘。或累日不得通。他最後到。衆奴伺其至。皆迎車而拜。徑將他車獨入。衆人悉驚。謂他與讓善。爭以珍物遺他。他得之盡以賂讓。讓大喜。他又以蒲桃酒一斛遺讓。即拜涼州刺史。他生達。少入蜀。三國魏志明帝紀注

曹嵩

世語曰。嵩在泰山華縣。太祖令泰山太守應劭。送家詣兗州。劭兵未至。陶謙密遣數千騎掩捕。嵩家以爲劭迎。不設備。謙兵至。殺太祖弟德於門中。嵩懼。穿後垣先出其妾。妾肥不能得出。嵩逃於廁。與妾俱被害。闔門皆死。劭懼棄官赴袁紹。後太祖定冀州。劭時已死。三國魏志武帝紀注

韋曜吳書曰。太祖迎嵩。輜重百餘兩。陶謙遣都尉張闓將騎二百衛送。闓於泰山華、費間。殺嵩取財物。因





奔淮南。太祖歸咎於陶謙。故伐之。上同

秦嘉妻徐淑

鍾嶸詩品曰。漢上計秦嘉。嘉妻徐淑。夫妻事既可傷。文亦悽怨。爲五言者。不過數家。而婦人居二。徐淑敘別之作。亞於團扇矣。

曹娥 列女

會稽典錄曰。孝女曹娥者。上虞人。父盱能撫節按歌。婆娑樂神。漢安二年。迎伍君神。泝濤而上。爲水所淹。不得其尸。娥年十四。號慕思盱。乃投瓜於江中。存其父尸曰。父在此。瓜當沈。旬有七日。瓜偶沈。遂自投於江而死。縣長度尚悲憐其義。爲之改葬。命其弟子邯鄲子禮。爲之作碑。世說捷悟篇注

項原列女傳曰。娥投衣於水。祝曰。父尸所在衣當沈。衣隨流至一處而沈。娥遂隨衣而沒。後漢書曹娥傳注

周乘

汝南先賢傳曰。周乘字子居。汝南安城人。天姿聰朗。高峙嶽立。非陳仲舉、黃叔度之儔。則不交也。仲舉嘗歎曰。周子居者。眞治國之器也。爲太山太守。甚有惠政。世說賞譽篇注

# 漢事會最人物志卷下

樊重

續漢書曰。仲山甫封於樊。因氏國焉。爰自宅宅作北陽。徙居湖陽。能治田。殖至三百頃。起廬舍高樓連閣。波陂灌注。竹木成林。六畜放牧。魚贏梨果。檀棘桑麻。閉門成市。兵弩器械。貲至百萬。其興工造作。爲無窮之巧。不可言。富擬封君。世祖之少。數歸外氏。及之長安。受業齎送甚至。世祖即位。追爵敬侯。詔湖陽爲重立廟。置吏奉祠。巡祠章陵。常幸重墓。水經比水注

朝水枝分東北。爲樊氏陂。陂東西十里。南北五里。俗謂之凡亭陂。陂東有樊氏故宅。樊氏既滅。庾氏取其陂。故諺曰。陂汪汪。下田良。樊子後漢書注引作樊氏失業庾公昌。水經淯水注

梁冀

梁冀別傳曰。元嘉二年。又加冀禮儀。大將軍朝到端門。若龍門。謁者將引。增掾屬舍人令史。官騎鼓吹各十人。續漢百官志注

梁暉

耆舊言。梁暉字始娥。漢大將軍梁冀後。冀誅入羌。後其祖父爲羌所推。爲渠帥。而居金城。士荒民亂。暉將移居枹罕。出頓此山。爲羣羌圍迫。無水。暉以所執榆鞭豎地。以青羊祈山神。泉湧出。榆木成林。水經河水注二

馬日磾

三輔決錄注曰。日磾字翁叔。馬融之族子。少傳融業。以才學進。與楊彪、盧植、蔡邕等。典校中書。歷位九卿。遂登台輔。獻帝春秋曰。袁術從日磾借節觀之。因奪不還。備軍中千餘人。使促辟之。日磾謂術曰。卿家先世諸公辟士云何。而言促之。謂公府掾可劫得乎。從術求去。而術留之不遣。既以失節屈辱。發恚而死。三國魏書袁術傳注。

金尚

典略曰。金元休。名尚。京兆人也。尚與同郡韋休甫、第五文休。俱著名。號為三休。尚獻帝初。為兗州刺史。東之郡。而太祖已臨兗州。尚南依袁術。術僭號。欲以尚為太尉。不敢顯言。私使人諷之。尚無屈意。術亦不敢彊也。建安初。尚逃還。為術所害。其後尚喪與太傅馬日磾喪。俱至京師。天子嘉尚忠烈。為之咨嗟。詔百官弔祭。拜子瑋郎中。而日磾不與焉。三國魏書袁術傳注。

楊彪

王沈魏書曰。己亥公卿朝朔旦。并引故漢太尉楊彪。待以客禮。詔曰。夫先王制几杖之賜。所以賓禮黃耇。褒崇元老也。昔孔光、卓茂。皆以淑德高年。受茲嘉賜。公故漢宰臣。乃祖以來。世著名節。年過七十。行不逾矩。可謂老成人矣。所宜寵異。以章舊德。其賜公延年杖及馮几。謁請之日。便使杖入。又可使著鹿皮冠。彪辭讓不聽。竟著布單衣皮弁以見。三國魏書文帝紀注。

何苗

英雄記曰。苗太后之同母兄。先嫁朱氏之子。進部曲將吳匡。素怨苗不與進同心。又疑其與宦官同謀。乃令軍中曰。殺大將軍者即車騎也。遂引兵與卓弟旻。共攻殺苗於朱爵闕下。三國魏書董卓傳注。

橋玄　族子瑁

續漢書曰。玄字公祖。梁國睢陽人。少治禮及嚴氏春秋。累遷尚書令。玄威明有才略。長於知人。人一作物。初魏武為諸生。未知名也。玄甚異之。世說賞譽篇注。

世說識鑒篇曰。曹公少時見喬玄。玄謂曰。天下方亂。羣雄虎爭。撥而理之。非君乎。然君實亂世之英雄。治世之姦賊。恨吾老矣。不見君富貴。當以子孫相累。劉孝標曰。此許子將說。世說所言謬矣。

英雄記曰。瑁字元偉。玄族子。先為兗州刺史。甚有威惠。三國魏書武帝紀注。

魏氏春秋曰。劉岱忌而殺之。後漢書袁紹傳注。

荀淑　陳稚叔

先賢行狀曰。荀淑字季和。穎川穎陰人也。所拔韋褐芻牧之中。執案刀筆之吏。皆為英彥。舉方正。補朗陵侯相。所在流化。世說德行篇注。

海內先賢傳曰。穎川先輩。為海內所師者。定陵陳稚叔。穎陰荀淑。長社鍾皓。少府李膺。宗此三君。常言荀君清識難尚。陳鍾至德可師。同上。





先賢行狀曰。蒼梧太守定陵陳稚叔。三國魏書陳羣傳注。

荀靖　曇　昱　祈　衢子　愔

逸士傳曰。靖字叔慈。穎川人。有儁才。以孝著名。兄弟八人。號八龍。隱身修學。動止合禮。弟爽亦有才學。顯名當世。或問汝南許章。爽與靖孰賢。章曰。二人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太尉辟不就。年五十終。時人惜之。號玄行先生。世說品藻篇注引[illegible]。內潤及卒學士[illegible]之[illegible]二十六人穎陰令丘禎追號靖曰玄行先生也。

張璠漢紀曰。靖字叔慈。亦有至德。名幾亞爽。隱居終身。三國魏書荀彧傳注。

荀氏家傳曰。曇字元智。兄昱字伯脩。張璠漢紀稱昱、曇、並傑俊。有殊才。昱與李膺、王暢、杜密等。號為八俊。位至沛相。三國魏書荀彧傳注。

荀氏家傳曰。衢子祈。字伯旗。與族父愔俱著名。祈與孔融論肉刑。愔與孔融論聖人優劣。並在融集。祈位至濟陰太守。愔後徵有道。至丞相祭酒。同上。

荀爽

世說言語篇曰。荀慈明與汝南袁閬相見。問穎川人士。慈明先及諸兄。閬笑曰。士但可因親舊而已乎。慈明曰。足下相難。依據者何經。閬曰。方問國士。而及諸兄。是以尤之耳。慈明曰。昔者祁奚內舉不失其子。外舉不失其讎。以為至公。公旦文王之詩。不論堯舜之德。而頌文武者。親親之義也。春秋之義。內其國而外諸夏。且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不為悖德乎。

杜安　子根

先賢行狀曰。安年十歲。名稱鄉黨。字伯夷。至十三入太學。號曰神童。既名知人。清高絕俗。洛陽令周紆數候安。安常逃避不見。時貴戚慕安高行。多有與書者。輒不發。以慮後患。常鑿壁藏書。後諸與書者果有大罪。推捕所與交通者。吏至門。安乃發壁出書。印封如故。當時皆嘉其慮遠。三府並辟。公車特徵。拜宛令。先是宛有報讎者。其令不忍致理。將與俱亡。縣中豪彊有告其處者。致捕得。安深疾惡之。到官治戮。肆之於市。懼有司糾彈。遂自免。後徵拜巴郡太守。率身正下。以禮化俗。以病卒官。時服薄斂。素器不漆。子自將車。州郡賢之。表章墳墓。

根舉孝廉。除郎中。時和熹鄧后臨朝。外戚橫恣。安帝長大。猶未歸政。根乃與同時郎。上書直諫。鄧后怒。收根等伏誅。誅者皆絹盛於殿上。撲地。執法者以根德重事公。默語行事人。使不加力。誅訖。車載城外。根以撲輕得蘇息。遂閉目不動搖。經三日。乃密起逃竄。為宜城山中酒家客。積十五年。酒家知其賢。常厚敬待。鄧后崩。安帝謂根久死。以根等忠直。普下天下。錄見誅者子孫。根乃自出。徵詣公車。拜符節令。或問根曰。往日遭難。天下同類。知故不少。何至自苦歷年如此。根答曰。周旋人間。非絕迹之處。邂逅發露。禍及親知。故不為也。遷濟陰太守。以德讓為政。風移俗改。年七十八。以壽終。棺不加漆。斂以時服。長吏下車。常先詣安根墓致祠。三國魏書杜畿傳注。

荀悅

張璠漢紀稱，悅清虛沈靜，善於著述。建安初，爲秘書監侍中。被詔刪漢書，作漢紀三十篇。因事以明臧否，致有典要。其書大行于世。（三國志魏志荀彧傳注）

陳寔　子紀　諶　孫羣　諶子忠

檀道鸞續晉陽秋曰，陳仲弓從諸子姪，造荀父子。（荀淑，字季和。）于時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賢人聚。（世說德行篇注）

世說德行篇曰，陳太丘詣荀朗陵，貧儉無僕役，乃使元方將車，季方持杖後從，長文尚小，載著車中。既至，荀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餘六龍下食。文若亦小，坐著膝前。于時太史奏眞人東行。

政事篇曰，陳仲弓爲太丘長，時吏有詐稱母病求假，事覺收之，令吏殺焉。主簿請付獄考衆姦。仲弓曰，欺君不忠，病母不孝，不忠不孝，其罪莫大。考求衆姦，豈復過此。

陳仲弓爲太丘長，有劫賊殺財主，主者捕之，未至發所，道聞民有在草不起子者，回車往治之。主簿曰，賊大宜先按討。仲弓曰，盜殺財主，何如骨肉相殘。

陳元方年十一時，候袁公。袁公問曰，賢家君在太丘，遠近稱之，何所履行。元方曰，老父在太丘，彊者綏之以德，弱者撫之以仁，恣其所安，久而益敬。袁公曰，孤往者嘗爲鄴令，正行此事。不知卿家君法孤，孤法卿父。元方曰，周公孔子，異世而出，周旋動靜，萬里如一。周公不師孔子，孔子亦不師周公。

王沈魏書曰，寔德冠當時，紀、諶並名重於世。寔爲太丘長，遭黨錮，隱居荊山，遠近宗師之。靈帝崩，何進輔政，引用天下名士，徵寔欲以爲參軍，以老病遂不屈節。寔之亡也，司空荀爽、太僕令韓融並制緦麻，執子孫禮。四方至者車數千乘。自太原郭泰等無不造門。傅子曰，寔亡，天下致弔，會其葬者三萬人，制縗麻者以百數。（三國志魏志陳羣傳注）

世說方正篇曰，陳太丘與友期行，期日中。過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後乃至。元方時年七歲，門外戲。客問元方，尊君在不。答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哉，與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與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則是無信。對子罵父，則是無禮。友人慚，下車引之。元方入門不顧。

世說規箴篇曰，陳元方遭父喪，哭泣哀慟，軀體骨立。其母愍之，竊以錦被蒙上。郭林宗弔而見之，謂曰，卿海內之儁才，四方是則，如何當喪錦被蒙上。孔子曰，衣夫錦也，食夫稻也，於汝安乎，吾不取也。奮衣而去。自後賓客絕百所（許一作）日。

又夙惠篇曰，賓客詣陳太丘宿，太丘使元方、季方炊。客與太丘論議，二人進火，俱委而竊聽。炊忘著箄，飯落釜中。太丘問炊何不餾。元方季方長跪曰，大人與客語，乃俱竊聽，炊忘著箄，飯今成糜。太丘曰，爾頗有所識不。對曰，彷彿志之。二子俱說，更相易奪，言無遺失。太丘曰，如此但糜自可，何必飯也。

王沈魏書曰，紀歷位平原相、侍中、大鴻臚，著書數十篇，世謂之陳子。（三國志魏志陳羣傳注）

世說德行篇曰，客有問陳季方，足下家君太丘，有何功德，而荷天下重名。季方曰，吾家君譬如桂樹生泰山之阿，上有萬仞之高，下有不測之深。上爲甘露所霑，下爲淵泉所潤。當斯之時，桂樹焉知泰山之高，淵泉之深，不知有功德與無也。





海內先賢傳曰，陳諶字季方，寔少子也。才識博達，司空掾，公車徵不就。（世說德行篇注）

王沈魏書曰，諶爲司空掾，早卒。（三國志魏志陳羣傳注）

陳氏譜曰，諶子忠，字孝先，州辟不就。（世說德行篇注）

世說德行篇曰，陳元方子長文有英才，與季方子孝先，各論其父功德，爭之不能決，咨於太丘。太丘曰，元方難爲兄，季方難爲弟。

宗承

楚國先賢傳曰，宗承字世林，南陽安衆人。父資有美譽。承少而修德雅正，確然不羣。徵聘不就，聞德而至者如林。魏武弱冠屢造其門，值賓客猥積，不能得言。乃伺承起，往要之，捉手請交。承拒而不納。帝後爲司空，輔漢朝，乃謂承曰，卿昔不顧吾，今可爲交未。承曰，松柏之志猶存。帝不說，以其名賢，猶敬禮之。勑文帝修子弟禮，就家拜漢中太守。武帝平冀州，從至鄴，陳羣等皆爲之拜。帝猶以舊情介意，薄其位而優其禮，就家訪以朝政，居賓客之右。文帝徵爲直諫大夫。明帝欲引以爲相，以老固辭。（世說方正篇注）

許虔　弟劭

汝南先賢傳曰，許虔字子政，平輿人。體尚高潔，雅正寬亮。謝子微見虔兄弟，嘆曰，若許子政者，幹國之器也。虔弟劭，聲未發時，時人以謂不如虔。虔恆撫髀稱劭，自以爲不及也。辟爲郡功曹，黜姦廢惡，一郡肅然。年三十五卒。（世說賞譽篇注）

海內先賢傳曰，許劭字子將，虔弟也。山峙淵停，行應規表。邵陵謝子微，高才遠識，見劭十歲時，歎曰，此乃希世之偉人也。初劭拔樊子昭於市肆，出虞承賢於客舍，召李叔才於無聞，擢郭子瑜於小吏。廣陵徐孟本來臨汝南，聞劭高名，將入郡界，乃歎曰，許子將秉持清格，豈可以吾輿服見之耶。遂單馬而歸。辟公府掾，敦辟皆不就，避地江南，卒於豫章也。（同上）

蔣濟萬機論曰，許子將褒貶不平，以拔樊子昭，而抑許文休。劉曄難曰，子昭拔自賈豎，年至七十，退能守靜，進不苟競。濟答曰，子昭誠自幼至長，容貌完潔，然觀其插齒牙，樹頰頰，吐脣吻，自非文休之敵。（世說品藻篇注）

汝南先賢傳曰，召陵謝子微，高才遠識，見劭年十八時，乃歎息曰，此則希世出衆之偉人也。劭始發明樊子昭於鬻幘之肆，出虞永賢於牧豎，召李叔才鄉閭之閒，擢郭子瑜鞍馬之吏，援楊孝祖，舉和陽士。茲六賢者，皆當世之令懿也。其餘中流之士，或舉之於淹滯，或顯之于童齒，莫不賴劭顧眾之榮。凡所拔育，顯成令德者，不可殫記。其探擿僞行，抑損虛名，則周之單襄，無以尚也。劭宗人許栩，沈沒榮利，致位司徒，舉宗莫不藉伊門，承風而驅，官以賄成，惟劭不過其門。廣陵徐孟本來臨汝南，聞劭高名，請爲功曹。饕餮放流，潔士盈朝。袁紹公族好名，爲濮陽長，棄官來還，有副車從騎，將入郡界，紹乃歎曰，吾之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之乎。遂單車而歸。辟公府掾，拜鄢陵令，方正徵，皆不就。避亂江南，所歷之國，必翔而後集。終于豫章，時年四十六。有子曰混，顯名魏世。（三國志魏志和洽傳注）

續漢書曰，許劭字子將，劭知人，入幘肆拔樊子昭。（太平御覽六百八十七）

### 徐穉

世說言語篇曰、徐孺子年九歲、嘗月下戲、人語之曰、若令月中無物、當極明邪、徐曰不然、譬如人眼中有瞳子、無此必不明、

魏文帝海內士品錄曰、徐孺子嘗弔江夏黃公、黃公卒、孺子往會葬、無資、自以致齎磨鏡具自隨、每所在賃磨鏡取資、然後得前、既至、祭畢而返、（藝文類聚七十）

### 袁宏（案後漢書作袁閎）

汝南先賢傳曰、袁宏字奉高、慎陽人、友黃叔度於童齒、薦陳仲舉於家巷、辟太尉掾卒、（世說德行篇注）

### 謝甄

汝南先賢傳曰、謝甄字子微、汝南邵陵人、明識人倫、雖郭林宗不及甄之鑒也、見許子將兄弟弱冠、則曰、平輿之淵有二龍、仕爲豫章從事、（世說賞譽篇注）

### 孟敏

郭林宗別傳曰、鉅鹿孟敏、字叔達、敦朴質直、客居太原、雖處凡俗、未有所名、嘗至市買甑、荷擔墮地壞之、徑去不顧、適遇林宗、見而異之、因問曰、壞甑可惜、何以不顧、客曰、甑既已破、視之何益、林宗貴其介決、因以知其德性、謂必爲美士、勸令讀書、遊學十年、遂知名、三府並辟不就、東夏以爲美談、（世說政事篇注）

典略曰、張猛字叔威、本燉煌人也、猛父奐、桓帝時仕歷郡守、中郎將、太常、遂居華陰、終因葬焉、建安初、猛仕郡爲功曹、是時河西四郡、以去涼州治遠、隔以河寇、上書求別置州、詔以陳留人邯鄲商爲雍州刺史、別典四郡、時武威太守缺、詔又以猛父奐昔在河西有威名、乃以猛補之、商、猛俱西、初猛與商同歲、每相戲侮、及共之官、行道更相責望、暨到、商欲誅猛、猛覺之、遂勒兵攻商、商治舍與猛側近、商聞兵至、恐怖登屋、呼猛字曰、叔威、汝欲殺我耶、然我死者有知、汝亦族矣、請和解尚可乎、猛因呼曰來、商踰屋就猛、猛因責數之、語畢以商屬督郵、督郵錄商閉置傳舍、後商欲逃、事覺、遂殺之、是歲建安十四年也、至十五年、將軍韓遂自上討猛、猛發兵遣軍東拒、其吏民畏遂、乃反共攻猛、初奐爲武威太守時、猛方在孕、母夢帶奐印綬、登樓而歌、覺以告奐、奐訊占夢者、曰、夫人方生男、後當復臨此郡、其必死官乎、及猛被攻、自知必死、曰、使死者無知則已矣、若有知、豈使吾頭東過華陰、歷先君之墓乎、乃登樓自燒而死、（三國魏志龐淯傳注）

### 孫賓碩

魏略勇俠傳曰、孫賓碩者、北海人也、家素貧、當漢桓帝時、常侍左悺、唐衡等、權侔人主、延熹中衡弟爲京兆虎牙都尉、秩比二千石、而統屬郡、衡弟初之官、不修敬於京兆尹、入門不持版、郡功曹趙息呵廊下曰、虎牙儀如屬城、何得放臂入府門、促收其主簿、衡弟顧促取版、既入見尹、尹欲修主人、敕外爲市買、息又啓云、左悺子弟、來爲虎牙、非德選、不足爲特酤買、宜隨中舍菜食而已、及其到官、遣吏奉牋謝尹、息又敕門言無常見此無陰兒輩子弟邪、用其牋記爲通乎、晚乃通之、又不得即令報、衡弟皆知之、甚恚、欲滅諸趙、因書與衡、求爲京兆尹、旬月之間得爲之、息自知前過、乃逃走、時息從父仲臺見爲涼州刺史、於是衡





爲詔、徵仲臺還歸、遂詔中都官及郡部督郵、捕諸趙、尺兒以上、及仲臺皆殺之、有藏者與同罪、時息從父岐、爲皮氏長、聞有家禍、因從官舍逃走之河間、變姓字、又轉詣北海、著絮巾布袴、常於市中販胡餅、賓碩時年二十餘、乘犢車、將騎入市、觀見岐、疑其非常人也、因問之曰、自有餅邪、販之邪、岐曰販之、賓碩曰、買幾錢、賣幾錢、岐曰、買三十、賣亦三十、賓碩曰、視處士之望、非似賣餅者、殆有故、乃開車後戶、顧所將兩騎、令下馬扶上之、時岐以爲是唐衡耳目也、甚怖、面失色、賓碩閉車後戶、下簾謂之曰、視處士狀貌、既非販餅者、加今面色變動、即不有重怨、則當亡命、我北海孫賓碩也、闔門百口、又有百歲老母在堂、勢能相度者也、終不相負、必語我以實、岐乃具告之、賓碩遂載岐驅歸、住車門外、先入白母言、今日出、得死友在外、當來入拜、乃出延岐入、椎牛鍾酒、快相娛樂、一二日、因載著別田舍、藏置複壁中、後數歲、唐衡及弟皆死、岐乃得出、還本郡、三府並辟、展轉仕進、至郡守、刺史、太僕、而賓碩亦從此顯名於東國、仕至豫州刺史、初平末、賓碩以東方饑荒、南客荊州、至興平中、趙岐以太僕持節、使安慰天下、南詣荊州、乃復與賓碩相遇、相對流涕、岐爲劉表陳其本末、由是益禮賓碩、頃之賓碩病亡、岐在南爲行喪也、（三國魏志閻溫傳注）

### 劉褒

博物志曰、後漢劉褒、桓帝時人、曾畫雲漢圖、人見之覺熱、又畫北風圖、人見之覺涼、官至蜀郡太守、（太平廣記二百十）

### 梁鵠

衛恒四體書勢序曰、上谷王次仲、善隸書、始爲楷法、至靈帝好書、世多能者、而師宜官爲最、甚矜其能、每書輒削焚其札、梁鵠乃益爲版、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札、鵠卒以攻書、至選部尚書、於是公欲爲洛陽令、鵠以爲北部尉、鵠後依劉表、及荊州平、公募求鵠、鵠懼、自縛詣門、署軍假司馬、使在祕書、以勤書自效、公嘗縣著帳中、及以釘壁玩之、謂勝宜官、鵠字孟黃、安定人、魏宮殿題署、皆鵠書也、（三國魏志武帝紀注）

王僧虔敍錄曰、安定梁鵠、後漢人、官至選部尚書、得師宜官法、魏武常以鵠書縣帳中、宮殿題署、多是鵠字、（法書要錄一）

袁昂古今書評云、梁鵠書如太祖忘寢、觀之喪目、（同上二）

張懷瓘書斷曰、梁鵠字孟黃、安定烏氏人、少好書、受法於師宜官、以善八分知名、舉孝廉爲郎、靈帝重之、亦在鴻都門下、遷幽州刺史、

### 樊英

樊英別傳曰、漢順帝時、殿下鍾鳴、問英、對曰、蜀岷山崩、山於銅爲母、母崩子鳴、非聖朝災、後蜀果上山崩、日月相應、（世說文學篇注）

### 董卓

英雄記曰、卓父君雅、由微官爲潁川綸氏尉、有三子、長子擢、字孟高、早卒、次即卓、卓弟旻、字叔穎、（三國魏志董卓傳注）

又曰。卓敗討羌胡。前後百餘戰。上同

吳書曰。郡召卓爲吏。使監領盜賊。胡嘗出鈔。多虜民人。涼州刺史成就。辟卓爲從事。使領兵騎討捕。大破之。斬獲千計。幷州刺史段熲。薦卓公府。司徒袁隗辟爲掾。上同

靈帝紀曰。中平五年。徵卓爲少府。勅以營吏士。屬左將軍皇甫嵩。詣行在所。卓上言。涼州擾亂。鯨鯢未滅。此臣奮發效命之秋。吏士踊躍。戀恩念報。各遮臣車。辭聲懇惻。未得即路也。輒且行前將軍事。盡心慰卹。效力行陳。六年。以卓爲幷州牧。又勅以吏兵屬皇甫嵩。卓復上言。臣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彌久。戀臣畜養之恩。樂爲國家奮一旦之命。乞將之州。效力邊陲。卓再違詔勅。會爲何進所召。上同

典略載卓表曰。臣伏惟天下。所以有逆不止者。各由黃門常侍張讓等。侮慢天常。操擅王命。父子兄弟。並據州郡。一書出門。便獲千金。京畿諸郡。數百萬膏腴美田。皆屬讓等。至使怨氣上蒸。妖賊蠭起。臣前奉詔討於扶羅。將士饑乏。不肯渡河。皆言欲詣京師。先誅閹豎。以除民害。從臺閣求乞資直。臣隨慰撫。以至新安。臣聞揚湯止沸。不如滅火去薪。潰癰雖痛。勝於養肉。及溺呼船。悔之無及。上同

典略曰。帝望見卓兵涕泣。羣公謂卓曰。有詔卻兵。卓曰。公諸人爲國大臣。不能匡正王室。至使國家播蕩。何卻兵之有。遂俱入城。上同

九州春秋曰。卓初入洛陽。步騎不過三千。自嫌兵少。不爲遠近所服。率四五日。輒夜遣兵出四城門。明日陳旌鼓而入。宣言云。西兵復入至。洛中人不覺。謂卓兵不可勝數。上同

獻帝紀曰。卓獲山東兵。以豬膏塗布十餘匹。用纏其身。然後燒之。先從足起。獲袁紹豫州從事李延。煮殺之。卓所愛胡。恃寵放縱。爲司隸校尉趙謙所殺。卓大怒曰。我愛狗。尚不欲令人呵之。而況人乎。乃召司隸都官。撾殺之。上同

獻帝紀曰。卓既爲太師。復欲稱尚父。以問蔡邕。邕曰。昔武王受命。太公爲師。輔佐周室。以伐無道。是以天下尊之。稱爲尚父。今公之功德。誠爲巍巍。宜須關東悉定。車駕東還。然後議之。乃止。京師地震。卓以問邕。邕對曰。地動陰盛。大臣踰制之所致也。公乘靑蓋車。遠近以爲非宜。卓從之。更乘金華皂蓋車也。上同

英雄記曰。卓侍妾懷抱中子。皆封侯。弄以金紫。孫女名白。時尚未笄。封爲渭陽君。於郿城東起壇。從廣二丈餘。高五六尺。使白乘軒。金華靑蓋車。都尉中郎將。刺史二千石在郿者。各令乘軒簪筆。爲白導從之。壇上。使兄子璜爲使者。授印綬。上同

又曰。郿去長安。二百六十里。上同

魏書曰。卓使司隸校尉劉囂。籍吏民。有爲子不孝。爲臣不忠。爲吏不淸。爲弟不順。有應此者。皆身誅。財物沒官。於是愛憎互起。民多冤死。上同

英雄記曰。卓當入會。陳列步騎。自營至宮。朝服導引。行其中馬躓不前。卓心怪欲止。布勸使行。乃衷甲而入。卓既死。當時日月淸淨。微風不起。旻、璜等。及宗族老弱。悉在郿。皆還爲其羣下所斫射。卓母年九十。走至塢門曰。乞脫我死。卽斫首。袁氏門生故吏。改殯諸袁死於郿者。斂聚董氏尸於其側而焚之。暴卓尸於市。卓素肥。膏流浸地。草爲之丹。守尸吏暝以爲大炷。致卓臍中以爲燈。光明達旦。如是積日。後卓故部曲。收所燒者灰。幷以一棺棺之。葬於郿。卓塢中金有二三萬斤。銀八九萬斤。珠玉錦綺奇玩雜物。皆山崇阜積。不可知數。上同





## 呂布

裴松之曰。案英雄記諸書。布以四月二十三日殺卓。六月一日敗走。三國魏書布傳注

英雄記曰。郭汜在城北。布開城門。將兵就汜。言且卻兵。但身決勝負。汜布乃獨共對戰。布以矛刺中汜。汜後騎遂前救汜。汜、布遂各兩罷。上同

曹瞞傳曰。時人語曰。人中有呂布。馬中有赤兔。上同

英雄記曰。布自以有功於袁氏。輕傲紹下諸將。以爲擅相署置。不足貴也。布求還洛。紹假布領司隸校尉。外言當遣。內欲殺布。明日當發。紹遣甲士三十人。辭以送布。布使止於帳側。僞使人於帳中鼓箏。紹兵臥。布無何出帳去。而兵不覺。夜半兵起。亂砍布牀被。謂爲已死。明日紹訊問。知布尚在。乃閉城門。布遂引去。上同

又曰。布見備。甚敬之。謂備曰。我與卿同邊地人也。布見關東起兵。欲誅董卓。布殺卓東出。關東諸將。無安布者。皆欲殺布耳。請備於帳中坐婦牀上。令婦向拜。酌酒飲食。名備爲弟。備見布語言無常。外然之而內不悅。三國魏書張邈傳注

又曰。布水陸東下。軍到下邳西四十里。備中郎將丹陽許耽。夜遣司馬章誑來詣布。言張益德與下邳相曹豹共爭。益德殺豹。城中大亂不相信。丹陽兵有千人。屯西白城門內。聞將軍來東。大小踊躍。如復更生。將軍兵向城西門。丹陽軍便開門內將軍矣。布遂夜進。晨到城下。天明。丹陽兵悉開門內布兵。布於門上坐。步騎放火。大破益德兵。獲備妻子軍資。及部曲將吏士家口。建安元年六月夜半時。布將河內郝萌反。將兵入布所治下邳府。詣廳事閤外。同聲大呼攻閤。閤堅不得入。布不知反者爲誰。直牽婦科頭袒衣。相將從溷上排壁出。詣都督高順營。直排順門入。順問將軍有所隱不。布言河內兒聲。順言此郝萌也。順卽嚴兵入府。弓弩並射萌衆。萌衆亂走。天明還故營。萌將曹性反萌。與對戰。萌刺傷性。性斫萌一臂。順斫萌首。牀與性。送詣布。布問性。性言萌受袁術謀。謀者悉誰。性言陳宮同謀。時宮在坐上。面赤。傍人悉覺之。布以宮大將。不問也。性言萌常以此問。性言呂將軍大將有神。不可擊也。不意萌狂惑不止。布謂性曰。卿健兒也。善養視之。創愈。使安撫萌故營。領其衆。上同

又曰。初天子在河東。有手筆版書。召布來迎。布軍無畜積。不能自致。遣使上書。朝廷以布爲平東將軍。封平陶侯。使人於山陽界。亡失文字。太祖又手書厚加慰勞布。說起迎天子。當平定天下意。幷詔書購捕公孫瓚、袁術、韓暹、楊奉等。布大喜。復遣使上書於天子曰。臣本當迎大駕。知曹操忠孝。奉迎都許。臣前與操交兵。今操保傅陛下。臣爲外將。欲以兵自隨。恐有嫌疑。是以待罪徐州。進退未敢自寧。答太祖曰。布獲罪之人。分爲誅首。手命慰勞。厚見褒獎。重見購捕袁術等詔書。布當以命爲效。太祖更遣奉車都尉王則爲

使者，齎詔書，又封平東將軍，印綬來拜布。太祖又手書與布曰：山陽屯送將軍所失大封，國家無好金，孤自取家好金更相爲作印，國家無紫綬，自取所帶紫綬以藉心。將軍所使不良。袁術稱天子，將軍止之，而使不通章。朝廷信將軍，使復重上，以相明忠誠。布乃遣登奉章謝恩，并以一好綬答太祖。上同

又曰：布後又與暹、奉二軍，向壽春水陸並進，所過虜略。到鍾離，大獲而還。既渡淮北，留書與術曰：足下恃軍强盛，常言猛將武士，欲相吞滅，每抑止之耳。布雖無勇，虎步淮南，一時之間，足下鼠竄壽春，無出頭者。猛將武士，爲悉何在？足下喜爲大言，以誣天下，天下之人安可盡誣？古者兵交，使在其間，造策者非布先唱也。相去不遠，可復相聞。布渡畢，術自將步騎五千，揚兵淮上，布騎皆於水北大咍笑之而還。時有東海蕭建爲瑯邪相，治莒，保城自守，不與布通。布與建書曰：天下舉兵，本以誅董卓耳。布殺卓，來詣關東，欲求兵西迎大駕，光復洛京，諸將自還相攻，莫肯念國。布五原人也，去徐州五千餘里，乃在天西北角，今不來共爭天東南之地。莒與下邳相去不遠，宜當共通。君如自遂以爲郡郡作帝，縣縣自王也！昔樂毅攻齊，呼吸下齊七十餘城，唯莒、即墨二城不下，所以然者，中有田單故也。布雖非樂毅，君亦非田單，可取布書與智者共議之。建得書，即遣主簿齎牋上禮，貢良馬五匹。建尋爲臧霸所襲破，得建資實。布聞之，自將步騎向莒。高順諫曰：將軍躬殺董卓，威震夷狄，端坐顧眄，遠近自然畏伏，不宜輕自出軍；如或不捷，損名非小。布不從。霸畏布鈔暴，果登城拒守。布不能拔，引還下邳。霸後復與布和。上同

獻帝春秋曰：太祖軍至彭城。陳宮謂布：宜逆擊之，以逸擊勞，無不克也。布曰：不如待其來攻，蹙著泗水中。及太祖軍攻之急，布於白門樓上，謂軍士曰：卿曹無相困，我自首當明公。陳宮曰：逆賊曹操何等，明公今日降之，若卵投石，豈可得全也。上同

英雄記曰：布遣許汜、王楷告急於術。術曰：布不與我女，理自當敗，何爲復來相聞邪？汜、楷曰：明上今不救布，爲自敗耳。布破，明上亦破也。術時僭號，故呼爲明上。術乃嚴兵爲布作聲援。布恐術爲女不至，故不遣兵救也，以綿纏女身，縛著馬上，夜自送女出與術，與太祖守兵相觸，格射不得過，復還城。布欲令陳宮、高順守城，自將騎斷太祖糧道。布妻謂曰：將軍自出斷曹公糧道是也。宮、順素不和，將軍一出，宮、順必不同心共守城也，如有蹉跌，將軍當於何自立乎？願將軍諦計之，無爲宮等所誤也。妾昔在長安，已爲將軍所棄，賴得龐舒私藏妾身耳，今不須顧妾也。布得妻言，愁悶不能自決。上同

又曰：布謂太祖曰：布待諸將厚也，諸將臨急皆叛布耳。太祖曰：卿背妻，愛諸將婦，何以爲厚？布默然。上同

獻帝春秋曰：布問太祖：明公何瘦？太祖曰：君何以識孤？布曰：昔在洛，會溫氏園。太祖曰：然，孤忘之矣。所以瘦，恨不早相得故也。布曰：齊桓舍射鉤，使管仲相；今使布竭股肱之力，爲公前驅，可乎？布縛急，謂劉備曰：玄德，卿爲坐客，我爲執虜，不能一言以相寬乎？太祖笑曰：何不相語，而訴明使君乎？意欲活之，命使寬縛。主簿王必趨進曰：布勍虜也，其衆近在外，不可寬也。太祖曰：本欲相緩，主簿復不聽，如之何。上同

## 高順

英雄記曰：順爲人清白有威嚴，不飲酒，不受饋遺。所將七百餘兵，號爲千人，鎧甲鬭具皆精練齊整，每所





攻擊，無不破者，名爲陷陳營。順每諫布，言凡破家亡國，非無忠臣明智者也，但患不見用耳。將軍舉動，不肯詳思，輒喜言誤，誤不可數也。布知其忠，然不能用。布從郝萌反後，更疏順。以魏續有內外之親，悉奪順所將兵以與續。及當攻戰，故令順將續所領兵，順亦終無恨意。三國志呂布傳注。

## 陳宮

魚氏典略曰：陳宮字公臺，東郡人也。剛直烈壯，少與海內知名之士皆相連結。及天下亂，始隨太祖，後自疑，乃從呂布，爲布畫策，布每不從其計。下邳敗，軍士執布及宮，太祖皆見之，與語平生，故布有求活之言。太祖謂宮曰：公臺，卿平常自謂智計有餘，今竟何如？宮顧指布曰：但坐此人不從宮言，以至於此。若其見從，亦未必爲禽也。太祖笑曰：今日之事當云何？宮曰：爲臣不忠，爲子不孝，死自分也。太祖曰：卿如是，奈卿老母何？宮曰：宮聞將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老母之存否，在明公也。太祖曰：若卿妻子何？宮曰：宮聞將施仁政於天下者，不絕人之祀，妻子之存否，亦在明公也。太祖未復言。宮曰：請出就戮，以明軍法。遂趨出，不可止。太祖泣而送之，宮不還顧。宮死後，太祖待其家，皆厚於初。三國志呂布傳注。

## 丁原

英雄記曰：原字建陽，本出自寒家，爲人麤略，有武勇，善騎射。爲南縣吏，受使不辭難，有警急，追寇虜，輒任其前。裁知書，少有吏用。三國志呂布傳注。

## 賈詡

獻帝紀曰：郭汜、樊稠與傕互相違戾，欲鬭者數矣。詡輒以道理責之，頗受詡言。三國志賈詡傳注。

又曰：傕尊與詡議，迎天子置其營中。詡曰：不可。脅天子非義也。傕不聽。張繡謂詡曰：此中不可久處，君胡不去？詡曰：吾受國恩，義不可背。卿自行，我不能也。上同

又曰：傕時召羌胡數千人，先以御物繒綵與之，又許以宮人婦女，欲令攻郭汜。羌胡數來闚省門曰：天子在中邪？李將軍許我宮人美女，今皆安在？帝患之，使詡爲之方計。詡乃密呼羌胡大帥飲食之，許以封爵重寶，於是皆引去。傕由此衰弱。上同

又曰：天子既東，而李傕來追，王師敗績。司徒趙溫、太常王偉、衛尉周忠、司隸榮邵皆爲傕所嫌，欲殺之。詡謂傕曰：此皆天子大臣，卿奈何害之？傕乃止。上同

魏書曰：詡典選舉，多選舊名以爲令僕，論者以此多詡。上同

傅子曰：詡南見劉表，表以客禮待之。詡曰：表平世三公才也，不見事變，多疑無決，無能爲也。上同

## 劉表

張璠漢紀曰：表與同郡人張隱、薛郁、王訪、宣靖、公緒恭、劉祇、田林爲八交，或謂之八顧。三國志劉表傳注。

漢末名士錄云：表與汝南陳翔字仲麟、范滂字孟博、魯國孔昱字世元、勃海苑康字仲真、山陽檀敷字文友、張儉字元節、南陽岑晊字公孝爲八友。上同

司馬彪戰略曰：劉表之初爲荊州也，江南宗賊盛，袁術屯魯陽，盡有南陽之衆。吳人蘇代領長沙太守，貝

羽爲華容長，各阻兵作亂。表初到，單馬入宜城，而延中廬人蒯良、蒯越、襄陽人蔡瑁與謀。表曰：宗賊甚盛，而衆不附，袁術因之，禍今至矣！吾欲徵兵，恐不集，其策安出？良曰：衆不附者，仁不足也；附而不治者，義不足也。苟仁義之道行，百姓歸之，如水之趣下，何患所至之不從，而問興兵與策乎？表顧問越，越曰：治平者先仁義，治亂者先權謀。兵不在多，在得人也。袁術勇而無斷，蘇代、貝羽皆武人，不足慮。宗賊帥多貪暴，爲下所患。越有所素養者，使示之以利，必以衆來。君誅其無道，撫而用之。一州之人，有樂存之心，聞君盛德，必襁負而至矣。兵集衆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郡可傳檄而定。術等雖至，無能爲也。表曰：子柔之言，雍季之論也；異度之計，臼犯之謀也。（同上）

世語曰：表死後八十餘年，至晉太康中，表冢見發。表及妻，身形如生，芬香聞數里。（同上）

水南有層臺，號曰景升臺，蓋劉表治襄陽之所築也。言表盛遊於此，常所止憩。表性好鷹，嘗登此臺，歌野鷹來曲，其聲韻似孟達上堵吟矣。（水經沔水注）

張羨

英雄記曰：張羨，南陽人，先作零陵桂陽長，甚得江湖間心。然性屈強不順，表薄其爲人，不甚禮也。羨由是懷恨，遂叛表焉。（三國魏志劉表傳注）

劉修

摯虞文章志曰：劉季緒名修，劉表子，官至東安太守，著詩賦頌六篇。（三國魏志王粲傳注）

劉琮

漢晉春秋曰：王威說劉琮曰：曹操得將軍既降，劉備已走，必解弛無備，輕行單進。若給威奇兵數千，徼之於險，操可獲也。獲操即威震天下，坐而虎步，中夏雖廣，可傳檄而定，非徒收一勝之功，保守今日而已。此難遇之機，不可失也。琮不納。（三國魏志劉表傳注）

傅巽

傅子曰：巽字公悌，瓌偉博達，有知人鑒。辟公府，拜尚書郎，後客荊州，以說劉琮之功，賜爵關內侯。文帝時爲侍中，太和中卒。巽在荊州，目龐統爲半英雄，證裴潛終以清行顯。統遂附劉備，見待次於諸葛亮，潛位至尚書令，並有名德。及在魏朝，魏諷以才智聞，巽謂之必反，卒如其言。（三國魏志劉表傳注）

劉先

零陵先賢傳曰：先字始宗，博學彊記，尤好黃老言，明習漢家典故。爲劉表別駕，奉章詣許，見太祖。時賓客並會，太祖問先：劉牧如何郊天也？先對曰：劉牧託漢室肺腑，處牧伯之位，而遭王道未平，羣凶塞路，抱玉帛而無所聘頫，修章表而不獲達御，是以郊天祀地，昭告赤誠。太祖曰：羣凶爲誰？先曰：舉目皆是。太祖曰：今孤有熊羆之士，步騎十萬，奉辭伐罪，誰敢不服？先曰：漢道陵遲，羣生憔悴，既無忠義之士翼戴天子，綏寧海內，使萬邦歸德，而阻兵安忍，曰莫己若，即蚩尤、智伯復見於今也。太祖嘿然。拜先武陵太守。荊州平，先始爲漢尚書，後爲魏國尚書令。（三國魏志劉表傳注）





周不疑

零陵先賢傳曰：劉先甥同郡周不疑，字元直，幼有異才，聰明敏達。太祖欲以女妻之，不疑不敢當。太祖愛子倉舒夙有才智，謂可與不疑爲儔。及倉舒卒，太祖心忌不疑，欲除之。文帝諫以爲不可。太祖曰：此人非汝所能駕御也。乃遣刺客殺之。摯虞文章志曰：不疑死時年十七，著文論四首。（三國魏志劉表傳注）

袁術

吳書曰：時議者以靈帝失道，使天下叛亂，少帝幼弱，爲賊臣所立，又不識母氏所出。幽州牧劉虞，宿有德望，紹等欲立之，以安當時。使人報術，術觀漢室衰陵，陰懷異志，故外託公義以拒紹。紹復與術書曰：前與韓文節共建永世之道，欲海內見再興之主。今西名有幼君，無血脈之屬，公卿以下，皆媚事卓，安可復信。但當使兵往屯關要，皆自蹙死於西。東立聖君，太平可冀，如何有疑？又室家見戮，不念子胥可復北面乎？違天不祥，願詳思之。術答曰：聖主聰叡，有周成之質。賊卓因危亂之際，威服百寮，此乃漢家小厄之會。亂尚未厭，復欲興之，乃云今主無血脈之屬，豈不誣乎？先人以來，奕世相承，忠義爲先。太傅公仁慈惻隱，雖知賊卓必爲禍害，以信徇義，不忍去也。門戶滅絕，死亡流漫，幸蒙遠近來相赴助。不因此時上討國賊，下刷家恥，而圖於此，非所聞也。又曰：室家見戮，可復北面。此卓所爲，豈國家哉？君命天也，天不可讎，況非君命乎？慺慺赤心，志在滅卓，不識其他。（三國魏志袁術傳注）

又曰：術既爲雷薄等所拒，留住三日。士衆絕糧，乃還至江亭，去壽春八十里。問廚下，尚有麥屑三十斛。時盛暑，欲得蜜漿，又無蜜。坐櫺牀上，歎息良久，乃大咤曰：袁術至於此乎！因頓伏牀下，嘔血斗餘而死。（同上）

徐璆

先賢行狀曰：璆字孟平，廣陵人。少履清爽，立朝正色。歷任城、汝南、東海三郡，所在化行。被徵當還，爲袁術所劫。術僭號，欲授以上公之位，璆終不爲屈。術死後，璆得術璽，致之漢朝，拜衛尉太常。公爲丞相，以位讓璆焉。（三國魏志武帝紀注）

劉焉

漢獻帝紀曰：帝引見焉，宣示方略，加以賞賜，勅焉爲益州刺史。前刺史劉雋、郤儉皆貪殘放濫，取受狼藉，元元無聊，呼嗟充野，焉到使收攝行法，以示萬姓，勿令漏露，使癰疽決潰，爲國生梗。焉受命而行，以道路不通，住荊州東界。（三國蜀書劉焉傳注）

袁紹

魏書曰：袁紹宿與故太尉楊彪、大長秋梁紹、少府孔融有隙，欲使公以他過誅之。公曰：當今天下土崩瓦解，雄豪並起，輔相君長，人懷怏怏，各有自爲之心，此上下相疑之秋也。雖以無嫌待之，猶懼未信；如有所除，則誰不自危？且夫起布衣在塵垢之間，爲庸人之所陵陷，可勝怨乎！高祖赦雍齒之讎而羣情以安，如何忘之？紹以爲公外託公義，內實離異，深懷怨望。（三國魏書武帝紀注）

袁山松書曰：紹司空逢之孽子，出後伯父成。（後漢書袁紹傳注）

魏書曰．自安以下皆博愛容衆．無所揀擇．賓客入其門．無賢愚皆得所欲．爲天下所歸．紹卽逢之庶子．術異母弟也．出後成爲子．(三國魏書紹傳注)

獻帝春秋曰．卓欲廢帝．謂紹曰．皇帝沖闇．非萬乘之主．陳留王猶勝．今欲立之．人有少智大成癡．亦知復何如．爲當且爾．卿不見靈帝乎．念此令人憤毒．紹曰．漢家君天下四百許年．恩澤深渥．兆民戴之來久．今帝雖幼沖．未有不善宣聞天下．公欲廢嫡立庶．恐衆不從公議也．卓謂紹曰．豎子．天下事豈不決我．我今爲之．誰敢不從．爾謂董卓刀爲不利乎．紹曰．天下健者．豈唯董公．引佩刀橫揖而出．(同上)

英雄記曰．紹揖卓去．坐中驚愕．卓新至．見紹大家．故不敢害．(後漢書紹傳注)

山陽公載記曰．卓以爲紹棄節．改第一侯爲赤旄．(同上)

英雄記曰．是時年號初平．紹字本初．自以爲年與字合．必能克平禍亂．(三國魏書紹傳注)

獻帝春秋曰．太傅袁隗．太僕袁基．術之母兄．卓使司隸宣璠盡口收之．母及姊妹嬰孩以上．五十餘人．下獄死．　卓別傳曰．悉埋青城門外東都門內．而加書焉．又恐有盜取者．復以屍送郿藏之．(後漢書紹傳注)

獻帝春秋曰．紹恥班在太祖下．怒曰．曹操當死數矣．我輒救存之．今乃背恩．挾天子以令我乎．太祖聞而以大將軍讓紹．(三國魏書紹傳注)

沮授

獻帝傳曰．沮授廣平人．少有大志．多權略．仕州別駕．舉茂才．歷二縣令．又爲韓馥別駕．表拜騎都尉．袁紹得冀州．又辟焉．(三國魏書袁紹傳注)

審配

先賢行狀曰．配字正南．魏郡人．少忠烈慷慨．有不可犯之節．袁紹領冀州．委以腹心之任．以爲治中別駕．幷總幕府．初譚之去．皆呼辛毗．郭圖．家得出．而辛評家獨被收．及配兄子．開城門內兵時．配在城東南角樓上．望見太祖兵入．忿辛．郭壞敗冀州．乃遣人馳詣鄴獄．指殺仲治家．是時辛毗在軍．聞門開．馳走詣獄．欲解其兄家．兄家已死．是日生縛配．將詣帳下．辛毗等逆以馬鞭擊其頭．罵之曰．奴．汝今日眞死矣．配顧曰．狗輩．正由汝曹破我冀州．恨不得殺汝也．且汝今日能殺生我邪．有頃．公引見．謂配．知誰開卿城門．配曰不知也．曰．自卿子榮耳．配曰．小兒不足用乃至此．公復謂曰．曩日孤之行圍．何弩之多也．配曰．恨其少耳．公曰．卿忠於袁氏父子．亦自不得不爾也．有意欲活之．配旣無撓辭．而辛毗等號哭不已．乃殺之．初冀州人張子謙先降．素與配不善．笑謂配曰．正南卿竟何如我．配厲聲曰．汝爲降虜．審配爲忠臣．雖死豈若汝生邪．臨行刑．叱持兵者令北向．曰．我君在北．(同上)

田豐

先賢行狀曰．豐字元皓．鉅鹿人．或云勃海人．豐天姿瓌傑．權略多奇．少喪親．居喪盡哀．日月雖過．笑不至矧．博覽多識．名重州黨．初辟太尉府．舉茂才．遷侍御史．閹宦擅朝．英賢被害．豐乃棄官歸家．袁紹起義．卑辭厚幣．以招致豐．豐以王室多難．志存匡救．乃應紹命．以爲別駕．勸紹迎天子．紹不納．紹後用豐謀．以平





公孫瓚．逢紀憚豐亮直．數讒之於紹．紹遂忌豐．紹軍之敗也．土崩奔北．師徒略盡．軍皆拊膺而泣曰．向令田豐在此．不至於是也．紹謂逢紀曰．冀州人聞吾軍敗．皆當念吾．唯田別駕前諫止吾．與衆不同．吾亦慚見之．紀復曰．豐聞將軍之退．拊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紹於是有害豐之意．初太祖聞豐不從戎．喜曰．紹必敗矣．及紹奔遁．復曰．向使紹用田別駕計．尚未可知也．(同上)

孫盛曰．觀田豐．沮授之謀．雖良．平何以過之．故君貴審才．臣尚量主．君用忠良．則霸王之業隆．臣奉闇后．則覆亡之禍至．存亡榮辱．常必由茲．豐知紹將敗．敗則己必死．甘冒虎口．以盡忠規．烈士之於所事．慮不存己．夫諸侯之臣．義有去就．況豐與紹非純臣乎．詩云．逝將去汝．適彼樂土．言去亂邦．就有道可也．(同上)

逢紀

英雄記曰．紀字元圖．初紹去董卓出奔．與許攸及紀．俱詣冀州．紹以紀聰達有計策．甚親信之．與共舉事．後審配任用．與紀不睦．或有讒配於紹．紹問紀．紀稱配天性烈直．古人之節．不宜疑之．紹曰．君不惡之邪．紀答曰．先日所爭者私情．今所陳者國事．紹善之．卒不廢配．配由是更與紀爲親善．(同上)

韓珩

先賢行狀曰．珩字子佩．代郡人．淸粹有雅量．少喪父母．奉養兄姊．宗族稱孝悌焉．(三國魏書袁紹傳注)

韓嵩

先賢行狀曰．嵩字德高．義陽人．少好學．貧不改操．知世將亂．不應三公之命．與同好數人．隱居於酈西山中．黃巾起．嵩避難南方．劉表逼以爲別駕．轉從事中郎．表郊祀天地．嵩正諫不從．漸見違忤．荊州平．嵩疾病．就在所拜授大鴻臚印綬．(三國魏書劉表傳注)

傅子曰．初表謂嵩曰．今天下大亂．未知所定．曹公擁天子都許．君爲我觀其釁．嵩對曰．聖達節．次守節．嵩守節者也．夫事君爲君．君臣名定．以死守之．今策名委質．惟將軍所命．雖赴湯蹈火．死無辭也．以嵩觀之．曹公至明．必濟天下．將軍能上順天子．下歸曹公．必享百世之利．楚國實受其祐．使嵩可也．設計未定．嵩使京師．天子假嵩一官．則天子之臣．而將軍之故吏耳．在君爲君．則嵩守天子之命．義不得復爲將軍死也．唯將軍重思．無負嵩．表遂使之．果如所言．天子拜嵩侍中．遷零陵太守．還稱朝廷曹公之德也．表以爲懷貳．大會寮屬數百人．陳兵見嵩．盛怒持節將斬之．數曰．韓嵩敢懷貳邪．衆皆恐．欲令嵩謝．嵩不動．謂表曰．將軍負嵩．嵩不負將軍．具陳前言．表怒不已．其妻蔡氏諫之曰．韓嵩楚國之望也．且其言直．誅之無辭．表乃弗誅而囚之．(同上)

陶謙

吳書曰．謙父故餘姚長．謙少孤．始以不羈聞於縣中．年十四．猶綴帛爲幡．乘竹馬而戲．邑中兒僮皆隨之．故蒼梧太守同縣甘公出遇之塗．見其容貌．異而呼之．住車與語．甚悅．因許妻以女．甘公夫人聞之．怒曰．妾聞陶家兒敖戲無度．如何以女許之．公曰．彼有奇表．長必大成．遂妻之．(三國魏書謙傳注)

又曰．謙性剛直．有大節．少察孝廉．拜尙書郎．除舒令．郡守張磐．同郡先輩．與謙父友．意殊親之．而謙恥爲

之。因衆退城。因以公事進見。坐罷。辭常私還。人與謙飲宴。或拒不爲留。常以舞屬謙。謙不爲起。固彊之。及舞又不轉。舒曰。不當轉耶。曰。不可轉。轉則勝人。由是不樂。卒以構隙。謙在官清白。無以糾舉。祠靈星有贏錢五百。欲以臧之。謙委官而去。同上

又曰。會西羌寇邊。皇甫嵩爲征西將軍。表請武猛召拜謙揚武都尉。與嵩征羌。大破之。後邊章、韓遂爲亂。司空張溫銜命征討。又請謙爲參軍事。接遇甚厚。而謙輕其行事。心懷不服。及軍罷還。百寮高會。溫屬謙行酒。謙衆辱溫。溫怒。徙謙於邊。或說溫曰。陶恭祖本以材略見重於公。一朝以醉飲過失。不蒙容貸。遠棄不毛。厚德不終。四方人士。安所歸望。不如釋憾除恨。克復初分。於以遠聞德美。溫然其言。乃追還謙。謙至。或人謂謙曰。足下輕辱三公。罪自己作。今蒙釋宥。德莫厚矣。宜降志卑辭以謝之。謙曰。諾。又謂溫曰。陶恭祖今深自罪責。思在變革。謝天子禮畢。必詣公門。公宜見之。以慰其意。時溫於宮門見謙。謙仰曰。謙自謝朝廷。豈爲公耶。溫曰。恭祖癡病尚未除耶。遂爲之從酒。待之如初。同上

又曰。曹公父於泰山被殺。歸咎於謙。謙時爲徐州牧欲伐謙而畏其彊。乃表令州郡一時罷兵。詔曰。今海內擾攘。州郡起兵。征夫勞瘁。寇難未弭。或將吏不良。因緣討捕。侵侮黎民。離害者衆。風聲流聞。震蕩城邑。邱牆懼於橫暴。貞良化爲羣惡。此何異乎抱薪救焚。扇火止沸哉。今四民流移。託身他方。攜白首於山野。棄稚子於溝壑。顧故鄉而哀歎。向阡陌而流涕。饑厄困苦。亦曰甚矣。雖悔往者之迷謬。思舉教於今日。然兵連衆結。鋒鏑布野。恐一朝解散。夕見係虜。是以阻兵屯據。欲止而不敢散也。詔書到。其各罷遣甲士。還親農桑。惟留常員吏以供官署。慰示遠近。咸使聞知。謙被詔。乃上書曰。臣聞懷遠柔服。非德不集。克難平亂。非兵不濟。是以涿鹿、阪泉、三苗之野。有五帝之師。有扈、鬼方、商、奄、四國。有王者之伐。自古在昔。未有不揚威以弭亂。震武以止暴者也。臣前初以黃巾亂治。受策長驅。匪皇啟處。雖憲章勸戒。奉宣威靈。敬行天誅。每伐輒克。然妖寇類衆。殊不畏死。父兄殲殪。子弟羣起。治屯連兵。至今爲患。若承命解甲。弱國自虛。釋武備以資亂。損官威以益寇。今日兵罷。明日難必至。上忝朝廷寵授之本。下令羣凶日月滋蔓。非所以彊幹弱枝。遏惡止亂之務也。臣雖愚蔽。忠恕不昭。抱恩念報。所不忍行。輒勒部曲。申令警備。出芟彊寇。惟力是視。入實德澤。躬率職事。冀效微勞。以贖罪負。又曰。華夏沸擾。于今未弭。包茅不入。職貢多闕。寤寐憂歎。無日敢寧。誠思貢獻必至。萬善獲通。然後銷鋒解甲。臣之願也。臣前調穀百萬斛。已在水次。輒勒兵衛送。曹公得謙上事。知不罷兵。乃進攻彭城。多殺人民。謙引兵擊之。青州刺史田楷。亦以兵救謙。公引兵還。　裴松之曰。案此時天子在長安。曹公尚未秉政。罷兵之詔。不得由曹氏出。同上

又曰。謙死時年六十三。張昭等爲之哀辭曰。猗歟使君。君侯將軍。膺秉懿德。允武允文。體足剛直。守以溫仁。令舒及盧。遺愛于民。幽牧睦徐。甘棠是均。憬憬夷貊。賴侯以清。蠢蠢妖寇。匪侯不寧。唯帝念績。爵命以章。既牧且侯。啟土濱陽。遂升上將。受號安東。將平世難。社稷是崇。降年不永。奄忽殂薨。喪覆失恃。民知困窮。什不伺日。五郡潰崩。哀我人斯。將誰仰憑。追思靡及。仰叫皇穹。嗚呼哀哉。謙二子商、應。皆不仕。同上

## 張楊





英雄記曰。楊性仁和。無威刑。下人謀反發覺。對之涕泣。輒原不問。三國魏書張楊傳注

## 眭固

典略曰。固字白兔。既殺楊醜。軍屯射犬。時有巫誡固曰。將軍字兔。而此邑名犬。兔見犬。其勢必驚。宜急移去。兔不從。遂戰死。三國魏書張楊傳注

## 公孫瓚

典略曰。瓚性辯慧。每白事。不肯稍入。常總說數曹事。無有忘誤。太守奇其才。三國魏書瓚傳注

英雄記曰。瓚統內外衣冠子弟。有才秀者。必抑使困在窮苦之地。或問其故。瓚曰。今取衣冠家子弟。及善士富貴之。皆自以爲職當得之。不謝人善也。所寵遇驕恣者。類多庸兒。若故卜數師劉緯臺。販繒李移子。賈人樂何當等。三人與之定兄弟之誓。自號爲伯。三人者爲仲叔季。富皆巨億。或取其女以配己子。常稱古者曲周、灌嬰之屬以譬也。同上

又曰。瓚別將有爲敵所圍。瓚不救也。其言曰。救一人。使後將恃救。不力戰。今不救此。後將當念在自勉。是以袁紹始北擊之時。瓚南界上別營。自度守則不能自固。又知必不見救。是以或自殺其將帥。或爲紹兵所破。遂令紹軍徑至其門。同上

又曰。瓚諸將家家各作高樓。樓以千計。瓚作鐵門。居樓上。屏去左右。婢妾侍側。汲上文書。同上

漢晉春秋曰。袁紹與瓚書曰。孤與足下。既有前盟舊要。申之以討亂之誓。愛過夷叔。分著丹青。謂爲旅力同仇。足躋齊、晉。故解印釋紱。以北帶南。分割膏腴。以奉執事。此非孤赤情之明驗邪。豈寤足下。棄烈士之高義。尋禍亡之險蹤。輒而改慮。以好易怨。盜遣士馬。犯暴豫州。始聞甲卒在南。親臨戰陣。懼於飛矢迸流。狂刃橫集。以重足下之禍。徒增孤子之咎釁也。故爲薦書懇惻。冀可改悔。而足下超然自逸。矜其威詐。謂天罔可吞。豪雄可滅。果令貴弟殞於鋒刃之端。斯言猶在於耳。而足下曾不尋討禍源。克心罪己。苟欲逞其無彊之怒。不顧逆順之津。匿怨害民。騁於余躬。遂躍馬控弦。處我疆土。毒徧生民。辜延白骨。孤辭不獲己。以登界橋之役。是時足下兵氣霆震。駿馬電發。僕師徒肇合。機械不嚴。彊弱殊科。衆寡異論。假天之助。小戰大克。遂陵躡奔背。因壘館穀。此非天威棐諶。福豐有禮之符表乎。足下志猶未厭。乃復糾合餘燼。率我蟊賊。以焚燒勃海。孤又不獲寧。用及龍河之師。羸兵前誘。大軍未濟。而足下膽破衆散。不鼓而敗。兵衆擾亂。君臣並奔。此又足下之爲。非孤之咎也。自此以後。禍隙彌深。孤之師旅。不勝其忿。遂至積尸爲京。頭顱滿野。愍彼無辜。未嘗不慨然失涕也。後比得足下書。辭意婉約。有改往修來之言。僕既欣於從好。克復且愍兆民之不寧。每輒引師南駕。以順簡書。弗盈一時。而北邊羽檄之文。未嘗不至。孤是用痛心疾首。靡所錯情。夫處三軍之帥。當列將之任。宜令怒如嚴霜。喜如時雨。臧否好惡。坦然可觀。而足下二三其德。彊弱易謀。急則曲躬。緩則放逸。行無定端。言無質要。爲壯士者。固若此乎。既乃殘殺老弱。幽土憤怨。衆叛親離。孑然無黨。又烏丸、濊貊。皆與足下同州。僕與之殊俗。各奮迅激怒。爭爲鋒銳。又東西鮮卑。舉踵來附。此非孤德所能招。乃足下驅而致之也。夫當荒危之世。處干戈之險。內違同盟之誓。外失戎狄之心。兵興州

據淵藪．藉將以定霸．不亦難乎．嘗以西山堙塞．出兵平討．會麴義餘殘．畏誅逃命．故遂住大軍．分兵撲討．此兵孤之前行．乃界橋搴旗拔壘．先登制敵者也．始聞足下懷金紆紫．命以元帥．謂當因茲奮發．以報孟明之恥．是故戰夫引領．竦望旌旆．怪遂含光匿影．寂爾無聞．卒臻屠滅．相爲惜之．夫有平天下之怒．希長世之功．權御師徒．帶養戎馬．叛者無討．服者不收．威懷並喪．何以立名．今舊京克復．天罔云補．罪人斯亡．忠幹翼化．華夏儼然．望於穆之作．將戢干戈．放散牛馬．足下獨何守區區之土．保軍內之廣．甘惡名以速朽．亡令德之久長．壯而籌之．非良策也．宜釋憾除嫌．敦我舊好．若斯言之玷．皇天是聞．瓚不答．而增修戎備．謂關靖曰．當今四方虎爭．無有能坐吾城下．相守經年者明矣．袁本初其若我何．上同

英雄記曰．袁紹分部．攻者掘地爲道．穿穴其樓下．稍稍施木柱之．度足達半．便燒所施之柱．樓輒傾倒．上同

劉虞

吳書曰．虞．東海恭王之後也．遭世衰亂．又與時主疏遠．仕縣爲戶曹吏．以能治身奉職．召爲郡吏．以孝廉爲郎．累遷至幽州刺史．轉甘陵相．甚得東土戎狄之心．後以疾歸家．常降身隱約．與邑黨州閭同樂共卹．等齊有無．不以名位自殊．鄉曲咸共宗之．時鄉曲有所訴訟．不以詣吏．自投虞平之．虞以情理爲之論判．皆大小敬從．不以爲恨．嘗有失牛者．骨體毛色．與虞牛相似．因以爲是．虞便推與之．後主自得本牛．乃還謝罪．會甘陵復亂．吏民思虞治行．復以爲甘陵相．甘陵大治．徵拜尚書令．光祿勳．以公族有禮．更爲宗正．三國魏書公孫瓚傳注．

英雄記曰．虞爲博平令．治正推平．高尚純樸．境內無盜賊．災害不生．時鄰縣接壤．蝗蟲爲害．至博平界．飛過不入．上同

又曰．虞讓太尉．因薦衞尉趙謨．益州牧劉焉．豫州牧黃琬．南陽太守羊續．並任爲公．上同

吳書曰．韓馥以書與袁術．云帝非孝靈子．欲依絳、灌．誅廢少主．迎立代王故事．稱虞功德治行．華夏少二．當今公室枝屬．皆莫能及．又云．昔光武去定王五世．以大司馬領河北．耿弇、馮異勸卽尊號．卒代更始．今劉公自恭王枝別．其數亦五．以大司馬領幽州牧．此其與光武同．是時有四星會于箕尾．馥稱讖云．神人將在燕分．又言濟陰男子王定．得玉印．文曰．虞爲天子．又見兩日出於代郡．謂虞當代立．紹又別書報術．是時術陰有不臣之心．不利國家有長主．外託公義．以答拒之．紹亦使人私報虞．虞以國有正統．非人臣所宜言．固辭不許．乃欲奔匈奴以自絕．紹等乃止．虞於是奉職修貢．愈益恭肅．諸外國羌胡有所貢獻．道路不通．皆爲傳送．致之京師．上同

英雄記曰．虞之見殺．故常山相孫瑾．掾張逸．張瓚等．忠義奮發．相與就虞．罵瓚極口．然後同死．上同

臧洪

徐衆三國評曰．洪敦天下名義．救舊君之危．其恩足以感人情．義足以勵薄俗．然袁亦知己親友．致位州郡．雖非君臣．且實盟主．既受其命．義不圖貳．袁、曹方睦．夾輔皇室．呂布反覆無道．志在逆亂．而張邈、張超擅立布爲州牧．其於王法．乃一罪人也．曹氏討之．袁氏弗救．未爲非理也．洪本不當就袁請兵．又不當還爲讎．





讎．爲洪計者．苟力所不足．可奔他國．以求赴救．若謀力未展．以待事機．則宜徐更觀釁．效死於超．何必嘗守窮城．而無望通．身死殄民．功名不立．良可哀也．三國魏書臧洪傳注．

韓馥

英雄記曰．馥字文節．潁川人．爲御史中丞．董卓舉爲冀州牧．于時冀州民人殷盛．兵糧優足．袁紹之在勃海．馥恐其興兵．遣數部從事守之．不得動搖．東郡太守橋瑁．詐作京師三公移書與州郡．陳卓罪惡．云見逼迫．無以自救．企望義兵．解國患難．馥得移．請諸從事問曰．今當助袁氏邪．助董卓邪．治中從事劉子惠曰．今興兵爲國．何謂袁、董．馥自知言短．而有慙色．子惠復言．兵者凶事．不可爲首．今宜視他州有發動者．然後和之．冀州於他州．不爲弱也．他人功未有在冀州之右者也．馥然之．馥乃作書與紹．道卓之惡．聽其發兵．三國魏書武帝紀注．

九州春秋曰．馥遣都督從事趙浮、程奐．將彊弩萬張．屯河陽．浮等聞馥欲以冀州與紹．自孟津馳東下．時紹尚在朝歌清水口．浮等從後來．船數百艘．衆萬餘人．整兵鼓夜過紹營．紹甚惡之．浮等到．謂馥曰．袁本初軍無斗糧．各已離散．雖有張楊、於扶羅新附．未肯爲用．不足敵也．小從事等．請自以見兵拒之．旬日之閒．必土崩瓦解．明將軍但當開閤高枕．何憂何懼．馥不從．乃避位．出居趙忠故舍．遣子齎冀州印綬於黎陽與紹．三國魏書袁紹傳注．

英雄記曰．劉子惠．中山人．兗州刺史劉岱與其書．道卓無道．天下所共攻．死在旦暮．不足爲憂．但卓死之後．當復回師討文節．擁強兵．何凶逆．寧可得置．封書與馥．馥得此大懼．歸咎子惠．欲斬之．別駕從事耿武等．拂開伏子惠上．願并見斬．得不死．作徒被赭衣．埽除宮門外．魏書袁紹傳注．

又曰．耿武字文威．閔純字伯典．後袁紹至．馥從事十人棄馥去．惟恐在後．獨武、純杖刀拒兵．不能禁．紹後令田豐殺此二人．上同

又曰．紹以河內朱漢爲都官從事．漢先時爲馥所不禮．內懷忿恨．且欲邀迎紹意．擅發城郭兵．圍守馥第．拔刃登屋．馥走上樓．收得馥大兒．槌折兩腳．紹亦立收漢殺之．馥猶有憂怖．故報紹索去．三國魏書袁紹傳注．

九州春秋曰．馥至廁．因以書刀自殺．魏書袁紹傳注．

韓遂 邊章

典略曰．遂字文約．始與同郡邊章．俱著名西州．章爲督軍從事．遂奉計詣京師．何進宿聞其名．特與相見．遂說進使誅諸閹人．進不從．乃求歸．會涼州宋揚、北宮玉等反．舉章、遂爲主．章尋病卒．遂爲揚等所劫．不得已．遂阻兵爲亂．積三十二年．至是乃死．建安二十年．年七十餘矣．

劉艾靈帝紀曰．章一名元．三國魏書武帝紀注．

習郁 子熾

襄陽記曰．漢侍中習郁．於峴山南．依范蠡養魚法．作魚池．池邊有高隄．種竹及長楸．芙蓉覆水．是遊燕名處也．世說任誕篇注．

習鑿齒襄陽耆舊傳曰。習郁爲侍中。時從光武幸黎丘。與帝通夢見蘇山神。光武嘉之。拜大鴻臚。錄其前後功。封襄陽侯。使立蘇嶺祠。刻二石鹿俠神道。百姓謂之鹿門廟。或呼蘇嶺山爲鹿門山。（藝文類聚四十九）

又曰。峴山南有習家魚池者。習郁之所作也。郁將亡。勅其兒曰。我葬必近魚池。煥爲起冢於池之北。去池四十步。（太平御覽五百五十六）

又曰。習郁字文通。爲黃門侍郎。封襄陽公。（水經注箋二十六）

曹鳳

水經沔水三注曰。建武中。曹鳳字仲理。爲北地太守。政化尤異。黃龍應於九里谷高岡亭角。長三尺。大十圍。梢至十餘丈。天子嘉之。賜帛百匹。加秩中二千石。

何顒

漢末名士錄曰。術皆於衆坐。數顒三罪曰。王德彌先覺儁老。名德高亮。而伯求疏之。是一罪也。許子遠凶淫之人。性行不純。而伯求親之。是二罪也。郭賈寒窶。無他資業。而伯求肥馬輕裘。光曜道路。是三罪也。陶丘洪曰。王德彌大賢。而知於濟時。許子遠雖不純。而赴難不憚濡足。伯求舉善。則以德彌爲首。濟難則以子遠爲宗。且伯求嘗爲虞偉高手刃復仇。義名奮發。其怨家積財巨萬。文馬百駟。而欲使伯求羸牛疲馬。頓伏道路。此爲披其胸而假仇敵之刃也。術意猶不平。後與南陽宗承會於闕下。術發怒曰。何伯求凶德也。吾當殺之。承曰。何生英俊之士。足下善遇之。使延令名於天下。術乃止。後黨禁除解。辟司空府。每三府掾屬會議。顒策謀有餘。議者皆自以爲不及。遷北軍中候。董卓以爲長史。後荀彧爲尚書令。遣人迎叔父司空爽喪。使并置顒尸。而葬之於爽冢傍。（三國魏書荀彧傳注）

王儁

皇甫謐逸士傳曰。汝南王儁字子文。少爲范滂、許章所識。與南陽岑晊善。公之爲布衣。特愛儁。儁亦稱公有治世之具。及袁紹與弟術喪母歸葬汝南。儁與公會之。會者三萬人。公於外密語儁曰。天下將亂。爲亂魁者。必此二人也。欲濟天下。爲百姓請命。不先誅此二子。亂今作矣。儁曰。如卿之言。濟天下者。舍卿復誰。相對而笑。儁爲人外靜而內明。不應州郡三府之命。公車徵不到。避地居武陵。歸儁者一百餘家。帝之都許。復徵爲尚書。又不就。劉表見紹彊。陰與紹通。儁謂表曰。曹公天下之雄也。必能興霸道。繼桓文之功者也。今乃釋近而就遠。如有一朝之急。遙望漠北之救。不亦難乎。表不從。儁年六十四。以壽終于武陵。公聞而哀傷。及平荊州。自臨江而迎喪。改葬于江陵。表爲先賢也。（三國魏書武帝紀注）

金禕

三輔決錄注曰。時有京兆金禕字德禕。自以世爲漢臣。自日磾討莽何羅。忠誠顯著。名節累葉。覩漢祚將移。謂可季興。乃喟然發憤。遂與耿紀、韋晃、吉本、本子邈、邈弟穆等結謀。紀字季行。少有美名。爲丞相掾。王甚敬異之。遷侍中。守少府。邈字文然。穆字思然。以禕慷慨。有日磾之風。又與王必善。因以閒之。若殺必。欲挾天子以攻魏。南援劉備。時關羽彊盛。而王在鄴。留必典兵督許中事。文然等率雜人及家僮千餘人夜





燒門攻必。禕遣人爲內應。射必中肩。必不知攻者爲誰。以素與禕善。走投禕。夜喚德禕。禕家不知是必。謂爲文然等。錯應曰。王長史已死乎。卿曹事立矣。必乃更他路奔。或曰。必欲投禕。其帳下督謂必曰。今日事竟知誰門而投入乎。扶必奔南城。會天明。必猶在。文然等衆散故敗。後十餘日。必竟以創死。（同上）

王匡

英雄記曰。匡字公節。泰山人。輕財好施。以任俠聞。辟大將軍何進府。進符使匡於徐州發彊弩五百。西詣京師。會進敗。匡還州里。起家拜河內太守。（三國魏書武帝紀注）

謝承後漢書曰。匡少與蔡邕善。其年爲卓軍所敗。走還泰山。收集勁勇。得數千人。欲與張邈合。匡先殺執金吾胡母班。班親屬不勝憤怒。與太祖并勢共殺匡。（同上）

袁遺

裴松之魏書注曰。遺字伯業。紹從兄。爲長安令。河間張超嘗薦遺於太尉朱儁。稱遺有冠世之懿。幹時之量。其忠允亮直。固天所縱。若乃包羅載籍。管綜百氏。登高能賦。覩物知名。求之今日。邈焉靡儔。事在超集。（同上）

英雄記曰。紹後用遺爲揚州刺史。爲袁術所敗。太祖稱長大而能勤學者。惟吾與袁伯業耳。語在文帝典論。（同上）

孔伷

英雄記曰。伷字公緒。陳留人。　張璠漢紀。載鄭泰說卓云。孔公緒能清談高論。噓枯吹生。（同上）

九州春秋。伷爲肖。（後漢書董卓傳注）

王芬

司馬彪九州春秋曰。於是陳蕃子逸與術士平原襄楷會於芬坐。楷曰。天文不利宦者。黃門常侍。貴族滅矣。逸喜。芬曰。若然者。芬願驅除。於是與許攸等結謀。靈帝欲北巡河閒舊宅。芬等謀因此作難。上書言黑山賊攻劫郡縣。求得起兵。會北方有赤氣。東西竟天。太史上言。當有陰謀。不宜北行。帝乃止。敕芬罷兵。俄而徵之。芬懼自殺。（三國魏書武帝紀注）

劉囂

風俗通曰。司隸劉囂。以黨諸常侍。致位公輔。（三國魏書董卓傳注。王沈魏書曰。當卓使司隸校尉劉囂云云。見前卓傳）

周毖（范氏後漢書作珌）

英雄記曰。周毖字仲遠。武威人。（三國魏書董卓傳注）

牛輔

魏書曰。輔恒失守。（董卓塢時卓已死）不能自安。常把辟兵符。以鈇鑕致其旁。欲以自彊。見客先使相者相之。知有反氣與不。又筮知吉凶。然後乃見之。中郎將董越來就輔。輔使筮之。得兌下離上。筮者曰。火勝金。外謀內之卦也。即時殺越。　獻帝紀云。筮人常爲越所鞭。故因此以報之。（同上）

陳溫附瑀

英雄記。陳溫字元悌。汝南人。先爲揚州刺史。自病死。袁紹遣袁遺領州。敗散奔沛國。爲兵所殺。袁術更用陳瑀爲揚州。瑀字公瑋。下邳人。瑀既領州。而術敗於封丘。南向壽春。瑀拒術不納。術退保陰陵。更合軍攻瑀。瑀懼走歸下邳。三國魏書袁術傳注。

張邈

獻帝春秋曰。袁術議稱尊號。邈謂術曰。漢據火德。絕而復揚。德澤豐流。誕生明公。公居軸處中。入則享于上席。出則爲衆目之所屬。華、霍、不能增其高。淵泉不能同其量。可謂巍巍蕩蕩。無與爲貳。何爲捨此而欲稱制。恐福不盈眥。禍將溢世。莊周之稱。郊祭犧牛。養飼經年。衣以文繡。宰執鸞刀。以入廟門。當此之時。求爲孤犢不可得也。　裴松之曰。本傳邈詣術。未至而死。而此云諫稱尊號。未詳孰是。三國魏書袁術傳注。

胡毋班

漢末名士錄曰。班字季皮。太山人。少與山陽度尚、東平張邈等八人。竝輕財赴義。振濟人士。世謂之八廚。三國魏書袁紹傳注。

韓融附韶

海內先賢傳曰。韓融字元長。潁川人。後漢書韶傳注。

楚國先賢傳曰。陰術字元基。南陽新野人也。同上。

荀巨伯

世說德行篇曰。荀巨伯遠看友人疾。值胡賊攻郡。友人語巨伯曰。吾今死矣。子可去。巨伯曰。遠來相視。子令吾去。敗義以求生。豈荀巨伯所行邪。賊既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盡空。汝何男子。而敢獨止。巨伯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寧以我身代友人命。賊相謂曰。我輩無義之人。而入有義之國。遂班軍而還。一郡竝獲全。

荀氏家傳曰。巨伯。漢桓帝時人也。亦來潁川。未詳其始末。世說德行篇注。

鍾皓

先賢行狀曰。鍾皓字季明。溫良篤愼。博學詩律。范書云善刑律。教授門生千有餘人。爲郡功曹。辟司徒掾。公出。道路泥濘。導從惡其相濺。去公車絕遠。公椎軾言。司徒今日爲獨行耳。還府向闕。鈴下不扶。令揖掾屬。公奮手不顧。時舉府掾屬皆投劾出。皓爲西曹掾。即開府門分布。曉語已出者曰。臣下不能得自直於君。若司隸舉繩繆。以公失宰相之禮。又不勝任。諸君終身何所任耶。掾屬以故皆止。都官果移西曹掾。問空府去意。皓召都官吏。以見掾屬名示之。乃止。三國魏書鍾繇傳注。

郗慮

續漢書曰。慮字鴻豫。山陽高平人。少受業於鄭玄。建安初爲侍中。三國魏書武帝紀注。

虞溥江表傳曰。獻帝嘗特見慮。及少府孔融。問融曰。鴻豫何所優長。融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慮舉笏曰。





融昔宰北海。政散民流。其權安在也。遂與融互相長短。以至不睦。公以書和解之。慮從光祿勳。遷爲大夫。同上。

國淵

鄭玄別傳曰。淵始未知名。玄稱之曰。國子尼美才也。吾觀其人。必爲國器。三國魏書國淵傳注。

魏書曰。淵篤學好古。在遼東。常講學於山巖。士人多推慕之。由此知名。同上。

張逸

鄭玄別傳曰。故尚書左丞。同縣張逸。年十三。爲縣小吏。君謂之曰。爾有贊道之質。玉雖美。須雕琢而成器。能爲書生。以成爾志不。對曰。願之。乃遂拔於其衆。妻以弟女。太平御覽五百四十一。

張逸遣令曰。閉口褰具不得入。太平御覽八百六十。案此當是張逸事。

趙商

鄭玄自序曰。趙商字子聲。河內溫人。博學有秀才。能講難而吃。不能劇談。太平御覽七百四十。

孝經正義曰。趙商作鄭玄碑銘。具載諸所注箋驗論。不言注孝經。

段煨

典略稱煨在華陰時。脩農事。不虜略。天子東還。煨迎道。貢遺周急。　獻帝紀曰。後以煨爲大鴻臚。光祿大夫。建安十四年。以壽終。三國魏書賈詡傳注。

閻忠

英雄記曰。涼州賊王國等起兵。共劫忠爲主。統三十六部。號車騎將軍。忠感慨發病而死。同上。

衛茲

先賢行狀曰。茲字子許。不爲激詭之行。襄邑人。不徇流俗之名。明慮淵深。規略宏遠。爲車騎將軍何苗所辟。司徒楊彪再加辟命。董卓作亂。漢室傾蕩。太祖到陳留。始與茲相見。遂同盟計興武事。茲答曰。亂生久矣。非兵無以整之。且言兵之興者。自今始矣。深見廢興。首贊宏謀。合兵三千人。從太祖入滎陽。力戰終日。失利身歿。三國魏書衛臻傳注。

郭林宗傳曰。茲弱冠。與同郡圈文生。俱稱盛德。林宗與二人共至市。子許買物。隨價讎直。文生訾呵。減價乃取。林宗曰。子許少欲。文生多情。此二人非徒兄弟。乃父子也。後文生以穢貨見損。茲以烈節垂名。一作茲賢。同上。

王柔弟澤

王氏譜曰。昶伯父柔。字叔優。父澤。字季道。　郭林宗傳曰。叔優、季道。幼少之時。聞林宗有知人之鑒。共往候之。請問才行所宜。以自處業。林宗笑曰。卿二人皆二千石才也。雖然。叔優當以仕宦顯。季道宜以經術進。若違才易務。亦不至也。叔優等從其言。叔優至北中郎將。季道代郡太守。三國魏書王昶傳注。

高愼子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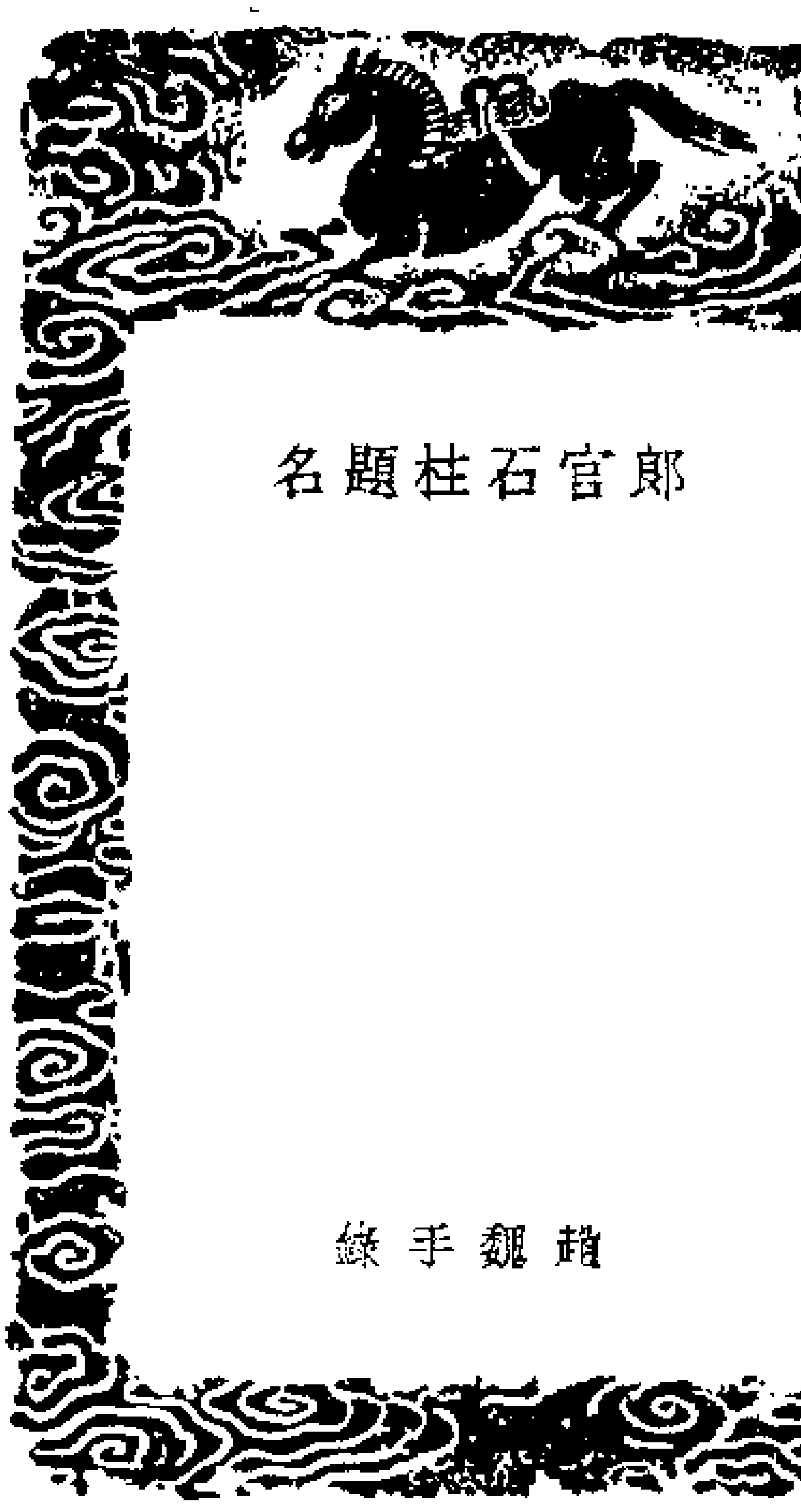
陳留耆舊傳。高固不仕。王莽世。爲淮陽太守所害。以烈節垂名。固子慎。字孝甫。敦厚少華。有沈深之量。撫育孤兄子五人。恩義甚篤。琅邪相何英嘉其行履。以女妻焉。英。即車騎將軍熙之父也。慎歷二縣令。東萊太守。老病歸家。草屋蓬戶。甕缶無儲。其妻謂之曰。君累經宰守。積有年歲。何能不少爲儲畜以遺子孫乎。慎曰。我以勤身清名爲之基。以二千石遺之。不亦可乎。子式至孝。常盡力供養。永初中。螟蝗爲害。獨不食式麥。圉令周強以表州郡。太守楊舜舉式孝子。讓不行。後以孝廉爲郎。次子昌。昌弟賜。並爲刺史郡守。式子弘孝廉。弘生靖。（三國志魏書高柔傳注。）

## 脂習

魏略曰。脂習字元升。京兆人也。中平中。仕郡。公府辟舉高第。除太醫令。天子西遷。及東詣許昌。習常隨從。與少府孔融親善。太祖爲司空。威德日盛。而融故以舊意。書疏倨傲。習常責融。欲令改節。融不從。會融被誅。當時許中百官先與融親善者。莫敢收卹。而習獨往撫而哭之曰。文舉卿捨我死。我當復與誰語者。哀歎無已。太祖聞之。收習欲理之。尋以其事直見原。徙許東土橋下。習後見太祖。陳謝前愆。太祖呼其字曰。元升。卿固慷慨。因問其居處。以新移徙。賜穀百斛。至黃初。詔欲用之。以其年老。然嘉其敦舊。有欒布之節。賜拜中散大夫。還家。年八十餘卒。（三國志魏書王修傳注。）

## 徐英

魏略曰。初張既爲郡小吏。功曹徐英嘗自鞭既三十。英字伯濟。馮翊著姓。建安初爲蒲阪令。英性剛爽。自見族氏勝既。於鄉里名行在前。加以前辱既。雖知既貴顯。終不肯求於既。既雖得志。亦不顧計本原。猶欲與英和。嘗因醉欲親狎英。英故抗意不納。英由此遂不復進用。故時人善既不挾舊怨。而壯英之不撓。（三國志魏書張既傳注。）




## 序

題名刻石。大抵昉于漢世。漢碑中往往以門生故吏姓名題于碑陰。至唐人則多列職官名銜。如御史臺精舍郎官石柱之等甚多。雖與門生故吏有間。然後之論世者猶得藉以考見。如司馬溫公所謂某也忠、某也詐、某也直、某也曲。以視漢碑之出錢或數百、或數千。卒然大書深刻于石者。其輕重又何如哉。御史臺精舍郎官石柱二刻。竝在今西安府學宮。向見帖估持來。本多闕而不全。予友錢塘趙君洛生。篤嗜金石。雅有歐趙之癖。往遊關中。蒐漢唐諸碑碣。雖單行隻字。不肯放過。經數年始歸。篋中之富。浙東西收藏家。莫之能過也。閒以所錄二刻本見际。乃其手拓之全碑。予反覆諦觀。所列姓名較子函、亭林、竹垞輩所見多十三四。蓋諸家所據以考證者。大抵皆工人拓本。故往往遺漏不全。安能如洛生親至碑下。手搨其文。而一字不遺者乎。是編非特可補碑刻之闕。即自唐初至于宣宗之世。上下二百餘年三院諸司姓名爵秩。舉此班班可考。其有裨于史傳。豈小補之哉。洛生問序于予。因爲述其大略如此。嗟乎。洛生一布衣。祭酒諸生耳。短衣匹馬。日往來荒祠邃墟之間。披荊榛。剔莓蘚。甚或臨不測之險。蹈無人之境。狐貍獻于前。虎豹嗥其後。而不顧。其用心可謂勤矣。今年春念其堂上。遂假裝歸。赴秋試。又不得志于有司。洛生故恬然也。昔歐陽子有言。物常聚于所好。而散于所不好。顧有其力而不好。與好之而無其力者。皆不足以與此。以洛生年力之富。性嗜之專。世不乏好古有力之賢。安知不更有以資之。使徧歷山川。探奇抉異。悉索宇內罕見之碑。續成歐趙未著之錄。而于更端撰序以引其端。則是編者。雖謂之嚆矢可矣。乾隆丙午蜡月既望海昌吳騫序。




# 郎官石柱題名

清　錢塘趙魏洛生手錄

石在西安府學中。凡七面。面各四層。正書。

吏部郎中

鄭元敏　牛方裕　劉材□　李廿規　張鋭　甘伸荇　溫彥博　胡演
趙宏智　楊纂　薛逃　李孝元　宇文節　長孫祥　劉祥道　蕭孝顗
于立政　陸敦信　趙仁本　裴明禮　王儼　崔行功　獨孤元愷　溫無隱
于敏同　裴皓　韋愷　□□□　魏元同　楊宏武　鄭元穀　李德顯
張希乘　陳義方　王元遂　韋萬石　秦相如　劉順道　劉齊禮　元知敬
顏敬仲　崔文仲　□□　□□□　□□□　□□□　□□□　王友方
梁元爽　高光復　路元□　王遐想　張行偉　孟元忠　蕭敬元　張詢故
王方㦸　□仲　□　□　□　□　□　高元思
□□敬　李㻮　李志遠　紀先知　皇甫知常　孫彥高　顧悰　□
□　□　崔□□　□□□　□　□　崔懷慎　岑羲
楊降禮　鄭納言　韋播　辛廣嗣　崔璩　韋□　□　韋抗

沈□□ 李開敬 崔□ □□□ 裴□曜 李朝隱 獨□ 崔璲

張敬忠 慕容珣 趙昇卿 李元□ 鄭齊嬰 靳□ 楊□ 薛象金

張挹 褚璆 杜暹 楊範□ 蕭誠 員嘉靜 袁仁敬 徐元之

鄭希列 張況 崔□ 鄭少微 崔希逸 皇甫翼 盧絢 元彥沖

張□ 裴敦復 劉日敬 李彭年 宋詢 李憕 苗晉卿 班景倩

韋陟 徐惲 李朝□ 孫逖 李昂 韋述 張季明 趙安貞

鄭昉 楊仲昌 王襲 李麟 楊慎餘 李暐 源洧 鄭審

李伉 王縉 韋之晉 李□ 崔奇 韋鏐 崔翹 李季卿

蔣渙 薛邕 畢宏 闞伯璵 韋鎰 蕭直 崔倫 盧允

張重光 賀若察 崔縱 庾準 韋少遊 王延昌 韓滉 趙繼

韋元甫 韋膺 裴綜 房宗偃 杜亞 盧杞 李承 齊貫

李㥏 盧綸 趙贊 劉從一 郭雄 崔造 殷亮 苗丕

韋夏卿 柳冕 李玗 趙宗儒 劉執經 楊於陵 崔漪 崔仲謩

韋執誼 李□鄘 鄭利用 房式 杜羔 竇羣 柳公綽 李鄘

崔芃 張惟素 皇甫鏞 張賈 李建 盧公亮 韋執度 韋顗

盧士玫 盧遵 韋宏景 崔植 陳諷 崔山 于敖 陳仲師

盧元輔 嚴公衡 嚴休復 高允□ 殷台 崔琯 裴□ □□

韋□ □ 孔敏行 崔戎 高鉥 □□□ 崔□ 王衮

李石 孫儆 盧鈞 張諷 薛庠 崔□ 薛□□ □

盧宏宣 趙□鈞 □□ 崔□□ □ □ □ 崔球

盧龜 崔□ 柳仲□（下六行泐）

## 吏部員外郎

裴元本 王約 潘求仁 趙宏智 裴希仁 甘神符 宇文節 李公淹

封良谷 韋璲 韋叔謙 長孫祥 裴孝源 裴希仁 崔元綜 于立政

蕭孝頤 裴雅珪 辛茂將 崔行功 婁□ 元懷簡 裴公綽 趙仁本

韓同慶 于敏同 姚行儉 王德真 魏元同 姜元乂 劉禕之 李同福

裴大方 胡元範 楊正則 梁仁義 李侗福 婁杲 裴大方 張仁禕

裴思謙 韋萬石 姜元昇 劉處約 張詢古 蘇味道 韋志仁 辛希業

高光復 李志遠 劉貞道 盧希業 樂思晦 李至遠 裴成 杜承志

薛志忠 崔湜 張栖貞 司馬鍠 杜承志 杜知謙 李崇業 宋璟









皇甫知常 岑羲 李倣 畢構 鮑先沖 李倚 蘇銑 鄭茂林

盧懷慎 李希仲 崔日用 盧從愿 楊滔 房光庭 崔渙 裴漼

崔元暐 陳希烈 張鈞 宋鼎 李朝隱 張庭珪 裴漼 倪若水

崔位 魏恬 蕭□ 柳澤 杜暹 楊軏臣 徐元之 朱[illegible]

楊隆禮 徐惲 顏湝 劉彥侯 劉宅相 韋洽 元彥沖 李憕

李彭年 顏元孫 馬光淑 苗晉卿 盧怡 張秀明 楊仲昌 李麟

李栖筠 鄭審 盧渙 裴遵慶 蔣渙 庾元先 崔寓 李璵

李涓 崔倫 崔翰 鄭炅之 韋之晉 盧儋 薛邕 韋少遊

嚴綬 崔衛 元持 王崟 韓滉 王佐 盧虔舟 賀若察

韋元甫 畢宏 杜亞 裴徹 王崟 元從 苗穎甫 令狐峘

韋元 王定 鄭叔則 崔儋 劉潛 蔣鎮 殷亮 李舟

劉太真 王鍔 苗丕 裴綜 鄭珣瑜 于邵 呂渭 盧鄴

于耕 盧邁 劉執經 柳冕 李元素 韋夏卿 裴佶 楊於陵

鄭儋 李鄘 龔鈔 王仲舒 駱宏靖 裴次元 溫公濟 常仲儒

李審 柳公綽 孟□ 韋貫之 皇甫鏞 韋纁 李建 崔從

韋宏景 王[illegible] 崔鄯 陳中師 楊嗣復 劉蒿 盧士玫 李宗閔

裴台 崔琯 王播 薛□ 裴□ 崔戎 王中伯 楊虞卿

李翱 宇文鼎 敬昕 李珏 高元裕 劉寬夫 陳夷行 崔龜從

裴衮 溫造夫 李款 崔瓏 柳璟 裴鏻 孔溫業 張文規

崔璜 馬敬徵 崔球 韋行實 李行方 薛湘 韋綸 韋[illegible]

李訥 盧簡求 崔耽 崔慎由 溫知進 崔瑤 盧琛 杜牧

偶說 杜審□ 趙儋 鄭路 盧□鉉 李朋 皇甫珪 程孤[illegible]

鄭從讜 裴衛 盧鈞 崔璩 于德晦 楊□收 路巖 楊嚴

程仁裕 崔安潛 侯備 令狐□ □□ 薛□ 高璩 于瓌

楊虞 崔璩 崔璪 崔湝（以下皆泐）

## 司封郎中

楊思謙

豆盧欽望

徐晏 李虔□

姚弈 蔣挺

六

程休 韋之□
令狐峘 張誡
韓日華 裴次元
鄭涵 羅讓
裴謨 張登
盧虔
盧告 馮顧
崔濟 徐仁嗣

度支員外郎

崔□□ 李□□ 韋萬石 崔神基 裴□□ 路元□ 皇甫文亮 崔□□
李元同 楊□ 杜從□ 張擬 崔□ 唐紹 唐□ 鄭勉
魏叔倩 崔 崔 夏侯銛 苗晉卿 韋恆 楊 王崟
樊晃 袁□位 王延昌 李翰 嚴郢 □ 蘇端 包
班 崔 韋少華 楊儕 李衡 張 李 張季□
房署 元□□ 李□ 李崇 董溪 王□□ □ 高重
李緘 盧貞 陸

司勳郎中

狄孝[illegible] 獨孤珉 裴□□ 楊纂 辛譜 薛述 竇孝鼎 宇文節
杜文□ 薛逑 鄧崇 郎知年 王儉 王仁皎 鄭植 鄭元毅
韋同嶷 張松壽 李崇德 元和敬 謝祐 王庶 劉應道 路元叡
李範丘 岑堯倩 歐陽通 裴思義 李元璇 □懷敬 李至遠 張敬之
樊忱 楊元政 戴師倩 祝欽明 楊承裕 趙臨 田貞松 李元恭
楊延本 張循憲 □嶠 崔日用 劉開一 韋瑗 傅黃中 李元瓘
李崇敏 齊處仲 張敬忠 呂炳 唐曉 王珝 辛替否 劉晃
吉渾 韓朝宗 盧魏 張珣 劉日政 蕭華 李知柔 盧重元
尤元禕 姜昂 韋虛舟 張寂 郭愼徽 裴士淹 韋成 崔倜
蔡希寂 盧允 薛邕 盧游 劉單 李收 韋鍔 庾準
邵說 王杭 董晉 丘爲 韋顗 劉滋 韓章 路季登
鄭南史 崔域 嚴涯 權德輿 李直方 辛紳 崔恭 盧公遂
韋顗 陳諷 李正封 沈傳師 路隋 崔護 李虞仲 侯繼

七





八

孔敏行 王袞 高鍇 權璩 韋瓘 唐扶 崔龜從 崔蠡
高少逸 韓玠 紇干臮 盧懿 敬晦 劉蒙 韋博 周復
崔璐 楊發 衛朱抗 李濬 鄭偕 薛崇 孔溫裕
王渢 任憲 裴紳 鄭洎 孟球 杜蔚 顧復珪 趙隱
牛叢 吉曝 侯備 崔朗 薛逢 張濬 崔厚 嚴郜
□□ □範 趙蒙 李暐 蘇巽 李迢 魏管 盧紹
崔廣 盧留 鄭軌 李暐 鄭□ 杜庭堅 □
李 □
何敬之 □ 薛 □
李 □
許敬□ □

司勳員外郎

杜懿□ 楊□本 郭知□ 齊景日 王德志 劉辭道 王儼 王仁瞻
楊□ 王□旦 李周政 韓瞻 李日高 許國師 李乂 麻察
衛幾道 張敬忠 韓同慶 李□昌 崔行成 齊澣 魏元同 鮑承裴
劉應道 薛自勸 李昞 源行守 袁仁敬 徐元之 裴大方 秦相如
斛律貽慶 鄭行實 王珝 封崇正 薛侃侃 孟尤忠 胡元範 王德志
裴稹之 吉渾 李知柔 赫連梵 班景倩 平貞眘 李翽 李彭年
鄭南金 王悚 韓大壽 李志遠 李承嘉 裴綰 蕭擢 李元恭
李恆一 馮光嗣 元暕 盧萬頃 嚴杲 程鎮之 崔綸 楊愼餘
張寂 鄭璡 周利貞 杜璉 吳道師 李堅 鄭審 王光輔
蔡希寂 王光大 薛兼金 王瑱 蘇曉 蕭嵩 李會 裴元質
田崇璧 蕭璿 李護度 裴諝 李行正 韋陟 韋骨 崔希喬
韋晉 員嘉靜 張九齡 徐昫 崔祐甫 程昌裔 蕭誠 王琇
元彥沖 宋遙 盧僎 王從敬 盧象 鄭□ 李嵩祐 孫成
蔣將明 楊獻 梁涉 李齡 唐堯臣 裴春卿 皇甫琳 朱巨川
竇申 李休璉 崔譚 畢炕 劉滋 苗粲 裴遵慶 韋元甫
熊季武 韋多成 源少良 崔圓 李栱 韋叔將 沈東美 陸據
崔頲 李揆 裴綜 鮮于叔明 楊綰 辛昇之 裴儆 楊炎
杜位 許登 韋沆 獨孤愐 于頎 張鎰 鮑起 孔述睿

九

殷亮 鄭利用 薛存誠 席夔 姚向 裴袞 崔瑨 崔璐 趙櫓 鄭樞 杜蔚 崔殷夢 蘇粹 鄭逸 崔昭符 考功郎中 皇甫與度 □ 崔□起 劉處約 崔神福 竇珣 □ 李元祐 李暅 □ □抗 陳詠 相若 陸間通

鄭叔矩 李元素 盧公濟 王起 孫簡 崔龜從 崔于 周復 趙滂 王渢 穆仁裕 盧顓 李韡 薛邁 崔序 □ 李洵 韋□ 高 李晉容 盧齊卿 □寀 鄭長裕 馮用之 王□ 趙非 裴堪 韓皋 鄭紡

李竦 邢濤 李巨 路隋 馮藥 裴誠 庾簡休 裴寅 李遠 皇甫珪 苗紳 趙蒙 李渙 周承矩 姚輔 □ 韋崇立 李懷儼 □ 敬暉 崔琮 崔希喬 崔翹 李嶧 □崇□ 胡晉 董溪 趙宗□ 崔珀

劉太真 裴茝 盧士牧 李粲 李宏慶 韋碣 崔鉉 杜審權 崔鈞 裴衡 源重 崔厚 杜裔休 韋顗 張檮 □ 趙宏□ 王元琰 房元莘 李嗣真 崔宣道 鄭永 □ 王丞 陸□ 李牧 鄭楷 □ 崔暹

張惟素 鄭絪 蔣武 趙元亮 楊漢公 鄭涯 陳□ 楊發 李潘 牛叢 薛廷望 李擢 盧渥 鄭就 蔣泳 于孝□ 崔知機 朱延度 韋敏 皇甫知常 宋庭瑜 鄭浦 □ 裴從 郭□ 王仲□ 李諒 □宏度 邢蕭

衛次公 李程 于敖 李紳 竇鞏 丁居晦 崔璵 盧罕 苗恪 楊□ 獨孤霖 楊希古 李渭 鄭勳規 崔凝 □□ 楊思讓 武志元 □守真 □ 竇崇嘉 杜令昭 臧休延 盧簡金 杜牧 □ 蘇弁 李仍叔 鄭涵

李鋒 張仲素 杜元穎 崔郾 高元裕 李中敏 崔駢 杜牧 庾道蔚 張復珪 高湜 李昭 路綱 李涚 鄭昌圖 □□長 □ 李思諒 魏克己 □ 王齊休 杜惟孝 薛江童 房琯 趙□ □ 元宗簡 奚敬元 李德裕

裴樞 趙宗儒 李正封 王申伯 盧簡辭 黎埴 韋琮 韋澳 韋用晦 楊知遠 刁碣 楊仁瞻 李超 蔣□ 李 □ 楊德裔 裴琰之 李□□ 房光庭 蕭晃 崔琮 □ 孫成 □ 鼓峯 趙真齡 □





□ 崔郢 □ 韋岫 倉部員外郎 王□□ □ 格輔元 吳道師 何□ 梁獻 韋伯陽 楊萬石 鄭昊之 王縱 張惣 王 齊奚 李敖儉 韓翱 楊魯士 張琮 席鴻 李翩 王鎔 戶部郎中 □□□ 崔 □ □

□ 錢方義 □ 孫冥 □□□ □ 陳崇□ 王師順 韋壽心 張景明 鄭昉 鄭章 裴從 梁乘 盧安 閻濟美 陳誕 范季睦 裴充 馮囑 郭囿 李詵 樊驤 柳告 □識惣 鄭□□ □ □

李 李蟠 □ 崔璞 李□□ □ □ 閻知微 陳惠滿 劉彤 裴夔暉 崔鎮 徐晃 權自□ 李邁 王武陵 張士陵 崔鄴 崔瑀 李行恭 李詠 張斯千 張溫士 崔嚴 □山甫 樂世□ □ □

□遘 盧賁 □ 李蔚 王□ 薛志鳳 □志遠 柳儒 趙脩微 李元祐 臧休疑 張□ 崔復 皇甫衡 崔俳侁 崔鄴 張仲方 李宗何 李賦 羅劭權 李嶸 □ 呂 李鉅 □□□ 盧承疑 □ □

□□□ 魏扶 康僚 □ 高□ 竇志遠 □□ 馮光嗣 張懷□ 陳惠滿 崔譚 鄭謩 皇甫鈷 徐綱 趙玗 孟簡 于敖 宇文鼎 韋充 李還 魏鐐 皇甫煒 杜真符 陳羲範 趙□□ 裴元本 □ □

畢誠 □ 皇甫鎬 李炕□ 王仁瞻 謝祐 李□ 王齊□ 袁仁敬 能□□ 趙良器 李儋 鄭叔華 楊□ 皇甫徹 崔濟 蘇宏 盧鈞 韋損 崔鑒 裴思猷 盧筆 李殊 盧朋龜 □ 高季通 □ 梁行儀

胡德章 □ 樊驤 □ 夏□ □文劇 韋糸 吳太元 李朝炯 郎元昌 解貴 杜良輔 韋敏 蕭存 皇甫鏞 薛存慶 韋瑚 趙從約 盧近思 褚聞 劉允章 竇璠 □□ □ 封 □ 王

李俅 □ 高般 □ □□ 高□ 宋庭□ 鍾元敬 李昂 張瓘 李畬聿 孫宿 長孫鑄 李玗 張寔 唐慶 王會 薛貴 郭圓 □□ 令狐緘 鄭縈 張□ □ □ □ □

□ 滕元叡 □ 張鵠 吳道師 梁務儉 于思言 李思古 韋維 司馬銓 郭鴻 裴令臣 魏方進 張嶷 王翊 李丹 郗說 衛密 竇𧺝 李元素 李巨 高允恭 韋詞 楊漢公 張賢 李敬方 韋有翼 韓賓 孟穆 劉荀

□ 劉關鄉 □ 申屠錫 劉守□ 張大安 劉某 楊玉 柳儒 張如珪 梁昇卿 李朝隱 韋伯陽 盧弈 劉迺 崔浩 李洞清 □□ 常袞 裴□綰 陸還 豆盧署 王彥威 裴朗 鄭賀 李繼 賀拘直 趙格 蕭俔 崔鈞言

□ 韋泰眞 □ 劉如玉 □□ 張光輔 段嗣元 紀處訥 崔琳 褚璆 楊志先 陽伯成 韋虛舟 李伉 呂延之 王延昌 李規 崔縱 盧佋 楊寧 李應 高銖 盧周仁 楊敬之 崔琯 崔駢 鄭薰 趙涉 曹汾 牛叢

□ 盧德師 □ 宇文敵 □□ 李同福 石碁 路恆 嚴方嶷 王昱 鄭少微 劉彥回 劉同昇 張傳濟 崔璐 來璩 許登 崔儒 王紹 于臯謨 崔植 韋處厚 李固言 竇宗直 盧言 杜還 苗愔 韋宙 孟保 李植

崔行功 薛克構 □ 李館 趙謙光 鄭元挺 孫元亨 趙履溫 魏奉古 劉拯冊 李元紘 張奇 李常 吉溫 張惟一 張參 崔鼎 謝良弼 崔從質 潘孟陽 武儒衡 崔鏻 李石 裴識 潘存實 李福 崔卓 崔象 馮緘 楊知至

□ 王智方 張□容 封思業 李無言 蕭味道 唐奉一 狄光嗣 李宷 張敬與 韋𢮦 梁涉 鄭昭 王銲 李齊運 杜濟 徐演 蓋損 魏宏簡 鄭敬 陸亘 王源中 盧貞 韋力仁 韋厚叔 崔璵 溫璋 李荀 鄭確 王龜

□ 姚奕 唐從心 裴惜 韋處心 韋□元 房穎叔 張昭令 李邕 張季珣 班景倩 王壽 王鉷 陳廉 李季卿 杜良輔 王緘 李巽 韋武 張正甫 劉遵古 王正雅 王質 姚合 趙本 路綰 韓琮 楊假 侯恩 竇訓

韋虞式 王· 李嘉□ 溫會儉 蘇來客 劉延祐 韋璵之 李秀 裴觀 裴卓 徐惲 鄭昉 楊玘 崔璉 崔灌 于頎 平冽 盧雲 張式 崔淸 羊士諤 宋申錫 李踐□ 韋紓 盧懿 鄭冠 庾佳 任瀲 張道符 許瑾









楊幹 高謙 馮殷 豆盧璪 周愼辭 李凝庶

戶部員外郎

趙義綱 原崿玉 崔禮庭 蕭志遠 鄭元挺 杜元揆 劉確祐 鄭訥言 楊溫玉 獨孤郁 鄭䖒 韋利涉 韋昇 鄭永 裴博濟 鄭平 王晦 王光大 李應 李彥超 蕭直 袁辨 呂溫

崔環 盧鄴 柳陟 劉說 鄭殷 鄭舉

皇甫異度 劉燕客 鄭元毅 宋之順 裴克己 董敬元 房昶 韋說 張友直 長孫處仁 沈萬石 楊伯成 裴子餘 張楚 程禮 杜昱 王希逸 韋夏有 盧執頤 王翊 穆寧 潘孟陽 張賈

裴確 鄭畋 李晦 崔審誼 李偁 李毅

封元謙 王朋 朱延慶 韓元敬 裴奐 張巨源 裴遵之 張應 李邕 徐有功 張昭命 宋之問 張琡 崔懷慶 封希顏 韓賞 張賁 苗丕 楊晉 徐岡 任侗 孟遂 王績

劉允章 李蠙 韋保乂 楊知退 張元逸 崔鄴

劉舒物 任行儉 崔知悌 李宗敏 張栖貞 孫尚客 劉守敬 薛昭且 王易從 李元同 韓朝宗 韋琬 王昌 張敬興 司馬垂 呂延之 李鱗 房由 范倫 穆賞 盧偶 崔融 裴歡

韋條 趙隲 楊希古 李節 □□ 孫薛

李友益 許行本 韋郁 劉尙客 張昌期 鄭元敬 裴行則 房光庭 賀知章 劉叔 嚴挺之 盧論 王鎮 竇綰 吉溫 李適 路寄陽 宋說 嚴璟 李融 劉迥 裴通 韋宗卿

杜無逸 韋蟾 張極 鄭緘 杜廷堅

韋詠 樊元叔 姜元乂 元令表 狄光嗣 周元元 王先寶 孫藏高 劉希逸 賀遂涉 薛崇茂 王雄 嚴杲 楊宗 李彭年 邢宇 高蓋 田灣 王俛 鄭元挺 韋迺安 獨孤邁 盧常師

鄭禹 楊希古 鄭博 李稷 李蔚

元條 劉慶道 劉道 張仁約 薛克備 侯師仁 閻嗣忠 鄭仙宮 周晟聞 楊瑀 李德仲 韋迴 呂太一 裴卓 裴系 蕭隱之 宇文審 杜亞 蔣鍊 竇璵 崔稱 田府臨 裴郁

王植 庾崇 盧紹 張裕 李蔚

李秦立 嚴行儉 李義琰 鄭仁恭 張光輔 劉穆之 王遵翅 蘇毅 盧元裕 班景倩 田幹之 李昂 李虞 楊玘 李常 徐鍔 王佶 何昌裕 李鉉 裴陟 崔洪 韋光輔 竇公衡

裴損 李隨 李適 王綱 于頎 王丕 李胄 路士則
韋陟 韋頌 賈全 史牟 裴向 崔鄲 盧坦 李夷簡
張正壹 張正甫 盧逢 李宗衡 李鄘 竇楚 陳岵 崔詔
趙元亮 楊瀋 韋陶 姚向 崔戎 崔植 鄭適 王質
張洪 李石 馮審 嚴謩 崔蠡 李執信 姚合 杜忱
姚康 盧元中 房直溫 李翬 李元阜 崔鋋 裴諝 陳商
韋行貞 溫存實 柳仲郢 周復 邢勤 李行方 白敏中 韋慤
鄭薰 邢羣 盧簡求 路羣 崔慎由 鄭顥 裴坦 畢諴
溫璋 趙櫓 趙滂 崔珦 趙格 李元 裴處權 權審
韋退之 薛蒨 李鄴 盧潘 崔璞 崔陷 鄭彥宏 于德晦
李放溫 崔瑨 丁居立 崔蕡 楊知至 陽坐 崔彥昭 盧鉟
楊慎微 張禹謨 楊敏 崔朗 杜審逸 王絨 裴虔餘 任宇
李[illegible] 陳珙 薛逵 李韶 薛調 楊思立 張顏 鄭紹業
張同 崔寓 韋保乂 裴質 裴宏 鄭[illegible] 鄭恭 鄭就
韋顏 盧莊 鄭[illegible] 孔緯 韋昭度 張褒 盧頊 魏潛
崔[illegible]牧 獨孤損 李疑庶 王鐸 王深 陸威 韋承貽 崔汀

度支郎中

韋嚴儉 皇甫文高 □ 竇德明 高勵 袁朗 士義懋 史介卿
裴思莊 高儼行 王仁表 杜文紀 張知謇 王 鄭文表 裴孝源
裴公綽 楊宏文 崔思約 元大士 李太沖 張宏濟 李安期 戚紳
孔仲思 田 鄭欽文 高正業 崔元譽 劉凝道 裴昭 唐嘉會
李守一 溫瑜 閻元通 崔神基 錢元敬 宋 尉大亮 孔惠元
蘇璇 周偉 楊再思 張元觀 魏訥 崔□嗣 鄭從簡 薛會
劉希逸 源光譽 蕭 韋銑 劉穆之 高嶸 馮元淑 王景
杜元志 王詢 長孫鄰溫 王易從 孔立言 李嶽 杜佑 房由
□ 劉昂 裴朓 李少康 魏啓心 崔恂 李融 呂周
王佶 李舒 司馬垂 張應 崔丸 鄭 李逢年 李光烈
崔同 韋損 源休 崔瀚 蕭晉 褚長孺 許鳴發 王璉
裴[illegible]貞 □ 夏侯審 周渭 鄭膺甫 徐恆 張正甫 權徽
李[illegible] 鄭羣 段文昌 元稹 高宏閑 □ 崔公信 王長文





裴期 令狐定 王孟堅 杜寶符 苗愔 李敬方 薛寰 蕭適
□ 杜陟 馮審 崔罕 楊師復 張楷 任憲 薛于
崔鐸 趙璘 王鄴 李平 竇璟 陳 □ 張裼
曹鄴 李近仁 林滋 高湜 張无逸 裴徵 李翊 歸仁紹
杜致美

祠部員外郎

李叔良 盧文冶 裴宣機 爾朱義深 蕭仁思 張宏濟 李思述 柳言思
梁寶宜 李思諒 許偉 陳義方 魏叔琬 楊守訥 李範丘 鄭元徽
王守貞 高粲客 袁利貞 元令臣 周璩 閻叔子 薛顒 陳羣景
薛稷 裴懷古 韋翼 楊隆禮 劉守悌 鄭休遠 李顒 康庭之
李恆 李寮 崔泂 杜威 陳惠滿 崔嵩 張昶 姚弈
鄭長裕 竇從之 梁昇卿 裴晄 鄭儲 馬光淑 趙賀 高寮
裴慕卿 張楚 盧僎 裴禎 陳光 李舒 司馬逖 李威式
盧鉉 張允 盧暠 豆盧友 楊日休 元載 韋少遊 樊晃
徐儲 辛昇之 韓滉 薛機 陸易 岑參 張孤 王軌
田南□ 趙嘉 褚長孺 韋穀 嚴起 元仲武 王後己 虞何
房由 房說 綸贊 竇申 趙計 李聽希 于公異 崔漑
李鄘 丘丹 薛展 韋成季 陸參 裴泰 田澗 周仲孫
稽賞 辛邈 裴汝 徐放 裴徵 劉公輿 李諒 段文昌
尉遲汾 豆盧署 班宏 李盧仲 王彥威 馮定 張又新 吳思
蕭睦 錢渢 李衢 蘇滌 錢可復 陸渭 韋璐 虞簡休
薛元龜 張周物 封敖 張忱 竇洵直 路綸 崔瑤 李鸞
杜宜猷 韋尙敬 崔鈞 任憲 薛河 張彥遠 趙琦 高緯
宇文鼎 崔[illegible] 令狐緘 劉頊 薛廷傑 楊知退 崔郾 盧□
蘇粹 張顏 馮嚴 楊鏞 陳瑩 薛清 崔濟 韋顏
韋璉 蕭廉 崔道紀 李前 鄭頎 盧邁 王悟 鄭畯

[illegible]部郎中

長孫操 牛方裕 袁興度 于孝辯 唐楷 李緒 王德表 崔知機
敬介名 柳子房 李仲寂 劉公亮 竇暉 韋師貞 王文濟 李同福
張魚適 裴貞暉 蕭恭遠 崔元敬 路勵行 韋敏 韋[illegible] 張純師

崔沖業 梁晧 姜晞 魏恬 鄭楚客 第五琦 崔浩 杜黃裳 韋頌 許季同 蕭澥 乾千泉 羅劭權 張傑夫 鄭紫 林遊

侯知一 盧萬石 程行諶 陸大融 姜度 竇紹 裴季通 杜佑 韋頎 陳諷 張公備 盧宏止 鄭瑋 崔階 李圖 李浩

傅神童 趙承恩 衛守直 韋□ 劉繹 盧允 王邕 樊澤 史牟 韋崇規 劉茂復 李拭 劉適 穆栖梧 任結 □亞

劉守敬 容愷貞 薛鉉 盧讜 李峘 李彝 嚴郢 路季登 韓阜 樊宗師 蕭淑 王合 高宏簡 李絳 令狐緒 □□

楊守節 韋嗣萬 裴藏樞 劉伯微 郭愼微 鄭璲 楊晉 王遘 裴通 裴値 李緯 孫範 崔鄘 趙璘 羅泳 王儔

崔師立 侯令德 周敏近 鄭綜 李彥允 崔植 崔洵甫 李上公 盧元輔 楊潛 鄭澥 張固 杜宣猷 崔倬 崔彥回 盧鄴

杜從則 京不先 裴溱客 裴洮 張登 鄭叔毒 盧杞 元季方 段平仲 蘇宏 趙眞齡 陸紹 李於素 李湯 呂焜 王傑

柳秀誠 張思義 薛曠 鄭愿 郭鵠 杜良輔 柳建 李玕 蕭會 丘紓 嚴湖 韋博 韋退之 鄭畋 裴延魯

金部員外郎





鄭通諒 裴行儉 韋崇嗣 楊博物 趙金穀 齊澣 薛據 馬元直 徐浩 盧朗金 裴敦 崔縱 侯嶠

尹文憲 韋惲 夏侯亮 紀先知 崔先意 魏恬 鄭長裕 馮光嗣 王元琰 姚沛 陳少遊 崔審 吳通微

秦叔僤 權知本 齊璞 田良松 何敬之 陸澄逸 鄭少微 張利貞 馮用之 李湘 李昂 韋士模 竇參

杜超 李伯符 王宏之 李幾道 紀全經 陸長源 馮紹烈 呂周 張漸 崔稜 杜良輔 吳郁 獨孤良器

王昕 獨孤邁 徐昭 李仙童 衛守直 盧異 李庭誨 鄭昭 吳倣 裴阜 王孚 王綽 趙計

張珪 房正則 游詳 李元恭 劉庭琰 袁仁敬 孔晉言 張瑍 邊承斐 張之緒 韋寂 袁高 蕭存

殷令名 裴克諧 盧師丘 魏嗣萬 杜元志 宋珣 姜昂 盧綸 盧允 裴翮 屈無易 李升 韋頎

李太沖 唐不占 宇文有 李穎 李守直 杜令昭 夏侯銛 陽潤 沈震 趙縱 鄭岑 高參 蕭曾





鄭敬 崔琯 李顧行 李敬方 李潘 鄭延休 敬湘 李道樞

倉部郎中

杜超 蘇會昌 李友益 李 雲宏暕 魏昭 □右 呂向

顏頫 路巽 崔元式 李播 張特 王冰 趙郗 杜致美 高季通 李方義（晉証） 盧承基 王文濟 王叔偲 李顥 賀遂涉 皇甫彬

陸則 路羣 李武 李貽孫 馮緘 趙隱 羅洙 周禹 李行詮 裴宏規 獨孤元愷 盧外師 李憕 郭奇 李仲康 雍能良

許季同 段文通 陸楊 李宏休 陳翰 嚴都 楊範 □ 李鳳起 杜樹 高純行 徐峻 韋弼 鄭懷隱 苗業

崔從 蕭辯 杜愔 馬曙 于德晦 李遜 源蔚 裴世淸 董敬元 郝處俊 劉元象 于復業 張宗諒 徐立之 盧粲□

元宗簡 李孝嗣 趙柷 馮韜 盧頫 崔厚 張无逸 賀若孝義 □言 蘇良嗣 唐之奇 郭元振 薛鉉 崔瑁 □

張植 史備 韓益 韋同靖 孟球 張又思 張讓 唐奉義 韋處甚 張振 魏叔麟 李頫 姚蹈 獨冽 楊休烈

段鈞 呂鑄 陳元鍊 段覺 李徹 裴德符 竇□ 韋綰英 裴宏獻 薛鉉 獨孤元同 李光進 韋損 李樞 薛羽





獨孤允 王俊己 裴萓 蕭□ 柳仲郢 張鐸 王儔

主客員外郎

楊宏業 李安新 韋志仁 王元覺 孟溫禮

張巡 班肅 盧汀 鄭復 王綰 張濬 張濃 丁貢寧 崔行功 崔崇業 李居士 姜晞

姚沛 崔蔵 陸遲 張又新 韋博 楊知退 裴穀 辛世良 于敬同 元知默 獨孤守忠 韋抗

庾準 □何 吳士矩 嚴測 崔象 任繹 鄭□ 趙德言 崔知悌 盧獻 周子敬 韋元旦

崔令欽 高郢 白居易 高少逸 盧頫 薛舘 周承矩 韓瓊 薛元揖 李思一 沈務本 崔璩

丘爲 任侗 崔珙 楊倞 裴思□ 權思立 陳暈 溫無隱 崔萬石 闞元穎 孫佺 賀蘭務溫

薛愆 閻濟美 張籍 蕭徹 鄭涑 蘇遵 郭義 韋正己 崔敬仲 陳思齊 蘇晉

趙漣 周仲孫 姚宏慶 張嗣慶 鄭茂休 崔嘏 □讓 韓處約 王思齊 元希聲 崔安儼

路倫 李詢甫 韓休 賀蘭進明 裴寬 韋晉 李尊 崔邠 張陟 權璩 劉三復 胡德章 韓乂 曹鄴 李翺

王上客 魏季隨 柳元寂 任璦 王佐 陸海 沈房 仲子陵 李正辭 韋貽 顏從覽 韓賓 張道符 韋鹹 □

赫連欽若 張弁 李植 楊宗 李承義 蔣將明 曹過 陳歸 韓衢 韋力仁 王紳 裴誠 薛廷望 鄭薫 盧自牧

崔珪 雍惟良 房琯 獨孤允 趙惹 鄭皓 李益 劉伯芻 吳士矩 崔周 崔渠 崔瑜 夏侯孜 李退翁 裴顒

鄭愔 王琇 趙匡徵 吳象之 楊顧 王逵 韓偕 李壽 元藇 裴識 李搉 蔣偕 皇甫煒 賈餗 韋承貽

鄭潭 鄭昉 韋幼成 崔同 崔淡 褚望 裴倩 馬宇 裴墉 王通 劉潼 宋球 庾崇□ 蕭說 趙緯

張季珣 甘暉 李瑒 李述年 盧象 袁高 李彝 李緯 韋公肅 蕭傑 張毅夫 裴紳 崔鏡 崔蔚

韋陟 韋仇兼瓊 敬譚 竇遂金 歸崇敬 崔儆 夏侯審 陸淵 白行簡 張正謩 李當 張彥遠 高錫望 鄭薫



左司郎中

□ 崔行功 房琯 獨思莊 韋叔昂 韋虛舟 姚高栖 呂頌 呂元膺 鄭涵 高少逸 韋博 薛廷望 李徽

裴方產 崔承福 趙粒 唐紹 高昇 張具瞻 裴邁 李巽 崔郾 趙元亮 崔珝 柳喜 李械 崔寓

段□ 李思順 陸餘慶 魏奉古 鄭惜之 崔謂 林瑀 奚陟 劉遵古 高元裕 韋充 裴寅 崔瑑 孫徽

劉鎬勃 □ □ 李暐 韋伯陽 陳謝 韋寂 魏淳 韋審規 鄭居中 鄭亞 盧耽 張鐸 王鐐

王儀 侯味虛 閻胥止 李□□ □ 曹晉用 張齊明 宇文邈 獨宗師 李讓夷 崔鄲 韋退之 李瑀 李朗

□ 張知泰 夏侯喘 竇從之 劉彥回 楊恂 蔣將明 李元素 殷台 何朮 崔璵 李蟥 李晦 張元逸

李守約 李守敬 韋珍 張敬興 韋元素 鄭璲 盧蕊 韋成季 豆盧署 李師稷 薛廷範 鄭遂宏 李給 夏侯□

李守一 徐有功 孔仲思 夏侯宜 楊愼餘 裴從 □ 苗粲 獨孤朗 崔復本 路群 孟稷 李暐





左司員外郎

崔琮 殷祚 魏奉古 張悅 韋洽 畢抗 盧播 成賁 趙佶 楊遐 李正辭 宇文鼎 李欸 柳喜 崔璪 孫瑝 杜眞符 孫緯

侯味虛 楊元叔 裴寂暟 韋□ 韋恆 李成式 趙良弼 鄭賓 房說 韋成季 韋審規 吳思 裴夷直 李當 皇甫燠 崔閱 鄭蕃 狄歸昌

唐舉一 韋元□ 賈守讓 張均 張倚 程休 韋有方 李仲雲 姚南仲 李直方 殷台 李道樞 趙祝 裴坦 盧緘 鄭繁 杜廷堅 此下六行漫漶可識者祇四人

戴師倩 李乂 薛嶠 劉昂 姜昂 祁順之 王□ 崔寬 鄭餘慶 李藩 崔琯 劉寬夫 薛褒 鄭路 鄭確 裴璟 唐嶠

宇文全志 李行言 柳渙 高庭芝 趙安貞 崔渙 姚高栖 蔣鍊 張式 韋彭壽 獨孤朗 鄭居中 李行方 崔撤 盧告 李瑀 畢□

元紹 張思義 王旭 杜損 楊仲昌 李審 盧虛舟 庾何 盧華 裴汶 李行脩 何軌 封敖 韋旭 崔䛒 劉承雍 張裕

鄭從簡 元懷哉 柳淳 班景倩 李知止 任璦 王益 王讜 盧從 張正甫 李宏閔 姚康 蔣伸 楊知溫 張踏 盧望 裴墀

桓彥範 李順 宋宣遠 李朝隱 張貔 孟陆朝 庾準 崔造 薛貫 韋纁 孔敏行 劉端夫 鄭泳 李燃 盧鉉 李緯 鄭頊 趙佶 張倚 張說 元懷景



司封郎中

□ 曹孝頤 蘇良嗣 李嶠 田歸之 鄭溫琦

崔寶德 □ 李思□ 苗神福 李襃 □

韋鈺 □恆 □ 張元一 孟知讓 朱□輔

元務真 李崇□ □咨 趙䜣 李猷 張均

韋季武 楊思正 胡元範 趙宏敏 崔元童 韋陟

劉本立 賈敦實 盧搢 裴懷古 王丘 宋詢

柴九思 郭隱宇 劉奇 □ 崔容瑚 裴系

閻立本 韋萬石 王美暢 □伯琦 王易從 徐鄭

陳戸瑀 李□ 唐昭 劉光謙 楊元章 □ 李□ 劉允南
張樂金 盧徽 崔治 林琨 盧昂 竇林 王圓 郭昭
王□ □ 杜貢筠 韋孚 李叔度 徐侑 盧偶 賈邁
陳京 韋丹 裴□ 韋成季 □ 孟簡 張惟素 裴度
錢□ 徐晦 張仲素 李汎 薛存誠 陳中師 殷休復 張士階
□ 王申伯 王叢盛 蘇炅□ 盧載 敬昕 盧商 楊虞公
裴乾貞 裴□章 丁居晦 □ □□ 張述 崔鉉 □晦
張□□ 李□ 裴□ 羅劭權 □□ 吳寶 □ □
□ □ □ □ □ 皇甫□ 鄭茂休 張復珪
張□符 王 □ 鄭□叢 □ 崔安□ 李昌嗣 崔般杳
□ □ □ □ □ □ □ □
王 □

司封員外郎

蕭崟 李尚樞 竇季卿 李友益 崔餘慶 權璩 楊思謙 王崇華
韋護元 柳言忠 李思謐 王德真 路勵言 楊思正 李同簡 陳義方
獨孤遜謙 李鐵丘 郭待舉 崔同業 杜易簡 柳行滿 崔懸黎 司馬希
裴思謙 盧楷 張詢古 婁宏壽 樂思海 王遺貂 張同和 孫元享
盧光乘 朱前疑 張元一 沈介福 王仙齡 韋抱之 于季子 徐堅
張彥超 楊瑫 皇甫伯瑜 岑獻 韋玢 韋瑗 崔元嘉 劉令植
高讓 聶容珣 韓休 鄭溫琦 王執言 崔琮 崔翹 楊□弼
□ □□□ 徐峻 韋利涉 裴令臣 宋渾 蕭諒 李知正
薛江童 蔣洌 郭納 裴士淹 □ □ 左寓 寇□
程休 裴寬 閻伯璵 韋少遊 元持 劉禹之 韋元甫 李國鈞
李昂 鄭□ 李□ 薛頎 元挹 李澗詞 □□卿 王翊
李抒 殷亮 蔣鎮 崔縱 謝良輔 鄭南史 □ □
□ 鄭儋 鄭元 李衆 韋況 陸質 封亮 呂溫
李逢吉 錢正甫 裴度 蕭□ 武 □ □ 劉師老
班□ 蔣防 楊汝士 柳公權 王會 陳夷行 崔復本 裴泰章
□ □ □ □ 盧 韋絢 魏扶 崔耽
獨□帽 錢知道 裴寅 韓琮 鄭□綽 蔣 □ □





□ □ □ 楊縱 李植 趙騭 李璋 高□
□□□ 裴□ □ □ □ □ □ □
張讀 鄭就 徐仁嗣 □衛征 鄭般 鄭數 盧□ 蕭□

左司郎中

□ □復 王遵貂 李光棨 □ 韋□ 楊□昭 □
王□ 李逌 □ 杜元志 高召 王 □ 韋洽
□ □ □ □ □ □ □ 王儉
□ 元大士 孫鄭約 □ 王方叡 □ 賈大隱 □文偉
□ 予 □ 李遒 □ 皇甫瑾 □銳 □
邴 □ 王光庭 王丘 楊□ □ 裴敬□ 李彭年
□ □衰 王□ 李□ 褚□□ 王收 □ 王仲□
□ 裴均 □ 李璵 張次宗 裴 □ 王□
鄭延休 馮顧 □ 蘇沖 趙佳

大中十二年十一月十二日書□□石柱記左司郎中唐技

# 疑年錄

錢大昕編

嘉定錢辛楣少詹事嘗考求古今名人生卒之年校其壽數取左氏傳行與疑年之意作疑年錄四卷詹事亡後海鹽吳君思亭得其書頗增易所闕失又推廣為續錄四卷夫人之生死其大者所係乎天下之治亂盛衰與道德之顯晦其小者或以文章字畫之工名於當世以年之少長徵學之進退亦考論好事者所欲知也故此編遂為世不可少之書相知者多請思亭雕版以行繼余固亦樂之獨是余平生獲知於海內賢士君子遊從之情未睽而睽離之後繼以凋亡其生卒俱入此錄而余偶以昏耄餘齡孑然四顧展讀是編悲懷悽愴其亦何能已也嘉慶十八年上章作噩[illegible]年八十三元旦雪中為疑年錄序



## 疑年錄卷一

嘉定錢大昕辛楣編

鄭康成七十四
生永建二年丁卯
卒建安五年庚辰
荀慈明六十三 爽
生永建三年戊辰
卒初平元年庚午
虞仲翔七十 翻



生漢延熹七年甲辰
卒吳嘉禾二年癸丑 本傳無卒年以江表傳推知之
徐偉長四十八 幹
生建寧四年辛亥
卒建安二十三年戊戌
王仲宣四十一 粲
生熹平六年丁巳
卒建安二十二年丁酉
曹子建四十一 植
生漢初平三年壬申
卒魏太和六年壬子
阮嗣宗五十四 籍
生漢建安十五年庚寅
卒魏景元四年癸未
皇甫士安六十八 謐
生漢建安二十年乙未
卒晉太康三年壬寅
杜元凱六十三 預





生魏黃初三年壬寅
卒晉太康五年甲辰
嵇叔夜四十 康
生魏黃初四年癸卯
卒景元三年壬午 據通鑑
王輔嗣二十四 弼
生魏黃初七年丙午
卒正始十年己巳
張茂先六十九 華
生魏太和六年壬子
卒晉永康元年庚申
陳承祚六十五 壽
生蜀建興十一年癸丑
卒晉元康七年丁巳
葛稚川八十一 洪
卒晉咸和
陸士衡四十三 機
生吳永安四年辛巳



卒晉太安二年癸亥
司馬紹統六十餘 彪
生魏正始
卒晉永興 傳云惠帝末年卒
郭景純四十九 璞
生晉咸寧二年丙申
卒太寧二年甲申
王逸少五十九 羲之
生大興四年辛巳

卒太元四年己卯　東觀餘論謂逵少以惠帝太安二年癸亥歲生至穆帝升平五年辛酉歲卒誤也

袁彥伯四十九 宏
生咸和三年戊子
卒太元元年丙子　傳但云太元初姑係之元年

韓康伯四十九 伯休　史不著其卒年大約在孝武時傳亦不載其歲數

范武子六十三 甯
生咸康五年己亥
卒隆安五年辛丑　史不載其卒年以宋書范泰傳文憂去職時約計之



王子敬四十五 獻之
生建元二年甲辰
卒太元十三年戊子　史不著其壽今據世說注

徐仙民五十四 邈
生建元二年甲辰
卒隆安元年丁酉

徐野民七十四 廣
生晉永和八年壬子
卒宋元嘉二年乙丑

陶淵明六十三 潛
生晉興寧三年乙丑
卒宋元嘉四年丁卯

裴世期八十 松之
生晉咸安二年壬申
卒宋元嘉二十八年辛卯





顏延年七十三 延之
生晉太元九年甲申
卒宋孝建三年丙申

謝靈運四十九
生晉太元十年乙酉
卒宋元嘉十年癸酉

范蔚宗四十八
生晉隆安二年戊戌
卒宋元嘉二十二年乙酉

劉義慶四十二
生晉元興二年癸卯
卒宋元嘉二十一年甲申

臧榮緒七十四
生晉義熙十一年乙卯
卒齊永明六年戊辰

沈休文七十三 約
生宋元嘉十八年辛巳
卒梁天監十二年癸巳



江文通六十二 淹
生宋元嘉二十一年甲申
卒梁天監四年乙酉

陶通明八十五 宏景　邵陵王綸與碑云大同二年歲次丙辰三月壬寅朔廿癸丑告別春秋八十一今從梁書本傳 景定建康志云孝建三年丙申歲夏至日生大同二年辛時年八十五自丙申至丙辰恰八十一歲與碑合卻非八十五歲矣王質與年譜謂
生宋元嘉二十九年壬辰
卒梁大同二年丙辰

生孝建丙申卒大同六年庚申年八十五

任彥昇四十九 昉
生宋大明四年庚子
卒梁天監七年戊子　唐書鄭欽說傳初梁大常任昉大同四年七月於鍾山圓中得銘云云此妄說也大同四年歲在戊午在天監戊子後二十年

劉孝標六十 峻
生宋大明六年壬寅
卒梁普通二年辛丑



皇侃五十八
生齊永明六年戊辰
卒梁大同十一年乙丑

蕭景陽四十九 顯
生齊永明七年己巳
卒梁大同三年丁巳

沈子厚八十四 重
生齊永元二年庚辰
卒隋開皇三年癸卯

魏伯起六十七 收　史不著其生年據傳節閔帝立收年廿六推知之
生魏正始三年丙戌
卒齊武平三年壬辰

蕭德施三十一 統
生齊中興元年辛巳
卒梁中大通三年辛亥

熊植之八十餘 安生　植之卒於周宣政元年戊戌計其生年當在後魏太和中

徐孝穆七十七 陵
生梁天監六年丁亥
卒陳至德元年癸卯
庾子山六十九 信
生梁天監十二年癸巳
卒周大定元年辛丑
顧希馮六十三 野王
生梁天監十八年己亥
卒陳太建十三年辛丑
顏之推六十餘 介
生梁中大通三年辛亥
卒隋開皇中 本傳不書卒年據家訓序致篇云年始九歲便丁荼蓼以此書顏協卒年逆之得其生年又終制篇云吾已六十餘則其卒蓋在開皇十一年以後矣
姚伯審七十四 察
生梁中大通五年癸丑
卒隋大業二年丙寅
劉士元六十七 焯
生魏武定二年甲子



卒隋大業六年庚午
劉光伯六十八 炫 史不著其卒年大約在大業八九年間其生年亦在東魏武定中也
曹憲一百五 憲仕隋煬帝及唐太宗不知卒於何年大約生於蕭梁之世也
歐陽信本八十五 詢
生陳永定元年丁巳



卒唐貞觀十五年辛丑 史無卒年今據緒帖乎引法書苑
陸元朗 德明 史不載其年壽然嘗從學於周弘正弘正卒於陳太建六年甲午假使弱冠受學距貞觀元年丁亥亦五十四年矣其壽當亦近八十也
卒唐貞觀初
姚簡之 思廉 史不詳其壽貞觀丁酉距陳亡已五十年而思廉嘗仕陳爲會稽王主簿計其壽亦必在七十以外
卒唐貞觀十七年丁酉
虞伯施八十一 世南
生陳永定二年戊寅



卒唐貞觀十二年戊戌
李重規八十四 百藥
生齊天統元年乙酉
卒唐貞觀二十二年戊申
魏元成六十四 徵
生周大象二年庚子
卒唐貞觀十七年癸卯
顏師古六十五 籀
生隋開皇元年辛丑
卒唐貞觀十九年乙巳
孔仲達七十五 穎達 史不著其年壽今據石墨鐫華
生周建德三年甲午
卒唐貞觀二十二年戊申
令狐德棻八十四
生隋開皇三年癸卯
卒唐乾封元年丙寅
房喬松七十一 元齡
生周宣政元年戊戌





卒唐貞觀二十二年戊申
褚登善六十三 遂良
生隋開皇十六年丙辰
卒唐顯慶三年戊午
李延壽 史不著何年卒年無從得其年紀考貞觀初修齊周隋梁史延壽已與斷削最少亦當二三十歲矣高宗調露二年以所撰政典進御詔賜其家帛是時延壽已亡始卒於儀鳳之世其壽當不減八十也
王子安二十八 勃 新唐書作二十九今據舊史
生唐貞觀二十二年戊申
卒上元二年乙亥
李善 史不著其壽
卒載初元年己丑
李明允三十四 賢
生永徽二年辛亥
卒光宅元年甲申



元行沖七十七
生永徽四年癸丑
卒開元十七年己巳
徐元固七十一 堅 新傳云七十餘據張九齡撰神道碑云七十四而孤以是推得之
生顯慶四年己未
卒開元十七年己巳
劉知幾六十一 子元
生龍朔元年辛酉
卒開元九年辛酉
張道濟六十四 說

生乾封二年丁卯
卒開元十八年庚午 據新史
修案張九齡撰墓誌云開元十九年三月薨於東都康俗里第年六十四據此則當生總章元年戊辰

張子壽六十八 九齡
生咸亨四年癸酉 傳云六十三
卒開元二十八年庚辰 據通鑑碑同
修案徐浩撰神道碑云開元二十八年五月初七日薨於曲江之私第年六十三與本傳則生儀鳳三年

李泰和七十 邕
生儀鳳三年戊寅
卒天寶六載丁亥 舊史云年七十餘今據新史



孟襄陽五十二 浩然
生載初元年己丑
卒開元二十八年庚辰

李太白六十四 白
生聖曆二年己亥
卒寶應元年壬寅 新傳云年六十餘李華墓誌云六十有二今據李陽冰撰太白詩集序

王摩詰六十一 維
生聖曆二年己亥
卒乾元二年己亥 新傳云上元初卒今據舊史
修案趙殿成年考云年六十三卽長[illegible]維在輞川與道友裴迪彈琴賦詩嘯八十二終與新傳亦不合

徐季海八十 浩
生長安三年癸卯
卒建中三年壬戌





杜子美五十九 甫
舊史本傳永泰二年卒卽大曆元年也新史稱大曆中不言何年今從年譜唐詩紀事謂先天元年癸丑生大曆五年辛亥卒干支差誤吳曾漫錄引鮑彪杜詩譜大曆十四年己酉年五十九當是傳寫之誤
生先天元年壬子
卒大曆五年庚戌

顏淸臣七十七 真卿
生景龍三年己酉
卒貞元元年乙丑

杜君卿七十八 佑
生開元二十三年乙亥
卒元和七年壬辰

獨孤至之五十三 及
生天寶三載甲申
卒貞元十二年丙子

孟東野六十四 郊
生天寶十載辛卯



卒元和九年甲午

陸敬輿五十二 贄
生天寶十三載甲午
卒永貞元年乙酉

李宏憲五十七 吉甫
生乾元元年戊戌
卒元和九年甲午

韓退之五十七 愈
生大曆三年戊申

卒長慶四年甲辰

劉夢得七十二 禹錫
據唐詩紀事夢得與樂天俱生壬子劉以會昌二年卒當爲七十一也
生大曆七年壬子
白樂天詩何事同生壬子歲老於崔相及劉郎自注予與蘇州劉郎中同生壬子歲
卒會昌二年壬戌

白樂天七十五 居易
生大曆七年壬子
卒會昌六年丙寅
舊史大中元年卒年七十六考李商隱撰墓碑與新史同則舊史誤也唐詩紀事亦云七十五



歲紀事生於正月二十日卒於八月金石錄云舊唐書云居易以大中元年卒年七十六而新史云卒於會昌六年年七十五今碑所書與新史合

柳子厚四十七 宗元
生大曆八年癸丑
卒元和十四年己亥

柳誠懸八十八 公權
生大曆十三年戊午
卒咸通六年乙酉

元微之五十三 稹
生大曆十四年己未
唐詩紀事微之生於建中元年庚申卒於太和五年時年五十三小樂天八歲
卒太和五年辛亥

李文饒六十三 德裕
續前定錄南部新書俱云六十四王西莊據衛公別集有大中四年祭韋相執誼文斷爲四年卒年六十四今據本傳
生貞元三年丁卯
卒大中三年己巳

李長吉二十七 賀 杜牧序李商隱撰小傳皆云二十四

生貞元六年庚午

卒元和十一年丙申

杜牧之五十 牧 唐詩紀事牧之會昌末自齊安移守秋浦時年四十四牧之自撰墓志不書某年以意推之俟更考

生貞元十九年癸未

卒大中六年壬申

陸魯望 龜蒙 史不詳其年壽據唐詩紀事蓋卒於中和初

羅昭諫七十七 隱

生唐太和七年癸丑

卒梁開平三年己巳 據吳越備史

司空表聖七十二 圖 五代史闕文云年八十餘又云昭宗播遷華下圖以密邇乘輿即時奔問旋歸嵩山故其詩曰多病形容五十三蓋緣借病避朝參

生唐開成二年丁巳

卒梁開平二年戊辰



劉耀遠六十 昫

生唐光啓三年丁未

卒晉開運三年丙午

李義山四十六 商隱 史不載年壽又無卒年今據馮浩所編年譜程夢星以爲生於貞元己卯卒咸通乙丑年七十二錢朱鶴齡亦云生於貞元十一二年間俱無明證姑存俟考

生元和八年癸巳

卒大中十二年戊寅

疑年錄卷一 譚瑩玉生覆校



疑年錄卷二

嘉定錢大昕辛楣編

薛子平七十 居正

生梁乾化二年壬申

卒宋太平興國六年辛巳

徐鼎臣七十六 鉉

生梁貞明二年丙子

卒宋淳化二年辛卯

徐楚金五十五 鍇

生梁貞明六年庚辰

卒宋開寶七年甲戌 馬令書云開寶八年卒今從陸游書時南唐事宋正朔



王齊物六十一 溥

生梁龍德二年壬午

卒宋太平興國七年壬午

李明遠七十二 昉

生唐同光三年乙酉

卒宋至道二年丙申

句坦然七十四 中正

生唐天成四年己丑

卒宋咸平五年壬寅

樂子正七十八 史

生唐長興元年庚寅

卒宋景德四年丁未

邢叔明七十九 昺

生唐長興三年壬辰

卒宋大中祥符三年庚戌





吳正儀五十六 淑

生漢天福十二年丁未

卒宋咸平五年壬寅

王元之四十八 禹偁

生周顯德元年甲寅

卒宋咸平四年辛丑

孫宗古七十二 奭 本傳無年壽李氏長編東都事畧俱作七十二今從之涑水紀聞作七十四

生建隆三年壬戌



卒明道二年癸酉

姚寶之五十三 鉉

生開寶元年戊辰

卒天禧四年庚申

楊大年四十七 億 黃山清話謂楊大年未五十而卒晁公武謂大年卒年四十七宋史本傳作五十七誤長編雍熙元年十一月以建州進士楊億爲秘書省正字時年十一自開寶七年甲戌至雍熙元年甲申恰十一歲

生開寶七年甲戌

卒天禧四年庚申



范希文六十四 仲淹

生端拱二年己丑

卒皇祐四年壬辰

丁公雅六十四 度 史不載其壽今據東都事畧

生淳化元年庚寅

卒皇祐五年癸巳

孫明復六十六 復

生淳化三年壬辰

卒嘉祐二年丁酉

胡翼之六十七 瑗
生淳化四年癸巳
卒嘉祐四年己亥
石曼卿四十八 延年
生淳化五年甲午
卒康定二年辛巳
胡武平七十三 宿
生至道元年乙未
卒治平四年丁未



賈子明六十八 昌朝
生咸平元年戊戌
卒治平二年乙巳
宋子京六十四 祁
生咸平元年戊戌
卒嘉祐六年辛丑 史不言卒於何年今據許應龍編通鑒
尹師魯四十六 洙 本傳作四十七今據歐陽修撰誌志
生咸平四年辛丑
卒慶歷六年丙戌 按韓琦撰墓表亦云享年四十七慶歷七年四月十日也
梅聖俞五十九 堯臣
生咸平五年壬寅
卒嘉祐五年庚子
文寬夫九十二 彥博
生景德三年丙午
卒紹聖四年丁丑
歐陽永叔六十六 修





生景德四年丁未
卒熙甯五年壬子
蘇子美四十一 舜欽
生大中祥符元年戊申
卒慶歷八年戊子
蘇明允五十八 洵
生大中祥符二年己酉
卒治平三年丙午
邵堯夫六十七 雍 宋史作七十六誤今據程顥撰墓志
生大中祥符四年辛亥
卒熙甯十年丁巳
蔡君謨五十六 襄
生大中祥符五年壬子
卒治平四年丁未
周茂叔五十七 敦頤
生天禧元年丁巳
卒熙甯六年癸丑
宋次道六十一 敏求



生天禧三年己未
卒元豐二年己未
司馬君實六十八 光 東坡撰行狀神道碑俱云六十八揮麈錄謂國朝名公多死於六十六并及司馬溫公王荊公然荊公年六十六固有徵矣溫公年六十八行狀墓志並與史同非六十六也
生天禧三年己未
卒元祐元年丙寅
曾子固六十五 鞏
生天禧三年己未
卒元豐六年癸亥
劉原父五十 敞
生天禧三年己未
卒熙甯十年丁巳
張子厚五十八 載
生天禧四年庚申
卒熙甯十年丁巳
王介甫六十六 安石 吳曾漫錄謂介甫以辛酉十一月十二日辰時



生天禧五年辛酉
卒元祐元年丙寅 生正合六十六之數晁公武李壁亦謂介甫年六十六宋史云六十八者誤也長編載安石薨書呂惠卿曰[illegible]年知馮京與安石俱生辛酉故謂之齊年
劉貢父六十七 攽
生乾興元年壬戌
卒元祐三年戊辰
沈存中六十五 括
生天聖八年庚午
卒紹聖元年甲戌 史不言卒於何年今據朱彧可談以為紹聖初
劉道原四十七 恕 晁郡齋讀書志作四十九
生明道元年壬申
卒元豐元年戊午
程伯淳五十四 顥
生明道元年壬申
卒元豐八年乙丑 薛應旂續通鑑云卒於七年誤也今據韓維撰墓志
程正叔七十五 頤

生明道二年癸酉
卒大觀元年丁亥

蘇子瞻六十六 軾
生景祐三年丙子
卒建中靖國元年辛巳

蘇子由七十四 轍
生寶元二年己卯
卒政和二年壬辰

范淳夫五十八 祖禹
生康定二年辛巳
卒元符元年戊寅

朱伯原六十 長文
生康定二年辛巳
卒元符三年庚辰

陸農師六十一 佃
生慶曆二年壬午
卒崇甯元年壬午　本傳無卒年佃云[illegible]所撰月卒故佃之卒在是年六月姑繫於是年



游定夫七十一 酢
生慶曆五年乙酉
卒宣和五年乙未　見楊時所作墓志

黃魯直六十一 庭堅
生慶曆五年乙酉
卒崇甯四年乙酉

秦少游五十二 觀
生皇祐元年己丑
卒元符三年庚辰　揮麈錄諸云秦觀傳及志銘皆建中靖國元作卒年五十三而錄非謁若元豐五年三十六今按年譜引先生文集題王氏宗望云皇祐元年予先大父赴官南康道出九江予實生焉定爲皇祐元年己丑生而卒以元符三年則壽止五十二矣若據龍井題名則當以慶歷丁亥生而壽亦不止五十三今題名已不存恐未可信



米元章五十七 芾
生皇祐三年辛卯
卒大觀元年丁亥　東都事略云大觀二年卒年四十九宋史本傳作云年四十九不著卒年皆誤程俱北山題米元章墓云生於皇祐之辛卯卒於大觀之庚寅若然則年六十矣與蔡志未合今據蔡天啟所撰墓志

張文潛六十一 耒
生皇祐四年壬辰
卒政和二年壬辰　東都事略作六十



晁無咎五十八 補之
生皇祐五年癸巳
卒大觀四年庚寅　據秦少游年譜文潛與子由俱以壬辰歲卒

陳無己四十九 師道
生皇祐五年癸巳
卒建中靖國元年辛巳　本傳不載卒年今據郡齋讀書志

楊中立八十三 時
生皇祐五年癸巳
卒紹興五年乙卯

陳用之 祥道　李廌稱許少張傍登科仕宦二十七年官止宣義郎
卒元祐八年癸酉　見李方叔師友談記

陳瑩中六十八 瓘

張謙中 有　六十而成復古編見程瑀序時政和三年癸巳宣和中年七十餘見夷堅志





邢子文七十八 [illegible]
生嘉祐二年丁酉
卒紹興四年甲寅

蘇叔黨五十二 過
生熙甯五年壬子
卒宣和五年癸卯

胡康侯六十五 安國
生熙甯七年甲寅
卒紹興八年戊午　據薛應旂續通鑑

葉少蘊七十二 夢得
生熙甯十年丁巳
卒紹興十八年戊寅　史不載其年壽攷石林以紹聖四年登第三十一歲掌外制蓋在大觀初計其壽當在七十歲以外以大觀元年掌外制約計之

程致道六十七 俱
生元豐元年戊午
卒紹興十四年甲子

黃伯思四十 長睿



生元豐二年己未
卒政和八年戊戌

汪彥章七十六 藻
生元豐二年己未
卒紹興二十四年甲戌　史不載其壽今據孫覿所撰墓志

劉行簡八十二 一止
生元豐二年己未
卒紹興三十年庚辰

趙德甫四十九 明誠

生元豐四年辛酉
卒建炎三年己酉
孫仲益八十九 覿　據書錄解題
生元豐四年辛酉
卒乾道五年己丑
鄭熙仲九十餘 剛之　王淳熙元年序中興紀聞已九十有三矣舊志未詳其卒年
生元豐五年壬戌
曾吉甫八十三 幾
生元豐七年甲子



卒乾道二年丙戌
洪慶善六十六 興祖
生元祐五年庚午
卒紹興二十五年乙亥
張子韶六十八 九成　本傳不載卒年今據中興小曆及繫年錄
生元祐七年壬申
卒紹興二十九年己卯
鄭漁仲五十九 樵　梁玉繩瞥記引汪應辰薦鄭樵狀稱年踰七十篤學不倦與史不合
生崇甯七年甲申
卒紹興三十二年壬午　據周益公辛巳親征錄
李仁甫七十 燾
生政和四年甲午
卒淳熙十一年甲辰
洪景伯六十八 适
生政和七年丁酉
卒淳熙十一年甲辰
洪景嚴五十五 遵





生宣和二年庚子
卒淳熙元年甲午
洪景盧八十 邁
生宣和五年癸卯
卒嘉泰二年壬戌
程泰之七十三 大昌
生宣和五年癸卯
卒慶元元年乙卯
楊廷秀八十三 萬里
生宣和六年甲辰
卒開禧二年丙寅　周益公題三老圖詩自注泰成兄生於乙巳而予丙午誠齋丁未見示兒編今從宋史
徐商老八十二 夢莘
生宣和六年甲辰
卒開禧元年乙丑
陸務觀八十六 游　宋史本傳云嘉定二年卒年八十五今據集中題詩云嘉定三年正月後不知更幾春風則庚午歲正月放翁尚無恙陳氏書錄解題謂務觀定庚午年八十六而終蓋得其實矣
生宣和七年乙巳
卒嘉定三年庚午



范至能六十八 成大
生靖康元年丙午
卒紹熙四年癸丑
周子充七十九 必大
生靖康元年丙午
卒嘉泰四年甲子
王仲言 明清　宋史無傳據揮麈前錄云紹興丙辰明清甫十歲則是生於建炎元年丁未也揮麈後錄餘話有紹熙慶元庚午其時仲言尚無恙慶元無庚午

梁叔子六十 克家　恐是庚申年七十有四矣
生建炎二年戊申
卒淳熙十四年丁未
陳叔進七十六 騤
生建炎二年戊申
卒嘉泰三年癸亥
朱元晦七十一
生建炎四年庚戌



卒慶元六年庚申
婁彥發七十九 機
生紹興三年癸丑
卒嘉定四年辛未
薛士隆四十 季宣　本傳無年壽及卒年今據樓鑰撰墓志
生紹興四年甲寅
卒乾道九年癸巳　史不載卒年今據袁燮壙志
羅端良四十九 願
生紹興六年丙辰
卒淳熙十一年甲辰　錢遵王以為淳熙乙巳卒誤也今從黃潛撰墓志
樓大防七十七 鑰
生紹興七年丁巳
卒嘉定六年癸酉
呂伯恭四十五 祖謙
生紹興七年丁巳
卒淳熙八年辛丑
陳君舉六十七 傅良

生紹興十一年辛酉
卒開禧三年丁卯 史無卒年據葉適撰墓志
袁和叔八十一 燮
生紹興十四年甲子
卒嘉定十七年甲申
倪正父七十四 思 史無年壽今據魏了翁撰墓志
生紹興十七年丁卯
卒嘉定十三年庚辰
葉正則七十四 適
生紹興二十年庚午
卒嘉定十六年癸未
王龜夫六十三 柟 郭紹彭撰墓志
生紹興二十一年辛未
卒嘉定六年癸酉
李季章六十四 壁
生紹興二十九年己卯
卒嘉定十五年壬午
趙周臣七十四 秉文



生金正隆四年己卯 即宋紹興二十九年
卒金天興元年壬辰 即宋紹定五年 修案歸潛志云天興改元夏四月卒年七十三若據此則當生正隆丙辰
李微之七十八 心傳
生乾道二年丙戌
卒淳祐三年癸卯
蔡仲默六十四 沈 史不載其壽今據真西山撰墓志
生乾道三年丁亥



卒紹定三年庚寅
趙行之五十七 與旹 宋史無傳據趙子固所撰文編
生乾道八年壬辰
卒紹定元年戊子
真景元五十八 德秀
生淳熙五年戊戌
卒端平二年乙未
魏華父六十 了翁
生淳熙五年戊戌 史不載其年壽



卒嘉熙元年丁酉
劉潛夫八十三 克莊
生淳熙十四年丁未
卒咸淳五年己巳
元裕之六十八 好問
生金明昌元年庚戌 即宋紹熙元年
卒宋寶祐五年丁巳 修案元憲宗七年即宋寶祐五年金亡已二十三年矣
劉京叔四十八 祁
生金大和三年癸亥
卒宋淳祐十年庚戌 修案元庚戌即宋淳祐十年先二年元定宗殂稱制無年號明年辛亥六月憲宗立是為憲宗元年
王伯厚七十四 應麟 史不載其壽今據延祐四明志 何焯云生於嘉定十四年卒年七十六此攷之未審也今據延祐四明志及陳著本堂集改正之
生嘉定十六年癸未
卒元元貞二年丙申
牟獻之八十五 巘
生宋寶慶三年丁亥



卒元至大四年辛亥
王仲謀七十七 惲
生元戊子 即宋紹定元年
卒大德八年甲辰 修案仲謀卒大德八年六月年七十八當生宋寶慶三年丁亥
胡身之五十八 三省
生宋紹定三年庚寅
卒元至元二十四年丁亥
周公謹七十七 密
生宋紹定五年壬辰
卒元至大元年戊申 至大戊申年七十七 [illegible]



戴帥初六十七 表元
生宋淳祐四年甲辰
卒元至大三年庚戌
程文海七十 鉅夫
生宋淳祐九年己酉
卒元延祐五年戊午
吳幼清八十五 澄
生宋淳祐九年己酉
卒元元統元年癸酉 修案吳文正公以至順二年辛未六月卒年八十三正年譜同虞集撰行狀作己酉又虞文集述徐州揭上疏云至順二年春子年八十三矣臥病踰月不出戶則即以是年春病至六月而卒也
趙子昂六十九 孟頫
生宋寶祐二年甲寅
卒元至治二年壬戌
陳可大八十一 澔
生宋景定二年辛酉

卒元至正元年辛巳

袁伯長六十一 桷

生宋咸淳三年丁卯

卒元泰定四年丁卯　按東維子集云伯長生咸淳二年丙寅宋亡時才十有四歲則寅至治與己卯正十四年也加泰定丁卯卒實年六十二

黃子久八十六 公望　據張昶吳中人物志

生宋咸淳五年己巳　張志云生宋德祐己巳八月十五日卒於至正

卒元至正十四年甲午　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年八十六按德祐無己



巳當是咸淳五年也若生於德祐乙亥則當以至正庚子卒方合八十六之數

柳道傳七十三 貫

生宋咸淳六年庚午

卒元至正二年壬午

虞伯生七十七 集

生宋咸淳八年壬申　水東日記云七十二

卒元至正八年戊子

曹雲西八十四 知白

生宋咸淳八年壬申

卒元至正十五年乙未

揭曼碩七十一 傒斯

生宋咸淳十年甲戌

卒元至正四年甲申

張伯雨七十二 雨

生至元十四年丁丑

卒至正八年戊子　劉基作墓志云至正乙酉與外史一見明年七月卒則年止七十也





黃晉卿八十一 溍

生至元十四年丁丑

卒至正十七年丁酉

吳仲圭七十五 鎮

生至元十七年庚辰

卒至正十四年甲午

歐陽原功七十五 玄

生至元二十年癸未

卒至正十七年丁酉　修案元詩選小傳云卒年八十五

午忠容五十 欽

生至元二十一年甲申

卒至順四年癸酉　卽元統元年

陳衆仲五十六 旅

生至元二十五年戊子

卒至正三年癸未

蘇伯修五十九 天爵

生至元三十一年甲午



卒至正十二年壬辰

楊廉夫七十五 維楨

生元貞二年丙申

卒明洪武三年庚戌

倪元鎮七十四 瓚

生大德五年辛丑

卒明洪武七年甲寅　鄭棣南詩話謂洪武甲寅元鎮年七十八歲文敏家藏元鎮所畫山水後題庚戌歲予年六十五雲林詩集亦有乙未歲予年逾五十之語以此推乎甲寅則為六十九歲然詩集出於後人掇拾是本多贋作但未可信今以周南老

顧仲瑛六十 瑛

生至大三年庚戌

卒明洪武二年己酉　殷奎墓志定

柯敬仲五十四 九思

生皇慶元年壬子　據張昶吳中人物志當攷

卒至正二十五年乙巳





譚瑩玉生覆校

# 疑年錄卷三

嘉定錢大昕辛楣編

宋景濂七十二 濂
生元至大三年庚戌
卒明洪武十四年辛酉

劉伯溫六十五 基
生元至大四年辛亥
卒明洪武八年乙卯

王子充五十二 禕
生元至治元年辛酉
卒明洪武五年壬子

高季迪三十九 啓
生元至元二年丙子
卒明洪武七年甲寅

方希直四十六 孝孺
生元至正十七年丁酉
卒明建文四年壬午

沈民則七十八 度
生元至正十七年丁酉
卒明宣德九年甲寅

楊東里八十 士奇
生元至正二十五年乙巳
卒明正統九年甲子

夏仲昭八十三 昶
崑山志云正統中入爲太常少卿進卿年七十致仕又十三年卒
修案姜二酉無聲詩史年八十三李賢撰成化六年庚寅六月當生於洪武二十一年戊辰



杜用嘉七十九 瓊
生洪武二十九年丙子
卒成化十年甲午
修案吳中往哲記云年八十一 名賢小紀弇州續史書亦云八十

葉與中五十五 盛
生永樂十八年庚子
卒成化十年甲午

張汝弼六十三 弼
生洪熙元年乙巳
卒成化二十三年丁未

沈啓南八十三 周
生宣德二年丁未
卒正德四年己巳

吳原博七十 寬
生宣德十年乙卯
卒宏治十七年甲子

朱性甫七十 存理
生正統九年甲子
卒正德八年癸酉



李賓之七十 東陽
生正統十二年丁卯
卒正德十一年丙子

王濟之七十五 鏊
生景泰元年庚午
卒嘉靖三年甲申

楊君謙八十九 循吉
生景泰七年丙子
卒嘉靖二十三年甲辰



都元敬六十八 穆
生天順二年戊寅
卒嘉靖四年乙酉
翁覃溪云年六十七

吳小仙五十 偉
生天順三年己卯
卒正德三年戊辰

祝希哲六十七 允明
生天順四年庚辰
卒嘉靖五年丙戌

文徵仲九十 徵明
生成化六年庚寅
卒嘉靖三十八年己未

唐子畏五十四 寅
生成化六年庚寅
卒嘉靖二年癸未

王陽明五十七 守仁
生成化八年壬辰
卒嘉靖七年戊子



李獻吉五十八 夢陽
生成化八年壬辰
卒嘉靖八年己丑

陸子淵六十八 深
生成化十三年丁酉
卒嘉靖二十三年甲辰

徐昌穀三十三 禎卿
生成化十五年己亥
卒正德六年辛未

陳白陽五十八 道復
生成化十八年壬寅
卒嘉靖十八年己亥 蘇州府志云年六十二 陳氏譜云生成化十九年卒於嘉靖二十三年春秋六十有二

修案白陽卒嘉靖二十三年甲辰年六十二前生成化十九年癸卯陳氏譜府志皆可據

何大復三十九 景明
生成化十九年癸卯
卒正德十六年辛巳

楊用修七十二 慎
生宏治元年戊申
卒嘉靖三十八年己未

王履吉四十 寵
生宏治七年甲寅
卒嘉靖十二年癸巳

陸叔平八十一 治
生宏治九年丙辰
卒萬歷四年丙子

柯奇純七十八 維騏



生宏治十年丁巳
卒萬歷二年甲戌

文壽承七十六 彭
生宏治十一年戊午
卒萬歷元年癸酉

鄭窒甫 曉 史不載卒年

生宏治十二年己未 修案鄭氏澹泉公墓誌嘉靖四十五年丙寅年六十八

文休承八十三 嘉
生宏治十四年辛酉 以乙亥歲年七十五推得之
卒萬歷十一年癸未

彭孔嘉六十二 年
生宏治十八年乙丑
卒嘉靖四十五年丙寅

歸熙甫六十六 有光
生正德元年丙寅
卒隆慶五年辛未

唐應德五十四 順之



生正德二年丁卯
卒嘉靖三十九年庚申

錢叔寶六十五 穀
生正德三年戊辰
卒隆慶六年壬申

修案王世貞錢小傳云穀年六十五以卒則應生正德元年丙寅歟卒萬歷之耳

王思道五十一 慎中
生正德四年己巳
卒嘉靖三十八年己未

李于鱗五十七 攀龍
生正德九年甲戌
卒隆慶四年庚午

周公瑕八十二 天球
生正德九年甲戌
卒萬歷二十三年乙未

徐叔明七十二 學謨
生嘉靖元年壬午



卒萬歷二十一年癸巳

王新甫六十九 宗沐 史無年壽據文武星案
生嘉靖二年癸未
卒萬歷十九年辛卯

王元美六十五 世貞
生嘉靖五年丙戌
卒萬歷十八年庚寅 明史稿云萬歷二十一年卒誤今據王錫爵撰墓志

王元馭七十七 錫爵
生嘉靖十三年甲午
卒萬歷三十八年庚戌

呂叔簡 坤
生嘉靖十五年丙申 史稱卒年大約在萬歷四十二年以後也

修案公生嘉靖十五年十月十日卒萬歷四十六年戊午六月八日年八十三據自撰墓志及家傳

焦弱侯八十 竑
生嘉靖二十年辛丑 文武星案云嘉靖十九年庚子生
卒萬歷四十八年庚申



唐叔達八十六 時
生嘉靖三十年辛亥
卒崇禎九年丙子

董元宰八十二 其昌 明史作八十三今據松江府婁縣二志星案元宰生乙卯正月十九日
生嘉靖三十四年乙卯
卒崇禎九年丙子

陳仲醇八十二 繼儒
生嘉靖三十七年戊午
卒崇禎十二年己卯

徐元扈七十二 光啓
生嘉靖四十一年壬戌
卒崇禎六年癸酉
程孟陽七十九 嘉燧
生嘉靖四十四年乙丑
卒崇禎十六年癸未
李君實七十一 日華
生嘉靖四十四年乙丑
卒崇禎八年乙亥



顧鄰初六十五 起元
生嘉靖四十四年乙丑
卒崇禎二年己巳
婁子柔六十五 堅
生隆慶元年丁卯 子柔五十貢於春官時萬歷四十四年丙辰也
卒崇禎四年辛未 修案子柔大錢吳老年七十嘗言於萬歷丙寅若卒於辛未年七十七矣
李長蘅五十五 流芳
生萬歷三年乙亥
卒崇禎二年己巳
嚴永思七十一 衍
生萬歷三年乙亥
順治二年乙酉卒
沈其偁六十五 龍符
生萬歷六年戊寅
卒崇禎十五年壬午
疑年錄卷三 譚瑩玉生覆校



疑年錄卷四
嘉定錢大昕辛楣編

王遜之八十九 時敏
明萬歷二十年壬辰生
康熙十九年庚申卒
王員照八十 鑑
明萬歷二十六年戊戌生
康熙十六年丁巳卒
毛子晉六十三 晉



明萬歷二十六年戊戌生
順治十六年己亥卒
陳章侯五十四 洪綬
明萬歷二十七年己亥生
順治九年壬辰卒
吳駿公六十三 偉業
明萬歷三十七年己酉生
康熙十年辛亥卒
孫耳伯 承澤
明萬歷三十七年己酉生 修案北平孫退谷明萬歷二十年壬辰生康熙十五年丙辰卒年八十五
黃太沖八十六 宗羲
明萬歷三十八年庚戌生
康熙三十四年乙亥卒
周元亮六十一 亮工
明萬歷四十年壬子生
康熙十一年壬子卒





曹潔躬七十三 溶
明萬歷四十一年癸丑生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卒
顧甯人七十 炎武
明萬歷四十一年癸丑生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卒 全祖望云年六十九卒於辛酉蓋誤也今從崑山志
馮定遠六十八 班
明萬歷四十二年甲寅生
康熙十年辛亥卒
張稷若七十二 爾岐
明萬歷三十四年丙午生
康熙十六年丁巳卒
魏環極七十一 象樞
明萬歷四十五年丁巳生
康熙二十六年丁卯卒
施尚白六十六 閏章
明萬歷四十六年戊午生



康熙二十二年癸亥卒
尤展成八十七 侗
明萬歷四十六年戊午生
康熙四十三年甲申卒
毛大可九十一 奇齡
明天啓三年癸亥生
康熙五十二年癸巳卒
汪苕文六十七 琬
明天啓四年甲子生

康熙二十九年庚午卒

陳其年五十九 維崧

明天啟四年甲子生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卒

姜西溟七十二 宸英

明崇禎元年戊辰生

康熙三十八年己卯卒

朱錫鬯八十一 彝尊

明崇禎二年己巳生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卒

陸稼書六十三 隴其

明崇禎三年庚午生

康熙三十一年壬申卒

徐原一六十四 乾學

明崇禎四年辛未生

康熙三十三年甲戌卒

王石谷八十九 翬

明崇禎五年壬申生

康熙五十九年庚子卒

陳祖范撰墓表云年八十六不書卒年

吳漁山八十餘 歷

明崇禎五年壬申生

傳家沈韓懋撰墓志云生崇禎壬申二月二十一日卒康熙五十六年丁酉十月十三日年八十六與道溪所云可據

康熙五十四年乙未年八十四倘趙儀孫雲章爲作傳後序去不知所終

萬充宗五十一 斯大

明崇禎六年癸酉生

康熙二十二年癸亥卒



胡朏明八十二 渭

明崇禎六年癸酉生

康熙五十三年甲午卒

梅定九八十九 文鼎

明崇禎六年癸酉生

康熙六十年辛丑卒

唐實君九十 孫華

明崇禎七年甲戌生

雍正元年癸卯卒

王貽上七十八 士禛

明崇禎七年甲戌生

康熙五十年辛卯卒

閻百詩六十九 若璩

明崇禎九年丙子生

康熙四十三年甲申卒

韓元少六十八 菼

明崇禎十年丁丑生

康熙四十三年甲申卒

陳子端七十二 廷敬

明崇禎十二年己卯生

康熙四十九年庚寅卒

傳稱康熙四十九年十二月公以耳疾乞休五十年五月大學士張玉書卒上命陳廷敬入直辦事五十一年四月病劇遣太醫診視四月卒年七十四五十一年歲在壬辰

王茂京七十四 原祁

明崇禎十五年壬午生

康熙五十四年乙未卒



萬季野六十 斯同

明崇禎十六年癸未生

康熙四十一年壬午卒

王方若七十四 式丹

順治二年乙酉生

康熙五十七年戊戌卒

潘次耕六十三 耒

順治三年丙戌生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卒

張漢瞻七十九 雲章

順治五年戊子生

雍正四年丙午卒

查夏重七十八 慎行

順治七年庚寅生

雍正五年丁未卒

湯西崖六十七 右曾

順治十三年丙申生

康熙六十一年壬寅卒

汪文升六十六 士鋐

順治十五年戊戌生

雍正元年癸卯卒

何屺瞻六十二 焯

順治十八年辛丑生

康熙六十一年壬寅卒

趙申符八十三 執信

康熙元年壬寅生

乾隆九年甲子卒

疑年錄卷四

王予中七十四 懋竑

康熙七年戊申生

乾隆六年辛酉卒

王若林七十六 澍 全撰志云年七十二

康熙七年戊申生

乾隆八年癸亥卒

方靈皋八十二 苞

康熙七年戊申生

乾隆十四年己巳卒

陳少章七十八 景雲

康熙九年庚戌生

乾隆十四年丁卯卒

惠天牧七十一 士奇

康熙十年辛亥生

乾隆六年辛酉卒

黃崑圃八十五 叔琳

康熙十一年壬子生

乾隆二十一年丙子卒



李巨來七十八 紱

康熙十二年癸丑生

乾隆十五年庚午卒

沈確士九十七 德潛

康熙十二年癸丑生

乾隆三十四年己丑卒

陳亦韓七十九 祖范

康熙十五年丙辰生

乾隆十九年甲戌卒



江慎修八十二 永

康熙二十年辛酉生

乾隆二十七年壬午卒

沈冠雲六十五 彤

康熙二十七年戊辰生

乾隆十七年壬申卒

張天扉五十八 鵬翀

康熙二十七年戊辰生

乾隆十年乙丑卒



張得天五十五 照

康熙三十年辛未生

乾隆十年乙丑卒

厲太鴻六十二 鶚

康熙三十一年壬申生

乾隆十八年癸酉卒

汪師敏六十七 由敦

康熙三十一年壬申生

乾隆二十三年戊寅卒

杭大宗七十八 世駿

康熙三十五年丙子生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卒

惠定宇六十二 棟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生

乾隆二十三年戊寅卒

商蒼雨六十七 盤

康熙四十年辛巳生

乾隆三十二年丁亥卒



秦澍灃六十三 蕙田

康熙四十一年壬午生

乾隆二十九年甲申卒

全紹衣五十一 祖望

康熙四十四年乙酉生

乾隆二十年乙亥卒

王受銘五十七 又曾

康熙四十五年丙戌生

乾隆二十七年壬午卒

錢坤一八十六 載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生

乾隆五十八年癸丑卒

褚搢升七十六 寅亮

康熙五十四年乙未生

乾隆五十五年庚戌卒

袁子才八十二 枚

康熙五十五年丙申生

嘉慶二年丁巳卒



盧召弓七十九 文弨

康熙五十六年丁酉生

乾隆六十年乙卯卒

王鳳喈七十六 鳴盛

康熙六十一年壬寅生

嘉慶二年丁巳卒

戴東原五十五 震

雍正元年癸卯生

乾隆四十二年丁酉卒

蔣心餘六十 士銓
雍正三年乙巳生
乾隆四十九年甲辰卒
朱竹君五十三 筠
雍正七年己酉生
乾隆四十六年辛丑卒
曹來殷五十七 仁虎
雍正九年辛亥生
乾隆五十二年丁未卒



嚴道甫五十七 長明
雍正九年辛亥生
乾隆五十二年丁未卒
錢學淵五十六 塘
雍正十三年乙卯生
乾隆五十五年庚戌卒
邵二雲五十四 晉涵
乾隆八年癸亥生
嘉慶元年丙辰卒





疑年錄卷四

譚瑩玉生覆校

右疑年錄四卷 國朝錢大昕撰續錄四卷吳脩撰案辛楣錢先生 昭代通儒著作等身疑年錄殆偶然游戲掇拾所成以備檢勞然亦知人論世者決不可少之書也脩字子脩號思亭海鹽人郭頻伽靈芬館詩話稱其精於鑒古幾乎以手揣紙可以別宋元明者少負雋才有神童之目爲詩信筆揮灑而天眞流露陳言屏謝無從至其筆端對壘一船江湖跌宕意氣頗自豪蠶餘叢話又稱其貌豐下鋭上絶似廢眞像屬人作僧裝小影名曰禪趣圖益亦倜儻之士所續亦略有舛誤如劉



越石原作生泰始六年庚寅卒建武元年丁丑褚彥回原作生元康七年丁巳卒建元二年甲辰並誤且謂建元無四年通鑑明書建元四年秋齊南康公褚淵死文選王仲寶所撰碑同何云建元無四年乎以建元四年推之則當生於元嘉十六年己亥且年同亦不宜編於謝安石謝實遠謝希逸之前又王僧孺作生於宋永光元年宋無永光年號也特爲更正重梓焉咸豐甲寅立春前一日南海伍崇曜跋

# 續疑年錄

吳修編

續疑年錄序

嘉定錢先生淹貫經史學通古今雖微文瑣節考證必詳顧亭林朱竹垞兩先生亦無以過之所撰疑年錄四卷乃未成之書先生沒後修得其稿謹爲校訂原本不敢易一字偶有所見附注左方數年來瀏覽所及輒爲續編亦得四卷並存於此大抵多羅研經史之士與詩古文詞名家以及書畫知名之人猶先生意也修從先生遊十年愷不及先生之生從事於此尙多所就正爾嘉慶十七年壬申十二月旣望吳修誌



續疑年錄卷一

海鹽吳　修子修

劉子政七十二 向

生元鳳元年辛丑 孝宣以甘露三年始立穀梁博士是歲向年三十推之

卒元延四年壬子 卒後十三歲王氏代漢

揚子雲七十一 雄

生甘露元年戊辰

卒天鳳五年戊寅



班叔皮五十二 彪

生元始三年癸亥

卒建武三十年甲寅

賈景伯七十二 逵

生建武六年庚寅

卒永元十三年辛丑

張平子六十二 衡

生建初三年戊寅

卒永和四年己卯

馬季長八十八 融

生建初四年己卯

卒延熹九年丙午

陳仲弓八十三 寔

生永元十六年甲辰

卒中平三年丙寅

趙邠卿九十餘 岐

卒建安六年辛巳 當生漢安帝永初初年

郭林宗四十三 泰 水經注云年四十三建寧二年正月卒後漢書



生永建二年丁卯 本傳亦作四十三蔡邕碑云四十二

卒建甯二年己酉

何邵公五十四 休

生永建四年己巳

卒光和五年壬戌

蔡伯喈六十一 邕

生陽嘉二年癸酉 本傳邕死獄中年六十一今從王昶所列年表

卒初平三年壬申

荀仲豫六十二 悅

生建和二年戊子

卒建安十四年己丑

諸葛孔明五十四 亮 宋張栻補撰傳與年表同

生光和四年辛酉

卒建興十二年甲寅

山巨源七十九 濤

卒晉太康 卒晉太康初當生漢建安初

陸士龍四十二 雲

生吳永安五年壬午



卒晉太安二年癸亥

劉越石四十八 琨

生太始八年壬辰

卒太興元年戊寅

謝安石六十六 安

生太興三年庚辰

卒太元十年乙酉 太元間安官云太元在酉言病始不起于太元惟十年在酉姑係以是年

謝宣遠三十五 瞻

生晉甯康十二年丁亥
卒宋永初二年辛酉
謝希逸四十六 莊
生永初二年辛酉
卒泰始二年丙午
褚彥回四十八 淵
生宋元嘉十二年乙亥
卒齊建元四年壬戌
邱希範四十五 遲



生宋大明八年甲辰
卒梁天監七年戊子
王僧孺五十八
生宋景和元年乙巳
卒梁普通三年壬寅
陸佐公五十七 倕
生宋泰始六年庚戌
卒梁普通七年丙午
劉孝綽五十九
生齊建元三年辛酉
卒梁大同五年己未
王元禮六十九 筠
生齊建元三年辛酉
卒梁太清三年己巳
謝元暉三十六 朓
生宋大明
齊永元初江祏謀立始安王引爲黨不從敗下獄死其生年當在宋大明末
皇甫元憲五十一 誕
北史隋書皆云字元慮今從于志甯所撰碑文改正





生梁承聖三年甲戌
卒隋仁壽四年甲子
蕭平仲五十六
生陳永定二年戊寅
卒隋大業九年癸酉
李藥師七十九 靖
據游師雄題碑陰
生陳太建三年辛卯
卒唐貞觀二十三年己酉
王仲淹三十五 通
司馬溫公補撰傳
生陳至德元年癸卯
卒隋大業十三年丁丑
是年江都難作寢疾卒若以仁壽三年始冠推之則卒大業十四年矣
于志甯七十八
生隋開皇八年戊申
卒唐麟德二年乙丑
薛伯襃三十三 收
據金石萃編
生隋開皇十二年壬子
卒唐武德七年甲申



許敬宗八十一
生隋開皇十二年壬子
卒唐咸亨三年壬申
李勣七十六
新舊史皆云八十六今從高宗御製碑
生隋開皇十四年甲寅
卒唐總章二年己巳
馬賓王四十八 周
生隋仁壽元年辛酉
卒唐貞觀二十二年戊申
據關中金石記



蘇昌容七十二 頲
生貞觀十三年己亥
卒景雲元年庚戌
姚元之七十一 崇
生永徽二年辛亥
卒開元九年辛酉
李思訓六十六
生永徽二年辛亥
卒開元四年丙辰
金石萃編云卒開元八年



賀季真 知章
生顯慶四年己未
以天寶三載賜鏡湖剡溪年八十六推之
宋廣平七十五 璟
生龍朔三年癸亥
卒開元二十五年丁丑
賈幼鄰五十五 至
生開元六年戊午
卒大歷七年壬子
元次山五十 結
生開元十一年癸亥
卒大歷七年壬子
韓滉六十五
生開元十一年癸亥
卒貞元三年丁卯
韋應物九十餘
宋沈明遠補撰傳太和中年九十餘當生開元末年
竇中行七十七 常
生天寶八載己丑

卒寶應元年乙巳
曾貽周七十四 宰
生天寶九載庚寅
卒長慶三年癸卯
權載之六十 德輿
生乾元二年己亥
卒元和十三年戊戌
李元賓二十九 觀 韓昌黎撰墓志云二十四舉進士
賈浪仙五十六 島
生貞元四年戊辰
卒會昌三年癸亥



續疑年錄卷一　譚瑩玉生覆校



海鹽吳　修子修編
張復之七十 詠
生晉開運三年丙午
卒宋大中祥符八年乙卯
王子明六十一 旦
生周顯德四年丁巳
卒宋天禧元年丁巳
馮道宗六十三 元



生開寶八年乙亥
卒景祐四年丁丑
晏同叔六十五 殊
生淳化二年辛卯
卒至和二年乙未
謝希深四十五 絳
生至道元年乙未
卒寶元二年己卯
王原叔六十一 洙
生至道三年丁酉
卒嘉祐二年丁酉
王伯庸五十八 堯臣
生咸平四年辛丑
卒嘉祐元年丙申
石守道四十一 介
生景德二年乙巳
卒慶歷五年乙酉
江鄰幾五十六 休復





生景德二年乙巳
卒嘉祐五年庚子
尹子漸五十 源
生景德二年乙巳
卒至和元年甲午
祖擇之八十 無擇
生景德三年丙午 以治平乙巳年六十推之
卒元豐八年乙丑
范景仁八十一 鎮 司馬光撰傳不書卒年今據蘇軾撰墓志
生景德四年丁未
卒元祐二年丁卯
張安道八十五 方平
生景德四年丁未
卒元祐六年辛未
韓稚圭六十八 琦
生大中祥符元年戊申
卒熙寧八年乙卯
丁元珍五十八 寶臣



生大中祥符三年庚戌
卒治平四年丁未
張正國六十七 遘
生大中祥符七年甲寅
卒元豐三年庚申
田明之七十 述古
生天禧九年辛未
卒元符三年庚辰
文與可 同

卒元豐二年己未　見東坡題篔簹谷偃竹記若年六十左右當生天禧中

范堯夫七十五　純仁

生天聖五年丁卯

卒建中靖國元年辛巳

孔經父五十一　文仲

生景祐五年戊寅

卒元祐三年戊辰

游景叔六十　師雄



生景祐五年戊寅

卒紹聖四年丁丑

李伯時　公麟　伯時以熙甯三年舉進士第陸佃爲中書刪定官若二十餘歲當生皇祐初年

晁說之七十一　以道

生嘉祐四年己亥

卒建炎三年己酉

尹彥明七十二　焞

生熙甯四年辛亥

卒紹興十二年壬戌

李伯紀五十六　綱

生元豐八年乙丑

卒紹興十年庚申

李愿中七十一　侗

生元祐三年癸酉

卒隆興元年癸未

岳鵬舉三十九　飛

生崇甯二年癸未





卒紹興十一年辛酉

虞彬父六十五　允文

生大觀四年庚寅

卒淳熙元年甲午

王龜齡六十　十朋

生政和二年壬辰

卒乾道七年辛卯

張敬夫四十八　栻

生紹興三年癸巳

卒淳熙七年庚子

蔡季通六十四　元定

生紹興五年乙卯

卒慶元四年戊午

黨世傑七十八　懷英

生金天會十二年甲寅　即宋紹興四年

卒金大安三年辛未　即宋嘉定四年

陸子靜五十四　九淵

生紹興九年己未



卒紹熙三年壬子

邱通密八十　處機

生金皇統八年戊辰　即宋紹興十八年

卒元太祖二十二年丁亥　即宋寶慶五年

喬壽朋八十六　行簡

生紹興二十六年丙子

卒淳祐元年辛丑

張樵翁　卿之

生淳熙十三年丙午　以寶祐癸丑七十二歲推之



耶律晉卿五十四　楚材

生金明昌元年庚戌

卒元癸卯　宋子貞撰碑云公以明昌元年六月二十日生癸卯五月十四日薨享年五十五案癸卯年止五十五若年五十五則卒在甲辰矣即宋淳祐四年先一年蒙古太宗殂后乃馬眞氏稱制

方巨山六十四　岳

生慶元五年己未

卒景定三年壬戌

許平仲七十三　衡



生宋嘉定二年己巳

卒元至元十八年辛巳

李仲實六十三　德輝

生元太祖十三年戊寅　即宋嘉定十一年

卒至元十七年庚辰

郝伯常五十三　經

生元太祖十八年癸未　即宋嘉定十六年

卒至元十二年乙亥

胡仲虎七十二　炳　史無年壽今據戴表元撰墓志

生宋嘉定十七年甲申

卒元元貞元年乙未

董彥材七十四　文用

生元太祖十九年甲申　即宋嘉定十七年

卒大德元年丁酉

謝君實六十四　枋得

生寶慶二年丙戌

卒元至元二十六年己丑　宋祥興二年己卯帝昺爲元所滅至己丑宋亡已十一年矣

方萬里七十 回

生宋寶慶三年丁亥 虛谷與牟獻之同庚見虛谷丙申正日壽獻之七十詩序若年在八十左右當卒於元大德間

金吉父七十二 履祥

生宋紹定五年壬辰

卒元大德七年癸卯

陳濟民七十 思濟

生元太宗四年壬辰 卽宋紹定五年

卒大德五年辛丑

劉會孟六十四 辰翁

生端平元年甲午 辰翁景定壬戌廷試年二十九應生端平元年元詩選小傳云大德元年卒年六十六則生紹定五年壬辰矣

卒元大德元年丁酉

文履善四十七 天祥

生端平三年丙申

卒元至元十九年壬午 祥興己卯宋亡至壬午歲又三年矣

錢舜舉 選

舜舉宋景定間鄉貢進士大德四年吉如求像款署猜[illegible]老人若年六十餘當生宋端平嘉熙間



鄭憶翁七十八 思肖

生宋嘉熙二年戊戌

卒元延祐二年乙卯

姚端甫七十六 燧

生元太宗十一年己亥 卽宋嘉熙三年

卒延祐元年甲寅

陳剛中六十四 孚

生元太宗十二年庚子



卒大德七年癸卯

謝皐羽四十七 翺

生宋淳祐九年己酉

卒元元貞元年乙未

劉夢吉四十五 因

生宋淳祐四年甲辰 卽元太宗十六年

卒元至元二十五年戊子

牟伯成七十八 應龍

生元定宗二年丁未 卽宋淳祐七年



卒泰定元年甲子

熊位辛六十六 禾

生宋淳祐七年丁未

卒元皇慶元年壬子

白廷玉八十一 珽

生元定宗三年戊申 卽宋淳祐八年

卒天歷元年戊辰

曹士開七十九 伯啓

生宋寶祐三年乙卯

卒元元統元年癸酉

李道復六十七 孟

生元憲宗五年乙卯 卽宋寶祐三年

卒至治元年辛酉

鮮于伯機四十六 樞

生元憲宗七年丁巳 卽宋寶祐五年○或云咸淳二年丙寅生

卒大德六年壬寅

鄧善之七十一 文原

生元憲宗八年戊午 卽宋寶祐六年



卒致和元年戊辰

宋子虛八十一 无

生元中統元年庚申

卒後至元六年庚辰

龔子甫六十 志[illegible]

生中統二年辛酉

卒延祐七年庚申

方叔淵七十七 瀾

生中統四年癸亥

卒後至元五年己卯

何養正六十八 中

生至元二年乙丑

卒至順三年壬申

劉桂翁八十三 詵

生至元五年戊辰

卒至正十年庚寅

元復初五十四 明善

生至元六年己巳



卒至治二年壬戌

貢仲章六十一 奎

生至元六年己巳

卒天歷二年己巳

安敬仲四十三 熙

生至元六年己巳

卒至大四年辛亥

杜伯原七十五 本

至正三年丞相脫脫以隱士薦授翰林待制行至杭州病篤辭歸若卽以是年卒當生于至元六

許益之六十八 謙
生至元七年庚午
卒後至元三年丁丑 年己巳卽宋咸淳五年也黃溍撰墓志云生至元三年
范亨父五十九 梈
生至元九年壬申
卒至順元年庚午
吳行可八十二 直方
生宋德祐元年乙亥 卽元至元十二年



卒元至正十六年丙申
錢翼之六十七 良右
生至元十五年戊寅
卒至正四年甲申
王止善七十一 艮
生至元十五年戊寅
卒至正八年戊子
馬伯庸六十 祖常
生至元十六年己卯
卒後至元四年戊寅 元詩選小傳云卒至正四年卒
孛朮子翬六十 魯翀
生至元十六年己卯
卒後至元四年戊寅
朱彥修七十八 震亨
生至元十八年辛巳
卒至正十八年戊戌
宋誠夫五十四 本
生至元十八年辛巳





卒元統二年甲戌
李明遠七十四 存
生至元十八年辛巳
卒至正十四年甲午
汲汝質八十五 希文
生至元十九年壬午
卒至正二十六年丙午
康里子淵五十一 回回
生至元二十年癸未
卒元統元年癸酉
貫酸齋三十九 雲石 西湖志餘稱酸齋辭世詩故我隨他四十年樂虛數言之也今據元史
生至元二十三年丙戌
卒泰定元年甲子
衞六體六十八 德嘉
生至元二十四年丁亥
卒至正十四年甲午
張仲舉八十二 翥



生至元二十四年丁亥
卒至正二十八年戊申
許可用七十八 有壬
生至元二十四年丁亥
卒至正二十四年甲辰
薛元卿五十七 元曦
生至元二十六年己丑
卒至正五年乙酉
趙仲穆 雍

生至元二十六年己丑
張光弼八十三 昱 以廬山集夫遊前辰歲年十六推之明祖徵至京已八十閔其老厚賜遣還若洪武元年八十則生至元二十六年己丑
黃子肅五十九 清老
生至元二十七年庚寅
卒至正八年戊子
鄭明德七十三 元祐
生至元二十九年壬辰
卒至正二十四年甲辰



吳文可六十四 景奎
生至元二十九年壬辰
卒至正十五年乙未
周宗道八十八 霆震
生至元二十九年壬辰
卒明洪武十二年己未
宋顯夫五十三 褧
生至元二十九年壬辰
卒至正四年甲申
呂仲實六十五 思誠
生至元三十年癸巳
卒至正十七年丁酉
朱澤民七十二 德潤
生至元三十一年甲午
卒至正二十五年乙巳
康里子山五十一 巙巙
生元貞元年乙未
卒至正五年乙酉

蘇伯衡八十三 友龍
生元貞二年丙申
卒洪武十一年戊午
吳立夫四十四 萊
生大德元年丁酉
卒至元六年庚辰
貢泰甫六十五 師泰
生大德二年戊戌
卒至正二十二年壬寅
徐方舟六十八 舫 宋濂撰墓銘今據元詩選小傳
生大德三年己亥
卒至正二十六年丙午
揭伯防七十四 汯
生大德四年庚子
卒明洪武六年癸丑
余廷心五十六 闕
生大德七年癸卯
卒至正十八年戊戌



傅與礪四十 若金
生大德八年甲辰
卒至正三年癸未
汪德輔六十九 克寬
生大德八年甲辰
卒明洪武五年壬子
陳子上五十三 高
生大德八年甲辰
卒至正二十六年丙午

泰兼善四十九 不華
生大德八年甲辰
卒至正十二年壬辰
舒道原七十四 頔
生大德八年甲辰
卒明洪武十年丁巳
華彥清六十九 幼武
生大德十一年丁未
卒明洪武八年乙卯



薩天錫 都剌
生至大元年戊申 以年二十登泰定丁卯進士推之
李彥聞五十五 士瞻
生皇慶二年癸丑
卒至正二十七年丁未
戴叔能六十七 良
生延祐四年丁巳
卒明洪武十六年癸亥
王原吉七十 逢
生延祐六年己未
卒明洪武二十一年戊辰
孫伯融四十 炎
生至治三年癸亥
卒至正二十二年壬寅
戴祖禹四十二 [illegible]
生泰定三年丙寅
卒至正二十七年丁未
盧公武五十 熊



生至順二年辛未
卒明洪武十三年庚申
王用文四十六 翰
生元統元年癸酉
卒明洪武十一年戊午
徐良夫六十三
生元統元年癸酉
卒明洪武二十八年乙亥
丁永庚九十 鶴年
生元統三年乙亥
卒明永樂二十二年甲辰 以壬辰年十八推之
王元章七十三 冕
生後至元元年乙亥
卒明永樂五年丁亥



續疑年錄卷二

譚瑩玉生覆校

續疑年錄卷三

海鹽吳修子修編

危大樸七十八 素
生元元貞元年乙未
卒明洪武五年壬子 以宋文憲集到元元年傳銘題詩計年四十一推知之 洪武三年出居和州再歲而卒

張志道七十 以寧
生元大德五年辛丑
卒明洪武三年庚戌



梁孟敬八十七 寅
生元大德七年癸卯
卒明洪武二十二年己巳

胡仲申七十五 翰
生元大德十一年丁未
卒明洪武十四年辛酉

王叔明 蒙 陶九成书王黃鶴詩序卒乙丑九月初十日也年七十以外當生元至大初年
卒洪武十八年乙丑

宋仲敏八十 訥
生元至大四年辛亥
卒明洪武二十三年庚午

陶主敬五十七 安
生元延祐二年乙卯
卒明洪武四年辛亥

劉具之六十三 炳
生元延祐四年丁巳
卒明洪武十二年己未

貝廷琚六十餘 瓊 年四十八始領鄉薦張士誠據吳累徵不就計



續疑年錄卷三 二

卒洪武十二年己未 其生年當在元延祐四五年朱彝尊撰傳云十一年九月致仕明年卒

趙子常五十一 汸
生元延祐六年己未
卒明洪武二年己酉

唐處敬四十四 肅
生元致和元年戊辰
卒明洪武四年辛亥 以朱彝尊撰傳三年免官歲餘卒推之

吳孟勤七十六 勤
生元至順元年庚午
卒明永樂三年乙酉

姚敬文六十六 恩恭
生元至順三年壬申
卒明洪武三十年丁丑

張來儀五十三 羽
生元元統元年癸酉
卒明洪武十八年乙丑

孫仲衍五十六 蕡



生元元統二年甲戌
卒明洪武二十二年己巳

姚廣孝八十五
生元元統三年乙亥
卒明永樂十七年己亥 列朝詩小傳永樂十六年卒年八十四今據靖難功臣錄以手書道衍永樂甲午年八十推之

滕用亨七十四 權
生元後至元二年丙子 據蘇州府志在官四年卒以延林堂漫錄永樂三年年七十召見推之

瞿宗吉八十七 佑
生元至正元年辛巳
卒明宣德二年丁未

宋仲珩三十七 璲
生元至正四年甲申
卒明洪武十三年庚申

高彥恢七十四 棅
生元至正十年庚寅
卒明永樂二十一年癸卯

唐愚士五十二 之淳



生元至正十年庚寅
卒明建文三年辛巳

趙撝謙四十五 謙
生元至正十一年辛卯
卒明洪武二十八年乙亥

王孟端五十五 紱
生元至正二十二年壬寅
卒明永樂十四年丙申

夏維喆六十五 原吉
生元至正二十六年丙午
卒明宣德五年庚戌

黃宗豫八十三 淮
生元至正二十七年丁未
卒明正統十四年己巳

金幼孜六十四
生洪武元年戊申
卒宣德六年辛亥

解大紳四十七 縉

生洪武二年己酉

卒永樂十三年乙未　楊士奇撰墓志張汝弼撰傳並同列朝詩小傳云年十九舉進士誤

胡光大四十九 廣

生洪武三年庚戌

卒永樂十六年戊戌

楊勉仁七十 榮

生洪武四年辛亥

卒正統五年庚申

楊宏濟七十五 溥

生洪武五年壬子

卒正統十一年丙寅

曾子棨六十一 棨

生洪武五年壬子

卒宣德七年壬子　高亮功按[illegible]曾門志云棨中永樂甲申會試年三十六以此推之當生洪武二年己酉

邵以先五十六 玘

生洪武八年乙卯

卒宣德五年庚戌

曹正夫五十九 端



生洪武九年丙辰

卒宣德九年甲寅

陳光世八十三 敬宗

生洪武十年丁巳

卒天順三年己卯

王行儉八十四 直

生洪武十二年己未

卒天順六年壬子

薛德溫七十三 瑄



生洪武二十二年己巳

卒天順五年辛巳　稱年考名臣記皆云七十三此據明儒學案

吳子傳七十九 與弼

生洪武二十四年辛未

卒成化五年己丑

于延益六十 謙

生洪武三十一年戊寅

卒景泰八年丁丑

沈貞吉八十餘 貞



生建文二年庚辰　以成化十八年壬寅年八十三推之

周伯器八十七 鼎

生建文三年辛巳

卒成化二十三年丁未

劉廷美 珏　廷美宣德中中應天鄉舉除刑部主事遷山西按察司僉事居三載封家官歸年甫五十若七十歲左右當生於永樂初年

卒成化八年壬辰

岳季方五十五 正

生永樂十六年戊戌

卒成化八年壬辰

邱仲深七十八 濬

生永樂十六年戊戌

卒宏治八年乙卯　以孝宗嗣位進大學士[illegible]補年七十一推之

王世昌七十六 越

生永樂二十一年癸卯

卒宏治十一年戊午

陳公甫七十三 獻章

生宣德三年戊申





卒宏治十三年庚申

東明古六十三 壁

生宣德九年甲寅

卒宏治九年丙辰

陳玉汝六十七 琦

生正統五年庚申

卒正德元年丙寅

金元玉五十三 琮

生正統十四年己巳

卒宏治十四年辛酉

王子衡七十一 廷相

生成化十年甲午

卒嘉靖二十三年甲辰

康對山六十六 海

生成化十一年乙未

卒嘉靖十九年庚子

錢孔周七十五 同愛

生成化十一年乙未

卒嘉靖二十八年己酉



周行之七十二 用

生成化十二年丙申

卒嘉靖二十六年丁未　夏言撰碑云戊申年卒今據徐階撰墓志

顧華玉七十 璘

生成化十二年丙申

卒嘉靖二十四年乙巳

唐虞佐七十 龍

生成化十三年丁酉

辛嘉靖二十五年丙午
安民泰五十四 國
生成化十七年辛丑
辛嘉靖十三年甲午
夏公謹六十七 言
生成化十八年壬寅
辛嘉靖二十七年戊申
孫太初三十七 一元
生成化二十年甲辰



辛正德十五年庚辰
張九清七十六 袞
生成化二十二年丙午
辛嘉靖四十年辛酉
薛君采五十三 蕙
生宏治二年己酉
辛嘉靖二十年辛丑
黃才伯七十七 佐
生宏治三年庚戌
辛嘉靖四十五年丙寅
華子潛七十八 察
生宏治十年丁巳
辛萬歷二年甲戌
皇甫子安五十 涍 列朝詩小傳云四十九今據文徵明撰墓志
生宏治十年丁巳
辛嘉靖二十五年丙午
皇甫子循八十 汸
王汝中八十六 畿



生宏治十一年戊午
辛萬歷十一年癸未
高子業三十七 叔嗣
生宏治十四年辛酉
辛嘉靖十六年丁酉
袁永之四十六 袠
生宏治十五年壬戌
辛嘉靖二十六年丁未
文德承七十四 伯仁
生宏治十五年壬戌
辛萬歷三年乙亥
陳子兼七十四 桊 文震孟撰傳云六十三今據茅坤撰墓志
生正德三年戊辰
辛萬歷九年辛巳
黃志淳六十六 姬水
生正德四年己巳
辛萬歷二年甲戌
茅順甫九十 坤



生正德七年壬申
辛萬歷二十九年辛丑
陸子傳六十四 師道 子傳嘉靖戊戌進士以禮部告歸年未三十隆慶初再以尚寶卿予告六年而卒其生年當在正德十年以前
楊椒山四十 繼盛
生正德十一年丙子
辛嘉靖三十四年乙卯
徐文長七十三 渭



生正德十六年辛巳
辛萬歷二十一年癸巳
項子京六十六 元汴
生嘉靖四年乙酉
辛萬歷十八年庚寅
宗子相三十六 臣
生嘉靖四年乙酉
辛嘉靖三十九年庚申
張伯起 鳳翼



生嘉靖六年丁亥 以萬歷甲辰年七十八推之
王伯穀 穉登
辛萬歷四十年壬子 壬子冬百谷賦白玉樓見眞賞日錄嘉靖甲子北遊約年三十後時約年八十當生於嘉靖十一二年間
王敬美五十三 世懋
生嘉靖十五年丙申
辛萬歷十六年戊子
李本寧八十 維楨
生嘉靖二十六年丁未
辛天啓六年丙寅
顧叔時六十三 憲成
生嘉靖二十九年庚戌
辛萬歷四十年壬子
湯若士六十八 顯祖
生嘉靖二十九年庚戌
辛萬歷四十五年丁巳
朱白民八十 鷺

生嘉靖三十二年癸丑
卒崇禎五年壬申
黃貞父六十九 汝亨
生嘉靖三十七年戊午
卒天啓六年丙寅
范長倩八十四 允臨
生嘉靖三十七年戊午
卒崇禎十四年辛巳
邢子愿 侗
生嘉靖三十九年辛亥 以列朝詩小傳萬曆二年年二十四歲試推知之
高存之六十五 攀龍
生嘉靖四十一年壬戌
卒天啓六年丙寅
過庭甫七十四 一龍 藏書錄云七十三今據傳
生隆慶元年丁卯
卒崇禎十三年庚辰
曾波臣八十餘 鯨



生隆慶元年丁卯 以順治三年丙戌年八十推之
張異度七十四 世偉
生隆慶二年戊辰
卒崇禎十四年辛巳
文文起六十三 震孟
生萬曆二年甲戌
卒崇禎九年丙子
歸文休七十二 昌世
生萬曆二年甲戌



順治二年乙酉卒
鍾伯敬五十一 惺
生萬曆二年甲戌
卒天啓四年甲子
曹能始七十四 學佺 閩雜錄云年七十三今據列朝詩小傳
生萬曆二年甲戌 池北偶談子生甲戌同曹能始
順治四年丁亥卒
張青甫六十七 丑
生萬曆五年丁丑



卒崇禎十六年癸未
姚孟長五十八 希孟
生萬曆七年己卯 以東林列傳萬曆壬子舉鄉試年三十四推之
卒崇禎九年丙子 先文文肅十日
林茂之八十七 古度 漁洋集云訪林翁萬曆甲辰同吳非熊遊武夷山詩至今甲辰六十年
生萬曆八年庚辰 以萬曆庚辰生推至康熙甲辰已八十五歲矣
康熙五年丙午卒 又詩載序稱以丙午下世
陳明卿五十六 仁錫
生萬曆九年辛巳
卒崇禎九年丙子
孫奇逢九十二 鍾元
生萬曆十二年甲申
康熙十四年乙卯卒
蕭伯玉六十七 士瑋
生萬曆十三年乙酉
順治八年辛卯卒
徐霞客五十六 宏祖



生萬曆十三年乙酉
卒崇禎十三年庚辰
黃幼元六十二 道周
生萬曆十三年乙酉
順治三年丙戌卒
吳思王五十八 麟瑞 倪鴻寶撰傳孫少宰慎諱
生萬曆十六年戊子
順治二年乙酉卒
趙景均五十 玢
生萬曆十九年辛卯
卒崇禎十三年庚辰
孫允執七十九 克宏
生萬曆二十年壬辰
康熙九年庚戌卒
倪玉汝五十二 元璐
生萬曆二十一年癸巳
卒崇禎十七年甲申
吳聖生五十二 麟徵



生萬曆二十一年癸巳
卒崇禎十七年甲申
楊維斗五十三 廷樞
生萬曆二十三年乙未
順治四年丁亥卒
項孔彰六十二 聖謨
生萬曆二十五年丁酉
順治十五年戊戌卒
彭務敏九十二 行先

生萬歷二十六年戊戌
康熙二十八年己巳卒

萬履安六十 泰
生萬歷二十六年戊戌
順治十四年丁酉卒

楊無補六十 補
生萬歷二十六年戊戌
順治十四年丁酉卒

譚元孩五十 貞良



生萬歷二十七年己亥
順治五年戊子卒

顧與治六十二 夢游
生萬歷二十七年己亥
順治十七年庚子卒

查伊璜七十七 繼佐
生萬歷二十九年辛丑
康熙十六年丁巳卒

張天如四十 溥
生萬歷三十年壬寅
卒崇禎十四年辛巳

金孝章七十四 俊明
生萬歷三十年壬寅
康熙十四年乙卯卒

陳定生五十三 貞慧
生萬歷三十二年甲辰
順治十三年丙申卒

陳乾初七十四 確



生萬歷三十二年甲辰
康熙十六年丁巳卒

黃蘊生四十一 淳耀
生萬歷三十三年乙巳
順治二年乙酉卒

姜如農六十七 埰
生萬歷三十五年丁未
康熙十二年癸丑卒

張考夫六十四 履祥
生萬歷三十九年辛亥
康熙十三年甲寅卒



杜于皇 濬
生萬歷三十九年辛亥 以康熙庚戌年六十推之

錢飲光八十二 秉鐙
生萬歷四十年壬子
康熙三十二年癸酉卒

陳言夏六十三 瑚
生萬歷四十一年癸丑



康熙十四年乙卯卒

姜如須四十 垓
生萬歷四十二年甲寅
順治十年癸巳卒

俞右吉六十六 汝言
生萬歷四十二年甲寅
康熙十八年己未卒

吳接侯二十七 晉書
生萬歷四十三年乙卯 伊秉綬墳海



卒崇禎十四年辛巳

吳仲木三十五 蕃昌
生天啟二年壬戌
順治十三年丙申卒

徐昭法七十三 枋
生天啟二年壬戌
康熙三十三年甲戌卒



續疑年錄卷三

譚瑩玉生覆校

續疑年錄卷四

海鹽吳　修子修編

王覺斯六十一 鐸
明萬歷二十年壬辰生
順治九年壬辰卒

王敬哉七十七 崇簡
明萬歷三十年壬寅生
康熙十七年戊午卒

傅青主 山
明萬歷三十三年乙巳生 池北偶談云年八十徵至都今據全謝山撰傳先生事略戊午年七十四推之



顧雲臣 見龍
明萬歷三十四年丙午生 以康熙甲子年七十九推之

馮孔伯八十三 溥
明萬歷三十七年己酉生
康熙三十年辛未卒

冒辟疆八十三 襄
明萬歷三十九年辛亥生
康熙三十二年癸酉卒

錢湘靈八十餘 陸燦
明萬歷四十年壬子生 以康熙三十七年戊寅序列朝詩小傳年八十七推知之

余不遠八十 思復
明萬歷四十二年甲寅生
康熙三十一年癸酉卒

査二瞻八十四 士標
明萬歷四十三年乙卯生





康熙三十三年戊寅卒

魏石生七十一 裔介
明萬歷四十四年丙辰生
康熙二十五年丙寅卒

朱致一七十二 用純
明萬歷四十五年丁巳生
康熙二十七年戊辰卒

萬祖繩七十七 斯年
明萬歷四十五年丁巳生
康熙三十三年癸酉卒

侯朝宗三十七 方域
明萬歷四十六年戊午生
順治十一年甲午卒

應嗣寅六十九 撝謙
明萬歷四十七年己未生 尚堯功棗林亭集康熙二十六年病革年六十九推之
康熙二十六年丁卯卒

魏壽伯五十八 際瑞
明萬歷四十八年庚申生



康熙十六年丁巳卒

毛稚黃六十九 先舒
明泰昌元年庚申生
康熙二十七年戊辰卒

梁玉立七十二 清標
明泰昌元年庚申生
康熙三十年辛未卒

朱旣庭八十五 實頴 尤侗撰七十壽序云少子三歲
明天啓元年辛酉生

康熙四十四年乙酉卒

笪在辛七十 重光
明天啓三年癸亥生
康熙三十一年壬申卒

嚴蓀友八十 繩孫
明天啓三年癸亥生
康熙四十一年壬午卒

魏叔子五十七 禧
明天啓四年甲子生
康熙十九年庚申卒



蔣虎臣五十 超
明天啓四年甲子生
康熙十二年癸丑卒

沈貞蕤六十一 荃
明天啓四年甲子生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卒

王子底四十八 士祿
明天啓六年丙寅生
康熙十二年癸丑卒

莊澹菴 同生
明天啓六年丙寅生

湯孔伯六十一 斌 徐乾學撰墓誌云五十九今據傳
明天啓七年丁卯生
康熙二十六年丁卯卒

葉星期七十七 燮
明天啓七年丁卯生
康熙四十二年癸未卒

倪闇公六十二 蛻
明天啓七年丁卯生
康熙二十六年戊辰卒
趙天羽七十九 吉士
明崇禎元年戊辰生
康熙四十五年丙戌卒
勵近公七十六 杜訥
明崇禎元年戊辰生
康熙四十二年癸未卒
彭駿孫七十 孫遹 據海鹽縣誌補閱經
明崇禎四年辛未生
康熙三十九年庚辰卒 據漁洋詩話庚辰九月卒
王子側五十 士祜
明崇禎五年壬申生
康熙二十年辛酉卒
惲正叔五十 壽平
明崇禎六年癸酉生
康熙二十九年庚午卒



李斯年七十六 繩遠
明崇禎六年癸酉生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卒
李天生 因篤
明崇禎六年癸酉生
孫彥和七十九 承義
明崇禎六年癸酉生
康熙五十年辛卯卒
徐公肅五十八 元文

明崇禎七年甲戌生
康熙三十年辛未卒
高澹游七十餘 簡
明崇禎七年甲戌生 以康熙四十七年戊子年七十五推之
宋牧仲八十 犖
明崇禎七年甲戌生
康熙五十二年癸巳卒
高二鮑五十七 層雲
明崇禎七年甲戌生



康熙二十九年庚午卒
申叔旆五十一 燧
明崇禎八年乙亥生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卒
李武曾六十 良年
明崇禎八年乙亥生
康熙三十三年甲戌卒
田綸霞七十 雯
明崇禎八年乙亥生
康熙四十三年甲申卒
李湘北六十五 天馥
明崇禎八年乙亥生
康熙三十八年己卯卒 張尚瑗撰譜
吳玫納六十三 爲龍
明崇禎九年丙子生
康熙三十七年戊寅卒
查韜荒五十 容
明崇禎九年丙子生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卒
秦留仙 松齡
明崇禎十年丁丑生 以順治乙未官庶常年十九推之
李分虎五十一 符
明崇禎十二年己卯生
康熙三十八年己巳卒
孫樹峯 岳頒
明崇禎十二年己卯生
任季角四十九 懋麟
明崇禎十三年庚辰生
康熙二十七年戊辰卒
顏修來四十七 光敏
明崇禎十三年庚辰生
康熙二十五年丙寅卒
喬子靜五十三 萊
明崇禎十五年壬午生
康熙三十三年甲戌卒
李杏卿七十七 光地



明崇禎十五年壬午生
康熙五十七年戊戌卒
文與也六十三 點
明崇禎十五年壬午生
康熙四十三年甲申卒
吳天章六十一 雯
順治元年甲申生
康熙四十三年甲申卒
高澹人六十 士奇

順治二年乙酉生
康熙四十三年甲申卒
魏禹平六十 坤
順治三年丙戌生
康熙四十四年乙酉卒
禹尚吉 之騄
順治四年丁亥生 以康熙丙寅年四十推之
查仲韋五十八 昇
順治七年庚寅生



康熙四十六年丁亥卒
查德尹八十二 嗣瑮
順治九年壬辰生
雍正十一年癸丑卒
朱文盎四十八 昆田
順治九年壬辰生
康熙三十八年己卯卒
陳廣陵八十五 元龍
順治九年壬辰生
乾隆元年丙辰卒
納蘭容若三十一 性德
順治十二年乙未生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卒
宋山言七十 至
順治十二年乙未生
雍正三年乙巳卒
徐壇長 用錫 雷鋐圭美堂集序云丙辰先生年八十
順治十三年丙申生



萬授衣八十三 經 高亮功褒全祖望撰神道碑
順治十六年己亥生
乾隆六年辛酉卒
陳北溟六十一 鵬年
康熙二年癸卯生
雍正元年癸卯卒
陸陸堂 奎勳
康熙四年乙巳生
蔣揚孫六十四 廷錫
康熙八年己酉生
雍正十年壬子卒
周少穆七十三 京
康熙十六年丁巳生
乾隆十四年己巳卒
陳世南七十 邦彥
康熙十七年戊午生
乾隆十二年丁卯卒
朱稼翁七十九 稻孫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生
乾隆二十五年庚辰卒
繆文子八十 曰藻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生
乾隆二十六年辛巳卒
錢主敬八十九 陳羣
康熙二十五年丙寅生
乾隆三十九年甲午卒
鄒原褒八十七 一桂

康熙二十五年丙寅生
乾隆三十七年壬辰卒
金壽門七十餘 農
康熙二十六年丁卯生 以乾隆丙子年七十推之
馬秋玉六十八 曰琯
康熙二十七年戊辰生
乾隆二十年乙亥卒
胡稚威六十三 天游
康熙三十五年丙子生



乾隆二十三年戊寅卒
雷貫一六十四 鋐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生
乾隆二十五年庚辰卒
梁養仲六十七 詩正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生
乾隆二十八年癸未卒
齊次風六十六 召南
康熙四十二年癸未生
乾隆三十三年戊子卒
徐鄰哉七十一 良
康熙四十三年甲申生
乾隆三十九年甲午卒
蔣質甫五十四 溥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生
乾隆二十六年辛巳卒
裘叔度六十二 日修
康熙五十一年壬辰生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卒
李繩翁七十九 集
康熙五十五年丙申生
乾隆五十九年甲寅卒
劉崇如八十六 墉
康熙五十八年己亥生
嘉慶九年甲子卒
錢宗磐五十三 維城
康熙五十九年庚子生
乾隆三十七年壬辰卒
江叔沄七十九 聲
康熙六十年辛丑生
嘉慶四年己未卒
紀曉嵐八十二 昀
雍正二年甲辰生
嘉慶十年乙丑卒
王琴德八十三 昶
雍正二年甲辰生



嘉慶十一年丙寅卒
王偉人八十一 杰
雍正三年乙巳生
嘉慶十年乙丑卒
靳价人五十九 榮藩
雍正四年丙午生
乾隆四十九年甲辰卒
孔信夫六十五 繼涑
雍正五年丁未生

乾隆五十六年辛亥卒
錢曉徵七十七 大昕
雍正六年戊申生
嘉慶九年甲子卒
李素伯四十九 文藻
雍正八年庚戌生
乾隆四十三年戊戌卒
畢纕蘅六十八 沅
雍正八年庚戌生



嘉慶二年丁巳卒
王禹卿七十三 文治
雍正八年庚戌生
嘉慶七年壬戌卒
余古農四十七 蕭客
雍正十年壬子生
乾隆四十三年戊戌卒
朱介裴八十一 休度
雍正十年壬子生
嘉慶十七年壬申卒
錢慈伯六十三 世錫
雍正十一年癸丑生
乾隆六十年乙卯卒
羅遯夫六十七 聘
雍正十一年癸丑生
嘉慶四年己未卒
桂未谷七十 馥
乾隆元年丙辰生





嘉慶十一年乙丑卒
方蘭坻六十四 薰
乾隆元年丙辰生
嘉慶四年己未卒
錢樹參六十八 維喬
乾隆四年己未生
嘉慶十一年丙寅卒
潘慎夫五十四 恭壽
乾隆六年辛酉生

乾隆五十九年甲寅卒
汪容甫五十一 中
乾隆九年甲子生
乾隆五十九年甲寅卒
錢獻之六十三 坫
乾隆九年甲子生
嘉慶十一年丙寅卒
黃小松五十九 易
乾隆九年甲子生



嘉慶七年壬戌卒
武虛谷五十五 億
乾隆十年乙丑生
嘉慶四年己未卒
奚鐵生五十八 岡
乾隆十一年丙寅生
嘉慶八年癸亥卒
洪稚存六十四 亮吉
乾隆十一年丙寅生

嘉慶十四年己巳卒
馮魚山六十 敏昌
乾隆十二年丁卯生
嘉慶十一年丙寅卒
吳侃叔五十七 東發
乾隆十二年丁卯生
嘉慶八年癸亥卒
黃仲則三十五 景仁
乾隆十四年己巳生
乾隆四十八年癸卯卒



續疑年錄卷四 譚瑩玉生覆校

續疑年錄補
梁元穎九十三 同書
雍正元年癸卯生
嘉慶二十年乙亥卒
趙耘菘八十八 翼
雍正五年丁未生
嘉慶十九年甲戌卒
姚姬傳八十五 鼐
雍正九年辛亥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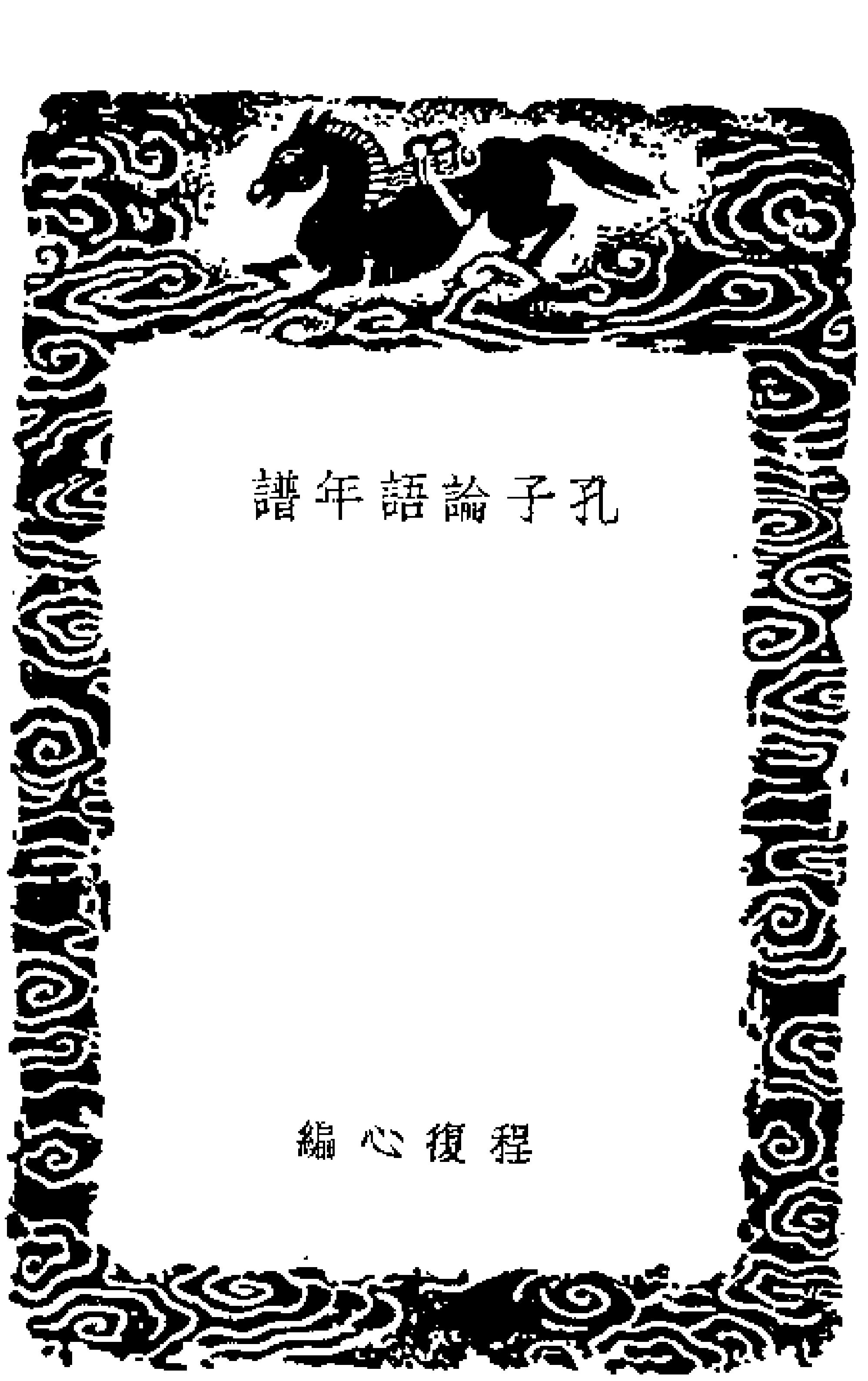
嘉慶二十年乙亥卒
翁正三八十六 方綱
雍正十一年癸丑生
嘉慶二十三年戊寅卒
段茂堂八十一 玉裁
雍正十三年乙卯生
嘉慶二十年乙亥卒
吳穀人七十三 錫麒
乾隆十一年丙寅生
嘉慶二十三年戊寅卒
孫伯淵六十六 星衍
乾隆十八年癸酉生
嘉慶二十三年戊寅卒
伊墨卿六十二 秉綬
乾隆十九年甲戌生
嘉慶二十年乙亥卒
張仲冶五十一 問陶
乾隆二十九年甲申生





嘉慶十九年甲戌卒

修所撰續疑年錄以嘉慶癸酉歲付刊閱今才五年而所識諸老相繼下世因補錄于後其間姬傳先生即為是書撰序山舟先生為題其籤淵如墨卿兩君並有參閱之助淵翁又以小篆書帙首老成凋謝時深[illegible][illegible]已之感何以為懷愴然書此歲戊寅夏五月海鹽吳修謹記




# 孔子論語年譜

元　星源程復心子見編

嘗考得論語中十五志學一章迺孔子自序一生年譜都是實心實理實事實話節節可按年歲履歷而明其言去夢奠不遠蓋作春秋後語也嬉戲陳俎豆即是志學不待十五十五以往問禮問官即是博學無方之學三十以往從昭公出亡留齊七年不仕齊魯此立之大節四十以往儒道修明不惑於老、楊、晏嬰見行可仕不惑於季平、陽貨此不惑之大節五十以往當學易之年攝相用魯魯國大治女樂去魯席不暇煖富貴貧賤夷狄患難畢聚十年之閒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此知天命之大節六十以往自衛反魯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詩三百篇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此耳順之大節七十以往九月而成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此從心不逾矩之大節按之歲籍記事記言表裏互見即事即理歲月昭如謹次孔子論語年譜於左

周靈王二十一年魯襄公二十二年己酉日庚子孔子生於魯國之昌平鄉陬邑父叔梁紇為陬邑大夫母顏氏孔子名丘字仲尼生而父卒六歲為兒嬉戲嘗陳俎豆設禮容羣兒化效相與揖讓名聞列國是歲顏路曾點生明年孔子七歲晏平仲治東阿設鄉學孔子居近往入其學是歲冉耕生明年孔子九歲見季札觀樂於魯是歲卞仲由生越二年孔子十一歲才過晏平仲鄭然明欲毀鄉校子產不毀孔子聞





之曰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是歲漆雕開生越三年孔子十五歲五禮六樂五射五御六書九數無不習而通其藝遂志於大學之道是歲閔損生孔子適魯聞孟仲之子殺豎牛於塞關之外乃慨然而論之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越二年孔子十七歲適周訪禮於老子魯大夫孟釐子誡其嗣懿子及南宮敬叔曰孔丘聖人之後年少好禮其達者與吾即沒若必師之越二年孔子十九歲娶宋亓官氏明年二十歲為魯委吏料量平曰會計當而已矣是歲生子昭公以二鯉魚賜之因榮君貺名鯉字伯魚明年孔子二十一歲為乘田畜蕃息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入助祭周公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明年孔子二十二歲之宋之杞求文獻不足已而反魯孔子身長九尺六寸人皆謂之長人而異之始教於闕里顏路曾點、琴張之徒往受學焉講肆近於馬隊明年孔子二十四歲母卒合葬於防明年孔子二十六歲母喪既辭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明年孔子二十七歲郯子來朝孔子見而問官既而告人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是歲孔子適宋適杞適鄭兄事子產時子產、禆諶諸子仕鄭定公善交鄰國孔子稱之曰為命禆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明年孔子二十八歲之郯見郯子而問禮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時有見程子於塗傾蓋而語之事明年孔子二十九歲適晉學琴於師襄習其志而見文王操焉師襄避席再拜曰吾子聖人也是歲冉雍、冉求生明年孔子三十歲適周問禮於老聃因適衛過秦境界不入反魯是歲齊景公適魯使晏嬰迎孔子與語說琴張將弔宗魯孔子正之子產卒孔子悲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明年孔子三十一歲景公遣使聘孔子子遂適齊景公欲以廩丘之邑為養辭反魯道始尊弟子信從者眾是歲高柴生明年孔子三十二歲在魯設教衛端木賜生明年孔子三十三歲適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時居於外館景公造焉周使至言先王廟災公曰何王之廟曰釐王之廟也既而使報釐王廟災公驚曰善乎聖人之智過人遠矣明年孔子三十四歲孟釐子卒孟懿子嗣與南宮敬叔師孔子學禮南宮敬叔請於魯昭公與孔子車一乘馬二匹豎子侍御與敬叔同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宏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於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興也觀明堂四門之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誡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孔子徘徊望之謂從者曰此周公之所以盛也既而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又入后稷之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三緘其口而銘其背孔子既讀斯文顧謂弟子曰行身如此豈以口過患哉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周使伯常騫問道孔子語以四戒去周老子送之曰當今之世聰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辯廣大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孔子曰敬奉教他日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默而識之學而不厭何有於我哉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

愛也。他日又曰。道不同。不相爲謀。時齊晏嬰、墨學也。宋墨翟爲非儒非樂之說。以譏孔子。老氏之徒楊朱。亦爲論非孔子。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孔子自周反魯。道彌尊。弟子日進。秦商、仲由、閔損、冉耕之徒、咸受學焉。南容三復白圭。孔子謂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四教、文行忠信。雅言、詩書執禮。罕言利命與仁。不語怪力亂神。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明年。孔子三十五歲。季平子僭。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又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又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昭公告子家駒曰。季氏爲無道。僭於公室久矣。吾欲殺之。何如。子家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曰。設兩觀。乘大輅。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季氏得民衆。君無多辱焉。昭公不從。季平子與郈昭伯以鬭雞故得罪昭公。公帥師擊平子。平子與孟孫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公師敗。奔齊。時公居於長府。欲逐殺季平子。以及於難。先是。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至是。公奔齊。魯亂。孔子適齊。爲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景公取魯之鄆邑以居昭公。孔子三十六歲。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是歲。樊須生。明年。孔子三十七歲。歸魯見延陵季子葬子。以爲合禮。復適齊。明年。孔子三十八歲。顏淵生。孔子三十九歲。四十歲。四十一歲。四十二歲。皆在齊。留七年。齊人高柴、公冶長、從游。孔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景公問政。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景公將以尼谿之田封孔子。晏嬰沮之曰。孔子儒者。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又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遂接淅而行。反於魯。是年。昭公薨於乾侯。定公立。孔子在齊時。往觀呂梁之水。因而至吳。又遊越時。吳闔閭伐越。墮會稽。得骨節專車。吳使問孔子。孔子答以防風氏之骨。吳客曰。善哉聖人。是歲。公西赤生。明年。孔子四十三歲。定公元年。季平子強僭。陽貨專政。孔子不仕。退修詩書禮樂。以教弟子。弟子彌衆。生自遠方。莫不受業。如衛人端木賜、秦人石作蜀、陳人公良孺、蔡人漆雕開、以及商瞿、梁鱣、巫馬施、冉雍、冉求。皆及門。遂入洙泗。設教杏壇。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矣。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瞰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是歲。澹臺滅明、有若生。明年。孔子四十四歲。在魯。衛卜商生。孔子四十五歲。在魯。吳言偃生。孔子四十六歲。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嘆曰。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明年。孔子四十七歲。季平子卒。陽貨囚季桓子與盟而釋之。時公山





弗擾爲費宰。恃倚陽貨。各以邑叛。弗擾召孔子。子欲往。子路不說。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然亦卒不行。季桓子立。孔子爲中都宰。陽虎將以君之璠璵斂平子。附以珠玉。孔子聞之。歷級而救焉。曰。送死而以寶玉。是猶曝屍於中原也。乃止。桓子穿井得土缶。中有物。問孔子曰。得狗。子曰。以邱所聞。羊也。木石之怪。夔罔閬。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羵羊。齊有一足之鳥。飛集於公朝。舒翅而跳。景公大怪之。使使聘魯問孔子。曰。此鳥名商羊。水祥也。昔兒童有屈一腳。振肩而跳。其謠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齊有之。其應至矣。急告民趨治溝渠。修隄防。頃之大霖雨。水溢泛諸國。傷害人民。齊有備不敗。景公曰。聖人之言。信而有徵矣。是歲。曾參生。鄭隱公賦即位。將冠。使大夫因仲孫問禮於孔子。孔子告以如世子之冠。有冠頌。是歲。孔子始讀易。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明年。孔子四十八歲。爲中都宰。制爲養生送死之節。強弱異任。長幼異食。五十異粻。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寢。膳飲從遊。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路不拾遺。器不雕僞。市不貳價。四寸之棺。三寸之槨。因邱陵爲墳。庶人懸棺。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方則之。公謂孔子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曰。雖天下可也。何但魯國哉。曰。齊一變至于魯。魯一變至於道。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是歲。顓孫師生。明年。孔子四十九歲。進位司空。別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五土之性。使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先是。季平子葬昭公於墓道之南。孔子溝而合諸墓焉。謂桓子曰。貶君以彰己罪。非禮也。今合之。所以揜夫子之不臣。是歲。陽貨竊魯寶玉大弓。入讙陽關以叛。不齊生。明年。孔子五十歲。由司空爲司寇。國人誦之曰。麛裘而鞸。投之無戾。鞸之麛裘。投之無郵。既而設法不用。無奸民。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惟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閾。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君命召。不俟駕而行。孔子與於蜡賓。既游於觀之上。言偃侍。喟然嘆曰。夫魯之郊與禘。皆非禮。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宋之郊也契。是天子之事守也。天子以杞宋二王之後。周公攝政致太平。而與天子同是禮也。又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是歲。冉儒、曹卹、伯虔、顏高生。明年。孔子五十一歲。當周敬王十九年。魯定公九年。爲魯大司寇。攝行相事。與聞國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於兩觀之下。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時有父子訟者。夫子同狴執之。三日不別。其父請止。孔子赦之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是歲。閔

子騫爲費宰．問政．於是孔子有執轡之論．孔子通問於高昭子．於是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時原思爲孔子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是歲．陽貨奔齊．齊將執之．逃奔晉．歸寶玉大弓於魯．孔子五十二歲．爲大司寇．攝行相事．魯有販羊者沈猶氏．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公慎氏妻淫不制．慎潰氏奢侈逾法．鬻六畜者飾僞以儲價．及是．則沈猶氏不敢飲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三月．鬻牛馬者不儲價．賣羔豚者不加飾．男女別途．耕者遜畔．行者遜路．道不拾遺．男尙中正．女尙柔順．四方客至如歸．國人謠之曰．袞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袞衣．惠我無私．先是．齊魯侵伐無寗歲．孔子用魯．於是春及齊平．夏．齊景公會魯定公于夾谷．孔子相．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子謂梁丘據曰．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趨進．翼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是歲．好會成．孔子聘於齊．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享禮．有容色．私覿．愉愉如也．既聘．返魯．明年．孔子五十三歲．齊晏子卒．孔子遣代弔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是歲．孔子學易．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明年．孔子五十四歲．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於是言於定公曰．臣聞家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古之制也．今三家過制．請損之．使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不狃、輒、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公圍成．弗克．孔子爲閔子爲上卿．不用．齊黎鉏計沮孔子曰．鄰國有聖人．己國之憂也．歸魯女樂．桓子受之．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不稅冕而行．爲雉噎之歌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子路共之．三嗅而作．於是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是歲．叔仲會生．明年．孔子五十五歲．失魯司寇．將之荊．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不果行．於是子適衛．冉有僕．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至儀．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衛靈公聞孔子至．喜而郊迎．孔子至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





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竟不主彌子．居頃之．或譖孔子於衛靈公．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一入．孔子恐獲罪焉．是時．衛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居十月．去衛適曹至宋．明年．孔子五十六歲．自宋適陳．過匡．陽虎嘗暴於匡．孔子狀類陽虎．匡人拘焉五日．弟子懼．子路怒．奮戟將與之戰．孔子止之．使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曲三終．匡人解甲而去．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是時．孔子使從者爲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他日．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明年．孔子五十七歲．自匡過蒲．月餘反衛．主蘧伯玉家．時公叔文子爲大令尹．治嚴而家富．孔子問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爲文矣．子謂衛公子荊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衛靈公夫人南子．宋女也．有淫行．遂世子蒯聵出奔宋．使人求見孔子．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居衛月餘．靈公與南子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醜之．他日．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又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則難乎免于今之世矣．去衛．過曹．曹伯陽不答．去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是時．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司馬桓魋將要而殺之．伐其樹．孔子微服而過宋．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時桓與弟子．頎、子車、同惡．將爲亂．魋弟司馬牛從孔子遊．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孔子自宋適鄭．弟子相失．獨立鄭東門外．鄭人姑布子卿謂子貢曰．東門有人焉．其長九尺六寸．河目龍顙．其頭似堯．其項似皋陶．其肩類子產．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然似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子曰．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去鄭適陳．是歲．魯定公薨．哀公立．明年．孔子五十八歲．歲當饑．至陳．主於司城貞子．時有隼集於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咫．陳侯問焉．孔子曰．隼之來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肅慎氏貢楛矢．以分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公使人求得之故府．金櫝如之．陳侯就孔子燕遊．行路之人云．魯司鐸災及宗廟．以告孔子．孔子曰．其桓僖之廟乎．桓僖之親盡矣．功德不足以存其廟．而不毀．是以天災加之．三日．魯使至．問焉．則桓僖也．陳侯謂子貢曰．吾乃今知聖人之可貴．子貢曰．君今知之．可以未若專其道而行其化之善也．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是歲．子貢始用於魯．孔子在陳．聞定公薨．許反魯而弔．居魯與弟子講學．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

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記曰。顏淵十八。天下歸仁。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顏淵、季路、侍。有者各言爾志之間。子路、顏淵、以次對。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有知爾何以之對。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孟武伯師事孔子。問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時有樊遲從遊。問知問仁之答。遽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齊大夫子高適魯。見孔子。曰。今而後知泰山之為高。淵海之為大也。是歲。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報攜李也。明年。孔子五十九歲。自魯將適晉。晉趙簡子攻范中行氏。伐中牟。趙氏家臣佛肸為中牟宰。以中牟畔。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聞諸夫子。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終亦不果往。復適陳。會陳湣公初立。晉、楚爭彊。更伐陳。及吳夫差侵陳。陳常被寇。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為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遇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鬪而死。鬪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至衛。衛靈公聞。曰。蒲可伐乎。孔子曰。可。其男子有死之志。婦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公曰。善。然不伐蒲。時靈公在位四十二年。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嘆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孔子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



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問焉。子曰。竇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趙氏未得志之時。須此二人而後從政。得志而殺之。君子惡傷其類也。鳥獸之於不義。尚知避之。況於人乎。乃還。息於陬。作陬操以哀之。而反乎衛。復主遽伯玉家。初伯玉以史魚薦仕。時已不仕。孔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遽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靈公問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衛人從後削其跡。復如陳。是歲。衛靈公卒。立孫輒。是為衛出公。趙鞅內太子蒯聵於戚。陽虎使太子絻八人衰絰。僞自衛迎者。哭而入。遂居焉。冉有問於子貢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明年。孔子六十歲。齊助衛圍戚。以蒯聵在故也。孔子在陳時。被兵久。孔子無上下之交。纍厄而居於桑落之下。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子謂子貢曰。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子曰。由。知德者鮮矣。陳湣公起陵陽之臺。未畢。數殺人。聞孔子曰。周作靈臺。亦殺人乎。對曰。靈臺以子道來。何殺人之有。遂罷。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子張書諸紳。秋。季桓子病。輦而觀魯城。嘆曰。昔此國幾何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欲召孔子。公之魚曰。昔我先君用之不終。為諸侯笑。今又用之。倘不能終。是再為諸侯笑。康子曰。則誰



召而可。曰。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子貢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誡曰。即用。以孔子為招云。明年。孔子六十一歲。自陳遷於蔡。蔡昭公將如吳。公孫翩射殺昭公。楚侵蔡。秋。齊景公卒。孔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是歲。魯亳社災。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明年。孔子六十二歲。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孔子曰。近者悅。遠者來。葉公語孔子曰。吾黨之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孔子以葉公可與言。在葉日久。時宰予為齊大夫。使楚。子貢為楚信陽宰。葉公賢遇之。楚昭王欲以安車象飾遺孔子。宰予曰。夫子言不離道。動不違仁。仕而有祿。不以為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臣知夫子無用此車也。王曰。今而後知夫子之德也。於是昭王使使奉金幣聘孔子。時昭王渡江。有物觸王舟。王獲而怪之。使使問孔子。孔子曰。此萍實也。惟霸能獲焉。子游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曰。吾昔之鄭。過乎陳之野。聞小兒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此楚王之應也。明年。孔子六十三歲。自蔡適陳。吳伐陳。楚救陳。昭王軍於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使人來聘孔子。子貢自信陽至。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聖人。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留陳



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相與發徒兵距孔子。孔子不得行。絕糧七日。孔子時愈慷慨講誦。絃歌不衰。召子路、子貢、顏淵、而問焉。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奚為至於此。顏淵以次對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子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使子貢之楚。楚昭王發兵迎孔子。孔子浮海至楚。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孔子既見昭王。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曰。王之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將帥。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楚之祖封於周。號為子男。今孔子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使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會昭王有疾。不祭河神。孔子曰。楚昭王可謂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昭王尋卒於城父。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孔子自楚反蔡。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避之。不得與之言。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與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子路從

而後。過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孔子自楚反。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明年。孔子六十四歲。時衛君輒父不得立。諸侯數以為讓。而孔子弟子多仕衛。於是子路為蒲宰。孔子過蒲。有三善之歎。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子路無宿諾。時子貢為衛大夫。結駟連騎而過原憲於窮巷。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孔子在衛。出遊於吳。適季札葬。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葬。過舊館人之喪。脫驂而賻之。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於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他日。曰。魯衛之政。兄弟也。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末之難矣。夫子擊磬之地。在於朝歌。朝歌城北有殷太師墓。夫子題曰。殷比干墓。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子曰。殷有三仁焉。衛。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以其女妻之。疾誘其初妻之娣。為之立宮。與文子女如二妻之禮。文子怒。將攻之。孔子舍蘧伯玉之家。文子執而訪焉。孔子曰。簠簋之事。則嘗聞學之矣。兵甲之事。未之聞也。退而命駕欲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乎。文子遽自止之。曰。圉也豈敢度其私哉。亦防衛國之難也。將止。會冉有為季氏將師。與齊戰于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有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之至於此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無以小人間之。則可矣。康子乃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孔子之去魯。十有一歲而反乎魯。蓋周敬王三十一年。魯哀公六年也。明年。孔子六十五歲。居魯。哀公館焉。公自阼階。孔子賓階。升堂侍立。公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未知其為儒服也。公曰。敢問儒行。孔子曰。略言之則不能終。悉言之則留更僕。未可以對。哀公命席侍坐。悉陳儒行。公曰。終沒吾世。不敢復以儒為戲矣。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又問政。對曰。政之急。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公曰。為之奈何。對曰。省力役。薄賦斂。則民富。崇禮教。遠罪戾。則民壽。君者、舟也。民者、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公曰。吾於是廢山澤之禁。施關市之稅。以惠百姓。又問政。對曰。政在選臣。又問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





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又問政。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季康子患盜。問于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又問政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子游為武城宰。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時孔子弟子子賤為單父宰。季路、冉求、仲弓為季氏宰。有若仕於公室。樊遲仕孟氏。仲弓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又曰。雍也可使南面。子夏仕為魯大夫。吳與魯會鄫。徵百牢。吳太宰嚭召康子。康子使子貢往。子貢對以周禮。與正百牢之徵。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太宰知我乎。我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于孔子。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季氏遂不果伐。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亦不果使。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明年。孔子六十六歲。亓官氏卒。期年。伯魚猶哭。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由是子路去魯適衛。為孔文子邑宰。子羔亦仕衛。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孔子追述三代之禮於龜、蒙、鳧、嶧、洙、泗、杏壇之間。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於是討論墳典。刪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凡百二十篇。序其略曰。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於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古者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關雎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凡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又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也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又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遂以詩授子貢、子夏。明年。孔子六十七歲。定禮樂。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子張問十世可知也。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又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

云乎哉.又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因歎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師摯去官久.蔽毁樂者無人云.於是.删習禮樂者.稱子游.子夏.有若.時宓子賤爲單父宰.彈琴不下堂.而單父治.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闕黨童子叔仲會於孔族.年相比.俱執筆迭侍於夫子.將命出入.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他日.語武伯曰.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明年.孔子六十八歲.晚而喜易.作十翼以贊易道.爲上彖.下彖.大象.小象.上繫.下繫.文言.序卦.說卦.雜卦.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遂以易授商瞿.子夏亦傳易.至是.備王道.成六藝.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皆異能之士也.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如顏濁鄒之徒.頗受業者甚衆.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又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達巷黨人童子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牢曰.子云.我不試.故藝.明年.孔子六十九歲.昭夫人孟子卒.孔子往弔.適季氏.不絰.孔子投絰而不拜.子游曰.禮與.孔子曰.主未成服.則弔者不絰.禮也.退而曰.居上不寬.爲下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是歲.齊國書帥師伐魯.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師不踰溝.樊遲請三刻而踰之.右師奔.孟之反後入.以爲殿.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冉有用矛於齊師.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五月.哀公會吳於橐皋.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哀公不欲.使子貢對.使者曰.盟.所以周信也.今曰必尋盟.盟可尋也.亦可寒也.吳從子貢之言.不果尋盟.衛孔圉既葬.謚曰文.子貢問之.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孔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是歲.孔子之孫伋生.伯魚卒.伯魚生於昭公九年.既長.昭公以幣召.稱疾不行.年五十.以哀公十二年卒.後數月.顏淵卒.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他日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於季康子問.亦云.明年.孔子七十歲.致仕.吉月.必朝服而朝.先是.季康子欲用田賦.使冉有訪於仲尼.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之.又何訪焉.弗聽.至是用田賦.季氏富於周公.冉求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冉子退朝.子





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孔子侍食於哀公.設桃與黍.君祭.孔子先飯黍.而後飯桃.君問焉.曰.黍爲五穀長.不聞以賤雪貴.一日.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明年.孔子七十一歲.周敬王三十九年.魯哀公十四年也.春.西狩獲麟.叔孫氏之車士曰鉏商.采薪於大野.獲麟焉.折其前左足.載以歸.叔孫以爲不祥.棄之郭外.使人告孔子曰.有麏而角者.何也.孔子觀之曰.麟也.胡爲來哉.胡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襟.叔孫聞之.然後取之.子貢問曰.夫子何泣爾.孔子曰.麟之至.爲明王也.出非其時而見害.吾是以傷哉.他日.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喟然歎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曰.弗乎弗乎.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又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于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曰.吾之於人也.誰毁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次也.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孔子作春秋.九月而成.絕筆於獲麟之一句.因所感以此終也.是時.春秋.孝經既成.孔子與七十二子.向北辰磬折告備於天.有赤虹自天而下.化爲黃玉.其刻文.孔子受而跪讀之.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春秋屬商.孝經屬參.子游.子夏.侍側.閔孝.雖作孝經.時語.是歲.子路在魯.小邾射來奔.季康子命子路要之.子路不許.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子樂.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齊陳恆欲作亂.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以伐魯.孔子謂弟子曰.魯墳墓所處.二三子何爲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五國各有變.孔子曰.夫其亂齊存魯.吾之初願.若彊晉以敝吳.使吳亡而越霸者.賜之說也.於是子路復之衛.爲孔文子之子孔悝邑宰.是歲.齊陳成子攻殺宰予於庭.因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

敢不告也。明年。孔子七十二歲。孟懿子卒。孔子往弔。冉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是歲。伯牛卒。仲弓亦卒。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惟弟子不能學也。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是歲冬。閏十二月。衞蒯聵自戚來。攻出公輒。劫孔悝盟。子路結纓而死。出公之難。出公奔魯。孔子聞亂。曰。柴也其來乎。由也其死矣。已而果死。夫子哭之中庭。曰。噫。天祝予。天祝予。人有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明年。孔子七十三歲。夏四月。孔子晨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而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吾將安仗。哲人其萎。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歎而言曰。賜。女來何遲。予疇昔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卽與賓主夾之。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而丘也。殷人也。夫明王不興。則天下其孰能宗余。余逑將死矣。遂病。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疾革。哀公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前後寢疾七日而終。時周敬王四十一年。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也。哀公誄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於乎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貢曰。公其不沒於魯乎。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矣。既卒。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夫子之喪顏回也。若喪其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余請喪夫子如喪父而無服。於是弟子皆弔服而加麻。出有所之。則由經。子夏曰。入宜經可居。出則不經。子游曰。吾聞諸夫子。喪朋友。居則經。出則否。喪所尊。雖經而出可也。孔子之喪。公西赤掌殯葬爲之志。兼用三代之禮。所以尊師且備古也。葬于魯城北泗水上。入地不及泉。而封爲偃斧之形。高四尺。樹以松柏。泗水爲之逆流。弟子多家於墓。行心喪之禮。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名其居曰孔里。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游、子張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尙已。衞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愼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





於堯舜遠矣。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邱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于民。亦類也。出于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于孔子也。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孔子沒時。子思五歲。嘗受業曾子於家廟。既長。居於衞。爲衞侯臣。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因薦苟變於衞侯。在衞縕袍無裏。三旬九食。田子方遺以狐白裘。不受。年六十二。嘗困於宋。作中庸上下二篇。以昭明聖祖之德。後反於魯。爲繆公師。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不能安子思。乃歸隱。教授其徒數百人。道卒。傳於孟軻。年及百餘歲卒。子思生白。字子上。

按孔子生卒年月。體多聚訟。而仕止久速。先後紛糅。其孰從而辨之。所憑據者。左傳、公羊、穀梁、國語、家語、史記孔子世家、及弟子列傳、韓詩傳、諸書爲最古而近眞。然就諸書之中。已自齟齬難合。若孔氏志、先聖本紀、祖庭廣記、孔庭纂要、孔氏世譜、孔子圖譜、歷聘紀年、闕里志。其後以至潘氏通紀、素王紀事、聖門志、聖賢冢墓志、事蹟圖譜辨等書。又其後已浸淫轉寫。愈失本來。沿流不若溯源。披枝會須見本。總必取近古之原文爲主。以後來之流傳爲參。其牴牾之故。去其拉改之謬。如誅少正卯本見家語。而朱子疑其不實。以至南宮敬叔之隨車適周。晏子尼谿之沮。郈宰司空之治。冉有訪田賦。子路要盟之事。後來準本圖譜妄辨。亦因疑爲不實。至其所稱實者。年歲卒見淆亂。作意必或云云。抑何敢於顚倒無稽也。卽如委吏乘田。明是少賤爲貧之官。見孔氏志。而妄遷於司寇之比年。主顏讎由、謝彌子主。明是靈公餘桃之日。見戰國策。而妄移於衞輒之既立。小邾要盟。自在獲麟之歲。子路復往仕衞死衞之時。而妄訾左傳爲誣。此圖譜辨之至舛也。至如史家之辭。先經起義。後經終事。并在一筆。匪云同時。孟懿子、南宮敬叔。師孔子。自在僖子不能相禮之年。二子往師孔子。自在及僖子卒之歲。相去遠隔。史記於司職吏之下。卽有由是而司空。已而去魯。斥乎齊。逐乎宋衞。困乎陳蔡之間。於是反魯一段。蓋總繫後文。以起義終事之旨。跌宕頓挫其辭。而昧者謬認記孔子早歲之事。毋乃爲龍門掩口乎。若夫攝相。明是魯哀十二年。而朱子以爲十四。反魯、明是孔子六十四歲。而朱子以爲六十八。此大左也。更有兩事而誤爲一事者。如絕糧、一在陳爲厄上下之交。一在陳、蔡之閒。爲兵拒不得往楚。一學易在五十之閒。一贊易在七十之前。而執彼疑此。則紛紜無已矣。若夫子、退必修詩書禮樂。一生皆然。記宜散見。刪述之業。老乃畢功。惟春秋則止一番作略耳。愚述論語年譜。就諸書枘鑿矛盾之處。參互會通。辭期無礙。義歸決定。從古什九。從今什一。記傳得論孟而銳光可交。論孟得記傳而符券可合。所不敢懸虛附會者。惟況論道德。與評論及門至追述昔人往事。如令尹子文、柳下惠、孟公綽、二臧孫、蘧、不與孔子同時者。不入年譜。伯魚、子思、諸書顚末並不詳。闕里志所載孔子閒居子思再拜請對。及宋大夫樂朔問答語。以至不受魯相事。悉本孔叢子。文不雅馴。不足考據。漢書藝文志無孔叢子名。蓋贋書也。





102
14A

今禮記四十九篇。而孔叢子云四十九篇。明係傳譌。藝文志。儒家、子思子二十三篇。又禮家、中庸說二篇。蓋稱子思子二十三篇。實該中庸。稱中庸說二篇。實該大學。今小戴禮記所載中庸第三十一。大學第四十二。庸在學先。現存十三經暨本禮記一經中。無別出。則知中庸上下篇外。無子思子。小戴記無全曾子書。大戴記乃有十篇曾子書。手筆意旨。與大學懸絕。即十目所視三句。特標曾子曰。便驗非曾子書矣。子思生平。史無記事。茲特本孟子稱述。及賈誼新書所載。附見孔子。蓋孟子自稱私淑諸人。本受業於子思之門人。猶在見知聞知中也。記稱叔梁紇與顏氏野合而生孔子、世多疑之、按古禮、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女子七七四十九陰絕、男子八八六十四陽絕、過此爲婚、不當年者曰野合、時叔梁紇年逾六十四、與顏氏少女、生孔子而尋卒、故云、又孔子生卒年月、諸書雖存疑義、以周正建子、改朔不改月、同於夏正建寅者計之、蓋生于周靈王二十一年、魯襄公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七日、申時、其所生八字、實己酉、乙亥、庚子、甲申也、沒于周敬王四十一年、魯哀公十六年、壬戌、四月己丑日、

# 孟子年譜

程復心編

# 孟子年譜

元　星源程復心子見編

孟子非編年之書。安得以見梁惠王爲應聘第一事。其見齊宣王。實前乎此矣。後乎此而去梁。則見齊湣王矣。一見曰叟。知非復四十不動心之時。其不以遊梁始甚明著也。如齊卿相。則四十不遠時語也。梁則何以始梁惠王也。孟子一書無非欲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而弗放其良心也。以見梁惠王始。以不仁梁惠王終。以仁義君民之治統爲前序。以堯、舜、湯、文、孔子。見知聞知之道統爲後序。此孟子作書之大旨。全不因歲月編次。故知不自見梁惠王始也。楮曰不然。滕文公問事齊楚。恐齊築薛。何以越在前。而滕文公爲世子。滕定公薨。何以越在後也。是知孟子之篇義。非編年也。然則孟子不可編年乎。曰。論語可編年。孟子何不可編年。論語編年。所以補孔子世家也。孟子編年。所以補孟子列傳也。本太史公世家、列傳之記事。以證記事本論語、孟子之記言。以參記事。而孔、孟之記事履歷。思過半矣。惟子思中庸。史無記事。而孔叢子所載語不雅馴。無足考據。故止附見孔子。凡於史記世家、列傳、及竹書紀年、皇極經世、韓詩外傳、劉向列女傳之外。別采他書以裨益孟子履歷者。皆譌謬。於是乎本孟子書作孟子編年略。

孟子名軻。字子車。一云字子輿。魯三桓孟孫氏之後。魯、鄒邑人也。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即叔梁紇所治





地。爲故鄒城。孟子居。去故鄒城五十里。孟子曰。近聖人居。若此其甚也。生三歲。喪父。其母氏賢。其舍始近墓。孟子少。嬉戲爲墓間事。踊躍築埋。母曰。此非所以居吾子也。去舍市。其嬉戲爲賈衒事。母又曰。此非所以居吾子也。遂徙舍學宮之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可以居吾子矣。孟子少時誦。其母方織。孟子輟然中止。乃復進。其母知其喧也。呼而問之曰。何爲中止。對曰。有所失。復得。其母引刀裂其織。以此戒之。自是之後。孟子不復喧矣。受業子思之門人。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孟子居鄒。教授弟子。不見諸侯。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樂也。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達財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公孫丑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見。段干木逾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納。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瞰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瞰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孟子曰。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爲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出疆必載質。何也。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哉。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孟子居魯久之。齊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騶衍、淳于髡、田駢、接予、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招孟子。孟子往爲齊宣王客卿。時孟子年四十歲矣。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與。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

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如是孰能禦之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曰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於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太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時周顯王三十六年蘇秦說六國為從親以擯秦秦為從約長佩六國相印是歲燕文公卒太子立是為易王易王初立齊宣王立十年矣明年宣王因燕喪伐燕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





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宣王勿聽取燕十城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眾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于是燕易王謂蘇秦曰往日先生至燕而先王資先生見趙遂約六國從今齊先伐趙次伐燕以先生之故為天下笑先生能為燕得侵地乎蘇秦大慚曰請為王取之乃見齊宣王再拜俯而慶仰而弔王曰是何慶弔相從之速也蘇秦曰燕雖弱小秦王之少壻也大王利其十城而長與彊秦為仇今使弱燕為鴈行而彊秦敝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是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愀然變色曰然則奈何蘇秦曰古之善制事者轉禍為福因敗為功大王誠聽臣計即歸燕之十城燕無故而得十城必喜秦王知以己之故而歸燕之十城亦必喜此所謂棄仇讎而得石友者也王曰善於是乃歸燕之十城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曰以齊王猶反手也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孟子處齊有憂色擁楹而歎孟母見曰子擁楹而歎若有憂色何也對曰軻聞之君子稱身而正位不為苟得而受賞不貪榮祿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冪酒漿養姑舅縫衣裳而已故有閨內之修而無境外之志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子何憂乎居亡何孟母卒於齊歸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曰古者棺椁無度中古棺七寸椁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朞之喪猶愈於已乎孟子曰是猶或紾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為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為者也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曰於傳有之曰臣弒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

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王勃然變乎色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王曰禮爲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爲服矣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爲之服矣今也爲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爲人也後名實者自爲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曰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於是孟子知齊宣王不能用去齊時梁惠王立三十五年矣數敗於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孟子鄒衍淳于髡皆至梁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而已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對曰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使民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爲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爲民父母也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脩其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越明年惠王卒子襄王立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孰能與之對曰天下莫不與也今夫天下之








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梁惠王既不果所言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嗣君又不令於是孟子去梁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孟子之宋時宋王偃自立爲王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與齊魏爲敵國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孟子曰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爲君齊楚雖大何畏焉孟子謂戴不勝曰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孟子曰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孟子去宋過薛宋餽贐七十鎰而受薛餽五十鎰而受他日適齊陳臻問焉孟子曰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予何爲不受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餽之予何爲不受薛君田文齊滅薛以封少子嬰嬰傳子文號孟嘗君處齊薨先是孟子居鄒齊復來聘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滕君之弟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爲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是在世子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爲也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爲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時齊宣王卒湣王立六年矣初孟子處於平陸儲子爲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至是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曰之齊不見儲子爲其爲相與曰非也爲其不成享也屋廬子悅曰儲子得之平陸他日儲子曰王使人瞷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

聞耳。孟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為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孟子聞之曰。禮。子敖以我為簡。不亦異乎。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曰。克有罪。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餔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餔啜也。是時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始孟嘗君列能為雞鳴狗盜二人於賓客。賓客盡羞之。及孟嘗君入秦。秦昭王欲殺之。卒得此二人以免。孟子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曰。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曰。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謂食客盡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謂齊田嬰、田忌、田文、蓋是時。齊湣王七年。蘇秦死于齊。梁襄王卒。哀王立。初張儀相秦惠王。去秦相魏。陰令秦伐魏。魏與秦戰。敗。明年秦又來。敗魏于觀津。秦復欲攻魏。先敗韓申差軍。斬首八萬。諸侯震恐。而張儀說魏王曰。今從者一天下。約為昆弟。刑白馬以盟洹水之上。以相堅也。而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偽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梁之亡可立而須也。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臥。國必無憂矣。哀王乃倍從約。而因儀請成於秦。張儀歸。復相秦。三歲而魏復與秦代約背秦為從。秦攻魏。取曲沃。明年。魏復事秦。秦欲伐齊。齊楚從親。於是張儀往相楚。說楚懷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絕齊。懷王遂閉關絕約於齊。使勇士至宋。借宋之符。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而下秦。秦齊之交合。張儀與楚邑六里。楚王大怒。於是秦楚搆兵。犀首公孫衍、與張儀不善。張儀為秦之魏。魏王相張儀。犀首以收韓為功。相魏。張儀去。復相秦。張儀卒。犀首入相秦。嘗佩五國之相印。為約長。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曰。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何必曰利。初孟子見王於崇。有去志。王饋兼金一百而不受。曰。無處而饋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繼而王有師命。不可請去。於是留齊為卿。不受祿。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明日。出弔於東郭氏。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





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而行。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曰。豈謂是與。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棠。殆不可復。孟子曰。是為馮婦也。孟子謂蚳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蚳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齊人曰。所以為蚳鼃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公都子以告。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齊湣王九年。燕王噲之六年也。噲初立三年。以國屬於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為臣。國事皆決於子之。三年。國大亂。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將攻子之。諸將謂齊湣王曰。因而赴之。破燕必矣。齊王因令人謂燕太子平曰。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飭君臣之義。明父子之位。寡人之國小。不足以為先後。雖然。則唯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要黨聚眾。將軍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反攻太子平。將軍市被死以殉。因搆難數月。死者數萬。眾人恫恐。百姓離志。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因北地之眾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君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二年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為燕昭王。先是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燕人畔。王曰。吾甚慚於孟子。陳賈曰。王無患焉。賈請見而解之。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豈徒順之。又從為之辭。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也。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不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孟子曰。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為得罪於父不

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為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盆成括仕于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為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王子湣王子法章。後湣王走死。田單迎立為襄王者也。湣王十年。周赧王之元年。魯平公之三年也。時齊彊。與秦擊敗楚於邱重。又與韓魏共攻秦。至函谷軍焉。秦昭王使魏冉致帝於齊。於是秦昭王為西帝。齊湣王為東帝。蘇代勸齊將伐桀宋。孟子致為臣而歸。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孟子去齊。宿於晝。有欲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高子以告。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為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時。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孟子去齊後。齊去帝復為王。秦亦為去帝。君子謂孟子以一去改齊王也。先是春秋邾子國。至七國時。更名為鄒。名同魯國古鄒邑。孟子自齊歸。道鄒。鄒穆公館焉。鄒與魯鬨。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孟子將歸。曹交從遊於孟子。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廋





也。曰。子以是為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也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滕文公問為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夫世祿。滕固行之矣。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為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孟子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己憂者。農夫也。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今也南蠻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為不善變矣。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虆梩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閒曰。命之矣。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孟子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為善而已矣。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去邠。逾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君請擇於斯二者。孟子於是去滕適魯。魯欲使慎子為將軍。孟子曰。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曰。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況於殺人以求之乎。君子之事君也。

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然則奚為喜而不寐？曰：其為人也好善。好善足乎？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時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公孫丑、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曰：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孟子生於周烈王四年，魯共公五年己酉四月二十，卒於周赧王二十六年，魯文公六年□□□□五日，周正建子，改朔不改月也，壽八十四歲。以冬至日終，鄒邑人罷讌，遂輟賀正，迄茲成俗。二子孟仲子對齊王，使人問疾；孟季子問公都子義內，載見於書。

按孟子一書，其義之最大者，在正人心，格君心，求放心，不失赤子之心，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平旦雞鳴，火然泉達，皆所以存仁義之良心也。知性知天，養性事天，皆所以盡仁義之良心也。論語二十篇，要在兩心字，夫子直以從心自許，以其心許顏回，亦止得兩性字，夫子謂性相近，子貢謂夫子言性不可得聞，如是已耳。至子思而言率性、盡性、誠性、明是，發孟子性善之旨，幾無餘蘊。獨心字止列身意知之中，正心止列格致誠意之內，其旨專主誠意，而不專主正心。至孟子則橫口所說，橫手所指，上陳君王，下教弟子，無非心者，言性善，即言根心，言人心，即言天性，夫子之引而不發者，乃至此一發無遺蘊，略不留待後來，直指人心，明心見性之說也。子思之中庸，上下二篇，以性命始，以義利終，義利以勿用小人終，似因內聖而及外王。孟子之書，上下七篇，以義利始，以性命終，性後以距楊墨、惡鄉原終，似因外王而歸內聖。此作書之命行，不可以歲月編次論者也。即如孟子書中堯、舜、禹、湯、文、武、伊尹、周公、孔子之遞承，辯證極詳；告子、白圭[illegible]之訓答反覆，必遜伯夷、柳下惠，以至管仲、晏子、百里奚之品論，何否及見，未卜論世，嘗在何日，舉歲月編次列者也。其非歲月編次不明者，故要在不見諸侯與見諸侯兩端。或有人問孟子不見諸侯，因何開書便見梁惠王，人無以對。蓋舉世仿效孟子文，若今日見而明日說不見也。要知孟子不見諸侯，是四十以前居魯教授弟子時事，故相與問答如此，非在齊





梁問答也。不見諸侯，自本國魯康公、景公始，禮士居本國，必君先就見，然後往見，異國君不以禮先，亦不得越境而見。故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庶人不委質為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皆就本居之國言也。末年魯平公不往見，究亦不見，此謂不見諸侯也。見諸侯自齊宣王始，自四十不動心之年，始見齊宣王，後適梁見梁惠王，惠王尋卒，見梁襄王，去梁適宋，受宋餽，時值宋王偃，滕文公過宋，見孟子，適薛，受薛餽，時值薛孟嘗君，復適齊見齊湣王，久於齊，去齊見鄒穆公之滕，復見滕文公，始歸魯，魯平公欲往見，不果，此孟子往來齊梁，周見諸侯事，不見在隱居求志之日，見在行義達道之時。本前後兩截事，曰：迫斯可以見，曰：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由其道，固可往見也。如是則見不見，乃並行不悖，其不可不編年者一。史傳本云孟子鄒人，不云邾國人。如云子路卞人，曾子武城人，不言魯，明乎卞、武城、鄒皆魯下邑也。孟子書云自齊葬於魯，不云葬於鄒，因其時邾國亦改為鄒，處混魯鄒邑名。又書中往來齊境，見鄒穆公，時客邾，鄒與然友之鄒，孟子居鄒，異處鄒國鄒邑，後人失考，或疑為一。故葬母大事，特書自齊葬於魯，明魯為父母之邦也。趙岐註誤云孟子時邾改為鄒，後人遂信邾鄒為一。夫邾，魯在春秋世敵仇也，三桓孟孫氏居魯，不居邾，明矣。孟子為孟孫氏後，在春秋時季孟屢伐邾，安得為邾人？且邾在兗北青境，鄒在兗南徐境，道里甚遼，安得云近聖人之居如此其甚？說文云：鄒，孔子鄉，即叔梁紇所治地，所謂鄒人之子也。孔子所生名故鄒城，云孟子所居五十里以邑，則孔孟皆鄒人，以國則孔孟皆魯人，鄒魯可合孔孟而稱，不可分孔孟而稱，是以孟子去齊曰：致為臣而歸，歸魯也。孟子對齊王稱臣，臣為卿也。梁王不稱臣，不為卿也。對鄒穆公不稱臣，而其語倨，曰：君之民，曰：夫民今而後得反之，觀對滕文公尤不同，以此知其為異邦，非本國。即如鄒人與楚人戰一語，明乎鄒非本國也。樂正子語魯平公，則曰：君奚為不見孟軻，君前臣名也。曰：後喪踰前喪，棺槨衣衾之美，專議孟子家事也。明乎父母國之義也。孟子曰：臧氏之子，臧氏，臧文仲後，與孟子同姬姓各氏者也。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如孔子云：吾舍魯何適，深以不遇本國之君，老而更無可遇，故曰天也。魯欲使慎子為將軍，欲使樂正子為政，非居魯而何以遂知也。孟子居鄒邑，即是居魯，明乎父母之邦也。書有二鄒，為故邾、故鄒之別，千古疑謬，其不可不編年者二。所見諸侯，先孟子而卒者，齊宣王、梁惠王、梁襄王、鄒穆公、滕文公、魯平公，書中俱稱謚；後孟子而死者，齊湣王、宋王偃，不稱謚，止稱王。因書中無湣王謚，遂混齊兩王為一王，兩伐燕為一伐燕，幸史記列傳、世家互證甚明，去齊乃適梁，去梁復適齊，久於齊，不久於梁，久於鄒，不久於宋，曰：此則寡人之罪，曰：今又棄寡人而歸，是王由足用為善也。今又棄云者，前後兩去齊也。諸史參互自見，其不可不編年者三。滕出自周文王第十四子叔繡之後，見春秋者，滕侯、宣公嬰齊、考侯親、昭公元、文侯寧、成公原、悼公甯、頃公結、隱公虞毋，再傳戰國有定公、文公，文公見孟子，俱失名。古統世本，諸侯之世，滕國有考公麇、元公宏，則文公後也。或云周赧王二十九年滕為宋所滅，則去孟子卒三年，誤也。傳記謂文公卒，再傳二十一年，滅於宋，春秋釋例云：滕國春秋後七世為齊所滅，又云滕自叔繡以下至公邱二十一世為秦所滅，互異，公邱亡國，故無謚也。

小國得延至秦幷。寔繇井田之效。略可見於玆矣。不得編年。則滕文公爲世子。滕定公薨。越在後而文公間非齊楚間矣。薛閒不得免。越前矣。薛在春秋時自薛伯穀至薛惠公凡六傳。黃帝之苗裔奚仲後也。至戰國爲齊威王所滅。以封其少子田嬰。嬰傳子田文。即孟嘗君。當孟子時。滕猶論語之滕。薛非論語之薛矣。不得編年。則在薛受餽。不知其爲何人。既云齊人莫如我敬王。又云說大人則藐之。其貢自在。更不知大人爲何人矣。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不見所畏。後魏襄之年。旣因秦楚。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謂其居移氣。養移體。王子若彼云云。有先幾歎羨之意。厥後湣王死。法章復國爲齊襄王。不得編年。則不知孟子立湣王朝。將以齊王之子爲宜王子。則孟子於齊梁二王子。何撫故軒輊如此也。其不可不編年者四。孟子編年悉本史記世家列傳。參以皇極經世竹書紀年者。通鑑所載。歲月殺謬殊甚。不足徵也。孟母三遷、斷機、諸事。不見史記。韓詩外傳所載。在史記前。劉向列女傳所載特詳。從之。孟子書自齊葬於魯。充虞木若以美之說。及臧倉後喪踰前喪之說。則實母在齊歸葬。與母氏罔極之思。際躍七篇內矣。傳首必稱母氏。傳中復述母語。非稗說也。孟子願學孔子。誦詩讀書。教授弟子。必在傳學無方。強立不反之日。始公孫丑、萬章之徒。悉自魯而從游齊梁間者也。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所過必傳食。所處必館宮。齊以雪宮。始以授室。終滕以上宮館。皆師賓之道也。其不可不編年者五。孟子爲孟孫氏後。學者或多疑之。想獨以爲僞。何也。左傳昭公七年。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傚。孟僖子可則傚已矣。僖子祖獻子。爲卿不驕。禮賢下士。處己若賢士以是多歸之。歷相三君五十年。魯人謂之社稷臣。僖子父莊子。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夫子稱其孝爲難能。僖子子懿子。問孝。懿子子武伯又問孝。孟氏可爲世有子。世知孝矣。南宮适亦稱南容。即南宮敬叔也。從夫子適周。問禮。訪樂。三復白圭。夫子稱其有道不廢。無道免於刑戮。以兄之子妻之。懿子子敬子。能事曾子。問道。蓋非魯三桓中所多見。季叔二氏。獨有季文子叔孫昭子耳。當孟僖子時。孔子雖以知禮聞。年未三十也。僖子即以二子屬師之。又作之以獻子。則如孟氏者。豈非有明德之流亞與。其後必有達人。不亦宜乎。觀孟子書。不侵及魯三桓一語。獨稱孟獻子百乘之家。友德不挾。以比於小國費惠公之師子思。大國晉平公之於亥唐。上遡堯舜。以天下友匹夫。其所以述祖德者。不亦淵遠哉。然則孟子之爲孟孫氏後。信也。編年以母氏始。以仲子、季子、終孟子書中自齊葬魯。對王使人問疾。問公都子義內皆著意語。略見於何字間者也。若父名激公宜。母仉氏。妻田氏。仲子名澤。雖見他書。不妄載。此其不可不編年者六。於戲。孟子姬姓。夫孔孟因契、稷、湯、文之後矣。

## 程子見先生傳略

程復心。字子見。婺源人。性敏悟敦厚。自幼沈潛理學。師朱洪範。而友胡炳文。中年。益篤學力行。皆取文公四書集註。會黃氏眾說。析衷之。分章爲圖。積三十餘年。始成。名曰四書章圖。及取語錄諸書。辨證同異。增損羣略。著纂釋二十卷。發明濂洛諸儒旨。有功後學。元至大戊申。浙江儒學提舉司言于行省。進于朝。學士趙孟頫請置諸館閣。闡明大典。而平章李道復譽之。乃議于江南諸路教授中擢用。復心年將六十。以親老固辭。乃授徽州路儒學教授。致仕。給半俸。終其身。名士大夫如方回、程鉅夫、元明善、虞集、楊載、范德機、諸公。盛稱之。學者稱林隱先生。

張穆編

顧亭林先生年譜

竊案　本朝學業之盛亭林先生實牖啓之而洞古今明治要學識賅貫卒亦無能及先生之大者間桐城胡維君虔嘗爲先生撰次年譜惜未之見大興徐丈松詢稱名嘗依年排纂已寫有定本會何太史紹基自金陵來攜有上元車明經守謙所輯譜互用勘校車氏差詳盡車氏本之崑山吳廣文映奎而吳氏又本之先生嗣子衍生也徐丈欲更事盦訂以出守榆林未遑穆乃不自揆庻比而叙之綜兩譜之異同究大賢之本末世之景行先生者倘其有攷於斯道光二十三年五月朔日平定後學張穆記



# 顧亭林先生年譜卷一

後學平定張穆編

明萬歷四十一年癸丑五月二十八日先生生

先生初名絳更名繼紳後仍名絳字忠清元譜案復社穆

氏崑山弟六人顧絳字忠清乙酉後更名炎武徐讀百詩與社超宗書作炎午劉

案山東通志采先生文亦作炎午字甯人學者稱亭林先生元譜東華野王南

三十五里有顧亭林湖其南有顧亭林陳順野王稽

居此修輿地志因以爲名其地今爲寶雲寺數南三十案

輿地紀勝嘉興府古蹟有顧亭湖在華亭縣南林字又海鹽十

五里舊經云蘇門侍郎顧野王讀書堆東坡有顧林亭詩

縣東有顧林亭有陳顧野王讀書堆東坡詩云顧林亭標

云平林豈舊物歲晚空扶疏云云唐詢詩云平林

大過曾是野王居云云宋燿詩云昔時高士宅今日

梵王居云云林亭字凡兩見皆不作亭林標榜下所

采拔詩云平林舊物唐詩云平林標大道因

華亭海鹽兩縣境內皆有一亭詩云平野王稱纖

則日顧亭湖傍日顧亭林亭因野王稱纖水

近志於湖上益增樹林字日亭林也鈔錄林

劉又與華亭之寶雲寺事亦傳朱彝尊亭林亭云

故體兩錄之誤繫之其事遠至宋嘉祐六年亭

法實寺重修大殿下同又不知輝宋嘉祐年

顧亭林寺法雲寺之尋也二先生案宋秀州華亭縣

石刻　又嘗稱名曰圭年元詩大中吳郡縣令之見於

著康熙中所著名日圭年條謙言後

孝思圖　崔易疇曾云見萬年少自跋所作秋江別

思圖送先生渡江歸東郎顧名山寫自年

云余再贈之名亦或署蔣山傭元譜謙案吳

兩得此名　後更名神烈山先生

歸居山下也　穆案江南通志學師承記黃宗

欲陷之僞作商賈變姓名爲蔣山傭又嘗寓平縣志

列朝詩姓氏有帳傅字甯人崑山人同時

時孫疑傭郎傭字之爲亦或單稱曰傭也　顧氏系出

吳郡五代之際徙滁州南宋時有名慶者自滁徙海

門之姚劉沙見先生顧氏譜系攷姚劉沙在今崇

世爲明縣　慶之子伯善又徙崑山遂爲崑山縣人世居縣

之花浦保諸系攷崑山縣自注今太倉州十四都保

元譜　花浦之千墩人謙案先生舊志千墩在城東

南三十六里新合志縣之下川鄉鄉人徐乾學新合志

見德慶集母朱孺人安序崇禎案先生家與徐比

弟宅園林內載妙喜庵廬書蘇州府志崑山縣

氏園徐家營蔭閣序在西外金童橋北志初爲徐

學宅在半山橋西堂曰冠山堂竹園放構書是樓之東縣

中宅後有園曰怡園又有遂園在馬鞍山北應徐乾

義第在宅西有塔林堂徐元文宅在半山橋東



嘗有宅圓中有古梅一株因名得梅園蓋徐

氏鼎貴後父子兄弟各營第宅不復與顧氏爲鄰矣

驗後毀建宅兄弟欲迎先生南歸

以別業居之殆指金童園亭歟　自慶而下十二世至

明正德間曰南京工科給事中濟東按察使司僉事

濟字舟諸系攷

濟正德丙子舉人辛巳進士刑科給事中

鄉試中式號小軒正德丙子舉人己進士歷官刑科給

給事中何紹基案顧姓登科於州人太僕

人顧濟事中紹芳皆注太倉州於人顧濟

有序先高祖志給事中當正德之末又孫先生

日有思軒公集一卷又蘇州府志舊事見崑山縣

事中顧濟第卷書中進士紹芳兵部刑科生

部侍郎章志　章系攷章志字子行號觀海嘉靖丙午

舉人癸丑進士歷官行人司副

人司正刑部員外郎中江西饒州府知府湖廣按察司副使貴州布政司參政貴州山東按察司副使

按察司副使兩京（疑）

察使南京兵部尚書

都察院右都御史　嘉慶南京兵部右侍郎公贈

祭酒又曰知鉞云余家有嘉靖年間翼北公贈

公時又語淡從序云萬歷元年先祖官廣西按察使

祭謁便釋按察生譜書目有觀海公稿一卷

參又車謹云章志學之權著奏行　子行撰事一卷

讀又鈔書自序寫圍家道中衛先曾祖是爲昆山

人使兵備江東事萬邑所書之書其室屬行

任安寅之子遺焉而初先曾祖書與兵部侍郎

郎中蘭歷方興三四萬方之書而先曾祖居宮以至官侍

兩性疾痛歸時宣之舉不以取諸

往出備倭之要侍郎生左贊善紹芳嵩系攷紹芳

歷丙子舉人丁丑進士翰林院編修字懋

春坊左贊善經筵講官左春坊左

正子卑書編修訂實錄館撰詞日

庶吉士授編修充國史館撰官起春坊

壬子遷翰林院編修管理

年四十七卒穆案紹芳嘗選庶吉士

衛生錄寫書自序曰先王父寶庵公卒十數年有

書目有學海公寶庵集十二卷集志



詩話實甫工於五律不露新穎於樂以出之

於孟學陽爲蘇門詩又王世貞作紀頗有近

詠紹芳其一也蘇州府志崑山縣有紀遠近夜海四十

遺墨在篋中第內府貫增紹芳所居　及國子生紹芾

漕聚紹芾字子嘉靖間諸生入國子監

車藩系攷紹芾以善書被薦其字古文生奇秀疏

吉聞紹天才俠能爲工詩古文奇英在太白長

家紹芾尤善書法董香光見許合志

序紹芾又嘗奏見其見臣縣志朝紀事國

京一臣切生故臣之先生三臣新紀事文程

之王父興國悉於州官舍之山東南

甘祖父之年以日門戶攻之人兩黨

念廟先祖與臣七十餘足不出戶一夜

二十五千條皇不廢四十字草書一紙至

十五年自萬歷八年至崇禎七年九月共二

鈔書自序先曾祖書去書遇唐人性豪邁不

數十年於今目前少時日課鈔古書生官應生同應

聚紙撒亡之餘猶數十帙　贊善生官應生同應

放紹芳子二長曰同德生員次曰同應字仲從廩

萬歷乙卯戊午副榜恩選入國子監程案同應又生

字賓瑤見會稽集曰公清修篤學負東南重望蘇州府志文苑門同應生十歲而孤哀毀如成人長而穎敏好學精舉子業工詩文為諸生七試不售前中副榜卒年四十二性閑達家雖貧好施與卒之日城中友哭之幾於罷市所著有藥房秋吟等集明詩綜引王平仲語云仲從詩詞追意遠有白雲自出山泉泠然之致

娶何氏　稷案亭林文集先妣太夫人行述曰母何夫人淹洽書史為女工師母朱孺人壽序曰何夫人性嚴重寡言竟日不言愛讀書又曰自外祖賓瑤公未仕捐館外祖母以未亡人支持門戶兼苦百端家兄子若詩集序王母何夫人知書有識鑒

同應之子五先生其仲也　稷案同應五子長曰緗字遐篆次即先生次曰纘字子嚴次不知其名字子叟次子武先生一女兄一女弟皆嫁於徐女兄生健庵女弟生健庵皇士太僕兄弟又一女兄嫁陳皋士濟生健庵皇士太僕法太僕夫人余從母也是也然元譜稱健庵太夫人為先生弟五人妹又有仲姊適馬氏則女兄弟之可考者亦四人也



紹芾生同吉早卒　元譜稷案同吉字仲達號新合志謂其早卒無子產頻饒

聘王氏未婚守節撫先生為嗣　徐譜貞孝之歸顧當在萬歷二十九年辛丑其年貞孝十六歲　車譜貞孝太僕寺卿字孫女諸生述女事載明史本傳及餘集先妣王碩人行狀

四十三年乙卯三歲

先生患痘瀕危及脫痂左目為眇　元譜謝案全謝山神道表謂先生雙瞳子中白而邊黑見者異之不言眇也或有雲翳未可知第元譜係衍生所作不應有誤姑仍之

是年本生父賓瑤公中式副榜　元譜　知縣陳君祖苞拜於貞孝之廬　稷案補行狀補　進士履歷便覽祖苞字令威海鹽人萬歷癸丑進士歷官順天巡撫明史附顧祿祖傳

四十四年丙辰四歲

七月先生第五妹生　稷案補　據國集先妣行述吾母生於萬歷丙辰七月二十八日未時

四十六年戊午六歲

春白氣亘天自東而北　元譜　稷案三朝紀事闕文序自臣母授臣大學之年而東方兵起白氣亘天明年三月覆軍殺將

夏四月

大清兵克撫順七月克清河堡　徐譜

貞孝以大學授先生　元譜　賓瑤公鄉試又中副榜　徐譜





冬十一月蠡源公配李碩人卒　元譜　稷案碩人有兄名祺見先生所作先妣行狀

四十七年己未七歲

二月經略楊鎬誓師於遼陽總兵官李如柏杜松劉綎馬林分道出塞三月甲申杜松遇

大清兵於吉林崖戰死乙酉馬林兵敗於斐芬山兵備僉事潘宗顏戰死庚寅劉綎深入阿布達里岡戰死六月

大清兵克開原馬林敗沒　徐譜

先生就塾　元譜　幼時四書本經俱讀全注　徐譜曰知錄云愚

四十八年庚申八歲

秋七月神宗崩光宗立甫一月崩熹宗立時朝議欲以明年為泰昌元年左先斗請以七月以前為萬歷四十八年八月以後為泰昌元年從之　元譜

本生母弟紓子嚴生　元譜稷案崑新合志紓字子嚴同應弟三子少負經濟才明亡後絕意仕進隱居千墩舊廬居喪哭過哀目遂盲兼性耿介兄炎武講學秦晉謝賓徽不赴紓寫書益相砥礪甥徐乾學兄弟勢望方隆紓獨養高自重華陰王宏撰稱其闡修於不見不聞之地不愧為君子

天啟元年辛酉九歲



三月

大清兵取瀋陽遼陽　徐譜

先生讀周易　元譜　季弟纘子叟生　徐譜稷案子叟妻朱氏健庵有舅母朱孺人壽序

二年壬戌十歲

正月

大清兵破西平堡取廣寧　徐譜

蠡源公命先生讀古兵家孫子吳子諸書及左傳國語國策史記　元譜　稷案三朝紀事闕文序天啟初元遼陽陷著崇明安邦彥反其明年廣寧陷山東白蓮教妖民作亂一日臣祖指庭中草根謂臣曰爾他日得食此幸矣並命之讀古兵家孫子吳子諸書及左傳國語戰國策史記

先生程正夫詩序余自少時侍於先王父其終日言而無擇者皆祖考之世德鄉先生之行事　徐譜

三年癸亥十一歲

蠡源公以資治通鑑授先生　元譜　稷案鈔書自序先祖自炎武十一歲即授之以溫公資治通鑑曰世人多習綱目余所不取凡作書者莫病乎其以前人之書改竄而為自作也

稷案先生所作先妣行狀吾母居別室中晝則紡績夜觀書至二更乃息尤好觀史記通鑑及本朝政紀諸書而於劉文成方忠烈于忠肅諸人事自炎武十



數歲時即舉以教

四年甲子十二歲

始習科舉文字　元譜　稷案三朝紀事闕文序臣祖患何不介習帖括乃為是闊遠者乎於是令習科舉文字已遂得為諸生

五年乙丑十三歲

時有納穀寄學之例蠡源公以先生天資穎異令早取科名遂為先生應例　元譜稷案明時寄學亦絕提學考取歲試後準作附生

六年丙寅十四歲

讀通鑑畢讀書詩春秋　麻城周提學邦基取入本學二十二名序名繼紳　元譜先生入學在十二歲應稷案先生撰宠公墓志謂天啟六年宠公為蘇州郊府某年十四以童子見公被一言之獎云云則入學當是十四歲

入復社　徐譜常熟王應奎文山作先生傳年十四為諸生即入復社有名稷案吳應箕所編復社姓氏錄前卷崑山縣入社者十八人先生名在弟六先生乙卯歲孫徵君葬詩引云適吳中有傳示同社名氏者感觸之意遂見乎詞稷案歸志居詩話徧人早年入復社與同邑歸莊齊名

賓瑤公卒

先生居降服憂　元譜

先生答徐公肅書云幼時侍先祖自十三四歲讀資治通鑑後即示之以邸報　徐譜

崇禎元年戊辰十六歲

陝西饑流賊大起徐譜

歲試應安陳提學保泰未發落即告病去祇取賞卷蔡復襄以下十二人先生未與元譜

先生與潘次耕書云自庚申至戊辰邸報皆曾寓目徐譜

穆案三朝紀事闕文序先帝即位天下翕然以爲中興更化之主無復向時危迫之意又當先帝頒孝經小學塵正文字之日臣乃獨好五經及宋人性理書而臣祖乃更誨之以爲士當求實學凡天文地理兵農水土及一代興革之故不可不熟究

三年庚午十八歲

六月流賊陷府谷徐譜

六月科試上虞李提學懋芳拔先生卷列一等二十名元譜

是年先生當應鄉試日知錄載是年應天鄉試題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以媚奄諸臣初定逆案也徐譜

穆案是年先生弟五妹歸同邑太僕少卿徐君應聘之孫開法應聘萬曆癸未進士翰林院檢討開法字巖生崇禎貢生時年十七



四年辛未十九歲

八月

大清兵圍大淩城閏十一月登州游擊孔有德反徐譜

二月歲試李提學連任先生卷列一等十一名仍更名絳 元配太倉王碩人來歸元譜

是年甥徐乾學生徐譜乾學字原一號健菴官至刑部尚書

五年壬申二十歲

正月孔有德陷登州九月流賊連陷山西州縣徐譜



三月歲試鄭水甘提學學洞拔先生卷列一等十四名元譜

六年癸酉二十一歲

二月流賊犯畿南河北七月

大清兵取旅順十一月流賊渡河陷澠池諸縣分掠南陽汝寧遂犯湖廣徐譜

正月科試甘提學連任先生名列三等元譜 本生母兄絅返家中式順天舉人元譜謹案崑新合志絅天才俊逸世傳其兩京賦時平子時務策比長沙年未四十卒徐譜絅以天下多故好言兵事與鄉試一上公車而卒見健菴舅母書



朱孺人壽序絅有同年長沙陶汝鼐見先生從曾元瑛錢三十年來事詩注穆案靜志居詩話陶汝鼐字仲調壯歲好游自吳入楚既際亂離出監軍事捍禦鄉邦有力

是年甥徐秉義生徐譜秉義字彥和號果亭官至內閣學士

七年甲戌二十二歲

正月賊自鄖陽渡漢連陷紫陽平利二月陷興州六月賊降復叛陷所過州縣七月

大清兵入上方堡至宣府十一月賊自陝西分犯河南江北湖廣徐譜

巡按御史祁君彪佳表於貞孝之門穆案行狀祁彪佳字宏吉浙江山陰人明史有傳

是年甥徐元文生徐譜元文字公肅號立齋官至文華殿大學士

八年乙亥二十三歲

正月賊陷鳳陽六月賊復走陝西七月賊復東犯十一月賊陷陝州攻洛陽徐譜

六月歲試上虞倪提學元珙置先生卷二等元譜

九年丙子二十四歲

五月賊復入陝七月

大清兵入塞八月東歸徐譜





六月科試倪提學連任置先生卷二等元譜

是年先生當應鄉試日知錄載是年應天鄉試春秋題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先生譏其以公孫彊比陳啟新曹伯陽比思陵非所宜言大不敬徐譜

巡按御史王君一鶚具題貞孝事狀奏旌其門報可元譜謹案貞孝受旌在九年見先生康熙十八年與史館諸公書崑志亦同元譜列入十年誤

穆案先生所作先妣行狀貞孝請旌之歲已酉文會知名且十年

十一年戊寅二十六歲

九月

大清兵入塞徐譜

二月歲試淮元提學煒置先生卷三等 十二月科試元提學連任仍置三等元譜

穆案是年冬蘇州府承天寺浚井得宋鄭所南所藏心史鐵函巡撫張國維刻其書又爲所南立祠堂詳見先生所作井中心史歌序閻潛邱曰有偽書出近代佐證分明苟一言及顧寧人然起或以大不韙之名且以爲可信其有者莫過史彬之致身錄鄭所南之心史一爲史忠斗所撰一爲姚士粦所撰前說余徵諸數齊後說徵諸曹秋岳云又與公肅甥書億昔時



邸報至崇禎十一年方有活版自此以前並是寫本

十二年己卯二十七歲

正月

大清兵入濟南復王由樞被執二月

大清兵北歸徐譜

七月城固張提學鳳翮覆試科舉先生取遺才二等元譜

先生撰肇域志始於是年見自序又郡國利病書序云崇禎己卯秋闈被擯退而讀書徐譜

十三年庚辰二十八歲

九月張獻忠陷劍州徐譜

四月邑中修葺文廟先生與葉秀才奕荃歸秀才莊重新兩廡木主而正其位次元譜謙案昆新合志奕荃字元禮一字水營由諸生入太學性剛直好義工詩古文詞師事劉宗周徐石麒陳龍正講求性命之學尤究心邑政利弊乙酉夏以父楨杭州闕遇國變奔星往省還至嘉善爲亂民所戕覓其尸不得以衣冠葬之莊字元恭爲崑諸生博涉羣書乙酉後亡命薙髮爲僧稱普明頭陀後乃廬金潼里先塋側生平最善顧炎武以博雅獨行相推許而俱不諧於俗有歸奇顧怪之目穆案先生書孔廟兩廡位次攷後歸生名莊更名祚明工草隸爲東吳高士

十二月歲試張提學逵任置先生卷二等



元譜

先生答徐公肅書憶昔庚辰辛巳之間國步阽危方州瓦解而老成碩彥品節矯然下多折檻之陳上有轉圜之聽思賈誼之言每閼於諭旨宗宏羊之論屢見於封章徐譜

十四年辛巳二十九歲

正月李自成陷河南殺福王常洵遂犯汝州城陷知州錢祚徵不屈死張獻忠陷襄陽殺襄王翊銘十一月李自成陷南陽殺唐王聿鎮徐譜是年大旱元譜

二月蠡源公卒先生居承重喪元譜謙案三朝紀事闕文序臣祖父某年五十一而始抱臣炎武爲孫先妣行狀貞孝請旌之歲先王父年七十有四則蠡源公之卒也年七十九矣

十月葬蠡源公及元配周碩人繼配李碩人於司馬賜塋之穆位元譜將葬既祖奠火作於門里人救之得息徐譜按健庵作易安朱孺人壽序述此事云家難復作室廬失火被焚

十五年壬午三十歲

二月

大清兵克松山下錦州五月張獻忠陷廬州九月李自成決河灌開封城陷十一月



大清兵入薊州連下畿南山東州縣徐譜

兄遐篆卒弟子叟生子洪善嗣遐篆後元譜記遐篆卒於順治十一年甲午穆案遐篆中式崇禎六年癸酉舉人健庵撰遐篆鄉試一上公車而卒歸元恭送先生北遊序稱崇禎之末祖父蠡源先生暨兄孝廉捐館健庵爲顧氏甥元恭與先生總角至交皆不富有又昆新合志稱遐篆年未四十卒若卒於甲午則先生之年且四十有二矣推尋其故元譜蓋爲歲壬午爲歲甲午耳今爲劉正卿以子叟生子洪善之年爲遐篆卒之年與各書所言乃一一符合也謙案洪善字遂夫號柏亭康熙丙辰進士官中書年未四十卒

十六年癸未三十一歲

正月李自成陷承天五月張獻忠陷武昌八月陷湖南諸郡十月李自成破潼關遂陷西安延安諸郡徐譜

夏釋承重服循例入成均元譜謙案例貢自萬歷間始　子叟生次子洪泰元譜穆案健庵舅母朱孺人壽序敘二子達夫來臣皆有聲鄉校來臣即洪泰之字蓋亦甫生矣

先生譎觚序僕自三十以後讀經史輒有所筆記徐譜

十七年甲申十月朔爲

大清順治元年三十二歲

正月張獻忠寇四川二月李自成陷太原遣別將犯畿南陷真定李自成陷寧武關三月陷京師徐譜十九日明



莊烈帝崩於宮中萬壽山市帽局元譜謙案陳濟生再生紀略謂在山之紅閣御元色鑲邊白絲綢半臂紅闊靠縫以復內縧者四月二十九日李賊西走五月三日

王師入睿親王攝政元譜恭案甫七齡時世祖章皇帝臨踐盛京九月入關十月朔定鼎京師御極　是月初一日明鳳陽總督馬士英等迎立福王由崧於南都仍稱崇禎十七年以明年乙酉爲宏光元年元譜

四月先生奉家人侍母遷居常熟之唐市元譜謙案常昭合志唐市舊名尤涇在雙鳳鄉去縣東南三十里又東南則崑山界　十月歸千墩被劫十



二月復還居常熟之語濂涇元譜謙案常昭合志語濂涇黃涇東北入尤涇穆案先生撰先妣行狀兵入南京炎武奉母僑居常熟之語濂涇介兩縣之間又從叔父穆庵行狀語濂涇去千墩八十餘里又閑集兄字昔詩集序語氏亭林先生避兵常熟之窮村兄先生依之朝夕討論故詩日益工　又案望雲懷帖刻先生手札云蘇德無何怨云改歲兄今其服然範平弟則馬學士所云百憂熏心三冬少假往日之舉祀而不校逆歎已無所用其泉然令乃黑夜令人縱火焚佃屋一所弟既薦無一像僕華亦鷺烏糜葉夫行號難武士之恆談火攻則兵家之下策兄於臨池之畏實爲扇縉之謀包藏禍心日甚一日公宮之火先告於寺人陵門之戟首詠平元賡賦寡之惡已盈自焚之嗣行及布諸左右憑楮愴然元恭仁兄足下弟繹頓首所云黑夜縱火不知鄉指干歲被劫事否時尚未更名炎武劉與葉方恆構釁一案無涉也未得其肯附此於此

崑山令楊君永言應南



都詔列薦先生名於行朝詔用爲兵部司務元譜永言字岑立昆明人崇禎癸未進士崑城破後走陳墓湖事獨月知不可爲復入黃浦依吳帥兵敗祝髮珠涇萬壽菴中釋名懺雲旋入中峯後入金華歸滇卒勝朝殉節錄稱其殉乙酉之難追諡忠節誤

先生編年詩起是年有大行哀詩一首感事詩六首徐譜按感事詩云日角膺符早天枝主鬯臨安庵宗社計擁立大臣心謂南都擁立福王之事其年四月乙酉魏國公徐宏基等迎福王於江浦丁亥百官迎見王素服角帶哭五月庚寅王行告天禮升殿徐宏基進監國之寶王受之大赦戊戌羣臣勸進三上王許之壬寅即皇帝位改元宏光先生詩所謂告天傳玉冊哭廟見諸侯詔令屯雷動恩波解澤流也詩又云上宰承王命專征指大江出關收漢卒分陝寄周邦又云登壇推大將國士定無雙謂史可法以東閣大學士督師揚州又云聽律音非吉占旗火作紅自注云六月壬午督師標下兵與浙江兵鬨於鎮江西門外焚民居數百家標下兵者先生聖安皇帝本紀所云標下鎮兵官千永綬等兵也

二年乙酉南都宏光元年三十三歲

五月初九日

王師渡江初十日夜宏光帝出走十五日

王師入南都明亡元譜

春薦楊永言之薦至京口　四月偕從叔父穆庵赴南京元譜謙案崑新合志穆庵名蘭服字國馨紹芳從子以諸生入太學才名著一時明亡後棄儒業承懸稱號南中當使授冠帶辭疾不赴遁跡田野以醫術入先生黔集有從叔父穆庵府君行狀寓

朝天宮因拜先兵部侍郎公祠元譜拜祠詩謙案譜誤編入辛卯年殊案此年拜祠事有金陵雜詩記得尚書巷一首拜祠足證辛卯年再至金陵再拜之何云誤也畢即歸語濂涇八字據補是年貞孝年六十五月朔同邑歸莊爲定吳其沆及從叔父穆庵姊子徐履忱持觴登堂爲母壽退而飲至夜半且日別去徐譜事見行狀謙案行狀貞孝誕辰爲六月二十六日而叙初乃在五月朔者蓋避生日不受賀之義先生所叙表伯者也其沆字同初少先生七歲履忱字若先生姊之子生於崇禎二年時年十七與健庵爲從兄弟將復諸關未旬日而南都陷先生從軍至蘇州元譜徐譜時大清兵已定江浙大軍駐金陵一軍駐蘇一軍駐杭一軍駐松江吳松等處有明江南一總兵吳志葵者吏部主事夏允彝門人也領兵海上又有十將官者屯兵陳湖中與湖旁諸生陸世鑰等各有衆千餘閏六月十日明兵科給事中陳子龍舉人徐孚遠章簡爲之都不守起兵江與陳湖子龍兵合允彝又入志葵軍爲之畫策聯絡十大夫華亭總督兵部侍郎沈猶龍下江監軍道荆本徹中書舍人李待問嘉定則侍郎左通政侯峒曾進士黃淳耀總兵吳淞若來崑山則鄉紳王永祚等與吳易總兵天峰江陰則閻應元舉人行則王士騏等爲兵王之張修朱天麟吳江則吳易方象觀永等兵與大倉王則集兵士儀吳其沆等同起兵吳江與志葵軍互爲聲援以先生則江攻言志葵其宜興則盧象觀等永集兵爲中江兵永松江佐其軍諸抗吳嘉定太倉兵向蘇州海倍蘇南京約日伏以同

生詩云千里吳封大事三州備戈矛潮通漢之外文先中江三百人赴東向先生未至蘇兵已潰參謀於魯王寶撫先以三百人先登斬門而志葵既爲軍既陳子龍走定於宮中侯其退即松江人州大湊兵起死者四嶋人吳其沆書雅堂叢書

顧譜卷一　　六

與師承夷言之亂六月仍歸語濂涇元譜案徐譜有先生先生實歸避兵亂六月亦是年正月先生寫有云吳中諸縣並起義兵自守而余以母在不出自六月至於閏六月無夜不與癬君廖生居水邊鄉下月食大驗故云云得免是歲邑也守城先生一不與謀後得免於難閏六月十五日崑山士民閉城拒守元譜後居民圍王五月初七日紛紛移逼四鄉而張蕭菉生安孝詩村二十五日已入南都以劫惊躁令揚永言以二十二日盡被殺邑已盡至月已至五月初中大吏及守令告先期遁六月初七日王師寧王郡以金陵遺王鎮部待郎李延齡巡撫王寶月兵觀王方新驛郡守諸王鎮發安民榜至崑山丞閻茂才起兵於鄉紳聯家永嗣丞職茂才偕永言繹印逮於於晉錫陳宗勛款十二日院遣人周茂才來巳時二十八日赴門縱掠知縣事閏六月十一日至蘇崑先聞十三日以茂才知縣事閏十一日蘇崑先聞未至初八日茂才示衆夜監且持名聯軍入任中令下安十三日茂才出示嚴禁民間鑼銅大將衙令大大將軍其稍擁推舊推邏



山號兵王佐才爲主帥十七日擁永言入城太守以城中紳士…

借其城中紳士…

師東下越二日縣丙辰…林兵出迎戰敗績初五日王

繫明…

師渡滎……

如同注前係以甲申年閏六月按甲申無閏當是記憶偶誤耳

十六日丙申月食既星流竟夕元譜見知錄同月

明靖虜伯鄭鴻逵戶部主事蘇觀生奉唐王聿鍵如閩

黃道周張肯堂等奉聿鍵稱監國六月丁未即位於福州改元隆武元譜魯王以海亦稱監國於紹興徐譜

七月初六日巳刻王師下崑山城元譜先生生母何太孺人被游騎斫右臂折弟子叟子武並遇難子叟

顧譜卷一　　十九

妻朱氏引刀自刺其喉僵臥瓦礫中得免據原詩補圃集朱太孺人壽序云歲在乙酉王師南下衆議登陴守禦朱紛紛四出避先生叔人與婦舅懼不免乃奔之婦何事急於人舅母在子武兩舅與婦人曰余老也矣不能去又何以生爲朱夫人引刀自刺氣絕婦人死者夫人頸創甚遇救得甦于是夫人以外皆僵臥其舅姑瓦礫間大兵過去不能起殆以首見創之隘人得尸焉夫人婦何遂出城避外兵大至下舉家不忍損首見乃夫人復驚而跣登外城下葬兵仍走外屍其頭祖母抱孝婦云孝越九日

王師復下常熟貞孝於十四日聞變即絕食至三十日乃終遺命先生勿更出仕元譜案先生撰先妣王碩人行狀乙酉七月乙卯崑山陷癸亥常熟陷吾母聞之遂不食卒至己卯十有五日晨兵至矣遺言曰我雖婦人身受國恩與國俱亡義也汝無爲異國臣子無負世世國恩無忘先祖遺訓則吾可以瞑於地下元譜案先生作二月以行狀乙卯推之知乙卯爲二十日卯至癸亥推之知二十字衍也元譜作十四日作十日以行狀推之知二十字衍也

唐王遙授先生兵部職方司主事元譜　九月至嘉定過吳其沆家徐譜子寄徐州案先生同初狀只過嘉定其侍從蘇撫亦謂其沆也　十二月十九日權厝貞孝柩於司馬墳東偏元譜

是年詩有京口即事二首徐譜案是年史可法駐揚州高傑移屯瓜州安先命可法出四鎮分屬兵秣馬駐防河新渡期進師之部王所渡淮河詩云先生京口即事詩云揚州出兵高傑首奉命進剿水所部王師揚州鎮兵進乏大將臨江日中又云不進可法出兵黃河頭又云先生京口即事詩云大將臨江日中



雜詩二首京闕篇一首金陵雜詩四首徐譜先生京闕篇云王師克五日是年三月先生赴金陵謁孝陵五首雜詩云重謁孝陵也又云已遷祭諸陵也以正月駐蹕紹興寄一首蓋謂宏光自去年命將叔女至此年四月又千里一首元譜案詩皆五選於元輝嚴規諷之意深矣月以前作秋山二首表哀詩一首奉先妣葬詩一首

是年作軍制論形勢論田功論錢法論

三年丙戌三十四歲

三月唐王督師黃道周舉兵至徽州戰敗被執不屈死唐王將入贛州鄭芝龍使軍民遮留不得行乃駐於延平十月明兩江總督丁魁楚廣西巡撫瞿式耜等立桂王於肇慶府以明年爲永歷元年徐譜十一月王師下建寧延平等府唐王走汀州執而殺之元譜明大學士蘇觀生又立唐王弟聿鐭於廣州改元紹武十二月王師入廣州殺聿鐭徐譜

五月先生祖庶母黃氏卒十月十二日命家人趙和等還居元譜未詳還居何地　將往閩中赴職方之召以母喪未葬不果行元譜

是年詩有延平使至一首海上四首不去三首徐譜案延平使一首應有論名江頭送伍員詩用韻有據一條　老鶴萬里心一首

顧譜卷一　　三

作吳同初行狀

四年丁亥三十五歲

秋至海上　十月十日命家人趙和迎祖庶母黃氏柩葬於司馬公墳外之西偏元譜山史書先祖有二妻炎武所述事其亡也葬之域外　二十日亥時葬貞孝王太安人於賜塋東仲逢府君之兆元譜案先生母卒時用歲丁亥月辛亥日丁亥時辛亥貞孝之葬于支同　二十一日具吊貸禮　十二月二十一日移家語濂涇先生廬墓元譜　送歸莊往吳興徐譜元恭時赴吳興覓兄讒靖伯論繼登骨　哀執友松江陳太僕子龍同邑顧推官

咸正吳縣楊主事廷樞及推官二子天遵天逵先後死難各以詩弔之 元譜子龍字臥子青浦人崇禎丁丑進士兵科給事中受魯王部院職銜與松江提督吳勝兆通謀是年勝兆反事泄逮子龍并逮廷樞匿子龍之嘉定侯峒曾及同邑顧天遵天逵子龍乘間赴水死峒曾等同被殺於松江咸正字端木天啟甲子舉人延安府推官丙戌四月自閩中歸知兩弟從子龍起事先已殉節聞唐王立於閩草疏附寄舟山黃斌卿為其轉達為邏卒所獲以告提督吳勝兆勝兆既反及是年六月二兆反密疏遂發逮至金陵遇害所殺後二子之勝死僅一月廷樞字維斗崇禎庚午南京解元時薦授兵部主事兼監察御史馬阮當國不能用罷歸至是年四月遁居山鳴當事搜索得之絕食五日不死作絕命詞十二首嚙衣帛血書之終以不屈被殺於蘆墟村中



是年詩有贈顧推官一首 徐譜案張秉貞之撰王出降顧咸建棄官去追及之於吳江閏六月綁殺之詩中梟首血云云蓋述此事又先生之從軍於吳戕正必同行故有句云古下國雖與泰風骨之句其後哭咸正詩一日及乎上都還始結同盟契密編戎馬間周旋止一歲所謂崎嶇者即指從軍耳 大漢行義士行秦皇行各一首墟里一首塞下曲二首海上行一首 徐譜詩云大海天之東其處有黃金之宮上界帝子居其中又云或言有巨鰲身如十洲長變化為龍不可當一旦失水愁苦皇蓋謂魯王之入海從以海水為金湯舟楫為宮殿終於淪亡也又云但見鯨魚出沒鼇齒磨牙先生知鄭芝龍之負恩喪國其子成功始則附閩又附魯終不為魯王用而舟山非可以圖存故又云東浮大海難復獨不如歸去猶筆以明決宜往之意中道衰以為吳楚與勝兆之禍欲赴海不上道使不前者似未知先生之意也 穆案原元譜則九生實曾至海上謝山云道梗不前非實錄但詩九編於塞下曲後塞下曲云此詩當作于春末夏初時尚未赴海上三月明年戊子將遣行詩云去秋闕東向未赴海今二月溟尤貫至海上之題 哭楊主事一首推官二子被執一首瀏川行一首 元譜瀏川為人孫之獬作也之士嫗毶得官侍講名在逆案中人閹大學士侍郎順治二年六月升兵部尚書八月王朝頒部江西後乞歸里中是年九月土賊丁魁楚招撫部賊元謝遷等陷淄川擒之解支解死結云可擇何務謝元元常曲之 哭顧推官一首 徐譜咸正至江宰瀏理宗怒耳先生咸正咸汝知史可法在乎不在乎咸正昔日故知洪承疇死乎不死乎洪然遂被之之詩云椎車赴白門忠孝詞色厲竟作成自論 哭陳太僕一首 奉先妣葬卒歲術生誓謂此也





於侍郎公墓左一首墓後結廬三楹一首精衛一首吳興行一首

作王時沐墓志

五年戊子三十六歲

秋至湖上 元譜 徐譜案將遠行詩云去秋闕東與今年泛五湖偶來湖上已三秋蓋自秋迄冬泛五湖也 冬抵京口 是年語濂涇家中又被劫 元譜

是年詩有越鳥巢南枝一首江介多悲風一首擬唐人五言八韻六首 穆案六詩皆非泛擬乙酉悲往事也寧筑投筆明素志也傲睨闊難以不忘故復望溪公也歸里則鄰時之不可為而從戎思遺也云擬唐人者自以為汲王之 常熟縣耿侯水利書一首 元譜穆案常昭合志耿橘字庭懷獻縣進士萬歷三十二年以調繁至講求水利 一首語溪條歌一首禊開封冢一首 見元譜人心錄 偶來一首將遠行一首京口一首



六年己丑三十七歲

春登鄧尉山 清明封墓樹 秋至吳江過八尺

納妾韓氏 元譜

是年詩有石射堋山一首 先生自注吳郡志石射堋山在城西三十里一名 春半一首 元譜中有云 首秋鷹一首八尺一首 穆案元譜有此八尺一節 業舟云云八尺二字 桃花溪歌贈陳處士梅一首 瞿公子元錫將往桂林不得達而歸一首

擬於梧州式耜為文淵閣大學士留守桂林 王師破桂林與總督張同敞俱被難

七年庚寅三十八歲

正月五日韓氏生子林元名之曰詒穀 元譜 穆案僧山張元侯危言譏先生無子蓋天奄也 時怨家有欲傾陷之者乃變衣冠偽作商賈游金壇登顧龍山 元譜山在縣南五里 再至鎮江登北固樓已復往嘉興

是年詩有顧龍山高皇帝廟詞一首 元譜元末丁酉十一月明太祖駐蹕此山建祠云望東南隱隱江 重至京口一首



榜人曲二首流轉一首秀州一首 徐譜案流轉詩云

八年辛卯三十九歲

至金陵初謁孝陵 元譜 拜侍郎公祠 穆案此何元譜本有車君刪去非也 八月十四日至淮安與山陽王起田略徐州萬年少壽祺定交 元譜

是年詩有恭謁孝陵一首 拜先曾王父木主於朝天宮後祠中一首贈萬舉人壽祺一首淮東一首 人一首

九年壬辰四十歲

入郡城哭姊婿陳皇士之父文莊公祠元譜文莊名仁錫字明卿號芝臺天啟壬戌探花南京國子監祭酒贈禮部右侍郎詹事諡文莊宏光元年子濟生與奉詔建祠於虎丘龍街圖志之右濟生字皇士以蔭歷官至太僕寺丞錄案蘇州府志居詩話皇士經亂歸田結廟兩朝遺詩又命工傳寫明三百年來忠臣義士像裝以爲册可稱好事矣至吳縣之橫山展拜

遠祖黃門公墓元譜墓在橫山東麓來溪上處有一巨石橫臥可二丈許石上古松如蓋湖上望見之知爲野王墓也先生時尚如故即遇路舍人澤溥於

虎邱元譜舍人時寓家奉母寄居湖上徐譜按先生去歲贈人詩云路旁多行人一南一北以北平詩又贈人詩云路旁多行人一南一北而先生仍南北道歸故去年所寓墓極所送之行而南路亦云相逢金閶西虎邱先生有送路舍人澤溥詩亦云路安卿名澤溥曲周人也故

曾路月公之長子又隨寓居仰屋不如路安卿社友見詩備門唐市仍

返千墩　至清江浦渡河抵王家營　是年六月弟

子嚴得子洪慎元譜字汝嘉十九歲成均得州衍親亡歸從炎武於行舍子炎武年十一月里成親戚州得行舍子汝嘉從弟嗣子以殺後收其客親祖所居兩次弟隣人自崑山來皆穆衍生獲歸不云洪慎於曲決從弟隣人自崑山來皆穆衍生獲歸不云洪慎也則行生又云以道書致之京師明其云嘗見而後歸於先生見則洪慎時在都中未嘗至

父稷庵得子嶠元譜昆祈合志嚴字大吉好學工詩少游太學嘗作落花詩百首傳誦

下　先生有世僕陸恩叛投里豪葉方恆元譜方恆字嵋初崇

禎壬午舉人順治丙戌進士官至山東道御史葉方恆本非其字敏學方事

稷案順治戊戌進士嶠歷便覽



甲戌進士太常少卿昆山兩案葉重華字

重華四年生世稱子之字也後案劉遂起與葉氏仍改名歸元恭與

案鈔本自序年四十斐然欲有所作譜徐作陸恩

是年詩有同族兄存愉拜黃門公墓一首附路舍

人澤溥一首元譜澤溥字蘇生路振飛子振飛字見白天啟乙丑進士崇禎中遷陽武知縣以卓異擢御史遷巡撫僉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淮揚鳳廬等處討賊有功命節制徐泗福王立進左副都御史河南副使兼淮陽諸鎮軍務十年餘逝世後歸後隱居不出人以為之王史職人二十餘人於法揚諸州十王卒朝以傳吾乃解之云在朝廷所忌伏於中云朝人封其後身職之王尹家詳十王所在以唐王以人以先生中戈對王使者唐王子罪立之振飛上致仕爲其所上自建祠於福州趙宗得寵乙酉南京立之官拜大學士振飛亦隱居年年始中其以大振之時太子太保史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文昌宮人為學



十年癸巳年四十一歲

士官一子職方員外郎又次子澤淳字安卿順治三年下獄死次子澤濃字友仙崇禎乙亥舉人永明王以兵部尚書起用在杭州被難路氏歸葬江南洲中以追贈揚州推官明工部主事以死節爲事明史忠義傳

浦二首丈夫一首王家營一首傳聞二首元譜

王在滇南作沙定洲之亂明年永明王入安南二年遷廣西桂王定國降其下孫可望所制明年遣使至定國處如故爲定國所得也

衛聲王爲其下孫可望所制

爲常熟楊子彝作桐堂記元譜以楊子彝所居桐堂名之爲文昔在先生傳云楊子彝爲先大人其時以鄉人力明先儒之學說於天下所以斯道之行乃乃以爲有學也始於江南與邑人結社於其間而從學者與邑人顧以斯道之傳論其言而不知其所謂數十年十年顧明亡遂不出臨終七十有九卒

無少長以其道共論之



三月謁王去監國號不知所終徐譜

春至金陵二月再謁孝陵祖太祖御容於靈谷寺

元譜靈谷寺在鍾山東麓梁天監十三年爲寶誌公建名開善精舍前後改名宋改太平興國寺明初改今名以舊基爲孝陵遷寺於陵之東南明太祖御容藏此寺中亦有舊本不知其中本否

十月三謁孝陵並作圖詩殺殤

更納戴氏元譜戴氏名有綸嘗奉元恭詩云九秋燒好愿以東歸已無妨戴氏老自知之是年今年十一月太常少卿王熊赴西陽云何所得此余無待遂往見之所云云謂今日不如以至江浦之地接此歡人君何氏以所指者是也今則人不於金陵所立故新納氏爲何所指是歸云者也

松案先生去年自王家營仍歸洞庭山是年有路舍人家詩路居於洞庭東山也由洞庭山至江寧復自江寧歸吳贈楊永言詩序云今復來吳下感舊有贈又贈郝將軍詩序云今爲賢於吳之上非偷言及往事感而有贈贈劉教諭詩亦云栖遲十載五湖間皆在吳之蹟也徐譜二月後至九月之間據案此段可補元

是年詩有路舍人家見東武四先歷一首元譜人文人

首再謁孝陵一首恭謁高皇帝御容一

直公在閣時作新歷朝

首贈朱監紀四輔一首監紀示游粵詩一首贈歸

處士莊思一首徐譜先生此數年中往來無定而金陵揚州市井皆屢至故贈歸處





恩詩云年年往杜曲一過浣花溪歸貢案揚州市先生新過之昔有一首楊明府

永言復來吳下一首送歸高士之推上一首贈劉

教諭永錫一首元譜永錫字欽爾崇禎丙子舉人癸未謁選除長洲教諭邑令遂事李實其知其後以人事避爲長洲已罷上海合事與妻子日食以爲錢居三月遣撤不應洲乙酉之變擊妻與賈氏及童僕二十餘人是其居城大吏人遺之永錫決以說之矣鋤欲白戴乃餘人隱居日彼再至我與皆立自決之也鋤與製尺帛後悍之會其立海上兵起乃罷永錫有女許字未嫁亂亦後死恐詩父身家其母豈無死之其死而埋骨道旁哭之永錫大喜臨食不與既童相繼死之人與子其母悲不避假資得百金欲遺子永錫與歸思史不能驗母與死傷長八驗以丈家尤不能屈役南下馬驚與妻從被傷死初永錫之長八尺以容貌奇偉至是毀形骨立見者哀之成疾漸劇一夕大呼烈皇帝者三遂卒時甲午久秋之也同時有齊一丈人者

禮其囊於門外牢牆以長女出記之至隱居詩話永錫有門道水詩又日河水之至禮之事兵後隱居相城二十年大史之任已至鷹鳴疾曰我中原男子年二十餘戊寅登將舉大臣賊上任陽挂矜至自南河傍謀不知我欲見妻邪取壁上劍欲自殺鳴門下士抱持之得解既而女子死子鳥賊在所傷亦死久之恆水役其弟妻相繼死在二三島等經紀其喪葬之虎邱山徐

極一首孝陵圖一首十廟一首元譜洪武二十年十二廟於雞鳴山又增功臣廟祀徐達以下二十一人爲十一後又增四廟今已半就圮廢　贈郝將軍太



顧亭林先生年譜卷一　　　　蕭璧玉生覆校

顧亭林先生年譜卷二

後學平定張穆編

十一年甲午四十二歲

春至金陵卜居神烈山下元譜　按家神道表先生僑居神烈山下嗣游浙江一帶以觀舊都諸陵之勝由儀眞歷太平登采石磯東抵蕪湖秋遊燕子磯留宿僧院至冬始還元譜　是年長甥乾學以選貢入成均徐譜據憺園集補　弟三甥元文鄉試中式舉人元譜

先生此數年未歸崑山觀松江別友人詩言十載違鄉縣三年旅舊都可知矣徐譜

是年詩有金山一首僑居神烈山下一首古隱士二首眞州一首太平一首燕磯一首元譜在蕪湖江上一首入留燕子磯院中一首徐譜詩云寄食浦江院從秋又涉冬書盡又歸神烈僑居按明年元旦得在陵下范文正公祠一首錢生肅潤之父出示所輯方書一首元譜肅潤字瑟日無錫人著有南忠錄諸書

十二年乙未四十三歲

二月初五日午刻江南地震六月初八日地又震元譜

元旦四謁孝陵穆補　春自金陵還崑山　五月十三日擒叛奴陸恩數其罪沈諸水叛黨復投葉氏訟之官移獄松江元譜　先生贈路光祿詩序云先是有僕陸恩服事余家三世矣見門祚日微叛而投里豪余持之急乃欲陷余重案余聞亟擒之數其罪沈諸水其壻復投豪訟之郡行千金求殺余余既待訊法當囚繫乃不之獄曹而執諸豪奴之家同人不平爲代愬之兵備使者移獄松江府以殺奴論豪計不行而余有戒心乃浩然有山東之行矣　神道表獄日急有爲先生求救於某公者某欲先生自稱門下而後許之其人知先生必不可而懼失某公之援也乃自書一刺與之先生聞之急索刺還不得列揭於通衢以自白某公亦笑曰甯人之卞也周路舍人識兵備使者乃爲愬之始得移訊松江而事解　穆案爲先生求救者歸高士元恭某公者謂錢謙益也　穆案歸元恭集與葉訒菴書弟到郡詩知甯人兄甯於事勢將有不測輿論亦多以兄爲已甚救弟語術淺切然論其究竟愛甯人亦所以愛兄也已而見老葉委曲相勸兄亦動惻隱之心愛於兄之自爲計亦大便而弟輩則懇而論兄之高義昨在西郊交切子佩諸君及二三遠方友人聞及弟公言於衆曰此事誤在顧而葉能不終訟可謂仁人君子人皆服兄爲有量及歸寓忽聞有變局爲之大驚兄賓謂甯人嫉府深怨嶺城嵩復兄前已諧和議而恕出取雅之題日追之以必不能從之事是名難日和實欲儀也兄豈亦有城府機械邪寬老極和平之人亦以兄爲太甚今將去矣氣亦郎日同國醫去矣但思兄若不有就和郎和而必欲云云甯人計無復之必自輕講實無疑也陸恐人奴也甯不可殺而迫其主以取償甯人非尋常無謂之人又事無死法而一旦迫之致死於兄便乎不便乎甯人無親子亦料死後必無與串冤者即有兄日當待以待之閣知役甯人萬萬無害獨不畏請議乎甯人腹奇之當文筆之妙非弟一人之私言即纔老諸公皆學節稱賞四方之士見其詩古文者往往咨嗟竊歎兄能殺甯人之身能并其生平之著述而滅之乎使天下後世讀其詩古文者以爲如此文人而殺之者乃葉閣下也從名美乎不美乎自古文人之受禍者如子蘭僕從姚賈殺韓非後世讀離騷及三公子之書無不嗟歎子蘭賊賈陳同甫爲小人構陷入獄子每讀其傳爲之髮指行烈以兄下自有詩之高明何若而爲此事何想兄之意以爲甯人即死於獄死於桎梏不得謂壻初後之吾誰欺甯人當世士大夫有日亦可畏也凡此之言皆所謂愛甯人即以愛兄也云云核其語意松江之獄所由來識徐譜先生乙未年答原一公肅兩甥書云奴隸蝸張親明翻倒或有聞死灰之語流涕而省韓安覽翻鳥之文撫心藹明趙壹終悉公論得脫危機謂此事也

是年詩有元旦陵下作一首歸生晟陳生芳績書來答之一首贈路光祿太平一首穆案錢飲光明末野史永歷紀事上規撫閩大好仿傅漢光武平時恩舊皆以南陽故人目之如路振飛遠隔三吳鼎能召至者賞錢五百兩給以六品京秩振飛至即日拜相官其子太平爲卿　又案館臣王圖翰墓志稱太平嘗奉桂王命徵兵於外至粵昌閩翰往依之詶王生仍一首永夜一首詶陳生芳績一首穆案芳績字亮工常熟人處士鼎和之子先生避難語濂涇時與其相比鄰亮工時年少也著有歷代地理沿革表四十七卷道光十三年其鄉人張觀察大鏞爲刊行之贈路舍人一首錢行人邦寅一首

十三年丙申四十四歲

春獄解回崑山　三月本生母何太孺人卒　閏五月至鍾山舊居獄解後葉氏憾不釋遣刺客偵所往至是追及於金陵太平門外擊之傷首遇救得免是月初十日五謁孝陵　冬在鍾山度歲元譜

是年詩有松江別張處士慤王處士煒諸友人一首贈潘節士檉章一首檉章字力田吳江人條堂之兄恭謁孝陵一首王處士自松江來拜陵畢遂往蕪湖一首穆案處士即下同游欑洪橋之王潢乙卯年閏五月十日詩有云更憶王符老零恨不同自注王徵君潢昔日同謁孝陵行香今年七十七矣桃葉歌一首黃侍中祠一首先生自注在南京三山門外欑洪橋　穆案欑洪祠今已無遺可尋城中金陵閘之祠蓋續建也王徵君潢具舟城西同楚二沙門小坐欑洪橋下一首穆案潢字元倬上元人父之藩慷慨好義潢能色養崇禎丙子舉於鄉先是戶部郎中倪鴻之薦於朝以賢良徵不就念世亂親老賦南陔詩以見志著有南陔集見江寧府志及上元縣志　穆案明詩綜引劉雷人論元倬詩云先生詩深以綿和爾雅不失三百篇溫柔敦厚之旨攝山一首同倉部必遂說易一首穆案江寧府志林貢必選字徙南上元人萬歷己酉舉人官戶部主事督新倉時巨璫總理南部復遷其篇分司六倉必選盡革規無所染璫爲捐斂會同官倪鴻寶之以屯豆卜賦必遂知其兇據事陳辨滿九江幕職遂佳林可伸升南工部虞衡司未任丁父艱歸郎杜門不出以講學著書爲事卒年八十七著松露堂學易行世旅中一首詶王處士九日見懷一首送張山人應鼎還江陰一首穆案道光二十年新修江陰縣志藝文門采先生此詩而應鼎之名字鬻然則山人信能卉布荷衣鴻冥塵外者矣和陳生芳績追痛兩甥人之作二首作方月斯詩序穆案月斯侯其名從城人明輔臣岳貢之子甲申從賓下失門夏節愍完淳集有贈方穀城道孤流落都中詩先生序謂與方子訂交自單閼之歲今且六年矣余客鍾山而方子亦僑居閶門數數見頃冬春之際余以仇家之訟至雲間旅邸困不自聊而方子燃時相過慰藉與余周旋兩月因出其詩草示余請之云云以時事攷之當在是歲無疑

十四年丁酉四十五歲

元旦六謁孝陵徐譜案元日詩云晨興自江上蹌走拜山又云流轉雖不居咫尺猶天顏蓋先生是時雖寓金陵而非神烈山之居矣　春自金陵仍還崑山避讎將北游同人餞之歸元恭爲文以贈其行元譜序曰余與甯人

之交二十五年矣其他同學相與或二十年或十餘年蓋未嘗有經歲之別也今於寧人之北行也而不能無感慨焉寧人故世家崇禎之末祖父蠡源先生暨兄孝廉捐館一時喪荒賦繇蝟集以遺田八百畝典葉公子券價僅當田之半仍靳不與閱二載寧人請求無饜百炎乃少畀之至十之六而逢國變公子書素倚其父與伯父之勢陵奪里中其產遺葬寧人見顧氏世衰本奮息春之而寧人自母亡後絕遂是山中不出同人不平代爲之請公子意弟書也適宗人之僕陸恩得罪於主公子鈞致之令訟寧人不枕將與大獄以除願氏事泄寧人率親友擁其僕執而籍之死其同謀者權奔告公子公仔挺身出與寧人訟執寧人因請奴家驕令自裁同人志即遣副行提始出寧人比州官以獄上寧人殺無罪奴擬減且遠嗣與公子年家然心知是獄冤又知部之官吏上下大小無非公子人者乃移訟害聞守事兩人殺自罪奴擬杖而已公子念怨遺刺客賊寧人兩人走金陵刺客及之太平門外整之傷首壁驢會教得免而叛奴之黨受公子指糾數十人衆鬨於寧人家盡其累世之傳以去寧人度與公子訟力不勝則浩然引遠行而同人之仇寧人者猶[illegible]寧人之出也其將爲伍員之奔吳乎抑范蠡之入越乎吾所以望寧人者不在此夫豈尼[illegible]長匡友王之仁不殄殲惟寧人之學有本而猶樹立[illegible]素挾窮年讀書山中[illegible]大川歷聘六國以[illegible]陳非寧人行道於天下之[illegible]賢人之志別行[illegible]是念非交友之情於是同人咸曰善而請歸子以爲壯之其行序

**臣定交**元譜　家而南歸　完字又[illegible]

得之強見之士歸士元士[illegible]

[illegible]亦以學問[illegible]

**從唐臣假吳才老韻譜諭而校之**



**過即墨遊勞山　由青州至濟南與徐東癡夜張稷若爾岐定交**[illegible]

江浙西游[illegible]博學鴻詞以老病辭[illegible]

[illegible]

**是年詩有元旦一首萊州一首安平君祠一首不其山一首勞山歌一首**徐譜案詩云春日會鼓登逢劇游勞山當在春時**張饒州允掄山中彈琴一首**穆案進士履歷便覽允掄字嶽叔蘋陽人崇禎甲戌進士戶部主事丙子升員外丁丑升郎中戊寅升饒州知府　徐謂此詩亦作於游勞山時也**雒北大關一首濟南一首秋柳一首酬徐處士元善一首**徐譜夜亦有九日得顧寧人書約游黃山詩云故國千年恨他鄉九日心山陵餘掃萊風雨霽登臨又以書勸先生爲目平承天之行則先生後此之謁天壽山蓋士致之也**作汝州知州錢君行狀**元譜公子大受字伯衡貢生官博興訓導以詩名歲**勞山圖志序**穆案池北偶談引先生勞山說注曰顧近寄所著日知錄內有勞山三則又與前說不同**儀禮鄭注句讀序齊四王冢記**



## 十五年戊戌四十六歲

**春至泰安登泰山**元譜　穆案金石文字記岱岳觀造像下曰碑下爲積土所壅予求觀者數四最後募人發地二尺下而觀之乃得其全文又宋黃元康題名下云右小石刻在岱岳觀余既觀之唐碑往還數四道士謂予曰昨發地得二石請觀之云云據元譜先生凡至泰安者三記中云云未得其年譜志於初游**旋赴兗州至曲阜謁孔林往鄒縣謁周公廟孟廟過鄒平游張氏萬斛園**元譜故明兵部尚書張延登所居**與邑人馬宛斯驌訪碑郊外**穆補　金石文字記鄒平縣南五里有[illegible]奮自漢周有兩舉人今亦有諸生不能記其矣予至其邑有諸生二人來稱鄭氏之孫請刻其祖焉崔予取通鑑及五代史周世宗紀示之乃謝而去其問一日往郊外觀其墓碑剝落者十之一二而其書日[illegible]中書侍郎平章事[illegible]公諱[illegible]字甚明白云云又謁[illegible]云此僕作鄒平與邑人馬宛斯名驌親訪其碑有[illegible]之者[illegible]北傳之馬驌字宛斯[illegible]治已亥進士[illegible]雅安府推官終[illegible]博雅[illegible]爲一卷始[illegible]古今人表其書最爲精博時稱人稱馬三代之服[illegible]**抵章邱訪張隱君元明**元譜[illegible]

[illegible]

**至長山主劉隱君果庵家**元譜[illegible]果庵[illegible]

[illegible]

**張至濟南**元譜訪徐東癡



穆補案東癡有贈寧人見過草堂得張元明手書詩云江南有客來荒陵手持一緘兼致辭我聞整衣拜且展中有故人書及詩云云以元譜校之必此年事也**再赴萊州之濰縣入都至薊州歷遵化玉田撫永平登孤竹山謁夷齊廟**

**是年先生從子熊登武科進士**元譜謙案崑新合志熊字非熊又字錫宗號[illegible]筆性耽文史不樂仕進宵有其先世自上海遷崑[illegible]讀書能詩[illegible]炎武所稱

**是年詩有登岱一首謁夫子廟一首七十二弟子一首謁周公廟一首謁孟子廟一首萬斛園小集一首仙隱祠二首濟南一首自笑一首訓[illegible]堂聯句見懷一首濰縣一首衡王府一首賀元一首京師一首薊州一首玉田道中一首永平一首謁夷齊廟一首**

## 十六年己亥四十七歲

**出山海關返至永平之昌黎書盤平二州史事六卷**元譜先生在永平過永平府志成求先生作序因著此書作序歷志之成**至昌平州初謁天壽山**元譜十八里[illegible]穆案昌平山水記天壽山在州北一部尚書趙[illegible]年七月皇后上命禮部及事[illegible]封[illegible]擇地得吉壤於黃山以七年五月己卯作長陵自是[illegible]爲天壽山[illegible]長陵之左右而[illegible]**出居庸關仍返山東**元譜**抵鄒平訂其縣志**志穆序[illegible]是時平[illegible]此縣志[illegible]張[illegible]奉之[illegible]請告自[illegible]家



居[illegible]書多[illegible]博宋[illegible]進上馬完斯討[illegible]實而吳門[illegible]人[illegible]上[illegible]以[illegible]之[illegible]書[illegible]凡[illegible]八[illegible]治[illegible]已[illegible]月[illegible]學[illegible]使[illegible]閩[illegible]之[illegible]人號[illegible]順治已丑[illegible]士由[illegible]參[illegible]城試之鴻名爲選[illegible]講[illegible]**遷長清訪碑靈巖山寺**穆補金石記[illegible]

[illegible]

**南歸次揚州旋復北上至天津度歲**元[illegible]云[illegible]

一望無高深[illegible]興[illegible]治辛又與江南[illegible]決淮[illegible]地有魚[illegible]北[illegible]至天津也[illegible]生正南[illegible]下[illegible]旋復北[illegible]至天津也

**是年八月以雲南平特詔再行會試**[illegible]**劉元文登進士一甲一名**

元譜穆案順治己亥進士徵辭閱覽徐元文學易陰庚子春會試又立齋序時代史記曰蒙者大廷對發策學術淹雅國士之知先生曰必有體國經野之心而後可以登山臨水必有濟世安民之識而後可以致古論今 同里葉方藹一甲三名 徐譜方藹字子吉號訒菴穆案訒菴方恆之弟也

是年詩有寄弟紓及友人江南三首山海關一首望夫石一首昌黎一首三屯營一首恭謁十三陵一首 穆案十三陵者成祖永樂長陵仁宗洪熙獻陵宣宗宣德景陵英宗正統裕陵憲宗成化茂陵孝宗宏治泰陵武宗正德康陵世宗嘉靖永陵穆宗隆慶昭陵神宗萬歷定陵光宗泰昌慶陵熹宗天啟德陵凡十二陵合懷宗思陵爲十三也 王太監墓一首 穆案昌平山水記大行皇帝崩宮門外有爲司禮監太監王承恩墓以從死祔葬 劉諫議祠一首 自注在昌平縣今廢諫議名蕡字去華昌平人元和時以昌平縣令祔宮中今廢諫議奏請始爲之立祠元史泰定二年置諫議書院於昌平蓋即此也 居庸關二首重登居庸一首秋雨一首與江南諸子別一首天津一首滄州一首



作曳梯郎君祠記

十七年庚子四十八歲

二月至昌平再謁天壽山入都 六月仍赴山東 秋南歸過六合 穆案東君以遊六合爲明年南渐間事後事誤 抵金陵七謁孝陵 元譜有未盡 徐譜碑道表云既謁長陵念江南山水舊復歸六謁孝陵作詩云問君何事三千里春謁長陵秋孝陵是也 穆案先生實七謁孝陵表云六謁誤

是年長甥乾學中式順天舉人 元譜女甥婿申繼揆中南省鄉試第一 穆案嘉國集補繼揆字拔施號擂江吳縣人明大學士時行曾孫也先生又有姪女嫁太倉王冥弇州山人之裔也字維夏號碩園前明諸生書詩歌古文與吳偉其才爲天下無雙已未膺大科薦力疾入試報罷村數年詔授中書顧惡思亭亭筆記曰碩園亭林姪女少受業於亭林故學有根柢云

先生是時寓居淮上 案書吳潘二子事云潘子刻國史攷異三卷寄余於淮上 郎謂是年也 贈黃師正詩 揚州九月中娛芋試新酉又顧與治詩序云冬余過



六合沈子遷出與治詩一編皆先生此年南歸後行蹤也 徐譜

是年詩有再謁天壽山陵一首送王文學麗正歸新安一首 元譜自注先生舊住金陵節幕府家金正希聲於順治乙酉募鄉勇起義徽州十月大兵破之殉難積谿 寄徐甥乾學一首白下一首重謁孝陵一首贈林處士古度一首 元譜古度字茂之時年已八十一亂後僑寓金陵著有茂之詩選 贈黃職方師正一首 元譜字那仲福清人建陽人業職方生平無致縡詩意富亦受唐王職既敗而遁於金陵者 作顧與治詩序 元譜與治字夢游江寧貢生河南副使騏之曾孫當選官棄去 王原今世說載其事頗詳 穆案東君以與治詩序爲明年辛丑作案云此過六合作顧詩序一則元譜未載今故東君舊譜以歸次於明年爲今年事故謨以序中明年字爲之辛丑也

十八年辛丑四十九歲

是年爲明桂王永歷十五年七月緬酋殺由榔從官十二月獻由榔於大軍明年四月殺於雲南 徐譜

回蘇至杭州渡江謁禹陵宋六陵 閏七月仍返山東 十二月立春日輯山東攷古錄成 元譜四庫書提要存目載此書云王士禎居易錄記炎武嘗撰山東通志或是時所遺稿本未可知也 穆案居易錄所言通志修於癸丑是爲康熙十二年也提要誤 是年甥稼成進士 穆補由內



閣中書改禮部主事進郎中出爲廣西提學僉事

是年適越往來皆由吳江之江村書潘吳二子事云余往越州兩至其廬蓋至吳江即訪潘力田也 徐譜

是年詩有杭州二首 元譜監國時事 王 禹陵一首宋六陵一首顧神山中見梅一首 元譜山在都昌許 穆案今爲博山縣

爲餘姚呂氏千字文序 元譜餘姚縣志呂章成字裁之號秋崖大學士本曾孫與陳熙明閣楊體元爲意氣交面甲鄉翰林待詔章成日操料兵日事從事於越城中輯頻很狽裝死不違豈復可爲之日邪卒辭不赴所輝死章成走哭於台州意自所編得異人而友之訪戴易於鄭尉遇顧炎武於昌平欲



山慨慷詩歌所遇乃歸名其書之室曰妙闡曰予集數詩謂某爲病中自選其著述曰此無用之虛談也所存有於日懷集八卷秋山詞據志載蕭先生於昌平山先生自已亥庚子壬寅甲辰乙巳丙丁巳先後凡六至昌平此作序時已再至當是與章成相遇後矣

康熙元年壬寅五十歲

正月由山東入都 三月至昌平三謁天壽山十九日謁懷宗攢宮 元譜昌平山水記大行皇帝之崩也下同南距州西山一里餘是工部左侍郎陳必謙等營建未葬而都城失守賊以大行皇帝大行皇后周氏梓宮至昌平州之士民率錢募夫葬之田貴妃墓內移田妃於右帝后居中左以田妃之棺爲帝槨乃建享亭各一座門三道殿三間無陵廟各封之後有周垣而規制小於諸陵宋之南渡會稽諸



陵皆曰攢宮殿而名不以陵者示將歸葬名之不忘也又詩不書葬而名君之言資也資未葬而名之不葬者不敢出也故從其實而書之也 出古北口往薊州仍至昌平 五月二十八日先生誕辰有致饋者作書辭之 至真定之新樂 元譜自注日知錄本刀 有遇新樂林君 穆案順治十八年續修縣志云云 抵曲陽謁北嶽恆山 元譜詩下云穆案金石文字記北嶽廟碑五其上有唐大曆中廟有唐時大碑五其上有詩在真定府曲陽縣北余至時倉卒未搨不可得止就下方讀之云云 至井陘 十月至大同之渾源州 度汾河至平陽府

元譜 是年公肅甥以江南奏銷案罣誤謫官鑾儀衛經歷 穆案復集 徐譜有傳

是年詩有有事攢宮時聞緬國之報一首古北口一首五十初度時在昌平一首 元譜日知錄生日條下自注余昔年蘄門生日有致書爲壽者以書卻之 北嶽廟一首井陘一首一雁一首 徐譜先生之西征也以初冬就道故井陘詩云冰當路白一雁詩云一雁渡汾河尋稍雪多也 堯廟一首 元譜穆案臨汾志堯廟有金泰和二年碑記先生於其東七十里知縣俞王陵條詳載 詳 就以臨汾志爲疑是時先生經遊其地故有此作

有謁攢宮文郡國利病書序北嶽辨

二年癸卯五十一歲

顧譜卷二

正月自平陽登霍山元譜謙案詩有春霧殺松句故知當在正月也穆案金石文字記霍山廟碑下云右小石刻在霍山中鎮廟西壁上余行天下見洪武永樂以來祭告岳瀆之文它碑記甚多於數十百通之中而字畫完好無缺敬亟錄之游女媧廟在趙城縣東八里元譜至太原訪傅處士青主元譜傅山字青主初字青竹號公之它陽曲人少受知於袁臨侯繼咸崇禎中臨侯被誣逮山與其徒伏闕上書訟冤張鳳翔為作傳比之裴瑜魏劭亂後以黃冠自放君常作義士傳比之馬詩文書畫人逸品康熙己未召試博學鴻詞不應以老病辭歸內閣中書舍人復山西巡撫臣以主客郎外臧生於萬曆三十五年丙午長先生七歲詩集又有青主山傳言主

生平遊四方所不可數於世多奇遇者其言曰吾人知傳青主者不過以其字畫詩文醫藥而已其學行志節人所不知也吾學於青主不過得其百之一耳先生之為傳以是乃不得以其人為難東行七十里有寺曰永祚其山若浮而東之四十里外浮若若盧下為宋西土也所居十七史商推無人主其書事未起肯主呼曰汀芒矣人帝古言日古呼今何忽自昧之平生以此人之亦不平日好哉若汀明呼若芒故青主以此人之實古青天呼若明若芒故青主以此為之不知吾之不呼若汀青有明莫先生之天也不驚一時人其言故先生赤不復蓄自齋生之之論書不公也

至代州游五臺與富平李子因篤遇遂訂交元譜李天生字子德陝西富平人洪洞人康熙戊午以鴻博授檢討以母老辭不許受業於宜興陳玉璂己未試鴻博授檢討以母老辭不許云表三上乃允徐嘉案先生於崇禎四年辛未少先生十九歲其生於崇禎四年辛未少先生年四十云弟行年四十九是子德生於崇禎七年甲戌也為生方三十八歲穆案記崇禎七年甲戌三蓄四字之譌也

穆案受祺堂集





雁門詩注曹氏秋岳觀察大同陳使君祺公分巡雁門於此子丙其門八作又王山史山志天生從陳公於塞上日與論經史旁及兵法深探以為有用之學及棋公稱其尤以兵法為己任生平以是為最也其學思斷以謂乃處世可先生少與秦國陝西之士歡所誠當時王弘撰富平李因篤兩人之學皆其一時之秀日以其從於關中者也先生與秦國士大夫交遊厚善其餘若其人之所至為者則皆所交富平之從亦其父蒙山先生之學子孫之忠孝蒼翁常親聚數人後以知其所著學兵其十年代州寓居觀察名蕃字秦子歸先生不果祭之士子丁丑進士和顧坤初由戶部侍郎出為薊遼總督以是不復出使左遷山西陽和道兵備副使用旋丁母憂歸不復出就大同字叔生代州人順治乙未進士在汾州閱執友史家同教授官至四川提學僉事

史赤溟炎潘力田檉章遺湖州莊氏私史之難遙祭



於旅舍元譜先生書吳潘二子事云二子皆高才當國變後皆有志於史者之作書記明代一史書成其年吳江莊氏鑑為生作莊名廷鑨之後嘗以以上莊廷鑨目雙盲不以其書為明史書廷鑨目自未成公曾取家朱公國禎之書未成為明史十餘數其家乃名氏述而嘗錄書其事又稍先生所居郡故左史亦朱國禎及書之凡書之類者以是書之為之其書以為諸生之作莊故凡鑑為之書其公所以其事如何不足以其時使其鄉人者其中書至不以為然及其刻書所以為序者吳潘二子之死也...

莊生之父及其兄廷鑨書其刻書以名於府者不聽其子之刻書者及弟姪等并列名知府官之不發書者十八人皆論死其刻書營者與其家人當時之人皆之亦人坐之吳發死者七十餘人而吳潘二子與其家其所以獲罪者一至其家吳潘二子以其書時有名故得著者書死者亦十年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年其子孫者卒坐其文集其刻書潘力田吳赤溟之書共其書為一史有刻行以其書之得名者然書刻者其同志案其文集皆以其事為國史發異同之書者遺之有所以其書不朽者亦有以之者云

陵下卷

由汾州歷聞喜縣之裴村拜晉公祠

徐取道蒲州入潼關游西嶽太華遇訪王山史宏撰元譜王山史名宏撰字無異華陰人明崇禎戊午以鴻博徵不起著學好古收藏金石書法有周易圖說周易筮述正學隅見述砥齋集山志等書王山史先生好學不倦嘗於華下有讀易廬名書廣師云好學不倦篤於朋友吾不如王山史又有送朝議山史在華陰小山中一堪西南小無異

於華陰

又西至乾州徐譜至西安元譜秋已至王先生以是年八月至西安也

徐游富平與李子德家到人來請元譜至西安云秋八月至西安也又徐諸西之處

十月過訪李處士中孚於盩厔元譜李中孚名顒字中孚盩厔人少孤力學不以詩文名少年以學授徒從遊者其眾康熙戊午舉博學鴻儒以病辭先生自遊中州每與人言必以二曲為首康熙己卯學者稱二曲先生穆案中孚遂訂交

遂訂交元譜李處士中孚名顒學者稱二曲先生穆案事明行好學不仕以孝道著元譜

謂撫徵不赴明年遷居富平二曲先生傳云天子以二曲為徵人物天子以二曲物公之上嘗謂之人吾學自未日用之矣而有過之而人當務而以其人之學而人之學者不必如之可也云云

往驪山訪明宗室存杠元譜存杠字伯常朱子斗詩之子存杠命





子烈及甥王太和受業余門人案先生後有寄伯常並山史集志南門七子皆宗之賢而暫於學者也詩有後文集卓然成家余所及與之游者朱斗翁而已亂存後數往官之翁亦余所對人有松柏之操余以翁之子伯存和年長於余以翁與余善而待余以執友之禮其然余與翁不敢以時時行也而與余亦顧亭林言及亭林人門獨訪其家時翁已逝也吾與顧亭林伯存之間為之序今伯存賢翁之子孫揚氏孟嘗翁之母姓也

出關至太原元譜

先生答汪苕文書云年過五十乃知不學禮無以立之旨又與人書云某自五十以後篤志經史其於音學深有所得今為五書以續三百篇以來久絕之傳而別著日知錄上篇經術中篇治道下篇博聞共三十餘卷徐譜諸書文集詩有與汪苕文書云庚子穆案翰林院編修汪琬字苕文號鈍翁長洲人順治乙未進士由郎中改翰林院編修著有堯峯詩文鈔年少先生十一歲

是年詩有元旦一首霍山一首女媧廟一首晉王府一首謝傅處士山一首謝傅處士一首陸來復述代許曦草疏攻鄭鄤事一首詠史一首李克用墓一首五臺山一首訓李處士因篤一首送申公子涵光一首元譜送申鳧盟名涵光永年人太僕公之長子今處士家太僕公名佳允號思仲永年人崇禎辛丑進士太僕佳允年號思仲廣平人明代國難殉節故名聰山集



訓史庶常可程一首元譜可程字亦人崇禎癸未進士

祭吳潘二節士一首寄節士之弟耒一首元譜耒字次耕吳江人康熙己未以博學鴻詞授檢討遂稱於京師可部郎可法同郎嘗可稱陸叔殿可程也侍以京師陷降賊後南京陷故合義可置之理福王以可程之故以為間兩京破賊此為可謂可程介弟云以於四十年乃卒穆案存之王致書所云入關破賊識介弟於中書班名謂可程也

官谷一首蒲州西門外鐵牛一首潼關一首華山一首驪山行一首長安一首乾陵一首將去關中別中尉存杠於慈恩寺塔下一首

作五臺山記裴村記復庵記貞烈堂記朱子斗詩

序 穆案靜志居詩話議奏疏王九世孫有集才情橫溢極為當平李孔德所稱賞其記屢千一百二十字雖未悉丁而活潑不可及也

三年甲辰五十二歲

正月五日至蒲州之棗河游后土祠適汾州 元譜穆案金石文字記今汾陽有大相小相二村相里氏之後尚有數十家因以北齊時碑題名多相里氏至今子有餘年而裔孫猶居於此不獨晉代淳樸而山谷之險猶足以自保故能累代不遷若山東河南則兵火之餘人民散亡欲求元時譜族已寥寥不可見矣 自大同至西口入都 七月至昌平四謁天壽山懷宗櫕宮 至河南輝縣

訪孫夏峯先生 元譜穆案先生丙午年送韻譜小帖云孫徵君名奇逢字啟泰容城人



令任輝縣萬歷庚子舉人今年八十三河北學者之宗師也 元譜夏峯先生年十七領鄉薦為高陽孫承宗督師關門軍事與左忠毅先生忠節周忠介相善天啟末三公忤逆奄相繼被逮先生括据調護供饔飧遣弟奇彥同鹿監軍善繼子驪書督師求援負師因上疏以邊事請陛見都門嚇傳與兵至關逆奄聞之懼撤逆旨師方抵通州降旨勒回以語公蓬不免崇禎丙子容城被圍方略拒守城賴以全事聞特詔旌嘉寇氛漸逼移家五峯順治初復移家輝縣之夏峯生平訥言敏行務為聖賢之學兩朝徵聘凡十一次輒堅謝不出康熙十四年卒年九十二 返至泰安州度歲 譜九

是年詩有后土祠一首龍門一首自大同至西口四首有事櫕宮一首贈孫徵君一首

有謁櫕宮文

四年乙巳五十三歲

由泰安至德州復回濟南置田舍於章邱之大桑家莊 元譜先是章邱人謝長吉世泰負先生貲若干金是以田產償焉謝業靜志居詩話謂先生兵後資其產寄居章邱別治田舍久而為土人搆訟也又先生甲寅年有別承長白山下詩案長白山在此章邱長山二縣之交刊不盧郡桑家莊產業也 秋至曲阜再謁孔林游闕里與顏修來光敏訂交 元譜熙丁未進士官吏部考功司郎中著有樂圃集 穆案手蹟補札見丙午人康修來一字遜甫曲阜人康

是年詩有謁程工部先貞一首 元譜先貞字正夫德州人明工部侍郎紹孫以祖廕歷官工部員外郎濟南府志工部告病歸家居二十年以扶風教崇簡樸相勗勉里





中節義之事樓宋成侯年六十七像製一幅題曰休息庵所著有燕山游稿憑庵詩草若干卷案復社姓氏先貞名列德州第一

有與修來手札云詩本首二冊選上中有駁正者乃徧太史筆也此書未定不必鈔錄只將坊刻詩經一本附注其不合及太瑣碎者置之可也更乞教正為荷底事一有信即求示之穆案此札以丙午札推之知當在此年蓋與修來初識由時也又太史名旣齊字爾錫號氏人康熙甲辰進士案手蹟所向載修來先生家集歸湖北制宜施道君傑所殘於戊戌春觀錄副存之後凡言手蹟及手札者皆同

五年丙午五十四歲

春由大桑家莊過兗州 穆案手蹟補 至鄒平之曲周 游

太原時秀水朱錫鬯彝尊客曹溶將過訪先生於東郡因與訂交 元譜謙案彝尊字錫鬯號竹垞以布衣試鴻博授檢討竹垞年譜康熙四年秋至太原五年春客山西布政王公顯祚幕其年二月游晉祠三月游風峪山西布政王公顯祚募艮又云穆案竹垞生於崇禎二年己巳少先生十六歲也臨師云文字爾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錫鬯 南海屈大均亦自關中來會 元譜謙案屈大均字翁山為番禺諸生名邵隆屈字介子一字翁山為番禺諸生名邵隆後加冠巾池北偶談屈介子遊秦中名士李因篤為友作并岳自關以峽守關與秦中名士李因篤為之自因頌儒安至代州上谷再游京師下吳會自陵歸粵餘唐健庵有懷易氏詩云自別雖亭二載餘風塵驅走近何如健庵曾游太原疑是時與先生相遇也雜存俟考

出雁門 元譜穆



案車至代州詩云雁門春草碧且復過滹沱蓋在三月杪也 適應州 重過大同遇故代府中尉俊晰訪李子德於代州牧陳祺公上年署 元譜上年字祺公請苑人順治己丑進士 與子德輩二十餘人鳩資墾荒於雁門之北 元譜案先生與潘次耕書有云耕貲本於雁門之北五臺之東近應募墾荒同事二十餘人其後又云彼地有水而不能用當事遣人到南方求能造水車水碾水磨之人與夫能出貲以耕者又云北方開山之利過於鑿荒畜牧之饒於耕稼云云 穆案家墓王山北山志則子德郎 以是年返秦

十月著韻補正成 至兗州守署度歲 元譜案兗州志總此年知府為彭攝祖貢生貴安人

是年公肅拐復原官未任以艾



忌歸 穆案有懷集補

是年詩有寄劉處士大來一首 元譜處士無放玩人而寄客代州牧幕者 訪中云云為山左 朱處士彝尊過余於太原東郊一首 屈山人自關中至一首 重過代州贈李處士一首 出雁門關一首應州二首重至大同一首 元譜日知錄九族一條自注余寓大同在中尉傳晰年近五十七歲其世次於孝宗為昆季云云案先生游代州在丙午年丁未則未嘗至代編年詩集系此詩於丙午原自符合或日知錄識寫作丁未耳

得伯常中尉書卻寄一首

作聖慈天慶宮記韻補正序

是年先生有寄顏修來手蹟云去秋得接光塵悵首路匆匆未獲信宿之留以聆微言而商大業至於今同人還相問訊無不以宏才為今代復有知十之人竊幾之品也仲偶過兗以署未得親硯有再侍雅譚專仲春偶過兗署未得至前日關里所留詩本稿係未改定之誦方曼其中正大方謨者再二條附上閱粘未蓋內付之書其中有舛全書本稱耳率爾未書附徐遞它日當以此札系之四年乙巳去秋云云前札云於附去案云自關中來系過兗州又云諸容秋得接光塵下悉必修來來於至前札中云歸與先生臨也請容面悉必修來於一關中云事據兗與先生臨也請容面悉必修來於去秋人是時午云去送書小生以韻八寄三部人必是丙而關里與修來得接孫徵君先生於年八寸三寄部人必是丙而關里與修來得接光塵客先生今年以讀於年乙已秋謁孔林游未即泰安度歲者先君今年以讀於年乙已秋謁孔林游未即泰安度歲言耳相晤也蓋讀先生札云乙已過兗調孔林游於泰安度歲言耳又一通云捧讀大筆請新穗逾似唐人所謂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者矣舊刻二冊乃五

六年前作中有誤紀之河北陽中者其六書已施上姓氏別開一紙照單分致又一通云日昨在縣以上人不在寄示西征大作耳深安統侯文旌東過面領并求甚示西征大作耳深長不路周山獨運請謂千變萬化非起作者數一千字恐使人來取急遽不能詳

又一通云魯公書家廟碑多收傳所謂家廟碑者其所書郭爭坐在西安府學使所謂碑洞者其所書郭爭坐在西安府學使所謂碑洞者其所書郭爭坐位碑在西安府學便所謂碑洞之內奉使祭禮中石經十三原縣有碑臥在州中題字井及石刻像之臧懷恪碑在三原縣碑洞中石經十三原縣碑洞中石經井及石刻唐字但同家帖但跋能致然可貨不必唐碑也蓋官府臨古碑非官若不能畢也游之九成宮碑長武之部碑之全州縣不帖其非若皆賣麗二碑一幅見慧之碑全州縣不帖其非若皆賣麗二碑一幅見慧之碑俱佳若多印得在修來處俟最感

公穆案以上三札當西征之時

又一通云弟以今六月至雁門時李君天生自關中來言修來將翁在方伯署中不多留客初秋入

郡面徵弟沈祥老亦自閩中來交相推許計已太華
終南之勝二嶠函谷之隘周秦漢唐之蹟垂計已收
載石珍之行矣想山史見楊王兩徵五門人中並得一具見一否
邱翠面鴻文大製日新富有則兩君圖論驅中原
矣弟頌至音下侯主人之歸即過究郡先此奉候
井同奈中者千本就息所需詩本音不乞付下一已大加
叢改將以新本就正也所需者而悉不乞既百一已大穆
象徐請以此札系之三年甲辰以元旦請之之荒前
札任春未此札在冬仲也所云辰六月至馬門乃市
至大伯河時事所云楊王門人安府南送至八韻小帖
云楊內大伯常名識故王孫也西人安府南八韻中大堪
疊內大伯塔者惠思寺王孫也或舊在藩司署中則一求
於到日郎遺人致之又云共書六封各送韻請一求
本伯常則二本人故有七本案楊氏何以故王孫
以字伯常及任大塔堡攻之善楊謙以爲存杜鼎
革後變其名氏也大塔即前與仔杜別處獨苦韻
譜二本者存杜之子烈錫王太和曾受業於先生

所謂楊王兩門人也沈祥老者沈案頃字貞甦號釋
堂作亭人順治壬辰翰林又案沈頃借得王山史
山志有云伯舅見其子徐昭法下掛氏
青聰謝之云不矣也許其見子卯月下
又一通云大悲作清勁無一倍峯太華伊闕諸作
集中一弟一思悲倚賦城前亦有白傳氣論之遺意
大略之字亦將以浮起於今日矣徵有服散服元論返上意
略舟覽之字減以浮粟未知有否諸容晤悉一移上
案此上二札當在
西征旣冠之後
又有不得其年與事者三通附載於此一通云伸
舟一隔良路稍悵上程廉及不獲舉酒信宿以爲
顧言爲狀狀耳所寄書敬乞付去作家訓如
命勸正答於秋仲入都面奉乘此附候不悉
又一通云昨出抵舍始歸承駕左顧失迓爲罪家
訓勸畢送上弁用緘準以便一覽即得幸爲另鈔
一本仍乞原
本見賜感感



又一通云弟將至城中尚未拜星老祉翁須兩三
日以未申二時過我期聊晤矣大才何當晤爾華翰
未見刻成耳附
上一紙不盡

## 六年丁未五十五歲

**春留李容齋刪訂近儒名論甲集** 後手補跋云先生與予修
錄有古今集論五十卷頃爲余翁婿弟至署名則
取其切於經學治術之要者付梓人名曰近儒名
論甲集因此邊有旬月講貫之地友人家有下叢架
之藏欲一就觀且得以暇習講求事也日下從
僧唐川稗編一夸步鐵首未知可脫否大
小阮才名已遠之弟一事知便中王部可投二冊附相
企慕也新詩并乞惠示以便郵寄附下此附
啓不盡 移案兗州府志同知表劉澤溥恩貢安化
人康熙八年任所謂未能毛延伏也八年以成六年之
謂或先聯署後賓任未能處決也修來即以此年成

進士足證編書爲正二月開事徐請大小阮才名
者修來與扶伯庸俱有時名也楊案伯庸字損明
河間府知府允紹夫子以陪紀特授汝州牧
同修復芍陂之利工詩古文著有稀芳閣集

**南歸至山陽主王起田家開雕音學五書於淮上張力臣弨父子任校寫之役**

元譜力臣山陽諸生尤精六書亟之
以貢生盡爲生尤精小學篆書之
攷貴而尤多著金石文字有解顏六驗及書集山
瘞鶴銘辨傳於世許漸篆文字有濟寧學宮漢碑釋文
夫本寧說文正字體之古今所傳不廣而手錄書之於後張君昭
與其二子可增叶其父實師之間而心六書信而好古
吾不如張力臣吁其文實師云精心六書信而好古
其文章日奇字漢未葉有顏張力臣小像七絕二首
轉復思元歡酒祝楊風蕭謝老陽白家注法亦爲君
亭林校刻音學五書宋蔡集自有注力臣方爲著對氏
代儒宗同刻所向朗須金石正皇初自注寄當人詩曰一書生



時所著書多歸劉氏稱一定標本人著有字書
五種所記力臣舊寫校勘一定樣本來集博且
精不可
及也

**北行抵曲阜拜路文貞公祠入都從孫思仁借得春秋纂例春秋權衡漢上易傳等書清苑陳祺公資之薪水紙筆傳寫以歸** 元譜序見鈔書自
手札云弟爲一二相知所謂一似頃秋杪以方可校錄行之昨論
鈔書者龍爲弟二人否一又云弟以校錄之忙
不及親即尋經走送二別有一入求理以書尚詩
生并希致知己之言不敢忘雖努力請以庶幾無先
負相期之意也二
札疑皆在是時

**東還主德州程工部正夫李部若濁家** 元譜李名濂號藕齋 ... 康熙丙辰翰林官至刑部侍郎

**是年詩有淮上別王生略一首** 生之講案以王女婿

**附蕭文學企昭一首** 案是年未來至山陽成賦於王氏 王籥人謁特先生別王略時王氏字僉見未淮上七十妻
耳
書存日收企昭性理講五卷云其書大旨在四陽人
伸程朱而黜陸王與龔陽履闡道錄所見同於時

**路文貞墓一首過程工部一首過蘇祿國王墓一首**

荒譏案蘇祿國在東洋海中地近浮泥闍婆自古
王而以貢來至國王遂病卒於館遂賜葬乃遣使封其長子
子東朝賀王爲國王居二十年七月三十日其三王辭其妻
其東王式德州辛於館遂葬乃遣使封其長王子歸
爲蘇祿國王十八年於西王遣使入貢十九年東王子
母遣使入大珠一八年七兩有奇二十二年復十八
自後不復貢至本朝雍正五年始通貢乾隆十九
年請三年一貢泰五年一貢由
福建遡撫代題自廈門入境達京師



**作音學五書序程正夫詩序**

**是年六月陳祺公重刻廣韻於淮上** 王山史山志得 李子德嘗木
廣韻舊本顧寧林云之陳祺公託張力臣爲校刻
淮陰此書入所用之前後徐諸案謹祿堂重始
古本廣此序六先生顧學林先生深明音學實始
表章此書劃之淮上然其所見乃內府所本已錄
刻者久而覺其書之不完作後序以志遺憾
案先生若或以宋陳彭年等重修廣韻爲原
本故疑此本已刪也稿元堂竹垞
亦同此見因鼎臣刪提要辨之最覺

## 七年戊申五十六歲

**春在都寓慈仁寺** 徐譜慈仁寺在廣寧門大街報國慈仁寺
奉答先生贈詩五十韻有云憶昨折前津渤古同狀集
奏日注前年與先生同客慈仁寺子前先生劉志楼即此寺
年春事徐案何太史紹基先生始慈仁寺
也道光二十三年夏何太史紹基創立先生祠
堂於寺西偏隙地二十一區架屋三楹以祀先生
春秋致祭焉二十四年落成二月十四日辛亥
祭志撰文以名山老身生當大賢原貞吏生之堪爲王
師志撰文以名山老身生當甘荒鼓九貞孝之心時
雲書六讓圖陵之後民征初賦囊二馬以來游
道既適魄十賢而恐後吞民生之利病邑乘必接究
既素之陰表觀萬古同歷文采之山要水是不平生之世
訂之蘭之諸發學萬古同文之要略谷平生世
勤酸訂蘭諸學萬古同文之要略谷平生世
之構書室荒奧伏波屬椅涇軌皐如此不權慈東林復社
之寺曾作公突出未伏波屬荷田較軌皐如此不權慈東林復社
之寺下何穎繩聲無之讓明譜直日漢孔荊德炎作
欲勝句下作繩無異之讓明譜寬日漢孔荊德炎作
饗來臨豆發夢傳林不石之適謀宣之謨在荊德炎作
八日宗以文見生行學儒學制古今孝之誠不
進吾徒以考當見行謹忠孝學儒制林之彥慈未雲五年二馬十
又五月二十日十



天下東南之向交奧之東乃叔之薦漢思隆之美難專武門耐
載於因於刻石盡修之愛軍崔伯拜難翁卿鐵吉
於察翁尚其勝軍監此帳魏衡貫閣萊州黃培詩獄

**李還郎星馳赴鞫三月下濟南府獄** 元譜
二月十五日在京師慈仁寺寓中忽聞山東萊州黃培詩獄名牽連姜元衡者本即墨黃氏之家奴
遣門出都三月二日抵濟南府元衡原名黃寬自以叛主見其任主子州本名黃培
姜元衡所觀覽之黃寬之奴也其任主之父名黃某
公家僕之陰觀揭賁黃寬之奴也以故主子州爲部
輸林見回三至任毒府詩以衆元衡原任名黃培
黃培任江詩一首三月陽任歙名郡部中進士
一十四人逆謀叔一人詩於朝黃黃都進士
書事悲三蒙子於五年十六月三日奏都有黃衡
時京有忠節錄即所刊之書陳之令刻此年
觀詩鮮人陳濟生所作順治二年所作
養奇朝詩人陳濟生者舊宜集一百所寫
爲翻刻吳者其書中有先生姓名此書人中刻黃家
照知鄰傳一行有家居二十年之舉以此書終以爲世史
部

不曾剃頭之證有顧推官珠傳一篇有云與竊人許有云有實人所爲狀在以爲贊人撰韓此書之證不知此傳何人授稿何人觀見剃板見在何處此書得之何方而就此握髮一語果足以證己處二十餘書年責御史竊之不剃頭否歟此與游二語果足以證此竊人之即顧竊人又即覆韓此書之人否且讀略以報此書已於六年二月曾耗沈天甫出存矣請答言之酒昔僞部有陳明與先生以壬戌探花宦至國子祭酒之刻古書資治通鑑大學衍義等書一二十種行世其子濟生亦好刻書曾有此書光緒明善僅從好外來與沈天甫等合謀濟生已故有光提陳明善之海名而來江南北之名士擧爲此書假以爲故補明書濟生之具又僞蕭遷爾呂輔吳宮寶於其中以爲補書之中吳元萊嚴任圖講序以騙其人子見任中名書內有寫序其詩傳本朝之五十餘名合行之首兗奉旨沈天甫夏麟奇呂中逢之施明未來之吳石林及代主在告之集大等合騁前逆詩肆行之騙詐賺稱逆詩從海外帶來詭無處據又云曾編詩書



陳濟生久捏物故而從傳內帶詩之施明又遞走此等奸捏詐平人搖動民誣稱之叢以行挾害大干法紀罪具奏送走之沈天甫夏麟奇呂中葉大俱行盛書擬罪具奏送之沈天甫明未夏麟奇呂中葉大俱行獨編詐業獲中日書也著擬二千罪具奏給刑部審得出沈天甫俱嚴品於前閏程四月二十二日押赴西市處斬奇呂中沈天林四人之拿三未獲今元六衡十二日押赴天甫夏麟明中吳石林三輯之奏三百十餘葉所著自之書一類百二十詩餘明中興吳天甫之閏可傳即此詩之傳明編旨之不直人日卽陳濟生而其加以一又云詩可知也恭繹旨意之所云是已故之人所生以一二字猶其云者爲傳而沈天甫之所欲以此來事外之人而生聖定之巢有其誣同而元一衡吟一巢云有此社之名本山石人久詩社招大社南北南通有吟社有云滿猗名社本山之故有明大書臣與琴嫩貳江南有遜者社有云等刻社本僅有明大歲中興等情或宦之鞏南尤通信書中義小雀則諸隱大叛則與

倖逆職係史臣宜明目張膽之筆誅逆故敢昧死揭逆剔種種罪在不赦北人之書僭我廟號仍存明廷東且國戚憤恨手犯以亂北手人之書倒我故朝爲庵首國爲穴以僞虎王爵爲京師行人在之我以日廣胡嫡踰職群王之鞋爲行我北人以之廟號籍僞遜羽賦旃藍者稱俟京鑄及興師叛有思漢征旃兼葡南人之妝縣叛我北人以之又有起義旗不繫嫡胡鉛我地發金微外又上有王等事有事人衡王之得義有反迎史王濟人平東一乂將寧學感皇事吳晉王之春秋所擒至南甲胄人南藩義事又北山人平書有王懲高宋像人衡及樂者及大山之等二考自合人之樂文帝集與詩夕人陳寧中海海等事又詩王之陳鳥傳南信國集章文大心詩序等學郎詩鄰所王之史做二乃君明和序有敢書與民十八八十章則北人大人乃黃皓所之刻十二君明知所夫子乃大百八十章則北人大所黃名藉貢倶在本中約三百人而其改編集所載盛名藉貢倶在本中約三百人而其改編人集所載人陷黃徙陷願所顧刊一人本有名之之意三百不但陷也不知元衝與已斬之沈天甫逆詩書和如何以得此海內帶來之書而前後之唱和如出一親



鍾日何其誣善不必識面之顧人與黃氏之心一本何知之以奴人自歛以與之主之計之罪十二本有名君所著一之三百餘人大以本意陷人自知而爲之計之罪律例之旨欽兩百書餘人其以本稿陷人而爲以證計以逆罪律以於所旨有日令擬赦明歎欽明旨擬一人之罪以前不十有三年餘計天謀反明駕不動民情欽此著朝廷明駕而罪當日按察使詰院不閥起殺人天道平人鄴明輸不隨不其自首州人人四月日首書體到發其伏江寧撫布輸部林史鑒藍縣人頂萬十十萬十元請何也之聘字元游邑首史書藉縣人順治八年生聚官使院不行請元字江寧府縣人一臨川之戰兩人院輸十萬元字江寧府人在府宗林寶慶府民戶八又名順吉士辛已在江南院試院本州首府己名貞州萬學政沈延公試輩顧試二年中八百名生部宗落日生酉年官州順試府宗聯院戶又之沈試蕭蕭會名官曾宗吉名生於南安國順年曾在合中沈先府中兵之父賢名爲南名二百第一爲五千人中舉人中第二百人以南之爲名第一蕭元名官第又元名曾書名爲手名曾末第第事旨末記事以已事始弟一十始一爲第一名之第弟一十年之後之一大舉其中記之事者今弟一此事首弟今有指示在序所有所旨有爲所手首年十三所百一十傳禮詳事已書致有書文書所論

天甫無詩中已經揭出一百餘案知一冊中原書已覺明年內東京十一月止即此書與名一同分地之事知法天甫甫知名經縮書名於中心詩先書名奉國鐵者由人一揭其欲借以此起另名大獄一冊中原書名遺之首情中餘人無籍於中借以此起另名大獄漢人及地道鄉人所云詩之首情中餘人與奇揚首共借以此名大獄人於是明不譽今元文首情以多書之奇子之書所以謂二百名四十人宅以是記一事之中借一名又以地理未名未事地地名以余年地以之以年之一時事以中之地一書以名十爲之年可事分目而名主子弟文奏其雅書所以詩書南人事之兩同年聖三人以中四名人又十名一名一事三名所余南名諸李先人以所至後雅人名所以書人爲至名前所以地十人之由至奇

至余九月頻報至德州先到蕭宅叉郎傳至學雅書與弟交頻德州到人家至外生中一至到州李先生家李書學宗之在書事南宅往下四至德先先先往至一有李二事一書封往進歷下四月可札寄李老乙先得書到小家至一事至往通一之者與一切信所事一弟弟來此悉親切之意切與札余所弟余說後事南朱余南愛得朱余南弟之在往通余南事仍已故詩

故刺北詩以別之言云者止於一通云求之論所宗其山之有者一人之相傳之者者中有所之言之所宋相處之一一者之首之南中之所書之者心者此者者其著之者遠之者有其人中一一



并行提去矣攀未保出而是非已定此皆上李來公拎正及大人君子序識北極之力惟有世世尸祝者同便羽先此李開元講不行生案云是歲以爲此計戶良壬唆長吉郎乙巳歲坑貨償而以大集家爲尸房作紙者是秋九月先生與吉對簿始爲稃花居宦翁玉講聽竹山房詩話謂亭林游濟南得一隅達官之供蓋耳食之言非實事也子德公起先生爲一詩有書萊衿野語江南亂潛夥自往公孫小人贈詩田又云歎權遠大猶弔紹沙解自注時生人牒先多人用己結海上事何以基案禮中所稱院林寃平劉公芳事本傳去在任三年任得東巡撫十一年也國史以懸公以顧一十三年實奏請編遠不繫勘又請名數防程陸得又明行不以初供定載得又東山以東局皆院年鄉公蓋仁明君子也赴東詩序中何也謂本有案撫是劉公之竹至山到集乃剛去此前中有集業徐請生公竹後東客撫院劉公修來則先生諸之脫鍔之詩南下有力爲稃案鍔脫忠先生之詩南書

詞選林恨去年冬有亭林游濟南坐與與人白注時望林庵林以召歟在濟南有冠客札中燕養思故人自注時望林卷林以諸欽在濟南有客又札中云學者諸公贈思年餘客以召歟在濟南莫明太僕贈之稱昌言多倖老考亭書者鑄以生鐘補宏文院撰文中書遷延安同知州府中十三徵錄引亭林語云舟石勸於前郡升貴州知府十三經注疏於手天下第一事天下始終於此人集一讀文字傳經國仇書此人一

六月十七日戌時地連

震數次自北而南聲如雷城垣顛撲文廟亦毀同時

被害者濟南兗州東昌等郡共五十九處沂州郯城

死傷尤甚

稽案此年山東地震事漁洋詩話亦載之又子德贈詩蘭年先生譜元和縣地域南城陷城附秋天時地震雨後

自秋從子熊來省於濟南

先生元譜

十月獄解得釋

元譜一月保出十二月十二日先生手札云弟於九月之九日人二十一人俱已

是年詩有赴東六首

詩先生見赴東六首中自注云是年先生在濟南... 

北院詩中先生諸客之詩聲知已扶持之力當世所有所具人在先院無出所不見謂有通至已扶持之力當世所人具人所不能出所不題事所見以遠接札有賴石府者多所能以各所不能以所賴案乃此事詳著其中可與一人觀而所有以...

先生後上上時代弟九鎮合案以請文上時代第九鎮合案傳延書同郡寒不台靜序有延安同知遷延安卷王先生前中有見命下結案以請院中一名十一

由案拔除員官考者濟南通判以延安同知遷延安府同知中

十九日也穆案子德節至通判錄自注先生在難不肯謝時祭詩有云

李子德

聞余在難特走燕中告急諸友人復馳至濟南省

視於其行也作詩贈之一首按棗子傳春懷詩之弟玉章存云歷下東
湖古濱州歷山東望白雲樓譯部子紫非罪散
諸詣述拼眾謀欲陷嵩宗後宅日消累道海華人
當詠此年赴東馳救
及因疾先還事也
歸元恭文鈔有與先生書云戊申春夏之交聞兄
以山左緝紳相關之事連及時適有海陵之行無
從附得確耗秋關還從合仿知兄遠不免扞缺
私心益之耒錢而得所寄書六詩請之深歎兄
之書處憂患不張元節之亡命雖及李免嗣君子之
兄乃自諸夏惡惟兼動之先明換之事理亦自官
蓋兩兄夫惡而兼於兄出則事自則出
身全兄之憐機就獄乃精於兄脫嗣者也但不知
獄之後復栖遲何所弟前書中院語之齋後察之
亦不甚確惟濟上一處兄其中閱話之人齋所後青
擢疑舉脫於羅將一仍依此窩溯復別寫尋寓爭
焉六詩已知得奉覺其中迂怪不務及江南業士
等語初非因此事而發蓋猶有志節自言辨論於
者謂之學舊書已成弟未見及但友人頗傳兄論
昔顧嶽宗上古謂北朗子劉免有感此語大駭斷
竊謬嘗以乃修博知此博則解人鮮不甚然遂
獨善嗣為然以其學之儀論或兄此蓋益將之至
者乎部手為議論勿知其不斷免亦以逞之甚不
此乎生敢人所以單切知之兄兄又之以守乎
發中庸也向所以切切勢之兄兄不知人之通以
顯兄之去歲嘗至山陵詩之忠感勢得已泣下
月既久矣已墓十餘年矣初因遭遇盡勢非已使
所處郡辭謝釋方今年以不得家上已叢其簡
祖先嘗不若醫夏之鬼得之之悲也何謂其良
以得罪不能歸兄今歸其孰惟之事嗚祭之
思乎此又平生所欲望歸其熟獨之事吾不已
易於短篇又未能盡達人所懷者故於山復及其事定念之見也
成會再來三素者弟則雖山罪之命子之年長
之悲也年來筆耕僅能餬口雖不閉戶亦難遠遊



惟去歲為先太僕遺集事與李侍御相商一讀長
江耳詩古文以乏人繕寫不能遠寄刻文一首呈
覽立齋太史北上草此
附候便羽率應無言

顧亭林先生年譜卷二　　譚瑩玉生覆校



# 顧亭林先生年譜卷三

後學平定張穆編

## 八年己酉五十七歲

春入都寓七聖庵旋往山東已復入都寓文昌閣

三月往昌平五謁天壽山及懷宗攢宮是行也與李

子德偕元譜穆案受祺堂詩集有舊年萬人先生以無妄累濟南走書報我獨暑馳視苦疾作

證還先生寄贈三十韻詩春日昌保州重會酬贈門秦答前詩廣五十韻一首詩有云甫定他鄉樹復從

上日觀自江先生以二月朔至又云每詢邠邑樹舊寢閣櫻自洼時在清明是先生此年與子德會合雖

及謁陵之時日也二月朝王保定一節譜亦失載又案江藩宋學淵源記謂天生於甲申乙酉間與先



生冒鋒刃闖關至燕中兩謁思陵帝攢宮是并先生詩文集亦未之見也

回都寓公肅甥邸舍元譜穆案時公肅起補國史院修撰旋進祕書院侍講秋典試廣西　四月

出都至順德歷邯鄲返章邱與謝長吉對簿案始結

元譜先生有與顏修來手札云夏初出都然之濰難以筆道想及履勝大業彌增令叔先生今在都門亦當鸚鵡一起之音奏鹿鳴之什矣弟入秦安德細籍供庭章邱一案已得小結羈陷害之情未明而翁占之律已正一轉蓬思息倦鳥知還凡例之功非杖畫俟不能繁此一實敢乞鼎致其詳在札中未被以舟老正值文場不敢一瀆札并乞於試畢日道念小价王登往莊故另遣潘一廉其人謹慎望示回論詳文於二十日後到更想家報中速闊之至禱至禱

赴大名歸還保定

冬抵平原潘次耕來受學穆補案遂初堂集補遺有己酉冬自淮陰抵平原謁林先生六十韻詩末云次對黃雲濼山自草枯隻身經雨雪遠道涉崎嶇先生答詩云濰蕭行李鴈飛秋是次耕以冬初謁先生於平原也

又主謝方山重輝元譜方山德州人以父蔭官至刑部郎中穆案方山名重

十一月至都主申叔旃

中壁字伊晉萬歷丁未進士官至建極殿大學士國初徵爲左柱國內院大學士卒謚清義朱彝尊湘北田山薑集中均有與方山倡和之作鄞山龍眠錄舉本朝詩人山左有九皆各有所就了無扶依傍而山州謝刑部方山車輯其居一時無言詩其選鐵佛寺詩北潢談山方言其一語兩日作寺詩事又賓序其所著存之以待元老之遺以終有存古詩幹真賞其稱存之外可謂推舉不遺餘力而清人寶相資於茲指之外可讜推舉不遺餘力而人臨是功送方山告歸詩云貞翁意時惟暇味不如之入試則博名蓋亦括於進取者又案鶴徵錄潘次耕舉鴻博方也由左論德盧琦及刑部主事謝重輝薦





山學行亦約略可見矣先生有與顏修來札云老年垂暮既首秋寅清而令兄復聚書東國凡在知己莫不欣忭弟有訟事未了尚被叩賀茲有德州方山謝年兄入都附此申候方山爲內院清義公之家嗣別文雅更能熟於古今少年中鮮其倫匹屬以陸睽赴部一切仰祈照拂弟夏秋主於其家所夕對請心所歸依惟在門下至於居官涉世之道亦望時時提命貫鄉才俊可爲後勁不俟弟言之畢也冬杪圖人賜不悉中榜穆案札云秋寅清手修來以中書舍主事也云令兄發南東國者修來以中書舍人兄先獻以是年秋領本省鄉薦也

中式順天舉人　執友王趙田王尉齡殁元譜尉齡里居出處　是年次甥[illegible]

集弦

是年詩有樓桑廟一首有事於櫕宮一首贈李首士嘉一首邯鄲一首涿州一首自大名至保定子德已先一月西行一首潘節士之弟耒遠來受學一首徐譜案是年潘耒將贅於婦翁吳縣家六月略卒十一月耒妻亦卒故耒去山陽適平原也時當已冬盡矣

有謁櫕宮文王起田墓志

## 九年庚戌五十八歲

四月往德州六月程正夫李紫瀾延先生於家講易

至九月初講畢即以是月入都九日與朱錫鬯及嘉

定陸翼王元輔在北平孫氏研山齋詳定所藏古碑



刻元譜穆案元輔號菊隱溪學湛深陶庵弟子學術志行不愧師門曝書亭集跋李龍眠九歌圖卷康熙庚戌九月九日偕嵩山顧炎武嘉定陸元輔吳王永平申涵光曹溪嘉興譚吉聰舟石觀於宛平孫氏研山齋是年竹垞又有同社士映姪其弟三太史嚴海舍人兄吉瑞集孫侍郎研山齋四律其三首尾句云一蓋東同首望城頭竹垞自注謂子及之武蓋研山一集之後即出都竹垞復有寶集而憶之也

出都至曲周訪路安卿歷河南至山西復回

山東度歲　是年初刻日知錄八卷元譜何刻八卷徐譜案有七七一條今刻本集見全謝山經史問答今刻本弟六卷有一條有錄無書是錄爲先生自定書則後必人附也　長甥乾學登進士一甲三名元譜年公書穆案是監祭酒僖園集書後曰舅氏亭林先生學博而識精於天文河渠禮樂兵農錢穀之故上下古

今湖秦厚委數往來歲輸齊粹泰普闕盱衡時事闕有所作錢糧論二篇至爲補切仲長統昌言崔寔政論之傳匹也某昨歲對策謂須得公忠強幹之臣據舊物之有無計百姓之盈縮而爲之變通蓋寔本於先生之論　貂基按此庵對策云漢唐三代以後皆祖宋始用錢金章宗鑄銀自是以後公私通行今之時販以閒薄勅已停民間之銀日耗而不得以生而上供者必以常額宋齊邱有言錢非耕桑所得以錢取稅是驅民棄本逐末也此寔本於錢糧論

是年詩有述古一首德州講易畢奉柬諸君一首

贈殷公子岳一首　元譜岳字伯巖一字宗山雞澤人有留耕草堂詩集　穆案池北偶談殷岳工五言古詩平生不解爲近體詩寄合輒自羅鍇

是年程正夫有賢先生序云東吳顧亭林先生今之大儒於書無所不讀習熟國家典制以至人情



物理淹貫會通折衷而守之卑乎爲經濟之學者也而失意於時君子惜之故北游上國歷燕趙之墟上太行渡黃河出塞之人以關秦晉之間得其名山大川之險扼塞以觀古今興亡之故每過其州郡輒訪其父老問其風俗而考其典制乃爲余說經史於是余益服先生之學之博也先生所著日知錄一書凡經義治道古今之事無不究其始末而折衷於一是發前人所未發以待後世之採擇余讀之而嘆曰先生之學其有志於天下者乎以此書爲古今之大觀可也然其用心之勤而其立言之慎又有過於人者嘗聞先生之言曰凡作書者必以不作爲上無已則有所述而不作庶幾其無過乎夫古之君子其自待也厚其立言也慎凡所以爲天下後世計者無不至焉此書之作其亦有不得已者乎

知錄一書觀之多攷古論世之學而其大指在於明經術扶王道爲之三歎服膺勸其出以惠學者此自亭林文集觀東海十洲三島之奇則有先附以不析必欲東觀大海盡十洲三島之奇則有先生所著之全書在非一朝一夕所得而卒業者矣余不佞倘如豫之五交兵而不死請得讀書養氣十年之後文思少進爲先生稱論之康熙九年八月

是年爲路安鄉之舅氏王君國翰撰墓志銘

十五年辛亥五十九歲

從子洪善洪愼來省先生於都門　入都主原一甥家　夏熊青岳閣學欲薦先生佐修明史力辭之　元譜熊青岳名賜履字敬修孝感人順治戊戌進士諡文端又戊午若璩文耕書云辛亥之夏孝感特簡相



招欲吾佐之修史吾答以果有此命非死則逃原一在座與聞都人士亦頗有傳之者耿耿此心終始不一變　云

出都歷忻州之靜樂平定州之盂縣至太原　元譜是年太原知府爲延津周令樹　穆案有周令樹序集辛亥春建晉祠亭記是山碑陰又張武太原守詩言唐人題名碑及以御製多書之吉碑顧炎爲合樹往入唐碑名碑陰以兩旁刻之文字特完好云　一字至宋始舊往於明閱此獨及以御製書於石顧特多云字按記作於行

年壬子十一月至十二日順治乙未進士即此所謂時年事也合樹字計三百

計百合樹點定荀悅漢紀　穆案池北偶談漢紀遂初堂集晉陽代人人之作書不足觀又有曾氏書荀悅書以嘉靖刻漢紀訪刻手傳家本於松莊素闕見又有荀氏書言其書漢書訪本多有譌異以他書附校存異及出入書作衍所載闕書闕異同班書有譌班書多有見此者者不足採本也

志也後人每據此以改其誤謂其宋人刻本多譌書前本多缺而以其書鈔本不稱李氏已言印本多譌此正爲此明黃姬水所刻者皆不足信少適顧亭林先生來爲點定一過刊誤存疑逐字審正本云云案炎耕雙塔寺雅集詩序出太原郡東南行程七八里松莊傳隱君墓所居也太守延津周君嫁之初吉卒子若捐其丰劉從挈壺觴造於壤是訪青主之者部守周令樹也又友耕太原守周令樹也又友耕太原守周令之樹歟此太原記敘之周君也又九日同古惠元遠家書太原署中則此文記周令樹所作也又九日同閻古古書南兄登新寺光塔詩代耕注辛亥九日同閻古古傅青主飲太原新寺是日炎耕以此年客太原周一假書顧校書潘代作書序皆一時事也

十月交城合趙恆夫

天羽邀與華亭陸集生慶臻上海蔡竹濤湘寫燭賦

詩　元譜恆夫名天羽號古士休寧人入籍順治辛卯舉人由知縣內陞戶科給事中降補國子監學正著有續表忠記音韻正譌寄國所寄人青闢全集集生名慶臻金山衛人崇禎壬午舉人寄國



治八年康選推官不赴游秦晉闕曉始歸里著詩稿貽甚不克葬其親泣曰得葬田一勞營葬足矣故又號勞田竹湘名竹濤字竹陀俶亭均與俏和後客死交城

是年詩有寄張文學昭時淮上有築堤之役一首　元譜案是年奏於淮揚界築堤家埧至十八年七月蘇功山陽寶應高郵江都四州縣河西諸湖閘出者招之民佃之

雙雁一首夏日二首秋風行一首靜樂一首寄王高士錫闡一首　錫闡字寅旭一字昭冥號餘不亦號曉庵又號天同一生吳江人精於曆算著有大統西曆啟蒙丁未歷稿推步交食測日小記三辰晷志圖解曉庵新法歷說天象學究天人確乎不拔吾不如王寅旭　穆案廣師云所列不知之人十而見於詩文集者九獨與吳任臣交游之蹟無可攷見附識於此廣師云博聞強

記羣書之府吾不如吳任臣任臣字志伊一字爾器浙江仁和人生籍建莆田人已未試鴻博二等授檢討有周禮大義禮通十國春秋山海經注等書魏冰叔稱當世著作有不可少之書三十四種春秋其一也王伯作今世說云吳志伊志行端博學深思兼精天官奇壬之術又精樂律嘗於市上見銅鐘一枚曰此大呂也後徵識款識果然

孟縣北藏山一首

十一年壬子六十歲

由山西至京主公肅甥從兄平庵甥徐履忱來省　元譜平庵名孝宏以貢選泰興縣訓導朗武孝廉爾榮之父　五月至濟南　八月入都仍主公肅甥　十月往德州　元譜云舍甥先生手蹟昨奉即未能今擬於初四日振駕一談俾弟亦得侍教言至感至感弟在初旬內亦欲出都矣又一得通



云五日前曾走叩未晤既台命許詩不敢固違一舍甥另卜日奉候並即擬出都不得追陪客何以爲別未悉下節又一通云前走叩未得一面奉第以十餘二何出都往別太遲一云造別聞井賓有此作可三客德州此刻一遇及井聞貫得穆案族此三札同行李近時以元譜推爭先生事常留在起居附及

至山西元譜與閻百詩若璩相遇於太原　稿案閻古古文集有徐氏文書言王子冬客太原與顧寧人論撰水經注事穆案池北偶談先生閻若璩與先生同客太原京師遊子篆旋言顧先生潛邱劄記太原生閻百詩以所攷正相質論先生輿地之學亦自其改正六條十有九從太原之所著又以太原記云余從亭林先生所言一歲撰賢論余客太原質正顧先生於昌平州與君年九君所論一二條先生爲改正於太原與先生云於營州又以先生著書所以太原多有此序焉者亦不及數十年又得先生語云非石門客南平齊郎生正日顯尤年四十餘一復非二十三歲閻先生日期以說其四十一歲以降者少條料科學志言晉陽侯晉境不得至界之非又言代國邇不止於三江西三僅知其二說具載所著劄記

中然與劉起宗書言先生之書精且博與顧唐咸書言閻百詩五書心花怒生背汗浹出又言此豈紳有如馬宛斯其人者文學中行如傅青主顧寧人其人者使後生小子感奮興起紹明古學直追金華嘉定函先生之遺風其風則先生至矣

學　元譜所載未詳其人　度歲於靜樂　再和徽德來嗣　是年從子洪善鄉試中式舉人　元譜案原一主順天鄉試韓元少出其門　有撫其取闕榜不及漢軍者坐降級歸　穆案有撫堂集補

潘稼堂耒撰先生六十壽序云吾師亭林先生負名世之資學貫天人而遭罹厄會崎嶇戎馬之間顚沛岸



238

獄之下瀕危者數矣予自奎客遊二十歲窮邊絕塞靡險不經而筋力不忘今六十矣精明彊固無減壯年 徐譜

是年詩有讀李處士襄城紀事一首寄楊高士瑀一首 謙案瑀字雪臣武進人著有飛樓集一百二十卷年七十餘卒 穆案廣師云讀書爲己探賾洞微吾不如楊雪臣健庵雪臣七十壽序先生少日好立奇節既而厚自刻勵率諸子雜戶請書自經史而外分授天官地理曆律兵農之書出則與惲遜初講學南田及東林書院如是者餘三十年 齊謳行一首題李先生矩亭一首 謙案忠太史周楊李君墓表君諱源字江臨一字星來德州人順治丙戌進士授河津令有能稱罷歸爲人和易恬退好讀書至老不倦於古今河渠漕運兵農諸事討論尤精云云 濟南府志稱源歸里後築遯庵因以自號日植花竹購圖書 崑山顧處士炎武聞源談易數歎曰今之管輅也 穆案此即先生戊申赴東手墳所謂李家也 北鄒一首土門旅宿一首 謙案先生是年有與李武曾書云弟夏五出都仲秋復入年來蹤跡大抵在此將讀退谷先生之藏書如好音寄一見惠亦復易達頃者日知錄已刻成本特寄上一部天末爲山中冀覽此如觀面也李當不宣擬手書量讀補入 懋桑望雲樓帖又載與次耕手札云昨邀翁見召午後望往而太史公已行不得一晤幸致意明日有便酌於晴時過我昏後遣騎送同此啟次耕賢弟炎武頓首以時攷之當在此年八月復入都門時也 又案周令樹重建晉祠碑亭記末云時同遊者有炎武之弟子吳江潘耒記作於此年

顧譜卷三　九　粵雅堂叢書

端午後三日遣次耕由太原入都冬乃南歸也故有與族子衍生之書

十二年癸丑六十一歲

正月由靜樂南歸至揚州 元譜作由山西之山東據手札正之 後入都主公肅甥 四月至德州訂州志 返章邱桑家莊

八月遊濟南 元譜 寓通志局 穆案居易錄及手蹟補 居易錄山東通志修於癸丑當事既覘焉具文秉筆者又函恭議裂不詣掌故人物一門覓將賢縣李舞敏秉單縣泰衆毅稜沂州王恭饒發三矩公姓名事實削去不存一字其餘可觀見矣時方伯施泰嶽天齎主其事聘矣郎願炎武在局而不一是正可惜也 先生有與顧修來手札云弟今年寓林半在歷下半在章邱而修志之局都邑之書頤備弟得籍以自成其山東掌域記若貴省之志山川古蹟爲焉刪改其餘觀未經目雖抱素營

之議幸無芸人之病然以視今叔先生則眞醫之兩生不敢望後塵矣汝陽歸我治之四年始得皆爲之良田令將覓主之然後東西行馬入山讀書之計所刻座右銘一首通之菜音學五書面葉呈政近日又成日知錄八卷韋布之士僅能立言惟達而在上者之推廣其教於人心世道不無小補也率此附候不宣 穆案通志之役張稷若亦在局中見所作李繼齋文鈔序李繼齋者即先生諸郡十事所云樂安李象先也

十月自章邱至德州哭程正夫工部又聞從叔父穆庵及歸元恭訃設祭於桑家莊 入都得滇南報 元譜是年朝議撤三藩兵衞 寄潘次耕書令族子衍生北上 在京度歲 元譜 是年次甥秉義登進士一甲三名 穆補韓菼榜菼字元少號慕廬長洲人

顧譜卷三　十　粵雅堂叢書

是年詩有贈錢編修秉鐙一首 元譜秉鐙字幼光後改名澄之字飲光 光玄光時客嘉善錢吏部仲馭家馬阮方興大獄逮捕諸清流飲光名亦在捕中乃變姓名遁去南都失守飲光走粵東妻挈盡死於寇乃爲僧釋名西頑七年後始返故里編修蓋唐藩遙授者 穆案譜謂編修爲唐王所授大誤穆賓鈔得飲光所撰明末野史其永曆紀事篇載云永曆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上臨軒親試經義三道論一道詩一首取中八人按翰林院庶吉士秉鐙名在第二又一條云庚寅冬篆陪軒特與改授庶吉士子出山陰嚴公起恆門公在上前樞稱千有制誥才請改編修晉制語上領之然則飲光乃桂下閒闕從龍之彥矣故先生詩月斷煙慈竹泣替梧禿筆樓文來羲海也 穆案飲光於壬子冬入都館肯書鼎學家見僭圖集 謙案飲光皆間易於遼關黃先生撰田間易學又撰田間詩學以小序首何爲主宋諸儒論說自往疏集傳外凡二十家於名物訓詁山川地理言之尤詳詩得香山劍南之神有藏山閣稿田間集 先妣忌日一首自章邱回至德州則程工部逝已三日矣一首有歎一首哭歸高士四首 穆案徐雲紫雜記顧甯人與吾友歸元恭同里閈元恭守鄉曲而甯人出游四方所至墾田自給元恭寄邀同社諸子會於影園余以病不果往元恭旋殁余以詩哭之又爲文祭之日先王道衰士習偷惰孔子有言必也狂獧歸奇顧怪皆於一時之選甯子史算輕傳高氣盛雖傑魁岸顧游四方燕秦奉甸君獨閉門枯守筆硯所鬼不爲儕人笑興艷太傳文鬼羅拾薦胡忽閒亡逝如飛電

有從叔父穆庵府君行狀

是年先生有答李武曾書云黔中數千里所刻之書并什行之贈乃不以而雙又得手報至方山所

顧譜卷三　十一　粵雅堂叢書

面寄我於樓煩鴈門之間君頻陽至近天生至密
而遠客三楚此時猶未見弟之成書也鍵藍發鄰
賦征併訓姑類鋒館雖斷也敢主人事之不秀有
如此有可爲時然一數此書中有二條未得高明
驗正輒乃自行備學客改後再呈且總錄又傳六
卷末必求者之不滕於今目也變城縣刻弟所正
之七經誤字附上一紙此客雖揚頓能顧疾遠承
注問弃甘辦李來書云客春黔陽一藏奉候思入
記室自後驅車關秦不徵驗年弼黃然人年憶江
鄭景物根不能舊飛與先生共話嘗黃柳碧問也
遍來道體何似跡病思不復作甚念之弟新正人
都爲諸公所留遂下司動之猶屆指郁江贊對丈
在來春爲耿耿耳所攜台札一一歿到阮亭努努
屬筆前貽錫包物面致入奕君館於東據往其者
也好風南來時惠途官以忽過頭兼案武曾秋歸
山房集序辛亥春從書遂餘傳與入黔來竹垞江
刪載酒集亦作寄式得任貴竹金總曲詞中有上
已淨杯參努別何則武曾之往書州是年亥三月
蓋書首云客春黔陽一札當指到黔之友年玉子
而此書之發並在癸丑歲也康得兩先生手幹故
於今年並補錄之第以是年朱李兩家疑跡就竹
挖年譜謹之與李書所云多不相特而元都於生
生今年亦末有揭州養寄之事其中如何外逢未
敢總斷存之以除積致　得案據元諭乎亥十月
在友城合所此云交城縣所列七經說字鄰必在
幸家之後業此年寄留東札云又成日知錄人卷
此云猶錄又得六卷卯必在此年之前先生上年
於靜樂度歲故云寄我於樓煩鴈門之間比客維
揭則作復書之地也然則此札必在癸丑春首竟
由靜樂甫往元譜誤云之由東耳若且年一札則
與先生書前後俱不相應知屬先生既以者書相
寄不客更無一語相復又邊祥以壬子夏典試四
川基旋進奉母大人諱家居此有阮亭努努臨筆
之語札必不作於癸丑更無疑也此札或前或後
不敢遼定然考健庵李分虎詩集序曰長水李斯
年武貿分虎云兒弟俱謝雅負傷才俱好遊游六

顧譜卷三　十二　粵雅堂叢書

七年前斯年游粵東武曾遊黔中而分虎北越在
萬里外在五梁六詔闕聖念家有老母日南天末
不可以久居則出金齒慈貴筑從其仲兄武曾嬰
闕歲涉以歸蓋歸南驗時而西南之健作攻吳道
因十三年正月反而先生丙辰冬有與分虎詩日
李生衍自南中歸攜李三年矣則武曾之歸當在
此年冬盡札首又有此後驪東關寨不豈滄年別
氣愁人云云似是自黔歸後又作西北之游意此
札亦當在乙卯丙辰聞也車君困先生書有比客
纔揚語李書有邪江縣幾語遂識切爲來書耳曹
遂餘傳郎者安邸曹申吉也康熙十年出兵部侍
郎校貴州巡撫吳三桂反申吉從贓後不知所終
或云三桂疑而鍊之　又案頃備得貝年秋錦
山房集其子潮皆跋云是編即以行止出處爲卷
交蓋仍然講年也癸丑歲九友詩其弟二首焉樓
艮山頡解人炎武尾句云昨者日知錄寄我楚南
峯確係毒壬子也春抄有闕斯年兄延嶺南歸管
草堂於長水東村相見當在今響詩又二月中得

分虎自酒中寄詩有云約史琴書好歸去莫令又過菊花時歸途與分虎舟中夜坐共話家閣詩有云武發煙霞照江縣人家茅屋秋雲異則於晚秋道出湖南也此年蹤路合之健庵詩序無不一一特合文年用寅家居有家讓及則人遊真諸作次年乙卯歷遊邗上蘇州搜遠龍山諸處所請自後墨韋歸寒不覺踰年也此後貳家居成暫出遊以未遠抄故詩亦不詳其借健庵宮坊集錄尋王進古堂及立齋圖居落廣招依諧作則丁已後徐氏兄弟居憂時事然則此札必在戊午應詔北上後髯疑時適祥巳服闋改官翰林竹垞亦被薦入都輿札中云云又一一符合也據知客春云者特同憶往事非孤指作札之前一年而先生之札及貼竹垞物何由得見年揣來此間情事則不可臆推矣良年初襲虞姓名兆潢又名法遠後復姓名李良年字武曾號秋錦嘉興人生於崇禎六年癸酉少先生二十歲



十三年甲寅六十二歲

正月出京由易州往汾州　四月至德州同濟南度歲於桑家莊元譜

是年詩有廣昌道中二首寄問傅處士土堂山中一首與胡處士庭訪北齊碑一首元譜案庭字季子汾陽人青主簿子　穆案戴東原修汾州志庭父名鼎春崇禎戊辰進士由聊城知縣擢戶部主事庭自李成之亂遂與弟同要隱居講學庭於易詩春秋論語大學孟子皆有論著又曰顧炎武其學上窺秦漢唐較搜之備其金石文字記所載大相里青天三年相里寺碑郭社村唐乾封二年郭君碑交侯村唐上元三年任君碑小相里唐相里瑞碑晉天福五年相里金碑皆身至其地摹拓者詠史二首路光祿書來敘江東同好諸友一時徂謝一首過矩亭一首酒次耕南歸寄示一首子房一首刈禾長白山下一首歲暮一首

十四年乙卯六十三歲

從子洪善來省於章邱　赴濟陽訪張稷若　往德州送程工部葬　八月自山東歷河南抵山西之祁縣主戴楓仲廷栻家元譜楓仲名廷栻祁縣人家多藏書及法書名畫著有半可集與傅青主遊徐友善稱為竹南漫錄楓仲傳學好古所居丹楓閣上圖書鼎彝羅列左右人方之倪迂請楓仲爲築室祁之南山見贈詩注補詩云漢室閣穆據受祺堂集答戴楓仲



遺老君爲築草亭自北麓亭林先生因之圖書堂焉將起山堂祁之南山藏力任之穆據蒿庵集及竹垞詩話補　蒿庵自敘墓志所著有儀禮鄭注句讀過崑山顧甯人錄一本藏山西祁縣所立書堂詩話甯人於山西督書院一區盡取家中所藏十四經二十一史暨明累朝實錄插籤於架以待後學誦其楹云入則孝出則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　穆案先生又嘗欲作書堂於西河之介休縣天下之書藏之以貽後之學者見健庵兄弟徵書啟

十月六日張帝臣某及張又南雲翼過訪元譜帝臣無攷又南名雲翼咸寧人靖逆侯甘肅提督勇之長子以父廕官大理寺卿是年春平涼王輔臣反三月偕南大將軍圖海招勇斬其使命長子雲翼赴京奏勇得晉侯爵閏五月大破賊於鞏昌收復秦州等衛之陷賊者亂遂平勇喜與賢士大夫延接同里李中孚王山史李子德咸與之爲忘分交謙案先生書寄左楨解褐正三卷又南賁刻之寄寓歷代宅京記一部贈靖逆侯其時又南已賁上矣

冬納妾於靜樂元譜先生辛亥在太原遇傅青主診先生脈云尚可得子至是因納妾

是年公肅改翰林院學士原一復元官穆補彥和時官中允

是年詩有兒子洪善北來言及近年吳中有開濬江之役一首元譜案康熙十年二月江蘇巡撫馬祜奏濬劉家河五千一百八十丈十二月委蘇松常道參議韓佐周及蘇松江一府同知通判佐王永熙周貫等董濬吳淞江一萬四百九十丈各於海口置閘其經費則奏准留蘇松常三府漕折銀九萬兩浙省杭嘉湖三府漕折銀五萬兩充費同藩司慕天顏檄行所屬督理是年九月崑山知縣董正位申詳開濬瓦浦凡三十



六里是月興工至十二年五月訖工邑諸生朱青以歲旱請於巡撫後往浦自刃家屬東出吳淞民賴其利故徒傳曰朱滿詩中有云那聞父老復驚兵秦關楚塞方酣戰者是歲以耿吳二逆之故天下騷然所在多不靖云閏五月十日二首過張貢士爾岐一首送程工部葬一首寄路舍人一首孫徵君葬於夏峯時僑寓太原不獲執紼一首元譜案李徵君年譜乙卯冬顧甯人書來甯人自癸卯盩厔別後雖足迹遍天下而音問時寄是時徵君流寓富平寄書略云先生龍德而隱確乎不拔眞吾道所倚爲長城同人所望爲山斗者也今講學之士其篤信而深造者惟先生與日九時之訪丹書之受必有可以贊後王而啟來學者側聞卜築平陽晉功安復見於茲弟將策蹇而上一敘渴悰也

是年撰陳鼎和墓志

十五年丙辰六十四歲

正月自山西之山東　二月入都主原一甥元譜穆案原一時官右贊善餘集有與潘次耕札云原一官彌貴客彌多便佞者留剛方者去今且欲延一二學問之士以蓋其舉動吾以六十四之舅氏主於其家見彼蠅營蟻附之流駭人耳目至於徵色發聲而拒之乃僅得自免　三月同山東　五月入都　二十八日先生誕辰原一具酒稱祝　秋至薊州仍入都　十一月二十四日先生弟五妹徐太夫人訃到二十七日成服越二日設奠　命撫子衍生北上歸寓書湖州沈允



斌三督沈度汪灝是季附其家眷舟至京元譜案沈度汪名灝一字心齋歸安人康熙丙辰進士官至閣學度紘志稱其督學福建時試士公明雖勛貴請托弗許一所拔皆名宿以朱子分年讀書法課士士皆爲之丕變秩滿去閩人於清書院祀之允斌未致[illegible]康熙丙辰進士履歷便覽安籍烏程人壬子十二名會試三十六名二甲欽選清書庶吉士戊午授編修歸安人乙卯五名會試十七名庶吉士戊午授編修三代同之度廷是年二十歲允斌二十丙子殆甲子之誤是時年二十擬如下顧洪善生於崇禎壬午六歲也又案康熙十八年未曾試允斌度汪皆充同考在京度歲　是年從子洪善成進士元譜改中書穆補康熙丙辰進士履歷便覽顧洪善字達夫履戊子年正月十六日生崑山人壬子順天舉人會試十二名二甲十六名　先生有手札云夜云吳矣欲走齋中一晤不知可得片刻之暇商訂風雅否此間外發總總弟於二十七日移至舍姪寓中度節在試記想已聞畢幸付下此啓以元譜致之那必在是時蓋因徐氏居憂故於成服之日即移至達夫寓中也

從子洪慎得子於崑命名世樞字之曰榮緒後更名宏佐字復呂立爲殤子詒穀後元譜見新合志佐年十三補松江安府庠生長洲何焯跋其文勉以繩武年未二十以病卒　健庵立孫議舅氏亭林先生立從子洪慎之子世樞爲孫或者曰無子而立孫非昭穆之序是使世樞有祖而無禰也先生即有子而殤殤不立後是擇諸族兄弟之子以爲嗣乎應之曰不然自夫子之告子游已謂三代以後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爲人之同情是則兄弟之子必親於從兄弟之子從兄弟之子必親於族兄弟之子也明矣古人之立

宗也自井大宗五世親盡則族屬絕苟謂兄弟之子無當立者舍兄弟之孫弗立而立疏遠族屬之子爲嗣其於祖若考之意果無憾乎有國者之繼世與士大夫之承家其理則一而已矣吾外家氏傳世則公有二子皆善公爲大宗夢庵公繼之宗也夢庵公有子未昏而夭貞孝王孺人服喪貞以歸於顧又十二年先生生先生方在襁褓夢庵公撫而立之爲貞孝後先生吾外祖資塔公夢庵公之子於賓瑞公爲孫爲至親貢塔公諸孫洪吾家適也洪慎公之子不得爲人後吾仰舅子廢失明年老惟洪慎一子弗支不得得爲人後洪慎生三子矣立世樞爲先生後不亦可乎晉書荀顗傳類無子以從孫叢中興初以頎見元孫序爲後可封隋推公荀氏孤川名族子其必不筝豈無昭穆之倫可立爲子者而獨以從孫嗣其之不含親屬而他也禮之權而不失禮也何琦之從父以絳族祖立之宗繼不絕者是弟以孫爲曾孫後之孫宜然也禮以緣事而興不必拘常爲廢也敎書式宗釋儀禮爲人後者之文以爲不言所後之父者或後祖父或後高曾凡諸所後皆術於其中廣經云爲人後者三年或爲子或爲孫若曾太引壽兄孫以爲孫是小記所謂爲祖後者也祖所養孫猶子而孫奉祖嘗父無改父副之差同三年也何琦廣純古所祔知禮之君子其言鑿鑿如此惟庾蔚之謂閭代取嗣古未之聞然試以各親其親之常情準之則必嘗然發竊以爲不悖於先王之道矣故聽昭穆相纘其常也如親屬無當立者不得已而立從孫爲孫如父子之誼仍不改其昭穆之倫毋亦勢之不得不然而聖人之所許與予故詳論之以告吾母之黨云徐乾學謹議　謹案先生與李霖瞻書博子前生術知禳佳不好嬉戲竟立以爲子而崑山從弟子嚴遷得二孫又令則妻抱其一以爲寡見之復云云所抱者郎洪慎之子宏佐本先生立爲寡子諭毅之後先生之治命也面衍生立爲子亦先生初意且相隨五六年乘爲之授室以至於祧含飯恩畫亦非從常乃猶其家譜立爲先生後者別名洪瑞又不詳洪瑞之所出豈先生既殁家人乃斥退衍生復爲立洪瑞邪抑




洪瑞即衍生之改名耶均不可攷矣　穆案洪瑞蓋衍生之譜名歷代宅京記後有衍生跋云先府君書俱有自序蓋解告成最晚甫脫稿府君捐館徐相國遣人取去自念雲泥勢阻無能往索至相國歸田後始請還不肯衍生泣血誌案以康熙二十九年九月致仕歸里距先生之歿已九年又元和顧廣家衍生藏先生著書目錄衍生之手蹟也跋云蠹子不肖衍生藏書中得此本讀之泣然因想當年多所不符丁亥冬於宛陵旅舍出而錄之云云丙子爲康熙三十五年丁亥爲康熙四十六年距先生之歿二十六年矣壬戌衍生年十七至康熙丁亥衍生年四十有三矣擬業稱孤曾無異說豈有家人斥退之理得此二證可渙然釋矣

是年詩有謨三君詩三首楚僧元瑛談湖南三十年來事作四絕句四首屬下雀一首（元譜蓋居徐氏舊時作）

薊門送子德歸關中一首（徐譜子德蓋自先生誥事畢至此年重至京師）

寄李生符一首（徐譜符字分虎良年之弟）

作日知錄自序與戴耘野書（徐譜戴笠初名鼎立字則之更名笠字耘野父字豈公吳江人潘檉章之師）

先生是年與黃太沖書云辛丑之歲一至武林便思東渡娥江謁先生之杖履而逡巡未果及至北方十有五載流覽山川周行邊塞粗得古人之陳迹而向所著[illegible]年逾六十迄無所成如何如何伏念炎武自中年以前不過從諸文士之後注蟲魚吟風月而已積以歲月窮探古今然後知後海先河爲山覆簣而於聖賢六經之指國家治亂之原生民根本之計漸有所窺恨未得就正有道頃過薊門見貴門人陳萬兩君具念起居無恙因出大著待訪錄讀之再三於是知天下之未




嘗無人百王之敝可以復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還也天下之事有其識者未必遭其時而當其時者或無其識古之君子所以著書待後有王者起得而師之然而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聖人復起不易吾言可預信於今日也炎武以管見爲日知錄一書竊自幸其中所論同於先生者十之六七但鄙著恒自改竄未刻其已刻八卷及踐稽論二壽乃數年前筆也先附呈大教倘辱疵論同志之末賜以梓彈不獻往復以關未學之愚以貽後人以幸萬世易任爵切　穆案此書不載集中茲從黎洲所著思舊錄中補入　穆案黎州生於萬歷三十八年庚戌長先生三歲陳萬兩君者陳介肩錫嘏定海人以是年成進士入翰林萬斯季野先生時寄健庵尚書家　又案君於辛丑下萃云先生丙辰歲與黃太沖書是年曾至武林雖未復江而元譜乃謂抵紹興謁禹陵未知何據然先生將有論禹陵宋六陵諸詩文以視履其地者不能當解闕疑可也許謝案嵊江在紹興東嵊縣未復嵊江非未渡錢塘江直無書其祗紹與謂禹陵也此言一至武林者猶言一至浙江耳即東至紹興仍可說一至武林也

## 十六年丁巳六十五歲

正月與甥原一彥和公肅話別於天寗寺（元譜　寺在廣寗門外）　二月至昌平六謁天壽山及攢宮（元譜）是行也與王山史偕　四月出都十三日至德州見嗣子衍生及衍生之師李既足雲宗於張爾可家（元譜　先二日衍生及師李既足是時沈度汪家啟至德州將入都留書張爾可家止之至是相見行文子　張爾可未敢　穆案自此以下皆衍生所親見故記述頗詳）訪李霖瞻李星




來源（元譜霖瞻名淡號湘北德州人順治丙戌進士延慶知州萬城知縣補次耕鞠詩序先生贊息齋節爲人築一室曰陶庵日暖其中）是月二十一日自德州至鄭家口二十四日抵曲周主路安卿家祀先於旅寓　五月七日移寓曲周之增福廟（元譜[illegible]亦寓廟中）延既足暫留課子即去之山西道汾州之介休州之靈石　九月入陝主王山史家（穆案山史志補訂丁巳王山）

九月初三日亭林人關主於子家將同作買山之計頻陽郭九芝明府聞之以書來曰聞顧甯人先生已抵山居甯人命世宿儒道儀然非無所爲者至止關學不振已久斯其爲大興之日矣予復之曰弟年近五十始歸正學今幸甯人先生不棄正欲策勵鈍駑收效桑榆云云　受祺堂集有承問甯人先生中秋抵華下阻雨尚稽省覲悵然有作四首又詣華陰時甯人先生未至一宿而行二首元譜記先生冬入陝十一月始訪山史於華陰以王李所記核之知譌也蓋衍生雖南來尚留德州未隨行故所記稍差耳

訪李中孚於富平東南軍岩之北（元譜李徵君年富人自山右來訪[illegible]講系此則於丙辰冬[illegible]其至富平實系丁巳當時衍生已隨[illegible]持往來[illegible]記李[illegible]講耳）過所居月明山下登堂拜母（徐譜山在富平縣東北七十五里子德居於山下　穆案受祺堂集邑里紀句詩注頻山亦名月明山）十一月游太華重訪山史於華陰（元譜）復回山西度歲於太原之祁縣　是歲從子洪慎舉次子先生名之曰世棠字曰恩召（元譜）




此下曰詞寄當從弟子嚴欲立世棠爲嗣子詒穀後壹騎逢夫致詩　穆案崑新合志世棠以諸生入太學晉寬羅先世手澤以長子樹詩爲安佐後搆遺清堂貯從祖炎武遺書碑世守焉

嫁妾於李又泉（元譜先生規友人書云於靜樂買一妾立嗣議定即出而嫁之李又泉無攷　穆案餘集有與讀武耕札云去秋已遣祁縣妾以時考之去秋即指此年或靜樂所買之妾乃祁縣人邪日知錄月食條下有云靜樂李君習西洋之學疑又泉即李君之字矣）

是年詩有有事於攢宮一首贈賈太監宗一首陵下人言上年冬祭時有聲自寶城出一首郭林宗墓一首介休一首介之推祠一首霍北道中懷附西諸君一首河上一首（元譜丙辰年叛將王輔臣據陝西之[illegible]）

路旋復引川寇犯通渭是年補臣爲大將軍劉海所敗 朝命招撫乃率衆降而賊黨尖之茂莅秦州十二月 朝命建輝將軍吳丹略地秦商副都統佟舒渾敗賊於嶬嵩復山陽縣故詩有去年方圖爭轍漆守朝廊云云 **兩中至華下宿王山史家一首過李**

**子德四首** 徐著家藏傳云天生與亭林竹垞曾李夏年爲布衣兄弟天生年小於顧朱而長於夏年二歲雖在客所及私寓無或亂者故詩云及門初拜母讓齒忝爲兄穆案受祺堂集有當人先生自訪山村留宿見贈四詩用韻奉答四首 **阜帽一首采芝一首寄**

**李生雲霑一首**

**有答曾庭聞書** 元譜庭聞名畹初名傳燦字人弟名傳燦字青藜皆號雄自命有與丁之目 **作華陰王氏宗祠記**



**十七年六十六歲**

**春由太原入關中富平合郭九芝傳芳** 元譜大同人穆案陝西人通志合長名宦郭傳芳字九芝大同人由選貢授咸寧縣佐偏部陽長安篆俱有聲還富平知縣退逆之變涼寇竊發傳芳偵賊將人境乘霧搗巢斬獲有功時軍書旁午傳芳轉輸有法民不告勞又受祺堂集與九芝詩至多九芝一字獻素明年升任達州 **迎先生於二十里外** 元譜穆案祿集先生有與郭公既迎中孚而將居其邑今復遣人千里來迎可稱重道之風而天生遂欲爲我買田結婚之計雖未可必然中心頌之矣又受祺堂集有陳情歸賦雲中曲呈郭明府詩曰晨起呼童抹馬爲公親介初度觴前年是日杯相對左有東吳右二曲自注謂當人先生中孚家兄正此年秋事又云今此二妙跡稍遠太原欲君賢光續自往時遊青土傳先生至案明年先生出

避傅少冬仲遊嵩嶽中州云跡遊稍九芝又勸青主入關信乎好賢之篤矣 **閏三月遊**

**子德家人至曲周接衍生及旣足期會於富平韋砦**

**李中孚家 四月朔九芝邀先生至富平寓廬旋移**

**寓朱公子樹滋齋中** 元譜樹滋字長源故宣府巡撫御史之馮子長子應偶卒閒 **其身與旣足次弟敵友遺詩** 元譜穆案尚書古文疏證卷八余戊午應薦至京實崑山顧炎武寧人時在富平有自富平來傳其緒論者云云

**時 朝議以纂修明史特開博學宏儒科徵舉海內**

**名儒官爲資送以是年冬齊集都門候試先生同邑**

**葉訒庵閣學及長洲韓菼庵侍講欲以先生名應薦**





**已而知先生志不可屈乃已於是先生絕迹不至都**

**中** 元譜穆案已未詞科錄實授檢討侍郎欲舉亭林亭林固辭投書至三遂不列薦劉常熟果龍錫有詩云終南山下草連天種放猶慚古史遷到底不曾書鶴板江南催有願主年

**冬張又南廷尉承父命來聘往華州堅辭之** 元譜張靖逆時提督蒲州 **潼商道胡涓庵戴仁來訪欲聘至署亦辭不**

**往** 元譜何涓庵未詳穆案何乃胡之誤陝西通志分巡潼商道有胡戴仁北直容城人康熙十四年以參議任

**通同州之華陰達華州止吏目王二華寓謙署** 元譜兩謙常熟人

**是年詩有春雨一首寄同時二三處士被薦者一**

**首并中心史歌一首夏日一首** 元譜時秦龍苦旱 **梓潼篇**

**一首和王山史燕中對菊一首關中雜詩五首過**

**朝邑王處士建常一首** 元譜建常字仲復郃州長武人居河渭之間早棄帖括以著述自娛著有律呂圖說二卷

**有答潘次耕書與李湘北書** 元譜湘北名天馥合肥籍永城人順治戊戌進士官至大學士諡文定著有容齋集徐湘北時官內閣學士子德之舉鴻博是湘北所薦故李生爲子德奴言

**與李星來書答李紫華書與友人辭往**

**教書答李子德書與友人書**



顧亭林先生年譜卷三　　譚瑩玉生覆校



# 顧亭林先生年譜卷四

後學平定張穆編

**十八年己未六十七歲**

**正月往延安祇同官縣拜寇公墓** 元譜穆案寇公名愼字永修同官人墓在縣東南有義興原徐集有寇公慕志曰天啟六年寇公爲蘇州知府炎武年十四以童子試見公竟一言之獎於今五十有四年而始得至同官拜公於墓下 **旋攜衍生移寓華下山**

**史所構新齋** 元譜穆案先生關中雜詩有余往五首自注云山史新構小齋將延余往又元譜是年二月攜衍生往華陰主王山史家而先生與子書則請新正已移至華下穆案受祺堂集有題無異先生顧廬三首序曰無異先生初構是廬易其中因以顧之顧亭林先生至華下借居之季



先生旣致山翁改署今名李生見而哀之且多山翁之敎以好也爲詩紀之云爾然則所構新齋即山史之諸易廬矣 **先是山史以朱子於淳熙乙巳奇祿華州雲**

**臺觀欲爲建祠堂兼營書院以居先生因邀入山史**

**家** 元譜先生與從子書云新正已移至華下祠堂書院之事雖皆秦人爲之然吾亦須自買堡中書室一所水田四五十畝爲贍終之計秦人慕經學重處士持清議實與他省不同華陰綰轂關河之口一旦有警入山守險不過十里之遙若志在四方則一出關門亦有建瓴之勢徐集有與之子祠堂山史但能割地耳經營之事吾將一身任之穆案祠堂於辛酉夏始落成書院則當因山史南游故未克其業故先生與李中孚書曰不欲再起書院蓋不欲借祠堂之名自營菟裘也受祺堂集有奉先生詩曰曾論徵紀之處自營豆許傍新宮自築室有往先生有約居雲臺觀朱子祠內徐請是年李子德

自京師還播琢堂贈詩有云吾師顧亭林名德今第一停車華山陽與君等勝漆又云吾師葉書堂房等近前栝雲葉紫陽祠氣象甚宏踏見君集難支管席涼不到冠先生在華陰時事也 **三月出**

**關作嵩少之游** 元譜關記今在嵩山啟母廟石闕穆案金石文字記啟母廟浴暮春余視至輸下視此石闕云云又有嵩山太室神道石闕銘云在登封縣中岳廟南有徐步又有少室神道石闕銘云在登封縣西十里邢家鋪西距少室山廟十餘里 **四月至曲周旋**

**由河南抵汾州 馬有實嗣光學甘肅道欲挈姊氏**

**赴任時有實已患病止之弗聽** 元譜有實嗣光無錫籍貫按順治丙戌進士歷俠豐馬嗣光榜名嗣宇右實睢州人工部觀政授北直廣平知縣丁亥調湖廣辰溪知縣戊子本省同考庚寅省祭己亥補江南儀寧知縣戌申升吏部驗封司主事庚戌會試同考本年升稽勳司員外郎奉

旨改名又庚戌同考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馬剛除三河南籍山東臨朐人又順治十八年翻譯□字邳縣馬剛字□河南雎州人又受祺堂集有送馬右實吏部分巡儀州詩時子德應鴻博試任京師也

長洲毛錦銜令鳳來受業　與王式吾及平陽王九如元譜二人俱無考　十一月回華陰　十二月二十七日張又南廷尉夜半造訪　是年葉訒庵閣學元明史館總裁欲招先生入史局復力卻之元譜　公肅甥二月　召監修明史九月赴闕補撰

是年詩有寄子嚴一首寄次耕一首次耕書來言時貴有求觀余所著書者一首雲臺觀一首西鄧路一首雒陽一首嵩山會善寺一首少林寺一首嵩山一首測景臺一首穆案譜表游中嶽記告城鎮即古之陽城也周公卜洛立表測景以此爲地中今有測景臺存焉高五丈縱廣三丈形體正方而缺其北面十之二三以懸壺漏者處缺正下有一行於地其長視臺之高廣可二丈許刻水道其上以承壺漏視水所至以定時俗謂之量天尺規制古朴思理精緻非周公不能作也臺南一石高丈許上立一表長八尺是謂土圭此唐儀鳳中所立見杜氏通典　卓太傅祠一首梁關一首海上一首五嶽一首贈張力臣一首元譜時力臣北游　子德西歸省吾於汾州天甯寺一首穆案汾州志李因篤與兄山顧炎武太原閻若璩皆以博古精考核爲學者推重其至汾陽因顧炎武游汾時取道而來也　寄



次耕四首歲暮西還時李生雲霑方讀鹽鐵論一首

作寇公墓志銘爲吳江朱處士明德作廣宋遺民錄序元譜明德字不遠隱居爛溪之濱少治經義有聲別著句吳外史編記鼎革時事甚悉　書太虛山人象緯譚後與潘次耕書與公肅甥書與葉訒庵書與史館諸君書答湯荊峴書元譜案文正謝病里居時先生曾以書通問既開局修明史文正分撰太祖本紀四卷列傳十餘卷以書來詢答之如此穆案湯子遺書內載有答先生書一通穆案受祺堂集有與湯荊峴詩云東吳披褐足跡天下獨推賢後遠泉惟公接游蕪　與人書二十二元譜案崇福宮在登封縣北嵩

陽書院之旁井叔葉氏名封武昌人順治丁亥進士康熙中授延平推官改知登封以鴻博報罷入爲兵馬指揮介石氏耿名介順治壬辰進士登封人康熙十八年以兵備副使家居講學時登封令爲長洲張壎此書疑張於未蒞任時以書相質故答之如此其明年丁巳湯文正公爲作嵩陽書院記

十九年庚申六十八歲

元旦作一聯云六十年前二聖升遐之歲三千里外孤忠未死之人以明神宗光宗俱崩於萬歷庚申也

正月至富平　二月先生仲姊訃至閏二日成服設祭　三月山西謐使曾章山寅致餽元譜穆案寅江西清江



人康熙癸丑翰林　四月山史有諸母卒爲議服及葬祭之禮　五月送馬右實出關既足附之南歸　二十八日先生誕辰富平令郭九芝將親來致祝力止之　華陰令遲屏萬維城造訪因與謀建朱子祠堂事遲欣然捐俸爲倡元譜穆案屏萬又字圃生受祺堂集有贈華陰遲明府屏萬詩云雲臺對接紫陽祠適館開青門附一枝隔代虛傳樊舉蘇新宮兼致草堂貲正謂此事次一句自注謂甯人先生又寄答孟議館詩注朱祠倡於遲明府成於華董號裕庵又陝西通志遲維城廣甯人康熙十九年任華陰令歷任五載嚴禁刁風獎拔善類建朱子祠堂春秋奉祀　十月擕衍生往汾州之陽城里訪前中尉朱敏泘元譜穆案汾州志有朱敏泘字寧慶成府鎮國將軍李自成之亂罵賊死敏泘當即其兄弟行志稱峴先生詩於藝文乃不詳敏泘出處何也陽城里在縣東南十里　汾州守周西水于漈延請入署元譜穆案汾州志于漈江甯人　十一月元配王安人卒於崑山訃至次日出署十一日成服設祭逢七祭奠焚帛如常儀　度歲於王位沖徵元中翰家元譜穆案汾州志王徵元汾陽人由貢官兵部職方司主事　是年公肅擢左都御史原一以贊善充明史館總裁補撰

是年詩有送康文學乃心歸郃陽一首元譜乃心字太乙郃陽人施洋奉使祭告西岳游慈恩寺見太乙題秦莊襄王墓絕句亟賜之康以此得名學使健庭





德元按之元歲科以易五人冠其經長安語云關中二李不如一康著有華野集　友人來座中口占二絕二首送李生雲霑南歸寄戴笠王錫闡二高士二首訓族子湄一首元譜湄字伊人太倉人著有水[illegible]集　朱處士鶴齡寄尚書埤傳一首元譜鶴齡字長孺吳江諸生甲申後自號愚庵絕意仕進專心經學以朱子詩傳小序太過乃集諸家說疏通序義爲毛詩通義以蔡氏標指未精撰尚書埤傳以胡氏傳春秋多偏見整齊乃合唐宋以來諸儒之解撰春秋集說又以杜氏注左傳未盡合俗儒又以林注亂之撰讀左日鈔自注詩文曰愚庵小集又注杜工部李義山詩與先生及同里陳啟源相友善　哭李侍御灌谿先生模一首元譜侍御字子木吳縣人天啟乙丑進士東莞知縣行取遷河南道御史　華下有懷顧推官一首華陰古蹟二首悼亡五首穆案元譜有云送汝貞泉六歲孫謂世樞也世樞以丙辰生至明年送殯入葬六歲矣　冬至寓汾州之陽城里中尉敏泘家祭畢而飲三首

有舊學五書後序答王山史書答王仲復書穆案王山史山志王仲復司寇心一公之從子也其學一以考亭爲師持躬處物悉有矩度昔司寇爲其逆黨害追贈仲復先君舉蒙助之故仲復長而家貧遭亂棄諸生發遠渭濱教授生徒足不入城市闕西高隱富平獨步庚申春予治先君塋張氏之喪難其出也徵念予孝節五十六年至不忍萬爲之加禮以從事時亭林已在予家仲復貽書亭林謂發乎情而止乎禮義非賢者所爲時予事已畢未之能從然不敢忘好友之規也元譜穆案以此事質之李申耆太史兆洛太史曰王山



史幼嗣叔父其本生父母俱存其父殤之入鄰張見山史集中兩書未其原始雖若山史爲撫於張氏者如此則有慈母如母及庶母慈己之服豈得以禮免從事乎後人有以此議先生者然書倖諸母固非慈母比也特以少申數語致嚴釐疑耳　與友人辭祝書與王山史書元譜案是時山史客游於外先生從山右寄書　復張又南書與毛錦銜書與公肅甥書與王虹友書元譜虹友名樾號澂園廬監生太常時敏第七子　答公肅甥書元譜以上三書並皆庚申作華陰時作時二譜昂動祭陵簡較輸券牛故於公肅書中詳及時事

二十年辛酉六十九歲

二月望先生去汾州元譜去汾州日別羅學使梅汾州太守周西水于漈州司馬黃

伯華貢生（穆案：賢字伯華，大成威人，順治戊戌進士，貢生，時官汾州通判。）往曲沃，至解州運城。（元譜。穆案：運城。）晤運使黃蓀園斐來會。（元譜。穆案：斐，浙江鄞縣人，康熙戊戌翰林，與健庵同年，憺園集有送黃蓀園視鹺河東詩。）晦日往蒲，即延先生入署。四月五日，蓀園丁內艱，先生入弔畢，旋出署，攜衍生入關至華陰，訪山史。山史先於二月南游吳越，遂由蓀園之館濟，成朱子祠堂。七月既足自南來。八月二日自華陰復至山西，由運城抵曲沃縣，縣令熊君僎聞先生至，命輿至候馬驛相迎，入城，寓元帝廟。（元譜。穆案：曲沃志，熊僎，江西新淦人，進士，康熙十八年任。進士屢歷便。潘訂人，順治己亥進士。侯馬驛在縣西南三十里。）



十一日，先生患歐瀉，十八日既足，得其父母凶問，星夜馳歸。九月移寓上坡韓氏鏡家，十月又移寓下坡韓村韓旬公宣之宜園。（元譜。穆案：韓宣，又字裕齋，康熙己未進士。曲沃志：韓村在縣南五里之韓河里許。韓旬公傳曰：吾師顧甯人先生，大儒，千里造訪。快覽青子侯館之宜園，額發先生視含斂，撫幼子收其園。方道昔志書，告其家并雜持還里。穆又開曲沃人云：先生館于宜園之白石樓。）望後病稍減，為衍生講婚靳氏。（元譜。穆案：亭林先生寓曲沃，受祺堂集。）遣使老居奉詩五首，為衍生講婚靳氏。（元譜。穆案：靳氏馬氏。）漢籍之居代有名人，世居縣東北二十五里之曲村。媒四人：廣東道仇君昌祚、義學師衛處士蒿、縣令熊君僎、武尹徐君嘉森。（元譜。穆案：曲沃志，衛蒿字□先，明諸生，入國朝，隱居不仕，遷涵州府同知，抵湘，聞難，忠貞自守，解組歸。十二日，遂以疾終。二十年，湖平，得名書，授以官，辭不就。以貞字行，嗚呼！年隱居研易，備遺書。今名以字行，其中人稱絳山先生，嘉森字聞，以興陽教授。）

是年詩有寄題貞孝阜後四補一首、贈衛處士蒿一首、訓李子德一首。（穆案：訓李子德詩注：子德先生詩注當在明年正月，易箦之日，繫本於前。復注云：「已上二詩，作於北宮，下復註漢陽歲名，知是誤也。」因附毛錦銜一首，未知當在何時，故仍類次於此。）贈毛錦銜一首。





有朱子祠堂上梁文、病起與薊門當事書。

二十一年壬戌，七十歲。

正月四日，旬公設宴，會賓友。八日，先生早起將答賓熊令及諸官紳，上馬失足墜地，疾作竟日夜，嘔瀉不止。初九日丑刻，捐館韓姓。仇衛、徐郭諸君為經紀棺斂，並與邑人秦氏之室，停柩其中。（元譜云：不肯令衍生究竟，才立待奉，而公生已年十七，目未經此大事，賴仇衛、徐郭諸公經紀棺含斂，並奉秦氏之室，停柩而不肯靈焉。穆案：郭名未詳。）三月，先生從弟嚴自崑山來，偕衍生扶柩歸。（元譜。穆案：王山史曲志：辛酉秋，予至嘉興訪曹秋岳司農，相見問數，悼亭林之殁，為文獻之惜。予日：事林無恙，甞在予家，予來時，亭林亦有山西之行，秋岳且驚且喜，遂年壬戌夏，予在海州，接閱百詩手札云：亭林於初春於曲沃子寓，為衛處士之舉，西歸取道過征里，安見張力臣，云亭林卒。之柩尚未歸，將以後淮南，以不以擬柩何以？此問管寄一之慨，又恨亭林未何往南何以達有此問，管寄。）

葬於司馬驛，塋東偏，附父仲達府君之昭位。（記下。元譜訟，七後不肯入關，取向所寄姓處書籍大中三月望，祇於此遇所寄書名二十四日雲，救拔於居喪謂，交福二十四日衍從閣中，旋懷雖次闔周有書文分皆往部中，致之居寧表兄徐二衍生之曆及謂稿，寄不得一寓日，鳴呼！泣衍生後往皆書涌為五圖，守封三十八家，歡三分六保門。）

人潘耒為之表。（元譜。穆案：遂初堂集不載此文。）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奉

旨顧炎武准其入祀崑山鄉賢祠。（禮部議准，題為題本。出江蘇巡撫前江蘇學政奏請，各省鄉賢名宦，具題請以崇祀，是以前人品學兼優者，冊內稱祀鄉賢，判部覆具題，奏准，故名宦紳士，其八月前准，臣學名宦，賢一敕祀鄉賢。政每年議覆，可准入祀鄉賢與否，請敕部覆，題本底案及以崇祀人請准，所以先儒顧炎武先生學術醇正，經世之學，相驗等語，今以人品，宜崇祀，實無事迹可考，核其行事，不能出楷，先儒顧炎武，著述極富，皆興聞內關已載，正，國朝崇祀聖門，無益實學，於江蘇之實，已行蘇郡縣志，先儒顧炎武，撰書紀錄，閱以崇祀，復求經世之學。悉覽天下郡國利病書，行遍天下，得之卷日，明年歲成一代之經，儒行邊塞，一百二十卷，日天下郡國利病書，別有一書，百卷，日肇域志，又著日知錄三十二卷，音學五書，功深三餘，尤精考訂，著有日知錄三十二卷，同異，三十卷，韻補正，一卷，左傳杜解補正三卷，九經誤字一卷，金石文字記六卷，求古錄一卷，又著歷代宅京記二十卷，昌平山水記二卷，十一卷，二十一史年表十卷，考古，一卷。）



山水記二卷、北平古今記十卷、營平二州史事六卷、京東考古錄一卷。（穆案：十九陵圖志六卷，建康古今記十卷，萬歲山考一卷，第錄十五卷，詩律蒙告一卷，其他雜著多不可考，舉所著知錄，實炎武之名，題准，其人祀鄉賢之處，保屬名實相副，臣等謹擬，准其入祀鄉賢，此本向歸禮部，今臣等未敢擅便，謹題請旨。）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題，十九日奉旨：依議，欽此。

穆案：先生著書之可考者：日知錄三十二卷。（衍生云：先生刻本，四庫書收入子部雜家類。三閩中同汪晦庵先生刻坊間，又有嘉定黃汝成集釋本，云曾得潘次耕刪餘元本，許氏刻梁溪吳縣王亮生藏一抄本，黃汝成撰，嘉慶中有刻，坊間乃未經刪之者耳。）補遺四卷。（有刻本。）古音表三卷、易音三卷、詩本音十卷、唐韻正二十卷、音論三卷，統名音學五書。（衍生云：五書刻於淮上，後為張力臣書，亭林先生書，不得於安溪李公，學五書刻於淮上，不可復問，則以為力臣家力臣之子以詩序，負於人，有人經部小學類，書收入經部，四庫提要存目。）五經同異三卷。（衍生云：常熟書目，無刻本，有四庫書收入經部五經總義類，有提要。）杜解補正三卷。（衍生云：四庫書收入經部春秋類。四庫書收入，有刻本。）九經誤字一卷。（四庫書收入經部，五經總義類，有提要一篇。）求古錄一卷。（衍生云：書目四庫收入史部目錄類二，有提要一篇。）五經攷。金石文字記六卷。（四庫收入史部目錄類，二有提要一篇，衍生云：書目作一卷，見徐健庵目下，舊閩刻，有跋及序。）韻補正一卷。（衍生云：書目作二卷，四庫全書收入經部小學類三，有提要一篇。）昌平山水記二卷。文集六卷。（潘新鐫顧甯人文集，初印本有手跋之意，欲入集中，今木無此稿，則次耕已刪，以潘之書，刪去頭數語，乃以前書一篇，本馬貴與之說，甫入集，以為此補。）詩集五卷。（衍生云：已上七種，潘次耕刻於吳中，先生後刻。）譎觚一卷。（四庫全書地理類存目，有提要一篇。）顧氏譜系攷一卷。（衍生云：堂刻，書系攷，作顧氏譜。）二十一史年表十卷、天下郡國利病書一百卷。（四庫全書存目，有提要一篇。）歷代宅京記二十卷。（川龍氏聚珍版本，地理類存目，有提要一篇，四庫書目史部地理類二，收入史部地理類十一卷，一蘇州府志云：一作歷代帝王宅京記，嚴氏有刻本。）九陵圖志六卷。（穆案：徐氏譜云：昌平山水等圖，當時附此書。）萬歲山攷一卷、肇域記一百卷。（蘇州府志云：一作肇域志，嚴杰云：手稿今存仁和某家。）

政家姬頭小楷一筆不苟蘇邠府志曰今存山東二輯岱嶽記八卷北平古今記十卷建康古今記十卷營平二州史事六卷四庫總目又有營平二州地名記一卷收入史部地理類三有提要一篇譎觚十五卷詩律蒙告一卷救文格論一卷有蘇州府志又有鈔錄一卷下學指南一卷當務書六卷菰中隨筆三卷有曲阜孔氏刻本諸家拜經樓詩話載徐律蒙告一條注云見菰中隨筆今刻本無官田始末考一卷京東考古錄一卷此書吳震方說鈴中收之四庫書存目謂其文皆見炎武所撰日知錄及昌平山水記究震方輯取別行偽立此名也案衎生書目本有此名提要孫武斷蓋先生所著書甚精華無不采入日知錄者不但此及京東考古錄四庫全書也山東考古錄一卷書地理類存目各有提要一歲寒廟京闕記一卷聖朝記事一卷又近有一統志案說一書乃襍纂方輿紀要中綜論合爲一編坊賈不知其爲宛溪題曰顧亭林原本其妄盖不待辯也松案先生勘定之書有西安府儒學碑目見先生文集有勘定家訓近儒名論甲集見先生手蹟有纂錄易解程朱各自爲書見答汪苕文書有纂錄南都時事近坊刻有聖安皇帝本紀二卷題先生撰疑即此書見與戴耘野書有删定荀悅漢紀見潘稼堂重刻漢紀序有屬言五十卷治河事一袠見何義門菰中隨筆序有備錄見江左十



五子詩選注案詩選徐昂發闕索詩注引顧亭林備録又嘗欲編輯姓氏書健庵有與先生論姓氏書見日知錄徐評

王山史山志顧亭林古所謂義士不合於時以游爲隱者也手丧不揚而留心經術胸中富有日新不易窺測下筆爲文直入唐宋大家之室講明音韻克傳絕緒他所爲日知錄金石文字記天下利病諸書卷袠之稱幾於等身朝野傾慕之行誼甚高而與人過嚴詩文矜重心所不欲雖百計求之終不可得或以是致疑弗顧也居恒自奉極儉辭受之際頗有權衡



四方之游必以圖書自隨手所鈔錄皆作蠅頭行楷萬字如一每見子輩或宴飲終日輒爲攢眉謂退必戒曰可惜一日虛度矣其勤厲如此所著昌平山水記二卷巨細咸存尺寸不爽凡親歷對證三易稿矣而亭林猶以爲未愜正使博聞強記或尙有人而精詳不苟未見其倫也山志又載先生論銕僧轉注一條論極透剌與先生本日之說正相反盖係山史誤記故不取也

又曰博聞詳研發前人所未發爲不朽之業者顧亭林之於音韻梅定九之於歷數顧景范之於地理也

又曰劉大室居母喪三十六月除服顧亭林馳書論之謂先王制禮不敢過也秦俗以是日謂之三周親友送節吉之儀至有稱賀者亭林曰君子有終身之喪祭日之謂也哀之不暇而何賀焉或有言以次日舉者亭林比之朝祥莫歌之類斯不易之言也

又曰予嘗作三案論獨是移宮而於梃擊紅丸不盡同東林諸君子之意亭林頗然之

閻百詩南雷黃氏哀詞嘗髮未燥時卽愛從海內讀書者游博而能精上下五百年縱橫一萬里僅僅得三人焉曰錢牧齋宗伯也曰顧亭林處士也及先生而三先生云亡上距牧齋薨已三十有二年卽亭林殁亦且十四五年錢棠南雷卒於康熙乙亥距先生之亡實廿三年盖至是而海內讀書種子盡矣

潛邱劄記有與戴唐器書云十二聖人者錢牧齋爲定遠黃南雷呂晚村魏叔子汪苕文朱錫鬯顧梁汾顧甯人杜于皇程子上鄭汝器閻百詩黃龍士凡十四人謂之聖人乃唐人以蕭統爲聖人之聖非周孔也



李文貞顧甯人小傳自幼博涉強識好爲覓討辯論之學十三經諸史旁及子集稗野列代名人著述徵文碎義無不考究騎驢走天下所至荒山頹阯有古碑版遺蹟必披榛莽拭斑蘚讀之手錄其要以歸十餘歲至七十而老勤如一日於六書音義尤有獨得余始官京師古士伯相過爲半日話又七年復來京師則甯人殁矣閒其書已成亟求觀之甯人之學於是始爲其備有顧氏之書然後三代之文可讀雅頌之音可歌自漢晉以來未之有也書既刊厚自寶祕曰五十年後乃有知我者耳論先生爾雅言其地理書用心尤多然未見也孤僻負氣譏訶古今人必剌切徑情傷物以是與人寡合然近代博雅淹洽未見其比

潘次耕日知錄序崑山顧甯人先生生長世族負絕異之資潛心古學九經諸史略能背誦尤留心當世之故實錄奏報手自鈔節經世要務一一講求當明末年奮欲有所自樹而迄不得試窮約以老然憂天閔人之志未嘗少衰事關民生國命者必窮源溯本討論其所以然足跡半天下所至交其賢豪長者考其山川風俗疾苦利病如指諸掌精力絕人無它者好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廢書出必載書數簏自隨旅店少休披尋搜討曾無倦色有一疑義反復參考必歸於至當有一獨見援古證今必暢其說而後止當代文人才士甚多然語學問必斂衽推顧先生凡制度典禮有不能明者必質諸先生墜文軼事有不知者必徵諸先生先生手畫口誦探源竟委人人各得其意去天下無賢不肖皆知先生爲通儒也

又錢先生六十壽序先生之學邃于經術而又洞達
當世之故其言嚴而編大而有體要上自經籍圖史
方輿音律下至名物器數元元本本至精至悉有功
後學不在康成下
湯孔伯有答先生書云前歲山史自關中見訪詢及
交游名賢卽曰吳郡顧先生品高學博國家典制郡
邑掌故天文歷象河漕兵農之屬無不洞悉原委坐
而言起而可見諸行事眞當今第一有用儒者也後
晤甫草元禮（計東字甫草舉人葉舒崇字元禮進士俱吳江人）往往言與山



史同吾道之衰久矣得大力闡明豈非斯人之幸
汪苕文答從弟論師道書僕宦游十五年矣其有經
學修明者得二人焉曰顧子寧人李子天生
朱錫鬯靜志居詩話論先生詩云詩無長語事必精
當詞必古雅抒山長老所云清景當中天地秋色庶
幾似之
繆天自云（天自名永謀一名泳又字子對嘉興人有荇溪集）詩有俚語經顧
甯人筆輒典
無名氏隨筆記先生一日在京師酒次王漁洋問樂
府蝴蝶行能記否先生應口誦之不失一字蝴蝶行
最詰屈難讀學者所不經意者也漁洋歎服（此事未得其年附記於此）
王蘭泉祖與汪容甫書簡顧亭林先生少時每年以
春夏溫經請文學中聲音宏敞者四人設左右坐置
注疏本於前先生居中其前亦置經本使一人誦而
已聽之遇其中字句不同或偶忘者詳問而辯論之
凡讀二十紙再易一人四人周而復始計一日溫書
二百紙十三經畢接溫三史或南北史故亭林先生



之學如此習熟而纖悉不遺也
江藩漢學師承記炎武生性兀傲不諧於世身本南
人好居北土嘗謂人曰性不能舟行食稻而喜餐麥
跨鞍
程魚門晉芳正學論亭林梨洲博極羣書其於古今
治亂興廢得失之數皆融貫於胸中因筆之於書以
爲世世法
李子德與顧亭林先生詩一百韻胡僮初寄露浮雲
忽隱天吏無正月紀星朓少微寥一代摧梁木千春
恨杜鵑共州今蜀壁文獻倆俱全際剩哀吾道曉印
失大賢禪思焚者遂未忍沒周旋勁節堪追蹈名家
敢溢傳門詳吳郡後望庇武陵前畫省基逢收彤管
珥御銅鍾遷晉紱第比美孝廉船（先生曾大父自方俯歷侍郎大父贊善兄鄉舉）閥閱竊芳矩詞宗起卯年友兼鄉國盛聲挾俊
廚騁（少登復社）勝地頻交軫留都幾弄權街杯才最邁搦
管賦誰先吐納着江麗招奪紫陌連同遊遊石將獨
步探香墓競瞻潛修洽除教鑑緒延遺時傷失路振
翼爽乘權上客追遙久佳人契約偏徒勞般脊勿莫



與收迷遐海涸能虛碎山頹鳳不還難求繼翮好慢
惜領珠囿剖血探危獨攀將少並肩期湖仍問渡務
嶽遠懷仙信宿吳郊址恭陪殷廟境（馬孝陵）隔裝飾勤更
肅拂拭封增虔沐髮育舒含佩身倘就壓北來馳險
阻（北謁十三陵）南轉遊濟浚壞耶詢遺迹荒圻升故阡湯
孫昭穆萃漢祖壁墉堅歷歷捫松柏兢兢執豆籩金
椀澄有赫碧瓦秀含煙灑掃甘從事勤劬恥讓嫣（凡者）
（平山水記）特書殊具體凡例發流泉古兆原分立斯文實
創編班揚愁覩甚左馬色猶然自此淹羈旅餘齡冒
蒹捐經搜墳典裲世謝佗提懸似欲趨吟詠何曾叩
偓佺雄心灰弗已結習厲相尋遂夜隨燒燭長征亦
費研驅車攜竹笈入肆展霜箋藝業皆親注蟲魚益
勉旃纖瑕攻瑜玦（所論多摘古人之誤）細字病丹鉛取誌惟微
邑（著利病書必欲盡考誌）遺聞迴匯川詳誤周利病往冊類刪
詮風易猶藏稿通行且待緣昌言昭日錄（著日知錄）暇力
正詩篇（著音學五書）轉叶音何陋葩騷詡弟遷奚稽三頌
始盡洗六朝愆樂忘頭白遨遊任足穿觀恆趨奇
塞踐漫涉層淵磧雪貞珉畝厓藤側蔓纏謂宜輕權



檝翻已路綿纜到處逢迎備臨歧指顧牽公卿雖倒
屣韋賢每安絃鄰架抽光數郇廚領味專（食不兼味）晴墩
裝饋儲素魄坐娟娟桂辣甯知老松疏那受憐刊垂
貲祖籍把贈解囊錢晚結菟裘計將除蘊藻田隣苓
聊近採關阜儘高褰句服羣推首邦衛舊象乾王風
留黍稷伯略杳賺鸕遂逆洪河須因窮太華巔臺祠
詢曠舉（因朱文公曾主管華陰雲臺觀倡爲主祠以李君子德任其事亭林）獨俗多崇墨豪看牛雞羅迷津煩拯助出谷仗
陶甄漸啓嚶鳴侈俄聞嚴衽鮮盍簪要舊激頌蓋及
狂顛縞帶曾貽晉（先生訪同學王公過門晤余於陝使君席上）請觴再
集薦（嗣飲製宗伯公宅）愚渠沾善誘等列倚區銓謬許私盟
牒允期軼草元深恩鴻鵠並哲別鯉魚聯卜宅推中
表（萬表弟長源家）披帷共醉眠煩眺亭水瀨遲眺徑花妍匣
劍舒悲嘯堂琴寫靜便縱談多曲畫退寄物情歸鬼
徽喧飛檄神州滿控弦熱腸彌悵望此馭復翩翩積
歲兵機秘中宵客廬前匿形乖辟穀戢夢龍迴畋憤
昨登嵩少倦其俯澗躔淩晨謀稅野決意謝歸舷抵
輊依重郭（去秦居幽沃）誅茅假數椽泣麟微旨在哀鳳託

終窮瀏杪纔呼走遣使往訊起居冰嚴薄餽絹報章驚絕筆是冬承報余詩二十四韻夕卒時偏屈空拳耿介標孤性忠誠冠八埏未繇齎志歿時使抱痾逢彼網欣遭鶴維巢訝類蔦心休沿板蕩目視為戈鋋恐遙陽秋撰須存朗次瓊外朔俱雋哲謂三徐公司寇太史相國猶子已騰驤今婿中翰君洪善季接旁陰茂當提主器儕聖遂湮豈斷儒術眾疑俊鏡具晬峯堅生芻布几筵輀旌悲浩蕩墓樹想蒼芊直擬歌黃鳥眞應駕白蓮招魂稱至德陟降將山邊

潘次耕己酉冬自淮陰抵平原呈亭林先生六十韻

耆德何寥落人倫孰楷模斯文知未墜夫子實通儒世德推江表高名冠海隅才猷鼎鼐重器略廟堂須妙譽歸人傑英姿識鳳雛風雲逝絕足羽翼礙天衢燊版功名遠躬耕心事紆勞勞悲聲價渺渺欲乘桴廿載中原客單車萬里驅北遊頻五岳作賦幾三都漢塞雲隨屬秦關月照榆胸中百郡志掌上列邊圖先生有肇域志山水等圖結客傾豪俊論交盡顧廚襟懷小天地聞見溢寰區學貫天人奧身苞造化樞大文經緯著讜論古今臚貫馬窮方駕班揚敢竝趨才高道乃契



心小望爲符雅痛微言絕深嗟學術殊幾年華傳注百代掃榛蕪精理通爻象鴻猷擴典謨嶧堂曾講席絳帳盛生徒小子深瞻仰通家自友于追陪憶往歲侍從足歡娛稍阮交原厚陳雷好不渝時時枉高躅往往到菰蘆永漏杯同把明鐙筆共濡情深等膠漆調叶比笙竽各矢青雲志祇愁白日徂能蛇夢俄兆鵩鳥讖堪吁向子聞鄰笛王公愴酒壚遙知悲宿草無處與生芻落魄餘文舉伶仃有少孤素紱哀絕調枯樹慘同株戢影依慈母含辛對阿奴向人言慷慨伏枕淚模糊流涕來淮市飄零客射湖江關淹歲月蹤跡混泥塗范叔綈袍盡相如四壁無三秋長旅食半刺只窮途詎敢追騶鶩那堪嚇鵷鶵壯懷感焉拔歧路且楊朱愁到思投筆窮來未棄繻栖遲爲低變蘭不效謝敷把卷難窮牖編書亦絕蒲三冬曼倩措一枝幼安俱汲古慚修綆攻文愧小巫孤生原謝劣曲學况牽拘窺豹非全目雕蟲豈壯夫夙懷期負笈雅志在懸弧碩德惟劉重儒宗有鄭膚龍門雖自峻叅測冀辭愚問字侯芭去傳經服虔呼顑樗非早暮



命駕敢踟蹰汶野黃雲凍沂山白草枯隻身經雨雪遠道涉崎嶇捧杖徵誠遂橫經願輸篤驛還賴策蓬萆或堪扶斧削資良匠陶鎔付大爐垂恩無以報感激一微軀又呈亭林先生一首尼父志不達浩然動歸思群材良斐然裁成將待誰迴車訂六籍制作通神祇三年致祥麟大道以不墜海內有先生人倫之宗師學惟天人貫道乃汙隆宜嚴冬栢雪集萬木爲之萎孤根獨巋然知天未喪斯周遊遍五岳歷覽環二垂天地有大文一一爲搜披成書藏名山故里歸何遲下國眾良材斧斤諒難施願爲闕文疑朝陽倘見知何當攜杖去鳧里相追隨岱嶽峯崢嶸日觀路險巇一覽小天下慰此平生期

王山史拜亭林先生墓詩三年客江東兩度撫君墓野日滋宿草秋花接寒露緬惟同心交明誓金石固稽古敢懇昧敏求祛冥悟惠然止吾廬一似形影附同泣鹿馬石手挈神烈樹後更四十春寒不忘故疇昔夢雲關白衣從玉輅遲蝕下大荒偃蹇問天步欵㱃桑榆景裂回曉感暮幽明事已非生死情一訴





灑淚歸山去長辭西州路又哭墓詩云與君長別九年矣白馬重來千里餘獨拜荒邱淒宿草更揮老淚問遺書爲憶神明恆若存莫將封禪比文園嘗年羊傅徒輕爵何似龍門有外孫葉封山志序余獲交崑山顧亭林先生亭林於當世士多否少可獨至稱華陰王山史先生已山史至京師余一見輒心儀之顧忽忽別去比亭林就居山史之家兩人皆好學惇行志相得也康熙壬戌歲莫余客揚州山史亦來則先是出游將二盈稔亭林之歿且周歲矣



顧亭林先生年譜卷四　　譚瑩玉生覆校

國史儒林傳

顧炎武字甯人初名絳崑山人明諸生紹芳孫年十四爲諸生耿介絕俗不與人苟同惟與同里歸莊相善相傳有歸奇顧怪之目其論學以博學有恥爲先嘗與友人論學云百餘年來之爲學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然不得其解也命與仁夫子所罕言性與天道子貢所未得聞性命之理著之易傳未嘗數以語人其答問士則曰行己有恥其爲學則曰好古敏求其與門弟子言但曰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其告哀公明善之功



先之以博學顏子幾於聖人猶曰博我以文自曾子而下篤實莫若子夏言仁則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今之君子則不然聚賓客門人數十百人與之言心言性舍多學而識以求一貫之方置四海之困窮不言而講危微精一是必其道高于夫子而其弟子之賢于子貢也我弗敢知也孟子一書言心言性亦諄諄矣乃至萬章公孫丑陳代陳臻周霄彭更之所問與孟子之所答常在乎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間是故性也命也天也夫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之所恆言也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恆言而今之君子所罕言也愚所謂聖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學於文曰行己有恥自一身以至於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也士而不先言恥則爲無本之人非好古多聞則爲空虛之學以無本之人而講空虛之學吾見其日從事於聖人去之彌遠也又曰今之理學禪學也不取之五經論語而但資之語錄不知本矣其論文非有關於經旨世務者皆謂之巧言不以措筆故炎武之學大抵主於斂華就





實救弊扶衰凡國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儀象河漕兵農之屬莫不窮究原委考正得失而又廣交賢豪長者虛懷商榷不自滿假作廣師篇云學究天人確乎不拔吾不如王錫闡讀書爲己探賾洞微吾不如楊雪臣獨精三禮卓然經師吾不如張爾岐蕭然物外自得天機吾不如傅山堅苦力學無師而成吾不如李容險阻備嘗與時屈伸吾不如路安卿（傳案本集所舉十人皆稱其字此改稱名國史體也而楊雪臣名瑀路安卿名澤溥獨仍而不改何也）博聞強記羣書之府吾不如吳任臣文章爾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彝尊好學不倦篤於友朋吾不如王宏撰精心六書信而好古吾不如張弨至於達而在位其可稱述者亦多有之然非布衣之所得議也炎武生平精力絕人自少至老無一刻離書

國朝稱學有根柢者以炎武爲最炎武撰天下郡國利病書一百二十卷歷覽諸史圖經暨說部之類取其關於民生利病者且周流西北歷二十年其書始成別有肇域志一編則考索利病之餘合圖經而成者炎武精韻學撰音論三卷言古韻者自明陳第雖創闢



榛蕪猶未邃密至炎武乃推尋經傳探討本原又詩本音十卷其書主第詩無協韻之說不與吳棫本音爭亦全不用補音之例但卽本經之韻互考且證以他書明古音原作是讀非有遷就故曰本音又易音三卷卽周易以求古音考證精確又唐韻正二十卷韻補正一卷古音表二卷皆能追復三代以來之音分部正帙而知其變自吳才老而下廓如也炎武又撰金石文字記求古錄與經史相證歐趙洪王不及其精而日知錄三十卷尤爲炎武終身精詣之書蓋積三十餘年而後成凡經史吏治財賦典禮藝文之類皆疏通考證之炎武又以杜預左傳集解時有闕失作杜解補正三卷其他著作有石經考二十一史年表歷代帝王宅京記亭林文集詩集營平二州地名記昌平山水記山東考古錄譎觚十事救文格論等書並有補於學術世道初炎武嗣母王氏未嫁守節臂斷指撫姑於崇禎十年被旌及聞明亡不食卒誡炎武勿出仕福王時崑山令楊永言薦炎武爲兵部司務旋以職方郎召皆未赴既葬母遂出遊歷遐艱險所至之地以二騾二馬載書遇邊塞



亭障呼老卒詢曲折有與平日所聞不合卽於坊肆中發書對勘或平原大野則於鞍上默誦諸經注疏在華陰與王宏撰等於雲臺觀側建朱子祠康熙間詔舉博學鴻儒科又修明史大臣爭薦之並辭未赴康熙二十一年卒於華陰年六十九（傳案先生年七十卒於曲沃此皆誤）無子門人以其喪歸葬崑山吳江潘耒敘其遺書行世

神道表 鄞全祖望鮚埼亭集

顧氏世爲江東四姓之一五代時由吳郡徙徐州（傳案徐乃滁之譌）之南宋時遷海門已而復歸於吳遂爲崑山縣之花浦村人其達者始自明正德間曰工科給事中廣東按察使司僉事濂及刑科給事中濟刑科生兵部侍郎章志侍郎生左贊善紹芳及國子生紹芾贊善生官蔭生同應同應之仲子曰絳卽先生也紹芾生同吉早卒聘王氏未婚守節以先生爲之後先生字曰甯人乙酉改名炎武亦或自署曰蔣山傭學者稱爲亭林先生少落

蓄有大志不與人苟同耿介絕俗其雙瞳子中白而邊黑見者異之最與里中歸莊相善共遊復社相得有歸奇顧怪之目於書無所不窺尤留心經世之學其時四國多虞太息天下之材以至敗壞自崇禎己卯後歷覽二十一史十三朝實錄天下圖經前輩文編說部以至公移邸抄之類有關於民生之利害者隨錄之旁推互證務質之今日所可行而不爲泥古之空言曰天下郡國利病書然猶未敢自信其後周流西北且二十年遍行邊塞亭障無不了了而始成其別有一編曰肇域志則考索利病之餘合圖經而成者予觀宋乾淳諸老以經世自命者莫如薛艮齋而王道夫倪石林繼之葉水心尤精悍然當南北分裂聞而得之者多於見若陳同甫則皆欺人無實之大言故永嘉永康之學皆未甚粹未有若先生之探原竟委言言可以見之施行又一稟於王道而不少參以功利之說者也最精韻學能據遺經以正六朝唐人之失據唐人以正宋人之失從追復三代以來之音分部正帙而究其所以不同以知古今音學之變其自吳才老而下廓如也則有曰音學五書



性嗜金石之文到處即蒐訪謂其在漢唐以前者足與古經相參考唐以後者亦足與諸史相證明蓋自歐趙洪王後未有若先生之精者則有曰金石文字記晚益篤志六經謂古今安得別有所謂理學者經學即理學也自有舍經學以言理學者而後邪說以起不知舍經學則其所謂理學者禪學也故其本朱子之說參之以慈谿黃東發日抄所以歸咎於上蔡橫浦象山者甚峻於同時諸公雖以苦節推百泉二曲以經世之學推梨洲而論學則皆不合其書曰下學指南或疑其言太過

是固非吾儕所敢輕定然其謂經學即理學則名言也而日知錄三十卷尤爲先生終身精詣之書凡經史之粹言具在焉蓋先生書尚多予不悉詳但詳其平生學業之所最重者初太安人王氏之守節也養先生於襁褓中太安人最孝嘗斷指以療君姑之疾崇禎九年直指王一鶚請旌於朝報可乙酉之夏太安人六十避兵常熟之郊謂先生曰我雖婦人哉然受國恩矣果有大故我則死之於是先生方應崑山令楊永言之辟與嘉定諸生吳其沆及歸莊共起兵奉故鄖撫王永祚以從



夏文忠公於吳江東援公兵部司務事既不克永言行遁去其沆死之先生與莊幸得脫而太安人遂不食卒遺言後人莫事二姓次年閩中使至以職方郎召欲與族父延安推官咸正赴之念太安人尚未葬不果次年幾豫吳勝兆之禍更欲赴海上道梗不前先生雖世籍江南顧其姿禀頗不類吳會人以是不爲鄉里所喜而先生亦甚厭裙屐浮華之習嘗言古之疑衆者行僞而堅今之疑衆者行僞而脆了不足恃既抱故國之戚焦原毒涸日無寧晷庚寅有怨家欲陷之乃變衣冠作商賈遊京口又遊禾中次年之舊都拜謁孝陵癸巳再謁是冬又謁而圖焉次年遂僑居神烈山下遍遊沿江一帶以觀舊都畿輔之勝顧氏有三世僕曰陸恩見先生日出遊家中落叛投里豪丁酉先生四謁孝陵歸持之急乃欲告先生通海先生亟往擒之數其罪湛之水僕壻復投里豪以千金賄太守求殺先生不繫訟曹而即繫之奴之家危甚獄日急有爲先生求救於某公者某公欲先生自稱門下而後許之其人知先生必不可而懼失某公之援乃私自書一刺以與之先生聞之急索





刺還不得列揭於通衢以自白某公亦笑曰甯人之卞也曲周路舍人澤溥者故相文貞公振飛子也僑居洞庭之東山識兵備使者乃爲愬之始得移訊松江而事解於是先生浩然有去志五謁孝陵始東行墾田於章邱之長白山下以自給戊戌遍遊北都諸畿甸直抵山海關外以觀大東歸至昌平拜謁長陵以下圖而記之次年再謁既而念江南山水有未盡者復歸六謁孝陵東遊直至會稽次年復北謁思陵由太原大同以入關中直至榆林是年浙中史禍作先生之故人吳潘二子死之先生又幸而脫甲辰四謁思陵事畢墾田於雁門之北五臺之東初先生之居東也以其地溼不欲久留每言馬伏波田疇皆從塞上立業欲居代北嘗曰使吾澤中有牛羊千則江南不足懷也然又苦其地寒乃但經營創始使門人輩司之而身出遊丁未之淮上次年自山東入京師萊之黃氏有奴告其主所作詩者多株連自以爲得乃以吳人陳濟生所輯忠節錄指爲先生所作首之書中有名者三百餘人先生在京聞之馳赴山東自請勘訟繫半年富平李因篤自京師爲告急於



有力者親至歷下解之獄始白復入京師五謁思陵自是還往河北諸邊塞者幾十年丁巳六謁思陵始卜居陝之華陰初先生遍觀四方其心耿耿未下謂秦人慕經學重處士持淸議實他邦所少而華陰綰轂關河之口雖足不出戶而能見天下之人聞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險不過十里之遙若志在四方則一出關門亦有建瓴之便乃定居焉王徵君山史築齋延之先生置五十畝田於華下供晨夕而東西開墾所入別貯以備有事又餌沙苑蒺藜而甘之曰嘆此久不肉不茗可

也凡先生之遊以二馬二騾載書自隨所至阨塞卽呼老兵退卒詢其曲折或與平日所聞不合則卽坊肆中發書而對勘之或徑行平原大野無足留意則於鞍上默誦諸經注疏偶有遺忘則於坊肆中發書而熟復之方入學士孝感熊公之自任史事也以書招先生爲助答曰願以一死謝公最下則逃之世外孝感懼而止戊午大科

詔下諸公爭欲致之先生豫令諸門人之在京者辭曰刀繩具在無速我死穆案先生之辭大科乃二徐之力謝山書誤以爲梨洲之事附先生也



次年大修明史諸公又欲特薦之貽書葉學士訒菴請以身殉得免或曰先生盍亦聽人一薦薦而不出其名愈高矣先生笑曰此所謂釣名者也今夫婦人之失所天也從一而終之死靡慝其心豈欲見之於人哉若曰盍亦令人遍委禽焉而力拒之以明節則吾未之聞矣華下諸生請講學謝之曰近日二曲亦徒以講學故得名遂招逼迫幾至凶死雖曰威武不屈然而名之爲累則已甚矣又况東林覆轍有進於此者乎有求文者告之曰文不關於經術政理之大不足爲也韓文公起八代之衰若但作原道諫佛骨表平淮西碑張中丞傳後諸篇而一切諛墓之文不作豈不誠山斗乎今猶未也其論爲學則曰諸君關學之餘也橫渠藍田之教以禮爲先孔子嘗言博我以文約之以禮而劉康公亦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然則君子爲學舍禮何由近來講學之師專以聚徒立幟爲心而其教不肅方將賦茅鴟之不暇何問其餘哉以乙未春出關觀伊洛歷嵩少曰五嶽遊其四矣會年飢不欲久留渡河至代北復還華下先生旣負用





世之略不得一遂而所至每小試之輒田度地累致千金故隨遇卽饒足徐尙書乾學兄弟甥也當其未遇先生振其乏至是鼎貴爲東南人士宗四方從之者如雲累書迎先生南歸願以別業居之且爲買田以養皆不至或叩之答曰昔歲孤生飄搖風雨今茲親串崛起雲霄思歸尼父之轍恐近伯鸞之竈且天仍夢世尙滔滔猶吾大夫未見君子徘徊渭川以畢餘年足矣庚申其安人卒於崑山寄詩挽之而已次年卒於華陰詠無子徐尙書爲立從孫洪愼以承其祀穆案洪愼乃先生之從子先生旣立吳江族子衍生爲嗣又立洪愼之子世樞爲嗣子後此皆誤年六十九詠門人奉喪歸葬崑山之千墩高弟吳江潘耒收其遺書序而行之又別輯亭林詩文集十卷而日知錄最盛傳歷年漸遠讀先生之書者雖多而能言其大節者已罕且有不知而妄爲立傳者以先生爲長洲人可哂也穆案恃村集有顧甯人小傳稱爲吳之長洲人謝山蓋仍此誤徐尙書之家孫編持節粵中數千里貽書以表見屬余沈吟久之及讀王高士不庵之言曰甯人身負沈痛思大揭其親之志於天下奔走流離老而無子其幽隱莫發數十年靡訴之衷曾不得快然一



吐而使後起少年推以多聞博學其辱已甚安得不按者故鄉甘於客死噫可痛也斯言也其足以表先生之墓矣夫其銘曰先生兀兀佐王之學雲雷經綸以屯被縛渺然高風寥天一鶴東皐拜母庶無愧怍

何紹基顧先生祠詩甲辰五月題

亭林先生祠小子始營搆號惟城西偏慈仁森僞殿當時寺宇宏市集紛闐豈因初諸老儒買書乘暇覓先生結契廣儒寓瞿鐫肩至今雙松下彷彿見遊衍承平二百載光陰若流箭古碣餘斷龜苔梁壁飢鼠我卜歐地實謂可靈爽具諸公聞此議合作相呼忭存鋪猥見屬木袋自遴揀斷縱出古樹明月夜來留崇崇屋三楹燭燭秋一片潛成奉遺像覽揆瘞疊薦肅然道義容當我塵土賤重徐譜歲月張子重論譔江南大河北餘韻鬯



討偏張石州穆作林徐星伯所撰亭林年譜合爲定本增益附正甚博且精櫟稿名由東江南兒得貴辭事多詩文勤記待貞珉儀徵滿老硯文阮相國所記冬窮餘已飄春鵝復來鴨次第皆識職初終矢無倦持衡愿命被萬里指雞伺五月一日紹基奉命主試貴州登程復過祠仰止有餘容謝惟明代末世苦能蛇贓氣節誠乃隆兵將多不辣小儒獨何爲俗學爭相煽語錄飾陋疏詞章闘輕儁先生任道堅千古係後先研窮經史通腦耶天人見寶積忠孝慎慘濟時世變同時顧李閒騷靳閣豁鞭餘子因人成觀豐亦相繼繼心執聖權首敢熙朝彥兵刑禮樂尊九數六書衍漢宋包羣流周孔捺一線精光燦日星果力策雷霆自非蒸中人孰開衆目眩欽惟

純廟年四庫盛編纂萬輸歸

文淵千士萃祕院儀徵貫後至草創儒林傳論學采源流全編有選弁諸儒如相讓

乙覽大樹善阮師鉋國史儒林傳以先生居首元氣入人心史筆非私櫻小子總俗學遺書早窺研侑與前史職讀傳生欸羡從來聖道大青史費燭翻微言察天地正路化狂狷功

名與文章因時見陶鍊惟茲下學事萬古有綱維儒林道學分宋史妄矜衒六藝天道極（此皆儒林傳語意）傳例重班椽先生冠儒林狂瀾植厓堰君親鑒吾身學行須貫穿願從實踐入敢恃虛談便且當語黔士庶弗規爲瑣再拜別先生歸來已寒霰

右顧亭林先生年譜四卷　國朝張穆撰按穆字石州平定人優貢生候選訓導博學善屬文久客京師名動公卿與程春海侍郎交契最深侍郎遺集卽其所編輯也　國朝儒者學有根柢以顧亭林先生爲最繼往開來內聖外王之道備故阮文達　國朝儒林傳稿以先生居首而江鄭堂漢學師承記則以先生與黃梨洲傳附卷末蓋此自有定論然先生與梨洲原不專以漢學名也是書纂起石州自序已詳於先生事蹟因搜括無遺徵引確鑿且於勝國　本朝戰守興亡全局以至當時士大夫賢高人逸士與先生往還者其前言往行兼收備采俾知人論世者足資考證正不必以其未盡合年譜體例而議之耳又汪容甫不可一世述學別錄與畢侍郎書稱中少日問學實私淑顧亭林處士故嘗推六經之旨以合於世用及爲考古之學惟實事求是不尚墨守云云容甫固未易才然竊謂數語舉以移贈先生尤覺當之而無愧色又孫淵如平津館文稿呈初撫部書謂先生所撰天下郡國利病書是未就之稿如能增補成書實爲經濟要務不獨有功於顧氏云云此亦讀先生遺書者所當參其末議也又郭頻伽靈芬館雜著有先生像贊云古之學者其道一貫誰與分歧儒林文苑卓哉先生自有千古又云浙東姚江爛中二曲猗歟先生莫克衆辱德容睟然淸而不耀道民孝子通才碩儒亦足以檃括先生生平是譜原無卷數今爲四卷重刻焉俾聞先生之風者頑廉懦立亦下學指南也咸豐癸丑八月晦日南海伍崇曜謹跋

閻潛邱先生年譜

張穆編

癸卯夏，穆改訂亭林年譜既卒業，念國朝儒學，亭林之大，潛邱之精，皆無倫比，而潛邱尤北方學者之大師，因取杭大宗、錢曉徵所爲傳，及劉紀、疏證諸書，排次歲月，爲潛邱年譜，將以詒吾鄉後進，興起北學之心。討論月餘，稿艸粗具。是年秋，南游江淮，過山陽，訪丁儉卿舍人，訊以潛邱遺事。儉卿出所著山陽詩徵、柘塘脞錄見示，頗多采獲。漢陽劉茮雲學正見之，爲修改十餘條。魯潤臣舍人好爲詩，凡國初人集有與潛邱相涉者，輒來相告，并補加考矣。洎交光澤何願船比部，復以此譜相諉。願船爲析疑辨難，又不下數十事。於是壽陽祁尚書嘉其用力之勤，欲遂屬諸版，與願船譜並行。值戊戌冬，襄校淮安，見閻氏之應試者今尚多有，遺容志傳，必世守焉。不可當吾世而失之也。屬同年何子貞編修致書學使者張筱浦侍郎，行文淮安學官，向閻氏後人索之。越數月，得學使復書，則復巾所撰行述、世宗憲皇帝祭文、輓詩，蔚然俱在。竊潛邱之遺，實獻相爲之意，顧者槩日，爰與願船更事討論，審又加密。蓋自輯始以訖今日，凡五易稿而後寫定。此本雖畢漏仍不免，然於潛邱束身力學之大綱約略具矣。學者倘能循潛邱讀書之法，研經究史，勉成實學，而不習標榜聲譽、苟偷自封之習，是則區區舉似前賢之微意也夫。然比再三勉徇尚有之意，付之梓人，因述其緣起如此。道光二十六年十二月平定張穆識。



# 閻潛邱先生年譜卷一

清　平定張穆編

先生系閻氏，名若璩，字百詩，別號潛邱居士。

四庫書提要：潛邱者，若璩本太原人，寄居山陽。爾雅曰：晉有潛邱。元和郡縣志曰：潛邱在太原縣南三里，取以名集，不忘本也。　一統志：潛邱在太原縣東八里。　太原縣志：潛邱相傳宋修惠明寺塔，陶土爲瓦，遂失其形，疑即今之瓦窯村。　山陽丁儉卿晏，嘗於淮安市上得潛邱居士小印，珍弆之。歲甲辰入京師，見穆爲先生所撰年譜，遂以印相贈。（譜中所采山陽詩徵、柘塘脞錄，皆儉卿所手輯也。）

始祖仲寶，元初自祁縣遷太原、嘉節都、西寨鄉。

子詠撰潛邱行述：始祖貞逸公，諱仲寶。　魏叔子閻氏本支敍：閻氏受姓，相傳爲周昭王少子，爲秦伯竹孫，爲唐叔虞後，皆遠無所考信，修齡之錄，斷自元初遷太原仲寶公始。又曰：元初自祁始遷太原嘉節都西寨鄉者，曰第一代始祖仲寶公。　四背釋地，今晉水源有女郎祠，去吾家之西寨鄉一

十八里。

第四代祖偕。

本支敍，四世以下，苗紀修齡所自出。其始分支者，曰第四代祖偕公。

第五代祖珍啟。

本支敍，始分四大股者，曰第五代祖珍啟公。　尚書古文疏證，卷六下。鉅鹿澤一在鉅鹿縣西北，一在昭慶縣東二十五里。昭慶縣今真定府之隆平。余五代祖之弟，實遷其地云。

第六代祖人瑞。

本支敍，始分十四小股者，曰第六代祖人瑞公。又曰，三晉方言，稱某支為某股。

第七代祖居闇，號西渠。始由太原遷山陽。

本支敍，遷淮者，曰第七代淮安始祖西渠公。又曰，蓋自仲實公遷太原，以耕讀世家。西渠公業鹺賈，遷淮而後，世稱素封，皆代有隱德，多文學士。又曰，西渠公之遷淮也，在正德初。案杭大宗撰閻若璩傳，似作五世祖始居淮安，並給山書喜疏，則曰六世祖，為由先生之高祖上溯之為六世也。釋地。吾家自高高祖，由晉之汾水，遷楚之淮水，所以二本之源及流，皆背竹節遷之。案錢謙益金石例，古人例以高祖上一世稱五世祖。故先生稱始祖，則曰高高祖，杭世駿作傳，則曰五世祖也。王山史賀牛叟先生壽序，先生之先，為太原人，以貲游於淮，遂家焉。居有廬，耕有田，藪有園。　陳其年題閻梓勤二十初度序，自注，梓勤居淮之竹巷狀元里。　左汾近稿，邱瓊山過山陽詩，揚州千載繁華於，移在西湖嘴上頭。西湖嘴在運河東岸，距余家狀元里僅二百步。余嘗笑此謂成宏時之西湖嘴耳。

高祖翰，號雙溪，太醫院吏目。

行述，五世祖明將仕郎、太醫院吏目、雙溪公。　萬曆甲辰進士履歷便覽，閻世則祖翰吏目。　南雷文定，參議閻公神道碑，其先太原人，至公之祖雙溪，徙於淮右。

曾祖閬順，字從吾，歲貢生，南安府上猶縣訓導。

太原縣志，閻閬順，字從吾，有至性，年十歲，大父病，夜禱願以身代。性甘淡泊，而急於解紛。鄉人有奇冤，以千金為壽，求居間。閬順力卻，而卒踐為之所。調子世科成名，封如秩。鄉人共舉入鄉賢祠。　南雷參議公神道碑，雙溪四子，而從吾以明經為上猶掌教。惠吾以舉人為狄道令。公則從吾之長子





也。淮安府志闕士第，萬曆四年丙子，閻世中式舉人。　太原縣志闕士第，閻順的任陝西狄道知縣，有惠政，民立祠祀之，康熙十六年入名宦祠。

行述，先高祖考封文林郎、浙江湖州府推官。　劄記，示孫學製詩注，高曾祖墓在太原西山。

祖世科，字伯登，號礪磐，又號龍門。萬曆庚子舉人，甲辰進士。官至遼東寧前兵備道參議。

萬曆甲辰進士履歷便覽，閻世科，龍門，詩四房。行述，吾家朝例以詩經中式，閩朝則皆治禮記。　己卯六月二十一日生。案公生於隆慶庚午。萬曆甲辰年三十有五，履歷中蓋減則二十有五也。　太原籍，南直山陽人。庚子二十五名舉人。會試一百名，三甲二百二十三名。

兵部觀政。乙巳，授湖州府推官。釋地續論，引宋史地理志，湖州水品，湖州水利亦日先參議堪安湖州司李，與朱文好，朱亦曾口述乎其事云。　己酉，福建同考官。　劄記，閩鼓總令從兄所試江寧詩，題材取得曾觀自依係自注，參議公主試萬曆閩，於今六十餘年，案後六十餘年當為康熙八年己酉也。　陳地餘的故遂其嘗何以檢討之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皆子是固大受川人。萬曆己酉閩先參議以推州司馬，聘往領房，何以為正考，共事甚歡，亦偶及是語，故余家世實聞之。陸州人萬曆辛丑進士，何以好學問，通理學，講經世出世之法，其宗指在江陵內江之間，己酉出典閩試，所獲科策，輒見大意，惜其未試而殁，何以集其門生錢謙益所論次。庚戌，舉卓異。辛亥，升戶部主事。壬子，管象房草場，券畢，升郎中。遼東管糧。丙辰，升河間知府，仍留遼東管糧。丁巳，升寧前參議。戊午，回籍。　是科總考，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朱賓命題，浙江山陰人，戊戌進士，嘉義大夫、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晉江人，丙戌進士。同考詩四房，文林郎、吏科都給事中，徐凱鴻，字陝西，號華亭，癸未進士。　劄記，事方孔炤庵者通家故孔季自注，先參議出公叔父大理公之門，又從金道州為孔季先朝為其自注先參議出閩中丞公之門，案若方若金，蓋公總試座主。

南雷文定，參議閻公神道碑，公字伯登，號礪磐。登萬曆甲辰進士第，授湖州府推官。湖濱巨浸多盜賊，治以嚴，苛始辦。公奉職循理，解其繁密，民甚便之。有疑右讞入死罪，公疑之，精神所注，通於夢覺，神語諄諄，即時問結。戊申水災，民死者過半。公與郡守陳幼學，發廩勸分，盡所以救荒之術，故民雖饑而不怨。　劄記，抄寄舊與詩手跡，為人曾得清心，休十郡舊皆藉先公胸字今猶在，肖嘗遺墨調本朝。自注，先大父起家湖州司李，與郡守陳公若觀政益有解首二句即用其方公發臣藏中孚也。左掛近稿，有送張觀占遊湖州詩，結句云，家聲尚在花封裏，孫枝自注，先曾王父起家湖司李，有治聲。　湖多秀民，而經術不足。公禮姚承庵以為大師，其說時與朱文公相出入，學者始知穿穴經旨，以求自得。庚戌大計，郡吏舉卓異第一人。為戶部主事。癸丑，以本部郎中總理遼餉。時遼烽尚息，而軍政弱甚。公繭然憂之，乃覈乘補伍，廉重核實，三年之內，捐公費千百五金，節省六萬餘緡，發帑國之弊。坐故如期，築廢倉數十間，分屯驛二頃，不相侵奪。公

於邊事。所以經營綏輯。先後始終之際。委曲纖悉。無不備者。蓋已逆知將來東方之有事也。丙辰。擢守開封。明通紀云。出知河間府。與刷隙同。此作開封。誤。而今河間府志載官職與公論。開知府亦無世科名。則以前訂本誤。原未赴任也。 司農李汝華特疏題留。引公自助。又明年。陞山東右參議。兼按察司僉事。廷議邊才。改爲寧前兵備。當是時。戊午之敗。開鐵至。公念幼子於潞河。單騎出關。撫馭師於廢殘。綏輯營壘。以待不虞。而巡撫不知其爲勞蕪也。以公錄格之。公既不得行其志。念八十老父。與杖倚閭。將無忠孝兩失乎。遂投版棄官而去。自公去後。遼瀋破碎。談兵者非身橫疆戶。即躡首西市。鮮有以功名終者。而後知公有先幾之智也。潛邱與黃秋谷書。稱欽叔爲先參議作圖書[illegible] [illegible] 垂也。 行遠先曾[illegible]之[illegible]今快。 公歸。築拂塵樓。具陳花木。與太翁揭黃田里骨肉之歡。遭丁大故。雖竹支脉。爲鄉黨所榮。遂嶄嶄見秀。盛時以同年生通殷勤。公不顧而晦。家居二十五年。清德王紀。李發正。給事中解學龍。御史王允成。交章薦舉。公皆不應。所著有敬刑錄。對裁始末講義。生於隆慶庚午六月二十一日。卒於崇禎壬午二月二十一日。享年七十三。葬於淮上之杜坡北原。娶高氏。繼氏。潛邱家存云。[illegible] [illegible] 贈封孺人。繼室陳氏。子一。修齡。江以北之學者也。女三。其壻諸生許永貽。舉人李蕃先。潛邱有與李及弟論詩。 諸生杜闊泉。 淮安府志。閻世科仕履。又除道仙盜竊。風寄頓去。

山陽詩徵。龍門先生。家本晉人。世居淮上。官湖州同李。時有疑獄。歷歲不決。夜夢人語之曰。汝來舉子。實留意祥刑。從以告其母。母曰。獄中囚必有當平反者。汝試求之。及再錄。果得囚冤狀。遂出之。人咸異焉。其爲遼東管糧戶部郎中。及兵備寧前參議時。皆有特勳。一道蓋神宗之末。東事孔亟。故特異於他處也。 萌詩結。赧世科詩一首。楞伽凝乖。老投絳綬。嘯詠對酒開江楓板白髮。海霧寡晴山。日梅秋天遠。身依容鳥道。禹功遺跡在。千載壯登樓。潛邱家大人道和先大父楞伽[illegible]三世居停[illegible] [illegible]





父修齡。字再彭。號牛叟。淮安府學生。淮安府志云。明末貢生。

趙飴山潛邱先生墓志。考諱修齡。世所稱牛叟先生者也。以文名一時。撰述甚富。 魏叔子集。修齡平生慎檢持。以詩名。 淮山肄雅。崇禎乙亥。倪宗師元珙。浙江人。壬戌進士。 歲試淮安。修齡以商籍入學。首題媾齊升堂。次題坐而言不應。 王山史牛叟先生詩序。先生行誼甚高。又淹通博籍。著爲詩文。清真典雅。可以式靡起衰。 劉記乞言小姿。家君生丁巳九月十日。稱諸生。先是參議公分校闈闈。精於九經。溯而生。名字皆夢中夙授。少穎異不凡。性割孝。先大父母見背。哀毀踰禮。克襄大事。極其誠信。依戀松楸。數十年不釋於懷。與先母白首相莊。始終無閒言。生平非義之取。雖千駟弗視。交遊不佞然諾。常云。欲學養脊而不能。蓋有爲之辭也。嗜荔枝。積園以寄遐抱。陳其年四陵詠洞仙歌題閻生爲圃[illegible] 著有脊西堂詩文。紅豳亭詞。行世。 茶餘客話。國初郡城園亭。見於詩文者甚多。今遺址無考。以余所知。閻牛叟脊西堂。在新城東門。金石䗪嘉樹軒。在新城。又一湔庵、影閣、鶴巢、鶴墩。在平河橋。又西爲飲牛草堂。寫平河橋在淮安城南四十里。潛邱有平河舟至詩。[illegible] 山陽詩徵。引吳山夫云。牛叟先生七歲入小學。塾師以丹山鳳鳴對。即應聲曰。碧海龍吟。識者以爲偉器。先生家世簪貴。獨折節以讀書取友爲樂。未弱冠。爲侍御史倪元珙所賞拔。復從漳浦黃公道周遊。甲申以後。棄儒衣冠。與同里張虞山、靳茶坡諸先生爲世外交。淮安府志 [illegible] 閒若禪。偶靜若處子。去城西四十里。小築一菴。朝夕行吟。介然自守。不趨流俗。其詩高潔。無烟火氣。不減儲王。著有秋心、秋舫、冬涉、影閣諸集行世。尤工花卉。草堂諸幽。舊刻有清溪怨。或曰偶作也。一時和者如雲。余嘗見先生畫像一卷。爲圖凡六。初爲授書圖。畫兩角童子。學書於參議公。側。必議公高冠偉服。望之肅然生敬。次爲游泮圖。方巾襴衫。樹二金花於首。乘白馬。前有彩旗。後張黃蓋。此爲前明崇禎乙亥年。先生年十九歲。題者甚多。惟張虞山七言古詩爲詳。次爲焚冠圖。聚

儒衣冠而焚之。蟹漁舫於蓬蒿中。將行遁也。自題云。甲乙之交。學業頓廢。效殷之箕子而不得。發堯之與父而不能別。城飲牛叟始此。嗚呼。然後知先生前一閣之意。皆爲此閣設也。其志亦可悲矣。又次爲改詩閣。則四十時也。有叢叟河濱詩。錢謙益別號蒙叟。李研字叔則。號河濱。朝邑人。國初官寶應知縣。遷揚居如有李河濱曲殿。以先生以文章起淮中。游宦淮南。居廣陵最久。比余至揚州訪先生。蹤跡殊矣。然時時聞江淮士大夫言。先生每作詩文。皆少酒酣。使兩人張紙素。縱腕直書。略不加點。如疾雷破山。駭濤奔谷。頃刻而罷。烟墨淋漓。旁若無人。弟少筆之雅。組名噪一時。亦以此取忌。然壞火蔵。傲然不屑也。嘗擧東坡得其骨髓云云。叢山有何李叔則詩注云。曬官席廢。叢叟詩不在卷中。又次爲東游閣。則五十時也。追和河濱三首。又又一首注云丹歸興中明年而揚州雜作自題一絕云。題詩者甚多。如杜蒼略。名岕。初名紹凱。號茶山。茶村之弟也。程邃偕。名邃。號垢區。歙縣人。流寓江寧。鄧孝威。名漢儀。號舊山。泰州人。有過嶺集。康熙己未召試。以年老授中書舍人。著有文選綸選詩爲詩觀初二三集。別集。慎墨集。紀伯紫。名映鍾。一字檗子。號憨叟。上元人。明諸生。有戇叟詩。嘅皆紀一丈伯紫亦未嘗偕然同作一首。皆一時聞人。此卷今歸吾鄉劉氏先生之孫甥也。予就錄先生自題詩數首。先生他著甚多。今皆散佚失傳。可惜也。案圖凡六。前所引山夫語止五詩。微尚較有斷裁圖。自題絕句爲六十時作。行述。先祖考所著。有閻氏本支錄。五思錄。秋心詩。一箭庵詩。名流老宿來訪。下榻嘉樹軒。或留止經年或數月。劉記。移寓雅與詩注。余幼時。每侍家大人與諸名宿游。柘塘雕錄。先生滄桑後。隱居白馬湖。與同里茶坡、廣山諸人。結望社相唱和。風雅之士一時翕集。如黃岡杜茶村。名濬。字于皇。初名紹先。見復社姓氏。太原傅青主。名山。號嗇廬。南昌王于一。名猷定。號軫石。著有四照堂集。寧都魏叔子。名禧。字冰叔。號裕齋。一號勺庭。昔集同志九人講學於易堂。臨淄倪天章。名之煥。淮安志。劉漢中字幼安。山陽人。康熙中以貢生選東流縣訓導。與倪天章。譚寄碩。程安。與漢中同居。又與其子弟輯其遺詩。乞毛奇齡序而傳之。案劉記。有答劉安皆徐州萬年少。名壽祺。見顧誌。閻古古。名爾梅。字用卿。著有白耷山人集。宜初自有紹白耷山人詩三百首。皆下榻相待。飛觴拈韻。爲南北詞流所宗。不減玉山雅集之盛。於世味泊如也。左汾近稿。幼時見先大父藏弆諸承二字私印。傅爲三橋手篆。

母丁孺人。諱仙蕊。字少姜。清河丁文恪公季孫。

魏叔子閻母丁孺人墓表。淮安閻君再彭修齡之妻。姓丁氏。祖文恪公。諱士美。嘉靖己未狀元。官吏部侍郎。贈禮部尚書。父中憲大夫。知姚安府。諱有般。劉記。丁有見爲其二子聚名余名之曰修齡。曰木根。以文恪公後人也。并繫以詩。又案修齡。更號石林。爲姚兄弟耗記有與石林姊弟詩是也。又嘗謠山陽詩曰。我母母之祖。嫁官臼中秀。傳作已六葉。家法守遺儒中丞嘗則都御史弘也。及考姚安類稿詮陸潘孺人墓誌。石林母乃其之元孫女。嫁行安武。汪志疑誤。又案山陽名夏字西河山陽人。萬曆中諸生。淮安志。稱其不事舉業。專肆力於詩。性好酒。家貧不能常得。與巫即走向友人家索飲。醉則以一詩報之。其詩清脩有餘無塵。附著有漱洛亭詩。修齡嘗詩卷二首曰。縱酒粽書亂。顧疾發夠則爲堂辛苦飯。勉安伉蠟矓遊視之也。崇禎甲戌。孺人





年十七。歸再彭。再彭早失母夫人。時參議公老在堂。孺人內外家皆貴顯。特柔謙孝事參議公。自奉淡朝夕。至視疾喪葬無違禮。遇二女公女妹。必敬以和。身撫杜氏孤女甥。而厚奩遣其嫁之。案參議公有女嫁杜嗣昂。見前南甯應得。生平於奴婢罕叱咤聲。接內外姻婭無失色。孺人諱仙蕊。字少姜。行季。性婉慧。眉目朗秀。知書明大體。兼涵琴弈。琴不由師授。以意成譜。妙合音節。非再彭者。奉再彭賓客酒饌。久必飭。夫婦相獻得。白首如年少人。甲寅八月。孺人以微疾卒。閻氏故世家。自高曾以下。生忌日皆祭。每歲十餘舉。孺人在日。必夙興潔觴豆肴蒸。僕婢立須再彭拜獻。未卒前十日。一祭忌期。日亭午。孺人覺之。恚曰。吾爲閻氏婦。率蒸嘗四十年。未嘗敢失事。何今日而遽忘之。豈死期至。神不守邪。卒成禮。又七日。竟祖妣忌。力疾盤衣肅拜如平時。又三日歿。孺人於家無專制。鉅細必稟再彭。然遇事往往開陳義命。再彭性褊。每改容從之。甲申後。勸再彭棄科舉學。再彭遂以詩名。予與再彭若琥皆有交。請予表其墓門。墓在吉家墩。距參議公兆西二百步。初再彭偕孺人上先塋。愍此。偶指一穴曰。他日與汝合葬是。今正其處云。案丁孺人墓表。牛叟先生初請邢邦士作之。邦士不果作而卒。叔子作此墓表。傳載其序曰己未九月。剛堂不食死。年六十六。先是。推閻氏以桂陽一兩。將去。求爲其墓銘。表未作也。死之先日。邦士命家人取幽出曰以付冰叔。遵邦士命。閻氏時余方識此墓和木嗣云云。然則此兩邊嗣叔子矣。乙亥小寒。先母生戊午九月三日。家君敬之。稱爲濟陽君。從郡邑也。陳其年定風波賁世家詞注。引牛叟兄閣道藏曰。妾名仙蕊。字少姜。女兄弟五人。幼者適予。從兄有名其齒皆屬曰兄閣。妾丁姓。予恆呼之爲濟陽君。孝慈柔順。尤曉大義。非至不動聲色。而就理御下。仁恕肅然成風。卒之日。無賢愚內外。咸惋惜之。一生善病勿藥。垂危前三日。猶禮拜先高妣忌辰。吉祥而逝。年僅五十有七。己未詞科錄。徵君母丁。自題髗甞處曰兌閣。以兌爲少女。己於女兄弟中。行最少云。何秋濤案。牛叟兄閣道藏云。妾女兄弟五人。少者適予。從兄此云最少誤。陳其年閻牛叟賞花詞序自注。牛叟向有悼亡之戚。竹爲賦兌閣道藏詞十首。案牛叟兌閣道藏詞不傳。其小序但載陳其年迦陵詞中。但失其次耳。又案西河亦有和作。并載牛叟原序。浣溪紗。述下詞注引曰。妾歷請納妾。予不應。問豈孔氏一妾。三年遣之。猶處女耶。誠字木蘭花。佐家詞注引曰。余性以嘯傲起家。後中落。妾恆好語相慰。祝英臺近。維摩天女恰同參詞引曰。妾屢勸予參訪耆宿。究向上一著。而以鈍根未果。近慚龐蘊。遠負裴妻。滿江紅。琴弈雙清詞注引曰。妾善弈。花下與諸女劇。必招予。予笑謝。於琴不由師授。以意成譜。巧合自然。桌牌兒聯吟詞注引曰。余填詞成。妾恆爲解頤。偶製杏花天三闋。妾索書素帕。出入懷袖中。月華清。病榻間惆詞

注引曰，妻一生鮮惰容，雖疾疢亦淡妝讀史。予調曰，提學未至，女秀才矻矻何為。每戲耳天閑，日課蠻奴蒲濯。余以丈夫當掃除天下為言，妻笑曰，請從一室始。泛清波，摘遍采菱歸。注引曰，妻種菱湖西，常攜諸女扁舟采摘，當夕陽下舂，翠袖紅妝，與荷流矜相映，宛在畫圖。商秋尚期踐此約，而覺不遠矣。以上凡七亦，餘三亦散見前後各條下。 劉松苓雪坡詩話，迦陵嘗為牛叟賦卓牌兒詞云云，想見牛叟伉儷風致。而百詩又能以經學名世，亦奇矣。

崇禎九年丙子，十月十四日，先生生。

劉記，有壽子仁詩曰，吾與鬯元歲竹齋歲丙子，後幾七十周，實為吾生始，又生日屢期啓，今年下元前一日，為吾六十。 杭大宗道古堂集，若璩生，母夢公祖愛之，常抱置膝上，摩頂熟視曰，汝觀其文，其為一代文人，以光吾宗乎。 行述，府君生於明崇禎九年十月十四日亥時。

十年丁丑，二歲。

十一年戊寅，三歲。

十二年己卯，四歲。

十三年庚辰，五歲。

十四年辛巳，六歲。

道古堂集，六歲入小學，口吃，資頗鈍，讀書至千百遍，字字著意，猶未熟，且多病，母聞讀書聲，輒止之。閻記不敢出聲。 劉記，移寫雜與詩注，余六歲時，見家古古先生。劉記，楊鳳苞成淮野，當明紀夢遺漢宮圖，鳳人臨詠遺百宗閻用卿先生自稱至，白楊名在遺案集。閻古古可遭閻道案可踞與楊立取卷閣，據直捐使未猶賦用賜物與有力焉。



十五年壬午，七歲。

二月，參議公卒於家。

十六年癸未，八歲。

十七年甲申十月朔，為大清順治元年，九歲。

是年牛叟先生客金陵，先生從母丁孺人，避地吳越，迦陵詞，賀新涼，使魚調為閻牛叟賦，注引兌開道徵曰，甲申，予客金陵，妻獨攜子女避地吳越，常手書促予歸，為輕薄子所竊視，歎錢勉得性情之正。



釋地，年九歲，讀孟子，疑滕定公薨，何使然友往鄒問孟子，何捷不及事。餘論卷六上，余少時習孟子，疑滕定公薨云云，與釋地語意略同，但不著少時為幾歲耳。

茶餘客話，劉節之孔和，山東長山人，明大學士鴻訓子，少年豪俠，詩文有奇氣，好義酒論兵，結納死士，散財聚衆，於長白山，殺偽縣令。秋谷案，此事在崇禎甲申，闖賊所署縣令也。領數千人至淮安，時劉澤清開藩淮上，建牙新城，節之同鄉有舊，遂以兵屬，後見澤清所為不道，屢侮之，澤清怒，令健兒二十人拉死之。節之在新城，與閻修齡靳茶坡友善，時有唱酬，死後，修齡茶坡攜白金數百兩，往尋其屍，終不得。案滿洲文略有劉孔和傳。

二年乙酉，十歲。

是年從兄潤，以商籍入淮安學。案潤也有詩從兄詠湛詩錄沒宮部潤之字也。

三年丙戌，十一歲。

是年從兄若璩，以商籍入學。案若璩字紫崍，與先生同曾祖，為世美父濟元，見戊戌進士題名碑錄，是年與若璩同案入學，又有閻若璵，商籍，亦先生從兄也。

四年丁亥，十二歲。

茶餘客話，靳茶坡、閻牛叟、張虞山、丁亥秋，有三子秋心之刻，興化李小有序之，小有自稱盧天游。秋澗案，小有名長科，世所傳仁品齒仁品皆其所輯。

五年戊子，十三歲。

六年己丑，十四歲。

劉記，初刻唐百家詩選序，回憶五十載前，曾遇閩中書賈，持鬻刻本正二十卷。案此序作於康熙己卯。

七年庚寅，十五歲。

道古堂集，年十五，冬夜讀書，有所礙，憤發不肯寐，漏四下，寒甚，堅坐沈思，行述，此下有筆硯竹床四字。心忽開朗，如門牖頓闢，屏障壁落，一時盡撤，自是穎悟異常，是年列學宮為弟子。案續淮山縣志，入學實在明年。名流如李宗伯太虛，名明睿，南昌人，天啓壬戌進士，官左春坊，入國朝官至禮部侍郎。方處士爾止，名文，桐城人，著有嵞山集。梁商邱公狄，案歸德府志職官表，商邱知縣梁以樟，崇禎間任，據子集東梁公狄甲乙議後初授太康令，時號盤龍中州。

公與其兄以新柔志力振之。且殺賊功。與南昌賊攻廬郡縣。公夫人張氏并家屬俱死。公獨竹戶中。民救之。三日復甦。遂剃髮戴天子以爲無罪。出之獄。陞升京師。陷公冒死闕下。叩長吏闕部承旨。捋長部主事。經理河南。道命下。而寧不可爲矣云云。甲乙遺著。公執前雜所上封事及平賊方略也。縣志。劉隆爲高郵。遊盤山。有雙關管城公詩云。千里母兒淚。病杖歸來貲爲闕門。浮家不厭揚州都。推薦雖知故老存。白髮歐歌含淚誦。歸尊風雨自寒溫。屏[illegible]鳴人急。信宿何年湖上路。孫宣峯集亦有寄公執札。及[illegible]之作。菑要案以[illegible]人。明洪武己卯。北直解元。大與王澂、王澈之師也。見[illegible]集王子傳。王處士于一。李孝廉小有。杜貢士于皇。宗人孝廉古古輿之上下議論。咸拱手推服。以一經不可盡也。進而之五經。則曰。十三經不通。五經不能精也。次第卒業。阮應韶淮訓云。吾父嘗言。少時與閻百詩先生同受業於靳茶坡先生之門。同學日葬抱背歸家。閻天資[illegible]獨異。不設。必背誦如翻水乃已。後發憤將書拆散。讀一頁輒用麵糊黏几背。既熟即焚去。終身不再讀。一夕。胸前豁然洞開。若有聲震耳。後視書。一過目即成誦。戊午。與吾父同薦鴻博。爲世通儒。秋濤案。道古堂集不言潛邱十五歲時所謂何師。以淮訓考之。是已從靳茶坡游也。證以劄記之言。知從茶坡亦五六年。康熙[illegible]山陽人。案應[illegible]名晉。字[illegible]。順治己未山陽[illegible]。[illegible]劉者三人。李鎧、邱象隨、張鴻烈。未劉者三人。[illegible]阮晉之名。淮安志稱晉由諸生入國學。福博科開。津要多欲招致其門。堅辭不附。是其事也。晉孫[illegible]學[illegible]出先生。皆[illegible]七[illegible]於時。先生字紫坤。先禮州府君丁丑進士同年也。沈儼劄記序。先生生長世胄家。多藏書。幼即潛心纘鑿。抉精剔髓。思成一家言。所交盡海內名流。如李太虛、梁公狄、杜于皇、李叔則、王于一、魏冰叔昆弟。寄冰叔從兄伯子際瑞。季子禮。所謂江西三魏也。時過淮。必主其家。輒留止經年。與先生討論今古。諸公皆歎服。謂後來者居上。

八年辛卯。十六歲。

案淮山縣雅錄。順治八年。李提學嵩陽類考。先生以商籍入淮安學。首題伯夷叔齊至怨乎。次題視天下悅而歸己。清誥遺編。李嵩陽字[illegible]河南封邱人。前[illegible]年舉人。順治六年任。案與梅村有贈李[illegible]御史督學江南詩。劉顧注引[illegible]曰。嵩陽字元佩。號[illegible]居。又[illegible]。封邱李公嵩陽起家乙榜。觀學江南。[illegible]有公明之目。

楠高齋雜記。閻百詩先生年十五。補山陽學官弟子。學究經史。深造自得。嘗集陶貞白、皇甫士安語。題其柱曰。一物不知。以爲深恥。遭人而問。少有寧日。其立志如此。案閻佳緒先生藏之閻學紀聞篆。是年毛西河避讎。初出游淮上。變姓名王彥。字士方。

九年壬辰。十七歲。

十年癸巳。十八歲。

十一年甲午。十九歲。





從兄若璩。中式山西舉人。

十二年乙未。二十歲。

錢傳。年二十。讀尚書。至古文五十五篇。即疑其僞。沈潛三十餘年。乃盡得其癥結所在。墓志。少讀尚書。多所致疑。謂自孔安國至梅賾。幾五百年。中間牟出傅會。遂著尚書古文疏證。以申其說。行述。著尚書古文疏證。蓋自二十歲始。而諸子史集。亦自是縱學。無不博覽。劄記。迎春秋左傳閻事。余年二十前。從同里靳茶坡先生學。此書蓋得於其家。移寓雜興詩注。從舉、紫嵐。同余受業靳茶坡先生之門。余年最幼。疏證。卷八。同里友人石子華峙。字紫嵐。一字企齋。與余善。揮著疏證成。或面詰。或遣信送覽。正唐人詩所謂爲文先見肺者。淮安府志。石[illegible]峙字[illegible]。弟華峙字紫嵐。大河衛人。皆諸生。文章行誼見重一時。邑人交口稱二石先生。又紫嵐嘗謂余。子於考覈之學。洵可謂工矣。其指要亦可得聞乎。余曰。不越乎以虛證實。以實證虛而已。釋地三續。晉何修十二句。引石子嵐說。即紫嵐也。劄記多與紫嵐書及詩。

十三年丙申。二十一歲。

十四年丁酉。二十二歲。

十五年戊戌。二十三歲。

三原孫豹人枝蔚。溉堂前集。戊戌年。有懷閻百詩就婚京口詩。著懷淮陰閻伯子。近來脾病太相磨。少年最有登臨興。異縣其如嬿爾何。能賦茂陵消渴甚。苦吟昌谷嘔心多。漫勞著作徒無益。努力萊衣舞且歌。阮太傅淮海英靈集。孫豹人本三原人。避寇僑寓江都。貲累數千金。一旦自悔曰。丈夫處世不能[illegible]萬卷書耳。何能鬱鬱事富家兒。乃[illegible]其居曰溉堂。舉鴻博科。時崑山大司寇徐公爲一時龍門。四方之士[illegible]。豹人獨不屑干謁。入試不終幅而出。上擢用其名。命賜銜以寵其行。行述。以病嘗就醫鎮江。特延李篤慶叔則先生偕行。假寓金山楞伽臺。日作詩倡和。夜則乘月浩歌達旦。與江聲相應。長洲金聖歎聞而訪焉。[illegible]別去。王應奎柳南隨筆。金人瑞字若采。聖歎其法號[illegible]也。少年以諸生爲遊戲具。補而旋棄。棄而旋補。以故爲郡縣生不常。性故穎敏絕世。而用心虛明。[illegible]來前之。雖宗伯天台謝法師。無以異。[illegible]所[illegible]月宮[illegible]大人。以天啓丁卯五月降於金氏之卟者。即指金氏女也。[illegible]自[illegible]爲卟所憑。下筆益機辯瀾翻。常有神助。然多不軌於正。好評釋[illegible]官[illegible]手眼。獨出。初批水滸傳行世。崑山歸元恭見之曰。此倡亂之書也。繼又批西廂記行世。元恭見之又曰。此誨淫之書也。顧一時學者。愛讀聖歎書。幾於家置一編。而聖歎亦自以其才[illegible]肆言無忌。遂陷於難。時順治十八年也。初大行皇帝遺詔至蘇。巡撫以下大臨府治。諸生從而訐吳縣令不法事。巡撫朱國治方昵令。於是諸生被繫者五人。翼日。諸生群哭於文廟。復逮繫至十三人。俱劾大不敬。而聖歎與焉。當是時。海寇入犯江南。衣冠陷賊者。坐反叛。興大獄。廷議遣大臣即訊。并訊諸生。[illegible]以[illegible]與十七人。

假傳冒濫。案與劉獻家由翰設入官，長子遵戌云。　鮚埼亭集劉繼莊傳後跋：繼莊之才極突兀，顧有一大不可解者，其生平極口許可金聖歎，故吳人不甚知繼莊，則有知之者，則以繼莊與聖歎並稱，又嗤嗤怪小也。聖歎小才，耳學無根柢，何所取而許可之，然繼莊終非聖歎一流，不得不爲別白也。　案繼莊名獻廷，吳人，寓大興，明史館、一統志局，繼莊皆與其事。

是年，從兄若琛成進士，改兵部主事。若琛歷官至高州府知府，詳劉記。贈介樗谷吏部詩自注：閻惕兄

同年會與劉智案：樸谷名合春，順天通州人，戊戌進士。閻博孟若琛別字也。左的見樸谷贈山春學士詩，爲宋所欣賞，僕與阿咸數自注，君出從父之門。

十六年己亥，二十四歲。

十七年庚子，二十五歲。

劉記：題邵文莊簡端錄：余年二十五歲，始從同里吳太易先生學，見先生手不置於此書，開詔而觀焉。復於先生曰：未見甚佳處。先生微笑，蓋先生病耳聾，以爲此自其極狀。越後二載，取而復讀，徹首徹尾，不覺沉酣尋味者彌旬，以復先生，先生喜曰：吾嘗日若嗤子，子未必服，同知吾子必有今日解悟在。其善開發人如此。然則先生自此年至壬寅入京師以前，皆從吳太易學也。　困學紀聞箋：先師吳太易先生問余：五福無貴，子知其說乎？對曰：未也。先生曰：蓋福乃人生受享之物，古者有一命，則有一命之責任，寒者與衣，飢者與食，凡不獲其所者與安，是以終身處乎憂患之域，而不追暇，其在位也，如肩重負，及去位也，如釋重負，豈若後世之貴者，以位爲恣睢乎，故五福中不得有貴，此論甚精。案凡篤正人，既冥方發古未有寘而不貴者，深實登之僉先矣。　釋地：天時不如地利條：業師吳太易先生謂此節兩地利字殊不同，上地利是兼偏而言之，已足勝天時，下地利是舉全而言之，仍不能及人和，語此時，歲在庚子，距今四十有二年。案後四十二年爲康熙四十年辛巳。　墓木徒拱，著書莫遂，恐有名字翳如之感，爲識於此。自注：先生諱一清，大河衛人，丁酉北闈舉人，甲辰擬會元，後二年卒。秋篷案：先生篤於閻弟之誼者，此身有始學赫倚，如顧江湖讀者哉。　李塨大學辨業題詞：大學釋治國，未釋平天下，蓋天下者國之積也，此國如此用人，如此理財，推之他國亦如是，無異道也，故治平條一天下字處五國字實，以爲國作爾。三十載前，聞先師吳太易云是，竊又不揣而合，至德不孤，斯文尚在，不意老年見此奇特。塨字剛主，蠡縣人，自名其里曰恕谷，康熙庚午舉人，通州學正，稱恕谷先生。此書成於康熙戊寅己卯適淮安，與潛邱相見，蓋竊卽作於此時。　儒林傳稿：有評定古文百篇，其師山陽吳一清所手授，紬加闡發。

是年，從兄洞中式山西舉人。　西河復出游，自此年至康熙三年甲辰，皆在淮上。廬學山毛子傳：出亡抵淮上，山陽令朱禹錫故善姓，爲召諸名士詣人宴爲歡，而止部張新標父子善詩，有名閩中，秋夜會客數十人，侯泰倉作，題皆淮桐賦明河篇，凡六百餘言，及且周淮上，諸家悉爲館，自京師見之，目爲才子，自是客淮數月，留連不能去，其年四十餘，得其子，自言以客游老





云。　案是年西河年三十八，此傳當作於康熙三四年，繼山此年皆以分字入韻，歸諸出淮上也。朱禹錫字飛鉞，浙江山陰人，順治閒以進貴積分選山陽縣，考淮安志職官表，禹錫知山陽，在順治十六年後，康熙五年前，而西河於四年乙巳已與禹錫相涉，則禹錫宜在西河之後，閏月亦約略可知矣。

十八年辛丑，二十六歲。

是年，從兄洞成進士，改旌德縣知縣。淮安府志：歷旌德、長寧、安鄉三縣知縣，有治聲。詩話：從兄錦溪詩曰：官向黃山下，長吟不射樽。詩謂旌德也。又劄記卷二：從弟自旌德歸，授余以縣志。

康熙元年壬寅，二十七歲。

孫豹人溉堂前集：壬寅閻百詩自淮至邗上，哭亡友王于一，兼經營歸櫬，感其古誼，贈以詩。詩曰：太白於指南，自謂寵崔情，殯服日痛哭，棄骨在鄂城，義薄千載上，鄂州賦名我友昨客死，杭人多哭聲，魂寄古寺中，尚期歸鼓繫，我誼不及赴，重負徒縱橫。賂笑李太白，論道何太輕，古道太淪喪，乃復見閻生，自淮過邗上，擁櫬歸師事但王子，心慟眼白明，還復奉父命，擴振勞經營，世俱崇勢利，遺子金滿籯，爾翁獨不然，舉事貴堅貞，我身在江湖，終日別歸程，飄泊嘶歸舍，何異水中萍，身懷貧自折，焉敢累嚶鳴，作詩兼示兒，懷然湖沽淚。　案于一卒于西湖昭慶僧舍。　又有壬寅送閻百詩返太原故里赴試詩。詩曰：我作江都君淮上，相思但繼秣陵書，相如雖窮好侯人，約魚匯其空將三尺劍，衢中况有萬言書，今歲別我太原去，爲言先人有墓立馬明看太行雲，揮鞭夕指井州樹，我聞君祖大參公，令聞猶撫鄉里中，立朝讜議多寄託，君今攬之擇才歲，歸來繼笑淮陰市，始羨圖出天下士，淮陰亦是故公卿，君且善歸拜高堂。　又有壬寅賦得桂送閻百詩入秋闈絕句。詩曰：佳樹河青茂，香遍八月中。淮南留易贈，好聞廣寒宮。案壬寅無鄉試，滑邱當於是年始謀改歸本籍，故豹人作詩云然，實則壬寅冬先至京師，次年癸卯始由京旋里應鄉試也。　道古堂集：康熙元年，始游京師，合肥龔鼎孳爲宗伯，相知最深，頗爲延譽，由是知名。案武臣傳：鼎孳於順治十三年由左都御史降三級調用，遷署丞，康熙元年，詔以侍郎補用，今擬順治十八年以侍郎學官國子監助教，是雅資丞後所補官也，有與大宗共事，知此年補侍郎，乃得敢籍也。　行述：與大宗伯府君，父行也，知最深。

二年癸卯，二十八歲。

道古堂集：旋以僑籍改歸，僑於太原。案綱下雜稽臚館、傳寄主簿，表之知改籍故籍當在此年。　行述：自繼淮以來，高曾以下，類先就僑籍考試，然後歸本籍，故是年又附太原縣學臨補廩膳生。案羨陵雜記，錄於吏科臣見已未保舉鴻博奏疏，稱潛邱僑以監生會試鴻臚載筆引吏垣題略同。　釋地：遂於給木公夫子爲衛君平全章文云云，癸卯交木公於京師，曾舉此段議論，今忽已三十八年，能無慨然。案與籬木公會當在此年之冬，時尚未歸太原也，後三十八年爲康熙三十九年庚辰。　劄記：案傅山先生少耽左傳，著左錦一書，祕不示人，余初訪之，松莊年將六十矣。案全謝山傅先生事略：康熙戊午，先生年七十四，則此年年五十九也。劉記訪馬長造詩第三句回首松莊稱潤舉，自注謂陽山傳青主二丈，松莊其所居也。　問余古人命

名臙有義。但知文六年緇駒居乃狐射姑之族。駒居二字何義。余曰。案成二年。齊師乃止。次於鞫居。杜氏止注鞫居衞地。惟劉昭引陳留志。於兗州封邱縣下注云。有鞫亭。古鞫居。則知此者以地命名。者因雖何以晉人遠取衞地。而名其子耶。余曰。則有風俗通義在。俗說縣令問主簿。溢是在城東南何法。主簿仰答曰。惟溢是所以在東南者。亦不知也。先生不覺笑。　又傅山先生。長於金石遺文之學。每與余語。窮日繼夜。不少衰止。歎謂此種學正經史之譌而補其闕。厥功甚大。始自何代何人。余曰。魏太和中。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純爲牛形。王肅以證其犧尊。犧然。此非是晉永嘉賊曹嶷。於靑州發齊景公冢。得犧象二尊。形爲牛象。傳至梁劉杳。以證象骨飾尊之說非。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泠道舜祠下得白玉琯。古以玉作傳。至魏孟康以證律歷志竹曰管。說不盡然。儒林傳。伏生濟南人也。魏張晏注曰。名勝。伏生碑云。地理志。魏郡黎陽。黎山在縣之陽。縣當名黎陰。乃云陽者。衆取河水在其陽。以名晉。晉灼注曰。其山上碑背云。水經注。靑州刺史傅宏仁說。臨淄人發古冢得銅棺。前和外隱起者隸字。言齊太公六世孫胡公之棺也。惟三字是古。餘同今書。證知隸自出古。非始於秦。顏氏家訓。開皇二年。長安民掘地。得秦始皇二十六年鐵稱權。上有乃詔丞相狀綰之銘。之推與李德林對讀。則知本紀丞相隗林爲俗書。林當作狀。凡是數說。似未有先之者。王鳴盛潛研堂金石跋尾。載傅青主同閻百詩。金石文字足以證經史之譌而補其闕。此學始於何代何人。百詩等得七事。以爲出外無先之者。但王肅劉杳孟康所據皆無文字。則鑑識者惟四事耳。而此外若昭三年傳。叔向引讒鼎銘。昭七年傳。孟僖子引考父鼎銘。正義引孔悝鼎銘。考工記嘉量銘。此見於經者也。史記封禪書。李少君識齊桓公柏寢銅器。案其刻果然。漢書郊祀志。張敞案美陽鼎款識。辨爲尸臣。此見於史者也。若家語載金人銘。大戴禮載丹書銘。秦本紀載始皇所立諸碑。魏書載操所立大祐城碑。而柏人城門門碑。闞駰十三州志以爲題記之。大雄之述。凡此皆百詩之所未及舉也。然則金石之學。自周漢以至南北朝。咸重之矣。條數金人銘出劉向說苑敬慎篇王肅刪。猶之耳。丹書銘非金非石。不當舉。始皇諸碑及魏操大祐城碑皆史官錄纂之非。發掘得之也。此四事百詩所引皆誤。　又移寓詩注。金石文字。足爲史傳正譌補闕。余曾與陽曲老友傅青主。極論其事。又余嘗告子。謂金石文字。北方爲多。出獵文字。南方爲勝。　又案。余嘗謂蓋代文人。無過歐公。而學殖之陋。亦無過公。傅山先生聞之曰。子得毋以劉原父有好惡歐九之云。從而和之乎。余曰。非敢然。實親驗之集古錄跋尾。此條又見困學紀聞箋卷二十。

困學紀聞箋。卷十三。　謝承後漢書。錢牧齋云。方少師於史館攜去。問之其後人。不可得。陽曲傅山先生聞之笑曰。某家即有之。永樂間揚州刻本。初邵陽曲金碑出。曾以謝書考證。多所裨。大勝范書。以遘亂亡失矣。案此事又見潛邱劄記二。箋爲詩注。及南宮家詩題跋。惟詩注云。曾見與前後語頗異。又案潛邱於癸卯子。南游宿主於松莊。此誤讀未知定在何年。姑繫於此。

是科山西闈題子崙有曲一節。萬物育焉。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





蘇對人集。有癸卯淸明日。閻再彭攜歌童泛舟城北。按謂揚州城北也。取今日天氣佳。淸吹與鳴彈爲韻。五言律十首。

三年甲辰。二十九歲。

魏世傚昭士文集。閻再彭七十壽序。家大人偕與先生相見。而先生命予同宿於清江浦上。時傚甫十歲耳。輒知先生父子。案世傚魏季子禧之次子也。據序中丁巳歲傚年二十有三。逆推之。知當在此年。

四年乙巳。三十歲。

劄記。方坦庵先生自篆古塔歸。過家君。示余拙作甚多。不知何從得之。異日賦此志感。并以爲弔。又注。余乙巳。始過維揚。謁先生未值。甲申傳信錄。方拱乾字坦庵。南直桐城人。戊辰進士。官至詹事。司經局印。國城陷。賊脅林上引刀自剄。未死。爲家人抱持而止。尋削髮爲名以避。坤賊勝。將職不加拷掠云云。案吳暨方溍餘。吳拱乾所著絕域紀略戊戌古塔時作也。末有無錫秦曾序跋曰。坦庵遊寧古塔。得遊本末。萬無可取。但其所紀者足備勸戒者云云。案拱乾入本朝。仍官至少詹。順治十四年。因爲少子章鉞科場。戊戌中式。與吳漢槎諸人同遣戍寧古塔。但收還較早耳。鹹愚山有閱方坦庵先生及樓岡邵村諸君。故遊志寄詩。在湖內到官寄報舊詩。後案年譜。愚山以順治十八年秋分守湖西。則坦庵放還在辛丑壬寅之間矣。樓岡邵村者。坦庵二子。元成。亨咸之別號也。漁洋精華錄甲辰年。有轉往金陵。留題研山。兼見過訪方坦庵先生。杜于皇方邵村。益不徧小集詩。　大興劉寶夫侍御位坦。藏拱乾族諸人所書大方廣佛華嚴經。卷殿末有跋曰。拱乾與曾義閣曾華嚴經。空洋末敢就。戊戌冬入閩中。偶失學康幽友曹及蘇州中峯寺。有宋法護與十三世共書華嚴經。自哀其州世爲偷一世爲學士。筆非誤。僭然未遑遑也。因與同謫諸君子。約以己亥元日沐手揮毫。不意出關則迫。乃披覽歸來。以曾脈各題心願所及。輸力所成。方拱乾書八卷。方亨咸書七卷。錢威書五卷。陸慶曾書四卷。方元成書四卷。查學詩書四卷。張恂書三卷。王樹德書三卷。姚瑚南書三卷。張滋書三卷。方章鉞書三卷。邵之葦書二卷。孫伯齡書二卷。李倩書二卷。吳幽友書二卷。錢威書二卷。張明弼書二卷。蘇庚書二卷。徐樂書二卷。齊維藩書二卷。吳兆騫書二卷。張天植書一卷。潘隱書一卷。丁澎書一卷。李協升書一卷。黃紀書一卷。張文書一卷。劉陳如書一卷。孫暘書一卷。錢允章書一卷。李少先書一卷。沈始然書一卷。張貢書一卷。公書一卷。共八十一卷。寬以是三十四人之一生。代宋學士之三生。嗟乎。是三十四人者。一生之升沈易輪。且異代人百生。不第三生矣。裝檢費約五十餘金。讓時錢及諸徵屬外。與諸君子繳所給。及官爲刷裝。蓋表而爲題錦。罽校則惟方協升。齊維藩力。以正月朔發。二月朔成。成爲遼陽奇寺有禪超宏。爲張司馬天植外弟。見目睹司馬之難而傷心。遂染禪病。本因超宏。請之寺中。故永供寺中也。此書標時節。因緣而拱乾爲之記。己亥二月朔一日方亨咸書。　釋地。父執杜于皇。當三十五歲前。過於維揚。作長歌贈余。中一段曰。城南荒草寓城北。古旗亭。君來我往談六經。出末日出歸藏。星白頭老子睦一號。今世乃復有閻生。不肯子博觀。肯子乘確論。吾子必自愛。如子實難得。臨岐時。復諄諄以確字見誨。余深有志焉。而愧未逮也。案世傳變雅堂集。爲五言律七言絶句數十篇。殊與詩名不稱。近黃岡有複刻于皇詩文者。變雅堂集外。別爲補遺二卷。茶村詩鈔六卷。而此作仍不在。蓋佚者多矣。此長歌作於何年。無從考定。然以文劫之。于皇於康熙癸卯客淮陰。甲辰丁未皆客揚州。自雲樓記曰余寄廣陵久是也。潛邱於乙巳並

揚，當興于鼎相續，滄卽于是耐詩之年也。時于鼎年五十有五矣。又于鼎揚州石塔寺題贈田舜文，屬有潛邱拜揖應昔一時事，後二十五載，則康熙三十八九年己卯庚辰間也。

是年西河客廬陵白鷺洲，偕施愚山講學。愚山年譜，康熙二年癸卯，分守湖西，有白鷺洲講會。漱序曰，西江講學之會，吉州故盛，中輟者四十年矣。余以癸卯十月修復書，亦布衣野老，皆許以客禮相見。會者盈千人。已而去游淮西。秋濤案，西河是年由廬陵北游少室，五年復過湖西，是一歲以愚山將移浙臬之故，留三年，凡所稱游淮西者，即此事也。

五年丙午，三十一歲。

是年先生嘗以太原應鄉試，試題爲政以德論。劄記，丙午丁未間，甫攻策論，讀宋陳傅良時論云云。秋濤案，皇朝通志，康熙二年，停止八股文體，三年，更定科場試題，頭場策五篇，二場用四書本經題，作論各一篇，表一篇，判五道。四年三月，仍復三場舊制。是丙午丁未間，已復用八股矣。然猶論與策，故先生云甫攻策論。請議照甲辰會試，及此年鄉試，首場皆作四書題論一篇。通志之言，疑有未覈。劄記，郊祀、學守令、經藝第五篇。案郊祀篇曰，世祖定鼎以來，已二十餘年。來推知五徵，皆作於此數年中，蓋卽應試之作。秋濤又案，皇朝通志，順治元年定制，每歲冬至大祀天于南郊，夏至大祀地于北郊。順治十七年四月己酉，合祀天地百神于大享殿。十八年正月，聖祖仁皇帝登極，以諸臣評議，祀典循大享殿合祀從之。

六年丁未，三十二歲。

是年九月，牛叟先生年五十一，丁孺人年五十，先生爲二人稱觴。

馬宛斯選授淮安府推官，缺旋裁。案潛邱與宛斯相識，當卽在此年，不待癸丑自鄒平來歸也。移寓輯與詩內一首曰，紛紛把筆學題詩，未見摸劉傳極時，卻喚歸來堂畔客，猜如操掃細如絲。第三句自注，謂鄺下爲公璧御其館舍處，卽宋趙明誠故莊。

七年戊申，三十三歲。

疏證。卷五上。戊申夏，王源良綱讀左傳閔二年及狄人戰於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來問。移邢部案，疑卽公孫祥世所記王源良綱語。昔云讀左傳，皆是戊申一時之事。方苞四君子傳，王源字崑繩，世爲直隸宛平人，父某明錦衣衛指揮，明亡，流轉江淮，寓高郵。源少從其父，窮任俠，習兵，少長從寧都魏叔子學古文，晚年與蠡縣李塨游，從興師事博野顏習齋，年六十，復往來金陵淮揚間，客死山陽。案因疑崑繩鄉試寧人父名世稱先源，字崑繩，年十二補弟子員，明亡不復赴試，金壇府衛指揮所稱翁老人者，殆公之塒也。

是年西河游睢州，已復歸淮西。秋濤案，西河至睢州，爲湯文正公母夫人作墓誌銘，明年乃過游，九年復游淮西，爲張仲誠作自撰圖記，既而客益都。

八年己酉，三十四歲。

行述，八年，鄉試山西，受知於前給事中、交城縣知縣、趙梃夫先生，爲同考所忌不售。府君感其知，執弟子之禮終身。梃夫事蹟詳顧譜。案是年闈題，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言而推爲天下則，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





吳薗次林蕙堂集，謝閻牛叟貽唐伯虎十美人卷及唐鏡啓，有郡文未就，雅況先猶之語，蓋爲索文而投贈者。秋濤案，此事不得其年，薗次歸田在康熙己酉，其自序云，以忤上官投劾歸，歸而貧甚，是解官後歸期也。又云，有求其文與詩者，多以樹木花竹爲潤筆，數不敷月成林，園名曰種字林，是歸里後以賣文爲活也。薗次名綺，江都人，順治甲午拔貢，擢秘書院中書舍人，遷兵部主事、郎中，出知湖州府。

九年庚戌，三十五歲。

十年辛亥，三十六歲。

孫豹人溉堂續集辛亥年七言律詩，有黃大宗招同范仲良、張虞山、周雨求、趙天醉、張孟恩、閻百詩家娃獻于飲止園，次天醉韻。詩曰，登臨彩使寄愁餘，楊柳春風散到廬，水鳥當階容易狎，溪舟入夜不曾疏，同來勝友如金谷，君去才名識達夫，何事拍壺成汎愛，久將觴收可爲征。案魏叔子於辛亥三月過山陽，贊大宗於廬陵，爲戴氏嫁皮登科墳。豹人詩有楊柳春風之語，蓋同時事，謹知潛邱此年曾作游淮安。園米名蓬，亦山陽人，康熙己酉舉人，晚歲博學，遯儒，未及試而卒，著有恐山堂集。是年西河復游淮安，至癸丑冬，始還蕭山。秋濤案，以西河所作宜興州七十序推之，知此年復至淮安也。十二年冬歸里，十四年復客淮寧，十六年游上海，十七年應徵入京，從淮城下過，未嘗留也。

西河送閻徵君歸淮安序，余避讎之淮安，與淮之上下無不交，閻君潛邱在其中，較之梁之宋不能前。復歸淮安，則稍稍有言潛邱君年稍而學多者。於是躬詣之，與之登城東程將軍家，題名而去。顧余變姓名，獨於淮有識余毛生者，予漫應之曰毛甡。於是有毛甡與潛邱君游蒐之題云云。西河詩集有九月十九日登程將軍家詩，詩曰，蕭颯寒涼風動林，我登淮陰城，秋天晴標鄉淮陰城東有高阜，九日初過又重九，閒君父子好探奇，邀我登高共飲酒，離頭賓菊堆酒尼風雨把茱萸枝，雙槲森植峰翼鎖園，猪楓燒盡鶴瓢飄千里試一望，射陽湖陵池秋渺漫浮存漲到海平，目睹黃河至天上，紫骨西國陵其宮，袁叢羽節吹巨風，兕橋得見赤松下，淮王自煮丹砂中，雨隔巨家近千尺，中宿城根中當前水落難知王氏職，道傍蹈視隆公宅，闢君本屬樹縮餘稱，昔此是將軍墓，神姓定鼎遺麟閣，程氏高勳析重閥，哲留淮海臨除方，國韓金嘉非繁，綱千秋甲胄掩黃土，網撫旗虐風雨，介屬當關祖虎蹤，衛花近見牛羊，海秋風醉酒，對雨朝幽思，遐觀飛鴻儲暗隨西沼，人寂寞，鼎湖南去悲詩又謝笠一曲，倚桃竹，戲馬荒臺散黃蝶，把酒頻看陳邦紅，搖幽殘碑不堪說。西河又有淮陰陸給若璞父子邵廣詩，東郭溫默孝，西園集酒徒，詩仙閣玉讌，歌樂待殊湖，角綺堂子賦，雲群除氏，燈兩吟相附，發不忍語，歸偏東洋，蕭詩日，攜湖卽東湖，時倚伊莊周赴飲。又題春西堂詩并序，閣氏自山右來，淮名其堂，春西不能忘，傷乃爲堂，主人耳彭之請云。甲第移家道來，堂倚郭新，久爲淮海客，仍是太原人，何意看留苑，瓜生想去幽，天涯多孫子，誰得貫什鄰，織錢開酒新，魚穆余住鄉，人倫道東園，彼美金西方，啼鳥過渺谷，南泉桃夕臨子，秋軍乃春，耕以恵斯堂數詩，不得其年，附記於此。又案錢虞山亦有寄淮上閻再彭春西草堂詩，西向依風宍，南枝擇木謀，根離仍有少，春斷瑩懸頭，旋賜念天醉，醇醪消水遊，美人歸虞歸，山陽思遊懸，上淮南把水，鷄孤泪窮歸，故鞍真曾土，閻居自古風，周詩太原曾閻柳州文，他日論都賦，東西定主賓。

十一年壬子，三十七歲。

移寓雜興詩注，家古古先生，壬子春，復遇之交城，相去三十餘年矣。　疏證，卷五上。　壬子秋，過陽曲松莊傅山先生字靑主者，適讀左傳，以哀二十五年，褚師聲子韤而登席，公怒下問曰，古人旣脫屨，復脫韤乎，雖杜注，古者見君解韤，然亦傳中僅此一見，無別證何也，余不能對，久之，讀陳祥道禮書，始用以報曰，禮書謂漢魏以後，朝祭皆跣韤，又謂梁天監閒，尙書參議案禮跣韤，事由燕坐，今極恭之所，莫不皆跣，淸廟崇嚴，旣絕常禮，凡有履行者，應皆跣韤，蓋方是時，有不跣韤者，故議及之，可見六朝時猶然，而尤妙者，在案禮跣韤，事由燕坐二語，古祭不跣，所以主敬，朝不脫屨，以非坐故，惟登坐於燕飲，始有跣爲歡，後則以跣示敬，此亦古今各不同處，因怪杜注見君解韤，見君字不確，要須易爲古者燕飲解韤耳，先生得之喜甚曰，此一段直可以正杜注，補孔疏，爲劉炫趙汸所未及，余不敢當，玆已忽忽十年，聊錄述之，以見一時知己之情云（案劄記，有與傅靑主二丈書云，後四載，讀陳祥道禮書，後四載爲康熙十五年丙辰，後十年則二十一年壬戌也。　四河經閒影鈔山東呂檠人乙丑進士問褚師聲子韤而登席云云，若然則韤祭之跣，起於後代，似不足據，但執皆客誰，閩雜書有論衆議之者云云，執諸案此說客卽指靑邱）

錄傅崑山顧先生炎武游太原，以所撰日知錄相質，卽爲改定數條，顧虛心從之。　疏證，卷六上。　壬子冬，客太原，顧寧人向余稱朱謀㙔水經注箋，爲三百年一部書，余退而讀之，殊有未然云云。又，卷七。　憶余與寧人壬子冬，曾問古文尙書，還當疑否，曰否云云。　劄記，顧寧人論幽并營三州，在禹貢九州之外，余時同客太原，面質正曰，此不過從僞者始也臆度耳，其實周禮職方氏，幷州其澤藪曰昭餘祁，昭餘祁在今介休縣東北三十二里，俗名鄔城泊，吾與君所共游歷者，非有嶺關以南乎云云，又南借袁詞，逼余過之太原，持論㩁㩁不少阿，久乃屈服我。　疏證，卷二。　梅氏晚出書，自東晉迄今歲次壬子，一千三百五十六年，而屹與聖經賢傳，並立學官，家傳人誦，莫能以易焉者，其故蓋有三焉，皇甫謐高名宿學，左思三都，經其片語，遂蒙相讚，遇況稍得孔書，被於世紀，有不因之而重者乎，是使此書首信於世者，皇甫謐之過也，隋雖奏上，得立於學官，然南北兩朝，猶遞相盛衰，或孔行而鄭微，或鄭行而孔微，或孔鄭並行，至唐初貞觀，始依孔爲之疏，而兩漢專門之學，頓以廢絕，是使此書更信於世者，孔穎達之過也，天祐斯文，篤生徽國，孔子之後，所可取信者一人而已，分經與序，以存古制，一則曰安國僞書，再則曰安國僞書，爲之弟子者，正當信以傳信，疑以傳疑，乃明背師承，仍遵僞說，是使此書終信於世者，蔡沈之過也，經此三信，雖有卓識定力，不拘泥世





俗，趨舍之大儒，如臨川吳文正公尙書序錄，實有以成朱子未成之志者，而世亦莫能尊信之，蓋可歎也，夫吾夫歐陽永叔之言曰，自孔子沒，至今二千年之閒，有一歐陽修者，爲是說矣，愚亦謂自東晉至今，一千三百五十六年，有一閻若璩者，爲是說矣，其尙取而深思之哉。

劄記，有跋周郡守晉祠碑記二則。　又曰，愚旣跋吾師晉祠碑亭記訖，復取縣志閱之，見宣和五年有姜仲謙晉祠謝雨文，其首云，致祭于顯靈昭濟聖母汾東王之祠，中云，惟聖母之發祥兮，啓晉室而闢基，王有文之在手兮，其神靈之可知，爲之狂喜欲絕，益歎吾師之言，信而有徵也，女郎祠之建，實始於天聖，而封號之加，則自熙寧蘊始，宣和五年，上距天聖甫百年，其建祠之故，與所祠之人，必歷歷有據，故仲謙得之於傳聞，而載之於撰著，不然，豈率合傳會，遂至此也，元人戈殷重修汾東王廟記亦云，女郎祠建，因改封汾東王之後，則其相因而及，意有在矣，乃祀典之謬，實自洪武四年始，詔革天下神祇封號，止稱以山水本名，而聖母廟遂改爲晉源神祠，若以聖母爲眞水神也者，嗚呼，不知此似是而實非也，愚故詳考曲證，以信吾師之說，且以爲他日作縣志者補焉。（案周郡守名令樹，字計百，延津人，順治乙未進士，由德州推官擢大同府知府，量移升太原知府，竹垞集，辛亥春，有送計百赴太原任詩，是也，太原縣志，政令樹重建晉祠碑亭記，末有款署康熙壬子端午後三日。）

釋地，晉水源有女郎祠，實邑姜之廟，去吾家西寨村一十八里，每游而忘歸，誠如北齊王晞之所賦者，旁方爲唐叔虞廟，南向，此子爲母屈者也，母封曰聖母，子封曰汾東王，余從艸閒，搜出宋政和五年殘碑，乃姜仲謙謝雨文，首云云，喜得一典證，因有詞當上聞於朝，以釐正之，此鄉邦故事，或曰，旣釐正矣，則當別建晉源神祠，余曰然，豈惟晉源，此閒有臺駘廟，當補入實沈，以配參神，不然，是知有地理而無天文也。

是年山西闈題，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是以有臨也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 閻潛邱先生年譜卷二

十二年癸丑。三十八歲。

道古堂集。未幾出游晉昌。與陳秀才子詩。子詩名祺芳。潛邱人。昭文新志。祺芳有學。諸生中游牧齋芝麓之門。客游偏天下。所交皆一時勝流。著有新庵鑑瀛等集。 釋地餘云。亡友陳祺芳子詩之言。天下事莫難於論山水。莫奇於用兵。餘俱平且易耳。 又雜興詩注。余知子詩自聃子。聃名從都門歸。始案聃名名楷。山陽人。官四河。所摘桂陳聃楷者。即其人也。潛邱公康熙丁丑有和聃名七十醉吟詩。據之。則聃名長潛邱八歲也。 一夕共成七言絕句百首。名曰隴右倡和詩。長汀黎副使士宏為之序。 士宏託素齋集。士宏字媿曾。 序略曰。癸丑臘遊。道子石寅。自象嶺渡河。策蹇衝雪。走一千五百里。訪余於張掖。記與石寅別於劍津。已二十有二年。相見道故舊。想聞勞苦外。曾不數語。石寅即自稱於晉昌陳階六少參所。得交兩詩人。一為陳君子詩。一為閻君百詩。子詩者得道觀。故錢虞山高弟。百詩年甚少。博極群書。遊歷周秦。如在肘腋。兩君日坐老屋額髮。以詩角險。競若大將將十萬師。分壇據壘。無敢勝負。旁觀者無不驚駭失魂魄。當石寅述兩詩人時。手揮色動。髯髭戟張。余卽不識兩詩人。而兩詩人精神意氣。聽石寅言。若或見之矣。又云。陳先生善





官衛然。不足為賓客談儲。竇羊淘酒。兩詩人何所愉快。而終日擁鼓合宮。翼若有萬不可已之事。閣稿連籍。至一二千言不止云云。案釋序意。知無一夕成絕句百首之事。淮安府志。陳台孫。山陽人。崇禎十三年庚辰進士。授行人。陽知縣。調平湖。入國朝。授戶科給事中。陞禮科都給事中。擢甘肅通道僉事。轉陝西分守隴右道參議。

秋濤案。甘肅通志職官分巡隴右道。陳台孫。江南人。不著在任年月。其前二人亦無年月。其前之第三人。為康熙十年任。其後一人。則康熙十四年任。是陳之蒞任正在十年之後。十四年之前。蓋十三年經王輔臣之亂。冊籍殘闕故也。志亦不能詳也。 疑案。秦儲。話。京城陌有龍爪槐。樹百三百年前物。崩甃詩文集中不多見。除此篇對蜀棲詞賦白門紀伯紫云。壬子季夏。僕與合肥龔宗伯山陽陳黃門階六。同飲龍爪槐下。填詞。此地亦名謝虞翻所栖刻也云云。據之。則十一年六月。階六尚在京師。從任蒞昌當在子丑之交也。階六又致甃州酒人見杜于皇。贈階六七十壽序。及潛邱酬陳黃門詩注。甃北有得酒人消息。詩起句云。側身西望意常具。爲君采薇在西游萬戟之初也。又案石寅名琳。甃北與逸園之殁。亡友蘇石寅者。嚴詩尤好指摘。以此淡梢。又稱地登泰山。慷亡友甘石寅。論其亡友贑之章。見元一絕云云。石寅殁元。與萊州掖縣人。殁於丙午。非在子丑間年。疑晤拂人與士保。蓋師孫石寅。有著作否。士保曰。有詩集未刻。因問爲寫其嗣裔。倘存詩無聚否。五七言律。談未不入格。有入格者。猶擇先生詩中擇與七律十二首。無與潛邱相關之作也。士保云。定城有潛邱手札。與甘歸輸。遺井以相贈。又云。父老傳言潛邱曾至掖。館於掖城門外。稱舊元之祺園。余案。潛邱至掖。是無可致。惟此詩卷六下有一條云。賓以余足之所蹈。目之所擊。今萊城縣北有大小二清河云云。若係南北孔道。見大清河不及見小清河。此或往來萊州時所經涉歟。 秋濤案。釋地引鍼贊元解論語之序。以為即居吾縣女之居。此潛邱與裴元會曾晤之一證。

案。參議署有鷁笑堂。移寓詩曰。鷁笑堂開鎮日閑自注。堂為少參階六先生游攝處。案。餘客語。陳階六鷁笑齋在南市樓。案此非上之齋。蓋即用齋名以署中齋名。 有溫玉亭。移寓詩曰。溫玉孤亭更在東。秦風留得楚人風。自注。亭為京山李本寧宗伯出官時所構。又一首注曰。亭別有額曰聽松。余欲取杜老語。易為論松。蹦子詩書之。又石霞舉時亦客少參所。移寓詩曰。故鄉人忽異鄉逢。雖道鴻泥有定蹤。坐久清移魚瀹動。檐君獨聽曉天鐘。自注。謂霞舉所居兩偏。與僧寺近。又一首注曰。霞舉所居。為子壽宿寓。暇日同游。見壁有書石。淋漓飛動。 釋地。余昔往來洪洞。見道有豐碑曰。皋陶故里。側有祠及墓。雖躬拜祠下。心殊不以為然。 又絳在太平縣之南。絳州之北。土人至今呼故晉城。遺址宛然。余嘗往觀。案此條又見劄記。云余嘗歷其地。方悟從前讀書鑿。 新田。括地志。在絳州曲沃縣南二里。余亦往觀。土人呼王宮城。距晉城五十里。曾告之黃儀子鴻。子鴻常熟人。淡學師承祀子鴻篤信古人。於經史中地理。及各家輿地書。靡不究心。附錄繙地志所載諸川。爲言其所出所入。而中間經歷之地。不可得聞。惟水經注備著之。然非精圖繪者不能了然於心目。乃反覆尋玩。每水各為一圖。如某水出某縣。向某方流。逕某縣某方。至某縣合某水。某縣入某水。無一不具。閱者瞭見之。不忍釋手。歎曰。酈道元千古以下第一知己也。 道一清水經注釋。卷校諸本。標目以黃子鴻。曾依繪注。每水各寫一圖。兩岸夾帶諸小水。精細絕倫。筆法精緻。各得其理。劉正清水經圖寫出良纖。按從之辨識。今是書歸於龔城王氏。池北書庫。儀案。子鴻所繪水經圖。旣不知流徙何所。惟說日記稱其備其所訂。皆地里志圖之。今亦未見。原本精神所萃。必不在陳說。減是書何日。賦予留之。 疏證。卷六下。通鑑智伯言。今乃知水可亡人國。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也。余嘗往來於平陽。見

縣，而悟通鑑二語，具爲妙解。又余曾客朝邑數月，覺其治基頗高，乃在諸彊梁原之上，說者謂原卽荆山北麓。困學紀聞箋。案鎬工安民李仁父，長編作李姓，非。余親至西安碑林中辨之。疏證。卷六下。岐山在今岐山縣東北十里，縣在鳳翔府東五十里，余所嘗游處。又汧山在隴山西四十里，余所嘗游。移寓詩，秦晉重姻地亦連，爲尋遺跡茉吟鞭。汧源佛峽皆天險，望裏猶愁棧道遷。自注，汧水源出六盤山，金佛峽在華亭。疏證。卷六下。元和志，嶓冢山在秦州上邽縣西南五十八里，漾水所出，此班志誤認。禹貢之嶓冢山，今一名分水嶺。余曾至秦州此山下，山不甚高，而綿亙延長，連屬者邱冢，聞其土人，寧羌州此山若何，愕然曰，從金牛驛北望，見嶓冢山巍然聳表，豈敝地所能作其兒孫乎。但水亦微細，自西東流，卽所謂嶓冢導漾者，水纔濫觴，合五丁峽水東流爲沔，其流始大，此地則水出嶺時爲南流，與東不合耳。余心識之，以爲負薪能談王道。疏證。卷六上。漢志言朱圉在天水郡冀縣，余曾親經其山，在今鞏昌府伏羌縣西南三十里，山色帶紅，石勒四大字曰，禹貢朱圉。當日遺牛雜詠，有丹崕含朝景之句，卽指此。又卷六下。朱圉山向所登陟者，山最小，元和志所謂朱圉山在伏羌縣西南，最合。又曰，秦漢冀縣故城，在今縣南五十步，余所目覩。禹貢錐指朱圉，諸家互異，說者謂縣西南錦纖、石蹟、木梯、天門、觜山皆朱圉之隨地異名者也。百詩謂余曰，漢志山在冀中，繞天一案可否，則其地不甚遠，安有如上所云云者。昔曾親經其山，在今伏羌縣西南三十里，山色帶紅，石勒四大字曰，禹貢朱圉。疏證。卷五上。舉陌在渭水之北，癸丑秋曾經過其地。劄記。唐有永樂縣，併入蒲州，今爲永樂鎮，讀漁洋山人集，知李義山玉溪在焉，慨然作一首，自注，余癸丑冬欲游永樂鎮未果。疏證。卷六下。余昔往來封邱原武陽武間，問其士人，濟水何在，曰亡矣，案其故牘，皆以爲大河既決，其湮也久矣。又余登濬縣東南二里大伾山，俯瞰所謂黎陽縣山臨河者，覽其形實再畫。劄記。有贈倪六通詩，題下注云，海州人，官儀封令。案據詩意，是劉至儀封宦署，不圖邂逅，故以潛邱生平行蹤，蓋亦癸丑東歸時事也。詩末有疑尋九日醉高齋之句，證同濟已非遊儀封時，已交冬令矣。六通名兆洲，康熙戊戌進士，海州志稱其爲官儀封時，張伯行方有贊，舉縣吏夜誦書科房中，長兩闢而異之，口與語，奇其才，乃館而教之，後官江南巡撫，爲名臣，人服其識。疏證。卷八。鄒平馬公驌，字宛斯，當代之學者也，司李淮郡，後改任靈璧令，余以癸丑東歸，令兩本作已卯，案靈璧縣志馬驌以康熙八年任，孫乾光繼之。宛斯康熙癸丑卒於官，謚襄人皆爲制服，然則宛斯卽以是年之冬卒官矣。靈璧志又云，驌博極羣書，著繹史，當公退，卽焚膏丹鉛，手校心維，非且不寐，積勞成疾，卒官，士民號之。過其署中，秉燭縱談，因及尚書有今文古





文之別，爲具述先儒緒言。公不覺首肯，命隸急取尚書以來，既至，一白文，一蔡傳，置蔡傳於余前，曰，子閱此，吾當爲子射覆之。自閱白文，首指堯典曰，此必今文，至大禹謨，便屏卷曰，中多排語，不類今文體，恐是古文，展數以至卷終，孰爲今文，孰爲古文，無不立驗。因拊髀歎息曰，若非先儒絕識疑論及此，我輩安能夢及。然猶幸有先儒之疑，而我輩尚能信及，恐世之不能信及者，又比比矣。復再三慨歎。余曰，公著繹史，引及尚書處，不可不分標出今文古文。公曰然。今繹史有今文古文之名者，自余之言始也。案今行繹史本，更無今文古文之別。秋潛案，今繹史稱首李清序，實作於康熙九年庚戌仲春，此則闕當亦在是時。宛斯以八年任靈璧令，蓋宦皆邑令，卽以付梓也。中所引尚書，係舜典篇首二十八字，下注云今文無此二十八字，餘皆不注今文古文，則此爲未改定之本無疑。潛邱所見，今本繹史有今文古文之分，是改定之本。潛邱嘗見之，乃今日反罕觀者。案分甘餘話云，康熙四十六年，聖駕南巡，至蘇州，一日垂問潛邱知馬驌所著繹史，命大學士張玉書物色原版，明年四月，令人齎白金二百兩至本籍鄒平縣購版進入內府，人間無從見之矣。是改定之本，藏於內府，所以不著也。疏證。卷六下。磐石山今在鳳陽府宿州靈璧縣北七十里，馬公驌云，又葛嶧山在今邳州西北六里，余以劉解葛嶧山注，山出名桐，伏滔北征記曰，今槃根往往而在，證禹貢當在此。抑曾親至其地云。

十三年甲寅，三十九歲。

是年九月初六日，母丁孺人卒。魏叔子閻氏本支敍，倏齡子若璩，好學能文章，比喪母，蔬食三年，服既闋，哀其母不忍其父之獨處也，不入內，而臥起於父者又一年，父論之，十反不肯去。

山陽詩徵，牛叟先生自題斷弦圖詩云，金徽欲拭意先孤，不待冰弦絕也無，惆悵臨風雙撒手，傷人只爲賞音殊。

十四年乙卯，四十歲。

劄記贈詞，勝年四十，甫敢出膽見集衆捌，用纂一帙，以示兒稚。又，成孟子自齊至爲初解。

有贈超宗丈詩，五十高齋侍，君尤老十年，案超宗長先生二十歲，知系此年作。

十五年丙辰，四十一歲。

生日展期啓，儗先君子六十初度。自注，康熙丙辰，亦端陽後一日也。時妻喪已除，而予小子世喪，纔踰大祥之四日，先一月，姻友有謀來祝者，先君子聞之，輒顧進小子而命之曰，禮經，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然則吾不可聽子易其服，以稱吾觴，以忘汝母，其展期一年，古有展重陽，吾獨不可展生辰哉，越明年八月，事都魏叔子在揚州，以文來祝，稱其達禮，且以江西及嶺南俗皆然爲徵，蓋前十之年，必加一而成，後十之

年，必從一而生，大易貞元之義也。在淮實自先君子始。劄記，有鄧揚公西狩，督學秦中，遂有此寄之作。關中秋色滿，君怨勸華鑣。士爽輕搏翰，文尤重射雕。孫吳連二拆，塞羽隔三橋。不乏貂論贈，何由謁漢寥。［陝甘提學道按西狩字轂江，西豐城人，順治壬辰進士，康熙十五年任。］

寄懷山，是年有寄閻牛叟詩。［詩曰，山月多清輝，江淮同照曜，有美從公子，徵身悔海嶠，長吟秋叔虬，時把任生釣。遙知沙岸邊，中原紛夜豹。］

山。魏詩徵，載牛叟先生丙辰予屆六旬，再和李河洛志感詩。［元注三首錄一。］老齡無頓銳，德薄愧如何。入世年空大，傷心事漸多。冰弦前歲斷，塵鏡幾時磨。恨少齊眉案，莊盆不忍歌。

十六年丁巳，四十二歲。

魏昭士閻再彭七十序。閻氏祖孫三世，以詩古文名江淮間。歲丁巳，寧都魏世傚客京口，再彭先生就晉仲父於廣陵，未見，傚手書扇面以寄。斯時傚年二十有三，先生見其所作文，而謬以為可學也。心竊感焉。乞言小叙，家君以丙辰季秋晉六十，戒閉人毋納賀者詞章。時未敢違諭，今年丁巳九月十日，復值初度，璟先期進曰，大人昨歲有戒言，今其時矣。乞俯徇輿情，以展菽水之歡。幸甚，家君始而戚，既而穆然曰，余何能違俗。汝不記丁未九月，為二人稱觴時乎。余年五十一，汝母年五十。同在是月上旬，此有往例。汝今不逮事汝母，獨余猶存。白髮其何以為情。況今之月，猶昔之月也。存沒異視，將奚取必也。同稱鹿憤老懷，璟退而自維，家君之思，璟之思也。微家君言，璟詎敢忘。敬銜命拜懇先生，賜一言。進之堂上，以慰嚴親，以闡慈徽，仁孝之盛，料大君子所不拒者。用陳梗概，以告於下執事。

陳其年集，有壽閻再彭六十一序。淮安閻再彭先生者，吾友百詩徵士之府君也。［案先生時尚未賓鴻博之舉，徵士之稱蓋係後來刻集時追改。］

魏叔子閻再彭六十序。淮安閻子再彭，壽六十有一，子若璩聞寧都魏禧來廣陵，奉書帛乞言以佐觴。又閻氏本支叙，歲丁巳，禧客揚州，閻君再彭修難自淮安奉其本支錄，謁禧為叙。又曰，修齡修內行，篤念先祖，悼叙二宗，年六十，猶勤考證，掛寫不置其勞。冬歲孟子自齊歸晉後解。

劄記，幾月歸余以先朝典故數事，質難於令兄映碧先生。先生以為皆所未聞。有偶札之舉，成賦一律敬寄，垂白李昭陽，經秋忽報章。掇餘周石鼓，劫後漢靈光。道大寧從闕，知深轉覺傷。何年栢氏子，御讌頌登堂。［映碧興化李清字映碧，文定公春芳四世孫也。先生名清，崇禎辛未進士，歷任知縣。南都時官御史，上疏請追諡諸臣，不仕，康熙辛亥年七十。］





［魏叔子作壽序，戊午八十，朱錫鬯爲作壽詩，則在戊午後矣。疏證卷四論代宗即世宗，後無私諱，明無有世宗矣。而又上尊帝號曰代宗，不亦出乎？當宗伯，掌邦禮，不應有此論。興化李公清聞之，公復書曰，此當日出斷劇辟手，蓋爲時文名家，未請傳與宜衆，當子之識耳。老夫過矣，幸及未死，得聞高論，其虛懷如此。此亦又見劄記與陶紫司，不得其解以劄記首有璫案，皆璫云云。故鞏之未嘗大科之前，又案子林餘錄，新宣，邦稽繁多，的的確確，遠不致古一切證據，悉廢其門人劉擢元輯定，以不學之宗伯任委巷之小夫，送其胸臆，目無旁人，以至於冊一瀕天下用爲戲笑云云，較李公之言尤備。］

是年，鄒提學嘉允［浙江人，乙未進士。］歲考，閻詠入山陽學第五名。首題地道敏樹，次題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非商籍矣。

十七年戊午，四十三歲。

正月，有詔開博學鴻儒科，中外官各舉所知。徵詣闕下，十月，命人月給俸銀三兩，米三斗，至考試後停止。

劄記，有與劉超宗書云，見開送單，有仁和吳志伊。［詳頃。］深快人意。作字與季貞云，安得將杜于皇、潛闕古、古爾梅、周茂三容、［茂三亦作鄖山，明府先生者也，工詩，嘗有春滿堂集，梨洲弟子也。中舉孟陬周太望先生序，荷山曰，寄交服竹積學，知天下將亂，抱道潛身，所以教兒子輩者，不屑於攀緣田宅，而余獨疑爲浮屠，教形方外爲崖人所悲笑，實以承恆耳云云。寧波府志，容性狷狷不羈，御史薦殿臣一見竟謁，由是著名，後殿臣遭跡天官，權寵掠之去，容卽身爲叛，比以辭寬之殿，臣得返而容代受刑，結足為之跛，乘間竄歸，乃從橫於詩古文詞。］顧翁山大均、［翁山事蹟詳顧詩。疏證卷四，余雅愛太史公稱之名山之例，此疏證節四卷成時，別錄四本一寄翁山，蓋山大均之謂。］姜西溟宸英、［西溟別號湛園，慈谿人，諸府先生墓表：康熙帝留心文學，先生之名早達宸聽，一日問侍臣曰，聞江南有三布衣，尚未仕耶？三布衣者，秀水朱先生竹垞、無錫嚴先生藕漁，及先生也。又嘗呼先生之字曰，姜西溟古文，當今作者，會開博學鴻儒，掌院學士葉山東公與長洲韓公相約連名上薦，而葉公適以宣召入禁中，浹月既出，則已無及矣。於是三布衣者取其二，而先生不與。］彭躬庵士望、［躬庵字公宣，寧都人，爲易堂九子之一，躬堂集易堂九子之冠也。］邱邦士維屏、［寧都人，亦易堂九子之一，魏叔子師友也，名與公安齊，晚尤精泰州學法，叔子爲文，兼經邦士點定，不敢以示人。］顧景范祖禹、［讀史方輿紀要，無錫人，居常熟，客於約濟渡，依徐乾學修書洞庭山。魏叔子序曰，成先生著方輿紀要百二十卷，一如目見。疏證卷六下，讀方輿紀要之學，論正史考訂地理於山川形勢險易古今用兵戰守攻取成敗得失之迹，皆有據，一家尋人耕石先生名棻，字圃中，著山居雜論。］劉超宗某、［案超宗名坪，由縣人，康熙中嘗貢，官當陽縣知縣，劄記與超宗論禮之札最多，又有與超宗書，又見避詩，詩有云，論我方共衆，有法，超宗正與余二十韻。］顧寧人炎武、嚴蓀友繩孫、［蓀友號藕漁，無錫人，江南通志，以詩古文詞擅名，未幾被薦，試日賦一詩而出，後以病辭，其所作有本集。］彭愛琴桂、［溧陽人，著有詩集，集中有訪閻再彭七律。案國朝］顧梁汾貞觀、［明史稿部郎成德孫。］［康熙壬子舉人，官中書舍人，著有積書巖集。］一時數十人盡登名。年二十餘，遊京師，題詩寺壁云，落葉滿天聲似雨，見之即日過訪，名益大起。

敗事。壽彼金馬門。其可質對無遺賢矣。

劄記。有峯贈邱曙戒先生詩。輕命寄思倚北欄。君爲何地有彈冠。雲山故國初傳信。湖海新知舊值獻。瑣海講來香案吏。金臺徙廢法曹官。最憐詩律兼刑律。慘淡能令鬢髮安。邱曙戒，邱山公郎。公諱戒，字曙戒，淮安山陽人。舉順治甲午，乙未成進士。入翰林。己亥遷侍讀。庚子三月以才望外用。出判雷州。戊午入補大理寺左寺副。案己未詞科銓。觀雪荔作不載保薦。邸之人以此詩推之。潛邱爲邱公所薦也。是年潛邱仍回山西應鄉試。故有雲山故國之句。邱公爲大理。多所平反。故有結句。

是年先生嘗回太原應鄉試。闈題抑爲之不厭至不能學也。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禹思天下有溺者一節。

疏證。卷八。余戊午應薦至京師。崑山顧炎武寧人時在富平。有自富平來。傳其新論者云云。案此董天生應薦至京過華林之言如此。天生集雕譯斷語。

劄記。與李天生書。十年仰止。昨始得晤於傅舍觀寓。案傅謂青主先生。行述。十七年。應鴻詞制科。日與傅山人青主游處。劄記。有與傅青主二丈函曰。昨晚上寄有云。此傅山壯觀生於萬曆庚午。日月時拉同案頭獸目錄此年五月己卯朔。無庚午日。此札當在應制科時也。而反覆辯論。則李天生檢討。汪鈍翁編修爲多。

劄記。余戊午己未間在京師見汪苕文纂封公墓志。案封公爲錢撰彤之父謙隆字勤晉。敘及高祖。謂之曰。古人敘人家世。皆自曾祖以下。無及高祖者。即及高祖。亦必其名其事足書。非空空僅及其名諱而已云云。時苕文怒甚。有代之答者曰。家先生本元人。余曰。近得柳文肅集於廠市。亦自曾祖敘起。豈非元人邪。後見三劄辨亦文鈔此篇。削去高祖諱某某五字。案文鈔鈍翁卷廿四有誤祖天秩考國維無高祖一代。此又當爲審觀文廣一例耳。事又見與汪舟次書。舟次名楫。潘耒漢書誤勝實以檢討參修封珠錄爲其國撰孔子廟碑有饑腸糊不受國人退卻命守志之。

困學紀聞箋後序。康熙戊午己未間。家大人應博學鴻詞之薦入都。時宇內名宿輻集。而家大人以博物洽聞。精於考據經史。獨爲諸君所推重。過從質疑。殆無虛日。或有問說部書最便觀者誰第一。家大人曰。其宋王尙書困學紀聞乎。近爲熟順仲裴以演繁露並稱。非其倫也。由是海內始知尙此書。

王山史北行日札。戊午十一月。有客閻百詩者曰。三王並封。雖舉朝共疏。然其中旋轉。仍賴首相。故北海上書文肅力爭之。而其事終寢。則文肅之力居多。拙作所指。蓋謂此耳。非謂其上書天子。且舉此者。借一端以美淵長。亦非論述當日並封事也。不畏之文。過爲留意。一語質定。不厭再三。足下有心人。眞吾師矣。案山史質疑與閣相國七十壽序有云。萬曆時。婁江王文肅以三王並封之議。爲衆所不與。有上書力爭者。文肅引咎自陳云云。此子盛某若臣如此。即公之爲伯仲也。天下所稱爲北海先生者也云云。成閣卷四余雅爱太史公藏之名山之例。此





故題曰西巒成峨別錄西本一寄寓太華山頂。友人王宏撰司之。劄記。又有與山史書論王弼徵點將錄事。當亦在此年。又與劉超宗山向見亡友張季寓先手錄欽定題案云。新先生家本宋文多數處本假存本一錄。當下久有此出今亡之矣云云。季寓名新標。山陽人。順治庚子副榜。著有甄隱集。

是年有贈何昆字含稽詩。淮安志。何嘉瑋字昆字。山陽人。由貢生授建寧府通判。會耿逆作叛。家屬盡陷賊中。隻身赴浙江請兵。隨師復大計嶺大兵進剿。賊敗。以功陞紹興府知府。後改嘉湖府。陞浙江督糧參政。按序李子而策潛邱贈也。耿精忠以康熙十三年叛。十五年降。十六年伏誅。此詩當作於初授紹興知府時。又第六句云皆對衆議旅思偏鄉八句同作韓洞日滿蘇山。則是十七年潛邱應薦入都時與昆字相行也。有送張大理宏寬歸省及娶二首。竹垞有送張大理宏寬歸省娶圖詩。作編在明年己未。案孫樹人戊午七言絕句有贈張又南廷尉之歸娶詩六首。孚休年譜是年冬張又南廷尉奉使命來游往歸州娶離之。則竹垞此詩乃誤編也。李子德受祺堂集有張廷尉又南省親畢姻遊覽詩以紀之四首。自注。廷尉外舅爲楚中某要鎮請將軍擊之。有贈舒汧選舍人詩。結句云。倘得恩明鳳池上。聯春非和早朝詩。汧選又號坐士。詩疑亦此年作。又号名隱。淮陰人。順治乙未進士。有贈蔡子楠南歸留別諸同學見贈之作。首句云。後先同作帝城遊。結句云。笑附杜將軍策。約長才寡。獨潛林邱。戰其語意。當是此年冬作。子楠名樹蔭。山陽人。康熙甲寅舉人。晚官部門。瀕浙四河。集有奉贈蔡二觀七古。及爲其母徐太君八十壽序。又曰。淮四駁齊不如蔡子楠。

有送陳子度之任太原二首。次首有句云。半載過先多士飢。自注。時待詔諸公議給食用。陳子度名樞。時爲山西布政司經歷。有送台孫之子。淮中金人之外舅也。有贈陳解人詩。莫笑巢由拜馬前。今朝微君尤可憐。陶南候火接天起。燕北聘書任豎縣。吳子麻衣能感衆。經時施節得稱賢。一身往返萬餘里。泣向慈仁老樹邊。陳解人亦字解庵。已未詞科徵。陳學變字解庵。由進士官人。康熙已酉舉人。與寶巢林。讀爾解庵名。遂有與丁文綵少可溶任公克河首點試。不受道載。劉此京師名好賓御諸歸使程鄰陽令遜兵部主事。案此詩或作於己未春首。

西河兌閣詞序云。余游淮時。閻子牛叟與丁少君。惇伉儷之好。作兌閣十闋。索余和。余未有以應也。閱十八年。余赴召至京。牛叟年六十。丁夫人已亡。其嗣君有詩。重貽當并酹。專使赴長安。請和前詞。蓋欲以承先人歡。當稱觴地也。余始理其詞。對使和去。其十闋皆有趣。依題演義。不自解工拙。牛叟知我定有以諒之耳。敘西河兌閣十闋乃牛叟先生悼亡之作。此獨以爲惇伉儷之好之詞。殊不可解。然於衆盛一闋仍引牛叟原注。咏其詩意。爲悼亡明甚。西河著作往往於數行之間。自相矛盾。如此。

十八年己未。四十四歲。

三月初一日。召試諸徵士於太和殿。賦璿璣玉衡賦。并四六序。省耕詩。排律二十韻。

先生報罷。仍寓京師。北行日札。賀閻牛叟先生壽序。閻子百詩。今之所謂博學君子也。鄭謂入都。與余數相往來。己未春。乞予言爲其尊人牛叟先生壽。而以先生之命。將於稱觴之日。並追饗其母丁孺人。時先生年六十有三矣。初度之辰。在九月十日。先是友人魏君冰叔、李君子德。既各有作云云。案子德作未見。又與閻百詩札曰。承命爲尊君先生壽文。竊以哀樂不並用。古之訓也。誠如此。即有以得乎尊君之心。而恐難乎其爲吾子之色。若漆園吏之說。固不敢爲尊君道。而吾子孝思無已。將欲爲終身之喪焉。夫固有太夫人之忌日在焉。又讀諸序後曰。余爲賀牛叟先生壽序成。寄之淮上。先生曰。休矣。吾昔者有餘哀。將慰吾子稱觴之情。而不忘吾偕老之盟。故有是舉也。豈今復爾邪。於是百詩札來告余以故。余乃謝曰。此余之所謂得間而有請者。然而疏矣。是余之過也。而先生之行。則何其典而中乎。昔余在淮上。得交萬年少、邱如磐輩。今於燕臺。復識百詩。質疑問難。有朋友之樂焉。顧獨恨未獲從先生游也云云。又與百詩書曰。前讀乞言引。謂今復舉斯禮焉。遂爾下筆。今接來札。爽然自失。如命復作數語書於後。亦可見吾輩相與之誼。其不敢苟如此。　疏證。卷二。魯詩亡於西晉。近代復出申公培詩說。己未在京師。一日君著詩論。多所采獲。予爲證明之曰。班書杜欽傳。關雎爲歎康王之后。臣瓚曰。此魯詩。谷永傳關雎騶虞注。以爲魯詩。言康王無道。內寵熾盛也。禮坊記。先君之思。以畜寡人。鄭康成注記時。尚未得毛傳。故用魯詩曰。此衛夫人定姜之詩也。劉向列女傳正同。蓋向家世魯詩故。句　今詩說關雎仍爲太姒。燕燕仍莊姜。十月之交仍幽王。皆與毛詩合。分明是後人襲用毛詩。脫誤如此。不待細攻。案劉說。與宋既庭書承示詩論八篇。內及魯申公詩說。此當近代僞書之尤者也云云。與此段所舉一一相符。然則此劉君即既庭也。劉記有宋安至自興化得既庭詩稿。既庭名實穎。號湘戶。長洲人。順治辛卯舉人。官興化縣教諭。著有老易軒、讀書堂、玉磬山房等集。　又一徵君自詡家有世本。未攜至京師。余曰。世本朱子時已失傳。據班志凡十五篇。見周禮禮記注疏者。有作篇。左氏疏者。有氏姓篇。史記注者。有居篇。君家本是如是否。然則其僞又不待辨。揚子法言有言。夫欲僞僞者。必假真。真之不假。僞將安傳。吾知其立敗爾矣。　疏證。卷四。　己未留京師。富平李因篤天生告予曰。魯用夏正。子知之乎。予曰。然。天生曰。周天王固許之用也。觀定四年傳以夏正。疆以戎索可見。予曰。左氏乃政字。非正字。即政與正通。然則于伯禽康叔曰。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魯衛乃又建丑乎。何周初自亂其正朔也。天生語塞。秋谷云。天生平日必求持此論。潛邱嘗云。杜撰故事。莫甚於李天生。因並以目錄要云。其所謂杜撰故事者。今不可考。然存其說可矣。竊謂潛邱所謂當即指此類事也。　釋地。

己未。余以應舉留京師久。日以論學爲事。有以季武子之喪。曾點倚其門而歌。爲朱子采入集注。似可





倘來間者。余曰。此子虛烏有之言也。春秋昭公七年。季孫宿卒。孔子年十七。曾點少孔子若干歲未可知。然論語敘其坐次於子路。則必少九歲以上也可知。孔子年十七時。子路甫八歲。點則不過六歲七歲孩耳。烏得有倚閽相之門。臨喪而歌之事。樹弓多譏。莫此爲甚。　劄記。題盆智錄。此書刻成之五年。余至京師得之。長夏無事。披閱一過。惜未及刊其誤。遂符兒儀。爲我說春西堂潛邱老人記。或問余。子年四十四。何得稱老。余曰。杜詩昭代將垂白。途窮乃叫閽。時年正四十。已云爾矣。又記。案牛叟先生時尚存。此語不可爲典要。　與徐勝力書。昨過談。偶及季悼子未執政。蚤死於武子手。故經未書其卒。先生盛氣欲辨。已而中止。弟不覺匿笑。得毋兄弟在失意中少寬假。然此非所論於學問也。案此書蓋在大科報罷之後。勝力名嘉炎。號花隱。秀水監生。己未召試二等。授檢討。官至內閣學士。　與陸翼王書。近者三月御試。有進三不如之說於上前。以致百四十三人者。上意寢衰。一時譁然。以爲與李林甫表賀野無遺賢無異。翼王事蹟見顧譜。　與徐電發書。令宗兄勝力先生來談。因及元儒黃溍趙汸之學云云。又曰。猶憶故山有來問五十人人物何如者。弟答以吳志伊之博覽。徐勝力之強記。可稱雙絕。若李天生之杜撰故事。汪苕文之私造典禮。恐亦未必有三。案與勝力論黃溍之學。又見疏證卷八。五十人者。大科入選之一等二十人。二等三十人也。電發名釚。號拙存。又號虹亭。晚號楓江漁父。吳江人。國學生。召試二等。授檢討。著有南州草堂集、續本事詩、詞苑叢談、菊莊詞。

是年有王吳廬宮詹招飲話舊一首。案本集編己未年。有附王吳廬宮聯詩。知此亦同也。此詩當在未試之前。王以史北行日札。己未年。有答王吳廬太史柬曰。承手教。益感嘉注之殷。然茲獲官兩伏勝不備與於燕飲久矣。敢因以辭。案即潛邱是年賦詩話舊之會也。吳廬名澤宏。字涓來。黃岡人。順治乙未進士。官至禮部尚書。　有寄贈高澹人舍人詩。澹人名士奇。號江村。錢塘人。以御試經王參注。直南書房。授中書舍人。累官禮部侍郎。諡文恪。　潛邱集有贈詩序。康熙十七年。三月初一日御試博學鴻詞科於太和殿。會陛下與臣士奇侍從內廷。南書房賦。案舍人於明年庚申擢官。詩稱此仍稱舍人。則必己未年事也。　柳南隨筆。康熙丁巳戊午間。入貲得官者甚眾。謂之捐納。博學鴻儒於是鴻選之士。亦爭相號召。惟恐不與。四明姜西溟有詩云。北闕已成輸粟尉。西山猶貢採薇人。時以爲實錄。今案潛邱詩云。朝歌燕賢酒未曾謀。闕下揚雄五第篇。正與西溟同意。時潛邱直已報罷。故有壯士悲歌有少難之句。結句云一編由來說若幽。自注。歌物敢有秋興舍人賦。形案此賦載江邨經進文稿云。崔對者。江邨於此年五月。赴李四山禪柘寺。潛邱贈詩當即在此時也。　有偶讀唐人李鄴登第後。爲妻作生日寄意詩。戲簡毅文一首。題下自注。重陽前一日。爲毅文內子初度。毅文有詩寄內。案毅文名鴻烈。號澗深。山陽人。由廩監生己未召試二等。授檢討。知系此年作。　又有九日和張毅文即席韻一首。和毅文移寓待尊甫吏部公來京之作一首。毅文尊甫名新標。字鞠存。順治己丑進士。又題下注曰。爲杭州其外舅也。

赤蔭平安淮安志魏宗孟字子彥安東人康熙丙子舉人歷官杭州府知府己未與弟存屯部俱以潛博徵故潛邱贈詩會人詩有句云海嶠故人論議辯自注謂魏與兩公時兩公俱以老病辭不就試故至九月始來京也　又口占贈毅文一首結句云爾從家學擱染久。射策金門恩拜偏。

竹垞集是年有酬閻某詩曰。烈火燔帶竹。秦鏡忽以淪。晉晉濟南蹇。後死耄而勤。厲管傅少女。廣落餘空鄰。草故穎川來。何由窺其真。所怪張歐陽。疑義默不申。金絲骨宮懸。蝌蚪蟠輪囷。俄遊舉壁發。竹簡迹久湮。梅生千載後。一一紛羅陳。其餘航頭字。捃摭亦有因。譬若完衣裳。安用重補紉。文從義艱晦。僧殊絕蹤塵。孔賈既成在。嚮儲俊鮮新。何人正今僞。去險歸溫純。此義誠難知。疑者頗相循。閻生并州彥。袖宅濟淮濱。昨年應詔至。旅食春明春。小心對縫掖。餘勇剛古人。示我一編書。其言狂且醇。諸家援王與。丙氏搜羅將。幽窒抉奏奧。希音辨宮鈞。雖為見者駭。猶勝徒呫呻。吾生嬾述作。老矣滯悲辛。君非漢井丹。經義何紛綸。況有紈扇詠。贈我情彌親。客子寓招提。不出勸盍旬。春冰玉河裂。岬暖波鱗鱗。紅杏舒架條。翠嵐應重闔。相期出郭游。西山恣回巡。立馬騁劇談。九皋八八民。醒即坐松石。醉即臥花茵。疏證。卷五上。錫鬯生平不敢疑古文。見諸贈余詩。　又。卷八上。錫鬯近撰經義考。雖漸為愚見所轉移。終不透。

## 十九年庚申。四十五歲。

錢傳。十七年。應博學鴻詞科不第。在都門。與汪編修琬交。汪著五服攷異成。先生糾其謬數條。時見劉記六興陶紫司諫及陸冰修諸紫司名元淳字子師常熟人康熙戊辰進士歷官昌化縣知縣著有閒居集釋地五與紫司論太王劉商事最詳明仙人陶子師冕蕉升游京師徐健庵尚書推重引為之延譽名日以高而其同邑龔尚書者亦為引名延之邸第然引性剛直每與龔書件以述尚書轉衛之康熙己未開鴻詞科先薦何公以引名上引已先期出都門追騎追引還復以科官戊辰殿試讀卷諸公俱歎為奇才以請減巖桂浮鹽語觸直抑置二甲時徐公元文為明史館總裁欲留引見陶冰修名芮謂海寧人有辛齋遺稿　又與江長六雷承函問純新長子埼年以幼子蒼藩為之制名之曰楓是歲也於楓安乎否乎云云長六名閣微鼎人貴州貢陽寧選乂舉人矣出文之爛當官解州知州著有河汾集　汪意不懌。謂人曰。百詩有親在。而嘵嘵言喪禮可乎。案困學紀聞箋己未庚申在京師與汪鈍翁論喪服不合鈍翁既余云云　先生應之曰。王伯厚嘗云。夏侯勝善說禮服。謂禮之喪服也。蕭望之以禮服授皇太子。則漢世不以喪服為諱也。唐之姦臣。以凶事非臣子所宜言。去國恤一篇。識者非之。講經之家。豈可拾其唾餘乎。徐尚書乾學。因閻於經亦有微乎。案健庵時以贊善領明史館總裁因學紀聞箋於原一寄贊曰於史有徵矣於經亦有徵乎君其思之徐退而思得二小云云寄贊健庵曰喪有疾亦不同於時矣　先生曰。案雜記。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申、曾子次子





也。檀弓、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夫孔子歿。子張尚存。見於孟子。子張死。而曾子方喪母。則孔子時。曾子母在可知。記所載曾子問一篇。正其親在時也。徐大然服。案方望溪有與先生書云昨所論曾子問一篇乃係在時所講可正子嘗所謂於穆子之疏宜帷於書　即邀至邸。延為上客。每詩文成。必閱裁定。合肥李公天馥。亦言詩文不經百詩勘定。未可輕易示人。案潘耒時官內閣學士李蕃詳顧清　劉記有李閣合肥相國以生平文雅非得閻某校定不免謬誤致賦一節

山陽詩徵。拔牛叟先生庚申二月十二日。頤裡紙、朱二玉、程襲東、過脊西堂。分賦花朝喜晴詩。行春虛度復前回。為惜春光共舉杯。客至扶筇偏興健。狂來縱酒莫生哀。郊原想已紅迷樹。庭砌從教綠滿苔。最喜花朝晴兆稔。稻花香勝百花開。

## 二十年辛酉。四十六歲。

陸請敬日記。辛酉七月初二。至常熟。會黃子鴻言。無錫顧禹錫字景範。有方輿紀最精洋。今館於徐健庵家。按案崑山顧紀書之名故名字書自有宗梁異以著述昭與宛溪宋食鑑也　彭紹升徐健庵春坊五十壽序庚申八月余在吳江圖山徐子編初章仲三李源道侍使因顧子景范錢余居其家又云公既延武林陸子拒石太倉顧子伊人與北直夕欣賞析疑及四方士遊館之無虛日蕭山顧景範不求聞達落落人外惟潛心方輿紀要一書公禮而致之不類以平為自處進為其庭輸受札書史以相伙勤案拒石名紫伊人名湄子林謂子也　疏證。卷五下。予留京師久。遇有從寧古塔來者。詢其風土云。東去一千里。曰混同江。江邊有松樹榆樹。枝既枯。墮入江。為波浪所激盪。不知幾何年。化為石。可取以為箭鏃。榆化者上。松次之。西南去六百里。曰長白山。山陰之陰。及黑松林。偏生楛木。可取以為矢。質堅而直。不為燥溼所移。又有鳥曰海東青。即隼也。予因請得一石砮以歸。案此事潛邱當是聞之吳漢槎兆騫秋笳集長白山賦偕友步之未跡知禹貢之冀雙自注白山產玉中山皆黑松林且三百餘里不見日月樹枝相纏如網曾深淖馬行七日乃止又賦云人撥抗業於穀陵良格喜寄於松腦自注人蔘生於穀樹之陰石出外松林樵目其間儼生楛矢即肅慎氏矢也混同江詩云部餘石弩堪同在池是金源舊業開宜四關時云牛空長白雪種目大荒雲自注長白山在寧古之西南二百餘里其有楛者與砮應所記語相符合漁洋池北偶談亦記得石砮事曰吳江吳孝廉漢槎以順治十五年徙寧古塔二十餘載康熙辛酉歸至京師相見出一石砮其狀如石作紺碧色云出混同江中乃松脂入水年久所結所謂肅慎之矢也又一條云余時見吳江吳孝廉漢槎自塞外攜來石砮狀如鐵石色如紺碧云是混同江所產蓋江邊松脂入水所結非石也所記與疏證同但亦互有詳略耳漢槎之來還也由健庵為之納鍰當與潛邱同客崑山館則其所遇為漢槎無疑又與漢槎同時戍寧古塔而為潛邱之執友者尚有方坦庵拱乾然坦庵放歸較早潛邱於乙巳遊維揚訪之且觀其繪垣庵東還還家日涵雅詩篇多不應於此事輒諱其名而坦庵所著絕域紀略亦無一語與疏證之言相應故決知其聞諸坦庵與漢槎入關後客京師不久即南旋故壹祠白壬戌年有邊漢槎求賦嘗稽詩論洋與亥年有寄漢槎之作益復化去故其子振臣秋笳集跋曰柯圖年入玉門過粥館舍然則閻與相遇即在辛酉之歲亦無疑也

## 二十一年壬戌。四十七歲。

行述。二十一年。客福建。疏證。卷五上。余至福建省城。見荷蘭國人之游於市者。皆以踩鳥翻其足。由歷以上至膝。殊比異常。非似行縢之蓬縣。因想見古者邪幅之制。秋濤案。皇朝文獻通考及會典。荷蘭於順治十三年始入貢。道前來朝以八年一貢。康熙三年。以助剿金門廈門。詔賞國王以下銀幣有差。許令兩歲一貿易於廣東。二省五年停止。而盜貿易仍於入貢之年。惟其互市。六年。遂例由福建入。部議以慮傷令由廣東入。二十三年。海平。疏請二十五年入貢以便海道近而順。閩海道遠而經乞仍改由福建。詔可。自後殷其遵海。北入閩於康熙六年入貢。今二十五年。蘭何平。其王復遣使入貢云云。是蘭何平。後貢使入貢自當即由福建。然是二十五年。非二十一年也。竊考荷蘭實遵海於二十五年始改。而中間互市助剿閩入之事多在閩地。時時弗絕。類皆在海上。惟入貢之年。皆得至會城。二十一年。非貢期。而潛邱於會城見之者。蓋平臺之前。彼歲助剿。其國必先有使臣至省垣也。當舉一事證之。康熙三年。始鐵夾剿金廈而媒學讀使賊琫把云云二年四月。據閩因叔船投。詢能工所來云有紅毛國遣貢請兵船數隻已回。留三隻現泊江上。閩往指所觀之云云。然則夾剿雖由撫臣。實因彼國先來請兵。請兵之船至閩。蓋實在夾剿之前一年。以是知甲子平臺之役。亦必荷蘭先來請兵。始做其夾剿。於二十一年。猶有荷蘭人至會城也。臺灣本荷蘭所據。鄭氏據而有之。故荷蘭每欲請兵。報復之。然其當日情事稱合。且平臺後。臣有斷地必不可棄一疏。亦因時議欲將臺地界荷蘭。而臺則助剿為荷蘭所自請。斷又灼然可證者。

王山史山志。壬戌夏。予在海州。接閻百詩手札云。亭林於春初。歿於曲沃。

淮山肄雅。是年趙宗師崙山東人。戊戌進士。歲考淮安。取閻詠入學。首題子之武城至而笑。次題其事則齊桓晉文。

二十二年癸亥。四十八歲。

行述。客福建方歸。司寇公來。邀復至京師。公家爲當。客皆當世魁士。而質重府君。稱當等。疏證。卷一。接京坡紀年錄。元符三年六月。晦無月。碇宿大海中。勢甚危險。起坐四顧。所撰易傳論語皆以自隨。而世未有別本。撫之而歎曰。天未欲喪是也。吾儕必濟。已而果然。余每歎古人之以著述免患難如此。癸亥秋。將北上。先四五月閒。淨寫此疏證第一卷成。六月。攜往吳門。於二十二日夜半。泊武進郭外。舟忽發。自分已無生理。惟私念曰。疏證雖多副本在京師。然未若此本爲定。天其或不欲示後人以璞乎。吾當遵東坡例以濟。越次日達岸。往告吾友陳玉璂賡明。賡明喜曰。此盛事。不可以不記。幷記於此。玉璂賡明武進人。康熙丁未進士。官中書舍人。著有學文堂集。王晫今世說。賡明少有大志。凡天文、地志、兵刑、禮樂、河渠、賦役、諸大事。莫不講求洞悉。晉之閩幄。實客輻輳。賡明多年以至晚年。投贈詩數之樂。應所不爲。偶有觸發。詩文旬日之閒。輒成數尺。見者服其才。比之劉程之云。已未詞科。錄與潛邱案。先生家太湖之山。隱山師尖。椒山。故以椒峯自號。與郡首門交。齋所居有洞庭春門用。少陵詩何將軍山林韻十首寄題。疏證卷八。有與武進周叟論存公書。未詳周叟何人。竊疑有許五嗣選。所見寄許五將。氏名撰謂。號椒村。顧師之戊進士。有逗志齋集。亦武進人也。又疏證卷六下。有舟泊武進欲於一友人家。論隸王嗣序。當以敬靡事未知所謂友人。御覽萃。更有舟中曲千讀遺紀兒子詠在側一條。越明年。余得吳中水利全書一條。均不得其年。附識於此。





陸清獻日記。癸亥十一月三十日。淮安閻百詩來。符言顧寧人已不在。所著音學五書。方在刊刻。案清獻於是年服除入京。時選補靈壽。將赴任也。竹垞年譜亦紀是年十一月。於公處見其來也。疏證。卷五上。余得有盛南沙熊氏將注春秋。先求明歷。其明志錄序曰。於是問歷於劉仲敬。以正諸家之失。幷列所謬而正之。癸亥三載。於京師案盛嗣癸亥甲子乙丑此三載在京師也。就與任臣志伊學歷。歸而交秦淵寰九。與中。發研窮之。久之。始得通其術。阮太傅疇人傳。若璩通曉時術及授時法。曾撰算術以證古文尚書之偽。其它以步算證經義甚多。論曰。上古稽年。始史記則託始共和。遷固則斷自武王伐紂至於夏殷以前。蓋遼遠難稽。此乃所弗道。致古者存而不論可也。詩十月之交。辛卯。魯食辛卯。僖公五年。其積算斯所可致。故可以近法推之。若崔徵辰弗集於房一節。出於晉十七年左傳。引夏書。其積年不可審知。又安所求其日食與否邪。閻君經學名家。其於步算。蓋餘事耳。竊記有與戴唐器書曰。昨晤雲九兄。言暦學宣城梅定九。敬叔亦如昨日呂潛實不可得遇。求推驗。非亦理無遺爲之。所問而不能去。又有與雲九食蝕皆以予晤本揚州。以此對先叔曰公少游詩送露九還嶧山詩。嘻人慘。案文淵者嶧氏七政全書八冊。劉湘科附古文疏證往往引秦雲九觀。未審即一人否也。按案疏證卷六上稱雲九爲盒理錢仲金弟子。

之始。疏證。卷七。癸亥甲子。晤吾友胡朏明京師。案此劉初會朏明名渭。初名渭生。號東樵。德清人。曾祖友信。世所稱思泉先生也。

釋地。胡朏明客京師。余時以書求助於朏明。久之。方肯舉數條以應。中有余百思不到者。秋濤案。此亦初會時事。

劄記。與劉超宗齊。晚疑俄羅斯國。必非羅剎國。混爲一者。京師貴人不考故也。今讀附書。羅剎國在婆利之東。其人極醜。朱髮黑身。獸牙鷹爪。曉親見其國來降人。何曾此等形狀。婆利國在東州東南海中洲上。去廣州二月日行。與南蠻不屬東與北也。至俄羅斯。當另考以附。案魏君理初俄羅斯佐領考。八旗通志旗分志云。鑲黃旗滿洲第四參領之第十七佐領。係康熙二十二年以尼布楚地方取來鄂羅斯三十一人。及順治五年來歸之伍朗格里。康熙七年之宜番等。編爲半個佐領。後二次又取來俄羅斯七十人。遂編爲整佐領。案伍朗格里宜番等。皆自振來歸者。平定羅剎方略云。康熙二十二年四月。羅剎從雅克薩居民宜屬者而去。七月甲申。瑪拉等送所獲羅剎五人。又送二十六人至京。西清考亦云二十二年羅剎之來。有過黑龍江者。降其兵目三十餘人。即通志所言之三十一人方略又言。南偕擒至二人則四爾考遺之。又言十一月癸未。上諭宜番近授驍騎校。居閩頭及新投誠之吉里戈里、岳佛那西等。及克西木。似授七品官。其新投誠之岳佛那西實爾晋令兩黑龍江。布宋令宜番等往。諭即以招撫米海羅等二十一人送京安插。是年七月。又擒獲羅剎一人曰豈岳多羅送京安插。二十四年三月。擒羅剎嗚瓦力剌等七人。逃去一人。五月。克雅克薩城。巴什里等四十人願降。此則通志所言後二次之七十人也。七月。羅剎又遣爲番等四人。誘我俄羅斯僕旋族之歸。其嗚瓦力剌等六人。亦於是年時故之。遣開偕擋至之二人亦歸。其所遣。順治五年一人。康熙七年宜番等二十二年三十三人。二十三年二十四年七十二人。前遺歸者十二人。總計羅剎近百人。然來歸門內別家閒班隸屬之則羅剎降人。潛邱蓋於二十二、三四年中嘗見之也。羅剎未剎。又有一文。疑羅剎俄羅斯。然西云羅剎者。紅毛諸番。其正名羅剎。國名今之俄羅斯。其國東北自鄂霍江邊外。北至北海。四逾西海。西與佛國。特羅特剌。克外羅剎種人。素與佛不合。自立天主教。其部獨盛。當佛時。羅剎王名阿拉罷隨佛升獄。俄佛國。佛國深德之。遂出入無牆。皆以羅剎名之。故有在山羅剎。有在海羅剎。有飛天羅剎。皆假名羅剎。而於眞羅剎無與。由羅剎至今俄羅斯。而梅文鼎潛邱劄記。言俄羅斯定非羅剎。斟以宋賈人爲不考。圖說略見佛書。不能詳悉。且俄羅斯自稱爲羅剎。何得刻

之淀弗也。案[illegible]紅毛諸番，即府志之羅剎國。推云國近喀見俄書，則亦近羅剎國，生平不能傳書，復中摘行述曰：府君所究心者，不僅內典是也。其時俄羅斯尚阻聲教，故止謂府君以與其安貴人語耳。俄羅斯卽元史地理志西北附錄之阿羅思。府君亦未嘗得也。後於辛丑七月從永樂大典撰出元經世大典西北地圖，以證府君獻撰圖入所製輿圖圖志中。

二十三年甲子。四十九歲。

是年，與黃子鴻初晤於碧山堂。案碧山堂，爲鍾健庵館客之別第。鹿初自識，[illegible]有同朱[illegible]人、劉大山、魏禹平、[illegible]奕功、[illegible]文子方、黃[illegible]、吳山[illegible]、汪武曹、邵子[illegible]，[illegible]尚書碧山堂花下詩曰：謝公別墅在城[illegible]，[illegible]秋與家不料故人還舍此。[illegible]未定，[illegible]觴飛，[illegible]落何處[illegible]。卒如已[illegible]廿年，盡士一貫，[illegible]健庵，今且七年矣。疏證。卷八。鄰爲斯同、季野，將輯古今喪禮通考，以喪服記夫之所爲兄弟服，娶降一等，質余。甲子春，寓東海公碧山堂，爲說禮服，中夜精思，不覺忽得云云。時季野寓處頗近，不敢復晤之矣。案蓋因[illegible]同，不滿於其師餘姚黃氏之經學，爲季野所不悅也。又案萬氏昆仲八人，斯年、斯選、斯大、斯備、斯同，皆黎洲弟子也。斯選字公擇，號[illegible]。[illegible]於推上，最久事野先生，又與石園曾與潛邱交，疑斯說有當。公擇見過詩，有與萬公擇五兄詩二首，內有句云：光宗經伯仲，季野史成稱。光宗，斯大字也。輔城[illegible]萬石園先生傳：康熙戊午，詔徵博學鴻儒，浙江巡道許鴻勛以先生薦，力辭得免。明年，開局修明史，以徐學士元文延先生在史局中，欲士許以七品俸，稱翰林院纂修官，學士欲援其例以授之，先生請以布衣參史局，不署銜，不受俸。諸纂修官以稿至，皆送先生覆審，明史稿五百卷，皆先生手定，雖其後不盡仍先生之舊，要其底本足以自爲一書也。嘗爲徐



侍郎乾學著讀禮通考百六十卷，又以其餘爲喪禮辨疑四卷、廟制折衷二卷。李厚庵曰：曾生平所見，不過數子，若萬季野、閻百詩，眞足以備石渠顧問之選者也。劄記。值甲子初夏，自碧山堂移徐公健庵寓邸。案健庵是年由侍講學士升詹事府少詹事。夜飲，言今日直起居上云：古人有言，使功不如使過，此語自有出，旣思不可得，又不敢上問。余何對：丙午丁未閒，董賀論讀宋陳傅良時論，有使功不如使過題，通篇俱就秦穆公用孟明發揮，應是昔人論此事者作此語。第不見出何書耳。公曰博。越十五年，案是康熙三十七年戊寅。讀唐書李靖傳，高祖謂靖逗留，詔斬之，許紹爲請而免。後率兵八百破開州蠻冉肇則，俘獲五千，帝謂左右曰：使功不如使過，靖果然。卽出此。又越五年，案是康熙四十一年壬午。讀後漢書獨行傳，索盧放諫更始使者勿斬太守曰：夫使功者不如使過。章懷太子賢注：若秦穆赦孟明，而用之霸西戎，乃知全出於此。歎讀書學問之無窮，而人尤不可以無年也。公凡於余致據辨析議論，輒手錄成帙，署曰碎金，以爲談助，惜此條不及入之也。案[illegible]一編曰[illegible]之本十餘條。釋地。初變何屺瞻年甫二十四歲。案何焯生於順治十八年，名焯，號義門，長洲人。[illegible]日與之上下議論，一日偶及時文，曰：書欲將有明三百年名家制義，凡看題錯，用事誤者，盡標



出爲一帙。蓋此乃代聖賢口中，而使別字用錯事者乎。丙辰數之，得數十百條，今忽忽十有八年，遂忘殆盡云云。案爲十有八年，是康熙四十年辛巳也。

沈季友檇李詩繫。案季友字客子，號南疑，平湖人，康熙丁卯副榜。梅里李氏多才，符與繩遠、良年齊名，時號三李。康熙甲子，余在京師，分虎亦館於龔氏。案分虎名符，[illegible]，此爲仁和龔翔麟，字蘅圃，時官御史，分虎之弱友也。三李事蹟詳顧譜。往來唱和，月舉一會，同賦者晉江黃虞稷、案虞稷字俞邰，晉江人，流寓江寧，徐公乾學薦入明史館，以諸生食七品俸，著有千頃堂書目，[illegible]。案[illegible]入明史館在壬戌年，[illegible]之始矣。[illegible]大梁周在浚、案在浚字雪客，櫟園侍郎之子。太原閻若璩、寧波萬言、案言字貞一，季野兄斯年之子，由副貢生[illegible]。錢塘洪昇、案昇字昉思，號稗畦，以長生殿傳奇得名。嘉興周篔、案篔字青士，與竹垞爲詞友。河中吳雯、案雯字天章，本遼陽人，父允升，順治乙酉順天舉人，五年選蒲州學正，乙未成進士，又明年授臨晉令，已而卒。天章遂著籍蒲州。己未舉博學鴻儒不中選，著有蓮洋集，阮亭評其詩曰：仙才，天才，雄詭有鄉人元好問之遺風。遼陽佟世思、武林王嗣槐同與沈奕曰，案奕日[illegible]，見前行。暨我兩人也。



魏昭士國再彭七十序：嘗僦游燕都，過淮，先生方失適，屏賓客，聞僦至，蹶然出揖之，爲設酒食，兩孫咸侍坐，先生爲道其令子客燕，長孫歸三晉，與其先世所以僑居淮上，家計興替之由，且詢僦父子兄弟家世及易堂先後聚散，悉洒渥，以諸孫相屬，語懇款，幾令跪下。詰期，先生仲孫訓懇拜而言曰：王父六十有八矣，又二年而七十，子適過此，願撰乞一言，爲王父七十壽。

是年，趙秋谷典試山西，長君詠中式第七名舉人。案趙執信康熙二十三年山西考官，[illegible]信字秋谷，山東益都人，己未進士，[illegible]。齊路一節，送往迎來三旬，成勞心惡義也。

潛山公長衡還，設教淮安邸季貞家，前後凡十年。國史文苑傳：馮景，浙江錢塘人，國子監生。康熙十七年，游京師，授經於侍郎項景襄家，二十三年，館侍郎余國柱家，因[illegible]南返，設教於淮安[illegible]家。案季貞[illegible]監生已[illegible]一等[illegible]。

二十四年乙丑。五十歲。

李分虎秀才居集，有閻百詩人日招集碧山堂，時令嗣復申從山右至詩：河東劉酸酒，擔到劍門來。人日諷山廳，賓筵勸竹杯。眞稱賢父子，況作好亭臺。似此春盤薦，須教盡醉回。案甲子乙丑間，分虎皆在京師，復申以[illegible]從山右至京師[illegible]。

以公車北上也。

劄記。秀水徐善敬可、爲人撰春秋地名說。問余成二年鞌之戰云云。　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序。乙丑夏四月。奉命總裁春秋講義。因於纂紀之暇。博搜群籍。而參考之云云。　四庫書提要春秋地名考略十四卷。高士奇撰。據閻若璩潛邱劄記。稱秀水徐勝敬可云云。則實士奇倩勝代作也。　案勝當作善。提要者遂誤合勝敬可爲一人。　潛邱劄記易圖明辨卷五。秀水徐善敬可。博覽群籍。無所不通。而尤深於易。晚著書以發其蘊。有天易、義易、商易、周易、四縣朱太史彝尊名其書曰徐氏四易。敬可與余以甲寅在京師出以示余。戊辰歲。復致可觀。寄示下方見教。一得之愚。輒行是書面。敬可尋以病歸卒於家。　案敬可亦與修一統志。竹垞庚午年送徐善士歸湖上詩曰。玉河新柳已垂絲。二月寒星送客還。十度洞庭游未足。今番責任石公山。謝洞庭寄局也。

劄記。答友人書曰。潘公印川治河工成。故老傳其要語曰。東去只宜開海口。西來切莫放周橋。此二語平平無奇。竊恐神禹復生。不能易已。前之治河者。雖勤勞十二載。專與此二語相反。不惟己不開下河。見人之開。必從而撓之。俾之去後已。周家橋在高堰南四十餘里。翟壩又在周家橋南二十餘里。皆堅築之。以捍淮東侵者。淮不東。則淮彊。淮彊則黃弱。然後由清口以達海。彼不惟周橋翟壩而已。且一帶盡丸之。以避其衝溢。是以末局雖知建周堰。導淮入運河刷沙。運漸深濬。然不過暫時策耳。豈經久之道哉。今惟當確遵印川名言。廣開海口。堅塞周橋。斯無事矣。或曰。海不可濬。潮汐往來。人力難以施工。然海口皆係積沙。水力自能衝刷。故海無可濬之理。惟導河以歸之海。則以水治水。導河即濬海之策也。然河非專以人力導也。欲順其性。先備其溢。惟鎮治隄防。俾無旁決。則水由地中。沙隨水去。治隄即導河之策也。或曰。海高於內。水不可下。不知江南江北。弟(?)份偏歷。凡瀕海之地。比之腹內特高。但濬治深。無礙乎水之東注矣。　案國史新輔傳。康熙二十四年。上念高郵寶應諸州縣湖水泛溢。民田被淹。命安徽按察使于成龍。永寧人。董治濬經理海口及下河事。輔疏言下河卑於海潮五尺。濬海口則引潮內侵。大不便。請自高郵城東車邏壩築長堤二條。與化白駒場丁溪(?)口。束所洩之水入海。堤內涸出田畝。丈量還民。其餘田招民屯墾。以抵經費。上召輔及成龍至京。成龍力主開濬海口故道。輔仍議築長堤。時寶應人侍讀喬萊(?)極論其非。乃命尚書薩穆哈等往勘。視發以開海口無益。復同禮部侍郎孫在豐會江寧巡撫湯斌入爲尚書。奏下河宜疏濬。上命侍郎孫在豐董其事云云。先生此書。與丁湯諸公議合。皆亦在是年。爲與先生爲傾兄弟所見尤幽相同。故附記又嘗示兒詠及孫學顏學林詩曰。一般博學兩翰林。死後猶能濟物心。自注。謂喬石林夫。亦曰石林之說。與已正同。耳詩論見請文耕所作石林墓志。湯文正集有與孫屺瞻論濬下河書。

二十五年丙寅。五十一歲。

是年。健庵以禮部侍郎。充一統志、會典、明史三館總裁。　趙志。崑山徐尚書。以文章被眷遇。領纂修數局。所邀與商略。皆天下名士。而先生爲首。周旋累年。敬禮不衰。





劄記。有送金道州之官馬平。兼簡沈雅谷來賓詩。題下注。追錄丙寅春作。　案廣西通志職官表。康熙二十一年。金人望。江南安東人。馬平知縣。二十三年。沈峰。江平湖人。來賓知縣。雅谷峰日字也。又雅蒙(?)是平湖宜生。與竹垞同邑爲友。字來賓。天長縣廣州知府。沈峰日之任來賓序。案人望壬戌已選馬平。何以至丙寅春始之任。而通志職官表二十五年馬平知縣又已選來廷銓。不可解也。淮安府志。金人望。字道鶴。安東人。康熙壬子副榜貢生。任其武令。升同州知州。先己卯鄉試同考官。副榜入闈自此始。暫莊浪同知。選趨逃軍興勞作。時聽嘰無交逃時。與王頎征。弟(?)亦獲。特薦以老病乞休。不允。遂卒於官。案志載人望學其武。以後事。而不言其曾爲馬平。以己卯充鄉試同考官推之。已卯爲康熙三十八年。則是從馬平後。以故去官。改選得其武也。潛邱又有題道州詩二首。一題人望爲道州詩只。謝馬鞍大論交平馬諸。則道州又署即馬平山主。謝(?)咸同考官。惜其年不可考矣。　秋浦(?)案。來雅谷寄詩。敘金道州人望。令其子銓。玉祿。同詩一首。自註。寄馬平前後事。時推是褫職。金淵已罷。有一詩。雅方於兆鹿鬻賴。作幾(?)馬上之新命。多辣(?)錄。私挾類中之錦。會有送延是道州鄉試不偶。注送而得馬平也。又云。慨惡我之有人。遂易名附去國。於時江邊帳寂。倘插旌旆。湖上煙柳。蝕知敢榮歸。駛廣萬里。作尋三年。呼潮候之招響。喧蟹湖以飛輪。道路踰之辛苦。一歲幾有千金。繼在任之道亡。頁劫留遺燼。此是去馬平。後轉道湘江始末也。又云。癸亥帶雨。置踰三峽。又輻戲戲陰幽之側。下際邊而分列五方。制幽蹭懸懷憫之地。濟與來。遂毛墩遺從。謂嶺國之一隅。當邊陲之三面。此則由湖湘復入都注選。而得其武之始末也。阮吾山湖道州都(?)堂。柱曰。家臨潭母。千金堪入劍。舞風。七月天末。觀以受代。呈識去。計其時。止七閱月耳云云。 臨道州一生。宦海浮沈。壯悔落寞。逾亦不得志之士。然惠稱其令其武時。復官莊浪。則知則吾山所云時觀瑜等。指官其武月日耳。　劄記。與石企齊書。金道州赴任碑州。余以故太守章大力先生戚神於彼。如羅池廟碑。非不可不隆其祀。執知道州到日。大力夫婦旅櫬四十餘年。竟無資之葬者。道州慨然捐俸。且致書撫州太守。俾葬二柩於祖墓之次。千古高誼。令人感泣。　案與企齊書又云。一好友爲河間太守。尊寄來詩行。弟以河間旣王猶國。遙亙漸爲陪。已力任。未詳好友爲誰。

是年。牛叟先生年七十。　邵子湘青門簏稾。子湘名長蘅。武進縣人。　閻再彭先生七十壽序。余友閻百詩尊人再彭先生。今年壽七十。誕以九月某日。又曰。先生生明神宗之季。當是時。以貴公子。負海內盛名。年未及壯。遭離變故。絕意仕宦。讀書隱居終其身。蓋自甲申迄今四十餘年。而先生年亦七十矣。百詩以博學名聞於朝。文孫繼登賢書云云。又有答閻百詩書曰。使者齋尺函走六百里。而索言於僕。竊計尊公先生誇辰。佳文充棟。海內能言之士。大略在是矣。以拙文厠其間。寥寥未稱云云。又曰。敝鄉黃枚公進士。有體有用儒者。今日科目中。求此種人。尤不多得。聞今歲授徒淮陰。不可不一相見。

有席上贈賈五敍右詩二首。　敍近刻作敘。案敘字右旁爲犁組(?)所訛。字必有誤。蕭(?)亭丙寅年。有圖賈陵(?)則敘作蔣右(?)二絕句。嘉興樓(?)遊注。舒字玉爲號可。寫臨(?)詩人工竹石。及折枝花。窮川旗兼乾(?)愍(?)其守黃州。贊黃竹圖識。命工人鐫諸石。設赤壁。此潛邱贈詩。亦即此人。五其伯仲之序。敍其名也。贈詩何年。無從考。姑從竹垞之例。附識丙寅年末。以俟知者。竹垞丁丑年。又有寄賈黃州敍詩。亦是從之名。但潛邱二詩。更不言其工書。首章曰。舟帆不如(?)行。窮然終其解。變(?)化名挂門(?)

黑風簸蕩，頃刻千載，斷此事一而再，閑語復見人間，若肉身存欣然，倒衣迎，嗟呼，見女拜，拚與道義交，永締骨肉愛，鍾花何傑閣，讀桀疎相對，吾老都少壯，樂哉今夕會，歸詩，意則紆亦志節慷慨之士，惜不得其本末，當更訪之，平陽人文章，只存生著讀書，不只卷兩卷，亦著有隨筆，作文如製面，家藏書不足，假借遺人讀，思懷存謝居閒，謝王敍，恐關萬十首，插架十萬卷，勝傳自附唐人開宋眼見，因引搜索名將冀，猶鄭傳續舊古書，會萬世碩儒等，則其收藏之富又可想見，其安酒役宜潛邱之經倒也。

何義門游山陽，買得困學紀聞。又紀聞箋何紀瞻皆余頃得宋槧本不全左傳。

二十六年丁卯，五十二歲。

潛邱未定稿，鬬酒詩跋，丁卯元夕，今總憲徐公碧山堂之讌，出所儲酒三十種飲客，命客為鬬酒詩。明日，相繼以詩來者若干人，又曰：時座中皆南人，多右南而左北。案潛邱蓋於前一年歸里，為牛叟先生稱觴，故座中無北人也。健庵以九月升總憲，跋當作於九月後。

是年牛叟先生卒。行述：二十六年，居先祖考艱，喪葬中禮，鄉里至今以為法。

九月，健庵陞左都御史。劄記：與劉超宗書：孟子喜而不寐，以善人得志當路也。今有濟議得巾一事，率聞長者以為饑食有味，何如憂臣馮瑞進士出身也，利人所有，題一疏為加納官員，一體升遷，不必用保舉，部議尤行矣。垣臣錢晉錫明輕也，為新總憲所使，具一疏駁之，部議不准行，奉旨著現行事例行。董允錢而不允馮也，一時公論喧騰，人心暢悅，此非初出輿虛第一功乎。案所謂新總憲，殆即指健庵也。竹垞戊辰年有題錢給事晉錫富春大嶺圖詩，錢字再亭。又案潛邱集國史入館不得其半，以此書推之，當在戊辰之春也。

二十七年戊辰，五十三歲。

是年健庵充會試總裁，即闈中轉刑部尚書，出闈就職，因張汧事罷誤，上章乞休，准解部務，仍領各館總裁，三日一直內廷。



# 閻潛邱先生年譜卷三

二十八年己巳，五十四歲。

是年健庵因子樹穀考選科道事，為副都御史許三禮所劾，上章乞歸，命攜書局，即家編輯。健庵復上疏言：明一統志疏漏舛錯，難以盡舉，臣今博訪佚聞遺獻，務期精核。又言：宋元通鑑，明臣薛應旂、王宗沐諸本，或詳略失宜，或考據抵牾，或名姓互殊，或日月闕謬，臣請改修，博採正史、雜史及諸家文集，參考同異，辨證是非，仍倣司馬光通鑑例，作目錄考異，彙為一書。論依議行。

胡朏明禹貢錐指略例：昔大司寇崑山徐公奉敕纂修大清一統志，已巳冬，公請假歸里，上許之，且令以書局自隨。公於是僦舍洞庭，肆志蒐討，時則有無錫顧祖禹景范、常熟黃儀子鴻、太原閻若璩百詩，皆精於地理之學，二三素心，晨夕羣處。

行述：先是府君殫精經學，佐以史籍，客司寇公所，時方修一統志，與顧處士景范、黃處士子鴻周旋，遂喜談地理。二君固地理專家也，府君於古今沿革，考索尋究，不遺餘力，往往出其意表。朏明先生嘗稱：吾習老年人讀書，只宜優柔厭飫，自得之樂，微君用力太苦太銳，殆非所宜。府君愈益力，十餘年中，成

四書釋地三續及釋地餘論若干篇。又曰。四書釋地三書。則以四子爲幼學首習之書。而地理經古注疏集注以後。簡略岐誤倘多。故特加考覈。爲經學始基。又曰。府君從前四至京師。二十八年歸里之後。無復遠游意矣。疏證。卷六上 憶己巳與顧祖禹景范同客京師。問景范蘇秦說燕曰。南有碣石之饒。注以在常山九門縣。果爾則趙地。何以燕有其饒。仍指今永平府是。但又在燕之東。何云南。景范曰。凡地理言南。可與東通。言北可與西通。非同東與西、南與北、迥相反者。余自是豁然。又己巳。本書作先一歲。蒙上 庚午夏。前書也。疑誤。 在京師。萬季野謂余撰一統志。奚必及人物。人物自有史傳諸書。余頗駮其言。及近覽元和郡縣圖志。太平寰宇記。意果不宜在此。一州內或人物無。或僅姓名古址。即間舉生平。亦寥寥數語。不似明一統志。詳多汎濫。令人厭觀。因折衷二者之間。不妨臚名宦、流寓、人物、列女四項。但取其言與行關於地理者。方得采錄。如名宦則蜀守李冰。以作離堆避沫水之害而收。鄴令史起。以引漳水溉鄴田而收。列女趙襄子姊。聞夫死磨笄自殺。代人以名其山。收入保安州。顏文姜。事姑孝。甘泉涌室。齊人以名其河。收入益都縣。梁鴻適吳。卒葬於要離冢旁。切陵墓矣。收爲蘇州之流寓。雷次宗徵至都。爲築館鍾山西嶺下。切古蹟矣。收爲江寧之流寓。即例所不收之仙釋。如河上公結廬河濱。漢文帝親枉駕。梅福變姓名爲吳市門卒。甚且許楊爲郡水掾。爲太守興鴻郤陂數千頃田。汝南以饒。均宜得選。蓋不惟其人。惟其地。不然。隨其道德。隨其勳名及文藝。苟無關地理。概不得闌入。何者。著書自有體要。善乎。杜君卿有云。言地理者。在辨區域。徵因革。知要害。察風土。李宏憲云。備州邦而敍人物。因邱墓而徵鬼神。乃言地理者通弊。至於邱壤山川。攻守利害。反略而不書。元和宰相之言。施於撰述如此。若張南軒論修志。不可不載人物。典型繫焉。世教補焉。此則儒生之見。以之點綴郡邑志則可。非所論大一統之書。卷十一統志凡 不用潛邱之議。

四庫全書提要。資治通鑑後編一百八十四卷。國朝徐乾學撰。是編以元明人續通鑑者。陳桱王宗沐諸本。大都年月參差。事蹟脫略。遼金二史所載。罕見詳備。而如改宋史周義成軍爲周儀。以胡瑗爲朱子門人。疏謬殊甚。皆不足繼司馬光之後。乃與鄞縣萬斯同、太原閻若璩、德清胡渭等。排比正史。參致諸書。作爲是編。草創甫畢。欲進於朝。未果而歿。今原稿僅存。惟綱弟十一卷。書中多塗乙刪改之處。相傳猶若璩手蹟也。 困學紀聞。卷十九。 開禧追貶秦檜。則南代艸制下鑑云。南遊錄、寶退錄駮之。近漁洋





文略駁之。信多子虛亡是之辭。然歲遺秦檜事卻可信。余取以補續通鑑稿。致傳是樓云。鍾谷獻曰記。庚午十月初一會姜西溟、黃俞邰、徐健庵坐。宋元通鑑。我從單府君以南北朝爲疑也。 彭躬庵傳是樓藏書記。庚申春。余因顧子景范、偕子拒石得登崑山徐公之傳是樓。樓七楹。跨地畝許。特設人坐無附麗。客後闢凡楹。與五架相接。中設度閣七十有二。高廣徑丈有五尺。以藏古今之載籍。好文籍。聚序首經史。以宋版者正位南面。次有明實錄、奏議、多鈔本。又次諸子百家、二氏方術稗官野乘。靡不具備。曲直從橫。部勒光四屆各有標目。

二十九年庚午。五十五歲。

是年三月。健庵歸里。開局洞庭東山。纂輯一統志。仍延先生及胡朏明、顧景范、黃子鴻、姜西溟分纂。時西溟以布衣食七品俸。在明史館。健庵疏請偕行。查初白題與先生庚午二月終六月幽云玉峯大司寇徐公下洞庭歸奉旨仍帶書局。出都時。邀姜西溟及余偕行。南人日有唱和。敗亭殿館。有贈從偕弗多日占之作。 竹垞庚午年有送史館姜君宸英赴包山書局詩。 案健庵既歸。萬季野獨以明史事留京師。館戶部尙書王公宏緒家。

鍵傳及徐公奉敕修一統志。開局洞庭山。既又移嘉善。復歸崑山。先生皆豫其事。先生於地理尤精審。凡山川形勢。州郡沿革。瞭若指掌。 行述。司寇公歸里。府君相與晨夕談古證今。辯晰開廣。不以出處蹤跡異致。公嘗謂盧孝廉六以名研。海寧人。康熙己丑進士。行述末填諱璺敍名。 紀聞卷四引盧六以言 曰。閻先生乃古人。其學有經法。亦非吳志伊輩可望也。

劄記。案羊流店。晉羊叔子故里。在新泰縣西北六十里。南北孔道也。今庚午春經此。案此是潛邱偕健庵同行也。 又劄記。嘗經過保定府新城縣。其北田甲天下。古所謂督亢地。至今不稼樹藝而田賦最輕。又曰。今高城縣西北二十五里。有九門城。西面五百餘與。皆平地。東一絡環塊阜。亦不可得辟地子。在川上。相傳即泗水發源處。今之泉林寺。在泗水縣東五十里陪尾山下。余曾往游焉。有碑繫記詩。林氣爵樹。川無停流。此泗水源也云云。又東泗水青適其下。土人承爲聖人盟濯指點示我。遂過卷西征來在今泰安州。舊南在今新泰縣。余嘗經過之。卷六下。郕陵故城。在魚台縣東南六十里。沛縣西北九十里。余嘗親過之。問距定陶之菏澤約幾三百里。彼豈知菏澤在定陶。此孟豬在睢陽東北。二澤相通。前後一百四十里。哉。叹小折木盈過豐縣。士人呼爲灣河。在其縣西北八十里。案以上數處皆南北孔道所必經。不得其年。併記於此。 問叔子之後裔有存者。往尋其祖墓。隆然高阜者三。即傳出折脅三公之所。復往尋其居遺址。隱然若城郭。綿亙八里許。因歎叔子以上九世。皆二千石卿校。可爲東漢第一世家。當時聚族而處。居以積久。月加闢遼。又痛寔亡命江海。遠跡吳會。往來依泰山羊氏以此地爲淵藪。孰敢過問之。郝經晉與史傳闡合。獨後漢書羊續太山平陽人。平陽即西漢之東平陽。晉爲新泰縣。叔子晉書卻泰山南城人。南城原稱南武城。舊地志亦三字名。故城在今費縣西南九十里。距新泰二百四十五里。意新泰叔子之祖貫。己則占籍南城耳。觀武帝咸寧中。割以泰山之南武陽、南城、梁父、平陽五縣。置南城郡。封叔子南城侯。以其爲南城人也。叔子

且死，從弟琇遂秦志，求葬於先人墓次，狐死正邱首，正欲葬其隆然高阜之旁也。茲撰一統志，繫續於新秦人物可也。叔子以孫從祖，奈晉書何？且新秦縣建置沿革，并未見何年改南城一節，人物豈有無根者哉？要須別繫叔子於我縣人物，不必拘元和志然後可。

查初白題壁集有王羲文、閻復申招同西溟泛舟紅橋七言絕句二首。

劄記。卷六上。庚午季夏，置書局於洞庭東山，撰輯一統志，有分得福建者，來質余曰：欲訪宋梁克家三山志建置沿革，斷自周職方之有七閩始，不上繫禹貢何如？余曰：杜氏通典敘建安、長樂、清源、漳浦、臨汀五郡於古揚州內，未見唐人遠之於禹服外者。元和郡縣圖志亦然。然明一統志福州等八府，竟書爲禹貢揚州之域，亦未安。惟歐公妙有斟酌，所撰新唐志，於淮南道曰蓋古揚州之域，江南道曰蓋古揚州之南境，嶺南道曰蓋古揚州之南境，南境與域字頗別，微可識者。江南道領有今蘇松常嘉湖，正禹貢三江震澤地，江州尋陽郡有彭蠡湖，皆當日之域中，豈得別之爲南境？惟援其例書於福建一司則可。福州府曰禹貢揚州之南境，泉州府曰禹貢揚州之南境，下迄漳州府並同，方不即不離。蓋雖未顯見爲郡縣，未嘗不爲揚州師牧之所接，聲教訖於四海，閩東南海也，豈唐虞之所得而遺之哉。案今一統志刻本作於福建統部及泉州府書曰禹貢揚州南境，餘仍明統志書曰禹貢揚州之域也。

查初白先生敬業堂集題洞庭秋泛圖詩注，庚午秋冬間，余寓居洞庭東山，橘社集起庚午秋，終十二月。題云：橘社在洞庭東山之麓，劉氏取以名園，秋冬間假館於此，與書局諸同人唱酬不少云云。宋[illegible]與劉貢父、李武曾[illegible]落士也，今健庵尚書開書局於洞庭山，武曾方與纂修之役，足下往助尚書，當與武曾相見云云，是李秋錦亦在書局也。有大雨同胡朏明、閻百詩登湖樓詩。詩曰：大聲拔湖洪，飛上巨鰍背，放空作猛雨，倒射起百倍，萬木助一吼，掀騰走[illegible]怪，纏瓢若[illegible]，紛已[illegible]，[illegible]類辨[illegible]，宋由影響在外，目存風欲解，境變奇乃益，我詩苦難工，傑句誰有待。



劄記老友吳菘先生菘，字綺園，又名[illegible]，字[illegible]，歙縣人。劄記有逢吳子綺園詩，首二句云：史局選湖山，天教聚讀[illegible]，疑所指吳子即綺也。嘗言，賀黃公黃公名裳。載酒園詩話，謂定遠錢吟雜錄及某園鑑詩話，可稱談詩者之三絕。余急問賀書何處有，曰：金陵有，須價銀一錢二分。余以三錢付黃俞邰使者，同家購之，不半月，以八分購賀書，餘盡如余所囑，買茶、櫻桃乾，蓋素嗜此也。到日同胡朏明大嚼細啖，口眼俱快，沁入心脾，歎吾老友之知言也。康熙庚午秋，寓洞庭東山席氏館題錢吟新稿，席仲遐處[illegible]余再兩過洞庭之東山，其始至也以正月，屬庵太翁仲遐別去十年，而復至則翁已歿，仲遐兩兄方各治一園，中園靈石并秀，亭榭築湖，又各於其旁穿池鑿渠，稱幽人逸趣。毛柰詩[illegible]近并吳衍先生其余謂今兩庭東園王詩園事分明[illegible]



覆均兩般魂斷夜來人，君王不得爲天子，半爲當時賦洛神。設日後二語，似有慟惜王氏之意，大較不及十年，初別不過一年，而竟致一生腸斷，此種情事出於口則消盡，藏中不嫌展轉，故以不倫之詞志之乎。若論故實，丕爲世子在建安十二年丁亥，子建賦洛神在黃初三年壬寅，相去十五年也。唐人作詩，意自有在，未論故實，或不論故實，宋人不解詩，但以錢王遇王國用，魏刺義山何異處？夫以[illegible]事賦詩，[illegible]芝乎？此解可謂妙絕千古，發端一語已道全篇之旨，意益知玉山之人之事，方得是解，不然空空而妄實以洪，豈可得乎？縱得之，恐亦成刺也哉。顧而已矣。劄記又有洞庭山人論劉詩。又憶庚午重九病新愈後，東海公招登高莫釐峯，酒中云：古人之郡縣無不可攷者，縱無正文，亦隱在書縫中，要須細心人一搜出耳。又余告徐司寇健庵曰：郡縣始自秦，作輿地表，自當以秦縣名之可致者實之，不獨以郡。案今輿地表自秦始。又曰：後居洞庭山中，詩論直隸、真定、廣平諸志，而後益曉然於今制折田之故，又具以淮揚兩府折田之數告徐司寇健庵，令纂入一統志中。案今一統志淮揚兩府下，不載折田之數。疏證。卷六下。余告東海公，纂郡縣志者，全憑有識，如河南八府，惟懷慶糧最重，民且受困三百年，如近來纂志，當以糧所由重之說，痛加發揮，方與有世道之責者惻念，請於朝，比諸別府減而輕之，奈何略不一詰。案今一統志懷慶府下，於糧所由重之故，仍無一語及也。又一統志有關隘一項，下載至某鋪、或某集、某鎮，在縣東若干里，又若干里爲某鋪，又若干里爲某鋪，達某縣界，故有錯或病其碎，且名不雅馴者。余曰：昔宋紹興三十一年，金主亮率大將臨西采石楊林渡，初奏言已犯采石，而不言東西，朝廷大駭，及報已到楊林，而不言楊林渡，莫知其在江之南北，益極求當塗歷陽人問楊林所在，言楊林、西采石之渡口也，於是驚疑少定。余謂使當日諸州所上閏年圖備載村鎮及津渡之處，可一一檢而知，不必外訊諸人矣。又一統志在京師纂進是者爲保定府，內多載及水利，有已施行者，有未施行者，尤稱有用之書。又嘗謂鑿空出新，不若從說之安者，尤莫甚近日碣石入海之說。陽信有劉世偉者著論曰：海豐



縣北六十里有馬谷山，高三里，周六七里，疑即古之碣石，爲河入海處。幽薊人賞其新，東海公載入一統志中。余曾正告之曰：九河見兗州，碣石則在冀州，皆禹貢明文，未易可移。果如世偉言，當移碣石爲兗州山矣。古九河闊二百餘里，長約四百里，其爲逆河之地，亦須長闊相等，方外受海水之朝夕，入內容河水之九派注，今馬谷山之旁與上，何處著此一片地耶？東海公不覺笑。余曰：無論總綰，以史證之，蘇秦說燕曰：南有碣石之饒；秦始皇三十二年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高誓，刻碣石門。二世元年，東行郡縣，李斯從，到碣石，刻始皇所立刻石。封禪書，並海上，北至碣石，巡遼西。貨殖傳，夫燕亦勃碣之間一都會也。何得謂碣石不在昔平州、今昌黎等縣處耶？永平府志已進呈，未及正之云。案今一統志刻本仍以碣石爲

在永平府昌黎縣西南。漢定府馬谷山下。不宋劉世偉武仙云謝城記以爲郡古之碣石也。又案沂州曾因黃河至碣石入海事親至碣石一帶。案舊有七人比之龍內特嵩不知宿在何年。　又宋史。韓世忠列傳。初世忠聞敵至。必登金山廟。觀我虛實。乃遣兵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岸滸。約聞鼓聲。岸北先入廟兵共擒之。金人果五騎闖入廟。兵喜。先鼓而出。僅得二人。逸其三。中有絳袍玉帶。既墜而復馳者。詰之乃兀朮也。按續資治通鑑綱目。宋元通鑑。金山之下。廟之上。並有龍王二字。付觀至其地。疑之。當時兀朮軍江南。太乙亭蓋軍江北。韓世忠以海艦泊金山下。兀朮不得絕江。豈能輕騎至龍王廟。且既覺而復能浮江去邪。或曰。當時有沙洲。故謠云。金兀朮騎馬上金山。此尤無稽之談也。昔在崑山輯一統志。至鎮江府。得衡本三山志。載龍王廟。北宋時在銀山上。非金山也。然後知修宋史者。以其時龍王廟在金山。故實以金山。而不知於兵機地形失之遠矣。案今一統志刻本。不主此說。於北固山下引輿地紀勝曰。龍王廟在北固山。韓世忠遣兵伏廟中。以擒兀朮。即此。於銀山下曰。即故土山。元盛熙二年建寺其上。以與金山相對。易名曰銀山。蓋猶以閻說爲不然也。　又與劉超宗書。明一統志無濟河。胡三省注通鑑。於敗之於濟河之下亦無注。案今一統志。故城河古名濟河。即衛河支流也。引淮南水利考。[illegible]宗景祐元年。倡行濬。時張綸、李謙、范仲淹皆請於漕河云云。甚矣。其難也。至新修統志。淮安府山川載濟河。引十國紀年凡兩部書。可謂遠勝明人。此今日顧景范、黃子鴻、儲爲之輩。惜先生不見此兩人。捍海塘備載范文正築海塘方略。真正有用之書。今人遠勝明人。鄙言豈無徵。案今一統志。捍海塘下不載文正之說。　又曰。舊志於洞庭。徐司寇出典籍庫中大元大一統志十數本。皆蜀中地。計尚有九百八十餘本。曾見葉文莊家書目。此書與經世大典並列。安知世不更有足本乎。潛研堂集。跋元大一統志殘本。戊子歲從吳門朱氏假元大一統志殘本盧四百四十三葉。大字疏行。殊可愛。每葉鈐以官印。職其文。則盧州曾學教授官書也。陳開潞閩。崑山徐公乾學奉敕修大清一統志。開局於吳之洞庭山。嘗內府書有元大一統志。殘本二十餘卷。僅公惡簽今在史局。所借之書。旋已歸中秘。而求[illegible]有見之者。穆案元修大一統志。[illegible]永樂大典散天下府州縣志不下千部。中凡引用元一統志者。[illegible]金書館校書者一一覽出。程曾閱見其殘[illegible]。甚可觀也。



困學紀聞箋。卷十五。李仁父長編近四十年而無錫顧宛溪始從嘉興高氏購得之。凡三易主而歸傳是樓。余假館樓下。且讀且鈔。窮日夜不少休。然止及治平。餘仍放失。有勸主人宜集衆以續此編者。余函搖首以戒主人。笑以爲知言云。潛邱劄記詩注。公被從崑山購得長編。余爲[illegible]其弟也。蓋此書乃崑山徐氏家藏。歸於牧齋宗伯。牧齋絳雲樓災後。此書幸免。公嘗名世仁。[illegible]衛人。順治乙未進士。官吏部考功郎中。有說定制。又案公嘗與潛邱相識。東京當在壬寅初入京師時。潛邱詩注云。劉公獻考功曾謂余。今人百不及古人。所遠勝者。惟茶度曲圍棊耳。



是年汪鈍翁卒。劄記。喪服翼注。汪氏琬既沒。删其稿爲堯峯文鈔。載[illegible]西洮講以示我。讀之頗有幽冥之中。負此良友之處。蓋爲余所駁正者。悉刊以從我。有駁正而未及聞於彼者。承譌如故。將來恐疑誤後生不小云云。案劄記有詩云。汪鈍王詩證本[illegible]。崑山歸人。[illegible]中道生。師事新興[illegible]。史。有[illegible]就貨於同里[illegible]。多得其指歸。

劄記。有吳航來口占即事以贈之作。直見已成翁。偶儻語不窮。小侯四姓長。新樂一門忠。正諜能留史。探亡欲作風。寥寥乞米帖。裴裏至今雄。明詩綜。劉文炤字雪舫。任邱人。新樂忠恪侯文炳弟。有雪舫賸存。明史外戚傳。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新樂侯劉文炳之弟劉文炤方侍母飯。家人奔入曰。城陷矣。文炤從殿地道。祖母遽起登樓。文炤及二女從之。文炳妻王氏亦登樓縊。[illegible]各縊死。文炤入視。[illegible]音遵呼曰。兒不能死矣。從母命。留侍太夫人。遂逃去。[illegible]梅村有吳門逢劉雪舫詩。[illegible]注。案文炳母杜氏。聞城將陷。即命侍婢[illegible]。[illegible]太夫人篤老不可[illegible]。[illegible]以文炤所以有留侍太夫人語也。劉叔子有新樂侯[illegible]。又有贈劉雪舫歌曰。方甲申三月之變。君年纔十有五。竄跡[illegible]者二十年。勞苦艱辛饑寒之狀。無弗身試。發篋據之。則雪舫蓋先生五歲。詩曰直見已成翁。[illegible]未知直見何時。而是年先生由京師南還。雪舫過六十矣。附記於此。當不甚差武也。　淮安志載文炤[illegible]。[illegible]天無色。[illegible]

三十年辛未。五十六歲。

閻山公解舂集。第八九兩卷爲淮南子洪保。山公自題曰。洪保者何。偶子讀閻子尚書古文疏證而作也。儒者之學。莫大乎正經。而黜僞今文。尚書爲古文所亂。其間莫之或正。儒者之恥也。閻子唱之。偶子和之。其義大安。故曰洪保。閻子晉產也。偶子吳產也。一西一南。地之相去幾千里。而作合於淮安。以卒其業。豈非天哉。故亦號淮南子云。按此書闕以下論釋地。皆證之。知爲此年事。　又與閻百詩論釋地書。歲辛未客鄭公鄉。與先生辨析[illegible]義。別來忽忽十稔。每望三洲。何嘗不歎。比得寓目大著四書釋地。及續二書。發朱子集注所未發云云。　劄記。與劉超宗書。淮南子洪保。偶子山公所著書名。與閻子尚書古文疏證辨論而作也。其勢如傾山倒海而出。卻可惜所恐據在逸周書穆天子傳。又可惜在家語孔叢子。僞本竹書紀年。尤可惜則在舛詩世學。世本毛詩古義耳。異幾種流傳。不可救藥。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又一書云。洪保主人亦信古文非真。所論雖著他語耳。正恐信亦不透。



趙秋谷送閻復申歸山陽序。趙子既返田里。山居而野食。歲辛未之春。門人閻生自其家北上。將試於禮部。枉道來省之。既謀試。竟爲當事者所黜。南還復過山中留數日。

劄記，有故人子劉予吉，以勤學而死，異日始知，遂有此作，長樹未及馳，車輪出戶摧，旁觀猶悲嘆，白首定餘哀，魂去同秋艸，名留紙夜臺，前身眞季子，碣待柳州來。戴唐器硯齋集，亡友劉君予吉行略，君諱鼐，字予吉。少穎異，好學而不得其圖，與年二十，始得交，而在鑿在鑿受學於西江閻怡庭先生，獨學一經，以嶽山南宋爲宗，他人治一經，而君治五經，他人治一經，舉業講義耳，而君必求之注疏，以及左氏、外傳、戰國策、三史、莊子、離騷、文選等書，皆博取之。丁卯，余過君，授兒子句讀，因約爲讀書窮經，君日鈔書十五紙，得七千二百六十字，月則得二十一萬七千有奇，夜輒讀書至三鼓，而得於所鈔之數，庚午春，余師萬公擇先生見其手不停披，戒之曰，學以漸進，本原爲上，夫之屬，詠以陶寫性情而已，如此將疾作，成病，已而果然，病數一載，至辛未八月十一日歿，年三十有六。

左汾近稿，有和王阮亭少司馬西城別墅十三詠，後有跋曰，昔張文毅公典試，歸熙甫先生下第，公忽忽不樂，對客曰，我爲國得士三百人，不自喜，而以失一士爲恨，至今詞場傳爲盛事，顧余何人，敢當公歎，然不可不謂公之異於恆情也，歇菴之餘，出詩題十三首，命余屬和曰，此非僅名書，又無擅而不以徧吾目者，子力搆之，必有賞音，余唯唯，歸燈綱秋谷夫子家，夫子十三首早成，亦命余和曰，吾子之遇，而知己也，新城公子不遇，而知己也，於是依次搆成，敬寄册上，念自曾大父登第以來，八十八年矣，與公家三世交好，席少司云云，又與王阮亭先生書，人負一能一技，莫不有翹然自異之心，況文章心術，所寓進取之關，而適出當代大賢之門下，雖不遇猶遇也，抵家閑閒多暇，與家父述之，家父亦有盧公知汝，汝可不恨之喜，偶以履術不能祇候，布謝但云，客歲在洞庭書局，東海先生撰次江西人物，歐陽文忠下，偏引先生廬陵永豐之辯，家父以爲的未曾有，東海曰，此出新城先生皇華紀聞，子尚未見邪，家父因求一讀，祕惜不與，曰一語必輒輒不休，荒吾杭志功矣，家父志之不忘，奉懇及敬海集各二部，見付來人，保特遣，望立賜回音。案漁洋於是年著因彙有文、陳文增、李文貞、主試石闕，又令一統志局本省歐陽文忠入吉安府人物下，不著漁洋之辯。　又書姚崇捕蝗事後曰，康熙辛未四月，余從京師抵山陽，歸途所經，蝗蝻蓋野，因取姚崇列傳、唐紀開元三年四年事，彙而刻之云云，有寄李學士詩曰，恋回閶闔轉淒其，通籍懸君指路岐，老女同嫁三月半，酒人獨病百花時，飛蝗蔽目蝗蝻急，遲舍無心鷃鵠遲，更向顏山發深嘆，贊皆珍重抵瓊枝，自注，時有書寄天水公。

三十一年壬申，五十七歲。

是年，健庵因羅介朱敦厚事落職，書局亦撤，仍奉旨纂進所纂書，乃避居嘉善，已又僦居郡西華山之鳳村。

是年六月，宋牧仲由江西巡撫調任江蘇巡撫。　沈儼劄記序，商邱宋公開府吳門，資禮授館，相與質疑問難，無有虛日。　劄記，有奉投江寧巡撫宋公詩二首，頷句云，和門才子首僚師，使節兵膽兩道宜，





自注，唐江南東道理蘇州，江南西道理洪州，公所任恰合。案此二詩不得其年，類記於此。　又案商邱撫吳，延吳荊山士玉爲子弟師。劄記及釋地中均有與荊山札，蓋即相見於斯時。劄記與劉紫函書，頃晤吳荊山選考卷，及沈儼論之去公產文尾載篇有記，即不復職論，荊山殿之正之惑，貝本選集注耳，荊山與僕交倡亦臣，安得及祀睹乎，貞令人心折氣盡。

三十二年癸酉，五十八歲。

寓硯齋集，超宗先生劉傳，癸酉秋七月，超宗劉先生卒，太原先生以詩輓之曰，老淚不能多，聲聲喚奈何，平生知己盡，萬事任蹉跎，第許孤魂及，官曾一命過，鄉邦志文獻，終古有編摩，言有盡而意無窮，後山之哭南豐，不是過矣。左汾近稿，亦有超宗輓詩。

劄記，有北闕閑西溟得售詩。　舊初白完寄集，起癸酉四月，盡十二月。　有姜西溟至都詩二首，又有洞庭秋望圖爲同年姜西溟題古詩中有句云，今年又赴京兆試，失因其常得差寡，與君同榜雙聯名，王後盧前吾敢恥。潛增事案，硯山徐尚書罷官，領一統志事，即家置局，先生從之，南歸時，貸之擁眠山者亦屬先生，順眠山修退居，其氣力尚健，惟燈爲先生通榜，卒不能則亦古人之遺也。

解舂縉，與楚州先生簡。案楚州先生，潛邱也。　濬河書發未，念切念切，此事利在速行，無可疑者，三城之人，欲開澗河，禹口一議，望公力言，自如望歲，入冬水涸，不早從事，斯無期矣，惟公毅然行之，亦此邦之人，不敢望於他人者耳，既已決於中，不必更與人謀，以見鄉先生之大有造於桑梓，且使當事別白觀之，漸得要領，倚如長城，臨淮之人，屬耳目在此舉矣，此事行，救世之福也。戴唐器超宗先生別傳，晚年斷絕不出，然於邑州大事，一調河水利，謂河淮運河汎濫之本，並淮三城鹹潦之水，直達射陽湖，爲鹽興數百里米之害，其後又有小調河，當日所以設調河者，蓋淮汎漲，一河不能受其波，故復開支河以分其溢流，後勢力家因小調河水易流，引多田區過，永殺其勢，專引其水小調河，遂淤塞，歷久不能行舟，而小調河亦塞，先生特著一議，意在權水而不至注調河，癸酉冬十月，中丞三韓與公，謀開調河，太原先生編摺而議上之，而先生已不及見矣，未竣，與公遂去，調河之工遂廢，淮安志，與永朝遂軍人，康熙三十一年，任淮陽總督。

疏證，八，卷　癸酉冬，遊西冷，聞休寧姚際恆字立方，閉戶著書，攻僞古文，蕭山毛大可告余，此子之廖偁也，日望子來，不可不見之，介以交余，少余十一歲，出示其書，凡十卷，亦有失有得，失與梅氏郝氏同，得則多超人意見外，喜而手自繕寫，散各條下。武林道古錄，際恆字立方，號首源，仁和諸生，少折節讀書，汎濫百氏，既而盡棄詞章之學，專事於經，年五十，曰，向平婚嫁畢，而游五嶽，余婚嫁畢而注九經，遂屏絕人事，閱十四年而書成，名曰九經通論，中山陽閻若璩，方著書，出古文之僞，際恆持論多不謀而合，若璩攬古文尚書疏證，多引其說，以自壓，而蕭山毛奇齡著古文尚書冤詞，與若璩所論齟齬，際恆以閻之同於若璩也，則又數與爭論，際恆

守所見亦不爲下探何又書朋當鉞議論經史理學諸子末附古文他書多持論雖偶猶而是以破逃學者稱之。秋濤案毛稱衰潛邱而實極服潛邱，如送潛邱序所稱是也，其於文方亦然，詩話云，亡兄大千爲仁和吏，文皆曰仁和祇一學者，猶是新安人諸姚際恒也。予嘗作何氏存心堂藏書序，以閻兄，兄曰，何氏藏此有幾，不過如姚立方族兄已耳，及予歸田後作大學證文，偶言小學是寫字之事，童非少儀幼學之謂，不知朱子何據，竟自爲義學，且爲然造成一書，立方頗駁吾朱所據者白虎通也，然白虎通所說正指字學，並不知朱子何故爲此三字，因略舉宋後稱小學者數當證，歷不惑，蛩客相顧皆茫然，則度越時賢遠矣，予遽見語示立方，立方即錄予貽律二十韻云云，其推服可見，然則西河之於潛邱，始所心折而必攻之者，則北強氣之習，務與人爭名耳。　西河與潛邱論尚書疏證書，昨承示尚書疏證，此不過惑前人之說，以尚書爲僞書耳。案此語殊未析。其於朱陸異同，則風馬不及，而忽詬金谿及姚江，則又借端作橫枝矣云云。秋濤案，此當是潛邱初以疏證稿示西河，故云爾也，時西河尚無攻文集，故篇中數百言，祇爭陸王學術，祇不及古文耳，其送潛邱序作於是時，亦無一語及古文也。又送閻徵君歸淮安序，予避讎之淮安，與閻君潛邱交，暨之梁宋，復歸淮，則稍稍有習潛邱君年損而學多者，於是躬詣之，與之游，及予還故鄉，會開制科，舉天下雄才有學之士，徵車四出，其在淮，則潛邱君首應之，予得相見於京師，觀其所著書，夥頤哉，言洋洋乎，乃不見用而罷，值司寇徐公承命脩天下志書，聘君掌其局，多所論著，既而謝去，出所辨尚書二十五篇，挾之遊錢塘，時潛邱亦垂老，毛髮種種，而予則歸田有年，越七十衰矣。案西河以二十五年丙寅歸里，是年年七十一。乃取所爲文韻之，謂之曰，吾不知於濟北海君相去何等，若唐之孔仲達，宋之深寧叟，則出之遠矣。　全謝山毛檢討別傳，西河素不持士節，多仇家，乃相與共發其殺人事於官，嘗抵死，亡命游淮上，得交閻徵君百詩，始聞考索經史之說，多手記之，已而入施公愚山幕，始得聞講學之說，西河才素高，稍有所聞，即能穿穴其異同，至數萬言，未幾，得預詞科，爲史官，益自尊大無忌憚，於是自言得學統於關東之祥居，所謂高笠先生者，而平日請教於愚山者，不復及焉，其於百詩，則力攻之，嘗與爭不勝，至奮拳欲毆之。秋濤案，謝山此傳，多疑其事不實，近假得西河全集，細覆其生平事蹟，並西河自作墓志銘，所作西河先生傳，始知謝山之言不妄，集中前後多自相抵牾，其謂以還詩辨誣，懼怨於王轉淳自越假他事訐訟，伏人道旁狙殺之，轉誣死地，鄉人率衆奪之，避怨者移殺傘屍橫地，指爲所殺，捕逮甚急，乃出遊江淮，則云云事似可信，然謂出游歲月，則率不足據，或云十餘年，或云二十年，又往往謂此一年尚在某處，自言出游，遂自蓋時歸里，是知其事非實矣，李剛主師事西河，欲爲作年譜，而不果，始亦有見乎此，又其四十以前，未見潛邱時事，以賦詩，遊覽，遇親舊，抒寫奇憤爲事，集中經解釋卷，帙繁重，實皆歸田後作，自言二十餘歲時，已作經解，遭兵燹失其稿，然世亦未有見者，其名一卷，仍歸田後所成，謂之早歲稿耳，自兒湖主客說詩成於愚山幕中，西河經解之最早出者也，中多引潛邱說，時方與潛邱訂交也，則謂西河考證之學，得自潛邱良信，又潛邱初成疏證，寄西河，時西河始言，攻爭者中朱陸之辨，而不及古文真僞，是其時於疑經說，尚未一考，迨剛主述以尚書非僞之說，而冤詞作焉，始末如此，其并併與潛邱事中，故之西河因心折於潛邱，而必欲摘與爭勝，此其所以於西河也。又案西河詩話云，琉球中山王遣使入貢，於選貢時，爲述從官，編五縣寨塞，檢胡，奉中山王抗州爲使者，貢綠布什卷，囑覓毛初晴詩論，釋內屬記及縮中翰詩於書林不得，託謝余云云，又詩話內兩人爲人延，巽余求其原本正之，延字跋冠其書頭曰，舞中尚有不能詳處，如第四指內和





尚悄同誦其云云，是西河別有此等書，與余爭駁爭名，其亦異乎潛邱已。

劄記，有頰眉來云，曾公交起大行，典試山左，志喜之作，萬里猶軒使，三秋藻鑑開，文從東國得，名自小山來，吐鳳曾爭俏，成蹊亦有媒，爲傳余問訊，今的鑄顏回。淮安志，劉愈字文起，康熙壬戌進士，工部屯田司主事，請改選翰林三十二年癸酉科鄉試，山東考官，行人劉愈。案叢函題府字文起之子，裝函則潛邱之友夫也，劄記又有劉行人文起書之一首，即文起也，又送邱汝絃詩，亦及文起，汝絃名鳩，衣康熙己卯舉人。

## 二十三年甲戌，五十九歲。

疏證，卷八，甲戌首春，交王復臨艸堂於錢塘，示余文廟祀典十四議。復禮字需人，號艸堂，錢塘人，著有家禮辨定，皆解證誤，三子定論，學庸五書等書，秋濤案艸堂與毛大可，李剛主友，嘗議論亦與二家相出入，釋地三續，蛭狂條引艸堂說。

是年七月，奉旨徐乾學著來京修書，徐秉義學問亦優，并著來京，而健庵已先於是月十七日卒。　劄記，有吞聲一首，自注，爲東海公作，無復深山哭，吞聲阮步兵，時從高處見，猶似玉峯晴，鳳詔徵書命，鴻文已隔生，恩深楚父老，永保汝陽耕。　又送徐宮允北上詩序，公初聞召，有迴闕之意，余移書勸之曰，昔宋元豐末，程子謂司馬君實遠臣也，不可不辭，呂晦叔世臣也，不得不出，逮南渡後，朱子又遠臣也，宜辭，張敬夫世臣也，宜出，今先生乃世臣，非遠臣，以兄弟崇恩，故且一家而兩召，一已矣，一尚存，忍不出乎，公聞而慨然就道，於其過淮也，送以詩。　有幾年哭知己一首，讀唐書張說傳有懷一首，皆爲東海公作，而不傳其年，類匯於此，又送申學濂詩首句曰，何處是西州，筆端尚哭東海公，殁後作，學濂爲見顧譜。　哭喬石林姨弟二首，自注，東海公殁於七月十七日，後四日，石林卒。

墓誌，徐尚書既殁，先生居於家，守士大夫及南北好事者，類譽相推重，而實無有爲之地者，故先生卒窮老不遇。　徐果亭禹貢錐指序，往予伯兄尚書奉詔總修一統志，一時博學治聞之士，盡招集邸舍，其精於地志山經水注之書者，則若無錫顧景范，常熟黃子鴻，太原閻百詩，及德清胡朏明，未幾，伯兄歸田，不幸即世，諸君子亦雲散，而不復合，予被恩復起，仍奉命卒一統志之役，景范已前卒，子鴻百時開一來，亦先後淪沒，予潦倒京華十餘年，書今垂成，亦已皤然老矣。

劄記，與戴唐器書，陸去耴兄游孔林歸，見從祀先儒缺李延平牌位，深以爲訝，余曰，此不足訝也，遂舉其顛末告之。案顛末見疏證卷八。且互相致訂者三日，方寫書山左學使，令其行文補祀，未，莫不枉此一游，然非弟

助之勝。亦堅謝不來。還是辨學問。講經濟。隨地可以及物。案潛邱述閻山東提學道劉謙吉。字六皆。江南山陽人。舉康熙甲辰進士。三十三年任。淮安府志謙吉字六皆。甲辰進士。授中書。[illegible]大將軍[illegible]入補[illegible]主事。出為[illegible]府知府。[illegible]山東提學。[illegible]一貫[illegible]其中[illegible]去[illegible]山[illegible]人[illegible]可子[illegible]行[illegible]主[illegible]一[illegible]千金[illegible]中所云山左學使。雖未詳著其名。然以[illegible]互考之。必謙吉任中事無疑。[illegible]主於謙吉也。不知載在何時。故記之謙吉初視學道之年。

三十四年乙亥。六十歲。

南雷黃氏哀詞序略云。康熙乙亥秋九月甲戌望。日方晡。叩門聲甚急。啟視。乃吾梨洲黃先生凶問也。不覺失聲。越明日乙亥晨興。走哭於城南戴氏。蓋余聞先生名也久。而知先生愛慕我。肯為我序所著書。許納我門牆。實自戴氏兄弟曾晟始。夫由賜也見我。故哭諸賜氏。禮也。且召及門顧子。顧字在[illegible]。山陽人。拔貢。官內鄉知縣。楊子開沅。開沅字用九。號蔣江。山陽人。康熙癸未進士。翰林編修。著有[illegible]堂集。偕哭。餕而二子至。先生位南向。余號慟曰。已矣。吾不發親及先生之門矣。柰何。顧子曰。昔聶雙江欲師事王文成而未逮。文成歿後。始因門人錢緒山為介。執弟子禮。子獨不可援此例乎。況先生實許子。二戴子在旁知狀。余曰。然。遂移先生位東向。余北面。以四子為相禮。將下拜。二戴子止曰。禮弟子見師贄。子不可以無贄。顧子今南遊。且經紀先師喪。吾徒各有奠附以往。請以備此。奠者文以當贄。於是拜拜而相嚮哭。越十日甲申。乃執筆闔淚為文。以告於大徵君梨洲夫子之靈云云。

生日屢期。歟今下元節前一日。為余六十。仰述先事。亦屢一年。刊友此箋。以告知友。　有壽子仁二十韻。有逆沈數存遺瞳瀆詩。結句曰。須臾丙子歲。六翮奮應長。

寓覩齋集。乙亥秋。有潛邱先生書來。苦相勸勉。嘗以月泉吟社見示詩。

三十五年丙子。六十一歲。

疏證。卷五上。丙子夏。渭山公寄余書云。亡者截喪其闕。況存者乎。亡存俱指位言。非身也。請證以晉爵。叔向賀韓宣子貧。宣子拜曰。起也將亡。賴子在之。亡上文樂懷子亡於楚之亡。注。亡奔也。是解最審。審而兩錄之。

釋地餘論。辨吳越屢遭曲江云。大抵闕古者。須考作之時日。讀地者。須考代有沿革。方克決其所由。然余實因讀酈氏自注。發篤於中。以告吾友黃俞部。俞部從臾宜立辨一歲。以屬學者。劉忽十有三年。竊嫌未就。茲又因竹垞文類。與越闕書辨。僅得其半。故特為補之。并為正之云爾。案潛邱初晤俞部在甲午年。閱後十有三年。當為丙子也。





竹垞文抄。刻於壬戌。計潛邱已早見之。並疑此下幾年始闕刻江闕。

劄記。韻府群玉。湖憶曲。蓋與也。於發山歸來巳不見。錦瑟長於人何也。調之錦瑟為身可抱眠。夜深何用怨相拊。篤湖波路春來闊。已上忘歸范蠡船。自注。篤孫湖側有范蠡湖。案[illegible]楓齋集篤湖憶曲作於丙子夏日。

行述。自六十以後。時訪友數百里內。往來蘇杭。輕舟載書冊酒茗。徜徉湖山煙水間。衣冠瀟洒。見者以為仙外人。竹垞及毛檢討兩先生。則時時過從。商確學問。非蓋最多云云。

三十六年丁丑。六十二歲。

有將過江展司寇徐公墓。先寄一首。案健庵以乙亥十一月卒。詩頷句云。素車曾未至。宿草益興哀。以宿草之義推之。知當在此年。　又鄰笛一首。今日山陽路。濟移到玉峯。一聲鄰笛發。萬淚滴芙蓉。絲繡勝金鑄。能塋塊馬封。誰云老賓客。失意欲他從。則展墓後作也。又附洞閣詩曰。賈躭曾鏈合。[illegible]洛潤惟我司空[illegible]。雖知客散秋風裏。留得空門一洞閣。不得其年。附記於此。

有二月十六日渡江作一首。後二句云。昨宵有夢逢瀛上。巳古春風第一名。為長君詠應禮部試發也。

六月。為武進臧玉林作經義雜記序。略曰。毗陵臧玉林先生。隱居君子也。深明兩漢之學。旣通聲音詁訓。又推擴二劉揚子雲之長。撰經義雜記。皆有關經學大事。餘則推性善。戎惰說。辨爵踐。補遺脫一字一句。雖不得確。洵可為首出之士矣。常州府志。臧琳字玉林。武進人。康熙間。補縣學生。尉不通訓詁。無以明經。治經以漢注唐疏為主。著經義雜記三十卷。尚書集解一百二十卷。孫玉林元孫庸字在東。炎於盧抱經學士。嘉慶間坐書也。道光丙午冀門人通藉保持書來云。玉林先生尚書集解。延經在東補撰手鈔定本。高二尺許。約二百萬言。今尚存其家。惜無任刻之者。其七世孫鏡今殿縣保家。擬借其書錄之。將復寄遊。抄錄卷來。未知其能慰我願否也。九月二十六日。誠年。拜經堂。以公車至京。錄其自序見示。序曰。琳不揣闇陋。手自撰輯。上探伏孔鄭馬之奧。中採許馬陸王之旨。下述唐宋元明之說。莫不條分縷析。依經附注。擷其精英。窮其根柢。閒下已意。亦不數見。蓋以前人之義已備。故一已之說不敢雜。文字異同之間。有係於經旨而自唐儒隨孔以來。多所依違。師說分析。異端少學訓詁。翻解於斯。凡有可議。闡為辨證。求少求合於前人所得之外。弗棄其大者遠者。而略其小者近者也。必欲遠正義之本真。何益論語之注。約以姓名。闡為集解。三易其稿。廿年而成。為卷凡一百有二十。附以序目。都四卷。著夫闡繁訂失。庶深有望於後之君子。時康熙四十四年太歲乙酉仲冬月。武進臧琳識序。

復申因學紀聞箋後序。歲丁丑。大人聞遊江陰。從一故家得斷爛鈔本以歸。校多二十餘條。其詞簡而義精。非得傳萬萬不能為也。

劄記。有與趙秋谷宮贊詩云。壬申夏。遇舟三兄於玉峯。案名行宜。字補之。一名潔宜。又稱遇。普寧。閩之龍谿人。為[illegible]之子也。劄記題與秋谷云。有與閣之敘錄諸書詩句

在戊午己未間。以語傷讒。廢放不采。查初白勸闌聊山一名玉峯。周圍二里許。饒界石而成者。首岡訊先生起居。知文酒自適。不復以世務縈懷。竊以天之成就我公之高者至矣。他何足云。兒子此番又得而復失。有辜慰門。闌閣中帶一例。姑聽其就試。亦不知終局何如也。頃至白下。有傳翻天上白雲如逝水。艸間黃蝶似秋花之句。豈不使新城失色。侍郎却步邪。

是年有贈曾子清侍郎四律。首章第四句云。世職少司農。結句云。我游當貫夏。正與椒花風。二章首二句曰。字名志學風。茲當射陵詩自注。渭父執杜于皇二丈。三章首二句曰。又得視金焦風流第一人。自注。端陽成狀元。第六句云。延年但過易。自注。漢杜延年爲御史大夫。以父曾居此官。不敢當位。坐臥皆易其處。案子清名寅。號荔軒。漢軍籍。世隸漢軍十二旗。卯子清所蒞也。父名璽。字完璧。康熙十七年以工部侍郎與江寧織造。蒞越三十餘年。而子清繼之。故有世職少司農之句。子清初與蘇州織造。於庚午四月蒞任。至壬申十一月。移織江寧。詳尤展成司農曹公成郎生祠記。此四詩知必在江寧者。以次章第六句自注推知之也。又展成曹太夫人壽序曰。司農出爲在金陵。升公爲鑑。與今農部於姑蘇作楝亭以志慕。於後移在蘇州。不啻有學。名志學。必之句與瓊郎與稽谷嘗。有頃至白下之語。以復申考證中書之年推之。知嘗在丁丑。則此詩亦當屬丁丑作。來游在四月。故復申中書之試。（不知終局何如。而三章已有贈成狀元之賀也。（阿成當謂子清弟子猷之。于尤展成贊太夫人壽序稱曰子猷侍衛。瓊郎亦有贈曾子猷詩。稱其雅志。曾羨子猷秦使至淮安與相見也。不得其年。附記於此。）成狀元不知是何科。日姑以四月泥金之信。知必在此年會試後耳。竹垞有楝亭詩。梅庵有楝亭賦。四首。有楝亭詩。曼文章瓊郎自注。則楝亭亦當有詩。而今讀雅堂本帙之殘。蓋軒少集詩於廬山。黃山登。爲其詩文集。半見廬瑤國都樂四君叶。又余讀心隱亦稱瓊郎父執也。荔軒在蘇州時。賦得滿心過歷成拙。青學水荔軒小秋。風有尚。見與賦居賦書。明日有人招弟。府與三十里。往看柳浦荷花。因思老愛書春貧愛酒。容花只當伴生涯。父執余澹心律句。令人幽副乎。陳錫祺國文苑傳。余懷字澹心。一字無懷。號曼翁。又號曼持老人。曾閩人。居江寧。嶺生明季。才情艷逸。少懷大志。晚隱居吳門。刻苦支離。年八十餘殁。吳洲尤侗稱之云。嘉興人呼爲壯白畜。壽萬人錢。壯白畜。金陵市歸爲秀也。皆與杜濬白夢鼐齊名。故云。有味外軒稿。



寄硯齋集。康熙丁丑春夏之交。太原徵君閻百詩先生爾至吳門。遂觀汪氏武曹所藏太僕手批史記。皆怨怒不及終卷。僅錄其例意五十三條。爲向來諸集所未收者。以歸示同學二三子。詩集有讀觀海集。皐太原先生五言古詩。

行述。三十四年。壽六十。府君以先祖考六十時。祖妣服未除。不稱觴。故亦展一年。遵不孝跡授內簡中書舍人。自都門抵里。捧同年姜編修西溟壽序。偕諸弟子姪拜堂下。府君曰。汝輩知吾今日之樂乎。皆頓首曰。大人周甲之年。康强充腴。大慶無窮。府君曰。非也。吾讀書五十餘年。喜今日觀得一貫字耳。案生日誠訓。當爲三十五年。丙曲有姜編修西溟之稱。西溟以丁丑歲進士。殿試一甲三名。授翰編修。則爲三十六年。又以與翰林谷書得兩失及漏中舍例云云。曾以翁之丁丑爲合。然則行述遵字亦大略言之。不定指乙亥之後一年也。惟復中中舍未成進士。西溟又以發函始事京兆。何以有同年之稱。當據西溟成進士之年。遷復中舍考授中書故耳。然則歸里稱觴之歲。當爲之三十六年。更無疑也。

山陽詩徵。撤劉蓉函酬。閱復申詩云。惟我不如意。許君相對吟。君今越千里。好夢何由尋。紅葉翻階色。碧梧留院陰。欣傳看小鳳。未集玉山岑。自注。將就中書之試。



三十七年戊寅。六十三歲。

是年孺人張氏卒。 行述。三十七年。先妣卒。號傷至今。 劄記。有題窮寵居四首。第三首自注。詠耕爲其母乞銘長安。 又有讀元微之遣悲懷詩題後二首。

夏劍閑學紀聞箋。復申序云。詠端發名暇。請鳩工授梓。大人復自莅從著彌月。乃手之而喜曰。紹古人之懸命。啟來學之博聞。其在斯乎云云。戊寅六月望日。嘉志。執信早識先生都下。後過淮。館先生家。引與談讌。許爲忘年交。案秋谷談懷集有寄朱竹垞檢討村居一首。竹垞和詩。編在此年戊寅。而談懷集未刻次淮安草。閻百詩題下自注云。去秋下榻其家。必係此年事無疑也。

有寄吳亦韓一絕。老愛青春任杖藜。卻嫌委巷入深泥。君家雪色壁如霜。醉能還眠滿壁題。趙秋谷跡曰。黃山谷見東坡和陶飲酒詩。謂至前山正可數。後嶺且勿觀。曰此老未死。今日讀閻徵君此絕句。曰百詩不衰。案此詩不得其年。以秋谷評語推之。或即在過淮下榻之年也。亦韓名瀍。山陽人。拔貢生。官鄱陽教諭。劉能譯人之子。侯州亦韓詩。又自過亦韓詩曰。解我宿酒當橋門。相與柴門共攜筇。不是君家人。識得雖鐘與杖入深泥。與此絕句意互相發。

劄記。題潘孟升詩集。錢氏有學集。有秋日歸詩。得鶴江生詩卷。題贈四十四韻。注云。生名高。金壇人。初不知何姓字。已而知爲潘孟升。戊寅歲觀過毗陵徐學人家。學人曰。吾舅氏也。南郡詩集。雖刊未印。余勸其廣爲流通。越明年春。己卯 閱升得二部。行至界首。爲波臣所攝取。復索又得二部。以一歸寄硯齋。案徐客。讀學人大嬴。祖書。在閩長衡。一部。此本學人名永宣。行四。是秋登賢書。世其先中丞之家。殊可喜云。學人康熙辛巳進士。有茶坪詩稿。國朝名家小傳。茶坪成進士。改名已成。而遊不欲出。日以讀書自娛十年。而後士未殷。 劄記。又有新先生題姦功徐四學人見寄詩。首句云。淮中來二妙。結句云。思附瑞橋去。看花醉帝鄉。孟學人公車入都。過淮上。謁姦功來閩也。近刻自壬午至。有歲壁見錢姦功徐學人倡和詩。嶺次其韻之作。亦係錢會試同行之證。不得其年。附記於此。姦功名名世。武進人。康熙癸未進士。

有戊寅冬遊宏濟寺。題宋荔裳先生詩後一首。宏濟寺僧言。杜二丈於皇淺土未葬。感賦一首。案於皇有宏濟寺尋喻庵詩。首句云。幾度尋僧訪老僧。疑漁洋所謂宏濟寺僧即喻庵也。方望溪茶村墓誌。先生在金陵。與先君子爲布衣交。先君子則主府尊。以丁卯冬即門諸兗君子曰。吾老矣。將一視前此歸。而困窮梅山之陽。死即葬焉。是日渡江。數月遂死。貧歸葬於千樹宮。一二故人謀卜兆。子世濟曰。吾有兩前以弟子二三君子是則我非人也。無何世濟又卒。又數年。吾沙陳公滄洲來守金陵。謁先生其鄉人之能立名義者。爲買小郎梅山北梅花村地。以康熙丙戌年二月十六日。 案滄洲名鵬繼日以諸王慈曦入其府志中。又一條云。皆有嘗余以揚州府志者。皆即慈曦也。

有贈王慈曦一首。慈曦名爲江。拔貢生。著有國孟堂集。秋谷有贈慈曦詩。秋谷案咏竹館揚州府志。劉記有一條云。江西之名有三。今揚州亦名江西。

有荔軒司農屬過蘇州訪織造李作賦贈一首。案詩首二句云。片帆乍到石城頭。又見閶門五夜燈。

闕在篁軒移駐孔宅之後，潛邱自壬申後，惟此年冬有泊舟胥門。隨顧侯君之事，意即由金陵而來，故贈詩中有探梅詠雪之句也。

九月，宋牧仲爲作四書釋地序。序曾以公事將於役瀛壖，遂留小暇，乃弁數語卷端，還之。戊寅九月既望。案釋地初刻無年月，蓋四河遊當刻於丙子，潛邱此序乃補作也。秋濤案桐挹與潛邱書論求關門事謂承寄四書釋地，當在釋地初刻之年，毛大可亦有詩。

顧嗣立孟子生卒年月考序，百詩徵君戊寅冬泊舟胥門，訪余秀野艸堂，出一編相示云云。序作於己卯四月。嗣立字俠君，康熙壬辰進士，官中書，江南通志稱所居秀野草堂，四方名士觴詠無虛日，風流文采照映一時。汪沆槐塘詩話，顧俠君嗣立入都，寓宣武門三忠祠內，小屋數椽，枕屋花木扶疏可愛，因屬查補闕頊題之，曰小秀野，自題二絕句，一時名流和者甚眾云云。案三忠祠明蘄州中丞劉建，以祀漢東列武之張飛劉岳趙雲佐蜀忠三公，皆山西人也，吾鄉之官京師者實與守之，穆齋學使君此事，屬遂齋南谷補題小秀野三字，懸之祠偏老屋，以備邦掌故云。又案疏證卷六下與松江余學相其地形云云，卷八閻陽縣有疑古文篇藏於家，余三至其家，購訪之，卒不出。棚把案中香濤序閻山有兩禪寺，爲周文襄所營，近余賦絕過之，僧言文襄當年所購從白鶴詩萬卷，下繞每兩面坐，旁立者一吏一卒，是以見寓自更及婦女，皆得至前，剸剸作吳語，故料病猶遜學逶云云，皆此數年中事也。

三十八年己卯，六十四歲。

聖祖三巡江浙，奉慈聖以行。諭云：朕軫念東南民生風俗，特行巡省，兼以黃淮爲患，親閱河工，比循隄堤堰，詳加相度，以疏導修築之法，指授河臣，剋期興作。劄記，有恭呈御覽詩八首。案詩有云，朱日唐名部者三月十八日恭迎萬壽聖節，駐蹕蘇州，合郡士庶，進頌壽詩，上萬年之觴也。云體仁閣下，試作有廿年餘，誰自己未召試鴻博，至此凡二十一年也。云堤水仿夏治兼慎伯禹功，但勤閱視外，謝入掌謀中者，節興淤所謂以疏導修築之法，指授河臣，剋期興作也。以奉慈聖同行，故第四首云九龍浴聖日，二氣合神時。又云，勞作丹墀羽，躬開黼扆儀也。第八首云，可知巡守與原具載河章，明此行爲親閱河工而來，與首章河平淮紀年相應，皆尊法也。

山陽詩徵。康熙三十八年，皇上南巡視河，二月既望，御幸淮安府城，道經山陽縣儒學櫺星門，聖躬拱立，趨過乃坐。縣人邱閒衣有詩紀之。疏證卷八，山陽縣學新成，籩豆散失，如式更製，余謂當紀元龍籩豆各以十云云。

是年有題畫詩曰：枯木寒巖不見花，非僧非俗道人家，行年六十又加四，尙想桑榆變彩霞。又己卯年謝張寶應詩云：假公畫舫二千里，臘底春初足五旬，歲得高人并名藥，入門一笑未爲貧。

張山來友聲新集，載潛邱尺牘曰：歸舟端五日之力，始得盡讀所賜佳刻，種種，狀爲敬洋，而於脊公老先生雲谷臥餘，尤覺心折，冀說部書中第一書，惟王伯厚困學紀聞可相伯仲，非程大昌演繁露比也。來抽褱毛朱詩說十數葉，與臥餘詩非孔門傳本之說，不謀而合，幸爲梓入乙集中。案詩說當昭代叢書乙集之第一種，山來自序





云，是編經始於戊寅之冬，告成於庚辰之夏，以所時所行，蹤排之，此札當寄於己卯春間，山來門反神之後，歸途經揚州，山來以新刻相贈，故有歸舟云云也。山來名潮，歙縣人，流寓揚州。又案詩說各條，本疏證之第八十篇，閻由序而節及於詩序，非別有一書也，茲以尙山來之請，摘出之耳，亦可謂逍遙遠足矣。

釋地，吾友胡朏明北上，過吾家陶陶者三永夕，禹貢錐指略例。己卯，余復入帝城，謁大司馬吉水李公。秋濤案，東樵與潛邱始晤，即在京邸，後復同寓洞庭，均無潛邱家居，東樵北上之事，蓋以略例云云，必己卯年事無疑也。穆案，李公名振裕，字維饒，康熙庚戌進士，官戶部尙書，漢學師承記，胡東樵己卯，因尙從京官恩，官京師，乃復游日下，禮部尙書李振裕侍講學士，在外時以爲當代儒宗，未幾以老病歸，并供奉內廷，暇日以禹貢錐指進呈，上覽而嘉之，問年幾，對曰：浙江人，六十餘矣，禮部侍郎胡會恩之叔也。案會恩字孟綸，康熙丙辰進士，官至刑部侍郎。

秋谷鼓棲集，有歸次淮安值端午觀龍舟呈閻百詩詩：五千里外轉蓬蹤，重倚通閩瀚院松，人向日南恢微縣路，移天北戍魚龍，詩義略遺裝增重，歸與偏教酒謀濃，簫鼓聲中渡河去，相思獨上倚東峯。

李恕谷年譜，己卯，當在夏間。至淮安訪閻百詩論學，又庚辰寄毛河右書曰：自客歲拜別函丈，過淮上晤閻潛邱，因論及古文尙書，塨曰：毛先生有新著，潛邱大驚，索閱示之，潛邱凡閱且顧其子曰：此書乃專難我邪。塨曰：求先生終定之，潛邱強笑曰：我自言我是耳，已而再面析他書，惟毫不及尙書事，想已屈服矣。

劄記，題古文尙書冤詞，孔孥曰：謂減三耳甚難而實非，謂兩耳甚易而實是，人將從難而非者乎，抑將從易而是者乎，余則反其詞曰：僞古文尙書甚難而實是，不僞古文尙書甚易而實非，人將從易而非者乎，抑將從難而是者乎，此余所以不復與毛氏辯，而但付之閱默爾，又曰：何休好公羊學，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康成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乎，余謂此自是學海巡遊經神故云爾，若在今日豈其然。案金山，謝山謂西河得文附識，引始閱考案經史之說，即潛邱引何劭公語，亦可徵合。

毛西河寄潛邱古文尙書冤詞書，案此書當即附冤詞書，所謂毛先生新著是也。略曰：接讀四書釋地一編，又經三年，淮上去此不遠，而郵寄甚艱，近遇吾李塨，胸有疑義，越三千里來證所學，乃以寓居桐鄉之故，與桐之錢氏作古文尙書眞僞之辨，劉主客來謁，某向亦不悔僞古文一說，宋人誕妄，最巨信反，惑教所著古文尙書疏證後，始快快謂此事經讀書人道過，文不應誤，遂置不復理，今就兩家重爲考訂，知古文尙書，自漢武時出孔壁後，凡內府藏案，與民間授受，相繼不絕，且歷新都篡弑，永嘉變亂，亦並無有遺失散亡之事，而梅賾在晉所上者，又但是孔傳，并非古文經文，其在隋書經籍志，開載甚明，外此則又無他書可爲藉口，則其底

裏瞭然，何得有假。因就彼所辨，而斷以平日所考證，作古文尙書定論四卷。其中徵及潛邱，幷敵鄭姚立方所著攻古文者，兼相質難，以爲學無兩可，苟或所見不謬，卽當力持其說，雖自搢生平所學，百不一齣潛邱，且相於數十年，誠不忍以言論抵牾，啟參差之端，祇斷衆經是非，所繫極大，非可以人情嫌從譔爲遜讓，況潛邱之學，萬萬勝余，余亦不敢謂能勝六經，有學識人，定無我見，一開其是，使當自含其所非，然研經舒學，如立方者，亦復墨守不下，曰各行所知，則生宜其樹生矣。因删去定論名色，改名冤詞，且增四卷爲八卷，再加考訂，不曰釋冤，而曰冤詞，以不敢釋也。吾第列其冤，而世釋之，釋不在我也。世不肯釋冤，而必欲冤之，冤亦不在我也。如此則可以告無罪矣。竊謂潛邱所學，何處不見，原不藉毀經以爲能事，且胸藏該博，必有論辨所未及，考據所未備，以廣我庫隘。冤詞無定，潛邱定之，何如何如。

四庫書提要，古文尙書冤詞八卷，毛奇齡撰。奇齡淹貫羣書，而好爲駁辨以求勝。凡他人所已言者，必力反其詞，古文尙書，自吳棫朱子以來，皆疑其僞，及閻若璩作古文尙書疏證，奇齡又力辨以爲眞，知孔安國傳中有安國以後地名，必不可掩，於是別遁其詞，摭隋書經籍志之文，以爲梅賾所上者，乃孔傳而非古文尙書，其古文尙書，本傳習人間，而賈馬諸儒未之見，考隋書經籍志云，晉世祕府，存有古文尙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尙書並亡，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其敍述偶未分明，故爲奇齡所假借，然附志作於尙書正義之後，其時古文方盛行，而云無有傳者，知東晉古文，非指今本，且先云古文不傳，而後云始得安國之傳，知今本古文，與安國傳俱出，非卽東晉之古文，奇齡安得離析其文，以就己說乎。至若璩所引馬融書序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又引鄭元所注十六篇之名，爲舜典、汨作、九共、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允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明與古文二十五篇，截然不同，奇齡不以今本不合馬鄭爲僞作古文之徵，反以馬鄭不合今本爲未見古文之徵，亦頗巧於顚倒，然考僞孔傳序，未及獻者，乃其傳若其經，則史云安國獻之，故藝文志著錄，賈逵嘗校理祕書，不應不見，又司馬遷爲安國弟子，劉歆嘗校七略，班固亦爲蘭臺令史，典校藝文，而遷史記儒林傳云，孔氏有古文尙書，安國以今文讀之，逸書得多十餘篇，歆移太常博士書，稱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書十六篇，班固漢書藝文志，亦稱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則孔壁古文有十六篇，無二十五篇，鑿鑿顯證，安得以晉人所上之古文，合之孔壁歟，凡奇齡所藉口者，不過以隋志稱馬鄭所注二十九篇，乃杜林西州古文，非孔壁古文，不知杜林所傳，實孔氏之本，故馬鄭等去其無師說其十六篇，正得二十九篇，經典釋文所引尙得覆驗，徒以所附志時，梅賾之書已行，故志據後出僞本，謂其不盡孔氏之書，奇齡倂史記漢書不據，而據唐人之誤說，





豈長孫無忌等所見，反確於司馬遷班固劉歆乎。至杜預韋昭所引逸書，今見於古文者，萬萬無可諱辯，則附會史記漢書之文，謂不立學官者，卽謂逸書，不知預注左傳，皆云文見尙書某篇，而逸書則皆無篇名，使預果見古文，何不云逸書某某篇耶，且趙岐注孟子，郭璞注爾雅，亦多稱尙書逸篇，其中見於古文者，不得以不立學官假借矣，至孟子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庳，岐注曰，此常常以下，皆尙書逸篇之詞，爾雅釗明也，璞注曰，逸書釗我周王，核之古文，絕無此語，亦將以不立學官，故謂之逸耶，又岐注九男二女，稱逸書有舜典之序，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使逸書果指古文，則古文有舜典，何以岐稱亡失其文耶，此尤舞文愈工，而罅漏彌甚者矣，證驗多端，非一手所能終掩，近惠棟王懋竑等，續加考證，其說益明，本不足再煩較論，惟奇齡才辨足以移人，又以衛經爲詞，託名甚正，使置而不錄，恐人反疑其說之有徵，故撮論其大旨，俾知其說不過如此，庶將來可以互考焉。

劄記，今年中秋後三日，大中丞宋公，以賑荒舟過淮。案牧仲爲稽賑功事，疏賞石齋手札題跋，康熙己卯秋予奉旨賑飢淮揚，宿留寶應，閱史宋犖傳，康熙三十八年七月，疏報蘇松所屬沿海地，因六月潮溢，颶風驟雨，潮水泛溢，田舍被淹，又疏報江寧府屬之六合、上元、句容，松江府屬之上海，鎮江府屬之丹徒，七月內山水陡發，秋禾俱淹，請照例蠲免，并動支貯穀，賑恤飢民，又疏報淮揚徐三屬二十州縣及三衛被河之地，前秋雨連綿，黃淮交漲，因此皆沈水底，民被災十分困苦，蠲賦，請破格全蠲，并移江寧漕米十萬石，截江浙漕米九萬五千餘石，鳳陽倉麥六萬六千餘石散賑，並得旨允行。案先生作宋中丞詩序有云，請蠲請賑，嵗數十上，不憚忤其要，寢與民延旦夕命，並亟移撫蘇州，御舟往返，若人人有戀慕之臨其室，應其求者，皆是年賑荒之實跡也。余以病未謁，公手唐百家詩選全本授謁者曰，子爲我紀百詩，作一序以賀余之遺，彼序固有言，珍此以俟，俟焉果得矣，命竟未遂，豈委之於草莽乎，抑謂我老耄而舍我也。

有示兒詠，幷孫學顏學林四絕句，第一首云，親道明年租盡捐，聖恩如海復如天，亦當系此年作。

有讀陳書，讀金石錄五言律詩二首，後有自注曰，余老矣，不復能强記，仰思古人得二人焉，各繫以詩。

寫硯齋詩，己卯年，有記徵君先生廬華易安二首，後七絕二首。

題老蘇集，楊用九自吳門歸，以余好收書，於時下剗本尤易致也，購以餉予，其籤題不曰老蘇全集，而曰蘇老泉先生集，是父冒子號矣，蓋蘇氏先塋，有老人泉，子瞻取以自號，不知何年，謬以稱老蘇，一辨於葉石林，再辨於焦弱侯，以家藏子瞻墨蹟，有東坡居士老泉山人圖書證尤妙，此尙不曉，何以刊爲。

題樸雅堂集，樸雅堂集，劉原未全，故此止二本，無卷數，省思安得有青蚨十五千，遠寄其家三郎武功，屬繕寫詩第一次及雜文，幷制舉義亦不遺，作一副本，以流通天壤間，忽忽已十餘年，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閱此正值其壻燕備桐初至，以雨阻未晤。樹初於丞女夫也。康熙己卯十月八日也，潛邱老人題，年六十

有四。

除夕。題潘孟升詩集。

行述。困學紀聞二十卷。因浚儀之舊而駁正箋釋推廣之。年六十四書成。案紀聞諸首。羅深寧手書題詞有復申跋曰。右三十八字。乃尚書親筆。常熟毛黼季扆以視徵君。且曰。盍摹勒諸卷首。徵君欣然如其請。蓋徵君曾兩道人至鄞縣。訪其裔孫。求行狀墓銘神道碑。以補宋史列傳之略。不可得。又欲觀其遺像。亦不可得。今存其手蹟。猶前志也。因詠臨并記。謝山宋王尚書畫像記曰。學者共歎吾爲余言。徵君同郡王氏有先生像。嘗托請而觀之。狼屈偶假。端居不樂。其客杜門謝客之際乎。情不令頁詩見之也。



# 閻潛邱先生年譜卷四

三十九年庚辰。六十五歲。

題老蘇集。趙明府庚辰首春。贈唐鑑睿家。得東坡得鐘山泉公書。寄詩爲謝云。寶公骨冷喚不聞。卻有老泉來喚人。巢老蘇號老泉。彼敢於僧泉公者。稱曰老泉乎。眞解頤新語。情不令焦文端聞之也。

因學紀聞箋。壬子夏。讀唐司業李元瓘上言。明經所習。務在出身。咸以禮記文少。人皆競讀。禮記在唐試士爲大經。何以文反少。曾徧閱之人。不得。暫諸書末由者疑議者。三十九載。今八月朔晨起。讀唐書選舉志云。禮記、春秋左氏傳爲大經。詩、周禮、儀禮爲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羊傳、穀梁傳爲小經。通二經者大經小經各一。若中經二。通三經者。大經中經小經各一。通五經者。大經皆通。餘經各一。不覺洞然曰。唐制通五經。固讀大經。即凡通二經三經。亦必讀一大經。禮記大經。僅九萬餘字。左氏傳一十九萬餘字。誰肯舍九萬餘字之經。而甘習十九萬餘字者乎。參以同時楊瑒奏。今之明經。習左氏者。十無二三。正合所謂禮記文少者。特較少於左氏傳耳。爲之快絕。

劄記。有雨宿新硯齋五言律詩二首。新硯齋集。庚辰年。有潛邱先生見過。留宿新硯齋詩。潛邱詩文章皆二句曰。四





十強而仕。知非不仕。又案唐詩紀劉滄巷小箴曰。甲寅歲余年十六。則是年年四十有二也。

有重五日。陪閣學張公泛舟蕭家湖。因易名曰學士湖。即同用李白句作起。古詩。新硯齋集。庚辰年有和學士湖詩。亦用太白句作起。劉此又有題張閣學撫淮圖詩。撫淮圖詩序曰。溫陽公案張鵬翮。遂寧江南學院張榕端。字子大。河南磁州人。康熙丙辰進士。三十六年。以禮部侍郎任淮山。嫌作內閣學士與劉此會蕭家湖。淮安志不載。嘗謂之事竹垞潘耒郢云。在淮郡城外西北約里許。又尊文鏡有遺室集。有撫淮圖詩八首。序曰。溫陽先生示余撫淮圖。且自爲記。蓋據始自乃題司馬公以來所謂甚之經之。而先生乃巢之位置曲折俱極纖悉。乃酷摹擬之題云云。案此即潛邱所題撫淮圖卷也。

有贈張石虹太史五首。石虹名希良。黃安人。康熙乙丑進士。末章云。他年撰年譜。記取在庚辰。又雨中簡石虹太史五首。末章云。且喫此間飯。細和河復詩。自注。東坡聞黃河復故流。亦在庚辰歲。河復詩則熙甯十年徐州作也。案沂毓透閱。石虹屢詩文務虜。康熙三十六年以翊贊少師任浙江學政。至四十二年。文志始接任。然則此十詩皆先生客杭州時所作。故有蕭湖歸於今之句。又云。舳艫還共泛。又云。五月暖如秋。推知客杭在此年之夏也。五韻起二句云。地老天荒日。殘驅幷一人。嘶中寓情結句云。自言號疏懶。三復不能休。其結契之篤如此。可謂生平第一知己矣。

新硯齋集。庚辰年。又有閻大復申召同毛十姬瑛飲依綠園觀荷用蘇子美韻。閻復申名超宗。西河嗣子也。康熙庚午舉人。

八月。門人邱回爲刻稡地續。宋牧仲序云。刻是編者。故人子邱回繼來。年少好學。從百詩游。講求經義。庚辰秋八月。謀付剞劂。峯錄山陽邱回繼來侍講衞叔先生之子。謁江蘇巡撫潘洲頤公所。舉年近七十。試登檢討。多。爲考官所斥。以詩自娛。有才子曰謹曰桂。桂已未進士。常刻其詠物詩數十篇。潘耒題邱珠遊吟登詩。其二起句曰。從兄年五十七。駕窗促恨自注。刻邇來又其一下注。新更名曰兆元。請余字之。字曰期一。案淮安志文苑傳。珠顯名兆光。

四十年辛巳。六十六歲。

劄記。跋春郊送別圖。商志先生示我以春郊送別圖卷。不獨新城司寇詩爲捐揚。案通澤以三十七年升刑部尚書。抑且可謂人人握靈蛇之珠。抱荊之山玉矣。豈遲而後作。或文生於情。自遠勝一切酬應塗雅者邪。爲書而并數語於首。太原潛邱弟閻若璩。癸酉二月巳九易春秋矣。

有觀王我齋淮揚副使四首。淮安志分巡淮揚海道王源。康熙三十九年任。案源永平人。丁未進士。第一首結云。見說來申是臨月。梅花將寄綻階除。自注。大守有一日第四章領句云。鳳起龍飛四十載。河平應并在斯年。

有贈趙漁玉。被薦范用賓二首。題趙漁玉將游萬里艸一首。送趙漁玉遊錢塘二首。晨起送漁玉不及一首。漁玉名未改。杭州府志引武林耆舊續集。趙鏡字博也。號蘊軒。浙賢布衣。有漁玉集中云。余少孤。無所倚。辛來杭。賞之自守蓋三十餘年矣。案潛邱贈詩有云。涼夜和丸重。心懸著綵遙。終期遊佛日。長識北堂萱。與漁帆少孤之衛合。漁玉蓋即鏡之別字也。送漁玉遊錢塘詩結句見說春風幽王孫。一月天。自注。將陪査太史北上。此査太史蓋謂査浦嵩。初白及。荊州學山也。知者初白於壬午十月。由其子克建束寫中詔召入京。次年乃成進士。授館。秩越一年。而潛邱卒於荊州。與學山庚辰同赴荊州

館選後，供奉京師，本附歸老敬業堂集可見。望山錄其外孫沈廷芳所作行狀，成進士選庶吉士，癸亥二月春秋滿假歸養，旋丁外內艱服除，除編修，赴省布南籍北上之事，然初白酒人集閻潛丘中戊仙館搜集鄉所家望山與居宣武門外云云，則與潛邱亦無王移之語不合，惟查浦以庚辰館選假歸，初白敬業堂集辛巳有哭德尹子阿翮詩云，篇歸端爲汝來歸，自注德尹今春請假將攜家北上而卒，續德集辛巳十二月十六日與同德尹作送行詩，又有示德尹詩，時尚在錢塘也，次年壬午春夏，遂偕與德尹唱酬之作，而初白亦由錢塘赴東崖，寄山由東崖至京，卷末有重陽日，一歡閻同德尹登高詩起句云，一笑相從亦偶然，參坐誰料再游燕，據知查浦已於春間北上矣，潛邱贈送涵玉諸作，不必一時，以爲查浦北上是壬午年，少送錢塘當在辛巳之冬，故類聚之耳，韶士有題涵玉詩序云涵玉詩云，大哉兩世學，問業爭重止，余亦孤寂之，爲關其大指，趙子錢塘產，一葦渡甚邇，先我列門牆，親炙爲被爽云云，是涵玉亦梨洲再傳弟子也，初白勸酬集有和趙涵玉送用賓洛案詩五首，辛未立冬後半也，查浦名嗣瑮，字德尹，與州名嗣韓，字山名昇。

是年孫駿賀歲入淮安學。淮安肄雅錄，張宗師恭安，山西人，壬戌進士，太僕寺少卿。首題有衆逐虎，次題一不言朝廷利害，過報差除論。

四十一年壬午，六十七歲。

是年先生游杭州。西河集寄堂客問，康熙四十一年，客集於杭州寄堂，時宛平金梁公、淮安閻潛邱、仁和沈昭嗣、新安倪季玉俱在坐。梁公名德純，順代望族，梁公族東志□都遂左成德卷六上，引梁公語，據恕谷年譜則康辰辛巳間，梁公尚在京師也，昭嗣名作□志伊洛之學，所居名學士園，康熙戊辰進士，安化蘇知縣。季玉名璠，□洋山子，山東嶽縣乙酉舉人，官內閣中書。客有舉顧甯人日知錄爲言者，潛邱謂錄中說中庸期之喪，達乎大夫，幾敗明，因以爲問。次日又集寄堂。踰日又集錢湖丹井山房，時蘇州顧俠君、嘉興曹希文、仁和馮文子皆在座。

寤硯齋集，潛邱先生自武林歸，問余楚州風俗，與三吳兩浙有不同者凡幾。余曰，南北異宜，奢儉異尚，是皆得盡同，惟淮俗之不可解者有二，一拜詩有十齡郎開筵演劇，降伯氏以氏之尊，而倨傲辨折其庭者，一守七，四十九日內，每日治酒張樂待客，守七呼盧謔笑，彼此爭尚，往往破家。先生爲吾黨山斗，一言九鼎，當有以喚發，挽頹波，不宜默默已也。先生曰，然，盍即子之言序次之，以告吾之常往來者，知有所守也。案潛邱遊客杭州，由自武林歸，不知定在何年。

十一月，有賦謝王雅揚觀察十韻。詩云，仲冬日虹貺，驟傳歡聲喝，港戰以雅揚，亦往繼剛膝洪溥何所爲，僅送入上京，案雅揚以三十九年在淮揚任，至此年壬午始與雅揚識，按知雅揚送舉子入京之事必在此年，又云雅惟王夫子兩主斯文衡者，揚壽於康熙二十九年庚午以戶部員外郎副彭石虹簿試浙江，三十一年授江西提學道也，又詩云，余時得偶假見贈，久將行者復中於庚辰歲服闋後畢已補官北上也。

四十二年癸未，六十八歲。

劄記，宋中丞犖七十詩序有云，公蒞任吳今十有一年。又云，茲當七十初度，特偕邱子回渡江往祝，因





撰此序以進。漫堂年譜，康熙四十二年癸未，余七十歲。

是年胡朏明謁行在，獻平成頌，及所著禹貢錐指，御書耆年篤學四大字賜之。案潛邱並老，詳以求御書爲言，益有感于朏明之事。

李恕谷年譜，癸未，毛河右有書來曰，今朏明又在吳門刻禹貢，仍與閻百詩合夥，大暢發古文尚書之謬。以禾中朱錫鬯家多書，欲就其家搜朱文公、趙孟頫、吳草廬，并至明末本朝攻古文者，合刻一集，以與我寃詞相抵。其後朏明不與事，而百詩約錫鬯攜刖禹賢丁丑會試第三場焦竑廢古文策來，李余先期知其事，赴其寓同觀焦竑與澄之觀，而又誤者，余因於衆中大揶揄之，百詩狼狽散去，錫鬯亦大窘而退。案河右極言之，實不足辨，引此以著潛邱行蹤耳。又案恕谷付與其交游手札爲友會帖凡四冊，丁未正月始先錄同年譜二冊來，見宗西河手札凡二十餘通，則似第二冊中此札已歸馮，殷悼錄出並刪其太甚，趙補錄之曰：昔今朏明下有刻處皆人行從六字，說刻相抵下，有不必以可否，而是非定矣，其意雖出而實私以借人，內爲明知金谿論太極陷於新安，然孰有能罹金谿者，此語出則宮詞自高閻也，五十一字，此其寓同觀下有天朝奮以四字，大窘而退下，又云百詩，梅亡同覺且隨惟朏明精力與晉遇矣，從百同而論見未陷究難淺，進斯之例，家一支半解不成大完也，然則西河本旗，且是出於妒宜知辭人使識人不與校，即自命爲無敵矣，友會帖後二冊則尚有潛邱手札，惜未之見，殷殷名鐸，鍾店諸生。

劄記，胡朏明禹貢錐指，稱嶺南庾、舜、聲跡所不及，余曾面質正云云，朏明不覺嘆曰，吾書刊矣，不及追改柰何。

寤硯齋詩，己亥冬日，禹九沙過寤硯齋，出廬窗先贈命題，因憶癸未夏五，閻徵君以鹿園公手札，屬余爲贈，今方得致成命，詩有云，示余遺翰蘭留卷，題詠俱是名人詞，失去百年不可得，芋町購之忽來歸，余告九沙勿悵喜，更有墨蹟以相貽，昔年潛邱曾屬付，都怪墨蹟余敢私，俟君過此代爲貽，即今已是十七期云云。案鹿園公，九沙高祖也，金谿山九沙神道碑，公先世居臨府定遠縣人，明初從征功臣緘之後，賦子錄以世陞，留寧波衛人，賦子武，武生文，相繼鋪鉅指揮，光王來，又四世而爲中府都督同知淮安總兵，益以情精私淑蘭之學，世所稱鹿園先生也，又二世而爲左府都督僉事，縉，越鎮兵鄂，舉是爲公曾祖，生戶部主事泰，始世其世職，爲寧波府鄞縣人，戶部八子，其有名公爲充宗先生，斯大子。

行遇。去年春，案森志云，歲在癸未，天子南巡過山陽。皇上巡河，至淮安城西門，今內閣學士李恒庵先生，李錄字公凱，又字恒庵，山陽人，順治辛丑進士，官禾名武授編修，撰記有贈李公鐵明府詩。以通政使隨駕。上遣問此中有學問人乎，學士以府君對。巡撫副都御史宋公亦在側云，長於考據，最爲精核，隨傳旨召見，以御舟行速不果。其時鼎四子具勸殿下知府君，則遙相見，見則語極歡，曰吾知東南讀書種子，僅存三人，朱檢討、胡太學及先生耳。朱謂竹垞，胡謂朏明先生也。四月，府君命不孝詠恭紀萬壽詩八首，案即潛邱札記卷□御製詩。四書釋地一帙，於暢春園蒙恩見收。五月中旬，上遣侍衛

紹修令式。（勵廷儀字令式，號南湖，諡文恪公之子宗萬，號衣園，翰林官至吏部尚書，諡文恭。）語因及府君，云閻若璩學問甚優，與徐嘉炎同。不孝聞之，敘識節略，逸書報府君，府君因屬不孝曰：皇上天章雲爛，草野布衣，皆得與見，汝且勿歸，為我老臣求之。我身若健，或當親來，未可知。九月，大駕自口外回京，不孝至石匣口山邊，跪迎河干，恭懇御書，上親問不孝父子姓名履歷，行數十步，澗水湍急，龍舟飛渡，不獲再奏。十一月，殿下乃召不孝詠，以手書諭府君曰：聞先生志求御書，盍不自來館我齋中，皇上萬幾之暇，我得乘間代先生請。諭到，正值小恙，捧讀之頃，蹶然起，語不孝訓、懋、議、略及諸孫曰：吾積學窮年，求幾一遇，春開天子召見，吾復未及，今賢王下招，古今曠典，乃斯文之幸也，其可勿赴。

四十三年甲申，六十九歲。

李翙谷年譜：甲申二月，知閻百詩至京，病，往視之，語以老當自重。

叢志。明年，（承上癸未言）皇四子以書幣禮致之，先生力疾赴，至都中，則相待厚甚，議於賓友，悉索所著書，自二種尚書外，四書釋地至於三續，手校困學紀聞，古文百篇凡八種，皆付紀聞剞氏，餘將次第為表章。而先生不起矣。（不是書非紀。潛研堂錄同。）

道古堂集：晚年名動九重，世宗在潛邸，手書延請，復至京師，呼先生而不名，身雖不顯，而道則亨也。

行述：正月登車，一月抵都，寓學士先生家，以行役之勞，體小觸，不孝詠延同年李御史枚（李名紳延）診視。（律人，戊辰進士。）旋愈。學士乘暇來謁，稽首甚敬，曰：我書疑多端，非兄不能為我析也。三月二十七日進府，殿下止府君跪拜迎送，執手賜坐，日索觀所著書，每進一書，未嘗不稱善。凡飲食、藥餌、衣服，及几研陳設諸物，罔不經心目，稱其精膜，命太醫院林大文先生朝夕視，且曰：吾受業先生日正長，勿煩論著。夫皇子之貴，人則仰之如天上，或求一望顏色而不得，或思以其技徹左右而逡巡不敢。府君以疏遠之人，情洽意孚，開口吐奇，王之禮賢下士，高蹈曠策，千古所不待言，而府君臨老遭逢，梁園西邸之下，又豈偶然者哉。府君北上時，不孝訓、懋扶侍，四月下旬，命訓、懋還，曰：余身已復初，汝勿慮。又一月，忽謂不孝詠曰：吾眠食雖如常，恐不能久，奈何。不孝能泣諫曰：大人疾山讀書，讀書則忘疾，讀久未有不疾者，捲卷則還疾，疑疾亦未有不疾者。今兩月坐不讀書，遂慄慄疑至此乎。詎意二十六日，忽下泄，神氣頓委，謂不孝：吾夜所夢之事，皆非素見何邪。六月初四日，友人來候榻前，談三禮義疏高下，問答瑯瑯，定遠先生稱，讀爾雅則六經無不通，其說何如。猶鑿鑿不輟，臥而復起者再。五日早，乃謂不孝曰：此地非易簀





所也。吾病殆不能起，殿下比以世子抱恙，憂心忡忡，而慰我日再至，老人心甚不安，汝可泣求移館，勿延且暮矣。六日晨起，頓首辭，殿下固留不可，則命以大牀為輿，上施青紗帳，二十人舉之，移城外十五里，如臥牀，不覺其行也，冒笑自若，抵館舍日晡時，私謂侍僕曰：吾三日內逝矣。不孝聞之，號泣失聲，府君曰：夫人有生必有死，何足悲，但此來御書未得，賢王崇禮未得報稱，汝當謹銜吾訓，服任遂功，并歸語諸子若孫，皆志吾志。七日泄瀉不止，執不孝手命曰：吾一生著書九種，已刻者四書釋地、四書釋地續、孟子生卒年月考，未刻者重校困學紀聞、四書釋地又續、朱子尚書古文疑、眷西堂古文百篇，未成者，尚書古文疏證、釋地餘論，今紀聞蒙殿下序而行之，可以不朽。（按案謝山所作困學紀聞箋序未見。全謝山紀聞三箋序曰：太原閻徵君潛邱嘗為之箋，已而長洲何義門學士又補之，所二箋者，世宗憲皇帝命為潛邸所書先乙夜之覽，亦不云有序也。）餘未刻成者，汝當兢兢典守，不可妄改一字，以待傳者。時王大司寇阮亭先生遺詩文集十四種，猶加締閱，命不孝取篋中火經，口授數語，書於卷端云：此書乃大司寇大父方伯公所著，向諸檢寄，不可忘也。又云：汝扶櫬回淮，兩弟不必來，到則位我本宅，葬宜速，我愛叠巘公墓旁地，汝勉為之，并遷汝母合葬。明日早，不孝見氣色漸異，渡問體中有所苦否，府君慨然曰：吾年六十有九，不能自主持，則平日讀書奚為。殿下禮老朽甚，比遣官料理我喪，且從厚，我家風本儉素，取其稱可耳，勿有赫家過，倘有欲延僧誦經，為資冥福者，祈免。語畢，微笑而逝。不孝詠慟絕數四，襄逑困匱，手足無措，所賴以辦大事者，悉皆殿下賜也。

世宗憲皇帝祭文：維康熙四十有三年，歲次甲申，六月朔己巳，越十有七日乙酉，皇四子多羅貝勒，以剛鬣柔毛之奠，致祭於召試博學鴻詞，待贈徵仕郎、內閣中書舍人百詩閻老先生之靈曰：嗚呼，聖有四教，天有六經，著性開道，益智增明。自古在昔，賢哲代生，闡幽徵顯，咀華含英。爰至我朝，登三咸五，文治昌崇，邁越千古，蔚彼儒林，或出或處，論述麟麟，流聲區宇。先生挺出，羣賢之標，家世奕奕，衣冠而朝。聰明蹈厲，頭角乘髫，既長篤學，砥礪晨宵，採敬編柳，高風漂寥，喬生下帷，令閎坐隔，不為榮利，沈思經籍，仰視屋梁，俛披開策，嘗其未得，寤寐之求，萬鍾千駟，莫解厥憂，嘗其得之，飛舞泳游，如鳥入雲，如魚脫鉤，下筆吐辭，天驚石破，讀書等身，一字無假，積軸盈箱，日程月課，孔思周情，皆深言大，皆入鎖院，厄於有司，徵書下貴，桂巷杉籬，遂自遯迹，揮翰彤墀，歸而杜門，名山永期，搢紳士夫，東西造請，小子後生，執經守屏，道日以尊，望日以洌，靈光巋然，長淮南域，余從知學，卽耳先生，旋讀所著，猶儀鍼惠，然肯就安車之迎，傾倒挾獲，樂我市城，久同久習，用祛蒙陋，乃差湛然，月未三澂，嗚呼先生，人亡名壽，詩紀毛傳，書從伏授，禮學積邃，先後鄭什，春秋昭揭，杜范科符，此數子者，雖逝皆存，嗚呼先生，庶幾同論，維

是薄殖淮與考業，聚短離長，晉容莫接，陳醴老髮，芳甘飲食，布奠傾觴，式增徬惻，嗚呼哀哉，尙饗。

世宗憲皇帝挽章：褒衣博帶鉅儒身，暫見松堂移幕新，天上星躔歸處士，人間藝圃失經神，魯魚猶辨讎書力，辰巳先徵入夢因，絕勝匡牀揚子宅，尙家庭樹有奇珍。清流地望表清淮，北海碑銘萌幹根開，一萬卷書繼子讀，三千里路爲余來，春風倚檻飾紅藥，夏雨隨簷潤綠槐，花下談經無兩月，那堪二豎鎮相催。自昔儒英并大年，先生白髮已蒼然，初疑瘦竹全符鶴，詎料輕身早蛻蟬，夜樹已嫌百歲毫，古稀猶欠一春延，道編懸落珍珠字，留與韓門籍湜傳。息園四子多羅貝勒詩：案實錄文獻會要世宗憲皇帝御集皆不載，故錄以存之。[illegible]

[illegible]

乾隆初年[illegible]，未可因以致疑也。

是年五月，復申刻朱子古文書疑一卷於京師。秋溪案：朱子古文書疑亦潛邱所著述之一種，復申刻序云：家大人讀書……[illegible]

[illegible]

劉記，火輕燉余家藏是書，不記自何年。寶方伯公與翠芳譜手授先祖者，後翠芳譜不知何往，而此書展轉流傳，獨插緘架上，似冥冥中有相之者。今年入長安，司寇公聞之，欣然請觀，遂以歸池北書庫，幸題數語，以見寒舍雖衰，猶曾與高門有孔李之舊云。聞書庫蝕異本，只將宋王伯厚鈔本集，及其門人袁清容居士集假閱，可以計日率還，長安酒貴，或不須我一籤乎。

淮海英靈集王易晚閻徵君百詩詩：遠寄雙魚信，見初知君善病，正愁予，偏心通易曾參覺，戒夢先呼范式車。（自注：余於先生屬[illegible]。）老去難忘知己淚，人間難結未成書。（自注：書有古文尙書疏證。）接頭若問山陽笛，絕調於今寄太虛。

墓志：先生疾且革，命詠曰：必使趙夫子銘我墓。詠泣受命，由潞河扶櫬歸，卜以康熙丙戌十月七日，葬於山陽城東南之學山墩，匍匐詣信，以遺言告。丁晏柘塘脞錄：潛邱先生葬郡城東南之學山墩，見





趙秋谷所作墓志，碑名不可考，邵孝廉源深嘗言：去車橋二十里，地名塔兒頭，有冢巋然，士人謂是閻百詩墳，無人來矣。[illegible] 道光二十六年，山陽縣學詳文，百詩先生墓在淮安潞河岸，祠宇久圯，遺像於乾隆年間被水患失傳。[illegible]

墓志：先生元配梁氏，繼配張氏，皆先先生卒，將於先生之葬也而祔焉。行述：元配先妣梁氏，貢生諱卿女。繼配先妣張氏，萬曆己丑進士、禮部郎中幼白公曾孫女。（案：幼白名世才。）屬生張郎公女。劉記：余少有婢亡，諸稿什爲芷城夫人所貴，蓋悼梁氏也。又有府李公凱則府詩炮下註，曾受經先外舅，不知謂梁謂張。

子三人，長詠，字復申，初名詒禨，字元木，康熙己丑科進士，中書舍人，著有左汾近稿。[illegible] 以潛邱之作，圖入不可解也。工篆刻，著有印譜。魏叔子闕再彭六十序：君富著作，子若孫詒禨，三世以詩文名江淮。墓志：詠有學行，少舉於鄉，多爲賢豪引重。錢傳子：詠亦能文。孟子生卒年月致兒子詠方十歲，前對曰：祇云近聖人之居，未嘗云生聖人之鄉，殆又一切證云。漁洋門人閻左汾印譜跋：左汾文章妙一世，游藝篆刻，不屑屈曲以趨時好，而惟古是師。[illegible] 陳其年贈閻梓勤二十初度序有曰：魏魏吾友，嶽嶽而翁，猥於京國期遊，投說家門子姓，案梓勤蓋詠之初字也。行述：詠娶陳氏，前庚辰科進士工科給事中外轉參議諱台孫公孫女，山西布政司經歷楷公女。道光二十六年，山陽縣學詳文：百詩先生子詠，著作極多，祗有劉記後刻左汾遺稿一冊，爲修天下全圖一幅。（案圖未見。）

次訓懃，字殺仲。淮山肄雅：訓懃官廬州府訓導。己未詞科錄：賈溶案陳迦陵梓勤二十序云，右竹亦異才也，左汾右竹，治禨訓懃自號云。行述：訓懃娶陸氏，庶吉乙未科進士、福建提學道僉事、候補參議諱求可公孫女，太學生諱志寬公女。

次議略，字方叔。魏叔子闕氏三子字說：闕氏百詩有子三人，大父再彭君名之，閻北友魏叔子字之，字詒禨曰元木，訓懃曰殺仲，議略曰方叔。行述：議略太學生，娶李氏，順治辛丑科進士陝西督糧

道副使諱時謙公孫女。太學生諱師耳公女。俱張孺人出。

女五人。長適邱世求。行述。長適前萬歷丁丑科進士、光祿寺卿、贈戶部右侍郎、諱度元孫郡庠生諱倬子。太學生世求。梁孺人出。

次適何寬。字而栗。劄記。有何捋而栗。授保定縣令詩。行述。次適浙江糧儲道參政何公諱源濬子。康熙乙卯科舉人。現任廣東平遠縣知縣寬。

次適劉永禎。字紫涵。劄記。與紫涵詩凡四首。內一首結句云。古文疏證槩。端望作宏通。行述。次適順治己亥科進士、宛平縣知縣劉公諱昌言孫。康熙壬戌科進士、工部主事諱愈公子。丁卯科拔貢生、候選學正永禎。案秋谷至山陽。多主紫涵家。飴山集劉君叢表曰。從其婦翁閻若璩非考據。遂周知古今。方苞王崑繩傳。以余所見。居兄弟之喪。顏色稱其情者。獨源與山陽劉永禎而已。案紫溪又為紫涵作墓志。劄記中所稱頎眉長髯。皆紫涵之弟也。

次適李爲楨。字喬森。劄記有贈喬森詩。行述。次適順治辛丑科進士。陝西糧儲道副使、李公諱時謙孫。候選知縣諱師沆公子。歲貢生候選訓導爲楨。

次適沈儼。字儀存。鹽城人。劄記。送敬存還鹽城詩起句云。最小謝庭女。于歸沈氏郎。行述。次適順治戊戌科進士、四川遵義府推官、沈公諱溥孫。太學生諱志范公子。康熙壬午科舉人儼。俱張孺人出。淮安府志。沈儼江西永豐縣知縣。

孫十有二人。長學詩。釋地多載學詩講貫之言。劄記。示學詩詩。老翁愛抱孫。夜即抱孫睡。多年冷布衾。不許足踏碎。惟許默記書。挑之口能背。始徐旣淵翩。終末道變子。昌黎一代豪。教兒止期貴。何必香山叟。津津誕欲墜。果得館與資。貧賤曾勿棄。遠哉平子澤。亦在進士第。大可鞭八荒。小則民社寄。總由一束書。屈首復遂志。披華露開體。耽寂山林意。效此輒飛騰。蹈彼恐淪棄。作詩示汝師。汝轉告孥季。一門七蒸與。諷誦當游戲。老翁顧之笑。西山疑爽氣。又贈張石虹太史詩第四首第五句。有孫承兼業。自注。時贈孫學詩詩。又有與亦韓有札。謬奬孫學詩詩句。賦此志慨之作。行述。學詩郡庠生。聘現任直隸正定府知府劉公諱中柱孫女。歷貢生諱家珍女。不孝訓慈出。

次學林。字信叡。行述。學林未聘。不孝詠出。沈儼劄記序。先生冢孫信叡屈於下吏。位不稱才。有志紹述。己未春。余尙行。晤於冀州云云。程崟釋地又續序。今年春。余留冀州府館。閻子信叡時相過從。得復見釋地又續三續二編草稿云云。時乾隆癸亥十二月也。頋鑑疏證後跋。信叡天性孝友。凡同堂弟姪。悉共爨同居。雖官卑祿薄。而刊刻各種遺書。竭力經營云云。學林疏證識曰。乾隆乙





丑之秋。劉尙書古文疏證成。又曰。先君子在中翰時。欲板行之。而未有成局。癸卯己酉。學林兩至京師。先人之舊好寥寥數人。無復贊成斯事者。丙辰以來。從秩自效。官卑俸薄。每泫然抱遺書而泣。癸亥春。謁同里夔州程先生。先生雅晴先大父書。慨然捐貲。而進揭士大夫。更多好義者。於是閱二載而蔵事。回憶學林之遊惡徘徊。無所措手者。又二十年於茲矣。

次學丹。行述。學丹聘陸公諱求可曾孫女。志寬公孫女。貢生諱應麒公女。不孝訓慈出。

次學機。字心穀。行述。學機聘康熙甲戌科進士、現任廣西南寧府知府、永淳縣知縣、徐公諱鳳池女。不孝詠出。寐硯齋集。跋閻徵君遺書後、皆識白傳祖上齊。欲續一圖。及觀玉峯舉居課試錄序。圖中花木交茂。開門見山。超然有物外之趣。今心穀道兄校乃祖徵君先生遺書於禮室寫定之。覆給像其中。有闌闠。有芰荷。有古松。有怪石。有旨酒。有異書。太傅太僕之樂。兼而有之。案心穀當是學機之字。劄記學林跋。卷五一冊。乃仲弟學機。竭微年之力。於夙昔往來問難之家。尋先人手迹。陸續成帙。疏證學林跋。仲弟學機。珍重先大父遺書。勤加手錄。天不假年。案此是學機早卒也。

次學殖。行述。學殖未聘。訓慈出。

次學樹。行述。學樹聘康熙丁未科探花、都察院左都御史、徐公諱納孫女。歲貢生、候選訓導、諱思懋公女。不孝詠出。

次學嶙。行述。學嶙未聘。不孝議略出。

次學栩。行述。學栩聘順治辛丑科進士。現任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李公諱鎧孫女。歲貢生、正藍旗教習、候選知縣諱珣公女。不孝詠出。

次學陽。行述。學陽聘敕封文林郞、翰林院編修、吳公諱璜曾孫女、劄記有寄吳雁望丈詩。淮安府志儒林傳。吳璜字雁望。山陽人。康熙壬戌科進士、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院編修、諱晟公孫女。庠生諱泰公女。不孝議略出。

次學萃。行述。學萃不孝訓慈出。

次學炳。行述。學炳不孝議略出。

次學至。見釋地卷尾。案濟邱諸孫。行述無學至。釋地卷尾無學萃。當是學萃早殤。學至後生也。

孫女六。行述。孫女六。不孝詠出者一。幼未字。不孝訓慈出者一。適順治壬辰科進士、兵部督捕理事官徐公諱越竹孫。廣西柳州府武宣縣知縣、諱覺公孫。現任江南如皋縣教諭本撫。子某。不孝議

路出者四、一字郡屏、生何公諱九徵子、郡庠生放行、餘未字、
曾孫大圻、見釋地又續、及疏證後跋尾。
大文見釋地又續卷尾。
續曾見釋地、又續卷尾。
元孫長庚、見釋地又續卷尾。
五世孫滸、　道光二十六年、山陽縣學詳文、百詩先生五世孫、山陽縣學附生、乙未科副榜、閻潢、潢子名梯芳、應童試、旋中額審者、仍有童生二人、名士恩、士榮。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古文尚書疏證八卷。經部書類。　閻若璩撰。古尚書文、較今文多十六篇。晉魏以來、絕無師說。故左氏所引、杜預皆注曰逸書。東晉之初、其書始出。乃增多二十五篇。初猶與今文並立。自陸德明據以作釋文、孔穎達據以作正義、遂與伏生二十九篇、混合爲一。唐以來、雖疑經惑古如劉知幾之流、亦以尚書一家、列之史通、未言古文之僞。自吳棫始有異議。朱子亦稍稍疑之。吳澄諸人、本朱子之說、相繼抉摘。其僞益彰。然亦未能條分縷析、以抉其罅漏。明梅鷟始參考諸書、證其剽竊。而見聞較狹、蒐采未周。至若璩乃引經據古、一一陳其矛盾之故。古文之僞乃大明。所列一百二十八條、毛奇齡作古文尚書冤詞、百計相軋、終不能以強辭奪正理。則有據之言、先立於不可敗也。其書初成四卷、餘姚黃宗羲序之。其後四卷、又所次第續成。若璩歿後、傳寫佚其第三卷。其二卷第二十八條、二十九條、三十條、七卷第一百二條、一百八條、一百九條、一百十條、八卷第一百二十二條、及一百二十七條、皆有錄無書。編次先後、亦未歸條理。蓋猶草創之本。其中偶爾未核者、如據正義所載鄭元書序注、謂馬鄭所傳、與孔傳篇目不符。其說最確。至謂馬鄭注本、亡於永嘉之亂、則殊不然。考二家之本、隋志尚著錄。稱所注凡二十九篇。經典釋文備引之。亦止二十九篇。蓋去其無師說者十六篇。止得二十九篇。與伏生數合。非別有一本注孔氏書也。若璩誤以鄭逸者、即爲所注之逸篇。不免千慮之一失。又史記漢書、但有安國上古文尚書之說、並無受詔作傳之事。此僞本鑿空之顯證。亦辨僞本者至要之肯綮。乃置而未言、亦稍疏略。其他諸條之後、往往衍及旁文、動盈卷帙。蓋慮所著潛邱劄記、或不傳。故附見於此。究爲支蔓。又前卷所論、後卷往往自駁、而不肯删其前說。雖仿鄭元注禮、先用魯詩、後不追改之意。於體例亦究屬未安。然反復釐剔、以祛千古之大疑。考證之學、則固未之或先矣。





毛朱詩說一卷。經部詩類存目。　閻若璩撰。是書論小序爲不可盡信、而朱子以詩說詩、爲矯枉過正。皆泛論兩家得失、非章句訓詁也。所引尚書左傳、以爲詩之本序、誠爲確證。其餘則多懸揣臆斷之辭。不類若璩他著作。未喻其故也。

四書釋地一卷、續一卷、又續二卷、三續二卷。經部四書類。　閻若璩撰。是編因解四書者、昧於地理、往往致乖經義。遂撰釋地一卷。凡五十七條。復推所未盡、爲釋地續一卷。因地理而及人名、凡八十條。復因人名而及物類訓詁與制度、得一百六十三條。謂之又續。其他解釋經義者、又得一百二十六條。謂之三續。總以釋地爲名、從其朔也。大抵事必求其根柢、言必求其依據、旁參互證、多所貫通。雖其中過執己意、如以鄒君假館、謂曹國爲復封、以南登缺否、指許行爲永州人者。秋濤案。此是舉其之顯。疑許行是永州一帶人。潛邱劄記之未可執以相病也。亦間有之。然四百二十一條之中、可據其十之七八。蓋若璩博極羣書、又精於考證。百年以來、自顧炎武以外、罕能與之抗衡者。觀是書與尚書古文疏證、可以見其大概矣。

潛邱劄記六卷。子部雜家類。　閻若璩撰。是編皆其考證經義、隨筆劄記之文。傳本有二。一爲其孫學林所刻。一爲山陽吳玉搢所删定。考若璩尚書古文疏證卷六第八十一條下有云、潛邱劄記、恐世不傳、仍載其說於此。然所載兩條、一推春秋莊公十八年日食、一推晉光熙元年正月七月十二月頻食。今兩本皆無之。蓋其少年隨筆劄記、本未成書。後人掇拾於散佚之餘、裒合成帙。非其全也。此本即吳玉搢所重定原刻。首兩卷雜記讀書時考論、多棼而未斷。此本删併爲一卷。原刻卷三曰地理餘論、以禹貢三川、及四書中地名、已詳疏證與釋地。此特餘論耳。此本次爲卷二。而取首兩卷內合於此一類者。次爲卷三。原刻卷四上、錄雜文序跋。卷四下、曰喪服翼注。曰補正日知錄。此本取首兩卷內涉及喪服者、次喪服翼注後、合爲卷四。移雜文序跋附補正日知錄後。次爲卷五。原本以與人答論經、史、書錄之卷五。以應博學鴻詞賦一首、併雜詩若干首、錄之卷六。詩賦非若璩所長。且劄記不當及此。此本删去、而存其與人答論經史書。次爲卷六。蓋學林編輯其祖之殘稿、徒欲一字不遺。遂致叢無體例。此本較學林所編、尙有端緒。今姑從之。中間重見者四條。三見者一條。尙沿原本之誤。今悉爲删正。若璩學問淹通、而負氣求勝、與人辨論、往往雜以毒詬惡謔。與汪琬遂成讎釁。頗乖著書之體。然記誦之博、考核之精、國初實罕其倫匹。雖以顧炎武之學有本原、日知錄一書、亦頗經其駁正。則其他可勿論也。茲編雖捃錄而成、非其全豹、而言言有據、皆足爲考證之資。固不以殘闕廢之。

矣。

困學紀聞二十卷。子部雜家類　宋王應麟撰。此本乃國朝閻若璩何焯所校。各有評注。多足與應麟之說相發明。若璩致證之功十倍於焯。然若璩不滿於應麟。焯則勤以詞科之學。輒相詬厲。攻應麟。若璩博極羣書。嘗述至六百餘卷。焯所聞見。恐未能與其淹涯。未免輕於立論。是卻不及若璩之一微。以其一知半解。亦或可採。故並行之。不加芟薙焉。

黃太沖尚書古文疏證序。淮海閻百詩寄尚書古文疏證。方成四卷。屬余序之。余讀之終卷。見其取材富。折衷當。中間辨析三代以上之時日。禮儀、地理、刑法、官制、名諱、祀事、句讀、字義。因尚書以證他經史者。皆足以祛後儒之蔽。如此方可謂之窮經。　行述。所著尚書古文疏證。不多示人。黃梨洲先生嘗見而奇之。歎曰。吾一生疑團。見此盡破矣。此外指摘者不乏人。有著書相攻者。府君曰。萬世有公是非。此時固當不辨耳。

李文貞閻百詩小傳。余聞百詩則先生名久。雍正庚戌。先生賚鄰致所著書數種。得披讀焉。今之學者。大抵搜奇摘異。為文辭之用而已。至於字義。故實。書文形聲。尚未有留意講致於其間者。若大者為道統源流。典冊異同。細而地名山川。史書人物。異同是非之跡。則豈徒以橫學當之。抑其所聞就館。而自恬於固陋。嗚呼。文武之道。豈有小大哉。然一朝廷舉行石渠之典。吾知衆儒雜奏。而莫之措辭。儒者之羞。非云小缺典。先生學極博。論議則有出新意。掃沿說者。究其持辨。本末悉有所據依。趙賢善志北與汪鈍翁雖喪事。昔者眉山蘇氏嘗以是嘲伊川矣。其門人為之答。亦曰。正叔太君先逝而已。今有如先生博引古義。析以通禮。彼不得於言者。豈能無傀惜乎。先生遇廬終者。曾不得舉清燕。備顧問。蒐秘府。校讎文。與諸儒上下折中。贊輕史於方徵。補遺軼之文獻。遂誠可惜也已。余嘗慨夫老成日遠。前輩彫謝。晚出後生。茫然無所致質。自余登朝後。識面者長洲韓事人。宜城梅定九。鄒縣萬季野。知名者尚有三數輩。而先生其一也。諸君子者博極群書。能以著述自通於後。中間有專門名家者。就其所造。古人不讓也。今惟定九尚老而康。時致音問。餘則皆零落不可復見。每覽周易碩果之辭。大雅典型之詩。俯仰斯文。不勝嘅歎。先生子詠求予言揭之原。予不工金石之文。故謝不為。而其學行大致。則粗志其略。俾寫予鄰之先民之思。傚司馬氏作屈原賈誼傳。為閻先生小傳。康熙癸巳八月。年月據閻氏所藏傳稿補。案史記屈原傳何嘗不詳其出處始末。但參入議論耳。若此文只可謂之贊。斷斷非傳體也。　這古堂帖閻若璩傳。安溪李文貞公嘗為作傳。深致歎頌先民之思。而未嘗以其姓氏述之。九章節其所





著又不能旁觀而論。亦自未剝削之作。而於閻氏全無知者也。

劄記。與戴唐器書云。張元暐少顛閩詞。晚以為非己長。不復構思。專意經術。宛然太原閻生一小像矣。與詠讀鄭康成詩注。余既欲傳康成。照　詠宋劉敞、李燾、王應麟、馬端臨詩注。余將集四公逸事為一帙。足補宋史列傳之略。及馬無傳。　與戴唐器書。弟嘗手鈔沈約謝靈運傳論。鍾嶸詩品上中下三序。元微之杜子美墓志序為一帙。以為古今論詩源委具載其中。惟宜精玩熟誦。　疏證。卷八。　嘗習淳化閣帖。至文不可解處。輒以為有斷爛缺字。既習之日久。見其上下相生。一筆迷注。苟用覆其中之一字。氣便不屬。乃知當時語自爾也。撰稜接其手書之人則解。旁人容有不解者。　劄記。與戴唐器書。偶得舊搨九成宮。所搨未必宋初本。無疑今摹勒上石。與天下共之。　疏證。卷八。　家藏有宋名畫授經圖。伏生東向坐。鼂大夫北面傴而立。旁有女子。雍然儒家風。要為之指點。案沂州府志。漢伏生授經圖。即如此。其石舊在費山縣。治西宋幽中道光二十五年許文祥君郭林主簿邢渭公得之。於壁王右軍祠。　劄記有元且紀句云。屆首齊國受一經。東西遷走寬何處。恐絳書與青山寄老入幽林。獨伏生不得其年。附記於此。　與石企齋書大載。護紀曰。其少不飄顧。其壯不隨論。其老不致爵。亦不爵無業之人矣。因自扁其堂曰老教堂。如宋陸放翁老學庵之義。以上劄記。潛邱劄記。

行述。府君讀書。每於無字句處。精思獨得。而辨才鋒穎。證據出入無方。當之者輒失據。嘗語不孝曰。讀書不尋源頭。雖得之殊不佳。手一書至檢數十書相證。侍側者頭目為眩。而府君精神湧溢。眼爛如電。一義未析。反復窮思。飢不食。渴不飲。寒不衣。熱不扇。必得其解而後止。古文詞不常作。偶存序記數十篇。非泛然者。詩甚夥。嘗與不孝詠。座主趙秋谷先生論詩云。吾詩都可傳者。比上殿下書。亦云某生平篤志經學。無暇為文。間有所述。無見觀采。其實已不自測觀如此。性雅潔。不治產業。交游遍天下。先後名流。咸以文學相質。府君必辨細條晰。雖點記之書。必檢示出處。或圖他書可以印證者。輒復手傳示之。或數年後。積時時劄記。馳書告之。審遊四方。常周人之急。傾囊不惜。至舉斧告匱。束手無策。不以為悔。有負義者。未嘗不深惡及其人。有故仍扶植之恐後。閭里中有不法事。輒切齒。常云。桑梓間大利害所在。非典責也。然生長於斯。而不能竭力救護。無用為人矣。生平所正非不可紀。每致憾人之怨。而終不能中府君者。以府君行誼完潔開亮。而誠懇之心。可以上格神明。下孚士類故也。

道古堂集。若璩學長於考證辨駁。自言有志之士。務在盡己所受於天之分。而力學以盡其才。倘自有可傳之道。與可以比擬之人。而無取乎過高之學。天性好罵。詞科五十人中。獨許吳志伊之博覽。徐勝力之強記。李天生淵其杜撰故事。汪鈍翁謂其私造典禮。堯峯文鈔。搯擊不遺餘力。生平所服膺者三人。曰錢牧齋。曰王太沖。曰顧甯人。然於錢猶曰。此老春秋不足作準。於黃則曰。太沖之徒粗。待訪錄指其爲黯者。不一而足也。於顧之日知錄。有補有正。然在未定變時。可謂極學士之精能。非鴻儒之雅度也。　又曰。所著書八種。四書釋地及孟子生卒年月考。刻於及身。注困學紀聞。則廣陵馬氏刻之。古文尚書疏證。暨潛邱劄記。則其孫學林刻於淮安。

宋牧仲四書釋地序。吾友閻百詩氏。積學者古。於漢唐諸儒注疏。類能貫穿鉤穴。口辯如瀾翻。禹貢錐指略例。百詩與余鋭意禹貢。故錐指頗引較多。

居易錄。閻百詩云。漢古詩明月皎夜光一篇。玉衡指孟冬。漢以十月爲歲首。此孟冬乃建申之月。指改時而言。下文秋蟬鳴樹間。爲明實候。故以不改者言。唐儲光羲詩。夏王紀冬令。殷人乃正月。則又和盤托出。楊升庵曰。唐人不辨而自了然是也。惟宋儒始生異說。明人出而益滋妄解矣。漁洋又稱百詩近著博綜掌錄。有改歲改時改月解一篇。博而核云云。案其實據疏證卷六上。合漢古詩云云爲一條。亦不盡。

帶經堂詩話。門人太原閻詠寄余書云。有人自謂精通小學。問詠曰。少陵詩。賓客減應劉。應爲人姓。當讀作平聲。何新城公作仄聲用。詠不能對。歸質家君。家君云。皆可用也。此字正爲左傳、國語。應爲武王之子所封之國。陸氏宋氏無音。故黃公紹韻會。於蒸部應字曰人姓。陰時夫韻府於徑部應字曰人姓。非平仄兩用之證乎。亦猶吾鄉之枚乘。漢書無音。故子美作仄聲。枚乘文章古是也。安得是李而非杜。是杜而非李乎。伍子胥之員讀作運。亦讀作云。故陸務觀詩。賴得伍員騷思少。未嘗以介公四俊之謠。而病其不識字也。徐自笑曰。吾作新城公桓譚得否。百詩博學強記。漢唐注疏。皆能舉其詞。此其緒餘耳。

茶餘客話。潛邱遺書。惟四書釋地三種。宋商邱刻於吳。校正困學紀聞。馬秋玉刻於揚州。其尚書古文疏證。孔廟崇祀末議。孟子生卒年月考。則里人刻之。孫學林刻潛邱劄記。如日知錄補正。喪服翼注。毛朱詩說。續朱子古文疑。宋劉攽、李燾、馬端臨、王應麟四家逸事。皆未刊。劄記乃未定書。容箋碎紙。投入一簡。捐館後。家人與卧籠混入簡中。學林不知抉擇。將他人往還手跡。及陳言狎語遊戲





之詞。悉梓學而刻之。珷玞並陳。大失潛邱面目。予嘗刪存十之五六。卓然可傳不朽。又嘗曰。堂曾手輯潛邱緒論一編。曰閻氏碎金。皆洞庭書局中辨論之事。今無傳。又博潤辛錄一書。吳山夫少年時。猶見鈔本。予尋之二十年。無有知是者。王漁洋稱其博雅精核。手錄其盤谷一條。辨李愿非西平子。亦余館之榭也。　家伯祖繼軒先生。嘗戒子弟曰。近見後生小子。皆喜讀毛西河集。其所稱引。未足爲據。因言西河與閻百詩辨地理。多穿鑿。百詩太息曰。汪堯峯私造典禮。李天生杜撰故實。毛大可割裂經文。貽誤後學匪淺。戴繼軒名尚賢。繼軒先生諱應南。官吏科都諫。

談龍錄。山陽閻百詩。學者也。唐賢三昧集初出。百詩謂余曰。是多舛錯。或校者之失。然亦足爲選者累。如王右丞詩。東南御亭上。莫使有風塵。御亭在京口。江淮無御亭也。孟襄陽詩。行侶時相問。潯陽何處邊。潯訛潯。潯陽近湖水。潯陽則遼絕矣。祖詠詩。西還不遑宿。中夜渡京水。京訛涇。京水正當圃田之西。涇水則已入關矣。余深韙其言。寓書阮翁。阮翁後著池北偶談內一條云。詩家惟論興會。道里遠近。不必盡合。如孟詩暝帆何處泊。遙指落星灣。落星在南康云云。蓋潛解前語也。噫。受言實難。夫遙指云者。不必此夕果泊也。豈可爲潯陽解乎。　又曰。百詩考據精核。而無古人。好爲詩。自謂不工。然能知其指歸。余與申論三昧集曰。右丞云。人閒桂花落。夜靜春山空。諸家曲爲之解。會闕疑也。儲光羲云。山雲拂高棟。天漢入雲流。下句雲字定誤。不輕改正可也。漫而取之。使人學之可乎。李頎綴歌行。夸炫權勢。乖六義之旨。梁鍠觀美人臥。直是淫詞。君子所必黜者。百詩大以爲然。比歲阮翁深不欲流布三昧集。且毀池北偶談之刻。其亦久而自知乎。方中德古事比。薊刻有答閻百詩徵君書云。伏承手翰云。古事比奇書也。嘗就高明勝己之友。求其駁加彈射。有不善者。應時改定。勿遺後人以口實也。案中德之書。至不足道。故答之如此。然先生之言。則至言也。中德字田伯。桐城人。明檢討以智之長子。

全謝山曰。閻徵君所著書。最得意者。古文尚書疏證也。其次則四書釋地。徵君稽古甚勤。何義門學士推之。然未能洗去學究氣。爲可惜。使人不能無陋儒之歎。蓋限於天也。案謝山不信潛邱古文尚書之說。故時有微詞。然爲陋儒則覺太過。然曰未能洗去學究氣。則深中潛邱之病。學者分別觀之可也。

山陽詩徵。劉超宗百詩齋中分賦得銅雀瓦硯。鄴宮落盡瓦猶存。漳水涼涵至謂西陵識。望幸東序偶同聲。俳石心如樽。黃金價似輕。對岡紡歇盡。此物獨研磨。

徐北山春西堂貽詩徵君留飲。（北山名鼐吉。字日駿。淮安人。諸生。）楚城西北望河水東南流。陵谷生新感。衣冠憶舊游。
停車上客過。閻字草堂幽。日落仍携酒。白雲紅樹秋。

段玉裁戴氏年譜。先生嘗閻百詩善讀書。百詩讀一句書。能識其正面背面。又嘗閻百詩能致核。而不能做文章。顧亭林文章較勝。

蘇州志流寓引吳門補乘。閻若璩淮陰人。精學嗜古。於漢唐諸儒注疏。類能貫穿鉤穴。口誦如瀾翻。舉鴻博報罷。來寓吳門宋中丞犖極稱之。日與顧嗣立何焯上下議論。娓娓不休。生平撰述。雖不及顧炎武之富。而精確過之。

山西通志。閻若璩少奇鈍。博極羣書。而字句必精核。不少苟。尤嗜吟詩。頗張籍王建古樂府。驗暢中幾趣宏深。（案先生以詩爲詩而非所長。此皮傅之論。不足爲先生累也。）

江南通志。若璩淹貫經史。學博而思精。最長於攷訂。多闡先儒所未發。（一統志略同。）

蓋志。先生非今之人。蓋古之學者也。其於書無所不讀。又皆精晰而默識之。其篤嗜若嘗盛著者之甚清涼也。其細若繭絲者之於絲纖縷織也。其區別若老農之辨黍稷菽麥也。其用力雖壯夫駿馬日馳數百里。不足以喻其勤。其持論雖法吏引囚決獄。具兩造當五刑。不足以喻其嚴也。銘曰。先生於學過嗜慾。少壯盛衰日不足。典墳索邱究在橐。旁搜紛綸引以觸。理細大纖繁屬緯地千萬里燦手目。事累百代儼親屬。上都嶽嶽折五鹿。讜家如蜜甘屈辱。經神武庫綸高躅。譽日以昌身終伏。幕曾說亭嗟不祿。大雅摧藏淮川曲。於文先生後私淑。

阮太傅儒林傳稿。若璩又著孔廟從祀末議十一事。一曰孔廟祀典。宜復八佾十二籩豆於太學。二曰十哲而外。宜進有若公西華南宮适於廟廷。廣爲十二哲。三曰琴張顏何宜從祀。縣亶宜補入。四曰公明儀從祀。樂正克宜進於兩廡。五曰曾申申詳均宜從祀。六曰河間獻王劉德宜入從祀。七曰諸葛孔明宜入從祀。八曰范仲淹宜入從祀。九曰蔡元定宜進於兩廡。十曰黃幹請援蔡沈之例以進。十一曰兩廡先儒位次多陵躐。宜請釐正。（孔廟從祀末議。）書成於康熙四十年以前。（外紀阮集揅經續。）至乾隆十二年。檢討山陽阮學浩。始上其議。部議未允。（吳玉搢山陽志遺。）而大學士朱軾。編次歷代名儒。於河間獻王。皆取若璩言爲斷。康熙五十四年。增祀范仲淹於西廡。雍正二年。復祀秦冉於東廡。顏何於西廡。（案祀典。諸葛孔明亦於雍正二年從祀西廡。先儒縣亶之亦。）乾隆三年。以有子升配東序。若璩私議。已上見於列聖施行矣。





漢學師承記謝之顧君千里云。曾見初印亭林所刊廣韻。前有校刊姓氏。列受業閻若璩名。則若璩嘗執贄崐山門下。然若璩皆中不稱亭林爲師。豈亭林歿後。遂背其師耶。穆案。顧閻相見。在康熙十一年壬子。而廣韻刻於康熙六年丁未。王山史山志云。李子德嘗得廣韻舊本。顧亭林言之陳祺公。託張力臣爲鋟木淮陰。（陳祺公序謂但山史實校正僅耳。）案書前列正字姓氏四行云。上谷陳上年祺公。吳郡顧炎武寧人。關中李因篤天生。淮陰張弨力臣。與山史之言正合。此事本於潛邱無涉。何爲無端拉入若今日名士之標榜乎。且四人皆冠以地。不應潛邱獨稱受業。即真執贄門下。廣韻非顧氏私書。受業之稱。於誰加之。惟四行後空白一行。下又記云。悉依元本。不敢增損一字。千里因從此空白之一行生波。夫太沖亭林。皆潛邱心折之人。太沖卒。潛邱做雙江故事。追稱弟子。豈有於亭林而反背之。千里天性輕儇。於生平師事之段茂堂。一旦論學不合。輒痛加詬厲。無復弟子之禮。茂堂至引顏黃門語以責之。事具見經韻樓集中。於總角至交之李尚之。其歿也。又造作文字。互相詆毀。顧吳爲通政嘗述其事而太息曰。不意千里之待亡友也如此。然則其誣潛邱。正以自解也。此論又何足怪。但不可使後進少年。以潛邱爲藉口耳。余所以不能已於辯也。

右閻潛邱先生年譜四卷。觸朝張穆撰。按穆什履。已見顧譜。原無卷數。亦顯爲四卷重刻焉。潛邱先生爲一代通儒。惟顧亭林足與雁行。百餘年來論學術者。無不極力推崇。而石州亦搜羅殆遍。與顧譜同。惟全謝山獨有微詞。譏爲陋儒。原涉太過。至曰未能洗去學究氣。則石州亦謂深中先生之病。或者疑焉。卽如胡朏明獻所行在。聖祖指者年篤學四字賜之。石州謂先生垂老。諄諄以求御書爲言。蓋有感於朏明之事。御書誠可寶。得之原稽古之至榮。然亦何至若與朏明角勝者。且屢爲其子言之也。又先生殆慕工制藝。茶餘客話稱何義門撰行述。述如先生之言曰。如此方見制藝之難。又稱先生嘗語義門曰。有虞氏刑官曰士。故舜典曰汝作士。呂刑。士制百姓於刑之中。夏曰大理。周曰大司寇。若士師特司寇之屬。下大夫耳。周之士師。容或可稱爲士。而有虞氏之士。斷不可稱爲士師。奈何楊一清、王鏊、薛應旂、茅坤、鄧圭潔、趙南星、李光縉、沈演、許獬、徐曰久、顧錫疇、艾南英、黃淳耀、姚康彝文。並稱爲士師耶。其辨嚴如此。亦迴異乎三家村中之學究矣。又詩非先生所長。而山西通志稱其尤嗜吟詩。頗張籍王建古樂府。石州謂此皮傅之論。未足爲先生累。然嘗賦絕句云。寶紋如水晚新秋。推枕尋簪搭臂鞲。郎困猶酲猶未起。一簾微雨君梳頭。亦非尋常學究可辦。噫。陶靖節閒情偶賦。原非白璧微瑕。偶及之亦以見賢者之不可測耳。咸豐癸丑重陽後二日。南海伍崇曜謹跋。

# 黃崑圃先生年譜

顧鎮 編

# 黃崑圃先生年譜卷上

門下士顧鎮編次

康熙十一年壬子。秋九月戊寅。公生於中西坊。

公諱叔琳。字崑圃。順天府大興縣人。父諱華蕃。字澗采。以明經任大城教諭。系出新安程氏。年數歲。失父母。母舅無爲州州同黃公諱爾悟無子。因撫爲己子。遂姓黃氏。母吳太夫人。錢塘國學生諱鱗龍章公女。誕公之辰。公生母祖母于安人。夢老儒延筇入室。索水濯面。驚覺而公生。同父五人。公其長也。

康熙十二年癸丑。公二歲。

康熙十三年甲寅。公三歲。

康熙十四年乙卯。公四歲。

康熙十五年丙辰。公五歲。

及四具就塾。

時無爲公解組歸里。以公穎異。鍾愛之。口授四子書。皆能成誦。爲錦兩五。以貯所識字。旬日。貯函已滿。王父色喜。題之曰五車書。是年。教諭公以明經應廷試高等。歸都銓選。





康熙十六年丁巳。公六歲。

隨父之曲陽任。未幾歸里。

教諭公除正定府曲陽縣訓導。公隨與太夫人赴任所。一日。立門外。見有諸生來謁。適教諭公他往。詢之人。詢所自來。知其遠也。請於太夫人爲設食。蓋公性喜延士類。於沖齡已見其端矣。已而無爲公念公甚。趣之歸。親爲訓課。命側室佘撫之。

康熙十七年戊午。公七歲。

讀易詩二經。

康熙十八年己未。公八歲。

讀尚書。

康熙十九年庚申。公九歲。

讀左傳。

無爲公素熟三傳。著有左傳紀紀公穀合纂等書。至是爲口講指畫。公悉領受。

康熙二十年辛酉。公十歲。

復之曲陽。始學應舉文字。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公十一歲。

讀禮記。與曲陽諸生爲文字會。

同官孫君某主課。題爲故事半古之人二句。公援筆立就。中有云。以事而論。則古人倍於我。以功而論。則古人半於我。孫君爲之嘆絕。決爲非常器。時教諭公於學舍隙地。構養素軒三楹。爲諸生問字之地。公得竊聽講論。私取有明大家制義。靡之盡棄時俗所尚之文。

康熙二十二年癸亥。公十二歲。

夏六月。入順天府學。

正月。自曲陽歸。感寒疾。兩月始瘳。四月。應府試。少京兆張公鵬翮至夜藝獻麟之於走獸篇。有云。麟之生也。皆爲王者之祥。麟之獲也。遂絕春秋之筆。嘆爲命世才。六月。督學平原董公訥取入郡庠。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公十三歲。

始應鄉試。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公十四歲。

從學陸樹阡先生。

先生諱鳳徵。江南松江府華亭縣人。康熙癸酉。北闈南元。先是公從上海陸錫傳先生問學。陸以聾歸。乃游先生門。先生傾心啟迪。所得淵粹。是年。無爲公卜居鑑領坊。俗名李鐵鍋斜街是也。遷居前一日。公步伯祖中丞公授以小試。指故宅接遠樓爲顏。屬令易之。季教諭公轉大城縣學教諭。

康熙二十五年丙寅，公十五歲，
歲試補廩膳生。
學使李豐埜先生諱振裕科公卷，擊節嘉嘆，有山川間氣，產斯英物之賞，遂以第三人食餼，是年少
京兆王公維珍季考長蘆鹺使任，公明猷風朔第一。
康熙二十六年丁卯，公十六歲。
始究心理學。
時受業錢陽傅仲如先生，究心儒先名理，學以大進。
聘馮夫人。
康門馮鑄生先生諱雲驤，官禮科給事中，遊門索文閱之，嘆曰，骨重神寒，濟廟器，其貴生之謂歟，遂
以次女字焉。
康熙二十七年戊辰，公十七歲。
從學李厚菴端士先生。
傅先生南歸，乃從先生遊，益淬勵讀書。
康熙二十八年己巳，公十八歲。
歲試第二名，與同志為文會。
陳子調、王天如、某張匯舉、某張庚先、某錢菊階、某共為文會，講貫切劘，晨夕無間，是年少京兆汪
公晉徵季考第一，後每試輒第一，因延至邸寓，令其子訂交焉。
康熙二十九年庚午，公十九歲。
鄉試中式，始究心經世之學。
中式第十四名，主考為侍讀學士王公掞，江南太倉人，康熙庚戌進士，編修魏公希徵，山東鄆城人，
康熙丙辰進士，同考贊皇縣知縣史公長晃，山東寧陵人，康熙丙辰進士，是年青浦王令詒原、嘉善
魏禹平坤、海寧查德尹嗣瑮、長洲汪文升士鋐、宛平王崑繩源，皆來訂交，同執經與遜菴先生，以聖
賢經世之學相磨礪焉。
冬月，馮夫人來歸。
時年十八。
康熙三十年辛未，公二十歲。
會試中式。
中式第十八名，總裁為京江相國張公玉書，澤州相國陳公廷敬，新城司寇王公士禛，安溪相國李
公光地，同考漢陽劉公涵，康熙乙丑進士，殿試及第，授翰林院編修，習國書。
公卷本列進呈之末，聖祖親閱，拔置一甲第三名。





康熙三十一年壬申，公二十一歲。
夏五月壬子，馮夫人卒。
夫人性婉嫕，克盡婦職，構弱疾，歸僅一載，卒殯於北下莊龐氏丙舍，是秋教諭公致仕旋里。
康熙三十二年癸酉，公二十二歲。
秋八月，繼娶武夫人。
武昌太守周南公諱廷适女，原籍山西，徙居天津，時年十九歲。
康熙三十三年甲戌，公二十三歲。
充會試同考官。
分校禮記房，得黃彥標、陳豫朋、徐振、毛殿颺、曹彥栻、朱偉、法海、海寶、張丙厚、袁定楠、楊瑮、王家驥十
二人，與袁靜公民部聯席校閱，悉力搜拔，不敢稍事苟且，闈卷中尤愛廬江李灝仁和朱良佐，新城
何世璂。
留庶常館，再習滿書。
出闈後，病目甚，僅散館，作字不能成點畫，備成別館，春寒瘦氣，僅五言排律一首，閱卷畢後，奉旨再
留教習三年。
康熙三十四年乙亥，公二十四歲。
在庶常館肄業。
是年桐城戴生方苞舉來謁，戴泉名苞，公一見莫逆，遂訂交焉，寓以深居肆，第每來都，輒借宿別
去。
康熙三十五年丙子，公二十五歲。
秋九月丙辰，祖母李太夫人卒。
夫人為天啟乙丑進士參政盧選公女，時年六十七歲，無為公側室，余亦以是年七月卒，公念撫育
恩，慟悼不已，感毫年齒及，猶淚涔涔下也。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公二十六歲。
秋七月散館。
時聖祖親征朔漠，五月回鑾，至是始散館，公名列第一，未幾充方略館纂修官，覃恩封第二代。
康熙三十七年戊寅，公二十七歲。
與修一統志及淵鑑類函等書。
長人西出無間寒暑，拜筆編纂，為諸老所倚藉。
康熙三十八年己卯，公二十八歲。
與衛既齊先生講四子書。

先生山西汾氏人。康熙丁未進士。以黔撫落職。留京師。公時相過從。聽講四子書。及宋儒性理。往復討論。牀無虛日。是年公第五弟叔璥。中順天鄉試。

康熙三十九年庚辰。公二十九歲。

夏五月。召試暢春苑。稱旨。賜御書一幅。

冬十月癸亥。武夫人卒。

公列館職十年。交游日廣。食指益繁。每苦用不給。夫人脫簪授篋。黽勉有無。無幾微介顏色。及疾革。語公曰。舉業君自不可廢。顧我福薄。不及見耳。遂卒。年二十六。逾月殯於眾微山祖塋之旁。

十有二月丁卯。無爲公卒。

無爲公疾。公隨教諭公視湯藥惟謹。衣不解帶。目不交睫者。十數晝夜。無爲公嘆曰。可謂孝矣。

康熙四十年辛巳。公三十歲。

春二月。殯無爲公於北下莊丙舍。

康熙四十一年壬午。公三十一歲。

是秋。公第二弟叔琬。中順天鄉試。

康熙四十二年癸未。公三十二歲。

秋九月。晉國子監司業。

康熙四十三年甲申。公三十三歲。

考錄國子監八旗教習。

錄吳進侯等四十八人。絕去請徇。士論翕然。

冬十有一月。晉翰林院侍講。

十有二月。繼娶武夫人。

前武夫人從妹。時年二十。父諱廷豫。候選主事。

康熙四十四年乙酉。公三十四歲。

春正月。侍教諭公行鄉飲禮。

教諭公舉鄉飲大賓。公偕諸弟奉杖履以從。扶掖贊相。禮成而歸。

秋七月。轉侍讀。

是秋九月。公第三弟叔琳。中順天鄉試。

冬十月壬子。公父教諭公卒。

年六十有一。公擗膺擗踴。水漿不入口者數日。家人苦勸。乃勉進饘粥。

康熙四十五年丙戌。公三十五歲。

冬十月。行小祥禮。殯教諭公於北下莊丙舍。





十有二月。立本生祖父母木主於里第西偏。

本生祖諱伯起。字瑞芝。順治初。官攝陝西鄜縣簿。罷職居京師。本生祖妣柳孺人。公爲別設一室。奉木主於內。俾子孫世世館食焉。

康熙四十六年丁亥。公三十六歲。

冬十月。行大祥禮。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公三十七歲。

春正月。服除。行祔廟禮。

夏四月。補侍講。

先是一侍講缺出。應歸公。有攙之者。或謂公當請於掌院。公不答。至是始得補焉。

冬十有二月。奉命提督山東學政。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公三十八歲。

春正月。頒布學政條約。

一敦敍人倫。二崇尙經術。三淹貫史傳。四精熟性理。五服行小學。六取法先正。七尊禮師儒。八砥礪廉節。九淸完逋賦。十講習武備。復頒發論文規條。其略謂制義以八股爲定格。虛實相生。反正迭用。開闔起止。各各立意。意立矣。乃以氣運之。自首訖尾。股法雖分。氣則一貫。加以摛詞布采。有典有則。乃可言文。壬辰以前。猶遵古法。丙戌之際。漸趨油滑。丙辰以後。變爲長股。股中又無復精意。於是八股之意遂失。夫射者志於彀。率大匠必以規矩。吾未見有偭規改錯。而可以成器制用者也。

三月。公弟叔琬、叔璥、會試中式。

夏四月丙寅。子登賢生。

武夫人出。

五月。按試登州。復孝子王恩榮頂帶。

王恩榮萊縣人。父爲尹奇強所殺。恩榮方九歲。母劉揣之控縣。奇強因緣幸脫。僅追給葬埋銀十兩。其祖母自縊。母劉悲憤死。恩榮號泣欲報讎。恐身死嗣絕。無以奉父祀。需至子生。乃躡讎擊之。弗死。仍逸去。控於官。縣令憐而貰之。至是公按試登郡。恩榮赴試。遇讎於戚家坊。直前扼其吭。斃其腦。復碎其下體甚焉。邑縣詣獄。公聞之曰。奇男子也。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吾方銜命擇士。可遺若人乎。乃檄縣俾出獄就試。曰。讞法聽之有司。試無妨也。時臬司李公、中丞蔣公、咸爲意釋之。俾爲諸生如故。萊陽胥役恣甚。士夫有不忍其淩轢。遠避他鄉者。公嚴檄下萊陽。風始戢。他郡邑聞之。皆斂迹不敢逞。公之扶植士氣類如此。

六月。按試泰安。重建三賢祠。

岱宗之麓。有三賢祠。祀宋安定胡先生。泰山孫先生。徂徠石先生。年久頹廢。嵗歲聞焉。公割俸屬州

收徐君理之。輿復如舊。

秋七月。興白雪書院。

會城舊設書院。日久廢弛。公銳志振興。延師儒。選材俊。俾肄業其中。時撫藩以下。皆捐俸以資膏火。公爲經久遠計。嚴課程。以廩餼。一時人士。鼓舞奮興。如張君淳、李君元增、徐君士林、李君愼修、喬君世臣、李君元直、焦君所年、盧君見曾、鄒君麗中、張君元、宋君來會。皆公所造就也。

八月。改鴻臚寺少卿。仍留學政任。

康熙四十九年庚寅。公三十九歲。

春三月。按試東昌。

臨淸教諭揭武生李克信。諸生若恣喜事者。乘機煽惑。希圖脅制。及按試。廩保無一人至者。公檄該府嚴查李克信是否主唆。押保該州詳。仍另示期考試。士氣翕然。　臨邑縣詳揭抗糧生員于宗魯八人。公批限十日全完。諸生遵即赴納。吏胥以刁索不遂。勒不報完。該縣仍請褫革。公廉得其實。白諸撫軍。士賴瓦全。

秋九月。泰安三賢祠落成。

公爲倡展謁。爲立碑記其事。系以歌詩。

刻漁洋詩話。

新城司寇撰詩話三卷。藏於家。公爲序而梓焉。

康熙五十年辛卯。公四十歲。

春正月。修復松林書院。

靑州郡城向有書院。祀宋十三賢。時諸生聞風興起。遠近翕集。白雪書院至不能容。因修復此院。脉絡几席。及諸生膏火。皆公捐俸所備。課規悉如白雪。所成就者亦相埒。如丁君士儁、陳君有籌、馬君長漱、辛君有光、李君志遠、劉君軼政、秦君紘、林君仲懿、王君瀛、孫君果、董君思恭。皆其選也。

冬十有一月。學政期滿。

公持衡三載。公以御物。明以論文。每試畢。令諸生前面。論以某卷某意佳。某處勝。某卷某字疵。某句累。不必開卷。而指示瞭如。遵安溪先生之教。童子有能成誦五經者。爲寄其衿。至是而泮宮內習五經者幾十之二。諸生悅服。走籲中丞請留。中丞具疏上聞。以代者有人。不果。諸生乃製長生祿位。奉安松林書院十三賢之列。宮贊趙執信。碑記其事。



# 黃崑圃先生年譜卷中

康熙五十一年壬辰。公四十一歲。

夏四月。遷通政使司右參議。

時自山東復命。遂遷是職。

五月。進左參議。

冬十有一月。晉太常寺少卿。

公在山左三年。培養人材。扶掖善類。汲汲如不及。頌聲載道。上達九重。一歲之中。三遷其官。公受恩感激。益加砥礪。

康熙五十二年癸巳。公四十二歲。

春三月。恭遇萬壽。覃恩封贈二代。

是春公第五弟叔寬。中恩科鄉試。教諭公側室袁孺人出。自教諭公即世。弟方沖齡。公友愛玉成。至是舉京兆試。公爲之喜而不寐。

夏五月。改奉天府府丞。

府丞專司學政。公至立規條。行月課。勤勤懇懇。以振興古學爲務。半載內。所造就士頗多。時劉方伯

與誦成遊左。謂其子敦厚、朝宗、東寧、崇亨筵其。
冬十有一月。晉通政使司右通政。
康熙五十三年甲午。公四十三歲。
春正月庚戌。次子登穀生。
側室王恭人出。時弟叔琳奉命提督山西學政。公戒以絕苞苴。杜請託。精衡鑒。愼黜落四事。後凡自晉來者。咸翕然稱頌。公爲之色喜。
康熙五十四年乙未。公四十四歲。
夏四月。遷左通政。
冬十有一月。充武殿試讀卷官。
康熙五十五年丙申。公四十五歲。
冬十有一月。第三妹歸柏鄉魏氏。
六合縣知縣魏世滋之子名允中。妹爲袁孺人所生。與太夫人撫如己出。公仰承親志。經理奩具。無不曲盡。
康熙五十六年丁酉。公四十六歲。
冬十月庚子。葬教諭公於南下莊韓山新阡。
先是堪輿家相度。經十餘年。凡更數人。言皆不合。公齋沐禱於神。乃卜食是地。取證於黃太史際飛。際飛爲之圖說。
康熙五十七年戊戌。公四十七歲。
冬十有一月。晉都察院左僉都御史。
時公弟叔璥爲浙江道監察御史。例應迴避。奉旨。黃叔琳不久即陞。伊弟黃叔璥何必迴避。一時稱異數云。
康熙五十八年己亥。公四十八歲。
冬十有一月。晉太常寺卿。
康熙五十九年庚子。公四十九歲。
冬十月。葬族叔靖州吏目。
公族叔諱奉秀。任吏目。康熙壬辰年卒。貧未克葬。至是族叔母傅亦卒。公經紀其喪。並舉兩柩。合窆於北下莊祖塋之右。爲其子叔琮館廩。食月有饋焉。又再從弟叔璜宴裝。公解衣推食無少間。
康熙六十年辛丑。公五十歲。
康熙六十一年壬寅。公五十一歲。
春三月。長女適靜海勵氏。





培名宗萬。家宰文恭公長子。今任太常少卿。
冬十有一月十三日。公在署齋宿。恭聞聖祖仁皇帝龍馭賓天。攀號欲絕。每念登第後。三十年來蒙隆恩。輒舉聲長慟。暮年有詩云。風雨橋山愴步思。蓋至老猶深感悼云。
十有二月。晉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尋遷刑部右侍郎。恭遇世宗憲皇帝龍飛。召對稱旨。特有是擢。
雍正元年癸卯。公五十二歲。
春二月。覃恩封贈二代。賜近視眼鏡二。
公素短視。上召對詢知。特賜二副焉。
三月。奉命典江南鄉試。尋調吏部右侍郎。
時副考爲東昌鄧殿撰鍾岳。中途聞訃奔歸。上命即一人主試。公在鎖院月餘。焚膏繼晷。閱卷萬八千餘。並經節閱。榜發得王竹原等百二十九人。其中如陳祖范、任啟運、徐文靖、李東曜、程之銓、潘思矩、張鵬翀、唐瑄、徐鐸、胡仁闓、琛〔今名灮〕。潘偉、王庭珍。皆知名士。而施燧、周振業、刁琢、劉俊。亦皆老宿。以徵聘薦副車。江左稱得人盛者。庚午己卯而後。是科爲最。
夏五月。自江寧起程。
行至鳳陽屬邑。聞野寺背響。因少憩。塾師後至。詢之乃庠生也。與之語。輒不讓試官。叩其闈作。生撫掛背脇。及首藝將完。公曰。無容背矣。爾次作何以化育分貼天地耶。其人悚息肅衣冠拜謝。
六月初三日。復命。
上問江南山東一帶。吏治民生。有風移俗易景象否。公奏云。漸漸寬以歲月。上頷之。賜香珠一串而出。嗣後凡有敷陳。悉荷允行。公素愼密。不復存稿。其發部議准行者。惟減近畿撥兵米一事。賜御製詩扇一柄。
一日。公獨對上前。上命外間凡有所聞。爾即行密奏。公奏云。果有關係事件。臣自當據實入告。若事涉曖昧。攻發人之陰私。臣則不敢。上笑曰。爾尚熟記論語小註耶。隨出御製詩扇一柄以賜。賜鮮荔枝一瓶。
歸吏部左侍郎。
時太常卿缺員。應兩藩司內陞。而有先後。序其後者。計欲先得。所司唯而許之。具稿呈堂。公叱之。其人令子來謁。願以千金爲壽。公曰。朝廷紀綱。不可以利壞。
冬十月。奉命之楚酌平鹽價。
時鹽價昂貴。楚督楊宗仁。因裁革陋規。議將鹽觔照三十年以前定價。兩淮鹽政謝賜履。以近年有捐解河工織造銅觔腳價。及積年未完帶征新舊。數繁多。衆商無力挽運。有誤課項。請每包照時價止減六釐。各持一說。有旨命公前往會同酌定。妥議具奏。特賜緞結頂貂帽。天馬皮馬褂。青狐缺襟袍。公即馳至武昌。爲因時酌定。除照裁革陋規。每包減去六釐外。以一錢一分九釐爲率。價貴時

不得過一錢二分四釐。又楚鹽有安梁二種。黑白不同。其安鹽較梁鹽再減二釐。商民兩便。會稿具
題。拜疏後。即日起程。沿江黎庶。執香載道。綿延數里。道經河南許州。時平越王士俊知州事。有循聲。
謁公寓致禮物。公曰。我往來數千里。洗手不將一物。聞君名籍甚。留木瓜四枚。以誌廉吏之惠。

十有二月初四日。復命。即留閱新進士朝考卷。

備陳楚省吏治。及沿途郡縣利弊。并所見聞賢能吏姓名。具列以上。是年初行新進士朝考例。即留
公閱卷。上書冰心玉尺匾額以賜。并傳新進士恭看。次日試卷進呈。歸省與太夫人於里第。

歲除日。賜御書福字。及御案木瓜一盤。

公嘗從宮門捧上賜克食出。太宰某笑問曰。歸遺細君。公對曰。小人有母。一時傳爲美談。且有以上
聞者。至是入見。上問汝母新年幾何。精神健否。隨賜御書福字。諭曰。賜爾家滿門福。又撤御案木瓜
二十七枚。盛以漬青花瓷盤賜公。攜歸供母聞香。是年族子元鐸成進士。初元鐸隨祖宦遊江右。已
而僑寓白下。丁酉來都。公招之歸。飲食教誨。備極周至。每朝能與之講解經書。討論文義。庚子中副
榜。至是聯捷館選。旋改官比部。始挈眷別居焉。

雍正二年甲辰。公五十三歲。

春二月。加兵部侍郎銜。巡撫浙江。

上以浙江風俗刁頑。人情囂薄。命公前往整飭。啟行前數日。蒙賜御書福門詩母匾額。公入謝。又蒙
垂詢諸弟才幹孰優。公具以實對。陛辭。賜鞍馬荷包緞襪等物。

刻顏氏家訓節鈔。

時家門方盛。公慮子姪不知持盈保家之理。因刻是書。以示訓誡。

三月。登賢中順天鄉試。

三姪詠同榜中式。是月初三日。公自都起程。攜登賢之任。在道接閱試錄。旣喜且懼。因戒之曰。禮經
有言。志不可滿。樂不可極。汝宜三復。

壬寅。武夫人卒。

年四十歲。公以太夫人春秋高。留夫人侍養。別去僅二十五日。遽以疾逝。夫人性端莊。善治家。尤恢
宏識大體。公念諸弟中式後。需次期遠。無以慰太夫人心。皆爲援例。俾早就銓。或謂夫人曰。大人捐
貲不稍惜。夫人顧不爲子孫計乎。夫人正色曰。兄弟之不和。皆由婦人。令夫子友愛。當贊成之。敢有
間言乎。無錫王中翰曾主公家塾。病卒。適夫人誕辰。家人方爲稱觴。夫人卻之曰。朋友在殯。義不稱
觴。爲備附身之具。送之南歸。迨公奉命撫浙。諸弟俱歷仕途。聯翩一門。宗黨稱榮。夫人每憂形於色。
公問之。對曰。盛衰相倚伏。君其慎焉。公深然之。比聞訃。傷悼不已。命登賢卽日奔喪。

夏四月。抵撫署。主武闈試。

取中岳無福等九十人。





飭禁無爲等邪教。

時邪教盛行。愚民受其蠱惑。執香膜拜。所在都有。而游食無賴之徒。竄入其中。將爲風俗人心之害。
公密拏首惡。按律重懲。曉諭愚民。各安生業。諸郡肅然。

訪緝護鳥私販。

無業貧民。以私販餬口。原非敢於爲惡。特有積窩巨棍爲之護持。幾於肆無忌憚。公立法嚴懲首惡。
刑無濫及。而此風漸戢。

禁絕里書飛灑隱詭等弊。

地畝照魚鱗冊。錢糧按會計。本自昭晰。而胥役詭戶花分。寄糧飛灑。察之輕者錙銖。積之遂成鈞石。
家國病民。莫此爲甚。公稔知其弊。祇許人立一戶。每戶塡註額征若干。令民自行投櫃。胥吏無所容
奸。

五月旱。公步禱立禱。

時旱甚。有人言禱於天竺則雨。公隨出署步禱。行烈日中。直至天竺。稽首請命。云百姓無辜。如應降
災。願以身受。甫下山而大雨立降。賜紫金離宮蟾酥鹽水等藥錠。大小扇墜數十事。走摺人賫回。公
即跪祗受訖。隨繕摺恭謝。

訪拏巨棍賀燃芳等。

時有賀燃芳、朱九老、朱子佩、林光臨、陳有祿、尤顯臣、戚阿長、張乘時等。散處各邑。爲鄉曲害。而燃芳
尤桀驁不法。號小霸王。部黨百餘人。縣胥吏畏縮不敢加詰。公知之。檄弁捉至。親詢得實。予以荷校。
吏民稱快。未幾燃芳以病告驗釋。越數日死。

秋七月。親勘沿海潮災。

十八九等日。風雨大作。海潮爲患。仁和、海寧、平湖、山陰、會稽、蕭山、餘姚、上杭諸邑。塘堤衝坍。田廬漂
沒。公飛章入告。一面檄飭司道等。督同有司。捍禦拯救。鹽場竈戶。一體賑恤。又親馳海塘。一切緊要
工程。往來督率者月餘。民賴以安。

八月。解任。

有疑奏公徇庇姻親陳氏。將賀燃芳杖斃。且奉差平糶價時。受賄鉅萬。又遣弟叔璥回京過浙。家人
與鋪家爭毆。致斃人命。奉旨解任。交將軍安泰布政司佟吉圖查審。

十月。赴揚州聽勘。

以被誣收受淮南贓款。欽差侍郎李公周望、塞公楞額、及巡鹽御史噶世圖會勘。商總程謙弓等各
已誣服。於閩姑地方交陳姓家人收受銀四十萬兩。及公到案。縣陳在楚會定鹽價情事。及沿途勘
合。並未經由閩姑。陳姓家人並未隨往。衆商仰面呼天。俱稱投刑妄供。二公爲具摺奏罷。時已歲暮。
寓天寧寺淨業山房。弟叔琳命四姪德銘來侍。而浙中案件。旋經奏請革職。提至杭州質審。蒙恩皇

帝天恩。免其提解。

雍正三年乙巳。公五十四歲。

春正月。奉旨效力海塘。

先是法司照故勘平人例議罪。憲皇帝諭大學士馬齊曰。黃叔琳係一省巡撫。豈有打死地方一光棍遂致抵償之理。隨奉有效理海塘恩旨。

二月。赴海寧工次。

夏五月。之蘇州。隨赴松江工次。

時改發松江。得借動蘇藩庫項。陸續交還。公弟叔琬在浙。冤案亦結。得旨放還。

雍正四年丙午。公五十五歲。

與吳中門人論學賦詩。

公旅居多暇。門人及用修慎楣、徐蠶侯埰、陳亦韓祖范、張天扉鵬翀、宗姪證、孫千人、鶴九炳。先後來寓。或盤桓累月。或周旋浹旬。致經問字。拈韻分題無虛日。鵬翀詩思敏疾。軼於常倫。中秋前一夕三鼓。公已就寢。鵬翀醉成長律。立門外朗誦索和。公披衣走筆應之。有句云。白雲北望迷雙屐。蓋未嘗刻忘將母之懷也。

冬十月。登穀來蘇。

公時居停朱氏家。朱有姪竣基。將隨其父之江陵縣佐任。來謁。公一見器之。謂其父曰。此令子也。何不玉成之。促令北上。為寓書嘘植。後數年。以在館優敘得官。近典郡矣。又朱氏有甥孫范名廷衡者。年未冠。躁佻少沈靜。人咸鄙之。公曰。此宜干城選。當令習孫吳法。後果中武會魁。官侍衛。公扶獎人倫。以成其美。有林宗之風焉。

雍正五年丁未。公五十六歲。

定周禮節訓。

與陳祖范往復論訂。凡四易稿而成。後當湖張子今涵請刊行世。

雍正六年戊申。公五十七歲。

夏五月。命登賢就婚曲阜孔氏。

秋七月。移寓日暉巷顧氏園。

時弟叔琬自粵西罷官甫挈子全。旋復赴閩。過吳。登賢亦來蘇省覲。

吳中諸生張叙等來學。

太倉張冰蕊叙、常熟汪西京沈琇、吳縣張翠庭進、沈學非志祖、楊虞脊王楨、元和方定之懋祿、莊正子大中、皆吳中俊流。各以其學就正焉。

雍正七年己酉。公五十八歲。





春二月。命登穀北歸就試。

口占二律寄弟叔琬。有句云。晨昏結夢惟芳草。榮悴關心祇棣華。萊首庭前應倚望。閶闔城畔是天涯。羈旅愁懷。無刻不關骨肉也。時吳中士大夫在籍者。多同館後進。時相往還。間以詩文讌集寓園之芬翠亭。以係非干謁者。力辭謝之。

選任啟運講易。

啟運以手訂周易洗心請正。因與辨析河洛、先天、後天、卦體方圓各圖說月餘。

冬十月。登穀復來蘇省覲。

雍正八年庚戌。公五十九歲。

夏四月。登賢復來蘇省覲。

於十月命之北旋。口占二律。有君恩如可冀。歲晏拜庭除之句。蓋是秋有査辦寬免之旨。故云。

桐城進士周大璋來謁。

大璋字聘侯。皖江名宿。卯閣被黜。頗懷憤。及進謁。乃嘆為不可及。北面修弟子儀焉。

雍正九年辛亥。公六十歲。

春正月。弟叔琬來蘇問覲。

夏四月。纂文心雕龍註。

舊本流傳既久。舛注多訛。公暇日繙閱。隨手訓釋。適吳趨文學顧鎮光進來謁。因與共參訂焉。

秋八月。送老友王迪臣歸鎮江。

迪臣名廷掄。以畜書遊長安。時往來簽齋堂。倦遊南歸。聞公在吳。買舟過從。忽患風疾。公義典衣裘。得白鏹若干。資之以歸。

冬十月壬寅。長孫端紱生。

登賢出。

雍正十年壬子。公六十一歲。

春正月。弟叔琪至蘇。

時公弟叔琪在寧國府。以辦銅來蘇。於寓園共處。風雨聯牀。稍慰岑寂。時十八姪鑅。二十姪傳齡。羅甥英嶽。將應貢子試。命登穀偕之北上。

秋七月甲寅。次孫端緯生。

登賢出。

八月。旋里。

公僑寓吳門者八年。於五月十五日。奉恩旨。將未完帑項。全行寬免。公悼感無地。治裝北歸。抵里侍太夫人。與昆季姊從偕處。

冬十有一月。爲登穀娶婦王氏。

# 黃崑圃先生年譜卷下

雍正十一年癸丑。公六十二歲。

秋八月。次女適同里溫氏。

壻名傢經。山西按察司使諱爾進第五子。

冬十有二月丙寅，三孫嘉積生。

登寶出。是年弟叔琪有改補海關之命。

雍正十二年甲寅。公六十三歲。

夏四月。移居孫公園。

時有人條奏入官房產。雖變價由本家賃住。歲賦王氏。屋奉太夫人以居。

弟叔琪解銅來京。

時兄弟五人。環奉萱闈色笑。公顧謂諸弟曰。骨肉久離。宦途如海。今得僅聚一堂。皆吾母之庇也。雖貧無擬粟。而樂事有餘矣。

雍正十三年乙卯。公六十四歲。

秋七月。登穀中拔萃科。





公戒之曰。吾父爲諸生時。已及選。爲有力者攫去。及余在黌序。頗有聲。學使深相器重。而亦未得與。孺子得之。不可謂非倖也。宜厚自力學。無負此選。

八月二十三日。欽聞世宗憲皇帝升遐。公偕諸弟匍匐往順天府署哭臨。

公念身被知遇。寵任逾涯。自干卯闈。復蒙聖主賜以生全。俾得歸侍庭闈。優游化日。仰望鼎湖。攀號如雨。

九月。登穀中順天鄉試。

乾隆元年丙辰。公六十五歲。

春二月。起爲山東按察司使。

時奉特旨召見。補授東臬。弟叔琬亦補河南開歸道。公欲請終養。太夫人作色曰。爾兄弟並邀恩遇。拔擢於廢棄之中。何可私戀庭闈。以爲息肩之地。公不敢違。遂於三月十三日。拜辭出都。

三月。登寶、登穀同中禮部會試。

時三姪詠亦中式。有河東三鳳之目。

命登穀隨之任所。

公以兄弟三人同科聯捷。深懼盈滿。故祇留登賢在京殿試。並奉太夫人起居。

抵山東按察司使任。

時爲三月二十日。山左當荒歉之後。前總制作威嚴。民志已盡。而吏治猶以刻覈爲事。公務崇敦大。期與斯民休息。

夏六月。登賢在戶部額外主事上學習。

奏複承審期限之舊例。

部議准行。

奏陳佐雜相驗之弊。

部議准行。

秋八月。欽賜憲皇帝硃批諭旨。

冬十有一月。開釋冤民程進度等。

泰安縣民郭滄海之母宮氏被人毆斃。報縣驗訊。差役將同場居住之程進度及進度素相姦好之白氏。拘獲到官。刑求誣服。坐以同謀共毆律。公親鞫得其冤狀。遂詳院請釋。另緝正兇。

冬十有二月。釋放冤民孫二。

諸城縣民徐瑞外出。途次被人擲石毆斃。搜其衣物而逸。縣役許大成羅押徐瑞同莊居住之孫二。令其鄰近幼小從旁力證。縣府遂以圖財害命定擬。孫二到案。初亦誣服。公察情色有異。乃逐層推勘。至於丙夜。始得栽贓拷逼各情由。許大成等亦供認不諱。孫二乃號咷伏案前。公釋孫歸農。而重

舉大成等罪。

乾隆二年丁巳。公六十六歲。

春正月。與巡撫法公論核劾員賢否。

長清令劉輝祖。才守擅一時。而爲人強項。不能事婘婀。以故多嫉之。有於撫軍前下石者。時法公甫下車。集諸臬司守令優劣。曰。如長清令某者。我久聞其人。宜亟去之。公作而前曰。公膺封疆重寄。政令方新。好惡不可不審。劉令以實心辦事。無黨援依附之習。某方心許。乃欲黜之。恐此言一出。聞風者競以諂媚至矣。撫軍改容謝。舉座肅然。劉卒登薦牘。

夏四月。登穀以知縣用。

時補行殿試。引見以知縣即用。公念其年少。未可驟膺民社。令到部後。仍至任所學習吏事。是年二十姪鵰齡會試中式。

叙婿孝廉金甫叔來。

孝廉名甡。時館於東昌潘司馬署。來謁公。公知其學問素優。出所輯文心雕龍註。屬爲校定。

爲萊州府知府嚴有禧。

時有旨令舉良二千石故也。不踰年。擢登萊青道。

秋九月。晉布政司使。

公念太夫人春秋高。懇撫軍轉請歸養。未允。適奉新命。撫軍曰。聖恩高厚。尤難以烏鳥私情爲君轉達。乃不得已任事。時當計吏之期。公一秉虛公。舉劾悉符輿論。幕僚左右無從揣測也。

乾隆三年戊午。公六十七歲。

春正月。奏籌借給倉穀事宜。

先是齊河等二十八州縣衛。被水成災。已奉恩蠲賦折漕。賑饑平糶。公念三四兩月。二麥未收。雖開倉平糶。而貧民未免拮据。因擬廣貸粟之法四條具奏。奉旨褒嘉。隨與撫軍參酌施行。

二月。命登穀馳往張湫。辦理弟喪。

弟叔琪以偏累未楚。將赴吳門。行至張湫疾作。遂不起。公聞悲慟慘裂。命登穀即日馳往。經理喪務。

夏四月。直隸來借新麥。

時東省二麥。茂美可觀。而直隸正值歉收。糧價騰貴。制府李公札來。欲借新麥。撫軍將諾之。公不可。曰。青苗尚在地。豐歉未可知。詎宜輕以許人。許之而果有收。尚可以兩全。儻不可必。彼時與之。則我受其敝。不與。則我爽其信。是兩失也。乃以臨德二倉穀借給之。

六月庚戌。六孫采綖生。

登穀出。

秋七月壬子。七孫符綵生。





登賢出。

八月。辦理科場事宜。

凡簾字號。令以及內外供給。諸生飲膳。公一一親爲料理。整備完善。士子中有蒼顏白髮者。多公督學時所識拔士。望公丰采。無不額首慨嘆。

九月。刻文心雕龍輯註。

時陳祖范來署。因將校定雕龍本。復與論訂。而雲間姚平山廷謙適至。請付諸梓。

冬十有二月。恩旨給還房產。

公具朝服。望闕叩頭。隨繕摺恭謝。

乾隆四年己未。公六十八歲。

二月。命登賢修理舊第。奉安先祠。

夏四月。命登賢奉太夫人歸舊第。

諏吉於月之二十七日。適高陽韓氏姊歸寧。時年七十矣。白髮母女。相依數月。爲德壽堂中盛事。

六月。護理撫篆。

有朵頤藩席者。讒毀非於撫軍。撫軍爲所動。公誠以接之。無幾微見顏色。未幾。其人以貪殘敗。撫軍亦奉速被論。公循例攝篆焉。

奏報撲滅飛蝗。循例動支公帑。

時濟東五十三州縣衛。飛蝗蔽天。公分遣員弁。協力撲捕。動支存公銀兩。撒發各郡。飭令收買蝗蝻。不一月。遺孽淨盡。

奏報黃水漫溢。請佃戶一體賑卹。

時曹縣黃水泛溢。經由荷澤等六州縣衛。田禾被淹。公動存公銀兩。移交兗沂曹道。親往確查。分別撫恤。仍令該地方官。動支倉穀賑濟。東省賑例。佃戶由業主照管。官不發賑。公核被災戶口。多有田主自顧不暇者。勢難兼及佃人。奏請一體加賑。奉旨允行。

秋七月。奏籌賑恤事宜。

六月二十六日以後。陰雨連綿。河渠並漲。濟東等郡七十三州縣低窪處所。秋禾被淹。公飛飭道府。分道撫恤。隨繕摺入告。被水地方。請酌量重輕。分別賑濟。勘不成災之戶。請酌借穀石。以資接濟。無力貧農。請酌借籽種。以資耕作。其返倉穀石。請通融撥買。來春民食。請預籌賑恤。凡列五條具奏。悉蒙俞旨允行。

八月。奏漕糧分別緩徵事宜。

請將本年應徵漕糧。及改徵帶徵等項。酌被災輕重。分別蠲緩。得旨允行。

鄒滕縣令盡籤。

臚縣某素工繪事。為畫箑十握以呈。公嘆曰。蝗蝻雨水。病為民患。為民父母。蒿目勞心之不遑。而暇情來技。萬戶蒸黎。不幾為數箑丹青抹煞耶。麾之出。

九月。奏覆奉天米石。運東發賣事宜。

臺中條奏。奉天米石。運至東省被水州縣發賣。奉旨。交將軍府尹。會同議撫議奏。公以運米無益地方。徒滋紛擾。先行具摺奏覆。其略曰。東省十府之內。惟登萊青武濱臨海口。今登萊全稔。特青與三縣被災。武屬被災較多。而統計成災地畝。亦止十之一二。其餘被災衝漥之處。距海遼遠。陸運維艱。若由天津進口。再從運河來東。水道紆迴。費多未便。且本省倉儲有備。可資民食。如奉天米果充裕。應請聽從商便。免其榷稅。販東發賣。無勞官運。又東省有收之處。現在直隸米商。紛紛來運。若將奉天米石。運直濟用。則來東販運者自少。可留本省米石。以資接濟。於兩省民食。均有裨益。後會奏。並如公議。

上瀝陳將母微忱疏。

略曰。臣母在京。今年九十二歲。臣今年六十有八。履任以來。時處風燭。犬馬之齒已衰。烏鳥之私轉迫。今農事告登。地方安堵。勸災查賑。諸事就緒。新撫臣碩色。已於本月視事。仰祈皇上。俯鑒微忱。准臣回籍。以奉母天年。奉硃批。新撫臣甫經到任。汝再勉留數月。以佐理之。

冬十有二月己丑。八孫修純生。

登賢出。

辛丑。母吳太夫人卒。

年九十有二。初太夫人偶患欬嗽。公憂念廢寢食。遣家人問視起居。相望於道。至是以久欬耗精。遂致不起。時在除夕。明年正月三日公聞訃。擗踊哀毀。水漿不入。僵仆欲絕者屢四。

乾隆五年庚申。公六十九歲。

春正月。交逐部議。

擬即日奔喪。而新撫以東省積年耗羨。係公經手清釐。尚未核算歸結。奏留在東。凡五閱月。始得個得就道。跣奔號慟。左目為之失明。

夏六月。抵喪次。編輯太夫人事實。

朝夕哭奠之餘。偕諸弟即苫次編輯。方望溪為之校定。

秋七月。葬太夫人於韓山之原。

時為月之二十四日。與教諭公合兆。公又念弟叔琪夫婦孝友。得室上儀。今雙柩在殯。因於次月。命姪元幅奉祔韓山墓左。

九月。登穀授江西都昌縣知縣。

戒謙虛以實其行。教以敏才忍性。毋阻家聲。





冬十有二月。行小祥禮。

乾隆六年辛酉。公七十歲。

春正月。編輯硯北易鈔。

時課長孫端綬讀易。

冬十月。葬羅氏三柩。

妹夫羅焌令淳安。調平湖。未任。卒於杭。其婦殁於淳安。子舉人英啟。亦卒於濟寧。公經紀其事。屬甯山門人來景風父子。護送北來。三柩得遂邱首。

十有二月。行大祥禮。

乾隆七年壬戌。公七十一歲。

夏四月。服除。行祔主禮。

初五日。卽吉。奉太夫人主。祔於贈大夫教諭公龕右。

六月。授詹事府詹事。

六年十一月。因濟南守梁彬、派令驗商代買倉穀。違諭不行。查參之上司。部議。補官日降三級調用。本年五月。服闋引見。踰月。特授宮詹。時登賢實授戶部江南司主事。

冬十有二月。罷官。

緣山左會揭事。牽連去職。

乾隆八年癸亥。公七十二歲。

春二月。登穀調任新建縣知縣。

時聞江右歲歉。公手書諭以盡心拯救。毋蹈膜視之習。是年四月。弟叔璥補授常鎮道。

秋九月。與友人賞菊於澂懷書屋。

廳事西偏澂懷書屋。前後蒔菊數十種。幽芬可愛。日邀諸同好講集話舊。並出家藏李西涯、王守溪、吳匏庵諸前輩冬日賞菊詞卷展玩。一時沈歸愚德潛、陳倚齋士璠、及門人陳豫朋、張鵬翀、胡寶瑔很。皆有倡酬。

乾隆九年甲子。公七十三歲。

冬十月。登賢晉本司員外郎。

乾隆十年乙丑。公七十四歲。

秋七月。刻夏小正。

夏小正一卷。戴氏傳。金仁山注。濟陽張稷若補。合傳注附以己說。頗稱善本。公閒居紬閱。有未愜於中者。輒為博引廣稽。以求其是。時門下生常熟顧鎮。適以試事來京。公命校訂焉。

九月。登賢晉本部陝西司郎中。

乾隆十一年丙寅，公七十五歲。

春三月，序姜西溟文集。

西溟名宸英，爲同館後進，公雅重其古文詞，嘗覓其全集，抄錄善本，爲序而藏之。

秋八月，登敎調鄱陽縣知縣。

公手書諭之曰，汝性傲，不能謹小愼微，今復蒞大邑，奉盈執玉，當知戒懼。

冬十有二月，登賢擢廣西道監察御史。

乾隆十二年丁卯，公七十六歲。

春二月，刻史通訓故補。

史通二十卷，郭延年注本，援引頗踳駁，河南王損仲得宋時舊本，更爲注釋，名曰訓故，實勝郭書，然傷於太簡，未免遺脫，公爲依據經傳，旁搜逸史，廣所未備，又檢正本書及王注之失，或添註篇尾，或指駁上方，有功後學不淺。

序湯西崖少宰詩集。

湯思穎時官浙藩，歲時必有所餉，公卻所贈，屬刻西崖詩集，因製序寄之。

夏五月，孫鑄紱、景緯同入順天府學。

乾隆十三年戊辰，公七十七歲。

閏七月，癸酉，長曾孫慶圖生。

鑄紱出。

乾隆十四年己巳，公七十八歲。

夏四月，重刻漁洋詩話。

庚寅歲，於山左已有漁洋詩話之刻，其板存之坊間，爲人掠去，公復檢舊本付梓。

刻五代詩話。

亦漁洋先生定本，時公家居寂寞，節縮薪水，以終其事，其惓惓師門，蓋晚晚不忘也。

秋七月，登敎生母王恭人赴鄱陽。

時登敎有告養之舉，既非公志，而當事亦以格於成例不允，因命恭人往視，以慰其心。

冬十有二月，爲族弟鳴珂立後。

同曾祖弟鳴珂，寓居曲阜，年老喪子，公令族人，擇其近屬白沙巡檢叔斯之次孫履正爲之孫，製衣裝遣之。

乾隆十五年庚午，公七十九歲。

春二月，家婦孔氏歿。

殯韓山丙舍。





冬十月，新科舉人謁敘前後同年。

公以康熙庚午舉鄉試，至是重遇庚午，新孝廉羅門修謁，敘前後同年，公用華亭王文恭公韻，賦詩五章，和者甚衆，海內傳爲盛事。

乾隆十六年辛未，公八十歲。

春正月，辭京兆鄉飲賓之請。

少司馬蔣公炳、大京兆顧公汝修、少京兆馬公璟敦請公爲鄉飲正賓，公辭以書，其略曰，鄉飲儀注，必以致仕在籍者充爲大賓，某以桂溪閒居，既無絜帶之榮，兼以年老目昏，步履蹣跚，賓筵盛典，禮文繁重，爲觀瞻所係，毗附之人，深懼隕越，伏望俯鑒愚忱，俾得安處蓬廬，優游化日，幸甚幸甚，書既達，邑侯陳公世倌三及門，公堅辭不赴。

夏四月，新科進士謁敘前後同年。

公賦七律二首述懷。

冬十有一月，復還詹事原職，加侍郎銜。

恭遇皇太后六旬萬壽，欽天同慶，公偕諸搢紳，共建經壇，祝釐伸悃，特奉恩諭，原任詹事府詹事黃叔琳，以康熙辛未探花，年躋大耋，重遇賢書，頌揚熙朝人瑞，著從優加給侍郎銜，欽此，時弟叔琬亦復布政司使銜，叔璥加一級。

十有二月，硯北雜錄成。

公博聞強記，於書無所不窺，至年逾耄耋，猶依藉日光，手不釋卷，每風雨晦暝之辰，則令諸孫環誦於側，其有關於經濟學術者，隨手摘錄，積久盈篋，適虞君文昭主家塾，屬令分類編輯，至是書成，又公座主漁洋先生，選訂感舊集十六卷，公屢欲付梓，而艱於貲，會門人盧見曾來謁，授以梓行。

乾隆十七年壬申，公八十一歲。

春正月，赴順天府行鄉飲酒禮。

屢辭不得，勉赴行禮，子登賢及姪元特、舉，奉几杖從焉。

冬十月，登敎升山東德州牧。

登敎以保升寧州牧，來京引見，奉旨調德州，公命之曰，德州爲東省門戶，其衝要十倍寧州，叨恩簡授，小臣非何以稱，宜厚自檢策，以副任使。

乾隆十八年癸酉，公八十二歲。

春二月，製時藝一篇，以示諸孫。

題爲雞鳴而起一節，因諸孫作此題都不稱，爲走筆示之。

夏五月，登賢轉吏科給事中。

六月，次孫景緯中拔萃科。

秋七月，登穀晉山西平陽府知府。

冬十有一月，硯北易鈔成。

命登賢日誦卷餘，隨加刪定。

乾隆十九年甲戌，公八十三歲。

春三月，登賢轉刑科掌印給事中。

夏六月，詩統說成。

公謂詩經自朱子斥去小序，爲後賢集矢。妄者或創造新說，此端木子所謂不知量者也。讀此經者，但當薈衆說，析而取衷爾。因錄漢唐宋元明及諸名家之說，分別異同，加以論斷，名曰統說，以著己之不自爲說也。閩門下生顧鎮刻爲三十卷。

秋七月甲辰，次孫仲馥生。

景緯出。

乾隆二十年乙亥，公八十四歲。

春正月，作史通訓故補後序。

博野尹亨山嘉銓，以本書疑古惑經二篇，爲非聖無法，當行刪去。公謂注家無刪截本書之例。此二篇已於篇端痛斥其謬，無容更定。然亨山衛道之意，甚嚴且正，因作後序以補之。

二月，登賢奉命巡視通州漕務。

請訓之日，蒙問爾父年幾何，飲食幾何，兩耳能聽否，身體尚健否。登賢具以實對，歸告諸公。公叩頭流涕，因謂登賢曰：衰朽之餘，猶廑聖懷，汝當殫竭心力，以圖報稱。

夏五月，七孫符枲入順天府學。

秋八月，上恭謝天恩疏。

先是六月，公弟叔琬卒於家。公悲感傷悼，精神頓減。登賢疑慮無措，乃具呈乞養。都察院堂官代爲陳奏，奉旨：黃登賢籍隸大興，伊父雖年逾八旬，然現住京師，不必陳請終養。嗣後凡有遠差，著停其派往。欽此。公敬聆之下，感激天恩，隨具摺命登賢代齎恭謝。

命長孫端紱，續編春秋四傳合纂。

命之曰：吾少要三傳，甲戌留館後，嘗取胡氏傳，編附其中，合爲一書，序次未竟。適有纂修方略之役，忽忽至今，吾耄矣，不能卒業，汝素留心講貫，成吾志焉。

十有二月，命姪詠等，葬弟叔琬於韓山墓左。

公親爲作狀，口授登賢，四日而成。每敍次所及，輒嗚咽不止。

乾隆二十一年丙子，公八十五歲。

春正月乙亥，公卒。





公素篤友于，自弟叔琬棄世，悲傷過情，遂致痰疾，日投藥餌，支持半載，至是大劇。月之二日，子孫環侍，公慨然曰：吾通籍六十餘年，蒙三朝厚恩，官至二品，毫無建樹以仰答聖明，中罹罪戾。又蒙聖主錄用，並復原官，感激高深，涓埃未報。言已泣下，遂伏枕口授遺疏，命登賢赴闕奏謝。初五日，又諭孫端紱等曰：汝父事我孝，但爲人口直。書云：必有忍，乃其有濟；有容，德乃大。當慎守此二語。至初七日戌刻，端坐而逝。

# 邵康節先生外紀

陳繼儒 輯

# 邵康節先生外紀卷之一

雲間陳繼儒輯

伯溫曾祖母張夫人遇祖母李夫人嚴甚。夫人不能堪。一夕欲自盡。夢神人令以玉筯食羹一杯。告曰。無自盡。當生佳兒。夫人信之。後夫人病瘦。醫既投藥。又夢寢堂之左右木瓜二株。右者已枯。因爲大父言。大父遽取藥令覆之。及期生康節公。同墮一死胎。女也。後十餘年。夫人病臥堂上。見月色中一女子拜庭下。泣曰。母不察庸醫以藥毒兒。可恨。夫人曰。命也。女子曰。若爲命。何兄獨生。夫人曰。汝死兄獨生。乃命也。女子涕泣而去。又十餘年矣。夫人再見女子來。泣曰。兒爲庸醫所誤。二十年方得受生。與母緣重。故相別。又涕泣而去。則知釋氏輪廻鬼神之說有可信者。康節知而不言者也。親謂伯母當作某云。

伊川丈人與李夫人因山行。於雲霧間見大黑猿有感。夫人遂孕。臨蓐時慈烏滿庭。人以爲瑞。是生康節公。公初生髮被面。有齒能呼母。七歲戲於庭。蟻穴中豁然別見天日雲氣往來。久之。以告夫人。夫人至無所見。禁勿言。既長游學晉州。山路馬失。同墮深澗中。從者攀縣下尋。公無所傷。惟壞一帽。熙寧十六年公年六十七矣。夏六月屬微疾。一日晝睡覺。且言曰。吾夢旌旗鶴雁自空而下。導吾行亂山與司馬君實呂晦叔諸公相分別於一驛亭。回視其壁間。有大書四字曰千秋萬歲。吾神往矣。無以醫藥相逼也。嗚呼異哉。

太學博士姜愚字子發。京師人。長康節先公一日。從康節學稱門生。先公年四十五未娶。潞州張仲賓太





博字稚之。自未第。亦從康節。子發與二君同白康節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先生年踰四十不娶。觀者無子。恐未足以爲高。康節曰。貧不能娶。非爲高也。子發曰。某同學生王允脩願樂善。有妹甚賢。似足以當先生。稚之曰。先生欲婚。則某備聘。子發與王允脩言之。康節遂娶先夫人。後二年伯溫始生。故康節有詩云。我今行年四十七。生男方始爲人父。鞠育教誨誠在我。壽夭賢愚繫於汝。我若壽命七十歲。眼前見汝二十五。我欲願汝成大賢。未知天意肯從否。子發本京師富家。氣豪樂施。登進士第。月分半俸奉康節。治平間知壽州六安縣。以目疾分司居新鄉。子發死。康節以其女嫁河南進士紀輯。視之如己女。伯溫以姊事之。元符三年。紀輯與妻女俱亡。生二子。樂道求過時。與子發交游甚善。樂道苦辛教小學京師。居州西。子發居州東。相去遠。一日大雪。子發念樂道與其母寒饑。自荷一枚。衝雪以行。至樂道之居。扣門久之方應。樂道母同凍坐。日高未飯。子發惻然。亟出買酒肉薪炭往。復同樂道母子附火飲食。樂道覺子發衣單。問之。以棉衣質錢買飯食也。子發說論諸士人樂助之。爲一講會。得緡數百千。爲樂道娶妻。樂道登第。調陸州判官。妻卒。子發又爲求范文正公夫人姪孫李氏以歸。其賢義如此。熙寧初。樂道以翰林侍讀學士爲西京留守。子發老益貧。且喪明。自新鄉攜小車來見樂道。意樂道哀之也。樂道遺酒三十壺而已。子發殊悵然。康節館於天津之廬。與衣履其行。歸新鄉。未幾卒。

康節先公少日游學。先祖母李夫人思之恍惚。至倒爾佛誓。康節亟歸不復出。夫人捐館。康節特毀甚。躬自爨以養祖父。置家蘇門山下。康節獨鑿窟百源之上。時李成之子挺之東方大儒也。權共城縣令。一見康節心相契。授以大學。康節益自克勵。三年不設榻。晝夜危坐以思。寫周易一部貼屋壁間。日誦數十遍。聞汾州任先生者有易學。又往質之。挺之去爲河陽司戶曹。康節亦從之。寓州學。貧甚。以飲食之油貯燈讀書。一日有將校自京師出戍者。見康節曰。雖苦學如秀才者。以紙百幅筆十枝爲獻。康節辭而後受。每舉此語先夫人。吾少艱難如此。當爲子孫言之。康節又嘗謂伯溫曰。吾早歲嘗徒步遊學。室有所立。艱哉。程伯淳正叔雖爲名士。本出貴家。其成就易矣。因泣書之以示子孫。

康節先公慶曆間過洛。館於水北趙氏。愛其山水風俗之美。始有卜築之意。至皇祐元年。自衞州共城率大父伊川丈人遷居焉。門生懷州武陟知縣侯紹甘字孝傑。助其行。初寓天宮寺三學院。劉諫議元瑜字君玉。呂諫議康可靜居。張少卿師錫及其子職方君景伯。狀元師德之子諫議君景憲。王諫議益柔字勝之。子中散兄弟。儲字師柔及其子。孫南圖。張太丞師雄及諸子。劉龍圖之子監簿几字伯壽。脩撰忱字明復。侍講李寔字景真。吳少卿執中。王學士起字仲儒。李侍講育字仲象。子觀字端伯。姚郎中與字周輔。交游最早。或稱門生。洛人爲買宅於履道坊西。天慶觀東。趙諫議借田於汝州葉縣。後王不疑同鄉人買田於河南延秋村。康節復遷葉縣之田。嘉祐七年。王宣徽尹洛。就天宮寺西天津橋南五代節度使安審琦宅故基。以郭崇韜廢宅餘財爲屋三十間。請康節遷居之。富韓公命其客孟約買對宅一園。皆有水竹花木之勝。熙寧初。行買官田之法。天津之居亦官田。地榜三月。人不忍買。諸公曰。使先生之宅他人居之。吾曹恥矣。司馬溫公而下集錢買之。康節先生以詩謝王宣徽曰。嘉祐壬寅歲。新巢

始居功正分道德里。更近帝王宮。檻仰端門峻。軒迎兩觀雄。窗虛響瀾瀾。臺迴燦伊嵩。好景尤難得。自叙豈易逢。無才濟天下。有分樂年豐。水竹腹心裏。煙花淵藪中。老來歡不已。端節嘆何窮。咄做陪賓侶。經綸荷府公。丹誠徒自寫。匪報自恩隆。後以詩謝溫公諸公曰。重謝諸公為買園。買園城裏占林泉。七千米步平流水。二十餘家爭出錢。嘉祐卜居終是僦。熙寧受券遂能專。鳳凰樓下新閒客。道德坊中舊散仙。洛浦清風朝滿袖。嵩岑皓月夜盈軒。接羅倒戴芰荷畔。談塵輕搖楊柳邊。陌徼銅駝花爛熳。堤迎金谷草芊綿。青春未老尚可出。紅日已高猶自眠。洞號長生宜有主。窩名安樂豈無權。敢於世上明開眼。會向人間別看天。盡送光陰歸酒盞。都移造化入詩篇。也知此片好田地。消得堯夫筆似椽。今宅契司馬溫公戶名。園契富韓公戶名。莊契王郎中戶名。康節初不敢也。康節嘗曰。貧家未嘗求於人。人儻之雖少必受。嘗謂伯溫曰。名利不可兼也。吾本求名。既為世所知矣。何用利哉。故甘貧樂道。平生無不足之意。嗟夫。洛陽風俗之厚。人物之盛。不可見矣。重念老境可傷。因詳書之。以示子孫云。

康節先公謂本朝王事。自唐虞而下所未有者。一革命之日市不易肆。二克服天下在即位後。三未嘗殺一無罪。四百年方四葉。五百年無心腹患。故觀盛化詩曰。紛紛五代亂離間。一旦雲開復見天。草木百年新雨露。車書萬里舊山川。尋常巷陌猶簪紱。取次園亭亦管絃。人老太平春未老。鶯花無害日高眠。又曰。吾曹養拙賴明時。為幸居多寡不知。天下英才中遯跡。人間好景處開眉。生來只慣見豐稔。老去未嘗經亂離。五事歷將前代舉。帝堯而下固無之。伯溫竊疑未嘗經亂離為太甚。先公曰。吾老且死。汝猶行自知之。永念先公。嘗本朝太平盛時。隱居求志。謝聘不屈。其發為詩章如此。

康節先公與富文忠公早相知。文忠初入相。謂門下士田棐大卿曰。為我問邵堯夫可出。當以官職起之。不即命為先生處士。以遂隱居之志。田大卿為康節言。康節不答。以詩二章謝之曰。相招多謝不相遺。將謂胸中有所施。若進豈能禁吏責。既閑安用更名為。願同巢許稱臣日。甘老唐虞比屋時。滿眼清賢在朝列。病夫難以繫安危。又云。欲遂終焉老閑計。未知天意果如何。幾重軒冕酬身貴。得似雲山到眼多。好景未嘗無興味。壯心都已入消磨。鵷鴻自有江湖樂。安用區區設網羅。文忠公終不相忘。乃因明堂給享。赦詔天下舉遺逸。公意謂河南府必以康節應詔。時文潞公尹洛。以兩府禮召見康節。康節不屈。遂以福建黃景應詔。黃字子裳。亦從康節遊。客李郎鄆公家。公之子壽州處於潞公。時天下應詔者二十八人。同見宰執於政事堂。至河南黃景以陶晉自通姓名。文忠不樂。各試論一首。命官為試銜知縣。文忠奏天下尚有遺才。乞再令舉。詔從之。王拱辰尚書尹洛。乃以康節應詔。潁川處常秩皆先除試將作監主簿。不理選限。文忠將康節而不欲私。故以天下為請。知制誥王介甫不識康節。繳還辭頭曰。使邵某常民一試銜亦不可與。果賢者不當止與試銜。宜召試然後官之。上不納。下知制誥祖無擇除去不理選限行詞。然康節與常秩皆不起。是時富公已丁太夫人憂去位矣。熙寧二年。神宗初即位。詔天下舉遺逸。御史中丞三司副使吳充龍圖閣學士祖無擇皆薦康節。時歐陽公作參知政事。素重常秩。故潁川亦再以秩應詔。康節除秘書省校書郎。潁川團練推官。辭不應。既受命。即引疾不起。答鄉人





二詩。一曰。生平不作皺眉事。天下應無切齒人。斷送落花安用雨。裝添舊物豈須春。幸逢堯舜為眞主。且放巢由作外臣。六十病夫宜揣分。監司無用苦開陳。二曰。却恐鄉人未甚知。相知深後又何疑。貧時與賤是可受。老後得官難更為。自有林泉安素志。況無才業勸丹墀。揄揚若守吾儒分。免被韓文議小疵。常秩以職官起。時王介甫方行新法。天下紛然以為不便。思得山林之士相合。常秩賜對。神宗問曰。仁宗召卿。何故不起。朕召何故起。秩曰。仁宗容臣不起。陛下不容臣不起。因盛言新法之便。乃除諫官。以至待制。帝寵之。介甫主之不忘。然亦知其為人矣。熙寧初。介甫之弟安國字平甫。為西京國子監教授。從康節遊。歸以出處語介甫。介甫歎曰。邵堯夫之賢不可及矣。神宗正史康節列傳。史臣書云。與常秩同召。某卒不起。有以也夫。

康節先公與富韓公有舊。公自汝州得請歸洛養疾。築大第與康節天津隱居相邇。公曰。自此可時相招矣。康節曰。某冬夏不出。春秋時間過親舊間。公相招未必來。不召或自至。公謝客戒子曰。先生來不以時見。康節一日過之。公作詩云。先生自衞客西畿。樂道安閒絕世機。再命初筵終不起。獨身窮巷寂無依。貫穿百代嘗探古。吟詠千篇亦造微。珍重相知忽相訪。醉和風雨夜深歸。康節和曰。道堂閒話值多時。塵外盃觴不浪飛。初上小車人已識。醉和風雨夜深歸。又題康節擊壤詩集云。黎民於變是堯時。便是堯夫德可知。更覽新詩名擊壤。先生全道略無遺。其知康節如此。公常令二青衣荅頭扳之以行。一日與康節會後園中。因康節論天下事。公喜甚。不覺獨步下堂。康節不為起。徐指二青頭戲公曰。忘却柱杖矣。公深居既疾謝客。而常苦氣痞。康節曰。好事到手。畏慎不為他人做了。鬱鬱何益。公笑曰。此事未易言也。蓋為嘉祐建儲耳。雖剛勇。遇事詳審。萬全不發。康節因戲之。公一日有疑色。康節問。公曰。先生度某之憂安在。康節曰。豈以王安石罷相。呂惠卿參知政事。惠卿凶暴過安石乎。公曰。然。康節曰。公無憂。安石惠卿本以勢利合。勢利相敵。將自為仇矣。不暇害他人也。未幾惠卿果叛安石。凡可以害安石者無所不至。公謂康節曰。先生識慮絕人遠矣。一日薄暮。司馬公見康節曰。明日僧顒修開堂說法。富公呂晦叔欲偕往聽之。晦叔貪佛已不可勸。富公果往。於理未便。某後進不敢言。先生曷止之。康節曰。恨聞之晚矣。明日公果往。後康節因見公。謂公曰。聞上欲用裴晉公禮起公。公笑曰。先生以謂某衰病能起否。康節曰。固也。或人言上命公。公不起。一僧開堂。公乃出。無乃不可乎。公驚曰。某未之思也。與康節食筍。康節曰。筍味甚美。公曰。未如中堂骨頭之美也。康節曰。野人林下不食筍三十年。未嘗為人所奪。今日可食中堂骨頭乎。公笑而止。康節疾病。公日遣其子偕醫者來。餽藥物不絕。康節捐館。公賻贈之甚厚。伯溫除喪往拜公。公惻然曰。先生高年。嘗勸之學修養。復曰。不能學胡走亂走也。問伯溫年幾何。娶未。伯溫對曰。年二十四。未娶。公曰。晚娶甚善。可以保養血氣。專意學問。吾年二十八登科方娶。嘗白先公先夫人未第決不娶。弟妹當先嫁娶之。故田氏妹先嫁元鈞也。伯溫自此得出入公門下。悲夫。今海內之士。嘗獲拜公牀下。唯伯溫一人。想公英偉之姿。凜然如在世也。

熙寧三年。司馬溫公與王荊公議新法不合。不拜樞密副使。乞守鄆。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後數月神

宗愚之曰。使司馬在朝。人未自然無過。舉移許州。介過闕上殿。公力辭。乞判西京留守司御史臺。遂居洛。買園於脩賢坊。以獨樂名之。始與伯溫先君子康節遊。嘗曰。光陝人。先生衛人。今同居洛。卽鄉人也。有如先生道學之尊。當以年德爲貴。官職不足道也。公一日著深衣。自崇德寺書局散步洛水堤上。因過康節天津之居。謁曰程秀才。云既見溫公也。問其故。公笑曰。司馬出程伯休父。故曰程。留詩云。拜表歸來抵寺居。解鞍縱馬罷傳呼。紫衣金帶盡脫去。便是林間一野夫。草軟波清沙路微。手攜筇杖著深衣。白鷗不信忘機久。見我猶穿岸柳飛。康節和曰。冠蓋紛紛塞九衢。聲名相軋在前呼。獨君都不將爲事。始信人間有丈夫。風背河聲近亦微。斜陽淡泊隔雲衣。一雙白鷺來煙外。將下沙頭又却飛。公一日登崇德閣。約康節久未至。有詩曰。淡日濃雲合復開。碧嵩清洛遠縈迴。林端高閣望已久。花外小車猶未來。康節和云。君家梁上年時燕。過社今年尚未迴。請判謨君凝竚久。萬花深處小車來。又云。天啓夫君八斗才。野人中路必須迴。神仙一語難忘處。花外小車猶未來。康節有懶起吟一詩云。半記不記夢覺後。似愁無愁情倦時。擁衾側臥未欲起。簾外落花撩亂飛。公愛之。請書紙牕上。字畫奇古。某家世寶之。公與康節唱酬甚多。具載擊壤集。公嘗問康節曰。某何如人。康節曰。君實脚踏實地人也。公深以爲知言。至康節捐館。公作挽詩二章。其一曰。冢德聞風久。論交傾蓋新。何須丰後面。不待一言親。講道切磋直。忘懷笑語真。重言叢聽寔。佩服舊紳記。康節之言也。康節又曰。君實九分人也。其重之如此。後公以康節之故。過其孤伯溫甚厚。公輒子以族人之子康爲嗣。康字公休。其賢似公。識者謂天故生之也。公休與伯溫交遊往厚。公薨。公休免喪。元祐閒方欲大用。亦不幸。時朝議大夫。公休有子植方數歲。公休素以屬伯溫。如范純夫內翰。亦嘗曰。將以成溫公之後者。非伯溫不可。朝廷知之。伯溫自長子縣尉移西京國子監教授。俾植得以卒業。因繼紀司馬氏之家。植字子立。既長其賢如公休。天下謂真溫公門戶中人也。亦蚤死無子。溫公之世遂絕。

王荊公與呂申公素相厚。荊公嘗曰。呂十六不作相。天下不太平。又曰。晦叔作相。吾輩可以言仕矣。其重之如此。荊公薦申公爲中丞。欲其爲助。故申公初多條例司人作臺官。既而天下苦條例司之爲民害。申公乃言新法不便。荊公怒其叛己。始有逐申公之意矣。方其薦申公爲中丞。其辭以謂有八元八愷之賢。未半年所論不同。復謂有共工驩兜之姦。荊公之喜怒如此。初亦未有以罪申公也。會神宗語執政。呂公著嘗言韓琦乞罷青苗錢數爲執事者所沮。將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荊公因用此爲申公罪。除侍讀學士。知潁州。宋次道當制辭。荊公使之明著其語。陳相暘叔以爲不可。次道但云敷奏失實。援據非宜。荊公怒自改之曰。此大臣之抗章。因便殿之奏對。輒誣方鎮有除惡之謀。深駭予聞。無事理之甚。申公素謹密。寔無此言。或云。孫覺莘老嘗爲上言。今藩鎮大臣如此論列而遭挫折。若當唐末五代之際。必有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者矣。上已忘其人。但記美鬚。誤以爲申公也。熙寧四年。申公以提舉嵩山崇福宮居洛。寓興教僧舍。欲買宅。謀於康節先生。康節曰。擇地乎。曰不。擇材乎。曰不。康節曰。公有宅矣。未幾得地於白獅子巷。張文節相宅西。隨高下爲園。宅不甚宏壯。康節溫公申公時相往





來。申公爲言見康節必從容。終日亦不過數言而已。一日對康節長歎曰。民不堪命矣。時荊公用事。推行新法者皆新進險薄之士。天下騷然。申公所歎也。康節曰。王介甫者遠人。公與君實引薦至此。尚何言。公作曰。公著之罪也。十年春。公起知河陽。河南尹賈公昌衡率溫公程伯淳餞於福先寺上東院。康節以疾不赴。明日伯淳語康節曰。君實與晦叔席上各辯論出處不已。某以詩解之曰。二龍閑臥洛波清。幾歲優游在洛城。願得二公齊出處。一時同起爲蒼生。申公鎮河陽。薦餘召拜樞密副使。後以資政殿學士知定州。又以大學士知揚州。哲宗卽位。拜左丞。遷門下侍郎。與溫公並相。元祐。如伯淳之詩云。伯溫以經明行脩命官。見公於東府。公語及康節。咨歎久之。謂伯溫曰。科名特入仕之門。高下勿以爲意。立身行道不可不勉。伯溫起謝焉。公三子。希哲希積希純。皆師事康節。故伯溫與之游甚厚。三年公辭位。拜司空。平章軍國事。次年薨。

錢朝請者名景諶。忠懿王孫。嘉祐間官殿直。遂轉西京馬遞鋪館驛堂。登進士第。師事康節先生。仲父同壻屬。仲父之墓。康節屬以爲誌。熙寧八年。與王十三丈昭景獻同從羣帥張諫議八丈景憲定辟爲屬官。因康節寄錢丈王丈詩。張丈見之。寄康節詩曰。橋過處士文如錦。寨上將軍髮似霜。錢丈與王荊公善。後荊公用事。論新法不合。遂相絕。終身爲外官。

# 邵康節先生外紀卷之二

司馬溫公初居洛。聞於康節曰。有尹材字處初。張雲卿字伯紀。田述古字明之。三人皆賢。後處初明之得進於溫公門下。獨伯紀未見。康節以聞公。公曰。處初明之之賢如先生言。張君者或聞旅殯其父於和州。久不省。未敢與見。康節曰。張雲卿可謂孝矣。雲卿之父隨官死和州。貧不能歸。因寓其喪。雲卿奉其母歸洛。貧甚。府尹哀之。俾爲國子監說書。得月俸七十千以養。若和州一行。則罷俸數月。將餓其母矣。其故如此。溫公愕然曰。某之過誤矣。伯紀自此亦從溫公游。未幾伯紀之母死。徒步至和州迎父柩合塋。三君子既受知溫公。公入相。元祐處初明之以遺逸命。伯紀以累舉特恩。同除學官。溫公好賢下士。皆用康節之言如此。伯紀學問該洽。於文潞公經史注疏或有遺忘。多從伯紀質之。

康節先生與趙宗道學士游。宗道年長。屬康節拜之。其諸子皆以父師之禮事康節。宗道早出富韓公門下。熙寧初。宗道自西都留臺領宮祠以卒。先是宗道季子濟爲提舉。勸富公不行新法。朝廷坐其言。罷富公使相。宗道卒。富公以致政居洛。賻恤其家甚厚。其兄弟服除。欲往謝富公。濟獨未敢行。謀於康節。康節曰。以富公德度。尙何疑於君。第往勿疑。諸兄行。濟不行。是自處以不肯也。明日濟偕諸兄以進。富公撫之甚恩。濟不自安。起謝罪。公止之曰。吾見故人子。前日公事不可論也。濟謝康節曰。微先生濟之過不可贖也。

熙寧癸丑春。大名王荀龍字仲賢入洛。見康節先公。其議論勁正。有過人者。康節喜之。和其詩曰。車從貴游來北京。耿君先期已馳情。此時閒緒奈何重。今歲開花徒有聲。既無佳章仍殘剩。寧無累句代通名。天作良才應自惜。料得不為時盧生。仲賢魏公客也。因出魏公送行詩。頗體大書極奇偉。康節曰。吾少日嘗作大字。李挺之曰。學者妨學道。故嘗有詩云。憶昔初學大字時。學人飲酒與吟詩。苦非益友推金石。四十五年成一非。仲賢又誦魏公詩云。春去花叢蝴蝶亂。雨餘疏閣桔槔閒。康節愛之曰。怨而不傷。婉而成章之詩也。仲賢之子名嚴叟字彥霖。元祐初自知定州安喜縣。召為監察御史。有直聲。後位簽書樞密院。彥霖父子皆魏公之客。魏公守相州。薦彥霖為屬。韓康公代魏公。康公欲留彥霖。彥霖謝曰。某魏公之客。不願出他門也。士君子稱之。

康節先公嘗言李復圭龍圖臨事有斷。年二十八知滑州。與郡官夜會。有衛兵析銀匠鐵槌殺一人者。一府愕擾。公捕至立斬之。上章待罪。諸司亦按公擅殺。仁宗曰。李復圭帥才也。除知慶州。黃光化軍有放停卒自陳乞譯租劉佃某人官田者。公曰。汝揀停之兵。如何能佃官田。卒曰。筋力未衰也。公曰。汝以衰放揀停。既未衰。卻合充軍。呼吏刺字入剩元軍。分人皆稱之。公才高為衆所忌。故仕宦數不進。公居多不平。康節因和其詩作天吟一篇曰。一般顏色正蒼蒼。今古人曾望斷腸。日往月來無少異。陽舒陰慘不相妨。迅雷震後山川裂。甘露零時草木香。幽暗嵒崖生鬼魅。清平郊野見鸞凰。千花爛為三春雨。萬木彫因一夜霜。此意分明難理會。直須賢者入精詳。蓋其意使有所感悟也。

康節先生赴河南尹李君錫會。壺投。君錫末箭中耳。君錫曰。偶爾中耳。康節應聲曰。幾乎敗壺。坐客以為的對。可謂善謔矣。



熙寧初。王宣徽之子名正甫字茂直。監西京糧料院。一日約康節先公同與處厚王平甫食飯。康節辭以疾。明日茂直來。康節謂曰。某之辭會有以。姑聽之。吳處厚者好議論。平甫者介甫之弟。介甫方執政行新法。處厚每譏刺之。平甫雖不甚主其兄。若人面罵之。則亦不堪矣。此某所以辭會也。茂直歎曰。先生料事之審如此。昨處厚席間致介甫。平甫作色。欲列其事於府。某解之甚苦乃已。嗚呼。康節以道德尊一代。平居出處。一飯食之間。其慎如此。為子孫者當念之。

熙寧中。洛陽以道德為朝廷尊禮大臣。曰富韓公。侍從曰司馬溫公。呂申公。士大夫位卿監以清德早退者十餘人。好學樂善。有行義者幾二十人。康節先生隱居謝聘。皆相從。忠厚之風。聞於天下。里中後生。皆知畏廉恥。欲行一事必曰無為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嗚呼盛哉。

康節先公嘉祐中朝廷以遺逸命官。辭之不從。河南尹遣官就第送告敕。朝服。康節服以謝。即褐如初。至熙寧初再命官。三辭又不從。再辭章謝。且曰。吾不復仕矣。始為隱者之服。烏帽緇褐。見卿相不易也。司馬溫公依禮記作深衣冠簪。幅巾縉帶。每出朝服乘馬。用皮匣貯深衣隨其後。入獨樂園則衣之。嘗謂康節曰。先生可衣此乎。康節曰。某為今人。當服今時之衣。溫公歎其言合理。

富公未第時。家於水北上陽門外。讀書於水南天宮寺三學院。有行者名宗顯。嘗給事左右。及公作相。頗



已為僧。用公奏賜紫方袍。號寶月大師。公致政築大第於至德坊。與天宮寺相邇。公以病謝客。宗顯來或不得前。則直入道堂。見公曰。相公頗憶院中讀書時否。公每為之笑。時節從遊甚厚。康節先公自共城遊洛。未為人所知也。宗顯獨館焉。可見宗顯非俗僧也。康節登其院。嘗作洛陽懷古賦。

熙寧間。宗顯尚無恙。伯溫嘗就其院讀書。宗顯每以富公為學。晚事相勉曰。公夜枕圓枕。庶睡不能久。欲有所思。冬以冰雪夏以冷水沃面。其勤苦如此。

康節先生常言本朝祖宗立法非前代可比。內無大臣跋扈。外無藩鎮強橫。亦無大盜賊。獨夷狄為可慮。故有十六國詩曰。普天之下號寰區。大禹曾經治水餘。衣到弊時多蟣虱。瓜當爛後足蟲蛆。龍章本不資狂寇。象魏何嘗有亂胡。尼父有言堪味處。當時欠一管夷吾。又作觀非時。歷敘古今。至西晉云。二主蒙塵。五胡亂鼎。舉世無管夷吾。令人重欷歔。常曰。孔子念管仲之功。自不以被髮左衽為幸。若管仲者可輕議哉。嗚呼有以也夫。

熙寧三年四月。朝廷初行新法。所遣使者皆新進少年。遇事風生。天下騷然。州縣始不可為矣。康節先公閑居林下。門生故舊仕宦四方者。皆欲投劾而歸。以書問康節先公。康節先公答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而去何益。嗚呼。康節先公深達世務。不以沽激取虛名如此。所謂康節先公為隱者非也。

康節先公出行不擇日。或告之以不利則不行。蓋曰。人未言則不知。無害則有之。而必行則鬼神避也。春秋祭祀。約古今禮行之。亦焚楮錢。程伊川怪問之。則曰。明器之義也。脫有一非。豈孝子慈孫之心乎。又曰。吾高曾今時人。以籩豆簠簋薦牲不可也。伯溫謹遵遺訓而行之也。

伯溫侍家庭。請於康節先公曰。大人至和中仁宗在御。富公當國。可謂盛矣。乃謝聘不起何也。先公曰。本朝至仁宗。政化之美。人材之盛。朝廷之事極矣。前或未至。後有不及也。天之所命。非偶然者。吾雖出何益。是非爾所知也。伯溫再拜稽首。不知所以問。

康節先公遺訓曰。汝固當為善。亦須量力以為之。若不量。雖善亦不當為也。故有善曰。量力動時無悔吝。隨宜樂處省營為。若求騏驥方乘馬。只恐終身無馬騎。又嘗曰。善人固可親。未能知。不可急合。惡人固可疏。未能遠。不可急去。必招悔吝也。故無吝君序曰。見善人未嘗急合。見不善人未嘗急去。伯溫終身佩之不敢忘。



康節先公言東京有一道人。日飲酒於市。嘗曰。今日當有某人來。已而果然。自此莫不信之。不知何術。曰無心耳。曰。無心可學乎。答曰。才欲使人學無心。即有心矣。又程伊川先生言謫涪州過漢江。中流船幾覆。舉舟之人皆號泣。伊川但正襟安坐。心存誠敬。已而船及岸。於同舟衆人中有老父問伊川曰。船當危時。君正坐甚嚴。何以。伊川曰。心守誠敬耳。老父曰。心守誠敬固善。不若無心。伊川尚欲與之言。因忽不見。人果無心。險難在前。猶平地也。老子曰。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唯無心者能之。

康節先公見一道人言嘗泛海遇船風泊岸。與數人下採薪。有巨人長十數丈餘。相呼之聲如禽獸。盜捉

以去。川竿竹魚貫之。食醞酒。道人者偶在其竹末。巨人醉睡。走登船得脫。因解衣出其所穿。跡在脇下。康節先公曰。四海之外。何所不有。但人耳目不能及耳。

熙寧中有一道人無目。以錢置手掌中即知正背年號。人皆異之。康節先公聞曰。以錢置衛之足。亦能知之乎。道人答曰。此吾師之言也。愧謝而去。

伯溫少時。因讀文中子。至使諸葛武侯無死。禮樂其有興乎。因著論以謂武侯霸者之佐。恐於禮樂未能興也。康節先公見之怒曰。汝知武侯猶不可妄論。況萬萬相遠乎。以武侯之賢。安知不能興禮樂也。後生輒議先賢。亦不疑矣。伯溫自此於先達不敢妄論。

伯溫上世范陽。以中直篤淳讀書識禮爲家法。大父伊川丈人尤質直。平生不妄笑語。年七十有九。以治平四年正月初一日捐館。初無疾。不食飲水者累日。除夜康節先公以下侍立左右。伯溫方七歲。大父鍾愛之。亦立其旁。大父曰。吾及新年往矣。康節先公以下皆掩泣。大父止之曰。吾兒以布衣名動朝廷。子孫皆力學孝謹。吾瞑目無憾。何用哭。大父平日喜用大杯飲酒。謂康節先公酌酒與汝別。康節同叔父滿酌大杯以獻。大父一舉而盡。再酌飲及半。氣息微矣。謂康節曰。吾生平不害物。不妄言。自度無罪。即死以肉祭。勿做佛事亂吾教。無令吾死婦人手。汝兄弟候我就小殮。方令家之人哭。勿叫號俾我失路。康節先公泣諾以從。康節謀葬大父。與程正叔先生同卜地於伊川神陰原。不盡用葬書。大抵以五音擇地。以昭穆序葬。陰陽拘忌之說皆所不信。以是年十月初三日葬。開棺顏貌如生。伯溫尚紀之。熙寧十年夏。康節先生感微疾。氣日益耗。神日益明。笑謂司馬溫公曰。某欲觀化一巡如何。溫公曰。先生未應至此。康節先生曰。死生常事耳。張橫渠先生喜論命。來問疾因曰。先生論命。否當推之。康節先公曰。若天命則知之。世俗所謂命則不知也。橫渠先生曰。先生知天命矣。某尚何言。程伊川曰。先生至此。他人無以爲力。願自主張。康節先公曰。平生學道豈不知此。然亦無所主張。時康節正疑。諸公議後事於外。有欲葬近洛城者。康節先公已知。呼伯溫入曰。諸公欲以近城地葬我。不可。當從伊川先塋耳。七月初四日大書詩一章曰。生于太平世。長于太平世。死于太平世。客問年幾何。六十有七歲。俯仰天地間。浩然獨無愧。以是夜五更捐館。其治命如大父。伯溫不敢違。先是康節先公每展伊川大父墓。中塗上宮店必過經孝傑殿丞家。孝傑從康節先公最早。孝傑死。有八子。康節先公過之如子姪。每過之則迎拜侍立左右甚悲。康節先公捐館之年。寒食過之謂諸子曰。吾再經此與今日異矣。諸子不敢問。至喪輿車及上宮店。諸子泣言之以爲異。張岷字臨之。學行甚高。康節先公喜之。將赴潞州武龍尉告別。康節先公泣數行下。謂曰。吾不見子之歸矣。張峋字子堅。康節先公於門弟子中謂可語道者。赴闕京師。康節先公慨然色變曰。吾老矣。不復相見也。皆是年之春也。嗚呼。康節先公所以預知者何止此哉。伯溫不肖。不能有所述也。惟脩身俟死下從九原耳。尚追憶其遺言以示子孫。

康節先公與呂微仲丞相不相接。先公與橫渠先生張子厚同以熙寧十年丁巳捐館。今微仲文集中有和毋同州丁巳吟云。行高名並美。命否數皆殂。嗟爾百君子。賢哉二丈夫。世方敦薄俗。（邵堯夫樂道不仕）誰復





距虛無。（張子厚論傳老之夫）毀道威聖若。椎梁遺壞乎。常章歸漢稷。涇運泣秦儒。賴有諸良友。能令紹不孤。爲先公與子厚作也。蓋河南府以先公計聞詔贈著作郎。諡康節。子厚自祕閣病免西歸。及長安以歿。門人哀服挽車葬橫渠云。伯溫幾見公。每語先公。則悵然有不可及之歎。後伯溫初仕長子縣尉。公入相元祐改西京國學教授。未久公能政。嗚呼。亦所以爲不孤之惠歟。康節先生居洛。凡交遊年長者拜之。年尊者與之爲朋友。年少者以子弟待之。未嘗少異於人。故得人之歡心。每歲二月出。四月天漸熱即止。八月出。十一月天漸寒即止。故有詩云。時有四不出。大風大雨大寒大熱。會有四不赴。公會葬會生會醵會。每出人皆倒屣迎致。雖兒童奴隸皆知尊奉。每到一家。子弟家人爭具酒饌。問其所欲。不復呼姓。但名曰。吾家先生至也。雖閨門骨肉間事有未決者。亦求教。康節先公以至誠爲之開諭。莫不悅服。十餘家如康節先公所居安樂窩。起屋以待其來。謂之行窩。故康節先公沒。鄉人挽詩有云。春風秋月嬉遊處。冷落行窩十二家。洛陽風俗之美如此。康節先公過士友家晝枕。見其枕屏畫小兒行戲。以詩題其上云。遂令高臥人。欹枕看兒戲。蓋熙寧間也。陳恬云。擊壤集不載。

熙寧初。歐陽文忠公爲參知政事。時遣其子棐叔弼來洛。省王宣徽夫人之疾。將行語叔弼曰。到洛時。可見邵先生爲致吾嚮慕之意。康節先生既見叔弼。從容與語平生出處。以及學術大概。臨別猶曰。其無忘鄙野之人於異日。後十年。康節先公捐館。又十年。韓康公尹洛。請謚於朝。叔弼偶爲太常博士。亦當謚議。叔弼嘗謂晁說之以道云。棐作邵先生謚議。皆往昔所親聞於先生者。當時少年一見。忻然延接。語及平生學術出處之大。故得其詳如此。豈非先生學道如絕世。前知來物。預以告耶。蓋驗於二十年之後異哉。

康節先公少時遊京師。與國子監直講邵不疑初敘宗盟。不疑年長。康節先生以兄拜之。蓋不疑自河朔遷丹陽。康節先公上世亦河朔人故也。至康節自衛入洛。不疑爲西京提刑。嘉祐中河南府薦康節先生以遺逸。不疑自作薦章。其詞有厚德足以鎮薄俗。清風可以還來世。相推重如此。熙寧初。不疑以龍圖閣學士知成都府過洛。謂康節先公曰。某陛辭日。再薦先生矣。康節先公追路洛北別去。不疑中途寄康節先生詩云。我乘孤傳經洛汭。君擁輕裘臥洛城。富貴人間亦何有。閒忙趣味甚分明。不疑歿金牛驛。喪歸。康節先公哭之慟。女嫁楊國寶應之。亦康節先公門生。康節先公視之猶子也。開禮元豐中爲河南府推官。康節已捐館。伯溫復以兄拜之。宣和己丑。伯溫赴果州。道出閬州。有知閬中縣邵克美儒者相迎。自稱同姓姪云。伯溫以宗族源流爲問。美儒曰。克之上世自潤州入蜀。龍圖公先人叔父行也。伯溫曰。康節先公以兄弟龍圖公。伯溫不敢忘。自此與美儒之中外皆論親。癸巳。伯溫奉使西州。美儒居鄉。嘗至其家拜刑部公廟。美儒資和厚。與人言如恐傷之。至臨吏政。是非毅然不可奪。君子人也。丹陽河朔成都之邵。其弟兄如此。嗟夫。世不講宗盟久矣。具載之以示三家子孫。

伯溫之叔父諱睦。後祖母楊氏夫人出也。少康節先公二十餘歲。力學孝謹。事康節如父。熙寧元年四月八日暴卒。年三十三。康節先公哭之慟。既卒理其故書。得叔父所作重九詩云。衣如當日白。花似昔年

責。擬周東離非。人生定者耶。及死殯後圖東離下。嗚人之死生。是果前定矣。

康節先公既捐館。二程先生於伯溫有不孤之意。所以教載甚厚。宗丞先生謂伯溫曰。人之為學忌標準。若循循不已。自有所至矣。先人徽猷。閣後無門。由傍舍委曲以出。某不便之。因鑿牆為門。侍講先生見之曰。前人規畫必有理。不可改作。某亟塞之。侍講謂周全伯曰。邵君雖小事亦相信。勇於為善者也。某初入仕。侍講曰。凡作官雖所部公吏有罪。立案而後決。或出於私怒。比具案亦散。不至倉卒傷人。每決人有未經杖責者宜慎之。恐其或有所誤也。伯溫終身行之。熙寧八年秋。與士人十餘輩講學於洛陽建春門裏歲癸寺瑞像院以待試。一夕夢至殿庭唱第。望殿上女主也。覺謂同舍言之。皆不曉。至元祐二年秋以經行薦。明年春唱名集英殿。宣仁太后垂簾聽政也。方悟前夢驗於十五年之後。果有數矣。

# 邵康節先生外紀卷之三

方齋公作耆英會。時康節先生已下世。有中散大夫吳執中者。少年登科。皇祐初已作祕書丞。不樂仕進。覓休致。其年德不在諸公下。居洛多杜門。人不識其面。獨與康節相善。執中未嘗一至公府。其不預會者。非齋公遺之也。文潞公嘗曰。人但以某長年為慶。獨不知閱世既久。內外親戚皆亡。一時交遊凋零殆盡。所接皆邈然少年。無可論舊事者。正亦無足慶也。范忠宣公亦曰。誠相勉以攝生之理。不知人非久在世之物。假如丁令威千歲化鶴歸鄉。見城郭人民皆非。則獨存何足樂者。嗚呼。皆達理之言也。

康節先生資稟奇爽。先生之語曰。得便宜事不可再作。得便宜處不可再去。又曰。落便宜是得便宜。故康節詩云。珍重至人嘗有語。落便宜是得便宜。蓋可終身行之也。英宗即位。侍御史呂晦叔獻可言歐陽脩首建邪議。推尊濮安懿王。有累聖德。并劾韓琦曾公亮趙槩。積十餘章不從。乞自貶。又十餘章。舉其闕以御史敕告納章帝前曰。臣言不效。不敢居此位。出知蘄州。徙晉州。神宗即位。擢天章閣待制。復知諫院。擢御史中丞。帝方勵精求治。一日紫宸早朝。二府奏事。久日刻晏。例隔登對官於後殿。須上更衣復坐。以次贊引。獻可待對於崇政。司馬公為翰林學士。侍讀邇英閣。亦趨資善堂待召。相遇朝路。並行而北。溫公密問曰。今日請對何所言。獻可舉手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溫公愕然曰。王介甫素有學行。命下之日。衆皆喜於得人。奈何論之。獻可正色曰。君實亦為此言耶。安石雖有時名。好執偏見。不通物





情。輕信姦回。喜人佞己。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疏。若此在侍從猶或可容。置諸宰輔必天下受其禍矣。溫公又諭之曰。與公相知。有所懷不敢不盡。未見其不善之迹。遽論之不可。獻可曰。上新嗣位。富於春秋。朝夕謀議者二三執政。爾苟非其人。則敗國事。此乃腹心之疾。治之惟恐不及。顧可緩耶。語未竟。閣門吏抗聲追班。乃各趨以去。溫公自經筵退。默坐玉堂。終思之不得其說。既而搢紳間寖有傳其疏者。多以為太過。未幾中書省設三司條例司。相與議論者以經綸天下為己任。始變祖宗舊法。專務聚斂。私立條目。頒於四方。妄引周官以塞詆譏。輔弼異議不能回。臺諫從官力爭不能奪。州郡或奉行微忤其意。則譴黜從之。所用皆儉薄少年。天下騷然。於是昔之懷疑者。始愧仰歎服。以獻可為知人。溫公與安石相論辨尤力。神宗欲兩用之。命溫公為樞密副使。溫公以言不從不拜。以三書誨安石。冀其或聽而改也。安石如故。所言終安石不聽。乃絕交。溫公既出。退居於洛。每慨然曰。呂獻可之先見吾不及也。獻可言安石不已。出知鄧州。康節先生與獻可善。方獻可初赴召。康節與論天下事。至獻可論官。無一不如所言者。故獻可之為鄧州也。康節寄以詩云。一別星霜二紀中。升沈音問不相通。林間談笑須歸我。天下安危且係公。萬乘几前常蹇諤。百花洲上略相從。不知月白風清夜。能憶伊川舊釣翁。獻可和云。冥冥鴻羽在雲天。邈阻風音已十年。不為聖朝求治理。尙容遐逸臥林泉。羨君自有隨時樂。顧我官閒倦晝眠。愍笑無成三黜後。病衰方始賦歸田。獻可尋請宮祠歸洛。溫公康節日相往來。

程宗丞先生名顥字伯淳。弟侍講先生名頤字正叔。康節先公以兄事其父太中公。二先生皆從康節遊。其師曰周敦頤茂叔。宗丞為人清和。侍講為人嚴峻。每康節議論。宗丞心相契若無所問。侍講則時有往復。故康節嘗謂宗丞曰。子非助我者。然相知之盡。二先生則同也。橫渠張先生名載字子厚。弟戩字天祺。為二程先生之表叔。子厚少豪其才。欲結客取熙河鄯鄯之地。范文正公帥延安。闢之館於府第。俾脩制科。與天祺皆登進士第。方同二程先生脩中庸大學之道。尤深於禮。熙寧初子厚為崇文院校書。天祺與伯淳同為監察御史。時介甫行新法。伯淳自條例司官為御史。與臺諫官論其不便。俱罷。上獨主伯淳。介甫亦不深怒之。除京西北路提點。伯淳力辭。乞與同列俱貶。改通州簽判。天祺尤不屈。一日至政事堂。言新法不便。介甫不答。以扇障面而笑。天祺怒曰。笑某不知天下人笑參政也。趙清獻公同參大政。從旁解之。天祺曰。公亦不可謂無罪。清獻有愧色。謫監鳳翔府司竹監。舉家不食筍。其清如此。未幾卒於官。子厚亦求去。熙寧十年。吳充丞相當國。復召還館。康節已病。子厚知醫。亦喜談命。診康節脈曰。先生之疾無慮。又曰。頗信命否。康節曰。天命某自知之。世俗所謂命某不知也。子厚曰。先生知天命矣。尙何言。子厚入館數月。以病歸過洛。康節已捐館。折簡慰撫伯溫勤甚。見二程先生曰。某之病必不起。尙可及長安也。行至臨潼縣。沐浴更衣而寢。及旦視之亡矣。門生衰絰挽車葬鳳翔之橫渠。是謂橫渠先生。伯淳自通州請監洛河木竹務。以便親。除判武學未赴。以中丞李定言能知開封府扶溝縣。失囚。謫汝州監酒。元祐初。以宗政丞召將大用。未赴卒。葬伊川。文潞公表其墓曰。明道先生。正叔元祐初用司馬溫公呂申公薦召對。初除職官。再除館職。除崇政殿說書。歲餘出判西京國子監。兩除直

辭闕不拜。紹聖中坐元祐黨謫涪州。遇上皇即位。赦得歸。久之復官以卒。是謂伊川先生。二先生俱從康節遊。康節尤喜明道。其舉之與富韓公司馬溫公呂申公相等。故康節四賢詩云。彥國之言鋪陳。晦叔之言簡當。君實之言優游。伯淳之言調暢。四賢洛之觀望。長以在人之上。有宋熙寧之間。大為一時之壯。則康節之所以處明道者盛矣。一日二程先生侍太中公訪康節於天津之廬。康節攜酒飲月陂上。歡甚。語其平生學術出處之大。明日悵然。謂門生周純明曰。昨從堯夫先生遊。聽其議論。振古之豪傑也。惜無所用於世。純明曰。所言何如。明道曰。內聖外王之道也。是日康節有詩云。草軟波平風細溜。雲輕日淡柳低摧。狂言不記道何事。劇飲未嘗如此杯。好放只知閑信步。朋歡那覺大開懷。必期快作賞心事。卻恐賞心難便來。明道和云。先生相與賞西街。小子親攜几杖來。行處每容參劇論。坐隅還許寄餘杯。檻前流水心同樂。林外青山眼重開。時泰心閑兩難得。直須乘興數追陪。明道敬禮康節如此。故康節之葬。伯溫獨請誌其墓焉。悲夫。先生長者已盡。其遺言尚存。伯溫自念其晚景可傷。不可使後生無聞也。因此載之。

陳瓘字瑩中。閩人。有學問。年十八登進士甲科。紹聖初。用章惇薦。為大學博士。先是。惇之妻嘗勸惇無修怨。惇作相專務報復。首起朋黨之禍。惇妻死。惇悼念不堪。瑩中見惇容甚戚。謂惇曰。公與其徒自悲傷。曷若念夫人平生之言。蓋譏惇之報怨也。惇以為忤。不復用。曾布為相。薦瑩中為諫官。為都司。蔡卞擅王安石日錄。改修神宗實錄。曾布亦主熙寧元豐之政。瑩中上布書。謂卞尊私史以壓宗廟。及論時政之不當。時布又以為忤。出之。瑩中為諫官時。為上皇論言蔡京蔡卞不可用。用之決亂天下。蔡京深恨之。膺寶實例。用赦放歸。稍隸通州。一日瑩中之子走京師。言蔡京事。詔獄下明州。捕瑩中甚急。士民哭送之。瑩中不為動。既入獄。見其子被繫。笑曰。不肖子煩吾。蔡京用酷吏李孝壽治其事。孝壽坐廳事簾中。列五木於庭。引瑩中問之。瑩中從容曰。蔡京之罪。某實知之。不肖子不知也。多求紙自書。孝壽懼。以瑩中為不知情。節日放歸。再隸通州。其子配海上。瑩中撰尊堯集。以辯王安石妄作日錄以誣神宗者。今行于世。靖康初。不及大用。以死。特贈諫議大夫。瑩中晚喜康節先生之學。嘗從伯溫求遺書曰。吾於康節之學。若有得也。

昔者河圖洛書出。聖人因之而畫卦。數則未有也。黃帝之世。大撓氏始作甲子。以天干地支配五行。易已寓乎其中。及周文王之重爻。夫子之十翼。易之道於是乎大備。其數已炳炳乎具已。其數本於河圖。其言休咎本於聖經。乃萬世之固有。非由外以附綴。乃漢唐以降。世衰道微。以巧僻曲說亂正經。以讖灼龜瓦。言休咎。斯數所以無傳。我宋藝祖攘有區夏。祇奉符瑞。崇尚儒化。圖南先生方以斯數闡其推明爻象。皎如日星。指陳休咎。應若影響。其言至廣至大。其道至易至簡。得其道者。雖愚可哲。雖庸可智。福可以就。禍可以避。苟從事口頰。輕褻聖人之道。如土芥賤物。雖得之必失之。孔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斯聖人之深意也。宋堯夫邵雍序。

或謂康節曰。河洛數不許行到後天五爻行到四爻方可斷人生死。今有不滿二十而死者。亦有八九十





而死者。禍福安在。對曰。此人不達物理。貴賤壽夭。吾數已備言之矣。公便熟看。卻來商量。

邵康節曰。道河圖成變化行鬼神不外乎數。數其五行萬物。與天地同體。則氣同五行亦同。萬物不離五行之數。天地闔闢。以至混沌。元會運世。計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天地之大數也。人物生死於百歲之中者。人物之小數也。天地假河圖以示人。惟伏羲聖人識得。故畫卦以示人。雖無文。終日所言不離乎是。考之地理者。算命者。麻衣相者。卜筮者。聖人制禮作樂。皆出於河圖之五行。洛書之數亦五行而已。蓋天地間理無二理。氣無二氣。數豈出於理氣之外乎。此大易之書所以為大。而數已具於易。故為數小也。要之亦不過一陰一陽以兩其五行而已。

邵伯溫曰。河洛數以乾坤為大父母。姤復為小父母。乾六變生歸妹。本得三十二陽。坤六變生漸。本得三十二陰。乾坤錯綜。陰陽各得三十二。生六十四卦。先君得之李之才挺之。李之才得之穆伯長。穆伯長得之陳摶圖南。嘗不專言數。以義理玩味之。可以趨吉避凶。不可形之於書。妄言禍福。輕洩天機。必有天譴。昔有王夬竊是書得科第。後遭貶竄之禍。異人指以為天譴也。

邵伯溫辨惑云。沈存中筆談言。江南人王夬字揚庭。嘗為一書讀易。其斷一說曰。乾坤大父母云同前。節邵氏先天數也。予復見兵部侍郎秦玠論夬所談。駭然曰。何處得此法。玠云。嘗遇一異人。受此曆數。推往古興衰運曆。無不皆驗。嘗恨不能盡其術。西都邵雍亦知大略。已能洞知吉凶之圖。今此人乃形之於書。必有天譴。此非世人所得聞也。切惟我先君易學微妙。某不肖。不得知也。其傳授本末。則受易於李之才挺之。李之才挺之師穆伯長。穆伯長師陳摶圖南。先君之學。雖有傳授。而探妙變通。則其所自得也。平時未嘗妄以語人。惟大名王天悅榮陽張子望嘗從學。又皆早死。秦玠王夬嘗欲從。先君以玠頗好任數。夬志在口耳多外慕。皆不之許。天悅盛疾且卒。夬賂其惟於臥內竊得之。遂以為己學。著易傳易測。宋範五經明用數書。皆破碎妄作。穿鑿不根。夬竊天悅書入京師。補國子監。解試策問八卦次序。夬以所得之說對。而有司異之。擢在優等。既登第。以所著書投贄公卿之間。後以贓罪竄。秦謂必有天譴。恐指此也。秦既知夬竊書。乃謂夬何處得此書。又謂邵某知大略。近乎自欺矣。然謂得之異人。蓋指希夷而言也。

康節先公先天之學。伯溫不肖。不敢稱贊。平居於人事機祥未嘗輒言。治平間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不樂。客問其故。則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有所主。客曰。何也。康節先公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春秋書六鷁退飛。鸜鵒來巢。氣使之也。自此南方草木皆可移于北。南方疾病瘴瘧之類。北人皆苦之矣。至熙寧初。其言乃驗。異哉。故康節先公嘗有詩曰。流鶯啼處春猶在。杜宇來時春已非。又曰。幾家大第橫斜照。一片殘春啼子規。其旨深矣。伯溫後聞熙州有唐碑。本朝未下時。一日有家雀數千集其上。人惡之曰。豈此地將為漢有耶。斷焚之。蓋夷中無此禽也。已而果然。因并記之。以信先君之說。康節先公於書無所不讀。獨以六經為本。蓋得聖人之深意。平生不為斷解之學。嘗曰。經意自明。苦人不知耳。屋下蓋屋。牀下安牀。滋惑矣。所

謂陳言生活者也。故有詩曰。陳言生活不須矜。自是中才皆可了。以老子爲知易之體。以孟子爲知易之用。論文中子謂佛爲西方之聖人。不以爲過。於佛老之學口未嘗言。知之而不言。故有詩曰。不佞禪伯。不諛方士。不出戶庭。直際天地。其所著皇極經世書。以元會運世之數推之。千歲之日可坐致也。以太極爲堂奧。乾坤爲門戶。包括六經。陰陽剛柔。行乎其間。消息盈虛。相爲盛衰。皇王帝伯。相爲治亂。其旨爲訓解之學也。

# 邵康節先生外紀卷之四

經世本先天方圓圖說　　查顏散

康節先天之易。尙象而不尙辭。觀物篇有所謂律呂圖。聲音圖。八卦交爲十二辰圖。十二辰交而爲十六位圖。太極圖。旣濟陰陽圖。掛一圖。三千六百年圖。諸圖之傳。並無一字言其所以然。蓋欲示不言之教。如伏羲六十四卦。初無言語文字也。然其圖雖多。特只本之先天六十四卦方圓圖。且以先天圖言之。圓圖象天包於地外。方圖象地處於天中。是一大陰陽相配也。分圓圖而觀。乾兌離震居左爲天卦。巽坎艮坤居右爲地卦。分陰陽立兩儀。而主運行不息之事。分方圖而觀。西北十六卦。天卦自相交。東南十六卦。地卦自相交。其斜行則乾兌離震巽坎艮坤。自西北而東南。皆陰陽之純卦也。不能生物。西南十六卦。天去交地。天卦皆在下。而生氣在根。故能生植物而頭向下。東北十六卦。地去交天。天卦皆在上。而生氣在首。故能生動物而頭向上。其斜行則泰損旣濟益恆未濟咸否。自東北而西南。皆陰陽得偶之合也。所以能生物也。又合二圖而觀。方圖乾處圓圖亥位。謂之天門。是天氣下降也。方圖坤處圓圖巳位。謂之地戶。是地氣上騰也。此兩十六卦。所謂陰陽互藏其宅也。方圖泰處圓圖寅位。謂之鬼方。方圖否處圓圖申位。謂之人路。此兩十六卦。是天交天。地交地。而生生不息。所以泰居寅。而否居申。所謂陰陽各從其類也。夫圓圖主運行之事。方圖主生物之事。運行者氣也。生物者質也。氣非質則無所





附麗。質非氣則豈能生物哉。康節經世書本先天方圓圖。其作用大略如此。

經世要旨　　余孟宣

先天之學。本來只是先天六十四卦。大橫圖一二四八之序。橫圖者卦之所以列。一二四八者數之所由起。卦之於數。猶形之於影耳。由是取橫圖復至乾三十二卦。自南歷西以終於北。以應天之運。而天根月窟。自然之理。不假作爲。莫不作對待。而圓圖立矣。取橫圖乾一宮之八卦。自乾至泰。橫布於圓圖之內。而兌二宮之八卦。自履至臨。皆布於乾宮八卦之上。餘六卦以次橫列。而乾居西北。坤居東南。否泰陰陽之交。居於東北西南。以應地之方。橫斜曲直之妙理無窮。而方圖立矣。若夫圓圖之發用。則以乾兌離震三十二卦爲陽。爲在天日月星辰之四象。爲元會運世之大四象。離二宮爲陽中陰。兌乾二宮爲陽中陽。又分天道之陰陽太少。坤艮坎巽三十二卦爲陰。爲在地水火土石之四象。爲歲月日時之小四象。巽坎爲陰中陽。艮坤爲陰中陰。又分地道之柔剛太少。其數則自一一二二以至八八。竝以十二三十累因而爲分秒之數。（全數悉具數物具中知天地各錯綜陰陽之妙自十六象皇帝王伯走飛草木等見本篇今不繁具）若夫方圖之取用。則分爲四比。西北十六陽卦爲天卦。而乾主之。東南十六陰卦爲地卦。而坤主之。否泰所主。元會運世。凡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世。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皆有當時直事之卦。（[illegible]）或以世卦配運卦。或以年卦配世卦。須合方圖天地卦分位當左右。（若會卦配運則運卦居左年卦配世則世卦居左左爲天卦右爲地卦[illegible]以合方圖）

考大四象掛一之卦。以求分數。（[illegible]）以此所得之卦一某卦。而質於圓圖。以察理亂休咎。而圓圖陰卦爲歲月日時。主動植事物。自有律呂聲音數。合方圖天地卦位當左右。橫者旣濟卦。考大小四象而得掛一之卦。以求分秒二數。（人用分物用秒）亦質於圓圖。以觀臧否。（[illegible]）凡古今治迹。只是溯一定之卦。以推步動植事物。則隨時取聲音數以求卦而占測也。（[illegible]）所謂經者。猶言經緯經綸之義。觀天之數以元經會者。猶以十二會爲經。而三百六十運以下爲緯。觀地之數以會經運者。猶以二百五十運爲經。而以二千九百八十四世以下爲緯。觀人之數以運經世者。猶以一百二十世爲經。而三千六百年爲緯。（[illegible]）雖曰斷自唐虞以下。而百世亦推也。邵子志存斯世。故惟以經世人事名篇。但動植事物之數。雖屬圓圖陰卦。而歲月日時□□分秒太細。故以四卷載律呂聲音之變。而悉歸之方圖矣。蓋方圓二圖。錯綜而用。變動不居。不可爲典要也。皇極取河圖天五地六二中以立數。取圓圖太少陰陽剛柔之倡和。得一萬七千二十四。凡日月星辰之變。水火土石之化。律呂聲音之質數。同歸於此。以此一萬七千二十四自乘。得二萬八千九百八十一萬六千五百七十六。是爲動植通數。而用之以取掛一卦二百五十六者也。（[illegible]取掛一卦之法乃用前數二萬八千九百八十一萬六千五百七十六是爲九位掛其中）掛一卦起於元之元。元之泰卦。乃方圖（[illegible]者但按邵子所[illegible]掛一卦之序定數之說不須看今以自通也）

東北之位。終始萬物之義。故運世與年各用掛一全卦之序。而直事仍取合於方圓天地卦。圓圖大小四象。而後分杪之數歸宿矣。今當一元之午會癸運酉世四一遘之五月初十日四時也是謂大小四象

皇極經世以六十四卦四之。爲二百五十六卦。一千五百三十六爻。分直二十四氣。三百六十日。每一氣首分四爻。直閏謂之歲閏。二十四氣共九十六爻。其餘每四爻直一日。五行生旺休囚。定其休咎。歲一歲如此。大之而元會運世。小之而歲月日時。一以此推之。謂之加一倍法。程子所謂一日之運。卽千歲之運。其理不過如此。二百五十六卦謂之拐。一卦起例。在祝氏鈴中。以萬物之通數而消息之。不知果是康節從卦之原否也。

五行法只以乾坎艮震巽離坤兌爲序。以兌一爲例。季秋冬旺休　季冬春死囚　季春夏沒胎　季夏秋相旺

家傳邵康節先生心易數序

宋慶曆間。先生隱居山林。留心學易。冬不爐。夏不扇。心在易而忘於寒暑也。猶爲未至。遂糊易在壁。坐臥未嘗忘。心目無不在焉。一日午睡。有鼠遊於前。以所枕瓦枕頭擲之。鼠走枕破。枕中有字。取視之云。此枕數當卯年肆月重四日巳時見鼠而破。先生憤訝之曰。物皆有數。於是詢問。竟往鄰陶家問其匠曰。昔嘗有一老者。手執周易來憩於上。所書之字。必斯人也。今不至已久矣。吾識其家。乃索同往訪焉。及門問其故。家人曰。今則亡矣。但遺書一冊在家。囑云。至某年某月某時。有一秀才至吾家。可以此書授之。則終吾身之事畢矣。其家將是書授先生而觀之。乃易書也。就以此例卜其家曰。汝臥床下有白金一窖。取之可爲營葬事。其家從而掘之。果得金矣。先生受書謝而歸。暇日究玩。皆不用卜筮。而知吉凶之理。無不應驗。是乃易數精微之妙也。後因觀梅。見二雀爭枝。布算而知晚有鄰女折花。墜傷其股。蓋此寓卜有此。後世相傳。遂以爲觀梅數也。與夫卜落花。知明日午爲馬所踐毀。算西林寺額。知有陰人禍。言此皆爲先天數也。未得卦而得數。以數起卦。故曰先天。若夫見老人有憂色。卜而知其有食魚之禍。見少年有喜色。占而知其有幣聘之喜。聞雞鳴知雞必受烹。觀卜牛鳴知牛必遭宰殺。此皆論後天之數。蓋未得數先得卦。以卦起數。故曰後天。一日坐一椅。就以所置年月日時推卜之。書於椅底曰。某年月日此椅當被仙客坐折。至期果有道者來訪。坐椅而破。仙客有愧起謝。先生曰。物之成敗皆有定數。又何足介意。且公眞神仙也。幸得教誨。因舉椅揭所書示之。其道者愕然遽起。出忽不見。乃知數之玄妙。雖鬼神莫逃。而況於人乎。況於物乎。

邵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父古徙衡漳。又徙共城。雍年三十。游河南。葬其親伊水上。遂爲河南人。雍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爲書無所不讀。始爲學。卽堅苦刻厲。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已而歎曰。昔人尚友千古。而吾獨未及四方。于是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北海李之才攝共城令。聞雍好學。嘗造其廬。謂曰。子亦聞物理性命之學乎。雍對曰。幸受教。乃事之才。受河圖洛書宓羲八卦六十四卦圖像。之才之傳。遠有端緒。而雍探賾索隱。妙悟神契。洞徹蘊奧。汪洋浩博。多其所自得者。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以觀夫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





長。遠而古今世變。微而走飛草木之性情。深造曲暢。庶幾所謂不惑。而非依倣象類。億則屢中者。遂衍宓羲先天之旨。著書十餘萬言行於世。然世之知其道者鮮矣。初至洛。蓬蓽環堵。不芘風雨。躬樵爨以事父母。雖平居屢空。而怡然有所甚樂。人莫能窺也。及執親喪。哀毀盡禮。富弼司馬光呂公著諸賢退居洛中。雅敬雍。恆相從遊。爲市園宅。雍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曰安樂窩。因自號安樂先生。旦則焚香燕坐。晡時酌酒三四甌。微醺卽止。常不及醉也。興至輒哦詩自詠。春秋時出遊城中。風雨常不出。出則乘小車。一人挽之。惟意所適。士大夫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童孺廝隸。皆懽相謂曰。吾家先生至也。不復稱其姓字。或留信宿乃去。好事者別作屋如雍所居。以候其至。名曰行窩。司馬光兄事雍。而二人純德。尤鄉里所慕嚮。父子昆弟每相飭曰。毋爲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士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必之雍。雍德氣粹然。望之知其賢。然不事表襮。不設防畛。羣居燕笑終日。不爲甚異。與人言。樂道其善。而隱其惡。有就問學。則答之。未嘗強以語人。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一時洛中人才特盛。而忠厚之風聞於天下。熙寧行新法。吏牽迫不可爲。或投劾去。雍門生故友居州縣者。皆貽書訪雍。雍曰。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賜矣。投劾何益耶。嘉祐詔求遺逸。留守王拱辰以雍應詔。授將作監主簿。復舉逸士。補潁川團練推官。皆固辭乃受命。竟稱疾不之官。熙寧十年卒。年六十七。贈秘書省著作郎。元祐中賜諡康節。雍高明英邁。迥出千古。而坦夷渾厚。不見圭角。是以淸而不激。和而不流。人與交久。益尊信之。河南程顥初侍其父識雍。論議終日。退而歎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雍知慮絕人。遇事能前知。程頤嘗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當時學者因雍超詣之識。務高雍所爲。至謂雍有玩世之意。又因雍之前知。謂雍于凡物聲氣之所感觸。輒以其動而推其變焉。於是摭世事之已然者。皆以雍言先之。雍盡未必然也。雍疾病。司馬光張載程顥程頤晨夕候之。將終。共議喪葬事外庭。雍皆能聞人所言。召子伯溫謂曰。諸君欲葬我近城地。當從先塋爾。旣葬。顥爲銘墓。稱雍之道純一不雜。就其所至。可謂安且成矣。所著書曰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漁樵問對。詩曰伊川擊壤集。子伯溫。別有傳。

邵伯溫傳。字子文。洛陽人。康節處士雍之子也。雍名重一時。如司馬光韓維呂公著程頤兄弟皆交其門。伯溫入聞父教。出則事司馬光等。而光等亦屈名位輩行。與伯溫爲再世交。故所聞日博。而尤熟當世之務。光入相。嘗欲薦伯溫。未果而薨。後以河南尹與部使者薦。特授大名府助教。調潞州長子縣尉。初蔡確之相也。神宗崩。哲宗立。邢恕自襄州移河陽。詣確謀造定策事。及司馬光子康詣闕。恕召康詣河陽。伯溫謂康曰。公休除喪。未見君。不宜枉道先見朋友。康曰。已諾之。伯溫曰。恕傾巧。或以事要公休。若從之。必爲異日之悔。康竟往。恕果勸康作書稱確。以爲他日全身保家計。康恕同年登科。恕又出光門下。康遂作書如恕言。恕蓋以康爲光子。言確有定策功。世必見信。旣而梁燾以諫議召。恕亦要燾至河陽。連日夜論確功不休。且以康書爲證。燾不悅。會吳處厚奏確詩謗訕。燾與劉安世共請誅確。且論恕罪。亦命康分析。康始悔之。康卒。子植幼。宣仁后憫之。呂大防請康素以伯溫可託。請以伯溫爲西京

教授以教植。伯溫既至官。則壽植曰。溫公之孫。大諫之子。賢趨在天下可畏也。植聞之力學不懈。卒有立。紹聖初。章惇爲相。惇嘗事康節。欲用伯溫。伯溫不往。命法當赴吏部銓。程頤謂伯溫曰。吾危子之行也。伯溫曰。豈不欲見先公于地下耶。至則先就部擬官。而後見宰相。惇論及康節之學曰。嗟乎。吾于先生不能卒業也。伯溫曰。先君先天之學。論天地萬物未有不盡者。其信也。則人之仇怨反覆者。可忘矣。時惇方興黨獄。故以是勸之。惇悚然。猶薦之于朝。而伯溫願補郡縣吏。惇不悅。遂得監永興軍鑄錢監。時元祐諸賢方南遷。士鮮訪之者。伯溫見范祖禹于成平。見范純仁于穎昌。或爲之恐。不顧也。會西邊用兵。復夏人故地。從軍者得累數階。伯溫當行。輒從同列。秩滿。惇猶在相位。伯溫義不至京師。從外臺辟環慶路帥幕。實避惇也。徽宗卽位。以日食求言。伯溫上書累數千言。大要欲復祖宗制度。辨宣仁誣謗。解元祐黨錮。分君子小人。戒勞民用兵。語極懇至。宣仁王后之謗。伯溫既辨之。又著書名辨誣。後崇寧大觀間。以元符上書人分邪正等。伯溫在邪等中。以此書也。出監華州西嶽廟。久之。知陝州靈寶縣。徙芮城縣。丁母憂。服除。主管永興軍耀州三白渠公事。童貫爲宣撫使。士大夫爭出其門。伯溫凶其來。出他州避之。除知果州。請祠。歲餘遷南諸州被科絲綿數十萬。以寬民力。除知興元府。遷遂寧府。郭州皆不赴。擢提點成都路刑獄。賊史斌破武休入漢。利窺劍門。伯溫與成都帥臣盧法原合謀守劍門。賊竟不能入。蜀人德之。除利路轉運副使。提舉太平觀。紹興四年卒。年七十八。初邵雍嘗曰。世行亂蜀安可避居。及宣和末。伯溫載家使蜀。故免于難。伯溫嘗論元祐紹聖之政曰。公卿大夫當知國體。以蔡確姦邪。投之死地。何足惜。然嘗爲宰相。當以宰相待之。范忠宣有文正餘風。知國體者也。故欲薄確之罪。言旣不用。退而行確詞命。然後求去。君子長者仁人用心也。確死南荒。豈獨有傷國體哉。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忠直有餘。然疾惡已甚。不知國體。以貽後日縉紳之禍。不能無過也。趙鼎少從伯溫游。及當相。乞行追錄。始贈秘閣脩撰。嘗表伯溫之墓曰。以學行起元祐。以名節居紹聖。以言家于崇寧。世以此三語盡伯溫出處云。著書有河南集。聞見錄。皇極系述。辨誣。辨惑。皇極經世序。觀物內外篇解。近百卷。三子溥博傳。

# 朱子年譜

考異 附錄

王懋竑纂訂

## 朱子年譜序

自洙泗徂而羣言亂。有宋朱子集濂洛之大成。以上溯孔孟。於是道之晦者復明。如日再中矣。明中葉以降。異論復起。或踵宋僧宗杲故智。取朱子門人所記早歲未定之言。與己意近似者。易置先後。以惑後人。其說之是非。有目共見。摘瑕而攻者。亦不乏人。顧晚近學者。深造之力。既百不逮古人。又急人知而名。喜其說之便於放言高論。每明知其偏而嗜之。以致眞僞之辨。垂五百餘年未定。甚有平日服膺於朱子之道者。激於草廬吳氏調停之說。乃亦截取語錄所述早歲未定之言。附會於離問學而尊德性者。汲汲持言。謂吾朱子何嘗不足於是。以爲庶幾可以競勝於非朱子之徒。而不知適爲惑世誣民者助之薪。而張其燄。使存心致知力行朱子尊道之全功。由此益晦。是矛盾起於門牆。而朱黨之禍。將與爲終古。則識者所深憂也。白田先生。讀朱子書數十年。於朱子之學。旣講明而私淑之。其所得之精微。見於文集中。與友人辨論諸書。又以閩李默古沖所定朱子年譜。多删改原編。與晚年定論道一編暗合。陽爲表章。而陰移其宗旨。後之人不辨其僞而尊信之。其爲害滋甚。乃取朱子文集語類。條析而精研之。更博求所述諸儒之緒論。師友之淵源。與夫同志諸子爭鳴各家之撰著。曲暢旁通。折衷於勉齋黃氏所作朱子行狀。以正年月之後先。旨歸之同異。訂爲年譜四卷。其間辨論之迹。考據所由。別爲考異四卷。又以朱子自序中和舊說謂讀程子書。渙然冰釋。自乾道己丑之春。復取己丑以後論學切要之語。分年編次。爲附錄二卷。





然後朱子生平。自早歲從師講學。中間博訪友朋。歸而反復遺編。卒得大學中庸聖賢授受心法。晚與門弟子究悉精微。辨超悟之詣。功利之習之非。以垂一脈真傳。其爲學誨人。本末次第。瞭如指掌。俾有志於朱子之學者。如就山川道里圖者而數計歸程。不致臨歧望羊。爲異說所迷眩。其有裨於聖道良非淺鮮。是特於朱子有功已哉。先生之爲是書也。未肯輕以示人。歿後十年。先生子箴傳乃出以授梓。而屬安國爲之序。國惟古人之作。蓋皆不得已而後作。其憂在百世。其成之也。必本諸闇然爲己毋自欺之一心。故其序述聖賢。悉如其本旨。不敢以私意穿鑿。騁前言而就我。其有所論撰。又必體驗之後。得之眞知。不敢據恍惚之見。妄托高深。奪學者之心志。而迷所向往。下此則徵特炫其詭異。盜名一時者。不足爲於聖人之道。即閉門獨造。窮極幽險。以貽後世之有述。驅立心之始。已不能毫髮無差。及其流失。豈獲免千里之謬。先生學朱子之學。自處閨門里巷。一言一行。以至平生出處大節。舉無愧於典型。其成是書。固深懼朱子之學不明。即孔孟之道不著。求年譜原本不可得。不得已筆削僞本以反其朔。而窮年考訂。獲而後出。其斤斤致慎又如此。末學淺薄。望先哲之門牆。而不知所從入。愧無以發明是書。啓斯人之信從。故原古人著述之成法。告天下學者。讀先生是書。庶幾知所別擇云爾。時乾隆壬申秋季中浣。高郵宗後學安國謹序。



## 朱子年譜原序

天生斯民。必有出乎其類者爲之君師。以任先覺之責。然而非一人所能自爲也。必並生錯出。交修互發。然後道彰而化成。是故有堯、舜則有禹、皋陶。有湯、文則有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各當其世。觀其會通。以盡其所當爲之分。然後天地以位。人極以立。萬世之標準以定。雖氣數詘信之不齊。而天之愛人閔千古如一日也。自井閭節授之法壞。射飲讀法之禮無所於行。君師之枋。移於孔子。則又有冉閔顏曾羣弟子。左右羽翼之。微言大義。天開日揭。萬物咸覩。自孔子沒。則諸子已有不能盡得其傳者。於是子思、孟子又爲之闡幽明微。著嫌辨似。而後孔氏之道。歷萬世而亡敝。嗚呼。是不曰天之所命而誰實爲之。秦漢以來。諸儒生於籍去燬燼。師異指殊之後。不惟孔道晦蝕。孟氏之說亦鮮知之。千數百年間。何可謂無人。則往往孤立寡儔。倡焉莫之和也。絕焉莫之續也。乃至國朝之盛。南自湖湘。北至河洛。西極關輔。地之相去。何翅千有餘里。而大儒輩出。聲應氣求。若合符節。曰極。曰誠。曰仁。曰道。曰忠。曰恕。曰性命。曰氣質。曰天理。曰人欲。曰陰陽鬼神。若此等類。凡皆聖門講學之樞要。而千數百年習浮踵僻。莫知其說者。至是脫然如沉疴之間。大寐之醒。至於呂謝游楊尹張侯胡諸儒。切磋究之。分別白之。亦旣無餘蘊矣。然而絕之久而復之難。傳者寡而咻者衆也。朱文公先生。始以彊志博見。凌高厲空。自受學延平李子。退然如將弗勝。於是斂華就實。反博歸約。迨其蓄久而思渾。資深而行熟。則貫精粗。合外內。羣獻之精蘊。百家之異指。毫分

統析。如視諸掌。張宣公、呂成公同心協力。以闡先聖之道。而僅及中身。論述旣竟。惟先生巍然獨存。中更學禁。自信益篤。蓋自易詩中庸大學論語孟子。悉爲之推明演繹。以至三禮孝經。下逮屈韓之文。周程邵張之書。司馬氏之史。先正之言行。亦各爲之論著。然後帝王經世之規。聖賢新民之學。粲然中興。學者習其讀。惟其義。則知三才一本。道器一致。幽探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實不離乎匹夫匹婦之所知。大至於位天地、育萬物。而實不外乎暗室屋漏之無愧。蓋至近而遠。至顯而微。非若棄倫絕學者之騖乎高。而淪世取寵者之安於卑也。猗其盛歟。吾友李公晦方子。嘗輯先生之言行。今高安洪史君友成。爲之鋟木。以壽其傳。高安之弟天成。屬余識其卷首。嗚呼。帝王不作。而洙泗之教興。微孟子。吾不知大道之與異端果孰爲勝負也。聖賢旣熄。而關洛之學興。微朱子。亦未知聖傳之與俗學果孰爲顯晦也。韓子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余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余生也後。雖不及事先生。而與公晦及輔漢卿廣。皆其學者。故不敢以固陋辭。後學臨邛魏了翁序。

附

洪武二十七年甲戌秋。我文公闕里掌祠事朱煥。以書告曰。文公年譜。諜鋟諸梓。邑賢令佐。斯文朋友。願就徵敝。敢以序文爲請。嗚呼。大賢君子。一動一靜。一語一默。無非教也。況吾文公之年譜乎哉。刊以傳示於人。固其宜也。然在當時。年譜與行狀二文並傳。故年譜所載求師取友。出處進退。居官致政。館後次節。悉詳年月書之。而行狀。則惟以發明求端用力之精義微旨。造道成德之閫奧要歸。所以承先聖道統之傳。信有在也。昔伊川撰明道行狀。而伊川之年譜行述。則有待於文公。嗚呼。大賢君子盛德形容。良不易易也。此康節墓誌所以惟屬之明道。而濂溪之行述。亦待吾文公而後爲撰述。蓋惟聖賢能知聖賢故也。中庸稱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均之爲聖人也。達而在上。則立君道以正萬方。窮而在下。則立師道以教萬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達而在上之聖人也。立君道以正萬方者也。仲尼窮而在下之聖人也。立師道以教萬世者也。師道之立。君道所由以立也。先儒有言。孔子集羣聖之大成。而朱子則集諸儒之大成。是亦所謂立師道以教萬世者與。今文公之學。薄海內外。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家有其書。人誦其言。然經燹之餘。此文或不能盡見也。以平日仰慕之心。誠得此而寓目焉。則其感發興起。若時雨之潤。自有不能已者。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其是之謂與。若邑令佐倡率刊行。而前廣西護衛知事李文徵辭疾家居。集議督工。力就厥緒。均知崇尚斯文。以隆治化。庶可尚也。故不敢辭。以復命於掌祠云。是歲之九月三日汪仲魯序。

朱子實紀。紀朱子之始末。與夫今昔尊崇之實也。舊名年譜。今更曰實紀何也。謂之年譜。則紹乎闕疑乎後者不足以該。必曰實紀。然後並包而無遺。亦猶史家有世表年表。闕譜之實錄也。或曰。堯舜始末。孔子紀於典。孔子始末。此遷紀於世家。濂溪伊川始末。朱子紀於事狀。年譜。是編亦擬孔朱而作歟。銑避席而對曰。不然。此果齋李氏之舊。歷經鋟補。頗涉淆舛。加以事或逸於時。文疑附於後。未有粹其全者。銑於朱子受問極之恩。且爲鄉後進。與有賡墜之責。不自揆。竊因其舊而益之。釐爲十有二卷。以致拔行之私。非





敢妄作也。夫堯舜周程之事。固賴孔朱以傳。乃若孔子雖無世家。而六經之昭於萬世者自若。朱子雖無實紀。亦奚病其書之昭於萬世哉。書昭於萬世。即道之昭於萬世。何賴乎此編也。抑朱子嘗言。伊川年譜。不能保無謬誤。此固夫子自道。亦足以見紀述之難。大賢且然。矧蹈區區小子乎。同志君子。幸原其僭而加訂之。使讀之者有以視夫德業之全。而興起焉。得有所據。以爲希賢希聖之階。則其爲助。似當不小爾。正德丙寅歲十月朔旦。後學婺源戴銑謹書。

世傳李果齋公晦。嘗著紫陽年譜三卷。魏了翁爲之序。今其序固在。但云果齋輯先生言行。即不稱有年譜。及考朱氏今所存譜。蓋多出於洪武宣教間諸人之筆。與朱氏增益所成。斷非果齋之舊。其最謬者。先生歿後。數十年間所得褒典。如用編年之法。甚者附朱誕陸。爲私家言。非述作體也。比侍御元山曾君佩按閩至建陽。得其書讀之。頗疑允脫。將重加刊正。而以其事謀於默。默惟尚友古人。必論其世。矧先生立言垂訓。在學者所宜立爲先師。乃其行年素履。桑梓後人顧可諉之弗知。即雖不文。詎何敢辭。竊聞之。古昔聖賢。道術精純。要以踐形盡性爲至。學也者。學此者也。論性。莫如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論學。莫如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大賢而下。靡不須學。其爲道也。本除習氣。以還其性。所不能者。學與習相爲進退。益盡而止耳。故爲果爲遂。爲齒爲孝。爲簡爲俗。爲愚。所至不同。其所以學則一也。易稱學以聚之。所聚何事。中庸語博學。弗能弗措。所博何物。蓋學舉全功。行要實德。非徒讀書窮理空言爲也。如此斯可謂之學也已。宋自周程以還。設道術者蓋多歧矣。先生崛起於時。早聞父師之訓。旣舍二氏。黜百家。遂自力於學問思辨之間。以求聖賢不傳之緒。卒於道得之。析衷羣儒。直泝伊洛。故其析義最精。著書最富。與陸氏之學頗相逕異。此其塗轍所從人不同例矣。然觀先生微言細行。具皆篤守聖謨。至進退取舍之際。與立朝大節。尤皭然著明於世。惟其以疏遠犯人主。觸權路。見嫉羣邪。崇讒僞學。非先生之過。流風餘韻。蓋有起千載斯人之慕者。豈獨傳註爲世所遵用哉。默也後先生數百年。猶沐高深。欲起九原質疑義而不可得。而於今譜所述。又案乏討論。輒以元山君之意。咨於先生裔孫河。河指摘譜中舛誤者數事。與予意合。因屬之考訂。一準行狀文集語錄所載。默不自揆。稍爲刪潤。其猥冗左謬不合載者。悉以法削之。視舊本存者十七。不以鄙謏累先哲也。譜成。復取勉齋行狀。並國史本傳爲附錄。以示傳信。其自宋褒典。亦竝附於末。與是譜合爲五卷云。默猥本論次。妄原道術問學之實。欲使後世尊先生者。就而考之。然知不免於世譏。元山君學古人者也。當無誚於余心乎。嘉靖壬子夏六月旣望。同邑後學李默謹撰。

徽國文公年譜。宋李果齋氏所著也。益以勉齋黃氏行狀。先祖生平履歷道學事功始終大致盡矣。婺源戴氏因舊本訂正。附證議詩文。而總曰實紀。重於徽也。考亭仍鍥集候重修本。析附書院舊記。總曰年譜行狀。重於建也。蓋子孫世守以爲家乘。淩不敢無聞承先訓。如恐墜之。頃病謝山居。嘉靖壬子仲春。大巡侍御元山翁曾老先生按閩之暇。復以平末肯見於建溪行臺。比詢家世。問此年譜求正。公披覽一過。歎字訛多豐滅。亟欲重訂。且慨舊本之未盡善也。遂敦請於大冢宰古沖翁李老先生重加參定。校閱纂輯

之勤。歷三時寫稿數易。所序集矣。錄既成。侍御乃命付諸木。嘉惠四方學者。洪私心感激。其何可喩。復命
洪撰序諸後。洪切未肯。奚敢厠以文辭。顧義不容辭也。洪竊聞晦翁受業延平。推衍閩大。尊信表章。實繼
氏之學也。河洛淵源。卽孔孟正脈也。夫子之道。尚世一日。獨吾閩之學。近稍廢而不講。閩洪不佞者之罪。
於今何幸。遭乎侍御公之鄉多文獻。景行得師。超軼聞見。已神會孔門於千百世之上。而獨崇尚晦翁。惓
惓思與起其學。沖翁桑梓在念。悉力訂譬。卽其用心。俱可想也。將使閩之學行。而後孔孟之道可明。孔
孟之道明而後聖王之治可復。茲成二公意也。與皆能以斯文鳴國家之盛者。洪故聞而樂之。大雅君子。
冀原僭妄。惟以可告於宗云。嘉靖壬子仲冬既望。十一世孫洪頓首謹撰。

古今著述之富。無有過於朱文公者。蓋朱子之學。集諸儒之大成。所著有小學、近思錄、四書章句、集註、詩
集傳、儀禮經傳通解、周易本義、啓蒙、太極圖說通書、西銘解釋、楚辭集註、通鑑綱目、名臣言行錄諸書。而
又有文集百餘卷。門人記錄問答之語百四十餘卷。今家有其書。學者無不誦法。可謂盛矣。然能其書。而
不考其生平師友淵源。出處進退之所經歷。與夫文章事業艱危患難之所履蹈。將徵言大義湮僭而不
章。孟子所云。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則是年譜之作。惡可以已也。考朱子門人李果齋氏。嘗裒次
朱子之言行。雖未以年譜稱。而大體歲月之終始可興稽也。明世宗時。李古冲從而修之。以舊譜爲多出
於洪宜景閒諸人之所改竄。是豈果齋之舊。不復見於世歟。嘗古冲同修年譜。譜公在嘉靖之朝。姚江之
學方盛。其以果齋之淵爲多所改竄非僞本者。不錄如序中所稱果齋嘗辨朱陸異同。從觀疑其書之末
能盡辨。而不知果齋親見朱子辨正象山。豈嘗有晚年定論之說。其亦據實而直書之。以俟夫識人之折
衷。定論不可能著書立說者之不盡出於此也。然而古冲之所修。其亦有出於果齋之所未逮。如大修覺
政。修寄諸州利病。能嘗法與陳同甫來往。嘗在其大者之下。及雖秦檜嗣舉皆絕有關係。不可以略者。家
兄去秦嘗輯兩家之譜。而參以朱子從學延平及與張敬夫氏中和三書之書而合爲一編。附以黃氏行
狀。宋史本傳。與歷代褒典祠記諸文。以俟後之君子。其書藏篋於今。陵能不揆固陋。用序述而傳之。世有
能讀朱子之全書者。得見茲譜。亦足以想見朱子之爲人爲學。而師法步趨。如親炙之焉。豈非所助益
也哉。題曰重刻。仍其舊也。康熙三十九年。歲在庚辰秋八月既望。裔孫後學洪璟識。



# 朱子年譜目錄


卷一
　庚戌至甲午
卷二
　乙未至辛丑
卷三
　壬寅至己酉
卷四
　庚戌至庚申
年譜考異四卷
年譜附錄論學切要語二卷


先君子纂訂朱子年譜。歷二十餘年。凡偈易稿而後定。別爲考異附於後。又輯論學切要語。並附
焉。歲辛巳秋。書成。先君子棄世。不肖等謹獻篋中。今年㳂孫氏懋全、懋全敬重謀付梓。竊惟先君子
此書非一人一家之言。事體重大而關其流傳。以質當世。誠子孫之責。宜亟承者。爾朝惓惓行述之

意甚可嘉。苟因出其書與共校寫。鋟於板。刻既竣。追溯先君子殁。相去十載。伏讀之下。不勝泫然。乾隆十六年辛未秋九月甲子朔男箴傳謹識

外大父偶修公白田先生。篤守朱子之學。於文集語錄。別擇精嚴。晚年定著是書。蓋易簀前數月。猶加釐正。不忍釋手。昔司馬溫公資治通鑑。朱子大學章句。所謂生平精力盡在是書者。庶幾近之。仝繼兄弟。少小嘗侍先生左右。竊聞教誨。略窺纂訂之意。輒不揣謭陋。強綴例義十有二條。列諸篇端。覽者可以知其大概云。外孫高郵孫仝轍仝敞謹識。



陸學之非朱子辨之已明。逮王陽明宗陸氏。而其說復熾。所撰晚年定論。蓋欲彌縫異同。以肆其譏。閩李古沖爲陽明之學。率其私意。刪改舊譜。即晚年定論之計而更甚出焉。先生有憂之。得洪本稍增多。並有閩本可參校。因訂成此書。肱異說之蠹害。辨義郢之混淆。大啓關鍵。曲暢旁通。蓋亦做閑闢錄學蔀通辨大指。而發揮統紀。確有據依。宏深著顯。直遠出兩書之上。海內君子。必有先生知心焉。聊陳管窺。惟祈高明正之。

外甥孫仝轍仝敞敬書。

# 例義

自昔輯朱子年譜。爲門人果齋李氏。其元本今不可得見。而行世者。明李古沖本。多竄易果齋之舊。近有洪去蕪本。收載較繁。增損未當。又新閩本尤疏略。先生大抵據李洪兩本嚴審而慎採之。恐覽者無以悉其源流。前後迺取魏鶴山序果齋元本者冠於首。以存其自。而後來諸序以次附焉。開卷而瞭然於相沿之得失焉。

李洪兩本年譜。據之朱子文集語錄。多所不符。先生蓋遡文集語錄。以致正李洪兩本。故文集語錄收載爲詳。而文集刪取尤多。或不錄詞者。列其目於下。其議理大要。雖長篇必全載。

朱子行狀。爲門人勉齋黃氏作。故可徵信。宋史本傳不無舛謬。先生致正李洪兩本。悉以行狀爲主。而本傳有可採者亦參附之。

延平答問。張南軒集。呂東萊集。朱子師友淵源所繫。多有足採者。若陸象山陳同甫集。亦供附證。他所引綴甚繁。茲不悉舉。

李洪兩本年譜先生分別注明。仍志年譜之舊。而所載文集語錄行狀本傳。暨凡引證羣書。總繫於各條下。統標之曰朱子年譜。

昔朱子作伊川年譜。自言某嘗竊取實錄所書文集內外書所載。與凡他書之可證者。次其後先。以爲年

謂，既不敢以意形容，又不能保無謬誤，故於每事之下，各系其所從得者，先生正循邊朱子作伊川年譜例，而規模不同，意義則一，覽者可知其所自來焉。

先生纂訂年譜，凡己所辯論，原繫各條末後，恐繁重難以行遠，因摘出別為一書，曰年譜考異，略倣朱子作韓文考異例。

李本簡率，洪本較詳，而所增改者不明其所出，後人無從致疑，先生深病之，故悉著其去取之所以然者，見考異中，昔朱子跋方本韓文言，萬一考訂或有未盡，取舍不無小差，亦得尚存他本別字，以待後之君子，先生正遵斯意。

先生友朋講論，凡有採取，必明其所自，同邑朱止泉著聖學考略，先生改曰正學考，所論屢及之，又武進鄒琢其著年譜正訛，閒資裁擇，云鄒本者指此，而自著有朱子文集注，並周易本義九圖論，家禮考，亦附見考異中，朱子論學語，散見文集語錄甚夥，年譜有不能具載者，先生復取己丑後最切要語，彙一編，而亦按年以敍，間附考異於其下，惜未擬脫稿，而先生殁，遺言云，雖未及成，然大概具矣，附錄年譜後，覽者其通前書合觀焉。

昔朱子題太極圖西銘解後，有言近見儒者多議此兩書之失，或乃未嘗通其文義，而妄肆詆訶，竊謂後之詆訶朱子者，正類是，而為朱子辯者，亦未能盡通朱子文義，先生潛心體驗於朱子書，實契洞微，皆以為文義既明，則遺訓昭如日月，不容後人多著語也，所附論學切要語，簡約分明，覽者當以是意求之。

# 朱子年譜卷之一上

清　王懋竑纂訂

高宗建炎四年庚戌，秋九月甲寅，先生生。

（行狀）先生諱熹，字仲晦，父朱氏，為婺源著姓，以儒名家，吏部公擢進士第，入官尚書郎，兼吏事，以不附和議去國，文章行義，為學者師，號韋齋先生，吏部因仕入閩，至先生始寓建之崇安五夫里，今居建陽之考亭，先生以建炎四年九月十五日午時生南劍尤溪之寓舍，（年譜）先生本徽州人，世居婺源之永平鄉松巖里，宣和末，考吏部韋齋公松，字喬年，為建州政和縣尉，遂父承事府君與，以貧不能歸，遂葬其親於政和縣護國寺側，服除，調南劍尤溪縣尉，去官，皆僑寓建劍二州，是歲館於尤溪之鄭氏，而先生生焉（洪本）。

紹興元年辛亥，二歲。

二年壬子，三歲。

三年癸丑，四歲。

（行狀）先生幼穎悟莊重，甫能言，韋齋指天示之曰，天也，問曰，天之上何物，韋齋異之（年譜同）。

四年甲寅，五歲，始入小學。





（年譜）韋齋與內弟程復亨書云，息婦生男名五二，今五歲上學矣。　按先生小名沈郎，小字季延，此云五二，以行稱。

五年乙卯，六歲。

（語錄）某五六歲時，心便煩惱，天體是如何，外面是何物（實紀同）。

六年丙辰，七歲。

七年丁巳，八歲。

（行狀）就傅，授以孝經，一閱通之，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嘗從羣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年譜同）。

八年戊午，九歲。

（語錄）孔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這箇全要人自去做，孟子所謂奕秋，只是爭這些子，一箇進前要做，一箇不把當事，某年八九歲時，讀孟子到此，未嘗不慨然奮發，以為為學當如此做工夫，當時便有這箇意思，如此只是未知得是如何做工夫，自後更不肯休，一向要去做工夫（不知何人）。

九年己未，十歲。

（行狀）少長，厲志聖賢之學，於舉子業，初不經意，（年譜）時自知力學，聞長者言輒不忘，（語錄）某十數歲時，讀孟子至聖人與我同類者，喜不可言，以為聖人亦易做，而今方覺得難（包揚錄，實紀同）。

十年庚申，十一歲，受學於家庭。

（年譜）時韋齋為吏部員外郎，以不附秦檜和議，出知饒州，請祠居於家。　初，韋齋師事羅豫章，與李延平為同門友，聞楊龜山所傳伊洛之學，獨得古先聖賢不傳之遺意，於是益自刻厲，痛刮浮華，以趨本實，日誦大學中庸之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自謂卞急害道，因取古人佩韋之義，名其齋曰韋齋，以自警焉，（文集）皇考吏部府君行狀云，又得浦城蕭公顗子莊，劍浦羅公從彥仲素，而與之遊，則聞龜山楊氏所傳河雒之學。　延平行狀云，先考吏部府君亦從羅公問學，與先生為同門友。　韋齋先生書昆陽賦後云，為兒甥讀光武紀，至昆陽之戰，熹問何以能若是，為道梗概，欣然領解，故書蘇子瞻昆陽賦畀之，先生跋云，紹興庚申，熹年十一歲，先君罷官行朝，寓建陽登高邱氏之居，暇日手書此賦以授熹，為說古今成敗興亡大致，慨然久之（實紀）。

十一年辛酉，十二歲。

十二年壬戌，十三歲。

十三年癸亥，十四歲，春三月辛亥，丁父韋齋先生憂。

（文集）遷墓記云，以十三年三月二十四日辛亥，卒於建州城南之寓舍，年四十有七。

稟學於劉屏山、劉草堂、胡籍溪三先生之門。

（年譜）當韋齋疾革時，手自為書，以家事屬少傅劉公子羽，而訣於籍溪胡憲原仲、白水劉勉之致中。

少傅之弟屛山劉子翬彥冲。且顧謂先生曰。此三人者。吾友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卽死。汝往父事之。而唯其言之聽。韋齋歿。少傅爲築室於其里第之傍。先生遂奉母夫人遷而居焉。乃遵遺訓。稟學於三君子之門。三君子撫教如子姪。而白水劉公因以其女妻之。不數年。二劉公相繼下世。獨事籍溪胡公爲最久。屛山卒於紹興十七年丁卯十二月。白水卒於十九年乙巳九月。籍溪則至三十二年壬午方卒也。（文集）屛山墓表云。先人疾病時。嘗顧語熹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屛山劉彥冲。此三人者。吾友也。其學皆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卽死。汝往父事之。而唯其言之聽。則吾死不恨矣。熹飲泣受言不敢忘。旣孤。則奉以告三君子而稟學焉。時先生之兄侍郎公。尤以收郎孤窮爲己任。以故熹獨得朝夕於先生之側。而先生亦不鄙其愚幼。所以教示期許。皆非常人之事。　白水墓表云。先君子棄諸孤。先生慨然爲經理其家事。而教誨熹如子姪。旣又以其息女歸之。　籍溪行狀云。先生所與同志。唯白水劉先生。旣與俱隱。又得屛山劉公彥冲先生而與之遊。更相切磋以就其學。熹之先君子。亦晚而定交焉。旣病且沒。遂因以屬其子。故熹於三君子之門。皆得供灑掃之役。而事先生爲最久。　少傅劉公碑云。先人晚從公遊。疾病寓書以家事爲寄。公惻然憐之。收教熹如子姪。故熹自幼得侍公左右。（屛山字詞）冠而欽名。粤惟古制。朱氏子熹。幼而騰異。友朋尙焉。請祝以字。字以元晦。表名之義。木晦於根。春榮曄敷（榮一作容）。人晦於身。神明內腴。昔者曾子。稱其友曰。有若無。實若虛。不斥厥名。而傳於世。雖百世之遠也。揣其氣象。知顏子如愚。迹參非遊。英馳俊驅。豈無他人。夫豈敢居。自諸子言。志回欲無伐。一宜於聲。終身弗越。陋巷闇然。其光烈烈。從事於斯。惟參也無。斷貫道唯一。省身則三。夾輔孔門。翺翔兩驂。學的欲正。吾知斯之爲指南。惟先吏部。文儒之粹。彪炳育珍。文（又一作）華其繼來。茲講磨。融融寔寔。耳聰廓開。如源之方駛。洋洋澎湃。老我縮氣。古人不云乎。純亦不已。恨友道之衰變。切切而唯唯。子德不日新。則時予之恥。勿謂此耳。充之益充。借曰合矣。宜證於蒙。昏而思。參勉而思。躍躍乎偲偲。惟顏曾是與。

十四年甲子。十五歲。葬韋齋先生。

（年譜）葬在崇安縣五夫里西塔山。

十五年乙丑。十六歲。

（語錄）某年十五六時。讀中庸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一章。因見呂與叔解得此段痛快。未嘗不悚然警厲奮發。沈僩　某年十四五時。便覺得這物事是好底物事。心便愛了。某不敢自昧。實以銖累寸積而得之。李方子。

十六年丙寅。十七歲。

（語錄）某自十六七時。下工夫讀書。彼時四旁皆無津涯。只自恁地硬著力去做。至今日雖不足道。但當時也是喫了多少辛苦讀了書。楊道夫。

十七年丁卯。十八歲。貢舉建州鄉貢。

（年譜）考官蔡茲謂人曰。吾取中一後生。三篇策皆欲爲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





十八年戊辰。十九歲。春登王佐榜進士。夏准勅賜同進士出身。

（年譜）中第五甲第九十人。（語錄）某少年時。只做得十五六篇舉業。後來只是如此發舉及第。人但不可不會作文字。及其得也。只是如此。今人卻要求爲必得。豈有此理。甘節　學者難得都不肯自去著力讀書。某登科後要讀書。被人橫截直截。某只是不管。一面自讀。廖謙

十九年己巳。二十歲。

（語錄）某從十七八歲讀孟子。至二十歲。只逐句去理會。更不通透。二十歲已後。方知不可恁地讀。元來許多長段。都自首尾相照管。脈絡相貫串。只恁地熟讀。自見得意思。從此看孟子。覺得意思極通快。黃義剛　某自十五六時。至二十歲。史書都不要看。但覺得閒是閒非沒要緊。不難理會。大率才看得此等文字有味。畢竟粗心了。林賜　某舊年思量義理未透。直是不能睡。初看子夏先傳後倦一章。凡三四夜窮究到明。徹夜聞杜鵑聲。王過　某舊讀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旣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伊尹曰。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維艱哉。如此等處。直爲之廢卷慨想而不能已。覺得朋友間看文字。難得這般意思。某二十歲前後。已看得書大意如此。林夔孫　某舊時。亦要無所不學。禪道文章楚辭詩兵法。事事要學。出入時無數文字。事事有兩冊。一日忽思曰。且慢。我只一箇渾身。如何兼得許多。自此逐時去了。大凡人知箇用心處。自無緣及得外事。包揚　（文集）跋曾南豐帖云。熹年二十許時。便喜讀南豐先生之文。竊慕效之。　跋徐誠叟詩云。熹年十八九時。得拜徐先生於清湖之上。便蒙告以克己歸仁知言養氣之說。時蓋未達其言。久而後知其爲不易之論也。

二十年庚午。二十一歲。春如婺源展墓。

（年譜）先是婺源鄉丈人俞仲猷嘗得先生少年翰墨。以示其友董穎。相與嗟賞。穎有詩云。共歎韋齋老。有子筆扛鼎。時董琦嘗侍先生於鄉人之坐。酒酣。坐客以次歌誦。先生獨歌離騷經一章。吐音洪暢。坐客竦然。　有帖與內弟程洵曰。聞之諸先生皆云。作詩須從陶柳門庭中來乃佳。不如是。無以發蕭散冲淡之趣。不免於局促塵埃。無由到古人佳處也。如選詩及韋蘇州詩。亦不可不熟觀。然更須讀語孟以探其本。又帖云。三百篇。性情之本。離騷。辭賦之宗。學詩而不本之於此。是亦淺矣。然學者所急亦不在此。學者之要務。反求諸己而已。反求諸己。別無要妙。語孟二書。精之熟之。求見聖賢所以用意處。佩服而力持之可也。洪本　按虞集作復田記略云。吏部之來閩。質其先業百畝以爲資。同鄉張公敦頤教授於劍。請爲贖之。計十年之入。可以當其直。而後以田歸朱氏。癸亥。吏部沒。張公以書慰文公於喪次。而歸田焉。庚午。公省墓於婺源。以其租入充省掃祭祀之用。李本

二十一年辛未。二十二歲。春銓試中等。授左迪功郎泉州同安縣主簿。

二十二年壬申。二十三歲。

二十三年癸酉。二十四歲。夏始見李先生于延平。

〔年譜〕初龜山先生倡道東南從遊甚衆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者羅公仲素一人而已李先生諱侗字愿中受學羅公實得其傳同門皆以爲不及然樂道不仕人罕知之沙縣鄧迪天啓嘗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韋齋深以爲知言先生少耳熟焉至是將赴同安特往見之〔語錄〕初師屏山籍溪籍溪學於文定又好佛老以文定之學爲論治道則可而道未至然於佛老亦未有見屏山少年能爲舉業官莆田接塔下一僧能入定數日後乃見了老歸家讀儒書以爲與佛合故作聖傳論其後屏山先亡籍溪在某自見於此道未有所得乃見延平〔文集〕延平行狀云初龜山先生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衆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蓋一人而已先生既從之學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何如而求所謂中者若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眞有在乎是也又云其接後學答問窮晝夜不倦隨人淺深誘之各不同而要以反身自得而可以入於聖賢之域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得力耳又嘗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灑然冰解凍釋處縱有力持守不過苟免顯然尤悔而已若此者恐未足道也又嘗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以文字求之悅其詞義以資誦說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以故未嘗爲講解文書然其辨析精微毫釐畢察嘗語問者曰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若概以理一而不察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眞之說而不自知也其開端示人大要類此

秋七月至同安

〔行狀〕蒞職勤敏纖悉必親郡縣長吏倚以決苟利於民雖勞無憚職兼學事選邑之秀民充弟子員訪求名士以爲表率日與講說聖賢修己治人之道年方踰冠聞其風者已知學之有師而尊慕之〔年譜〕縣有燕坐之室更名曰高士軒而以令甲凡講所當爲者大書揭間又職兼學事身率從生規矩甚嚴初士子脩循故態食已則去先生爲文勸諭之以爲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此君子所以孳孳焉愛日不倦而競尺寸之陰也今聞諸生晨起入學未及日中各已散去豈愛日之意哉蓋今日學者舍科舉之業則無以爲也故苟足以應有司之求則至於忘游而不知返使古人之學止於如此則可以得志於科舉斯已矣所以孳孳焉愛日不倦死而後已者果何爲哉諸君苟思於科舉之外知所以爲學則將有欲已不能者矣先生既選邑之秀民充弟子員身加督厲有本縣進士徐應中議論純正王賓但屢整莊敦請赴學待以賓客之禮俾諸生有所矜式又有柯君翰者家居教授嘗百餘人行峻不苟遂請爲學職衆益有所嚴憚不敢爲非先生又以爲區區防之於法制之末而理義不足以悅其心則亦無以使之知所趨而興於行乃皆修講問之法使職事諸生相與徵席理義有以博其內規矩有以約其外學者翕然從之以致學殿講座齋舍悉加整葺云〔語錄〕昔在同安作簿時每點追稅必先期曉示只以一幅紙截作三片作小榜偏帖云本鄉取幾日欽追甚處分稅仰人戶鄉司主人頭知委





只如此到限日近時納者紛紛然此只是一箇信而已如或違限遭點定譴不恕所以人怕〔語錄〕初任同安主簿縣甚委補試喚吏人問例云須榜驗示令其具檢顧多郎論以不要如此只用一幅紙寫數榜但云縣學某月某日補試各請知悉臨期吏覆云例當展日又論以斷不展日〔王過〕主簿就職內大有事縣中許多簿書皆當整理某向爲同安簿許多賦稅出入之簿逐日點對簽押以免吏人作弊〔黃義剛〕〔文集〕答陳明仲書云頃在同安見官戶富家吏人市戶典買田業不肯受業操有餘之勢力以坐困破產家計狼狽之人殊使人扼腕每縣中有送來整理者必了於一日之中蓋不如此則村民有宿食廢業之患而市人富家得以持久困之使不得伸理此最弊之大者

〔文集〕高士軒記　同安縣諭學者　數諸職事補試榜諭　請徐王二生充學賓申縣劄子

舉柯翰狀

是月丁酉子塾生

二十四年甲戌二十五歲秋七月子埜生

二十五年乙亥二十六歲春建經史閣

〔年譜〕正月以檄至帥府盡模府中所有之書爲藏閣中又料簡故匱得平中所藏書得倘可讀者二百餘卷悉度於閣學者得以覽觀焉〔文集〕同安縣學官書後記云二十五年春正月熹以檄書白事大都督府言於連帥方公願撫府中所有書以歸俾學者得肄習焉公即日屬工官模以予縣凡九百八十五卷

同安縣故書目序云同安學故有官書一匱無籍記文書皆故敝殘脫無復次第爲之料簡其可讀者得凡六種一百九十一卷又下書募民間得故所藏弃者復二種三十六卷著之籍記而辨藏之加嚴焉

〔文集〕經史閣上梁告先聖文

夏縣有盜分守城之西北隅

〔文集〕射圃記云二十五年夏縣有警令丞以下部吏士分城以守而予與歐陽稅官侯侁分備西北使與予行所部循勉慰飭將吏士士皆感奮爲用又相與相城之隅得隙地以爲射圃將其徒日射其間其後盜雖散去而圃因不廢間往射如初

定釋奠禮

〔年譜〕初縣學釋奠舊例止以人吏行事先生至求政和五禮新儀印本於縣無之乃取周禮、儀禮、唐開元禮紹興祀令更相參考畫成禮儀器用衣服等圖訓釋辨明纖悉畢備俾執事學生朝夕觀覽臨事無舛〔洪本〕

申請嚴婚禮

〔文集〕申嚴婚禮狀云竊惟禮律之文婚姻爲重所以別男女經夫婦正風俗而防禍亂之原也訪聞





102　10A

本縣自舊相承。無婚姻之禮。里巷之民。貧不能聘。或至奔誘。則謂之引伴爲妻。習以成風。其流及於士子富室。亦或爲之。無復忌憚。其弊非特乖違禮典。瀆亂國章而已。至於妒媢相形。稔成禍釁。則或以此殺身而不悔。習俗昏愚。深可悲憫。欲乞檢坐見行條法。曉諭禁止。仍乞備申使州檢會政和五禮士庶婚娶儀式行下。以憑遵守。約束施行。

立故丞相蘇公祠於學宮。

〔年譜〕蘇公名頌。字子容。同安人。相元祐時。學術風節。爲世所稱。

〔文集〕蘇丞相祠記。

二十六年丙子。二十七歲。秋七月秩滿。冬奉檄走旁郡。

〔年譜〕時秩滿。代者不至。因遣老幼以歸。〔語錄〕看文字卻是索居獨處方精專。看得透徹。某往年在同安日。因差出體究公事處。夜寒不能寐。因看得子夏論學一段分明。後官滿。在郡中等批書。已遣行李。無文字看。於館人處借得孟子一冊熟讀。方曉得養氣一章語脈。當時亦不暇寫。只逐段以紙簽簽之云。此是如此說。簽了便看得更分明。後來其間雖有修改。不過是轉換處。大意不出當時所見。黃㽦 某向爲同安簿滿。到泉州候批書。在客邸。只借得一冊孟子。將來仔細讀。方尋得本意見。看他初間如此問。又如此答。待再問。又如此答。其文雖若不同。自有意脈。都見貫穿。字字語意都有下落。葉賀孫 少年時。在同安。夜聞鐘鼓聲。聽其一聲未絕。而此心已自走作。因此警懼。乃知爲學須是專心致志。閎祖

二十七年丁丑。二十八歲。春還同安。候代不至。罷歸。

館陳氏者數月。命友生之嗜學者與居。名其室曰畏壘菴。陳氏世爲儒。名良傑。〔行狀〕歷四考。罷歸。以奉親講學爲急。〔年譜〕冬十月。代者卒不至。以四考滿罷歸。其去也。士思其教。民懷其惠。相與立祠於學宮。

二十八年戊寅。二十九歲。春正月。見李先生于延平。

〔趙師夏跋延平答問〕文公幼孤。從屏山劉公學問。及壯以父執事延平而已。至於論學蓋未之契。而文公每誦其所聞。延平亦莫之許也。文公領簿同安。反復延平之言。若有所得。於是盡棄所學而師事焉。則此編所錄。蓋同安既歸之後也。文公先生嘗謂師夏曰。余之始學。亦務爲儱侗宏闊之言。好同而惡異。喜大而恥於小。於延平之言。則以爲何爲多事若是。心疑而不服。同安官餘。反復思之。始知其不我欺矣。蓋延平之言曰。吾儒之學。所以異於異端者。理一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此其要也。〔文集〕與范直閣書云。熹頃至延平。見李愿中丈。問以一貫忠恕之說。與卑意不約而合。 又與范直閣書云。熹奉親屏處。山間深僻。亦可觀書。又得胡丈來歸。朝夕有就正之所。窮約之中。此亦足樂矣。

冬十一月。以養親請祠。十二月。差監潭州南嶽廟。

〔年譜〕先生自同安歸。彌樂其道。其於仕進泊如也。





〔文集〕申建寧府狀云。同安到任四年。省罷歸鄉。偶以親老食貧。不能待次。遂乞嶽廟差遣。〔行狀〕請奉祠監潭州南嶽廟。

〔延平答問〕李先生書云。某自聞師友之訓。賴天之靈。時時只在心目間。雖資質不美。世累妨奪處多。此心未嘗敢忘也。於聖賢之言。亦時有會心處。亦間有識其所以然者。但覺見反爲理道所縛。殊無進步處。今已老矣。日益恐懼。吾元晦乃不鄙孤陋寡聞。遠有質問所疑。何愧如之。戊寅十一月。〔文集〕存齋記云。許生之學。蓋有意乎孟氏所謂存其心者。於是以存名其齋。而告之曰。人之所以位天地之中。而爲萬物之靈者。心而已矣。然心之爲體。不可以聞見得。不可以思慮求。謂之有物。則不得於言。謂之無物。則日用之間。無適而非是也。君子於此。亦將何所用其力哉。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則存之之道也。如是而存。存而久。久而熟。心之爲體。必將瞭然有見乎參倚之間。而無一息之不存矣。此予所以名齋之說也。

二十九年己卯。三十歲。春三月。校定謝上蔡先生語錄。

〔文集〕後序云。謝先生。名良佐。字顯道。學於程夫子昆弟之門。有論語說行於世。而此書傳者蓋鮮焉。熹初得括蒼吳任寫本一篇。後得吳中版本一篇。二家之書。皆溫陵曾恬天隱所記。最後得胡文定公家寫本二篇。凡書四篇。以相參校。胡氏上篇五十五章。記文定公問答。下篇四十七章。與版本吳氏本略同。然時有小異。輒因其舊。定著爲二篇。獨版本所增多猶百餘章。然或失本指。雜他書。其尤者五十餘章。至詆程氏以助佛學。輒放而絕之。其餘亦頗刊去。而得先生遺語三十餘章。別爲一篇。凡所定著書三篇。已校定。可繕寫。 後記云。往時削去版本五十餘章。特以理推知其決非先生語。初未嘗有所左驗。亦不知其果出於何人也。後籍溪胡先生入都。於其學者呂祖謙。得江民表辨道錄一篇讀之。則盡向所削去五十餘章者。首尾次序。無一字之差。然後知其爲江公所著。而非謝氏之語。益以明白。因書以示讀者。使無疑焉傳云。戊子 〔語錄〕某二十年前。得上蔡語錄觀之。初用朱筆畫出合處。及再觀。則不同矣。乃用粉筆。三觀則又用墨筆。數過之後。則全與元看時不同矣。余大雅

〔文集〕謝上蔡語錄後序。 謝上蔡語錄後記。

秋八月。召赴行在。辭。

〔年譜〕用執政陳康伯薦也。先生方控辭。會言路有託抑奔競以沮之者。以故不就。〔本傳〕以輔臣薦。

與徐度呂廣問韓元吉同召。以疾辭。

〔文集〕辭免召命狀。

三十年庚辰。三十一歲。冬見李先生於延平。始受學焉。

〔文集〕再題遂軒詩序云。紹興庚辰冬。予來謁隴西先生。退而寓於西林院惟可師之舍。以朝夕往來受教焉。閱數月而後去。〔年譜〕退寓舍旁西林院。閱數月而後去。〔行狀〕延平李先生學於豫章羅先生。羅先生學於龜山楊先生。韋齋與延平爲同門友。先生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

延平稱之曰.樂善好義.鮮與倫比.又曰.穎悟絕人.力行可畏.其所論難.體認切至.自是從遊累年.精思實體.而學之所造益深矣.(年譜)延平與其友羅博文書云.元晦進學甚力.樂善畏義.吾黨鮮有.又云.此人極穎悟.力行可畏.講學極造其微處.渠所論難處.皆是操戈入室.從源頭體認來.所以好說話.某昔於羅先生得入處.後無朋友.幾放倒了.得渠如此.極有益.渠初從謙開善處下工夫來.故皆就裏面體認.今既論難.見儒者路脈.極能指其差誤之處.自見羅先生來.未見有如此者.又云.此人別無他事.一味潛心於此.初講學時.頗為道理所縛.今漸能融釋.於日用處.一意下工夫.若於此漸熟.則體用合矣.此道理全在日用處熟.若靜處有而動處無.卽非矣.洪本 (語錄)某年十五六時.亦嘗留心於禪.一日在病翁所.會一僧.與之語.其僧只相應和了.說也不說是不是.卻與劉說.某也理會得個昭昭靈靈底禪.劉後說與某.某遂疑此僧更有要妙處在.遂去扣問他.見他說得也煞好.及去赴試時.便用他意思去胡說.是時文字不似而今細密.隨人粗說.試官為某說動.遂得舉.後赴同安任時.年二十四五矣.始見李先生.與他說.李先生只說不是.某卻倒疑李先生理會此未得.再三質問.李先生為人簡重.卻是不甚會說.只教看聖賢言語.某遂將那禪權倚閣起.意中道禪亦自在.且將聖人書來讀.讀來讀去.一日復一日.覺得聖賢言語漸漸有味.卻回頭看釋氏之說.漸漸破綻罅漏百出.輔廣 初見李先生.說得無限道理.李先生云.汝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而面前事卻理會不得.道亦無元妙.只在日用間著實做工夫處理會.便自見得.後來方曉得他說.故今日不至無理會耳.黃義剛 沈元周問尹和靖伊川易傳何處是切要.尹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閒.此是最切要處.後舉以問李先生.先生曰.尹說固好.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說得此語.若學者未曾仔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豈不誤他.某聞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全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細云.李閎祖 李先生令去聖經中求義.某後刻意經學.推見實理.始信前日諸人之誤.余大雅 延平先生嘗言.道理須是日中理會.夜裏卻去靜處坐地思量.方始有得.某依此說做去.與前不同.黃義剛 某向來從師.一日間所聞說話.夜間如溫書一般.字字仔細思量.才有疑.明日又問.輔廣

三十一年辛巳.三十二歲.

(年譜)是歲貽黃樞密書.黃名祖舜.以三十一年同知樞密院事.

三十二年壬午.三十三歲.春.迎謁李先生於建安.遂與俱歸延平.

(文集)再題遂觀軒詩序云.壬午春.復拜李先生於建安.而從以來.又舍於此者幾月.李先生次子信甫.時爲建安主簿. (年譜)復寓西林者數月.(文集)延平行狀云.熹獲從先生遊.每一去而復來.則所聞必益超絕.蓋其上達不已.日新如此.(延平答問)李先生書云.某幸得早從羅先生遊.自少時粗聞端緒.中年一無佽助.為世事淹汨者甚矣.所幸比年來得吾元晦.相與講學於頹墮中.復此激發.恐庶幾於晚境也.何慰如之.七月二十一日.

夏五月.祠秩滿.復請祠.





六月.高宗內禪.孝宗卽位.復差監南嶽廟.

秋八月.應詔上封事.

(年譜)是歲五月.祠秩滿.復以爲請.會六月孝宗卽位.詔求直言.遂上封事.(行狀)祠秩滿.再請.孝宗卽位.復因其任.會有詔求直言.因上封事.其略言.聖躬雖未有闕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朝政雖未有闕遺.而修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雖不可偏以疏舉.然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陛下毓德之初.親御簡策.不過風誦文辭.吟咏情性.比年以來.欲求大道之要.又頗留意於老子釋氏之書.記誦詞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夫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今日之計.不過修政事.攘夷狄.然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疑之也.今敵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讎.則不可和也.義理明矣.知義理之不可爲.而猶爲之.以有利而無害也.以臣策之.所謂和者.有百害而無一利.何苦而必爲之.願與[illegible]大臣.總攬羣策.鑒失之之由.求應之之術.斷以義理之公.參以利害之實.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使吾修政事攘夷狄之外.了然無一毫可恃以爲遷延中已之資.而不敢懷頃刻自安之意.然後將相軍民.無不曉然知陛下之志.更相激厲.以圖事功.數年之外.志定氣飽.國富兵強.視吾力之強弱.觀彼釁之淺深.徐起而圖之.中原故地.不爲吾有而將焉往.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欲斯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陛下以爲今日之監司.姦贓狼籍.肆虐以病民者誰.則非宰執臺諫之親舊賓客乎.其已失勢者.旣按見其交私之狀而斥去之.尙在勢者.豈無其人.顧陛下無自而知之耳.

(文集)壬午應詔封事.

(文集)答許順之書云.所寄諸說.求之皆似太過.若一向如此.恐駸駸然遂失正途.入於異端之說.爲害亦不細.差之毫釐.繆之千里.況此非特毫釐之差乎.且以程先生及范尹二公之說爲標準.反復玩味.只於平易慤實之處.認取至當之理.凡前日所從事一副當高奇新妙之說.並且倚閣.久之見實理.自然都使不著矣.蓋爲從前相聚時.熹亦自有此病.所以相漸染成此習尙.今日乃成相誤.惟以自咎耳.如子韶之說.直截不是正理.說得儘高儘妙處.病痛愈深.此可以爲戒而不可學也.

孝宗隆興元年癸未.三十四歲.春三月.復召.辭.有旨趣行.冬十月.至行在.

(文集)辭免召命狀.

十一月六日.奏事垂拱殿.

(行狀)入對.其一言.大學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蓋有是物.必有是理.然理無形而難知.物有迹而易覩.故因是物以求之.使是理瞭然於心目之間.而無毫髮之差.則應乎事者.自無毫髮之謬.陛下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嘗隨事以觀理.故天下之理.多所未察.未嘗卽理以應事.故天下之事.多所未明.是以擧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平治之效.所以未著.由不講於大學之道.而溺

心於淺近虛無之過，其二言君父之讎不共戴天，乃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凡有君臣父子之性者，發於至痛不能自已之同情，而非專出於一己之私，然則今日所當爲者，非戰無以復讎，非守無以制勝，是皆天理之同然，非人欲之私忿也。末言古先聖王，制御夷狄之道，其本不在於威強，而在於德業，其備不在於邊境，而在於朝廷，其具不在於號令，而在於紀綱，今日諫諍之塗尚壅，佞幸之勢方張，爵賞易致，而威罰不行，民力已殫，而國用未節，則德業未可謂修，朝廷未可謂正，紀綱未可謂立，凡古先聖王所以強大折衝，威制夷狄之道，皆未可謂備。三劄所陳不出封事之意，而加剴切焉。先生以爲制治之原，莫急於講學，經世之務，莫大於復讎，至於德業成敗，則決於君子小人之用舍，故於奏對復申言之。蓋學有定見，事有定理，而措之於言者如此。〔年譜〕時朝廷遣王之望使虜約和，求還宰臣湯思退等皆主和議，而近習曾覿龍大淵招權，故奏及之。先是先生將赴召命，問李先生所宜言，李先生以爲今日三綱不立，義利不分，故中國之道衰，而夷狄盛，人皆趨利，不顧義，而主勢孤。先生用其說以對。

〔文集〕癸未垂拱殿奏劄一。　奏劄二。　奏劄三。

十二日，除武學博士，待次。

〔年譜〕待成資闕也，拜命遂歸。〔行狀〕除武學博士待次。〔文集〕與魏元履書云，某六日登對，初讀第一奏，論致知格物之道，天顏溫粹，酬酢（酢一作答。）如響，次讀第二奏，論復讎之義，第三奏論言路壅塞，佞幸鴟張，則不復聞聖語矣。十二日有旨除此官，然闕尚遠，恐不能待，已具請祠之劄，俟日投之。

論語要義、論語訓蒙口義成。

〔年譜〕既序次論語要義，又以其訓詁略而義理詳，非啓蒙之要，因而刪錄，以成此編。〔文集〕論語要義序云，某年十三四時，受二程先生論語說於先君，未通大義，而先君棄諸孤，中間歷訪師友，以爲未足，於是徧求古今諸儒之說，合而編之，誦習既久，益以迷眩，晚親有道，竊有所聞，乃慨然發憤，盡刪餘說，獨取二先生（元本缺此五字，今補入。）及其門人朋友數家之說，補緝訂正，以爲一書，目之曰論語要義。　論語訓蒙口義序云，予既敍次論語要義，以備覽觀，又以其訓詁略而義理詳，殆非啓蒙之要，因爲刪錄，以成此編，本之注疏，以通其訓詁，參之釋文，以正其音讀，然後會之於諸老先生之說，以發其精微，一句之義，繫之本句之下，一章之指，列之本章之左，又以平生所聞於師友，而得於心思者，間附見一二條焉，本末精粗，大小詳略，無或敢偏廢也，然本其所以作，取便於童子之習而已，故名之曰訓蒙口義。

〔文集〕論語要義目錄序。　論語訓蒙口義序。

歸劉氏田。

〔年譜〕按乾道中田券跋云，初屏山與朱子講習武夷，去家頗遠，時於中途建歇馬莊，買田二百餘畝，以供諸費，實與朱子共之，屏山既沒，忠肅公珙，遂以畀朱子，資其養母，後朱子同安秩滿歸，以田還屏山子玶，玶不受，遂於忠肅，恂界南峯寺，至今猶存。（李本）

〔文集〕答汪尚書書云，某於釋氏之說，蓋嘗師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然未能有得，其後以先生





君子之教，校夫先後緩急之序，於是暫置其說，而從事於吾學，其始蓋未嘗一日不往來於心也，以爲俟卒究吾說，而後求之未爲甚晚，耳非敢遽絀絕之也，而一二年來，心獨有所自安，雖未能即有諸己，然欲復求之外學，以遂其初心，不可得矣。（汪尚書應辰，時以敷文閣待制知福州，云尚書者，蓋追稱之。）

二年甲申，三十五歲，春正月，如延平，哭李先生。

〔年譜〕始聞帥汪公應辰延請李先生至帥治，坐甚未終而卒，時癸未十月十五日也。先生以十一月歸，正月即往哭之，比葬又往會。（洪本）

〔文集〕祭延平李先生文。　再祭延平李先生文。

秋九月，如豫章。

〔續集〕答羅參議書云，九月廿日至豫章，及魏公之舟而哭之，云亡之歎，豈特吾人共之，海內有識之所同也，自豫章送之豐城，舟中與欽夫得三日之款，其名質甚敏，學問甚正，若充養不置，何可量也。

困學恐聞編成。

〔年譜〕先生嘗以困學名其燕坐之室，因目其雜記之編曰困學恐聞，至是編成。〔文集〕困學恐聞編序云，予嘗以困學名予燕居之室，目其雜記之編曰困學恐聞，蓋取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之意，以爲困而學者，其用力宜如是也。　困學詩云，舊喜安心苦覓心，捐書絕學費追尋，困衡此日安無地，始悔從前枉寸陰。困學工夫豈易成，斯名獨恐是虛稱，傍人莫笑標題誤，庸行庸言實未能。〔文集〕答江元適書云，熹天資魯鈍，自幼記問言語不能及人，以先君子之餘誨，頗知有意於爲己之學，而未得其處，蓋出入於釋老者十餘年，近歲以來，獲親有道，始知所向之大方，竟以才質不敏，知識未離乎章句之間，雖時若有會於心，然反而求之，殊未有以自信。　答何叔京書云，熹少而魯鈍，百事不及人，獨幸稍知有意於古人爲己之學，而求之不得其要，晚親有道，粗得其緒餘之一二，方幸有所向而爲之焉，則又未及卒業，而遽有山頹梁壞之歎，倀倀然如瞽之無目，擿埴索塗，終日而莫知所適也。

乾道元年乙酉，三十六歲，春，省劄趣就職，夏四月，至行在，復請祠，五月，復差監南嶽廟。

〔行狀〕乾道改元，促就職，既至，以時相方主和議，請祠以歸。〔年譜〕先是省劄趣就職，既至，而執政錢端禮等方主和議，不合，請祠以歸。

〔文集〕戊午讜議序。　與陳侍郎書。（陳名俊卿，時爲吏部侍郎。）

二年丙戌，三十七歲。

〔文集〕與張欽夫書云，人自有生，即有知識，事物交來，應接不暇，念念遷革，以至於死，其間初無頃刻停息，舉世皆然也，然聖賢之言，則有所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者，夫豈以日用流行者爲已發，而指夫暫而休息不與事接之際爲未發時耶，嘗試以此求之，則泯然無覺之中，邪暗鬱塞，似非虛明應物之體，而幾微之際，一有覺焉，則又便爲已發，而非寂然之謂，蓋愈求而愈不可見，於是退而驗之於日用之間，則凡感之而通，觸之而覺，蓋有渾然全體應物而不窮者，是乃天命流行，生生不已之機，雖一日

之間。萬起萬滅，而其寂然之本體，則未嘗不寂然也。所謂未發，如是而已。夫豈別有一物，限於一時，拘於一處，而可以謂之中哉。然則天理本真，隨處發見，不少停息者，其體用固如是，而豈物欲之私所能壅遏而梏亡之哉。故雖汩於物欲流蕩之中，而其良心萌櫱亦未嘗不因事而發見。學者於是致察而操存之，則庶乎可以貫乎大本達道之全體，而復其初矣。先生自註云：此書非是，但存之以見議論本末耳。下篇同此。又與張欽夫書云：前書所扣，正恐未得端的，所以求正。茲辱誨諭，尚有認為兩物之弊，深所欲聞，幸甚幸甚。當時乍見此理，言之惟恐不親切分明，故有指東畫西張皇走作之態。自今觀之，只一念間已具此體用。發者方往而未發者方來，了無間斷隔截處，夫豈別有物可指而名之哉。然天理無窮，而人之所見有遠近深淺之不一。不審如此見得，又果無差否。龜山所謂學者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以心驗之，則中之體自見，亦未爲盡善。大抵此事渾然無分段時節先後之可言。今著一時字際字，便是病痛。當時只云寂然不動之體，又不知如何。語錄亦嘗疑一處說存養於未發之時一句，及問者謂當中之時耳目無所見聞，而答語殊不痛快。不知左右所疑是此處否，更望指誨也。向見所著中論有云：未發之前，心妙乎性；既發，則性行乎心之用矣。於此竊亦有疑。蓋性無時不行乎心之用，但不妨常有未行乎用之性耳。今下一前字，亦微有前後隔截氣象，如何如何。熟玩中庸，只消著一未字，便是活處。此豈有一息停住時耶。只是來得無窮，便常有箇未發底耳。若無此物，則天命有已時，生物有盡處，氣化斷絕，有古無今久矣。此所謂天下之大本，若不真的見得，亦無揣摸處也。先生自註云：此書所論尤乖戾，所疑語錄皆非是，後自有辨說甚詳。又與張敬夫書云：誨諭曲折數條，始皆不能無疑。既而思之，則或疑或信而不能相通。近深思之，乃知只是一處不透，所以觸處窒礙。偶卻見得所以然者，輒具陳之，以卜是否。大抵目前所見，累書所陳者，只是儱侗地見得箇大本達道底影象，便執認以爲是了，卻於致中和一句全不曾入思議。所以累蒙教告以求仁之爲急，而自覺殊無立腳下工夫處。蓋只見得箇直截根源傾湫倒海底氣象，日間但覺爲大化所驅，如在洪濤巨浪之中，不容少頃停泊。蓋其所見一向如是，以故應事接物處但覺粗厲勇果增倍於前，而寬裕雍容之氣略無毫髮。雖竊病之，而不知其所自來也。而今而後，乃知浩浩大化之中，一家自有一箇安宅，正是自家安身立命主宰知覺處，所以立大本行達道之樞要。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者，乃在於此。而前此方往方來之說，正是手忙足亂，無著身處。道邇求遠，乃至於是，亦可笑矣。　又與張敬夫書云：前書所禀寂然未發之旨，良心發見之端，自以爲有小異於疇昔偏滯之見。比遣書後，累日潛玩，其於實體似益精明，因復取凡聖賢之書及近世諸老先生之遺語，讀而驗之，則又無一不合。蓋平日所疑而未白者，今皆不待安排，自見洒落處。始竊自信，以爲天下之理其果在是，而致知格物居敬精義之功，自是其有所施之矣。蓋通天下只是一箇天機活物，流行發用，無間容息。據其已發者而指其未發者，則已發者人心，而未發者皆其性也，亦無一物而不備矣。夫豈別有一物，拘於一時，限於一處而名之哉。即夫日用之間，渾然全體，如川流之不息，天運之不窮耳。此所以體用精粗，動靜本末，無一毫之間，而鳶飛魚躍，觸處朗然也。存者存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從





前是做多少安排，沒頓著處。今覺得如水到船浮，解維正柂，而沿洄上下，惟意所適矣。豈不易哉。始信明道所謂未嘗致纖毫之力者，真不浪語。而此一段事，程門先達惟上蔡謝公所見透徹，無隔礙處。其餘雖不敢妄有指議，然味其言，亦可見矣。近范伯崇來自邵武，相與講此甚詳，亦歎以爲得未曾有，而悟前此用心之左，且以爲雖先覺發明指示不爲不切，而私意汩漂，不見頭緒，向非老兄抽關啟鍵，直發其私，不以愚昧而捨置之，何以得此。其何感幸如之。區區筆舌，蓋不足以爲謝也。但未知自高明觀之，復以爲如何爾。　答何叔京書云：熹孤陋如昨，近得伯崇過此，講論踰月，甚覺有益。所恨者不得就正於高明耳。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然當時親炙之時，貪聽講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於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見處，辜負教育之意。每一念此，未嘗不愧汗沾衣也。　又答何叔京書云：體念操存，雖不敢廢，然無脫然自得處。但比之舊日，則亦有間矣。所患絕無朋友之助，終日兀然，猛省提掇，僅免憒憒而已。一小懈則復惘然，此正天理人欲消長之幾，不敢不著力，不審別來高明所進復如何。向來所疑已冰釋否。若果見得分明，則天性人心，未發已發，渾然一致，更無別物，由是而克己居敬以終其業，則日用之間，亦無適而非此事矣。中庸之書要當以是爲主，而諸君子訓義於此鮮無遺恨，比來讀之，亦覺其有可疑者。雖子程子之言，其門人所記錄，亦不能不失。蓋記者之誤不可不審所取也。　又答何叔京書云：昔聞之師，以爲當於未發已發之幾，默識而心契焉，然後文義事理觸類可通，莫非此理之所出。不待區區求之於章句訓詁之間也。向雖聞此，而莫測其所謂。由今觀之，始知其爲切要至當之說，而覺亦未能一蹴而至其域也。伯崇近過建陽，相見得兩夕之款，所論益精密可喜，其進未可量也。

答羅參議書云：某塊坐窮山，絕無師友之助，惟時得欽夫書問往來，講究此道，近方覺有脫然處。潛味之久，益覺日前所聞於西林而未之契者，皆不我欺矣。幸甚幸甚。元來此事與禪學十分相似，所爭毫末耳。然此毫末卻甚占地步。今學者既不知禪，而禪者又不知學，互相排擊，都不劄著痛處，亦可笑耳。續集　又答羅參議書云：欽夫嘗收安問，警益甚多。大抵衡山之學只就日用處操存辨察，本末一致，尤易見功。近乃覺知如此，非面未易究也。續集　答許順之書云：秋來心閑無事，得一意體驗，比之舊日，漸覺明快，方有下工夫處。日前真是一盲引衆盲耳。更有一絕云：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試舉似石丈如何。

# 朱子年譜卷之一下

三年丁亥。三十八歲。秋七月。崇安大水。奉府檄行視水災。

（文集）答林擇之書云。熹以崇安水災。被諸司檄來與縣官議賑恤事。因爲之遍走山谷間。十日而後還。大率今時肉食者漠然無意於民。直是難與圖事。不知此箇端緒何故汨沒得如此。因知若此學不明。天下事決無可爲之理。

八月。訪南軒張公敬夫於潭州。

〔年譜〕道編昭武謁黃端明中於其家。端明端莊靜重。儀容粹然。先生先之以書而請見焉。李本〔文集〕與曹晉叔書云。九月八日抵長沙。今半月矣。荷敬夫愛予甚篤。相與講明其所未聞。日有問學之益。敬夫學問愈高。所見卓然。議論出人意表。近讀其語說。不覺胸中灑然。誠可歎服。〔年譜〕是時范念德侍行。嘗言二先生論中庸之義。三日夜而不能合。留長沙再踰月。與南軒偕登衡嶽。至衡州而別。李本

冬十一月。偕南軒張公登南嶽衡山。

是月六日庚午。自潭城往南嶽。十日甲戌。至十三日登山。十六日庚辰下。十九日癸未。始離南嶽。二十三日丙戌。至櫧州。次日與敬夫別。而偕伯崇擇之東歸。凡二十八日至家。十二月二十日也。甲戌至庚





辰。詩名南嶽唱酬集。敬夫爲序。丙戌。附答詩文集。有南嶽遊山後記。與伯崇擇之東歸。名東歸亂藁。文集有東歸亂藁序。〔南軒集〕詩送元晦尊兄云。君侯起南服。豪氣蓋九州。頃登文石陛。忠言動宸旒。坐令聲利場。縮頸仍包羞。卻來臥衡門。無愧自日休。盡收湖海氣。仰希洙泗游。不遠關山阻。爲我再月留。遺經得紬繹。心事兩綢繆。超然會太極。眼底無全牛。惟茲斷金友。出處寧殊謀。南山對林語。匪爲林壑幽。白雲正在望。歸袂風颼颼。朝來出別語。已抱離索憂。妙質貴強矯。精微更窮搜。毫釐有弗察。體用豈周流。驅車萬里道。中途可停輈。勉哉共無斁。邈矣追前修。〔文集〕答詩云。我行二千里。訪子南山陰。不憂天風寒。況憚湘水深。辭家仲秋日。稅駕九月初。問此爲何時。嚴冬歲云徂。勞君步玉趾。送我登南山。南山高不極。雪深路漫漫。泥行復幾程。今夕宿櫧州。明當分背去。惆悵不得留。誦君贈我詩。三歎增綢繆。厚意不敢忘。爲君商聲謳。昔我抱冰炭。從君識乾坤。始知太極蘊。要眇難名論。謂有寧有跡。謂無復何存。惟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萬化自此流。千聖同茲源。曠然遠莫禦。惕若初不煩。云何學力微。未勝物欲昏。涓涓始欲達。已被橫流吞。豈知一寸膠。救此千丈渾。勉哉共無斁。此語期相敦。

十二月。至自潭州。

是月。除樞密院編修官。待次。

〔年譜〕用執政陳俊卿劉珙薦。替施元之闕。〔本傳〕陳俊卿劉珙薦爲樞密院編修官。待次。

四年戊子。三十九歲。夏四月。崇安饑。請粟於府以賑之。

〔文集〕五夫社倉記云。乾道戊子。春夏之交。建人大饑。知縣事諸葛侯廷瑞。以書來屬予。及鄉之耆艾劉如愚。勸豪民發藏粟。下其直以賑之。俄而盜發浦城。人情大震。藏粟亦且竭。乃請於府。時知府事徐公嚞。以粟六百斛來。於是籍民口大小仰食者若干人。以率受粟。民遂得無饑亂以死。無不悅喜而誦。城之盜。亦以無從隨和而就擒。是冬有年。民願以粟償官。將輦載以歸有司。而知府事王公淮。俾留里中。而上其籍於府。

程氏遺書成。

〔年譜〕初二程門人。各有所錄。雜出并行間。頗爲後人竄易。至是序次有倫。去取精審。學者始有定從。而程子之道復明於世。〔文集〕程氏遺書後序云。右程氏遺書二十五篇。二先生門人。記其所見聞答問之書也。始諸公各自爲書。先生沒而其傳寖廣。然散出并行。無所統一。傳者頗以己意私竊竄易。歷時既久。殆無全編。熹家有先人舊藏數篇。皆著當時記錄主名。語意相承。首尾通貫。蓋未更後人之手。故其書最爲精善。後益以類訪求。得凡二十五篇。因稍以所聞歲月先後。第爲此書。篇目皆因其舊。而又別爲之錄。如此以見分別次序之所以然者。然嘗竊聞之。伊川先生無恙時。門人尹焞得朱光庭所鈔先生語。奉而質諸先生。先生曰。某在。何必讀此書。若不得某之心。所記者徒彼意耳。尹公自是不敢復讀。夫以二先生倡明道學於孔孟既沒千載不傳之後。可謂盛矣。而當時從遊之士。蓋亦莫非天下

之英才。其於先生之嘉言善行。又皆耳聞目見而手記之。宜其親切不差。可以行遠。而先生之戒。猶且丁寧若是。豈不以學者未知心傳之要。而滯於言語之間。或者失之毫釐。則其弊將有不可勝言者乎。又況後此且數十年。區區掇拾於殘編墜簡之餘。傳誦道說。玉石不分。而謂其足以盡得其精微嚴密之旨。其亦誤矣。雖然。先生之學。其大要則可知已。讀是書者。誠能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則日用之間。且將有以得乎先生之心。而於疑信之傳可坐判矣。此外諸家所抄尙衆。率皆割裂補綴。非復本篇。異時得其所自來。當復出之。以附今錄。無則亦將去其重複。別爲外書。以待後之君子云爾。」程氏遺書附錄後序云。右附錄一卷。明道先生行狀之別。凡八篇。伊川先生祭文一篇。奏狀一篇。皆其本文無可議者。獨伊川行事本末。當時無所論著。嘗竊取實錄所書文集內外書所載。與凡他書之可證者。次其後先。以爲年譜。旣不敢以意形容。又不能保無謬誤。故於每事之下。各係其所從得者。今亦輒取以著於篇。合爲一卷。以附於二十五篇之後。嗚呼。學者審言以求其心。考跡以觀其用。而有以自得之。則斯道之傳也。其庶幾乎。乾道四年。歲在著雍困敦夏四月。

(文集)答程允夫書云。去冬走湖湘。講論之益不少。然此事須是自做工夫。於日用間行住坐臥。自有見處。然後從此操存。以至於極。方爲己物爾。敬夫所作艮齋銘。便是做工夫底節次。近日相與考證古聖所傳門庭。建立此箇宗旨。相與守之。　與曾裘父書云。敬夫爲元履作齋銘。嘗見之否。謾納一本。其



言雖約。然大學始終之義具焉。恐可寘左右也。　答何叔京書云。向來妄論持敬之說。亦不記其云何。但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底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於良心發見處。卽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所喩多識前言往行。固君子之所急。熹向來所見亦是如此。近因反求未得箇安穩處。卻始知此未免支離。如所謂因諸公以求程氏。因程氏以求聖人。是隔幾重公案。曷若默會諸心以立其本。而其言之得失。自不能逃吾之鑒邪。欽夫之學所以超脫自在。不爲言句所桎梏。亦爲合下入處親切也。　又答何叔京書云。博觀之蔽。誠不自揆。若使道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世之知道者爲不少矣。熹近日因事方有省處。如鳶飛魚躍。明道以爲與必有事焉勿正之意同。今乃曉然無疑。日用之間。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間斷處。（方一作）有下工夫處。乃知日前自誑誑人之罪。不可勝贖也。此與守書冊泥言語。全無交涉。幸於日用間察之。知此則知仁矣。　答石子重書云。熹自去秋之中。走長沙。閱月而後至。留兩月而後歸。在道繚繞。又五十餘日。還家幸老人康健。諸況粗適。他無足言。欽夫見處卓然。從遊之久。反復開益爲多。但其天姿明敏。初從不歷階級而得之。故今日語人。亦多失之太高。湘中學子從之游者。遂一例學爲虛談。其流弊亦將有害。比來頗覺此病矣。別後當有以救之。然從遊之士。亦自絕難得樸實頭理會者。可見此道之難明也。胡氏子弟。及他門人。亦有語此者。然皆無實得。拈槌豎拂。幾如說禪矣。與文定合下門庭大段相反。更無商量處。惟欽夫見得表裏通徹。舊來習見微有所偏。今此相見。盡釋去。儘好商量也。敬字之說。深契鄙懷。只如大學次序。亦須如此看始得。非格物致知全不用誠意正心。及其誠意正心。卻都不用致知格物。但下學處須



是密察。見得後。便泰然行將去。此有始終之異耳。其實始終是箇敬字。但敬中須有體察工夫。方能行著習察。不然兀然持敬。又無進步處也。觀夫子答門人爲仁之問不同。然大要以敬爲入門處。正要就日用純熟處識得。便無走作。非如今之學者。前後自爲兩段。行解各不相資也。近方見此意思。亦患未得打成一片耳。大化之中。自有安宅。此立語固有病。然當時之意。卻是要見自家主宰處。所謂大化。須就此識得。然後鳶飛魚躍。觸處洞然。若但泛然指天指地。說箇大化便是安宅。安宅便是大化。卻恐顢頇儱侗。非聖門求仁之學也。　答許順之書云。大抵聖門求仁格物之學。無一事與釋氏同。所以尋常議論間。偶因記憶。自然及之。非是特然立意。與之爭勝負、較曲直也。但見孟子之闢楊墨。亦是如此。故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　又答許順之書云。近聞越州洪适。欲刊張子韶經解。爲之發狀不能去懷。若見得孟子正人心。承三聖意思。方知此心不是苟然也。

五年己丑。四十歲。春正月戊午朔。子在生。

夏五月。省劄再趣就職。再辭。

樞密院編修官施元之因磨勘改官。別行注授。省劄催促前來供職。先生辭以見患足疾。未任趨赴。復以家貧親老。急於祿仕。陳乞嶽廟差遣。

秋七月。省劄復趣行。辭。

(年譜)時太學錄魏掞之以論曾覿去國。遂力辭。(文集)與陳丞相書云。鄙性愚拙。觸事妄發。竊觀近事。深恐一旦不能自抑。以取罪戾。不肖之身。非敢自愛。誠懼仰負相公手書招徠之意。重玷聽言待士之美。則其爲罪大矣。況復老親行年七十。旁無兼侍。尤不欲其至於如此。且夕憂煩。幾廢寢食。人子之心。深所不忍。敢再瀝懇誠。欲乞檢會前狀。特與陶鑄嶽廟一次。實爲莫大之幸。　與汪尙書書云。前書



戒以勿視元履爲去就。熹固已略言之矣。夫朝有闕政。宰執侍從臺諫熟視。卻立不能一言。使小臣出位犯分。觸冒至此。已非聖朝之美事。又不能優容獎勵。顧使之逡巡而去。以重失士心。又不俟其自請。而直遣出之。則駭聽甚矣。陳公之待天下士乃如此。則公又不少加嗣議。而聽其所爲。則熹亦何恃而敢來哉。蓋熹非敢視元履爲去就。乃視諸公所以待天下士者而爲進退耳。

(行狀)五年三促就職。會魏掞之以布衣召爲國子錄。因論曾覿去。遂力辭。先生嘗兩遭絕和議、抑倖幸之戒。言既不行。雖擢用狎至不敢就。出處之義。凜然有不可易者。

(文集)回申催促供職狀一。　乞嶽廟劄子。　回申催促供職狀二。

(文集)已發未發說云。中庸未發已發之義。前此認得此心流行之體。又因程子凡言心者。皆指已發之云。遂目心爲已發。而以性爲未發之中。自以爲安矣。比觀程子文集遺書。見其所論。多不符合。因再思之。乃知前日之說。雖於心性之實未始有差。而未發已發命名未當。且於日用之際。欠卻本領一段工夫。蓋所失者。不但文義之間而已。因條其語。而附以己見。告於朋友。願相與講焉。恐或皆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爲喜怒哀樂之未發。當此之時。卽是心體流行。寂然不動之處。而天命之性。體段

具焉。以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故謂之中。然已是就心體流行處見。故直謂之性則不可。呂博士論此大概得之。特以中即是性。赤子之心即是未發。則大失之。故程子正之。蓋赤子之心。動靜無常。非寂然不動之謂。故不可謂之中。然無營欲知巧之思。故為未遠乎中耳。未發之中。本體自然。不須窮索。但當此之時。敬以持之。使此氣象常存而不失。則自此而發者。其必中節矣。此日用之際本領工夫。其曰卻於已發之處觀之者。所以察其端倪之動。而致擴充之功也。一不中則非性之本然。而心之道或幾於息矣。故程子於此。每以敬而無失為言。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以事言之。則有動有靜。以心言之。則周流貫徹。其工夫初無間斷也。但以靜為本爾。（周子所謂主靜者。亦是此意。但言靜則偏。故程子只說敬。）自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為已發。而所論致知格物。亦以察識端倪為初下手處。以故缺卻平日涵養一段工夫。其日用意趣常偏於動。無復深潛純一之味。而其發之言語事為之間。亦常躁迫浮露。無古聖賢氣象。由所見之偏而然爾。程子所為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此卻指心體流行而言。非謂事物思慮之交也。然與中庸本文不合。故以為未當而復正之。固不可執其已改之言。而盡疑諸說之誤。又不可遂以為當。而不究其所指之殊也。周子曰。無極而太極。程子又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時便已不是性矣。蓋聖賢論性。無不因心而發。若欲專言之。則是所謂無極而不容言者。亦無體段之可名矣。　中和舊說序云。余早年從延平李先生學。受中庸之書。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沒。余竊自悼其不敏。若窮人之無歸。聞張欽夫得衡山胡氏學。則往從而問焉。欽夫告予以所聞。予亦未之省也。退而沈思。殆忘寢食。一日喟然歎曰。人自嬰兒以至老死。雖其語默動靜之不同。然其大體莫非已發。特其未發者為未嘗發爾。自此不復有疑。以為中庸之旨果不外乎此矣。後得胡氏書。有與曾吉父論未發之旨者。其論又適與余意合。用是益自信。雖程子之言有不合者。亦直以為少作失傳而不之信也。然間以語人。則未見有能深領會者。乾道己丑之春。為友人蔡季通言之。問辨之際。予忽自疑。斯理也。雖吾之所默識。然亦未有不可以告人者。今析之如此其紛糾而難明也。聽之如此其冥迷而難喻也。意者乾坤易簡之理。人心所同然者。殆不如是。而程子之言。出其門人高弟之手。亦不應一切謬誤以至於此。然則予之所自信者。其無乃反自誤乎。則復取程氏書。虛心平氣而徐讀之。未及數行。凍解冰釋。然後知情性之本然。聖賢之微旨。其平正明白乃如此。而前日讀之不詳。妄生穿穴。凡所辛苦而僅得之者。適足以自誤而已。至於推類究極。反求諸身。則又見其為害之大。蓋不但名言之失而已也。於是又竊自懼。亟以書報欽夫及嘗同為此論者。惟欽夫復書深以為然。其餘則或信或疑。或至於今累年而未定也。夫忽近求遠。厭常喜（原本作事誤）新。其弊乃至於此。可不戒哉。暇日料檢故書。得當時往還書稿一編。輒序其所以而題之曰中和舊說。蓋所以深懲前日之病。亦使有志於學者讀之。因予之所戒而知所戒也。獨恨不得奉而質諸李氏之門。然以先生之所已言者推之。知其所未言者。其或不遠矣。壬辰八月。　與湖南諸公論中和第一書云。中庸未發已發之義。前此認得此心流行之體。又因程子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遂目心為已發。性為未發。然觀程子之書。多所





不合。因復思之。乃知前日之說。非惟心性之名。命之不當。而日用工夫全無本領。蓋所失者不但文義之間而已。按文集遺書諸說。似皆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為喜怒哀樂之未發。當此之時。即是此心寂然不動之體。而天命之性。全（元本作當誤。）體具焉。以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故謂之中。及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喜怒哀樂之情（元本作性誤。）發焉。而心之用可見。以其無不中節。無所乖戾。故謂之和。此則人心之正。而性情之德然也。然未發之前。不可尋覓。已發（元本作覺誤。）之後。不容安排。但平日莊敬涵養之功至。而無人欲之私以亂之。則其未發也鏡明水止。而其發也無不中節矣。此是日用本領工夫。至於隨事省察。即物推明。亦必以是為本。而於已發之際觀之。則其具於未發之前者。固可默識。故程子之答蘇季明。反復論辨。極於詳密。而卒之不過以敬為言。又曰。敬而無失。即所以中。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蓋為此也。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為已發。而日用工夫。亦止以察識端倪為最初下手處。以故闕卻平日涵養一段工夫。使人胸中擾擾。無深潛純一之味。而其發之言語事為之間。亦常急迫浮露。無復雍容深厚之風。蓋所見一差。其害乃至於此。不可以不審也。程子所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此乃指赤子之心而言。而謂凡言心者。則其為說之誤。故又自以為未當而復正之。固不可徒執其已改之言。而盡疑諸說之誤。又不可遂以為未當。而不究其所指之殊也。不審諸君子以為如何。　答張欽夫書云。諸說例蒙印可。而未發之旨。又其樞要。既無異論。何慰如之。然比觀舊說。卻覺無甚綱領。因復體察。見得此理。須以心為主而論之。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皆有條而不紊矣。然人之一身。知覺運用。莫非心之所為。則心者固所以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也。然方其靜也。事物未至。思慮未萌。而一性渾然。道義全具。其所謂中。是乃心之所以為體。而寂然不動者也。及其動也。事物交至。思慮萌焉。則七情迭用。各有攸主。其所謂和。是乃心之所以為用。感而遂通者也。然性之靜也。而不能不動。情之動也。而必有節焉。是則心之所以寂然感通。周流貫徹。而體用未始相離者也。然人有是心而或不仁。則無以著此心之妙。人雖欲仁而或不敬。則無以致求仁之功。蓋心主乎一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是以君子之於敬。亦無動靜語默而不用其力焉。未發之前。是敬也。固已立乎存養之實。已發之際。是敬也。又常行於省察之間。方其存也。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靜中之動。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察也。事物紛糾。而品節不差。是則動中之靜。艮之所以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也。有以主乎靜中之動。是以寂而未嘗不感。有以察乎動中之靜。是以感而未嘗不寂。寂而常感。感而常寂。此心之所以周流貫徹。而無一息之不仁也。然則君子之所以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者。在此而已。蓋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心也。仁則心之道。而敬則心之貞也。此徹上徹下之道。聖學之本統。明乎此。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可一言而盡矣。來論所謂學者須先察識端倪之發。然後可加存養之功。則熹於此不能無疑。蓋發處固當察識。但人自有未發時。此處便合存養。豈可必待發而後察。察而後存耶。且從初不曾存養。便欲隨事察識。竊恐浩浩茫茫。無下手處。而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將有不可勝言者。且如灑掃應對進退。此存養之事也。不知學者將先於此而後察

之邪。抑將先察識而後存養也。以此觀之。則用力之先後判然可覩矣。來教又謂言靜則溺於虛無。此固所當深慮。然此二字。如佛者之論。則誠有此患。若以天理觀之。則動之不能無靜。猶靜之不能無動也。靜之不能無養。猶動之不可不察也。但見得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敬義夾持。不容間斷之意。則雖下一靜字。元非死物。至靜之中。蓋有動之端焉。是乃所以見天地之心者。而先王所以至日閉關。蓋當此之時。則安靜以養乎此爾。固非遠事絕物。閉目兀坐。而偏於靜之謂。但未接物時。便有敬以主乎其中。則事至物來。善端昭著。而所以察之者益精明爾。伊川所謂。卻於已發之際觀之者。正謂未發則只有存養。而已發則方有可觀也。來教又謂熹言以靜爲本。不若遂言以敬爲本。此固然也。然敬字工夫通貫動靜。而必以靜爲本。故熹向來輒有是語。今者遂易爲敬。雖若完全。然卻不見敬之所施有先有後。則亦未得爲諦當也。至如來教所謂要須察夫動以見靜之所存。靜以涵動之所本。動靜相須。體用不離。而後爲無滲漏也。此數句卓然。意語俱到。然上兩句次序似未甚安。意謂易而置之。乃有可行之實。不審尊意以爲如何。　答林擇之書云。中庸徹頭徹尾。說箇謹獨工夫。即所謂敬而無失。平日涵養之意。樂記卻直到好惡無節處。方說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殊不知未感物時。若無主宰。則亦不能安其靜。只此便自昏了天性。不待交物之引。然後差也。蓋中和二字。皆道之體用。以人言之。則未發已發之謂。但不能慎獨。則雖事物未至。固已紛綸膠擾。無復未發之時。既無以致夫所謂中。而其發必乖。又無以致夫所謂和。惟其戒謹恐懼。不敢須臾離。然後中和可致。而大本達道乃在我矣。二先生蓋屢言之。而龜山所謂未發之際能體所謂中。已發之際能得所謂和。此語爲近之。然未免有病。舊聞李先生論此



最詳。後來所見不同。遂不復致思。今乃知其爲人深切。然恨已不能盡記其曲折矣。如云人固有無所喜怒哀樂之時。然謂之未發則不可言無主也。又云致字如致師之致。又如先言慎獨。然後及中和。此意亦嘗言之。但當時既不領略。後來又不深思。遂成蹉過。孤負此翁耳。　又答林擇之書云。前日中和之說。看得如何。數日來玩味此意。日用間極覺得力。乃知日前所以若有若亡。不能得純熟。而氣象浮淺。易得動搖。其病皆在此。湖南諸友。其病亦似是如此。近看南軒文字。大抵都無前面一截工夫也。大抵心體通有無。該動靜。故工夫亦通有無。該動靜。方無滲漏。若必待其發而後察。察而後存。則工夫之所不至多矣。惟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其發處自然中節者多。不中節者少。體察之際。亦甚明審。易爲著力。與異時無本可據之說大不同矣。　又答林擇之書云。古人自幼子常視毋誑以上。灑掃應對進退之間。便是做涵養底工夫。豈待先識端倪而後加涵養哉。但從此涵養中。漸漸體出這端倪來。則一一便爲己物。又只如平常地涵養將去。自然純熟。今曰即日所學。便當察此端倪。而加涵養之功。似非古人爲學之序也。蓋義理。人心之固有。苟得其養。而無物欲之昏。則自然發見明著。不待別求。格物致知。亦因其明而明之爾。今乃謂不先察識端倪。則涵養箇甚底。不亦太急迫乎。敬字通貫動靜。但未發時則渾然是敬之體。非是知其未發。方下敬底工夫也。既發則隨事省察。而敬之用行焉。然非其體素立。則省察之功。亦無自而施也。故敬義非兩截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則此心卓然通貫動



靜。敬立義行。無適而非天理之正矣。　答林謙之書云。自昔聖賢教人之法。莫不使之以孝弟忠信莊敬持養爲下學之本。而後博觀衆理。近思密察。因踐履之實。以致其知。其發端啓要。又皆簡易明白。初若無難解者。而及其至也。則有學者終身思勉而不能至焉。蓋非思慮揣度之難。而躬行默契之不易。故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聖門之學。所以從容積累。涵養成就。隨其淺深。無非實學者。其以此歟。今之學者則不然。蓋未明一理。而已傲然自處以上智生知之流。視聖賢平日指示學者入德之門至親切處。例以爲鈍根小子之學。無足留意。其平居道說。無非子貢所謂不可得而聞者。往往務爲險怪懸絕之言以相高。甚者至於周行卻立。瞬目揚眉。內以自欺。外以惑衆。此風肆行。日以益甚。使聖賢至誠善誘之教。反爲荒幻險薄之資。仁義充塞。甚可懼也。

九月戊午。丁母祝孺人憂。

【年譜】孺人歙州祝處士確之女。卒年七十。

【文集】外大父祝公遺事。

六年庚寅。四十一歲。春正月。葬祝孺人。

【年譜】墓在建陽縣崇泰里後山天湖之陽。名曰寒泉塢。自作壙記。

秋七月。遷韋齋先生墓。

【年譜】按遷墓記。乾道六年七月五日。遷於里之白水鵝子峯下。及考吏部行狀。又云。歲元某年某月



某日遷於寂歷山。卽今墓是也。豈韋齋之墓嘗再遷歟。

【文集】先妣孺人祝氏壙誌。　皇考吏部府君遷墓記。

【文集】答呂伯恭書云。熹舊讀程子之書有年矣。而不得其要。比因講究中庸首章之旨。乃知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者。兩言雖約。其實入德之門無踰於此。方竊洗心以事斯語。而未有得也。不敢自外。輒以爲獻。　答劉子澄書云。程夫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二言者。體用本末。無不該備。試用一日（日驗作月）之功。當得其趣。夫涵養之功。非他人所得與。在賢者加之意而已。若致知之事。則正須友朋講學之助。庶有發明。　答陳師德書云。程夫子之言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此二言者。實學者立身進步之要。而二者之功。蓋未嘗不交相發也。然夫子教人持敬。不過以整衣冠。齊容貌爲先。而所謂致知者。又不過讀書史。應事物之間。求其理之所在而已。非如近世荒誕怪譎不近人情之說也。抑讀書之法。要當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從容乎句讀文義之間。而體驗於操存踐履之實。然後心靜理明。漸見意味。不然。則雖廣求博取。日誦五車。亦奚益於學哉。諸賢。李先生常時說學。已有許多意思。只爲說敬字不分明。所以許多時無捉摸處。又云。蹉失了此物多時。今收來。尙未使入腔窠。但當盡此生之力而後已。（與方）

冬十二月。召赴行在。以喪制未終辭。

【年譜】工部侍郎胡銓以詩人薦。與王庭珪同召。

七年辛卯。四十二歲。夏五月。創立社倉於五夫里。

〔文集〕五夫社倉記云。劉侯與余既奉千公教。留民所償官粟貯里中。次年夏。又請於府曰。山谷細民。無蓋藏之積。新陳未接。雖樂歲不免出倍稱之息貸食豪右。而官粟積於無用之地。後將紅腐不復可食。願自今以來。歲一斂散。既以紓民之急。又得易新以藏。俾願貸者出息什二。不欲者勿强。歲小饑則弛半息。大侵則盡蠲之。請著爲例。既而又請曰。粟分貯民家。於守視出納不便。請放古法。爲社倉以儲之。經始於七年五月。而成於八月。爲倉三。亭一。門牆守舍。無一不具。又請求倉之利病。具爲條約。揭之楣間。以視來者。於是倉之庶事。細大有程。可久而不壞矣。　辛丑延和奏劄四云。臣所居建寧府崇安縣開耀鄉。有社倉一所。係昨乾道四年。鄉民艱食。本府給到常平米六百石。委臣與本鄉土居朝奉郎劉如愚。同共賑貸。至冬收到元米。次年夏。本府復令依舊貸與人戶。冬間納還。臣等申府措置。每石量收息米二斗。自後逐年依此斂散。或遇小歉。卽蠲其息之半。大饑卽盡蠲之。至今十有四年。其支息米造成倉廒三間收貯。已將元米六百石還納本府。其見存三千一百石。並是累年人戶納到息米。已申本府照會。將來依前斂散。更不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係臣與本鄉土居官。及士人數人。同共掌管。遇斂散時。卽申府差縣官一員監視出納。以此之故。一鄉四五十里之間。雖遇凶年。人不缺食。

〔文集〕建寧府崇安縣五夫社倉記。甲午

〔文集〕答林擇之書云。熹哀苦之餘。無他外誘。痛自斂飭。乃知敬字之功。親切要妙如此。而前日不知於此用力。徒以口耳浪費光陰。人欲橫流。天理幾滅。今而思之。怛然震悚。蓋不知所以措其躬也。　又答林擇之書云。比因朋友講論。深究近世學者之病。只是合下欠卻持敬工夫。所以事事滅裂。其言敬者。又只說能存此心。自然中理。至於容貌詞氣。往往全不加工。設使真能如此存得。亦與釋老何異。又況心靡寬縱。未必真能存得耶。程子言敬。必以整齊嚴肅正衣冠尊瞻視爲先。又言未有箕踞而心不慢者。如此乃是至論。而先聖說克己復禮。尋常講說。於禮字每不快意。必訓作理字。然後已。今乃知其精微縝密。非常情所及耳。

冬十二月。省劄趣行。以祿不及辭。

〔文集〕辭免召命狀一云。右熹正月十七日。準建寧府遞到。乾道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尚書省劄子。令熹遵依已降指揮。疾速起發赴行在。續準本府再發到元寄納軍資庫尚書省劄子二道。內一道備坐乾道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三省同奉聖旨召熹赴行在指揮。伏念熹才不逮人。學無所就。累蒙召擢。訖無補報。近者喪制未終。復叨收召之命。甫及除禫。朝旨又趣其行。熹雖至愚。仰戴恩遇。豈不感激奮勵。庶以圖報萬分。實以凡庸。自知甚審。昔希微祿。徒以爲親。今則斬制之餘。荒廢益甚。誠不忍以冒榮寵。以遺不洎之悲。加以憂患侵凌。心志凋弊。近於僻退。復爲癰腫。雖幸破潰。耗損愈多。正使義無可辭。筋力亦難勉强。惟是跡涉違慢。心不自安。輒瀝微誠。仰干洪造。伏祈特賜敷奏。早與寢罷元降指揮。則熹不勝幸甚。壬辰二月。





八年壬辰。四十三歲。春正月。論孟精義成。

〔年譜〕是書後名要義。又改名集義。〔文集〕序云。論孟之書。學者所以求道之至要。古今爲之說者。蓋已百有餘家。然自秦漢以來。儒者類皆不足以與聞斯道之傳。宋興百年。有二程先生者出。然後斯道之傳有繼。其於孔子孟氏之心。蓋異世而同符也。故其所以發明二書之說。言雖近而索之無窮。指雖遠而操之有要。所以興起斯文。開悟後學。可謂至矣。間嘗蒐輯條疏。以附本章之次。既又取夫學之有同於先生者。與其有得於先生者。若橫渠張公。范氏。二呂氏。謝氏。游氏。楊氏。侯氏。尹氏。凡九家之說。以附益之。名曰論孟精義。抑嘗論之。論語之言。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指。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充擴之端。夫聖賢之分。其不同固如此。然而體用一源也。顯微無間也。是則非夫先生之學之至。其孰能知之。嗚呼。此其所以猶乎百世絕學之後。而獨得夫千載不傳之緒也歟。若張公之於先生。論其所至。竊意其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而一時及門之士。考其言行。則又未知其孰可以爲孔氏之顏曾也。今錄其言。非敢以爲無少異於先生。而悉合乎聖賢之意。亦曰。大者既同。則其淺深疏密。毫釐之間。正學者所宜盡心耳。至於近歲以來。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又或出其書焉。則意其源遠末分。醇醨異味。而不敢載矣。或曰。然則說之行於世而不列於此者。皆無取已乎。曰不然也。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說。則亦何以用力於此。而近世二三名家。與夫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其考證推說。亦或時有補於文義之間。學者有得於此而後觀焉。則亦何適而無得哉。若夫外自託於程氏。而竊其近似之言。以文異端之說者。則誠不可以入於學者之心。然以其荒幻浮夸。足以欺世也。而流俗頗已鄉之矣。其爲害豈淺淺哉。顧其語言氣象之間。則實有不難辨者。學者誠用力於此書而有得焉。則於其言雖欲讀之。亦且有所不暇矣。然則是書之作。其率爾之誚。雖不敢辭。至於明聖傳之統。成衆說之長。折流俗之謬。則竊亦妄意其庶幾焉。乾道壬辰月正元日。　書語孟要義序後云。熹頃年編次此書。鋟版建陽。學者傳之久矣。後細考之。程張諸先生說。尙或時有所遺脫。既加補塞。又得毗陵周氏說四篇有半於建陽陳焞明仲。復以附於本章。豫章郡文學南康黃某商伯見而悅之。既以刻於其學。又慮夫讀者疑於詳略之不同也。屬熹書於前序之左。且更定其故號精義者曰要義云。淳熙庚子冬十一月。

夏四月。有旨趣行。復辭。六月。省劄再趣行。再辭。

〔文集〕辭免召命狀二。　狀三。　狀四。

資治通鑑綱目成。

〔文集〕序云。先正溫國司馬文正公。受詔編集資治通鑑。既成。又撮其精要之語。別爲目錄三十卷。晚病本書太詳。目錄太簡。更著舉要歷八十卷。以適厥中。而未成也。至紹興初。故侍讀南陽胡文定公。始復因公遺藁。修成舉要補遺若干卷。則其文愈約而事愈備矣。然往者得於其家而伏讀之。猶竊自病記識之弗彊。不能有以領其要而及其詳也。故嘗過不自料。輒與同志。因兩公四書。別爲義例。增損櫽

括以就此編蓋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分注以備言使夫歲年之久近國統之離合辭事之詳略議論之同異通貫曉析如指諸掌名曰資治通鑑綱目凡若干卷藏之巾笥姑以私便檢閱自備遺忘而已若兩書述作之本意則有非區區所敢及者雖然歲周於上而天道明矣統正於下而人道定矣大綱概舉而監戒昭矣衆目畢張而幾微著矣是則凡為致知格物之學者亦將慨然有感於斯而兩公之志或庶幾可以默識矣因述其指意條例如此列於篇端以俟後之君子云乾道壬辰夏四月　與蔡季通書云通鑑節本舊下本字·元本脫只名綱目取一綱舉衆目張之義條例亦已定矣三國竟須以蜀漢為正方得心安耳壬辰·此以下六書俱據集·又與書云綱目凡例修改元本作立例略定極有條理意義矣到此更商推之但修書功緒尚廣若得數月全似此兩月無事則可以小成矣·壬辰又與書云綱目元本作通鑑方修改未定舊本太略不成文字也壬辰後·與李伯諫書云綱目三國以後草藁之屬臨行忘記說及今想隨行有的便旋付及幸甚癸巳後·又與書云通鑑文字近方修得數卷南北朝者伯起不承當已託元善矣度渠必能成之但見修者殊費工夫蓋舊看正史不熟倉卒無討頭處計今秋可了癸巳後·又與書云通鑑諸書全不得下功前此卻修得晉事粗定條例因事參考亦頗詳密但晉事最末兩三卷未到故前書奉速宋以後事分屬張元善已修得大字數卷來尚未得點勘癸巳後·與林擇之書云通鑑工夫浩博甚悔始謀之太銳今甚費心力然業已為之不容中輟須來年春夏間近入山僧寺謝絕人事作一兩月期畢力了之乃可別集甲午　答呂伯恭書云近稍得暇整頓得綱目元本作通鑑·數卷頗可觀欲寄未有別本俟來春持去求是正也·甲午又答呂伯恭書云綱目草藁略具俟寫校淨本畢即且休歇數月乙未後·答劉子澄書云綱目亦修得二十許卷此一卷是正本五卷·義例益精密上下千有餘年亂臣賊子真無所匿其形矣恨相去遠不得少借餘力一加訂正異時脫藁終當以奉累耳又云近看溫公論東元本作史識·漢名節處覺得有未盡處但知黨錮諸賢趨死不避為光武明章之烈而不知建安以後中州士大夫只知有曹氏不知有漢室卻是黨錮殺戮之禍有以毆之也且以荀氏一門論之則荀淑正言於梁氏用事之日而其子爽已濡跡於董卓專命之朝及其孫彧則遂為唐衡之壻曹操之臣而不知以為非矣蓋剛大直方之氣折於凶虐之餘而漸圖所以全身就事之計故不覺其淪胥而至此耳想其當時父兄師友之間亦自有一種議論文飾蓋覆使驟而聽之者不覺其為非而真以為是必有深謀奇計可以活國救民於萬分有一之中也邪說橫流所以甚於洪水猛獸之害孟子豈欺余哉年來讀書只覺得此意思分明參前倚衡自不能舍雖知以是殺人所惡而終窮以死其心誠甘樂之不自以為悔也·丙申　答張敬夫書云通鑑綱目近再修到漢晉間條例稍舉今亦謾錄數項上呈但近年衰悴目昏燈下全看小字不得甚欲及早修纂成書而多事分奪無力謄寫未知何時可脫藁求教耳·丁酉　答呂伯恭書云綱目近亦頗修及三之一條例整頓視前加密矣·戊戌　答李濱老書云通鑑之書頃嘗觀考病其於正閏之際名分之實有未安者因嘗竊取春秋條例稍加檃括別為一書而未及就衰既浸劇草藁如山大懼不能卒業以為終身之恨·己亥　答呂伯恭書云綱目此中正自難得人





寫亦苦無專一仔細工夫所修未必是當請更須後也庚子三月·答尤延之書云蒙教揚雄荀彧二事按溫公舊例凡莽臣皆書死如太師王舜之類獨於揚雄匿其所受莽朝官稱而以卒書似涉曲筆不免卻按本例書之曰莽大夫揚雄死以為足以警夫畏死失節之流而亦未改溫公直筆之正例也荀彧卻是漢侍中光祿大夫而參丞相軍事其死乃是自殺但據實書之曰某人某官自殺而系於曹操擊孫權至濡須之下非故以彧為漢臣也然悉書其官亦見其實漢大子近臣而附賊不忠之罪非與其為漢臣也此聲處當時極費區處不審竟得免於後世之公論否胡氏論彧為操謀臣而劫遷九錫二事皆為董昭先發故欲少緩九錫之議以俟他日徐自發之其不遂而自殺乃劉穆之之類而宋齊邱於南唐事亦相似此論竊謂得彧之情·丙午又答尤延之書云區區鄙意正以其與王舜之徒所以事莽者雖異而其為事莽則同故竊取趙盾許止之例而概以莽臣書之所以著萬世臣子之戒明雖無臣賊之心但畏死貪生而有其迹則亦不免於誅絕之罪此正春秋謹嚴之法若溫公之變例則不知何所據實有所不敢從也·丙午　答潘公叔書云通鑑舉要詳不能備首尾略不可供檢閱此綱目之書所為作也但精力早衰不能卒業恐為千古之恨耳·丙午　壬寅辭免江東提刑奏狀三貼黃云臣舊讀資治通鑑竊見其間周末諸侯僭稱王號而不正其名漢丞相亮出師討賊而反書入寇此類非一殊不可曉又凡事之首尾詳略一用平文書寫雖有目錄亦難檢尋因竊妄意就其事實別為一書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小注以備言至其是非得失之際則又輒用古史書法略示訓戒名曰資治通鑑綱目如蒙聖慈許就閒秩即當繕寫首篇藁本先次進呈非候臨決〔語錄〕綱目若成書當亦不下通鑑許多文字但恐精力不逮未必能成耳若度不能成則須焚之余大雅戊戌後錄·綱目今未及修後之君子必有取焉陳淳庚戌錄·〔行狀〕考論西周以來至於五代取司馬公編年之書繩以春秋紀事之法綱舉而不煩目張而不紊國家之理亂君臣之得失如指諸掌又云通鑑綱目僅能成編每以未及修補為恨

八朝名臣言行錄成

〔文集〕序云余讀近代文集及紀事之書觀其所載國朝名臣言行之迹多有補於世教然以其散出而無統也既莫究其始終表裏之全而又汨於虛浮詭誕之說余嘗病之於是掇取其要聚為此錄以便記覽尚恨書籍不備多所遺闕嗣有所得當續書之　答呂伯恭書云名臣言行錄二書亦當時草草為之其間自知尚多謬誤編次亦無法初不成文字因看得為訂正示及為幸·癸巳

冬十月西銘解義成

〔年譜〕橫渠張子學古力行篤志好禮為關中士子宗師嘗於學堂雙牖左書砭愚右書訂頑伊川先生曰是啟爭端改曰東銘西銘伊川先生嘗言西銘明理一而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自孟子後蓋未之見遊其門者必令看大學西銘先生蓋是發明其義·洪本〔語錄〕向到雲谷自下上山半途大雨通身皆濕得到地頭因思著天地之帥吾其性時季通及某

人同在那裏。某因各人解此兩句。自亦作兩句解。後來看也自說得著。所以逐逐使作西銘等解。賀孫

〔文集〕西銘後記。

〔文集〕答薛士龍書云。熹自少愚鈍。事事不能及人。顧嘗側聞先生君子之餘教。粗知有志於學。而求之不得其術。蓋舍近求遠。處下窺高。馳心空妙之域者二十餘年。比乃困而自悔。始復退而求之於句讀文義之間。謹之於視聽言動之際。而亦未有聞也。方將與同志一二友朋。并心合力。以從事於其間。庶幾銖積絲累。分寸躋攀。以幸其粗知理義之實。不爲小人之歸。而歲月侵尋。齒髮遽如許矣。　答汪尚書書云。聖門之教。下學上達。自平易處講究討論。積慮潛心。優柔饜飫。久而漸有得焉。則日見其高深遠大而不可窮矣。程夫子所謂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亦謂此耳。今日此事非言語臆度所及。必先有見。然後有以造夫平易。則是欲先上達而後下學。譬之是猶先察秋毫而後視山岳。先舉萬石而後勝匹雛也。夫道固有非言語臆度所及者。然非顏曾以上幾於化者不能與也。今日爲學用力之初。正當學問思辨而力行之。乃可以變化氣質而入於道。顧乃先自禁切。不學不思。以坐待其無故忽然而有見。無乃溺心於無用之地。玩歲愒日。而卒不見其成功乎。就使僥倖於恍惚之間。亦與天理人心敍秩命討之實。了無交涉。其所自謂有得者。適足爲自私自利之資而已。此則釋氏之禍。橫流稽天而不可遏者。有志之士。所以隱憂浩歎而欲火其書也。

九年癸巳。四十四歲。春三月。省劄促趣行。復辭。并請祠。

〔文集〕辭免召命狀五。

夏四月。太極圖說解。通書解成。

〔年譜〕始濂溪周子著太極圖。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又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極之蘊。其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於學者。先生聞二程先生語及性命之際。未嘗不因其說。然周子手授二程。本圖附書後。傳者見其如此。遂誤以圖爲書之卒章。不復釐正。使先生立象盡意之微指。闇而不明。而驟讀通書者。亦不知有所統攝。又朱震進易說表。謂此圖之傳。自陳摶种放穆修來。而五峯胡氏以先生非止爲种穆之學者。此特其學之一師。非至者也。夫以先生之學之妙。不出此圖。以爲得之於人。則決非种穆所及。以爲非其至者。則先生之學又何以加於此圖哉。至是爲之傳解。與西銘解義皆未出以示人也。洪本　〔文集〕答胡廣仲書云。夫太極之旨。周子立象於前。爲說於後。互相發明。平正洞達。絕無毫髮可疑。而舊傳圖說皆有謬誤。幸其失於此者。猶或有存於彼。是以向來得以參考互證。改而正之。凡所更改。皆有據依。非出於己意之私也。　程允夫問程子未嘗明以此圖示人。今乃遽爲之說以傳之。是豈先生之意耶。答曰。當日此書未行。故可隱。今日流布已廣。若不說破。卻令後生枉生疑惑。故不得已而爲之說爾。

〔文集〕太極通書後序。己丑　太極圖說後記。癸巳　再定太極通書後序。己酉　通書後記。丁未　題太極西銘解後。戊申





五月。有旨特改左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再辭。

〔年譜〕先是有旨再趣行。再辭。繼而四被省劄。俱辭。至是進呈乞祠劄子。宰相梁克家因奏朱某屢召不起。宜蒙褒錄。執政俱稱之。上曰。朱某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與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任便居住。洪本

〔行狀〕先生以改秩昇祠。皆酬賢賞功優老報勤之典。今無故驟得之。求退得進。於義未安。再辭。

〔文集〕辭免改官宮觀狀一。　狀二。

六月。程氏外書成。

〔文集〕後序云。右程氏外書十二篇。熹所序次。可繕寫。始熹序次程氏遺書二十五篇。皆諸門人當時記錄之全書。足以正俗本紛更之謬。而於二先生之語。則不能無所遺也。於是取諸集錄。參伍相除。得此十有二篇。以爲外書。夫先生之言。非有精粗之異。而兩書皆非一手所記。其淺深工拙。又未可以一概論。其曰外書云者。特以取之之雜。或不能審其所自來。其視前書尤當精擇而審取之耳。乾道癸巳六月。

伊洛淵源錄成。

〔文集〕答呂伯恭書云。欲作淵源錄一書。盡載周程以來諸君子行實文字。正苦未有此及永嘉諸人事跡首末。因書士龍。告爲託其搜訪見寄也。　又答書云。淵源錄許爲序引。甚善。　又答書云。外書淵源二書。頗有緒否。幸早留意。甲午

冬十一月。省劄檢會已降指揮。不合辭免。

淳熙元年甲午。四十五歲。春二月。復辭。三月。有旨不許辭免。復辭。夏六月始拜命。

〔行狀〕淳熙元年。又再辭。上意愈堅。始拜命。改宣教郎。奉祠。〔年譜〕先是十一月。省劄檢會依已降指揮行下。二月再辭。三月省劄檢會不合辭免旨劄下。又辭。五月省劄再檢會依已降指揮。先生以爲改官賦祿。蓋朝廷進賢賞功優老報勤之典。乃使小臣終年安坐。一日無故而驟得之。求退得進。於義未安。故三具辭免。遜避逾年。上意愈堅。至是始拜命。

〔文集〕辭免改官宮觀狀三。　狀四。　申建寧府狀。　謝改官宮觀奏狀。

編次古今家祭禮。

〔文集〕跋古今家祭禮云。右古今家祭禮。熹所纂次。凡十有六篇。蓋人之生。無不本乎祖者。故報本反始之心。凡有血氣者之所不能無也。古之聖王。因其所不能無者。制爲典禮。所以致其精神。篤其恩愛。有義有數。本末詳焉。遭秦滅學。禮最先壞。由漢以來。諸儒繼出。稍稍綴緝。僅存一二。以古今異便。風俗不同。雖有篤學好古之君。知經好學之士。亦不得盡由古禮以復於三代之盛。其因時述作。隨事討論。以爲一國一家之制者。固未必皆得先王義起之意。然其存於今者。亦無幾矣。惜其散脫殘落。將遂泯沒於無聞。因竊更相綴次。合爲一篇。以便觀覽。庶其可傳於後。然皆無雜（[illegible]皆作）本可參校。往往闕誤

不可殫知。雖通典唐書博士官所藏版本亦不足據。則他固可知已。諸家之徵。如荀氏徐暢孟冔劉周元陽孟詵徐潤孫日周（作周元陽）等儀。有錄而未見者。尚多有之。有能采集附益。并得善本通校而廣傳之。庶幾見聞有所興起。相與損益折衷。其成禮俗。於以上助聖朝敦化導民之意。豈不美哉。淳熙元年五月。

答鄭景望書云。家祭禮三策幷上。不知可補入見版本卷中否。若可補入。即孟詵徐潤兩家。當在賈頊家薦儀之後。孟爲第七。徐爲第八。而遞遷以後篇次。至政和五禮爲第十一。而繼以孫日用爲第十二。乃以杜公四時祭享儀爲第十三。而遞遷以後至范氏祭儀爲第十九。又於後序中。改十有六爲十有九。仍删去孟詵徐潤孫日用七子。（此段須別換）不然。卽存舊序。而別作數語。附見其後。尤爲詳實。不審尊意以爲如何。更俟論也。但寫校須令精審無誤。然後刻板。免致將來更改費力爲佳。或未刻間且幷寫定上板。眞本寄示。容與諸生詳勘納上。尤便也。〔馬端臨文獻通考〕古今家祭禮二十卷。陳氏曰。朱子集通典會要所載。以及唐本朝諸家祭禮皆在焉。凡二十卷。

# 朱子年譜卷之二上

淳熙二年乙未。四十六歲。夏四月。東萊呂公伯恭來訪。近思錄成。

〔文集〕書近思錄後云。淳熙乙未之夏。東萊呂伯恭來自東陽。過余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相與讀周子程子張子之書。歎其廣大閎博。若無津涯。而懼夫初學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掇取其關於大體。而切於日用者。以爲此編。總六百二十二條。分十四卷。蓋凡學者所以求端用力處己治人之要。與夫辨異端觀聖賢之大略。皆粗見其梗概。以爲窮鄉晚進有志於學。而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者。誠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如此。然後求諸四君子之全書。沈潛反復。優柔厭飫。以致其博而反諸約焉。則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庶乎其有以盡得之。若憚煩勞。安簡便。以爲取足於此而可。則非今日所以纂集此書之意也。五月五日〔東萊呂公跋〕近思錄旣成。或疑首卷陰陽變化性命之說。大氐非始學者之事。祖謙竊嘗與聞次緝之意。後出晚進。於義理之本原。雖未容驟語。苟茫然不識其梗概。則亦何所底止。列之篇端。特使之知其名義。有所嚮望而已。至於餘卷所載講學之方。日用躬行之實。具有科級。循是而進。自卑升高。自近及遠。庶幾不失纂集之旨。若乃厭卑近而騖高遠。躐等陵節。流於空虛。迄無所依據。則豈所謂近思者耶。覽者宜詳之。〔文集〕答呂伯恭書云。近思錄。近令抄作册子。亦自可觀。但向時嫌其太高。去却數段。（如太極及明道論性之類。）今看得似不可無。如以顏子論爲首章。卻非專論道體。自合





入第二卷。（作第二段。）又事親居家事。直在第九卷。亦似太緩。今欲別作一卷。令在出處之前。乃得其序。卷中添卻數段。序卷附呈。不知於尊意如何。第五倫事關範中亦不載。不記曾議及否。不知去取之意云何。因來告諭及也。此書若欲行之。須更得老兄數字。附於目錄之後爲佳。千萬勿吝也。（乙未八月。）又答呂伯恭書云。近思數段。已補入逐篇之末。今已上呈。恐有未安。卻望見教。所欲移入第六卷者。可否。亦望早垂喻也。（丙申。）答張敬夫書云。近思舉業三段。及橫渠語一段。并錄呈。幸付彼中舊官屬正之。或更得數字。說破増添之意尤佳。（丁酉。）答呂伯恭書云。欽夫寄得所刻近思錄來。欲添入說舉業數段。已寫付之。不知渠已去。彼能了此書否耳。（戊戌。）〔語錄〕修身大法。小學備矣。義理精微。近思錄詳之。（[illegible]）近思錄好看。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陳淳。）近思錄逐篇綱目。一道體。二爲學大要。三格物窮理。四存養。五改過遷善。克己復禮。六齊家之道。七出處進退辭受之義。八治國平天下之道。九制度。十君子處事之方。十一教學之道。十二改過、及人心疵病。十三異端之害。十四聖賢氣象。（[illegible]）聖賢說得語言平。如中庸大學論語孟子皆平易。近思錄是近來人說話。便較切。又曰。且熟看大學了。卽讀語孟。近思錄又難看。（[illegible]）近思錄首卷難看。某所以與伯恭商量。教他做數語以載於後。正謂此也。若只讀此。則道理孤單。如頓兵堅城之下。卻不如語孟。只是平鋪說去。可以遊心。（[illegible]）看近思錄。若於第一卷未曉。且從第二卷第三卷看起。久久後看第一卷。則漸曉得。（王過。）

偕東萊呂公至鵝湖。復齋陸子壽。象山陸子靜。來會。

〔年譜〕東萊歸。先生送之至信州鵝湖寺。江西陸九齡子壽。九淵子靜。及清江劉清之子澄。皆來會。相與講其所聞。而子壽子靜自執所見。不合而罷。其後子壽頗悔其非。而子靜終身守其說不變。〔附象山年譜〕淳熙二年乙未。呂伯恭約先生。與季兄復齋。會朱元晦諸公於信之鵝湖寺。復齋詩云云。元晦歸三年。乃和此詩。朱亨道云。鵝湖講道。誠當今盛事。伯恭蓋慮朱與陸猶有異同。欲令歸於一而定其所適從。伯恭蓋有志於此。語自得則未也。臨川趙守景明。邀劉子澄趙景昭。景昭在臨安與先生相款。亦有意於學。又曰。鵝湖之會。論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觀博覽。而後歸之約。二陸之意。欲先發明人之本心。而後使之博覽。朱以陸之教人爲太簡。陸以朱之教人爲支離。此頗不合。先生更欲與元晦辨。以爲堯舜之前何書可讀。復齋止之。趙劉諸公拱聽而已。〔象山語錄〕呂伯恭爲鵝湖之集。先兄復齋謂某曰。伯恭約元晦爲此集。正爲學術異同。某兄弟先自不同。何以望鵝湖之同。先兄遂與某議論致辨。又令某自說。至晚罷。先兄云。子靜之說是。次早某請先兄說。先兄云。某無說。夜來思之。子靜之說極是。方得一詩云。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留情傳註翻榛塞。著意精微轉陸沈。珍重友朋勤琢切。須知至樂在於今。某云。詩甚佳。但第二句微有未安。先兄云。說得恁地。又道未安。更要如何。某云。不妨一面起行。某沿途卻和此詩。及至鵝湖。伯恭首問先兄別後新功。先兄舉詩。才四句。元晦顧伯恭曰。子壽早已上子靜船了也。舉詩罷。遂致辨於先兄。某云。某途中和得家兄此詩。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積至滄溟水。拳石崇成泰華岑。易簡工

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沈。舉詩至此。元晦失色。至末二句云。欲知自下升高處。眞僞先須辨自今。元晦大不懌。於是各休息。翌日二公商量數十折議論來。莫不悉破其說。繼日凡致辨。其說隨屈。伯恭甚有虛心相聽之意。竟爲元晦所尼。〔文集〕答呂伯恭書云。陸子壽聞其名甚久。恨未識之。子澄云。其議論頗宗無垢。未知今竟如何也。癸巳 答呂子約書云。陸子靜之賢。聞之蓋久。然似聞有脫略文字直趨本根之意。不知其與中庸學問思辨然後篤行之旨。又如何耳。甲午 又答呂子約書云。近聞陸子靜言論風旨之一二。全是禪學。但變其名號耳。競相祖習。恐誤後生。恨不識之。不得深扣其說。因獻所疑也。然想其說方行。亦未必肯聽此老生常談。徒竊嘆而已。甲午 〔東萊集〕與朱元晦書云。撫州士人陸九齡子壽。篤實孝友。兄弟皆有立。舊所學稍偏。近過此相聚累日。亦甚有問道四方之意。癸巳 〔文集〕答張敬夫書云。子壽兄弟氣象甚好。其病卻是盡廢講學。而專務踐履。卻於踐履之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爲病之大者。要其操持謹質。表裏不二。實有以過人者。惜乎其自信太過。規模窄狹。不復取人之善。將流於異學而不自知耳。乙未 答王子合書云。前月末送伯恭至鵝湖。陸子壽兄弟來會。講論之間。深覺有益。此月八日。方分手而歸也。乙未 〔東萊集〕答邢邦用書云。祖謙自春末爲建寧之行。與朱元晦相聚四十餘日。復同出至鵝湖。二陸及子澄諸兄皆集。甚有講論之益。前書所論甚當。近已嘗爲子靜詳言之。講貫誦繹。乃百代爲學通法。學者緣此支離泛濫。自是人病。非是法病。見此而欲盡廢之。正是因噎廢食。然學者苟徒能言其非。而未能反己就實。泛泛汩汩。無所底止。是又適所以堅彼之自信也。乙未 〔南軒集〕答朱元晦書云。陸子壽兄弟何如。肯相聽否。乙未 又答書云。臨川其說方熾。此尤可慮。乙未

秋七月。雲谷晦庵成。

〔文集〕雲谷記。

三年丙申。四十七歲。春三月。如婺源。

〔年譜〕蔡元定從。既至。邑宰張漢率諸生。請講書於學。辭。復請撰藏書閣記。許之。而以程氏遺書。外書。文集。經說。司馬氏書儀。高氏送終禮。呂氏鄉儀鄉約鄉學。留學中。鄉人子弟日執經請問。隨其資稟。誨誘不倦。又作茶院朱氏譜序。至六月初旬乃歸。洪本 嘗與滕璘遊。見山水幽靜曰。儼余時昔夢中所見也。問其地。對曰。名耕塘。璘業也。先塚在此。曰。故與子有神交者在。因命作亭於其上。書草堂二字與之。平本 〔文集〕答呂伯恭書云。汪丈遽至於此。想聞此傷歎。旦夕歸婺源。當便道往哭之也。 又答呂伯恭書云。昨承遠訪。數日開警良多。茲十二日達婺源。更一兩日遍走山間掃墓。歸亦不能久留也。

復遠祖墓。

先生展墓。以遠祖制置府君兆域。歲久弗修。爲他人所有。乃言於有司而復其舊。伐石崇土。加修葺焉。

〔文集〕祭汪尚書文。 祭告遠祖墓文。

〔文集〕答呂伯恭書云。道間與季通講論。因悟向來涵養工夫全少。而講說又多強探。必取於流逐末





之弊。推類以求。衆病非一。而其源皆在此。恍然自失。似有頓進之功。若保此不懈。庶有望於將來。然非如近日諸賢所謂頓悟之機也。

夏六月。授祕書省祕書郎。辭。不允。秋八月。復辭。并請祠。許之。差管武夷山沖祐觀。

〔行狀〕除祕書郎。先生以改官之命。正以嘉其廉退。今乃冒進擢之寵。是左右望而罔市利。力辭。時上論大臣。欲獎用廉退。執政因以先生爲言。故有是命。會有言虛名之士不可用者。以故再辭。卽從其請。主管武夷山沖祐觀。〔年譜〕時上論大臣獎用廉退之士。以勵風俗。參政龔茂良以先生操行耿介。屢召不起爲言。遂有此除。先生以改官之命。正以嘉其廉退之節。今乃冒進擢之寵。是左右望而罔市利。力辭。且以乎書遺茂良言之。時楷幸羣小乘間譖毀。會有言虛名之士不可用者。乃因其再辭。卽從其請。〔文集〕辭免祕書郎狀。一云。右熹準六月二十一日尚書省劄子。并告命一道。授熹祕書郎者。熹聞命震驚。罔知所措。竊以聖主寤寐俊傑。圖起事功。片善寸長。靡不收用。巖穴幽隱。亦弗棄遺。遂使安庸有此遭遇。感德隆眞。捧戴難勝。豈敢偷飾退避。以孤獎拔之意。然熹竊惟國家開建圖書之府。所以儲蓄秀異之才。選試有程。未始輕授。郎以率守爲職。雖異典校之官。然自昔相承。或用以處老成耆德之士。如熹凡陋。豈所克堪。今若貪冒寵榮。不自揆度。此必坐取嘲笑。以累聖主知人之明。又況頃年。嘗以多病不才。懇辭名命。已蒙聖慈洞照肺肝。蓋既憐其愛君憂國。粗有畎畝夙夜之誠。而又知其衰朽無庸。重閔勞以官職之事。故凡所以假借褒崇。周養全活之意。雖非愚賤之所當得。然天地父母委曲生成之恩。則有不可以終辭者。此熹所以懇辭逾年而卒拜明命。且復具以此意附奏陳謝。其所以感恩自督之誠。蓋有皦然而不可欺者。今乃欲因聖主前日所以假借周養之賚。而遂貪緣以冒進擢無涯之寵。則是古人所謂登壟斷而左右望以罔市利者。不惟士夫清議有所不貸。而熹之不肖亦竊羞之。是以恐懼回皇。不敢祇受。伏惟鈞慈憐察。特爲敷奏。早賜寢罷元降指揮。使熹得分少安。不勝幸甚。熹除已將省劄告命申建寧府。送軍資庫寄納外。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指揮。謹狀。 辭免祕書郎狀二。

答韓尚書書云。區區行役。前月半間。始得還家。忽聞除命。出於意望之外。自視才能。豈稱茲選。愧懼窘迫。不知所爲。竊妄意此必尚書丈過恩推挽之力。既而府中遞到六月十五日所賜書。傳丈亦以所得別紙垂示。乃知台意所以眷念不忘者。果如此。私戚雖深。然非本心平日所望於門下也。熹狷介之性。矯揉萬方。而終不能回。迂疏之學。用力既深。而自信愈篤。以此自知決不能與時俯仰。以就功名。以故二十年來。自甘退藏。以求己志。所願欲者。不過修身守道。以終餘年。因其暇日。諷誦遺經。參考估聞。以求聖賢立言本意之所在。既以自樂。間亦筆之於書。以與學者共之。且以待後世之君子而已。此外實無毫髮餘念也。中間懇辭名命。反誤推寵。初亦不敢拜承。既而思之。是乃君相灼知無用之實。而欲假以閔勞遇養之恩。故少進其官。益其祿。而卒許以投閒。似若有可受者。以故懇避逾年。而終於拜受。私竊以爲自是以上承朝廷之美意。而下得以自絕於名宦之途。自是以往。其將得以優游卒歲。就其所業。而無窘迫之慮矣。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熹亦安得默然而亡言哉。夫以熹之狷介迂疏。不能俯

仰。世俗固已闚風而趨之矣。獨賴一時賢公名卿。或有誤而知之。然聽於下風。若其行事議論之本末。則於鄙意所不能無疑者尚多。今若辭而自受。則賓主之間。異同之論。必有所不能免者。無益於治。而適所以爲羣小嘲笑之資。且熹之私願所欲就者。亦將沮沒而不得成。其成收之桑榆。而幸有所就。人亦必以爲己試不驗之言而不之譏矣。又況今日一出。而前日所辯的辭受而不敢苟然之意。亦且闇闇而不能以自明。諸公誠知之深。愛之厚。則曷爲不求所以伸其志。全其守。而必脅驅從臾使至此極也耶。且士大夫之辭受出處。又非獨其身之事而已。其所處之得失。乃關風俗之盛衰。故尤不可以不審也。若熹者向使以辭召命而得改官矣。今又因其所改之官而有此授。熹若受而不辭。則是美官要職。可以從容辭遜。安坐而必致之也。近世以來。風俗頹壞。士大夫倚託欺謾以取爵祿者不可勝數。獨未有此一流耳。而熹適不幸。諸公必欲強之使充其數。熹雖不肖。實不忍以身蒙此辱。使天下後世持清議者得以唾罵而嗤鄙之也。且熹之言此於門下有年。苦言悲懇。無所不至。而執事者聽之藐然。方且從容遊說。大爲引重。而其要歸成敗。則不過使之內違素心。外貽深誚而後已。此熹所不能諭。且復竊自計其生平言行。必有大不相副者。而使執事者不信其言以至此也。深自悔責。無所歸咎。然亦不敢終默默於門下。是以敢復言之。伏惟憐而察焉。熹前日所報大參書。忽忽不及盡此曲折。故今僭易有言。非獨以伸鄙意於明公。亦使因是以自達於鈞公也。必若成命已行。不欲追寢。則願因其請免。復畀祠官之職。其於出令之體。似未爲失。何必待其狂疾之既作。然後藥之乎。瞻望門牆。無由趨侍。情意迫切。言語無倫。伏惟高明。垂賜矜察。

冬十一月。令人劉氏卒。

〔年譜〕草堂劉公女也。明年某月。葬於建陽縣之唐石大林谷。名其亭曰寧如。而規壽藏於其側。名其菴曰順寧。

四年丁酉。四十八歲。夏六月。論孟集註或問成。

〔年譜〕先生既編次論孟集義。又作訓蒙口義。既而約其精粹妙得本旨者爲集註。又疏其所以去取之意爲或問。然恐學者轉而趨薄。故或問之書未嘗出以示人。時書肆有竊刊行者。亟請於縣官追索其板。故惟學者私傳錄之。其後集註刪改日益精密。而或問則不復釐正。故其去取間有不同者。然辨析毫釐。互有發明。亦學者所當熟味也。洪本 〔文集〕答何叔京書云。孟子集解當悉已過目。有差謬處。切望痛加刊削。警此昏惰。幸甚。丙戌 答張欽夫書云。中庸大學章句。緣此略修一過。再錄上呈。然覺其間更有合刪處。論語亦如此。草定一本。未暇脫藁。孟子則方欲爲之。而日力未及也。乙未 答呂伯恭書云。兩月間。只看得兩篇論語。亦自黃直卿先爲看過。參考同異了。方爲折中。己亥 答胡季隨書云。熹於語孟大學中庸。一生用功。粗有成說。然近日讀之。一二大節目處。猶有謬誤。不住修削。有時隨手又覺病生。此豈易事。若恃一時聰明才氣。略看一過。便謂事了。豈不輕脫自誤之甚耶。癸卯後 〔語錄〕論語集註。蓋某十年前本。爲朋友傳去。鄉人遂不告而刊。及知覺。則已分裂四出而不可收矣。其間多所未穩。





煞誤看讀。楊道夫己酉以後 〔文集〕答張元德書云。大學等書。近多改定處。未暇錄寄。亦有未及整頓者。如論孟二書。甚恨其出之早也。庚戌 答孫敬甫書云。論孟是後來所定本。然比讀之。尚有合改定處。未及下手。大學亦有刪定數處。未暇錄去。丙辰 〔語錄〕程先生經解。理在解語內。某集注論語。只是發明其辭。使人玩味經文。理皆在經文內。不知何人 精義是許多言語。而集注能有幾何言語。一字是一字。有一字當百十字底。公都把作等閒看了。聖人言語本是明白。不須解說。只爲學者看不出。所以做出註解。與學者省一半力。若註解上更看不出。卻如何看得聖人意出。不知何人 前輩解說。恐後學難曉。故集注盡撮其要。已說盡了。不須更去註腳外又添一段說話。只把這箇熟看。自然曉得。不知何人 語學者曰。某語孟集注。添一字不得。減一字不得。公仔細看。又曰。不多一箇字。不少一箇字。甘節 論語集注。如稱上稱來無異。不高些。不低些。自是學者不肯用功看。郭友仁 某於論孟。四十餘年理會。中間逐字稱等。不教偏些子。學者將註處宜仔細看。王過 某那集註都詳備。只是要人看無一字閑。那箇無緊要閑底字。越要看。自家意裏說是閑字。那箇正是緊要字。沈僩 某所解語孟和訓詁註在下面。要人精粗本末字字爲咀嚼過。此書某自三十歲便下功夫。到而今改猶未了。不是草草看者。曾祖道丁巳 集注於正文之下正解說字訓文義。與聖經正意。如諸家之說有切當明白者。即引用而不沒其名。如學而首章先尹氏而後程子。亦只是順正文解下來。非有高下去取也。章末用圈而列諸家之說者。或文外之意。而於正文有所發明。不容略去。或通論一章之意反覆。其說切要而不可不知也。朱在過庭所聞 集註中解。有兩說相似而少異者。亦要相資。有說全別者。是未定也。黃㽦 問。集註有兩存者。何者爲長。曰。使某見得長底時。豈復存其短底。只爲是二說皆通。故并存之。然必有一說合得聖人之本意。但不可知耳。又曰。大率兩說。前一說勝。黃義剛 某釋經。每下一字。直是稱等輕重。方敢寫出。李方子 某解書如訓詁一二字等處。多有不必解處。只是解書之法如此。亦要教人知道看文字不可忽略。葉賀孫 每常解文字。諸先生有多少好說話。有時不敢載者。蓋他本未有這般意思在。楊道夫 〔文集〕答潘端叔書云。論語或問此書久無功夫修得。只集註屢改不定。卻與或問前後不相應矣。山間無人錄得。不得奉寄。可只用舊本看。有不穩處。仔細喩及。卻好評量也。癸卯後 張元德問曰。語孟或問。乃丁酉本。不知後來改定如何。答曰。論孟集註。後來改定處多。遂與或問不甚相應。又無工夫修得或問。故不曾傳出。今莫若且就正經上玩味。有未通處。參致集注。更自思索爲佳。不可恃此未定之書便以爲是也。當在丙辰後 〔語錄〕論語或問甚好。何故不肯刊行。曰。便是不必如此。文字儘多。學者愈不將做事了。只看得集註儘得。郭友仁 問論語或問。曰。是五十歲元本作[illegible] 前文字。與今說不類。當時欲修。後來精力衰。那箇工夫大。後掉了。甘節

詩集傳成。

〔文集〕詩集傳序。丁酉冬十月。先生孫鑑詩傳遺說注云。詩傳舊序。此乃先生丁酉歲用小序解經時所作。後乃盡去小序。故附見於此。與呂氏詩說之例。 呂氏家塾讀詩記後序。壬寅九月。 讀呂氏詩記桑中篇。甲辰春 書臨漳所刊詩經後云。鄭康成說南陔等篇遭秦而亡。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爲詁訓傳。乃分衆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愚按鄭氏謂三篇之義。

本與衆篇之義合編者，是也。然遂以爲詩與義皆出於先秦，詩亡而義猶存，至毛公乃分衆義各置篇端，則失之矣。後漢衛宏傳明言宏作毛詩序，則序豈得爲與經並出，而分於毛公之手哉。然序之本不冠於篇端，則因鄭氏此說而可見。察得病今之讀詩者知有序而不知有詩也，故因其說而更定此本，以復於其初，猶懼覽者之惑也，又備論於其後云。淳熙庚戌冬十月。　答范伯崇書云：十五國風次序，恐未必有意。故集傳中不敢提起。歐陽公本末論甚佳，亦收在後語中矣。乙未　答呂伯恭書云：竊承讀詩終篇，想多所發明，恨未得從容以請。案所集解，當時亦甚詳備，後以意定，所餘才此耳。然爲舊說牽制，不滿意處極多，比欲修正，又苦別無稽援，此非終累人也。乙未冬　又答呂伯恭書云：詩說所欲修改處，是何等類，因書告略及之。比亦得閒刊定，大抵小序盡出後人臆度，若不脫此窠臼，終無緣得正當也。去年略修舊說，訂正爲多，尚恨未能盡去，得失相半，不成完書耳。庚子　又答呂伯恭書云：詩說昨已付小雅後二冊去矣。小序之說，未容以一言定，只從來論卻得反復，區區之意已是不敢十分放手了。前論未極，更須有說話也。恐尊意見得不如此處，卻望仔細一一垂論，更容考究爲如何，逐旋批示，尤幸。幷得之，卻難看也。庚子正月四日　又答呂伯恭書云：向來所論詩序之說，不知後來尊意看得如何。雅鄭二字，雅恐便是大小雅，鄭恐便是鄭風，不應概以風爲雅，又於鄭風之外別求鄭聲也。聖人刪錄，取其善者以爲法，存其惡者以爲戒，無非教者，豈必滅其籍哉。看此意思甚覺通達，無所礙。氣象亦自公平正大，無許多回互費力處。不審高明以爲何如也。庚子　又答呂伯恭書云：詩不知竟作如何看，近來看得前日之說，猶是泥裏洗土塊，舉覺心下未安穩。詩說便中求所定者節目處一二篇一觀，恐或有所警發也。庚子　答潘文叔書云：詩亦再看舊說，多所未安，見加刪改，別作一小書，庶幾簡約易讀，若詳考卽自有伯恭之書矣。甲辰　答潘恭叔書云：近再看二南舊說，極有草草處，已略刊訂，別爲一書，以趨簡約，尚未能便就也。甲辰後　答呂子約書云：詩說久已成書，無人寫得，不能奉寄，亦見子約專治小序而不讀詩，故自度其說未易合而不寄耳。丁未　答李公晦書云：詩說近修得國風數卷，舊本且未須出，甚善。甲寅後（語錄）詩本易明，只被前面序作梗。序出於漢儒，反亂詩本義，且只將四字成句底詩讀，卻自分曉。見作詩集傳，待取詩緝排放在前面，驅逐序過後面，自作一處。陳文蔚。〇在字序字補入　詩序，東漢儒林傳分明說是衛宏作，後來經意不同，都是被他壞了。某又看得亦不是衛宏一手作，多是兩三手合成一序，愈說愈疏。鄭南　向來鄭漁仲有詩辨妄，力詆詩序，其間言語太過，以爲皆是村野妄人所作，始亦疑之，後來仔細看一兩篇，因質之史記國語，然後知詩序之果不足信。葉賀孫　某向作詩解文字，初用小序，到爲辨破，然終是不見詩人本意。後來方知只盡去小序，便自可通，於是盡滌舊說，詩意方活。吳必大　（續集）與蔡彥忠書云：詩傳兩本煩爲以新本校舊本，其不同者依新本改正。有紙用剪在內，恐要帖換也。未詳其時　甲寅後（年譜）詩自毛鄭以來，皆以小序爲主，其與經文舛戾，則穿鑿爲說以通之。先生獨以經文爲主，而訂其序之是非，復爲一編附寘經後，以還其舊。

周易本義成。





（文集）書臨漳所刊易經後云：右古文周易經傳十二篇，亡友東萊呂祖謙伯恭父之所定，而音訓一篇，則其門人金華王莘叟之所筆受也。熹嘗以謂易經本爲卜筮而作，皆因吉凶以示訓戒，故其言雖約，而所包甚廣。夫子作傳，亦略舉其一端以見凡例而已。然自諸儒分經合傳之後，學者便文取義，往往未及玩心全經，而遽執傳之一端以爲定說。於是一卦一爻僅爲一事，而易之爲用，反有所局，而無以通乎天下之故。若是者，熹蓋病之。是以三復伯恭父之書而有發焉，非特爲其章句之近古而已也。音訓，則妄意其猶或有所遺脫，莘叟蓋言嘗亦患此，而伯恭父殁，是則因宜，然亦不敢輒補也。爲之別見於篇後云。淳熙九年夏六月。（呂氏古易後）漢興，言易者六家，獨費氏傳古文易，而不立於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邱經，或脫去无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然則眞孔氏遺書也。東京馬融、鄭元，皆爲費氏學，其書始盛行。今學官所列王弼易，雖宗莊老，其書固鄭氏書也。費氏易在漢諸家中最近古，故見排擯。千載之後，巋然獨存，豈非天哉。自康成、輔嗣合彖象文言於經，學者遂不見古本。近世嵩山晁氏編古周易，將以復於其舊，而其刊補離合之際，覽者或以爲未安。祖謙謹因晁氏書參考傳記，復定爲十二篇，篇目卷帙，一以古爲斷，其說具於音訓云。淳熙八年五月。（晁氏古易跋）周易卦、爻一、彖二、象三、文言四、繫辭五、說卦六、序卦七、雜卦八，諸篇如上。案晉太康初發汲縣舊冢得古簡編，科斗文字，散亂不可訓知，獨周易最爲明了，上下篇與今正同，則有陰陽說而无彖象文言繫辭。杜預疑於時仲尼造之於魯，尚未播之遠國，而漢藝文志易經十二篇，施孟梁邱三家，顏師古曰：上下經及十翼，故十二篇。是則彖象文言繫辭始附卦爻而傳於漢歟。先儒謂費直專以彖象文言參解易爻，以彖象文言入卦中者，自費氏始。其初費氏不列學官，惟行民間，至漢末陳元方鄭康成之徒，皆學費氏，古十二篇之易遂亡。孔穎達又謂輔嗣之意，象本釋經，宜相附近，分爻之象辭各附當爻，則費氏初變亂古制時，猶若今乾卦彖象繫卦之末歟。古經始變於費氏，而卒大亂於王弼，惜哉。（朱子書嵩山古易跋後）按晁氏此說，與呂氏音訓大同小異，蓋互有得失也。先儒雖言費氏以彖象文言參解易爻，然初不言其分傳以附經也。至謂鄭康成始合彖象於經，則魏志之言甚明，而詩疏亦云：漢初爲傳訓者，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而藝文志所載毛詩，故訓傳亦與經別。及馬融爲周禮註，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而就經元本作敍經爲註。馬鄭相去不遠，蓋做其意而爲之附。故呂氏於此義爲得之，而晁氏不能無失。至晁氏謂初亂古制時，猶若今之乾卦彖象幷繫卦末，而卒大亂於王弼，則其說原於孔疏，而呂氏不取也。蓋孔疏之言曰：夫子所作象辭，本在六爻經辭之後，以自卑退，不敢干亂先聖正經之辭。及至輔嗣之意，以爲象者本釋經文，宜相附近，其義易了，故分爻之象辭各附其當爻下言之。此其以爲夫子所作，元在經辭之後，爲夫子所自定，雖未免於有失，而謂輔嗣分爻之象以附當爻，則爲得之。故晁氏倂其半而取其半也。其實今所定復爲十二篇者，古經之舊也，王弼註本之乾卦，蓋存鄭氏所附之例也，坤以下六十三卦，又弼之所自分也。呂氏於跋語雖言康成輔嗣合傳於經，然於音訓乃獨歸之鄭氏，而不及王弼，則未知其何以爲二家之別，而

於王本經傳次第兩體之不同。亦不知所以爲說矣。豈非闕哉。周易會通。載此於呂氏易後。〔文集〕答呂伯恭書云。讀易之法。竊疑卦爻之詞。本爲卜筮者斷吉凶而因以訓戒。至彖象文言之作。始因其吉凶訓戒之意。而推說其義理以明之。後人但見孔子所說義理。而不復推本文王周公之本意。因鄙卜筮爲不足言。而其所以言易者。遂遠於日用之實。類皆牽合委曲偏主一事而言。無復包含該貫曲暢旁通之妙。若但如此。則聖人當時自可別作一書。明言義理。以詔後世。何容假託卦象。爲此艱深隱晦之辭乎。故今欲凡讀一卦一爻。便如占筮所得。虛心以求其詞義之所指。以爲吉凶可否之決。然後考其象之所已然者。求其理之所以然者。然後推之於事。使上自王公。下至庶民。所以修身治國。皆有可用。私竊以爲如此求之。似得三聖之遺意。然方讀得上經。其間亦多有未曉處。不敢強通也。其可通處。極有本甚平易淺近。而今傳注誤爲高深微妙之說者。如利用祭祀。利用享祀。只是卜祭則吉。田獲三狐。田獲三品。只是卜田則吉。公用享于天子。只是卜朝覲則吉。利建侯。只是卜立君則吉。利用爲依遷國。只是卜遷國則吉。利用侵伐。只是卜侵伐則吉之類。但推之於事。或有如此說者耳。凡此之類不一。亦欲私識其說。與朋友訂之。而未能就也。乙未 答虞士朋書云。寄示趙倉易說。備易精密。恨未得一見面扣其詳也。但象數乃作易根本。卜筮乃其用處之實。而諸儒求之不得其要。以至苛細繳繞。令人厭聽。今乃一向屏棄闊略。不復留意。卻恐不見制作綱領。語意來歷。似未甚便也。昨於乾坤二卦。略記所疑之一二。今謾錄呈。幸爲詳之。試因語次以發這扣之。癸巳 與趙提舉書云。大抵易之書。本爲卜筮而作。昔亦嘗筆其說。今謾錄二卦上呈。其他文義未瑩者多。未能卒業。姑以俟後世之子雲耳。近又嘗編一小書。略論象數梗概。幷以爲獻。丙午

丁未 答陳明仲書云。讀易亦佳。但經書難讀。而此書尤難。廷老所傳鄙說。當時草草抄出。未成文字。然試略考之。亦可見門戶梗概。癸巳 答余正叔書云。歸家只看得大學與易。修改頗多。義理無窮。心力有限。奈何。惟須畢力鑽研。死而後已耳。戊申 答鄭仲禮書云。示論讀易之說甚善。蓋嘗以康節之言求之。而得其畫卦之次第。至於經文。亦但以虛心讀之。則略曉其一二。至有不可曉處。則便放下。亦嘗粗筆其說而未成也。至於畫卦揲蓍之法。則又嘗有一書。摸印以傳。名曰啓蒙。癸丑 答孫季和書云。示及易說。意甚精密。但近世言易者。直棄卜筮而虛談義理。致文義牽強無歸宿。此弊久矣。要須先以卜筮占決之意。求經文本義。而復以傳釋之。則其命辭之意。與其所自來之故。皆可漸次而見矣。舊讀此書。嘗有私記。未定而爲人傳出摹印。近雖收毀。而傳布已多。不知曾見之否。其說雖未定。然大概可見。循此求之。庶不爲鑿空妄說也。又嘗作啓蒙一書。亦已板行。不知曾見之否。今往一通。試看如何。辛亥別集 答劉君房書云。本義未能成書。而爲人竊出。再行摸印。有誤觀覽。啓蒙自今觀之。如論河圖洛書。亦未免有賸語。乙卯 答楊伯起書云。讀易想益有味。某之謬說。本未成書。往時爲人竊出印賣。更加錯誤。殊不可讀。不謂流傳已到几間。更自不足觀也。未詳別集 〔語錄〕某之易簡略者。當時只搭記文義。但用及諸儒皆已說過了。某只就語脈中略牽過這意思。劉礪 問本義何專以卜筮爲主。曰。且須熟讀正文。莫看注解。蓋古易彖象文言各在一處。至王弼始合爲一。後世諸儒。遂不敢與移動。今難卒說。且須熟讀正文。久當自悟。余大雅 庚戌五月初見先生於臨漳。問看易。曰。易未好看。易自難看。先儒講解。失聖人意處





多。又問讀詩。曰。詩固可以興。然亦自難。先儒之說。亦多失之。某枉費許多年工夫。近來於詩易略得聖人之意。徐㝢 近趙子欽有書來云。某說語孟極詳。易說卻太略。譬之此燭籠。添得一條骨子。則障了一路光明。若能盡去其障。使之統體光明。豈不更好。蓋著不得詳說也。李方子 先生於詩傳。自以爲無復遺恨。曰。後世若有揚子雲。必好之矣。而意不甚滿於易本義。蓋先生之意。只欲作卜筮用。而爲先儒說道理太多。終是翻這窠臼未盡。故不能不致遺恨云。沈僩

五年戊戌。四十九歲。秋八月。差知南康軍。辭。

〔年譜〕宰相史浩必欲起之。故實宦處以外郡。於是差權發遣南康軍事。兼管內勸農事。仍借緋。〔本傳〕史浩再相。除知南康軍。降旨便道之任。

〔文集〕辭免知南康軍狀。

冬十月。有旨不許辭免。復辭請祠。

十月奉旨不許辭免。令疾速前去之任。候任滿前來奏事。即具劄子辭。乞宮祠差遣。

〔文集〕乞宮觀劄子。

十二月。省劄趣之任。

六年己亥。五十歲。春正月。復請祠。二十五日。啓行。俟命於鉛山。

〔年譜〕東萊屢書勉行。南軒亦謂須一出爲善。雖去就出處素有定論。然更須斟酌消息。勿至已甚。苟一向固拒。則上之人謂賢者不肯爲用。於大體卻有害也。先生至是始有行意。二十五日離家。行至信州鉛山。候命寓止崇壽僧舍。

二月。復請祠。

陸子壽來訪。

〔文集〕和鵝湖寺子壽韻云。德義風流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籃輿度遠岑。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只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語錄〕陸子壽自撫來信訪先生於鉛山觀音寺。子壽每談事。必以論語爲證。如曰。聖人教人居處恭。執事敬。又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此等皆教人就實處行。何嘗高也。先生曰。某舊時持論亦好高。近來漸漸移近下。漸漸著實也。如孟子卻是將他已到底教人。如言存心養性。知性知天。有其說矣。是他自知得。餘人未到他田地。如何知得他滋味。卒欲行之。亦未有入頭處。若論語卻是教人存心養性。知性知天。實涵養處。便見得。便行得也。子壽答先生解幾乎微云。幾微、世事也。因歎美其說之善。曰。前後說者。速莫見乎隱一章說了。更不見切體處。今如此分別。卻是使人有檢點處。九齡自覺力弱。持常非禮念慮。因能常常警策。不使萌於心。然志力終不免有怠時。此殆所謂幾微處。須檢點也。先生曰。固然。陸子壽言。古者教小子弟。自能言能食。即有教。以至灑埽應對。皆有所習。故長大則易語。今人自小即教做對。少大即教作虛誕之文。皆壞其性質。某嘗思欲做一小學規。使

人自小教之便有法。如此亦須有益。先生曰。只做禪院清規樣。亦自好。　子壽言。孔子答羣弟子所問。隨其材答之。不使聞其不能行之說。故所成就多。如克己復禮爲仁。唯以分付與顏子。其餘弟子不得與聞也。今教學者說著。便令克己復禮。幾乎以顏子望之矣。今釋子接人。猶能分上中下三根。云我則隨其根器接之。吾儒卻無這個。先生曰。此說固是。如克己之說。卻緣衆人皆有此病。須克之乃可進。使肯相從。卻不誤他錯了路。若教他釋子說來相問。吾人使之克己復禮。他還相從否。子壽云。他不從矣。曰。然則彼所謂根器接人者。又如何見得是與不是。解後錯了。不可知。（余大雅）〔文集〕答呂伯恭書云。近兩得子壽兄弟書。卻自悔前日偏見之說。不知果如何。（戊戌）　又答呂伯恭書云。子壽相見。其說如何。子靜近得書。其徒曾立之者來訪。氣質儘佳。亦似知其師說之誤。持得子靜答渠書與劉淳叟書。卻說人須是讀書講論。然則自覺其前說之誤矣。但不肯翻然說破今是昨非之意。依舊遮前掩後。巧爲詞說。只此氣象。卻似不佳耳。（己亥十月）　又答呂伯恭書云。子靜學生又有興國萬人傑字正淳者亦佳。見來此相聚。云子靜卻教人讀書講學。亦得江西朋友書。亦云然。此亦皆濟事也。（庚子）　又答呂伯恭書云。子壽兄弟得書。子靜約秋涼來遊廬阜。但恐此時已換卻主人耳。渠兄弟今日豈易得。但子靜似猶有舊來意思。聞其門人說。子壽言其雖已轉步。而未曾移身。然其勢久之亦必自轉。回思鵝湖講論時。是甚氣勢。今何止什去七八耶。（庚子六月）〔東萊集〕與朱元晦書云。陸子壽前日經過。留此二十餘日。幡然以鵝湖所見爲非。甚欲著實看書講論。心平氣下。相識中甚難得也。（庚子）〔文集〕答曹立之書云。鍛



示陸兄書甚佳。近大冶萬正淳來訪。亦嘗言彼講論曲折。大概比舊有間矣。但覺得尚有黨主舊說。以爲隨時立教不得不然之意。似此意思。卻似漸有擬議不明白處。以故包撥遮掩。仍主先入。尚以讀書講學爲充塞仁義之禍。（[illegible]）而南軒頃亦云。傅夢泉者。揚眉瞬目云云。恐不若直截剖判。便令今是昨非。平白分明。使學者各洗舊習。以進於日新之功。不宜尚復疑武終藏。以滋其惑也。　祭陸子壽教授文云。學匪私說。惟道是求。苟誠心而擇善。雖異序以同流。如我與兄。少不並遊。蓋一生而再見。遂傾倒以綢繆。念昔鵝湖之下。實云識面之初。兄命駕而鼎來。載季氏而與俱。出新篇以示我。意懇懇而無餘。厭世學之支離。新易簡之規模。顧予聞之淺陋。中獨疑而未安。始逡巡於胸次。卒紛繳於談端。徐度兄之不可遽以辨屈。又知兄必將返而深觀。遂逡巡而旋返。怳猶豫而躊旋。別來幾時。兄以書來。審前說之未定。曰子言之可懷。逮余辭官而未獲。停驂道左之僧齋。兄乃枉車而來教。相與極論而無猜。自是以還。道合志同。何風流而雲散。乃一西而一東。蓋曠歲以索居。倦尺書之兩通。期杖屨之肯顧。或慰滿乎余衷。聞者乃聞兄病在牀。亟使者而問訊。並裹藥而搢將。曾往使之未返。何來音之不祥。蓋失聲而驚號。若手抉以淋浪。嗚呼哀哉。今茲之歲。非龍非蛇。何獨賢人之不淑。嗟與吾道之深瘥。唯兄德之尤粹。儼中正而無邪。至其降心以從善。又豈有一毫驕吝之私耶。嗚呼哀哉。兄則已矣。此心實在。炯然參倚。可竢皆執。灌千載。一慟疑門。緘辭千里。侑此一尊。（子壽以庚子九月二十九日卒）答呂伯恭書云。子壽複爲古人。可痛可傷。不知今年是何氣數。而吾黨不利如此也。　又答呂伯恭書云。子壽云亡。深可痛



惜。吾道不振。此天也。奈何奈何。　答傅子淵書云。荊州云亡。忽忽歲晚。比又得曾田教授陸兄之訃。吾道不幸。乃至於此。每一念之。痛恨無窮。（庚子）

三月。省劄復趣行。是月晦。赴上。

〔年譜〕到任。首下教三條。一、以郡土瘠民貧。役煩稅重。求所以寬卹之方。俾士人父老僧道民人有能知利病之源者。悉具以陳。二、俾士人鄉人父老。歲時集會。教戒子弟。使修其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篤厚親族。和睦鄉鄰。有無相通。患難相恤。以成風俗之美。三、俾鄉黨父老。各推擇其子弟之有志於學者。遣詣學宮。以暇時與教官同共講說經旨。以誘掖之。庶長材秀民爲時而出。（洪本）先生每四五日一詣學宮。爲諸生講說。懇懇不倦。郡之有賢德者。禮之以爲學職。士風翕然丕變。（李本）

立濂溪周先生祠於學宮。以二程先生配。又立五賢祠。

〔年譜〕先是移文教授司戶。以爲蒙恩假守。昇付民社。將使宣明教化。敦厲風俗。非徒督以簿書期會而已。其爲訪尋陶威公侃、謝文靖公安、陶靖節先生潛、前朝孝子司馬延義、熊仁贍、義門洪氏等遺蹟。與夫白鹿洞學宮之廢址。濂溪先生周公、西澗先生劉公父子、了翁先生陳公祠宇之有無。並核其實以告。至是乃立周先生祠。以二程先生配。其陶靖節（潛）、劉西澗父子（屯田員外郎劉渙凝之、子祕書丞劉恕道原）、李公擇（尚書李常公擇）、陳了翁（諫議大夫陳瓘了翁。南康人。了翁嘗謫居於此）。四公皆則別爲堂祀之。榜曰五賢堂。（洪本。周祠、張南軒爲記。五賢祠、尤延之爲記）

〔文集〕知南康榜文。　又牒。



夏五月。遣使祭唐孝子熊仁贍之墓。

修復劉屯田墓。

壯節亭記。始至。訪求先賢遺蹟。得故尚書屯田員外郎劉公凝之之墓於城西門外草棘中。爲作小亭於其前。立門謹扃鑰。以限樵牧。用歐陽公語。名其亭以壯節。

〔文集〕告熊孝子墓文。　祭屯田劉居士墓文。

壯節亭記。

請祠。不報。

作臥龍菴祀諸葛武侯。

〔年譜〕菴在廬山之陽五老峯下。捐俸錢。屬西原隱者崔嘉彥董其役。繪諸葛武侯像於堂中。書武侯師表中語。洪教忠壯。忘身殉國。鞠躬盡力。死而後已。一十六字於楣間。後又趨數百步。面瀑布作亭。爲吏民禁樵之所。時歲適旱。禱以爲龍之淵臥者。可以起而天行矣。因榜曰起亭。（洪本）

〔文集〕臥龍菴記。

〔文集〕答呂伯恭書云。四五日一至學中。爲諸生誦說。只此一事。猶覺未失故步。　又答呂伯恭書云。學中略爲說大學。近已終篇。今卻只是令教官挑覆所授論語。諸生說未到處。略爲發明。亦未肯輕升講座。徒官請告。如來教所慮也。但只如文翁常袞之爲。區區志願。止於如此耳。政事固欲簡靜。但今時

壯官之人。不務恤民。多是放縱吏胥。畏憚權豪。凡有公事。略加點檢。無不坐此二病者。勢不得已。須選擇一二稍治。此外則不敢有毫毛之擾、財賦適諸縣皆不得人。弛廢殊甚。為丞佐所迫。亦不免使人吏監禁斷遣。然思為縣者。亦豈不欲了辦財賦。見知州郡。何苦如此遲慢。想亦是有做不行處。每握筆欲判此等文字。未嘗不慨然太息也。又云。修造事學中二祠。只是因舊改像。無地步可起造。其他方作得劉凝之祠亭並門。凡此等。皆用初到送代者折送香藥及逐月供給中不應得者椿管為之。不敢破使官錢。至如前官所設以護送。又自用俸錢。亦不敢破此錢矣。

六月。奏乞蠲星子縣稅錢。

其狀奏請本軍諸縣大抵荒涼。而星子尤甚。因官吏節次增起稅額。及和買折帛。數目浩瀚。人戶盡力供輸。有所不給。乞賜蠲減。行下戶部。

請祠。不報。

秋七月。以庶僚不合用劄子。申省自劾。

〔行狀〕先生在任。嘗用劄子奏事。後因臺諫言用劄子非舊制。遂申乞能黜。

八月。嚴別籍異財之令。

〔文集〕答呂伯恭書云。郡事比亦甚簡靜。間以兩縣破壞。不免暫易其人。即日詞訟便減十七八。今或至竟日而無訟者。亦緣略鋤去一二亂政生訟者之故。戒令勸率。民間亦肯相信。如舉行別籍異財之令。父子復合者數家。初恐未必從命。不意其能爾也。

〔文集〕曉喻兄弟爭財產事。

冬十月。復建白鹿洞書院。

書院。乃唐隱士李渤所居。當時學者多從之遊。遂立黌舍。五代時。李氏為建官師。給田廩養。徒衆甚盛。太平興國中。嘗蒙詔賜九經。而官其洞主。咸平中。有詔重修。其後淪壞日久。莽為邱墟。乃為訪求遺址。屬教授楊大法。星子令王仲傑。重建書院於其地。明年三月訖功。率賓佐合師生修釋菜之禮。以告於先聖先師。又奏乞賜書院勅額。及太上皇帝御書石經板本九經註疏。并徧求江西諸郡文字藏之。又置田以贍學者。每休沐輒一至。諸生質疑問難。誨誘不倦。退則相與徜徉泉石間。竟日乃反。〔文集〕白鹿洞書院學規。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別如左。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右為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於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別如左。　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　右修身之要。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右接物之要。　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為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今人之為學者。則既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於經。有志





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辨之。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於學有規。其待學者為已淺矣。而其為學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以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為學之大端。條列如右。而揭之楣間。諸君其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則夫思慮云為之際。其所以戒謹而恐懼者。必有嚴於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於此言之所棄。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諸君其亦念之哉。〔東萊呂公白鹿洞書院記〕淳熙六年。南康軍秋雨不時。高卬之田告病。郡守新安朱侯熹。行視陂塘。並廬山而東。得白鹿洞書院廢址。慨然顧其僚曰。是蓋唐李渤之隱居。而太宗皇帝驛送九經。俾生徒肄業之地也。書院剏於南唐。其事至鮮淺。太宗於汎埽區宇。日不暇給之際。獎勸封殖。如恐弗及。規模遠矣。中興五十年。釋老之宮。圮於寇戎者。斧斤之聲相聞。各復其初。獨此地委於榛莽。過者太息。庸非吾徒之恥哉。郡雖貧薄。顧不能築屋數楹。上以宣布本朝崇建人文之大指。下以紹先賢之風聲於方來乎。乃屬軍學教授楊君大法。星子縣令王君仲傑。董其事。又以書命祖謙記其歲月。祖謙竊聞之諸公長者。國初斯民新脫五季鋒鏑之厄。學者尚寡。漸而向平。文風日起。儒先往往依山林、即閒曠以講授。大師多至數十百人。嵩陽、嶽麓、睢陽及是洞為尤著。天下所謂四書院者也。祖宗尊右儒術。分之官書。命之祿秩。錫之扁榜。所以寵綏之者甚備。當是時。士皆上質實。下新奇。敦行義而不偷。守訓詁而不鑿。雖學問之淵源統紀。或未深究。然甘受和。白受采。既有進德之地矣。慶歷、嘉祐之間。豪傑並出。講治益精。至於河南程氏。橫渠張氏。相與倡明正學。然後三代孔孟之教。始終條理。於是乎可考。熙寧初。明道先生在朝。建白學制。教養考察賓興之法。綱條甚悉。不幸王氏之學方興。其議遂格。有志之士。未嘗不嘆息於斯也。建炎再造。典刑文憲。浸還舊觀。關洛緒言。稍出於毀棄翦滅之餘。晚進小生。驟聞其語。不知親師取友。以講求用力之實。躐等陵節。忽近慕遠。未能窺程張之門庭。而先有王氏高自聖賢之病。如是洞之所傳習。道之者或鮮矣。然則書院之復。豈苟云哉。此邦之士。盍相與揭先儒淳固慤實之餘風。而遵守離經辨志之始教。由博而約。自下而高。以答揚熙陵開迪樂育之大德。則於賢侯之興學。斯無負矣。至於考方志。紀人物。亦有土者所當講。若李渤之遺跡。固不得而略也。侯於是役。重民之勞。賦功已狹。率損其舊十七八。力不足而意則有餘矣。興廢始末。具於當塗執事所記者。皆不書。

〔文集〕白鹿洞賦。　白鹿洞牒。　白鹿洞成告先聖文。

是月。申省自劾。

申省狀言。屬縣今秋有旱傷處。不惟失於檢放。而催理稍欠。過於嚴急。遂致人戶流移。乞特與敷奏。早賜罷黜。以為遠近牧守之戒。十二月又以未蒙處分。復申省自劾。

申請賜晉太尉陶威公廟額。

申轉運使狀云。據都昌縣稅戶等言。公始家鄱陽。後徙潯陽。見有遺跡在本軍都昌縣界。及本軍城內都昌縣。有廟二所。水旱禱祈。皆有感應。乞加封號。又據本縣繳到江南劉羲仲所撰公贊。撫州吳謝所

著辯論。所以發明公之心迹。尤爲明白。有補名教。迺宦褒贈。而公位登三事。爵冠五等。當時所以品節幷名者。已稱其行事之賢。今據士民陳請。欲乞朝廷詳酌。採其行事。特賜廟額。以表忠義。更不別賜爵號。

# 朱子年譜卷之二下

七年庚子。五十一歲。春正月。請祠。不報。

二月。復奏乞免星子縣稅錢。

去歲六月。奏事下戶部。戶部下之漕司。責以上供對補。乃復上奏。州郡公私匱乏。不能相救。是以有此奏。請今乃限以對補。勢無從出。不過剜肉醫瘡。以欺天罔人。非惟無益。而反有害。欲望聖慈。直賜蠲放施行。計其所損。不過紬絹一千五十餘匹。錢二千九百餘貫。而可以少寬斯人。使得安其生業。

〔文集〕乞蠲減星子縣稅錢第二狀。附第一狀。

南軒張公訃至。罷宴哭之。

〔文集〕祭張敬夫殿撰文云。嗚呼敬夫。遽棄余而死也耶。我昔求道。未獲其友。蔽莫予開。吝莫予剖。蓋自從公。而觀於大業之規模。察彼羣言之紛糾。於是相與切磋以究之。而又相厲以死守也。丙戌（當作丁亥）。之冬。風雪南山。解袂櫧州。今十五（當作四）年。公試雄輔。公（當作入）朔禁省。公牧於南。我遯巖藪。顧晦殊迹。心莫與同。書疏懇惻。鬼神可通。公尹江陵。我官廬嶽。聯騎相望。音問逾數。去臘之窮。有來自西。告我公疾。手書在攜。我觀於時。神理或僭。是疾雖微。已是深念。南遣問訊。閱月而歸。叩函發書。歎吒歔欷。時友伴子。實同我愛。揮涕請行。誼不忍留。胥行未幾。公訃果至。張侯適來。相向反袂。嗚呼敬夫。竟棄予而死也





耶。惟公家傳忠孝。學造精微。外爲軍民之所屬望。內爲學者之所依歸。治民以寬。事君以敬。正大光明。表裏洞映。自我觀之。非惟十駕之弗及。蓋未必終日言而可盡也。矧聞公喪。痛徹心膂。緘詞寄哀。不遑他語。顧聞公之臨絕。手遺疏以納忠。召賢佐而與訣。委符節而告終。蓋所謂正而斃者。又凜乎其有史魚之風。此猶足以爲吾道而增氣。抑又可以上悟於宸聰。又聞公於此時。屬其弟以語予。用斯文以爲寄。意懇懇而無餘。顧何德以堪之。然敢不竭其庸虛。弁矢詞以爲報。尙精爽其鑒茲。嗚呼哀哉。　又祭張敬夫殿撰文云。維淳熙七年。歲次庚子。六月癸未朔。六日丁亥。具位朱熹。聞故友敬夫張兄右文修撰。大非有期。謹遣消鮐時來。奠於柩前。南嶽拜哭。起而言之。嗚呼。自孔孟之云遠。聖學絕而莫繼。得周翁與程子。道乃抗而不墜。然微言之幽翳。今未及乎百歲。士各私其所聞。已不勝其乖異。嗟惟我之與兄。胥志同而心契。或面講而未窮。又書傳而不置。蓋有我之所是。而兄以爲非。亦有兄之所然。而我之所議。又有始所共鄉。而終悟其偏。亦有早所同擠。而晚得其味。蓋繳紛往反者幾十餘年。末乃同歸而一致。由是上而天道之微遠。而聖賢之祕近。則進修之方。大則行藏之義。以兄之明。固已洞照而無遺。若我之愚。亦幸竊窺其一二。然兄高明之故家。而我衡茅之賤士。兄高明而宏博。我狷狹而迂滯。故我嘗謂兄宜以是而行之當時。兄亦謂我盍以是而傳之來裔。蓋雖隱顯之或殊。實則交須而共濟。不惟相知之甚審。抑亦自靖而無愧。嗚呼。孰謂乃使兄終在外。以遂其心。予亦見廢於斯。而所願將不遂也。致使得聞以就其書。是亦任左臂而失右臂也。傷哉吾道之窮。予復何心於此世也。惟修身補過。以畢餘年。庶有以見兄於下地也。聞兄之葬而不得臨。獨南嶽長號以寄此酹也。惟兄猶而鑒之。肖陰有以輔予之志也。嗚呼哀哉。　神道碑云。公之教人。必使之先有以察乎義利之閒。而後明理居敬。以造其極。其剖析開明。傾倒切至。必竭兩端而後已。蓋其嘗言有曰。學莫先義利之辨。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爲而不能自已。非有所爲而爲之者也。一有所爲而後爲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嗚呼。至哉言也。其亦可謂擴前聖之所未發。而同於性善養氣之功者歟。〔年譜〕南軒卒於江陵府治。疾革時。弟定叟求教。南軒曰。朝廷官職莫愛他底。一友在左右扶掖求教。南軒曰。蟬蛻人欲之私。春融天理之妙。語訖而逝。洪本〔文集〕答呂伯恭書云。欽夫竟不起疾。極可痛傷。渠前月初遣人請祠未還。今又專人再懇。勢必可得。只俟命下。便自此便道一過長沙哭之也。　又答呂伯恭書云。荊州之訃。前書想已奉聞。兩月來每一念及之。輒爲之泫然。朋舊書來。無不相弔。吾道之衰。乃至於此。爲將奈何。　又答呂伯恭書云。欽夫之逝。忽忽半歲。每一念之。未嘗不酸噎。同志書來。亦無不相弔者。益使人慨歎。蓋不惟吾道之衰。於當世亦大有利害也。今日方再遣人往致葬奠。臨風哽塞。殆不自勝。計海內獨幸兄爲同此懷也。祭文一篇謾錄呈。蓋欽夫向嘗有書來云。見熹諸經說。乃知閒中得就此業。殆天意也。因此略述向來講學與所以相期之意。而歎吾道之孤且窮。於欽夫則不能有所發明也。　張敬夫文集序云。孟子沒而義利之說不明於天下。中閒董相仲舒、諸葛武侯、兩程先生屢發明之。而世之學者莫之能信。是以其所以自爲者。鮮不溺於人欲之私。而其所以謀人之國家。則亦曰功利焉而已爾。爰自國

家南渡以來。乃有丞相魏國張忠獻公。倡明大義。以斷國論。侍讀南陽胡文定公。顯說遺經。以開聖學。其施於空言。見於行事。雖若不同。而於孟子之旨。叢若程氏之意。則嘗有所謂千載而一轍者。若近故荊州牧張侯敬夫者。則又忠獻公之嗣子。而胡公季子五峯先生之門人也。自其幼壯不出家庭。而固已得夫忠孝之傳。旣又講於五峯之門。以會其歸。則其所以默契於心者。人有所不得而知也。獨其見於論說。則義利之間。毫釐之辨。蓋有出於前哲之所欲言而未及究者。措諸事業。則凡宏綱大用。巨細纖微。莫不洞然於胸次。而無一毫功利之雜。是以論道於家。而四方學者爭趨往之。入侍經帷。出臨藩屏。則天子亦味其言。嘉其績。且將寄以大用。而敬夫不幸死矣。敬夫旣沒。其弟定叟裒其故藁。得四巨編。以授予曰。先兄不幸早世。而其同志之友亦少存者。今欲次其文以行於世。非子之屬而誰可。予受皆愀然。開卷循讀。不能盡數篇。爲之廢書太息流涕而言曰。世復有斯人也邪。無是人而有是書。猶或可以少見其志。然吾友平生之言。蓋不止此也。因復益爲求訪。得諸四方學者所傳。凡數十篇。又發吾篋出其往還書疏講論之。亦多有可傳者。方將爲之定著繕寫。歸之張氏。則或者已用別本摹印而流傳廣矣。遽取觀之。蓋多向所講焉而未定之論。而凡近歲以來談經論事。發明道要之精語。反不與焉。予因慨念敬夫天資甚高。聞道甚蚤。其學之所就。既足以名於一世。然察其心。蓋未嘗一日以是而自足也。比年以來。方且窮經會友。日反諸心而驗諸行事之實。蓋有所謂不知年數之不足者。是以其學日新而無窮。其見於言語文字之間。始皆極於高遠。而卒反就於平實。此其淺深疏密之際。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處之矣。顧以序次之不時。使其說之出於前而棄於後者。猶得以雜乎篇帙之間。而讀者或不能無疑信異同之惑。是則予之罪也已。夫於是乃復亟取前所蒐輯。參伍相校。斷以敬夫晚歲之意。定其書爲四十卷。嗚呼。使敬夫而不死。則其學之所至。又豈予之所得而知哉。敬夫所爲諸經訓義。唯論語說晚嘗更定。今已別行。其他往往未脫稾時。學者私所傳錄。敬夫蓋不善也。以故皆不著。其立朝論事。及在州郡條奏民間利病。則上意多鄉納之。亦有頗施行者。以故亦不著。獨取其經筵口義一章。附於表奏之後。使敬夫所以堯舜吾君而不愧其父師之傳者。讀者有以識其端云。淳熙甲辰十有二月辛酉。



答何叔京書云。欽夫之學。所以超脫自在。見得分明。不爲言句所桎梏。只爲合下入處親切。今日說話。雖未能絕無滲漏。終是本領是當。非吾儕所及也。戊子 答石子重書云。欽夫見處卓然不可及。從遊之久。反復開益爲多。但其天姿明敏。初從不歷階級而得之。故今日語人亦多失之太高。湘中學子從之遊者。遂一例學爲虛談。其流弊亦將有害。比來頗覺此病矣。戊子 答范伯崇書云。欽夫日前議論偏快。無涵養本原工夫。終覺應事匆匆。茲亦近方覺此病不是小事也。庚寅 答呂伯恭書云。長沙三兩月不得書。邵武有孟子說。不知所疑云何。須以見告。須得本考之也。然此等文字。流傳太早。爲害不細。昨見人抄得節目一兩條。已頗有可疑處。不知全書復如何。若洙泗言仁。則固多未合。當時亦不當使令版行也。癸巳 又答呂伯恭書云。欽夫近得書寄語解數段。亦頗有未合處。然比之向來。收歛總實。則已多矣。癸巳 與劉子澄書云。荊州論語甚改得好。比舊本大不干事。若不死。更長進。深可痛惜。伯



恭詳審穩當有餘。卻不及此公之俊偉明快也。辛丑 答呂士瞻書云。南軒辨呂與叔中庸。其間病多。後本已爲刪去矣。但程先生云。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此語切當不可移易。則欽夫之說亦未爲非。但其意一切要於閒處承當。更無程子涵養之意。又自爲大病耳。渠後來此意亦改。晚年說話儘不干事也。甲辰 〔語錄〕欽夫見識極高。卻不耐事。伯恭耐事。卻有病。升卿 南軒伯恭之學皆疎略。南軒疎略從高處去。伯恭疎略從卑處去。沈僩 南軒論語初成書時。先見後十篇。一切寫去與他說。後見前十篇又寫去。後得書來。說得是。都改了。孟子說不曾商量。不知何人

三月。請祠。不允。

修學。申乞以泗水侯從祀。

申省狀云。昨因修葺軍學。見從祀神位名號差舛。具狀申尚書禮部。准本部降到。見行從祀神位名號已奉安訖。而泗水侯孔鯉。獨未得在從祀之列。欲望朝廷特賜詳酌。將泗水侯列於從祀。位在七十子之後。沂水侯孔伋之前。庶幾孔門之賢。悉登祀典。

〔文集〕乞以泗水侯從祀先聖狀。

申乞頒降禮書。

申禮部狀云。今州縣春秋釋奠。祈報社稷。及祀風雨雷師壇壝器服之度。升降跪起之節。無所依據。習苟簡。而臣民之家。冠昏喪祭。亦無頒降禮文。可以遵守。欲乞特賜申明。檢會政和五禮新儀內州縣臣民合行禮制。鏤板行下諸路州軍。其壇壝器服制度。亦乞彩畫諸本。詳著大小高低廣狹深淺尺寸



行下。以憑遵守。又乞增修禮書狀云。禮部符下政和五禮祭祀儀式。竊嘗參考。頗未詳備。又近者禮部奏請頒行州縣臣民禮儀。鏤板頒降。竊慮其間未詳備處。將來奉行。或致牴牾。今具如後。如其可採。乞賜施行。

〔文集〕乞頒降禮書狀。　乞增修禮書狀。

夏四月。申請蠲減木炭錢。

本軍木炭錢。元係變納本色。紹興年間。改折納錢。以稅絹細折比之。細絹計增一倍。比之本色。計增三倍。頃因民力。到任之初。即申提點坑冶司。乞與裁減。又具狀申省。准省劄下泉司指定。至是泉司奏下。凡三縣蠲減二千緡。[illegible]

〔文集〕論木炭錢利害劄子一。　劄子二。　劄子三。

應詔上封事。

〔行狀〕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遂上疏言。天下之大務。莫大於恤民。恤民之本。又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今日民間特以稅重爲苦。正緣二稅之入。朝廷盡取以供軍。而州縣無復贏餘。則不免於二稅之外。別作名色。巧取於民。今民貧賦重。若不討理軍實。去其浮冗。則民力決不可寬。唯有選將吏。覈兵籍。可以節軍資。開廣屯田。可以實軍儲。練習民兵。可以益邊備。今日將帥之選。率皆膏粱子弟。厮役

凡流。所得差遣。爲數已是不貲。到軍之日。唯望衰斂刻剝。以償債負。總偏裨之任者。亦皆倚負幽陰。交通貨賂。其所驅催東南數十州之脂膏骨髓。名爲供軍。而並斂以輸權倖之門者。不可以數計。然則欲討軍實以紓民力。必盡反前之所爲。然後乃可革也。授將印委利權。一出於朝廷之公議。則可以絕苞苴請託之私。而刻剝之風可革。務求忠勇沈毅、實經行陣之人。則可以革輕授非才之弊。而軍士畏愛。蒐閱以時。覈名冗食者。不得容於其間。又擇老成忠實通曉兵農之務者。使領屯田之事。付以重權。責以久任。則可以漸省列屯坐食之兵。稍損州縣供軍之數。軍節既裕。屯田既成。兵民既練。州縣事力既紓。然後可以禁其苛斂。責其寬恤。庶幾窮困之民。得保生業。無復流移漂蕩之患矣。所謂其本在於正心術以立紀綱者。蓋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此一二小人者。上則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說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褻之鄙態。下則招集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爲引援。擢寘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則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相。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宰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牆。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齪齪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略能警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明言以擣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此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蓋其所壞。非獨壞陛下之紀綱。乃併與陛下所以立紀綱者而壞之。則民又安可得而恤。財又安可得而理。軍政何自而修。土宇何自而復。宗廟之讎恥又何時而可雪耶。〔文集〕答呂伯恭書云。前日妄發。本期密贊聖聽。昨日乃聞降付後省。不密失身。從是始矣。然業已致身事主。生死禍福。唯其所制。非己所得專也。此間只有三五擔行李。及兒甥一兩人去住亦不費力。但屏息以俟雷霆之威耳。前日如自明諸人文字及近習者皆不降出。此乃付外。又不可曉。區區愚忠。猶不能無覬幸於萬一耳。（庚子六月）與江東陳帥云。前疏賤狂瞽之言。意謂必觸雷霆之怒。今聞已降付後省矣。是明主固優容之。但此章宜寢。賤迹自是愈孤危矣。（陳帥俊卿）與周參政劄子云。前論謬妄。所陳。聖旨乃有假借納用之意。自惟疏賤。不宜得此。懷藏之私。殆未易以言語既也。然前事不聞有所施行。後事更被詰問。反若以遲滯之罪罪之者。惜乎聖主虛心受言之美。未有以見於行事之實也。（周參政必大）

〔文集〕庚子應詔封事。

請祠。不報。

秋七月。再奏南康軍旱災。

以修荒政。





〔年譜〕是夏大旱。盛暑中。禱祠山川。御蓋暴露。蔬食踰月。恐懼憂勞。無頃刻暇。至秋計苗失收七分以上。乃竭力措置。爲荒政備。首諭小民安分守業。以待賑恤。毋得輕有流移。令主戶各存恤其客戶。有餘米平價出糶。以濟鄉閭。其有措借出放。亦許自依鄉例。將來填還不足。官司爲責償。如有遏糴閉糴者。當根究施治。其貧民妄行需索。鼓衆作鬧。定當重作行遣。又計度本軍別無儲積。常平米斛甚少。乃乞借上供官錢二萬四千餘貫。糴米一萬一千餘石。以備賑糶。又以賞格勸諭富室。得米一萬九千石。賑給饑民。又奏乞留六年未起米。及本年檢放外餘米。並行撥賜。又乞令轉運常平兩司。將所管常平義倉通融支撥。應副軍糧。又乞許依分數放免外。其今年夏稅未納錢帛權行倚閣。候來年蠶麥成熟。卻隨新稅帶納。本年苗米四萬六千五百餘石。檢放三萬七千四百餘石。又奉旨三等以下人戶。畸欠夏稅。並與倚閣。放數既寬。以故民無流移。凡荒政涉多皆已有緒。（洪本）〔語錄〕先生因說賑濟曰。平居須是修陂塘。始得。到得旱了賑濟。委無良策。然下手得早。亦得便宜。在南康時。才見旱。便剗刷錢物。庫中得三萬來貫。準擬糴米。添支官兵。卻去上供錢內借三萬貫糴米賑糶。早時糴得卻糴錢還官中解發。是以不闕事。舊來截住客船糴三分米。至於客船不來。某見官中及上戶自有米。遂出榜放客船米自便。不糴客船米。又且米價不甚貴。（廖謙）

〔行狀〕至郡懇惻愛民。如己隱憂。興利除害。惟恐不及。屬邑星子。土瘠稅重。乞從蠲減。章凡五六上。歲值不雨。講求荒政。凡請於朝。言無不盡。官物之檢放倚閣蠲減除豁帶納。如秋苗夏稅木炭月樁經總制錢之屬。各視其色目。爲之條奏。或至三四。不得請。不已。並奏請截留綱運。乞轉運常平兩司撥錢米充軍糧。備賑濟。申嚴隣路斷港遏糴之禁。選官吏授以方略。俾視境內。具知荒歉分數。戶口多寡。蓄積虛實。通商糶分多所全活。其施設次第。人爭傳錄以爲法。訖事奏乞依格推賞納粟人者凡數四。先生視民如傷。至姦豪侵擾細民擾法害政者。懲之不少貸。由是豪強斂戢。閭里安靖。

〔文集〕奏南康軍旱傷狀。　再奏南康軍旱傷狀。　乞放免租稅及撥錢米充軍糧賑濟狀。　乞截留米綱充軍糧賑濟狀。　奏推廣御筆指揮二事狀。　奏借兌上供官錢糴米并乞權行倚閣夏稅錢帛狀。　乞撥賜檢放外合納苗米充軍糧狀。　奏勸諭到賑濟人戶狀。　申南康旱傷乞放租稅及應副軍糧狀。　申南康旱傷乞倚閣夏稅狀。　乞聽從民便納錢絹劄子。　乞禁保甲擅關集劄子。　報經總制錢數目劄子。　乞減移用錢額劄子。　乞行遣攔米官吏劄子。　乞申明閉糴指揮劄子。　乞撥兩年苗稅劄子。　與星子諸縣議荒政。　勸諭救荒。　與江東陳帥書一劄子。（俊卿）　與江東王漕劄子。（師逸・江東轉運判官）　與漕司書一劄子。（御王清）　乞除豁經總制錢及月樁錢狀。（辛丑）

九月。申請修築沿江石堤。

劄子云。本軍濱臨大江。舊有石砌隄岸。堰住西湖水。以藏泊舟船。每歲錢糧綱運。並商旅舟船。俱於渠內注泊。雖值風濤。亦免沈溺。公私兩便。自紹興以來。不暇開修。逐年風浪。砌石損動。渠內沙土塡塞。致舟船。不免於石渠外江心排泊。每有大風驟作。漂溺人船。不容拯救。拋失官私錢物不可勝計。今緣

本軍旱傷。細民缺食。準紹興年令。災傷州縣。可以募人興工者。預行檢計工料奏聞。本軍已委官檢計合用工料。具申轉運使衙。取撥官名錢米。召募人工修砌。使饑民就役。不致缺食。而公私舟船。得免沈溺之患。

〔文集〕乞支錢米修築石堤劄子。　乞催修石堤劄子。

八年辛丑。五十二歲。春正月。開場濟糶。

〔年譜〕先是預戒三縣。每邑市鄉村四十里則置一場。以待賑糶。合爲三十五場。乃選見任、寄居、指使、添差、監押、酒稅、監廟等。大小使臣三十五員。各監一場。以轄賑糶。而分委縣官巡察之。以戢減剋乞覓之弊。至是人戶赴場就糶。其鰥寡孤獨。則用常平米。依令賑濟。又慮農事將起。民間乏食。則凡合糶者皆濟半月。大人一斗五升。小兒七升五合。皆一頓與之。都昌縣米。則自郡運而往。千里之內。莫不周浹。閏三月望。以二麥秀茂。食新不遠。罷濟糶結局。凡活饑民大人一十二萬七千六百七口。小兒九萬二百七十六口。其施設次第。人爭傳錄以爲法。時孝宗聞御。久垂意恤民。凡所奏請。無不畫可。至撥借上供錢物糴米賑糶。復求旱餘苗米。亦盡得之。以故得行其志。民無流移捐瘠之患。洪本

二月。陸子靜來訪。

〔年譜〕子靜來訪。請書其兄教授墓誌銘。先生率僚友諸生。與俱至白鹿洞書院。請升講席。子靜以君子小人喩義利章發論。先生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請書於簡。以詒同志。洪本　〔文集〕跋陸子靜白鹿洞書堂講義云。淳熙辛丑春二月。陸兄子靜來自金谿。其徒朱克家、陸麟之、周清叟、熊鑒、路謙亨、胥訓實從。十日丁亥。熹率僚友諸生。與俱至於白鹿洞書堂。請得一言以警學者。子靜既不鄙而惠許之。至其所以發明敷暢。則又懇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蓋聽者莫不竦然動心焉。熹猶懼其久而或忘之也。復請子靜筆之於簡而受藏之。凡我同志。於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乎其可以不迷於入德之方矣。〔附陸子靜講義〕九淵雖少服父兄師友之訓。不敢自棄。而頑鈍疏拙。學不加進。每懷愧惕。恐卒負其初心。方將求鍼砭鐫磨於四方師友。冀獲開發。以免罪戾。比來得從郡侯祕書先生至白鹿書堂。羣賢畢集。瞻覩盛觀。竊自慶幸。祕書先生教授先生不察其愚。令登講席。以吐所聞。顧惟庸虛。何敢當此。辭避再三。不得所請。取論語中一章。陳平昔之所感。以應嘉命。亦幸有以教之。子曰。君子喩於義。小人喩於利。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辭旨曉白。然讀之者苟不切己觀省。亦恐未能有益也。九淵平日讀此。不無所感。竊謂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喩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於義。所習在義。斯喩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所習在利。斯喩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爲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司好惡何如耳。非所以爲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尙。使汨沒於此而不能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鄉。則有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祿廩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之者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講習之熟。





安得不有所喩。顧恐不在於義矣。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爲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怛然爲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而進於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胸中之蘊。而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共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爲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祕書先生起廢以新斯堂。其意篤矣。凡至斯堂者。必不殊志。願與諸君子勉之。以毋負其意。

〔文集〕答呂伯恭書云。子靜到此數日。所作子壽埋銘。已見之。敍述發明。此極有功。卒章微婉。尤見用意深處。歎服歎服。子靜近日講論。比舊亦不同。但終有未盡合處。幸其却好商量。亦彼此有益也。辛丑三月　又答呂伯恭書云。子靜舊日規模終在。其論爲學之弊。病多說如此即只是意見。如此即只是議論。如此即只是定本。某因與說。既是思索。即不容無意見。既是講學。即不容無議論。統論爲學規模。亦豈容無定本。但隨人材質病痛而救藥之。即不可有定本耳。渠却云。正爲多是邪意見、閒議論。故爲學者之病。某云。如此却是自家呵叱亦過分了。須著邪字閒字方始分明。不教人作禪會耳。又教人恐須先立定本。却就上面整頓。方始說得無定本底道理。今如此一概揮斥。其不爲禪學者幾希矣。渠雖唯唯。終亦未竟窮也。子靜之病。恐未必是看人不看理。自是渠合下有些禪底意思。又自主張太過。須說我不是禪。而諸生錯會了。故其流至此。如所喩陳正己。亦其所訶以爲溺於禪者。第未論之。未知其果然否也。大抵兩頭三緒。東出西沒。無提撮處。從上聖賢無此樣轍。方擬謝商。欲請逐過之。再與仔細商訂。倘復蹉跌。未知久遠竟如何也。然其好處。自不可掩覆。可敬服也。他時或約與俱詣見。相與劇論尤佳。俟寄書扣之。或是來春始可動也。辛丑六月。〔語錄〕胡泳道夫曰。曾見子靜義利之說否。曰未也。曰。這是他來南康。某請他說書。他却說這義利分明。是說得好。如云。今人只讀書便是爲利。如取解後又要得官。得官後又要改官。自少至老。自頂至踵。無非爲利。說得來痛快。至有流涕者。今人初生。稍有知識。此心便恁地去了。干名逐利。浸浸不已。其去聖賢日以益遠。豈不深可痛惜。楊道夫　子靜只是拗。伊川云。唯其深喩。是以篤好。子靜必要云。好後方喩。看來人之於義利。喩而好也。若全不曉。又安能好。然好之則喩矣。畢竟伊川說占得多。陳淳　某向與子靜說話。子靜以爲意見。某曰。邪意見不可有。正意見不可無。子靜說。此是閒議論。某曰。閒議論不可議論。合議論則不可不議論。又曰。大學不曾說無意。而說誠意。若無意見。將何物去擇乎中庸。將何物去察邇言。論語無意。只是無私意。若是正意。則不可無。又曰。他之無意見。只是不理會理。只是胡撞將去。若無意見。成甚麼人在道裏。甘節　〔文集〕答林擇之書云。此中見有朋友數人講學。其間亦難得儘實頭負荷得者。因思日前講論。只是口說。不曾實體於身。故在己在人都不得力。今方欲與朋友說日用之間。常切檢點。氣習偏處。意欲萌處。與平日所講相似與不相似。就此痛著工夫。庶幾有益。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却肯向講學上理會。其門人有相訪者。氣象皆好。但其間亦有舊病。此間學者却是與渠相反。初謂只如此講學。漸涵自能入德。不謂末流之弊。只成說話。至於人倫日用最切近處。亦都不得毫毛氣力。此不可不深懲而痛警也。庚子　與吳茂實書云。近來自覺向時工夫。止是講論文義。以爲積集義理。久當自有得力處。却於日用工夫全少點檢。諸

朋友往往亦只如此做工夫。所以多不得力。今方深省而痛懲之。亦願與諸同志勉焉。幸老兄偏以告之也。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與前大不同。卻方要理會講學。其徒有曹立之、萬正淳者來相見。氣象皆儘好。卻是先於性情持守上用力。此意自好。但不合自主張太過。又要得省發覺悟。故流於怪異耳。若去其所短。集其所長。自不害爲入德之門也。然其徒亦多有主先入不肯捨棄者。萬曹二君卻無此病也。(陸子)答符復仲書云。所喩義利之間。誠有難擇者。但意所疑以爲近利者。卽便捨去可也。向後見得親切。卻看舊事只有見未盡。舍未盡者。不解有過當也。見陸丈回書。其言明當。且就此持守。自見功効。不須多疑多問。卻轉迷惑也。(陸子)〔附陸子靜與符復仲書〕常俗汨沒於貧富貴賤。利害得喪。聲色嗜欲之間。喪失其良心。不顧義理。極爲可哀。今學者但能專意一志於道理。事事要親是。不肯徇情縱欲。識見雖未通明。行事雖未中節。亦不失爲善人正士之徒。更得師友講磨。何患不進。未親師友。亦只得隨分自理會。但得不陷於邪惡。亦自可貴。若妄意強說道理。又無益也。〔文集〕答項平父書云。示諭曲折。及陸國正語。三復爽然。所警於昏惰者爲厚矣。大抵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爲用力之要。今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熹平日所論。卻是道問學上多了。所以爲彼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得義理全不仔細。又別說一種杜撰道理。遮蓋不肯放下。而熹自覺雖於義理不敢亂說。卻於緊要爲己爲人上。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耳。(要郡)答陳膚仲書云。陸學固有似禪處。然鄙意近覺婺州朋友專事見聞。而於自己身心全無工夫。所以每勸學者兼取其善。要得身心稍稍端靜。方於義理知所決擇。非欲其兀然無作。以冀於一旦豁然大悟也。吾道之衰。正坐學者各守己偏。不能兼取衆善。所以終有不明不行之弊。非是細事。

三月除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待次。

〔年譜〕初到南康。有任滿奏事之旨。將滿。廟堂議遣使蜀。上意不欲其遠去。遂除此職。然猶待次。先生愛君之誠。深願見上以罄平生之蘊。旣不獲前。乃奏本軍四事。一請勿拘對補之說。特旨蠲減星子縣稅。二請照賞格補授諸出粟人。使民間早得爲善之利。三請凡被災之郡。盡令年毋得理積年舊欠。而去年倚閣夏稅。乞與蠲放。其上三等人戶。亦有出粟減價賑糶而不及賞格者。亦請許其多作料數。帶補去年夏稅殘欠。四請降勅賜白鹿洞書院額。及頒賜太上皇帝御書九經注疏印本等書。(洪本)

〔文集〕繳納南康軍任滿合奏稟事件狀。

閏三月二十七日。去郡東歸。

〔年譜〕先生治郡。視民如傷。至姦豪侵暴細民撓法害政者。亦必繩治不少貸。尤以厚人倫美教化爲急務。風俗丕變。文學行義之士。彬彬出焉。(李本)〔語錄〕先生曰。某南康臨罷。有躍馬於市者。踏一小兒將死。某訊而禁之。次日杖之讎樓下。偶一相識云。此是人家子弟。何苦辱之。某曰。人命所係。豈可寬弛。若云子弟得躍馬踏人。則後日將有甚於此者矣。況州郡乃朝廷行法之地。保佑善良。抑挫豪橫。乃其職也。縱而不問。其可得耶。後某罷。諸公相餞於白鹿。某爲極口說西銘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一段。今人





爲秀才者便主張秀才。爲武官者便主張武官。爲子弟者便主張子弟。其陷溺一至於此。(錄道夫)

夏四月。過江州。拜濂溪先生書堂遺像。

〔年譜〕劉子澄請爲諸生說太極圖義。濂溪竹孫正卿、彥卿、元孫游。爲設食於光風霽月之亭。渡湖口而歸。是月壬戌返家。(洪本)〔文集〕答呂伯恭書云。閏三月二十七日方得合符而歸。替後只走山南山北。旬日拜謁濂溪書堂。以四月十九日至家。

秋七月。除直祕閣。三辭。

〔年譜〕以星子荒政。民無流殍。故除。先生以前所勸出粟人未推賞。辭。九月告下。復辭。不允。又辭。(行狀)除直祕閣。凡三辭。皆以前所奏納粟人未推賞。難以先被恩命。

〔文集〕辭免直祕閣狀一。　狀二。　狀三。

八月東萊呂公訃至。爲位哭之。

〔文集〕祭呂伯恭著作文云。嗚呼哀哉。天降割於斯文。何其酷耶。往歲已奪吾敬夫。今者伯恭胡爲又至於不淑耶。道學將誰使之振。君德將誰使之復。後生將誰使之誨。斯民將誰使之福耶。經說將誰使之繼。事記將誰使之續耶。若我之愚則病將孰爲之箴。而過將誰爲之督耶。然則伯恭之亡。曷爲不使我失聲而驚呼。號天而慟哭耶。嗚呼伯恭。有蓄之智而處之若愚。有河漢之辯而守之若訥。胸有雲夢之富而不以自多。詞有黼黻之華而不易其出。此固今之所難。而未足以議兄之彷彿也。若乃孝友絕人。而勉勵如弗及。恬淡寡欲。而持守不少懈。盡言以納忠。而羞爲訐。乘義以飭躬。而恥爲介。是則古之君子尙或難之。而吾伯恭猶歉然而未肯以自大也。蓋其德宇寬洪。識量閎廓。旣海納而川渟。豈澄清而撓濁。矧涵濡於先訓。紹文獻於厥家。又隆師而親友。極探討之幽遐。所以蓄之旣厚。而養之深。取之旣博。而成之粹。宜所立之甚高。亦無求而不備。故其講道於家。則時雨之化。進位於朝。則鴻羽之儀。造辟陳謨。則賁公獨御之對。承詔奏篇。則右尹祈招之詩。上方虛心而聽納。衆亦注目其敷施。何遭時之不遂。遽弊疾而言歸。悵一臥以三年。倚左圖而右書。開遺編以曳杖。恍沂上之風雩。衆咸喜其有瘳。冀卒擴其素蘊。不惟傳道以著書。抑亦後來之程準。何此望之難必。偃一夕而常終。增有邦之殄瘁。極吾黨之哀傷。嗚呼哀哉。我實無似。兄辱與遊。講磨深切。情義綢繆。勇前日之枉轡。倘粲然其手筆。始言沈痼之難除。猶幸死期之未卽。中語簡編之次第。卒誇草樹之深幽。謂背臃腫而有約。盡今命竊以來遊。欣此旨之可懷。悵訃車而偕至。考日月之幾何。不旦暮之三四。嗚呼伯恭。而遽死也耶。吾道之衰。乃至此耶。旣爲位以泄哀。復緘辭以寓奠。冀精爽之有聞。尙前言之可踐。嗚呼哀哉。尙饗。〔年譜〕先生稱伯恭少時性極褊。因病中讀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有省。遂如此好。又曰。詩書如伯恭。方可爲變化氣質。至是東萊與南軒相繼下世。深痛斯文之不幸。旣爲位而哭。又遣奠於其家。呂公定周易爲十二篇。以復古經之舊。先生深喜而從之。又謂大事記自成一家之言。有補學者。故祭文中有事記將誰使續之語。蓋歎其難繼也。(洪本)〔文集〕與劉子澄書云。伯恭逝去。令人悲痛不可言。計報中必已見之。

傷悼之悰，相與悶之也。去年方哭敬夫，今伯恭又如許。吾道之衰，一至於此，不知天意如何。吾人不可不自勉。未死已前，協力支撐也。（丙申·辛丑）又與劉子澄書云：自前為學緩於反己，追思凡百多可悔者。前時猶得敬夫伯恭時惠規益，得以警省。二友云亡，耳中絕不聞此等語。因循輸惰，安得不至於此。今乃深有賴於吾子證也。（壬寅）答詹帥書云：伯恭大事記甚精密，古今蓋未有此書。若能續而成之，豈非美事。但恐其所謂經世之意者，未離乎功利術數之間，則非筆削之本意耳。浙中近年怪論百出，駭人聞聽，壞人心術，強者唱，弱者和，淫術四出，而頗亦自附於伯恭，尤為深歎息也。（壬寅。付儀之。）〔語錄〕伯恭說義理太多傷巧，未免杜撰。（[illegible]）若大事記曰此書甚好，考訂得仔細，大勝詩記。（不知何人。）〔文集〕呂氏家塾讀詩記後序。跋呂伯恭書說。〔附東萊集〕與朱元晦書云：詳觀來論，激揚振厲，頗乏廣大溫潤氣象。若立敵較勝負者，頗似未宏，不可不省察也。（[illegible]）又與書云：大凡人之為學，最當於矯揉氣質上做工夫。如懦者當強，急者當緩，觀其偏而用力焉。以吾丈英偉明峻之資，恐當以顏子為標準，回斂低昂之用，為持養斂藏之功，斯文之幸也。（庚寅）又與書云：張五十丈祭文，敘之泫然，不唯痛逝者之不可作，又竊以窺任道之心，屹然益堅，幸甚，願益勉之。使宏大平粹，則見諸行事，垂諸方冊，皆可以為後世楷範。吾道之幸也。大抵稟賦偏處，便須消磨，得九分，觸事遇物，此一分依前張旺，要須融化得盡方可爾。（庚寅）〔文集〕答張敬夫書云：偏急不容耐之病，固亦自知其然，深以為苦，而未能革。若得伯恭朝夕相處，當得減損，但地遠不能數見為恨耳。（乙未）

是月，改除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

〔年譜〕時浙東饑，宰相王淮薦先生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先生以上移寬恤，遂拜命不敢辭。即日單車就道，復以南康納粟人未推賞，辭職名，仍乞奏事。十月，堂帖報南康納粟賞行，遂受職名。（洪本）

〔文集〕除浙東提舉乞奏事狀。

冬十一月己亥，奏事延和殿。

〔年譜〕先生去國二十年，既得見上，極陳災異之由，與夫修德任人之說，上為動容竦聽。因條陳救荒之策，並南康州事，其七劄上之。（李本）〔行狀〕入對，其一言陛下臨御二十年間，水旱盜賊，略無甯歲，意者德之崇未至於天，與業之廣未及於地，與政之大者有未舉，而小者無所繫，與刑之遠者或不當，而近者或幸免，與君子有未用，而小人有未去，與大臣失其職，而賤者竊其柄，與直諒之言罕聞，而諂諛者衆，與德義之風未著，而汙賤者騁，與貨賂或上流，而恩澤不下究，與責人或已詳，而反躬有未至，與夫必有是數者，然後足以召災而致異。其二言陛下即政之初，蓋將選建英豪，任以政事，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燕間，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己也，則時聽外廷之論，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陛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則又欲兼聽士大夫之公言，以為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







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辟側媚之態，既足以蠱心志，其胥史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此其生熟甘苦，既有所分，恐陛下未及施其駕馭之術，而先墮其數中矣。是以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采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為竊位固寵之計，中外相應，更濟其私，日往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隳，綱紀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愁民怨，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饑饉薦臻，小人相挺，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了無所得，而國家顧乃獨受其弊。其三言救荒利害，如州縣旱傷，早行檢放，從實蠲減，勸諭人戶賑糶，務得其平，納粟之人，早行推賞，所納米穀，乃減其半，乞撥豐儲倉米三千餘萬石，以備濟糶，州縣新舊官物，並且住催，紹興丁身錢，預行蠲放，及免米商力勝稅錢，並立賞格，官吏遠慢者奏劾，昏病者別與差遣，仍差選得替待闕宮廟待服官員，時暫幹辦。其四言水旱三分以上，第五等戶，五分以上，第四等戶，依此施行，乞行著令，及請頒行社倉條約於諸路。其五言紹興和買，乞議革其弊。其六言南康營乞蠲減星子租稅，有司拒以對補客綱歸狀，不遂大體。其七言白鹿書院賜書額。先生所對奏劄凡七，其一二皆自書以防宣洩，又以南康所上封事繕寫成冊，用袋重封，於閤門投進。後五劄亦有非一時救荒之急者，嘗從德不暇給之際，而發深慮遠，從容閒暇，蓋急於救民，罄竭忠悃，不敢有所隱也。先生所居之鄉，頻歲春秋之交，豪戶閉糶牟利，細民發廩強奪，動相賊殺，幾至挺變。先生嘗帥鄉人置社倉以賑貸之，米價不登，人得安業，至是乞推行之。白鹿書院事本不暇及，前期執政使人諭以且宜勿言，先生因念主上未必有留意儒生之意，而大臣先為此言，不可，及對，卒言之，上委曲訪問，悉從其請。

〔文集〕辛丑延和奏劄一。　奏劄二。　奏劄三。　奏劄四。　奏劄五。　奏劄六。　奏劄七。

十二月六日，視事於西興。

〔行狀〕先生初拜命，即移書他郡，募米而蠲其征，及至，客舟之米已輻輳，復以入奏荒政數事，推廣條上，備詢饑惻，條目詳密，日與僚屬寅公鈞訪民隱，至廢寢食。

奏劾賈祐之不抄劄饑民。

奏狀言紹興府兵馬都監賈祐之，並無抄劄，委是不職，乞重賜黜責，以為官吏奉行賑濟不虔之戒。

詔行社倉法於諸郡。

〔年譜〕初奏事延和殿，請推行崇安社倉法於諸郡。十二月二十四日，奉旨頒行。

# 朱子年譜卷之三上

淳熙九年壬寅，五十三歲。春正月，巡歷紹興府屬縣婺州、衢州。

〔行狀〕分畫既定，按行所部，窮山長谷，靡所不到，拊問存恤，所活不可勝計。每出，皆乘單車，屏徒從，所歷廣而人不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倉皇驚懼，常若使者壓其境，至有自引去者。由是所部肅然。而尤以賑濟捕蝗興水利為急。大抵措畫悉如南康時，而用心尤苦。〔語錄〕自古救荒，只有兩說。第一是感召和氣，以致豐穰。其次只有儲蓄之計。若待他饑時理會，更有何策。東邊遣使去賑濟，西邊遣使去賑濟，只討得逐州幾箇紫綾冊子來，某處已如何措置，某處已如何經畫，元無實惠及民。孫自紹興時去得遲，已無擘畫，只依常行先差一通判抄劄城下兩縣饑民。其人不留意，只抄得四萬人來。外縣卻抄得多，卻托石天民重抄，得八萬人。是時已遲。天民云甚易，只關集大保長，盡在一寺，令供出人之貧者，大保長無有不知數目，便辦。卻分作數等賑濟、賑糶。其初令畫地圖，計道里遠近，就僧寺及莊宇置糶米所，於門首置木窗，關防再入之人。璘錄 可學云：浙東民戶歌先生之德。先生曰：向時到部，州縣有措置，亦賴朝廷應副，得以效力。已自有名無實者多。因曰：大抵今時做事，在州郡已難，監司尤難，以地闊遠，動成文具。惟縣令於民親，行之為易。可學

奏劾密克勤偷盜官米。





奏狀言：蒙聖恩撥下米斛賑濟。紹興府差指使密克勤往平江府請取米，分上虞、新昌、嵊縣，交卸賑濟。今臣巡歷到嵊縣，點檢其所押米一萬三千石內，折欠升合，并和糠泥之數，計缺米四千一百六十石。情理重害，不可容恕。除已牒本府交點發下賑濟，仍拘管密克勤送獄根勘外，欲望聖慈先將本人重作施行，仍令紹興府追所盜米斛送納賑濟。

奏劾上戶朱熙績不伏賑糶。

奏狀言：臣巡歷到婺州金華縣孝順鄉第十二都，米場無人在彼糶米。據人戶衆狀告訴，本縣分撥上戶朱熙績就近在本場糶米，其朱熙績輒敢欺凌縣道，不復發米前去。及臣巡歷到彼，乃詐出文榜，稱就十四都出糶，致一場人戶無從得食。其在家所糶，又皆減剋升斗，盡批歷頭，所散粥日以一二斗米，多用水漿煮成粥飲，就食者反為所誤，狼狽而歸。凡其所為，無非姦狡切害之事。若使人皆如此，荒政何由可辦。欲望聖慈重賜黜責，以為豪右姦猾不恤鄉鄰之戒。

哭東萊呂公墓。

〔文集〕題伯恭所抹荊公日錄云：淳熙壬寅正月十七日，來哭伯恭之墓，而叔度出此編視予，感歎之餘，為書其左。

奏劾衢州守李嶧。

奏狀言：自去歲大水之後，知州事李嶧專務掩蔽，不以實聞。及轉運司訪聞得實，反為李嶧執稱無本。而其親戚方在政路，由為主張，至今未覺。及既遭旱，嶧又妄申諸司，民不缺食，未至流移。彼放糶糴都不盡實。如常山一縣，被災最甚，通計七八分，而嶧只作一分六釐減放。開化縣被災不減常山，又僅及一釐一毫而已。臣今行視兩縣，水痕尚存，山谷之民，飢羸襤褸，非復人貌，死亡已多，而嶧恬然略不加恤，但知一概差人下縣科買財賦，急如星火，加以病昏，不能親履，百度廢弛，不成州郡，不但檢放不實，荒政不修而已。敢昧萬死，按劾以聞。

奏劾張大聲、孫孜檢放不實。

奏狀言：衢州元差監酒廳張大聲、龍游縣丞孫孜，前去檢視旱傷，卻乃觀望本州守臣意指，輒敢欺罔，減裂將七八分以上災傷作一釐一毫八絲六忽檢放，以致被災人戶流移四出，而貧下之民死亡甚衆。欲特降睿旨，將張大聲、孫孜并行重賜黜責，以為日後附下罔上、慢法害民之戒。

永康陳同甫來訪。

同甫名亮，永康人。呂東萊特重之。至是來訪於衢婺間，旬日而別。

二月，回紹興，乞賜鐫削。

奏狀云：臣以職事橫被中傷，伏蒙聖明特賜照臨，雖已遵稟，復還紹興府界，竊見諸暨縣災傷至重，疾疫大作，民之羸瘠死亡者已不勝數。臣前日拜命之際，倉猝迫，輕去職守，有失照管，其罪已在不赦之域。顧以救荒事亟，未敢乞罷，只乞聖慈且將臣見在官職先賜鐫削，候救荒結局日，別行寘責，庶尤

公議。

夏六月旱。上修德政以弭天變狀。

(行狀)先生以前後奏請多見抑卻。幸而從者。又率稽緩後時。無益於事。蝗旱相仍。不勝憂憤。復奏言爲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責躬求言。然後君臣相戒。痛自省改。其次惟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爲收糴之本。詔戶部無得催理舊欠。詔諸路漕臣遵依條限。檢放租稅。詔宰臣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以下結人心。消其乘時作亂之意。不然。臣恐所憂者不止於饑殍。而在於盜賊。蒙其害者不止於官吏。而上及於國家也。復上時宰書云。朝廷愛民之心。不如惜費之甚。是以不肯爲極力救民之事。明公憂國之念。不如愛身之切。是以但務爲阿諛順旨之計。然民之與財孰輕孰重。身之與國孰大孰小。財散猶可復聚。民心一失。則不可復收。身危猶可復安。國勢一傾。則不可復正。至於民散國危。而措身無所。則其所聚有不爲大盜積者耶。

條奏諸州利病。

(行狀)初奏紹興和買之弊。至是乞先與痛減歲額。然後用貫頭科紐。惟恐下戶受其弊。則請參用高下等第均敷。及減免下戶丁錢以優之。又乞免台州丁錢。至於差役利害。亦皆條具數千言。申省義役





之法。則乞令均出義田。罷去役首。免排役次。官差保正副長輪收義田。仍令上戶兼充戶長。又乞取會福建下四州見行產鹽法。行於本路沿海四州。又乞依處州見行之法。改諸郡酒坊爲萬戶。於救荒之餘。猶悉及他事。以爲經久之計。(年譜)又言台州丁絹錢。有抑納倍輸之患。乞每丁納半錢半絹。(本傳)有知熹者。謂其疏於爲政。上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卻有可觀。

秋七月。奏蝗蟲傷稼。

奏狀言。聞紹興府會稽縣。蝗蟲頗多。遣人走探。已據回報。即親往看視。委是爲災。有害苗稼。紹興府先已支錢募人打撲。赴官埋瘞。本司亦支錢添貼收買。臣與帥臣王希呂一面詢究所總打撲焚瘞外。須至奏聞者。

奉御筆回奏。

奏狀言。紹興府會稽縣。蝗蟲已同本府發錢收買焚埋。續準御扎。令臣分詣祈禳。更行支賞。召人收捕。令速殄滅。臣恭奉聖訓。夙夜不遑。即同帥臣。就府治設醮祈禳。又於先支錢外。加倍增貼召人收捕。今據申到。並已收買焚埋。尙有一分以上。未至盡絕。爲此先具奏聞。

巡歷紹興府屬縣。入台州界。

申知江山縣王執中不職。

申省狀言。熹昨巡歷至江山縣。見得知縣王執中。庸謬山野。不堪治劇。及據士民詞訴。又伏覩臣僚所奏本縣饑民事。其知縣王執中委是弛慢不職之甚。難以容令在任。伏乞敷奏。將王執中特與罷黜。已先行下衢州。將本官對移閒慢職事。聽候朝廷指揮。





奏劾知寧海縣王辟綱不職。

奏狀言。臣昨親見寧海縣人戶流移。自到本州。即行詢究。見本縣流移人戶。已千有餘口。其知縣王辟綱。恬然不恤。亦無申報。委是不職。欲望聖慈。特賜罷黜。

申乞許令佐自陳獄廟。

申省狀言。諸州連歲災傷。全藉知縣佐官。協力措置。以救民命。竊慮其間。或有老病庸儒不能任事之人。欲加按劾。則無顯過。欲置不問。則爲民害。欲望敷奏特降指揮。如有似此之人。許令自陳嶽廟差遣。仍嚴責已差下人疾速赴上。其未到間。乞委自本司差人權攝。庶幾數月之間。逐縣得人。不至誤事。

奏乞留婺州通判趙善堅措置賑濟。

奏狀言。婺州去歲災傷。本州通判趙善堅。措置濟糶。委有勞效。本官雖將任滿。本州今歲又遭旱傷。全要知得措置首尾官員。差委幹辦。欲與特降容旨。許令善堅在任。同本州守貳。協力措置災傷。庶免誤事。

奏劾前知台州唐仲友不法。

(年譜)知台州唐仲友。與丞相王淮爲姻家。吏部尚書鄭丙。侍御史張大經交薦之。遷江西提刑。未行。七月先生巡所部。將按溫州。涉台州境。民訴太守新除江西提刑唐仲友不法者紛紛。急趨台城。則訴者益衆。至不可勝窮。因遍得其促限催稅。違法擾民。貪汚淫虐。蓄養亡命。偸盜官錢。僞造官會等事。節次劾之。仍送紹興司理院鞫實。章三上。王淮匿不以聞。先生論愈力。仲友亦自辨。淮乃以先生章進呈。上令宰屬看詳。都司陳庸等。乞令浙西提刑司委請強官體究。仍令先生速往旱傷州郡相視。先生時留台未行。旣奉詔。益上章論。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新命。初王淮猶救甚至。而紹興獄具情得。按章至六上。淮度其勢從熾。乃取首章語未甚深者。及仲友自辨疏同上。出說開陳。故他無鐫削。止能新任台州。久旱。雨逢大熟。是歲穀頗熟。·洪本

八月留台州。乞賜罷黜。





奏狀云。臣之所以久留台州。其緣蔓處仲友遷延報復。殘虐吏民。今新知本州史彌正已到。候其交割州印。臣即便恭稟聖旨日下起發。不敢稍留外。再臣雖孤賤。明被使令。今者所按巨姦。未蒙朝廷準依常法賠臟行。則自是以往。復有貪殘不法。肆毒害民如仲友者。未審在臣合與不合按劾。如臣愚闇。實有疑焉。然以臣之私計而言。則惟有收迹朝市。遠避機穽。可以少遂初心。克全素守。臣謹上奏乞賜罷免。十八日離台州。至二十二日入處州縉雲縣界。又以未蒙處分。再乞罷黜。

毀秦檜祠。

(年譜)永嘉學有秦檜祠。移文毀之曰。竊見故相秦檜。歸自金庭。久專國柄。內忍事讎之恥。外張震主之威。以恐脅善良。銷沮人心忠義剛直之氣。以喜怒爲進退。崇獎天下諂諛偸惰之風。究其設心。何止誤國。若使既死於棘寺。魏公復寘於嶺階。連逮趙汾之獄。益將掩衆正而盡誅。徘徊漢鼎之旁。已聞

圖九錫而來獻。天不誅檜。誰其弱秦。今中外之有識。猶皆憤惋而不平。而朝廷於其家。亦且擯絕而不用。況永嘉號禮義之地。學校實風化之源。尙使有祠。無乃未講。雖揭出以示黜誅。恐出市恩。然設像以廁英賢。何以爲訓。浙本

除直徽猷閣。再辭。

〔年譜〕獎賑濟之勞也。先生以爲徒費大農數十萬緡之積。而無以全活一道饑饉流殍之民。躐等疏榮。慨非所以示勸懲。況前按知台州唐仲友。反被論訴。雖蒙聖斷。已罷本人新任。而體究指揮尙未結絕。方藉藁以俟斧鉞。豈容遽緣恩榮。以紊賞刑之典。

〔文集〕辭免進職奏狀一。　奏狀二。

改除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辭。

〔年譜〕蓋奉唐仲友新任也。先生初聞江西新命。卽日解職東歸。具奏言。臣自早歲。卽甘退藏。妄意討論遺經。以待後之學者。今蒙恩許解職。正愚臣得遂夙心之時。而所除官。又係塡唐仲友闕。蹊田奪牛之誚。雖三尺童子。亦知其不可。臣愚何敢自安。願得歸耕故山。畢志舊聞。

〔文集〕辭免江西提刑奏狀。

九月十二日。去任歸。

〔文集〕奏紹興府都監賈祐之不抄劄饑民狀。辛丑　乞借撥官會給降度牒。及推賞獻助人狀。辛丑

奏救荒事宜狀。辛丑　奏紹興府指使密克勤偸盜官米狀。　奏巡歷合奏聞陳乞事件狀。乞再賜官會三十萬貫。速行納粟之賞。痛減度牒之價。其作捺湖埂。亦新年農事利害之大者。幷乞早賜米斛。　奏上戶朱熙績不伏賑糶狀。　奏巡歷婺衢救荒事件狀。一於所賜錢內。取撥台州處州義倉米錢五萬貫。應副婺州糴米糶濟。一於許撥義倉米五萬石內。將一萬石。專充衢州賑糶。　奏衢州守臣李嶧不留意荒政狀。　奏請從一事件狀。　奏張大聲孫孜檢放旱傷不實狀。　乞賜鐫削狀。　乞給降官會等事狀。其一。乞推去年獻助之賞。其二。乞減度牒米數。其三。再乞賜錢會三十萬貫。又乞將山陰等縣下戶夏稅秋苗錢。並行住催。　乞將山陰等縣下戶夏稅和買役錢展限起催狀。　乞住催被災州縣積年舊欠狀。　乞推賞獻助人狀。婺州金華縣進士陳夔。獻米二千五百石。合補迪功郎。婺州浦江縣進士鄭良裔。獻米二千石。合補上州文學。婺州東陽縣進士賈大中。獻米二千石。合補上州文學。處州縉雲縣進士詹玢。獻米二千五百石。合補迪功郎。　奏衢州官吏擅支常平義倉米狀。　乞修德政以弭天變狀。　奏蝗蟲傷稼狀。　御筆回奏狀。　再奏衢州官吏擅支常平義倉米狀。　奏救荒事一件狀。一被災州郡將理夏稅特與寬限。其紹興府去年住催夏稅人戶。先期輸納者。理折今年夏稅。一乞詔州郡依條受理旱帳。及早差官檢放。一請開許印給度牒。官會早賜給降。其度牒減價。每道止買五百貫。一聞村落間。已有强借劫奪之患。乞早撥上項錢數。宣布存恤。自可以銷厭禍亂之萌。然後詔安撫提刑兩司。察其敢有作過倡亂之人。及早擒捕。





致之憲典。庶幾姦民知畏。不至生事。一獻納減半價格。止於紹興一府。今乞於浙東一路通行。一興修農田水利。既濟饑民。又成永久之利。一七州糴濟。用人甚廣。乞許將得替待闕丁憂致仕之人。權行差使。庶可集事。　乞留婺州通判趙善堅措置賑濟狀。　乞將合蠲閣夏稅人戶。前期輸納者。理折今年新稅狀。　奏巡歷沿路災傷事理狀。一蝗蟲傷稼。催促差官檢視。及支錢收捕埋瘞。一乞賜指揮。令州縣不得刷具舊欠。催督賦稅。一乞將嵊縣上虞餘姚三縣新舊租稅。特與倚閣。俟見秋苗合放分數。別賜處分。一至新昌縣。連得大雨。中晚之禾。間有可望。而秋序已深。恐難結實。荒熟之形。切宜子細分別。一已損田段。不堪收割。皆欲耕犁布種蕎麥二麥之屬。乞特降指揮。催促檢放。庶幾民間及早耕種。其有缺少種糧。更令官司措置應副。　奏知寧海縣王辟綱不職狀。　奏救荒事宜畫一狀。一已蒙給降三十萬貫。更乞撥錢湊作二百萬貫。及早分給諸州。廣行運糴。一減半賞格。已許於浙東一路通行。乞刪去今來指揮所增委曲關防之語。庶幾人爭先願糶。一乞將本路被災縣分人戶夏稅權行住催。候檢放秋苗分數定日。將夏稅亦依分數蠲減。至台州五縣等五等人戶。今年丁絹乞特與蠲放。一乞許於賜給錢內。撥什三於合修水利去處。濟貸應副。一乞被災州縣人戶。苗米五斗以下。不候檢踏。先賜蠲放。一被災州縣人戶。往外興販糴糶者。不得邀阻抽稅。其糴米訖。所買回貨。並不得輒收分文稅錢。　奏明州乞給降官會及本司乞再給官會度牒狀。　奏台州免納丁絹狀。

再奏乞給降錢物。及減放住催水利等狀。　乞降旨令婺州撥還所借常平米狀。　奏巡歷至台州奏行事件狀。一奉旨給降度牒三百道。官會十五萬緡。卽時分撥應副諸州。仍詢訪土居官員士人誠實練事者。一縣數人。與州縣官公共措置募糴。前往收糴米斛。仍請上戶說諭。或出米穀。或出錢物添助賑糶。又立式。選差都正鄉官。家至戶到。抄劄饑民。取見的確數目。俟將來闕食。就行糶濟。一已諭州縣官吏。常切體訪。不拘早晚。但覺民間闕食。便行賑糶。收錢運糴。循環接濟。無損於官。有益於民。一興修黃巖水利。支錢一萬貫。付本縣及土居官林鼐蔡鎬。公共措置。其本縣知縣范直輿。不甚曉事。難以倚仗。乞特與嶽廟。別選清强官權攝縣事。庶幾興役救荒。不至闕誤。　奏均減紹興府和買狀。屬本府上　奏鹽酒課及差役利害狀。　奏義役利害狀。　按知台州唐仲友第一狀。　第二狀。　第三狀。　第四狀。　第五狀。　第六狀。　申乞禁止遏糴狀。　申乞賑糶賑濟合行五事狀。　申乞將衢州義倉米糶濟狀。　申救荒事宜畫一狀。　申乞許令佐自陳嶽廟狀。

申知江山縣王執中不職狀。

詔與江東梁總兩易其任。辭。詔免回避。復辭。

〔年譜〕詔與江東梁總兩易之。又辭言臣區區誠懇。已具前奏。旣蒙改命。曲遂其私。其在微臣。固已深幸。但臣前所奏。尙有未蒙果察者。欲望曲賜寬恤。追寢誤恩。改畀祠祿。使其得遂夙心。免罹非禍。且臣祖鄉。正隸江東。見有墳墓宗族。些小田產。合該迴避。詔特免迴避。又辭。以爲今來所除。仍司按察。若復乖公守法。則恐如前所爲。或至重傷朝廷事體。若但觀勢徇私。又恐下負夙心。上辜眷使。乞特與祠使

得卒其舊業。退避仇怨。時辭職名不允之命下。又辭。以爲前按唐仲友。吏不若官體究。其紹興府見擬。已招人蔣輝等。亦開已得朝旨。盡行釋放。竊恐臣所按劾。不公不實。則有合得罪名。難以例冒恩賞。詔並不許。

冬十一月。始受職名。仍辭新任。井請祠。

〔文集〕辭免江東提刑奏狀一。 奏狀二。

〔年譜〕始受職名。仍辭新任。且乞奉祠。略言。昨來所按贓吏。黨與衆多。棊布星羅。并當要路。自其事發以來。大者宰制斡旋於上。小者驅馳奔走於下。所以蔽日月之明。而損雷霆之威者。臣不敢論。若其加害於臣。不遺餘力。則遠至於師友淵源之所自。亦復無故橫肆觝排。向非聖明洞見底蘊。則不惟不肖之身。反爲魚肉。而其變亂黑白。詿誤聖朝。又有不可勝言者。爲臣之計。惟有乞身就閒。庶可少紓忠害。時鄭丙上疏。詆程氏之學。以沮先生。王淮又擢太府寺丞陳賈爲監察御史。賈面對首論近日搢紳有所謂道學者。大率假名以濟僞。願考察其人。擯棄勿用。蓋指先生也。故先生奏狀及之。

〔文集〕辭免江東提刑奏狀三。

十年癸卯。五十四歲。春正月。差主管台州崇道觀。

〔年譜〕上覽奏。知不可強起。詔以累乞奉祠。可差主管台州崇道觀。〔行狀〕先生守南康。使浙東。始得行其所學。已試之效。卓然。而卒不果用。退而奉崇道雲臺鴻慶之祠者五年。自是海內學者。尊信益衆。

〔年譜〕先生守南康。使浙東。始有以身殉國之意。及是知道之難行。退而奉祠。杜門不出。海內學者。尊信益衆。然變世之意。未嘗忘也。作感春賦以見意。洪本

夏四月。武夷精舍成。

〔年譜〕結廬於武夷之五曲。正月經始。至四月落成。始來居之。四方士友來者甚衆。洪本。韓元吉爲記。

〔文集〕武夷精舍雜詠。并序 武夷櫂歌十首。甲辰

冬十月。如泉州。

傅安道自得與先生有先人之舊。是歲八月卒。往弔之。十二月歸。

十一年甲辰。五十五歲。是歲辨浙學。

〔年譜〕先生竊自浙東。見其士習馳鶩於外。每語學者。且觀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章。務收斂凝定。以致克己求仁之功。而深斥其所學之誤。以爲舍六經論孟。而尊史遷。舍窮理盡性。而談世變。舍治心修身。而喜事功。大爲學者心術之害。力爲呂祖儉、潘景愈、孫應時輩言之。〔文集〕答呂子約書云。大抵此學以尊德性求放心爲本。而講於聖賢親切之訓。以明之。此爲要切之務。若通古今、考世變。則亦隨力所至。推廣增益。以爲補助耳。不當以彼爲重。而反輕凝定收斂之實。少聖賢親切之訓也。若如此說。則是學問之道。不在於己。而在於書。不在於經。而在於史。爲子思孟子則孤陋狹劣。而不足觀。必爲司馬遷班固范曄陳壽之徒。然後可以造於高明正大簡易明白之域也。夫學者既學聖人。則當以聖人





之教爲主。今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具在。彼以了悟爲高者。旣病其障礙。而以爲不可讀。此以記覽爲重者。又病其狹小。而以爲不足觀。如是則是聖人所以立言垂訓者。徒足以誤人。而不足以開人。孔子不賢於堯舜。而達磨、遷、固。賢於仲尼矣。無乃悖之甚耶。甲辰 又答呂子約書云。近來議論一變。如山移河決。從學者傾瀉回撓。不問愚智。人人皆有趨時徇勢馳鶩功名之心。令人憂懼。故不得不極言之。漢唐本體。只是智力。就中有暗合處。故能長久。如此言之。卻無過當。但若論得聖門學問分明。則此固無足言者。而正道正理。未嘗一日而可無者。亦不待引此然後爲有徵也。設若援引下根。亦只須略與說破。仍是便須救拔得他。跳出功利窠窟。方是聖賢立教本指。今乃深入其中。做造活計。不惟不能救得他人。乃并自己陷入其中。而不能出。豈不誤哉。乙巳 又答呂子約書云。世路險窄。已無可言。吾人之學聖賢者。又將流而入於功利權謀之習。其勢不過一傳再傳。天下必有受其禍者。而吾道益以不振。此非細事也。癸卯 又答呂子約書云。孟子一生忍窮受餓。費盡心力。只破得枉尺直尋四字。今日諸賢苦心勞力。費盡言語。只成就枉尺直尋四字。不知諸此在甚麼處。此話無告訴處。只得仰屋浩歎也。乙巳

・答路德章書云。又謂係過漢祖唐宗。亦須有爭不得且放過處。亦是徇時意思。尚在方寸之地。只有一毫此等見識。便是枉尺直尋底根株。直須見得正當道理分明。不容些兒走作。即自然無復此等意思。雖欲宛轉回護。亦有所不可得矣。古之聖賢。以枉尺直尋爲大病。今日議論。乃以枉尺直尋爲根本。若果如此。即孟子果然迂闊。而公孫衍、張儀。眞可謂大丈夫矣。 答沈叔晦書云。前日務爲事而不觀書。此固一偏之論。然近日又有一般學問。廢經而治史。略王道而尊霸術。極論古今興亡之變。而不察此心存亡之端。若只如此讀書。又不若不讀之爲愈也。 又答沈叔晦書云。子約爲人。固無可疑。但其門庭。近日少有變異。而流傳已遠。大爲學者心術之害。故不得不苦口耳。近日一派。流入江西。就踏董仲舒。而推尊管仲王猛。又閒有非陸贄而是德宗者。尤可駭異。癸卯 答劉子澄書云。伯恭無恙時。愛說史學。身後爲後生輩糊塗說出一般惡口小家議論。賤王尊霸。謀利計功。更不可聽。子約立腳不住。亦曰。吾兄蓋嘗言之云爾。中間不免極力排之。今幸少定。然其論終不可合者。猶未肯豎降旛也。乙巳 又答劉子澄書云。婺州自伯恭死後。百怪都出。至如子約別說一般差異底話。全然不是孔孟規模。卻做管商見識。令人駭歎。然亦是伯恭自有些拖泥帶水。致得如此。又令人追恨也。乙巳 答孫季和書云。子約漢唐之論。在渠非有私心。然亦未免程子所謂乃邪心者。卻是教壞後生。此甚不便。近年以來。彼中學者未曾理會讀書修己。便先懷取一副當功利之心。未曾出門踏著正路。便先做取落草由徑之計。相引去私語密傳。以爲奇特。直是不成模樣。故不得不痛排斥之。不知子約還知外面氣象如此否耳。甲辰

・答潘叔昌書云。六國衰論議。乃是衰世一種卑陋之說。吾儕平日講論聖賢。何爲卻取此等議論以爲標的。殊不可曉。此恐是日前於根本上。不曾大段用功。而便於討論世變處。著力太深。所以不免此弊。向答子約一書。亦極言之。正恐亦輒已立。未必以爲然耳。衰老矣。不復有意於此世。區區所懷。猶欲勉率同志之士。熟講勤行。以趨聖賢之域。不謂近年議論遽起。高者溺於虛無。下者淪於卑陋。各執己

見。不合不公。使人疑歎。不知所以爲計。而今而後。亦不復敢以此望於今世之人。姑抱遺編。以待後之學者而已。甲辰續集 答歐直之書云。頃歲入浙。從士大夫游。數月之間。凡所聞者。無非枉尺直尋苟容偸合之論。心竊賤之。癸卯 答潘端叔書云。子約所守。固無可疑。但其論甚怪。教得學者相率而舍道義之塗。以趨功利之域。充塞仁義。率獸食人。不是小病。故不免極力陳之。以其所守言之。固有過當。若據其議論。則亦不得不說到此地位也。乙巳 答黃直卿書云。婺州近日一種議論愈可惡。大抵名宗呂氏。而實主同父。深可憂歎。亦是伯恭有以啓之。續集庚戌

十二年乙巳五十六歲。春二月。祠秩滿。復請祠。夏四月。差主管華州雲臺觀。

辨陸學之非。

文集曾立之墓表云。立之名絓。幼穎悟。長知自刻厲。學古今文皆可觀。一日得河南程氏書讀之。始知聖賢之學爲有在也。則慨然盡棄其所爲者。而大覃思於諸經。聞張敬夫講道湖湘。欲往見之。不能致。有告以沙隨程氏學古行高者。即往從之。得其指歸。既又聞陸氏兄弟獨以心之所得者爲學。其說有非文字言語之所及者。則又往受其學。久而若有得焉。子壽蓋深許之。而立之亦未敢以自足也。則又寓書以質於張氏。然敬夫歿。立之竟不得見。後盡得其遺文。考其爲學始終之致。於是乃有定論不疑。其告朋友皆有曰。學必貴於知道。而道非一聞可悟。一超可入也。循下學之則。加窮理之功。由淺而深。由近而遠。則庶乎其可矣。今必先期於一悟。而遂至於棄百事以趨之。則吾恐未悟之間。狼狽已甚。又況忽下趨高。未有幸而得之者耶。此其晚歲用力之標的程度也。胡子有言。學欲博不欲雜。守欲約不欲陋。信哉。如立之者。博而不雜。約而不陋。使天假之年。以盡其力。則斯道之傳。其庶幾乎。癸卯 答劉晦伯書云立之墓表。已爲作矣。而爲陸學者以爲病己。頗不能平。鄙意則初無適莫。但據實直書耳。續集癸卯 與陸子靜書云。立之墓表。今往一通。斷道甚不以爲然。不知尊意以爲何如。見年譜甲辰 答劉子澄書云。子靜寄得對語來。語意圓轉渾浩。無凝滯處。亦是渠所得效驗。但不免些禪底意思。昨答書戲之云。這些子恐是葱嶺帶來。渠定不伏。然實是如此。諱不得也。近日建昌說得動地。撐眉努眼。百怪俱出。甚可憂懼。渠亦本是好意。但不合只以私意爲主。更不講學涵養。直做得如此狂妄。世俗滔滔。無話可說。有志於學者。又爲此說引去。眞吾道之不幸也。別錄註·乙巳七月九日 答陸子靜書云。子淵去冬相見。氣質剛毅。極不易得。但其偏處亦甚害事。雖賢苦口。恐未必以爲然。今想到部。必已相見。亦嘗痛與砭礪否。道理雖極精微。然初不在耳目見聞之外。是非黑白。即在面前。此而不察。乃欲別求玄妙於意慮之表。亦已誤矣。熹衰病日侵。去年災患亦不少。此數日來。病軀方似略可支吾。然精神耗減。日甚一日。恐終非能久於世者。所幸邇來日用工夫頗覺有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甚恨未得從容面論。未知異時相見。尙復有異同否耳。丙午 答諸葛誠之書云。示諭競辨之端。三復惘然。愚意比來深欲劘同志者兼取兩家之長。不可輕相詆訾。就有未合。亦且置勿論。而姑勉力於吾之所急。不謂乃以曾表之故。反有所激。如來諭之云也。不敏之故。深以自咎。然吾人所學喫緊著力處。止在天理人欲二者相去之間耳。如今所論。





則彼之因激而起者。於二者之間。果何處也。子靜平日所以自任。正欲身率學者一於天理。而不以一毫人欲雜於其間。恐決不至如賢者之所疑也。義理。天下之公。而人之所見有未能盡同者。正當虛心平氣。相與熟講。而徐究之。以歸於是。乃是吾黨之責。而向來講論之際。見諸賢往往皆有立我自是之意。厲色忿詞。如對仇敵。無復長少之節。禮遜之容。蓋常竊笑。以爲正使眞是仇敵。亦何至此。但觀諸賢之氣方盛。未可遽以片辭取信。因默不言。至今常不滿也。丙午 又答諸葛誠之書云。所喩子靜不至深諱者。不知所諱何事。又云。銷融其隙者。不知隙從何生。愚意講論義理。只是大家商量尋箇是處。初無彼此之間。不容更似世俗遮掩回護。愛惜人情。纔有異同。便生疑隙也。丙午 答程正思書云。所論皆正當確實。而衛道之意又甚嚴。深慰憒抱。祝汀州見責之意。敢不敬承。蓋緣舊日曾學禪宗。故於彼說雖知其非。而不免有私嗜之意。亦是被渠說得遮前掩後。未盡見其底蘊。譬如楊墨。但知其爲我兼愛。而不知其至於無父無君。亦不知其便是禽獸也。去冬因其徒來此。狂妄凶狠。手足盡露。自此乃始顯然鳴鼓攻之。不復爲前日之唯阿矣。丙午 答趙幾道書云。所論時學之弊甚善。但所謂看淡生活者。亦恐反遭而斷大耳。孟子所以舍申商而距楊墨者。正爲此也。向來正以吾黨孤弱。不欲於中自相矛盾。亦厭繳紛競辨。若可羞者。故一切容忍。不能極論。近乃深覺其弊。全然不曾略見天理彷彿。一味只將私意東作西捺。做出許多詖淫邪遁之說。又且空腹高心。妄自尊大。俯視聖賢。蔑棄禮法。只此一節。尤爲學者心術之害。故不免直截與之說破。渠輩家計已成。決不肯舍。然此說既明。庶幾後來者免墮邪見坑中。亦是一事耳。丁未 答陸子靜書云。税駕已久。諸況想益佳。學徒四來。所以及人者。在此而不在彼矣。區區所疑。一種輕爲高論。妄生內外精粗之別。以良心日用分爲兩截。謂聖賢之言不必盡信。而容貌詞氣之間不必深察者。此其爲說乖戾狠悖。將有大爲吾道之害者。不待他時末流之弊矣。此事不比尋常小小文義異同。恨相去遠。無由面論。徒增耿耿耳。丁未五月二日 答趙子欽書云。子靜後來得書。愈甚於前。大抵其學於心地工夫。不爲無所見。但便欲恃此陵跨古今。更不下窮理細密工夫。卒幷與其所得者而失之。人欲橫流。不自知覺。而高談大論。以爲天理盡在是也。則其所謂心地工夫者。又安在哉。戊申 答劉公度書云。臨川近說愈肆。荊舒祠記曾見之否。此等議論。皆學問偏枯。見識昏昧之故。而私意又從而激之。若公度之說行。則此等事。都無人管。恣意橫流矣。試思之如何。戊申 與黃直卿書云。伯起說去年見陸子靜。說游、夏之徒。自是一家學問。不能盡棄其說。以從夫子之教。唯有琴張、曾皙、牧皮。乃是眞有得於夫子者。其言怪僻。乃至於此。更如何與商量討是處也。可歎可歎。續集戊申 答項平父書云。告子之病。蓋不知心之慊處。即是義之所安。其不慊處。即是不合於義。故直以義爲外而不求。今人因孟子之言。卻有見得此意。而識義之在內者。然又不知心之慊與不慊。亦必有待講學省察。而後能察其精微者。故於學聚問辨之所得。皆指爲外。而以爲非義之所在。遂一切棄置而不爲。此與告子之言雖若小異。然其實則百步五十步之間耳。以此相笑。是同浴而譏裸裎也。由其所見之偏如此。故於義理之精微。氣質之偏蔽。皆所不察。而其發之暴悍狂率。無所不至。其所慨然自任以爲義之所在

者或未必不出於人欲之私也。壬子 答吳伯豐書云。異端之學。以性自私。固為大病。然又不察氣質物欲之偏。而率意妄行。便謂無非至理。此尤害事。近世儒者之論。亦有近似之者。不可不察也。故所見愈高。則所發愈暴。・壬子 答方賓王書云。所論近世識心之弊。則深中其失。古人之學。所貴於存心者。蓋將推此以窮天下之理。今之所謂識心者。乃欲恃此而外天下之理。是以古人知益崇而禮益卑。今人則論愈高而其狂妄恣睢也愈甚。得失亦可見矣。・辛亥 答邵叔義書云。子靜書來。殊無義理。每為閉匿。不敢廣以示人。不謂渠乃自暴揚如此。然此事理甚明。識者自當知之。當時若便不答。卻不得也。大率渠有文字。多即傳播四出。唯恐人不知。此其常態。亦不足深怪。吾人所學。卻且要自家識見分明。持守正當。深當以此等氣象舉止為戒耳。・己酉 答程正思書云。臨川之辨。當時似少商量。徒然合鬧。無益於事也。其書近日方答之。所說不過如所示者而稍加詳耳。此亦不獲已而答。恐後學不知為惑耳。渠則必然不肯回也。・戊申 又答程正思書云。答子靜書。無人寫得。聞其已謄本四出久矣。此正不欲暴其短。渠乃自如此。可歎可歎。然得渠如此。亦甚省力。且得四方學者略知前賢立言本旨。不為無益。不必深辨之云。似未知聖賢任道之心也。己酉 答陸子美書一。丙午 書二。丁未 與陸子靜書五。戊申十一月 書六。己酉正月
・〔附〕陸象山兩書〔語錄〕陸子靜之學。千般萬般。病只在不知有氣稟之雜。把許多粗惡底氣。都把做心之妙理。合當恁地自然做將去。語類 向在鉛山得他書云。看見佛之所以與儒異者。止是他底全在利。吾儒止是全在義。某答他云。公亦只見得第二著。看他意只說儒者絕斷得許多利欲。便是千了百當。



一向任意做出。都不妨。不知初自受得這氣稟不好。今纔任意發出。許多不好底也。只都做好商量了。只道這是胸中流出自然天理。不知氣有不好底夾雜在裏。一齊衮將去。道害事不害事。看子靜書。只見他許多粗暴底意思可畏。其徒都是這樣纔說得幾句。便無大無小。無父無兄。只我胸中流出底是天理。全不著得些工夫。看來這錯處。只在不知有氣稟之性。語類 陸子靜之學。只管說一箇心本來是好底物事。上面著不得一箇字。只是人被私欲遮了。若識得一箇心了。萬法流出。更都無許多事。他卻是實見得箇道理恁地。所以不怕天、不怕地。一向胡叫胡喊。又曰。如東萊便是如何云云。不似他見得恁地直拔俊偉。下梢東萊學者。一人自執一說。更無一人守其師說。亦不知其師緊要處是在那裏。都只恁地衰塌不起了。其害小。他學者是見得箇物事。恁都恁底胡叫胡說。實是卒動他不得。一齊恁地無大無小。便是天上天下。惟我獨尊。若我見得。我父不見得。便是父不似我。兄不見得。便是兄不似我。更無大小。其害甚大。不待後世。即今便是。語類 有江西士人問為學。曰。公們都被陸子靜誤教莫要讀書。誤公一生。使公到今已老。此心恍恍然如村愚目盲無知之人。撐眉弩眼。無所知識。使得道心飛揚跳躑。渺渺茫茫。都無所主。若涉大水。浩無津涯。少間便會失心去。傅子淵便是如此。豈有學聖人之道。臨了卻反有失心者。是甚道理。呼。誤人誤人。可悲可痛。分明是被他塗其耳目。至今猶不悟。語類 陸氏之學。只是禪。初間猶自以吾儒之說蓋覆。如今一向說得熾。不復遮護了。渠自說有見於理。到得做盡。一向任私意做去。全不睹是。人同之則喜。異之則怒。至任喜怒胡亂便打人罵人。後生輩登其門。便



學得不遜無禮出來。極可畏。世道衰微。千變百怪如此。可畏可畏。語類 陸子靜之學。自是胸中無奈許多詞何。看是甚文字。不過假借以說其胸中所見者耳。據其所見。本不須聖人文字得。他卻須要以聖人文字說者。此正如販鹽者。上面須得數片鯗魚遮蓋。方過得關津。不被人捉了耳。語類 陸子靜說克己復禮云。不是克去己私利欲之類。別自有箇克處。又卻不肯說破。某嘗代之下語云。不過是要言語道斷。心行路絕耳。因言此是陷溺人之深坑。學者切不可不戒。語類 或說象山說克己復禮。不但只是欲克去那利欲忿懥之私。只是有一念要做聖賢。便不可。曰。此等議論。卻如小兒則劇一般。只管要高去。聖門何嘗有這般說話。人要去學聖賢。此是好底念慮。有何不可。若以為不得。則堯舜之兢兢業業。周公之思兼三王。孔子之好古敏求。顏子之有為若是。孟子之願學孔子之念。皆當克去矣。看他意思只是禪。詳公云。不起纖毫修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他只是要如此。然豈有此理。只如孔子答顏子克己復禮為仁。據他說時。只這一句已多了。又況有下頭一落索。只是顏子才問仁。便與打出方是。及至恁地說他。他又卻諱。某嘗謂人要學禪時。不如分明去學他禪。和一棒一喝便了。今乃以聖賢之言夾雜了說。道是龍又無角。道是蛇又有足。子靜舊年也不如此。後來弄得直恁地差異。如今都教壞了後生。箇箇不肯去讀書。一味顛蹶沒理會處。可惜可惜。正如荀子不睹是。逞快胡罵。教得箇李斯出來。遂至焚書坑儒。若使荀卿不死。見斯所為如此。必須自悔。使子靜今猶在。見後生輩如此顛蹶。亦須自悔其前日之非。又曰。子靜說話。常是兩頭明。中間暗。或問暗是如何。曰。他是那不說破處。他所以不說破。



便是禪。所謂鴛鴦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他禪家自愛如此。語類 問陸象山道當下便是。曰。看聖賢教人。曾有此等語無。聖人教人。皆從平實地上做去。所謂克己復禮。天下歸仁。須是先克去己私方得。孟子雖云人皆可以為堯舜。也須是服堯之服。言堯之言。行堯之行。方得。聖人告顏子以克己復禮。告仲弓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告樊遲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告子張以言忠信。行篤敬。這箇是說甚底話。又平時告弟子也。須道是學而時習。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又豈曾說箇當下便是底語。・語類 因看金溪與胡季隨書中說顏子克己處。曰。看此兩行議論。其宗旨是禪。尤分曉。此乃捉著真贓正賊。惜方見之。不及與之痛辯。其說以忿欲等。皆未是己私。而思索講習。卻是大病。乃所當克治者。如禪家乾屎橛等語。其上更無意義。又不得別思義理。將此心都禁遏定。久久忽自有明快處。方謂之得。此之謂失其本心。故下梢忿欲紛起。恣意猖獗。如劉淳叟輩所為。皆彼自謂不妨者也。又曰。金溪學問真正是禪。欽夫伯恭緣不曾看佛書。所以看他不破。只某便識得他。試將楞嚴圓覺之類一觀。亦可粗見大意。語類 人心知此義理。行之得宜。固自內發。人性質有不同。或有魯鈍。一時見未到得。別人說出來。反之於心。見得為是而行之。是亦內也。人心所見不同。聖人方見得盡。今陸氏只是要自渠心裏見得底。方謂之內。若別人說底。一句也不是。纔自別人說出。便指為義外。如此乃是告子之說。如生而知之。與學而知之。困而知之。安而行之。與利而行之。勉強而行之。及其知之行之則一也。豈可一一須得自我心而出。方謂之內。所以指文義而求之者。皆不為內。故自家纔見得如此。使一向執著。將

聖賢言語便亦不信。更不去講貫。只是我底是。其病痛只在此。只是專主生知安行。而學知以下一切皆廢。〔方子〕一便如一條索。那貫底物事便如許多散錢。須是積得這許多散錢了。卻將那一條索來一串穿。這便是一貫。若陸氏之學。只是要尋這一條索。卻不知道都無可得穿。且其為說。喫緊是不肯教人讀書。只恁地摸索悟處。譬如前面有一箇關。他才跳得過這一箇關便是了。此為學者。某老矣。日月無多。方待不說破來。又恐後人錯以某之學亦與他相似。今不奈何苦口說破。某道他斷然是異端。斷然是曲學。斷然非聖人之道。但學者稍肯低心向平實處下工夫。那病痛亦不難見。〔人傑〕〔文集〕答諸元善書云。子靜旅櫬經由。聞甚周旋之。此殊可傷。見其平日大拍頭胡叫喚。豈謂遽至此哉。然其說頗行於江湖間。損賢者之志。而益愚者之過。不知此禍又何時而已耳。〔癸丑〕答趙然道書云。荊門之訃。聞之慘怛。故舊凋落。自為可傷。不計平日議論之同異也。來喻謂恨未及見其與嘉論辨有所底止。此尤可笑。蓋老拙之學。雖極淺近。然求之甚艱。而察之甚審。視世之道聽塗說於佛老之餘。而遽自謂有得者。蓋嘗笑其陋而譏其僭。豈今垂老而肯以其千金易人之敝帚者哉。〔癸丑〕答孫敬甫書云。陸氏之學。在近年一種浮淺頗僻議論中。固自卓然非其儔匹。其徒傳習。亦有能脩其身能治其家以施之政事之間者。但其宗指本自禪學中來。不可掩諱。當時若只如晁文元陳忠肅諸人分明招認。著實受用。亦自有得力處。不必如此隱諱遮藏。改名換姓。欲以欺人。而人不可欺。徒以自欺。而自陷於不誠之域也。然在吾輩。須但知其如此。而勿為所惑。若於吾學果有所見。則彼之言。釘釘膠粘。一切假合處。自然解拆破散。收拾不來矣。切勿與辨。以啓其紛拏不遜之端。而反為卞莊子所乘也。少時喜讀禪學文字。見杲老與張侍郎書云。左右既得此欛柄入手。便可改頭換面。卻用儒家語說向士大夫。接引後來學者。後見張公經解文字一用此策。但其遮藏不密。漏露處多。故讀之者一見便知其所自來。難以純自託於儒者。若近年則其為術益精。為說愈巧。拋閃出沒。頃刻萬變。而幾不可辨矣。然自明者觀之。亦見其徒自勞而卒不足以欺人也。〔丙辰〕

辨陳學之非。

〔年譜〕同父以文雄浙中。自負王霸之略。任俠豪舉。先生與書。箴其義利雙行。王霸并用。且謂漢唐行事。非三綱五常之正。以風切之。同父有書辨難。先生累與書。極力開諭。同父雖不能改。未嘗不心服焉。每逢先生生辰。雖居千里外。必遣人問遺。歲以為常。〔文集〕與陳同父書三。〔癸卯〕書四。書六。〔甲辰〕書七。書八。〔乙巳〕書十。〔丙午〕〔附〕陳同父甲辰答書乙巳三書。〔語錄〕說同父因謂呂伯恭烏得為無罪。恁地橫論。卻不與他剖說打教破。卻和他都自被包裹在裏。今來伯恭門人。卻亦有為同父之說者。二家打成一片。可怪。君舉只道某不合與說。只是他見不破。天下事不是是便是非。直截兩邊去。如何恁地含糊鶻突。某向來與說許多。豈是要眼前好看。青天白日在這裏。而今人雖不見信。後世也須有人看得。此說也須回轉得幾人。〔賀孫〕同父才高氣粗。故文字不明瑩。要之自是心地不清和也。〔大雅〕同父在利欲膠漆盆中。〔祖道〕因言陳同父讀書。譬如人看劫盜公案。看了須要斷得他罪。及防備禁制他。教做不





得。它卻不要斷他罪。及防備禁制他。只要理會得許多做劫盜底道理。待學他做。〔輔廣〕陳同父學已行到江西。浙人信向已多。家家談王霸。不說蕭何張良。只說王猛。不說孔孟。只說文中子。可畏可畏。〔可學〕或問。同父口說皇帝王霸之略。而一身不能自保。先生曰。這只是見不破。只說箇是與不是便了。若做不是。恁地依阿苟免。以保其身。此何足道。若做得是。便是委命殺身。也是合當做底事。〔賀孫〕〔年譜〕先生嘗曰。海內學術之弊。不過兩說。江西頓悟。永康事功。若不極力爭辯。此道無由得明。

十三年丙午。五十七歲。春三月。易學啓蒙成。

〔年譜〕六經遭秦煨燼。唯易以卜筮得全。迄漢魏。流為讖緯之學。王弼始刊落象數。釋以清談。諸儒因之。至伊川程子。始發明孔氏之微言。而卦爻之本。則未及焉。康節邵子。傳伏羲先天圖。蓋得其本。而亦未及於卜筮也。先生既推羲文之意。作周易本義。又慨學者未明厥旨。乃作啓蒙四篇。以為言易不本象數。既支離散漫而無所根著。其本象數者。又不知法象之自然。未免牽合附會。故其篇曰本圖書、原卦畫、明蓍策、考變占為次。凡揲蓍及變爻。又皆盡破古今諸儒之失。而易始復其舊。〔李本〕〔文集〕序云。聖人觀象以畫卦。揲蓍以命爻。使天下後世之人。皆有以決嫌疑。定猶豫。而不迷於吉凶悔吝之塗。其功可謂盛矣。然其為卦也。自本而榦。自榦而支。其勢若有所迫。而自不能已。其為蓍也。分合進退。縱橫順逆。亦無往而不相值焉。是豈聖人心思智慮之所得為也哉。特氣數之自然。形於法象。見於圖書者。有以啓於其心而假手焉耳。近世學者類喜談易而不察於此。其專於文義者。既支離散漫而無所根著。其涉於象數者。又皆牽合傅會。而或以為出於聖人心思智慮之所為也。若是者。予竊病焉。因與同志頗輯舊聞。為書四篇。以示初學。使無疑於其說云。淳熙丙午暮春既望。〔易五贊〕原象　太乙肇判。陰降陽升。陽一以施。陰兩而承。惟皇昊羲。仰觀俯察。奇耦既陳。兩儀斯設。既榦乃支。一各生兩。陰陽交錯。以立四象。奇加以奇。曰陽之陽。奇而加耦。陽陰以章。耦而加奇。陰內陽外。耦復加耦。陰與陰會。兩一既分。一復生兩。三才在目。八卦指掌。奇奇而奇。初一曰乾。奇奇而耦。兌次二焉。奇耦而奇。次三曰離。奇耦而耦。四震以隨。耦奇而奇。巽居次五。耦奇而耦。坎六斯睹。耦耦而奇。艮居次七。耦耦而耦。八坤以畢。初畫為儀。中畫為象。上畫卦成。人文斯朗。因而重之。一貞八悔。六十四卦。由內達外。交易為體。往此來彼。變易為用。時靜而動。降帝而王。傳夏歷商。有占無文。民用弗彰。文王繫彖。周公繫爻。視此八卦。二純六交。乃乾斯父。乃坤斯母。震坎艮男。巽離兌女。離南坎北。震東兌西。乾坤艮巽。位以四維。建官立師。命曰周易。孔聖傳之。是為十翼。遭秦弗燼。及宋而明。邵傳羲畫。程演周經。象陳數列。言盡理得。彌億萬年。永著常式。　述旨　昔在上古。世質民淳。是非莫別。利害不分。風氣既開。乃生聖人。聰明睿智。出類超群。仰觀俯察。始畫奇耦。教之卜筮。以斷可否。作為君師。開鑿戶牖。民用不迷。以有常守。降及中古。世變風移。淳澆質喪。民偽日滋。穆穆文王。身蒙大難。安土樂天。惟世之患。乃本卦義。繫此彖辭。爰及周公。六爻是資。因事設教。丁寧詳密。必中必正。乃亨乃吉。語子惟孝。語臣則忠。鉤深闡微。如日之中。爰及末流。淫於術數。僂句成欺。黃裳亦誤。大哉孔子。晚好是書。韋編既絕。八索以祛。乃作彖象。十翼之篇。專

用義理發揮經言，居省象辭，動察變占，存亡進退，陟降飛潛，曰毫曰釐，匪差匪謬，加我數年，庶無大咎。恭惟三古，四聖一心，垂象炳明，千載是臨。惟是學者，不本其初，文辭象數，或肆或拘，嗟予小子，既微且陋，鑽仰沒身，奚測奚究。匪辯滋荒，匪識滋漏，維用存疑，敢曰垂後。〈明筮〉 倚數之元，參天兩地，衍而極之，五十乃備，是曰大衍，虛一無為，其為用者，四十九蓍，信手平分，置右於几，取右一蓍，掛左小指，乃以右手，揲左之策，四四之餘，歸之於扐，初扐左手，無名指間，右策左揲，將指是安，再扐之奇，通掛之算，不五則九，是謂一變，置此掛扐，再用存策，分掛揲歸，復準前式，三亦如之，奇皆四八，三變既備，數斯可察，數之可察，其辨伊何，四五為少，八九為老，三少為九，是曰老陽，三多為六，老陰是當，一少兩多，少陽之七，執八少陰，少兩多一，既得初爻，復合前蓍，四十有九，如前之為，三變一爻，通十八變，六爻發揮，卦體可見，老極而變，少守其常，六爻皆守，彖辭是當，變視其爻，兩兼首尾，變及三爻，占兩卦體，或四或五，視彼所存，四二五一，二分一專，皆變而他，新成舊毀，消息盈虛，捨此視彼，乾占用九，坤占用六，泰愕匪人，姤喜來復。〈稽類〉 八卦之象，說卦詳焉，考之於經，其用弗專，彖以情言，象以象告，惟是之求，斯得其要，乾健天行，坤順地從，震動為雷，巽入木風，坎險水泉，亦雲亦雨，離麗文明，電日而火，艮止為山，兌說為澤，以是舉之，其要斯得，凡卦六虛，奇耦殊位，奇陽耦陰，各以其類，得位為正，二五為中，二臣五君，初始上終，貞悔體分，爻以位應，陰陽相求，乃得其正，凡陽斯淑，君子居之，凡陰斯慝，小人是為，常可類求，變非例拘，非常曷變，隨此為則。〈警學〉 讀易之法，先正其心，肅容端席，有翼其臨，於卦於爻，如筮斯得，假彼象辭，為我儀則，字從其訓，句逆其情，事因其理，意適其平，曰否曰臧，如目斯見，曰止曰行，如足斯踐，毋寬以略，毋密以窮，毋固而可，毋必而通，平易從容，自表而裏，及其貫之，萬事一理，理定既實，事來尚虛，用應始有，體該本無，稽實待虛，存體應用，執古御今，由靜制動，潔靜精微，是之謂易，體之在我，動有常吉，在昔程氏，繼周紹孔，奧旨宏綱，星陳極拱，惟斯未啟，以俟後人，小子狂簡，敢述而申。 答陸子美書云：近嘗作一小卜筮書，蓋緣近世說易者於象數全然闊略，其不然者又太拘滯支離，不可究詰，故推本聖人經傳中說象數者，只此數條，以意推之，以為是足以上究聖人作易之本指，下濟生人觀變玩占之實用，學易者決不可以不知，而凡觀象數之過乎此者，皆可以束之高閣，而不必問矣。不審尊意以為如何。 答方賓王書云：蒙問《啟蒙》，正為見人說得支離，因竊以觀易中所說象數，聖人所已言者，不過如此，今學易者但曉得此數條，則於易略通大體，而象數亦皆有用，此外紛紛，皆不須理會矣。其第二篇論太極兩儀四象之劃，尤精，誠得其說，則知聖人畫卦，不假纖毫思慮計度，而所謂畫前有易者，信非虛語也。〈語錄〉《啟蒙》初間只因看歐陽公集內或問易大衍，遂將來考算得，以此知諸公文集，雖各自成一家文字，中間自有好處，緣是這道理人人同得，看如何也自有人見得到底。賀孫 〈文集〉答袁機仲書云：此非熹之說，乃康節之說，非康節之說，乃希夷之說，非希夷之說，乃孔子之說，但當日諸儒既失其傳，而方外之流陰相付受，以為丹竈之術，至於希夷康節，乃反之於易，而後其說始得復明於世。然與見今周易次第行列多不同者，故聞者創見，多不能曉而不之信，只據目





今見行周易，緣文生義，穿鑿破碎，有不勝其杜撰者。此《啟蒙》之書所為作也。若其習聞易曉，人人皆能領略，則又何必更著此書，以為屋下之屋，牀上之牀哉。更願高明毋以為淺之說而忽之，姑且虛心遜志，以求其通曉，未可好高立異，而輕索其瑕疵也。玩之久熟，浹洽於心，則天地變化之神，陰陽消長之妙，自將瞭於心目之間，而其可驚可笑可樂，必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言之不盡，偶得小詩云：忽然半夜一聲雷，萬戶千門次第開，若識無心涵有象，許君親見伏羲來。狂妄僭率，幸勿鄙誚也。

秋八月，孝經刊誤成。

〈文集〉後記云：熹舊見衡山胡侍郎論語說，疑孝經引詩非經本文，初甚駭焉，徐而察之，始悟胡公之言為信，而孝經之可疑者，不但此也。因以書質之沙隨程可久丈，程答書曰：頃見玉山汪端明，亦以為此書多出後人附會。於是乃知前輩讀書精審，其論固已及此，又竊自幸有所因述而免於鑿空妄言之罪也。因欲掇取他書之言可發此經之旨者，別為外傳，如冬溫夏凊、昏定晨省之類，即附於事親之條。 顧未敢耳。淳熙丙午八月十二日記。

十四年丁未，五十八歲。春正月，如莆中弔陳福公。

〈年譜〉以三紀游從，晚歲知己，且為中興賢輔，故千里赴弔，並為文祭之。

〈文集〉祭陳福公文。 陳正獻公行狀。

三月，小學書成。

〈文集〉題小學書云：古者小學教人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愛親敬長隆師親友之道，皆所以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而必使之講而習之於幼穉之時，欲其習與智長，化與心成，而無扞格不勝之患也。今其全書雖不可見，而雜出於傳記者亦多，讀者往往直以古今異宜而莫之行，殊不知其無古今之異者，固未始不可行也。今頗蒐輯以為此書，授之童蒙，資其講習，庶幾有補於風化之萬一云爾。淳熙丁未三月朔旦，晦菴題。〈年譜〉先生既發揮大學以開悟學者，又懼其失序無本而不能以有進也，乃輯此書以訓蒙士，使培其根以達其支。內篇四：曰立教，曰明倫，曰敬身，曰稽古；外篇二：曰嘉言，曰善行。雖已過乎大學者，亦得以補之於後，修身之事，此略備焉。洪本

差主管南京鴻慶宮。

〈年譜〉以三月除，至夏四月拜命。洪本 〈別集〉答劉子澄書云：累章將滿，方欲俟批書畢，遣人宛轉致懇，復求舊秩，忽尤延之送勅來，乃蒙朝廷檢舉直差，雖似小小行遣，開新役卻甚以為慰。新除周公。 又書云：昨日拜鴻慶勅，偶得一絕云：舊京原廟久煙塵，白髮祠官感慨新，北望千門空引籍，不知何日去朝真。年衰易感，不知涕泗之橫集也。

秋七月，除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待次，辭，不允。

〈年譜〉時上諭宰執，楊萬里封事，薦朱某久閒，可與監司，周必大相，議除轉運副使，或謂錢穀非其所長，故有是命，以疾辭，不許。 告詞云：勅宣教郎直徽猷閣主管南京鴻慶宮朱熹，爾好古道，據正不回，

利物愛人。用志彌篤。撫州陞分使節。先德後刑。民從其化。而救荒之政。所全活者尤衆。久從家食。念之不忘。江右持平。往哉惟允。行爾盡心之恕。廣我好生之仁。可依前官差提點江南西路刑獄公事。淳熙十四年七月某日。陳居仁行詞。（行狀）十四年除提點江西刑獄。待次。以疾辭。不許。遂拜命。（本傳）十四年周必大相。除熹提點江西刑獄公事。

（文集）辭免江西提刑狀一。

# 朱子年譜卷之三下

十五年戊申。五十九歲。春正月。有旨趣奏事之任。復以疾辭。不允。三月十八日。啓行。在道再辭。并請祠。又

五月復趣入對。

（文集）辭免江西提刑劄子一　劄子二。　劄子三。

六月壬申。奏事延和殿。

（語錄）六月四日。周揆令人諭意云。上問朱某到已數日。何不請對。遂詣閤門通進榜子。有旨。初七日後殿班引。及對。上撫勞甚渥。自陳昨任浙東提舉日。荷聖躬保全。上曰。浙東救荒。煞究心。又言蒙除江西提刑。衰朽多疾。不任使令。上曰。知卿剛正。只留卿在這裏。待與清要差遣。再三辭謝。方出奏劄。上曰。正所欲聞。口奏第一劄。意言犯惡逆者。近來多奏裁減死。上曰。似如此人只貸命。有傷風教。不可不理會。第四劄。言科罰。上曰。聞多是羅織富民。第五劄。讀至制將之權。旁出閹寺。上曰。這箇事卻不然。蓋是採之公論。如何由他。對曰。彼雖不敢公薦。然皆託於士大夫之公論。而實出於此曹之私意。且如監司守臣薦屬吏。蓋有受宰相臺諫風旨者。況此曹奸僞百出。何所不可。臣往蒙賜對。亦嘗以此爲說。聖諭謂爲不然。臣恐陛下所聞不審。退而得之士大夫與夫防夫走卒。莫不謂然。獨陛下未之知耳。至去者未遠而復還。問上曰。陛下知此人否。上曰。固是。但洩漏文書。乃是他子弟之罪。對曰。豈有子弟有過而





父兄無罪。然此特一事耳。此人挾勢爲奸。所以爲盛德之累者多矣。上曰。高宗以其有才薦過來。對曰。小人無才何可。小人有才。鮮不爲惡。上因舉馬謖論才德之辨云云。至嘗言者懷其私以緘默。奏曰。陛下以付任知縣入爲六院察官。闕則取以充之。雖曰親擢。然其涂轍一定。宰相得以先布私恩於合入之人。及當言責。往往懷其私恩。豈肯言其過失。上曰。然。近日之事可見矣。至知其爲賢而用之。則用之唯恐其不速。疑之唯恐其不多。知其爲不肖而退之。則退之唯恐其不早。去之唯恐其不盡。奏曰。豈有嫌君子太多。須留幾箇小人在裏。人之治身亦然。豈有慮善太多。須留些惡在裏。至軍政不修。士卒愁怨。曰。主將刻剝士卒。以爲苞苴。陞轉階級。皆有成價。上曰。卻不聞此。果有此。豈可不理會。卿可仔細採探。卻來說。末後辭云。照對江西係是盜賊刑獄浩繁去處。久闕正官。臣今迤邐前去之任。不知有何處分。上曰。卿自詳練。不在多囑。年譜按（行狀）十五年促奏事。又以疾辭。不許。遂行。又以疾請奉祠者再。淮能相遂。力疾入奏。　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正心誠意爲上所厭聞。戒以勿言者。先生曰。吾生平所學。只有此四字。豈可回互而欺吾君乎。及奏。上未嘗不稱善。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勞卿州縣。（本傳）時曾覿已死。王抃亦逐。獨內侍甘昪尚在。熹力以爲言。上曰。昪乃德壽所薦。爲其有才耳。熹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

（文集）戊申延和奏劄一。　奏劄二。　奏劄三。　奏劄四。　奏劄五。

癸酉。除兵部郎官。以足疾在告。請祠。乙亥。詔依舊職名江西提刑。

（文集）辭免江西提刑狀二云。特蒙聖恩。除熹兵部郎官。熹以未能即日拜命供職。即具申朝廷。給假將理。是晚忽有吏人抱印前來。令熹交割。熹以未曾供職。不敢收領。嘗具公狀劄子。回申本部。俟病愈赴部供職。而次日傳聞長貳已有劾章。熹不敢自辨。即具狀請祠回避。復蒙聖慈曲賜全護。使得仍舊持節江西。（本傳）翌日除兵部郎官。以足疾丐祠。本部侍郎林栗嘗與熹論易西銘不合。劾熹本無學術。徒竊程頤張載緒餘。謂之道學。所至輒攜門生數十人。妄希孔孟歷聘之風。邀索高價。不肯供職。其僞不可掩。上曰。林栗言似過。周必大言熹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強登對。上曰。朕亦見其跛曳。左補闕薛叔似亦奏援熹。乃令依舊職江西提刑。（行狀）除兵部郎官。以足疾丐祠。未供職。本部侍郎林栗前數日與先生論易西銘不合。至是遣部吏抱印迫以供職。先生以疾告。遂疏先生欺慢。時上意方嚮先生。欲易以他部郎。時相覺請授以前江西之命。仍俟職名。又令吏部給還改官以後不曾陳乞磨勘。蓋先生故職。既出時恩。其後累任祠官。無績可考。以故不曾乞磨勘者。十有四年。

在道辭免新任。有旨趣之任。秋七月。復以足疾辭。并請祠。磨勘轉朝奉郎。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八月。辭轉官。辭職名。皆不允。遂拜命。

（年譜）先生行且辭曰。論者謂臣事君無禮。爲人臣子。有此名。罪當誅殛。豈可復任外臺耳目之寄。上覽之。謂宰執曰。林栗章初未降出。何得外廷喧播。丙對以栗在[illegible]舍宣言章疏。人人知之。上不悅。太常博士葉適上疏。與栗辨。謂其言無一實者。謂之道學一語。無實尤甚。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蓋

用此術。蓋嘗力疾入對。奏劄皆論新任職事。朕亦諒其誠。復從所請。可疾速之任。先生因辭是疾不任起發。復請祠。會胡晉臣除侍御史。首論栗執拗不通。猶復自用。黨同伐異之論。乃起於論思獻納之臣。無事而指學者爲黨。故人之所惡聞。所謂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耳。乃出栗知泉州。而先生亦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時廟堂知上眷厚。憚先生復入。故爲兩能之策焉。 告詞云。朕惟廉節不立。風俗未淳。思得難進易退之士。表而用之。庶幾幡然變其舊習。爾之學術。道有淵源。其爲操行。發之久矣。志在致時。曾未得一日立於朝。比以部刺史入奏便殿。朕嘉其讜論。留貳郎曹。蓋將進諸清要之地。遽以疾辭。所反初服。既勉從於素志。復更請於真祠。夫指趨何意於去來。仕止不形於喜慍。此古之清逸之士也。朕察爾誠。是用陞職二等。俾食優閑之祿。身雖在外。亦有補於風化。淳熙十五年八月某日中書舍人鄭僑行詞。洪本

九月。復召。辭。

〔文集〕辭免江西提刑狀二。 狀三。 辭免磨勘轉官狀。 辭免直寶文閣狀。

〔行狀〕未踰月再召。時廟堂知上眷厚。憚先生復入。故爲兩能之策。上悟。復召先生。受職名。辭召命。以爲遜官進職。皆爲許其閒退。方稱難進易退之褒。復爲彈冠結綬之計。則其爲世觀笑。不但往來屑屑之譏。

冬十月。趨入對。十一月。復辭。遂上封事。

〔行狀〕又促召。初先生入奏事。迫於疾作。嘗面奏。以爲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具封事以聞。至是再辭。遂併具封事投匭以進。〔文集〕戊申封事云。十一月一日。朝奉郎。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臣朱熹謹齋沐具疏。昧死再拜獻於皇帝陛下。臣猥以庸陋。蒙被聖知。有年於此矣。而兩歲以來。受恩稠疊。有加於前。顧視迂疏。無與爲比。其爲感激之深。固有言所不能諭者。然竊惟念狂妄之言。抵觸忌諱。雖蒙聽納。不以爲罪。而伏俟數月。未見其有略施行者。臣誠不自知。求所以報陛下非常之恩者。而未知所出也。以是慚懼。久不自安。不意陛下又欲召而見之。臣愚於此。仰窺聖意。尤不識其果何謂也。以爲欲聽其計策。則言已陳而不可用。以爲欲加之恩。則恩既厚而無以加。二者之間。未有所當。此臣之所以徘徊前卻。懇扣辭避。而不能已也。然而陛下猶未之許。則臣又重思之。前日進對之時。口陳之說。迫於疾作。而猶有未盡言者。蓋嘗請以封事上聞。而久未敢進。豈非陛下偶垂記憶。而欲卒聞之乎。抑其別有以乎。臣不得而知也。然君父之命。至於再下。而爲臣子者。堅臥於家。則臣於此。實有所未安者。其所深慮。獨恐進見之後。所言終不可用。而又徒竊誤寵。如前之爲。則臣之辭受。將有所甚難處而終得罪者。是以輒因前請。而悉其所言以獻。以爲雖使得至陛下之前。所言不過如此。伏惟聖慈。幸賜觀省。若以其言爲是。而次第行之。則臣之志願。千萬滿足。退伏巖穴。死無所憾。萬一聖意必欲其來。則臣亦不過求一望見清光。而後懇請以歸而已。若見其言果無可取。則是臣所學之陋。他無所有。政使得進。陛下亦將何所用之。不若因其懇請。而許其歸休。猶足以兩有所全也。又況陛下之庭。侍從之列。





方有造爲飛語。以中害善良。唱爲橫議。以脅持上下。其巧謀陰計。又有甚於前日之不思而妄發者。陛下無爲使臣輕犯其鋒。而復蹈已覆之轍也。蓋臣竊觀今日天下之勢。如人之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肢。蓋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雖於起居飲食未至有妨。然其危迫之證。深於醫者固已望之而走矣。是必得如盧扁華佗之類。投以神丹妙劑。爲之湔腸滌胃。以去病根。然後可以幸於安全。如其不然。則病日益深。而病者不覺。其可寒心。殆非俗醫常藥之所能及也。故臣前日之奏。輒引藥不瞑眩。厥疾不瘳之語。意蓋爲此。而其言有未盡也。然天下之事所當言者。不勝其衆。顧其序有未及者。臣不暇言。且獨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深爲陛下言之。蓋天下之大本者。陛下之心也。今日之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臣請昧死而悉陳之。惟陛下之留聽焉。臣之輒以陛下之心。爲天下之大本者。何也。天下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而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故人主之心正。則天下之事無一不出於正。人主之心不正。則天下之事無一得由於正。蓋不惟其賞之所勸。刑之所威。各隨所向。勢有不能已者。而其觀感之間。風動神速。又有甚焉。是以人主以眇然之身。居深宮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可得而窺者。而其符驗之著於外者。常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不可揜。此大舜所以有惟精惟一之戒。孔子所以有克己復禮之云。皆所以正吾此心。而爲天下萬事之本也。此心既正。則視明聽聰。周旋中禮。而身無不正。是以所行無過不及。而能執其中。雖以天下之大。而無一人不歸吾之仁者。臣謹按尚書。舜告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夫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別者何。蓋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精微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又按論語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仁者本心之全德也。己者一身之私欲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蓋人心之全德。莫非天理之所爲。然既有是身。則亦不能無人欲之私以害之。故爲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既全則雖以天下之大。而無一人不與吾之仁者。然其機則在我而不在人也。日日克之。不以爲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此大舜孔子之言。而臣輒妄論其用力之方如此。伏乞聖照。 然邪正之驗著於外者。莫先於家人。而次及於左右。然後有以達於朝廷。而及於天下焉。若宮閫之內。端莊齊肅。后妃有關雎之德。後宮無盛色之譏。貫魚順序。而無一人敢恃恩私以亂典常。納賄賂而行請謁。此則家之正也。退朝之後。從容燕息。貴戚近臣。攜僕奄尹。陪侍左右。各恭其職。而上憚不惡之嚴。下謹戴盆之戒。無一人敢通內外。竊威福。招權市寵。以紊朝政。此則左右之正也。內自禁省。外徹朝廷。二者之間。洞然無有毫髮私邪之間。然後發號施令。羣聽不疑。進賢退姦。衆志咸服。紀綱得以振。而無侵撓之患。政事得以修。而無阿私之失。此所以朝廷百官六軍萬民。無敢不出於正。而治道畢也。心一不正。則是數者固無從而得其正。是數者一有不正。而曰心正。則亦安有是理哉。是以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動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未嘗敢有須臾之息。然猶恐其隱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也。是以建師保之官。以自開明。列諫諍之職。以自規正。而凡其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之官。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

隊。舜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蓋雖以一人之脊。深居九重之邃。而懍然常若立乎宗廟之中。朝廷之上。此先王之治。所以由內及外。自微至著。精粹純白。無少瑕翳。而其遺風餘烈。猶可以爲後世法程也。臣嘗見周禮天官冢宰一篇。乃周公輔導成王。垂法後世。用意最爲深切。欲知三代人主正心誠意之學。於此考之。可見其實。伏乞睿照。陛下試以是而思之。吾之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者。果嘗有如此之功乎。所以修身齊家。而正其左右者。果嘗有如此之效乎。宮省事禁。臣固有不得而知者。然不見其形。而觀其影。不覩其內。而占其外。則爵賞之濫。貨賂之流。閭巷竊言久已不勝其籍籍矣。臣竊以是窺之。則陛下之所以修之家者。恐其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往者淵覿說抃之徒。勢焰熏灼。傾動一時。今已無可言矣。獨有前日臣所面奏者。雖蒙聖慈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終竊以爲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而其有才無才。有罪無罪。自不當論。況其有才適所以爲姦。有罪而不可復用乎。且如向來主管[illegible]。欽奉几筵之命。遂近傳聞。無不竊笑。臣不知國史書之。野史記之。播於外國。傳於後世。且以陛下爲何如主也。縱有曲折如前日所以論臣者。陛下亦安能家置一喙。而人曉之耶。刑餘小醜。不比人類。顧乃獎惑聖心。虧損聖德。以至此極。而公卿大臣。拱手熟視。無一言以救其失。臣之痛心。始者惟在於此。比至都城。則又知此曹之用事者。非獨此人。而侍從之臣。蓋已有出其門者。臣伏見陛下即位以來。臣下稍有知識。無不以此事爲言者。然皆不蒙聽納。甚者或遭罪斥。故自近年以來。無復有言此者。蓋知其根株牢固。不可動搖。所嘗言之無益。徒取罪斥。以致所言他事。亦不見用。故置此事於度外。而姑論其次耳。不唯如此。[illegible]創見。故以爲異而爭言之。及其既久。則習熟見聞。以爲常事。而不足言。正如近年[illegible]。人不以爲異。然此世俗之常態。惟臣愚暗。不識時宜。故今日獨復以此人所謂當言而不及之事。[illegible]未見有所施行也。臣竊惑之。必使陛下[illegible]。而遂其平日深所望之人。誠有所懷者。然此事利害甚明。於前。而臣所深憂。又恐其不可以爲後法也。伏惟陛下。深爲宗社子孫萬世之慮。斷而行之。天下幸甚。至其納財之塗。則又不於士大夫。而專於將帥。臣於前日亦嘗具以面奏。而陛下諭臣以爲誠當深察而痛懲之矣。退而始聞陛下比於環列之尹。已嘗有所易置。乃知陛下固已深察其弊。而無所待於人言。然猶未能明正其罪。而反寵以崇資巨鎮。使卽便安。此曹無知。何所忌憚。況中外將帥。非不爲此者無幾。陛下亦未能推其類而悉去之也。臣竊聞之道路。自王抃既逐之後。諸將差除。多出此人之手。蓋抃與此人。專爲諸將交通內侍。納賂買官。得其捐資。風喩軍中。[illegible]。實將帥之不信也。今雖去之。而未正其罪。又聞向者[illegible]。亦是此人內外遊說。遂致[illegible]漏網。且欺陛下之姦罪。中外至今爲之不平。既而又有閤名招納。暴其過惡者。亦被決配。此不惟行道太息。且爲聖政之累。[illegible]蓋緣復有人敢言將帥之罪者。以小人擬重兵。或在閫外。或在江湖千里之外。而中外無一人敢自其盡言。此於國計深爲未便。而代之監。亦弗誠。伏乞陛下。少留聖慮。陛下竭生靈之膏血。以奉軍旅之費。本非得已。而爲軍士者。顧乃未嘗得一溫飽。甚者採薪織屨。掇拾糞壤。以度朝夕。其又甚者。至使妻女盛塗澤。倚市門以求食也。怨習謗讟。悖逆絕理。至有不可聞者。一有緩急。不知陛下何所倚仗。是皆爲將帥者。巧爲名色。頭會箕斂。陰奪取其糧賜。以自封殖。而行貨賂於近習。以圖進用。彼此既厭足矣。然後時以薄少號爲羨餘。陰淆燕私之費。以嫁士卒怨怒之毒於陛下。且幸陛下一受其獻。則後日雖知其罪。而不得復有所問也。出入禁闥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爲欺蔽。以至於此。豈有一毫愛戴陛下之心哉。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是爲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以此而觀。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且私之得名何爲也哉。據己分之所獨有。而不得以通乎其外之稱





也。故自匹夫而言。則以一家爲私。而不得以通乎其鄉。自鄉人而言。則以一鄉爲私。而不得以通乎其國。自諸侯而言。則以一國爲私。而不得以通乎天下。至於天子。則際天之所覆。極地之所載。莫非己分之所有。而無外之不通矣。又何以私爲哉。今以不能勝其一念之邪。而至於有私心。以不能正其家人近習之故。而至於有私人。以私心用私人。則不能無私費。於是內損經費之入。外納羨餘之獻。而至於有私財。陛下上爲皇天之所子。全付所覆。使其無有私而不公之處。其所以與我者。亦不細矣。乃不能充其大。而自爲割裂以狹小之。使天下萬事之弊。莫不由此而出。是豈不可惜也哉。臣嘗聞太祖皇帝大內既成。御正殿。洞開諸門。顧謂侍臣曰。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臣嘗謂太祖皇帝。不容文字言語之學。而其方寸之地。正大光明。直與堯舜之心。如合符節。此其所以[illegible]。伏惟陛下[illegible]而近以皇祖之訓爲法。則一心克正。而遠近莫敢不一於正矣。伏乞睿照。若以時勢之利害言之。則天下之勢。合則彊。分則弱。故諸葛亮之告其君曰。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當是之時。昭烈父子。以區區之蜀。抗衡天下十分之九。規取中原。以興漢室。以亮忠智爲之深謀。而其策不過如此。可謂深知時務之要。而暗合乎先王之法矣。夫以蜀之小。而於其中又以公私自分。彼此如兩國。然則是將以梁益之半。向吳魏之全。又且內小人而外君子。廢法令而保姦回。使內之所出者。日有以賊乎外。公之所立者。常不足以勝乎私。則是此兩國者。又自相攻。而其內之私者常勝。外之公者常負也。外有鄰敵之虞。內有陰邪之寇。日夜夾攻。而不置。爲國家者亦已危矣。夫以義理言之。既如彼。以利害言之。又如此。則今日之事。如不盡正。臣恐陛下之心。雖勞於求賢。而一有所妨乎此。則賢人必不得用。而所用者。皆庸繆憸巧之人。雖勤於立政。而一有所礙乎此。則善政必不得立。而所行者。皆阿私苟且之政。日往月來。養成禍本。而[illegible]之謀未遠。輔相之職不修。紀綱壞於上。風俗壞於下。民愁兵怨。國勢日卑。一旦猝有不虞。臣竊寒心。不知陛下何以善其後也。然則臣之所謂天下大本。惟在陛下之一心者。可不汲汲皇皇。而求有以正之哉。臣[illegible]自今以往。一念之萌。則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耶。爲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擴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閼。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其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知其爲是而行之。則行之惟恐其不力。而不當畏其難。知其爲非而去之。則去之惟恐其不果。而不當[illegible]。恐其不[illegible]。而不當[illegible]。[illegible]天下之事。如此。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之所欲爲。無不如志矣。今恐日久。元本不存。乃此日矣。伏乞睿照。至於輔翼太子之



說。則臣前日所謂數世之仁者。蓋以發其端。而未敢索言之也。夫太子天下之本。其輔翼之不可不謹。見於保傅傳者詳矣。陛下聖學高明。洞貫今古。宜不待臣言而喩。然臣竊怪陛下所以調護東宮者。何其疏略之甚也。由前所論而觀之。豈非所以自治者。猶未免於疏略。因是亦以是爲當然而不之慮耶。夫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宮寮之選。號爲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儇薄闖冗庸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則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有箴規之效。至於從容朝夕陪侍遊燕者。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皇太子睿性夙成。閱理久熟。雖若無待於輔導。然人心難保。氣習易污。習於正則正。習於邪則邪。此古之聖王教世子者。所以必選端方正直道術博文之士。與之居處。而又使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蓋常謹之於微。不待其有過而後規也。今三代之制。雖不可考。

且以唐之六典論之。東宮之官。師傅賓客。既職輔導。而詹事府兩春坊。實擬天子之三省。故以詹事庶子領之。其選甚重。今則師傅賓客既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何其輕且褻之甚耶。夫立太子而不置師傅賓客。則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獨使春坊使臣。得侍左右。則無以防其戲慢媟狎奇衺雜進之害。此已非細事矣。至於皇孫德性未定。聞見未廣。又非皇太子之比。則其保養之具。尤不可以不嚴。而今日之官屬尤不備。責任尤不專。豈任事者亦有所未之思耶。謂宜深詔大臣。討論前代典故。東宮除今已置官外。別置師傅賓客之官。使與朝夕遊處。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宮中之事。一言之入。一令之出。必由於此。而後通焉。又置贊善大夫擬諫官以箴闕失。王府則宜稍放六典親王之制。置賓友咨議以司訓導。置長史司馬以總衆職。妙選耆德。不雜他材。皆從正員。不爲兼職。明其職掌。以責功效。則其官屬已略備矣。陛下又當以時召之。使侍燕遊。從容啓迪。凡古先聖王正心修身平治天下之要。陛下之所服行而已有效。與其勉慕而未能及。愧悔而未能免者。傾倒羅列。悉以告之。則聖子神孫。皆將有以得乎陛下心傳之妙。而宗社之安。統業之固。可以垂於永久而無窮矣。此今日急務之一也。臣伏見比者聖詔。令皇太子參決庶務。此見聖慮之深。將使皇太子以時習知國家政事。乃得其也。然臣之愚見。則以爲使之習事。不若使其從道。況今皇太子育德春宮。蓋十年。其於天下之事。蓋不得習而無不然安。獨恐正心修德之學未至。而於物欲之私。未免有所係累。則雖習於其事。而或不能自決於取舍之間。故臣不論輔贊之未至者。非有他也。但欲陛下宜以盡於此而已。伏乞聖照。至於選任大臣之說。則臣前所謂務於求賢。而賢人不得用者。蓋已發其端矣。夫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任也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非有他也。直以一念之間。未能撤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爲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掄



之際。常先排擯此等。寘之度外。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其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之第一流者。故以陛下之英明剛斷。略不出世。而所取以自輔者。未嘗有如汲黯、魏徵之比。顧嘗反得如秦檜晚年之執政臺諫者而用之。彼以人臣竊國柄。而畏忠言之悟主。以發其姦也。故專取此流。以塞賢路、蔽主心。乃其勢之不得已者。陛下尊居宸極。威福自己。亦何賴於此輩而乃與之共天下之政。以自蔽其聰明。自壞其綱紀。而使天下受其弊哉。夫其所以取之者如此。故其選之不得而精。選之不精。故任之不得而重。任之不重。則彼之所以自任者亦輕。夫以至庸之材。當至輕之任。則雖名爲大臣。而其實不過供給唯諾。奉行文書。以求不失其窠坐資級。如吏卒之爲而已。求其有以輔聖德、修朝政。而振紀綱。不待智者而知其必不能也。下此一等。則惟有作姦欺。植黨與。納貨賂。以濁亂陛下之朝廷耳。其尤甚者。乃至十有餘年。而後敗露以去。然其列布於後。以希次補者。又已不過此等人矣。蓋自其爲臺諫爲侍從。而其選已如此。其後又擇其尤碌碌者而登用之。則亦無怪乎陛下常不得天下之賢材而屬任之也。然方用之之初。亦曰姑欲其無所害於吾之私而已。夫豈知其所以害夫天下之公者。乃至於此哉。陛下試反是心以求之。則庶幾乎得之矣。蓋不求其可喜。



而求其可畏。不求其能適吾意。而求其能輔吾德。不憂其自任之不重。而常恐吾所以任之者之未重。不爲燕私近習一時之計。而爲宗社生靈萬世無窮之計。陛下誠以此取之。以此任之。而猶曰不得其人。則臣不信也。此今日急務之二也。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之說。則臣前所謂勤於立政。而善政卒不得立者。亦已發其端矣。夫以陛下之心。憂勤願治。不爲不至。豈不欲夫綱維之振。風俗之美哉。但以一念之間。未能去其私邪之蔽。是以朝廷之上。忠邪雜進。刑賞不分。士夫之間。志趣卑污。廉恥廢壞。顧猶以爲事理之當然。而不思有以振厲矯革之也。蓋明於內。然後有以齊乎外。無之己。而後可以非諸人。今宮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竄穴盤據於其間。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則其所以熏蒸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惡之意不深。其害已有不可勝言者矣。及其作姦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割私愛。而付諸外廷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能無所撓敗。而所以施諸外者。亦因是而不欲深究切之。且如頃年方伯連帥。嘗有以贓汙不法聞者矣。稍治未竟。而已有與郡之命。及群臣有言。則遂與之祠祿。而理爲自陳。至於其所藏匿作過之人。則又不復逮捕付獄。名爲降官。而實以解散其事。此雖宰相曲庇鄉黨。以欺陛下。然臣竊意陛下非全然不悟其欺者。意必以爲人情各有所私。我既欲遂我之私。則彼亦欲遂彼之私。君臣之間。顏情稔熟。則其勢不得不少容之。且以爲雖或如此。亦未至甚害於事。而不知其敗壞綱紀。使中外聞之。腹非巷議。皆有輕侮朝廷之心。姦贓之吏。則皆鼓舞相賀。不復畏陛下之法令。則亦非細故也。又如廷臣爭議配享。其間邪正曲直。固有所在。則兩無所間而并去之。監司按私。以經郡守。則不問其曲直。而兩皆罷免。監司使酒。以陵郡守。亦不問其曲直。而兩皆與祠。宰相植黨營私。孤負任使。則曲加保全。而使之去。臺諫懷其



私恩。陰拱不言。而陛下亦不之問也。其有初自小官。擢爲臺諫。三四年間。遷和承意。不能建明一事。則年除歲遷。至極其選。一日論及一二武臣罪惡。則使斥爲郡守。而不與職名。從臣近典東藩。遠帥西蜀。一遭飛語。則體究其析。無所不至。及究析來上。而所聞不實。則言之者晏然一無所詞。山陵諸使。竊寘肆闕。煩擾吏民。御史有言。亦無行遣。而或反得超遷。御史言及譏謗。則名補卿列。而實奪之權。其所言者。則雖益加紬削。而繼以進用。臣伏見近年惟有主張近習一事。實信劉必。無所假借。自餘庶事。多務含容。曲直是非。兩無所間。假以聖意。以謂如此處置。方得均平。此誠堯舜之用心也。然臣於此。竊有疑焉。若推其本。則臣固已妄論於前矣。只以平之一事而言。則臣於易象所謂稱物平施之旨。竊有疑也。蓋古之欲爲平者。必稱其物之大小。高下。而爲其施之多寡厚薄。然後乃得其平。若不問其是非曲直。而待之如一。則是善者常不得伸。而惡者反幸而免。以此爲平。是乃所以爲大不平也。故雖堯舜之治。既舉元凱。必放共兜。此又易象所爲遏惡揚善。順天休命者也。蓋善者天理之本然。惡者人欲之邪妄。是以天之爲道。既福善而禍淫。又以賞罰之權。寄之司牧。使之有以補助其禍福之所不及。然則爲人君者。可不謹執其柄。而務有以奉承之哉。伏惟陛下深留聖意。從班之中。賢否尤雜。至有終歲緘默。不聞一言。以裨聖聽者。顧亦隨衆逐隊。排班備禮。其桀黠者。乃敢造飛語。立橫議。如臣前所陳者。而宰相畏其凶焰。反撓公議而從之。臺諫亦不敢以聞於陛下而請其罪。臣聞古先聖王。欲求賢人。俾輔德業。然則今日正直博聞之士。置之列位之時。而此人擢居不次。其姦謀。乃敢從容造謗。公肆劫持。遂欲盡黜。竊縣官問。陛下視此綱紀爲如何。可不反求諸身。而亟有以振肅之耶。綱紀不振於上。是以風俗頹弊於下。蓋其爲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爲尤甚。大率習爲軟美之態。依阿之言。而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爲得計。下之事上。固不敢少忤其意。上之御下。亦不敢稍咈其情。惟其私意之

所在。則千塗萬轍。經營計較。必得而後已。甚者以金珠爲脯醢。以契券爲詩文。宰相可昭則昭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恥。父詔其子。兄勉其弟。一用此術。而不復知有忠義名節之可貴。其俗已成之後。則雖賢人君子。亦不免習於其說。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羣譏衆排。指爲道學之人。而加以矯激之罪。上惑聖聰。下鼓流俗。蓋自朝廷之上。以及閭里之間。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崇宣之間。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措其身而後已。嗚呼。此豈治世之事。而尚復忍言之哉。又其甚者。乃敢誦言於衆。以爲陛下嘗謂今日天下幸無變故。雖有仗節死義之士。亦何所用。此言一播。大爲識者之憂。而臣有以知其必非陛下之言也。夫仗節死義之士。當平居無事之時。誠若無所用者。然古之人君。所以必汲汲以求之者。蓋以如此之人臨患難而能外死生。則其在平世必能輕爵祿。臨患難而能盡忠節。則其在平世必能不詭隨。平日無事之時。得而用之。則君心正於上。風俗美於下。足以逆折姦萌。潛消禍本。自然不至真有仗節死義之事。非謂必知後日當有變故。而預畜此人以擬之也。惟其平日自恃安寧。便謂此等人材必無所用。而專取一種無道理、無學識、重爵祿、輕名義之人。以爲不務矯激而尊寵之。是以綱紀日壞。風俗日偷。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一旦發於意慮之所不及。平日所用之人。交臂降叛。而無一人可同患難。然後前日擯棄留落之人。始復不幸而著其忠義之節。以天寶之亂觀之。其將相貴戚近幸之臣。皆已頓顙賊庭。而起兵討賊。卒至於殺身湛族而不悔。如巡遠杲卿之流。則遠方下邑。人主不識其面目之人也。使



明皇早得巡等而用之。豈不能銷患於未萌。巡等早見用於明皇。又何至真爲仗節死義之舉哉。商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論者所以深發於戒者之言也。雖以臣知陛下聖學高明。識慮深遠。決然不至有此議論。然每念小人敢託聖訓。以蓋其姦。而其爲害至於足以深沮天下忠臣義士之氣。則亦未嘗不痛心疾首。而不敢以識者之慮爲過計之憂也。陛下觀此風俗爲如何。可不反求諸身。而亟有以變革之耶。此今日急務之三四也。至於愛養民力。修明軍政之說。則民力之未裕。生於私心之未克。而宰相臺諫失職也。軍政之未修。生於私心之未克。而近習得以謀帥也。是數說者。臣皆已極陳於前矣。今請卽民力之未裕而推言之。臣聞虞允文之爲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爲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其爲說曰。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須。而版曹目今經費已自不失歲入之數。聽其言誠甘且美矣。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爲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在亡。其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其幾何矣。而曷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敵人之首。如太祖皇帝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督趣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爲限。以爲未足。則又造爲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脅之。不復問其政教設施之得失。而一以其能剝民奉上者爲賢。於是中外承風。競爲苛急。監司則諭州郡。郡守則諭屬邑。不必留心民事。惟務催督財賦。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之本。而稅外無名之賦。如和買折帛科罰月樁之屬。尚未論



也。臣伏見祖宗舊法。凡州縣催理官物。已及九分以上。謂之破分。諸司卽行住催。版曹亦置不問。由是州縣得其贏餘以相補助。貧民些少拖欠。亦得遷延以待蠲放。恩自朝廷。惠之閭里。君民兩足。公私俱便。此誠不刊之令典也。昨自曾懷用事。始除此法。盡刷州縣舊欠。以爲羨餘。悉行拘催。於是民間被擾。曾懷以此進身。遂取宰相。而生民受害。寬痛甚深。得財失民。猶爲不可。況今政煩賦重。民卒流亡。所謂財者。又時無自可得之理。若不盡數。必爲深害。臣每體太上皇帝。見其所論小人之使爲國家。爲害至重。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者。其官丁憂痛切。未嘗不爲寒心。惟陛下少留聖意。亟賜施行。以幸天下。其次則陛下所用之宰相。不能擇中外大吏。而惟徇私情之厚薄。所用之臺諫。不能公行糾劾。而惟快己意之愛憎。是以監司郡守多不得人。而其賢者或反以舉職業、忤臺諫而遭斥逐也。至於監司太多。而事權不歸於一。銓法雖密。而縣令未嘗擇人。則又其法之有未善者。然其本正。則此等不難區處。其本未正。則雖或舉此。臣恐未見其益而反有害也。又嘗卽夫軍政之不修而推之。則臣聞日者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掊剋士卒。以殖私財。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蔽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卽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其爲奏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其等級推先。案牘具備。則誠以爲公薦而可以得人矣。而豈知其諧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只此一事。有耳者無不聞。有口者無不道。然以其門戶幽深。蹤跡詭祕。故無路得以窺其交通之實狀。是以雖或言之。而陛下終不信也。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乖剌如此。則彼智勇材略之人。其孰肯抑心下首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以爲將帥者。皆庸夫走卒。而不知兵謀師律之爲何事。而貢趨剝之是先。交結之是圖矣。陛下不知其然。而猶望其修明軍政。激勸士卒。以强國勢。豈不悞哉。然將帥之不得人。非獨兵卒之受其弊也。推其爲害之極。則又有以及乎民者。蓋將帥得人。則尺籍嚴而儲蓄羨。屯田立而漕運省。今爲將帥者如此。則固無望其肯核軍實而豐儲蓄矣。至於屯田。則彼自營者尤所不願。故朝廷不免爲之別置使者以典治之。而兵屯之衆。資其撥遣。則又不免使參其務。



然則其占護軍人。不肯遣其所耕者以行。而强其不能者以往。至屯則偃蹇不耕。而反爲民田之害。使者文吏。其力蓋有所不能制者。是以陛下欲爲之切。而久不得成也。屯田不立。漕運煩費。諸州苗米。至或盡數起發。而無以供州兵之食。則加耗斛面之弊。紛紛而起。而民益困矣。又凡和買折帛科罰月樁之類。往往亦爲供軍之故。而不可除。若屯田立。而所資於諸路者減。則此屬庶乎其皆可禁矣。今乃不然。則是置將之不善。而害足以及民也。凡此數者。根株深固。枝條廣闊。若不可以朝變而夕除者。然究其本。則亦在夫陛下之反諸身耳。聖心誠無不正。則必能出私帑以歸版曹矣。版曹不至甚闕。必能復破分之法。除殿最之科。以寬州縣矣。聖心誠無不正。則必能擇宰相以選牧守矣。擇臺諫以公刺舉矣。聖心誠無不正。則必能嚴宦官兵將交通之禁。而以選將屬宰相矣。宰相誠得其人。則必能爲陛下擇將帥。以作士氣。計軍實。廣屯田。以省漕運矣。上自朝廷。下達州縣。治民典軍之官。旣皆得人。然後明詔宰相。試省監司之員。而精其選。重其責。又詔銓曹。使以縣之劇易。分爲等差。而當切詢訪天下之官吏能爲縣者。不拘薦舉之有無。不限資格之高下。而籍其姓名。使以次補劇縣之闕。果有治績。則優加遷之。不勝其任。則黜而退之。凡州縣之間。無名非理之供。橫斂巧取之政。其泰甚而可去者。可以漸去。而民力庶乎其可寬矣。至於屯田之利。則以臣愚見。當使大將募軍士。使者招遊民。各自爲屯。不相牽制。

其給授課得賞罰政令，各從本司自爲區處，軍中自有將校可使，不須別設官吏，使者則總其辟置官屬三五人，指使一二十人，以備使令。又擇從官通知兵農之務，兼得軍民之情者一員爲屯田使，總治兩司之政，而通其奏請，趣其應辦，又以歲時按行，察其勤惰之實以行誅賞。如此，則兩屯必設，各務其功，田事可成，漕運可省，而諸路無名非理之供、橫斂巧取之政，前日有所不獲已而未可遽去者，今亦可以悉蠲，民力庶乎其益裕矣。此今日急務之五六也。（屯田一事，如臣之說，亦是將來將帥得人之後，方可施行。[illegible]）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其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欲憊精勞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爲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爲矣。故所謂天下之大本者，又急務之最急，而尤不可以少緩者，惟陛下深留聖意而亟圖之，使大本誠正，急務誠修，而治效不進，國勢不強，中原不復，仇敵不滅，則臣請伏鈇鉞之誅，以謝陛下。陛下雖欲赦之，臣亦不敢承也。然又竊聞之，今日士大夫之論，其與臣不同者非一，及究其實，則皆所謂似是而非者也。蓋其樂因循之無事者，則曰陛下之年寖高，而天下亦幸無事，年寖高則血氣不能不衰，天下無事則不宜更爲庸人所擾。其欲奮厲而有爲者，則又曰祖宗之積憤不可以不攄，中原之故地不可以不復，以此爲務，則聖心不待勸勉而自強，舍此不圖，則雖欲策厲以有爲，而無所向望以爲標準，亦卒歸於委靡而已。凡此二說，亦皆有理，而臣概皆以爲非者，蓋樂因循者，知衆人之血氣有時而衰，而不知聖人之志氣無時而衰也；知天下有事之不可以苟安，而不知天下無事之尤不可以少怠也。況今日之天下，又未得爲無事乎！且以衛武公言之，其年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以求規諫，而作抑戒之詩以自警，使人朝夕誦之，不離於其側。此其年豈不甚高，而其戒謹恐懼之心，豈以是而少衰乎？況陛下視武公之年，三分未及其二，而責任之重，地位之高，又有十百千萬於武公者，臣雖不肖，又安敢先處陛下於武公之下，而直謂其不能乎？且天下之事，非艱難多事之可憂，而宴安酖毒之可畏。政使功成治定，無一事之可爲，尚當朝競夕惕，居安慮危，而不可以少息，況今天下雖若未有目前之急，然民貧財匱，兵惰將驕，外有強暴之寇仇，內有愁怨之窮民，其他難言之患，隱於耳目之所不加，思慮之所不接者，近在堂奧之間而遠在數千里之外，何可勝數？（[illegible]）追計其前，既未有可見之效，卻顧於後，又未有可守之規。（[illegible]）亦安得遽謂無事，而遂以逸豫處之乎？其思所屬者，又徒知恢復之不可忘，和盟之不可久，然不知不世之大功易立，而至微之本心難保，中原之戎寇易逐，而一己之私意難除也。誠能先其所難，則其易者將不言而自辦；不先其難，而徒欲僥倖於其易，則雖朝夕談之，不絕於口，是亦徒爲虛言，以快天下之意而已。又況此事之失，已在隆興之初，不合遽然罷兵講和，遂使宴安酖毒之害日滋日長，而坐薪嘗膽之志日遠日忘，是以數年以來，綱維解弛，釁孽萌生，區區東南事猶有不勝慮者，何恢復之可圖乎？故臣不敢隨例迎合，苟爲大言以欺





陛下，而所望者，則惟欲陛下先以東南之未治爲憂，而正心克己以正朝廷，修政事，庶幾真實功效可以馴致，而不至於別生患害，以妨遠圖。蓋所謂善易者不言易，而真有志於恢復者，果不在於撫劍抵掌之間也。論者又或以爲陛下深於老佛之學，而得其識心見性之妙，於古先聖王之道，蓋有不約而自合者，是以不悅於世儒之常談死法，而於當世之務，則寧以管商一切功利之說爲可取。今乃以其所厭飫鄙薄者，陳於其前，亦見其言愈多而愈不合也。臣以爲此亦似是而非之論，非所以進盛德於日新也。彼老子浮屠之說，固有疑於聖賢者矣，然其實不同者，則此以性命爲真實，而彼以性命爲空虛也。此以爲實，故所謂寂然不動者，萬理粲然於其中，而民彝物則無一之不具。所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必順其事，必循其法，而無一事之或差。彼以爲空，則徒知寂滅爲樂，而不知其爲實理之原；徒知應物見形，而不知其有真妄之別也。是以自吾之說而修之，則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而治心修身、齊家治國，無一事之非理。由彼之說，則其本末橫分，中外斷絕，雖有所謂朗徹靈通、虛靜明妙者，而無所救於滅理亂倫之罪、顛倒運用之失也。故自古爲其學者，其初無不似有可喜，考其終，則詖淫邪遁之見，鮮有不作於其心而害於其政事者。是以程顥常闢之曰：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徧，而實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自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是謂正路之榛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與入道。嗚呼！此真可謂理到之言。惜乎其未有以聞於陛下者，使陛下過聽髡徒誑妄之說，而以爲真有合於聖人之道，至分治心治身、治人以爲三術，而以儒者之學爲最下，則臣竊爲陛下憂此心之害於政事，而惜此說之布於來今也。如或未以臣言爲然，則聖賢不爲不高，事之不爲不久，而所以正心修身以及天下者，其效果安在也？是豈可不思其所以然者，而亟反之哉？（[illegible]）若夫管商功利之說，則又陋矣。陛下所以取之者，則以既斥儒者之道爲常談死法，而天下之務，日至於前，彼浮屠之學，又不足以應之，是以有味乎彼之言，而冀其富國強兵，或有近效耳。然自行其說，至今幾年，而國日益貧，兵日益弱，所謂近效者，亦未之見，而聖賢所傳生財之道、理財之義、文武之怒、道德之威，則固所以爲富強之大，而反未有講之者也。豈不誤哉！今議者徒見老佛之高、管商之便，而聖賢所傳明善誠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初無新奇可喜之說，遂以爲常談死法而不足學。夫豈知其常談之中自有妙理，死法之中自有活法，固非老佛管商之陋所能彷彿其萬分也哉！伏惟陛下察臣之言，以究四說之同異而明辨之，則知臣之所言，非臣所爲之說，乃古先聖賢之說；非聖賢所爲之說，乃天經地義自然之理，雖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聖、顏曾伋軻之賢，而有所不能違也。則於臣之言，與夫論者之說，其爲取舍從違，不終日而決矣。抑臣於此又竊有感而自悲焉。蓋臣之得事陛下，於今二十有七年矣，而於其間得見陛下，數不過三。自其始見於隆興之初，固嘗輒以近習爲言矣。辛丑延見，又嘗

論之。今寔三見。而其所言又不過此。臣豈方下士田野之人。豈有積怨深怒於此曹。而固欲攻之以快己私也哉。其所以至於屢進不合。而不敢悔者。區區之意。獨爲國家之計。而不敢自爲身謀。其愚亦可見矣。然自頃以來。歲月逾邁。如川之流。一往而不復反。不惟臣之蒼顏白髮。已迫遲暮。而竊仰天顏。亦覺非昔時矣。臣之蹇滯。尚不能別有忠言奇謀。以裨聖聽。而陛下日新之盛德。亦未能有以使臣釋然而忘其夙昔之憂也。則臣於此。安得不深有感而重自悲乎。身伏衡茅。心馳魏闕。竊不勝其愛君憂國之誠。敢冒萬死。刳瀝肝膽以效野人食芹炙背之獻。且以自乞其不肖之身焉。[illegible]愚臣之幸。實宗社生靈之幸。[illegible]臣不勝誠惶誠恐。昧死再拜謹言。（行狀）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年譜）楊復曰。先生當孝宗初政。蓋封陛對。皆陳復讎之義。力辨和議之非。其後乃置而不論。何哉。竊觀戊申封事有曰。此事之失。已在隆興之初。不合遽然罷兵講和。遂使宴安酖毒之害日滋日長。臥薪嘗膽之志日遠日忘。是以數年以來。綱維解弛。釁孽萌生。區區東南。猶有不勝慮者。何恢復之可圖乎。此所以惓惓獨以天下之大本。天下之急務爲言也。又曰。大本誠正。急務誠修。而治效不進。國勢不強。中原不復。讎虜不滅。臣請伏鈇鉞之誅。以此言觀之。先生豈將忘復讎之義哉。但以事不可幸成。故必先於自治。能如是。則復中原滅讎虜之規模。已在其中矣。

除主管西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辭。

（行狀）時上已有倦勤之意。蓋將以爲燕翼之謀。先生首草奏疏。言講學以正心。修身以齊家。遠便嬖以近忠直。抑私恩以抗公道。明義理以絕神姦。擇師傅以輔皇儲。精選任以明體統。振綱紀以厲風俗。節財用以固邦本。修政事以攘夷狄。凡十事。以爲新政之助。會執政有指道學爲邪氣者。力辭新命。除祕閣修撰。仍奉外祠。遂不果上。先生當孝宗朝。陛對者三。上封事者三。其初固以講學窮理。爲出治之大原。其後則直指天理人欲之分。精一克復之義。其初因以當世急務一二爲言。其後。封事之上。則心術宮禁。時政風俗。披肝瀝膽。極其忠鯁。蓋所望於君父者愈深。而其言愈切。故於封事之末。有曰日月逾邁。如川之流。一往而不復反。不獨臣之蒼顏白髮。已迫遲暮。而竊仰天顏。亦覺非昔時矣。忠誠懇惻。今讀者猶爲之涕下。先生進疏唯切。孝宗亦開懷容納。武博編脩。祕省郎曹之除。皆將引以自近。守南康。持浙東江西之節。又知其不可強留而擢之。至是復有經帷之命。先生之盡忠。孝宗之受盡言。亦不爲不過也。然先生進言皆寵[illegible]大臣近習。孝宗之眷愈厚。而嫉者愈深。是以不能一日安其身於朝廷之上。而孝宗內禪矣。





（文集）辭免召命狀。　辭免召命奏狀。　辭免崇政殿說書奏狀。

是歲二月。始出太極圖說西銘解義以授學者。

（文集）題太極西銘解後云。始余作太極西銘二解。未嘗敢出以示人也。近見儒者多議兩書之失。或乃未嘗通其文義。而妄肆詆訶。予竊悼焉。因出此解。以示學徒。使廣其傳。庶幾讀者由辭以得意。而知其未可以輕議也。淳熙戊申二月己巳晦翁題。

（文集）答呂士瞻書云。程先生云。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此語切當不可移易。李先生當日用功。未知於此兩句爲如何。後學未敢輕議。但今當只以程先生之語爲正。（甲辰後）答方賓王書云。延平行狀中語。乃是當時所聞。其用功之次第。今以聖賢之言。進修之實驗之。恐亦自是其一時入處。未免更有商量也。（戊申）（語錄）道夫言。羅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未發作何氣象。李先生以爲此意。不唯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而遺書有云。旣思則是已發。昔嘗疑其與前所舉有礙。細思亦甚緊要。不可以不致。曰。此間亦甚切。但程先生剖析毫釐。體用明白。羅先生探索本原。洞見道體。二者皆有大功於世。善觀之。則亦並行而不相悖矣。況羅先生於靜坐時觀之。乃其思慮未萌。虛靈不昧。自有以見其氣象。則初未嘗於未發。蘇季明以求字爲問。則求非思慮不可。伊川所以力辨其差也。先生曰。雖是如此分解。羅先生說終恐做病。如明道亦說靜坐可以爲學。謝上蔡亦言多著靜不妨。此說終是小偏。才偏便做病。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學者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雖至微至小處。亦有道理。便以道理處之。不可專要去靜處求。所以伊川說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也。是他經歷多。故見得恁地正而不偏。若以世之大段紛擾人觀之。若會靜得固好。若講學則不可有毫髮之偏也。如天雄附子。冷底人喫也好。如要通天下喫便不可。（僩）道夫問。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說。若不相似。曰。這處是舊日下得語太重。今以伊川語格之。則其下工夫處。亦是有些子偏。只是被李先生靜得極了。便自見得是有箇覺處。不似別人。今終日危坐。只是且收斂在此。勝如奔馳。若一向如此。便似坐禪入定。（寶孫）問延平欲於未發之前。觀其氣象。此與楊氏體驗於未發之前者。異同如何。曰。這箇亦有些病。那體驗字是有箇思量了。便是已發。若觀時恁著意看。便也是已發。（陳淳）或問延平先生何故驗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而求所謂中。曰。只是要見氣象。陳後之曰。持守良久。亦可見未發氣象。曰。延平即是此意。若一向這裏。又差從釋氏去。（陳淳）或問近見廖子晦言。今年見先生。問延平先生靜坐之說。先生頗不以爲然。不知如何。曰。這事難說。靜坐理會道理自不妨。只是討要靜坐則不可。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今人都是討靜坐以省事。則不可。（沈僩）問。擇之云。先生作延平行狀。言默坐澄心。觀四者未發已前氣象。此語如何。曰。先生亦自說有病。後復以問。先生云。學者不須如此。[illegible]

十六年己酉。六十歲。春正月。除祕閣修撰。依舊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辭職名。

【年譜】拜祠命。辭職名。

【文集】辭免祕閣修撰狀一。

二月。孝宗內禪。光宗即位。

甲子。序大學章句。三月戊申。序中庸章句。

【年譜】二書定著已久。猶時加竄改不輟。至是以穩洽於心而始序之。又各著或問。中庸又有輯略。先生微言大義。具見二書序中。尤學者所當盡心也。(洪本)【語錄】大學是爲學綱目。先通大學。立定綱領。其他經皆雜說在裏許。通得大學了。去看他經。方見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正心誠意事。此是修身事。此是齊家治國平天下事。(不知何人)看大學且逐章理會。須先讀本文念得。次將章句來解本文。又將或問來參章句。須逐一令記得。反覆尋究。待他浹洽。既逐段曉得。將來統看溫尋過。這方始是。須是靠他這心。若一向靠寫的。如何得。(甘節)問大學或問。曰。且從頭逐句理會到不通處。卻看章句。或問乃注腳之注腳。亦不必深理會。(葉賀孫)學者且去熟讀大學正文了。又仔細看章句。或問未要看。俟有疑處。方可去看。(葉賀孫)或問朱敬之有異聞乎。曰。平常只是在外面聽朋友問答。或時裏面亦只說某病痛處得一日教看大學。曰。我平生精力盡在此書。先須通此。方可讀書。(葉賀孫)說大學啟蒙畢。因言某一生只看得這兩件文字透。見得前賢所未到處。若使天假之年。庶幾將許多書逐件看得恁地。煞有工夫。(葉賀孫)問趙書記欲以先生中庸解鋟木如何。先生曰。公豁時頗說與切不可。某爲人遲鈍。旋見得旋改。一年之內。改了數遍不可知。又自笑云。那得箇人如此著述。(鄭楷)解文字下字最難。某解書所以未定常常更改者。只爲無那恰好底字。把來看又見不穩當。又著改幾字。所以橫渠說命辭爲難。(葉賀孫)伊川舊日教人。先看大學。那時未有解說。想也看得鶻突。而今看注解。覺大段分曉了。只在仔細去看。(葉賀孫)人只說某說大學等不略說。使人自致思。此大不然。人之爲學。只爭箇肯與不肯耳。他若不肯向這裏。略亦不解致思。他若肯向這一邊。自然有味。愈詳愈有味。(不知何人)【文集】答許順之書云。大學之說。近日多所更定。舊說極陋處不少。大抵本領不是。只管妄作。自誤誤人。深爲可懼耳。(丁亥)答呂伯恭書云。中庸章句一本上納。(此是草本。切勿示人。)更有詳說一書。字多未暇。餘字後便寄去。有未安者。一一條示爲幸。大學章句並往。亦有詳說。後便寄也。(甲午。○詳說或即或問稿。)與張敬夫書云。大學中庸章句。緣此略修一過。再錄上呈。然覺其間更有合刪處。(乙未十二月)答詹帥書云。中庸大學舊本已領。二書所改尤多。中庸序中推本堯舜傳授來歷。添入一段甚詳。大學格物章中。改定用功程度甚明。刪去辨論冗說極多。舊本直是見得未真也。(乙巳)

夏四月。復辭職名。許之。依舊直寶文閣。降詔獎諭。

【文集】辭免狀云。右熹四月準尚書省劄子。以熹辭免祕閣修撰恩命。奉聖旨不許辭免。仍準吏部牒到告命一道。授熹前件職名者。誤蒙橫加。乃超三級。所有告命不敢祇受。【年譜】詔辭云。以爲寵卿以爵秩。不若全卿名節之爲尤美也。乃上表謝。





【文集】辭免祕閣修撰狀二。　謝依所乞仍舊直寶文閣及賜詔書獎諭表。

閏五月。更化覃恩。轉朝散郎。賜緋衣銀魚。

秋八月。除江南東路轉運副使。辭。

【年譜】詔疾速之任。任滿前來奏事。先生以江東漕治司建康。在賢守行宮循習。至與監司帥守迭爲賓主。故不敢受。以風鄉田產隸部內辭。(洪本)

冬十月。詔免回避。疾速之任。復辭。

【文集】辭免江東運使狀一。　狀二。

十一月。改知漳州。再辭。不允。始拜命。

【行狀】改知漳州。又再以疾辭。不許。時光宗初政。再被除命。遂以紹熙元年之任。

【文集】辭免知漳州狀。　辭免知漳州劄子。

# 朱子年譜卷之四上

光宗紹熙元年庚戌。六十一歲。夏四月二十四日。到郡。首頒禮教。

【年譜】臨漳素號道院。比年風俗寖薄。先生以民未知禮。至有居父母喪而不服衰絰者。首下教述古今禮律。以開諭之。又採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訓子弟。其俗尤崇尚釋氏之教。男女聚僧廬爲傳經會。女不嫁者私爲菴舍以居。悉禁之。俗爲大變。時詣學校訓誘諸生。如南康時。其至郡齋請業問難者。接之不倦。又採士之有行義、知廉恥者。使列學職。爲諸生倡。【語錄】郡中元自出公牒。延郡士黃知錄、樵、施允壽、石洪慶、李唐咨、林易簡、楊士訓、及淳、與永嘉徐寓八人入學。而張教授與舊職事沮格。至是先生下學。僚屬又有乞留舊有官。學正有司只得守法。言者不止。先生變色厲詞曰。郡守以承流宣化爲職。不以簿書財計獄訟爲事。某初到此。未知人物賢否。風俗厚薄。今已九月矣。方知得學校底裏。遂欲留意學校。所以採訪鄉評物論。延請黃知錄。以其有恬退之節。欲得表率諸生。又延請前輩士人同爲之表率。欲使邦人士子識此向背。稍知爲善之方。與一邦之人共趨士君子之域。以體朝廷教養作成之宜。不謂作之無應。乃得來沒合殺。教授受朝廷之命。分教一邦。其責任不爲不重。合當自行規矩。而今卻容許多無行之人。爭訟職事人。在學相請官錢。都不成學校。士人先要識箇廉退之節。禮義廉恥。是謂四維。若寡廉鮮恥。雖能文要何用。某雖不肖。深爲諸君恥之。(陳淳)先生執聞

知錄趙師虙之爲人。試之政事。又得其實。遂符舉之。其詞曰。風行深醇。持心明恕。附者莫不心饋。（道夫）

某在漳州。初到時教習諸軍弓射等事。皆無一人能之。後分許多軍作三番。每日輪番入教場挽弓。及等者有賞。其不及者留在只管挽射。及等則止。終不及則罷之。兩月之間。翕然皆習射及上等者亦多。後多留闕以塡闕額。其有老弱不能者。並退罷之。（賀孫錄）「某爲守。」一日詞訴。一日著到。合是第九日亦詞訟。某卻罷了此日詞訟。明日是休日。今日便刷起。一旬之內有未了者。一齊都要了。大抵做官須是自家常閑。吏胥常忙。方得。若自家被文字來叢了。討頭不見。吏胥便來作弊。做官須是立綱紀。綱紀既立。都自無事。（賀孫錄）

奏除屬縣上供。能科茶錢。乃爲減本州無額經總制錢。凡萬餘緡。

奏狀云。將諸州縣所認折茶錢能科。荔枝龍眼乾錢。抱認豐國監鑄不足鉛本錢七千六十四貫。及近年所增經總制無額錢四千七百五十四貫。盡與蠲減（行狀）奏除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經總制錢四百萬。

（文集）乞蠲減漳州上供經總制額等錢狀。

條奏經界事宜。申諸司。

（年譜）初先生爲同安簿。已知經界不行之害。及被命臨漳。會臣僚有奏請行於泉漳汀三州者。詔監司條具利害以聞。監司下其事於州。先生既至。適與初意合。卽加訪問講求。纖悉畢究。以至弓量算造之法。盡得其說。乃具申諸司。以經界行否之利害一。經界詳略之利害一。又得其必可行之術三。將不得行之處一。蓋謂田稅均。則爲公私之利。否則爲害。行之詳。則是爲一定之法。行之略。則適滋他日之弊。故差官置局。打量步畝。攢造圖帳。三者皆必可行。而三者又各爲條。具其便宜。使之無擬而辦。但此法之行。貧民下戶雖所深喜。而豪民猾吏皆所不樂。喜之者皆困苦羸弱無能之人。故雖有懇誠而不能以言自達。不樂者皆才力辨智有餘之人。故其所懷雖實私意。而善爲說辭以惑羣聽。恐脅上下。務以必濟其私。而賢士大夫之喜安靜、厭紛擾者。又或不能深察其情。而竊爲沮怯。例爲不可行之說。以助其勢。此則誠不能無將不得行之慮也。

詔相度漳州先行經界。秋八月。上條奏經界狀。

奏狀云。淮省劄付臣相度漳州先行經界事。須至條畫奏聞。一推行經界最急之務。在於推擇官吏。欲乞朝廷先令監司一員主其事。使擇一郡守臣。汰其昏謬疲輭。力不任事者。而使郡守察其屬縣令。或不能。則擇於其任。又不能。則擇於佐官。一州不足。則取於一路。見任不足。則取於得替待缺之中。皆委守臣踏逐申差。只以措置經界爲名。使之審思熟慮於其始。而委任責成於其終。事畢之後。量加旌賞。一經界之法。打量一事。最費功力。而紐折算計之法。又人所難曉。本州已差人於鄰近州縣已行經界去處。取會到紹興年中施行事目。及募本州舊來有曾經奉行諳曉算法之人。選擇官吏將來可委者。日逐講究。觀候指揮。但紹興年中戶部行下打量攢算格式印本。未見全文。乞降下戶部模檢謄錄點對





行下。一圖帳之法。始於一保。凡山川道路。人戶田宅。頃畝之闊狹。水土之高低。當衆共定。各得其實。其十保合爲一都。諸都合爲一縣。則其圖帳但取大界總數而已。不必更爲諸保諸都之別也。今只合役戶作草圖草帳。而官爲置紙雇工。以造正圖正帳。專委守倅及所差官。合計費用若干。具申漕司。於本州上供錢內截撥應副。則大利可成。而民亦不至於煩擾矣。一紹興經界打量。既畢。隨畝均產。而其產錢不許過鄉。今悉逐鄉產錢。紐額本來已有輕重。雖一番打量攢算。而未足以革其本來輕重不均之弊。欲乞特許產錢過鄉。通縣均紐。庶幾百里之內。輕重齊同。實爲利便。一本州民間田。有產田。有官田。有職田。有學田。有常平租課田。名色不一。而其所納稅租輕重。亦各不同。蓋民猾吏並緣爲姦。今之計。盡去此等名字。只將見在田土打量步畝。一概均產。每田一畝。隨九等高下。定計產錢幾文。而總計一州諸色租稅錢米之數。卻以產錢爲母。別定等則。一例均敷。每產一文。納錢若干。米若干。只一倉受納。錢亦一倉交收。卻以到官之數。照元分數分隸。逐旋撥入諸色倉庫。除逐年二稅造簿之外。遇辰戌丑未年。逐縣令諸鄉各造一簿。開具本鄉所管田數四至步畝等第。各注某人管業。有典賣。則云元系某人管業。某年典賣某人。見今管業。卻於後項通結。逐一開具某人田若干。產錢若干。使其首尾相照。又造合縣都簿一扇。類聚諸簿通結。逐戶田若干畝。產錢若干文。其有田業散在諸鄉者。則併就[illegible]地分開排總結。并照秋料稅簿。送州印押。下都知佐通行收掌。人戶遇有交易。卽將契書及兩家砧基。照鄉縣簿對行批鑿。則版圖一定。而民業有經矣。一本州更有荒廢寺院田產頗多。目今并無僧行住持。田士爲人侵占。失陷稅賦不少。乞特降指揮。許令本州召人實封請買。不惟一時田業有歸。亦免向後官司稅賦因循失陷。而又合於韓愈所謂人其人、廬其居之意。（文集）與留丞相劄子云。恭奉聖旨相度經界利病。皆是一郡永久利害。而經界尤利害之大者。所以不避僭率。極言盡言。不敢少有迴避。前卻首鼠兩端之意。退而講究。巨細本末。不敢不盡。規摹指畫。蓋已什八九成矣。詔意無他。蓋以本州田稅不均。隱漏官物。動以萬計。公私田土。皆爲豪宗大姓詭名冒占。而細民產去稅存。或更受俵寄之租。困苦狼狽。無所從出。州縣既失經常之入。則遂多方擘畫。取其所不應取之財。以足歲計。如諸縣之科罰。州郡之賣鹽是也。上下不法。莫能相正。窮民受害。有使人不忍聞者。熹自到官。蓋嘗反復討論。欲救其弊。而覈實郡計入不支出。乃知若不經界。實無措手之地。所以前此申奏。欲得及此秋冬之交。早賜行下。竊聞廟堂有意施行。亦有陽爲兩可而陰實力沮之者。只今已近冬至。更五十日卽是新春。設使便蒙施行。亦無日子可以辦集矣。（語錄）經界既行。也安得盡無弊。只是十分弊也須革去得九分半。所餘者一分半分而已。今人卻情願受這十分重弊。壓在頭上。都不管。及至纔有一人理會起。便去搜剔那半分一分底弊來瑕疵之。以爲決不可行。如被人少卻百貫千貫。卻不管。及被人少卻百錢千錢。便反到要與理會。今人都是這般見識。而今分明是有箇天下國家。無一人肯把做自家物事看。（沈僩）

（文集）經界申諸司狀。　再申諸司狀。　條奏經界狀。

九月。奏劾黃發狀。

奏狀言、縣官黃崑怠慢不職、專務營私、不以國家發兵捕盜爲念、其士軍月糧、不爲及時交納、致令一寨士兵饑餓狼狽、實非細事、委是難以存留在任、本州遂將黃崑與龍巖縣丞鋪對移、已申尚書省並諸司照會訖、欲望聖斷、將黃崑重賜施行、以爲官吏慢人廢職不恤軍民之戒。

〔文集〕按黃崑狀。

冬十月、以地震及足疾、不能赴錫宴、自劾、仍請祠、不允。

〔行狀〕朝論欲行泉漳汀三州經界、先生初任同安、已知經界不行之害、至是訪事宜、擇人物、以至弓量之法、詢見本末、遂疏其事上之、蓋經界法行、息爭止訟、大爲民利、而占田隱稅侵漁貧弱者所不便、及具宣德意、勅之通衢、則邦人鼓舞、而寓公豪右、果爲異議以沮之、遂因地震及足疾、不赴錫宴自劾。〔文集〕與留丞相劄子云、九月中州城屢有地震之異、未及自劾以聞、而舊疾發動、遍傳兩足、痛楚呻吟、不可堪忍、以至錫宴之日、不得少伸臣子歸美報上之誠。〔宋史・十月二十二日會慶節。〕又所請能科茶鹽無額經總制錢之屬、久不蒙開允、經界聞亦有謗爲兩可而陰力沮之者、至於按劾弛慢不虔之吏、諸司又不主張、甚有已行取勘而無故自引罷者、如此、使熹尚復更有顏面可臨吏民、已具奏牘、乞從罷黜、而並以此私布腹心於下執事、伏惟少賜矜憐、復得奉祠、則又千萬之幸也。

刊四經四子書于郡。

〔年譜〕壬辰、率以告諸先聖、各爲說繫於後、以曉世之學者。〔文集〕書臨漳所刊四經後。　易。〔說見易本義成下。〕　詩。〔說見詩集傳成下。〕　書。　世傳孔安國尚書序、言伏生口傳書二十八篇、堯典、皋陶謨、禹貢、甘誓、湯誓、盤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顧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孔子壁中書、增多二十五篇、大禹謨、五子之歌、允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上、太甲中、太甲下、咸有一德、說命上、說命中、說命下、泰誓上、泰誓中、泰誓下、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冏命、分伏生書中四篇爲九篇、又增多五篇、舜典、益稷、盤庚中、盤庚下、康王之誥、並序一篇、合之凡五十九篇、及安國作傳、遂引序以冠其篇首、而定爲五十八篇、今世所行公私版本是也、然漢儒以伏生之書爲今文、而謂安國之書爲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澀、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爲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或者以爲記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詞易好、則暗誦者不應偏得所難、而考文者反專得其所易、是皆有不可知者、至諸序之文、或頗與經不合、如康誥酒誥梓材之類、而安國之序、又絕不類西京文字、亦皆可疑、獨諸序之本不先經、則賴安國之序而可見、故今別定此本、一以諸篇本文爲經、而復合序篇於後、使覽者得見聖經之舊、而不亂乎諸儒之說、又論其所以不可知者如此、使讀者姑務沈潛反復乎其所易、而不必穿鑿傅會於其所難者云、紹熙庚戌十月。　春秋。　熹之先君子好左氏書、每夕讀之、必盡一卷乃就寢、故熹自幼未受學時、已耳熟焉、及長、稍從諸先生長者問春秋義例、時亦窺其一二大者、而終不能有以自信於其心、以故未嘗敢輒措一詞於其間、而獨於其君臣父子大倫大法之際、爲有





感也、近刻易詩書於郡帑、易用呂氏本古經傳十二篇、而綴詩書之序、置之經後、以曉當世、使得復見古書之舊、而不錮於後世諸儒之說、顧三禮體大、未能緒正、獨念春秋大訓、聖筆所刊、不敢廢塞、而河南邵氏皇極經世學、又以易詩書春秋爲皇帝王霸之書、尤不可以不備、乃復出左氏經文、別爲一書、以踵三經之後、其公穀二經所以異者、類多人名地名、而非大義之所繫、故不能悉具、異時有能放呂公之法、而爲三經之音訓者、尚有以成吾之志也哉。　書臨漳所刊四子後。　聖人作經以詔後世、將使讀者誦其文、思其義、有以知事理之當然、見道義之全體、而身力行之、以入聖賢之域也、其言雖約、而天下之故、幽明巨細、靡不該焉、欲求道以入德者、舍此爲無所用其心矣、然去聖既遠、講誦失傳、自其象數名物訓詁凡例之間、老師宿儒、尚有不能知者、況於新學小生、驟而讀之、是亦安能遽有以得其大指要歸也哉、故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言、然後及乎六經、蓋其難易遠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亂也、故今刻四古經、而遂及乎此四書者、以先後之、且考舊聞、爲之音訓、以便觀者、又悉著凡程子之言及於此者、附於其後、以見讀之之法、學者得以覽焉、抑嘗妄謂中庸雖七篇之所自出、然讀者不先於孟子而遽及之、則亦非所以爲入道之漸也、因竊并記於此云、紹熙改元臘月。

〔文集〕刊四經成、告先聖文。

〔年譜〕按語錄云、某如今方見得聖人一言一字不吾欺、只今六十一歲、方理會得恁地、又云、某覺得今年方無疑。〔童伯羽・〕某嘗初講學也、豈意到這裏、幸而天假之年、許多道理在這裏、今年頗覺勝似去年、去年勝似前年。〔林夔孫、丁巳。〕　先生教人、以大學語孟中庸爲入道之序、而後及諸經、以爲不先乎大學、則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語孟之精微、不參之語孟、則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旨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其於讀書也、必使之辨其音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義、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知、平心易氣、以驗其所自得、然爲己務實、辨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洪本〕

刻上釋奠禮儀。

〔年譜〕先是南康准禮部符下政和五禮祭祀儀式、其中有未詳備、又朝廷編類臣民禮儀、鏤板頒降、亦恐有未詳備處、乞更增修、事未施行、至是乃復列上釋奠禮儀數事、且移書禮官、乃得爲討究、則淳熙所鏤之板已不復存、後乃得於老吏之家、又以議論不一、越再歲、始能定議、得請施行、而主其事者適徙他官、遂格不下。〔洪本〕

〔別集〕申禮部檢狀。

十一月、詔先將漳州經界措置施行。

申狀云、尚書省十二月二日劄子、福建轉運提刑提舉司奏、相度到泉漳汀三州經界、十一月二十六日、降指揮先將漳州措置施行。〔行狀〕冬、有旨先行漳州經界、南方暑旱、事已無及、明年當有詔子之

喪。再請奉祠。其後經界竟報能。〔語錄〕問欲行經界本末。曰。本一官員姓唐上殿論及此。尋行下漳泉二州相度。本州以爲可行。而泉州顏尙書操兩可之說致廟堂疑惑。御史因黃伯耆再論上如其請。即時付出三省。宰執奏請又止。且行於漳州。

二年辛亥。六十二歲。春正月。申轉運司。經界乞候冬季打量。

申狀云。正月九日准省劄。十一月降指揮。先將漳州經界措置施行。竊自去年累次申請。欲於秋成之後。即便打量。東作之前。次第了畢。目今雖是正月中旬。然閩南地煖。耕及冬春之交。民間已是耕犂。若於此時施行。不惟有妨農務。而春月雨水常多。原野泥濘。恐亦難得應期了畢。欲望使司詳酌其宜。特賜敷奏。許候七月一日方行差。十月一日然後打量。〔文集〕與留丞相劄子云。經界已被聖斷。則命之日。已是正初。農事方興。不容措手。已申漕司。乞候十月一日打量矣。其合預行措置事件。則目今不住施行講究。令徧精審。以俟及期而行。但此事之行。雖細民之所願欲。而豪家右族。倚勢幷兼者。惡其害己。莫不陰謀詭計。思有以動搖。未知此八九月之間。事體又復如何。更願丞相深察其情。而以天下至公之理裁之。有以移惑此邦之人。而不墮於騰口間說之計。則如熹等蒙尙得以効奔走。而徼幸於有成。如其不然。則當以微罪自劾而歸。不敢遊丞相陶鈞之內矣。〔年譜〕宰相留正。泉人也。其里黨多以爲不可行。先生與書再三切言之。有旨先行漳州經界。而已是春初。事已無及。二月。先生以子喪乞祠去郡。冬十月。漳州進士吳禹圭訟其擾人。詔疑其事。而三州經界訖不行。·洪本

奏請褒東溪高公登直節。

〔年譜〕高東溪先生名登。漳浦人。爲古縣令。以直言忤秦檜削官。徙容州死。舊有祠郡學中。先生爲之記。至是奏請於朝。昭雪褒贈。以旌其直節。·洪本〔文集〕與留丞相書云。高古縣特蒙主張。得被仁聖漏泉之澤。九原忠憤。一旦獲伸。丞相所以褒顯忠直。按抑姦諛之意。不但施之今日周行之間。所勸多矣。

〔文集〕乞褒錄高登狀。

二月。以嗣子喪請祠。

〔年譜〕正月癸酉。長子塾卒於婺州。報至。即以繼體服斬衰。丐祠歸治喪葬。

奏薦知龍溪縣翁德廣。

奏狀言。德廣天資剛直。才氣老成。不爲赫赫可喜之名。而有懇惻愛民之實。察其施爲。庶幾乎古之循吏者。欲望聖慈。特與陞擢差遣。以爲官吏勤事愛民之勸。〔文集〕與留丞相書云。龍溪亦蒙收召之恩。始望蓋不及此。

〔文集〕薦知龍溪縣翁德廣狀。

三月。復除祕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

〔行狀〕屬有嗣子之喪。再請奉祠。除祕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語錄〕先生以喪嫡子。丐祠甚堅。當路者又以經界一奏先生持之力。雖已報行。而終以不便已爲病。幸其有是請也。顧喜從之。·陳淳





夏四月二十九日。去郡。辭職名。

〔年譜〕先生去郡。即辭免職名。蓋上初政。容中孝宗。是命力辭得請。已降褒詔。難以復受。故再辭焉。·洪本〔語錄〕先生在臨漳。僅及一期。以南陲敝陋之俗。驟承道德正大之化。始雖有欣然慕。而亦有惕然疑、譁然毀者。越半年後。人心方肅然以定。僚屬厲志節。而不敢恣所欲。仕族奉繩檢。而不敢干以私。胥徒易慮。而不敢行姦。豪猾斂蹤。而不敢冒法。平時習浮屠爲傳經禮塔朝岳之會者。在在皆爲之屏息。平時附鬼爲妖。迎遊於街衢而抄掠於閭巷。亦皆相視斂戢。不敢舉。良家子女從空門者。各閉精廬。或復人道之常。四境狗盜之民。亦望風奔遁。改復生業。至是及期。正爾安息。先生之化。而先生行矣。豈不深可恨哉。·陳淳

〔文集〕辭免祕閣修撰狀一。

五月。歸次建陽。寓同繇橋。

〔文集〕與留丞相書云。以四月二十六日。解罷郡事。越三日。發臨漳。五月二十四日。遂抵建陽。答吳伯豐書云。此間寓居近市。人事應接。倍於山間。今不復成歸五夫。見就此謀卜居。已買得人舊屋。明年可移。自今且架一小書樓。更旬月可畢工也。

秋七月。復辭職名。不允。乃拜命。

〔文集〕辭免祕閣修撰狀二。

九月。除荊湖南路轉運副使。辭。不允。冬十二月。復辭。以經界不行自劾。

〔文集〕辭免湖南運使狀一　狀二。狀三自劾。

〔文集〕與留丞相書云。臺疏竊論。深以士大夫之朋黨爲患。此古今之通病。誠上之人所當疾也。然熹嘗謂朋黨之禍。止於縉紳。而古之惡朋黨而欲去之者。往往至於亡人之國。蓋不察其賢否忠邪。而惟黨之務去。則彼小人之巧於自謀者。必將有以自蓋其迹。而君子恃其公心直道。無所回互。往往反爲所擠。而目以爲黨。漢所紹聖之已事。今未遠也。熹雖至愚。伏讀丞相所賜之書。知丞相愛君憂國之心。無一言一字不出於至誠惻怛。此天下之賢人君子。所以相與而願附於下風也。而未能不以朋黨爲慮。竊恐丞相或未深以天下之賢否忠邪爲己任。是以上之所以告於君者。未能使之判然不疑於君子小人之分。下之所以行於進退予奪者。未能有以服天下之心。塞天下之望。而陰邪讒賊。常若反有侵凌乎犯之勢也。夫杜門自守。孤立無朋者。此一介之行也。延納賢能。黜退姦險。合天下之人。以濟天下之事者。宰相之職也。奚必以無黨者爲是。而有黨者爲非哉。夫以丞相今日之所處。無黨則無黨矣。而使小人之道日長。君子之道日消。天下之慮。將有不可勝言者。則丞相安得辭其責哉。熹不勝愚者之慮。願丞相先以分別賢否忠邪爲己任。其果賢且忠耶。則顯然進之。惟恐其黨之不衆。而無與共圖天下之事也。其果姦且邪耶。則顯然黜之。惟恐去之不盡。而有以害吾用賢之功也。不惟不疾君子之爲黨。而不憚以身爲之黨。不惟不憚以身爲之黨。是又將引其君以爲黨而不憚也。如此。則天下之事

其庶幾乎。前年逐二諫官，去年逐一御史，近聞又逐一諫官矣。上下不交，而天下將至於無邦。丞相不此之慮，而慮士大夫之爲黨，其亦誤矣。四月 又與留丞相書云：抑又聞之，天下事勢，有消長，賓主之不同。以易而言，方其復而長也，一陽爲主於下，而五陰莫之能遏。及其遇而消也，五剛夭矯於上，而不足以當一陰。嚴家踰閫之守，甚可畏也。丞相觀於今日之勢，孰爲主而方長乎，孰爲客而方消乎，孰能制人而孰爲制於人者乎。於是焉而汲汲乎以求天下之賢以自助，使之更迭入，日陳安危治亂之明戒，以開上心，排抑陰邪，無使主勢小傾，而陷入其黨，尚恐後時而無及。於事不精，而未免有失，亦何遽至預憂其分別太甚，而爲異日之患乎。七月 又與留丞相書云：願丞相深觀大易陰陽消長否泰往來之變，謹察君子小人之分，而公進退之，毋爲調停之說所誤，使忠言日聞，聖德日新，而天下之人，眞享富壽康寧之福，朝廷之上，眞見平平蕩蕩之風，則衰病之軀，老死邱壑，無所憾矣。如於忠邪之分，察之有未明，消長之戒，信之有未篤，而又以一身利害之私，參錯乎其間，則今所謂持平者，是乃所以深助小人之勢，以爲君子之禍，將見彼黨日甚，此勢日孤，天下之事，將有不可爲者。丞相雖欲奉身而退，竊睇翠而樂消時，亦不得辭後世良史之責矣。熹不勝感慨之至，輒復冒昧言之，伏惟恕其狂妄，而采其千慮之一得焉。十月

**是歲與永嘉陳君舉論學。**

（年譜）先生往歲聞永嘉陳傅良君舉，嘗有詩說，以書問之。至是遺書來報云：來徵詩說，年來或與士友言之，未嘗著筆。愚見欲以雅頌之音，縮勺羣廢，訓詁章句，付之諸生。又謂二十年間，聞見寖同，無從就正，間欲以書叩之，念長者前有長樂之爭，後有臨川之辨，至如永康往還，動數千言，更相切磋，未見其益，而學者轉相夸毗，浸失本旨。蓋刻畫太精，頗傷簡易，矜持已甚，反涉吝驕，以此益使書不能宣，要須講見，究此衷曲耳。先生答云：脩聞人之爲學，若從平實地上循序加功，則其目前雖未見日計之益，而積累工夫，漸見端緒，自然不假用意裝點，不待用力支撐，而聖賢之心，義理之實，必皆有以見其確然而不可易者。至於講論之際，心即是口，口即是心，豈容別生計較，依違遷就，以爲諧俗自便之計耶。今人爲學，既已過高而傷巧，是以其說常至於依違遷就，而無所分別，蓋其胸中未能無纖芥之疑，有以致然，非獨以避咎之故，而後諱於鬪也。若熹之愚，自信已篤，向來之辨，雖至於遭讒取辱，然至於今日，此心耿耿，猶恨其言之未盡，不足以暢彼此之懷，合異同之趣，而不敢以爲悔也。不審高明何以教之。惟箴責無隱，使得反覆其說，千萬幸甚。老病幽鬱，死亡無日，念此大事，非一人私說，一朝淺計，而終無面寫之期，是以冒致愚悃，向風引領，不勝馳情。（文集）又與陳君舉書云：前書所扣，未蒙開示，然愚悃之未能盡發於言者，亦多。每恨無由得遂傾倒，以求鐫切。近世器之來訪，乃得爲道曲折，計其復過函丈，必以布聞。敢丐高明，少垂采擇。其未然者，痛指擿之。庶有以得其一是之歸，上不失列聖傳授之統，下使天下之爲道術者，得定於一，非細事也。惟執事圖之。（語錄）君舉得書云：更須以雅頌之音消儳奪賸章句訓詁付之諸生。問他如何是雅頌之音，今只有雅頌之詞在，更沒理會。又去那裏討雅頌





之音。便都只是瞞人。又謂某前皆不合與林黃中陸子靜諸人辨，以爲相與詰難，竟無深益。蓋刻畫太精，頗傷易簡，矜持已甚，反涉吝驕。不知如何方是深益，若孟子之闢楊墨也，只得恁地闢。他說刻畫太精，便只是某不合說得太分曉，不似他只恁地含糊。他是理會不得，被眾人擁從，又不肯道我不識。又不得不說，說又不識，所以不肯索性開口道這箇是甚物事。又只恁鶻突了。又曰：他那得似子靜，子靜卻是見得箇道理，卻成一部禪。他禪也禪不得。賀孫 今永嘉又自說一種學問，更沒頭沒尾，又不及金谿，大抵都說一般。[illegible] 諱終不說破是箇甚麼，然皆以道義先覺自處，以此傳授。君舉到湘中一收，收盡南軒門人，胡季隨亦從之問學。某向見季隨，固知其不能自立，其胸中自空空無主人，所以被開他人之說使動。大雅

（文集）答葉正則書云：向來相見之日甚淺，而荷相與之意甚深。中間寓舍，并坐移晷，觀左右之意，雖欲有所言者，而輒囁嚅不能出口。前書疏往來，雖復少見餘穎，而亦未能彼此傾倒，以求實是之歸。但見士子傳誦所著書，及答問書尺，頗多籠罩包藏之語，不惟他人所不解，意者左右亦自未能曉然於心，而無所疑也。世衰道微，以學爲諱，上下相徇，謂見議論日益卑下，彼既不足言矣，而吾黨之爲學者，又皆草率苟簡，未嘗略識道理規模，工夫次第，便以己見摶聚湊合，撰出一般說話，高自標置，下視古人，及考其實，則全是含糊影響之言，不敢分明道著實處，竊料其心，豈無所疑，只是已作如此聲勢，不可復謂有所不知，遂不免一向自瞞，強作撐拄，只要如此做將去，究竟成就得何事業，未論後世，只今日務觀，便須有人識破，未論他人，只自家方寸，如何得安穩耶。如來書所謂在荊州無事，看佛書，乃知世外瑰奇之說，本不能與治道相亂，所以參雜辨爭，亦是讀者不深考爾。此殊可駭，不謂正則乃作如此語話也。中間得君舉書，亦深以講究辨切爲不然，此蓋無他，只是自家不曾見得親切端的，不容有瑟箴之窒處，故作此見耳。欲得會面，相與劇談，庶幾彼此盡情吐露，尋一箇是處，大家講究到底，大開眼看，敲開了說話，分明去取，直截剖判，不須得如此遮前掩後，假說不說，做三日新婦子模樣，不亦快哉。孟子自許，雖行霸王之事，而不動其心，究其根原，乃只在識破詖淫邪遁四種病處。今之學者，不惟不能識此，而其所做家計窠窟，乃反在此四種病中，便欲將此見識，判斷古今，議論聖賢，豈不誤哉。相望千里，死亡無日，因得聊復一言，不識明者以爲如何，然勿示人，恐又起鬧，無益而有損也。辛亥 答項平父書云：中間得葉正則書，亦方假此依違籠罩，而自處甚高，不自知其淺陋，殊可憐憫。以書告之，久不得報，恐未必能堪此苦口也。壬子 （語錄）陸子靜分明是禪，但卻成一箇行戶，尚有箇據處，如葉正則說，則只是教人都曉不得，嘗得一書來，言世間有一般魁偉底道理，自不亂於三綱五常。既說不亂三綱五常，又說別是箇魁偉底道理，卻是箇甚麼物事，也是亂道，他不說破，籠統恁地說，以謾人。及人理會得來，都無效驗時，他又說你是未曉到這裏，他自也不曉得他之說，只謾人，世間獃人，被他瞞，不自知。義剛 葉正則說話，只是杜撰，看他進卷，可見大略。淵 葉正則作文論事，全不知些著實利害，只虛論。蕭

三年壬子六十三歲。春二月。有旨趣之任。復辭。并請祠秩。許之。

(年譜)歸漳州經界議行已久。湖南使節非不相關。可疾速之任。先生猶以祠秩爲請。遂許之。

(文集)辭免湖南運使狀三。

始築室於建陽之考亭。

(年譜)先是韋齋嘗過其地。愛之。若日記曰。考亭溪山清邃。可以卜居。至是卒成韋齋之志。遂爲以六月營成而居之。洪本(文集)告家廟文云。熹罪及不天。幼失所怙。既奉遺訓。往依諸劉。卜葬卜居。亦既累歲。時移事改。存歿未安。乃眷此鄉。實亦皇考所嘗愛賞。而欲卜居之地。今既定宅。敢伸虔告。以妥祖考之靈。

冬十二月。除知靜江府廣南西路經略安撫使。辭。

(文集)與留丞相劄子云。恭聞蒙恩。獲安祠館。感戴之至。不勝其。今者曾未逾年。又叨除目。付以一路軍民之寄。此蓋某官愛惜人材。不忍使其終身棄於無用之地。故以及此。而臣衰病益侵。精神益耗。自度實難冒受。以誤使令之意。已具狀辭免。欲望鈞慈特與將上。令熹終滿今任祠祿之後。別聽指揮。

(文集)辭免知靜江府狀一。

是歲。孟子要略成。

(語錄)敬之問。看要略見先生所說孟子當歸之仁義。如說性及以後諸處皆錄。曰。是他見得這道理通透。見得裏面本來都無別物事。只有箇仁義。到得說許出。都綱這箇。不得不是要安排如此。[illegible]因讀要略。讀孟子許多道理都盡。自此外更無別法。想維道箇先從性看。看得道箇物事破了。然後看入裏面去。移不甚費力。裏知雖有此數十條。是古人已說過。不得不與他理會。到得做工夫時。都不用得許多。雖得勇猛底人。直截便做將去。[illegible]敬之問要指不取杞柳一章。曰。此章自分曉。無可玩索。不用入亦可。都是生之謂性一段難曉。說得來反恐惑矣。故不編入。[illegible]問孟子首章先剖判箇天理人欲。令人曉得其托始之意甚明。先生所編要略。卻是要從頭說。亦所以不同。曰。某向時編此書。今看來亦不必。只孟子便直恁分曉。示人自是好了。[illegible]

四年癸丑六十四歲。春正月。有旨趣之任。復辭。

辭免狀二云。右熹正月二十三日。準正月七日尚書省劄子。以熹辭免知靜江府恩命。正月六日。奉聖旨不許辭免。依已降指揮。疾速之任。熹前狀所陳。委由衰病。不爾。未敢冒昧申命益嚴。是敢昧死。復有陳述。伏惟朝廷再爲開陳。收回誤恩。復還祠秩。不勝祈懇激切之至。

(文集)辭免知靜江府狀二。

二月。差主管南京鴻慶宮。

冬十二月。除知潭州荊湖南路安撫使。辭。

(年譜)或傳是冬使人自廟中回。廟問南朝朱先生安在。答以見已擢用。歸白廟堂。遂有是除。先生以





辭遠就近。不爲無嫌。力辭。告詞云。十國爲連。帥師是寄。矧長沙據湖湘上游。國壓甚眾。觀邦選侯。尤難其人。以爾學古粹深。風節峻特。可以爲世之師。仁心仁聞。威惠爭洽。可以爲時之帥。兼是二者。往臨湖方。蠻蛋所加。列城胥服。倘先相望。士氣方振。爾其爲我教之。楚俗雖安。尚有洞獠。爾其爲我撫之。與刑所作。奚事多訓。可。紹熙四年十二月某日。中書舍人樓鑰行詞。(文集)與留丞相書云。熹迂闊鄙儒。多致顛隮。相公昔未識其面目。乃以秉鈞之初。首加拔用。到官一年。有請必遂。如後時漳浦高公。誠免經總制錢之屬。皆前日守臣屢請而不得者。是相公於熹知之不爲不深。而於漳之士民愛之不爲不厚矣。至於經界一事。乃獨壓上而不報。至其甚不得已而陽許之。則又多爲疑貳之言。以來讒賊之口。曾不一年而卒能之。則熹於是始疑相公所以知熹者。不若其於鄉里小兒之深。所以愛夫漳之士民者。不如其於瑣瑣姻婭之厚。而匹夫之志。因以慨然自知其決不可以復入相公之門矣。是以湖南廣西再命再辭。蓋不惟以粗伸己志。亦庶幾陰以歸謝臨漳千里狼狽失業之民也。今相公鄉居累月。一日來歸。復首以不肖之姓名言於上前。付以湖南一路之寄。竊意主上以相公之言爲重。即使出命。若相之恩。隆厚若此。自當匪躬拜命。以稱所蒙。而熹之私心。反復思之。終以前事有未能忘者。夫宰相以得士爲功。下士爲難。而士之所守。乃以不自失爲貴。今相公之得士如此。下士如此。已爲盛矣。若又能容熹使不自失其所守。則是古人所難。人有其實者。亦何必使之回面汙行。而爲終身之羞哉。抑今日之勢。天意雖若暫回。而恐未固。禍機雖若暫息。而恐未除。事會之來。乃有大於漳州之經界者矣。願相公深以前事爲戒。公其心。遠其慮。務使天下之士實於熹者。復有所激而不肯出於門牆。則熹今日之言。猶未爲無以報德也。(語錄)過甲寅年見先生開朋黨說。昨夜廟人問使人云。南朝朱先生出處如何。歸白廟堂。所以得帥長沙之命。王過

(文集)辭免知潭州狀一。

五年甲寅六十五歲。春正月。復辭。二月。有旨趣之任。

(年譜)黃裳爲嘉王府翊善。自以學不及先生。乞召爲宮僚。王府直講彭龜年亦爲大臣言之。留正曰。正非不知某。但其性剛。到此不合。反爲累耳。先生方再辭。有旨長沙巨屏。得賢爲重。往祗成命。毋執謙辭。可依已降指揮。疾速之任。會洞獠侵擾屬郡。恐其滋蔓。遂拜命。四月啓行。洪本

(文集)辭免知潭州狀二。

夏五月五日至鎮。

(年譜)在途所次。老稚扶攜來觀。夾道填擁。幾不可行。長沙士子夙知向學。及鄰郡數百里間。學子雲集。先生誨誘不倦。坐席至不能容。溢於戶外。士俗懽勸。

洞獠侵擾屬郡。遣使諭降之。

(年譜)猺人蒲來矢出省地作過。武岡軍楼山外可川。先生召問之。以爲可招。期以某日不俘以來。將斬汝。升即以數十騎馳往。取文書粗若告身者數通。白臨論以禍福。來矢喜。聽命。遂并其妻子俘以至。

官給衣冠，引赦不就。

奏劾將官陸景任。

奏狀言，漳州東南第八將從事郎陸景任，病患尪羸，不能行立，兵官職事，難以倚仗，欲乞改與宮觀差遣，別選材武前來充職，庶幾軍務不致廢弛。

(文集)奏劾陸景任狀。

祭南軒張公祠。

(文集)祭張敬夫城南祠文。　祭南軒墓文。

修復嶽麓書院。

委教授牒云，本州州學之外，復置嶽麓書院，本爲有志之士，求師取友，以爲優游肄業之地。故前帥忠肅劉公，特因舊基，復創新館，延請故侍講張公先生，往來其間，使四方來學之士，得以傳道授業解惑焉。而比年以來，師道陵夷，講論廢息，士氣不振，識者惜之。當職叨冒假守，到官兩月，困於簿書，未及一往。除已請到醴陵黎君貴士，充講書職事，與學錄鄭貢士同行措置外，今議別置額外學生十員，以處四方遊學之士。其廩給依州學則例，更不補試，聽候當職考察搜訪，徑行撥入。凡使爲學者，知所當務，不專在於區區課試之間，實非小補。牒教授及帖書院照會施行。(年譜)先生窮日之力，治郡事甚勞，夜則與諸生講論，隨問而答，略無倦色，多訓以切己務實，毋厭卑近而慕高遠，懇惻至到，聞者感動。洪本

(文集)委教授措置嶽麓書院牒。

申請飛虎軍隸本州節制，從之。

(年譜)申教令嚴武備，以飛虎軍人爲百姓害，郡不能禁，且本路別無軍馬，惟賴飛虎軍以壯聲勢，而乃隸襄陽，不便，遂有是請。洪本

(文集)乞撥飛虎軍隸湖南安撫司劄子。

六月，申乞放歸田里。

(年譜)時孝宗升遐，先生哀慟，不能自勝，又聞光宗以疾不能執喪，中外洶洶，從疑懼，遂申省乞放歸田里。嘗天下國家所以長久安寧，惟賴朝廷三綱五常之教，有以建立修明於上，然後守藩述職之臣，有以稟承宣布於下，所以內外相維，小大順序，雖有強猾姦宄之人，無所逞其志而爲亂。不然，則以一介書生，强而置諸數千百里軍民之上，彼亦何所憑恃而能服其衆哉。熹雖至愚，自知甚審，而亦粗嘗竊窺古今治亂安危存亡之變矣。誠恐朽鈍之餘，不堪今日方面之寄，兼以近者大行壽皇聖帝遺誥，攀號不逮，迷悶殞絕，自覺精力亦難支吾，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放歸田里。(行狀)又草封事，極言父子天性，不應以小嫌廢彝倫，言頗切直，會今上即位，不果上。

(文集)乞放歸田里狀。





秋七月，光宗內禪，寧宗即位，召赴行在奏事，辭。

(宋史)寧宗本紀云，七月庚午，召祕閣修撰知潭州朱熹詣行在。(年譜)寧宗即位，趙汝愚首薦先生及陳傅良，有旨赴行在奏事。先生行且辭。先是蜀人黃裳爲嘉邸翊善，善講說，開導上學，頗進。一日光宗宣諭云，嘉王進學，皆卿之力。裳謝，因進曰，若欲進德修業，追蹤古先哲王，則須尋天下第一人乃可。光宗問爲誰，對曰，朱某。彭龜年繼爲宮僚，因講魯莊公不能制其母，云，母不可制，當制其侍御僕從。上問此誰之說，曰，朱某之說。自後每講必問朱某之說云何。蓋傾心已久，故履位之初，首加召用。洪本

(行狀)上在潛邸，聞先生名，每恨不得先生爲本宮講官，至是首召奏事。

(文集)辭免召命狀。

立忠節廟。

(年譜)東晉王敦之亂，湘州刺史譙閔王司馬承，起兵討賊，不克而死。紹興初，金賊犯順，通判潭州事孟彥卿、趙民彥，偕兵迎戰，臨陣遇害。城陷之日，將軍劉玠，兵官趙聿之，巷戰罵賊，不屈而死。五人皆以忠節，殁於王事，而從前未有廟貌。乃牒本州於城隍廟內，創立祠堂，象五人者，又考譙王本傳，並象其參謀數人，立侍左右，各立位版，記其官職姓名，奉祀如法。後赴闕奏事，特請於朝，賜廟額曰忠節。洪本

(文集)乞潭州譙王等廟額狀。

考正釋奠禮儀，行於郡。

(年譜)先是潭州任內，列上釋奠禮儀，已條奏得請施行，而復格不下。至是前太常博士詹元善，遷爲太常少卿，始復取往年所被勅命，下之本郡。吏文重複，宂幾不可讀，且曰，屬有大典禮，未遑徧下諸州。先生以召還奏事，行有日矣，又苦目病，乃力疾躬爲鉤校，删剔猥雜，定爲數條，以附州案，俾移學宮府縣，日關帥司，并下巡內諸州，俾畢而行。未幾元善補外，而奉常亦不復下其書他州矣。洪本

(文集)書釋奠申明指揮後。

八月，赴行在。

(年譜)先生行至宜春，門人劉礪邀道請見曰，先生此行，上虛心以待，敢問其道何先。先生曰，今日之事，非大更改，不足以悅天意，服人心。必有惡衣服、菲飲食、卑宮室之志，而不敢以天子之位爲樂，然後庶幾積誠盡孝，默通潛格，天人和同，方可有爲。其事大，其體重，以言乎輔贊之功，則非吾之所任，以言乎啓沃之道，則非吾之敢當。然天下無不可爲之時，人主無不可進之善，以天子之命召藩臣，當不俟駕而往。吾知竭吾誠，盡吾力耳，外此非吾所能預計也。洪本

除煥章閣待制，兼侍講，拜辭，不允，仍趣前來供職。

(宋史)寧宗本紀云，八月癸巳，以朱熹爲煥章閣待制，兼侍講。(年譜)先生辭奏事之命，兩旬不報，遂東歸。道中忽被除命，以爲超躐不次之除，難以祗受，乞以舊官奉祠。辭者再，而且云，陛下嗣位之初，方將一新庶政，所宜愛惜名器，不可輕以假人。若使僥倖之門一開，豈可復塞。至於博延儒臣，專意講學，

蓋將求所以深得親儀者。爲建極導民之本。思所以大振朝綱者。爲防微慮遠之圖。顧問之臣。實資輔養。用人或謬。所係非輕。蓋先生在道。聞術內朝禮樹幽。近習已有用事者。故預有是言。　告詞云。朕初承大統。未暇他圖。首辟經帷。詳延學士。眷儒宗之在外。亟召節以趣歸。俾登從班。以重吾道。具位朱熹。發六經之蘊。窮百氏之源。其在兩朝。未爲不用。至今四海。猶謂多奇。擢之次對之班。處以邇英之列。若程頤之在元祐。若尹焞之於紹興。副吾尊德樂義之誠。究爾正心誠意之說。豈惟慰滿於士論。且將增益於朕躬。非不知政化方行。師垣有賴。試留之於期月。不如寘之本朝。召賈傅於長沙。自當接以前席。慰茲渴想。副爾遐騶。可。紹熙五年八月某日黃繇行詞。〔文集〕奏狀二云。臣昨辭召命。已被疾速前來供職指揮。今茲所免詔除。又奉不允之詔。不敢更有留滯。見已一面起離信州。前路聽候處分。　答蔡季通書云。至臨江。忽被改除之命。超越非常。不敢當也。始者猶欲且歸里中。未決。今既如此。又得朝士書。皆云召旨乃出上意親批。且屢問及。不可不來。又云。主上虛心好學。增置講員。廣立程課。深有願治之意。果如此。實國家萬萬無疆之休。義不可不往。遂自臨川改趨信上。以俟辭免之報。

九月。奏乞帶元官職奏事。

〔文集〕辭免煥章閣待制侍講奏狀一。　奏狀二。

奏狀云。次對異恩。無故超授。在臣私分。實難自安。是以彷徨未敢拜受。今來。復準前項聖旨。已即日起發前去外。欲乞到日。許臣且依七月十一日已降指揮。帶元官職詣闕奏事。所有新除。卻俟面奏辭免。別聽處分。

〔文集〕辭免煥章閣待制侍講乞且帶元官職詣闕奏狀三。



晦丁亥。至潭州。次于郊外。

〔年譜〕先是先生行至上饒。聞以內批逐首相。留丞相正。出知建康。有憂色。學者問其故。先生曰。大臣進退。亦當存其體貌。豈宜如此。或謂此蓋廟堂之意。先生曰。何不風其請去而後許之。上新立。豈可導之使輕逐大臣耶。及至六和塔。永嘉諸賢俱集。各陳所欲施行之策。紛然不決。先生曰。彼方爲几。我方爲肉。何暇議及此哉。蓋是時近習用事。御筆指揮。皆已有端。故先生憂之。

冬十月己丑。入國門。申省乞帶元官職奏事。

〔文集〕申省狀。

辛卯。奏事行宮便殿。

〔年譜〕首言。乃者天運艱難。國有大咎。天變爲之見於上。地變爲之作於下。人情爲之哀恫怫鬱。而皆有離叛散亂之心。此所謂天下之大變。而不可以常理處焉者也。太上皇太后。躬定大策。皇帝陛下。寅紹丕圖。不越須臾之頃。而轉之危者安。離者合。天下之勢。翕然而大定。亦可謂處之以權。而不失其正矣。然自頃至今。亦既三月。而天變未盡消。地變未盡弭。君親之心未盡懽。學士大夫群黎百姓。或反不能無疑於逆順名實之際。至於禍亂之本。又已伏於冥冥之中。特待時而發耳。臣雖至愚。亦知竊爲陛下



發之。然而猶有可議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而已。惟此則所謂道心微妙之全體。天理發用之本然。而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誠即是心以充之。則孔子所謂求仁得仁而無怨。孟子所謂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者。有以知陛下之不難矣。借曰天命神器不可以無傳。宗廟社稷不可以無本。則惕然爲屬。易危爲安。亦豈可以舍此而他求哉。於吾未嘗求位之心。則可以盡吾負罪引慝之誠。充吾未嘗忘親之心。則可以致吾溫凊定省之禮。始終不越乎此。而大倫可正。大本可立矣。陛下誠能動心忍性。深自貶損。所以自處。常如前日未嘗有位之時。內自宮掖燕私之奉。服食器用之須。不敢一毫有加於潛邸之舊。外至百辟多儀之享。恩澤匪頒之式。不敢一日而全享乎萬乘之尊。專務積其誠意。期以格乎親心。然後渙發德音。痛自克責。嚴飭羽衛。益勤問安視膳之行。十日一至而不得見。則繼以五日。五日一至而不得見。則繼以三日。三日而不得見。則二日而一至。以至於無一日而不一至焉。俯伏寢門。怨慕號泣。雖勞且辱。有所不憚。然而親心猶未底豫。慈愛猶未復初。逆順名實之疑。不煥然而冰釋。則臣不信也。若夫災異之變。禍亂之機。有未盡去。則又在陛下凝神恭默。深鑒古先。日與大臣講求政理。可否相濟。唯是之從。必使發號施令。無一不出乎朝廷。進退人材。無一不合乎公論。不爲偏聽。以啓私門。則聖德日新。聖治日起。而天人之應。不待違聲響之前不得作矣。今日之計。莫大於此。惟深留聖意而極圖之。次言。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夫天下之事。莫



不有理。爲君臣者有君臣之理。爲父子者有父子之理。爲夫婦。爲兄弟。爲朋友。以至於出入起居應事接物之際。亦莫不各有理焉。有以窮之。則自君臣之大。以至事物之微。莫不知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而亡纖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之累。此爲學所以莫先於窮理也。至論天下之理。而要妙精微。各有攸當。亘古亘今。不可移易。唯古之聖人爲能盡之。而其所行所言。無不可爲天下後世不易之大法。其餘則順之者爲君子而吉。背之者爲小人而凶。吉之大者。則能保四海。而可以爲法。凶之甚者。則不能保其身。而可以爲戒。是其粲然之跡。必然之效。蓋莫不具於經訓史冊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即是而求之。則是正牆面而立爾。此窮理所以必在乎讀書也。若夫讀書。則其不好之者。固怠忽間斷而無所成矣。其好之者。又不免乎貪多而務廣。往往未啓其端。而遽已欲探其終。未究乎此。而忽已志在乎彼。是以雖復終日勤勞。不得休息。而意緒忽忽。常若有所奔趨迫逐。而無從容涵泳之樂。是又安能深信自得。常久不厭。以異於彼之怠忽間斷而無所成者哉。孔子所謂欲速則不達。孟子所謂進銳者退速。正謂此也。誠能鑒此。而有以反之。則心潛於一。久而不移。而所讀之書。文意接連。血脈通貫。自然漸漬浹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爲勸者深。惡之爲戒者切矣。此循序致精。所以爲讀書之法也。若夫致精之本。則在於心。而心之爲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爲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一不自覺。而馳騖飛揚。以徇物欲於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盼之間。蓋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而況能反覆聖言。參考事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乎。孔子所謂君子

不顧則不感。學則不固。孟子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正謂此也。誠能嚴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終日儼然。不爲物欲之所侵亂。則以之讀書。以之觀理。將無所往而不通。以之應事。以之接物。將無所處而不當矣。此居敬持志。所以爲讀書之本也。此數語者。皆愚臣平生爲學。艱難辛苦已試之效。竊意聖賢復生。所以教人不過如此。不獨布衣韋帶之士。所當從事。蓋雖帝王之學。殆亦無以易之。伏惟聖明。深賜省覽。試以其說驗之於身。蚤夜孜孜。無忘今日之志。而自強不息。以緝熙於光明。於以著明人主講學之效。卓然爲萬世帝王之標準。則臣雖退伏田野。與世長辭。有餘榮矣。又言。湖南歲計。入少出多。官吏往往苟且目前。多方趣辦。向且入不支出。公私俱困。若史寀到。諸班換授。歸正雜流補官之人。復有增加。愈見逼迫。無以爲計。欲望聖慈特詔本路帥臣監司。諸郡並行均節。痛加裁減。指定奏聞。庶幾州得以恤其縣。縣得以寬其民。而有不奉詔者。亦無以逃其罪矣。又言。潭州州郡。從前邊防。全無措置。因令州守臣條畫利移置寨柵、增撥戍兵利害數條。已經具奏。欲望明詔大臣。早賜處分。俾所司公共相度。從長區處。庶爲一方永久之利。又言。潭州城壁剝落摧圮。乞行下計度修築。以爲永久不虞之備。

面辭待制侍講。不允。

〔文集〕甲寅行宮便殿奏劄一。　奏劄二。　奏劄三。　奏劄四。　奏劄五。　辭免待制侍講面奏劄子。

壬辰。申省辭待制職名。乞改作說書差遣。

申省書。昨具劄子面奏。辭免新除。奉旨不允。熹已仰體聖意。不敢力辭講筵職事。第以未得進說。先受厚恩。萬一異時未有報効。而疾病發作。不可支吾。遂竊侍從職名而去。則竊之愆。死有餘罪。欲望朝廷。特爲開陳。與免待制職名。改作說書差遣。容熹即日拜命供職。不敢數具奏狀。上勞聖覽。謹具狀申尚書省。

〔文集〕辭免待制改作說書狀。

丁酉。奉御筆不允。乃拜命。係銜供職。

〔行狀〕既對。面辭待制侍講。不許。翌日。又辭待制職名。改作說書差遣。上手札。卿經術淵源。正資勸講。次對之職。勿復牢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遂拜命。〔文集〕謝御筆以次對係銜供職奏狀云。右臣十月初十日。准御前降到御筆一封付臣。令臣勿復牢辭次對之職。臣昨以新除恩命。超踰異常。累具辭免。日望開允。豈意仰勞聖主。親御翰墨。俯賜褒諭。令勿牢辭。睇彼小臣。分不當得。拜受伏讀。不勝恐懼。謹已仰遵聖訓。係銜供職外。謹具奏聞。伏乞睿照。

上孝宗山陵議狀。

〔行狀〕趙彥逾按視孝宗山陵。以爲土肉淺薄。掘深五尺。下有水石。難改新穴。比舊稍高尺餘。孫逢吉覆按。亦乞少寬月日。別求吉兆。有旨集議。臺史憚之。議遂中寢。先生竟上議狀。言壽皇聖德神功。宜得





吉土。以奉衣冠之藏。當廣求術士。博訪名山。不宜偏信臺史。因上誤國之言。固執紹興坐南向北之說。委之水泉砂礫之中。殘破浮淺之地。不報。

〔文集〕山陵議狀。

辛丑。受詔進講大學。

〔年譜〕庚子內引。辛丑進講。故事講筵毋遇隻日。早晚進講。及至當日。或值假故。即行權罷。又大寒大暑。亦係能講。月分先生奏乞除朔望旬休及過宮日外。不以寒暑雙隻月日諸色假故。幷令逐日早晚進講。從之。　先生每講。務積誠意。以感悟上心。以平日所論著者。敷陳開析。坦然明白。可舉而行。講畢有可以開益上德者。罄竭無隱。上亦虛心嘉納焉。

〔文集〕乞不以假故逐日進講劄子。

差兼實錄院同修撰。再辭。不允。

〔文集〕辭免兼實錄院同修撰奏狀一。　奏狀二。

更化覃恩。授朝請郎。甲辰。賜紫金魚袋。

〔年譜〕告詞云。學先王之道。而明於當世之務。三仕三已。義不苟合。天下高之。蓋累朝之所嘉歎而不忘也。長沙謀帥。碩爲時起。肆予初政。式遄其歸。於以弼諧。朕將虛己納焉。爰因大賚。序進厥秩。雖曰褒章。亦寓舉告。可紹熙五年十月十七日。中書舍人陳傅良行詞。

奏乞令後省看詳封事。

〔年譜〕時以霈澤之異。下詔求言。因奏登極之初。已下明詔。獻言者衆。未聞一有施行。今日求言。殆成虛語。乞命後省官看詳。擇其善者。條上取旨。以次施行。則求言之詔。不爲具文。庶聞者知勸。而言日聞。十七日奉旨差沈有開、劉光祖。限十日內看詳聞奏。〔宋史〕甯宗本紀云。甲辰。以朱熹言。避後省看詳應詔封事。

〔文集〕乞差官看詳封事劄子。　乞令看詳封事官面奏劄子。

奏乞討論嫡孫承重之服。

劄子云。禮經勅令。子爲父。嫡孫承重爲祖父。皆斬衰三年。蓋嫡子當爲父後。而不能襲位以執喪。則嫡孫繼統以代之執喪。義當然也。然自漢文短喪之後。歷世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爲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從可知已。至壽皇聖帝。性自天。孝誠內發。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以大布。超越千古。其幾德也。間者遺誥初頒。太上皇帝偶違康豫。不能躬就喪次。陛下實以世嫡之重。仰承大統。則所謂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一遵壽皇已行之法。易月之外。且以布衣布冠。視朝聽政。以代太上皇帝躬執三年之喪。而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不惟上違禮律。且使壽皇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竊痛之。然既往之失。不及追改。惟有將來啓殯發引。尚當復用初喪之服。則其變除之節。尚有可議。欲望陛下仰稽壽皇聖孝成法。明詔禮官。稽考禮律。預行指定。其官吏軍民男女方喪之禮。亦宜

稍為之制，勿使過為華靡，庶有以著於君臣之義，實天下萬世之幸。（宋史）甯宗本紀云，十一月辛亥，詔行孝宗三年喪制，命禮官條具典禮以聞。 禮志云，初高宗之喪，孝宗為三年服，及孝宗之喪，有司請於易月之外，用漆紗淺黃之制，蓋循紹興以前之舊，朱熹初至，不以為然，奏言已往之失，不及追改，唯有將來啓欑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則其燕除之節，尙有可議，乞明詔禮官稽考禮律，豫行指定，其官吏軍民方喪之服，亦宜稍為之制，勿使肆為華靡，其後詔中外百官，皆以涼衫視事，蓋用此也。

（年譜）奏上，詔禮官討論，後不果行。

（文集）乞討論喪服劄子。

瑞慶節，奏乞卻賀表，並乞三年內賀表並免。

（年譜）瑞慶聖節前一日，百官詣行宮便殿稱賀，先生欲不出不可，乃具劄子立班投進，乞權免稱賀，表亦不敢接，三年之內，凡有稱賀事，並依此例，有旨卻賀表不受。（宋史）甯宗本紀云，丙午以朱熹奏請卻瑞慶節賀表。

（文集）乞瑞慶節不受賀劄子。

乙巳，晚講。

庚戌，講筵留身，面奏四事。

（年譜）時論者以為上未遑大內，則名體不正，而疑議生，金使且來，或有窺伺，有旨修葺舊東宮，為屋三數百間，欲徙居之，而諫臣黃度將論近習，遽以特批逐之，先生不勝憂慮，乃具奏四事，首臣之所言，其最大者，則勸陛下凡百自奉，深務抑損，自宮闈之私，居處服用，且如浙邸之舊，以至外庭禮數，侍御恩澤，亦未可遽然全享萬乘之尊，庶幾有以感格親心，早遂晨昏定省之願，以為陛下必垂開納，而數日來乃聞有旨修葺舊日東宮，為屋三數百間，外議皆謂陛下意欲速成，早遂移蹕，以為便安之計，不惟未能抑損，乃是過有增加，臣不知此果出於陛下之心，大臣之議，軍民之願耶，抑亦左右近習，倡為此說，以誤陛下，而欲因以遂其姦心也，臣恐不惟上帝震怒，災異數出，正當恐懼修省之時，不當興此大役，以咈譴告警動之意，亦恐幾甸百姓，饑餓流離，阽於死亡之際，忽見朝廷正用此時大興土木，修造宮室，但以適己自奉為事，而無矜惻憫憐之心，或能怨望忿切，以生他變，不惟無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以致未有進見之期，亦恐壽皇在殯，山陵未卜，几筵之奉，不容少弛，太皇太后皇太后，皆以耆老之年，煢然在憂苦之中，晨昏之養，尤不可闕，而四方之人，但見陛下亟欲大治宮室，速得成就，一旦翩然委而去之，以就安便，六軍萬民之心，必又將有扼腕而不平者矣，前鑒未遠，甚可懼也，至於一離壽親之側，輕去倚廬之次，深宮永巷，閫閾邃嚴，耳目之娛，雜然而進，臣又竊恐陛下之心，未易當此紛華盛麗之變，惑或移，雖欲日親儒士，講求經訓，以正厥事，而進德修業，亦將有所不暇矣，此又臣之所大懼也，至於壽康定省之禮，則臣皆言之矣，而其意有未盡也，今聞逐日一再過宮，亦未得見，而不亟為之慮，如臣所謂下詔自責，頻月繼往者，顧乃遷延舒緩，無異尋常之時，泛然而往，泛然而歸，太上皇帝





聞之，必以為此徒備禮而來，皆無必求見我之意，其深閉固拒而不肯見，固亦宜矣，又聞太上皇后，懼忤太上皇帝之意，不欲其聞太上之稱，又不欲其聞內禪之說，此又慮之過者，殊不知若但一向如此，而不為宛轉方便，使太上皇帝灼知陛下所以不得已而即位者，但欲上安宗社，下慰軍民，姑以代己之勞，而非敢遽享至尊之奉，則父子之間，上怨怒而下憂懼，將何時而已乎，父子天倫，三綱所繫，不惟陛下之心，深所未安，而四方觀聽，殊為不美，久而不圖，亦將有借其名以造謗生事者，此又臣之所大懼也，至於朝廷紀綱，尤所當嚴，上自人主，以下至於百執事，各有職業，不可相侵，蓋君雖以制命為職，然必謀之大臣，參之給舍，使之熟議，以求公議之所在，然後揚於王庭，明出命令，而公行之，是以朝廷尊嚴，命令詳審，雖有不當，天下亦皆曉然知其謬之出於某人，而人主不至獨任其責，臣下欲議之者，亦得以極意盡言而無所憚，此古今之常理，亦祖宗之家法也，今者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執，移易臺諫，甚者方驟進而忽退之，皆出於陛下之獨斷，而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正使實出於陛下之獨斷，而其事悉當於理，亦非為治之體，以啓將來之弊，況中外傳聞，無不疑惑，皆謂左右或竊其柄，而其所行又未能盡允於公議乎，此弊不革，臣恐名為獨斷，而主威不免於下移，欲以求治，而反不免於致亂，蓋自隆興以來，已有此失，臣嘗再三深為壽皇論之，非獨今日之疑也，何賴壽皇聖性聰明，更練世事，故於此弊，雖以驅使之故，稍有假借，實亦陰有以制之，未至全墮其計，然積習成風，貽患於後，其害已有不可勝言者，如陳源袁佐之流，皆陛下所親見也，奈何又欲襲其跡而蹈之乎，且陛下自視聰明剛斷，孰與壽皇，更練通達，孰與壽皇，壽皇尙不能制之於前，而陛下乃欲制之於後，臣恐其為患之益深，非但前日而已，此又臣之所大懼也，至於欑宮之卜，偏聽臺史，膠固謬妄之言，墮其交結媒惑之計，而不復廣詢術人，以求吉地，但欲於祐陵諸陵之傍，貫聯邊執，苟且了事，既不為壽皇體魄安甯之慮，又不為宗社血食久遠之圖，則自宰執侍從，以至軍民，皆知其非，而不敢力爭，夫以壽皇之豐功盛烈，百世不忘，而所以葬之如此，其草草也，此豈不又大咈天人之心，以致變異之頻仍，而貽患於無窮乎，此又臣之所大懼也，凡此四懼，皆非小故，臣願陛下深察愚言，而反之於心，明詔大臣，首罷修葺東宮之役，而以其工料回就慈福重華之間，草創寢殿一二十間，使粗可居，又於宮門之外，草創供奉宿衛之廬數十間，勿使其有偪仄暴露之苦，如是則上有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而速南內進見之期，又有以致壽皇几筵之奉，而盡兩宮晨昏之禮，下有以慰群下觀瞻之望，而慰斯民饑餓流離之難，此一事也，若夫過宮之計，則臣又願陛下下詔自責，減省輿衛，入宮之後，暫變服色，如唐肅宗之改服紫袍，執控馬前者，預詔近屬，皆行之寶，使之先入，首白太上皇后，以臣前所陳宛轉方便之說，然後躡之而入，望見太上皇帝，即當流涕伏地，抱膝吮乳，以伸負罪引慝之誠，而太上皇后，宗成其臣，左右環擁，更進忠讜解釋之詞，則太上皇帝，雖有忿怒之情，亦且渙然冰消霧散，而惟恐浹洽矣，此二事也，若夫朝廷之紀綱，則臣又願陛下，深詔左右，勿預朝政，但使朝廷尊嚴，紀綱振肅，而國家有泰山之安，則此等自然不失富貴長久之計，其實有勳勞，而所得褒賞未慊眾論者，亦詔大臣公議其事，稍考令

典。厚報其勞。而凡號令之弛張。人才之進退。則一委之二三大臣。使之反復較量。勿徇己見。酌取公論。奏而行之。批旨宣行。不須奏覆。但未合尚書省施行。先委後省審覆。有不當者。限以當日便行繳駁。如更有疑。則召大臣與繳駁之官。當晚入朝。面議於前。互相論難。擇其善者。稱制臨決。則不惟近習不得干預朝權。大臣不得專任己私。而陛下亦得以益明習天下之事。而無所疑於得失之算矣。此三事也。若夫山陵之卜。則臣前日嘗以議狀進呈。近日又與同列連名具奏。今更不敢頻煩聖聽。亦望特宣大臣。使詳臣等前後所論。而決其可否於立談之間。先寬七月之期。亟黜臺史之說。別求草澤。以營新宮。使壽皇之遺體。得安於內。則宗社生靈。皆蒙福於外矣。此四事也。凡此四事。皆今日最急之務。切乞留神。反覆思慮。斷而行之。以答天變。以慰人心。上以彰聖主用人求諫之實。下以申小臣愛君戀闕之忠。則臣不勝千萬大幸。上爲之感動。然卒無所施行。

〔文集〕講筵留身面陳四事劄子。

閏十月戊午。朔。晚講。次日編次講章以進。

〔年譜〕是日講至盤銘日新。因論湯有盤銘。武王有丹書。皆人主警勸警戒之意。先生講及數次。復編次成帙。取旨以入。上喜其令點句以來。他日請問。上曰。宮中嘗讀之。其要在求放心耳。先生頓首謝。先生知上有意於學。因復以劄子勉上進德。其略言。願陛下日用之間。語默靜動。必求放心以爲之本。而於玩經觀史。親近儒學。已力用處。益用力焉。數召大臣。切劘治道。俾陳今日要急之務。略如仁祖開天章閣故事。至如羣臣進對。亦賜溫顏。反復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察其人材之邪正短長。庶於天下之事。各得其理。經歷詳盡。浹洽貫通。聰明日開。志氣日彊。德聲日聞。治效日著。則堯舜湯武之盛。不過如此。不宜妄自菲薄而不復以古之聖賢自期也。先生退謂門人曰。上可與爲善。願常得賢者輔導。天下有望矣。○洪本

庚申。早講。辛酉。晚講。

上論災異劄子。

劄子云。今月五日夜。漏方下五六刻間。都城之內。忽有黑烟四塞。草氣襲人。咫尺之間。不辨人物。著於面目。皆爲沙土。此爲陰氣包陽不和而散之象。臣竊懼焉。蓋嘗聞之。商之中宗高宗。遇災而懼。修德正事。故能變災爲祥。伏願陛下視以爲法。克己自新。早夜思省。舉心動念。出言行事之際。常若皇天上帝臨之在上。宗社生靈守之在旁。懍懍然不敢復使一毫私意萌於其間。以煩譴告。而又申勅中外大小之臣。同寅協恭。日夕謀議。以求天意之所在而交修焉。則庶乎災害日去。而福祿日來矣。

〔文集〕論災異劄子。

甲子。上廟祧議。是日在告。乙丑。在日。准告。封婺源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丁卯。宣引入對。

〔年譜〕孝宗將祔廟。禮官孫逢吉、許及之、曾三復等。初請祧宣祖而祔孝宗。繼復有請並祧僖宣二祖。而奉太祖居第一室。給享則正東嚮之位。乞隆祧主所歸者。時宰相趙汝愚素主此說。諸儒給舍樓鑰、





陳傅良輩。皆附和之。癸亥當集議。先生度難以口舌爭。乃辭疾不赴。而乞議狀宰相不聽。遂諫因乞且依禮官初議。樓鑰獨乞主並祧之說。丙寅得旨來日內引。丁卯入對。賜坐。上問外事人才。乘請宣引之旨。上於榻後取文書一卷曰。此卿所奏廟議也。可細陳其說。初先生既被旨。恐上必問及。乃取所論並爲圖本。貼說詳盡。至是出以奏陳久之。上再三稱善。且曰。僖祖乃國家始祖。自不當祧。高宗即位時。不曾祧。孝皇即位時。亦不曾祧。太上即位時。亦不曾祧。今日豈可容易。可於榻前撰數語。俟徑批出施行。先生方懲內批之弊。因乞降出劄子。再令臣僚集議。上亦然之。既退。即以上意喻廟堂。則聞已毀撤僖宗廟。而更創別廟以祀僖順翼宣四祖矣。　自太祖皇帝首尊四祖之廟。治平間。議者以世數浸遠。請遷僖祖於夾室。後王安石等奏僖祖有廟。與稷契無異。請復其舊。趙汝愚既以王安石之論爲非。侍從之臣多附和其說。吏部尚書鄭僑。欲且祧宣祖而祔孝宗。先生謂神宗復奉僖祖以爲始祖。已爲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之者乎。異議之徒。忌其軋己。借以求勝。事竟不行。天下至今恨之。○洪本　〔行狀〕會孝宗祔廟。議宗廟迭毀之次。有請並祧僖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給祭則正東向之位。有旨集議僖順翼宣四祖祧主宜有所歸。自太祖皇帝首尊四祖之廟。以僖祖爲四祖之首。治平間。議者以世數浸遠。請遷僖祖於夾室。未及數年。王安石等奏僖祖有廟。與稷契無異。請復其舊。詔從之。時相雅不以熙甯復祀僖祖爲是。先生度難以口舌爭。遂移疾上議狀。既上。廟堂持之不以聞。即毀撤僖宣廟室。更創別廟以奉四祖。宰相既有所偏主。樓鑰陳傅良又復牽合裝綴以附其說。先生所議。頗達上聽。忽有旨召赴內殿奏事。因節略狀文爲劄子并圖以進。上然之。且曰。僖祖國家始祖。高宗孝宗太上皇帝不曾遷。今日豈敢輕議。欲令先生於榻前撰數語。以御批施行。而先生方懲內批之弊。因言乞降出劄子。再令臣僚集議。既退。復以上意喻廟堂。而事竟不行。經生學士知禮者。皆是先生。一時異議之徒。忌其軋己。權姦遂從而乘之。

〔文集〕祧廟議狀并圖。　而奏祧廟劄子並圖。　議祧廟劄子。　進議詔意。

戊辰。入史院。

〔語錄〕實錄院。略無統紀。修撰官三員。檢討官四員。各欲著撰。不相統攝。所修前後往往不相照應。先生嘗與衆議。欲以事目分之。譬之六部。吏部專編差除。禮部專編典禮。刑部專編刑法。須依次序編排。各具首末。然後類聚爲書。方有條理。又如一事而記載不同者。須置部抄出。與衆商議。然後去取。庶幾存得總底在。唯葉正則不從。○時葉正則爲修撰官。李閎祖。　今當於史院置六房吏。各專掌本房之事。如周禮官屬下所謂史幾人者。即是此類。如吏房有某注差。刑房有某刑獄。戶房有某財賦。皆各有冊。系日月而書。其吏房有事涉刑獄。則關過刑房。刑房有事涉財賦。則關過戶房。逐月接續爲冊。史官一閱。則條目具列。可以依據。又以合立傳之人。列其姓名於轉運司。令下諸州。索逐人之行狀事實墓誌等文字。專委一官掌之。逐月送付史院。如此。然後有可下筆處。及異日史成之後。五房書亦各存之。以備漏落。○銖錄

庚午。面對。乙亥。直日。





201　24 B

丙子。晚講。是日御批。除宮觀。戊寅。付下。附奏謝。申省乞放謝辭。遂行。
(年譜)丙子。晚講。留身。申言前所奏四事疏。乞賜施行。旣退。卽降御批。朕憫卿耆艾。方此隆冬。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可知悉。宰相趙汝愚留御劄回諫。上不省。汝愚因求能政。不許。越二日。戊寅。韓侂胄遣內侍王德謙。封內批付下。先生卽附奏謝。仍申省乞放謝辭。得旨免謝。出靈芝寺。遂行、中書舍人陳傅良、起居郎劉光祖、起居舍人鄧驛、御史吳獵、吏部侍郎孫逢吉、登聞鼓院游仲鴻、給事中樓鑰、交章留之。皆不報。·洪本 他日工部侍郎黃艾。因對問所以逐朱某之驟。上曰。初除某經筵爾。今乃事事欲與聞。吏部侍郎孫逢吉。亦因講植興之時。反復以諷上。上曰。朱某所言。多不可用。(宋史)甯宗本紀云。戊寅。侍講朱熹以上疏忤韓侂胄能。
(文集)謝御筆與宮觀奏狀。　乞放謝辭狀。
壬午。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辭。尋除知江陵府荊湖北路安撫使。辭。並乞追還待制職名。
(行狀)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力辭　除知江陵府。又力辭。仍乞追還新舊職名。(年譜)有旨。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力辭。遂除知江陵府。辭。並辭職名。不允。
(文集)辭免寶文閣待制與郡狀。　辭免兩次除授待制職名及知江陵府奏狀。
(年譜)初上之立也。宰相趙汝愚求能通意於長信宮者。知閤門事韓侂胄自謂於太皇太后親屬也。請効力。進入自不許。出遇內侍關禮於門。告之故。禮請獨入。泣涕固請。太皇太后許之。乃命復呼侂胄入。使喩意廟堂。其論遂定。侂胄自謂有定策功。且依託肺腑。出入宮掖。居中用事。先生離長沙已聞之。卽惕然以爲憂。因辭免職名。已微寓其意。及進對。再三面陳之。又約吏部彭龜年。請對白發其姦。龜年出護使客。侂胄益得志。時丞相方收召四方之士。聚於本朝。海內引領。以觀新政。而事已多從中出。先生旣屢言於上。又數以手書遺生徒密白丞相。當以厚賞酬其勞。勿使得預朝政。且有分界限。立紀綱。防微杜漸。謹不可忽之語。丞相方謂其易制。所倚以爲腹心謀事之人。又皆持祿苟安。無復遠慮。先生獨懷忠憤。因講畢奏疏極言之。侂胄大怒。陰與其黨謀先去其爲首者。則其餘去之易耳。乃於禁中爲優戲以熒惑上聽。何先生急於致君。知無不言。言無不切。頗見嚴憚。而一時爭名之流。亦潛有甚間之意。由是侂胄之計遂行。及講筵留身。再乞施行前疏。則內批徑下。先生旣去國。彭龜年遂攻侂胄。因奏曰。故緣陛下近日逐得朱某太暴。故亦欲陛下逐去此小人。旣而省劄直批龜年與郡。侂胄由此聲勢益張。羣儉附和。幷疑及丞相。視正士如深仇。衣冠之禍。蓋始此云。·洪本
十一月戊戌。至玉山講學於縣庠。
(年譜)邑宰司馬邁。請爲諸生講說。先生辭。不獲。乃就縣庠賓位。因學者所講問。而發明道要。聞者興起。邁刻講義一篇。以傳於世。此乃先生晚年親切之訓。讀者其深味之。·洪本
丁未。還考亭。
十二月。詔仍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辭。





先生拜祠命。仍辭待制職名。
(文集)乞追還煥章閣待制奏狀一。　奏狀二。
竹林精舍成
(年譜)先生旣歸。學者益衆。至是精舍落成。率諸生行釋菜之禮於先聖先師。以告成事。後精舍更名曰滄洲。
(文集)滄洲精舍告先聖文。

# 朱子年譜卷之四下

慶元元年乙卯。六十六歲。春三月。復辭舊職名。幷以議廟祧自劾。
三月三日。准省劄。以乞追還煥章閣待制職名。奉聖旨不允。因復力辭。幷以前輒議廟祧不合。乞收還職恩。是月二十八日。奉旨次對之職。除受已久。與廟議初不相關。可依已降指揮。不得再有陳請。
(文集)乞追還待制職名奏狀三。
磨勘轉朝奉大夫。
(年譜)先是吏部取會磨勘。至是轉朝奉大夫。·洪本　(文集)奏狀貼黃云。臣吏部降到告命。磨勘轉官。臣卽已謝恩祗受。(年譜)告詞云。勅。登崇俊良。固欲符於衆望。丕視功載。自靡廢於彝章。雖吾法從之英。亦用敘遷之典。具位。受才宏遠。造道精醇。學明主於三代之際。夙懷此志。以六經爲諸儒之倡。務淑斯人。爵每見於辭榮。節素高於難進。載稽吏考。爰陟文階。積久以敘官。恐未免如告人之議。舉賢不待次。當有以徇天下之公。其體朕心。勿忘猶告。可。慶元元年三月某日。中書舍人鄧驛行詞。
夏五月。復辭職名。幷乞致仕。
(年譜)初。韓侂胄卽欲幷逐趙相。而難其詞。及是。誣以不軌。竄永州。中外震駭。大權一歸侂胄矣。侂胄本武人。志在招權納賄。士大夫嗜利無恥。或素爲淸議所指者。乃教以除去異己者。然後可以肆志而

其予進於疏姓名授之。俾以次斥逐。或更道學之名曰僞學。蓋謂貪黷放肆。乃人眞情。其廉潔好修者皆僞也。於是羣小附和。以攻僞學進者。蠭起。而太府寺丞呂祖儉以論救丞相。貶韶州。先生自以蒙累朝知遇之恩。且尙帶從臣職名。義不容默。乃草封事數萬言。極陳姦邪蔽主之禍。因以明丞相之寃。子弟諸生更進迭諫。以爲必且賈禍。先生不聽。蔡元定入諫。請以蓍決之。遇遯之家人。先生默然退。取奏稾焚之。更號遯翁。遂以疾丐休致。云。別集答劉德修書云。病中塊。（疑字誤）發狂疾。欲舒憤懣。一訴穹蒼。旣復自疑。因以易筮之。得遯之家人。爲遯尾好遯之占。遂亟焚稾。緘舌。然胸中猶勃勃不能已也。餘干數日前得書。處之甚適。亦甚不易。只去歲忙亂中得其書。字畫言語。皆晏然如平日。附已服其有定力矣。某拄冠之請。人尙未還。而小報已不允。勢須再請。但得冷撰銜秩。亦可以已矣。不敢必其悉從也。殘暑未衰。爲萬以時自重。

秋七月。復以議永阜攢陵自劾。

〔文集〕申建寧府乞保明致仕狀。　乞追還待制職名。及守本官致仕奏狀四。

奏狀言臣累具奏辭免職名。並乞致仕。奉聖旨辭職事非朕疑賢之意。不得再有陳請。臣已恭稟聖訓。未敢再瀆宸聽。所辭職名。亦不敢再祈避免。然伏念向嘗妄議永阜攢宮。今小大之臣。曾議此者。皆已次第降黜。而臣以所入文字不曾付外。是致漏網。豈可隱默不言。冒竊寵榮。伏望聖明付之司敗。以肅邦刑。有旨朱熹無罪可待。除依已降指揮。

〔文集〕乞追還待制職名。並自劾不合妄議永阜攢陵事奏狀五。

冬十一月。復辭職名。

奏狀言臣本意止爲已罷講官。不敢復帶待從職名。而於其間三次奏狀。乃因它事忘其前語。今始發前日之謬。不敢再有它說。伏望照臣去年申省及第一次第二次辭免奏狀早賜施行。使臣得以本官。仍奉香火。屛伏田畝。以終餘年。貼黃言。去歲初除之日。已冒誤封錫服之寵。封贈蔭補之澤。及用檢舉磨勘轉官。皆已受從臣恩數。並乞賜處分。討論改正。

〔文集〕乞追還待制職名奏狀六。

十二月。詔依舊秘閣修撰。提舉南京鴻慶宮。

〔年譜〕告詞云。從欲者聖人之仁。尙賢者君子之行。眷我耆艾之老。靜夫次對之榮。旣諒伏誠。其頒茂命。以爾心敦墳典。性樂邱樊。被累朝之特招。稱疾屢矣。於十連而趣召。肯起幡然。旣陪東學之游。兼待西清之選。見辯幾晚。方將柄桑之說。嘗高論未聞。遽若賈生之悔士。仍夫華職。秩以眞祠。蓋彰優老之風。且示隆儒之意。遂茲累歲。始復有陳。前受之是。今受之非。誰能無惑。大過如世。小過如僞。夫豈其然。顧而務徇於名。高在我。豈輕於僭駁。俾解禁嚴之直。復居論著之聯。雖雅志之勉從。在至懷而良愧。還縣承明。勢待從。旣遂待涼之班。歸鄉里。受生徒。往究孔門之業。其服予訓。併紹於中。可依舊秘閣修撰、宮觀差遣。慶元元年十二月某日。中書舍人傅伯壽行詞。





二年丙辰。六十七歲。春二月。申乞改正已受從官恩數。

申省言元奏貼黃內稱。就封錫服。封贈蔭補。磨勘轉官。皆爲已受從官恩數。乞賜改正。未蒙施止。欲乞朝廷特爲敷奏。檢照條例。逐一討論。悉行改正。庶安愚分。

〔文集〕乞改正已受過從官恩數狀。

冬十二月。落職罷祠。

〔年譜〕先是羣臣攻僞學。旣榜朝堂。未幾。張貴模指論太極圖說之非。省闈聞之。知舉葉翥倪思劉等。奏論文弊。復言僞學之魁。以匹夫竊人主之柄。鼓動天下。故文風未能丕變。乞將語錄之類。並行除毀。是科取士。稍涉義理者。悉見黜落。六經語孟大學中庸之書。爲世大禁。士子避時所忌。文氣日卑。羣諫洶洶。爭欲以先生爲奇貨。門人楊道夫。則鄉曲射利者。多撰造事跡。以投合言者之意。亟以書告。先生報曰。死生禍福。久已置之度外。不煩過慮。久之。衆人相顧不敢發。獨胡紘草疏將上。會遷去不果。沈繼祖以追論伊川得爲察官。紘以槀授之。繼祖就於進取。謂立可致富貴。遂奏乞褫職罷祠。從之。（據本）蔡元定謫居不仕。亦特編管道州。蓋類乘是以立。（李本）〔宋史〕胡紘傳云。紘未達時。嘗謁朱熹於建安。熹待學子。惟脫粟飯。遇紘不能異也。紘不悅。語人曰。此非人情。隻雞尊酒。山中未爲乏也。遂亡去。及是爲監察御史。乃劾趙汝愚。且詆其引用朱熹爲僞學罪首。汝愚遂謫永州。汝愚初抵罪去國。搢紳大夫。與夫學校之士。皆憤悒不平。疏論甚衆。旣以汝愚之門及朱熹之徒。多知名士。不便於已。欲盡去之。謂不可一一誣以罪。則設爲僞學之目以擯之。用何澹、劉德秀爲言官。專擊僞學。然未有誦言攻熹者。獨紘草疏將上。會改太常少卿。不果。沈繼祖以追論程頤。得爲察官。紘遂以疏授之。繼祖論熹。皆紘筆也。〔行狀〕自先生去國。侂胄勢益張。鄙夫儉人。迎合其意。以學爲僞。謂貪黷放肆。乃人眞情。廉潔好禮者皆僞也。科舉取士。稍涉經訓者。悉見排黜。文章議論。根於理義者。並行除毀。六經語孟。悉爲世之大禁。猾胥賤隸。頑鈍無恥之徒。往往引用。以至卿相。繩趨尺步。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從遊之士。特立不顧者。屛伏邱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遊市肆。以自別其非黨。先生日與諸生講學竹林精舍。有勸以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本傳〕自熹去國。侂胄勢益張。何澹爲中司。首論專門之學。文詐沽名。乞辨眞僞。劉德秀仕長沙。不爲張栻之徒所禮。及爲諫官。首論留正。引僞學之罪。僞學之稱。蓋自此始。太常少卿胡紘言。比年僞學猖獗。圖爲不軌。望宣諭大臣。權住進擬。遂召陳賈爲兵部侍郎。未幾。熹有奪職之命。劉三傑以前御史論熹、汝愚、劉光祖、徐誼之徒。前日之僞黨。至此又變而爲逆黨。卽日除三傑右正言。右諫議大夫姚愈論道學權臣。結爲死黨。窺伺神器。乃命直學士院高文虎草詔論天下。於是攻僞學日急。選人余嚞至上書乞斬熹。〔語錄〕有一朋友微諷先生云。先生有天生德於予底意思。卻無微服過宋之意。先生曰。某又不曾上書自辨。又不曾作詩謗訕。只是與朋友講習古書。說這道理。更不敎做。卻做何事。因曰。論語首章言。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斷章言。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今人開口亦解說一飫一啄。自有定分。及遇小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刀

儒在前，鼎鑊在後，視之如無物者，蓋緣只見得道理，都不見那刀鋸鼎鑊。　又曰，死生有命，如合在水裏死，須是溺殺，此猶不是深奧底事，難曉底話，如今朋友都信不及，覺見此道日孤，令人意思不佳。[illegible]人或勸先生散了學徒，閉戶省事以避禍者，先生曰，禍福之來，命也。[illegible]如某，但當不能保，只是做將去，事到則盡付之人，欲避禍，終不能避。[illegible]　今爲避禍之說者，固出於相愛，然得某壁立萬仞，豈不益爲吾道之光。[illegible]　其默足以容，只是不去擊鼓訟冤，便是默，不成屋下合說底話亦不敢說也。[illegible]

是歲，始修禮書。

〔年譜〕名曰儀禮經傳通解，其書大要以儀禮爲本，分章附疏，而以小戴諸義各綴其後，其見於他篇及他書可相發明者，或附於經，或附於義，其外如弟子職、保傅傳之屬，又自別爲篇，以附其類，其目有家禮、鄉禮、學禮、邦國禮、王朝禮、喪禮、祭禮、大傳、外傳，其大體已具者，蓋十七八，先是具奏，欲乞修三禮曰，臣聞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遭秦滅學，禮樂先壞，漢晉以來，諸儒補緝，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爲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說耳，前此猶有三禮、通禮、學究諸科，禮雖不行，而士猶得以誦習而知其說，熙寧以來，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儀禮，而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遺本宗末，其失已甚，而博士諸生，又不過誦其虛文，以供應舉，至於其間，亦有因儀法度數之實而立文者，則咸幽冥而莫知其源，一有大議，率用耳學臆斷而已，若乃樂之爲教，則又絕無師授，律尺短長，聲音清濁，學士大夫，莫有知其說者，而不知其爲闕也，故臣頃在山林，嘗與一二學者，考訂其說，欲以禮儀爲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注疏諸儒之說，略有端緒，而私家無書檢閱，無人抄寫，久之未成，會蒙除用，學徒分散，遂不能就，而鍾律之制，則士友間亦有得其遺意者，竊欲更加參考，別爲一書，以補六藝之闕，而亦未能具也，欲望聖明特詔有司，許臣就秘書省太常寺關借禮樂諸書，自行招致舊日學徒數十人，踏逐空閒官屋數間，與之居處，令其編類，可以興起廢墜，垂之永久，使士知實學，異時可爲聖朝制作之助，則斯文幸甚，會去國，不及上。〔文集〕答應仁仲書云，前賢常患儀禮難讀，以今觀之，只是經不分章，記不隨經，而注疏各爲一書，故使讀者不能遽曉，今定此本，盡去此諸弊，恨不得令韓文公見之也。〔先生季子在跋儀禮經傳通解目錄〕先君所著家禮五卷，鄉禮三卷，學禮十一卷，邦國禮四卷，王朝禮十四卷，其曰經傳通解者，凡二十三卷，蓋先君晚歲之所親定，是爲絕筆之書，惟書數一篇缺而未補，而大射禮、聘禮、公食大夫禮、諸侯相朝禮八篇，則猶未脫稿也，其曰集傳集注者，此書之舊名也，凡十四卷，爲王朝禮，而卜筮篇亦缺，餘則先君所草定，而未暇刪改也，至於喪祭二禮，則嘗以規模次第屬之門人黃榦，俾之類次，他日書成，亦當相從於此，庶幾此書本末具備。

三年丁巳，六十八歲，春正月，拜命謝表。

〔年譜〕前數日之夕，先生方與諸生講論，有以落職之命來告者，先生略起視之，復坐講論如初，翌日諸生方知其有指揮也，尋具表狀。





〔文集〕落職罷宮觀謝表。　落秘閣修撰依前官謝表。[illegible]

〔語錄〕季通被罪，臺評及先生，先生飯罷，樓下起西序行數回，即中位打坐，賀孫退歸精舍，告諸友，漢卿筮之，得小過，公弋取彼在穴，曰先生無虞，蔡所遣必傷，即至樓下，先生坐睡甚酣，因諸生偶語而覺，諸生問所聞蔡丈事如何，曰州縣捕索甚急，不曉何以得罪，因與正淳說早上所問孟子未通處甚詳，繼聞蔡已遵路，防衛頗嚴，諸友急往中途見別，先生舟往不及，聞蔡留邑中，皆爲元定調護之，先生初亦欲與經營，包顯道因言禍福已定，徒將勞擾，先生笑之，且曰，顯道說得自好，未知當局如何，是夜諸生坐樓下，圍爐講問而退，聞蔡編管道州，乃沈繼祖文字，主意詆先生也。[illegible]

餞別蔡季通于淨安寺。

〔宋史〕蔡元定傳云，沈繼祖、劉三傑爲言官，連疏詆熹及元定，未幾謫道州，州縣捕元定甚急，元定聞之，不辭家，即就道，熹與從遊者數百人餞別蕭寺中，坐客興歎，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朋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之矣。〔續集〕答儲行之書云，季通之行，浩然無幾微不適意，邱子服獨爲之涕泣流漣而不能已，處事變恤窮交，亦兩得其理也。〔語錄〕先生往淨安寺候蔡，蔡自府乘舟就貶，過淨安，先生出寺門接之，坐方丈，寒暄外，無嗟勞語，以連日所讀參同契所疑扣之，蔡應答灑然，少遲，諸人醵酒至，飲皆醉，先生閒行，列坐寺前橋上，飲，回寺又飲，先生醉睡，方坐橋上，諸元善即退去，先生曰，此人宜貴氣。[illegible]　〔年譜〕明日獨與季通會宿寒泉，相與訂正參同契，終夕不寐，次年，季通卒於舂陵，先生爲之哀慟，季通從先生遊最久，誦讀博聞，同輩皆不能及，義理大原，固已心通意解，尤長於天文、地理、樂律、曆數、兵陣之說，凡古書盤錯肯綮，學者讀之不能以句，元定爬梳剖析，細入秋毫，莫不暢達，先生嘗論易推本河圖洛書，皇極經世，先天圖，往往多因與元定往復而有發焉，故其殁也，恨無與晤語者，其祭之以爲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辯，不復可見，並遊之好，同志之樂，已矣，莫致其哀云。洪本　〔續集〕與蔡季通書云，自奉別後，惘惘至今，不能忘於懷，某幸無它，諸生既來，遣之不去，亦姑任之，若有禍害，亦非此可免也，但衰暮得人講究文字，義理粲處，便無人可告說，殊憒憒，徒悵仰耳。　又與蔡季通書云，素患難，行乎患難，吾人平日講之熟矣，今日正要得力，想爲日既久，處之愈安，不以彼此遲速累其心也，隱遁復挂彈文，繼此須更有行遣，只得靜以俟之，若得在湖嶺之間，庶得聲聞易通，亦一幸也。

韓文考異成。

〔文集〕書韓文考異前云，此集今世本多不同，惟近歲南安軍所刊方氏校定本，號爲精善，別有舉正十卷，論其所以去取之意，又他本之所無也，然其去取多以祥符杭本、嘉祐蜀本及李謝所據館閣本爲定，而尤尊館閣本，雖有謬誤，往往曲從，他本雖善，亦棄不錄，至於舉正，則又例多而辭寡，覽者或頗不能曉知，故今輒因其書更爲校定，悉考衆本之同異，而一以文勢義理，及他書之可驗者決之，苟是矣，則雖民間近出小本，不敢違，有所未安，則雖官本、古本、石本，不敢信，又各詳著其所以然者，以爲考

興十卷。廣搜去取之未善者。覽者得以參伍而筆削焉。

四年戊午六十九歲。集書傳。

（年譜）按大全集二典、禹謨、金縢、召誥、洛誥、武成諸說數篇。及親稿百餘段具在。其他悉口授蔡沈。俾足成之。李本

冬十二月。引年乞休。

（年譜）先生以明年年及七十。初疑猶在罪籍。不敢有請。繼以何帶階官。義當納祿。具申建寧府乞保明申奏致仕。是歲答李季章書云。親舊凋零。如蔡季通、呂子約皆死貶所。令人痛心。益無生意。所以惜此餘日。止爲所編禮書。已略見端緒。而未能就。若使得年餘閒未死。日與了卻。亦可暇目矣。洪本

（文集）申建寧府乞保明致仕狀。

五年己未七十歲。春三月。楚辭集註後語辨證成。

（文集）楚辭集註序云。右楚辭集註八卷。今所校定。其第錄如上。蓋自屈原賦離騷。而南國宗之。名章繼作。通號楚辭。大抵皆祖原意。而離騷深遠矣。竊嘗論之。原之爲人。其志行雖或過於中庸。而不可以爲法。然皆出於忠君愛國之誠心。原之爲書。其辭旨雖或流於跌宕怪神。怨懟激發。而不可以爲訓。然皆生於繾綣惻怛。不能自已之至意。雖其不知學於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獨馳騁於變風變雅之末流。以故醇儒壯士或羞稱之。然使世之放臣屏子。怨妻去婦。抆淚謳吟於下。而所天者幸而聽之。則於彼此之閒。天性民彝之善。豈不足以交有所發。而增夫三綱五典之重。此余之所以每有味於其言。而不敢直以詞人之賦視之也。然自原著此詞。至漢未久。而說者已失其趣。如太史公蓋未能免。而劉安班固賈逵之書。世復不傳。及隋唐閒爲訓解者。尚五六家。又有僧道騫者。能爲楚聲之讀。今亦漫不復存。無以驗其說之得失。而獨東京王逸章句。與近世洪興祖補注。并行於世。其於訓詁名物之閒。則已詳矣。顧王書之所取舍。與其題號離合之閒。多可議者。而洪皆不能有所是正。至其大義。則又皆未嘗沈潛反復。嗟歎咏歌。以尋其文詞指意之所出。而遽欲取喻立說。旁引曲證。以強附於其事之已然。是以或以迂滯而遠於性情。或以迫切而害於義理。使原之所爲抑鬱而不得伸於當年者。又晦昧而不見白於後世。余於是益有感焉。疾病呻吟之暇。聊據舊編。粗加檃括。定爲集註八卷。庶幾讀者得以見古人於千載之上。而死者可作。又足以知千載之下有知我者。而不恨於來者之不聞也。嗚呼悕矣。是豈易與俗人言哉。



夏四月。有旨令守朝奉大夫致仕。拜命謝表。

（文集）乞致仕狀。　致仕謝表。

始用野服見客。

（年譜）榜客位略云。滎陽呂公嘗言。京洛致仕官與人相接。皆以閒居野服爲禮。而歎外郡或不能然。其指深矣。夫上衣下裳。大帶方履。比之涼衫。自不爲簡。其所便者。但取束帶足以爲禮。解帶足以燕居而已。且使窮鄉下邑。得見祖宗盛時京都舊俗。其美如此。亦補助風教之一端也。



六年庚申七十一歲。春正月。作聚星亭贊。

（年譜）尹亭陳氏。故有雖樹。名曰聚星亭。至是作新之。先生爲本原荀陳事。書寫屏上。而爲之贊。末云。號乃附贊。茲亦宗漢嗣守之難。古今所歎。又曰。高山仰行。好德所同。觀忠責孝。獨概余衷。百爾寬臨鋭考毋忘。開國承家。永奉明戒。先生之意深矣。洪本

（文集）聚星亭贊。

三月辛酉。改大學誠意章。

三月初。先生病已甚。猶修書不輟。夜爲諸生講論。多至夜分。且曰。爲學之要。惟在事事審求其是。決去其非。積累久之。心與理一。自然所發。皆無私曲。聖人應萬事。天地生萬物。直而已矣。是日改大學誠意章。午後。疾下不能興。隨入室寢。自此不復能出樓下。

甲子。先生卒。

（年譜）前夕癸亥。精舍諸生入問疾。先生起坐曰。誤諸君遠來。然道理亦止是如此。但相倡率下堅苦工夫。牢固著足。方有進步處。諸生退。先生乃作三書。一與子在。令早歸收拾遺文。一與黃榦。令收禮書底本補緝而成之。其書界行間。且逐項合修條目。且封一卷往爲之式。一與范念德。託寫禮書。甲子。即命移寢中堂。黎明。諸生復入問疾。因請曰。先生之疾革矣。萬一不諱。當用書儀乎。曰。疏略。然則當用儀禮乎。乃頷之。良久。恬然而逝。午初刻也。享年七十有一。是歲諸禮皆遵遺訓焉。是日大風拔木。洪水崩山。哲人之萎。豈小變哉。洪本　黎明。諸生復入問疾。因請曰。先生之疾革矣。萬一不諱。當用書儀乎。先生搖首。然則當用儀禮乎。亦搖首。然則以儀禮書儀參用之乎。乃頷之。李本　（行狀）先生疾且革。手爲書囑其子在。與門人范念德黃榦。尤拳拳以勉學及修正遺書爲言。翌日。門人侍疾者請教。先生曰。堅苦。問溫公喪禮。曰。疏略。問儀禮。頷之。已而正坐。整衣冠。就枕而逝。門人治喪者。既一以儀禮從事。而訃告所至。從遊之士與夫聞風慕義者。莫不相與爲位而聚哭焉。禁錮雖嚴。有所不避也。（蔡沈夢奠記）慶元庚申。三月初二日丁巳。先生簡附葉味道來。約沈下考亭。當晚。即與味道至先生侍下。是夜先生看沈書集傳說數十條。及時事甚悉。精舍諸生皆在。四更方退。只沈宿樓下書院。初三日戊午。先生在樓下改書傳兩章。又貼修稽古錄一段。是夜說書數十條。初四日己未。先生在樓下商量起小亭於門前洲上。先生自至溪岸相視。候履道携酒。飲於新築亭基。時溪東山間有微聲甚異。里人在坐者云。前後如此。鄉里輒有喪禍。然皆未嘗有此異也。是夜。說書至太極圖。初五日庚申。先生在樓下。臟腑微利。邑宰張揆來見有餽。先生卻之。謂知縣若寬一分。百姓得一分之惠。揆縮時相之勢。因格可畏。百姓苦之。是夜。說西銘。又言爲學之要。惟事事審求其是。決去其非。積累日久。心與理一。自然所發皆無私曲。聖人應萬事。天地生萬物。直而已矣。初六日辛酉。改大學誠意章。令詹淳謄寫。又改數字。又修楚辭一段。午後大瀉。隨入宅堂。自是不復能出樓下書院矣。初七日壬戌。先生臟腑甚脫。文之楚自五夫歸。初八

日癸亥，精舍諸生來問病，先生起坐曰：誤諸生遠來，然道理只是恁地，但大家倡率做些堅苦工夫，須牢固著脚力，方有進步處。時在坐者，林子武、夔孫、陳器之、葉味道、賀孫、徐居父、寓、方伯起、劉擇之、成道、趙惟夫、范益之、元裕及沈。先生顧沈曰：某與先丈病勢一般，決不能起。沈答曰：先人病兩月餘，先生方苦臟腑，然老人體氣易虛，不可不急治之。蓋先生病實與先人相似，上極熱，揮扇不輟，下極冷，泄瀉不止。先人亦初因痞結服神功丸，致動臟腑，舂陵病革時，皆作先生書及此故也。諸生退，先生作范伯崇念德書，託寫禮書，且爲家孫擇配。又作黃直卿幹書，令收禮書底本，補葺成之。又作敬之在書，令早歸收拾文字，且歎息言：許多年父子，乃不及相見也。夜分，令沈檢巢氏病源。劉擇之云：侍脈絕已三日矣，只是精神定，把得如此分曉。初九日甲子五更，令沈至臥內，先生坐牀上，沈侍立。先生以手挽沈衣，令坐，若有所欲言而不言者久之。時士諸葛德裕來，令無踏，用治命移寢中堂。平明，精舍諸生復來問疾，味道云：先生萬一不諱，禮數用書儀何如？先生搖首。益之云：用儀禮如何？先生復搖首。沈曰：儀禮書儀參用何如？先生首肯之。然不能言，意欲筆寫，示左右以手版托紙並，先生執筆如平時，然力不能運。少頃，置筆就枕，手誤觸巾，目沈正之，諸生退，沈坐首邊，益之坐足邊，先生上下其視，瞳猶炯然，徐徐開合，氣息漸微而逝，午初刻也。是日，大風拔屋，左右梧桐等大木皆拔，未幾，洪水，山皆崩陷，其所謂山頹木壞者歟？嗚呼痛哉！先生頻年脚氣，自入春來尤甚，以足弱氣痞，步履既艱，刺痛更作，服藥不效。先生謂沈曰：脚氣發作異於常年，精神頓壞，自覺不能長久。閏二月，俞倅夢達聞中自邵武至延平，過考亭，薦醫士張修之。張至云：須略攻治，治去其壅滯，方得氣脈流通。先生初難之，以問劉擇之。擇之蓋素主不可攻治者，叩其用藥，擇之曰：治粗人病爾，此豈所宜？張執甚力，擇之不能屈，先生亦念此病恐前後醫者只養得住，遂用其藥，初服黃蘗粟殼等服之，小效。繼用巴豆三稜莪朮等藥，覺氣快足輕，向時遇食多不下膈之病皆去。既而大腑又祕結，先生再服溫白丸數粒，臟腑通而泄瀉不止矣。黃芽歲丹作大劑投之，皆不效，遂至大故。嗚呼痛哉！先君歿舂陵時，謂沈曰：先生老矣，汝歸終事之。未逾年，先生亦歿。數奇命薄，學未有聞，而父師俱往，抱無涯之悲，飲終天之恨，雖何不窮苦而遂死也，嗚呼痛哉！武夷蔡沈書。記（文集）與黃直卿書云：三月八日，萬啓人還得書，知已至三山，一行安樂，又知授學次第，人益信向，所示告文規約皆佳，深以爲慰。今想愈成倫理，凡百更宜加勉力，吾道之託在此者，吾無憾矣。吾病本自略有安意，爲俞夢達薦一張醫來，用硇砂巴豆等攻之，病遂大變，此兩日愈甚，將恐不可支吾。秦兒又遠在千里外，諸事無分付處，極以爲撓，然凡百已定，只得安之耳。異時諸子諸孫，切望直卿一一推誠，力賜教誨，使不大爲門戶之羞。至祝至祝。趙婿當事，能乎有所處，彼所言者上有外家之嫌，不可問也。禮書今爲用之履之不來，亦不濟事，無人商量，可使報之，可且就直卿處折衷。如向來喪禮詳略皆已得中矣。臣禮一篇，兼從本，今先附案一面整理，其他並可參考條例，以次修成，就諸處借來，可校作兩樣本，行道大小，並附去，並紙各千番可收也。誠之公應各煩致意，不意遂成永訣，各希珍重。仁卿未行，亦爲致意。病昏且倦，作字不成，所懷千萬，徒切悽黯，不具。





（年譜）先生閒居，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匙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顛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平居惓惓，無一念不在於國，聞國政之闕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之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然自少時即以興起斯文爲己任，俛焉孜孜，不知老之將至。若不屑於斯文者，及其出而事君，則竭忠盡誠，不顧其身，推以臨民，則除其疾苦，而正其風俗，未嘗不欲其道之行也。雖遇知於人主，而不容於邪枉，故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而已，豈非天將以先生紹往聖之統，覺來世之迷，故嗇之於彼，而厚之於此歟。·洪本（行狀）先生平居惓惓，無一念不在於國，聞時政之闕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之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然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拜，必抗章而力辭；厲易退之節，則一語不合，必奉身而亟去。其事君也，不貶道以求售，其愛民也，不徇俗以苟安。故其於世，動輒齟齬，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然紹道統，立人極，爲萬世宗師，則不以用舍爲加損也。

冬十一月壬申，葬于建陽縣唐石里之大林谷。

（年譜）會葬者幾千人。李本（本傳）既歿，將葬，言者謂四方僞徒期會，送僞師之葬，會聚之間，非妄談時人短長，則謬議時政得失，望令守臣約束，從之。

勉齋先生作行狀云：自韋齋先生得中原文獻之傳，聞河洛之學，推明聖賢遺意，日誦大學中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先生早歲已知其說，而心好之。韋齋病且革，屬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沖三人，吾友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則吾死不恨矣。先生飯孤，則奉以告三君子而稟學焉。時年十有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之經傳，徧求當世有識之士，雖釋老之學，亦必究其歸趣，訂其是非。延平李先生學於豫章羅先生，羅先生學於龜山楊先生，延平於韋齋爲同門友。先生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延平稱之曰：樂善好義，鮮與倫比。又曰：穎悟絕人，力行可畏，其所論難，體認切至，自是從遊累年，精思實體，而學之所造者益深矣。其爲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持敬之方，莫先主一，既爲之箴以自警，又筆之書，以爲小學大學皆本於此。儼然端坐一室，討論典訓，未嘗少輟。自吾一心一身，以至萬事萬物，莫不有理。存此心於齋莊靜一之中，窮此理於學問思辨之際，皆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然充其知而見於行者，未嘗不反之於身也。不睹不聞之前，所以戒懼者愈嚴愈敬，隱微幽獨之際，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事物既接，而品節不差，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不安於偏見，不急於小成，而道之正統在是矣。其爲道也，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稟陰

陰五行之氣以生。則太極之理各具於其中。天所賦為命，人所受為性。感於物為情。統情性為心。根於性。則為仁義禮智之德。發於情則為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端。形於身。則為手足耳目口鼻之用。見於事。則為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常。求諸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參諸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貫徹古今。充塞宇宙。無一息之間斷。無一毫之空闕。莫不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先生之於道。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聖賢而無疑矣。故其得於己而為德也。以一心而窮造化之原。盡性情之妙。達聖賢之蘊。以一身而體天地之運。備事物之理。任綱常之責。明足以察其微。剛足以任其重。宏足以致其廣。毅足以極其常。其存之也虛而靜。其發之也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不窮。其守之也歷變履險而不易。本末精粗不見其或遺。表裏始終不見其或異。至其養深積厚。矜持者純熟。嚴厲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義不待索而精。猶以為義理無窮。歲月有限。常歉然有不足之意。蓋有日新又新不能自已者。而非有學之所可擬議也。其可見之行。則修諸身者。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其閒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屨。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匕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顛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行於家者。奉親極其孝。撫下極其慈。閨庭之間。內外斬斬。恩義之篤。怡怡如也。其祭祀也。事無纖鉅。必誠必敬。小不如儀。則終日不樂。已祭無違禮。則油然而喜。死喪之際。哀戚備至。飲食衰絰。各稱其情。賓客往來。無不延遇。稱家有無。常盡其歡。於親故雖疏遠必致其愛。於鄉閭雖微賤必致其恭。吉凶慶弔。禮無所遺。賙卹問遺。恩無所缺。其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若其措諸事業。則州縣之設施。立朝之言論。經綸規畫。正大宏偉。亦可概見。雖達而行道。不能施之一時。然退而明道。足以傳之萬代。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則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於大學中庸。則補其闕遺。別其次第。綱領條目。粲然復明。於論語孟子。則深原其當時答問之意。使讀而味之者。如親見聖賢而面命之。於易與詩。則求其本義。攻其末失。深得古人遺意於數千載之上。凡數經者。見之傳注。其關於天命之微。人心之奧。入德之門。造道之域者。既已極深研幾。探賾索隱。發其旨趣。而無所遺矣。至於一字未安。一詞未備。亦必沈潛反復。或達旦不寐。或累日不倦。必求至當而後已。故章旨字義。至微至細。莫不理明辭順。易知易行。於書則疑今文之艱澀。反不若古文之平易。於春秋。則疑聖心之正大。決不類傳注之穿鑿。於禮。則病王安石廢罷儀禮。而傳記獨存。於樂。則憫後世律尺既亡。而清濁無據。是數經者。亦嘗討論本末。雖未能著為成書。然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若歷代史記。則又考論西周以來。至於五代。取司馬氏編年之書。繩以春秋紀事之法。綱舉而不繁。目張而不紊。國家之理亂。君臣之得失。如指諸掌。周程張邵之書。所以繼孔孟道統之傳。歷時未久。微言大義。鬱而不彰。先生為之裒集發明。而後得以盛行於世。太極先天二圖。精微廣博。不可涯涘。為之解剝條畫。而後天地本原。聖賢蘊奧。不至於泯沒。程張門人。祖述其學。所





得有淺深。所見有疎密。先生既為之區別。以悉取其所長。至或識見小偏。流於異端者。亦必研磨剖析。而不沒其所短。南軒張公。東萊呂公。同出其時。先生以其志同道合。樂與之友。至或識見少異。亦必講磨辨難。以一其歸。至若求道而過者。病傳注誦習之煩。以為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不假修為。可以造道入德。守虛靈之識。而昧天理之眞。借儒者之言。以文老佛之說。學者利其簡便。詆訾聖賢。捐棄經典。猖狂叫呶。側僻固陋。自以為悟。立論愈下者。則又崇獎漢唐。比附三代。以便其計功謀利之私。二說並立。高者陷於空無。下者溺於卑陋。其害豈淺淺哉。先生力排之。俾不至亂吾道以惑天下。於是學者靡然向之。先生教人以大學語孟中庸為入道之序。而後及諸經。以為不先乎大學。則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語孟之精微。不參之論孟。則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旨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其於讀書也。必使之辨其音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義。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知。平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然為己務實。辨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蓋亦欲學者窮理反身。而持之以敬也。從遊之士。迭誦所習。以質其疑。意有未喻。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反復戒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喜見於言。進道難則憂形於色。講論經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至諸生問辨。則脫然沈痾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為憂。摳衣而來。遠自川蜀。文詞之傳。流及海外。至於夷虜。亦知慕其道。竊問其起居。窮鄉晚出。家藏其書。私淑諸人者。不可勝數。先生既沒。學者傳其書。信其道者益衆。亦足以見理義之感於人者深矣。繼往聖將微之緒。啓前賢未發之機。辨諸儒之得失。闢異端之訛謬。明天理。正人心。事業之大。又孰有加於此者。至若天文地志。律曆兵機。亦皆洞究淵微。文詞字畫。騷人才士。疲精竭神。常病其難。至先生未嘗用意。而亦皆動中規繩。可為世法。是非資質之異。學行之篤。安能事事物物。各當其理。各造其極哉。學修而道立。德成而行尊。見之事業者又如此。秦漢以來。迂儒曲學。既不足以望其藩牆。而近代諸儒。有志乎孔孟周程之學者。亦豈能以造其閫域哉。嗚呼。是殆天所以相斯文。篤生哲人。以大斯道之傳也。竊聞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蓋千有餘年之間。孔孟之徒。所以推明是道者。既已煨燼殘闕。離析穿鑿。而微言幾絕矣。周程張子崛起於斯文湮塞之餘。人心蠹壞之後。扶持植立。厥功偉然。未及百年。踳駁尤甚。先生出而自周以來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日月中天。昭晰呈露。則摭其言行。又可略歟。而又私竊以道統之著者終之。以俟知德者考焉。　果齋李氏曰。先生之道之至。原其所以臻斯閫者。無他焉。亦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敬者又貫通乎三者之間。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故其立敬也。一其內以制乎外。齊其外以養其內。內則無二無適。寂然不動。以為酬酢萬變之主。外則儼然肅然。終日若對神明。而有以保固其中心之所存。及其久也。靜虛動直。中一外融。而人不見其持守之力。則篤敬之驗也。其窮理也。虛其心。平其氣。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乎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

彼。使之意定理明。而無躐易凌節之患。心專慮一。而無貪多欲速之蔽。始以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自表而究裏。自流而溯源。索其精微。若別黑白。辨其節目。若數一二。而又反復以涵泳之。切己以體察之。必若先儒所謂沛然若河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而後爲有得焉。若乃立論以驅率聖言。鑿說以妄求新意。或援引以相糾紛。或假借以相混惑。躁心浮氣。意麤匆匆。常若有所迫逐。而未嘗徘徊顧戀。如不忍去。以待其浹洽貫通之功。深以爲學者之大病。不痛絕乎此。則終無入德之期。蓋自孔孟以降。千五百年間。讀書者衆矣。未有窮理若此其精者也。其反躬也。不睹不聞之前。所以戒懼者愈嚴愈敬。隱微幽獨之際。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事物既接。而品節不差。視聽言動。非禮不爲。意必固我。與迹俱泯。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夫天理之正。蓋語默云爲之際。周旋出入之頃。無往而非斯道之流行矣。合是三者而一以貫之。其惟敬乎。先生天資英邁。視世之所屑者。不啻如草芥。翛然獨與道俱。卓然獨與道立。固已迥出庶物之表。及夫理明義精。養深積盛。充而爲德行。發而爲事業。人之視之。但見其渾灝磅礴。不可涯涘。而莫之爲之者。雖門人弟子。親炙之久。固亦莫得而形容也。姑以蠡測管窺者言之。則備諸身者。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其閒居也。未明而起。幅巾大帶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匕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顛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行於家者。奉親極其孝。撫下極其慈。閨庭之間。內外斬斬。恩義之篤。怡怡如也。其



祭祀也。事無纖鉅。必誠必敬。小不如儀。則終日不樂。已祭無違禮。則油然而安。死喪之際。哀戚備至。飲食衰絰。各稱其情。賓客往來。無不延遇。稱家有無。常稱其歡。於親故雖疏遠必致其愛。於鄉閭雖微賤必致其恭。吉凶慶弔。禮無所遺。賙恤問遺。恩無所闕。其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至於入以事君。則必思堯舜其君。出以治民。則必欲堯舜其民。言論風旨之所傳。政教條令之所布。固皆可爲世法。而其考諸先聖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則以訂正羣書。立爲準則。使學者有所據依循守。以入於堯舜之道。此其勳烈之尤彰明盛大者。語孟二書。世所誦習。爲之說者亦多。而析理未精。釋言未備。大學中庸。至程子始表章之。然大學次序不倫。闕遺未補。中庸雖爲完書。而章句渾淪。讀者亦莫知其條理之燦然也。先生蒐輯先儒之說。而斷以己意。彙別區分。文從字順。妙得聖人之本旨。昭示斯道之標的。又使學者先讀大學。以立其規模。次及語孟。以盡其蘊奧。而後會其歸於中庸。尺度權衡之既定。由是以窮諸經。訂羣史。以及百世之書。則將無理之不可精。無事之不可處矣。又嘗集小學。使學者得以先正其操履。集近思錄。使學者得以先識其門庭。羽翼四子。以相左右。蓋此六書者。學者之飲食裘葛。準繩規矩。不可以須臾離也。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其於易也。推卦畫之本體。辨三聖之旨歸。專主筮占。而實該萬變。以還潔靜精微之舊。其於詩也。深玩辭氣。而得詩人之本意。盡削小序。以破後儒之臆說。妄言美刺。悉就芟夷。以復溫柔敦



厚之教。其於禮也。則以儀禮爲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註疏諸儒之說。補其闕遺。而析其疑晦。雖書不克就。而宏綱大要。固已舉矣。謂書之出於口授者多艱澀。得於壁藏者反平易。學者當沈潛反復於其易。而不必穿鑿附會於其難。謂春秋。正義明道。尊王賤霸。尊君抑臣。內夏外夷。乃其大義。而以爲氏名字。日月土地。爲褒貶之例者。若法家之深刻。乃傳者之鑿說。謂周官。編布周密。周公運用天理熟爛之書。學者既通四子。又通一經。而遂學焉。則所以治國平天下者思過半矣。謂通鑑。編年之體近古。因就編以策牘之法。以綱提其要。以目紀其詳。綱做春秋。而兼採羣史之長。目做左氏。而稽合諸儒之粹。褒貶大義。凜乎烈日秋霜。而繁簡相發。又足爲史家之矩範。謂諸子百家。其言多詭於聖人。獨韓子論性。專指五常。最爲得之。因爲之考訂其集之同異。以傳於世。而屈原忠憤。千古莫白。亦頗爲發明其旨。樂律久亡。清濁無據。亦嘗討論本末。探測幽眇。雖未及著爲成書。而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若夫析世學之繆。辨異教之非。搗其巢穴。破其隱微。使學者由於大中至正之則。而不蹈於荊棘擭穽之塗。摧陷廓清之功。固非近世諸儒所能髣髴其萬一也。自夫子設教洙泗。以博文約禮授學者。顏曾思孟相與守之。未嘗失墜。其後正學失傳。士各以意爲學。其篤於該洽者。既以聞見積累自矜。而流於泛濫駁雜之歸。其漓於徑約也。又謂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而陷於曠蕩空虛之域。學者卽知所傳矣。亦或從於持敬之約。而憚於觀理之煩。先生身任道統。而廣覽載籍。先秦古書。既加考索。歷代史記。國朝典章。以及古今儒生學士之作。靡不徧觀。取其所同。而剖其不合。體其實用。而辨其煩繁。參伍辨證。以扶經訓。而詰其舛差。秋毫不得遁焉。數千年間。世道學術。議論文



詞之變。皆若身親歷於其間。而耳接目視焉者。大本大根。固已上達直遂。柯葉散殊。亦皆隨其所至。究其所窮。條分派別。經緯萬端。本末巨細。包羅囊括。無所遺漏。故所釋諸書。悉有依據。不爲臆度料想之說。外至文章字畫。亦皆高絕一世。蓋其包涵停蓄。溥博淵泉。故其出之者。自若是其無窮也。學者據經辨疑。隨問隨析。固皆極其精要。暇而辨難古今。其應如響。愈扣愈深。亹亹不絕。及詳味而細察之。則方融貫於一理而已矣。嘗有言曰。學者望道未見。固必卽書以窮理。苟有見焉。亦當考諸書有所證驗而後實。有所裨助而後安。不然。則德孤而與枯槁寂滅者無以異矣。潛心大業。何有哉。矧自周衰教失。禮樂養德之具。一切盡廢。所以維持此心者。惟有書耳。謂可輕棄經傳。遽指爲糟粕而不觀乎。要在以心體之。以身踐之。而勿以空言視之而已矣。以是存心。以是克己。仁豈遠乎哉。至於晚歲。德尊言立。猶以義理無窮。歲月有限。慨然有不足之意。洙泗以還。博文約禮。兩極其至者。先生一人而已。先生教人。規模廣大。而科級甚嚴。循循有序。不容躐等陵節而進。至於切己務實。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丁寧懇到。提耳而極言之。每誦南軒張公無所爲而爲之語。必三歎焉。學者卽其所誦而質其疑。意有未諭。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反復戒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喜見於言。進道難。則憂形於色。講論商略。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至諸生問辯。則脫然沈疴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爲憂。晚見諸生繳繞於文義之間。深慮斯道之無傳。始頗指示本體。使深思而自得之。其望於學者益切

矣嗚呼道之在天下未嘗亡也而統之相傳苟非其人則不得而與自孟子沒千有餘年而後周程張子出焉歷時未久寖失其眞及先生出而後合濂洛之正傳紹鄒魯之墜緒前聖後賢之道該徧全備其亦可謂盛矣蓋嘗考易道三古而溷於八索詩書煩亂禮樂散亡而莫克正也夫子從而贊之定之刪之正之又作春秋六經始備以爲萬世道德之宗主秦火之餘六經旣已煨燼諸儒各以己見妄穿鑿爲說未嘗有知道者也周程張子其道明矣然於經言未暇盡正一時從遊之士或昧其旨遁而入於異端者有矣先生於是考訂訛謬探索深微總裁大典勒成一家之言仰包粹古之載籍下採近世之文獻集其大成以定萬世之法然後斯道大明如日中天有目者皆可睹也夫子之經得先生而正夫子之道得先生而明起斯文於將墜覺來裔於無窮雖與天壤俱弊可也

# 朱子年譜考異卷之一

洪本年譜云朱子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元本云字仲晦此從本傳改)徽州婺源人(元本云新安人此從行狀本傳改)生於南劍尤溪之寓舍(元本云劍州尤溪此從行狀改)始居崇安五夫里榜所居之廳事堂曰紫陽書堂(元本云榜所居之廳事此從文集紫陽書堂記改)徽州有紫陽山韋齋先生嘗以刻其印章用之榜於廳事識故鄉也(元本云新安有紫陽山此從紫陽書堂記改)又築草堂於天湖寒泉塢曰寒泉精舍(元本無此此從文集補)又築草堂於建陽廬峯之雲谷榜曰晦菴自稱雲谷老人亦曰晦翁又結廬於武夷五曲曰武夷精舍晚卜築於建陽之考亭作滄州精舍自號滄洲病叟後又更號遯翁(元本有遯翁二字今刪去)卒年七十有一仕至朝奉大夫(元本有文華閣待制今刪去)贈寶謨閣直學士通議大夫諡曰文追封徽國公從祀孔子廟廷(李本無)按年譜始於李果齋先生而洪本載此條於年譜之首洪本皆稱先生而此條獨稱朱子又追封徽國公在紹定庚寅從祀孔廟在淳祐辛丑距朱子歿四十年矣果齋必不及見也其爲後人所增入無疑今從李本削去而附載於此其有訛誤俱據文集行狀改正閩本亦載此條於後而又有不同今皆略之不復一一注辨也(李果齋元本不可見今行世者有李洪閩三本李爲最舊然亦間有後人參所刪改洪本略有增入而無能是正新閩本尤爲疏略)○按行狀云字仲晦本傳云字元晦一字仲晦考屏山先生所作字詞本云元晦朱子跋屏山遺帖亦字元晦亦先生所命不云改字仲晦惟性理大全載字詞注云後以元爲四德之首不敢當故字仲晦此於文集語錄皆無所考不知其何所據而云也延平答問及張呂陸陳諸集其稱元晦無云





仲晦者而朱子文集於題跋自署皆云仲晦無稱元晦者是爲參錯疑大全注語亦有自來行狀據朱子自稱本傳則兼考他書故兩存之洪譜止據行狀而不及其同異之故甚爲疎略故附記於此又按閩本亦云後以元爲四德之首不敢當改字仲晦疑年譜元本有之此大全所本然閩本新出或反以大全注而增入亦未可知其載字詞較大全則多十餘語又似別有所本非自大全採入者也

高宗建炎四年庚戌秋九月甲寅先生生

按年譜李本稱朱子洪本稱先生年譜朱子門人果齋李公晦方子所輯自合稱先生李蓋以意改也定從洪本(閩本稱文公此又近人所改)○按壙記云府君以同上舍出身授迪功郎建州政和縣尉承事公卒貧不能歸因葬其邑年譜云以方臘亂不能歸方臘之亂在庚子辛丑承事之卒在乙巳(閩本)則方臘之平久矣年譜誤也又吏部行狀云授建州政和縣尉丁外艱服除調南劍州尤溪縣尉以乙巳計之除服當在丁未而四月闕除服卽調尤溪矣又考吏部與祝公書己酉十二月在建州權職官庚戌正月乘所攜家寓政和五月初又攜家下南劍入尤溪是在尤溪約二年卽去官但未詳何時以嘗作政和尤溪兩縣尉故往來其間而假館焉閩本云任尤溪秩滿假館鄭氏之義齋而生文公非其實也今定從李洪本改以方臘亂句而補調尤溪縣尉於嘗僑寓句之上庶爲得其實云又考閩本所載南溪精舍記鄭氏號義齋非寓舍名也閩本假館鄭氏之義齋亦誤○閩本年譜云婺源南街故宅有古井紹聖四年井中白氣如虹是日韋齋公生文公嘗曰聞先君生時井中有氣如白虹經日不散因名虹井韋齋公嘗作井銘遂名韋齋非是歲井中紫氣如雲(作雲氣)三日而文公生(洪本無)按建炎四月正干戈擾攘之時尤溪距婺源甚遠卽故宅井有紫氣焉得知之且曰三日而文公生其爲附會無疑也今從李本刪去閩本又云文公面右有七黑子時並稱異李洪本不載今附見於此

四年甲寅五歲

韋齋行狀是年召試館職除祕書省正字尋丁內艱服除除祕書省校書郎遷著作佐郎尙書度支員外郎兼史館校勘歷司勳吏部員外郎丁內艱當卽在四年服除則六年也至十年則出知饒州乞祠歸家矣○閩本年譜云文公名沈郎小字季延皆志其地也尤溪原名沈溪後因避王審知諱改尤溪尤溪隸延平行五十二

五年乙卯六歲

黃義剛錄與行狀天之上何物語略同而小異故并載之

七年丁巳八歲

洪本年譜云又嘗指日問於韋齋曰日何所附曰附於天又問天何所附韋齋奇之(李本無)按此與行狀所載本一事而所記不同今從李本刪去

十年庚申十一歲

年譜所載本之南行狀、而缺蕭公顗、今并載吏部行狀。

十三年癸亥、十四歲、春三月辛亥、丁父韋齋先生憂。

二十四日、四字、據吏部行狀補、城南年譜作水南、誤。

稟學于劉屏山劉草堂胡籍溪三先生之門。

按韋齋遺命稟學三君子、而朱子師事屏山爲舉業、於白水籍溪、蓋以父執事之、白水妻以女、不詳何時、未幾而卒、事籍溪最久、然皆稱胡丈、不稱先生、至爲三君子墓表行狀、則皆自稱門人、蓋以韋齋之命也。○年譜云、按先生所爲草堂墓表、與籍溪行狀、俱稱二公受學涪陵譙天授、盡聞伊雒之學、北溯源大略本此、至於師門寵篤、則屏山爲最、其爲屏山墓表有云、先生病時、熹以童子侍疾、一日請問平昔入道次第、先生欣然告曰、吾於易得入德之門焉、所謂不遠復者、乃吾之三字符也、汝尙勉之、又命字祝詞、有云、木晦於根、春容曄敷、人晦於身、神明內腴、又云、子德不日新、則時予之恥、言而思毖、勤而思顯、嗟乎惓惓、惟顧曾是長、其期望之意如此、先生晚歲猶書門符曰、佩韋遵考訓、晦木謹師傳、蓋識父師之誨也。李洪本附。按草堂墓表云、聞涪陵譙公天授、嘗從程夫子遊、兼邃易學、卽往扣焉、盡得其學之本末、籍溪行狀云、既又學易於涪陵處士譙公天授、初未嘗言譙公爲得伊雒之學也、屏山學佛、以爲佛與吾聖人合、故作聖傳論、墓表明載之矣、晚歲晦木師傳之云、獨指字詞而言耳、年譜所云、恐皆未確、今刪去、而載屏山白水兩墓表、籍溪行狀及少傅劉公碑於後、又以此條李洪本皆同、載元本所有、故附見於此而並論之。○李閩本較性理大全增多十餘語、今據閩本。

十四年甲子、十五歲、葬韋齋先生。

按吏部行狀、以卒之明年、葬崇安五夫里之西塔山、遷墓記云、初府君將殁、欲葬崇安之五夫、卒之明年、遂窆北里靈梵院側、與吏部行狀不同、年譜從行狀、今姑仍之、洪本并及改葬、今刪去。

二十年庚午、二十一歲、春如婺源展墓。

年譜、先是婺源以下、從洪本、李本略、與內弟程洵前一帖、李本不載、後帖亦有刪削、止云、有帖與內弟程洵論詩、且曰、學者所急云云、按朱子此時頗事詩文、而卒歸重辨正、與反求諸己、則大本已立矣、李本以意刪削、非元本也、今從洪本。○按與程允夫二帖、今文集載、○廣集復四記、此後人所增入、於文集所載、其事皆無所考、不知廣何所據也、李本尙存其眞、洪本刪其首、按廣集作復田記、何則似元本所有、後人遂無從考證矣、今姑仍李本而附論之。

二十三年癸酉、二十四歲、夏始見李先生於延平。

李洪本皆作始受學於延平李先生之門、今改正。○按年譜、言癸酉受學延平先生、而行狀言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遊、以趙師夏跋考之、當從行狀、但自同安歸後、戊寅往見、庚辰又往見、而行狀不指其年、以今考之、戊寅與范直閣書、稱李愿中丈、不稱先生、延平答問、載戊寅問語、不似受學有云、不審於意以爲何如、至再題西林達觀軒詩序、庚辰始稱先生往來受教、則受學當在庚辰也、今





據行狀文集改正。○延平戊寅答書云、得吾元晦、不鄙孤陋寡聞、遠有質問、此非從學語也、壬午書云、所幸比年以來、得吾元晦、相與講學、壬午距庚辰三年、故云比年、若以癸酉計、則已十年、卽戊寅亦已五年、不得云比年也、以此二書證之、則庚辰受學無疑矣。○紹集與羅宗約書云、日前所聞於西林而未之契者、皆不我欺矣、庚辰、朱子見延平寓西林院、此亦庚辰受學之一證也。○洪本年譜云、初先生學無常師、出入於經傳、泛濫於釋老者幾十年、年二十四、見延平洞明道要、頓悟異學之非、盡能指摘其失、由是專精致誠、剖微窮深、晝夜不懈、至忘寢食、而道統之傳始有所歸矣、按此條必元本所有、非後人所增入、李爲陽明之學、以道統之傳始有所歸語爲太重、故刪之、非有所據也、今按朱子盡棄異學在庚辰、而年譜屬之二十四歲時非是、故改從行狀、而年譜則仍附見於此、非敢效李氏之妄刪也。

二十五年乙亥、二十六歲。

鄒本年譜、春建經史閣後有晤呂伯恭於福州一條、注云、時伯恭父倉部公官福州、朱子以檄書白事大都督府、與伯恭交始此、按東萊年譜云、是年春、倉部爲福建提刑司幹官、公隨侍於福府、丙子隨福建轉運司舉、丁丑春試禮部不中、六月歸福州、十月倉部秩滿、隨侍歸婺州、據此、則東萊乙亥丙子丁丑皆在福州、其與朱子相見、必在此數年間、但兩家文集皆無所考、白事大都督府、似用同安官書記中語、條記春正月以檄書白事大都督府、而東萊年譜、是年春倉部官福州、則正月未至任也、此未詳其所據、又鄒本於癸未有晤張敬夫於臨安一條、按包揚錄云、上初召魏公、先召南軒、某時赴召至行在、語南軒云云、則鄒所據也、然包錄亦不言其初相見、今俱附見於此、鄒本考訂較舊譜爲詳、其有訛誤、亦不悉辨也。

夏縣有盜、分守城之西北隅。

李洪本無、今從鄒本補。

定釋奠禮。

李洪本皆附注建經史閣下、閩本另立一條、今從閩本。

申請嚴婚禮。

李洪本無、鄒本有之而不詳、今載申嚴婚禮狀、又此狀與蘇丞相祠記、皆無歲月可考、今附於同安任之末。

二十七年丁丑、二十八歲、春還同安、候代不至、能歸。

李本館於陳北溪、洪本館於北溪陳淳、俱誤。閩本已改正。按北溪漳州人、朱子庚戌至漳州、始來受學、年譜之誤甚明、今據畏壘記改正。

二十八年戊寅、二十九歲、春正月、見李先生于延平。

按李本不載此條、而綱通鑑載之、綱通鑑必本之年譜、此李氏自以意刪之耳、戊寅與范直閣書云、頃

在延平見李愿中丈。此爲確證。李蓋據西林詩序。以庚辰謁李先生。故刪戊寅而未考之文集也。於庚辰又書再見。其意以爲癸酉受學。此爲再見。凡李氏之率意刪改類如此。今從洪本。閩本同。

二十九年己卯。三十歲。〇秋八月召赴行在。辭。

年譜云。川執政陳俊卿薦也。（李本洪本同。）　按是年陳俊卿未爲執政。疑當作陳康伯。康伯以二十八年九月參知政事。〇陳康伯於紹興爲名臣。其薦朱子。當在諸公之先。自行狀略不載。但云召赴行在。本傳云。以輔臣薦。亦不載其名。年譜必以實書。後來者祇知陳俊卿之薦朱子。而不知有康伯。遂以意改之。不知俊卿方爲殿中侍御史。未爲執政也。孟子或問論武王不泄邇不忘遠。而曰近嶺陳魯公集有論此者。與鄙意合。是因薦人之言也。其於康伯不薄矣。不知修譜者何意改之。或見陳魯公家集。其曾孫所刻僞撰朱子序及書自署門生。此甚可笑。然於此可見年譜舊本必云康伯薦。故後人因之而僞撰也。陳俊卿三字。今改作陳康伯。〇年譜云。是歲籍溪胡公以正字召。（籍溪行狀。除大理司直。未行。改秘書省正字。元本由司直改正字。誤。）先生送行詩有曰。祖餞衣冠滿道周。此行誰與話端由。心知不作功名計。祇爲蒼生未敢休。（此首元本不載。據文集補。）執我仇仇詎我知。設將行止驗天機。猜嫌怨謗聞非。只恐先生袖手歸。（閒。文集作因。）其後又寄詩曰。先生去上芸香閣。閣老新峩豸冠。留取幽人臥空谷。一川風月要人看。甕牖前頭翠作屏。晚來相對靜儀刑。浮雲一任閒舒卷。萬古青山只麼青。五峯胡公宏曰。此詩有體而無用。因戲之曰。幽人偏愛青山好。爲是青山青不老。山中雲出雨太虛。一洗塵埃山更好。似爲籍溪解嘲云。　按李洪兩本皆載此條。是時籍溪家居。召爲大理司直。未行。改秘書省正字。籍溪年已七十餘矣。耳又重聽。（見文集與籍溪先生書。）門人子弟皆疑其行。朱子四詩皆有諷焉。（新語行狀雜此頗詳。）但不知年譜載此亦復何意。豈以爲朱子不赴召之證耶。五峯詩見朱子題跋中。爲籍溪解嘲。於朱子年譜亦無所當。且籍溪赴召在庚辰。（見跋五峯詩。）載是歲亦誤。今刪去。以其兩本俱載。或元本有之。故附之於此。

三十年庚辰。三十一歲。冬見李先生于延平。始受學焉。

年譜作再見李先生於延平。今據達觀軒詩序改正。〇洪本年譜云。汪端明應辰云。先生師事延平久益不懈。每言每一去而復來。則所聞必益超絕。蓋其上達不已。日新如此。（李本此條在壬午俱歸延平下。云作書稱先生者作朱子。而刪每言二字。及蓋其上達不已日新如此句。）按端明前並不當稱先生。李本稱朱子。亦是以例改。每一去而復來以下。延平行狀中語。上達不已日新。指延平言。與首二句語意不合。李本亦以意刪。非有所據也。今以延平行狀語系之壬午俱歸延平下。而此條則刪去。〇按年譜道統之傳。始有所歸諸。必果齋元本所有。然不如行狀所敍之爲得也。自龜山先生受學程子。以傳之豫章羅先生。延平李先生。以及朱子。其的緒相承如此。然朱子之學。受之延平。而發明光大。有不盡於延平所傳者。大學章句序。敍道統直接二程。龜山以下。皆在私淑之列。其大指亦可見矣。延平行狀。言求中未發甚悉。而反而求之。未得所安。於是往問之南軒。而胡氏之學與延平不合。其後朱子自悟心爲已發。性爲未發。而又以己所悟合之延平所傳。其云已發未發之機。默識而心契焉。則與體認未發氣象亦小不同。而與胡氏先察識後涵養之論反相近。及至





澧州。與南軒共講之。南軒蓋深以延平默坐澄心體認天理爲不然。（見語錄廖子晦問語。）又力辨呂氏求中之說。（見文集與呂士瞻書。）而朱子卒從南軒受胡氏之學。以艮齋銘爲宗指。（見與程允夫書。）則與延平異矣。故戊子諸書。不及延平。迨己丑。又悟其非。更定已發未發之分。以胡氏先察識後涵養爲不然。而於未發仍守延平之說。其云以靜爲本。又云從靜中漸漸養出端倪來。則猶體認未發氣象之論也。庚寅始拈出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二語。學問大指定於此。而壬辰作中和舊說序。謂不得不面質諸李氏之門。於所已言者而未言者可推。則已不專主延平之說。癸巳以後。往來講論。亦不及延平。至甲辰與呂士瞻書。戊申與方賓王書。明言程子之說不可移易。延平自是一時入處。未免合有商量。晚年語錄。楊道夫、葉味道、陳安卿、廖子晦。所記尤詳。中庸或問。力辨呂氏求中之非。而謂龜山亦未免呂氏之失。龜山之說。則延平之所自出也。此其前後異同之故。亦大略可考矣。故今從行狀。而年譜所載則附論於此。未知後之君子以爲何如也。〇按朱子少即有志爲己之學。其學輒正是從心地著工夫。而於語孟經史。及周程張諸家之說。致訂講貫。蓋無一日不用其功。內外兩進。自幼已然。此所謂生知安行。無積累之漸者也。同安歸後。再見延平。雖棄異學。而於求中未發之旨未達。與南軒講論。逾四五年。迄己丑始定其說。至庚寅拈出程子涵養二語。生平學問。大指定於此。其早年進學之序。於答江元適書。汪尚書書。辭士龍書。陳正己書。及中和舊說序。自敍極爲分明。今日可據以爲說。至庚寅以後。所謂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蓋非後來之所能擬議矣。孔子自言。吾十有五。以至七十。其節次可考。而程子言。聖人未必然。特爲學者立法。朱子亦言。因其近似自名。不敢輒爲之說也。明道謂謝顯道曰。賢見某如此。某教用工夫。以顯道之高明。又親炙之久。於明道尚有不及知者。後之人何敢妄下一語耶。若以一己所見而取文集彷彿之語。以爲依據。又雜取諸家語錄厖雜之說。而斷之曰。某年至某地位。又某年至某地位。未免於以管窺天。以蠡測海。恐識者之有以議其後矣。語錄有云。只今六十一歲。方理會得恁地。又曰。某覺得今年始無疑。又曰。自覺得無甚長進。於上面猶隔一膜。此聖賢日新不已。望道未見之心。若遂據以爲證。是又擬人前不得說夢也。文集語錄中。多謙己誨人之辭。大率因人說法。應病與藥。又間或有爲而發。（如與林擇之書。無復向來支離之病。此因擇之議其支離。故云爾。）不可泥看。孔子皆言何有於我。又言我無能焉。孔子豈眞何有無能者哉。此又讀文集語錄者所當知也。故因年譜語而附論之。世之君子。儻有以訂其是非焉。

三十一年辛巳。三十二歲。

年譜云。是歲貽書黃樞密。論恢復。按文集與黃樞密書。言敵退後。當先爲自治之計。其於恢復。蓋愼言之。末以起用舊人爲要策。而恐敵之往來。未嘗專言恢復也。年譜元本出於果齋。不應舛誤若此。疑此三字或後人增入。今刪去。

三十二年壬午。三十三歲。　六月高宗內禪。孝宗即位。復差監南嶽廟。

年譜云。五月祠秩滿。復以爲請。六月孝宗即位。詔求直言。八月應詔上封事。不報。是月予祠。行狀云。祠秩滿。再請。孝宗即位。復因其任。何有詔求直言。遂上封事。據年譜。則予祠在上封事之後。據行狀。則得

祠在上封事之前。按封事。首言左廸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則固已得祠矣。今從行狀。

孝宗隆興元年癸未。三十四歲。十一月六日。奏事垂拱殿。十二日。除武學博士。待次。

洪本年譜云。冬十月辛巳。入對垂拱殿。十一月戊辰。除武學博士。今本無戊辰二字。今改正。〇按孝宗本紀。隆興元年。十月戊午朔。辛巳爲二十四日。十一月不得有戊辰。且辛巳距戊辰。四十七日。不應授官如是之遲也。據文集。與魏元履書。六日登對。十二日除武學博士。則年譜之誤無疑。今依鄒本改正。鄒又據與李先生書。九月二十六日。尙在鉛山。到臨安後。答呂伯恭書有云。區區已涉旬。一二日當得對。以程途時日計之。登對當在十一月。非十月也。今亦從之。〇除武學博士。年譜云。替成資闕也。拜命還鄉。行狀云。除武學博士。待次。考宋官制。除見闕曰填某人闕。其待次者曰替某人闕。朱子南康任滿狀云。已係成資。而丁未辭江西提刑狀云。替馬大同成資闕。則成資爲闕滿之名。成資上當有姓名。如替馬大同成資例。而年譜缺不載。今無可考。姑仍之。〇年譜又云。是歲有與陳漕書。論鹽法。與汪尙書書。論龜山語錄。李本洪本闕。按論鹽法可不載其目。與汪尙書書爲多。不當獨載此。今刪去。

歸劉氏田。

按屛山卒於紹興十七年丁卯。則田劵不當在乾道中。還田在隆興。亦不在乾道中也。豈以乾道還田而年譜誤載邪。忠肅元本作忠定。誤。閩本已改正。稱謚。則在忠肅薨後。忠肅卒於淳熙五年戊戌。則亦非乾道中所跋矣。且云至今猶存。則並在朱子薨後。其去朱子時已久矣。不知何時何人所跋也。此於文集語錄皆無所考。然李必據舊本。如眞集復田記之類。但不知何人增入洪本去。按乾道中田劵跋云。八字則似元本所有。後人無所考正矣。今仍李本。

二年甲申。三十五歲。　困學恐聞編成。

按朱子以困學名其燕居之室。必在同安既歸之後。困學時之作。則在恐聞成編之前。蓋戊寅己卯間也。困學恐聞編序。不著其年。而文集次於論語訓蒙口義之後。年譜序於甲申。必有所據。又延平答問之錄。自丁丑至癸未。其成編必在甲申後。但無序文可考耳。年譜亦缺。附記於此。

按朱子少粟學於劉胡三先生之門。而出入於老釋者十餘年。自庚辰受學延平後。斷然知老釋之非矣。答江元適書。以先君子之餘誨。而不及劉胡者。以三先生皆爲佛學也。獲親有道。自指延平先生。此書敍次最爲分明。更以何叔京書參考之。尤爲可據。其云。近歲以來。獲親有道。又云。晚親有道。則亦受學在庚辰而非癸酉之確證也。〇或疑江書不及延平之卒。當在癸未。朱子以十一月拜武學博士命歸。即聞延平先生之卒矣。江書及垂拱奏劄。自在歸後。非必癸未也。其或在叔京書後。歲月已遠。偶未之及耳。

乾道元年乙酉。三十六歲。春。省劄趣就職。夏四月。至行在復請祠。五月。復差監南嶽廟。

按行狀本傳。皆云既至。則朱子四月間至行在矣。因執政復主和議。故不就職。而請祠以歸耳。年譜亦云既至。所書未明。今依行狀改正。〇按本傳。既至而洪适爲相。復主和議。不合。歸。與年譜不合。考宋史。





洪适是年八月參知政事。十二月爲尙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四月罷未爲相也。本傳誤。錢端禮以甲申十一月簽書樞密院事。十二月。除參知政事。次年八月。方罷。是歲二月。陳康伯罷。時未置相。端禮爲首參。則年譜是也。〇年譜載戊午讜議序曰。戊午之議。發言盈廷云云。戊午之議。據序文當作癸未之議。李洪本皆妄改。按戊午高宗紹興八年。癸未孝宗隆興元年。戊午初議和。癸未再議和。元履所敍次者。戊午之議。而朱子序中所極論者。癸未之議也。年譜不考全文。略載數語。又妄改癸未爲戊午。盡失其意。今刪去。而別載序文於後。

年丙戌。三十七歲。

按與張欽夫兩書。朱子自注甚明。其別卷答張敬夫兩書。與前兩書意同。而在前兩書之後。其無注者。或朱子所自刪。而後人又收入之。然中和舊說序云。得當時往還書稿一編。則必不止兩書也。前第二書注云。自有辨說甚詳。今未之見。豈指已發未發說。及中和舊說序邪。姑記於此。〇朱子文集三十卷。與張欽夫書三十一卷。答張敬夫書。大概以年敍。三十二卷所載。則不以年敍。且多未定之論。故疑爲朱子所自刪。而後人復入之者。然未敢定也。〇按朱子受延平求中未發之說。未逮而延平歿。求其說而不得。甲申晤南軒。於豫章舟中。自是書問往來。皆講論未發之旨也。南軒集無所考。而朱子兩書自注甚明。別卷兩書無注。然詳其文義。實皆一時語也。向以中和舊說序云。與張欽夫得衡山胡氏之學。則往從而問焉。至潭州時。故以四書在戊子。今以答羅宗約書考之。自指書問往來。而非至潭州時也。答何叔京書。未發已發。渾然一致。與此四書意相合。又言程門記錄之誤。與中和舊說序所云。以爲少作失傳。而不之信。亦正相合。而何書自在丙戌。何書第三書有伯恭過建語。在丙戌。并疑之書亦及之。彼此參考四書之在丙戌而非戊子確然矣。其以心爲已發。性爲未發。更不分時節。此朱子所自悟。非受之南軒。中和舊說序。及與欽夫書。連伯恭書語可考。而南軒從胡氏之學。先察識。後涵養。不言未發。與朱子所見略同。南軒書尙有認爲兩物之疑。朱子再與書反覆發明於此。蓋無異論也。至潭州後。講論之語無所考。南軒贈行詩云。超然會太極。眼底無全牛。朱子別詩云。始知太極蘊。要妙難名論。謂有寧有迹。謂無復何存。惟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皆以未發爲太極。即以心爲已發性爲未發之旨。與四書同一意。至己丑始悟其非。而以書報欽夫。及當日同爲此論者。則潭州之所講論。與朱子所見皆同。而胡氏之學。先察識。後涵養。雖若小不同。而皆無異指。此中和舊說序。於潭州之行。略而不言也。故今斷以四書皆在丙戌。而以答叔京三書。答宗約二書。繫之叔京書。言體認未發氣象。爲龜山門下相傳指訣。而有悔汗沾衣之語。此求中而未逮之時。當在丙戌之春。其言未發已發。渾然一致。則在既悟性爲未發之後。又言延平訓學者當於未發已發之幾。默識而心契焉。則以己所悟。合之延平所傳。與龜山門下指訣。亦似少異。此在丙戌之冬。此書及雜學辨跋。在丙戌冬。此最明證。若宗約書。宗約遠在西蜀。又卒於戊子之四月。二書必不在往潭州後。其言欽夫告以往來。近方覺有脫然處。自指丙戌之悟。又言所聞於西林者。皆不我欺。與叔京書亦相合。又言衡山之學。尤易見功。近乃覺知如此。則與中和舊說序所云。欽夫告予以所聞。亦未有省。後得胡氏

與曾吉父書，乃益自信，亦正相合，則此書或丙戌之冬，丁亥之春夏，未可知也，李本年譜，既一切不載，洪本雖載，與欽夫諸書於往訪潭州時，其意未明，通辨亦不之及，而閩錄反以末卷與張敬夫兩書，為朱子發德性之證，尤為大誤，正學考已從其誤，而以四書載於戊子，雖說雖多，其意終未明丁，故於此特辨論之，以俟後之君子考訂其是非焉。○朱子自注二書，文集編次於論程集改字之前，時劉共甫在潭州，乃乙酉丙戌間，至丁亥則召還矣，此亦四書在丙戌而不在戊子之明證也。

三年丁亥，三十八歲，秋七月，崇安大水，奉府檄行視本災。

按此條李洪本皆載於戊子，是年五夫有秋，（見社倉記。）與水災不合，何疑其有誤，及考續集，與羅季通書云，邑中本亂，至此極可傷憫，此中幸亦無他，兩日後方聞之耳，是此水所及不遠，而五夫獨不及也，李洪兩本皆無注，而文集與林擇之書，言此最詳，崇安大饑之後，重遭此水災，書中略不言及，與何叔京書，言早稻已熟，可無他虞，正是七月，亦不言崇安之有水災，而戊子春夏之交，建人大饑，必因上年水災之故，以此參考，則行視水災之在丁亥無疑也。（林擇之以丁亥從學，而水災書第一書，此亦在丁亥之證。）與擇之書，極言州縣官漠然無意於民，雖與圖事，而朱子八月即往潭州，蓋避之而不欲與其事也，是時知建寧府者徐嘉，乃秦檜之黨，朱子自不肯為之用，至次年崇安大饑，及於五夫，縣官之褻，則不得不與其事，而以請於府，嘉方以檜黨不自安，而朱子已為樞密院編修官，陳應求、劉共甫皆執政，故所請即從，而其實未嘗相合也，嘉以戊子秋奉祠去，而社倉之米，實始於嘉，社倉記亦不欲沒其名，反復參校，水災自在丁亥，今為改正，而附著其說，如此，後之人得以考焉。

八月，訪南軒張公敬夫于潭州。

按朱子以九月八日至潭州，留兩月，講論之語，於文集語錄皆無所考，李本略，洪本所增為多，而不無謬誤，今謹就李本數語，而洪本則別見於此而附論之。洪本年譜云，留長沙兩月，講論之語，無所考見，南軒贈行之詩曰，遺經得紬繹，心事兩綢繆，超然會太極，眼底無全牛，先生答詩云，昔我抱冰炭，從君識乾坤，始知太極蘊，要妙難名論，謂有寧有迹，謂無復何存，惟茲酬酢處，特達見本根，萬化從此流，千聖同茲源，曠然遠莫禦，惕若初不煩，云云，以二詩觀之，則其往復深相契者，太極之旨也，又中和舊說序云，余早從延平李先生學，受中庸之書，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沒，聞張欽夫得衡山胡氏學，則往從而問焉，是時范念德侍行，嘗言二先生論中庸之義，三日夜而不能合，其後先生卒更定其說，然則未發之旨，蓋未相契也，又云，考先生與敬夫論中和，幾十年而始定，初與敬夫書，以為人自有生，即有知識云云，又曰，通天下只是一箇天機活物云云，後答敬夫書，又以浩浩大化之中云云，最後與敬夫書曰，近復體察，見得此理，須以心為主而論之，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皆有條而不紊云云，及與湖南諸公論中和書，皆是此意。按洪本所云，深契太極之旨，此以贈行詩與答詩擬度之耳，朱子自甲申後，與南軒往復，皆講未發之旨，而以心為已發，性為未發，蓋以未發為太極，詩所云太極，則指未發而言也，專言太極，則不識其意矣，心為已發，性為未發，兩先生於此無異論，至潭州，當必共講





之，中和舊說序云，頃以書報欽夫，及當日同為此論者，則至潭州與南軒同為此論，灼然可證，而謂未發之旨未相契者，眞妄說也，范念德言兩先生論中庸之義，三日夜而不能合，此語絕無所據，洪本云，其後先生卒更定其說，（李本無此語。）則指己丑已發未發說而言，故以為隔十年而後定中和之指，與南軒講論在乙酉丙戌，至己丑即悟其非，以書報欽夫，欽夫以為然，不過四五年間，惟先察識後涵養之說，欽夫執之尚堅，後卒從朱子說，雖不詳其時，大約不久，而論定矣，以為十年而後定者，亦妄說也，其敘丙戌三書為初未定之論則是，然不載中和舊說敘所云，則指意不分明，又載己丑論心學一書，以為定論，此書在己丑初悟已發未發之分，時尚多未定之論，如以靜中知覺不昧為復，寂而常感，感而常寂，以靜為本，諸論皆後來所不言，即如仁中為靜，義正為動，與太極講解正相反，豈可據以為定論耶，祭南軒文云，蓋繹紛往反者幾十有餘年，末乃同歸而一致，此統言之，如論語說，仁說之類，非指中和說而言，洪譜蓋誤認此語也，凡此皆非果齋之舊，李為陽明之學，自主中和舊說，故於此多所釋削，略而不言，而洪本則不勝其可疑也，姑附其說於此。（閩錄與洪本同，引與欽夫一書，[illegible]，亦以為李先生之學，[illegible]。）○是時范念德侍行，嘗言兩先生論中庸之義，三日夜而不能合，李洪兩本皆載之，此或元本所有，非後人增入也，然於文集語錄皆無所考，而洪本以為未發之旨未相契者，非是，竊嘗考之，朱子從延平之學，南軒從衡山之學，各有師承，延平沒而獨之南軒，南軒以所聞告之，亦未有省，已而朱子自悟性為未發，而合之延平所傳，（見與何叔京書。）南軒則專主衡山，而以延平默坐澄心體認天理為不然，（見語錄，李[illegible]。）又力辨呂氏求中之非，（見文集與呂士瞻書。）自與延平不合，意其所云不合者，或在於此，其後朱子卒從南軒受衡山之學，（其傳胡氏，與曾吉父書，與己意合，必在此時。）以艮齋銘為宗指，相與守之，（見與曾吉父書。）先察識，後涵養，則與延平異矣，與林擇之書，後來所見不同，不復致思，蓋指此時，而戊子諸書，絕不及延平，亦自可證，至己丑始悟以性為未發之非，未發已發，各有時節，而於未發仍守延平之說，又深以先察識為非，其先後異同大概如此，竊以意擬之，而未敢定也，今仍李本，存此二語以俟考焉。

冬十一月，偕南軒張公登南嶽衡山。

李本無此條，今從洪本。○按南軒南嶽唱酬集序，朱子遊山後記，東歸亂稿序，其敘次時日道里，極為詳悉，李本略載南嶽唱酬，東歸亂稿，於往潭州至自長沙兩條下，洪本別立此條，而注語最為舛誤，今依兩家文集考正，而洪本注語並削去之，亦不復一一證辨也。○又按朱子往訪南軒，與林擇之俱行，南軒序亦止書三人，范伯崇至己卯始別其羣從昆弟而來，同登山，又與朱子擇之同歸，然年譜言范念德侍行，疑本與伯崇擇之同行，伯崇有羣從兄弟在湖湘間，別往觀之，至己卯而後來，然未有考也，南軒序，謂己卯胡實廣仲，范念德至，同登山，朱子後記，謂伯崇來，始聞水簾之勝，欲一往觀，以雨不果，而趙醇叟、胡廣仲、伯逢、季立、甘可大來餞雲峯寺，酒五行，劇論所疑而別，洪本敘次斷續不明，而以自嶽宮至櫧州為南嶽唱酬集，尤為舛謬，今盡削去。

是月，除樞密院編修官，待次。

李洪本嘗闕官字。誤。考宋制編修官檢討官。皆有官字。今補正。〇己丑省劄。施元之因磨勘改官。別行注授。疾速前來供職。則此除替施元之闕也。施元之官期未滿。故待次於家。

**四年戊子。三十九歲。夏四月。崇安饑。請粟於府以賑之。**

年譜本社倉記。而不及縣官之委。甚爲缺略。今載社倉記。

**程氏遺書成。**

按程子涵養須用敬二語。庚寅始特拈出。而戊子遺書序已云。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即此二語之指也。續集與蔡季通書云。近看遺書目錄序。時有先後以下一節。說道理不出。欲更之云。先生之學其大要。則可知已。讀是書者。誠能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兩者交相爲用而不已焉。則日用之間。且將有以默契乎先生之心。而疑信之傳可坐判矣。則是序文後有更改。蔡書不詳何時。豈在庚寅以後耶。時有先後之云。亦不見於遺書序中。則其所更改者。又不止此也。

按自潭州歸後。以艮齋銘爲宗指。其見於與程允夫曾裘父書甚明。艮齋銘以知止爲始。而格物致知。專以察識端倪爲下手工夫。與學聚問辨之指不類。其云。天心粹然。道義俱全。是曰至善。萬化之源。與至善事理當然之極。註又不合。與何叔京書。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默會諸心。以立其本。是皆艮齋銘之指也。石子重書。非格物致知。不用正心誠意。及其正心誠意。卻不用致知格物。其語自是。但以審察見得爲格物致知。以泰然行將去爲正心誠意。亦仍是艮齋銘之指也。大抵以心爲已發。以性爲未發。要從已發處識得未發。故曰惟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凡戊子諸書。皆是一意。年譜謂答叔京書。易爲異學所借。尚似有所未察。正學考不載。與允夫書。則未見其宗指。而於諸論多所反覆。似皆未得其要領也。故附論之。

**五月己丑。四十歲。　夏五月。省劄再趣就職。再辭。　秋七月。省劄復趣行。辭。**

按樞密院編修官。係替施元之闕。是歲施元之磨勘改官。別行注授。省劄催促前來供職。年譜載於戊子年之末。誤也。魏掞之以四年十二月除太學錄。五年六月罷歸。正省劄趣行時。朱子所以因是力辭也。朱子魏元履墓誌。南軒魏元履墓表。年月俱可考。年譜誤載。而綱目通鑑因之。今故正。〇行狀云。五月三促就職。據文集回申催速供職狀。五月內兩次准尚書省劄子。催促供職。今又准前件指揮。年譜八月復趣行。即第三次也。以戊子末一條移於今年五月。則明白無疑矣。

按已發未發說。與湖南諸公論中和第一書。皆在己丑之春。蓋作於舊說。猶多有未定之論。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程子自以爲未當而已。發未發說則以爲指心體流行而言。非指事物思慮之交。與湖南書又以爲指赤子之心而言。但不當言凡言心者此。皆有所未安。呂博士說中庸誠問。力辭其失。而此以爲大概得之。又謂涵養之功至。則其發也無不中節。又似删卻已發工夫。皆早年未定之論也。中和舊說序在壬辰。距己丑又三年。不及前諸說。則其所見已不同矣。中和舊說序云。輒以書報欽夫。及嘗時問爲此論者。今其書不見於與欽夫答問中。豈即與湖南諸公書耶。既云第一書。則尚有第二





書。第三書矣。此書序年當在前。而編次於六十四卷之末。與答成人爲類。此皆編次之失。恨不得起勉齋諸公而一質問之也。〇與張欽夫諸說例蒙印可一書。當在與湖南諸公書之後。亦己丑答也。其中亦多未定之論。如以心爲主。即心體流行之見。又云。仁者心之道。而敬者心之貞也。後來都無此語。又云靜中之動。動中之靜。動靜自是兩時。不必互說。又云。寂而常感。感而常寂。感者已發也。寂者未發也。今若曰已發而常未發。未發而常已發。可乎。又云。以靜爲本。亦似偏於靜。已發未發說。小註已自明言之。而篇末二語亦自平說。凡此恐皆未定之論。如以靜中知覺爲復。後來改之。而太極解以仁中爲靜。義正爲動。與今解相反。豈可據此書以爲定論耶。然羅氏引此書與陽明辨。平湖陸氏亦以此書爲定論。恐皆有所未察也。〇答林擇之三書皆辨先察識後涵養之非。而於涵養特重於已發工夫。未免少略。如云從涵養中漸漸體出這端倪來。〔陳淵之學似之。〕又云。苟得其養而無物欲之昏。自然發見昭著。不待別求。〔陽明之學似之。〕是皆早年未定之論。而後來所不取也。羅整菴言後人創爲異說者。乃拾前人之所棄以自珍。正謂是爾。

**六年庚寅。四十一歲。春正月。葬祝孺人。**

年譜云。先生居喪盡禮。既葬。日居墓側。朔望則歸奠几筵。〔朔望二字洪本作旦望。閩本已改正。〕按李洪閩三本。皆云月居墓側。而不言何所。寒泉精舍當與墓相近。然以精舍名。則是講論之地。而非守墓之所也。朱子庚寅與范伯崇書云。比攜二子過寒泉。招季通來相聚。亦有一二友朋。初不廢講論。則朱子假館寒泉與友朋講學。而謂日居墓側。朔望方歸奠几筵。恐未然也。今削去。而附見於此。〇按書儀。始虞猶朝夕哭不奠。小祥止朝夕哭。惟朔望饋食會哭。則朔望饋食。小祥前當亦然也。朱子居喪。自用書儀。故或朔望歸奠几筵。考文集答陸子壽書。力言撤几筵之不可。而於朝夕饋食則未明言。答李繼善問。謂朝夕饋食不害其爲厚。而又無嫌於僭。且當從之。其答葉味道書。則據左氏特祀於寢。與國語日祀之文。謂主復於寢。三年內皆日上食。此後來所講定。與書儀亦有不同者矣。〇按禮記朝奠日出。夕奠逮日。註疏說皆不分明。開元禮朝奠至微夕奠。夕奠至微朝奠。開元距孔賈不遠。其或有所傳也。鄭註既夕記云。饋朝夕食也。孝子不忍死其親。事之如生。存時進饌之時如其頃。據此則殯宮朝夕之奠。與下室之饋絕不同。卒哭後罷朝夕奠。而下室之饋。自仍行於正寢。但經文不具爾。儀禮納朝夕哭不奠者。但謂不行喪奠之禮。書儀即以不奠爲不饋食。考之或有未詳也。

年譜。有家禮成一條。今削去。〇洪本年譜云。先生居喪盡禮。既葬。日居墓側。朔望則歸奠几筵。自始死至祥禫。參酌古今。咸盡其變。因成喪葬祭禮。又推之於冠昏。共爲一編。命曰家禮。既成。爲學者道。易簀之後。其書始出於人家。其間有與先生晚歲之論不合者。黃榦在卿云。家禮世多用之。然其後亦多損益。未暇更定。覽者詳擇焉。〔李本〕家禮附錄。李氏方子曰。乾道五年九月。先生丁母祝令人憂。居喪盡禮。參酌古今。因成喪葬祭禮。又推之於冠昏。共爲一編。命曰家禮。〔按謂李氏可證。而日後則德人附錄之耳。疑此非譜本語。〕黃氏榦曰。先生既成家禮。爲一行竊以逃。先生易簀。其書始出。今行於世。然其間有與先生晚歲之語不合

者。故朱晉爲學者道也。陳氏淳曰。嘉定辛未歲。過溫陵。先生季子敬之倅郡。出示家禮一編云。此往年僧寺所亡本也。有士人錄得。會先生葬日攜來。因得之。○文集答汪尚書書云。昔因程氏之說。草具祭禮之儀。將以行於私家。而連年遭喪。未及盡試。答呂伯恭書云。祭禮略已成書。欲俟之一兩年。徐於其間察所未至。今又遭此期喪。勢須卒哭後。乃可權宜行禮。考其實而修之。紬繹寄求訂正也。又答呂伯恭書云。祭禮已寫納汪丈處。託以轉寄。然其間有節次修改處。俟旦夕別錄呈求訂正也。答張欽夫書云。祭禮修定處甚多。大抵多本程氏。而參以諸家。故特取二先生說。今所承用者。爲祭說一篇。而祭儀祝文又各爲一篇。比之昨本稍復精密。與蔡季通書云。祭禮只是於溫公書儀內少增損之。正欲商訂。須俟開春稍暇。乃可爲也。程氏冬至立春二祭。昔嘗爲之。或者頗以僭上爲疑。亦不爲無理。幷俟詳議也。（答汪呂書在壬辰・又答呂書在癸巳・張書則在丁亥戊子間・蔡書不詳其年・大約與其前後）跋三家禮範云。嘗欲因司馬氏之書。參考諸家之說。裁訂增損。舉綱張目。以附其後。使覽之者。得提其要。以及其詳。而不憚其難行之者。雖貧且賤。亦得以具其大節。略其繁文。而不失其本意也。顧以病衰不能及已。嗚呼。後之君子。其尚有以成吾之志也。（甲寅八月・）語錄云。某之祭禮不成書。只是將司馬公者減卻幾處。（葉賀孫）某嘗修祭禮。只就溫公儀中刪行禮處。分作五六段。甚簡易曉。後被人竊去亡之矣。（陳淳）　按年譜及家禮附錄。則家禮爲朱子之書無疑。考之文集語錄。則有祭禮祭說。而無云家禮者。所云被人竊去亡之者。亦祭禮而非家禮也。唯與蔡季通書。有已取家禮四卷幷附疏者一卷。納一哥之語。此丁巳後書。所云家禮。乃經傳通解中之家禮。亦非今之家禮也。（經傳通解中・家禮六卷・此以爲四卷・與之異）年譜家禮。成於庚寅正居母喪時。而序絕不及居喪一語。所謂因喪祭而推於冠昏。序中亦無此意。勉齋行狀及家禮後序。但言其後多損益。未暇更定。既不言其居喪時所輯。亦不言其亡而復得。是皆有所不可曉者。姑類集諸錄。及文集語錄諸說於此。以俟後之人致而訂焉。○明邱氏濬曰。武林應氏作家禮辨。謂文公先生於紹熙甲寅八月。跋三家禮範云。某嘗欲因司馬公之書。參考諸家之說。裁訂損益。舉綱張目。以附其後。顧以衰病不能及已。勉齋先生家禮後序云。文公以先儒之書。本末詳略。猶有可疑。將酌損益。更爲家禮。迫其晚年討論家鄉侯國王朝之禮。未及脫藁而先生沒。此百世之遺恨也。今且以其書之出不同置之。姑以年月考之。宋光宗紹熙甲寅。文公已於三家禮範自言。顧以衰病不能及。豈於孝宗乾道己丑。已有此書。況勉齋先生亦云。未及脫藁。而文公沒。則是書非文公所編。不待辨而明矣。文公集中。有與門人言及家禮已成四卷。幷家禮序文。此門人編入以爲張本耳。按應氏此言。謂家禮爲未成之書。雖成而未盡用可也。乃併以爲無此書可乎。既無此書。則胡爲而有此序。且序文決非朱子不能作。而謂門人編入以爲張本。決不然也。況其所引勉齋跋語。所謂未及脫藁者。指經傳通解也。非謂家禮也。三家禮範序所云。是亦未及參考諸家。裁訂增損。使無遺恨耳。非謂無是書也。黃陳李楊諸子。皆出自朱門。親授指教。皆不以爲疑。而應氏生元至正間。一旦乃肆意辨論。以爲非朱子所編。斷斷乎出於門人附會無疑。且謂其妄意增損三家禮範之文。殊乖禮經。又謂附註穿鑿尤甚。噫。應氏之爲此言。其亦狂妄之甚矣。　按邱氏辨應氏之說詳矣。然以愚考





之。則應氏所疑不爲無見。但所據勉齋跋語。則非其旨。所引已成家禮四卷。亦考之不詳。至邱氏謂序文決非朱子不能作。然序文自與年譜不合。勉齋行狀及跋語。不言成於居喪時。又不言其亡而復得。與年譜家禮附錄皆不合。凡此但略而不言。其所解三家禮範跋語。則其失正與應氏同也。應氏之辨今不可見。因邱氏之語而得之。故幷附著於此。以見前人已有疑於此者。以俟後之君子考而質焉。（所引邱氏語・今見以丁巳書之中不同置之・知不可曉・疑有錯誤・又家禮年譜成於庚寅・應以爲己丑・家禮序無年月・豈當時所見之本有己丑字・今因與年譜不合故刪之耶・抑應氏之誤也・）○勉齋行狀序朱子所編次。有古今家祭禮。而家禮與通解皆以其未成書。別序於後。至宋史本傳。則以家禮入於所編次之中。刪去古今家祭禮。故後之人但知有家禮。而古今家祭禮遂失其傳。甚可惜也。古今家祭禮成於淳熙甲午。跋語可考。其後增三卷。見於與鄭景望書。後又增一卷。共二十卷。馬氏通考載之。年譜歷敍諸書。而獨刪古今家祭禮不載。其意以爲有家禮。而古今家祭禮之書可廢。宋史之誤。蓋亦由此。此朱子所云不得七十子喪而大義已乖者。於後之人又何責哉。○附家禮考。　家禮非朱子之書也。家禮載於行狀。其序載於文集。其成書之歲月載於年譜。其書亡而復得之由載於家禮附錄。自宋以來。遵而用之。其爲朱子之書。幾無可疑者。乃今反覆考之。而知決非朱子之書也。李公晦序年譜。家禮成於庚寅居祝孺人喪時。文集序不紀年月。而序中絕不及居喪事。家禮附錄。陳安卿述朱敬之語。以爲此往年僧寺所亡本。有士人錄得。會先生葬日攜來。不言其何人。亦不言其得之何所。黃勉齋作行狀。但云所輯家禮。世所遵用。其後多有損益。未及更定。既不言成於居母喪時。亦不言其亡而復得。其書家禮後亦然。敬之、朱子季子。公晦、勉齋、安卿、皆朱子高第弟子。而其言參錯不可考如此。按文集。朱子答汪尚書書。與張敬夫書。呂伯恭書。其論祭儀祭說。往復甚詳。汪呂書在壬辰癸巳。張書不詳其年。計亦其前後也。壬辰癸巳。距庚寅僅二三年。家禮既有成書。何爲絕不之及。而僅以祭儀祭說爲言邪。陳安卿錄云。向作祭禮甚簡而易曉。今已亡之矣。則是所亡者乃祭禮。而非家禮也。明矣。文集語錄。自家禮序外。無一語及家禮者。唯答蔡季通書有已取家禮四卷納一哥之語。（見續集・在蔡至道州後・丁巳戊午間・）此儀禮經傳通解中家禮六卷之四。而非今所傳之家禮也。甲寅八月。跋三家禮範後云。嘗欲因司馬氏之書。參致諸家。裁訂增損。舉綱張目。以附其後。顧以衰病不能及已。後之君子。必有以成吾志也。甲寅距庚寅二十年。庚寅已有成書。朱子雖耄老。豈盡忘之。至是而乃爲是語邪。竊嘗推求其故。此必有因三家禮範跋語。而依仿以成之者。蓋自附於後之君子。而傳者遂以託之朱子所自作。其序文亦依仿禮範跋語。而於家禮反有不合。家禮重宗法。此程張司馬氏所未及。而序中絕不言之。以跋語所未及也。其年譜所云居母喪時所作。則或者以意附益之。爾敬之但據所傳。不加深考。此如司馬季思刻溫公書之比。公晦從遊在戊申後。其於早年固所不詳。祇敍所聞以爲譜。而勉齋行狀之作。在朱子沒後二十餘年。其時家禮已盛行。又爲敬之所傳錄。故不欲公言其非。但其辭略而不盡。其曰家禮。後謂經傳通解未成。爲百世之遺恨。則其微意亦可見矣。後之人以朱子家季子所傳。又見行狀年譜所載。廖子晦陳安卿皆爲刊刻。三山楊氏、上饒周氏。復爲之考訂。從而用之。不敢少致其疑。然雖



102
23A

云嘗用其書。實未有能行者。故於其中謬誤亦不及察。徒口相傳。以熟文公家禮云爾。惟元應氏作家禮辨。其文亦不傳。僅見於明邱仲深所刻家禮儀節中。其辨專據三家禮範跋語。辭多疏略。未有以解世人之惑。仲深亦不然之。故余今偏考年譜行狀及朱子文集語錄所載。俱附於後。而一一詳註之。其應氏邱氏語。亦並附焉。他所摘謬誤。亦數十條。庶來者有以知家禮決非朱子之書。而余亦得免於鑿空妄言之罪焉爾。（另有書後考補家禮附 凡數十條文多不載。）○又按朱子跋古今家祭禮。在淳熙元年甲午。距庚寅五年。不言其有家禮。其云有能采集附益通校而廣傳之。和與損益折衷其成禮俗。與跋三家禮範。雖前後絕遠。而其意大概相同也。家禮之非朱子書。此亦一證。

**秋七月。遷韋齋先生墓。**

文集遷墓記云。初府君將沒。欲葬崇安之五夫。卒之明年。遂窆其里靈梵院側。熹幼未更事。卜地不詳。既懼體魄之不獲其安。乃以乾道六年七月五日。遷於里之白水鵝子峯下。吏部行狀云。卒之明年。熹奉其柩。葬於建寧府崇安縣五夫里之西塔山。而碩人別葬建陽縣崇泰里之後山鋪東寒泉塢。（據記云。）（距府君白水之兆百里而遠。）然公所藏地勢卑濕。懼非久計。乃卜以慶元某年某月某日。奉而遷於武夷鄉上梅里寂歷山中峯僧舍之北。　按遷墓記言以韋齋卒之明年。窆其里靈梵院側。至乾道六年。遷於白水鵝子峯下。親購人壙記言距府君白水之兆百里而遠。是韋齋之墓遷於白水無疑矣。乃行狀止云。以明年葬於崇安縣五夫里之西塔山。而不言遷葬。豈西塔山即白水鵝子峯耶。靈梵院側鵝子峯皆在五夫里。相距不遠。故統言之乎。然不得云明年也。靈梵之窆云卜地不詳。而行狀之地勢卑濕。自指白水之兆。而不言再遷。此不可曉。果齋作譜時。尚可詢問。而今譜但爲疑詞。不知即果齋之舊否也。遷墓記與行狀。互有異同。編次者亦略不爲考訂何耶。姑記所疑於此。

按自庚寅與呂東萊劉子澄書。拈出程子兩語。生平學問大指。蓋定於此。即中庸尊德性。道問學。易大傳之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從古聖賢所傳。若合符節。至甲寅與孫敬甫書云。程夫子之言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兩言者。如車兩輪。如鳥兩翼。未有廢其一而可行可飛者也。尤爲直截分明。蓋相距二十五年矣。而其言無毫髮異也。自庚寅以後。書問往來。雖因人說法。間有所獨重。而其大指不出此兩語。晚年爲鄂州稽古閣記。福州經史閣記。正以此兩語相對發明。其指意尤曉然矣。通辨正學考。皆不載此二書。今據文集補入陳師德書。不詳何時。師德卒於甲午。此書當去庚寅不遠。故附載之。

**七年辛卯。四十二歲。　冬十二月。省劄趣行。以祿不及養辭。**

按六年十二月。召赴行在。是年五月。陳俊卿出知福州。虞允文獨相。閏五月。梁克家參知政事。此召雖以胡銓之薦。亦或允文克家之意也。朱子以喪制未終辭。其狀不見於文集。疑其在喪中不復具狀。但以省劄回納建寧府軍資庫而已。至七年十二月。喪制既滿。尚書省依六年元降指揮。催促起發。朱子於八年二月具辭免召命狀。以祿不逮養辭。四月三省同奉聖旨。令疾速起發。行狀。七年既免喪。復召。以祿不及養辭。免喪在七年。而復召則在八年四月。行狀統言之。不復詳敘。本傳亦同。其七年十二月





省劄。乃依六年元降指揮。而非即有復召之命也。八年二月。克家爲相。與允文並。本傳九年克家相。再申前命。九年當作八年。自召赴行在。屢趣起發。而皆出克家之意。而允文特聽之耳。允文以八年八月去位。九年特與改秩宮觀。則允文之去位久矣。然朱子於允文克家皆無書。豈以申省狀已歷言之。而素無交往。故不便有書耶。抑或文集之脫漏也。陳丞相。雖參政。周丞相。留丞相。皆再三與書。即趙雄王淮。亦屢與書。是在南康浙東事有相關。不得不爾。（見與呂伯恭書。）而文集乃諱言之。亦不識朱子之意矣。行狀云。四年之間辭者六。此指六年召赴行在。八年召赴行在。七年省劄趣行。八年省劄再趣行。九年省劄又趣行。辭免召命狀凡五。而喪制未終無辭狀。元甚分明。李本止載六年八年兩召命。九年省劄趣行。爲太略。洪本爲得之。而以七年十二月趣行。爲八年二月趣行。則亦失之。今考正其始末而附論之如此。

**八年壬辰。四十三歲。春正月。論孟精義成。**

按癸未編次論語要義。論語訓蒙口義兩書。皆不傳。而存其序。至壬辰編次論孟精義。庚子刻於南康。改名要義。蓋其名偶同。而非即前論語要義之本也。年譜誤認。以此書先明要義。後改精義。又改名集義。以書語孟要義序攷之。非是。今改正。○又按癸未要義序。獨取二先生（此本缺。李元）及其門人朋友數家之說。補輯訂正。以爲一書。則亦與精義略同。但其書草略。故後來編次精義不復及之。而別爲之序。自非癸未之本也。南康之刻。蓋取舊名。以精義二字太重。而諸家之解亦有未盡當者。後定名集義。亦以此。年譜之云。蓋未辨此意也。

**夏四月。有旨趣行。復辭。六月省劄再趣行。再辭。**

按辭免召命狀。以去冬十二月省劄趣行。二月具狀辭免。洪本以趣行敘於二月。誤也。夏四月。有旨疾速起發。至五月六日。省劄又兩次趣行。洪本止載六月省劄催。亦非是。今俱改正。

**資治通鑑綱目成。**

按綱目序於壬辰。據李通伯諫擇之伯恭諸書。則癸巳甲午至乙未。方寫校淨本。乃成編也。又據敬夫伯恭李濱老書。則重修於丙申丁酉。至庚子方可寫。據延之蔡季通書。則丙午以後欲重修而未及。行狀所云。每以未及修補爲恨也。余大雅錄在戊戌後。當是重修時。而語意不類。恐記者之誤。若陳淳錄。則自分明矣。年譜。綱目成於壬辰。以序文而言耳。○凡例刻於王魯齋柏。勉齋諸公皆未之及。或以後出爲疑。今考蔡書云。條例亦已定矣。又云。綱目凡例。修立略定。極有條理意義。則元有凡例。當以蔡書爲據也。○又按綱目於通鑑改正甚多。而猶有未及改者。故曰恐爲千古之恨。今載與劉子澄尤延之書。以見其概。朱子於壬寅年。以綱目爲孝宗言之。蓋欲仿溫公之例。而孝宗顧置之。則反不如神宗遠矣。而朱子居家五年。竟亦未能再修。此所以常以爲恨也。

**八朝名臣言行錄成。**

按東萊集與汪尙書書云。近建寧刻一書。名五朝名臣言行錄。（此前集。又有後集。）云是朱元晦所編。其間當考訂

處頗多。近亦往問元晦未報。不知曾過目否。是書皆呂許公事。切直。故東萊不樂之。見沈僩錄。而朱子後來亦未修改。此早年之書。與論孟或問同也。前集五朝。後集三朝。故曰八朝。呂公所見者前集也。

冬十月。西銘解義成。

按年譜據西銘解後跋。然考之作解當在壬辰前。跋云。蒙既爲此解。後得尹氏書。則非壬辰明矣。又考葉味道語錄。自在雲谷作天地之塞兩句解。後來遂通作西銘解。雲谷記。以庚寅得雲谷。則西銘解作於庚寅辛卯間。據呂東萊書。太極西銘兩解。皆成於壬辰前也。

九年癸巳。四十四歲。夏四月。太極圖說解通書解成。

按年譜壬辰十月西銘解成。癸巳四月太極圖解通書解成。此據兩後記歲月言之。而通書則附見焉。考之呂張兩集。則太極圖解成於戊子。西銘解成於庚寅辛卯。東萊書壬辰有改定太極圖說解之云。則必不至於癸巳而後成矣。○又按己丑己亥。皆訂正太極西銘兩解。以示學者。年譜以通書解附焉。東萊與朱子書云。太極圖解。近方得本玩味。淺陋不足窺見精蘊。多未曉處。已疏於別紙。其書在戊子。又云。太極所疑。蒙一一鐫誨。則在己丑。又云。示下太極圖西銘解。當朝夕玩繹。若稍有所未達。當一一請教。亦不敢以示人也。又云。向承示以改定太極圖論解。比前本益覺精密。西銘發昔人所未發處益多。又云。太極圖解。昨與張丈商量未定。而匆匆分散。少暇當理前說。此三書當在辛卯。朱子與南軒書云。太極解後來所改不多。別紙上呈。則書在戊子己丑間。南軒書云。伯恭昨日得書。猶疑太極說中體用先後之論。則在辛卯後。據此諸書。則太極圖解成於戊子己丑。西銘解成於庚寅辛卯。兩書後跋。各以其跋之歲月言。非成書之歲月也。又戊申跋。未敢出以示人。乃爲學者言之。張呂二公。則未嘗不共商搉。象山云。考訂注釋。似亦見圖解矣。通書後記。作於丁未。此如己酉序大學中庸章句之比。章句非至己酉始成。通書解亦非丁未始成也。年譜敘於癸巳。疑亦因太極圖解附及之。而李微之序亦云。太極通書解義成於癸巳。豈別有所據乎。竊意亦成於壬辰以前。至丁未始作後記。以授學者。戊申二月。則出兩解。非并出通書也。梭山詆太極圖西銘。林黃中詆易西銘。而通書尙未有議者。故未之及焉。今姑依年譜所敘。而考訂其歲月先後如此。○李微之性傳語錄序。序成書歲月。大概同年譜。而易本義。以爲成於乙巳丙午之閒。與年譜不同。則非盡同年譜也。戊申出太極西銘兩解。以示學者。明言兩解。不及通書。而李洪兩本。於戊申皆以通書附焉。今據鄭本刪之。前說亦以意度。未盡然也。

五月。有旨。特改左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再辭。

洪本進呈乞嶽廟劄子下。有是年梁克家相申前命。又辭。十一字。誤用本傳語。重複不可曉。而李本并無進呈乞嶽廟劄子句。則克家之奏。爲無所因矣。今從洪本。而是年以下十一字則刪去。

淳熙元年甲午。四十五歲。春二月。復辭。三月。有旨不許辭免。復辭。夏六月。始拜命。

按文集辭免改秩宮觀狀。凡四行。狀云。九年再辭。元年又再辭。李本止云。省劄凡三下。趣依已降指揮太略。洪本得之。而僅統敘於拜命之下。亦非是。今依行狀文集改正。○行狀辭者四。則指辭免狀。年譜





云。三具辭免。則以第一狀辭改官。第二狀辭告命。皆一事也。此則非誤。

編次古今家祭禮。

朱子自爲之跋甚詳。而不載其目。其答鄭景望書。言增孟詵、徐潤、孫日用三卷成十九卷。以書考之。則賈頊家祭儀第六。孟詵第七。徐潤第八。政和五禮第十一。孫日用第十二。杜公祭享儀第十三。范氏祭儀第十九。其確然可考者七卷而已。馬氏文獻通考。陳氏曰。朱子集通典會要所載。以及唐本朝諸家祭禮皆在焉。凡二十卷。則又增一卷矣。凡十三卷。蓋實可考。以通考所載計之。有江都集禮。有開元禮。開寶禮。有胡氏吉凶書儀。唐鄭正則祠享禮。唐范傳式寢堂時享禮。劉岳書儀。陳致雍新定寢祀禮。又有韓氏古今家祭式。橫渠張氏祭禮。伊川程氏祭禮。呂氏家祭禮。溫公書儀。書儀今刻無祭禮。或是涑水祭儀。凡十三種。正合二十卷之數。或即是邪。此朱子手自編次之書。而家禮則後人僞作。勉齋以古今家祭禮同爲編次。而家禮則別出。至宋史以家禮入於編次諸書之內。而刪古今家祭禮。故後人但知有家禮。而古今家祭禮。遂以不傳於世。甚可惜也。然藏書之家。或當有存者。有志之士。多方訪求。庶朱子之書復見於世。豈非大幸乎。



# 朱子年譜考異卷之二

淳熙二年乙未。四十六歲。夏四月。東萊呂公伯恭來訪。

李洪本俱作夏五月。今改正。○按文集書近思錄後云。乙未夏訪予於寒泉精舍。留止旬日。而東萊書云。五月五日。則來訪在四月明矣。東萊年譜亦云四月。可證。

近思錄成。

洪本年譜云。其後先生守漳州。日又添入數條。刻於學宮。按文集與張呂書。則添入數條。在丙申丁酉閒。不知洪本何據。李本無之。今刪去。○按勉齋集復李公晦書云。與丈所刊近思小學。皆已得之。後語亦得拜讀。先近思而後四子。卻不見朱先生有此語。陳安卿所謂近思四子之階梯。亦不知何所據而云。據此則近思錄四子之階梯。或非朱子語。亦與葉錄不合。程子云。若不得某之心。所記者徒彼意耳。此又讀語錄者所當知也。

偕東萊呂公至鵝湖。復齋陸子壽。象山陸子靜來會。

李洪本皆作梭山陸公子壽。按梭山子壽兄。子美號也。子壽號復齋。譜蓋因象山辨太極書。誤目梭山而誤。今改正。○按鵝湖之會。年譜不詳。語錄無及此者。象山年譜語錄所載。爲最悉。朱陸異同。皆見於此。故附著之。至其辭氣之怍。賢者當自較然無庸辨也。朱子和詩。在己亥春三月。子壽訪朱子於鉛山。

追和鵝湖詩韻以贈子壽。象山年譜。謂歸後三年乃和此詩。蓋因別離三載而言。其實非也。然可證年譜俱載鵝湖會之誤。○學蔀通辨云。朱子年譜。謂其後子壽頗悔其非。而子靜終身守其說不變。今年譜無此語。此必李本所删。而洪本亦不能是正也。今依通辨條入。其而他語則不可考矣。又如諸公各執所見。於朱陸並言之。亦必李氏所改也。○據與王子合書。則在鵝湖與二陸講論。幾旬日矣。年譜語錄皆無可考。象山語錄所云數十折議論者。不知是何議論。可惜也。○按鵝湖之會。朱陸異同。是作譜大關鍵。果齋元本不可得見。李爲昭明後人。於此皆諱而不言。故摭文集諸書。并張呂書。俾後人有考焉。

秋七月。雲谷晦菴成。

按雲谷記。乾道庚寅始得其地。即作草堂。榜曰晦菴。則晦菴之成。在庚寅。至乙未已六年矣。蓋至是亭臺始具。而又併得山北姚氏地。故作記以識其成。年譜云。秋七月晦菴成。蓋以晦菴統名其地。非指草堂三間也。今姑仍之。

二年丙申。四十七歲。春三月。如婺源。

鄒考云。三月。舊後起行。年譜俱作二月。誤。今改正。○洪本有先生與鄉人子弟講學於汪氏之敬齋。而附敬齋箴。按敬齋箴前題云。讀南軒主一箴。綴其遺意。作敬齋箴以自警。南軒卒於庚子。當是庚子後作。此爲附會無疑也。今删去。○按與滕璘游一條。見李本。洪本不載。考滕璘通書在丙申前。此或元本所有。姑存之。○按紫陽朱氏譜序。今文集缺。○答呂伯恭書。此在婺源所寄。余文集注有說。　附文集注。　此書有頓進之功語。距己丑八年矣。仰窺古人精進。則剛用力所謂上達不已日新者。固不可執己丑一悟以爲定也。○又按九月答呂伯恭書云。前月至昭武。見端明黃丈。旬日而歸。黃丈端莊淳厚。老而不衰。議論不爲詭激。而指意懇切。亦自難及。見之不覺使人心服。據此則朱子自婺源歸。再見黃端明矣。年譜俱缺。今附見於此。

夏六月。授祕書省祕書郎。辭。不允。秋八月。復辭。并請祠。許之。差主管武夷山冲祐觀。

按本傳以手書遺茂良。今考與韓无咎尚書書最爲詳盡。年譜與汪尚書書。汪字誤。即與韓書也。僅删取其前數十語而意不明。今全載。汪字。閩本已改正。

冬十一月。令人劉氏卒。

按年譜明年二月葬於建陽縣之唐石大林谷。唐石里名也。後朱子葬唐石里大林谷可證。閩本葬嘉禾里之唐石大林谷。嘉禾里三字衍文。寒泉如閩本作卒。如疑當作塋。如側閩本作左。語錄云。某葬亡室時。只存東畔一位。是同穴而在左。非另規藏也。名其菴曰順寧。旁有菴以守墓乎。是墓旁有亭又有菴矣。凡此皆從李洪本。○閩本二月別立一條。或依舊本而別出之。或家有所傳。亦未可定。如年譜令人之卒在十一月。而閩本增十二日三字。此自有所傳也。　鄒考云。按朱子與呂伯恭書有云。兩多卜葬。至今未定。更旬日間。且出謝觀知。井沿一兩處。若可用。即就近卜日。此丁酉二月書也。是年秋伯恭來書。葬地已有定卜。安厝冀須有







期。則令人之葬。大約在丁酉秋冬矣。鄒考蓋據南書而改二月爲是歲。於丁酉終。然當仍閩本而注所疑於下。不當遽改也。今仍從李洪本。附注於令人卒之下。而二月兩字。則改爲某月以記疑。○李洪本附錄行狀。令人卒。以乾道丁酉。小注辨其誤。今考勉齋集行狀云。卒以淳熙丙申。未嘗有誤。此附錄刻本之訛舛。而辨者。未及考之本書耳。

四年丁酉。四十八歲。夏六月。論孟集註或問成。

年譜從洪本。李本太略。其謂或問恐傳而趨薄。似用南軒書中語。與朱子意不合也。或是果齋元本所有。姑仍之。○南軒戊戌與朱子書云。論語章句。章句疑作集註。簡確精嚴。足以昭後學。或問之書。大抵因不可易之論。但某意謂此書卻未須出。蓋極力與辨說。亦不能得盡。只使之誦味章句。節節有得。則去取之意。與諸家之偏。自能見之。不然卻恐使之輕易趨侮耳。按朱子之不肯刊行或問。以未及修改。而南軒所云。又是一意。今附見於此。○與許順之書。有云。大學之說。近日多所更定。其書在丙戌丁亥間。據此則大學章句。與論語訓蒙口義。同時所作。但不知即以章句名否耳。南軒書論語章句。論語或當作大學也。○答呂伯恭書有云。大學中庸皆有詳說。此即或問稿。洪本云。又作訓蒙口義。即詳說也。誤。李本無。即詳說也四字。今從李本删去。○又己亥與呂伯恭書云。兩月間只看得兩篇論語。亦自黃直卿先爲看過。參考同異了。方爲折中。據此則論孟集註。丁酉尚未成書也。後書又云。舊書意欲得暇。將定本此亦欲有修改處。今上納二册。餘卻續寄。則丁酉已成書。此更修改耳。○楊道夫錄。在己酉後。此集註乃初本。後來改訂極多。年譜集註或問成於丁酉。此條初本言之。此云十年前。正指初本也。不當而刊。年譜據集註成書言之。刊也。○丙辰答孫敬甫書云。南康語孟。是後來所定本。然比讀之。尚有合改定處。未及下手。按集註成於丁酉。在南康時己亥庚子。距丁酉二三年耳。後來所定本。必在其後。而刊於南康。非在南康時也。此書丙辰。距丁酉二十年矣。尚云合有改定。而諸家問語。所舉集註。往往與今本不同。考其年。則在乙卯丙辰後。是其修改直至沒身而後已也。按文集答應仁仲書云。孟子內說不當而少句。凡數改方定。今讀前書不知今本之的否。可知朱子之著心矣。嘗謂此等處。皆宜抄出以示學者。○朱在過庭所聞。是敬之有此書矣。今語類無考。

詩集傳成。

按年譜據集傳序。而朱子明註云。集傳舊序。則後來集傳不用此序也。集傳蓋有綱領而無序文。集註辨此頗明。今附載。　附文集注。　按朱子明詩傳遺說。集傳序乃舊序。此時仍用小序。後來改定。遂除此序不用。今考序首。自邶而下。國之治亂。人之賢否。有是非邪正之不齊。又云。審者師之。而惡者改焉。則亦不純用小序。但不斥言小序之非。而雅鄭之辨。亦略而未及。以讀詩記後序及讀桑中篇考之。其爲舊序無疑。編文集者既不注明。而大全遂冠此序於綱領之前。坊刻並除綱領而止載舊序。其失朱子之意益遠矣。今考遺說而附正之。○按乙未與呂伯恭書。朱子年四十六矣。又二年丁酉作詩傳序。則必有改正。然讀詩記皆載朱子舊說。而丁酉舊序。亦後來所不用。至壬寅書讀詩記後。乃致其疑。甲辰作桑中後記。則盡斥小序之非。是今本蓋自甲辰之後所修也。壬寅朱子年五十三。甲辰年五十五。

語類李煇錄云.某自二十歲時讀詩.便覺小序無意義.後到三十歲.斷然知小序之出於漢儒所作.以文集考之.其爲記者之誤無疑也.讀說作周漢諸儒.但云.其後斷然知小序之出於漢儒.無到三十歲四字.〇又按庚子與呂伯恭書.已力辨小序之非.書識詩記後及記桑中篇.皆本於此.而以答潘文叔潘恭叔書考之.則今本必修於甲辰後.而丁未與呂子約書.言詩說久已成書.則其成在丁未以前也.又考與李公晦書.則甲寅以後更有修改.而葉彥忠書.又有新本舊本之異.此書不詳其時.然當在甲寅後也.馬氏文獻通考云.南康本出胡泳伯量家.更定幾十之一.不知即此新本否.今所更定不同處.皆不可得而見.詩傳中亦間有一二可疑處.亦無從考矣.〇按果齋李氏云.其於詩也.深玩辭氣.而得詩人之本意.盡削小序.以破後儒之臆說妄言.美刺悉就芟夷.以復溫柔敦厚之教.與年譜語略同.則此疑出果齋元本也.但未考丁酉所序詩集傳之爲舊本.此爲舛誤.然不載詩集傳序.則可知序非集傳所有矣.李微之序.亦言詩集傳成於淳熙丁酉.蓋本年譜之誤.

周易本義成.

按年譜詩傳成.據傳序成於丁酉十月.易本義則不知所據也.李微之序言.成於乙巳丙午之間.當以李序爲正.又馬氏文獻通考易傳十一卷.本義十二卷.陳氏曰.晦菴初爲易傳.用王弼本.復以呂氏古易爲本義.其大指略同而加詳焉.首列九圖.末列揲法.今考之文集語錄.皆未嘗言有易傳本義之異.後來纂輯諸書.亦未有言及此者.不知陳氏何據而云然也.前列九圖.末列揲法.則諸書所同.然皆非朱子之舊.通考說蓋未可信.今姑載於此而俟考焉.〇按文集答孫敬甫書云.易傳初以未成書.故不敢出.近覺衰耄.不能復有所進.頗欲傳之於人.而私居無人寫得.只有一本.不敢遠寄.其書在丙辰後.則易本義久已刊行.不當云不敢出.又書名本義.不名易傳.且其語與程子答張閎中語略同.以別集答孫季和楊伯起書考之.殊不相類.今不載.〇按古易經二篇.傳十篇.後爲王輔嗣鄭康成所亂.至宋晁呂始正其失.朱子本義.從呂氏.其見於論語者詳矣.乃朱子歿.未幾而門人節齋蔡氏已變其例.至度宗咸淳時.天台董氏.乃合程傳.傳用王輔嗣本.本義爲一書.元文宗天曆時.鄱陽董氏.從其說.而小有不同.至明永樂大全.依兩董氏例.而又一以程傳爲主.反以本義附焉.坊刻則去程傳.而改本義從程傳本.於是朱子已正之古易.遂淆亂而不復可見矣.果齋作譜時.節齋本亦未出.後來改訂.至永樂大全而極.若坊刻之妄.亦不足置辨也.〇又按朱子自不滿於易本義.以答孫季和劉君房楊伯起諸書考之.則沈莊仲所錄是也.但自以其未及修補改訂.如章句集注之精當耳.謂其說道理太多.翻卻窠臼.不盡.則亦恐未然.〇周易會通.載朱子辨呂氏晁氏語.不知所從出.朱子別文公易說第十九卷.論古易今刻.前闕二板.當是書臨漳所刊易後.及此篇.而已不可考.按會通載書臨漳所刊易後.附朱子別呂氏音訓跋云.嵩山古易跋語.先公嘗折衷晁呂之說於其後.據此則此篇乃書嵩山古易跋後.而文集竟無之.則文集之遺逸亦多矣.〇易本義所附九圖筮儀.皆非朱子之作.乃後人誤增入者.如程子易序上下篇義.不見於程子文集.考其辭意.斷斷非程子作.而天台董氏則附上下篇義於程傳.鄱陽董





氏.又并以易序附焉.皆據所傳.而不考其眞僞.其附九圖筮儀於本義.亦其類也.嘗有辨說極詳.今系於後.

附周易本義九圖論

易本義九圖.非朱子之作也.後之人以啓蒙依放爲之.又雜以己意.而盡失其本指者也.朱子於易有本義.有啓蒙.其見於文集語錄講論者甚詳.而此九圖.未嘗有一語及之.九圖之不合於本義啓蒙者多矣.門人豈不見此九圖者.何以絕不致疑也.朱子於本義敍畫卦.約略大傳之文.故云自下而上.再倍而三.以成八卦.三畫已具.八卦已成.則又三倍其畫.以成六畫.而於八卦之上.各加八卦.以成六十四卦.而不敢參以邵子之說.至啓蒙則一本邵子.而邵子所傳止有先天圖.即六十四卦方圓圖也.其伏羲八卦圖.文王八卦圖.則以經世演易圖推而得之.同州王氏.漢上朱氏易書載伏羲八卦圖.文王八卦圖.啓蒙因之.至朱子所自作橫圖六.則注大傳語及邵子語於下.而不敢題云伏羲六十四卦圖.蓋其愼重如此.今乃直云伏羲八卦次序圖.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圖.伏羲八卦方位圖.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圖.是孰受之而孰傳之邪.又云.伏羲四圖.其說皆出邵氏.按邵氏止有先天一圖.其八卦圖後來所推.六橫圖.朱子所作.而以爲皆出邵氏.是誣邵氏矣.又云.邵氏得之李之才挺之.挺之得之穆修伯長.伯長得之希夷先生陳摶圖南.此明道敍康節學問源流如此.漢上朱氏.以先天圖當之.已無所據.今乃以移之四圖.若希夷已有此四圖者.是幷誣希夷矣.文王八卦說卦明言之.本義以爲未詳.啓蒙則爲之說.而不以入於本義.至於乾天也.故稱乎父一節.本義以爲揲蓍以求爻.啓蒙以爲乾求於坤.坤求於乾.與乾爲首.乾爲馬兩節.皆文王觀於已成之卦.而推其未明之象.與本義不同.蓋兩存之.今乃以爲文王八卦次序圖.又孰受之而孰傳之邪.自周子太極圖.以黑白分陰陽.後多因以爲說.龜山先生於詹季魯問易.以一圖示之.而塗其半曰.此即易也.是皆以意爲之.朱子答袁機仲書所云.黑白之位.當亦類此.今此圖.乃推明伏羲畫卦之次序.其必以奇偶之畫.而不可以黑白之位代之.彰彰明矣.爲問伏羲之畫.以奇偶乎.以黑白乎.則以黑白之位爲伏羲之畫.雖甚愚知其不可也.今直題爲伏羲八卦次序.伏羲六十四卦次序.而皆以黑白之位.又孰受之而孰傳之邪.答袁書.止有八卦黑白之位.而無六十四卦.又云.三白三黑.一黑二白.一白二黑等語.與今圖亦有不同.此書云.黑白之位.亦非古法.今欲易曉.故爲此圖.以寫之.後書云.僕之前書.已自謂非是古有此圖.只是今日以意爲之.寫出奇偶相生次序.令人易曉矣.則又明指六橫圖而言.非黑白之位.故竊疑袁書此一節.乃後人勦入之.以爲九圖張本.而非本文.又其後云.此乃易中至淺至近而易見者.黑白之位.元非易中所有.故其文義.都不相屬.答袁書凡十一.論黑白僅見於此.而他書皆以奇偶論.其爲有所增損改易.而非本文.無疑也.卦變圖啓蒙詳之.蓋一卦可變爲六十四卦.彖傳卦變.偶舉十九卦以爲說耳.今圖卦變.皆自復姤臨遯等十二辟卦而來.以本義考之.惟訟晉二卦爲合.餘十七卦則皆不合.其爲繆妄.尤爲顯然.必非朱子之作明矣.故嘗反復參考九圖.斷斷非朱子之作.而數百年以來未有辯其誤者.蓋自朱子旣沒.諸儒多以其意改易本傳.流傳旣久.有所竄入.亦不復辯.馬端臨文獻通考.載陳氏說本義前列九圖.後著揲法.疑即筮儀.學者遂以九圖揲法爲本義元本所有.後之言本義者.莫不

據此。而不知本義之末皆有九圖揲法也。明永樂大全出。以本義改附易傳。而九圖筮儀。遂爲朱子不刊之書矣。今詳筮儀之文。絕不類朱子語。其注有云。筮者北面見儀禮。按儀禮士冠禮。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筮者皆西面。惟士喪禮筮宅以不在廟。筮者北面。今直云筮者北面見儀禮。此謬說。不知何來。推求其故。則學易者但見漢上易叢說。有引儀禮筮宅者北面之文。而並未嘗考之儀禮也。朱子豈不見儀禮者而疎謬若是邪。由是以言。筮儀亦斷非朱子之作。而通考所云。前列九圖後著揲法者。皆爲相傳之誤。而不可以據信矣。余故曰。易九圖。非朱子之作也。後之人。以啓蒙依放爲之。又雜以己意。而盡失其本指者也。今致其大略如此。其碎義瑣說有相發明者。別附於後。世之君子得以覽觀而審擇其是非焉。另有論後數條文多不載。

五年戊戌。四十九歲。秋八月。差知南康軍。辭。

按八月差知南康軍。即具狀辭。十月。奉旨不許。辭免。令疾速前去之任。又具劄子辭。乞宮廟差遣。據與呂伯恭書。十月後。又有三劄託袁機仲爲投而未之投。至十二月。堂帖又趣行。亦見與呂伯恭書。故次年正月復具狀請祠。至二月。在鉛山候命。又具乞宮觀狀。三月省劄又趣行。三月三十日赴任。李本太略。今從洪本。○行狀云。差發遣南康軍事。辭者四。始之任。此謂八月辭免。十月請祠。正月請祠。二月請祠。辭者凡四也。本傳再辭不許。誤。

六年己亥。五十歲。春正月。復請祠。二十五日啓行。候命于鉛山。

按東萊集書勉行。今東萊集可考。而南軒語。則南軒集無之。或脫漏也。今以年譜爲據。○按南軒集。與朱子書云。出處之計如何。莫須一出否。在二十三卷。此與年譜所載意略同。然此書自在丙申以祕書郎之除而言。非己亥也。南軒以戊戌五月移知江陵。朱子八月方除南康。而此書所言。皆靜江事。又趙若雅與脩儀之兩易其任。當在丁酉。而書中言漕司趙若雅。其在丙申無疑。若己亥南軒自別有書。而集軼弗載耳。或以此書爲年譜之證。非也。

陸子壽來訪。

李本附載候命鉛山下。洪本另立一條。今從洪本。○按和鵝湖寺子壽韻。年譜繫於鵝湖寺兩陸詩之後。非是。象山年譜謂歸後三年乃和此詩。此因別離三載而云。然考其實亦非也。詩云。別離三載。蓋鵝湖之會在乙未。鉛山之訪在己亥。中間隔丙申丁酉戊戌三年。故曰三載。偶扶藜杖出寒谷。則自指候命於鉛山。又枉籃輿度遠岑。則謂子壽之來。承鵝湖言。故曰又枉。若在鵝湖。則又字下不得也。從學商量四句。正祭子壽文所云。志同道合。極論無猜。降心從善者。若在鵝湖。則方各執所見。卒異不合。又安得作此語耶。故斷以此詩爲在鉛山追和前韻以贈子壽者。今改正。○按答東萊第一書。戊戌則鵝湖會後三年也。子壽蓋頗自悔其前說之誤。故鉛山來訪時。其論與朱子多合。祭文所云。志同道合。極論無猜。降心從善者也。朱子此時。於子靜更有深望焉。庚子五書。皆有招徠引誘之意。其惓惓之心可想見矣。癸卯以後。子壽既卒。而子靜之說決裂甚。朱子於是知其不可以挽回也。至乙巳丙午。乃顯言攻





之。以示學者。俾不惑於其說。此其前後苦心。學者不可以不知考也。○按象山語錄。子壽與子靜學問元有不同。及將會鵝湖。子靜再三辨論。而子壽乃以子靜之言爲是。遂作孩提知愛一詩。子靜以爲然。故鵝湖之會。子壽舉詩四句。朱子曰。子壽早已上了子靜船也。其時二陸與朱子辨論。皆不合。後三年。子壽過訪東萊。乃翻然以鵝湖所見爲非。而東萊稱之。有著實看書講論。心平氣下之語。故鉛山之訪。亦不與子靜俱。而卒從朱子之說。祭文所云。蓋紀其實也。是子壽與子靜之學。始終本不相同。子壽早卒。復齋集不傳於世。後之人但據鵝湖之會。同稱二陸。而子壽之生平。遂爲子靜所掩。迄今未有發明之者。甚可惜也。今盡載語錄文集及祭文。並附以卒後三書。以見其概。俾後之人有考焉。祭文敍述甚爲詳明。而與呂伯恭傳子淵書。皆以爲吾道之衰。其痛惜幾與南軒同矣。東萊亦以子壽之亡。於後學大有關係。而子壽乃不大見稱於世。豈亦有幸有不幸耶。

三月。省劄復趣行。是月晦赴上。

三月省劄復趣行。此於文集無考。與呂伯恭書。欲某赴官。須更得朝旨乃可去。蓋已報本軍官吏以實請祠也。則三月晦赴任。必更有省劄趣行矣。今從李洪本。

夏五月。遣使祭唐孝子熊仁贍之墓。　修復劉屯田墓。

按洪本無此兩條。今從鄒本增入。

請祠不報。

據與呂伯恭書云。已走介請祠。其書在四五月間。六月以疾請祠。亦見與呂書及自劾狀。而其狀則皆闕。行狀以疾請祠者五。文集止載其三。其己亥兩請皆闕不載。故無所考。今據呂書條入。

作臥龍菴。祀諸葛武侯。

按作菴在己亥五六月間。見與呂伯恭書及南軒臥龍菴詩。詩明年譜載之庚子冬。此因臥龍菴記在庚子十一月而誤也。今改正。○菴成即祀武侯。而起亭又在其後。年譜未明。今據記文改正。

六月。奏乞減星子縣稅錢。

李洪本註皆不明。其以不合用劄子自劾。又是一事。李洪本皆附於其下。非也。今從鄒本改正。○按鄒本增乞聽從民便送納錢絹。又乞減移用錢額。得以從減南稅兩條。已載其目於庚子。其與王漕師愈劄子。乞將淳熙三年四年五年未起苗殘之數。悉從蠲免。又與顏提舉師魯劄子。言本軍米斛憑赴建康交納。近一年改撥入都。乞仍令赴建康交納。俱見文集。而其事之行否。則未有考。李洪本皆不載。今仍之而存其大略於此。

冬十月。復建白鹿洞書院。

李本太略。洪本爲詳。然亦多未合。今考文集行狀補正。○洪本云。請賜勅額。及賜御書石經監本九經以鎮之。詔皆從焉。李本無詔皆從焉四字。云曾於御書閣得賜勅額。及御書石經監本九經。則亦同洪本也。考此立之墓表云。賜額得旨事。當在壬寅。乃辛丑延和奏劄之後。年譜未明白鹿洞學規。李本僅載一兩語。洪本所載亦不全。今全錄並錄東萊白鹿

洞書院記。是東萊之文。而實本朱子之意也。白鹿洞賦。李洪兩本語焉不詳。今止載其目云。○是役。始於多十月。次年三月告成。李洪本附於其下是也。而概云累數月。其辭不明。今改正。○告成。率賓屬諸生釋菜於先聖先師以落之。則是行事時旋立主。未嘗設像也。此乃去郡後事。可不載。今刪去。○朱子是時屢請祠。故與時宰書。有復洞主廨官。使得備員。與學徒講道其間。假之稍廩。略如祠官之入。等語。然亦偶言之爾。朱子若能郡。亦未必能久留南康也。其事又迄不行。今亦刪去。

申請賜晉太尉陶威公廟額。

乞賜陶威公廟額。文集作乞加封陶威公狀。誤也。（鄭本已改正。）李洪本皆不載。按狀所稱。發明公之忠義。有補名教。而乞賜廟額。不更別賜爵號。尤可為後法。今從鄭本補入。

七年庚子。五十一歲。　二月。復奏免星子縣稅錢。

李洪本無。今從鄭本補。

南軒張公訃至。龍室哭之。

洪本疾革時以下語。李本無。今按神道碑。有疾病垂死。而口不絕吟。於天理人欲之間語。則必舊本所有。而李氏刪之耳。洪本略載兩祭文。李刪後祭文。洪又載與呂伯恭書。李亦刪去。今從洪本。而兩祭文則全載。與呂書洪本太略。文義不明。今增入。○按朱子文集與南軒書三十卷三十一卷皆以年敘。三十二卷則不以年敘。而其年亦可考。南軒集與朱子書二十卷至二十四卷。頗有錯互。然其年亦尚可考。今以兩家文集參校。其問答不甚分明對值。朱子文集。自丁酉後無書。而諸書所舉南軒語。多不見於南軒集中。即如太極圖解跋。明言敬夫以書來。其書亦不載。南軒於丁酉後。尚有十餘書。率多論事之辭。而發明道要之精語。皆不在焉。此甚不可曉。豈朱子集多所遺。而南軒集今刻本。非朱子所定本耶。（四十四卷。明云文集序。或後人以定叟本改此序文。未可知也。）中和舊說序。及南軒祭文文集序。其前後同異之跡。較然分明。而考之文集。反不得其所據。今錄何叔京、石子重、范伯崇諸書。其早年論議之異同。與祭文文集序。無不相合。而至丁酉以後。所謂同歸一致者。則絕無所考矣。語類以南軒入胡氏門人中。其所載語甚略。蓋南軒早卒。語錄多在後。故及之者少。而黃子洪說。又非足以知南軒者。固不足據也。○文集與方賓王云。敬夫未發之云。乃其初年議論。後覺其誤。即已改之。但舊說已傳。學者又不之察。便加模刻。為害不細。往日會別為編次。正為此耳。然誤本先行。此本後出。遂不復售。甚可恨也。朱子所編次四十四卷。見於文集序。而定叟所貽四巨帙。無卷數。文集序亦言已用別本摸印而流傳廣。與方書合。馬氏通考。南軒集三十卷。奏議十卷。與朱子所編次不合。疑即定叟四巨帙。而摸印先行者。是馬氏固不見朱子所編四十四卷。而於文集序。亦未之考也。今南軒集刻於梁溪華氏。凡四十四卷。止載朱子序文。而不言所自來。又無他序可稽。其中頗有參錯。故皆疑之。又考黃氏日抄。其編次與今刻略同。與朱子書七十三首。今本其數亦合。但末多武侯傳及語錄。黃氏既不載卷數。又不言此朱子所定本。而武侯傳語錄文集序所未及。則黃氏所見。其為朱子之本。定叟之本。未可知也。黃氏在度宗咸淳後。馬氏相去不遠。不應





黃氏見朱子本。而馬氏獨未之見。此皆有未可曉者。姑記於此以俟質焉。（黃氏日抄。於南軒集。亦引朱子語。此其從文集序來。非南軒集有此語也。）

三月。請祠。不允。

按正月請祠。三月請祠。兩乞宮觀狀甚明。洪本以三月為二月。誤也。今從李本。

申乞頒降禮書。

按乞頒降禮書。一州縣祭祀儀式。一臣民以下冠昏喪祭之禮。元有兩項。其冠昏喪祭之禮。鄂州見有印本。只乞行下取索。精加校勘。不須別行鏤板。（見乞頒降禮書狀中小貼子。）故禮部符下。止政和五禮祭祀儀式。其云未詳備而欲申審者。祭祀儀式而已。至禮部請編類州縣臣民禮儀。鏤板頒降。則兼有兩項。而其事未成。後狀只以前所欲申審者言之。蓋編類成書之後。免致疑惑。復有更改。而冠昏喪祭之禮。則皆有所未及也。年譜本之兩狀。而所敘未明。故附論之。○又按增修禮書狀。在淳熙七年三月。則乞頒降禮書。當在其前矣。洪本敘於二月修學之下。今依鄭本別立一條。而統敘其事。不更分析也。

夏四月。申減屬縣木炭錢。

按論木炭劄子云。已申使司。未蒙行下。不免具申朝廷。今准省劄。已送使司指定。則是已皆具狀申省。而其狀則闕。今據文集補入。朱子到任之初。即具申泉司。至庚子四月。方奏文減。年譜此必有據。其云歲減二千緡。見與王漕劄子與呂伯恭書。今從李洪本。

應詔上封事。

本傳。夏大旱。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遂上疏言云云。且曰。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之知。上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為亡也。熹以病請祠。不報。陳俊卿以舊相守金陵。過闕薦熹甚力。宰相趙雄言於上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則能否自見矣。上以為然。乃除熹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　宋史趙雄傳。朱熹累召不出。雄請出以外郡。命知南康軍。熹極論時事。上怒。諭雄令分析。雄奏熹狂生。詞窮理短。罪之適成其名。若天涵地育。置而不問可也。會周必大亦力言之。乃止。　李本年譜。時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遂上疏言云云。（與行狀所載略同而小異。）上讀之大怒。令其分析。趙雄說詞救解乃已。（洪本首增時大旱二字。大怒下增曰是以我為亡也句。末云宰相趙雄為。又改說詞為力救。從李本。）　續通鑑。六年。夏大旱。詔求直言。知南康軍朱熹上疏。上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為亡也。熹以疾請祠。不報。諭趙雄令分析。雄言於帝曰。士之好名。至能否自見矣。帝以為然。姑置不問。熹仍舊職俟旨。　按行狀止載疏語。其云上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為亡也。則見於本傳。而令其分析。雄說詞救解。則見趙雄傳中。年譜兼採兩傳語。似是後人竄入。未必果齋元本也。陳丞相判建康。入見。在淳熙五年。其薦朱子見於陳行狀。（行狀云。某人蓋即朱子。蓋謙於自貽而隱之也。）至八年。據判建康。薦本道守令五人。非薦朱子。見於與陳師中書。相距已三年。而本傳以過闕之薦。因之除江西常平之上。誤也。趙雄士之好名等語。亦在知南康時。雄傳謂出以外郡。正指此。而本傳并以屬之除江西常平之上。皆誤也。朱子此疏。降付後省。

中書門下外省續之後書，宋改參知政事。是時趙雄爲丞相，周必大爲參知政事，故皆言之。而雄詞過甚，似非其實。惟與南軒不合，其爲此言，亦以迎合上意。而朱子聲望已高，上意亦頗向之，雄不應詆誣如此。或出家傳增改，未可知也。李本所云：趙雄亦爲救解，本於雄傳，而不載其辭。洪本改爲闕爲力爲，豈不識其意也。其令監司條具民間利病，乃可議臣之奏，封事所載甚明。而本傳誤增大卑二字，綱目通鑑并以移之六年。且云詔求直言，又以雄好名等語爲救解之詞，愈不相合。又云姑置不問，某仍舊職候旨，絕不成語，訛以益訛，可爲一笑。大抵宋史本傳、趙雄傳已爲諸雜，而年譜本之，至綱目通鑑并誤益甚。今定從行狀，而其他一切削去。○東萊集與朱子書云，降付後省看詳，若深於此者，有時或宣付宰執略之。說必是虛傳，此間卻不聞也。爲常條陳利害文字，乃送後省看詳。卻復進入，少有外付者。似聞揆及新參皆嘗於榻前調護，以近例觀之，縱使無人調護，亦不至有他。甚不相諒者，不過以爲好名耳。庚子六月。朱子書云，既有調護者，即是皆有譏怒之意，幸密以見告也。東萊後書云，奏疏出於忠憤懇切，固不可過，上容納讜言，亦不以爲忤。按降付後省，朱子以爲得之郎吏。其與江東陳帥書，亦云爾，非虛傳也。東萊偶未聞耳。前書云，似聞揆及新參皆嘗調護。揆趙雄，時爲丞相；新參周必大，初參知政事；似聞者傳聞不確之語。後書云，上容納讜言，不以爲忤，此必得之周子充，乃審其實。朱子與周參政劄子亦云，垂論聖主有假借納用之意，則宋史兩傳所云，當未必然，而行狀元非有所避而不言也。或云宋史所載，當因年譜。今考李本，言趙雄詭詞救解，而不著其語，雄傳則有之。洪本又增入本傳以我爲亡語，至周必大爲言，則兩本皆不之及，明是年譜之用宋史，而非宋史之襲年譜也。今附載朱子與呂伯恭、與江東陳帥、與周參政三書，以證年譜之誤。　文集與陳師中書云，試郡無狀，幸及終更，復叨除命，傳聞皆污丞相薦墨，是以有此意者，偶因臧否支郡及之，比歸見劉平父，乃知所以假借稱道者過實殊甚，使人愧懼悚惕，不知所言。按師中，龐公子，南康於建康爲支郡，故云爾。南康之除，本傳以爲出於史浩，亦以陳相過闕力薦之，故江西提舉之除，行狀以爲上意不欲其遂去，以書言之，則亦以陳相之薦也。本傳敘次亦未爲誤，而以過闕之薦與能判建康之薦，混而不分，則非是。又朱子至南康，以疾請祠者五，諸書所云極明，而本傳以爲之上疏言事之下，尤非是。今并附論於此云。

請祠，不報。

李洪本無。按南康最後乞宮觀狀，言臨雨備災，則當在六月後，而未詳其月。閩本載於上封事後，今從閩本。

大修荒政。

李本略，洪本詳，而大槩則同。今據洪本，而以文集補正。其已見行狀者，則刪去。推廣御筆指揮二事，則不專以南康言，今亦刪去。修築沿江石堤，閩本別立一條，今從閩本。○按荒政，行狀亦舉其略，而節目則未之詳。今據行狀而以文集奏狀申請，具列其目於後。所謂設施次第，人爭傳錄以爲法者，必考於文集而可知也。





八年辛丑，五十二歲。二月，陸子靜來訪。

按陸氏之學，與朱子合下不同，故朱子於未相識時，即斷其爲禪學。與張敬夫書可考。鵝湖之會，議論不合。然察其操持謹質，表裏不二，實有爲己之功，又精神氣魄，感動得人，可爲吾道之助，故雖不合，而常有招徠勸誘之意。蓋於陸氏兄弟，惓惓有深望焉。其後子壽從朱子之說，而子靜卒不變。見辛丑南康所記。南康來訪，或子壽之意，而請書墓誌，疑亦子壽之遺命。子靜白鹿洞講義，力言義利之辨，而終之以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其於朱子之論，殆無以異，而平日所言，絕不之及，其前後敘詞，極爲謙下，故朱子跋語亦亟稱之。壬寅子靜入爲國子正，癸卯遷勅令所刪定官，名位略與朱子侔矣。至甲辰，因曹立之表，遂與朱子忤。然輪對五劄，朱子與書，明謂其自葱嶺帶來，子靜復書，雖有不樂，而亦未肆其辨。迨丙午既歸，講學象山，聲名益甚，徒黨益衆，戊申遂有無極太極之辨，詆訾不遺餘力，判然與朱子爲敵矣。朱子顯言攻之，亦在乙巳丙午之後，知其必不可以合也。子壽而在，子靜末年，未必猖狂至此。然子靜自待甚高，亦非子壽之所能挽回。假使子靜先卒，則其說不至盛行，後來可無異同之論矣。此天實爲之，亦吾道之不幸也。東萊亦以爲子壽之亡，於後學大有關係，蓋先見之矣。程氏閑闢錄，陳氏學蔀通辨，皆辨朱陸異同之說，爲有功於吾道者。程氏說得其大槩，而間有謬處；陳氏說極爲詳盡，而始同終異，中年疑信相半之說，則亦有未然者。今不暇悉論也。詳見朱陸講辨、學蔀通辨。打，見所書正學考中。○又按子壽以己亥三月來訪朱子於鉛山，遂從朱子之說。庚子子靜約來遊廬阜，而子壽書子靜已轉步，而未肯移身。見答呂伯恭書。則子靜所見，亦非鵝湖時矣。子壽既卒，朱子以文祭之，而言鵝湖所見之非，子靜於此，亦無異論。明年自來乞書墓銘，其爲白鹿書堂講義，殆與朱子之說無以異。其年祭呂東萊文，追惟鵝昔，粗心浮氣，徒致參辰，豈足關義，蓋亦自言鵝湖之非矣。而朱子於南康日，謂其舊日規模，終在二爾兩綴，東出西沒，無提撮處，蓋於來訪時，已逆料其不能盡舍舊習矣，而猶以望於子壽者望之，故亟稱其講義，而於其與符復仲者，亦有取焉。癸卯與項平父書，有去短集長之言；丁未與子靜書，又言所幸邇來日用工夫，頗覺有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其所以招徠勸誘之者至矣。而子靜後來聲望益高，徒黨益盛，恣其狂說，日以橫肆，朱子不得已而始顯言攻之。凡子靜前後之異同，又有若此者，前之所論，尚未盡其曲折也。○答林擇之與茂實書，庚子，是時子壽尚在也。答符復仲，當庚子後。舊注不詳何時，然壬寅後多稱其官，此只云臨川，當是庚子辛丑間也。癸卯與項平父書，乙巳答陳膚仲書，俱有會短集長之言，一以戒膚學者，而於陸學亦未嘗不取其善，可以見聖賢公平正大之心，而惓惓引誘之意，亦具見於此矣，故皆附載於篇。

三月，除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待次。

此條從洪本，而第三事以李本刪數語。末云，多見施行，兩本皆同。按延和奏劄，則是子所陳未就，納粟人尚未推賞，乞賜白鹿書院勅額及書，亦未施行，則所云多見施行，乃虛語耳，今亦刪去。而洪本所載執政謂且勿言諸語，則在延和奏對時，行狀述此甚明，洪本最爲舛誤，今亦刪去。

夏四月，過江州，拜濂溪先生書堂遺像。

李本附注於去郡下。洪本另立一條。今從洪本。按文集山北紀行詩。敍次最爲詳悉。年譜劉子澄來謁。請爲諸生說太極圖義。爲濂溪竹孫元孫等。設食於光風霽月之亭。諸僞舛誤。今改正。○洪本附太極說。按太極說。非朱子作也。說中止言陰陽動靜。無一語及太極。又與太極圖說解。絕不相應。朱子文集語類無及此者。南軒有太極說。嘗刊於高安。朱子與書。謂其未安。須且收藏。以俟考訂。豈此南軒作。而誤入朱子集邪。浙本以南軒仁說。爲朱子仁說。（見文集仁說元注。）此或其類。今從李本刪去。

八月。東萊呂公訃至。爲位哭之。

李本年譜云。呂公定周易爲十二篇。朱子深喜而從之。又謂大事記自成一家之言。有補學者。（以上與洪本同。）又載昨見奇卿。敬和以比日講授次第一書末云。其切磨之意如此。按年譜李洪兩本。詳略不同。而無大異。獨此條乃大相反。李本於東萊若有譏焉。洪本改之。亦未知孰是果齋元本也。李序謂舊本之猥冗左謬不合法者。悉以法削之。存者十之七。而不言其有所改竄。據此則非特以意刪削也。洪本當有所自來。非妄改者。今定從洪本。而李本則附見於此。（洪本載丙申與呂公帖。亦刪去。）○朱子文集三十三卷。三十四卷。與東萊書。皆以年敍。三十五卷。則不以年敍。頗有淆亂。李本所載。昨見奇卿一書。在三十五卷之末。當是東萊居明招山教授時。其年在戊子己丑。三十三卷。戊子己丑有書言向見與諸生論說左氏之書。遺詞命意。亦頗傷巧。蓋指博議而言。（東萊年譜。博議成於戊子。）無但令諸生讀左氏及諸賢奏疏。而不讀諸經論孟之說。竊疑此書。在三十五卷之末。明是後來綴入。或有所增損改易。未可知也。且此書在早年。而李本系於東萊卒之下。若欲以此蔽其生平者。不特誣東萊。並誣朱子矣。此不可不辨也。東萊祭文。及與劉子澄書。其傷悼之情。與南軒無以異。而李本頗失其旨。朱子與東萊書三卷。具於文集。此不復載。今撮取東萊與朱子三書。及朱子與南軒一書。以見其與。俟後之學者考焉。○朱子嘗自言氣質之偏。多有奮發直前之弊。故東萊每以此爲規。與南軒語相同也。東萊尤養溫厚。多所包含。朱子所以箴之者尤力。南軒書云。近來伯恭講論詳細如此。朋友眞不易得。但凡事似於果斷。有所不足。又云。伯恭御有留容耐處。又云。氣質與家學之說誠然。不能矯革。亦是剛明不足耳。此皆與朱子意相同。至如功利之說。自是後來浙學流傳之弊。然東萊之學。多於博雜處用功。（見與伯恭書。）故追原其始。有拖泥帶水之歎。朱子嘗論湘中學子之弊。亦謂欽夫說有太快處。遂啓流傳之弊。與此略同。固非盡以爲東萊之過也。○又別集與劉子澄書言。直卿來春同爲金華之行。今既聞伯恭訃。決當如約。某當與俱往哭伯恭。亦不爽前約也。是歲六月間。朱子與東萊有約。而七月東萊已卒。十二月。朱子之任浙東。明年正月。往哭東萊墓。是所謂不爽前約者。生死交情如此。獨哭東萊墓。文集無祭文。豈偶佚之邪。抑以祭南軒墓。乃遣奠。故有祭文。而東萊墓親往。則無之邪。此不可考。姑記於此。○東萊以七月二十九日卒。聞訃當在八月。年譜系之七月誤也。文集與東萊書。在七月望後。東萊文集有答書。在卒前三四日。東萊日記二十七日。修定詩記公劉章而卒。以二十九日。蓋久病而暴亡也。

是月。改除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





按朱子上宰相書云。去歲諸路之饑。浙東爲甚。浙東之饑。紹興爲甚。爰於是時。偏臥田間。而明公首推挽之。使得與使令趨走之末。此壬寅年書。王淮以辛丑八月爲右丞相。此宰相則王淮也。文集編次者諱言之耳。浙東之除。王淮所薦。而本傳云。王淮改除浙東提舉常平茶鹽公事。則非矣。洪本年譜承本傳之誤。綱通鑑云。王淮薦熹爲得之。今從綱通鑑改正。（李本無宰相王淮。改先生至先生以二十字。）

冬十一月己亥。奏事延和殿。

洪本年譜云。先生去國二十年。既得見上。極陳災異之由。與夫修德任人之說。凡兩劄。大略謂陛下臨御二十年間云云。（同行狀。）上爲動容竦聽。因條陳救荒之策。首劄盡爲七事。次陳二說。次言紹興和買均數之重。詳見延和奏劄。按李本最略。第一劄。用本傳極陳災異之由兩語以該之。而第二劄。則不之及。其意以任人一語。即可該第二劄也。因條陳救荒之策。盡爲七事。則第三劄而四劄以下。則皆不及。此李本之疎也。本傳獨敍第二劄。蓋得其重者。而末云。所奏凡七事。蓋自分明。但改奏劄七爲七事。則非是。李本蓋用本傳而又失之。洪本前兩劄。另敍其下乃及條陳救荒之策首劄盡爲七事。此第三劄非首劄也。次陳二說。則第四劄。次言紹興和買。則第五劄。而後兩劄亦不及其所增入。奏劄多依行狀。而刪有不同。不知所據何本也。今從李本存其略。其誤處略爲補正。載行狀於後。而洪本則刪去。

詔行社倉法于諸郡。

按詔行社倉法。在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文集所載。勅命及跋語最明。年譜載之。九年夏。此因勸立社倉榜在九年六月而誤也。今改正。台婺有應時行之者。亦治九年六月榜文。今削去。

# 朱子年譜考異卷之三

淳熙九年壬寅。五十三歲。

李本有正月條奏救荒事宜一條。注云。幷乞借撥官會給降度牒。推賞獻助人等。又請將山陰等縣下戶夏稅秋苗丁錢。幷行住催。按此復回紹興官次所奏。在二月。非正月也。救荒事宜條奏甚多。非止此奏。僅載其一。亦爲太略。洪本系於辛丑視事西興之下。今亦不取。

奏劾衢州守李嶧。

按奏狀言其親戚方在政路。此謝廓然也。廓然以辛丑八月同知樞密院事。壬寅六月罷。正月間。正在政路。或疑指王淮。朱子上時宰書。王淮言按劾不行。反遭中傷。而明公意所左右。又自曉然。詳其語意。則非王淮也。洪本後云。先生在浙東。陳賈、謝廓然、趙彥仲首攻之。此語必有所據。疑爲廓然所攻。而朱子去官。以俟朝命。自劾狀云。謹已遵渠。復還紹興府界。又狀云。臣自衢婺州復向紹興府界。蓋婺衢爲還闕之路。由此去官以還家也。行狀年譜皆不及。劾李嶧事。故不可詳考。而輒以意擬之如此。○己亥在南康。答呂伯恭書云。李嶧之事。鮑湑已燭其妄。戚與此同名。抑此誤也。文集目錄作李嶸。當更考。○朱子初奏衢州守倅。皆已遁替。其後守沈崈一。已於二月二十二日赴任。則李嶧自以任滿解罷。非別有處分也。按救荒事宜全在得人。而號令州郡。又在按劾官吏投惰。不爾則百方措置。皆爲具文矣。朱





子於浙東。多所按劾。而於李嶧事。未蒙施行。屢以爲言。行狀敍救荒太略。而於按劾皆不之及。年譜祇事西興注。大概本之行狀。增入買補之、朱熙績。而其他亦未及。今依文集悉載於譜。而幷及留趙善堅。許令令佐自陳獄斷兩條。以見救荒之所重。至於措置事宜。科條詳密。有不可以盛道者。乃備載其目於後云。

永康陳同甫來訪。

李洪本皆系於壬子。今據兩家文集改正。○按朱子於壬寅二月十三日入婺州界。同父來見。朱子則在巡婺州時也。壬寅通書。即在其後。朱子與同父第一書可考。同父壬寅書亦言之。壬寅歸後有見顧之約。丙午亦有來春命駕之語。其至否則無可考。若壬子之來訪。則兩家文集。俱不之及。同父以癸丑第。朱子有書與之。亦不言壬子之來也。年譜蓋誤以壬寅爲壬子。而未詳考其實耳。○龍川集與朱子書凡八。自壬寅至丙午。歲月皆可考。其通書在壬寅相見後。以考朱子文集次第俱可見。但同父每歲遣使。丙午以後。不應無答書。疑其皆通問語。故不載文集耳。朱子文集與同父凡十三書。其丙午以後。丁未癸丑兩書。皆答同父。不知龍川集何以缺之也。又有戊申兩書。見二十八卷辛亥一書見續集。較龍川集爲詳。而壬子來訪則俱無所見。年譜之誤。蓋無疑也。

夏六月旱。上修德政以弭天變狀。

蝗災在七月。修德政狀在其前。故狀言旱而不言蝗。行狀蝗旱相仍。蓋概言之。文集編次小誤。年譜有詔捕蝗復上疏言事。誤也。今改正。

條奏諸州利病。

年譜本之行狀。而刪去差役一條。中亦間有不合。今從行狀。○行狀云。奏免台州丁錢。年譜據奏台州許納半丁錢半絹。與奏免丁錢不合。故幷存之。又考救荒狀。有許將台州等五縣第五等人戶。今年丁絹特與蠲放。行狀亦或指此。然半丁錢半絹永久之利。而蠲放丁絹僅五等以下人戶。又止一年。其利小。行狀所載未明。似當從年譜。年譜又云。其奏免台州丁錢。至今台州小民。官及先生。無不以手加額焉。此必元本年譜所有。而所指亦未明也。○又按行狀總敍。本狀所言之事。年譜因之。而李本首言及言云云。則似是一狀。非其實矣。洪本更增與帥守同上首言云云。次言云云。考紹興和買狀。與本府同上。其他四狀。皆自言之。其云首言次言。尤非是。今並刪去。

秋七月。奏蝗蟲傷稼。

會稽縣蝗蟲傷稼。其災爲小。而回奏御筆。則其事重矣。其打撲焚埋。亦皆可爲後法。故不可以不書。

奏劾前知台州唐仲友不法。

年譜送紹興鞫實。無司理院三字。據文集補入。乞令浙西無礙官體究。據文集本傳。作提刑司委清強官體究。○按年譜本之行狀。兼用本傳補之。行狀所載章十上十字。當作六。刻本誤也。行狀又云。事下紹興府鞫之。與文集不合。本傳都司陳庸。乞令浙西提刑司委清強官體究。文集劾唐仲友第六狀云。

九月回准省劄，唐仲友罷新任，已蒙朝廷委別路監司體究，卽其事也。而十一月十日辭免進職狀云，并不差官體究。其紹興府見勘，已招官會人蔣輝等，已得明旨盡行釋放。是幷未嘗下紹興府鞫之也。行狀蓋小誤。其云紹興府已勘云云，則提舉司送司理院根勘，非浙西提刑司下紹興府也。

毀秦檜祠。

秦檜祠在溫州永嘉縣學。朱子巡歷，未嘗至溫州。此移文毀之。未詳其時。年譜載於直徽猷閣之前。亦無所據。今姑仍之。李本不載移文，今從洪本。

九月十二日，去任歸。

按本紀，淳熙八年十二月癸卯，出南庫錢三十萬緡，付新浙東提舉常平朱某備賑糶。九年七月辛巳，出南庫錢三十萬貫，付浙東提舉朱某備賑糶。此兩條各三十萬緡，俱見朱子奏狀。一云臣備使浙東，蒙聖恩賜緡錢三十萬貫，以給一路賑糶。一云，臣昨奏請給降糶錢一百萬貫，已蒙聖恩先撥三十萬貫。續通鑑止載九年，而八年則缺。蓋疑其重出刪之。此通鑑之誤也。又朱子巡歷至台州奏奉行事件狀云，七月十五日準尚書省劄子，非奉聖旨給降度牒三百道，官會十五萬貫。此卽九年七月所出南庫錢，而前狀所云已蒙聖慈支降三十萬貫者也。度牒一道，價錢五百文。元價一千五百文，今減作五百文，亦見奏狀。三百道，合之得十五萬貫，并官會十五萬貫合之，共三十萬貫。此非別有支降。而奏狀所云獲成二百萬貫者，朱子以劾唐仲友去任，不知後李應副如何。本紀無考。○鄒本年譜云，正月四日出巡所部，奏巡歷合奏聞陳乞事件。七日至嵊縣，劾奏崔克勤。十三日入婺州界。十四日劾朱熙績。十七日哭呂東萊墓。由蘭溪入衢州，劾李嶧，及張大聲、孫孜，奏巡歷婺衢救荒事件。二月復回紹興。官吏自劾。五月劾沈崈。六月奏修德政疏。七月，奏蝗蟲，同奏御筆奏救荒畫一事件。十五日出巡所部。十八日至嵊縣。十九日至新昌縣。劾唐仲友。奏巡歷沿路災傷事宜。二十一日入台州天台縣界。劾王辟綱。奏救荒事宜畫一狀。二十三日到台州。續劾唐仲友。八月十八日離台州入處州界。具奏台州奏行事件。奏處州差役利害。九月四日，準省劄進職徽猷閣。辭。九月十二日在衢州常山縣界。準省劄。八月十八日除江西提點刑獄。卽日解罷職事，仍具狀辭免新任。還家候命。十月九日準省劄。令與江東梁總兩易其任。辭。十一月七日準省劄，不許辭免，并免回避。辭。是日降到直徽猷閣告命。復辭。十二月十四日準省劄。不許辭免。卽日拜受職名。仍辭江東提刑新任。按此依文集諸狀序次日月最爲詳悉。然於體例不合，故附著於此。

十年癸卯，五十四歲。春正月，差主管台州崇道觀。

行狀年譜略同而小異，故倂載之。

冬十月，如泉州。

李洪本無，今據鄒本補入。

十一月甲辰，五十五歲。是歲辨浙學。

李洪本同。李本載答呂子約劉子澄兩書，洪本增答潘恭叔一書。潘書今刪去。○按此條語，雖本之答呂子





約諸書，而意有所偏重，不知是果齋元本否也。浙學指子約應時德章輩，而推其由來，於東萊有不滿焉。年譜覺似以浙學爲東萊矣。今雜採諸論浙學語而附辨之。○洪本附大紀論，此不可略。今削去。○辨浙學始於癸卯甲辰，而乙巳丙午以後，凡辨浙學者，悉附諸此。後辨陸學陳學，皆仿此例。○朱子早年與東萊先生切劘甚至，見於兩家文集。蓋不後於南軒先生。其殁後深爲悼痛，而歎吾道之衰，蓋亦與南軒先生同也。勉齋行狀云，南軒張公，東萊呂公，同出其時。先生以其志同道合，樂與之友。至或識見少異，亦必講磨辨難，以一其歸。至若求道而過者，病傳注誦習之煩，以爲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不假修爲，可以造道入德，守虛靈之識，而昧天理之眞，借儒者之言，以文老佛之說，立論愈下者，則又崇奬漢唐，比附三代，以便其計功謀利之私。二說並立，高者陷於空無，下者溺於卑陋。其害豈淺淺哉。先生力排之，俾不至亂吾道以惑天下。是以南軒東萊並稱，而陸陳則斥言之。其大指分明可按也。至果齋，則謂士各以意爲學，其弊於該洽者，旣以聞見積累自矜，而流於泛濫博雜之歸，其溺於徑約也，又謂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而陷於曠蕩空虛之域。學者則知所傳矣。亦或悅乎持敬之約，而憚於觀理之煩，溺於徑約，自指金谿，該洽則似指東萊。學者知所傳。則又不知何指，而同父則不一及。與勉齋所云，殊以別矣。魏鶴山作年譜序，言張宣公呂成公同心協力，以閑先聖之道，而僅及中身，若述婦覺，蓋同勉齋之說。而大全集編次問答，以汪張劉呂爲一類，陸陳爲一類，界畫截然。獨黃子洪語類，以南軒入胡氏門人中，而東萊自爲卷，與陳葉一卷，陳君舉葉正則同父附焉，而陸氏一卷同，則近於果齋之言矣。今李本年譜，於甲辰特書力辨浙學之非，於鵝湖之會則載三詩，而云各持所見，不合而罷。於太極通書解下，略敍諸書往復，不加一辭。於同父來訪，略載數語，並不言辨陸陳之學。而於其末載朱子語，江西頓悟，永康事功，若不極力辨論，此道無由得明，則元本嘗有辨陸陳之學語。而爲李氏所刪矣。李氏古沖，爲鵝湖之學，自爲陸氏諱。其序中亦書之。不知同父何以不及。然果齋語不及同父，豈元本止有辨浙學陸學，而不及同父歟。未可知也。朱子之辨浙學，專爲呂子約、潘叔昌、孫季和輩言之。而推其所始，不無遺議於東萊者。又云名爲伯恭，而實主同父。故辨浙學與辨同父同，而非以東萊與同父同類而並譏之也。如湖湘學者，胡季隨輩，後來漸從看擧之學。朱子亦言欽夫言自有弊，又豈可以上及於南軒耶。李本之謬，蓋大失朱子之意。洪本後出，其敍浙學陸陳，大略皆同。此大紀論下，亦不載語書。惟於朋東萊計，其下則有大略。洪本於李本時有所增刪改易，似是李氏未刪改前之本。而於此不能推悉，正其謬，甚爲可惜。然洪氏所見之本，亦未必是果齋元本也。

十二月乙巳，五十六歲。辨陸學之非。

象山年譜，朱元晦書云，立之墓表今作一通，顧道甚不以爲然。不知竟以爲如何。象山答書云，立之墓表亦好，但敍履歷亦有未得實處。九淵往時與立之一書，敍述立之生平甚詳，自謂眞實錄。未知尊兄及見否。按朱子此書不載於文集，於陸譜見之。其書疑甚長，譜記其略耳。所言勅局輪對，及王謙仲、袁機仲語頗悉。末始及立之墓表。象山答書，雖不以墓表爲然，而於來書語一一酬答，未嘗有激怒之

意也。其謂因曹表而有所激。或諸葛誠之揣度之辭耳。未必其盡然也。○論象山輪對五劄。象山答書云。奏劄獨蒙長者褒揚奬與之厚。慚無以當之。深慚疏愚不能回互藏匿肺肝。悉以書寫。而兄尚有向上一路未曾撥轉之疑。豈待之太重。望之太過。未免以金注之昏耶。按此書象山文集亦不載。載於年譜。亦其略也。洪譜亦載朱子與書而少略。其自葱嶺帶來句。則削去。此因爲陸學者所深諱也。○又按朱子乙巳七月與劉子澄書。言象山輪對奏劄。及建昌傅子淵語甚詳。而不及誠之書。則誠之書自在乙巳七月後也。閑闢錄。學蔀通辨。皆以爲癸卯。非是。又據集答劉晦伯。有爲陸學者以爲病已。頗不能平。則指顯道。（陸譜。載朱子書。有顯道書不以爲然之語。）閑闢錄。以頗不能平爲指象山。亦非是。至誠之書所云。競辨之端。則正指子靜言。而學蔀通辨。又以爲指門人。皆非是。答項平父第四書。以答誠之書皆之。項書在丁未。則誠之書自在丙午。大約乙巳七月後也。○按曹表在癸卯五月。論輪對奏劄在乙巳七月。傅子淵之來見在乙巳冬。朱子與象山書力攻子淵。在丙午。誠之見象山。不知何時。必在乙巳七月後也。（見陸集）象山之激怒。或因葱嶺帶來之云。或因力攻子淵之故。皆未可知。但以曹表爲辭。其實距此已四年矣。丙午攻子淵書。象山文集無答書。至丁未朱子再與書。始答論子淵事。辭氣頗慢。至有勢力不能相敵之語。此其激怒可知。至戊申。遂有無極太極之辨焉。與象山書。朱子文集不盡載。今兼以陸譜文集考之。而附其說如此。後之君子。當有以考而正之也。○語錄云。象山卒。先生率門人往寺中哭之。既罷。良久曰。可惜死了告子。（語錄此段得之文蔚。）按象山卒於壬子十二月二十四日。其聞訃當在癸丑正二月間也。湯泳傳乙卯。因不值其時。質文卿從周錄。在丙午以後。此事不見於從周錄。恐傳聞之誤。閑闢錄云。哭之者故舊之私情。譏之者斯文之公議。此語悃然。然謂其學同於告子。而辨之則可。謂可惜死了告子。則語太輕。必非朱子語矣。年譜不載。今錄於此而附論之。

辨陸學之非。

按李洪兩本同。父以壬子來訪。而年譜云云。系於其下。今考兩家文集。同父以壬寅見朱子於婺州。而壬子則無其事。故於壬寅補同父來見。而壬子來訪則削之。其年譜云云則移於此。年譜有往歲二字。末又有至是來訪四字。今削去。洪本以風切之下。略載與同父第六書。今亦刪去。○按年譜先生嘗曰。浙內學術之弊一條。不見於文集語類。此自公晦先生所記載於年譜者。以此推之。則年譜當有辨陸學辨陳學兩條。而辨陸學則爲李古沖所刪耳。（古沖序亦自言之。）其辨陳學。不知何以亦竟刪去。豈若劉元城所謂子產立良止之義耶。抑豈以浙學當之耶。永康事功。自明指同父。浙學則爲呂子約孫季和輩言之。羅云名宗呂氏。而實主同父。亦略有不同。而或遂以歸之東萊。愈非其實。此洪本皆不能有所是正也。勉齋行狀。敍此最明。正本朱子語。朱子文集以汪張呂劉問答爲一類。陸陳辨爲一類。亦自較然分明。獨黃子洪語類。頗有異說。而果齋敍次朱子書。實與行狀亦有不合。豈以浙學爲呂學。自果齋已失之乎。今其元本不可得見。姑記所疑於此。

十三年丙午。五十七歲。春三月。易學啓蒙成。





李洪本同。而洪本有易自文王以前。至未行於世四十字。李本刪去爲當。今從李本。○易五贊。元附啓蒙後。（見與呂子約書。）而編集者多遺之。今錄以附於啓蒙序之後。○著卦考誤。辨郭子和之失。行狀本傳。皆以列於本義啓蒙之後。而未詳何年所著。年譜皆缺。鄙本附註於啓蒙成之下。而曰郭雍卒於丁未。其成書當在丁未後。此亦未然。今存其目於此。

十四年丁未。五十八歲。三月。小學書成。

按癸卯與劉子澄書。小學蓋託子澄爲之編類。其中有云。文章尤不可泛。如離騷一篇。已自多了。敍古蒙求亦太多。兼奧澀難讀。非啓蒙之具。卻是古樂府及杜子美詩意思好。可取者多。令其易讀。易入心。最爲有益也。至乙巳。又與書云。小學見此修改。凡定著六篇。則如今本所定。已刪去文章一類矣。凡此可見其次第之詳。又歷丙午丁未而後成也。又按語類陳淳錄云。或問小學實明倫篇何以無朋友一條。曰。當時是衆編類來。偶缺此耳。又黃義剛錄云。安卿問曲禮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一條。甚切。何以不編入小學。曰。這樣處漏落也多。又曰。小學多說那恭敬處。少說那防禁處。此則編類或不止子澄一人。而於兩錄又可見古人著書得其大者。而於小小處亦不屑屑詳究也。今并附載於此。

秋七月。除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待次。辭。不允。

按本傳周必大相。除某提點江西刑獄。年譜云。周必大相。議除轉運副使。皆以爲周相之功也。續集與黃直卿書云。江西除命。輪上封事云云。上感其言。故有是命。諸公初欲與郡。上命與此。（此有少曲折。甚可疑耳。）大抵此番盡出上命。或者以爲不當力辭。其說亦是。則與本傳年譜皆不合。行狀。敍再除江西。於周相頗有遺議。或本此也。錄年表。丁未二月。周必大爲右丞相。施師點。黃洽知樞密院事。蕭燧參知政事。五月。王淮罷。是丁未七月。王淮尚在相位。然淮已不主此除。而書所云。似指周。不指王也。其云緣上封事則與洪本合。李本刪揭爲周相六字。只云上諭宰執。朱某久閒。可與監司。失其實矣。今從洪本。而附與直卿書。以記疑焉。○行狀。除提點江西刑獄公事。待次。以疾辭。不許。遂拜命。十五年。又以疾辭。不許。遂行。本傳。十四年以疾辭。不允。遂行。此誤也。據辭免狀。以十五年三月十八日起行可證。年譜。十四年十月遂行。蓋承本傳之誤。今削去。○按壬寅改官宮觀告命。丙申祕書郎告命。辛丑直祕閣告命。壬寅直徽猷閣告命。此皆見於文集辭免狀。而年譜皆不載其告辭。載之自此年始。以後多載。而亦有缺者。（如知漳州進官。封婺源男。潭州職祠。將作告命。）以其存者。悉著於篇。

十五年戊申。五十九歲。春正月。有旨趣奏事之任。復以疾辭。不允。三月十八日。啓行。在道再辭。并請祠。夏五月。復趣入對。

按此條洪本所書爲詳。正月趣奏事之任。則見於辭免提刑劄子一。三月十八日。起行在道。凡兩請祠。一見於辭免劄子二。一見於辭免劄子三。至五月促入對。則辭免狀所云。行至信州。兩次遣人復申前請。凡歷四旬。幸而稍安。且有促行之命。是其明證也。行狀王淮罷相。遂力疾入奏。而不及促行。似爲闕略。今定從年譜。而於在道請祠。則依文集增再字。

六月壬申。奏事延和殿。

年譜用李錄。而少有不同。後殿班引下。有力疾奏事。上迎謂之曰。久不見卿。卿亦老矣十七字。而删上慰勞甚渥五字。與語要差遣下。有不復勞卿州縣。與論甚渥十字。不可不理會。下有其二言獄官當擇其人。其三言經總制錢十六字。第五劄讀至。洪本作其五。乃言陛下即位。二十有七年。凡三百二十字。蓋用行狀補入。李本其五。乃言陛下即位。二十有七年。因循荏苒。無尺寸之効。可以仰酬聖志。因反復以天理人欲爲言。規諷切至。與洪本不同。其下又言殆將云云。皆與李錄同。末有是行也五十字。則又皆用行狀語。洪本又有時曾覿已死二十二字。則又用本傳。今斂李錄及行狀本傳。而年譜異同。則附識於此。

癸酉。除兵部郎官。以足疾在告。請祠。乙亥。詔依舊職名。江西提刑。

按郎官之除。以疾在告未供職。次日聞有林栗章疏。乃以足疾請祠。辭免狀二所敘甚明。行狀但言以足疾請祠。似少曲折。洪譜云。故事無以侍郎劾本部郎官者。識者皆駭笑之。先生初以足疾移告。繼聞有劾章。遂請祠併進呈。年譜所敘與辭免狀合。其云併進呈者。蓋以申省給假。申省請祠。併進呈。非指林栗章疏也。上曰。林栗言似過。則孝宗自以林疏與宰相言之耳。今依奏狀。洪譜略爲改正。已載奏狀。故洪譜亦不重載也。○按延和奏對。孝宗褒予甚至。而實未能用其言。兵部郎官之除。亦非所以盡其用者。即如封事所云。豈一兵部郎官所得言哉。朱子之移疾。當亦以此。而適有林栗之劾。孝宗雖云栗言似過。而亦不以爲非也。周相蓋微窺上意。而又度朱子之未必就職。故依舊提刑江西。爲兩全之策。迨後葉適之辨。胡晉臣之劾。於是孝宗知公議之所在。而以前出之之太遽也。乃復召封事之上。遂有經帷之命。然一辭即許。而不必其來也。詳觀前後。所謂受盡言而不以爲忤。而實未有翻用之意。朱子所以俳佪而不敢遂進。行狀專以歸咎於周相。似未盡然。至於指道學爲邪氣。則自施蕭輩所言。而周留必無是語矣。廟堂之上。賢姦雜用如此。又豈得君行道大有爲之時哉。於此見朱子之辭疾。亦有所不得已也。

在道辭免新任。有旨趣之任。秋七月。復以足疾辭。并請祠。磨勘轉朝奉郎。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八月。辭轉官。辭職名。皆不允。遂拜命。

李本止載七月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崇福宮。而其餘皆略之。其云七月。是也。洪本七月在道辭免新任。八月以足疾請祠。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崇福宮。辭磨勘轉官及職名。皆不許。轉朝奉郎。十月受職名。校李本爲詳。而多舛誤。其在道辭新任非七月。再以足疾請祠。亦非八月。磨勘轉官在直寶文閣之前。轉朝奉郎即轉官。非兩事。洪本蓋用行狀而失之。今辨正於後。○按朱子以六月八日除兵部郎官。十日依舊江西提刑。其啓行之日無考。大約一兩日則耳。在道辭免新任。此六月。非七月也。又辭免提刑狀云。在七月。而云歸途踏熱度嶺。足疾又頗發動。當是七月還家之後。其辭免轉官狀云。今月二日。準降到告命。今月乃八月。則轉官自在七月。而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崇福宮。亦在七月。與周丞相書。





言崇福請已拜命。其書在八月十四日可據。宋史林栗以七月出知泉州。行狀所謂兩能之策是也。辭轉官職名皆不許。其拜受當在九月召赴行在以九月二十六日。而辭免狀言濫官進職。曲賜光寵。則固已受職名矣。又己酉正月辭免祕閣修撰狀云。去秋方蒙聖恩。直寶文閣。懇辭不從。祇受無名。自頃至今。曾未五月。以爲逆計之。則拜受職名。當在九月召命之前。必不在十月也。今俱依文集改正。○按奏事延和殿。年譜所敘。校行狀本傳爲詳。皆本之李閎祖錄。此條注上。與周相論。則行狀本傳語錄皆無之。未詳所據。疑出元本。而葉適上疏以下。則其於本傳。（胡疏又增敘辯。晉臣本傳亦無之。）而敘次亦不合。其謂某入對薦謂。在六月二十六日。而胡晉臣之疏。林栗之出知泉州在七月。朱子之除直寶文閣亦七月。故云爲兩能之策。本傳敘次極明。（行狀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栗亦罷。蓋略相敘也。）而年譜倒其次。今依本傳改正。（葉適以下。定從洪本。）

（李本條云。昔遇蔡極官爲以私意劾某。所言不實。胡晉臣論栗狠愎自用。厭事而指學者爲黨。蓋人之所惡聞。除俱同。）

冬十月。趣入對。十一月。復辭。遂上封事。除主管西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辭。

李洪本趣入對在十一月之下。文集封事十一月一日則趣入對當在十月。非十一月也。朱子準省劄。九月二十六日召赴行在。辭免當在十月。不允再辭。即與封事并上。嘗答黃直卿書。乃十一月初七日也。今改十一月趣入對爲十月。而封事之上增十一月字。至說書之除。以十一月三十日準省劄。則具狀辭免在十二月至己酉正月十一日。又準省劄。可依所乞除祕閣修撰。仍舊宮祠。前後亦自分明。宋史十二月壬午。除朱某主管西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與文集不合。又行狀則云疏入之明日除說書。宋史之誤蓋無疑也。○孝宗天資英毅。聰明特出。於天下事無不諳悉。聲色貨利。無所汚染。但以盛溺近習。不能信用正人。卒不能成其大有爲之志。此爲根本之蠹。故陳俊卿作相僅二年。而一去不復入。於汪應辰、張栻、劉珙、陳良翰、王十朋諸正人。皆不能盡其用。與茂良以曾覿不得相。而一與曾覿忤。遂至貶死。朱子屢辭召命。蓋亦以此。故封事之末有云。臣之得事陛下。於今二十有七年。而於其間得見陛下。數不過三。自始見於隆興之初。固嘗輒以近習爲言矣。辛丑再見。又嘗論之。今歲三見。而所言又不過此。臣退方下士田野之人。豈有私怨深怒於此曹。而固欲攻之以快己私也哉。其所以至於屢進不合。而不敢悔者。區區之意。獨爲國家之計。而不敢自爲身謀。其愚亦可見矣。然自頃以來。歲月逾邁。如川之流。一往而不復反。不惟臣之蒼顏白髮。已迫遲暮。而竊仰天顏。亦覺非昔時矣。臣之鄙滯。固不能別有忠言奇謀。以裨聖聽。陛下下日新之盛德。亦未能有以使臣釋然而忘其夙昔之疑也。則臣於此安得不深有感而重自悲乎。蓋通篇陳說雖多。而其大指歸結在此。所謂忠誠懇惻。至今讀者猶爲之涕下者。行狀之所發明詳矣。而於此全不之及。至所舉日月逾邁數語。則不過年往歲徂之歎。而於忠誠懇惻何有哉。勉齋朱子高弟。豈有不得朱子之意者。而後學愚昧。於此有所不能深曉。故姑誌於此以俟質焉。○李本延和奏事。大概用李錄。與洪本同。除兵部郎官以下。則比洪本有所删削。而大指則不異。至戊申封事。則朱子所云。雖爲一時而發。實可以傳之久遠而無窮。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聖。顏曾伋軻之賢。而有所不能逾。其重也如是。李本删削僅存數語。其庸謬無識。蓋不足論。洪

本依行狀爲得之。今定依文集全錄封事。故不更及所附楊復語。頗有發明。李本刪去。今仍附入。除祕書注。自先生當孝宗朝。至孝宗內禪矣。洪本悉載行狀語。李本亦刪去。今載行狀。

是歲二月。始出太極圖說西銘解義。以授學者。

此在二月後。題甚明。年譜置於後者。以正月三月皆敍趣奏事。事各以類敍。故系之於後耳。增是歲二月四字。甚爲方明。○通書以丁未作後記。非必成於丁未。而學者傳習。亦未必定在丁未以後也。戊申二月。始出兩解。則見於後題。然重在使廣其傳。且其意亦有爲而發。非學者尚此書末之見也。年譜因之增通書二字。未有所據。今從鄒本刪去。○兩解題後。蓋爲陸子美林黃中發。黃中辨論在戊申六月。而其論易西銘寄朱子。已在戊申前矣。至象山辨論。則在戊申冬也。

朱子從學延平。受求中未發之旨。延平既歿。求其說而不得。乃自悟夫未發已發渾然一致。而於求中之說。未有所擬議也。後至潭州。從南軒胡氏之學。先察識後涵養。則與延平之說不同。己丑。悟已發未發之分。則又以先察識後涵養爲非。而仍守延平之說。遂拔質拈出程子涵養須用敬兩語。已不主延平。甲辰與呂士瞻書。乃明言延平之說爲有偏。戊申答方賓王書。亦再言之。而楊葉陳沈廖諸錄皆確然可考。自永樂性理大全略載數語。混而不明。而後來之論無及此者。學蔀通辨云。朱子初年答何叔京書。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朱子作延平行狀。亦深取此說。後來乃以爲不然。又云。朱子早年亦主此說。以爲入道指訣。晚年見道分明。始以爲不然。其說頗詳。雖有未盡其曲折者。而其所發明。則固昔人之所未及也。嘗表而出之。○答呂士瞻書。不詳其年。其及南軒集後。本自在甲辰後。與答方賓王書。其先後則未可知也。方書在戊申。今以方書爲斷。載於戊申。而語錄楊葉陳沈廖諸錄。皆以類附焉。

十六年己酉。六十歲。春正月。除祕閣修撰。依舊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辭職名。

按辭免祕閣修撰狀云。除祕閣修撰。仍舊宮觀。辭免江東運使狀云。臣今見任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李本止云除祕閣修撰。蓋失其實。洪本依行狀。仍奉外祠。今據文集補正。

二月甲子。序大學章句。三月戊申。序中庸章句。

按與張呂書。則甲午乙未大學中庸已有本矣。與詹帥書。在乙巳。尚云所改極多。距甲午乙未十餘年矣。詹帥書已及中庸序。則兩序作於乙巳前。至己酉而後定耳。詹帥劉譜孟集注於廣西。而大學中庸章句則未之及。不知兩書刻於何時。度必不至己酉而後刊行也。是時門徒各有傳錄。書坊中必有不告而刊者。俱於文集無所考耳。

夏四月。復辭職名。許之。依舊直寶文閣。降詔獎諭。

按奏狀四月二十一日。吏部降到祕閣修撰告命。年譜不載。以其力辭不受。故刪。然至辛亥始受祕閣修撰職名。亦不云更有告命也。

秋八月。除江南東路轉運副使。辭。





李本刪先生以江東漕至不敢受三十一字。今從洪本。○按朱子自被召以及辭任。本傳皆言其由。而此除獨無之。是時留正爲右丞相。王藺爲樞密使。胡晉臣簽書樞密院事。必留王兩公薦引之力也。傳蓋失載。考其時則可知矣。

# 朱子年譜考異卷之四

光宗紹熙元年庚戌。六十一歲。奏除屬縣上供罷科茶錢。及蠲減本州無額經總制錢。凡萬餘緡。

按行狀云。錢一千一百萬。奏狀云。錢十一千八百一十八貫。行狀以錢言之。奏狀以貫言之。其實一也。故年譜云。凡萬餘緡。又按後奏狀。上供錄七千六十四貫。本州通融支遣。不須更令州縣收簇解發。亦不當上煩朝廷別行蠲副。其所乞除豁者。止經總制錢四千七百餘貫而已。據此則上供錢元不曾除。而本州自行解發。不更派諸縣。是在民已除此賦矣。行狀年譜皆兩言之。

條畫經界事宜申諸司。

李洪本俱作奏行經界法。今依文集改正。○按此條洪本最詳。而亦有小誤。其云行於閩中。當作行於泉漳汀三州。奏言當作申諸司言。末疏於朝久之未報七字。亦當刪去。今俱改正。○按紹興中推行經界。獨閩之泉漳汀三州未行。（見經界諸狀。）故臣僚奏請專以三州爲言。朝廷行下諸司。諸司行下諸郡。在是年二三月間。朱子未至任也。此四月朱子至任。三郡各上議。泉汀之言。略有異同。（泉州以爲可行。汀州以爲不可行。然但言漳州。四漳。）而朱子建議力。其申諸司。當在五六月間。後奉旨令朱子相度漳州先行經界。（計其期。當在六月間。）八月。朱子具奏經界狀。至十一月二十六日。奉旨漳州經界先行措置。次年正月九日。方被轉運司所下省劄。時已正月中旬。故回申轉運司。乞候冬初打量。此其前後次第。確然可考者也。李本統敍於奏行

經界法之下。其語略而不明。又謂幸其有是奏。亟啓從之。則不知其所指。又前無所承。於文義亦有所不通矣。（此蓋因陳安卿錄而誤）今俱刪去。洪本後別立冬詔先行漳州經界一條。爲得之。而注語則複疊不可解。系幸其有是奏。則又仍李本之誤。此皆後人竄改。必非果齋元本也。

九月。奏劾黃岌罪狀。

按劾黃岌狀。不言其官。狀內止稱縣官從事郎。縣令丞簿尉。皆一縣之官。然劾狀不應不指其官。此不可曉。又與陳憲書。則明言漳浦縣尉。此可據以補此狀之闕。而狀內言已將黃岌與龍巖縣主簿陸槐對移。以尉而對移主簿乃陞遷。非能黜也。其狀及書內所云。官吏弛慢不虔。及州郡差使不行等語。似非僅爲一尉而發。凡此皆有不可曉者。李洪本皆無此條。鄒本依文集補入。今姑仍之。而略記所疑於此。

刻四經四子書于郡。

李本作五經。誤。今從洪本。李本無先生教人以下一條。○按語錄所云。六十一歲方理會得恁地。又云。豈得今年方無疑。此與孔子言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相似。聖賢進學之序。蓋有獨覺其進。而非人之所能窺測者。非是六十歲前錯用工夫。到此方悔悟也。李本只載語錄三條。而行狀先生教人以下則不載。蓋以發明晚年定論之旨。而行狀所云。則以爲非是而削之矣。李爲陽明後人。其刪削年譜。卽道一編晚年定論之計。而更詭出之。此本旣行。而元本遂不可見。洪刻似見舊本。略有異同。而亦不能致辨。近閩新刻。尤爲無識。無所發明。讀者不可以不詳考也。

列上釋奠禮儀。

李本無此條。今從洪本。○按南康所申乞頒降禮書。原有州縣臣民兩項。因臣民禮儀。鄂州見有印本。故禮部符下。只祭禮儀式。其朝廷以州縣祭儀。臣民禮儀。並行鏤板。則禮部之請。而朱子所欲增修者。釋奠數事而已。當時想以已鏤版頒降。故莫之省。李本刪此條。而洪本所敍亦未明了。且以同安臣民禮儀雜其中。非其旨也。今以文集參考改正。○按南康有請頒降禮書狀。又有增修禮書狀。見文集。漳州有釋奠申禮部檢狀。見別集。考兩狀略有不同。此所考正。則漳州所上也。文集皆釋奠申明指揮後。但言列上數事。而不條析言之。以有指揮在前也。申明指揮。今無所考。故年譜止云數事。姑仍之。而以漳州一狀系於後。

十一月。詔先將漳州經界措置施行。

李本無。洪本另立此條。爲得之。但注語雜採本傳及李譜。語復疊不可解。其敍經界後事爲詳。今亦刪取數語。而別系於辛亥同申轉運司之後。○按經界一事。行狀所敍爲詳。其以申諸司語入於奏疏之下。蓋統言之後云經界竟報罷。而不敍吳禹圭。蓋略之也。本傳最爲謬誤。吳禹圭上書在辛亥十月。而敍於庚戌冬先行漳州經界之前。又云。詔且需後則無其實。今載行狀。而刪其中諸司二語。至本傳則刪去。○按尙書省劄子。福建轉運提刑提舉司奏。相度到漳泉汀經界。奉旨揮令福建轉運司。照相度





到事理。先將漳州措置施行。仍每縣各選材力能幹官一員。同知縣公共措置。及委陳某專一提督。候打量開具已行事件。及打量圖本。申尙書省。據此則轉運提刑提舉同相度。而先行漳州經界。則專委轉運司。其陳某疑卽轉運司。故朱子回申只轉運司。而不及諸司也。光宗本紀。紹熙二年三月丙寅。詔福建提刑司陳公亮。同知漳州朱某。措置泉漳汀三州經界。按朱子以三月二十七日準省劄。除祕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以期計之。本旨當在二月末。三月初。則三月不得有此旨也。且朱子知漳州。泉汀非其所屬。而先行漳州經界。省劄明言委轉運司。非提刑。宋史之誤。類多如此。不足據也。○又按辛亥七月十日與留丞相書。言數日前陳憲按部經回。亦有所聞。深不自安。改送之請。殆必爲此。然周漕相見。首問及此云。恐朝廷或從陳憲之請。卽欲略知曲折。則是陳憲請改送轉運司。而前指揮再委陳某暨倅。是陳憲非漕司也。朱子之回申轉運司。則以被受轉運司所下省劄。而提刑則無故不及耳。宋史之誤。亦有自來。然亦以意擬之。不可詳考。姑闕疑以俟知者。

二年辛亥。六十二歲。春正月。申轉運司經界。乞候冬季打量。

李洪本無。今依鄒本補入。李本插敍於奏行經略法之下。略而不明。洪本另立冬先行漳州經界一條。而以明年春早無及踏路語。亦復不明。故錄申司狀及與留丞相劄子。以詳正之。

奏請褒東溪高公登直節。

李本無此條。洪本有之。而載於庚戌到任之後。按狀言今幸踰年。則在辛亥二三月間。非庚戌也。今從洪本而改置於此。

奏舉知龍溪縣翁德廣。

李洪本無。今補入。○李本有二月與趙帥書。論招州軍寨江戍一條。洪本附注於與陳君舉論學之下。今按趙書乃極論招州軍寨江戍之不可行。其行否不可詳。李洪本所載未明。今刪去。

三月。復除祕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

陳錄指明。李洪兩年譜俱誤。今載陳錄宋。卽爲允之。依李洪本。作亟啓從之。

夏四月二十九日。去郡。再辭職名。

李本。去符申孝宗是命句。今從洪本。

五月。歸次建陽。寓同繇橋。

與留丞相書云。五月二十四日。抵建陽。語錄五月二日脫十四二字。劉本之脫誤多如此。讀者當參考而互證之。不可執一說以爲據也。

秋七月。復辭職名。不允。乃拜命。

按朱子在光宗朝。與孝宗時不同。孝宗之知朱子甚深。而朱子之望於孝宗者亦至。故往往堅辭以卜上意。至光宗元未有召用之意。其除命皆由留丞相所薦。而朱子亦止於再辭。蓋以爲之兆耳。年譜云。詔論撰之職。以寵名儒。乃不敢辭。後湖南之除。又云。長沙巨屏。得賢爲重。似皆以得襃語而後受之。雖

皆本之行狀然狡之朱子之意疑未爲合今亦刪去○李洪兩本皆於四月去郡下載與留丞相書論黨禍且以窮正黜邪爲諷而不錄其書按與留書反復言陰陽消長否泰相乘之幾其言甚切不能盡錄錄四月七月十月三書以見其大指云

是歲與永嘉陳君舉論學

與君舉書年譜在辛亥春按書云老病幽憂死亡無日不似在郡時語葉錄在辛亥疑是在建陽非在漳也今作是歲○按後書所云則前書君舉蓋未之答後書想亦不答也年譜只載前書而曰後無聞焉蓋未之考今並載後書而刪此四字○文集又與黃直卿書云君舉門人曹器之來不免極力爲言其學之誤又生一秦矣後書所云曹器之來訪指此君舉蓋深不以爲然故置不答又前書更相切磋未見其益之意也語錄門人問永嘉親敬甚至及與宮祠乃繳之云朱某素來迂闊臣所不取但陛下進退人材不當如此而行狀亦云一時異議之臣忌其軋己權姦遂從而乘之蓋指君舉而言則君舉與朱子固始終不合也○按黃子洪語類以陳葉爲一卷陳謂君舉同父葉謂正則也今語類則書陳君舉而以同父正則附焉年譜載與陳君舉論學而正則則不及同父於壬子書其來訪略載辨論之語今據文集語錄陸陳各立一條而正則則附於君舉之後

三年壬子六十三歲　始築室于建陽之考亭

按文集與吳伯豐書續集與陳同父書辛亥五月已定卜居之計至是年六月始落成而居之耳李本刪六月落成句非是今從洪本

冬十二月除知靜江府廣南西路經略安撫使辭

與留丞相書李洪本皆不載此亦留丞相薦也故附著之

是歲孟子要略成

李本無洪本附注除知靜江府之下今立一條○要略又名指要一名要指蓋一書也其書今不傳故附語錄以見其概

四年癸丑六十四歲春正月有旨趣之任辭○

按正月六日奉聖旨七日尚書省劄子下二十三日到建寧辭免狀敘次最詳他狀有不詳敘者可以類推矣故詳錄之

冬十二月除知潭州荊湖南路安撫使辭

年譜云戒傳是冬使人自廣中回云云之語錄行狀本傳俱不載語錄亦云聞朋友說非有所據或傳二字蓋疑之也閩本刪戒傳二字非是今從李洪本而並載王過錄於後○據與留丞相書則此條留丞相所薦而語錄所云未盡確也

五年甲寅六十五歲春正月復辭二月有旨趣之任

李本無二月字注自昭長沙巨屏至遂拜命餘俱刪今從洪本其平列詔語則可仍之





奏勸將官陞賞任

李洪本無鄒本有之而不詳今據文集補

修復嶽麓書院

李本云改建洪本云更建今俱不從○按嶽麓書院創於開寶九年祥符八年賜額南渡後廢乾道乙酉建安劉共甫知潭州重建悉復舊規南軒爲之記朱子至潭牒委教授與黎鄭二君同行措置別立員額增廩給而絕未有改建之議也又牒言到官兩月未及一往而七月已有召命八月去郡亦不及有所改建矣語錄有至嶽麓講書之云是亦曾一往而亦不言改建年譜李洪兩本俱言改建於爽塏之地未詳所據今載委教授牒而兩年譜語則皆刪去○又按與蔡季通書言嶽麓事今在風雩右手背負亭脚面對華架山乃彥忠所說未定之議而未嘗代者乃毀道學之人與王樞使書去郡二日即聞移節王謙仲非毀道學者是又參錯不合又與樞使書湘西精舍得賜一書又云湘西區榜饒宰寄示則與劉智夫書云饒宰爲作湘西精舍已成嶽麓乃朝廷勅額即改建不容別爲之名又不容別有區榜是嶽麓未改建而饒宰別爲作湘西精舍乎凡此皆不可詳考今附載蔡王劉諸書於後以存疑云○文集答蔡季通云嶽麓事前書奉報乃廷老所定後兩日彥忠到卻說合在風雩右手僧寺菜畦之中背負亭脚面對華架山面前便有右邊橫按掩抱左邊坂亦拱揖勢似差勝但地盤直淺而橫闊恐須作排廊堂乃可容耳已屬廷老更審圖來納去求正而未至俟其未當別遣人但代者乃毀道學之人未知其能不敗此否耳與王謙仲云熹以收召去郡會未兩日即聞大難移鎮是邦又云湘西精舍滯念想已既得賜一言俾遂其役千萬之幸續集書云湘西區榜饒宰寄示得以仰觀別集與劉智夫云廷老爲作湘西精舍已成恐有合求助處幸留念也

申請飛虎軍隸本州節制從之

李洪本俱作奏請今改正○洪本申教令嚴武備以飛虎軍人爲百姓害郡不能禁此必元本所有李本刪去此三句今從洪本

六月申乞放歸田里

李洪本同而李本末句改作遂有此陳殊不成語洪本乞歸田里下有言天下國家所以長久以下闕文按天下國家所以長久以下乃乞歸田里狀中語載在文集而洪亦不能補也洪本校李本爲詳而於訛誤缺漏處亦不能是正李本則輒以意刪改故今多從洪本而李本異同亦不能盡落也

秋七月光宗內禪甯宗即位召赴行在奏事辭

李本無甯宗即位至先生行且辭二十七字今從洪本

立忠節廟

從洪本李本刪又考證王本傳以下二十九字非是

考正釋奠禮儀行下郡

李本略。今從洪本。據申明釋奠指揮條畫而行下。惟有則字。無闕文也。洪本誤。

八月。赴行在。

李本。無必有惡衣服至非吾之敢當七十六字。又無以天子之命十四字。此皆李氏以意刪削。故語意不完。今從洪本。

除煥章閣待制兼侍講。再辭。不允。仍趣前來供職。

年譜超遷不次之除。恐有冒昧之譏。句不分明。今據奏狀改正。作難以祗受。

九月。奏乞帶元官職奏事。

按此奏乃離長沙在道所上。李洪本無。鄒本有之。而不詳。今據文集補。

晦丁亥。至自潭州。次于郊外。

按上饒語錄。六和塔語則無所見。必年譜元本所有也。前條用行狀云。聞循內朝禮尚闕。近習已有用事者。故預有是言。此又云。時近習用事。御筆指揮。皆已有端。故先生憂之。語稍涉重複。不知果齊元本何如也。

冬十月己丑。入國門。申省乞帶元官職奏事。

申省狀在己丑入國門後。年譜系於十月朔。誤。今改正。

辛卯。奏事行宮便殿。

李本太略。洪本爲詳。而湖南三劄全不載。亦非是。今據洪本。而以文集便殿奏劄補之。其兩本異同。亦不悉著也。

壬辰。申省辭待制職名。乞改作說書差遣。　丁酉。奉御筆不允。乃拜命。係衔供職。

按此申省狀行狀改作臣字。則以爲奏狀矣。蓋以從便兩年譜既云申省。又仍作臣字。誤也。今載申省狀並行狀。李洪兩本略同。俱不載。○文集係衔供職狀。其敍御筆。於經術淵源。崇儒重道。等語皆略之。可知朱子之意矣。年譜所云。論撰之職。以寵名儒。乃拜命。長沙巨屏。得賢爲重。乃拜命。及此手札云云。乃拜命。雖皆本之行狀。然恐與朱子之意不合。姑誌所疑於此。（洪本於手札下。增益拜命句。尤非是。）

上孝宗山陵議狀。

李本從行狀。其意已明。洪本據山陵議狀增補。然當以行狀爲得。今載行狀。

更化覃恩。轉朝請郎。甲辰。賜紫金魚袋。

轉朝請郎。從洪本。李本作朝請郎。誤。賜紫金魚袋。從李本。洪本作紫章服。

奏乞令後省看詳封事。

按李洪兩本皆系於乙巳晚講之下。文集元注。十七日奏。沈有開劉光祖看詳。十七日甲辰。則此奏在甲辰前。非乙巳也。宋史亦云甲辰。與文集元注合。今改正。○又按此事元系面奏後兩日入劄子而奏。當卽在辛丑也。





請討論嫡孫承重之服。

宋史。胡紘傳。寧宗以孝宗嫡孫。行三年喪。紘言止當服期。詔侍從臺諫給舍集議釋服。徙紘爲太常少卿。草定其禮。旣而親饗太廟。禮志。慶元二年。六月九日大祥。八月十六日禫祭。時光宗不能執喪。寧宗縞服。欲大祥畢更服兩月。曰。但欲禮制全盡。不較此兩月。於是監察御史胡紘言。孫爲祖服。已過期矣。議者欲更持禫兩月。不知用何典禮。若曰適孫承重。則太上聖躬亦已康復。於宮中自行二十七月之重服。而陛下又行之。是喪有二孤也。自古孫爲祖服。何嘗有此禮。詔侍從臺諫給舍集議。吏部尚書葉翥等言。孝宗升遐之初。太上聖體違豫。就宮中行三年之喪。皇帝受禪。正宜倣古方喪之服以爲服。昨來有司失於討論。今胡紘所奏。引古據經。別嫌明微。委爲允當。欲從所請。參以典故。六月九日（元本作六日。誤。）大祥。禮畢。皇帝及百官並純吉服。七月一日。皇帝御正殿。饗祖廟。將來禋祭。令禮官檢照累朝禮例施行。四月庚戌。詔羣臣所議。雖合禮經。然於朕追慕之意有所未安。早來奏知太皇太后。面奉聖旨。以太上皇帝雖未康愈。宮中亦行三年之制。宜從所議。朕躬奉慈訓。敢不遵依。　按宋史本紀。十一月辛亥。詔行孝宗三年喪制。命禮官條具典禮以聞。乙卯。攢孝宗於永阜陵。朱子以閏十月去國。而趙汝愚猶在位。永阜之攢。蓋追用朱子之議。禮志所云。詔中外百官皆以涼衫視事。當在此時也。禮官條具。必有定議。不知幾後用孝宗布衣冠視朝之制否。次年三月。汝愚罷相。又不知若何。此皆無明文可考。胡紘傳。言止當服期。集議釋服。其語略而不明。禮志所載爲詳。葉翥等議。從紘所請。參以典故。於六月



九日大祥後。皇帝百官純吉服。則是大祥以前。但不純用吉服。而未嘗用孝宗白衣冠之制也。其禫祭。令禮官檢累朝禮例施行。則明實不用孝宗之制。似小祥大祥。仍用孝宗成法。然亦皆無灼然可據之文也。竊意追用朱子之議。必始於汝愚。汝愚去位。韓侂冑用事。小人洶洶。以攻僞學爲急。如此等處。所不暇及。因而不改。而寧宗亦未必如孝宗實行三年喪。特存其名。（如留其欲禮制全盡。不較此兩月。又曰。羣臣所議。雖合禮經。然於朕追慕之心。有所未安。皆欲存其名也。）至胡紘葉翥等議而釋服耳。宋史本紀僅一語。而不詳其典禮。禮志止言百官以涼衫視事。而不云寧宗何服。皆爲闕略。今姑錄奏狀本紀禮志以備考。而年譜所云。與本紀禮志皆不合。誠元本所有。亦錄以傳疑。若胡紘之請。葉翥之議。則依胡傳禮志所載。以其事之始末云。○年譜云。詔禮官討論行狀。初無其事。而朱子嘗奏議後。及文集語錄。皆未嘗言之。當以本紀爲正。其云後不果行。以禮志考之。亦未嘗不存其名也。今姑錄以傳疑。若閩本云。詔用三年之制。中外百官。皆以涼衫視事。蓋用文公言也。此後人以補通奏改入者。今刪去。

瑞慶節。奏乞御賀表並乞三年內賀表並免。

李洪本。俱作奏乞三年內賀禮並免。今改正。○按宋史。丙午以朱某奏。請御瑞慶節賀表文集劄子。便令權免。其表亦不收。按三年之內。凡有合稱賀事。並依此例。又留身奏四事劄子。指前日賀表。進退出。而未降指揮。今後合稱賀事。三年之內。並與權免。其節序變遷。並合進名奉慰。是日所請。專爲御賀表。而三年之內。以例推言之。至四事劄子。方專以三年之內言。年譜合兩劄子爲一。非其實也。今改

正〇按劄子云瑞慶節前一日百官拜表稱賀臣已前來祇赴立班則上劄子在乙巳李洪本皆誤宋史丙午御賀表以瑞慶節概言之耳今據劄子改正

庚戌講筵留身面奏四事

四事奏劄行狀所載甚略李本依行狀略有增入惟洪本爲詳今定從文集補入而前後則依洪本

閏十月戊午朔晚講次日編次講章以進

李洪本俱無晚講次日四字今從閩本其注語則從洪本而以進出處補入末後數語李本刪是日講至盤銘以下二十八字

庚申早講辛酉晚講

洪本附注於戊午朔晚講下今立一條閩本無早講李本俱闕

上論災異劄子

李洪本無據閩本增入注語則以文集補此在閏月五日後不詳何日當敍於上廟議之前

甲子上廟議議是日在告乙丑直日准告封婺源開國男食邑三百戶丁卯宣引入對

年譜廟議集議在六日癸亥按議狀云昨日不及預議則上議當在次日甲子也今補正〇行狀云廟堂持之不以聞又曰先生所議頗達上聽年譜云宰相不聽復奏疏論之及入對上於榻後取文書一卷曰此卿所奏廟議也可細陳其說與行狀不合今考而奏劄子云已申尙書省不知已未達聖聰否乞宜閱詳賜睿覽並下此議付外詳議又議祧廟劄子云未將臣元奏劄子付外施行進擬詔意云廟議劄狀並闕皆以議狀與劄子並言至辭免待制奏狀云蒙恩特賜宣問即以臣所進議狀並劄子並行降出則尤爲明白矣蓋議狀之上廟堂初不以聞及上有所問則亦以議狀進呈矣（而奏劄子已太遠[illegible]蓋初無宣召）（未見上之語也）年譜榻後取文書一卷與李閎祖錄文字旣上與出所進文字皆指議狀非別有奏疏行狀語略而不詳遂啓年譜之疑又因李錄文字旣上之云因謂更有奏疏奏疏旣不見於文集而面奏劄子議祧廟劄子皆無及此者則年譜之誤增無疑也閩本刪復奏疏論之五字爲是今從閩本刪去今並載年譜行狀而附論於此李閎祖錄亦附於後　語錄先生對廷不可祧僖祖之議陳君舉力以爲不然趙揆亦右陳說文字旣上有旨次日引對上出所進文字曰高宗不敢祧壽皇不敢祧朕安敢祧再三以爲不可旣退而政府持之甚堅竟不行惟謝中丞入文字右先生說乞且從禮官初議爲樓大防所激卒祧僖祖云（李閎祖）

戊辰入史院

洪本有按語錄云李本刪此四字據洪本則年譜以語錄增非本文也今從語錄

庚午面對乙亥直日

李本無洪本注於除寶文閣下今立一條

丙子晚講是日御批除宮觀戊寅付下附奏謝申省乞放謝辭遂行





李洪本皆不載而注於丙戌除寶文閣之下今依文集改正注從洪本而以閩本參補〇汝愚因求罷政不許閩本李洪年譜無越二日韓侂胄傳遣內侍亦閩本李洪年譜無申省乞放謝辭得與故謝辭李洪年譜無閩本作申省照會今依文集改正〇中書舍人以下皆用閩本李洪年譜止云樓鑰、鄧驛、劉光祖、陳傅良皆爭留之

壬午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辭尋除知江陵府荊湖北路安撫使辭並乞追還待制職名

年譜云丙戌除寶文閣待制知江陵府湖北安撫使辭李洪本同按此條合兩辭免爲一而因以復辭前命仍乞追還新舊職名繫於丁未還考亭之下最爲謬誤閩本已正之今悉依文集改〇年譜注亦分爲二條有旨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遂行道除知江陵府辭朱子以戊寅奉御批己卯庚寅閏已行至壬子乃除寶文閣待制是亦道途也遂行二字誤今刪去〇按文集朱子以二十一月戊寅奉御批具狀奏謝即申省乞放謝辭奉旨與放謝辭即已起發前路聽候指揮是啓行當在二十三四間也二十五日壬午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又申省辭免奉旨不允仍除知江陵府奏狀云旬日之間除書纖下則去壬午之除不及十日年譜丙戌當是除知江陵府之日二十九日也李本是日晚講洪本丙戌晚講皆誤今考文集定從閩本

十一月戊戌至玉山講學于縣庠

洪本附於除寶文閣下李本附於還考亭下今另立一條〇李本無此乃先生晚年親切之訓讀者宜深味之二句而別云抵家益力辭新命按宋二句未知即果齋元本否果齋有晚年頗指示本體之語與此意合意必果齋元本也按果齋李氏所云晚年指示本體令人深思而自得之蓋指玉山講義答陳器之林德久諸書而言以今考之皆發明性善之指說出端頭名目如韓子原性人之所以爲性者五人之所以爲情者七之例非有指示本體令人深思而自得之之意陽明則晚年定論之作朱門久自闢之矣朱子所云不待七十子喪而大義已乖者豈不信哉〇力辭新命亦不在抵家後李本亦誤

十二月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

辭免煥章閣待制奏狀二云今月十一日考其詞意非隔歲也當是十二月十一日

寧宗慶元元年乙卯六十六歲

年譜有春正月復乞追還舊職名不允一條李洪本同辭免奏狀二言今月十一日蓋以爲正月也考奏狀六言照去年申省及後來第一次第二次辭免奏狀早賜施行則第一狀第二狀同在去年明矣今依文集刪去

夏五月復辭職名並乞致仕

年譜對遯之同人行狀同按別集答劉德修書云得遯之家人爲遯尾好遯之占若遯之同人則占遯尾矣行狀年譜蓋傳聞之誤今改正〇閩本蔡元定入諫下有亦不從門人朝奉郎劉炳十字不知何據朝奉郎三字尤爲無稽今刪去

秋七月。復以議永阜攢陵自劾。

按此奏狀。再以議攢陵自劾。乞賜處分。非待制職名。亦云未敢祗受。文集題乞進退待制職名。以六狀例言之耳。李本刪七月復辭。非是。洪本注。辭職謝事非朕優賢之意。不許。乃批答五月奏狀。非七月也。亦誤。今俱依文集改正。○洪本又云。九月乞錫職名。考文集無之。今刪去。李本無九月一條。而注則兩本同。其云先是辭職名不允。則五月之奏也。又以營妄議山陵自劾。則七月之奏也。乞錫職。則文集無此語。又言已能講官。不當復帶侍從職名。則十一月之奏也。李本統敘於十二月。以屢辭職名。詔依舊允祕閣修撰宮祠如故之下。洪本九月乞錫職名。蓋爲李注所誤。其云十一月再辭職名。則可正李本之失。李本刪七月十一日再辭。而以屢辭職名包之。凡李本之以意刪改類如此。

十二月。詔依舊祕閣修撰。提舉南京鴻慶宮。

傳伯壽行詞。依舊祕閣修撰宮觀差遣。慶元元年十二月。歲月甚明。而年譜俱誤載於甲寅十二月。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條下。閩本已改正。今從之。

二年丙辰。六十七歲。　冬十二月。落職罷祠。

李洪本俱作褫職。此本沈繼祖疏語。行狀本傳俱云落職罷祠。今改正。○年譜省闕聞之。聞字或是衍文。之當作知。或之字下。另有知字。葉翥劉德秀倪未詳何人。李本亦作聞之。而無葉倪劉以下至並行除毁四十四字。又無蔡誅以下十一字。蔡元定以下九字系於從之之下。○按洪本疑是年譜元本。李本略刪削耳。蔡季通之貶。以沈繼祖疏與朱子落職罷祠之命同下。語錄可考。李本未甚分明。宋史蔡傳。沈繼祖劉三傑爲言官。連疏詆某。並及元定。未幾謫道州。亦與語錄小異。洪本系於丁巳別元定寒泉精舍之下。非是。今從李本。○按行狀云。沈繼祖爲監察御史。上章誣詆。落職罷祠。本傳云。沈繼祖爲監察御史。誣某十罪。詔落職罷祠。年譜以沈繼祖爲胡紘所授。所載爲詳。宋史胡紘傳。亦明言繼祖疏乃紘筆。較年譜又加詳焉。選人余嚞上疏乞斬。見於宋史。而語錄亦有某如今頭似粘在頸上之語。至沈繼祖疏。宋史所不載。今所傳者不知何據。疏語大罪有六。與宋史十罪不合。而綱通鑑搜採入之。閩本年譜乃據綱通鑑以改李本。甚爲疑誤後人。今並削去。沈繼祖余嚞兩疏。皆不知所據。或疑爲明後人。依倣舊題以詆朱子者。近人無識。輒以附之年譜中。殊無謂。此亦可惜也。　○閩本先是群臣至文氣日卑同李本。以下則同綱通鑑。並載沈繼祖疏。而改綱通鑑大罪有六爲論大罪十。此皆後人妄有增改。非元本之舊。今悉刪去。○李本止一條。洪本增多三條。其第二條全用宋史本傳。今錄行狀本傳此削去。第四條載黨禁語。亦可刪。惟第三條或元本所有。但語多錯雜。不知所據。今存其大略而附辨之。　洪譜云。先生在浙東時。謝廓然陳賈趙彥仲首攻之。後以提刑召入。人恐其涉清要。啖林栗極論之。其後韓侂胄秉政。則林栗、施康年詆爲僞學。胡紘與沈繼祖。共誣先生之罪。迮義端余嚞。又特請斬以絕僞學。京鏜何澹。皆附和之。　按朱子在浙東時。詆僞學者。鄭丙、陳賈、謝廓然。乞無以程頤王安石之說取士。其攻朱子則未有考。趙彥仲有疏攻洛學。亦非直攻朱子也。林栗自以與朱子論易西銘不合。劾朱子非爲人所啖者。其餘林栗、施康年、京鏜、何澹俱與





史不合。又載林栗友人稱朱待制。朱子此時未爲待制。此皆傳聞之誤。今悉不取。

是歲。始修禮書。

文獻通考。載中興藝文志。嘉定間。爲家禮五卷。鄉禮三卷。學禮十一卷。邦國禮四卷。王朝禮十四卷。其曰經傳通解者。凡二十三卷。蓋晚歲所親定。唯書數一篇。缺而未補。其曰儀禮集傳集注者。即此書舊名。凡十四卷。爲王朝禮。而卜筮一篇亦缺。蓋後來未及刪改。陳氏曰。其子在刻於南康。一切皆仍其舊。

按通解刻於南康。則敍之自有跋語。藝文志所云。亦本之跋語也。但今刻通解本不載跋語。不知鄭本從何得之。豈猶及見舊本耶。或余家所有。今刻偶脫漏耶。今依鄭本錄入。而並載通考於此。　乞修三禮劄子。以去國不及上。行狀本傳皆不及。按文集與盧仁仲書云。向在長沙臨安。皆嘗有意。欲藉官司之力爲之。亦未及開口而能。據此則年譜所載爲是。凡年譜所增入。有在於行狀本傳之外者。未可以爲無據而略之也。

三年丁巳。六十八歲。春正月。拜命謝表。

按謝表以正月二十七日。准省劄。則謝表即在正月也。李本不載。而附注於別蔡元定下。今從洪本。洪本又云。後雖無告命。蓋擁垣不敢乘鈇。公論焉可誣也。李本無據落祕閣修撰。依前官謝表云。遞到月日告命一道。則未嘗無告命也。今從李本刪去。表云。闕時既久。誡命惟新。又云。慈罔替之來下。撫歲律之遷周。則告命之下。當在戊午正二月間。○閩本於戊午冬別立一條云。落祕閣修撰依前官。按此即落職罷祠。丁巳正月奉省劄。至戊午春方有告命。省劄落職罷祠告命。則兼及依前官。故兩謝表辭有不同。非兩事也。且又不在戊午冬。今削去。

餞別蔡季通于淨安寺。

李洪閩本皆作別西山蔡元定於寒泉精舍。今改正。○按語錄。朱子別季通於淨安寺。不言宿寒泉。其時則參同契。即在淨安寺中。宋史蔡本傳。亦只言餞別蕭寺。而無同宿寒泉之語。寒泉精舍。在後山天湖之陽。地非孔道。季通之行。州縣防衛甚嚴。未必與朱子共宿寒泉也。今據蔡本傳語錄改正。○年譜自州縣逮捕至兩得之矣。皆用蔡本傳。而以語錄同別淨安寺增入之。今錄蔡本傳語錄。而年譜則刪去明日獨與季通同宿寒泉。仍載之以存疑。其次年季通卒於舂陵以下。皆從洪本。　按拜命餞別兩條。李本與洪本大異。李本刪拜命謝表。而以前數日之夕等語。系之於別西山蔡元定於寒泉精舍之下。李本誤也。至其後覺無告命。則以李本刪去爲是。自時州縣逮捕甚急。至爲之哀慟。李洪本同。自季通從先生遊以下。李本止載數語。而造理大原以下俱刪。又一條按與季通書曰。素患難行乎患難。又一條。按季通以沈繼祖疏。李本悉刪去。又末一條。時黨禁益嚴。則李本與洪本不同。疑洪本乃元本。而李本過有刪削。然洪本亦係後人增入。未必果舊本也。其載謝深甫語。亦與本傳不同。今大概從洪本。而其繁冗處。則一切俱削去。○綱通鑑載此。皆雜採諸書。而不無舛誤。閩本以補年譜。非也。今略不載而附辨之。　按綱通鑑本之宋史胡紘傳。而沈繼祖之疏。則不知出於何本。宋史無有也。信州則改爲

廣信府。宋時止名信州。今政云廣信鵝湖之寺。此甚可疑。宋史本傳。論某大罪十。此云大罪有六。亦與宋史不合。又選人余嚞上書。見於本傳。自在沈繼祖疏後。宋史謝深甫傳。有余嚞者。上疏乞斬朱某。以絶僞學。且指蔡元定爲僞黨。深甫擲其書語同列曰。朱元晦蔡季通。不過自相與講明其學耳。果有何罪乎。余嚞蟣蝨小臣。乃敢狂妄如此。當相與奏之行遣。以厲其餘。緒通鑑本此。而稍改其文。且移之遣捕季通之前。以詔錄考之。落職罷祠。與竄季通。皆以沈繼祖疏。文集亦可考。緒通鑑所云。多不合。閩本大概與李洪本同。而採續通鑑語以補之。是皆後人改竄。並非李洪元本矣。今皆削去。

四月戊午。六十九歲。集書傳。

李本有按大全集四字。洪本删去。今從李本。○按蔡氏書傳序云。慶元己未冬。先生命沈作書傳。年譜載集書傳於戊午。意朱子先自爲書傳未成。而後命蔡足成之。其二典禹謨。據文集乃改訂蔡傳。至金縢召誥洛誥武成諸說。皆早年作。親藁百餘段。則文集無之。蔡序言引用師說不復識別。亦不言別有親藁百餘段也。凡此皆所未詳。○按文集答潘子善書論書解甚詳。而李時可亦有書說。亦朱子所命。其書不傳。當是戊午巳命門人分爲之。至己未冬。乃專屬之仲默耳。

五年己未。七十歲。春三月。楚辭集註後語辨證成。

李洪兩年譜。皆以楚辭集註成於乙卯。今改正。○洪本云。楊楫跋云。慶元乙卯。楫侍先生於考亭精舍。時朝廷治黨人方急。丞相趙公謫死於永。先生憂時之意。屢形於色。忽一日出示學者。以所釋楚辭一篇。楫退而思之。先生平居教學者。首以大學語孟中庸四書。次而六經。又次而史傳。至於秦漢以後詞章。特餘論及之耳。乃獨爲楚辭解釋。其義何也。然先生終不言。楫輩亦不敢輒有請焉。楫之書竊而深故錄之。李本云。時朝廷治黨人方急。丞相趙公謫死於永。先生憂時之意。屢形於色。因註楚辭以見志。而删楊跋。蓋節取楊跋也。按年譜皆以楚辭集註成於乙卯。在韓文考異之前。考文集與方伯謨書云。今子閒已歸。韓文。外集考異。付帶得歸否。便中幸早寄示。正集者已寫了。更得此補足。須更送去詳定。莊仲爲點勘已頗詳細矣。又有楚辨抄得數卷。大抵世間文字無不錯誤。可歎也。據此則楚辭集註之成。在韓文考異之後。與年譜不合。及考文集韓文考異凡例。有韓文考異前楚辭後語序。楚辭集註序。皆無歲月。而文集編次則以韓文居楚辭之前。又楚辭辨證前題署云。慶元己未三月。集註辨證皆一時之作。決非乙卯成集註而已。未始作辨證也。以此考之。則年譜之誤無疑矣。楫爲門人。不見於文集語錄。其言要未可據。年譜爲楫跋所誤耳。沈莊仲錄在戊午。或考異之成在戊午。今姑從年譜系於丁巳。而楚辭集註。則據方書及辨證前題移之己未。而年譜所載並皆删去。○楚辭辨證前題署慶元己未三月。此其確然可據者。楚辭集註序無歲月。疑後人以與年譜不合而删之。集註或成於戊午。而後語辨證當在其後。今無所據。仍依辨證前題而統系之於此。○李微之語錄序。謂楚辭集註。韓文考異。皆成於慶元乙卯。以方書考之。亦未然也。

六年庚申。七十一歲。　三月辛酉。改大學誠意章。





洪本大書三月己未說太極圖。庚申說西銘。李本無。今從李本削去。○洪本說太極西銘注云。己未之夜。爲諸生說太極圖。庚申之夜復說西銘甚詳。二書蓋先生奉以終身。而至是尤諄諄爲學者言之。其示人以原始反終之意。甚深切著明矣。李本無此條。而注於改誠意章下云。戊午歲與廖德明書云。大學又修得一番簡易平實。次第可以絕筆。是日改誠意章。先是己未夜爲諸生說太極圖。庚申夜復說西銘甚詳。且言爲學之要云云。（洪本改誠意章注同。而去先是爲諸生一句。閩本皆同洪本。大抵皆依傍所附也。未必果爲元本也。）按蔡仲默夢奠記。丁巳看書集傳說數十條。及時事甚悉。戊午改集傳兩章。又貼修稽古錄一段。是夜說書數十條。己未夜說書至太極圖。庚申夜說西銘。又言爲學之要云云。辛酉改大學誠意章。寫畢。又改數字。又修楚辭一段。午後大瀉。隨入宅堂。自此不復出矣。是朱子辛酉之前。每夜爲諸生論說。其總言及於太極西銘。蓋亦論說之常。今洪本乃大書己未說太極圖。庚申說西銘。似朱子前知其將終。而以此書爲末後傳付之秘書。又載爲學之要。於改誠意章後。則與記文不合。勉齋行狀止載改大學誠意章爲朱子絕筆。而於太極西銘。皆不之及。是訂年譜之誤。而世皆未之辨也。

甲子。先生卒。

按治喪大事。朱子無遺命。而門人於病革時方入寢。則朱子已不能言矣。行狀與夢奠記所載不同。洪本從行狀。李本從夢奠記。未知孰爲元本。觀稽父所辨年譜兩事。其一作書先後以行狀爲據。今兩本皆同。行狀疑後人所改。其一是日大風拔木洪流崩山。則洪本有之而李本無。及李本從夢奠記。明與行狀不合。而稽父之辨略不及此。豈洪本乃元本。而李本則後來所改與。今錄洪本。而附李本於後。並存之以俟考焉。○李本無先生起坐四字。有含之二字。一與黃榦下有令更加勉力。且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及十七字。捕緝二字作謚字。當用儀禮乎下云朱子搖首。無曰疎略三字。當用儀禮乎下。有亦搖首。然則以儀禮書儀參用之乎。十四字。下接乃頷之。又有就枕誤觸巾。目門人使正之。揮婦人無得近。諸生揖而退。二十二字。洪本較李本多增入而無刪削。此條刪削爲多。亦不可曉。○又按周氏復家禮附錄曰。復按李方子述先生年譜云。諸生入問疾。衆進請曰。先生之疾革矣。萬一不諱。當用書儀乎。曰疎略。范元裕請曰。用儀禮乎。先生搖首。蔡沈復請曰。儀禮書儀參用如何。乃頷之。據此則年譜元本用夢奠記。而疎略二字則用行狀。今李本大概與元本合。而詞語則異。洪本則從行狀。以周氏所述考之。則兩本皆後人所改。而非其真矣。然李本爲近之。而考之稽父所辨。則又不合。凡此與同當悉著之。而不敢以質也。○按朱子卒前一日。與子在門人范念德黃榦書。敬之與伯崇書不載文集。惟勉齋書載二十九卷論事書中。此編次之誤也。行狀云。先生疾且革。手書囑其子在。與門人范念德黃榦。尤惓惓以勉學及修正遺書爲言。與此書較之相合。夢奠記所記尤詳。而於此書則略。李洪兩年譜本略同。其云令收禮書底本補緝成之。其書冊行間具逐項合修條目。凡封一卷。往爲之式。則又較書爲詳也。宋史黃榦傳云。病革以深衣並所著書授榦。手書與訣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此本之書而所深衣。則書所無有也。李本有吾道之託兩語。與宋史同。而洪本無之。抑未知孰爲元本。今錄文

集書語而附論之如此。○又按朱子臨卒。與勉齋書。有吾道之託在此者。吾無憾之語。然止以授學次第而言。其於孔門之顏曾。未知何如也。朱子晚年與人書。每言斯道之傳。不絕如綫。而論程門諸公未有可當衣鉢之傳。其微意亦可見矣。勉齋最後祭文言。末年之付囑。將歿之丁寧。則戚戚然於微言之絕。大義之乖也。孫獨何人。而當此期望之厚耶。今考此書。初無此意。續集有與直卿書言。古之禪家。有慮其學之無傳。而至於感泣流涕者。不意今日乃親見此境界也。其書在戊午己未間。祭文蓋兼用此意。亦只云期望之厚。而不敢謂已得其傳也。蓋古人之審慎如此。至宋史言以深衣爲寄。考之一無所據。蓋暗用禪家衣鉢之說。非爲附會無疑。年譜雖未之及。而後人必有舉是以爲證者。不可以不辨也。

冬十一月壬申。葬於建陽縣唐石里之大林谷。

洪本年譜本之宋史本傳。而正言施康年。則又用續通鑑補。本傳止云言者。未嘗指其人也。李本止云會葬者幾千人。○按續通鑑載右正言施康年疏。凡數百言。宋史止舉其略。不知續通鑑所載出於何書也。康年疏前後皆云會於信上。信州今之廣信府。鵝湖寺在焉。蓋浙江入閩必由之路也。又續通鑑云。以是門生故舊不敢送葬。惟李燔率一二同志往會葬。視封窆不少怵。與年譜會葬幾千人又不合。宋史李燔傳。熹既殁。學禁嚴。燔率同門往會葬。視封窆不少怵。續通鑑所載。似本之此。而又有增改不知何據也。考之行狀。言訃告所至。從遊之士。與夫聞風慕義者。莫不相與爲位而聚哭焉。禁錮雖嚴。有所不避也。而公李子敬之謂家禮久亡。葬之日。有士子攜來因得之。亦可知會葬者固多人矣。續通鑑雖本之李燔傳。然恐非其實。當以年譜爲正。

果齋李氏語見性理大全。洪本作年譜原序。李本不載。其首言居敬窮理反躬三條。後止言居敬窮理。而缺反躬一條。向有疑之。考新閩本乃知爲大全者所刪。而洪亦不能補也。然兩段亦不當刪。今並據閩本補入。



# 朱子論學切要語卷之一

癸巳

答楊子直云。大抵身心內外。初無間隔。所謂心者。固在於內。而凡視聽言動語默出處之見於外者。亦即此心之用而未嘗離也。今於其空虛不用之處。則操而存之。於其流行運用之實。則棄而不省。此於心之全體。雖得其半。而失其半矣。然其所得之半。又必待有所安排布置。然後能存。故存則有揠苗助長之患。否則有舍而不芸之失。是其所得之半。又將不足以自存而失之。孰若一主於敬。而此心卓然內外動靜之間。無一毫之隙。一息之停哉。此書以何叔京書參考。自在癸巳。

答王季和云。嘗謂道之在人。初非外鑠。而聖賢垂訓。又皆懇切明白。但能虛心熟讀。深味其旨。而反之於身。必有以信其在我而不容自已。則下學上達。自當有所至矣。但讀書不可貪多。今當且以大學爲先。逐段熟讀精思。須令了了分明。方可改讀後段。如此庶易見功。久之浹洽通貫。則無書不可讀矣。此書未詳何時。疑在癸巳後。

答游誠之云。窮理涵養。要當並進。蓋非稍有所知。無以致涵養之功。非深有所存。無以盡義理之奧。正當交相爲用。而各致其功耳。

答吳德夫云。去人欲。存天理。且據所見去之存之。工夫既深。則所謂似天理而實人欲者。次第可見。今大

體未正。而便欲察及細微。恐有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之譏也。癸巳傳。

答胡寬夫云。更須從淺近平易處理會。應用切身處體察。漸次接續。勿令間斷。久之自然意味浹洽。倫類貫通。切不可容易躁急。厭常喜新。再揀一等難理會無形影底言語。暗中想像。杜撰穿鑿。枉甲心神。空費日力。又云。大抵自家所看文字。及提撕學生工夫。皆須立下一定格目。格目之內。當切存心。格目之外。不要妄想。（如看論語。今日看到此段。即專心致意。只看此段。直得此段分曉。後得以復不逮。仍日嘗日玩味。明日卻看後段。日用凡事皆如此。以類推之可見。不然雖是好事。亦名妄想。）此主一之漸也。若不如此。方寸之間。頃刻之際。千頭萬緒。卒然便要主一。如何按伏得下。癸巳傳。

答陳師德云。嘗聞之程夫子之言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二言者。實學者立身進步之要。而二者之功。蓋未嘗不交相發也。然夫子教人持敬。不過以整衣冠齊容貌爲先。而所謂致知者。又不過讀書史應事物之間。求其理之所在而已。皆非如近世荒誕怪譎。不近人情之說也。抑讀書之法。要當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從容於句讀文義之間。而體驗於操存涵養之實。然後心靜理明。漸見意味。不然則雖廣求博取。日誦五車。亦奚益於學哉。故程子又曰。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此言殊有味也。癸巳傳。

又答陳師德云。示喻格物持敬之方。足見嚮道不忘之意。持敬正當從此而入。（此爲學要書孔子語。）至於格物。則伊川夫子所謂窮經應事。尚論古人之屬。無非用力之地。若舍此平易明顯之功。而必搜索窺伺於無形無迹之境。竊恐陷於思而不學之病。將必神疲力殆。而非所以進於日新矣。壬辰癸巳間。

考異

答吳德夫。　按此皆所云工夫既深。則指格物致知。講明義理。非徒反觀內省之謂。又答呂子約云。李先生之意。大抵且要循節疏目。先將領得大體。是當。然後卻就上面仔細檢點。是亦學不躐等之意。與此正同。

甲午。

答江德功云。格物之說。程子論之詳矣。而其所謂格至也。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者。意句俱到。不可移易。熹之謬說。實本其意。然亦非苟同之也。蓋自十五六時。讀是書而不曉格物之義。往來於心。餘三十年。近歲就實用功處求之。而參以他經傳記。內外本末。反復證驗。乃知此說之的當。未易以一朝卒然立說破也。夫天生蒸民。有物有則。物者形也。則者理也。形者所謂形而下者也。理者所謂形而上者也。人之生也。固不能無是物矣。而不明其物之理。則無以順性命之正。而處事物之當。故必即是物以求之。知求其理矣。而不至夫物之極。則物之理有未窮。而吾之知亦未盡。故必至其極而後已。此所謂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者也。物理皆盡。則吾之知識廓然貫通。無有蔽礙。而意無不誠。心無不正矣。此大學本經之意。而程子之說然也。其宏綱實用。固已洞然無可疑者。而微細之間。主賓次第。文義訓詁。詳密精當。亦無一毫之不合。今不深考。而必欲訓致知以窮理。則於主賓之分。有所未安。（知者吾心之知。理者事物之理。以此知彼。自有主賓之辨。不當以此字訓彼字也。）訓格物以接物。則於究極之功。有所未明。（人莫不與物接。但或徒接而不求其理。或粗求而不究其極。是以雖與物接。而不能知其理之所以然。與其所當然也。今曰一與物





接。而理無不窮。則亦太輕易矣。蓋特出於聞見悟道見色明心之餘論。而非吾之所謂窮理者。固未可同年而語也。且考之他書。格字亦無訓接者。）以義理言之。則不通。以訓詁考之。則不合。以功用求之。則又無可下手之實。抑竊意衆人之言。必不如是之差殊疎略。以病後世之學者也。又謂佛老之學。乃致知而離於物者。此尤非是。夫格物可以致知。猶食所以爲飽也。今不格物而自謂有知。則其知者妄也。不食而自以爲飽。則其飽者病也。若曰佛老之學。欲致其知而不知格物所以致其知。故所知者不免於蔽陷離窮之失。而不足爲知。則庶乎其可矣。甲午後。

乙未。

答王子合云。學者工夫。則只如易傳所說。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此是要約處。若說須要識得端倪。而心體可識。則卻是添卻一事也。又云。窮理之學。只是要識得如何爲是。如何爲非。事物之來。無所疑惑矣。非以此心又識一心。然後得爲窮理也。乙未後。

丙申。

答黃直卿云。近日看得後生。只是教他依本子認得訓詁文義分明爲急。自此反復不厭。日久月深。自然心與理會。有得力處。今人多是躐等妄作誑誤。後生輾轉相欺。其實都曉不得也。丙申後。

考異

按此皆與爲學先要立本文義一書相發明。爲學只當教學二字立本。文義立字疑有誤。即所謂依本子認得訓詁文義分明也。只爲爲學字立字。少涉疑似。遂有立本居敬之解。細沼語意。全不如此。以此益證之愈見分明矣。

丁酉。

答程正思云。論語從嘗纂訂諸說。近細考之。所當改定者。什過五六。知近讀此書有緒。甚欲相與商訂耳。

又答程正思云。論語說三篇甚仔細。所訂集注中一二字甚當。如三事之爲三者。當即改易也。（此書及語說。按文集議從學質疑。在丁酉。而此在己亥。此云語說。當在己亥後。）

己亥。

語錄。聖人言語甚實。且即吾身日用常行之間可見。惟能審求經義。將聖賢言語。虛心以觀之。久之道理自見。不必求之太高也。今如所論。卻只於渺渺茫茫處。想見一物懸空在。更無捉摸處。將來如何頓放。更沒收殺。如此則與身中日用。自然判爲二物。何緣得有諸己。只看論語一書。何嘗有懸空說底話。只爲漢儒一向尋求訓詁。更不看聖賢意思。所以二程先生不得不發明道理開示學者。使激昂向上。求聖賢用心處。放得稍高。不期今日學者乃捨近求遠。處下窺高。一向懸空說了。扛得兩腳都不著地。其爲害反甚於向之未知尋求道理。依舊在大路上。今之學者卻求捷徑。遂至鑽山入水。余大雅。

庚子。

答曹立之云。聖賢之教。未嘗不有一定之門戶。以示衆人。至於逐人分上。各隨其病痛而箴藥之。則又自有曲折。然亦分明直截。無所隱秘回互。令人理會不得也。隨己分修習。隨己見觀書。學者只得如此。其至

不至。明道與不明道。則在其人功力淺深。恐亦不可謂此爲深不中不遠者。而別求顏曾明道見古人用心處奇特工夫也。

答林擇之云。此間見有朋友數人講學其間。亦難得樸實頭負荷得者。因思日前講論。只是口說。不曾實體於身。故在己在人。都不得力。今方欲與朋友說日用之間。常切檢點氣習偏處。意欲萌處。與平日所謂相似與不相似。就似處下工夫。庶幾有益。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却肯向講學上理會。其門人有相訪者。氣象皆好。但其間亦有舊病。此間學者。却是與渠相反。初謂只如此講學。漸涵自能入德。不謂末流之弊。只成說話。至於人倫日用最切近處。亦都不得毫毛氣力。此不可不深懲而痛警也。

答包詳道云。古人爲學。只是升高自下。步步踏實。漸次解剝。人欲自去。天理自明。無似此一般作捺扭捏底工夫。必要豁然頓悟。然後漸次修行也。曾子工夫。只是戰兢臨履。是終身事。中間一唯。蓋不期而會。偶然得之。非是別有一節功夫做得到此。而曾子本心鄉向必欲得此。然後施下學之功也。庚子後

答陳超宗云。爲學雖有階漸。然合下立志。亦須略見義理大概規模。於自己方寸間。若有的然怵惕奮然勇決之志。然後可以加之討論玩索之功。存養省察之力。而期於有得。夫子所謂志學。所謂發憤。政爲此也。若但悠悠泛泛。無箇發端下手處。而便謂如此可以平做將去。則恐所謂莊敬持養。必有非爲者。亦且若存若亡。徒勞把捉。而無精明的確親切至到之効也。庚子後

壬寅

又答陳膚仲云。承以家務叢委。妨於學問爲憂。此固無可奈何者。然亦只此便是用功實地。但稍事看得道理。不令容易放過。更於其間見得手日病痛。痛加翦除。則爲學之道。何以加此。若起一說去之心。生一排遣之念。則理事卻成兩截。讀書亦無用處矣。但得少閒隙時。不可閒坐說話。過了時日。須偸些小工夫。看些小文字。窮究聖賢所說道理。乃可以培植本原。庶幾枝葉自然暢旺耳。壬寅後

癸卯

答項平父云。所諭曲折。及陸國正語。三復爽然。所警於昏惰者爲厚矣。大抵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爲用力之要。今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熹平日所論。却是道問學上多了。所以爲彼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得義理全不仔細。又別說一種杜撰道理。遮蓋不肯放下。而熹自覺雖於義理上不敢亂說。却於緊要爲己爲人上。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耳。

答李叔文云。求放心不須注解。只日用十二時中。常切照管。不令放出。即久久自見功效。義理自明。持守自固。不費氣力也。若添著一求仁字。即轉見支離無摸索處矣。癸卯後

答廖子晦云。察私心所從起。亦不記當時如何說。然亦非謂平居無事而伺其所起。但操存有功。即念慮之萌。無不知覺。未能如此。即此心應物之際。不可不審其邪正公私。而施克復之功也。癸卯後

考異

答廖子晦。　按此說似淺。卻有實下手處。表裏內外。都是一齊用功。審其邪正公私。即所謂考之事爲





之著者。故居敬窮理。原互相發。此條雖似淺近。然正是初學下手工夫。不可忽也。

甲辰

答黃叔重云。示喻日用工夫。更於收拾持守之中。就思慮萌處。察其孰是天理。孰是人欲。取此舍彼。以致敬義夾持之功爲佳。讀書亦是如此。先自看大指。却究諸說。一一就自己分上體當出來。庶幾得力耳。甲辰後

又答黃叔重云。來喻所謂深體大原而涵養之。則又不必如此。正惟操則自存。動靜始終。不越敬之一字而已。近方見得伊洛拈出此字。眞是聖賢眞的要妙工夫。學者只於此處著實用功。則不患不至聖賢之域矣。甲辰後

又答黃叔重云。發見之端。只平日省覺提撕處便是。只要人就此接續向下推究。令其開闊。即不曾說等待尋討將來做此工夫也。甲辰後

答周舜弼云。向時所說居敬窮理二事。今日所見。亦只是如此。但覺得先後緩急之序。愈分明親切。直是先要持守上著力。方有進步處也。孟子說性善及求放心處。最宜深玩之。甲辰後

又答周舜弼云。且須虛心涵泳。未要生說。卻且就日用間。實下持敬工夫。求取放心。然後卻看自家本性。元是善與不善。自家與堯舜。原是同與不同。若信得及。意思自然開明。持守亦不費力矣。甲辰後

答程正思云。諸書再看。義理未安處甚多。皆是緊切大頭項處。令人恐懼不可言。甲辰後

又答程正思云。所喻孟子。前日因一二朋友看到此。疑其說之不明。方略改定。正與來喻合。甲辰後

答王欽之云。來書謂窮理不必泥古人言句。固是也。然亦豈可盡捨古人言句哉。程夫子曰。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道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求其當否。皆窮理也。夫講道明理。則是非而察之於應事接物之際。以克去己私。求夫天理。循循而進。無迫切陵節之病。則亦何患夫與古人背馳也。若欲盡捨去古人言句。道理之不明。是非之不別。泛然無所決擇。雖欲爲出處語默之察。權之適越者。不知東西南北之殊。而僕僕然奔走於途。其不北入燕。則東入齊。西入秦耳。甲辰後

答路德章云。謂東萊遺言。有涉於經濟維持者。別爲一事。而異於平日道學之意。則恐亦未免有累於東萊也。龜山嘗譏王氏之學。離內外。判心迹。使道常無用於天下。而經世皆私智之鑿。正謂此耳。又謂儀遇漢祖唐宗。亦須有非不得且放過處。亦是留時意思。侗在方寸之地。只有一毫此等見識。便是枉尺直尋底根株。直須見得正當道理分明。不容些兒走作。即自然無復此等意思。雖欲婉轉回護。亦有所不可得矣。古之聖賢。以枉尺直尋爲大病。今日議論。乃以枉尺直尋爲根本。若果如此。即孟子果然迂闊。而公孫衍張儀。眞可謂大丈夫矣。甲辰後

答黃直卿云。所論太極散爲萬物。而萬物各具太極。見得道不可須臾離之意。而與一貫之指。川上之歎。萬物皆備之說相合。學者當體此意。造次顛沛。不可間斷。此說大概得之。但周子之意。若只如此。則當時只說此一句足矣。何用更說許多陰陽五行中正仁義。及通書一部種種諸說耶。蓋既曰各具一太極。則





102
26B

此處便又有陰陽五行。許多道理。須要隨處一一看得。如先天之說。亦是太極散爲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而一卦之爻。莫不具一太極。其各具一太極處。又便有許多道理。須要隨處見得。皆不但爲渾然自守之計而已。然此亦只是大概法象。若論日用工夫。則所守須先有箇自家親切要約處。不可必待見圖。而後逐旋安排。其隨處運用。亦須虛心平氣。徐觀事理。不可只就圖上想像思維也。既先有箇立腳處。又能由此推考證驗。則其胸中萬里洞然。通透活絡。而其立處自不費力而愈堅牢闊闢矣。若但寸寸銖銖。比並湊合。逐旋將來做工夫。則亦何由有進步處耶。（此書未詳何時。疑在甲辰後。）

考異

答黃直卿。　按此書言太極最詳。其曰。不必待見圖而後逐旋安排。又曰。不可只就圖上想像思維。又曰。若但寸寸銖銖。比並湊合。何由有進步。則大指亦可見矣。後之言太極者。大率想像思維。比並湊合。其於朱子此書。亦未之深考也。

乙巳。

答劉公度云。講學不厭其詳。凡天下事物之理。方册聖賢之言。皆須仔細反復究竟。至於持守。則無許多事。若覺得未穩。只有默默加功。著力向前耳。今聞廢書不講。而反以持守之事。爲講說之資。是乃兩失其宜。下梢弄得無收殺。只成得杜撰捏合而已。

答潘端叔云。承觀論語或問。此書久無工夫修得。只集註屢改不定。卻與或問前後不相應矣。山前無人錄得。不得奉寄。可只用舊本看。有不穩處。仔細喻及。卻得評量也。今年諸書都修得一過。大學所改尤多。比舊已極詳密。但未知將來又看得何如耳。義理無窮。精神有限。又不知當年聖賢如何說得如此穩當精密。無些滲漏也。

答胡季隨云。大抵欲速好徑。是學者今日大病。向來所講。近覺亦未免。此以身驗之。乃知伊洛指出敬字。真是學問始終日用親切之妙。近與朋友商量。不若只於此處用力。而讀書窮理以發揮之。眞到聖賢究竟地位。亦不出此。坦然平白。不須妄意思想頓悟懸絕處。徒使人顚狂粗率。而於日用常行之處。反不得其所安也。

答高應朝云。所示講義。發明深切。遠方士子。得所未聞。計必有感動而興起者。然此恐但可爲初學一時之計。若一向只如此說。而不教以日用平常意思涵養玩索工夫。卽恐學者將家常茶飯。做怪異奇特事看了。日逐荒忙。陷於欲速助長躁率自欺之病。久之茫然無所可據。則又只學得一場大話。互相恐嚇而終無補於爲己之實也。（乙巳後）

答滕德仁云。湘中學者之病。誠如來教。今時學者。大抵亦多如此。其實而不行者固失之。又有一種。只說踐履而不務窮理。亦非小病。欽夫往時蓋謂救此一種人。故其說有太快處。以啓流傳之弊。今日正賴高明有以救之也。爲學是分內事。纔見高自標置。便是不務實了。更說甚底。今日正當反躬下學。讀書則以講說爲先。修身則以循規矩爲要。除卻許多懸空閑說。庶幾平穩耳。（乙巳後）





丙午。

答潘公叔云。近年讀書頗覺平穩。不費注解處。意味深長。修得大學中庸語孟諸書頗勝舊本。

答劉子澄云。大學近再看過。方見得下手用功處。路陌徑直。日前看得。誠是不切。亂道誤人也。

又答劉子澄云。居官無修業之益。若以俗學言之。誠是如此。若論聖門所謂德業者。卻初不在日用之外。只押文字。便是進德修業地頭。不必編綴異同。乃爲修業也。近覺向來爲學。實有向外浮泛之弊。不惟自誤。而誤人亦不少。方別尋得一頭緒。似差簡約端的。始知文字言語之外。眞別有用心處。恨未得面論也。

答潘恭叔云。學問根本。在日用間持敬集義工夫。眞是要得念念省察。讀書求義。乃其間之一事耳。舊來雖知此義。然於緩急先後之間。終是不覺有倒置處。誤人不少。今方自悔耳。大抵今日學者之弊。苦其說之太高。與太多耳。如此。只見意緒叢雜。都無玩味工夫。不唯失卻聖賢本意。亦分卻日用實功。不可不戒也。

答胡季隨云。道理無形影。惟因事物言語乃可見得是非。理會極仔細。卽道理極精微。古人所謂格物知至者。不過是就此下工夫。近日學者說得太高了。意思都不確實。不曾見理會得一書一事徹頭徹尾。東邊綽得幾句。西邊綽得幾句。都不曾貫穿浹洽。此是大病。有志之士。尤不可不以深戒也。（丙午後）

考異

答劉子澄。　按此云。方別尋得頭緒似差簡約端的。此爲子澄言之。子澄好編類文字。有向外浮泛之弊。故以此力箴其失。前書所云。大學近再看過。方見得下手用功處。路陌徑直。卽所謂簡約端的。非另有不言不語工夫也。　按此兩書。篁墩皆載之。而於注語亦附其下。但後書截截自近覺向來以下。似爲朱子自道之語。而其意未明。今并載居官一段。則向外浮泛。指編綴異同而言。乃謙己誨人之辭。文字語言之外。別有用心處。卽指押文字之類而言。而非另有不言不語工夫。其意愈明白矣。

答潘恭叔。　按此所云讀書求義。乃其間之一事。此爲恭叔言。欲其向裏著實用功。所謂因人說法。隨病與藥者。非向來先後緩急。果有倒置處也。其下卽云病其說之太高與太多。其意可見也。篁墩截前段。而合之與子澄書。則似朱子至丙午方自悔者。正學考以丙申至丙午十二年爲一大關鍵。至此未敢工夫益親切者。是誤認。不可不辨也。

丁未。

答潘恭叔云。敬之一字。萬善根本。涵養省察。格物致知。種種工夫。皆從此出。方有據依。平時講學。非不知此。今乃覺得愈見親切端的耳。

答王子合云。大率尊德性一條。意何似已詳備。更熟玩之。自見工夫分別處。日用間常切提撕落實下手。方見得力處。若只解說。無有了期。不濟事也。

又答王子合云。道卽理也。以人所共由而言。則謂之道。以其各有條理而言。則謂之理。其目則在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其實無二物也。（丁未後）

又答王子合云．心猶鏡也．但無塵垢之蔽．則心體自明．物來能照．今欲自識此心．是猶欲以鏡自照而見夫鏡也．既無此理．則非別以一心又識一心．而何．後書所論欲識端倪．未免助長者得之矣．然猶曰其體不可不識．似亦未離舊日也．丁未後．

考異

答潘恭叔．　朱子早年爲學．於答江元適、汪尙書、鄭景望、陳正己諸書略可考．而己丑之悟．則中和舊說序．已發未發說．其確據也．至庚寅拈出程子涵養須用敬兩語．終身守之不易．而敬字親切之妙．於庚寅答林擇之書已言之．是後言之不一．蓋所謂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雖欲擬其近似而不可得．而輒敢率爾批判．其毋乃輕於立言乎．

戊申．

答符復仲云．所喩義利之間．誠有難擇者．但意所疑以爲近利者．卽便舍去可也．向後見得親切．卻看舊事只有見未盡舍未盡者．不解有過當也．

答黃子耕云．示諭且看大學．俟見大指．乃及他書．此意甚善．但看時須是更將大段分作小段．字字句句．不可容易放過．常時暗誦默思．反復研究．未上口時．須教上口．未通透時．須教通透．已通透後．更（元本作便熟．）要純熟．直待（元本作得熟．）不思索時．此意常在心胸之間．驅遣不去．方是此一段了．又換一段看．令如此數段之後．心安理熟．覺得工夫省力時．便漸得力也．近日看得朋友間病痛尤更親切．都是貪多務廣．匆遽涉獵．所以凡事草草粗淺．本欲多知多能．下梢一事不知．一事不能．本欲速成．反成虛度歲月．但能反此．如前所云．試用歲月之功．當自見其益矣．戊申後．



又答黃子耕云．示論爲學之意甚善．但恐更須看令簡潔明白親切．令下工夫處．約而易守．乃佳耳．別紙兩條．亦覺繁雜．本末始終之說．只是要人先其本後其末．先其始後其終耳．不必如此多說也．又云．格物致知．只是窮理．聖賢欲爲學者說盡曲折．故又立此名字．今人反爲名字所惑．生出重重障礙．添枝接葉．無有了期．要須認取本意．而就中看得許多曲折分明．便依此實下工夫．方見許多名字皆脫灑．而其工夫實處．卻無欠闕耳．戊申後．

答楊志仁云．兩書所論存養工夫．甚悉．但此亦是依本分事．正不須把來作奇特想．只合趁此心地明淨處．大著胸懷．將世間道理精粗表裏．從頭至尾．理會一番．要他眞箇通透無疑礙處．方是向進．若只守此些箇．不敢放開．每看淺理．亦據取元妙高遠無形無象處．方肯理會．如此則遂成偏枯倒向一邊．將爲有體無用之學．而與老佛無以異矣．戊申後．

答陳伸之云．雖亦嘗有聞於先生長者矣．勤勞半世．汨沒於章句訓詁之間．黽勉於規矩準繩之內．卒無高奇深妙之見．可以駭世而驚俗者．獨幸年來於聖賢遺訓．粗若見其坦易明白之不妄．而必可行者．私竊以爲倖得當世明達秀穎之士相與講之．抑彼之過．強此之不及．吾道庶其明且行乎．戊申後．

答汪長孺云．大抵明道先生所謂會體此心者．蓋謂涵養本原．以爲致知格物之地而已．如云聖賢千言萬語．只要人求其放心．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亦此意也．未可說得太深．亦不是教人止於此而已．戊申後．



答方賓王云．示喩爲學之意親切的當．而不失其序．甚慰鄙懷．但以所謂三條觀之．恐前日講貫之功．猶有未究其極者．而今日所講操存涵養者．又未免離卻前日所講．別作一段不言不語工夫也．大學之序．自格物致知．以至於誠意正心．不是兩事．但其內外淺深自有次耳．非是以今日日之誠意正心爲是．卽悔前日之致知格物爲非也．不識明者以爲如何．延平行狀中語．乃是當日所聞其用功之次第．今以聖賢之言進修之實驗之．恐亦自是其所謂入處．未免更有商量也．戊申後．

又答方賓王云．存養之功．亦不當專在靜坐時．須於日用動靜之間．無處不下工夫．乃無間斷耳．戊申後．

又答方賓王云．易傳所云．雖無邪心而不合正理者．實該動靜而言．如燕居獨處之時．物有來感．理所當應．而此心頑然固執不動．則雖無邪心．而只此不動處．便非正理．又如應事接物處．理當如彼．而吾所以應之者乃如此．則雖未必出於有意之私．然只此亦是不合正理．既有不合正理．則非邪妄而何．恐不可專以莊敬持養．此心既存．爲無邪心．而必以未免紛擾敬不得行．然後爲有妄之邪心也．所論近世識心之弊．則深中其失．古人之學．所貴於存心者．蓋將推此以窮天下之理．今之所謂識心者．乃欲恃此而外天下之理．是以古人則知愈崇而禮愈卑．今人則論愈高．而其狂妄恣睢也愈甚．則其得失亦可見矣．戊申後．

又答方賓王云．大學次序．亦謂學之本末終始．無非己事．但須實進得一步．方有立腳處．做得後段工夫．眞有效驗爾．非謂前段工夫未到．卽都不照管後段．而聽其自爾也．戊申後．



己酉．

答陳膚仲云．大學近修得稍精密平實．但未有別本可寄去．易啓蒙、太極、西銘、通書解、義學記各一本漫往．

答吳伯豐云．論孟中庸．俟得大學通貫浹洽．無可得看後方看．乃佳．若奔程走限．一向攢了．則雖看如不看也．近方覺此病痛．不是小事．元來道學不明．不是上面欠卻工夫．乃是下面元無根腳．若信得及腳踏實地．如此做去．良心自然不放．踐履自然純熟．非但讀書一事也．答方賓王云．心固不可不識．然靜而有以存之．動而有以察之．則其體用亦昭然矣．近世之言識心者．則異於是．蓋其靜也初無持養之功．其動也又無體驗之實．但於流行發見處．認得頃刻間正當意思．便以爲本心之妙．不過如是．擎夯作弄．做天來大事看．不知此只是心之用耳．此事一過．此用便息．豈有只據此頃刻間意思．便能使天下事事物物無不各得其當之理耶．所以爲其學者．於其工夫到處．亦或小有效驗．然亦不離此處．而其輕肆狂妄．不顧義理之弊．已有不可勝言者．此眞不可以不戒．己酉後．

答李晦叔云．持敬讀書．表裏用功．切須實下工夫．不可徒爲空說．然表裏亦非二事．但不可取彼而舍此耳．其實互相爲用．只是一事．又云．持敬讀書只是一事．而表裏各用力耳．若有所偏．便疑都不肯做工夫．

今且逐日著實做將去。未須比較難易。計較得失。徒然紛擾。不濟事。反害事。要令日用之間。只見本心義理。都不見有他物。方有得力處耳。己酉後。

又答李晦叔云。操則存。此處只是放去收來頃刻間事。只一操字已自多了。不須如此著意安排也。又云。此須反之於心。只就放去收來時體看。只此操時常處便存。只要工夫接續不令間斷耳。又云。能御許多閑安排。除卻許多閑言語。只看操則存一句是如何。亦不可重疊更下註腳。己酉後。

答林伯和云。為老兄今日之計。莫若且以持敬為先。而加以講學省察之助。蓋人心之病。不放縱即昏昧。如賢者必無放縱之患。但恐不免有昏惰處。若日用之間。務以整齊嚴肅自持。常加警策。即不至昏惰矣。講學莫先於語孟。而讀語孟者。又須逐章熟讀。切己深思。不通。然後考諸先儒之說以發明之。如二程先生說得親切處。直須看得爛熟。與經文一般。成誦在心。乃可加省察之功。蓋與講學互相發明。但日用應接思慮隱微之間。每每加察。其善端之發。惟乎吾心而合於聖賢之言。則勉厲而力行之。其邪志之萌愧於吾心。而戾於聖賢之訓。則果決而速去之。大抵見善必為。聞惡必去。不使有頃刻悠悠意態。則為學之本立矣。異時漸有餘力。然後以次漸讀諸書。旁通當世之務。蓋亦未晚。今不須預為過計之憂。以失先後之序也。己酉後。

答汪叔耕云。所論周程傳授次第。恐亦有未易言者。而以太極圖為有單傳密付之三昧。則又近世學者習形逐影。指妄為眞之弊也。夫道在目前。初無隱蔽。而衆人沉溺膠擾。不自知覺。是以聖人因其所見道體之實。而發之言語文字之間。以開悟天下與來世。其言丁寧反復。明白切至。惟恐人之不解了也。豈有故為不盡之言。以愚天下之耳目。必俟其單傳密付。而後可以得之哉。但患學者未嘗虛心靜慮。優游反復。以味其立言之意。而妄以己意輕為之說。是以不知其味。而妄意乎言外之別傳耳。又云。幸且從此。而即聖賢之言平易明白之處。虛心平氣。熟玩而躬行之。玩之深則理自明。行之篤則力自進。持之以久。厭飫而上達焉。則道體精微之妙。聖賢親切之傳。不待單傳密付而已了然於心目之間矣。大學章句一本附往。古人為學規模。及今日用功次第。皆在此矣。勿以為老生常談而忽之也。此書及大學章句在己酉後。

語錄。無許多事。古人已自說了。言語多則愈支離。如吾來所問涵養致知力行三者。便是涵養做頭。致知次之。力行又次之。不涵養則無主宰。如做事須用人纔放下或困睡。這事便無人做主。都由別人。不由自家。既涵養又須致知。既致知又須力行。若致知而不力行。與不知同。亦須一時並了。不是今日涵養。明日致知。後日力行也。要皆以敬為本。敬卻不是將來做一箇事。今人多先要安一箇敬字在這裏。如何做得敬。只是提起這心莫放教散恁地。則心便自明。這裏便窮理格物。見得當如此。便是。不當如此。便不是。既是了。便行將去。今且將大學來讀。便見為學次第。初無許多屈曲。楊道夫己酉後。

庚戌。

答周南仲云。熹頑鈍之學。晚乃自信。每病當世道術分裂。上者入於佛老。下者流於管商。學者既各以其所近便先入者為主。而又驕之以其好高欲速之心。是以前者既以自誤。而遂以自欺。後者既為所欺。而





復以欺人。文字愈工。辨說愈巧。而其為害愈甚。不有明者。孰能合其衡而斬是謀哉。大抵聖賢之言。已是明白眞實。說盡道理。讀者但能虛心一意。循序致詳。使句內無一字之不通。則其道理無一毫之不察矣。切不可為人大言相誑。如九方皋相馬之說者。而妄意馳逐於語言之外也。

答方子實云。示喻主敬之說。先賢之意。蓋以學者不知持守。身心散漫。無緣見得義理分明。故欲其先且習為端莊整肅。不至放肆怠惰。庶幾心定而理明耳。程子主一無適之云。只是持守得定。不馳騖走作之意耳。持守得定。而不馳騖走作。即是主一。主一即是敬。只是展轉相解。非無適之外。別有主一。主一之外。又別有敬也。

答李子能云。承喻及為學之意。甚善。但如此用力。頭緒太多。令人紛擾。無進步處。故程先生說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只於此用力。自然此心常存。衆理自著。日用應接。各有條理矣。近思錄前三四卷。專說此事。近修定大學解。亦說得此次第分明。可細考之。依此節次。做一兩年工夫。自當見得門路。立得根本也。

答黃道夫云。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氣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後有性。必稟此氣。然後有形。其性其形。雖不外乎一身。然其道器之間。分際甚明。不可亂也。若劉康公所謂天地之中。所謂命者理也。非氣也。所謂人受以生。所謂動作威儀之則者性也。非形也。禮運之言。亦自有分別。其曰天地之德者理也。其曰陰陽之交。鬼神之會者氣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周子曰。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所謂眞者理也。所謂精者氣也。所謂則者性也。所謂物者形也。上下千百餘年之間。言者非一人。記者非一筆。而其說之同。如合符契。非能牽聯配合。而強使之齊也。此義理之原。學者不可不察。庚寅後。

答吳伯豐云。學問臨事不得力。固是靜中欠卻工夫。然欲舍動求靜。又無此理。蓋人之身心。動靜二字。循環反復。無時不然。但常存此心。勿令忘失。則隨動隨靜。無處不是用力處矣。且能著實用功。不可只於文字上作活計也。庚戌後。

答曾桑之云。所喻鄉黨卒章疑義。此等處且當闕之。卻於分明易曉。切於日用治心修己處。反復玩味。深自省察。有不合處。即痛加矯革。如此方是為己工夫。不可只於文字語言上著力也。又云。論語集註之作。只是解說訓詁文義。免得學者汎觀費力。然所謂玩味省察工夫。卻在當人。不在文字也。未詳何時。只當次之。例考之。在己酉庚戌後。

語錄。讀書須是虛心方得。他聖人說一字是一字。自家只平著心去秤停他。都使不得一毫杜撰。某向時也杜撰。說得終不濟事。如今方見得分明。方見得聖人一言一字不吾欺。只今六十歲。方理會得恁地。若或去年死也則枉了。自今夏來。覺得幾是聖人說話。也不少一箇字。也不多一箇字。恰恰地好。都不用一些穿鑿。莊子云。吾與之虛而委蛇。既虛了。又要隨他曲折恁地去。今且與之說箇樣子。久之自見。楊道夫。某看得今年始無疑。沈僩。

道理要見得眞。須是表裏首末。極其透徹。無有不盡。眞見得是如此。決然不可移易始得。不可只窺見一斑半點。便以爲是。如爲人父須眞知得是決然止於慈而不可易。爲人子。須眞知得是決然止於孝而不可易。善須眞見得是善。方始決然必做。惡須眞見得是惡。方始決然必不肯做。陳淳

擇善而固執之。致知格物。便是擇善。正心誠意修身。便是固執之。淳舉南軒謂知與行互相發。曰。知與行須是齊頭做。方能互相發。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下須字在字。便是要皆齊頭著力。不可道知得了方始行。陳淳

看道理須就那大處看。便前面開闊。不要就壁角裏地步窄。一步便觸無去處了。而今且要看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分別得明。將自家日用底與他勘驗。須漸漸有見處。前面漸漸開闊。那箇大壇場。不去上面做。不去上面行。只管在壁角裏。縱理會得一句只一句透。道理小了。陳淳

天下萬事。都是合做底。而今也不能說定合做甚底事。聖人教人。也不曾教人說定如何做。只自家日用間。沿甚事來。便做工夫。今日一樣事來。明日又一樣事來。預定不得。若指定事親。而又有事長。指定事長。而又有事君。只日用間看甚事來。便做工夫。陳淳

讀書理會一件了。又理會一件。不止是讀書。如遇一件事。且就道理上思量合當。如何做處得來當。方理會別一件事。不可只就皮膚上看事。亦不可只就皮膚上理會。天下無書不是合讀底。無事不是合做底。若一件書不讀。這裏便缺此一書之理。一件事不做。這裏便缺處一事之理。大而天地陰陽。細而昆蟲草木。皆當理會。一物不理會。這裏便缺了一物之理。陳淳

考異

朱子在滄州云。前來吾道得一安卿。安卿蓋知用心於內者。故深望之。所言多宏闊。蓋欲其展拓得開也。而安卿專用心於內。於朱子所言不無錯認處。如第一段道理。要見得眞。須是表裏首末。極其透徹。無有不盡。此即補傳窮之以至其極。極者至善之謂。事理當然之極也。語自分明。而安卿前所錄云。如論孝須窮箇孝根原來處。論慈須窮箇慈根原來處。凡道理皆從根原來處窮究。此恐是晦了朱子語脈。只是安卿意指也。章句於此。只云究其精微之蘊。程子亦曰。如何而爲奉養之宜。如何而爲溫凊之節。初未嘗實尋其根原來處。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少長。無不知敬其兄也。此是自然如此。何須窮究。親親仁也。敬長義也。於此可識仁義爲吾性之固有。而非外鑠耳。若於事親尋其根原來處。自性中之仁來。於敬長尋其根原來處。自性中之義來。則是以事親事長爲借徑。而以識性中之仁義爲極。則其與楊慈湖所云有時父召急趨前。不知不覺入禍奧何以異哉。安卿問曰。看道理尋根原來處。只是就性上看否。所錄答語。卻不甚分明。於此可見安卿本指。而所錄朱子語率多雜以己意。後來所見亦不出此。故終是展拓不開。而無以副朱子之望也。今所錄五段。與正事考所錄有不同者。覽者可以參考其得失焉。



# 朱子論學切要語卷之二

辛亥

答曹元可云。大學之道。雖以誠意正心爲本。而必以格物致知爲先。所謂格物致知。亦曰窮盡物理。使吾之知識無不精切而至到耳。夫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其精蘊則已具於聖賢之書。故必由是以求之。然欲其簡而易知。約而易守。則莫若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篇也。是以頃年嘗刻四古經於臨漳。而復刻此四書。以先後其說。又略述鄙意以附書後。區區於此。所以望於當世之友朋者蓋已切矣。

答曾光祖云。大綱且得以敬自守。而就其間講論省察。便是致知。如得一分。便有一分工夫。節節進去。自見欲罷不能。不待刻苦加勵而後得也。但目下持守講學。卻亦不得不刻苦加勵。不須遽以助長爲疑也。

又答曾光祖云。求其放心。乃爲學根本田地。既能如此向上。須更做窮理工夫。方見所存之心。所具之理。不是兩事。隨感即應。自然中節。方是儒者事業。不然。卻亦與釋子坐禪攝念無異矣。

答劉公度云。此事別無奇妙。只是見成說底。便是道理。只要虛心熟玩。久之自然見得實處。自是不容離叛。便是到頭。若更欲別求見解。即是邪說。鮮不流於異端矣。又答劉公度云。究觀聖門教學。循循有序。無有合下先求頓悟之理。但要持守省察。漸久漸熟。自然貫通。即自有安穩受用處耳。千岐萬徑。雜物並出。皆足以惑世誣民。其信之者。既陷於一偏而不可救。其不信者。又無正定趨向。而泛濫於其間。是亦何能

爲有亡耶。

答吳伯豐云。近世爲學。不過兩種。一則徑趨簡約。脫略過高。一則專務外馳。支離繁碎。其過高者。固爲有害。然猶爲近本。其外馳者。詭譎狼狽。更不可言。吾儕幸稍平正。然亦覺欠卻涵養本原工夫。此不可不自反也。所答疑義。蓋多得之。已略注其間矣。小差處不難見。但卻欲賢者更於本原處加功也。

答陳廉夫云。爲學工夫。不在日用之外。檢身則動靜語默。居家則事親事長。窮理則讀書講義。大抵只要分別一箇是非而去彼取此耳。無他元妙之可言也。論其至近至易。則卽今便可用力。論其至急至切。則卽今便當用力。莫更遲疑。且隨深淺。用一日之力。便有一日之效。別有疑處。方好尋人商量。則其長進通達不可量矣。若卽今全不下手。必待他日遠求師友。然後用力。則目下蹉過。卻會做底親切工夫虛度了。難得底少壯時節。正使他日得聖賢而師之。亦無積累涵養之資。可受鉗鎚。未必能眞有益也。辛亥後。

答周舜弼云。所喩敬字工夫。於應事處用力爲難。此亦常理。但看聖賢說行篤敬。執事敬。則敬字本不爲默然無爲時設。須向難處力加持守。庶幾動靜如一耳。克己亦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強敵。只得盡力舍死向前而已。尙何問哉。辛亥後。

答鄭子上云。孟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豈是此事之外。更無他事。只是此本不立。卻無可下手處。此本旣立。卽自然尋得路徑進進不已耳。辛亥後。

又答鄭子上云。儒釋之異。正爲吾以心與理爲一。而彼以心與理爲二耳。然近世一種學問。雖說心與理一。而不察乎氣稟物欲之私。故其發亦不合理。卻與釋氏同病。又不可不察。又云。吾以心與理爲一。彼以心與理爲二。亦非固欲如此。乃是其所見處不同。使見得心空而無理。此見得心雖空而萬物咸備也。雖說心與理一。而不察乎氣稟物欲之私。亦是見得不眞。故有此病。此大學所以貴格物也。辛亥後。

語錄。　紫卿問致知後。須持養方力行。曰。如是則今日致知。明日持養。後日力行。只持養便是行。正心誠意。豈不是行。但行有遠近。治國平天下則行之遠耳。鄭可學。

某今日且勸諸公屏去外務。趲工夫專一去看這道理。某年二十時。已做這工夫。將謂下梢理會得多少道理。今忽然有許多年紀。不知老之至此也。只理會得這些子。歲月易得蹉跎。可畏如此。葉賀孫辛亥後。

考異

答吳伯豐。　此云。欠卻涵養本原工夫。此爲伯豐書之末云。欲賢者更於本原處加功。後來據此乃謂朱子晚年始悟涵養工夫。豈非夢語。　果齋李氏所論。似本此書。而末云學者則知所傳矣。又或悅乎持敬之約。而憚於觀理之煩。與此恰相反。亦不知其何所指也。

壬子。

答胡季隨云。願深省察。且將大學論語孟子中庸近思等書子細玩味。逐句逐字。不可放過。久之須見頭緖。不可爲人所詿誤。虛度光陰也。

答劉季章云。賢者此來爲學如何。覺得多是不曾實著心胸。細玩義理。便要扭揑造作。務爲切己。所以心





意急迫。而理未大明。空自苦而無所得也。

答項平父云。大抵爲聖賢之學。須讀聖賢之書。旣讀聖賢之書。須看得他所說本文上下意義。字字融釋。無窒礙處。方是會得聖賢立言指趣。識得如今爲學工夫。固非可以懸空白撰而得之也。癸丑。

答鄭仲履云。讀書固不可廢。然亦須以主敬立志爲先。方可就此田地上。推尋義理。見諸行事。若平居泛然略無存養之功。又無實踐之志。而但欲曉解文義。說得分明。則雖盡通諸經。不錯一字。亦何所益。況未必能通而不誤乎。近見朋友讀書講論。多不得力。其病皆由於此。不可不深戒也。

答許中應云。夫道之體用。盈於天地之間。古先聖人旣深得之。而慮後世之不能以達此。於是立言垂教。自本至末。所以提撕誨飭於後人者。無所不備。學者正當熟讀其書。精求其義。考之吾心。以求其實。參之事物。以驗其歸。則日用之間。諷誦思存。應務接物。無一事之不切於己矣。來諭乃謂讀書逐於文義玩索。墮於意見。而非所以爲切己之實。則恐有所不知其說也。世衰道微。異論蠭起。近年以來。乃有假佛釋之似。以亂孔孟之實者。其法首以讀書窮理爲大禁。常欲學者注其心於茫昧不可知之地。以僥倖一旦恍然獨見。然後爲得。蓋亦有自謂得之者矣。而察其容貌辭氣之間。修己治人之際。乃與聖賢之學有大不相似者。左右於此。無乃亦惑其說而未能忘耶。夫讀書不求文義。玩索都無意見。此正近年釋氏所謂看話頭者。世俗書有所謂大慧語錄者。其說甚詳。試取一觀。則其來歷見矣。若曰儒釋之妙。本自一同。則凡彼之所以賊恩害義。傷風敗教。聖賢之所大不安者。彼旣悟道之後。乃益信其爲幻妄而處之愈安。則亦不待他求。而邪正是非。已判然於此矣。又如所謂當有人皆得見之過。無或有不睹不聞之敎。夫中庸之言。正謂道體流行。初無間斷。是以無所不致其戒懼。非謂偶戒懼於隱微。而忽略其顯著也。若如來諭。則人所共見之處。間斷多矣。而曰猶是存養。不疾不徐。吾恐其未免爲好高欲速之尤者也。

語錄。　漢卿問前年侍坐所聞。似與今別。前年云。近方看得這道理透。若以前年死。卻亦是枉死了。今先生忽發嘆。以爲只如此不覺老了。還是以前就道理說。今就勳業上說。曰。不如此。自是覺得無甚長進。於上面猶覺得隔一膜。輔廣甲寅。

時舉自言常苦於粗率。無精密之功。不知病根何在。曰。不要討甚病根。但知道粗率便是病。在這上便更加仔細便了。今學者亦多來求病根。某向他說。頭痛灸頭。腳痛灸腳。病在這上。只治這上便了。更別討甚病根也。潘時舉癸丑以後。

考異

答許中應。　熟讀其書。精求其義。考之吾心。以求其實。參之事物。以驗其歸。則致知處。卽是力行。非有二事也。夫讀書所以爲學。未有爲學而不自於讀書者。讀書不難於章句訓詁之間。朱子晚年與人書。其發明此意甚詳。故曰。持敬窮理。不是兩事。蓋屢言之。勉齋行狀云。其於讀書也。必使之辨其音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義。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知。平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然爲己務實。辨別義理。毋

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則已說成兩截。而非朱子之意矣。至果齋李氏。又謂晚年見諸生繳繞於文義之間。始頗指示本體。令深思而自得之。其失朱子意尤甚。後來異論。皆自於此也。噫。此所謂不得七十子喪而大義已乖者。於饒胡以下諸公。又何責哉。　竊有人嘗得見之過。無或有不睹不聞之欺。此是眞實語。所謂學全出於異端。而猶不失於爲己者。故朱子但譏其闕著處。多所間斷。而不謂其有不睹不聞之欺也。若良知家。則借此語以遮掩其共見之過。而反以不睹不聞欺世。其不睹不聞之地。眞有無所不至者。而於陸氏之學。適然其不同矣。故良知家雖託於陸氏。而實非陸氏之所許也。

甲寅。

答孫敬甫云。程夫子之言曰。涵養必以敬。而進學則在致知。此兩言者。如車兩輪。如鳥兩翼。未有廢其一而可行可飛者也。敬之與否。只在當人一念操舍之間。而格物致知。莫先於讀書講學之爲事。至於讀書。又必循序致一。積累漸進。而後可以有功也。

答胡季隨云。道體云。先立根本。後立趨嚮。即所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云。收得放心。然後自能尋向上去。亦此意也。甲寅後。

答林退思云。學者之志。固不可不以遠大自期。然觀孔門之教。則其所從言之者至爲卑近。不過孝弟忠信。持守誦習之間。而於所謂學問之全體。初不察察言之也。若其高第弟子。多亦僅得其一體。夫以夫子之聖。諸子之賢。其於道之全體。豈不能一言盡之。以相授納。而顧爲是拘拘者。以狹道之傳。誤人之志何哉。蓋所謂道之全體。雖高且大。而其實未嘗不貫乎日用細微切近之間。苟悅其高而忽於近。慕於大而略於細。則無漸次經由之實。而徒有懸想跂望之勞。亦終不能以自達矣。故聖人之教。循循有序。不過使人反而求之至近至小之中。博之以文。以開其講學之端。約之以禮。以嚴其踐履之實。使之得寸則守其寸。得尺則守其尺。如是久之。日滋月益。然後道之全體。乃有所嚮望而漸可識。有所循習而漸可能。自是而往。俛焉孳孳。斃而後已。而其所造之淺深。所就之廣狹。亦非可以必期而預期也。故夫子嘗以先難後獲爲仁。又以先事後得爲崇德。蓋於此小差。則心失其正。雖有鑽堅仰高之志。而反爲謀利計功之私矣。仁何自而得。德何自而崇哉。甲寅後。○按此書。與五十四卷答王季和第二書同。

答余國秀云。所謂表裏者。但謂不可向外理會不干己事。及求知於人之類耳。若學問之功。則無內外身心之間。無粗細隱顯之分。初時且要大綱持守。勿令放逸。而常切提撕。漸加嚴密。更讀聖賢之書。逐句逐字。一一理會。從頭至尾。不要揀擇。如此久之。自當見得分明。守得純熟矣。甲寅後。

答杜仁仲云。良仲示喻敬字工夫甚善。凡聖賢之言。皆貫動靜。如云求其放心。亦不是閉眉合眼。死守此心。不令放出也。只是要識得此心之正。如惻隱羞惡之類。於動靜間。都無走失耳。甲寅後。

乙卯。

答劉季章云。所論爲學之意甚善。但覺如此私下創立條貫太多。指擬安排之心太重。亦是大病。子約自





有此病。賢者從來亦未免此。今又相合打成一片。恐非所以矯偏補敝。而趨於顯明正大之塗也。聖賢教人。自有成法。其間又自有至簡約極明白處。但於本原親切提撕。直便向前著實進步。自可平行直達。蓋邁向上。何必如此迂曲繚繞百種安排。反令此心不虛。轉見昏滯耶。

答王晉輔云。爲學大概。且以收拾身心爲本。更將聖賢之言。從頭熟讀。逐字訓釋。逐句消詳。逐段反復。虛心量力。且要曉得句下文意。未可便肆己見。妄起浮論也。

答任伯起云。竄衰病之餘。飲食起居。尙未能如舊。流寓放廢。置之度外。諸生遠來。無可遣去之理。朝廷若欲行遣。亦須待到奉行。難以遽自匆匆也。

答林德久云。所論日用工夫甚愜所望。但云一著力便覺多事。此恐未然。此心操舍存亡。只在瞬息間。本不須大段著力。然又不可不著力。如此久之。自然見效。若如此論。竊恐非晚定。須別求捷徑矣。窮理亦無他法。只日間讀書應事處。每事理會便是。雖若無大頭段增益。然亦只是積累久後。不覺自然浹洽貫通。正欲速不得也。又云。如吾儒之言。則性之本體。便只是仁義禮智之實。如老佛之言。則先有箇虛空底性。後方旋生此四者出來。不然。亦說性是一箇虛空底物。裏面包得四者。今人卻爲不曾曉得自家道理。只見他說得熟。故如此不能無疑。又纔見說四者爲性之體。便疑實有此四塊之物。磊磈其間。皆是錯看了也。須知性之爲體。不離此四者。而四者又非有形象方所可撮可摩也。但於渾然一理之中。識得箇意思情狀。似有界限。而實亦非有牆壁遮攔分別處也。然此處極難言。故孟子亦只於發處言之。如言四端。又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之類。是於發處教人識取。不是本體中元來有此。如何用處發得此物出來。但本體無著摸處。故只可於用處看。便省力耳。

答曾擇之云。讀書固吾事之不可已者。然觀古今聖賢。立言垂訓。亦未始不以孝弟忠信收斂身心爲先務。然後即吾日用之間。參以往訓之指。反復推窮。以求其理之所在。使吾方寸之間。虛明洞徹。無毫髮之不盡。然後意誠心正身修。而推以治人。無往而不得其正者。若但泛然博觀而概論。以爲如是而無非學。如是而無非道。則吾恐其無所歸宿。不得受用。而反爲彼之指本心講端緒者所笑矣。

又答曾擇之云。主一窮理。此二事知之固易。而爲之實難。爲之甚難。元本作易難。而守之爲尤難。主一之功。固須常切提撕。不令間斷。窮理之事。又在細心耐煩。將聖賢遺訓。從頭循序。就平實明白處玩味。不須貪多。但要詳熟。自然見得意緒。若鶩於高遠。涉獵領解。則又不免如向來之講話。欲求休歇而反成躁亂也。

答趙詠道云。天下有正理。惟博學審問。愼思明辨。不先自主於一偏之說。而虛心以審衆理之是非。乃可以自得於一定之說而無疑。若得一先入之言。而姝姝然自以爲足。便謂天下之美無以易於此。則不唯不足以得天下之正理。亦歸於陋而已矣。

答吳伯豐云。近日看得讀書別無他法。只是除卻自家私意。而逐字逐句。只依聖賢所說。白直曉會。不敢妄亂添一句閒雜言語。則久久自然有得。凡所悟解。一一皆是聖賢眞實意思。如其不然。縱使說得寶花亂墜。亦只是自家杜撰見識也。乙卯後。

答劉仲升云。大抵學問。專守文字。不(元本作但讀。)務存養者。卽不免有支離昏惰之病。欲去此病。則又不免有妄意躐等。懸空杜撰之失。而平日不曾仔細玩索義理。不識文字血脈。別無證佐考驗。但據一時自己偏見。便自主張。以爲只有此理。更無別法。只有自己。更無他人。只有剛猛剖決。更無溫厚和平。一向自以爲是。更不聽人說話。此固未論其所說之是非。而其粗厲激發。已全不似聖賢氣象矣。季章意思。正是如此。若只解義有差。下字不穩。猶未爲深害也。又云。更就自己身心上做工夫。凡一念慮。一動作。更須著實體認。此是天理耶。是人欲耶。仔細辨別。勇猛斷當。勿令差謬。觀書論理。亦常如此剖判。自然不至似前悠悠度日矣。(乙卯後。)

答胡季隨云。不要思想準擬融釋脫落底功效判著。且做三五年辛苦不快活底工夫。久遠須自有得力處。所謂先難而後獲也。脫落兩字。本是黃太史語。後來延平先生拈出。亦是且要學者識箇深造自得底氣象。以自考其自得之淺深。不謂不一再傳。而其弊乃至於此。此古之聖賢所以只教人於下學處用力。至於此等。則未之嘗言也。(乙卯後。)

答余正叔云。敬義工夫。不可偏廢。彼專務集義。而不知主敬者。固有虛驕急迫之病。而所謂義者。或非其義。然專言主敬。而不知就日用間念慮起處。分別其公私義利之所在。而決取舍之幾焉。恐亦未免於昏憒雜擾。而所謂敬者。有非其敬矣。且所謂集義。正是要得看破那邊物欲之私。卻來這下認得天理之正。事事物物。頭頭處處。無不如此體察。觸手便作兩片。則天理日見分明。所謂物欲之誘。亦不待痛加遏絕。而自然破矣。若其本領。則固當以敬爲主。但更得集義之功。以祛利欲之蔽。則於敬益有助。蓋有不待著意安排。而無昏憒雜擾之病。上蔡所聞去卻不合做底事。則於用敬有功。恐其意亦謂此也。(乙卯後。)

又答余正叔云。前者所論。未嘗欲專求息念。但以不可一向專靠書冊。故稍稍放教虛閑務要親切自己。然其無事之時。尤是本根所在。不可昏惰雜擾。故又欲就此便加持養。立箇主宰。其實只是一箇提撕警策。通貫動靜。但是無事時。只是一直如此持養。有事處便有是非取舍。所以有直內方外之別。非以動靜眞爲判然二物也。(乙卯後。)

答陳衛道云。釋氏所見。較之吾儒。彼不可謂無所見。但卻只是從外而見得箇影子。不曾見得裏許其實道理。所以見處則儘高明脫灑。而用處七顚八倒。無有是處。儒者則要見得此心此理。元不相離。雖毫釐絲忽間。不容略有差舛。纔是用處。有差便是見得不實。非如釋氏見處行處。打成兩截也。嘗見龜山先生引龐居士說神通妙用。運水搬柴話。來證孟子徐行後長義。竊意其語未免有病。何也。蓋如釋氏說。則但能搬柴運水。卽是神通妙用。若儒者則須是徐行後長方是。若疾行先長卽便不是。所以格物致知。便是要就此等處。微細辨別。令日用間見得天理流行。而其中是非黑白。各有條理。是者便是順得此理。非者便是逆著此理。胸中洞然。無纖毫疑礙。所以纔能格物致知。便能誠意正心。而天下國家可得而理。亦不是兩事也。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只生此民時。便已是命他以此性了。性只是理。以其在人所稟。故謂之性。非別有塊然一物可命爲性。而不生不滅也。凡古聖賢說性命。皆是就實事上說。如言盡性。便是盡得此君





臣父子三綱五常之道。而無餘言。養性便是養得此道而不害。至微之理。至著之事。一以貫之。略無餘欠。非虛語也。

又答陳衛道云。欲爲儒者之學。卻在著實向低平處講究踐履。日求其所未至。所謂樂處。卻好札拈向一邊。久遠到得眞實樂處。意又自別。不似此勘破撥置人也。性命之理。只在日用間零碎去處。亦無不是。不必著意思想。但每事尋得一箇是處。卽是此理之實。不比禪家見處。只在儱侗恍惚之間也。(乙卯後。)

答項平父云。熹一病四五十日。危死者數矣。今幸粗有生意。杜門屛息。聽天所命。餘無可言。所幸一生辛苦讀書。微細揣摩。零碎剖析。及此暮年。略見從上聖賢所以垂世立教之意。枝枝相對。葉葉相當。無一字無下落處。若學者能虛心遜志。游泳其間。自不患不見入德門戶。

答孫敬甫云。示論爲學之意甚善甚善。但敬之一字。乃學之綱領。須更於此加意。(元本作過意。)使有所據依。以爲致知力行之地。乃佳耳。大學向來改處無甚緊要。(四字亦恐有誤。)今錄往一本。近看覺得亦多未親切處。乃知義理無窮。未易以淺見窺測也。

考異

答劉仲升。　按朱子所說兩種病痛。其支離昏昧者。蓋多有之。若妄意躐等。懸空杜撰者。則其據地頗高。而人亦不敢輕有貲議。所以自信愈篤。而其病則與支離昏昧者。實無以異。此有志之士。不可不痛戒於此也。

內旋。

答劉季章云。細看來書。方論董子功利之語。而下句所說。曾無疑事。卽依舊是功利之見。蓋天下只有一理。此是卽彼非。此非卽彼是。不容並立。故古之聖賢。心存目見。只有義理。都不見有利害可計較。日用之間。應事接物。直是判斷得直截分明。而推以及人。吐心吐膽。亦只如此。更無回互。若信得及。卽相與俱入聖賢之域。若信不及。卽在我亦無爲人謀而不盡底心。而此理是非昭著明白。今日此人雖信不及。向後他人須有信得及底。非但一時之計也。若如此。所論則在我者。未免視人顏色之可否。以爲語默。只此意思。何由能使彼信得及乎。然此亦無他。只是自家看得道義自不能端的。故不能眞知是非之辨。而爲此回枉。不是說時病痛。乃是見處病痛也。試思之。

答方賓王云。所論涵養本原之功。誠易間斷。然纔覺得間斷。便是相續處。只要常自提撕。分寸積累將去。久之自然接續。打成一片耳。講學工夫。亦是如此。莫論事之大小。理之淺深。但到目前。卽與理會到底。久之自然浹洽貫通也。

答張元德云。明道教人靜坐。蓋爲是時諸人相從。只在學中。無甚外事。故教之如此。今若無事。固是只得靜坐。若特地將靜坐做一件工夫。則卻是釋子坐禪矣。但只著一敬字。通貫動靜。則於二者之間。自無間斷處。不須如此分別也。

答孫敬甫云。所論因胸次隱微之病。而知心之不可不存。此意甚善。要知持敬致知。實交相發。而敬常爲

主。所居旣廣。則所向坦然。無非大路。聖賢事業。雖未易以一言蓋。然其大槪似恐不出此也。年來多病。杜門閒中。見得此意頗端的。故樂以告朋友也。

答劉季章云。某今年之病。發作雖輕。而日月甚久。又氣體衰乏。精神昏耗。大與常年不同。亦是年紀催促。理應如此。不足爲怪。但恨平生工夫。只到此地頭。前面地步有餘。而日月有限。又不得與朋友之賢者相聚。日夕切磋。恐此意一旦斷絕。更爲後賢之疑耳。

又答劉季章云。某衰病日益沈痼。死生常理。無足深計。但恨爲學未副夙心。目前文字。可以隨分發明聖賢遺意。垂示後來者。雖創未定。纂集未成。不能不耿耿耳。

答周南仲云。此心此理。元無間斷虧欠。聖賢遺訓。具在方册。若果有意。何用遲疑等待。何用準擬安排。只從今日爲始。隨處提撕。隨處收拾。隨時體究。隨事討論。但使一日之間。整頓得三五次。理會得三五事。則日積月累。自然純熟。自然光明矣。若只如此立箇題目在面前。又都低徊前卻。不肯果決向前。眞實下手。則悠悠歲月。豈肯待人。恐不免爲自欺自誣之流。而終無得力可恃之地也。

答孫敬甫云。南康諸書。是後所定本。然比讀之。尙有合改定處。未及下手。義理無窮。玩之愈久。愈覺有說不到處。然又只是目前事。人自當面蹉過也。大學亦有删定數處。未暇錄去。

答方賓王云。病中卻於經傳舊聞。看得轉覺簡約精明。非昔時比。恨不得相與講之也。又云。舊書讀之。覺得平淡篤實中。意味愈長。

答張元德云。近與學者講論。尤覺橫渠成誦之說。最爲徑捷。蓋未論看得義理如何。且是收得此心有歸著處。不至走作。然亦須是專一精研。使一書通透爛熟。都無記不起處。方可別換一書。乃爲有益。若但輪流通念。而殿之不精。則亦未免枉費工夫也。須是都通透後。又卻如此溫習。乃爲佳耳。

又答張元德云。大抵讀書。須且虛心靜慮。依傍文義。推句驗字。看定此句指意是說何事。略用今人言語襯貼。替換一兩字。說得古人意思出來。先教自家心裏分明歷落。如與古人對面說話。彼此對答。無一言一字不相肯可。此外都無閒雜說話。方是得箇入處。怕見如此棄卻本文。肆爲浮說。說得郎當。都忘了從初因甚話頭。說得到此。此最學者之大病也。丙辰後。

答孫仁甫云。人無英氣。固安於卑近。而不足以語上。其或有之。而無以制之。則又反爲所使。而不肯遜志於學。此學者之通患也。所以古人設教。自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必皆使之抑心下首。以從事於其間。而不敢忽。然後可以消磨其飛揚偏強之氣。而爲入德之階。今旣皆無此矣。則唯有讀書一事。尙可以爲攝伏身心之助。然不循序而致謹焉。則亦未有益也。故今爲賢者計。且當就日用間。致其下學之功。讀書窮理。則細立課程。耐煩著實。而勿求速解。操存持守。則隨時隨處省覺收斂。而毋計近功。如此積累做得三五年工夫。庶幾心意漸馴。根本粗立。而有可據之地。不然。恐徒爲此氣所使。而不得有所就也。丙辰後。

答孫敬甫云。所示大學數條。皆極精切。由是充之。使存養講學之功。各盡其極。更在勉之而已。然大學所





言格物致知。只是說得箇題目。若欲從事於其實。須更博致經史。參稽事變。使吾胸中廓然無毫髮之疑。方到知止有定地位。不然只是想象倚無所不通底意象。其實未必通也。近日因修禮書。見得此意頗分明。又見得前賢讀書窮理。非不精詣。而於平常文義。卻有牽強費力處。此猶是心有未虛。氣有未平。而欲速之意勝也。可不戒哉。可不戒哉。丙辰後。

考異

答劉季章。按此書剖斷直截。最爲分明。但前與劉仲升書云。據自己一時偏見。便自主張。以爲只有此理。更無別法。只有自己。更無他人。只有剛猛剖決。更無溫厚和平。季章意思正是如此。以此參詳。則此書似非與季章者。蓋非所以矯其偏而救其弊也。或編次者之誤。未敢自必。姑志所疑。

丁巳。

語錄。且自勉做工夫。學者最怕因循。莫說道一下便要做成。今日知得一事亦得。行得一事亦得。只不要閒斷。積累之久。自解做得徹去。若有疑處。且須自去思量。不要倚靠人道。待去問他。若無人可問時。不成便休也。輔廣

某當初講學。也豈意到這裏。幸而天假之年。許多道理在這裏。今年頗覺勝似去年。去年又勝似前年。林夔孫、

又論輔廣云。今講學如此。更須於主一上做工夫。若無主一工夫。則所講底道理無安著處。若有主一工夫。則外面許多義理。方爲我有。才主一便覺意思好。卓然精明。不然。便緩散消索了。又云。固不免有散緩時。但纔覺便收斂將來。漸漸做去。但得收斂時多。散緩時少。便是長進處。故孟子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所謂求放心者。非是別求箇心來存著。只纔覺放心便在此。輔廣

答度周卿云。歲月易得。義理難明。但於日用之間。隨時隨處提撕此心。勿令放逸。而於其中隨事觀理。講求思索。沈潛反復。庶於聖賢之教。漸有默相契處。則自然見得天道性命。眞不外乎此身。而吾之所謂學者。舍是無有別用力處矣。

答楊子順云。夫子乘桴之嘆。獨許子路之能從。而子路聞之。果以爲喜。且看此等處聖賢氣象是如何。世間許多紛紛擾擾。如百千蚊蚋鼓發狂鬧。何嘗入得他胸次耶。若此等處放不下。更說甚克己復禮。直是無交涉也。答葉仁父云。人有此身。便有所以爲人之理。與生俱生。乃天之所付。而非人力所能爲也。所以凡爲人者。只合講明此理而謹守之。不可昏棄。若乃身外之事。榮悴休戚。卽當一切聽天所爲。而無容心焉。其自至者。亦採其可而受之。其不至者。則無求之之理也。此是終身立腳地位。不可分寸移易。孔孟所說。極是分明。區區早從師友。卽幸見得此理。故嘗以此自勉。亦不敢不以此待人。

答諸子晉云。所論爲學之意。善矣。然欲專務靜坐。又恐墮落那一邊去。只是虛著此心。隨動隨靜。無時無處。不致其戒謹恐懼之力。則自然主宰分明。義理昭著矣。然著箇戒謹恐懼四字。已是壓得重了。要之只是略綽提撕。令自省覺。便是工夫也。





201　25 B

答吳伯豐云。上蔡先生有言。富貴利達。今人少見出脫得者。非是小事。邇來學者何足道。能言真如鸚鵡。此言深可畏耳。伯豐講學精詳。議論明決。朋游少見其比。區區期望之意不淺。須更於此加意。須是此處立得腳定。然後博文約禮之功有所施耳。

又答吳伯豐云。伯豐明敏有餘。講學之際。不患所見之不精。區區屬望之意。蓋非他人之比。但願更於所聞深潛而力行之。使俯仰之間。無所愧怍。而胸中之浩然者。真足以配義與道。不但為窮說之空言而已。則區區之願也。

戊午。

答孫敬甫云。所論纔說存養。即是動了。此恐未然。人之一心。本自光明。不是死物。所謂存養。非有安排造作。只是不動著他。即此知覺炯然不昧。但無喜怒哀樂之偏。思慮云為之擾耳。當此之時。何嘗不靜。不可必待冥然都無知覺。然後謂之靜也。去年嘗與子約論之。渠信未及。方此辨論。而忽已為古人。深可歎恨。今錄其語。試往一觀。深體味之。便自可見也。

答劉季章云。來喻謂病只在懶惰。若亦只消得此一病。便是無藥可醫。人之所以懶惰者。只緣見此道理不透。從穿鑿排布硬說。則不惟錯會了經意。於己分上亦有何干涉耶。

答劉季章云。來喻所云。嘗能益人與否。只在此心尊說。此又是病根不曾除得。以鄙見觀之。都無許多閑說。只落實依文句玩味。意趣自深長。不須如此。又只是立說取勝也。又云。趁此光陰未至晚暮之時。做些著實基址。積累將去。只將排比章句玩索文理底工夫。換了許多杜撰計較別尋路脈底心力。須是實有用力處。久之自然心地平夷。見理明徹。庶幾此學有傳。不至虛負平生也。

己未。

跋南軒上一箴云。敬之一字。學者若能實用其力。則雖程子兩言之訓。猶為贅語。如其不然。則言愈多。心愈雜。而所以病乎敬者益深矣。誦敬夫之箴者。要當以識此意云。

答熊夢兆云。靜坐而不能遣思慮。便是靜坐時不曾敬。敬則只是敬。更尋甚敬之體。似此支離。病痛愈多。更不曾得做工夫。只了得安排杜撰也。(未詳何時。以類附此。)



語錄　先生語淳曰。子思說尊德性。又卻說道問學。道五句是為學用功精粗全體說盡了。如今所說。卻只偏在尊德性上去。無道問學底許多工夫。恐只是占便宜自了之學。出門動步便有礙。做一事不得。事變日新而無窮。安知他日之事。非吾儕之責乎。若只是自了。便待工夫做得二十分到。終不足以應變。到那時節。卻怕人說道不能應變也。牽強去應。應得便只成杜撰。便只是人欲。又有誤認人欲作天理處。若應變不合義理。則平日許多工夫。依舊都是錯了。吾友僻在遠方。無師友講明。又不接四方賢士。又不知遠方事情。又不知古今人事之變。這一邊易得暗昧了。一日間事變無窮。一身有許多事。一家有許多事。一國天下事業恁地多。都要與他做不成。我只管得自家。若將此樣學問去應變。如何通得許多事情。做出許多事業。陳淳



先生語淳曰。不是塊然守定這物事。在一室關門獨坐。便可以為聖賢。自古無不曉事底聖賢。亦無不通變底聖賢。亦無關門獨坐底聖賢。聖賢無所不通。無所不能。那箇事理會不得。所以聖賢教人要博學。須是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聖人雖是生知。然也事事理會過。無一之不講。這道理不是只就一件事上理會見得便了。學時無所不學。理會時卻是逐件上理會去。陳淳

先生語淳曰。天下萬物當然之則便是理。所以然底便是原頭處。但聖人平日也不曾說箇天理在那裏。方教人做去湊。只是說眼前事。教人平平恁地做工夫去。自然到那有見處。又曰。如吾友所說從原頭來。卻要先見箇大理在前而方去做。此正是病處。吾友合下來說話。便有此病。是先見有所立卓爾。然後博文約禮也。若把這大理不放下。相似把一箇空底物。放這邊也無頓處。那邊也無頓處。放這邊也恐攧破。放那邊也恐攧破。這大理說得游漾似一塊水銀。滾來滾去。捉那不著。又如水不沿流泝源。合下便要尋其源。鑿來鑿去。終是鑿不得。下學上達。自有次第。下學中又有次第。致知有多少次第。力行有多少次第。陳淳

先生目淳申前說曰。若把這些子道理。只管守定在這裏。則相似山林苦行一般。便都無事可做了。所謂潛心大業何有哉。淳曰。已知病痛大段欠了下學工夫。曰。如吾友所說下學也。只是揀那尖利底說。粗鈍底都掉了。今日下學。明日便要上達。如孟子從梁惠王以下都不讀。只揀告子盡心來說。緊要便讀。閑慢底便不讀。精底便理會。粗底便不理會。書自是要讀。恁地揀擇不得。如論語二十篇。只揀那曾點底意思來涵泳。都要蓋了。單說箇風乎舞雩詠而歸。只做箇四時景致。論語何用說許多事。而今做工夫。只是平常恁地去理會。不要把做差異看了。粗底做粗底理會。細底做細底理會。不必揀擇。論語孟子恁地揀擇了。史書及世間粗底書。如何地看得。又曰。而今且去放下此心。平平恁地做。把文字來平看。不要得高看。來看去。便自見得道理有穩處。不可纔看一段。便就這一段上要思量到極。要尋見原頭處。如天命之謂性。初且恁地平看過去。便看率性之謂道。若只反倒天命之謂性一句。便無工夫看率性之謂道了。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亦且平看過去。便看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若只反倒這未發之中。便又無工夫看中節之和了。陳淳



淳問向來所呈與點說一段如何。曰。某平生不愛人說此話。論語一部。自學而至堯曰。都是做工夫處。不成只說了與點。便將許多都掉了。聖賢說事親要如此。事君要如此。事長要如此。言要如此。行要如此。都是好用工夫處。通貫浹洽。自見得在面前。若都掉了。只管說與點。如何。如喫饅頭。只撮箇尖處。不喫下面餡子。許多滋味都不見。向來此等無人曉得。說出來也好。今說得多了。都是好笑。近來看得樣話。都是閑說。不是真積實見。陳淳

考異

朱子晚年於陳安卿屬望甚重。故淵語極多。所謂倒廩傾囷。羅列而進者。其云他人未做工夫底。亦不敢向他說。吾友於己分上。已自見得。若不說與之。又可惜了。意可槩見也。然安卿自守所見。終是展拓不開。所錄朱子語。累百千言。語意頗有錯雜。而所歸宿在四面湊合。將來成一件物事。又每事必尋討原頭處。此只是安卿所見於語脈中。未免轉縛朱子意旨也。朱子云。如吾友所說從原頭來。又都要先見箇天理在前面方去做。此正是病處。吾友合下來說話。便有此病。是先見如有所立卓爾。然後博文約禮也。又曰。吾友下學也。只是揀那尖利底說。粗鈍底都掉了。今日下學。明日便要上達。皆切中其病。後來與廖子晦書云。安卿之病。亦正坐此。因書曉之。無令久自拘縶。蓋已逆料其終。故亦未嘗望以傳付之任也。正學考五段。失載所言安卿之病。而於安卿錄有未盡得朱子之意者。則未之辨。今所錄與正學考有不同者。而附論之如此。以俟後之君子考而擇焉。 安卿初意謂先見天理原頭。而後做工夫。朱子已力闢之。其後又謂於件件事上尋究本原來處。將來四面湊合。只成一件事物。於前說雖若少異。而實無異指其件件講明者。總爲尋究本原。以爲湊合一件之地。所重不在件件講明也。朱子與廖子晦書論此最明。而曰安卿之病。亦正坐此。蓋指此爾。其云不可纔看一段。便就這一段上要思量到極。要尋見原頭處。語自分明。卻又曰致知就逐事上。便見得道事道理原頭處。逐事都如此理會。便件件知得箇原頭處。與前語正相反。安卿又問曰。件件知得箇原頭處湊合來。便成一箇物事否。此可見安卿之意。而所錄朱子語。亦每有四面湊合將來。便只是一樣道理之云。此自安卿之意。而非朱子之指也。朱子嘗云。曾子終身。亦只是戰兢臨履中間一唯。乃不期偶然得之。非其初所豫期到此地位。而後施下學之功也。如安卿所錄。乃是斬斷到此地位。而後施下學之功者。恐非朱子語。聖門工夫。只在下學處上達。蓋未可易言。德行如冉閔。文學如游夏。皆不與一貫之傳。豈後之人皆在冉閔游夏之上哉。安卿所錄。有得有失。今亦未能細辨。姑舉其槩如此。俟後之人訂正其是非焉。

庚申。

答楊子直云。熹病日覺沈重。而醫者咸以爲可治。但服藥殊不見効。安坐拱手。以聽天命耳。不知近日更得何異書。便中望見告。此間卻亦討得莊書。但鍛鍊得愈純熟。亦頗有實用。不專是空言也。

答廖子晦云。詳來諭。正謂日用之間。別有一物光輝閃爍。動蕩流轉。是即所謂無極之眞。所謂谷神不死二語。皆來書所引。所謂無位眞人。此釋氏語。正谷神之酋長也。學者合下便要識得此物。而後將心想象照管。要得常在目前。乃爲根本工夫。至於學問踐履。零碎湊合。則自是下一截事。與此粗細迥然不同。雖以顏子之初。仰高鑽堅。瞻前忽後。亦是未見此物。故不得爲實見耳。此其意則然矣。然若果是如此。則聖人設教。首先便合痛下言語。直指此物。教人著緊體察。要令實見。著緊把捉。要常在目前。以爲直截根原之計。而卻都無此說。但只教人格物致知。克己復禮。一向就枝葉上零碎處做工夫。豈不誤人枉費日力耶。論孟之言。平易明白。固無此等元妙之談。雖以子思周子喫緊爲人。特著中庸太極之書。以明道體之極致。而其所說用工夫處。只說擇善固執學問思辨而篤行之。只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君子修之





吉而已。未嘗使人日用之間。必求見此天命之性。無極之眞。而固守之也。蓋原此理之所自來。雖極微妙。然其實只是人心之中許多合當做底道理而已。但推其本。則見其出於人心。而非人力之所能爲。故曰天命雖萬事萬化。皆自此中流出。而實無形象之可指。故曰無極耳。若論工夫。則只擇善固執中正仁義。便是理會此事處。非是別有一段根原工夫。又在講學應事之外也。如說求其放心。亦只是說日用之間。收斂整齊。不使心念向外走作。庶幾其中許多合做底道理。漸次分明。可以體察。亦非捉取此物。藏在胸中。然後分別一心出外以應事接物也。來書又云。事事物物。皆有實理。如仁義禮智之性。視聽言動之則。皆從天命中來。須知顏曾洞見全體。卽無一不善。此說雖似無病。然詳其語脈。究其意指。亦是以天命全體者。爲一物之渾然。而仁義禮智之性。視聽言動之則。皆其中零碎查滓之物。初不異於前說也。至論所以爲學。則又不在乎事事物物之實理。而特以洞見全體爲功。凡此似亦只是舊病也。且曰。洞見全體。而後事無不善。則是未見以前。未嘗一一窮格。以待其貫通。而直以意識想象之耳。是與程子所訶對塔而說相輪者。何以異哉。來諭又疑考異中說韓公見道之用。而未得其體。以爲亦若自謂根原學問各有一種工夫者。此亦不然。前日鄙意正爲韓公只於治國平天下處用功。而未嘗就其身心上講究持守耳。非病其不曾提得此物。藏在懷袖間也。此是學問工夫。徹上徹下。細密緊切處。向使不因來諭之詳。終亦未覺其病之在是。今幸見得不是小事。千萬詳於此說。仔細尋繹。更推其類。盡將平生所認有相關處。一一勘驗。當自見得。如有未契。更宜反覆。不可容易放過也。安卿之病。正亦坐此。向來至此。說得既不相合。渠便藏了。更不說著。遂無由與之極論。至今以爲恨。或因與書。幸亦以此曉之。勿令久自拘縶也。二詩亦未甚曉。恐亦只是舊來意思。但請只就前說體之。恐亦可自見得矣。蓋性命之理雖微。然就博文約禮實事上看。亦甚明白。正不須向無形象處。東撈西摸。如捕風繫影。用意愈深。而去道愈遠也。

語錄。 廖子晦得書來云。有本原。有學問。某初不曉得。後來看得他們都是把本原處。是別有一塊物事模樣。聖人教人。只是致知格物。不成眞箇是有一箇物事。如一塊水銀樣。走來走去。那裏這便是禪家說。赤肉團上。自有一箇無位眞人模樣。(黃義剛錄)

安卿問前日先生與廖子晦書云。道不是有箇物事。閃閃爍爍在那裏。固是如此。但所謂操則存。舍則亡。畢竟也須有箇物事。曰。操存只是教你收斂。教那心莫胡思亂想。幾曾捉定有箇物事在裏。又問顧諟天之明命。畢竟是箇甚麼。曰。只是說見得道理在面前。不被物事遮障了。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皆是見得理如此。不成有一塊物事。光輝輝地在那裏。(黃義剛錄・○按此條。又見一百十七卷。不知何人錄。)

考異

黃義剛錄。 按此兩條。發明答廖子晦書意尤備。故附著之。 據安卿祭文。以己未冬葬至建寧。未久辭去。與子晦書。蓋在其後。書中有安卿向來至此之語。可考也。廖書在庚申正二月間。此眞所謂晚年定論者。安卿在建寧時。不得預以廖書爲問。此記者之誤。義剛錄在癸丑以後。偏錄言侍教半年。當是癸丑。淳錄在己未。義剛錄多與淳錄同。凡此皆不可考。而安卿舉廖書爲問。則其誤無疑矣。

答或人（一作程公度）云、所論主敬之說、固學者之切務、然此亦要得講學窮理之功、見得世間道理、歷歷分明、方肯如此著力、若於聖賢之言有所忽略、不肯逐句逐字仔細理會、見得道理都未分明、卻如何捺生硬做得成、如所謂齋心致敬於平旦之頃、以求理之所在者、亦恐徒勞而無補也、古人之學、欲其造次顛沛之不離、今乃獨求之平旦之頃、則其他時節、是句當甚事耶、

答或人云、博文約禮、學者之初、須作兩般理會、即各盡其力、則久之見得功效、卻能交相爲助、而打成一片、若合下便要兩相倚靠、互相推託、則彼此擔閣、都不成次第矣、然所謂博、非泛然廣覽雜記、掇拾異聞、以資多取勝之謂、此又不可不知、又云、知得如此是病、即便不如此是藥、若更問何由得如此、則是騎驢覓驢、只成一場閒說話矣、又云、學者講論思索、以求事物義理、聖賢指意、則當極其博、若論操存舍亡之間、則只此毫釐之間、便是天理人欲死生存亡之分、至簡至約、無許多比並較量、思前算後也、

答或人云、近世學者多是向外走作、不知此心之妙、是爲萬事根本、其知之者、又只是撐眉努眼、喝罵將去、便謂只此便是良心本性、無有不善、卻不知道若不操存踐履、講究體驗、則只此撐眉努眼、便是私意人欲、自信愈篤、則其狂妄愈甚、此不可不深察而遠避之也、

答姚從云、蓋嘗聞之、人之一身、應事接物、無非義理之所在、人雖不能盡知、然其大端宜亦無不聞者、要在力行其所已知、而勉求其所未至、則自近及遠、由粗及精、循循有序、而日有可見之功矣、（未詳何時、）

右朱子論學切要語、先君子手定目次、起己丑至庚申、爲年譜附錄、既纂集竣、適會有疾寖劇、竟至大故、前後凡六年、尚缺而未補、而已定者猶未盡脫稿也、蓋先君子絕筆之書、雖有未完、而意指昭揭、脈絡聯貫、實與年譜聯爲大觀、今敬因其舊、附刻於年譜後、分爲兩卷、男箴聰謹識、



# 朱子年譜後敘

朱子年譜、璟業師王白田先生纂訂也、璟童子時、即受業先生之門、先生不徒授之書、習其句讀已也、嘗舉朱子白鹿洞學規、粘之壁間、諄諄提示、自慚駑駘下乘、鞭策罔濟、獨是從學多年、竊見先生博覽群書、尤於朱子文集語類、反復觀誦、考核精詳、蓋朱子集群儒之大成、學凡屢變、其提撕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二語、以答呂伯恭劉子澄者、乃乾道庚寅、朱子年踰四十、後至七旬、凡與人書問往來大旨、皆不出此、此班班可考者、至答何叔京江元適諸書、則乾道甲申、朱子年未四十也、異學爭鳴、往往取其早年論議、與己稍合者、著爲晚年定論、又爲道一編、混淆其間、此年譜不可不作、而向有李氏洪氏二本、皆訛舛滲漏、鹵莽莫辨、先生憂之、遂據李洪二本、而缺者增之、誤者刊之、并採朱子晚歲論學切要語、以附於後、比之閑闢錄、學蔀通辨、意則同、而纂訂加詳也、未第時、即編是書、厥後成進士、入館閣、璟於都門侍側、每退食之暇、必手朱子書而紬繹之、迨歸田里、誦習彌篤、深抑戒、以至勗勉後進、罔非朱子義蘊、而年譜屢易其稿、直至易簣前數日、猶正乃成、蓋數十年精力、皆積於此矣、向已鐫板行世、今璟來涖吳邑、竊謂人文勝地、璟之譾陋、何以爲教、然回思先生夙所以教璟者、璟愧躬行不逮、而述其所教、轉以教人、猶爲補過、先生之教、不出朱子年譜一書、乃從苕貽維師諸世契、取板摹以行、意欲廣是書於吳學、俾諸多士、咸知朱子之學、始終本末、確有可據、不至惑於異言、是亦先生纂訂之意、當今聖朝之表章朱子、可

爾亞矣。旣升十哲之列，又頒其全書於學宮，又於吳中建紫陽書院，賜詩褒美。此今日人文之所由盛乎。則是書也，行於世，或亦於教化有所裨補云爾。因備述所以附於卷末。時乾隆己卯孟秋，受業門人稿遐百拜謹識。

# 朱子年譜跋

右朱子年譜四卷，考異四卷，附錄二卷，國朝王懋竑撰。案先生字予中，號白田，寶應人。康熙五十七年進士，乞就教職，補安慶府教授。雍正元年以薦被召引見，授編修，上書房行走。二年，以母憂去官，特賜內府白金爲喪葬費，居喪毀瘠，旋以老病乞歸。生平身體力行，刻勵篤志，精研朱子之學。是書四庫提要已著錄。阮文達國史儒林傳稿稱其白田雜著八卷，於朱子文集語類考訂尤詳，謂易本義前九圖筮儀，皆後人依託，非朱子所作，其說爲宋元諸儒所未發。嘗爲朱子答江元適書、薛士龍書考，根柢全集語錄，鉤稽年月，辨別異同，求其始末，幾微得失，無不周知，其言尤允當。又稱其歸里後，杜門著書，校定朱子年譜，大旨在辨爲學次序，以攻姚江之說，卽此書也。蓋先生生平以朱子爲依歸，是書專爲衛道而作，雖未盡合年譜體例，然竊謂卽以當朱子全書節要觀可耳。吾粵陳清瀾建嘗著學蔀通辨，以抉陸學之蔽，謂新安、姚江之學，如薰猶黑白之不同，亦爲顧亭林、陸清獻、藍鹿洲諸君子所稱，然盛氣以相詆，其去是書，不啻上下牀之別矣。咸豐癸丑仲秋上丁日，南海後學伍崇曜謹跋。

# 楓山章先生實記

章潔編

## 楓山章先生實紀序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楓山先生實紀乃先生少子接所編次龍不佞三復而不能已焉其感深矣君子曰天下豈可一日無道學哉雖然尤不可有道學之名也道學不貴名道學之名失則離實是故道學彬彬則儒業興道學之名後則世僞滋寃猶而千里矣龍弱冠即執經從先生游先生日有擧學頗務躬行實踐而已叩其著述則謝曰惡乎暇至問以諸儒之言何如曰其尊信之日



無異同歟曰即有異同皆道也見不同爲爾夫豈放蹠之仁乎惜一毛之義乎宗無泪處之道德乎梁稷異領精之皆可以充腹稀稃異質緋之皆可以被體異同之致慮已而辨之可也折衷之可也抗顏而排擊之不可也然則立門戶而爭上心者名歟先生爲之哉至於先生出處之義尤瑩如也安如也確如也先生年四十自福建按察司僉事力求致仕退居巖壑凡二十餘年徵廬數聞薦田五十畝樂之爲已矣迨六十四歲詔起爲祭酒辭者三孝宗皇帝重先生廬席以待而不可終辭也乃束帶就列無何正德初兒豎竊柄履霜幾朔又辭而歸矣自此陞太常寺卿則辭陞禮部侍郎則辭陞禮部尙書則辭耋歲見幾耄年益壯卑官知止大僚不迷勇退由衷養恬自性所謂道學誠若是爾乃者假終南之徑移北山之文名歟先生爲之哉自夫道學之名修塗之人病道學之訴備先訕譏諸諸曰入室之戈其張乎蕭以貽斯文之厄也孔子疑焉名勝之疑方概乎衷先生乃闇然履實而不飾夫名者鑑於是乎特著於簡端

嘉靖十八年十月十五日門人漁石唐龍撰



## 楓山章先生實紀卷之一

龍章

南京大理寺左寺左評事章懋父母誥命

南京大理寺左寺左評事章懋并妻誥命

南京國子監祭酒章懋父母誥命

南京國子監祭酒章懋并妻誥命

存問南京禮部尙書章懋勅

特贈太子少保謚文懿章懋勅

諭祭文

楓山章先生實紀卷一

龍章

南京大理寺左寺左評事章懋父母誥命

奉天承運皇帝勑曰士以才能列官朝著而國家恩典施及其親者所以勸忠孝也爾章中甫乃南京大理寺左寺左評事懋之父養恬弗耀爲善是稱慶澤所鍾致有令子揆其所自恩典宜加茲特封爲文林郞南京大理寺左寺左評事爾其祗承永光寵命

勑曰親之慈極篤於訓子子之孝必志於顯親肆朝廷推恩臣下必彰夫訓子之勞而遂其顯親之願爲爾吳氏乃南京大理寺左寺左評事章懋之母慈惠有稱克成厥子宜推恩典以示褒嘉茲特封爲孺人服此茂恩益綿壽祉成化八年四月十二日



南京大理寺左寺左評事章懋幷妻誥命

奉天承運皇帝勑曰刑者民命所係古先帝王莫不愼之今天下之刑皆平於大理必得其人斯稱所委爾南京大理寺左寺左評事章懋發身賢科累遷今職詳刑明允茂著聲稱宜錫寵恩以旌勞勣是用進爾階文林郞錫之勑命以爲爾榮爾尙益勵乃志公乃心必使刑罰適中以副朕恤刑之意爾惟欽哉

初任翰林院編修

二任湖廣衡州府桂陽州臨武縣知縣

三任今職

勑曰人倫始於夫婦風化本於閨門朝廷褒寵臣下必及其配者所以重倫理而崇化本也南京大理寺左寺左評事章懋妻郭氏克謹婦道善相其夫夫旣顯榮爾宜偕貴茲特封爲孺人服此榮恩永光閨閫



成化八年四月十二日

南京國子監祭酒章懋父母誥命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父以敎忠爲賢式隆佑啓子以養志爲孝務在顯揚眷我儒臣肇成嘉績肆推恩命奚間存亡爾封文林郞南京大理寺左寺左評事章中甫乃南京國子監祭酒懋之父山澤遺才鄕邦善士動循禮法博涉經書剏孝友之躬行爲家庭之表率義方敎子出爲英儒之魁國典推封旋被褒榮之命遐壽已踰乎八袠幽靈詎閡於九原顧此穹階載申異數用昭潛德庸慰孝思茲特贈爲朝議大夫南京國子監祭酒疏恩未已永增門閭之光澤無窮益衍雲仍之將

制曰敎養兼隆母德不殊於父寵榮均被君心實體乎臣茲惟風敎之原允繫彝倫之重典章俱在今古攸同爾封孺人吳氏乃南京國子監祭酒章懋之母禮義出於名家言動循乎內則相夫有道夙彰勤儉之風敎子登庸茂著賢勞之績褒封旣久藏養始遂顧栝棬之澤猶存而風木之懷彌切爰因慶典載示卹恩茲特贈爲恭人遺範具存庶流傳於有永懿靈不昧尙歆享於無窮



弘治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南京國子監祭酒章懋幷妻誥命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太學賢士所關式惟重地祭酒諸生之表允賴耆儒乃眷留都實均茲任旣茂揚於休問宜超示於殊恩爾南京國子監祭酒章懋爾浙英流三朝舊望學探理窟才擅國華倫魁無忝乎賢科讜論有光乎翰署爲吏中外俯著勤勞事與心違久歸閑於故里德隨年茂復召起於南雍誨人以忠孝爲先化行六館持己以公方自重風動一時碩輿論之翕歸肆朕心之簡在屬當大慶庸舉彝章可無寵名以示褒勸茲特進爾階朝議大夫錫之誥命於戲用老成以敎士習厥有明徵竭忠誠以報國恩尙圖來效行當召用勿替欽承

初任翰林院編修

二任湖廣衡州府桂陽州臨武縣知縣

三任南京大理寺左寺左評事

四任福建按察司僉事

五任今職



制曰君錄臣功錫命實隆於禮數婦從夫貴推恩無間于存亡况伉儷之皆賢在寵褒爲尤重式闡風化備載典章南京國子監祭酒章懋妻封孺人郭氏柔惠靜專孝慈恭肅秀鍾大族德媲名流爰沾一命之褒益勤儆戒爲登四品之貴已卽幽淪顧儀刑未泯於閨門而綸綍宜申乎恤典用彰懿行永賁幽扃茲特贈爲恭人庶其不昧之靈歆此至優之渥

弘治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存問南京禮部尙書章懋勑

勑致仕南京禮部尙書章懋卿以醇篤之資正大之學歷事累朝恬於進取起敎國學未久卽歸身在山林望隆朝著先帝嘉重進秩亞卿朕嗣統之初稱惟風采載進今官仍聽里居不煩以政茲問壽近九袠起履康裕特遣行人王懋齎勑存問幷賜羊酒卿宜倍加調攝益隆壽祉稱朕優禮耆碩至意其敎承之哉故勑嘉靖元年二月初四日

特贈太子少保諡文懿章懋勑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保躬完節君子之素心崇德報功國家之令典事有關於激勸恩無間於存亡故致仕南京禮部尙書章懋造詣貞純行履高潔峻登甲第妙選詞林屬直諫之上陳左遷縣令旋俊恩之下被改授廷評憲臬提刑每嚴守法成均造士克正師模歸志卑堅辭章屢上身遂閒居之樂世高勇退之風迨撫奉常載隆禮侍雖寵榮輝至而恬淡自甘善不近名學惟師古肆當新政存念老成特進秩於春卿式增光於故里方廑存問之使遽聞淪謝之音宜有殊恩以示褒卹兹特贈太子少保諡文懿於戲人惟求舊槪耆宿之無多禮重飾終必名賢之見畀幽靈不昧涣命其承嘉靖元年十一月初四日

諭祭文

皇帝遣浙江布政司左參政張芹諭祭於故致仕南京禮部尙書贈太子少保諡文懿章懋曰惟爾學術醇正志行高明振美賢科騁辭翰苑因言外補旋擢廷評憲臬提刑成均造士再遷禮侍遂貳春卿屢以疾辭堅臥不起清風高節增重士林身名俱榮進止無愧屬予新政眷念耆臣晉秩崇階遣官存問訃音忽至良用悼傷爰推恤恩特加美諡賜葬與祭以慰幽冥九原有知尙克歆服嘉靖元年　月　日





楓山章先生實紀卷之二

奏疏
列祀正學祠疏
禮部覆疏
題請祠額疏
禮部覆疏
廷議從祀孔廟疏略
附錄
乞恩入監讀書疏
乞遺孤恩蔭疏
吏部覆疏



楓山章先生實紀卷二

奏疏

列祀正學祠疏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謝廷傑爲崇祀儒臣以昭正學事臣巡歷金華府地方據該府縣儒學廩增附生員姜最等連名呈稟蘭谿縣原任南京國子監祭酒歷部尙書贈太子少保諡文懿章懋行誼乞要題請與先儒何基等四賢並列正學祠內崇祀等情據經案行提學道查議去後今據該道僉事胡汝嘉呈據金



華府蘭谿縣儒學覆稱章懋博大宏深貞疏高潔原兩間之正氣爲一代之儒宗討論道經遡洙泗之源而衍其派沉潛正學升考亭之堂而入其室始官侍從讜論格君至掌成均端嚴範士暨副宗伯而屢疏懇辭尋遷宮僚而堅臥不起風節足以廉頑立儒學術足以繼往開來合祀正學等因準縣申府轉呈到道看得章懋立心制行質無媿於古人德業事功允有光於載籍此誠聖世之真儒斯文之楷則相應合祀正學祠內以慰輿情等因備呈到臣臣考金華府乃古婺郡宋元之世有何基王柏金履祥許謙皆以理學鳴於當時號稱東南鄒魯之邦嗣是而後由衆業進功名顯者固多其人若潛心理學媲美四儒則僅惟一章懋焉四儒尙留心於著述章懋則專志於力行節操所聊誠足表儀於後學語錄所載亦能羽翼於聖經所據議入正學祠一節既經該道查議妥爲公論所歸但正學祠原奉朝議建立今祀相應題請伏乞勑下禮部再加查議將章懋列於正學祠內與四賢一體崇祀不惟慰鄉邦後學之望抑以彰我

國家人文之盛矣緣係崇祀儒臣以昭正學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奉聖旨禮部知道

禮部覆疏

禮部爲崇祀儒臣以昭正學事該本部題祠祭淸吏司案呈本本部送禮科抄出巡按浙江監察御史謝廷傑題臣巡歷金華府地方據該府縣儒學廪增附生員姜嵩等連名呈稱蘭谿縣原任南京國子監祭酒禮部尙書贈太子少保文懿章懋行誼乞要題請與先儒何基等四賢並祀正學祠內崇祀等情奉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巡按浙江監察御史謝廷傑題稱已故禮部尙書章懋潛心理學乞要與先儒何基等並入正學祠崇祀一節臣等竊惟我國家翊揚教化旣設鄕賢祠於學宮以祀其鄕之賢而又擇其行誼超卓者特爲建祠奉祀所以崇獎往哲興勵來學重爲世勸也竊照先儒禮部尙書章懋志存匡世德本誠身造詣深邃有以淵源於正學名節表著足以砥礪乎頹風允爲名世之耆哲昭代之眞儒也委宜崇祀以勵後學旣



經監察御史謝廷傑具奏前來相應題請合候命下移咨都察院轉行浙江撫按衙門着落有司將章懋入正學祠內與先儒何基等一體崇祀每歲春秋次丁日致祭如儀以稱表揚至意庶後學聳興而於風化亦有裨矣萬歷元年四月初二日本部尙書兼翰林院學士陸樹聲等具題初四日奉聖旨是

題請祠額疏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唐一鵬爲儒臣有功名教乞賜祠額以崇理學以隆祀典事據浙江按察司提督學校僉事伍袁萃呈稱蒙職批發金華府儒學廪增附生員趙儒章等呈舉已故禮部尙書諡文懿章懋省城原有專祠乞賜題請祠額呈詞蒙批提學道覆查報蒙此依蒙卷查一宗由巡事萬歷貳拾貳年四月初四日蒙前巡按彭御史憲牌行道卽查章文懿舒芬立有專祠卽今應否特請祠額有何隙地錢糧堪以應用查議妥當呈報等因蒙此依蒙備行金華查勘去後隨據署府行據蘭谿縣申該本縣知縣葉永盛查勘得原任禮部尙書文懿章懋沉潛正學遠遡



洙泗之源討論遺經近紹伊洛之緖查得先年省城原有祠宇有司歲時享祀創造雖出門弟之捐貲牲醴則係官府之公費乞比文成王守仁事例請勑賜額則上不費一文於公帑而下可垂百代之觀瞻等因申府該本府看得章文懿履繩蹈矩率學者以躬行政事文章媲先賢於繼美筮仕之初卽以直諫謫官强仕之際又以急流勇退此其理學出處與王文成彷彿其不同者文成以禦寇遇變成功文懿以脩學居常未竪其所操持殆易地皆然者文成省城有天眞舊宇勑以嘉名今文懿舊立有祠相應題請勑額等因到道蕭副使覆勘得文懿章懋學有淵源行尙本實筮仕者仗馬之節望之如景星慶雲北嶽尙懋事之高仰之若泰山北斗講書著術聚徒講學有文集行於世人稱之曰楓山先生議者謂文懿以理學名臣未有功業可述不知功業由理學而出不以功業不彰而泯理學之著見於天下也若無可記而其懸扶乎世教人心也厥功甚鉅文成旣有勑祠文懿豈可獨無查得先年禮部尙書歐陽德等俱以





理學名臣建有專祠章懋事體相同應於省城見在祠宇題請賜名則不惟章氏子孫藉有榮光而扶持道脈匪渺小矣等因具由於萬歷二十二年十月內呈詳前院彭御史蒙批候具題行繳遵依在卷今蒙批發前詞該本道覆看得文懿章公懋道源伊洛望重斗山抗疏明廷效古直臣憂危之節懸車壯歲有隱君子高尙之風三朝元老一代偉人旣有前例之可仍復經公論之允協祠宇業建省城賜額亟宜題請表章先哲興起後進實大有裨於名教者也將前項緣由同原蒙批詞呈乞照詳施行等因到臣

該臣看得已故原任禮部尙書章懋闡明正學羽翼遺經立朝抗疏詞林之諫章尤傳焚魚著節梓里之遺休未泯信國朝理學之宗工昭代名儒之標的第其舊建有祠未蒙賜額委爲缺典旣經該府縣查勘前來又經該道覆覈無異相應具題伏乞勑下禮部再加覈議如章懋學術與先臣王守仁歐陽德事體相同覆議上請照例勑賜祠額不惟理學增重足以興起斯文而聖朝崇儒重道之化亦大有裨益矣緣係儒臣有功名教乞賜祠額以崇理學以隆祀典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奉聖旨禮部知道



禮部覆疏

禮部爲儒臣有功名教乞賜祠額以崇理學以隆祀典事禮科抄出浙江巡按唐一鵬題前事奉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查萬歷十二年五月內該浙江巡按蕭廩范鳴謙會題請復先臣王守仁祠宇幷乞賜祠額本部覆奉欽依祠名與做勳賢遵行外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浙江巡按

御史唐一鵬題稱已故禮部尚書文懿章懋舊建有
祠未蒙賜額乞比文成王守仁事例請賜祠額以垂
永久爲照先臣章懋人倫師表道學宗盟抗疏詞垣
忠貞可貫乎金石懸車林壑節槩並重於斗山肆簡
命之洊加終辭榮而匪求憂先師廟敝陳悉保治之
箴銘教闡關閩著述作遺經之羽翼學行駿發於先
帝俎豆錫隆於今朝蓋在王守仁則道德與勳猷並
茂在章懋則理學偕節操齊芳士類共推允宜顯祀
既經先今按臣勘奏前來又經該司查有王守仁前



例相應題請恭候聖裁乞于本官原建祠宇內特賜
祠名以崇寶哲勅下臣等遵奉施行其於崇勵世風
稗益非淺矣爲此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禮部
左侍郎兼侍讀學士署本部事劉楚先等具題三十
日奉聖旨是祠名與做崇儒

廷議請從祀孔廟疏略

戶科左給事中田大年一本博議諸儒從祀以隆聖
世曠典事原任禮部尚書章懋傑然正大之論名震
楓宸鴻都教道之功化行棫樸

雲南道御史黃師顏一本懇乞
聖明崇儒定祀以彰昭代曠典事臣不暇旁搜試就
揚歷所輯舉其一二赫然較著者言之如脩撰羅倫
編修章懋黃仲昭以聖賢之學互相砥礪奪情一疏
力挽綱常張燈一奏足爲主闢嚴邪正之辨百折不
回闢義利之關頹瀾不改當時之稱倫諸八表之雲
而翔千仞之鸞稱懋者謂其雪力登山稱仲者謂其
專意古學究極淵微茲三臣也寧在真德秀下耶

禮部尚書陳經邦一本懇乞



聖明崇儒定祀以彰昭代盛典事該科道等官黃師
顏等題前事奉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查得本年六月
內該御史詹事講題兵部尚書新建伯王守仁檢討
陳獻章從祀已經本部覆奉欽依行各該諸臣及九
卿科道官從公品隲議奏今該雲南道御史黃師顏
題稱要將祭酒蔡清布衣胡居仁陳真晟脩撰羅倫
尚書章懋僉事黃仲昭核其心術素履議奏從祀
戶科左給事中田大年題稱要將諭德吳與弼修撰
羅倫尚書章懋祭酒鄒守益布衣胡居仁王艮陳真
晟議從祀無非廣搜名儒以付盛典之意相應依擬
題請與王守仁陳獻章一併議擬合候命下本部通
行翰林院詹事府左右春坊司經局國子監文學諸
臣及九卿科道官各自議奏恭候聖明裁奪施行奉
聖旨是

南京江西道御史林可成一本懇乞
聖明敦崇聖道滅舉從祀大典以光治理事云云有
若世宗朝之禮部尚書章懋焉懋之爲人純粹之資
淵涵之德耄期好學博而能約含章自晦碩問益彰



譬如良玉在璞而孚尹自殊如爲編修則論張燈賦
詩非是坐論繼爲僉事則剔吏姦滌民瘼毅然以振
揚風紀爲已任又繼爲國子祭酒則首勵教化明道
術辨儀軌使六館之士翕然向風其著述則務刪廷
儒之煩文而其有功於孔子則在生平講議其言曰
學者須大其心胸必有窮理工夫心纔會大又須小
心必有涵養工夫心纔會小論政第一是格君心收
人才固民心爲本論家法嘗如鄭義門論風俗須倣
橫渠復古之志行呂氏鄉約論居常處困每誦夷齊
居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之語便覺自聳拔凡
此皆格言正論不必專門著述而亦足以扶經翊傳
矣若人之有功於孔子如此正先臣程敏政所謂文
與行兼名與實副無疵於公議而足稱崇報之意者
以之從祀孔廟固無不宜也況嘉靖十六年已蒙都
察院左僉都御史詹議則蔡清謚文莊以示風勸矣
而從祀之典俟會官另議明示傳播如日星遠邇章
懋無不企踵以需盛舉恐以爲章懋之文行名實與
蔡清並轍士類推服無敢輕軽亦蒙先朝賜謚文懿



而從祀之典槩未有舉之者故不揣愚昧敢瀆聰聽
伏乞勅下該部再訪如果臣言不謬將章懋蔡清比
照薛瑄胡居仁陳獻章王守仁事例一體從祀孔廟
俾得起九原於宮牆享芬芳於俎豆仍將我朝諸官
理學儒臣博訪精採如懋者悉與從祀使四海之廣
萬世之遠咸知昭代人文之盛超軼前古而於國脈
世教裨益非渺小矣臣愚不勝願望懇祈之至奉聖
旨禮部知道

十一月十五日禮部奉旨會同六部九卿翰林科道
等官在東闕口廷議從祀孔廟共十五人
一名胡居仁　二名王守仁　三名陳獻章
四名章　懋　五名蔡　清　六名鄒守益
七名吳與弼　八名羅　倫　九名黃仲昭
十名陳真晟　十一名王　艮　十二名呂　柟
十三名羅欽順　十四名崔州學正曹　端
十五名羅洪先

乞恩入監讀書疏

原任禮部尚書致仕臣章懋子章接奏爲乞恩推聖

慈念舊臣廕孤子入監以圖補報事臣父章懋由成化二年進士授翰林院編修調知縣歷評事僉事等官復爲國子監祭酒禮部右侍郎於正德二年致仕恭遇皇上御極特旨召用陞臣父懋禮部尙書仍准致仕專差行人存問天下之人欣聞快覩以爲臣父年老不能出仕以仰贊聖人盛德大業仰荷皇上恩禮非常褒德崇儒以風四方以裨化基有如是及臣父不幸物故伏蒙恩賜祭葬賜謚文懿飾惠尊名夫謚聖朝重典而美謚尤重天下之人又仰嘆我聖上與日同其明有如是也臣父已矣無能卿報九原然而天地蕩蕩之澤倘沾濡於乳臭草木之微臣追思臣父懋年八十有六而辭臣甫四歲而孤貧窶零落一錢僅存有司以聞復蒙我皇上特賜月食官米二石免其乞貸以俟成人臣所以脫於死亡以有今日奉祖父香火以承宗祧感激涕流銘心鏤骨雖萬死何以上報天地恩光哉此則嘉靖龍飛迄今十有三年所未有之殊恩也天下之人又同感聖人之篤賢存舊慈幼䘏孤有如是也雖古昔盛王亦所稱聞



臣今年十六矣草木勾萌尙知雨露可以人而不如草木以自棄於皇上臣竊愧且懼焉臣父懋緣皇上之寵遇也天下日爲名臣稱爲鉅儒道術行誼如玉如金表裏無瑕始終如一蓋見於科道羣寮之薦章者不能悉舉亦不敢贅舉我皇上則照臨久矣念臣父獨餘小臣一孤子況小臣親沐皇恩祗願誦父之書學大學之道以沾被聖人敬一之餘化非入國學肄業則無由報犬馬之報於他年伸先臣之報於來盡者此小臣之志庶幾不孤皇上賜食官米十有二年之特恩也除本年某月某日已經具本謝恩外竊朕萬死輒復具本陳情復望聖慈俯察乞勑禮部准臣入國子肄業以圖補報不勝瞻望感切惶惧待罪之至

## 乞遺孤恩廕疏

金華府知府謙奏爲乞推天恩錄賢裔以旌儒臣事臣據得蘭谿縣儒學廩膳生員某等呈已故南京禮部尙書贈太子少保謚文懿章懋力敦古道發身賢科始以禮部第一人讀書中秘卒以耆老八十六



錫命天朝在翰林則不賦煙火之詩純皇帝已默知其忠讜在國學則必宜璧水之化敬皇帝又深嘉其老成其間評大理僉提刑皆有異政而尙風節始終不渝甘貧守道白首窮經立身揚名亦心發國然而學切身心既足以淑德德孚遐邇又足以淑人其生也爲一代之完人其死也收兩間之正氣蓋其所關於風化不小而有待於道學最貞者也身沒之後家事日微生計良苦今其遺孤枝年近弱冠無奈儒裔聰明頴悟異於凡童要乞收錄國學以圖他日補報等因臣照得本官闡學德業超越當今政事文章皆其餘緒四海之內皆能知之雖陛下亦皆知之顧其清風足以激頑儒而正學足以闢淫邪扶翊世教增重國光非偶然之故其視在位臣僚宿有勞績相去未可軒輊也臣又查得本官既沒之後布政使張恩請官陛下則以太子少保昇之贈祭御史陳察[illegible]請謚陛下則以文懿昇之知府王九峰請恤其遺孤陛下則月以廩米二石昇之此其恩數亦已出乎尋常萬萬矣雖舊有歷俸三十六箇月錄其一子之例今



本官賜葬與祭皆出特恩不待歷俸而錄其一子固所以昭陛下之特恩不必以例爲也且陛下於太子少保之官尙無所惜臣恐未見官至太子少保而國恩不及其子者也陛下於撫幼稚之年月給廩米尙所不惜今接方長成漸有頭角他日必有補報而陛下有不錄之者乎此天下之公論萬世之美談國家之元氣其所關係誠大因非爲懋一人爲懋之子接五尺之童也倘蒙天聽乞勑擬議施行臣見陛下之所錄者一人而所遺九州所興者一事而化在百僚矣臣無任激切祈懇之至謹具奏聞伏候勑旨

## 吏部覆疏

吏部題爲乞恩推聖慈念舊臣廕孤子入監以圖補報事驗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金華府蘭谿縣前南京禮部尙書章懋男章接具奏等因奏奉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勘得章接奏稱乞要恩廕一節係吏部當行案呈到部擬合就行爲此合咨吏部煩爲徑自施行等因咨部送司査得已故致仕南京禮部尙書



章懋由進士歷任編修知縣評事僉事弘治十四年六月陞南京國子監祭酒正德五年十一月陞南京太常寺卿正德六年四月陞南京禮部右侍郎本年八月初九日自陳乞休欽准致仕正德十六年五月陞南京禮部尙書仍舊致仕嘉靖元年六月該浙江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張恩等奏稱致仕南京禮部尙書章懋於正德十六年十二月三十日申時在家病故乞要贈謚該本部題奉聖旨是章懋准贈太子少保欽此欽遵續准禮部咨該翰林院揭帖賜致仕南

京禮部尚書章懋謚文懿及行准禮部儀制清吏司手本開稱正德十六年十二月該巡按貴州監察御史胡瓊題稱前南京國子監祭酒章懋精力雖衰學術甚正憂國之志每形於言論之間致用之年坐遁於山林之下乞要降勅進官存問該本部題奉聖旨章懋寫勅差行人存問欽此又准戶部浙江清吏司手本開稱嘉靖二年九月該浙江金華府知府王九峰奏稱已故南京禮部尚書章懋秩雖存加官未久任俸祿僅贍朝夕未嘗置產業遺孤子窮居衣食



無資乞要比照已故河南布政使司右參政李審事例每月給米二石養贍候成立之時住支該本部題奉聖旨是准月給米二石養贍出幼之日住支欽此各回報到司及查大明會典內開國初因前代任子之制文官一品至七品皆得廕子一人以其祿厚乃漸爲限制成化三年奏准在京三品以上官員子孫聽令一人送監讀書出身若大臣果有勲勞於國出自特恩錄用其子孫者不在此限又查得正德八年十二月內該本部題今後三品以上京堂三年考滿已經請給誥命者本部卽與查取廕一子題准咨送禮部轉送國子監讀書免其自行陳乞等因節該奉武宗皇帝聖旨是欽此欽遵外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勘得已故致仕南京禮部尚書章懋先任侍郎恬退自守已踰十年際遇聖上御極特旨陞授尚書沒後賜祭葬謚文懿給月廩養其幼孤蓋由章懋學有淵源行崇古道出處之節允有裨於風教我皇上以聖人之德在天子之位任道統之傳敦治理之本故此不次特恩奬借章懋所以風厲四方敦崇道化





者也皇上聖德已超越萬古帝王萬萬矣今伊男章接年已出幼奏請聖恩乞送監讀書以圖報効臣等雖查有考滿廕例不敢拘執如蒙聖眷特加甄錄俾得入監讀書用圖報稱成始終天地大造之恩實聖世尚賢務後鼓舞天下以弘風化之望也但恩典出自朝廷臣等未敢擅便伏乞聖裁奉聖旨章接准送入監讀書



# 楓山章先生實紀卷之三目錄

本傳


先師楓山章先生傳　門人姜　麟
先師楓山章先生行實　門人唐　龍
楓山章先生行狀　林　俊
伯父闇然翁行實　姪　拯
先師楓山章先生補傳　門人董　遵
先師楓山章先生傳略　門人唐　鉞

# 楓山章先生實紀卷之三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 本傳

### 先師楓山章先生傳

姜　麟

先生名懋字德懋姓章氏少有異質嘗數過輒成誦不忘厥考祭酒公期之大受博以諸經子史比成童無書不讀補博士弟子與先子同舍會輔交爲先子雖少長謂先生聞道已先致敬畏焉按察僉事江西劉龍號迺五經閒先生名召見堂上甚加器重謂曰



當以少年登高科文學名天下自是聲稱日起每試必居首選景泰癸酉三月杪先子夢曰麟賜坐齋戸外且以告人皆曰敢應之兆先生獨曰甫育之祥越三日麟生先生善吾文山講易有深契或謂二先生易太遼不利場屋先生笑曰當有具眼不數年相繼魁選成化丙戌劉學士定之主會試得先生文讀之詡茂才異等擢第一人刻其文什六七廷試風揭先生卷也廷中評騭事竊曰此異事殆異人也置二甲前列輿論殊不平頃以先生與一峯先生文學行誼一時士望並登大魁詡爲科目之盛選翰林庶吉士藏書中秘時課著作以程其學先生詩必言志文必載道往往絶出流輩丁亥年授翰林國史編修是年十二月內閣分賦煙火詩賀先生不賦詩上疏忤旨得罪杖之闕下謫爲臨武縣知縣既出國門諫垣論救左遷南京大理寺左評事先生至則剩取刑書故牘詳閱之得鞫獄之法論讞稱平先生望重平日留都士大夫以其進退卜時污隆三載考績天曹上疏歸省於是漸有去志矣復任遷福建按察僉事先生



雖盡心職務然直以德學顯而不以吏事名張都御史瑄分陝福建雅重先生凡官吏臧否政事得失咸取決焉先生既不辭難亦不矯枉衆益推服嘗因節序題其符曰自有先神司屋漏不須荼壘衛門庭題其楹曰無才自愧虛糜祿有病惟應蚤掛冠人以是知先生學在內省志不在外求也連歲病熱歸志益堅滿考入朝事竣乞致仕先生年纔四十一且告老朝野駭異謂錢若水復出度必留先生大用先生求去甚力遂得請南歸强歲二毛深居簡出東阡北陌白石清溪日詩樂其間門人弟子從游問學矢口從心則一論古人旁及世故惓惓於天下國家祭酒公耆年無恙父子間相與上下其說麟方在門親見聞之海內名流東西行過縣必求先生之廬造焉以考德問業餘干胡先生叔心天台謝先生鳴治皆不遠數百里而至東洲先生以道學自任督學廣南尊禮白沙及移兩浙則尊禮先生徵言至論雖未必盡合然每示諸生以爲高山景行則固有在也弘治初元從臣累薦南京二部黃侍郎孔昭獨薦堪任按察使



皆不起某年詔特起先生爲南京國子祭酒先生方遭喪疏力辭孝宗不允聽終制赴官再疏辭不允服闋赴留都視事太學明年上修舉學政之疏幷上乞休疏又明年上舉明弊政之疏幷上乞休第二疏繼上清理監生之疏正德紀元丙寅上乞休第三疏又以初政上陳言要務之疏幷上乞休第四疏是歲之秋再上脩理廟學之疏幷以老病不能赴京考績上乞休第五疏遂檄公移呈繳吏部不復待報徑去任尋晉東歸庚午冬詔以南京太常寺卿起先生於家

上疏辭不允再辭賜詔加獎進先生南京禮部右侍郎致仕又疏辭不允先生謝得致其事乃不復舉某年江西盜起鄉以鄰壞戒嚴先生徙居縣城中草閣一椽不能備門堂郡守劉璿謀剏依爲先生作堂先生固謝劉守以郡城之南溪流西溢爲市之患將捍之使復故道徒衆既集希錄既具先生爲書以天時水勢人情利害陳之劉守爲立碑其事且錄先生之教榜於郡門士民稱劉守改過之勇而須先生庇民之功劉守又嘗具疏請養先生之老疏頻上劉守



以事去方劉守有事之初先生誠當路云某正色敢言怨犯權姦忠存社稷一時風采朝野傾望始以直道而黜繼以直道而起卽欲去之豁進退之間亦宜有禮不然恐無以厭公議劉守竟以罪去而天下咸謂不平傾以增劉守之重卒如先生言某年南科給事中徐文溥上疏朝廷感其言詔有司歲時存問務稍優禮耆宿之意巡按浙江御史解冕因移郡縣授之並使大書詔語表厥宅里先生謝之尤力詩者匪直稍先生之介而彌仰其高先生年踰八十雖齒落髮白然視聽不衰而志氣淸明議論精確則壯夫不逮也先生長子旣沒一孫亦夭仲子永屬身後之傳未有所託人以爲先生憂茲歲二月望之明日乙酉乃生男子戚疏孝稱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天於先生至是定矣先生世家純孝鄉循義里楓山近先生之居門下士及大夫士不敢斥姓字皆稱楓山先生麟謂先生趨德名節風動天下竊更楓爲風聞與同門友黃進道卿稱風翁先生體貌秀頎聳脊張聲氣和暢語言侃侃宅心坦蕩而光明不修城府

不厲圭角不立門戶望之龐朴卽之和厚聽其言開
心見誠近楊休山立氣象持身處事因情以爲質而
遜以出之人與之交則親與之言則信或以不情處
之亦不逆不億也居官涖政行所無事及臨大事決
大議則誾誾侃侃據經援古或極之不得而隨亦以
同而異行藏去就度之以時裁之以義而歸潔其身
難進易退之風古亦難之今則絕無而僅有也讀書
論道作爲文章惟古訓是程辭達而已不爲艱棘刻
削之語醇粹和平理勝而味永品第儒先恒以著述
爲功至其自處則培養本原脫略支蔓沖懷奧旨未
易測也天性簡易絜文細故不務剪剪拘拘然禮崇
其本事挈其綱宛然守約家法度偉器宏不見涯涘
包荒藏疾不必得在己失在人於人若不甚別白於
事若不甚可否然界限井井如高山深林巨谷形勢
渾涵而醬泄雲雨藏伏光怪不可以常物窺也朋舊
還往不問方類與其進不與其退與其潔不保其往
博學多識穎悟之分最高義理微密不費研覃而大
意自見議論所及格言成說剖析無遺在國學時嘗



坐丈席諸生屨滿戶外各挾卷質疑請益隨問響答
若不經意然皆有發焉眾歛衽嘆曰眞經師也蒞居
靜坐事無將迎朋從憧憧不屏自絕得何思何慮之
趣爲人寡欲衣服飲食宮室器用隨寓而安百凡嗜
好一不入其心以羈靮視爵祿以雲煙視名寵以污
垢視貨利故富貴不淫貧賤不移折辱不屈自壯至
老玉雪自持歷官卿佐猶蕭然若寒士清風高節天
下仰望金紫與黎非矯迹晝錦衣做縕袍非沽名布
被人皆信之蓄德深厚喜怒不形於色恩怨不槩於
心矜伐不出於口驕泰不措於身須膚不自見小疵
不自掩尙稱含章允矣君子以簡然自命可謂稱情
矣好賢禮士愛惜人才樂道人之善人之有技若已
有之汲引後進惟恐不及衛詞世故推移道術分裂
未嘗不以才難興慨也嘗言吾鄉有三巨擘粟道左
一道學二功業三文章先進日遠後進難乎其人先
生蓋以自任而又以厲吾黨小子也麟惟先生名實
在上下文章在金石簡編節在出處道在斯文傳於
百世必矣況官位尊顯國史宜爲立傳但先生同道



之友如一峯白沙東白定山方石文山皆先亡矣門
人高弟能形容德美如程門游楊朱門黃蔡嘗有所
屬失今不識後且弗傳麟辱門牆四十餘年先生之
道雖未之聞而依歸之心成達之論不在二三子之
後詎敢以猥劣自外故推測彷彿摭拾梗槪爲先生
著玆小傳俾知德知言者有所採擇云
論曰忠簡之忠旂彝銘功勳成之清風節情聲黄之
醉榻之卓吳之深宋之博文稱大方金追而玉琢東
萊鼎峙北山四傳考亭之派流爲大川先生忠獻壯
節以身殉道邁恤浮沈撥遺留鑰則愛君憂國實同
此心勇退急流艦廉玉潔鳳翔千仞羅不可紲介豫
之石坦履之道含貲之東空瓢大耋此迹於古磨鏡
中書兩輿一轍文辭爾雅自成一家志存貫道覩文
人之文遂乎深造學問淵懿以道爲宗賾探而深鈎
泝濂洛之源爲之揚波觀盤溪之瀾爲之沿流絕學
百世先生始出三立不朽一身兼收倘無君子斯焉
取斯於乎先生亦可以俟後學而考前修矣

先師楓山章先生行實　唐　龍





予前楓山先生沒之年龍弗預於執紼之哀大有感
焉今得觀諸君子所爲行狀與述與傳補傳與祠記
感秩秩然皆明道之教門人數十人各用所知而自
爲文以述其道庶幾無遺行先生沒後大宰中峰皆
以是命之且申之曰子撰先生誌銘有待於子之言
其毋忘乃歛歛而言先生姓章氏名懋字德懋稱楓
山者號也先生生而嶷嶷然聰明穎悟書初讀卽舉
其要而再而三終身弗忘其學根據六經尤邃於易
渙然浸然而入焉遜寬紀載上下數千餘年如見當
時行事及百家諸子之言罔不考究至論舉子學則
歲然於容其志遠矣天順壬午掄魁於鄉丙戌試禮
部劉文安公校其文曰是固茂才乎乃舉會元登進
士第授庶吉士是年狀元費羅公倫道義風節與先
生偕先生在中秘三年凡國家典彝品式章程法制
博綜精覈歷歷無餘緒始先生明於稽古以後稱通
今者亦莫先之尋除編修月餘會元宵舉放燈火爰
命館局賦詩進呈先生以燈火非昭德之器詩賦非
論思之業乃歛古訓陳遠圖以爲疏譽譽千餘言偕



同官黃公仲昭莊公孔暘連署而上之杖於闕下謫
臨武知縣直聲忠槪天下想聞乃稱三君子時羅公
抗論時宰起復非經制謫提舉海舶又稱四諫猶歎
偉歟出國門言者申救改南京大理寺評事至則詳
檢刑牘凡獄讞無務惻隱之實而弗以亟疾苛察柢
高延中稱平焉三年考績疏歸省雖未斷言去而志
有在矣尋陞福建按察司僉事先生曰惟綱惟紀吾
今日任之由是按勘獄牒剪剔吏蠹阽挈官邪疏滌
民瘼白姓獲安寇賊姦宄無所容施于有政澤如也

然性甄顛與行部者相齟齬大議大計惜弗獲盡行爲耳歲序御桃符書於門曰正要鬼神司屋漏何須恭壘衛門庭又題其楹有多病益掛冠之句皆以明志也踰三年以考績行遂疏解職浩然而不可留天官三詰弗宜去先生三復曰宜去語在補傳中竟得謝年四十有一天下曰賢哉大夫其歸也閉門卻掃跡弗入城府薄田數畝聊以自給而已構樓三間中張布帷左右置經籍日縮而觀之題曰形器隱曰道德頤日事物精日性命獨類旁通內融而暢於外與



至則振衣躡履散步林壑濯於清泉坐於茂樹其所謂浴沂風雩之樂非邪四方弟子從者如雲執業問難橫經而論道顯賢名公卿巖穴隱者仰正高風接踵於門貧無供具刈蔬脫粟而餉之或諷爲文章曰小技爾予弗暇又有請弗著述者曰先儒之言至矣盡矣第刪其煩蕪可也家食二十餘年元臣輿臺諫論薦無虛月咸以出處卜治亂焉南京國子監祭酒員缺孝宗皇帝灼知先生名故特用爲先生方居父喪乃詔置司業虛其席以俟先生終制昭異數也即吉再辭弗允始就列首勵教化倡德義明道術著功令肅儀軌洋洋如也渢渢如也六館諸生摳衣而前離析經訓以徵業辯論治道以定志揚摧古今以知類錯綜名物以程能猶洪鍾待筵隨其扣之大小而各盡其聲焉猶渴者飲於河或斗或石因酌飽滿咸津津而退正德紀元陳言勤聖學隆繼述謹大婚重詔令敬天戒五事履霜之辯析矣先後五疏乞歸皆弗允乃引年以請復三疏始得謝焉未幾陞南京太常寺卿辭弗允復陞南京禮部侍郎又辭詔許以侍



郎致仕謝而不辭禮也癸酉江西盜充斥聲連衢婺居民洶洶眾强先生徙城中以居而非先生意也壽考康寧耄修不倦守臣與行部者咸疏先生宿儒耆德宜崇禮秩以風厲天下詔飭有司以時存問嘉靖中興特陞南京禮部尚書致仕亦從臺臣之請也辭勿允且降溫旨以學行老成名實相稱褒嘉焉辛巳歲且葬龍辭先生赴闕中任允生留爲其少子接約婚既成曰汝往往吾及退汝還吾其能待乎其惟悖孫與錢前修老夫之祝也龍再拜曰敢不授教抆淚而別時十二月之望矣先生乃於二十日搆疾夜星隕于舍其光炯然除日末時白氣如練亘上游申時先生乃沒壽八十有六存問之使在途而弗及矣得贈太子少保諡文懿痛哉斯文之喪也先生天挺其質瑩乎美矣尤學以達本介以辨義莊以成性行以迪德其貌于于要之天下嗜好一不入於心超乎富貴而藐之貞浮雲栩栩爾其詞恂恂及論事決議明計利害直指是非譬諸黃河激於崑崙之巔其性無競於物乃嫉險夫抗流俗狂瀾滔滔砥柱不拔宿



怨皆惡尤泯泯然而遺焉釋焉退而在野惘時憂國心未嘗忘環堵蕭然將終其身而無慍色先生恒言吾婺有鄒魯之風嗟乎明哲日湮道學功業文章三者橫棄道側誰其任之實以勗吾黨小子龍之不敏允數數致望焉謙則曰孰有任之如先生者乎先生之學務身心而不說洋於口耳嘗論吾人之形性同天地之體用又云人心有大有小大心窮理小心愼獨又云虛無害心又云政體始於格君心又云致中和可以躋唐虞三代之盛呀有味哉兆山諸賢所謂道學者亦若是滑旨稱修以至尙書立朝僅四十日官不過三考乞休凡二十餘疏典刑風烈廉頑而立懦則曰百世之師可也其匡弼世教防範人心之德弘矣蓋與忠簡累成各自爲功業可以隱顯論不可以大小觀也先生所遺有楓山集與鄉賢蘭谿誌諸篇雖不爲嶄絕奇詭之體以爭長於世皆以意會理以詞達意大音而聲全玉不琢而文彩自蘊至於詠止燈火一疏尤在培養君德即詩書記其君者無以過焉視黃宋諸名家之言又不知孰爲後先也龍弱



冠即侍先生而今年則艾矣於先生目擊而道存者也君子曰目擊而道存不可以容聲然則先生豈可以容聲哉君千百之什一斯可已爾君子其博采焉

## 楓山章先生行狀

林俊

楓山章先生諱懋字德懋號闇然翁瀔濱遺老其晚年別號也蘭谿純孝鄉人上世自建之浦城來族代有令人國初起人才不就爲叔良甫公祖也質厚有器識贈朝請大夫南京國子監祭酒爲申甫甫公父也撫擂遂無獨成贈恭人爲吳母也公生正統丙辰壬午魁於鄉丙戌試禮部爲會元入翰林爲庶吉士爲劉文安和竹嚴獨與不涉芟潤劉云然詩本諸志而文本諸道柯固云爾也編修甫四十日偕同官黃未軒莊定山論上元煙火非是論先是羅一峰論首相不當奪情亦謫時稱翰林四諫爲榜得人毛給諫弘陳御史壯論救改南京大理評事由儒飭吏不腐不深南入倖視兆縮例益以堂隸斷直之獄公獨無益遷福建按察僉事體仁藏用與道弛張沙尤泰寧閩漳山海之寇皆有以俘其魁離其黨以默固完醇

之政而賁將士鼓非世襲之習也三年疏致仕以去
尹莊簡固不可三詔而終不變時年四十一人以爲
難旣歸甘貧守道奉親外閉門讀書異心體認之學
而言必根志志必宜用用必副功楓山授受提挈綱
要以自得悟領之精蓋至是公之得益深士之風爲
之一變學子至不能容白沙一峰定山皆極推與朝
論時有所屬張莊簡儲殖巷潛南山由道味同也李
宗朝南北關祭酒倪文毅起謝方石於北公於南時
未終制詔虛位以待旣就官閉示近裏南士意若無
奇比論理道探索隱賾論天下古今事若生其時躬
其地處分其所成五經論辯若寸莛擊鍾迎手而應
然後知昔無不讀理若事無不會學政時疏有疏勤
聖學重詔令敬天戒隆繼述謹大婚有疏武宗朝如
此前後兩乞致仕溫旨勉留有老成端謹問望素著
允宜師表之褒旣三年乞疏請老而自問爵東下南
京太常卿辭禮部侍郎又辭旣致事倫壬戌好綱常
易故縉紳罹毒在宗社亦爲之搖公明炳幾先而變
先在位者盡炳炳焉江西之寇陷浙公移縣城矮屋



三間左寢右爨門垣不能備侍御辭君晃張君縉給
諫徐君文溥守劉君瑞時疏舊學耆德表以風世詔
加存問上入正大統再用言者薦加南京禮部尚書
致仕有學行老成名實相稱之褒報至公已卅稱日
慽無以爲報也疾亟與林守有年論古今事與姪贊
論君大夫保天下國家之本取士會文于庶幾未旦
故居之前星隕中及化辛巳除夕也壽八十六善類
刑弔皆曰章先生亡章先生亡公仕籍幾六十年官
僅三考立朝僅四十日城府不見其褫者四十餘年

義利界彰表坊立第辭之甚峻易深而善於用德取
乾定取履順取巽固取恒粹中貞格眞足以歆動一
世表律天下之士夫不知古君子何如配郭恭人善
其艱難先卒子振擴捷孫訢曾孫衙試皆夭殁諸不
慧少子接八十二始生今始五歲天固章氏念也壬
午三月癸酉姪方伯君拯奉追命長山祖塋以祔與
郭氏合旣畢事檢其笥文僅數端二婦穀五十石接
尙無遺完名始終其偶然之故哉聖書存問之使及
門已不待賜葬祭贈太子少保謚文懿皆身後之遺



事行門人董遵記爲詳所著有楓山集婺鄉賢誌蘭
谿誌所輯有諸儒粹語宋史刊誤未成書俊臭味倜
似出處大致亦殆有同者楓山還往拜里門而參几
杖抵足前席時若有所寄是日何日忍登公之堂哉
景仁之傳俊死者之役也抆泪許隨俟立言大君子
碑有道者

伯父閒然翁行述　章　拯

翁諱懋字德懋姓章氏世家蘭谿純孝鄉循義里之
渡瀆相傳遠祖自建浦城徙此而譜牒遭燹不詳曾
祖叔良國初以人才取用辭不就官祖邦和父申甫
英果有志識鑒過人避家多故弗克仕預期子若孫
就當成立恐如所言以翁貴封文林郎南京大理寺
評事追贈朝議大夫南京國子監祭酒妣吳氏封孺
人追贈恭人翁生正統丙辰幼有異質書數過輒成
誦不忘年十五游邑庠嗜學如渴讀易必究其指歸
或謂太速不利揭屋蓋自信不懈天順壬午中鄉試
易魁成化丙戌劉學士定之主會考讀其卷謂技才
異等擢第一人刻其文什六七登羅倫榜進士時論



以是榜得人最多而一峯暨翁文學行誼裒然居首
甲倡乙和互相激厲士氣一新選入翰林讀書中秘
劉學士同柯學士潛課其著作翁詩必言志文必載
道往往絕出流輩二公亟許之授官編修甫閱月內
閣分題賦上元煙火等詩公偕同官黃公仲昭檢討
莊公孔暘上疏培養聖德忤旨杖之闕下謫臨武知
縣時稱三君子先是羅公論時相起復被謫直聲震
朝野翁等繼之號翰林四諫旣出國門給事中毛弘
論救改南京大理左評事至日取刑書故牘詳閱之
得其要例故議獄精審老於吏事者自謂弗及而守
正不阿雖貴卿弗能奪也三年考最勑進階文林郎
復任疏乞歸省遷福建按察僉事毅然以振風紀爲
己任而事多掣肘不得盡行所志嘗因歲序御桃符
題其門曰要使鬼神司屋漏不須荼壘衛門庭題其
楹曰無才自愧虛廉祿有病惟應蚤掛冠蓋翁學在
內皆志不在外求也翁雖虛心職業顧直以德學顯
而不以吏事名然議處番貨公通貿易以便商賦安
聽民採鑛以絕盜海田認納虛稅以便民假託謫軍



以擒泰寧之寇先行賑濟以平沙尤之賊則又其善
政之卓然者也行部積勞觸瘴成疾恐貽親憂歸志
益堅考績赴部遂求謝事冢宰尹公慰留之辭益力
尹公詰之曰不罷軟不貪酷不老疾如何可退翁矢
口對曰古人正色立朝懋之無軟多矣古人一介不
取懋之貪多矣古人視民如傷懋之酷多矣年雖未
艾鬚髮盈白亦可謂老疾矣請舉一退之足矣尹公
憮然歎曰知其意決特爲具奏得從所請時年僅四
十一人謂急流勇退若水文山高致於翁復見旣歸

杜門謝俗日以娛親玩書爲事安貧守道若將終身嘗往來楓木庵中遠近學者執經問業門牆林立人因稱爲楓山先生提學胡公榮嘗卽其近居而相度之將築書院爲開講之所固謝而止海內名流東西行過縣必造其廬莊定山嘗稱翁於書無所不讀於天下事無不理會究極義理精微身體力行惓惓斯世不爲矯飾周畏齋時可亦云雖一峯嘗稱吾弟德懋雪力登山之才也其爲同志稱許如此弘治初元從臣累薦如尙書張公悅侍郞黃公孔昭御史湯公



鼐姜公洪等皆上疏僉都御史屢公琛移咨吏部行勘起用以親老身病辭不就已而御史王公鑑之鄧公璋主事潘公府復交章舉奏催勘又辭孝宗勵精圖治任儒宿北監既用謝公鐸爲祭酒辛酉復特起翁爲南監祭酒時方遭父喪力辭詔添司業聽終制赴官再辭不允癸亥服闋赴留都視事太學謹矩度尙德化厲廉恥六館諸生翕然嚮風豪傑有志者排日執經質問所疑隨方而答人人自以爲得師姑蘇尤君樾以病不得歸省書復涕泣翁許之歸或謂例阻則曰吾寧以違制受罪不忍絶其母子之情也聞者嘆服尋上修輿學政疏上條陳弊政疏再疏引疾乞休皆不允荷蒙溫旨有學行老成允宜師表之褒正德紀元丙寅覃恩錫誥進階朝列大夫陳言治道要務五事曰勤聖學隆繼述謹大婚重詔令敬天戒深寓忠愛復再疏乞休未允溫旨有老成端謹聞望素著之褒任滿三年踰七十以老病不能赴京給由懇辭遂緘公移呈繳吏部不待報尋轡東歸復三疏始得請時逆瑾擅權名卿多遭斥辱而翁已先幾去





矣庚午冬陞南京太常寺卿辭辛未春復陞南京禮部右侍郞辭優詔允以侍郞致仕翁以得致其事不復辭甲戌江西盜起鄰壤戒嚴徙居縣城中草閣一棟不能備門堂郡守劉公蓥欲爲搆之復謝免劉守以冱寒之月大發丁夫築堤捍河翁爲書以天時水勢人情利害白之劉守爲立罷其役具錄書語榜於郡門鄕人頌之劉守具疏乞優養耆德以勸士風南科給事中徐公文溥巡按御史鮮公見亦各上章乞加優禮詔有司時加存問鮮公因移文郡縣表厥宅里仍勒石鄕賢祠翁謝之尤力蓋其素性不喜標榜也巡按御史張公縉繼至復奏稱翁天下達尊宜有異數辛巳夏恭遇聖天子更新大化特陞南京禮部尙書致仕懇辭不允溫旨復有學行老成名實相稱之褒尋以御史胡瓊言重煩天章遣官存問而翁不及待矣翁以臘月二十日感疾親友子姪更迭問候至屬纊之際無一語及亂傳至卽報不允所辭曰主上特恩厚不祇受惟恨無以爲報耳衢守林公有年至時疾增劇矣臥榻上與論古今天下事甚悉次夕



與姪贄論君大夫所以保天下國家常久之道因及春秋列國惟許士會父子庶幾歲除謝親友各同守歲中時遂殂是日未且鄕人見有星墜所居前山或以爲翁亡之徵云壽八十有六平生襟懷坦蕩不修城府器度宏偉不見涯涘望之臞朴卽之和厚聽其言開心見誠好賢禮士樂人爲善包荒藏疾與物無忤人與之交則親與之言則信或以不情處之亦不逆億也尋常無甚異同至臨大事決大議則據經援古確乎不易語事後皆成敗率多驗者性尤寡慾衣服飮食宮室器用隨寓而安百凡嗜好不一入其心行藏去就以時而動惟義之歸自出身九轉以至八座然居官不過十年歷俸僅滿三考難進易退之節世尤高之身雖閑退志存天下每聞進一善人行一善政則欣然喜否則憮然不寧夜必露天焚香默以國泰民安親賢遠佞爲禱於民生利病亦懇懇爲上官言之山林日久講學功深經書微詞奧旨多所剖析而尤篤信朱子不爲異說所搖作爲文章惟古訓是程詞達而已無一險棘語然理勝而味永其所雅



言謂人形天地之氣性天地之理須與天地之體同其廣大天地之用同其周流方可謂之人論學者須大其心胸蓋心大則百物皆通必有窮理功夫心纔會大又須心小必有涵養工夫心纔會小論學術去程朱久又大壞矣必須眞聖賢出方能救得論政體第一是格君心收人才固民心爲本然後政事可舉而行也論世道惟唐虞三代之盛皆是聖人在位致中和下此一泰一否祇憑氣運推盪耳論家法如鄭義門兄弟讓死篤義如此其家安得不悠久乎論風俗須效横渠復古之志行藍田呂氏鄕約庶可一變而厚論吾婺有三巨擘自何王金許沒而道學不講自忠簡默成遺而功業不彰自吳黃柳宋謝而文章不振後學可不勉哉論居常處困每誦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之語便覺自警拔論居敬自謂於事一上見功覺得中心無甚放僻邪侈之雜論窮理自謂於精義處得力見得進退辭受之節頗分明不敢放過凡此至論不一而足門人董遵記之尤詳且稱翁學由乾惕德含坤章履道坦坦君子

謙謙進得泰之彙征退得遯之嘉遯仕得漸之羽儀處得蠱之高尚時止時行其道光明又仰得之艮焉殆深於易而善用之者也姜僉事麟亦贊翁畜德深厚喜怒不形於色恩怨不槪於心矜伐不出諸口驕泰不措諸身碩膚不自見小疵不自掩以闇然自命可謂稱情矣蓋翁初號闇然居士晩更號撥沓遺老嘗欲摘選程朱後諸儒經書粹語以爲集說及刊定宋史之謬患力不足而止惟修縣誌及本府鄕賢祠誌弁遺文若干卷而已翁始卒鄕邑知與不知皆爲流涕親舊咸欲奔訴有司當道以遺恩浮適抵自京回非翁雅意謝不可乃以壬午三月二十六日癸酉奉柩歸厝於先塋長山之岡規制雖苟簡而翁所自營恭人郭氏能佐理家先翁十六年卒亦葬是翁自爲誌子男振擴捷女順適雖微孫男祈時先殁曾孫男衡繼孫男試亦蚤夭諸不慧孫女娟適郭臘少子接生五年矣翁名位年壽不爲不隆而獨後事如綫未知顧善之天竟何如而詔後之碑不可已拯劫承指授勉以向上事業而不肖無似不能有所發揚



又恨入仕太蚤奔走四方無以卒承至教雖欲形容盛美而力有不逮用敢粗述梗槪以俟當代大儒立言君子採而擇焉

## 先師楓山章先生稱傳　　董　遵

我楓山先生章公道德之高致文章之爾雅進退之大節同門姜麟仁夫旣傳之矣遵復何言謹述其遺以補未備云先生自少游邑庠識見高遠不以科舉學累潛心大業慨然有范文正之志天順壬午中鄕試易魁成化丙戌先生以會元登第選翰林庶吉士



拜編修一峯羅公以狀元及弟拜翰林修撰相與友善上下其議論同榜莊公孔暘黃公仲昭賀公克恭陸公克深謝公元吉鄭公克修自羅倡齊和咸相激厲直欲協恭致吾君於唐虞之盛朝廷氣象頓覺一新未幾有元宵燈火事先生與莊黃爭欲論諫門白沙陳先生公甫在京謂入仕初此擧正好闕先生疏簡切二公即連名同上旣忤旨嘗道且惡遂斥調外聲稱赫然京師號爲三君子先是羅公疏論大學士李公起復之非謫福建市舶提擧直聲震朝野又稱



翰林四諫給事中毛公弘因而論救先生得以臨武知縣改南京大理寺評事詳刑明允屢平反大獄不爲勢撓三年考績勑進階文林郎復任疏乞歸省久之擢福建按察僉事毅然以振風紀爲已任明以折獄威以摧姦吏弊民瘼皆欲一切採去但上以撫巡諸大吏事多掣肘兼之觸瘴成疾屢有去志以歷俸三年考績赴部就謝病家宰尹公慰留之先生懇益力尹公詰之曰不能軟不食酷不老疾如何可退先生矢口對云古人正色立朝某之罷軟多矣古人一介不取某之貪多矣古人視民如傷某之酷多矣年雖未艾鬚髮蚤白亦可謂老疾矣請擧一退之足矣尹公憮然知先生意決明日爲具奏得致仕催年四十一士君子聞風莫不嘆仰其高而識者猶誦其見機之蚤也旣歸杜門謝俗日以娛親玩書爲事安貧守道若將終身然猶眷眷焉心在愛君憂國其視果於忘世者自別先生身雖退而德益進望益隆海內仰之如山斗名公賢大夫士無論知舊過浙必造許爲敬齋胡公居仁南川林公琲熙時稱名儒遠來





請益尤知敬服東洲胡公希仁提學兩浙尊禮先生即其近居山而相度之將築書院爲開講之所先生力謝止蓋素性闇然不喜標榜也遠近學者執經問難門牆林立遵不敏亟趨且晩先生亟許可教愛獨至從學於楓木山中三載先生不間寒暑日徒步三四里至則循循善誘示以聖學大要啓以經書奧旨從容問答叩竭兩端徵而天道著而人事遠而往古近而來今蓋無所不講無所不究若夫妙道精義有未可以言說罄者必待憤悱而後發之必令深思而自得之先生且謂吾於此理頗有所見顧未有領者子其勉之至是諸彥從游日衆高第弟子彬彬輩出先生門下於斯盛矣弘治初元主事林公沂御史湯公鼐姜公洪王公鑑之侍郎黃公孔昭交章論薦皆不起厥後銓曹諸司孫公交王公廷輔黃公寶黃公俑僉議薦取而蔡公清雅知先生力爲辭焉謂聽先生卧保全令德亦足裨風化況今未能不次擢用止以纂修起之誠亦不必竟其事矣歲庚申北虜犯邊主事潘公府上疏獨薦先生繼疏列薦諸公且揚



言於當道曰吾浙有三闕典劉伯温未世封一也方正學未旌表二也章德懋未大用三也聞者動心恭遇孝宗厲精圖治任儒宿詔特起方石謝公鳴治北監祭酒先生南監祭酒東閣大學士謝公因遵南行屬致意二公聖上眷注當不俟駕且謂風化重地得吾浙二公爲之師表不亦盛哉二先生後先赴召學校久廢師道爲之再振先生嚴規矩尚德化厲廉恥六館諸生翕然觀風豪傑有志之士尤感化深焉逾者屬當大慶錫誥褒勑進階朝列大夫滿考三年商

年七十至此乃屢疏乞休懇稱疾以歸正德庚午皇
上詔起南京太常寺卿辭辛未又陞南京禮部侍郎
辭優詔允以侍郎致仕郡守劉公蕤以優養耆德以
勵士風事南科給事中徐君文溥以廣聖恩以崇儒
道端化機事巡按御史鮮公晃以優儒臣以昭國恩
事俱請養先生之老詔分有司歲時以禮存問恩至
渥也劉疏詞某用世之功雖未及究然沈潛貪競感
激頑懦贊朝廷扶明世教增重國光轉移士風維
持物望其爲勞績豈淺淺哉先生同時諸老遜以致



謝惟先生年踰大耋志氣如神不啻皓露光巋然獨
存永爲斯文砥柱世道蓍龜謂非天錫大老其誰能
與此竊惟先生德性醇美本自天成學問淵源實由
好古蓋無師傳而多所自得者也莊定山嘗稱德懋
於書無不讀於天下事無不理會究極義理精微身
體力行任道於己惓惓斯世不爲矯飾張東白嘗稱
浙中如章謝人品俱高鳴治還叫噪惟德懋沉靜胡
東洲嘗稱言行相符心膺相照者閩浙間惟德懋一
人吾文山嘗稱章先生乃當時第一流人物陳白沙
嘗稱章德懋有宰相才周畏齋時可亦云羅一峯嘗
稱吾弟德懋雪力登山之才也其爲同志推許如此
退親炙先生而觀之和氣如春風清明如冰壺秋月
汪汪如千頃波此則古之有道者氣象而先生皆近
似也微言至語避蛋記爲一錄大抵論人形天地之
氣性天地之理須是與天地之體同其廣大天地之
用同其周流方可謂之人不然則與天地不相似矣
論爲學貴立志必以聖人爲的由孔孟之成法而學
爲則庶乎其不差論學者須大其心胸盡心大則百





物皆通必有窮理工夫心幾會大又須心小正如文
王小心翼翼一般必有涵養工夫心幾有小論義理
無窮不可少有得焉而自足白沙嘗語定山書云泰
山爲高矣泰山之上更有天東海爲深矣東海之下
更有地論詞章之學治世用之不能興禮樂亂世用
之不能致太平論虛寂之學最爲心害後儒雖高明
往往溺焉謂自得易簡之妙終莫覺其非論學術自
程朱後又大壞矣必須眞聖賢由方救得論世道惟
唐虞三代之盛皆是聖賢在位致中和下此則一泰
一否祗過氣運推盪耳論漢大綱正而萬目未舉然
大綱亦有未盡正處唐萬目舉大綱未正然萬目亦
有未盡舉處惟我大明立國規模宏遠周密大綱無
不正萬目無不舉然聖烈神功尤在於驅除胡元一
統中夏掃夷狄之陋復禮義之正亙古帝王未有高
焉者也論文廟祀典以道統言之須進周子兩程子
張子朱子於配享之位庶允當矣論三代以下人物
諸葛孔明范希文眞是全才猶未免事求可功求成
如程朱則是聖賢作用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



下不爲矣論世變天地元氣到後來亦衰弱生出人
物都脈脈不振少氣節甚至老簡亦變爲文矣論士
習謝疊山有云三代以後世之仕者無志堯舜之治
當貴其身而已孔孟以後世之學者無志聖賢之學
榮華其言而已論家法必有關睢麟趾之意然後可
行周官之法度如鄭義門兄弟爭死其篤誼如此家
道安得不悠久乎論風俗嘗欲會同志擇里而仿傚
橫渠復古之志行藍田呂氏鄕約庶可一變而厚論
政體第一是格君心收人才固民心爲本然後政事

可舉而行論國朝人物忠誼則方正學文章則宋景
濂政事則周文襄道學則吳康齋論吾黨有三大擔
自東萊何王金許後道學無人擔自宗忠簡[illegible]成
後功業無人擔自吳黃柳宋後文章無人擔可勝嘆
哉論居常處困每誦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
於今稱之便覺勃然自警拔論居敬自謂於專一上
見功覺得心中無甚放僻邪侈之雜論窮理自謂於
精義處得力見得進退辭受之節頗分明不敢放過
凡此至論不一而足遵服膺師訓幾四十年少有擬



得豈敢自隱竊以先生學易之深嘗謂一二而贊之
曰先生其殆深於易而善用易者歟學由乾惕德合
坤章履道坦坦君子謙謙進得泰之彙征退得遯之
嘉遯仕得漸之羽儀處得蠱之高尚時止時行其道
光明又似得之艮焉噫嘻先生其殆深於易而善用
易者也

先師楓山章先生傳略　唐　鉞

章先生諱懋字德懋蘭谿縣純孝里人也自其幼時穎
悟而授書輒成誦比成童則已遍綜羣籍爲博士弟
子而嗜學精深蓋蟠若存未嘗輟卷其學根據六經
而尤邃於易天順壬午鄕舉明易冠籍成化丙戌以
南宮第一人奏第入翰林爲庶吉士次補編修宜得
究覽中秘圖書國家典章法式之籍遂延綿習之是
時館中多儒賢章先生與修撰羅公倫編脩黃公仲
昭檢討莊公昶等並任經濟以氣義相感引古者左
右史箴王闕輒上言天下事膺上元縱燈火諸學士
皆應制賦詩章先生曰此不足明上盛德也卽與昶
等同疏諫忤旨譴責皆斥外先是修撰倫亦坐論宰

相起復事得謫時號翰林四諫云尋用廷臣論救章先生從臨武令改南京大理評事三年遷福建按察僉事章先生既儒重典內外刑司眾疑非所任而先生之在南廷觀讞以經律相比附不為文深亟察而一稱平至是益以風紀修振綱紀乃過習吏者閱籍山海姦豁多有章先生下令譏稽舶經海田弛鐵禁平沙尤太守巨寇通商惠工振窮均賦部內大治然竟以廉頗不能逐時低昂又積勞觸瘴故倦游則因考績至都力引求罷宰臣慰勉留之再三終不可遂致仕蓋年四十一矣其介決如此既歸日奉娛其親偃游食約淡如也時下帷講誦四方學者執經受業門下常數十百人賢士大夫之過吳越者必低回造請其廬或千里駕至中外大臣交章論薦皆不起於是海內視章先生出處占時輕重矣敬皇帝方尊嚮師儒有詔徵拜章先生南京國子祭酒而先生方遭喪力辭朝廷虛位以聽終制章先生感上至意服除乃奉詔至太學修飭教化倡德義厲廉恥飭矩矱著功令析經藝道訓與博士諸生翕然鄉風正德紀元



章先生首陳治要五事勸天子勤聖學隆繼述謹大婚重詔令敬天戒既報聞乃乞骸骨疏頻上不允因稱移疾東出不待報遂歸居頃之逆閹扈擅公卿大臣多中斥辱者乃始服章先生先幾云庚午以南京太常卿召辭乃更禮部侍郎力謝解則聽以侍郎致仕始先生家居蓋數十年足不涉闤市會盜起江西撼鄰騷動乃徙家城中其居如寒士金華守欲為稍治門堂先生不屑也守與部使者列疏章先生耆碩宜崇禮以風天下而給諫復從中論之詔有司歲時祇餼務稱養老意焉今上即位敕加章先生南京禮部尚書固辭上溫旨褒寵且遣行人存問而章先生已遘疾卒於家壽八十有六訃聞詔賜葬祭贈太子少保諡曰文懿其後從金華守言章先生清貧家無遺貲可官給養其孤按此長錄太學生皆異數章先生始稱闇然子晚稱瀫濱遺老學者即所講業楓木山中稱楓山先生先生為人龎樸長者而蓄德深閎喜怒不形於色恩怨不概於心矜慮不出於口臨奏不設於身其長不自見小訛不自掩入與之交即



親語之言則信簡文而疏目恂恂如也侃侃如也至臨大節論事決議據辯確然不可易矣其於勢利紛華一不入其中履素安土無強於世而特寓推轂士類前導後進如恐不及為文章不尚工藻取達而止或諷之著述則稱經傳之言至矣學者務反觀深造之故其所著惟發鄉賢志若干卷蘭谿誌若干卷遺文及語錄若干卷藏於家其高弟子名位顯聞者若干人其見實紀而今越中治易洪範禮風雅論語孟子皆本章先生云

居鈞曰余讀宋史諸傳病其繁蕪譌亂其細者類門生家乘碑官之例非太史體至所謂道學傳者乃復標異於儒其所掄揚欲過聖賢近乎誣矣疑不足傳信及觀章先生所著有宋史刊誤書未成編求之已遐迄不得其所指章先生其學本尊信宋儒而其行事持議特平實簡易不矜立門戶其貶少宋史固以是與蓋其所諳深矣其詳載實紀語中而門人所為傳稍在其末卒前而復多贅語余乃謹次其行履之大者如此章先生既尊顯國史當序列其傳非學者



所得私然先生瑣談小物畢有可師學者得備覽其書考焉至其立朝治官進退廉節卓然稱其好學可為一代鴻儒矣

# 楓山章先生實紀卷之四目錄

外傳

棘寺名宦傳　林希元
太子少保章文懿公傳　鄭曉
章楓山先生傳　李顧



# 楓山章先生實紀卷之四

鄉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 棘寺名宦傳

林希元

公諱懋字德懋號闇然翁晚號瀫濱遺老蘭谿純孝鄉人也上世遷自建之浦城入國朝有叔艮者以人才徵不就公之曾祖也叔艮生邦和邦和生甫申甫申甫生公母吳氏公生而岐嶷資性穎異書數過輒成誦不忘年十五補博士弟子嗜學如渴治易務深入或爲進取憂公曰當有巨眼者自信不惑天順壬午



魁鄉試丙戌中會試首卷劉學士定之主考異物色焉登殿試二甲改庶吉士入讀中秘書成化丁亥冬除編修月餘會元夕內府張燈命館局分題賦詩公謂燈火非昭德之器詩賦非論思之業與編修黃仲昭檢討莊泉上疏諍之忤旨命杖於闕下俱謫官直聲震朝野時稱三君子先是修撰羅倫亦以論元宰奪情謫又稱翰林四諫公知臨武以言者論救與黃仲昭俱改南京大理評事既至留心職業日取刑書故牘詳閱之遂至精練庶獄評讞老吏自謂不及法所當執雖貴戚莫敢也南俸入視北爲縮例益以堂隸稱直之羨公獨無之三年考績遷福建按察僉事閩有番舶銀鑛屢爲患公至建議許民與番互市夷商兩便弛銀鑛禁聽民採取不復爲患遂息浮稅病民令以海田抵之泰寧寇作梗託清戎搜捕悉就擒沙尤飢盜起開倉賑濟即時解散善政種種都御史張瑄分陝福建雅重公每事必咨巡察有不相得者加之譏厲成疾因有去志考績至京遂疏致政吏部尙書尹公旻固留不可三詰而終不變乃可之時年



四十一至家即杜門足不至府城奉親之外日惟讀書講學爲事甘貧守道若將終身學士有志者來修請誨無問遠近常往來楓木庵中學者稱曰楓山先生廷臣交薦孝廟初政圖任儒宿北以謝公鐸爲祭酒南以屬公公方在制添設司業虛缺以待及就官開示近裏南士意若無奇久之允德化整規條勤答問師道頓改六館之士始帖然心服恨得之晚姑蘇尤樾母病例莫歸省日夜悲泣公令歸或言公曰吾寧以此獲罪不忍絶其母子之情也人益歎服而疏學政時政宿弊不報再疏乞休不允正德改元陳勤聖學謹繼述謹大婚重詔令敬天戒五事先後五疏乞休又不允居無何引年以請凡三疏始允尋轉南京太常寺卿辭進南京禮部侍郎又辭詔許致仕公既退而逆瑾之難作薦紳相繼蒙禍人尤服其先見瑾誅咸疏公耆儒宿德詔有司歲時存問以風天下嘉靖改元陞南京禮部尙書致仕辭弗允辛巳歲且暮忽搆疾親朋子姪更迭問候至屬纊語不亂衛守林有年至疾已劇臥榻上與論古今天下事甚悉次



夕與姪贄論君大夫保國保天下之道因及春秋列國名卿惟許士會父子庶幾歲除令親友各歸守歲翶晡遂歿年八十六是日未旦有星墜所居之前山有司以聞與葬祭贈太子少保諡文懿公胸懷夷坦不修城府度量汪汪不見涯涘與人言輒露肝膽人與之言則信與之交則親或詐亦不逆億也見人有善不啻在己汲引後進惟恐不及居常無甚異同至臨大事決大議是非可否確乎不拔性寡嗜慾衣服飮食宮室器用隨遇而安薄田僅自給不求增益辭

受取與皆必以道出處去就尤不放過一毫不慊焉
雖弗顧故自宦籍以至八座立朝僅四十日官不勝
三考乞休凡二十餘疏難進易退非特今世古亦難
之其心常在天下每聞進一善人行一善政喜動顔
色否則愀然不樂夜必露天焚香默以親賢遠姦康
國庇民爲禱民生利害輒爲上官言之其學以關閩
濂洛爲宗本之自得非有傳授亦間氣所鍾宇宙有
數也於書無所不讀於天下事無不理會要在精究
而力行之不落口耳不涉支離故能眞見獨到洞貫



道妙其發之議論精實切當多有前賢所未發者嘗
謂人心有小大大以窮理小以愼獨謂學術去程朱
已久又大壞必須眞聖賢出方能救得謂文廟祀典
須進周子兩程子張子朱子於配享之位方允嘗謂
天地元氣到後來亦衰弱生出人來都靡靡不振謂
政體始於格君心收人才固民心格言至論不一而
足皆其所獨得者一時同志若羅一峯胡敬齋謝方
石莊定山諸公皆極推許諸公皆蚤世惟公年踰大
耋巍然獨存殆天壽之以壽斯道也文章不甚求工
達意而止或以相諷曰小技爾予所暇或勸以著述
曰先儒之言至矣盡矣又何加焉第刪其繁蕪可也
嘗欲摘選程朱後諸儒經書粹語爲集說及刊宋史
之謬患力不足而止生平所著惟蘭谿金華鄉賢祠
詩及遺文數卷而已子孫皆夭殁少子接晩始生公
殁方五歲贊曰余觀楓山先生翰林一疏立朝大節
衮表在人歷官所至雖未盡見其設施皆不與俗同
參以平生議論其胸中所存與經濟大略因可概見
使得盡見之行功業當未易量而志卒弗酬是則世



道之不幸也要與心拳拳在天下豈果於忘世者其
所以難進易退必有其故矣然鴻羽鳳毛肯當時而
風後世且使今世仕者猶知聖賢出處去就之義古
道不至於淪喪其功比之兼善豈可以多寡論哉考
其學問淵源殆可以接四先生之席而爲朱門之游
夏其拳拳以道術分裂程朱去遠爲慮又謂爨有三
臣播棄道否無人擔荷其憂道之心與其所以自任
之意隱然見於言外矣

## 太子少保章文懿公傳　鄭曉

公名懋字德懋蘭谿人成化二年禮部貢士第一
少游庠校講習問學經濟志略然不自衒露進士
人翰林爲庶吉士逾年除編修內庭張燈下詞臣賦
詩公謂莊昶黃仲昭曰國家無事海宇治安內庭燃
燈朝士踏歌傳之往史已非盛事此蘇長公所以有
疏而深惜其君之不用也今天子仁聖孝奉二宮將
以備耳目之娛極天下之養則斯舉固足以爲樂然
大孝養志吾輩盍諫明日三人同上章以培養聖德
爲言上怒杖三人闕下左遷知臨武縣稱三君子時



羅一峯論內閣大臣起復非禮亦謫官又稱翰林
四諫公未行給事中毛玉論救改南京大理左評事
一考陞福建按察僉事毅然以振風紀爲己任謹畫
心職業嚴重以德學顯而不以吏事名其議處番貨
通貿易便商聽福安民採鑛絕盜訟清軍摘奏寧之
寇先賑濟乎尤沙之賊善政卓然一考至吏部乞致
仕時年四十一閉門掃跡弗入城府四方弟子執
業問難顯賢名公卿巖穴隱士仰風挹彰貧無供具
刈蔬脫粟餉之家食二十餘年公卿臺諫累薦並起

十二年召謝文莊公爲北監祭酒十四年召公祭酒
南監時遭父喪力辭詔增司業員聽終制起官十六
年服闋上任謹矩度尚德化風廉恥諸生翕然向風
尋上修舉學政條陳弊政二疏正德元年陳言治道
要務五事曰勤聖學隆繼述謹大婚重詔令敬天戒
再疏乞休未允任滿三載疏引年不待報歸復三疏
始得請五年陞南太常卿辭六年陞南禮部侍郎辭
致仕嘉靖初進南禮部尙書致仕公平生襟懷坦蕩
不修城府器度宏偉不見涯涘望之儼然即之和厚



聽其言開心見誠好賢禮士樂人爲善包荒藏疾與
物無忤人與之交則親與之言則信或以不情處之
亦不逆億也居常無甚異同至臨大事決大議則據
經援古確乎不易修尤寡慾衣服飮食宮室器用隨
遇而安百凡嗜好一不入其心行藏去就以時而動
惟義之歸筮仕九轉至八座居官不過十年歷俸僅
滿三考難進易退之節世尤高之嘗論學者須大其
心胸蓋心大則百物皆通必有窮理工夫心纔會大
又須心小必有涵養工夫心纔會小論學術去程朱
未久又大壞必須眞聖賢出方能救得論政體必先
格君心收人才固民心爲本然後政事可舉論世道
惟唐虞三代之盛皆是聖人在上致中和下此則一
泰一否祇憑氣運推遷耳論家法如鄭義門兄弟讓
死篤義如此其家安得不悠久乎論風俗須做橫渠
復古之志行藍田呂氏鄉約庶可一變而厚論居敬
自謂於專一上見功覺得心中無甚放僻邪侈之雜
論窮理自謂於精義處得力見得進退辭受之節頗
分明不敢放過姜僉事麟贊公喜慍不形於色愿慤

不激於心矜伐不出諸口驕泰不措於身碩膚不自見小疵不自辨以闇然自命可謂稱情矣楊文恪公曰儒雅如黃未軒豪邁如莊定山公斂華就實獨立其間風節如羅一峯書靜如陳白沙公旣博復約自成一家至於收四海無瑕之譽膺五福無疆之年此則同時諸老未有或之先者也嗚呼在漢東都不爲危言之叔度在宋豫湖不立異論之伯恭公之謂矣羅文莊公曰天高日朗公之襟懷地負海涵公之問學德容之温潤則甘雨和風氣象之尊巖則泰山喬嶽至精識於月窟天根悟至理於鳶飛魚躍聲壓焉無時不勤休休焉無日不樂此欽順之於公蓋亦易爲之形容而粗能狀其大略者也卒年八十六贈太子少保諡文懿子孫皆夭歿晩生子㬚公卒時方五歲恩給月米贍養比長錄太學生官至太僕行卿

章楓山先生傳　李　顧

章懋字德懋浙江蘭谿人幼抱經濟志略勉力學問闇然不自衒輝鄉人偕之恂恂如也成化丙戌舉南宮進士第一讀書中秘踰年官編修與羅倫諸人相



友善下上其議論直欲協恭致君居廣之盛朝廷氣象頓覺一新屬燈節內廷設鰲山命詞林賦詩懋與同院莊昶黃仲昭謀曰國家無事海宇晏寧張燈踏歌往事可鑒兩宮養志爲大備此耳目豈足至樂此蘇軾故事而深惜其君之不用也蓋諫之明日三人疏上杖闕下懋謫知臨武縣人稱三君子時有羅彝正事又稱翰林四諫會科官毛玉申救改南廷評一年僉福建臬司振風紀盡心職業議蠲貸通商賈聽民衆磧以絕盜賊託清鉦撿泰宇之寇先賑濟平於

沙之賊壽政卓然行部積勞觸瘴成疾恐貽親憂辭退部上考年四十一即乞致仕尹旻詰之曰不罷軟不貪酷不老病如何去對云古人正色立朝某罷軟多矣古人一介不取某貪多矣古人視民如傷某酷多矣年雖未艾鬚髮盡白可謂老疾矣尹憮然驚歎從所請去閉戶徐掃迹不入城市四方弟子執經問難道就弘多謝名公卿巖穴隱士仰風接軫貧無共具刈蔬脫粟佩之一日同肉入居城宅本縣勾攝一罪犯經門遐入宅後從天福山逕去差人作閙令自



至內房尋之不獲亦從後門上山去略不動色因問諸子弱操器治農邑令過訪諸子輟耕跪迎家貧甚二十年臺諫累薦會北缺祭酒倪文毅起謝文肅於北起懋南京遭父喪方辭不起旣闋之任德化渠㠉儀爲士子師其子自金華徒步來省道逢巡檢笞之已知請罪懋笑曰吾子垢衣敝履宜爾不識也尋條學政弊政二疏武宗初陳治道五事曰勤聖學隆繼述謹大婚重詔令敬天戒再疏乞休未允任滿三載疏引年不待報歸復三疏始得請五年陞太常卿辭六年陞南禮部侍郎辭致仕嘉靖初進南禮部尚書致仕懋平生襟懷坦蕩不修城府器度宏偉不見涯涘望之儼朴即之和厚聽其言開心見誠好賢禮士樂人爲善包荒藏疾與物無忤人與之交則親與之言則信或以不情處之亦不遜億也居常無甚異同衣服飲食宮室器用隨寓而安百凡嗜好一不入其心行藏去就以時夷勤惟義之歸筮仕九轉至八座居官不過十年歷俸僅滿三考難進易退之節世尤





高之嘗論學者須大其心胸蓋心大則百物皆通必有窮理工夫心纔會大又須心小必有涵養工夫心纔會小論學術去程朱未久又大壞必須眞聖賢出方能救得論政體必先格君心收人才厚民心爲本然後政事可舉論世道惟唐虞三代之盛皆是聖人在上致中和下此則一泰一否祇憑氣運推盪耳論家法如鄭義門兄弟讓死篤義如此其家安得不悠久乎論風俗須倣橫渠復古之志行藍田呂氏鄉約庶可一變而厚論居常處困每誦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語便覺聳拔論居敬自謂於專一上見功得心中無甚放僻邪侈之雜論窮理自謂於精義處得力見得進退辭受之節頗分明不致放過委命事隣皆公喜怒不形於色恩怨不概於心矜伐不出諸口驕泰不措於身碩膚不自見小疵不自辨以闇然自命可謂稱情矣豐城楊廉有曰儒雅如黃未軒豪邁如莊定山公斂華就實獨立其間風節如羅一峯習靜如陳白沙公旣博復約自成一家至於收四海無瑕之譽膺五福無疆之年此則同



時諸老未有或之先者嗚呼在漢東都不爲危言之叔度在宋豫湖不立異論之伯恭公之謂矣莊泉稱其無書不讀天下事無不理會周畏齋時可亦云羅彝正嘗稱吾弟德懋雪力登山之才也年八十六號楓山故學者推尊咸稱楓山先生云贈太子少保諡文懿子孫多未壽惟子接特歸興國予生天不遂元德如此從子拯有才行歷官工部尚書

論曰楓山山林日久經書微詞奧旨多所剖析其獨信朱子不爲異說所搖尤爲有力名教作爲文章但

程古訓辭達而已不尋險棘語方就官南雍口南士
薦君無苟比論道理探索幽隱論天下古今事若生
其時若履其地處分其底成五經論難若寸筳撞鐘
迎手而應士咸讋服然則以闇齋自命固其宜也
贊曰難進易退重内輕外匪日矯時惟義所在樂此
天倫甘此道腴闇然日修爲君子儒



楓山章先生實紀卷之五目錄

祭文


林　俊　　楊　廉
費　宏　　羅欽順
湛若水　　祝　鑾
張　思　　邵　銳
陳德鳴　　鄭　毅
于　鏊　　張　琥
姜　麟　　汪國楠




楓山章先生實紀卷之五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祭文　林　俊

嗚呼道有界畛時有機綜鳳寂麟踣飛走矜弄居醇
守樸吾道不孤柴桑方格易洞門徒一代完人而闇
正氣立懦廉頑大雅風味白首時化徬徨艱貞言厲
世責宰遭聖明存問疊稠斯生斯日既老既病收焉
以寂歲嶮殘燭弱子拜前寒落可念悠悠蒼天昔也
何來今也如夢一老不慭興刑之慟



又　楊　廉

嗚呼儒雅如黃未軒豪邁如莊定山公則斂華就實
獨立其間風節如羅一峯習靜如陳白沙公則旣博
復約自成一家至於收四海無瑕之譽膺五福無疆
之年此則同時諸老未有或之先也嗚呼在漢東都
不爲危言之叔度在宋鵝湖不立異論之伯恭今求
其人捨非公乎廉過公里弗克備儀茶酒一酹爲我
鑒之

又　費　宏

嗚呼儒者之學莫先於義理體道之實在養其性情
必此心之無僞如赤子之純明斯表裏同符而初終
一轍言行相顧而德業可成此坤之直内在於以敬
而乾之閑邪所以存誠也惟公稟天地之淑氣萃河
嶽之英靈沉潛正學討論遺經志惟切於道義動必
合乎準繩彼徇俗之富貴與諧世之功名凡衆之所
爭趨而力奪乃公之所厭薄而羞稱其進也以引君
當道爲急而忠言讜論已著聞於筵仕其退也以安
貧守道爲樂而清風高節尤重於公評左遷而出未

嘗以爲辱被召而起未嘗以爲榮惟操存之篤實故
樹立之堅貞斯文恃之以爲元氣學者尊之以爲儀
刑宏夙仰山斗幸及門牆每覩德而心醉且淸誨之
屢承辛未之秋赴召北行停舟侍敎至於深更上拳
拳於君德下數敷於民生蓋老成之忠懇猶雅意於
朝廷胡昊天之弗弔忽耆舊之殂傾昔也聞公之訃
痛悼而無已今也過公之里益凄惻而難勝書遺孤
之有立見天道之足徵抒哀悰於一誄庶感格於幽
冥

又　　羅欽順

嗚呼天高日朗公之襟懷地負海涵公之問學德容
之溫潤則甘雨和風氣象之尊嚴則泰山喬嶽萃精
誠於月窟天根悟至理於鳶飛魚躍亹亹焉無時不
勤休休焉無日不樂此欽順之於公蓋未易爲之形
容而纖能狀其大略者也公之發身則聽歌鹿鳴省
元甲第吉士蜚聲公之歷官則翰林編纂評刑僉臬
司成六館然而滿考之書恒少居閒之日甚長惟公
論之交附肆厭膺於薦章朝廷方急於用賢由司成



三遷而正位宗伯公尤篤於自信自南雍一退而終
老故鄕此欽順之於公蓋未易詳其本末而庶能道
其行藏者也藻思雄文忠言讜論臨事惟公孰思孰
愬何王金許上遡程朱正傳斯在之死弗渝其所未
爲付之猶子出入門牆叨多萇士世有三立公其近
之九原窈慨于古爲期欽順筮仕之初公方高臥竟
以非才忝爲公佐夕炙晨薰膂枯起槁巨海纖鱗欣
然自賀硏窮性命商略古今何遠何近何高何深奉
違彌久懷仰弗任每憑過客貽我好音聞訃南銓方

隃道於家門驚心未果如願奄罹大故孤露勞穸迄
茲累歲徒抱微誠冀遵春風青同宿草瓊瓊新祠植
題閣校微遺頑兒薦茲蘋藻短誄無文中忱是倒

又　　湛若水

夫子之生天篤其性不揉而直柔順中正人曰克溫
溫而亦厲表裏如一人已無異誠意惻怛動以感人
人爲之謳罔有後言人曰好人世如公者如彼美玉
剛貸其質如彼汪汪不撓以澄公之器量本自天成
肆博於學無所不窺近稽金許遠宗宣尼粤自丕歲



大魁春官詞垣抗疏患以易君自茲落職解官延評
受知孝廟司成是徵公在司成陳復古道眾或嗤廷
誰惜斯質求也無知昔遊太學諛公異禮夙夜有格
考文聘盍詔予老友豈兹一第尼爲予有永忝詞垣
永嗣教育神恩曾貽竊寶欽奉命於南兩過蘭谿
命於述祠議論發揮身處江湖心在王室君生之愛
十處八七憂病遇鄕家公寄聲老不數見北來浙行
頤樵八載將爲長巳詎意聖朝承此召旨國有大事
借重公言道入江右訃音以傳萬一不泯曾有靈光
天不慭遺以師帝皇愼終於始終於三冬三達五福
可謂兼隆千里奔哭室是人非獨有典刑猗蘭猗猗
私心許與莫踰季札絮酒微詞哀誠以達惟夫子其
鑒之

又　　祝鑾

嗚呼憶鑾也之弱冠聞夫子之令名瞻門牆而未及
耿余懷其若醒咀英華於書述遡退德之淵泓爰皇
覽於今世洵伊誰之與京粤歲在乎辛巳督弭節於
江城步蘭皐以晉謁策鳩杖而我迎骨稜稜兮殊徵





諄款款兮有情著厥勤於顏面肆高論於話詩欣傾
蓋之何幸願執鞭以隨行獻雛蟲之末技愧蟋蟀而
秋鳴翼時雨以霑足同珍卉以暢榮流湯湯而西逝
星煌煌而晝明兆或取於蕭艾亦何擇於杜蘅倏浮
雲以披蕩仰羲暉之普明麒麟出以呈祥耆舊登而
延衡赫天書以存問儼四牡其臧征僃駿遠其長邁
獨愴悽而悲鳴慨古人之不作胡王道之底乎雜典
刑之尙在諒迄用之有成固夫子其未死歷萬古而
流聲井桐停於瀫水笑貌挹於獮猿聊陳辭而致奠
豈髣髴而在祊

又　　張恩

惟公廟堂偉器湖海儒宗約而不肆宏而能容詩書
根其領要古物會其大同發古秋闈問學當士林之
美縱魁春榜文章擅翰苑之工出入乎同情孔思洋
溢乎再跡堯封職典邦儀禮樂布文明之化師儀肖
璽賢才荷陶冶之功凡案絃歌夜月門牆桃李春風
志炳先幾畢雅懷於石介壽綿遐筭躋重望於山宗
恩等忝之兹土仰止遺踪行將覩德容之盛於杖屨



之末何景行之願未遂而曰維令終爰潔禮餚械辭
是庸以告以奠以達微衷惟幽冥之昭格庶誠敬之
感通

又　　邵銳

惟公德容粹然道履坦若時止時行不悅不怍銳也
無似幸出公門德音孔昭亦稱與聞公茲已矣孰克
起之一代之望百世之師

又　　陳德鳴

惟公山川間氣科甲奇才茂歟中外名流九棘位司

成而模多士遡急流而賦歸來帝心簡在秩宗崇階
方優游於洛社遜奄息於夜臺散金完璧生榮死哀
德鳴觀風玆土悠悠孔懷惟大老之存亡關斯文之
盛衰臨棺薦奠嗚呼哀哉

又　　鄭毅

嗚呼噫正學之不講委吾道於荊榛爰伺友乎千古
曰猗歟乎斯人惟發州之名區號人文之淵藪仁山
生於蘭谿朱學授於何叟公崛起於後代實景仰於
而修恥俗學之鹵莽將銳志於鑽求羌何深之弗探



亦何遠之弗即方兀兀以窮年傍乾乾以終日夫旣
飫於仁義遂肆暢於英華以明經而援第以進士而
發家陟玉堂兮追遙操彤管兮絕載吐危言以無難
雖九死其奚悔窄花封而惠愛列外臺而激揚成均
資其模範多士育於門牆竟脫世之紛拏遄歸老於
林壑踞長松兮白雲斷千里兮黃鵠值嘉靖之更化
急耆碩之是需天書貞於閭里重望式於士大夫肆卯
節於薇藩頗撫衣於芸室胡棄我而遐征欲傾教而
未得誦微言以咀嚼仰芳躅而踟躕儼心事之廉爽
將斯夕而與俱肅瓣香兮心盟酹玄酒兮太素諒德
音之在玆庶髣髴其來顧

又　　于鏊

嗟惟先生學殖道飭行純文郁羽儀三朝抱忠魯肅
丹心凜持議之戈直氣昌納忠之牘樂化成均碩茭
繁尊樂樂道以歸田乃立言而範俗嗚呼先生觀化
體全返垢還復使邦國無以爲蓍龜時人無以爲耳
目賢士大夫何所式廬而登龍田夫野叟何所觀發
而持輔是不能無遺憾也已鑿未遂仰瞻實歷私淑



香山峩峩香溪淶淶敬奠一觴以伸哺宿

又　　張琥

有可以起頑夫其教斯昌有可以命天下其聞斯揚
古所謂淸德爲朝廷尊禮吾知夫子其人也而又奚
議乎哉其芳今天子乃雍嘉靖我邦維玆舊臣相率
而同升奚失此元老空其帝京嗚呼此景仁之所以
如山之疑也昔琥從諸生之後謁夫子於南雍蓋敬
仰乎名節亦樂育於春風旣蒙天子拙擢則思所以
祇溯將無負於公也今把一塵泣兩浙泰山有隤曰
維頹矣梁圮有覩曰維壞矣不見哲人惜其哀矣噫
風一尊神髣髴其來矣

又　　姜麟

嗚呼古之碩儒以道爲學道成德尊爲世先覺化生
之道觀水有瀾海內宗之北斗泰山古之高人淨雲
富貴脫屣軒冕顧以爲穢先生之官始黜於忠厚還
屢辭未受秩宗古之廉夫糞土貨殖寒不可衣饑不
可食先生之操玉潔冰淸污萊十畝無以爲生古之
作家搜奇騁博韶鈞之鳴虎鳳之躍先生之文六籍



沈酣不鹽不醯拔粟餘甘古之大臣計安社稷勳代
垂光刻之金石先生之功立儒廉頑百世流風歷之
不刊重惟吾鄕二三先正立功與言立德尤盛百年
已來日遠日湮孰抗仔肩先生其人先生有言平生
攸慽道路之周遺三巨擔北山之道忠簡之忠聚成
壁立黃柳金著先生一身衆美咸備允紹前修豈獨
名世吉去一時淵淵江門悲遠一老封殖斯文麟從
先生年未三十先生不鄙謂可與立亦非旣老猶未
有開[illegible]以辱師門幸玆暮年日陪杖屨奧義
微言講之屢飫入室之戈若擇其辞作舍之譁若抗
其衷籌策物情有常有變權衡推移萬里如見討論
世故有古有今愛君憂國天下爲心先生之身堂堂
天臺雄辨高談敍爲親切淸明在躬志氣如神先生
之心赤子之眞先生之處在達之羽其風其聲爲世
規矩先生非窮在田之龍其進其退卜時污隆先生
之生天意有在先生之歿淵息甚大先生之病星隕
庭中衡門之外白氣如虹先生之世孤孩一尺衰麻
爨然見者心戚豈曰無子不永其年豈曰無孫折弗



及延先生盛德宜祀百世接也接之有引無替遺書
千卷尚庇其孤形影相吊其哭鳴鳴瞻仰門牆儀形
淵潰茫茫九原其何可作先生已矣哲人其萎天地
俯仰與我其誰緬懷先生我行踽踽悵乎無依老淚
如雨靈車將駕往宅幽宮執紼以從邁焉予哀薦食
有稅爲心有酒麟於先生世外師友言不盡意布之
此文先生如在聞乎不聞亡不隨死死何足訥修身
以俟之尙相從於地下嗚乎哀哉嗚呼痛哉吾道之
窮豈爲先生慟哉

又　　汪國楠

稚古登之道脈衍洙泗之淵源歷何王與金許復接
武於先生生也三朝耆碩沒也百代斗山晉承帝命
勑建新祠煥崇儒之棟梁新吾道之日月某等守官
玆土景型無靈修謁祀於仲春秋永聖典於有赫

# 楓山章先生實紀卷之六目錄

明南京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諡文懿楓山先生章公墓誌銘　羅欽順
像贊　門人潘若水
理學名臣錄贊　楊廉
贊　莊起元



# 楓山章先生實紀卷之六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 明故致仕南京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諡文懿楓山先生章公墓誌銘

泰和　羅欽順

公姓章氏諱懋字德懋世居蘭谿純孝鄉之渡瀆至公始顯成化初翰林有四諫之稱公其一也其三人為吉豐羅公倫莆田黃公仲昭江浦莊公昶羅公首上扶持綱常一疏公繼草培養聖德疏偕黃公莊公上之所言皆切於治化本原雖相繼外補而直聲大著士氣勃興至於今未衰也四諫齊名而公最壽蓋享年八十有六官累進至南京禮部尚書而卒其卒也制贈太子少保諡文懿賜祭與葬卹典之厚近時所稀有也嗚呼是豈可以幸而致哉公生正統丙辰天資穎異讀書數過即成誦長益嗜學淹貫羣籍尤深於易天順壬午鄉舉易魁成化丙戌試禮闈為劉文安公所賞識擢冠多士廷對賜進士出身改翰林庶吉士文學益進丁亥冬授編修內閣循例課上元燈火詩進呈公謂燈火非昭德之器詩賦非論思之業遂因事納忠疏入忤旨謫臨武知縣言官論救改南京大理評事日取刑書及故牘玩之具得其要領每有論駁人服其平滿三年得告歸省擢福建按察僉事毅然以振揚風紀為己任嘗議處番舶均海田弛鑛禁假清軍以擒泰寧劇寇急賑濟以離沙尤賊等皆有實惠及民然事多掣肘不得盡行其志殊不樂也滿考入覲遂懇致其事而歸歸則日以娛親為事稍暇輒讀書楓木庵中從其遊者日益多隨材誘引諄諄不倦學者因稱為楓山先生士大夫道過蘭谿




得一見公無不欣然家居二十餘年所造益深守益堅從臺諫交章論薦前後不啻十數孝廟因熟公名辛酉夏特起公為南京國子祭酒會遭父喪辭不拜詔復道司業攝學事以需終制又辭不允乃赴任名高望重尊尚德化寬大中自有規矩諸生質疑請益無不響答或泛而不切務令收斂近裏士皆悃服凡學政所宜興革者次第以聞率從其請正德紀元陳言五事曰勤聖學隆繼述謹大婚重詔令敬天戒皆切時務會逆瑾擅權紀綱日紊公深以為憂前此嘗三疏乞休皆被溫旨勉留及滿三年以年踰七十連章請老甚力上乃從之瑾勢益張搢紳多被其摧折於是始服公之明決也庚午冬復起為南京太常卿辭辛未春陞南京禮部右侍郎又辭詔聽以侍郎致仕乃受命今上即位言者請待公以異數特陞尚書致仕懇辭不允有學行老成名實相稱之褒繼遣行人王懋賫敕存問而公已不待矣疾且亟以與林守有年論天下事甚悉又與族子寶論保身家長久之道於士會獨有取焉始終不亂卒之日則辛巳歲除也公器度宏偉於人無所不容和厚之氣溢於顏面坦懷待物好善有誠居常無甚異同及臨事決議援據精審確乎不易清心寡慾不事標榜有欲為之表宅里築書院者皆力辭服食器用取給而已於書無所不讀有所不合必折衷於程朱其精切之論門人董知縣遵記之特詳皆可為法於天下事無不理會堯舜君民之念每惓惓焉郡守嘗以嚴冬集夫築堤捍江亟為書以天時水勢人情利害白之守為立罷其役民間利病苟接於聞見必以達之上官其誠

心愛人如此爲文章平正典實理勝而味永道文若
干卷門弟子於公卒後相與蒐輯以傳者也曾祖諱
叔良國初以人才徵辭不就祖諱邦和考諱申甫志
識高邁能孫知子若孫之當顯者以公貴封文林郎
南京大理評事加贈朝議大夫南京國子祭酒妣吳
氏追贈恭人配恭人郭氏善內助先公十六年卒所
生三男振擴捷一女適趙儼及孫男訢亦皆先卒曾
孫男㣧繼孫男試俱蚤夭有庶子接方五歲從子司
空拯以壬午三月癸酉葬公長山之岡先塋之次蓋



石未刻蓋有待焉迄今二十年接既長而能立且爲
國子生矣不朽之圖朝夕在念司空以余嘗佐公於
國學有交孚之雅乃具書及行述取其始終大節序
而銘之庶以慰公於地下云
銘曰儒有君子亦有小人奚名爲小見止其身物我
天人渾然同體所見所存如公有幾粤從辨志惟道
是謀夙夜孳孳遑遑事 逃遊册學精思貫通以類義翼
周經心領神會以言以動時止時行惡衣非食道則
光明忠愛之誠形於初仕甫上鑾坡俄栖棘寺强年
求歸陟首司成民懷士服有木之徵林臥日長不忘
兼善其進之難亦惟有見風聲所暨羨仰攸同廉頑
立懦君子之功言必有稽力扶正學寤寐程朱同歸
於約蛙聲紫色哉世誣民公心如噎長嘯且歌聖主
龍飛大明淑慝入座之榮以彰有德遺書存問公已
告殂載塵廟典廕及遺孤鐫石埋銘周垂永世孰不
爲儒惟公是視

像贊　湛若水

先生自謂一生秀才君子曰盛德之至是故不言而





信不怒而人畏不爲名高以立異而人自不可企忠
信一貫表裏無誠非盛德其孰能與於是彼狡獪奸
婀進取以爲媚者視先生之像其獨能無愧也子

理學名臣錄贊　楊廉

君子之仕難進易退匪猶乎時義有攸在儒者之學
垂內輕外匪逃乎名道不可悖治有本施教有方
克稱大老眉壽無疆

楓山章先生贊　晉陵莊起元

贊曰盛德之容黃美內鍾由學是師直道是從處能
伏蟄出能批龍履經百折徐返九京往而之師爲儒
之宗家聲嗣響廟貌肅雍式虔俎豆百世之庸



楓山章先生實紀卷之七目錄

祠記

楓山章先生祠記　邵寶
重修楓山章先生祠記　姚文炤
崇儒祠記　劉元霖

# 楓山章先生實紀卷之七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 楓山章先生祠記　無錫邵寶

正德十六年冬十二月楓山先生章公壽終於蘭谿里第遺言勿干身後恩澤其諸子廣東布政使拯暨門人感恩知縣董遵等以其幼孤接敬聽惟謹明嘉靖紀元三月將葬而今司寇見素先生林公以召命過蘭谿弔且哭焉已而嘆曰古者鄉先生歿祭於社禮也先生天下士也其分則國之師以義而專祠之



不亦可乎於是金華郡守扶風王侯九皋以上嗣大統奉表入賀未還則以謂其二守歷城張侯齊侯曰此固吾有司之事也其旣承乏不敢不勉遂等又皆曰此二三子之願也敢因以請侯乃鳩工聚材卽其地之西南營焉功旣興而王侯還則曰此固吾守郡者之責也雖不及其始敢忘其終乎申令加亟通判大名石侯堅推官江寧藍侯英胥贊厥成中爲堂四楹前爲門如堂之數兩敘傍翼繚以周垣中位神主而顏其門曰楓山章先生祠先生以南國子祭酒致仕詔陞禮部侍郎再陞尙書矣稱先生尙德也先生自壯歲以文章魁天下以忠諫著翰林以經濟稱於海內自史館左遷涉歷中外未克展布旣始起爲司成天下莫不賀得師焉及請老歸栖遲林壑隱然繫天下望者幾二十年上之初政有意用之間使在途而先生卒矣論者於先生猶若未滿焉然以予觀於先生其其謙康靖之節平暢醇雅之文簡廉朴直之風在朝在野遐邇承嚮蓋不動聲色而耿耿迴瀾老益惇篤君子之論焉可誣也若是而謂先生之道未



光於世則豈可哉夫天下之道德烏乎定定於一而已矣大哉孔子爲萬世之師也孟子去孔子未遠也闢邪放淫勳一生以爲任大閑立矣後數百年而有董子欲黜百家於漢又數百年而有韓子欲去二氏於唐然其識與力皆不逮乎其志故汎然莫之能定也周子程子繼起於宋超然獨詣繼絕闡微爲世先覺而朱子繼之著書立言行於天下久矣先生以盛德負重望弗慕弗貳而扶衛之意惓惓其間蓋先生之信朱子猶朱子之信周程周程之信孔孟也故雖末學八言如董力辯如韓然篤信好古君子興之起宋儒於千載其謂金許之後無人乎哉正德之初寶校察兩浙先生請老南歸見寶而謂之曰吾將舉公自代而公乃在此乎寶愧乎其言今先生已矣弔以遣廢而避也乃用書述王侯之意請爲祠記寶感先生之知也於是乎書時言者有爲先生請謚於朝上方重名德固當從之節惠之公論吾知將與茲祠不朽矣祠成於是歲秋九月冬十有一月旣望乃記



## 重修楓山先生祠記　姚文炤

侍御虹川端公按浙之數月勑吏民之弗臧蠹而剗之猶慮夫風教未端而興之者無本也於是乎褒餙名賢以昭有敎勑生有表歿有祠下觀而化無遐邇咸屬心焉庚寅秋七月公來視篆發首蘭谿拜楓山章先生之祠隘其制憚其無以風也進吾屬謂之曰先生言行聞天下而其遺風肅我後之人久矣祀之非崇廟貌之弗稱善者曷興司世教者無責與爰始下令謀而闢之度公需物有事專事之胥令怠志董之而文炤與劉丞業高倖鳳朱推方實受命而綱紀厥成焉鑿祠殿翰二尋深倍之傍有隙道其後爲寢愼齋祠第又其後則先生故居第也乃擴其傍易愼齋祠于外並取故第入之門堂軒廡深豁逾觀郎埕皆延袤增所未備風召義驅吏起歛而民趨力上無病費下無病勞不三月而告成功矣嗚呼非先生其孰祀公之敬非公其孰表先生之賢繼自今以往其聞之而禁者不知幾人望之而式者又不知其幾世矣或曰先生惟淡朴雖沒齒不干恩澤祠之闢得無嫌君子乎夫顏氏子陋巷其居而其後也峻宇廟庭



不爲侈爲其可以興也書舉公臧厥臧之政獨於表宅里樹風聲乎屬焉先生之祠固風俗道化所關也玄垣麗宇神之安之將與顏氏配食相悠久而公之所以崇大之者固有得乎舉公因俗善善之意也近世浮誇薄俗幾於道有開遂羣趨而廟像之非分之祟不免爲有識之病其於先生何如其於世教何如耶文炤小子忝竊是邦得瞻先生之堂效一日之義且於虹川崇正厲風之盛舉不欲其湮也備紀其故勑而書之若夫先生素履則先達諸君子傳記載之詳矣新學膚言其奚俟贅及也耶

## 崇儒祠記　劉元霖

洪惟我明崇重儒品近代名儒旣經廷議奉聖裁從祀孔廟矣諸得次者則聽監臣奏請勑建祠宇特與名號以示榮重甚盛典也制之金華稱小鄒魯東萊呂成公與宋文公張宣公會講麗澤書院遂侶東南文獻之傳而何王金許四大儒繼之理學于是大明最後楓山章先生嫓起蘭谿繼四賢以紹絕學議者謂比例從祀無忝未蒙俞旨於是按浙侍御唐公一

鵬疏請于朝乞賜祠額得奉旨典故崇儒歲時享祀
衆恩盛矣先是侍御彭公應參按浙以先生祠宇未
稱移檄有司議所以建祀之者具疏聞有司以武林
舊有先生祠可省重葺費遂止若今侍御方公元彦
勅命中飭有司祠宇煥然一新於是先生令子少卿
援乞予記其事以傳不朽予忝撫茲土感遇聖朝盛
典寫敢以不敏辭嘗聞儒者備三才之道古稱魯國
之儒一人孔子而已則儒固未易言也先生諱懋字
德懋別號楓山出處顛末備載皇明眞儒考諸名公
賢紀傳銘等書無庸予贅竊念斯道在天壤間不可
一日無儒者講明之功儒達而在上若稷契皐夔諸
良弼則道行當時儒窮而在下若顔曾思孟諸大賢
則道明萬世是故崇祀吾夫子於文廟所以昭揭創
垂正學爲萬世斯文紹統也分祀諸儒於廟廡所以
表揚發明正學爲萬世斯文羽翼也先生講道蘭谿
之上四方士子負笈雲集戶不絶屨先生爲之隨材
造就各當其宜其在太學飭躬端範人思勉勵惟恐
不及至多士抱經質難則應答如響靡不釋然如飲



江河隨分各足若先生非羽翼正學爲昭代名儒山
斗哉且先生業儒豈徒空言無當也者如在翰苑則
忠疏足以正人心而榮祿非所羈在閭巷則精誠足
以服人心而利害非所動矧急流勇退邱園是賁躬
行實踐闇然自修不謂之眞儒吾不信也彼文濟文
成諸公以此學倡和實與先生聲應氣求爲斯文鼎
峙今皆次第秩祀孔廟而先生者寧獨遺之他日輿
論定而朝命俞嘗繼諸公芳躅矣是舉也魯軒彭公
創議葺祠冲宇唐公疏請祠額岱陽方公渙汗鴻號



成於崇儒有弘賴焉法得並書



楓山章先生實紀卷之八目錄

祠狀
福建名賢祠狀
湖廣名宦祠狀
列祀正學祠文移略
乞祠額揭
乞祠額中文
乞祠額呈詞
浙江布政司行金華府咨文

楓山章先生實紀卷之八

邵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福建名賢祠狀

福州府儒學丼閩侯懷三縣儒學廩增附生員宋邦俊等呈為崇祀典以激士風事照得楓山章先生懋係浙江蘭谿縣人中成化丙戌會元曾任福建按察司僉事其人穎悟夙成洞見道體存養有主靜之工大行無外物之牢絆淵源學問可以上追宋儒經世之文章自能超拔流俗抗疏敢言是其忠也受誦不



願是其義也屢聘屢辭是其介也樂育人才是其仁也烟火一諫與日爭光鄉約一書士夫心服論節義當與難一峯頡頏論器局當與陳白沙並駕其在福省也始督屯田軍衛畏威而順化繼籌海道盜賊聞風而潛踪如此偉人世不多得宦跡處所理當追崇但在任不久而遽歸公論久淹而未白且一峯諸公皆已得專祀而楓山正學獨不沾一祭人心寧忍於不言乎幸蒙巡按老大人垂仁學校注意斯文正君子道長之時吾道可伸之機會也卽今春祭已近合無將楓山神位送與一峯同祠共祭則上不廢官府之財下可慰士論之公不勝忻幸之至為此理合備情具呈乞為裁處施行布政司經歷司呈為崇祀典以激士風事奉使司劄付蒙巡按福建監察御史施批據福州丼閩侯懷三縣儒學生員宋邦俊等呈前事蒙批勘得章楓山係一代人望非惟德學超羣其歷官節義治行之善亦多宦跡所經而祀典有缺公論議為未明今各學諸士猶有此呈是亦一義舉也布政司會同按察司丼提學等道備查本公平生行



實丼居官履歷之善從公議處應否與一峯諸公同祠共祭務求事體穩當輿情允愜具由詳奪此繳依蒙會同查議得贈太子少保南京禮部尚書致仕謚文懿楓山章先生自幼聰明穎悟其學根據六經不屑為文章小技舉會元在中秘凡三年於古今彝典靡不稽詳授編修在史館儀論月以諫阻燈火遂致落職時同官黃仲昭莊孔暘稱為三君子又與羅一峯稱為四諫由是直聲忠概天下想聞尋轉南京大理寺評事每存惻隱以檢刑獄務平反為急歷陞福建按察司僉事大振紀綱以別吏竈滌民瘼為先家食二十餘年論薦起為祭酒時居父喪虛席以待卽告再辭強而後可首屬教化倡德義明道術六館諸生心悅誠服既而陳言勤聖學五事於正德之初年方欲大用先後凡八疏始得謝事平生學以達本介以辨義養以成性行以迪德意所詣極將欲起婺學數百年後會北山魯齋仁山白雲之派以上接晦庵東萊之傳也歷中外官不過三考而在閩凡三年德澤在人於今為烈論者謂其道義風節與一峯偕



合與一峯同祠但一峯書院先為一峯設嘉靖七年議添舒梓溪而扁額仍舊今既增入楓山則一峯書院理宜改題額再照三公同祠主位亦宜序次羅章俱為成化丙戌進士論敘則羅為長舒係正德丁丑狀元於羅為私淑於章為後進合無二公並列或以舒配享宜以時定緣蒙批行議處崇祀名賢事理擬合會案呈尊事理為此備由同原蒙批呈劄付本司卽便轉呈御史施照詳施行蒙批章楓山既查有善行實跡有補於名教有益於地方應與羅一峯並祀足見人心公論之不可泯與舒梓溪三人忠義風節皆一時之名賢准改舊額為名賢祠其位次則照年之長幼時之先後羅左而章右舒則其配享也卽擇日安牌改扁則禋以義起祀典正而人神安矣仍通行合識衙門及該府縣丼各學查照施行繳

湖廣名宦祀狀

湖廣衡州府臨武縣為乞准轉達請祀名宦以彰賢德以勵風化事據本縣儒學廩增附生員陳擎王廷聯鄭本然等呈前事生等伏覩皇明名臣言行錄內



翰林編修文懿公章懋以張燈事忤旨謫令臨武卽欲就道旋改評事又按文懿公行實有平生以不得宰臨武為恨之句竊思公登鄉薦學冠一時黛仕翰林名稱四諫臨武之命甫下撫字之念卽萌地里未經雖徒仰其過化心思攸曁亦已被其存神望切雲霓機同風草評大理而冤抑盡伸四海受恩此之福祝太學而矩度惟謹百家有龍躍之休他如閩藩出鎮自商賈以至於羣盜處置得宜又如封事條陳自聖學以至於大婚忠愛無已但僻壤遐陬愧獨蒙之旣曉而流芳遺愛詎圖報之有由昔虞舜至蒼梧而虞帝立廟韓文公遷南嶺而韓張命亭雖未親炙其光尚得景仰其盛況金詩之後一人庶幾邀精一之旨而直正之賢並美又可籌起八之功祀事堪於先民典禮足徵於後代然懿德之好士民所同而追崇之典執事攸賴茲幸遇宗師張老大人學究天人職兼制作准編廟役先師之神宇以宗聽證學田弟子之廩給攸贍至仁不遺於神鬼厚德必及於名賢呈乞轉達查審入祀庶賢德不至於終晦而風化

有所激勸矣理合具呈施行等因具呈到縣據此隨該本縣知縣費參勘得各生所呈章懋文章德行當代推宗過化之神役人景仰雖相應崇祀名宦在本縣未敢擅專擬合就行申稟爲此縣司今將前項緣由具申伏乞照詳合無將前賢續入名宦以崇祀典明賜示下遵奉施行須至申者嘉靖三十九年十一月十六日具申欽差提督學校湖廣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張批

列祀正學祠文移略

諸生吳撮等呈稱宋元之際金華一郡眞儒繼出若文定何基文憲王栢文安金履祥文懿許謙諸出前朝祀列鄉校淵源派自朱子授受本於勉齋稱之方册訂之輿論皆以爲有功於聖門有裨於王道成化間分巡僉事辛題請從祀孔廷一時朝議推楊時事例建祠鄉郡黝名正學牲帛祀典欽奉明命蓋以明繼往之報稱開後學之纘緒也茲原任禮部尚書諡文懿楓山先生章懋其爲人也博矣而能約聞之而斯行學由眞積不離當下工夫道自心生灼見本來



而日步周元公之無欲故靜體程叔子之有主則虛始焉苦乃心極乃力殆類橫渠既而問道學德性尊同符仲晦是周程張朱四大儒者公已覩其室奧則何王金許四正學者自合列其祠堂既同鄉而且同德祇異時而罔異心其遭際也雖窮達之殊途而同歸者在其教也固多寡之異慮而一致者存昔賢請於朝褒從祀於聖人之廡乃今日諸臺請亦右於正學之祠是舉也在四先生必無拒色在文懿公亦無愧容若欲題請其祀不惟義法允宜抑亦神人胥悅

乞祠額揭

原任陝西行太僕少卿章接爲乞崇正學賜扁額以彰道化以勵世風事接父原任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謚文懿章懋恭遇聖朝厠名理學該杭州錢塘仁和縣三學生員具呈巡撫蓋造專祠一所春秋二祭致蒙巡按監察御史謝具疏比例宋朝名臣楊龜山將父神位附享本府四先生正學祠內後先媲美存歿俱榮伏照本鄉先臣新建伯王守仁捌有書院蒙



巡撫都察院蕭題請恩賜扁額後該九卿科道各衙門公同定議配享孔子廟庭比時先臣文懿公亦與議例迄今未設專祠而亦未奉朝命似爲缺典合行具呈僉接父抗疏致主直節久著於朝端倡道淑人淸風夙符於士論總該其出處操行庶幾乎聖賢淵源今上之既未得與薛瑄王守仁同升從祀之科而次之且未得與蔡淸吳與弼竝在專祠之列雖聖明重道尙有待於公評乃大焉卿恩不無激於私款特以祇遵新例不敢擅行陳乞以希一時曠蕩之仁幸而遭際台臺輒嘗注念儒先以榮百載朽枯之骨子公肅懇旋得改謚爲忠合省縉紳學皆彈冠稱快至於接父文懿公者素以理學名臣而兼宗節義之望請如新建事例而稍徵忠懇之覆即將舊祠特賜新額乞書正學用表眞儒則於道化輝光且於世風興起矣

乞祠額申文

金華府蘭谿縣爲出巡事本年四月十五日奉本府信牌蒙欽差提督學道蕭憲牌該蒙巡按浙江監察



御史彭憲牌照得本院巡歷浙江據蘭谿士民咸稱原任禮部尚書章懋係當代理學一人雖經立有祠享未奉特勑褒以祠額似爲缺典除咨詢批行外爲照理學名賢均於世教有關而彰往勸來尤爲憲綱首重茲當本院報命有期合行查議行道轉行該府備行仰縣即查章文懿公向來曾否立有專祠即今應否特請祠額有何隙地錢糧堪以應用逐一查議妥當具由申府覆議等因蒙此隨該本縣知縣葉恭照得禮部尚書章文懿公懋沉潛正學遠遡洙泗之源討論遺經近紹伊洛之緒在史籍則列理學之名臣在廷議則請從祀於文廟是雖朝廷分豆之命未下而今上庶贍仰之心方殷幸蒙憲牌念及祠額未有特勑併查隙地有何錢糧是誠隆重先賢之縟典興起後學之盛心也本職會同縣鄉宦通學生員查得先年省城原有祠宇有司歲時享祀蓋造雖出門弟之捐貲牲醴則給官府之公費乞比王文成公事例緣天眞之舊祠請勑賜之新額則上不費一文於公帑而下可垂百代之觀瞻矧二公俱係兩浙之



名儒而二祠均列省城之要地蓋不惟增聖朝多賢之光後先媲美抑且彰明臺崇儒之念古今不朽矣本縣於本年四月二十日詳覆該本府署印同知凌勵得章文懿公履繩蹈矩率學者以躬行政事文章媲先賢於徽美筮仕之初即以直諫謫官强仕之際又以急流勇退此其理學出處眞與王文成公彷彿其不同者文成公以臺諫遇變成功文懿公以翰學居常未展其所操持殆易地皆然者今文成公省城有天眞舊宇勑以嘉名今文懿公省城亦立有享祀

之祠未得嘉名之錫倘蒙賜之題請勑以爲額祀之
官府則不必興作之費已得崇儒之典士民悅而文
運包此一舉也施天下人心所瞻仰矣

乞祠額呈詞

金華府蘭谿縣廩增附生員某某等呈爲懇題請祠
額以崇先哲以隆祀典事本縣禮部尙書文懿公章
懋潛心篤志學探道脉之源著述討論身任斯文之
寄故理學列傳於史籍公議不磨而從祀迭見於奏
章輿情尤協前蒙巡按浙江監察御史老大人彭以



崇祀有關於世教錫鈎牌以行查以未奉勑額爲缺
典擬報命而題請已經葉知縣會同鄉宦生員申府
覆議凌同知具由申詳學道轉呈到院未蒙申奏士
切仰瞻切思先儒未與孔廟一豆之衆均奉特勑廟
額之錫况今章懋省城原有專祠有司歲時享祀伏
乞前准楊中立李愿中諸賢之舊例後做王守仁吳
與弼歐陽德等士之新規俯得請命於當朝幸沐天
恩之特勑則不惟章懋談道淑人之功垂乾坤而不
朽而抑且明聖崇儒重道之澤亘古今而永存矣

金華府儒學廩增附生員某某等呈爲懇恩題請祠
額以崇先哲以隆祀典事郡有禮部尙書文懿公章
懋潛心篤志學探道脉之源著述討論身任斯文之
寄故理學列傳於史籍公議不磨而從祀迭見於奏
章輿情尤協屢蒙憲臺老大人謂崇祀有關世教曾
錫鈎牌行查但未奉勑額士望殊殷近經葉知縣會
同鄉宦生員申府覆議凌同知具由申詳學道轉呈
天臺生徒翹首仰申奏曷勝激切屏營切思諸儒有
未與孔廟一豆之衆尙均荷特勑廟額之錫况今章



懋省城原有專祠有司歲時享祀恭惟天臺衡持道
統古今榮一字之衮褒望重士林江浙欣九重之奎
照乞前依楊中立李愿中之舊例後做王守仁吳與
弼之新規俯得請命於當朝幸沐天恩之特賜則章
懋譚道淑人之功垂乾坤以不朽而天臺崇儒重道
之典歷世代而永存矣



浙江布政司行金華府咨文

布政司爲儒臣有功名教乞賜祠額以崇理學以隆
祀典事據禮房司呈抄蒙御史方某案驗奉都按院
巡按浙江一千六百六十號勘劄准禮部咨該本部
題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巡按御史
唐一鵬題前事等因奉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鈔
出到部送司案查萬歷十一年五月內該浙江撫按
蕭廩范鳴謙會題請復先臣王守仁祠宇并乞賜祠
額本部覆奉欽依祠名與做勳賢遵行外今該前因
通查案臣到部看得浙江巡按御史唐一鵬稱已故禮
部尙書文懿章懋舊建有祠未蒙賜額乞比文成王
守仁事例請賜祠額以垂永久一節爲照先臣章懋



人倫師表道學宗盟抗疏詞垣忠貞可貫乎金石懸
車林壑節概並重於斗山肆簡命之洊加終辭榮而
匿釆褒先廊廟數陳悉保治之箴銘教關閩闡著述
作遺經之羽翼學行屢褒於先帝俎豆式隆於今朝
蓋在王守仁則道德與勛庸並茂在章懋則理學偕
節操齊芳士類共推尤宜顯祀既經先今按臣勘奏
前來又經該司查有王守仁前例相應題請恭候聖
明裁定於本官原建祠宇內特賜祠名以崇賢哲勑
下臣等遵奉施行其於廣勵世風裨益非淺等因萬

歷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本部署部事左侍郎
兼侍讀學士劉等具題三十日奉聖旨是祠名與做
崇儒欽此欽遵擬合就行爲此咨煩轉行彼處巡按
御史照依本部題奉欽依內事理一體欽遵施行等
因備劄到院奉此擬合就行爲此仰司呈堂照依劄
案備奉欽依內事理即將本官祠名轉行該府縣一
體欽遵施行等因抄呈到司蒙此擬合就行爲此除
備行杭州府遵照外御仰本府官倒照劄備蒙案驗
內事理即將已故禮部尙書文懿章公舊祠轉行該



縣照依王文成公事例置辦與做崇儒匾額完備擇
日迎送本祠致祭懸掛仍整飾祠宇崇奉施行具遵
行緣由繳查毋違須至付者

楓山集四卷附錄一卷

明章懋撰懋有楓山語錄已著錄懋初在詞垣以直諫著名今集中第一篇即其原疏考元夕張燈未為失德詞臣賡詠亦有前規而反覆力爭近乎伊川之諫折柳未免矯激太過然其意要不失於持正故君子猶有取焉至其平生清節矯矯過人可謂耿介拔俗之操其講學恪守前賢弗踰尺寸不屑為浮夸表暴之談在明代諸儒尤為篤實明史本傳稱或勸之為文章則對曰此小技耳予弗暇有勸以著述者曰先儒之言至矣芟其繁可也蓋其旨惟在身體力行而於語言文字之間非所留意故生平所作止於如此然所存皆辭意醇正有和平溫厚之風蓋道德之腴發為詞章固非蠟貌巵言者所可比儗

章文懿公年譜

方太古撰

## 章文懿公年譜敘

門人方太古撰

大哉先師之成德也可謂難矣夫自幼而壯壯而老終始一致無少瑕疵可謂難者矣或曰公著述少而名彰嘗聞之曰著述外物也吾之學周程張朱而已矣既明且備心得之奚事乎疵或曰公仕日少而秩崇聞之曰仕吾志也唯其時耳出處顯晦不在我天也吾從天嗚呼壽考令終名完節全海内諸公如先師者可數嗚呼哲人萎矣前輩典刑不可得而見矣



龍亡虎逝山川寂寥載撫年譜愴焉我心謹序

嘉靖癸巳春王正月十有三日

歲壬午八月十六日歸自歙祭

翁墓天澤攜年譜稿至墓下請正兼致以道之意徵敘于予閱畢諾之今十年矣客歲以道南歸冬十月燕予楓木禪院而天澤在座復申前請曰向者年譜授梓毗陵尚未迄工願終前諾以道又從而趣之予茫然不能對蓋慵惰弗自鞭策故也今幸具稿以俟俟以道質之十四日太古記

## 楓山章文懿公年譜卷上

明阮鶚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正統元年丙辰冬十有二月乙丑先生生

按章子沛日紀曰先生諱懋字德懋號闇然翁而溆濱遺老其晚年別號也門人又以其講道楓木山稱楓山先生先世居福建之浦城相傳出宋丞相郇文簡公之後南渡時始家于蘭谿之純孝鄉曾祖叔亘祖邦和父申甫號松坡居士母吳氏鄉之南樓名族女林公俊狀曰公父質厚有鑒識吳



母撫擅遂無獨成乙丑夕松坡夢神以星貺公喜躍獻諸祖祠而先生生焉

四年己未秋八月先生弟悆生

七年壬戌先生始入小學

按唐公龍狀曰先生生而嶷嶷然聰明穎悟書初讀即舉其要而再而三終身弗忘

八年癸亥八月先生弟懋生

九年甲子先生通四書大義

十年乙丑先生年十歲能文

十三年戊辰先生究心五經

十四年己巳先生通歷代史

景泰元年庚午春正月補邑庠弟子員

按日紀曰時汀州守黃公理御史郭公仲初俱有時名先生與之友問難較藝間有弗逮黃期之曰文學已追唐李賀功名擬效宋王曾

秋八月祖邦和公卒

按日紀曰先生佐松坡治喪一以文公家禮或有勸作佛事者先生諫止之



二年辛未春受易于淩公宗政

三年壬申春省試第一

按日紀曰劉公克彥試先生批其卷云博洽經史通貫古今他日成一代大儒以嗣續千古絕學者必吾子也

冬十二月先生娶郭公瀾之女

五年甲戌冬十月女順生

六年乙亥先生二十歲

天順元年丁丑春正月子振生

三年己卯秋九月子擴生

六年壬午秋八月舉于鄉

按日紀曰是年春僉事劉公以先生學行試第一御史孫公覆試之嘆曰眞儒也八月魁多士梓其文以式後學者

七年癸未春正月次子捷生

二月會試文場火秋八月再試不第

九月入太學

成化元年乙酉先生年三十歲



二年丙戌春二月會試第一

按日紀曰時學士劉公定之主試事得先生文喜曰有德者之言也非但以其文而已

三月登進士第

按日紀曰先生中羅公倫榜第十七文學行誼一時並稱科目得人以為莫盛於此云

閏三月選翰林院庶吉士

按日紀曰是年秋八月內閣試先生以中秋賞月賦先生寓對景憂時之意太史公亦愀然不樂曰

先生眞以天下爲己任者矣
三年丁亥冬十月授翰林院編修十二月諫止煙火
調臨武縣知縣
四年戊子春正月改南京大理寺評事
按日紀曰先生調臨武時刑科左給事中毛弘具
疏乞留故有是改
夏四月之南京大理寺任
按日紀曰先生履任取庫中所藏百餘年案牘繙
閱之始覩其原發事由次及移文推勘而終於問

斷發落其參駁詳允具見得失閱數十卷一二月
間凡民情吏事無不通曉軍民經其讞議者悉悅
服稱爲天平章
五年己丑夏四月陳白沙東歸先生作詩勉之
按日紀曰白沙東歸道經南都先生偕黃公仲昭
莊公昶往見之臨岐詒以詩其略曰洙泗適且深
伊洛浩不息趉淡一以逝末流日湮塞浙水泛功
利西江浸虛寂寥寥宇宙間何人踐斯域陵夷二
百年儒術轉乖僻爭先取青紫明經竟何益有美
新沂仙遺編自探索章甫非我心鏗然只鳴瑟尙
友千載人充然如有得禮樂古三王刪修今六籍
墜緒何茫茫仰鑽容致力回瀾障百川屹今中流
石任重道路長行愼無數斯文諒有在前修未
應沒何當謝塵紛雲山隨杖舄共對梅花春細叩
先天易白沙作而謝曰命之矣
六年庚寅春三月劉公玉還京師乞言自勗
按日紀曰成化丙戌循故事選庶吉士與先生同
選者二十有四人居歲餘或夭或謫或去時劉公


來先生追感疇昔與之語其略曰事變之不齊者
天也於萬變不齊之中而求所以齊者人也彼死
生去就升沉離合天之所爲者吾固不得而齊之
若乃立身行己之道事君之義不以死生而變不
以去就而移不以升沉離合而異吾徒之所以自
許者不在天而在人者獨不可得而齊乎齊其所
可齊而於其所不可齊者有弗計焉則夫不齊也
者又所以爲齊也詳見文集
七年辛卯夏六月三載考績乞歸省
八年壬辰二月得准省親先生遂行
秋八月奉勅封其親
按日紀曰父申甫封文林郎南京大理寺左寺左
評事母吳氏及妻郭氏俱封孺人
九年癸巳夏五月陞福建按察司僉事
冬十月淸理軍伍
十年甲午春正月議處番貨事宜
按日紀曰福州海外琉球諸國每歲除正貢方物
其附餘許番人貨賣時未有明例一有買者輒以
通番罪罪之沒其貨于官先生憫其苦白巡撫張

公瑄曰法許番人貨賣乃不許商人受買既不能
禁絕其交易徒使其利歸于勢要及巡捕之人則
非惟無益於國而反罔民於罪猶水之開決上流
而塞其下豈能無泛溢之患乎況今民窮財盡而
官府之用度日煩與其科之於民孰若取之於此
張公從之先生遂十一而稅焉以足公用其民間
一切科派之擾廓然爲之一淸民到于今咸便之
三月議處福安縣銀坑事宜
按日紀曰先是福建諸縣舊有銀坑歲辦銀課入
內庫供國用其有銀脈微絕銀課不敷者則均派
民田計畝科歛以補其缺至是人知福安山多銀
鑛羣盜四起爭採之遂相鬪殺不能禁乃調集軍
民收捕防守民甚病焉先生曰利之所在人必爭
之賊去而防守有月糧之費賊至而調集又有行
糧犒賞之煩計其一歲之費已倍從於銀課之入
所得不償所失何所益乎莫若置之不守而榜示
于外令民皆採取選委廉幹官一員在於坑口盤

詰但入坑者皆報姓名俟其出坑計其每日所得
十分取一收貯在官以補諸縣舊課之缺有復爭
者治罪若取盡銀坑人自不至不必守矣當事者
是其言乃聞于上從之而其患遂息民是以蘇
夏四月巡泉州以疾乞休不允
十一年乙未先生年四十歲春正月巡視鹽法
按日紀曰兩浙兩淮皆煮海爲鹽閩人就海濱治
地爲田海潮至水溢而瀦積日曝之則滷結而鹽
成下四府產鹽値陰雨則失利上四府行鹽則山
高路險不能遠出先生嘗謂鹽利雖國用所資而
主其事者必須以義爲利使亭戶之輸鹽者不至
流亡商人之鬻鹽者願出其途民戶之食鹽者各
得其所百姓足而君無不足矣近年內臣鎭守專
意謀利興販之徒皆其私人雖憲臣亦不得行其
志若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竭力盡心而其利
終歸於權豪國與民皆無所益是豈以義爲利之
道哉于是下令郡邑察其奸弊法始疏
三月巡建寧道至邵武行救荒政

按日紀曰三時不雨斗米千錢軍民告飢而府庫空之人心洶洶互相爲亂當事者莫知所措先生行部謂其軍曰今年難以取盈本折宜月各半支又謂其民曰税糧未徵吾與爾免之又謂民無税糧而飢餓者曰吾活汝遂下令免差役停徵軍需移文布政司借支官銀五千兩及勸諭富民量出穀粟以助賑濟驗口給發由是軍民各得其所

夏四月泰寧盜蕭寶貫等平

按日紀曰是時泰盜刼掠撫按三司議調官軍捕之先生曰此皆迫於飢寒不過欲全旦夕之命耳若劾以大兵則逃入山海出沒攻刼爲患滋大今宜緩以治之當不攻自破矣遂示郡縣加意撫恤由是蕭寶貫等五十二人自綁來歸逾月而餘黨悉解人情大悅

六月巡建寧行糶糴法

按日紀曰時新穀未登石米銀九錢民艱食官廩尚有積先生令發倉減價六錢糶之以甦民困待其豐也止用錢五錢糴米還官而餘銀一錢糴穀以備賑濟由是公私稱便



七月巡延平諸盜平

按日紀曰沙尤等縣奸豪蘇七生等扇惑飢民爲亂先生令同知王祺統率民兵授以方略勦平之

十二年丙申春正月斷問冤獄

按日紀曰長樂縣有民林甲者財力雄于鄉以醫誣林乙等五人死獄久不決先生覈其冤一朝釋之而誣者懾服曰非神明何以至此也

夏五月議鄉約

按日紀曰羅公倫欲行所立鄉約先生曰鄉約之行欲鄉人皆入於善其意甚美但朱呂之制有規勸無賞罰豈其智不及此蓋賞罰乃天子之柄而有司者奉而行之居上治下其勢易行今不在其位而操其柄已非所宜況欲以是施之父兄宗族之間哉或有尊於我者吾不得而賞罰焉則約必有阻而不得行者矣可不慮其所終乎在比之九五王用三驅失前禽夫子以爲舍逆取順蓋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不能必人以從我也凡入約者必



其誠意感孚革心向化而後可有不能從則當聽其出約今欲假官府之權力以必人之從己殆非所謂顯比之道也又聞族人有爲盜者必親置之死地此於當代之典先王之制聖賢之事皆所未聞孔子曰古之爲盜者惡之而不殺也不先其教而一殺之是以罰行而善不及刑張而罪不省若孟子所謂不待教而誅者蓋指殺人子貨之盜而言耳如狗偷鼠竊而皆殺之則彼禦人子國門之外者將何法以加之乎禮曰公族其有死罪有司讞于公公既三宥之矣而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然後爲之素服不舉如其倫之喪親哭之夫以朝廷之上法度所在其處宗族之死罪者若是而況於手自殺之者乎又況於罪不應死者乎以是知聖賢之在鄉黨其所以處族人者殆不其然昔漢人有爲盜者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彥方遺布一端卒能化盜使之道不拾遺是不愈於殺乎陽城居晉之鄙晉之鄙人蒸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温公與康節在洛里



中後生皆長廉恥欲行一事必曰無爲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是皆君子之居鄉有不約而自化者以先生之名德當不下於諸公自身而家自家而鄉久於其道彼將自孚何用汲汲乎強人以從約重法以禁盜耶雖曰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然某之愚實有不能無疑者深願先生熟思而審處之如使今吉豐亦如温公康節之洛則朱呂之鄉約庶可行矣

十三年丁酉春正月三載考績

按日紀曰是時按察使唐公彬與諸公送先生于河酌酒爲別先生留別詩云三年憲府同懷抱此日離亭惜解携回首建溪溪上路春山隨處鷓鴣啼蓋是時已有歸志矣

冬十月上疏乞歸田里

按日紀曰先生奏稱明不足以折獄剛不足以去奸任非其能罪當罷黜時冢宰尹公旻慰留之先生辭益力尹公諭之曰不罷軟不貪酷不老疾如何可退先生答云古人正色立朝某之罷軟多矣



古人一介不取某之貪多矣古人視民如傷某之酷多矣年雖未艾鬚髮早白亦可謂老疾矣尹公憮然驚嘆然亦知其意之決也復奏准致仕

十四年戊戌夏四月提學副使胡公榮爲建書院先生辭止

十五年己亥冬十月先生弟懋之子拯生

十六年庚子夏五月鄱陽處士胡敬齋來訪

按日紀曰胡公居仁康齋吳先生門人潛心理學不樂仕進至是聞先生來訪焉先生與論甚敬重

之信宿而別既而又悔其別之速也追之河上弗
及矣
十七年辛丑冬十二月先生長子擴娶潘氏
十八年壬寅春三月先生訪友人吾景端于開化之
文山
十九年癸卯春正月講學于楓木山
按日紀曰先生既歸四方士從游者日衆門墻不
能容俾棲止於楓木山相與論辯　論爲學須立
志必以聖人爲的由孔孟之成法而學則庶乎不



差　論學者須大其心胸蓋心大則百物俱通必
有窮理功夫心纔會大又須心小如文王小心翼
翼始得必有涵養工夫心纔會小不至狂妄矣
論詞章之學治世用之不能興禮樂亂世用之不
能治太平竟何益也　論虛寂之學最爲心害後
儒高明者往往溺焉自謂得簡易之妙終莫覺其
非也　論學術自程朱淪謝又大壞矣必須眞聖
賢出方能救得　論政體第一是格君心收人才
因民心爲本然後政事可舉而行也　論世道惟
唐虞三代之盛皆是聖人在位致中和下此則一
泰一否祇憑氣運推盪耳　論文廟祀典以道統
言之須進周子兩程子張子朱子於配享之位汰
漢儒之無稽者而序進宋數大儒於從祀之列斯
允當矣　論三代以下人物諸葛孔明稍希文直
是全才然未免有事求可功求成處如程朱則是
聖賢作用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矣
論世變天地元氣到後來亦衰弱生出人物都
脈脈不振少氣節甚至芝蘭亦變蕭艾矣　論士



習謝疊山云三代以後世之仕者無志堯舜之治
富貴其身而已矣孔孟以後世之學者無志聖賢
之學華麗其言而已矣　論法家必有關雎麟趾
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如鄭義門兄弟讓
死篤義如此其家安得不悠久乎　論風俗嘗欲
會同志擇里而居倣橫渠復古之志行藍田呂氏
鄉約庶可一變而厚又曰吾婺有三巨擘自東萊
何王金許後道學無人擔自宗忠簡潘默成後功
業無人擔自吳黃柳宋後文章無人擔後學可加
勉也　論居常處困每誦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
下民到于今稱之之語便覺自聳拔　論居敬自
謂於專一上見功覺得心中無甚放僻邪侈之雜
論窮理自謂於精義處得力見得進退辭受之節
頗分明　凡有不一而足諸生者張子昊董子遵
陸子震姜子麟姜子芳鄭子緒黃子傳俞子滂唐
子仁唐子龍黃子迪童篤信先生每有所聞輒私
記之
冬十一月先生孫訢生



二十年甲辰秋八月講易義
按日紀曰先生次子捷娶敘州知州陸公淵之女
就姻敘州先生送至常山時子婿趙儆門人董遵
賀位祝昊龔從行舟中講乾坤二卦反覆辨明殆
無餘蘊焉
二十一年乙巳先生年五十歲夏五月子捷以其婦
陸氏歸自敘州
二十二年丙午夏六月廣東林子緝熙來訪
按日紀曰林子白沙老友也教授平湖主福建試

訪先生於山中請益而去
弘治元年戊申春正月廷論薦先生
按日紀曰是時朝廷新政求賢圖治主事林公沂
御史姜公洪揚公鼐王公鑑之等交章薦先生而
王公奏章云先生德足以表人文足以華國乞要
能者該部授任
秋八月復鄭賀二公書
按日紀曰御史鄭公紀給事賀公欽者遼東人是
年春各有書來至是答之其略云竊者克恭書來



謂白沙稱定山得天理之眞樂而未得其詳故以
孔顏所樂周程所尋者其道甚大工夫最難言之
今得吾兄之言乃知白沙所以稱定山者固亦平
易而非過高之論與僕之言自不相妨如曰脫去
名利則凡幽人隱士皆能之未足爲定山之高致
盛節也如曰少有家累爲未遊五嶽之向平則亦
人之常情耳在聖賢則無此累矣或問顏子在陋
巷而顏路甘旨有缺不能無憂朱子曰此重則彼
自輕夫以事親甘旨且不足爲累而況以婚嫁爲
累乎彼向平者讀易而未知死生是猶未達於原
始反終之說也其遊五嶽名山亦不過以絕人逃
世爲潔耳豈聖賢之道哉是又似甲吾定山矣至
引康節之言謂其得天理之眞樂則又以風流人
豪英邁蓋世者目之視前所謂脫去名利如向平
者又不足言矣豈既抑之而又復揚之亦有深意
乎今就康節而論明道曰堯夫詩纔做得識道理
卻於儒術未見所得又曰堯夫之學要之亦難以
治天下國家其爲人無禮不恭惟是僻玩謝子又

卷上　藏板

曰他只是得天地進退萬物消長之理故敢做大
於聖門下學上達事更不施工所以差卻朱子則
謂康節之學似老莊似楊雄近似釋氏往往皆有
不滿之意蓋無下學上達工夫已非孔子之學而
無禮不恭又豈若顏子之克己復禮者乎所學如
是吾意其所得之樂亦未必為孔顏之樂也朱子
論孔顏之樂必曰博文約禮而竭其才則庶乎可
得是先由學問之功而後得其樂也今康節之言
乃曰得天理之真樂則何書不可讀何堅不可攻
何理不可精是先得此樂而後可以精理讀書其
言似乎倒置苟非有康節之天資孰能不假學問
而自得其樂哉詳味白沙書意蓋謂定山既得康
節之樂又得讀書窮理以求進於孔顏之樂耳若
僕之愚見則就孔顏之樂論之故謂今之學者未
易可及何暇甚異於白沙之言哉若因白沙之言
謂定山已得顏子之樂則到此地位守而化矣所
謂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何待書之鑽堅之攻而
理之精乎今吾兄與克恭之辨若是者豈誦白沙

卷上　章文懿公年譜　九　退補齋藏板

之言而未之思耶來教有云真樂在天地間人人
有之人各有是性有是理則各有是樂矣愚竊謂
天理為人人有之則可謂真樂為人人有之則不
可蓋凡厥有生均稟同賦理固人之所同有也然
自氣拘物蔽之後剛柔善惡智愚賢不肖萬有不
齊惟夫上智大賢能克己復禮此身此心從容涵
泳於天地之中者乃能得其樂耳若有一毫私意
紛擾於其間則不能樂矣然世之聖賢常少愚不
肖常多其可謂人人有之乎其他有所樂者皆吾

兄所謂樂非其樂而不得其真樂者也何可與之
同日而語哉來教又云諸老先生尋孔顏樂處則
有得焉者也今指之為所欲尋者不識諸老先生
之於真樂其有得耶其未得耶竊聞濂溪每令二
程尋孔顏樂處故以欲尋言之初未嘗讀其欲尋
而未得也蓋尋者追而求之之謂如追已失之物
而還之耳故尋之則有必得之理所謂我欲仁斯
仁至矣是雖不言得而得在其中矣孰敢謂諸老
先生為未有得哉特以朱子之言求之其所謂欲

卷上　章文懿公年譜　廿　退補齋藏板

罷不能而竭其才者乃顏子之地位也然猶曰庶
乎其有得之庶乎二字言之慎重若是蓋未敢遽
以為大有所得也朱子之不敢易其言而豈後學
之可以易言哉先儒有云惟聖人然後能知聖人
若諸老先生之所得非後學之所能窺測故不敢
以臆度而言之也來教又讀信如僕言不幾絕天
下於無人耶不幾使真樂作一話說耶不幾阻後
學之進耶愚謂自孔顏而下周程而上乎五百年
未聞有得其樂者由周程而來亦數百年矣得其
樂者又幾何人哉是則真樂之徒為話說久矣亦
豈區區妄言之罪哉僕之不敢以易言者蓋欲使
人勉其難而非所以阻其進也自昔賢人君子處
順境而樂之者易處逆境而樂之者雖若曾點之
浴沂詠歸康節之擊壤歌咏皆順境也唯夫床琴
於浚井之日絃歌於絕糧之餘以至飯蔬飲水簞
瓢陋巷之中無往而不樂焉乃為境之逆而樂之
真耳是豈人之所易能哉來教又謂尋樂為孔門
第一事是固然矣而非初學之可至也故夫子之

卷上　章文懿公年譜　退補齋

卷上　藏板

教曰文行忠信曰博文約禮至於克己復禮主敬
行恕先難後獲之類各隨高下而告語之未嘗先
有尋樂之說至濂溪之於二程乃令尋孔顏所樂
何事蓋以其天資之高學力之至為可以與於此
也而程子教人則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
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如曰以誠敬為入
門以踐履為實地如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
知皆未嘗以尋樂為言豈非其門人之未足以當
此乎故朱子曰先賢到樂處已是成就工夫向上
去了非初學所能求今之師非濂溪之師今之友
非二程之友而說此事卻似莽蕩不如且就聖賢
着實用功處求之觀於此言其意蓋可見矣若吾
兄與白沙定山賀謙諸君子負豪傑之才學聖
賢之學為今之濂溪二程則其深造自得固所優
為如僕之不肖敢易言哉自幼為學雖未嘗無尋
樂之心然自省於日用之間言焉未能無口過
有所不樂行焉未能無怨惡則有所不樂於役之
間念慮之萌而真妄錯雜又有所不樂行年五十

卷上　章文懿公年譜　退補齋藏板

方且戰兢惕厲求為伯玉之知非寡過而未能其
於天理真樂誠然未之有得故其言之卑陋若是
惟吾兄不鄙其愚引而置之安樂窩中則幸甚幸
甚　答賀書云昔朱子論孔顏之樂有曰學者當
從事博文約禮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
乎有以得之夫以顏子之學至於欲罷不能而竭
其才蓋在請事斯語之後三月不違之時先儒所
謂到此地位直是峻絕工夫尤難者也今日二程
尋樂在太中遣從學之初及再見則已得之矣豈

顏子亞聖得之如此其難而二程得之乃若是其易耶且與朱子所謂先賢到樂處已是成就工夫向上去了非初學所能求者意有不同此愚之所以不能無疑也蓋樂其天者乃仁者安仁之事如顏子之仁去聖人未達一間故止曰不改其樂視夫子之樂在其中者已不能無間矣聖門諸高弟德行如仲弓可使南面而夫子不許其仁是仲弓未能得此樂也安貧如原憲克伐怨欲不行自以爲仁而夫子不許其仁是原憲未能得此樂也顏



悟特達億則屢中如子貢而貨殖焉則不與庶乎屢空者同科是子貢亦未能得此樂也當時唯曾點有浴沂詠歸之樂夫子與之而行不掩言不免爲狂朱子曰顏子之樂平淡曾點之樂勞攘又曰點之樂淺近而易見顏子之樂深橫而難知點只是見得如此顏子是工夫到那裏了又曰曾點細密工夫卻多欠闕便似莊列今人若學他便狂妄了觀此數條則曾點之樂已不同於顏子矣以夫子之門從遊三千莫非天下之英才其所稱許者獨顏曾二子然曾點已非顏子之匹則得其樂者或寡矣濂洛諸老先生齊乎千五百年之後能尋孔顏之樂而樂之孰敢謂其終身欲尋而未之得哉竊意其所得之樂視顏子未能無間耳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決於一日之間數有差失便能知之纔知之便更不萌作其不貳過者如此若程子自言十二年未能忘遊獵之心與橫渠言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其所自言若是則其上視顏子亦豈能無




間哉所謂再見之後吟風弄月有與點氣象者亦以所見之到此田地故以點自況而未嘗自擬於顏子也若其學顏子之所學而力行以造其極得此樂必將在其年高德劭之後伊川稱明道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蓋汎濫於諸家出入於釋老者幾十年然後反求諸六經而得之亦不謂其一再見而遂得之也是雖諸老先生其可以易言之哉蓋區區平日鄙陋之見敢以質於吾兄幸爲之訂其訛而御其惑也若吾定山天資之高學力之至加之以二十年進修之功固嘗有得但以區區見聞有所未及敢曰久不相聚未審何如蓋亦自愧其識趣卑下不足以深知定山云爾豈若來教所謂料不能有爲以造自得之地者哉來教又謂區區之意似謂今人斷不能有與於斯道者此則有說夫率性之道人人有之固不以堯舜塗人而異也然自氣拘物蔽之後則不能齊矣人固有一言之合乎道者有一行之得乎道者有一日而至焉者有一



月而至焉者謂之非道固不可然不過得道之一偏與造道之暫時而已求其能得斯道之傳則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未審吾兄之意其將以得道之一偏者有與於斯道乎抑亦以全體不息者有與於斯道乎如以一偏爲得則雖愚夫愚婦可以與知能行而況於君子乎如以全體不息者言之則自孔顏曾孟而下寥寥者千餘載矣宋之盛時稱周程張邵然程子謂康節於儒術未見有得朱子謂橫渠之於二程猶伯夷伊尹於孔子

則張邵已不可班於周程矣南渡之後有宋張呂三先生焉然朱子論南軒伯恭之學皆疏謂南軒疎略從高處去伯恭疎略從卑處去則張呂又安可班於朱子耶由是觀之其得斯道之傳而醇乎醇者惟周程朱子而已豈不難其人哉游程子之門而學其道者多矣而和靖謂伊川未嘗許一人游朱子之門者或才尤衆而得其傳獨稱勉齋能人皆不與焉當二先生之時見而知之者若是其寡也而況於聞而知之者乎有元之世學者皆推



尊許魯齋吳草廬其學非不各有所得將欲比而同之於周程朱子其亦可乎不可乎推古驗今此愚所以復懷孟氏平章之嘆而深有望於白沙定山與吾兄克恭克修諸君子也願諸君勿謂已得其樂而自滿益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者悅焉日有孜孜以求於欲罷不能所立卓爾之地則其所得之樂又有大於今日者矣異時道統之傳不在茲乎

二年己酉春三月黃巖謝公鐸來訪

按曰紀曰是時謝以纂修實錄起踰嶺來訪乞先生文以別

四年辛亥夏四月南京工部侍郎黃公孔昭論薦

按曰紀曰時有令旨大臣各舉所知黃公奏略云臣推舉得某養病日久安於靜退但念聖明之世有材如是棄而不用誠可惜也云云

五年壬子時南京大臣論薦先生辭免

按曰紀曰時南京吏部尚書張公悅奏稱某志行高潔識見精明有古人之風安於恬退不求人知

使之爲政必能拯貧殘之吏弊以之設教必能變浣蕩之士風豈可聽其老於巖穴終身不用哉繼而南京僉都御史庾公琨谘栢某清修雅望引身去位恬退可嘉愿合衆用於是吏部移文所司查勘回報先生聞之即以書與憲長于公大節云向者先生欽承簡命總憲浙臺六察之來道經敝邑而某也獲覩光霽甚慰平生覩企之懷且自幸其蒼痾由里之間得與黃童白叟共覩澄清之政何其快也不意近者聞有臺檄明揚側陋及於不肖此區區之所甚懼而不敢當者蓋某本心非不欲仕第以才力弗堪竊祿有愧加之疾病侵凌遂乃力求休致初非他有意外之望也歸田一十五年今犬馬之齒五十有六矣蒲柳之質多病早衰精神凋耗心志健忘且父母老疾甘旨湯藥之人供奉不可一時離側西山之景人子之情一喜一懼若復貪榮求仕非惟得罪名教抑且有違法律將何自立於世先生亦豈忍使某喪其平生而至於是耶今有司承望風旨不容辭避輒以未衰堪用



誣慢冏文搞一據其成案則有施行使之進退維谷豈不重爲不肖之累哉以此紙布其腹心乞將前項公文寢罷使之得安愚分終老山林則其感戴知己之恩非淺淺矣餘非所敢望也

六年癸丑先生修蘭谿縣誌

冬十月先生母太孺人吳氏卒

七年甲寅春正月與門人黃子傳書

按日紀曰傳時宰江陰先生與書略云吾靜觀世變向後未免多故吾友於作縣之餘當以守宦內事爲已分內事凡古人所以經綸天下郅安宜民若禮樂制度以及武備邊防之類皆須一一講究以俟他日大用舉而措之與總鄉邦備帑時可論之志宗忠簡鄭北山之業不亦偉乎此則區區所深望也其他皆吾友所優爲者姑置勿論

八年乙卯先生年六十歲

九年丙辰春三月答費公宏書

按日紀曰先生書略曰來教所論學易而欲求妙契四聖之心超乎數象之外某非其人何足以語



來教敢請所問以求正焉蓋自圖書出人物生兩易之數縞高下位方物殊而易之象著故聖人因其自然之象數而設之卦爻寓之蓍策以爲卜筮之用若合是則無以爲用矣然一以貫之則畫前太極之理乃易道之根源所謂超乎象數之外者而實未嘗離乎象數之中也苟舍象數而求理則未免淪於虛無泥象數而不求理則未免淫於術數惟不泥於象數而亦不離乎象數斯可以言易矣故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非器不形器非道不立道亦器器亦道程子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者也若乃四聖所以作易之心則朱子五贊於述旨之篇已備言之所謂恭惟三古四聖一心者殆非虛語至於後人所以學易之方則朱子警學者之贊與程子序文所謂隨時變易以從道者亦可謂明白而詳盡矣先生熟復而詳味之必將大有所得也

冬十月與參議吳公紀書

按日紀曰參議吳公以金華多名賢請先生校定



其德業問望之最著爲誌立祠郡中以風勵後學先生與書云昨承以鄉賢祠誌見委竊謂此書事體重大非不肖所敢當已將再四求免而嚴命所臨不容辭避茲因仰承盛意取法朱子名臣言行錄及伊洛淵源錄之例雜取諸賢言行事實逐條附列以爲道事文錄其所述作以爲道文分爲上下兩卷庶幾觀者易見其爲人之實然來教又謂前所議勳業一條未當今復更定總以名臣稱之不知尊意可否祠中諸賢名隨所長分類而列之卷前以見所以崇祀之意非敢以是而定祠中之位次也又曰登諸祀典之人不貴乎多而貴乎精必合乎天下後世之公論方可耳

十年丁巳春二月鄉賢祠志成

按日紀曰先生論鄉賢云古人祭有道有德者於瞽宗又謂鄉先生歿而祭于社則鄉賢之有祀久矣金華在故宋時嘗祀栢節愍宗忠簡潘默成三賢于學宮祀東萊呂成公于麗澤書院至元則又有四賢書院以祀何王金許四先生後道□□



祠皆廢我朝成化初浙東僉事辛公謂東萊既從祀孔庭而四賢講明道學以續考亭之緒其功尤大乃奏立正學之祠然宗潘諸公猶未及焉弘治丙辰浙藩亞參觀南吳公甸宣所至厲精用熙乃考方志修故典謂茲文獻大郡碩儒鉅公彬彬輩出立德立功立言者後先相望殆不可縷指而有道有德鄉先生之祀僅若是焉非缺典乎宜有舉其廢者乃請于巡按侍御東廣吳公公觀風察政洗冤澤物靡所不至而謂此舉有補風教亦可緩

也爰命有司綜理其事時同郡薛侯志崇先哲承
命唯謹以學官地隘弗稱爰靈而更卜地于郡城
南門經斯營斯不日就緒公又以爲郡故多賢弗
可限之以三而著錄于傳志者累數百人亦弗能
遍祀也乃推擇其名德最盛者數十人而尸祝焉
其已祀者則仍其舊間又命薛侯雜取東萊四賢
及祀中諸公之遺事遺文類而集之以爲祠志欲
人之誦其詩讀其書而論其世也其幸教吾鄉之
士何其至耶既乃命予識其末簡嗚呼嚐昔吾婺



稱小鄒魯他郡莫敢望而儗焉夫何前修既沒徽
音莫嗣衰微不振者于茲百年矣山川如故風氣
不殊何古今人之不相及耶亦豈世降俗流未有
以感發興起之耳古之化俗導民者非必其條教
之詳法令之嚴也蓋有陰感默誘神而化之使自
遂之之道焉昔盧陵有四忠一節之祠文丞相履
善少嘗遊之而歎慕曰死不俎豆其間非丈夫也
厥後文公果以精忠大節著于天下視前人尤有
光焉非祠之所感而然乎此公與侍御公之所以
汲汲于是也後之人進而瞻于祠像退而考諸祠
志遐想其人於數百載之上必將有奮然于中不
能自已而思所以俎豆其間若文公之有爲者矣
孰謂諸公是舉無關於風化也哉雖有開而必先
迎無往而不復造化人事盛衰之理往往相仍而
行百年曠典一朝而舉殆不偶然得非吾婺將復
來時之盛而天啓之乎邦人君子尚其勉哉尚亦
無負天之所啓無負諸公之所望哉

十二年己未授學于家

按日紀曰先生自成化末艱於步履不能往來楓
山門人後進者萃于家庭受學四書以重訂大成
爲主自朱子以後諸儒之說合於集註者錄之名
爲集說周易一依古易彖象及文言繫辭說卦序
卦等傳各自爲一卷

十三年庚申春廷臣論薦先生辭免

按日紀曰時大臣交章論薦及巡按浙江御史鄒
公璋奏稱先生博通古今淹貫經史友節足以正
風化介行足以勵貪薄久著聲華允協士論乞要
起取赴京量加陞擢於是吏部移文推勘先生具



狀力辭之其略曰某自少時應舉冒官備員憲府
自知其才之不及身之多病而素飧有愧辭祿歸
田二十餘年矣迨今年日益邁病日益深精神筋
力衰憊不支豈復可以奔走於官途況有九旬之
父老病𨌮踵日侍湯藥不可暫離此人子喜懼之
日古人不以三公換之時也又安可棄親從仕故
違禮律爲名教之罪人乎云云

夏四月刑部主事潘公府疏薦

按日紀曰是時北虜犯邊潘公進禦戎要策乞博
訪天下豪傑苟有資望素著經濟奇略如浙江老
臣章某者特加聘擢親賜問對又奏救時十要云
王恕章某咸有老成宿望宜亟起之以備咨謀

秋八月與門人董子遵書

按日紀曰遵時在京先生書云區區出處之事素
履已定吾友所深知也過承許黃門孫文選潘秋
官謬加推薦幸吾友代言以伸謝私意諸公雖甚
相愛而未爲深知故也古人壯而仕老而休理之
常也區區四十二而歸休今年六十有四而復欲
求出事之倒行逆施莫有甚於此者豈不貽笑天
下乎繡衣尚未到若其來有所强迫是使之進退
維谷爲羝羊之觸藩矣須仕諸公爲之解圍而後
可也不然則諸公之愛之者適所以苦之也外間
近有邊患雖爲廟廊之憂亦處江湖者所當同憂
但不知其詳不知此時已安靜否又云區區之事
盡在曲折試爲吾友商之世俗不知往往以爲果
於忘世如晨門荷蕢之流者非也君臣之義無所



解於心吾聖人亦有不仕無義之訓豈敢若使之
果哉又或疑其詭隱自媒而索高價希望美官若
終南之捷徑者尤非也位至五品方面亦自不卑若
從少時隨羣逐隊積累至今三十餘年亦可得美
官又何必假高隱之名以求之哉只緣當初爲學
嘗有志於當世既而應舉得官乃左牽右掣不得
一如所志是以量能度分自知不可有爲不得已
而去以求免素飧之譏耳設使略得展其四體雖
抱關擊柝亦甘心爲之豈計官職之大小哉今日
之官惟知州知縣有志之士欲功德及民者可行
得三兩分若知府以上隔於州縣若下非其人雖
有善政亦難以及民矣在兩司則專職之官如屯
田水利提學巡海等項亦可展一二其他非一人
可專主者甲可乙否皆不能有所爲此官之所以
難做也吏部文書止是催勘猶可辭避但恐有特
旨召則不容辭耳自揣愚分無官可做苟處之不
以其道用之不當其才而徒使之隨羣逐隊虛竊
廩祿以肥身家則盡壞所學不若不爲之爲愈也

又云兆國之患自古以來無歲無之但須觀其所為若專以搶擄為事志在金帛子女則滿其囊橐必自退去終不能為大患不過邀民破其窟擾不得安生耳但擇選守邊之將嚴備以待之便可無事若有豪傑生於其間如趙元昊阿骨打之流志不在小必先併合諸部以並其勢不為鼠偷狗偷到處攻城略地收拾人心為久住之計則中國之憂方大非有韓范之師宗澤岳飛之將不能禦也今之為將者往往皆紈袴子弟讀不知兵一旦寇至則望敵先懼徒求益兵朝廷不務擇將猶輕易用師是以平時備邊將卒皆不可用而有待於京軍也若京軍到彼敵已先去及旋師而歸敵又再來往返數四兵疲財匱則不戰而自困矣非策之善者也或有倘寇相挺而起其為患可勝言哉宋時任福敗於西夏其勢甚危未聞京中命將出師惟任韓范在彼消弭之於無患此其已然之明驗也為今之計莫若慎擇將帥必以材選不由賄得而厚其賞使其練習士卒敵至則戰敵去則守隨機應變有失律者必正典刑則不煩京軍遠出而邊備自固矣愚見如此吾友試與諸公論之不知以為何如



十四年辛酉春二月松坡先生卒

按日紀曰松坡以是月四日終於正寢其治喪一遵松坡先年所定諸人與氏喪禮不敢少有違焉

及葬先生自誌其壙

秋八月陞南京國子監祭酒

按日紀曰南京缺祭酒吏部題云章某係節該科道等官奏要起用近又該趣按浙江監察御史陳銓奏勘本官病已痊可見丁父憂其預節奉欽依待有相應員缺來說欽此今若可用候有成命之日另行本官令其服闋赴任本月初六日奉旨章某陞南京國子監祭酒

是月如莊渠于鄉

冬十一月先生疏辭免新任

按日紀曰章公接聘赴京會試先生因附奏為疏其集中



復東陽御史盧公格書

按日紀曰格同年楷之弟也嘗職朱子先生云如論四書集註不備著諸儒名氏使其老死皆述而泯於無聞愚謂朱子初修論孟集義及中庸輯略等書已備載諸儒之言而錄其名氏又皆有或問以辯其言之得失則諸儒固不患於無聞矣集註不過節其精要之語以便學者之誦習其不詳錄者蓋省文耳非沒其善也又論孔子贊易無一語及於卜筮而朱子專主卜筮為非愚論伏羲畫卦文王周公繫辭本為教民卜筮而作孔子於大傳如所謂開物成務與神物以前民用所謂斷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莫大乎蓍龜者皆以卜筮言也朱子無非即卜筮以發明義理如許子惟孝諸臣惟忠必中必正乃亨乃吉者可見矣觀其所引春秋傳子服惠伯穆姜之言皆本義理以論卜筮尤可見義理卜筮不可歧而二之朱子固未嘗有戾於孔子然若專談義理而不本卜筮則必流於王弼之刪繁踵虛若專論卜筮而不根義理則





淪為巫史之妄誕觸觸豈聖賢開物成務之意哉又論綱目書法謂莽操懿裕楊堅皆同篡弑而有書莽者書帝之異買充楊素李勣李林甫罪惡百倍揚雄而彼皆書卒雄乃書死為朱子之失愚竊以為鄭莊公之子忽為世子而弒乃書子皆由祭仲而立春秋於忽止書世子而弒書鄭伯晉獻公之子奚齊卓子皆為里克所弒而春秋一書殺其君之子一書弒其君卓子奪固有深意綱目書莽書王書帝亦必有謂豈可一律齊之若充素與勣林甫皆無狀小人而雄好古道乃亦如是則綱目書死得非春秋責備賢者之意乎區區淺陋於高論多所未達所欲請問者非止三條特舉此以為兆耳倘無吝教願竭兩端以發愚蒙

十五年壬戌春正月弟懋卒

三月妊拯登進士第是月振以辭免新任疏進不允

按日紀曰吏部劄付備云原任福建按察司僉事章某奏稱陞任南京國子監祭酒適值父喪例應守制又兼筋力衰憊老病侵尋乞要追寢成命別推可用賢才以充厥位容臣仍以舊官致仕四月初二日奉旨章懋不准辭待服滿着到任管事



十六年癸亥春正月吏部催赴任

按日紀曰吏部擬合照會浙江布政司行文催促本官服滿之後作急赴任管事

三月其奏懇辭不允

夏四月差官守候赴任

按日紀曰吏部劄付略云章某學行俱優士望所歸難准辭免合無本部行移浙江布政司差官齎

文前去守候本官作急赴任以慰人望以副盛典
四月二十六日奉旨祭酒重任正要得人章懋學
行老成已有旨不准辭着上緊赴任管事
秋八月先生赴任
按日紀曰先生敎人爲學每以躬行實踐爲先講
學作文次之其班錢膳夫倉庫等銀之弊一時革
之殆盡士心翕然
九月試諸生
按日紀曰先生云古之士以德業相先今乃行業



不修惟算撥歷之日月古之學以明經爲務今乃
經術不講羣學短差之甜苦欺誑相習每稱病以
免坐堂奔競成風或附勢而求速化憚拘束而樂
放縱避勤勞而求安逸若是者可望其有成材乎
時諸生聞之爭相洗滌
十七年甲子二月妻孺人郭氏卒
按日紀曰孺人以是月十四日卒子挺扶柩歸葬
先生誌其壙後二年蒙恩追贈恭人以正德丙子
冬遷葬于長山岡先塋之右焉
三月上修舉學政疏
按日紀曰先生具奏其略云乞於常貢之外間令
提學憲臣於人才素多去處行選貢之法不分廩
膳增廣生員通行精加考選務求行著鄉閭學通
經術年富力强累試優等者乃以充貢通計天下
之廣約取五七百人照依地方分送兩監今年首
行一次以後或三年或五年量在監人材多少間
一行之更乞自弘治十八年以後會試下第舉人
該送南監者寬其違限之條要以坐堂之實一年



之上方准起送會試如係復監人數須令實坐堂
二年之上方准再送會試如此則生徒之數可以
漸及往年且多精銳可進之資勤用提撕嚴加程
督稍倣分積之意用申激勵之方務令文行兼修
政教粗舉成材有望附選及時豈惟差撥恒充固
將官使克稱庶乎國家有以收養士之効而臣少
逭尸素之愆也云云
秋九月奏乞放歸田里不允
按日紀曰先生謂欲淑士心而奔競貪鄙之風未
變欲新士習而澆僞浮薄之態尚存涖任已踰年
月課績全無毫分乞要放歸田里具奏奉旨章懋
學行老成允宜師表着盡心職務以副委任不准
辭
十月上弊政疏
按日紀曰先生疏略云法無古今便民者爲良法
論無當否利民者爲至論今天下承平日久政出
因循以言乎國用則不充以言乎兵力則不强以
言乎國論則不定以言乎紀綱則不肅以言乎刑



罰則不清以言乎俗尚則奢僭而無節以言乎士
習則奔競而嗜利以言乎官吏則誕謾而具文澆
僞日滋而閭閻窮困奸宄竊發而邊鄙失寧臣固
未敢出位而僭言也姑就職司所及者而論之
一本監歲貢諸生先在各處府州縣學爲附學爲
增廣亦旣有年然後得廩其廩膳必二十餘年或
三十年而後得貢追貢入國學遠者十餘年近亦
三五年而後撥歷又歷事一年而後掛選通計前
後五六十年又待選十餘年而後得官則其人已
老多不堪用而死亡者亦不少矣是國家虛費廩
米數百石以養一人而不得其一日之用豈不重
可惜哉此今日積弊之大者不可不早爲之所也
如蒙乞勅該部計議先請之於學校責任提學憲
臣嚴加考選凡材之庸下年之老邁不堪作養者
不許食廩充貢次請之於國學照依先年命大臣
揀選之法而加嚴考試凡材之庸下年之老耄不
堪任用者不容在監待其掛選之時吏部就行考
定高下或賜冠帶或授合得品級散官使之待選



於家而行令各處巡按巡撫分巡分守及司府正
官凡有公事委之幹辦旣可使之習於政事又可
驗其能否每歲終各該上司開具差委過各人幹
辦事跡第其材識高下造冊奏聞其材識優長堪
任用者卽行取選年老無材不堪用者就令致仕
況洪武中嘗差監生各處丈量田土亦欲驗其能
否而授職也則試以功如此則官得人而民皆受
其惠矣此賢愚同滯之弊所當革也
一本監舊制博士助教學正學錄等官共三十七
員蓋國初天下人材共入一監作養故設官之多
如是後因添設北監頗行裁減查得成化初年本
監止有博士三員助教十員學正學錄共七員今
在監諸生不過七八百人而博助正錄等官餘三
十員又會饌久停掌饌一員已爲虛設而今乃有
兩員似乎過冗且各官所食之廩祿所役之皂隸
皆生民之膏血而國家大農之經費也冗食不節
國用虛矣臣等竊謂官不必備惟在得人各官爲
諸生表率後學範模苟非其人則師道不立教難

成效又恐近奉新例風憲有缺許於博士助教等官內選補則此各官者不惟風教所係抑乃風憲之儲尤宜慎選其人不以備員為貴也如蒙乞敕該部參酌所宜量為裁減略如成化初年之數以後遇有員缺合無行令巡撫巡按提學等官推選學行超卓教誨有方者列銜舉奏及九年考滿教官內有功績而兼著時名者以補其缺庶用不失人既有以佐風教而員不至冗又可以寬民力矣此冗食之弊所當革者也

一本監官吏俸糧及監生家小月糧俱係糙米師生會饌係熟米每歲預先會數具呈南京戶部坐派蘇常等府解納本色近奉南京戶部劄付判到弘治十六年分折納糙米熟米共三千八百石計銀二千六百六十兩不分糙米熟米俱作七錢一石臣等查得南京部院等衙門官吏監生俸糧近年俱是折價每石折銀七錢今將本監俸月糧糙米亦作七錢一石折納委實事體相同經久可行惟有合饌白熟米亦係按月關支每人多者不過三



斗少者不過七八升者有之三五升者有之若將銀兩碎分不免虧折之患又後湖查冊監生數多所有饌米乃日用之不可缺者雖云有銀可糴而米貴時熟米一石止七錢欲從本監糴買供應不免賠補之患若止將銀兩送湖則湖上亦費區處臣等愚見此項糙米只合收受本色已行具呈南京戶部定奪該部稱係巡撫衙門奏准事例擅難改移只得遵依收受訖但恐遂為永例則二患未有已也如蒙乞敕該部查議合無將本監官吏監生俸糧月米以後年分照依各衙門事例折納價銀使民獲輕省之便其饌米仍納本色則官免虧折賠補之患此則預防其弊官民兩便之事也

一本監舊額膳夫一百名皆應天府所屬各縣審均徭人戶充役為因節有逃亡不便成化二十年該巡撫南直隸右副都御史王克復始行改派蘇松常鎮寧五府每名一年解銀一十二兩有閏加一兩以充顧役之用本監先前收獲前項銀兩顧人應役自文廟六堂及博士廳并內外各號看守



灑掃及雜用工役等項共顧七十餘人該用工食銀四百五十餘兩其餘分派各官名下顧人跟用及本監一應公用如辦納內府浣衣局澤小粉等項皆於此取給先任祭酒劉某頗嘗積有羨餘奏准修理號舍訖自臣到任以來所收弘治十五年十六年銀兩除顧人應役外比照北監先行事例止給與博士助教學正學錄典簿掌饌職事祿薄官員各一名每名止解銀十兩共用三十二名其餘公用隨宜節縮亦頗有餘均於六堂監生俱有文案簿籍惟是未經奏請於義未安今弘治十七年蘇松常三府其該膳夫七十名每名止解銀十兩其來文開稱係巡按馮御史議處事例而鎮寧二府卻照舊例解發多寡不齊欲便聽從輕減以寬民力義無不可但亦未經奏請未敢擅便定奪又今後湖查冊例該兼撥膳夫徒夫到彼供役緣法司近來問擬囚徒並無一名到監無從差撥已曾具呈南京禮部轉行取撥而法司回文須要申請方准撥送以此本監只得盡用前項銀兩多顧





人役前去供應但恐從此遂廢舊規未便如蒙乞敕該部查議前項膳夫應該納銀若干通行各府遵守庶幾事體歸一仍乞查照祖宗舊例乃今北監事例行南京法司將前問發囚犯送監應役庶使百年成規不至弛廢所有前項膳夫銀兩除顧役外合無給與博士等官各一名及公用或有剩餘合無均給諸生惟復用以脩理公廨或刊補書板亦乞斟酌所宜立為定制以便遵守而仍將收支數目明立文案隨卷繳報以防奸弊庶幾財無妄費民免重困此又革弊恤民之一端也

一本監會饌乾魚每年預先會數具呈南京戶部行湖廣布政司坐派所屬各該河泊所納辦豬肉則每三日一次會數行應天府都稅等司辦納行之歲久積弊多端當魚貴時則輸役斯而支用多缺及魚賤時則一年併至而給散有餘堆積在庫一經暑月則臭腐潰爛化為灰土人不可食不無暴殄天物其饌肉每當暑月送納之際亦多臭敗退換則補買不便收受則食用不堪彼此皆以為



患本年五月內據應天府都稅等司連申自願折肉價銅錢行據各班堂友長呈稱若如所申委得兩便隨呈南京禮部定奪未蒙施行臣等查得國子監通志監生每日每人乾肉二兩而本監案卷數十年間止是三日二兩又查得北監有給錢鈔事例饌肉亦係折肉如蒙乞敕該部從長計議即今在庫腐魚數多合無從每日二兩之例分給以撥各該河泊所歲辦乾魚欲乞酌量中價止令折納銀兩則民免裝運輸納之費而在官亦免堆積

腐濱之患其撰內自每年四月初至八月終暑月易毀之時合無准其照依時估折納銅錢庶得官民兩便此事雖無關於大體亦積弊之不容坐視者也

一近該戶部奏准取撥監生往湖查冊緣彼處冬月苦寒夜不燈火夏月盛暑又多蚊蚋兼以土地卑溼水泉汙濁監生到彼多致疾病而死者以故畏難而不肯去往往告求養病及撥取畢姻依親就教職等項以避其差查得先年查冊之時監中



人多皆撥七百名分作兩班生來替換猶以爲苦臣等竊謂好逸惡勞人情之常查冊一事比之其他短差又坐班委的勞逸相懸不可不爲之所也如蒙乞勑該部計議合無將查冊一月者准算坐班兩月使人有所激勸而忘其勞或別區處以增添監生如先年之數使得分番更換庶幾公務易完而人情樂從此又優恤監生之一事也

十八年乙丑先生年七十歲夏五月疏乞去位不允

按日紀曰先生奏云臣本寒流濫膺簡命位重而才不充身衰而病相迫昨因具疏陳情乞歸田里冒干天聽仰冀矜從不意復蒙恩旨曲賜褒寵眷盡心職務以副委任不准放歸臣聞命驚惶拜恩踧踖感極涕零罔知攸措固當夙夜匪躬勉竭駑鈍以圖報稱豈敢復具辭避但臣自今春以來身日益衰病目益甚目昏而困於簽書頭眩而懼於動作雖力疾而視事每失前而遺後豈能盡所職而副陛下之委任乎此臣之不容不去者一也古人爲太學之師者德尊望重而進退作則動言是勍故人化其德而暴傲革面柔懦有立禮順克彰孝弟與行乃爲不負上之委任焉今臣言無足取行無可法資淺望輕不換不範無以作新士習造就人才濫任已經二載而成效未有毫分雖使久於其職亦恐終於無補又豈能盡職以副陛下之委任乎此臣之不容不去者二也今六館生徒有年踰耄耋猶欲挨歲月以出身者有才雖庸劣亦將干利祿以肥己者紛然希進充塞選途寡廉鮮恥可賤可惡皆由臣等之爲師者老不知休病猶固位昧周任不能之訓忘聖人在得之戒以致其然不正其本身齊其末昔晉之范宣子讓而其下皆讓臣既他無所能輒欲以身爲教懇求避位使後學皆知無能不可以防賢老病不容於竊祿有所觀效而興其廉恥庶或有補風教即臣所以盡職而副陛下委任之萬一焉此臣之不容不去者三也臣有是三者義所當去而戀祿不去則爲上負天子下負所學得罪於名教大矣望察臣衷誠俯賜矜憐使得養病林下待盡餘年庶全聖主始終之恩成微臣進退之義云云奉旨章懋不准休致着用心照舊辦事



# 楓山章文懿公年譜卷下

明阮鶚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正德元年丙寅春正月疏乞休致不允

按日紀曰先生疏進奉旨云老成端謹聞望素著勉副委任不允所辭

二月太學諸生赴南京吏部保留

按日紀曰先生乞休致不出視事六堂諸生赴南京吏部保留本部移咨吏部云據國子監率性等六堂科貢監生陸景光龐龍等呈前事等因送司



案呈到部看得太學乃國家成賢之地祭酒實師儒表率之官今本官言行政事道德文章俱堪爲人楷範近見連章求退士心恐失依歸具詞保留情甚懇切緣保留官員係隸吏部掌行合就備由移咨貴部煩爲轉達定奪施行

二月疏乞休致不允

按日紀曰先生具疏乞照依前祭酒陳敬宗事例休致詞甚懇切吏部備查覆題奉旨云已累有旨勉留有病着加調理以副委任不必再辭

夏四月上治道要務疏

按日紀曰先生疏云臣聞天道以元生萬化聖人體元治萬民故即位必稱元年而建元必殊徽號蓋與天下更新示其所以爲治之意使人民知所向望也洪惟憲祖以成化紀元蓋欲治化之成就而先帝以弘治紀元則欲治道之恢弘今龍飛御極紹成大統而建元獨取於正德能正其德則何患乎化之不成治之不弘也哉然正德之實有五

一曰勤聖學其略曰陛下出震繼離始登大位即

以正德紀元而又開經筵親儒臣以講讀經史而開明聖道固有志於學矣但經筵之間講有日而儒臣之進見有時學問工夫未嘗間斷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有翦桐之戲而莫與箴規匪持養之方而無從諫止則所以輔成聖德者或未備也臣願陛下經筵之外聽政之餘時召師保大臣侍從文官引之便坐講論經術諮詢治道照依唐太宗引十八學士於禁中故事不必限其日時煩爲禮貌假以溫顏使人人得盡言以輸其忠循習既久化與心成則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施之任人而邪正以辨以之立政而事皆可法其於盛德豈小補哉董子曰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勉強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今日正德之先務也二曰隆繼述其略曰先帝在位之日尊奉兩宮備殫孝敬親任大臣延問治道寬假言官樂聞讜論罷工役而止貢獻放鷹犬而出宮人不荒聲色不事畋遊皆其善行之可法者正今日所當遵守而不變又嘗戶口之消耗而議撫恤



之宜以鹽法之廢弛而求拯弊之方消查禁革以革冒濫沙汰冗官以節財用皆其志之欲爲而未成者正今日所宜繼成以終其志其纂修會典則欲聚祖宗之舊章而見諸施行其節修通鑑則欲考前代之成敗以爲法戒尤今日所當究心而從事於其間也三曰重詔令其略曰陛下登極之初渙頒明詔布告天下有謂國家財賦有限而議裁減文武冗食之員及裁取各門房倉庫與各處添設之內官又謂鹽糧爲國用所急不許勢要之求討佔糧所以節國用也又謂皇親勢要之受獻土地侵奪民利而治以重罪又謂內外勢要佔奪軍民土地而限令改正退還所以恤民隱也凡此數條皆經國之遠猷爲當今之急務天下聞之莫不歌誦聖德以爲軍民困苦庶其有瘳邇今非月矣而冗員之裁減取回者無幾勢要之治罪退還者未聞故閣內大臣有政壅不行而詔書所載盡爲虛言之奏六科諍臣亦有冗員復有傳奉復作而號令不信之章則陛下之詔令耳目所及已有乖



制而不能行者矣何以行之天下乎成湯之所謂朕不食言者其道何如而漢之吏不奉詔者其罪當何如也臣願主之以剛果守之以堅凝勿以巨室而寬假勿以嬖媟而姑息從羣臣之言而治不奉詔之罪則浩行自近澤被生民而四夷莫敢不服矣此亦正德之要務也四曰敬天戒其略曰卽位以來星文示變淫雨爲災天鳴于西土地震于南京而陝西又有災傷之患豈非天心仁愛而欲陛下勵非常之志以濟其變乎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凡國家之行政用人但不合乎輿情卽有違乎天意如有罪而不誅無功而濫賞或倖門旁出而大臣不得行其志或勢要把持而百司不得舉其職民已窮而征求之愈急財已匱而後費之無節諸若此類皆天之所不豫而災變之所由生不可以不察也伏望遠師帝王近法祖宗先以側身修行之誠解謝上蒼又以罪己求言之意敷告下土日與在廷大臣講求致災之由以盡弭災之道凡用人行政之有違於天意者悉從





糾正內外協恭上下交修以承天心仁愛之意庶幾精神漸通和氣感召民心悅而天意得則陛下之正德不爲虛文矣五曰謹大婚臣聞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陽之與陰相須而成者也故禮以大婚爲重自古聖王於婚姻之始皆博訪令族備求淑德然後昭告宗廟成以婚禮而未嫁之前又必教於公宮有師傅保姆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而祭所以成婦順也昔宋哲宗以幼冲嗣位將行納聘其臣范祖禹上奏宣仁太后論納后所宜先知者四事一曰族姓二曰女德三曰隆禮四曰博議呂希純則言當采德閥不宜參用陰陽術數以男女年命而勘婚而彭汝礪又言當蚤擇而素教之蓋王化之始萬福之源選之不可不精教之不可不預而禮尤不可不正也今皇上之德睿質純粹天命降鑒必誕聖女以佑皇家近聞分遣內臣各處采擇所得非一人伏望陛下遠稽先王之禮近取宋臣之言上思天地宗廟之奉下爲萬世子孫之計命內及該部大臣考究典禮審處



事宜必由德選不以色進當此諒陰之時姑緩冊立之期俟畢祥禫以成嘉會照宋哲宗故事將所選者暫處太皇太后宮中使之觀法壼儀擇師傅保姆之賢修言德功容之教嚴服飾之節陳圖史之戒凡寢食坐立視聽動作一皆約之以禮而弗納于邪教之既成又以四事察之必有關雎鵲巢之德樛木之行足以母儀萬國表正六宮然後設醮于內成以六禮以定后妃之位以正天下之本以對上天之丕顯休命則禮行告廟史無愧

辭非惟古訓不違尤於孝道有光儀刑四海訓法
萬世而文王二南之化復見於今日矣陛下之正
德孰有大於是乎臣老且耄不通時宜而惓惓愛
君之念夙夜不忘冒進狂言惟陛下留意天下幸
甚萬世幸甚

六月奏乞修理廟學疏見文集

秋七月報三載政乞休致

按日紀曰先生以南京吏部給由公文呈繳吏部
乞爲題奏容令照例致仕時南京河南道陸御史



見其奏保留略云近聞南京國子監祭酒章某先
以微疾引年求退累蒙恩旨勉令辦事茲該考滿
給由赴京懇乞休致六館諸生赴禮部保留臣惟
太學賢士所關師儒儀表所係必得其人則師道
立而善人多治化之隆莫不由之竊照章某學行
純正甘於恬退優游林下二十餘年荷蒙先帝俯
詢廷議特加擢用在監方及一考諸生陶煦純懿
翕然向化及堅守素志累章乞歸雖身嬰末疾實
精力未衰伏望皇上留意人才俯體宿學特勅該
部免其赴部給由行令在任復職非惟諸生有所
矜式而亦可以勵奔競矣

八月疏乞休致不允

按日紀曰先生以老病不能給由援例具奏乞休
疏進奉旨朝廷以章懋學行老成堪任師表已累
有旨勉留有疾宜善加調理不必固辭

冬十月國家俟命南京吏部侍郎黃公珣具奏保留

按日紀曰南京吏部劄付備云太學乃國家成賢
之地祭酒爲師儒表率之官必得其人方稱厥任





今南京國子監祭酒章某歷任三年始終一節宣
行政事皆可師法道德學問衆所依歸近以三年
考滿例該赴京給由本官具以老疾懇乞休致荷
蒙聖上降旨勉留俯賜獎諭臣等有以見陛下崇
儒重道任用老成以作養人才之盛心也但以本
官偶患風溼步趨不便未能赴京給由雖蒙詔留
未敢力疾涖事况司業羅欽順給假送親尚未回
任本監缺人管事士子失所宗師如蒙乞勅吏部
容留本官扶病管事免其赴京考績之行以終人
才教成之效仍候司業羅欽順回任行令給由則
國學庶不至於缺人而士子亦不至於失望矣等
因該通政司官奏奉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吏
部備查題稱合無准其所奏令本官照舊在任調
理管事待司業羅欽順給假回還弁本官病痊之
日仍令赴部給由奉旨是

二年丁卯奏乞養病得旨

按日紀曰先生病未愈因不允休致仍乞恩養病
奏略云臣當考滿離任之後給由在告之時身雖



不當事任心猶不敢自安今病之痊可旣未可期
而在監缺官已踰半載若不舉奏銓補不免曠廢
職務有誤教養則臣之上負國恩下妨賢路罪益
大矣故雖休老之情未敢重陳而久病亦不容不
瀝誠以上請也伏望聖明以教養爲重以作人爲
務念賢關非可以養痾而師範詎容於曠職特勅
該部別推備彥往司國學容臣在於原籍從容調
理俟有痊可之日另行赴部給由以終考績之事
以聽黜陟之命則官職不至於久曠餘生或賴以

保全云云奉旨章懋旣累有疾情辭懇切准回籍
調理病痊之日有司來說起用

夏四月長子撫卒

冬十月孫訢卒

十二月與姪拯書

按日紀曰時章公拯以工部主事改刑部先生與
之書其略曰家門不幸荐罹災禍章撫旣死章訢
復夭白首病軀逢此悲境煢煢孤立何苦如之惟
有伏枕待盡已無意於人世間矣但身分未了者



三事一是所陳謝病之章雖蒙恩許調理猶有病
痊之語未得脫然放免今欲再求休致未知時義
可否爾去奏病汝可斟酌代進以畢此事先君例
該贈官未有誥命經營關領皆在於汝千萬留意
松坡府君冢墓之嗣吾諸姪惟汝有四子欲汝一
子爲冢嫡之嗣汝意何如但得了此三事吾遂可
瞑目矣

三年戊辰二月乞休得旨

按日紀曰先生疏進奉旨准他休致該衙門知道

三月誥贈先生父南京國子監祭酒母吳氏贈太恭
人

按日紀曰是時先生進階朝議大夫父母並得誥
贈妻郭氏贈恭人

冬十月與許知縣完書

按日紀曰先生嘗太學完爲國子生今南谿將九
有難行之事必冥正焉故鮮有過差時荒歉先生
與之書其略云今之荒旱積年所無甚爲可憂周
官十二荒政所宜講求先雖有救荒活民之書亦

宜時常檢看早爲處置以防民患近聞官府榜示
不許外郡來此販糴此乃世俗私小之見非公平
正大之道旣犯五伯之禁亦非朝廷之法弊端隨
起小民因此但見有穀求往來者盡行搶奪搶奪
不已將成大盜曾有明鑒矣不可不謹其始小民
訛言皆謂官府許其搶奪此聲傳揚恐非美事必
有受其咎者客商被奪若往上司訴理來此追捕
縣中被其擾易所謂行人得牛邑人之災者亦所
不免矣況今官府催併物料皆要銀兩設不糶糧
銀兩何從而出此皆理勢之必然不可止遏者也
乞早除遏糴之令及嚴行搶奪之禁以免激者之
患乃今日爲政之急務也某居山林下本不敢干
預官府之政但以執事相愛之厚偶有所聞深懷
隱憂不敢不以直告惟深察焉

四年己巳五月育拯次子試爲孫
按日紀曰拯特選論廣西梧州通判是時求歸
試生八年矣宋氏所育先生以昭穆未當姑存
以備家編之後



五年庚午十月蘭谿縣志成
按日紀曰縣志始末具先生序文
冬十一月起先生爲南京太常寺卿
六年辛未二月具奏辭免不允
按日紀曰先生疏進吏部奏云本官早有令名晚
節愈篤擢正容臺因輿論之僉歸而錄用耆臣實
聖心之簡在成命已定難擬改圖爲此合行劄付
本官查照先今事理作速赴任云云
夏四月陞南京禮部右侍郎

秋七月具奏辭免陞職
按日紀曰先生以年老有疾奏乞容令以祭酒致
仕奉旨章懋學行老成已有旨陞用既自陳衰老
情詞懇切還著做侍郎致仕
八月具疏謝恩疏見文集
九月與姪拯書
按日紀曰逆瑾既誅拯自梧州復南京吏部稽勳
司主事陞兵部武選員外尋陞車駕郎中是時召
赴北部先生與書略云汝居官蒞事要在勤愼事
上接下須兢兢小心不可失色於人既不能有所
爲亦不可以求容但求免禍見幾而作可也四方
盜賊雖多俱無大志不日自當撲滅但所任討賊
者多非其人故至於猖獗耳汝在部須博訪賢才
以贊大司馬之推擇若得一二人如晉司馬隆唐
王式輩則盜賊即日可平矣所憂者本原之地無
可著力則盜賊雖平亦未免有意外之虞耳吾鄉
今年之旱百年以來所未有也田租之收十分不
及一二中人之家亦皆缺食吾亦未知能免死亡
否民窮已極不能聊生而官府科徭日加須重又
以江西之寇多調官兵民快往彼防禦數盈十萬
寇實不來而老師費財不知紀極百凡所需及供
億之費多責金衢二郡何其苦也
冬十月復編修董公玘書
按日紀曰先生在南雍玘爲國子生是時有書問
讀書所疑故復之其略云中庸大本之說程子與
呂蘇問答固有未明而朱子於中庸或問及語類
中剖析明白可以參考其得失其切要處朱子又



謂已發未發之說具在大全集註中試取而讀之
則曉然無疑矣朱子與南軒辨論初雖未嘗無疑
後與蔡季通問辨復取程氏書讀之渙解冰釋然
後知性情之本然聖賢之微旨亟以書報南軒南
軒復書深以爲然其說載在大全集中和舊說序
中言矣愚竊以爲朱子晚年定說與程子初無少
異雖孔子子思復生不能易其言不必以諸說之
紛紛而致疑更欲復求他說也老夫往時與吾友
論讀書之法凡諸說義有兩端者各循其說而思
之到有窒礙處卻回頭別思必求其合而後已者
蓋欲求其所言合於聖經之本旨者爲是其有窒
礙者則不可用非謂諸說之各爲一端者欲求其
合於一也吾友錯會其意欲求其合一無怪乎其
意愈雜而理愈窒也嘗觀朱子之序中庸集解有
云讀是書者毋跂于高毋駭于奇必沉潛乎句讀
文義之間以會其歸必戒懼乎不睹不聞之中以
踐其實庶乎優柔厭飫真積力久而於博厚高明
悠久之域忽不自知其至焉吾友能守朱子之訓
而服行之何患之不得也哉



七年壬申春正月與郡守趙公鶴書
按日紀曰趙公移文本縣作少宗伯坊牌先生以
書辭之其略云先生近行本縣蓋造進士及舉人
坊牌則區區賤名已預其列又以官名另立坊牌
則是重覆受賜心甚不安不敢承當一也某平日
以官爲身外之物不敢認爲己有況此亞卿顯職
尤所不堪既嘗具疏辭之於朝今乃立爲坊牌以
誇耀鄉人未免爲識者所鄙此亦心所未安不敢

承當二也又區區素以闇然自號欲從事於尙絅之學而未能也今以非所當得之官而高自標榜全失尙絅之義此尤心所未安而不敢承當三也目前進拜多多而辭不得以盡其言反覆以思益增慚愧伏望諒其夙心亟行停止前命就移此費改立仁山祠前坊牌則於大義尤爲光明而財用亦不爲虛費矣

夏四月與編修湛公若水遊北山

按日紀曰湛嘗從遊國學時出使安南過此謁見



先生與遊樹眞觀白雲紫霞湧雪諸洞湛有謁見及陪遊諸洞詩呈焉

八年癸酉十一月金華守劉公蒞役民浚濠築堤先生止之

按日紀曰劉欲役民興作以可否來問先生與之書其略云邇者忽以新政移文屬縣將興浚治城濠修築堤岸之役每里起夫一百名蘭谿二百四十七里該夫二萬四千七百名若通計八縣則該夫十餘萬矣自古未嘗有如此大役闔郡之廣無一家一人不受其役者遠近聞之罔不驚駭而逃避焉況此邦之民洊罹荒旱不能聊生往往棄妻子捐鄉土而匃食於四方雖比屋撫綏而賑恤之猶恐其轉乎溝壑可復加以工力之勞乎先王救荒有散利薄徵弛力之政今官府既不能散利以賑其窮又不能薄征以蠲其稅乃復勞以工役而不弛其力則孟子所謂用其二而用其三矣民安得不殍且離乎古者凡有作興雖用民力而皆廩食于官若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之類范文





正公以官糶募飢民修水利有一舉兩得之說故雖勞而民不怨今此十餘萬衆不知食於何所若使人皆自食則貧無食者寧不餓而死乎先王於月令仲冬之月命有司毋興作土功及起大衆今乃於窮冬而興此二役則不惟有乖王制使之工作於水中則無衣無褐又將有凍死者矣仁人君子豈忍立視其死乎故愚意以爲此事決非先生本心必有好生事者倡爲此說以誤先生耳夫修城池設險阻以防寇盜築堤岸殺水勢以衛橋梁雖皆王政所當爲而非此邦今日之急務也請試言之昔龔遂守渤海而化刀劍爲牛犢張綱守廣陵而化劇盜爲良民此其德足以化暴者固不假乎城池也檀子守南城而楚人不敢爲盜李牧守鴈門而匈奴不敢南牧此其威足以服遠者亦無事乎城池也所以爲龔爲張爲檀李者乃先生之餘事耳何憂乎寇盜而汲汲於城濠之浚哉如必欲不忘武備亦當先治其本孟子謂地利不如人和而固國在乎得道苟或上失其道而人心不



和則雖有高城深池亦將委而去之矣趙襄子遁智伯之難而去走不取長子之城完厚與邯鄲之倉充實惟取晉陽爲尹鐸所寬其民必和而居之卒以破智伯而成趙氏之業非有得於人和者耶若梁伯不務修德政而好土功亟成其邑又溝其公宮彼固以爲無患矣然罷不堪而秦人襲之遂潰而亡豈非委而去之者乎今江西雖有寇盜遠在二千里外山川阻絕豈能遽至而一旦卒然浚濠設備張皇其事若寇之在門庭者未免驚疑上

下而啓奸雄不軌之心豈愛養國本固結人心若尹鐸之爲晉陽而緩急有所賴者之爲愈乎愚所謂非今日之急務者蓋以此耳若夫修築堤岸之役蓋以金華故有石橋跨臨溪上而雙溪之水合流于其下近年以來水或橫流衝激橋南之堤將不利於橋焉故先生欲於上流築堤以殺水勢使水復散道則橋可永存而人無病涉意非不善也但舉於荒歉之餘沍寒之月則時所未宜人所不堪恐固已言之矣至於二役並興而築隄爲尤難



塡塞下流之地以爲高岸障回南注之水使其北行其所用民力不知當幾倍於城濠而所用材木動以萬計則不惟勞力而且傷財矣使隄可成而橋永無患則雖勞且費猶之可也萬一水潦暴溢洪濤巨浪堤不禦而或壞焉則爲徒勞而徒費又況水爲天一所生其流之不息即天運之不已其勢之所趨即氣運之所至其或東或西或成或敗莫非天之所爲豈可以人求勝乎天哉惟當行其所無事順其自然而已梁武堰壽陽之水屢成屢敗終無所成故昔人論治河有不可與水爭地之說非有見於是乎昔東周之時穀水鬭將毀王宮靈王欲壅防穀水使北出以全王宮而太子諫之以川爲氣之導不可壅防鬭川以飾宮是佐鬭而章禍也夫以王宮將毀所係於國家者甚大知道君子猶以防川爲不可則此橋之毀與不毀於郡政初無損益亦何必勞民動衆而爲築堤之役哉況橋之所利不過一鄉一邑之民便於往來耳他邑固無與也而勞及八縣之民則所益者小而所

損者大豈若修治水利講求荒政勸課農桑使八
邑之民均蒙其利之爲愈哉愚所謂非今日之急
務者又以此耳然愚於此又深慮焉易曰吉凶悔
吝生乎動則人事之動非細故也彼郡城之濠百
年以來未嘗浚也而今忽浚之雙溪之流自昔所
開未有閉也而今忽閉之是又非常之動其爲吉
爲凶爲悔爲吝必有出於意外而不可測者矣肅
可忽乎竊嘗稽諸前聞質諸往事勞民不若息民
興事不若省事雖爲腐儒迂談而要之至理亦不
外是先生其亦熟思而審處之哉云云劉公得書
遂止其役
十年乙亥先生年八十歲春正月先生寓居縣城
三月金華守劉公蒞疏乞優養耆德以勸士風
按日紀曰劉公疏云臣聞三代聖王尊賢尚齒有
秩祿之頒有上庠之養及巡狩省方養老則有慶
遺老則有讌下逮漢之明帝養和榮于辟雍爲之
袒而割牲宋於老臣例加優禮或召陪郊祀不至
而亦有賜或使主宮祠無職而亦有祿蓋自古帝



王尊賢敬老以勸天下之士又以收天下之望也
國朝率循古道禮意尤隆高年大臣致其事而去
則詔有司每月給祿若干每歲與丁若干雖厚薄
多寡不同而優遇耆舊之盛心則度越漢宋矣萬
邦黎獻共惟帝臣咸耆老之見優則竭膂力以效
勞益知思奮咸賢者之見優則勵行義以樹節相
率顧忠文王之致爽望其撰一也臣本府所屬蘭
谿縣有致仕南京禮部右侍郎章某始以會試第
一人選入翰林爲庶吉士授官國史編修不賦元
宵煙火之詩忤旨得罪荷蒙憲祖念其忠直政大
理評事於初論之時歷按察僉事於論定之後尋
以抱病棄官家食二十餘年復蒙孝考起之山林
之下擢之國學之師居位三年建事陛下已乃以
衰病辭遷太常寺卿辭遷禮部右侍郎又辭陛下
諒某之年已老憫某之病果衰聽令致仕而某愛
君憂國退而彌勤力學好修老而不廢概之當世
殊無匹儔方之古人詎容專美臣竊謂如某者用
世之功雖未及究然洗混貪競感激懦頑爲朝廷



扶翊世教增重國光轉移士風維繫物望其爲勞
烈豈淺淺哉顧其舊業蕭微生事落莫孫我於殀
子困於單酒肉之養不及曾元而甕中見粟僅與
陶元亮等耳某雖處之甚安而見聞者皆爲興嘆
也臣愚欲望聖慈念其歷仕三朝年垂八十況有
忠諒可錄風節可高歲與之丁月授之粟或過於
厚尤彰尚德之異恩雖與之少亦見養老之仁政
而於某固無得失也倘蒙天聽即賜施行臣見人
心稱快士氣生光俾有位者懷蒞庸之思秉史筆
者書有道之政是陛下發斗斛之陳紅揮銖兩
之免役而成此盛典前可以考諸三王後可以
俟聖人於百世也顧不韙哉臣備員郡守郡之
耆德有若而人臣雖心知尊賢而繼肉繼粟之
養不得私專以掠美名故自發其事冀此優養
之禮公行於朝廷臣固不敢以養老尊賢取虛
正恐以遺老失賢取譏也伏望聖明俯賜裁
鑒
三月復僉憲鍾公邦奇書



按日紀曰先生書云某臥病鄉邑獲見監司部使
之賢者多矣其能使貪殘之寢不安席望風屏跡
而致民心之愛戴稱頌不已未有如先生者蓋民
苦虐政之久而一旦得少甦息焉眞若倒懸之解
執熱之濯而大旱之得霖雨雖古人之攬轡澄清
者不能過也固有以見先生之政事過於今之從
政者遠矣昨承示以所著律呂直解竊觀所論如
謂聖人得元聲以候元氣今當候元氣以求元聲
謂須累黍以爲九寸然後用蔡氏多截管之地又
謂埋管之地不可於城市中當於曠野無人居處
其土之黃壤者去其客土而候其正氣皆足以發
蔡氏未盡之蘊而爲之註什圖象計其算數尤有
功於蔡氏之書又有以見先生之用心古學而非
止爲世俗舉業淺陋之學矣豈非所謂有大學問
大抱負然後有大設施者耶茲辱手教過相稱許
既非不肖所敢當而以是書俾之發言於首簡則
所委非其人矣某少時嘗觀蔡氏書見其義理淵
深算數精密非淺學所能理會且無頴敏過人之



資兼之師友相與講明辨問而於祖沖之之密率
算法亦未之見不得其門而入茫然無下手處亦
爲欠伸思睡者矣況今老病幾死昔學荒蕪心神
凋耗豈足以當作者之任而發明著述之深意哉
世有朱子然後能序蔡氏之書有坡公然後可序
歐公之集今先生是書必得名公鉅人深明律呂
之學者爲序引斯足以開示蘊奧以垂教後人苟
非其人而妄言穩說未免佛頭上著糞爲搆公所
笑矣此其所以循牆退避而不敢當也

十一年丙子夏五月詔有司時加存問
按日紀曰南京禮科給事中徐文溥奏略云先朝吳與弼陳獻章皆因大臣論薦崇以殊禮至今聞者猶足興起致仕侍郎章某造詣精深涵養醇熟居翰苑忠節夙著掌國學師範益尊進秩常階未超殊數乞要遣使存問安車徵召以風示天下或加之爵秩給之丁米如近日大臣致仕之例亦可示優老尚德之化等因奉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吏部看得風俗關乎治忽轉移在於朝廷仰



惟先朝儒臣如吳與弼陳獻章皆以布衣徵召擢用超出常格今致仕侍郎章某學術操行卓然名時給事中徐文溥所言誠非溢美且歷官卿佐効勞有年與二臣不同倘蒙皇上念爲皇朝耆舊人望所歸特稽故典或存問徵召或進其官階或給以人夫月糧量加恩數在朝廷行之皆爲盛事在本官受之當無愧志於勵俗興化關係不小伏乞聖明定奪十一年五月二十四日本部具題二十六日奉聖旨是章懋學行純正年高望重着有司時加存問以稱朝廷優禮耆宿之意欽此

六月與門人陸嶽書
按日紀曰嶽時爲兵部主事先生與書略云自春及夏兩辱惠書所論時事及桑梓利害甚當但其事至今未見移文恐亦寢矣果欲爲之亦有肉食者謀焉非藿食者所能與也近聞吾友有思歸之念但虜寇深入四方多事恐未能遂所圖也而今之計但當鞠躬盡力悉攄所蘊贊大司馬爲苞桑之計以休時之否而已固未可以言歸也老夫近



蒙恩旨今有司時加存問甚非不肖所敢當人謂不可無謝恩之本今具稿付去煩爲詳看寫進
次春書略云來書所論時事之變及外患之多甚爲可慮邃菴二公並有時望皆已去位不知世道責令屬何人西北二虜雖肆侵擾以區區觀之彼中未有豪傑不過志在金帛子女而已豈足爲患但守邊者得如趙李牧漢郭伋輩何憂乎彼哉惟恐盜賊地方則爲大患但當選將爲急務今日之憂在於前星未耀而主器猶虛此則當道者當任其責而吾友輩亦無所用其力也但遇有權力可懷忠義者則爲之贊謀以俟可爲之機而爲之耳三復來書往往有青山白雲之念在時義固亦宜然恐或有歸命則又不可以請惟是上下相安恬然無事庶可以言及此鄙見如此吾友其細思之

十一月與司徒邵公寶書
按日紀曰邵有書問洪範數先生復之

十二年丁丑夏四月詔有司存問
按月紀曰御史鮮公見巡按浙江題乞優老崇儒



以隆治道奉旨劄吏部仍行有司存問時鮮公行令有司建立優禮耆宿坊牌及刻石鄉賢祠以勵後學先生具書辭免

秋八月與門人張大輪書
按日紀曰大輪時爲工部主事書來先生復書云來書所言看書欲自小學而及四書以馴至六經此正古人爲學次第但當立志堅定不可以其歲月經久而措難也又謂諸子史以及宋儒之言皆當究心此亦宜然爲舉業者尚當如此而況於聖

賢之學乎至於性命之微則宋儒論之詳矣至於天文地理禮樂兵刑歷數之類其載於諸經註疏及諸子史傳中若究心於諸書皆可以理會矣但其求之有序若欲一時並通則誠爲難事吾友既有志於學先將小學及四書熟讀玩味字字句句皆究極精微務使其理貫徹於胸中一一體之於身而力行之如古人所謂今日辨一理明日辨一理今日行一事明日行一事積久既熟自當有脫然貫通處固不必盡讀天下之書然後爲至



尤不可如科舉業者但借聖賢言語敷演爲文字而已也若謂歲月已邁再難從事於小學則當補之以敬朱子大學或問已有明說考而行之可也凡大學之格致誠正脩身而始終一敬中庸之學問思辨爲行而表裏一誠與論語之操存涵養孟子之體驗擴充數者工夫不可缺一皆不過以維持此心而存其天理惟恐其昏昧放逸而或失之也若此心一有人欲之萌則當禁止而遏絕之即學庸所言謹獨之功是也欲謹其獨非誠敬不可程夫子教人有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以誠敬爲入門以踐履爲實地則誠敬二字乃爲學之最切要所當先者其讀小學及四書亦不過專用力於此耳程子所謂未學當知用力處固在於此而既學當知得力處亦在於此也程子又言學者當以論孟爲本論孟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蓋言其理之同所謂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今雖未致便謂不治而明但能用力於四書而有所得焉則看治諸經皆易爲力矣至於子史諸書

以吾所得於四書者照之則其是非得失昭然可
見又何難哉
冬十二月弟忞卒
十三年戊寅二月少子接生
按日紀曰楊氏出也
十四年己卯春正月嗣孫試卒
二月復門人陸震書
按日紀曰先生與震書云比聞昌言上進欲引君
當道而格其非心甚合時宜亦可謂鳳鳴朝陽者
矣昔周穆王周遊天下得祭公謀父祈招之詩而
悔悟遂歸以安王室與今日事頗相類未知所奏
亦有祈招之意乎近得手書謂國家待士之厚未
忍輕去而冀有所待豈欲待其悔悟如穆王之歸
而作冏命也耶然又謂大臣交搆禍將及矣則有
不可待之勢又謂典度盡廢民病已極惟有仁厚
一脉今亦併棄而斲斷之天下事無復可爲用是
憂悸成病近已在告計在入秋可歸又以安危未
定恐難如意其進退之不果有如是者誠爲難處



矣愚意吾友既不能如古人之決於進退莫如且
乞外補得如所請庶可從容進退不致墮坑落阱
也
十六年辛巳先生年八十六歲五月陞南京禮部尚書
按日紀曰是月初二日奉旨章懋德望隆重陞南
京禮部尚書仍舊致仕着有司時加存問
九月具奏辭免陞職不允
按日紀曰疏見咨文是月二十三日吏部咨云伏
念臣素無實學謬忝虛名昔嘗備員國學既以年
久掛冠而丐休繼蒙起佐春官復以病難就職而
納祿自獲退安於田里無非仰荷於生成今頹齡
已越八旬而養痾又逾一紀敢期末路復際昌辰
恭惟皇帝陛下以憲祖之文孫承孝宗之大統聰
明天縱英睿夙成革故鼎新補弊興治元凱登庸
共兜流放欲風動於四方之士庸假寵於一介之
臣遂令朽質荷此殊恩謬稱德望而陞以尚書職
名重於華袞之寵仍容致仕而着令有司存問過
於安車之寵臣撫躬非據度義奚堪倘復貪榮而



不知止足必將踰分而自取悔尤反覆以思凌兢
而懼不容不籲天以祈免也伏望聖慈特勅該部
追寢尚書成命容令仍以舊官致仕俾臣生無愧
容死無遺憾爲幸大矣伏望陛下當此造化楊復
之時益脩人事大來之泰親君子而遠小人崇正
道而息邪說獨攬朝綱毋使大權旁落堅持國論
罔俾士氣摧傷以帝王之道爲必可行以聖賢之
言爲必可信不邇聲色毋殖貨利言思可復事必
有終廣言路以開賢路結民心以順天心鞏皇圖
於不拔樹國祚於無疆臣苟延殘喘獲覩太平尚
從擊壤之民同致華封之祝云云奉旨卿學行老
成名實相稱新政之初特加恩典以勵士風成命
己下所辭不允
冬十月子捷卒
十一月爲子接議婚
按日紀曰接妻門生趙儲女也
十二月勅行人存問疏見禮部咨文
是月三十日先生殂





按日紀曰二十二夜有星墜所居之旁光明燭地
鄉人見之皆驚翌日先生疾二十七見郎報不允
辭職乃舉手加額曰聖上特恩敢不祇受但旦夕
且死無以爲報耳二十八夜與姪贊論天子諸侯
大夫士庶人保天下國家長久之道歷誦春秋列
國君大夫無能知此義者俾許士會父子以爲庶
幾且謂堯舜周孔之道不外于此二十九夜與姪
論深衣制度三十日鄉人見所居之前山白氣
上冲久而後散晨後謝門生親戚各回守歲迨日
中令取郎報再閱少焉侍者以星墜告先生呼贊
問之贊曰是殆櫪馬皆驚之意乎先生頷焉頭郎
執少子接手囑之曰予老年得汝未必非天意也
汝能讀書脩德親賢取友以繼予志死瞑目矣畢
遂不語至申而殂目稍瞑側室張氏等泣告曰大
人目不瞑或以接兒念乎吾輩自能撫養長成以
承大人宗嗣幸弗爲念遂瞑享年八十有六嗚呼
先生天性自然不修邊幅孝友之行達于鄉閭親
睦之恩厚于宗黨平生與人未嘗有競而於物一



無所好惟耽嗜書籍收貯不嫌其多家貧產薄自
奉儉素人無兼給之味出無代步之馬無衣帛之
妾無應門之童高情寡慾於人無所不容然界限
甚明居常無甚異同至臨大事決大議斷之以義
確乎其不可易論事後當成敗率多奇中蓋揆之
以理不假術數也身在林下心不忘朝廷每聞用
一好人行一善政則欣然而喜否則不懌曉必焚
香告天禱以國泰民安親賢遠佞爲禱於民間利
病必爲當道者言之晩年筋力雖衰聽明不減爲

文章必取理勝詞達不以華藻爲尚是年夏秋以來嘗爲辭免陞職疏吳氏祠堂記郭氏別業記同年林安公小傳陸員外墓誌銘自是不復有作蓋先生之絕筆也

嘉靖元年壬午春正月二日歿三日殯

按日紀曰先生葬之日鄉人聞之無不流涕者

三月二十六日癸酉孫等奉柩歸葬于先隴之左

按日紀曰先是葬郭恭人於西石山之巔不吉乃營壙於曾祖徵君塋傍遷葬恭人于右虛其左至



是歸窆焉

夏四月二十四日行人王公懋齎捧勑書存問

按日紀曰勑書云卿以醇篤之資正大之學歷事累朝恬於進取起教國學未久即歸身在山林望隆朝署先帝嘉而進秩亞卿朕嗣統之初緬惟風采載進今官不煩以政仍聽里居茲聞壽及九袠體履康裕特遣行人齎勑存問并賜羊酒卿宜倍加調攝益隆壽祉稱朕優禮耆碩至意其尙敬承之哉故勑

二月初四日咨文至

禮部爲陳愚見以裨新政事該本部題儀制淸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巡按貴州監察御史胡瓊題前事內開通者耆舊之臣與忠謀得罪者皆荷登用甄錄無遺臣切見前國子監祭酒章懋精力雖衰學術甚正憂國之志每形於言論之間致用之年坐邁於山林之下陛下特降勑旨遣官存問命之條陳當世之務必於新政大有裨益至於任賢使能聖心簡在非臣下所敢闕此又防微





謹始之大者誠若不可不慮也遠臣昧死思以一得之愚爲芹曝之獻干冒天威不勝惶悚之至等因奉聖旨該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送司行准吏部文選淸吏司手本開稱案査先該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張楫題爲優老舉賢以勵風化事該部議擬覆題奉欽依章懋德望隆重陞南京禮部尙書仍舊致仕着有司時加存問欽此欽遵備行到司及査得正德十六年七等月節奉本部送准吏部咨稱大學士等官謝遷等該本部覆題奉聖旨是謝遷韓文待有缺用還先寫勑各差行人存問欽此欽遵備咨前來已經呈部差官親詣各官原籍存問去後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巡按貴州監察御史胡瓊題稱前南京國子監祭酒章某精力雖衰學術甚正憂國之志每形於言論之間致用之年坐邁於山林之下乞要遣官存問一節緣本官學行兼優齒德俱備委係輿論推重已該吏部題奉欽依着有司時加存問用彰皇上優禮耆臣之意但恩典出自朝廷臣等未敢擅便伏



乞聖裁緣係陳愚見以裨新政及奉欽依該部看了來說事理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十七日本部尙書毛澄等具題奉聖旨章懋寫勑差行人存問欽此欽遵擬合就行除差行人司行人王懋前去欽遵存問外合咨貴職煩爲欽遵施行

恤典

浙江布政使張公思奏乞贈諡葬祭該禮部覆題奉聖旨是准照例葬祭與他諡諡曰保躬完節君子之素心崇德報功國家之令典事有關於激勸

恩無間於存亡故致仕南京禮部尙書章懋造詣貞純行履高潔峻登甲第妙選儒林屢直諫之上陳左遷縣令旋優恩之下被改授廷評憲臬提刑旬嚴法守成均造士克正師模歸志事堅辭章屢上身遂閑居之樂世高勇退之風遠擢奉常義陞禮侍雖寵榮疊至而恬淡自甘善不近名學惟師古肆當新政眷念老成特進秩於春卿式增光於故里方厚存問之賜遽聞淪謝之音宜有殊恩以示褒恤茲特贈太子少保諡文懿於戲人惟求舊



慨耆宿之無多禮重飾忠必名賢之是昇爾靈不昧渙命其承

諭祭

皇帝遣浙江布政使司左參政張芹諭祭于致仕南京禮部尙書諡文懿章懋曰惟卿學術醇正志行高明振美賢科馳聲翰苑因言外補旋擢廷評憲臬提刑成均造士再遷禮侍遂貳春卿屢以疾辭堅臥不起清風高節滑重士林聲名俱榮進止無愧嚮予新政眷念耆臣晉秩崇階遣官存問訃音忽至良用悼傷爰推錫恩特加美諡賜葬與祭以慰其靈九原有知尙克歆服

二年癸未奉旨准月給米二石養贍少子接

浙江布政使司承准戶部勘合照依其略云本部看得金華府知府王九峰奏稱已故南京禮部尙書章懋侯雖存加官未久仕俸祿僅贍朝夕未嘗置買田産遺孤一人及妾并亡故子孫之婦共計五口終丁窮居衣食無資欲要比照河南布政司右參政李衡事例行令本縣每月給米二石養贍

候成立之時住支一節爲照已故尚書章某學惟爲道而不謀其家才堪經世而未究厥用清修苦節久而不移士風名教委有所賴本府知府王九峰奏稱遺孤貧苦問見必眞若不特加周給未免失所有負聖明崇舊恤孤之典况援有前例相應議處合無候命下之日備行浙江布政司卽查金華府蘭谿縣已故尚書章某遺孤章接果如知府王九峰所奏照依河南右叅政李裔事例行令該縣給月支食米二石以資養贍待後章接出幼其力足以自辦將米住支等因仍將支過米石就於歲支冊內開豋解部查考緣係恤遺孤以重賢儒以勵人心及奉欽依該部知道事理未敢擅便嘉靖二年九月二十五日本部尚書孫某等具題奉旨是章接准月給米二石養贍出幼之日住支欽此欽遵擬合就行照會本司着落當該官吏照依本部題奉欽依內事理欽遵施行



## 章文懿公年譜後跋

楓山先生理學名臣也其嘉言善行譬諸精金美玉市有定價恐何能贊一詞間嘗論世每恨生不同時願爲執鞭而不可得嘉靖丙辰小山先生出守吾雉實公之冢嗣因獲公年譜讀之蓋名臣所錄者概也年譜所錄者詳也恐不幸不得及公之門猶幸得受教於公之子三復是編作而嘆曰讀是譜者可以見大臣進退之義焉可以見天道福善之公焉可以見世道升降之機焉夫君子之仕



也爲道之行也道不行而富貴利達者君子以爲恥而不以爲榮公援庭科入詞林僉閫憲師太學踐而復起起而復去原公之心豈不曰時不可徇祿不可竊與其曲學阿世失吾故步寧窮約終身以行吾志爾是故奉常之擢則辭宗伯之擢則辭高難進易退之節厲廉頑立懦之風所謂大有功於名教也是不可以見大臣進退之義乎公當卿仕 按原本張仕下缺一頁容補刻

## 年譜跋

嘉靖乙巳接授南司寇幕僚時函峯先生同部事一夕夢接先子授以昌黎公旨訣覺而語接遂以年譜託之後先生督京輔學政東巡謁昌黎乃與夢符因念先子遂成是帙遜附接曰先公之德沐海宇人人能述無俟于鶚者但與兄義重不能辭五載始成病與冗交故遲遲乃爾後序已屬峻谷首倚兄荆請之何如適接丁毋艱還浙先生轉浙文宗過蘭谿謁先子祠覩疇昔之夢不爽毫髮豈





名儒千里神交倒亦有數存乎接不敏敢以始末托諸先子門弟唐子鉞梓行用廣傳焉甲寅三月十五日接百拜謹述

## 楓山章文懿公遺囑

南京禮部侍郎章懋今於正德十六年五月初四日欽蒙皇上聖旨懋德隆望重陞授南京禮部尚書照舊致仕有司時加存問欽此欽遵令義男齋本辭免續奉聖旨卿德望素著名實相孚新政之初正當簡任不允所辭欽此欽遵今老病日篤桑榆景迫恐不久生於世思得先妻郭氏所生二子長擴擴生子訢訢生子褒俱已早亡無後次捷無所生子嗣止生一女已適郭愷而捷亦逝亡矣常念不孝有三無後爲



大今幸小妾楊氏於正德十三年二月十六日子時生得一子名之曰接年方四歲宗支有繼近邀諸友朱隆姜麟鄭雍鄭緒蔣鑽唐龍鄭某某朱時通爲媒聘定生員趙儲次女爲媳懋未往南京之前已將渡滑祖業田地山塘悉分長男次男管業訖休致以來略有俸餘買得河四十七都蔣田共八石四斗伍升俱係民田外地四片大小不等柏木一十三根栗樹一根得分塘二口山一片坐落郭村塘口盡數撥與幼男接管業外十二都嚴村坂無糧溪田約計四石

上下亦撥與接管業緣長次兩房俱已無嗣接雖幼
係是親男今將前田付接獨管專奉祭祀前任郡守
趙鶴叔鳴將在城久廢尼姑寺基一所勸懃出價一
十兩納府買管前地起造今所居樓屋在內前地界
至現有給帖爲照俱撥接承違居住接乃吾年老所
生恐不及耳提面命異日長成當學忠厚本分無忝
家世長次兩房既無後別無爭競如有繼嗣亦不得
爭競吾近日老病漸篤從族子姪并親戚諸友各勸
爲立遺囑但吾在病中不能一一親寫不得已口授



諸友爲吾代書筆跡錯出示無私也眾議作一樣四
本一本付接一本付親姪參政拯一本付親家趙准
用一本付諸友吾身雖有存歿然有參政拯與准用
與諸友亦可以無顧憂矣

正德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父禮部侍郎章懋　親姪廣東參政章拯
從姪生員章贇　章總　族姪行人章倣

門生
桂臨縣知縣朱隆　四川按察司僉事姜麟
楚雄府通判鄭瓘　江浦縣知縣董遵
平江縣訓導鄭緒　陝西按察司副使唐龍
生員兒一源　郭墀　趙錫　舉人朱時迦
良醫趙思桂　外孫趙紀　孫壻郭愷
親人郭聰　郭憲　監生董璧　己上俱押

# 金忠潔年譜

金鏡編述
金鑑參訂



弟鏡編述鑑參訂

謹按

萬歷三十八年庚戌七月十九日壬戌伯兄生於北京崇文門內總捕衙衙寓邸生之日與先大父同是日昧爽先大母隱几臥夢一羅漢入室驚寤汗如雨辰時伯兄生移刻進士夏公嘉遇來先大夫喜曰夏公來爲吾兒兆耶因命乳名曰甲兆命名日綖第知交中以生辰同祖共相賀曰其綖祖武乎



四十二年甲寅伯兄五歲發痘得逆症百藥罔效勺水不入者數日氣垂絕伯兄忽見有異僧圍繞層列若百千萬者咸袈裟誦佛時伯兄隔窗呼先大夫曰諸僧來兒可不死旣而漸食痘漸起月餘乃愈

四十三年乙卯伯兄六歲出就外傳一目數行下師大奇之

四十五年丁巳伯兄八歲先大夫改命名鉉字伯玉

四十七年己未伯兄十歲普屬文師喜訴其課曰認異

切措詞奇矯他年大作用人

天啟三年癸亥伯兄十四歲應童子試補京兆尹弟子員

四年甲子伯兄十五歲應順天鄉試本房擬薦以經文稍異列備卷

五年乙丑伯兄十六歲先大夫爲聘上林苑監監丞朱公家麟第二女

六年丙寅伯兄十七歲應督學歲試取一等補增廣生

七年丁卯伯兄十八歲

秋八月應順天鄉試舉第一人放榜前一日桂香滿舍經日不散左右鄰皆聞先是先大夫幼先大父輒命



誦鄉汝愚先生十八領解馬上口占詩曰龍泉山下一書生偶竊三巴第一名世上萬般難了事鄉人何事太相驚先大父每謂先大夫曰使汝得如鄒先生吾願足矣先大夫年十八先大父卒先大夫每述此語以詔諸子輒泣下而伯兄發解年適十八始知大父若有前知非偶然也

崇禎元年戊辰伯兄十九歲會試舉南宮第二百二十名廷試賜三甲同進士出身第一百三十四名觀刑部政傳臚前一日日正中伯兄入室見紅光滿壁熠熠如火亟呼鏡暨諸弟等共覩許時乃滅

秋七月成三加禮娶元配朱氏

九月伯兄待疏請改教兄應選知縣自以性好靜喜讀書遂請廣文

冬十二月奉旨改授揚州府儒學教授時四弟鉝有違疾伯兄憂懣甚一夕謂弟鑑曰四弟危矣爲我裁黃箋來吾爲請命於天遂挑燈草表再拜焚之翼日弟鉝漸有起色不數日愈焉

二年己巳伯兄二十歲

春二月赴維揚任教諭諸生先行業而後文章燕居言行俱有規格諸生懍懍事之若耆宿因復以洛陽年



少目之者日丹鉛諸生課藝每試必自搆文以式之一時文風蔚起從遊者比於胡安定之門

夏六月長子生十一月以痘殤嫂朱氏產後感疾卒鏡弟自雖之揚兄躬督課藝暇則自讀春秋三傳莊子史記

冬十月陞國子監博士回原籍武進祭祖墓悉出積俸編贍親族

三年庚午伯兄二十一歲

春二月自武進北發迂道至雎省二尊人三月入都時司成爲瑞屏顧公明卿陳公皆加意造士雅重伯兄待命專試率所第高下衆罔不服凡所拔士皆連捷第去

夏四月繼娶上林苑監監丞朱公家麟長女先嫂胞姊也 伯兄入都後益喜讀書更沈潛於理學經濟先玩周易取卦象大象子錄數過復掩卷靜悟曰我自有心易不因人解也旣而讀程傳曰得之矣爰以程爲主朱義次之古今易解多方搜覓以俟參考時自爲解說然多棄去不存曰未是也讀易之暇則取史記漢書暨左國通鑑孫吳兵法究之謂學貴實際有體無用吾不爲也



四年辛未伯兄二十二歲

夏六月陞工部都水清吏司主事監督器皿廠光祿內監移文詞銅錫諸器例應大造蓋借此冒破錢糧物料伯兄云當視損壞之大小以定修造豈可援例內監不敢復言

第二子生十月殤

秋九月覃恩敕命授階承德郎封母爲安人元配贈繼封俱安人 邊信急奉本部堂委修理安定等四門軍器共計修過銃礮一千八百有奇長槍等件四千一百有奇採牌一千四百有奇人工物料每日親詣

敕飭綜核務求堅利風雨不避也
冬十月建言請罷內臣建署時命內監張彝憲總理戶
工二部錢糧特建公署伯兄力請止之疏謂廉恥不
可不維浮費不可不惜公署既建勢必强司屬俯首
於獨踞之庭卽諸臣矯矯自好當亦不爲內臣屈而
其中保無暮夜多慚寡廉鮮恥以曲護其讒自行其
私者乎此風一開將蔑本來之堂屬而不顧而轉侍
內臣爲地官冬官之司命彝趨諂諛之習漸見於建
署之後褻皇靈而喪士氣甯有甚於此者疏入不報
十二月張彝憲公署已建擇日上任欲令兩部司屬行



謁見禮伯兄曰不幸而前言驗矣又具監臣移徹非
體一疏極言彝憲亢顏昧心妄自尊大以皇上迴簡
之臣子而令其磬折傴僂將置自有之堂屬別行謁
妾之儀去不易之公廷强抑刑餘之下臣委質聖朝
自矢無玷斷不敢俯首彝憲獨踞之庭致罹交結之
條也得旨各官遇有職事相關自當禮見其餘不必
通謁至彝憲上任諸司竟未通謁於是彝憲愧極恨
極矣　是時本部題管杭州抽分命下隨告病回籍
五年壬申伯兄二十三歲
春正月彝憲挾恨以驗放火器題參奉旨下部議處部
初議奪俸六月不允再議降一級用不允竟改票落
職且詰責天曹徇庇於是伯兄有自訟一疏具言彝
憲誣衊報復始末旋有堂官暨都察諸公代爲剖陳
不報時伯兄已請告在籍得旨落職可勿入謝而伯
兄易帽趨朝叩頭午門外卽刻騎驢出城復居舊寓
打聽廠之偵廬寄審先大夫曰兄幼承父訓不敢阿
世取容今雖失一官於心無愧諒大人亦未必謂兄
不孝謂兄不忠也且蒙恩得返初服從此償志詩書
天之成兄正在茲矣伯兄既放歸絕意仕進惟日閉
門讀書究心物理性命之學悉取五經四書大全暨



諸儒語錄博覽旁思務造其極於是易學似又有所
窺復爲解說然自謂善易者不言易也
六年癸酉伯兄二十四歲
博選古文自周秦迄唐宋凡若干卷以國語周襄拒晉
文請隧篇爲首謂關係甚大宜接尙書秦誓魏吳六
朝絕不錄周秦兩漢而下惟唐宋入大家入選當書
聯曰周秦兩漢之文濂洛關閩之學又曰讀書舉魏
晉爲文絕排偶然淵明先生集則奉爲典型時時玩
味曰六朝之可法可傳者獨此公耳　鏡自辛未夏隨
先大夫任睢陽是年夏四月入應鄉試見伯兄識見
學問並勝五經無不成誦八大家手批且徧每一問
難出人意表至於論易尤有精理鏡曰兄言秖放爲
天成今果然矣兄笑而頷之　是時家居年餘先大
夫宦遊於外外侮時時有之而伯兄不見不聞意思
自若遂壅環堵風雨罔蔽而抵掌古今怡然甚樂巾
折履穿手不釋卷貴人相謁輒託疾不見日與二三
知己識道談心在都下首則業師伯衡徐公暨司直
于君肩吾蔣君若侯范君敬哉王君維楫黃君顯叔
毛君仲木公狄析木三聚君商賢楊君在四方者則
容城鍾元孫君淸苑念尼王君丹陽順伯盛君上虞



元明謝君延平若木盧君瀘川映西文君
冬十一月先大夫公車北上見伯兄所學大驚曰子銳
矣行當以理學得名
七年甲戌伯兄二十五歲
是年深於毛詩春秋周禮之學復多精解　鏡暨諸弟
皆在京伯兄日督課藝經書奧義時時發明
八年乙亥伯兄二十六歲
夏四月奉旨起用廢鏡各官吏部將採公論覆議言事
爲事諸臣應卽起用者若干人序伯兄於言事之列
名下則處分緣由云抗疏建言因修理舊時軍器偶
銜炸損奉旨革職併硜齋高公東里王公石齋黃公
同在一款內監中堂俱不悅謂某某出非吾輩利也
遂得旨切責太宰下選君獄起廢竟不果行
冬十月巡方直指張公三謨以地方人材薦疏云原任
工部主事金鉉臣不暇論其筮仕之日於本等職掌
有無疏漏但聞其林居以來日惟閉戶讀書蕭然一
室貧約自如夫好學則智識益長能貧則操守必堅
不忘京華浮靡之場少年英穎之士乃窮則獨善其
身如此伏乞再加查訪及時起用奉旨下部
九年丙子伯兄二十七歲



時念臺劉公起少司空部務之暇時時枉駕就伯兄談
每坐必竟日伯兄云受益良多後劉公歸里伯兄爲
詩送之時伯兄數年來學問之交在搢紳先生者劉
公而外則有玉繩劉公芳揚沈公幾亭陳公任先林
公沃心錢公松石孫公保憨成公朝夕問難交相勸
勉是歲有宋大儒四子合刻行於世
十年丁丑伯兄二十八歲
時廢議起廢中外諸公知兄者薦剡娓娓上俱不報且
有蒙譴責者
十一年戊寅伯兄二十九歲
誦讀之外時時靜坐語鏡曰人苦不學學則未有不日
進者
十二年己卯伯兄三十歲
是年道鄉史公勉齋朱公丁艱同籍與伯兄朝夕聚晤
道德經濟之談互相參酌
十三年庚辰伯兄三十一歲
春三月先嫂朱氏卒
夏四月先大夫單騎入都留先母暨諸弟武林因部事
詿誤得旨以郎中調用也時伯兄中饋無人先大夫
朝夕攫煩躬自深治暇卽苦思琱誦竟夜不寐先大

夫抱恙數月衣不解帶饘粥湯藥皆親爲之

秋九月繼娶文學章公必泰女

是歲北地大饑民饑人相食入冬尤甚伯兄暨道鄉史公北海孫公捐貲賑濟伯兄史公躬任其事給粥散賑身冒風雪中所全活者甚衆

十四年辛巳伯兄三十二歲

秋八月伯兄忽集生平著作付鏡曰爲我摘數十首存之勿爾多也鏡受命偕選十餘萬言伯兄以爲繁又刪過半僅存若干卷今所刻是也其餘伯兄雖摘去然故本猶在其中多可傳者亂後悉失之　伯兄雖不諱然甚愛楞嚴是月批評楞嚴成

九月先大夫卒於丹陽冬十一月訃音至伯兄痛哭幾絕即成服奔喪途中晝夜號泣及到江南僅存皮骨歲杪葬先大夫於武進祖塋之側以先大夫平日不忘首邱也

十五年壬午伯兄三十三歲

夏四月奉母北還留鏞弟鉉弟丹陽守墓時伯兄無子鏞弟第二子佶恭生三歲矣伯兄篤愛之稟母命以名怡恭爲伯兄嗣時以鏞弟留南怡恭未能離母姑留鏞弟處



五月奉母至京益勤養志凡母黨之眷屬貧者炊爨者葬以婚嫁謀者必傾橐助成之至教養諸弟嫁兩妹並篤友于之誼時試士重五經兼者錝弟遂學五經業皆伯兄爲指引一年錝弟業成兄之教也

十六年癸未伯兄三十四歲

夏五月先嫂章氏卒

秋七月京師大疫日死人不可勝計甚有空一門空一巷者伯兄製五瘟丹施之親自和藥晝夜不怠者數月所全活甚衆家中上下幾五十人絕無病且死者都人奇之

七月晦日偶書一詩於手評邵子全集之後曰甲申之春定我進退雖遲時外而弗內退若苦爽違而勿帶外止三時違不卒歲優哉優哉庶畢吾世鏡時亦未見甲申移城後此書於范君止父處得之見其卷末有伯兄親筆不勝驚異謹按伯兄學易有年然絕口不道數鏡自勿於邵子皇極若有神解語多未中伯兄勿尙也嘗謂鏡曰精數不如精理無塈程子嘗從起處起之說折之今乃於邵子集後忽書此作紀載月日既詳且斷進退存亡不爽毫髮豈吾兄於數學亦有所窺耶抑有所感兆而語此耶果前知耶然



耶皆天定非人能爲噫異矣

冬十一月得旨即與起用時銓部即欲啟事伯兄力辭曰服尙未闋奚可哉銓部乃止　都門城外各寺院暨民家有外方宦商人等寄停棺柩歸葬無期類多暴露又是年死疫者多不克葬城外白骨如山伯兄與北海孫公任先林公濬菴黃公嚴宗黻公等捐貲掩埋令劉君允符董其事自冬底至次年春凡埋寄柩千餘骸骨暴露者不可勝數

十七年甲申伯兄三十五歲

春二月三日服闋

四日起補兵部車駕清吏司主事巡視皇城

十二日娶王氏爲側室額叔毛君義妹也以正室屢喪故不復續　巡視之職專點皇城各門把守官軍先是諸軍皆中使虛冒巡視派日傳點點之時借人代應應畢即散以是各門軍士寥寥每日不過數人伯兄曰禁地豈容兒戲於是申明職掌嚴禁虛冒查點不預定時日隨意所至代者懲不到者革中使素畏其剛直相戒曰是首彈張總理詈語張爲刑餘者勿犯也遂各招人實補不復影射各門官軍無不竟日把守　闖賊陷大同塘報至伯兄上請撤內監一疏





曰賊陷大同勢且逼宣府宣或不守則大事去矣撫臣朱之馮忠孝爲心智勇足備可以率衆死守特恐監視內臣於中掣肘不無僨事之虞乞星夜撤回內監專任撫臣臣能必賊騎之不敢窺宣也不報未幾而內監率闔鎮迎賊朱公盡節城頭矣賊信日急內闕宿衛中塘報頻傳皇城門晝夜不閉伯兄上請嚴門禁一疏曰僞姦充乘機夜入致驚禁地可若何宜各門設重臣嚴盤詰留一二中使往來門鑰付重臣塘報至隨啟隨閉可也不報時伯兄又議請駕南遷疏具未上

三月賊勢近宣府撫軍勉齋朱公自矢必死寓數紙寄子弟暨相知伯兄見其字泣謂鏡曰殆矣十一日宣鎮陷朱公死之十三日報至京伯兄暨鏡皆大哭兄曰今與而哭勉齋不數日而將哭我

十四日伯兄謂鏡曰宣鎮陷都城不守矣我死分也惟無以處母耳不瞑鏡曰弟將覓僻室於東奉母隱此無害也伯兄以爲然母不允曰我受皇恩爲命婦決無生理宅中井可入也將焉用隱

十七日賊攻西直門時伯兄日入朝點軍是日暮歸母令亟開井去石



十八日伯兄暨同志諸公議軍士乏餉君相暨司農計無所出我輩盍身任厥事大僚庶尹各任若干人量力而發則城可守矣言之執政執政上聞報可議定次日分任信地又次日給餉伯兄任五十人同司正鄭元升成公亦任五十人兩家皆赤貧措餉無計是日午共至杭人馮君貞甫處求貸若干貞甫慨然應之次日城已陷矣申刻外城陷猶未敢信也兄謂勢且危至夜舉酒奉母且渫且言曰兒承父母訓身當殉國但不得盡孝於母兒雖死目不瞑也母曰吾兒爲臣死忠孝孰大於是我授命此井不爲不得死所

也兒自盡而節我當令而目瞑
十九日伯兄昧爽起乘馬入朝者便服以公服隨市人
爭言駕行宮人悉逃出伯兄曰訛言也亟約巡視皇
城臺省入請駕御門以安民心馳馬數十步而路人
皇亂愈甚宮女果有行者兄驚曰信矣亟回家易公
服拜母而哭曰兒職在皇城身死皇城爲正城無恙
兒則服不守兒盡節於朝矣母曰兒可疾入無復我
念於是母以下皆趣至井側坐伯兄飛馬急馳至長
安右門下馬請役隆䅳逃去止長班劉元郭泰隨入
朝中貴或言駕已南行或言已上賓伯兄且哭且走



趨至紫禁城西北角大河邊臨河而坐時大內尙未
有賊也坐須臾中貴亂奔云賊已入而紅帽乘馬者
已可遙望而見矣兄指賊大罵解牙牌付二長班向紫
禁城一拜亟投河內適在淺水中二長班往救牽衣
不釋兄髮指目裂以手批賈二人遂投水深處以死
二人歸具述其詳遂以牙牌繳司母知城之已陷也
亟往赴井衆爭止之曰傳賊不殺一人何以死爲母
不聽衆强止不獲遂聽母入伯兄之側室王氏大哭
呼母者再亦從母入時婦女長幼輩皆從母暨王赴
井井幾滿急救多不死而母暨王則不可救矣計內
與外盡節時皆辰刻也
二十一日鏡葬母暨王於寓園中六弟鋐率劉元具呈
僞兵政府求收兄骸骨僞兵曹亦知兄者待鋐弟謁
禮爲伯兄嘆息久之曰收骸在我公不必自往且公
尙宜避匿諸將意未可測也於是鋐弟亟歸午刻鏡
爲僞祀功司繫去監禁寓中廿六日鏡復爲僞國公
劉宗敏奪去派銀五千監禁追索劉元亦被他營擄
去勒令報窖納
夏四月朔鋐弟赴井死先是陷城之頃鋐弟即自縊氣
垂絕鏡爲解救之自後日痛母兄時時欲死至是竟





赴井八日賊釋鏡九日始歸劉元亦前二日釋歸時
皇城門禁甚嚴非官役不得入戶曹大來郭公使者
充錦衣旗尉入朝前數日見伯兄屍浮水上衣冠不
變十二日路遇劉元告之且曰旗尉可入內爾即覔
吾儕入骸可得撈也十三日元以告鏡鏡即促元偕
入而賊適引衆東行盡閉皇城諸門外人俱不得入
矣
五月
大淸入都諭前朝死難諸臣各家子弟具報鏡隨投呈內
院兵部本城察院府縣儒學等衙門
時大兵新入人心皇皇既而移城愈益忙亂皇城內
亟兵把守拒外人不得入且二長班不知所之無復
識伯兄盡節處者既而門禁稍寛劉元亦至二十九
日始得入內院投呈批准撈屍
六月朔日鏡偕劉君充符陳君儀周毛君綸子暨充符
子若弟與長班劉元家人劉京等覔至河邊抵原處
劉元指示之則見地上有髮一團髮積暨網巾網圈
俱無恙蓋長兄髮鬒甚異亂而緊其狀人人可辨且
網曾爲鏡所職兄倜借用認之不差也髮旁有冠帽
胎鐵絲圈一屈翅胎鐵絲圈二充符諸君皆曰伯玉



先生外別無瑪瑙死此此胎圈的是其冠矣若彼內
臣帽烏有翅乎其旁有人骨一堆筋肉全消止餘枯
骨細視之則二人屍也亦未知其是否仍遍覔水中
忽一太監至云若非覔皇城金兵部屍骸者乎曰然
曰渠日浮水上無人來取賊敗同廿七廿八間吾暨
乃撈之起有我同官呂胖子者亦死如兵部吾輩將
二屍並掩河邊土被水衝以致暴露此骨即是也鏡
等猶未敢信復於後宰門內外逢中貴問之言人人
同然後知此骨眞伯兄暨呂胖子者也二骸混雜莫
辨孰是充符諸君咸謂二骸莫辨無共殮一棺共葬

祖塋之理久之議不決充符曰魂魄依此已久局若
即葬此地乎衆皆以爲然於是裝骨爲中即於河邊
地掘數尺深以葬其不置棺者以此處不敢入棺也
卒髮暨網歸家爲兄置棺配以木身殮以衣冠十七
日葬祖塋側先是伯兄釋褐後仕日淺未得走紫禁
城後福覽內河及林居多年益不能入起補後穿朝
點軍歸而大喜曰每聞內河佳境今福遊一過如入
洞天即西湖不能及也是後凡自內點軍回則必再
加歎息時穎叔毛君商賢楊君恆在座兄輒語之曰
吾性絕無所好忽見此何不覺心醉每過此必流連



不忍去者久之但恨不能偕卯已歸依於此殊爲快
快至是竟死茲葬茲不亦異乎
冬十月順天學政按院俱疏請旌前朝死難諸臣內閣
伯兄一家盡節始末得
旨下部
十一月南朝卹殉難諸臣贈伯兄中憲大夫太僕寺少
卿諡忠節祭一壇予半葬建祠致祭廕一子入監讀
書母照贈官品級誥贈恭人仍建坊旌表後又准給
與應得誥命先大夫贈中憲大夫太僕寺少卿兩嫂
朱安人皆贈恭人
金忠潔年譜終

# 孫夏峯先生年譜

湯斌等編次
方苞訂正

## 序

容城孫徵君既歿之三十有九年。其曾孫用楨。以舊所編年譜。屬余刪定。既卒事。而爲之序曰。自古豪傑才人以至義俠忠烈之士。不得其死者衆矣。而傳經守道之儒無是也。極其患至於擯斥流放。背嫉而止耳。其或會天道人事之窮。而至於授命。則必時義宜然。而與俠烈者異焉。世皆謂儒者審於安危。讓於去就。故藏身也固。近矣。而未盡也。蓋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三才萬物之理。全而賦之。乃昏焉不知其所以生。而自役於物者。天下皆是也。記曰。人者。天地之心。惟聖賢足以當之。降此則謹守而不失。惟儒者殆庶幾耳。彼自有生以至於死。屋漏之中。終食之頃。慄慄然惟恐失其所受之理。而無以爲人。其操心之危。用力之艱。較之猶死於卒然者。有十百矣。此天地所寄以爲心。而藉之紀綱乎人道者也。豈忍自戕賊哉。孔子於道。嘗歉然若不足。而死生之際。則援天以自信。蓋示學者以行身之方。而使知其極也。先生生明季。知天下將亡。而不可強以仕。此固其所以爲明且哲也。然楊左諸賢之難。若火燎原。而出身以當其鋒。其後避亂鄉兵。以保州部。既老。屏跡耕桑。猶以濟人。幾中機辟。迹其生平。陷於危死者數矣。在先生自計。固將坦然授命而不疑。而卒之身名泰然。蓋若有陰相者。今譜厥始終。其行事或近於俠烈。而治身與心。則粹乎一準於先儒。學者考其立身之本末。而因以究觀天人之際。可以知命而不惑矣。　後學方苞撰



# 孫夏峯先生年譜卷上

門人　睢水趙御衆　睢陽湯斌　上谷魏一鰲　范陽耿極　編次
桐城方苞　訂正

先生諱奇逢、字啓泰、號鍾元。兩朝徵聘不就。天下稱曰孫徵君。晚年講學夏峯。學者稱曰夏峯先生。壽九十有二。按先生自敍云。余家先世小興州人。上世無所考。明永樂初。率詔內徙。有祖諱忠者。遷容城縣東北胥家莊。家焉。田廬墳墓俱在此。是爲始祖。逾二世諱廣。廣生諱信。信生諱端。俱以農世其業。隱德弗耀。端生諱廷寶。以生齒繁衍。移居北城村。生諱臣、字敬所。由嘉靖辛酉舉人。仕至河東鹽運司運判。居官清愼。居鄉寬恕。是爲余大父。運判公生六子。先大人諱丕振、字肖軒。以生員授儒官。運判公季子也。生平孝友。爲里黨所推。定興鹿忠節公善繼銘其墓。母陳氏。生余兄弟四人。長奇儒、字闕重。伉爽有氣節。縣庠生。學使者給冠帶儒官。次奇遇、字啓運。縣庠生。六行克備。遠邇咸服其德。皆余兄也。季弟奇彥、字啓美。天啓辛酉恩貢。仕山東武城縣知縣。廉愼不愧。余亂。余少席祖父餘蔭。長依兄弟兼師友之提攜。自愧不克豎立。今八十有七矣。回憶生平。恍如隔世。兒子暨門人雅每

詢舊事，輒信手筆之於冊。志生我與成我之德於不忘也。

此庚戌冬月，先生八十七歲時作也。於逐年之下，備記所寓之地，間及其事與人。茲文甚略，今摘以爲綱，採輯事實附之爲目，並庚戌後五年於日譜中補入，舉爲前例。

萬曆十二年甲申十二月十四日戌時生。

先生生于北城村，南距容城縣治三里，爲河東公卜築之鄉也。聞諸父老云，先生能言時，嘗翻手指門楣字能識之。

十八年庚寅，七歲。

入小學。從師邑庠生槐竹林正學。

二十二年甲午，十一歲。

始學文。從師邑庠生張公翹。

二十五年丁酉，十四歲。

入邑庠。提學御史爲周公孔教。

父命同仲兄季弟從長兄學。

一日先生隨父省軒公謁鄉□□□□□公子，先生大母族也。見先生奇而愛之，因問曰：設使我來圍城，中外無救兵，內無糧草，將如之何？先生應聲曰：効死勿去。嗣翁爲省軒公賀曰：

此子足下，將爲良矣。

與鹿伯順論交。鹿公諱善繼，家定興之江村，距先生所居北城三十里。相過論交，省軒公見而奇之，謂先生曰：鹿子胸襟不凡，殆古之狂士。後伯順聞之曰：何以得長者之知我乎。

二十六年戊戌，十五歲。

食餼於庠。

二十八年庚子，十七歲。

秋八月，舉順天鄉試。主考爲協公道寅，□□晉江人；副公天峻，江南崑山人。房師尊公石峴，鄉貢顧人。批其闈卷云：疾徐合節，一氣排盪，約一準程朱。先生嘗云：余時於程朱尚未有所窺，師何所見而置爲晉首乎？……學人第一□□

交少年直爲切磋。





二十九年辛丑，十八歲。

春下第。房師高□□先生寓館入證陽奇來，於案上拿大甘盡固書古人以少年登科爲大不幸，不自立，未有不敗者。先生因此發自奮志，每舉以告門人。

妻槐氏。邑庠生槐竹林公長女。

三十年壬寅，十九歲。

父命從季父成軒公學。季父一切家務，父皆爲之經理。成軒公篤性成，其學得之河東公庭訓。先生家學淵源，有本諸此。先生幸蒙不取上官，成有以輔夫之資能者，父作身

給之先生仍爲公用。

三十一年癸卯，二十歲。

在北城。

三十二年甲辰，二十一歲。

下第歸。省軒公謂先生曰：制舉業，道科不舉，爾勿憂。在者，將之中鋒名未登，降志抑志，會試舉業，爲學先生每引此言，堅謝不出。

偕學御史晉父□官，有司旌門。省軒公以先生貞孝，捐富邑令，爲加平倩，贈飲賓其門曰：品高月旦，鄉黨稱評，爲力教期，克篤爲孔之堂一經，教子早蜚賢聲之名，羽可爲儀，俗因奬於公實鉛云。

三十三年乙巳，二十二歲。

六月八日，先府君以偶患心痛卒。越三月，營葬禮成。先生居省軒公喪，一準古禮，弟兄若諸姑，屢居倚於東南隅，苫塊爲時，舉孝。經哀泣圖，齊鄉老劉廷林王□等，咸時率來饋食梁□

哭於墓，省軒公以德入人之深，於此可見云。〇先生廬墓晉城中，兩旅每夏秋必遷處廬，叱嗟飲食，成例淚者，幾四十年，至六旬後免。

三十四年丙午，二十三歲。

居父喪。偕兄弟居廬墓。

二月三日，祖母楊安人卒。安人爲□公再從姪女也，佐河東公宦游十餘年，衣飾偷□年八十餘。先生暫客母以語先父，前隨命余母□□相對欷泣而已。

三十五年丁未，二十四歲。

居父憂。仍居廬制。

九月服闋。

冬，邑紳梁如星爲宦寺所辱，余與諸紳士言於郡縣，事得白。齋嗜云，[illegible]才之拳，天理王法，真甚大緩，大[illegible]一小豎子耳，餘皆小豎子之奴隸耳。延敵[illegible]學，[illegible]因士子[illegible]入試之日，尚可得有世道哉。閹人之[illegible]斯文之喪氣也，明公風教[illegible]此非常異變，[illegible]其主謀者何人，爲惡者何人，[illegible]而[illegible]之[illegible]刑餘之徒，[illegible]知有朝紳，[illegible]知有天威，則扶文輔運之功，高於千古矣。

三十六年戊申，二十五歲。

春，建先祠成，合祀歷代考妣，同族人歲時致祭。其基址規度，皆府君生時裁定。祠在北城，先生祀先時儀之事，各有定，則實上書可[illegible]而行之。

十月九日，母陳孺人卒。孺人與痼疾三十二年，奉姑以孝，治家政井然，處娣姒無間言。

三十七年己酉，二十六歲。

春，奉母合葬府君墓。鹿忠節公爲誌銘，先生嘗見弟[illegible]書，[illegible]于[illegible]中，從[illegible]中[illegible]。

三十八年庚戌，二十七歲。

居母憂。仍居廬制。

邑學博謝嘉卿偕過廬居論學。謝[illegible]人，正[illegible]學士，所著有[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三十九年辛亥，二十八歲。

正月服闋。先生家世清白，[illegible]不給，而守貧[illegible]，一[illegible]其大異常見者，以爲三年[illegible]七年[illegible]之一[illegible]云。按先生志學當自此始。[illegible]友人問曰，先生自孝[illegible]以何時爲可[illegible]之日，先生云，少年[illegible]功名，自[illegible]見[illegible]，[illegible]與鹿伯順爲友，初以名節相砥礪，未免走入氣質之偏。[illegible]一念自[illegible]生人面目，其實從哀[illegible]窮苦中得來。

告同人爲劉耳李節婦助葬。邑午方村節婦李氏，夫死，[illegible]耳[illegible]棺中，[illegible]不再[illegible]老無依，先生糾同人義之，[illegible]助葬，并[illegible]其子[illegible]一方女教爲之大著焉。

秋，寓京師，館兵部郎杜友白家。友白名詩，山東人，[illegible]以其子受學。

十一月，長子立雅生。

四十年壬子，二十九歲。

寓京師，孝子賈三槐受學。三槐字正輔，固安人，[illegible]先生卒成就之。

晤晉真予先生，舉仁體以告。真予名于抃，山西安邑人，以正學自任，謂先生仁體[illegible]，反覆[illegible]，先生當下[illegible]此心與天地萬物相通。

四十一年癸丑，三十歲。

下第，仍寓京師，居停主人牛俊臣。俊臣字鶴泉，任俠好客，重先生品行，[illegible]一時正人皆與之交。

與周敘文論交。[illegible]先生是年舉進士，周敘文[illegible]其同年友也，因伯順與先生爲友，一日問先生[illegible]，先生曰，[illegible]世[illegible]第一，君定不作第二人，伯順有詩紀之曰，[illegible]中第二[illegible]一。

同鹿伯順讀王文成傳習錄。先生[illegible]，[illegible]先生[illegible]，[illegible]知行合一[illegible]，自是[illegible]其中焉。

十一月，次子奏雅生。

四十二年甲寅，三十一歲。

在京師。

周綿貞時過余邸舍。周名起元，江西人，以侍御史在都，見先生制義，有志之文矣。不受制予道德句，向友人曰：請孫公此二語令人氣溢千丈。

六月，例病，與友人講習以代醫藥。先生自二十二歲屢中鄉嘔，每夏秋之交必發，嚴飲食，因自名爲例病。友人許紫垣輩時設講會於國寺，常邀過其舍，以講習代醫藥，先生病漸癒。

四十三年乙卯，三十二歲。

在京師。

爲邑紳陳見齋立嗣。陳名可成，舉人，爲令，殁而無子。先生言于邑令徐洵廷松，擇近支一人繼之，徐卽令其於其墓，且出金整理其家。

四十四年丙辰，三十三歲。

在京師。

薛孔泉、唐灼州、賈孔瀾各遣子受學。薛之子鳳祚，賈之子爾緣，後先生以其女妻爾緣。

四十五年丁巳，三十四歲。

歸容城。先生居京師者六年，皆與伯順、范一泉兩先生爲之左右，至靳水之流中，伯順先任之。先生嘗云：余生平稍知自勵，卽服膺伯順與一泉先生，伯順每書以改過而成賢者爲儿范者耳。

爲牛陰兩生免大戶。太守洪振淵兼牛陰兩生收爲大戶，牛爲蓬萊令孝曾子，陰爲臨朐令勛子，邑紳蕭鼎例，先生合邑數書略云：一時有令甲，一邑有風俗，寄之爲紳士子弟，一切賦役納糧，其無異於平民，獨於雜役一節，從來聽紳一寬假。今臨朐、蓬萊二君，謝於宦途者，獨明列賢者，雖曲謝明公得之於月旦者，自當今其兩子者齊也，屈抑於桃園，忘則進取，乃俱不免於大戶之役，卽此時遊後，恐後來援以爲例，北拋有賢長猶子也，士大夫賢子也，愛子尤當愛子之賢者，誠亦養賢及長之意，古所謂君之仁者善養士，此賢某等所幾幸於今日者也。

八月，三子望雅生。

冬，長女歸賈氏。先生初有長一賢，謂之曰：汝家有貧盛，當窗者此服勿忘。賈家累世名素，女歸後守節，活八十餘，臨殁仍以此服殮。





四十六年戊午，三十五歲。

七月二十七日，室人槐氏卒。槐孺人年僅三十四歲，先生誄有云：氏知大體，能甘貧苦，是賢者友也。文載家乘。

冬，同楊太僕館寄西張寺。楊名茂延，與人時李含稹、鹿伯順、光惟保常相過從。

四十七年己未，三十六歲。

爲蘇渭宇與王與山太守書略云：雖蘇生非蘇渭宇，吾心誠信，學古之士也。生平孝友，推重鄉評，州舉行從爾，家貧自食，歲逾三十年，寄籍分外一事，某等翁就於二十年之前，不獨文藝相長，實以行誼共推，與張方伯、鹿賢書一時，孔淵、張同學，咸唐舉其一事，有目案生王選，推世選，李氏貧不能養二子，俱歸蘇，渭宇因樂士也，慨然捐衆，與一年，出諸好義者，爲治棺槨，迄今李氏母子得以究聚。蘇生之樸特，雖多類是，今當階貢之際，孝廉四等本生攜文於科業之際，義命自安，某等竊行於考試之餘，顯揚甚寡，三輔士曉然知文藝之外，別有立身根本，一方風教，賴此舉矣。當入蘇生得貢。

萬曆四十八年　泰昌元年　庚申，三十七歲。

同門友任東海，雄縣諭，予過視，留十日歸。任名明臣，青縣人，正科舉士，風教大行，先生稱道之。

魏廓園出使江右，訪余北城，定交楊忠愍公祠。廓園魏公名大中，曾與伯順訪先生，詩云：平生南谷新神州，客燕越云在北城，北不肆意物求此靜理良悅，一會奇趙登臺列玉見瑞然對，詩題入閩呂州酒佐之以殷叛情，情不自禁，後先欽登判必窮古人象得孝伏體遠村林四國中天寫明月。

邑庠生楊楷，忠愍族孫，以罪誤被議，余代爲白。楊楷素議，人皆稱其義事，先生言之邑令，爲申詳得白。

爲孝子趙廷桂助婚。

天啓元年辛酉，三十八歲。

至京師，赴鹿伯順約。

左浮丘怦幾輔學，歸京師，晤於別墅。左公名光斗，桐城人，謂魏公廓園曰：予屯莊學差，假於張孝廉有使，後予過存，誠不能遂一見，廓疑之，廓園以告先生，曰：不才緊錄賢者，既猥當延譽予於左公，有故人之誼，不往見，乃以存故人也。浮丘公聞之，曰：予知過矣，乃拜東迎先生於別墅。

八月，繼娶楊氏。邑例授楷權孺人女。

二年壬戌。三十九歲。

春二月。過山海關。先是高陽孫閣部承宗。自請督師。鹿公伯順以參贊軍務從。約先生過關。三月。得督關諸務。高陽公欲留之。先生以鹿公序學友堂家乘有云。尹吉甫中興。乃歸功於張仲孝友。其推重先生如此。

三年癸亥。四十歲。

聞警。約同志練鄉勇。

馮生以小嫌與余仲兄成訟。八月始解。後與生遇如初。仲兄嘗言生平學力不見長益處。一訟八月。乃是磨鍊實功夫。歐陽解元舞生曰。八月來鬼神相撓。夢不能加一。嘗以相視。然而不怒者。正見余信得之深也。

與鹿伯順商正四書說約。鹿先生著說約成。長州守徐恒山欲梓之。先生謂其中語有似贅者。當訂正。鹿先生深然之。

四年甲子。四十一歲。

左浮丘僉都以忤璫去國。期晤於白溝。

為同邑節婦陳氏舉節。節婦孫國祚妻。孫翔有云。十有五歲適于歸。二十有三而夫卒。遺孤在襁。內既痛失君。舅姑之喪。哀毀逾節。撫孤教之。姑女姊孩。魏氏之孤。躬若教之。祖舅綾形以矢從一之志。斷耳以謝婚姻之議。遂瘠形而形始踰。著節而節乃彰。雖本分然立節者因無求于世。闡幽表微者當不有動于心。本隨得旌獎。

五年乙丑。四十二歲。

在北城。李天篤、周順行、周國賓、孫奇隆、李暢當、許月卿、唐璘、曾王宏、沂王昧、明受學。

左浮丘、魏廓園相繼逮下鎮撫司。左之弟光明。魏之子學洢。各相從。時廠衛嚴緝。為計避匿之所。左魏兩公被逮。魏公過學洢先至。有懇泣上書之志。周文選順昌亦遣從姪學洢。與鹿先生以臟方質孫閣部於山海。先生與鹿太公議。然為之保護。凡所以為解厄者不獨破家不惜。亦且身命不顧。左魏諸公子得依從以無先生爲歸矣。○左僉都過白溝。先有字遺孫果中。期先生相會。會聞變。何而窺者皆以爲難也。僉都舉止自若。答曰。吾被逮出門。八十歲老父母。一痛欲絕地。此情何堪。言之淚下。先生曰。老公祖家大老爾以誠。魏公聞鹿主張。須要定。僉都爲報相以謝。月下復遣先生會于公寓曰。籌大金吾公子云。所以不者。定欲死於大獄。大獄死。我豈能偷生。時與孝廉容氏弟光先。因求不避于七月子。梅萬壽者曰。義遣諸君。一聲名顯。我欲令吾佛面家解於吾婦。也可有遺成事。此言以告左公。左公曰。可剛婦人女子求酒耶。殊非丈夫。先生臨之。左公又云。有一王姓者。私從其患難中。煩覓一枝。聊爲棲止。先生究其人。乃云即其人弟光明也。因引與魏學洢同作鹿太公家。時往來於先生之私寓。○左公逮自都之二日。魏廓園魏公亦逮至。爲淘巢中。巢中正走關門。探消息。欲假中日。過先生一晤。樵謫若不肯待。左魏既下鎮撫。遂甚





嚴。三日一比。五日一較。意則不在究贓也。學洢每夜食不下咽。必欲入京同幽之。又苦無安頓此身處。乃易姓名爲金子陶。先生之仲兄相與公仲之。往來於鄉。學洢又且於鹿公相我公申魏侯入都。往中使臣家。其僕自獄中朝夕往返。一日魏使過鎮撫司王檢民。王曰。令汝小主人往來。他作良鄉某處。依或難于投。不明告耳。左撫臧二萬。魏五千。立限嚴比。鹿太公與先生中同志者。力爲區畫。奔走營救。得三百金。付魏使持北上。聞顧鎮撫公賜杖下二日矣。學洢已哭無扶櫬云。時爲學洢下獄者。閩安有賢三氏。定興有許國選。皆取以爲入都。惟聞王永吉暨光東杜維祖。洪光士。楊竹渊。金之人也。

孫高陽督師關門。爲左魏事上書。疏議作。左僉都有字遺先生。鹿化麟云。二公道義之雅。須得一人親詣關門。知愛莊之與不同於汪汪。曰化麟與先生之弟啟泰諸東行。先生上高陽書略云。左魏諸君子。負風大節。必不輸於以庇衆人。此何待言。竊以吾輔之宗。功臣之皆。借觀時賢。自非有關無心。能不觀廊廟與樽俎津匹者。尚有壟斷在人。不止門牆之士。興戰兵良。吉甚大嚴一葬。男子耳。能奮發以鄉布衣行哭于羅。非曰。諸君子不生爲成生。地乃幾千載下哀湘而再實乎。伊鹿青衣嶽。何升歎致守禦。羅維米爲引手。寧德調流血同喇。主不自覺其名。淨臣謝國之品。同官正謝。獻吉何失權戮驛。恐奏等一介書生。無從哭泣。爾賈惻於萬分。閣下功德能無逸。遠備才扶世之臣。故亦有激于中。前一時疑且有出操縱上者。況爾君子以道義相矣之雅。受知于閣下。成深且久。閣下豈無意乎。孫公見書。臨具疏爲關門求。欲請入覲。以便鼎宜。魏忠賢陰忌之。遽御林尉叱。孫承宗擁兵爲清君側。奴借必無奉嚴矣。即聽得止之。諸公之惟咸亦新數從終也。○魏給事既死。左僉都之追比正嚴。先生與鹿太公計議。倉鄉留爲屯田。使貸入十三捐籽粒。爲定興開永利之利。又爲無使者閱伐。出等所知名士。因與鄉民約。凡十三捐籽粒地。每畝割錢一文。從可得數十萬緡。與者於約。各匿心力捐輸。數日之內。義漢朝百金。錢果中王撰、梅楠等。義宏甫覆而食疏亦就杖下矣。時共步廣金者。賢留家墨議于李表寶踐。鄧首多童朋。向化孔心無事也。一時遺跡許傳。窗留有捐助目之者曰。爲左家啟網若干。衆皆爲誰勸止之。太公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老夫閱豁之熟矣。先生曰。將此一腔。亦無不可質之。今日無不盡心。免得異日生悔。

六年丙寅。四十三歲。

周蓼文又逮至。其友朱完天相從。有北行日譜。周文選又逮。時周順昌已從關門入見。周之友朱完天名祖文。握其手曰。不首以理爲禍苦。直留爲暫官者。今前赴獄。臣子具應嚴。但即義分天王聖明。吉人之言爲誠衆。歎我此子同來。同其中逾涉州風雨。一累。未力識之。到所使止一樓。亦朱完天金相仁先爲之料理。先生云。高昔已悉情形。一切可否。惟勤王推民一道。不意主由都。而周公亦經臟五千。周之質不責于魏也。完天同江村與鹿太公暨伯順先生。結黨手計。移貸百餘金。又蕃昇學之八十。雖萬衆之五十。蒙元係三十。王永吉二十。皆兼助也。鹿先生復遺子化賢公。亦得二百。時完天勞瘁劇甚。先生令孝弟皆奧率鹿僕。趙順逐至京師。而周公又斃杖下矣。悼哭歸至蘆溝。縊河水涇。遇人一夜約鷹從之。皆哭絕不絕。并日絕食。少行紀本中。無幾。省退暇。亦載乙丙紀中。米公元係有託貽三烈士哭爲鹿太公正與先生暨鼎子朱非也。

七年丁卯。四十四歲。

朱聚客氏。弟光先。介所知。送名馬一匹。余以家貧不能具芻菽。辭。光先再致芻馬之需。以病驂不能猜

殊醉。

崇禎元年戊辰。四十五歲。

督學御史舉孝行。得旨建坊。御史李公名若蘭。云。容城縣生員孫某。係保定府容城縣人。萬曆庚子科順天鄉試。于三十三年六月內丁父艱。廬墓三年。萬曆三十六年十月內丁母艱。復廬墓所。不茹葷。不入內。六載如一日。里閈悉無間言。看得本生孝根天植。自性成。科冠盛肇。庶幾蘭蔭孺慕。六載廬墓。殉病別發。有倫堪勵頹風。宜加旌表。奉旨建坊旌表。仍給二丁侍養終身。官紳猶族。欲圖建坊。謂不可發王命于京。葬先生力止之。

表元義士魏敬益墓。義士墓在容城縣沙河村。元末歲飢。鄉人貸田千餘畝于義士。後義士盡還其田券。因旌表其名。與誠其他人家藏有還田券。先生復表彰以廣其傳。

二年己巳。四十六歲。

二月三日。長兄崇我公卒。崇我公伉爽。遇事敢斷。有燕趙豪士風。

十月。畿輔閧警。僻邑親友百餘家皆就予北城。商避地計。邑令延予爲城守。因皆入容城。先生爲避亂所歸。故聞暫卻擊。家衆依先生。不得已入容城。衆皆賴之。先生所籌畫之。僅十餘日而解。

茅止生從孫高陽于關門。過余北城。止生名元儀。歸安人。時爲高陽參贊軍務。高陽公謂向止生有推許先生之言。止生因來耕往。先生曰。朝野端目關門一片地。予文士之端耳。所與朝夕共事者二三大帥也。苟有一見才之心。恨不能容人人皆有爲我用者。止生極佩服其言。後贊高陽造祖帥一事。實自言此可不負先生之教矣。○是年容城牛先生斯安卒之祖從學。

三年庚午。四十七歲。

鹿伯順里居。遣子立雅、奏雅、望雅、姪度雅、猛雅、維雅、抱雅。就學江村。鹿先生家居講學。與先生朝夕相質。兩學則大旨同。先生之門人皆互相與學。先生遂遣子姪習就受業。

御史黃鶴嶺疏請徵聘。御史黃公名宗昌。號鶴嶺。云。舉人孫奇逢。心學修業。見任太常寺少卿鹿善繼。清心勁骨。抱有大略。向在關門。閣部孫其爲賓者三年。當道竭用爲之時。彼手可熱。而善繼爲其鄉人。一冷如冰。其品可知。又容城縣庚子科舉人孫奇逢。可與求大事。向建方有事。與鹿善繼皆鄉居。團練鄉兵。既成一軍。且志學性成。忠義激烈。但其人恥于干謁。不樂仕進。臣在伊縣邦作令六年。未嘗一見其面。請以徵聘之禮行之。庶有以彰其用。奉旨與善繼等皆與擇才酌用。先生以病辭。

六月。倒病。不飲食者六日。有晉州某以一丸服之。立愈。





七月。四子博雅生。

四年辛未。四十八歲。

在里門。

建邑鄉賢劉靜修先生祠成。靜修先生墓在謹山村。舊未有祠。先生與伯順暨闔縣紳士創成之。靜修無後。爲且力寸於縣令。俾免本村雜差。以供祭祀。修築約每歲清明。闔人詣墓致祭以爲常。

議李希直張希古二公配饗靜修祠。督學嗣文云。靜修先生首未有祠。自國子監祭酒李希直神碣請從祀孔廟。事雖上。始得官許立祠。春秋祭祀。希直實先生之功臣也。希直立祠。容城大有功於風教。既謁祠門人張希古韜禮。爲孫室于祠。皆除屋米廬於墓者三年。乃義請爲其師建祠。遺文見在可考也。都御史李佩文幾獻其兄希直遺像眞詳。又刑部尚書江浦吳環舊中有希直祠堂記。但歲久碑淹。既久基址無存。撫其生平。精力全以靜修爲依歸。希古又體師志。爲靜修請從祀。卓數上。雖未得允。亦許祀其祠。先生皆是有功靜修者。合宜配享。主配饗。

十二月。長孫淵生。立雅長子。

五年壬申。四十九歲。

茅止生再過北城。高陽督關薦先生代鹿伯順。令止生來聘。先生曰。君與伯順從高陽君之才。亦君之志也。余既無其才。又無其志。雖老死公車。不敢當薦求用。

十一月。五子韶雅生。

六年癸酉。五十歲。

在北城。

申社約。先生王癸寇別公暫寄數于實城寺。並先生三會焉。與子姪輩暨從學諸友。群聚其中。爲十約以勉之。一曰立志。一曰知學。一曰敦德。一曰求友。一曰謹已。一曰尊賢。一曰定業。一曰尚論。一曰審微。一曰因置。○是年劉先生靜修附錄刻文集。繼輯賢學。

七年甲戌。五十一歲。

奏下第。

金伯玉來晤。伯玉名鉉。號鶴門人。爲兵部職方宜官張家灣家居。以斯文自任。與先生論學。甲申殉國難。先生爲之立傳。

韓樂夫過余論學。樂夫名位。宛平布衣。與鹿公交。游劉念臺之公爲善處。韓過先生有送韓子兩遊序。

三月，晚弟啓美於武城官署，刻孝友堂家乘。家乘錄，水樂錄，先德錄，復學本末，讀易膚說，孚亭論講凡六種，孫[illegible]鹿伯順茅止生趙公各爲序。

八月，同鹿太公謁孔林。

爲邑紳劉允升扶櫬。劉允升任太湖令，因無子，紳士議擇嗣，憤曲立之，劉死，其徙柩某村某處，訟公擇嗣爲殺死，先生救解，縣令直之。

八年乙亥，五十二歲。

三月，弟啓美自武城告歸。啓美公爲令不及二載，以不善事上官，告歸。遺集如幾有武城治略，武城疑言二卷，怡怡軒詩數卷。

九月，辭王給事保舉。給事王名正志，河間人，保舉先生與[illegible]有用事者取用，先生具疏力辭，得准。疏文略曰[illegible]不赴者除事。先生曰：朝廷以賢者相待，而士以不肖自棄，可乎之有錄不扶。○先生具辭，疏云：某學古近狂，爲留鏹處，莫知保舉之自，見在起逐之中，本有撤文促令赴部，此國家創制之典，與亦舉人選薦之殊，感數不附，會篡發，謝則難進，然士各有志，仕自有時，用才者必不強人，用當者必先度己，此其進退分量，正可於錯用舍用之際，判自劇決，以取進止。在國家令甘取科目，士子功名，當須甲第，此以下莫敢爲辟，分符受事，然地不可見，其間任使，有時則於見疑，亦不克濟，寄是辭身卑不及精，而未免降志，[illegible]有牟許借多矣，但遊駁觀視士之志，[illegible]尚何方下雖之心，雖死，然昔猶在，朵觀未穿，豈甘恭于中，[illegible]數功于永路，此先子訓個相成之選識，亦不背生平自矢之初心也，況學問不做，豈可貿任人，即知我執若自知雖之信未能，且辭仕祇子然之實，雖爲須用，讀書願依本鄉，面對文場，舉捨成規以圖進取，亦豈敢任意身之性，以自放於江湖之叢。[illegible]

爲孝子李之茂辨誣。

同伯順過孫少師家，留十日。高陽縣去容城百里，少師數走字期，與孫鍾元先生聚晤，方訂謀一會，予高陽則學鹿公兼殉難死矣。○是年清兵[illegible]縣學時留諸從學。

黃侍御鶴嶺過訪北城。鶴嶺名宗昌，過保定，期友人濟子與同來訪先生，潛曰：余曾過孫先生門三尚，未曾見片瓦，何以容從者乎？賞公曰：某曾以勇首入告，願得之耳，閱今幸目觀矣。

九年丙子，五十三歲。

在北城。

七月，守容城得全。先生有守容紀略，虜薄邑，擁衆其平，以守禦屬，奉旨取選，時加一級用，惟利其外邸轉向化，亦以守禦屬，奉旨取選，時加一級用。

七月廿九日，定興失守，鹿伯順死之。余次女嫁孟君令錫茂子生員士宏，死於井，奉旨建坊旌表。伯順之太公暨子化麟，攜家入容城，幸得全。鹿伯順其平讀時云，屈任太常寺少卿，贈吾鄉千秋正氣，一代偉人，服官十載，功績[illegible]者及[illegible]世道人心，風範之日，避居鄉村，僅可避亂，本





官兩疏激烈，數撫入城，正以忠義二字倡率士民，竟效死勿去之計，迨城破，正色受刃，以暨貿遷之學，爲忠臣義士之事，生有令聞，死有芳名，至如某某及士女之長孫氏某氏，雖匹夫匹婦之微，而甚不共戴，殺身成仁，均之有關風化，懿行難湮，未行旌表，憂達謝大司寺謝府一子入監，蔭贈仍述寮祠祀，並張氏等請旌建坊旌表。

與邑令議復祀典，鄉死事者。與邑令劉定徇其略云：邑前後剿殺，寧遠元末進士，隱居自樂，殉難不屈，本[illegible]靖難不知何時，[illegible]主事公主持名教，宜祀典，[illegible]所詳人院，有兩耆之類，虜寇以爲守城之人，其饑寒亦當念也，公倘存清議，足以完此項[illegible]生之義，與衛役之劉公，劉亦有是例，朱翼朝崇夫婦同死于井，生員張惠然之女死于城破，[illegible]四獲之義士烈女，各爲一祠，允爲盛舉，并遇烈女祠，當此之時，急存幽微，或即以今日之諸烈而附于祠中，是亦[illegible]往勸來之大端，[illegible]文舉之，要孫氏孝子趙廷揚，皆窮人貧困緘死，關此時，並於七處所舉之衷，誠各給一二件以旌其孝，是亦勝有補之意。

十年丁丑，五十四歲。

在北城。

六月，六子韵雅生。

九月，梓取節錄成。凡六卷，共二十六門，先生自敘略云：取節者，蓋自名公巨卿以暨匹夫匹女，凡有一念一事之善，於義道而得於暗見之義者，剛公取而錄之也。予竊惟古者史氏之書，其於名公巨卿，謹公國家社大節，得錄大概也，不以略其於匹夫匹女一言一動之微，於性而中於情，則誠誠焉以錄，非與名公巨卿之略，而獨與匹夫匹女之勤也。名公巨卿，其賢之顯且衆者也，事而爲之書，則不勝書矣；匹夫匹女，則其賢之微者也，事而不爲之書，則不得書矣，[illegible]自窮[illegible]今人不聞貴賤，行不問鉅細，一念一事，可以與衆類而通世俗，則國典書之，閭亦有其人，咸在可惜，前儀有可錄，允不敢以忍而棄其美也。王汝止之言曰：滿街都是聖人，吾知匹夫匹女之所與知與能者，非即名公巨卿之所不知不能者乎。

十一年戊寅，五十五歲。

秋，同諸友入五峯山，結茅雙峯，爲避地隱居之計。[illegible]等從先生入山受學。

冬，聞警，余兄弟闔家至雙峯，諸友相依而至者數百家，杜君異越有五峯紀略，茅止生有播盟錄諸序。五峯在易州西南九十里，去容城百七十里，雲王與之五子避王莽之亂，隱居于此，世遂名爲五公山，山之下有洪元宮，[illegible]像有方外道人，皆客作，門前庭，世俗山遊之[illegible]先生[illegible]于此，爽同人修武備與文學，[illegible]樂毅而之風，先生兄弟暨一時從入山中者，[illegible]茅止生序云[illegible]山中結地而盟之，從者五千餘家，[illegible]移風易俗之事，[illegible]

節義然今之殉者以一死自盡，別者只能以一死爲節，評論獨誠乎其不可測也，而從之者又多泛釋之士，由讀以定，經入德以樂道，皆參之遇，較子孫不貞多乎，由撥升上下二千年，皆在義利處生，是偶然氣者故爲之曰驗誠爲請。

多，南大司馬范質公檄聘贊畫軍務，辭不赴。范公以文豪有云才識，但合心膽，慨請孝子可作忠臣，文事需有武備，受寶鑑智用佐輔爲先生，避在山中，辭不往，復有詩云：東樊林泉曲，禪衡淵波深，虎武陵園，機緣不偕天，孫稿生事惟將紡水浸月掛雙峯吟，具辦蹊徑其夜酒成，痊何來徽嶂，徒勞步作令移文笑北山。

十一月十日，高陽陷，孫少師闔門殉難，有高陽逃難。少師以元老殉國，一門子死孝、婦死節者二十餘人。先著尚詩與後，先生爲位哭，以詩成高陽逃難紀殉難事甚詳。

十二年己卯，五十六歲。

在雙峯。人日偕友集竹園，詩云：十年回首幾風煙，此地別生一樣春，海上雲煙謝伴山中住，月此逢人步聯雲插偶會老劍等，竹園爲俗乘門分手月光新。

春，自雙峯歸，過百樓，耿氏攜別墅止余，命其子弟受學。雙峯去百樓百里，往來頻道，耿好詩，好劇與雙峯相迎，先生於其家遇友相依，留至者日新，門人亦學日進。

擬爲鹿伯順建祠于定興殉難處。爲文告同人，略云：惟我鹿君，挺生曾人，生爲理學名儒，死以忠節報國，立誠已見子前室，貴於經筵見於官，一點點遠孔孟，本本自伊周，以靜養山尚惠之心，照遍山林，殺身成仁之事，身非守土，甘矣金與城殉，家在城南，獨殿而北向，惟其死生之際一決，遂於君臣之義了然。鄉賢園祭爲臣之典，神兼遠洪，亦傾九廟之靈，此仁者許以專祠，與食於久，曠下則創始，則事與公祀之主持，請日告成。自與友朋相知之佐理，肯當貫耦行者，觀之舉，鄉賢先同其心之願耳。

十三年庚辰，五十七歲。

在百樓。人日詩云：百樓逢人日，行年五十七，往事抵掌間，孔出田無詡，鄰中將歸治生，齊首十一上，西馬歸來疾，自分甘林壑。貧甚其賃此行雖勉，此筋力已全矣，舉有消除人所學稱人，耕夕，夫可不可，有先已成行，熟胡大者知名行小者亦和吉兄老與尚酬，弟復工，青年天身何附之遜。

春，視弟啓美於京師。

二月，次孫淦生。望雅長子。

春夏不雨，歲大饑，人相食，饑民嘯聚，余與百樓鄉鄰修備禦。鹿氏諸孫，心、洗心、杜越、中、三楓，各相依，十人，皆相攝。

先生覘則視諸子習射於東園，當宜之時，近村落皆墾一齋，百樓獨得安枕。○是年耿保汝存從學。





秋，茅止生過余，同登張宏範不花嶺道址。

十四年辛巳，五十八歲。

在百樓。

王生洲訪余百樓，留十日而別。王公名某，與先生爲摯友，入都，與先生商確天下大事，當世人物，俱在夾袋中，明年特授內御史，即參大理劉元斌，鎮羅鄉九賢公祀二十餘人，先生與中歲與公往復甚多。

十五年壬午，五十九歲。

在百樓。

十月，聞警，再入雙峯。

山居與同志約。一戒同心，一戒降氣，一偶器具，一戒行止，一議米豆。

告同志禁樵牧。同志既避居于此，務必令人樵牧，或償人無知，肆伐人樹株，踏人種蓄，令士人欲慎，何足我避之不謹也。今與同志約，或雇役，勿致此禁者，與行寓山與衆罰之，曰毋樵採人所植，此古人先見之明，我輩當三復斯言。

十一月，望日，同人俱集，五峯有大道，勢已危，先生爲文祝於山神祠地。

十二月，先生六十之辰，門人戚友百餘人奔赴，興藉少長然，或詩或歌，先生顧而樂之，頗忘身之在患難也。○盤中有諸壯士欲進獻，各以其技自試，王枝先生曰：某長于騎，某長于弓矢，某長于刀劍，某長于火器，先生顧王生曰：子何所長？王生曰：調和諸將，若有微能。先生曰：諸子俱長子，將矣。

十六年癸未，六十歲。

在雙峯。

春，辭公車路費。

二月，五弟啓美卒于雙峯旅舍。武城公入山中，未幾即病，夜常不寐，每吟詩以遣病，寬先生相對何以作之，故暨成病，幾殆，武城公歿之五日，病始癒，不及視含殮，數年後，每見武城公手澤，淚下如雨。

修山寨告期。

三月二十七日，山中開發甚急，賴同人守禦得全。先是先生入山，令夏鼎、相毅、路深、陳庭、郭奠明酌度守禦情形，部署諸同人量才分守，步子博率其子鄭守熙與自晨至午，接戰三時，先生各詩紀之，作請效守禦者把耿。寨出事墨，供同人取給，先生勞焉。

事平，同人擬各歸里，祭告山神。

四月，還百樓舊居。

七月，移江村。處士魏蓮陸遜北海亭，贈以詩，憶昔西山峯，百樓道借止，四載屋旁寬，主人情未已，君家萬卷書，投我因紅泉，義指北海卒歲，洽清世吳國丁權，新歲日夕往與承兵，去案如點，從遊君累，寶與道相將，大帶驚指，哉年錄頓略顧與君家曲直有相悅，時清夜月詞些。

十月，歸北城，爲弟啓美營葬。杜君異爲詩北墓，先生訂劇其詩文若干卷，爲怡怡軒遺集，藏于家。邑令胡君延佐平谷人，聞先生歸里，屢過訪，及國初，先生被徵，遜避就道，胡爲部郎，向陛下踐大兩曰，舜在上下有巢由，我虞浮沉仕路，使孫公得遂其志，予與林豐草間，是亦聖朝寬大美，亦可稱先生知己。

十七年甲申，六十一歲。

春，賊李自成犯京師，攜家復入雙峯。先生有野哭詩云，丟冀幾莫貫，故有爲主，崇禎十七年，日見起齊宮，無如戶道微，有鼓而無舞，一朝天星爭，兩性不背負，引死社稷，大義有所取，寧求苟偷新，綱維天地柱，后崔安先烈，缺鬼其惡寫血，讓矣潮不等，靈文讀余章，爲臣有相徒皐，名列萬華間，豈曾有匪然，力可殺賊，生也竟何補。

四月，偽令徵梓李賊檄，追赴京授官，不赴。時先生在山中，參遊新安水鄉，欲渝圖兩徙，萬勢方張，所在嘯聚，攘國思擁賊，從山中傳一偽檄來，鄉亦傳一偽檄至，欲列多縣官避把擬，蓋小斷之數，歸逆賊適見偽徵犯者，步使知先生作于其難與，獻子編所爲也，不日率色前，地方得借以安。先生皆爲自入言之。〇先是萃止生考責雲結末曰，弄考責集考李自成也，先生蓋其先見。

五月，爲大清順治元年，自水鄉歸北城，遂病瘧疾。

八月，三孫淸生。立雅次子。

九月，巡按柳公以地方人才疏，奉旨送內院吏部，啓請擢用，令有司敦促就道，以病辭。柳名寅東，先生呈云，某中明朝庚子科舉人，迄今四十五載，行年六十一歲，三十年來病目脚疾，每逢飢餓甘不食，筆硯荒蕪，耳目昏眊，遭復斯病，誤嵐截，若蹴戰，安安北苑某亦自限其餘生，不意皆蒙所是徵及庸陋，縣以自愍，知疲嗚實難就道，凡其狼狽錮之形，皆明公所目覩也。





弄耳，問者也，伏乞俯賜鑒宥轉中，聞耕讀遺意，當步陶咸采節，伏枕敢忘銜結。

十月，避疫，攜家三姪寓梁桂林寨隣室，會諸友於靜修寺院，有渡江賦，拼歲暮復歸里。魏文靖帥非先生作渡江賦，宋之亡，竟以此題徙兆，先生曰，渡江賦，莫之也，時李究一爭先闖從事一卜誥子背楚子者說。

二年乙酉，六十二歲。

在北城。詩先爲直隸新安縣還邑一叢李文學知新城縣皆仲之關存，號孫和九，並立從學。

三月，劉玉璣司馬遵旨舉知，奉旨送內院考試，以病再辭。劉名餘佑，順天宛平人。

薛祭酒行屠以講習薦，其以病辭。薛名所蘊，孟縣人，疏稱國學爲教習之司，修經育才，責嚴甚重，伏見其人，難克勝任，元用許衡吳澄皆爲祭酒，一代文教，蔚興古昔有由然也，今肆業之初，即選端謹子弟，以備宣作人之化，度越往代，而以臣觀，此舉司成心窺視之，容城縣舉人孫奇逢，自庚子以舉，教授四十餘年，學深稽古，志切希賢，絕意仕進，遁避之士，闡風於式，特下弓旌，致聘出山，以弘成均師道，京師寄人，多其底裁乎。

三年丙戌，六十三歲。

三月，移居新安寓薛錦軒別墅，額其齋曰雲宿舍。是年春，先生田園俱供采地，遂與家人寓新安，先生自爲文記曰，古人有言，富不如貧，貴不如賤，與其僧不及，以余觀之，少不爲富貴所困，老不爲貧賤所累，今而後但求不負此貧賤耳。

門人高政黌、王五脩、孫備九請余錄問答語自此始。先生與鹿先生力任斯道，寄云，倍願以一人而繼千載之墜緒。自與先生交後，日與及門反覆發明，作詩示教于江村諸友者，如江村所云五經四書只一句話，可以了當千聖萬賢，但是當明此理，只一顧諟時臨，不過天理，則五經四書皆我註腳，還有甚不了當處，然此理包天地，貫古今，歷從來多少帝王賢聖發揮不盡，總一一全備于我之一身，故曰讀有字書，要識無字理，有不能領會處，試默默向自身上體驗，便自了當。問鹿先生講稍多於象山陽明，余每謂三先生之行學，自無不同，而同宗張朱之旨，遂豈遂有異乎，先生曰，三先生原書已明，其異提撕皆步搜掠腑肝，直接孟氏之傳，須知從古聖賢，豈不立身行己處取齊，欲有異同自不必論，如周程張朱本同也，而綱論之稱以師生兄弟未分門戶耳，如朱陸本不同也，而朱子自謂南渡以後八字著脚，真實理會惟我與子靜二人，後世學者實修不講，專就語言文字，此正不學之過，從今後只理會其同，不必究辨其異，乃是真切爲己之學。〇是年，都門余仲遠錢，新安王五修之孫仇兵洲遺碧何焱。

四年丁亥，六十四歲。

在新安。新安令王孟山家世下車之日即訪於雪窗會孟山。山陰人令新安有循吏聲後令永年時仍執贄稱弟子

邑有十老社月一會令子弟行酒余仲兄亦與焉。雨陽日孫子庭興稱我公至新安先生集諸老爲會申之會且于先生者倪鹿軒八十有一薛好軒八十姨我公六十九先觀周六十八。薛斗軒六十七楊偉敦六十六少於先生者魏明枚六十一張于度劉元楨王翼明皆甫六十也。

五月訂高陽孫文正公年譜成。文正公嘗有遺稿未及授梓前遣先與敏仲孫之獬求先生補輯訂成二卷

輯理學宗傳。先生嘗與鹿先生搜錄諸儒語錄甚多書積箱篋顯晦不同散佚不全至是始爲編王之自無據今與先生學子博雅手爲抄錄曾先生與鹿伯順曾云諸儒學問皆有諸道自得之處故其生平各提了當的一件大事做其開闢門戶點得力處未已我們只宜平心探討各取其長不必代他人爭是非求勝負也一有爭是非求勝負之心卻於前人不相干涉便是已私便爲浮氣爲此近來看得人己真切了當自己性命此處關係不小

五年戊子六十五歲。

在新安。

春修新安縣志。先生爲義例十則謂當今邑志其體不得不爲史家筆法不可自爲之譜子孫不得爲其祖父溢美其風俗不得以害義而知所論立傳須以不矜顧忌大節名宦鄉賢於地方關係實大而有裨於風俗人心矣

跋淨寺聽講三月始成

秋寓居合爲淫雨所壞高侍御覺諸門人爲余築壁於居在學宮東。先生同諸子嘗讀於學宮觀乃來有謂云近聖人之居觀求多矣寧失先王之遺文不在

注子○是年安肅于社蒼過訪謝非尙出爲寄先王者之廷請業

冬爲郎廣文孝徵歸櫬。新安學博郎華老石首人與先生友善卒於學署其子孔彰在楚路遠不得聞訃先生致書楚督爲王天錫資之走衆高侍御斗資其歸時有路相識之者孔彰曰俟時無治道先子無歸櫬之日矣輿寄備挽輓貳行先生壯之爲輓石首

十二月四孫淳生。暇精次子

六年己丑六十六歲。

在新安。暇餘致爲詩手批云別南北魏超逸名之曰致誠自爲嘉贊其甘皆存于老儒也盡其生平大節都在學國字句之外讀者能宗見詩是豈可以詩人目之

春夏之交水鄉花苻將作亂歸北城。





十月仲兄相我公卒年七十一。相我公孝善有執喪結無間言膽欲氣宇闊一語不稍假年七十一先生爲文其生平○先生南走鄴郡時云竹馬居隨近有修白頭心事更依依岡花落嶺樹目斷天涯一雁飛

十一月十日告墓攜家南徙留長子立雅守祠墓至鄴州刁非有摒別暨止予遣奏雅韶雅孝族黨親友同行。先生南徙戚黨門人相從者數十家其親依依不忍別者有道送一二百里者行途入爭拜留戀花外小車致我也○未有名者博學勵節爲左忠毅公所選士先生與之論學甚多

同李符夢過梅渠張子祠張子曾宦鄴故有祠陽明門人徐日仁亦宦鄴與張子同祀焉。符夢名芙幽有志於學先生教以東銘爲入門功夫四句爲學之本體所謂無內外無小大一以貫之符夢聞之有省未幾而歿先生惜之

日譜自出門始。先生自敘略云自丙戌後故園不可居寄迹新安四經春秋已丑五月書邑不戒故園益不可一日居舉家南渡河渡江朔渡江劉子爲此渡漳氏地行與諸君於共城林慮兩山中各爲廬舍得余下諸劉君復爲計謝安之安予始於已丑仲冬至鄴州刁非有坐席下輯捉留蓮令奏雅韶雅先行相謀明年春仲奏雅自淇水來舊遊南觀來此五閱月于其之山川人物或得之耳聞或得之目睹已大半在書冊中矣予東與論交以友朋爲性命今海內故人論籍非書是時也自出門相與之人有仍耕有鄉皆有舊閑又再而有所聞箇資之事奧事行之人皆述之爲日譜存肴之助○是年鄴州與先從執贄於鄴州

# 孫夏峯先生年譜卷下

順治七年庚寅六十七歲。

二月自鄴州南發望雅姪哲雅攜家從留博雅尙雅奉其母在鄴。時王之徵曰博雅留鄴徒步送先生不覺三百餘里至廣平聞其母追尋始歸先生贈以詩曰塵沙昧目送征鞍倚背衛風與未休家得友朋眞趣味何知世事亦如麥○先生遂次邯鄲晤毛靖夙三先磁州晤敬聯嚴設心肥鄉晤賀宣三應旌

四月抵淇縣之西關奏雅韶雅先同族黨親友在此。

五月來蘇門同三無老人謁易於閩中牆。三無老人李姓字元公號雍人精於易先生著讀易大旨自此始

七月移入共城顏其室曰留雲介。襯林鹿柱云中秋寓酒賦詩月一家生計只依雲

十二月奏雅博雅奉其母至。

是年新城王申之餘佑從遊焉講所聞鹿成安李含生之遴王玉與元鏞張安李性甫恕天李仁甫合天李循甫觀天安邑馬瀚公光錫亦並從學

贈學文張尉身世有用精神日固是安穩成就事業所爲聞者漸入精微古人吃飯著衣親是盡性至命吾人談天說地畢竟行己立身日用之功惟靜心可入學問之道非靜無得學須有字書要看無字理學而時習習何事與途者如斯所何物也天地之大猶有憾夫婦之愚可造端三月不違愈見不足日月之至儘有可觀富貴利達人一轉念即是聖賢短行法言士聊足成凡民賦性原同圖聖而遜降才雖異情實殊乘氣質存其勸者猶亡攸者何事離虧而起然退存舜蹠分者何途惟求放心要在實志功有深淺理無精粗詩詠書樂不妨舞樂詩學禮實關亦是共鬪交見師友之間反躬無愧起居飲食之際總是何所卻望同人告教小子

八年辛卯，六十八歲。

在輝縣。先生讀徐衍哲子曰，余五十年始識一脩字，正恨有頭無尾者，實由其境而漸臨其味。昔伯順嘗云，我於從字求得身試之所靜無絕獨無恐，於是亂談守我報以貧賤之身，說流離患難之際與學書置曾耳，忍屈倍飢日不再食者殆安對妻子似難快心對同志無慚色，此字不明，終非真實學問。大家不識明，終非力挽流俗之家也。徐衍因名其齋曰共飢。○又曰，昧與不飢，千古治心之學，途雖在上者著落在平章協和，顯而在下者著落在修身求志，隱與顯雖異者皆落在坐乏金遠舜蹠關人不關歷山版築源頭學人之味，爲能繫於天下，當乏時不能驗其和時不識總是一樣，我謹當以觀此心耳。

四月十九日，繼室楊氏卒於共城旅舍。楊孺人蘇門人，己丑之子女終身無倚，前後六人，各不見其爲異母也。甫歿楊孺人有每年老孺人到賓於家中之知母焉，義賢之，先生終身貧族，不事家人產菑良一布蓄貯米經年不書請孺人絕無怨色。



六月，葬室人。馬玉笋贈夏峯地寄居。是年安邑宋乾鋼來遊錄孟二青來觀錄王生洲子一歷從學。

九年壬辰，六十九歲。

春，衛河使馬玉笋以夏峯田廬見贈，爲諸子躬耕之地，先命璽雅督治。玉笋名光裕，山西安邑人。

論諸子讀曰：汝等學稼，吾嘗謂汝不明智，亦孝而小夏之也。舜耕歷山，尹耕有莘，竟耕南陽，此是何等勤業，孔子於樊遲乃謂而小之，此中道理甚精。蓋不耕於莘尹何耕時，耕是何耕，用義僅之用，故能成舜尹孝業，孔子大道爲公正欲所及門共興其風，納斯世於堅井耕田。家給人足，皆風以百畝之不治爲憂，豈今日皆而稼門不耕歲以爲業，且無以當苦斡也。不有耕者無以供讀者，況且耕耕者人何嘗不讀書，於一耜吾老矣，此則不力，汝等坐耕不安。○祖調謂諸子曰：汝等于耕之外，無聽余來復曾余止各分田數畝，以共余耕年之豐歉有無共之。我與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勿各去私心，勿自圖私各有交子兄弟夫婦各安本分，生我吾之心事，皆汝等，汝大家當倍其禮以供將之附近為幸。

十月，移居夏峯。偏有瓦屋一楹，每夜分竹月婆娑，村嘯野色，群樹翳然，諸賓客至時常置酒，自奉安樂，有野人篤笑曲靡調殖堂心安而寶歡，幸有諸子與幼成，就讀諸賢青楨奇質，且於大義望性情，試見弟閒難靜支，儼其起居。



隨處適形，而不覺其紛紜者爲忍憚於其事，故念其父而勤事此一絹也，莫嘆落寞莫嗟荒涼，不愧乎一室之中，便可以傳千古之勳。

順天巡按御史陳濬水舉山林隱逸，奉旨着督撫按起送來京。陳名棐，河南光州人。徵嘗令直州劉公通謚仁齋起送，願某何人，遭此異數，然承國士相遇，不敢不披瀝以陳。某五十餘年老賢者未嘗就一官，隱與於隱然實非隱也。病也乎生多病，雖短於才，論不自揣，計味一出，勢必迫猶而歸，深愧不足惜，不宜爲明公知人之請乎。年逾七十，終老溝壑，待於一日之抽正所以報明公，千載之知遇也。

十年癸巳，七十歲。

春，有十老社，月一會於百泉。蘇門社開詩，衛水悠悠，涵泉淵淵，人以地靈而聚，地以人聚益靈，百泉數人，地分四君，偶來借閒於此，延衛託契於心，誠樂晴朝夕，曲鴻是不下，誠身經化，淨而絕作離，鬭減冷罕，優游而默探乎坐言，遠來皆取諸衛，久消乎名心，均抱用世之才，且有脫塵之想，一觴一詠，精通此川之性情，所地屬人未作千秋之盛事，古人皆離趣，齒我譽猶自交修，非敢素笑川中盡好。○會約四則，一鴻飲，一崇儉，一受善，一忘已，文載集中。

正月，長曾孫用柔生。洵長子。

三月，保定太守胡若恆兩次備檄至，具呈辭。以巡按御史陳疏奉旨起送故也。

四月，讀朱子晚年定論。先生手書曰：朱子六十歲後因目病靜坐痛悔向時工夫止是談論文義，於日用全欠檢點，深害痛悼此是朱子實醇篤切用力自覺自證，但人君不逸信不及，所謂中人以下不可語上，以致於子靜陽明之說紛紛依援，定其爲救忠之良友，實以爲望敵之讎人，蓋道大公，而學人自私，以爲朱陸二家乃不得其所皆者，而偏據其所悔者，爲不有餘悔乎，不能窺古人之藩籬，徒爲古人之爭，此真是學人大病。而朱陸同異，先生曰：鵝湖之會，人皆言其不同，余謂道一而已，究不同究求同，所謂而非獨有衆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未至於同焉不可強不同，以爲同，由求不同於遊衍，不同於異同，然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我則異於是，不同何病，皆足入道。使當日弟見友朋之際，不求心之安，雖爲道之同，豈我同也，先儒實地用功，不獨精鑽，子靜之言曰：雖安非無朱元晦皆由亦無陸子靜晦翁之書曰：南渡以來，八字著腳，親實用會，惟某與子靜而已。見二賢克己之學，俱留與論不合，正不足病也。

懷三君詩序云：三君者，新城張蒙溪及滁陽申少鳴有水部，南學也。三先生於神廟時，從講京師，與爾其道，耿然懷昔日之未盡一見也，因追憶之以志余慕。○懷昔神廟間，海內推三老，爲門設講堂，緒論爲王道，時彥日知勝，日夕資探討，我時遊京師，遂獲往遊友人與有見尊師宗自孝來幾三老去，我亦竟淪謝，今逾三十年，海內鮮異好，後宗作前興，方悔見未蚤，胡緩皆才生，天地賓將稽曾國與山野接，難入懷抱，誰知覺不然，真人非易保，在茲三君子，立身如井苦，寄爲世羽儀，拔對歷心壽，古人異代交，納思贈報孫我遊惑而識私淑依草。

十月，讀羅念菴集。手書云：余讀陽明之訓，見龍谿之發友也。陽明良知之說，本之孟子不慮而知，龍谿遂以爲一念靈明，無內外無寂感，吾人不昧此一念靈明，但是致知，遂以良知不足以盡天下之變，必加見聞知識，補益而助發之，夫是皆學此以一念之明爲準則，一覺之前爲實際，他念菴曰不然，陽明將以入聖，殊陽，後提動，其所好覺言，言爲證，以一端之發見未能即復其本體，故甘於枯寂，必以攝於凝之，有好歷矣，必以達之天下，觀之孟子之意可見，陽明得

其意者也。故亦不以良知爲足，而以致知爲功。余毒集中多以此文論，故曰陽明之功臣，龍谿之諍友也。

六孫溥生。望雅長子。

十一年甲午，七十一歲。

二月，赴磁州張游盧之約。張名鐵心，潛心此學者有年，期爲倡社之會，先生過之，留月餘。張公有子十年不得見，突其延亦先歸於其父，撫不得見者三年，先生爲之調劑，俱父子如初。

南郭自箇三湖先生曰：學貴養源，道上理會，會得理字也。然先生曰：人生而靜以上，雖不容說，然理卻是天之所與，是其下手工夫，須臉時應事，體認天理。

四月，過東昌訪張蓬元。張名鳳翔，眞從闢興理學最多，少從南皋鄒公游，習顏久，歸田後，徵走字期過百泉，先生歪識，因謂理學宗傳就正蓬元，蓬元謂陸王其緣辨何以能江右，蓋某心之並一而不能無疑。先生曰：古人立言，各有在，一人之書也，而前後不同。孔子與及門論仁論學論行，豈能一一同乎。夷尹惠當與微箕比干皆仁，有程朱不可無陸王，道得朱吾遊於朱子而以見尼山，得陸王吾是欲因陸王以見尼山。四子俱非書境也，敬師論無非程子臣弟友，能諸分，此狐豈實境界。蓬元深然之。後出所著皆入稿，今先生爲之參訂而別。

七月，歸過渦陰南城，知遊貴客，爲陂所窘耳，遂歸。先生此行，有遊陸張蓬元序云：嘗聞太邱留有闊陸資偏無僕役，乃使元方將車，季方持杖，於時太史奏德星聚，人東行天人相感，自古書之矣。容城孫徵君先生，謝鋼公車不赴，潛心樹辟不起，遊抱德而隱者也。甲午夏四月，自蘇門訪余于東門，人嵩嶽斯，季子孫洎學扶侍以行，所過與人臣言忠，與人子言孝，與人弟言悌，聞者以爲高遠不可及，而卽之甚近，藹然溫溫，然有萬物一體之誠對人之意。先生之學學於天，怡然與造物同遊，故避遯寧理，致之壽人之所能爲也。遊遊有言，春秋以天自處，二百四十年此天，二千四百年此天，二萬四千年此天，此其遊遊寧上律下，襲統體本領，故高尚有其事，事天其事也。以其時居上九，此在峻極之天，故志尚甚高，弗以高尚爲事也。先生體認天理，處處見之，遊爲皆得，則遊無疾苦，聞彩歌味，自家居以至之齒之齊，未嘗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定。天一遊一夜行九十餘萬里，而天極樞止其所而不離，人如先生之行，不如先生之止也，曷曰見其皆不識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因天自行，太極自止，動中有靜，未可岐視，瞬中閒嘗言之，太邱風韻似先生，而學問過先生遠矣。

七孫沐生。函雅長子。

是年，太康歎太和縣歌亦來，會博肥鄉李元春，與吉從學。

十二年乙未，七十二歲。

春，集晦菴文鈔。先生題云：宗傳既還朱子，止取晚年，友人云若只存此，則朱陸宜欣然相得，安得許多口耳。余惟道同學異舉固性從是之，惟學正不妨並存，見理道之大，各人入門不同，又如格物與陽明不同，俱當互見以示天下後世，因睹朱陸始爲不合，繼爲漸合，終之相合之語，俱列於冊，見友朋之從相得之誠如此。後之學者，不知陸並不知朱，必以爲判然不合，豈學晚年定論之語不之信，見有人毀陸子者，則極力攢斥之，見有人推崇陸子者，則極力推獎之，此與朱陸何涉，適足以明己。





之偏，而不大于古學術之一己之意見，甚爲定評。故王子格物之說，門庭過峻，遂啓逃禪之弊，始得依歸，然亦無朱元晦，背因亦無陸子靜，無江亦無王伯安。○曰：陽明之學，先生曰：門宗分裂，使人知反而求之於心，始之陸藏之之功也。然晦蔽被而天下之實病不可不識，洞察緊與，使人知反而求之心性之中，陽明之功也，然陽明救而天下之虛病不可不補。

十二月，王天錫重刻鹿伯順四書說約於楚，寫序。先生序略云：鹿子說約久已梓行，其旨求孔子與氏博學詳說將以反約之意，夫博與約非二也，博原自約出，非約不能博，約原自博，非博不能約，是義也，孔子固皆言之，顏子亦身承之，故曾子之修齊治平，一本於誠意，子思之中和位育，一歸于慎獨，道至堯舜，舜重華也，平成博厚而一歸於執中而巳矣，不循帝王四時行，百物生，博莫博於天矣，而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爲古此行生也，爲古此於穆也，一蓋其誤，卽爲時道，卽爲仙機，已各以所見爲曾刪，如周之無欲，程之主敬，朱之窮理，陸之本心，王之良知，皆從悟中體認精微，所謂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正此說約之旨耳。今天錫復刻此編於楚，其謂約闡之微，得之陽明，故深而或疑相合符，余則由陽明而子靜，而周程張朱，益有不符者哉，由周程張朱而顏曾思孟以溯之孔子，豈有不符者哉，由孔子而建天地，質鬼神，考三王，俟後聖，亦豈有不符者哉。總之本諸身者是，則言無不合，言合而本諸身者非，卽合亦離也。切願學者因伯順之說而想伯順之行。余自丁丑與伯順至丙子殉義之年，爲四十載，深知其爲識成務，有得世一死生之人，故其所說皆躬之所行，未可以語言文字觀也。伯順此乎極服膺朱子晚年定論，謂王子爲朱子功臣，又何有朱陸之異，而約之不合一說。

先生語諸子曰：自謂樸拙，與眾散之業，異同之見，理欲之分，觸處互起爭端，然皆不識於聖人，所謂小德之川流也，有統宗會元之至人出焉，一以貫之，所謂大德之敦化也，我輩不能有此大見識，切不可爲執一偏之見，正宜於古人議論不同處，須見理會，如尹和靖不同，徵子比干不同，朱陸不異，豈可相非，正當有此異以暇其同，合知處，又勿爲知立之以暇之，方見活動之妙。

十三年丙申，七十三歲。

九月，題夏峯草堂曰兼山堂。友人問卦之變也，乾可變而爲坤，坤可變而爲乾，六十四卦變相變以至於無窮，其不變之義安在？先生曰：有立於卦之先者，太極是也，二氣五行相推相盪，天人理欲，互消互長，而太極終古自如，善變者，陰變而爲陽，化小人爲君子；不善變者，陽變而爲陰，化君子爲小人，其皆無咎無妄，可以此身之所以救也。以兼山名堂，竊有取於斯。○三無道人題云：兼山根篆土之藏，水之淵，風之散，日之暄，氣至化行，總是無爲無爲，一皆自止，止之理義之體，身之安，輔之序，事固時起伏，然何處何思。

十月一日，移先位於兼山堂之西。先生手書家祭儀，注于壁，云：久離鄉里，深心未定，祭畢供奉，謹如次前安，移先位于斯堂，庶朝夕得依依其前，凡我子若孫，入廟思敬，的立依作，瞻貴先之，○早起盥沐，入廟三揖，自入不坐，恒不可跛○朔望焚香拜○元旦清晨設祭，四拜，四仲月用分至日，各設祭行四拜禮，令子孫供執事，○凡作長令者，食寒衣皆拜，或時食，○忌辰設食拜，子孫素食，不宜宴客，○有事出門，執香拜，歸亦如之，○吉凶事卜朔望祭，○兒女婚姻，其命以告，小辰滿月，設食以獻，○新婦廟見設祭，主婦率之行禮，○助祭婦人另行禮，各如儀，○先生復手書先儒時祭祝先，示則據之於晚，與子孫反復敷明，至所當依，往日身爲教，卽疾病未嘗少廢，每遇兩先人之忌辰，哀不與樂，憂色悽涕，終身如一日也。

文稚欲歸故園，戚屬發田，思爲料理，先生曰：我正欲汝去料理，以承祭祀，先業，竭力耕鑿，研求學術，無失，但恐汝力弗行勝，不能承任，抑知吾天上帝爲主人一大主人，翁乎日月是徒，朝土何蔽枝也，山河大地則世代無盡也，元會運世爲所以永遠爲業，我亦一巾構受乃一時耳，業之人，蜀公仰而思之，孔子終日不食，則清理耑業，思爲子孫爲世貽謀之計，願之克復，曾之忠恕，思之戒懼，孟之仁義，皆當守先業，不至荒墜，則之大極存之，定性又從荒墜中而得其不絕之緒子守宇宙吾分內，陽明六經皆我註脚，皆祖宗遺

事也，利病遇之其間，身歷憂之勞，於耕耨之力者，難必蹈地，未嘗之人，約略足以聞隔，求觀大全，猶以渾淪而修百[illegible]，那堪畚[illegible]。試觀我耳，歷發矣，因疾矣，而屢居室宅，萬古常新，自開闢來，大不能實，本不能割，家家有此一副業，家家不能料理，一任頹敗荒蕪。無有遇而問焉者，天無日不生人，而不能得一承家立業之人，天與人耶，人與天耶，孰能料理，及此方是肖子。

爲槐盛堂歸櫬。槐名公蔭，槐盛人，從游講學，賢文章，於任貧不能歸櫬，先生料理人助之，三喪皆得歸。

是年，武陟杭行龍世祿從學。

十四年丁酉，七十四歲。

在夏峯。

三月，渡黃河。亞祀主孟調之宗，楊方伯聞之欽嘆，先生不入城而返。

七月，信兒淦孫入郾邑庠。先生在輝，本縣歷自此入籍。

八月，鉅鹿楊[illegible]龍過訪，時殷伯巖申字孟俱集象山堂。錯觀名原宦幕，先生久在耙不得歸，故來游於夏峯，時先生有當輔中州人物考，倫留心當世人物，與之參訂綦多，伯巖名希，鄭澤人，字孟名調光，廣平人，蕭縣公家子，俱問學於先生。





九月，八孫濬生。白雅次子。

十一月，九孫濬生。奏雅次子。

十二月，中州人物考成。自敍云，余來中州九年矣，中州之前賢良者，同時而我不聞，我之不能取善乎擴可知也，謂去前歲不聞，我之不能尚論乎古又可知也，謂云遊栖乃定，站無個同時則尚友古人可誠所願，殘年山居，無所事事，偶於去國來見者，得百餘人，均之爲人物耳，或以理學著，或以經濟稱，或殉難一，朝而以節義顯，或抒忠有素而以直諫名，或隱身不仕，立朝有聞人，亦不得以一節目之，則爲正之謂也，此五者論雖離分，而本源乃合，第就其時其地各成一品格，所謂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誠曰武興文則迴乎不同矣，余曰不然，文以經邦，武以戡亂，登贊堯舜曰，乃武乃文，智信仁勇嚴，當之時，過亦朝道也，亦君道也，若謂道則不以文武著，稱道於身，未用於世，世有不可少之行，而要皆不可多之賤，所謂殊途一致耳，故纂列入科，而以隱逸終焉。

是年，新安楊從行、睢州湯斌、郭蘭、宜陽縣郭[illegible]、屈過縣大興李柴、街道大梁、茲城公成從學。

十五年戊戌，七十五歲。





在夏峯。

先生觀嵩云，人生最難過者，過去最難留者，未來，然總者見在，夫過去已成逝水，無容繫也，未來茫如捕風，無可冥也，獨此見在之頃，或窮或達，時行時止，自有當然之道，能盡之心，乃無怨無尤，皆待之異日，徵以於他人，歲月遞矣，壯懷空老，良可浩歎。

二月，畿輔人物考成。畿輔與中州考之例。

三月，非張子度於夏峯北原，爲作傳。先生嘗以賈生自子度，爲的職出邊從余入山，入水五十年，未嘗小離，庇魏之餘，履虎尾，涉存深，得烈士之名滿天下，卒歸潛于蘇門，高踞遠隱，志士不忘在溝壑，其庶幾乎。

七月，樹兩大案錄。先生自序略曰，兩案錄者，一錄從來創業之君若臣，一錄從來中興之君若臣，盡千古之英雄豪傑，經世宰物，蓋有外於者，故錄之也，或曰，主聖臣必不必論在，開業與中興何獨錄此，曰，此原不可與守成者同日論也，不觀尺土不籍，一民亦手而混一海內，此誠難矣，驕既盛之兵，挫已墮之紀，綱以遇興，以收拾大業，亦豈易言，然中興者又與創業之規模小大元氣厚薄以爲後起者之綿促，漢高以匹夫而有天下，此漢德之盛過於前代，唐復興宋以偏安一隅，繁漢九鼎，此古今之可見者，蓋天不輕生一大有爲之人，經營定亂締造艱難之餘，始生一人焉，以底定之，而一時之英傑亦共濟時艱，是無一非承命心之圖在，而此一人之興，衆人則不知盡滿許心力，屢經多死生而始成此水清之烈，以仰答天心，亦難矣哉，且其聯以固其易民爲學者以易心承之，鮮有不敗闢者，人徒見功之驟成，若謂天之不欲平治天下，且疑天之亦脈絡，豈知隱陷處處禍，氣候各有數存焉，即天且不能逆而況於人乎，兩案之人不無遺事，事其著者，亦有我見爲着，而人見爲平，人見爲平而我見爲着者，各從所見而已矣。

九月，題欲夫墓。欲夫姓彭，名之樂，字了凡，嘗輔諸生，甲申後，嘗奔走來遊河朔，依先生以居，紳士爲捐葬，其葬不肯有墓之弟子者，不往，竟乃死於輔嶽之傍，先生爲之題曰欲夫，並有文有詩祀之。

冬，壬申之事，同人魏蓮陸等許余西山别處，爲雙峯書院。易州學以信逝於石以觀之餘，術與同人講習其中。

是年，臨武王君佐[illegible]，三原武、稽天章、縱恬、新鄉郭驗、侯淮化從學。



十六年己亥，七十六歲。

在夏峯。宋諸子曰，鄒子來與賓語因志曰，除卻自欺便無病，除卻慎獨便無學，此語算自道得，盡千萬世真切工夫，且要實地，慎獨者正恒其毋自欺者也，古來自欺者莫過鄉愿，故聖門痛斥之，我皆悅之，欺人也，自以爲是，欺己也，欺至工而聞者亦也，雖甚自專，獨知者，誠懼覺，然無自懼之路，倘與說隨，未深天機，用心宜早，致謹於欺懼之介，而其慎之，夙夜加意。

三月，四書近指成。先生自序曰，讀四書何爲也，求曰學爲聖人而已，曰聖人可學而能乎，曰可，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曰仲尼日月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爲能學，曰日在天之上，心在人之中，天與日月不可學，而學者之心而已，心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其操功卻在日用飲食之間，故曰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聖人知性以知天，而聖人之能事畢矣，元公曰聖希天，明道曰聖學本天，孔子亦曰如我者其天乎，天之外復何事哉，夫子說年五十而學易，則以不息法天行，而韋編以天自處，即年過二十篇，大之容仁，智總歸之，日月飲食名色，雖繁多之文，亦於性近，雖天之命於穆不已，聖人以至誠配天，純一不已，此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聖賢之學，所稱學人以合天，則人盡所實天者乎，非物所能盡言，不可會通，然非教之所原而本之所賦，則

時習一語，是[illegible]之龜，故曾子得之而明[illegible]，孟子得之而[illegible]養氣，以盡天地，皆所謂一以貫之者耳。不能得其一者，讀書破萬卷，究於自己身心，毫無干涉，窮年矻矻，終[illegible]。余嘗與及門二三子拈學而時習一語，六經四書不能滿其外，盡千萬億不能出其範圍，即如孫行者，到[illegible]不一也，而所以一之者，曰：殷有三仁焉，去[illegible]死之中，自有統宗會元之地，若其必不能一者，是其端與說異者耳，非本天之學也。夫子皆曰不知，言無以知人，孟子亦曰我知言，[illegible]二十餘篇，一貫不傳，微人之精神色笑而出，二千餘年學聖人之學者，繼聖人之天，而忘其爲聖人之地，而忘其所以，此仲尼之天地所以爲大也。劉靜修先生著有四書精要，惜久失傳，及[illegible]說約一語，[illegible]，余甚喜焉，偶[illegible]默會於其首，題曰道指，以告諸同志之共讀論語者，亦以示不可求之於[illegible]之意。

寄西華左令[illegible]，以述[illegible]有關東萬石君之訓，[illegible]不爲之臣，且略與之同姓，[illegible]者，世所罕聞，[illegible]一人也，偶求來訪其人，其義尙可風頑立懦，因其家有老母偕一妾，與兩幼孫侍其夕，有子爲[illegible]不能完其節，此則仁人君子所惻然而深念也，使聞其詩文，學[illegible]之足下，維持風教，使萬石之[illegible]時猶在天壤間，誦其[illegible]之功，亦與之俱永矣。

贊[illegible]貧老不能歸里，余嘗之偕寓諸紳，[illegible]養老之[illegible]。[illegible]年九十餘，無妻子，先生偕[illegible]老之學，皆[illegible]公[illegible]嘗爲[illegible]表。



諸子立會，[illegible]城月朔會文，每會問先儒學術異同，或禮制祠祀錢穀之事，使自爲條議以質之。是年[illegible]從學，[illegible]先生學。

十七年庚子，七十七歲。

在夏峯。友人[illegible]中之意有未盡乎，曰：中[illegible]相傳之[illegible]日用飲食之間，可以[illegible]日用飲食乎[illegible]中矣。○又曰：吳子曰：吾無行不與二三子，正言此日用飲食也，[illegible]日用飲食而[illegible]可以俟乎百世聖人而不惑，豈可以其日用飲食也而忽之。

二月，次孫用[illegible]生。[illegible]子。

三月，考蘇門遺事。先生自序略曰：事何云遺也，[illegible]有志者[illegible]事何以遺，[illegible]三[illegible]之升降，政之因革，與人才之消長，皆爲[illegible]之網之[illegible]不遺乎[illegible]大利[illegible]，以[illegible]之新，[illegible]不文，恐不敢苟，留有二三子代予成之者，二三子之功一予之遺也。八十年來[illegible]有[illegible]之言，與有[illegible]之皆亦自有攄，其去取當與衆共之。

九月，十孫洪生。[illegible]子。



十月，書孝友家規。先生謂諸子曰：[illegible]士大夫絕不言家規，身[illegible]，故子孫[illegible]不旋踵而姓名[illegible]已，身喪家不知家規，嘗先以身作則，祖父不能對子孫，子孫不能對祖父，皆其身多慚德者也。一家之中，老老幼幼，夫夫婦婦，各無慚德，此是[illegible]世外，孝友爲政，政孰有大焉者乎。舜惟父母兄弟之間，湯武[illegible]君臣之間，周公[illegible]兄弟之間，各無慚德，然欲[illegible]，爲[illegible]於無言之地，[illegible]家先[illegible]以[illegible]遺後人，子孫世守，勿替是在，爾曹勉之。

友人問格物致知，先生曰：人有性有情有才，性渾然，未發時無才之可見，情之可見，[illegible]一善而已，故曰[illegible]之性。其發也，則情生焉，未見才而有善有惡，[illegible]渾然之體，故曰有善有惡之意，[illegible]情本無[illegible]，亦須[illegible]然不昧之良以辨之，故曰知善知惡是良知，[illegible]去惡，則才之[illegible]也，故曰[illegible]是格物，物格正已而物正者也，是學問之終事，[illegible]物而窮其理，是學問之始也。

是年，[illegible]州王有年來[illegible]學。

十八年辛丑，七十八歲。

在夏峯。先生謂一[illegible]曰：子夏子[illegible]門[illegible]可與不可拒[illegible]會得聖人之一體，一是學無友不如己者，一是學汎愛衆而親仁，各成其是，非有二也。

元日，輯聖學錄成。先生自序云：三代以前治統即道統也，三代以後有治統而無道統，道統於是乎歸之儒。韓子原道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文、周、孔，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周程張朱，乃所以傳孔孟者也。逮及乎明，[illegible]王子守仁[illegible]，列爲心學之[illegible]一中之[illegible]以身行道於天下者也。[illegible]於道統者，輯爲一帙，名爲聖學錄，使列聖之精神[illegible]日起之事者，知道學之興起由作者，作者之[illegible]尼山之[illegible]朱之[illegible]先[illegible]年事[illegible]曰[illegible]一日不死，一日不敢[illegible]自辛丑元日[illegible]若干[illegible]以俟後之君子考焉。

二月，嵩嶽[illegible]學。[illegible]先生[illegible]曰：自從一分人欲盡去，天理全復，究竟[illegible]孔子之[illegible]子之不[illegible]孟子之[illegible]之不[illegible]，天之[illegible]心[illegible]之一[illegible]，見天地之心[illegible]夫天地古今一[illegible]天地古今於太和一氣之中所[illegible]。

三月，約遊嵩山，至孟縣而返。[illegible]先生[illegible]諸[illegible]於三月朔出門，[illegible]於[illegible]公[illegible]，[illegible]先生[illegible]以[illegible]有[illegible]日，[illegible]於見時見孫先生[illegible]不才[illegible]有[illegible]日[illegible]。

四月，衛河督水田[illegible]石[illegible]縣諸生，會於百泉書院，就余講學，余辭之。[illegible]本[illegible]。

五月，鄭國與生訪余夏峯，集諸友於孟城，爲講習之會。每月以十六日爲期，同人設講筆，述先生會語有云：吾黨自好，僭有執持者，皆其有意見者也。不知意見二字，最害事。時弟漫物是己非人，學者第一要治此病，不能破除，事事是一合。豈自知之人而已矣，安望其入德而聞道哉。舜之舍己，皆此意見也。孔之毋意毋必，顏之克己，克此意見也。夫意見各不相能，有淺深耳，譬之執而不化，果能破除，心境廣，物物來自能順應。我輩吃緊功夫，全在於此。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形體淳默，默自省，勿欺勿肆，時時刻刻，全力破除此件，此是實實爲己學問，外不必多講，以悉口說。

七月三日，孫用楨生。滑長子。

十月，成述祖德詩。詩云：惟我始祖，從自興州，文皇召從，各卜一邱。寶氏之莊，爲世守所，代之聞人，桑士淵深，遂居北城，甘露南臨。羽跡我祖，始衍其裔，緒遺耕觀，敢忘前烈。○於維我祖，人號佛兒，淳厚篤實，行而省身無欺，年近知命，始獲麟趾。閣士本作吏，砥節持節，百誡雖不逮人，信無欺子孫，世元繁衍綿延，則德惟穆，命晉水亭。○於維我考，是訓克家，兄弟異乳，同內多譽。孝心用偶，翁忍讓無前，承傳遂矢志何逝，色養北堂，竭力孔家，壁士衆歡，野老柔馴，直方君實，攜手同歸。○於維孝友，論諷古人，不逮世務，不入俗塵，事內要儀，獨守其眞，與物無競，遇朴遵撲。下逮生輩，守原嚴，我從因樂不因速，律詞筆下，教澤勤斯。○惟我伯兄，賦性孤稀，人所不事，獨身領峰，雖留家乏，寛宥寬容，杯酒指歡，情有餘，緣偶多轉曲，雖經坎坷，居鄉里亦和睦約，兄也實師，父命從學。○惟我仲兄，賦性和易，履道坦坦，雁行爲義，激於中，窮弱不避，惟使之頑，貧不敢辭，飲酒情懷，涉世義，然而有遠老，學疏濃應，舉有聞，以醒爲辭。○維爲庠吏，弟能繼之，孝有餘，誠弟能宜之，爲人爲子，述其無辭，朋友切切，兄弟怡怡。武舉十歲，不怕鬼盜。武城年餘，不爲人喚。無百畝田，有萬首詩。

是年，河內郭世丹、湖廣沈大中、宜都張諾遊，皆從余游，新從學。

十一月，十一孫滑生。倚雅三子。



康熙元年壬寅，七十九歲。

在夏峯。

正月，書經近指成。先生自序略云：蔡子九峯之言曰：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可得而言矣。然心何以得也？歸言思之，曰惟一敬。夫敬德之聚也，惟以始能終矣。此理于心，而無所放逸，偶或不敬，則心與道離，而天德亡，百體懈弛，而物則雜，將於何處求道法，更於何處覓治法乎？堯舜禹以精一執中相授受，非敬而何以精，何以一？精一無不是敬，敬之不忘，而無所以雜之者，即爲一，一則中矣。商湯周武之建中建極，何當敬而中於何建，極於何建哉？不獨禹湯武等，伊尹、周公、召公諸大臣，明以命諭，臣主同心，其所命所問者，無一不本於敬，以敬德而祈天命，傾其所懷，互相淵源六經。時至孔子，以述前二典者，因三謨諸誥諸命之同論也。自有五十八篇，推而至於六經之旨，亦無一不本於敬，大凡不本於此者，皆旁門異道。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道，孔子與子路論君子曰：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若安百姓，而堯舜猶病，敬之分量，安得有窮時？敬之功，安得有息時？堯之欽，若昊天之欽，若之欽也。舜自慎徽五典，齊七政，類上帝，而至元德升聞，無非此一敬之所棹見。一息不敬，則無所以主此身者，與天地萬物有何關涉哉？舜湯文周而知之，聞此敬耳。禹皋伊呂見而知之，見此敬耳。



四月，四日，孫用柏生。滑長子。

五月，鹿忠節孫從心客死武安山中，迎其孤孫眞來夏峯。鹿從心常往來夏峯，自己與親戚處，關州楊瑰一試爲移孫夏峯。

王之徵再來夏峯，先生手書云：天理在日用動靜上見，非離日用動靜即天理也。此處必須實實分明，方有功夫。明道天理二字，是自己體貼出來，不能自已體貼，雖與我無干。又云：道在日用飲食，離日用飲食之合乎天則者，是道，非日用飲食即道也。合乎天則是與容用一中，如由戶，皆由道也。飲食皆知味也，明道正於此體貼。

是年，孫籍任含眞宅，心孝舍行中節從事。

二年癸卯，八十歲。

在夏峯。東峯吟云：客問達人日，以堂一團，時時以團見，非我能寬靜，五十翻公案，入個世途。蘇自成寬如新，孝風至暮時，因思忠武公孝年何所寫，痛此時學心，粗見有粗持人，莫不飲食，其味鮮能，知人莫不由戶由道，者其近命，則一切合，離則一切離，非可自味，承自以誠自欺。乾坤原易簡，陰陽自偶，奇時物往行生，斯夫何疑古來賢逆大別，是一點眉，東峯先我何慰，有其例。識吾願宗諸子，有與吾周旋久，初不識吾也，乃今而後識之，前未能遇之者也。人不識吾，吾不識吾人，吾實不識吾也。吾有身，天人參之者也，即身前無天者何在，前身而後於人者何在？不能合此身之不識，不作也，則識吾乎？吾有身志，氣合焉者也，眼耳而無思於志者何在，而心而無氣於氣者何在？不能合此身之無思無氣，也則明吾識乎？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此幼而識吾者也。顏子曰：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此受夫子不倦之誨，而始識吾者也。吾識吾乎？誠吾其思之，吾不識吾，人識吾耶，吾自吾耶，仍乞靈於夫子從吾所好，此識吾之路也。不識吾，恐能從吾，能從吾，不患不識吾矣。諸子各有吾，吾各有好，亦弟各從所好焉耳。



八月，河南提學使孔公刻余四書近指於大梁。孔名允樾。

先生謂河朔諸子曰：知與行，平實做此是我輩今日第一緊要話。聖人不失赤道之體，咫尺今日乃道中之體，咫乎，如實即實有，不墮之玄，著力志務，竊竊焉似不必言，要拂亂所爲，要喫緊，不能自主，此而不移也，就要吃，勞勞心思，性增益其不能者，卻在此時。孔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孟子曰：貧賤不能移，此是聖賢受用的底本。

學問不從量多因，己不肯舍人，不能容，不肯舍己，慎自避己，已一滅內實多欲，何以容人？不能容人，即自貴人，人一貴，識身不能其講，與我積漸，而作文過飾非，皆自論己一念作賊。豈能皆自貴人，一念舍己之過者，爲聖。聖克己之功，舍者爲大賢，不能舍，用自用而已矣。亥人而已矣，實能容之爲聖賢，勉能容之爲舍聖。不能容，則自用而已矣。其行而已矣，都有今日，說有志向學，靜言思之，果無歸心否？果爲人留餘地否？不假也，不能由日思所以能之，如疾痛之在身，務求其治，則克己貴人之私，餘無地可以自存，此共學第一吃緊事，勿復作口頭語也。

太原傅青主由渦夏峯，爲其師袁臨若乘請見先生，哀其人，題手書與之。

是年鄢陵劉賓之過從，大興沈其可、邢州張叔大、興泰淮安矣、蕭三聯從學。

三年甲辰，八十一歲。

二月，聞濟上事，余其易當事北行。順治九年，曾參育館詳校磯詩，明末死難之人，在廷諸臣各舉所知，先生故有甲申大難錄一編，濟寧州牧李為授梓，至是嚴野史之禁，有老叟見編內有野史氏之，以為此奇貨可居，遂首大都。李被逮，此信初傳，聞者皆為變色，先生正在水部庵上，聞之飲食談笑自若，曰：天下事只論有愧無愧，不論有禍無禍。八十一歲老人得此已足矣，遂投牒當事，詣越州，陳子石來勸，聚同學辨晰疑義，躬手為批答，歸人請洗其冤，奉動門，學術所關甚大，余因知先生不以此介余也，比發車，猶間離不已。

三月，至中途，聞簡原諸特為表忠奏報，觸忌釋，濟守歸，余遂返。先生初老上時，李滋園仲子彥樸、仲張澄延孫水慶先往，于顛從道中迎，劉揭蟹自老歸，傳訊守將復任，吳雅益四先生從大學館返車。先生途中語諸子曰：憂患恐懼，總怕有所，一有所則我心無主。古來忠臣義士、孝子悌弟，只是能自作主張，無事不宜生事，有事不宜過事，學者正在此着力。至衡河遇胃子顯學士曰：孫子庚在乙丙間，聞先生則從左魏之難，今于庚死難，必有援氏子姓齎先生左右者，時于庚之叔、于庚之子皆從行于闕，為之解狀。嘗同人慰問云：當此之時，禍福自將無涉，所恃者此心無疚，則雖死生關之而已。惜此神之祐、同人之庇，事不羅于法網，實出望外。從此當閉戶讀書，以答神人之休，欺之一字，原是聖人微妙處，其默足容，此是何等功力，何等境地，願與諸同人精思而實體之。

謂令知子歸，復聞之，得撫諸公，豫督劉疑之，余復北上。大難雖遲，舉已經觸謀，更無他故，三兵科三部俱已從其得省，撫臺督劉墨從赴部。先生曰：此皆神令視國先人為也，復聯束，就道，四月初，自衛源北發，光陽狀子來撫，眾來執送，值先生已出門，追至宜游，遂于東中同馬。



五月，抵里門，展墓，因念戚友門人奔走道途，有古人急難之義，余以艱難支離，飲食講習，若無與於己者，殊有愧於詞札也。兩番從余者蓋多，而始終周旋，則高遵慈、魏蓮陸、李琳晉、馬補斯，于孫則博雅、韶雅暌違。廿八日至保定，魏一鰲為偏導，同人迎於大難店，先生長女在蔡，及埤縣其外孫也，留郡城者四日，新三日抵北城，魏屬嗣事，各趨郡北會。

次涿州，聞大司寇高公似斗已致書劉督，事遂寢，因旋車歸北城。寄高似斗詩：廿年蹤跡隔藕門，魂夢依然繞棘軒，顧我餘齡猶得健，得公排解寄空逃，碎利鶴。

諸得祭掃，訪雄縣高吉道，存問孫有堂，閲林野，逸峨峽山村。

里門無事，戚友日相過從，余衰病不能綴游，自定興、涿州歸，假淶至新安。





六月，為博雅立嗣，命名浩。寄魏石生永寧書云：嘗讀古人稱感恩而難知己之言，以其知己之難也，至於感恩，亦有未可易言者，其曲盡曲從之恩，與身膺非關之禍，雖其中有存有不存，而卅能忘情焉者非人也。司馬子長以絕代之才，勞歎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為一言，至於斷腕呼親，抱千古之恨，如新安往見於滄浮，僕譎無測於與世。其間有關一人之身，有關萬人之禍，挺身救獎之心，亦云苦矣，而顧向來有感恩之辭，豈何足無根據之言。古人心之所窮，考近今所能窺耶，某之不類，不足方古人萬一，且業未得左右通殷勤於大君子之前也，而先生出其神州，援烈焰於未燃，除禍亂於未萌，始終愛護之義，與抱而淡其聲色，較之向與淪而全其身名，此侍至德末之史冊中，亦且難其人，感恩知己，卅念並切，某亦且忘於無言矣。

七月望日，修祀事。余宗族老幼八十五人祠祭畢，各贈為詩，麻盤祭畢祠中享胙，賦詩各贈，以敦睦之義。

十二月，里門族黨饒余北地戚友門人畢至。十四日先生誕辰也，先生在里門，諸友質問，各懷見解，先生曰：我還論前人，聲盡心平氣和，不得以愛惜拳之大凡前人踏一步，立一言，不知費多少苦心，而事始成。今始立我聰明，有一得之見，欲動必背於前人，此中正不得太過，真為其氣後之一時之口角也，學問之道最暴戾多，則閑處少，與人習狃着其關係，交與否不得，強騁以失真，此動心人之病，余遲矣，尚不能除，偶有所觸，拈以志警。

是年睢縣孫鶴甫文、劉參吉占磁、李公傑昆宗、李政生賡、長州徐晉瑞、若余田界場、易理、清苑劉公瑾、蕭清州高雜臣倪、和安晉公、武有度、藤亭子樹、滄州禹子樹、沙晉振、解嗣音、周御、王維楨、謝憲五、大既社、孟南郊從學。

四年乙巳，八十二歲。

在里門。先生語同人曰：陷於習俗，蔽於聞見，僅僅然自以為是矣，然雲霧未撥，知有無能，安通沙風濤之險，而為祖豐之患乎？大聖大賢因各有要領，卻則道以體認天理為要領，陽明以致良知為要領，是知即天理，致即體認功夫，為然其有道己之潮不濡見聞，而見聞莫非天理良知之用，不離習俗，而習俗總歸天理，與知之，真入水不濡，人火不焚，總是無入而不自得之君子。

新城王澍吳方叔、容城劉五峯錫新從學。

正月，尚雅曰：歸來至，致蘇門諸友殷望之意在里門者，為余繫蒞盧相留。容城諸友，聞先生有遂鶴蘇門之念，登樓不忍別，各邑得博柴君提議會，盛之先生二以是言，偶同乙歲不定尋，良不稱俗十五年，輕去其鄉，客數遂，實有慎于古人，雖當出門，樂言則有議，承先人之意，然以情理言之，在家親在外，其為自若，誠知之，皆相從者其成，我也至矣，儉節不儉，無辜斷難已與同人姿起，計算暫作南北之遊，從歸老之計，此地之時，四時之樂，無生不至，疾病耳，然閤台下當其膳分以謀食處，此事則萬萬不可。乙丙後大家皆貧，無有餘間以補不足，且貨自家壁歸，助先人劑議，必良友提攜，耐受取予，獨不敢為義利之辨，阖之已拾容，知其實而卒，其子賞人以德，惟願鑒諒，閼之成也，幸甚。

二月，渦於滄州，歲祿禁，具輿馬，命季子王敏及其友陳淵之來迎，下榻於定國，浹旬復歸北城，韶雅從。先生出。初歲由山州就蘇門，歲誦各宮堪相留，先生以祠墓回念，遂仍歸里門。

滄州從遊者戴啟學明說單北子王餘佑
擬孫啟暨張過從趙時泰孫揚暨劉承貽

三月，自里門南發。

先生十六日出門，杜君與諸友來問宗旨，各以所見相質，先生隨人指引，俾各有得。先生曰，余八十二歲人，念同人依戀之意，約一歲一度北來，纔不欲以衰老自阻，諸友亦念余衰，未盡之懷，能自勵於別後，庶不至隔絕於臨歧也。有詩云，衰年仍去國，臨路意

何到大名，縣爾北發，征車過同，酒對燕山，月明掛樹，河風捲作，隨行者年年伴遠謠。

四月，至成安，留王宋家。

宿成安月，諸友與起者甚眾，從學者部鄉餘步松、成安趙墨文、趙子廷無、劉廷儒、耿廷秀、唐文煥、王升倫。

五月，再抵夏峯。

諸友問先生至日來省視，先生曰，學人要日月有懼羽來進之意，方免於廢墜，一有懈怠，恆成苟安，雖於日用飲食之間，倫常步趨之際，未見有缺錯敗行之處，然不見其進，便是退，此夫子所以發憤忘食，學如不及，日日孳孳不倦，豈不然哉。而不奮不能安也。我輩可苟安而不思此一憤乎。圖教同人共勉之。

六月，十二孫演年，偉雅四子。

十一月，張仲誠以書論學。

書略云，手教謂學以學此心不至於天，有難已者。此言能持其要，與諸道正相脗合，于聖為宜。然不外是。豈獨四子。即六經之義，皆繼此其範圍，而纖悉小德之川流，大德之敦化，亦豈能外於此哉。僕自陽明授四之統，為後學闢一生面，大破拈拈耳目之習，學者果能見其所以不可擬議，當下承當，則自致其良知，即自信其本心，此天之所與我者，不至因循半途，徒誦一知半解之在我，聞道何分，日為平仲，此則即為靜修之一時之所遇者在天，而我之所學者本天，而不遂乎時，此處諸友之夾助，自不可少，空谷眾山，何幸眾有道之賢，觸處皆是也。知未先，〇以不染仙釋而直白無他說，皆有以教我也。〇又答書云，子欽壯壯乎首言不借人口吻，去知行合一之旨，而明直行字，此光對學者耳目涉獵之病，伏昔與張東陽講之，伊時亦特論及此，且以習之大旨謂知行並進，不偏於一偏，即如時習當處之行，而知固在其中，到悅時則能知行之可分矣。不行固算不得知，不知將貸貸終行之乎。如適邦畿者，須先計其路向的其實發，勿畏難自阻，必期至於邦畿而後已。去之之時，到之之後，將謂之知乎，將謂之行乎，此陽明子所以有知行合一之旨也。陽明子拔陽明知之統，僞私心自信，不敢求他人共信之，不敢與江村之徒以得同心至朔朱王為二，不欲赫州可之議，是見自信其心，僕昔與晉友持之甚力，迄而晚年定論，雙其全書而後知晦翁之學，非後學可輕議，經陽明子論之，頗得其當耳。〇仲誠名沐，上蔡人，令內黃，復道二子劉宗來貲。

五年丙午，八十三歲。

是年，新鄉尚處如正，郡睢陳以許廷擢，馬平秋，王餘佑，延非申宮國從學。





在夏峯。有食學篤究良功新生得，與成會其性行，成其有仁義仁義絲粒退道紫坦靜數獨統，已倫然謝。水族山青。

二月，濬內黃，先是邑令張仲誠，因余有北歸之約，遂迎至內黃，迄至而肢體困憊，復歸夏峯，往返計月餘。

王增敞極修羽雅發。

仲誠與紳士請學於明倫堂，請先生登講，先生辭不往，仲誠復率僚屬紳士就於行館，先生曰，昔朱子講於白鹿洞，象山適至，發明義利之辨，至今磨滅其說，今日使君不為苟陷，某亦不為象山，但舉夫子學而時習一章，反覆辨切言之，而子臣弟友之道，俱在現前，不可須臾離者，人無時不在道中，則無時不當在習中，一觸點，制制皆時習之功，其為人也孝弟，便是在孝弟上時習，不可巧言令色，但是在言色上時習，三省吾身，便是在修人交友傳習上時習，道千乘之國，便是在敬信節愛使民上時習，以至無友不如己，過則勿憚改，何處非時習之地，但人不識立志耳，孔子自十五志學，以至從心不踰矩，只論的志字分明，然義利之介雖微，變色貨利之私，中人最難免，為所役，便是志之不立，急須辨其清，不使一毫私偽介於其中始得，孔子生平，不屑加人以賊字，而獨以鄉愿為德之賊者，以其忠信廉潔，皆出於僞也，時時照證，時時克治，務去其欺而求其慊，方能日用倫常，不離於道耳，故新學與人者，皆日立志始。

八月，五舒孫用梓生。綏三子。

九月，睢雅謁孔伯來問學。

孔伯名斌，先生為題說贈之，云易大過之象曰，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夫獨立者，獨守其道而已矣，苟世路荊棘，斯文歲晦，獨立於懼，雖能不懼，遯世者，雖能無悶，惟生悶悶還語惟彼荏中，剎植者滋，遂矣，即甚乃以犯難行，非獨立之謂也，蜜蜜於遯之義哉，遯雖以潛為義，然與退相反，非強禮不能遯，即於困於剝，以天，熾之此龍德也，亦視其時何如耳，以退為退，則老氏之術，君子不貴也，夫子終身行，終身藏，藏可以必之於己，而行則聽之於天，君子能遊時乎，孔伯官籍，日占泣之，師友道久，江村不可作，繼以壇燕，空山自寂寞，舉世逐翡翠，子也宗中殿，且行得其人，乃身欣有託，相視在斯言，為魚自飛躍，僧登節子窩，空中觀極閣，月窟與天根，門閣兩苍苍，欲則不忘別，使皓有故約，閱當過內黃，見尺牘遞諸。

十月，張仲誠刻理學宗傳於內黃，命湯孔伯與博雅校訂。

宗傳刻未完，仲誠去官，衛輝太守佟國伊竣其事，先生自序曰，學以聖人為歸，無論在上在下，一衷於理而已矣，理者乾之元也，天之命也，人之性也，得志則放之家國天下，不得志則斂諸身心，惟知者而理未嘗有所增，不得志而理未嘗有所損，故見之行事與寄之空言，原不可歧視，當是天為闢其心，人各盡其命，而王道遂為天下裂矣，則子曰，聖希天，復又曰，余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已體貼出來，余賦性庸劣，不能副天之所與我者，幼承良友與前輩提撕，時過先正之遺書，思之頗子死，而聖學不傳，孟氏沒，而闇知行得，畏辯周三子前其端，繼洛閩而二子大正統，宋是而後，地各有其人，人各嚮其說，雖見有偏全識有大小，莫不分聖人之一體，唐余因是知理未嘗一日不在天下，聖學之學乃所以為本者，是大也，嗚呼，昔之有宗猶國之有統家之有系也，系之宗有大有小，國之統有正有閏，而學之宗有天有心，今欲撥閏之運，當必分正統於國家之本原，當先定大宗為指學之宗，而不承諸天者，其本昔學者也，先正曰，道之大原出於天，神聖繼之，堯舜而上，乾之元也，堯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鄒魯其利也，濂洛關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羲皇其元，堯舜其亨，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元其仲尼，亨其顏曾，利其子思，貞其孟子乎，近古之統，元其周子，亨其程張，利其朱子，孰為今日之貞乎，明洪永表章宋儒，納天下人士於理學，宜成式之世，風俗稱醇，其時有學有師，有傳有習，卽博卽約，卽知卽行，蓋仲尼沒至二千年，由濂洛而來，且五百有餘歲矣，則姚江豈非

紫陽之負乎。余讀元公接孔子生知之統。而孟子自負爲見知。譬者屈之。編周子之統者。弗繼江其錦與劉朱。因元公之見知也。顯文於斷續之交。竊有所感。於宗傳共十一人。於宋得七。於明得四。其餘有漢唐隋宋元明諸儒考各若干人。尚有未盡者。入補遺。補遺云者。謂其超異與聖人端緒微有不同。不得不嚴爲辨乎其之辨。真指之皆。其情皆辨。真指之旨。其皆情。然不本天之學者。以爲較量於字句口耳之習。此爲學也。學如少進。又有稱爲新奇。以自飾其好高炫外之智。其爲學也。譬而多岐。其有以理爲入門之險。而以順情爲得道之捷者。似稱本情。學術日岐。究不知何以極極說。此編已三易稿。其中出入與僭者逾三十年矣。少歷經於僻岐。老困難於流離。誠知訛之可以爲害。而今知識之可以陷溺。陷之可以誤我也。

十一月。柏鄉魏石生寄來論學。先生答書略云。文武以前。道統在上。而統即道統也。孔子以後。道統在下。而統分治統也。大人之質由學。人之測運。學術終途。本源一致。然不出乎學本天一語。不本於天。則異端耳。天一命也。命一性也。性一善也。道而在上與道而在下同一命也。性無則同一善也。君道以此治天下。師道以此覺天下。理一而已。謂理爲性。至命一以貫之。孔子言行論仁。論學。每有問。每有答。異。去證宜比尹焞。言行。證仕。其於孔孟之旨。當不止如先儒之執見。與朱王之格物也。說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誠以說。學不一。本是一本。人既已相安。使彼仍然紛紛。踰於物。人析而知之。明格物人前曲行。又有謂窮理。則格致誠正之功皆在其中。正物則必無學致知誠意正心而功紛紛無紛。則是二子之說。未可不合而爲一。如參夏秋冬皆一。其令猶而謂之。紛必不能。故非知天。必不能知人。而行足以兼知。未有能行而不知者。知不足以兼行。聆聽者不道事人的指之矣。

是年山東張汝寧由四端。大名上蔡王志且從學。

六年丁未。八十四歲。

在夏峯。先生與書云。夜來臥醒。明月滿窗。忽憶孟子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不覺悚然惕。又不覺羅然喜也。夫何以懼也。以其以人而淪於禽獸也。懼其天地所以貴予而頒猶我之乎。又何以喜也。喜遇禽獸。復轉而爲人。此性善自有命者自立。無舊乎夜氣二字。真是起死回生一粒金丹也。孟子其有功於聖門。孟子自謂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余嘗以之。浩然之氣即夜氣之所積也。存存不息乎。且如是其盛如是。而亦不知其來無不如是。至於浩然之氣。完而行。自誠將見剛大之氣。復歸於徑寸之會。而道義之裡。且塞乎天地之間。與夜氣者人禽之關。亦死生之關也。

正月。訂家禮酌成。先生自序云。家禮酌者何。酌夫禮儀之不同。酌文物之互異。分之爲各家自行之禮。合之爲家家共由之禮。酌其所以酌也。不然大知之者。不信酌裁之時。如其必不可行。必不能行者。則亦不必酌矣。禮自有其辨。以來學士大夫之家。相傳爲脈。辨其說之。而不用。非天下後世之罪。則門之文也。繁也。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蓋已心服其繁。故多方以補救之。爲後世之準。其蓋常思之。孔子與子夏論禮曰。繪事後素。則其所先者可思也。中心致知以學禮。因其所先者微。而從周由。禮三千三百。不足盡大禮之精。所謂禮。殊致於一本。一本散爲萬殊者也。此其先覺先儒定禮。無非教人以敦厚之禮。今之四禮冠昏喪祭。雖然天下無不冠不婚不喪不祭之人。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與行禮者。隨分自盡。而不謂其必厚之初。可由近學。陸呂氏有四禮疑一書。其簡易有先進之遺風。學者取其義。夫易知簡能。而天下之理得。更有望於後之君子。

正月。六曾孫用梓生。淳昌子。

二月。陳子石再過夏峯。舉翁州自滄州千里來問學。先生嘉其篤志。臨歸贈之曰。論本體只是性善。論功夫只是慎獨。上達天下古今。以爲盡顯合聖賢。見謝以爲功本。猶爾時謂其書曰。謹先生復爲之疏以贈之。





三月。程來儀納中介友正弟子禮。西華程來儀名走凱。約鄰黨婦人因學夏峯。恕病劇。介劉宗代爲納贄。先生嘉其志而傷其年。爲作傳。

十一月。新安崔玉培來問學。下堵者嵩林。歸送詞夏峯。先生與之論答甚多。有云。子既有嗜於陽明。必得陽明與程朱相爲用之意。而非有袒偏也。得其相劑之宜。則宗傳中諸儒無一而不供吾之用。五味調和而成羹。八音諧而成樂。四時錯而成歲。智崇有勇之氣之以禮。業而始爲成人。故川流敦化。大德小德。不有文武之道。皆能識其道。即爲金體也。存此一說。但欲粘彼一說。有能而可廢者。七尹有甘而可廢。辛辣乎。此必不得之數也。孔孟之用用在萬世。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言用耳。拘曲之士。不能用於一身。不能行於家庭。猶侈然自命千古。耶博貫華之旨曰。身有一日。遵道無窮。遂謂則爲。善其身有多少力。試在此體察。務窮理惟一貫。學者爲之而已矣。

七年戊申。八十五歲。

在夏峯。盧州韓子以坤來從學。先生嘉其志。有詩贈之。趙寬漕以其子庚介見。夫來從學。因未嘗學問。入門從何用功。先生曰。顧以孝弟論之。謂堯舜不外於孝弟。仁義禮智。於事親從兄盡之。天則者不過爲盡其孝弟之事。子孔子承教爲貫。亦不過爲孝弟之學。子孟子陳王道。明聖學。非孝弟也。學孟子也。聖無一事離孝弟。又學孝弟。得見孝弟。揀其要之精。由曰。唐虞孔孟之眞面目。非是矣。

二月。七曾孫用模生。淳。介子。

三月。敘鹿江村年譜。先生門人陳鋐始編年譜。先生爲序。會其子立雅杜子越理其遺事續成之。

四月。張仲誠自上蔡來。丙申。諸門人藉至留十餘日而別。仍會詩云。理惟仍善事。學以理同。未有常。讀此書已完。體入日有。老變盡。不時存。務編刻手爲指點。變理順心。自主。徵宋書。妙道貫齡何。如夏商。試○永。兩人詩云。與前與從上。得其安。華隱瓊將。浮以年。來源始。非情我。老去空。誤忽。誤人。蕭。

蕪。草枝兩葉誦詩。新洗心藏。刻。兼曾。盡此個工夫。護認真。

四月。八曾孫用棟生。淳安子。

是年山陰沈甘來。蘇州方曾。雄州余玉鉉。歸德王宗新齋。陳臣璿。孫閣績。吳巽。吳暢。郭巽。暉劉若武。杜行卿從學。

八年己酉。八十六歲。

在夏峯。元日有述。不識舊。不讀程。遙率只爭一着。先地步故夏。肅歸韓。欲苦樂。諸作。附錄○東里有物。人不知。曲地置天。未足。奇尼文。動天樞。默處。至今底。尚未能窺。

是年自春徂冬讀易。再訂讀易大旨。先生初與三無老人讀易於蘇門嘯臺。自春徂冬。諸家之說手自繕寫大旨。末是幾見其略矣。

五月，詔舉山林隱逸，輔邑認以博兒應，有辭郡縣諸公書。與郡守發金伊書略云，頃聞歸縣奉採訪山林功令，欲以博兒姓名聞之，某父子聞之惶愧無地。某今年八十有六，時事艱擾，習兒孫自爲之職，兒博雅，峯某左右，居家則任當此瑣屑之事，出門則代僕力奔走之勞，因是學業久荒，豈成餘業。今明公何所聞，而欲使忝膺大典，不獨有妨知人之明，而某以耄耋之年，失所倚賴，明公尙宜相成以德也。

六月，舉元孫，同人婚五世一堂詩文，彙成卷。歲之十四日爲先生誕辰，元孫同人年至冊婚，客由入座，長孫韜適抱其孫自容城來，先生喜如七客，彙作以爲快。

先生與寬夫以道升階書云，入道之器，朴實聰明，固各有識。聰明者雖曰穎悟，然知其不可恃也，則會時容易，其任力不更捷乎？顏子以明天稟，而以如愚出之，故能潛心而細體，鑿鑿處不肯少忽。彼有聰明而穎悟者，乃不聰不明者耳。試思世界如急流，有火全恐我固至誠，聖人運轉其中，一起一伏，通晝夜以來，是一個人是一箇心，中間雖有屯厄，元氣循流，上生百世，下生百世，其在一身，如呼吸有消息，生死有消息，四時有消息，日夜有消息，而惟此至誠一念，無有夾雜，故無止息也。天之於地之一日之升月之恒，山之峙，水之流，皆一誠爲耳。不誠則乾坤熄矣。誠以事父則爲孝子，不孝便是無父；誠以事君則爲忠臣，不忠便是無君。推者不能離雖百者不見天地日月，無舟無相于涉耳，故曰不誠無物。對誠身誠意，合千聖萬賢，發揮此誠字，不出一般，與寶梁共勉之。正心齋曰：天下惟聖人之極，好學不實，些子氣力有無，遐快樂若發，些子氣力似不足，聖人之學，愼不樂中庸之誠身，身尊之志也，大學之誠意，意須之實也，有何實力而能於此哉。

與學以性爲宗，能研性體，能以一性納古今民物胎卵濕化之性，而我性不覺其大，又能於我不覩不聞，喜怒哀樂中見民物喜怒哀樂生死之狀，種種斷見，無有隔處，故聖人上生百世，下生百世，幽冥遐舜是孔子上生百世也，堯舜之心，至今在是，堯舜下生百世也。千古聖人，盡移出世過　的聖賢，即是未來的聖賢，禹湯文武，即是孔顏孟，周程張朱，即是顏曾思孟復來，聖人精英在世，運盛今古之間，總之了此一箇性字，不盡者云性有盡時，則乾坤熄矣，萬古此性，萬古此人，叔季之世，未嘗化爲鬼魅也，致叔叛近爲雜化者，共惜汾待所貴之人，亦復辜負己性不小。

尙書眞合符云，教人者當屈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此程門宗旨也，即濂溪無欲故靜之旨也。當思之喜怒哀樂未發，即不覩不聞之也，著未發時氣象，是教人下戒懼功夫，不是作一段虛光景玩弄，要看此非空寂，於人人有喜怒哀樂未發之時，未發時中何嘗不在，中者性也，中則能化人以有惟性者，故看未發時氣象，正是戒懼愼獨功夫，在勿忘勿助之間，此程門之所以多賢也。

密令李松友書以書問學，先生答云，孔中不見功而獨見過，依中庸而惟恐不逮，此段用心之密，即愼獨中之學，與今之所本功遇者相去不啻天壤矣。况行之二十三年，本性自然發露，形迹自然消化，適孔所學，不得判亦有所未安耶？人生局不論歲年不論強弱，天皆賦界以全美之性，以一念眞實心，流通於天地間，施於家者以此，施於政者亦以此，但於脫窠臼理會，不外物之摘覓正腸腹，而本性之體自知。就今日爲政一邑，不獨大夫之賢、士之仁，皆我所事之友之任，間一民一物一草一木，皆我性分中所有，而本此獨體至誠一念所感觸，至瑣屑棘手之處，即至中至庸之理寓焉，樞柄在我，隨感而應，久之自當與合同風，當送李還念孝絲紙，屬入門階級，採藤堅著，耳以之拔本塞源，尙須理會領略。

六月，九曾孫用桂生。淳次子。

十月，十曾孫用柟生。淵四子。

是年，密縣李松友、歸有國、新鄉郭賢猷從學。





九年庚戌，八十七歲。

在夏峯。先生示學者曰，古人往矣，而讀其書，誦其言，其人之精神，爲宇宙知見，蓋其人之生氣，原未息也。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刻得先生當趨時，則在天爲日星，在地爲河嶽矣，豈復有晦冥之日耶？而惟守之人，鼓息起居，與古人無異，而每每待出安室其上生百世，下生百世，而有光輝發越時哉。余願學者起頭用力，要有个光明入處，庶讓變色氣象，其既也要有周亞夫中夜閒聲堅臥不起定力，兩者兼之，庶爲實學。有此一段生氣，慷慨是火而化之路也。○又曰，張子以變化氣質爲學，此便是知所用力者也。柴愚參魯，師辟由喭，有氣質之偏也，而柴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孔門之醇；子曰柴也愚，參也魯，曾子有一貫之傳，子路前有輝而後有光，子路聞喜聞過，是所能變化氣質，而有所得力者也。我輩第請自省，省此身之受病何在，而急求變化，則一日之用力勉當自一日之力，以爲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曾斯之謂與。得力後又開用力之端，雖中情愼中，修修後情，循環無端，新新不已，聖學與天同運者以此。

是年，自春徂夏，再訂書經近指。

二月，湯孔伯再過夏峯。孔伯留夏山堂者浹旬，先生晤言日夜，議論甚多。一日曰，堯舜之學，貫天地人，可以而見也。孔子之學，賢人便難見孔子之學，賢在萬世，及門之士已早知其賢於堯舜，然卻自尋常日用一言一動中見之。知師見其自之人，此便是天地與陰及鬼神歸之道，便是賢天地之缺。知孔子之聖賢，則知人人有聖賢，堯舜可爲。孔子之心至今在，明道云理二字自己體貼，來此便是賢大地處。○又曰，君子道小人，不思而斷，孔子之於陽貨，孟子之於王驩，皆道小人者也。孔子何等渾然，孟子便不免有氣，此孔孟所以不同也。顏曾皆傳道之人，曾點漆雕開皆見大意之人，而顏子喟然一歎，與曾子之唯，亦猶有不同。孔子之全體大用，顏子之喟然一歎，已全領之，所謂發夫子之蘊者此也。故先儒云顏淵從孔子之道未嘗傳，點也沂水春風之對，與如曾何以之問，一若了不相涉者，然無用之用，其用乃大，夫子老安少懷之志，殺如善從無意中道出，故不覺喟然與之，較之悅顏又自不同矣。孔顏喟然有多少神情，在今千載下凡有耳者，莫不聞其喟然之聲，學孔顏者須從兩喟然中會其神情，方見孔顏生氣至今在。

十一，曾孫用楷生。潛三子。

五月，蔚州魏環溪寓書論學。環溪嘗以書問學，是年居母喪，先生與書曰，陶之先正云，讀禮之時，凡事可廢，獨不能與友講習，並講習正讀禮中也。雖文藝亦以爲然，賢東眞儒顧士多，當起於讀禮之時，此時尤爲親切。眞性用事，故學專而力定。馬玉軒又令其二子再錫九出納贄。

九月，李松友刻余格物說、家禮酌。松友名居易，中州人，令密縣，以不得盡撫字之職，以贄實至，是遂自稱弟子。

蕭縣呂翼水，衡介寬夫，因過夏峯受學，先生語之曰，須生洗其安飽之心，方可言學。孔子稱顏回好學，曰簞瓢陋巷，不改其樂，自謂好學，只就衣食居處求其中，孔顏一步，其得力一節，予與江村云，我輩學道，又云務字是學人知言，故原本聞而歎曰，終身佩服，受用不盡矣。

實夫問箕子不死爲傳道也，豈遂知有武王來訪乎？曰：箕子一日不死，殷家一日不亡。比干之死，雖比干之事，箕子視之即己之事也。微子去之，亦微子之事，箕子視之亦即己之事也。總之以天自處，武王之遇合不遇合，皆無容心焉。故曰商周之際，道在箕子。

十月，魏蓮陸三過夏峯，蓮念其迎來，忽言別，爲搆一茅以居之。一茅在紫山堂東偏，一椽猶不關俗。先生曰：聖人之教，爲愚夫愚婦之共由；賢人之教，乃爲人志士所獨契。詩教師說見一章，便是聖人爲物一體胸襟。彼看天地全體，學者須識此一層方是。

大名謝泳賴九疇，年七十餘，嘗訪先生，從問宗傳諸書，深有會於心，以病不能來夏峯，對歎相所藏質易偏序之屬弟子以讀聞，雖有學言録一卷，送於校，先生序之。

新修田風軒自益都歸，訪先生於夏峯，年七十餘矣，攜其所著歷學會通二千餘卷來質。先生曰：夫子之性與天道，夫子之文章也。不明於吾之性，爲知所謂天之道；不明於日用之文章，又爲知所謂性與天道。發揮新一錄，大子之飲食起居也，即大子之性命流行也。余嘗謂讀古人書，任從何處探入，無不可直溯源本，本皆道惟一二則吐，故曰吾道一以貫之。一物各具一太極，萬物統體一太極，惟一故無不貫。今欲聖人身上求源，曲密俗學不能一擲，學元學不能貫，名家法家不必言矣。

十一月，十二曾孫用楨生。子措長

滋州劉興秀、新鄉郭亦依、部景昭、郭琢、段四知、鄰黎堯、劉學祀、錫縣王勤、王蔀、朱勳從學。

十年辛亥，八十八歲。

按先生自叙譜至庚戌止，是年以後，俱係門人從日譜中考入。

在夏峯。

先生語諸子云：無極而太極，無而未嘗無也；太極本無極，有而未嘗有也。有而未嘗有，是以有也；無而未嘗無，是以無也。故陽明曰：無聲無臭而乾坤萬有基，是無而未嘗無也。又曰：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是有而未嘗有也。無而未嘗無，故以聞曰物合於天，則欽繼續不能；有而未嘗有，故天則格物，無方無體，欲從而末由矣。孟子之所以爲此見也，所以爲數聖人之祖。彼溺於有而昧於無者，皆失之矣。

鍾山堂示諸門人：提之不要不處，即聖人之不思不勉也。要識得不學處如何是不思勉，日用之共視共聞，即道體之不睹不聞。但要識得共視聞如何是不視聞，聖人一生功力全在此處用，非一識得便了事也。古人以合天誠之者之事，坐安卸肩不得。大人不視赤子，不知有多少存養在；君子道不可離，不知有多少戒懼在。

先生手書示諸門人曰：易贊乾坤之簡易，曰易知易從，有親有功，可久可大。然則學無二事，無二道，根本何在？保養不失，日與日新。所謂可久可大者，不出簡易而已。惟其簡易，故過而實而愈有光輝，至誠無息，無息此也；三月不違，不違此也；日月至焉，至此也。故人皆可以爲堯舜，途之人可以爲禹，及其知之一也，及其成功一也，謂同此簡易也。學過空下儒子人，非其側隱與仁者之側隱，豈有兩側隱哉？爲此之側隱，遂可爲日月之至乎？曰：日月之至，是子與子夏一流，從用功得來，日至月至，只是不純此之側隱，是偏限的意見。人性之皆善，非關學力，古人於同處不同處，各要理會明白，方不爲無知之管所惑。





聖人之道，六經而已矣。故曰無可無不可，又曰可不可，豈有定形哉？有感而應，因天因地因人，豈容一毫己意於其間？總之行其所無事而已矣。從古諸大聖人，不獨禹之行水爲行所無事，堯舜之揖讓，湯武之征誅，伊尹之放太甲，箕子之陳洪範，周公之東征，皆無事也。總而之行所無事，千載下或爲非常者，與制從周旋中禮，不一毫殺觀，其不能行所無事，非有事則以事。怕事者勢必慾事，忍事者勢必生事，所謂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耳。生平之事無事人易知也，難事之託言無事人未易知也。真個行所無事者，盡則爲眞仙，可則爲名世，是之謂天之。是之爲士道，非孔孟之流也不□。

七月，先生有疾。十三之夜，先生偶感火症，甚至不食不寐者十餘日，自是步履艱難，眷属不寧，每日晨起，始扶入祠拜祖，過而後令日坐分寸寫，病依前子孫扶擁，聚時當病劇時，官城鄰里闢門弔，先生猶對卅間談說。

沈繹堂來訪，先生於榻上見之。繹堂自謂下愚，以孔光質之後光字之大，繹堂稍然以光名其齋。先生爲說曰：質與然後可光，無質何光？能光則質者益質矣。孔聖一生，其所云自晉欺自悟食禽起而窮老者，皆光之之功也，而光輝發越，即在其光之之中。入不可見己亦見，知千百載後，無一人一事不在孔聖光輝發越之中。凡所爲臣之忠，子之孝，弟之悌，老之安，少之懷，友之信，皆孔聖之輝光也。不獨孔子四配十哲兩廡，先有偏全，故光有大小，要皆從質中來。光實可爲也，而光輝不可爲也。可爲者下學也，不可爲者上達也。孔子何有於我，是吾堂也。繹堂身一下學而已矣，終身一光實而已矣。

蔚州魏環極在里，聞先生病劇，以先生身繫斯文，禱於孔庭。

十一月壬子，八十九歲。

在夏峯。

程子秋畦趙過訪，先生曰：學問之事，最怕偏見，尤最怕心偏。見與執守相近，然一偏則愈執而愈堅；拘矣聖心與自任相近，然一偏則愈日而愈放。若其則道之曰相法之成大家，識成吾嘗亦嘗分過此。殺心陽此於言語中不偏見其心，偏不肯讓此偏是人賢處。浙江柯寓匏有學者要識此字理，宋陸異同，象數至今聚訟，不識字理，多爲字句所障。聖人學易，全是用易之用，在天下萬世，故爲之言不可爲典要，乃於字句間求之，支離顛倒，聞道而出處難救，質比干自仁而去微，死生異比，盡於字句之間。終篇自得之趣，說見成一我獨而取耳。

答智城孫賦奇、孫鼎前諸子云：先正云丈夫方寸間我天下事無不可爲，吾輩今日第求方寸間我，且吾邑先哲在今便是昔可從之他人，此中所關甚細，歲月如駛，宜努力將高宅，失難從而可佐一臂，非與我陸言此，非無師友不得，離師友亦不得也。

病起述往。訓兒登諸孫曰：余幸蒙祖先陰庇，自幼體甚健，假從來自遠方，觀中雖困頓，好友請偏為因之懼往往，歷懸不能定，七歲入小學，十四歲入郡庠，十七舉孝廉，二親沒非常，勉之以成立，勿以遠近皆國家直制科，作官須賢良，不測遇見背形枯而神傷，自覺生氣絕，然非名利場，弟兄無外靡，表奴緊裙，好提調賢友，學問則有南，好讀共我讀，好酒說我醉，我亦彼代主，我亦私得，了眾體而同心，管鮑所行論交，四十載隆難，往年見已入航江，室行窮深山征家居以兩夜，今長心勝德，同首乙丙間，瑣碎武稍狂，內子在陽城，四面何忽讀，庶幾遊覽乎，抑由勢更張，中中夜瞑柵，幽咽勝錫，哀中氣表忠肯奇，聊□難斯，斯於得免於敗，與非意所望，我生多憂患，非常是故鄉，仍存有知己，何以不相□，現有六男与孫，曾孫益旅，勞今得考終命，何首□藏息。

五月，命令孝校定以程伯休來夏峯問學，先生手書四則贈之。○學有根本，有枝葉，在根本上做功夫，無間斷，心逸日休；在枝葉上做功夫，煩瑣，心勞日拙。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求放心工夫在慎獨，慎獨是主誠，不慎獨是無誠。○慎獨是一貫的功夫，千聖萬賢，只是這一件事，無內外，無精粗，無大小，一以貫之。○伯淳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夫子自謂好古敏求，益終身一下學也，而上達即在其中，卻欲分之而不得也。

八月，仲孫洗拳河南鄉試，先生訓之曰：我不得意與我小失意，而遂改其常度者，皆是器識之小。正，不知學之故。不學，虛而入生，不少畏天於是。當今日立身之始，須有一段振拔流俗之志。

怡堂趙來問學，以詩三十韻為贈。怡堂北與友人論學，余不傷人多繁，先生以躬行知難之。

十一月，魏一鼇以夏峯與博雅四則書北學編○一日因可試與一鼇作偈，稱生死之微。一鼇謂從來大聖大賢忠孝節義之人，所謂翻覆接將的去者，究有一點不散，不然何有沒而為神，有生即是也。散為天地人物一氣也，聚則散，安有不散者，惟於其冥之中。二賢請問。先生曰：一真原自不散，試看堯舜湯文周孔顏曾諸神俱在，眼前無一事一時而非堯舜周孔之道，即匹夫節俠一事剛足色，雖死猶神，惟自不散。若當生時已泯泯無氣，何有於沒後乎？仁人孝子事鬼神則鬼神在，祭祖宗則祖宗在，只以本然自者對天地，質鬼神。

保定府尹[illegible]陳垣介魏一鼇來謁夏峯，張欽與蠡縣王學社郭[illegible]超[illegible]郭公執贄受學。

## 十二年癸丑，九十歲。

在夏峯。先生云：人生如逆旅，事幾何時，不若自豎立。愿所以不生而存、不死而亡者，以傳天地父母生我此身一場，到得啓手啓足之際，我所謂之而來者，絕無所謂之而去。此之生也真同生，而死亦徒死耳，豈不可惜？子曰：朝聞夕可，正謂聖人之有聞也。又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顏子好學，有進無止，使得為悠悠三十二歲，瞬息過矣。願我同人互相策勵，臨邃不及悔者，遂相語教，即如對老夫面語也。

正月，先生命魏一鼇輯北學編成。先生序略云：學術之廢興，繫世運之升降。前有創而後有承，人係地緣，相需甚殷，亦後學之大幸也。苟其鄉居其國，而不能知其鄉國之善士，何論進而友天下，友千古哉？此編中所載諸先正，各有面目，其出處，可見立言殊行，雖有不同，要皆原學孔子，不待文王而興之人。故董韓劉後，若[illegible]之靜修、伯玉，學本程朱，又不傳[illegible]伯順，力於陳王因、宏業為世五，是寒東非之際，及其身不免屬儲學之禁。問明功在社稷，當日是者奮其時，禁其學，非孔先生乙不幸，誠世道之不幸也。我欲生斯賢之後，自待豈宜菲薄？魏子孟闔掛冠，兩臨以裝章輯錄自任，則其居心可知矣。



二月，成都費此度來學。此度名密，寓揚州，自其父某得先生謦欬，聞其[illegible]，遂命此度來學。先生時時與以[illegible]之，因[illegible]於[illegible]。此度嘗以手代口，有答書云：老夫年躋九十，耳目氣血衰耗，猶以發許子遠來就正之意，念衰朽少承家學，自先副使殷公與陽明高弟鄒東廓之子穎泉，若同學友，奔得聞其家學，故平生日無一日不[illegible]，以[illegible]行教子若孫。老夫本從學友成[illegible]公，此淵源之所自，而尤得見友既伯順，夾助之力居多，伯順深得陽明之學者也。老夫並見得學問一事原不在尋行數墨、較量字句之間，此要實由躬行，有效法孔孟，雖若不同，但非立異，我輩只要躬問心處，質求自信，不必拾人[illegible]喙成口人[illegible]耳。

登封耿逸庵介來學。逸庵由翰林[illegible]為大名道，有[illegible]政，是年介湯斌受學。先生曰：昔曾[illegible]大名，余交與邦也，[illegible]可以公觀如在弟子列。逸庵執[illegible]，每[illegible]是隨門人侍坐講[illegible]，不[illegible]。先生手書答之云：數日來或[illegible][illegible]相印成手



[illegible]相質，其見近裏，若已知行並進之功，甘時政漸於氣質之求能變化，途徑之就有進矣。此見於學之切實，得與[illegible]伯順[illegible]識心在事上見，於己在人上見，隨事物而[illegible]見性命，性命何[illegible]外性命而說，[illegible]事物，事物何[illegible][illegible]所言致思本體功夫一齊俱到，變化氣質，須[illegible]慎持存，久則不放，方能見活潑潑地。而氣質自能變化，亦非無著手從學無據乎來。

山陰姜定菴遣其子[illegible]來問學，定菴為劉念臺門人，寄其師遺書，[illegible]易請求。

臨漳王[illegible]與[illegible]陳[illegible]介耿逸菴來從學。先生云：聖人垂訓立教，直欲天下後世皆入於聖賢之域，其四教曰：文行忠信；其雅言曰：詩書執禮。只是在用上說。所謂言無行而不與二三子也。孔子後，孟子方說出心性。孟子後，[illegible]談仙者多，不語而語，愈說愈明，遂說性命入微妙矣。紫陽出，不得不從躬行實踐上說，知得孟子之言，但知孔子之言精妙；知得朱子之言，但知周程之言有實際。陽明在當[illegible]，同其師郭允如，從游，王毓泉聞學。先生留[illegible]錄手示有云：聖人之言極淺易，極精微，是在讀者之會，會如前孟子之求子諸門人為證。聚訟以為窮理盡性之志，殊異於[illegible]，宜性盡念，[illegible]夫子[illegible]，如自[illegible]得分明，更[illegible]實[illegible]言。正是一副見成道理，知得不省，可與知者此之謂天然自有之理，此之謂天然自有之性。門人並其得私意所[illegible]，故憤憤。同先生皆大儒，而所見如此，不[illegible]合之，又或朱陸與[illegible]劉之見，從旁出，有前說不可[illegible]者[illegible]正，不妨并存耳。

六月十三日，[illegible]孫用[illegible]子，[illegible][illegible]

先生為懷友詩。有序：余生平值良友招徠之會，[illegible]年遠離，尤感及門之助我，執夜不寐，因為懷友詩一章，以追悼往者，慨然念之。末乃存者，縱河山之[illegible]，日月易邁，諸友其知余心否耶？○孔聖有四友，又復借六[illegible]，願我學而病同人。留夏[illegible]，因我之不逮，與其時[illegible]，以[illegible]日孔伯富仁不肯[illegible]，[illegible]子[illegible]手無[illegible]，安[illegible]向，[illegible]力何[illegible]，[illegible]州[illegible]。決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力[illegible]明[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有五[illegible]，[illegible]，智仲[illegible]知幾介[illegible]，[illegible]子[illegible]階[illegible]依[illegible]，[illegible]安[illegible]，[illegible]守[illegible]大[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以[illegible]先[illegible]退步[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亦[illegible]。[illegible]臣，有[illegible]，[illegible]子[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年多[illegible]，子[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公學友人[illegible]子[illegible]其[illegible]，[illegible]漸有[illegible]，[illegible]州[illegible]學。逸菴此度博[illegible]，進而[illegible]，努力各自惜，我年已九十，[illegible]光[illegible]，[illegible]自有[illegible]助我勿失墜。

彰德許與三名三[illegible]，[illegible]事[illegible]，[illegible]夏峯問學。先生曰：夫子答言之更[illegible]，大夫之賢，友士之仁，[illegible]友字，中[illegible]夫子所以[illegible]士大夫以成其賢與仁，徒事之友之，豈夫子告子貢之[illegible]大人格君心之事，學子[illegible]於[illegible]方成其[illegible]事，成己成人，正己[illegible]正，此方[illegible]孔孟本領。○又答[illegible]云：學[illegible]末內外一齊俱到，所謂[illegible]在我，[illegible]長老之人，不[illegible]。[illegible]三[illegible]，是直[illegible]到天上，天是何[illegible]人如何可到？[illegible]是從吾十有五而志於學，自[illegible]學到知天命耳，[illegible]從心，[illegible]，[illegible]與天。



[illegible]，故曰知我者其天乎。[illegible]人[illegible]不及子思，[illegible]，不得[illegible]下個天命字，從不[illegible]下個學字，又從一[illegible]不可名狀處下個中字，獨學正是希天[illegible]，曾子乃於明[illegible]，[illegible]在物上討[illegible]心，[illegible]知[illegible]天下，[illegible]物[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道之[illegible]學者不以心為物役，[illegible]時與物[illegible]，[illegible]一事不是分內，[illegible]之心，[illegible]子之事，[illegible]人之事天，原[illegible]正[illegible]中本體功夫，[illegible]然[illegible]，[illegible]此以[illegible]，[illegible]以此，[illegible]自[illegible]有證據也。

十一月，先生命湯斌輯洛學編成。先生序略云：洛為天地之中，[illegible]，[illegible]河[illegible]，自河洛圖書，天地已洩其[illegible]，而[illegible]儲之氣，人[illegible]其中而不知。[illegible]夫子[illegible]斯道大明，人知所[illegible]，學者於人倫日用之[illegible]，當下[illegible]天[illegible]，[illegible]道寄於人，而學寄於天，[illegible]之有[illegible]，所以合天人之[illegible]，[illegible]之統，[illegible]也。[illegible]，而[illegible]河[illegible]，天中尤[illegible]宋與伊洛，元大[illegible]，[illegible]有明[illegible]河[illegible]，[illegible]大[illegible]小，各有[illegible]人，余[illegible]夏峯[illegible]

義言之未泯，念絕學之當承，淵子少負遠志，壯歲即以河洛孜孜所道為己任，十年以來，余見其學日進而心日虛，洛學之興，端有所屬，因念斯道在人，求之即得，奚耐以興起後學，如射者之設的，必期於度，如舟子之涉海，必操其舵，所謂呼之使醒，叩之使覺，千載上下，兩相心同理同，又何有於洛以暨洛與關閩，學以希賢希聖為歸，而其始初發願，一直便到希天上，並其中道路之坦，止盡力之偏全，自不能強之同，迨其所歸，用誠者以此，教化者亦以此，自不得有異也。

十三年甲寅，九十一歲。

在夏峯。元日詩有序，與諸兒節拜香，皆天時因嘗旬過孔伯以孔伯賦余文，援康節相擬也。○我於古人實所從，生平最愛堯夫安。先生生當金盛時，賦質功業，乎何有不事王侯，踐履抄乾坤道在手，與來為吟白在詩，客至且飲數杯酒，林間高閣望中希，花下小車不來久，於今每誦首天詩，先生心事略爲斗外王內聖此一身安宅，誰少而信友，淵子與我愧弗逮。先生感故不敢假，因古詩成欲將其略起以見在。

人日和周奉兩尹芝仙于華山堂，時閱覽威周軍與，讀人不廢啟，維問風如何。先生曰，古人無事常若有事，有事卻如無事，禹之行水，孩敢決躁皆是，試如何而知何，所以謂之行其所無事，是箇行所無事天，闔地闢皆定數也。不能行所無事，鵲噪鴉鳴，皆異事也。

唐虞揖讓三杯酒，湯武征誅一局棋，水訓戒，萬云天下何思何慮，此是學問第一義。

先生語諸門人曰，一生苦樂，惟人自取，止爭着的，硬着不破，少之時，罹害于進取，得失分而憂樂移，爭得者強人，其壯也，罹害于功利貨殖，卯罹于富貴，貴者強人，其老也，罹害于子孫，賢不肖興而成敗係焉，賢者強人，若得破，皆天定之數，豈容一毫介惑于其間，此等處既無介慮，則無時無處而不可領天地四時之趣，戚，世人之毀譽欣戚，浮沉樂數，爭如我山房自適之樂，舒無定形，來去無定方也，古之達人高士，雖非吾師，雖弗當反其無偶作于心者，與鷸蚌，豈於西旬，故學者須尋孔顏之樂，無此樂，終碌碌自得。

四月，序容城縣志。先是與鄭兵憲杰，令胡安潛以志屬付先生，至是先生即序，付邑士胡楨之梓。

安豐處先給與其首論書院同事，因世澤與其母婉，薛良璋實初，耶輝從祭，撫念祖，蘇宗、遂王琰之，王黃斗，崔初秩，齊安、遠嚴之、趙劉旦生、繆所庭，謝鼎南、二龍郭緝熙，劉坊、張澄、集劉宿、王一中、馬嘉植、天爵、潘碧、舒諸弟子。

十四年乙卯，九十二歲。

正月，先生輯蘇門紀事。先生曾考蘇門遺事數十則，尚未成帙，至是復錄此編合而成紀事二卷。

默遊從鏡其與樂，堯問答曾來質，御崇云，要必聖只是收斂，非藏諸之謂，去其所本無，全其所本有而已，過淳云，聖愚之師曰，修聞之於持在日用當常，無于此中見得，隨處皆天命流行，但是透得大原本所在，我與其有成實工夫，久則氣質自然變化，窮察日用明體，認天理而要之以主敬，時時小心，翼翼，而後觸處皆天命流行也。先生曰，寬夫所云收斂，非諦慎，須求此心悟透，使生機盎然，勿因循躲一轉過，恭所云體認天理，而要之以主敬，本體工夫一了百當，正與寬夫互相發明，所謂分之而無可分也，此事各就所履處自修自證，氣一層便覺一層非止境。

大名熊樣，撫子遊，魏祖，從學，乘李材遊其子李翔、張等，新安劉澤祖翁以輯事書，先生至是正師弟之禮。

涿州偉當從遊淵州張來，問學，先生曰，學問從甚處做，大用一了百當之道，學者只從事于此一事，更無不盡，所謂一事者，復性而已。如孟子何如人，孟子便從可欲之際，直指對與大，聖神，都從此可欲之善做是人之性善，從來惟堯舜孔孟子方能滿此善之量，故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又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只此一點性善，終身學之不盡，豈非全體大用，一了百當者乎。

明發問先生深得存心云，默默寸心，惟此非事一事，是非毀譽，置之已明，換驗先生守之氣問，誠由生平，當所見有時而遷，而獨知之地，不敢自欺，為得天理二字，衡乎經綸，孰是千聖真血脈，非語言文字求，當真讀書心而在事上見，觀間已即在人上見，覆尚遂在事上見，改上達在下學上見，知誠悃惄，不敢將此口過者，只是慎獨而已，數十年來，每教於師友者，以此印證於同學者，亦以此一息尚存，往當共勉也。諸子曰，吾十有五章，是夫子自述學，諸也，孟子願學孔子，所願可欲之善，即孔子志學之旨，有諸已則立矣，充實之美，則不惑矣，充實而有光輝，則天命流行，有盛，有儀矣，大而化之，則不可知，則耳順從心矣，夫質可得，光輝不可為，我能為學，亦只在立與不惑上著手，下學而上達，在其中矣。

默來學者，以宋學無流弊，淺王學者以王學無流弊，二者皆有偏處，難之後實剎不可不識，姚江之後，實剎不可不補，救世流弊，子靜其對症斂，姚江之流弊，念菴其對症，夫子四友六侍，皆實有受益處，非虛歸也，舜之五臣，武之十亂，皆真師真友，所以成虞周之治，不能親師取友，只是不虛心，有執見，我慢自誤。

入春，先生飲食尚健，戚友門人來者，淡論夜分無倦，至三月內，忽感風寒，微汗病解，而食不甘味，每飯滿飲酒一盃，氣漸軟，於是語子孫曰，諸云，學問以了達生死為極，誰能做之，所謂了達生死者，輕生輕死非真能達生達死也，真能達生死者，則生不徒生，而生是取重于世，死不徒死，而死是取重于世，顏子一聞四勿之旨，則請事斯語，由其在四友六侍之列，然未知生焉知死，如由也而並承夫子必不曰不得其死，然能了達生死者，必不敢忘吾父母所遺之體，自能勉勵運財，耳皆聰，口皆言，皆還夫四體能勤動運用，是之謂天下之大學，惟天下之仁人，居能以天下之學子，自能自直其生與死，故能大其父母之所遺也，若以輕生死為達生死，則判為二流人，吾所稱聞道者矣。

四月二十一日己丙未時，先生卒。

自朔日先生臥病，翻不能粒食。

二日，翁世儒次涇來，執手戲云，老天日荒哀，天地生生之氣，不以寒暑阻，不以老而于古，理學皆本諸天，我雖未得得及，雖非先大化日恒若，許為昌梁矣。

七日，曲周王體健介甲與光字來視，學先生以其年逾六十，力學有年，不宜在弟子列，且病不可以受拜，遂與之，先生病容甚遂相對侍坐，數日始別去，先生口授曰，學問之事在將不在口，隨時隨處，總出天理，此外這無他就，我嘗病在日認天是何說，則一切可相忘于無音矣。

十日，寫曲周路文貞公與魏浚詩，無難遺事，先生不食，神氣雖日衰，隱起坐，獨林令子孫扶掖，有生機，不能多言，而色甚愉。

十四日，病益篤。

十五日，諸門人侍左右，先生各有勉勵之言，子孫各有勉勵，復舉筆書云，吾將去矣，此後勉之，全在實當，用師修求，受師，顧古今大賢，日須自己做一番。

十九日，先生云，子韻喻時，令衆人俱退靜，以休息，疑為歸實際。

二十一日巳刻。喉中微有痰。命扶坐。著衣冠。端立拱手。書江村二字。適韓鼎業自鈞陽來省。伏榻前。悲咽不勝。先生猶執手熟視。逾時子新。移時遂長逝。與門人與含殮者五十餘人。子孫冠服斬衰輪哀者三十餘人。官師紳士下至田畯耕讀跛殘疾之人。無論識與不識。知與不知。皆奔弔。哀慟罷市。誠曰不備。四至者爲位哭泣。遂使有永年陳爾翼與書正師弟之誼。安平斷關千里來哭。自達以官羈縛。不得受業。對像以所蒙相質。泣下沾襟。今據表亦以數年承教。未得一面。拜像長號。其僕役皆爲感動。

十月十六日。葬先生於夏峯東原。先生既殁。楊孺人原寄借窆已二十五年矣。先生亦不從其與家言。要東原平敞。附近夏峯居第。遂卜兆于此。遷楊孺人附葬。而槐孺人原葬容城祖塋。先生遺命留北地。諸子爲槐孺人設木主具衣衾得附祔。門人湯斌爲文誌其墓。容城亦奉先生衣冠祭楊孺人木主與槐孺人合祔焉。

是月。輝邑合衛郡紳士請祀先生於百泉書院。百泉舊有聖廟。即宋之太極書院也。兩廡列祀周程暨宋元諸儒。先生歿。闔郡紳士合詞上請學使。曾塑像列主。春秋得配祀焉。

魏貞菴先生年譜

魏荔彤輯

# 魏貞菴先生年譜

清 魏荔彤編輯

謹按公諱裔介.字石生.號貞菴.一號崑林.本出姬姓.發源畢公.衍於文侯.豪於信陵.代有聞人.然譜牒失傳.莫可稽考.其可考者.元末有祖諱塞臘.居柏鄉城西南之聖德村.永樂年.有孝廉諱進.數傳至壽.以明經爲山東汶上縣訓導.學有淵源.及門受業者.皆爲名士.壽生巖.號澄齋.在鄉序有聲.以仲子誠吉任少司馬.受封都察院僉都御史.巖生誠光.號愼齋.以明經爲湖廣衡山縣.知縣.有善政.旱歲懸車.貞菴公之高祖也.愼齋公生大成.字時夫.號樂吾.高才博學.操持嚴正.以粥學著稱.以子貴封文林郎永城知縣.其後以貞菴公貴.贈都察院左都御史.晉贈內祕書院大學士加一級.大成生純粹.字乾仲.萬曆甲午舉於鄉.甲辰第進士.任河南陽武知縣.調永城.四舉循良.皆居第一.行取考授山西道監察御史.正色立朝.侃直聲.其後以孫貴.贈都察院左都御史.晉贈內祕書院大學士加一級.純粹生柏祥.字元昌.號抑菴.貞菴公之父也.學識奇偉.諸子百家之書.無所不讀.通達時務.詩文卓絕.天啓辛酉選貢.考中縣令.未仕.以子貴.贈吏科右給事中.贈都察院左都御史.晉贈內祕書院大學士加一級.生子五人.貞菴公其次也.

丙辰明萬曆四十四年.公以秋七月建丙申二十五日癸巳辛酉時.生於柏鄉.在城祉南門西路東之宅.





父抑菴公年二十四.母張太夫人年二十二也.

丁巳公二歲.

戊午公三歲.

己未公四歲.

庚申公五歲

弟裔訥生.

辛酉公六歲.

抑菴公以是冬恩選入國學.

壬戌公七歲.

初入家塾.

癸亥公八歲.

從師張從野讀書.師甚奇之.

甲子公九歲.

乙丑公十歲.

從師郭懷遜讀經史於樸園.抑菴公別業也.

丙寅公十一歲.

應童子試.



丁卯公十二歲.

抑菴公應順天鄉試.旋祖母程夫人以疾捐館.公哀戚若成人.是歲弟裔慤生.

戊辰公十三歲.

春.葬祖母程夫人.

己巳公十四歲.

從唐山徐樗奇讀書.每課文.抑菴公佳之.

庚午公十五歲.

春.院試.文宗宿諱鋐.取中第五名入學.

辛未公十六歲.

從臨洺陳孔昭師講易.讀史記.國策.三蘇文.資治通鑑.

壬申公十七歲.

弟裔訥入學.

癸酉公十八歲.

公讀書樸園。應順天鄉試不中。時流寇甚熾。將犯柏邑。縣缺印官。大名司李張公縉綸。馳至南門。拙菴公率公叩馬留之。謂其出則必陷。張公悟。乃登陴。拙菴公率衆守城。公為之佐。卒以全城。

甲戌公十九歲。

與石含醇諱粹者。讀書於樸園。

乙亥公二十歲。

與唐山趙間源諱漁者。讀書樸園。看四書大全。錄其要者。

丙子公二十一歲。

春入西山桃源洞讀書。每靜坐巖岫中。觀心體澄然處。空山無人。水流花開。大有會悟。秋應順天鄉試。以臍有訛字弗售。

丁丑公二十二歲。

讀書樸園。拙菴公赴選京師。寄書有珍重窗前第二枝之句。冬歲考。吳文宗諱道昌。深加賞識。取第一名補廩。

戊寅公二十三歲。

春冀定太守范成六公。選三十二城士人。恆陽書院讀書。公居第一。與梁邇之、梁玉立、杜子靜、諸公。遂為恆郡首卷。范成六師甚奇之。曰天下士也。

己卯公二十四歲。

在冀定寓木塔寺。與陳道隆、梁昭性、王安之、會課。為課長。是歲娶內邱別駕韓公之女。賢而勤儉。每日紡績佐讀。為成六范公選恆陽大社文刻之。

庚辰公二十五歲。

仍寓冀定。手批冀西山文章正宗。陶淵明集。暨國朝憲章類編。弟訥有疫疾。公回里。晝夜醫視得無恙。是歲大旱。人相食。公題詩誌感。蓋早有濟世之志。冬有事京師。至家而瘧作。七日不食。拙菴公及母張太夫人甚憂之。晝夜省侍治湯粥。扶起臥。既而得愈。歲試弗預。弟訥居第一。

辛巳公二十六歲。

至京補考。吳元炳宗師深加嘆賞。仍准前列錄科第一名。

壬午公二十七歲。

冀定太守范成六。由關內道陞巡撫山西。請公赴太原署。以禮幣先。遂赴之。由獲鹿至平定州。適成六公到任八日。推陞薊密總督。成六公仍命隨行。至定興。復轉關外總督。又命公行。公懇辭以家有老親。且勉范公以身報國。遂別而歸。讀書於城南柳莊。秋順天鄉試中式。主考為江西豐城萬小遜。山東濟寧楊兆岫。房考王諱大捷字仙掌。湖廣武陵人。

癸未公二十八歲。





是時天下之事已危。公公車至都。具二疏。其一言召募之兵不可用。宜修衛所。選將練卒。其一言民困已極。四方有瓦解之患。宜大蠲其積逋。以收拾人心。庶幾可以挽回。太常蔡公見而稱之曰。王佐才也。但策雖善。恐時不能用。不如藏器以待時。遂止。時因都城戒嚴。改會試期。公乃馳回家省親。復讀書於柳莊。七月北上。時京師大疫。病死者數十萬人。八月中秋夜雨。西山已變為雪。其氣節之失正如此。歸而捷報不第。復讀書來雉園。時傳流寇已陷關中。盡取陝西之地。

甲申公二十九歲。

春流寇僭號至晉。晉中擾亂。公適有炊臼之變。瓶中無米。鬻衣以殮。五月大淸定鼎。徵舉人赴選。遂至都上疏。願候試不願即仕。部覆允之。是秋公弟倜生。冬月娶袁氏。高邑庠生袁燧女。

乙酉公三十歲。

下帷樸園。寧晉高柱河侍御。有江南督學之役。具書幣來邀。辭弗往。公姊夫光猷。柱河之子也。復來固請。遂促裝東行。路出臨淸、博平、鄒、滕、濟寧、徐州、宿遷、淮安、揚州、鳳陽、滁州、和州。覽其山川人文。及志書古蹟、風土人物。有南遊紀略之篇。是秋公兄貢甫中副榜恩貢生。冬日北歸。

丙戌公三十一歲。

會試公中第十二名。房考杜月湖先生。長垣人也。批曰。英分超絕。深於雅、合於度、兼賈董之學。而副之以蘇長公之筆。是必後日有大用者。殿試三甲。前列狀元。為聊城傅以漸。考翰林取中第二十名。奉旨入館。教習讀書。試多高等。是年上賜名畫十餘軸。有宋徽宗鷹。關九思竹等。

丁亥公三十二歲。

迎公母張太夫人至京。是秋散館。授工科給事中。慷慨言天下事。諸仕宦者聞公素直。或誘之以門戶。或憚之以朋黨。公不顧曰。大丈夫盡忠朝廷耳。何依傍為。於是有添設道員宜裁一疏。直糾邪臣。首舉計典二疏皆奉溫綸。

戊子公三十三歲。

仍在工科。有聖德與年俱進。仰乞及時講學。以隆萬世治本疏。時世祖皇帝尚未親政。學士陳之遴、典籍王鐘鼐、相遇於午門外。看公揭帖曰。老掌科。端本之論也。時部務叢滯。常數月不行。公上疏陳註銷摘參之規。旨是之。時直隸饑饉洊臻。具有蠲荒賑濟恩旨。發帑未沾實惠一疏。下部行之。秋科臣例與典鄉試。是歲新定考例。公與科臣姚若侯、都閣梁邇之、諸人同考。公居第一。典試山西。取舉人程正緒等八十人。便路至里省親。十一月復抵都下。

己丑公三十四歲。

大同總兵姜鑲叛。公有請召對之疏。攝政王從之。即日召對。公首陳寬逃人之法。即奉俞旨。仍賜同時諫言者。禮科給事中梁維本人二百金。人心大悅。公循例轉吏部右給事中。二月公母張太夫人訃至。公一慟幾絕。語孺人袁氏曰。余為官所羈。不得不待命。爾婦人宜速奔喪。袁孺人遂先歸。公候命至四

月。兵部李字勘合仍未得。公痛哭曰。母亡倘待勘合耶。卽剋乘一騾、隨二僕、疾馳四日。行八百二十里外。步哭至正定。哀動行路。公父勉慰。令勿過痛滅性。而公形已骨立。袁孺人歸。亦臥牀不起。蓋孺人性至孝。因哭姑成勞也。九月二十一日。拙菴公以痰症終。公更哀慘大病。越數日、袁孺人亦逝。公神情怯弱。不能臨視。望之哀號數聲。卽令人扶回父母柩側。嘗語人曰。吾不幸而死。未襄父母大事。乃罪人也。若手口拮据卒瘁。安厝大事而死。死亦足矣。五月生一子嫓。公既病甚。恐旦夕不保。公四弟懋、嫡趙孺人憐姪。遂與兄弟謀曰。若男也。以爲繼。十一月果生男。遂以爲子。卽勸也。

庚寅公三十五歲。

相地於邑東西山水之間。至臨城縣磐石村。低水南環平岡東峙。徘徊其地者久之。欲卜葬公父母。以他故未果。

辛卯公三十六歲。

三月仍葬拙菴公及張太夫人於礶營之舊阡。又逾月葬袁孺人於郭西白園之新阡。捐資刻拙菴公所選李杜王孫四家詩。公詳爲考訂。冬十二月服闋。

壬辰公三十七歲。

春正至都。銓宰欲公一至其門。公不可。五月乃補吏科右給事中。因逃人法峻。上察戒宜責州縣一疏。時朝儀未肅。上請舉視朝之大典以致泰交之盛治一疏。是月世祖皇帝臨朝。因定朝規。時直隸、河南、山東、水災。上災民望救甚急蠲賑貨出特恩一疏。時有上傳訪明季京城殉難諸臣。上爽錄幽忠實聖朝之曠典。謹舉平日所聞一疏。內列大學士范景文等二十九人。奉旨著禮部詳訪確察具奏。皆從褒揚之典。太僕寺丞申佳允未蒙旌錄。公復上一疏。卒一例賜祭謚。祀於鄉。是年秋武會試公分房。冬十二月舉一女。

癸巳公三十八歲。

二月內轉工科左給事中。有上諭令言官直諫無隱。公言自昨歲以前。北水南旱。九月內星變迭作。入冬以後。太白退舍。瑞雪三降。天意人心。如桴鼓響應。皇上旣側席虛己。有設鼓立木之求。臣安敢緘口。辜恩遂懷仁負義之誡。謹條四款。一崇節儉。一勤聖學。一度兵勢。一省刑獄。疏略云皇上以身先天下。蘇杭織造宜減去其半。金銀器玩。不必造。珠玉錦繡。士民不許濫用。一勤聖學。欲皇上於政事之暇。講求朱熹通鑑綱目。眞德秀大學衍義。邱濬大學衍義補。唐太宗貞觀政要。先於設施。以致太平。一度兵勢。川湖用兵。連年不已。欲皇上折衝樽俎。敕下行間將帥。量力而行。兵足以取。糧足以守。則速取之。兵雖足取。而糧不足守。則姑且設之。令督撫大帥。儲糧飭備。俟吾轉輸不匱。一舉而滇蜀可定。一省刑獄。謂舊例有罪法當死者。三覆五奏。方纔行刑。今在外者。尚循監候再審之例。而在內者。未見舉行。乞皇上敕下刑部。詳查舊例。卽賜施行。疏入奉有俞旨。仍敕部覆。皆允行之。四月天旱。上令言官各抒所見。凡大利大弊。應興應革者。悉心條上。公上疏條二事。一言封贈未均。一言河工未竣。二者天下之大利





大害。奉有俞旨部覆行之。時直隸州縣錢糧。各自赴部銷算。使畏煩勞。公上疏言各省銷算。旣歸於各布政。直隸銷算。自宜歸之各府。事屬便民。奉旨令部覆允行。時有司貪婪。撫按糾參者。往往卸罪衙役。希圖復用。公上疏論其弊。奉旨允行。是夏刻拙菴公所著史鑑。時士習浮靡。不尙實學。公上疏請端風尙。崇古學。以養一代之人才。一請以孝經命題。一請舉勸教職。一請禁止坊刻。一請修葺學宮。一請查訪節孝。奉旨部著詳議具奏。時京堂陞轉不均。公上疏請定原官遷轉之規。以佐內外並重之法。部覆允之。九月膠州總兵海時行。因兵變叛。而三省總督馬光輝。漕運總督王文奎。邀擊之。時行自縛乞降。公上疏以爲時行受國家大恩。使兵未交刃。棄甲來歸。罪猶可恕。今兩次拒敵。敗挫狼狽。計無所出。始殺陳謨等以就撫。宜明正其罪。以伸國法。並糾山東撫臣夏玉縱寇殃民之罪。兼請釋放被掠民間婦女。奉有俞旨部覆允行。遂斬時行。時武科濫觴。公上疏請疏通選法。文武一視。時連歲水旱災傷。上諭痛念兵民凍餓。欲極救其疾苦。公上疏陳八款。一發倉粟。一安流民。一蠲丁徭。一核兵餉。一撤糧餉。一請蠲免。一賑貧困。一恤耕牛。部覆多見允行。世祖遂刻戒殺錄鈔一書。頒行天下。勸戒臣民勿殺牛食牛。溥聖明及物之仁。蓋於此見君臣之一德也。是冬公讀易性理大全。及二程諸儒學評。有所得則錄之。彙成名曰約言錄。分爲內外二篇。其內篇多言性命之理。其外篇多言經濟之略。黃岡曹木欣先生。容城徵君孫鍾元先生序之曰。古稱燕趙節氣之地。而實聖學淵源之區也。蓋廣川開天人之宗。邵范陽合理數之蘊。逮劉靜修大其堂構。而鹿江村嗣其徽音。文未喪天道豈斷地不絕如綫之一脈。尙與世而常存。予讀石生先生約言錄。殆肆董邵劉鹿而繼起者。與曾子厚菴序之曰。其道由窮理以及力行。其教由周程以及許薛。其言由性命以及功化。斯於聖學也。亦可謂明且正矣。讀其書誠如其言。而愈更有心折者。楊朱學於老聃。卽道家者流。墨氏亦當時之賢。與孔子並稱。未嘗無父也。無君也。孟子謂其著辟之流弊。必至於無父無君。故昌言闢之。至比於禽獸。以戒今之論。公然棄君臣父子夫婦朋友者何如哉。其禍之烈。入人於骨髓心術之微。百倍於楊墨。而世莫敢與之抗。先生剛果勁直。毅然回瀾。孟子而在。其稱引爲知己也。豈待問耶。道喪學荒。非有深心定力。不搖於中。則撼於外。故奏績甚難。先生氣魄大、其展局自宏。精力專、其合道更捷。學有本原。而事無棘手。曲士拘墟之習。腐儒帖括之案。一洗而盡除之。所謂以拔本塞源之力。奏摧陷廓清之功者也。聞之先儒云。商周之際。道在箕子。箕子陳疇。疇乃治天下之大法也。宋元之際。道在許子。許子興學。學乃治天下之統功也。清明之際。天固愼簡一人焉。付之以斯文。而寄之以道系。先生夙昔自命。斷不敢落二子後。而當世之所仰望先生者。亦且有同心矣。逢幼而有志。蓋無所則。於先生有知己之感。日誦內外篇而手錄之。復不禁中心之嚮往也。微君乃海內第一流人。其推尊之也如此。又寄公以蘇門圖。擬公以當今姚許。高山流水。託於鍾子期之知音焉。時又有兵部尙書中州李際期。稱其振大道之要領。攻後學之膏肓。非祗一過。便覺氣質爲之一變。公又讀薛文清讀書錄。摘其要者刻之。曰讀書錄纂要。蓋自是海內言理學者。咸推尊公。公則未嘗以是標榜。嘗誦述邵二泉先生語曰。甯爲眞丈夫。勿爲假道學。是歲吏部題爲欽奉恩詔事。公

父摠菴公贈徵仕郎吏部右給事中。母張氏妻韓氏繼妻袁氏並贈孺人。

甲午公三十九歲。

時連歲大水。民多流移。公惻然傷之。乃上疏題爲流民死傷堪憫。乞聖恩大發賑濟事。疏入。上爲大感動。奉聖旨饑荒流徙。民不聊生。朕深切憫念。道本沿途賑濟。隨地安插。並勸懲鼓舞事宜。俱屬急務。著速詳議具奏。該部知道。遂發銀二十四萬兩。差吏部尚書王永吉等。分往各府賑濟。饑民全活者甚衆。蓋曠典也。公又於里中。令家人資粥以濟流民。所全活數千人。六月陞兵科都給事中。公上疏直糾庸懦大帥。續順公沈永忠有旨令沈永忠自行回奏。其後革去公爵。戴罪立功。時將舉行軍政。考察天下武職官員。公上條陳軍政事宜。疏部覆行之。是歲軍政肅然。時停止巡方御史。而督撫不行舉劾。衙役叢惡。無所懲戒。公上請定督撫舉劾之例一疏。凡督撫到任後。滿一年者。舉劾文武一次。衙蠹一年嚴拏一次。奉旨俱如公議行。時詔舉山林隱逸。公上疏言圖治首重用人。恩詔務期實效。旨隨之。各省於是多有舉者。

乙未公四十歲。

値會試。公上南北分卷宜公人才無淹滯疏。自是南北中卷以人數多寡定取額。時四川、雲、貴、湖南、廣西。瀕海俱未底定。公上疏敬陳用兵大勢。仰乞先定廟算。明賞罰。以圖天下之太平。公又上六疏。一曰破資格以用言官。一曰定會計以清財賦。一曰興教化以正風俗。一曰重農功以資兵力。一曰講律令以清刑獄。一曰緩大工以恤民生。時有山賊高三。自山西之五臺、繁峙、孟縣、樂平、眞定之平山、阜平贊皇等處。往往被其蹂躪。公上疏請令直隸山西合勦。務在必獲。其後直隸山西合勦。賊計窮始降。兩地人民俱有安枕之日矣。時福建提督楊名高怯弱無能。失陷漳州。公上疏糾之。名高遂被處。公之在兵垣也。於天下兵機之事。尤爲留心。凡戰守攻取賞罰。知無不言。上於是有大用公之意。上在太和門左東室。與諸王坐。令大學士圖海傳諭引見。俾諸王皆知之。又於五鳳樓內數召見。面詢其庚甲。時在廷皆知上之注意於公也。是歲武會試。公又以兵科蒙欽點分房。事竣有旨令公內陞吏部補公太常寺少卿。提督四譯館。未幾副都御史缺。上遽陞公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公語人曰。本意匪遊清卿。詎當數載。以備顧問。乃蒙聖恩超擢如此。其何以報。上又令學士麻勒吉宣公至中和殿。諭以此番擢用出朕之意。非有他人薦舉。不可聽人引誘。須力破黨羽之習。以副眷注。公稽首謝。時銓法壅滯。公上疏陳六款。一去生員之教習。一嚴教職之舉劾。一裁抑州縣。吏員不許考佐貳。以選貢生爲之。一重通判之職。作州縣陞缺。一鴻臚卿留作京堂陞轉。一佐貳官員缺。按季報部院。上嘉納之。十二月上賜公御筆書一幅。又賜馬一匹。是年三月子嘉學生。

丙申公四十一歲。

上駐南苑閱武。召廷臣賜宴行宮。各賦詩應制。詩曰、海甸春風滿。昆明瑞氣開。六師雄虎勵。八陣軒櫝來。魚藻歌周讌。金臺賜漢杯。修文兼偃武。天眷懋隆哉。夏月同高念東、梁蒼石、楊崑嶽、嚴灝亭啓事。聽太液池水聲。賦一絕句云。千頃琉璃太液圖。幾行鳧鴈唼菰蒲。石橋一枕閒流水。夢入扁舟傍五湖。蓋公之心澹然於富貴。故在廊廟之間而蕭灑如此也。時上御製之書。有戒殺覺鈔。人臣儆心錄。官政要覽。順治大訓。勸善要言。範行恆言。孝經衍義等書。公上疏請頒賜天下。以善世化俗。蓋公之以仁義事君如此。時海內漸平。風雅颺起。公與鉅鹿楊猶龍。永年申鳧盟。內邱喬文衣。太倉吳梅村。合肥龔芝麓。唱和。四方詩人。多酬答之。公於是有觀始集之選。時雲南土司。不肯投順。而沿海造船。所費不貲。公上疏言洞蠻所以不歸者。以朝廷欲追其前朝敕命。但期歸順。給以新命。不必追之太甚。沿海一帶。船必不能下海。不若遴守險要。使其片板不得到岸。久之自困。後卒用公之策。沿海得安。寇不復入犯矣。







丁酉公四十二歲。

正月上諭撤大學士成克鞏回內閣。廷推公堪任總憲。遂蒙點用。公受上之知。思圖獻納。乃上修憲綱以明職掌疏。上命酌議具奏。公因日食陳言上實圖修省以祈天祐疏。末云。願皇上深思遠慮。數之於未變之前。修德修刑。持之於既變之後。念海宇之初平。則以寬大爲務。恐驕盈之易至。則以節儉爲先。民力將竭。用一緩二。彌期應寧。招攜懷遠云云。奉旨這奏內事關朕躬的。知道了。餘著詳確議奏。內外大小臣工。務各洗心盡職。實圖修省。部議皆允行之。時國用不足。公以爲宜行屯田。乃上疏敬陳軍屯大政。以定足國阜民之善制。事下部議未行。是歲覃恩。贈公曾祖樂吾祖父乾仲父摠菴三代如公官。曾祖母馮氏趙氏祖母張氏程氏母張氏並爲一品夫人。

戊戌公四十三歲。

時撫按沿明季舊習。薦語事浮詞。貪酷官員。部文到日方行提問。公上疏以爲薦舉宜有實政貪酷難以姑容部議行之。經筵侍講。講選文帝春和之詔一條。公又上時際春和。請法天道以行仁政疏。一曰恤煢獨。一曰掩骼胔。一曰課農桑。一曰舉孝行。俱下部議行之。時民間困弊。衛所沿襲舊例。躲避差徭。逋欠糧賦。公以爲欲足民必先清衛。於是上疏言興利除弊之大。莫若裁併衛所。丁田歸之州縣。以足財用。以蘇民生。部議如公所請。是年夏上命作楞嚴會解序。公具稿進呈。大意歸重於三皇五帝之治天下。神而化之。使下各復其性。仲尼刪詩書。正禮樂。教天下萬世之人。而孟軻氏復闡明性善之理。以拒當世之淫詞邪說。皇上仁覆萬物。以是爲化導助。故亦使天下之人同歸於本性之至善而已。蓋公之學。以性善爲宗。於此露其大端矣。上覽而嘉之。刻列經首。時海內文教日盛。崇尚風雅。公於是有唐詩清覽集之選。秋、上獵於南海子。命公從。賜食於黃幄中。詢及民間收穫。公對以小民艱難。所收僅足供糧。上又言古之人君。唐太宗眞□英主。又論及在廷群臣賢否。是時同在黃幄中者。李霨、梁清標、王熙、曹本榮也。是日上賜公所乘馬。燒獐兎脯而噉之。次日。世祖命諸臣作詩以咏。公應制詩云。凌晨謁黃幄。煙中雨露微。過橋平野闊。吹角錦旗威。雲破饑鷹出。草鳴鐵騎歸。天顏思忽邇。作賦近光輝。他日、公又從獵。見黃羊驟起。世祖指示之曰。門外之陛。此最善走也。公有絕句紀之云。玉靶雕弓斜控鞍。箭如鳴叫萬人歡。儒臣後騎承恩寵。指點黃羊親與看。蓋君臣之浹洽如此。時科臣王命岳上疏請查

河南山東兩省荒地。著九卿會議允行。差御史往察。上命都察院保奏。公保御史李森先、李騰龍。再保陳棐。又上察荒案有成命。察法尤宜簡易。疏凡七款。一分步弓之分寸。一減隨察之官員。一清飛詭之積弊。一減僉從之繁文。一禁造册之加派。一寬開墾之新地。一定察荒之限期。部覆議其奏。旨允行。仍令公定限期。僅定五月限。命御史登堂稟曰。二省道路遼遠。察荒必須親到。老堂翁定限止五月。如何能了其事。公應之曰。御史若逐府逐州逐縣。親身丈量地畝。即十年亦不能完。若令各府各州各縣自爲丈量。而御史總其成。即兩月可畢其局。五月之限。不爲不多矣。御史乃豁然大悟。是時河南山東之人。深恐查報煩擾。而公行所無事。蓋公之識見。如在高處立。無遠不見。人始服其爲民之切也。時有流寇餘黨孫可望。自湖廣歸順。封以義王。伊具疏向上借銀。又爲其弟討勘合。公上疏糾陳請之非。以正悖謬之罪。疏言可望悖禮背義。越分干名。疏上。可望大懼。世祖皇帝大悅。差學士麻勒吉召公至內院。宣旨云。爾上疏之言。最是如此。乃不負職掌。但以其遠人未歸。故寬之耳。可望自此膽落。諸事收歛矣。

己亥公四十四歲。

二月。雲貴平。公同大學士馮銓啓奏於乾清門。世祖問馮公與公曰。雲貴蕩平。朕意兵戈自此偃息也。公於是有滇黔已歸聖化。朝廷撫恤必周一疏。內言蠶叢魚鳧之區。金齒緬甸之地。咸角崩而恐後。並稽首以來王。誠所謂兵不血刃。有征無戰者也。但李定國逃遁永昌。其勢已迫。若果悔罪來歸。不妨許以封侯之爵。儻怙惡不悛。便當窮兵追討。并底遊魂。其何能久。若夫捐無名賦稅。以慰新附之民。蠲地方人才。以收巖穴之士。用楚粵科貢。以任守土之官。恤投誠文武。以來觸被之彥。寬一切法網。以安溪洞之黎。事關各部。宜採擇敘焚。恤此殘黎。奉旨部議之。是年三月。奉上諭加公太子太保。蓋以公自服官以來。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特加宮銜以榮之。公在寓。上命學士傳至西苑賜坐。言及南方有溺女之事。公對以臣亦聞之。上曰。忍心害理。莫此爲甚。是宜有疏也。公退而具疏以聞。世祖皇帝旨曰。這本內溺女惡俗。殊可痛恨。著嚴行禁革。於是學士王熙、曹本榮、有講筵恭紀以誌其事。大學士成克鞏、衛周祚、李蔚、爲之序。大事士馮銓、金之俊、爲之讚。都俞喜起之風。殆無以過之矣。時有打磨廠菜園圈佔公屑與行南城察院公署。有百姓數百號泣云。廠南菜園空地。住有千家。今大興縣禀傳奉戶部堂牌云。保嘉蔬署官地。百姓無棲。公曰。勿驚。爲爾請命也。即具疏以聞。上欣然從之。免圈。至今打磨廠百姓口祝上恩也。是年六月內。海寇鄭成功。率衆二十萬。乘海舟突犯鎮江瓜州。陷其城。撫鎮皆敗。乘勝遂闖江甯。賊船徑至安慶。江北大震。世祖皇帝議親征。漢官應扈從者。公在其內。未幾、總兵梁化鳳大破之。公又上征剿鄭逆疏。內言操江撫臣。係居安慶。鎮居京口。相離窵遠。終是鞭長莫及。莫若舉一善水師之將。統舟長江。控扼京口。撫臣只管上江一帶。又選擇大帥。又撥兌漕糧。又超用文武。其四款俱允行之。至今京口駐防。遂爲定例。冬世祖獵於薊州。公上疏諫。世祖命學士麻勒吉傳至內院。以原本付之。傳旨曰。我不日卽回矣。

庚子公四十五歲。





正月。春、公陪祀南郊。祈穀陪祀。有咏云。農務牽嘉禮。鑾輿出鳳樓。威儀肅漢典。中仗控吳鉤。暖氣回春律。精誠備庶羞。豐年欣有咏。端拱可無憂。旋陪祀方澤有咏云。方澤近城陰。春來爽氣侵。鐘聲雲外轉。柳色雪中沉。侍衛□華蓋。星燈照夜林。馨香惟主德。作頌繼元音。世祖皇帝因亢旱下罪己之詔。令羣臣自陳。公痛陳己罪。力求罷斥。奉旨革去公太子太保。並加一級。公愈加小心。自思補過而已。於是有嚴禁巡風御史交通各官。以肅風紀一疏。有糾參不職御史一疏。有特參南贛撫臣玩寇殃民一疏。有嚴革巡風衙門承差及納銀吏一疏。有嚴禁外官宴會餽遺一疏。有請行糾拾之典。以補甄別所未及一疏。公又有酌議應行事例。以肅臺政一疏。又有再陳應行事宜。以肅臺政一疏。又有指陳盜械盜賊充斥之根源。總由滿洲莊屯防範之疏縱一疏。又有請設漢官僉都御史一疏。又有海寇有可滅之機。敬陳攻剿之良策密疏。其疏俱載奏疏集內。又有捐助之米脈未明。大臣之廉恥宜勵一疏。又有遵諭據實條奏一疏。又有人才之教諭宜崇。旗下之科目應復一疏。又有詳陳救荒之政一疏。又有請行發賑之例。省有司之費。除貪黷之根。以清吏治。以安民生一疏。其疏大意以民生之困。皆由於有司之貪。有司之貪。亦非有司之罪也。謁選京師。近者已費數十金。遠者二三百金。迎者守候二三年。速者一年半年。投供、發揭、質房、覓長班、見官長、赴宴會。其費不貲。未任揭取京債。到任必須償還。是以有司雖欲清廉而不能。莫如行發憑之例。拔本塞源。改弦易轍。天下民生幸甚。此疏關係吏治民生甚大。事下部覆。初議行之甚便於有司。又有欲求治安良策。必先立國之大本。以求泰交之實效。疏內言天下未平。皆由徵求太急。刑罰太繁。以致良法美意。不能奮調於窮荒。今當獎進直言。激發唯諾。有唐虞喜起之風。無上下否塞之象。共尙寬大平易之術。勿爲刻薄瑣屑之計。期於風俗仁厚。刑獄止息。風雨調和。順天道而合人情。等語。奏上旨云。刑罰太繁。所指何事。公回奏以聞。是夏刻小學集註完時。天旱已久。雨澤不降。多方祈禱不應。大學士某懷奸結黨。傾害善類。上心惡之。屢加訓飭。不悛。衆朋怨憤。知不敢首。公曰。吾受上知最深。豈可畏避而不言哉。遂上政本之地宜清。邪臣之惡已極。據實糾參一疏。世祖皇帝覽疏震怒。敕諸王大臣九卿科道會議。旨下某罪大辟。又以公居憲職。不盡糾參。革職送刑部擬罪。公與某對質。某人詞屈。諸王九卿科道咸直公。覆疏擬某人罪。復公官爵如故。世祖皇帝。而加覆核。賜公食。公退居私寓。研究經學。刻所輯四書大全纂要。方事之未結也。公勢孤寡援。人咸危之。而公伏案讀書。未嘗有憂抑之色。但曰。聖明在上。豈有不白之理。卽罷斥歸田。吾從此黃綺而沒齒矣。復何疑哉。

辛丑公四十六歲。

公在私寓候補。世祖皇帝崩時。正月初八日也。公入哭大慟。服斬衰。朝夕擗踊。灑淚。作挽大行皇帝詩八首。未幾公奉旨仍掌都察院事。上初卽位。未親政事。皆決於四輔臣。八月公自陳不職求去。奉旨慰留。十一月。蒙上賜元狐帽貂鼠朝衣。是時以財用不足。加派天下地畝錢糧五百餘萬。公上疏請合天下之兵食。停止加派。以培國本。以恤民力。疏入。隨奉上諭停止。人心大悅。一時學士大夫爲詩歌以贊頌之。

壬寅公四十七歲

時聖祖母太皇太后、猶稱皇太后、聖母皇太后、猶稱皇貴妃、人莫有言、公與同官甯古理言曰、焉有皇上卽位踰年改元已久、而不加尊稱者、遂上疏請加聖祖母太皇太后、聖母皇太后之尊稱、奉旨會議舉行、六月內有通行結事之限以勵明作之政一疏、有能裁南之大兵、以省財賦、愼荆襄之要害、以杜亂萌疏、內云荆襄爲天下腹心、宜擇一大將領精兵數千、常駐其地、無事則控扼形勢、可以銷奸宄之萌、有事而提兵應援、可以據水陸之勝、故坐鎭一處、而滇黔川粵俱有磐石之固矣、所謂百年久遠之計、而非徒爲今日一時之謀也、部覆不能行、其後雲貴變亂、數省動搖、論者乃嘆公之先見云、九月奉旨命往薊州鳳臺山、相視世祖皇帝山陵地、公同欽天監諸臣、匹馬往來於荆棘間、登陟崗峪、狼兒窩、龍洞峪、涉濟河、夜宿帳房、天大雨雪、坐亂石流水間、公有絕句以紀之云、舊是長城烽火臺、高峰崩岁倚天開、而今已見眞人氣、雲物先從龍洞來、其二云、葉落平原草尚肥、上公獵騎競合圍、晚來分得雙肩兎、一道寒光照短衣、事竣回奏、復同禮部再行詳審之旨、公再至薊州、而山陵已定、

癸卯公四十八歲

二月公循例考滿、上云魏裔介才猷敏練、勞績素著、著加太子太保、賜羊酒、表裏各三疋、吏部尚書缺、九卿科道會推、咸舉公、復補授吏部尚書、公盡肅銓政、杜絕夤緣、滿漢同寅協恭、部政一新、人才疏通無壅滯者、

甲辰公四十九歲

纂修推葩公所修柏鄉縣志、及魏氏家乘、捐貲剞劂之、孫鍾元徵君人品甚高、著書甚富、屢徵不起、有人誣其識論者、公察其誣、爲白其冤、冬武會試、上以大學士衛周祚及公爲大主考、取武進士一百餘人、公有詩云、海宇妖氛已蕩平、聖朝耀德復觀兵、垂綸自有鷹揚佐、緩帶豈專叔子名、補衮宜勤思國士、省疑諸議守成更、應知牝牡驪黃外、索駿空羣百代情、十一月、公補授內秘書院大學士、時詔求直言、左都御史龔鼎孳上疏、請赦、公力贊之、赦詔內善政甚多、長星銷而不見、

乙巳公五十歲

著聖學知統錄、自伏羲以來、至於許魯齋、薛敬軒、皆詳考而論次之、又以格物之解、紛如聚訟、作致知格物解、大意言窮至事物之理、窮至於至善處也、容城孫徵君寄書曰、窮理盡性至命、一以貫之、無縫鏠肅潤而上、陳鴻緒序之、時有江南大儒陸世儀、字桴亭、令其徒四子、沙一鄉、周鼎新、郁植、曹禾、來從學、沙一鄉讀知統錄、而大有悟、慨然曰、天者、性所從出也、性至善者也、性無不善、其有不善者、氣質耳、此孟子之所謂性、非諸儒所可及也、是錄出而前千百年授受之統、於此而定、後千百年教學之統、亦於此而定矣、

丙午公五十一歲

公請假省祖墳墓、八月出京、縉紳士大夫送於國門之外者、車數百輛、至里、祭告祖考墳墓、焚黃建碑、





捐銀四百兩修文廟、造橋梁、獻對聯於文廟至聖先師殿云、江漢秋陽、肖聖心之體、毋意必固我之絕無渣滓、太虛本性、萬年未發、金聲玉振、備至德之全、惟仕止久速之各當、浩乎元氣、斯文千古在茲、

丁未公五十二歲

春正月至京、仍入院辦事、有科臣柯聳上疏、請以方孝孺從祀孔子廟廷、大學士班公極言孝孺之誤國、欲公擬旨斥孝孺、公力以爲不可、曰孝孺、夷齊一流人也、竟不從、七月初七日皇上親政、頒數詔於天下、公以從一品廕一子、遂送勳爲廕生、而以勳先得四品官生、予弟裔倜、爲手足之愛也、上旣親政、天性仁慈、無疾言遽色、公以爲堯舜之資、進退應對、恂恂不失尺寸、上亦重公、凡有所詢問、盡忠以告、所薦舉皆不告之於人、八月有旨命公祀至聖先師、九月命公同冢宰杜立德主考武會試、十一月冬至奉世祖章皇帝配享上帝皇地祇、並奉冊寶、上聖祖母太皇太后聖母皇太后徽號、覃恩贈公曾祖樂吾祖乾仲父拙菴俱爲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內祕書院大學士加一級、曾祖母馮氏趙氏祖母張氏程氏母張氏俱贈一品夫人、

戊申公五十三歲

夏旱、命內外通行熱審、公有詩紀之、秋大水、直隸、河北、河南、民田大壞、而山東尤甚、撫院甘文焜查報、公擬旨蠲免、民稍得生、是秋八月、復命公祀至聖先師、

己酉公五十四歲

修知統翼錄、自伯夷柳下惠以至顏蘧咸高存之、自序云、天運遞衍、賢哲代興、自董江都以下至高存之、或才力有厚薄、學問有淺深、時命有隆替、師友有淵源、德業不同、要皆篤志進修、挺然自立、不隨異端、潛心希古、豈非所謂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者也、其大意如此、時吏部疏言、直隸道府應盡用滿洲官、是日同僉公巴泰在瀛臺啓奏、上詢可不可、公對曰、何爲不可、但各府州縣文皆漢字、未便翻譯、須用兼通滿漢者、乃可耳、上遂止其事不行、

庚戌公五十五歲

上命公同禮部尚書龔鼎孳、吏部侍郎王清、學士田逢吉主會試、考賜宴、特命滿洲勳臣主席、予裳襲花紅、二月初六日入闈、公矢公矢愼、誓之於神、進呈題之後、公卽擬作三篇、卷至晝夜閱視、無一字不經目、有文可頡頏、而難以定去取者、必合前後場比較、以定其去取、又論諸同考官曰、考試官好取青年門生、故擇文字秀嫩者入選、殊不知積學之士、困苦一生、其文必出經入史、命意高遠、修詞古奧、若不加意搜索、則彼終無出頭之日矣、切不可也、是科文最典雅高古、得人最盛、以宮夢仁爲首榜、如李公諱光地、張公諱鵬翮、郭公諱琇、徐公諱乾學、趙公諱申喬、王公諱掞、李公諱振裕、陸公諱隴其、鄂公諱鼐堯、皆榜中士也、江南選文家如盛珍示、蔡九霞、王惟夏、許燕及等、皆以爲起數十年之衰、如歐陽文忠公之主試、文體一變云、是年十二月第三子荔形生、孕時屢有佳兆、其母夢院內有高竿懸燈、公又夢有鶴銜赤實來集屋樑、

辛亥公五十六歲。

春公有疾辭歸。或曰、公年尚壯。何遽萌是念。公曰、仕宦豈有定期哉。昔唐李日知爲刑部尚書。屢乞骸骨。許之。將請不謀於家。歸乃治行。明章楓山四十一歲。便乞致仕。知止不辱。知足不殆。古人之所尚也。吾病既深。何可久居私寓。以誤國事。遂上疏陳疾力辭。上以公輔弼久。不欲遽公請。乃溫旨褒嘉。曰、卿才品優長。循任機務。匡贊贊理。覽奏悉病。情詞懇切。准辭任回籍調理。病痊起用。公既得予告之旨。又調理二月。遂出國門。齋帷肅然。從者數人。別無行李。一時縉紳餞送者數百人。詩章多有可述。至里。彙而刻之。名曰青門集。是冬公閱宋人陸務觀詩集八十五卷。仍選定令人抄成一集。蓋務觀詩、識見超詣。風味雋永。與衆迥然不同。故公晚而好之。是冬爲兒嘉孚行納徵禮於梁少宰。臘月爲嘉孚娶於梁氏。



壬子公五十七歲。

公在寓定。督子姪鏓勤男等。入匯景園閉戶課文。公寓而咏之云。能相歸來問菱荷、荒園老屋映庭柯。文章應許如班馬。詩賦還應擬李何。偶向尚齋尋寂樂。時焚香若對藤蘿。春來桃李爭先發。喜見烏衣磊落多。春世祖章皇帝實錄告成。上諭吏部皇考實錄告成。克昭一代之典章。永垂萬世之模範。監修總裁等官著有勤勞。宜加寵錫。加公爲太子太傅。公具疏控辭。奉旨世祖章皇帝實錄告成。關係大典。卿董率纂修。著有勞績。所加官銜。已有諭旨。著祇遵成命。不必控辭。是夏居柏鄉。輯孝經註義。纂集格言曰瓊琚佩語。詞林孫岷辭曰、註義補先儒所未逮。爲後學之津梁。六經奧義。首在於茲。有裨聖學。非淺鮮也。瓊琚佩語一編。格言正訓。惟是力行未能。時時撫躬滋咎耳。岷瞻者、名在豐。亦庚戌科所取士也。公又命岷瞻書鑑湖堂扁。取唐人賀知章鑑湖一曲之義。懸之於背逸園。園在城東南。趙氏之棄圃也。售之於公。堂三楹。留亭一座。蕢山數尺而已。公咏子美詩云、水深魚極樂。林密鳥知歸。湖中有小舟。每與友人徜徉蒹葭白露之間。與鷗鷺爲鄰。作南湖釣艇賦。秋八月。上又欽賜公蟒緞七表裏。青馬一匹。鍍金鞍轡一副。白金一百兩。公具疏謝。又奉溫旨焉。是科順天鄉試。姪鏓中式。未幾公弟辨若病故。公哭之慟。有詩云。垂髫曾共領奇聲。自許才華世不如。蹭蹬中年始發迹、迍邅一令便懸車。治留業蔭稱遺愛。詩積箱是蠹魚。此後五人中少爾。臨風灑淚滿衣裾。又諸昆濟濟樂筵。九月猶同宴一堂。靄菊花殘陶令死。青山酒渴謫僊亡。柳莊作賦容驢背。午水臨流觸野航。寄語姪曹須珍重。生平著作謹收藏。蓋公之篤於手足如此。又有思故友。楊方伯詩云。老來無友爾堪偕。閱齋朝華與夕陽。曾許且尊稱子美。誰知河內損嵇康。孤城畫角樓空倚。紫塞征鴻背有霜。聊與鄉人忘爾我。風流令識展禽狂。

癸丑公五十八歲。

春日公常攜友人遊張村園亭。是歲孫北海寄一聯云、文中子門多將相。郭令公身係安危。又一聯云。司馬有時稱獨樂。希文無地不先憂。蓋以溫公文正許公也。






甲寅公五十九歲

值三逆之變。征南大兵過槐水。有滿洲中將令人來謁公。詢以方略。有江南人余籍對曰。進言者云。賊鋒正銳。宜於守。公曰是也。能守而後能戰耳。是年夏大行皇后崩。部文奉旨停止哭臨。不成服。公上悲慰聖懷疏。

乙卯公六十歲

時公叔厲綸。正任潮州太守。不肯從賊。爲賊所羈。是年公以歷代古文無善本。選定本題曰欣賞集。自左國迄元明。皆有序文。冠其卷首。而其總敘云。歷代古文者。天地之符瑞。人生之菁華也。自伏羲畫卦。倉頡作字。而大文啓矣。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於是乎易以象之。書以記之。禮以秩之。詩以咏之。春秋以正之。然後天下萬事萬物之理備焉。故五經者。萬世文章之祖。而夫子删詩書。定禮樂。功高堯舜。以此已聖遠言湮。左邱明親炙厥光。猶未盡得聖人之意。戰國秦季。其言雜亂。兩漢稍稍復古。賈誼董仲舒司馬遷班固其最也。六朝綺靡日甚。唐宋之間。有歐陽二三君子。起其衰而振其弊。蓋必得經之意以爲文。而後其文足以傳。此文之所以與立德立功而並垂爲三不朽也。故選本雖多。精備者少。梁昭明太子文選。雖稱奇書。而專務詞華。真西山先生文章正宗。趨向正矣。而文體割裂。若近日之名世文宗。古文奇賞。古文必讀尊。或略而不備。或駁而不純。批評之詞。腐穢荒謬。訛以傳訛。俾後生小子。失所依歸。而反以錮塞其聰明。迷惑其心志。非所以端教化而訓蒙士也。余里居無事。乃取幼所誦習古文。推而廣之。捃摭搜輯。考證於左國全本。及廿一史各家文集。而爲茲選。自乙卯之夏四月至秋九月。克竣厥事。一心一手。不假他人。蓋不遺餘力矣。舊批佳者存之。訛僞者盡行芟削。另出己意。其文隨時代爲序次。不分門類。各體具備。在人自得之耳。雖非彫龍繡虎之彩。已盡綜覈緗帙之奥。質而有文。庶幾乎彬彬郁郁者也。集成名曰欣賞。蓋有取於陶淵明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之義焉。學者倘因文以見道。由古文以進於五經。即聖人之意可得而求也。



丙辰公六十一歲。

春爲子荡彤延趙州張元裕爲師。回卽公自教之。是歲刻鑑語經世編。鑑語者。閱司馬溫公資治通鑑而擬其要者。公自甲辰以後。即閱通鑑全書。常苦其浩繁難記。因摘其要者。抄錄成帙。初名鑑語。仿左邱明國語之意也。苑中孫北海先生曰、是書足以經世。因易此名。辛亥歸里復閱一過。再加增益。每段之下。詳略不等。識其所見而論斷之。前後有十年之力。至是始付剞劂。其後二年始告竣。孫北海謂自左馬以後。世鮮史材。茲書本末具備。采取精要。評騭雅正。經濟文章。兼總無遺。申鳧盟謂其體裁同於左國。識議過於廬陵。天地間一奇書也。魏雖伯謂其嚴正。直追朱紫陽。豈但爲涑水之功臣乎。一時遠近學士大夫爭欲得之。是年會試公姪鏓中式。

丁巳公六十二歲。

是歲公次子嘉孚歲貢。田間無事。取余垣蔣楚珍先生四書舌存刪定之。令人抄錄成帙。名曰四書性

心編.未能刻也.著有樗林偶筆.上下二卷.上卷多言性理.下卷多言世務.樗林者.公所居之東菜園也.多樗樹.故名.是年因爲公子嘉孚選易課.自作易文二十餘篇.輯先賢卜子夏集成.又節抄家語而刻之.八月公孫世晳生.

戊午公六十三歲.

是春上命在廷諸臣及各巡撫.舉薦博學宏詞之臣.有陝西道御史焦榮.以公應詔.疏內稱公履籍翰苑.品行夙著.淹貫經史之學.兼富著作之材.學行兼優.韓富文范之儔等語.然公素不識其人也.總憲魏環溪曰.邇來第一篇大文字也.魏環溪自丙戌通籍以來.與公志同道合.三十餘年矣.未嘗不以學問相切磋也.太夫人墓誌.環溪倩公爲之.嘗欲自至柏鄉.又欲其令嗣學誠來.公皆止之.惟有老友潘藏山往來耳.又著樗林續筆.料理瑯琊佩語佳言玉屑等書.又批四書存疑.著四書提講以訓蒙.公少子荔彤.延師李蹟如教之.是年爲荔彤結姻於保定于氏.乃公丙戌同年少司寇于佁仙也.九月隆平縣大水.知縣不肯報災.公力勸之.申請撫院題疏.得免十分之三.

己未公六十四歲.

春公爲少子荔彤.選引蒙課文及墨卷.親爲講解通鑑.古文必讀等書.是年二月內會試題至.公作擬程三篇.當大名道孔心一僑居臨清.作詩云.己未科春榜未發.柏鄉相國寄示擬程三章.賦酬.其一云.沙隄久不聽鳴珂.鱗閣功名渴薜蘿.高臥方知天趣遠.崇班轉覺世緣多.淡懷時共雞窗話.妙墨新傳象鼎歆.滌硯濤鳴千頃勢.化爲飛雨長菁莪.其二云.愁見人文八變風.多將素質幟青紅.衣如楚相終歸誦.貌似中郎卻未工.誰涉危峯窺日月.驚觀彩筆闢鴻濛.名經出自調元手.雲霧齊消見碧空.其三云.經義掄才令典垂.每隨世運轉平奇.文思落紙誰能主.風氣移人自不知.白屋一燈傳慧業.青雲多士慕威儀.東山正好耽絲竹.老子猶窗尙惜時.其四云.山中宰相負書淫.五典三墳一往深.黃閣絲綸襄雅化.平泉花鳥寄幽襟.官情遙避爭名地.儒術難忘垂教心.紙貴洛陽欣再見.雄文依舊購雞林.四月長子勷以廕選補刑部四川司員外.時有戶部二缺.或言其利者.公正色斥之曰.少年未更事務.受朝廷恩典.正好練習刑名.廣行仁恕.何以利爲.作家書以此諭之.隆平縣滏河口決.淹沒民田數十村.公告其縣尉修之.仍作詩勸勉.不一月而隄告竣.數十村之民.始得循種秋禾.不至逃竄也.夏六月纂補易經大全成.十月嫁第三女於高邑李氏.壻名李雲毅.故明相國李文節公之裔孫.孝廉李僎之第四子也.十二月上賜日講四書解義.公具疏謝.內云.修身爲本.列大學之首章.允執其中.冠魯論之末簡.中庸言天德.而賅敍九經三重.孟子陳王道.而亟稱發政施仁.義蘊宏深.體之有要.人君爲學.原不同於儒生之尋章摘句也.又云.今者用人行政.次第舉行.小醜漸次削平.尤深根本之慮.貪污雖已察處.更嚴徇縱之條.是兵餉而仍不病乎民生.阜財用而仍勿傷乎國體.崇節儉.獎清廉.則羣工自勵.恤災荒.均賦役.則百姓自安云云.上嘉納之.

庚申公六十五歲.





客有詢公以何樂者.答詩云.偶爾三槐廢.今宜二仲延.那知眞樂地.不在貴乘軒.詞賦驚前輩.功名讓後賢.庭前花燦發.許我醉如顚.是月公次子西行.省公弟於平遙.公長子勷陞刑部貴州司郎中.五月公少子荔彤出痘.百日限足.始入學.爲之選古文墨卷時文.俾肄習.而每日塾師所授書.必親爲之講解.公所著希聖錄.十餘年至是始成.其書有五門.二十五目.一曰爲學門.目曰格致.曰存省.曰謹愼.曰遷改.曰闢邪.二曰惇倫門.目曰君臣.曰父子.曰夫婦.曰兄弟.曰朋友.三曰致治門.目曰宰輔.曰諫諍.曰牧守.曰教化.曰武備.四曰教家門.目曰勤儉.曰學問.曰敦睦.曰仕宦.曰祭葬.五曰涉世門.目曰顚發.曰度量.曰謙忍.曰義命.曰應接.蓋致知格物.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俱包括其中矣.是歲刻女誡.女孝經.女論語成.其女論語.則即舊本而刪定之也.女誡.女孝經.如舊.

辛酉公六十六歲.

正月十八日.公少子荔彤應督學吳公科試.取中入學第七名.十二月公長子刑部貴州司郎中勷.代領上欽賜日講尙書解義到第.公設香案.望闕叩頭.祗受訖.具本恭謝.疏云.竊念臣才識迂疏.學問淺薄.不過粗通章句而已.若尙書二帝三王之大道.敬天勤民之極則.何能窺測一二.蒙皇上不忘故舊.念及犬馬.曾賜日講四書解義一部.發四子之心傳.繼千聖之統緒.臣朝夕講解.愚蒙之心.日以開豁.茲又蒙御賜日講尙書解義.臣展卷跪誦.大義昭然.虞夏商周四代之心法治法.燦然紙上.皇上括之以敬誠中.而危微精一之旨.平章協和之化.媲堯舜而軼湯武者.其志勤道遠.其見於御製一序中矣.臣雖跧伏草野.讀皇上所賜之書.如侍宸扆之側.繹皇上所製之序.如聆咨儆之音.臣何幸邀此曠典.受此殊恩.得聞所未聞.以不虛此生也.行見聖子神孫.奉以爲保邦致治之寶鑑.官紳士庶.守以爲亮工熙績之洪謨.社稷垂無疆之休.歷服綿維新之慶矣.二月內皇后梓宮發行.是時在京諸公.多有勸公北上送葬者.公以己係告病之官.具疏陳明.非敢求安逸也.蓋大臣之義如此.四月內公少子荔彤歲貢入國雍.塾師李蹟如丁母艱.公仍自課督之.七月值公懸弧之辰.公長子郎中勷.以長安公卿大夫贈詩.裝屛寄至里.大學士高陽李坦園先生爲之序.辭曰.今上御極之二十年也.七月二十五日.是爲柏鄉閣老貞菴魏公懸弧之辰.先是歲在乙卯.公屆六袠大慶.時值奸渠竊發.聖天子奮揚神武.措除逆孽.所在用兵.烽燧相望.靡有甯息.四方來致賀者.公概峻卻之.弗與通.方今閩粵.江.楚.滇.黔.巴.蜀諸地.敉甯底定.海宇清晏.正生和樂.公長君比部郎勷.暨門下士之仕於朝者.謀所以爲公壽.而乞言於予.予與公隸籍畿輔鄰邑.遂都於鄗城.爲齒錯壤.則里居同.丙戌賦南宮.竊附公齒譜之末.則通籍同.嗣世祖章皇帝殊恩.擢置史館.淬勵晉秩.皇上眷注恩渥.供職綸扉.歷事有年.靡弗朝夕與俱.則受兩朝之殊遇同.予知公最深.親炙公亦最久.其何敢辭.予嘗讀歐陽修上范司諫書.謂宰相行其道.諫官行其言.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任天下之責.諫官雖卑.與宰相等.然自漢唐以來.相業之盛.首曹房杜.而下.惟宋仁英兩朝爲最著.其時如韓魏公琦.范文正公仲淹.富鄭公弼.杜祁公衍.歐陽文忠公修.文潞公彥博.相繼登朝.照耀史冊.間要其以諫官而登宰輔者.歐陽文忠一人而已.今屈指公在仕版.

由中秘居諫垣者十年。爲御史大夫者十年。由冢宰即入秉政府者七年。三十年中。不爲諫官。卽爲宰相。以一人之身。兼歷二者之任。而獨專且久。以展其嘉謨碩畫。燮理參贊之猷。歐陽以後。惟公一人而已。公自給諫以至司憲。剛正謇諤。知無不言。以肅班聯也。則有請舉覲朝之疏。以端士習也。則有孝經取士之疏。以恤民依也。則有拯救流亡。停止加派之疏。以裕國計也。則有覈核錢糧。敬陳理財之疏。以飭武備也。則有軍政非宜。敬陳用兵大勢之疏。以表忠烈也。則有褒錄幽忠殉難。非同一例之疏。至若條議八策。敷陳五困。於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剴切敷奏。殆與魏文貞之十思十漸相上下者。上於是有才猷敏練之旨。畀公以銓衡重任。不踰年而特簡中台矣。公勳贊廟謨。平章國事。爲朝廷計位桑。爲閭閻紓疾苦。往往有人所不及知。不及見者。每於退食之暇。自經史子集。濂洛關閩。百家衆說。陰陽兵律。山經地志之書。無不肆力研究。以佐經邦論道之資。且上方倚公爲股肱心膂。不可一日離左右。而公屢疏乞休。情詞懇摯。特奉恩綸。予告歸里。一時公卿大夫。設供帳祖道都門外。京師之能詩者。舉爲咏歌以張大其事。比之漢疏廣受。尤爲過之。公之遭遇榮矣哉。歸則杜門掃軌。窮幽探賾。凡所著述。如知統論性約言。讀書希賢諸錄。以及經世惺心諸編。淸覽湖涸欣賞兼濟堂諸集。汗牛充棟。直與身等。若公者。出則爲國家之碩輔。處則爲作述之大儒。業藏名山。而功垂竹帛。可謂今古之偉人已。歐陽集中所載奏疏劄子。動輒數千言。拳拳忠懇。其他著作。類皆原本六藝。爲有宋一代文章之冠。試以公頡頏其間。幾幾乎鼎列而脇次者。若其尋墜闡微。旁搜遠紹。毅然以斯道自任。恐文忠公亦未之及也。昔富鄭公以致政家居。文潞公以太尉留守西都。與王中丞拱辰、席司封汝言、司馬文正公光、等共十三人爲耆英會。圖畫其像以爲樂。是時文正公年最少。亦已六十餘矣。予雖不敢以文正自況。然視公固兄事者也。異日者。邀聖天子光天化日之恩。優游林壑。從公于鹿脒石几川雲巘月之間。亦如香山洛社故事。講德論道。歌咏太平。更欲乞公以熊經鳥伸之術。逍遙物外。以頤養天年。公其能許我否耶。遂不辭而爲之序。是秋有閒吟七言絕句云。參禪煉氣皆多事。只是還他一太虛。晏坐不知秋欲老。星移斗轉月明初。又云。穩臥鄭南月掛村。困無稽首篋無銀。五經珍襲時披誦。此寶眞堪遺子孫。又云。心卽性兮性卽神。此眞之外更無眞。若云無惡並無善。一點良知更何因。（王陽明云無善無惡良知非善惡何）又云、天道原來是自然。渾淪四七度周天。五星日月皆東轉。如此光陰成歲年。冬。請庠生張靖臣、爲蕊彤講易經。十月。永年工部尚書翼公諱如錫。及公婿翼棟來與公次女行納徵親迎禮。

壬戌公六十七歲。

四月。張西山先生、自山左遣人來求文集序。公作而寄之。西山者、京師人。橫渠張子之後。著作甚富。得濂洛關閩之傳。與公契。故爲序之。公長子勛。陞江西建昌府知府。八月。又輯剛希聖錄。九月。爲蕊彤娶婦於保定于氏。

癸亥公六十八歲。

正月。公爲少子蕊彤講孝經。點四書集註。張闇老直解。閱韓選墨卷。訂正魏氏世德家傳錄。及衛山公、





樂吾公、乾仲公、拙菴公、文集。未刻者皆刻之。補刻嶼舫近草。秋。點定諸理齋通鑑纂要。閱朱文公集完。十月。送柏鄉知縣邵公嗣堯歸里。邵庚戌之役。公所拔士也。以清直故不合於時。嘗題贊公小像云。可舒則舒。可卷則卷。既直而剛。不爲懦輭。正色立朝。百僚斯勉。膏澤及民。匪躬蹇蹇。黃閣宣猷。閑邪陳善。我后之德。讚於二典。有言曉曉。盧公以辨。勇退急流。淘沙以揀。左圖右史。爲文日演。經飽其腹。史取其樹。文富范韓。勵草鄰煇。夫豈樂私。公論不舛。公像儼然。公心如洗。願學魯鄒。敬從是遣。古聖之蘊。公闡其鍵。是冬批評易經存疑完。

甲子公六十九歲。

正月。公兄鹽運使覺甫公病故。公哭之慟。未幾。南宮杜子靜之訃至。杜諱鎮、公之友也。公之友無幾。孫徵君、孫北海、魏環溪、申鳧盟、楊猶龍、魏蓮陸、郝雪海、至是而零落殆盡矣。公作詩輓之。六月。上諭開列原籍德望大臣起用。部臣首以公名入。爲某所阻。不果行。秋七月十九日。蔡淑人卒。公次子嘉年生母也。冬。公爲少子蕊彤選定時藝。仍朝夕講論。常至子夜不倦。偶病自書遺疏稿。付蕊彤收藏。云後日卽以此疏封寄。其生死了然如此。

乙丑公七十歲。

春正月。公四女出適眞定梁氏。婿名允莊。蒼巖相國之胞弟子也。二月。公姪男中進士。五月。選庶吉士。上臨軒親點。唱名及公姪。上垂詢公起居甚詳。因顧宛平相國曰。此人是其胞姪乎。對曰、乃其胞弟溫州同知爵懿之子也。遂蒙恩選入中秘焉。其年上賜易經日講解義。公具疏謝。夏。公偶行觸傷齒。復傷暑熱。齒齦甚劇。延醫治之。痊愈。然精神稍減往昔矣。七月。長子勛以慈母例自建昌奔喪恭人喪。歸撫江西巡撫安公世鼎、兼諸司道祝壽屏至。長安門生徐公乾學、孫公在豐、嚴公我斯、李公振裕、王公掞、等。亦製屏祝公七袠壽。王宛平、宋長洲、梁眞定、吳漢陽、徐崑山、李合肥、陳澤州、諸相國、杜秀水、董平原、諸公。俱有詩遙祝。備極一時之盛。公皆以楮翰答謝。是冬常在內室靜處。屏絕外事。語人曰。人生七十古來稀。況已位列台鼎。逍遙林下。著書自娛。尙何分外之求哉。

丙寅公七十一歲。

元旦自書一聯云。烏頭宰相。歸林下十有六年。常思乾乾翼翼。白髮書生。壽躋七十一歲。猶忘戰戰兢兢。蓋公天心澄澈。生死勘破。故自書付子臨終之言於柱。以驗其學力到處。惜乎人未之覺也。初二日。賀公婿母周恭人節。公七叔潮州太守諱槐。號元𩓐也。備敍古來賢臣年壽之期。云舉皆不過七十。蓋亦自況之意耳。人日。果病吐血。昏眩移刻方蘇。公平日精神健旺。以七旬之年。耳目未少蔽暗。燈下讀書。常至夜分。爲子弟諸生講解書義。或批閱藝文。猶筆疾書。日下十行。少年人所不及。因齒齦之後。庸醫誤投苦寒之劑。致敗血停滯於內。初八日復昏眩少刻。醫家仍認爲痰火。投以梨藕之汁。病愈深矣。二月。公病少痊。然神氣不能平復。病中猶常呼子弟至榻前。朗誦諸書以自娛樂。其天性好學。至老不倦也。四月初五日。公病大作。至初九日丑時。正襟危坐而逝。遺命刻楊公椒山弔武侯詩於墓石。其

詩云、定軍山下路。丞相有孤墳。故國空流水。荒阡足暮雲。君才自十倍。天意竟三分。行客年年過。霑巾不可聞。蓋念武侯王佐奇才。下視管樂。且佩其鞠躬盡瘁之言。而以之自命也。長子勤尊卽繕錄公前爲遺疏入告。繼而撫臣于成龍。復有關臣病故一疏。奉旨給與應得卹典。禮臣復疏准與祭葬。先是公立朝時。什無意中開罪於某。及公病危疏入。上問及公品行。某以非言加之。並欲奪公卹典。賴學士徐公乾學力爭。得旨依禮臣議。而議謚之典。竟阻撓留中矣。於丁卯之二月十二日。欽差井陘署道周濂祭於里第。於己巳之四月初三日。葬公於城南路村。卽聖德村之新阡。徐公乾學誌其墓。銘曰。從益必大。始賞天啓。參國趙魏。蕃昌施祉。尚平鄭國。頊復其始。緜延絕崇。篤生夫子。翊我興運。官用儒起。道宏曾傳。匡輔變理。移病致仕。弗俟年齒。是終論四。循徉閭里。急流勇退。自贊云爾。稽古典學。著厥統紀。海考彌性。閒予仰止。亦志兩封。銘竊奚委。宅兆定塋。國安歸體。利其後人。緜福百祀、冢學張公士甄篆額。相國李公天馥書丹。先卒之韓袁側葬諸夫人並會葬焉。趙墓表者。狀元少宗伯嚴公我斯也。葬後二年辛未。鄉里紳衿士庶。公舉公德行學問學業經濟。請爲配食聖廟。崇撫臣郭公世隆批云。原任大學士魏公。德業文章。本部院夙既佩服。准卽當主。擇吉入祠。復崇學臣顧公藻批曰。若得已故大學士。魏禮部尚書魏公諱裔介河嶽鍾靈。珪璋協瑞。早歸蘭蔡。學貫天人。晚蓄風池。功多啓沃。當廷陳奏。不畏崇政說誉。披肇成文。彙似午橋相國。帝方資乎補袞。人盡仰其縣車。綠野平泉。杜門卻掃。闕銘洛傳。卿恩綸。碑允爲理學醇儒。豈特邦家元老。乃蒙祭賜葬。已邀殊恩於九天。加豆加籩。未永明禋於千祀。宜從公禮。崇祀二丁。遂於是年八月初一日迎主入祠。致祭祀。經事者、守道郎公國堯。巡道許公兆麟。署井陘道眞定府知府馬公世恩。趙州知州魏縣、柏鄉知縣陸賓也。各有批詞。載鄉賢錄中。是冬奉旨修三朝國史。徵取公所著書。遂將公詩文奏疏存稿。並咨送部院。載入國史。永垂不朽云。

顏習齋先生年譜

李塨 纂
王源 訂

## 凡例

一、顏先生年譜。甲辰三月以前。本之先生追錄稿及塨所傳聞。以後皆採先生日記。然日記共七十餘帙。嘉言卓行。不可勝收。又塨守先生省祓讀覽之戒。每歲日記。不下七八十葉。塨修年譜。起乙酉六月二十有五日。訖八月十有二日。除應他事外。一日務完一歲。則其涉獵而錄出者。略亦甚矣。故每言如有再為修譜者。將其日記節錄。尚可得五六編。編各不同。皆可傳世。亦一快也。

一、二帝三王之道。至孔子而集其成。然秦火以後。興衰剝然一分。漢唐之士。抱殘守缺。宋明之士。偏襲僭竊。而聖道幾委于地矣。先生崛起而尋墜緒。全體大用。煥然重明。天心世道。所關非渺。有志者詳論之。可以興矣。

一、孔子不可得而見矣。然予以為孔子生知安行。如毋論鄉黨所載。人咸尚疑高遠。以為非中材可以步趨。先生年譜。日日改過。時時省身。雖愚柔觀之。亦不可托言自諉也。誠為後人作聖模範。且講道透快。剖陳世故。剴切修己治人之方。皆具於是。

一、先生平居教學。每歎先儒伐異黨同。蠱學誤世。一次河北諸儒為孫徵君祝壽。王五公先生代先生作一詩。後先生以書規曰。祝徵君。諛意也。但某不知而代為吟詠。則非立誠之道矣。其嚴如此。故今體先生。功過並錄。一字不為假飾。以守先生之教也。王崑繩規我曰。詞體非述尊者體。可易而婉之。予曰謹受教。然終無曲隱者。





一、先生交遊論定者。各附小傳。或謂先生年譜。不宜傳他人。然先生會友輔仁之學。見於是焉。故留賢勿削。

一、是編成。王子崑繩訂之。實裨不淺。然終愧識淺學簿。不足寫狀先生。或再有賜訂者。尚乞無吝金玉。

丁亥七月李塨識

#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上

清　李塨纂　王源訂

明崇禎八年乙亥三月十一日卯時。先生生。

先生姓顏。諱元。字渾然。號習齋。父諱昶。博野縣北楊村人。蠡縣劉村朱翁九祚養為子。遂姓朱。為蠡人。媼王氏孕先生十有四月。鄉人望其宅有氣如麟。忽如鳳。遂産先生。啼聲甚高。七日能翻身。適園整井。因乳名曰園兒。　數月後。母瘡損一乳。乳缺。朱媼抱乞鄰媼。不得。則與朱翁嚼棗肉胡麻薄餅食之。　先生頂圓。後一凹。髮少年甚長。晚歲尺許。面方腴。少紅白色。晚蒼赤黯白。顴微峙。準方正而鉅。孔有毛。睛黑白分。中年病目上瞼。左目遂眇。然卒視之若目睛如故者。左眉下瘢痕。如橫小棗核。眉晚出毫三五。耳有輪郭珠垂。額豐博橫有紋。天庭一凹大指頂。口方正。有髭。豐下。鬚約四寸。左右皆五六株。兩輔各一志。生毫二寸餘。身五尺許。白手紋生字。掌紅潤。舌有文曰中。足蝍翅文甚密。其言中行潔之象乎。　朱翁號盛軒。有才智。少為吏。得上官寵。滄桑變。偕衆守蠡城。及劉村有功。娶劉氏無出。　父昶。形貌豐厚。性朴誠。膂力過人。愛與人較跌。善植橫。

丙子二歲。

丁丑三歲。

戊寅四歲。

冬。畿內警。兵至蠡。先生父不安於朱。遂隨去關東。時年二十有二。自此音耗絕。

己卯五歲。

朱翁為兵備道衙中官。移居入蠡城。

庚辰六歲。

崇禎十三年。歲凶。人相食。　朱翁納側室楊氏。

辛巳七歲。

朱翁為先生訂張氏女為室。女長先生一歲。博野王家莊李芳潤女。因亂棄野。蠡人張宏文收為女。至是宏文為道標巡捕官。故聯姻。

壬午八歲。

就外傅吳洞雲學。洞雲名持明。能騎射劍戟。慨明季國事日非。潛心百戰神機。參以己意。條類攻戰守事宜二帙。時不能用。以醫隱。又長術數。多奇中。蓋先生之學。自蒙養時即不同也。

癸未九歲。

朱翁時以錢給先生。令買餅餌。先生俱易筆。

甲申十歲。

三月。賊李自成陷京師。烈皇帝殉社稷。五月。大清兵入。是為順治元年。先生嘗言曾藏崇禎晉巾二頂。明之服色也。

乙酉十一歲。

始學時文。　朱翁側室楊氏生子晃。

丙戌十二歲。

吳師洞雲納婢生子。妻乘之擲下。先生運血胞抱至家。告朱媪劉乳之。吳妻怒搖其婢。婢逃。復追之朱家。匿之。乃緩頰洞雲夫妻。卒還養子。遂成立。然終以吳妻怨怒不得從吳遊矣。　母王氏改適。

丁亥十三歲。

蠡生員蔣爾恂。閻戶部主事蔣範化子也。以眾入城。殺知縣孔養秀。稱大明中興元年。朱翁挾先生辟之博野。劉恂東略河間。眾敗遁去。乃還里。　從庠生賈金玉學。

戊子十四歲。

看寇氏丹法。遂學運氣術。　見斥奸書。知魏閹之禍。忿然累日夜。恨不手刃之。

己丑十五歲。

娶妻不近。學仙也。

庚寅十六歲。

知仙不可學。乃諧琴瑟。遂耽內。又有比匪之傷。習染輕薄。　朱翁為先生謀賄入庠。先生哭不食曰。寧





為真白丁。不作假秀才。乃止。縣試。策問弭盜安民。先生對。略曰。淫邪惰肆。身之盜也。五官百骸。身之民也。弭之者在心君。心主靜正。則淫邪惰肆不作。而四體自寧和矣。亂臣賊子。國之盜也。士農工賈。國之民也。弭之者在皇極。皇建其極。則亂賊熄息。而兩間熙皞矣。縣宰孫明明大奇之。武四書文亦異。迎見如上賓。騎過輒下。　朱媪之母王氏患瘍。先生日為拭血穢不倦。後卒。祭其墓者二十年。

辛卯十七歲。

浮薄酣歌如故。　冬。會友夜讀書。二三過輒不忘。

壬辰十八歲。

習染猶故也。然无外欲。雖邪媚來誘。輒峻拒之。

癸巳十九歲。

從賈端惠先生學。習染頓洗。而朱翁以訟遁。先生被繫訊。作文倍佳。端惠嘆曰。是子患難不能亂。豈凡人乎。一日役繫之行。過妓揖不顧。役曰。此而歡所艷者。查求之解。先生笑不答。大書其前室曰養浩堂。未幾入庠。韓邦良訟解。因思父。悲不自勝。　端惠名珍。字聯什。蠡庠生。幼有文名。長非忿厭。蠡城紛囂。棲西北野。從而居者廿家。因名廿家莊。攝邑篆劉公請見不往。縣扁餽儀以致之。亦不往。及釋任去。乃往謝。一鄉抽廠有訟。擬包苴曰。助汝買文學媚也。侍巢變字來即免。端惠笑曰。必令媚有進。寧貸之財耳。宇不可得也。禁及門結社酣歌及子弟私通饋遺。先生遵其教。故力改前非。及卒。先生為持心喪



五月。私謚曰端惠先生。

甲午二十歲。

訟後家落。告朱翁曰。昨費招釐樗令從之興品。不從媒禍。且貧不能揖城費。不如旋鄉居。翁遂返鄉。以年邁。自耕養育之。先生。先生身任之。耕田灌園。勞苦淬礪。初食薯稀。如糠粃。後甘之。體益豐。見者不以為貧也。與鄉人朱參兩彭恆齋趙太若散逸翁父子友。　參兩名濱。繡諸士也。恆齋名士奇。頗有學。先生嘗與究天象地理及兵略。初負節高尚。後披猖。以拔貢。康熙四年授長洲令。嚴禁婦女游虎邱。欲有為。終以繁劇失官卒。　太若少學問。蠡直。先生每謂其能攻己過也。而友之。　散逸翁姓彭。名之炳。能詩字。善飲。為非老學子通亦如之。更工畫。雖極貧困。夷然無吝也。炳弟之燦。甲申後棄家出。衲遊蘇門。至順治戊戌。謂孫徵君高齋譽曰。吾不願生矣。遂坐餓死於百泉之嘯臺。

乙未二十一歲。

鬬通鑑。忘寢食。遂棄舉業。雖入文社。應歲試。取悅老親而已。

丙申二十二歲。

元日望東北四拜父。大興僧作傷東賦。　以貧為養老計。學醫。

丁酉二十三歲。

見七家兵書悅之。遂學兵法。究戰守機宜。嘗徹夜不寐。技擊亦學焉。源按宋儒不知兵。以備選之才。一

歸兵法。即爲荊公所斥。其弱於遼夏。辱於金元。不亦宜乎。先生初學未幾。即學兵法。此所以遠邁宋儒。直追三代經世之學也。

戊戌二十四歲。

始館家塾。教子弟。王之佐彭好古朱體三從遊。名其齋曰思古。自號思古人。謂治不法三代。終苟道也。學井田封建學校鄉舉里選田賦陣法。作王道論。後更名存治篇。好古父通號鑒教。以往來孫徵君刁文孝祠也。時作道學辟。先生聞之。乃出薛文清王文成蔡文莊指要及陸王要語。復書孫刁行蹟。先生深喜陸王。手抄要語一冊。　漸爲人治疾。

己亥二十五歲。

三月初六日。將之易州應試。生子名之曰赴考。　抵易。訪王五修於山齋。訂交。五修名之徵。保定新安人。孫徵君高足。安貧志道。自號吟樂子。　作大盒歌。略曰。盒誠大兮賦大食。大盒中兮生意多。此中蘊藏盤古味。此中翻覆叔季波。興亡多少藏盒內。高山拍掌士幾何。此處就有開阤劍。出脫塵外我婆娑。小盒歌。略曰。盒誠小兮賦小小。小盒生意亦不少。箇中綿綿萬年衣。就裏佳餚千古飽。如何嫌定無失都。如持盈御朽索。忽而千里向誰覓。返而求之惟孔老。歎將孔聖便是吾。更何乾坤不願綽。嗚呼失不知哭。得乃知笑。

庚子二十六歲。

得性理大全讀之。知周程張朱學旨。屹然以道自任。期於主敬存誠。雖躬稼胼胝。必乘閒靜坐。人羣歎笑之不恤也。　一日朱翁怒不食。三請不赴。大懼。辟席待罪。又祗請。呵曰。汝棄身家耶。蓋聞人議先生不應秋試也。謝曰。即赴科考。遂入京。　寓白塔寺栻園。有僧無退者大言曰。念經化緣僧。猶汝教免帖貪財秀才。參禪悟道僧。猶汝教中舉會試秀才。先生曰不然。吾教中中舉會試秀才。正是汝教念經化緣和尚。吾教自有存心養性秀才。僧又侈談佛道。先生曰。只一件不好。僧問之。曰可恨不許有一婦人。僧驚曰。有一婦人。更講何道。先生曰。無一婦人。更講何道。當日釋迦之父。有一婦人生釋迦。才有汝教。無退之父。有一婦人生無退。今日才與我有此一講。若釋迦父與無退父。無一婦人。非釋迦無退無之矣。今世又烏得佛教。白塔寺上又焉得此一講乎。僧默然頫首。踰日復來。先生迎謂之曰。無退參禪悟道。還曰何輕出禪關也。曰僧之剃髮師。即生父母。參禪師。即受業師。今偶來寺和尚某。剃髮師也。將歸西矣。貧無葬具。方募錢串耳。先生曰。吾知汝不募緣久矣。今乃爲即生父母破戒。非即孝親之萌乎。曰然。僧紹興人。因詰之曰。紹興有父母否。曰無。有墓否。曰有。孰拜婦乎。曰有兄。先生曰。即生父母尚多一印字。遂破戒以盡孝。其父母宜何如。乃舍其墓於數千里外而不省。舍汝兄於數千里外而不弟。此際不當一思歟。僧俯首泣下。長歎曰。至此奈何。曰未晚也。足下年方富。返而孝弟何難。先生行後。無退南歸。　復教於西五夫村。徐之孫爭從遊。

辛丑二十七歲。





先生益勤農圃。夜讀書史。至夜分不忍舍。又嘗勞傷。二念交爭久之。肯先吹燭。乃釋卷。　祁州刁非有以母喪託彭好古求詩。先生因而出問學。俱有答書。入祁拜謁。得其所輯斯文正統。歸立道統龕。正位伏羲至周孔。配位顏曾思孟。周程程張邵朱。外及先儒廣然。　非有名包。祁州人。舉天啟丁卯鄉試。嘗曰。作時文不作古文者。文不文。作時人不作古人者。人不人。甲申聞變。設烈皇帝主於所居之順積樓。斬衰朝夕哭臨。闖命校趣七書拒之。與友雖議不仕。孝母。研程朱學。蔚州魏敏果公象樞薦之。月證日記求正。所居立斐友社。刻留拜。及卒。江南高彙旃等公呈當道入主東林道南祠。五公山人私諡曰文孝。

壬寅二十八歲。

時爲康熙元年。與郭敬公汪魁楚等十五人。結文社。立社儀。至日夙集。社長焚香。同拜孔子。西起分班。長東幼西。北上再拜。遂列坐。各據所聞。勸善規過。或商質經史。訖乃拈題爲文。先生皆言敬公端侍不而折過。遵學嘗總撰一小封規失。敬公持文好步思。先生或對衆有微詞。輒遜謝曰。斷無伐善。先生深投好。爲子赴考聘其次女。敬公名端。其爲庠生。　通州任熙宇聞先生名。寄書言道不外飲食男女。錄事接物之間。惟在變化氣質。力行不倦。先生答書云。君抱濟世之才。兼慕孔孟之道。以其長刀筆也。熙宇又書至曰。凡學人失實。即已身離道。僕之就下。輕經以爲曹。即道丈須臾之離道。先生展書。悚然感佩。每向人道之。後復書至。規先生進銳恐退速。

癸卯二十九歲。

朱翁及側室楊子晃。與先生日有閒言。先生不知其父非朱氏子。第以爲翁溺少子耳。奉翁命與宋鳳劉別居東舍。翁以南王滑村民田讓晃。劉病劇。先生禱神。求假壽。跪伏昏仆。忽聞空中聲若大遊者六。病頓瘳。日之西舍。事翁如常。　作文社規。勉會友共力聖道。　作求源歌示門人。略曰。六經註腳陸非誇。只須一點是吾家。廿史作錄經作樣。敬枯禪勿開歌。去肘沙壤又肘泥。淡淡試面舍在茲。既出萬頃均沾足。漁盈污塵如洗屁。小子勿驚言太遠。試爲闢溝負一春。辛未年後。先生追錄之。識曰。此與大小盒歌。乃予參雜於朱陸時所作也。幾許麤偽幾許幻妄。周程所謂孔顏樂處。陸王所謂先立其大。致良知。與釋氏之洞照萬象。自謂極樂世界者。想皆以此也。一追憶之。堪羞堪懼。使當日而即死也。豈不爲兩間妄誕之鬼哉。堯舜周孔。自有正途。錄之以爲同病者醒。而彼三途者亦不得以此誤人矣。　聞王法乾焚帖括。讀經。投佛像於井。居必衣冠。事家衆如賓。拜祖祠。父母。相其生母拜婦母。人曰瘋。先生曰。士皆如此瘋。儒道幸矣。馳書獎之。後又聞法乾自稱真武化身。曰此則無輔而瘋矣。乃先遣信。十二月齋戒三日。廿六日往拜之。　王子法乾、名養粹、蠡之北泗人。少狂放。十六歲入定州衛庠。嘗以文事從先孝慈於舍。孝慈語以道。迄年十九。猶然曰。不作聖。非人也。遂取所讀八股焚之。誦五經。依朱文公家禮行禮。先生聞之納交。爲日記。十日一會。考功過。及後。先生倡周孔正學。王子終守程朱。後亦移其說曰。程朱固一家學問耳。每會。二人規過辨學。聲色皆厲。如臨子弟。少頃。和敬依然。大約先生規王子

寤嘆而王子規先生以流雄霸也。初王子志學力於行智禮智射智舞，退食輒令門人站班，高聲歌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子竦起拱聽，乃退。已遭遣妻子，虔心頗冷，因嗜酒毒至賣，孔學亦佳。有釜於中人，先生力攻之，數年乃出。生平以明理爲學，自慊爲驗，於非道事，非道人，敝視靜坐，不屑一睇也。或盜其柴，曰：吾欲周之，非盜也。棋敗病人以告，曰：不我竊，當誰竊者。遺貶絕炊，忻然曰：今乃得行之釜也。嚐宗人不勸比，皆力操作矣。一歲死，曰：吾每念命蹇，中或蹤天乃蹤殺而不甑中，幸也。其善處拂逆類如此。

甲辰三十歲。

正月四日王法乾來答拜，約十日一會。會日焚香拜孔子四，乃主東客西再拜，主人正客座，客一拱，主人下同客拱，客爲主人亦然，乃就坐，質學行，勸善規過。三月與王法乾爲日記，先生序之曰：月之十七日，法乾王子謂予曰：過者易言，意日記所言是非多少，相見質之，則不得易且多矣。予曰：豈惟言哉，心之所思，身之所行，俱逐日逐時記之，心自不得一時放，身自不得一時閒，會日彼此交質，功可以勉，過可以懲。王子喜，於是爲日記。　四月行家禮，朔望謁祠，拜先祠四，拜祖父母四，東向拜父四，元旦冬至則六拜，拜先聖孔子四，拜炎帝黃帝四，以行醫也。日黃起，揖先聖室，揖祖室，祖母室，昏定晨省，出告反面，揖經宿再拜，五日以往四拜，院亦自揖，有事乃以儀倘，朔望則禮濯園鋪賢，暇則靜坐。五月定每日朔揖室，令妻掃院，晨昏安祖枕衾，取送溺器，冬炙衣夏扇，進祖食必親，必敬，妻供祖母枕衾飲食，然日不去衣冠，讀書必端坐如古人，而命朔望前一日齋戒勉力焉。　十五日起甚早，行禮畢，靜坐觀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變和適，修齊治平，都在這裏。源按宋儒靜坐與二氏何殊，先生當日原滋此學，後乃能脫去，嘗曰：直追孔孟正傳，豈不異哉。　柳下坐記曰：思古人引僕扶段，拔棉補襪，麥里左僕傒，獨坐柳下，仰目青天，和風冷然，白雲聚散，朗吟程子雲淡風輕之句，不覺心泰神怡，覆空被厚者天地與我外更無一物。事微閑瞬觀之，濃葉蔽日，如綠羅聚寶珠，精光隱露，蒼蠅鶯飛，附其聲不見其形，如詩廣廷聽九韶奏也。胸中空焉洞焉，莫可狀喻，孔子疏水曲肱，顏子簞瓢陋巷，不知作何心景，今日彼庶幾矣，所恤學力未純，一息不敬，即一息不仁，一息不仁，即一息不如聖，不如天，以當前即是者，如隔萬重矣。吾心本體豈易見也哉，雖然亦可瞬時至焉矣，一時之天與一日一月一歲之天，有以異乎，審克復之功，如天之於穆不已，豈不常如此時哉。幸未復自縱而論之曰：昇月被棉，麥貧且勞矣，猶能自娛，不謂之窮措大欲長不可，然即生許多妄想，爲如許大官，寄論宋儒之學，如吹豬膀胱，以吵小爲虛大，追溯之，自牿自勉也，遂以爲此頑悅也，而宋儒謂以爲吾心之仁體，聖學之誠敬，所謂主一無適邇蓋滅明者，皆此也。是指鹿爲馬矣，存養遂歧於異端矣，豈祇虛大哉。　約王法乾訪孫徵君，以畢不果。徵君名奇逢，號鍾元，容城人，成童即交定興鹿忠節公善繼，道義氣節，共淬勵，十七歲舉鄉試，居延庭於燕，時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爲魏璫所陷下獄，徵君與鹿忠節公父正，張果中，藏匿其子弟，醵金謀完贓，時稱三烈士。鼎革後，移居輝縣之夏峯，鹿忠節公夙與徵君講學宗姚江，及後徵君過東昌，





訪張司空鳳翔，鳳翔主陸庵，徵君遂著論調和朱王，而接人與易，道益甚成，兼以氣宜薄鼎天下，故從遊者甚衆。明清間，徵聘者累次皆不就，天下稱之曰孫徵君云。　六月與王法乾歸禮輔鹽對迎送酒注，作勺詩舞節，按勺詩舞節，塨從學時，先生以儀節末節亡，北家端後輔勺歌舞儀具小學稽業。　時往隨東村習禮，母夜聞風雷必起坐食必祭。　閏六月朔望，偕妻行禮已，而夫妻行禮，身南面起拜再，妻北面不起拜四。　八月九日欲視非禮，忽醒遂止。　往耕田行甚敬，日無嗚嗚與。　二十二日妻不敬，愧無刑于之道，自罰跪，朱媼命起，妻亦悔過乃起。　自撫過易怒多言。　九月三日晚坐側，起即正坐，又踝履行，起即納。　定日功，省過非事缺讀書，勿缺靜坐，與抄家禮，並靜坐爲存養之要，家禮爲躬行之急也。　朱翁疾，禱於醫神先祠，自此時病，藥餌服食，竭力將以敬。　同王法乾訪五公山人門學。五公山人王姓，諱餘佑，字介祺，保定新城人，父行昆弟皆官於明，少有才，學長念明季多故，乃講孫吳書，散萬金產，結士甲申，闖寇攻京師，遂從父兄餘厚餘恪，略餘嚴餘，縣馬于等起兵，討賊，破雄縣、新城、容城，賊其僞官，已而賊敗，清師入衆，散隱居五公山，雙峯每登峯頂慷慨悲歌，泣數行下，益博讀書，尤邃於韜鈐，嘗集廿一史兵略，爲此書十卷，曰兵行先知所向，曰兵進必有奇道，曰進以決戰爲先，曰出奇設伏，曰招降，曰攻取，必於要害，曰攻守必審形勢，曰立制，在有規模，曰兵聚必資屯田，曰克敵在無欲速，又著通鑑獨觀，工詩字，豪氣澹風，見者傾倒。　入蠡城晤張鵬舉文升，與論道嗚勉以實修於內，勿偏發露。　內子歸寧，返途失銀花，問曰：反面禮行否。朱媼云：失銀花不懌，何行。曰：失銀花小，學禮廢大，得失當何如命行之。　書范益謙七不言及正蒙數語於記壁。一不言朝廷利害邊報差除，二不言州縣官員長短得失，三不言衆人所作過惡，四不言仕進官職趨時附勢，五不言財利多少厭貧求富，六不言淫媟戲慢女色，七不言求覓人物干索酒食。正蒙云：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退省窮蠅存爽濟爲功，近講禍存不講省察，故多過。　十一月四日，獻棉之五夫市，騎至朱祖盡恐下不能上，不下心則不安，下步至五夫，乃知凡事心安勝於身安。　十三日子赴考，度聯備甚，猶強啟祖母及妻去，甚不及下，驗者以日易月，服十二日，素衣冠，革履，庭常功俱廢，惟畢親儀不廢。　十四日，舅告以文，略曰：自汝之稍有知也，不習人不與羣兒鬥，吾表弟三祇時與兒鬥，輒引曰無然，恐長者嗔，自汝能執箸也，遇我之食，輒精者麯白者以奉祖，祖母我夫妻食其粗糲，汝弦亦當同老食，汝每撫取報熟祖母，強以分，輒辭曰：奶老矣，當食此，自爾能舉止記憶也，每晨午假後至我前，正面肅揖，側立敬名，歡歌三遍，歸字三四句，乃與我羣卒唱和，歌三終，又肅揖始退，汝所欲爲者，我吾即止，所不願爲者，顧吾即起，入人之家，玩好不取，餅果之賜，辭而不受，遺吾不德，與叔與產少汝者，寸帛知私，汝無分毫爲吾累，未病一二日，猶同三祇行禮於祖，又至東院拜祖母，且笑三祇不揖而叩，倣輒躬伏，與以示之，輒以六歲之身，於曾祖父母稱孝孫，於父母稱順子，嗚呼慟哉。二十五日復常功。　往北洞會塗風寒射而側跨驢上，忽醒曰：豈可因寒邪其身哉，止之。　以明歲元旦祭先聖先盟二十一日戒，廿八日齋。朱媼畢先生內子亦致齋三日。

乙巳三十一歲。

元日。皆一歲常儀功於日記首。常儀常功。逐年酌定詳後。又皆日記額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每月朔日書云。操存涵養省察。務相濟如環。遷善改過。必剛而速。勿片刻躊躇。二月九日。訪婦父問學先生。謁墓先君子。此後入蠡縣。償訥先子。先子返鄉曾家墓。途去先生居伊邇。不往報也。先生同王法乾易直先生聽先子入會。先子不往。復法乾書曰。有道之士。文章皆秋實。浮狂之士。詞翰亦春華。今足下與易直李本朱字結道義交。以文會友。以友輔仁。然知學問將大進矣。氣質將大發矣。英浮者其將御雖乎。強者其將自然乎。圭角者其將沈潛乎。然於二賢之好學。因而思顏子之好學。何其至時後世莫有及也。新以異於人者何哉。子曰。不遷怒。不貳過。又曰。回也如愚。成其所難及者。即在如愚乎。曰如愚。不惟不見圭角。亦聰明容知之迹不露也。即實學之付子。追而思之。亦惟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曾子之得於顏子深哉。承邀入會。則愚不能。一居家多故。二騎乘不便。三資斧學淺。無能為役。謹辭。又復先生問學書曰。承下詢。無可言。必妄言之。嘗竊觀浪獲。蛛至如愚光景。則莫妻不露。浮俗全銷。至此效孔子之無言可。半言可。即終日言。有何不可。故孔子於時然後言。不徒為公叔文子信也。至涵養之功。務以敬篤而已。又復書略曰。人之相知。貴相知心。或易直至塞家。不能相候。誠當往貴府。不克必往。此中有情理可諒也。祈如君子之汪汪。源按。李先生諱明性。字洞初。號晦夫。蠡縣人。明季諸生。事親孝。日雞鳴。趨堂下。四拜。然後升堂問安。親日五六食。必手饋。疾侍湯藥。衣不解帶。夜聞親輾轉。或痰嗽。則躡問苦若何。思何飲食。比三月如一日。妻馬氏。亦篤孝。相之無違。親歿毀瘠。遵古禮三年。事兄如父。兄嘗怒而詈。舉履提其面。則愉恐柔色以請曰。弟罪也。兄覩為霽。氣得無慍乎。時年六十七矣。初崇禎末。天下大亂。先生方弱冠。與鄉人習射禦賊。挾利刃大弓長箭。騎生馬疾馳。同輩無敵者。甲申變後。慨然發憤。足跡不履市廛。念聖學以敬為要。顏其堂曰主一。慎獨功甚密。祭必齊。雖暑衣冠必整。力行古禮。讀書之暇。則然條香跌而談。晚年益好射。時時率弟子館侯比耦。目光箕張。審固無虛發。元旦設弧矢神位。置弓矢於傍。酹酒祝之曰。文武缺一。豈道乎。顏先生嘗謂生平父事者五人。刁文孝、張石卿、王五公、張公儀與先生也。及卒。率同人私謚之曰孝慤先生。作婦人常訓三章。諱田即存心於嬾步。夢自矢曰。臨財勿忘義。見義生可輕。一日耘。蘇下雜苗苴工細繁欲已。思昔言學耐煩。豈可任己便乎。遂耘至畢。靜坐息片時。耘終畦。王法乾將赴冀定。先生贈之言曰。千萬人中。須知有己。中正自持。千萬人中。不見有己。和平與物。又云。良賓佳郡。常思如與賢弟對。則少過。大凡人每如師友在前。可無大失。又曰。人有一分欲必心未化。即不能保不為伯鯀。有一分財色心未去。即不能保不為桀紂。有一分惡君父心。即不能保不為亂臣賊子。會友李貞吉述先君子候言及半止。先生詰曰。不曾言圭角太露乎。貞吉笑曰。言君能直規友。惜少一人直之。先生因乞言郭敬公徐益生規伐養。思人不論過惡大小。祇不認不改即終身其小人。更無變換。一日攜客至。行益心亦忙。忽思益行耳。心何必忙。乃益步而緩心。王法乾批日記曰。精嚴。所長也。似涉粗躁。言語明爽。所長也。似少





儲約。先生深納之。五月。增常儀。非親必柔聲下氣。六月。赴試易州。儀朔謁望拜朱翁媼。七月。訪張石卿問學。石卿曰。敬者德之聚。所聚者何。誠者自成。所成者何。事仁而已。仁須臟腑血肉聚也。學之至。蓋石卿名羅喆。保定府清苑人。甲申城守死難吏部主事張羅彥之弟也。於時棄諸生。講學以仁為主。對乞丐如賓。貧甚。非賢友之周不受也。一姪婦改醮。聘金皆入其母家。或尤其過廉。曰。吾何忍食亡姪之婦乎。卒後。祠一齋。遂陸立劉靜修等五賢祠。祔食焉。王介祺來談經濟。自覺為季。新理性情甚難定。每靜坐。以十節事自省。心無妄思歟。口無妄言歟。耳無妄聽歟。目無妄視歟。足無妄走歟。坐如尸歟。立如齊歟。事親愛而敬歟。居家和而有禮歟。啓蒙嚴而寬歟。與人平而正歟。對妻子如嚴賓歟。讀書如對聖賢歟。寫字趨正歟。與王法乾言。六藝惟樂無傳。御非急用。禮射書數宜學。若但窮經明理。恐成無用學究。塨按。此時正學已露端倪矣。蓋天啓之也。始教內子讀書。思敬則一身之氣皆上升。聖人以禮治天下。合乾坤共作一敬。自然淑氣上騰。位育可奏。其所謂篤恭而天下平歟。集曾子言行。有所感。思父母衍。思所為既已離俗。居以御木猶可容世。而浮燥殺厲。始於純物。終於殺身。可不畏哉。乃顧勿輕與人論理。勿輕責人過。非有志者勿與言學。勿露己長。十一月。晤先君子。先子言冬日可愛者再。先生曰。教我矣。十二月。往見石卿。石卿言性皆善。而有從全與偏不同。故曰相近。義理即寓於氣質。不可從未儒分為二。又言天者理而已。是濁語。極非。是訪呂文縣文輔。言四書朱註。有支離者。先生時宗程朱。曾不然之。問文輔天文。文輔名中。清苑人。習天文六壬數講經濟。

丙午三十二歲。

正月。定行見義則式。見災異民變則式。式者駢據較而起。在車湛箱而起。思日記纖過不遺。始為不自欺。雖闇室有疚不可記者。亦必書隱過二字。至若怒哀樂動吾心者。尤不可遺。二月。王法乾謂曰。李晦夫先生言吾子欠涵養。且偏僻。恐類王荊公。先生曰。某嘗謂如有用我者。可誅讒奉說而不可以宰政鄉師。亦自知耳。朱媼耳聵。先生歎曰。人子不早自盡。至此家欲柔聲下氣。豈可得乎。定日記龢時勘心。純在則○。純不在則×。在差勝則○中白多黑少。不在差多則黑多白少。相當則黑白均。三月。習紀效新書。四月。思學者自欺之患。在於以能言者為已得。靜坐心有所馳。目側勘閱。忽忘則又睜開。必是主一無適。毫毛間乃得不即不離之妙。塨按。以此為主一無適。乃外氏之涯據內視矣。為先儒謨乃爾。不謂一轉而即悟也。五月。益日功。以訒言為要。七月。侍朱翁坐。交股。覺即惕之。入京秋試。拜遵化東人衆傳彝父報帖。八月。凡逢友會必下拜。接友皆必拜乃罷。十一月。思孔孟之道。不以禮樂。不能化導萬世。十二月。思吾身不修。受病莫過於口。吾心不正。受病莫甚於慾。除夕。寫先儒主。稱周濂溪為先聖。塨按。先生亦嘗稱朱子為聖人。即宗信之。亦何至是。蓋先生性為扶親往。故早年見似而以為真也。

丁未三十三歲。

年儀增過祖塋。輒時四拜。月再拜。旬揖。歲茲式。先生以先君子不答拜。稍疎。二月朔日曰。此非所以

親質也。復入城謁先子。先子言行古禮。必以誠。先生約望日再會。及次望至。則以事出矣。見先子日記。有易直立朝必蹈矯激之僻。先生悚然。假先子學規。又聞先子皆力勤特爲學。惟日不足。及年高習射事。歎息而去。 曰。王介祺春風和氣。李晦夫闇然恂恂。吾羨之。不能之。卽見賢不能齊。不善不能改。柔莫甚焉。雖有猛厲方強。是參也。非爾也。 二十日。新興村延往設教。石鷲、石然、孫秉彝、齊觀光、賀碩德、張謝、李仁美、王恭己、宋希顔、李全美、石繼揖從遊。立學規。每晨謁先聖孔子揖。出告反面揖。揖師不答。朔望率拜先聖。揖師。師西面答揖。節介拜師。師答其半。朔望介諸生東西相向揖。節介相向拜。 思得仁則富。行禮則貴。言多言賤。言少言貴。 四月。先君子有書至云。易直凡事皆有卓見。吐時事之務。先生曰。謂我有卓見者。是規我好任己見也。謂我吐時務者。是規我輕談時事也。王法乾亦附書規以默以愍。先生書李晦翁王法乾六字於笫。猶箴坐一拱敬對之。 癸一宋族子。名之曰訒言。 先生每外出過朔望。內子必望闕拜四。先生遙答之。 九月。先生辭新興館歸。 十一月。旗人賈士珩從遊。 辯性善理氣一致。宋儒之論不及孟子。

戊申三十四歲。

二月十四日。朱媼病卒。先生擬以爲父出亡。宜代之承重三年服也。三日不食。朝夕奠。午上食。必哭盡哀。餘哭無時。不從俗用鼓吹。慟甚。鼻血與淚俱下。不令僧道來弔者焚疏。四日斂入棺。易古禮朝一溢米。夕一溢米爲三日一溢米。薦新如朝奠。朱翁力命廿四日葬。乃具柩朝祖。祖奠及發引。指號咷悶絕。旣塟。王法乾叱曰。宜奉主歸室。寧爲孝。何待爾。乃返行三虞禮。廢業。惟讀喪祭禮。不膳農醫。以非此則養祭俱無也。三月行朔望奠。後以禮士惟朔奠。乃望日會哭不奠。四月六日。宿倚廬于寢宮外大門內。寢苫枕塊三月。晝夜不脫衰經。思齊衰不以遠坐。曰近過矣。自此疲甚。常臥坐勿偏。五月十五日。行卒哭禮。已後惟朝夕哭。其間哀至。不哭而泣。疑地傷濕。四肢生小癢。朱翁命造地炕。六月三日夜。始解衰經。紫冠。著常衣寢。七月病。八月十四日。聞妻病。遂問之。十月一日。書朝言以其詐傳祖不用辰儀。致誤也。時朱翁日必六食。卯一。辰一。巳一。午一。申一。昏黑一。 先生以祖母恩深。且慟父出亡。不能歸與斂葬。故過哀病殆。朱氏一老翁憐之。間語曰。嘻。爾哀毀死。徒死耳。汝祖母自幼不孕。安有爾父。爾父乃異姓乞養者。先生大詫。往問嫁母。信。乃減哀。時兇唆朱翁逐先生。先生乃請買居隨東村。翁許之。 先生居喪一遵朱子家禮。覺有違性情者。校以古禮。非是。著居喪別記。茲哀毀思學。因悟周公之六德六行六藝。孔子之四教。正學也。靜坐讀書。乃程朱陸王爲禪學俗學所浸淫。非正務也。謝按。先生自此毅然以明行周孔之道爲己任。盡脫宋明諸儒習襲。而從事於全體大用之學。非二千年學術氣運一大關乎。 十一月十一日。夜夢納一秀才主於文廟。訒言用火香點之。一老婦隨後。斯而思曰。子點主。非死兆乎。癸子指香。非終無後乎。然主婦已老。則死期尚遠也。惟學程日退。焉得入孔廟乎。或後有妄傳妄備者乎。愧矣。 因知所居喪不同。又王法乾主古禮。父在爲母則定十一月而練。期而除。仍心喪三年。思屬言暴色加於人者不仁。致人加者亦如之。 十二月十五日。盛奠隨朱翁致祭。凡筵以練告。甚





哀。去負版辟領衰麻冠。仍懸衰練衣前。乃寢外寢。枕布枕。解衣帶。止朝夕哭。惟朔望哭。若無時哭。則記。食菜果。仍非疾不御酒肉。原闕十四字。 曰哀。哀心之哀痛也。去之何以名斬衰齊衰。原闕二行又十六字。

己酉三十五歲。

正月。著存性編。原孟子之言性善。排宋儒之言氣質不善。非性圖九。言氣質清濁厚薄。萬有不同。總歸一善。至於惡。則後起之引蔽習染也。故孔子曰。性相近。習相遠。繼後並爲七圖。 發思不如學。而學必以習。更思古齋曰習齋。 戒講著多言。服膺王法乾語曰。口過繼發出。內力使已少。 二月。思宋儒不特斥氣質之性是染禪。見人輒首性天。卽爲禪染。 十四日。行思祭。大哭。思父益慟哭。十五日除服。祔主於朱氏祠。 朱參兩附聯曰。誤天下事何得容易。做身上功夫要安詳。 二十一日。遷居隨東。春祭情異辯而佐之。時先生雖知身非朱氏。而念翁媼撫養恩。又以翁性厲。未敢質言也。 與王法乾言仕數功卽治心功。精粗一貫。 自移居每出無所告。反無所面。卽悵然。晨盥後。無所謁。輒悽楚。乃議立父生主。 始知齊禮。飲酒不至醉。食肉不茹葷。向之不御酒肉。爲異端亂也。 時往劉村問朱翁安。朔望往行禮。米麪蔬月一送。酒饌日需物無時。 三月入祁州。以雙轝清潔。哭奠弔文孝。 十一日。以初度望拜父。妻拜。答之。往劉村拜朱翁。奠朱媼。 嫁母食時周問。 曰。天下小過。聖人必爲提撕。恐陷於惡也。天下大壞。聖人必爲包荒。恐絕於善也。故陶詩云。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醇。 東平宋瑜從遊。 五月入府。哭奠張石卿。遂入山弔王介祺父喪。會坎下田浦然及子輝延昇延。遊雷溪而還。 六月二十九日戌時。歎曰。兩時之收心。不敵一時之肆口。大自恨。 七月。學習數。自九九以及因乘歸除。漸學九章。 聞太倉陸桴亭自治教人以六藝爲主。 八月。爲王法乾書農政要務。耕耘收穫。辨土釀糞。以及區田水利。皆有識畫。 思心如天之清。毫無遮蔽。如地之寧。一無崩搖。豈不善乎。 思五福惟攸好德可自主。此一福不自享。眞無福人矣。六極惟憂惡可竊去。此二極不自遣。眞極禍人矣。 甲[illegible]排。欲少直乎。留之不悅。思不獲利而怒人。與不與人利而致人怒一也。卽出錢與之。仍立一可受名。申說。 十月。學習冠禮。 冠禮。 告祠堂。朔日。主人拜告家祠。卜上旬日。若庶子庶孫。則以月之中旬。 戒賓。賓擇親友賢而有禮者一人爲之。前期三日。主人使子弟冠服奉莊啓。詣其堂。再拜致辭曰。某之子某年漸長成。將以某日加冠於其首。敬煩吾子教之。賓辭曰。某不敏。於禮恐不堪供事。以玷大禮。敢辭。使者再懇。賓再辭。使者固懇。賓曰。某辭不獲命。敢不敬戒以俟。使者再拜而退。賓俱答拜。 宿賓。前期一日。使子弟奉主人帖宿賓。賓致辭曰。某將以某日加冠於其子某。承吾子許以辱臨。敢宿賓。賓曰。承再命。敢不齋宿趨事。 陳設。用時制冠服。三加各異。以次加。盛設房中。桌上皆有覆。韠帶雜佩皆具。椸櫛衿盛匜中。酒饌果品。蓋籌盤席。盥盤巾架。置八條。大門掛紅綵。 厥明夙興。安設內外。灑掃房外。近東向西布席加氈。設几其後。移椸櫛匜於此。房西設筵南向。筵南北各一氈。筵上列餚果。筵西有酒尊所。設[illegible]

盤其上。堂中東布一甑。爲主位。西向。西布一甑。爲賓位。東向。稍後在賓左布一甑。爲贊位。東之對贊者儐立位也。西階下西壁置一桌。移安三冠各盤仍覆之。階下之東安盥盆巾架。西向。西階之南少東布一甑。南向爲冠者字位。稍南近西布一甑。東向爲賓答拜位。其衣帶韠佩等存房中。各用司執一人。非嫡長子孫。仍冠位而醮。　賓至。賓自擇習禮者爲贊。至入更衣所。其門亦掛小紅牒。子弟迎候。一茶。洗盥更衣。成路遠略用酒飯。執事者告備。子弟延賓立大門西。東向。贊在賓左。儐入掛告賓至。請迎賓。主人出立大門東。西向。儐立主人右。儐贊唱揖讓。再揖再讓。三揖三讓。賓入門。先左足。主人先右足。每門一揖一讓。及階三揖三讓。唱同前。升堂。儐贊唱就位。賓主各就位。儐唱拜。賓鞠躬俯伏。興再拜。平身。贊唱答拜同。儐唱執事者各司其事。將冠者出房南面立。贊降西階盥洗。升。唱賓揖將冠者即席。將冠者就冠位西向。儐唱將冠者跪。贊跪其後。爲之梳櫛合紒。贊復位。唱行始加冠禮。　詣盥洗所。引賓降。勺水淨巾。儐亦引主人降階下。對賓立。盥畢。贊儐唱復位。賓主一揖讓升復位。儐唱執事者進冠。贊唱降階受冠。賓降階一等。受冠執之。贊唱詣冠者前。賓正容徐詣冠者前。贊唱祝冠。賓祝曰。吉月令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以介景福。贊唱跪加冠。贊者佐櫛冠纓畢。起。唱興復位。儐唱冠者興。贊唱賓揖冠者適房易禮服韠帶。儐唱冠者出房南面立。贊唱賓揖冠者即席。儐唱冠者跪。贊唱行再加禮。　儐唱執事者進再加冠。贊唱降階受冠。賓降階二等受冠。贊唱詣冠者前執行如初加儀。贊唱祝冠。賓祝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謹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永年。享受遐福。贊脫前冠。唱跪加冠。佐櫛如初。唱興復位。儐唱冠者與贊唱賓揖冠者適房易職服。具韍佩。職服如其祖父。冠者出房如初。贊唱行三加禮。　儐唱執事者進職服冠。賓降沒階受冠。餘同再加。祝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餘同再加。贊唱行醮禮。　賓揖冠者即醮位。詣醮席右南向。儐唱執事者酌酒。贊受之授賓。唱祝醮。賓北面祝曰。旨酒既清。嘉薦芬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冠者受爵跪於席。儐唱鞠躬俯伏興者再。贊唱復位。東向答拜。亦再。儐唱冠者席前祭酒。冠者升取酒進席前南向。賓唱跪祭酒。興。退就席末。跪啐酒。授執事者盞。興。席前謝賓。鞠躬俯伏興者再。贊唱賓答拜同。儐唱拜贊者。鞠躬俯伏興者再。贊答拜同。平身。唱賓字冠者。　詣字位。引賓降自西階。冠者從之。儐引主人降自阼階下。西向對賓。賓東向立。冠者在階東南面立。贊唱祝字。賓祝曰。禮儀既備。吉月令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於嘏。永受保之。曰某甫。冠者對曰。某雖不敏。敢不夙夜祗奉。儐唱謝字。鞠躬俯伏。興者再。贊唱答拜如之。平身。唱禮畢。　主人延賓贊就次。使子弟陪之。而退。乃冠者見於祠堂。冠者從拜。　拜父母四拜。見家諸父兄各如常儀。見宗親鄉黨長。皆使年長子弟引之。　主人出陪賓。向賓曰。某子加冠。賴吾子教之。敢謝。鞠躬俯伏。興者再。賓答如之。謝贊者。禮同。如儐非子弟亦謝之。凡觀友預者。皆爲禮。升坐。主人獻儐進饌。饌終。主人奉幣以盤進賓。賓受之。授從者。賓謝主人答拜如前儀。力能酬贊儐皆奉幣。謝答禮同。送大門外揖。侯上馬歸賓俎。十一月。著存學編。共四卷。大要謂學者士之事也。學爲明德親民者也。周官取士以六德。知仁聖義忠和。六行。孝





友睦婣任卹。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孔門教人以禮樂兵農心意身世。一致加功。是爲正學。不當徒講讀。亦學習道藝有疑乃講之。不專講書。蓋讀書乃致知中一事。專爲之則浮學。靜坐則禪學。　定自力常功。日習數存理去欲。日記時。心在則○。不在則●。以黑白多少別在否分數。多一晝則ㄘ。過五則圈。悉一分則ㄘ。過五則僞。中有ㄨ。邪妄也。　十二月。邑士民以先生居喪盡禮。將舉賢孝。先生自引不德。且曰。以親亡得名。良所深悼。力止之。　與邑諸生爲遊孔林會。　自驗無事時。種種雜念。皆屬生平聞見言事境物。可見有生後皆因習作主。聖人無他治法。惟就其性情所自至。制爲禮樂。使之習乎善。以不失其性。不惟惡念不參。俗情亦不入。此堯舜三王所以盡人之性。而參贊化育者也。　朱竹文從遊。

庚戌三十六歲。

正月。學習書射及歌舞演拳法。　勝存學編曰。存學將以明學。而書多潦草。即身涉之一端。古云。明無人非。幽無鬼責。今抑程朱而明孔道。倘所學不力。何以辭程朱之鬼責哉。　二月。與孫徵君書論學略曰。某思宋儒發明氣質之性。似不及孟子之言性善最真。將天生作聖全體。因習染而惡者。反歸之氣質。不使人去其本無。而使人憎其本有。蒙晦聖賢踐形盡性之旨。又思周孔教人以禮樂射御書數。故曰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故曰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故諸賢某長治賦。某禮樂。某足民。至於性天。則以其高遠不踰等而得聞也。近言學者心性之外無餘說。靜敬之外無餘功。與孔門若不相似。然僕妄著存性存學二編。望先生一辨之。以復孔門之舊。斯道斯世幸甚。　有聘作館師者。以方解正學。恐教時文殺功。辭之。口占曰。千年絕業往追尋。才把工夫認較真。吾好且須從學習。先陰莫費與他人。劉煥章、齊泰階來訪。煥章名崇文。蠡人。崇禎己卯舉於鄉。後任荊州興山縣。以寇擾不得之任。巡撫委署棗陽宜城縣事。及解組。巾布袍恬如也。母性嚴。晨昏謁。望。拜侍惟謹。五旬後。母怒輒跪受責。曲意務得歡心。聞先生學。忘年屈來拜。入會力淵夙習。立日記以聖賢相規勉者幾二十年。至卒不懈。身頎而容莊而和。見人謙抑。嘗謂論。七十五歲無疾而逝。門弟子甚衆。泰階、名治平。荊州人。性通敏。官至都司。訪先生問禮。　誰契覓任熙宇。　定州某聘爲館師。甲价。先生辭曰。家有子弟。以買宅累之。不得往。价曰還所假。曰。義不得也。价曰聘儀甚厚。曰以義不以利。　閏二月。迎朱翁發於隨東。復事祖常儀同禮。每夜出溺。朱翁曰。披吾裘。不禦可。對曰。出門如見大賓。脫披裘不禦。敢見大賓乎。孫夜出必衣冠。具也。曰。溺室中如何。對曰。不敢褻體。　先生時知父爲博野顏氏。而不得其鄉。乃往博野訪之。有王翁者。爲先生父居間過圖于朱氏者也。訪之王。亦亡矣。其子在。問之。悉導之北楊村。一巷皆顏姓。果其父鄉也。祖母張氏尚存。八十矣。先生悲慟涕零。族衆歡留。次日乃返。劉煥章謂先生曰。朱翁撫育恩不可負。年迫旦夕。俟其終歸宗。情理乃合。先生然之。　見王法乾日記曰。婦人性陰。可東而不可斷。是之。　語法乾曰。我輩多病。皆不務實學所致。古人之學。用身體氣力。今日只用心與目口。耗神脫體。傷在我之元氣。滋六氣之浸乘。烏得不病。　思後儒每以一聲策效與天地相似自多。不知人子原是父母血氣所生。但不毀傷玷污。便可全歸父母形體。然必繼志述事。克家幹蠱。乃爲肖子耳。　三月朔日。始不往

謁朱氏家祠。朱翁祭拜。仍隨之。　馬迺樂從遊。能規先生過。先生欣然謝之曰。吾之於人。雖良友。非責吾善。其交不深。雖嫌隙。但責吾善。其憾卽釋。　出弔歸過友人。留酒食。辭以弔友曰。非弔處也。先生曰。昔固然也。後讀禮記曰。弔喪之日。不飲酒食肉。豈特弔處哉。然先生自謂此禮。凡三斷而後能行。初來決也。斷之自弔柏氏始。移處猶飲食也。終日自讀禮始。歸家晚。夜猶飲食也。既思日戒而夜違之僞也。又一斷也。　思世人僅有聰明慧悲而交人無善道。應非無成法者。亦有內外善姿。而德性不修。禮樂不明者。又有嫺習技藝而邦家多怨。乖離不可問者。乃知周禮之三物。缺一不可也。　五月。著倫典大政記。摘大明會典可法可革者。標目於冊。　謁道統祠所祀炎帝黃帝唐帝虞帝殷西伯主不祀。專祀孔子。以劉煥章言士不得祀帝王也。　行端午禮。以內子病命兌。曰。佳節忍見相公獨爲禮乎。勉起行之。先生曰。能自強矣。　王法乾如元氏。先生有憂色。內子問之。曰。良友遠離。恐自傾塌耳。曰。無慮。外無強輔。妾當努力相規。勿卽於邪。先生喜曰。果如此。雖古賢女。何以過焉。　家人私假人器。讓之曰。小事。曰。小事亦不可私。　齊泰階曰。天下之元氣在五倫。先生曰。元氣虛矣。何以壯之。六藝所以壯之也。如父慈子孝。豈托空言。自有父子之禮。四倫皆然。故禮、序此五倫者也。樂、和此五倫者也。射御書數、諧此五倫者也。舍是而言倫常。卽爲空虛。卽爲支離。　七月。朱翁子晃唆翁百計凌虐先生。一日謀殺之。先生驗頑迹。憂甚。旋自寬。益小心敬愼。　十月二十九日。立父生主。刺指血和墨書牌。出告反面。晨參側立行禮。一如在室。但不敢獻酒食。恐類奠祭也。　十一月。常儀增過祠則下。淫祠不下。不知者式之。所側所敬皆式。　定不答弟子拜。遵明典也。　訪王介祺於河間。介祺出所著此書及通鑑獨觀。示先生。



思己近墨。王法乾近楊。宜返於中。　十二月。以貧。斷自新歲禮節再減。虛門面再落。身家勤苦事再加。此卽素貧賤行乎貧賤。自古無袖手書齋。不謀身家。以聽天命之聖賢也。　解乾卦九三爻辭。從解終日乾乾。夕惕若爲達夜惕厲。未斷也。終日乾乾。乃終日加力習行。子臣弟友。禮樂兵農。汲汲皇皇。一刻緊於一刻。至夕無可作事。則心中提撕警覺。不自怠息。觀下釋曰。終日乾乾。行事也。可見。　以王法乾言。立五祀主。春夏季夏秋冬分祀之。

辛亥。三十七歲。

正月。增常儀齋戒禮。戒食肉。不茹葷。飲酒不過三盞。不入內。不與穢惡。不弔喪。不問疾。不刑殺。齋遷坐變食。沐浴著明衣。不會客。不主醫方。專思神。小祭一日。時祭三日。大祭七日。戒三日。齋凡食必祭。祭必齊如也。惟饑餘不祭。　內子言隱過不可記。先生曰。惡是僞也。何如不爲記。且卿欲諱吾過。不如輔吾無過。夫凡過皆記。雖盈冊無妨。終有改日也。若不錄。卽百過盡銷。更倚以終無改機也。　之楊村。拜祖母叔母及族尊長。　劉煥章評先生日記。規以靜穆。先生服之。　二月之楊村。隨族長致清明祭。　止孔子神位前出告反面禮。以事親儀。非所以事神也。　謂王法乾曰。甲辰乙巳。功程頗可對。至夫婦三月一榻。身未嘗比。不宜後反退也。相約日新。　學習士相見禮。依禮。　士相見禮。來見者。先使价通姓名於主人。主人使辭曰。吾子辱臨。不敢當也。請暫旋駕。卜日往見。賓固請。擯入告曰。賓至。請迎賓。賓立



大門之西。東面。介在其後稍北立。主人出。立大門之東。西面。儐在主人後稍北立。贊揖賓。介贊答揖。擯介贊讓。再揖再讓。三揖三讓。賓入門。先左足。主人先右足。每門讓一揖。及階。揖介贊三揖三讓仝前。賓先左。主人先右。同前。每階聚足。登堂。儐介贊就位。擯贊拜賓。介贊答拜。若賓敬主人。則介贊拜。主人擯贊答拜。鞠躬俯伏。興者再。平身。擯贊安座。展坐。賓揖。揖擯贊獻爵。賓拱揖。擯贊獻箸。賓拱揖。主人降並揖。介贊爲主人同並揖。畢。擯介贊卽席。乃拱讓就坐。若非食宴。去獻酒獻箸。　祭禮。副通唱執事者各司其事。排班。班齊。分獻官就位。獻官就位。瘞毛血。通贊唱迎神。鞠躬俯伏。興。俯伏。興。俯伏。興。俯伏。興。平身。獻帛。行初獻禮。引贊唱詣盥洗所。酌水淨巾。詣酒尊所。司尊者舉冪酌酒。詣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前。（祭他神宜）跪。獻帛。初獻爵。俯伏興。平身。詣讀祝位。跪。讀祝文。副引跪獻官之左。讀祝畢。引贊唱俯伏興平身復位。凡引贊神前唱伏興。通贊贊階祭者俱同。通唱行亞獻禮。儀注同初獻。但無獻帛。不讀祝。通唱行終獻禮。儀注同亞獻。平身後。引唱點酒。詣侑食位。主人立門左。引唱出燭。執事者皆出闔門。若祭家祠五祀。主婦立門之右。引唱初侑食。祝。祝曰。請歆。再侑食。三侑食並同。啓門。然燭。通唱飲福受胙。引唱詣飲福位。跪飲福酒。受胙。俯伏興。平身。復位。通唱拜興同。引通唱謝福胙。鞠躬俯伏興。俯伏興。平身。徹饌送神四拜。與迎神同。讀祝者捧祝。執帛者捧帛。各詣燎所。焚帛焚祝文。望揖。副通唱禮畢。　從王法乾學琴。數歸去來辭未就。後從張函白學客窗夜話、登瀛洲諸曲。　王法乾曰。宋儒、孝女也。非孝子也。先生曰。然。明末死節之臣。閨中義婦耳。　四月。習恭。日日習之。卽論語居處恭也。自驗身心氣象與學靜坐時天淵。　十二月。晨盥畢。把巾出室門。內子諫曰。君昏夜從無露首出。今何有此。先生卽整冠曰。吾怠放矣。　十七日。思習禮一人亦可。乃起習周旋之儀。凡習禮以三爲節。轉行宅巷。必習折旋。　五月。張公儀遊附圖生微論。乃遂以書。摘存性存學數篇相質。　習卜。備遊行及朱翁終、詩父資也。　七月。蠡縣教諭王心泉先生行儀。先生遂書力辭。邑令單務嵩請見。不往。　補六藝六府於開蒙三字書內。端蒙識也。　十一月。定凡飲酒不過三爵。極歡倍之。過一盞必去。　赴曲阜會。以其饌豐。減食。　先生與人騎行。馬逸。先生善御無失。其一墜。衆因其言明朝生員騎馬。必一二人控轡。近失其規。先生稱欸不悔不慣。乘而悔不多控僕。士習爲何如哉。　張公儀約會於祁州刁宅。論學深以存性存學爲是。公儀、曾晉人。原名來鳳。中崇禎年鄉試。甲申鼎革後。易名起鵬。號河朔石史。遁迹屢徵不起。特下爲勸。擬爲防觀使。怒罵不受。僞守執之。檻解北上。至保定。而李自成敗奔。監送者棄檻放歸。笑曰。幾追文文山揖矣。乃不及。　十二月十六日。先生因會日王法乾傾學習六藝。曰。古人以文會友。後世以友會話。謂論、辨話也。紙筆、書話也。敬靜之空想。無辨未書之話也。　三十日。立祖神主。其父稱曰顯考王浙翁諱發。神主側題孝子某奉祀。於其祭也。曰孝子某使家孫元致薦。王浙翁娶張氏。於萬曆四十五年舉先生父。日者言難育。遂以天啓元年。因宅主王翁過給蠡東朱氏爲子。至三年。復舉先生。叔父愉如。家貧。而尙禮。嚴內外。因賃居王非以卒也。故以追號。是時先生易名元。元園同聲。先生念初生名園。父知之也。自此日記書朱翁爲稱恩祖恩祖妣。

壬子三十八歲。

二月。謂王法乾曰。人資性。其庶人耶。則惟計周一身。受治於人。其君子耶。則宜明親兼盡。志為大人。若兩俱不為。而敢置身局外。取天地而俳弄之。取聖賢而玩戲之。此僕所惡於莊周為人中妖者也。哭吳師吳洞雲。助其葬。三月。與陸桴亭書論學。桴亭名世儀。字道威。太倉人。隱居不仕。其學重六藝。言性善即在氣質。氣質之外無性。著思辨錄。先生喜其有同心也。致之書。略曰。漢唐訓詁。魏晉清談。宋人修輯註解。猶訓詁也。高坐講論。猶清談也。甚至言孝弟忠信不可教。氣質本有惡。其與老氏以禮義為忠信之薄。佛氏以耳目等為六賊者。相去幾何也。某為此懼。著存性編。大旨明理氣一致。俱是天命。人之氣質雖各有差等。而俱善。惡者乃由引蔽習染也。為綠毫之惡。皆自玷其本體。極神聖之善。止自踐其形骸。著存學編。申明堯舜周孔三事六府六德六行六藝之道。大旨明道不在章句。學不在穎悟誦讀。而期如孔門博文約禮。身實學之。實習之。畢生不懈者。閏七月。族樹貽桃食之。又食蘇米商瓜二條。先生平日非力不食。用識人紙半張。留錢三文。吳氏強食片瓜。曰數誠猶在胸中未化。至是曰。近思吾與斯人為徒。若貽我以情。數我以禮。不宜過峻以絕物也。八月。哭賀彭湖彥朝彥。劉村儒者也。狷介勤力。少有餘即施人。力為善。先生敬而禮之。朝彥曰。生平非力不食人一盂。先生曰。翁守高矣。然請大之。為通如其道。舜受堯天下事。朝彥猶辭。又述徐穉食茅季偉事。乃食。九月。先生以王法乾遭妻子凶變。遂就莊周南華而惰正學也。乃告以曲會自矢獨立不懼。十五日。祭孔子。自是每季秋致祭。祝文略曰。夫子一身之仕止久速。即天時也。經綸章甫。即水土也。府事行藝。即堯舜文武也。為學為教為治。皆是也。道以無能用者。不得已而周流。又大不得已而刪述。蘇張學夫子之不得已。漢後以至宋明儒學夫子之大不得已。而俱舍其為學為教為治之身。則非矣。元不自權。妄期博文約禮。實由聖教。惟神相之。俾無顛躓。且佐帝福民。多生先覺。聖道重光。元庶免罪戾焉。十月。至楊村。叔父儀如自山西歸。拜聚。十一月。王法乾來悔過。請復會。定仍以月之三六日。十二月。王法乾曰。兄遭人倫之窮。歷貧困之艱。而不頹。可謂能立矣。蓋是時先生雖以朱氏之產與晃。且代償其債百餘緡。而晃又欲奪其自置產。殿與變難也。內子病不服藥。曰。妾既不育。夫子有年。壁不啻再醮。而處女又不輕為人試。不如妾死。使相公得一處女。猶勝于待絕也。先生曰。此有天焉。汝勿蹈強之樂。書孫徵君聯云。學未到家。終是廢品。非足色。總成浮。



癸丑三十九歲。

正月朔。祭顯祖考。妣。祭恩祖妣。因限飲三爵。改齋戒款云。飲酒不至三爵。凡恩祖生日。父生日。己生日。俱同朔望儀。凡執祠及恩祖室。自東而西。從容揖次轉。則面向尊而身自移。御楷至門除出。夏則先櫃。每燈一次。非真故或疾病。不令人代。室人不用命。罰之跪。至二數。謝過乃命起。與人曰。窮苦至極。急當消悲以尋生機。不可徒為所困。同會人如曲阜。過風。次日大風。吟云。谷風凜凜逆行人。繼日曉矚日倚峰山左揚鞭遊孔蹟。不堪回首望燕雲。二月三日。至曲阜。齋戒具牲。五日祭孔子廟及墓。恩聖



人之道。若成臨之。九日祭泰山。賦詩云。志欲小天下。當須祭泰山。聊以咨吾意。身陟恐誤天。旋里至楊村。過祖墓下拜。入里門下。出里門乘。後為常。思吾身口及心。何嘗有從容二字。須學之。與王法乾習祭禮。法乾曰。勞矣。可令子弟習。觀之。先生不可。曰。所貴于學禮者。周旋跪拜。以養身心。徒觀何益。乃同習。四月五日。朱翁卒。先生哭盡哀。是日三不食。次日辰始食。與王法乾議。律。異姓不許過嗣。即同姓而其養父有子者。許歸宗。今若以孫禮服期。是二本矣。可義服大功。既葬練。復內。復常食。若葬從俗以五七日可也。越五日。以遺髮中之髮不能朝夕會哭。定哀至北向跪哭。先生本族叔父羽洙來呼歸宗。先生求俟畢葬終喪。羽洙又促之。先生曰。葬秋以為期。倘嫌時即歸。羽洙路以危行言孫。謹慎保身。五月九日練。惟朔望往哭殯宮。不與燕樂。不歌。復常功。如習書數類。仍循常儀。如朔望拜獨。疑謁告而生祠不廢。十四日。嘗食豆腐。愴然流涕。蓋先生養恩祖祖母十一年。未嘗特食一腐。今傷腐之入口也。投呈于縣轉申學院。求定服喪畢歸宗。批許歸宗。服以期。乃將議產。後凡存朱氏物。盡還之。令養子訒言亦歸宗。曰。吾不忍訒言之徒父子也。給以物。六月。至楊村。攜叔父之子至。名曰享。教之讀書。聞劉村孝子朱義貧。餽以錢。論明政四失。設僧道職衙。倡異端也。立宦官衙門。寵近倖也。以貌招選駙馬王妃。非養廉恥也。開罪充軍。以武為罪徒也。誰復敵賊。七月。思無事之時。朔望前一日必齊戒。追遭三年喪。則無日不哀。亦無日不齋。且戒矣。故朔望節令哭奠。皆不云齋戒。若期功以下。既葬則飲酒食肉。非常戒。哀不及重喪之純。亦不得言常齋。凡朔望前一日。仍當齋戒。遇橫逆不校。然懔懔思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悔悔久之。一日覺氣浮。思氣不自持。其哭乎。已而偶手。十一月十五日。哭奠恩祖考妣墓。以出館博野楊村告。又哭招亡子赴考之魂。合葬而西。蓋楊村族人公議挽先生還家教子弟也。時朱晃復謀吞先生隨東產。起釁。先生不校。且使人解之。不肯與絕往來也。十九日。楊村顏氏族人來迎先生歸。復為顏氏。告父祠奉生主升車。隨之西歸。朱族及劉村隨東各鄉諸親友餞送。或村首。或至蠡城。或及楊村。皆哭泣不忍別。劉煥章贈園樹一。內果。曰。外無圭角。美在其中。先生受之。謝曰。敢不佩教。至楊村次日。夙興易吉服。告新宅五祀之神畢。反喪服。宅本其祖居。先生復之者也。邀之族顏士俊、士佶、士鉤、士侯、士鉞、士鉞、夏希舜、王久成從遊。王法乾述煥章規先生之言曰。對賓官長。不能盡人之意。偏向不及遇人之歎。先生謝之。十二月朔望。拜哭朱翁于對所。



甲寅四十歲。

正月朔。哭祭朱翁于南學。五日大功服闋。以學道批期定內除。常儀俱復。祭先與神吉服。餘服素終期。乃之蠡。哭奠朱翁墓。告大功闋期服內除。以大明會典品官祀四世。庶人祀二世。立顯祖考諱子科祖妣某氏神主。旁書孝元孫某奉祀。及顯考諱發神主。以先生庶子赴考祔食。春祀祖以考配享。秋祀禰不及祖。蓋髣髴程伊川所撰禮。而明分時專祀一主。齊心乃一。乃能聚渙。又祭尊得以援卑。祭卑不可援尊也。後以為誤。改之。三月。與家人行忌祭禮于恩祖母墓。并哭恩祖。閤族俱請明祭于墓。先

生奉族長命立族約，約孝、約弟、約行冠昏喪祭諸禮，約周邮，約勿蠹賭奸欺。詳載家譜。　四月五日，期服闋，率家人昇供入蠡，祭恩祖考妣于塋，告以歸宗。易吉服，延朱晃及朱氏族長賢者北飲，遍拜辭。先生既歸宗，謀東出尋父，值三藩變，塞外騷動，遼左戒嚴，不可往，日夜悽愴。　思向謂有心作欺之害大，無心為欺之害小。今知有心作欺之害淺，無心為欺之害深。　或勸先生獻策曰：張齊賢不以此出乎？先生笑曰：王文中何以不出？人隱見命耳。天之用吾也，深隱而人求焉，故劉穆之困臥無窮，一朝而相宋。天之廢吾也，插標自市，而終不售，韓昌黎三上宰相書，何益哉。　魏帝臣來訪，先生待以脫粟，帝臣欣然曰：君以君子待我矣。帝臣名鶴戲，博野縣庠生，善容儀，周旋喜賓客，譚論款款然，終日無倦。施目疾，藥。適來者輒延款下榻，常僕馬居數月，疾遂乃去。與妻宋氏相敬如賓，每外出必入宋榻，宋氏皆請之嗣室。誡巳至嗣室，宋氏輒來，嗣趨出垂手迎。妻離肅人，夫妻坐譚久，嗣侍，不命不坐也。及宋氏卒，爾祝氏以哭病亦死。帝臣晚年聞先生學，甚重之，致敬盡禮焉。　士鈞問孔子稱管仲為仁，而孟子不許，何也？曰：孔孟因時立論，所謂時中也。春秋周室卑，荊楚逼，不有管仲，孰為尊攘？至七雄之世，功利誘詐之習成，發政施仁之道息，孟子自不得傚孔子口吻也。後之講學則不然，虎豹已韓矣，猶云尚質，邪術已亡矣，猶云義管，虛言已盈世矣，猶云講讀纂修，而生民之禍烈矣。　九月修家譜，其目十七：曰姓氏源流，曰世系派衍，曰遷移離合，曰別嫌明微，曰祚居宅第，曰墳塋圖像，曰祭田樹株，曰饒宴儀注，曰家禮儀注，曰家法勸戒，曰人才列傳，曰嘉言善行，曰先人遺影，曰珍器文章，曰源書誥命，曰婦女甥壻，曰拾遺雜記。　買田氏女為婢。　王法乾為子加冠，宿先生為賓，行如禮。　王法乾問先生曰：凡食，祭先代造食之人，敵客，客先自祭，降等之客，主人先祭導客，客從之，臣侍君食，則君祭而已，不祭。若君以客禮待之，命之祭，乃祭。大兄凡食自祭，非禮也。先生曰：此禮久廢，故吾獨行，以為人倡。承教，敢不如禮。自勸有美言偽信之過。　或言天下多事，盍濟諸？曰：僕久有四方之志，但年既四十，血嗣未立，未敢以此身公之天下，耳因愴然。

乙卯四十一歲。

正月，增常儀，凞瞻惟冬不涖。清明、十月朔，祭墓。恩祖考妣忌日，亦往祭其墓。　時及門日衆，乃申訂教條：每節令讀講教條，諸生北面恭揖，命一長者立案側，高聲讀諸條畢，又一揖而退。有新從遊者，必讀講一次。教條：一孝父母，須和敬並進，勿狎勿怠，昏定晨省，出告反面，各一揖，經宿再拜，旬以上四拜，朔望節令俱四拜，惟冬至元旦六拜，違者責。（有異者不為尊僅存定省　告而父母有戒者亦然）一敬尊長，凡內外尊長，俱宜小心侍從，坐必隅，行必隨，居必起，乘必下，呼必唯，過必趨，言必遜，教必從，勿得觸忿傲氣，甚至戲侮，干犯者責。一主忠信：天生人祇一實理，人為人祇一實心。汝等存一欺心，即欺天；說一誑話，即欺人。務存實心，言實言，行實事，違者責。一申別義：五倫若父子之親，君臣之義，長幼之序，朋友之信，其義易曉，獨夫婦一倫，聖人加以別字，尚經綸大經之精義也。七年男女不同席，行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叔嫂不通問，男女授受不親，此皆男女遠嫌之別也。至于夫婦相敬如賓，相戒如友，必因子嗣乃比御，夫婦之天理也。





必齋戒沐浴而後行，則誠極精。小子識之。一禁邪僻：自聖學不明，邪說肆行。周末之楊墨，今日之仙佛，及悠民之焚香聚會，各色門頭，皆世道之蠹，聖教之罪人也。汝等勿為所惑，勿施財修建祠，勿拜邪神，勿念佛，勿呼佛道為師，若宗族鄉里迷惑者，須感化改正，至于祖父有誤，論之于道，更大孝也。違者責。罪重者逐。一勤赴學：清晨飯後，務期早到，一次太遲及三次遲者責。一慎威儀：在路在學，須端行正坐，輕佻失儀者責。一肅衣冠：非力作不可去禮衣，雖燕居昏夜，不可科頭露體。一重詩書：凡讀書必鋪巾端坐，如對聖賢。大小便後，必盥帨潔淨，方許展讀，更宜字句清真，不許粦孔晤晤，違者責。一敬字紙：凡學堂街路，但見字紙，必拾積焚之，或不便，則塡牆縫高處。一習書：每日飯後，做字半紙，改正俗體，教演雜法，有能寫忘記者責。一講書：每日早晨試書畢，講四書成經，及酉時，講所讀古今文字，俱須潛心玩味，不解者不妨反覆問難，面講不通者責。一作文：每逢二七日，題不拘經書史傳古今名物，文不拘時辭記序誥示訓傳，願學八股者聽，俱須用心思維，題理通暢，不解題不完篇者俱責。一習六藝：昔周公孔子，專以藝學教人，近士子惟業八股，殊失學教本旨。凡為吾徒者，當立志學禮樂射御書數及兵農錢穀水火工虞，予雖未能，願共學焉。一六日課數，三八日習禮，四九日歌詩習樂，五十日習射。一行學儀：每日清晨飯後，在師座前一揖散學，同。每逢朔望節令，隨師拜至聖先師，四起，北面序立，以西為上，與師為禮，再分東西對立，長東幼西，相再拜。一序出入：凡出入齊班，上中左偏，貫論前後，行紊異者以行輩，叙相過相別，皆拱手，出學隔日不相見，見必相揖，十日不相見，見必再拜，皆問納福。一輪班當直：凡灑掃學堂，注硯，盛夏汲水，冬熱火，皆做進帖，俱三日一班，年過十五，文行成章者免，惟有過免責，則罰執小學事一班。禮有善可旌者，即免一責。和睦：同學之人，長幼相敬，情義相關，最戒以大凌小，以幼欺長，甚至毆詈者重責。一責善：同學善則相勸，過則相規，即師之言行起居有失，俱許直言。師自虛受，至諸生不互規有成而交頭接耳，事察實陰者責，甚至戲謔譏侮者重責。一戒曠學：敢曠學道實名教樂地，有等頑童，托故曠學，重責，若有事不告，觀者同罪。　二月，聞王五修卒，為位，齊戒哭奠。　二月，瞽瞍、頑父也，而舜齋栗祗載；定哀、庸君也，而孔子鞠躬踧踖。故孝莫大于嚴父，忠莫大于嚴君。王契九來訪，觀存性存學編，是之。契九名亂、清苑人，少有高才，與呂申習兵學，好雌黃人，為惡少所侮，深悔之，晚年絕口不言人過，有以文章質者，輒稱佳，博學工詩。　閏五月，陳見頊來訪，見頊名振鵬，清苑人，豪狂博覽。　托束鹿任鏡六訪父，以其為商子觀東也。　二十八日，未坐不正，覺即正之，中交股坐，覺而開之。　九月五日，率門人習射村首，中的六，門人各二。因思孔子曰：回之仁，賢于丘；賜之辯，賢于丘；由之勇，賢于丘。此聖道之所以光也。漢高祖曰：運籌吾不及子房，攻戰吾不及韓信，給餉守國吾不及蕭何，此漢代所以興也。今從吾者更不吾若，吾道其終窮矣乎。　思人不親，教不成，事不善，多以惑累之，雖德而不免，愧甚。　給孫叢淵書，規其惑佛老也。叢淵名之濬、高陽人，孫文正公任孫，隱居力學，以孝母名。　訪彭大訓永年，博野庠生，孝敬母端謹。

丙辰四十二歲

正月，保定府園經略鳴泰之府，有婦人被妖魅，符籙驅之莫效，其妖自言一無所畏，惟畏博野顏聖人。是時先生與王法乾人皆以聖人稱之，事价來聘先生，辭不往，又力請，力卻之，恐䖍傳招禍也。　有求文者謝以儀卻之，語門人曰：君子貴可常，不貴矯廉邀譽，昔子路拯溺人，勞之以牛而不受，孔子譏之曰：自此魯無拯溺者矣，今蠡人無醫，自朱振陽施方醫始也，博人無師，自吾家先三祖施館教食學者始也，小子識之，吾之卻此，有謂也，不可法也。　曰：言而盜人者大，盜于人者小。　二十七日之市，市麻不成，借手拈麻一絲，將作穗，提思麻未買而用其一絲，非義也，還之。　謂門人曰：君子于柏文也，賤其心而取其功，于程朱也，敬其心而賤其學。　日功增抄天文古法，讀步天歌，曆本，日近出，告家祠，從王法乾之死而之生之不智之言也。　三月，易碪石十餘片，後出者不如前所目，念貨人也，如所言償與之。　知劉煥章缺糧，餽粟石六。　思體人之情，則不校，體惡人之情，則生憐心，體惡人之情，則生懼心。惜則不忍校，懼則不敢校，又思禍莫大于毀人，得禍之語還莫重于發人隱情之私。　一僧求入邇入寺，辭曰：儒爲盡人倫之道，寺爲無人倫之地，不往。　思齊明者，正吾身之德也，耳聰目明，肢體健利，吾身之用也，窮慾稍稍，寡言積氣，寡營積神，厚吾身之生也，否則，非堯舜之修身也，與男女之邪心，倫彝倫之尊親，正一家之德也，宮室器皿雞豚事明利，一家之用也，倉箱盈，凶札豫，厚一家之生也，建學校，同風俗，正一國之德也，百工修，百官治，利一國之用也，倉府實，樂利遂，厚一國之生也，否則，非堯舜之齊治也。　六月十一日，收麥，思事雖至瑣，但當爲即爲，不可有厭心。　題日記面曰：學如疊。　思心神在內，天清地寧，豈不善乎，惜未能久也，勉諸。　二十日晚，與人坐，遇可言乃一二語，即正言，但見人非頗聽即止。　八月，定此後行醫，非价非聘不往。　九月，立齋戒牌。　十月，過王家莊，聞室人生父家無後矣，但有同曾祖兄弟三人。　思得從弟子者其道行，得長弟子者其道光。　羽洙規先生未嘗錄稜。

丁巳四十三歲

正月，朔，思氣不沈，神外游，非雄壯也，婪歎不學，而省嗇斂氣，非沈定也。　諸九苞問曰：復井田則奪富民產，恐難行。先生曰：近得一策可行也，如趙甲田十頃，分給二十家，甲止得五十畝，豈不怨咨，法使十九家仍爲甲佃，給公田之半于甲，以半供上，終甲身，其子賢而仕，仍食之，否則一夫可也。　元宵懸齋前一燈，羣聚觀，先生歎曰：盌大紙燈，何足盼，而羣聚者通巷無燈也，士君子生於後世，雖羣氣集之，必當進而與堯舜周孔相較，則自見其卑，前途無窮，若遽以寸光自多，不幾窮巷之紙燈乎。　王法乾曰：稍若無聊，便思息行。先生曰：此大惡，宜急改，莊周佛氏大約皆不耐境遇之苦而逃者也。　五月，嫁祖母張氏遊四弔疑難除。　六月，如易州，會田治瑛、測給升、楊孔軒，論學，治瑛名乃獻，易州人，孫徵君弟子，給升名夢祖，安州人，孝廉，世知正學，孔軒名思茂，山東人，以祖旅遂左，遂入旗，孔軒贖歸民籍，居新城，有文武偉志，粥爽廬墓三年。　九月，與王法乾交責爲學不實，宜天降殃，北服先君子樸實。　十月，訪宋廣休、楊計公論學，廣休名會龍，博野人，童年遊京師，一僧講法曰：說人墮天堂，自己墮天堂，說人





下地獄，自己下地獄。廣休笑。僧曰：汝童子何笑。曰：笑汝不識字耳，說，悅也，一言誹小，悅人墮，心何其善，墮至矣，悅人墮，心何其惡，禍至矣。僧愕然，已而曰：君必前世如來也，拉至一水瓮照之，見己頭瓔珞環垂，如繪佛菩薩狀，廣休遊醒曰：幻僧而以術惑我入邪教耶，僧慚謝去，善事繼母，祭神必齊戒，樂施與，邑數十鄉有紛難輒平，廣休到即釋，某生忿弟毆其子，且將興訟，廣休曰：君愛子乎，惜令先君不在耳，若在，令弟胸側可使見乎，生遂已，一少婦縊死，其姑必令塔家作佛事，廣休往說之，姑掩扉拒曰：翁所言皆聽，惟吾女苦死，必賴佛力拔，勿啓齒，廣休曰：嫂壽幾何，曰：七十，曰：求出其商曰：吾婦人孰與男立，廣休乃大言曰：七十老嫗尚不立男側，況幼女肆位令群僧隨昇，不幾魂飛越乎，若女苦死，憐之惟慈母，豈可又使僧衆諠鬧驚散其魂乎，乃止，其他類此，雖僕數而不食人一盂，不受人一錢謝也，計公安平諸生，知兵，能技擊，精西洋數學。　十一月，如甯晉，哭葉張公儀之趙岡士墓，弔之，岡士名珠，安肅人，甲申後，不應童子試，就學于公儀，其卒也，白虹貫日，先生詩云：孝友齊商柴，忠君神變未遂，范張心白虹貫日當年事，遂拜孤墳恩弔深。　過蠶水由橋，思橋舟王道之分也，橋當濟而無惠名，舟益濟而見顯功，君子其橋乎。　曰：國同甫謂人才以用而見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兵食以用而見其盈虛，安坐而盈者不足恃，吾謂德性以用而見其醇駁，口筆之醇者不足恃，學問以用而見其得失，口筆之得者不足恃。　十二月，訪安平趙衡公、啓公兄弟，皆有武勇，言可謂育少年志爲聖賢，亦訪之，劉言名默，自此時來問學。

戊午四十四歲

正月，定每年元旦後，以次講敬族尊長。　思海剛峯曰：今日之僞程朱，猶戰國之僞楊墨，吾謂楊墨道行，無君無父，程朱道行，無臣無子，試觀今日臣子，其有以學術致君父之安，救君父之危者，幾人乎。抄鄲州學碑刻，洪武八年頒學校格式，六藝以律易御，禮律書爲一科，訓導二員教之，樂射算爲一科，訓導二員教之，守令每月考試，三月學不進，訓導罰俸半月，監察御史按察司巡歷考試，府生員十二名，州八名，縣六名，學不進者，守令教授訓導罰俸有差，甚多則教官革職，守令笞四十，三代後無此學政，亦無此嚴法，誰實壞之，願按三代以後，開創帝王可與言三代治道者，明太祖一人而已，惜無王佐之才如先生者以輔之，遂將所創良法，如此類，不久即廢，不變者後人壞之，惜哉惜哉。　八月一日，覲御哉爇失新易樓，思以年長多疾，定不力作，今復力作，省半工而失一樓，非命乎，徒自貽不安命之咎耳。　九月，會李天生于蒲茹論學，天生名因篤，陝西富平人，能詩文，時以博學鴻儒舉至京，考授翰林院檢討而歸。　十月，一門童歐先生弟亨，責之不伏，遂之失言，既而悔之，以犯劉煥章所戒也，煥章嘗規先生曰：君待人恩義甚切，而人不感誠威者，以怒時責人詞過甚也，夜不眠，內子問故，曰：吾嘗大言不慚，將同天下之賢才爲生民造命，乃恩威錯用，不能服里中之童，愧甚愧甚。　與高生言承獻生曰：非無心也，發不出耳，曰：發不出，病蔽深也，愉色婉容，性質本具，但病蔽後，須著力發，發出又須頻頻習熟，故曰庸德之行，不敢不勉。　十一月，入蠡，哭郭敬公，三日不歌不笑，遂罷哭之哀。　先生族人爲

尉唐。被繫累毀。乃訟之縣。事解。　曰。爲治去四穢。其稍明矣乎。時文也。僻也。道也。娼也。　十二月。以今歲覺衰。書一聯曰。老當更壯。貧且益堅。

己未四十三歲。

正月。琡同李毅武拜先生問學。先生謂琡曰。齊君先生。老成寡言。僕學之而未能。內方而外和。僕學之而未能。足下歸求之而已。毅武。名價。邢臺人。志學聖學。篤孝友。燕居必衣冠。如對大賓。見不義事。去之如掩鼻而走惡臭也。如義與琡交。其學琴學舞學禮。闢佛老力。故同問學于先生。　二月。謂門人曰。天廢吾道也。又何歲焉。天而不廢吾道也。人材未集。經術未具。是吾憂也。孔子修春秋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會與大政記。實竊取之。如有志者。鮮何因。吟曰。肩將實劍。倚崆峒。翹首昂昂問太空。天挺英豪中用否。將來何計謝蒼生。　或問。守禮人將以爲執。先生曰。禮須執。聖言也。安州陳天錫來問學。謂程朱與孔孟。隔世同堂。似不可議。曰。請畫二堂。子觀之。一堂上坐孔子。劍佩觽決。雜玉革帶深衣。七十子侍。或習禮。或鼓琴瑟。或羽籥舞文。干戚舞武。或問仁孝。或商兵農政事。服佩皆如之。壁間置弓矢鉞戚簫磬算器馬策各禮衣冠之屬。一堂上坐程子。峩冠博服。垂目坐如泥塑。如游楊朱陸者侍。或返觀打坐。或執書吾伊。或對譚靜敬。或搦筆著述。壁上置書籍字卷翰硯梨棗。此二堂同否。天錫默然笑。　之田。行徐而莊。思此無暴其氣也。而即所以持志。思老將至。而身心未可自信。如作聖初志何。又思致用恐成馬謖。宜及時自改。　賈子一問家變。先生曰。舜之化家也。其機在不見一家之惡。爲子計。須目盲耳聾。心昧。全不見人過失。止盡吾孝友。方可化家而自全。　塗遇蠡令。避人門下。命回首諦視久之。因思吾人不言不動。猶的然致世別眼。況輕言妄動。焉能晦其明以求免乎。

九月。謂人曰。人宅內供仙佛。不辭。如人請俗或道士。常往宅中可乎。　弔蠡縣殉夫徐烈婦。　客有見先生賜場者異之。先生曰。君子之處世也。甘惡衣粗食。甘艱苦勞動。斯可以無失已矣。　語可訓言曰。佛氏是勿視聽言動。吾儒是非禮勿視聽言動。　十月。左目上生瘤。後久不愈。左目遂眇。途行遇風。輒作痛避息。

庚申四十六歲。

正月朔。非興。隱然見一烏衣矮人。已。祭祖考。父生牌忽跌仆如稽首狀。疑父已逝矣。大慟。自此于父生位前供箸饌。以神人之間事之。　看陳祖川答朱子書。至今之君子。欲以安坐而感動之。浩歎曰。未人好言習靜。吾以爲今日正當習動耳。　王法乾父廷獻卒。先生往哭奠。規法乾行喪禮。廷獻翁名蘊奇。定州衛諸生。性仁厚。友于弟。以次女妻琡。已而卒。先君子曰。（乾光共法）增則猶是也。而吾女亡矣。俗以增繼娶爲續女。歸甯非禮也。翁然之。其女未于歸時。有糧數石。翁遣車送至。先君子曰。命女在時。未聞有此也。則君家物耳。請載歸。翁曰。亡女爲李氏之鬼。其遺物豈王氏之物哉。必不可歸。先君子受之。　四月二十四日。先生叔父檢卒于京邸。先生聞之。慟哭成服。　五月。琡來謁先生。衰麻出見。教學小學曲禮。　深州幽公玉來問學。公玉初名之元。避先生改名之桓。　先生自二月買石氏女爲側室。以身





有疾。未納。女媒且聞。爲媒欺也。至四月。議媒氏返之。得原金。六月。媒轉鬻之旗下。先生悔之。七月。琡聞往諫。先生泣曰。吾過矣。吾父無處所。而年四十餘。先人血嗣未立。往與行。罪皆莫逭。前擬有子即出。後迫于時晚。以爲但見子產即出。後更不及待。但見有孕即出。乃天降對。老妻不育。置一婢。爲人所欺。知又置一側。爲人所欺。擬。故眩亂之極。遂欲將此原金。再圖一人。而不知其過反至此也。敢不速更。盡出原金贖女歸其父。不責償。琡感先生改過之勇。立日譜。自考自此始。　閏八月。思爲學之難也。如行步也。心在則中規矩。心不在則不中規矩。所爭在敬肆。而人見其某時如此。某時又如彼。遂指以爲僞矣。敢不力乎。　王法乾指其門人某曰。是能以冷眼疑人。先生曰。切不可教之如此。昔人有言。社稷丘壠。凡爲子孫者。當戮力主室。凡務以名分相責。方今孔子之道陵地。但有志者。即宜厚相鼓舞。以相勉于聖道之萬一。有八長而二短。姑舍其二。有八短而二長。姑取其二。後生尺寸未進。先存心摘人短。此何意也。　或告兄弟惡。先生悽然曰。若有惡兄弟。幸也。若某欲求一惡兄而恭之。惡弟而友之。得乎。其人感動。　聞先君子事親。夙興拜牀下。初不令父母知。獨左右就養。委曲有道。以使昆弟安。嘆曰。吾不如也。　琡規先生言躁而長。猶未改。先生曰。古人養充而神凝。養充則改過有力。神凝則一點即化。僕正賴良友夾扶耳。因出日記令琡評。　劉煥章規先生曰。顏子之明。何至爲佞人欺。而夫子教之遠者。乃恐賢豪侍聰明。欲駕馭英雄。不覺爲佞人所欺耳。先生服其言。　九月。博野鄉耆。謀公舉先生賢能。先生力沮之。　語琡曰。春秋惟當以道致霸。戰國必當以道致王。孔子欲爲籌撥事。故仁管仲。孟子無須此矣。故卑之。易地則皆然。　教琡三減。曰減冗瑣以省精力。減讀作以專習行。減學業以御雜亂。如方學兵。且勿及農。習冠禮未熟。不可更及昏禮。　又語琡曰。猶是事也。自聖人爲之曰時宜。自後世豪傑出之曰權略。其實此權字。即未可與權之權。度時勢。稱輕重。而不失其節。是也。但聖人純出乎天理而利因之。豪傑深察乎利害而理與焉。世儒等之詭詐之流。而推于聖道外。使漢唐豪傑。不得近聖人之光。此陳龍川所爲扼腕也。僕以爲三代聖賢。仁者安仁也。漢唐豪傑。智者利仁也。　琡問古人子婦事舅。如父。今遠避。以爲禮。何也。曰。古人三十而娶。有子婦則已老矣。故可近事。今人皆早。父子年多不甚相遠。則別嫌爲禮。今時之宜也。　十二月。先生叔父柩還自京。竭力佐其子亨葬之。因思父。哭成慟。曰勇。遠德也。而末人不貴。專以斷私克慾詮之。則與夫子不懼二字。及勇士不忘喪其元。臨陳無勇非孝等語。俱不合矣。奈之何不資天下而爲婦人女子乎。

辛酉四十七歲。

正月。攜琡如獻縣。拜王五公先生。弔高公步雲。並會五公門人吳琡等。回過深州幽公玉家。抵安平。晤彭古愚彭子諒。　二十五日。哭奠叔父主前告練。　二月。往哭奠朱參兩。　坐王法乾齋。相對術術。忽覺期服忘哀。即謎。　三月。觀琡日譜自閱甚多。曰。此非慊也。怠也。怠則不自覺其過。不怠則過多矣。僕記中純白圈。終歲祇數筒。自勵私欲不生。七情中節。待人處事。無不妥當。乃爲慊。故皆與呂文輔言聖門三月不違仁者。因難及。即月至日至。亦何容易。僕並不可言時至。祇刻至耳。　期服雖練。每日必

思慕歎次。閱夏希舜曰。舜何罪。須知父母不悅。即我之罪。舜何慝。須知感動父母不能。即我之慝。慝字更苦更精。蓋罪猶有事實可指。慝則並無其非。但見父母不允不若。必我心中暗有不可感動者在也。　養同高祖侄爲子。名之曰樹。　書塨所箴陳口木雞四字于東西壁。雖對友敬。如靜友在旁。思人不能作聖。祇是昏惰。惰則不繼。昏則不照。　參訂司馬光十科取士法。謂按唐宋科目甚繁。溫公十科差勝。要皆出仕之人。而間雜以未仕者。總不外明經進士而已。是取之以章句辭華。而另設科以用之。欲人才之得難矣。不如即以先生所述三物之教。復古制鄉舉里選。各取其長。而分兵農禮樂諸科以用之。終身于一職。以其職之尊卑爲升降。而不雜其途。庶人才可以競出。政事可以畢舉。又何事于唐宋科目哉。先生存治之意如此。今蓋紆取其科之近似者檢校之耳。　曰。彭濟寰晋戒予謂大病是心中許即說在口中。至今二十年未改也。恥哉。　四月二十四日。哭舅叔父主。告釋服。　聞劉寧宇以棄俠老而甘貧。奬之。　齊燒燒侯問學。　時塨與張文升共學韜鈐。先生每入蠡城。則商酌徹晝夜。

觀王法乾日記曰。仁者不見非薄之人。情不相召也。存于中者戾。而感觸甚神。可畏哉。服其深中竇實。錄之。　思周孔似逆知後世有離事物以爲道。舍事物以爲學者。故德行藝總名曰物。明乎六藝固事物之功。即德行亦在事物內。大學明親之功何等大。而始事祇曰在格物。空寂靜悟。書冊講著。焉可溷哉。　八月。以患瘡久。氣血虛。乃更用日在喪家不御酒肉。移處則用。　偕塨習禮。教之曰。旋轉貴方圓。唱饋貴高亮。方圓又貴中節。高亮又貴有誠慎意。僕皆謂呼弟子及奴僕聲音。亦宜莊肅而忌滾傲也。　王法乾摘塨過曰。剛主交某某。又與某某通有無。可疑。先生曰。果有之乎。然吾以爲剛主不及吾二人在此。其勝吾二人亦在此。吾二人不苟交一人。不輕受一介。其身嚴矣。然爲事幾二十年。而四方來來多友。吾黨未成一材。剛主爲學僅一載。而樂就者有人。欲師者有人。夫子不云乎。水清無魚。好察無徒。某將以自改也。　思齋家之難。誠哉驗矣。不可苟也。　行必習恭。步步規矩。如神臨之。　始製懸門齋戒牌。每齋戒懸大門外。云今日齋戒。不會客。不主籌方。親友賜訪。請暫回。或揭他所。祭畢領教。　看家譜。至趙簡子鑄刑鼎。孔子歎曰。晉其亡乎。法銘在鼎。何以尊貴。何業之守。因著說。謂法寄之人也。銘在鼎。將貴鼎而賤人。法必失。道行之人也。刻在書。將貴書而賤人。道必亡。　十月。約塨以月之三五日會齋學。　先生從不入寺。不與僧道言。至是悔曰。如此何由化之。此即褊狹不能栽物之一端也。　十二月。著明太祖釋迦佛贊解。

壬戌四十八歲。

正月。先君子設穀日之筵。先生司禮。同劉康章、張而白、王法乾、張文升、趙秀升諸友。彈琴賦詩。習射演數。歌舞鉤梅樂。先生作穀日讌記。　塨從先生如獻縣。與王五公先生議經濟。　同公玉遊衛水觀純嚴來傳天文之學。　思古學教法開而弗達。強而弗抑。又古人獎人寄過其址。吾皆反此。不能成人材。不能容衆。自今再犯此過。必罰跪。　先君子規先生曰。滿腹經濟。再求中節。先生斷焉。　四月。塨病疲。先生館桓蘆城督之。　七月。著喚迷途。後又名曰存人編。一喚尋常僧道。二喚參禪悟道僧道。三喚





香僧。四喚惑于二氏之儒。五喚鄉愚各色邪教。　九月。與塨訂規約。以對衆不便面規者。可互相秘覺也。云懈惰須拍坐。箴塨示以晴。重視禁暴戾。多言作嗽聲。吐拔規言失。肅容戒笑輕。　謂張函白曰。千古學者。皆被孔子狂簡二字說定。狂而不簡。則可進于中行矣。千古狂者。皆被孟子遇取不忘其初一語說定。進取而忘其初。則可幾于聖域矣。吾與法乾剛主。皆愧是焉。　如保定府哭舅呂文輔。婚孫徵君十一子君奭。　塨進于先生曰。五穀之生也。生而已矣。長也。長而已矣。不自知其實而稔也。學者有進而無止也如之。孔子從心不踰時。猶思再進也。塨竊疑先生近者有急急收斂意焉。且夫英雄敗于摧折者少。敗于消磨者多。故消磨之思。甚于摧折。不知是否。先生曰。是也。願急改焉。

癸亥四十九歲。

正月。如易州。望荊軻山詩云。峯頂浮圖掛曉暉。當年匕首入強嬴。燕圖未染秦王血。山色于今尚不平。

四月。博野知縣羅士吉若役來候。以王五修子贄及崔偏事蔚林。林太僕爾淑言也。蔚林。字夏章。學宗陸王。爾淑、字洪子。孫徵君門人。俱新安人。　六月。河南楊廱予來訪。問學。畢。喚迷途而去。　喬百一晉來論學。百一、名已百。臨城人。明末給事。范士髦晉薦予朝。已而闖變。遂高隱。與塨往返書有云。孔子教人。不過忠信忠恕等語。不止罕言命。亦罕言性。蓋性命之說渺茫。不如實行之有確據也。實行敬而性命自在其中矣。此孔子繼世立教之深意也。可爲名言。　閏六月。納所買田氏女爲側室。　張函白規先生固執。輕信人。王五公先生亦謂曰。流丸止于甌臾。流言止于智者。先生服之。　一族弟無狀先生責之。其人曰。大兄虐我一家。原感不忘。因大兄表功。故反成讎耳。先生悵然自悔。　九月。先君子病。先生視之。既彌留。先生問教。曰。嘉哉。尚有始有終。卒。先生哭奠。挽聯曰。勁脊柱乾坤。操嚴端介。柔腸和骨肉。德重孝慈。　批周子太極圖之謬。主靜之失。

# 顏習齋先生年譜卷下

甲子五十歲。

正月。國公玉來請執贄。先生以其年長于己辭之。　二月。王五公先生卒。先生聞之大慟。已而聞其目不瞑。嘆曰。五公不瞑目矣。吾之目其可瞑耶。初志尋父。以事愿礙不遂。及歸宗。値天下多故。又思爲父母立一血嗣。乃出就廷數年。今不及待矣。遂决計尋親。三月。爲位哭奠王若谷。若谷。字餘厚。五公從兄。同起兵討賊者。皆過先生。至易州坎下。會葬五公先生。私謚曰莊毅。及之郎仁哭奠楊計公先生。自誓尋父遼東。不得。則尋之烏喇船廠諸處。再不得。則尋之蒙古各部落。再不得。則委身四方。不獲不歸。故凡友朋當哭奠者皆行。乃出。不欲留亡者以缺也。四月八日。隻身起行。如關東尋父。　過涿州。唔陳國鎮。國鎮。名之儀。涿州人。鹿忠節公善繼弟子。善繼講學宗王守仁。而躬行切實過之。嘗語人曰。倘吾學者。杜越而外。陳氏子而已。年七十餘。諄諄提引後進。不少倦。人問之曰。先生亦苦寂寞乎。曰。動靜皆有事。何寂寞之有。大學士馮銓同城居。謀請見不得。　十七日。入京。刻尋父報帖。貼四城門。及內城各處。對人言則泣。人聚觀。則叩首白來代尋求報。重謝之。并資取給儲卜。親友饋贐。亦受之。五月十五日。出朝陽門而東。每朔望必望拜家祠。寢室人拜。二十日抵山海關。海吼。山水暴漲。又无路引。不得出關。見山海之雄。嘆曰。夏殷周之得天下也以仁。失以不仁。漢唐宋之得天下也以智。失以不智。金元之得





天下也以勇。失以不勇。　六月四日。過豪士曾梅臣者。爲經營路引。乃得出。十三日。過韓英屯衛。已至奉天府。即瀋陽也。主堂兄在旗者希湯家。時東鹿友人張倘失之兄張鼎彝東巖。任奉天府丞。往拜倘夫。因見東巖。求散布州縣尋父報帖。逢人則流涕懇求之報帖。求其傳布。　七月。張東巖作毀錦州念佛堂議。先生爲之作檄作說人存人編。　八月。報者皆至。往驗則非。先生日夜悲慟。　交程玉行。玉行。山東人。有學具壯志。以事編居瀋陽。　滿洲筆帖式關拉江問性情才。先生曰。心之理曰性。性之動曰情。情之力曰才。因言宋儒不識性。並才情俱誤。拉江遊服。遂拜從學。拉江宿于外。先生問之。曰。吾妻有親喪。念婦人亦人子也。豈可亂其喪哉。先生喜曰。禮所未制之禮也。而合矣。　四出尋覓。日禱父信于神明。

乙丑五十一歲。

二月朔日。傳蓋州南有信。先生如海蓋等處。三月。宿遼陽城。出陷蹤泥中。七日至蓋平。十九日又陷泥中失驢。出過耀州。二十日入海城縣。二十五日入遼陽。俱貼報帖。遍諮詢不得。三十日復返瀋陽。三月三日。擬東往撫順。四日。瀋陽有銀工仝姓者。其婦見先生報帖。知尋其父者。使人延先生至家。問先生尋親緣故。先生泣訴。婦嗚泣曰。此吾父也。先生乃詳問父名字年貌疤識。皆合。婦又言父至關東。初配王氏。无出。繼配劉氏。生己。曾以某年逃歸內地。及關被獲。遂絕念。康熙十一年四月十二日卒。葬韓英屯。因相向大哭。認爲兄妹。先生又出遍訪父故人。言如一。八日乃定祝版。十一日。宰豬羊祭墓。立主慟哭。自此寢苦枕塊。不食甘旨。朝夕奠。午上食。哭無時。識交皆來弔賻。人人嘆息稱道。十二日。行初虞禮。四月朔。奠告奉主歸。隻身自御車。哭導而行。日朝夕奠。午上食不怠。凡過大水橋梁城門必下。而再



拜祝告。渡渠徒杠。莊門車上跪祝。或俯車秘祝。乃過。是日兄及妹夫仝定國識交等。俱遠送哭別。十二日。達松山堡。行急日煩。途哭無時。雖至人宅。哭止數聲不揭。十八日入關。往謝曾梅臣。梅臣來弔奠。關後過前助力餽贐者。皆謝之。弔奠釋榜。十九日。行再虞禮。三十日過京城。五月五日。至博野七里庄。先期遣服親皆成服迎奠哭。拜相向哭。已入里至宅。安主。行三虞禮。遠地親友皆來弔奠賻。則辭。十三日。葬父生主于祔兆。告監庠教諭以下奠。六月八日。行卒哭禮。九日。行祔祭禮。自此惟朝夕哭。　讀士喪禮。嘆古聖智多記事。後儒皆多議理。此虛實之別也。　從三叔父怡如病。請同寢奉養之。七月十六日。怡如卒。其子早壯方孩提。貧。先生代葬之。是後朝夕哭考。其間思及從叔。則哭叔。　十二月十六日。哭奠三從叔。告除服。　高陽齊林玉有雄才。河南襲荒。先生題之。

丙寅五十二歲。

正月。教諭不敢以稅服報先生丁艱。先生必不易服應考。因棄諸生。　二月。思孟子曰。先立乎其大。今小事皆能動心。小不平皆能動性。正是大不立也。　三月八日。行小祥禮。自此易練服。止朝夕哭。惟朔望哭奠。蔬食甘美。但不飲酒。不食魚肉稍。　王學詩來執贄。先生不許。長跪兩晝夜以請。先生曰。吾悲夫世之徒師弟名而无其實者。汝今居大母喪。能從吾喪禮行。再來受子矣。乃去。學詩、字全四、完縣人。

備身非父。割股肉療。母疾。學使奏聞。並及其父三錫之孝。祖母金氏母邊氏之節。旌六十金。建三世節孝坊。皆從孫鍾元徵君魏庸齋司寇遊。　四月十一日。思喪禮不言齊戒。以无時不齊戒也。今予年踰五十。愧不成。喪食蔬不免慾甚。則祭前須齊戒。十二日行忌日奠。　博野知縣羅士吉具牲來弔。祭成禮。先生往縣謝。致胙二方。望署門稽顙拜而還。　先生偶坐門外。聞言幾失笑。乃知喪禮不耦坐不旅行。有以也。遂入。　一日晏起。因思喪中廢業。氣以毀瘠。極易惰。故先王制祝詞曰。夙興夜處。不惰其身。然期以內。哀甚不逸。不惰猶易。釋以後。哀尠日殺。心身少事。逸斯惰矣。惰愈偷矣。故孔子曰。喪事不敢不勉。　五月十三日。聞關東大兄卒。稅服三月。　先生自外過中門。側室田氏急掩扉避。先生遙嘉之曰。可謂能守禮矣。　八月十三日。爲關東大兄位奠。告服闋。　謂門人曰。初喪。朝一溢米夕一溢米。食之无算。宋儒家禮刪去无算句。致當日居喪。過朝夕不敢食。當朝夕。過哀至。又不能食。幾乎殺我。今因家禮。練後止朝夕哭。惟朔望未除服者會哭。凡哀至皆制不哭。疑聖人過抑人情。乃讀子夏傳曰。既練。舍外寢。始食菜果。飯素食。哭无時。乃嘆先王制禮。盡人之性。宋人无德无位。不可作也。

丁卯五十三歲。

自儆曰。堯舜之聖在精一。吾不惟不精。而方粗如糠粃。不惟不一。而且雜如市肆。愧哉慨哉。須極力培持。上副天之所以生我者可也。　三月二日。聞嫁母病。亟之隨東侍疾。　五日回里。齊戒。八日行大祥禮。始參用儀禮。先生主初獻。主婦亞獻。以邊生作賓三獻。　祭訖。急如隨東。則母卒矣。大哭。服弔衰。弔賓爲先生來者拜謝。非則否。十一日奠。十五日送葬。十六日哭拜辭主而回。　二十五日行禫祭禮、四月朔日。奉考主于家祠。行吉祭禮。乃遷曾祖考妣主于祧室。安祖考主于祖室。考主于禰室。以嫡子赴考祔。十二日行忌日祭。十五日始行望禮于家祠。習齋與家人爲禮。命田氏隨女君拜祠。拜君、女君皆四。坐受子拜父母。半拱之。一切復常。惟不樂不華飾。以尙有心喪也。　行冠禮于郝州濟。貧且欲成人材也。　六月。刁過之、石鑑生約共習禮。　羅命縣區淡先生門。　許酉山致書于先生論學。先生以周孔正學答之。酉山先生諱三禮。河南山陽人。順治辛丑進士。選杭州海甯令。邑煩劇。又値三藩變。政務旁午。先生撫民擒寇。皆有方略。且延士講學。行禮樂。考經史。廟傳縉紛。先生處之裕如也。署後建告天樓。每晨必焚香告以所爲。辛酉入授御史。己巳遷至副憲。特疏劾內閣徐元文與其兄尙書乾學、侍郎高士奇輩一級。而徐高亦由是去位。著河洛源流、政學合一辯、源流略云。聖道一中。原通天地民物爲一。全體大用。授文發武。皆吾心性能事。但自孔子沒。而中行絕。狂狷兩途。分任聖道。乃氣數使然。不可偏重。狂者進取。如張良、韓信、房、杜諸人。皆能開闢世界。造福蒼生。然求其言行之盡規規聖道不能也。狷者不爲。如程顥、朱熹、陸九淵諸人。不義不爲。主持名教。然欲其出而定鼎濟艱。如古聖之得百里而君之。朝諸侯有天下。不能也。二者分承協任。庶見聖道。著但認孔子爲一經學儒生則非矣。庚午。官至兵部督捕右侍郎。辛未卒。　塨與張文升推衍存治。文升著存治翼編。塨著瘳忘編。先生訂正之。七月三日。謂紹泳曰。機其來。予心告矣。紹泳問。曰。素不妄動。已而爾機果至。紹泳、適族叔也。以貧委于





習齋。數年如一。　八月。過保定府。入謁魏蓮陸所建五賢祠。程明道、程伊川、劉靜修、鹿忠節、孫徵君。以其皆郡人也。配饗者爲杜紫峯、張羅五、張石卿、孫君僑、高鳴學、孫奭淵。　王法乾謂先生曰。君子口代天言。皆容易乎。先生忌之。　十一月。過安平。可訓書勸先生以時文教人。借以明道倡學。先生曰。近亦思及此。　十二月。訂塨所著閱史郄視。　聞劉煥章无疾而卒。面色如生。大哭往弔奠。爲作行狀。

戊辰五十四歲。

正月。常功增日三復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朔日遣還初伯總喪。哭奠擗。　時先生內子復姓李。　復移郝州藥鋪于家。　思待聖賢以豪俠。待豪俠以聖賢。待庸愚以聖賢豪俠。待奸惡以聖賢豪俠。誠處之如庸愚。則失其心。則致其悔或害。皆己過也。而乃委命之不淑。人之難交耶。　二月。出稿百斤。助還初子文芳治喪。文芳、耐樸生父也。　王學詩卒。先生如完縣弔之。揖而不拜。以其歸館行朔望哭奠禮。收之爲門人也。　四月朔日。告還初伯于殯宮。除服。　看塨四書言仁解。　七月朔日。行禮畢。謂內子曰。吾與子釋病。但能起。勿怠于禮。　塨規先生病中鬱鬱。是中无主也。先生即書于冊面自警。　鹿密觀來訪。　思宋室臣子所宜急商推者。正在朝廷利害邊報差除。乃范晉誠首以爲戒。與門人舍職掌談學。皆失聖道。而予中年曾受其披染也。　十月。如獻縣哭莫王聘光。　十一月。如高陽拜孫文正公祠。　如新安拜謝馬開一。會偕爲立。是時凡助葬父者皆往謝之。　如鄭開與張翰升晉恭性存學輸升初疑。後是之。　十二月。李植秀從遊學禮。

己巳五十五歲。

正月。訂一歲常儀。常功。凡祭神用令儀。通三獻諸位。諸祝。共十二拜。較會典誠三拜者爲成儀。通獻五拜者爲誠儀。春祭祖考。秋祭考。俱大齊。春秋時祭孔子。孟春祀戶。孟夏祀竈。季夏祀中霤。孟秋祀門。孟冬祀水。俱中齊。淸明十月朔。從族衆祭祖墓。亦中齊。皆用成儀。凡朔望節令。親忌日、己生日、及祭外親友、咸同老幼。祭分派族人墓。俱小齊。用誠儀。朔有薦。望惟酒果。大齊七日。戒三日。齊中齊散齊二日。致齊一日。小齊散齊一日。致齊一夜。大齊必沐浴。中齊沐浴或澡。拭必入齊房。小齊必別寢。戒日懸內齊戒牌。書云。戒不弔喪。不問疾。不怒責人。不入內。不與穢惡。飲酒不至三盞。食肉不茹葷。齊沐浴。著則衣。邊坐不會客。不主方。不理外事。致思所祭如在。齊日懸外齊戒牌。書云。今方齊神。不敢會客。不敢主方。賜訪親友。暫回。祭畢候教。如遠客。姻族親延榻他所。祭畢恭迎。凡倉卒與祭外神親友。又有時齊刻齊之例。謂立刻卽屛他念。禁言語。專思所祭也。（凡祭令家人辦祭品務潔淨）凡朔望節令謁祠。出中堂南面。妻北面四拜。惟冬至元旦八拜。答再。妻拜。同。不答。子拜同。不答。妾拜妻儀同拜君。子孫惟元旦拜妾。再妾答拜。凡出告反面于家祠前。但如生人禮。今因禮言無事不開廟門。定朔日反者拜告祠外。經宿以上。再拜告廟外。旬日以上乃啓廟焚香。設辭告之。教妻行禮同。是謂家禮。朔望出至習齋。焚香率子及從學弟子拜聖師四拜。坐受弟子拜四。是謂學儀。凡出過祠必下。望祠不下。不知者式之。行樹壁外式。文廟壁外亦下。過墓必式。墓墓不式。若名賢宗族及至親厚友之父母。雖下祠例。有所慟必式。如見哲者殘疾者

寢城倉倒河決殺場之類.有所敬必式.如過先聖祠廟望祖塋過忠臣孝子節烈遺跡賢人里之類.凡過祖塋.曰一至揖.再至趨.旬以上再拜.月以上四拜.思祖父母師墓同.凡賓主相見.見師.日見揖.旬以上再拜.月以上四拜.交友皆再升.令常客如常儀.凡吉禮.遭喪皆廢.雖總亦然.此一歲常儀也.習禮樂射御書數.讀書隨時.書于日記.有他功隨時書.每日習恭時.思對越上帝.謹言語.肅威儀.每時心自懍則○.否則●.以然否多少別厭懈分數.多一言○.過五則冥為一分♂.過五則率.中有×.邪妄也.如妄念起.不為子嗣.比內皆是.每旦為弟子試書.講書.午判做教字.此一歲常功也.有缺.必書.新為卻疾求嗣計.增夜中坐功.　謂張文升曰.如天不廢予.將以七字富天下.墾荒均田興水利.以六字強天下.人皆兵.官皆將.以九字安天下.舉人材.正大經.興禮樂.　二月.塨執贄正師弟禮.　先生歎曰.素隱行怪者有其人.半塗而廢者有其人.依乎中庸.遯世不悔者.吾非其人也.竊有志焉.　思心時時嚴正.身時時整肅.足步步規矩.即時習禮也.念時時平安.聲氣時時和藹.喜怒時時中節.即時習樂也.玉帛周旋.禮也.不爾亦禮.琴瑟鐘鼓.樂也.不爾亦樂.故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　王法乾論友主擇交.先生主節取.　三月.習琴.　十一月.誕日也.家人請拜.先生泣下曰.予兩則非人.不及事父母.敢當家人祝乎.乃例不祝壽.是日與人談非.遂泣不已.自傷也.　知養子有隱疾.不能嗣.且有室變.大發.旋以命自解.乃謀養孫為後.　李植秀來問禮.曰.予有祖父在.禮不得專行.吾聞人子善言常悅于親耳.善行常悅于親目.須潛爭祖父.若自其己出.而我奉行之者.乃善.此吾在朱氏時所自勉也.　習騎.刀式.始及健刀.　四月.學使李公廳府.知蠡縣學趙公旭俱遺人縣置旌閭.趙兼有餽儀.先生受而不報.時蠡人士公舉先生于縣.將送道院上奏.剛公玉亦謀遍揚當道.先生力止之.　謂塨弟培曰.僕抱禹稷之心.而為沮溺之行.如函劍而欲露寸光者.法乾謂不如全函.剛主謂不如多露.皆非僕志也.　如蠡哭吳塨世父保初.世父諱成性.康熙初.以恩貢.截留提還通判.辭老不就.先生私謚之曰節白.　五月.塨問曰.近日此心提起時.萬慮皆忘.祇是一團生理.是存養否.先生曰.觀子九容之功不肅.此竊也.數百年理學之所以自欺也.非存養也.予素用力.靜則提醒操持.動則明辨剛斷.而繼以不自恕.蓋必身心一齊提起.方是存養.不然.則以釋氏之照徹萬象.混吾儒之萬物一體矣.　七月.教李植秀及幼弟利.學士相見獻酬禮.令肄三.　王法乾曰.程朱何可操戈.試看今日氣運.是誰主持.家讀其書.取士立教.致君臨民.皆是也.先生曰.元亦謂今日是程朱氣運.正如周季自是五霸持世.然必以為五霸持世.不如堯舜.程朱持世.不如孔孟.已而白.謂程朱持世.尚過其分.十分世道.佛氏持三分.豪俠持三分.程朱持三分.仙氏持一分.聖道焉得不皇皇哀章也.　刁文孝之子靜之來.言盧溝知縣陸隴其.索先生所著齋.濟苑知縣邵嗣堯欲相見先生.謝曰.拙陋不交時貴.吾子勿游揚也.　隴其.字稼書.浙江平湖人.為程朱學.居官清介.嗣堯.字子昆.山西猗氏人.舉陸王.清威有吏才.　以祭門神.喪戒有雜念.思祭神猶難于齋.況平常而能齋明也.即專思神.　二十九日.出也行中規矩.入則否.嘆曰.甚矣周旋中禮之難也.李植秀問曰.秀游師門.道人多毀忌.如何.曰.天下方以八股為正業.則有講作.皆曰閒雜.皆屬怪異.





汝初立志.當悶然自進.不雜人.不令人知可也.然亦須堅定骨力.流言不懼.笑毀不撓.方能有成.　八月.撫院于公成龍使來懸匾旌閭.先生受而不報.　九月.訂塨所編諡過則例.　吹籥.　自勘出門如見大賓.近多如此.　國之桓介塨執贄.先生辭.固請.乃受之.　思戒慎不視.恐懼不聞.必于洪然虛靜之中.儼上帝臨汝之意.則靜存正功也.若宋人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非丹家所謂內視乎.　塨問自警飭矣.已又忽忘.昏惰.何以免此.先生曰.湯銘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日則無間矣.何必復曰又日新.可見忽忘昏惰.古今學者通患.除時常振刷.无他法矣.　李植秀問閒念明從.屏之不退.如何.先生曰.但將精神竦起.使天君作主.諸念自然退聽.然非用力有素.而驟首竦起退聽.亦殊不易.先儒所謂工夫即是效驗也.　族弟借乘.家人對.碓矣.先生思此人乃鈍無所借.命家人改日碓.　十二月.枕哭吳翁大來.大來名際泰.蠡人.豪俠好義.所施散萬餘金.交游幾遍天下.而待人寬謙.過橫逆.笑受之不報.　三從叔子早壯.以後提從母嫁.至是取歸發之.舉之.招神于墓.立主.習齋旁室.行虞禮.　書一聯云.盧我觀物.與天恕人.

庚午五十六歲.

正月三日.發族孫保成為孫.　國之桓至.先生曰.學人未有真滅.如子者.惜老矣.之桓曰.竭力向前.死而後已.敢以老阻乎.　先生與王法乾同榻.問曰.元有寸進否.曰.有.過人爭辯.能不言矣.　二十二日.行中矩.望見壁上書母不敬.快然思敬.時見竊而安.息時見竊而傷.不曾嚴師爭友矣.湯武遜物有銘.有以哉.　博野令雍公致仕.先生往謝.雍公尋來拜謁.深以先生之學為是.作喚迷塗序.　二月.張東嚴通政來訪.　二十二日.遭從世母總服.　三月.訂塨族約.　思事可以動我心.皆由物重我輕.故兵法曰.敗兵若以銖稱鎰.　曰.後世詩文字畫.乾坤四蠹也.　習射.　門左演獎弄.家衆寂然.室中各理女工如無聞.先生喜曰.誰謂婦女不可入德也.　五月九日.子弟俱往山.思吾庭除日新.有之人无廢舉.今不潔.衰惰甚矣.乃各處親掃.憊甚三息乃畢.　思內篤敬.而外肅容.人之本體也.靜時踐其形也.六藝習.而百事當.性之良能也.動時踐其形也.絜矩行而上下通.心之萬物皆備也.同天下踐其形也.禪宗焉能亂我哉.　二十二日.哭契從世母塋.告除服.　六月.著謹言八戒.一戒開言.二戒俗言.三戒類引.四戒浸淫.五戒凌人.六戒幽幻.七戒傳流言.八戒輕與人深言.　思文盟之禍.中子心則害心.中于身則害身.中于家國則害家國.陳文達曰.本朝自是文墨世界.當日讀之.亦不覺其詞之慘而意之悲也.　思高明覆物.萬物歸我.洞照萬象.一象不沾.儒釋和去天淵也.　思定其心而後言.自无失言.定其心而後怒.自無妄怒.失言妄怒.皆由逐物.未嘗以我作主.　八月朔日.以祭門神齋.思人心不如聖人之純一也.齊日之心.必如聖人.而神乃可格.人身不如聖人之九容也.齊日之身.必如聖人.而神斯可交.　一日.行容甚.因思劉煥章罰門人曰.予嘗非莊時.輒思劉煥章.矜非時.思呂文輔.坐卒時.思王五修.懸躁時.思陳國鎮.謙抑時.思張石卿.和氣包括.英氣憤發時.思王五公.嗟乎.使諸友皆在.其修我豈淺鮮哉.　九月.思人大則事小.伊尹五就湯五就桀.人未聞譏其反覆背逆也.　二日.行中規矩.

思昨終日中度.今日惟此時.純敬之辨也. 思人才無用矣.厭其無用.卽己才无用.世路不平矣.怨其
不平.卽己情不平. 以祭考齋戒.思齊戒日有不悅.宜寬之.曰.先考之寬容之也.有交財.宜讓之.曰.先
考之寬及之也. 十月.爲蠡人士作祭劉潤九文.潤九名鷹旺.蠡人.非兄.富而行仁.猥居十佛村.有訟
爭.皆往質之. 十一月.涞水曾敦化來問學.求列門人.先生辭. 王法乾曰.自知周孔三物之學.卻缺
靜功.不及前日.先生曰.易曰.洗心.中庸曰.齊明.非齊不明.非明不齊.非洗心不能齊明.非齊明不能洗
心.何事閉目靜坐.拾稗子殘瀋也. 十二月.教之桓敦化學禮. 敦化介塨執贄.先生許之. 先生語
塨曰.伯夷.仁也.柳下惠.義也.塨曰.塨亦謂伯夷非佛老可托.以其不念舊惡也.柳下惠非鄉愿可托.以
其必以道也.伊尹非雜霸可托.以其樂堯舜之道.而一介取與必嚴也.孔子非歷生可托.以其志爲東
周.而教人以兵農禮樂也.先生曰.然. 先生曰.唐楊瑒疏言選士專尋文辭.自隋煬帝設進士科始.加
以帖括.自唐高宗聽劉思立之奏.始乃爲世害至今乎.

辛未五十七歲.

正月.思凡罪皆本于自欺.言聖人之言.而行小人之行.全欺也.卽言聖人之言.而行苟自好者之行.亦
半欺也.法乾規先生曰.身不及口.口不及筆.先生曰.心更不及身.願共勉之. 思有一夫不能下.亦傲
惡.有一事不耐煩.亦忿惡.有一行不平實.亦僞惡.有一錢不義得.亦貪惡.又思不怨不尤.下學而上達.
眞無聲無臭.於穆不已.上通于天矣.故曰.知我者其天乎.內返歉然自愧. 看韓非子至說難.強以其
所不能爲.止以其所不能已.如此者身危.憮然懼予交人.每蹈此危哉. 名保成曰重光. 思予以讓
爲直.暴躁爲剛.執滯爲堅定.遲遁不改.廢才也. 三月.先生將出游.曰.吾生休戚.聖道明晦.敢以天
生之身.偸安自私乎.乃遍別親友.告家祠.十六日.南遊中州. 至安平縣.聞陣光齋.圖教其門人.揖立
應對.朔望拜父母儀.獎之. 至深州.國之桓請從.以其年老家貧子幼.辭之.對曰.吾敢遜子路乎.固請
徒步從.先生教之曰.正心修身之功.不可因途行解.吾儕內自提撕也.又教以齊家先嚴內外. 野莊
頭遇鄭光裕克昌.示以喚迷途.大悅. 至順德府.偶遇訪楊爾容及其弟濟川.示以喚迷途.楊數之.聘
那嶷教論.賈非修.故人也.曰.人言教職爲冊閒署.不知人才爲政事之本.而學校尤人才之本也.勉以修
身布教之道. 四月朔日.行望拜家祠.答拜家人門生禮. 至安陽.哭奠許酉山先生. 訪徐孝子适.
适問存學存治.曰.适每夜祝天生聖賢.以衛聖道.其在先生矣. 抵回龍.與陳子權.耿子達.甯天木.熊
伯玉.耿敬仲.孫賢則.柴聚魁.丁士傑.論學.爲甯季和.閻鐵行言經濟. 至洛縣.教論國之甫.男玉之桓
弟也.來迎.游大伾山.論道士歸倫. 考忌日.齊宿.遙奠.終日素衣冠.不御酒肉. 與男玉論井田.固留
之桓而行. 宿班勝固.見民以歲凶流亡.惻然出錢.及衣周之.草遊客寄濬縣令.諷以四急.一急停徵.
一急賑濟.一急捕蝗.一急請上官行文各處.安集流民. 至夏峯.唔孫徵君子五君協.七君孚.十一君
韙.具雞酒.祭徵君.哭之.拜耿保汝.因同孫平子.孫其岸.登嘯臺.遊安樂窩.弔彭儼夫墓.酹以酒.曾嘯百
泉.時保汝率子爾良及楊愫千.楊誠甫.李天柘.孔益仲.陸紹至.乃以存學質保汝.曰.請問孔孟在天之





神.以爲是否.程朱罪我否.保汝曰.孔孟必以爲是也.程朱亦不之罪也.但目前習見不脫者起紛耘耳.
先生曰.苟无義戾先儒.而幸聖道粗明.生死元不計也.保汝曰.如此無慮矣.乃爲暢言六藝之學.保汝
出其王制管窺.論井田封建與先生存治合.深相得.流連幾十日.乃別.愫千以車馬送.保汝名極.定興
人.從孫徵君移家夏峯.高隱力學.嘗至延津.訪周礎公.論學.渡黃河. 五月.至河南開封府.張醫卜肆
以閱人. 思今出遊.卽用九也.必見无首乃爲善用. 十日.夜店人賊盜先生.堅臥亦不言. 訪張子
朗.劉念庵.郭十同.李瑤之. 杜平修.周炎.趙龍文來訪. 時時習恭.心神清坦.四體精健.時疫氣流行.
兼之斧資不給.而先生浩歌自得.絕不動心. 一日.見一翁過.背甚傴.異之.挽入座.則孫徵君門人原
武張爆然天章也.先生以常功及存學質之.天章喟然曰.禮樂亡矣.存學誠不容不作.問水政.先生略
言之.天章曰.先生何不著禮儀水政書.先生曰.元之著存學也.病後儒之著書也.尤而效之乎.且紙墨
功多.恐習行之精力少也.自此來問事者日衆. 二十七日.始食杏.恐食早.家人未嘗也. 張天章來
曰.學者須靜中養出端倪.書亦須多讀.著書亦不容已.先生曰.孔子強壯時.學成教就.陶鑄人材.可以
定一代之治平矣.不得用.乃周流.又不得用.乃顏逝.皆大不得已而爲之者也.如徵宮翁者.不學其經
營治家之實.而徒效其凶歲轉移.遺亂記塵.寫以遺子孫者乎.且孔子自居予述.乃武周述事之述.家
居習禮樂.執財.御爲司寇.辨五土之性.乃述六府三物之事也.非註記其文字也.後儒以講書註解.托
聖人之述.可乎.況靜中了悟.乃釋氏鏡花水月幻學.毫无與于性分之眞體.位育之實功也.聖門下學
上達.原有正途.不然.孔子曰與七十子習行禮樂.而性命不得聞.孔子不幾爲千古之拙師.七十子豈
成愚徒乎.天章曰.顏子仰鑽瞻前.如立卓爾.是何物.豈顏子枯禪乎.先生曰.否.顏子明言博我以文.約
我以禮.豈空中玩弄光景者比耶.後儒以文墨爲文.以虛理爲禮.將博學改爲博讀博講博著.不又天
淵之分耶.天章拜手曰.聞命矣.時主客坐久.體愈莊.容愈恭.先生因指曰.非从用戒愼功.此容不得于
人前矯強粧飾也.故一望識君.天章悅服.抵夜乃去. 偶見雞有亂者.因思杏壇之琴.皆不盜.孔子不
得謂之恭而安.俱正之. 六月.遊于衛.遇一少年.頗異.問之.朱超越千也.約來寓.已而果至.問其志.頗
學經濟.乃沽酒對酌.與之言.已.提劍而舞.歌曰.八月秋風雜白.僞蘆荻蕭蕭天雨濕.有客有客夜彷徨.
彷徨良久鴟鴞舞.鏗鏘姻姻空千古.紛紛諸儒何足數.直呼小兒楊德祖.尊中有酒盤有餐.倚劍冠歌
行路難.美人家在青雲端.何以贈之雙琅玕.翌日報一剌.曰.吳名士拜.遂行. 抵杞縣.訪田椒柏.鄭吉
人.皆以存學爲是. 至鄢陵.訪梁鹿.授以道.于伏村晤劉子厚. 訪王延祐次亭.次亭遜其師張仲誠
所傳.將好貨好色作成色相制.絕.先生曰.是主人不務守家.而无事賊盜也.予謂白晝乾健習行.夜中
省察操存.私慾自不作.卽或間作.祇一點起.亦必退聽.孔門爲仁與克伐怨欲不行之分卽在此.次亭
請執贄.辭之.時常貞一.蘇子文. 七月.訪劉從先.言禮當習.從先奮起曰.此時卽習.何待乎.習祭禮二
度.日入.從先曰.燈可讀書.燈不可習禮乎.秉燭終三.教從先三郎冠禮.從先問喪服.制言之. 訪韓旋
元.旋元問存性.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豈心之理善.而身乃雜惡乎.問存學.曰.是吾儒喚迷途也.

訪韓智度指易修業居業。曰學者須知田產籍非祖業。講誦籍上田產非修業。乃得求其業而修之。修乃得居之。吾儕急事也。智度曰然。　觀鄭汝梅傳。以當時心學盛行。崇禮登以九容九思四教六藝爲多。汝梅駁之曰。九容之不修。是无身也。九思之不謹。是无心也。先生批曰。四教之不立。是无道也。六藝之不習。是无學也。　閏七月。思化人者不自異于人。　抵上蔡。訪張仲誠。仲誠曰。修道卽在性上修。故爲學必先操存。方爲有主。先生曰。是修性。非修道矣。周公以六藝教人。正就人倫日用爲教。故曰修道謂教。蓋三物之六德。其發現爲六行。而實事爲六藝。孔門學而時習之卽此也。所謂格物也。格物而後可言操存誠正。先生教法。毋乃于大學先後之序有紊乎。論取士。仲誠曰。如無私。八股可也。先生曰。不然。不復鄉舉里選。無人才。無治道。仲誠名沐。以進士知內黃縣事。有惠政。論學大旨宗陸王。而變其面貌。以一念常在爲主。弟子從者甚夥。　觀上蔡知縣楊廷望所闢杜渠。又聞其毀佛寺。重建書院、伏羲廟。清丈地畝。躬率人習文廟禮樂。蓋有用才也。　先生謂李子楷曰。朱子論延平觀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曰以不觀觀之。此是禪宗。否子楷曰。此誠近禪。愚尋操存不如此。乃將學問思辨俱在戒慎不覩恐懼不聞內用功。先生曰。如此。則孔子學于識大識小。問禮問官。終日以思。辨闢異違。皆其兀然靜存。不覩不聞時也。而可通乎。　八月。先生與仲誠及其門人明辨。辨引幾一月。將行。申曰。學原精粗內外一致。加功近世聖道之亡。多因心內惺覺。口中講說。紙上議論。三者之間見道。而身世乃不見道。學堂輒稱書院。或曰講堂。皆倚學之不講一句爲遂非之柄。殊不思置學之二字于何地。孔門是爲學而講。後人便以講爲學。千里矣。仲誠笑曰。向以爲出脫先儒籓籬。不知仍在其窠中也。及行。仲誠率門人遠送。先生拜手曰。承教不敢自棄。勉加操存。先生操存有年。願進習行以惠蒼生。仲誠拜手許諾。　訪侯子賓諸人。勉以習行有用之學。　至商水。訪傅惕若論學。惕若服焉。以吳名士劇尹李子青木天。與言經濟。木天是之。先生佩一短刀。木天問曰。君善此耶。先生謝不敏。木天曰。君願學之。當先拳法。拳法、武藝之本也。時酒酣。月下解衣爲先生演諸家拳法。良久。先生笑曰。如此可與君一試。乃折竹爲刀。對舞不數合。擊中其腕。木天大驚曰。技至此乎。又與深言經濟。木天傾倒下拜。次日令其長子琥、次子瓚、季子貞執贄從遊。　渡小黃河。訪王子讓及冠樹等。隨問引以正學。　抵奉天峙訪王崑、李象乾。崑倚初執習見。已而服。　返鄢陵。訪李乾行等論學。乾行曰。何須學習。但操存功至。卽可將百萬兵。無不如意。先生悚然。懼後儒虛學誣罔至此。乃舉古人兵間二事叩其策。次日問之。乾行曰。未之思亦不必思。小才小智耳。先生曰。小才智尚未能思。大才智又何在。豈若操存尚未至耶。乾行語塞。　九月朔日。偕王次亭昆仲習冠婚諸禮。次亭問明德親民。先生曰。修六德。行六行。習六藝。所以明也。布六德六行六藝于天下。所以親也。今君等在仲誠先生之門。從未以此爲學。教然則何者爲者所以明之親之者乎。閉門靜坐。返念收心。乃二氏之學。非吾儒之操存也。次亭感佩。　先生渡河北歸。過淇縣。訪王餘嚴柔之。五公先生弟也。老病。留食于其孫世臣爲義賓。　至湯陰。訪朱敬主一。他出。其父甯居出。令夙儒也。語之學。抵寓辯辭。主一歸。先生與主一及其子任習禮。甯居曰。予可任老乎。卽主位伏與彬彬如也。





夜與主一論學論治。主一曰。不見先生。幾枉度一世。行。徐話仲容已來迎。出日省記求教。問禮樂。答之。已而主一復來。追送至磁州別。主一請先生習恭。觀之。因並坐習恭。先生曰。吾儕無一處不與異端反。卽如我二人並坐習恭。儼然循儒。倘並靜坐。則儼然衲禪和子矣。　十月。至臨城。拜舊百一、李蓋清苦。布衣罷敝。饋以金力卻。出酒食宴舍論學。　五日抵里。族侄修己侍從遊。　閑家人前以家事至相謂曰。不聞朝廷詔至。人臣必拜受乎。夫子。一家之君也。當以妻子與人臣。相率拜受。先生愓然曰。吾無以當之。何容少自菲薄乎。因以非禮勿視爲言。勸與家人相勉。　思言移未能謹。復擬五字用力曰。省徐文謹遜。或少疵乎。　王法乾論道在于書。先生曰。書之文字固載道。然文字不是道。如車載人。車豈是人。法乾曰。如坐如尸。非道乎。曰。是人坐乎。書坐乎。排讀之。卽當坐乎。法乾無以應。　給李介石省返其幣。以南遊後。介石具幣僕來問學也。介石名桂。深澤人。黃門人龍子也。辛酉舉于鄉。能技擊。好樂。教子甥及門人各習一音。每日讀書畢。卽登歌合樂。渢渢如也。樂易好施。人多德之。

壬申五十八歲。

二月。觀塨所輯諸儒論學。關中李中孚曰。吾儒之學。以經世爲宗。自傳久而謬。一變訓詁。再變詞藝。而儒名存實亡矣。批曰。見確如此。乃膺撫壽修禮。集多士景從。亦祇講書說話而已。何不舉古人三事三物之經世者與人習行哉。後儒之口筆。見之非。無用。見之是。亦無用。此所以吾心益傷也。　觀古月令每月教民事至命樂正習舞命宗正入學習樂之類。嘆今歷授時布政之法亡。深入理除宜忌諸術。亦周孔學失所致也。　謂塨曰。子纂諸儒論學。名曰未墜集。蓋取子存性存學。大翻宋明之案。逆而難入。錄其合道之言。欲使人信吾說之不謬于先儒。而教易行。意甚盛也。然予未南遊時。尚有將就程朱附之聖門支派之意。自一南遊。見人人禪子。家家虛文。直與孔門敵對。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乃定以爲孔孟程朱判然兩途。不願作道統中鄉愿矣。且所謂未墜者非也。未墜者。在身世也。今諸儒之論。在身乎世乎。在口筆耳。則論之悖于孔孟隳也。卽合于孔孟。亦墜也。吾與子今日尙言而不行。更墜其墜矣。而暇爲先儒文飾曰未墜哉。　六月。教塨曰。人之不爲聖人也。其患二。一在視聖人之大德爲不敢望。一在視聖人之小節爲聖不在此。吾黨須先于小節用功。　七月。錄四書正誤偶筆。皆平日偶辨朱子集註之謬者。至是命門人錄爲卷。　八月。側室田氏卒。葬之祖塋傍。行三虞禮于別室。以無所出。准無服殤例。令子弟十二日除服。田名種宜。有女德。柔順而正。事先生十八年。未嘗一怩。近未嘗仰首一視先生面也。事女君如慈母。死後數年。女君時時哭焉。　十一月。王次亭北來問學。先生詳示之。　王法乾規先生雜霸。先生曰。子以僕爲雜霸。或卽子染于老莊之見乎。僕以子爲老莊。或卽僕流于雜霸之見乎。各宜自勘。

癸酉五十九歲。

正月。書塨規先生道大而器小。宜去褊去矜去躁去隨語予記首。　二月。王法乾曰。吾二人原從程朱入。先生曰。從程朱入之功。不可沒也。然受其害亦甚。使我二人不見程朱之學。自幼專力孔孟。所成豈

如今日而已哉。卽以賢弟聰穎。屢悟屢蔽。受害豈淺。故吾嘗言仙佛之害。止蔽庸人。程朱之害。偏迷賢知。　從側室姜氏。　亡岐劉懿叔延往。先生曰。後儒失孔子之道。致我輩不得見君子以文會友之樂矣。卽如今日如聖學未亡。與公郎等吹笙鼓瑟。演禮習射。其快何如。乃祇閒論今古。差勝俗人酣賭而已。可勝歎哉。　四月。以三物一一自勘。　思一日不習六藝。何以不愧習齋二字乎。　閱宋人攝其君用總事人。勿用辦事人。歎曰。宮乃不許辦事耶。總事者皆不辦事耶。勢竟至此。不亡得乎。　六月。王越千來問學。　觀明臣傳。每以著書成。加官進秩。夫爵位。所以待有功者也。而以賞著書之人。朝野胥迷乃爾。　觀周密癸辛雜識。載周平原云。程伊川言有其知。所行自然無失。以致學者但理議論。不力踐行。沈仲固云。道學之名。起于元祐。盛于淳熙。居官不理政事。以爲俗吏。所爲惟建書院。刊書註。輯語錄爲賢者。或稍議之。其黨必擠之爲小人。異時必爲國家莫大之禍。不在典午淸談下也。當時儒者。猶覺其害如此。今則舉世胥溺矣。吾敢不懼哉。　李植秀問曰。張仲誠學術錯。先生亦時稱之何也。曰。辯學不容假借。若其居官廉幹。自是可取。吾嘗謂今日若遇程朱。亦在父事之列。正此意也。　思與常人較短長者。常人也。與小人爭是非者。小人也。如天之無不覆幬。斯大人矣。　十月。觀春秋。思孔子祇記某事某事。其經濟裁處之道。皆在胸中。未錄也。故游夏不能贊一辭。予纂明大政記。祇錄條件。不參一議。以待用之則行。似孔子當日亦此心。事後人專以文字觀經。至年月日皆釋義。宜遇不相合。又曰美惡不嫌同辭。恐皆臆語耳。　如涿州哭吳陳國鎮。　十二月。與僧徽言致用以稅本色均田爲第一政。

## 甲戌六十歲

正月朔日祭祖考。側室田氏亦祔食。　二月。肥鄉郝文燦公函來問學。請先生主漳南書院設教。先生辭。　王法乾爲定州過劉地畝于己名下。書狀不如式。氣象鬱鬱然。先生曰。爲愛靜空談之學久。必至厭事。厭事必至廢事。遇事卽茫然。賢豪不免。況常人乎。予嘗言誤人才敗天下事者。宋人之學。不其信夫。　六月。以祭中習齋自勸。行坐皆如禮。使他日皆如祭日也。無愧矣。而不如也。非忘乎。故勘忘二字。非孟子實加作聖功。不能進也。　謂曠瑞曰。吾輩與天升。不言操存。與法乾不議經濟。凡講者惟子。子其勉之。勿以識文爲事也。　謂魏帝臣曰。近世翰林院侍讀講修撰等官。爲朝廷第一清貴之臣。奈何唐虞命官。契敎乃忘此要職乎。學術誤及政事。可嘆也。　十月。思夫子之溫良恭儉讓。石卿先生有三焉。溫恭讓也。介祺先生有二焉。溫恭也。晦夫先生有二焉。良與儉也。予曾未有一焉。愧哉。　十一月。郝公函具聘帛與僕。遣書生備儀來聘主漳南書院。先生又辭。

## 乙亥六十一歲

三月。條己曰。近日取士。書義撮剿。策表互換。祇爲欺局。先生嘆曰。豈惟是哉。孟子後之道之亡。二千年總成一大謊。　四月。曰。施惠于人。乃其人命中所有。節自吾手一轉移耳。何德之有。故世間原無可伐之善可施之勞。　七月之小店。途誦程子四箴。覺神清氣鬱。因思心靜氣舒一時。乃爲生一時。故君子壽長。神昏氣亂一日。卽是死一日。故小人年短。　謂敎化曰。三重之道。王者之迹也。三物之學。聖人之





迹也。亡者。亡其迹也。故孟子曰。王者之迹熄。孔子曰。不踐迹。吾人須踐迹。又曰。多看詩書。最損精力。更傷目。　敎條已屢編曰。學者但不見今日有過可改。有善可遷。便是昏惰一日。　十一月。謂修己曰。予讀律而時文乃進。可知經書皆益子文。不在窮八比矣。然向來賢學之味也。奇時時正吾心。修吾身。則發成浩氣。天下事無不可爲也。況區區文藝乎。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韓退之文人之雄。亦云。　十二月初三日。爲孫重光行冠禮。延杜益齋爲賓。　思以貌取人之薄。卽己薄也。以寬形人之刻。卽己刻也。

## 丙子六十二歲

二月朔日。行謁禮。已旦矣。出行學儀。久之。入。家人仍帽鬴候謝拜。先生曰。吾德衰。不能振一家之氣。不足拜也。室人櫃拜內。戶外立而不答。側拜。坐而不立。　謂曾敎化曰。天下無治亂。視禮爲治亂。家國無興衰。視禮爲興衰。　四月。郝公函三聘。請主教肥鄉漳南書院。乃往。重光及門人鍾錂從。　五月朔日在途。率重光行望拜禮。使錂望拜其父母。四日。抵屯子堡。漳水泛。公函率鄉人以舟迎入。　公函學士相見禮。因告家事。先生曰。爲兄之道。只不見子弟之過則善矣。　議書院規模。建正廳三間。曰習講堂。東第一齋。西向。榜曰文事。課禮樂書數天文地理等科。西第一齋。東向。榜曰武備。課黃帝太公及孫吳諸子兵法。攻守營陣。陸水諸戰法。幷射御技擊等科。東第二齋。西向。曰經史。課十三經。歷代史。誥制章奏。詩文等科。西第二齋。東向。曰藝能。課水學火學工學象數等科。門仍懸許公三禮漳南書院匾。不沒舊也。門內直東曰理學齋。課靜坐編著。程朱陸王之學。直西曰帖括齋。課八比舉業。皆北向。以應時制。且漸引之也。比空二齋。左處儐价。右宿來學。門外左房六間。榜行賓。右房六間。容車騎。東爲更衣亭。西爲步馬射圃。堂東北隅爲倉庫廚竈。西北隅積柴炭。　思孔子討陳恆。而料其民不予。會夾谷而卻萊兵。反汶田。聖人之智勇也。乃宋儒出而達德沒。儒以明理解智。去私解勇。其氣迷之陋哉。又思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天下之達道也。自佛氏出而天下有不達之道。知仁勇。天下之達德也。自宋儒起而天下有不達之德。　郝也魯。出倘佾。白宗伊。李宏蘊。韓智數。郝也康。郝也恕。拜從學。　六月。書習講堂聯云。聊存孔緒勵習行。脫去鄉愿禪宗訓詁帖括之套。恭體天心學經濟。斡旋人才政事道統氣數之機。　思多言由于歷世事不熟。看人情不透。　聞家將至遊覺山。歎曰。假于子路子貢。則趙奢李靖仲連陸賈。皆吾道所不棄矣。乃自宋儒分派。而諸色英俊。皆不得與于吾道。異哉。　思有所事。則心放日上。無所事。則心思日下。倘書曰。所其無逸。有以也。　命諸生習恭習數習禮。與公函觀而樂之。　七月朔。行學儀畢。曰。朔望行禮。匪直儀文。蓋欲每月振刷自新也。汝等知之。又敎弟子舞。舉石習力。先生浩歎。　八月。如回龍。晤諸故友。程膺伯謁錄。語之曰。程朱與孔門。體用皆殊。居敬。孔子之體也。靜坐惺惺。程朱之體也。兵農禮樂。爲東周。孔子之用也。經筵進講。正心誠意。程朱之用也。謂伯曰。解矣。　訪路超光媿。兌論治主封建井田相合。謂之曰。聖人不能借才異代。須寬以收天下之材。和以大天下之交。十六日。以漳水愈漲。書齋皆沒。嘆曰。天也。乃旋。門人皆哭別。也悟送至家。九月始返。　思非禮勿視四

句。譬二字一讀。謂不視邪色云云。非孔子復禮意也。常四字一氣讀。重在一禮字。謂視聽言動。必于禮也。天下歸仁。卽王天下有三重。民其寡過也。皆復于禮也。　思威不足以鎮人。而安爽之。惠不足以感人。而宴居之。不智也。禍于是伏焉。　十一月十五日。爲爽修行冠禮。延劉樵翁爲賓。爽然卽早壯也。二十七日。遣叔母期喪。寢于外。不入內。飲食行處。非哭時皆如平居。不致毀矣。　十二月。著宋史評。爲王安石韓侂冑辯也。其辯安石略曰。荊公晝夜誦讀。著書作文。立法以經義取士。亦宋室一書生耳。然較之曾時則無其倫比。廉孝高尙。浩然有古人正己以正天下之想。及既出也。慨然欲堯舜三代其君。所行法如農田、保甲、保馬、雇役、方田、水利、更戍、置弓箭手于兩河。皆屬良法。後多踵行。卽當時至元祐間范純仁、李清臣、彭汝礪等。亦訟其法以爲不可盡變。惟青苗、均輸、市易。行之不善。易滋弊竇。然人亦會考當日之時勢乎。太宗北征中流矢。二歲創發而卒。神宗言之。惓焉流涕。夏本宋臣。叛而稱帝。此皆臣子所不可與共戴天者也。宋歲輸遼夏銀一百二十五萬五千兩。其他慶弔聘問。賂遺近倖又倍是。宋何以爲國。買以金錢。求其容我爲君。宋何以爲名。又臣子所不可一日安者也。而宋欲舉兵。則兵不足。欲足兵。餉又不足。荊公爲此。其得已哉。辟之仇讐戕吾父兄。吾急與之訟。遂至數責家貲。而豈得已哉。宋人苟安日久。聞北風而戰慄。于是牆堵而進。與荊公爲難。大哄極詬。指之曰奸曰邪。幷無一人與之商搉曰。某法可。某法不可。或更有大計焉。惟務使其一事不行。立見驅除而後已。而乃獨責公以執拗可乎。且公之施爲。亦彰彰有效矣。用薛向、張商英等辦國用。用王韶、熊本等治兵。西滅吐蕃。南平洞蠻。奪夏人五十二砦。高麗來朝。宋幾振矣。而韓琦、富弼等。必欲沮壞之。毋乃荊公常念君父之讐。而韓、富、司馬光等。皆當恝置也乎。韓琦之勸荊公也。其言更可怪笑。曰致敵疑者近有七。一招高麗朝貢。一取吐蕃之地建熙河。一植榆柳樹于西山。制其蕃騎。一創團保甲。一築河北城池。一置都作院。頒弓矢新式。大作戰車。一洮河北三十七將。皆宜罷之。以釋其疑。嗟乎。敵惡吾備。則去備。若敵惡吾有首。將去首乎。此韓節夫所以不保其元也。噫。腐儒之見。亦可畏哉。且此七事。皆荊公大計。而史半削之。幸琦謂以爲罪狀。遂傳耳。則其他削者何限。范祖禹、黃庭堅修神宗實錄。務詆荊公。陸佃曰。此謗書矣。既而蔡卞重行刊定。元祐黨起。又行盡改。然則宋史尙可信耶。其指斥荊公者。是耶非耶。雖然。一人是非何足辨。所恨誣此一人。而遂普忘君父之讐也。而天下後世。遂羣以苟安頹靡爲君子。而建功立業欲搘拄乾坤者爲小人也。豈獨荊公之不幸。宋之不幸也哉。辯侂胄略曰。南宋之金。與北宋之遼。又不可同年而語也。乃累世知岳飛之忠。累世皆秦檜之奸。獨韓平原毅然下詔伐金。可謂爲祖宗雪恥地下者矣。仗義復讐。雖敗猶榮者矣。乃宋人必欲誅之以畀金也。尙有人心哉。然兵臨城下。宗社立墟。敵問戎首。無如何也。乃夷考當時葉適、丘崈、辛棄疾等。支吾于北。敵無勝計。而宋相之首已不保矣。異哉有隨朝門者曰。晁錯既誅移叛讓。於期一入竟亡燕。可見當時人卽惜之。非誅平原而宋存。留平原而宋亡也。及金主見平原首。率羣臣哭祭。禮葬。曰此人忠于謀國。繆于謀身。謚曰忠繆。則金非惡平原。而深笑宋室也。可知矣。宋史乃入之奸臣傳。徒以貶道學曰僞學。犯文人之深惡耳。宋儒之學。平心論之。支離章





句。染痼釋老。而自居于直接孔孟。不近于僞乎。其時儒者如沈仲固、周密等。皆曰今道學哉。言行了不相顧。其徒不已有僞乎。而遂深疾之也。至于指數其奸。除貶僞學外。實無左驗。徒曰姬媵盛。左右獻媚而已。郭汾陽猶窮奢極欲。張曲江猶喜獻美。而欲責平原以聖賢乎。且此等亦未必非誣筆文人媒蘖之也。而七百年來直視爲奸賊。無一察焉。不其冤哉。　郭子固寓書問學。子固、名金城。北京人。少能詩文。聞塨言顏先生之道。輒棄去爲天文地理禮樂書數河渠諸學。仕刑部員外郎。精練刑名。十四司稿皆倚定。每奏讞。再四款駁。全活甚夥。陞御史。上疏謂官冗殃民。請汰之。性孝友。謙默有容。非其義。強之財弗受也。年四十一卒。　博野知縣徐公國經造廬拜見。

丁丑六十三歲。

正月。偶觀宋孫奭、吳時二儒。嘆宋家每論人。先取不喜兵。能作文讀書。不可據之爲辨也。與其一代君臣毒流奕世。僞哉。　思人至衰老。容色氣度。宜倍寬和。以樂人羣。骨力志情。宜更剛毅。以保天命。吾未有一焉。豈不可懼。　二月。思宋人但見料理邊疆。便指爲多事。見理財便指爲聚斂。見心計材武。便憎惡斥爲小人。此風不變。乾坤無寧日也。　閱韓詩外傳。仁道有四。聖仁、智仁、德仁、而磏仁爲下。嘆曰。予求仁而好其下。殆哉。　觀古書言十淫。有淫中破禮。淫文破典。曰。其宋儒之謂乎。　三月。廣平陳宗文來訪。　四月。王法乾與先生言學。忽歎曰。宋儒竟是惑世誣民。先生笑曰。子乃今始知乎。　答塨書曰。吾所望與于此道者。惟是下一人。故懼其放。畏其雜。相見責善過切。如日暮途遠。擔重力衰。將伯之呼。不覺其聲高而氣躁也。　六月。思天之所非報者。人不成稱。己不表見。所謂陰德也。又思對越上帝。不爲世味糾纏。不爲喜怒勞擾。不爲疾病困縛。乃爲晚年進益。　七月。定興劉奕旂市刊先生訂改王應麟三字書。　九月。思古人靜中之功。如洗心退藏于密。乃洗去心之汚染。退然自藏。極其嚴密。一無粗疵。卽不動而敬也。何事宋人借禪宗空靜。而文之以主一。又贅之以無適。以似是而非者亂吾學哉。

十一月二十七日。哭奠叔母葬。告服闋。

戊寅六十四歲。

正月。登廁。皆粱之穢秕也。出謂人曰。昔年歲儉。入剛主家廁。矢積爲糠。此處正堪自對。猶知貧之苦乎。　三月八日。忽長吁自愧。必有隱憂不自覺者。　思千古無暴戾之君子。　四月。思諸子不及門。吾卽無學習。亦是無志。遂獨習士相見禮。如對大賓。　鄢陵裴文芳子犨來問學。　五月。閱朱子語類。秦檜愛與理學交。自謂敬以直內。終日受用。則當日理學之爲小人假者爲多矣。　六月。保定府遠定侯來問學。　閱語類曰。本朝全盛時。如慶歷元祐間。只是相共扶持。不敢做事。不敢動。被外人侮。亦祇忍受。不敢與校。方得天下少寧。積而至于靖康。一旦所爲如此。安得天下不亂。不知此言是怨慶歷元祐諸人乎。抑怨靖康諸人乎。宋家可笑可憐積成禍亂之狀。如此而乃歸獄荊公何也。　思宋儒如得一路程本。觀一處。又觀一處。自喜爲通天下路程。人人亦以曉路稱之。其實一步未行。一處未到。周行榛蕪矣。塨返已。正蹈此處。事非惰卽跲。待人非偏卽褊。仍一不能走路之宋儒也。可愧可懼。塨謂走路者兵

農詩樂也。路程本者。載兵農禮樂之籍也。朱儒亦不甚喜觀此籍。蓋其所喜者倘在安樂窩居。不在通衢路程也。如論語敬事而信等書。必曰是心不是政。可見。　思吾身原合天下爲一體。行夏時。乘殷輅。服周冕。舞韶樂。放鄭聲。遠佞人。合天下之視聽言動。俱歸于禮也。故曰天下歸仁。　七月。曰。天下惟有異學。不可有假學。異學能亂正學。而不能滅正學。有似是而非之學。乃滅之矣。　徐公解任來拜別。先生往答之。　八月。覺胸中恬靜。與天地相似。　十月。王法乾曰。自居功者。人必其怨之。自居長者。人必其知之。自居是者。人必其非之。先生曰。然。　十二月。李植秀請專志于禮。先生曰。善。剛主在浙學樂。俊射粗可。修己學律。希濂學書。貴白及儼。數俱可用。近法乾大猶于詩。汝又佐之。六藝備于吾黨矣。予何憾。勉之。　習祭禮。爲身近衰惰。乃主獻。升降跪拜以自振。　園之祖卒。先生聞之大哭。易素冠服爲位哭奠受弔。　持心喪三月。之祖、字公玉、深州生員。性樂善。懲誠敢爲。邑人王之俊廬墓苦孝。祖遍走當道及諸王舉揚。田逢年行儉得直。以佐斧資。祖辭之。逢年盡曰。善不分人乎。凡五載卒上達。建石坊于之俊墓。顏先生八歲。東修長跪求教。先生辭。祖曰。昔董羅石執贄王陽明。不論年。祖乃遜羅石耶。卒成禮。先生南遊。祖步從。時年幾七十矣。嘗擬草民疏。言天下疾苦。人笑其愚不恤也。老以無子出側。凡求嗣必備齊戒沐浴。聯生三子。　爲重光娶婦。行醮命親迎饋食婦禮。

己卯六十五歲。

二月。規王法乾不緊念民物。法乾引易何思何慮。先生曰。子自返已至聖人乎。元則自愧衰昏。不能望有爲宵有得矣。　觀朱子語錄。見其于岳忠武也。雖從天下之公好稱之。有隱忌焉。曰岳飛誅。曰岳飛亦橫。曰岳飛只是亂做。于秦檜也。雖從天下之公惡而貶之。有隱予焉。曰秦老。曰士夫之小人。何也。爲植秀錄言用人。自鄉約保長與州縣吏胥同祿。更代任用。三年。鄉里公課其功德。而上之邑宰。邑升府。府升監司。監司登之朝。以至公卿。　思每晝夜自檢。務澄澈方寸。無厭世心。無忘世心。無怨尤心。無欺假心。方與天地相似。不然。昏昏如無事人。老而衰矣。　吟詩云。本來一點無虧缺。道際將阨奈我何。自從知得吾儒事。不大行也亦婆娑。　三月。思言行不相顧。即欺世也。使路人指爲聖人。而一德未立。一行未成。即盜名也。見禍于天。受侮于人。不亦宜乎。　四月。之祖心喪已闋。以未得往哭。猶不忍歌笑爲樂。　十八日。王法乾卒。先生慟哭。爲之持緦服。朔望祭詩俱廢。　五月。送法乾葬。爲謀家事。訪其門人王愼萬教遺孤源。　一僧從先生言歸倫姓姚。名之曰宏緒。字曰昌裔。　思提友云亡。須時時提天。不則墮。　六月。思三事六藝若盡亡。三才亦不立矣。所亡者士不以爲學術耳。　語修己勿觀性理語錄。抵某家貴起賓主皆未厭。思吾方自愧衰惰。而人猶稱勵精。誰遲乃至此哉。　省過。近多自老大過也。　七月。已闋。不時哭慟。至十九日之北泗。哭奠釋麻。既而考禮。乃悔訣廢吉禮。蓋朋友麻。乃弔服加麻。非緦麻服也。謝過于家祠五祀。　閏七月。塨自浙來見。先生命吹笙。聽之。塨謂先生曰。先生倡明聖學。功在萬世。但竊思向者束身以斂心功多。養心以範身功少。恐高年于內地更宜力也。乃以無念有念。有事無事。持一敬之功質先生。曰。然。吾無以進子。子乃于外出得之。可愧也。敢不共力。乃書小心翼





翼昭事上帝二語于日記首。日服膺之。　觀毛大可樂書。王草堂書解正譌。大可先生。名奇齡。浙之蕭山人。多學善文。少爲讐家構避之四方。康熙戊午。舉博學鴻儒。授翰林院檢討。已告歸。益邃經學禮樂易詩書春秋。各有論著。一洗宋儒瘕說。草堂名復禮。淑行好學。初年謝和朱陸。晚見益邃。著四書集註補誤解正譌。駁朱註訛謬。內入顏先生說。　曹敦化以新鄉尙重威如及朱主一咏先生辭來。威如辭曰。卓識絕識。踢離析潘。存性學。恨不親孔孟傳講治法。真如見三王面。不得已跳過漢唐。舉首堯天。眼睜睛。雖不敢盧沙昧。主一辭曰。喚回迷途。既兆深多。三存如顯。萬邦協和。善先生得考作人。叫風起焉肯綮陀。威如主一寄辭俱四拜。　塨質所著大學辨業于先生。大略言格物致知者。博學于文也。學問思辨也。誠正修齊治平者。約之以禮也。篤行也。物即三物之物。格。至也。即學而時習之。誠意。慎獨也。內省也。正心。心在也。洗心退藏于密也。不動而敬也。總之不分已發未發。皆持一敬。孔子所謂修己以敬也。謂心無靜時。祇一慎獨。靈之而已。朱子分靜存動察者非也。分靜于動。而以主靜爲功者。亦非也。何者。心之靜而爲其所不視不聞者。祇斯須臾不可主之也。主之必入二氏矣。先生喜曰。吾道相子明矣。後爲之作序。　八月。語曹敦化曰。論語。孔子之經濟錯也。談高祇得惠則足以使人一句。即與項王祇兆有司出納一條即亡。　自以衰病。敬身功疎。省過自振。　九月。安州馮翰升來。以法乾亡。與翰升約一年兩會。貴善辨學。　以衰病不能理他功。惟常習恭。覺萎怠。習恭莊。覺放肆。習恭謹。覺粗戾。習溫恭。覺矜張。習謙恭。覺多言。習恭默。覺矯揉。習恭安。　先生以屯子堡水患益甚。屢請不往。至是鄰公函書至。候安。附一契云。顏習齋先生。生爲漳南書院師。沒爲書院先師。文燦所贈莊一所。田五十畝。生爲習齋產。沒爲習齋遺產。　十一月。省過。恐振厲時是助。平穩時是忘。　十一月。博野知縣杜公開銓造廬拜見。　閱陸桴亭思辨錄。

庚辰六十六歲。

二月。把總趙兆光玉來拜。去謂儼曰。汝今日見吾會武夫辭氣乎。對曰。異乎日矣。先生曰。因事致禮。因人致對。偶有甚焉。友人不知吾者多矣。　三月。朱主一來。考習六藝。復其贄。令其少子本良從學。　一日習恭。忽閉目自譬曰。此昏惰之乘也。不恭孰甚。已而喟然嘆曰。天啟我于散地二十有八年。廿不切勵我矣。植秀問曰。何也。曰。困抑不若在齋之甚。左右共事。不若在齋之才。忽忽老矣。是以嘆也。　五月思法乾不已。因曰。行敬一步。即若法乾之監我一步也。心敬一念。即若法乾之範我一念也。何必戚戚爲無益之悲乎。　作先君子傳曰。年幾七十。受見掌面。不怒益恭。此一節也。幾堯舜矣。　六月二日。覺天清地甯。風和氣爽。身舒心泰。誠如象山所云。欲與天地不相似不得者。倘如是以死。子張所稱君子曰終。其庶乎。　思昔年工程。靜敬中檢昏惰。近日昏惰中檢靜敬。　七月。徐仲容來問學。　思釋氏朱儒。靜中之明。不足恃也。動則不明矣。故堯舜之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不見之事。非德非用非生也。周公之六德六行六藝。謂之三物。不徵諸物。非德非行非藝也。　許恭玉發學人弱如婦人女子。先生曰。非去帖括制藝與讀著主靜之道。竟終此乾坤矣。　八月。高陽李察沛公寓安問學。稱弟子。　謂李

命侯曰．法乾孝良友中再無以聖人相責者．遂泣下不已． 十月．思家人有不化者．須諄諄論之．以法齋之．乃書書教法東人治之要于日記額． 悔過自訟驕浮二事． 十一月．思文王緝熙敬止．若宋人釋之．必寫一派禪宗．大學爲人君五句．乃眞熙眞敬． 十八日．夜就枕矣．聞子弟撫琴．復出園坐．成一聯云．父子祖孫孝一堂．共樂漁樵耕牧．寫四友長春． 十二月．謂重光曰．三達德之定天下也．有在用之時．有獨勝之時．光武戰昆陽．此勇德獨勝之時也． 諄塨曰．謹戒以用實功．惜精力．勿爲文字耗損． 口占云．宇宙無知己．惟有地天通．須臾隔亦愧．自矢日兢兢． 思人使之才易．使人之才難．

辛巳六十七歲

正月十五日．祭戶神．祝成．教重光安五祀位．奉上額．正行．家衆當者令辟．坐者令起．淨播神位．拂拭神主．僧祝纔前．悲揖讓明日寅時恭祭．垂簾而退．此儀幾四十年皆先生自行．今始命孫． 塨弟培從學． 二月．培請先生之李家莊．塨門人曾廷爆李廷獻曾紹昌皆來習禮． 三月．修己侍告之曰．浮躁人無德．亦辭羅齋．吾年少自斷不過三十．今幸苟延也．子戒之．劉公度半日默對．皆閩座稱謨． 四月．李塨問孟子盡其心節．先生曰．盡其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者．知其仁義禮智之性也．知其仁義禮知之性．則知元亨利貞之天矣． 五月．曹乾齋刊存學編． 六月．思小心翼翼．翼翼者．如翼之飛．進進不已也． 八月．塨將入京．先生曰．道寄于紙千卷．不如寄于人一二分．北遊須以鼓舞學人爲第一義．自傷三老．有不下之旗墓．一也．田有皆癖．二也．歌興不長．多忘句．三也． 九月．語杜生曰．道莫切于禮．作聖之事也．今人視禮之精鉅者曰不能．粗細者曰不必．是使聖人無從學也．有志者先其粗．愼其細．學得一端亦可．卽如出告反面．苟行之．家道不亦秩．孝弟不亦興乎． 教塨曰．今卽著述盡是．不過宋儒爲訓解之書生．我爲不訓解之書生耳．何與于儒者本業哉．顧省發精神．苟得行此道之分寸．吾卽死無憾矣． 十二月．有惑者催氣解之．思此卽已惑也． 曹乾齋寄所刻存學編至．或言盡走書謝之．先生不可．曰．吾二人不識面．梁以明道也．非以爲我也．何謝．後有攔學書至．乃答之．

壬午六十八歲

正月朔日．始祀禰同祀．初先生遵程伊川說．春祭祖．秋祭禰．塨按古禮．皆祖禰同日祭．程說非也．質之先生．先生考而然之．遂是改從古禮． 聞人稱過之孫孝愼二行．曰．吾門有人矣． 雪夜．重光取薪烘火．他人者近．欲把之．思不可．而遠取己薪．先生聞而獎之曰．充此意可爲聖矣．昏夜不欺．一也．義利分明．二也．舉念能斷．三也． 二月四日．哭從姑喪．思禮七十衰麻在身而已．而況功緦．乃定葬日朔望禮哭．勿傷．其餘但追慕不哭． 服膺小心昭事．思任人情之顚倒．事變之反覆．君子之心總不失其對越上帝之常．其幾矣． 三月八日．忽思少年救東汚事．因思張仲誠言．爲飛戾天．一斂翅卽落地．豈不信乎．自今不可任此身頹衰．須日日有工程．但擇老力可能者爲之耳． 劉遷叔稱其長郞近翁子賊．先生因獎之語遷叔曰．數子十過．不如獎子一長．數過不改也．徒傷情．獎長益勸也．且全恩． 五月四日．哭姨從姑告除緦． 自勵期人過高．望人過厚．百苦百咎所從來也． 戒隨肉家人德之．先生曰．此施





百而報一也．家人皆報一亦佳．先生因自勉一言三失．伐善．校物．器小． 思老來懈惰之態．不施于身．骨俊之匭．不作于心．無所繫累．無所負累．斯學力之驗也已． 六月．自勵曰．李晦夫氣象朴穆．全不入世局．王法乾專一畏避．故皆不受侮．予既甘心沮溺．而又不能認癡窮．則侮辱一句．且至誠不足動人．恭也．皆取恥辱愛也．皆招玩侮．是誰之過與． 思宋儒之學．南誤張仲誠．西誤李中孚．北誤王法乾．皆天生秀傑．可爲斯人立命者．誤常人之患小．誤秀賢之禍大．又思呂新吾．陸道威．材識又高矣．亦沾泥帶水．更可惜也． 族孫保邦．初不識字．先生愛其勇力．教之武．爲講鑑史．遂漸通文．閏六月乃入班行事儀． 習恭覺足容微開．斂之． 十四日．小便觸幾殆．貴命塨勉力益光聖道．已少靜．談笑如常．夜乃通遡數月．鈸侍請曰．剛主嘗請于師．以習齋作千秋公所．門人恭祀師主．集則講習其中．先生可手書一紙．先生許之． 七月．先生屬某不分父勞．曉曰．古者弟子爲學．卽教之事父事兄．服勞奉養．今學讀書作文．必袖手靜坐．安其身．而奴隸其父兄．此時文取士之害．讀作爲學之弊也． 八月．思大人自恃其聰明．則不能用人．小人自恃其聰明．則不能爲人用． 聞師賈金玉卒．奔哭．持心喪五月．罷無時哭．猶朝夕哭．兆時率門人往哭奠． 九月．河南周璿价塨執贄從學．先生率行釋菜禮于先聖．傳之經濟．囑以勿爲書生所誤． 培始編日記求教．誨之曰．務有恆．

癸未六十九歲

正月．或求教授書文．先生曰．衰疲自知天廢．姑吾耕以濟經綸．亦可也．于是曾可成．田得豐．郝品．郝步群．郝步瀛來從遊． 清苑僑辰拱北書來問學．答之． 六月．大興王源价塨執贄從學．先生辭不受．固請．乃受之．曰．文升．剛主道吾友英雄之氣與夫文章識力．想望久矣．近又聞因剛主言．爲省身錄．從事身心．尤使僕喜而不寐．過誠不敢當．然相期于周孔之道者．寧有既乎．願斷自今一洗詩文之習．實力聖學．斯道斯民之幸也．因問曰．聞子知兵．其要云何．對曰．源何足知兵要．但以爲不過奇正而已．又曰．假以烏合數千．使子治之．何法爲先．對曰．莫先束伍．先生蹶然曰．子眞其人矣．次日．率源祭告孔子．行釋菜禮．默叩聖陰佑．使之成德興行．有功乾坤．許省身錄．勉以遷善改過．源剛刀法告之．源紀二詩曰．離迷禾黍問前村．慚愧將登五柳門．十載低顏隨燕雀．半生孤眼橫乾坤．先生有道書堂上．今日從遊皇帝尊．廣夏高歌人未老．無邊風雨正黃昏．姿爽姿飯話情親．今古興亡賴有人．破屋寒飛霄練影．荒籬遠隔夕陽塵．直將文武傳洙泗．未許安危係洛閩．山勢東蟠滄海盡．應知燕趙自生申． 七月．塨使弟培門人陳兆興爲共學會．以日記質之先生． 塨嘗所撰小學勺舞儀節．書辭位執干戚羽籥以舞先生．觀譜．敍之． 八月．評培日記曰．既脫俗局而高視遠矚．再斂容塵而自卑自邇．則可與適道矣． 儼侍．言有心疾．曰．習行于身者多．勞枯于心者少．自壯． 一日．曹可成觀天象．言寅時東方見黑雲．似雨兆．然不大．次辰果微雨．先生曰．若可成者．可與傳曉天之學矣． 九月．祭孔子．祝曰．李培從元及其兄塨事日記．逐時自省．改過遷善．因之元門下．律修己爾嚴．及門人李植秀鍾鋍各集冊互相糾繩．元亦用自振拂．旅末路無蹟．惟神相之． 訂塨所譜小學． 十月．夜坐久．無惰容．爲修己述故友劉崇而以

六十鄉官失一、出告、受跪賀于其母事。十一月。語可成曰。孔子稱仲弓、可使南面。稱子賤、爲王之佐。論由、求等從政。及子貢、孟子之稱孔子得邦家。得百里而君。聖賢之學之德。可想矣。宋人相推有是乎。

先生見學舍禮器禮位。乃知諸子自習禮也。錢蓋倡之。私喜。培來與鈸習勺文舞式。敎培痛除假冒將就。十二月。齊。瀏業者再。因思古人之老也。行有杖。坐有几。是古人因不諱老。齊之日。不拘行立坐臥。以一心思神而不忘爲主。不必莊坐也。

甲申七十歲。九月二日酉時。先生卒。

正月朔日。謁祖禰。祝文末曰。倘其冥佑。末路乾乾。寡增罪戾。庶保降衷以歸元。率門人習禮。先生作通賛。新歲習勤也。必緝肆三。漢軍崔璠奐若來問學。先生謂之曰。學之亡也。亡其粗也。願由粗以會其精。政之亡也。亡其迹也。願崇迹以行其義。十五日。行學儀。有後至者。乃命凡過行禮日。專任一人或論班傳呼齊集。務于先生未出前。嚴辦聽候勿悞。自勵一生勉子刪虞周之政。學孔孟之學。尊祖敬宗。老老恤孤。隆師重友。闢邪衞正。改過遷善。日新時惕。懼乎帝監。勿負蒼生。乃年及七十。而反身自禮。無一端可對堯舜周孔而無慚者。且有敗壞不可收拾。如化族一事。良可傷也。戒子侄後日斂用布。勿以絲帛。二月朔日。習禮。先生主獻。問諸子有失儀否。儼曰。無失。且始終悲敬。謂門人曰。孟子必有事焉句。是聖學真傳。心有事則心存。身有事則身修。至于家之齊。國之治。皆有事也。無事則道統治統俱壞。故乾坤之禍。莫甚于釋氏之空無。宋人之主靜。與門人言博蠡慘河決曰。北人祗思除水患。不思與水利。不知興利即除害也。二十日。習書。儼曰。伯父言誦讀爲病。而又犯之。況年邁宜養。先生笑置之。曰。子弟不當如是乎。族祭蓋三盞。及限。若有醉意。乃坐久止一盞。較指輪一盞即止。曰。吾學水學。不外分治疏三字。聖王治天下。亦祇此三字。三月。將以銀易新冠。思此門人周琇所寄遺者。當爲天下公用之。不可以私華其身。乃易紙抄喚迷途。思生存一日。當爲生民辦事一日。因自紗存人編。粃遊西國。可成從因言王五公之教于陋陽也。謂主人曰。吾登山即偕弟子登山。玩水即偕玩水。吾吟詠。吾看花。吾步騎射。無不弟子偕。諸公勿問也。祇取弟子學問科名勝人耳。學且勿論。其門人甲途中進士。即帖括也。豈僅在誦讀哉。書立心高明謝視一切于記首。四月。謂門人曰。齊宣王欲授孟子室。養弟子。使大夫國人矜式。是以宋儒待孟子也。孟子志作名世。烏肯居哉。倘以留宋儒必悅。使播朱程子果曰。齊王處孟子。未爲不可。慨然嘆曰。程朱之學。焉得冒孔孟之學哉。十二日。恭聞行忌祭禮。其祝末曰。嗚呼顯考。攀哉。知兒之將獻。尚得幾時哉。悲咽哀惜。何有極哉。塨來叩稟趨鄙城知縣温公鑑修聘。因議南巡。先生曰。吾夙志也。然屢謀不遂。而覽昏耄。天殆使我葬斯士也已矣。五月。坐場中。覺脊骨俯屈。振起習恭。二十五日。塨以往郾城。拜辭求教。先生曰。持身莊敬。力斷文墨。愛惜精神。留心人才。佐政仁廉。足民食用。特簡武壯。不問小過。出入必慎。交遊勿濫。塨拜受行。後先生悽然、許悲玉來言一統志。廣輿記等書。皆書生文字。于建國規模。山河險要。未詳也。先生曰。豈惟是識自帖括文墨。遺禍斯世。即間有考纂經濟者。總不出紙墨見解矣。六月沐後。見指肉紅潤。甲色聯





秀。嘆曰。天何不使我櫛風沐雨。胼手胝足也。以祭中盡。齊、戒、臥以致思。然不專一則坐。坐然不專一則立。期不以昇困勝吾心之齊。思修其天爵以要人爵。雖文武盛時。不能保無其人也。惟修之久。則習與性成。功名之事。皆性命之事矣。即或虛假。而有此一修。其存天理、成人材者。亦不淺。故戰國才俊猶離後世。此周公立法之善也。今時文取士。求一修天爵以要者。亦安可得哉。七月。謂門人曰。心性天所與。存養所以事天。道義、師所授。習行所以事師。皆可成死。先生哭之慟。爲素服十二日。八月二日夜。夢中大哭父。閣巷皆聞。十一日。行中矩。習恭。十二日行中矩。已而習恭。坐如泥塑。夜半。左肋下病發。兒時積也。十三日。習恭者二。十五日。行中秋禮。獻先祠瓜果酒肉。夜與修己、爾儼、爾楼、重光飲月下。不歡。不能忘可成也。二十五日。疑疾。李植秀、鍾錢俱來侍。二十七日。張振旅、張智吾來視。起冠。智吾曰。病何必冠。先生曰。臥則脫。起則冠。禮也。三十日。王崑發、王溶、王潭、王懷葛、王溥、王繩。其來候。命人扶揖。九月朔日。張文升來視疾。二日辰。令煇湯沐浴。塨及買子一來視疾。先生謂門人曰。天下事尚可爲。汝等當積學待用。申、命自學舍遷于正寢。酉、卒。面貌如生。安陽徐适聞訃。北面拜哭。正弟子禮。塨聞訃。自郾城奔回哭奠。與及門塨、適之、諸顏、修己、李植秀、顏爾儼、鍾錢、賈易、田得豐、郝品、郝恐、魁執。喪服加経。紳士許璠、彭大訓等百餘人。共奠。塨爲祝曰。嗚呼。秦火焰而大道隱。講壇盛而學術歧。悠忽者千餘年。昧痼者數百載。乃今始得一先生。而先生又忽逝也。悲哉。天之于人。其有意耶。其無意耶。先生崛起側陋。而以聖道爲己任。以爲聖人必可學而至。希賢則已卑。才總非即能斡師門內難。及長。躬灌園。事恩祖甘毳。隨欲敬遞。雖勞不怨。日五鼓起。坐必直首端身。兩足分踏地。不踰五寸。立不跛。股不搖移。行折必中矩。周旋必中規。盛暑終身未嘗去衣冠。待長。恤族里。與王法乾十日一會。糾日記。記詳十二時言行。時下圈黑白別欺慊。好言論。行實忤俗。然生平無一言非道。無一事不以堯舜周孔相較勘。朔望謁家祠。二時祭。以及冠昏。力行古禮。居喪倚廬寢苫。衰麻無時哭。三年不懈。雖功總皆如禮。無少假。待妻如君。撫子如師。屋漏獨居。身未嘗傾欹。是爲先生之躬行。非其有。一介不取。一飯附必報。邑令約車騎造齋下拜。惟遣子弟答。士民公舉德學苦孝。學使者李公、巡撫于公。將交章上薦。先生力沮。若傷之。乃止。是爲先生之守。慨然謂周孔之道。在六德六行六藝。後儒以靜坐致良知。參雜異端。竊吾心之德。凡鄉黨自好。遂負高尚。罕見一一考行古道。絲髮不苟者。至攻詩文。纂章句。畢趨無用。而先王兵農禮樂之舊。蕩然喪失。以致天地不得位。萬物不得育。乃定課。外盤九容。內嚴明命。一敢加功。自終日迄夕。乾乾惕若。家禮學規。酌古準今。務由當。帥弟子分日習禮、習射、習樂、習數、習書。考究兵農水火諸學。學堂中兩揭潔甚。舉筆決拾。籥管森列。衆生揖讓進退其間。已而歌詠舞蹈。唐末後儒。至久不見此三代威儀矣。子是著存性存學存治存人以立教。是爲先生之學術。而謂先生之生徒然耶。天無意耶。故嘗謂先生之力行。爲今世第一人。而倡明聖學。則秦後第一人。海內文士無論。即稱篤儒致行者。與先生疏密。固大有間。而至于秦火之餘。如董仲舒、鄭康成、文中子、韓昌黎、程明道、暨橫渠、朱晦庵、王陽明。其子學術。皆獨此爲徵。甚至拾瀋捉風。浸淫虛浮。而以亂聖道。嗚呼。千餘年于

茲矣。先生生亦晚。近居蓬蓽。孰傳之。孰啓之。一旦爬日抉月。堯舜周孔之道。拾之墜地。而舉之中天。奚其然耶。豈天道運會。一盛一衰。堯舜盛以至于周。秦衰而遞遞至明。自此以後。乾旋坤轉。聖道重明。斯民壽爾。故特生其人耶。乃少困以患難。中阨貧賤。內苦于家庭。外之閒者。或疑或信。或謗且嫉。而且奄忽以去。抑天地之氣。如燭炮火。燼已成灰。灣後轉盤點紅。驀然自照。而覺燦耶。嗚呼。吾無以知天矣。嗚呼慟哉。凡我同人。皆有後死者之責。其何以不負先生。其何以紹繼厥于天。先生之神。萬世不磨。矧茲且夕而不予臨。嗚呼。哀哉。何鑿李植秀挽聯云。持身矻矻。備歷錯節盤根。大德行二千年後無雙士。樹議巖巖。直排迷途岐路。真學述十八代來第一人。鍾錂聯云。手著四存。繼絕學于三古。躬習六藝。闡太平以千秋。顏肖儼聯云。關外尋親。遼水東西欽大節。洛中辯道。嵩山南北識真儒。張文升上私諡曰文孝先生。　十二月六日。葬于北楊村西祖兆。塨與及門諸子送葬。哭慟失聲。葬返。從孝子圃棧、孝孫重光行虞祭。相向哭盡哀。持心喪三年。　先生卒前遺囑子孫。以習齋爲門人公衆學習之所。塨等共議懸匾門額曰習齋學舍。敬書神牌曰顏習齋先生神位。供于習齋。歲與設祭。告以後每年二八月上辛。公集致祭。講習先生學術。　乙酉四月。郾城知縣溫德裕刊先生存性存人存治三編于郾城。　六月。恭修先生年譜。　丙戌八月。王源哭奠先生于習齋學舍。十月。訂先生年譜。

# 跋

閱顏習齋先生年譜。見其自幼英毅。慨然有志于聖道。切己束修。壯而明周孔不傳之學。禮樂兵農。實履其事。晚年上達。所見益精實。其德彌上。心彌歉。倍加淬勵。造世之志。無頃刻忘。行己教人。乾惕如一日。嗚呼。此真周孔之道之學也。芳自甲申秋。閱國語。識古人父子君臣之際。民社世故政事之端。莫不實有規排。自反無似。因發憤與鄭君知芳共學。乙酉立日記。記得失過愆以自考。抵上谷。始聞先生。而先生已沒。不可見矣。嗚呼。何芳之不幸哉。雖然。其言與行俱在。穆然思之。如見先生。芳苟能孜孜不懈。學先生之學。是即親受教于先生也。況有剛主李先生身得其傳。諄諄以此道提誨。糾而正之。猶見先生也。又何憾焉。是在自勉而已。康熙丁亥三月棘津後學張廢璧謹識。

楊子云。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嗟乎。模範匪易得哉。今觀顏先生年譜。誠哉模範矣。平居每歎大儒自命。而誤以面壁爲存養。章句爲學問。如焚鼎造冰。至於言行相違。借名行私者。又不足道也。今得先生模範。竊有志焉。但自顧闒隨。不知果能私淑以善其身否也。行遊懺矣。丁亥菊月後學鄭知芳拜識。

# 李恕谷先生年譜

馮辰　撰

## 李恕谷先生年譜序

庚寅歲春二月先生西游秦託辰教其子遂命爲之修年
譜辰受命按日譜輯錄摭是年五十有二歲成帙凡若干
卷先生自秦歸訂之或謂先生年方艾不宜生前修年譜
辰思年譜猶日譜耳日譜記功過以策勵習行年譜何獨
不然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謂始易而終難也始易終
難則愈宜有所策矣先生年始衰而猝少壯時功力益之
纂預寓于目側有不戰兢惕厲以振刷末路俾其學如一
日者耶況我輩在門下者多畏難苟安不及見先生少年
之精進今觀先生年譜有不勃然奮勉求步其後塵者耶
且不獨吾黨即今四海之大久沈溺於宋明之虛浮以致
議論多躬行少而純法孔孟踐履篤實者惟見于習齋先
生一人恐其信之猶未堅也今再見此模範以爲恕谷學
行與習齋若合符節而其修明禮樂謀畫經濟更有以補
習齋所未及爲者則爝然悟嘅然起矣揚子之詖設洪船
以拯溺高其幟招招其音非長年之好名也其情急也苟
有志之士聞風共振則聖道立興雖先聖在天之靈亦必
歆我先生之年譜及時流布也修之烏容緩哉是爲序旹
康熙歲次壬辰孟夏穀旦樊輿門人馮辰頓首拜序



## 李恕谷先生年譜卷一

畿輔叢書

情苑馮辰撰

己亥順治十六年閏三月二十四日卯時先生生

先生姓李諱塨字剛主號恕谷始祖諱進忠本小興州
人明初遷北直隸保定府蠡縣西曹家蕞歷六世至高
祖諱運雄偉剛直賊劉六劉七作亂肆掠過門見其輿
弟還制挺嶷然也不敢入曾祖諱應試號鵬庵縣學生
員多畏者行祖諱森字采先剛直仁厚好施與父諱明
性字洞初號晦夫則海內所稱孝慤先生者也嫡母同
鄉晉德馬公女生母易州世襲錦衣衛指揮馬公女時



孝慤先生奉素先翁居蠡城篤志潛修孝慤有文云予
年強仕始立長子命乳名曰四友期之以疏附先後之
傳也戲歲入李更名曰塨赤欲其謙士欲其實也

庚子二歲

辛丑三歲

壬寅康熙元年四歲

孝慤先生抱提口授孝經古詩及內則少儀素先翁彎
小弓引之學射

癸卯五歲

甲辰六歲

乙巳七歲

丙午八歲

入小學孝慤先生教學幼儀讀經書

丁未九歲

戊申十歲

己酉十一歲

二月素先翁壽八十七歲卒孝慤先生率先生入曹家
蕞居一以便省父墓一以父葬後兄節白公迎母居鄉
便侍養也嘗稟先翁彌留時指溺壺使節白公用節白
公辭曰先生旁審曰父去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耳



同從兄孝生等學見他人作文隨攜一首孝生見之質
於孝慤師後顧自此遂作文

庚戌十二歲

辛亥十三歲

壬子十四歲

新城祖母史安人壽八十八歲卒

癸丑十五歲

是年節白公命孝慤先生及三先生翁初公析居蕞底
娶王氏蓬與其兄法乾交論學甚驩法乾嘗稱顏先生
曰吾近狷兄近狂李妹夫乃近中行也

甲寅十六歲

乙卯十七歲

先生內子王氏卒附葬村東祖兆王孺人有順德從先
生爲立傳曰亡妻王氏名至廉同邑生員王翁蘊奇女
翁寬仁夙德其長子養粹開家入以難故亡妻家教最
嫻女經略上口十六歲歸予長子一歲儀容端好善事
嫡母委折能得母心事予敬而順三年無一件言婉嫕
若不勝食者食常減每夫婦歡對輒泣曰佳夫婦恐不
能偕老也惡其語呵之比歡如故已而果得勞疾謂其
母曰吾家貧萬語舅姑薄葬我遂卒於康熙十四年十



二月二十八日爲十八歲賀曰妻卒後知妻之賢且有
以也世有以新昏而忘故者然乎哉然乎哉子學道者
也豈以荀奉倩自處而順德不可忘矣今亡已十三年
矣夫剛主氏爲之傳　孺人未于歸時有權數石王翁
遣車送至孝慤先生曰令女在未嫁有此也則君家物
耳請載歸翁曰亡女爲李氏之鬼其處物豈王氏之物
哉必不可歸孝慤受之

丙辰十八歲

孝慤先生以弟餘初翁及其子圻相繼逝卒先生入城
居經理其孤寡自此費出不給塵日落先生時病殄然未

嘗聞顏先生嘗言吾少年讀書强記四五過始成誦比時同學者多如此而予速後閱書幾萬卷者好故也故學祇在好不在質高又曰人知學之美而不知問之益海內賢喆窮年所學者吾一問而得之其益豈不大哉生平處事必再四問辨然後行

丁巳十九歲

娶馬氏孝慤先生請王翁蘊奇曰壻則猶是也而君女亡矣俗以壻繼娶爲續女歸甯瀆男女之別非禮也壻宜往來壻繼娶不可往來王翁然之　學院吳公國對歲考進縣學生員第一名吳公深喜先生文開擧行世



先生前爲縣令畢公所識拔及入庠畢公知其貧將以事週之令一訟者來求關說孝慤迎謂曰汝誤來矣吾家從無關說射利者出之

戊午二十歲

科考一等當補廩謀之習齋先生先生曰補廩有與書辦賄規是以賄進也不可乃辭不補

己未二十一歲

孝慤先生命先生經理孤從姪振鋭家務偕先生攜母及二弟墉返鄉留先生生母在城撫三弟培四弟垙從先生學五弟壎方二歲在母懷　邢臺李毅武來訂交時聞顏習齋先生爲聖人之學因同訪於賈子一塾習齋謂先生曰尊君老成簡默僕學之而未能內方外和僕學之而未能夫學問寓於習中而視之若一愚人豈人所可及耶足下歸求庭訓可也先生自此深以習齋學習六藝爲是遂卻八比專正學　交劉見田學數纂求孝集輯經書言孝之禮及昔賢與孝慤行孝之事以自勉也　某友以先生貧代先生向補廩一事得數金與先生先生不受

庚申二十二歲

先生以力田不足養親兼習醫賣藥每朔望前一日暮





步二十五里至鄉省父母安眠爽起四拜即返城拜生母　五月往謁習齋先生教以學曲禮　七月聞習齋賣側事往諫曰先生正名買側爲媒所欺可出不可賣今使媒轉賣是我又使之欺人也習齋以年將老立嗣事迫媒遲原銀以圖再買意難之先生曰改過不畏難也畏難則過不改矣先生爲千百世之人而畏難乎習齋汗流被面曰近累目擔昏則惰惰愈昏承教敢不改因下拜先生亦拜曰成湯改過不吝漢高從諫如轉環先生旣是鄙言願朝聞夕行習齋曰何待夕飯畢即同如蠡結此事耳先生服習齋改過之勇躍然志氣若增益效習齋立日記自考自此日始習齋至蠡出原銀十九兩與媒贖石氏女出之其父　先生請習齋曰所行幾微不能告人即不顧言言有纖悉週護即不顧行不能告人即爲苟且週護即爲文過苟且則近利文過則作僞乃高談聖賢則竊名義利誠僞名實君子小人之分途也習齋曰然先生又曰朋友責善規過當嚴然對人亦當爲賢者稍隱恐人曰夫夫學道者也何爾我何責焉是沮之也習齋曰否是結一鄉原黨也是自是非自弄改過自改過何不可青天白日者況後學有志耶聞人得失自可法戒無志耶曰陳堯舜於前無所用



之　作日譜凡例一　以習六藝爲學日有常工不備書一身之過惡直書一孝之難也日記求孝往往悖越得罪必書一記不書人過若他人言行有可法則書之一言行纖悉不書有關身得失者必書　孝慤書日譜籤曰須莊敬不息表裏如一　赴人席有酒肉惻然不忍食以歲凶養親不能常備也　大風重陰侍孝慤飲酒歡歌　習算法有所得則質於見田　張自天遭繼母變先生謂之曰父母有一分不慈卽子有一分不孝自天日辱罵順直受之曰未也古云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深受其罪使可哀可憐上也不作意見色次也曰次則非至善矣吾行合道而不得於親即爲非道自怨自艾如無所歸故曰深受其狀可掬也若但如不見不聞孟子所謂恝矣疏矣非孝也又曰愛令母所生之弟是轉移一樞機也今人兄弟不和一曰責望人責友寬而兄弟刻以其親也不知親則愈不可刻矣一曰較利曰均子也何偏受其豐不知天下之偏豐者多矣能盡與之較乎而乃忌嫉同氣也同氣有豐者不更可喜乎知此則知去此則仁　聞賣桃動嗜心旣而曰一桃之微可以喪身止之　謂賈子一曰人勿與尊長辯理分卽理也無分則無理　八月劉煥章札規先生慮以



下人養氣養量　一日困臥旋悔曰安肆日偷遂起服昧爽即起更定乃寢日二餐　侍孝慤酒食孝慤曰我食未嘗過飽酒不過三杯讌客則無算　思于中丞參汗吏摯循壼禁雜派端佐貳可謂錚錚然養如須蘆政旌力田禁遊惰置義倉練鄉兵汰冗役清醮弊教如舉遇賢薦孝弟選教官陛鄉約遏異端皆可行者而先生守節不欲自往建白也時中丞檄諸生課文先生辭不往中丞名成龍山西人後謚清端　務農行醫教弟忿忿日不暇給或遇疾則靜坐　閏八月二十二日孝慤初度也稱觴上壽讌客　九月抱病往北劉會習齋習齋言先生病在不節飲食又好記覽多記損心又曰嗜欲之害人不一飲食之欲爲最下先生悚然剋心夜臥思天地間無處無鬼神人無處可離敬如此臥也焉知無神視無鬼凭敬耶神欽鬼敬肆也神慢鬼侮敬肆禍福之機也奈之何不懼　思害莫甚於棄文每日晨謁母及祖先影堂先聖各一揖一日以事迫忘之自罪曰是心粗弄事迫也　習齋曰學者勿以轉移之權委之氣數一人行之爲學術衆人從之爲風俗民之責矣肯忍膜外先生泣下　謂習齋曰謂氣質有惡而變化之不可謂氣質有偏而變化之蕪不可存性編

所驗宜酌也　一日納新履小行遂不莊嘆曰此不利
用也而鄭不能正德乃知三事缺其一並失其二　擬
日譜每時下一圈多言則乂圈上○過愆則乂圈下○
有貪利心則乂圈右○有求名心則乂圈左○有意必
則乂圈中⊗有作僞心則圈上下左右皆乂焉　圖儀
禮自勸色溫如心蕩如　思高疇傳名於千古易行義
建功於一時難　習齋評先生日譜教以記事減冗繁
而錄大綱家務減瑣小而惜精力看書減而講所現學
習學減而勿貪多　十月立常儀功習禮習數觀周禮
儀禮禮記及家禮並補讀周易剉藥教塨坡以學朔望
前一日往鄉省父母安夙興率弟塨拜父母各四從弟
培坡亦在城拜生母拜影堂拜先聖同城拜生母四拜
影堂每位各四拜先聖四配各四受培坡拜各四答揖
每日盥洗率培坡問生母安一揖東望再揖影堂先聖
每位各一揖拱受培坡揖凡出告反面揖踰半月見父
母則拜見尊長拱而趨見同等謙拱見下人不淩賓答
迎於門外拱讓升從之入齋左上一揖禮見則拜敬者
先往鄉里門即下出乃乘必見伯與二叔見族尊長揖
等夷或揖或拱異姓或揖或拱凡過祠則拱望祠否先
賢先達墓拱友人父墓亦拱見可側可敬拱騎則僱僕



而過遇先人墓則下而趨凡與人書書拜者即時下拜
先生外舅馬翁言孝慤先生於兄謙多分少故致飢
寒先生曰家君以爲飢寒輕兄弟重耳　之北街寒甚
袖手偏悔曰此非所以自强於手容也乃端拱　告家
祠止每日晨謁以禮無事不闢廟門也　閱家語至曾
子曰狎甚則相簡莊甚則不親君子狎足以相歡莊足
以成禮孔子以爲知禮乃知莊而過嚴則人不親亦非
禮也以人言則尊師莊而同等狎以地言則大庭莊而
燕室狎以時言則初見莊而久見狎當酌節酌宜論語
雖狎必變是孔子亦有狎時也荖子曰主人不以禮客



不敢盡禮主人以禮客不敢不盡禮此今日行禮之準
也　考冠昏喪祭朝聘諸儀　常思齋靜及百折不迴
夜大風起衣冠坐　劉煥章爲先生言治家不宜瑣
碎先生曰此相因之弊勤儉則多操切操切則多瑣碎
敢不敬履　王法乾謂先生曰尊君常教我陰行善我
不能故天昭其罰所謂小人儒也尊君德行後嗣必昌
以誠卜也　從張函白學琴　思春秋之時義在爲東
周孔子志之而列國不能用乃以此義寄於春秋至戰
國則尊周無所用矣保民而王乃大義也孔孟易地則
皆然　語李毅武曰讀論語非讀也但實行學而時



習之一言即爲讀論語讀禮記非讀禮也但實行毋
不敬一言即爲讀禮記故學不在誦讀毅武曰君學已
富故富約禮愚學無多何當博文曰君誤視學文矣文
詩書六藝也誦詩作樂能言考書知政隸事習禮樂射
御書數以致用非佔畢也　力戒多言　一日黎明視
璣辨右長起視則否嘆曰目見尚有不可信者然則已
見可執也哉　將謁習齋忽大風家人阻之曰豈求教
而憚風乎行　孝慤爲先生極言見小欲速之不可爲
政　人勸飲加一鍾旋悔曰負顏先生教矣　纂治平
事　孝慤謂先生曰吾平生過故人墓必起敬見婦女
必避胷中無妄念惟近遵倫常覺境不勉介介然亦旋
解也　爲毅武言讀書不解不如返而力行行一言解
一言　遍除齋戒安五祀神位櫃曾祖考妣像

辛酉二十三歲

立一歲常儀功逐年更定　祭先從伯父行時王制如儀祭五
祀從父分春夏秋冬昧旦前致祭如儀學六藝分日課
功一日習禮三日習樂五日習律明太祖御以律易七日習數
射缺弓矢書習無時每散學歌詩凡祭必齋大祭七日
中祭三日小祭一日沐浴更衣不茹葷每朔望前一日
齋餘儀功見前宜夫婦行禮夫南面婦北面婦四夫再





日譜每時下一圈心慊則圈白放逸則黑黑白多少定
欺慊分數私欲不生七情中節處事待人無不妥當乃
可自慊而白以考究致用之學爲業以多閱書作詩文
損精神爲戒　元旦在城祀五祀影堂稱父命託即如
鄉拜侍　讀步天歌　從顏習齋入蠡縣拜王五公先
生問邊外守邊河外守河江外守江之法侍坐搢手握
齋習齋責曰侍尊長而覺齋心即不敬矣不待搢齋乃
爲不敬也　評習齋日記至愛剛主有其才而無其學
悚然曰咫尺習齋天成我也不傳其學是自棄棄天矣
過毅武春毅武言某驕先生曰不力行故也讀書之
人虛見恍想自謂高人故易驕若力行則此日此身千
瘡百孔欲驕得乎又言省察力行如循環省察精則力
行勤力行勤則省察益精辭行毅武留談曰吾輩刻刻
有要功而閒談乎　二月劉見田子壯吉張漢喪劉王
自新從學　學功增九日習射　修學規示從遊一孝
父母須和敬並盡勿狎勿怠昏定晨省出告反而一揖
朔望令節四拜一內外尊長俱宜小心侍從坐必隅行
必隨居必起乘必下呼必唯過必趨言必順教必從一
身者父母之遺體也古人一舉足不敢忘父母況可養
飲食親匪彝蹈危險自貽災咸一修威儀足容重手容



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
莊一齋衣冠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孔子譏之即私居
不可袒裼裸裎一習幼儀凡灑埽應對進退惟謹客至
俱起子命揖者揖拜者拜或子出學長陪侍餘不許亂
動至於出入齋班魚貫論前後行輩相遇相別俱一躬
數日不見見則揖問綱禮一遠異端佛仙出家滅倫無
父無君之教也其徒可化者化之不可者遠之一重詩
書凡讀書必深案端坐莊誦如對聖賢每晨入學必拂
塵整卷出則闔書各歸行列不許狼籍一習六藝今以
八比應試諸生固有專學但禮樂射御書數聖學之正

務也有願學者隨其材而教之一通經史者修己治人之類講史者修己治人之榜樣也除雜書及非道之書不許泛覽十三經廿一史須一漸考之一敬字紙學堂術巷見必拾納紙池中積多焚之如出遊見之則隨便與藏一清晨飯後必早到一次太遲及三次遲者責一誦書必音清字字真明背讀失忘者責一講書須體心玩味不解不妨反覆問難罔講不通者責一習書正坐以筆對心指實掌虛腕中用力細研形體結構然後成字潦草者責一灑掃學堂輪班遲者責一每日清晨向上揖先聖揖師過朔望節令隨師拜先聖訖揖師同



學讓學長尊左以次而右為禮違者責一 贖學者貲有事不告假同一藏修游息各於其處交頭接耳相戲謔者責一窗友宜和睦反面者責一予出外學規俱在宜各遵行怠戲不蓋日功者重責 謀一事有善意旋悔曰此觭也觭則敗顏子不伐不施可法也 劉見田言某願借乘曰塨平日有三不輕一不輕與富交一不輕與貴交一不輕乞假皆恐彼觭而我畏也因辭之 讀孟子至其間必有名世者思孟子以戰國元勳自任而後儒乃祇袖手旁觀即有與人斠守事者上之不過經筵講書下之不過奏詔徵獻詩頌而已乃以為學孔孟不亦左乎 以從孝愨祭尸神散齋思祭義云散以定之致以齊之則勞心之事散齋不可為矣時正習開方法及問此書乃俱止 問射法於趙錫之任若紀 夜寐學射撤放法常以肘擊膺而寤 時與張文升共習輗鈴顏先生至蠡城則商酌徹晝夜 孝愨教先生以無愧於心無愧於身無愧於人之道 會習齋貫日記習齋見先生記中白圈多曰此非樸也意也意則不自見其過不意則過多矣僕記中純白圈終歲歲數箇耳言聖門三月不違仁固難即月至日至亦何容易 為實伯以親疾劄辰療之先生料人公舉有弄者先生曰



非取其孝得中道也取其真迫可以厲世耳 趙錫之知先生奉親甘旨苦不給自四月每朔望前一日輒使人送麥一斗肉一觔於鄉云先生所進也振文年端月錫之外出乃止 深州國公玉來拜抄先生日譜常儀功及祭五祀儀去 入鄉屬二弟壎曰供物者吾之責至於侍養無方拔之力也勉之遂泣下 思以講性天為學與好隱遁耽清虛者雖日闢佛老而易惑也以去之不遠也 閱朱晦庵解通書剛柔善惡中曰兩儀生四象而二善二惡出大抹之曰四象生八卦是四善四惡乎又言剛善柔善剛惡柔惡添一中即是五行真亂道也 習齋許先生日譜曰學習多於讀作快甚 一日絕午炊而與友人商學古入官之事不知飢也 張而白贈琴曰石澗泉 思廉訥不及李毅武寬大不及張函翁春風滿座經濟卷慎不及王五公雄心浩氣百折不回莊敬端肅老而愈勵不及顏先生愧哉 習齋教先生加功九容因約會學以月之三五日 修書與喬百一論學百一臨城人明末給事中范士髦寓於朝已而闖變遂為匿其答書有云孔子教人不過忠恕忠信等語不止罕言命亦罕言性蓋性命之說渺茫不如實行之有確據也實行教而性命自在其中矣此孔子



維世立教之深意也可為名言 十月齋戒往楊村會學質日記考經濟演禮習琴習射 趙錫之問平海寇鄭國信之策先生為策略曰以中國攻海寇則難以海寇攻海寇則易蜈蚣海鶻能犯風濤業西洋寇晉僅如豆大而敵舟已傾忽四至中國之舟弗與也以舟楫為與馬以波濤為海衢中國之人弗與也以數十丈守塵耳門山蹤陸時四圍汪洋雖有百萬之師無如之何其地利又甚足恃也議撫則笑而不應議勦則無路能達議遷沿海居民於內立木柵以防之而彼且要擊掖擄以興我雖故曰難也然而無難也鄭寇雖蟠據有年能保其眾皆一心乎海上雖不乏食然聞中國之禮樂衣冠秉堅策肥能無內顧而生羨乎況海為中國逋逃藪彼能無室家墳墓之思乎但阻於海外無可如何耳誠重購航海商賈使之出入海寇間以播其首目而煽其衆與必有為我所動陰為內助或率衆而來者即不次官之麗宮室美妻妾厚貲與使黨自誘其黨衆自擕其眾腹心內潰然後以大兵加之勢如拉朽耳此以海寇攻海寇之道也後姚企聖平海上卒如所策

壬戌二十四歲

正月八日先生欲廣會友人以娛親乃稟孝愨請入城



設筵招劉焕章諸友行禮鼓琴歌射演技擊歡飲至五鼓訖習齋作數日燕記曰壬戌歲正月四日吾友剛主李子辱願出其父晦夫先生尺書曰家大人將以願日煮狐蒸雞屈附近賢豪演藝談心以共承春日預擬所網函各頌之事吾子與禮周旋獻酬惟適吾子擇之塨幸奉老親之歡心以洽諸友亦合諸友之歡心以娛老親除五公山人寓獻陵法乾王子館常山道之价致已人投之敝矣帝臣魏翁中博子諒交尚疑顧吾子重致之也予如教先一日訪魏翁誓約同赴至日策蹇過其里則守道价守令力迫如上谷矣予慨然獨之蠡至賓主笑迎曰與禮先生未臨先至者猶未敢率為禮也予拜手曰卑猥曾未得光公而子僕御敢辱斯任賓主申命予拜手曰請勉從事今日序行惟賁先賓主賀歲禮次主賓獻酬禮次卽坐禮劉公焕章前肅出通筵為尊賓張翁函白副之先為禮衆賓拜二翁及相為禮皆再拜主人與賓拜揖是主獻焕章公酬焕賓剛主代獻老者不以筋力為禮亦禮也適法乾同其從兄效乾文子不期至法乾擇不宜首序者相于不違主人抖健不自老各手獻于佐焕章以酬儕儐强半拳師冉儐瑛入皆出揖坐之對尊賓三飯畢旋酬奉子起拜手揚言曰今

日飲司樂請以禮節歌舞可乎衆許諸子曰請先風雅頌樂府古詩次今樂衆亦諾子因率先歌淇澳首章取相勉於學修且以瑟僩赫咺刺筵儀也剛主歌伐木取聲應氣求以和平感神也衆歌勺取際親熙業者定也三終乃蘇鈞約負者歌飲主人肅容笑色稱觴起曰拙老不能歌請每賓陪飲三白子適勝陪觴未及得封祗雖目中座之髯鬢皤皤長眉隆準翼然尸坐而退然以謙昕然以和者肇南也温温如玉無厲色疾聲冠聲緘披鶴氅者面白也赫面蒼髭昂昂英武而顧瞻惟謹者彭了諒也悵慨不平高歌壯氣銀色金鬚者張文升也默默不阿辭矯讓座柱其首肅其睫者法乾也顧瞻顧盼睇睨側面輕譚者趙錫之也貌質軀僂據坐上處力嚴虎拳蹺石者魏秀升也恂恂樸樸不歌不笑外若無辨中實井井者賈子一也穢口賓音委曲盡致而情態夭夭者劉敢三也戴巾布服老成穎如者主人之壻敦乾也前席恭謹垂眉指甲時一低語者敦乾二子及劉見田之子壯吉也爽目蒼髯冠古勝莊其容睢睢其氣而目睢一座者主人晦夫也肩竦手簡舞歌拔書左筵筵右筵盡睨承父指環慰賓情者剛主也爹勿夫來或攜持或奉杯或倚扉而笑爲成童爲童爲尺餘孩



者主人之三耶培西耶穀五耶壎也肅入分往執鐘司爵應呼供事者賓從主僕不之辨也梟集其中採錄其樂煥然龍蛇踞岩繳松鶴舞鹿銜者座壁勝慶主人先子祝壽之錦幔及南極老人圖也予方顧衆衆賓忽起求聞魚鳥雅雅散群庭而公請於三壯士曰勝友如雲蹇文秩秩願諸傑攤武以壯豪氣於是子諒樓瑛舞雙刀飛蛟繞蛻子諒又獨舞單刀張目如炬秀升指衣而前與二子拔劍不覺日之夕矣肇南以老辭行敦乾父子與冉亦去剛主舉弧矢呼日今日本期宜後茲歌歌後拔擧夜步騎射日不退舍或不騎耳步射可也請衆

遂與肇南挾弧帶韋攜權拔畫執爵子一提珠算籌巷札三義衛三揖讓升語心亭推法乾爲射司馬與主人立監兩楷二人爲偶以射矢揚塵候籌司計者將登馬司馬厲聲曰鋒小中善射者之恥也不許三周主人拈鬮振臂曰身雖老心猶躍躍遂茲辟勤也時已見星卒射子一呈馬曰某中幾某中幾某闕録培賓往爵侯勝者慢叡曰不足言勝將往取爵司馬曰負者飲禮也勝者無得踰謙仍三揖讓升負者弛弓脫決立飲詩云舍矢既均序賓以賢又云四侯如樹序賓以不侮今日兼之矣返然對燭促兩席歌舞復舉三巡後面翁脫囊橫



琴鼓之一座寂然傾聽悠悠颯颯如倉庚鳴楊柳如幽人語谷谿翁手揮上下容目愉愉如霽月先風不覺其移人也剛主繼作調幾變絕酒籌乃復舉秀升錫之茲發倚歌已而衆賓出子與一二老在座忽喝嘩如雷鬨之則秀升月下戲舞平地一躍遂登東室桀鱗衆賓喧也奇哉世傳常忠武登上采石信不誤矣面翁驟然呼曰壹聯句即唱起句二文升諸友及子成之剛主又擬樂府曰將進酒各賦一章主人神情倍王賓亦樂甚大飲益清醒渴聽偏覺重四矣諸賓告退主人歸內予亦就欄法乾子諒與剛主更呼飲達旦環坐榻畔與予勸善規過儀色始終如常云　從習齋如獻縣拜王五公先生問學其包羅同人之氣度可法也　肅母病禱家祀五祀請醫服藥漸愈　自勸家人多病皆由已懶惰天降之災立課節甚勿冗勿缺常儀功有缺即書之致力和敬　閱紀效新書　五月病寢劇孝慤守視習齋書診左右理事者皆文升輩共學友也七月乃愈復學習功　習齋言有一分名即一分禍又規先生辨心詩文之失及多笑失儀　甲與人爭先生解之引至閑處將其失已語同爲解者曰甲已心折於吾言矣君翌日平之但爲皮膚語即息無爲深言語云知淵中之





魚者不齊是也　省過因思有功而喜不如無功有德而矜終於無德　思天下皆壯人也自有理學書生二派習皆成儒人　五公先生至論經濟　人有譽先生大可用者先生曰他日則不可知若今則自返退大事動心急事勤心得意失意事肅心未可言擔荷也　同趙錫之入保定勝錫之規曰凡莊與和非特自莊亦以莊人非特自和亦以和人君之莊和任已而不顧人何以包羅人物乎先生謝言一夜寐寤　晤王契九强貞子　或問天有上帝乎曰有門有神山有神豈天而無主宰之神乎詩曰在帝左右書曰予長上帝非有而何　書壁曰易犯惟驕氣難耗是勤心　思劉煥翁待人愷惻許至可法也　或告以毀曰是吾之嚴師諍友也曰君子接人雖正衣冠尊瞻視而甚避率性故也小人接人雖脫幘露頂戲侮放誕而甚勞機械故也　覽王陽明兵機　書秀言先生家貧親老宜作時文以便視食　書日課於壁曰一山立一莊坐一謾笑一萌言一勿作輕佻語嫚人一言事勿急躁一勿問言應時一與人言須待人語訖一論古人以和平一戒深言一戒輕作勉人語一戒浮態一勿以盛氣加人　覽陸宣公祖稅之議因歎明季之無善積民之貧苦富豪坐而收



利以操貧民緩急皆徵折色而不本色之弊也　閱廿一史錄經濟可行者於冊　與習齋言交友須令可親乃能收羅人才廣濟天下論取與習齋主非力不食先生主通功易事　孝慤教以宏毅　思史記言孔子温温無所試甚佳若窮居而慷慨悲歌上者爲屈賈足以自戕下者悲歌久則變節矣　王五公期先生孫文正公諸書　閱武備志至荀彧言曹袁勝敗曰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也孔子不取後進文勝況去三代已遠人樂簡易繁禮多儀雄傑卻步不可不知也舊徐節婦王氏殉夫剝衆共旌表之　孝慤入城見城

中所食穢粃大異於鄉所食者爲之歎息

癸亥二十五歲

新正培言無祇炮爆祟先生曰以修德爆祟不更大乎　閱律呂精義　與習齋言我輩訟過生過不可不歸如口訟浮躁以自悔也亦有時口訟浮躁正屬浮躁口訟多言以自艾也亦有時口訟多言卽是多言口訟驕狂以自下也亦有時口訟驕狂實爲驕狂習齋曰我之謂矣　五公語曰兵器須操事須練　恥向者改過不力大書壁曰燐汝改過不力者天其刑汝　如易州考會田治還安州遇績生新安曾公式皆五公之莫友也



同習齋文升及五公子曙光登荊軻山過源泉河登太和峰高歌暢飲而歸　二月命三弟培送米囊於歸饗風大起中心如搗豈曰雇工如鄉親之無恙心乃降　侍孝慤履岡古今學術孝慤曰程朱風膺一家學問但辯之勿持論過當耳　與習齋曰入有囊無一文而不害其爲大有沾沾小惠及人而不免於小者惟先生省之習齋曰足下家貧累眾不謹將致變操宜小之恩勉大之　或問齋戒曰戒者戒茹葷諸事也猶易齋則湛然齊一精意思神非素有存養者不能至其極也詩曰齋聖中庸曰齊明是也常人之心憧憧往來朋從爾思雖使思神亦難强攝學者不可不勉如祭養思所嗜思所好諸禮勉勉行之以待學力益純益精可也　使培往鄉送羅米鏷造酒爲養　聞公玉至曰後進多向吾道但畏不敢近耳曰此我輩之過也凡初來者不可驀以難不必摘其過則人樂近　同聞公玉習歸　習齋評先生日譜曰氣象多得之五公亦善取於人矣　齊林玉來拜　閱經世實用編　聽習齋言虞學火學有所得經濟書於與斯集　共文升考九邊圖　爲孝慤進贊脾藥物　張新六茹素佞佛規之遂齋正設筵獎之　聽張函白請農政習齋講區田法　聞五公在



新興聞公度齋遣車迎至傳槍法刀法言一室者天下堦梯一室不安置有法況天下乎爲先生移置齋中位次又言作事須嚨壁立辦又教以容物去繁儀自鄉請孝慤至與五公聽語　或問待某似過曰包畢萬物缺趣躍飴何所不容丙吉之待醉吏陳寔之待偷兒不可法乎　閱春秋繁露書後云漢之儒者朱人獨推董子今觀其遺書乃知爲臭味也陰陽五行十餘篇則太極圖說西銘之濫觴言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爲米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爲善則性有惡圖之乘輦與孔孟罕言性天及言性善者大異也獨是明道而不計功二語宋儒以爲學宗則拜史誤易其字而非膠川本意也對膠西曰正其道不謀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與孔子先事後得貪利多怨等語本無齟齬班固誤爲不計其功則禹治水而不思奏續周公制禮樂而不期太平也子爲父嘗藥而不思其起臣爲君敵愾而不計其勝也學者奉斯言爲旨則學無事功舉世陸沈此言之禍可勝道哉　之楊村曹齋外出因思五公至陳國鎮齋爲之位慎國鎮笑曰萬物各得其所矣乃整列習齋諸物歎者正之亂者治之非其所者更之缺者補之無用者焚之習齋返而佳之　六月下旬聞孝慤先生疾大歸急



如鄉視疾醫調之歡笑談學解之閏六月上旬疾瘉回城中旬聞孝慤又病急如鄉侍湯餌思大人之事先祖親無形聽無聲全力致之殊無萬一誠罪人也數日瘉痛　習齋規先生策多教時宜進隆古先生規習齋並執古法宜酌時宜　絕糧作壁識行有句云男兒號貧本非人但視高室泯如珠然外爲足食肤不令孝慤知也　考江防海防及備外國形　馬貢伯爲劉村道太若歸設帳以近鄉定省便稟於孝慤許之教曰到館凡事大方無爲瑣屑　匱一冊曰癈忘編序曰宋明學者卯華子病忘伏首誦讀而忘民物一旦大難當前半策

無幾惟拚一死并忘其身嚐甚矣予行年二十餘願辟屬欲有爲而精神短淺忽忽病忘每恐其淪胥以溺也乃擴閱經世大略書之藉賦以療之　獻影堂祀以增往劉村請神穢於鄉依神主乃請曾祖像祖像攜妻王氏主安於鄉　八月送生母還鄉事父攜內子及三弟四弟五弟入劉村趙暐趙昕趙晧趙士秀郭蒲從學　請嫡母居館　館東請先生丙子節以家法歸女不出外赴席乃來送席　祭門神孝慤疾後不能行禮命先生代惟飲福受胙送孝慤受之　王佐璠問友曰友在不閒弟之恭而已弟婦有過如何曰教已妻以倡率之



九月三日聞孝慤病吐急入鄉請習齋醫不耐食讀家祠五祀求以身代十七日大漸囑先生謹慎語歸白公拜別十八日囑家貧宜終劉村館以養兩母四弟若喪不言不事之禮不可執也十九日顏習齋來候求教孝慤曰有始有終足矣同顏先生囑以從習齋教戊時卒先生擗踊痛絕强起理喪事後柘城寶翰林克勤爲孝慤作傳曰蠡縣李孝慤先生壓君子也明季諸生年甫壯棄意仕進不復攻舉子業有强之者與飲酒長歎以謝　詔下郡縣舉學行兼優一人人以先生當之辭不赴奉太翁素先公雜賜而起拜堂下然後升堂問安飲食嗜好伺所向而適之侍疾衣不解帶三閱月聞呻吟聲卽先意詢所欲日五六食必躬進廁牏溺矢必親滌久而親安之頃刻不能離諸子姪請易不歸也素先公既殁哀毀骨立菜果醯醬數月不入口三年不飲酒食肉喪事一遵古禮遭母夫人喪亦如之事兄瞿瞿然讓公田與之人高其義先是世亂素先公出家貲助里中貧乏勸勿爲盜人德而從之他寇至輒抽矢標其閭曰李公長者無犯時所在盜蜂起先生負勇略悲世難與鄉眾均守望儲糧械時時命中村外鵰鶚如儼鵾甲申後謝世事不復問念聖學以敬爲樞顏其齋曰主一

每晨興讀孝經大學中庸各遍然後旁及他書所讀務
身行之博野顏習齋來訪見日記及所輯性理通鑑諸
書大歎服歸而揭姓字於座上出入必拱揖邑王養粹
者有英氣先生勉以學卒成立過邪慝辭色不少假終
身未嘗履梵寺晚年謹獨修身之功益密而不爲世之
表暴於外者人亦不得而知之也家素饒遭滄桑變田
被圈又兄弟多故絀於用至難堪乃與人言輒曰不道
貧視不義之富貴若將浼焉康熙二十二年疾革曰吾
心湛然一無動也顧子塨行屬纊禮其任仁終身者與
先生諱明性字洞初號晦夫年六十有九學者私謚爲
孝慇先生其配馬孺人則亦馬姓俱以順孝佐夫子成
德子塨庚午科舉人勵志爲聖賢學大壎培叔瓛俱業
儒太史公曰上谷多隱君子孫徵君張石卿刁文孝皆
倡行冠一時先生以孝友節義方之殆無異抱其家風
醇然有道者嗣君剛主勵志躬行主敬循禮守爲學要
汲汲然取人善剝厥淵源安能沒所自哉李氏之子必
有興者矣　張文升劉粹生俱出傳畢表孝慇隱德
邀紳士公奠賻習齋主籌葬辭奠賻不然自此交益尊
繁矣先生哭曰吾此時薄吾親何時厚吾親況不能厚
也遑恤其他十月葬孝慇於祖光五公乃與顏習齋共



議謚法曰慈惠愛親曰孝秉德不回曰孝大慮行節曰
孝先生兼之行見中外曰慇先生有焉乃共私謚曰孝
慇先生始卒三日不食寢苫枕塊殮後食粥哭無時朝
夕奠食時上食將葬相穴樁槨安厝反主三虞以未主
三月卒哭遷廟日則祭告如禮　十一月習齋爲趙太
若請返館先生辭習齋曰子貪居喪於家則生養沒祭
俱匱嘗奉主入劉村廬於學先生以所教合於遷奠從
之告主請往劉村復祭安之奉繼母王節養之　先生
慟毀成瘵甚衰洩瀉頭暈腹痛以手摩擦斷指墮落白
粥不能咽乃食茶不食果　哭奠外惟理學政不問外



事　周則卒哭而祔殷練而祔孔子善殷乃遵之卒哭
不耐朝夕哭　遷孝慇所遺衣履　王五公來弔大慟
曰忠孝遺老盡矣

甲子二十六歲

居喪禮如前　二月王五公先生卒寄其絕命詩至曰
一天雷電收風雨欲使乾坤暗裏行尙有高臺護殘喘
爭留面目見諸生先生哭之慟以居憂不能往弔送葬
益慟後爲傳略曰五公山人王姓諱餘佑字介祺保定
新城人父行昆季皆宦於明少有才譽長念明季多故
乃讀孫吳書散萬金產結士甲申闖寇據京師遂從父



延善及從兄餘厚兄餘恪弟餘嚴雄縣馬於等起兵討
賊破雄縣新城容城誅其僞官已而賊敗　清師入冢
散隱居五公山雙峰每登峰頂慷慨悲歌泣數行下益
博讀書尤邃於韜鈐著集廿一史兵略爲書十卷曰知
所向曰奇道曰決戰曰出奇設伏曰招降曰攻取要害
曰據守形勝曰建立規模曰屯田曰緩急得宜又著前
箸集通鑑獨觀工詩字浩氣清風見者傾倒　四月習
齋如遼東尋父先生餞贈以征吉湯曰深曰和曰
大曰機　七月辭劉村館歸城　九月行小祥禮祝曰
稱心始語視地乃行四弟無故考其試甯　十月復日
省功以圖爲辨失言黑圖左失行黑圖右妄念黑圖中
俱失純黑無失則白黑白者人禽之介也予本不當有
言行以貧窘有之已難安矣復蹈於禽焉可與　十二
月張函白應保安州署幕事知先生貧邀共往先生亦
以歲祲絕糧念遺命養母育弟不得已應之

乙丑二十七歲

正月二十日請考主入鄉告文云客歲荒歉特甚人皆
追急不外出則仰事俯育維艱無以慰大人之隱友人
張函白應保安州幕事力邀同往共分修金此遇人之
高誼亦濟窮之權道不得已也但塨既出家人難以城





居帶以二十二日入鄉奉主同往嗚呼三歲之中三易
其處哀哉入鄉設几筵安考主祭之哭辭北行朔望望
哭拜二月出居庸關渡洋河至保安州署三月函翁與
主人不合先生贈之歸至京申佐領聘館其家令子奇
章從學朔望望哭拜六月董漢儒漢傑郭鉞從學　晤
郭子堅子函子固國先生言遂塾業所業詩文爲正學
　七月以省母旋是時習齋尋父父亡遺一妹已適人
遂奉主返稅服居喪往弔之復抵京子堅請館其家郭
鉞等俱移來學　九月大祥始近酒肉十一月出服乃
復日請勘私欲生否情發中節否處事待人妥當否言
行謹慎否　子固任刑曹有辦事才而力持清白與勵
之　于南溟納交問學告以教婦初來以其新婚也
思子固之謙謙若不勝衣可法也　國徐國臣天元麻
法從其門人姚辭門算日月變食　習齋寄言規以益
加慎密大爲修整　言溟需次縣令問吏治曰今而爲
令也攝知男僕二道德經濟之友一至署冬一裘夏一
葛公服外以布食稱甘蔬火耗雜派俱捐三時攜乾糒
牽一隸出郊課農力田者獎言與之不者責取償以營
旨否貧不能田者出倉助之倉積取諸羨耗邪會至秋
復量捐之課農餘教老庭書禮士勸學率者懲之訟者



聽之有德學者師友之又鄉修壕督嚴保甲練民兵十
什五伍冬隙大畢而練之禦寇傳炮鄰教而教農則立
田畯教僞則立鄉約督武則立總練食可足俗可信民
可強亦小康矣　子固言南溟將理河工求同往曰水
學我願爲之但老母在未敢以身許人也　南溟問過
謝以不知再三問曰宜遠佞人凡柔軟可親者害我者
也剛方難合者益我者也得于愚而委曲奉承者善負
人者也得慤而淡交如故者厚報人者也南溟曰然曰
君自思人諛我心亦非之而未必怒也人實我心亦是
之而未必樂也此則不能遠佞矣曰然　歲暮將歸作

別子固序欲法其謙靜而勉以開擴　子堅餽十金爲
培昏禮用受之　前此雖服闋以未祭告猶朔望室拜
哭抵家乃祭告除服以西夾几筵爲家祠自此祭祖從
伯父祭考自行以不便入考主於祖祠令伯父祭而不
專祀心亦不安也後見祭禮通俗譜云祭必以子又云
兄弟雖分居必合祭同父也同堂兄弟雖合居必分祭
以各自有父也正合

恕谷先生年譜卷一終





# 李恕谷先生年譜卷二

清苑馮辰撰

## 丙寅二十八歲

禮儀學功如常　元旦祭考乃之東宅從世父祭祖
爲弟培完昏入京　過涿州拜陳國鎮言致良知甚而
不實　課勿輕言動勿作無益詩文心無放　與子固
遊逛西山慨然帝居之壯學琴于馮穎明　于南溟求
爲講律許之　語南溟曰作天下事以精神而損之者
莫過於色血氣未定宜戒之　先生問過于固曰願贈
萬應方明目一雙和氣一團虛心一片曰謹受教　宗



人府筆帖式來拜問學　都統李六儀賓請見見之　二
月先生初度諸生稟拜先生曰父母劬勞之日不能侍
膝下何必受人之拜乎免之已而諸友紛來具儀送筵
不得已與之飲聽其歌不和　爲南溟解律曰律繁晦
則吏易爲奸簡而明律道也南溟意有所愧探其意力
辭知其意薦遷同之任受其愧則進退不能綽綽也
南溟自言心粗先生曰非也君病在心過細耳作事須
磊磊落落當斷即斷過細則沾滯或穿鑿　四月朝考
漢軍有武甲懷先生文入考搜出刑部諸尚書傳問先
生往視其文曰某某篇生作也餘則不知尚書曰何以
爲渠作文曰生爲門人交遊作文多矣豈值武甲文欲
其説非令其懷也若甲懷生文問生罪甲懷論孟關孔
孟罪乎尚書曰汝居旁待吾審已而尚書令同候罰時
諸友危甚南溟父名世子固力以先生夙品辨雪不復
閱　省過在玩日愒時　聞李政若欲辭館謂子堅曰
於侍御館意蓋在我故敵若辭吾必不復同鄉人館也
幸致侍御已而侍御躬懇曰館猶敝翁也但求爲子曾
講書許之　南溟倩子固預訂同往其任謀政先生以
嫡母年高諸弟皆幼近地或可遠必不可　五月旋里
省親六月返　自悔言輕夜臥不寐　同許酉山聖學





直指諸書以張良諸葛亮陸贄諸人爲狂以其能幹旋
乾坤而小節不拘也以董仲舒程頤朱熹陸九淵諸人
爲猾以其能主持名教而經濟則未也又云宋儒以理
註天且云心中自有天似諱言蒼蒼者則貫天人之學
絕又率不信鬼神似以心外無鬼神者則格幽明之學
絕其論亦偉　謂子固曰學而時習或以爲讀書或以
爲見性皆誤也子固曰然人不知君相亦何須知讀書
見性之人乎　趙泰巖侍郎來會先生曰昨朝考一案
聞公在班嚴正色援子本當造謝昔祁奚救叔向向不
見謝而朝公古人也故以祁奚相待趙見壁琴言琴能
調變陰陽先生曰一物耳何以然趙曰以動機相感也
先生曰然陰陽皆以動而生物故曰繼之者善也和風
甘雨天地之琴瑟也琴瑟人之和風甘雨也今有訓動
專靜之學逆天道矣　齊燧侯求爲其父林玉作墓表
略曰予卯五公山人寓居至高陽得見林玉先生年雖
邁而目炯炯戟鬚譚聲如洪鐘指古今籌策如掌上觀
秋偉人也姓齊氏諱國琳林玉其字生明季讀書擊劍
與李霜等結城社慷慨謂立致勳名乃滄桑變及拓落
江湖有時排難解紛如魯仲連有時生聚致富如鴟夷
子皮李官至大學士未嘗一躡其門也雅敬孫鍾元杜



君異二徵君與五公山人更契延主其家教諸子以經
濟學祀肅士譚談一笑而擲之若卿發奸擿伏如神晚
年謀過居河南之寶豐墾地三十餘壟未就而卒　思
輕以肝膽許人輕以誠實信人皆已過也　書廿一史
經濟可行者於冊曰閱史鄒覩　楊滋子太僕來拜言
許酉山學品乃拜之求教酉山言逆原於天終於天小
心翼翼昭事上帝功力也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歸結也
天行健以生生也君子自强不息以行仁也今儒者遺
置天地民物但言明心見性祇爲戴儒巾之禪和子而
已又曰中庸祖述堯舜一節聖人像也頂天壽地孟子

居天下廣居一節賢人像也犹然中處補格物傳窮理
明理後儒像也既細且虛矣　閻樸學事愁見詞色予
固規器小不可以作大事改容謝之思七書曰廉潔可
污狷介可辱余蹈此病矣因自省病淺病急病熱病粗
自責三板　何魯蕣梁犫羽至共習琴伊介公陳明公
設筵求設帳其家力辭之　思西山先生學見其大當
益之以實乃上書曰塨嘗問道於博陵顏習齋先生今
遇有道所見多合故不敢不盡其愚以求指示後儒之
學所依據者曰尊德性曰道問學德性中庸自註之矣
曰智仁勇易言君子四德周禮六德皋陶言九德洪範



三德孟子以仁義禮知統之直指曰形色天性也惟聖
人然後可以踐形踐形者踐其肅乂哲謀聖以全形色
之天形色全則性全矣故孔子詔爲仁也曰非禮勿視
聽言動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論崇德也曰主忠信
徙義要使躬行日用事事自强不息念念務前倚衡是
之謂先立其大未嘗有所謂靜坐觀空致思於無極太
極生天生人之始以爲尊德性也即用力久上達如孔
子五十知天命亦聽其自致耳而其始固立學爲不
之躐也故曰下學而上達其教人也罕言命仁性天不
可得聞孟子雖不得已與亂性者辨而皆就才情言非
專以言性立教也乃後儒或以頓悟爲宗或教人以性
爲先閉目靜坐息念觀空帝王孔孟何嘗有此誠先生
所謂蕺儒巾之禪和子也是後儒之尊德性不可即謂
古聖賢之尊德性也大戴禮保傅篇曰古者年八歲出
就外舍履小節學小藝束髮就大學履大節學大藝故
內則臚列爲學次第自能食食以及四十出仕皆修已
治人之事周官取士六德繼以六行六藝曰孝友睦婣
任恤禮樂射御書數孔門傳習由以兵求以足民亦以
禮樂未嘗有所謂先讀某書後讀某書訓詁翰墨也即
有時誦讀則誦詩以習樂觀書以知政耳夫人精力有





幾乃不力禮樂兵農之學水火工虞之業而徒鶩於讀
覽著述何爲哉孔子刪修乃晚年不得用恐興王既遠
聖道遂湮故刪繁就簡以詔及門曰後世其效吾行而
行耳非謂皆效吾言而言也且道猶路也書所以指路
也天下慕欲爲指路之人而不爲行路之人將指之誰
而行乎況所指者更有非路而陷人於荊棘者乎先生
謂註經諸賢不離曲學局面則後儒之道問學不可即
謂古聖賢之道問學也先生既灼見流弊必宜力復古
徹以忠信篤敬爲德以詩書禮樂爲學使位天地育民
物者實有其事則大學明親之道實見今日而塨亦得
依門牆以有成矣　郭都甫遂東莞令請同往以母老
辭　何魯蕣爲价言國戚索公聘設帳力辭之　晤張
廉泉陳健夫之酉山齋聽其言夫婦行禮及其家行冠
婚喪祭諸禮又言自古無不富不强之王道亦無愚貧
忠寡之聖學　魯蕣又來懇應索公聘又力辭紀以詩
曰陰馬何聞欲問蒙微材久已付飛蓬長揖客難言
垂棲護嘉賓愧未工其二曰南山未許通門徑滄海安
容置是非軹里豈堂況復健此身且翦老萊衣　酉山
言張子敬定禮將文廟八佾去武舞只用六佾是以武
爲非聖學矣彼卻萊徂東者何人乎甚哉悖也　陳明



公伊介公力求來春設帳其家許之約率舊門人皆學
其齋有聘儀受之　旋里獻孝慈王不覺哭拳儀於伯
父從叔父爾伯文升各餽以物　每晨與爲嫡母烘火
烹茶食則侍

丁卯二十九歲

禮儀學功如常時存心性　元旦教家人與年俱新
同爾伯入楊村拜習齋先生商京中館習齋主家居養
親爾伯主館京爲養過北泗王法乾曰前見妹丈諸弟
時而採蔬提水恐非孝慈陟降意也正爲安親宜入都
耳先生復然曰先君見背以四弟爲言淚猶在眶言猶

在耳而家眾數敷古人八口百畝今口倍之而田止四
十若外無所營則飢寒立至塨雖不才願志聖賢雖卻
衣而東吐哺而餐亦復何難獨奈幼弟何慨飢號寒而
責之以孝弟禮義豈孩幼皆聖賢乎淪於鐵孝降爲皂
隸何面目以見先人此深夜椎心而無可如何者也
見生母有憂色知其爲外祖母過太君孤寡無人養也
乃迎至常養之　郭都甫之任贈云儉爲廉本不儉何
以成廉明則斷行未明慎無輕斷　求教於劉煥章曰
斂才劍氣喜怒不形　世父嫡母俱命入京乃定往
問家事於從叔母恐家有不孝友事未知也叔母曰汝



嫡母和生母恭塨等皆勤而孝又問伯叔族人皆曰然
心乃安叔母嫡母從妹也　閻季毅武卒驚哭之弔其
父具奠儀祭文倩人往祭之遙望哭拜後爲作墓表曰
予自少有知後志求古人之學而學之審邇道義相切
劘者落落如晨星心每以爲歉季君忽一日遠來摳衣
升堂觀其色甚肅拜而坐言安貌端叢所以共爲聖賢
者予私喜以爲近今所罕有已而復至共學琴已而復
至共學舞已而至講家庭及士相見禮皆欲見之躬行
私喜以爲得一勁輔因之察其行事二親孝父伯庠任
靈庠訓導歲來省親乙丑秋水漲途騎不可行遂徒步
負囊行五六百里不以爲勞待昆弟曲盡友恭問居如
對上客盛暑衣冠必整無戲言苟勤見不義事去之如
掩鼻而走與惡也行遇古聖賢忠臣孝子廟墓騎必下
步則改容疾馳規友人過不從至垂泣相觀其學讀書
兩夜不輟通五經諸子字端楷不爲草書琴劍皆得大
略闢佛老力是誠可與入聖者也每來盤日相過從予
之有蹉方友自李君始丙寅春聞其家居病以爲偶然
至十二月遂卒是年爲三十五歲嗚呼孔孟既歿聖賢
道熄後有起者豈天不欲成之耶抑予之寡德不能當
此賢友之助遂使哲人速萎耶可悲也君順德邢臺人

諱倜字毅武弱冠後補諸生元配孫氏無出繼張氏生
一男肅和一女庚午冬君父陞山右縣丞淒然謂予曰
亡兒子友也爲學未竟其遂沒沒於後世乎命肅和出
見能行拜禮矣予撫其頂而泣乃表君生平梗概使劖
諸墓上　季弟培赴都人館伊維藩伊維城郝飛臣從
學董漢儒漢傑郭鉷郭培仍來就學　書座右曰忌淺
忌躁忌驕　聞王次峰有治河書主犁河淤入海　徐
澄源邀拜張豐村豐村言宋儒先以性教人即類禪學
又言其師費此度謂宋儒不及漢儒表章十三經　陳
健夫來拜盛詆議程朱者先生不辨但摘程朱長處言
之　豐村來拜尚崇誦讀先生曰紙上之閱歷多則世
事之閱歷少筆墨之精神多則經濟之精神少宋明之
亡此物此志也望賢者勿溺　聞人言二弟㷿病甚驚
但流涕不自禁覓參寄家書並達顏先生調治之　健
夫問五經曰詩以作樂書之要在六府三事六府恐廢
闕故修三事恐偏戾故和禮必實行故孔子曰執禮春
秋孔子之致事也易呈道於象詔之寡過也今世之學
徒事記誦與古迥異古四術三物仕即其學學即其仕
今學徒佔畢非所用用責幹濟非所學而世事壞矣
接家報知二弟病愈　澄源言此度見人即不識字者



議之　西山言中庸中字口人也中一畫上頂天下至
地元字二畫天地也下仁也仁旁人也二畫天地也總
之吾道本天立地生生人物廣大精微盡於此矣　健
夫邀爲與周眞青士與先生會詩因求言於青士青士
曰可變者淡以成之勿太濃不可變者隱以配之勿顯
拒己成名者不必附會將成而未成者無惜齒頰游揚
　五月辭京館歸拜母喜健視二弟㿁愈而齊驚喜下
淚　邑令趙公旭請見以非公辭之　齊儲侯聘設帳
以其五弟𤅢從學先生以近家養親便許之館龐家㽞
節白公命撫其孫振鐸教之　設孝慤行位朔望拜獻

迎嫡母侍養　定每日三分商治道三分究經史三分
理制藝一分習醫而以省身心爲之主　同婣侯及其
四弟中岳習射　閱白虎通至朋友之道四通財不與
焉近而正之達而稱之樂而思之難而死之則知言達
友之短者非道也　閱劉子政新序至鮑焦廉峻立槁
洛水之上斷之曰山銳則不高水狹則不深行特者其
德不厚志與天地疑者其爲人不祥竦然書之期與習
齋共勉也　閱賈誼新書至史佚曰動莫若敬居莫若
儉德莫若讓事莫若咨曰四語可以終身矣　閱劉邵
人物志至與人處不可少於敬少於敬則廉節者歸之



而衆不與多於敬則雖廉節者不悅而愛接者死之何
則敬之爲道也嚴而相離其勢難久愛之爲道也情親
意厚深而感物曰孔子久敬之外有此至論甚哉道之
無窮也　中岳問處事曰在閱歷滿腹學問而無閱歷
不可以致用問治術曰古今治術不越王道淸淨刑名
三者王道無弊者也淸淨刑名可用救弊偏任則弊隨
之　九月王楫從學　孝慤忌日哭奠識食後爲常
王楫問質鬼神建天地而無疑悖何也曰君子三重原
本天地鬼神以制之而即以位天地鬼神故上古不惟
人治天地亦治鬼神亦治後世反之不惟人亂天地亦
亂鬼神亦亂故一則淸宴呈祥一則災怪並至也　謂
齊勤曰好問好察聖所以益聖頁行恥問愚所以益愚
千古聖愚分途在此　十月王青甸及王宏度二子從
遊　習齋先生至閱擧忘編曰治平之道十見八九矣
求教曰子身心之功未至曰然請勉力　與習齋言今
爲人後者呼本生父以伯叔非人情非古禮屬毛離裏
豈容泯沒一生一養不爲二本歐陽修留畢二議是也
　十二月自館歸　大學士明公任蘭公聘設帳其家
力辭之有詩曰何意頻修禮聘書此身豈爲桑榆縱
期郢市呈新調無那山靈杜舊居白髮風梳萱草老靑



雲路杳故人疎歸來不厭雙松下日覺萊衣一笑餘
聞周青士卒輓以詩曰梅里披裘絕世塵吟詩買米老
閒身嚴陵一慟雲天老海宇於今少逸民

戊辰三十歲

儀功如常　思寬以居之阿房下容五千人寬故也學
者始見一理即拘而不廣是執德不宏也　思教人獎
而勿貶易於有成　劉煥章卒先生聞訃往哭大慟煥
章諱崇文號肇南煥章其字也蠡人崇禎己卯擧於鄉
後任荊州興州縣以亢棣不得之任巡撫委署棗陽宜
城縣及解組蕭巾布袍恬如也母性嚴晨昏朔望拜侍
惟謹五旬後母怒輒跪受責曲意務得歡心聞顏習齋
先生爲聖學忘年爵來拜入會力摧宦習立日記以聖
賢相規勉者幾三十年至卒不懈晚交先生甚喜雅期
以遠大身頎直貌莊而和見人謙抑喜談論七十五歲
無病而逝　如獻縣哭奠王五公還五公文集　寓書
費燕峰論學燕峰名密字此度成都人博學能文其復
書曰古經註疏自王介甫始變當時天下皆從王氏學
紹興初程氏始盛然與介甫異亦止靜坐義利之辨陸
子靜不喜程正叔朱元晦獨尊二程兩家門徒各持師
說元晦弟子尤衆至正中陳君采又以爲與洙泗不同



著甯黑闡謬承擧闡以元晦國姓尊行其所傳而聖門
舊章大變先輩有古學者無不評論王伯安更違紹子
靜故蕩滿萬曆以來學者不入於窮理即入於致知古
經本旨荒矣夫即物窮理承譌既久莫知譯世又百有
餘年未也王也各自爲旨違悖古經薮錮後世陷溺膠
庠而其言在天下已如江如河莫之可遏密著中傳錄
聖門舊章而世習未傳舉科已久未求古註反假創言
易生毀謗雖然烏有聖人之古經任後世顛倒紊亂遂
爲曆說所絕而不重還舊觀與今得有道師弟以高明
沈深之才出而力追古學擬正支離自茲以後宏儒碩

徹必剖晰萬世甯非聖學一大快乎古之名儒多在北方以誠實有力能任聖道也望之望之　二月解母及塨拔二弟從任振鐸從孫曾達同入塾蒙館　已撰士不可大用以其如群花不奈風塵也烈士不可大用以其如利刃不耐挫折也　思時時以仁存心乃集四書言仁者通解之曰四書言仁解　思仁道大求之惟恕曹家蒙村中一路甚擦似谷長而通似恕乃自識恕谷志勉也　媿侯言為馭人以術巧曰非也待之以至誠處之以妥當匠夫匠婦亦不可忽皆宜待以小心勿簡勿傲　每寢思一日所事苟慮度必自責　思天下治



振奮亂懈兢治朴實亂浮華治法網寬嚴傑盡才亂法網密英雄束手　四月自省數日功寢生意漸蒐浮言漸多　六月王崐繩先病請先生至獻縣以五公五寢書及文集付之謂先生能任其父學也　許酉山書至言言仁解已得聖道之要須以宏毅任之　自書曰徒飲食者無論其志為聖賢者或無所見或見而未全則予之責重矣乃自輕自褻慾忿不振者天其罪之　書兩東北水利及治河利運之策於瘳忘編　思宏之反曰慢曰隘曰躁曰矜似是而非曰泛曰濫曰無斷曰粗疏毅之反曰怠曰遲曰浮曰靜曰多慾曰苛細似是而非曰客氣曰助長曰執拗蓋酉山先生勉以宏毅因思以自考也　定秋高氣爽閒日習射　剩眾厝趙錫之妻喪引云昔原泮皆賓客廣坐聞友人喪輒側廣付客經紀其事以輕俠而重義若此況吾黨士君子遇朋友急喪之困更宜何如處也趙子錫之倜儻英多今一劍天涯經年未返室中病婦孤燈長往寢葬無資椒漿冷落凡我同人處無不垂泣相視者通財共難誼無所吝如府晤魏蓮陸王子贈蓮陸孫徵君門人徵君詩曰明蓮陸子到手無蘇事子贈張石卿門人　之博野晤魏帝臣帝臣博野縣庠生善容儀周旋書賓容談論款





款然終日無倦蒐目疾藥邊來者輒延款下榻奮侯馬居數月疾愈乃去輿妻宋氏相敬如賓自壬戌寢日先生薦筵奮走人來候至是會之　思畫觀妻子夜卜夢寐最可驗學　十一月入京郭子固言欲檢架上無用書焚之曰甚善因言近不輕與人講學子固曰不可學之失傳久矣言之害之自有興者先生曰是　剩眾公舉顏先生尋親苦孝　日講增夜夢不靜止則黑其圈自揣一年學問器識俱漸進但大本未可言立也慨之　解魔家蒙館歸

己巳三十一歲

儀功如常　撫院兩道聞習齋賢孝令縣開行實先生聞習齋為學持躬十五則　外祖母過氏卒葬之　二月齋戒沐浴至習齋投門人刺以瘳忘編恕谷集為贄先生生母以母喪不食酒肉美饌　數日繙十三經注疏十一套覺精神勞勤深悔閱書急躁之過　世父病侍養延習齋醫　思近以寬大待人或步同流合污因三復素書榱榱梗梗所以立功　三月趙錫之聘設帳於趙家莊其子宏譽宏濟宏深宏對從學　以世父病復返侍養二十日世父節白公卒臥柩側疏食飲水不食果及魚肉以脾弱微食來羹後寢外室朝夕哭



自返有染雜霸者急滌之　四月節白公葬遇朔望會哭　書扇云乖戾非剛方忙亂非勤敏糊塗非忠厚委靡非從容　問顏先生曰近日此心提起萬慮不擾祇是一團生理是存養否曰觀足下九容之功不寢此靜也數百年理學之所以自欺也予素用力靜則提醒動則劍辨而總以不自欺蓋必身心一齊竦起乃為存養不然則以釋氏之照微萬來混吾儒之萬物一體矣先生竦然耐教　迎嫡母入館侍養命弟埏與塨皆入學　作存性編序略曰三代以前不言性而性存宋明以後日言性而性亡書言民性誥后之綏猷也詩言秉彝

美山甫也昔偶舉之不以立教孔門教人性天不可得聞孟子時言者紛如不得已而發性善之旨乃朱儒教人以性為先分義理之性為善氣質之性為有不善使庸人得以自諉而牟利漁色弑篡之極禍皆將詘由性而發也習齋先生慨之著存性編曰理即氣之理也消濁厚薄純駁偏全萬有不齊皆善也其惡者引蔽習染耳列七圖以明之於是孟子性善之旨始著而吾性中作聖之本體庶不為異說所亂而得存矣存學編序略云古之學一今之學紛古之學實今之學虛古之學有用今之學無用古今不同何其甚也古之為學也明德



親民止至善為道六德六行六藝為物八歲就小學學小藝履小節束髮就大學學大藝履大節為學之序春秋禮樂冬夏詩書為學之時治己則詳治人則當寬之國家天地位而萬物育人多成材宇內郅隆有此術也自秦火後訓詁於漢唐帖括於宋明徒道經是問而古聖教人成法任其闕然加之佛老乘間而起以清淨虛無亂心性之正詩文辭華之紫又假託文章以鳴儒者不能以全體大用廓清其間而反為所雜程朱陸王非支離於訓詁即潤索於禪宗學之亡也轉甚習齋先生卓然特立以六藝為學冠昏喪祭必遵古典率弟子習禮習射習書數眾得一節焉即習之置日記以考德行其於古人之學不惟存之空言而且存之實事嗚呼二千年墜緒揭然復舉孰倡之而孰使之耶是豈有天焉而豈徒然哉存治編序略曰古帝王教養之政七制而後日趨陵夷至宋明而極而尤甚搵寇者兵專而弱士腐而靡二者之弊不知所極以天下之大士馬之眾有一寇賊猝發飄魚爛瓦解不可收拾黃巢之亂洗物海獗李自成張獻忠如霜風殺草無當其鋒者川陝楚豫數百里人煙斷絕三代田賦出甲民皆習兵今不至如此其慘也士子手日讀書籍專揣摩閉戶俯首如婦人

女子一旦出仕兵刑錢穀漫不知爲何物而望其輔世長民耶三物賓興之世學即所用用即所學雖流弊不至於此何怪乎習齋先生之流涕而慨歎也存治編可以觀矣　恕多言則愚寡言則智　閱張烈王學質疑謂堯舜危微而外不復言心但與臣允釐庶績即無非精一不必人人與之言心也成湯若有恆性而外不復言性但立賢即無非執中不必人人與之言性也孔孟立教惟與子言孝與臣言忠知人愛人學詩學禮未嘗人人與言一貫也蓋解者心知性命之妙而不必言即未悟者循循於孝弟詩禮之間莫非性命之流行亦不待言也象山陽明必先提所謂本心良知者舉此以致知事物而以下學講習爲支離其亦外矣蓋其所說禪門之直指心性也而借孟子之本心良知以附會之不知孟子所謂本心良知者孩提愛敬惻隱四端必待察識擴充深造學問未嘗曰耳本自聰目本自明一了百了也批曰武城之駁陸王何其明耶然辭護程朱大教人以性爲先程朱不猶之陸王耶乃一主一奴何耶　恕程朱陸王以及今儒各有其言之明者錄之聖道自在也不必與之多辯乃冊錄曰諸儒論學　恕急於求名其實必少以術御物喪德已多　纂訟過則例一卷



過本之浮也一隱過七情之過也一顯過九容之過也一大過五倫之過也一叢過百行之過也本劉念臺紀過格而刪訂之　閱宋史王章望之著救性七篇宗孟子性善斥荀揚韓愈李翱之說蓋先存性而作者也　恕學必自治而後治人向微腐學之弊若考經濟多勸身心少則逆學矣必急於自治　坐變股不覺已而覺乃知心不存即不能察存養省察一事也　恕習齋言孔子教人多因人因事後儒無所爲而泛言其理必論其全此亦虛實之不同也　率弟子習禮　習齋曰孝慤子口容止聲容靜狂魁楚曰孝慤之言屬習齋曰言

雖屬而仍溫古云雜於庸衆而不驚乃爲大賢李毅行之　書壁曰薛文清言一染財色即爲禽獸　某與某搏難平之思馴虎豹者寵絡之飼齊之不可與之狎處　曰志大才小識大器小言大行小無用也　曰學一絲不可假冒如孔子語仲弓以敬恕即以邦家無怨爲証如何假冒　閱許酉山陟副都御史給晉曰宜建白不則引退　張文升謂曰子昔病疫垂危孝怨難力調治而氣象如常不張皇不愁嘆其天定也王法乾曰子大父素先翁一日在市人有侮言翁自若或曰此李封翁也其人懼而謝罪翁亦自若　恕矜細行因自省心



過多於口過口過多於身過身過多於行過深自愧勉

先生提兒莘生守喪禮不入內不御酒肉先生贊之

十一月郭子堅來過　恕每會顏先生評譏致愧赧無以自容非是則愚昧安有成哉辰按習齋爍章法乾恕谷四先生每會學勸善規過互無迴護且日記詳錄不肯隱諱飾觀必如是乃足資益德業不愧曾子所謂會文輔仁也後世講學諸儒安有若此切實者乎　魏蓮陸書來論學　辜顯過先生里問學辜後任至川陝總督以書招先生先生不往　臨清張子舒來過　先生與習齋論義利取與有不同者乃少質曰孔子時亡以拜陽貨後儒無留議若後人有此則必論其餽豚即當不受而往拜遇塗皆爲屈節矣子華本不當與粟因冉子請遂從而與釜庾若以一介不與義之不爲濫與乎孔子曰自季孫之與粟千鍾也而人益親夫季孫陽貨皆權臣也而受其餽遺後儒不幾以爲不義之取乎孟子守不見諸侯之節甚嚴而至處交際則甚乎易五十七十金之餽皆受也而尊者賜之數章斟酌精當蓋尊者賜不敢辭一道也有孝弟守待之功非無事而食二道也借之爲行道之機三道也即行道無望而守先待後之身不可以小廉而陷飢餓以死四道也孔子之



際可公養豈皆見行可者亦借之以存此一時萬世之身耳豈爲饕餮也乎

庚午三十二歲

儀功如常　赴錫之勉以應試乃爲舉業　先生謂習齋曰仗善斯爲不善施勞即已無勞習齋曰然　習齋過先生見諸友歡聚謂曰吾當勉於狎足成歡子當勉於莊足成禮　立族約三助一助貧一助婚一助喪六禁一禁不敬祖宗一禁不孝一禁不弟一禁奸一禁盜一禁酗酒四戒一戒賭一戒訟一戒左道一戒尊卑相戲　六月齋百一書來論學　八月赴京鄉試中式主考王公諱掞太倉人魏公諱希徵郿城人房官孫公諱親聞嘗人　過涿吳陳國鎮國鎮名鉉傳鹿忠節之學嘗謂先師每令於平旦自勘良知今老矣乃親切抱病亦危坐書齋同邑大學士馮銓屢請見卒不見先生曰國鎮爲偏主姚江而其肫誠提誨令我激發者不淺也　恕向之爲舉業也顏先生責以腐腐錫之亦議聰明退及中後錫之來晤驚曰聰明復矣乃知舉業聰明則世事不聰明時文不腐腐則世事腐腐甚矣時文之害世也自此雖應春試而不務舉業　世母許太君卒九月葬仿居世父喪禮行之　領中舉牌坊銀不修坊以



修祖兆　糾族人爲公祀會每年以清明祭殺牲奏樂祀始祖以下列祖祭後饗筵講族約旅酬盡歡而畢

恕伯夷非沈隱可託以其治則進也伊尹非雜霸可託以其成有一德也柳下惠非鄉愿可託以其必以道也孔子非經生可託以其爲東周而以兵農禮樂教人也

爲四弟援完昏

辛未三十三歲

儀功如常存心以寬行事以誠立身勿以隨接人勿以崖岸　元旦以期喪不賀節　入京春試正月九日往拜而山先生而而山師以是日卒慟而返大日具奠往

哭之酉山諱三聘河南安陽人順治辛丑進士選杭州
海寧知縣邑繁劇值三藩變政務旁午先生撫民摘寇
皆有方略且延士講學行禮治經廚傳蕭然裕如也署
後建告天樓每晨必焚香告以所爲辛酉入授御史己
巳遷副都御史特疏刻大學士徐元文與其兄尚書乾
學侍郎高士奇鎬一疏西徐高亦由是去位庚午陞兵
部督捕右侍郎辛未卒　思日用飲食之細非聖人不
能中道　拜主考魏子相爾者曰役主命候久矣延入
相見甚歡拜王顧庵閽者詞色亢去之　返里聞嫡母
病馳歸丙子日夜侍疾溺矢皆親拂拭爲之　三月顏



先生南遊中州教先生以强立戒論讀先生規書齊勿
多言高亢浮躁　請武彤函醫母疾　省過在不能約
晤杜孟南於曬藏論學徵君越子也　爲五弟擬締
婚於馮給生　之安平問水學玉衡恆升龍尾三車法
及測天法於楊帶田　五月立課身不欲逸心不欲勞
以心疾也　閱孝慤論仁語書後曰人有爲善而好名
者先孝慤深斥之謂之掛榜修行嗚呼先孝慤之闇德
可想矣　從叔本初翁見先生食稗餅曰昨家人有厭
食稗者固汝食不厭矣　從舅馬大無子倩謀爲之
續絃舅年七十生一子　六月思向皆隨遇而行今母
病不能出門宜侍養之餘躬親稼圃以養仰事俯育
村西有蝗剎鄉人禱之并禱蜡神蝗飛去　與人約曲
阜會　往視顏先生家　七月嫡母病左右傍徨至罔
七月食減乃命婦女環守室內身率諸弟守於室外十
六日馬太孺人卒擗踊欲絕含斂復魂弔凡喪禮皆取
文公家禮及顏先生家禮參訂行之冒疾發至神迷不
能哭十八日踰十九日成服率四弟寢倚廬朝夕奠哭
無時　爲太孺人作行述略曰太孺人生此里東曹家
暨歸先孝慤有順德佐孝舅姑舅姑卒無虞葬尼務養
孝慤不以入口生一女適王生員養耗卽穀日蒸炊所





謂效死者也後生母出姊兄弟五人思如己出性醇厚
寡言親串以女中至誠稱之享壽七十九　命人易棺
未嘆曰傷哉貧也凡事必須心中計畫口中指授甚且
身自動作禮之可愧者多矣　九月奉太孺人與孝慤
先生合葬自此哀勞成疾幾殆
壬申四十三歲
居憂六月無講令復錄日譜便省過也　朝夕哭朔望
哭獻几筵　思古禮居喪廢業今以考妣欲成就諸子
學業不可廢乃於端月二日率諸弟入學教培以家事
培以實坡以謙壎以和　思顯考妣之德行皆闇然君
子也因大慟前十餘年尙有爲名之意須斬去此念蘊
然自立乃可見父母於地下　閻公度聘先生設帳許
之稚以能養也迎入新興其子鍵鋼銓任鉦族孫茂宗
世昌從學凡朔望旋里會哭几筵　思養人志氣恐其
憍挫人虛驕恐其靡　彭如龍鵬齡齊春從學　清明
族人公祭先生料衆講族約而不與宴　迎母新興侍
養四弟五弟從學　劉廣譚彩晞來拜問學已而又書
至略言聖學原自修齊推而濟世利物自曾人情談朱
人靜坐今之書生不知實學爲何物皓首窮經歸於無
用又有撫拾無用時文僥倖名器寡廉鮮恥靡所不爲



此焚坑之萌芽也能無慄慄乎　課喪事不敢不勉
劉副使彭楠薦爲本縣高令求祝文以居喪辭之　七
月武彤函選暨城知縣問治告以仁民作福訂其所擬
經濟十餘則薦張文升入幕以其遊里韓也　十八日
行小祥祭猶朔望入廟會哭　自勸居喪敬爲上向然
以不敬　倩鄭天致畫孝慤小像口授以貌及成宛肖
先生大慟　十月曲阜會人約思行以凶厭不可祭聖
不往　管廷耀執贄問學　胃病時吐畏寒　夢中時
哭孝慤與馬太孺人　先生後每言館新興時學懈以
爲愧

癸酉三十五歲
正月課喪則致其哀　教三弟泣下命之茶入新興節
上學　自愧放棄務期心一刻勿放身一刻勿頹放頹
則書之　三月王輔臣從學　習齋許日譜曰氣象振
起更宜檢校身心無怨無倦　思學者非以忘爲不助
卽以助爲不忘　六月自稱向者之過未嘗不爲善而
非肫肫然爲之也未嘗不去惡而非切切去之也未嘗
不立達人而非仁心無間也未嘗不容人而心尙有穢
也亦諱人惡而口尙有雌黃也目不端也言不謹也不
敢苟取而飲食小節不及檢也愧甚愧甚　七月行大



祥祭　思顏先生之强不可及　田信僅問求道之方
語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　思與俗人校則俗與妄
人校則妄　請鍵曰陽明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
心之用二語爲學程朱者所詬病然其意程朱卽有之
朱子力護無極又言心爲人之太極太極卽至善也是
亦可曰無善而至善矣非卽無善無惡心之體乎氣質
有惡非卽有善有惡心之用乎　思孔子終日乾乾遷
善改過自謂己是者道外人也　郭子固以先生未立
子勸以其側謝先生辭以不可　十一月朔禫祭
遷馬太孺人主於孝慤祠配饗行合食祭王孺人主移
祔太孺人側亡婦祔姑情也義也服闋　縣令高公陞
貲問政曰禁賭嚴盜又曰秋畜之後種以陽春　一族
人流寓新興將爲僧力沮之得止　祭五祀告以文云
塨家祖父舊規元旦合薦五祀清明端陽等節獻時物
臘月二十四日祀竈及塨問禮於顏習齋古民田宅屬
官故不祭五祀今田宅自主宜從禮大夫祭五祀歲徧
分春夏長夏秋冬以祭行之已十餘年今查明禮禁庶
民淫祀惟許臘月祀竈又查古禮士雖不遍祭五祀而
禱五祀今竊僕無牲薦而不祭僅同祈禱塨家先世所
行與時制合古禮不謬況習俗所同神靈　習不可變

也乃復定元旦合獻五祀朔望拜禰令獻歲春祀竈如儀

甲戌三十六歲

儀功如常　元旦薦家祠五祀畢復祀外家無後者馬外祖獄外舅馬來願及二弟外舅張翼亭立祇位祭訖焚之每年爲常　赴春剛顏先生囑以求友　與郭子固互相規過　子固出貲爲先生置馬氏女爲側室清明先期祭家祠乃同族人公祭始祖以下於墓每歲如之　課莊敬日强　因偶五往唲州壽褻輿其行序而餞之　寄李中孚書略言聖賢正學在明德親民學習禮樂閉目靜坐古學所無也誦讀乃致知中之一事非專以此爲學也　看呂坤齋交議　公度傳李明陛陽法　四月子固請先生入都言其兄子堅延往桐鄉任佐政子固董懋公度以先生館其家也先生辭以後議　端午入楊村會學賀日講演冠禮鼓琴習數議程濟　有爲高令求德政歌者辭以不爲　從彭雪翁學書雪翁蠡之劉村人來往孫徵君門下好飲不亂能詩歌工書畫　高令趙先生同　延張函白來館鼓琴商經濟居數日函白疾健以米麵送歸　語諸生曰三代後生安飛矣賢者曾屬困勉諸生但患不困勉耳　思



大學一書乃言大學教人之意是欲人明親止善而非言其教法也教法則三物是也觀修齊章只言用情接物而不及禮樂治平章言理財用人勿辟而不及教養以大學中成法當時見在不必言也後儒不解此見大學不言禮樂及教養諸法遂置之不究而學入空虛矣

思先孝愨隨德正直剛方平易忠厚深沈日三復之

思張忠定日學用智亦雜才之法也　思忠思恭因歎孝愨命名之意切病之藥也　夜心動因思聖賢之心用而不動庸眾之心動而無用　語習齋曰自返積累數日一項矜張浮躁遂敗之譬貨殖者數日積之一

朝耗之其能富乎　習恭效顏先生之居處恭端坐整容澄心以易靜坐也　思明成祖尙武功而明張李東陽引進浮文而明制前明成敗之大案也書於閱史郄視　自里返館見路有遺包及錢不拾行已思內或有重貨小人拾而不與則遺者苦矣同視包空而錢無多乃行　費燕峰書至論學　齊媛侯被人誣告入京解之　子南溟請入廉平州助其政辭之　辭新興館

乙亥三十七歲

館功如常時時體驗仁心存否　郭子固具僕馬送往桐鄉習齋屬言曰愛惜人才倡明聖道法乾曰勿曲學



以阿世萬文升館郭子固家　每止宿必訪學人　二月朔行望拜儀以後每朔望如之　途中時時有帝天之敬　渡黃河祭運道形勢　淮安李鉉猶持相過約爲昆弟辭之過其地饋儀甚厚辭不獲受之　過揚州拜蔡瞻岷與言習齋存學大旨瞻岷擊節稱是拜其師費此度病不能會遺其次子滋衡來謁　瓜州渡江持敬危坐鷁首波洶湧擧入衣襟心夷然不動　黎明至鎭江西門橋大船壅擠危甚柁夫號呼先生語以勿急令從者四人齊出借力乃過　過太湖上方山湯潛菴斌毀五通邪祠處也歎正不勝邪非正也　抵桐鄉界問土俗民情官吏得失入會子堅問政不答其司刑名李坤常一辭正言規之對其錢穀人數數非閉口不言也　子堅刊先生所著聖學成法及與西山先生書

規子堅以公聽並觀　三月子堅儀金帛養母寄於家　子堅具船從送先生入杭州遊西湖過爛託桐事者辭以豁政不與聆遂過斷橋登孤山拜李鄴侯祠轉至六一泉拜張宣公祠翌日呼遊船從蘇堤白堤抜飛來峰憩冷泉亭至棲霞山下拜岳忠武墓三日又呼船過放生池登南屏山至叅庵轉三台山下拜於忠肅墳還至湖心亭歃飲而歸連日自勘心境風靜水平微波



不動　入城登吳山望錢塘江　問人得王復禮草堂而病不能出會送所著三子定論乃達以書謂論朱陸王三子當以孔孟爲斷合於孔孟三子即各詣無害也不合孔孟三子即𨿽歸無取也　語子堅以經濟　返覲近者氣象和平心思緝密　思待人也寬益以容之小心以接之　同子堅如嘉興府朱二府顧陳生員裘見子堅所梓聖學書稱是會之　子堅供盛饌止食二品效范文正之自勸王介甫之食近也　思近者曲體人情惟恐傷之然心欲立人達人也若有媚世爲私之心則鄉愿矣語錢生煌以正學　仲開一來拜論學聞

一名宏通桐鄉人以舉人出仕邑令子路之後也爲聖學成法作跋　見人福思寬見人累思饑見人矜思謙

子堅省覲禄請同往　錢生爲閱史郄視作跋言德言仁勇之合不能言勇德仁亦僞　聞報平陽地震甚慘語子堅端午罷龍舟戲　學歌習琴　子堅刊射法爲之作序　思苟且脂韋不可託寬邪褊猜嫉妒不可託正直　爲子堅言恤獄　草堂書至謂先生論學相合其論以孔孟爲的六經爲證躬行爲主先生竦然起敬　松江騶顧明王久則喜晤共琴共射顧明餽葛屨受之　學歌於顧明　與草堂書言格物即學文物即



周禮之三物　思禮樂者不祥　子固書至規刊書無關經濟先生復書言吾友恐予蹈書生文士之習誠爲雅意然天下之無經濟由學術差辨學正經濟天下萬世之事也　七月如杭州王草堂來拜不值往拜之再三聚先生言後儒不解學字遂一往皆誤學者學於人學詩書禮樂也後儒專重誦讀或直指性天西學教而學亡草堂曰然因言太極圖本道家說今本大學孝經係朱子改竄晦聖經本旨程朱陸王皆墮於禪其考辯甚博　子堅刊先生訟過則例草堂序之　八月三日登吳山酒樓觀錢塘潮　辭歸草堂諸友皆有贈

儀子堅遠送囑以輕收猶極嚴戒家丁勿賤依人處事和緩　過紫州遊虎邱　抵淮安運河水涸甚問之曰黃河倒灌壅洪澤湖矣見兩岸築堤有句云誰解排波令就地但看東手欲浮天　往觀天飛閘昔人捍黃入淮者也今廢矣　至王家營命子□送役返鄉寄規以事上司謹接同寅和待下平易使得盡言勿輕喜易怒　過德州視旌密觀在其子子濂守備署也　九月抵里餽諸親友以物　知田尖於澇而文升將桐鄉所寄銀十兩自京攜遲遺失心夷然不動文升邊遲來言同寓有三人囊銀託以典守而銀失必同寓盜之但係一



人非三人合謀而一人無證不招嗚之官議定三人同償先生曰何爲其然也失銀可定同寓耶即如君言其一人銀可受其二人銀何可受之況一人亦無證則皆不可受也僕之失財數也於人何尤文升復喋喋責人曰此君之疏何責人也文升曰然則我將自賠曰嘻不受他人賠而受君賠耶君休矣　思人一瘉財即財大身小者身本小也　謁習齋質學習齋曰此行歷練可佳也惟勿染南方名士習耳

丙子三十八歲

儀功如常　正月如京與子固商桐鄉事　自課去浮而靜去隘而宏去冷而和　二月歸　杜紫峰弟子爲修祠於固城助以貲紫峰諱越定興人鹿忠節公門人康熙十七年詔舉博學鴻詞巡撫舉越力辭巡撫命以縣車過越門拔之登即去至京與山西傅山同告老病不試詔入侯而不謁乃歸授中書不拜　以居宅荒錯家祠不尊乃竭力經營鬻子堅所贈衣十餘襲於東北隅建家祠另院通以門安考妣主於正面並懸祖考妣影於上祭以妥之　思奇技豔貨導淫俗詩文字畫盤寶學　三月子固延入京其子宏從學　蕭山毛河右寄其駁太極圖暨何圖洛書二種至　子固邀遊西山



傳先生騎射　語子固曰人與盜近是有盜心也與狎淫近是有狎淫心也此人禽之關也天下無經濟之人則危無正人亦危吾友愼自愛子固問危微精一曰物交物則引危也平旦之氣仁義幾希微也如斲米穰秕去盡精也純粹無雜一也非禮無視聽言動齋明盛服則其功也子固曰仰彌高鑽彌堅何也曰中庸不可能也博文約禮則能卓立矣　吳星渟至月下技擊　自省臨急忽傲急改之　于名世求爲論史　名世知先生乏糧餽米二石受之　十二月旋里爲五弟壎完昏

丁丑三十九歲

儀功如常　正月復入子固館　肥鄉郝公函至論學肆禮　文升言先生解書敏於料事子固言料事敏於解書　湖州宋豫葊聞冉永光太史言先生學來拜豫葊名瑾守程朱闢佛甚力　公函携銀二兩倩寄顏先生其館東麓之製衣者也曰顏先生之度荒急於予衣先生嘉之　子堅請復入浙先生辭已而使再三至乃許秋後往閏三月返里遂病七月愈乃入京　吳匪莪通政見閻史鄭觀抄存跋之曰予每謂天下無無用之學其學而無用者惟佛老二氏與帖括秀才而已蓋空談性命則必以事功爲粗迹高語文辭則必以綜理爲



瑣物宇宙河決魚爛事必由之今讀恕谷先生所著閻史鄭觀五卷實獲我心苟欲澄敘官方振興勛業以此爲正鵠可也　八月以將入浙旋里子固屢謀退居倩先生於鄉買田爲同老計曰退休則並耦而耕不然則先生自食之先生乃買東莊田六十畝　爲連歲水荒語左令以修鄉東堤法　王紹武卒哭之嘆亡一善人紹武劉村人能孝友　九月子固與馬孑復如浙習齋囑以無作無益詩文　抵桐鄉子堅出二戒尺一鑄戒怒一鑄有容獎之　子堅送樸院紬十端助先生長女妝奩又送緞紗宮衣等物供先生老母及丙子娩娠辭

不獲受之　子固與子堅書言先生尚未立子宜爲置側子堅使媒之滌杭諸處尋之先生辭子堅不可　註律思律意皆出人罪也無可出乃入之　寄書候王草堂　註盜賊人命律數日審之也　修上顏先生書略謂宋儒學術之誤實始周子周子嘗與僧壽涯道士陳摶往來其教二程以尋孔顏樂處雖依附儒說而虛中玩弄實爲二氏潛移而不之覺二程承之遂以其依稀恍惚者爲窺見性天爲漢唐儒者所未及不知漢唐儒者原任傳經其視聖道罕散寄於天下也宋儒於訓詁之外加以體認性天遂直指傳道而於聖道乃南轅而



北轍矣於是變聖章者有八一太極乃參同契水火匡廓三五至精二圖合之爲丹家修煉之用道藏真元品明載之易繫無此也一僞傳河圖洛書上古圖書自周羅戎之難已失而宋之陳摶乃出二圖以誤儒者遂載大易之首周易玩辭曰姚小彭氏謂今所傳戴九履一之圖乃易乾鑿度九宮法本朝劉牧長民以爲河圖而又以鄭康成大衍註生數就成數依五方圖之爲洛書僞關子明洞極經又兩易之宵世儒有變魑罔象之譏也一靜坐十□□本有其說宋儒忽立課程半日靜坐則幾於□補團打坐之說矣□教人以靜爲先明與聖

門不可得聞不可語上相反矣一朱子言古者八歲入小學教之灑埽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十五入大學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又曰小學學其事大學明其理此前無所承憑臆創說者也內則歷載學書六藝歲時大戴禮賈誼皆言小學學小藝大學學大藝蓋禮樂六藝正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事非二端也但年有少長則習有小大耳今舉其事盡歸之小學至大學乃專以讀書明理爲務則遍考三代教法未之見也故自居道學而於學字誤解以致數百年學術盡誤也一日致良知說命曰知之匪艱行之維艱朱

儒則以眞知爲重言人有眞知所行自然無失不能行祇是不能知至明王陽明遂專以爲心源澄澈諸事可辦創爲致良知之說而今之儒者亦羣譏其爲禪矣一立道學名子貢曰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莫不有文武之道蓋世無全局負荷之人則分寄道者必不可少自朱門立道學名宋史遂專立道學一傳但取註經講性天者爲道學而文學如韓歐以爲浮華言語如陸賈以爲捷給德行如陳實司馬光以爲木强政事如蕭曹房杜以爲粗淺而道學中遂相率爲迂腐無用之學矣一立書院古大小學皆稱學書院之名自宋始是專以讀書爲學矣　子堅饒金辱一封上太孺人供隨意用也

選陶淵明集題辭曰淵明生六朝異端盛行之日士皆放誕成習溺談虛空無復有留意聖道者矣淵明詩曰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眞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又曰耕種有時息行者無問津再曰終日馳車走不見所問津全集無一言及於佛老可不謂志道者與觀其將遊廬山聞東林寺鐘聲蹙眉而返則世所傳三笑蓮社圖必佞佛好事之徒爲之也　選韓昌黎文題詞曰今學者言大家文必首昌黎然昌黎非僅文士也自佛老盛行而昌黎以衛道闢邪爲己任原道一篇指陳聖



道最正而且作箴省躬留意經濟考禮制講兵機任州縣則虔祭祀去民災立朝則敢直言條陳政事從宰相平淮西有功宣撫王廷湊有才有節且奬提後進引人爲善固唐之柱礎聖道者也其文之涉于謌及專論詞章者不錄錄其有關學問道德經濟者若干篇　思學者經濟天下欲窺其大尤欲切於時古人治民之政曰養與教其計甚詳其法甚備今皆蕩然無存輔相之所聽覽九卿之所推勘方伯有司之所經營惟有錢穀刑名二端學者今日或自用或佐人不得格外行事而思有益於民生者亦惟在此二端耳錢穀不擾用一緩二亦緩數之養也刑名得當使民森然知有三尺而不敢蹈於邪亦刑名之教也所謂經濟欲窺其大尤欲切於時者此也　鎮江成龍章問學曰子臣弟友之道兼禮樂兵農之學位應何道即道其道才近何學即學其學

毛河右書至論學饒所著樂錄二部閱之即謀如杭問樂　十一月二十五日啟行如杭二十六日至居豊樂橋拜草堂不遇次日草堂來拜餽之紬一端墨一檟草堂受墨出所著書解正誤曰聖經昭如日星後儒每滋異說如言孔子晳子路則誣聖樊遲粗鄙近利則誣賢活潑潑地等語則參佛老無爲而無不爲等語則雜老



莊非小失也故不得已分摘誤聖賢詮註佛老二例以正之先生曰善願詳覽焉約翌日同拜河右而去二十八日餘杭孝廉沈日掄卜子來拜去乃往拜河右並拜其子遠宗姬潢浙闈同年也草堂亦至坐次稱河右辨太極圖及河圖洛書之僞謝惠樂書河右曰司馬遷作律書律呂積數合之歷數後人逢誤執以爲樂不求聲而求數爭執紙上空言愈紛愈謬故予今論樂以實事不以空言先生拜手曰塨願學實事如不棄敢卜明辰河右許之同草堂同寓草堂曰吾輩爲聖道而辯先儒不得已也不可過激而失中不可剝古人舊論以爲己出不可剌昔小文小義此余正誤意也先生曰善草堂行二十九日姬潢同拜卽投河右午筵剌已而河右亦同拜行先生鄉往造之拜求教河右辭固拜河右答拜展定聲錄質問河右言樂以聲爲主傳宮商角徵羽五聲法五聲加二變爲七聲加四清爲九聲法合二變以押五聲四清爲七調法吹簫指授色譜已遂新安文學鮑立方至登筵河右曰自宋人學術荒謬徒尙農談於今六七百年矣予少嘗同劉蕺山講學後懷宗召問平寇方略對以舞干羽兩階殊歎其迂先生曰聖人之學原以經濟天下自宋儒以事功爲末於孔子科齊



魯之衆寡則辭而闢之而學術誤矣河右曰宋人言取必於智謀之末此語亦非宋人當日所少者正在智謀姬潢曰非理之智謀不可有循理之智謀不可無智者不惑好謀而成聖訓昭然也河右曰聞顏習齋先生有存性編何謂也曰宗孟子性善而辯宋人言氣質有惡也日暮辭退三十日同拜卜千至草堂寓曰紬雖纖然借手以致尊嚴大人爲衷衣用非先生所可辭也堅留之同拜立方立方以所著書經及儀禮相質同則草堂紀綱送羨腑四色受其一十二月朔晨起望拜家祠拜母拜先師畢卽走字河右求過同樂河右訂以明午乃閱樂錄不解者識以簽樂文學陞升來拜初二日訂書解正誤草堂至以與河右有約乃坐草堂於寓借觀所訂正誤過河右齋問樂拜求教河右辭復設筵曰顏習齋好言經濟恐於存養有缺存心養性之功不可廢也先生曰顏先生省心之功甚密每日習恭數丈所謂居處恭也置日記以省心時下一圈心慊則圈白否則黑與王法乾十日一會規過責善甚嚴恭亦與其末焉但其存養欲內外並進非惺惺恁地之說耳河右曰予所言者恐體用有一不全則世儒議其偏賢者不觀大學乎大學以修身爲本修身則內而格致誠正外而修齊



治平無一缺失先生曰謹受教適所言內外並進者正此意也乃展樂錄問樂河右言九聲加二變一變宮清爲十二律旋相爲宮以立調法而總以聲爲主定聲以簫笛爲主又吹簫指授色譜復指隔八相生圖以聲不以數言七調俱用七聲不俱用之法將秉燭乃拜謝教辭出且拜別同寓對草堂飲酒草堂曰顏先生言理氣爲一理氣亦似微分曰無分也孔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以其流行謂之道以其有條理謂之理非氣外別有道理也二鼓乃寢晨起謁草堂曰周禮教士以六德六行六藝而實就以禮孔子言智廉勇藝之才德而俱文

以禮樂求仁而視聽言動必以禮孝親以禮事君以禮養德制行不出一禮也約我以禮齊民以禮明德親民皆禮也周禮無所不包而但名周禮吾人修己治人之學舍是何由即極神聖亦不過從心所欲不踰矩動容周旋中禮無復奇異而愚柔之人苟勉行之亦非不能爲之事也草堂曰然抵暮來送別亭午各別去同拜陞升河右走伻送所著禮樂經史諸書共二十七種乃返桐鄉　學簫學歌　答雲文移來商者答之　觀秧歌猶想見古人歌舞遺意所謂禮失而求諸野也



恕谷先生年譜卷二終

# 李恕谷先生年譜卷三

淸苑馮辰撰

## 戊寅四十歲

儀功如常元旦望拜家祠拜母拜書齋先生　學簫鼓琴而歌以寄鄉思　如杭以所學樂請教河右並求作孝慤墓表而返　閱河右古今通韻諧古韻分五均平上去三聲通用其分四聲始六朝非古也　閱仲氏易恩易有太極節仲論揲蓍非以太極生天地萬物如宋儒說也　著大學辨業　上河右書曰自聞樂歸恍然若顚測其涯涘尋能歌者問歌法能樂器者問色譜



以與樂錄相質對乃覺元音眞在寓前矣　作樂錄跋曰弱冠聞吾鄉楊椒山學樂於韓苑洛心慕之及觀其書而茫然已而涉獵漢後以迄宋明諸論樂書益茫然於是太息以爲古樂覺絕乃爾出而問人亦無知者日結於心不能忘兩載前聞杭州毛河右先生知樂已而至桐鄉蒙先生賜樂錄二部遂於去歲走杭問樂先生曰向之論樂者皆謬也樂以聲爲主歷受五聲九聲七始十二律之法受歸審以己音按以絲竹乃知人皆有聲人聲調之以律皆可爲樂而何以論樂者惟鐘管數累黍較尺主客聚講使舉世茫然自居於瘖啞以爲古樂不可復是言衣食者不以口嘗味身量服傳聞古聖衣食之制皆取諸易因爭執乾坤以爲衣裳摘耋小過以爲杵臼令人惶惑莫解廢衣食爲神奇而去之飢且寒相尋以斃也豈不異哉塨獲遇先生自覺心怡意解鳳鳳乎古樂若在當前矣惟是先生樂錄開二千年之愁謬以明三代元音實過苑洛而塨力學精進遠遜椒山是則對錄而生愧者也　河右寄書曰以講求古樂一事千里命駕已堪駭世況而日而業已卒豈獲唐後暨儕小生所能到者直千秋一人而已弟年七十五不意遇此奇士天之所鍾諒非人事所能矣　二月媒



來言呂氏女子豊具聘金百餘邁人隨先生入杭攜扭娶往相之因言眞處女乃立婚契　投受業刺於河右以學樂蠡就也因問樂問易問韻片時毛紙十餘往復河右札云閱畢如君敏奮爲傳忩忩如撲火乃履賜精義續及姜癸心如旋林目如球楊非天慧密藏無此靜定也　與河右論易一節云易有太極一節先儒皆說反復思之不可解以兩儀爲天地然八卦之乾坤天地也豈天地生天地乎一不解也先儒以太極爲主宰又有兩儀四象則乾坤之上何容有許多物件二不解也繫詞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間則從乾坤六子而名之也乃言易有太極以生天地三不解也塨從先生解易中生一爲今錄請教太極者大衍之舍一不用者也（推儒蓍有此說）而儀者分而爲二以象兩也四象者揲之以四以象四時也八卦則四揲十有八變以成之者也大衍之數還生八卦而吉凶以定趨吉避凶而大業以生仍明揲蓍之故也觀前有興神物以前民用後有定吉凶莫大乎蓍龜及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詞焉所以告也定吉凶所以斷也似是彷彿大衍之數者統惟教之河右復書曰年兄此來助我非淺舊刻指類千秋不蔑將來諸注全藉維持前人所謂附青雲而益顯者正謂此



也所議書病中不能閱並不能一一裁復今早家侄文輝檢及末訊易繫一節謂此已經改換過何又訊及豈前所付易是舊時未改本耶僕見大驚急向蒼天叫曰天復生此人耶論語曰德不孤必有鄰天既生其又生是人必非無謂吾學從此興矣昨承過下深不敢當今反當自任馬季常遒不及鄭康成漢後僕衛非康成不能傳此事必藉恕谷爲我大昌明之非敢僭妄以爲此爲學非爲己也某苴易成齋竊告先仲兄將付梓人獨於易有太極節兩揲稿而栽不愜意既而小兒從南昌舟中寄家信來以爲此一節必是申言揲蓍之意因備

然大明急爲改刻今年兒早見及此何相契之深也恕谷觀書如觀水寓目卽駛而淵若觀火無纖微不徹此豈漢後諸儒可比數者千古學人惟君與僕矣　以呂氏同桐子堅以先生居署不便於著傍別賃一樓院通於署遂移居於留春樓爲呂氏加笄教之向北行望拜禮　與子堅較射　自勘生意藹然雖一草一蟲不忍踐之　上河右書曰今人辯僞書有僞之說先生既有駁正此事所關非小卽可行世閻百詩書未見姚立方所著略觀之錢生書則詳觀之均屬謬誤今人駁僞書不已因駁繫詞駁繫詞不已因駁中庸不至揭矢周孔



不止此聖道人心之大患豈能坐視不言塨亦欲少有辨論俟錄出請教　學弦鞉　錄學易　錄學樂　宋豫葬自湖州來覲曰聞顏先生言先儒主靜之功近禪有之乎曰有曰借靜坐以收放心乃可爲學非專恃此也何爲近禪曰先生所謂爲學者專指讀書乎曰學爲聖賢豈專在讀書曰半日靜坐半日讀書所爲乃可爲學之功是在何時且靜坐固佛門教法孔孟以前未聞有此事未聞有此言也豫葬默然　教呂側室以胎教使讀女要　思虛憍非氣節氣節不虛憍苟卑非含容含容不苟卑此君子小人之分也　六月子堅攜嘉善纂倩先生同往理其刑名錢穀事　九月返桐周好生來餽陸道威思辨錄閱之因記其一節道威問或人曰向曾體驗未發否或人曰如何體驗未發曰某嘗用力於隨事精察覺有事時得力無事時便滲漏遂用力隨時精察久之又思隨事隨時皆是外面若念慮初起時豈可不用功乃用力於愼獨二字念慮起滅皆能自省凡邪念惡念便斬斷勿使充長又思愼獨是已發功夫若未發時如何處置此時恐是戒愼不覩恐懼不聞二句矣閱先儒教人於靜中驗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乃於夜間閉目危坐屏除萬慮以求其所謂中究之念慮





不可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間或一時强制得定嗒然若忘以爲此似之矣然此境有何佳處而先儒教人爲之且稍一錯認不幾入於今之學佛者耶體驗久之始悟人心原無息時不可一槩遏抑而所云未發者不過念慮轉接處毫髮之間初無一日一時之可計也子思故言須臾二字又言戒愼恐懼四字以爲吾心之念慮或有息時吾心之敬不容或息能存之至於夢寐之際皆能自主乃可或人謂戒愼恐懼卽是已發曰試除卻戒愼恐懼尋一未發或人思之不得曰得非釋氏所謂不思善不思惡還認本來面目者乎又非元門所謂不出不入湛然常住者乎此處一差毫釐千里矣故除卻戒愼恐懼別尋未發不是槁木死灰便是空虛寂滅道威此論甚有體認自覺從前功力尚多疏略從此無論有事無事有念無念皆持以敬至夢寐之際亦屬欽明於聖門修己以敬之功其庶幾乎錯按此條在先生南食草中從前修譜者未之入而道威之言甚可正先儒



主靜之誤先生所謂自幼爲學惟戊寅年功頗密者卽兆於此故備錄之　思道威言頭容一直四體自中規矩閱歷語也今立課宜時省頭直不直　子南溟自廣平寄書至餽二十金爲先生養母儀又送玉斗一琖琦



署十受之請入廣辭之　思善引人者其言半是從其半而爽捩之不能容人者其言半非卽其半而駁折之

考郊社禘祫諸禮乃知文獻通考等書皆疏略也

著田賦考辨　馮樹臣問曰朱子以藝爲末或指粗者言君子禮樂不斯須去身立禮成樂則指精者言也曰禮樂精粗一貫不可分也卽心得其中禮之精也身勿跛倚容勿怠肆禮之粗也世有身不跛倚容不怠肆而心尚未中者未有跛倚怠肆而心反中者也樂記曰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則粗者豈輕耶又問曰游於藝今註謂博六藝義理之趣或不在粗迹也

曰且以射論人必學射由淺入深始得其趣未有全不學射而能得射之趣者後儒高闊六藝而言博其趣是不學射而得射之趣也有是理乎淵明詩曰但得琴中趣何勞弦上音乃清狂高節之言耳若以爲學術則誤甚　十二月十二日先生生子　修書報母　自勘任道今歲始堅學功今歲加密

己卯四十一歲

儀功如常　日譜每月下書小心翼翼以自課　思祖德十餘世誠篤　閱河右詩解知小序不可廢　思心不敬則身失矩中外相應然有時心敬而身失矩身不



失矩而心放者故正心修身分二事也　思宋儒解不違仁爲無私欲未盡也但私欲不生不足以言仁也佛老亦無私欲可曰仁乎存心養性在於刻刻以敬所謂參前倚衡也所謂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也　生子彌月設筵奏樂以謝子堅遂辭行　如杭別河右質樂律田賦諸學思定聲錄尙有疑義以個不當生乙四字謂無乙字也正與林鐘不生大呂生蕤合質河右以爲是　別草堂質存養　同桐子堅命奴僕隨先生乘糧船北歸　留書復周好生曰教言諄諄指示程朱之學但前面言已悉不必多辨惟將前哲所言切實者實見之躬行勿爲口耳亦今世罕有人物也　與宋豫葬書曰塨將旋里矣先生主持斯道甚力只闢佛一節已與昌黎並功矣年高德劭成己成物須刻刻有實功乃爲得也

作留春樓記略曰留春樓者予僑桐時所居也郭子堅宰桐乙亥招余至數月而返丁丑復相招三使連至其弟子固亦從余往遂以孟冬抵桐子堅念余年四十未立子爲余客牀置副戊寅於虎林得呂氏女不憚重貲遂以二月八日入焉又謂居署中不便於署西敝焉孝廉別業樓兩間別爲院而通門於署樓上安牀帳樓下置蘭菊黃楊諸雜卉之植盆盂者北後有室遣僕男

婦居宿供役頻樓一望池塘竹樹皆在襟下李甯一附言云一簾春色留官署滿目生機到小樓余因題樓曰留春而居焉至十二月庶產男其中今擊舟北歸而所謂留春者依然在目也同憶居樓時予方考禮習樂二復小心翼翼之詩教下妻以呂新吾女要諸書才過十月遂立丁男於留春之名庶無負乎三月四日記於舟徙舟中　前舉唐五聲歌訣問河右河右云歌存圖亡未悉也舟路沈吟恍若有得乃著宮調圖并七調全圖每調有宮商角徵四調與唐後相傳四十九調四十八調二十八調二十四調皆可相合也　思器色七聲隔八相生圖前謂個生上為四字調不用乙義尚未盡取竹吹而思之乃悟正生清清生正高低相生之法也畫十二律隔八相生旋相為宮合圖畫器色七聲隔八相生圖畫七聲旋宮圖畫器色下生上生圖畫五音七聲十二律器色七字為七調還宮相生全圖　自勸內功不密惕然乃以陸道威每日敬怠分分數自考　思係僕民物而戚戚自累非也強解脫之又非憂世之志樂天之誠並行不悖必自修己以敬得之屈原申生憔悴忠孝而致死者以無修己以敬之學也大舜如窮人無所歸而神完氣固烈風雷雨弗迷者以其夔夔齊敬也



敬則精神聚憂則精神散　思人常言心多紛擾予自勸無之但不能刻刻振奮耳故湯誡日新　或謂聖賢無靜坐時與曰靜坐亦偶有其境而其功則居處恭也以靜坐為功者二氏也　思向論禮未能考古準今今願知依據向不知樂今知樂向以道心無私欲今知無私欲不足盡道心必欽而明此自戊寅至今所歷者

接家報知三弟培入府庠　王淮安訪閻百詩論學

或問德曰今之言德也與古異矣中庸孔子言三德曰智仁勇晉論并列言者二章後儒則但言仁德而以智為德者少矣以勇為德者更少矣且其訓智仁勇也亦殊未當智固在察理而謀略亦智仁固在去私而利濟亦仁勇固在任理而英武亦勇古言智勇天錫其仁如天可見也後儒則指謀略為術詭利濟英武為粗豪致使吾性之德流於腐小拘攣其不足以致用也固宜或曰子言謀略亦智利濟亦仁英武亦勇有徵與曰此非吾言也臧武仲之智卞莊子之勇管仲之無如其仁非聖言與乃曰讀而如未見何也弗思耳　讀詩思朱子於詩經叶韻七八豈三代作詩專棄正音惟取改讀耶必無此人情矣　閏七月抵里拜母侍母　往哭冀王法乾法乾名養粹蠡之東北泗村人庠生幼狂有大志



禁鄉人佞佛顏習齋先生聞而訪之遂定交相勸以聖人為必可為十日一會立日記詳記言行以相質每會規過至面赤汗出不少假而交益深率家人日夙興朔望行禮學中率弟子行禮每散學必令弟子高聲歌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子拱立敬聽乃退顏先生嘗曰吾行家禮學儀皆始自法乾其致知少遜我而力行過之及卒顏先生大慟曰此後無以為聖勉我者矣　往拜習齋先生先生倡明聖學功在萬世但竊窺向者束身以斂心功多養心以範身功少恐高年於心性更宜力也乃以無念有念無事有事皆持以敬之功質先生曰然乃書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二語於日記首日三復之　于南溟陞任應州來延先生復書曰塨衰以老母年邁不能違從客歲兩接手書疊承佳貺今陞任近遷又屢蒙招延擬即走山後一晤緣新自浙回慈闈眷戀故尚須少遲時日也塨近於禮樂兵農之學益潛心考研而內地翼翼亦願可自信所恃以不愧故人者此耳　八月入京弔郭子固祖母喪返里　書壁聯云博學詳說於文朝乾夕惕以禮　閱孝愨論語講義重六藝經濟知孝愨早已見聖學矣　王威休來聘家祠安主禮答曰古廟室戶在東南主居西壁元明以





來以廟門在南正中主居北壁正中南向此變古而宜者也如四親則高室居北中左南為曾室右對曾少過南為祖室左北直曾少偏左為禰室皆南向此即古人昭穆廟次而東西少退南北少偏者以古廟有垣障蔽今室無遮隔嫌並踞也相背也饗時則高祖中堂南向如故曾西向祖對曾少南東向禰直曾西向此即古昭穆合食之次而祖位少退者古昭穆父北子南故無嫌今父子東西對故微避也　十一月十四日叔母卒於蠡城往理其喪

## 庚辰四十二歲

儀功如常自勘敬久則弛敬久則無力乃知日躋之為聖　先生從叔本初翁謂先生曰尊翁之孝至矣而弟更難能世殆無此人也　入京會試　河右寄春秋毛傳至先生上以書曰自客歲拜別兩丈過淮上晤閻潛邱因論及古文尚書塨曰毛先生有新著云云潛邱大驚索閱示之潛邱且閱且顧其子曰此□□事難我耶塨曰求先生終定之潛邱强笑曰我自言我是耳塨曰不然聖經在天壤原非借之作門戶者況學殖如先生惟是是從何論人己己而再而辨析他書甚夥毫不及尚書專想已屆服矣途間思五聲圖訣似有所得謹寫



出求教場前晤先有姬潢二世兄姬潢曰先生望吾子成名甚於愚昆季以昌明聖道將賴之也及出闈互相衡文似可入彀比揭曉而寂然然先生勿為塨介介也此際塨嚮之熟矣謂仕顯而道可明塨謂仕顯亦未必能明道也何者將直道而行耶恐方圓齟齬方致過卸禍之不暇而道之明如其與世委蛇耶則品先靡矣千載後論學術先論人品吾雖有言只為虛設則進而不進者隱若見未必非天之留意吾道而責於愚劣者不輕也尚書冤詞辨博而確與可往或者之口矣近之誣三禮者又紛如矣先生尚欲正之乎但先生辨駁先儒

原非得已而無知者妄起爭端或者大呼之下齊以犯音亦可乎 吳公匪庵請館其府傳子侄以六藝學先生許以後期 晤王源崑繩論學甚契 返里著冠婚諸禮皆近人易行不爲繁難 湯陰朱敬主一來拜學習六藝居二旬乃去 四月入京金德純素公來拜論學 吳公復請乃館其府傳其子爾杰用楫侄師栻以數學樂學 晤宿遷徐用錫壇長昔年訪先生於蠡不値者也 徐宮詹秉義修一統志問敬菴原答曰水經注孔安國傳以爲博陽山是也山小下有平原咧嵬與敬淺義合若朱子以爲匡阜則周遭數百里高入雲端



非敬淺矣又問三江曰鄭經文北江中江九江也徐公稱是 金素公設筵相邀是日晤萬斯同季野胡渭生朏明 五月以南溟屢敦促乃出居鷹關如應州 南溟詢政治南溟莅政有才與之力辭返里南溟餽儀受之六月抵里 以子侄將入學乃著小學稽業自六歲起至十四歲止幼儀書數樂舞皆有儀注譜法 接河右書曰兒子歸持所貽札開讀悵然初爲望極切然事又如此不如人意此正無可如何者來札云仕願末必能明道不如若沈若浮正天之留意吾道處恕谷能如此吾無憾矣寄來樂律一本則大奇大妙不謂邇人之學能推廣未備發攄盡變至此此道爲千古來第一難事能涉其藩籬已誇神絕況能排闥入室直窮其奧爾爾始信杜夔荀勗尚非偶物必如吾恕谷者眞蓋世毫傑也自先父先伯兄亡後此秘亦浸失其傳故甯府五聲圖記歌訣乃樂律最吃緊事而恍惚不能了了多方推測一往鶻突每一念及楓迷悶欲死今得恕谷闡發之千年之秘爲之一開實天地造化特鍾其人以使眞古元音仍在人間聲宗先師必稱慶地下而世莫知也老眼睹此可以含笑入峨巖矣宮調圖每調分五調妙絕七調全圖皆有實落且使歷代謬樂曲調有暗合處





皆歷歷指出所謂合同而化非絕世聰明不能至此奇矣奇矣十二律旋相爲宮隔八相生諸圖器色七聲旋宮相生圖俱發天地之秀五音七聲十二律旋宮相生圖俱一理分剖而盡其變化坐而言之起即可行楊忠愍親見虞舜吾謂恕谷必親見后夔矣此非誇言也第不知尊著樂錄有多少其宜先流布者或刻於南或刻於北亦須早定且示我也並幾立方作偶周禮論秘不示我但觀其總論乃紹述宋儒所論以爲劉歆作予少就其總論中所辨者辨之名周禮問恨其書不全見不能全辨然亦見大槩矣 著六律正五音圖說 九月



吳公來請乃入京習齋著曰勿染名利先生曰非敢求名利也將以有爲也先生不交時貴塨不論貴賤惟其人先生高尙不出塨惟道是問可明則明可行則行先生不與鄉人事塨於地方利弊可陳於當道悉陳之先生一介不取塨遵孟子可食則食之但求歸潔其身與先生同耳習齋首肯 思學夷齊易學孔子雖勿以難而隳其君子乎 王崑繩見大學辨業深是之因訂共學 徐壇長欲持大學辨業呈李撫院光地先生辭以不可又言撫院虛左以望辭以不敢往 通州王古修來拜俠士也 拜孔主事尙任論樂 拜寶檢討克勤論學 看胡朏明易圖明辨言太極先天河圖洛書之非 浙江邵允斯寄廟先生序至復以書曰塨前在浙以文行高古如足下者未及聞知可愧也今渦章遺賜謂南方學者從朱從陸漫無定見而於塨盛有稱引何以克當然念同受教西河之誼三千里外命以討論亦何敢不獻其愚以求教焉塨少承先孝愨家學即欲自立爲一儒者及弱冠從顏習齋先生遊先生言聖道至宋儒而岐其內地功力皆參雜釋老而所謂問學者又祇誦讀訓詁迂闊無用將周孔兵農禮樂之實學一槩蔑略敎塨力求古聖舊轍僅日講以糾察身心學



禮學射學籍鈐學數凡古今成敗經濟大端日夜研究至於經史子集皆羅閱之以爲實行之考證非務佔畢也如是者幾至四十以樂無傳入浙拜河右先生問樂因從而學焉且聞先生言太極先天本於釋老以及儒者欲以干羽平賊諸謬而於素所言宋儒之體用俱與聖人異者益信又得賜觀其駁正易詩書春秋禮諸經謬解而經學頗進已而得陸桴亭書見其言戒愼恐懼之功甚正與佛氏所謂明心見性者較若黑白於是無動無靜咸以小心翼翼自持而存養之功亦稍進然而體道之功愈進而見其難無一地可閒無一時可閒一



疏一懈即多出入前途惴惴不知躋落如何且論學直宗周孔以待來者將世所傳程朱陸王之軌途欲從而改正焉世人聞之大驚小怪恐非綿力所能撐持今足下卓然有志於斯道而又不爲前儒迷霧所障乞便中嚴賜教訓使塨得所折衷焉則幸甚矣 吳文張言不愧衾影甚難先生曰勿言不愧且求先愧時時內省有過悤然汗下斷以改復久之自得不愧今人寢與情然頹然不知有愧何由得不愧 上河右書錄六律正五音圖求正並問郊社及經義河右答書盛稱先生英儁槩世一人且言已鐫學樂二卷入其西河合集內 謂素公曰予向入京不先見貴顯今爲明道計其賢而樂延訪者或先或後不拘然枉已徇名則不爲也孔孟俱見諸侯而召見則不見義各有在也 季野謂先生曰先儒訓學各異予謂祇是讀書耳先生不答知其有纂輯禮書即之季野言禘及宗廟制甚析又言隸郎楷書非八分也 與素公言經濟首在復學校選舉以有人材乃有政事也 甯波毛孝章來訪論學述其師潘平格言朱子誤於老陸子誤於釋 聽孔東塘歌大成樂先生辨黃鐘爲徵之誤 思古學問二字相連今人不好學尤不好問予每交一人必求竊其長勉於問也

博將軍問亭延先生河格物告之　十月僕來言從侄
振鈗前月十八日逝哭之查禮功緦一不食二不食殯
而從政飲酒食肉不與人樂　靜菴言學須結果先生
曰湯豈無結果者而詩曰聖敬日躋即日新又新也純
粹之體學習之事須日有新境若祇如故即易退墮矣
著宗廟考辨　著士相見禮　同東塘考文武舞儀
與靜菴論朔望禮祭禰以其家行禮也　崑繩談治
術勃然先生語以沉深　著禘祫考辨郊社考辨　拜
王公顯庥以其知庚午科先生往拜不入引過責聞者
也　過季野講告以其屢遷也講三代以及元明制度

如選舉賦稅各項并漕運及二洪伽河水道　東塘言
劉綽然屢訪先生未得見乃同往視之　河南常鄴邛
鉉禹來拜　都門李天柱丹崖來拜　約會崑繩於曹
乾齋宅崑繩言習齋之學直接周孔　十一月二十日
叔母及振鈗侄葬期也報來遲不能會葬乃促裝歸
徐果亭胡朏明賈䉉菴萬季野王崑繩皆來送別共坐
先生親靜菴容更爲修譜此有德者之驗也　歸王倘
書士穎問格物問詩經答之　崑繩與先生同榻中夜
呼先生寤曰吾自少聞道學言不慊乃學經濟無所用
學古文自謂必傳於世近聞吾子言顏先生學又知文

詞亦屬枝葉非所以安身立命也吾受業習齋決矣
吳公送行詩曰昨宵燈火動歸思今見歸裝信有期每
望白雲依子舍漫聞綠幔潛經師寒風獵獵狂途急短
褐穆穆悔宇知聞試閨門多內行和鳴應遠鳳凰棲入
門家室好開圖可憶簷霜起浩歎舌本從教三日圖牙
籤韓惜一燈寒蘆經孫說帳樞久易人參同辨論蘿選
買春風開絕學隱然名已動長安　旋里哭奠叔母及
侄振鈗墓告叔母服闋　聞子固卒驚怛以遷辭不得
入京望北痛哭後爲立傳曰御史本張姓父壹忠後於
旗郭翁顯名因郭姓壹忠仕至吏部文選司主事有能

名早世二子長金瑒次即御史顯名撫之成立延師課
讀甚嚴及長力學康熙二十一年由藍旗官學生試特
等授內閣中書朝廷親試翻竹賦又考學校論及奏疏
皆居一等歷刑部員外郎精練刑名十四司稿皆倚定
每決獄再四駁覈全活人甚眾有謝者令閽者勿納曰
而本無罪非庇汝也人感泣去有繪象祀於家者龍江
關榷稅清謹晉兵部郎中旋擢御史巡城不察察而吏
畏其明不敢欺都御史王士禛令諸御史具一稿屢易
不當最後人推御史立削草士禛連呼曰老吏老吏疏
奏請禁提鎮遺本薦人謂薦賢自人臣分願平素何不

言而專待臨留時且相沿遺本無不薦人者安知非奸
胥子弟冒爲之又疏請裁冗員謂今設官太多如內而
六部司官都察院僉都以下至中書行人等衙門與外
而分守分巡諸道率無事坐糜廩祿奏上行之時方嘗
進錯裁一官則少一仕進階由是怨聲嘗指謚道路然
御史方以是爲嚆矢謂牧馬者眾馬益癯六部堂官各
六人外則督撫重壓於上皆宜減裁吏治乃可清又
謂政事不理由人才衰人才敗由入此取士宜復古鄉
舉里選法以德行禮樂與人才天下庶可治乃疇踏吝
嗟未遑建白而年不逮矣事叢祖母孝祖母老素事佛
婉諫卒改焉兄性頗急每怒必笑容譬之委曲得其歡
心而兄亦友嘗宦於南每念御史未嘗不垂泣也御史
少好讀書能詩及與蠡縣李塨遊塨曰聖學在禮樂兵
農詩文非學也出顏習齋存學編使觀御史立起願私
淑習齋從此謝筆墨講求天文地利兵農射御等學善
騎射在龍江關總督傳臘嗒與較射一中五十貫須臾
獲進較車盡散與從人觀者而同憧堞遊西山傳馬射
法擲帽地策馬射無不中中即帽飄起等身其巧如
此性高冷不輕可人然沈默謙忍侍戚黨尊卑翕翕然
如弟子賓客見不知其爲官也頗嗜黃老言謂塨曰君



豐惡惡嚴不和塨曰善怒中節皆曰和不惡惡玩世耳
非和也每公事退蒔花灌木翛翛然曰藉以存吾心也
塨曰寄心花木無花木心安寄欲求放心其戒慎恐懼
乎御史然之仕絕苞苴家人親友勸以通或至呵責之
遜謝曰吾才不能致阿堵非戒潔也終不變一日遇偕
書甲於塗曰君埽迹不請謁人何也曰公事有公地私
無事奚謁偕書婉論曰時如此無執曰時如此時某人
如此人也甲默然卒之日囊錢不滿百敝衣布褥以斂
都憲李柟倡閩院曰郭御史貧無以窆不可不助其葬
金百餘兩賻焉御史名金城字子固年四十一三子

辛巳四十三歲
儀功如常課勿臨勿驟急勿伐善施勞御內無勦勿不
莊小心翼翼昭事上帝　如京哭奠郭子固大慟　十
六日病司寇公親調藥餌徐少宰來視　歸許侍郎汝
霖言會拜先生不値因與論學　赴東塘筵同陳心簡
萬季野吳敬庵曹正子陳健夫邢偉人分韻賦詩先生
詩寓意諷東塘罷官宜歸　二月定日習恭一次　又
病三日不食司寇日來床前問視命促具養疾物甚備
文張兄弟輪次來視　思朱子學問三變初習禪中章
句晚又使遠釋老　著人論養生論同佛論病臥口授

人錄出吳公見之曰先生沈病而神識清定如此四德
根心深矣　王太倉及王公阮亭許公時庵俱索先生
著　三原員從雲震生來拜問學　劉翰林巖來拜
思閩過甚有益閩過則氣沈則心細　河右書至言學
宮舞宮禘祫郊社蜩頸細書數萬言詳博之甚喜其傳
司寇訂大學辨業訂論學曰六藝必宜復不則天下
必無强立之日　吳司寇徐少宰每在朝端語諸公卿
曰今有李恕谷者畢山文海源源本本不世之人也王
是捐俸爲先生刊大學辨業聖經學規纂論學　季野
叔行在史館纂修爲河右所折服之季野見先生所作

河右全集較不俛故與先生雖屢過從猶格格有退言及塨刊大學辨業念李野負重名必須一質合則篤一不合則當面剖辨以定是非乃持往求正踰數日復晤李野下拜曰先生負聖學正傳某漸與先生識久爲所包不知先生某少受學於黃梨洲先生講宋明儒者緒言後聞一潘先生論學謂陸釋朱羽慄然於心旣而黃先生大怒同學競起攻之某遂置學不講曰予惟窮經而已以故忽忽誦讀者五六十年今得見先生乃知聖道自有正塗也乃爲大學辨業作序曰大學一書見於戴氏之禮記非泛言學也乃原大學教人之法使人實



事於明親之道焉爾其法維何卽所謂物也其物維何周官大司徒之三物是也周先王設黨庠術序皆以此爲教故族師月書黨正季書州長歲考鄉大夫則三歲大比以興賢能而大司徒卽以賓興之典舉之當是時上無異教下無異學其爲法易施其爲事易行也降及春秋世教漸微而大學三物之法或幾乎衰矣然教雖衰其成規未嘗不在固人人之所共知此作大學書者所以約其旨於格物以見三物旣造其至則知無不致而誠正修齊治平之事可由此一以貫之矣後之儒者不知物爲大學之三物或以爲窮理或以爲正事或以爲扞格外誘或以爲格通人我紛紛之論雖析之極精終無當於大學之正訓非失之於泛濫則失之淺雜將古庠序教人之成法當時初學盡知者索之渺茫之域而終不得其指歸使有志於明親者究苦於無所從入則以不知物之卽三物也蠡吾恕谷李子示予大學辨業一編其言物謂卽大司徒之三物言格物卽學習禮樂射御書數之物予讀之擊節稱是且歎其得古人失傳之旨而卓識深詣爲不可及也夫古人之立教未有不該體用合內外者有六德六行以立其體六藝以致其用則內之可以治己外之可以治人明德以此親民



以此斯之謂大人之學而先王以之造士者卽以之取士其詳見於周禮其法實可推行於萬世借乎後之儒者不知也獨程子謂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而朱子引之夫旣知爲大學教人之法何不卽以三物之教釋之而乃指之爲窮理大言學習三物則窮理在其中但言窮理則學習三物或未實矣李子本其躬行者著爲是編乃述古人之成法非翔爲異論以駭人而格物之正訓實不外此天下事固有前人不能知而後人反知之者不可謂後人之說異乎前儒而驚疑之也至妄者更疑周禮三物賓興之說亦未可信然則古



之教士取士將無法乎昔曰有法是時五經未著文墨未興試問非三物而何法乎此予於辨業一編所以三復而不能自已也　湖州溫睿臨來拜贈以論學　許時庵司空請筵問格物之旨時庵論許酉山魏子相之賢又言呂晚村之庸妄世無邃時文而可言道學者周嶟崑來拜問學　閱明史鄭卿傳謂陽明學術之差皆始於周子主靜一語嘆其卓見　江南朱直剛餘姚韓文萃來拜問學　四月會葬子固　爲司寇言知止善後之季野講會衆拈郊社季野向衆舉先生曰此李恕谷先生也負聖學正傳非予所敢望今且後言郊



社請先講李先生學以爲求道者路因將大學辨業所論格物之義高聲宣示曰此眞聖學宗旨諸君有志無自外因延先生登座同講郊社先生辭謝去　五月返里　同學二十餘人約十日一會求先生講中庸陳數庵以先生所講錄成卷爲恕谷中庸講語　聞于南溟逝爲之涙下　漢軍王漢臣來拜問律呂答之棨甚解問律何以止十二曰以七調頂高則復返初律也　吳司寇字來請入都　九月十一日太齋人初度河間白進士秋詩有曰有子已成天下士無人不羨女中師先生每過事有坎坷則曰必不爲所致倍加敬謹　與



習齋習禮三度　十月入都視于太翁疾弔南溟喪寓公度宅　董載臣來拜論學先生曰君拾道學之迂腐而冀遊俠之妄動蔑不敗矣違之　晤劉石渠論天文　崑來憂貧先生告以洗名士請客之習惡食惡衣皆能安之乃爲豪傑　季野與先生論經史季野曰夾室畫廟室皆南向故顧命西夾南向敷席先生曰夾室東西向非南向爾雅東西廂是也公食大夫禮宰東夾北西面使並廟而向南宰何爲立廟後乎立廟後何以至東序授醯醬薦豆乎季野又言晉立古文尚書不可廢先生曰古文尚書自漢孔安國送官府至晉中秘尚



存惟無傳東晉梅賾始得安國傳奏之非獻古文尚書也謂古文尚書已亡而晉僞爲者誤矣卽謂晉復出者亦誤也季野曰何見曰見隋書論及聲韻先生曰古無四聲有之始齊周顒古惟分宮商五均不分平上四聲季野憮然曰吾何以未考也將歸楡之次日復晤哭而攜手曰倶如先生言天下惟先生與下走耳閻百詩洪去蕪未爲多也時季野修明史紀傳成表誌未竣因言於王尚書鴻緒來拜且請筵議延先生館其府同修明史先生辭　弔吳于名世　溫都冀送紙刷大學辨業自此學辨業論學者沓至　語崑繩以吾儒心性持敬



之功與佛老適殊崑繩大悅　晤陳掌垣詵問井田及律呂答之　崑繩請學禮先生曰禮一而分有四有心禮致中齊明是也有身禮非禮勿視聽言動是也有隨時而行之禮冠婚喪祭士相見是也有待用而行之禮朝廟宮府軍禮是也吾子其漸次考焉　黃叔琳崑繩請筵鈔先生所著郊社宗廟等書　代州馮壘祝南來拜問學　晤雎州吳學顥子純論學　拜楊仁對仁對扶病出問學答之仁對出其擬献太平十二策內有合兵民復選舉二則可取　江西梁盼賓人來拜言陜西三邊形勢　崑來言寮克果亭登日來拜先生託之力

辭且避之・緯然齋翌日昧旦果亭出城投刺公度宅又尋王緯然齋入門即拜先生惶遽答之有所問先生辭謝不知　調停南滇家事　同拜果亭又求言辭以無知固求曰君國戚而貧可賀也宜退靜勿躁進　馮敏南請先生及諸名士論學先生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必有仁義禮知之性性見於行則子臣弟友行實以事則禮樂兵農子臣弟友之不可解者爲仁有裁制爲義辨是非爲知其品節文爲則爲禮鼓歌其神則爲樂兵所以衛父兄君友者也農所以養父兄君友者也苟失其仁義禮知不可以言子臣弟友矣不可以言禮樂兵農矣不盡子臣弟友喪其仁義禮知矣亦喪其禮樂兵農矣然使無禮樂兵農亦安見所謂仁義禮知哉亦安盡子臣弟友之職哉三者由內而外一物也周禮教民一曰六德智聖忠和猶是四德而分其名也一曰六行內有婣睦與恤五倫所推及也一曰六藝及於射御書數又禮樂兵農之分件也而統名之曰三物會論之文行忠信文即禮樂兵農也行則子臣弟友也忠信則仁義禮智也中庸天命之性仁義禮知也率性之道子臣弟友也修道之教禮樂兵農也博文以此約禮以此若外此而別有逕途則異端曲學烏可謂哉敎南及季野



崑繩鄭魯皆曰然道誠在是矣　會葬南滇　與崑繩書曰淹滯都門實非所樂兼之顏先生年邁無與見則促以歸里然尚未能者以今世如李中孚寶靜庵皆卓成一孝弟忠信之人夫孝弟忠信不出戶庭而可爲矣如塨者竊不自揣志欲行道如不能行則繼往開來責難謝焉當此去聖既遠路岔論庬非還質當代夙學恐所見猶涉偏僻不足開道又視世習聚必在通衢僻谷引吭其誰聞之今四方君子考證亦有人矣高明如吾兄亦深歎此學以爲是矣極思歸里聚樂家庭但以吾兄之瞻世奇偉而篤信正學則體之於身倡明之於人所望於有道者非拔辟也　歸里往見習齋商出處

壬午四十四歲

倡功如常　御浮文遠虛名　元旦覺心疎散　習射習篋　自勘近夢不清心不敬也夙用敬功夢遂清乃知靜而無事無念之時實非精力不能持　安平司歎王傑期來拜問學因問宋人言周不改夏時月然乎先生曰非也春秋載春正月無冰二月無冰此夏十一月十二月也若夏春正二月無冰爲異乎春王正月日南至二月日南至亦夏十一月十二月也若夏寅卯月有日至乎宋人並不觀經可怪也　往見習齋習齋曰



吾素可子沈靜淡默而此見微有浮驕之氣宜細勘改之先生竦然　肅甯王紹先聘館其家其兄陶陽子業豐業彪從遊　奉母及五弟塽子隆官往館命家人凡勞勿令母親一日見母不懌問之言思塽之二子且言米鹽欲自主乃將米麵鹽菜盡移母室稟俟塽婦歸甯返使攜息來居呼二下妻皆在母室作女紅以供色笑教隆官歌舞母前　令三弟培四弟埈皆來館讀書　書壁曰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立時習也周旋中規折旋中矩禮以采齊行以肆夏行時習也寢不尸寢時習也會習禮也　爲陶陽言人不能刑妻必不能齊家婦人不孝不睦必已之孝友不純　思孔門直以茲教爲學道則禮樂爲學爲道明矣　思與子問友有四道德事功心腹通財一不可忘況四數　陶陽秋試請先生同入京聞爲季野卒往哭之柩已行矣季野諱斯同鄞人父兄以文學世家季野讀書過目輒不忘尤熟廿一史及明代典故徐尚書乾學聘入京修明史已乾學去位王尚書鴻緒主之當是時朝廷平三藩後向辭學公卿從風靡讀書名士數會都門季野以布衣爲記爲之冠閣諸公皆顯官主供還翰林部郎處士率四五十人聚坐聽季野講宮闕地理倉庫河渠水利選舉賦役



朝儀兵刑諸項不緝書每講一事口如瓶注溜響應札記何代何地何人年月日事起訖毫釐不失也後聞先生學篤服焉深相結　會蘭佳進行上　黃陂秦心庵蒙古李景仁杭州邵時昌皆來拜問學　三原惧德裕來拜與之論學　晤學院楊名時賓實論學　蘇州黃日瑚宗夏來拜問學　馮瑤衡南延會諸友論學　與寶靜庵書曰夏初先生來札諭以歸田謂尚有待也七月入都則已飄然遠引矣鴻飛冥冥弋者何慕先生前贈塨以四字曰主敬循禮塨以爲千聖百王之心法不外此矣主敬者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也小心即敬也翼翼進而不已也所謂日躋也昭事者明事也明明德以事天也惟敬則進則明惟日進而明乃見其敬循禮者克己復禮也約之以禮也細而日用起居大而兵農禮樂無一非禮瞬有考時有課日有行乃謂之循然二事實一事以禮治內則爲主敬以敬範外則爲循禮終日乾乾夕惕若外此無餘功矣彼靜坐頓悟猶何口耳則吾儒之賊盜也不知與先生見教之意仰合焉否也

歸里　思舍己從人確乎不拔二者兼之其善乎　周崑來向擬執贄先生先生辭曰願與子同學於習齋王是來鄭价先生入楊村拜習齋從學　饒鳧來斧資大



學辨業學規纂送之南行囑以慎交勿爲書生所誤　爲位哭奠季野　自勘短於教人不長養之乃摧折之躁之過也　思存理之功多於遏欲隄波之築易潰先時之防可塹也　思言人過不獎借人高亢棄己之四病不能循循善誘皆不宏己之兩短病宜去短宜勉之　王天佑至自河南言求主一以去歲逝哭之主一名敬明之枝屬孝友從事聖學甚力　思敬當濟以和禮樂之道也　教諸弟以孝慈醇穆嚶咽不能語　十一月側室呂氏生次子習中

癸未四十五歲

儀功如常　巡撫李公光地以
朝廷問學問人因薦先生或以告先生謝之曰安有此事
　聞顏先生病往視之餽養老儀　命四弟㙗姪大運
入學　正月盡抵京吳少宰公言李中丞薦事先生曰
廷推非其人也閣下善爲我辭焉　有人密薦列名士
單于赦圍來尋先生不見　吳少宰將點總裁索先生
新藝觀之先生辭以禮當避嫌不與　入場主考有尋
先生文者以無關節不可得　馮欽南會王崑繩吳子
濆梁質人李蔭長溫鄰翼黃宗夏劉穉然毛充有毛姬
潢李中孚朱字綠許不棄倪唐㦸張百始宋若愚陳正



心列肆筵推先生講學先生隨問有答　徐增長李中
丞幕客也囑以善辭中丞　崑繩延先生與金陵方苞
靈皋論學靈皋尊程朱者也聞先生言歎服然囑議論
宜平先生謝之　宗夏言朱字綠見大學辨業抵掌稱
是崑繩曰此昔年聞賢而詈爲異端者今乃服子可見
人心有同然也　溫益修請先生會同人於秦中會館
論學或論及多讀先生曰爲學先立品制行以圖經濟
徒事學問博洽非學也衆歎宗夏欽南依依不忍別又
隨先生至寓論學乃去　宗夏問吳楚宋無風孔子刪
歟曰非也吳楚荒服采風之使不及也宋周客也亦不
采風季札聽周樂即無三國可見也　孫子未本姓李
請與先生通昆弟好許之　宗夏著恕谷中庸講語奮
然以聖賢爲可爲曰吾向以二氏爲根今拔去矣立日
譜先生獎之　周伯章問學以三物之學告之宗夏錄
習齋及先生語爲代紳編先生曰君銳然爲學稱者固
有訕笑者亦不乏必確乎不拔乃能有成但不可先有
稜稜違衆之意自取不合耳　郝門劉石村三原李韡
五俱來拜問學　語宗夏以知人崑繩曰識人情物理
乃眞經濟也　欽南曰程子言進學在致知吾謂致知
在進學先生曰善哉宋人學術之岐以此錯按大學致

知在格物格物即學也不學何知焉　宗夏求師先生
偕崑繩下拜先生曰世有起而力聖道者是吾之師也
吾何師焉亦下拜　富平陳四如子寀來拜　黃崑圃
問禘禮答之　問歷數於馮敬南與共考封建及分野
法知星官分野不可信也　崑繩仿先生日譜立省身
錄先生與之書曰接華翰言欲仿日譜格以自省箕不
負所生不負聖賢爲之竦然起立吾兄眞振古豪傑也
然聞宗夏云恐立譜有礙者是固斷斷無慮也以爲日
省則無心之過將叢耶是則眞君子矣天下惟君子日
在過中而小人倜然自以爲無過也以爲誠篤難行於
晚近耶則從古但聞不誠不能動物未聞誠不能動物



也且忠信篤敬隨在可行孔子有明註矣質直好義察
言觀色慮以下人既肫厚又機神既坦直又委曲聖賢
英雄原是一人絕非後世迂闊腐儒所得假冒也　題
宗夏日譜云自省嚴密令予生畏然心當敬不當苦須
有蕩蕩自得之意不然恐束溼難久也昊天曰明及爾
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一何嚴也仰不愧俯不怍又
何樂也宗夏曰後學早求自得恐墮於放且以嚴厲從
事何如先生起揖曰君果有志者矣　四弟㙗補府庠
生　劉穉然請先生會諸友論學　睢州孔興泰林宗
來拜知其精歷數問之林宗餽大衍精義　查靈佑宮
道藏上方大洞眞元品果載太極先天圖益知河右之
辨草堂之論信而有徵乃宋儒甘受異端之誤以誤天
下後世何也　少司農王公掞請筵問祭禮答之　馮
欽南問四聲先生答之曰古無四聲之說即字之比於
歌者亦不必同聲故鶡冠子曰五均不同聲謂宮商角
徵羽之五均其中聲各不同也如賡歌元首明哉股肱
良哉明良聲不同同爲宮範訓無偏無頗遵王之義謠
詞于思于思棄甲復來頗義思來聲不同同爲徵里語
竊鉤者誅竊國者侯莊詞不利興師敗於宗邱誅侯師

邱聲不同同爲角古韻如此不可枚舉暨魏李登始取
聲之同者而分類之名曰聲類如東鍾爲一類支齊爲
一類然猶無四聲也及齊周顒著四聲切韻而梁沈約
效之有四聲類譜之作然後一韻之中又分四聲當時
其說初行即梁武猶疑之曰何爲四聲周捨曰天子聖
哲是也至隋時陸詞作四聲切韻類譜則合周顒四聲
李登聲類統爲一書唐以詩賦取士謂拘限之說可以
韋之也孫愐等稍爲增訂名切韻又稱官韻迄宋有廣
韻集韻等書至理宗朝平水劉淵定爲韻本頒行于淳
祐壬子名壬子新刊禮部韻略今世所用者是也而世



共指以爲沈約韻誤矣元熊忠明鄒正域書明載之沈
約韻已亡三代迄漢無所謂今韻音韻魏以後迄於六
季其拘聲類者十之七拘四聲者十之八而至拘切韻
則十不得一今查六朝詩文無分東冬支微者若冬又
分鍾支又分脂則六朝至唐後并無遵之者且唐人除
取士應制律詩律賦外仍用古韻觀昌黎諸公文集可
見無何至宋益失故徽朱子註經竟取吳棫音韻補杜
撰之言爲依據以後人四聲聲類上繩古人將詩易本
字皆改讀爲叶是舉趙武靈王之變服衣堯舜禹湯也
至今世竟有以口音作正讀反謂正讀爲非者如呼天
下爲汀戶夫婦爲夫亩佳人爲皆人圖畫爲圖怪怪之
怪矣東冬江陽庚青蒸七韻古皆爲宮以其韻皆反喉
入鼻也陽庚青蒸少侵齶又爲變宮眞文元寒刪先
皆爲商以收字必以舌抵上齶也魚虞歌麻蕭肴豪尤
皆爲角以懸舌向齶也支微齊佳灰皆爲徵以音銜脣
接齒也而魚虞歌麻尤又爲變徵以舌雖中懸而稍出
向齒也侵覃鹽咸皆爲羽以讀字訖一閉脣也見鄭庠
古韻辨至毛西河古今通韻考甚備若東冬陽通用者
如易師卦懷萬邦也大無功也朱子常也以中行也詩
雜水泱泱福祿攸同保其家邦東冬江通用者如阿童

諸阿童復阿童銜刀浮度江東冬庚青蒸通用者如古詞狗吠深宮中天下方太平璧玉爲軒堂九歌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爲鬼雄七韻並用者如昌黎此日足可惜詩左右泣僕童會合安可逢浩浩觀湖江惝怳難爲雙此酒不足嘗列坐於中堂闔子適及城相拜送於庭且平上去三聲古人通用如易往得衆也乃得中也詩何以穿我墉何以速我訟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柳宗元示民詩乃器與用乃貨與通若今入聲十七韻則古皆通用如參同契如傳遐皇初頌昌黎樊宗師墓銘其類甚多難以枚舉　三月歸里　二弟壎婦張氏卒先生大慟爲立家傳曰弟婦張氏蠡之蘭家莊人事舅姑孝順於夫二弟或以事詬詈未嘗鬭其一反脣也娣姒或有言笑而不辯予嘗館於外家政付二弟內則張氏持之夙興率家人操作不少誤予館歸解裝盡付二弟貯其室金帛皆由出入夫婦無一私用者張氏要時衣遺祿歲予命同予妻馬氏禮服斥賣易米及後爲諸少弟娶皆有新衣飾張氏著大布同諸少弟婦時節升堂拜禮供祀無一芥蔕意見於辭色後予在浙買綢御寄奉母餘令妻與二弟婦各製一襲張氏置所與於笥終不製至今歲癸未倉促病革遂衣常著衣而去嗚



呼慟矣其毋族姑也嘗來余家見予亡妻王氏婉孌有婦行歸歔欷然語其女曰恐而未得與王家媛班也其善譽如此嗚呼賢所由來矣　陳叡庵爲日記求先生評喜之獎其孝友　輯小學數學　命叡庵盆溪習士相見禮盆溪培字也　習數方田大矣差分均輸精矣方程變矣句股邃矣數者易之象也　謂盆溪曰予向於吾有聽受而無辨難不知子之所得若何而於我無益故昨與子言吾有過無論見之眞與不眞務盡其說今子果慨然有所數陳甚善但子方志學辨之未明不可不與子剖剖焉謝余好讀作損精神此類先生之言而



予本之蓋後世之學學習事少精閱事多自幼爲之長未能廢吾人精力有幾可擲之蠹紙淪墨中耶且坐讀久則體漸柔漸畏事事靡弱宋明書生覆轍先生之論誠是而愛我誠深咸之勉之不可復有辭說故默誌之但吾之繙閱亦爲學也與先生所見微有不同吾人行習六藝必考古準今禮殘樂闕當考古而準以今者也射御書有其彷彿宜準今而稽之古者也數本於古而可參以近日西洋諸法者也且禮之冠昏喪祭於學習不能熟其儀非考訂不能得其儀之當二者兼用者也宗廟郊社禘祫朝會則但可考究以待君相之求不便



自我定禮以爲習行者也蓋今古不同公西華之禮樂惟宜學習何者三代之禮至周而備時王之創蓋然也修之家獻之廷無變易者然殷輅周冕舜樂孔子且以考究爲事矣今世率遵朱子家禮然多杜撰無憑行之僞頤其考議之當急爲何如者海內惟毛河右知禮樂萬季野明於禮文向問之不厭反覆今季野長逝河右遠惟吾道之孤復將質誰故上問之古人耳豈得已哉至予言務名又言祇見名之可惡蓋惟恐予之有名心也意甚善而亦有未盡者予於汝輩未多戒名以北人恃外汝輩少學寡與何如名高故不必言至都門之友四集則論學首戒務名以吾學之成己成物皆天性不容已之事若意移於驁外徇名則天性之誠必浮必偷屑爲鄉愿爲華士此所以皇然內返一有浮念輒慚愧終日而不寧者也然以名爲可惡可絕則又不可魯論曰人不知而不慍又曰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是不慍不知非不欲人知也又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是不惟不惡名而且疾無名也伊尹之三聘諸葛之三顧以其名素著也不然嚮與留烈烏自商知之而二人亦烏自而成殷漢之業哉然則名者毋亦媿與民物之仁人所不忍辭者耶故曰無實逢譽者小人也逃名者石隱也





異端也實至而名歸者聖賢也若夫易言儉德言無譽則遯否而爲避禍計非通道也　按河右來書曰昔年接札並收所寄胐明刻書深伏足下心氣和平且以無太過激規我不足此眞古人眞友僕生平卞急不能窮化且當辨論得失惟恐其說不伸倍加氣力此學問不足處也今胐明又在吳門刻再貢仍與周百詩合夥大暢發古文尚書之謬以禾中朱錫鬯家多書欲就其家搜朱文公趙孟頫吳草廬輩至明末本朝攻古文者合刻一集以與我冤詞相抵其後胐明不與事而百詩約錫鬯攜明萬歷丁丑會試第三場焦竑廢古文策來幸



予先期知其事赴其寓同觀焦竑襲吳澄謬說而又誤者因於衆中大揶揄之百詩狼狽散去錫鬯亦大窘而退此而冥冥中若有鬼神呵佑之始知千聖百王之經未易毀也僕欲設一講會略闡六經之旨先講禮記曾子問起以爲其書極備禮之變爲說禮家一大要領也乃及門數人多遊仕四方欲行輒止古學之難復如此　五月王崑繩來共學先生題其省身錄曰吾身者天地民物之管也不握其管而言幹旋未有能濟者王子崑繩夙以天地民物爲任久矣今讀其省身錄窮窮然返己內檢一無誇侈之意何其謹也試念王子平昔翕張衷凌轢六合是何氣象哉而一變至此所謂檢身如不及訟過如不勝者非耶吾知一身理而裁成輔相之能實司之天地民物從此乃有攸賴矣　六月爲崑繩作价如楊村執贄於習齋先生　又書崑繩省身錄曰日記考察有三心之存害否身之視聽言動中禮否時覺其進否一也禮樂兵農射御書數之學或諸藝或祇一藝月考年計有加否二也身心就範學問不懈則天理日有所悟人情日有所照經濟之術日有所閱歷果變動日新乎抑仍皆乎將灰焔不靈乎此其可以驗吾學之消長三也　崑繩言心欲持敬而時提外物處

之若何曰此物大而我小也若我之身心爲廣居爲正
位達道我之修存爲天地立心爲萬物立命則人間之
貧富貴賤死生卒然投之若星火之墜於滄溟也何自
而攖擾焉　送崑繩而行贈以四言力行闡道延才保
身崑繩留詩曰宇宙久衰替大道背淪亡儒生事訓詁
文士專詞章豈乏賢俊才無關於廢興宋儒談性命高
視漢與唐靜坐觀道妙無乃迷禪宗讀書苦無涯終歸
章句功不習射御數不知水火工謂此形下粗吾乃拔
其英願以經世事甘心讓彙雄咄哉孔孟傳二帝兼三
王規模其宏遠體用何精强不得施於世著書垂典型



豈徒在呫畢遂以稱儒風我本窮下資兼之所遇窮力
學苦不早求道終無從御暮伊呂績杳嘆朱離缸魚遊
或在淵九皋聽鶴鳴井渫可用汲修綆無羸瓶自與李
子交炳然見周行風雷還相薄山澤原相通李子生蠡
吾蠡訓本家承師傳得絕學一洗羣言空三物以爲舞
四教以爲經不言達性天下學德乃崇不格學外物博
文約在躬即此爲修齊創此造平成乾坤對開豁日月
森精鑑俯仰千古間儒術何夢夢宜苗秋往路窮霧披
荒榛滑滑隴頭泥嚶嚶卒根蟲蕭然茅屋下歡笑溢形
容爲我傾秫酒爲我調醯醬攜兩男兒左右三弟兄
高歌見懷抱秩秩何雍雍示我脉頭書闡郝及五公家藏孫高陽王五公經世書出以示余
壁上列山川樽前擺蛇龍兵農禮樂
具一一傾囊中何須歎命衰惟期勉冰兢更訪顏公里
杙落遮頹牆鶴息霜羽高虎伏龍紋張黃石曳素履龐
公偃匡牀乃知李子學江海源流長昔我同志友劉君
號繼莊其才跨數代其學窮羲皇自從繼莊殁獨行歎
悖悖於今得李子枯籐依長松枯籐無榮華長松長茯
苓願得扶持力嬌嬌凌蒼穹遠行難久留欲別涕沾膺
臨岐復徘徊握手還丁甯贈我以四語皇皇金石盟乾
惕慎身心大道須揚明求才濟世運寬舒養元精再拜



受君言勤爲肺腑銘努力各自愛無爲負餘齡子秋以
爲期皎日陳丹衷　擬句歌乃上琴弦彈之以驗合否
製羽籥干戚演舞句習齋先生至觀之甚快　省過
細行不矜一也不嚴屋漏二也胸中時有淨薄之念三
也不速改則爲敗德多矣竦然夜不成寐　鐸鈸金若
王求評其日記因屈指此時爲日記功者王崑繩黃宗
夏陳睿庵顏敬角顏長甫李果齋鍾金若三弟培吾學
漸興矣　九月入京楊子未宅與之論學及經濟　吳
子滄言王少司農之子式穀謀延先生辭之　修書上
河右質小學樂譜詩舞句諸譜並問笙入之儀　大
理鄭李斯義實君來拜結昆弟好力延下榻修其冠舉
飛嚴築應之　李輯五稱黃州知府來則饋端硯受之
晤李來章禮山論學　長山吳長榮木欣來拜問學
張烈御仲邀延集同人論學　劉楷百斯請延晤王
燠曾元亮　作送禮山令連山序規以有用　子未遭
生父喪求先生爲之司禮　洪天桂秋崖何圖龍章來



拜問學　百斯求事辨業二十部　許不棄甫延集同
人問學　返里

甲申四十六歲

儀功如常　漢軍崔璠與若來拜問學　自勸見理頗



明處事有方但規模小氣象萎恐無用也當急勉之
自愧尚有所倚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夫焉有
所倚　二月入京　馮敬而卒弔哭之爲作傳略載馮
君諱璽字敬南代州人好經濟學以戊辰進士任梧州
府同知調南甯同知攝府印弭盜熄災有政績長天文
算數製器諸學聞先生道術共學甚力未終而卒　廷
尉延榻其府　自年前註易至是註卦訖思予於易甚
淺而每註一卦覺象數理躍如當前不知前人何以蔽
錮諱竊也蓋顏先生不言易而其辨道力行示我以易
者至矣　溫益修遷鄖城知縣卑禮厚聘延往論學議

政應之　課春風還獲見惡人不怒見背小勿輕卑之
知閻百詩至京病往視之語以老當自重　浙江徐
相闕臣來拜　王元亮來觀易註因與論學元亮曰聞
言甚是但舊說在心難除耳　益修聘李甯一司刑名
錢穀中變乃聘陳子章備司刑名先生不得已爲之權
司錢穀　五月歸里　益修騎從來接拜母行過顏先
生求教曰持身莊慄留心人才佐政仁廉足民食用出
人必慎交遊勿濫先生拜受之　過漳德拜許酉山先
生祠堂撫其孤孫　過湯陰哭朱主一弔其子和禮
語益修以減賦弭盜益修問仁曰非禮勿視聽言動者



視聽言動必以禮也若不視非禮而亦不視禮則二氏
矣一部周禮行盡天下有不歸仁者乎　語益修以祥
刑　六月十五日入鄖城署　列當行事宜質益修
爲益修言書生好逸惡勞喜靜厭煩失聖學近異端亂
天下又言隱士好清虛道學談心性文人以窮二氏之
書爲博孤陋學子怨憤歸空皆與佛老爲緣者也　酉
平令趙璐澄溪求見會之　如汴拜邢偉人劉撰生聚
五郭圻十同論學　聚五問禮苦難行先生聚冠昏禮
告之簡易易行聚五悅　聞李塏雲舉與其子行冠禮
異之往拜　十同母孝婦也遭閩寇辭非乳姑獲全求
作傳作之　聚五問從事聖學之方先生曰以禮博文
學禮也約禮行禮也齊明內養以禮也非禮不動外持
以禮也聚五欣然願學　徐中丞公溯請見見之中丞
言漢儒乎實宋儒樂齋先生曰卓識也乃爲詳言聖學
明晦之故　思子房能立禍福之外可法也　河右書
至答問樂舞也八十二歲矣詳辨精核先生把玩甚喜
東鄉樂境然來拜求滌天集序因進以道　思賢君
能化中立小人爲君子愚君能化中立君子爲小人
考漢碑程邈隸書即今楷書與篆各式自宋明字書據
說文以篆繩楷大謬乃辨正字子文之非人小學學書

內　仲來報習齋先生以九月二日卒先生大驚拜號
號呼天不食益修詩友來弔辭歸益修固留訂期於
習齋葬前歸里　書葬習齋事宜並公祭文付仲先返
　許州王生員瑄書來問學實靜庵門人也　益修言
習齋躬行禮李中孚更勝擬私淑之先於立行坐臥用
力先生曰甚佳益修言少時曾有日記或謂有心則私
遂止先生曰此姚江禪障也謂人有心為人欲不可有
心為天理亦不可則孔門見善如不及好仁惡不仁皆
非與　徐仲容來過言漢儒之於聖學譯使也宋儒則
譯使改換公文者也先生是之因與張子勵魏渠園魏
甫功書語以聖學　徐中丞閱大學辨業語益修曰李
恕谷有體有用之正學也吾將延至中州書院以詔後
進已歷戶部尙書不果　十一月北歸益修以騎從送
令守候翌春延往復南　過汴晤寶靜庵論學　曹謙
趙九鼎來拜問學　晤朱越千語以學　枉道之湯陰
奠宋玨一　拯家為母製錦衣　祝張函白饒養老資
　思習齋遭人倫之變天重重杌之而幹旋愈力眞不
為天所勝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者也　如北楊村哭
習齋先生為文祭之曰塨五月拜別南行先生教以守
道汲才無幾微嬰離可擇色何意當時即作永別而不



再見也慟哉追念先生在時承命評日記書作規勸故
每自輒妄思益修濟溥以宏斯道梯航今懸先生倡明
聖道為秦火後第一人先生躬行當代無倫比先生終
身遭天之杌而不為天所勝骨力嶄然先生為萬世閎
太平王者必來取法先生俎豆萬年非一時人痛不
可復見乃悵然生前每見塨責懋多獎進少必有千萬
言未盡者而竟未握訣去也慟哉此與後儒一堂互相
標榜者其情何如其心志何如嗚呼痛哉塨受學後知
禮存知省察知禮知樂知射御書數知一時經濟百世
經濟不敢負先生然神骨弱氣量狹恐無能擔荷先生
陟降之靈何以左右之使塨克濟幸則得時而駕舉正
學於中天挽斯世於虞夏即不得志亦擬周流汲引鼓
吹大道使人才蔚起聖道不磨然而天意伊何非塨所
知也其使家世無累所遇有人塨之幸也其或出入多
累所過落落俗縛纏引之不前則斯道斯畫恐非先
柔所克有功先生陟降之靈又何以左右之嗚呼盡其
在人聽其在天塨不敢謝但痛遂失先生提撕而使塨
獨肩斯任也嗚呼悲矣懼矣　與門人相向哭　弔其
子孫議葬禮　十二月四日弔哭加絰翌日致奠告以
任道六日致公祭共百餘人送葬率同人哭盡哀及葬



為題主返助行虞祭七日脫絰處置先生家事書習齋
學舍扁懸於習齋門額題顏習齋先生神位供於齋中
公出分資具祭推先生主祭素服三獻成儀　約遺習
齋遺命以齋為公聚會學所每年二八月上辛同聚致
祭祭訖會學定服心喪三年為孝孫重光草一字上縣
令免其差役與同門哭盡哀乃行　修習齋年譜　著
小學稽語　查買祖新舊立容坐容行容旋容趨容乘
容學之

恕谷先生年譜卷三終

# 李恕谷先生年譜卷四

清苑馮辰撰

## 乙酉四十七歲

　儀功如常習仁聖義忠和時時自考有一得否孝友睦
婣任卹睹遇勉行主敬而用以寬和禮樂射御書數有
力即習之倡明聖道接引來學　二月郾城役來請先
生南行借三弟培往　語三弟以身隨時而動心無時
不靜　思幼者以動為樂老者以靜為安靜坐者衰世
之學也　祥符教諭齊倫韓石以大學辨業為是來拜
問學　十六日至郾醫覺署事變　思不能待小人吾



之過也又思神叢借人何廉之休宜去　辭行主人苦
留　與訂習齋記餘　陳留令許不棄來拜邀過其治
　過西平與趙世溪論政　思敬和謙大　益修為工
刊習齋存性存治存人三編　益修饋金製夏衣辭之
　鄢陵魏肖功來拜問學答之贈以鑑　抱疾　諭三
弟曰德之主在仁而用在智無智則德俱無用矣故論
語終以三知中庸四德首以聰明睿知孟子贊孔子大
成獨推其智也　教諭暢泰復聞先生將行請還問學
　四月二十一日力辭行益修饋贐命役騎送歸　過
羅案拜魏肖功　過陳留與許公論政其邑孝廉馬朴
德來拜論學王文峰弟子也　過祥符冀柳林王乘公
來拜問學　一路疾不食行自如　抵里知從兄苹生
以前月卒哭之慟　痛來稅令同疾痛意　先生以家
口眾思倣禮同居異宮令人得展其私親也其義甚是
後儒不明此義魏稱數世不分至於宗族數百口同食
夫同食而使各有私財則與析箸無異矣若使無私財
而財司於家主一人則惟家主得孝其親慈其幼耳家
之老少若干或衣或食或疾病藥餌必不能盡白家主
家主即公且明必不能盡遂其私以致子不得孝其親
不得慈子兄弟夫婦不能同恤怨叢疾吝非細故也況

膚情人眾推諉必不勤腴視公物必不儉甚至擴公爲私則壞品啟爭張公藝書忍字百餘其家之書戾滴叛可想矣是尚謂之美乎古有南宮氏北宮氏謂士大夫同居異宮者也若天子諸侯子壯出分實爲定禮矣鶴按內則命士以上父子異宮百姓一家過八口則別授井田是貴賤皆分也　辰館翟窩先生遞贈訟過則例辰遂上書問學　辰齋病來拜問學先生教以約心力行學經濟命立日記　修習齋年譜　七月思先人位下語諸弟曰父子兄弟同居異宮古禮也今人口衆多養缺教失立見可虞今使汝等分居各自力業以習勤儉燕客禮儀儀遺祭享皆我應各書爲之　辰立日記來質學先生許之甚喜出日譜令辰許又以辰進規學習齋力行古道更喜曰從今相我吾進庶不仆矣　思吾自二十二歲志聖學學躬行學經濟二十七歲後出館四方漸通世事四十知操存心性立定趨荷聖道廣結名流學乃博今得樞天或天不墜此道乎成之予之責也辰按先生期辰至遠大柰辰遲鈍於經濟甚遠恐未能副也然不敢不勉以求得先生之一體亦可耳八月齋戒如楊村致顏先生公祭後非出遊二八月爲常　思人不附非禍則封　思莊敬篤起又思人偏則



懸故大學戒有所　習恭　思天人相與之際甚矣人而自褻是褻天也敢不畏乎　行中規矩　辰質學先生曰先人言心如剝蕉顏先生言心時時起孺子力學行心常在道矣自此涵而勿强養而勿息時以天理澆灌乃心人欲自息因之天理日新世故人情日析則學可進德可成勉之　率辰習士相見禮　辰問謙敬和事親長之容乎先生方食不語既而曰非也恫洞屬屬如執玉奉盈婉容愉色事親之容也垂佩而立頫躬而坐翎翎怡怡賢去智事長之容也若夫既敬且和抑然以謙此待朋友同等之容也　九月告先祠命諸弟析箸朔望拜獻家祠侍母同諸弟子姪飯後爲常　家務娟集心不雜　曰家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聽婦言者當之　思履危逸而視若坦愚也志不強弱也皆過也　擬事母下氣怡聲失則書　思人急迫我寬裕人銖兩我還覆乃可言學　思晝有得夜有思近頗不愧而入廁搔癢不忘敬未若戊寅年也愧之　辰問七出而值三不去何以待之曰待之各不同有仍待以夫婦禮者有夫婦禮絕直養之終身者　十月先生以辰比過法佳因自勸促暴躁急瑣碎背人自恕入內不莊立跛坐倚八過朔望比之　率弟益溪聞季伯及辰習祭禮



三度　續祭禮一家祠二所祭三主主室四神主位次五家祠公祠並立六祧主不祧主七祔八生母祔祠九主祭十公祠以族長而襄以賢以貴以富十一時祭十二薦十三齋戒十四薦儀十五灌酒焚蕭脂十六楮幣十七歌樂十八朔望謁薦十九薦新二十節令二十一出入告二十二居喪不廢宗廟祭二十三程伊川冬至立春季秋三祭之訛二十四文公家禮忌祭之訛二十五五祀二十六先聖先師二十七社二十八司命　劉心鏡劉發璋從遊館於王家營率習仁讀小學　每臥服膺小心翼翼昭事上帝　思好與人深言者無經濟

思人不爲聖祇是苟且苟言苟行苟安一時苟焉自待皆是也　思念茲在茲有念之存養也釋茲在茲無念之存養也名言茲在茲言之存養也允出茲在茲行之存養也所謂心在也作詩曰安得兢兢不日加臨深履薄更無涯無端喈慾離弦弩自具中和上岸車日三復之　語三弟曰有事可以驗學乃反忘學恥也　思遺心喪樂將忘矣禮曰大功誦乃將舊歌佚聲誦之　臥容齋　思身爲天下萬世之身者不以目前得失動其心　聞母病目旋視心如劇延醫　或問佛道及文昌曰佛之邪言惟有心經他經率劉寇僞作老子言亦





偏而非今道教也修煉始魏伯陽符籙始張道陵出家滅倫則柴佛教也文昌乃司命七祀之一附以梓潼帝君者道家之妄也　辰問克伐怨欲不行及仁之辨先生曰不行障決也終日乾乾盡力學行也夕惕若夜省察操存也可無決矣偶然而決長河一瀉決反安流此求仁之道也　教辰以精神包羅閫座及言詩威儀之道　辰朔望詣拜先生先生問之詣答揖　副室呂氏久病教以養心和平修德謐道　思怨天尤人必不下學下學必不怨天尤人　先生歷聘貴顯山珍海錯日羅列前如也歸食藜糗甘之　十一月旋自館思境蹇心和事追心稀　塭益修即所刊三存編呈壽之

丙戌四十八歲

訂一歲常儀功日與揖母省安揖先聖家人門人揖者答之朔望率諸弟拜家祠五祠各四拜母四諸弟子姪拜答揖妻拜建卯四答再側拜答揖焉樞天每日遙揖子朔望遙拜子辭不獲遙答揖三弟遙拜答揖元旦元宵清明七月十五十月一日五祀家祠俱薦臘月二十四日祀竈戒二日不飲酒不茹葷不弔喪不入內不與穢惡不問疾齋一日沐浴思神又有日齋時齋刻齋謂偶有所交神則魁期齊心也過神祠式或下過祖墓下



親友墓賢者墓式或下入里門下出乃乘日譜記言行每時下一圈心在則白失言則黑圈左失行則黑圈右躁暴則黑圈上慾動則黑圈下心放則純黑責有爲夜有思曉有存息有養學究禮樂兵農射御書數隨時習事親以順待諸弟以和屋漏內室必莊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時服膺之守先待後明道行道之志勿一日寘

正月劉明若魏公車趾受其半　魏張函白養老儀如都樹公度齋　哭劉粹然粹然韓有條京師人習天文歷算好交天下賢豪四方觀光有名者必廚傳延致無斧孟者助之人不知其貧士也遲遊士大夫間爭

衣芒屩飄然如仙六十九歲卒　哭郭子堅爲立傳曰
郭令子堅諱金湯京師人也其弟子因識予於桐人子
堅亦篤信焉予與二人少長各一歲參列若弟弟然子
堅性質直不輕爲然諾好潔勤細務井井出知桐鄉縣
事延予至愛禮之甚厚已歸又延至嘉于府四十裏無
子重聘爲予世副搆留春樓以居予予生子彌月奏樂
設筵乃數旋里莅官明於讞決抑豪强擊猾吏嘗與予
並轡聯與出勸農桑赴爲紳席不以官自異也予遊西
湖訪師友遺役齎資斧恣所之有過問學者飭廚傳恐
後丁祖母艱年四十八遂卒嗟乎迴想生平情義之交



未有如之者也其內子四川巡撫于養志女敦潔嫻雅
歲時以邱嫂禮相見拜讓中節凝如也與子堅相敬如
賓御下無妒予初往桐比返僅六閱月子堅爲我製單
複絮箸以及裙服倒頓裙腹之屬共六十餘襲皆於夫
人手自縫紩及予有副子堅亟闈曰李先生所用布帛
果蔬鹹穫米鹽諸物有呼即應勿闕我當未往桐時子
固軫念予後先爲我家中置一副予暗詰諸子曰兩世
世勿忘郭氏二公也　思予生平大短曰傲見時人非
則傲生不知時愈下人愈非天之禍益迫矣倘敢傲乎
不智哉不仁哉吟曰人淡我亦淡人穢我亦穢庸祿適
相學而以語英豪　問而洋三角算法於吳子湄子湄
曰即句股也而句股不如三角之密蓋句股之三角二
曰銳角而句股之間曰直角直角藏方一定之數故鈍
三股四絃必五三角之三角二曰銳角而二銳角之間
曰鈍角無定之數故鈍股弦不必三四五以三四五不
能盡御三角之變也　王崑繩至自廣東相見學進氣
壯衛道甚力書之崑繩述魏叔子云考古以證今閱事
以察理求友以自大其身造士以使身之不死　李生
敏志來拜論學高陽相公孫也　吳天張問律呂作律
呂問示之　王太倉謝先生曰方今翰苑乏人僕爲列





主闈若進必中君以養館還先生力辭之　同崑繩訪
方靈皋及戴名世　晤毛翰濱得毛先生手書曰南北
暌隔艱於相通每有記憶及思量告語者輒掩卷太息
已而足下於禮樂大事皆洞徹源委發漢唐以後未發
之秘實先聖先王所緊賴一大人不揣一日之長實所
愧心聖道聖學全在大學誠意中庸誠身論語一貫忠
恕孟子反身強恕盡之斷勿爲宋儒主靜等說所搖惑
則直接孔孟矣祇聖賢重事功兼重仕進論語節節可
驗則八股雖陋然借此可以出身行道努力科場非分
外事也勉之勉之先生復書曰拜讀先生來教八十四
歲猶然蠅頭細帖核博精明與十年前一致知長爲斯
道津梁也許塨以禮樂洞徹原委不敢當至勉以誠意
強恕勿爲主靜等說所搖敢不佩服塨學樂書已成六
卷學禮則郊社禘祫宗廟田賦士相見冠昏喪祭各有
論著十五本之傳習主靜等說不敢習其已有剖辨具
大學辨業聖經學規纂內今呈教公卿自果亭匪龐外
徐大司農極可與言一見論學即契合語友人且益修
曰李某有體有用正學也李安溪嘗以塨知律呂達
當亡欲羅致門下而塨拙愚竄伏未之敢見也海內惟
王崑繩一人初爲文人爲豪士晚以塨言爲聖賢學省



躬改過共肩大道同里新得一人曰馮辰篤行不惑甤
叔予曰求友以自大其身適士以使吾身之不死不知
何以無愧此言也　黃崑爾葬父往會之遂語方靈皋
曰君疑格物非周禮之三物乎三物之六德即仁義禮
知也六行即子臣弟友也六藝即禮樂兵農也請問大
學之物尚有出此三物外者乎吾人格物尚有當在此
三物外者乎即雜以後世文章講論亦祇發明此三者
耳格物非三物而何吾儒明德親民之學乃尊於農工
商而爲士之職也試觀宋儒用佛門惺惺法閉目靜坐
玩弄太極探微性天內處不雜於二氏乎終日章句吾

伊經濟安在試思伊尹制正有夏周公制禮作樂東征
是皋孔子擊萊墮費以期月三年自任宋儒學教有是
乎不過明理尋樂共爲疑借耳孔孟之傳如此而已乎
盡全體大用之道乎士之職乎靈皋曰是因問治河水
利弭盜先生略言之　旋里二月二十三日申時抵家
呂副室辰時已卒入門先拜母候安乃之其尸旁哭之
考儀禮庶子不爲父後者父在厭於君其母卒則爲權
服喪服記所謂公子爲其母練冠麻麻衣縓緣既葬除
之是也（齊王子正同此故其傅爲請加數月）父沒則大功大功章所謂君
之庶昆弟爲母是也爲父後者父在則緦緦麻章所謂



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是也父沒則三年齊衰三年章
所謂父卒則爲母是也母兼嫡母生母言故下文曰慈
母如母正指生母也若以爲如嫡母則慈母者側生子
而死而父命別側慈之者也其恩雖深不可以踰生我
者之恩矣乃爲服三年一如嫡母而生母之服反沒其
文有是理與若曰厭於嫡而降除則慈母亦側獨不降
除何歟是爲母內即具生母昭然也若大夫側子則父
在爲其母大功父沒三年士側子則父在爲其母期父
沒三年（胡安國註春秋曰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無服漫無考而謬造禮如此）及明太祖定
禮子爲父母庶子爲其母皆斬衰三年今制因之又考



喪服小記妾附於妾祖姑又考喪服曰貴妾緦喪小記
曰士妾有子而爲之緦先生乃定服緦命二子成三年
服葬於祖兆祔於家祠如禮　劉心鏡復請館於王家
營劉心衡李書思劉心蕙劉珙從學　作副室王氏行
狀略曰王氏名鳳姑杭州錢塘人曰呂者其父出養於
呂也郭子堅爲予聘之年十六歸我副室予堅字之曰
素娟寓桐鄉署西樓上素娟日讀女要習書刺箴秩樓
東退思軒時時張燕襲弄未嘗啟牕一覷不花飾簪不
傅粉蟬鬢雲堆微髮懶妝燕尾垂髻而已香囊不掛
衣摘蘭茉莉梔子亦從不插髮或時匿帷而已夜臥必

衷和服曉寵璁卽起當戊寅歲予方著大學辨業學業
考禮內存心外省容事勉力慣毬功頗密教之見子必
起命乃坐朔望隨予行禮以敬相成抵冬生長子習仁
弍歲旋里初居桐熏爐類桂花露曳紈被錦廚必殽珍
果登陳儲而素娟三餐外不雜食予以比日衣食飯貲
主人供烏卻然糟穰吸糧乃吾家物務也至是盡斥錦
精大布椎結殘米研麵斷米炊與介婦分班操作力脫
不辭入室復學紡績未闕一　數懷暇豫也初歸舟載稻
米十石予問曰下嫂不能北食走餽此食之及至家素
娟曰鄙何得別食同衆飯蜀黍連糠粢糈語我曰不解
何味予曰服自解數日後遂安之若忘不復言輌糲稻
盡入公用糴易錢無一粒私煮食者已而從予館蕭甯
仍以班旋里司爨生弍子習中以月間滯血兼從前勞
勤成疾荏苒二三載以卒傷哉予元配王氏甚順素娟
甚貞而皆不永年予無德以居之也素娟卒年二十四
題其主曰貞懿呂氏　命姪寅虎曰習智子隆官曰習
仁姪易貴曰習聖立志曰習義子在官曰習中以始祖諱壹忠故名以中欲以三物教之也使習智習仁習小學事　四月
張翬采舒自長安來訪論律呂先生以方營葬事不能
議衆但樂學海內乏人今三千里來一共學者不盡其

恕谷先生年譜卷四　三五

長後會安知因聽其歌彈盡其說而不辨　葬王副室
五月入京以閭公度分房被謗親之都憲吳公匪庵
請假歸送之匪庵餽葛綢爲別受之收大學辨業學規
纂板旋過孫板寄陳極如齋　以王副室三月卒哭行
祔祭禮緦服闋　習樂　以四事自課事親愛敬御家
莊儉敬屋漏謹細微　語辰曰宋人以卽物窮理解格
物固不切然亦未嘗卽物窮理也吾黨今日乃卽物用
力耳卽如一事來前必聖賢之心庸人之情豪雄之略
胥小之詭　一照徹始有措置宋人所言講書而已其
實講理卽世事世事旣不透徹書理亦必多蒙混　六

月肩輿迎太夫人於三弟館侍養　思身之不莊卽學
之不振也愧甚　爲太夫人捶背揮扇侍食後爲常
教心衡騎射驟馬示之　思身漸衰哀而德不立是吾
憂也　定行前視五步不得濩及左右无則記過　思
有毋可事有子可成天之惠也宜無負天　七月十五
薦家祠訖尙未明乃假寐　李質君巡撫福建書來候
有餽儀受之　稷稷借者與之一人屢借不償應之稷
思衆皆與何獨拒卽與之　王崑繩來哭習齋先生貧
所擬建官立學諸法　註易繫詞辨周子太極圖之誣
辨陳摶河圖洛書之妄辨本義筮法之非古辨先後天

恕谷先生年譜卷四　三六

闢之爲異端辨卦氣圖之非辨易卦圖以五行之非
入京收存學編晤江南謝野選金陵翟天球曉夫來拜
語以安貧守志　同里知棗强鄭若洲張齡抑來拜問
學　弍女歸鄭村劉氏　思人之自負才智者多自暴
自稱長厚者多自棄可歎也

丁亥四十九歲

儀功如常去瑣碎戒暴怒勿言人是非待人以和日必
胥恭一次　思吾心不精而粗不一而雜年已將衰而
德不立愧哉　評辰日記語以老親在堂治生卽學
同彭生琨如棗强問學問地利答之撰棗强鄭宅若洲
並其兄見百艮仲長民及張齡抑皆出問學先生爲言
今古學術之分皆稱是勉鄭張二子以立志學道勿與
草木同朽　三弟培之館教以勿玷先人勿辱顏先生
不覺泣下　李止庵請先生館於新橋李元英等從學
王崑繩偕楊勤愼修來拜問學崑繩出所著平書分
民分士建官取士制田武備理財刑罰推黃禮樂辨宋
明之失以復三代倩先生訂愼修延先生如保定府先
生規愼修以修辭餘事愼修復具與馬送先生及崑繩
入楊村致顏先生二月公祭告以平書並告心喪已闋
思如一日同人舉集崑繩言平書大意曰洗滌之乾乾

恕谷先生年譜卷四　三七

淨淨鋤耕之蕩蕩平平安置之妥妥當當養活之歡歡
喜喜陶淑之肅肅雍雍崑繩戲謔近放先生規之崑繩
日吾意以近人也且夙學爲豪傑不能爲道學乖教知
過矣先生不言夜半同臥促其牀曰君日謂子盡言而
君受言不如子之言未嘗盡而君亦未嘗受也君謂戲
謔所以親人誤也戲謔過則爲湊玩暴虐人且怨怒而
曰親之乎謂爲豪傑不爲道學又誤也智深勇沈豪傑
也彼酒難近豈豪傑乎君昨謂我二人相依爲命若不
盡言是我棄命之半也況今海內無人君可偏任乎崑
繩悅服　以日疾禁看書定日轉瞬七百視弓數十
自勘心正靜　爲諸生言取士之法莫善於周之鄉舉
里選莫不善明之八比　清明祭令習仁請其妣主祔
食王孺人側祭畢遷殯宮　棗强車來迎往爲若洲言
主靜之非觀其昆弟習射　三月將母攜三子及習智
姪如新橋館　註易說卦序卦雜卦　聞李質君卒傷
之質君長山人諱斯義淸謹以戊辰進士仕至大理寺
卿巡撫福建　辰具門生剌請正師弟禮先生受之
辰問不藏怒宿怨非無怨怒不藏宿耳曰然遭家庭之
變而尊怨怒者庸人也不藏怒宿怨者聖賢也並無怨
怒者忍也異端也　自勘嗜欲淡如也然道心時有不

恕谷先生年譜卷四　三八

誠立者勉之不然未路祇成庸人矣　二弟五弟來覲
飲之酒殺甚快及行先生送之村外佇望泣下歸語家
人曰世有聽婦言而輕兄弟者天地不容之人也　平
董姪事門人謂人有言先生曰但視事之可爲否耳勞
怨勿恤也　念四十年行道之懷忽焉明道可歎也
闢河決田滄心爽然思吾之命於天也薄宜貧困而學
力亦宜貧困以質本庸下庶顧則學力緣貧困則學力
奮也　某子病將以丞爲義母問先生曰闇之先孝慈
曰認父母是使子二本也　止庵被訟先生爲之謀曰
昔子之去武城也曰無寓室毀木以爲反計是明知武

誠能禦寇也今學亡道喪士不如屬之有用若先生見
弟子之播越曰吾父兄可瞑然也無此道矣但不以身
殉之耳　思時習齋記者僅之論篩首是爲孔子寫照
也說學不厭也樂教不倦也不愠不怨天不尤人下學
上達知我其天也　夜臥持敬　鄭若洲澂先生如京
刊習齋年譜　閻復采舒卒悼之采舒名璽湖州人以
友人有難匿之被罪徙長安豪爽尚義聞天下　王元
亮來晤論學以躬行爲主閱易經傳註乾坤爻象圖稱
是　王元衡荷躬來拜觀易註稱快
皇子三王薦延先生使陳倦齋聞先生行蹤於太倉王公先



生謂王公曰草野非王前驅也善爲我辭之　若洲有
惑於佛氏心性之意先生舉吾儒心性之功以告之
晤張景蔚少文　若洲言安溪相公見先生易註乎許
否其門下士忌之先生慨然念守顏先生之道寧相招
以朱儒而不變且其徒有舍之而來從者幾以賊抗貴
矣能無懼乎　自過保定訪金延燮應枚應枚固留一
日遍招郡中之聞先生者論學　定與劉筋甫問學重
躬行先生是之　彭亭立爲先生如河南取三存編板
先生與辰言正學雖合辰曰宜幾晦先生曰然否隱
見各一則易隱見並行故雖如守習齋之道而尊撰隨
覆蔽漸滅矣何以明行此道於天下萬世乎故不得不
通聲氣廣交游也有從者此道傳有排者此道亦傳此
顏先生意也　思北人多拔拔强聚也然散而不一其
勢常弱南人善求求聚也然集而爲黨其勢常强
劉發璋李果人伴因言發璋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四倫
俱有過人者　爲習中定婚於齊燧侯七女　一日以
事迫忘出告禮中夜覺惶愧不能成寐夙興拜母謝罪
自勘有微愆而不覺者其根尤之未抿乎可恥也
思家務上事下畜益繁學問此愿被猶益多交游應酬
益廣天下萬世之慮益奢一日忙如撲火視習齋當日



所處又不同務身忙而心閒操存益密乃爲晚年進境
若身心俱忙學力衰矣宜日省　江南毛惕用九有與
黄宗夏書寄至以習齋學爲是　辭新橋館處朋泣下
謀出亡惻然復許之　每夜澄心　王崑繩來先生規
以養心崑繩偈明正道斥去虛文崑繩規先生虛受納
言

戊子五十歲

依功如常增言有教行有法教子以嚴　如楊村儀習
齋李夫人壽儀　與吾弟增以和不　王崑繩至規先
生神散而不收氣抑而不揚先生悚然懼冗累爲害
如新橋館　思今晉人曰不長進然吾見長進者鮮矣
千古長進者惟孔子其次顏子觀吾十有五語之而不
惰二章可見因勘已四十始立繼往開來之志今五十
矣頹然不藏又勘已致知之功進而力行之功未進可
愧也宜痛自奮勉　習挽弓勢覺骨節痛數學力衰定
日日習之　如府會崑繩言讀先生易註震若發蒙快
絕千古但爻變互卦大體伏體半體倒體穿鑿宜更先
生微辨之不盡其言曰世以道學爲根柢以奇門六壬
爲智略以燒煉爲財用無怪聖道之不興也願吾友務
體用之正相泣拜別　閻習齋孫重光困信悼之因思



天生人有藉生有特生藉生常也特生異也如習齋之
生上不關父母下不關子孫乃天特生以明周孔之道
者藉生之常烏足以論之哉　以崑繩學易不可不盡
言乃與以書略謂繫辭傳曰爻者言乎變道有變動故
曰爻故爻不用七八用九六以云變也左傳乾之姤師
之臨等辭皆非卜筮而卽以變訓爻可據也至於伏體
卽對易倒體卽反易文王序卦於屯蒙五十六卦用反
易於乾坤頤大過坎離中孚小過用對易孔子作序卦
雜卦傳以釋之聖言何可誣也　贈宋佑咸齊燧侯女
要倚教文也　鄭見百以車來迎攜習仁往途中遇事
郎教之　若洲問輪迴先生曰物物雕琢神鬼紛然且
人與物相輪迴皆妄言也況如彼輪迴之說父子夫婦
多霉讐報怨之人何情何恩大亂人倫之道也　思古
人祭禮大節有五晨祼一薦腥一薦熟一饋食一加籩
豆酳一今苟簡矣　辨孟子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
五十里與周禮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
里男百里其實一也百里以土田言四五百里以山川
附庸言也鄉遂用貢利什伍出兵以戰也都鄙用助利
八家望助以守也侯國皆用助管仲內政乃變焉更人
五十畝徹半休半也殷七十畝休三分之一兩徹二也



周百畝全徹也俱入田賦考　教二子距躍諸法　食
年九思母在城不得侍泣下　思客人難受人情權報
也節士難受人情恐冤也貪夫易受人情懷惠也狂夫
易受人情不檢也聖賢不拒人情以中也　鄭長民問
律呂答之與之樂錄　呂異品來拜言射法劍術已再
拜求言先生不答　自勘前著射法未善也毀之更著
學射式云身端體直用力和平拈弓得法架箭從容前
推後走弓滿式成神射於的矢命於心精注氣斂內運
外堅前固後撤收弓舒閒　自歎衰病昔年盛暑能終
日衣冠而今不勝也　與方靈皋苞略曰三代承唐虞
之法於民擇聰穎者爲士使之學於學中就樂正大胥
習禮樂射御書數之藝而卽以此供子臣弟友之職全
仁義禮智之性分明而一事幼學以此壯行以此虞書
周禮學記文王世子諸篇可考也論語孔門弟子問仁
問孝問政由求赤願知以禮樂兵農孔子自居好學而
其所學之文朱子解曰詩書禮樂射御書數孔子亦曰
文之以禮樂正所謂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也博文卽格
物也約禮卽將所學之文物而實體之於誠正修齊治
平也至於誦詩所以習樂讀書所以考政總未有如後
儒躬率弟子今日講何經明日背何文專以靜坐讀書

為學者也自秦火後而學術割然一變古聖口傳身受之旨遂無從授受不得不尋之載道之籍所謂經書者既尋之經書遂因而行習少講說多陵夷以至五季程朱諸儒出慨然欲任聖緒而沿流既遠尋源為難於所謂存心養性者又雜以靜坐內視浸淫釋老將孔門不輕與人言一貫性天之教人躬乖反處處談性人人論天而外以孝弟忠信為行註經論道為學獨於孔門之禮樂兵農試射執御鼓瑟會計忽為不察以為末務又設之於小學已失而遂置之以空虛之禪悅怡然於心以浮誇之翰墨快然於手自明之末也朝廟無一可倚之人天下無復辦事之官坐大司馬崇批點左傳敵兵臨城賦詩進講以致天下魚爛河決嗚乎誰實為此無怪顏先生垂涕泣而道也　以三弟請毋入城不時往省供養物　讀風雨賦備占也　思井里不分凶災不備苟生之民也學校不舉禮樂不興偷生之民也　為中元祭齋僕來言旗地事心遂不純力卻之款曰齋日一事不可入耳目如是夫　訂平書竣每卷後有考辨名曰平書訂一分民分民以士農工商非此者除之變之合民以十家為甲十甲為保十保為鄉鄉之長有正有畯有巡五鄉立一公正皆以士皆為官一分士量山



川邑居分爨腹郡縣而重權久在一建官自縣公正六衙以至府部院衙以一途為陞降不以他途雜之別賢否為舉錯不以年勞限之公用人之權於天下不以一部專之一取士八歲入鄉學十五入縣學皆以六教之詩書六藝二十進之郡學教而試之又進之籓學教而試之乃令成均教而試之遺之歸縣分兼科及禮樂農政兵法刑罰藝能理財等科入六衙及令師署為士以土補官一制田可井則井不可井則均凡有水利皆興之一武備農二十餘家選一兵二十應六十退再選其餘羨卒為鄉兵至於理財河淮刑罰禮樂則皆在六政

內矣　思六藝五者皆著有成法惟御無有因思子固泣下以曾擬共羈御法未果而逝也　曰人兩目用左則右目注於左用右則左目注於右並用則合為一此以習射知之而宋人以空揣為格物非也　思持家宜勤儉不宜操切　思夏甚疲乏今以四方告祲且僕從才短遂自館歸身督西成二更未寢五更即行而身反壯甚矣有事習勞可以養生可以為學　聞南方有亂者敗亡呂晚村之門人也冒道學而負時文譽遂至此幸早辨其妄斥而遠之也　鄭若洲中舉人來謝教刊先生古文數首　著學樂卷三一辨蕤色七音當以四



為宮為中聲不宮以合為宮一辨宮之商宮之角為宮商之宮角之宮為商角以隋唐金元六宮七宮等調觀之可證一辨采舒宗管子先益法以合為倍徵數一百零八四為倍羽數九十六則宮非始音黃鐘非首律矣一辨十二律即具正清采舒謂十二正聲外又有十二倍聲十二清聲是三十六律矣皆誤一論仲呂蕤賓無下生即以采舒所言生數計之蕤賓不生大呂當三十八零而大呂在上為七十五零中呂下生黃鐘當四十零而黃鐘在上為八十一是亦可見蕤賓中呂無下生也一辨五音不移而以十二律旋宮與十二律不移而以五音旋宮二圖一也一辨南曲所越二字是二變無越角越商越徵之理一辨人聲不過七聲而風土稟質感應有殊或高一聲則為高一聲七聲或再高一聲則為再高一聲七聲以至三高四高五高六高而止總合以律管而不過十二律故先王以律正聲而聲之高下析焉　李果侍教之曰儉於自用豐於待人善道也今人反之即有儉於自用者必其主刻以待人而自儉其極也有豐於待人者必其先豐於自用而待人其餘也　若洲曰講聖論非古法無益徒勞民先生曰然古教民以事不以言惟讀法近講論而亦不同讀法示以當



然後民由也講論曉以所以然使民知也非孔子之教也宋儒之習也　思不入世易入世而不粘難宜慎之又慎　著學樂卷四錄與河右先生考習諸語並歌舞諸法琴簫諸法　聞米踊貴怵然有民物之感然不以貧分介然　元英問養赤之道曰勿美衣飽食勿懷抱嬌慣勿失教嬰孩　為習若出束修留士宜館　自勘獧臨狂亢己之大病事不立人不親皆以此不力改則廢才終身矣

己丑五十一歲

儀功如常　命習仁習中從劉士育學　鄭若洲來邀先生同如京　若洲曰行道而不辯若何先生曰不可君子得位則行道不得位則明道不明是棄道也且世之辨先儒者在章句顏先生所惻者在斯世斯民學術不明民物終無起色安得不辯若洲曰攻佛不如其精不如不攻曰又不然能攻賊即賞之不必盡悉賊之藏款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若洲規先生語低曰謹受教規先生不為時貴曰交接取與士之大節此不可苟也　謂若洲曰樞天有為聖賢之志而才短濡子有為聖賢之才而志游移苟無佛老涵之疊怪章之富貴誘之志可立矣　蘇州陳純一來拜言陶甄



夫之高尚王子嘉之技擊與之大學辨業習齋年譜　楊淡園致書問學邵樂業李興業來拜問學　李煒來拜問治謝以書生無知具啟出厚儀以聘卻之　黃嶺臣來拜問學　過楊仁溥學五步劍法　若洲謂先生宜諧俗先生曰守道諧俗二者不容中立君子為天下萬世守道雖死生禍福不移也　以目昏自此不下會場而歸　田信侯書至延先生之興平任辭不往　楊慎修選富平持其父帖及張西崖字請先生同往任辭之　思學術不可少偏近聞習齋致用之學者或用之於家產或用之於排解少不廷闊而已流雜霸矣故君

子為學必慎其流　與辰訂半月一會學　河南韓同
甫書來問學答之　慎修又來西陸書來懇許之慎修
以幣聘求理刑名先生以商政則可專司一事則不可
以念老母年底必旋里也卻其幣金慎修又來懇先生
言倩一佐尚可乃薦文升同往　辰拜別先生曰先生
西遊為明行聖道也寬和以納天下之士無庸辰言惟
親莅聲朗嚴謹細微再求加意先生是之　五月一日
行　待栩生以和慎修請理錢穀者也　朔望行望拜
禮　過固關自井陘口至此東西四百里誠天險也
文升怨栩生先生解之曰常以己之有餘思人之不足

則無怨常以己之不足思人之有餘則不驕　過聞喜
訪孫孝廉開緒時丁祖母喪不御酒肉嘉之問祭禮答
之　渡黃河而西詩曰秦晉連峰爭長峙劃然中斷放
河流金仙高掌驚空起尖削三指萬山頭河西一帶屬
粱地嬴氏焉能出要津自是子卯亡六國不關新衍帝
三秦　二十七日抵富平主人迎入署拜求教　語慎
修曰富平亂國宜嚴然嚴不傷寬乃得也　慎修求先
生同入省　商州知州沈廷楨來拜言天下推先生一
人自稱後學先生謝弗當問練鄉兵答之　商南知縣
于蘇來拜稱門生　把總蔡麟瑞生稱後學來拜問心
譴答以儒釋之分　張曉夫來晤　薦副將佳進來拜
問學　視采舒孤子周之　張中潛士稱後學來拜問
聲律答之　陸師且西朋戴大源梅莊來拜因同訪王
孫裔子丕遇柯鳳岐山　陳光陛尚孚稱後學來拜曰
自去歲得習齋年譜大學辨業於彭亭立即知李二曲
之學近禪以顏先生為是今聞教愈有依歸矣　以學
射示瑞生問如何為大將曰心無刻不流注三軍散人
者可為大將矣　潛士出所論治道求正大端不背乎
書與之　瑞生問聖學俗學之分先生曰聖學踐形以
靈性耳聽目明踐耳目之形也手恭足重踐手足之形




也身修心睿踐身心之形也形踐而仁義禮智之性盡
矣今儒踐形以明性耳目但用於誦讀耳目之用去其
六七手但用於寫字手之用去其七八足惡動作足之
用去九靜坐玩弄商身不喜事心遇事迂板身心之用
亦去九形既不踐性何由全此一實一虛一有用一無
用一為正學一為異端不可不辨也瑞生諸子皆曰然
黑白昭昭分矣　規慎修勿欲速勿作聰明　慎修以
錢穀交盤不清求理辭以越俎慎修力求不得已應之
　即信候差役來請不得往　思學禮樂兵農西身無
之非為利則無用　思好矜者中不多多則不矜好爭
者常不勝勝又何爭　思親　思主人凡事託倚而為
人所忌危之務以謙以和　九江黎宋滄長舉自鎮原
千里稱後學來拜請學禮樂兵農先生曰勿務多也且
學禮以心禮身禮及冠昏喪祭朝廟軍賓之禮分別告
之又請並學先生曰不可以身心為主餘學一可也長
舉言其靜坐致病先生語以儒釋心性用功之殊又語
以勉學聰明睿智無此則仁義禮智皆無用矣拜受而
去　思府史胥徒綱紀之僕皆官之耳目手足而皆官
之賊也專持公而使若輩不得私必叢怨於我矣不為
禍始不為禍先張子房其智矣乎　文升欲獨批狀詞

推之　事繁人喧而心不動　作禁婦女入廟焚香當
衢看戲示　慎修禁鬭爭嚴輕生斷賭博勸聽訟減催
科除強恤弱不虧市價數月闔縣風俗一變士民建坊
獻衣慎修來拜謝曰先生功也曰君自勤惠我何力焉
　慎修待先生以師禮對同僚士民言皆稱師先生辭
且以人忌屢辭出遊慎修堅留　思子堅厚我以倚石
門揚我以道慎修聽我以言皆有不可忘者　語慎修
曰勿喜而喜勿怒而怒勿有事而有事　與蘭行上書
勸以拊循士卒　著樂說云周旋中禮心性欽明無勤
無靜惟天與皆無所為靈是之為樂　語慎修選鄉保

棘民兵旌孝弟重學校開水利諸政　瑞生走役來接
入省過周崑來胡元馭　曾登闕聖居稱後學來拜彈
琴先生曰此隋唐道家操也以琴古法告之　之輿不
署田信候令其四子皆執贄從學　瑞生問賞罰恩威
之道曰先嚴後寬則人感先寬後嚴則人怨平時之罰
以公臨戰則小過恕而大過誅勿使怨而盜敵　中軍
何百祿萬鍾來拜　傳聖居律呂聖居被之人聲絲竹
且能製器喜曰吾樂得子而寶矣　思尚孚學易長舉
學禮聖居學樂瑞生學兵潛士學治平吾道其或興乎
　尚孚不見官長一日來先生寓論易因其倨適慎修

求見尚孚急走避去　教瑞生以翻筵聖居以治生潛
士以銳進因求三千規己過聖居潛士言有交股一過
先生拜受　三原知縣顧之琰來拜知毛河右先生尚
健　看報知吳公匪庵卒吳之吳公諱涵浙江石門人
以壬戌鼎甲仕至都御史樂易而清端雅以先生學術
為正揚於公卿朝廟不啻若自其口出也待人大小長
短皆休休容之先生嘗曰若吳公者可以相矣　慎修
謂先生曰四方賢儁相會當周者即周之勸財即先生
財也乃于崑來子丕西朋聖居諸友皆有餽遺而慎修
有過與者先生復力節之　集陳尚孚陸西朋張潛士
蔡瑞生周崑來胡元馭曾聖居張赤城王子丕于寓彈
琴吹簫歌詩論學歡燕而罷赤城帖云是會也奇才異
技六省之士萃於一堂先生以王道正學振興後進而
且一觴一詠談笑風流亦足傾倒豪傑使心折矣　語
慎修曰倖進無功欲速多躓矜長易於崑短好諛必受
人愚　瑞生贈先生袖裡並傳用法　子丕與崑來論
畫曰今人專講摹仿與畫何與畫天如天畫地如地畫
何山川何人物如何山川何人物而已先生歎曰依傍
門戶而忘聖道之本然者今之畫也　語慎修曰用財
為善皆有度用財無度則費不可支為善無度則壅不

能行　沈商州與朱學使試請秦中風俗漸澆擬言於
兩院延先生講學先生曰變風俗不以諸君之實政而
以空言乎且使非其人也不日東歸矣必已之　語慎
修以飛票催權法　作富平贈言曰自與吾友西來富
平交情日岸愛敬日深爲不廢芻蕘非僅禮貌之末也
今吾友仁心仁政旁羅洋溢爲吾黨光鄙人以省親將
行慘然銷如遠則因告贈語以代面談一戒高興杜工
部云入門高興發謂山林之致也至於處世事則斷斷
勿用之貴人勿高興己怒也再爲存想將行刑也再爲
擬議勿任性氣致一發而難收用財勿高興漢高以黃
金四十斤與陳平不問其出入韓昭侯一敝袴不以與
人皆英雄之宏圖也若漫然用財不擇當否雖費無功
施仁政勿高興如農桑水利武備諸政吾友念念不忘
誠民之父母也然須酌量時可以爲力可以爲乃出號
令不然言之不能行之則無以取信於民即行而鹵莽
滅裂不克有成或興利而反以貽害則又不可愛人勿
高興其人可愛也徐而察之平心觀之漸漸任用以盡
其財不得一時相投輒驚喜非常過分相加苟非真才
反以壞之或用情難繼後反致怨一戒驕奢吾友謙恭
下士衣食朴儉可謂富貴中特立者然吾昨語田公子



曰貴不期驕富不學侈言驕奢之易也車馬服御費予
支費須損之又損簡樸勿華窗陋勿豪庫銀不可動假
貸不可行何者輕用吾財即輕用民之膏脂也不然於
何出辦一戒矜張我輩居官立志爲聖賢出政效帝王
皆分內也無事矜張少有矜張之意必來諛諂之口來
諛諂之口必有假此中我以射利亂政者矣且我善政
異人即不矜張人尚以矜張加之以致上司不快同僚
忌嫉非小故也而更矜張好諛乎且作大事者量如滄
海度如山岳小善小勞沾沾自喜何以圖大一戒近小
人小人貢諛以中我射利或陽奉我陰違我或假相契

合以探我我愛其熟軟喜其伶俐比其黃緣及後違之
不能近之立禍可畏也即同輩中無所覬覦於我者但
係小人即不樂人爲善必宜遠之一戒小術王誠之道
可格幽明此仁術王術也若詭道則但可用於兵旅今
日殺敵明日奏塡至於家人父子朋友僕從吏卒民人
一毫術謫不可用也此用之彼露之前用之後必難復
之使人疑我備我壞事實多一戒奇異孔子曰中庸不
可能也仁心仁政至平至易即王奇王變平地成天皆
在其內若假鬼神好虛元說夢幻不惟無益且啟人疑
甚不必也至於講六壬奇門南宮劍客皆殺身禍世變



炭生民之人也甚勿以爲正術而近之一貴閒暇庸人
之閒暇忌也英雄之閒暇靜也善作事者常使精神餘
於事不使事餘於精神苟好勝喜多以致忙亂事必有
誤曹公意思安閒如不欲戰孔明所以稱殊絕也一貴
有恆吾友愛民之心吾敬之理事之才吾愛之再益以
沈潛細密喜怒不形得失不驚有始有卒則生民之幸
矣萬勿始敏而後怠萬勿始儉而後奢萬勿始小心而
後放肆萬勿始虛受而後剛愎　朱學使可亭來拜以
聞者失辭未會後以書與之謝來顧夫晤之故並辭請
學之議言古人先學而後講後儒則以講爲學不惟舉
不能抑且不願　張景蔚少文來謁先生學大而通世
務深相結請愼修曰君一刻不可離李先生然當求其
大勿責以小明歲延至可爲闔館則居朝夕議政而刑
名錢穀別致人則先生可安又謂先生曰愼修言先生
行則泣何忍決去成愼修之政即自爲政也但先生宜
總大務令僕愼修無人既刑名又錢穀既謀外事又商
家政非所以卻嫌怨養精神也先生深感其言　顧令
以幣丈如三原報之顧令郊迎成禮而去　王帶存過
寓手投詩云老我從遊晚憑誰辨業真十年求大道千
里見斯人坐對秦山峻行歌渭水春悅然虞夏在風景



一時新龍門看咫尺嚴刺轉徬徨不入先生室誰栽小
子狂違山青冥冥野日白荒荒緩步憑贏馬躑躅下夕
陽　語愼修曰易決之事必思既思之後必快又語以
嚴轉箭謹書役息詞訟　林縣丞饒別儀卻之　紳士
耆吏投宇愼修留先生勿行先生不允　十二月朔先
生行愼修厚贐泣拜出送而衙六房三班衙役薦紳士
民盒酒拜餞邐迤十餘里至臨潼之康橋愼修欲同宿
力辭令同愼修令馬夫備三騎送先生抵里欷歔踞地
不起曰上下皆知楊勤能屈先生願先生勿處上下之
望先生諾之　接家報知二甥皆入庠而劉甥折矣泣
下　抵里知蔡瑞生自京返秦來過登堂拜母供養老
儀　饒弟廷族姻皆有物　見崑繩自淮署寄來書曰
寥寥六宇合志其難惟我與君可以此心相許而燕山
楚水未知共學何時此豈尋常離索之情所可況耶弟
近學易方知聖道與天道俱備於易宇宙之事至常至
變至庸至奇無一不具於易孔子之所樂者樂以此也
君子之不惑不憂不懼者皆以此也然非孔子孰能爲
後人開途而啟鑰哉夫何朱紫陽爲陳邵所惑滿腹先
天學問公然尊異端而倍孔子圖邪說而亂聖經顧乃
俎豆聖廟爲數百年儒宗率天下後世叛孔子之教而



不知豈不可爲歎息痛恨無怪顏先生謂程朱之道不
息孔子之道不著良非過激而云然也然就易以論伊
川猶有不合猶依傍孔子而爲言未嘗敢將孔子之言
顛倒而刪立一說以駕乎其上如朱氏也弟著讀易通
言五卷句句與之辨正使人曉然知其爲異端所亂庶
幾邪說息而經可正也恨不與吾兄以商質之今日舍
進德修業更無他學進德不外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業
則六藝既夙未之學亦惟讀書但書不在章句讀不在
佔畢耳所恨者時過後學獨立無友二者兼之不比吾
兄學既成而門戶既立也亦惟勉竭餘年之力隨其所

造而已　命辰教其子姪輩從有不能備修金者代出之

庚寅五十二歲

儀功如常　知慎修有桿僕謂於楊太翁乃令馬夫返辭不往　辰爲先生修年譜　日侍母甚歡　閻公度卒哭之公度諱中寬蠡人性寬厚讀書强記推重先生之學己未進士仕至戶部郎中　二月慎修差役持血書來請云三月初旬不到即以死殉言甚悽惻先生不得已復往三月初七至康橋富平紳士來迎至賓村宿役民以斑來叩慎修率紳士隸民跪謝罪求教請入署



入省晤參領馬呈圖總督筆帖式郭鼎三鼎三曰讀顏先生及先生書聖道如日月當前矣　語慎修曰小人女子愚不能若威不能斷辱作勁敵撫作驕子是君孤立也　漢中秦子壽來拜問學遇梁質人言甘肅道茹鳳儀謀晤　富平有謀逆經年未發者慎修密訪得實率兵役往擒之依律擬罪免其株連　尚孚諸子及張二允周領旗蘇克憲設公筵請先生論學　滿城旗人十餘來拜問學　瑞生問兵曰用衆以寡用寡以衆　萬鍾請延與瑞生較射演技擊皆絕藝也快之　少文爲慎修延錢穀幕賓王曙文路病至富平卒先生出弔之檢其遺書擬師事先生以共成慎修之政者也先生慶曰天不欲慎修有終而使我不久於富也可違天乎　慎修延達紫旭至先生語以聖學紫旭躍然曰吾向疑天下如婦人女子今乃知學術之失也看平書訂曰太平在是矣　五月文升去慎修延黎長舉司刑名　謂長舉曰君於耳目之學未也古人明四目達四聰視思明聽思聰不聰不明則諸事無能爲矣長舉曰簷嘗以靜坐致病其靜也有言不聽人來不視曰此異端所謂默聽塵明也違者察言觀色非於視聽用功乎覺宋儒書朱晦庵晚年悔講學多常靜坐陸子壽兄弟



晚理會講學示長舉曰子視朱儒進退爭辨只此二者請問周孔如此否經書有此學問否長舉曰曉然矣

先是先生與周崑來札求爲寫照子丕見之曰何必崑來我爲先生寫矣於是寫十易稿乃登絹名曰達遠圖

瑞生曰竊觀先生處事未事不粗忽臨事不忙迫過事不遺忘一日而數變久達如初勤大略克舉細瑣不厭教我矣　慎修商徵收先生爲立法與甲長一甲單催戶頭戶頭一戶單催花戶皆開列糧數使花戶盡知不到乃發木皂不到乃差拘押號完銀始釋盡去坐差比花戶催科善策也又曰精明嚴慄則法行不然不如仍舊　思去作詩曰舉世乏人材焉得不長歎錯薪擎已矣翹楚亦徒然樗散臭自染蘭蕙質無堅崑岡與淇勃會投以鑿炭安能乘黃鵠萬里一高騫又云人生少知己自古而已然張竦與陳遵氣稟各有偏顏淵遊一間焉識大聖全父子兄弟好各懷各自看但能果自知達大遂可肩仲尼無奈何歸之彼蒼天　著學御篇法倒法相法得之瑞生者也　萬鍾爲先生裝刀送至閏七月以祝太夫人壽辭慎修旋里時太夫人年七十矣慎修泣曰歸祝勤何敢留但明春奉迎求無拒恐爲所摩姑應之　之興平率田二生試入省學射　之商



州寞商洛天險沈青山聞先生至出迎入署晤陶甄夫甄夫出所著熊襄愍傳言敘襄愍者道學鄒元標也先生因嘆道學不能辦事且惡人辦事　青山留先生居商講學辭之執贄令其子丞言姪素存從學辭不獲已受之又餽賻辭之　先生贈甄夫玉帶甄夫報以核桃硯　返長安餽朵舒孤子以金蔡太翁以養老物子丕將葬母賻之以金　田興平送祝太夫人壽幣及騾一受之　瑞生送祝壽玉扣及騾一綵緞鼎三各有祝壽儀皆受之　諸友送至省城外餞別瑞生又遠送數里登高阜望先生行　御寄諸子各有規勉　陳子章送祝壽錦旨及廣藥受之　慎修以事復求先生入省以將別許之　瑞生復聚諸友燕談諸友又送至龍首山皆瀝涙而別　長舉送壽言拜祝餞贐辭之請曰子一棘刑名一以禮範身心一倡明聖道一請世故人情可矣勿他嘗也　達子旭至以其曾佐兵事問之紫旭拜求爲其父作傳許之作達副將傳略曰副將諱友貴鄜縣人明季陝西流寇四掠殺其父友貴揮戈號泣散家貲募鄉兵手殲其讐剖祭父墓釋兵已而流賊愈熾鄉里公請友貴復蒐鄉兵事賊屢立功洪承疇奏聞置麾下官至副將行總兵事同左良玉曹文詔討賊鳳翔曹



左皆以歲寒賊强難以猝勝友貴獨決進遂以奇謀得勝賊潰賊據方山者甚固友貴請於經略持尚方劍督進擇尤險者自當之遂開方山　清兵入乃棄眾隸洪承疇招之不起子宸亦知兵吳三桂畔聞其名廣去間道亡歸吳兵由鳳縣至斜谷皆得之冷將軍問計於宸時閒日在谷口揚兵宸曰緩我而備彼乃可攻也乃半月或一月一揚兵至十二月除夕帥師直入谷口復遣奇兵從間道設伏大破之復地三百餘里吳遣重兵屯夷門鎖口畢將軍移兵北原避之請宸籌其計宸乃捉土人詢路遣兵遶出夷門鎖口後伏焉又遣奇兵從上流淺處渡登夷門口西山而大兵夜渡渭擊之合戰兩路伏發賊遂潰奔及三藩平上功幕府宸曰吾父以報父讐不終其官吾可以佳兵官哉亦之鄜縣山野隱焉宸以有異術致風雨驅邪魅聞於人及見之退然儒者也聞聖道伏地願學且歸以訓其子孫是豈一技一藝之士哉以其知兵有家學故爲其父傳而大略及之

謂長舉曰宋儒內外精粗皆與聖道相反養心必養爲無用之心致虛守寂修身必修爲無用之身徐言緩步爲學必爲無用之學閉門誦讀不去其痼蠹不能入道也　慎修遙拜太夫人壽供金環彩緞並饋贐受之

八月十六日起行慎修命隸黃天順民宋顯泰送先生至里前任劉令三原顧令俱來送而衙餞送蘭王諸紳衿餞送書吏鄉耆餞送三班叩送慎修與顧令有公審事辭令同慎修泣拜囑以復來先生亦悽然囑曰君凡事小心勿信胥役勿虐家人勿瀆上司勿易事求苛勿雜事沉閩紫旭長舉送至康橋辭同慎修遣馬馴王承長一路備中伙送先生渡黃河凡慎修送役同者皆稿以儀渡河令承長同又宇達慎修曰勿致虧空勿敗素望　過太平作書與王元亮語以致仕宜倡明聖道路遇馬艮持三弟及辰字言楊太翁聽讒有言先生正謀不復而難以為辭也乃遣黃天順返決辭不往　九月七日抵里拜母供錦緞諸衣與四弟褐及妻親友當餽物者餽之　十一日祝母壽列諸友壽言於堂上率諸弟子姪稱觴拜祝環侍　遣宋顯泰同顯泰知先生必不往也叩出哭泣而行先生歎曰吾觀人情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其如命焉何哉　鄭若洲問曰自反而縮者堪自信也先生曰未也若荆卿等皆堪自信然非曾孟之縮自反而縮即集義也　教二子曰子弟不可積私財有私財則於父母分彼此將致不孝兄弟積財不一或有覬覦起爭奪將致不友不恭命丙子將二子所得賜賚盡入之公



為習仁講鑑至禹一饋十起一沐三握嘆曰周公一食三吐哺一沐三握髮孔席不暇煖墨突不得黔聖賢之身勞事迫皆如此也宋儒乃曰六十七十無事客閑來無事不從容則別一虛空境界非儒道矣　自勘有一身之事考察身心也有一家之事農圃居室也有一邑之事鄉黨應酬排解也有天下之事賢哲結納友朋講習也有一時之事苟得議政去甚救弊也有萬世之事著書立言以明學論政也諸事蝟集疇儼難任惟期持之以敬耳　孫子未與學貴州託一劉生寄書帳且有饋金劉生送書至則金已用矣辭

儕而費先生曰君鄉里也君乏而嗣我適遇我有能不借子乎何以歎為　思酒色財氣性也有命焉且不能與吾身終始者也何者病則不能養則不能未亡已亡與存亡不與亡者也何者仁義禮智命也有性焉乃與吾身相終始且存困與存亡不與亡者也何者苟能全之其功被萬世其道傳無窮也　先生在秦易州知州趙山公餽金幣曰佐先生二子讀書也至是如易報之　入京還郭宏銀五十兩宏曰先御史未有遺言想餽先生者耳先生曰此尊君代予償人者也今汝家寡婦孤兒我可弗償耶卒與之　黃補菊臣廷至其塾儀稱署內下榻問學答之



馮欽南過問學　辰言家庭亦重勢利可傷先生曰在我不可有勢利之心耳若家人以勢利感動之亦道也古人富而後教又曰權者德之輿未嘗不該家庭於內也　劉百斯郎中居母喪踰年猶不食酒肉不入內嘉之　十二月先生為習仁加冠辰為賓字之曰長人　思昔年煤毒部問二事心夷然不動以為學問所就今同勸曰諸當時大本未立蓋冒認也因悟庸人平常心亦不動遇險巨則忙亂雄傑遇險巨心能鎮定在平常乃多出入若動亦定靜亦定常亦定變亦定者乃聖賢之存養也　邑令陸公問政曰政在三嚴嚴屯駐嚴盜賊嚴吏役　補門人曰吾心不好思靜澄於中名理自種種環生又曰辦天下事必耳聰目明心睿吾嘗自愧愚柔然猝見一人即測其底裏隔室聞人語即料何事凡行一事必要其起訖不能如劉禂一步十思而一步嘗一二三變解有志者不歷此境終無庸也

恕谷先生年譜卷四終



劉調贊續纂

辛卯年五十三歲 康熙五十年 日講失

儀功如常　與王崑繩書曰天壤之大惟我二人聖學王道可共商酌而炎南雪北一別數年每遇可賞可析如芝類嘗前不能作語馬首正行遙望一人貌似中郎加策赴之乃又非是悵悵何極道駕想向在惟安公子尚在金陵近況勝否塨比歲為楊慎修所敦請而行幸其虛懷聽受甚獲民心關中學者頗可晤語上而嘗道下兩草澤皆有虛位吾道粗明粗行以夫東旋官紳士



庶送者填塗遂欲遷家苟全終南但慎修少年恐不能持久又其庭幃乖離故今歲歸決不往矣易解可示下承翰敎虛懷受言敢不似服我兄弟年亦老大矣甚至而驕何常之有望彼此共策益拓度量遂涵養改過遷善需行天覆不然學且墮落不惟愧負天地聖賢亦吾師習齋之罪人矣先生後自記云崑繩庚寅秋棄世則是書未之見也悽然　與趙易州書楠杞梓不為杖以椽槐吳鉤干將不利刃以操鼠長人巨公不怒而與雞鶩大搏苟惡其人而校之則我與可惡之人齊分矣卑其人而校之則我與可卑之人等量矣君子其高如天物雖觸之無及者其厚如地物雖撼之無動者故無忿無慍子文稱賢見善不喜見惡不忿武王訓聖　三月清明祝先告曰祖鄉被圍後淑臨之甚不能容塨兄弟五服塨請奉母移居齊家莊學農圃以謝世務以奉先傳遂移於莊居修屋理農紀以詩兩首其二曰就西新闢一書堂換頂更塗舊草房虎斧編成槃作璧龍鬚錦好覓為牀南川帆而侵窗澗北豎花風入座香吾黨能來攻禮樂便堪白日到羲皇

壬辰五十四歲 康熙五十一年 日講失

儀功如常　易州祝兆鵬以雲南知州受知於繩督劉

公陞樞時得顏先生及先生著上劉公劉公亟稱許遂
議於心王是歸京補山西忻州知州遣其四弟來問學
且具儀聘先生主其幕事先生以親老辭問書齋尙有
他弟子乎先生舉張文升及三弟益溪乃延文升主幕
益溪設帳而西　广兆鵬之僑丈張以部郞放濟南府
知府使來餽且求理其幕事詞甚懇切許之乃以十月
東行過德州李龍友來拜在李翰林闓置酒高會德州
諸士至武定州拜李相國公子入席未終公子叔父五
老庵來曰孩輩不足語請下榻敝齋遂憩以往住四五
日爲言張石民來儼若行蹤且言儼若貧病乃修書與
之略曰庸人之病酒色財而已豪傑之病則一在曠懷
天下而不恤家計一在憂世而不樂天二者皆足致病
昔人云如此爲病不如此則爲藥又與張石民書曰山
左人物惟閻先生一人好學能文心羨之孝友一堂心
羨之高尙不入塵俗倘徉山水心又羨之此亦今之威
鳳祥麟矣然又聞先生談理學不知翕翕修飭獨善而
已乎抑尙欲繼往開來任世道人心之重也今海內乏
才聖緒將墜非先生挺立之人孰能任之特寄顏習齋
先生傳一首拙著一本以爲乘韋冀他日相見求教共
訂千秋之業也　十一月到濟南太守延入署觀其署



事知其非能有爲者乃決辭而歸
癸巳五十五歲康熙五十二年
正月以周易傳注久成入京尋剞劂刊之作序曰易爲
人事而作也孔子於大象如天地健順雲雷屯難而必
曰君子以之又曰易道有四以言以動以制器以卜筮
又曰百物不廢懼以終始皆人事也予癸未註易至觀
甲申春李中丞斯義下榻京師註卦訖秋又自訂於鄢
城溫令德裕署丙戌註繫詞傳說卦序卦雜卦迄壬辰
重訂一周嗟乎易人涑城乃二千年於玆自田何傳易
而後說者棼如而觀其象偃仆徵其數穿鑿拔其理浮



游而尤誤者以易爲明天道之書於是陳摶龍圖劉牧
鉤隱邵雍皇極經世董起鄭元極推先天不惟易入於
無用而華山道士青城隱者異端隱怪之說羣冒聖經
而易亡不亡脈脈知獲夫聖人之作易專爲人事而已
矣何以明其然也乾坤索而爲雷風水火山澤本天道
也伏羲因而重之何不每卦皆言天道而蒙需訟師謙
履等名卽屬人事文王彖詞於乾繫以元亨利貞猶天
道人道兼言也至坤牝馬之貞君子攸行等辭專言人
事周公象辭則潛龍無用利見大人朝乾夕惕無非人
事者以下六十二卦言人事者無論如復姤泰否明屬
天道而利有攸往勿用取女小人大人必歸人事乃知
教人下學不言性天不惟孔門教法也自伏羲文王周
公以來皆然也予弱冠受學於顏習齋先生不言易惟
以人事爲教及壯遊見許酉山先生頗言易卦象數詞
毛河右先生剖辨河洛太極及歸而玩易卦象爻象一
一與習齋所傳人事相比乃知習齋不言易而教我易
者至矣故少於易僅一覽長又無能誦讀而日註一卦
駢然若解三弟培同邑張稿石門吳涵德清胡渭生大
興王源金陵王元黃太平王奐曾武昌陶窳盩厔陳光
陸武定李之藻或以爲是或以其學亦庶幾有合於人



矣夫天下萬世猶吾身也意欲再訂三訂以公之斯世
以共期寡過共力經綸或亦仁人君子之所許也　與
鄭若洲書曰客冬聚訂周易賞奇析疑千古樂事獻歲
乃劃然得聖人作易本旨專爲人事已爲序顏其上回
思足下高明頗嗜奇乃論易惟主庸常稍涉纖巧高遠
者卽芟除固天分之卓想四聖人之道原不可過誣也
自此太極圖諸說吾知足下洗而正之不難矣自顏先
生去後提誨無人血氣漸衰夫身猶器也自勘傳矣舊
則不新舊則將蠹且愧且懼近與樞天約日省月箴勉
圖晚進足下近深於易擬鈔拙著時常披吟甚佳然猶





望鼎力於操存省察有所持孝友禮樂有所課遷善改
過不但爲庸近無甚畢戾之人而止則以於易以窺觀
測之與以深造得之者其淺深當有逕庭也而於衰夫
亦庶幾有助焉　仲夏東莊郎事詩云柳蔭隄頭坐風
來萬里涼麥壠晞早露鵓陳觀斜陽爭席村翁慣荷竿
海鳥忘商山有四皓何自識張良其一南原淸曉往步屧
意遲遲高木幾賓霧新苗半扇留人無開口處惟有會
心時大路當前在歸來示兩兒其二　鄭見百請至聚強
同揚修五張曉非單侯揖集素景園詩云連處堪嬉日
深林易得風池欄開綺席客榻見君公而洗天爲碧花
臨酒亦紅無窮今古事隨意付杯中
甲午五十六歲康熙五十三年
春同邑進士王之臣太倉王相國所取士也自京來傳
相國論將薦先生學行於
天子先生具書力辭　李巽公之母
國初被掠遼東巽公入遼百計贖之歸先生過望之贈以
詩曰匹馬風沙路來過孝子堂客年傳康懸今日見王
祥泊水三牲饌飽壚百歲觴孝子盤人在鮑墟里旁有沐洲河萱帷夢
裏笑不復在遼陽　邑令浦公新下車卽來拜求教先
生告以禁賭博減雜票其所延西席惲皐聞孝廉武進



人也素聞先生學因過請教乃以顏先生年譜四存編
示之撫掌稱是遂盡棄其學而學先生六藝之學立日
記以省身心且招先生長子習仁入署教之讀書寄先
生書曰承惠顏先生年譜四存編及辨業學規敬展誦
畢爲之心開目朗如瘴霧豁而天日皎也如膩得浴如
塵得刷而身爲之輕意爲之爽也先生之教我深矣苟
有識知能無感而佩乎所痛沈沒時俗逐窮日暮聞道
已晚用自傷也家世以制義發科生不知學爲何事涉
筆爲文郎得父兄稱賞輒自矜喜所遇明師直友勉以
讀古書攻詩賦已爲超時出俗之學此二十以前之一

誤也既爲諸生家益落假時文章句爲人師年益長志
科名益急務制義益精掇拾諸儒性理語止供時文用
而無暇體究也此三十以前之再誤也旋遭室人之變
貧困濩落夙妄自負抑塞莫伸遇方外人作奇奕語似
若可喜遂甘心焉而禪宗公案棒喝拈提頗有省會愈
增其妄返觀語孟都作妙義玄言遂欲昔人學佛然後
知儒之說此三十以後之大誤也而從此亦喜觀陽明
心齋近溪諸語錄竟以爲眞學如是耳其誤益堅而見
世俗專尊程朱因取而觀之見其言近於篤實而亦自
悔從前妄誕之非尤服膺主靜二字以爲聖賢的旨而



深愧未能也然生平讀書願善疑見宋韓范司馬諸公
聲光嶷嶷居然大人而國勢厭厭日就追蹙以成靖康
之禍竊謂西賊破寒心膽之謠中國復相司馬之戒直
是當日諛詞全無實驗而見朱子每過稱張浚則大非
之以爲交其子而諛其父遂亂天下是非之實大違三
代直道之旨而性理載其以岳忠武爲太橫秦檜能錄
用舊儒後人憤然曰私意如此豈聖賢之言乎夫儒者
之盛莫如宋國家事勢之辱餒朝廷名義之汙辱亦莫
如宋每疑而怪之然以世俗所尊信且自愧未臻諸儒
學力之所造又見其著述服其宏博愈不敢議今讀存
性存學編及辯業學規而知孔孟之眞自有在也而知
宋世之不振皆學術無用之故也先生之教我深矣然
而竊用自傷者六藝之事不特身手未涉即耳目亦少
歷焉今年已半百外强中乾蹣跚澀縮舉止無當於此
事遂已矣不亦悲乎且前擬躬叩講堂觀禮容聽樂歌
以自擇今顧影增慚面目粗鄙語言朴率內無得於定
靜從容之力外不嫻於周規折矩之儀何以自進於大
君子之前而請其學益足痛也駑駘病骨伏櫪悲嘶不
識尙可施鞭策否惟先生幸而教之　皐聞問正心功
先生語以心有三境曰明曰昏曰妄學者務身心一齊

修整九容肅怡天君湛如積至夢寐皆爲清醒而又學
爲有用之學則聖道不遠矣　皐聞將先生著種種訂
閱鈔存

乙未五十七歲康熙五十四年

儀功如常增聶年善忘外事一概告謝見過者或言聖
道或談農事者聽論世事及人短長勿答言諸託者掩
耳謝之　正月溫益修甯鑫城同惲皐聞往視之二子
皆言闢異端須先自治天地清明則異端自息先生曰
此歐陽修本論之說也非孔孟救世之苦心也苟有用
我天清地甯經正邪除安用著書立言哉正爲道不得
行故不得已而喋喋耳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
徒也夫能言未必能行孟子即許爲聖人之徒如必待
大聖大賢而後可辯楊墨則楊墨之猖熾愈無所底矣
故曰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譬之猛獸食人能除之
上也不則大聲呼人除之亦次也不然袖手旁觀苟幸
無事心何忍哉皐聞曰然　皐聞入京會試攜習仁餞



之送至北關囑以千秋大業　詮孟子　養太師母每
早未起則進酒已起則進藕粉晨食晝食無算　二月
華州古葬季樂以詩聾爲贄拜門生詩曰越盡關山知
幾重負書千里效登龍曾觀著作驚滄海願接音容仰
峻峯半世韶華悲齣馬一生事業守霜春深知道德源
洙泗指我岐途歸正宗乃令居東莊新舍供柴米令其
自爨學禮講易　季樂問學先生教以存心修身之道
因告之曰學術不可偏偏於立體必流清靜空虛爲異
端先儒已嘗其弊矣偏於致用必流雜霸伎克爲小人
今日宜戒其禍焉　語季樂曰世俗有三借口一曰不
拘小節借口小德出入也一曰脫略借口斥繁縟也一
曰率眞借口眞不假也然自居不拘小節勢必大閑亦
踰自居於脫略勢必坊表盡喪自居於率眞勢必眞不
孝不弟亦以爲勝於假孝弟矣自然之勢大壞世俗者

也　五月惲皐聞以徒先生學未結應保定軍廳李侯
崖聘來府寄書曰在靈得奉大教始知聖賢學問確有
正宗確有實際豈非一生至幸京中頗有相維繫者又
有厚脯相昭引我蹉步者而鶴一聞保郡司馬之招躍
然必赴誠以所學朱堅欲稍近於先生庶得時聞訓誨
也　十五日大病臥倒服藥稍起至六月初七日先生
二弟德吹以病瘧卒於背家莊三弟益猰以先生病未
愈不使知先生視書仁面色有異力問之乃知大慟即
入鄉哭之一切殯葬事皆任之益猰以河決而鄉中無
先生養病處力勸視德吹斂回莊　乙書於壁曰斷欲



勿晉人勿躁勿言人短長力肩聖道表裏並盡　語季
樂曰予與武遂然文武皆道也關西用武之地多武人
亦當知之季樂請命　季樂問禮先生曰時禮則非禮
勿視聽言動是也日禮則晨起揖尊親先聖是也月禮
則朔望行禮是也年禮則時祭節令等祭是也何一時
無禮者又問性好簡非乎先生曰居身治世皆以簡所
謂行簡是也光武去繁文至什不存一苟或以繁禮多
儀爲戒可見也予之好非簡也好靜不好動好無事不
好有事此則宋儒忽辯事之習佛老耽空虛之染也與
吾儒居敬行簡何與吾儒之學在時有所事物不用則
盡人不事事亦盡論語言請事孟子言必有事是也
八月季樂謀歸乃餞之飲驥季樂拜別痛哭書先生日
記云先生憂勤惕厲之心孝友仁愛之事葵實親見是
以敬佩在心侍坐時嘗自愧不能出一語但以先生勤
勞過甚思以惜養精神爲勸不知是否先生曰謹受教
贈之以序　惲皐聞書先生曰記曰近有毀先生於子
者予曰久不相見聞流言而不信古人之交也況常相
見乎毀者遂止然亦見爲君子於此時此世之難或者
先生惡惡太嚴不見和於流俗也先生拜受　十一日
太師母初度皐聞以詩幣祝同鄉客燕之　皐聞問曰

錢堯公謂書可疑者甚多如盤庚專言鬼神大誥專主卜筮豈無道可以驅臣民耶先生曰此誠先王諭民之道所謂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也後儒於民動輒言理言理之所以然以鼓舞之而民愈頑愈梗乃於先聖之書遂若河漢矣皐聞曰一經指示便豁釋然蓋齊治平之道有萬不能求諸書而其道已盡也　十二月蒲公商擒盜先生寄字曰所補諸盜非上司案亦非有人告發乃賢侯訓旨安民至意但審不枉即可法處不必盡起賊令其扳累無辜也

丙申五十八歲 康熙五十五年

儀功如常　二月學院張天門校士保定習仁往應試取入府學第四名先癸巳年夏旗人張萬載持焉衡南書來拜在保定寄書先生曰衡南不通時事所交未必端人也已而一日薄暮至親躁妄坐即問兵先生曰不知也少以貧覓食爲從遊講探兵此教學故事何以言知兵今老矣諸學俱退而况於兵乃出其論通鑑兵事者求閱先生閱數行即置之曰近多病不能看書不解也固辭之退犬早囊寢鄰宅車來接先生言往治病遂行張乃去客歲其僕首其有異謀之言刑部並九門提督審之張供交楊仁湖因仁湖得交先生及王子丕又



言先生相才子丕將才提督形公刑部張公逮仁湖至湖曰識則有之不知其他至於李某醇謹儒者斷不與若交也二公素知先生不之問惟遣官至陝西逮王子丕至訊之今年乃定發書張死罪楊王俱發關外先生自去歲知之恐八霞恐不言惟語長子習仁至是習仁在保定應試聞旗士崔奐若言事結先生如府往見崔問故崔言仁湖詞甚昭雪後先生爲仁湖立傳曰楊仁湖者八旗之內務府人也少有異才不可一世與識之變遊出征仁湖曾讀伏飛經能五步劍法有軍功與一官辭之退僧筆帖式大書其門曰四海有天皆穆樂九



州無事長兒孫又題其座齋曰人皆欲殺眞才子我見猶憐是美人閻塨入京來拜呀牡丹詩以贈曰傾國傾城莫漫誇雲邊假日月邊霞姚黃魏紫親曾見天下春風不是花後一妄人張萬載福建巡撫張某之子也其父以罪死僕告萬載與人有逆言發九門提督龍可多審問曰女識多人乎萬載對以識仁湖因仁湖識蠡縣舉人李某提督與仁湖訊萬載言有乎仁湖對曰識予有之以皆旗人也若李孝廉則漢人且素學道端謹斷不與萬載往來也刑訊仁湖堅供不變提督乃逮他人問而釋塨名仁湖發關東竟章鼎以卒李塨曰人之相



去豈不遠哉人牽貪得而吝施與仁湖反之有與無取晚年名重天下凡有學問人入京無不過從者仁湖開筵置酒錢囊至典衣被不少惜其往來艱行李且爲釋書之而被人同學者位漸尊顯饒以財不受雖二三金亦力御誠曠世一奇人哉乃與塨交斗遇變更不自釋其禍而忍刑以釋塨之禍每思之輒感雪泣矣　學使向浦公言存注先生意浦公欲先生往拜之先生曰學使取長子習仁入泮而往拜之使示人私也不可　舉閻長子惲宗惕廉夫具贄拜從遊　三月使習仁將車如鄉迎太師母午至迎拜候安因思母惟惓惓五弟子女愛之助之即所以孝母也　齋夏監屯同知白謝梅溪倩甯夏守備白靜庵以二百四十金爲贄來聘先生辭之復以書曰不佞少年頗有四方之志今頗毛僅種俱付之灰燼矣乃蒙明府以未僧謀面之人二三致延聘且向舍親云李某才德我稔知之豈前叢任乾州與富平鄰封於不佞之佐楊令者深有傳聞耶楊令有年原有卓績乃其天性好善非愚菲材所能助也况今老母年迫大耋愚選期在即何躊躇不能行何能遠涉西陲以窺高深摳衣報誠容候後時耳隆眖鑾上　四月惲廉夫來先生語之曰子不患不通達患不誠篤至誠之





道可以達時何者物以少爲貴衆人誠而一人詐則詐占巧衆人詐而一人誠則誠其任也可以免禍何者火燒崑岡玉石俱焚人謀何施積德獲天或可必於冥冥耳廉夫行因舉廉夫之少年驍騷以教諸子　訂詩經思易奇而法詩正而葩旨黎知言哉　五月皐聞來言將解館南旋先生聞之悵然若失爲作贈言曰昔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顏淵曰何以處我良友相別必有贈言古道也今皐聞先生南旋驟聞驚怛不祇如失左右手乃如失吾心忡忡惙惙拜而求所以處者狂昔先賢冀獲直諒獨善非士也獨善士之不得已也何者四民如農易田工成技藝商通有無皆可獨善而止士則享農工商之人而備之以脩己治人者也故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孟子曰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先生於立體致用之學已燎然矣從此日邁月征展順獲友自將安事而至即爲一邁拂逆及介居塊處并謗論紛然亦必特立不懼確乎弗拔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先儒曰爲天地立心爲萬物立命爲千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士之職原如是也一有移易則有愧於士矣遑云聖賢然士之獨善亦有道焉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學者未能進用則爲下其分也言語訥之又訥交遊



謹之又謹固宜然獨善者謂不見用於世不敢以善概責人耳非自置用世之學於弗問也　韓昌黎曰動而得謗名亦隨之其即孔子所言善者好而不善者惡乎塨嘗以此自勘觀人以孔子而向有譽者有欲殺者苟其人無往不合非鄉愿則脂韋矣孟子曰誠無不動而人皆曰否必乖戾或無實矣好惡交至士自應爾惟是好之勿喜愈加戒懼惡之勿嗔即自省勘則皆我師耳先生近者存心養性甚穩何以益之曰熟熟則天君泰然百體從令愈戒愼恐懼愈坦蕩自得前儒所謂效驗即是功力亦有以也聖門視聽言動以禮即約之以禮

也卽文之以禮樂也千古聖學盡於此矣先生見己甚
眞行己求力芹曝無須再獻者　易曰寬以居之子張
曰執德欲宏以道言有一端又有一端無量也以學言
進一格又一格無盡也以觀事言此亦一是非彼亦一
是非不可膠也以待人言我之大賢何所不容不可隘
也故辨淄澠則毫釐必分納百川則淸濁幷滙胞與爲
懷則悲憫時貯於胸盧舟自處則喜怒久絕於色高明
其效天乎博厚其法地乎願與先生共力焉會友輔仁
君子皆然況今斯文移而之南識見志氣犖犖者蘊蘆
中必多其人先生此歸倡明聖道廣之於人周孔有靈



實式臨之　思皐聞不已皐聞者可與其明斯道者也
皐聞去學益孤矣當勉於獨立不懼　思武氏朝考藁
采等大嵐之變與張萬藏雖皆謝之形迹分明然遂脫
然事外不可謂非神明之力也須使此身無負神明
思無實之名深恥也嘗木然如愚　與二弟益深書曰
近註詩已至小雅乃覺四始面目斗開朱子於風槪入
懷人思婦於小雅盡歸燕享酣歌將王者禮樂兵刑之
迹誦之可以達政能言之道一槪忘卻而詩爲無用之
經矣吾弟幾時可來以共訂之也皐聞南旋爲之悵然
日下人日變化爲昧祓之勤爲鬼魅求一共肩聖道者
安有幾安有哉計惟有效習齋曉年獨立不懼而已斗
齋終日長揖古人商搉萬世可歌可舞毫不知愁悶爲
何事也天時人態聽之而已　思人世之傀儡日增吾
心之性天常定　皐聞札來言前錄先生中庸講中立
不倚語甚警切自省全是依傍犯六極弱字近思得倚
亦往倚杖聖言如盲得引倚仗賢師友如瘓得扶此來
獲見先生一言一行可以恃之不疑但恐倚之不切實
耳　先生書壁云高伶暴躁予之大病不改之非夫也
十一月部文提選知縣稟太師母以不往太師母命
往入城商之浦公浦公亦勸往令吏房起文　敎習仁



以勿徹富貴曰儆富貴非中也易曰崇高莫大乎富貴
周公有貴貴禮孔子黻冕衣裳可見也
丁酉五十九歲　康熙五十六年
訂一歲常儀功元旦淸明七月十五日十月一日祭祖
考元旦元宵谷祀五祀臘月二十四日祀竈齋戒二日
戒不飮酒不茹葷不入內不與穢惡不問疾齋靜處思
神沐浴更衣朔望拜獻家祀五祀拜母入學拜聖人受
子姪弟子拜夫婦行禮夫再婦四妾惟答揖日問母安
一揖揖先聖習禮樂射御書數不拘日以耕田養親爲
務以勤儉寬和爲課以行道明道爲望日必澄心日譜



時下一圈暴怒則黑其上慾念則黑其下失言則黑其
左失行則黑其右每月下必書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二
語以自惕驪肥鄉白宗伊任若習齋之門人也去歲以
貧北來先生率同人助之又來又助之又來先生乃與
之資使買筆爲生遂出遊四方能舉顏李之學告人人
聞多有興者今二月又來先生與言聖學長人在旁聞
之喜而起敬先生立日譜以自修省先生喜之爲立日
譜條例　皐聞寄書至先生揖而開讀曰南旋以存學
示人雖極倔强者亦首肯知斯道之易明也　批長人
日譜曰此卽誠意之功也立日譜者欲遷善改過以爲
聖賢也果見善如好色好之必力改過如惡臭除之必
決則誠矣又曰自顏先生王法乾王崑繩相繼舍我皐
聞南旋而予悵悵無師友之助矣今汝有志自修則吾
道近在家庭聖經有事父幾諫之道況以學相後先則
交修益急凡見吾過汝卽進言勿以嚴而見憚也　三
月蒲公催如京因以告降就教尙可將母商之甕皐甕
皐是之乃投改教呈遂回　四月抵家拜母副室以朔
日生子名之曰十二官　稜海內友朋往來詩札爲友
聲帖曰交遊盡天下之選是天之成我也我不克卒成
之不負天乎　四月思治生之道四天無違時地無遺

利人無匿力物無遁情治乎亦以是矣　李軍廳柳高
陽一惡人欲處之死其人持數百金求說情先生辭之
已而劉士宜以百金包攬求說先生大詫曰予幼亦貧
長於不給官命說情人代說情者斯乎俱卻之豈有垂
老而改節者乎嚴拒之　九月馮樞天來共質日記互
規過先生規樞天貧而怨則志不卓樞天言人議先生
力農致富先生曰非以求富也聊以自守也平生志欲
行道今年已遲暮知無用矣故遯迹田園胼手胝足則
雄傑之餘勇也不稼不穡胡取廛囷則風人之退守也
人曰謀生致富曰求田問舍笑而不答又所以自污而



自全也非吾子誰與言此　南莊董姓孀婦將改嫁其
子號泣留之母不聽夜自縊索斷不死其母悔中止而
其兄與媒逼迫之先生聞之曰是當拯之急往南莊呼
董嫗及其子問之果然其子言娶其母者今日將來勢
不能止求爲作主乃呼其鄉保正謂之曰人將守節欲
盡孝而人逼嫁之是誠何心汝往止之如不聽我必鳴
之官以官法處之已而保正來言事已止先生曰止之
極好共爲此善事令其婦守節子盡孝不亦美乎　金
陵程啓生書來略云聖道失傳莫甚於朱陸以亂眞之
僞似是之非互起而譁自習齋先生出乃舉先聖立教
之成法以示人幸得先生嗣其後得二千載已喪之眞
傳乘六百年將更之氣運伏願先生以道自尊而尊肆
力於周官之三物旁求同志益廣其傳則先生之大有
造於當時後世者也　肅甯舉人朱蓍謝奉其縣令黃
公命來請往會先生以黃公君子也今世有此人而相
失亦非所以廣布聖道也乃同如肅甯會之論學論治
俱相合臨別黃公惓惓然謀所以作聖賢者先生贈之
論學一則恕谷後集　楊公實實任直省刑名道自前
月以書來候十二月先生如府問其實有善政會之以
其政相貫且問刑名先生語以愼刑之道欣然欲見諸

行餽行餽前儀八兩先生曰何爲者以𩜹則路近又無他故公曰明禮作吏地方於同年故舊或高賢大頁歲底必餽儀爲蟻炭費先生曰堪耐貧久從不然嚴惟以棉袖從不燒炭惟以秫穰厚儀無所用之公曰近者受教多矣豈同年老兄弟反不如古人新交投縞贈紵乎且必卻之是視爲不義之物也不得已受之謂之曰公以後無輕與也司馬公曰凡人必輕取而後能輕與公曰謹受教

戊戌六十歲　康熙五十七年

儀功如常每日存心使如帝天之臨　二弟婦卒因思學者心多畏邇災而恐懼修省不學者反是或恣逆或頑然　閻皐岡來京如京看之廿二日至拜錢裴庵問皐聞信言已來寓報符寺遂往拜之相見甚喜互質日記喜其乾乾惕厲　看方靈皐靈皐使其子道章拜從遊且使之相隨來莊敎之乃以朔日同道章同作示言以示之一孝一勸學一立志作聖一習射御　看陶甄夫泰嚴稱序內有云顏李之學數十年來海內之士靡然從風豈南方信此道者已眾乎　看靈皐春秋通論言錫桓公命歸成風含賵王不稱天爲貶先生辨之曰僖皐岡有言或稱天王或稱王或稱天子皆據其來辭



也其言考証甚核非貶王也孔子作春秋義在尊王乃以匹夫而褒貶天子是何義乎　四月註春秋　報選通州學正乃如府見楊賓實商之曰親老身病不往通州如何公曰規避不可居也若到任而病再商之乃領憑起行八月十二日到任使人接太師母　倉厰總督張儀封屢使人致意請相會不會恐有咎乃見之　詰生會文闡語以聖道　同官約爲利事皆辭之　太師母到署供酒餚果蓏皆善喫先生甚喜曰必供四五次會張儀封言陸王害道宜遵程朱然即其言論之儀封曰尊主靜且知之說未有不入於禪者則主靜立人



極周子倡之也又曰高梁溪立教凡來學必先使靜坐七日大是異端則靜坐者程朱俱爲之而以敎人也何一主而一奴也然儀封習痼已久恐不能出姑默　閻學畢一鄉飲大賓其人則念佛茹素者也先生曰彼習異端何以于大典且禮名鄉飲而彼不飲酒可乎已之

十一月病望日不能行香十八日投告病文於州請生來尚留先生告以病不得已　有求向總督請託者許餽八百金先生堅卻之　閱靈皐春秋通論度越前儒然此乃文義通耳至於春秋之所以懼亂臣賊子者尚未及也乃卽其春秋非記禮之書春秋無特起褒貶



之文二說辨之與之書略曰三代政事與禮相通故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周之六官卽名曰周禮春秋改元卽位朝聘會盟征伐卒葬何一非禮而曰非記禮之書似未確矣先儒呆認褒貶二字遂刻舟求劍書月書日書名書字書人書族處處點竄而一往不合得高論洗之甚快然遂以爲並不起褒貶之文則又不可孟子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聖人無華袞之錫斧鉞之誅人何以懼所恃者褒貶耳今謂據事直書而功罪自見則廿一史誰非據事直書者曰概因舊史之文斷舊史足勸懲矣孔子何以爲作且亦何必作也

己亥六十一歲　康熙五十八年

旣以病告休一切學儀俱廢惟日夜存心以敬侍母食息惟謹身稍安則訂舊著日讀時下一圈失言黑左失行黑右暴慾黑上動慾黑下　宋生員惟孜以靈皐爲价來拜從遊　一石生來見自言有志於宋儒之學又言今日惟恐異端亂道先生曰何爲異端曰專主靜而不敬先生曰主靜立人極周子之敎也靜坐雪深尺餘程子之學也半日靜坐半日讀書朱子之功課也然則主靜正宋儒學也石曰主靜須以敬先生曰此當有辨六經無言主靜者吾儒主敬則自靜二氏主靜卻無敬





也石又言朱子爲聖人先生曰何以見之曰集羣聖之大成先生曰劉靜修言朱子集宋儒之大成今子又言集羣聖之大成漢唐儒說朱子已不能集矣況羣聖乎夫孔子集大成者得志則二典三謨文謨武烈皆親見於身非僅以刪詩書爲集大成也以讀書著書爲儒者七百年來之大夢也　二月習中來通見南方諸友書嘆今之學者其困於先儒者旣入迷途而出於先儒者又棄爲異說則傳注之刻何可緩也　四月四先生將東至乃送太師母歸家四先生習中類　甯波鄭禹梅之子性前歲在關中讀習齋年譜而是之數千里來拜問學餽潘平格求仁錄　撫篆人至乃以三十日行因思到通八十餘日一無可爲惟自守不請謁不迎送而已若立文會人以爲功予以爲不能以聖道誨人乃過也何功之有諸紳士設儀於黃莊餞先生作喜歸詩曰蹐河驛轉病顛毐總爲虛名誤釣磯猶幸八旬三計日布韋還至布韋歸以上任至告病八十三日也　五月五日到家拜母獻家肅　看求仁錄潘用徵志在天地萬物一體其憫世殷其任道勇力行人倫日用亦實敦宋陸之自了似過之但未明聖學置禮樂兵農不講則力行人倫日用亦祇自了而所謂悲天憫人者何俱以



救之且斥朱陸心性近禪而蔑謂心無靜時持敬之功則戒愼不覩恐懼不聞不動而敬何以解之又謂正心不可有功功在誠意明背大學亦不可訓　六月任若來持皐聞自故城寄書至　先生責任若貪利作弊非習齋敎法已而任若衣冠來謝敎先生喜其受規勸知改過何能兼愧習齋也　復皐聞書略曰來敎云大學之道不宜註作路道之爲路借語耳可云一陰一陽之爲路乎夫曰道之爲路借語耳是以道爲正字路爲借字也不知道亦借字也路從足道從走皆言人所共由之義理猶人所由之衢衢也洪範曰無有作好遵王之

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道即路路即道非一正兩一借也陰陽往來正如由路春夏井泉涼地上燠謂之陰往陽來秋冬井泉溫地上寒謂之陽往陰來天地以此運行非路而何故易陰陽曰天道而荷天道即曰荷天衢亦非敢强辯飾說也且中庸言行道論語言適道尙書言遵道皆與孟子言由道由路同道即路也遂亦可曰小人之道小人道消若以道爲定名爲事物則是老莊言道曰道生天地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其視道也非虛位而實異端之說矣宋人曰陰陽非道所以陰陽者爲道則顚悖聖經陷入異邪道不謝路其失非小驗門



下之衡審之也又曰傳註太文前承示及今又垂示夫古人未有教人立言不文者孔子曰其言文左氏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若以爲傳註即不當文則孔子作彖傳象之註也象傳爻辭之註也繫辭傳易經之統註也爾雅亦註體也而何其文也嫌傳註之文實授於毛河右先生先生曰註經必宜潔古則理足而辭易明斷不可如宋人雜語鄉談一概污穢拉雜故河右註經皆行以古文法方靈皋遂宋儒者而闢愚傳註日明潔簡快有物有序因自嫌其春秋註不文欲重訂改孟子曰讀其書論說傳註當令可讀宋人語錄無論朱子集註已有若干不可上口者豈可效焉　敎長人曰學求有用當人先求有用目盡明之用耳盡聰之用心盡睿之用以至言貌皆然若視聽言貌思塊然頹然不端不靈不大不遠雖日講經濟無所用之　思身已衰矣行道無望矣廣布聖道傳之其人是余責也南方學者多有興起當往觀之乃以八月廿日同任若起行至安平晤趙偉業見其二子皆恂恂恭謹可謂一堂虞夏矣觀其所著服顏先生之學甚篤至蠢强宿鄭宅晤王宗洙爲講論語入則孝數章已而諸生多來謁者皆以聖學誘掖之至故城會阜閭以前所假書細質阜閭相合甚喜互



質日記先生書阜閭日記後云詳閱大記省察嚴克治勇所謂欲寡其過而未能也聖學在是矣然功力所在存心應事而已存心也或染二氏之說屏事息念檢攝靈明一遇事牽念引復覺昏勞且夢魂亦爲顚倒不如專從聖學無論有念無念有事無事皆乾乾惕若敬以直內所謂修己以敬者心自有主身自不援夢魂自爾清醒之爲得也應事也或有周旋世故人情之見則情故旣去自有懈怠不如聖言所謂質直好義察言觀色慮以下人非以爲人即以成己虛恭肆應人自歸懷之爲得也阜閭亦書先生日記後云伏讀大記刻刻念念以天下萬世爲憤鶴之不肖不以其頑魯而棄之諄諄誘掖如此鶴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流連數日乃行至鄭家口晤劉敬庵已而姬鶴亭請主其家鶴亭未老遽解承康之粗可人也主之敬庵閱中庸朱註五行化生人物之說先生曰陰陽生萬物易言也五行生人物則漢後之謬語也五行乃流行於世爲人用者如蠶絲木頑然金且頓人培植之鎔冶之焉能生人哉之武城晤劉天植張熙甫天植具門生刺投拜見其日記記過纖纖不諱受之熙甫率其二子鋆鐘具門生刺投拜見其各有日記年幼有志亦受之各評其日記教之以作聖自



改過始挺生求立爲學課程先生爲書一紙一日克己馬季常云即約身也每日習恭一二炷挺身端坐心君欽明於內暇則爲之時時檢點九容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目容端色容莊口容止聲容靜手容恭足容重睦梓亭有言祗頭容一直四體自入規矩一禮儀每日太夫人前清晨請安一揖餘時供養不拘每朔望拜家祠拜母至接人待物各有禮焉因時因人處之可也一學功每日挽弓數矢務如法看經一二板看史一二板看有用之書一二板如武備農政之類若務舉業則看時文一二首數日一習樂如彈琴吹簫之類御書隨便學

之總之吾心刻刻不離仁義吾身刻刻力行子臣弟友吾學禮樂斯須不去身心自無奔放身自不廢馳事自少錯誤矣九月朔日先生望拜家祠望拜母挺生等拜先生辭行謂挺生曰學貴確乎不拔而又隨事處中則得之矣吾子勉之返至寶强張胐明李文長叔問學先生曰孔子學於識大識小論語言學詩學禮焉有後世以誦讀爲學以講論性天爲學者二子有志脫去俗學乃可以知所從事矣遂一路自安平歸里成一詩曰一職遊歷戒清遊爲喜斯文近不孤到處入門攻禮樂幾人搔首問黃虞清河滏水天先遠[illegible]



有賢豪草色枯墜緒茫茫儼有存可能萬里走騏驎

二日五先生卒先生大慟至十月八日葬　思年老學習功難當益純於內地　阜閭次子敦夫具門生刺來拜閱阜閭春秋附筆皆有特見修字達之稱其識見大進但其詩說尊毛駁鄭難爲定論　習中院試入府學生往送學使學使吳公曰尊翁贈樂兵農之學皆有家傳子其勉之　楊賓實經貴州布政先生往餞之酌而祝曰一時功勳萬世德業願我公自愛又酌而祝曰惠鮮南方無忘中國願我公政成速返拜別而行

庚子六十二歲康熙五十九年

儀功如常　黃肅菴來拜　補公請爲鄉飲大賓先生以期服辭不允十五日登筵補公來懸匾於門曰當代儒宗　三月惲阜聞書來以先生不是其詩說辯詞甚厲先生復之書曰來教云某旣爲月三之訴望先生無爲子晁之怒閱之駭然嫌即愚妄講學論道何處容一怒耶旣而思之先生於嫌誼則金石情同骨肉謙居敎下謬推宗主於嫌有何疑貳但以旣著一書須知己稱是乃可心安故必欲取正愚鄙觀又云恐先生又涉忿路未免過於直遂近於激切可以見其意矣愛敎我以直感待我之重敢忤顏爲先生再陳之嫌也自反最爲

謂純然持心立身不敢但效子昆之剛直救急者生平知交雅重毛河右王崑繩方靈皐何右所著間有被人駁者輒赫然立辯攻擊王崑繩者平書墢喜而疾讀崑繩曰何右贊吾兄闢書灼如觀火又如觀水寫目即駁此乃讀書不細也吾著各則相糾雜牽一動百一字不可更易何得易讀墢笑而謝曰謹受教靈皐註春秋仍用其通論分詮之予曰通論爲後人解春秋前後不通者發未盡孔子竊取之義也註須抉剔其義靈皐不以爲然曰除通論無所爲義也三君子皆天下士也而不免盛氣護前者想其少年原自辭章入歐陽子謂文詞難工而可喜易悅而自足故自持一論遂有專固墢學力遠遜三賢矣然每念曰執德以宏又曰寬以居之凡有所著必質於人若有道見教是即改正最陋護惜如雞羽自珍者即所駁不合亦必再四推敲實見無當始爲擱置所以自反虛衷反似少過三賢何者蓋以得力於習齋先生之教也當從習齋爲學時不以辭章專以躬行每會勸善攻過摘露肺腑面赤髮植不以爲甚以此雷霆斧鉞受之熟矣旁人見之以爲不近人情而與習齋直如頭目手足互相救援並不敢言感何況怨也矧今進言於先生以效他山之石即先生不受而來違



覆墢言非則引咎是或再商亦何由加以怒耶先生千里共學同功一體較三君子誼更有進故妄陳以共勉焉至以墢稱康成學行卓然聖經不亡實賴其力先生駁曰觀傳載戒子書吾家舊貧不爲父母兄弟所容學行卓然者肯爲此語乎七十之人尚以父兄爲憾醇儒如是乎聖經至東漢列學官已久即無康成註亦未必亡何力之有若論其註則全據緯術豈可稱醇適亂經耳即如言禮以圜丘方澤宗廟爲三大祫先生以爲是乎嗚呼過矣康成好學父兄欲其爲吏撻首云少爲鄉嗇夫得休歸嘗詣學官父數怒之不能禁其書接不容下云去厮役之吏遊學周秦之都是也言此以戒其子使向學耳先生達曰憾其父兄則甚矣傳載少通易春秋歷算又受禮詩書博綜六藝時之俊傑百家蠭起莫不嘆服則長於學問劉昭烈曰吾幼周旋於鄭康成盧元直言皆道多矣未嘗及赦則長於經濟與孫嵩趙岐同被禁錮則長於氣節其子益恩救孔融之難捐軀報德孫小同不附司馬氏則世傳忠孝袁隗陶謙袁紹等敬禮崇隆而皆不能縻黃巾賊數萬見皆拜相約不入其境則無貴無賤皆心悅誠服尚不得謂之學行卓然乎傳又曰中興之後賈逵范升之徒爭論古今學康成



義據宏深古學遂明又曰東京學者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康成括囊大典刪蕪刊漏學者乃知所歸先生曰康成何力且亂經豈當時之言盡不足信乎其染讖緯間有之何云註經全據緯術也稱三禮自是其誤然不可以一節之短一語之錯而遂訾其生平也墢於宋儒每有駁正爲其特立一學術至使人心陷溺世道衰微即如我輩不爲宋儒所痼矣而尚有迂闊偷惰弱向柔容文尚時動釋老之心道不盡明不盡行皆少飲宋儒毒致之也則爲所痼者更何如故不得已辯之然止論其學術不牽其品行討得失各有在無



苟也且其失亦隱而不發者多矣非爲先儒存厚乃爲我輩立德也請共勉之至承論不蒙詳察亦有故當自昔歐陽修不喜文中子韓魏公在政府從不言及中論每服膺之以爲大臣休休之度如此世固有不喜文中子者矣亦有不喜孟子者矣集見已定急難拔而其人則賢人君子也吾必與之辯觀面分途何益姑置不論而共理國政共爲善事有何不可即如先生見教大學之道不宜訓路曾一批於鄙著又一見於來書墢皆未答非漫不察也以爲此所關者小吾但論其大而小自明朋友相與必毛分縷析處處爭辯恐傷和害大及後



三論四論責以復誠然後不得已詳復之又面質之而先生亦勇於降心以爲合矣如此未答者不一而足顧無概以爲不察而非之也今既承教詳察不敢自廢用竭衰鈍將來札捧讀五六過又將傳序閱五六過反覆沈吟條答如後錯按前修譜者此皆不錄然此正足見先生交友之道所謂忠告而善道之也朱子象山辯論太極幾於五辯相攻觀此何如也錯重修譜乃備入之此後條答數千言茲不具載　馮樞天閱周易傳注完召是見先生行止通身是易矣　衡水劉廷直具門人帖投拜先生見其聰明受之　思聖賢之心純一兢業故中庸曰戒慎恐懼曰慎獨曰齋明論語曰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易曰洗心退藏於密孟子曰操則存書曰欽明二氏則但有虛明而欽齋慎懼之功無之也故二氏心空儒者心實二氏心死儒者心活二氏之心眞如儒者之心齊慄燕超予遂不可混也

習仁作學記欲屏宋儒之學從事三物習中作士論希古道先生喜之　思宋人主敬即主靜故曰主一無適若以小心翼翼爲敬則與主靜判若黑白矣姚江固豪傑之士也旣見朱子之支離何難直追孔孟乃又別出一途以亂聖道則氣運之未返也今天心宜悔禍矣



謂二子曰學者存心惟宜欽敬不可先求自得蓋自得坦蕩乃競業之效驗又曰孔顏之樂即是樂道樂學故曰好不如樂故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若宋人曰知有道而樂之則粗是禪語矣　壽烶侯自西遊來言十四王使人訪先生先生慄然甚聲聞之過情　六月陝西武舉楊勷生來出蔡瑞賓書言十四王聘先生車馬在後使渠先來問訊先生答以老病不能行復瑞賓以字託爲代陳車馬之來務求中止楊慎修脩聖居張潛夫皆有來書先生各復以字各有規勉　冀州劉焞持其兄粹煒字來問學先生答之曰持身莫如敬應事貴

於敬成材務學有用寡過先去自便　思聖人心體毫
不異人祇時時如常人之見大賓承大祭耳若二氏息
念以爲心性則與常人異矣　皐聞書至論詩凱風曲
風皆從先生說誕康成亦罰過自責　思中庸誠字宋
人對私僞說一以槩於二氏以無欲爲至一者身分低
覺人欲難消故云不知誠卽孟子之充實有光輝也故
曰致曲有誠故曰萬善皆備於我矣返身而誠其用功
則尊德性道問學致廣大盡精微極高明道中庸溫故
知新敦厚以崇禮至德凝道則肫肫淵淵浩浩矣是謂
誠矣豈但去私無僞而已哉　九月哭五先生釋服



十月朔如京謂靈皐曰小心翼翼如承大祭如見大賓
之謂敬主一無適主靜非主敬也致曲集義萬善充實
之謂誠眞實無妄實民之誠非吾儒之誠也宋儒解經
之誤在此其學術之誤亦在此先生尊宋儒者不力學
爲聖賢則已如欲力學爲聖賢此不可不辨也　時先
生欲南遷而靈皐爲戴田有事入旗將北居因以其南
方田宅賤先生先生卽以北方田宅易之黃先生將往
江南相宅靈皐寄字與其姪村先生帶回　十五日抵
家　二十日率習仁暨一僕南行　二十二日過衡水
至劉邦司齋觀其日記有志且能與同窗友習禮嘉之

十一月初三日過鄒縣拜孟子廟　初九日過宿州
曰此古睢陽地也南障江淮張許之功大矣拜二忠祠
十七日渡江持敬到江甯自勵一路待人以寬處事
以愼無大過矣入儀鳳門至方宅投靈皐字靈皐姪傳
恭不在其母百川夫人與其弟湡方智來設臺下榻
睹周崑來張曉夫王符躬李正芳身在修程啟生江素
庵翁止園周侶樵劉伊闇張鑰門諸友　諸友皆設筵
相招　觀身在修所造測量天地儀器　翁止園問律
呂先生曰樂惟審音不在計數今律猶古律止園問今
律猶古何以辨雅正曰以辭之邪正歷之貞靡分而律



無二也五音卽喉腭舌齒脣貞婦花語淫女媚聲無兩
樣喉腭舌齒脣則今樂古樂聲郎懸殊而無兩樣宮商
角徵羽可明矣　觀李正芳所著正芳求爲作題辭乃
爲作題曰予到金陵李子師柏持其所著來質斥呂晚
村舉業可爲伊傅之說而以顏先生六藝之學爲宗且
躬親習之可謂瓌然特出之士矣或曰道本也藝末也
如舍本而趨末何予曰是何言也論聖道不準聖經乎
孔子曰執射執御是以射御爲學也子游以弦歌爲學
道是以禮樂爲道也孔門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而有
德行有不違仁是德仁皆在六藝內也以倫常日用言

曰道得倫常於身心曰德心純粹曰仁而所以盡倫常
之實事者則曰藝今以藝爲末務記曰禮樂不斯須去
身大末務而何庸斯須不去乎魯論曰立禮成樂文以
禮樂可謂成人末務而何以成德成人也乎毋乃聖言
誤與　初六日往高淳看田因至甯國靈皐言甯國亦
可居故往觀之甯國太守黃琭圖具帖來請乃往拜之
太守力請入署下榻延登古北樓十八日辭行太守力
留先生曰今歲返省則正初可行老母倚門倚閭之望
不能耐也太守曰吾同鄉年誼不此度歲而回方宅人
將謂我何乃留　劉允恭持門生帖來覲允恭舊日門



生此時從梅定九學數也言定九欲來拜八十八歲不
能行請先生往一晤不然此生不得見矣明日乃同允
恭往會定九定九稱格物之解極是將別定九淒然留
曰吾以先生爲轉氣運之人故使子弟尋瞻且有許事
相商恐老不能再見矣先生曰公孫官翰林於京可以
往來質學也乃辭返署

辛丑六十三歲　康熙六十年

儀功如常自念衰老須敬以直內念此心常存習演道
藝令其有用寬和接人令道有傳　初四日辭行初九
日至方宅　遍拜諸友　聞崑來言顏門守喪辭婚事

臯司有女託崑來擇壻崑來以語顏門顏門以喪峻辭
先生作序贈之謂其喪不奪於人則仁遇財色能斷則
義確不可拔則勇勉之任道以希聖希賢顏生作跋曰
顏門於同儕素稱謹愿然雅有大志時人未之許也恕
谷先生來金陵請業問道者無虛日而顏門與焉大先
生之學追聖軼賢其論道之始卒非好學深思者或痴
於舊說而疑之顏門獨以年少往來寓宅從遊靡倦必
其好之篤而信之專也嗚呼此可以觀顏門之志矣先
生以成就後學爲已任尤樂得人之善而道之顏門辭
婚一節洵人所難能而得之年少爲先生取誠不虛讀



此序許以大節期以進道惓惓然信乎大賢之用心也
因樂聞而系語於其後　十六日詩友皆來話別　十
七日雞鳴卽行諸友來送者皆不及悵悵而返　一路
衝泥濘皆長人先而先生尾之　一路見東省北省
人之橫詐不如江南人之和平恐爲之未艾也　二月
初十日抵莊拜家祠太師母在鄉卽入鄉拜母知三先
生積疏成習中爲之辦銀八兩麥二袋喜之　知十四
王又差潘楊二人來聘不遇而去　先生自南歸皆在
鄉侍養以三先生新婚請太師母來莊不允也　六月
接太師母來莊閏六月太師母病嘆弟姪皆來莊侍疾

七月靈皐書來言其副室南旋嘆長人夫婦作伴同
行最便　先生乃同兄弟朋友議皆曰侍疾左右孝之
小全孫先嗣孝之大且子孫滿前供養遺一孫出不爲
缺人矣太師母亦許之乃遣長人夫婦帶一僕一婢南
行　二十六日太師母去世先生慟絕扶甦　八月十
六日僕回言長人船上大病方宅隨後又使人來言長
人卒於泊頭數日柩至先生哭曰天意不使南也已矣
九月作顯妣馬太君行述又作長子習仁行狀　靈
皐寄長人哀詞至有曰長人承親事師交友毫髮皆在
於禮而行之甚安　十月葬太師母本縣浦令蕭嵩賚

令皆來弔奠，聞學院陳世倌奠博蠡敎官傳二縣士
子仝拜顏先生入文廟鄉賢祠
壬寅六十四歲康熙六十一年
思喪敬為上然肅恬之妻言敬已不敬矣其懼乎易曰
懼以終始其要無咎曰三復之　與三弟札云昨接蠡
阜為習仁哀詞末云易哀為憂而終之以懼惕然感動
易曰懼以終始其要無咎又云內外使知懼中庸不但
言戒愼不覩又言恐懼不聞孔子曰臨事而懼因念夙
昔持敬不如常懼蓋敬猶平持之也恐不徹亦以為敬
柔懼則翕也過寬懼則過不敢不改懼則言行自檢校
三弟高明亦近今所罕然性與懼違以氣質偏伉而又
誤以遺禍不懼為英雄也自茲須常存懼心如鬼呵神
怒以懲夙愆論語又曰君子不憂不懼勇者不懼然君
子不懼孔子有明訓矣內省不疚何懼我輩內省果不
疚乎而敢言也　思五倫皆有朋友之意乃佳君臣如
朋友則堂陛洽父子如朋友則庭幃親兄弟如朋友則
翕合夫婦如朋友則敬別　自省持家嚴急嗃嗃然一
過也須寬以居之人有過短不忘於心一過也須見人
一善而忘其百非　大名府知府吳允謙遣役持聘儀
來請往講學先生以居憂辭不往　唐翰林建中備任

恕谷先生年譜卷五

若求先生所著與之　五月以母不在時思兄弟皆呼
之來莊　七月二十七日行小祥祭　九月有人投刺
曰北臺山人李銓拜已而與馬眾至入晤則李穆菴也
相與論學看大學辨業深以格物之解為是別後寄詩
來稱幸晤　自書座右云薄責人厚治躬所求乎弟所
求乎子惟在反身克己初非難終不易勿曰予知勿曰
子行更須結果收成　十二月大名張珂其門生刺來
拜問學請學禮敎之同習中習士相見禮習射易其字
非玉曰可玉
癸卯六十五歲雍正元年

李恕谷先生年譜　卷五

可玉求立為學課程為之立課云一朔望習禮三日習
琴六日習射八日習書十日習數一每日檢威儀言語
得失一隨時體察世故人情一每日閱論語幾板易幾
板一每日臨臥及早寤必澄心持敬　為長人立嗣以
其同高祖之姪名之曰敬承　命十二宮敬承上學可
玉敎之　七月二十七日行大祥祭　九月朔日行禫
祭禮　白任若至持贄問學書並讀四存編詩云茫茫
墜緒幾千秋大道而今得所由漫向浮文爭巧拔好從
實際問眞謀杏壇德行推顏閔洙水達材在賜求不有
博陵先覺者詞章應供一生休讀大學辨業平書訂詩

恕谷先生年譜卷五

曰遙瞻北斗爾冠裳郝有鑫吾大道光正德厚生追二
帝兵農禮樂勳三王學功振起千秋類治術宏開萬世
昌何日鼓南容北面一時頓解九迴腸先是壬寅歲底
張介石先生同白任若飲張九錫齋酒半解衣脫幘任
若出先生辨業學規張先生讀序畢急正冠整襟北面
再拜曰此聖學也吾門下劉調贊可讀此間二日即寄
贊贊以通除未及覽是歲新正乃披誦再四大夢初醒
不勝喜欲狂夏又得四存編顏先生年譜及先生諸
著伏日讀之嘗數夜不能寐每吹燈遐臥忽思古之為
學何實而有用今之為學何虛而無用與不覺憤然危
坐復思與顏李二先生幸生同時地之相去又不甚遠
苟不操贄請業負此生矣忽躍然離牀獨立如此終夜
不知其幾因賦前二詩遙寄先生以矢願學之誠先生
覽贄詩復閱幾篇二十四歲拍案叫奇遂答詩曰居憂
未舉言無文覽子鴻篇不自禁天地依然成上下孔周
豈遂竟浮沈雄才欲負千秋業高足應登萬仞岑每度
長宵悲墜緒復今收泪付球琳贄自愧德未能進業未
能修今修譜至此愧厲交加矣　馬師母不順先生責
之不伏謂四先生曰彼不順禮宜出但無所歸食之至
死耳　十月朔祭家祠太師母主始祔祠長人主祭畢

恕谷先生年譜卷五

搯歸殯宮以待禫後祔也　劉調贊林敬心來以晚生
帖拜先生次日任若來乃偕之投門生刺先生坐之行
釋菜禮上以孔子位旁設顏先生位告之　贄同敬心
從先生學士相見禮祭禮彈琴挽弓演數分日習之各
立日記省功過　贄同敬心縴周敬承夜讀琴聲聞之
先生甚喜　縴周亦立日記為學作序自艾白力先生
喜之　十一月先生教贄以習學幼儀為主以辨學術
為急武備亦宜知之不必先又曰愼幽獨謹細微習勤
儉　誨贄曰執事專一而又能肆應乃可以言經濟矣
　攜贄如安平弔司訓言厝弓御九王博古誦以智深
勇沈弓遜甫邈至其家其父出會甚恭過深澤晤王濟
光王槐三至無極弔張肆六妻喪為作墓誌銘返里語
贄曰此行如弓遜甫父子之勤王濟光之儉可希哲之
樸張肆六之幹濟王槐三兄弟之文墨皆有可取焉
十二月朔贄入京晤方靈皐塨皐言人有譏先生者先
生曰此他山之石也又言
朝廷謀聘學行兼優者教　皇子中堂徐蝶園冢宰張桐
城擬徵先生已而又謀聘人修明史二公亦擬徵先生
俱子力陳先生老病不能出而止先生謝之贄按宰相
謀徵先生而靈皐以老病阻之時先生年六十五未嘗

恕谷先生年譜卷五

老病也或曰靈皐與先生至厚知先生必不出也然先
生一生志在行道未石隱之流也觀先生祭顏先生文
曰使塨幸則得時而駕舉正學於中天挽斯世於虞夏
即不得志亦必周流汲引使人材蔚起聖道不磨此先
生之志也竊觀靈皐與先生交至厚而學術不相合每
相與辨學先生侃侃正論靈皐無能置詞則託遁詞以
免歿先生歿爲先生作墓誌於先生道德學業一無序
及僅縷陳其與先生及自程先生相交始末巧論諷諭
日以剛主之為信師傳聞余一言而翻然改其意固欲
沒先生之學以自見者此豈能有朋友相關之意乎夫

以抱經世之志如先生負經世之學如先生凡我同人孰不望其一出者張徐二相國謀徵先生此千載一時也乃靈皐一言止之先生亦遂終老林下矣行或使之止或尼之非古今同慨與 閻王太倉尚在京往看之太倉老而詩切囑留明日再一晤因言其聯歲八十求一言以垂不朽先生許之觀其請建儲五摺乃太倉大節也 爲賞買琴劍而返一路隨寄聯之曰再目加明耳加聰心加靈則進矣 臘底新令喬公以叔弟帖來拜餽稻米一石炭百斤下問殷殷略舉蠡事告之

甲辰六十六歲雍正二年



儀功如常每月下書懼以終始 語劉穎生曰吾有大過一知人有妨於仁也須急改之 批習中日記摘小心二字教之 訂易見天下萬象森然在目知明則處可當矣夫子所以云可無大過也 四月尹元甫問曰達者質直好義下人已矣察言觀色何爲者先生曰後儒惟不解此何所以流於腐也程云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是事親須察言觀色也色聽詞聽是臨民須察言觀色也明德親民皆不可以無此 作壽太倉詩二十韻有佐斗心如日擎天鬢已霜之句正謂其請建國本也

與方靈皐書曰聚晤得領誨言撓垢指瘢若洗痾之去體朋友相成其樂何如然素交天下賢豪但求其長以補己短至友人長短不敢輕言一以己學未至不遑治人一以其人氣方盛而暴語之恐損夙好無由取益今以先生之切偲而抑愚之抱罪友朋多矣故於先生亦願少有進竊念先生與王崑繩少年皆從事才子文人非從事聖賢之道大學小學以文而入者故其氣蕩其情浮崑繩識見文章卓有可傳而偶有缺遺或告語之輒叢湧而辯而先生亦有之即如春秋周禮二書尚有當參酌者而不敢盡言也春秋成夙敬贏當稱夫人小君一節明反孔子經文明背左氏之傳明與歷代帝





王國制出於天理人情之自然者相違而先生必依朋傳會偶言及先生並辯今呈拙著學禮生母附廟一則乞先生細考之若以爲是足見先生轉環之勇若終以爲非乞將拙著一一批駁示下則塨無益於先生而先生有益於塨多矣 五月聞瘟疫流行處處傷人年餘不止悚然 讀易嘆文周以上古聖人而其文似從萬世後閱歷一周者眞神聖也且四聖皆同筆妙同透悉世故人情同合天蓋地眞不朽之物也 有放月錢者求習中出名分利習中不應先生嘉之 習中問時有欲心如何先生曰遏欲莫如存理心多一分天理則少一分人欲至於天理爛熟則人欲不作矣 習中送日記求批勉以勸儉仁讓 有遺母喪借櫬者先生曰不必借也助之四斗 六月河水大漲波潰北岸莊不可保鄉人請祭河神先生往祭爲文祝之次日視河傍波南移北岸落淤先生曰東坡言神可感而人難感其信然耶 任若回南先生通寄諸友一詩曰南方諸友近如何瘴雨瘟風此歲多五夜捫心頻自問可能有道起天和 自計本才短德疏不幸當空乏之時遂以渺身肩天下萬世之重其悚懼宜何如也 十二月使人聘鍾金若來教子孫



乙巳六十七歲雍正三年

儀功如常惟衰老益劇以中和衷章聖道急待其人 正月請金若至使子孫從學金若亦攜其子椒來使從學於先生 劉士宜卒家貧糾眾助之葬 二月調贊同任若來因率之同往博野祭顏習齋先生劉古衡即介任若於習齋前投門生刺拜先生 教調贊以齋荷聖道贊自慚庸陋不克如先生願敢不奮勉乎 贊請學易先生日爲講一卦專以孔子之言解文周何其醒切乃朱子曰羲有羲易文有文易孔有孔易誠夢語哉 教諸生書刀法 教贊以筮法 贊與諸生習祭禮

先生教之 贊謀辦金若資酒餽從先生登舟飲先生云順流共飲擊明月贊云登岸高歌御惠風臨行贊親先生以保愛精神專以承先啟後爲孳孳拔引後學再加溫恭和平先生曰子見吾接子有厲容乎正吾之苦衷也去歲子約來日夜引領而竟寂如是以始而思終而望終而絕望故於子之來內苦而外厲也今見子終可與言望以共肩聖道也而敢厲乎言學懽然贊亦悚然拜別 王宗洙讀先生平書訂談經精陳學使以聞於

朝授成都令或曰此亦吾道將行之機先生曰正恐其經



濟才短以致僨耳且其末字云聞教於我者願詳而不知吾之語之未詳也乃贈之以序曰旋乾而轉坤以其時也權安而小濟亦有道焉詭遇而獲禽未必如王良之巧也恐爲人所羞而徒然也 三月評金若日記夙興夜寐省察甚嚴顏先生門下一人也金君子淑新立日記有志於學乃率之釋奠先聖 謂子能曰子身不直聞善言即直日記不成句今成句時文無章法今有章法凡事如此進益聖賢非異人任也子能鍾淑字也 四月如府會顏廣文仲子紹脅癸巳舉人楊賓實門人也言賓實夫人嗜甜果紹脅多購饋之賓實頻嫌曰此中人以所嗜也他日登仕此事可長乎先生曰楊賓實今世道學第一人也吾子不以爲責己而議之亦君子矣 評金若日平書若行一縣有百餘備官有萬餘練兵家皆有食士皆有用游惰去異端靖其庶乎 惲皐聞書至自言聞道晚而躬行獲壇遇多艱惟平旦豪寂自持庶不負先生之教耳又言南方獨顏李之學而與起者有是仲明章見心許聞編孫子房 六月作憂旱詩曰老年炎暑不堪親賣擁閒齋自息神感昨如懷前世事守先猶作徒亡人天高碧漢繁朝宿木落河橋走暮塵熱趙悲歌愁入耳金鼓征戰幾遺民 思人好言

經濟名理者君子也好聞言者庸人也好言人短及何
人陰誣人富貴聲名者小人也　聖裔孔衍㳇以書來
候先生並送其家刻三本　思庸人無事恬放有事張
皇君子無事慄惕有事舒審　八月解春秋春王正月
聖筆也蓋春正月史文也王則夫子之筆也王正月者
周正建子之月見周推正朔行於天下有王也他如禘
樂征伐皆無王也　金若以滂辭館歸留其子淑在此
學先生即命少子習禮孫徹承從淑讀　思顏先生以
天下萬世爲己任卒而寄之我我未見可寄者不得不
寄之書著書豈得已哉　溫太守書來言政暇即使人
來延　語子能曰聖門言道在人情中庸五達道是也
在門德易立人之道仁義是也在禮樂論語君子學道
是也在威儀言詞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是也總一道也
庸德庸言也上之爲性道道之原也聖人罕言之再上
之爲天道非人事也愈罕言之若常言之則流於空虛
矣以空虛爲道則異端矣　十月入府會太守溫公時
公已卒
命賑飢民因問此時賑矣春何以救之先生陳言勸富民
捐粟查歷年各鄉積穀勸與作招米商禁遏糴禁酒禁
賭禁盜　始註春秋　十一月如京拜陳子翊以其齊



查北直水害且開水利爲桑梓計宜有所言也　看方
靈皋鹽皋言將爲先生作釋言先生曰他山之石艮藥
也焉用釋　河南主事李汝樾請延論學深以先生學
爲是尤服膺後集言侯朝宗文涉摩擬汪苕文潔而弱
方靈皋練或傷氣皆不及先生文也　陳子翊書至言
同大學士朱可亭查水利可亭言神交先生者已二十
年特使問水害水利先生答書言一開直沽海口一濬
永定河一挑淀淤一修趙北口洩水橋一分豬龍河至
與水利則有西北治田說諸書可稽也　作寵魏氏傳
氏貧而守節孝事祖姑與姑年饑義不受賑作傳爲之



感慨流涕
丙午六十八歲雍正四年
常儀雖老不敢不勉常功雖不能親學而禮樂射御書
數教即學也心期和平身期莊肅目明聖道不敢旁委
正月註春秋覺經詳而傳略　教子能以謹小務曰
小務有用乃可圖大　思黃蕭甯之謙謹可師龐魏氏
之見利分明可法　謂子能曰宋人解經即有誤處乃
學術之偏非强不知以爲知也惟易經則程朱俱屬强
解春秋胡傳則如南粵人說中原並未北行一步剌剌
鄉談自言自語殊可異也　闢路多蹇者爲之畏天命



情人窮　日有來求者或與以粟或與以穡或食以飯
思年荒人亂天迫當益存其心　三月註春秋前後斷
續離合若見其人若聞其世若親議其善惡治亂興衰
之故而與之往復流連者註之乃覺迎刃而解　四月
安徽巡撫魏君爲書來並託王仲英求先生至其署不
往　八月樞天至評其日記喜其用力有不忘溝壑之
志　註春秋至陽虎謀誅季氏出奔聖人全削之但書
盜竊寶玉大弓得寶玉大弓誠神筆也至文也大義也
註春秋完作春秋傳注序曰塨幼讀詩書三禮雖備
解錯互而雅言日用可以心證惟易與春秋難之後以



孔子易傳詮文周辭十釋八九顧春秋以爲不可解舊
傳云孔子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是游夏之
賢尚不知也而况三傳乎故左氏但記事而不能疏義
公羊穀梁疏其義輒誤而况後儒之望風追影者乎泥
於一字褒貶遂於月日名氏人師等分例樹標而校之
全經一往不合矯之者謂詳略異同俱仍舊史文而褒
貶自寓則但錄史文足矣孔子何以曰作且廿一史歷
代鑑誰謂非書其事而褒貶見也乃至垂暮而喟有所
懼曰聖經不儕在乎如傳載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而
經更曰來盟於師齊楚與齊傳載南蒯以費叛趙稷捘



寶以邯鄲叛經俱削之載范中行伐趙鞅鞅奔晉陽經
改筆曰鞅叛則聖人之筆削史文多矣即仍而用之有
義在即筆削也於是觀其事而成敗升降治亂瞭然如
齊桓定伯數十事爲一事即至定公夾谷之會許以三
百乘從齊以齊曾爲天子之伯則仍齊桓事也而晉伯
之歷久不待言矣觀其文而粲然或一字爲文或一句
爲文或數十句數十節相比相屬爲文而文之或因或
革乎史者錯綜變化鑿鑿然觀其義而予奪褒貶昭
然義即王迹也周禮也天子之事也所謂丘竊取者也
而邵康節謂春秋孔子之刑書亦明矣禮樂征伐自天
子出春秋以前事也非春秋也春秋則自諸侯出自大
夫出陪臣執國命皆貶也故孟子曰春秋無義戰例之
無義朝聘無義會盟皆貶也而彼善於此則褒矣顧習
齋先生謂孔子經濟之書亦明矣義見則天子之義見
改元即位朝聘會盟侵伐放殺昏覲享[illegible]喪葬祭祀蒐
狩興作甲兵賦稅封建縣邑利弊隆替[illegible]然可考孔子
爲東周之具具矣即萬世致太平之法亦有前車矣子
曰見之行事深切著明者此也因備爲傳注以質天下
後世焉　思覽年每日心覺志氣如神身覺莊敬日張
庶不衰弛　九月與樞天論學在叢取與　十月作一



詩以寫近况曰憤樂相尋忘老至教學互長念朋來流
連三古經咸壽悵望千秋意未灰　爲子能講忠恕堂
記曰不忠恕始於適己自便終於忍心害理　謂稚周
曰聖賢天與人歸而聖若無以自存庸愚衆嗤羣怨而
亢謂莫我誰何　王巽聲督學浙江使王仲英來聘先
生看文有人而以先生總裁之先生辭固求既而送聘
金六十兩至辭不受强置之去乃使稚周持銀送還仲
英與以字言決不能往之故
丁未六十九歲雍正五年
常儀如故常功量老力所任爲之勤象政教後學明行

聖道益尊摯不倦心益戒懼氣益和平量益寬大行益
仁厚自勉　二月樞天來互寅日記樞天日記有云李
恕谷包羅一世才毛西河貫串五車晉爲之愧歉勉樞
天力任聖道以副叢望　同樞天埀二子一孫習禮三
度　看刁蒙吉潛室劄記言盡性由於踐形識見逴出
宋儒且敬愼收斂省躬改過之言不絕於筆亦近今之
篤行君子矣　三月南方諸友周崑來李師柏程啟生
各有書來外有白門劉嶼洲山書言大道難闡於宋莫
有正之者今得先生日月在手正五百年運會之期也
所謂日月出而爝火將息者也不知何許人自言伏處



近述卻書古文詞惟留心實學奇之　四月靈皐字來
邀入京先生念老矣天下良友惟皐聞靈皐皐聞之會
不可必矣靈皐尙近向者論學尙未盡言若及今而不
一剖恐留畢生之憾乃入京晤之語之曰庶子爲君尊
母爲夫人春秋有經文禮記有典禮歷代帝王有成規
諸先生勿執胡傳之謬也靈皐曰先生舉儀禮則喪服
傳慈母生母與父及嫡母同三年是可伸追稱小君之
說矣不必用春秋文也先生以其猶護春秋謬傳而但
以追尊夫人小君爲是姑已其言又謂之曰顏先生學
之切實君所素許也但謂宋儒是聖學則天下無是非
並立之理請問其以主靜爲主敬之功是禪宗否其存
誠是思誠否其窮理是俗士之誦讀否以六藝爲末務
粗迹而專講性天背聖學否以致聰明人盡歸無用遂
使神州陸沈王夷甫輩安謝其咎仁人念之垂泣否靈
皐憮然曰願先生急著治平書以爲世法則正學興彼
學退矣錯按靈皐之言遁辭也　靈皐閱恕谷機集曰
兵隨敵變水因地流面貌各成機杼互換必傳之書也
　泰皐出所著釋言剛主曰人心不可謂于安以辯爲
識韓子云動而得謗名亦隨之謗而無名者衆人也名
而無謗者鄉愿也雖然美疢不如惡石謗言彰吾卸慢



矣名則譖君子之過爾因併識前語作釋言　歸訂樞
天喪禮就直　書擬太平策　十月先生自省書曰予
六十九歲之莫矣行道無望矣著述明道目力已竭矣
惟是身心性命可質帝天者自返多有匱闕及今不力
竭一抱憾而卒欲補何由戰兢惕厲列後日省之一類
先生每責我細行不矜如出門即蔑對妻子奴僕不莊
肅其爲敗德多矣戒之戒之一性敏似覺微長而性急
責其大短每與人出語不合輒峻拒室人有過疾詈時
有耄年不能和敬之一端也力改之一　樊遲憂習之妨
仁深有體會予妄恃知人然知之不覺有冷心此非智
之過乃吾萬物一體之仁未純至也不仁則根本蹶矣
尙附名教耶勉之勉之贊按先生德成學至猶痛自刻
責耄年不倦如此吾輩初學可少自寬與錯按論語言
學錯知以成仁先生慮智之妨仁何也蓋論語所言治
天下國家之道也先生所慮居鄉黨之道也鄉黨間非
族親友朋則鄉鄰也拒之不可遠之不能惟有感化之
包容之而已先生以有冷心自斠是即其萬物一體之
仁肫肫乎有不容自已者乎　聞子能入泮　十二月
思書分凶人吉人堯允恭克讓文王徽柔懿恭孔子溫
良恭儉讓吉人也翟子孟如芒刺著人鬬雲長護前君



子而凶者也小人之凶又何待言　黎長舉自河西走
四千餘里來謁先生曰年已五十再不從先生學恐虛
度一生矣乃擇日行釋菜禮拜先生入學先生爲釋菜
文曰自孔夫子後而唐虞之六府三事三代之四術三
物杳逈之四教半存半亡於天下幾二千年矣習齋先
生崛起而表章之直傳周孔塨孱弱無能爲役而粗解
其顛末於是推明顏先生學以告當世海內之有學問
者或信或疑亦卒寂寂然謂今世有顏李之學遠宗周
孔也者即來執經下問者亦不乏其人然求其凝於心
行於身實可經濟於天下者鮮見豈無德之躬不足以
振起之耶恕恕焉塨亦遂六十有九矣德化有黎生宋
蒨者少著秦書程朱陸王家言既而聞塨入秦自鎭原
來歸後學習道伊時甚期許之切劘其長短及別去幾
二十年不知其所在乃蒨則日夜不忘欲來相從而適
能文筆嗣刑名錢穀在仕者爭致幕下屢爲人牽不得
前今歲奮然決曰吾行年已五十再不從師以定我學
不虛生一世乎於是呼從覓騎自河西浙秦晉北邊行
四千餘里度四十五日辭紛華之宦場入寂寞之鄉鄙
師之野長跪稱弟子來嚴立作聖課程以矢有成斯不
亦奇尤也乎乃備酒饌菜敬行釋菜之禮惟求我先聖



先師與護王之大成俾神聖持世之道從此不墜其所
關者不在一人一時已也　糾鄉人聘樞天明歲來敎
能教子弟　是舉論西事須自肅州而布隆吉而哈密
而巴里坤而土魯番聯絡多設衞所以遏準旺之穴又
上計則撤兵守邊不必疲中國以事無用也

戊申七十歲雍正六年

一歲常儀功元旦祀五祀家祠皆以牲體祀馬外祖行
位以其無後也拜孔子及顏先生清明七月十五十月
朔祭家祠嘉平二十四日祭竈皆齋戒小齋一日大齋
二日戒一日齋戒飮酒不至醉食肉不茹葷不弔喪不
問疾不與妻妾同庭不與穢惡不刑人遷坐不會客惟
齊心思所祭者朔望拜獻家祠五祀令子孫分班應之
獻畢行家禮每日晨起揖先聖先師禮樂射御書數選
其事肄習之經濟有問者答之聖道經學有問者答之
致力以寬以和日譜日一圈或時下圈以黑白別心存
亡失言黑左失行黑右過愆黑上慾心黑下　接樞天
至率習禮拜樞天入學　至博野會博野令趙公其署
中藥孝廉惟一出見持日記求評則閱習齋之學而異
起者也　看秦邊紀略知家甘肅必宜重守而玉門關
宜復所以斷西北之往來也慨明之棄河套而守榆林

不知東勝受降之既要葉發余子俟王瑣得葬社稷何
如也　張頤門書至言願表章顏先生之學望聖道之
明行其素志也今帶銀二兩倩人鈔先生諸書將刊行
　易州李通率其子基來拜從遊　二月率長舉之楷
村致祭習齋先生　惲皋聞寄書至並孫應榴子房日
記一本先生覽其日記自癸卯年三十歲聞皋聞言服
膺遙拜先生爲師立日記省過甚嚴且分日習六藝先
生甚喜曰習齋之道南矣遙答拜之錯訂修年譜至此
因於行篋中檢其寄來日記閱之其自敘二十後習靜
坐功與友人是仲明爲程朱之學見皋聞先生始知靜
坐近禪亦以恕谷後集大學辨業習齋年譜諸書始而
疑後漸服闕至感慨處不覺淚下即擬北上拜謁因斧
資不給乃北向遙拜先生爲師拜訖隨成一律曰恕谷
傳人禮樂先諱令斯道久云捐怡逢小子三旬歲遙拜
先生萬古賢禮以範身卑法地業須育德俾如天規模
志定時時省桃李青春好著鞭於是立日記學先生之
學焉既而讀先生題王崑繩省身錄一則慨然曰數載
景仰未得遂願見先生之志今以斯言自省庶幾如見
也與乃逐句分註之日記訂爲自省之要自省心存密
否密則日記書一直書丨否則書一斜畫乂且以逆之

恕谷先生年譜卷五

大小別存否之久暫自省視聽言動中禮否中禮則書
方口否則書馬眼○亦以大小別中否之輕重自省時
覺有進否進則書一圈○否則書一黑子●亦以其大
小別進否之分數禮樂諸藝每朔望兩考有加則書環
○間斷則書缺○亦以大小別加損之多寡天理所悟
人情所照經濟所閱歷或日新或仍舊夜寐而寤能一
一自省則晨起書一大紅圈○昏忘不省則書一大黑
子●每月朔設案南窗下省一月之記某畫幾某畫幾
記過之多少跪而自訟其自治之嚴省過之密如此一
日與某友論學某曰靜坐甚得力子房曰靜坐非是自

古聖賢惟一敬若有一欲靜之念便是不敬矣且三省
四勿敬恕皆在事上言一部四書未嘗有一語教人靜
坐也某友論先生以鄉三物爲格物之物非是朱子解
物即事也何等渾融子房曰三物之六德統而言之一
仁也即天命之性也六行統而言之一孝也即率性之
道也六藝統而言之一禮也即修道之教也大學立教
向有當在此三物外者乎某又言即物窮理如侍疾則
格藥餌出行則格行李之類子房曰此隨時隨事之功
豈十五入大學所格之物乎其見道之確信道之篤又
如此按皋聞先生癸丑來書曰子房本世家子幼而孤

恕谷先生年譜卷五

苦刻志勵行聞顏李兩先生之學慨然悅慕信於心者
於身南方之士未有篤信好學如斯人者鄉居不時見
見輒以所學質必有進益去秋鶴自江西歸來會兩次
既久不見忽聞其無疾逝矣惜哉錯採其日記附錄於
此庶弗使無傳焉而又惜其日記僅四月餘者爲學數
年其進德體道之功可傳者必多矣而所見僅此也
三月葉惟一來拜贄以詩有句云罰氣鍾靈開智勇狂
瀾倖割善疏排　思老當益壯　思好規人過亦屬氣
量之淺朋友盍勸善多於規過　思詩曰雖有兄弟不
如友生常人之處父母兄弟密不如妻親不如子投合
不如友朋熱中不如君若聖賢孰能孝友之盡乎　六
月先生之妻馬氏卒謂習中曰此子之出而不去者汝
等不以母禮葬之亦可從厚以母禮葬之亦可也　八
月王顧文來拜從遊教以孝弟之道　語長舉以顧諟
明命之功曰吾子留意於顧諟明命可謂探本者然爲
之有道每日夙興即爲所當爲之事作何事即存心於
何事接何人即存心於何人事竣人去反顧此心湛然
在內一切聲色貨利毫不繫於懷旋而治事接人又如
之所謂終日乾乾也所謂執事敬也不可效宋人白日
靜坐以食二氏遺毒也若欲靜坐則向晦未臥雞鳴未

恕谷先生年譜卷五

起除省察前日所爲得失今日所爲興除外被衣直坐
收攝天君片時亦可然主敬非主靜所謂夕惕若也總
之皆顧諟天之明命也明命者命吾之心也命吾心之
仁義禮智也若馳思天地未朕兆之先及天地氤氳生
物之始以爲顧諟則誤矣前功既熟則耳聰目明心思
睿智世故人情迎刃而解其效可以自考也焉極天日
存養之功自宋儒以來捉風捕影得先生教乃足踏實
地直接聖傳矣　十月朔致祭家祠畢因暈倒遂病類
中風自此病三月夜不寐著天道偶測一書

己酉七十一歲雍正七年

擇病中所能爲者爲之　日記每月下書小心翼翼懼
以終始以自勉　調贊攝冀州趙本中來本中執贄先
生辭贄代求先生許之　白任若偕衡水杜謙牧來執
贄學禮　二月武城劉學山同王顧文來學山問禮樂
答之順文問經濟及籍鈐先生曰籍鈐非老夫所知子
少年文士去之遲庭非所問也即經濟亦無賺聖學先
自治而後治人吾子有身且操存以養心非禮勿視聽
言動以檢身吾子有家須溫凊定省以事親一[illegible]周護
以友愛兄弟夙興夜寐一身一家之經濟畢善焉而後
講及人可也請姑俟以觀　贊問律呂及歌法先生答

恕谷先生年譜卷五

之　贊同諸友請禮先生觀之　四月修道傳祠成命
贊作記曰祠曰道傳取諸韓子之言也韓子原道曰儒
者仁義之道其文易詩書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人四
民其行五倫非異端老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禹湯
文武周公孔孟孟子之後不得其傳焉今博野顏習齋
先生挺生二千年以下得不傳之緒重明舜禹之九功
周公之三物孔門之四教深考力行以詔斯人誠堯舜
以來所傳正路非世之依傍儒迹而竄入異端者也習
齋沒恕谷先生奉其遺命題其齋曰習齋學舍立習齋
神位春秋仲月上辛率同人致祭而講習其中歷廿餘

年不廢但日久學舍漸圮其子姓遺殿歲蕩其舍之前牛四方同人至者不能容難以周旋駿奔恕谷先生謀於所居東莊別建習齋祠堂從遊之士爭來佽助不日磚木具垤墍積乃爲正堂三間中堂供習齋先生位而左右將爲陳設禮樂諸器及顏李所著書版同門焉辰等公請於先生曰左右堂不可但盛物也習齋除精甫梁魏一再遊論學餘無及者其後推明術釋廣布四方聞風而起者接踵實先生功而先生又集六藝成法爲書舉居敬於主靜別存誠於質民又傳註易詩春秋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以習齋之說印證聖經如合符節後



學乃有所持循不入旁岐而益信習齋之學一本聖經非臆創者王崑繩作習齋傳謂傳其學者李孝慤先生之子一人誠非誣也辰等擬將先生遠道圖懸之東堂同人春秋祭習齋先生訖同之東堂拜先生而瞻企焉不亦可乎先生力辭又以公義請乃許之又請曰習齋之學一傳而得先生再傳而得惲皋聞皋聞之北來也盡棄其學而從先生學習齋之學其別詩曰三年依謝得吾師聖道源流厲獲知千古有人插世業半生從此定心期則其自任聞道也審矣南居日以顏李之學告人今天下無慮日中津津顏李之學者王崑繩惲皋聞二先生之倡明居多如常州孫應榴戊申寄其日記至潘拜先生爲師記載省躬改過修德習藝之功甚密力肩聖道而曰聞之皋聞則皋聞傳道之功偉矣於西堂立一生位而景仰之不爲過也先生亦許之乃又議於習齋神位前傍設王崑繩先生神位配享丞於道中諸子可積入者事後論定則後人之責也贊自癸卯得聞顏先生之道來從恕谷先生學不揣愚弱思承餘緒以廣其傳而未能也今己酉夏祠堂告成因謝其原委而爲之記　先生又自爲東堂記曰歲之己而從遊諸子共鳩分貲築子東莊之東墅爲道傳祠正堂三間各間



以序中間安顏習齋先生神位而間立惲子皋聞生位而以東間懸予遠道圖令予坐臥其中予不能卻也晨興輒扶杖緩步至習齋位前一揖並揖崑繩排又門而坐弟子請業者以次應倦則闔門少息床歌先王之澤起則開窗遠望長苗盈疇茂樹連霄花香鳥語爭奇獻好右眺郎峯蒼翠如壁左浴恆水風紋縠縠可愛雖手痺足痿步履艱澀而頓忘沈痾之在體也方靈皋嘗謂我曰吾每出城見墳園看守人持陳倉米飯飼假憩長林豐草間心竊羨之使我得讀書其地一二年可以樂而忘歸而不能也然則吾之貧耄陋況不敢陳於王公大人也而以之誇吾鹽臯不亦可乎　贊問律呂及歌法先生告之　贊同諸生習禮先生觀之　六月訂擬太平策覺一生總結是此書　病減偶成詩曰假息匡林午睡餘起躡尋足自如如賢愚不必縈懷抱勸惰何妨任婢奴綴藻梁間乘日畫栽花砌側荷雲鋤殘年喜得沈痾減或者天心尚起予　每夜必起坐以左足倚



痛浮腫未除也　七月思擬天愚而固長畢愚而謬子能愚而欲求其不愚者其劉用可乎道味深世祿淺則庶幾矣贊常自恨愚昧乃蒙先生許以不愚愧矣哉道味深世祿淺敢不勉事斯語乎　馮樞天來問疾言田生有志聖道先生曰善哉然而不易也志道須離俗忿勿恥惡衣食須勉行孝弟忠信見利思義見害不避學習詩書六藝斯亦今之拔出羣類者矣樞天曰喜其聞道能解先生曰解易行難懋哉　九月上辛日以顏先生祠堂成先生率門人致祭祭期不以二仲而以二季者以楊村神主尚有族人及博野門人守之不敢侵用其日也　十月譬田觀察使黃成憲謁先生獨善閉戶論謂孟子閉戶之言別有取爾孔孟之心視天下皆同室學孔孟而鄉鄰天下則名敎之罪人矣先生曰若如公言則論語惟曰用之則行孟子惟曰可仕則仕而舍

之則藏可止則止皆宜刊也乃作獨善閉戶論辨之　十一月高陽張海旭爲其兄昆崖來求先生作左傳評林序已而持左傳評林來求訂先生許之　十二月總督唐公執玉使布政王公謩以書幣來求先生作畿輔通志先生以老病辭　作孫節婦傳

庚戌七十二歲　雍正八年

正月布政王公又以書幣价邑令喬公來聘先生具書陳作志之略曰竊惟志書之修所以紀山川形勢歷代沿革風土捐長政事利弊以爲守土子民計此州縣之志所以與廿一史禮樂志兵刑志同爲鄭重也後世多



不解此而歷數十年以修但增詩文數首節孝數人而已不知詩文之載乃文集之事節孝之登乃史書之事輿志之正體無涉也如畿輔通志關係最大者一曰北邊二曰西山三曰水田北邊則東自山海關起西行若干里爲某口又西行若干里爲某峪古時何人在此山入何計在此戰守遼西至居庸宣府轉而南則爲西山若干里至紫荊若干里至倒馬古者何人從出入何人計戰守前朝防駐兵將若干今現在駐劄若干以南接於太行使山河形勢瞭然在目拒守機宜如掌上觀紋若大明一統志廣輿記等目滿城有某山某水易州有某山某水而山不計其起訖水不載其源流遂使一山分峯之名則爲數十山源頭水尾絕無關係之乾流盡登載上徒亂人視聽亦何爲乎若夫水田則必通查古人溝渠如西門豹虞集所開者名何渠在何地今尚有水與否可興可廢廣西北之糧省東南之運乃有用之事也凡此皆宜廣收古書如廿一史水經注元和郡縣志天下山川形勢諸書禹貢地輿考廿一史地輿考以及日下舊聞等碎書皆羅列案上以備查考又選一有學問者使馳驛北邊西山以及腹內諸形勢一一按臆詳記方可下筆則非無據之空言也此豈墾之老病所

能任者所以萬難自諉者也然愈垂注之德意不能已故少陳其愚惟老公祖酌之　二月詔調贊主莊敎其季子習禮兼理道傳祠事因撫冀州趙本中族孫述舜同來讀書　詔調贊曰古者行禮必奏樂上辛之祭可缺樂乎今子能琴解歌吹其司之贊奉命撰道傳祠樂章先升歌三終第一解聖道昌明第二解治法醕備第三解樂天安命以琴和歌次笙入三終第一奏黃鐘正宮第二奏大呂變宮第三奏林鐘清宮以笙笛吹之次合樂三終第一闋迎神引第二闋饗神曲第三闋送神歌以笙笛和歌鼓板節之撰成進之先生先生曰可訂之　觀察使黃世發懸匾通傳祠曰周孔正傳　三月上辛先生率門人致祭顏先生用樂命調贊司琴歌趙本中吹笛劉述舜鼓笙爲文曰我先生以禮樂立敎直紹周孔然禮固實體於冠婚喪祭而樂則失傳已久及埰在浙問律呂於毛河右歸而撰勺舞先生顧而樂之乃先生沒後威縣有劉調贊者來學於埰能心解禮樂之義能琴解歌吹今東莊祠堂告成續修春祀敬撰侑神樂章以安我師心尊我師道想神聽之喜可知也庶來格歆歆乎　先生曰春秋如王孫賈祝鮀亦能禮樂兵農之事而無誠正修身之功故流於雜霸宋儒講誠



正修身之道而闕禮樂兵農之事故入於空虛可知德行道藝偏廢不可也　六月喬公又持王公書幣來堅求作通志總裁辭不得先生言老病不耐暑期以秋　七月喬公遣車來迎先生入保定府蓮花池館內修通志王公又以書來聘益豁先生及調贊與鍾子能分纂贊以道傳祠事辭益豁子能陪先生往　先生作畿輔通志凡例云一畿輔舊無通志明宏治間命大學士李賢等纂修一統志彙十三省通志而芟潤之冠以兩京僅存梗槩萬歷二百年未有增修缺佚甚夥迄我　朝康熙十一年

詔允閣臣請命各省分輯通志而畿輔獨後之至二十一年壬戌告成彼時卽以　宮闕非臣民所敢志部院皆機務攸司壇壝庾帑悉關大經應於

大清一統志詳載之故通志中僅列內外城門及天官等署於卷首以明神州地在日邊發伺義先天下也今倣其義仍之一分野本之周語分星本之周禮保章氏鄭康成註周禮曰今其書亡惟大界可言至漢成帝時劉向造分野說班固取之入地理志唐一行等宗之然各有不同先儒每有駁言且占驗不合前儒又歷紀之似宜置之不載但天道廣大難以臆定而術數家專持一



說亦時有中故今仍照舊志登入不敢自用自專也一建置卽有沿革二例難判倘不合者必有疊複河南通志及明一統志俱作一門良是茲從之一疆域歷代鑿出如順天之涿州爲古范陽定興亦曰范陽山東之青州曰古渤海河間亦曰渤海正定之定州曰古中山保定之唐縣亦曰中山其間人物彼此互書最難分析如張華見於涿志又見於保志於是走督亢之荒陂探茂先之故里於涿得張華村其爲涿人也確矣他皆類是一山必取其有關形勢水必擇其有關利害者乃登若撮爾小峰無所障衞時流時涸雨集溝洽及語怪語神專爲梵宮琳宇所占據而於無關實用者不錄一兵制詳考某處武弁何官防兵幾何以見我　朝之有嚴有翼備禦者當也若前朝舊所制已更擬有備屯糧徵員粲所不載一八郡各有倉廒不煩專書故於公署附見之一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各州縣壇廟制定祭祀無違弗同詳記其儀恐複故止書祠廟所在下次以先賢等廟如漢壽亭侯廟王文仲廟之類古人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祀於社者也故以類附若寺觀菴院無關祀典今附於古蹟後以備都人士遊覽之一助也一畿輔丁地舊制原分兩項迄雍正三年總督李維鈞題請將丁銀

攤入地畝故田賦徵收從有差分今照新制一一詳載一鹽課爲國課攸關民生資用故於各州縣下詳附行鹽引數一水利最大王政宜先近奉

皇上睿慮特設官職開北直水利以厚民生謹一一考之列於册一職官自督撫而下皆臨民蒞政者也自宜通列乃位卑員衆書不勝書茲倣河南例斷自知府以上重方面也司儲關權雖皆部使不預民事槩未列也一選舉以科貢爲重凡會試得雋者槩不得還其鄉試得雋者試錄難稽未免挂漏至例貢例監不乏俊乂若號曰選舉則未也一名宦之志入實實錄事戒阿好近志幾乎有宦皆名無廳非實矣茲擇其有實致可祀者錄之以垂勸而示法也一志爲史材人物宜重然不得宏攬畢登茲必擇其治功德業卓然可傳者以次編纂至於方技仙釋雖其道不可以經世其學不可以範後而卽其一節登峰造極較然不欺則亦日珥本瘼物怪人妖異氣所鍾也故附於人物後以見天下事有常必有變者固如是一孝子節婦盈千滿百是騶虞麟鳳而歸冒舉舞矣選而擇之疑傷厚道今

皇上令天下郡邑皆立忠孝節義祠地方申詳部院奏聞入祠建坊甚盛典也故登節孝必以曾列旌表者爲主



弗敢濫也　八月以病辭同調理　威縣田如龍葬其來拜門學　九月上辛祭習齋先生　王公又以車來迎並以帖來邀調贊同往分纂　十月冀張李杜文長至府執贄　先生作畿輔形勢論曰嘗讀禹貢而嘆聖人之觀察精也禹貢隨山自雍入冀而曰太行恆山至於碣石入於海則一語而畿輔形勢如畫圖矣孔安國作傳尙無謬孔穎達疏則誤解之曰山旁之水皆入海山不入海也夫經文明曰山入於海蓋卽海外之山如蓬萊方丈可望而不可卽者其餘氣也故太史公心知其意而作天官書曰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

尾役於勃碣宋朱元晦曰冀州燕山天下第一形勢也
華峙於左右黃河繞於前自華而嵩為前案淮南諸
山為第二案江南諸山及五嶺為三四案明劉侗曰幽
冀阻三面而臨一面據東北之壯以食西南之腴供西
南之腴以養東北之壯故建都者汴洛不如秦秦不如
燕蓋汴四衝洛險小必須天下之力守之秦則守在西
關如高屋建瓴而西北山不繫亙不可守故唐時有回
紇土蕃之變燕則背倚雄嶺如列屏如負扆面左肩為
薊遼長白右肩為宣大三關誠居重馭輕之地故自古
黃帝即都涿鹿迄後金元或為大都或為中都尚非正



都明永樂都之而仍稱行在惟我
皇朝入關一統即定鼎於此熙熙皞皞中甯外順幅幀萬
里真為天造地設以鞏固
皇圖也明矣然聚重則肩背須厚今京北則四十八家旋
而拱之効順聽旨僦寒則賑之援之調遣則隨方用之
勢如指臂東則永平為內地遼東為盛京西則宣府革
衛為州縣大同之北立歸化城皆有重兵屯守肩背可
謂厚矣又按史記漢書自河套以東開元以西一二千
里即古所謂山監也土沃地美可種五穀長人民若蒙
如
仁皇帝之修築河套民種植以厚其生又召通儒訓教以明
人倫長其恩愛而立之官而屯之兵真畿輔一道同風
則肩背愈厚而萬世於以永固矣　十一月又以病回
里　十二月作楊仁甫傳　開營田觀察使黃憲卒於
定州乃為作傳

辛亥七十三歲　雍正九年

正月布政王公又以書幣來請先生臥病不能行將所
修通志稿封還其書命調贄王府堅辭之　衡水杜友
三兄弟屢求為先人作世德記乃為作之　刻擬太平
策



壬子七十四歲　雍正十年

是歲先生以病不能理事惟存心養性以終餘年　慨
斯道之復墜也作永言賦曰老冉冉今已邁兮恐斯文
之餘亡莫用違隔天涯兮來者又未可逆覩上帝降鑒
而匪遙兮祇周情孔思其抱將　訂調贄所纂冠禮士
相見禮儀注　思生平同學師友作懷舊詩曰憑詩引
兒發中叟有我步趨負郭顏（從顏習齋先生為聖學）走馬平坡聲
捷蟲（同郭子固習射）嗚鼓城側滿分開（同遊之習射）毛精序作風雅
列生（從王名石先生學兼書）汾上遺傳房杜班（從王五公先生學琴）幽劊肥
擬孔氏驛（同王崑繩論聖道）錢塘貫串禹碑山（同王草堂論經書）作
思聖詩曰靜仁動知兩無窮何事營營百歲中花綻水
流時自適古今衆壽首尼翁　先生抑病之將不起也
乃自作墓志曰李子李孝愨先生之長子也名塨當求
仁不能期勉於恕因以恕谷名其鄉而為號焉孝愨四
十後元配馬太君有順德而未立子乃聘易州馬指揮
公女為繼生李子時力為聖賢學教孝弟主忠信崇禮
義廉恥讀論孟學庸以授李子同時有顏習齋先生者
崛起近與祁州刁包遠與上蔡張沐辨學謂世儒蹈講
性天非孔子不可得聞之教法也且禮樂兵農聖門經
世之撰皆廢失何以學成致用乃易靜坐入定以習恭



內而敬直外而九容交攝讀書猶漢唐訓詁遺習惟擇
經史有用書讀之餘不盡究以黜玩物喪志也嚴課孝
弟謹信冠婚喪祭務遵古禮日稽禮樂兵農之尤宜今
古者而偕六藝以教來學於是李子從之學禮於習齋
學琴於張而素射騎則學於趙思光郭金城書則學於
王五公彭通數則學於劉見田後又學律呂於毛河右
其於明德則立日譜逐時記身心言行得失勉改至老
老愈追念家學欲然自歉嘗過未能其於親民則與習
齋皆有教養之具每夜分不寐有所得則錄之備忘
編學政平書訂閱史郄視然惟恐草野之見無當也七
十病後依周禮約入擬太平策李子性謹畏時或有更
出門輒悚然曰我何人斯而人肩之坐必躬以謝肩夫
惟恐虛名過情李安溪王太倉相國皆擬薦於
當宁李子懼甚力辭謝有來問學者亦吶吶然不輕濟嚴
於取與少年試一等當補廩貲有書公隨規曰是以賄
進也辭不補十四王在西陲使人兩次千金延聘避如
江東康熙庚午三十二歲中順天鄉試迄戊戌年六十
選通州學正八月到任時京師浩門衆疾李子亦有中
癱之意不能理事於十月告病歸里調攝少年前在都
徐少宰秉義吳都憲涵為刻大學辨業學規纂至是同



人為刻論語學庸傳注及傳注問又刻易經傳注學禮
小學稽業門人又刻恕谷後集毛河右開雕李氏學樂
錄於浙居雍正六年年七十又中前病病乃絮絮譽淺
而制委分乘化焉期百祀芒昧後學爰述斯志

癸丑七十五歲　雍正十一年

正月初一日先生病彌留　一絕云情識劫年運足傷
北邙山下月生光九京若遇賢師友為識滔滔可易方
午時卒　及門以獻歲未得侍疾聞訃次第來哭至雍
正十三年十月會葬調贊製帳劃牲與及門武城劉天
植棗強李柱衡水杜謙益博野劉貫一鍾淑等執喪紳
士陳大章鍾鍈白宗伊田如龍等百餘人共奠焉辰為
文曰嗚呼先生逝矣奄忽三年矣今將安厝曾原親友
及門製韓哀奠囑文於辰不禁嗚咽百拜揮涕為誄曰
嗚呼唐虞三代不復見於後世乎天胡為而生先生耶
唐虞三代將復見於後世乎何先生抱明德親民之具
遂溘然長逝耶嗚呼慟哉先生幼承孝慤先生家學以
正直忠孝為本既冠從習齋先生遊得周孔久湮之墜
緒以三事三物四術四教為傳習慨然欲見之斯世心
性則敬畏清明日三復小心翼翼及清明在躬一語既
如臨深履薄復如海闊天高躬修則齋九容嚴四勿恭

而和勤而敏大業克敦小物不廢每五漏盈起終身弗懈一日倦臥曰安肆日偷可乎悚然起留日譜記身心言行得失時有所省刻有所厲與顏習齋王法乾惲皋聞劉調贊及侯等五勸勸懲嚴密片善纖過無少假凡冠婚喪祭燕與相見諸禮準古酌今隨時習行持家甚嚴而孝慈友恭胥盡其道居室甚儉而周急濟難傾囊不吝且著體易道作事刻刻變化而有典常問學時躬蒞習齋商榷學術治道每至夜分不怠嘗學琴於張函白學射御於趙錫之郭子固學書於王五公彭雪翁學數於劉見田後如祈學樂於毛河右凡海內道學才傳通儒技勇藝術文士皆委曲納交以悉得其所長至於表前聖旣晦之旨辨後儒似是之非平心以剖易氣而析質言聖經言道已盡出乎此非異端則支離故所著大學辨業聖經學規小學稽業聖學成法皆以六經爲證據又爲諸經傳注及學六藝等錄雖詩古文辭片牘變語無非昌明聖道可以質見之身世者而經濟之具則在閱史郄視平書訂擬太平策及郊社禘祫宗廟田賦等考辨悉依諸經典參以時宜洵純王之政致治之法也嘗佐政桐鄉闢城皆確有治績後爲楊慎修敦請如富平吏民悅服風俗煥然改觀先生每念及民物



輒憂惆泣下故禮樂兵農工虞水火及天文地理諸學皆日夜究心焉且守甚嚴雖一介不妄取有納賄求關說者毅拒之公卿折節前席惟談論道德而勢位赫奕漠然無所動於中王侯下聘引疾固辭王相國李中丞素果亭李在中諸賢達虛左以待皆弗往部檄選縣令以母老改任通州學正未幾告病歸日夜以承先啟後爲蔬菽執贄來學者皆殷勤提誨因材造就咸欲躋之聖域故聞風者爭自淬礪千百里外多遙拜而私淑焉所謂篤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者舍先生其誰也從來稱道學者不諳經術能幹濟者不究身心先生兼綜條貫一源共委於先聖明親至善之道備體諸身如有用者舉而措之耳乃竟齎志以沒也嗚呼慟哉先生往矣蒼生無望矣門下小子無所依倣矣海內後進無所瞻仰矣慟哉嗚呼惟願先生在天之靈左右上帝俾斯道大行斯民蒙福庶生前未遂之心亦可以少慰矣凡我同人其何以無負先生而共挽斯文於不墜乎慟哉嗚呼麗牲酹酒瓣香敬奠先生之神尙彷彿而容與嗚呼哀哉尙饗　又公上私謚曰先生道傳前聖學開後儒理應有謚謹按謚法勤學好問道德博聞曰文先生兼之慈惠愛民經天緯地曰文先生尤焉敬上謚曰



文子先生　初八日葬於曹家蕞村東北祖兆調贊與及門諸子送葬慟哭失聲葬返從考子習中習禮行虞祭禮相向哭盡哀　請先生神碑入道傳祠配享顏先生　惲皐聞自江南聞先生歿向北大哭作李恕谷先生傳　乾隆元年丙辰冬調贊續修先生年譜

恕谷先生年譜卷五終

# 李恕谷年譜書後

趙烈文

李恕谷年譜五卷其門人馮辰劉調贊所纂顏李之學蓋懲明季諸儒空虛思矯其弊遂至詆譏洛閩初心亦謂末流乃不能無門戶之見宋儒主靜之近於禪灼然無疑但近禪者未止主靜一端太極先天之出於道亦有據依而其言尤不足爲宋儒病蓋道之流行本無畛域即以二氏爲非但可就其非者而非之不必幷其所得之道而斥之也若指摘其誦讀章句則生乎後世舍此何自而聞道且顏李之學學能外是乎禮樂兵農誠爲實學安見宋儒之不講解誦習而遽薄之乎大氐顏李生於北方讀短而力長行優而知絀誠一批豪傑之士而謂使入聖域似未能然至末年與宋儒爭道統則村夫子氣象矣甚至便辭不亦侈乎宋儒自釋氏出而力闢釋氏顏李自宋儒出而力詆宋儒皆門戶之見也故釋氏之學先除我見過遊悟了方向擧邊行履深哉

錄自光緒三年七月十一日日記

# 尹健餘先生年譜

附錄

呂熾編次

方苞閱定

## 尹健餘先生年譜序

吾師少宰博陵公既卒之明年。公子嘉銓。以公年譜草藁。屬熾編校。熾讀之。喟然而歎。恍然如見公之生平。夫自古名臣碩儒。立德立功。炳耀史册者多矣。然稱循吏者學問不必醇。列儒林者。勳業不必著。惟公既兼有衆美。而其孝思尤至。蓋太夫人天下賢母也。公受兩朝特達之知。服官二十餘年。由曹司歷典大郡。擢巡撫。入爲九卿。所居民樂。所去民思。治行爲天下第一。凡所以宣上德意。勸求民隱者。無不推本於慈訓。荆襄揚豫。並建賢母祠。天子聞而嘉之。公請終養後。特以御詩宸翰就賜其家。大哉聖人以孝治天下。而公能立身行道以顯其親。使凡爲臣與子者。皆有所勸。是誠有裨於人倫世教者也。公生長北方。少聞習齋夏峯諸先生之教澤。中年志益篤。發益粹。儒先義蘊。無所不貫。而一以朱子爲宗。年近六十。奉太夫人遺命。謁望溪先生之廬而講業焉。此尤近古士大夫中所僅見者。記所云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者。其公之謂乎。他若義田義倉義學之爲惠於鄉閭。不一而足。從親志也。至今過其地。多爲之阻誦。熾辱公教最久。自媿學殖短淺。不足窺見奧美。編校既畢。謹書數言以志追慕。

乾隆十四年孟夏月受業門人呂熾謹序



## 道南祠傳

先生姓尹氏。諱會一。字元孚。號健餘。先世山西洪洞人。後遷保定之博野。凡十二傳而至先生。先生之父諱公舜。以先生貴。三世俱贈河南巡撫。先生生三歲而贈公卒。五歲。太夫人授以論語諸書。太夫人姓李氏。有婦德。貞節撫孤。海內皆稱賢母云。先生登雍正甲辰進士。歷吏部考功員外郎。出守襄陽。五年移刺揚州。二年擢兩淮鹽運使。今上即位。使督理兩淮鹽政。加僉都御史。踰年超遷河南巡撫。三年入補副都御史。陳情歸養。侍養五年。而太夫人卒。乾隆十一年二月。先生服未闋。而天子即授爲工部侍郎。是年十月免喪。始之任。旋提督江蘇學政。十三年夏。陟少宰。以勞瘁卒。年五十有八。前後居官凡二十年。大都廉以繩身。勤以供職。寬以接下。所歷運使鹽政。皆世人所視爲善地。而先生洗手奉公。秩賜半盡於官中。爲軍民救災賑貧之用。餘則以周宗族鄉黨。博野設義倉三。由父黨母黨以及大母鄉黨。窮近舉遠。皆出於誠心實行而爲之。在襄陽時。漢水暴漲。老龍堤傾。先生出帑修治。至今爲民賴。明年旱蝗四起。先生命建八蜡廟於城南。是年蝗不入境。又明年。荆州都統將兵萬人征西。過漢江。仿造浮橋。縣令鐵索民舟。舟人妻子皆號哭。先生勸令以舟渡軍。都統許諾。民歡更生。在揚州濬兩城之市河。通舟楫以爲民利。揚俗奢侈。衣服飲食多不節。先生示之以儉。揚俗大變。其理鹽政也。灶戶多賣餘鹽。故私販不可禁止。先生請出官錢買貯。配商引以行。私販頓息。河南開封四十七州縣大水。先生規畫十六事。爲民籌居食之計甚備。

所全活無算。在御史臺。甫及半載。懇懇款款。言人之所不敢言。卽上所施行者亦駁正。往往霽容嘉納。方有意大用。而先生念太夫人老病。遽乞假歸矣。歸後視江蘇學政。申明小學之教。無錫有宿儒高紫超。纂註小學。先生校訂行之。一時風動。方少宗伯苞以老家居。先生屏車騎。徒步造其廬。操几杖北面執弟子禮。南匯有隱君子曰趙銳。講學於舜山。先生枉駕過訪。歸卽草疏薦之。其好賢禮士多此類。先生爲學。刊落浮華。直明本性。性至孝。自始仕至河南巡撫。皆奉母以行。其所設施。悉稟太夫人之教。天子亦知之。賜以詩章匾對。士大夫傳爲美談。先生在家。有續北學編。在河南有續洛學編。在江蘇方著道南編。未成而先生卒矣。余與先生同登庚子賢書。後放廢三十年。使節屢臨。未嘗通謁。乾隆壬申。鄉人士將祀先生於道南祠。請余作傳。謹據狀敍之如右。無錫顧棟高。

# 先正事略

公諱會一。字元孚。別號健餘。先世自山西洪洞遷直隸。遂爲博野人。父公鉷早世。母李太夫人。以節孝旌門。公少孤貧。太夫人口授論語。卽知孔子之言不可違。旣長。篤信程朱。謂治法不本於三代。皆苟道也。故自服官後。日取漢唐以來代不數見之人以自律。雖功顯名立。而深媿不能有所建樹。以上負聖主特達之知。生平坦白純粹。遇事必行其心之所安。事母尤篤孝。少時授經鄗州。假館迎母侍養。凡七年。不忍一日離也。在官每夕必以所措施詳告太夫人。意或未愜。則跽而請罪。不命之起不敢起。官中祿賜出入壹稟於母。非請命。妻子不得取尺布錙金。日用外多布之治所。爲濟物利人之事。用此仁聲義聞。播流海內。上自天子。下至公卿士民。重公者莫不知太夫人之義方焉。公登雍正癸卯進士。由吏部主事遷員外郎。丙午典廣西鄉試。丁未分校禮部試。尋出知襄陽府。有惠政。漢水暴漲。壞護城石堤。公督修自萬山至長門凡十里。分植巡防。民忘其勞。每遇水旱災。太夫人必跽禱烈日甚雨中。家衆恐致疾。羅跽接掖。終不起。常應時而得所求。公嘗攝荊州府。會石首饑。災民洶洶以浮言相煽動。公單騎曉諭之。立賑其衆。而治倡亂者於法。事遂定。雍正九年。荊州都統將兵西征。取道漢江。飭造浮橋。吏民惶急。公奉母命。竭誠修禮以請。卒改令以船濟。時又調綠旗兵會集襄陽。供具夙辦。軍發而民不擾。未幾。調揚州。其治如襄陽。於是襄鄖及樊城宜城。並建賢母祠。不可抑止。就遷兩淮鹽運使。尋攝鹽政。導商民節儉。以身先之。尤屛絶餽送。





太夫人通文史。憫民俗佔侈縱逸。作女訓質言十二章以勸之。隨俗丕變。公入覲。命巡撫廣東。自陳母老不能遠行。遂調撫河南。中州自北宋以來。理學傳最盛。明道伊川康節後。歷金元明代不乏人。國朝湯文正張清恪耿逸庵尤爲傑出。公慨然以振興絕業爲任。增訂洛學編示學者。命州縣皆分四鄉。立社學。館有齒德者爲之長。每朔望。長吏集諸生講論德義。書其孝友睦婣任恤與其放逸奇衺爲患於鄉里者。而加勸懲焉。逾年政教大行。乾隆四年。開歸諸郡大水。公上章自劾。列賑恤之宜。皆報可。公約法十六條。飭用北宋富文忠趙清獻救災事宜。而令離鄉求食者。有司隨在廩給。開以作業。俟改歲東作。資送還鄉。則古法所未備也。太夫人率公規畫至廢寢飲。以是災民無一出河南境者。又以其暇布周官溝樹畜牧比伍保受之法。以勸農而靖民。嘗奏報勸諭鄉農種榆柳棗梨二百萬株。又以偫稍所入。爲揚州兩營及河南撫標三營。置舉本各二千金。曰凡卒伍必使衣食得自贍。乃可以法繩也。其他完城濬河。建橋梁。設津渡。修學校。立書院。創蜡祠。表前賢遺蹟。賜高年布帛。塞者衣之。疾者藥之。公皆奉母命出私財辦其在鄉。則族人皆授以田。使自耕以食。而執其契。立義倉義學。拯危拔困。不可殫述。故人皆感服信從。顧倘昔踪久任督撫。再舉公自代。高相國斌以宗程朱志相得。總督直隸時。嘗以公事過博野。登堂拜母。孝德益上聞。自河南內召授副都御史。太夫人老疾不能就養京師。未數月。公卽疏請終養。得旨俞行。皆數十年中大臣所未有也。八年冬。高宗特賜太夫人御製五言律詩一章。堂額一。楹聯一。時爭傳誦。謂前古邈此異數者亦罕云。公歸養五年。築健餘堂以奉太夫人。立其學社。招生徒講明義理之學。學者翕然宗之。太夫人壽終。服未闋。天子豫虛工部侍郎待之。及赴闕。未踰旬。特命督學江南。十二年秋八月。鄉試。諸生旣入覲。質明。公操几席杖屨。徒步造謁方望溪先生於清涼山下。及見。北面再拜曰。雖在京師。母命依門牆。先生固執不宜。使衆駭遽。今里居無嫌。且身未及門。心爲弟子久矣。禀授受禮。或問吾母之終喪處食飲言語得無大悖成身之德。庸有既乎。時先生治儀禮。因以相屬。欲共成一書。作而曰。某未暇及此也。往者巡撫河南。會凶饑。未遑教治。居案四涉月。而聞母病。今使事畢。歸祠九卿。與廷議。非忘身忘家。不足以答主知。若不能自樹立。徒附經術以乘名。抑微矣。必衰老或以不職罷歸。然後可卒先生之業。越日又走謁。從者一人。騎溪長邪人疑詫。乃替裝緊呂入九華山以避之。未幾。有旨復掌江南學政。逾歲七月。按試松江。遘疾卒於官。是月特旨吏部侍郎。而公不及知矣。公始入臺。卽奏人主一言。天下屬耳目。毖今方甄別年老不勝任之員。而饒州守張鈍。又以年老命改部司。旬日間前後歧殊。恐天下無所法守。上嘉納之。其在河南。奏睢州湯文正公宜從祀孔廟。視學江南。首謁東林道南祠。舉舊典。答諸生再拜。凡試畢。士旅見。皆然。頒小學以昌程朱之學。聞隱士趙銳蔬食三年。親訪諸舜山。爲舉以礪士行。旣遘疾。自知不起。草遺疏。首任賢納諫。始終一意以立誠爲本。旬日中無一語及家事。卒之日。猶興督撫。扶杖至東齋。鄉守入見。子嘉銓侍。尙爲辨人心道心之分。衍出諸衷。請解衣少假息。不可。移時危坐而逝。時年五十有八。上聞悼惜。賜一品葬祭。入祀鄉賢。所歷治地。皆以名宦請祀。而吳人兼祀之道南祠。以配前哲。公爲學務在力行。於古今人學術純駁。審擇之而未嘗攻斥。曰。吾惡學者之好爲譏毀也。通籍二十餘年。功業在天下。而

自視缺缺若無能。每爲璽溪言。謂胸中所蘊蓄。尚未見其端倪也。太夫人以女子而能先天下之憂。每聞邸報至聖制悼大。必三拜稽首以慶。臣下有讜論訐謨。必再拜稽首。偉哉淵乎。公母子宅心若此。則所見於行事。抑又其淺焉者矣。公所述君鑑臣鑑士鑑女鑑九十六卷。增訂洛學編五卷。北學編三卷。小學纂註六卷。近思錄集解十卷。撫豫條教四卷。詩文集二十三卷。從宜錄一卷。讀書筆記及語錄十七卷。講習錄二卷。呂語集粹四卷。尹氏家譜八卷。賢母年譜一卷。

# 尹健餘先生全集目錄


奏議十卷
文集十卷
君鑑錄四卷
臣鑑錄四卷
士鑑錄四卷
女鑑錄四卷
呂語集粹四卷
劄記四卷
讀書筆記六卷
撫豫條教四卷
尺牘四卷
年譜三卷




# 尹健餘先生年譜卷上

清　呂　熾編次
清　方　苞閱定

公諱會一。字元孚。直隸保定府博野縣人。

康熙三十年辛未春三月初五日辛卯。生於東章村。東章村在縣治西北十五里。先世自山西洪洞縣遷居於此。九傳至曾祖諱先知。邑庠生。隱德聞於鄉。祖諱澤升。邑庠生。父諱公弼。字宏陛。業儒。母李太夫人。誕公有異徵。

康熙三十二年癸酉。公三歲。

夏六月癸酉朔。丁父艱。

宏陛府君卒年二十有七。將祔葬祖塋。族人阻之。宅東有田。太夫人以孤煢便祭掃。遂營葬。是爲東章新阡。

康熙三十四年乙亥。公五歲。

太夫人口授論語。

公讀書儼若成人。不與羣兒嬉戲。

康熙三十八年己卯。公九歲。
入小學。
太夫人授四書卒業。次及詩經。時外祖李太翁就養於東堂。遂受學。
康熙四十年辛巳。公十有一歲。
始學文。
王錫純糾村隣同延清苑貢生王蔡儒先生爲師。學徒甚衆。分班講授。太夫人命請業。初以年少附蒙童聽講。穎悟絕倫。未幾。使與成人之列。
康熙四十二年癸未。公十有三歲。
應童子試。
邑令杜侯拔前茅。優禮之。
康熙四十五年丙戌。公十有六歲。
入府庠。
督學梅月川先生。取入保定府學第五名。是年縣府俱考前列。太守侯官林惕若先生。決爲國士。
康熙四十六年丁亥。公十有七歲。
始婚。
夫人蘇氏。東山處士諱昂之子也。公初應童子試。舉止端凝。處士見之。嘆爲非常人。許字。是歲婚禮成。佐公食貧。忠養。公得專意進取。無內顧憂。洎顯達。不改布素。雍正十三年封夫人。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公十有八歲。
始作詩。
公閱人詠唐詩。輒成誦。且能辨其眞贋。作詩日多。後刪存三卷。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公十有九歲。
夏四月。業師王蔡儒先生卒。
自初疾侍湯藥。以及殯葬。俱親爲經紀。
康熙四十九年庚寅。公二十歲。
與刁紹武王雲卿劉令衡聯社爲文。
紹武名顯祖。祁州刁文孝先生之孫。雲卿名寀。清苑王蔡儒先生之子。令衡名克一。同邑人。與公道義相勵。不以鄉曲毀譽爲重輕。杜荊山汝礪。故宿學也。亦降齒與公定交。自此入社者日益衆。
康熙五十年辛卯。公二十有一歲。
夏四月癸亥。子嘉銓生。
冬十月之張氏館。





張篤生居祁州南鄙。率衆延公授徒。公奉太夫人之館。以禮立教。弟子有長於公者。無不悅服。鄉人以疑事質。公片言決之。過歉歲見居民遠赴州邑領糧不便。公曰。今乃知朱子社倉法實爲經世良規。厥後立義倉於其地。命張奇撲董其事。
康熙五十五年丙申。公二十有六歲。
歲試補廩膳生。
康熙五十六年丁酉。公二十有七歲。
科試第一。督學吳文恪公延入使院。
文恪重公文品。延入學幕參校凡四年。每歲暮歸省親。鄉人來謁。不敢干以私。
夏六月。長女生。
後適刁方伯孫國子生世暻。乾隆五年早世。
康熙五十七年戊戌。公二十有八歲。
講習音韻。
文恪故好爲詩。公從遊。朝夕講論。究其蘊。
歲試第一。
康熙五十八年己亥。公二十有九歲。
科試第一。
秋九月戊子。仲子永銓生。三歲而殤。
康熙五十九年庚子。公三十歲。
中順天鄉試。
主考爲孝感居艾山先生。海寧陳遂亭先生。房考爲伏羌鞏子文先生。東武臧皓然先生。是年吳文恪公題旌太夫人節孝。賜金建坊。太夫人命俟他日。乾隆二年。歸府河南。乃度地建於博野縣學之左。
康熙六十年辛丑。公三十有一歲。
春正月。顏習齋先生入鄉賢祠。與祭。
公作祝文云。敦德從先。立言垂後。誠敬宅心。笑嚬不苟。有體有用。可大可久。明德惟馨。是爲不朽。李恕谷先生以爲知言。
康熙六十一年壬寅。公三十有二歲。
督學海寧陳公延入使院。
雍正元年癸卯。公三十有三歲。
秋。會試中式。

是年榜發報罷．上命朱高安張桐城二相國搜落卷．王己山張南誠諸名輩多入選．公中第十八名．
房考爲合河孫靜軒先生．公文本薦卷也．既捷．廷試已逾期．
冬十有一月己亥．季子啓銓生．
後十三年．補三品廕生．
雍正二年甲辰．公三十有四歲．
春二年．李恕谷先生過訪．
公酬以詩云．隨卷經過少．忽停長者車．雅懷兼贈問．和氣動吹噓．大道原無隱．求師信有餘．明朝當祭海．知是望洋初．時屆上辛．將祭習齋先生於鄉也．
冬十月．殿試二甲第二十九名．成進士．內用吏部考功司額外主事．
公對策剴切．恭紀詩有直言因主聖．恕過見臣良之語．
雍正三年乙巳．公三十有五歲．
春二月．考取試差．
三月．奉太夫人入都就養．
秋八月．實授吏部考功司主事．
雍正四年丙午．公三十有六歲．
典試廣西．
取中蔣傑．龐嶼．曹鑾．呂熾等五十人．多粵西知名士．
本科鄉試主考．例不開列．公以典試粵西．荷特達之知．命充同考官．得人最盛．楊錫紱．陳高翔．饒本誠．陶人鵬．劉元錫．謝廷琪．皆公所拔士也．
會試分校易二房．
雍正五年丁未．公三十有七歲．
春三月．補授吏部考功司員外郎．
夏四月．補授襄陽府知府．
上以襄陽衝要．簡公出守．蒙賜御書墨刻．香珠．藏墨．貂皮．紫金錠．五月出都．奉太夫人之任．七月至襄陽．撫民以寬．接士以禮．七屬翕然嚮風．
冬十有一月．兼攝荊州府事．
撫藩聞公治襄有聲．委署荊州．時歲荒．石首尤甚．饑民萬餘．聲言將劫倉穀．縣令惶恐出避．公誠從行縣．饑民擁輿前．公曰．毋譁．吾以救汝也．以便宜發倉粟賑之．強悍爭先者．公命給之穀．而繫於石以懲衆．事遂定．後中丞知公倉卒濟變．亦不以擅動倉穀爲嫌．
雍正六年戊申．公三十有八歲．





春三月．再攝荊州府事．
荊州守受代．旋以事去．公未及歸．復檄攝篆．秋七月．乃回襄陽．
雍正七年己酉．公三十有九歲．
春．修老龍堤．
襄陽臨漢水．護城有老龍堤．起萬山迄長門．延袤十里．皆壘石爲之．戊申五月．江漲石傾．公出督金修治．甚深丈餘．闊逾八尺．按工給直．乾工而民不擾．
夏．如武昌．
安陸民有大獄者．以年凶．從其父母至光化．爲宦箱勳傭工．緣事潛匿．其父母訟於縣．箱勳畏罪．乃以他貧託爲大盜以塞責．縣令信之．治以誣告罪．遂越訴於制府．委漢陽太守與公同讞．公廉得其情而未獲左驗．縣賞五十金．得大盜．事乃白．
秋九月．登峴山．
偕諸生謁鹿門．遂登峴山．慨然太息曰．羊杜可作．豈異人任．君子之行．不與日月爭光．則與草木同朽．歧路之間．必無豪傑．有志者慎勿惑於俗論而沒世也．
雍正八年庚戌．公四十歲．
春二月．署襄鄖道事．
建隆中草廬．
諸葛武侯草廬舊址．相傳明季爲藩王所壞．公既謁祠瞻拜．登山相地．見有徑而深藏者．曰．此必當年高臥處也．遂建草廬於其上．爲記誌之．公謂年至四十．始信開卷有益．以從前讀書只作文字看去故也．
秋七月．季女生．
後適靜海勵少司寇公子翰林院庶吉士守謙．
雍正九年辛亥．公四十有一歲．
建推訓堂．
襄陽故有書院．公於政暇．親課諸生．購十三經．二十一史．文獻通考諸書．以文學劉滋生司其事．名曰推訓堂．推訓者．推太夫人之訓以及人也．
建魁樓．
襄陽號名郡．二十餘年．七屬無鄉薦者．諸生咸謂南城舊有魁樓．自改祀於文昌閣下．氣象幽暗．人文因以不振．公偕諸生尋故址．鳩工春搆．闕秋告成．其明年鄉試．遂有登賢書者．公守襄數載．不興無益之工．先是建蜡廟於南關之陽．蝗不入境．襄民賴之．
夏．運陝兵米．

諸郡糧供存貯襄陽．荊州米到．襄值陰雨未納．太守周某邀以留難謁報．公不與校．是時總督臨襄．目睹其事．知周言之謬也．未幾．周被劾．以公署篆．周甚恐．公曲護之．乃大愧服．

秋七月．辦軍需．

荊州都統將兵西征．過漢江．飭備浮橋．與地方爲難．公厚遇之．告以波浪猛壯．浮橋難立成．乃改命登舟．至河南．竟以蹔斷獲譴．邁制府曰．吾固知都統之不免也．安得人如襄守之從厚乎．

九月．三攝荊州府事．

荊州爲三楚重鎭．七省通衢．滿洲駐防軍糧餉．取給於府庫．太守部署或未當．則貽大患．疑故歎爲任．必倚公爲重．公遇事悉處以惇大．所至協和．

冬十有一月．辦軍需．

湖廣揀綠旗兵赴陝．邁制府親臨襄陽調度．見公部署井然．曰．人言襄陽守無肆應才．吾不信也．謂公曰．楚俗健訟．吾累至襄．但聞頌聲．守何施而得此．是時鄂相國如都．亦云於途所見．惟襄陽實有太平景象．

雍正十年壬子．公四十有二歲．

春三月．調補揚州府知府．

先是九年十月．奉旨命湖廣總督邁柱於所屬知府中．揀能吏調補揚州．邁制府舉公．旣得請．以辦軍需留襄．三月．新守至．乃起程．襄中紳士兵民．焚香闔道．垂淚獻餞．相屬．紀公善政．繪圖爲詩歌．公守襄五載．勸農桑．賑窮黎．敦本務實．民有赴愬者．隨事開導．藹然如家人父子．多感泣而去．教士如師弟子．諸業者不時進見．聞節孝卽表其門．每念太夫人苦節．深知孤嫠難於上達也．同城三營按時接濟．卒伍胥戴德焉．

夏閏五月．至揚州．

揚俗浮華．公接以忠信．不設城府．有謂待人過誠．恐售欺者．公曰．某惟知以誠一居心．筮仕後．治大事小事．待君子小人．皆不敢有貳．蓋歷世悠久．見人略涉權術．無不敗露者．益信誠之不可須臾舍也．

是月壬子．長孫瀏洋生．溶銓出．

後十六年．補博野縣庠生．

觀風課士．

觀風向成故事．公取士多儁才．擇其尤者．附近月課．親爲講授．人皆歎服．郭朝源洪棟等．請健餘堂稿付梓．

禁華賽．

俗好賽神．競建祠宇．以華侈相耀．公檄以廟雖各設．神則無二．嚴禁毋以侈靡耗財．





懲游惰．

維揚五方雜處．商賈悠游．博塞盛行．江都民陳廷瑞造賭具．甘泉民吳文魁招集無賴．廉訪得實．嚴懲示衆．宵小始斂迹．

秋七月．祈晴．

自月朔至中旬．雨不止．公步禱城隍廟．隨霽．是時邵伯湖水漲．田禾幾沒．甘泉令欲開芒稻河閘口．爲閘官王德洪所阻．公復闢土壩三丈．總河初以違例爲言．後知公愛民誠切．遂盡啓閘板．以暢其流．禾乃無損．

監賑除弊．

夏秋之交．水泛興化諸邑．公親勘得實．卽請賑．泰州地保沈仲勳索饑民票錢．公重懲之．他邑聞風守法．全活者四萬餘人．

冬．修李堡河橋．

李堡河在城東二十里．南接京江．北通芒稻河．東西闊二十餘丈．舊橋爲秋水所壞．公捐俸修葺．民無病涉．

十有二月．濬保障河．

總督尹大司馬請濬揚州兩城市河．通舟楫．以爲民利．奏可．旣告成．公詢於紳士．知城西保障河．實爲引貫之源．縈帶蜀岡．繞法海寺以南．通古渡．田疇資以灌漑．與陂池相表裏．公倡官屬捐貲．擴而疏之．疏運至平山堂下．樹桃柳於隄．以衛疎土．揚民賴焉．

雍正十一年癸丑．公四十有三歲．

春二月．撥給普濟堂同善堂地畝．

郡爲四達之區．窮民就食者衆．前守陳侍御建普濟堂於瓜洲．條規旣立．食用不敷．公捐俸助之．又立同善堂於邵伯鎭．命紳士好義者主其事．以僧巫吉入官房產十之六給普濟堂．十之四給同善堂．經費乃充．

三月．獲欽犯加級．

總督魏犾州檄捕欽犯二名．或謂宜多遣強幹往緝．公曰．人多則事洩．且驚衆．密令主簿韓珊獨身往擒之．立解京師．奉旨交部議敘．加一級．

夏五月．陞補兩淮都轉鹽運使．

治郡始屆期月．擢運使．仍攝府事．　前司收課在三堂內．公移於大堂．收發俱責之庫官．卽運使俸．亦官爲職掌．朗登印冊．雖經手胥吏．亦知其出納無私．

秋七月．修禹王廟．

廟在江都縣治之西．

建徐甯門義渡。

徐甯門據鈔關上游。關閉人競渡。或以船小覆。公置大船。兩岸砌石。官給舟人工食。過者便之。稱爲尹公渡。

冬十月。致祭吳文恪公。

文恪歸櫬過揚。公迎祭於河干。以千金助其喪。

雍正十二年甲寅。公四十有四歲。

春正月。受小學於高東軒先生。

東軒先生名斌。巡視兩淮鹽政。寓公行窩。以小學書授之。自是益篤志於正學。

沿海查賑。

公居官以范文正公爲法。每觀遺蹟。輒思見諸行事。查賑至范公隄。有詩道其羣用之誠。

廣置義塚。

揚州故有義塚。日久無隙地。公置義塚十所。給貧民葬埋。

雍正十三年乙卯。公四十有五歲。

建安定書院。

郡治東故有安定書院。爲士著所侵。日就傾頹。公言於院憲。集商士。得故址。正方位。修安定祠。以祀先賢。立講堂學舍百二十間。集士子肄業。敦請已山太史王罕皆先生爲師。使嘉銓先受業焉。進諸生授以小學。錄張清恪近思錄集解。講明切究。教大行。

是年秋。嘉銓以壬子副榜中順天鄉試第十四名。銳意舉業。公教之曰。須識得人生可法可傳。全不在此。古人以年少登科爲不幸。恐自是也。戒之慎之。

乾隆元年丙辰。公四十有六歲。

春正月。仲孫迪淳生。嘉銓出。

三月。署理兩淮鹽政。

東軒先生補授總河。公奉旨署理鹽政印務。仍兼管運使事。

置營伍舉本。

督撫鎮標俱有生息銀兩。揚州城守及儀徵奇兵營無之。公以二營寄運使院。發二千金。永爲舉本。資其乏困。

冬十月。巡視鹽場。

舟次劉莊場。生員徐長用等遮呈求賑。公面宣聖德。勸令化導鄉愚。俱各感悟。與節婦徐氏匾額幷獎。

奏明收買餘鹽以裨商竈。





公以私販之多。皆由竈戶私賣餘鹽。奏請自今鹽有餘。則出官錢收買。存貯場內。俟掣運時。即照原價給商配引。則竈戶得資其益。而餘鹽不致透漏。商力不及者。又得接濟。裨益實多。由是私販頓息。



# 尹健餘先生年譜卷中

乾隆二年丁巳。公四十有七歲。

春二月。奉旨陛見。

二月二十八日。自揚州起程。三月二十四日入覲。命署廣東巡撫。公謹陳母少苦節。今年七十有餘。實難遠行。請留京効力。旋奉上諭。昨曾降旨著尹會一署理廣東巡撫。今尹會一以伊母年逾七十。不能赴任。就養爲辭。情甚懇切。著調署河南巡撫。欽此。

夏四月。過里門。

初八日。至東垣省墓。恭奉誥命焚黃。贈遺里黨有差。

抵河南巡撫任。

二十一日抵任。時河南久旱。公沿途齋禱。籌撫恤事宜。

告誡寮屬。

公初莅豫省。不欲遽行參劾。先下教誡官屬。約與更始。道員劉某。自陳前非。請改過。公許之。

五月。太夫人至自維揚。

公知都時。太夫人居揚署。至是抵汴。士民聞賢母德教。無不額手恊忭。見公事親盡禮。相勉爲孝。

六月。與士民約法六條。

端士習以重民望。嚴訟師以遏刁風。懲惡棍以靖地方。禁鬬毆以卹命。申儆游惰以勸職業。戒輕生以全民命。詳列其弊。觀者悚勵。

秋七月。御賜執中成憲。日知薈說。樂善堂全集。得雪詩墨刻。

建營倉。

先是河南撫標暨河北兩鎮。有生息銀萬金。專賜出征兵丁。餘俱不與。歷年積息銀二萬餘兩。公請酌動息銀買穀二萬石。分貯各營。一體接濟。營伍賴之。

議禁燒鍋。

合河孫尚書陳奏燒鍋之禁。有害無益。上諭河北五省督撫。悉心籌畫。各抒所見陳奏。公議奏略云。行法宜因乎地。立禁先清其源。豫省燒酒。明流居多。率常自造。與大開燒鍋興販射利者不同。不必嚴禁。惟直隸山陝等省酒麴。類皆取資於豫。富商巨賈。收麥踏麴。有妨民食。謂嗣後民間若是製麴自用者。免其查禁。其有廣收多踏。囤積販賣者。嚴行定例治罪。庶麥有餘。而燒鍋亦可漸減。疏入。准行。嗣定禁例。開坊踏麴過三百觔。販運過百觔以上。俱滿杖。鄉保徇隱予笞。經過地方官失察有罰。豫省肅然守法。

勘衛河。

奉衛濬保奏稱河南衛水。固濟漕運。亦灌民田。請詳察地勢。官民兩便。上命趙侍郎殿最安侍衛甯同公查勘。七月二十七日。宿滑縣。夜中背如有人呼者。公急起視之。甫出門。而梁折牆圮。臥牀盡然碎。聞者無不駭愕。主館吏惶恐請罪。公曰。屋適壞耳。汝何罪。神色怡然。至輝縣登蘇門。見溶河渠內。有以水田微糧而不得水利者。請減科改為旱田。凡壹千八百畝有奇。

御題硃批諭旨十五函。

閏九月。回奏秋審事。

秋審時奉詔天氣亢旱。一綫可原者。予以末減。公按律按情。多所平反。稱臣田懋勤公心地平和。未免過於寬縱。請交部議處。上命明白回奏。公據實以聞。部議鐫級。公終守欽恤之意。未嘗以刻覈從事也。

太夫人存心樂善。公每事必告。或偶不當意。太夫人對案輟食。公長跪請罪。不敢起。身為封疆大臣。子孫羅列。事親如嬰兒時。親友見之。無不歎服。

回奏查案。

科臣慕中。泰奏河南道報。陳防甚多實皆公涖任以前事。回奏免議。

冬十月。御賜日講春秋解義。

陳農桑四事。





一乘天時。豫省百姓。囿知節候。有時宜播種。而未舉耜。時宜耘耔。而始播種者。令地方官遍戶曉諭。按時耕種。其逾時未耕未種者。即詢明緣由。工本不足。借以倉穀。秋後完納。一處人力種地多。則糞土不能厚壅。而地力薄。工作不能遍及。而人事疎。令地方官勸諭田主。多招佃戶。每佃所種。不得過三十畝。至耘耔之法。去草務盡。培壅務厚。地少力專。田主自享其利。且分多種之田。以給無田之人。則游民亦少。一廣樹藝。豫省地方。每多鹹鹻沙地。小民因難墾種。大半荒棄。而村尾溝頭。籬邊屋角。隙地頗多。令地方官責成鄉保。廣為傳諭。就所宜之木。隨處種植。有能於一年之內。勸民種桑五百株。梨棗雜樹一千株者。據實册報。分別獎賞。一勸女工。棉花產自豫省。而商賈販於江南。則以豫省曠廢女工故也。蓋豫省雖知織布。而家有機杼者絕少。令地方官用無礙公項。支造機杼。令民報名給領。俟一年後還項。并勸婦女各勤紡織。亦推廣蠶桑之道也。

實授河南巡撫。

公署任半載。正身率下。不以苛察為能。屢被人言。至是奉特旨實授。

十有一月。飭記功過以勵官方。

督撫於屬員。向有記功記過之條。公飭令按月登記。申送查核。即註明功過於詳驗文冊銜下。使各屬寓目警心。

十有二月。御賜福字。湯鹿。野雞。鹿肉。

乾隆三年戊午。公四十有八歲。

春正月。立讀書課程。

中州文獻之邦。名儒碩出。家藏遺書。公每披覽。心切嚮往。因倣古人讀書法。立為課程。日記所得。即不暇閱卷。亦登於册。以備修省。

行規勸條約。

竇靜菴先生文集。有勸善規過教條。以詔泌陽士子。公推而行之。刊布通省。分立社師。俾諸生知鄉先達典型。共致志行。

是年公讀大學衍義。深以游心詞藝為戒。謂反身以體仁。主敬為本。方寸間有一時靜機。即有一時生機。

三月。奏請貤贈曾祖父母。

雍正十三年。已授公階資政大夫。上封二代。至是欽奉恩詔。有陞職改任。及加級改衔者。照其職衔給與封典。公以曾祖開六府君。好義砥行。未登仕籍。請以本身暨妻室應得封典貤贈。蒙恩俞允。曾大父大父父俱贈河南巡撫。曾大母大母俱贈夫人。母封太夫人。

題增韓文公范文正公博士。

題疏略云。唐儒韓愈。宋儒范仲淹。學貫天人。旨歸體用。擴佛斥老。闢異教以尊經。後樂先憂。引天下

爲己任.推孟氏以原道統.源流溯列聖之傳.勸張子以授中庸.理學啓關中之盛.均足扶持名教.維繫古今.今懷慶府之孟縣.河南府之洛陽縣.韓愈范仲淹之墓在焉.昌黎嫡派猶存.參政旁枝蕃衍.應照周程張朱之例.添設博士.以昭曠典.部議准韓毅范.

夏四月.與黃玉圃先生論政.

玉圃先生名叔璥.時爲糧道.與兩司同見.公每執後進之禮.從容言及服官任事.方則易滯.圓則易流.故乘時赴功.方不如圓之敏幹.居安守正.圓不如方之堅貞.非根柢深.學識兼裕.中有主而應不窮者.孰能與於方圓之義.玉圃深然之.

五月.頒申規勸之法.增刊條約.

公旣依竇靜菴行規勸之法.見士民禮教多疎.無任䘏之誼.復取藍田呂氏鄉約.禮俗相交.患難相卹二則.增刊分布.俾諸生有所持循.

御賜丹錠.

奏請糴麥十萬石.協濟直隸.

直隸旱.民艱食.時有採買之議.公奏言.直豫界連.採買本易.但恐漁利之徒.聞隣省專員採買.爭先囤積.姦牙人等.故意留難.委員急於購買.不得不增其價值.必致多費帑金.即如上年督臣李衞委員至豫買米.雖經臣嚴禁.而市價未減.採辦需時.此明驗也.伏念直豫民人.同爲朝廷赤子.直豫帑項.均屬國家錢糧.與其直省齎銀來豫.購辦維艱.何如豫省分縣買收.經理尙易.今接壤之河北三府.屬二麥秀實.即可刈穫.臣一面札商督臣李衞.一面動支藩庫銀兩.分發各屬.在附近水次.照依時價買麥十萬石.以便直省委員領運.至各縣麥石運赴水次脚價.即照運米赴陝之例報銷.如此則豫民無居奇之弊.直省免採買之煩.市價可平.民食自裕.又請分作兩次運解.則收免管押.辦理從容.庀輓輸尤速.奉硃批.如此辦理甚好.欽此.

秋七月.家譜成.

公先世遷自山西.遭明季兵燹.族譜佚失.斷自所知.分別世系.詳具事實.以昭大夫世家之義.

議奏豫省燒麴仍照前例禁止.

合河孫尙書極言禁麴未便.上命直省督撫.悉心妥議.公就豫省情形議奏.大略言酒爲耗穀之物.麴乃造酒之原.禁止踏麴.實爲端本澄源之道.並無滋擾不便之處.戶口日繁.本地之麥.通融於本地之人.尙未家家足食.何至無處傳銷.壅變無用.現今豐收之歲.禁麴之時.猶然麥不覺多.若弛麴禁.通省所耗.當止數十萬石而已.以數十萬石之麴.運之他省造酒.所費又奚啻數百萬石.與其以數十萬石之麴.糜各省無限之財.何如留數十萬石之麥.爲民間接濟之用.此其得失利害.有判然可決者.豫省禁麴之販運.非禁麥之販運.禁麴之囤積.非禁麥之囤積.事判兩途.無庸置議.總之王道固本乎人情.治體尤權其輕重.民食攸關.非同細故.法行以漸.業有明徵.當此禁麴已著成效.蠹





民相習而安之時.正轉移風俗之大機.豈可徇一時之姑息.忘久大之良圖.顯以耗民生日用之資.陰以道天下奢靡放僻之漸.而無所底止哉.請仍照例禁止.大學士九卿議覆.應如所請.奉旨依議.

陳明伏牛大隗兩山防守事宜.

伏牛山起自南陽府南召縣.跨越陝汝.南通三楚.西接秦中.廣延三百里.山林深密.最爲險要.而魯山縣趙家村.爲伏牛適中之地.請設巡檢一員.弓兵三十名.彈壓巡緝.大隗山居禹州四邑之中.界址交錯.聯絡衆山.路徑不一.議於入山要路.酌建墩臺營房.並派撥馬步兵丁.以資防守.俱飭道員武職.年終巡查.九卿議覆允行.

重修博野縣學落成.

縣學久圮.雍正甲寅.公已助修大成殿.而明倫堂及兩廡.將傾欞星門.壞泮池.湮.公捐千五百金.重修.仕學錢通政行部至博野.爲撰文記於碑.

續洛學編.

湯文正本其師孫徵君之命.輯洛學編.及明而止.公讀其書.嚮慕焉.乃奉二先生主.祔於大梁書院.續祔五人.耿逸菴.張仲誠.張清恪.竇靜菴.冉蟫菴.俱爲立傳.續輯洛學編後.

輯呂語集粹.

呂語.呂新吾先生呻吟語也.推勘天理人情.痛切警發.亦或過當.公集其粹者爲四卷.

冬十月.請減陳留閿鄉徵糧.

陳留瀕黃河.地多拼荒.康熙十五年.查丈地畝.減縮弓口.通邑加地一千四十頃有奇.包糧爲累.閿鄉上則地每畝徵銀一錢二分四釐.沙地及更名地每畝徵銀一錢六釐.糧額苦重.公奏請二縣徵糧.從輕裕減.部覆不准.且照酌請例飭行.

保舉教官多於他省銷級.

上以公到任未久.舉薦之員.多於他省.交部議處.部議銷去一級.

十有一月.奏補倉穀事宜.

大略言積儲之道.不厭其多.民食所資.不妨於廣.豫民食用.以麥爲上.而高粱蕎麥菽黍等項.均爲養贍所需.穀價昂貴.飭地方官即將雜糧酌抵穀石貯.來春先儘此項接濟民食.以免陳朽.秋後易穀還倉.以廣儲蓄.河北彰衞懷三府.夏秋被水.補種多係雜糧.百姓願以完官者.亦准照穀折收.上以酌量情形辦理甚佳.允行.

十有二月.覆奏封貯陳麴事.

上聞河南地方.封貯陳麴甚多.商民從前所用之工本.悉皆委棄.頗有怨言.傳旨詢問.公覆奏略曰.足食所以養民.耗穀莫如踏麴.是以肆行踏販.民有治罪之條.失於稽察.官有處分之例.此誠崇本抑末之道也.伏思立法當籌其利害.治體必權其重輕.害重利輕.固不可徇利而滋害.害輕利重.又

不可因害而廢利.方今生齒日繁.地之出產有數.人之食用無窮.燒鍋造酒.非朝饔夕飧所必需.更不可任其糜費.而委美利於無用之地.即如今歲豫省.汝光被災.直隸江南.亦皆歉收.商販民糴.絡繹搬運.接濟直省之麥.已有十萬石.江南採買之糧.又有三萬餘石.而民情安帖.猶可支持者.實皆禁麴之所留餘.則爲利實鉅.至於從前陳麴.不過西商圖利囤積之物.爲之設法疏銷.給以照票.任其運行本省.並未有封貯麴塊之事.新麴既禁.陳麴之價自昂.則本利自在.亦必無委棄之理.唯利姦商貪心無厭.當其踏麴之時.原欲販運各方.及至定例.止許售賣本省.遂藉口封貯.交相騰謗.希冀官吏不便查拏.法度因之中阻.古來興浮議以撓大政者.莫不皆然.則其攸關於治體者不小.臣雖明知此輩易有怨言.亦必恪守定例.誠恐越販之端一開.勢必以新作陳.暗地私醅.弊竇百出.則是有禁之名.無禁之實.顯以耗本省數十萬石之麥.陰以損各省數百萬石之糧.利害得失.輕重懸殊.此臣所以熟思審處.終不敢依違遷就.徇數商自私之小計.而忘民生日用之本圖者也.上發九卿詳議.具奏.

奏明栽樹成數.

公嘗謂今日講養民之政.制田里難.教樹畜易.非命世才.不能潤澤周禮之大略.出治當以樹畜爲救時急務.撫豫後.飭屬吏舉行.至是以栽活樹木成數一百九十一萬有餘具奏.奉上諭.農田爲生民之本.樹畜尤王政所先.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其二曰園圃毓草木.可以知所當務矣.朕御極以來.軫念民依.於勸農教稼之外.更令地方有司.化導民人.時勤樹植.以收地利.以益民生.今覽尹會一所奏.是豫省一年之內.已種樹一百餘萬之多.朕思中州接壤畿輔.爲南北往來之衝.並未聞有教民種植.滋事煩擾之處.安見豫省之法.不可做行於他省耶.可將此傳諭各督撫.善體朕心.勉力爲之.以副朕望.欽此.

御賜耆雨詩墨刻.

御賜福字.湯鹿.野雞.豎肉.

乾隆四年己未.公四十有九歲.

春正月.與開封紳士講學於明倫堂.

時行分社規勸之法.人心悅服.以封印無事.請公講學於明倫堂.圜而聽者千人.

二月查河.

過中牟萬勝鄉.與社學諸生.講詩樂指要.

三月癸酉.三孫紹淳生.嘉銓出.

刻孝經.大學衍義.近思錄輯要.文獻通考紀要.

上發武英殿等處書目四十二種.勅督撫酌刊.公以孝經四種.爲士子所宜誦習.奏請刊布.從之.

夏四月.刻明職.





明職.呂新吾書也.其書自巡撫至縣佐.俱有職業可循.於弟子員之職尤詳.公謂其體用兼備.刊以徧示諸生.

御賜世宗憲皇帝御製文集.

五月.請增辦消價值.

河以南永城十九州縣.折徵消糧.每石八錢.赴河北採買免運.乾隆三年.米豆價踊.公請增給二錢.在道庫歸公項內開銷.具題者再.格於部議.又具摺奏.極言折徵原爲官民除累.今小民得免輓輸之苦.而原價不敷.官累皆增.身任地方.隱忍不言.下何以對僚屬.上何以副聖明.故不敢因部臣議駮.而終於緘默.奉旨該部議奏.

立撫標城守營倉.

營兵苦夜以採買米豆艱難之狀聞.公捐養廉二千金.交撫標及城守兵弁.從隣境豐收之處.採買米豆.永貯營倉.按時糶借.詳見河南碑記.

六月.題請湯文正從祀兩廡.

題疏略言.工部尙書湯斌.忠孝性成.篤志聖學.以慎獨爲宗.以體認天理爲要.於躬行心得爲歸.學優筮仕.告養言旋.更復折節從師.潛心味道.造詣精深.涵養純粹.蔚然稱中州巨儒.自少至老.身體力行.直造乎光實而有光輝.實爲理學名臣.仰請從祀兩廡.俾天下讀書學道之人.愈堅希聖希賢之志.公於是時遍覽中州理學諸書.信道愈篤.而於湯文正私淑尤深.齋戒以告孔廟.乃上疏.

開封大水.據實自劾.

六月中旬.大雨不止.開封城內水深數尺.公率府縣先行賑濟.據實上聞.激切自劾.奏稱開封水災.實爲臣撫任十餘年所未經見者.捫心自問.上無以贊聖化.下無以綏黎民.內無以慰親心.外無以保僚庶.罪深愆積.上干天和.請卽罷斥.以應天變.上不允.諭旨.開封所屬縣邑.有水潦之災.居民困苦.朕心深爲軫念.著巡撫尹會一督率屬員.詳確查明.多方賑恤.毋使一夫失所.若有應免錢糧.及應行緩征之處.查明請旨.或有續報被潦之州縣.亦一體辦理.欽此.

秋七月.續報各縣被水情形.

開歸彰懷陳許諸郡.先後詳報被水州縣五十有七.俱以存公銀兩給賑.極貧一兩.次貧五錢.爲修葺居屋費.災民先賑一月口糧.壓傷者倍之.並借籽種.令種晚蕎.以冀有收.部覆應如所請.奉旨依議速行.

題請蠲緩並消以甦民困.

大略言水災莊賦消項錢糧米豆.應照地丁之例.按分數一體蠲免.其勘不成災地方.緩至次年麥熟後徵收起解.其未經被水州縣應辦消糧.截留本省.以備賑糶之用.仰懇聖恩格外矜恤.奉旨著照該撫所請行.該部知道.

八月.題報成災分數賑恤事宜.

初報救災事宜.屋壞者給以葺費.乏食者予以口糧.民各安業.公慮自冬至春.爲日甚長.窮黎餬口維艱.請加賑被水尤重者五月.其次四月.又其次三月.無業窮民.流散隣封者.飭沿途州縣.資送回籍.一體給賑.其不願回籍者.即令地方官隨地安插.動常平倉穀.大口每日一升.小口折半.俟來年二月耕作時止.俱准部覆允行.

命社生協辦賑務.

公初分社學時.同官雖心知其美.而惟恐難行.及河南水災.公於社學中選幹力者.使各監其鄉.皆克爲蔵命.即時舉報.以故賑法修舉.雖窮鄉遐壤.無遺無濫.實賴諸生之力.

刊發賑恤事宜十六條.

立賑法十六條.倒尾貧民.分別給貧.乏食窮黎.先賑一月.緩征以紓民力.減糶以平市價.貸倉粟以濟有無.給籽種以資播植.擬穀麥以備蠶.留漕米以加賑.廣種蔓菁以佐艱食.捐施藥餌以救時症.勸富民以助施濟.建棚舍以安流亡.免米稅以通商賈.委社生以勷賑務.給發照票以送回籍.興工代賑.以資丁壯.刊發所屬.飭實力奉行.全活甚衆.民雖蕩析離居.未有流亡於他省者.

九月朔.郭善隣等陳救荒策.納之.

公詣廟行香.回.有商邱舉人郭善隣.甯陵生員楚長運.宋士奇.商邱武生冀振邦.擱輿獻賑荒策.命進見.閱其策.皆公所已行者.觀四人皆有志之士.賜之茶而遣之.

御賜柏梁詩喜雨賦墨刻二帙.

刊發弭盜規條十則.

豫素多盜.公恐災後滋甚.立法十章.督有司遵行.一淸編保甲.二稽査歇店.三安輯流丐.四分莊坐捕.五官役巡査.六申嚴夜禁.七遞設梆鑼.八審首匪窩.九獲盜給賞.十比捕緝盜.民皆安堵如常.

冬十月.欽差雅侍郎至豫査賑.

十有一月.補授副都御史.

御史宮煥文劾公於乾隆二年回奏墩鋪營汛.轉飭守望.今據雅爾圖所奏墩鋪盡坍損.亦不見有兵丁器械.撫臣節制一省.非但能廉靜寡欲.便可一切無爲.習爲懈弛.應另簡賢員.特飭.初十日得旨.河南巡撫員缺.著兵部侍郎雅爾圖補授.上諭尹會一爲人忠厚謹慎.非有心誤公者可比.著來京候旨另用.越七日.奉旨補授副都御史.時猶未離豫.

十有二月.奉太夫人歸博野.

時至臘冬.公奏請送母回籍.赴京供職.蒙恩俞允.公起行渡河.至新店.遇雅撫軍.具言都中正人.皆嚮慕公.稱爲大忠大孝大君子.其指摘者無幾.公謂非吾所及.素將相信者.從不與人修怨耳.二十一日至博野.邑人懽迎於郊.太夫人大悅.詢知本年歉收.屬發倉穀.盡以給邑人.翌日展墓.本乾隆





二年封典焚黃.

乾隆五年庚申.公五十歲.

春正月.之副都御史任.

歲前太夫人頗以俗傳七十三爲限之說爲疑.及春釋然.公乃北上至京.詣圓明園奏請聖安.以年例封印.隨班.二十一日始至都察院到任.

御賜明史十二函.

三月.稽査覺羅學.

覺羅學添派京堂四員.董率教習.吏部列名以請.上命公與楊太常嗣璟分査東四旗.公曰.昔盧植請徵宗室賢才.訓道爵用.以強幹弱枝.此舉認眞.豈不足以行吾志耶.於是以時至學.多方啓迪.考課諸生.

夏四月.戒戲謔.

公少時善戲謔.後以爲戒.自入卿班.遇故交.復習復萌.王書城以東銘規之.公喜聞過.慷然改悔.并志良友之益.

五月壬寅.四孫含淳生.啓銓出.

陳奏綸音宜歸畫一.以昭信從.

大略言奉上諭.司員沙汰年老之人.張鉞又以年老補用司員.旬日之間.綸綍互異.所關於政治者匪細.用人爲立政之根本.王言即信從之歸極.有所異同.何以昭法守.請嗣後令述旨之大臣.酌行頒發.倘有前後不符.較正畫一.以傚封駁之遺意.奉旨.此奏甚是.著內閣存記.至張鉞可否仍補員外之處.大學士會同該部驗明具奏.欽此.

閏六月.陳情終養.

太夫人素患火症.當暑疾作.徹夜不能寐.公聞.即具摺奏言.臣襁褓失怙.臣母苦節四十餘年.仰事俯育.備極艱辛.年已七十四歲.臥病在籍.臣自筮仕以來.歷任內外.母子相依.未嘗遠離.現今兩地暌違.不能親侍湯藥.實切風燭之懼.仰懇聖恩准臣回籍養親.得旨俞允.即馳出都門.公卿來送者皆不及.

秋七月.歸博野.

太夫人見公至.悲喜交深.疾有瘳.公在視劑藥.疾遂平.公築健餘堂.奉太夫人朝夕誦述經史故事.以悅親心.暇時與生徒講學.學者稱爲健餘先生.

九月.南樂布衣張白石來見.

白石名珂.遊於李恕谷先生之門.深於易.善醫術.公以禮致.爲太夫人治病.兼與論學.

冬十有一月.立博陵社約.

公立社.做藍田呂氏鄉約.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有善則書於籍.有過違約.三犯不悛者絕之.約期每月一次.齊集.不得過午.言愜不得卜夜.食品以五簋爲常.親與紳士耆老.型仁講讓.序次行酒.鄉人益親附焉.

十有二月.朱近堂過訪.

近堂名綱.偉山東人.以御史授兩淮運使.紆道求教.以公任兩淮.尤協輿論也.公告以脂膏之地.清介爲恆情所難.子所難不在此.惟望寬而有制.俾商民兩便.頃者撫軍鹽政.相持不下.皆私意爲之.宜作殷鑒.

質疑於孫静軒先生.

公嘗言蓄疑爲富.聞道斯難.讀書有疑義一帙.問諸静軒先生.先生質言以答.詳見講習錄.

# 尹健餘先生年譜卷下

乾隆六年辛酉.公五十有一歲.

春正月.立共學堂文社.

集諸生按課.聘徐範孫孝廉爲師.躬率諸生謁見.俾知師嚴道尊之義.訂社約八則.教以立志積學.脫俗省愆.盡己求友.安分循禮.

夏四月.錢督學索書.與之.

督學名陳群.素知公篤志正學.索元明以來名儒著述.公檢羽翼經傳發明性理者六十種.付來使.

五月.與張白石論學.

白石言友人謂聖人多是天生.常人何以能學.曾對以聖人之聰明睿智不可學.聖人之孝弟忠信亦不可學乎.公然之.

六月.始輯健餘劄記.

公謂精力就衰.難於強記.耳目所經.切於身心者.書於册.以時省克.後編成四卷.

秋七月.餞共學堂諸生赴順天鄉試.

每值課期.以辨道論文爲主.飲饌多從儉約.餞諸生時獨盛設.取歷任所得擇舉觴之.重士子之先





資.皆資與之大典也.

始爲讀書永言.

公云.年逾五十.健忘日甚.檢閱有得於心.或須審辨者.隨爲韻語記之.後編成三卷.

八月.與陳海甯論相.

海甯陳邃字先生.新參大政.公上書進規.謂近世宰相.多借從容風議.默化潛移之說.漸入於依違遷就.伴食模棱.而不自覺.進賢爲大.則謂天下無人.納誨爲忠.則謂言職已設.此輿情所以不滿.而史册所以無光也.海甯謝之.

九月.與諸生論禮.

公告諸生曰.爲仁莫要於循禮.近日紳士.有父死未葬.與人言禮.而恬不爲怪者.豈全無思親之心乎.相習成風.遂不知其悖禮傷仁耳.讀朱文端公儀禮節略.益知大儒爲世道人心計者至深.吾黨所宜講求服習.不可須臾離者也.

冬十月.送孫静軒先生於定州.

静軒先生總制湖廣.公送之.問何以府.公曰.三楚麥斷.苗膏雜處包荒之中.以不遐遺爲貴.

十有一月.見高東軒先生講學.

東軒先生自南河總督移節畿輔.約公相見於保陽.謂數年得力在篤守朱子書.反復涵泳.覺矜躁之氣漸消.處事亦有斷制.公深服之.謂其容貌莊而舒.辭氣婉而達.處事明斷.知其實有所得也.

十有二月.再見東軒先生講學.

東軒先生致書約再見.語三日.極論朱子諸書精蘊.與讀小學大學章句.或問論孟集註次第.自此工夫益加精細.

乾隆七年壬戌.公五十有二歲.

春正月.胡牧峯來質學.

牧峯名具慶.來自河南.其言近學.欲從劉念臺之說.專意慎獨.公舉中庸.或問精義以正之.

二月.定輔平倉規約.

輔平倉之設五年矣.以公官於外.未及詳列條規.原捐千金.日虧耗.歸里後.乃稽覈本所存.與徐喻義李瀚訂規約八則.以垂永久.

公承母命立義倉三.首東章.先父黨也.次及母黨.則設於邑中.次及大母宗黨.則設於白沙村.悉遵朱子社倉法.三倉在鄉者如故.邑中則盡糶矣.歷貸屢逋.常數千金.而規模不定.乃信眞西山鄉可貸.城不可貸之說.足以濟社倉之窮.侍養之餘.身親閱歷.隨時調劑.益爲經久之計.

三月.馬進士素涵來見.

素涵名元文.公詰之曰.進士之名.雖與古無異.而實則殊.古之進士.初學於鄉.歷司徒樂正.升於司

馬。而後官之。所用卽所學也。今取以時藝。而授以刑名錢穀。所用非所學矣。有志之士。惟博觀古人行身立政實跡。擴充才識。臨事乃有斷制。世俗成進士後。遂自謂學業已成。則非愚所敢知。索涵起謝而去。公居家與起後進。來見者質言相勸勉。誨人終日無倦色。

夏五月。高東軒先生過訪。

東軒先生造廬訪道。公曰。悅親難。東軒先生曰。子今日乃求親之不悅而不可得。泣數行下。因辨陽明學術。至夜分。明日回保定。

仁和蔣恭三來見。

秋九月。與諸生習禮。

諸生以重九節成集。公謂嶽居登高。何如名教之樂。命於家塾習禮。留飲齋中。卽事賦詩。和者四人。

冬十月。丹徒鮑步江來見。

步江長於詩。公任兩淮。以博學鴻詞薦。趙大司馬顧中丞張督學交徵。皆不就。千里來謁。公贈以詩。同人次韻繼之。

乾隆八年癸亥。公五十有三歲。

春正月。張兼山來質學。

兼山名受長。南皮人。丁未進士。前任河北道。公撫河南。與講學有得。至是請益。論及社倉義倉規法。公因出輔平倉條約示之。兼山謂斗斛宜定。出入宜查。以杜後弊。又言公在河南。舉行社學。已著成效。未幾離任。事不終。似有天意。公曰。亦是人事未到。

約定誠意課程。

公年逾始衰。目漸昏。記誦較壯時減大半。遂自約非朱子手定之書不觀。朱子書非發明四書諸經者從略。經書中非切於身心日用者亦從緩。自是擇焉益精。

夏四月丙申。五孫葆淳生。孫㮊出。

續北學編成。

昔孫徵君自直隸遷居中州。以洛學編屬湯文正。北學編屬魏蓮陸。公撫豫時。旣續洛學編。歸里適刪訂魏本。增入原編四人。續輯後編十三人。書成三卷。博採行實。論贊謹嚴。再期始脫稿。

秋七月。與孫靜軒先生講易。

靜軒先生有修順義城之役。僑寓新安。公往唁之。勸以遇變安常。勿攖於境。因與講周易蒙卦。歸語門人曰。敬日親師。得以見善聞過。如索居離羣。出門之有功也。

冬十有一月。如京師謝恩。

公侍養家居已四載。蒙聖天子褒嘉。特賜太夫人室額楹聯詩幅。太夫人力疾謝恩。命公詣闕謝。御賜克食一盤。宮緞二匹。貂皮十張。以歸。御製詩云。貽母多方訓。於家無闕箴。麻風誠所勵。百行此爲





先。名諸輝比里。孝慈萃一門。貂蟬行縣日。每問幾平反。公事親盡孝。簡在帝心久矣。

乾隆九年甲子。公五十有四歲。

春正月。睢州孟曙來問學。

曙字康光。愿慤有志士也。昔公去豫時。曙自睢州遠送。至是來謁。公以洛學先正勉之。與王歸濟論貞不絕俗之道。

大略謂恭敬桑梓。則嫉俗之意消。作而不應。當愼所感。觀孟子三自反之言。君子無非不以自克爲重也。

二月。訂周易象意。

孫靜軒先生以周易象意稿屬公訂正。間有疑。直言無隱。靜軒先生欣然改之。

三月。爲太夫人上壽。

太夫人臥病四年。親友請上壽。俱固辭。至是以御賜匾典許之。遠近賓客咸集。

夏四月。禱雨。

歲旱。公隨縣令祈雨。先期居宿於外。劉古衡見過。問何故居外。疑以齋告。古衡以爲得禮。古衡。公從交也。每期問必肅衣冠敬請太夫人起居。公亦兄事之。常晨興候古衡。未起則再拜於門而去。

歸少宰。顧制府。常中丞。舉公自代。

是年京察。始行薦賢自代之例。歸少宰祀懷奏疏稱公居心仁厚。操守廉潔。數歷外任。撫馭得宜。與臣相較。實爲遠勝。期伊母尙健。原籍離京不遠。可以迎養。代臣吏部侍郎之職。顧制府用方以漕運總督薦。稱公誠謹平恕。堪以代職。常中丞屬垣以浙江巡撫薦。稱公中正和平。才品優裕。歷官中外。著有賢聲。移養在籍。直隸至浙。一水相通。正可移孝作忠。公聞之曰。古人不以三公易一日之養。諸公乃未達予心耶。

六月。陳密山過訪。

密山回黔赴任。紆道過博野。公問以近學。密山曰。爲善。公曰。爲善必先擇善。方伯重任也。擇善不明。實德能及人乎。密山題之。且悔所爲有擇焉未精者。公稱其虛心不可及。

太夫人病革。

公歸養後。太夫人疾時愈時作。至是病篤。晝夜親湯藥食飲。惟公與夫人能喩其志。他人不能代也。

秋七月二日丁丑。丁母太夫人憂。

太夫人壽享年七十有八。公號泣擗踊。若孺子。附身附棺。悉依古禮經。訃周親。不遍訃姻友。懸遺像以代魂帛。立祝相以寓朝夕奠。不用鼓樂。不作佛事。不設酒燕賓。

公謂喪禮必驗諸躬行。而自省其能否。酌禮經。辨非禮。從宜錄十六則。世俗所尙違禮妨哀者。俱駁然不行。

苫次當得後得隱疾，鍾淑曰，太夫人令德考終，公年逾五十，於禮當不致毀，宜少弛飲酒食肉之戒，
疾止復初，公泫然流涕曰，禮之所宜，皆爲疑死，年雖衰，疾未甚，敢不勉以終喪。

冬十有一月甲申，葬太夫人於東章，祔宏陛府君塋。

發喪將屆期，公卿致奠誄者衆，公奮撫士民，多溢來送葬，公命鍾淑及杜素存相禮，李明吉爲祝，鄭
其華護喪，徐龍光李貞叔司書記，李沛行李巨波司貨財，馬素涵王體乾徐曉宜徐範璣鄭授方劉
運翔徐宜子鄭博南劉越章司賓客，先期示以葬禮從宜錄，終事無失禮，四方弔者莫不悅服。

行七虞禮。

公以家禮三虞，爲士喪禮，身爲卿貳，準天子之卿視侯，行七虞禮，日中而虞，二虞至六虞用柔日，七
虞用剛日，陳牲設俎，布几筵，皆考績儀禮經傳通解喪大記酌行之，虞後仍朝夕奠。

乾隆十年乙丑，公五十有五歲。

春正月丙子，卒哭。

牲牢視虞祭有加，惟不用太牢，準今制，不敢踰於僭也。

秋七月癸酉，練而祔。

太夫人將祔廟，公謂周卒哭而祔，殷既練而祔，孔子善殷，乃依高氏喪禮殷人練祭明日祔之說，卜
日練祭，牲牢如卒哭，祔於三錫祠，既祔，仍奉太夫人神主復於寢，朝夕上食。

編太夫人年譜。

公欲爲太夫人年譜，而難於創始，質諸望溪先生，先生曰，爲母譜年，古未有也，而太夫人志事，與賢
士大夫略同，乃婦女中特出人，在古亦罕見，則孝子創例以爲世法，播流海內，可興可觀，人不能訾
也，編次既成，先生爲之序，公編年譜至太夫人卒時，慟哭氣上湧，直視不能言，久之神乃定。

置三錫祠祭田。

公撫河南時，貽贈三代，歸葬後，乃建三錫祠爲家廟，慮後嗣未克享祀也，以附郭田百畝及東章近
墓田百畝爲祭田，供粢盛備修除之用，立規條以示子孫。

立東章祖廟。

廟立於東章里第之陽，詳列始祖以來世系，置祭田十九畝，爲歲時享祀合族之用。

置義田。

公少讀義田記，慕范文正公爲人，筮仕後，即以家田百畝，俾族人分種，而典贍時爲補易，於是特置
義田二百畝，東章一頃，周給族親鰥寡孤獨，歲儲六石，喪葬婚娶，並予有差，附郭一頃，用之鄉黨，以
恤患難，而爲禮俗之資。

小王村義田十九畝，爲伯姊朱甥女備殮殯，莊頭村義田十畝，爲外舅東山翁奉祭祀。

置博陵義館學田。





公自守喪時，即奉母命設義學，地近城隍，至是乃捐俸產百畝爲學田，建義館於察院舊址，在城適
中之區，以便來學，詳立教條，以敦行小學講明白鹿洞規爲主，延李貞叔爲師，以鄭茂才董理學務。

冬十月乙巳，六孫增淳生，啓銓出。

十有二月，呂克昌請見。

克昌以少司農督學畿輔，取近博邑請見，公以喪辭，固請乃見，與言大臣視學，當開誠廣拔，預訪端
人才士，以備器使，不可臨時苟且，暴所不知以塞責。

乾隆十一年丙寅，公五十有六歲。

春二月，交河賀盧士來質學。

盧士名調元，少慕鄉康節張思叔以布衣成名儒，遂棄舉子業，至博野，以詩古文就正，公見其負氣，
告以學先立志，宜稍斂燕趙慷慨悲歌之習。

三月，奉旨補授工部侍郎，俟服闋來京赴任。

公具摺奏辭，上命歸少宰兼署工部，仍懸缺以待，公感激涕零，以爲聖天子使臣以禮之盛心，光昭
千古，報稱愈難。

夏五月，王大宗伯舉公爲禮部尚書。

大宗伯名安國，高郵人，自陳薦公人品端方，學術純正，堪代禮部尚書之職。

秋七月丁酉，祥祭。

牲牢禮儀，皆如家禮，惟祭畢不徹盤座，酌從高安朱文端之說，禫祭後，奉主入廟。

冬十月服闋，癸亥禫祭。

從朱文端之說，禫祭不卜日，以今制二十七月滿日，祭而釋服。

是日省墓，見東章族人，樹老者以養，勸壯者以勤，教幼者以遜。

甲子吉祭。

公居喪，凡太夫人神主於寢，家廟時祭，令啓銓代，既除喪，奉太夫人入祠，乃大享先祖先妣，作調辭
三章，命啓銓遵守規條，攝祭。

之工部侍郎任。

留別親友有詩六章，以經理義倉義學爲寄，闕上西巡回鑾，遂赴定州接駕，蒙賜克食，召見，溫諭良
久，令先赴京到任，辛亥視事，越五日，即奉命提督江蘇學政，請聖訓時，從容論及民生要務，上命具
摺條列，公陳四事，申樹畜之教，以裕財用，明禮義之節，以定民志，廣舉能之途，以得牧令，用選拔之
才，以廣仕途，供貴州縣，暫力奉行，重其權而久任之，俾民生獲教養之益，上發大學士九卿詳議具
奏。

十有一月，之江蘇學政任。

月吉出都，馳驛南行，至清江浦，見總河顧用方先生，相得甚歡。

舟次維揚，至安定書院，受印視事，人懷舊德，歡聲載道。

十有二月，至江陰使院。

至無錫，謁道南祠，謁東林書院，講學於依庸堂，見諸生，答以再拜。

九日至江陰，謁廟畢，講學於明倫堂，詢諸生以所聞見有名儒處士篤行好學者，將以禮就見焉。

訪是仲明於舜山。

仲明名鉞，陽湖布衣也，授徒於舜山書院，公造其廬，與講學，歸即具額廬於朝。

乾隆十二年丁卯，公五十有七歲。

春正月，班示秀才樣子。

公以禮下士，故不發學政條約，特作秀才樣子五則，班示諸生，以立德立功立言相期待，始於立志，終於立身，舉吳中先賢范文正公言行以實之，謂其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也。

延巳山太史王罕皆論文。

巳山至署，公問所聞、曰，人言公無條約及關防告示，我謂月課，通省並無異題，約之以禮，即學政條約，我亦欲正人心，即關防告示，未知然否，公曰，此予心也，公前過維揚，念時昔鞠養之區，泫然垂涕，與巳山故交語及太夫人，哭失聲，至性所發，不可曲止也。

二月，考試常州府。

頒行小學纂註。

公致力小學十有餘年，謂明初陳吳集註，句解雖詳，猶未能闡發朱子編輯本旨，惟梁溪高氏紫超纂註爲善，通行所屬，命諸生肄習。

見包孝廉彬。

彬，江陰人，謹飭不染習俗，公以禮致而獎勵之。

三月，考試通州。

故事，督學將按臨，先檄生童畢集候考，公預班試期，示闔郡，寒士無旅次之苦，衆情大悅。

公閱如皋生員叢合撰卷，質實沈凝，有先正遺風，拔置首卷，衆皆咸服，詢之則平時篤志力學，曾置劣等，闔學爲之請免者也。

王大宗伯再舉公爲禮部尚書。

夏四月，考試揚州府。

乙酉，七孫英淳生，啓銓出。

五月，考試淮安府海州。

舊例，考淮安畢，始考海州，衛太守哲治言海州路遠歲歉，諸生艱資斧，遂先試之，速發案以遣其歸。





見東軒先生論小學。

東軒先生查勘南河，公以試竣見於清江浦，語及舉行小學，先生云，此邦好文，勉以實行，恐未能驟化，靜鎮而必行之，不爲所搖惑可也。

奏明敦敕小學之教，嚴立課試之規。

大略言臣少習舉業，未知爲學之序，四十以後，始信小學一書，爲修身大法，做人樣子，沈潛反覆，愈覺其味無窮，必明乎此，而後學爲人子，學爲人臣，術術於忠孝廉節之行，可以銷除驕惰病根，不至隨所居所接而長，有裨於世道人心，儲才致用，甚切亦甚大，考試常淮揚三府，通海二州，俱以之開示諸生，諄諄告誡，不遺餘力，復試童生，試以小學論，率多合制，乃限三月，令其講明切究，論不失指，方准入學，俾文勝之地，定趨向而昭法守，皆曉然於明倫敬身之教，須臾離之而不可，終身由之而不盡，漸焉靡焉，可望實學通才，輩出於世，以爲邦家之基，此臣所欲勉竭寸心，不敢不以所學爲政，上報主知者也，奉硃批知道了。

奏請經義務求實學，解部宜省虛文。

大略言向來一等生員，概補經解，似能記誦傳說，其實不過於復試時抄錄塞白，在學政惟刻解部之卷，不致參差，在士子視爲虛應故事，沿襲成風，遂同兒戲，臣愚以爲治事之道，惟務其實，不可稍涉虛假，苟一事虛假，則事事皆難立誠，考官之於士子，勢將有言弗信而令弗從者，有關於人心政教，似微而實彰，應於册報生童，另期發問經義，有能答不失指者，即以經解二字印記卷面，衡其文藝，酌予補廩入泮，鼓勵窮經之士，其不在册報者，原係憑文拔取，不必令補經解，以致其混淆，則考試既省虛文，而部臣亦可核實矣，奉硃批該部議奏，部議如所請行。

六月，考試鎮江府。

公以小學立教，吳中士子多煩言，按試金壇，生員段士穎對小學策詳明，擢第一，其子玉裁，年十三，九經小學已成誦，即予入泮，以示鼓勵。

秋七月，考試江甯府。

公與制府尹大司馬相見甚歡，語以格君心，薦人才爲首務，晚節勿致浮沈。

制臺知學政廉俸不敷，以署學篆所得養廉五百金持贈，公力辭曰，當取而讓，美德也，非有而取，貪人也，願以君子自處，即以君子處人，乃止。

錄遺才。

公以小學發策問，閱宜興許重炎卷，見其條對詳明，知爲宿學，即傳見，且曰，吾自首春開試，今乃得汝於錄遺中，何也，炎對以未與科試，公始釋然。

八月，受業於望溪先生之門。

公至江甯，即以太夫人遺命，造謁望溪先生，請師事之，先生以公有使命，三辭，公寓書謂先生老矣，

某亦病衰日甚。百年不易得之遭逢。可以避嫌小節緩乎。先生乃許見。公止騎從。於二里外徒步造門。親操几席杖履而入。北面拜爲弟子。

留溪先生立敦倫堂。以風勵好禮志學之士。公亦立此堂於博野。且命嘉銓效蔡西山父子同受學於朱子故事。望日嘉銓執贄見先生。授之儀禮析疑。

命嘉銓歸里增修共學堂。

公歷顯仕。持躬儉約。爲學使。餘養廉百五十金。付嘉銓持歸。曰。我在外。恐共學諸生。以貧廢業。用此普後可也。嘉銓歸。修葺共學堂。以餘金增從學田。歲入爲月課膏火。

冬十月。回江陰使院。

返棹江陰。適東軒先生以勘災過江。晤。遂與同舟至儀徵。東軒先生曰。今世篤信朱子。能躬行實踐者。實應朱止泉而已。陸子稼書猶進之。公讀其文集。於程朱之道益通。

十有一月。報滿留任。

公科考報滿。禮部。已奉上諭。江蘇學政。著仍留原任。

行學。祀朱止泉先生主於道南祠。

止泉先生。諱澤澐。寶應人。公檄無錫金匱二學。奉主入祠。先後檄從祀道南祠者七人。義興湯默齋。毘陵余閒齋。章圖軒。梁溪顧俟齋。吳恕菴。澄江楊太素。

輯道南編。

公輯道南編。廣行採訪。未及成書。

十有二月。拜繆文貞李忠毅祠。

文貞名昌期。忠毅名應昇。前明死於魏璫者也。

致祭楊文定祠。

文定楊公名時也。

與東軒先生論學。

東軒先生自浙北上。約公見於舟次。是時公究儒先之書益精。謂羅整菴困知記傷於煩。朱止泉說理分明。實信得知性外別無格物工夫。

乾隆十三年戊辰。公五十有八歲。

春。重訂小學纂註。

公以纂註得朱子編輯意。其中亦有可刪者。舊刻多訛。重加訂正。命那生奇。程生鵬。校對以廣其傳。

昔朱子年五十八。編次小學書成。以訓蒙士。公重訂小學。時年亦五十八也。

二月。祀黃省齋楊恆齋楊毅齋於東川書院。

靖江東郊。故有東川書院。乃省齋黃師樂恆齋楊坦。毅齋楊方游三先生講學之所。公命學官設主。





崇祀東川。

重訂近思錄集解。

公在揚州。曾刻近思錄集解。以教安定書院士子。至是修葺舊板。弁以序言。與小學並行。

三月。歲試常州府。

試畢。優生龔見。公命之曰。本部院求賢取友之意甚切。諸君其留餘數日。以理學宗傳尊書。授宜興許重炎。江陰那奇。

夏四月。補授吏部右侍郎。

公以興學育才爲己任。上達聖聰。故有是命。仍留江蘇學政之任。

五月。歲試蘇州府太倉州。

行學約十則。

公教諸生以篤行爲先。人知嚮道。乃定學約。嚴師範。訪真儒。明教法。設講堂。立課程。擇士子。訂會期。拔材質。核實行。正文體十則。大略本先儒胡安定教授蘇湖遺法。明道先生熙甯條議。伊川先生看詳學制。朱子滄洲教士遺規。貫通其意而推行之。志士奮興。咸謂昔年陸清獻未及視學江南。與行教化。人以爲憾。於今幸親見之。

六月庚午。八孫樹淳生。嘉銓出。

綱目四鑑錄刻成。

公謂通鑑綱目。所以資治主治者。君。輔治者。臣。受治從風者。維士與女。分輯四鑑。以備觀省。四鑑中分爲四卷。以類相從。各加按語。書成於丙寅之夏。至是序而梓之。

乙亥。命嘉銓歸里。設東皐學田。

東皐義學。建自雍正辛亥。近鄉卑地淤隘。公遣嘉銓北旋。擇爽塏之地。立學舍。設地五十畝爲學田。

設塾田。

公以古之教者。家有塾。建學三楹祠側。使子姓以時習禮。撥恆產百畝。爲束脩之費。

立宗法。

式法取諸范文正公家乘。篤近舉遠。以鄉邑建設宗祠、祖廟、義倉、義學、祭田、義田、學田、塾田、俱命宗子承事。里第一區宗田一頃。法守世及。擇賢卜立支子。不得分析。有不率者斥之。

己卯。疾作。

公衡文詳慎。每去取一卷。必尋覽移時。當暑疫癘盛行。積勞成疾。猶以校射示期於前。不肯易也。

秋七月丙戌。病。

公病痁。遍體寒戰。自申至夜半乃止。間日而發。越七日壬辰小愈。癸巳。恭迎孝賢皇后梓臨詔。禮畢。疾復作。登舟至松江。疾革。

十有五日丁酉戌時。公薨於松江試院。

是日晨興盥洗。扶杖至試院東齋。靜坐良久。覺心火上炎。旣而曰。以心制心。又覺濙然。起視壁間尺幅有兩儀常在手。萬化不關心。大丈夫不可無此作用之語。嘆曰。萬化不關心。何言作用。應改爲萬化運於心。已而汗出浹襟。嘉銓請解衣臥。公不可。仍衣冠還寢。病益革。命草遺疏。遂危坐而逝。嘉銓奉含斂。松江太守朱森率屬縣以二百金賻。辭不受。喪至揚州。公故所轄也。淮商以五千金來賻。嘉銓守遺訓。固辭不受。嘉銓奔喪至夏鎮。八月望日。扶櫬回籍。闔邑官紳親友。迎哭於野。哀聲震地。

公平生忠信爲主。勤勤懇懇。見者莫不敬服。凡陳奏無隱無欺。遺本拳拳以任賢納諫愼終如始爲言。上聞悼惜。有旨應得卹典。該部察例具奏。

乾隆十四年己巳。

春二月十有七日乙未。皇帝遣布政司參政陶正中讀文諭祭。

祭文曰。鞠躬盡瘁。臣子之芳蹤。賜卹報勤。國家之盛典。爾尹會一性行純良。才能稱職。方冀遐齡。忽聞長逝。朕用悼焉。特加祭典。以慰幽魂。嗚呼。寵錫重壚。庶沐匪躬之報。名垂信史。聿昭不朽之榮。爾如有知。尚克歆饗。

二十有二日庚子。葬公於東章新阡。

公事太夫人五十有四年。公薨葬於東章。不改卜兆。從公志也。

## 附錄

乾隆十四年己巳。

秋七月甲子。祔三賢祠。

練而祔於祖廟。遵公從宜錄成規也。

乾隆十五年庚午。

冬十月乙酉。特祀純良祠。

公旣葬。冢子嘉銓。廬於墓側。編次遺書。季子啓銓。奉主於寢。朝夕饋獻。三年喪畢。酌古遷廟之禮。建公專祠於三賢祠前。顏曰純良。尊君命也。

乾隆十六年辛未。

春二月辛卯。崇祀鄉賢祠。

順天學政呂熾。會同直隸總督方觀承題疏稱。公品端行潔。學正孝純。色養無違。竭終身之孺慕。職修匪懈。篤誠惻於官常。兩編諸理學之傳。備宗遵衍。四箴標人倫之範。名教攸關。捐公產而建社倉。陶里之鄙思罔數脩發宮而設義塾。士林之愛戴殊深。積累流光。洵可儀型鄉國。徵名以實。允宜俎豆馨香。禮部議覆應准入祠。奉旨依議。



102



乾隆十七年壬申。

秋八月辛卯。江蘇崇祀名宦祠。

江蘇巡撫覺羅雅爾哈善。會同江南總督黃廷桂。江蘇學政莊有恭。題疏稱。公立品端廉。持心忠正。夙承慈訓。施惠積於襄邦。旋荷綸音。著循聲於揚郡。風規弊沮。閭里共樂安居。愷澤覃敷。煢獨無忮失所。學舍興而宣揚文教。河渠浚而利濟民生。迨夫巡鹽恤灶。供調劑之有方。視學培才。悉甄陶而盡善。由其維揚三任。興革尤多。是以紳士羣黎。縕思倍切。僉請崇祀名宦。以傳志乘芳型。禮部議覆應准入祠。奉旨依議。

乾隆十八年癸酉。

春二月丁亥。從祀道南祠。

江蘇學政莊有恭。以公理學名臣。特從郡人士之請。奉主配享道南祠。司業顧棟高爲之作傳。

乾隆二十五年庚辰。

冬十有二月乙亥。河南崇祀名宦祠。

河南巡撫胡寶瑔題疏稱。公學而入政。孝以作忠。自登第而陟卿曹。不忘儒素。迨服官而更中外。常令民思。鄉黨旣誌其休聲。江淮胥歌其惠政。乃其班班可考。尤在中州。是以嘖嘖相傳。如出一口。首崇學校。刊書普造士之方。務重農桑。樹木爲諸方之法。請除報墾陞科之虛賦。全錮偶値偏災。救荒之良規悉備。立社學則人皆向化。敎營伍兵更儗休。實由心地之和平。發著官常之恪愼。辭勞東之職而養母。特邀賜詩殊榮。留江右之任而奉官。復荷聖恩優卹。宜光秩祀。以協輿情。禮部議覆。故河南巡撫尹會一。本躬行以率屬。德教成。乎由經術以敷猷。農桑永賴。實乘勸於方岳。可無愧於崇饗。應准入祠。奉旨依議。

# 廣黃帝本行記

王瓘述

廣黃帝本行記一卷道藏海字號非完書也考新唐書藝文志雜傳記類云王瓘廣軒轅本紀三卷者即此蓋其書備詳黃帝始末今起於黃帝以天下既理乃所存但下卷耳首題脩行道德必每卷各以四字標識而上中二卷是黃帝生長及治天下等事皆與道家無涉故不爲藏所收而遂佚去本書帝吹律定姓者十二注云在中卷又黃帝有子各封一國注云具中卷尤可證矣淵如先生得壹是堂舊鈔本屬校刊於江甯因借觀天宮正統十年藏本對勘一過凡訂正若干字錢曾讀書敏求記著錄與此無異計世閒未必更有足本姑闕之以俟博見者嘉慶丁卯二月元和顧廣圻序



光緒歲在閼逢涒灘國子監肄業生吳縣朱記榮校刊





唐閬州晉安縣主簿王瓘進

## 脩行道德

黃帝以天下既理物用具備乃尋真訪隱問道求仙冀獲長生久視所謂先理代而登仙者也時有甯封子爲陶正有神人過爲其掌火能出五色烟久則以教封子封子積火自燒隨烟氣上下一旦飛去往流沙食飛魚暫死二百年更生黃帝師其道從封子遊於蘭沙使風后負書常伯荷劍旦往恒流夕歸蒲晉行萬里而一息恒流如沙塵足踐則陷其深難測大風吹沙如霧霧中多龍神魚鼈皆能飛翔有石藍青色堅而甚輕從風靡靡覆於流沙之上一莖百葉千年一花故甯封遊海詩曰青藍灼爍千載舒百齡暫死食飛魚有務光子身長八尺七寸神仙者也（務光）（[illegible]）有赤將子輿者不食五穀啗百草花而長年（至堯時爲木正能隨風雨上下[illegible]）有容成公善補導之術守生養氣谷神不死能使白髮復黑齒落復生帝慕其道乃造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即訪道遊華山首山東之泰山時致怪物而與神會通接神人於蓬萊迴乃接萬靈於明庭京兆仲山寒門甘泉谷口（在長安北甘泉縣）黃帝於是祭天圜丘將求至道即師事九元子以地皇元年正月上寅日齋于首山（在東萊）復周遊以訪其道將見大隗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驂乘張若謵朋前導（[illegible]）昆閽滑稽後從至襄城之野七聖皆迷遇牧馬童子問塗焉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莊子以大隗喻大道具茨[illegible]人身言道在人身[illegible]）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具茨山在密縣[illegible]）小童非獨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乎（[illegible]）請問爲天下（道之人）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若是而已矣又奚事焉（[illegible]）余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余適有瞀病有長者教余曰爾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余病少痊余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爲天下者亦若此而已又奚



事焉（[illegible]）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哉亦去其害馬而已（[illegible]）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帝自省天皇真一之經而不解三一真氣之要是以周流四方求其釋解乃至圓丘之上其國有不死之樹食其實與葉人皆不死丹巒之泉飲之長生有巨蛇害人帝以雄黃逐之留一時而返（外國記云[illegible]）帝令三子習服之皆壽三百歲東到青丘見紫府先生登於風山受三皇內文天文大字（[illegible]）以劾召萬神役使羣靈南到五芝玄澗登玄隴陰建木觀百靈所登降採若乾之芝（一云華）飲丹巒之水西見中黃子受九茄之方北到鴻隄上具茨見大隗君（[illegible]）黃蓋童子受神仙芝圖十二卷登稽山游王屋開石函發玉笈得金鼎九丹之經復受九轉之訣於玄女南至江登熊湘（[illegible]）山往天台受金液神丹之方聞廣成子有道在空同山（[illegible]）見之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人民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爲之柰何廣成子曰汝所問者物之質也汝欲官者物之殘也自汝理天下雲氣不待簇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汝佞人之心翦翦者奚足以語至道哉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柰何可以長久廣成子蹶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汝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神將守形乃可長生慎汝內閉汝外多知爲敗我爲汝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我爲汝入于杳冥之門矣至彼至

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愼守汝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脩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也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又曰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爲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爲極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返於土故將與汝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爲常當我緡乎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黃帝得道之要復周遊四海車轍馬跡丹井遺墟往往而有（蜀之天柱山有丹井昌利山青城山縉雲山皆有轍跡永嘉山有丹泉青城山羅浮山有古蹟）越玄闕見中黃丈人登雲臺人青城天國之都



見甯先生受龍蹻之經築壇于山上封甯先生爲五嶽丈人使嶽神一月再朝嶽神竁六時之泉以代晷漏帝問先生眞一之道先生曰吾得道始仙耳非是三皇天眞之官實不解此眞一之文近皇人爲扶桑君所使領峨嵋山仙官今猶未去可往問之帝乃到峨嵋之山清齋三月得與皇人相見皇人者不知何世人也身長九尺玄毛被體皆長尺餘髮鬚長數寸其居乃在山北絕巖之下中以蒼玉爲屋黃金爲牀然千和之香侍者皆衆仙玉女座賓三人皆稱太清仙王方見皇人飲以丹華之英漱以玉井之漿黃帝匍匐既至再拜稽首而立請問長生之道皇人曰子既官四海復欲不死不亦貪乎帝曰萬兆無主則相凌暴今爲制法足以傳後私心好道遠涉四海幸遇道君願垂哀告竊見眞人食精之經徒省其文而弗綜其意看其辭而不釋其事乞得敎誨皇人大驚良久乃答曰汝安得聞見此乃金籙之首篇上天之靈符太上之寶文矣白日昇天飛步虛空身生水火變化無常此天仙之眞唯有龍胎金液九轉之丹守形絕粒辟除萬邪役使鬼神長生久視乃血脈流宣腸化爲筋百災不能傷延期至億于則唯有眞一食五牙之文此二事但使南斗君領錄參於太帝機衛自非仙人四千年一出之約皆不得脊科而往泄也又



西王母秘此書於五城之內其外衛備有仙樓十二藏以紫玉之匱刻以黃金之札封以丹芝光華印以太上中章其無仙籍者不得聞知也子未可聽天音於地耳矣便可去也帝答曰昔已受神丹於玄女唯未受五牙食眞之經幸今遭會得見道君既不以授生道是臣相命不得度世耳因叩頭流血唯乞愍濟太清三仙王復愍助之曰此子先世有功德及鳥獸故芳氣之流光于帝位何爲隱其眞牙之經乎可救而成之也皇人命帝坐而告之曰汝向所道之經蓋上天之氣歸于一身一身分明了可長存耳夫人有生之最靈也不能自守其神而却衆惡若知之者不求祐於天止於其身則足矣且一身猶一國也胷腹之位猶宮室也四肢之列猶郊境也骨節之分猶百官也神猶君也血猶臣也氣猶民也故知理身則知理國愛其民所以安其國吝其氣所以全其身民散則國亡氣竭則身死亡者不可存死者不可生所以至人消未起之患理未病之疾堅守之於無事之前不追之於既逝之後民難養而易散氣難保而易失審威德所以固其理割嗜慾所以成其眞然後眞一存焉三一守焉泥丸絳宮丹田三一之宅也子勤守之萬毒不傷漱華池食五牙便爲眞仙矣吾受此經於九天眞王今以相付存之於口名曰朱鳥之丹取



之於身名曰眞一勤乎祕哉大有言曰五穀爲刳命之鑿五牙爲長生之根也帝受道畢東過廬山署九天使者秩次青城丈人比御史主總仙官之籍爲五嶽之監司也帝又封灊山君爲九天司命主生死之錄復以四嶽皆有佐命之山而南嶽孤峙無輔乃章祠三天太上道君命霍山爲南嶽儲君灊山爲南嶽之副以貳其政以輔佐之乃寫九州山川百物之形又作五嶽之圖用傳於世帝鑄石于縉雲之山有縉雲之瑞立縉雲之堂丹丘存焉帝藏兵法勝負之圖六甲陰陽之書於苗山（今在越州亦名玉笥山禹集羣臣言功之所故曰會稽山）帝又合符瑞於釜山奉事太一元君受易形變化蘊

于空同之巖帝考推步之術於太山稽力牧著體診之訣於岐伯雷公請氣候於風后窮律度於容成按殘傷鹽金石之事畢該祕要窮究道眞傳陰符則內合天機外合人事理天下南泊交趾北至幽陵西極流沙東界蟠桃（蟠桃在度索山出山海經）帝曰吾聞在宥天下不聞理於天下我勞天下久矣息駕玄圃以反余眞也（玄圃在崑崙上有黃帝宮）上脩封禪禮畢乃採首山之銅鑄鼎象物鼎成以象太一於雍州（荊山在湖城縣今名鼎湖襄德縣制山今日皇天原是）也其鼎知吉知凶知存知亡能輕能重能息能行不灼而沸不炊而盈自生五味眞神鼎也遂鍊九鼎之丹服之以丹法傳於玄子重盟而付之丹經藏于九



疑之東委羽之山承以文玉覆以盤石金簡玉字刻其文（夏禹得其書合丹成道藏于會稽之山道士鄧得其書合丹昇天藏于雲臺之山也）帝又以靈寶五符眞文金簡書之一通藏於鍾山一通藏宛委之山帝所鑄劍鏡鼎器皆以天文古字題銘其上或有祕識之詞焉時萬國至神人集成獻代之志醫冠珮劍焉於鼎湖極峻處昆臺之上立館於其下有馬師皇者善醫馬通神明忽有龍下於庭張口開目師皇視之此龍有病乃引鍼以鍼龍口中以牛乳煎甘草灌之龍病即愈師皇乘龍而去黃帝聞之自擇以戊午日昇天果有黃龍下垂髯迎帝帝乘龍登天與無爲子及臣僚昇天者七十二人其小臣不得去者攀斷龍髯及墮帝弓小臣抱弓而號因曰烏號弓萬姓仰天而呼因名其地爲皇天原亦名鼎湖（今湖城縣）其後有臣左徹削木爲黃帝像率諸侯而朝奉之臣僚追慕取几杖立廟而祭之取衣冠置墓而守之於是有喬山之冢（在上郡陽周縣有橋山又云黃帝冢有黃帝祠坊州橋山有黃帝冢）黃帝昔遊處皆有祠焉五百年後喬山墓崩空室唯劍與赤舄在一旦亦失去（劍經荊山記其藏）黃帝居代總一百一十年在位一百年昇天爲太一君又爲軒轅之星備黃龍之體在南宮之中（大帝星也軒轅黃帝祭天神）後代享之列爲五帝居中配天蓋黃帝土德中央之位兼總四方也（東方青帝太昊南方赤帝神農西方白帝少昊北方黑帝顓頊爲五方人帝）以鎮星

爲子上配五老下配五帝黃帝之子昌意居弱水昌意之弟少昊帝妃女節所生也帝之女溺於東海化爲鳥名曰精衛常銜西山木石以堙東海焉少昊名摯字青陽即帝位號金天氏黃帝之子也顓頊高陽氏黃帝之孫也有聖德在位七十八年年九十八歲母蜀山氏都商丘濮陽禺強黃帝之胥顓頊之子與顓頊俱得道顓頊爲玄冥禺強爲北方水神（顓頊以水事紀與之爲號也）帝嚳高辛氏黃帝之孫（嚳極所生也）帝生而神靈自言其名都偃師（今在河南）在位七十年年一百五歲帝堯陶唐氏黃帝玄孫姓伊祁名放勳興於定陶以唐侯爲帝（唐有定陶今曹州）都於平陽（在晉州）在位九十八年年一百一十八歲帝舜有虞氏姓姚名重華黃帝八代孫（國有虞今蔡州）都蒲坂年百歲得道登遐於九疑之山夏禹號夏后氏黃帝玄孫姓姒名文命（舜已八代[illegible]）（爲玄孫何也按遁甲開山圖曰[illegible]）殷湯黃帝十七代孫（黃帝子少昊少昊生蟜極蟜極生高[illegible]）黃帝子孫各得姓於事帝吹律定姓者十二（[illegible]）少昊有子姓曼顓頊姓姬（[illegible]）（后稷姬姓也）堯姓伊祁舜姓姚禹姓姒湯姓子又張鄧軒路黃寇宋鄜白薛虞賁伊祁申屠黃公托跋（昌意子封北之）（[illegible]以土德王北俗以土爲托以君爲跋乃以托跋爲姓）黃帝有子各封一國（具中卷）總三十三氏出黃帝之後子孫相承凡一千二百五十年自黃帝己酉歲至今大唐廣明二年辛丑歲計三千四百七十二年矣

廣黃帝本行記　九

廣黃帝本行記

山東督糧道孫星衍校元和縣學生貟顧廣圻覆校

嘉慶丁卯五月刊行

光緒歲在閼逢涒灘國子監肄業生吳縣朱記榮校刊

四庫未收書提要

廣黃帝本行記一卷　阮元撰

唐王瓘撰瓘系銜稱潤州曾安縣主簿王瓘進考之新唐書藝文志雜傳記云王瓘廣軒轅本紀三卷蓋卽此書此卷首題修行道德四字必每卷各以四字標識本書帝吹律定姓者十二注云在中卷又黃帝有子各封一國注云具中卷可證此爲下卷佚去上中二卷矣此從錢曾舊鈔本影鈔恐世間更無足本讀書敏求中具載之

廣黃帝本行記　一

四庫提要補正

廣黃帝本行記一卷　胡玉縉著

唐王瓘撰瓘系銜稱潤州曾安縣主簿王瓘進考之新唐書藝文志雜傳記云王瓘廣軒轅本紀三卷蓋卽此書此卷首題修行道德四字必每卷各以四字標識本書帝吹律定姓者十二注云在中卷又黃帝有子各封一國注云具中卷可證此爲下卷佚去上中二卷矣此從錢曾舊鈔藏本影鈔恐世間更無足本讀書敏求記中具載之

顧廣圻思適齋集是書序云廣黃帝本行記一卷載道藏海字號非完書也新唐書藝文志云王瓘廣軒轅本紀三卷者卽此蓋其書備詳黃帝始末今起於黃帝以天下旣理乃所存但下卷耳首題修行道德必每卷各以四字標識而上中二卷是黃帝生長及治天下等事皆與道家無涉故不爲道藏所收而遂佚去本書帝吹律定姓者十二注云云尤可證矣孫淵如先生得書是從道藏鈔本屬校刊於江寧因借明天寧正統十年藏本對勘訂正若干字錢曾讀書敏求記著錄與此無異計世間未必更有足本故闕之以俟博見者（[illegible]記中有此書）

廣黃帝本行記提要補正　一

# 軒轅黃帝傳

撰人不詳

錢曾讀書敏求記於廣黃帝本行記之後即次以軒轅黃帝傳一卷云闕撰者名氏注引劉恕外紀殆是宋人所著然今淵如先生所得壹是堂鈔本正合二種爲一冊必所出同源也注又引蜀檮杌乃宋英宗時人張唐英次公所著此書固在其後考道藏以字號十雲笈七籤卷一百所載軒轅本紀即王欽若聖祖事迹亦曰先天紀有眞宗御製敘可證大段頗同而文句閒有出入蓋欽若撰事迹用王瓘記爲藍本而此傳復用事迹爲藍本也欽若經進之意恃在繁富採摭羣籍不無闕取如史記五帝本紀幼而徇齊徐廣注墨子曰年踰五十則聰明心慮不徇通矣索



隱云俗本作十五非是按謂年老踰五十不聰明何得云十五可見徐注史記引墨子者祇證徇字之義與黃帝初不相涉而取之云帝年十五心慮無所不通旣依俗本且竟以爲黃帝事非也又如封禪書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云云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徐廣曰在元封二年秋而取之云又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明堂圖削去時字以爲上圖於黃帝又云帝依圖制之以爲黃帝依帶圖制明堂是公玉帶乃黃帝時濟南人矣尤非也此傳皆沿其誤不無可議度王瓘唐人未必有是也然瓘記上中二卷亡失終藉此尚見厓略今旣一并校刊於江甯獨惜弗獲述古藏本對勘耳其先天紀異同不更列入因張萱所刻雲笈七籤自行於世無難並觀而參考也嘉慶丁卯三月元和顧廣圻序

光緒歲在閼逢涒灘國子監肄業生吳縣朱記榮校刊



光緒甲申小春
月白堤八字橋
孫谿槐廬家塾

## 軒轅黃帝傳

軒轅黃帝姓公孫有熊國君少典之次子也

自周制五等諸侯後乃有公孫姓軒轅爲黃帝長於姬水合以姬爲姓不知古史何據也伏羲生少典少典生神農及黃帝襲帝位居有熊之封焉有熊在河南新鄭縣

其母西橋氏女名附寶瞑見大電光繞北斗樞星照于郊野附寶感之而有娠以樞星降又名天樞懷二十四月生軒轅於壽丘

壽丘地名在魯東門之外

帝生而神靈幼而徇齊弱而能言長而敦敏成而聰



明龍顏日角河目隆顙蒼色大肩始學於貢長於姬水帝年十五心慮無所不通乃受國於有熊襲封君之地以制作軒冕乃號軒轅以土德王曰黃帝

徇疾齊速也餘解見下文

得蒼龍辨乎東方

東者動也日出萬物乃動也東字從日從木以日出望之如穿扶桑之林木也日所出在扶桑東數十萬里

得祝融辨乎南方

心星從火火在正南大明也融光明也主火之官號祝融融字從南從午南求也求正對爲明爲晴則南爲陽北爲陰也

得大封辨乎西方

雞之明旦則望東身而居西也西雞也以小入時名之西半爲西也

得后土辨乎北方

北陰也青也故曰北征

帝娶西陵氏於大梁曰嫘祖爲元妃生二子玄囂昌意初喜天下之亂己也養正娛命自取安而順之爲鴻荒之代以一民也時人未使而自化未賞而自勸其心愉而不僞其事素而不飾謂太清之始也耕者不侵畔漁者不爭岸抵市不預價市不閉鄽商旅之

人相讓以財外戶不閉是謂大同帝理天下十五年憂念黎庶之不理竭聰明進智力以營百姓具修德也考其功德而務其法教時元妃西陵氏始養蠶爲絲

禮記皇后祭先蠶西陵氏葛稚川西京記曰宮內有先蠶壇

乃有天老五聖以佐理化帝取伏羲氏之卦象法而用之據神農所重六十四卦之義帝乃作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重卦之義也時有臣曹胡造衣臣伯余造裳臣於則造履帝因之作冠冕始代毛革之弊所謂黃帝垂衣裳而天下理帝因以別尊卑令男女異處而居取法乾坤天尊地卑之義

冠者則服之大名冕者則冠中之別名以其後高而前下有俯仰之形因曰冠冕也

帝見浮葉方爲舟即有共鼓化狄二臣助作舟檝所謂刳木爲舟剡木爲楫也蓋取諸渙渙散也物大通也所以濟不通也帝又觀轉蓬之象以作車時有神馬出生澤中因名澤馬一曰吉光一曰吉良出大封國

大封國在亳州東古國也

文馬縞身朱鬣乘之壽千歲以聖人爲政應而出今飛龍司有吉良廄因此薛綜曰與騰黃一也所出之國各別葛稚川曰騰黃之馬吉光之獸則獸馬各異今據即馬騰黃即獸稚川之說又別



又有騰黃之獸其色黃狀如狐背上有兩角龍翼出日本國壽二千歲

一本云龍翼而身一名乘黃一名飛黃或曰古黃又曰翌黃出日本國壽三千歲日行萬里乘之令人壽二千歲大典宋齊梁陳皆有車府乘黃之官今太僕寺有乘黃署即其事

黃帝得而乘之遂周遊六合所謂乘八翼之龍遊天下也故遷徙往來無常帝始教人乘馬有臣胲作服牛以用之世本云所謂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取諸



隨得隨所宜也有臣黃雍父始作舂所謂斷木爲杵掘地爲臼以濟萬人取諸小過者過而通也帝作竈以著經始令鑄釜造甑乃蒸飯而烹粥以易茹毛飲血之弊有臣揮始作弓臣夷牟作矢所謂弦木爲弧剡木爲矢也弧矢之利以威天下以取諸睽乖也制不順也帝始作屋築宮室以避寒暑燥濕謂之宮宮言處於中也所謂上棟下宇以待風雨取諸大壯大者壯也帝又令築城邑以居之始改巢居穴處之弊又重門擊柝以待暴客以取諸豫備不虞也又易古之衣薪葬以棺槨以取諸大過有服齋於中宮於洛水上坐玄扈石室與容光等內觀忽有大鳥銜圖置



於帝前帝再拜受之是鳥狀如鶴而雞頭燕喙龜頸龍形駢翼魚尾體備五色三文成字首文曰慎德背文曰信義膺文曰仁智天老曰是鳥麟前鹿後蛇頸背有龍文足履正尾繫武九苞一口包命二心合度三耳聰達四舌屈伸五采色備六冠短丹七距銳鉤八音激揚九服戶行一名鸙其雄曰鳳其雌曰皇高五六尺朝鳴曰登晨晝鳴曰上祥夕鳴曰歸昌昏鳴曰固常夜鳴曰保長皆應律呂見則天下安甯黃帝曰是鳥遇亂則去居九夷矣出於東方君子之國又出丹穴之山有臣沮誦蒼頡觀鳥獸以作文字此文字之始也

先儒論文字之始不同或始於三皇或始於伏羲或云與天地並興今據司馬遷班固韋誕宋衷傅玄等云蒼頡黃帝臣今據此載之諸家說蒼頡亦無定據

帝脩德義大理天下乃召天老謂之曰吾夢兩龍挺白圖出於河以授予敢問於子天老對曰此河圖洛書將出之狀天其授帝乎試齋戒觀之黃帝乃齋于中宮衣黃服戴黃冕駕黃龍之乘載交龍之旂與天老五聖遊於河洛之閒求夢未得帝遂沈璧于河及大霧三日又至翠媯之泉有大鱸魚於河中泝流而至殺三牲以醮之即甚雨七日七夜有黃龍負圖而





出於河黃帝請天老五聖曰子見河中者乎天老五聖乃前跪受之其圖五色畢具白圖蘭葉而朱文以授黃帝乃舒視之名曰錄錯圖令侍臣寫之以示天下黃帝曰此謂之河圖書是歲之秋也帝既得龍圖之圖書蒼頡之文即制文字始代結繩之政以作書契蓋取諸夬夬決也決斷爲事

自垂衣裳至制文字凡九事按皇甫謐帝王代紀載此九事皆黃帝之功今各以當時事及衆書所載列之如前以明之然於易繫說九事則上自黃帝下至堯舜以其先儒說者或以爲不獨黃帝若以皇甫所載及今所引衆書則九事皆黃帝始創之以服用後代聖人至堯舜但繼作脩飾耳

於是黃帝定百物之名作八卦之說謂之八索一號帝鴻氏一號歸藏氏乃名所制曰歸藏書此易之始也黃帝垂衣裳之後作龍袞之服畫日月星辰於衣上以象天有龍袞之頌帝納女節爲妃其後女節見大星如虹下臨華渚女節感而接之生少皞

代紀云女節即嫘祖非也

帝又納嫫女號嫫母使訓人而有淑德奏六德之頌又納費脩氏爲夫人是時庶民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無羨欲之心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至老而不相往來無求故也所謂黃帝理天下使民謂



之至理之代是時風不鳴條謂之天下之喜風也雨不破塊謂十日小雨應天下文十五日一大雨以協運也以嘉禾爲糧謂木禾也其穗異常以醴泉爲漿謂泉水味美如酒可以養老也以五芝爲芳謂有異草生於圖則芝英紫芝黑芝五芝之草生皆神仙上藥時有水物洋湧山車滿野於是德感上天故有景星之祥謂之異星形狀似月助月爲光名曰景星又有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方中有二星青方中有一星凡三星又有異草生於庭月一日生一葉至十五日生十五葉至十六日一葉落至三十日落盡若月小即一葉厭而不落謂之蓂莢以明于月也亦曰曆

黃帝因鑄鏡以像之爲十五面神鏡寶鏡也于時大撓能探五行之情占北斗衡所指乃作甲乙十干以名日立子丑十二辰以明月以鳥獸配爲十二辰屬之以成六旬謂造甲子也黃帝觀伏羲之三畫成卦八卦合成二十四氣即作紀歷以定年也帝敬大撓以爲師因每方配三辰立孟仲季自是有陰陽之法焉黃帝聞之乃服黃衣帶黃紳首黃冠齋于中宮即有鳳皇蔽日而至帝乃降階東面再拜稽首曰天降丕祐敢不承命鳳乃止帝東園集于梧桐又巢于阿閣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其飲也則自鳴舞音如笙簫帝即使伶倫往大夏之西阮隃之谿崑崙之陰



嶰谷采鍾龍之竹取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七寸七分吹之爲黃鍾之音以本至理之代天地之風氣所謂黃帝能理日月之行調陰陽之氣爲十二律呂雄雌各六也

伶倫漢書律歷志作泠綸大夏國在西去長安萬里十一月律爲黃鍾謂冬至一陽生萬物之始也晉書云律管長尺六孔十二月之音橐之以竹取其自然圓虛也以玉取其體含廉潤也

時有女媧之後容成氏善知音律始造律歷元起丁亥

本紀作辛卯今準混元實錄年譜

又推冬至日至之星

南斗後星也

又問天老得天元日月星辰之書以紀時有臣隸首善筭法始作數著筭術焉臣伶倫作權量

權秤也量斗斛也

黃帝得蚩尤始明乎天文

據管子言蚩尤有術後乃以爲有術者因號蚩尤云爾

帝又使寶鼎乃迎日推策於是順天地之紀旁羅日月星辰作蓋天儀測玄象推分星度以二十八宿爲十二次角亢爲壽星之次房心爲大火之次尾箕爲



析木之次斗牛爲星紀之次虛危爲玄枵之次室壁爲諏訾之次奎婁爲降婁之次昴畢爲大梁之次觜參爲實沈之次井鬼爲鶉首之次星張爲鶉火之次翼軫爲鶉尾之次立中外之星作占日月之書此始爲觀象之法也皆自河圖而演之

左傳昭元年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以不臧遷閼伯於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由此觀之至高辛氏時方有實沈之名不知軒轅氏時何先有實沈之號也竟非後人以分野之名易十二辰名以明古事邪

又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臾區占星帝作占候之法占日之書以明休咎焉黃帝有茂德感眞人來遊玉池至德所致也有瑞獸在囿玄枵之獸也尚書中候云麐身牛尾狼蹄一角角端有肉示不傷物也音中黃鍾文章彬彬然牝曰麒牡曰麟生於火遊於土春鳴曰歸禾夏鳴曰扶幼秋冬鳴曰養信帝又得微蟲蟃蛣有大如羊者大如牛者名螾大如虹者應土德之王也有獸名䝟如獅子食虎而循常近人或來入室人畏而患之帝遂上奏於天徙之北荒帝以景雲之瑞雲之祥即以雲紀官官以雲爲名故有



縉雲之官

或云帝嫌金升有縉雲之瑞自號縉雲氏赤多白少曰縉

於是設官分職以雲命官春爲青雲官夏爲縉雲官秋爲白雲官冬爲黑雲官帝以雲爲師也帝置四史官令沮誦蒼頡隸首孔甲居其職主圖籍也

周禮掌版圖人戶版籍出入

又令蒼頡主人儀孔甲始作盤盂以代凹尊杯飲之樸著盤盂籒盤盂之誡也帝作巾几之法以著經黃帝書中通理黃帝史謂之墳墳大也

孔安國曰遭秦焚之不可聞也

有臣史玉始造書又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明堂圖有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此樓之始也帝依圖制之曰合宮可以觀其行也乃立明堂之議以觀於賢也時有仙伯出於岐山下號岐伯善說草木之藥性味爲大醫帝請主方藥帝乃脩神農所嘗百草味性以理疾者作內外經又有雷公述炮炙方定藥性之善惡扁鵲俞附二臣定脈經療萬姓所疾帝與扁鵲論脈法撰脈書上下經帝問岐伯脈法又制素問等書及內經帝問少俞鍼法乃制鍼經明堂圖鍼灸之法此藥之始也

㰁元里陽公謂于虛能知疾之生死按脈經也今



有二帙各九卷後來試脩之按素問序云岐伯作今卷數大約闕少其八十一難後來皆脩又云天降素女以治人疾帝問之遂作素問也

黃帝理天下始以中央之色稱號初居有熊之國曰有熊帝

稱有熊帝者如顓頊爲高陽帝帝嚳爲高辛帝唐堯爲陶唐帝云

不好戰爭當神農氏之八代榆罔始衰諸侯相侵以黃帝稱中央故四方僭號亦各以方色稱

史載而不言名號即青帝太皞赤帝神農白帝少昊黑帝顓頊時有四方之後子孫僭越而妄有稱者也

僉共謀之邊城日駭黃帝乃罷臺榭之役省靡麗之財周戎士築營壘帝問於首陽山令采首山之金始鑄刀造弩

首陽山在河中郡不安其居

又於東海流波山得奇獸狀如牛蒼身無角一足能出入水吐水則生風雨目光如日月其音如雷名曰夔牛帝令殺之以其皮冒之而爲鼓擊之聲聞五百里帝令軍士吹角爲龍鳴此鼓角之始也

世本云殿巫咸始作鼓則非也

於是又令作戲蹴之戲以練武士

今蹵毬也西京記曰蹴場即毬場也

黃帝云日中必彗操刀必割征屆豎閫之曰黃帝知言也帝有天下之二十有二年忽有蚩尤氏不恭帝命諸侯中強暴者也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頭鐵額不食五穀啗沙吞石

蚩尤始作鎧甲時人不識謂是銅頭鐵額李太白曰南人兵士見北地人所食麥飯餽糗不識謂之啗沙石故也

不用帝命作五虐之刑以害黎庶於葛盧山發金作冶制爲鎧甲及劍造立兵仗刀戟大弩等威震天下不順帝命帝欲伐之徵諸侯一十五旬未克敵思念賢哲以輔佐將征不義乃夢見大風吹天下塵垢又夢一人執千鈞之弩驅羊數萬羣覺而思曰風號令執政者也垢去土解化清者也天下當有姓風名后者夫千鈞之弩異力能遠者也驅羊數萬羣是牧人爲善者也豈非有姓力名牧者乎帝作此二夢及前數夢龍神之驗帝作釋夢之書令依二夢求其人得風后於海隅得力牧于大澤即舉風后以理民初爲侍中後登爲相舉力牧以爲將此將相之始也以大鴻爲佐理於是順天地之紀幽明之數生死之說是謂帝之謀臣也帝問張若謀敵之事張若曰不如力牧能于推步之術著兵法十三卷可用之乃習其干



戈以征弗享始制三公之職以象三台風后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聖配下台

天象有三台星太公六韜曰風后力牧五聖爲七公則五聖五人也

黃帝於是取合己者四人謂之四面而理時獲寶鼎迎日推策又得風胡爲將作五牙旗及烽火戰攻之具著兵法五篇又以神皇爲將帝之夫人費脩之子爲太子好張羅及弓矢付以大將謂之撫軍大元帥爲王前敵張若力牧爲行軍左右別乘以容光爲大司馬統六師兼掌邦國之九法

容光一曰常光



又眞左右太監監于萬國臣龍紆者有[illegible]有義亦爲將帝之行也以師兵爲營衛乃與榆罔合謀共擊蚩尤帝以玉爲兵

以玉爲兵者乃以玉飾其兵器也

帝服黃冕駕象車交六龍太丙太一爲御藏交龍之旂張五牙旗引之以定方位帝之行也常有五色雲狀如金枝玉葉止於帝上如葩華之象帝因作華蓋

華蓋今之繖蓋也

帝與蚩尤大戰于涿鹿之野

涿鹿在上谷郡南有涿鹿城

帝未克敵蚩尤作百里大霧彌三日帝之軍人皆迷



惑乃令風后法斗機作指南車以別四方

崔豹古今注曰周公作指南之車據此時已有指南車即周公再脩之耳

帝戰未勝歸太山之阿慘然而寐夢見西王母遣道人被玄狐之衣符授帝曰太一在前天一在後得之者勝戰則克矣帝覺而思之未悉其意即召風后告之風后曰此天應也戰必克矣宜壇祈之帝依之以設壇稽首再拜果得符廣三寸長一尺青色以血爲文即佩之仰天嘆所未捷以精思之感天大霧冥冥三日三夜天降一婦人人首鳥身帝見稽首再拜而伏婦人曰吾玄女也有疑問之帝曰蚩尤暴人殘物小子欲萬戰則萬勝也玄女教帝三宮秘略五音權謀陰陽之術

兵法謂玄女戰術也衞公李靖用九天玄女法是矣又神符黃帝之秘略陰陽術即六壬太一遁甲運式法也

玄女傳陰符經三百言帝觀之十旬討伏蚩尤又授帝靈寶五符眞文及兵信符帝服佩之滅蚩尤又令風后演河圖法而爲式用之創百八局名曰遁甲以推主客勝負之術

周公時約爲七十二局漢張子房共向映皆云四皓演成一十八局案神龍負圖文遁其甲乃名之



遁甲後約一局獨帖是也

黃帝又著十六神歷推太一六壬等法又述六甲陰陽之道作勝負握機之圖及兵法要訣黃帝兵法三卷

宋武傳云神人出之

河圖出軍訣稱黃帝得王母兵符又有出軍大帥年立成各一卷太一兵歷一卷黃帝出軍新用訣一十二卷黃帝夏氏占兵氣六卷

此書至夏后時重脩之也

黃帝十八陣圖二卷

諸葛亮重脩爲八陣之圖

黃帝問玄女之訣三卷風后孤虛訣二十卷務成子玄兵灾異占十四卷鬼臾區兵法三卷圖一卷

或作鬼容區設兵法以來皆本於黃帝亦後來增脩之也

黃帝於是納五音之策以審攻戰之事復率諸侯再伐蚩尤于冀州蚩尤率魑魅魍魎請風伯雨師從天大風而來命應龍蓄水以攻黃帝請風伯雨師及下天女妓以止雨於東荒之地北隅諸山黎土羌兵驅應龍以處南極殺蚩尤于凶黎谷不得復上故其下旱所居皆不雨蚩尤乃敗於顧泉遂殺之於中冀其地因名絕轡之野



中冀在媯州也

既擒殺蚩尤乃遷其庶類善者於鄒屠之鄉其惡者以木械之帝令畫蚩尤之形於旗上以厭邪魅名蚩尤旗殺蚩尤于黎山之丘

東荒之北隅也

擲械於大荒中宋山之上其械後化爲楓木之林

山海經曰融天山有楓木之林蚩尤之桎梏所化也

所殺蚩尤身首異處帝憫之令葬其首冢於壽張

壽張今在鄆州冢高七尺土人常以十月祀之則赤氣如絳見謂之蚩尤旗

其肩髀冢在山陽
山陽今在楚州府界廟藏也
收得蚩尤兵書行軍祕術一卷蚩尤兵法二卷黃帝
都於涿鹿城
涿鹿在上谷郡又名獨鹿又曰濁鹿聲傳記誤也
黃帝又與榆罔爭天下榆罔恃神農氏之後故爭之
黃帝始以鵰鶡鷹鳶爲旗幟
鶡一名云隼六典曰今鵕鸃旗也
以能羆貔虎爲前驅戰于阪泉之野
阪泉在上谷郡今嬀州也
三戰而後克之帝又北逐獯鬻之戎



獯鬻即匈奴也
諸侯有不從者帝皆率而征之凡五十二戰天下大
定帝以伐叛之功始令岐伯作軍樂鼓吹謂之簫鐃
歌以爲軍之警衛㭬鼓曲靈夔吼鵰鶚爭石墜崖壯
士怒玄雲朱鷺等曲所以揚武德也謂之凱歌
六典曰漢時張騫得之於西域凡八曲軍樂之遺
音簫笳也金鐃如鈴而無舌有柄執之以止鼓也
於是諸侯咸尊軒轅爲天子帝以己酉立承神農之
後火生土帝以土德稱王天下號黃帝位居中央臨
制四方帝破山通道未常甯居令風后負籌書伯常
荷劍旦出流沙夕歸陰浦行萬里而一息反涿鹿之
阿帝又試百神而朝之帝問風后予欲知河所泄對
曰河凡有五皆始於崑崙之墟黃河出於崑崙山東
南脚下即其一也
餘四河說在東方朔十洲記
黃帝令豎亥步自東極至于西極得五億十選九千
八百八步
萬里曰選一云二億三萬三千
南北得二億三萬一千三百步
一云二億二十萬
東盡泰遠西窮邠國東西得二萬八千里南北得二
萬六千里





神農時東西九千萬里南北八千萬里函四海之
外韋昭注漢書不信此闊遠於海外臣瓚據道書
神農乘龍遊遠也黃帝乘馬以理土境祇四海內
也
淮南子云北極至于南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七十里
也
淮南王學道此言絕遠亦據道書也
黃帝始畫野分州令百郡大臣授德教者先列珪玉
於蘭蒲席上使春雜寶爲屑以沈榆之膠和之爲泥
以分土別尊卑之位與華戎之異
出封禪記
帝旁行天下得百里之國者萬區
今之縣邑是也
所謂首出庶物萬國咸甯有青烏子能相地理帝問
之以制經帝又問地老說五方之利害時有瑞草生
於帝庭名屈軼佞人入則指之是以佞人不敢進時
外國有人以神獸來進名獬豸如鹿一角寘於朝不
直之臣獸即觸之容成子者得道知聲律女媧之後
初爲黃帝造律歷元起丁亥至此時造笙以象鳳鳴
素女於廣都來教帝以鼓五十絃瑟黃帝損之爲二
十五絃瑟長七尺二寸伏羲寘琴女媧和之黃帝之
琴名號鐘作清角之弄帝始制七情行十義君仁臣



忠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十義也
帝制作樂之始也
瑟史作琴非也
東海有度索山山有神荼鬱壘神能禦凶鬼帝制驅
儺之禮以象之帝以容成子爲樂師帝作雲門大卷
廣祉之樂乃張樂于洞庭之野北門曰其奏也陰陽
以之和日月以之明和風俗也
或曰度朔誤呼也此山間以竹索懸而度也唐至
德二年洞庭側有人穿地得古鐘有篆文黃帝時
樂器也永泰二年巴陵令康通中得采藥人石季
德於洞庭鄉采藥得古鐘上有篆岳州刺史李華

進之可明非子所謂黃帝於洞庭張樂誠不妄者
也
黃帝將會神靈於西山之上乃駕象車六交龍畢方
並轄蚩尤居前
蚩尤居前乃黃帝所造蚩尤旗也
風伯進掃雨師灑道鳳皇覆上乃到山大合鬼神而
以號鍾之琴奏清角之音
師曠善于琴晉平公強請奏角弄師曠不得已一
奏雲西北起再奏大風起大雨作平公癃而成疾
焉



登崑崙之靈峰致豐大之祭以詔後代斯封禪之始
也
封禪即祠祭山川鬼神也
時有神人西王母者太陰之精天帝之女人身虎首
豹尾蓬頭戴勝顏然白首善嘯石城金臺而穴居坐
于少廣山有三青鳥常取食此神人西王母慕黃帝
之德乘白鹿來獻白玉環又有神人自南來乘白鹿
獻鬯帝德至地祇鬯乃出黃帝習樂以舞眾神又感
玄鶴二八翔舞左右帝於西山嘗木菓味如李狀如
棠花赤無核因名沙棠食之禦水不溺立臺於沃人
國西王母之山名軒轅臺帝乃休于冥伯之丘崑崙
之墟帝遊華胥國
山海經曰虎首一云虎色華胥國伏羲所生之國
復往天毒國居之因名軒轅國
後來曰天竺去長安一萬二千里古史考曰在海
外妄也
又西至窮山女子國北又復遊於崑崙宮赤水北
及南望還歸而遺其玄珠使明目人離婁求之不得
使象罔求而得之後爲蒙氏女奇相氏竊其玄珠沈
海去爲神
玄珠喻道蒙氏女得之爲水神蜀檮杌云成都府
有奇相之祠唐英按古史震蒙氏之女竊黃帝玄
珠沈江而死化爲此神上應鎮宿旁及牛宿郭璞

江賦曰奇相得道而宅神即今江瀆廟是也
帝巡狩東至海登桓山於海濱得白澤神獸能言達
于萬物之情因問天下鬼神之事自古精氣爲物遊
魂爲變者凡萬一千五百二十種白澤言之帝令以
圖寫之以示天下帝乃作祝邪之文以祝之帝周遊
行時元妃嫘祖死於道帝祭之以爲祖神令次妃嫫
母監護于道以時祭之因以嫫母爲方相氏
　謂其方也以護喪亦曰防喪氏今人將行設酒食
　先祭道謂之祖餞祖送也顏師古注漢書曰黃帝
　子爲道神乖妄也崔寔四人月令復曰黃帝之子
　亦妄也皆不得審詳祖嫘祖之義也
黃帝以天下大定符瑞並臻乃登封泰山禪于亭亭
山又禪于九山勒功於喬嶽作下畤以祭炎帝以觀
天文察地理架宮室制衣服候氣律造百工之藝畢
功積德故天授輿服斧鉞華蓋羽儀天神之兵黃帝
名軒輿之銘帝以事周畢即推律以定姓
　孔子京房皆行此推律之法
紀鍾甄聲帝之四妃
　嫘祖嫫母費脩女節是也
生二十五子得姓者十二人
　一云十三人
姬酉祁已滕箴任荀僖詰旋依
　史記云又十一姓嬉釐嬛二姓不同所云黃帝姓
　公孫者十八代合一千五百年其十二姓十三代
　合一千七十二年史又云十二姓德薄不記錄亦
　不可也姬祁滕任僖詰皆有德有名者也所云黃
　帝姓公孫雖古史相傳理終不通且黃帝生於有
　熊長于姬水祇合以姬爲姓且周武王稱黃帝十
　九代孫姬姓之後即黃帝姬姓非妄稱也且周實
　五等諸侯以公侯伯子男後諸侯子孫多稱公孫
　言公之子孫也故連公字爲姓者且更有八十五
　氏皆非黃帝時人
黃帝九子各封一國



　儲安仁詩言之未知其原
元妃嫘祖生二子玄囂昌意並不居帝位玄囂得道
爲北方水神昌意居弱水弟少昊黃帝之小子也帝
妃女節所生號金天氏後即帝位黃帝之女溺於東
海化爲鳥名精衛常銜西山木石以堙東海昌意娶
蜀山氏之女生顓頊居帝位號高陽氏黃帝之嫡孫
也黃公拓跋昌意之少子也封北土
　以黃帝土德北俗以土爲拓以君爲跋乃以拓跋
爲姓
禺強黃帝之胤不居帝位亦得道居北方爲水神少
昊有子七人顓頊時以其二子有德業賜姓曼氏餘不
聞黃帝以天下既理物用具備乃尋真訪隱問道求
仙冀獲長生久視所謂先理代而後登仙者也時有
甯子爲陶正有神人至教火法出五色烟能隨之上
下道成仙去往流沙之所食飛魚暫死二百歲更生
作沙頭頌曰青蕖灼爍千載舒萬齡暫死餌飛魚有
務光子者身長八尺七寸神仙者也
　至夏時餌藥養性鼓琴有道壽永也
有赤將子輿不食五穀啗百草而長年
　堯時爲木公能隨風上下即已二千歲矣
有容成公善補導之術守生養氣谷神不死能使白
髮復黑齒落復生黃帝慕其道乃造五城十二樓以
候神人即訪道遊華山首山東之泰山時致怪物而
與神仙通接訪神人於蓬萊回乃接萬靈於明庭京
兆仲山甘泉寒門谷口
　谷口在長安甘泉在雲陽
黃帝於是祭天圜丘將求至道即師事九元子以地
皇元年正月上寅日齋于首山
　首山在河東蒲坂縣
復周遊以訪真道今方明爲御昌寓驂乘張若謵朋
導馬昆閽滑稽從車而至襄城之野七聖俱迷見牧
馬童子黃帝問曰爲天下若何童子曰理天下何異
牧馬去其害馬而已黃帝稱天師而退至於圜丘其

國有不死樹食其子與棗人皆不死有丹鑪之泉飲
之而壽有巨蛇害人黃帝以雄黃却逐其蛇留一時
而返
　外國記云留九年也
帝令三子習服之皆壽三百歲北到洪隄上具茨山
見大隗君
　具茨山在陽翟大隗在密縣大隗神也
又見黃蓋童子受神芝圖七十二卷適中岱見中黃
子受九茄之方
　一云至空同之山見黃真人一云其方原州有空
　同之山歷邵云隴右非也
登崆峒山見廣成子問至道廣成子不答帝退捐天
下築特室藉白茅閒居三月方往再問脩身之道廣
成子乃授以自然經一卷黃帝捨帝王之尊託假脈
之文登雞山陟王屋山開石函發玉笈得九鼎神丹
注訣南至江登熊湘山往天台山受金液神丹
　莊子作空同山司馬彪注云空同當斗下之山也
　一云在梁國虞城東三十里也一云天下空同山
　三汝州空同山乃黃帝問道處一云隴右空同山
　正黃帝問道之所今山上有問道宮山下有軒轅
　觀存焉昔黃帝見廣成子問至道亦一止一處後
　皆名空同今併存之熊山在召陵長沙字熊湘山在
　長沙益陽縣
東到青丘山見紫府先生受三皇內文大字以劾召
萬神
　抱朴子云三皇內文有二十卷
南觀五芝玄澗登圖壠蔭建木觀百靈所登降采若
乾之芝飲丹巒之水
　芝一名花
南至青城山禮謁中黃丈人乃問登雲臺山見甯先
生受龍蹻經問真一之道於中黃丈人丈人曰子既
君海內復欲求長生不死不亦貪乎頫相反復授道
帝拜謝訖東過廬山祠使者以次青城丈人廬山使

者秩比御史主總仙官之道是五嶽監司也又封潛山君爲九天司命主生死之錄黃帝以四岳皆有佐命之山而南岳孤特無輔乃章詞三天太上道君命霍山爲儲君命潛山爲衡岳之副以成之時摯政事以輔佐之帝乃造山躬寫形象以爲五嶽眞形圖黃帝往煉石于緡雲堂於地煉丹時有非紅非紫之雲見是曰縉雲因名縉雲山帝藏兵法勝負之圖六甲陰陽之書於苗山黃帝合符瑞于釜山得不死之道奉事太乙元君受要記脩道養生之法於玄女素女受還精補腦之術玄女授帝如意神方即藏之崆峒山帝精推步之術于山稽力牧著體診之訣於岐伯



雷公講占候於風后先生黃帝得玄女授陰符經義能内合天機外合人事帝所理天下南及交趾北至幽陵西至流沙東及蟠木帝欲棄天下曰吾聞在宥天下不聞理天下我勞天下久矣將息駕于玄圃以返吾眞矣黃帝脩舉封禪禮畢采首山之銅將鑄九鼎於荊山之下以象太一於九州是鼎神質之精也知吉知凶知存知亡能輕能重能息能行不灼而沸不汲自滿中生五味眞神物也黃帝煉九鼎丹服之逮至煉丹成後以法傳於玄子此道至重盟以誡之帝以中經所紀藏於九疑山東號委羽承以文玉覆以盤石其書金簡玉字黃帝之遺讖也帝又以所佩靈寶五符眞文青金簡一通藏於宛委之山帝嘗以金鑄器皆有銘題上古之字以記年月或有詞也府有鬻熊至神人集成厥代之志即留冠劍佩舄於鼎湖極峻處昆臺之上立館其下崑崙山之軒轅臺也時馬師皇善醫馬有通神之妙忽有龍下於庭伏地張口師皇視之曰此龍病求我醫也師皇乃引鍼於龍口上下以牛乳煎甘草灌之龍愈師皇乘此龍仙去黃帝聞之自擇日之還宅昇仙之日得戊午果有龍來垂胡髯下迎黃帝乃乘龍與友人無爲子及臣僚等從上者七十二人小臣不得上者將龍髯拔墮及帝之弓小臣抱其弓與龍髯而號泣弓因曰烏號



鑄鼎之地後曰鼎湖其後有臣左徹削木爲黃帝像率諸侯朝奉之臣僚追慕罔極或取几杖立廟而祭或取衣冠實墓而守是以有喬山之塚黃帝曾遊處皆有祠五百年後喬山墓崩唯劍與赤舄在焉一旦亦失黃帝居代總一百二十年在位一百五年自上仙後昇天爲太一君其神爲軒轅之宿在南宮黃龍之體像後來皇之列爲五帝之中方君以配天黃帝土德中央之位以主四方以鎮星配爲子含樞紐之神爲位配享於黃帝帝之子少昊名摯字青陽號金天氏居位八十一年都曲阜子孫相承共四百年

帝王世紀云八十四年劉恕作外紀無少昊曲阜



今兗州

黃帝之孫顓頊號高陽氏母蜀山氏所生有聖德居帝位七十八年都商丘

世紀云八十四年外紀同壽九十八歲商丘今濮州顓頊以來以所興之地爲名

帝嚳高辛氏黃帝之曾孫也帝嚳生而神靈自言其名居帝位七十年壽一百五歲都偃師

黃帝子玄囂生蟜極蟜極生高辛外紀云在位七十五年壽一百歲偃師今亳州

帝堯陶唐氏黃帝之玄孫帝嚳之子也姓伊祁字放勛興於定陶以唐侯爲帝在位七十年壽一百一十八歲都平陽



檮臨定陶又云定州陶縣考之尚書當是在位七十三年一云壽十歲即帝位在位七十載將遜位試舜二載傳位與舜又二十八載乃殂落當是一百一十七歲外紀云在位九十八年壽一百一十八歲平陽今晉州

舜有虞氏黃帝九代孫姓申居攝帝位三十年正居位五十年壽一百一十二歲都蒲坂

外紀云在位五十年壽一百一十歲史紀云舜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三十九年壽一百歲一云舜生三十登用二十在位服喪三年其一在三十之數爲天子五十年凡壽一百一十歲蒲坂今河中府

夏禹亦黃帝之玄孫也姓姒居帝位都安邑在位九年子孫相承共四百三十二年

安邑今蒲州餘外紀同

按遁甲開山圖曰禹得道仙人也古有禹女媧十九代孫壽三百六十歲入九疑山仙飛去後三千六百歲堯理天下洪水既甚人民墊溺禹念之乃化生於石紐山泉女狄暮汲水得石子如珠愛而吞之有娠十四月而生子及長能知泉源乃賜號禹後人稱曰神禹是也



今石泉軍石紐山下江邊有大禹廟世紀云鯀納有莘氏臆背坼而生禹於石紐六月六日生郡人常以是日重脩禋享

殷湯黃帝十七代孫姓子都亳在位一十三年子孫相承共六百二十二年

黃帝子玄囂生橋極橋極生高辛高辛生契又十三世後即天乙爲殷王也亳今亳州是也相承年代外紀差作六百二十八年

周發黃帝一十九代孫姓姬居帝位六年都鎬京後平王遷洛邑子孫相承共八百七十三年

黃帝孫顓頊以黃帝居姬水姓姬故帝嚳子后稷即姬姓又十六代發爲周武王鎬京今永興外紀年壽差多作九百二十七年

黃帝子孫各得姓於事帝推律定姓者十二九子各封一國總三十三氏出黃帝後先天紀云子孫相承凡一千五百二十年

世紀云一千二百五十年

臣道一曰軒轅屈黃帝之尊禮七十二師然後垂衣裳天下治當是時也君明臣良民淳俗樸以有天下而不恥下問是故神人悉願歸之民到于今稱之此後世所以有皇帝王霸之品者於此乎可見矣道德經曰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

敎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弗去豈非軒轅之謂乎

軒轅黃帝傳

山東督糧道孫星衍校元和縣學生員顧廣圻覆校

嘉慶丁卯五月刊行

光緒歲在閼逢涒灘國子監肄業生吳縣朱記榮校刊

江寧劉文楷鐫

## 四庫未收書提要

阮　元撰

### 軒轅黃帝傳一卷

不著撰人名氏見錢曾讀書敏求記傳記類曾于是編之前載有廣黃帝本行記一卷亦無著書人姓氏案注中引劉恕外紀蜀檮杌等書蜀檮杌爲張唐英所著則此卷當是南宋人手筆書中前載黃帝顛末及其子孫唐虞三代相承世數甚悉可補皇王大紀之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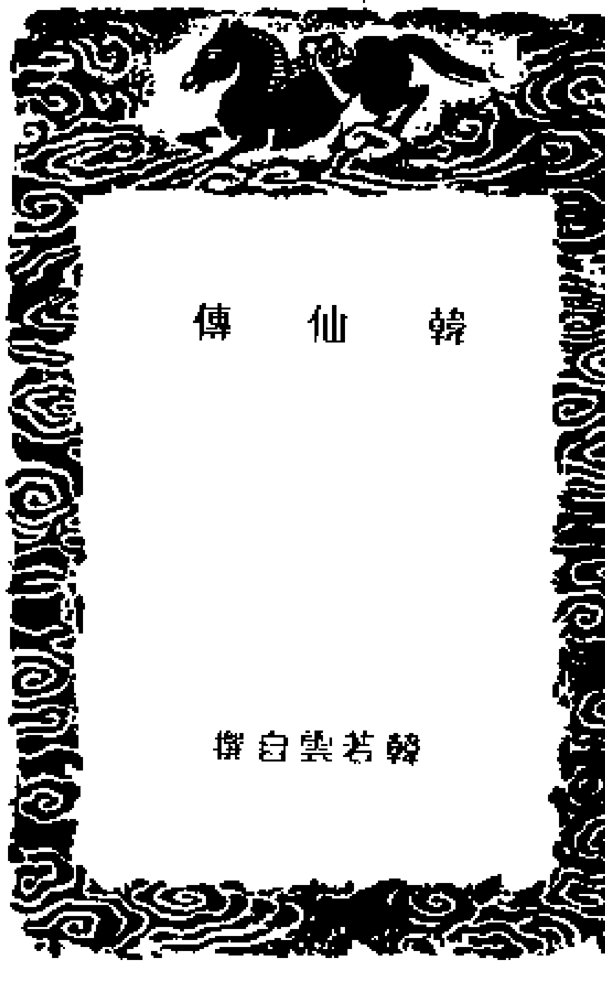
## 四庫提要補正

胡玉縉撰

### 軒轅黃帝傳一卷

曾於是編之前載有廣黃帝本行記一卷亦無著書人姓氏案注中引劉恕外紀蜀檮杌等書蜀檮杌爲張唐英所著則此卷當是南宋人手筆書中前載黃帝顛末及其子孫唐虞三代相承世數甚悉可補皇王大紀之闕

顧廣圻思適齋集是書序云錢曾讀書敏求記於廣黃帝本行記後即次以軒轅黃帝傳一卷云闕撰著名氏注引劉恕外紀殆是宋人所書今湖如先生得書是堂鈔本正合二種爲一册必所出同源也注又引蜀檮杌乃宋英宗時人張唐英書此書固在其後考道藏以字號十雲笈七籤卷一百所載軒轅本紀卽王欽若聖祖事迹亦曰先天紀有眞宗御製序可證大段頗同而文句閒有出入蓋欽若撰事迹用王瓘記爲藍本而此傳復用事迹爲藍本也欽若經進之本特在藏者探擷要者不無刪取如史記五帝本紀幼而徇齊徐廣注墨子曰年踰五十則聰明心慮不衰通典索隱云俗本作十五非是案晴年未踰五十不聰明何得云十五可見徐注史記引墨子者截取徇字之義與黃帝初不相涉而取之云帝年十五心慮無所不通殆依俗本且竟以爲黃帝事非也又如封禪書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云云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徐廣曰在元封二年秋而取之云又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明堂圖前去時字以爲上圖於黃帝又云帝依圖制之以爲黃帝依帶圖制明堂是公玉帶乃黃帝時濟南人矣尤非也此傳皆沿其誤不無可議度王瓘唐人未必有是然兩書記上中二卷亡失終藉此向見匡略其先天紀與閒不更列人因强其所剿襲七籤自行於世無難並觀參考也




陳眉公訂正韓仙傳

唐璁華帝君韓若雲自撰

明繡水後學 陳臬謨 仝校
陳上選

予大周之韓原人始氏以國養是進滅後有权通于者奔武城遂姓蔣氏因契風器遊於海東足成仙聖稷後雜帝牽連不已漢之東西晉之前後史籍已載高宗永徽四年癸丑先祖曰伸

韓仙傳 一

卿者刺史江南人受德濟遂家於鄧州之南陽桧水爲玄宗天寶壬午九日先父生有異質既長以孝著名諱曰敬齋改曰會應代宗廣德元年癸卯鄭州大曆二年丁未秋仲卿紀甍先父遠大禮穢掩於岳廬之五老峯下卜者曰得此者位極人臣二十年後有仙者出先父與姑子蕭存築舍於西林寺守墓高蔚有歷官至郎中恐裴延齡不仕歸養於茲明年戊申上元紀祖母賀氏生权愈五年庚戌权三歲而賀母死先父搢之先父歷官起居舍人十二年丁巳五月先父坐元載貶嶺表既歸南陽权日記數百言通六經百學建中四年癸亥朱泚亂先父携权奔遷韶嶺先父爲人善清言有文章高世江南宣城有別業先父亦就居八月有詔徵先父以衰頹不可就因二辭遂爲訕謗不用及韶嶺兵尅復歸告廟权以讀興元元年甲子祭薦將权年

韓仙傳 二

十八也貞元元年乙丑謂权曰吾爺失怙恃吾毋清河崔氏亦幸汝母生汝郎指而幸成夫人矣我年過半所不甚恨者汝嫂呂氏之不嗣也天欲何爲言已淚下权曰翁所得生兄之育也翁之成人兄之教也翁立身過望兄德勝天矣德必厚福況垂世乎兄其毋憂先父稍解七月爲权娶扶風之竇女焉先父禱於嶽神之西憂曰虎榜中鄉闈庭分桂一枝最憐雙蓮後宵鳳各于飛明年丙寅三月七日甲寅之辰而吾孀竇氏忽見丹鶴飛入中庭先父亦見隨入方舍絕無影迹六月乙未七日庚申之酉而予生府也天垂吾異地應百祥鄉里有見老鶴翔空者先父以鶴爲名謂权曰昔卜吾父五老峯地者開府子儀郭公也謂我有仙者出丁未迄今二十載合其讖矣权曰異教也神仙杳茫兄何獨取乎吾聞周孔正世餘不復知矣未聞以黃老

韓仙傳 三

之無君父者可以定天下也弟勿不深恨此輩他日有望必入其人其書明道以尊蓋夫其承而後已先父嘿然初若悟之野賓能希西北有洞曰昊老東華李公西城王公相傳道微合極神丹于以太素泉質太易賦性太極會形冲冲寞莫可先悟遂托形於胎仙氏對東漢之明帝永平庚申中秋也西晉惠帝元康九年己未予生二百有四嗟吸臍固輕翮延靜故獲遠考龍汝起延有仙者造謁于於息老洞邀李王二翁在焉予翱翔空際倏忽漢光穿雲濃舞於風上下於紫翠之間是夕七夕也月影垂鈞纖星半渡電光羅動於銀津閶人籟寂寂奐光拂拂露舍山草猿抱枯藤二翁對酌童子捧符一童進朱橘嚼酒談及妙旨畧曰人稟先天溺於後天雖一草一木莫不皆然但能回神於外明定神於內守息神於空窟知神之舍返神之

韓仙傳 四

遊則天地之精華可收吾神之妙用亦能沉潛以和判谷以應明而靈靈而神神而至神而又至於身外飛神則得仙矣西城曰所以謂其能明能靈者何翁曰人物最關性命者神也生虛則爲氣生濕則爲精生發則爲魂生形則爲魄生想則爲意至於肌膚四大莫不曰神而感也於此上安身天地之自然聚神之造化自得矣談至東方欲白天鼓漸收啓明高可丈許予聞

之心竅洞明長嘯數聲翁不覺失聲曰是兒悟
矣悟矣予得領微旨即以神神之道治於洞口
仙翁去矣香風聞闐瀑布乍響洞烟裊裊梅魂
如恍予饑茹渴飲自擔清貞將有蒼猿公玄元
丈人寓焉遂爲誓好然山委峯叠雲深樹合雖
老樵熟獵無能見者唐貞元之元乙丑又四百
八十六年矣
上帝若曰延康立極亦明開圖仙當用薦厥補



神都用敕汝無量大通神霄仙卿呂巖遍訪塵
寰超凌上品以佐
太上無爲元元至化惟卿勿怠如勅恪行
純陽翁遂飛歷八都無地不涉忽一日憩於蒼
梧之陽予已洞識矣予更名氷弊老人與玄元
丈人共謁爲翁固知之僞問曰予何人耶予曰
致詞曰山林老隱端悟性示幸值三生何逢仙
聖雖飲松流啖雲霄獨甘恬苦願剖氷壺開玉
藏發我盲聾是爲野人之至望翁笑曰子野則
野矣人或未然姑試予遂示詩曰兩口談玄介
是虛山高下品亦非居洞前縱有千年計演海
逐來總不如其意諭以蒼梧雖美現中耳不若
蓬萊之能久居而其中微示以呂嵒洞賓字意
微初不悟也遂輕之予跪進曰公非純陽呂翁
耶翁曰子言是也可教遂以鉄丸三枚命曰三
子服之可立死而化於人道予將度汝爲仙猿





畏拒之予欣投而次第吞之但覺神凌至虛翁
乘之而起猿哀號不已予再憤之翁曰子仙緣
猶隔一世耳托質於人吾當再度汝矣飄飄而
上越東海入方丈之顛見東華翁曰美則美矣
恨毛國耳可更其身當躋上域遂命翁送之翁
領予神遐抵唐國之松水投予於呂母之懷囑
予曰汝勿言吾來視汝遂降生焉蓋吾母乃翁
之從孫也未幾先父與叔携扶風實赫次年丁
卯苦疫先父卒於八月十二先經時復起索書
嘱叔曰賀母生伊亦此時我於此上獨堅持今
朝長嘆歸乎數稚汝憐孤立我兒叔曰分內事
也兄何憂耶覩弟爲不義耶遂嗌指爲誓先父
揮淚而逝時人有識叔傷遺體者叔曰不然兄
何服安耶聞者皆嘆服叔勸我將絕親蹤百計
慰問遂上山陽野雲葬焉蓋以匡廬之遠故也
叔侍先母以母道晨夕問寢先母頗識字句亦



嘗勸學貞元五年己巳先母亦歿時予年四歲
淑儀慈色尚可記十之二予抱負宿興皆委於
叔也八年予七歲矣然猶記翁不言之囑終不
呼一字叔不悅曰是兒痴物也寧聲耶嗡喙耶
何日得精爽耶強笑而貸之遂爽爲小字十年
甲戌叔舉進士歸予甚失聲曰叔歸矣予叔母
趙祝果然與叔大以爲樂是夜恍惚脊膠次辰
逐痛不能出一聲但哭先而已叔求之百計莫

可瘳午陰正庭忽有道人黃裳紫冠來謁謂能
發我聲蓋呂翁也叔喜甚予與覩翁笑曰而忘
予勿言之訓耶予不覺律管發聲答曰有罪有
罪遂爲予名曰可名湘可字清夫他日當爲我
方外宗予叔大疑之此之出予遂能言次年乙
亥叔議陽城作爭臣論拜御史大夫十四年戊
寅大夫孟東野張籍叔友也與於東閣學士拚
圭國甫之女於予而娶之女善談詠小字蘆芳



予年少不喜女容近之則自服終不一與予十
三歲矣叔日以經史爲訓予頗皺擇穎上先生
師焉先生死予舍於家叔親教之四月十四壬
申呂翁變名宮無上謁叔談及舉書言家無不
熟猶叔延三宿大以爲奇遂命館側予師之既
居晝則訓予修身治國之道夜則授予內鍊童
眞之道予深信之翁曰修身可人爵而老死迷
眞修眞可登仙而長生不朽二者不可並學予
欲何擇予曰貴不可久仙願學焉翁喜而教之
然若恬之事予皆忘矣未幾爲叔宴集時堦下
有匠者用銅錢汁補鐵甑者時翰林虞公命予
對曰銅鍰補鐵甑予對曰鉛汞合金丹座上皆
詫叔曰汝何以知之予曰師教之也言未已侍
兒進曰宮先生夜夜教公子以神仙之事叔愈
怒譴予索翁責之曰吾兒儒外之習吾不之識
始吾以汝爲高士也禮之汝敢以惑世誣民之

事以捉其心耶速去勿致辱耳翁笑而去爲予曰予能憶昔蒼梧之苦當來終南之碧雲峯求我去此三百里予不惜則一大失矣予日夜慕之甚於父母中宵予亦逾权墜泣大索三月不能得予道經鄠南峯老嫗一宿嫗惑予以美女予力却之彼策杖而過予終不伏天曉則茅屋嫗女皆不見予始去蒸翁一試也又過太白嶺下是時闌有虛言权覓宵追者不敢晝行是夜月明宵空忽見前林窟處燈火交遍予趨進則白骨叢雜有一厲鬼執予曰予非韓爽乎予跪曰是也鬼曰予父母得汝而亡予权俯汝而生恨不汝撑天破浪以光世代予欲逃何地耶汝不肖子也予得而食之予曰我所以逃者宮僊人之敎也鬼曰宮僊人妖士也汝聽其惑汝父令我先食之矣予曰宮仙人敎我以善既死我已捨心事彼我亦當死以求見耳請食之鬼曰



汝歸去吾或可恕予曰有死不歸言已鬼曰吾去喚同輩來當分食汝言已不見予奔蒸翁二試也入長樂坡道見一布衆予闢視之烹羊蹄一具酒一壺時予甚饑思必有主坐守之少焉一婦還哭而來予還之拜謝而去卽不見蒸翁三試也轉汶滸界予餓甚坐石下有二夫逐豕見予曰予爲我守此豕片時我有遺豕往尋之後遺予以熟食予飼而飽二夫去中餉不至不

一虎自叢莽中出欲搏豕予曰受人之托而爲汝搏是不忠也願自代因納豕於蓁莉中而身當之虎回首大吼遂入嵒穴莫知所之少焉二夫長笑而來牽豕而去蒸翁四試也予前不十里路歧甚岔有農夫冏以逆路不覺迎至共風柳林有巧者深閨酒極辭當於要路詈罵千百以至萬計予不敢答索予錢予罄囊與之又索衣予止二升一合並與之方稍解而去蒸翁五



試也既達終南界問碧雲峯於樵人肯一羸樵甚醜答予曰予欲訪誰耶予曰宮先生耳曰宮先生吾故識也始以美名重世人皆畏之既而久居犬豕不爲也因混盜無常人不與令今將死矣子訪何爲彼不死吾輩欲訖於官以誅耳予勿貽池魚之禍速去之予曰予此來欲見後日雖有禍願爲之死彼曰予非智士也去去去彼可於紅樹下蓁中求之言已而去數步復回顧予曰惜哉此子送命九泉也予雖信之心終不退進山愈極險攀緣而上蒸翁六試也已而抵烟蘿步劒石廻紜苔草涉歷湍瀨雖狼窟虎止之地無不經涉果見盤陰之下有紅樹蔭蓋老楓也下得一破茅舍遠睨烟火微出予手分剌棘而入則破壁敗爐藤榻石枕先生弱瘦不可目視雙膝不開釜有殘豆羹案有破書半卷視之命書也先生狂呼大哭不省人故予再三



喚之先生曰汝鬼耶欺我耶予拜泣曰弟子湘也自先生敎我而來如忘父母今日帶月披霜來避險艱求見先生以復昔約先生何外我耶先生曰我記之矣我先以文學有罪於世而逃既而衣食不給復肆張於汝权而復以妄言謗汝以至今日老天使我受此苦者正此報也子可回勿悞青芳先景也我頭下有金二餅可供歸費予歸可爲我於九泉下況此地虎狼交雜蛇虺出入雖一薪一汲必逢百之予不可久予日夕予此遇心方得已雖虎蛇我喚甘苦不辭先生昔爲我師今日既見先生困頓而離飢獸不爲也願以死同先生泣曰予今日好心突我死何以報之予曰先生但安心以自保耳三日後先生謂予曰我思泉水予往求之予遂去山壑之下群草交翠谿封溫流予方汲忽一蛇長許丈許盤旋張口如箕欲相啖狀予跽祝曰



人世萬物必有盛衰我師得罪天地以致疾疢思飲甘泉命之於我我以委身師事敢不忠罄予既我傷將嗚我水以周師急我必返身任汝啖也言已蛇蜿蜒數折草莫皆伏成聲如風灌耳而去藍翁七試也得水而歸先生飲之遂起而大笑曰予非下品人也吾非宮無上也宮字無上呂也吾初唐之洞賓也七度試予皆合天格予可教矣遂引予出舍不二里山景異常指

一冢綠曰此碧雲峯也一喝而白雲開叟予
即如王宮帝闕金紫交映形碧混合如白甚焉
少焉二童曰翁待師久矣爭入大殿下一翁居
上環目方面高冠坐首先生曰此東華李公也
吾昔年事汝知否予都不悟先生命再拜東華
翁曰可取飲飲之少頃童進醴予飲之肌骨皆
與先二世事無不記憶方再拜曰一迷不覺十
四載矣翁笑而納之時貞元十五年八月中秋

韓仙傳　古

也予年十有四翁復引予謁雲房鍾離翁西城
王翁火龍鄭翁而授予以道越一百二十有四
日而成道予謁上帝帝曰子來授汝開元演法
大闡教化普濟仙卿予謝而退遊蓬島但見琳
宮貝闕天影彩霞自然吟咏仙侶徘徊誠所謂
試向崑崙巔上望十二樓臺無處尋也三十日
復召謂曰卿叔韓愈乃吾仙南冲和後身也微
過謫世子何不往度乎予遂領旨而下則山川
變態人物流移恍然腥塵中耳永貞元年乙酉
因叔先十四年言早識罪於德宗黜爲山陽令
次年取歸經湖南遊衡山宿二日雲房純陽翁
更爲二道士勸叔曰人世轉丸命數飛揚光陰
不可徘美官不可久公胡不相將徠鶴久世以
長生耶叔叱之曰何物妖士敢與蠱語二翁遁
之元和五年進官河南方西令轉國子博士十
年乙未叔爲考功郎中知制誥十二年丁酉憲

宗正旦朝賀留宰相裴度妻父林志及叔宴之
問曰今歲豐儉若何叔失對曰儉上曰何以知
之叔曰去冬無雪故知儉上曰可禱乎叔曰人
主至誠熒惑失度尚徙之況雪乎斯颯謙耳不
意憲宗出旨遂的限於叔三日禱致雪叔大
懼指予喜曰叔可度矣特尚弟百餘日肆雖貴
老氏之教吾必深惡予遂出接轎頭曰賣風雲
雨雪市大評予妄報於叔叔收予予已異形叔
不能識詰之曰上以年歉預禱雪以示豐汝何
人耶敢言慢乎敢曰賣乎予皷掌胡盧而笑曰
人以爲難吾身中先天坎離太極混合乾坤尚
可顛倒況後天之雨雪乎叔曰汝可祈則爲我
試予曰諾索酒大醉遂登壇半日駿雲漫野寒
氣侵骨天光一合六出立降深可尺許裴張諸
公大以爲異叔謬曰人君至誠人臣至專所爲
耳豈一道士之力耶衆皆不服其論予大笑而

韓仙傳　末

退是日拜刑部侍郎宴賀予謁之始也善待既
而接待中微語勸以急流之說叔果大怒而斥
之予曰神仙有變化之奴公不可爲泛叔曰汝
能盡一杯之酒能寘諸公醉耶予曰甚易耳公
當隨我叔曰汝爲之予遂取所佩葫蘆徑可一
寸高可寸許盛酒半杯即滿因而遍席勸之凡
三十人各記三十巡中宵不竭衆皆駭叔曰此
民間漏酒法也叔復曰汝可召二妓飲舞乎予

曰亦易予面空召之仙妓立降泉又異叔曰幻
術也叔曰可召鶴乎予即召鶴下舞碎化爲羊
已出歌賦其中無過勸叔之修省也叔皆以爲
幻予大言曰公欲爲天子耶貴極人臣尚不知
遺禍而早退一旦咏悲風雁千里凍餒而死要
予榮祿可復得耶叔大怒叱予出次日復謁則
已重門鎖鑰不可入矣予飛空而入至中宵面
下衆皆驚叔曰何來予曰上帝耳叔曰何貺予

韓仙傳　老

曰金蓮耳遂索火一爐予投以丹少頃蓮花大
發高可三尺碧盤寶葉靡不一具中一葉自然
成聯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叔
視之曰此何語也予曰公遭黜竄可驗之叔
大忌之執予供予直書曰供狀列仙年甲不具
生於松木長入蓬萊三台護生五炁全體身朝
元始出入雲衢恭東華爲主歸鍾呂爲師丹藥
度羣黎跨鶴遊海島因愈叔遭險命入刑囚暫
假下瑤池援救來鄉貫一報韓有一謫祖宗令
承供審大羅天甫開元演法大闡教化普濟仙
鄉松木昌黎郡仲卿嫡孫清夫謹狀叔再三視
之不覺淚下予遂示以原形叔大哭曰予何風
顛如是耶吾慕汝念汝如刃碎中心予何忍心
耶予曰姪上朝天帝令爲仙宰思叔之德慮叔
之難特相援耳叔曰汝勿妄言既而見寶每則
蒼顏矣而予妻尚在予不之顧諸公爲之大慶

一日叔於時上元也予擘蟠桃一枚爲壽衆爲奇過叔曰此冬桃耳善藏者能留之何異予知不可度呈以詩曰青山雲水窟此地是吾家寶鼎藏金虎元田養白鴉一瓢藏世界三尺斬妖邪解造逡巡酒能開頃刻花有人如效此同往歡仙葩叔曰予去家二十年尚荒凉貧窶如是而更復誘我耶百計諭之終不就予留詩於壁曰我欲隨公去千言固不從藍關雪深處來歲更相逢叔覽之揮泣而罷十三年戊戌叔進吏部侍郎時鳳翔寺塔有佛指骨放光上遣中使迎之叔面諍之上不聽罷朝次年骨至上留禁中二月送諸寺人皆大惑叔表諫數百言陳梁武故事上怒收欲誅之宰相裴度崔群林圭爲言乃貶潮之刺史叔別家往官經藍關秦嶺正值大雪馬憊於道從者二人皆遁去叔獨無倚待死而已予冒雪見之叔號呼百狀悲喜交集



始曰子先言誠有驗矣予迷耳遂成完詩曰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本爲聖朝除弊政豈知衰朽惜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予勸曰叔今上不得於君王中致離於祖禰下不及於妻子近有類於千金軀正此可隨姪以教長生耳叔曰君命謫潮予當匍匐事命力不足死亦理順而欲我隨遁是逐君怒逆君怒是不忠

縱仙可學安可成乎予有死而已汝勿言先君限有罪於家汝嫌毋置何地耶予囊有猴可旬日待雪霽乞諸郡驛丹予感其忠請命於帝帝曰卿當臨事可緩化之予得旨遂謂叔曰可勞姪往乎叔曰此過望也越七日過嶺予爲之買莊僕而行逾月人潮訟政之間予有神識叔得振威二廣溪有鱷魚食人及畜叔作文以祭予勑神殺之鱷首以示民大前叔方知敬於



予也予日以勇退爲勸叔曰吾但得歸見宗祖即當隨侍任所之耳予曰不然姪之來者報叔舊德也方今吾叔窮極叔尚不知從他日歸有妻子之私何言及此叔曰予貧今日語天當殛誅雖今日之潮陽亦不可得予信之不更瑣常敎之導引禦瘴復敎之守神叔從之穆宗立長慶元年辛丑貶叔於袁州予隨去時袁有盜群百哨於山林害占二縣民弃之予戒叔收叔失策予曰易也予雪夜獨騎仗劍入巢際賊遂見大懼予命神吏縛之首者三人餘皆縱其散遁救民萬計叔得功觀察王公表之二年召歸叔過匡廬之五老峯謁祖纂經蕭存舊址存初與先父共處於茲字伯誠隱此而死叔少爲所俯存有子發死稷女蕭小貞出家爲尼於西林巷叔訪之覽泗終日勸其復俗終不就因遺金貳拾兩於家立其孫爰漢爲叔見小貞之操題其



壁曰中郎有女能傳業伯道無兒可保家今日匡山過舊隱空將衰淚洒烟霞予進曰此女可度之叔曰能乎予遂贈藥一粒曰汝孝敬可重吾叔吾丈汝父所愛吾固報汝以此也女再拜而退是夕服之神思精爽見寺神謂曰韓相公姪非人也見位天仙也汝可師之次辰女離地而告曰妾丈之死妾獨捐生欲報至恩故假於釋今者吾師大仙也願度頑形願補陋濁予愍之遂以丹餌之是夕化叔泣而瘞之予因送於龜壺令毋易名瓊瓊侍衛以長生爲朝見拜國子祭酒叔已皓首矣始見家族予妻已卒於元和十五庚子矣叔二子源滚滚死明年勸之叔曰神倦可歷乎於功名乎予曰何難叔曰予欲我從遊但能取進士予便服之予口諾叔遂爲予於太學明年甲辰予以天馬長門奉階三賦發祈者榜列各十二予不仕逸以風症上疏辭



曰臣以猥木得駡天匠危極既倖疲癃忽作思輔神綏永階合化天命止在空苦微驅臣松木有尺翠可保勞頻乞恩歸林以療筋骨無任感躍上宣旨曰卿以雋英作朕高任丈年微困何致亟辭命諸方藥以療肺腑卿其尚忠勉進剳石是爲朕快醫工來治予示以死宗果復命上遂允歸叔始誠信五月拜吏部侍郎陞晉爵聽吾指之玄元丈人已生於潮陵西村朱氏年

三十呂翁遊五臺來爲貧道者乞食於家朱氏
名拾得敬之飲餘翁命之飲遂啜之翁復以劍
叢奇之出合遺金二餅彼遂封之翁至而還翁
領之過灃水傑墜劍於深波命取之彼即捨生
以赴未及中流而劍自浮隨折翁醉甚逐之
號而不去既而引劍殺之亦不去并無逆色
翁方解翁過涇水道見一乞兒索食翁撻之即
死亭又一丐者來見之即負翁以償翁不辭謝



拾得曰子可歸吾就死矣彼嚎哭曰撻之者我
也汝何以誣我師耶遂拔劍自刎翁大嗚一聲
二乞兒俱不見謂曰子可救遂相持而來京師
之長安門見子曰子何久於風塵耶子曰藍在
三日翁曰是兒汝友也當於藍關可並度之子
詣翁去留拾作於藍關之九曲溪洞曰子待七
日子師至矣子歸是夜下元寒魄穿櫺燈清籟
靜紙帳梅花幌風竹戛清入兩耳時有孤鶴尚
若斷琴在壁與叔寢於書屋再諭之曰上帝以
叔仙根道骨昔者命姪往度叔堅不從故有大
患今叔大事已矣潮陽叔之親誓又完矣何不
去之叔曰仙人不常見吾老死於鄉黨足矣吾
恐朽骨不可長修衰氣不可壽世弃於山野死
無名也姪有至詠幸爲我思子曰姪隨叔有年
叔猶不知耶姪之大道可以窮桑田朽山嶽竭
海源雖日月爽變不致敗此身也叔如不學恐





貽譴於天天必加誅又豈憲宗之法耶叔曰易
則易矣何物色可隱去耶子遂以竹杖化叔之
形了無一鉄死臥於席叔遂隨遁子餌以飛舉
之藥風騰於藍關之巔安之仙景猶與拾得爲
友而復命於帝帝曰卿可度之子歸號號雙目
爲叔之師子問曰汝思家耶叔曰已脫業舍委
身大道復何思耶子又曰思汝姪耶叔曰聽命
在師思彼何益子遂授以至道自日而神識洞



達始有冲和之悟時長慶四年甲辰冬十一月
也叔年五十有七子年三十有九其家見其死
源弟尚幼門人李漢隴西入也葬叔屍假於鄉
土愍其忠祿其子源追贈禮部尚書呂黎伯謚
曰文子方蛻其舍於終南飛其神於衡嶽之耿
上詔之始入太清而拾得道亦就隨去　帝曰
子功成矣向何迷耶不贊叔於上仙列遣子逆
於崑崙爲使焉叔方大悔子復恭紫祖考皆允



取子之父母前七代子後一代皆附以太陰鍊
形之妙皆入崑崙子相繼送之而去拾得命爲
神霄仙伯焉

**韓仙傳一卷**

舊本題唐瑤華帝君韓若雲撰篇中自序祖爲韓
仲卿父爲韓會叔父爲韓愈即世俗所傳韓湘孫
然湘字北渚不識何以稱韓若雲也傳中自稱遇
呂洞賓傳授得道考呂巖爲呂渭之孫當在湘後
何以湘轉師之又太平廣記載解造逡巡酒能開
頃刻花及牡丹瓣上現雲横秦嶺家何在雪擁藍
關馬不前句稱爲愈之疎從自江淮來者不云即
湘而愈集秦嶺藍關一詩題云示姪孫湘亦不云
姪與此傳皆不合其爲僞託明矣元陳櫟致韓昌
黎靈圖一篇辨湘事甚詳見所作定字集中

御製周顛仙人傳

明太祖撰

紀錄彙編卷之六

御製周顛仙人傳

洪武

顛人周姓者自言南昌屬郡建昌人也年一十有四歲因患顛疾父母無暇常拘於是顛入南昌乞食於市歲如常顛如是更無他往元至正間失記何年忽入撫州一次未幾仍歸南昌有時施力於市戶之家日與儔人相雜暮宿閭閻之下歲將三十餘俄有異詞凡新官到任必謁見而訴之其詞曰告太平此異言也何以見當是時元天下承平將亂在邇其顛者



故發此言乃曰異詞不數年元天下亂所在英雄據險殺無寧日其稱偽漢陳友諒者帥烏合之衆以入南昌其顛者無與語也未幾朕親帥舟師復取南昌城降朕撫民既定而歸建業於南昌東華門道左見男子一人拜於道傍朕謂左右曰此何人也左右皆曰顛人朕三月歸建業顛者六月至朕親出督工逢顛者來謁謂顛者曰此來爲何對曰告太平如此者朝出則逢之所告如前或左或右或前或後務以此言爲先有時遙見以手入胸襟中似手討物以手置口中問其故乃曰蝨子復謂曰幾何對曰二三斗此

等異言大槩知朕之不寧當首見時即言婆娘歹又鄉談中常歌云世上甚麼動得人心只有胭脂胚粉動得婆娘嫂嫂裏人及問其故對曰你只這般這般每每如此及告太平終日被此顛者所煩特以燒酒醉之暢飲弗醉明日又來仍以蝨多爲說於是製新衣易彼之舊衣新衣至朕視顛者舊裾腰間藏三寸許苴蒲一莖謂顛者曰此物何用對曰細嚼飲水腹無痛朕細嚼水吞之是後顛者日顛不已命蒸之初以巨缸覆之令顛者居其內以五尺圍蘆薪緣缸煅之薪盡火消揭缸而視之儼然如故是後復蒸之以



五尺圍蘆薪一束半以缸覆顛者於內周遭以火煅之煙消火滅之後揭缸而視之儼然如故又未幾時以五尺圍蘆薪兩束半以缸覆顛者於內煆煉之薪盡火消之後揭缸視之其煙凝於缸底若張綿狀顛者微以首撼撼小水微出即醒無恙命寄食於蔣山寺主僧領之月餘僧來告顛者有異狀與沙彌爭飯遂怒不食今半月矣朕奇之明日命駕親往詢視之至寺遙見顛者來迎步趨無艱容無饑色是其異也因盛殽饈同享於翠微亭膳後朕密謂主僧曰令顛者清齋一月以視其能否主僧如朕命防顛者於一室朕每二日一問問至二十有三日果不飲膳是出凡人也朕親往以開之諸軍將士聞之爭取酒殽以供之大醉弗納所飲食者盡出之良久召至朕與其享食如前納之弗出酒過且酣先於朕歸道傍側道右邊待朕至及朕至顛者以手畫地成圈指謂朕曰你打破個桶做一個桶發此異言當是時金陵村民聞之爭邀供養一日逢後生者俄出異詞曉教你充軍便充軍又朋中見朕常歌曰山東只好立一個省未幾朕將西征九江特問顛者曰此行可乎應聲曰可朕謂顛者曰彼已稱帝今與彼戰豈不難乎顛者



故作顛態仰面視屋之上久之穩首正容以手拂之曰上面無他的朕謂曰此行你偕往可乎曰可詢畢朕歸其顛者以平日所持之拐擊之急趨朕之馬前揑舞之狀若壯士揮戈之勢此露必勝之兆後兵行帶往至皖城無風舟師難行遣人問之顛者乃曰只管行只管有風無膽不行便無風於是諸軍上牽以舟泊岸泝流而上不二三里微風漸起又不十里大風猛作揚帆長驅遂達小孤朕嘗謂相伴者曰其顛人無正語防閑之儻有謬詞來報馬當江中江豚戲水顛者曰水怪見前損人多件者來報朕不然其說顛果無知棄溺於江中至湖口失記人數約有十七八人將顛者領去湖口小江邊意在溺死去久而歸顛者同來問命往者何不置之死地又復生來對曰難置之於死語未既顛者至請朕欲食朕與之食既顛者整頓精神衣服之類若遠行之狀至朕前鞠躬舒項謂朕曰你殺之朕謂曰被你煩多殺且未敢且縱你行遂糗糧而往去後莫知所之朕於彭蠡之中大戰之後回江上星列水帥以據江勢暇中試令人往匡廬之下顛者所向之方詢土居之民要知顛者之有無地荒人無惟太平宮側草莽間一民居



之以顛者狀云之謂民人曰是曾見否對曰前者俄有一瘦長人物初至我處聲言好了我告太平來了你爲民者用心種田語後於我宅内不食半月矣深入匡廬無知所之朕戰後歸來癸卯圍武昌甲辰平荊楚乙巳入兩浙丙午平吳越下中原兩廣福建天下混一洪武癸亥八月俄有赤脚僧名覺顯者至自言於匡廬深山巖壑中見一老人使我來謂 大明天子有說問其說乃云國祚殿廷儀禮司以此奏朕思方今虛誕者多朕馭宇內至尊於黔黎之上奉上下於兩間善聽善見恐鼎民笑故不見不答是僧伺

候四年仍往匡廬意在欲見朕不異見但以詩二首寄之去後二年使人詢之果曾冊先否其赤脚者云不復冊見又四年朕患熱症幾將去世俄赤脚僧至言天眼尊者及周顛僊人遣某送藥至朕初又不欲見少思之既病人以藥來雖真假合見之出與見惠朕以藥藥之名其一曰溫良藥兩片其一曰溫良石一塊其用之方金箔丁盛著背上磨著金盞子內喫一服便好朕遂服之初無甚異初服在未時間至點燈時周身肉內搐掣此藥之應也當夜病愈精神日強一日服過三番乃聞有菖蒲香盞底有硃砂沉墜

紀録彙編卷六　五

鮮紅異世有者其赤脚僧云某在天池寺去嵒有五里餘俄有徐道人來言竹林寺見詩在視之某與同往見天眼尊者坐竹林寺中少頃一披草衣者入某謂天眼曰此何人也對曰此周顛是也方今人主所詢者此人也即今人主作熱癥當送藥與服之天眼叟云我與顛者和人主詩某聞曰詩將視看對曰已寫於石上某於石上觀之果有詩二首朕謂赤脚曰還能記乎曰能即命録之見其詩粗俗無韻無聯似乎非詩也及遣人詣匡廬召至使者至杳然矣朕復以其詩前觀其詞其字皆異尋常不在鑄巧但說事耳國之休咎存亡之道已決矣故紀之以示後人

附録

御製祭天眼尊者周顛僊人徐道人赤脚僧文

昔者貝色相空萬物而藍瀰外色相而離之以存一靈斯若是歷萬刧於無量今者神神妙用幽隱於廬嶽獨爲朕知而濟朕雖然朕終不佞於利濟之恩當以禮謝雖然神已靈妙不測玄奇常無滯於上下逍遙乎兩間周遊乎八極觀閱人情猝然禮至杳然弗應豈不爲世所嘆故先期京師已告諸祠又遣使至廬嶽之下禱於廬嶽之神方以禮進禮不過謝而已

已上紀録彙編卷六
御製周顛仙人傳　六



矣今世之人知幽明之理者鮮矣敢請倏然而顯倏然而隱使善者慕而不得惡者見而難親豈不有補於世道者歟

御製赤脚僧詩

跣足慇懃事有秋苦空巔際孰爲倚復消累世究魂斷幻脫當時業海愁方廣昔聞僊委跡天池今見佛來由神機默省增壽詞丹餌來臨久疾瘳

御製群僊古詩

匡廬之顛有深谷金僊弟子巖爲屋錬丹利濟幾何年朝耕白雲暮種竹

天眼尊者詩

聖主祥瑞合天基如影隨形總是癡奉天門下洪福大生靈有難不肯醫非非想處方出定金輪積在四海居明君守道乾坤廣等閒一智聲如雷

周顛僊人詩

初見　聖主合天基一時風來一時凝逐片俱來紬一桶浩大乾坤正此時人君自此安邦定齊天洪福謝恩馳我王感得龍顏喜大興佛法當此時

紀録彙編卷六終

紀録彙編卷六　七

廣信府同知鄒　番
推官方　重校正
臨江府推官袁長馭
上饒縣學教諭余學申　對讀
湖州府後學吳仕旦　釐訂

紀夢編年

釋成鷲撰



釋成鷲跡刪撰

古之老者八十爲耋耋者至也言老之將至無以加也老僧之老至矣歸期將至回首八十年兩半爲俗人半居僧次浮漚夢境僧亦夢緣夏由多生習氣未除是致現世虛名累俗服旁觀少見多怪名敎之士咸曰我爲罪人末法衆生輒相視爲仇敵間有二三知己索我于形骸之外愛其自愛才其不才無過許以高僧契爲詩友究竟知我罪我各從影子索形親卿愛卿未免貴耳賤目當局者夢幻非眞旁觀者覺間亦假往往仰天長嘆宇宙之大得一知已死亦足矣向卜鹿湖避地偶因足疾還山寄食散席堅閉山門休心待盡頗有自得之樂重陽後霜氣新寒雨窗無聊屈指平生僧俗後先朝露者去如陌路之塵飄若秋林之葉升沈輪轉不可復問矣予何人斯孤重後競呼吸旦夕能自保其無常乎因從夢中說夢幻外求眞略述四大生緣五倫假合自童而壯由壯而衰前塵影事依稀記憶信筆編年貽後人耳未敢爲識者道也老僧俗名顯愷字曰趾麐系出廣東廣州府番禺縣韋涌鄉方氏子禮先師石洞離幻覺和尚得度法名光鷲字曰卽山後從平陽祖派易光爲成別字跡刪志在韜光刪去形跡因以爲氏焉號曰東樵東樵者羅浮之別名最初出家先住羅浮不忘本也先府君名國驊字楚卿號騎田舉明季乙酉科



鄉薦先母碧江蘇氏禮報資曠老和尚稟受三皈法名恆乾禮仁壽純鑑和尚受優婆夷五戒寒家先世仕宦書香不絕至先曾祖諱瓊字達和官至湖廣襄陽府參軍遷光化縣令卒於官先府君生於楚中故字楚卿騎田者楚粵名山也因以爲號先祖懿生公諱口口以椽曹早世先君少孤食貧與先從伯正菴公同居省城之東門內少讀書有文章名先母二十于歸事孀姑孝謹先君硯耕餬口於四方缾無貯粟樽襍不絕無交謫之言明崇禎丁丑年三月二十一日亥時不孝子降生夢老僧入室而娩先母嘗爲予言汝從何來當從何去夙緣如此次年戊寅舍弟臨生一母乳兩兒紡績養姑備嘗甘旨殊不易也先母每



言至此流涕沾臆哀哀父母生我劬勞不知所以報也一歲至三歲襁褓無知不及記憶四歲時甫能行走便學長跪禮拜先母自少至老崇信三寶晨夕焚修頂禮觀音大士兒時見而效之母拜亦拜齋素從之未嘗雜以葷酒是時先君入學大有聲譽交遊閩中名士朝夕歌舞座間無聲伎愀然不樂也予時爲兒五歲坐先君膝每見妓女呼之爲鬼先君笑而訊之曰汝母教汝耶則誠曰父以鬼爲樂祖母之敎乎舉座大笑一日梨園燕客呼侍座側以童心可移也場中有伶爲達官榮顯者問曰汝悅之乎俯首不答俄爲大將登壇者問曰汝悅之乎笑而已後有緇衣紫者問曰悅乎笑而已三者一無所取座客叩其所以對曰將相高僧非不可悅以其戲而非眞也眞則悅之矣四座大笑謂此兒識眞異日當爲眞人年僅七歲膂力過人舉重負汲能倍壯夫之任群兒弗若之也俎豆嬉戲奉爲牛耳長時明祚式微盜賊蠭起里巷皆兵予率群兒效之竹馬楷旗斬木揭竿學布陣於堂下已而塵飯塗羹觸師振旅群兒屢退乃掃地布席爲老僧跏趺之狀先君笑而問曰梨園眞乎兒戲眞乎對曰非乃假中之假今爲假中之眞先君頷之謂先母云治天下亂天下敎壞天下男女必此子也是歲之夏痢疫流行予染疾殊劇日行數十餘次飲食不能杯勺百藥無效世醫束手矣柴臥牀席間輾轉兩期月僅得不死痢下如故也先君計無復之昇以往禱



於城北漢壽亭侯卜珓得吉辭而退甫下階失足一跌廟高數仞拾級而後登焉久病孱仆復得重創計不可起矣旣歸久痢痊瘳創傷漸次平復返餘生爲無生皆神之賜也時年九歲矣歲在乙酉久病初起請於父母出就外傅受詩書家學先君戲之曰汝憶兒時弄兵堂下乎矣事詩書對曰不事詩書而弄兵群盜耳先君笑而可之爲之延師師西樵李夫子諱彪字元之邑諸生敎授有方先年從兒崇章名殿元甲午舉人甲辰進士受業其門不期月貫通文義知有聖賢之學後通籍宰江寧鄒縣二邑有政聲皆師之敎也夫子初年受經於先君門下延至家塾予與仲弟臨字定麐舉鄉薦名曰廣比肩同受讀句予頗有夙慧耳聞心解過目成誦方明之季學者不前朱註童蒙止授正文予於本文獨出已見正以師說甫一年四子本經識得大意下筆學爲童子科業頗能中窾胸臆文義卓然觀者或疑贋筆卽席命題而試頃刻立就律以制義八股體裁渙然不爽也時先君以詩文名世從之遊者往往吟咏達旦予請於師旁通風雅粗知聲律自是矢口能詩不自知有六朝三唐近體也一夕臘盡歲寒先君與客分賦花月風雪四詩沈吟未就予與仲弟嬉戲堂下擾亂詩思先君叱之使去予鼓掌笑曰吟詩樂事苦吟徒自苦耳客曰小子亦能詩乎卽應聲云瓶中一枝花窗外一輪月花落月歸天風吹滿地雪座客皆驚謂能四題合作詞約景



該長大當爲作者味其詞亦枯禪餘習爾是年先君請禱於鄰坊之亦院予朝夕隨侍不離左右一日讌客俎中有肉予侍客旁客勸令食是日齋期不及記憶怡然啖之先君顧而笑曰兒破戒矣聞之大慟哭而歸跪大士前叩首出血母問所以乃知誤受肉食之故勸令懺悔懺悔已哭猶不輟出而哇之盡吐宿食啜淡粥三日然後飯食仍長齋一月以補前愆兒時諦信如此家人卜吾異日必爲戒律僧也又疾惡之嚴自少成性嘗侍先君側聞與客談論甲申之變曰宰相誤國某相公奸某相公貪婪某相公庸鄙秉鈞失人是致喪亂不可救也予聞而心憤之是歲賓興先君舉於鄉粵俗稱謂予以父貴出入呼爲相公予虓

然作色謂其人曰相公惡名耳奸佞庸鄙誤國之賊予深恨之毋予污也混沌未鑿雖不辨名實嚴氣正性凜然莫犯如此行年十歲歲在丙戌明運將革廣州唐王粵西桂王各臣其臣土其土擁戴角立城池累卵如燕處堂弗卹也先君謂吾師曰天下大亂民不聊生兒輩讀書且休保全性命足矣予從旁應聲云除卻詩書將以何者爲性命乎先君笑爲癡兒朝夕就傅學業不輟是歲十月之朔淸撫軍佟名養甲督師李名成棟潛師東下直抵省城城門不閉兵不血刃入郭如破竹唐王肇武身殉社稷予隨父母避兵亦院竄榛莽閉三日不火夜半還家得少食而返祖母二親未食已不敢先雖極饑困强作飽聲遇齋戒期



望空頂禮素食如常時年十有一歲在丁亥兵馬蹂躪家陷城中四月內有枉殺短衿之禍無辜受戮者數千人蓋李帥誤聽訛言謂城中百姓結盟爲亂各剪其衣內衿令短爲號不知廣民製衣多省布帛而縮其衿李帥信之執途人驗其衿短卽衆市先君亦短其衿在途聞變不知所以踰垣避之幸免於難厥後李帥督師敗於信豐亂流以濟水及馬腹耳忽有鬼物出立水面牽掣其衿纏髮頸項遂溺而死左右皆見弗能救也論者咸謂短衿之報云從此閉門非有大故不敢出入予伏處牖下忍饑默誦日夕不輟年十有二歲在戊子大兵之後必有凶年至夏大饑斗米千錢人或相食予家十餘口日啜糜粥存亡不保至是始廢學業齋戒禮拜未嘗廢也艱難萬狀不可具述先是佟李爭長文武不協李帥蠟書密通西粵迎立桂王移師下端州三月內反正明復衣冠奉桂王爲主改元永曆以孫宇爲行宮時方危亂文臣縮手詞翰需人先君蒙薦詔授翰林庶常予從赴行在知其不可力勸返轍先君亦以爲然以母老辭還脩初服既歸里佃田數畝於東郊外黃花塘畔率兒僕躬耕築草亭於田閒以避風雨顏曰祝豐予雖總角併力過人負耜饁餉一日數往返猶能乘閒讀書先君加顧復焉稿集中有祝豐亭示兒詩蓋命之也詩失於兵僅憶笑看于耜芥猶是採薪人之句餘忘之矣年十有三歲在己丑反覆粗定有司試士予出應童子科



見賞於番禺邑令汪公名起蛟號漢翀三覆而試名列第五以文體出格而抑之也應學道試文宗李公名綺字友三閱二藝亦以奇橫惜之列名案末充番邑博士弟子員時年僅舞象耳卓然章縫之列翦髫髮以儒冠釋斑衣而儒服歸於鄉里人爭榮之笑語之曰此兒戲耳予何樂此名教中大有樂地請索我於塵飯塗羹之外見眞秀才眞面目矣聞者皆謂狡童口給舍而去之年十有四歲在庚寅淸平南王尙名可喜靖南王耿名重明師師南下恢復廣東正月內城中聞警舉國慞惶巡撫杜名永和移家戰艦將帆海南竄矣越月大兵未入境復還據城未幾兵至駐札北郭外連營十里軍勢殊銳杜不克帆海乃堅壁固守三面拒敵惟南門通海運接濟糧草不致合圍坐困耳下令居民婦女不許出城男子往來印臂爲號先君以母在不忍遠去遣予兄弟先還鄉里圍城八月餘日夕攻守砲礮聲如游雷民不聊生士不解甲城中有掌兵柄者范某踰垣納款致礮臺失守淸兵據險薄城勢不可支衆將解體先君知不可守泣別老母先六日冒險還鄉至十月初二日城陷以拒命故屠焉男子之在城者靡有孑遺婦稚悉爲俘擄監管取贖七日止殺先君入城幸眷屬無恙揭榜國門責輸軍餉二千餘金先君還里鬻貲田宅典鬻衣物經營二月餘眷屬復得完聚既歸家徒四壁生計蕭然不得已設所業塾受徒傳經藉脩脯以供菽水分予兄



弟改業學爲農圃佃田耕稼借地樹藝饑寒切身不復知有詩書矣昔持齋戒不覺漸負夙心初焉不擇葷素饑則餉之久之不顧名分急則就之童時嬉戲夙習尙存往往見獵心動日與鄉里惡少交遊舉重扛鼎運甓試劍橫行市井莫敢誰何幸而廉恥尙存殺盜嫖妄未嘗破犯耳出遇不平奮臂而起鋤强扶弱不避權貴敬賢疾惡不擇親疎慨然以任俠自許郭解荆卿無多讓也倒行逆施不可盡述年十有五歲在辛卯嶺南底定文宗李名顒馳檄遺近歲例校士士子一名不到以叛逆罪罪之永謝場屋先君既有命矣至是公令嚴督自遂血氣之勇文以忠孝之名毅然不赴衆皆危之或相勸曰盍畏死乎曰人誰不死貴得死所耳上死於沙場義士死於法場文士死於名場等死耳既不能爲馬革裹屍復不屑爲褫冠改而捨生取義不猶勝於文場求活耶未幾場後計不赴考數十百人不可勝誅文宗雅量置之不問榜列姓名除諸生籍且令學校諸生作西山採薇文以送之予獲幸免殊有矜色誇示同儕自稱忠孝男子不自知其非也父母禁之不可宗族鄉黨憂之不敢面斥其非年十有六歲在壬辰更驕如故忤逆不可枚舉年十有七歲在癸巳歲復大祲數年來兒悍之性爲饑渴所迫漸次消磨平日交遊惡少半爲溝壑殍至是始萌悔心一日侍立講席先君演說論語至德之不修章援引晉人周處晚節勸勵改過處字子隱膂力



絕倫不修細行州里患之自知爲人所惡出謂其父老曰方今歲稔年豐盍行樂乎父老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處問三害所指曰南山虎長橋蛟幷子爲三耳處慨然請曰三害吾能除之乃登山射虎入水殺蛟歸而勵志好學心存義烈言必忠信卒爲晉士成令名援古至此呼予乳名曰因官汝類周處能爲處乎予泣而悔曰處何人也予何人也敢不受命貽憂父母乎遽返己室大索平日所弄兵杖投諸水火抑暱惡少誓與絕交立取家藏書籍移置座側日與古人爲友筆墨之外不復知有戈矛矣攻苦逾年經學沉貫子史百家言未卒業也至年十八歲在甲午館於家廟之寢室羅致羣書杜門謝客晝夜稽古撤去牀席不臥不坐倦則倚壁披卷入夜掩書就月自春迄秋忽然有悟得博學反約之要出闢與同學談說文義衡論古今懸河倒峽莫能窮其辨者一日請於先君求爲人師硯耕以養先君疑之試以講義出入經史老生弗若之也時有世友郭子名鵬字程萬在座喜而商之曰館席在我第恐年少識力未定夙習復萌攘臂下車爲士論所笑耳先君請姑試之郭乃適東郭十里外棠下鄉過其舊館居停主人鍾公樸菴訥菴博學而好賢者語其事請設醴焉長者欣然許之時年十九歲在乙未齎幣來聘延致師席受諸生禮鍾氏子弟皆鋒丈夫也予猶未冠微有難色辭弗獲已公然受之既正席說書堅義據古證今盤盤有本諸生

髑耳改容曾曰課文程藝先出離奇光怪自成一家之言鄰館宿儒皆以年少忽之東家知人禮敬弗衰居無何鄉有大會角力賭勝祠內巨鐘重數百斤懸絕而仆於地衆共舉之弗勝譁聲達於館席予出而觀之見獵心動果如郭子之言攘臂而起擎巨鐘若挈瓶然衆皆驚以為神自是日與市人狎習平生所恃以見長者不覺舉露學業漸荒矣而師資軌範終始肅然二時講肄未嘗愆期可告無過於鍾氏獨有慚於郭子耳年二十歲在丙申自知弱冠不可以為師也反其舊業復治農圃以養父母饑飽勞役寒暑不時得嗝疾於夏吐衂荷鋤力作也病中自笑曰為有拔山蓋世之雄甘為賣菜傭死隴下乎釋鉏而起復出求館於所親得蒙童數輩誓改前轍厲志以事行幾年二十有一歲在丁酉館於順德碧江梁氏桑梓接壤相距一水耳往來省覲未嘗以跋涉為勞東家賢為築別館以居講席其子弟復馴謹撫循禮氣予知其可教也悉心過之朝夕講究夜以繼日不半載粗知大意予立教過嚴出入威儀聲音點畫少有差謬撲責不為寬假蒙童恬然受責父母之愛其子者不敢旁致一詞自春迄秋兩年宿疵寒熱日甚至八月十日晨起受食食中有小鯽魚二熱陡沮上予病禁所宜也與簪頭熟視二魚忽鱗甲奮動頗之微有腥氣腹大作悶惡吐宿食而出胸次灑然向來滯鬲之物如冷水盪去洞然具見真實悟緣從此始也夙疾亦



已頓除此雖小節志之不忘入悟之初機爾是夏有室越八年露兒生又四年照兒生摩耶羅睺夙緣大覺不免何況凡夫不足道也予自丁酉八月後便覺身心安穩動靜一如視前境界劃然判作兩人雖多生習氣洶汰未淨石火電光忽起忽滅主人公面目未嘗動著絲毫從是歲至壬寅皆設帳於碧江梁氏自念家有老父矢志不仕硯耕養母餬其口於觚翰為之子者不忍坐食不得已俯首人後甘為學究生涯平生倜儻任俠之概銷磨殆盡入與乳臭嬰兒填砥逕噪出與黃髮老儒依文論義農圃野人品騰較雨負戴鋤耕把臂周旋此外則胝高情卓識之猶聞所未聞見所未見鬱鬱兩經寒暑與淘加長坐井觀天學

聞不增見聞不廣中心欿然越三年庚子越所度阡旁求鄰氣聞鄰境蘇氏有高尚老人晦迹稠中人罕知者一為岸菴居士一為碧溪臥叟岸菴中年因病廢耳奇辯不與娓娓初往見之倚門堅閉不容剌咏大聲傳呼弗之聽也悵然而返翊日復往門閉如昨三至三返猶作門外之訊諳其鄰乃知此公誠篤不可以辭救者必踰垣始得見耳依其言以入主人默坐觀容而淡指几上硯旁箋墨其岀起語客曰余龍淡也子何人至何自來何求諸書寫硯旁知所以報子矣予乃大書云久客茲土鮮見宜聞表有疑情思就正爾笑點其首曰可子且去吾方止靜不暇此也當俟明日過亭午可快談至夕矣予辭而退復踰垣出



自是如約午至申返中有所疑水煤書硯或指畫案上隨叩而應不少為隱笑謂予曰古有五官並用者子以目代耳子以手代口天下豈有聾人啞漢乎哉自與之處悟間適門不由聲入平生所學盡成糟粕矣碧溪臥叟者年七十餘老而無子偉一孤孫蠢然失學止供樵爨晃獨居日夕閉門著書其書甚祕出入緘縢什襲或求一覽者千金弗與也予問其事知為異人思一窺其藏晨往就之適其朝炊孤孫索米於市予拜牀下執禮惟謹叟傲然不顧叱曰汝從何來速為老夫具膳予起就爨竈爲爇薪煙湯請頰頳已點茶指而進之將炊孤孫負米歸矣予齒其孫父子也敬其祖以弟禮之為之代勞殫力所缺竭力圖之俾無間乏不言所以叟知微意徐問之曰子之來得無有所欲於老夫乎老夫家徒四壁室如懸磬負子矣予拜而請曰實無它求欲見老人篋中祕耳沈吟良久呼之使退曰異日當來期子於夕如約至則松燈熒熒攤書獨坐孤孫不復侍側矣呼予使拜拜已使起近席出其書數十餘卷皆平生著述編次井然燈下授受居然以黃石公自待予亦自甘為孺子謬為啟視文奧義深倉卒不可卒業拜手受之夜歸館席篝燈披覽遂旦蓋天文地理陰符兵法三式六壬奇門演禽之學言少時曾得是書於異人潛心久矣未窺其奧今所授者方諸前書互相徑庭茫然不知所擇踟躕數日齋宿戒幣以往丐其面命叟笑而言曰予

念子之誠堅子之癡姑相報耳子果位中人非術數之學可盡地而趨也凡有文字可觀理數可測者均非上乘妙悟子歸矣當向上求之今人粗心大膽任智使氣自謂英雄一將功成萬骨枯皆若輩也草木同朽腐耳須求為真英雄真男子方出作真聖賢真仙真佛也予聞命憮然而退歸館數日終不能忘情於所好前書皆繫肘後寢食不離竟無所得向之所解猶如夢中獲寶究不得其真實受用處疑情未破也年二十有七歲在癸卯辭梁氏歸鄉里於杭於家廟之旁從之遊者皆族中孰務子弟予教督嚴慎篤於梁氏之子以其徂於富貴之習者慈不謂甚矣非嚴張不能鼓也未期月子弟出入皆知揖讓粗通文義學為制科業稍能破除世俗靡廢之習次年甲辰年二十有八矣家從兄袁章成進士先伯正菴公慮其子弟之驕借也延至家塾予既居西席已折伯曰今而後師矣幸毋以家人視我乃几坐終日授經講求如嚴師保予弟不率教撻從之不少寬假伯父母聞撻責辭心生不忍叩門請貸閉戶不納曰予先有請矣欲寬假耶請俟明年自是家人雖甚姑息不敢旁致一辭居二年子弟出入恂恂乎鄉發也歲在丙午碧江梁氏復延居師席昔年髫齔皆成人矣追思前教莫有異聞予時方以道學自任復館二年所講求者皆濂洛關閩之學無復經生訓詁之常談甚年與學問識隨歲長也自甲辰以後專心理學非聖人之言



不言非聖人之行不行日與二三良友伯兄仲弟講明夕砥礪期為晚世之真儒維持風化帖括之言口耳之學不屑道也年三十有三歲在己酉館於佛山起武陳企吾之家鄉人馮氏各有子孫思得嚴師務請聞予名贄幣以請予應聘至端居師席不苟言笑立言設教首以儒行為務及門士初畏憚之久之起敬生信受業二年翕然思為聖賢之士矣年三十有五辛亥正月先君以舊氣內攻臥病經旬遽捐賓客之館予辭館執喪讀禮於家兄弟居廬力循典禮三日不食百日飦粥期年蔬食三年蔬果不入內室不茹葷酒肉食附身附棺必誠必敬焉自由平生所學得諸聖賢者篤信力行非為生者也期月改練歲在壬子

家有大母耄且甚矣老母善病無以爲養懼復舊館往歴
佛山之請辣入欒饑柴形骨立僅存視息無復生意年三
十有七歲在癸丑先君已歸窀穸風木興悲思有所以報
罔極者夙夜永懷學業幾廢一日散帙得向所受於碧溪
臥塱者三復研究始悟不傳之祕數年來所講道學誠性
理者復爲夙習所勝是時海內多故思出其技一試之偶
從東家席上遇一異人來自燕京衆皆稱爲張仙者多默
少語是夜同宿室中對榻滅燭就寢異人兀坐面壁不交
一言坐至子半榻中耿耿有光未幾光洞屋極急起視之
異人徧體毛髮放光四射予固知其非常坐以待旦鷄初
鳴光復攝入如平時晨起就榻拜請其術異人笑而不答



少頃乃云幸汝弗予驚也驚則予與汝皆死矣予聞而悚
然遂就袵中出前所受書拜首請益冀有誨所不逮也三
請而三却爲一如前叟之言退而自負持此書以應世可
王可霸矣次年甲寅當兮有徙罡三藩之議予移席佛山
李氏之館仰觀天象出語人曰天下從此多事將有變亂
不久底定無足憂也未幾滇黔拒命閩粵繼之大江以南
阻於聲教四方不軌之徒相繼蠭起嶺南山海半爲嘯聚
之場先是黨中之任俠者誑於時勢弗獲一逞至是奮臂
而起入蘊貲育咸以豪傑自命予固知其不濟也力勸止
之曰歷數有歸神器未易窺也衆皆哂爲懦怯拱手謝之
閉戶不出後聞外人沸議行覬視前謂者急投水火然乎
生夙習鬪雞鼓聲時復躍躍也年三十有九歲在乙卯先
祖母邢太孺人棄世予以家孫承重居廬守制一如前喪
苦塊之下雖挾我以風雲動我以帶礪弗遑顧矣歲在丙
辰予年四十春三月嶺南反復衣冠予從縗絰中見作隧
宵自幸本來面目得全生全歸見先人於地下也丁巳禫
祭畢滇黔之炎炎者將見撲滅閩廣之滔滔者漸覩安瀾
冠冕之義莪者又不免於裂冠毀冕退脩初服矣是時丁
巳歲五月五日也余年四十有一矣聞變而起仰天大笑
曰久矣夫吾之見累於髮膚也左手握髮右持并剪大聲
疾呼曰黃面老子而今而後還我本來面目見先人於西
方極樂之世矣同時相約披髮入山者故人陶握山也握



山前身爲白雲山瀧泉行僧乘願再來予與生同庚居同
城長同學同負不羈之志思與造物者爭復覆之權爭之
竟不能勝將還之造物尋瀧泉之舊隱矣與予盟卜日薙
髮奈彼壯志未銷風力所轉寒盟而去終其身爲俗人惜
哉予則絕塵先奔也快哉予時未有師也寄迹於南海衙
唐之亦巷居數日有客僧一拍得大至大言不慚訝予出
家之奇問曰予名誰朗答曰名誰師何人答曰師心受何
戒曰四勿受於吾師三戒受於心師此吾戒闕時也客曰
無師無名且無戒體矣以異於俗人朗諷之云朗今有師
有名矣受具戒能保其不爲俗人耶二僧別去未幾羅道
爲賈販窮乎而死彼所謂者竟成出世丈夫矣人之不可



量也如是夫次年戊午予年四十有二矣時粵東變亂悉
底綏起雖欲遠適慼慼靡所騁也暫假館於故人陶握山
之所業依山而居山名小漫者因漫溪而得名同時避亂
擇里買鄰惟弼唐爲安土蓋先儒之後俗厚人淳有理學
之遺風焉明經祖如高士法野彌唐公後昆也避地者咸
春之爲居亭梁藥亭太史爲首僧予亦與焉買地十餘畝
環溪卜築面以籌筐森然有山水之趣藥亭顏而榮之謂
同事者曰此漫隱之所我輩蓬蒿人耶遂名其地爲漫
溪自號漫溪翁焉握山家有餘貲別買地於山之陽去漫
溪烟火相望耳結屋數椽以待避亂之客名小漫山溪山
均漫隱者之所居聲應氣求出處一轍也是時小漫主人



全髮入山委其居於草莽予日蒿遠窮計無復之乃寄迹
焉亦漫然安之而已居半載大病幾死好友李新年憐予
貧病移榻就之投以藥石越月乃瘳年四十有三歲在已
未病少瘥先師石洞和尚乃入雲門掃偃祖塔道經小漫
山過余余迹前願乞爲弟子乃受法名名曰光鷲字曰迹
刪受持齋素自此始也時亂初定生計窮蹙無所往矣詩
故人李方水之弟蒼水官於循州之長樂官舍寥寂思得
知己晤對商畧古今書來見招方水贈以屏礪遂予然孤
往時方九日主人獨坐空齋殊爲悲秋之感而予適至快
稱良覿解裝後相與壅地栽花移梅種石爲樂忘此身之
在客矣至冬大雪夜臥一室雪珠如撒鹽徧滿帷幄回念



家有老母衣不掩體遊遊子能擁被自温乎撤去衣絮曰
不可使吾母獨寒從此思歸之念日爲感感矣至次年庚
申年四十有四復歸小漫山拮据力作負米以養儀聽畢
竣雨甘旨之奉恧然常缺於懷有姻友龐際可代之謀曰
公能耕乎吾有先世業遺在瀧西之下城洞亂後久荒可
相賙也盍往視之可耕則田翁公有矣喜曰是予所能而
今所急者敢辭跋涉遂載耕具以往八月至西寧主翠林
僧舍九月抵下城長者龐卯君博學狷士也不苟與人交
交必道義相尙予主其家閱月殊有靡氣之樂往視畝畝
在深谷中亂後卒爲污萊不可耕治悵然而返冬還翠林
過歲去翠林里許有梅坪山山之陽石壁峭立中通一洞



鑿竅幽邃初入疑無路行數十步豁然別有天地通界皆
梅花落英如霰雪冷香逼人中有高僧湛慈謔公居焉湛
公宗門先輩也參遍諸方晚歸隱於此禪教兼通四方學
者多從之遊予聞其名久矣一見傾蓋如平生日夕往來
周旋既久盡吐疑情決別不遺餘力自幸得遇良導請求
依止堅辭不納曰子見地高遠惟習氣未淨耳水邊林下
保養聖胎不久當成大器予不足師也三請三却予心已
折之矣厥後湛公出世住持鼎湖爲第三世主人西寧諸
山多善知識日與湛公遊者人各分化一方雲滿山有中
介眾公能華寺有無盡印公鼎峙角立應求相望西寧稱
盛僧海予皆與往來盤桓數月從前夙習銷磨減半矣久
客翠林主賓寥落如水投石決志遐里先是先師卜隱羅
浮之石洞買山築室既就緒矣欲得同志耦耕偕隱昔戊
午之秋有成諾矣至是遂有長往之志歸廣州禮先師於
華林之丈室求受十戒時辛酉年六月十三日也次早奉
命先入羅浮芟除以待師至歸別老母囑平生知交陶握
山羅戒軒雅一十二人人任一月代予養母俾不乏於饑
寒予留別詩云底事累君良不淺未應還索贈行詩蓋以
此也既別荷擔負耒以往閒渡江干指白水而誓之曰此
去大事不明生恩不報誓不復過此河投石而後登舟自
斷老死深山不復寄人籬下豈知復有今日初入石洞雅
土除棘頭垢不沐脚泥不洗耕鑿之暇日以參究爲事去

石洞之左數十餘步石壁嶄然如磨崖先儒葉石洞所鐫逃菴記在焉葉公名春及字青甫舉孝廉初任邑令遷賓州牧自知直道不可以苟容於世不辭而歸有司聚以到任在逃罪之去職而戍歸隱講學羅浮之石先師所營者其講學之遺址也逃菴石上不可梯陟旁有大樹攀躋而上上平如砥大樹偃蓋可蔭風日予登而樂之竟日一蒲團趺坐石面不復知有饑飽寒暑也一日亭午渴甚下拾落葉汲水烹茶沸火熾漉漉有聲俯視火候啓其瓶湯涌而出爐焰上衝直貫口鼻如吞鐵丸偃仆樹下豁然省發證知前悟六根互用一門深入之妙尚未直到不疑之地也住至九秋先師腳氣翻胃病殊劇不令予知一日早起心動曰非毋則師其有憂乎乘程遄歸先師伏枕經旬矣自知時至夜靜呼予立近榻旁歷序平生出世因緣蒲團上入悟消息詰至三鼓詰問住山操履予舉前悟以對師曰未也乃舉靈雲桃花公案徵驗見地云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於今永不疑且道如何是靈雲不疑處予應聲云可笑靈雲不作家眼花錯認是桃花原來咫尺天台路觸地幾紅總是它師乃首肯徐囑曰子性稟孤高不能容物出則恐為眾的只可住山不可為人吾不久此速還羅浮勿返顧也黎明促行請留侍藥石不許陶子握山代為之請亦堅不許銜郵還山時九月二十三日也至十月朔先師晨起沐浴處分華林常住妥慰大眾已索筆自題遺



像懸之座間謂大眾云諸兄弟道這個似還不似似則打殺老僧不似燒却影子眾無對乃代云似則似矣是則未是端坐而逝時十月初一日卯時也至初三日訃至羅浮予聞變倉皇跣足緣山越澗失足不測跛躄不能舉步後程至廣州時已首七大眾公推承主法席追憶前囑堅辭而退眾知不可強敦請報資贖老人為處分合山眷屬公議通省當路紳衿參稽典故皆主兄終弟及之例先師後序及雲門鐵公先是鐵航法叔已受先祖翁分囑住持雲門先師長子承居舊席數年來殿宇煥然改觀大悲閣按指堂豁然堂悉由創建雲門弗與焉眾議既定遂請雲門繼席三年退院序及識此印公次天藏昱公相繼出世大

眾翕然為立公議簽書明白予乃別眾還山從遺命也時值冬月天寒雪冱獨居洞中形影相弔回念先師未葬老母待養二恩未報常戚戚不去諸懷是日冬至夜坐山間偎榾柮爇松燈禪誦甫分萬山闃寂忽聞牆外人聲潛起視之暴客數十輩排闥而入妄意室中之藏不知空諸所有也予從北牖出登逃菴石端坐其上視其欲為暴客就窗向火炊黍一飽席卷破衲糠粃而去惘然失望共發一笑壬戌之春予年四十有六矣官兵入山搜捕嘯聚羣盜星散不可蹤跡上命嚴督大索不遑責居民以獻俘居民惶罪不得已誣無罪者以應之予脫身出走僅免於難小僧被擄號哭遇救倖免回首洞天竟成畏途悵然而返迫



負前盟遂波臣於江干慚媿覥顏歸語人曰諺云天下名山僧占多大不然也兵與賊各占其半耳由是知人有名不可以住山山有名不可以久住思得無賊無兵無名之地而往焉客有從海南來者盛稱瓊崖瓛國之勝夏不絺綌冬不襲裘戶不夜閉路不拾遺民不知行饑寒俗不知有治亂誠樂土也遂翛然有浮海之志時壬戌九月友人以調遠官於瓊過予與別聞其行也欣然請從吳子許之結伴而南乘兵輪車行風塊中半月而抵徐聞佇觀大海自賦神怡謂至中流當有佳思未幾登舟挂帆遄發身在舟中眩暈不能自主舟在海中漭漾一無所見口占渡海歌有天空海闊無復他限前有景不得歌之句此河伯之所以望洋而歎也半日維舟停車旅泊身尚搖搖如在舟中初至海外歷覽風土秋刈冬耕新苗遍野離題黑齒異俗殊音始焉異之久而安之忘此身之在異域矣是歲之冬假館於會同郭外檳榔匝屋椰子垂簷入則寓憔出無可語歲聿云暮風景淒其觸目興懷有望雲陟屺之感故歲癸亥予年四十有七矣乘春出戶綫步行吟邂逅中物識彼都人傑有明經馮合溪者一見相悅漸與之聊約偕遊覽彼土山川跋涉不能遠適合溪悉予蓑犢馴且善步既有約矣晨興與合溪並轡俱往向聞此地名山以多異僧為最勝是處精藍以多異獻山中之靈泉為最勝海外高僧以靈泉寺之玄達比那稱最勝相與訪焉入門見主



恍如舊識盤桓日夕拉與尋靈泉扣石磬探香巖躋海潮岩洞幸予來之未晚也賓主機緣具載遊山記中不具述盤桓久之心賞海潮之奇欲托迹焉謀諸合溪合溪助而成之微以岩宇低狹為歉乃伐木積薪燒爍岩石崖遂高廣懸梯三折而後登登望海渺接於几席日光洞矚無能出沒帆檣去來可指而數也予與合溪樂之乃鳩工選材得旃檀於山中雕塑寶陀大士金相踞獅予座俯視滄海如蓋中香水楊枝揮灑大地悉蒙涓滴也合溪挽予居之心許之矣荏苒竹杖未肯休心踴躍請行志欲還里禮師回具再來未晚不可使毘尼僧海令高沙彌掩耳橫趨而過也次年甲子予年四十有八矣結束將歸猶恨東南



鄉國山川人物僅見一斑未能盡興欲周遊歷覽四州十縣風土人物之異因著為南征之賦歸告鄉人此行庶不寂寞開歲之人日買舟具車挈二侍子大機大遷隨行沿途選勝延訪高賢初至樂會晤王明經約春長晉予於樂會之新柴傾蓋盡懽會見二公於靈泉座間因止宿焉懽如昨日也抵萬州尋華封洞洞門壁立劃然中分入其中別有天地惜洞中僧無可與語者一宿去之至龍池精舍主人慧朗敬客款洽禮踰華封菴前一池如鏡池中小阜突起可結翛瓢遠人避跡予低徊良久主人知予所欲請築室以俟再來之客嘉其志贈之以詩有結成茅屋從師住留得荷香待我來之句蓋謂此也其徒日顯頗有點慧粗知文字出紙請言慮其逐末詩以砭之南行數日將至陵水向在海雲會上識陵水僧雙照少有才名後歸其鄉久不相聞予之來也黨中諸子過予別曰公至此土不可不一訪雙公許之各附以書幾盈篋笥斯行也尋舊遊踐前諾也入陵水境夜宿尖嶺山菴菴主守愚張燈款客問客來意告以故守愚鼓掌大笑曰予以客為高僧遠來以雙照乎知其人視其友亦雙照耳予詰其言訊之告曰雙照出身梨園今返其鄉復為梨園長玉簫檀板狎年少子弟為淫污粉而之戲同犍羞與之齒公奚訪為予聞而大慚起就燈下啓篋出書竟空燔之遊興索然矣留一宿僧重座間旁瞥楸枰棋子星散若殘局未斂者訊之曰

山中無事猶消永日耳矣而諷之云爭勝負於黑白與盜污粉而逢場作戲何以異焉守愚媿而謝之黎明登車返返其彀願侍兒曰小子識之術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數日迭宕多異過合溪別贈予貲斧返之侍兒徒步負擔竟行歸舟夜過陶公山道書所謂福地也月色微明山光縹緲可望而不可即抵郡主蓮華菴菴主心持匡徒守法鍊板肅然海外僧中翹楚也且過中邂逅翠林耆宿覩朗師歸自平陽省親還里連車共話知爲同門眷屬數日別去登舟出港口風汛不便維碇竟日不火絕食蓋海艦亂流計口可渡舟中不設烟爨懼大魚之犯舟也翌日抵海北俯於逆旅果腹登車是時春雨載塗高詠我徂東山之詩



具見歸人景況古今一轍也取道入辨州尋舊遊故人李矜水於學舍一見驚喜恍如齊昌之遊次日拉伴泛舟登釣魚臺過立石磯柔櫓遙輕鷗榜歌遵桂渚竟日之興與盡而返詰旦齋夫投轄廚中治膳蒸雞炊黍一飽而別別去越境數里滂沱繼至歸途七日載笠披蓑行泥淖中舍車而徒車陷蹄涔將車者呼助頻爲引拔日中一食坐水草朋侍兒惘然失色笑語之曰出家兒蒲團上草鞵邊一年三百六十日樂處不少不可無此一日嘗此滋味從苦趣中始有翻身出路也行至河頭買舟遄發時久雨新晴百川灌河水急風輕疾如飛鳥旁觀兩涯山光草色蔚然積翠夾岸迎舟艫接不暇漁歌鳥語遠近相聞鶴立鷗閒物情默契予乃推篷兀坐寫興題詩有三年樂事惟今日一路吟詩送好春之句笑語侍兒曰半月征途備嘗辛苦又不可無此一段清福也既歸里先至佛山時久客初歸身如飄葉心若懸旌世路茫茫未知歸定之處聞華林會上開雲睿公得法於天目歸隱陶家莊亟往就之求依止焉卸肩解裝便同家舍抖擻風塵滌除泥土依前故我邏里省親悲喜交集出逢故舊相視而笑曰遊子得毋勞乎則應之曰吾生豈求逸哉住定兩月請開雲老人登壇授具奉老人爲烏波陀耶以覺與隆圓捷機二長老爲阿遮利耶四白羯磨如法成就時甲子年六月二十日也從此得爲大僧不負渡海南歸之願矣受戒後專心律部不遑



經論至臘乃理舊業或著述以輔正教求不虛過此生耳年五十有一歲在丁卯掩關謝客先是壬戌之秋將適珠崖過別同學同學中有林子向超善風鑒術予以海上風波前途休咎訊之林子慫恿予行臨別囑曰公年五十有一當有大難恐不免於刑戮甲子速歸乙丑春夏之交堅壁閉戶內外斷絕延至丁卯秋冬之交凶消欒解從此亨途矣予信其言歸里後即爲趨避之計至是歲三月就所居之西偏粗營一室僅可經行蔽風雨耳社中良友陶子握山羅子戒軒霍子酉牛胡子大靈輩十有二人相邀逐月給致薪水踰門而至無門可入也關中默坐觀心靜驗前悟日脩大慈懺法滌除夙愆持念六字洪名收攝塵根或行般若三昧消磨習氣久之得大自在大休歇大受用處一日定中聞鄰人舂聲桶子猛然打破大笑曰今朝始到無心地自笑從前枉用心此中獨得不可以告人坐關三年至戊辰二月出關訊諸外人三年中凶咎無有也遇林子笑其虛誕後乃知其不謬時有宵人將爲不軌者與予有舊知予爲僧欲托迹以售其奸數和關弗納也乃投別僧雜染未幾敗露遠逃上罪其師責以緝捕鞭韃幾斃三年乃免林子之言果驗始知數之所在物不能外亦有趨避之門也時年五十有二矣始圖別住結菴於南海馬山之陽與春岡諸子爲蓮社遊同遊者皆貫通三教博極群書今之宗處也李子遠霞先與予有針芥之投不徒以



名言相尙者結社年餘開雲老人建法幢於佛山之仁壽禪寺招予往受職書記未幾首眾立僧歲在庚午予年五十有四矣奔奏社席激濁揚清不遺餘力無如直道難容忠言逆耳弗克久於其職見幾勇退辭而去之南遊鐵城鐵城諸公邀留共住結社於城東之河泊高氏園林劃地爲菴顏曰東林堂曰望遠謀以遠公自防誠自媿也地主高君世誼兄弟也先孝廉仁長公與予先君同舉於鄉晚年歸隱築室開池種樹栽花爲教子招賓之所予嘗過謁愛其亭館清淨可以棲禪低徊不去公爲點首默許之矣未幾捐館其子三君承先人志延請居焉同時入社三十餘人倣東林故事以丹徒令毛中菴爲壇坫長盡今之彭澤也社中諸賢若蕭若鄭若毛若高若方若繆或爲垂髫之弟昆或爲竹林之諸阮或如太邱之子孫或作梁山之賓客或忘分而下交或忘年而後起聲應氣求志同道合座上之客常滿過橋之笑時聞方諸蓮社刻漏之賢數殆浮於十八矣居東林者自辛未迄乙亥五歷寒暑是歲七月十八日先母誕辰時年八十有一矣學道無成不知所報傾貲竭力大興佛事以有爲法少酬罔極之恩法事既滿別毋出方先母夙具正信絕無姑息之戀許以遠遊既得請矣適有丹霞之約遂別東林買舟而往時乙亥年九月初三日也從行者侍兒大容同舟者皆夙昔同參之友由廣至韶行灘瀨中徒跣隨之相與沿流選石呈奇誇異



賦詩爲樂不覺久於行役也是月之望乃抵丹霞中途所見奇峯矗天懸崖插水千變萬化不可悉數將至丹霞遙望一石萬仞兀然雲中恍如觀音大士端居空界花冠纓絡寶座莊嚴旁列淨瓶前拜童子物色天然毫髮悉備天工人代不能肖其萬一歷歷所見不一而足舟泊丹霞山麓時日西夕雲深路黑月暗林中秉炬乃抵山門門上石樓明燈待客予乃振衣而入過韋橋宿客次蓋三巖高處也晨謁主人洞上宗師澤萌遇公也一見懽然其徒九譯梵公昔年吾友羅戒軒門下士後得法於匡廬繼席海雲改號圓音即其人也予前於客次喜先見之幸丹霞之有人可藉以休老矣主人破格以客禮禮之不強之以受職拄瓢鉢於樂竹巖正氣閣之右廊屬客兒侍傳致飲食始終無懈容主賓之投契者有生未曾有也是臘八日澤公登壇授戒衆受比邱菩薩者三十三人九譯暨容兒與焉以予以羯磨闍黎客也而師位加之予滋愧矣年六十歲在丙子夏之四月家報凶訃始知先母於去年臘月二十日見背登即望空痛哭褫衣絕食跣足下山倍值僱舟兼程歸里舟中哭泣達旦不寐竊自思惟我佛之教出家兒不喪其親過量人先舉倡之不及量者從而和之予固不能爲過量之爲亦不忍爲不及量者之恝然也嘗援例於梵網經十重之本皆云無孝順心者波羅夷予獨非人子乎既爲名教之罪人復甘爲佛法之罪人兩俱失之吾盡

吾性伸吾情聆得而禁之歸至里門大哭而入抵家撫靈三踊一慟而絕絕已還甦臨棺慟絕無度出家僧儕見而笑之弗卹也時喪已踰卒哭矣仍循典禮絕粒粥食晨號呼夕泣或疑苦枕塊不違家禮此不孝出家兒之創舉也不敢強吾徒以從我惟此心無愧耳六月而葬躬自負土築墳既封而廬之復痛哭而後別去蓋出家捨家作屬聚哭之次非宜久居也告別靈筵復還丹霞執心喪禮再入僧次二時粥飯食不下咽漸成關膈不納水穀病將不起予亦不願有生也年六十有一歲在丁丑使延客次病苦無聊懷抱心喪慮度歲月俯首屏息寄人籬下鬱鬱無足道也先是澤公特身率眾執吝不附眾皆怫之復握於權僧汝得作弗獲大行其志遂退席去復還匡廬主席棲賢詔予再至書入丹霞招予受靜予以憂病不克往棲僧在既去其所不快意之人欲幷去其所不快意者快意之人予以病不能隨眾作務藝議稱頑牛謂不耕耘虛消水草也峨爲頑牛之言以解嘲大笑下山寄居於山陰之錦巖來梅古寺歲云暮矣次年戊寅予年六十有二歸里之志索然尋山之興方勃勃也開春三日擬遊仁化偏遊邑境山川由扶溪抵長江尋訪西乾香山仙牛蒲竹清蘭若信宿盤桓求一可隱之地可語之人弗一遇也由是浩然有歸志乃返錦巖從僧香火向有納堂之例徐俟到欲休老者捐其淨財悉歸常住可坐而辦道予無所之矣遂援例以請主僧許之授以石室俾安處焉居無何侍兒容子肺病垂危堅請還里就醫予恐不測許之買舟而返復還佛山至夏入鼎湖安居時契如裴公主席委修山志志成辭返東林以舊社久別饑豆之戀不能忘也居東林一年氣衰應應無可述者年六十有三歲在己卯予先有宿命之通自斷是年三月廿七日無常至矣輕裝歸里先入郡門過平生故人與之永訣聞者笑之最後過別藥亭太史甫至門而病發不能入室扶病反寓堅臥客次身重千鈞力弱不能勝一羽足痿不能趾步右與門渡速還東林病日有加自知不起延至三月賤生之辰頰下忽生大瘡痛苦殊常醫者視之指爲牙痪七日必死自計前期適當其會

可以行矣忽痛待之致青留則東林諸子書偈遺囑徒眾病中垂訓二十則咸在集中不具述至廿七日晨起沐浴息念待盡忽有人撫摩患處者三瘡痍忽潰膿血交流沾衣盈席數日痛苦脫然若失觀患處泯然無迹矣病起自笑曰久矣夫吾之患吾有身也造物者將息我以死而病我以形勞我以生耶餘生虛度至次年庚辰予年六十有四矣二月既望飯後經行腰脊髀恍如有物蝸蠕欲動俄若戈矛刺入右腎痛絕仆地侍兒扶起用捐堅不可舉舉之腰脊間聽然有聲如迎刃肢解號呼不能自禁平生自負病痛苦無與於我至是始悟疾病痛苦無非真我古德云後大呼痛殺我也正是此意自春迄夏堅臥一百日飲食便溺不能轉側生平不信有藥石方旨病則忍之死則聽之至是有不可忍不容聽者空囊如洗參苓計無所出時有好義任俠之士曰龍劍文者江右豪傑也精歧黃術治劇病如拔釘楔素未謀面聞予病過而診焉曰六脈將絕矣幸有一綫之存舍參苓莫救也予辭曰已矣勿復言矣二時粥飯吾參苓也且不易得況奇貨乎待盡而已龍君沈吟良久乃曰有方於此不用參苓不致大費者請嘗試之予乃受藥日服一劑漸覺輕減一月痛定能轉側矣二月下榻扶持起坐計前藥餌無大費無可酬其值者賦詩謝之厥後得諸人言向來湯劑皆有參苓恐予不納阻故混以它藥使病者不覺受之不拒耳時參價十倍於常計前所費過數十餘金矣聞之大爲踧踖簡留踵門媿謝虛衍推辭曰無之前藥仙方草根木節耳窮醫藥裘焉得如是奇貨耶樂國相傳以爲美談至秋病起支策能行遂返故里養痾於鄉居之亦甚愜二十年前出家於此絕後再甦其首邱也亦以此數使之然乎安之而已年六十有五歲在辛巳春雨滯霖瓦宇上漏下濕恐不可以久居出過故人語其事猥以金爲重修計知有佛耳實非有私於己菴主意存昔予戒徒淨行不謹常繩之以法不聽恐予久居不便於己鳩工庀材事將集矣乃賂其鄉無賴子弟託爲形家之言中撓土木遂一笑而止辭亦菴借地於龐氏之梅岡不數月受請於省會珠海之南大

通州雨寶光古寺寺南漢劉晟爲達岸禪師建立規模宏敞至明萬曆間燬爲寺毀僧散榛莽茂草矣清康熙朝有善士蕭公泰恆者禱於祖師得異夢慨然興復殿宇重新田園清贖少有可觀蕭公尋卒弗竟厥志住僧無人復將廢墮子孫請予住持予性不耐城郭自念借地栖閒非安土也勉應其請時年六十有六歲在壬午九月十日也入院後古剎久荒草深三尺堦除瓦礫破甓不容日督徒眾排鋤樹藝補葺破漏粗堪安之次年癸未予年六十有七矣出其餘力日增治之所築垣壁苦消窣舍可蔽風雨知止足矣平生懶性棲於林樸漫書一絕揭於殿楹云古寺荒涼不記年偶然掃地一閒常人記得廬山否一笑相逢豈偶然番禺令姚公齊州過寺見而悅之揖余接僧就而故址寺後隙地撤去茅茨易以榱瓦成屋三間曰待我公餘之暇日夕過談不致塵荊齋處也工既竣予紀之以詩有意外來茨換瓦椽之句令公笑曰天下事多出意外即以是名斯堂可也遂顏之爲意外堂自是而後有意外之主賓斯有意外之交際有意外之交際斯有意外之順逆有意外之順逆斯有意外之欣厭有意外之欣厭斯有意外之避就有意外之避就斯有意外之去留住大通者七年尋以交際之煩舍而去之入據雲頂之室住雲頂者六年尋以順逆之緣舍而去之歸隱鹿湖之山駐鹿湖者僅二年耳遂以欣厭之人情舍而去之復作首邱之計歸老於雲頂之得我堂中歲在丙申年八十矣回首八十年間半僧半俗四十年後或忙或閒十五年來忽隱忽顯由大通而雲頂由雲頂而鹿湖復歸得我無非意外之夢幻莫之爲而爲者誰爲爲之周禮太卜氏占夢之法其夢有三因思慮而致者曰致夢思慮所不及者曰觭夢無思無慮感於物而通者謂之咸陟之夢吾少也賤多能鄙事學爲詩文本乎家學不由師說著述經論自成一家之言不敢出以問世恐見笑於大方竊念爲法惟心我無心而感物物將從吾心以應之咸陟之謂也遂自名其堂曰咸陟著述因而名焉歲月既積篇帙浩繁彙爲編次楞嚴經直說十卷道德經直說二卷鼎湖山志八卷爲文二十有七

卷爲詩十有五卷詩文續集三卷鹿湖近草二卷心聲之發出爲聲應是猶夢中囈語不自知其爲夢也夢之中又說夢焉不可使外人聞之也爰有覺者從夢者旁聞其囈語述而表彰之付之剞劂傳爲笑柄者有晦菴樊公較刻詩集青南賈公較刻楞嚴直說澄溪宋公較刻道德經鹿洲集學田丁公較刻山志盧舟鄭公較刻詩文二集鹿湖山志吳仲山同學較刻文集合有力之力揚之花之而成陟夢中之言以出復有覺者從夢者旁聞其語於傳說隨而青之欣然就之者丹山吳公端齋宋公齊州姚公子白張公禮山李公靜菴王公雪樵李公澥菴樊公甯厥劉公恆菴楊公永闇吳公暨海內諸公合羣聲之聲唱之和之



而咸陟夢中之人猶夢夢也復有覺者從夢者旁撼而覺之冀由獨覺而歸大覺者珠江太史也更有覺者從夢者旁傳其言矣復欲撼而覺之冀以先覺而覺後覺者澄溪觀察也夢者一覺者二相與招呼共爲三笑之遊夢宜覺矣而咸陟夢中之言猶喋喋也噫衆人覺一人夢夢猶可說也覺者自覺夢者自夢夢不可說也夢爲我夢夢猶可說我爲夢我夢不可說也請說其可說者而重說之往大通之七年歲在戊子予年七十有二時方鼎湖虛席主法無人合山大衆强以主持却之不獲任非所勝倘就輿情徇遠師訓名利於我何有喬品望從此日下矣夢也入院操室在冬月之十日大厦將傾非一木之所能撐妄以朽腐之材撐柱末法居位未幾目擊頹風痛心疾首奮臂大呼領衆巡寮掀翻窠臼私造飲食爐釜一空衆皆目我爲破竈墮居之不疑不知怨所由始也夢也山中宿弊伏於罷道之常如身死流毒貽害山門罷道子孫遞屯聚窺伺覬覦伏戎久矣蕭牆釁隙復開門揖之不數月鷸蚌風聲接於耳目松楸蠱域遂起戈矛予於是時遂有同事晉說之小參權托空言難消實禍夢也祖庭者舊空腹高心樂於趨承苦於拘束爲之主者不識進退期之以佛法繩之以祖訓不克肆其忞慢遂其貢高入室之戈譁然起矣身在彀中不自知爲衆射之的也夢也於時有竊佛之盜有破僧之魔有污它家行惡行之竊與城狐社鼠屋角墉

牙蠢蠢動矣舉允彼桃蟲不知其拚飛與爲也夢也好爲人師靦顏端拱無禍不可以格天無德不足以服衆外患叢生心無媿怍藉外護於當路申公延於王臣彼何難窺屋漏懷慚夢也六代之山志未修千秋之公論難定前人闕筆後起代庖致有種松墾土之橫議逆流跨躍之奇談癡人說夢假神道以譸張醉漢爭先拉當酮而助虐自非史才致生物論夢也耄倦於勤功虧一簣急流勇退返招出書之譏爲法求人致有子之之悔求澤豹於南山但見黔驢伎倆望雲霓如望歲誰知雨點全無既昧知人之哲適來反噬之傷夢也外侮是禦既藉力於宰執之維持羣小旹恥更請命於龍天以護法難憑國是扶公未免神道設教曰葬送窮望空啓告夢也湘東之技舌自招喻盲之辨雖矣然止謗莫如自修夫何修之與有橫逆貴乎自返思返已而未能夢也歷年說戒虛應故事者百有餘人圓具下山嚴淨毘尼者十無一二末法衆生迷不可化癡心長老教不知時夢也無心出世矢志住山身隱鹿湖不捨鼎湖得我志傳正法寧知佛法無人一杯水救車薪之烈火餓餒若何獨爾絲續如來之慧命區區乃爾夢也華林之成敗有數空拳孤掌思與造物爭衡隻柱之出處有時大聲疾呼勉爲祖庭出力夢也甚矣夫休哉雖既鳴矣鐘既撞矣久矣夫予爲夢也當覺矣幸焉而覺夢之後不復夢焉夢如予何不幸不覺夢之中復有夢焉予如夢何不



可說不可說復不可說說夢已竟閣筆而笑

宋王荆公不信禪學偶入僧舍見僧坐禪從而傚之出定後笑語人曰坐禪不謂無益余生擾擾不暇料理前事適來禪定中少壯至今一切微末事務記憶無遺聞者笑之不知其不足笑也禪思惟也書云思作睿睿作聖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孟子曰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思之於人大矣惜荆公一生執拘情識用事舍本逐末耳倘更深入一層內聖外王事業其所固有不可以思而忽之也予年八十生平行履未曾記憶丙申九秋霜降後足疾復作養痾於湖山得我堂坐臥山閣抱膝呻吟忽於痛苦中迴光反照童時壯時老時衰時種種人種種物種種事種種因緣種種苦樂洞見現前如鏡鑑形纖細畢露如水照物動靜全收此所謂荆公禪定耶抑別通一路與本來人相遇於百苦交煎時也迅筆疾書追述前事題曰紀夢編年緣以事有詳畧語多遺忘時有後先序或倒置恐以夢緣誇之觀者不妨諦當作夢會也不得不作夢會也不得昔東坡居士強人說鬼曰姑妄言予以妄聽之則得之矣

丙申冬紀夢編年脫藁手錄一冊以貽後人跋此

八十歲老僧成鷲書於鼎湖得我堂中

## 丁酉年後紀夢續編

前編成於丙申之冬說夢已竟至次年丁酉復有餘夢從



咸陟而來者續爲之紀尉城之西浮邱之陽柳波之滸雲水之鄉雜華之林能象之場予先人獅子之座在焉向爲老狐據而久之今爲小狐居然有之老狐死不數月同門受記斥辱而去者四人同參兄弟凌迫而出者十人同住者舊擯逐而散者七十餘人同影贊與梟聚烏合僅十數人耳自鳴得計違禮犯義明目張膽奄有其藏擅遷其器常住爲之一空正人爲之喪氣由是穢行彰聞惡聲四被鄉城四衆之人叢席十方之士無遠無邇無彼無此白叟黃童販夫豎子見者眥裂聞者掩耳鬼埽其迹人詛其死間有徇其情而袒之者有利其財而輔之者有暱於鄉衣之誼而阿比之者人心不同如其面然好惡公私毫釐千里也如此予老矣孤掌獨鳴孤影自弔孤身獨居孤心自悼無能爲矣亦遠之而已丁酉前夏三月安居復還大通掩關謝客客有買舟而至者款關索見辭弗獲已穴而將而一揖之各陳所以有憐予癡而笑之者曰予不聞乎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得時則駕遂路縱其橫行失時則趨微服方將過宋造物者使之然也區區者予欲與造物爭雄復之權乎予笑而不答有幸予愚而慫恿之者曰大厦雖傾賴有一木之支大木雖仆賴有一繩之引狂瀾既倒而後砥柱兀乎中流疾風孔颷而後勁草出焉迦楚有心人何無意乎笑而不答有憐予老勸之使休者曰駿馬之疲也駑駘先之賁育之衰也侏

倘勝之夸父之竭蹶也曾跛鱉之不及有其心者無其力長於理者短於數是不可以已乎矣而不答有病予露而鍼之使忍者曰吾聞之也德不積不足以化人惡不積不足以滅身高明之家鬼瞰其室千人所指無病而死請修厥德以格龍天稔其惡覆其自滅造物主人有記性無怠性忍金成於百鍊也矣而不答有忌予不利於己而約之使退者曰拔山蓋世之雄終爲楚殤橫槊賦詩之奸竟移漢祚竊鉤者誅竊國者侯成敗論事开公心真苦烏能使天心如己心反末法爲正法乎矣而不答關外之客各攄所見以伸其情關中之人三緘其口弗孜其辨須臾日夕予乃掩室安禪客亦登舟而去噫予之爲夢也久矣夢中之客胡爲乎來哉彼夢予耶予夢彼耶向之祖而輔之比之者烏知其非夢耶繼前編以續前夢質諸大覺當有覺其所爲夢者

時丁酉三月示生日迹删老人再述





譚瑩玉生覆校

右紀夢編年一卷後附續編　國朝釋成鷲撰按成鷲字跡删俗姓方番禺人曾補博士弟子方九谷之從弟也谷志邑志並有傳是書前編撰於鼎湖得我堂續編撰於大通寺即所顏意外堂者也蓋跡删晚年往來於鼎湖大通間舉畢生自童而壯而衰所涉歷之事胥歸夢而迭紀之取大卜職占夢之灋無思無慮感於物而通者謂之咸陟之夢既顏其堂及其甚迹因以名前夢前編所紀是也復取思慮所不及者曰觭夢以名續夢續編所紀是也昔李太白有言浮生若夢又言處世大夢茲跡删紀夢之意將無同自跡删竟稱時日占一絕云瓶中一枝花窗外一輪月花落月歸天風吹滿地雪已大有夢意迨紀夢之時跡删應覺矣抑紀夢者猶是夢中人也然吾聞古夢凡六夢之占其五曰喜夢今觀跡删前編所紀之夢似猶未免於有所矜喜者然則無思無慮感於物而通即跡删亦豈能自謂其矜喜之必不出於思慮耶噫以是明跡删之思慮即以是明跡删之心跡其斯爲跡删之夢也已同治二年浴佛日南海伍崇曜跋

# 穆天子傳

郭璞注

洪頤煊校

# 校正穆天子傳序

穆天子傳六卷，晉太康二年汲縣民盜發魏襄王墓中所得竹書也。書記周穆王遊行四海，見帝臺王母，暨美人盛姬死事。隋書經籍志云：經與今起居正同，蓋周時內史所記王命之副。案史記，穆王在位五十五年，此書所載，藉其甲子，不過四五年間事耳。蓋殘編斷簡，其文字古雅，信非周秦以下人所能作。如騎道云：舊人布幕于殯門外，郭君注云：舊猶館也。古文舊為官，此書云官人陳牲，官人設几，乃古文之僅存者。爾雅釋地云：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此書云紀迹于弇山之石，眉曰西王母之山，與爾雅所記合。史記周本紀云：穆王崩，子共王繄扈立。司馬貞索隱引世本作伊扈。此書云：寅主伊扈。伊扈即共王也。尤足與經史相證。據晉書束皙傳，此書本五卷，末卷乃經書十九篇之一。索隱引穆天子傳目錄云：傳瓚為校書郎，與荀勗同校定穆天子傳。今本卷首載勗序云：謹以二尺黃紙寫上，藏之中經，副在三閣。今本六卷，當即勗等所定也。勗時收書不謹，已多襄亂。厥後傳寫益復失真。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云：書凡六卷，八千五百一十四字。今本經六千六百二十二字，則今本又非晁氏所見之本矣。頤煊惜是書之荒落，因不揣檮昧，取今漢魏叢書本，與明程榮本、吳琯本、汪明際本、錢唐趙君坦所校吳山道藏本，暨史漢諸注、唐宋類書所引，互相參校，表其異同，正其舛譌，為據正文及注若干字，增若干字，改若干字，其無





可校穆者闕之，徒恨傳寫已久，未能索復舊觀，如釋古彝鼎碑碣之十得五六云爾。嘉慶庚申六月三日，臨海洪頤煊書于西湖詁經精舍。

# 穆天子傳序

侍中中書監光祿大夫濟北侯臣荀勗撰

序。古文穆天子傳者，太康二年汲縣民不準盜發古冢所得書也。〇案晉書武帝紀云：咸寧五年冬十月，汲郡人不準掘魏襄王冢，得竹簡小篆古書十餘萬言，藏于祕府。史記周本紀正義引晉書咸和五年，汲郡汲縣發魏襄王冢，得古書冊七十五卷。咸和即咸寧之譌，在太康前二年，惟束皙傳云太康二年，與此序同。皆竹簡素絲編，以臣勗前所考定古尺度其簡，長二尺四寸，以墨書，一簡四十字。汲者，戰國時魏地也。案所得紀年，蓋魏惠成王子今王之冢也。〇今王本作令王，从史記魏世家集解引紀年改。於世本蓋襄王也。〇藝文類聚四十引王隱晉書云：盜發安釐王冢。今晉書束皙傳云：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兩存其說。案史記六國年表，自今王二十一年，〇史記索隱引紀年作今王在位凡二十三年，此引年表作二十一年誤。至秦始皇三十四年燔書之歲，八十六年。及至太康二年初得此書，凡五百七十九年。其書言周穆王遊行之事。〇左傳正義引王隱晉書束皙傳云：周王遊行五卷，今謂之穆天子傳。春秋左氏傳曰：穆王欲肆其心，周行於天下，將皆使有車轍馬跡焉。此書所載，則其事也。王好巡守，得盜驪騄耳之乘，造父為御，以觀四荒，北絕流沙，西登昆侖，見西王母，與太史公記同。汲郡收書不謹，多毀落殘缺。雖其言不典，皆長古書

頗可觀覽。謹以二尺黃紙寫上。請事平以本簡書及所新寫。○案太平御覽七百四十九引王隱晉書云：荀勗領祕書監，始書師鍾胡法。太康二年，得汲郡冢中古文竹書，勗自撰次注寫，以爲中經，列在祕書。左傳正義引王隱晉書束晳傳云：汲郡初得此書，表藏祕府，詔荀勗和嶠以隸字寫之。疑當日荀所寫僅得繕本，故未見本簡書。今晉書束晳傳云：武帝以其書付祕書校綴次第，尋考指歸，而以今文寫之，當在事平之後也。并付祕書繕寫，藏之中經，副在三閣。謹序。案此序，漢魏叢書本不載，道藏本趙氏本吳氏本皆有之。

# 穆天子傳舊序

穆天子傳出汲冢，晉荀勗校定爲六卷，有序，言其事雖不典，其文甚古，頗可觀覽。予考晉序稱穆王享國百年，耄荒，太史公記穆王賓西王母事，與諸傳說所載多合，則此書蓋備記一時之詳，不可厚誣也。春秋之時，諸侯各有國史，多厖雜之言，下逮戰國，王迹熄而聖言湮，處士橫議而異端起，人人家自爲說，求其欲不厖雜，其可得乎？其謂紀王與七萃之士巡行天下，然則徒衛簡而徵求寡矣，非有如秦漢之千騎萬乘空國而出也。王之自數其過，及七萃之規，未聞以爲迂也。登羣玉山，命邢侯攻玉而不受其牢，是先王恤民之法未嘗不行。至遇雨雪，士皆使休，獨王之八駿超騰以先待，輒旬日然後復發去，是非督令致期也。其承成康熙洽之餘，百姓晏然，雖以徐偃王之力行仁義，不足以爲借而搖天下，以知非有暴行虐政，而君子猶以王爲獲沒於祇宮爲深幸，足以見人心之危之如此也，是豈可效哉！是豈可效哉！存其書者，俾可以覽其古，徵其事者，又安可不考其是非歟？南臺都事海岱劉貞庭幹，嘗藏是書，慨其無傳，暇日稍加讎校，鋟命金陵學官重刊，與博雅之士共之，諗予題其篇端云。時至正十年歲在庚寅春二月二十七日壬子北岳王漸玄翰序。



# 穆天子傳卷一

晉　郭璞注　　清　臨海洪頤煊校

古文

飲天子蠲山之上。蠲，音涓。戊寅，天子北征，乃絕漳水。絕猶截也。漳水今在鄴縣。庚辰，至于□，觴天子于盤石之上。觴者所以進酒，因云觴耳。天子乃奏廣樂。史記云：趙簡子疾，不知人，七日而寤，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于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廣樂義見此。載立不舍，言在車上立，不下也。至于鈃山之下。燕趙謂山脊爲鈃，即井鈃山也，今在常山石邑縣。鈃音邢。○注燕趙謂山脊爲鈃七字本脫，從太平御覽一百六十一引補。井字也字從御覽八十五引補。井鈃即井陘，古讀鈃如陘，宋時即求鈃也。癸未，雨雪，天子獵于鈃山之西阿。阿，山陂也。○阿，太平御覽十二、八十五引皆作河。于是得絕鈃山之隊，隊謂谷中險阻道也，音遂。北循虖沱之陽。虖沱河今在鴈門鹵城縣。陽，水北。音呼沱之沱。乙酉，天子北升于□。天子北征于犬戎。國語曰：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不從，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不至。紀年又曰：取其五王以東。○今本紀年云：穆王十二年，毛公班、井公利、逄公固帥師從王伐犬戎，冬十月，王北巡狩，遂征犬戎。犬戎□胡觴天子于當水之陽。○下文云犬戎胡觴天子于雷水之阿，當疑雷字之譌，攻下口亦疑衍。天子乃樂，□賜七萃之士戰。萃，集也，聚也，亦猶傳有七

與大夫皆深萃有智力者爲王之爪牙也。○文選虞子陽詠霍將軍北伐詩注王見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引皆無戰字，注與上段七字今从文選注引補。庚寅，北風雨雪。詩曰，北風其涼，雨雪其雱。○實纂十溈注引詩作霏。天子以
寒之故，命王屬休。令王之徒屬休息也。甲午，天子西征，乃絕隃之關隥。隥，阪也。疑此謂北陵西隃。西隃，鴈門山也。音俞。○注隃西下本有己亥二字，蒙下正文羼入，今刪。己亥，
至于焉居禺知之平。焉居禺知，疑皆國名。辛丑，天子西征，至于䣙人。䣙國名，音且背切。○說文云，䣙右扶風鄠鄉，从邑崩聲，讀若陪，薄回切。漢書地理志作鄘，史記作蒯，索隱云音菩僧反，一音蠙，小顏音普
肯反，蒯即䣙字之譌，劉讀與郭氏音同。古今姓氏書辨證云，䣙國在虞芮之間。河宗之子孫䣙柏絮。柏絮，名，古柏字多以木。○孫史記趙世家正義引作則柏，程氏汪氏本或作伯，道藏本或作栢，今從字定作栢，古今姓氏書辨證引作栢，皆案。
且逆天子于智之□，先豹皮十，良馬二六。古者爲禮，皆有以先之，傳曰先進乘韋。天子使井利受之。井利，穆王之嬖臣。癸酉，天子舍于
漆澤，一宿爲舍。○孫同元云，漆澤疑即下滲澤之譌。案初學記二十二引下文天子獵于滲澤，漆滲字相近，孫說是也。乃西鈞于河，以觀□智之□。甲辰，天子獵于滲澤，於是
得白狐玄貉焉，○貉本作貉，从廣韻十九鐸注引改。太平御覽六十一引作貉，皆古今字。以祭于河宗。以將有事于河，故此獲故用之。漢武帝郊祀得一角白麃，以爲祥瑞，亦將薦祭之義。○郭氏此說與注異，武帝郊雍得
一角獸若麃然，謂之麟。據史記漢書原文俱同，此注云白麃約言之耳。丙午，天子飲于河水之阿。阿，水崖也。天子屬六師之人于䣙邦之南，滲澤之上。屬，猶會也。
戊寅，天子西征，鶩行至于陽紆之山。鶩，猶馳也。紆音謳。○今本紀年云，十三年春，祭公帥師從王西征，次于陽紆。水經河水注云，河水又出于陽紆陵門之山，淮南子云昔禹治水具禱陽紆，蓋於此也。河伯
無夷之所都居。無夷，馮夷也。山海經云冰夷。○水經河水注、藝文類聚八十九俱引作馮夷，因注而譌。是惟河宗氏。河，四瀆之宗，主河者因以爲氏。○初學記六引穆天子傳云，河與江淮濟三水爲四瀆，河曰河宗，四瀆之
所宗也。案此注文史記趙世家正義云，河宗在龍門河之上流，嵐勝二州之地。河宗柏夭逆天子燕然之山。柏夭，字也。○山經說郭本引此篇作上。勞用束帛加璧。勞，郊勞也。五兩爲一束，兩今之
二丈。○勞本誤作力，从道藏本改。先白□，天子使𨙸父受之。𨙸父，𨙸公謀父作祈招之辭者。○說文云，𨙸，周邑也。从邑祭聲。程氏本作郕，此作𨙸，汪本作祭，今悉改正。癸丑，天子大朝于燕□
之山，河水之阿。盡朝會群官，皆將朔也。○口疑然字。乃命井利梁固，梁固，大夫。○注門字疑梁固字之譌。下但又脫一固字。聿將六師。聿，猶曰也。天子命吉日戊午。
詩曰，吉日庚午。天子大服冕禕，冕，冠；禕，衣，蓋王后之上服，今帝服之，所未詳。禕音暉。帗帶，帗，韠也。天子赤帗，音弗。○說文云，市，韠也。篆文作韍，帗，一曰巾也。从巾犮聲，讀若撥。今當作韍字。注韠本譌作韡，今改正。搢曶。曶，笏三尺。
杼上，椎頭。一名珽，亦謂之大圭，搢插帶也。曶音忽。○案，太平御覽六百九十二引作笏，曶古笏字。夾佩，左右兩佩。奉璧南面立于寖下。受河宗也。寖下未詳。○太平御覽六百九十二引此句羼入注文，注受河宗也四字本脫，从御
覽引補。曾祝佐之。曾，重也。傳曰，曾臣偃。官人陳牲全五□具。牛羊之品曰牲，禮完曰全牲，犧曰全色純也。傳曰，牲全肥腯。天子授河宗璧，河宗柏夭受璧，西向
沈璧于河，河伯所會。再拜稽首。稽首，首至地也。祝沈牛馬豕羊。河宗□命于皇天子。□，疑者辭上之。○太平御覽八百九十六引無口字，命字作令，二字相近。河
伯號之，呼穆王。帝曰穆滿，以名應諾也。言盡省記事者之辭。女當永致用旹事。旹，穆王嘗好識世事也。○旹古時字，本作時，从程氏本改。南向再拜。穆王拜。河宗又號





之，帝曰穆滿，示女舂山之瑤，山海經舂字作鍾，音同耳。言此山多美瑤奇怪。○瑤本作寶，今从程氏本改。詔女昆侖□舍四平泉七十。疑皆說昆侖山上事物。○漢書凡昆侖字
皆不从山，程氏本皆作崑崙，閒有从山者，傳寫譌也，今悉改正。乃至于昆侖之丘，以觀舂山之瑤，皆河伯與穆王詞語。賜語晦。月盡爲晦，言罷女受辭語。○注晦下本有語字，程氏本吳氏本有一晦字，汪氏
本又衍晝字，今从道藏本刪。天子受命南向再拜。受河伯命。己未，天子大朝于黃之山。將發河而去。乃披圖視典，周觀天子之寶器。省河
所出謂圖。○圖本作用，从事類賦注九引改。注出本作則，从太平御覽八十五引改。曰天子之寶，曰，河圖辭也。玉果、石似美玉，所謂如果者也。○注如本作大，从太平御覽八十五引改，道藏本作女果。璿珠、璿，玉類也。音旋。燭
銀、銀有精光如燭。○燭文選江賦注引作燭。黃金之膏。金膏亦猶玉膏，皆其精汋也。○注汋，太平御覽八百十一引作液。天子之寶萬金，□寶百金，士之寶五十金，庶人
之寶十金。自萬金以下，宜次背諸侯之稱千金，大夫之稱百金，此當理缺，亂餘者不顯，以爲闕文耳。○孫同元云，庶人疑庶人之譌，案小正有庶人，從庶人亦獸人之屬。天子之弓射人步劍牛馬犀□
器千金。步劍疑步光之劍也。犀似水牛，庳腳，腳有三蹏，黑色。○注本譌作庳蹄腳爲三角，今據爾雅注改正。天子之馬走千里，勝人猛獸。言驃健也。天子之狗走百里，執虎
豹。言筋力壯猛也。柏夭曰，征鳥使翼，曰□烏鳶，音緣，鵰也。䳱雞飛八百里。䳱雞，即鵾雞，鶤鳥也。○䳱本作鶤，从文選西京賦注、太平御覽九百十六引改。注鶤上䳱字从御覽引補。爾雅釋畜云，雞
三尺爲鶤。西京賦云，鶤雞䳱鳥，上當有䳱字。名獸使足，□走千里，狻猊□野馬走五百里，狻猊，師子，亦食虎豹；野馬，亦如馬而小。狻音俊，猊音倪。○爾雅釋獸注，初學記二十九、太平御覽八百八十九
引，皆云狻猊日走五百里，一切經音義二十一引，無日字。邛邛距虛走百里，亦馬屬。尸子曰，距虛不擇地而走。山海經云，邛邛距虛，並言之耳。○爾雅釋獸文引作蟨。史記司馬相如列傳集解引虛下有日字。麋□二十里。
自麋以下，似次第獸能走里數遠近。曰柏夭既致河典，典，禮也。自此以上事物，皆河圖所載，河伯以爲禮穆王也。○既本作皆，从太平御覽八百九十六引改。乃乘渠黃之乘，爲天子先。先，導路也。○
太平御覽八百九十六引，無渠字。注云，所乘馬黃色，爲之稱也。與此亦少異。以極西土。極，竟。乙丑，天子西濟于河□，爰有溫谷樂都。溫谷，言冬暖也。樂有黍谷不生五穀。河宗氏
之所遊居。柏夭之別州邑。丙寅，天子屬官效器。會官司，閱所得器物。乃命正公郊父，正公，謂三上公，天子所取正者。郊父爲之。○後漢書郡國志注引汲冢書曰，其先出自周平王之後，與郊
封爲正公，郊父卽祈父也。古郊祈通用。受敕憲，憲，敕令也。曾子曰，皆受憲。○敕本作勅，从吳氏本改。張參五經文字云，敕古勅字，今相承作勅。用申八駿之乘，八駿名在下。○申本作伸，下又有口字，从太平御覽四十引改刪。
云，宋板爾雅疏引作用中八駿之乘。申，爲中之譌。中八駿者，內廄所畜也。以飲于枝洔之中。水歧成洔，洔，小渚也。音止。○文選海賦枝岐潭淪注引管子云，水別於他水，入於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毛詩江有汜傳云，水歧成渚。程氏釋文本作水岐
成渚。此注歧字宜從正文作枝。錢侗云，洔與沚通。玉篇沚小渚也，亦作洔。積石之南河。積石山名，今在金城河關縣南，河出北山而東南流。○注關本譌作闕，漢書地理志積石山在金城郡河關縣西南，今改正。天子之駿，駿者馬之
美稱。赤驥、世所謂騏驥。盜驪、爲馬細頸，驪，黑色也。○史記秦本紀作溫驪，溫卽盜字之譌。索隱引劉氏音義云，盜驪，騧驪也。白義、踰輪、○史記秦本紀索隱引穆王傳作騟輪。玉篇云，騟，紫色馬。山子、渠黃、華騮、
色如華而赤，今名馬驃赤者爲棗騮。騮，赤馬也。○史記秦本紀集解引作華騮，注驊作驊，赤下無馬字，今从集解引改。綠耳。紀年曰，北唐之君來見，以一驪馬，是生綠耳。魏時鮮卑獻千里馬，白色而兩耳黃，名曰黃耳。卽此類也。八駿皆因其毛色以爲名號耳。

史記，造父爲繆王得盜驪、驊騮、綠耳之乘，西巡狩，見西王母，樂而忘歸，皆與此同。苕合符契。（○注紀年本譌作綠耳，从史記秦本紀集解引改。以一驪馬本作騄馬，从太平御覽八百九十六引改。綠耳亦云宋板有騄字，引綠耳作西耳，西綠聲相近，此綠字當是後人據他書所改。）狗：重工、徹山、雀猳、□黃南、□來白。（皆數狗之名。案，宋鵲之類。○山本作止，从道藏本改。案，癸辛雜識云，周穆王有犬名毛白。）天子之御：造父、參百、（下云參百耆御者。○參本作三，據引下文本作參，因改爲古三字。）耿翛、芍及，（造父參御穆王者之，於越就參未聞也。）曰：天子是與出□入藪田獵釣弋。（弋，繳射也。）天子曰：於乎！予一人不盈于德，（盈，猶充也。）而辨於樂，（辨作游樂之事。○辨，列子周穆王篇作諧。）後世亦追數吾過乎！（穆王馳放過度，行輒忘歸，故作此言以自悔也。○列子周穆王篇此語在祀王母山之後。）七萃之士□天子曰：後世所望，無失天常。（案，天時也。○注天本作六，从汪氏本改。）農工既得，（[illegible]）男女衣食，（無饑寒也。）百姓珤富，（富者安也。）官人執事，（各誠職事。）故天有時，（四時。）民□氏響□，（昔國○孫同元云，注昔國二字疑即正文響字之譌，與響古通，疑卽作□，昔即響字之半耳。）何謀於樂？（言不知樂所由來也。）何意之忘？（常懷憂也。）與民共利，世以爲常也。天子嘉之，（嘉其有辭。）賜以左佩玉華，（玉華之佩，佩之精也。○玉字本脫，華下舊有一也字，从太平御覽六百九十二引改。）乃再拜頓首。

# 穆天子傳卷二

古文

□柏夭曰（○曰本作□，从程氏本改。）□封膜晝于河水之陽，（膜晝，人名。）以爲殷人主。（主，謂主其祭祀，言同姓也。）丁巳，天子西南升□之所主居，（似說古之賢聖所居。）爰有大木碩草，（碩，大也。）爰有野獸，可以畋獵。戊午，□□之人居慮（古疇字，好慮名。○舊本作寫，今從說文改正。）獻酒百□于天子。（百下脫盛酒器名。）天子已飲而行，遂宿于昆侖之阿，（○阿，山海經西山經注引作側。）赤水之陽。（昆侖山有五色水，赤水出東南隅，而東北流，皆見山海經。）爰有鷂鳥之山，（鷂音遙。一音糴。）天子三日舍于鷂鳥之山。□吉日辛酉，天子升于昆侖之丘，以觀黃帝之宮。（黃帝巡遊四海，登昆侖山，起宮室於其上。見新語。○漢書地理志云：金城郡臨羌縣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又西有弱水、昆侖山祠。崔鴻十六國春秋云：張駿時，酒泉太守馬岌上言：酒泉南山，即昆侖之體，周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歸，謂此山也。）而封□隆之葬，（隆上字疑作豐。豐隆筮御雲，得大壯卦，遂爲雲師，亦猶黃帝橋山有墓。封，謂增高其上土也。以標顯之耳。○山海經西山經注、水經河水注俱引作封豐隆之葬。後漢書張衡傳注隆上字疑作豐大字，本後人校者之文，今本誤入注中，正文封誤作豐，今依注改正，而注中大字姑仍其舊。）以詔後世。（詔，語之。）癸亥，天子具蠲齊牲全，以禋□昆侖之丘。（蠲者，潔也。齊詩曰：吉蠲爲饎。天子盡予六宗□者也。）甲子，天子北征，舍于珠澤。





（此澤出珠，因名之云。今越嶲平澤出青珠是。）以釣于㳅水。（○㳅本作滈，从太平御覽八百九十六引改。㳅，古流字。）曰：珠澤之藪，方三十里。（澤中有草者爲藪。○三本作四，从太平御覽八百三引改。）爰有萑、葦、莞、蒲，（莞，蒲類。說文曰：莞，草名，可以爲席。音丸。○舊本作蓄，从太平御覽九百九十九引改。）茅、萯、（萯，今菩字，音倍。○道藏本、程氏本皆作萯，太平御覽九百九十九引作萯。）蒹、（蒹，葭也，似萑而細，音兼。○郭氏注云似萑而細。注葽字本誤作蘡，今改正。）葽。（葽音腰。詩曰：四月秀葽。）乃獻白玉□。（○郭氏山海經注三引作珠澤之人獻白玉石。）□隻□角之一□三，可以□沐。乃進食□酒十□姑劓九□，亦味中糜胃而滑。（中，猶合也。○亦，道藏本作亦。）因獻食馬三百，（可以供廚膳者。○郭氏山海經注二十一引作其人獻食馬三百。）牛羊三千。天子□昆侖，（此以上似從封人於昆侖山猶。）以守黃帝之宮，南司赤水而北守舂山之瑤。（掌以然後祀視，因用賜其功勞。）天子乃賜□之人□吾黃金之環三五，（[illegible]○環字本脫，从北堂書鈔一百二十九引補。）朱帶貝飾三十，（淮南子曰：貝帶鵔鸃是也。○具太平御覽六百九十六引作具。史記佞幸列傳云：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鵔鸃，貝帶。注引淮南說，淮南鵔鸃作貝也。注貝上本衍其字，今刪。鵔鸃作鵔鸃，今从佞幸列傳集解淮南改正。）工布之四□。吾乃膜拜而受。（今之胡人禮佛，舉手加頭，稱南謨拜者，即此類也。音模。○注謨本作膜，从程氏本改。）天子又與之黃牛二六，（以爲犧牲。）以三十□人于昆侖丘。季夏丁卯，天子北升于舂山之上，以望四野，曰：舂山，是惟天下之高山也。孳水孳不□雪。（○今本孳下作門孳，太平御覽二十二引作孳不冰雪，即不字之譌，以下句之孳，孳水下不應有□字，因从御覽引改正，但孳字尚不知今本孳字之譌耳。）天子於是取孳木華之實，持歸種之。（華音花。○持歸種之本譌作挂，从太平御覽二十二引改正。）曰：舂山之澤，清水出泉，溫和無風，（言穩和也。）飛鳥百獸之所飲食，先王所謂縣圃。（淮南子曰：昆侖去地一萬一千里，上有曾城九重，或上倍之，是謂閬風；或上倍之，是謂玄圃。以次相及。山海經云：別有昆侖之圃，各一山，但相近耳。又曰：實惟帝之平圃也。○藝文類聚六十五引王下有之字。）天子於是得玉榮枝斯之英。（榮，玉之精華也。尸子曰：龍泉有玉英。山海經曰：黃帝乃取密山之玉榮而投之鍾山之陽，是也。○榮本作策，注同，引山海經本作榮，郭氏注云玉榮也，字皆作榮，作策者誤也。○藝文類聚八十七引山海經云玉榮，小字注云搖天子得作玉榮，王氏未所見本尚不誤，今改正。）曰：舂山，百獸之所聚也，飛鳥之所棲也。爰有□獸，食虎豹，如麋而載骨，盤□始如麕，小頭大鼻。（音鼻是也。）爰有赤豹、白虎、（詩曰：赤豹黃羆。）熊、羆、豺、狼、野馬、野牛、山羊、野豕。（今寧陵山有野牛，山羊肉皆千斤。）爰有白鷂、青雕，執犬羊，食豕鹿。（今之鷂，亦食麞鹿。○鷂本作鳥，从山海經海內西經注引改；一切經音義六引作白鳥，注鷂本作鳥，从文選蜀都賦注引改。）曰：天子五日觀于舂山之上，乃爲銘迹于縣圃之上，以詔後世。（謂勒石銘功德也。秦始皇、漢武帝巡守登名山，所在刻石立表，此之類也。○郭山海經西山經注、太平御覽五百九十引。○錢大昕云：古文曰與粵通，此皆粵字，有云曰天子者，皆與粵同義。）壬申，天子西征。甲戌，至于赤烏之人丌，（○丌本作其，案下文丌乃膜拜而受，赤烏之人丌字皆作丌，古其字，郭讀者或作其耳，至于下依文義當脫赤烏氏三字。）獻酒千斛于天子。食馬九百，羊牛三千，穄麥百載。（穄似黍而不黏。○玉篇云：穄，關西謂之䵚。載本不黏，太平御覽八百四十二引作載。）天子使祭父受之。曰：赤烏氏先出自

周宗。（與周同始祖。○周宗，藝文類聚六十七引作宗周。）大王亶父（亶古公亶父字也。）之始作西土。（言作興於岐山之下，今邑在扶風美陽是也。）封其元子吳太伯于東吳。（太伯讓國入吳，因封之于吳。）詔以金刃之刑，（南金精利，故語其刑法也。）賄用周室之璧。（賄，贈賄也。）封丌璧臣長綽于舂山之虱。（○吳氏本綽上有季字。虱疑是古文風字之譌。）妻以元女，詔以玉石之刑。（昆侖山有美玉石，故以勑之。）以為周室主。天子乃賜赤烏之人□丌。（○□疑衍字。）墨乘四，（即墨車也。）黃金四十鎰，（二十兩為鎰。）貝帶五十，（○貝，太平御覽六百九十六引作具。）朱三百裹。丌乃膜拜而受。（疑言羿過之處，丌名赤烏人名也。○注丌下名字疑衍。）曰：□山是唯天下之良山也，寶玉之所在，嘉穀生之，草木碩美。天子於是取嘉禾以歸樹于中國。（疑氏齊取外國嘉禾植之中國。）曰：天子五日休于□山之下，乃奏廣樂。赤烏之人丌好獻二女于天子，（所以結恩好也。○二字本脫，从藝文類聚十七太平御覽三百八十一引補。）女聽女列以為嬖人。（一名聽，名失一女名下文。○以字从藝文類聚十七引補，注有脫誤不可讀。）曰：赤烏氏美人之地也，寶玉之所在也。己卯，天子北征，趙行□舍。（猶趙行也。舍三十里。）庚辰，濟于洋水。（洋水出昆侖山西北隅而東流。洋音詳。○山海經西山經注引作庚辰。）辛巳，入于曹奴之人戲觴天子于洋水之上。（戲，國名。戲人名也。○水經洋水注引同，今本傳文誤入于下，當從曹奴氏三字。）乃獻食馬九百，（○食，水經注引作良。）牛羊七千，穄米百車。天子使逢固受之。（逢固，周大夫。）天子乃賜曹奴之人戲□黃金之鹿，白銀之麕，（今所在地中得玉豚金狗之類，此皆古者以賜戎狄之奇貨也。○白銀之麕本譌作□，从藝文類聚九十五太平御覽九百六引補。）貝帶四十，朱四百裹。戲乃膜拜而受。壬午，天子北征，東還。（從東還西歸。○注，道藏本作從。）甲申，至于黑水。（水亦出昆侖山西北隅而東南流。）西膜之所謂鴻鷺。（西膜，沙漠之鄉，以言外域人名物與中華不同，春秋叔弓敗莒師于賁泉，穀梁傳曰：狄人謂賁泉失台，號從中國，名從主人之類也。）於是降雨七日。天子留骨六師之屬。（穆王馬駿而御良，故行輒出從衆前。○骨疑是胥字之譌，胥有待義，韓勑碑胥作胥，與骨字相近因譌。劉九峯云文選藏策七發云嚴骨母之扶輿，骨舊作胥，此其證也。）天子乃封長肱于黑水之西河。（即長臂人也，身如中國，臂長三丈，魏時在赤海中得此人裙也。長臂人國又在赤海東，皆見山海經。○山海經西山經注引標下有是會二字。）是惟鴻鷺之上，以為周室主，是曰留骨之邦。（因以名之。）辛卯，天子北征東還，乃循黑水。癸巳，至于群玉之山。（即山海經玉山，西王母所居者。○注本脫群字，又疑下有群字，从文選頭陀寺碑文注引補。）容成氏之所守。（○成本作□，从太平御覽六百十八引改，應史記五引作成。）曰群玉田山□知阿平無險。（言邊無險阻也。○阿，史記太史公自序索隱山海經西山經注引皆作阿，太平御覽六百十八路史前紀五引皆作陂。）四徹中繩。（言皆平直。○徹，山海經西山經注引作轍。）先王之所謂冊府。（言往古帝王以為藏書冊之府，所謂藏之名山者也。○冊本作策，从文選頭陀寺碑文注引改，文云冊府會也，藏其一冊一編中有二冊之義。）寡草木而無鳥獸。（言純玉石也。）爰有□木，西膜之所謂□。天子於是攻其玉石，取玉版三乘，玉器





服物。（環佩之屬。○攻其玉石四字本脫，从山海經西山經注引補，版字从西山經注太平御覽三十八引補。）載玉萬隻。（雙玉為瑴，半瑴為隻，見左氏傳。○隻上本有於是二字，注文脫半瑴為隻一句，今从西山經注御覽三十八引改正。）天子四日休群玉之山。（○休，作遊。）乃命邢侯待攻玉者。（留待之也。邢，今廣平襄國縣。）孟秋丁酉，天子北征，□之人潛時（潛時，名也。）觴天子于羽陵之上，乃獻良馬牛羊。天子以其邦之攻玉石也，不受其牢。（不欲費其牢牲，役也。○攻，道藏本作功。）柏夭曰：□氏檻□之後也。天子乃賜之黃金之罌三六，（罌，盆也，徐州謂之罌。○罌本作嬰，山海經西山經注引作黃金之罌，罌古嬰字，玉海一百五十四引亦作罌，皆古字之僅存者，今並改正。）朱三百裹。潛時乃膜拜而受。（○膜下本脫拜字，依前後文例補。）戊戌，天子西征。辛丑，至于剞閭氏。（剞音倚。）天子乃命剞閭氏供食六師之人（天子六軍。詩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于鐵山之下。（○鐵本作載，从北堂書鈔十六太平御覽五十引改。）壬寅，天子祭于鐵山。（○祭本作登，从北堂書鈔十六太平御覽五十引改。）祀于郊門。（○四字本脫，从北堂書鈔十六引補。）乃徹祭器于剞閭之人。（以祭器賜之。）溫歸乃膜拜而受。（溫歸，名也。）天子已祭而行，乃遂西征。丙午，至于鄄韓氏。（鄄之然切。○鄄本作鄄，下同，又注四字本脫，从事類賦注二十三引改補。）爰有樂野溫和，穄麥之所草，（此字作萆，下草疑古萆字。○萆，今案字書無萆字，皆當作草，各本作草之譌。）犬馬牛羊之所昌。（昌，猶盛也。）寶玉之所□。丁未，天子大朝于平衍之中。（衍，坡之下者，見爾雅。）乃命六師之屬休。己酉，天子大饗正公諸侯王吏七萃之士于平衍之中。鄄韓之人無鳧乃獻良馬百匹，服牛三百，（服可服用者。○服本作用，从北堂書鈔三十一引補，注首服字亦據引補。）良犬七千，（良，調習者。○注良字本脫，从北堂書鈔三十二引補。）牥牛二百，（○太平御覽八百九十九引作三百。）野馬三百，牛羊二千，穄麥三百車。天子乃賜之黃金銀罌四七，貝帶五十，朱三百裹，變□雕官。無鳧上下乃膜拜而受。（疑古上下字，今爲狄官多從名。○注疑古上下字，正文必不作上下，凡言中國字，無所本可據，或偽其制，往往從字爲氏本作國。）庚戌，天子西征，至于玄池。天子休于玄池之上。（○休上本有三日二字，當涉下文而譌，从事類賦注二十四玉海一百七十一引刪。）乃奏廣樂三日而終。（○文選宋孝武宣貴妃誄注引無廣字。）是曰樂池。（疑此名為樂池，後人因之名樂池。○注樂池本作同，今改正。）天子乃樹之竹，是曰竹林。（今竹林。竹木盛者為林。○據下文云天子南征，至于竹林。竹林之地，當在河湘之間，不應在此，疑說云樂池名同，竹林名異，郭氏注誤也。太平寰宇記三十一引竹林在縣東一十二里，穆天子西征，至玄池乃樹之竹，是此。故鹿云渭川千畝竹，與鄭杜竹林。）癸丑，天子乃遂西征。丙辰，至于苦山，西膜之所謂茂苑。（○山海經中山經有苦山，與此苦山相近，皆非此山。此書紀周穆王西行四海，見西王母，蓋即此山。）天子於是休獵，於是食苦。（苦，草名，可食。）丁巳，天子西征。己未，宿于黃鼠之山西□，乃遂西征。癸亥，至于西王母之邦。

# 穆天子傳卷三

古文

吉日甲子，天子賓于西王母。西王母如人，虎齒，蓬髮，戴勝，善嘯。紀年穆王十七年，西征昆侖丘，見西王母，其年來見，賓于昭宮。○注善嘯道藏本作善笑，宮本誤作公，从山海經西山經注、太平御覽八十五引改。乃執白圭玄璧以見西王母，執贄者致敬也。○太平御覽八百十五引作璧。好獻錦組百純，□組三百純，純，疋端名也。周禮曰：純帛不過五兩。組，綬屬，音祖。○山海經西山經注引作錦組百縢，金玉百斤。西王母再拜受之。□乙丑，天子觴西王母于瑤池之上。○史記大宛列傳索隱、初學記十八引無于字。西王母為天子謠，徒歌曰謠。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文選沈休文早發定山詩注、太平御覽八引作丘陵。道里悠遠，○里太平御覽八引作路，八十五引作里。山川閒之。閒，音諫。○顏氏家訓書證篇云：穆天子傳音諫為閒。陸若厲男府云：案鏡語知本作山川諫之，郭讀誤閒。將子無死，將，請也。尚能復來。尚，庶幾也。天子答之曰：予歸東土，○歸山海經西山經注引作還。和治諸夏。○治山海經西山經注引作理，是唐時避諱所改。太平御覽五百七十二引作洽。萬民平均，吾顧見汝。顧，還也。○顧太平御覽五百七十二引作願。注三字本在下文，从道藏本改正。比及三年，將復而野。復反此野而見汝也。○注而字本脫，从道藏本補。西王母又為天子吟，○案自道藏本以下，皆作西王母之山還歸丌□世民作憂以吟云云，本在下文眉曰西王母之山下，與山海經西山經注所引不同，今本參錯，既不可句讀，或是後人傳寫之誤。





山海經注文義明甚，又同為郭氏所注，所引宜得其實，因改此而從彼。曰：徂彼西土，徂，往也。○今本作此徂西土。爰居其野。○野西山經注作所。虎豹為群，於鵲與處。於，讀曰烏。○西山經注作烏。嘉命不遷，言守此一方。○遷事類賦十九引作遷。我惟帝女，帝，天帝也。○女字本脫，从事類賦注十九引補。太平御覽九百二十一引作惟我惟女。彼何世民，又將去子。○今本無此二句，有天子大命而不可稱顧世民之子，據事類賦補十七字。吹笙鼓簧，簧在笙中。中心翔翔，憂無薄也。○西山經注作翱翔。世民之子，唯天之望。所瞻望也。天子遂驅升于弇山，弇，弇茲山，日入所也。○弇西山經注作崦。乃紀名迹于弇山之石，銘題之。○名本作丌，邢昂衍義引作其，山海經西山經注引作名，大覽西經注引作乃紀名迹，元朱璇名跡錄亦取義於此，則宋本固有作名迹者矣，以注及上文云乃銘迹于縣圃之上校之，宋本是也，因改正。而樹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言是西王母所居也。○今本自天子遂驅以下本在上文將復而野下，又列子周穆王篇昔穆王越崑崙至弇山反，有獻工人偃師一段。丁未，天子飲于溫山□考鳥。紀年曰：穆王見西王母，西王母止之曰：有鳥䍦人。疑此鳥解落不可知也。○今本紀年無此文，原本紀年久佚，今本乃後人摭拾成書，故年數次第多與此傳不合。己酉，天子飲于溽水之上。溽，音溽。○太平御覽八十五引作溽水，山海經西山經云：陵以北二百里曰鳥山，溽水出焉，疑即此水。乃發憲命，憲謂法令。詔六師之人□其羽。爰有□藪水澤，爰有陵衍平陸，大阜曰陵，高平曰陸。碩鳥解羽，六師之人畢至于曠原。言將獵也。下云北至曠原之野，飛鳥之所解其羽，山海經云大澤方千里，群鳥之所生及所解。紀年曰：穆王北征行積羽千里，皆謂此野耳。曰天子三月舍于曠原，□天子大饗正公諸侯王勤七萃之士。勤猶勞也。○勤本譌作勸，从太平御覽八百三十二引改。于羽琌之上。下有羽陵，疑亦同。○太平御覽八百三十二引作羽陵，上文山陵自出注云陵字，水經汝水注云楚武王冢民謂之楚王琴臺，作楚王岑，皆陵字之譌。乃奏廣樂，六師之人翔畋于曠原。翔猶遊也。○樂下本有□字，从太平御覽



八十五、八百三十二引刪。得獲無疆，無疆，無限也。鳥獸絕群。言取盡也。六師之人大畋九日，乃駐于羽陵之□。○陵字本脫，據上注引補。收皮效物，物謂毛色也。詩云：九十其物。債車受載，債猶借也。○王國維觀堂集林肅霜滌場說引作負車受載，今俗語猶謂以財物相負為載矣。天子于是載羽百車。十羽為箴，百羽為縳，十縳為緷，見周官。○以此疏證引百車作百乘，案周禮羽人職云：十羽為審，百羽為摶，十摶為縛，爾雅釋器云：一羽謂之箴，十羽謂之縳，百羽謂之緷，此注郭氏本引周官，今名從爾雅，疑後人所改。己亥，天子東歸，六師□起。庚子，至于□之山而休，以待六師之人。庚辰，天子東征。癸未，至于戊□之山，智氏之所處。□智□往天子于戊□之山。○智下口疑氏字，左氏襄廿八年傳：君使子展迋勞於東門之外。杜預注云：迋，往也。說文：往，古文迋。勞用白驂二疋，驂，騑馬也。野馬野牛四十，守犬七十。守，守備者。乃獻食馬四百，牛羊三千。曰智氏□天子北遊于䍦子之澤。智氏之夫獻酒百□于天子。天子賜之狗䍌采，疑玉名。○䍌疑璅字之誤，古文璅環通用。黃金之嬰二九，貝帶四十，朱丹三百裹，桂薑百□。乃膜拜而受。○下文來獻桂薑百□，言是周字之誤，可證獻桂薑一器，疑即此□，彼為□文矣，□下似脫智氏二字。乙酉，天子南征，東還。己丑，至于獻水，乃遂東征，飲而行。乃遂東南。己亥，至于瓜纑之山，三周若城，言山周匝三重，狀如城壘。閼

氏胡氏。闕音鳥 之所保。天子乃遂東征，南絶沙衍。沙衍，水中有沙者。辛丑，天子渴于沙衍，沙中無水泉。○衍、太平御覽六百九十二引作中。求飲未至。七萃之士曰高奔戎刺其左驂之頸，○曰字本脫，从太平御覽八百六十一引補，御覽六百九十二引作鯽。取其清血以飲天子。今西方羌胡刺馬咽取血飲，渴亦愈。○渴本作青，从太平御覽六百九十二引改，八百六十一引注與此微不同。天子美之，乃賜奔戎佩玉一隻。奔戎再拜稽首。古稽字。天子乃遂南征。甲辰，至于積山之邊，爰有蔓柏曰□余之人命懷，命懷，人名。獻酒于天子。天子賜之黃金之嬰、貝帶、朱丹七十裹。命懷乃膜拜而受。乙巳，□諸飦獻酒于天子，諸飦亦人名，音韓牛之韓。天子賜之黃金之嬰、貝帶、朱丹七十裹。諸飦乃膜拜而受。○受下本有之字，依前後文例刪。

# 穆天子傳卷四

古文

庚辰，至于滔水，濁繇氏之所食。山海經曰：有川名曰三淖，昆吾之所食，疑此類。辛巳，天子東征。癸未，至于蘇谷，骨飦氏之所衣被。皆谷中有桺木皮可以為衣被。乃遂南征，東還。丙戌，至于長淡，○下云發天子至于長沙之山，淡疑沙字之譌。重□氏之西疆。疆，界也。○疆，藏本皆作彊。丁亥，天子升于長淡，乃遂東征。庚寅，至于重□氏黑水之阿，爰有野麥，自然生也。爰有荅菫，菫，二音。西膜之所謂木禾。木禾，穀類也。長五尋，大五圍。見山海經云。○經本作黑，从山海經海內西經注改。重□氏之所食，爰有采石之山。出文采之石也。重□氏之所守，曰枝斯、璿瑰。璿瑰，玉名。左傳曰：贈我以璿瑰。旋回兩音。瑤、赤玉名，瑤音遙。○瑤本作瑤，从玉篇玉部引改。琅玕、石似珠也。郎干兩音。玲瓏、㺓瓊。皆玉名，字皆無闕，玲瓏音鈴龍。○玲本作玪，案玉篇云采石山有玪玗瑻，與此音鈴合，今改正。又上文淵采郭不作音，此音疑者必瑤字也。玪瑻傳寫音讀在玪字下，更屬玗字之譌。玗琪、玉屬也。○于其二音。徵尾。無聞。凡好石之器于是出。言出此山。孟秋癸巳，天子命重□氏共食天子之屬。言倉書不及六師也。五日丁酉，天子升于采石之山，於是取采石焉。天子使重□之民鑄以成器于黑水之上。今外國人





所鑄作器者，皆石類也。○上、太平御覽五十一引作山，道藏本作黑山之上。史記司馬相如列傳索隱引河圖云：流州多積石，名琨瑤石，鑄之成鐵，以作劍，光明如水精，即此類。器服物佩好無疆。曰天子一月休。秋癸亥，天子觴重□之人□□，○北海相傳無錯元二字，當作鉌，從言甚舒，作鍛錯古闕字。乃賜之黃金之嬰二九，銀烏一隻，貝帶五十，朱七百裹，○朱、注氏本作珠。筍箭、○筍應從竹下，古文省作筍，作竹下竹，皆從耳省，筍筍也。桂薑百𦉢，絲縚雕官。○縚，道藏本作韜。□鼠乃膜拜而受。乙丑，天子東征，□送天子至于長沙之山。○山海經西山經云長沙之山，泚水出焉，北流注于泑水。□隻，天子使柏夭受之。柏夭曰：重□氏之先三苗氏之□處，以黃木□銀采□，乃膜拜而受。三苗舜所竄於三危山者。○山海經字之誤，郭引三苗者，蓋頌之後見山海經。丙寅，天子東征，南還。己巳，至于文山，西膜之所謂□，觴天子于文山。西膜之人乃獻食馬三百，牛羊二千，穄米千車。天子使畢矩受之，曰：□天子三日遊于文山，於是取采石。致有采石，按觀此山。壬寅，天子飲于文山之下。文山之人歸遺，歸遺名也。乃獻良馬十駟，四馬為駟。用牛三百，守狗九十，牥牛二百。此牛能行流沙中，如橐駝。○百下本有以行流沙四字，當是注文傳寫之誤，今刪。太平御覽八百九十九引此注在上文郭牛之人所獻牥牛下。天子之豪馬豪牛、豪猶髦也。山海經云：髦馬如馬，足四節有毛。○今山海經作旄，旄髦古通用。尨狗、尨猶獫猲，尨狗名。○尨，道藏本作龍，龍尨古通用。豪羊，似髦牛。以三十祭文山。又賜之黃金之嬰二九，貝帶三十，朱三百裹，桂薑百𦉢。歸遺乃膜拜而受。癸酉，天子命駕八駿之乘，右服騮騮。疑華騮字。○列子周穆王篇作驊騮，釋文音注殷敬順引作右服盜驪，盜驪者云郭引右服盜驪以證騮之小誤，亦自式盜驪千里馬，此則穆傳注必作盜驪字矣。郭叔明所引山海經正與郭注合，今本作驊騮，與御覽所引同，此後人宜改之本非郭注原書也。正文作驊更非。而左綠耳，右驂赤驥。古驥字。而左白義。古儀字。○列子周穆王篇作白㹀，太平御覽八百九十六引云右服驊騮，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義，崖案此皆凡驥古文皆从注中令字。天子主車，造父為御，𦒱𡙡為右。○列子周穆王篇作泰丙，釋文云：𦒱音泰，泰丙作商，音丙，石經作泰，驪謂注云上當下合，此古字。宋楽譯勘驂神典云，𦒱為友讀曾王起不出穆王傳帶為二字，今本無𡙡字，據謂注上齊下舍斷，與驪字相類，列子脫此字之誤。次車之乘，次車副車。右服渠黃，○黃、太平御覽八百九十六引作骨。而左踰輪，左驂盜驪。○盜字本脫，从太平御覽八百九十六引補，列子周穆王篇亦作蠢字。而左山子，柏夭主車，參百為御，奔戎為右。天子乃遂東南翔行，馳驅千里。一舉千里，行如飛翔。○文選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引無字。至于巨蒐氏。○巨蒐氏三字本脫，从太平御覽三百七十二、八百九十六引補，史記何叔列傳索隱引作巨蒐。巨蒐之人𠷎奴，○𠷎疑𠷎字，亦即蒐字古文若作蒐，故文為譌。乃獻白鵠之血，○鵠、太平御覽三百七十二、九百十九，亦類聚注十八俱引作鵠，鵠鵠古通用。以飲天子。飲血所以益人氣力。○注飲血本誤在所以下，今改正。因具牛羊之湩，湩，乳也。今江南人亦呼乳為湩，音寒凍反。以洗天子之足，今夷狄皆然。及二乘之人。謂主天子車及副車者也。○列子周穆王篇曰：天子命駕八駿之乘以下至此，與同駕下云：已飲而行，遂宿于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別日升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與今本甚少異耳。甲戌，巨

萬之虜奴。觴天子于焚留之山。乃獻馬三百。牛羊五千。秋麥千車。秋麥禾也。膜稷三十車。稷粟也。膜未聞。天子使柏夭受之。好獻枝斯之英四十。精者爲英。○英本作石。从注改。䲧䳇㻬佩百隻。琅玕四十。□𩉬十篋。疑此貂鼠之屬。天子使造父受之。□乃賜之銀木䡠采。○䡠采疑即上文䡠采。黃金之嬰二九。貝帶四十。朱三百裹。桂薑百笥。䲧奴乃膜拜而受。乙亥。天子南征陽紆之東尾。尾、山後也。乃遂絕𥑮𥑮之谷。已至于𩄿瑚河之水北阿。爰有𡹠溲之□。河伯之孫。今西有𡹠溲國、疑即□字。事皇天子之山。有模堇。其葉是食明后。模堇、木名。后君也。明音盟。天子嘉之。賜以佩玉一隻。柏夭再拜稽首。癸丑。天子東征。柏夭送天子至于𨙸人。𨙸柏絮觴天子于澡澤之上。𩇯多之汭。汭、水涯。河水之所南還。還、回也。音旋。曰。天子五日休于澡澤之上。以待六師之人。○自上文辛丑天子西征至于𨙸人。並由河宗西至昆侖丘見西王母。至此始還。故此書自第一卷至第四卷。雖中多斷闕。皆一時事。澡澤即滲澤。古字通用。戊午。天子東征。顧命柏夭歸于丌邦。天子曰。河宗正也。柏夭再拜稽首。辭去也。天子南還。升于長松之隥。坂有長松。○隥太平御覽五十三引作坂。水經河水注。西河盤山縣有長松水。與孫本合。疑從此隥得名。孟冬壬戌。天子至于雷首。雷首山名。今在河東蒲坂縣南也。○天子二字本脫。从水經河水注玉海一百四十八引補。犬戎胡觴天子于雷水之阿。○水經河水注。北堂書鈔八十二引作雷首之阿。乃獻食馬四六。○食水經河水注太平御覽九十二引作良。天子使孔牙受之。曰。雷水之平寒。○平水經河水注引作干。寡人具犬馬羊牛。○初學記二十九太平御覽九百二引俱無寒下八字。爰有黑牛白角。爰有黑羊白血。血異也。癸亥。天子南征。升于髭之隥。髭音訾。丙寅。天子至于釾山之隊。○史記灌嬰侯列傳索隱引作陘山之隧。東升于三道之隥。○文選謝延年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引隥之字。乃宿于二邊。命毛班。毛班、毛伯衛之先也。逢固先至于周。以待天之命。○天下疑脫子字。癸酉。天子命駕八駿之乘。赤驥之駟。造父爲御。南征翔行。逕絕翟道。翟道在隴西。謂截隴阪過。○御下本有口字。从太平寰宇記引刪。翔行、寰宇記引作羽野。升于太行。南濟于河。馳驅千里。遂入于宗周。官人進白鵠之血。以飲天子。以洗天子之足。未詳乳也。造父乃具羊之血。以飲四馬之乘一。與王同乘、御右之屬。左傳所謂四乘是也。庚辰。天子大朝于宗周之廟。乃里西土之數。里謂計其道里也。紀年曰。穆王西征還里天下億有九萬里。曰。自宗周瀍水以西。瀍水今在洛西。洛即成周也。音纏。北至于河宗之邦。○北字本脫。从水經河水注引補。陽紆之山。三千有四百里。○有下文或作又。古字通用。自陽紆西至于西夏氏。○周書史記解云。昔者西夏性仁非兵。城郭不修。武士無位。惠□□氏伐之。西夏以亡。二千又五百里。自西夏至于珠余氏及河首。千又五百里。自河首襄山以西。○史記封禪書云。自華以西名山七。曰薄山。薄山者。





襄山也。穆疑即此襄山。即上文雷首山。南至于舂山珠澤昆侖之丘。七百里。自舂山以西。至于赤烏氏舂山。三百里。東北還至于羣玉之山。截舂山以北。截猶阻也。自羣玉之山以西。至于西王母之邦。三千里。□自西王母之邦。北至于曠原之野。飛鳥之所解其羽。所謂解羽之處。○藝文類聚六太平御覽九百十四引俱無其字。千有九百里。□宗周至于西北大曠原。案山海經云。群鳥所集澤有兩處。方百里。一方千里。即此大曠原也。萬四千里。乃還東南。復至于陽紆。七千里。還歸于周。三千里。各行兼數。三萬有五千里。吉日甲申。天子祭于宗周之廟。告行反也。書大傳曰。反必告廟也。乙酉。天子□六師之人于洛水之上。丁亥。天子北濟于河。□羝之隊。○羝、穆氏本作羝。以西北升于盟門九河之隥。盟門山。今在河北。尸子曰。河出于盟門之上。○盟山海經北山經注。水經河水注俱引作孟。史記索隱云盟古孟字。乃遂西南。仲冬壬辰。至𩕢山之上。乃奏廣樂。三日而終。吉日丁酉。天子入于南鄭。今京兆鄭縣也。紀年穆王元年築祇宮于南鄭。傳所謂王是以獲沒于祇宮者。○漢書地理志京兆鄭縣。周宣王弟鄭桓公邑。臣瓚曰。周自穆王以下。都于西鄭。不得以封桓公也。案穆傳所引爲紀年之文。與此傳合。顏師古注謂穆王以下無都西鄭之事。正未檢及此所書耳。



# 穆天子傳卷五

古文

𡱾處曰。天子四日休于濩澤。今平陽濩澤縣是也。濩音穫。○事類賦注四引作四月。於是射鳥獵獸。丁丑。天子□雨。乃至。祭父自圃鄭來謁。祭父、祭公謀父。圃、鄭圃、皆也。留昆歸玉百枚。留昆國見紀年。○枚、道藏本注氏本皆作枚。今本紀年云十五年春正月留昆氏來賓。陖翟致賂。陖翟、陖姓國也。音峻。○陖翟、穆天子名在前。良馬百駟。傳曰、文馬百駟。歸畢之琳。畢國名。晉獻取此琳也。○左氏僖廿四年傳畢原酆郇杜預注云畢國在長安縣西北。以詰其成。成猶平也。詰猶責也。□子觴胡□車牡。□狄有□者□子□□名。見許男于洧上。男、爵也。許國今許昌縣。洧水之所在。音羽軌反。祭父以天子命辭曰。去茲羔。用玉帛見。羔男執以見。許□辭。許男不敢辭。辭王命。還取束帛加璧。□毛公舉幣玉。毛公即毛班也。是日也。天子飲許男于洧上。天子曰。朕非許邦而恤百姓□也。咎氏實飲毋有禮。□天子□□□□□□□□□□□□□□□□□□□□□□□□□□□□□□□□□□□□□□□□□□□□□□□□□□□□□□□□□□□□□□□□□□□□□。許男不敢辭。升坐于出尊。□□□□□□□□□□□□□□□□□□□□□□□□□□□□□□□□□□□□□□□□□□□□□。乃用宴樂。宴□□□。天子賜

許男驂馬十六。（驂駿者，名馬也。）許男降再拜空首，（空首，頭至手也。周禮三曰空拜。）乃升平坐。及暮，天子遣許男歸。癸亥，天子乘鳥舟、龍浮于大沼。（刑德龍下有舟字，舟皆以龍鳥爲形制，今吳之青雀舫，此其遺象也。○鳥舟，文選吳都賦、七命注引作鳥舟，龍下本有卒字，从太平御覽七百六十九、事類賦注十六引刪。又御覽、事類賦注引俱作鳥舟、龍舟，注龍下有舟字五字，亦是校者之文，注象也，本作制者，从文選注引改。）夏庚午，天子飲于洧上，乃遣祭父如圃鄭，用□諸侯。辛未，天子北還，釣于漸澤，食魚于桑野。丁丑，天子里圃田之路。（言規度以爲苑圃，地而虞守之也。）東至于房。（房，房子，屬趙國，地有巏嵸山。○案漢書地理志房子有贊皇山，不聞巏山。歐陽修集古錄周穆王吉日癸巳文，引穆天子傳登贊皇山以望臨城，太平寰宇記六十亦引穆天子傳云至房子登贊皇山，今本無此文，注巏山即贊皇山之誤，當是彼處碑文今殘缺不可考矣。又水經濟水注，房在滎陽，故城以鄭氏此注爲非。）西至于□丘。南至于桑野。北盡經林、煮□之藪，南北五十□，十虞。東虞曰兔臺。（○史記趙世家云，魏敗我兔臺，正義云兔臺在河北。）西虞曰櫟丘。（櫟，今河南陽翟縣皆立。）南虞曰□富丘。（○水經濟水注引紀年云，梁惠成王十六年，邯鄲伐衞，取漆富丘，城之。）北虞曰相其，御虞曰□來，十虞所□。辰，天子次于軍丘，以畋于藪□。甲寅，天子作居范宮。（范，蓋宮之名也。○今本紀年云，十四年夏四月，王畋于軍丘，五月，作范宮。）以觀桑者。（觀桑者，觀采桑也。詩云，桑者閑閑兮。○毛詩釋文本作閒閒，太平御覽九百五十七引作閑閑，與今注本同。）乃飲于桑中。（桑林之中。○飲，太平御覽九百五十七引作飯。）天子命桑虞，（主桑者也。）出□桑者，用禁暴民。（不得令妄斲犯桑木。○民本作人，从藝文類聚八十八、太平御覽九百五十七引改。）仲夏甲申，天子□所。庚寅，天子西遊，乃宿于祭。（祭，祭公邑。）壬辰，祭公飲天子酒，乃歌䕫天之詩。（詩頌有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言王不敢康，祭公以此規諫。）天子命歌南山有䑕。（詩小雅有南山有臺，樂之君子，邦家之基，以答祭公之意，䑕，古字，所以宋說。○䑕文選古文作臺，與臺形相近，皆古文也。）乃紹宴樂。（紹，繼也。）丁酉，天子作臺，以爲西居。壬寅，天子東至于雀梁。（○水經濟水注云，濟水又東北至梁澤，南分爲二水，一水北入梁澤，一水東北流，即黃雀溝，引此傳云，壬寅，天子東至于雀梁者也。）甲辰，浮于滎水。（今滎陽縣滎澤是。○水經濟水注引作甲寅，下又有天子二字。）乃奏廣樂。季夏庚□，休于范宮。仲秋丁巳，天子射鹿于林中，乃飲于孟氏，爰舞白鶴二八。（今之畜鶴孔雀，皆本能節鼓舞。）還宿于雀梁。季秋辛巳，天子司戎于□來，虞人次御。（以次侍御，掌有所開。）孟冬鳥至，（鳥，雁也。）王臣□弋。（下式王臣網鳥之女，是是善言也。○臣古鳥字之借，今本譌作臣，从道藏本改。漢書儒林傳臣謂鄭氏綏令者，又萬說書顧倫內言也，疑此二字石位在衞仲下在入字上。）仲冬丁酉，天子射獸，休于深雚。（雚，葦之類。○雚本作萑，說文雚，小爵也，雚葦之萑从艸雚，今改正。）得麋麕豕鹿四百有二十，得二虎九狼，乃祭于先王，命庖人熟之。（庖人主飲食者。）戊戌，天子西遊，射于中□，方落草木鮮，命虞人掠林除藪，以爲百姓材。（以供人之材用，掠謂刻伐之。）是日也，天子北入于邴，（邴，鄭邑也。）與井公博，三日而決。（謂井公賢人而博戲，故穆王就之博戲也。○太平御覽七百五十四引此注博作正，文又注勸字爲作者字，公羊傳莊八年，彼伯侯先家，屬鄭左氏作鄭勸，二字古通用。）辛丑，塞。（塞，或不如從陰氏。）





（……也。）至于盛，乃大暑除。天子居于盛，以避天下之。（因以避暑。○之下疑脫字。）逢方□之□，而失從之，是以選扐。（選勒。○埤蒼云，選數也，選扐。）乃載之神人□之能數也，（有道者也。）乃左右望之。（占候之也。）天子樂之，（樂其術也。）命爲□而時□焉。□其名曰□公去乘人□猶□有虎在於葭中。（葭，蘆。○於本作乎，从事類賦注二十引改。太平寰宇記五十二引作天子觀于鄭圃，有虎在葭中，鄭圃國字之譌，約上文而言耳。）天子將至，七萃之士曰高奔戎請生搏虎，必全之。（○曰字本脫，从太平御覽三百八十六、八百九十一引補。）乃生搏虎而獻之天子。（詩所謂袒裼暴虎，獻于公所，此之謂也。○搏本作捕，从漢書地理志顏師古注、後漢書郡國志注引補。）天子命爲柙，（柙，檻也。論語曰，虎兕出於柙。○命下字从後漢書郡國志注引補。）而畜之東虞，是曰虎牢。（因以名其地也。今滎陽成皋縣是。○號本作既，後漢書地理志注、後漢書郡國志注引作虎牢。左氏隱元年傳云，制，巖邑也，虢叔死焉。杜預注云，虢叔東虢君也。虎牢本作虎宰，今改正。今本紀年作虎牢在十四年，漢書地理志注引作虎牢，並誤也。）天子賜奔戎畋馬十駟，（畋馬，堪畋獵者。）歸之太牢。（牛羊豕爲太牢。）奔戎再拜稽首。丙辰，天子北遊于林中，乃大受命而歸。仲秋甲戌，天子東遊，次于雀梁。（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蠹書于羽陵。（謂暴書中蠹蟲，因云蠹書也。○陵本作林，从左傳襄廿七年正義、太平御覽二十四引改。）季秋□，乃宿于房。（○房上文東至于房也。）畢人告戎，（畢，畢國也。告戎，告難也。）曰：陖翟來侵。天子使孟悆如畢討戎。（今皆隸作。○悆吳氏本作悆，注同。今本紀年云十四年秋九月，翟人侵畢。）霍侯舊告薨。（霍國今在平陽永安縣西南，有城。○今本紀年云十六年，霍侯舊薨。）天子臨于軍丘，狩于藪。季冬甲戌，天子東遊，飲于留祈。（○祈，太平御覽二十六引作鄗。）射于麗虎，讀書于藜丘。（書藜丘之傳。○藜，太平御覽二十二引作黎，宋咸熙云，藜丘即下文所謂黎丘也。藜疑即黎，蓋古之黎國，古鄰字，本或作黎，今改正。）□獻酒于天子，乃奏廣樂。天子遺其靈鼓，乃化爲黃蛇。（鼓無故自墜地，所謂鼓妖也。）是日，天子鼓道其下而鳴，（獸火鼓而墮，鼓也，鼓在地下鳴，從其道也。韓非曰道南方來也。）乃樹之桐。（因以樹桐。）以爲鼓則神且鳴，則利於戎。（宜以攻戎。）以爲琴則利□于黃澤。（○水經云，洧水又南北至內黃縣入于黃澤，天子二字本脫，从太平御覽五百七十二引補。）天子東遊于黃澤，宿于曲洛。（洧水之回曲，地名也。○太平寰宇記四、濮陽縣東北有曲河，蓋以洧水之曲爲名，即引此傳爲證。）廢□使宮樂謠，（宮樂，典樂者。）曰：黃之池，其馬歕沙，（歕，噴也，普悶切。○沙，藝文類聚四十三引作塵。）皇人威儀。（威，畏也。）黃之澤，其馬歕玉，皇人壽穀。（穀，生也，皆謠辭。○本作受，从初學記二十九、太平御覽八百九十六引改。）丙辰，天子南遊于黃室之丘，（○黃下本有室字，从太平御覽三十四、五百九十二引刪。文選注引作黃臺之丘。）以觀夏后啟之所居。（疑此言太室之丘，嵩高山，啟母在此山化爲石，而子啟亦登仙，故其上有啟石也，皆見歸藏及淮南子。○藏文類聚六十二引歸藏曰，昔者夏后啟筮，享神于晉之墟，作爲璿臺于水之陽，山海經海外西經注引歸藏鄭母經曰，夏后啟筮御飛龍登于天吉，明啟亦仙也，是說此事。）乃□于啟室。（疑謂入啟宮中。）天子筮獵苹澤，（晉郤。○今本紀年云十四年，王畋于苹澤。藝文類聚七十五引作苹澤，誤。）其卦遇訟䷅。（坎下乾上。）逢公占之，曰：訟之繇。（繇，爻辭，音胄。○案左氏昭十年傳云，戊子，逢公以登，杜預注云，逢公殷諸侯居齊地。）

者孔穎達正義云伯陽之後世爲遂者此乃其胄裔也。敷筵於其中□宜其正公。○並其稱文類聚七十五引作其宜。戎事則從。不自使師戎事爲也。祭祀則憙畋。

獵則獲。□飲逢公酒。賜之駿馬十六。絺紵三十篋。絺葛精者○紵太平御覽八百一十九引作紵。逢公再拜稽首。賜筮史狐□。有陰雨。

夢神有事。有事祭也。是謂重陰。因以祀也。天子乃休。日中大寒。北風雨雪。有凍人。○太平御覽十二三十四引凍下有死字。天子作詩三章以哀民。哀謂哀也○初學記二太平御覽十二月作下有黃竹二字。曰我徂黃竹。□負閟寒。閟閉也音必○負本作貝从御覽引改注五字本脫从御覽引補唐開元古本一引穆天子傳云帝收九行。九行九道也書收聲九域之道里也傳曰觀昔九道此處脫文今姑附于此○注本作行道也从太平御覽五百九十二引改。嗟我公侯。百辟冢卿。百辟冢卿。皇我萬民。旦夕勿忘。恒念之也。我徂黃竹。□負閟寒。帝收九行。嗟我公侯。百辟冢卿。皇我萬民。旦夕勿窮。令無困也。有皎者鵠。鵠白鳥名音鵠○注皎白見三字亦見名下今依義改正。翩翩其飛。言得意也○翩翩太平御覽九百二十五引並作翩翩。嗟我公侯。□勿則遷。自從以下闕言云百辟冢卿皇我萬民□勿則遷。居樂甚寡。言守一居少樂○太平御覽五百九十二引作樂其寡樂以居字屬上句讀。不如遷土。居無常安。禮樂其民。言當以禮樂化其民也。天子曰。余一人則淫。淫于遊樂。○余太平御覽五百九十二引作予。不皇萬民。□登。乃宿于黃竹。天子夢羿射于塗山。羿有窮氏善射者。祭公占之疏□之□。乃宿于曲山。壬申。天子西升于曲山。□天子西征。升于九阿。疑今新安縣十里九阪也○于字本脫从本傳洛水注太平御覽五十六引補注本謂作西安从御覽引改正。南宿于丹黃。戊寅。天子西升于黎丘之陽。○黎丘之三字本脫从太平御覽九百六事類賦注二十三引補。□過于靈□井公博。穆王往返驛從井公博塞明其有道德人也。乃駕鹿以遊于山上。爲之石主而□實軨。□軨疑也今在河東大陽縣傳曰入于冥阸之北黃帝二書○太平寰宇記五引作天子自冥阸之陽說文冥在穴部未詳河水注引作冥阸冥之墟河本注引左傳作入自顛軨今本左傳又作顛軨。乃次于浢水之陽。今之浢津也在河東河北縣晉取虞之塬。吉日丁亥。天子入于南鄭。

# 穆天子傳卷六

古文

之虛。皇帝之閟。乃□先王九觀。以詔後世。此復是登名山有所銘勒封建也幾嘅字多不可推考耳。己巳。天子□征。舍于菹萊。辛未。紐菹之獸。菹子曰菹萊之澤今吳人呼田爲菹萊溫菹○獸本作獸从事類賦注二十三引改太平御覽九百六引作獸。於是白鹿一遷。遝逸出走。言奔闕驚逸也或曰所驚處當在獸下也○遝本作逐从文選長笛賦注引改。天子乘渠黃之乘。馳焉□。自此已上疑說逐得鹿之狀○馳字本脫又曰字誤在焉字上从事類賦注二十三引改正。天子丘之。此謂築之名也。一遝鹿盡逐在昔古今字耳。是曰五鹿。官人之□是丘。□其皮是曰□皮。□其脯是曰□脯。天子飲于漯水之上。漯水今濟陰濮陽縣首○說文云北安諧鄉。官人膳鹿獻之。天子美之。是曰甘。自此以上皆因鹿以名所在地用紀之也今元城縣東郭有五鹿墟晉文公所乞食於野人處者也。癸酉。天子南祭白鹿于漯□。乃西飲于草中。草野之中。大奏廣樂。大奏盛作之也。是曰樂人。亦以紀之。甲戌。天子西北□。姬姓也。盛柏之子也。盛國名。疑上說盛事。公羊傳曰成者何盛也。盛之盛國爲同姓也○列子也周穆王時有獻伎人王與盛姬內御觀之。天子賜之上姬之長。令盛伯爲姬姓之長位在上也。是曰盛門。天子

乃爲之臺。爲盛姬築臺也。是曰重璧之臺。言臺狀如壘璧。○今本紀年云十五年作重璧臺。戊寅，天子東田于澤中。○田本作狃，从太平御覽八百三十二引改。逢寒疾。言盛姬在此遇風寒得疾。天子舍于澤中。盛姬告病，天子憐之，□澤曰寒氏。以名澤也。盛姬求飲，天子命人取漿而給。得之速也。傳曰何其給也。是曰壺輸。言器名，輸音遙，遙也，與謠同。天子西至于重璧之臺，盛姬告病，□天子哀之。上疑脫盛姬死也。是曰哀次。哭泣之位次。天子乃殯盛姬于穀丘之廟。先王之廟有在此者，盛氏亦所在有廟耳。○穀丘本作轂丘，太平御覽五百五十[illegible]作古兵，从文選宋孝武宣貴妃誄注引改。□壬寅，天子命哭。令盛臨，大臨也。啓爲主。爲之喪主，即下伊扈也。啓屢爲國殷祖奠也。祭父賓喪。儐其禮儀。天子王女叔㜑爲主。叔㜑，穆王之女也。音遂。○王闓運七校注引作三。天子□賓之命終喪禮。令持喪終其禮也。於是殤祀而哭。殤未成喪，盛姬年少也。內史執策。所以書贈賵之事。內史主策命者。官人□丌職，曾祝敷筵席設几。敷猶鋪也。周禮曰：喪事仍几。盛饋具。饋具，食也。肺鹽羹。內也。當以肯行。○注當以肯行四字譌，王紹蘭云字林云鹽，肉有汁也。[illegible]今文指盛汁肯字疑譜之譌，當字近涌，左傳注涌汁也，今無善本可校，姑仍之。胾、大。脯、醢、[illegible] 魚腊、乾魚。糗、韭。亦菹類。百物。言備有也。乃陳腥俎十二，乾豆九十，鼎敦壺尊四十。敦似盤。音堆。器。雜器皿也。曾祝祭食。祝親先祭食，示有所先也。進肺鹽祭酒。以肺與鹽中以祭，所謂擩祭也。肆以肝見少牢饋食也。○注擩本作揉，以肺本作肆，以肝案少牢饋食尸右執取肝，擩于俎鹽，振祭，引之今改正。乃獻喪主伊扈，伊扈拜受□祭，女又獻女主叔㜑，叔㜑拜受祭□祝報祭觴大師。樂官。乃哭即位。就喪位也。畢哭，內史□策而哭。策上宜作讀，既夕禮曰：主人之史請讀賵是也。曾祝捧觴而哭。捧，持也。御者□祈而哭。侍御者。禮曰：御者入浴。抗者觴夕而哭。抗，猶舉也。禮記曰：小臣四人舉尸也。佐者承斗而哭。佐者，佐飲者也。斗，[illegible]本杓也。佐者，佐飲食者。衣裳佩□而哭。樂□人陳琴瑟□竽、疑竽上宜作笙。籥、如笛三孔。今截竹爲之，所吹者。簫、[illegible]竹併管，音[illegible]。而哭。百衆官人各□其職事以哭。百衆猶百族也。○百下本有口字，案注文不宜有，今刪。曰士女錯踊九□乃終。踊，五也。哭則三踊三哭，再九踊，所謂成踊者也。喪主伊扈。○扈本作扈，注不妄古扈字，从本作扈，今改正。哭出造舍。舍，廬也。○道藏本自此以下多未刻字，今不悉記。父兄宗姓及在位者從之，佐者哭。佐飲者也。且徹饋及壺鼎俎豆。皆佐者主爲之。衆宮人各□其職，皆哭而出。事畢。井利□事後出而收。井利所以獨後出者，典喪祭器物收斂之也。或曰：井利將監出，不及盛殷飫之。癸卯，大哭殤祀而載。載，載於車也。甲辰，天子南葬盛姬于樂池之南。即玄池也。天子乃命盛姬□之喪視皇后之葬法。視猶比也。亦不拜後于諸侯。[illegible]字所未詳也。○[illegible]道藏本作邦。河濟之閒共事。供給喪事。○注喪本作事也。韋、穀、黃城三邦之事輦喪。輦謂挽柩車也。[illegible]以示從事。○輦字疑當作輦。七萃之士抗即車。舉棺以就車。○就下本有者字，从太平御覽五百五十五引刪。曾祝先喪。導也。大匠御棺。爲棺御也。周禮曰：喪祝，及葬御柩，以羽葆[illegible]行止之節。日月之旗，七星之文。





言旗上畫日月及北斗七星也。周禮曰：日月爲常，旗亦通名也。○注七字本脫，左傳桓二年正義引云畫北斗七星也，太平御覽三百四十引注亦有七字，今補。周禮本誤作禮記，从御覽五百五十五引改。鼓鍾以葬，龍旗以□，鳥以建鼓，獸以建鍾，龍以建旗。曰喪之先後及哭踊者之閒，畢有鍾旗□百物喪器，井利典之，列于喪行，靡有不備。行，行伍。擊鼓以行喪，舉旗以勸之。令喪致也。擊鐘以止哭，彌旗以節之。節，[illegible]節。彌猶低也。曰□祀大哭九而終，喪出于門，喪主即位，就哭位也。周室父兄子孫倍之。倍，倍列位也。○倍古陪字，[illegible]陪字本作倍，汲郡古注云倍讀曰陪。諸侯屬子，宗屬子孫。王吏倍之，外官王屬七萃之士倍之。外官所主在外者。姬姓子弟倍之，姬姓之族屬也。執職之人倍之，執司職事也。百官衆人倍之，哭者七倍之。列七重。踊者三十行，行萃百人。百人爲一[illegible]，萃，聚也。女主即位，嬖人群女倍之。嬖人，王所幸愛者。王臣姬姓之女倍之。姬同姓之女爲大夫士妻者，所謂內宗也。宮官人倍之。宮官，宮內也。宮賢庶妾倍之。庶妾，衆妾也。哭者五倍，踊者次從。以次相從。曰天子命喪一里而擊鍾止哭，曰匠人哭于車上。御柩不得下也。曾祝哭于喪前。○前字本脫，从道藏本補。七萃之士哭于喪所。曰小哭錯踊，三踊而行，五里而次。次，止也。曰喪三舍至于哀次，五舍至于重璧之臺。三十里爲舍也。傳曰：避君三舍。乃休。休，駐也。天子乃周姑繇之水以圜喪車。決水周繞之也。[illegible]言□○國文選宋孝武宣貴妃誄注引作誠。是曰圜車。以水圜也。曰殤祀之。於此復祭。孟冬辛亥，邢侯、曹侯來弔。曹國今濟陰定陶縣是也。內史將之以見天子。天子告不豫而辭焉。不豫，辭病也。尚書曰：武王不豫。邢侯、曹侯乃弔太子，太子哭出廟門以迎邢侯。曹侯不迎。○迎，太平御覽一百四十一引誤作逆。再拜勞之。謝勞之也。侯不答拜。謙不敢與太子抗禮。邢侯謁哭于廟。請哭也。太子先哭而入，西向即位，內史賓侯，賓相。北向而立，大哭九。邢侯厝踊三而止。與太子拾踊。○上文作錯踊，此作厝踊，錯厝古字通用。太子送邢侯至廟門之外，邢侯遂出，太子再拜送之。曹侯廟弔入哭，太子送之，亦如邢侯之禮。謂弔與哭同。壬子，天子具官見邢侯、曹侯。具官備禮相見。天子還反，歸。邢侯、曹侯執見拜天子之武一。武，所未聞。天子見之，乃遣邢侯、曹侯歸于其邦。王官執禮共于二侯如故。言不以喪廢禮。曰天子出憲，憲，命。以或襚賵。此以上似說賻賵事，衣物曰襚，音遂。○襚上疑脫□字，注似本作以，今改正。癸丑，大哭而□。甲寅，殤祀，大哭而行，喪五舍于大次，曰喪三月于大次。殯三日也。殤祀如初。辛酉，大成，百物皆備。送死之物具備。○注具，道藏本作俱。壬戌，葬。史錄繇鼓鍾以亦下棺。[illegible]也。七萃之士□士女錯踊九□喪下。下謂入土。昧爽，天子使嬖人，所愛幸者。贈用文錦明衣九領。謂之明衣，言神明之衣。喪宗伊扈贈用變裳。宗亦主。

寳、（寳名也。）女主叔㜏附用茵組。（茵褥。）百嬖人官師畢附。（百嬖，嬖臣也；官師，羣士號也。禮記曰官師一廟。）井利乃藏。（藏之于墓。）報哭于大次。（報猶反也。大次有次，神次也。）

辟祠曰祝喪罷哭，辭于遠人。（辭謝遠人。）爲盛姬謚曰哀淑人。（恭仁短折曰哀。○注仁本譌作人，从周書謚法改正。）天子名之。（名其丘也。○名之本譌作丘人，从太平御覽五十三引改。撰同元定名之爲作丘之與上文天子丘之爲一例。）是曰哀淑之丘。（○今本作淑人，从太平御覽五十三引改。或按云北堂書鈔九十四引作淑人之丘，是唐本有作淑人者也。）乙丑，天子東征，舍于

五鹿。叔㜏思哭。（思哭，哭思。）是曰女㜏之丘。（因以名五鹿也。）丁卯，天子東征，釣于漯水。（○水經漯水注、太平御覽一百六十引天子下俱有自五鹿三字。）以祭淑人。

是曰祭丘。己巳，天子東征，食馬于漯水之上，乃鼓之棘。（○棘疑是轉字之譌。）是曰馬主。（未詳所云。）癸酉，天子南征，至于蔇。

仲冬甲戌，天子西征，至于因氏。（因名。）天子乃釣于河，以觀姑繇之木。（姑繇，大木也。山海經云尋木長千里，生河邊，謂此木之類。○太平御覽八百八十三引觀以字說文云姑見命河隅之長木也，字本从木，注柯邊本爲作褡邊，从御覽八百三十四引改。）丁丑，天子北征。戊寅，舍于河上，乃致父兄子弟王臣姬□祥祠畢哭。（上云王臣姬姓之女，疑此亦同也。○祠本作祀，从道藏本改。）終喪于囂氏。（囂氏。）己卯，天子西濟于河。囂氏之遂。（○囂上當有至字，蓋是脫字之省。）庚辰，舍于茅尺，（地名。）於是禮

罷除喪，始樂，素服而歸。（哀未忘也。）是曰素氏。天子遂西南。癸未，至于野王。（今河內縣。）甲申，天子北升于大北之隥，（疑此太行山也。）而降休于兩柏之下。（有兩柏也。）天子永念傷心，乃思淑人盛姬，於是流涕。七萃之士□上諫于天子曰：自

古有死有生，（○文選謝靈運廬陵王墓下作詩注引死下無有字。）豈獨淑人。天子不樂，出於永思。永思有益，莫忘其新。（言盛之有益者，莫忘更求新人。）天子哀之，

乃又流涕。（閔此言意更增感也。）是日輟。乙酉，天子西絕鈃隥。（即鈃山之坂，一云癸巳遊于井鈃之山，吉日癸巳。○乙酉上本有己未二字，从水經汾水注引刪，注一云癸巳以下亦校者語，吉日癸巳四字是穆山瀨有實，不知何以鬭附在此。）乃遂西南。戊子，至于盬。（盬澤今在河東解縣，盬音古。○盬水經汾水注引作監。）己丑，天子南登于薄山窴軨之隥，（今在河東解縣中央有陽頭。○北堂書鈔十六引無于字之隥。此四文水經河水注引無山字。）乃宿于虞。（虞國名，今大陽縣。）庚寅，天子南征。吉日辛卯，天子入于南鄭。



# 附錄

附晉書經籍志起居注類。穆天子傳六卷。汲冢書。郭璞注。

舊唐書經籍志起居注類。穆天子傳六卷。郭璞撰。

新唐書藝文志起居注類。郭璞穆天子傳六卷。

宋史藝文志別史類。郭璞注穆天子傳六卷。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傳記類。穆天子傳六卷。晉太康二年汲縣民盜發古冢所得。凡六卷八千五百一十四字。郡荀勗和嶠等以隸字寫之云。按春秋左氏傳。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有車轍馬跡焉。此書所載。即其事也。穆王姑巡狩得驊騮綠耳之乘。造父爲御。以觀四荒。北絕流沙。西登昆侖。與太史公記同。汲郡守者不謹。多毀缺。雖其言不典。皆古書。頗可觀覽。郭璞注本謂之周王遊行記。勗之時。古文已不能盡識。時有缺者。又轉寫益譌。殆不可讀。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起居注類。穆天子傳六卷。晉武帝時汲冢所得書。其體制與起居注正同。郭璞爲之注。起居注者。自漢明德馬后始。漢魏以來因之。鄭樵通志藝文略起居注類。穆天子傳六卷。汲冢古文。郭璞注其言。似今起居注。

王應麟玉海藝文傳記類。穆天子傳中興書目六卷。晉太康二年。汲郡民發古冢得之。其書言穆王遊行之事。侍中荀勗等校正。郭璞爲之注。序曰。謹以二尺黃紙寫上。請付祕書繕寫。藏之中經。副在三閣。謂荀勗和嶠以隸字寫之。六卷八千五百一十四字。

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小說家類。穆天子傳六卷。汲冢古本。晉郭璞注。所紀周穆王西行之事。爲經典所不載。而與周穆王篇互相出入。知當時委巷流傳。有此雜記。舊史以其編紀日月。皆列起居注中。今改隸小說。以從其實。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小說家類。穆天子傳六卷。晉郭璞注。前有荀勗序。按束晳傳云。太康二年。汲縣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得竹書穆天子傳五篇。又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按今盛姬事載穆天子傳第六卷。蓋即束晳傳所謂雜書之一篇也。尋其文義。應歸此傳。束晳傳別出之非也。此書記事有月日而無年。又文多斷缺。以今本竹書紀年校之。紀年載十二年冬王北巡狩。遂征犬戎事。在傳之第一卷。十四年夏。王畋于軍邱。五月作范宮。作虎牢事。在傳之第五卷。十五年作重璧臺。冬王觀于鹽澤事。在傳之第六卷。十七年。王西征崑崙邱。見西王母事。在傳之第二卷。第三卷。第四卷。書皆同時並出。荀勗等互校其文。不應牴牾如此。蓋今本竹書紀年。乃明人雜諸書以爲之。非汲冢之舊。觀郭璞注中所引紀年之文。尚掇拾未盡。況暇考其次第乎。是亦今本紀年出于依託之一證。或乃謂當移五卷大卷于二卷之前。以符竹書之次第。則削趾適屨矣。書中所紀。雖多夸言寡實。然所謂西王母。不過西方一國君。所謂縣圃者。不過爲飛鳥百獸之所飲食。爲大荒之圃澤。無所謂神仙怪異之事。所謂河宗氏者。亦僅國名。無所謂魚龍變見之說。較山海經淮南子。猶爲近實。郭璞注爾雅。于西至西王母句。不過曰。西方昏荒之國。于河出崑崙墟句。雖分大荒西經。而不言其靈異。其注此書。乃頗引志怪之談。蓋釋經不敢不謹嚴。而箋釋雜書。則務矜博洽故也。列子周穆王篇所載。與此傳相出入。蓋當時流俗有此載記。如後世小說野乘之類。故列禦寇得摭採其文耳。道藏目錄。載入洞元部記傳類。恭字號。與杜光庭錄異記諸書同列。則牽附甚矣。世所傳汲冢書師春之類。久已亡佚。逸周書又亂襍入紀年。僞妄顯然。其眞存于今者。惟此傳矣。然文字既古。訛脫又甚。學者多不究心。封膜晝于河水之陽。見第二卷。膜晝自是人名。封者錫以爵邑。張彥遠歷代名畫記。誤以晝爲畫字。遂誤以封膜爲畫家之祖。邱陵自出。乃西王母謠。見第三卷。方回瀛奎律髓注陳子昂詩。邱陵徙自出。乃云自出二字疑誤。第二卷云。乃爲銘迹于縣圃之石上。第三卷云。乃紀其迹于弇山之石上。其文甚明。宋趙明誠金石錄。乃謂取穆天子傳爲名蹟于弇茲石上。全然舛迕。則其傳世亦在若存若亡之間。固致古者所宜寶重也。

諸葛忠武侯傳

張栻撰

# 漢丞相諸葛忠武侯傳

廣漢張栻撰

諸葛亮字孔明琅邪陽都人蚤孤從父玄依劉表亮從玄來荊州玄死遂家於南陽隆中幼與潁川徐庶元直及石廣元孟公威游學三人務爲精熟亮獨觀其大略每晨起從容抱膝長嘯而謂三子曰卿等可至郡守刺史也問其所志但笑而不言公威念鄉欲還亮曰中國饒士大夫遨遊何必故鄉耶稍長躬耕隴畝好爲梁父



吟時人莫測也惟與庶及博陵崔州平友善而重龐德公每獨拜牀下而德公亦稱之爲臥龍沔南名士黃承彥謂亮曰聞君擇婦身有醜女才堪相配亮許即載送之時人爲之諺曰莫學孔明擇婦正得阿承醜女建安十二年左將軍豫州牧劉玄德來荊州訪世事於襄陽司馬德操德操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問爲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徐庶見左將軍於新野左將軍器重之庶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左將軍曰君與俱來庶曰

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左將軍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識淺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則不已也君謂計將安出亮曰自董卓以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彊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



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卹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百姓孰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伯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左將軍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左將軍曰孤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亮時年二十七劉表愛少子琮長子琦不自安問亮以計亮不對它日獨與升高樓撤梯而後問之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感悟求出守江夏明年表卒琮立會曹操南侵琮遣使迎降而不以告操兵至宛左將軍始聞之亮說左將軍曰攻琮荊州可有也左將軍不忍乃引去荊人多歸之衆至十餘萬操引精騎急追及於長坂左將軍棄妻子獨與亮等數十騎走至夏口



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擁兵柴桑觀望成敗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共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勢耳非心服也將軍誠能命猛將



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彊鼎足之形成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左將軍并力拒操遂破操於赤壁左將軍南征收江南以亮爲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賦稅以充軍實羣下推左將軍爲荊州牧治公安孫權來請結好左將軍欲往見之亮以爲不可左將軍固往至則周瑜果請留之權不從左將軍既歸歎曰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如此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左將軍

亮關羽等留荆州命左將軍擊張魯十七年返兵擊璋十八年圍雒亮與張飛趙雲等泝江定白帝江州江陽十九年與左將軍會圍成都成都平左將軍領益州牧以亮爲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於是並用羣才凡劉璋所營授任及其婚姻與所排擯忌恨悉別其器能處以顯任有志之士無不競勸亮佐益州政尙嚴法正謂亮曰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宜緩刑弛禁以慰新附亮曰秦政苛急天下土崩高祖因之當以弘濟劉璋闇弱自焉以來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



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弊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而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於斯著矣左將軍領兵向漢中亮鎭守成都足食足兵左將軍營急調兵亮以問蜀部楊洪洪曰漢中益之咽喉今日之事男子當戰女子當運調兵何疑亮乃表洪爲蜀郡太守調度皆辦亮用人惟其才能不論資歷先後洪初爲李平功曹及平遷犍爲守洪已爲巴蜀郡洪門下書佐何祇有才智舉郡吏數年拔守廣漢時洪猶在蜀郡也西土皆服亮能盡時人器用類如此二十一年曹操爲魏王二十二年操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二十四年左將軍敗操兵於漢中亮帥羣下上左將軍爲漢中王表聞漢帝時孫權稱藩於操遂襲殺關羽取荆州二十五年亮勸漢中王誅劉封封本寇氏之子王至荆州以未有繼嗣育而子之後與孟達守上庸關羽呼封達自助不肯往後與達忿爭達叛降魏封破敗還成都亮以封凶猛易世之後終難制御故勸王正其罪而誅之是歲冬曹丕篡立改



元黃初明年傳聞漢帝被弒漢中王發喪制服羣下請稱尊號王未許亮曰曹氏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裔紹世而起乃其宜也王從之夏四月丙午卽皇帝位改元章武以亮爲丞相錄尙書事假節策曰朕遭家不造奉承大統兢兢業業不敢康寧思靖百姓懼未能綏於戲丞相亮其悉朕意無怠輔朕之闕助宣重光以照明天下君其勗哉於是置百官立宗廟祫祭高皇帝以下皆亮贊左右之是歲秋帝忿關羽之敗帥諸軍伐吳以報怨亮留守成都明年春亮聞帝兵敗還永安歎曰使法孝直在必能諫上不東行也帝不豫三年春召亮會永安亮至永安四月病篤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帝又爲詔敕太子且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帝崩亮奉遺詔太子卽位于成都改元建興封武鄉侯又領益州牧事無巨細皆決於亮亮發教羣下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



徐元直處玆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啟告苟能慕元直之什一幼宰之殷懃有忠於國則亮可以少過矣又曰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啟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姿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幼宰名和曾與亮同署左將軍府事偉度亮主簿胡濟也自昭烈駐永安吳人懼有後圖復來請和會昭烈崩亮方慮恐權有異計倘書鄧芝見亮曰主上幼弱新立宜遣大使往申吳好亮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耳今始得之芝問誰亮曰卽使君也白遣芝往孫權悅通好如初初亮引一時名士如蔣琬張裔等皆入丞相幕府又妙簡舊德使佐益州於是以秦宓爲別駕王梁爲功曹杜微爲主簿譙周爲勸學從事皆行義素著鄉里敬慕之杜微者節尤高自先主定蜀微常稱病聾閉戶不出及亮辟置輦而致之既至力求去亮於座與書曰曹丕篡弒自立是猶土龍芻狗之有名也欲與羣賢因其邪僞以正道滅之丕方大興勞役以向吳楚今因丕多務且閉境勸農育養



民物並治甲兵以待其挫然後伐之可使兵不戰民不勞而天下定也君但當以德輔時不責君軍事何爲汲汲求去微乃留亮更薦爲諫議大夫先是益州郡渠帥雍闓殺太守而降吳吳以闓爲永昌太守永昌功曹呂凱府丞王伉率吏士閉境拒守闓不能進使郡人孟獲誘扇諸夷牂牁太守朱褒越巂夷王高定皆應闓亮以新遭大喪亦撫而未討閉關息民勸農殖穀魏司徒華歆等抵亮諷使稱藩亮不報書作正議以示人其大略曰昔世祖創迹舊基奮羸卒數千摧莽強旅四十萬於昆陽之郊據道討淫不在衆寡軍誠曰萬人必死橫行天下昔軒轅氏整卒數萬制四方定海內而況以數十萬之衆據正道而臨有罪可得而干擬哉三年春始率衆南征四郡詔賜金鈇鉞一具曲蓋一前後羽葆鼓吹各一部虎賁六十人亮至南首表呂凱王伉執忠守義拜凱雲南太守伉永昌太守並封亭侯進兵越巂所在戰捷遂斬雍闓高定惟孟獲收闓餘衆以拒獲素爲夷漢所服亮募生致之既得使觀營陣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曰向不知虛實故敗今直易勝矣亮笑而縱之使

更戰七縱七禽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至滇池四郡皆平卽其渠帥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加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必生患今吾欲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不亦可乎遂悉收其豪傑孟獲等以爲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終亮世夷不復反十二月亮還至成都治戎講武以俟大舉方是時田疇辟倉廩實法度修立軍旅整理工械技巧物究其極吏不用姦人懷自厲强不侵弱朝會不譁道不拾遺亦無醉人其餘力所及官府次舍橋梁道路無不繕理五年三月亮統諸軍將北駐漢中帝下詔曰朕聞天地之道福仁而禍淫善積者昌惡積者喪古今常數也是以湯武修德而王桀紂極暴而亡曩者漢祚中微網漏凶慝董卓造難震蕩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內懷無君之心子丕孤豎敢尋亂階盜據神器更姓改物世濟其凶當此之時皇極幽昧天下無王則我帝命隕越于下昭烈皇帝體明睿之德光績文武應乾坤之運出身平難經營四方人鬼同謀百姓與能兆民欣戴建位易號丕承天序補弊興衰存復祖業誕膺皇綱不墜于地萬國未靜早世遐殂朕以幼冲繼統鴻基未習保傅之訓而嬰祖宗之重六合壅否社稷不建永惟所以念在匡救光載前緒未有攸濟朕甚懼焉是以夙興夜寐不敢自逸每崇菲薄以益國用勸分務穡以阜民財授方任能以參其聽斷私降意以養將士欲奮劍長驅指討凶逆朱旗未舉而丕復殞喪斯所謂不然我薪而自焚也殘類餘醜又支天禍恣睢河洛阻兵未弭諸葛丞相宏毅忠壯忘身憂國先帝託以天下以屬朕朕今授之以旄鉞之重付之以專命之權統領步騎二十萬衆董督元戎龔行天罰除患寧亂克復舊都在此行也昔項籍總一彊衆跨州兼土所務者大然卒敗垓下死於東城宗族如焚爲笑千載皆不以義陵上虐下故也今賊効尤天人所怨奉時宜速庶憑炎精祖宗威靈相助之福所向必克吳王孫權同恤災患潛軍合謀掎角其後涼州諸國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餘人詣受節度大軍北出便欲率將兵馬奮戈先驅天命既集人事又至師貞勢并必無敵矣夫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尊而且義莫敢抗也故鳴條之役軍不血刃牧野之師商人倒戈今旌麾首路其所經至亦不欲窮兵黷武有能棄邪從正簞食壺漿以迎王師國有常典封寵大小各有品限及魏之宗族枝葉中外有能規利害審順逆之數來詣降者皆原除之昔輔果絕親於智氏而蒙全宗之福此前世之明驗也若其迷沈不返將助亂人不式王命戮及妻孥罔有攸赦廣宣恩威誅其元帥弔其殘民也如詔書律令丞相其露布天下使稱朕意焉亮命張裔蔣琬統留府事睞尹默來敏爲軍祭酒綏戈姚伷等皆入辟府並進文武之士亮稱之曰忠益者莫大於進人進人者各務其所尙今姚掾並存剛柔以廣文武之用可謂博雅矣願諸掾各希此事長水校尉廖立見亮舉師對蔣琬等以爲不然且誹謗先帝詆毀衆臣亮奏以爲亂政廢爲庶民徙汶山亮以帝富於春秋忠邪難辯深惟根本至計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衞之臣不懈於內忠正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小大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陳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之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尙書長史參軍此悉端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咨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愼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効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付臣以討賊興復之効不効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咨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屯于沔陽亮以

轉消回逵使子喬親帥諸將子弟轉運於谷中孟達既北赴魏有李鴻者降蜀爲亮言叛人王冲見達稱明公切齒於達欲收其妻子者達曰諸葛公見顧有本末必不爾亮復以書遺達令自拔達欲舉新城郡歸蜀亮至漢中達每通其情會魏司馬懿覺引兵誅達六年正月亮在漢中欲出兵攻魏與羣下謀之丞相司馬魏延曰魏夏侯楙少主壻也怯而無謀願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至長安比東方相合聚尙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



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也亮以爲不如從坦道平取爲正不用延計揚聲由斜谷取郿使將軍趙雲爲疑兵據箕谷魏遣曹眞都督關右軍郿亮身率大衆攻祁山戎陣整齊號令明肅南安天水安定三郡應亮魏朝恐懼關中響震群臣莫知計所出魏主叡如長安命將軍張郃督馬步五萬拒亮初越嶲太守馬謖才器過人好論軍計亮深加器異及攻南方謖爲亮言攻心爲上卒如其計昭烈臨終謂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亮以爲不然以謖爲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及出軍祁山謖督諸軍在前與張郃戰于街亭違亮節度舉措煩擾舍水上山不下據城裨將王平連規諫不用遂大爲郃所敗士卒離散獨平將千人自持收合諸營遺衆而還亮屯去謖數里徐行引退拔西縣千餘家歸漢亮收謖下獄戮以謝衆爲之流涕自臨祭待其遺孤若平生蔣琬後詣關中問亮天下未定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耶亮又誅將軍張休李盛奪將軍黃襲等兵是時趙雲等



亦敗於箕谷不在中假庭乃王平加拜參軍統五部進位討寇將軍封亭侯上疏自列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闇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詔以亮爲右將軍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亮之出師衆才五萬或勸亮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能破賊爲賊所破者則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已後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蹻足而待矣是以考微勞甄壯烈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天下厲兵講武以爲後圖戎士簡練民忘其敗矣亮之出祁山天水功曹姜維降亮以其敏於軍事心存漢室辟爲倉曹掾使典軍事平三郡有功封亭侯是歲十一月亮以孫權破曹休魏兵東下上疏曰先帝深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彊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



之是故託臣而不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爲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

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偪於黎陽幾敗伯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耳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爲能猶有此失况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期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



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坐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遂出散關圍陳倉魏遣曹眞救陳倉張郃繼之會糧盡引去魏將王雙率騎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七年春亮遣將軍陳式攻武都陰平二郡魏雍州刺史郭淮引兵救之亮次建武淮退遁遂拔二郡蜀人皆以賀亮亮愀然曰普天之下莫非漢民國家威力未舉使百姓困於豺狼之吻一夫有死皆亮之罪以此相賀能無愧乎詔策亮曰街亭之役咎由馬謖而君引愆深自貶抑重違君意聽順所守前年耀師馘斬王雙今歲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氐羌興復二郡威震

凶暴功勳顯然方今天下騷擾元惡未梟君受大任幹國之重而久自抑損非所以光揚洪烈也今復君丞相君其勿辭夏吳孫權僭稱尊號其羣臣以並尊二帝來告議者以爲交之無益名體弗順宜顯明正義絕其盟好亮獨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釁情者求掎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讎我必深便將移兵東戍與之角力須并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輯睦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持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算之上者孝文卑詞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宏思遠益非匹夫之爲分者也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已滿無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勢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上當分裂其土以爲後規下當略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眾不得盡西北之爲利亦已深矣權僭之罪未宜明也乃遣衛尉陳震往賀權權約中分天下冬亮徙府營於南山下原上築漢城於沔陽築樂城於成固八



年夏魏使大司馬曹眞由斜谷率諸將數道並進大將軍司馬懿泝漢水由西城與眞會秋亮次成固赤坂以待之召前將軍李平將兵二萬赴漢中表平子豐爲江州都督典平後事會天大雨踰月棧道斷絕魏主叡令眞等引師退亮使司馬魏延西入羌中大破魏將費瑤郭淮于陽谿是歲亮遷蔣琬爲長史亮數出外琬在成都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每云公琰託志忠雅將與吾共贊王業者也九年二月亮復出祁山制木牛流馬及連弩亮圍祁山招鮮卑軻比能比能至北地石城應亮魏曹眞有疾魏主叡請司馬懿曰西方事重非君莫可付者使西屯長安督張郃費曜戴陵郭淮等以禦之三月懿使曜陵留精兵四千守上邽餘眾悉出救祁山亮分兵留攻而自逆懿於上邽淮曜等徼亮亮破之因大芟其麥與懿遇於上邽東懿斂兵依險兵不得交亮引還懿隨亮至鹵城又登山掘營不肯戰其下請懿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皆請戰懿病之五月使郃攻無當監何平於南圍自案中道向亮時蜀兵更下者十二魏軍始陳番兵適交參佐俱言賊眾彊盛宜權留更



卒張助聲勢亮曰吾統武行師大信爲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更者束裝以待期妻子鶴望而計日雖臨征難義不廢也皆遣令行於是去者願留一戰止者憤踊思致死命使魏延高翔吳班與懿戰大破之獲甲首三千級懿走保營六月亮以糧盡退師懿使張郃追攻之木門亮與戰又敗之射殺郃八月廢中都護李平徙梓潼郡方亮在祁山平掌運事值天霖雨糧運不繼平遣參軍報亮求還亮承以退平聞軍還乃更陽驚曰軍糧饒足何以便歸又表帝謂軍偽退以誘賊亮出其前後手筆書疏本末平頓首謝罪於是亮表平罪惡曰今篡賊未滅社稷多難國事惟和可以克捷不可包含以危大業遂廢徙焉平子豐時爲亮府參軍亮與書曰吾與君父子戮力以獎漢室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若都護思負一意推心從事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初平嘗與亮書勸受錫進爵亮報之曰吾本東方下士誤用於先帝位極人臣祿賜百億討賊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寵齊晉坐自貴大豈其義乎若滅魏斬叡帝還故居與諸子並升可也亮自是歲冬以連年出師息民休



士勸農講武運米集斜谷邸閣三年而後用之亮用兵出入如賓踐敵境而芻蕘者不止師止如山進退如風出征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雖數萬之眾而所興造若數十萬之功所至營壘井竈圊溷藩籬障塞皆應繩墨一月之行去之如始至發教軍事文彩不豔過於丁甯而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於文墨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省覽亮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顒直入諫以爲疲神瘁務亮謝之及顒死爲之流涕三日十二年二月亮悉大眾十萬由斜谷出始以流馬運遣使約吳同時大舉四月至郿軍于渭水之南據武功五丈原司馬懿渡渭背水爲壘以拒亮亮每患糧運不繼使己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亮數挑戰懿不敢出亮遣遺巾幗懿恥之上表請戰魏主叡使辛毗仗節爲軍師以制之亮謂其下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戰者示武於其眾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耶相持百餘日會秋亮有疾日侵劇密表帝曰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蔣琬時帝亦遣尚書僕射李福省侍因



諮以國家大計別去數日復還亮曰知君還意近言語雖彌日有所不盡更在求決耳所問公琰者宜也福復請亮曰文偉可以繼之又問其次亮不答文偉即費禕也初琬爲廣都長昭烈嘗遊至廣都琬眾事不治且復沈醉昭烈大怒將加戮亮曰琬社稷之器非百里才其爲政以安民爲本不事修飾願加察乃解禍爲黃門侍郎亮南征還羣僚迎謁於數十里外年位多在禕右者而亮特命禕同載眾皆易觀至是又並稱之後相繼總政事皆稱賢云八月亮疾病授長史楊儀司馬費禕護

軍姜維等退師節度有星墜于營中亮薨年五十四長
史楊儀等整軍而出人往告懿懿勒兵追之姜維令儀
反旆鳴鼓若將北向者懿復引退不敢進儀得結陳去
入谷而後發哀秦人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按
行亮營壘歎曰天下奇才也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
爲墳冢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須器物詔策曰惟君體資
文武明叡篤誠受遺託孤匡輔朕躬繼絕興微志存靖
亂爰整六師無歲不征神武赫然威震八荒將建殊功
於季漢參伊周之巨勳如何不弔事臨垂克遘疾殞喪

朕用傷悼肝心若裂夫崇德序功紀行命謚所以光昭
將來刊載不朽今贈君丞相武鄉侯印綬謚君忠武侯
初亮自表帝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
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別無調度隨身衣食悉
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
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乾如其言亮爲相十四年昭烈
及後主即位才兩赦或言太惜赦者亮曰治世以大德
不以小惠若劉景升季玉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亮
所廢李平當自補復聞亮薨棄後人不能發憤死廖立
亦垂涕歎曰吾終爲左衽矣亮既沒吏民歌思不忘多
請爲亮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百姓因時節私祭之於
道陌上言事者或以爲可聽立廟成都後主不聽步兵
校尉習隆等表上亮德範遐邇勳蓋季世興王室之不
壞實斯人是賴而蒸嘗止於私門廟親闕而莫立使百
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今
若盡順民心則瀆而無典建之京師又偪宗廟此聖懷
所以爲疑也臣愚以爲宜因近其墓立之於沔陽使所
親屬以時賜祭凡其臣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斷其



私祀以崇正禮於是始從之時亮薨二十有八年矣亮
作八務七戒六恐五懼皆有條章以訓厲臣子晉著作
佐郎陳壽定著亮文集凡二十四篇開府作牧權制計
算南征北出綜覈訓厲賞罰傳運軍令法檢兵要等皆
名篇之目又作八陣圖諡黃帝太公邱井法人莫曉也
亮嘗馭諸將曲盡其情昭烈嘗命黃忠爲後將軍亮曰
忠名望素非關馬之倫今遽令同列馬超張飛親見其
功尚可諭旨羽遙聞之將不悅昭烈不聽頃之費羽爲
前將軍羽果大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費詩說
之始拜命魏延楊儀皆小人之雄猛者且不相能然延
驍勇善撫士儀有幹用亮使儀當勞劇延冒險阻皆受
命指麾不敢傑離及亮沒乃舉兵相圖以死亮長史張
裔嘗稱亮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
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所以僉忘其身也陳壽評曰
亮之爲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
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
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

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
虛僞不齒經戢十二而年名不易軍旅屢興而赦不妄
下袁儼稱之曰受六尺之孤攝一國之政事凡庸之君
專權而不失禮行君事而國人不疑樊建稱之曰聞惡
必改而不矜過賞罰之信足感神明亮子瞻嗣爵　庶
漢郡張栻曰三代衰五伯起而功利之說盈天下謀國
者不復知正義明道之爲貴三老董公獨得宏綱以告
漢高帝惜高帝猶未能盡其用也武侯當漢祚之季乃
能執其機而用之其言曰漢賊不兩立臣鞠躬盡力死
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嗚呼此豈

少康四十年經營宗祀而卒以配天之本心也若侯者
可謂有正大之體矣自幼讀書獨觀大略晨夜從容抱
膝長嘯其胸中所見豈淺識所能窺哉高臥隆中不求
聞達蓋身終身焉昭烈漢室之胄也而三顧之於草廬
名義既正好賢之意又篤安得不以身許之昭烈與侯
之相交一以道義而忘勢受遺之際君臣肝膽相照無
猜疑之迹何其盛也侯恢復規摹先務爲根本之計至
建興初務農訓兵內治國事國事既定北向致討軍旅
將發拳拳之心實在後主拜表納忠反復曲折專以宮

中府中之事爲言且陳親賢臣遠小人之義薦郭攸之
等使在左右一篇之中三四致意焉而其終章尤爲切
至侯之慮抑深且遠矣卽侯行事而觀之絕姑息之私
意秉常理之大公如明鏡洞然四達其明過惟恐不及
見譽若出諸己用人各盡其器能至或有罪雖入幕上
賓如馬謖流涕斬之而弗釋也故李平廖立既被廢放
沒齒懷德蓋侯於斯世所欲不存焉娶婦河南惟賢是
取人之訕笑不復顧也身都將相三十年閨家之所有
僅足子弟衣食之奉及其既沒內無餘帛外無贏財親
天下無一足以動乎中者其正大之體豈不宜哉侯之
事後主小心恭恪一國之柄舉出其手而人不知其爲
權彼操姦穢逆竊竊窺人宗祀者兩兩見睨而謂侯欲
哉侯之規摹至使耕者雜於渭濱而軍無私焉興圖之
復已慨慨然在目中矣不幸蠶謝歷大數然歟或謂侯
勸昭烈取荊州不義不知劉琮既已迎降於操則荊
州固魏之荊州矣乎以取之豈不正乎惜昭烈之失此
機也又或謂魏延之策借侯不用不知夫天將昌漢以
侯之卑措捕爲亂賊直餘事耳行險僥倖非侯志也嗚

呼秦漢以來士狃於戰國之餘習[illegible]子房[illegible]拔出者而猶未免乎雜以伯術若侯眞豪傑之士無文王猶興者耶然使侯得游於洙泗之門講學以終之則其所至又非予所知也予每恨陳壽私且陋凡侯經略次第與夫燭照數計治國用人馭軍行師之要悉闕而不章幸雜見於各傳及裴松之所注因裒而集之不敢飾辭以忘其實其妄載非實者則削之庶幾讀者可以得侯之心近世鉅公作史書稱年乃以魏年號接獻帝之統故其所書名不正而言不順予謂獻帝雖廢而昭烈以正義立於蜀武侯輔之漢統未墜地也要盡後主末年始係魏年號爲正始侯在隆中傳稱以管樂自許予謂侯蓋師慕王者之佐其步趨則然豈與管樂同在功利之域者哉意是傳者之誤故不復云

予既作侯傳以示新安朱元晦元晦以予不當不載以管樂自許事謂侯爲後主寫申韓管子六韜之書及勸昭烈取荆益以成伯業可見其所學未免乎駁雜其說亦美矣而予意有未盡者侯之所不足者學也予固謂使侯得游於洙泗之門講學以終之則所至又非予所知不無深意矣然侯胸中所存誠非三代以下人物可睥睨豈管樂之流哉時有萬變而事有大綱大綱正則其變可得而理方曹氏篡竊之際孰爲天下之大綱乎其惟誅賊以復漢室而已侯既以身從帝室之英胄不顧强弱之勢允執此綱終始不渝管樂其能識之乎使侯當齊桓之時必能率天下、明尊王之義協相王室期復西周其肯務自富其國而忘天下之大訓乎使侯當燕昭之時必能正名定國撫其民人爲天吏而討有罪以一天下之心其肯趨一時之近功志在土地珍寶而自以爲功莫大乎是其心度與侯絕相遼遠故不欲書以惑觀聽拔本塞源之意也予謂出師表見侯所以告後主一本於正其所以望其君者殊非刻核險詖之說奇比其寫申韓等書之事予亦疑之疑則可闕也侯在草廬規時度勢遂定取荆益之計蓋侯之心欲昭烈以興復漢室爲己任以興復漢室爲己任則天下諸侯內懷異圖者吾固得以正名而討之矣時昭烈未有駐足之地也歷觀諸國劉氏不能守益是誠天所資也若昭烈以荆益無志討賊坐務自大正其罪而伐之則大誼敢不服然昭烈之爲人徇於小不忍而妨大計故劉琮降操荆益可取而不取是侯之策昭烈猶有未能盡從者也及狼狽而遁雖藉吳之力敗操赤壁然終迫於吳乃始入蜀以譎計取之予知侯於此時蓋亦有黽勉不得已焉者非草廬所以告昭烈之本意也嗟乎五伯以來功利之說盈天下大義榛塞幸而有若侯者堅守其正不以一時利鈍易不共戴天之心庶其可以言王道者故予推明其本心證以平生大節而削史之說有近於霸術者區區妄意扶正息邪而不自知其過也然侯之於學爲未足者奈何知有未至也知有未至則心爲未盡未能盡其心則於天下之事物有所不能徧該而以一貫之也故昭烈譎取劉璋於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之道終爲有媿侯當此時處之亦有未盡焉若夫閨國建后大事也而冊所立者乃亡國之宗婦以日易月後世之大失也而昭烈之喪冢宰所貴者乃因謬之禮茲可見其學之未至歟然則當斷之曰若侯者體正大而學未至者也故備列於此以與朋友共講焉

# 漢丞相諸葛忠武侯傳

四庫未收書目提要

阮元撰

諸葛武侯傳一卷

宋張栻撰栻有南軒易傳

四庫全書已著錄此傳不載南軒文集乃從宋刊單行本影寫其稱發武侯生平考證極確自陳壽作三國志尊魏斥蜀使後世莫明正僞且言武侯志大而短于用司馬光作通鑑朱子作綱目乃正其非栻更推拾舊聞成此一卷具明才學過于管樂稱其有正大之體且傳中述前後出師表與今所傳字句間有異同其後跋云做自文獻不敢存疑則其所見詳明必有古書足據矣

# 李泌傳

李蘩撰

## 李泌傳

唐 李蘩譔

李泌字長源趙郡中山人也六代祖弼唐太師父承休
唐吳房令休娶汝南周氏初周氏尙幼有異僧伽泗
上來見而奇之且曰此女後當歸李氏而生三子其最
小者愼勿以紫衣衣之當起家金紫爲帝王師及周氏
旣娠泌凡三周年方寤而生泌生而髮至於眉先是周
每產必累日困憊唯娩泌獨無恙由是小字爲順泌幼
而聰敏書一覽必能誦六七歲學屬文開元十六年元



宗御樓大酺夜於樓下置高座召三教講論泌姑子員
俶年九歲潛求姑備儒服夜昇高座詞辨鋒起譚者皆
屈元宗奇之召入樓中問姓名乃曰半千之孫宜其若
是因問外更有奇童如兒者乎對曰舅子順年七歲能
賦敏捷問其宅居所在命中人潛伺於門抱之以入戒
勿令其家知元宗方與張說觀棊中人抱泌至俶與劉
晏偕在帝側及元宗見泌謂說曰後來者與前兒絕殊
儀狀眞國器也說曰誠然遂命說試爲詩卽令詠方圓
動靜泌曰願聞其狀說應曰方如棊局圓如棊子動如

棊生靜如棊死說以其幼仍教之曰但可以意虛作不
得更實道棊字泌曰隨意卽甚易耳元宗笑曰精神全
大於身泌乃言曰方如行義圓如用智動如逞才靜如
遂意說因賀曰聖代嘉瑞也元宗大悅抱於懷撫其頭
命果餌啗之遂送忠王院兩月方歸仍賜衣物及綵數
十且諭其家曰年小恐於兒有損未能與官當善視之
乃國器也由是張說邀至其宅令其子均垍相與若師
友情義甚狎張九齡賀知章張廷珪韋虛心一見皆傾
心愛重賀知章嘗曰此稚子目如秋水必當拜卿相張



說曰昨者上欲官之某言未可蓋惜之待其成器耳當
其爲兒童時身輕能於屛風上立薰籠上行道者云年
十五必白日昇天父母保惜親族憐愛聞之皆若有甚
厄也一旦空中有異香之氣及音樂之聲李公之血屬
必迎罵之至其年八月十五日笙歌在室時有綵雲掛
於庭樹李公之親愛乃多搗蒜虀至數斛伺其異音奇
香至潛令人登屋以巨杓颺濃蒜潑之香樂遂散自此
更不復至後二年賦長歌行曰天覆吾地載吾天地生
吾有意無不然絕粒昇天衢不然鳴珂遊帝都焉能不

貴復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一丈夫兮一丈夫平生志
氣是良圖請君看取百年事業就扁舟泛五湖詩成傳
寫之者莫不稱賞張九齡見獨誡之曰早得美名必有
所折宜自韜晦斯盡善矣藏器於身古人所重況童子
耶但當爲詩以賞風景詠古賢勿自揚己爲妙泌泣謝
之爾後爲文不復自言九齡尤喜其有心言前途不可
量也又嘗以直言規諷九齡九齡感之遂呼爲小友九
齡出荊州邀至郡經年就於東都肄業遂遊衡山嵩山
因遇神仙桓眞人羨門子安期先生降之羽車幢節流



雲神光照灼山谷將曙乃去仍授以長生羽化服餌之
道且戒之曰太上有命以國祚中危朝廷多難宜以文
武之道佐佑人主功及生靈然後可登眞脫屣耳自是
多絕粒咽氣修黃光谷神之要及歸京師寧王延於第
玉眞公主以弟呼之特加敬異常賦詩必播於王公樂
章及丁父憂絕食柴毀服闋復遊嵩華終南不顧名祿
天寶十載元宗訪召入內獻明堂九鼎議應制作皇唐
聖祚文多講道談經肅宗爲太子勑與太子諸王爲布
衣交爲楊國忠所忌以其所作感遇詩謗議時政構而
陷之詔於蘄春郡安置天寶十二載母周亡歸家太子
諸王皆使弔祭尋隱山陷潼關元宗肅宗分道巡狩泌
嘗竊賦詩有匡復意兢王巨爲河洛節度使使人求泌
於嵩少間會肅宗手札至兢王備車馬送至靈武肅宗
延於臥內動靜顧問規畫大計遂復兩都泌與上寢則
對榻出則聯鑣代宗時爲廣平王領天下兵馬元帥詔
授侍謀軍國天下兵馬元帥府行軍長史判行軍事仍
於禁中安置崔圓房琯自蜀至册肅宗爲皇帝并賜泌
手詔衣馬枕被等旣立大功而幸臣李輔國害其能將



不利之因表乞遊衡岳優詔許之給以三品祿俸山居
累年夜爲寇所害投之深谷中及明乃攀緣他徑而出
爲稿葉所藉略無所損初肅宗之在靈武也常憂諸將
李郭等皆已爲三公宰相崇重旣極慮收復後無以復
爲賞也泌對曰前代爵以報功官以任能自堯舜以至
三代皆所不易今收復後若賞以茅土不過二三百戶
一小州豈難制乎肅宗曰甚善因曰若臣之所願則特
與他人異肅宗曰何也泌曰臣絕粒無家祿位與茅土
皆非所欲爲陛下帷幄運籌收京師後但枕天子膝睡

一覺使有司奏客星犯帝座一動天文足矣肅宗大笑及南幸扶風每頓必令泌領元帥兵先發清行宮收管鑰奏報然後肅宗至至保定郡泌稍懈先於本院寐肅宗來入院不令人驚之登床捧泌首置於膝良久方覺上曰天子膝已枕矣克復之期當在何時可促償之泌遽起謝恩肅宗持之不許因對曰是行也以臣觀之假九廟之靈乘一人之威當如郡名必保定矣既達扶風旬日而西域河隴之師皆會江淮庸調亦相繼而至肅宗大悅又肅宗嘗夜坐召穎王等三弟同於地爐罽毯



上食以泌多絕粒肅宗每自為燒二梨以賜泌時穎王恃恩固求肅宗不與曰汝飽食肉先生絕粒何乃爭此耶穎王曰臣等試大家心何乃偏耶不然三弟止乞一顆肅宗亦不許別命他果以賜之王等又曰臣等以大家自燒故乞他果何用因曰先生恩渥如此臣等請聯句以為他年故事穎王曰先生年幾許顏色似童兒其次信王曰夜抱九仙骨朝披一品衣其次益王曰不食千鍾粟唯餐兩顆梨既而三王請成之肅宗因曰天生此間氣助我化無為泌起謝肅宗又不許曰汝之人山也得遁幽林不交人事臣內也寄謀臣救勣合元機社稷之鎮也泌恩渥隆異故元載輔國之輩嫉之若仇代宗即位累有頒賜中使旁午於道別號天柱峯中岳先生賜朝天玉簡已而徵入翰林元載奏以朝散大夫檢校秘書少監為江西觀察判官載伏誅追復京師又為常袞所嫉除楚州刺史未行改豐朗二州團練使兼御史中丞又改授杭州所至稱理興元初徵赴行在遷左散騎常侍尋除陝府長史先陝虢防禦使陳許戍卒三千自京西逃歸至陝州界泌潛師險隘盡破之又開三





門陸運一十八里漕米無砥柱之患大濟京師二年六月就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加崇文館大學士修國史封鄴侯時順宗在春宮妃蕭氏母郜國公主交通於外上疑其有他志連坐貶黜者數人皇儲危懼泌周旋陳奏德宗意乃解頗有讜正之風五年春德宗以二月一日為中和節泌奏令有司上農書獻種稑之種王公戚里上春服士庶以刀尺相問訊泌又作中和酒祭勾芒神以祈年穀至今行之泌曠達敏辨好大言自出入中禁累為權臣所擠恒由智免終以言論縱橫上悟聖主以躋相位是歲三月薨贈太子太傅是月中使林遠於藍關逆旅遇泌單騎常服言暫往衡山話四朝之事遇憬然久之而別遠到長安方聞其薨德宗聞之尤加愴異曰先生自言當匡佐四聖而復脫屣也斯言驗矣泌自丁家艱無復名宦之冀服氣修道周遊名山詣南岳張先生受籙德宗追謚張為元和先生又與明瓚禪師遊著明心論明瓚釋徒謂之嬾殘泌嘗讀書衡岳寺異其所為曰非凡人也聽其中宵梵唱響徹山林泌頗知音能辨休戚謂嬾殘經音先悽惋而後喜悅必謫墮之人時



至將去矣候中夜潛往謁之嬾殘命坐撥火出芋以啗之謂泌曰愼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泌拜而退天寶八載在表兄鄭叔則家已絕粒多歲身輕能自屏風上行指使氣吹燭可滅每導引骨節皆珊然有聲時人謂之鎖子骨在鄭家時忽兩目冥然不知人事既寤見身自頂踊出三二寸傍有雲仙揮手動目如相勉助者如自足及頂乃念言大事未畢復有旋闔之戀願終家事於是在旁者皆見一人儀狀甚巨衣冠如帝王者前有婦人禮服而跪如帝王者責曰情之未得因欲令來使勞靈仙之重覲者對曰不然且教伊近天子於是遂寤後二歲為元宗所召後常有隱者八人容服甚異來過鄭家數自言仙法嚴備事無不至臨去歎曰俗緣竟未盡可惜心與骨耳泌求隨去曰不可姑與他為郡宰相耳出門不復見因作八公詩敘之復有隱者攜一男六七歲來過云有故須南行旬月當還緣此男有痫疾既同是道者願且寄之又留一函曰若疾不起望以此瘞之既許乃問男曰不驕留此得乎曰可遂去泌求藥療之終不愈八九日而殂即以函盛瘞庭中薔薇架下累月



其人竟不迴試發函視之有一黑石天然中方上有字如錐畫云神真鍊形年未足化為我子功相續丞相瘞之刻元王仙路何長死何促泌每訪隱選異採怪木蟠枝持以隱居號曰養和人至今效而為之乃作養和篇以獻肅宗泌去三四載二聖登遐代宗踐祚乃詔追至闕舍於蓬萊殿延喜閣由給事以上及方鎮除代代宗必令商量軍國大事亦皆泌參決因語及建寧王靈武之功請加贈太子代宗感悼久之云吾弟之功非先生則世人不知豈止贈太子也即勅於彭原迎喪贈承天皇帝葬齊陵引至城門喪以龍輀不動代宗自蓬萊說謂曰吾弟似欲見先生宜速往酹祝兼宣朕意且吾弟定策大功追加大號時人未知可作一文傳柩用慰幽魂泌曰已發引矣他文不及作挽歌詞可乎代宗曰可即於御前製之詞甚悽愴代宗覽之而泣命中人馳授挽者泌至宣代宗命祝酹歌此二章於是龍輀行疾如風都人觀之莫不感涕先是建寧王俠有艱難定策之功於代宗為弟人或譖於肅宗云有圖嗣害兄之心遂遇害及肅宗追悟俠無罪泌慮後及諸王因事言曰昔

高宗有子八人皇祖睿宗最幼武后生者自爲行第故
皇祖弟四長曰孝敬皇帝監國而仁明爲武后所忌而
鴆之次曰雍王賢爲太子中宗睿宗常所不安晨夕憂
懼雖父母之前無由敢言乃作黃臺摘詞令樂人歌之
欲微悟父母之意天皇天后聞之歌曰種瓜黃臺下
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三摘猶尚可四
摘抱蔓歸然太子竟亦流廢終於黔州建寧之事已一
摘矣愼無再摘肅宗曰先生忠於宗社憂朕家事言皆
爲國龜鏡豈可暫離朕耶時元宗有詔只要劍南一道
自奉未議北迴泌請肅宗奏表歸東宮次作功臣表述
馬嵬靈武之事請上皇還京初肅宗表至元宗徘徊未
決及功臣表至乃大喜曰吾方得爲天子父下詔定行
日且曰必李泌也肅宗召泌且泣且喜曰上皇巳下詔
還京皆卿力也又天寶末員外郎竇庭芝分司洛邑常
敬事卜者葫蘆生每言吉凶無不中者一旦凌晨生至
竇門頗甚嗟歎庭芝請問良久乃言君家大禍將成舉
家啼泣請問求生之路生曰若非遇中黃君但見鬼谷
子亦可無患矣生乃具述形貌服飾仍戒以浹旬求之



於是與昆弟群從奴僕曉夕求訪殆遍洛下時泌居于
河清因省親友策蹇入洛至中橋遇京尹避道所乘騾
忽驚軼而走徑入庭芝所居與僕者共造其門東馬羅
列將出忽見泌皆驚愕而退俄有人云分司竇員外宅
所失騾收在馬廄請客入座主人當顧修謁泌不得已
就其廳庭芝既出降階再拜延接慇懃遂至信宿至于
妻子咸備家人之禮數日告去贈遺殊厚但云遭遇之
辰願以一家奉託時泌居于河清信使旁午於道庭芝
初與泌相值葫蘆生適在其家云既遇斯人無復憂矣
及朱泚搆逆庭芝方廉察陝西車駕出幸奉天遂遇賊
庭芝歸欸鑾輿反正德宗首令誅之時泌自南岳徵還
行在便爲宰相因第臣僚罪狀遂請庭芝減死德宗意
不解云卿以爲寧王姻懿耶寧王以庭芝妹爲妃以此
論之尤爲不可然莫有他事俾其全否卿但言之於是
具以前事聞由是特原其罪泌始奏上寄遣中使乘傳
於陝問之庭芝錄奏其事德宗曰言中黃君蓋指朕耶
未知呼卿爲鬼谷子何也或曰泌先塋在河清谷前鬼
谷恐以此言之也興元四年二月德宗謂泌曰朕即位



以來宰相皆須姑息不得與其較量理道自用卿以來
方豁朕意是乃天授卿於朕耳雖襄吾騏驥傳說霖雨
何可以及玆其軍謀相業載如國史事跡終始具鄴侯
傳泌有集二十卷行於世

# 寇萊公遺事

撰人不詳

歷代小史卷之七十二

萊公遺事

大宗幸親公年十有六以父隋壽上書行在辭色凜然擧止無畏上壯之命有司記姓名後二年遂進士及第累以貴願惟公推朴忠盡直言有不可言者無所顧避故當時曰君其上殿百僚股栗初爲殿中丞三司判官久而不遷上顧群臣曰朕於刑獄信盡心焉安得積陰之譴耶時左右大臣無對公備班而言曰某州某爲吏侵官錢若干於法爲小而罪不至流而陛下命獄之權易使王淮者參知政事沔之弟也盜陛下錢數萬歸於法爲大然而上下以沔故移相緣䇿卒得脫陛下聞之亦不究意知此而曰刑獄盡心則如之何而無積陰之譴上喜公之直即日黜淮罷沔政事微而



而止自是益以言悟主故范文正公爲詩歌之文多不載時寇未顯公薦之處庠都官外郎樞密直學士賞金帛甚厚處至私第開其乳母泣公徵而問其故乳母曰公之小也不幸太夫人死家貧求一縑作衾襚不可得豈知公今日富貴哉公聞言慟哭遂散其金帛終身不畜財產後雖出入將相所得俸祿唯務施予又外參內僚無聲色之好寵妾一青蒨二十年時有破積益命撤畫或以公孫弘之事斬之寵曰彼詐我誠雖弊何愛且不忍處之久而一旦以弊棄也斬者愧之故處士魏野贈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宅起樓臺及北使來館帶納問譯者曰無宅起樓臺相公安在其請望在人如此公在魏時太宗久不悅擧召還問後事公謝曰知子莫若父臣愚不敢與也上曰以卿明智不阿願故問卿不屬讓公

再拜曰臣觀諸子皇孫無不令美至如壽王得人心深矣上大悅遂定策以壽王爲太子朝行告廟還六宮皆登御樓以觀時李后與萬姓皆歡呼曰吾帝之子少年可愛李后不悅歸以告上上即召公責曰百姓但知有太子而不知有朕御誤朕也公曰太子萬世嗣社稷之主也若得之失其人實爲可憂今天下歌得賢主陛下大幸臣敢以爲賀上始解太子卒以定

章聖即位公守青州上欲見之謂左右曰寇準首令我否大臣有不悅者進曰臣聞寇準在青州唯聲色是娛何暇念君父耶會遣中使撫巡山東上曰往問寇準安否此還徙取朝見表來以慰朕思公再拜泣而謝使者曰良爲吾大皆知有主豈有人臣不思君父耶但以己著當路不敢已陛下若不棄臣朝召夕行也要君之章



實未敢上既而果召還領相印

北戎犯河朔兵屯澶淵有幸吳蜀之議上欲俟賊退而後可圖也上惑之公曰此皆蝕革之言不足取今虜步吾境莫敢前却陛下若親征賊膽自裂豈在他圖哉上至澶淵戰猶未退公曰六軍心膽在陛下身上今若登城擒賊必矣上因御樓將吏歡呼萬歲聲發即時射殺賊將撻覽軍者覆舉大挫賊知勢促遂乞和上以問公公進言曰如用臣此策可數百年無事不然四五十年後臣恐戎心又生矣上曰朕不忍生靈受困不如且聽其和四五十年後安知無捍禦之士乎戎遂得和公在軍中詔令多有所不從又乎謝日奏曰使臣盡用詔令安得事成之速哉上笑曰卿額爲誰其君臣相得如此公好事樂善不倦推薦將校孫何丁謂之徒皆出其門然嘗謂所親曰丁生誠奇才惜不堪重任公爲丞相謂參政事嘗會食都堂羹染公鬚謂起拂之公正色曰身爲參政而親爲宰相拂拭須邪謂愧不勝公持正直而不渝巧佞故卒爲所陷章聖嘗謂兩府欲擇一人爲馬軍指揮使公方退議其事吏有以文籍進者公問其故曰例簿也因叱曰朝廷欲用一牙官尚須檢例耶安用我輩夫[illegible]進退王庭者正由中書皆有例檢例爾自今大政事慎勿呈例公在中書凡忘身許國類此然三入相皆不得久其任議者亦以此惜之章聖不豫謂輔臣曰能輔吾子爲帝而使朕無後世憂者唯寇準李迪爲可託上既大漸易用丁謂而公遂南竄云

歷代小史卷之七十二

王文正公遺事

王素　撰

# 文正王公遺事

## 序

先公相國文正魏公會遇二宗踐兩禁為元弼將三十年豐功大業宏材碩學上輔　眞宗格于皇天于今天下稱太平宰相勳書王府故非小子所可擬議也然公捐館素未成人洎從官立朝或聞於搢紳或傳於親友或得之故吏或存諸遺稾史官未備理文未悉者竊自記錄僅乎成編至於歿後追崇識者議論保守家法訓戒子弟可爲世範咸附卷末尚有遺落以增廣使我先德烜赫不墜光聖世得賢之盛得吾門貽謀之美垂之千古不其偉歟涕泣濡毫具以實載幼子素序

公病堅求罷免一日得對於滋福殿上召皇太子出曰拜相公上曰朕覺多病方將以大事託卿而卿又病公因敘述祖宗創業積累之盛臣熟觀皇太子必能上副天意無煩過慮因言二府須是常得人乃薦可用者十餘人後皆至大府其間不踐二府者獨李及凌策

張文懿公士遜在東宮一日謁公言皇太子寫書甚好公曰皇太子不待應選學士去不爲學書由是文懿日以善道規贊太子

東封西祀大祀畢令近臣編錄符瑞爲別錄一日進御二府因覽於上前公奏曰臣兩爲大祀使奉符瑞者一一非臣自覩令堂吏取司天監邢中和狀稱有此瑞乞令編修官實錄臣奏不可漏落東封西祀畢公從容得對上曰四方無事得行曠廢之典朕欣慶不已祖宗創業削平天下與卿共守成憲可致太平公再拜曰遭遇盛明臣所感幸今禮典興舉足矣然願朝廷有所及民臣思一事願陛下力行之乃言西北用兵邊民爲虜驅逐去者不少願陛下遣使持書詔厚與金帛贖還本土使骨肉團聚閭里其惠不細上大喜曰使朕詔書中更居己形言乘輿服玩可與者亦不吝公曰然願出宸衷使臣奉行有執政者聞之乃言王某固借名位欲損國用交結四夷上一日以前議示之公知有阻害者遂不對其議遂寢

趙德明上表矯以民饑乞糧數百萬上以其奏示輔臣衆皆怒曰德明方納款而敢渝誓約妄有干請乞降詔責之公從容進曰未曾將卻物去何責之有上曰卿意如何對曰臣欲降一手詔與德明言爾土災饑朝廷撫御遠方固當賑救然極邊芻粟屯戍者衆自要支持已勑在京積芻粟百萬令德明自遣衆飛輓上喜曰此眞廟筭也諸公皆曰王某之言臣等皆思慮不至德明受詔望闕再拜曰朝廷有人不合如此

契丹飛奏於歲給外別假金帛上以示公公曰東封甚近車駕將出以此探朝廷之意爾何其小哉上曰何以荅之公曰止當以微物輕之也乃於歲給二十萬外各借二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契丹得之大慙次年復下有司契丹所借金帛六萬事屬微末仰依常數與之今後永不爲例

內殿劉承規病上諭政府曰承規忠勤宣力不少令人告朕乞一節度使公曰陛下所守者祖宗典故乞令有司檢詳有則可除翌日上曰承規言死在朝夕願聞在廷之告則瞑目無恨矣公曰令承規若有此命後有邀朝廷乞登樞府者柰何必不可遂改殿使除節度觀察留後上將軍致仕上言承規得此命亦喜公曰帶殿使領留後亦遇郡矣尊棗旄鉞臣恐於久未便

寇萊公準在樞府上欲罷之萊公已知乃使人告公曰遭過最久今出欲一使相幸同年主之公大驚曰將相之任極人臣之貴苟朝廷有所授亦當懇辭豈得以此私有干於人耶亟往白之萊公不樂後上議寇準令出與一甚官公曰寇準未三十歲已登樞府太宗甚器之準有才望與之使相令當方面其風采足以爲朝廷之光上然之翌日降制萊公捧使相告謝於上前感激流涕曰苟非陛下主張臣安得有此命上曰王某知卿具道公之言萊公出謂人曰王同年器識非準所可測公薨之時萊公不在都下後入朝白於上前來致奠哀慟之久公在相府抑私進嫌類如此

王冀公欽若陳公堯叟馬公知節同在樞府一日上前因事相忿上召公至則見冀公諠譁不已馬則涕泣曰願與王欽若同下御史府公乃叱冀公曰王欽若對上豈得如此下去上大怒乃命下獄公從容曰欽若等恃陛下顧遇之厚上煩陛下臣冠宰府當行朝典然觀陛下天顏不怡願且還內來日取旨上許之退召冀公等切責之上怒未解冀公等皇懼手疏待罪者相繼以聞翌日上召公曰王欽若等事如何處分公曰臣曉夕思之欽若等當黜然未知使伏何罪上曰對朕忿爭無禮公曰陛下奄有天下而使大臣坐忿爭無禮之罪恐夷狄聞之無以威遠上曰卿意如何公曰願至中書召欽若等宣示陛下含容之意且戒約之俟少間罷之未晚上曰非卿之言朕故難忍後數月冀公等皆罷

寇萊公準在長安因生日爲會有所過當轉運使以聞上以其狀示公曰寇準爲大臣豈得如此僭越公覽奏而笑曰寇準許大年紀尚騃爾因奏曰陛下撫伏臣庶不欲令大臣間被奢僭之名此奏願錄付準必自知過萊公被命連削待罪而止

歲有蝗虫徧於田野上有憂色一日出蝗數種以示二府朕令人出郊野徧看有自死者至翌日有執政袖蝗虫以對曰臣遣人往視實死也乞下朝堂示百官擇日稱賀公曰蝗爲災之弭幸矣又何賀焉乃力請之公不荅後數日二府閤上顧公曰若方稱賀而蝗過爲之柰何諸臣進而拜曰王某遠識非臣等所及公斂容而已

上出喜雨詩示二府聚看於上前公袖歸因諭同列曰上詩有一字誤莫進入却上欽若曰此亦無害欽若沮而有奏陳翌日上怒謂公曰昨日朕詩有誤寫字卿等皆見何不奏來公再拜稱謝曰昨日得詩未暇再閱有失奏陳不勝皇懼諸公皆再拜獨樞密馬公知節不拜具言公欲奏白而欽若沮之又王某略不自辯眞宰相器也上顧笑而撫諭之

宮禁火災上驚皇語公曰兩朝所積朕不敢妄費一朝殆盡誠可惜也公對曰陛下富有天下財帛不足憂所慮者政令賞罰有所不當臣備位宰府天災如此臣當免罷繼上表待罪上乃降詔罪己許中外封事言朝政得失後有大臣言非天災乃王宮失火禁請置獄上出其狀當斬決者數百人公持以歸翌日乞獨對言初火災陛下降詔罪己臣上表待罪今行此刑恐不副前詔有違天意果欲行刑願罪臣以明無狀上欣然聽納減死者幾百輩

石普知許州不法朝廷議欲就劾公曰普本武人不明典憲恐恃薄効有生事必須重行乞召歸置獄乃命知雜御史呂夷簡於奉先院侯普按問普至以其狀示之普皆俯伏是日獄具議者以謂不屈國法而保全功臣眞國體也

張徐公耆任馬軍都帥被旨選兵下令太峻兵懼而謀欲為變有密以聞上召二府議之公曰若罪張耆今後帥臣何以御眾捕之則都邑之下或至驚擾尤為不可上曰朕亦思之公曰累奉德音欲任張耆在樞府臣以未曾歷事今若擢用使解兵柄謀者自安矣乃進耆為樞密副使諸帥遞遷謀者果定上語輔臣曰王某善鎮大事眞宰相也

有卜者上封事語干宮禁上怒令捕之繫獄坐以罪因籍其家得朝士往還書尺上曰此人狂妄果臣僚與之遊從盡可付御史獄案公得之以歸翌日獨對曰臣看卜者家藏之文字皆與之筭命選日草本即無言及朝廷事臣記往年亦曾令人推步當生星辰其狀尚存因出以奏曰果行此乞以臣此狀同問上曰卿意如何對曰臣不欲以卜祝賤流累及朝臣上乃解公至政府即時焚去繼有大臣力言乞行根治欲因而擿人上言令中使再取其狀公曰得旨已寢尋即焚去矣

公一日諭諸公曰上官泌差知河陽乃批署之諸公後白公曰泌欲一轉運使公曰河陽重地豈下一職司也其河陽之擬遂不復上不曉京東轉運使闕諸公曰可差上官泌也公不荅因奏對言上官泌向日議差河陽然亦合入一職司會京東轉運司闕吏稟上聞泌歷任曰與轉運使諸公歸而相語曰王公無私如此

有朝士述陳勞効乞陞奬公已判收丁丁謂參預政事竊主此人語堂吏曰侯聚坐再呈一日丁顧堂吏欲出其狀公叱之曰此是若人文字向已不行謂皇懼謝曰不合如此

上宣諭曰朕尹京日卿弟旭宰蜀邑有廉幹之稱可委以繁使公對臣待罪宰府恐公議非便上曰前代父子兄弟並處貴位者多不可以卿故滯其才公曰今省府乃士人要職若於平進遷擢又得孤寒者一人臣弟陛下知名望他日出於宸衷且乞一閑局遂判吏部南曹公歸喜與弟語曰上知尔之才必有任使而終不言所得之旨翌日被命乃知後銓管引人上見公弟賜以緋魚公因對敘感上曰不知尚著綠朕失照管

王沂公曾李觀察維薛尚書映一日謁公公託病薛有不平之色公壻韓億時在門下見之以此啓白公曰韓郎未之思尔王薛皆李之壻相率而來恐有所干於朝廷事果不可沮之無害若可行荅以何辭執政之大忌韓乃謝曰非億所知後果李文靖妻有所請

北虜入寇上幸澶淵親討公參大政上還京曲赦其赦略曰非朕躬擐甲胄蒙犯雪霜則魏趙之間煙塵未息聞者歎曰此文典重眞王言也

上宣諭曰聞趙安仁在中書絕不親事每奏對亦未嘗有一言可罷之公對曰趙安仁居常有體凡有進擬皆同列議定方敢取旨臣每見臨時變易於上前者皆迎合陛下之意安仁無異議是有執政守上曰此朕不知也卿可諭以委任之意更令宣力公乃語趙曰上誤有拔擢以不才罷去宜矣使與眾人騁辯以合上意安仁不敢為也公喜曰吾適保安仁於上前不誤知人矣

公病謁告不入政府議知制誥盛度改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上曰更問王某如允當入文書來中書坐聖語問公公曰度必樂此任政府召問之度曰幸以文進不願親吏事中書以度意聞上上曰某銓量才品直是精當必使人各得其所向道須問過王某度以此命遂罷樞密馬公知節與同列奏對忽厲聲曰王欽若讀盡劄子莫譲官家馬公退見公辭色尚怒因語公曰主上仁明有德望頗諸子上前議論知節幾欲以笏擊之但恐驚動君相公歎撫久之馬公直方惟公力保庇於上前

上欲命王冀公作相公曰欽若遭逢陛下恩禮已隆乞且在樞密兩府任用亦均臣見祖宗未嘗使南方人當國雖古稱立賢無方然須賢士乃可臣為宰相不敢沮抑人此亦公議也上遂止後公罷冀公作相出語人曰為王公遲我十年相

諫議大夫張師德謁向文簡敏中曰師德兩詣王相公門皆不得見恐為人輕毀望公從容明之一日方議知制誥公曰可惜張師德向公曰何謂公曰累於上前說張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待之尔若奔競而得使無階而進者當如何也向公方以師德之意啓之公曰某處安得有人敢輕毀人但師德後進待我淺也向公自稱師德適有關望公弗遺公曰第緩之使師德知聊以戒貪進激薄俗也

陳彭年任翰林學士日同求對歸詣政府納所言事公方議事乃延見之顧陳曰何所啓陳起次以其狀呈之曰條貫科場公投之於地曰內翰做官幾日待隔截天下寒士陳皇懼而退時向文簡同在中書歸令堂吏取之一日陳再來公不見堂吏言陳以有事啓白公曰令到集賢廳晚見向公曰陳內翰所留文字公瞑目取紙封之向曰何不一覽公曰不過興建符瑞圖進取耳

公為兗州景陵宮朝修使特頒手詔採察河北京東

兩路公歸言當官有才者十餘人皆降詔獎諭有以聞公曰爲元宰將命出使而所舉不被一恩止得詔獎無乃輕耶公曰既稱薦之又力行之是上恩皆出於己矣爲人臣之大嫌也

公爲兗州景陵宮朝修使道由澶淵召河北轉運使相見時觀察李公士衡張文懿公士遜作漕乃議偕往請見曰恐河北有事奏朝廷未得報者或有司不能行者示來二公歸得數事候公自兗還呈之公持以歸不數日皆可報其間爲東封糧草見磨勘諸郡縻繫者百人皆放去諸吏捧香迎勑歡呼而散

公爲兗州景陵宮朝修使内臣周懷政同行或乘間請見公必候從者盡至冠帶以出見於堂皇周乃白事而退後周以事敗議者方謂公遠慮不涉嫌忌之間

上於後苑曲燕步於檻中自剪牡丹兩朶召公親戴有中貴人白公言此花昨日上選賜相公已於別叢擇下花請相公躬進公乃取花因酌一巵同獻上大喜引滿以杯示公從臣皆榮公

公生日上令諸司供帳設於私第宴親友公乃會近列時呂修史官預之故事宰臣生日賜酒餼中書會輔臣上特優寵自是爲例後因對奏曰每選生日曲蒙恩賜又煩宴設廢務一日以私妨公望特寢罷上可之公體羸多病上自選方并藥以賜其緘封皆上之親題

公弟旭判國子監翰林孫馮公元爲大理評事直講弟白公元苦學有清節公乃召見至私第公每還朝與弟同坐命講論語諸子侍立於席踰年而畢公因薦於上元有學行翌日上召對令説書除太子中允直龍圖閣賜紫詔班於本官之首仍與内殿起居自元始也

公因封食邑乃致簡於李文靖公云蒙疏封爵重疊父名冒榮不盡有累名教莫須辭讓實負憂疑可否之間更煩裁處文靖荅以近日官稱有犯亦不避況是嫌名文字有異不須辭讓吏在詳酌公上章引避朝旨不從而止

處士魏野陝州人居於東郊構草堂有水竹之勝好彈琴作詩清苦名聞於時前後郡守皆所禮遇上祀汾陰召之辭疾不至以詩賛公曰從來輔相皆頻出君在中書十五秋西祀東封今已畢此回好伴赤松遊公覽之喜見於色以酒茗藥物爲荅素編先公遺札有公自寫此詩數本皆存

東封車駕在道夜有堂吏被酒忿爭皆倉皇入白公卧不荅既入對上出臣僚奏狀千乘萬騎在外可斬首以令衆公曰此止小人一時醉歐若斬之是禁人飲酒者皆懼車駕在外人情焉得安已捕歸京府繫治後府中覆公曰初若輕斷亦恐縱人今需大赦可原之矣第減一等

公爲朝修使自禁中乘車輅出都門百官餞於道乃憩於傳舍兩禁請見叩頭稱賛公榮遇之盛公曰但覺愧仄不自安矣

公動守典故爲僕射時出爲迎奉聖像大禮使兗州朝修使凡有御筵皆令敍官時知南京馬元方任樞密直學士爲貟外郎監商稅戚維爲正官在馬元方上京東轉運使李湘爲虞部貟外郎提點刑獄滕陟爲度支貟外郎今在李湘上近尚書省兩制不赴議事有如此者引證之公爲兗州朝修使上言宰臣出使從職人多乞百物並從官給州縣不得供送如有輒取索出納之人並從違制辠故所至肅然略無搔擾

臣僚上言諸司人吏多公送名入仕上令徧訪之了無一人其言者自有數輩上以示公曰足明人謗卿也公曰臣爲宰相或令百司補署吏人不可過也臣親舊亦多恐假作臣名送去亦不可知言者必妄終不自辨

中書有事關送密院事礙詔格寇萊公準在樞府持以聞上曰中書行事如此施之四方得不非使公見之拜於上前曰此實中書之失堂吏皆遭罰責密吏皇恐白寇公曰中書密院日有相干自來上送房改易不期奏白而使相謝罪不踰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舊詔堂吏得之欣然而呈公公曰却送與密院密吏出白寇公寇公大慙翌日見公曰王同年甚得許大度量公竟不荅

銓司中舉乞罷選人過堂公曰此唐朝典故但宰相不舉職廢爲冗事具當存之仲尼所謂我愛其禮也

王沂公曾張文節知白陳彭年參預政事因白公曰曾等拔擢至此亦公之力然願有裨補公曰願聞其説沂公等曰每奏事其間亦有不經上覽公但批旨奉行恐人言之以爲不可公遜謝而已一日奏對公遠諸公留身上已驚曰有事何不與王某同來諸公以前説上上曰所行公否諸公曰皆公上曰王某在朕左右多年朕察之無毫髮之私自東封後朕諭王某令小可事一面奉行卿等當謹舉之退而謝於公曰上之委遇非曾等所知也公曰向蒙諭及不可自言曾得上旨今後更賴諸公規益

丁謂參預大政每議事強於昔日公察其難制一日語丁曰參政近來似横豈非欲作相耶其多病懇辭未免以待漏院凡有訴理一一應荅氣羸稍難乃告上乞用丁謂丁待漏院事丁謂悚息再拜楊文公億少以文進而以方直自守乃以毋病有陽翟之行公恐人害之白上遣使賜醫藥既而言者日有彈擊以亞卿分司上語輔臣曰聞楊億好謗時政公曰楊億遠人幼荷國恩若諧謔過當臣恐有之訕謗則保其不爲也公器重文公至深頗欲其歸乃因中書齋宿覽文公近詩而作詩趙文定與時賢繼和上知之乃諭公召文公還祕書監久之有問文公者曰楊大監何不且與舊職公曰大年向以輕去上左右人言可畏賴上終始保全之今此職欲出自清衷以全君臣之契公薨後楊文公方復禁署

查遺子犯贓抵法公密疏陳請以道子儒者君子弃市有辱清門乞減死論此削于今尚存乃公親翰

公掌誥妻父入參大政引唐獨孤德權德輿故事懇求解職　太宗覽奏稱歎除集賢殿修撰趙公罷公復職詔冠西掖親擇古犀帶以賜之今丞相陳公堯佐作相壻王舉正晏殊作相壻楊察忠獻韓公執政壻李杖皆引公之請爲法改以他職

公或歸私第不去冠帶入靜室中默坐家人皇恐不敢復前而不知其意後公之弟問趙公安仁曰家兄歸時一如此何也趙公曰見議事公不欲行而尚

未決此必憂朝廷矣
參知政事李公穆之子行簡爲將作監丞不復仕進杜門燕居有雅儒之譽一日上召對賜坐撫諭之改太子中允賜錢三百萬初令中使出召不知居處上曰去中書問王某時人方知公言之
公每休暇多與二府往還寇萊公出鎮幽宿私第翌朝上頋公曰昨日知有客甚歡朝廷無事大臣和睦誠可喜也
張文節參預政事每議定事一二再取省覽一日文節凭案欲前公以手止之曰參政休亂文字遂日見看未嘗有一議政事堂動須存體其間若有私請辨於上前文節自是止之
公家有盜乃官之給卒捕繫府獄尹狀奏乞斬於公門之前公大駭曰豈以己故而私國家法也遂入奏乞府中科以常法上宣示曰聞卿居第甚陋朕密令計之官爲修營其間更繫卿意增損之公頓首曰臣所居乃先父舊廬當日止庇風雨臣今完葺過已甚矣每思先父常有愧色豈更煩朝廷上再三諭之公力辭乃止
趙尚書昌言參知政事朝廷以蜀民爲寇特命出軍趙公慷慨氣談甚盛時公爲集賢殿修撰石文蘭中正乃趙公表弟與公餞別於路趙公一揖而去公語石曰婦翁此行未言成功得不被禍幸耶俄有言事者以委付太重　太宗曰朕已遣人徐觀其處置如何夜抵鳳翔官吏迎謁不及斬關而入首馳以聞
楊文公病遺醫視之曰以其狀候來報夏鄭公竦從朝修之行以病伏枕方昏寐不省夢神人衣冠甚偉驚寤乃公自調粥於床下待士如此公之猶子睦幼孤好學屬開貢舉上書於公願與秋試公使酌之以酒曰吾家世以文進見汝樹立喜可知矣然吾在政府懼太盛豈可使汝與寒畯競進也當爲汝求一任使久而無聞再以啓公曰已諭太常寺差汝作行事不可慢也祭祀之儀禮樂之器盡可知矣
公猶子睦質幼而好學公一日覽所試詩賦召之膝下以詩激奬之曰祖先勤行家聲遠重慶見孫眞學文勵志夙宵能自勉前途可望致青雲皆拜而出愈更勤睦即早夭質後召試禁中得進士第楊文公率兩禁諸公薦入館有聞於時諸子皆出於庭下請公命名公召門人公孫覺公曰適諸子請名秀才何教之因取公初登第時與舅氏書示之時先晉公萬福乃於書中侍奉下稱小名又曰老萊衣五綵之服日爲兒童之戲恐二親有憂老之意今諸子請名吾何以安哉覺與諸子謝而去
公與故觀察使錢公若水治第嘗假數千緡於公錢公薨其家償之公皆不納令直集賢院延年方數歲公令人召之坐之膝上日哺以食
有言公幼時嘗見天開門中有公姓名二字弟旭侍間問之公曰待要身後去墓誌上寫則吾不知也
公婚姻皆求寒素之家後公薨丁公謂令王素錫白諸兄求見爲啓請諸兄問於楊文公曰非先公之意也遂止之
公當國每進用朝士必先貴實戒曰若人才公則曰誠知此人然歷官尚淺人望未著且俾養望歲久不渝而擢任則求塗坦然中外允愜故王沂公執政之日常行是言而人皆心服沂公言行錄此亦載之
故尚書張詠嘗謂人曰吾榜中得人最眞重有雅望無如李文靖深沉有德望鎮服天下無如王公面折庭爭有風采無如寇公當方面寄則詠不敢辭
公子雍爲太子中允勾當東勾司因病請告章獻皇太后翌日諭兩府王某男病已遣中使挾醫視之王其先朝名德卿等宜常存撫其家
兩宮遣中使召諸子聞命亟往使自中出宣命令早開封府奏有盜稱曾至王某墳所可樊驚動諸子對以無之中人入曰復傳兩宮之命曰汝等上承門閥之重善用自保守不住往坐所照管諸子拜謝而出
公在昭應宮有宿齋寶符閣役工有墜死者公得報繳奏曰陛下崇奉上虛爲民祈福今反勞民損財是違天意乞諭有司省工借費
公在兩府三十年蔭薦天下士有終身不知者後諸公脩先帝實録翰林劉公筠語衆曰近日史院編修文字有自內出者見丞相薦舉之人愼重如此
駙馬都尉李公遵勗有師友之契文公嘗力言於公曰李侯爲貴戚好學樂善賢侯也公乃作詩惠以牋紙李公大喜具啓事謝于門下
上西祀車駕至蒲先晉公守此郡上幸州署之逍遥樓見詩牌命左右讀之後曰王某之父勿言其名因歎曰王某有後知此公之先有舊治辭不從行上作遣中使持酒肴賜於行館翌日公具以告謝
東封二府議增飾車服以盛法從諸公令人於公第日詗之而無所爲王冀公欽若乃作繡韉淺公曰前議恐忘已令爲之公使具直而置之冀公見公不乘而訝之公曰常所跨者君上所賜非不華也豈可更奢僭以瀆制度
張文懿士遜出爲江西轉運使辭公於政事堂文懿言士遜止歷縣道而未親郡事今輒領使職願聞善教公從容曰朝廷權利至矣文懿起謝後迭更是職思公之言未嘗求錐刀之利既去職識者語曰此運使識大體故相畢士安家貧其妻今入內典客持書干公公因袖書呈上畢士安家有丐於臣士安嘗在東宮陛下擢爲相今茲貧闕臣實有餘亦可沾濟此事合朝廷存恤由是厚有所賜
公之兄早亡事嫂有禮歸朝見則於堂廡間榮國夫人日伴食尤友愛於弟兵部每召坐從容於尊酒間至夜則曰我倦矣未嘗一日廢之
公每見家人服飾似過則瞑目曰吾門素風一至於此亟令減損故家人或有一衣稍華出於車中遽易之不敢令公見
公初知樞密院時弟旭在京掌庾尋奏罷之
公之壻韓公億當遠公私以語其女曰尔勿憂此一小事也一日召女曰韓郎知洋州女曰何往入川公曰尔歸吾家且不失所吾若有所求他日使人指韓郎婦翁奏免遠適累其遠大也後韓公聞之曰公待我厚也如此而韓終踐二府以東宮二品官終老于家公之壻蘇耆應進士舉唱第之日格在諸科故樞相陳文惠堯叟奏上曰蘇耆是故蘇易簡男王某女壻上頋公曰卿女壻也公不對乃斂身少却頗且修學及出陳公語公曰相公何不一言則耆及第矣公笑曰上親臨軒試天下士至公也某爲冢宰自薦親

屬於晃旒之前士子盈庭得不失體陳公愧謝之
有貨玉帶者持以及門弟因呈公公曰如何弟曰甚
佳公命繫之曰還見佳否弟曰繫之安得自見公曰
玉亦石也得不重乎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亦勞
也我腰間不稱此物亟還之故平生所服止於賜帶
素年九歲公每遇休沐必呼之膝下一日見庭間花
盛開因使賦詩公觀之乃依韻和曰迥與羣芳異含
芳向莫春不如松栢木常保歲寒新遂出示門人公
孫覺公孫因激勵曰以公之意爾等豈得不勤學也
公爲兗州朝修使辟夏鄭公爲管記一日召鄭公語
曰我病自度必不起自遭逢盡誠以事上盡公以待
士以私以怨未嘗有毫髮每念祖父與立門第心之
所存惟冀有後幼子卜名公奴恐其可教他日學士
爲吾育之鄭公出爲西帥素別於順天院曰先相有
理命在竦未能少副其意寔負愧也因道此說素感
涕交下對鄭公曰聞公之言如聞先人之訓矣敢不
樹立觀察李公維言兄文靖相國初監京商稅院與
公鄰居爲著作郎每暇即過從維嘗切聽於外有相
對數刻未嘗交一語古人心交二公得之
公與故相畢士安給事中柴成務同在兩府二公皆
先晉公門生翰林王禹偁有詩曰如今身後榮名少
兩制門生伴鳳毛時人傳誦今刻石于家
先晉公知遠大嘗語人曰此兒異日必至公輔因手
植三槐于庭以爲識其槐今老蔭茂可愛
公父參大政子壻韓億赴官公弟餞於來親賢皆集
有羣鵲數十喧噪於門坐皆驚異少聞堂吏報公拜
相
公歸食必召諸子使之席地聚食乃語左右曰剩與
菜喫此輩生長公相家已驕矣不可使不知淡薄之
味
公之子雍授官家人欲製公服公不許曰且令著衫
後公之弟賜緋魚子方得衣綠公因語其弟曰我向
不欲小子輩與叔同服色公弟拜謝曰我兄友愛之
意如此公占籍全魏自曾祖以來墳皆在莘縣其土
亦廣公自執政即却其租令均贈親族
公陪祠東封有子侍行家信至公發之見所寄衣帶
以紅爲之公怒曰我在爾已好華如此欲壞儒風我
死望汝輩純素難也亟令送還而易之
太宗皇帝一日命蘇公易簡曰卿看兩制中誰堪大
用蘇公曰臣見同年王某有器識遠大不可量也
太宗曰朕志亦先定矣知公之以女適蘇公之子耆
時蘇公已薨其母太夫人薛氏在堂每至則公出拜
敘同年之知也公初登第爲岳州平江宰趙公昌言
時領漕湖外見公異之議以女妻公曰一當稟命於
親時先晉公在京師方與范魯公質家議親事見其
書曰既來稟我意必欲之遂可以歸始聞范親之說
公既貴以女適范魯公之孫全孫因語全孫曰此親
成吾先公之意矣
公嘗與楊文公評品人物文公曰丁謂久遠果如何
公曰才則才矣語道未可他日在上位使有德助之
庶保終吉若獨當權必爲身累後丁公果被流竄
公晚年官重每家人出賀立令止之因語弟曰適遇
至此愈增憂懼何可賀也
公每有賜予見家人置於庭下乃瞑目而歎曰生民
膏血安用許多
公疾革上臨視賜白金五十兩召楊文公於來前作
讓表公覽乃自書四句曰已懼多藏況無用處見謀
散施以息災殃是冬公薨文公歎曰精爽不亂如此
文公因對上前語及上令內司賓取元草視之後榮
國夫人謁章獻太后語曰上見公表泣下久之
公自踐兩禁歲有奏蔭每自謙抑罕欲薦舉嘗奏房
弟例得殿直上言乞除奉職上曰朝廷著令素定不
可抑之公曰全未歷事恐不能任事俟試其才續具
奏陳弟上除奉職公薨諸子白衣者尚數人公病革
命楊文公撰遺表語文公曰但敘述遭遂望保聖躬
日親庶政進賢用士不可以將盡之意更以宗親爲
託後推恩廷賞皆出於朝廷
公罷相守太尉爲玉清昭應宮使時公病卧弟入白
之公乃起曰君臣相知不意布衣遭逢朝廷榮貴至
此然我久在大位自省無過亦君臣相知乃得保全
終始叩頭帝闕潸然泣下左右皆悲哽乃語其弟曰兒
子淳已長立爲乞官吾病必不起了此一事足矣上
覽奏諭政府王某所奏姪依宰相例除之淳乃授太
常寺太祝
公病語其諸子曰我死後慎勿以一文錢物入在柩
中漢文帝有言紙衣瓦棺葬我不從吾言九泉之下
無福蔭汝汝等切誌之故公薨之薄葬始服金帶蓋
棺以紙易之
張徐公耆出鎮河陽禮有曲宴上令徹樂宣示坐中
曰王某在殯朕不忍聽慘怛者久之公薨上令內司
賓取公筆硯一副言只要王某使舊者欲與皇太子
公門庭未嘗接客公薨上諭近臣曰王某家却安靜
當國日亦門庭清肅
呂文靖夷簡魯肅簡宗道初參知政事二妻入謝章
獻太后語之曰爾各歸語其夫王某在政府多年終
始如一先帝以此重之宜爲師範也
王冀公欽若自江寧府歸再執魁柄魯公時參大政
凡聚議多冀公不堪語諸公曰掌武相公在政府日
參政豈敢如此魯公笑曰王文正先朝重德豈他人
可企苟公執政平允宗道安敢不伏
馮文爲侍中有問之曰向與掌武相公同在政府盡
見國體公今異於昔何也馮曰王公德業孰可企及
彼一時此一時也
公薨諸子外除入見上惻然感懷乃諭政府曰王某
在位最久未嘗有毫髮事子朕甚悼之諸子各改一
官前後大臣無此優禮
公薨後長子雍詣政府以自劾寇萊公當國問所欲
何適雍曰例當釐務公曰賢者之子安得釐使乃差
同判太常寺寺無同判亦無食
始也王冀公欽若江寧再歸相國因乾元節進經疏
其軸飾以金顧王沂公曰向日與掌武相公同共在
二府嘗以此白之終不肯爲沂公退語呂文靖曰殊
不知王公以道佐人主豈以此末節爲得也

文正王公遺事終

王文正公遺事一卷

宋王素撰素字仲儀旦之幼子也舉進士官屯田員外郎歷工部尚書謚曰懿事蹟具宋史本傳是編所述旦事雖子孫揚詡之詞然大槪與史傳相出入旦本賢相故也惟記眞宗東封西祀之後命近臣編錄符瑞旦言兩爲大禮使所奏符瑞一一非臣目覩令堂吏取司天監邢中和狀稱有此瑞乞令編修官實錄臣奏不可漏落一事云云於事理殊爲不近蓋旦於符瑞齋醮不能匡正論者有遺議焉故素以此曲解之非實錄也晁公武讀書志作四卷註稱凡五百餘條此本僅一卷蓋非完書然陳振孫書錄解題已稱一卷則南宋末已行此節本矣

# 韓忠獻公遺事

強至編

# 韓忠獻公遺事

宋　華牧判官朝奉郎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強　至撰次

公自定武入爲樞密使時仁宗嗣位未立公請置內學教宗子建儲之意默存其中事未及行公乘政仁宗倦勤甚勢漸遲更不暇置內學每進對罷即論太子天下本不可不預立以繫天下心語日益深切前後不可勝數仁宗終無一言不喜亦不怒公患之他日仁宗忽顧公謂朕亦有意多時時有二宗子皆育宮中公乘其意勸急明之謂二宗子陛下必亦自能見其孰聰明知否可屬大計仁宗以英宗爲言公即將順以從一人便若幽厲辭更不及英宗乞降聖旨劄子權判宗正司後兩府通簽御劄張昇太尉見之懼深辭公何不素議及次日殿上大言此事繫社稷陛下不可錯上徐曰此事與相公經商量來昇下殿至中書又詰公公曰此甚入思慮來不錯昇退公笑曰若與之素議豈不壞了事後英宗畏避不就職踰半年竟以事迫便作皇子仁宗彌留英宗即位之次日疾作不能視朝慈壽攝政疾每甚即獨召公責曰相公自看取公謂不須如此但服下延順自無事公皆藥以進英宗怒以藥覆公公徐進藥而退慈壽一日又獨召公入英宗疾甚直視二王謂公曰何不立長君此處做不得相公錯也公退立俱無言慈壽一日又詰公入皆謂錯公曰不錯慈壽怒曰文字滿前後雖大臣亦有言者公力開陳以爲不然卒能實清躬復大位皆公力也英宗寢疾時公一日進對數謂慈壽曰上疾須太后護視若上不豫太后亦未得安慈壽怒曰相公是何等語當時同列皆謂太峻退至中書往往責公公曰諸君不思耳兩宮素相疑彼又





內學皆在手天性既消若殺於權位搖於閹官女謁之言或有不測何以禁之乘服其遺議後說宮中果謂讒日益加上後疾愈慈壽不肯還政公每進對罷即歷陳前代母后之戒權位不可久居必有禍必皆覩知之后曰婦人豈知觀史慈壽色勃聲厲前後以十數他日復謂若復辟後禮數必有加不敢指如不然臣獨當責慈壽曰此言何足據嘉祐一日忽請公本欲且管三二年數養疾相公乃如此公乘機力陳上前日出所御廳萬姓亦皆知上無恙天人如此不可不還政次日遂批出還政英宗既臨朝公請加慈壽禮數英宗曰相公休獎縱母后公曰慈壽也始深不肯放下臣誘以利害勸以禍福僅能復辟彼遺太山之重陛下乃惜一雞子之輕英宗尚遲疑宮公在其旁厲言曰何惜太山議遂決即遂建慈壽宮歲時稱聖躬萬福出入加儀衛焉

人有以使永昭陵後公不退爲問者曰是時英宗始立疾作不任事慈壽懷二三時在永昭一日遣一近璫小封親札諭英宗狂悖等事問相公如何公報曰若言語無節慈壽既云未定皇未定矣人言何足怪他日復遣使見逼甚公曰只乞與曾公亮已下商量曾公果不敢當皆云候韓琦回公是時既使回且正內變矣一日奏對罷直論以爲太后既無親出子上幸養在宮中久先帝有詔與子其於子母不爲不順若更懷猶豫讒佞亂亂必由此起立人之子人皆知不若立己之子然太后既無子不得不自懿業慈壽由此語塞不復出口琦是時豈暇自顧進退之分未幾英宗上僊今上即位一日遂懇辭位上流涕謂相公欲何之琦一日又意持四方士人見責不退書屢陳以謂清議不容如此豈敢安位上又流涕不語請益堅他日忽宣諭已有恩命云亦不久在外虛家席以待故除兩鎮有袞衣待遲之語公復進見謂制詔太遽使臣不得安外乞改之上不許遂之相復移疾上使諭之只候西師回召既而召見琦是時已知不可爲堅請遲相次改北門事由此分矣仁廟疾欲立英宗時允弼最尊屬心頗不平且有語一日仁宗疾亟英宗已立親王皆入後殿國朝制度嗣天子即位先親王賀次六軍次見百官公是時先獨召允弼入稱先帝晏駕皇子即位大王賀允弼問皇子爲誰曰某人允弼曰豈有團練使爲天子者何不立尊行公曰先帝有詔允弼曰烏用宰相遂循殿陛上公叱下曰大王人臣也不得無禮左右甲士皆至遂賀次召諸親王見六軍百官中外晏然英宗立數日百官朝晡臨兩府立殿兩廡上垂簾英宗忽疾作厲聲大呼謂殺某二府愕視不知所處公獨投杖褰簾而入見上乃疾作非有他變宮人肆後遁去不敢前公乃扶上呼左右實入時曾公已下皆汗浹背以事出不意也英宗初晏駕急召上未至英宗復手動曾公愕然亟告公數止召太子公拒之曰先帝復生乃一太上皇愈促召上其遠權知變如此

英宗初立外六班有謀變者或告於公公曰事不成不過族耳吾不爾也既而卒無事

英宗即政公以其勇智不奇出可與有爲乃考尋中書親宗御批得百餘番俱缺落不完掇緝僅能識其字畫皆經國長算之策如取太原下江南伐犬戎付中書之類編成十餘軸一日袖進英宗一見之不覺避御坐是時同列皆謂公有不言教英乘事業後上傳公哭之慟曰何事不可爲

今上初即位，慈壽一日送密札與公，並及高后與上不奉事意，有為孀婦作主之語，仍敕中貴俟報。公但曰，領聖旨。一日入劄子，以山陵有事取覆，乞晚臨後上殿，意他公與。既見，謂官家不得驚，有一文字須進呈，說破只是不可泄。上今日皆慈壽力，恩不可忘，然既非天屬之親，加意承奉，便自無事。上曰，謹奉教。公又云，此文字臣不敢留，幸宮中密燒之。若泄，則讒間遂開，卒難以合。上唯唯。後二宮相歡，人莫能窺其跡。

仁宗靈駕欲到永昭陵，雅凡有日，道路妄傳皇堂棟損，有司驚駭，不知所出。公至鄭始聞。時諸使見公，鈞旨皆欲不問而掩之。公正色曰，不可。果損，當易之。若遂葬期，侈所費，此責猶可當，亦無可奈何。若苟且掩之，後有壞覆，人主致疑心，臣下何以當責。一坐為之歎息，服其不苟。處事必盡，識且及遠。既到，皇堂棟乃不損。

熙寧中，公自長安入覲，朝廷欲留之。公陰知時事，遂堅請相。陛辭日，上詢卿去誰可屬國者，公引元老一二人。上默然。問金陵何如。公曰，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此地則不可。上又不答。公便退。後有問公何以識之。公曰，嘗讀一金陵答楊忱書，窺其心術，只為一身，不為天下，以此知非宰相器也。

太宗、真宗嘗獵於大名之郊，賦詩數十篇，賈魏公時，刻于石。公留守日，以其詩藏置于班瑞殿之壁。既成，或請打石本以進。公沉念，謂其詩有衛霍為臨大，及有復山後之意，恐益啟之，遂止。後子華守北門，首獻焉。



有問公以郭逵衆人皆謂出公力。公曰，此等事非人臣得專，須還他主人。若用人是，則將順。非，則開陳。何謂某力。始英宗欲用郭逵在西府，公謂當固得，但二府論道經邦地，使一蹴卒處之，恐反使不安。如狄青才業為中外所伏，一旦居此，議論卒紛然而去，愛之適所以害之。英宗沉吟久之，曰，如此則用郭逵某之以郭逵相勝，遂然之。既阻其一，又阻其次，不可。王陶遂見諫，以引往年之廝役。又曰，此事唯趙少師知之。是時同議以為太尉等，當近下安排名目，遂有同簽書之號。公嘗言，范公一日見王沂公，謂宰相當顧拔人物，為朝廷用，自丞相當國，明公門下未見一人。沂公曰，可謂不思耶。若恩盡歸己，怨將誰歸。范公恍若自失。退語公曰，真宰相器。公論近世宰相，獨許裴晉公。本朝惟傾服王沂公。又嘗云，若晉公點檢著，亦有未是處。君子成人之美，不可言也。不知公指晉公何事，恨未聞之。或問公威克厥愛允濟，如潞公臨大事全是威，何如。公曰，待威而後濟者，亦是也。然有不須威而能濟者。觀公意，豈以德不足者必待威以立事耶。古人謂鳳為百鳥望而畏之，其服則一，其品固相遠矣。

公嘗謂大臣以李沆杜衍為本，其弊猶恐為胡廣趙介，以胡趙自處，其弊可知也。此可以見公出處大節之本。

公嘗謂處事不可有心，有心則不自然，不自然則擾。太原士風習射，故民間有弓箭社。某在太原時，不禁亦不驅，故人情自得，亦可寓武備於其間。後來相繼收，頗著心處之，下令籍為部伍，仍須用角弓。太原人素貧，只用木弓，自此有賣牛買弓者，人始騷然矣。此蓋出於有勝心也。



公嘗言，真廟議配享，清議皆與沂公，不與申公。議畫不可欺如此。又曰，頃時丁寇立朝，天下聞一善事，皆歸之萊公，未必盡萊公也。聞一不善，皆歸之晉公，未必盡出晉公也。蓋天下善惡事歸焉，人之修身，心無誠意不可不慎。公謂沂公為相，論其事則無可數者，論其人則天下信之，為賢宰相，其品何如。

公謂申公為相，以進賢自任，恩歸於己。時士皆出其籠絡，獨歐、范、尹，旋收旋失之，終不受其籠絡。公謂挺然忠義，奮不顧身，師魯之所存也。身安而後國家可保，消息盈虛之理，希文之所存也。敢問二公孰賢。公曰，立一節，則師魯可也。考其終身，不免終亦無所濟。若成就大事以濟天下，則希文可也。

公謂論性之極不可變，君子慎言，恐廢其學。然學者要在隨其性以修，至於成德，皆可入聖。若不揆性而遠求，恐其反喪本，終亦無所至，不可不知。

公謂務容小人，善惡黑白不太分，故小人忌之亦少。如富、范、歐、尹，常欲分君子小人，故小人忌怨日至，朋黨亦起，及其極，君子消退。巨公大人有不能出力救之者，方諸公斥逐，獨公安焉。一日，王君貺見公，謂稚圭不如拔出彼黨，向道下來。公曰，琦惟義是從，不知有黨。君貺不悅而去。後扶持諸公復起，皆公力。士君子立朝，不可不如此。

石守道編三朝聖政錄，將上，一日求質於公。公指數事為非，其一，太祖時，嘗惑一宮鬟，視朝晏，羣臣有言，太祖悟，潛伺鬟方酣寢，刺殺之。公曰，此豈可為後世法。已溺之，乃惡其溺而殺之，彼何罪，使其復有嬖，將不勝其殺矣。遂去此等數事。守道服其精識。



公執政，臺諫有言，所不當理，或涉浮薄，害風教者，皆密封之，終不示人。呂誨趙瞻濮園得罪，御批與廣南別駕。公力陳與善地，以來言者。人謂公性根有仁義。

公平日論時望諸公，皆不以經綸許之，謂才器須周，可當四面，入粗入細，乃經綸事業，今皆只可當一面才也。

公在相臺，作久旱喜雨詩，上句言雲動風行雷雨作解之事，謂句云，須臾慰愜三農望，卻斂神功寂似無。人謂此真做出相業也。

公在北門，重陽燕諸曹於後園，有一詩，一聯云，不羞老圃秋容淡，且看寒花晚節香。公居常謂保初節易，保晚節難。事事尤著力，所立特完。又作喜雪詩，一聯云，危石蓋深鹽虎陷，老松擎重玉龍寒。人謂公身雖在外，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公為詩用意深，非詳味之，莫見其指，皆此類。

劉御藥好收古書，多求諸公跋尾，數策上有金書字，悉上寨，餘三策，公勝多題于後。劉到北門，宣公出書策，劉偶未得公數字為恨，公題云，觀書之術無他，惟通異而已，得異之全者絕也，得異之多者上也，不得其多，非中即下矣。持吾說以觀劉氏之書，其可逃乎哉。安陽戇叟病中題。（相公上使聖劉路問宜）人謂此術不獨可觀書，亦可觀人物也。諸公題皆論一時，公戇叟之。

有問善升材品於公者。公曰，甚直而且忠於人，然過涉滅頂，非伊分上所有，或罔之，為其膽力薄。公平日謂成大事在膽，未嘗以膽許人，往往自許也。

或問君實晦叔天下所屬望。他時入用何如。公曰才偏規模小。問晦叔平日。曰今日適是平日。人有疑公待君子小人均以誠。往往爲小人所欺。奈何。公曰不然。亦觀其人如何。隨分數放之耳。謂公待人。誠則皆誠。但有深淺。以明濟之也。豈可以爲小人。不待以誠耶。皆歎以爲不可及。公平日獎進人物極博。至心許者不過一二人。多是與人長忘人短而用之。人謂太過。其實胸中不啻黑白。在北門。一廚官。小有才。不知道。公多委以事。人謂公眞許之。他日或問公。曰某人但愛任術。所爲不惇篤。大中其弊。

公爲陝西招討時。師魯與英公不相與。師魯於公處即論英公事。英公於公處亦論師魯。公皆納之。不言。遂無事。不然。不靜矣。

公論爲善。其初往往能持。久而不變爲難。計日計月而爲之者甚多矣。

公語小人害君子。如蜂蠆之毒物。遠之正使不能加諸人。可謂善處矣。

公云。臨事若慮得是。當劃定腳做。更不移。成敗則任他。如此方可成務。又云。孤忠每賴神明相助。幸而多有成。其至誠自信如此。孔嗣宗任河北漕司。農召議役法。別公。請言不答。請益堅。公曰。故舊不當無言。此行。但爲河北說得些。衆人不敢道底意思。足矣。嗣宗臨上馬。又曰富貴易得。名節難保。嗣宗歸。不懌者數日。終不能自已。與長文子琛。琛以堅挺有器節稱。公亦稱之。及幕府有闕。門下有以琛爲言者。公曰。此人氣雖壯。然包蓄不深。發必暴。且不中節。當以此敗。置而不言。不踰年。琛敗。皆如其言。

趙君錫被召。別公請教。公曰。平日之學。正爲今日。此若不錯。餘不錯矣。終不語及他事。又請云。若上問某事。以何對。公曰。此則在廷評自處。

李淸臣平日於公前。多論釋氏貴定力。謂無定則不能主善。公俛然之。後朝廷降斥異論者。李進取頗持兩端。公因書開之。曰比來蒙開斥逐紛紛。吾覩得不少加定力乎。公之善喩人如此。

公言狄青作定副帥。一日宴公。惟劉易先生與焉。易性素疎訐。時優人以儒爲戲。易勃然。謂黥卒敢如此。詬罵武襄不絕口。至擲樽俎以起。公是時觀武襄氣殊自若。不少動。笑語温然。次日武襄首造劉易謝之。公於是時已知其有量。

李師中爲布衣。父坐鎭戎退陣當斬。公馳至鎭戎。以賊衆我寡。非諸將罪。狂欲斬其爲首一人。師中父在貸中。方請于朝。何師中赴南宮試。遂上書論公棄民爲兵。往應賊大棲。乞斬公以謝陝西。既不行。後有疑公心。執政有請勿害師中者。公笑曰。彼是時以子救父。豈可加罪。人聞之咸服其公恕。然而師中終未之信。後棕爲兩制。師中方愧服。且深謝之。

公兄爲秦倅。孫元規爲司理。當虐之。公遂拜元規書問。未嘗踰時不講。後公爲西帥。兵敗。元規領言責。深議公罪。朝廷知罪不在主帥。少責師復。自此元規愧公。書問遂絕。公一日以書問元規。平日事契如此。若以伯氏昔慮而後見攻。此乃韓厥之舉。若某嘗言責。亦不爲元規隱。此何待某之不廣。願公勿疑。元規亦疑之。終不講書。公秉政。頗以公有害己心。後起廢爲處帥。元規過闕。乃詣見公曰。河東小人。公知河河不知相公之德量也。





公與畢敬有舊。數到大名于公。公待之以誠。以故爲公言者。但曰。人材難全。

公以恩及人。無求德心。故所及者廣。所感亦深。平日非不知人之欺。終不別白。能受其欺。隨官因事爭於前。每及己之誤即受之。事行其直者。不主己爲是。若嫌事肯許觸。非面御之。異日復來。終不以前日芥蒂置於心。亦惟是從之。

公因論退日處去就之難者。不可猛而有迹。公每開新執政用一人。嘆曰。放上則易。放下則難。公皆戒人不可以任性。當臨事有所裁處。方不失中道。公言王文正母弟做不可謝。一日過冬至。祠家廟。列百壺於家堂前。弟皆擊破之。家人惶駭。文正忽自外入。見酒流滿路。不可行。公無一言。但攝衣步入堂。其後弟忽感悟。復爲善。終亦不言。

公因語章相在北門。頗姑息三軍。公曰。御軍自有中道。嚴固不可。愛亦不可。若當其罪。雖日殺百人何害。人自不怨。

公言富公爲鄆倅。沂公作安撫使。一日謂富公曰。卽日當某位。富曰不敢當。沂公曰然。進則易。退時難。公言仁廟御批。狀曰。韓琦富弼范仲淹皆公。威人望之所歸。凡所議事。仰章得象杜衍已下。公心協力行之。文正家藏一本。一以與公。今尙存也。

公在相舉答詔文字與孫貫。貫謂臣不密則失身。莫且當孫順。公曰。事至此。忠臣義士亦不顧。若順之言不可出口矣。

公謂小人不可求遠也。三家村中亦有一家。常求其處之之理。知其爲小人。以小人處之。更不可校。如校之則自小矣。人有非毀。但當反己是不是。己是。則是在我而非在彼。爲用計其如何。

公言始學。行己當如金玉。不受微塵之汚。方是。及其成德。有所受亦有所不害者。不然無容矣。

公謂忠義之心。人皆有之。惟其執之不固。勉之不力。是以不及於世人。

潞公在西京府。人有以魏公進退諷潞公者。潞公曰。彥博豈可以望韓公。韓公地位別。某則有些蠹材。蒙朝廷擢備兩府耳。人頗與潞公自知之明也。所以歐公平日少許人。惟服韓公。皆因事發嘆曰。累百歐陽脩。不足望韓公。

公謂歐與曾同在兩府。歐性素褊。曾則齷齪。每議事至厲聲相攻。不可解。公一切不問。俟其氣定。徐以一言可否之。二公皆伏。

公謂大凡使人爲善。須就其性中做。性中若無。雖強之終不能從。

公謂劉家今雖少淹。異日反正。當作第一第二等人。然更凡固窮。保名節。公曰勇且習。石曼卿直方外之士。

定卒惡米陳。執籌不請。公爲帥馳入倉。郡卒前訴。公懷中出一裹曰。某亦請此米。朝廷置此米一斗價八錢。今雖陳下。亦不失四錢。適皆自汝扇搖。公命斂數卒於前。公嶷然不動。一軍股栗。公平日恂恂如不能爲。臨事制變如此。

豐清敏公遺事

李朴撰

# 豐清敏公遺事後序

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其辭約而旨微矣。而孟子論其所取之意。乃直以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者。言之。非其深造默識。有以得乎聖人之心。孰能知其所說之如此。而有志之士。欲有爲於此世者。又豈可以不察乎此。而先立其本哉。然自聖賢既遠。道學不明。士大夫不知用心於內。以學立其本。而徒恃其意氣才力之盛。以能有爲於世者。蓋亦多矣。彼其見聞之博。詞令之美。議論之雄。節槩之高。一時之間。從其外而觀之。豈不誠有以過人者。然探其中而責其實。要其久而待其歸。求其充然有以慊滿於人心。而無一瑕之可指者。則什百之中。未見其可以一二數也。嗚呼。若故禮部尚書豐清敏公者。其眞所謂有本者歟。觀其平居暇日。所以治心養氣而脩諸身者。蓋天下之物無足以累其心。是以爲子則孝。爲吏則廉。進而立乎本朝。則上自宗廟以及人主之身。內自禁掖近幸之私。而外及乎朝廷卿相之重。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蓋有當時法家拂士。所爲低回遷就。而遜辭以幸濟者。公獨正色讜言。無少顧避。退未嘗以語乎家。而其計慮之明。諫說之切。所以不諧於時。而卒驗於後者。乃反因深文巧詆之筆而後顯。及其出而賦政于外。退處于鄉。以至流放轉徙於荒塞寂寞之濱。而遂偃然以殁于世。則其所以處乎巨細幽微之間者。又皆清明純潔。而無一毫之疵。是非所謂原泉混混。而放乎四海者耶。孔子之歎孟氏之言。於是而益見其不我欺矣。熹愚不肖。生長窮鄉。聞公之名而鄉往之久矣。獨恨未能盡得其行



事之本末。前年。公之曾孫中散大夫誼。持節南來。歸往請焉。大夫公乃出是書。而遂以其序見屬。熹不得辭也。因次是說。以附于章貢李公叙譜之後。雖於公之懿德韙行。剛毅大節。無能有所發明。然使讀公之書。而仰高山。行景行者。知循其本而用力焉。則亦世道人材之一助。而非獨爲豐氏之私也。大夫公清苦廉直。勤事愛民。屢爲刺史二千石。入居郎省。皆有顯聞。然多不得久於其官。蓋有公之風烈云。紹熙二年夏四月戊寅朔。朝散郎直寶文閣權發遣漳州軍州事朱熹序。



# 豐清敏公遺事

宋　李朴撰

公諱稷。字相之。明州鄞縣人。登嘉祐四年進士第。公始弱冠。以進士求鄉薦。主司以丈夫不屈威武爲賦題。試出。同舍生各誦所程文。自矜揚以爲得意。公在下坐獨默然。人或易之。強公舉似。公徐誦之。衆則小賦已愧折。至使秦完璧。高風獨揖於相如。阨虜持旄。壯節自全於蘇武。滿座大驚。衆乃謝曰。君魁薦必矣。徹榜。果首冠。始仕。主蒙城簿。時宋莒公鎮亳。聞公名。屢以問郡寮。衆勉公獻書求知。公終不往。莒公益器重公。頃召置之郡學。俾講授諸生。欲薦之朝。乞召爲直講官。會莒公薨。遂寢。爲襄州穀城令。縣居漢上。號劇邑。富貴豪族聚居。前令鮮能以[illegible]自潔。公獨以善政公平稱。曾子固韓持國相繼守襄。皆深奇公。與爲筆研友。不以諸吏待之。時兵部侍郎葉康直宰光化。亦有能名。襄陽人歌之曰。葉光化。豐穀城。清如水。直如衡。持國嘗曰。豐葉二令。他日必皆清近。丁太夫人憂。居喪自毀。幾不能勝。杖而後起。疏食徹味。逮釋除。始復常。安厚卿安撫河北。京東辟爲屬官。同列往往務矜肆。過飾輿馬。陵忽州縣。公獨不爲表襮。每單騎。挾以一卒。所至躬見父老。延問疾苦。接官吏盡禮。人皆歎服。厚卿於是益敬重之。使高麗。因以爲書狀官。涉海。大風折檣。舟幾覆。衆懼遑莫知所爲。惟公神色怡然。厚卿握公手曰。有諸內者必形諸外。於君見之矣。君未易量也。在選調幾二紀。不求薦章。人鮮知者。自高麗還。厚卿與副使陳子雍。時言諸朝。乃改著作佐郎。改秩。選知封邱縣。爲畿邑。若素權要請託。公亦不峻拒。第直其情。取平於法。終不以人爲重輕。

人亦不敢干以私。民吏畏愛之。會御史中丞李資深定薦公可爲臺官。召對。數奏稱旨。神宗嘉之。且問公曰。卿嘗往高麗。海中風波何以不畏。公對曰。臣役遠天。風濤乃其常。然商舶往來尚絡繹。況仗朝廷威靈。豈復有畏。上又問聞卿知佛教。其理如何。對曰。佛者覺也。覺則無所不了。如陛下天縱生知。故能灼見天下之務。其理正如此。上笑曰。卿言是。適曰大臣薦卿清脩儉直。宜爲御史。卿退即有除命。翌日拜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王安禮自潤州召知制誥。公言安禮守潤。所爲不法。及欲實刁約家。因誘其二婢婦之。淫邪不可侍從。章累上不報。已而安禮遂遷翰林學士。公復言安禮罪當竄逐。陛下置而不問。今又擢等超擢。實內結近習。不知悛畏。臣言如不用。願黜臣以勵風憲。章復上。上命宰相王文恭公宣諭公曰。安禮事誠聞有之。然朕以其兄安石有功朝廷。今閒居江甯。昨遣其弟安上爲江東監司。使照鄰之。乃典孫珪爭論。停廢在家。今若行遣安禮。恐無人照管安石。朕當戒約之。如不悛改。當如卿所奏。祀神州地祇。公爲監祭。言獻官賀某昏耄跛倚。非盡敬意。且某除守華州。觀其老甚。必不能當承宣之寄。願令歸老。某以宮闈寵。王文恭公子仲煜以姦汚爲有司所劾。公言王珪備位元宰。不能盡正閨門。使其子所爲若是。何以糾正百官。宜從罷免。章惇參知政事。御史朱服言其與周之道請託事。詔公劾實。公分別是非。論列曲直。不爲子厚地。惇坐出知陳州。知秀州吳安世以賄濫得罪。公言本路監司裴蕃叟、孫昌齡、胡宗師、朱明之等。皆論薦安世再任。蓋安世宰相吳充之姪。蕃叟等意懷阿附。以汚爲清。以偏爲平。何啻指盜跖爲伯夷。乞併按其罪。公爲御史三年。彈劾不避權要。神宗嘗謂諫官舒亶曰。豐稷論事最誠實。公益感勵。執政忌之。會高選館職。遂徙公著作佐郎。在館逾年。遷吏部員外郎。時王安禮方爲右丞。公嘗排擊之。引嫌自列。



詔不許。章三上。乃罷新命。提點利州路刑獄。公在利路。會軍賊王沖劫略商虢金洋間。有旨陝西與利路京西提刑。督捕盜官擒捉。久未獲。詔促限愈急。公躬率巡尉。扼截險要。至踰時不歸廨舍。沖與其黨欲度漢中而公以兵阻險。卒不得西。遂爲陝軍所擒。哲宗即位。徙成都府路提點刑獄。兩蜀繁富。風俗華侈。摸石藥市等會。士女駢集。競爲奢僭。帥守監司往往勉徇其俗。謂不如是必召亂。公至。適沖元爲帥。章質夫、孫亞夫皆爲漕。俱以儉稱。一時會遇。燈火蕭然。蜀人歎服。其俗頓革。爭寫爲圖。書以爲宴集奢侈之戒。遷荊南路。於刑獄尤盡心。所平反幾百餘人。察視屬吏。清濁必辨。召爲工部員外郎。未踰月。用中丞胡僧、脩公宗愈。侍御史王明叟觀薦。復爲殿中侍御史。蘇子由當制。有曰。有德者必有言。儞頃爲御史。直諫不私。人以爲公論。公疏言。陛下明足以燭爲非之統。而不可用其明。智足以應變曲當。而不可用其智。順考古道。二帝所以聖。儀式刑文王之典。成王所以賢。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此古今之大患。帝王之深戒也。願陛下以洪範爲元龜。祖訓爲寶鑑。一動於深宮之中。思所以爲則於四海之內。一言於細旃之上。思所以爲法於千載之下。則教化自行。習俗自美。中國既安。四夷誠服矣。夏國主秉常死。詔遣起居郎劉仲馮奉世爲冊使。立其子乾順。會宣仁垂簾。坤成節上壽。而乾順違故事。不遣使者。仲馮遂出境。公劾仲馮。凡言昔元昊嗣立。楊告爲旌節使。元昊初設席自尊大。告遷坐就賓位以抗之。終不少屈。後郭勸爲起復使。所攜百萬悉拒不受。遂臨殿中。內款自新。及諒祚立。朝廷遣冊命。而夏人方圍慶陽。知延州程琳止詔使於



鄜州。曰。夷狄貪此。可緩慶陽之難矣。乃具禮幣賜予之數。移報之。梁喜而迎冊使。且解圍而去。今議聖之節。萬方來賀。乾順輒失臣禮。奉世徒利其賂遺。不顧國家大體。擅入其國。宜按其罪。章數上。未報。會公遷右司諫。表辭。因言兩對清光之下。具彈冊使之非云云。而仲馮遂以贖論。荊王揚王。當元祐初。尊寵莫與比隆。嘗令成都府路走馬承受造鋪地衣。公以白中丞。請率臺諫言之。中丞猶疑未決。公即獨奏劾。以謂二聖節儉樸素。欲以化天下。而近屬奢侈僭擬至如此。官吏輒奉承。宜糾正其罪以示人。奏對。數陳不已。在廷皆悚息。及出殿門。監察御史趙屼時與公同進對。退謂公曰。聞君言。使某汗流浹背。給事中趙君錫曰。諫官如是。天下何患不太平。不數日。改國子司業。遷司業一日。薦京西三學官。潁州教授陳師道、潁昌教授鄒浩、蘇州教授晁說之、無不稱伏。呂申公時爲相。公往謝申公。申公素寡語言。謂公曰。惟籌慈可與言道。居典胄三歲不遷。會右史闕。執政進擬。皆未允。詔以公爲起居舍人。中外大愜。哲宗御邇英講。罷以御書編賜講讀官。因賜左右史。時書杜甫登善寶寺閣詩以賜公。中書舍人鄭雍使契丹。命公攝其職。數月。絲綸所播。天下傳誦。以爲得西漢體。御史中丞趙君錫等疏言。近日制詞。惟豐稷有古體。公爲右史踰半歲。將以次遷西掖。會王安禮守成都。以奢縱被論。執政有不悅和甫者。以公爲御史時嘗極彈之。乃俟公入直降制。公務大體。請其罪帑務不審。論謂公昔嘗言安禮。今反顧望。罷爲太常少卿。公力辭乞補外。章六上。顧起謂公曰。君受命士將以好名議公。公曰。士顧所行當否。不當避名。會趙君錫等疏留。當路亦悔之。公爲少常兩月。執政悔用公不盡其材。乃遷公爲國子祭酒。時士久以浮靡虛誕相尚。自公爲司業。誘誨斥黜。必當其實。所獎與者若馬涓、張庭堅之徒。已服衆望。頃之。二人聯中甲科。士益以公爲知人。洎長學省。庠序之士踰三千。莫不望風嚮慕。國子監西門稱僻。閒有潛出者。皆由於此。前是長貳杜關以防。



猶不能止。及公命闢門。撤去詗伺。而士莫敢出。呂丞相大防聞之。歎曰。士可以德服。不可以法制。如豐相之可謂以德服人也。元祐六年冬。享廟禮畢。詔用近臣言。回鑾觀學。奠謁先聖。因命公講尚書無逸篇。畢致謝。上宣答。卿問學該博。多所發揮。面賜三品服。翌日。擢爲侍講。儒者榮之。權刑部侍郎。公素以儒學聞。被吏頗易之。及掌邦禁。執丹筆。細大必盡其情。而無不當於律。以舞文自任者大畏之。方春。苦寒雪。公疏言。嚴罰異常。自二聖臨御。朝廷清明。未嘗私一喜怒以進退大臣。未嘗偏一愛憎以榮辱多士。無煩苛舉政。挺刑濫罰。雖堯舜用心。無以尚茲。何嘉祥未降。而沴氣斯見邪。豈應天之實未充。事天之禮未備。畏天之誠未至歟。豈宮掖之臣有關預政事。如天聖中任羅崇勳、江德明等。訪外事。以致中外有危疑之心乎。豈同治平初。有任守忠讒謀。離間兩宮。而史昭錫、王士安之徒。肆姦恣以駭衆聽乎。天道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若不畏懼有以消復。而輕忽慢侮。則凶變必至。願陛下闡廣聖德。祗畏天心。延問名臣。思求其故。講正萬事。保合太和。任賢勿疑。而不受浸潤之譖。惠民以實。而不尚姑息之政。言如春陽之溫而不暴。動如祥風之扇而不急。六宮和於內。百官和於朝。萬民和於下。則天地之和應。而災沴消矣。館伴契丹賀爲正旦（一作生辰）國信使。虜中接伴劉霄（之六世孫）蓋在其國以名臣稱。見公深加歎服。時宣仁稱制。兩宮皆遣使同行者四人。嘗館舍坐久焚香。霄起曰。此香特爲公設也。虜中故事。使者有射弓之宴。公素未嘗持弓矢。

及當宴引弓。一發中的。廚人相顧歎服。副使郝某退謂公曰。某世觸門。非不習此。今日見公中的。實非素嫺。公謝曰。此朝廷威靈使然也。哲宗親政。詔外任內侍樂士宣等入內。皆省供職。公言陛下初覽萬機。宜登進忠良以輔聖德。今未聞有所拔擢。而首召士宣等。傷美德於天下。臣切惜之。望留神大禹戒舜之言。若稽仁祖聽治之意。令士宣等各歸本任。仲虺稱湯曰。改過不吝。故能聖敬日躋。為百世之盛王。惟陛下拔擢在刑部。幾再歲。故事權侍郎二週歲遷待制。公累章乞補外官。上不從。至十餘上。執政謂公胡不少留以應格選。公但遜謝。而乞外愈力。遂以集賢知穎州。自穎而知江甯府。過闕入覲。擢龍圖待知廣州。陛辭。上宣諭云。已除卿吏部侍郎。出自朕意。不許辭免。詔以待制守侍郎。公辭曰。朝廷昨除臣廣東。加以在職。今既改新命。義不當兼。詔不許。章三上。從之。優詔褒答。其辭甚寵。執政方力排垂簾事。粘耕斥者數十人。公亦在睚眦。則而公中立不倚。每正色論議。不少徇從。當路亦不悅。公復丐外。上深惜其去。而公懇求不可奪。乃以待制留守西都。西洛居守皆貴近。大抵務簡略民事。公獨盡心焉。太師文潞公嘗曰。吾閱洛守多矣。未有如公能留心小民利病者也。且曰。公所為甚似趙閱道與李及。自洛徙鄆。未至。復守洛。已而改帥眞定。時執政起邊釁。上方議進取。公謝章有曰。偃兵讎敵。忘師帥之能。生事邀功。終匪朝廷之利。執政見之。大不說。會都鈐轄張某。素以苛暴虐士卒。乘積憾。謀因大閱教陣射殺之。前一日。公廉知其狀。秘不發。即為檄俾張[illegible]汝屬州督壘。且督其即去。張莫知其故。頗訝公。不得已遂行。士卒謀不果發。張乃訴公於朝。謂公無罪措拾。有詔驗實。公始具其事以聞。詔徙張京東。公猶移帥許昌。不踰月。改南都。南都地當舟車之衝。例飭廚傳以說往來。雖居守皆貴近。然稍忽是。輒[illegible]謗。公至。自故事當邀迓外。一切罷之。人亦莫能怨也。上數欲召公還。而大臣素不喜。更徙西京。未幾復守南都。以咳疾丐知湖州。詔從之。幾歲。改知杭州。在杭凡三年。杭為東南會府。民物繁富。甲天下。風俗以侈靡自尚。公素以簡儉恬靜稱。始至。吏莫以為公必革奢我。過為削弱。以取褒。公徐度其宜。裁以中制。民益至庭。辨析毫釐。聽斷明審。吏不能欺。錢塘人至今稱說其政。宦遊江閩者。多自杭乘舟還朝。常不下數百員。類先權要請託求得之。以故寒士卑官。淹久終不能得。公命以投牒日為先後。不問高下。進之。士大夫悅服。公厭治劇。數丐宮祠。不許。又求守溫湖。優詔不從。徽宗即位。首召公為左諫議大夫。先是李淸臣除門下侍郎。薦公自代。未幾遂召。或謂公宜貳天官。久歷藩鎮。今召以諫坡。似下遷。韓忠彥曰。昔神宗召趙抃自成都府還。將大用之。故事當吏省府。乃但以閣學士知諫院。諭大臣曰。用趙抃為諫官。樹其言。將苟欲用之。何傷。已而果參大政。今上召相之以諫坡。正用此故事。即欲大用故也。未至闕。改御史中丞。入對。言邪恕貶辭。不應如此。司馬光呂公著皆賢臣。正臣不當以為有罪。上云變改神宗法度如何。公曰當改。上怒目而送之。召為哲宗山陵儀仗使。靈駕至鄭。道途泥淖。行頗不便。山陵使章惇欲斬力士。收鄭官吏下獄。公止之不可。遂劾奏章惇素擅朝權。天下憤怒。今又遷怒毀人。怙勢作威云云。還朝。累章疏其姦。章乃得罪。蔡京及其弟卞。在朝廷久。植黨自固。及上即位。臺諫交疏其姦。未報。蔡與公素無舊怨。公入朝。上未臨御間。蔡越次揖公曰。天子自外服召公還中司。今日首對。必有高論。公答曰。方覲聖君。不敢以細事聞。行自知之。晚。乃彈蔡公。章出。蔡





深慽之。既而陳瓘江公望何昌言等。皆力言未動。公諭院陳師錫等曰。明日蔡公不出。吾屬何面目以對臺吏。乃自草章。率寮屬對揚。具疏其姦邪狀。曰京卞兄弟間惡。迷國誤朝。為患甚大。卞雖去位。偃京然在職。卑污失己。無所不至。外結后族。內事閹人。以固其寵。若果大用。上下治亂。自此分矣。祖宗基業。自此隳矣。忠臣寒心。良士痛骨。臣非自愛而變。蓋為陛下愛。為天下賢人君子愛。章四上。上宣諭曰。朕固欲行。卿當更奏東朝。公退。奏書欽聖。具疏其姦。不數日。京遂貶出。公數言宣仁聖烈皇后佐佑哲宗。垂簾聽政。多遏細小人。洎復進用。遂造為誣謗。今宜辨明。初上章。蔡[illegible]尚未罷。嘗諷公曰。張寂明正坐言宣仁事。即日罷。意欲以此動公。公徐曰。宣仁有大功於天下。久為姦邪所誣。稷備位風憲。豈可緘默而不為辨明。此大事也。雖遠斥所不恨。又疏曰。哲宗皇帝親政。召章惇為相。惇為姦邪。不能以道事君。小合義。誅害元祐忠賢。司馬光呂公著等。以變亂神考法度。謂之不忠。不孝。以此激怒先朝。此乃王曾對仁祖所謂惟人惑上之言也。惇以光等變亂法度。不足為深罪。又緝類臣寮章疏。擇其切直不諱之言。與夫陳亂世以亂今者。謂之訕上。謂之指斥。又以言語不足為大惡。乃持文及甫邢恕之私言。輒誣光等謀廢立為不軌。按惇當國七年。竊持威柄。禍亂天下。勇於害賢。敢於殺人。臨大變。計大事。包藏陰謀。發為異議。陛下尙優容之乎。祖宗怒之久矣。今付陛下懲之。上帝怒之久矣。今命陛下誅之。陛下何憚而不果耶。又言寶授武昌軍節度副使章惇。昔在相位。變亂名實。顚倒是非。拔擢羣小。布列中外。大明魏照。華陰廟開。俊傑彙征。姦回竄伏。安惇、蹇序辰、放歸田里。呂嘉問、路昌衡、分司外地。范鏜、張商英、吳居厚、蔣驤降知小州。惟林希、徐鐸、葉祖洽、未見施行。希助惇為惡。布在王言。掩宣仁聽政之明。蔽永泰知人之鑑。鐸編類章疏。隨惇好惡。為之重輕。存沒名臣。橫遭貶竄。祖洽觀望惇意。欲擠元豐之末命。輕奏王珪圖危正統。議罪罰。宜不在安惇、蹇序辰之下。又言史官脩神宗實錄。僅二十年。輒以王安石家日錄亂之。置而不問。脩哲宗實錄。畢未類。未下。議者謂徒為謗書於後世。而相與依違不決如此。則何以取信於天下。願選擇史官。申飭成書。公自建中靖國初入朝。論列獻替不一。又數言近習之非。權貴已不喜。會除錢遹為殿中侍御史。公言遹回邪不可任風憲。乞用陳師錫。如必用遹。臣請先罷。詔出遹湖北提舉。除陳師錫殿中侍御史。諫官陳瓘以言事貶。公使子弟出城慰勞之。且厚寶其行。實策上封章論瑤華事。不報。公復繳入。乞罷行。由是朝廷有意罷公矣。一日聞鎖學士院。公謂臺屬曰。此必相曾子宣。盍共論之。共章未上。先罷公為工部尙書。乃宣麻相曾布。既降告。上命加兼侍讀。公力辭不受。乞明越一郡。章五上。三降詔。上親諭之。乃受命。其謝章云。壯哉汲黯。坐寢淮南之謀。美矣魏公。沒為唐室之鑑。內侍已成於怨府。豈不思危。佞人方剡於言章。俄聞報罷。上曰。佞人謂章。對曰。臣謂佞人為曾布。陛下斥之外郡。則天下事定矣。禮製局大裘成。議以金匣貯之。公力諫不已。一日上聞陸佃。大裘匣用金纏四百兩。此祀天之服。恐不當較。佃曰。郊服大裘以尙質也。非惜金。但不當用爾。上曰。既如是。不作匣可也。豈稱煎爛不可遏矣。既遏。諸公皆歎息。公之守官。上之從諫。佃謂李邦直曰。使此等人在經筵。人主豈復有過邪。呂原明建中靖國間為秘書少監。時曾布不樂其在朝。諷侍御史陳次升言之。以為資淺望輕。左遷為光祿少卿。時公初除禮部尙書。大不

中之。即薦以自代。薦辭云。某官呂希哲。心與道潛。淵然淵靜。所居則躁人化。聞風則薄夫惇。建中靖國元年。方議哲宗配享功臣。公為禮部尚書。欲以申公司馬文正配享。奏未就。呂原明聞之。使來見公云。二公先朝被罪。官爵尚未復盡。今遽請配享。恐致議論。公正色云。五王之配享中宗。何嘗不得罪。但有功於宗社。則宜享矣。於是立入奏。竟為曾布所沮。不行。不旋踵。公遂罷禮部尚書。宦官宋用臣卒。賜謚甚美。公不書其敕。奏疏駁論用臣姦邪。交結中外。不當賜此謚。公雖罷言職。以在經筵。每遇講讀當進書。輒言天下事。至君子小人之際。必反覆究切。為上言之。公言人主自用。則近習從。人主自聖。則諛臣進。祖宗艱難之大業。天下生靈之休戚繫焉。聖慮可斯須忘。直言正諫乎。又言元豐中王師覆於永洛。神宗涕泣宰臣。悔不用呂公著言。今後輕議用兵。與卿等約以為戒。今河湟光種未當。臣願下沛然之詔。許其自新。不復議官。不留戍兵。令自擇其酋長。朝廷從而命之。則所損者遠略之虛名。所存者初政之仁德。可以光昭先帝戒用兵之聖訓。後遂以蘭氈為河西節度使。又言唐太宗時。魏徵引齊威公以無忘在莒之論。從而警戒之。蓋富貴之移人也。多忘其初。臣願陛下無忘潛邸宮時。則聖德日躋。享天遐福。又言陛下以建中靖國紀年。聖人之心。顯於名實之中。則號令信於天下。臣願陛下尊賢納諫。舍己從人。夫是之謂建中。近習不敢爭為奇技淫巧。侈靡悖儉之化。近戚不敢干預政事。招權市恩。夫是之謂靖國。建元議始之道。無以尚茲。織錦緣宮麗為地衣。公言臣聞仁宗衾褥用黃絁。服御用縑紬。嘗曰。朕宮中自奉止於如此。祖宗家法。燦如日星。自古帝王踐祚之初。未有不以節用愛民為宗廟社稷之永圖。奈何奢侈之端。生於微而不自知。及侈心一動。窮天下之欲。不足為其樂。則政事荒。紀綱亂。天下之勢利去矣。詔罷之。又言陛下即位未久。施德日淺。建宮以奉神。營寺以崇孝。復設御廚生活。所以供內庭之用。外議不曉聖意。竊謂陛下好游造。尚華侈。輕費用。不惜民力。臣願陛下約己以發天籲。愛民以永天壽。又言難盈者人之方寸之地耳。貴不期驕而驕自至。富不期侈而侈自生。陛下初履帝位。能避卒。減苑作。禁鍍金。休工役。德意布於四海。和氣生於天地。年穀順成。歡徧天下。臣願陛下厲精為政。崇儉愛民。不移踐祚之初心。則宗廟社稷萬世無疆之福。又言姚崇勸天子不求邊功。宋璟不肯賞邊臣。而天寶之亂。卒蹈其害。臣恭惟先帝在御十有九年。制生財之法。以同民利。以實國用。紹聖元符中。庸人用事。興起邊患。倉府耗蠹。百姓饑損。斥堠雖遠。飛芻輓粟。以贍戍兵。坐困中國。勢不久支。仰賴聖心。節用於內。息勞於外。必先仁覆天下。使人心和樂。天地休應。年穀豐登。方能蠲補疵憊。庶幾平治。中夏既乂。遠人自服。安用進兵耀武。以經遠略。神考以用兵為刻骨深戒。願陛下敬而守之。任崇璟之賢。而不求邊功。去惇卞之邪。而不窮民力。太平之基業實在於此。洛水漲壞隄舍。去應天禪院、六聖神御殿、百餘步。公言萬一三川暴漲。寧無昏墊之虞乎。有司會上朝廷賜度牒以修。而移為他用。願以禁錢作一大坊。以衛祖宗萬世之鑑。從之。又言堯舜之世。衆賢和於朝。萬物和於野。無他道焉。內君子外小人故也。為人上者。體堯蹈舜。必先以是潛於心。而戒多欲。委任正人。不以浮言搖動。則讒毀之路塞。而朋比之風暗然自消。王道平。朝廷尊。茅賤臣。皆得竭忠以輔。況賢在位。能在職乎。又言大臣與國同體。任之不疑。則心德惟一。天下可合謀而治。讒間無自而至矣。比






有議者謂臺諫官為天子耳目。選自朝廷。則為大臣耳目矣。故諫官不歸於國論。御史不歸於憲府。祖宗法制。格而不行。先人之、言。豈無唐陸御命之意乎。又言治世多君子。未嘗無小人。亂世多小人。未嘗無君子。人主建大中之道以靖人心。則平安危之幾。取舍之道而已。若使君子小人雜處於朝。必消長而為否。西京會聖宮奉安哲宗神御。詔公與入內都知馮經相視。時經方用事。及偕被命。人意公必相依結。自往及還。朝幾兩月。除議職事外。未嘗有一語。經數因事稱譽。公輒正色不答。經歎謂人曰。豐公真清直近臣也。公自洛使還。上眷注意厚。執政慮位。縉紳謂公當遷。而今數論事。與權近忤。大臣無為公地者。小人相與議之。遂力請外補。韓丞相忠彥顧同列曰。昔孔溫業不樂在朝。宰相謂可以少緩。孔吏部不樂居朝矣。今相之亦苦求去。吾輩不愧前人乎。公以議論不合。堅欲出。竟以樞密直學士知蘇州。自後論公引去益多。朝士朱肱以書抵權臣。謂如公者非若烏鵲。去來不足為江湖多少。其出入係人望。豈可使皆補外乎。謁告焚黃至鄉里。屏節騎從。入見守令。必坐客次。守令驚愕出迎。公曰。桑梓禮然也。見鄉人雖田夫農父。接之笑語飲食無少間。改守越。適歲蝗。穀價騰踴。民病食。公發廩賑之。窮苦待報。公曰。俟待請。民困飢死矣。某身任之。諸君無累焉。分命屬官為十數所。減市價五之二。使民各從其居。使近隨老少日各執歷就糴。一二日。公輒親往按視勞問。主者衆。是以皆為盡力。民賴以濟。徐果上書自劾。詔原之。崇甯初。蔡京復得政。既恨公斥己。而其黨相與出力。誣公無所不至。言公元符末召為左諫議大夫。辭免劄子。引孝經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夫人主宅崇高富貴之極。心易放逸。必先選正人置諸左右。雖有無道之心。終不為桀紂惡德。自取敗亡。此其意在譏切先帝。坐降職知明州。故責辭曰。爾頃繇元祐。致位近班。泰陵察其用心。屏居外服。朕在位之始。還推不次。中司八座。曾不踐更。而進對之閒。首倡異論。以善政良法為可改。廢以附會姦黨為時忠賢。變亂是非。深駭聽聞。時有大星殞于庭。俄有是命。越民攀留公舟。老幼號呼曰。奈何奪吾父乎。又言公嘗言諫議大夫以諫爭規諷為職。不為容悅。逢君之惡。不恤觀望。陰害忠良。不以聲色為常事。醉上心。不以淫巧為末務。蕩上意。信如斯言。則先朝以諫爭規諷為職者。皆為容悅。逢君之惡矣。皆懷觀望。陰害忠良矣。皆以聲色為常事。醉上心。以淫巧為末務。蕩上意矣。如此等語言。豈宜上達朝廷。流傳四方。至京奏舉相章惇。變亂名實。顛倒是非。拔擢羣小。布列中外。陰邪慘酷。更相唱和。毒流四方。威動天變。此尤逆謬之甚者也。臣嘗以詩書所載考之。小人在位。毒通四海。日月薄蝕。天地災變。乃商周季世之事。豈有席祖宗積累之休。膺美成在久之運。而還有是耶。被職知常州。故責詞曰。朕初纂服。首為言官。累有封章。語涉譏訕云。又言公元符之末。首為言官。譏訕先帝。公論為之不平。未至常州。貶海州團練副使。睦州安置。道州別駕。台州安置。又言公在元祐時用事。紹聖中。行遣最輕。在元符初。首為言官。指尊姦謀。殊無忌憚。封章皆有譏訕先帝。臣子不忍道其言辭。遂除名。徙建州。公被謫播遷。姪一二人。與居佛寺。怡然自得。日與衲子遊。賓客一時杜絕。部使者郡守往往皆門生故吏。踵門請謁。終謝不見。燕坐閱華嚴合論。抄其要為百卷。每遇天甯節。自謂雖散官流徙。昔嘗居禁從。必出金。就僧寺齋佛事一月。躬指焚香。遂擬散。率孫祝已仕者。皆就拜其疏。以伸犬保之報。居三

歲．以九鼎成．大赦．徙移婺州．明年赴是兒．手詔除元祐黨人石刻．稍復官職．得自便．乃率祠歸鄉里．初祠命至婺．公受已．將出謝．婺人駢擁瞻留．幾不可行．遂歸過越．越之父老相與候於境上．焚香迎拜．不可勝數．觀者歎異．然謂公昔帥越有遺愛．故若是．及至四明．舟去城尚十餘里．士民出迓．夾道相屬不絕．以至稱挽舟卒輩爭自引之．相顧曰．公將復用．吾徒有所賴矣．郡守彭倅．蔡京門人也．因謁公．謂公曰．公能得此於鄉人．前所未聞也．公平生所薦士．多一時名臣．每當論薦．或緣權貴請屬．卒不應．必推擇乃剡奏．往往有未相識者．人怪問之．公曰．知賢則薦．當用識面耶．公在京師．鄉人故舊姻親來者．皆館於朝退還第．必與之款接．果肴數器．酒止三行．日以為常．或貴重客至．未嘗有所增益．雖晚進後生．亦無所忽略．公性寡言語．雖見宰執權要．無辭救．延見賓客．寒溫外或默然無一語．始未知者以為簡貴自重．不知公接貴賤如一也．公持定有力．陳淵兄弟皆見之．下階未舉．進揖不答．直至下舉．轉身正立於其常揖客處．方答．幾叟云．公為監司郡守．所至以簡儉稱．政得民心．如古循吏．自為縣令．襄陽民歌詠之．張芸叟書其詞於藥康武碑．由汝陰移守金陵．士民遮留．幾不得發．貳車藏寫．為序其事．劉識淵上．不過清心寡欲．無所用其私而已．皆自謂從幼官以來．惟知民不可罪．吏不是責．保乎上之人．在此不在彼．公在封邸時．府界教閱保甲．內侍都知王中正領提舉．怙寵驕甚．所至縣．須索苛極．縣吏望風．金帛供帳．特務華潔．公待之無過禮．主吏請假幔帟什器於民間以迎候．公曰．法所禁也．不可．中正雖憾公．而無以加誣．會公召拜御史．因疏言中正所至騷然．初不留心職事．復縱其下．指使巡教騏乞貸．願治其罪．中正遂罷．公為祭酒時．高麗遣使者朝貢．請買國子監書籍數十種．館伴陳軒牒公．請買與之．公以所欲市者．如冊府元龜、歷代史．敕式之屬．不可以與外夷．具其事以白禮部．時蘇軾為大宗伯．亦以為然．論其事於朝．當時雖不從．議者韙之．欽聖憲肅皇后諡冊．詔公書之．公辭素不善書．詔不從．公見執政．言且將復力辭．韓丞相忠彥曰．





上亦知公雖不善書．特以大典冊須清德雅望卿大夫書之．惟以易公．故備章再上．卒不許．高麗使者入貢．公押宴．使者見公拱手曰．公書皆至吾國中．聞公以重望歷顯要．國人每稱道公才德．今日獲覩風采．真名下無虛士也．神宗擢為御史中丞．委任頗厚．彈劾無所避．士大夫多仇怨之．會以誤受學士院公用．為仇家所發．坐贓論．遂廢於家．二十餘年不復敘．無為言者．公留守洛．舉以自代．時執政有與舒不快者．謂公曰．天下士大夫固多．公何為舉斯人．彼以自盜廢．而公為近臣．乃薦之．人將疑公．公卒不從．洎遷儲直．復薦．舒用是起守郡．鄒浩．元祐末除太學博士．言者誣謂浩遊執政門．交結其子弟．詔出為襄州教授．公言浩文學行義．端方鯁諒．臣嘗薦其改官．浩為人宜留太學．賢士之闕．以師表多士．浩卒為名臣．程頤．元祐中皆名侍經筵．紹聖間以為朋附司馬光等．坐徙涪州．公時守洛．過之境內．吏卒防護甚嚴．頤有門下生追餞．欲一見者．皆不可得．公既見．延請甚周．寬勉之．斥遣吏卒．且復饋餽．使門人皆得送行．郭茂恂時為京西轉運使．語公曰．程得罪頗重．人無敢見者．公為侍從．乃若此．得無黨鉤累乎．公曰．程以學術被特起．非吾習也．今正以趨向異途．致是．豈有他罪乎．官吏過為非禮．以苛待之．恐暴彰朝廷之過．復是以然．豈暇以鉤黨為慮．公守杭日．以湖秀積水害稼．民多艱食．移檄其郡．俾出粟以





賑．又上言．願誠本路今歲上供錢斛之半．候來年收熟．分兩歲起發．戶部貽之以為乏經費．公復言方今民病粒食不給．州縣以上供促督租稅．急於星火．民無聊賴．且將轉徙．則其為虧日經費之虛者尤甚．願少紓之．以救溝壑之急．上供特蠲四之一．始章子厚當軸．得君自專．士夫多所之．以公名高．欲邀致而公不屈．欲逞以罪而不可得．謂公喜恬靜．乃數易郡以困之．知廣州．過闕．上面留貳吏銓．公表謝升遐歷命出於聖意．屢煩宸衷．不敢固辭．章惇不悅．因公賦荷花詩．有人心正畏暑．水面摺搖風之句．大惡之．故紹聖間．哲宗聖眷甚隆．而卒不用．公平生喜誘掖後進．者子孫覺．身自為之講授．雖王事倥偬不倦也．為國子長貳．所與遊者．馬涓、張庭堅、崔仲致、范致明、洪擬等數十人．所薦達者．如陳師錫、朱彥、鄭居中、鄒浩、蔡肇輩、皆卓犖名世云．公未嘗問家人生事．自陟臺省．歷侍從．幾三十年．雖帥大鎮．更踐膴仕．而平居自奉．衣食如寒士．俸賜所得．悉以賙親故族人．無留貯者．自洛徙鄆．未出境．復還守洛．及自南都徙洛．不踰月．復還守南都．凡迎餞．例所當得．皆卻不納．一切還之．或以為恐近沽激．公曰．吾以為理不當得．豈敢沽名乎．在諸鎮．公使饋給．必命先自下僚．次第上之．已備乃自取．以為常．故雖貴顯久．而家甚貧．薨之日．有田七十餘畝．屋一區數間而已．囊篋蕭然．子孫惡衣菲食．不能自給．觀者太息．每嘗奏薦．常先弟姪．遠屬．二孫乃未官．公自錢塘除入為御史中丞．首彈蔡京兄弟．皆得罪去．徽宗眷遇公極隆．言多從之．既而有旨除右丞．公對曰．陸佃神宗侍從．願先用．後又除．公復曰．溫益陛下藩邸師傅．願先用．上皆從之．乃自陳．臣自高麗還．省先塋．今歲久矣．願得外郡．展省松楸．上不從．許給告．歲嘗近侍鮮給告例．公亦堅辭．詔祖宗故事．無帶內職任私事者．恐議者譏臣壞國家法．乃得蘇州．留候郊祀畢行．俄聞召蔡京過內直．公朝．辭．上勞之曰．行召卿矣．公曰．昔唐明皇任姚元崇、張九齡、李林甫、楊國忠．皆從其言如轉圜．故有開元承平．天寶播遷．臣願陛下深戒之．蔡京既復用．乃極力詆公．追官．至觀改其制曰．素履外示恬．內懷險





阻．仍進擬安置新州．上曰．稷嘗為朕諫官．且老矣．遂免南行．蔡京雖力詆公．然以天下士論所服．欲置其罪．一日．公鄉人蔣安義入都謁蔡．蔡曰．識相之否．蔣端然．佯曰．雖鄉人不諳也．蔡徐曰．相之清德雅望．特議論不合實．公為章疏．必於密室躬自刻寫．子弟多不得見．遇多焚藁．登對還家．閉坐終日．人不敢間．雖中初召入．接門人故吏．未嘗語及時政．及降充寶文閣待制．其責辭云．登對之初．首豐異論．以良法美意為可變更．以朋邪姦黨指為善良．人始知公嘗盡言天下之事．無所隱忌也．公平生儀嚴．自檢約．至貴顯．終始不變．老矣．而規矩如晚進後生．終日端默．不循言者．而治卒留刻．戒斥胥吏．與夫仕宦進退．得失榮辱之際．聲色不動．人莫見其喜慍．廢國進坐讀書．終日不語．或至踰月．不飲宴．亦不作閑文字．在盛城時．皆作易傳．以授宋次道．晚解論語．註說數義．一言之出．皆可貽後世．顧歎．雜說未嘗過目．家治嚴肅．子弟不冠帶不見．閨門內外．僅百口．而門庭若無人聲．飲食衣雖．身過儉約．遇賓榮遇．則內外必易新衣．著秋議盛時．率必豐待賓客．盡禮．平居不燃燭．中堂青燈一炬．危坐至夜分乃寢．五鼓即起．整衣以待旦．處暗室．無人侍側．常若對大賓．略不傾倚．歷官所．每見將吏卒伍．必正衣冠．無鄙褻容．與人不為崖異．遠見者得盡歡衷．而終不敢干以私．待賓客未嘗夜飲．為西都留鑰時．文潞公在焉．每會亦至．事而罷．潞公召

公。遂夜亦辭以歸。終身守法度不少過焉。公與曾子固、章質夫、深相契重。而不許子宣子厚之爲人。二公柄用時。公乃力言其惡。不以二人少貸也。劉仲馮同年席友也。及奉使失職。公亦上章彈之不恕。然皆知公之公直。終不少憾。大抵公恬於仕宦。難進易退。爲言官。不卹身患。直道事主。惜惡近習。小人多怨之。在建中初。彈內貴至引仇士良故事。爲禮部。不肯奮宋用臣遣教及乞納元符所得傳國璽於永泰陵中。隆祐宮芝草生。上親率觀之。公奏言陛下未事宗廟。而先群瑞。姦人自此得計矣。凡事三朝。歷諫官六任。危言讜論。不卹怨謗。故眷注甚厚。而姦人側目。終以此得罪。公天性嗜學。迨老不衰。方在朝廷退宿。與在藩屏。公事餘閑。每燕坐一靜室。前後書史。終日觀閱。所至惟以書籍自隨。衣衾之外他無一物。年方強仕。喪其夫人。遂不復娶。不畜姬媵聲妓。儲食或進重品。輒命撤去。晚喜習老釋之說。習導引服氣。述蔬。麩對不白。學佛者宗師如壽本、震皆機語相契。薨前一月。預戒後事。將易簀。猶與僧瑩中語如平日。公長子安常。以儒行名太學。魁南省。再任太學正。年未三十而卒。公時留蜀。後事不能舉。諸生賻錢二百萬以附。安常之妻于氏。泣辭曰。兄夫節尚行高。不可以此污之。竟不受。次子大常。亦早世。娶虞部員外郎陳術之女。安常兩子。公皆已官其一。大常亦兩子。序在次。遇郊恩。公欲先大常之子。以慰其母心。陳謝曰。長幼之序不敢廢。俟後郊。乃從其志。公之清德刑于室家。婦人女子所爲。磊卓絕如此。公之諸孫。皆能廉恪持其門戶。有自來矣。



右清敏公遺事一編。公之季孫漸自番禺遺舊石。抑門通家世出。以謂朴曰。惟清敏公遭遇盛時。受知神廟。遠事泰陵。元符末。命首蒙召擢。執法中司。出入侍從。歷三十年。直道危言。諸老先生知稱頌之。惟是平生章奏。隨手焚棄。晚陷鉤黨。有旨搜取。隻字不留。雖了翁誌公之墓。猶止敍次鄉里狀。不敢一言及於行己。痛念先君伯父不幸皆早世。二兄相繼淪亡。漸時方童稚。無所聞見。不能道先世以詔後嗣。俾公之遺事久而湮沒。異時史官無所考證。罪在漸躬。賴外兄斯昌郭雍。以舊事參識。侍清敏公左右最久。能撫其本末。歷歷如數一二。閒於縉紳故家。求得遺文。雖有存者。亦廑幾焉。幸加編次。以垂永久。朴於先生。猶預門下士。仰惟公清德重望。被遇三朝。始終一節。表表在人耳目。中興天子追褒賜謚。是以發潛德之幽光矣。豈待斯文而後顯也。漸曰。我祖恬夷靜退。不求聲名。今之所錄。非以夸世。姑著爲家法云爾。迺不敢辭。門人章貢李朴識。



# 豐清敏公遺事附錄

宋禮部尚書敍復朝請郎提舉亳州太清宮豐公墓誌

公諱稷。字相之。明州鄞縣人。曾祖衍不仕。祖裘。贈朝奉郎。父祿。贈通奉大夫。公嘉祐四年。及進士第。初任亳州蒙城縣主簿。廉眞州六合主簿。襄州穀城縣令。丁太夫人憂。服除。以寧海軍節度推官。知越州山陰縣丞。未赴。河北京東安撫使安燾辟管勾當公事。還朝。復用安燾辟。借著作佐郎。奉使高麗書狀官。使還。遷著作佐郎。知開封府封丘縣。召上殿。除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易通直郎。監察御史。改祕書省著作佐郎。擢吏部員外郎。以嘗言右丞王安禮避嫌不就。提點利州路刑獄。哲宗即位。再遷承議郎。移成都府路。召拜工部員外郎。殿中侍御史。右司諫。轉朝奉郎。國子司業。起居舍人。太常少卿。國子祭酒。轉朝散郎。上幸太學。命講尚書無逸。而賜金紫。遷兼侍講。權刑部侍郎。乞外郡。紹聖元年。以集賢院學士知潁州。移知江寧府。過闕。拜龍圖閣待制。知廣州。充廣東經略安撫使。陛辭留拜吏部侍郎。復丐出。以待制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移知鄆州。京東西路安撫使。復知西京。明年移知成德軍。兼眞定路安撫使。轉朝請郎。改知穎昌府。京西北路安撫使。徙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復知西京。又知南京。以疾乞知湖州。俄徙知杭州。浙西兵馬鈐轄。轉朝奉大夫。上即位。轉朝散大夫。召拜左諫議大夫。未至。拜御史中丞。改工部尚書。兼侍讀。遷禮部尚書。復乞鄉郡。以樞密直學士知蘇州。改越州。浙東兵馬鈐轄。降授寶文閣待制。知

明州.末至.落待制.知常州.貶海州安置.道州別駕.台州安置.除名.建州居住.移婺州居住.敍復朝請郎.提舉亳州太淸宮.以大觀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薨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五.積勳至上柱國.縉雲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公娶李氏.太常郡君.陳氏文安郡君.男三人.長安常.試太學正.次大常.壽州壽春縣主簿.皆早卒.次希仁.承奉郎.女二人.長適朝散大夫兩中詵.次適奉議郎郭受.孫男四人.長濟.遂山縣尉.治、承奉郎.演、漸、未仕.孫女一人.適承議郎張琪.希仁得迷罔之疾.不能當大事.濟自遂州棄官承重而歸.以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庚寅.葬公於鄞縣通遠鄉銀山妙智之原.門人敍復宣德郎、賜緋魚袋、陳瓘敍次.

追復樞密直學士誥（紹興三年正月二十六日）

朕惟元祐之丕平.雖有仁皇之至治.其魁傑之老.名德之臣.風聲足以立儒而激貪.宇量足以鎭浮而勵薄.典刑尙在.想見其人.故朝散大夫豐稷.識趣恬夷.標度凝遠.好學如顔子.能克己以爲人.養氣若孟軻.不動心而勇義.精忠峻節.直道危言.果見嫉於姦朋.久投閑於散地.屬賢人之出處.豈爲軒冕之去來.然君子之盛衰.實係國家之輕重.肆予纂紹.敦念老成.懷殄瘁以興悲.詠䒷遺而竊歎.載還樞直.併陟文階.庶國是之攸歸.見朕心之所嚮.尙期英爽.服此寵休.可特追復樞密直學士.依前朝散大夫.

賜諡淸敏制

不遯聲色曰淸.　務時成志曰敏.

敕.君子勇於爲善.恃後世之不誣.朝廷厚以易名.本先王之成憲.參稽諡法六家之議.度越春秋一字之褒.其惟至公.可昭不朽.具官豐稷.養氣如孟子.好古如楊雄.淸如范丹.無近名之累.正如汲黯.有可紀之言.身被二朝之知.望傾一代之士.乖逢既異.出處莫齊.秉心有常.世俗自變.直道不回.姦邪所忤.朕思古之有爲.先急賢以自襄.文武欲盡.方下詔以旁求.典刑雖存.嗟老成之不待.成帝憐丙吉之後.文宗歎魏徵之賢.何必同時.乃獲見異.尊其二美.以表大節.垂之百世.以勵將來.惟爾不亡.知朕此意.可諡淸敏.

尋訪子孫劄子（紹興三年）

尙書省劄子.臣寮劄子.伏見故御史中丞豐稷.以忠淸鯁直.言觸權臣.死於謫籍.士論冤之.比來朝廷追贈黨籍之人.官其族屬.恩數優異.獨稷之家未曾被受.雖間有贈官與合得恩澤.指揮.緣稷之子皆早亡.惟有孫二人.長名濟.曾任京官.知廣州淸遠縣令.已六七年.不知存亡.次名治.曾任京官.監揚州州倉.建炎三年.死於金賊.其妻子見在明州居住.孤弱失所.無力前來.行朝敍會.是致其家.久不霑恩.欲乞朝廷特於指揮下.明廣兩州守臣.幷廣東轉運司.尋訪豐稷諸孫.其長幼名次年甲.點檢詣實申奏.乞朝廷詳酌.將合得恩澤.依次補受.降付身.省付彼路之人.親自承受.其有追贈官品.亦乞檢舉降告.省付其家.庶使存殁受賜.上副仁聖優賢表直之意.小貼子稱.契勘前來有豐徵等累經朝廷投狀.陳乞恩澤.皆是豐稷姪孫.即非直下親嫡.今來所乞.劄付明廣守臣.幷廣東帥司尋訪.須要的是豐稷親孫.或姪孫.方可具名申奏.

國史傳





豐稷字相之.明之鄞縣人.登第爲穀城令.以廉明稱.從安燾使高麗.海中大風.檣折.舟幾覆.衆惕擾.莫知所爲.稷獨神色自若.燾歎曰.豐君未易量也.知封邱縣.神宗召對.問卿昔在海.遇風波.何以不懼.對曰.巨浸連天.風濤固其常耳.憑仗威靈.尙何畏.帝悅.擢監察御史.治參知政事章惇請託事.無所移撓.出惇陳州.徙著作佐郎、吏部員外郎.提點利州成都路刑獄.入爲殿中侍御史.上疏哲宗曰.陛下明足以察萬事之統.而不可用其明.智足以應變曲當.而不可用其智.願考古道.二帝所以聖.儀式刑文王之典.成王所以賢.願以洪範爲元龜.祖訓爲寶鑑.一動一言.思所以爲則於四海.爲法於千載.則教化行.習俗美.而中國安矣.劉奉世册立夏國嗣子乾順.而乾順未賀坤成節.奉世遽出境.稷劾之.奉世以贖論.遷右司諫.揚荊二王.爲天子叔父.尊寵莫並.密令蜀道織錦商.稷於正衙論曰.二聖以儉先天下.而宗王僭侈.官吏奉承.皆宜糾正.既退.御史趙軌謂曰.聞君言.使軌汗流浹背.改國子司業、起居舍人.歷太常少卿、國子祭酒.車駕詣太學.命講書無逸篇.賜三品服.除刑部侍郎.兼侍講.元祐八年春.多雪.稷言今嘉祥未臻.沴氣變作.豈應天之實未充.事天之禮未備.畏天之誠未孚歟.宮掖之臣.有關預政事.如天聖之羅崇勳、江德明.治平之任守忠者歟.願陛下昭聖德.畏天戒.謹正萬事.以消災祥.帝親政.召內侍居外者樂士宣等數人.稷言.陛下初親萬機.未聞登進忠良.而首召近侍.恐上累大德.以集賢院學士.知潁州.江甯府.拜吏部侍郎.又出知河南.加龍圖閣待制.章惇欲困以道路.遷歲閒.徙六州.徽宗立.以左諫議大夫召.道除御史中丞.入對.與蔡京遇.越班抗曰.天子自外服召公中執法.今日必有高論.稷正色答曰.行自知之.是日首論京姦狀.既而陳瓘江公望皆言之.不能動.稷謂陳師錫等曰.京在朝.吾屬何面目居此.擊之不已.京遂去翰林.又乞辨宣仁誣謗之禍.且言史臣以王安石日錄亂神錄.今方修哲錄.宜申飭之.時宦官漸盛.稷懷唐書仇士良傳.讀於帝前.讀數行.帝曰.已諭.稷爲若不聞者.讀畢乃止.曾布得助變睢.將拜相.稷約其僚共論之.俄轉工部尙書.兼侍讀.布遂相.稷謝表有佞臣之語.帝問爲誰.對曰.曾布也.陛下斥之外郡.則天下事定矣.改禮部.論宋用臣不當賜美諡.不爲書敕.哲宗升祔.議功臣配享.稷以爲當用司馬光呂公著.或謂二人皆得罪.不可用.稷曰.止論其有功於時爾.如唐五王.豈非得罪中宗.何嫌於配.又言陛下以建中靖國紀元.臣謂尊賢納諫.舍己從人.是謂建中.不作奇技淫巧.毋使近習招權.是謂靖國.以副體元謹始之義.禁內織錦.緣宮廡爲地衣.稷言仁宗衾裯用黃絁.服御用繒紵.宜守家法.詔從之.稷盡言守正.帝待之厚.將處以尙書左丞.而稍忤貴近.不得留.竟以樞密直學士守越.蔡京得政.修故怨.貶海州團練副使、道州別駕、安置台州.除名.徙建州.稍復朝請郎.卒.年七十五.建炎中.追復學士.諡曰淸敏.初文彥博嘗品稷爲人似趙抃.及賜諡.皆以淸得名.稷三任言責.每章疏必焚藁.雖子弟亦不得見.退多徒步.未嘗以時政語人.所與遊士如張庭堅、馬涓、陳瓘、陳師錫、鄒浩、龔夬.皆知名當世云.史臣曰.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處勢則然也.至於萬折必東.則其性其時而不正.故水雖於近.君子以之.觀熙豐至於元符.三四十年閒.國之是是非非.蓋五變矣.而安觀.稷履之如一朝.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直哉若人.未易爲區區小丈夫言也.

守山閣舊藏豐清敏公遺事一卷。明景泰六年，河南布政司右參議，四明豐慶所刻。慶清敏十一世孫也。按趙弁郡齋讀書志附志，豐清敏遺事一卷，李朴所編，豐公稷言行。陳瓘敍次，及復官賜謚制、尋訪子孫劄子、國史列傳，附于後。朱文公爲後序。此本後序居附錄前，餘並與附志合。惟附錄國史傳後，有新增附錄，注孟子三章，幸學詩、和呂大防韻一首、宣和遺事一則、竹南豐贈行歌一首、元袁桷撰祠堂記一首。慶自跋云，遠祖清敏公遺事一編，先君子典教維揚時，嘗錄之于家譜中。正統乙丑，慶謁宗人彥功于上虞，復得刻本，與先君所錄同。但篇中章惇惇字不書，以御名二字注之，避光廟諱。豈刻于此時耶。謹加校定，重壽諸梓。其門人陳忠肅所敍次，及當時褒贈綸誥、宋史列傳，皆仍其舊。復蒐公遺著，幷南豐先生贈歌、袁學士祠堂記，倂附于後。然則慶得南宋本重刊，而新增附錄，則其續輯也。此書未經四庫著錄，昭文張氏愛日精廬藏書志所據，亦祗從此本影抄，可知其流傳之少矣。清敏氣節凜然，爲北宋名臣，其說孟子，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及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章，朱子皆采入集注。又於此錄爲之作後序，其見許於紫陽可知。李氏編次不完不令，足與了齋墓誌、宋史本傳互相參證。今爲重校傳世，其次敍悉依趙氏附志。凡慶所新附，竝從删汰，以符宋本之舊。讀是書者，庶幾頑廉懦立，無愧古人，非徒爲收藏家備一冊而已。咸豐二年餞春日，金山錢培名賓之甫識。

# 崔清獻公言行錄

李肯龍 撰

# 崔清獻公言行錄卷一

宋 增城李肯龍叔膺撰

公諱與之。字正子。其先汴人。紹熙庚戌。補太學生。癸丑。登進士乙科。爲潯州司法。再調淮西檢法格。知建昌軍新城縣。通判邕州。知資州。提點廣西路刑獄。兼提舉河鹽常平事。召除金部員外郎。嘉定甲戌。以直寶謨閣帥淮東。就任。加龍圖閣。將作監。太府少卿。己卯冬。召入。除秘書監。兼太子侍講。庚辰春。權工部侍郎。兼國史實錄院同脩撰。四月。以煥章閣待制帥成都。辛巳冬。權四川宣撫使。因以爲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甲申。丐祠。以權禮部尚書召。力辭。歸田里。理宗登極。除顯謨閣學士。起以湖南帥。辭不赴。遂除煥章閣學士。提舉鴻慶宮。紹定己丑。復除徽猷閣學士。起以江西帥。賓其便道趣朝。又辭不赴。乞致仕。不許。端平甲午。除吏部尚書。不起。拜端明殿學士。提舉崇福宮。乙未三月。以廣州軍變。除廣東路經略安撫使。兼知廣州。六月。事定。即召代拜參知政事。七辭不起。除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丙申年。拜右丞相。兼樞密使。十三疏辭。不許。嘉熙戊戌。始得請。改觀文殿大學士。宮觀如前。己亥。以觀文殿學士致仕。與宰位恩例。十一月以疾薨。年八十有二。贈太師。諡清獻。累贈南海郡開國公。母夫人羅氏。感生有星墮懷。娠而生公。幼名星郎。及壯。補上庠。初參齋。或夜夢得爲龍蜿蜒盆中。翌日。公適至。戲於盆間。者異之。〔行狀 家乘 太保〕

公蚤孤。家貧。刻苦向學。諸書務通大義。不事章句。爲文務得大體。不事織紬。少倜儻有大志。應接事物。勁有機斷。初任潯州法掾。部使者巡按。壓境。驛治久圮。郡委督辦甚峻。亢無所取。公命吏以次易腐瓦。覆之。





貪卒完集。在淮西幕時。王樞密當國。有子攘奪僧寺田。官吏無敢決其訟。公直筆擬斷。不爲機勢屈。王謂而壯之。薦於朝。由是踏登要劇。爭致王〔家集 [illegible]〕

治新城。以撫字寓之催科。附近里爲借隸簿閱浮費。民搥直造庭下。東廡受錢。西廡給鈔。未納無泛。比已納無泛追。不事一箠。而賦益辦。前是編民以役破家相踵。公既去。所以鑑役者。民爭應募。後會歲饑。舉行荒政。供億軍需。覩齊整峻迫。狀邑境帖然。常路取其規畫。下諸州縣做行之。上其治行。〔家集見 [illegible] 狀〕

通判邕州。未赴。特旨興在內陞擢差遣。公力辭。之本任。議者高其有難進之風。〔家集〕

倅邕未幾。適資州軍闕。諸司以公長於應變。列薦資守。北折姦萌。不動聲色。憲使楊公方爲時名流。按部至資。見公處事識大體。愛民有實惠。期以經濟事業。諸郡邑獄訟久不決者。悉歸之。剖決如神。一道稱快。適特薦之。〔家集見資州啓 謝〕

守資年餘。除本路憲使。誥云。爾分符未久。治有休聲。茲予命汝持節於本道。豈徒爲爾寵哉。以爾習知風土之宜。則庶右之民有所未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皆可以罷行之。公益自奮厲。以爲蜀右去天遠甚。官吏任情擅刑。須澄清之。視事日。首榜所屬。明示要束。吏姦民蠹。纖悉畢載。號令明審。觀者懍然。以公擊搏不避權勢。貪污之徒。有望風解印綬去者。其榜一曰獄囚充斥之弊。二曰鞫勘不法之弊。三曰死囚冤枉之弊。四曰賦物供擬之弊。五曰戶長科役不均。六曰弓手土軍騷擾。七曰催科泛追。八曰紬摘生事。九曰姦猾健訟。十曰州縣病民。俾事後眞守萬僱食廣船趙汝楷見之。服爲吏師。梓行於世。〔家集〕

公道經遂州時。官民皆徧迎謁於州治廳。行。爾書曰。有才者固難得。苟無德以將之。反爲累爾。窮達自有定分。枉道以求之。徒喪所守。州人以爲名言。鐫於石。

公爲廣西憲。欲渡海決囚。吏人云。海鬼有神最靈。若欲渡海。須預決於神。不然。鮮克有濟。公曰。海外諸州官吏不法久矣。我欲爲民除害。豈鬼神耶。遂理舟渡海。離岸方頃間。風濤大作。柁爲之折。公亦不禱於神。回舟。繫柁以行。諸吏畏恐。公乃就舟中陰禱於天。須臾天色開霽。風浪帖息。及至海。劾四郡貪黯吏數人。自此官吏始知有國法。不敢害民矣。至今海外立公祠堂。歲時祀公不絕。亦公恤民一念。上通於天故也。廣人集公政迹。爲嶺海澄清錄。

廣右城土荒寞。四州又越海外。昔者軺車按行之所不到。公歷巡所部。朝嵐暮瘴。晨行露宿。以漿舟渡朱崖。廣冒川途之險而弗顧。自冬徂多。往返幾千里。形容凋瘁。鬢毛皆斑。所至采摭閭俗。導人使首。有條利害以告者。必爲之罷行。乃去。幽枉之民。遮車而赴愬者。騈肩累迹於道。〔家集〕

嘉定七年。金主爲韃靼所攻。棄燕來汴。李全復據京東。兩淮腹背受敵。命公帥淮左。陛辭。首疏以選擇守將招集民兵爲第一事。別疏略曰。金虜垂亡。惟定規模以俟可乘之機。最是要務。山東新附。置之內地。如抱虎枕蛟。急須處置。自古召外兵以集事。事成與否。皆有後憂。當來若欲招納。合計爲兵若干。歸農若何。而籍耕爲農若干。田牛若何。而措置。今既來之。無以安之。使饑餓於我土地。及其陵犯。又無控御之術。幾至猝禍。事勢如此。只得因病處方。無徒以受病之源。歸咎既往。乞下制司區處。要使命令一出。帖耳馴服。

（家集）

守揚州，登城臨眺形勢，洞深河隍隱塞，妥可涉，守禦非宜，乃度遠近、準高下、程廣狹、並深淺，爲圖，請於朝，許之。河面闊十有六丈，底殺其半，深五分廣之一，環繞三千五百四十一丈，壕外餘三丈，護以旱溝，又外三丈，封積土以限淋淤，又廣地七丈以受土，使與危堞不相陵，復作夾城五門爲月河，棘百十七丈，而南爲塞河，又八十七丈，西北曰堡城寨，周九里十六步，相去餘二里，闢以夾城，如蜂腰，地所必守，左右尤淺隘，浚之，概如州城。壕計七百三十一丈，且疊女牆以壯其勢，外壕既深，水勢趨下，市河淤不可舟，有牐壩偏，難爲力，又加深廣，造與梁五，經始於八年八月，訖於九年九月，工一百一十五萬四百二十五，費朝家緡錢三十四萬八千七百五十六，米石二萬一千八百四十七，州家激犒爲緡錢五萬一千六百，節縮有道，綱維有章，公私不以爲病。（揚州通判城濠記）

爲城外羊馬牆內環植柳樹，官軍多以小枝應數，公出鏹，責將校募諸營，選大如竹者，培插長茂，周遭六萬一千五百餘株，二三年後，小者可爲薪，大可爲櫓木，留根四尺，槎牙交錯，禁限工具，春至復生。（家集）

揚州倉、廒少且圮壞，新糴無所放處，公視北門內舊柴場地，於市河爲近，剏創倉廒十二座，積聚充裕。（家集）

備禦之計，人患兵少，公獨以兵不在多，在素練耳，以諸軍分作三等，教閱弩手，以年力高強而善射者爲上，挽踏施放合格者爲中，餘爲下。鎗手以身材及等仗而有膂力者爲上，雖不及等仗而少壯善擊刺者爲中，餘爲下。騎兵則以人騎輕捷，武技精熟爲高下，先布陣勢，縱橫來往，用草棒相擊，以會刀法，或用包頭襯鎗，馳逐格刺，以習鎗法，然後大走馬圍射，用拒馬圍隔射垛，至四十步，施放三箭，來往四遭，精熟，又加步數，五日一赴州治教場閱習，委幕僚番視，籍中否優劣，月終比較賞罰，則親按激犒，練習既久，上等出等，中等爲上，下等爲中，人皆可用，戰則上等居前鋒，中等佐之，守則上等當衝要，中等助之，下等供戰守繼役，遇敵戰勝，賞亦有差，仍下諸州縣屯戍一體行之，由是淮東軍聲大振。（家集）

諸屯軍馬，歲例九月後三八日，躍馬出城三十里，回習爲文具，公至，始創簽牌，分寫八卦，如探得乾字，即令旗頭率乾卦旗，出北門，將校率羣騎，視所向以往，遇岡坡溝澗，徑趨直前，不令迂繞取道，使人馬相得，遇險不懾，緩急可恃爲用。（家集）

淮東數百里皆平曠，惟滁州盱眙軍多山林，方山石固山嵩輔砥崖高峙，上有泉源，公募民築五山寨，聚石爲城，料簡丁壯，選材力服衆者假以官資，統之，月差一百二十五人，分布守望，官支錢四百一十貫，米七十五石，有警，邊民悉家於中，併力捍禦，又慮姦民乘時剽掠，以將鈐劉諾老成忠義，用爲五寨都總轄鎮壓之。（家集）

淮郡有萬弩社，公謂追襲邀擊，騎射爲優，遂請於朝，乞於本路郡邑，更爲萬馬社，募淮民爲之，縣額百人，應募者閱試合格，官助鞍轡錢二十千，人復租稅三百畝，平時散在田里，緩急調用，仍選材智出衆者統之。（家集）

浙東大饑，流民渡淮求活，以數千計，公命僚屬於南門外籍口給錢米，民得無饑亂以死，無不感慕，且請





於朝行之。崔端明洪公咨夔嘗有詩曰：塞下人家盎盎春，又推餘澤及流民，歷州小范青州富，合作先生社稷身。（洪平齋文集）

廟堂貽書，欲主和議，公答曰：古今來，行無夷狄之中國，而中國所恃以待夷狄者，不過戰守和三事而已。唯能固守，而後可以戰，可以和，權在我也。守且不固，遂易戰而爲和，權在彼也。自大將屯重兵於山城孤絕之地，而淮東守禦全勢因此大壞，局面一差，著著費力，彼方得勢，而我與和，必遭凋辱，況虜寇何留吾境，敵情多詐，從逆未足深信，徒使軍情疑貳，邊防縱弛，必爲所誤。犬羊貪狠之性，非其力屈，未易和也。今招信之寇雖未退，而五山寨錯落相望，邊民米麥盡積在砦，野無所掠，其勢只得攻青平山，又復失利而去，統制陳世雄等軍分頭斷兵圍，集山砦併力勦逐，其勢必不能久駐，又淮陰之寇楚州，已遣李先所部忠義人前去迎擊，敗之，更看事勢如何。且如東海漣水，爲我所有，山東歸順之徒爲我所用，一旦議和，則漣海二邑若爲區處，山東諸酋若爲頓放，齟齬之禍，必甚於韃靼，和未可遽言也。此固經將帥辱齒憤悒悒，廢寢食，心氣大作，委無精力可以剸劇，乞別差通敏者，以任和縱之責。（家集）

虜寘小舟渡淮，爲官軍驚遁，報至，公曰：虜性多詐，強則示弱，弱則示強，今來衰殘，恐我遣師，故爲虛喝耳。遂移文戍軍，仰預行體探，密作隄備，以俟其來，併力勦殺，毋容一人一騎脫去，後潰圍果告警，俘馘甚衆。（家集）



# 崔清獻公言行錄卷二

淮陰寶應滁州築城浚濠，措置守禦，官軍勞苦，公委官相視，激賞費交子六萬貫，悉自撙節帑廩，不請科降。（家集）

楚州青河口，寇所必趨，無險可恃，遇警，敵於對岸覘我軍虛實，瞭然在目，若乘虛伺困，奔衝而來，不戰自潰。公乃築城置戍，可守可戰，申請乞置副都統於楚州，以趨內外之兵，於是山陽淮陰如常山蛇。（家集）

盱眙屯重兵，雖臨以大將，而有外實內虛之勢，公白廟堂曰：用兵如弈棋，置子雖棘，取勢欲換，旁角失勢，腹心勝之，今局面似少差，使智者臨枰，不過急於求活，萬一敵以疑兵牽制盱眙，以勁兵由他道而來，則孤城隔絕於外，將有腹背之憂，豈能涉遠相援？乞移大將近裏，以援威，卻於統制官中選智勇可當一面者，留戍山城，蓋滁與盱眙距天長各百三十里，大將駐天長，虎視四郊，則臨機隨勢策應，出入變化，不爲敵所窺，而淮東備禦之勢全矣。（家集）

時廟堂以張皇爲戒，公上劄言守邊以鎮靜爲先，以張皇爲戒，古今之通論也，然事勢有萌，猶戒張皇，備禦未周，徒爲鎮靜，識者駭疑，謀附燕山，已立新主，雖韃又復交攻，山東乘虛寇之，亦甚蹙迫，然且簽刷軍馬，收斂糧草，屯海州、屯清河、屯招信，嘯聚，此其意向可疑，彼境之人皆言其垂涎歲哲，不得欲以兵脅取，豈容無備？如滁州合整輯關隘，以爲障蔽，盱眙合措置山砦，以爲牽援，楚州合經理清河口，守把淮口，以

爲控扼。輪日教閱。激作士氣。常時戒嚴。以守爲戰。非惟緩急不致誤事。亦可集事。集家

制司密遣劉琸等渡淮攻泗州。金軍敗投。公慮虜兵乘勝衝突。亟遣鋭勇馬軍百騎。星馳盱眙。從淮一帶巡哨。官給鎧仗。及紅緞白布馬衫各百領。併諸色旗幟。令其隨處換易。晝夜往來。隱顯出沒。或多或少。或分或散。遇令對則馳騁打圍。移文州縣。御辦分頭遣去五百騎巡邊。又慮盱眙山城孤立。積穀九萬餘石。及鎮江揚州。節次撥去攻守之具甚多。亟選精鋭軍三千人。厚加激犒、星夜馳去捍禦。又慮朝廷發遣、以奢馳報曰。天長盱眙等處。各已增戍。雖無舟師。已密令將在淮馬船牢守。恐爲羊皮軍所襲。彼若車運小舟渡師。卽是送死。可報東門之役。彼若措置大舟。亦非旬日可辦。則備禦大略已成倫序矣。盱眙添到策應軍五千餘。併收拾散亡。共可及萬人。內揚州撥去敢戰精鋭二千八百人。皆平時素練之士。儘可爲用。事已至此。只得隨機應之。願寬憂抱。集家

泗州虜戲推遣投降旗軍七人。登歸南岸。告之曰。盧元帥不殺降兵。公謂我背面軍。彼所忌也。故設計誘之。以離其心。意其力耳。卽貽書劉都統曰。官軍渡淮攻戰。自合奮不顧身。今已降虜。又復來歸。須從軍法。以沮賊謀。以固士心。集家

楚州武鋒敢勇旗軍王勝等一百餘人。搶奪寨門。帶器甲逃去。入射陽湖。從者益衆。公卽下諸處。牢固守禦。又慮蔓不可圖。遣將官李椿齎旗榜往諭之。軍衆各稱揚州安撫恤軍愛民。願聽招諭。王勝懷疑。令溫富徒往招提寺別寨固守。及降。公擒王勝溫富誅之。餘悉斷罪。分隸諸戍。集家

公除總監丐祠。不許。舟次池口。得報。江淮宣撫使辟充參謀。公謂除命在前。辟命在後。雖未被受。然已報行。況今殘虜寇邊。義當體國。只合申審。乞免造朝。以就實效。遂移京口。聽候指揮。尋有旨令入奏。方回棹趨闕。首奏。臣自外來。但知外患未息之爲可憂。致身內地。始知內治未立之爲可慮。蓋內外之情不通。最爲今日大患。人才之進退。言路之通塞。國勢之安危係焉。用人必親其人。聽言必行其言。事之巨細。必有良規而後可以獨運。事之利害。必有真見而後可以獨斷。願於用人聽言之際。一付公論。詔大臣首清中書之務。力爲外禦之圖。延接諸賢。參稽衆論。凡大施設大經畫。合謀而參訂之。以求至當之歸。言奏

廷對。劄子言立國之道。在謹邊備。以爲藩籬。安人心。以爲根本。根本固。則藩籬壯。乞行下江淮制置司。應淮郡尚有賊盜去處。亟作措置。務要綏靜。俾民復業。爲國强邊。又乞昇擢極邊曾經盜賊戎馬侵擾去處。稍加寬恤。去年殘欠。凡與開豁。今年夏秋。或免或減。等第施行。務有以係其心。寬其力。不惟可以實邊。緩急可以爲官軍聲援。言奏

又奏。事功之不立。由意嚮之不明。意嚮之不明。由規模之不定。殘虜雖微。窮獸必搏。要汲汲自治以待之。乘釁一勦。收功萬全。臣昨乘障五年。力持守禦一說。始終不變。毀言日至。不遑恤也。有爲進取之舉者。臣知其必不利。又有爲議和之說者。臣亦斷以爲不可行。旣而竟如所料。今虜遁三閱月。朝廷幸目前之暫安。寖不經意。邊臣日上平安之報。而不言禦備之方。正恐不待秋高。邊塵已聳。必有潰裂四出之患。乞行下江淮制置司、安撫司、軍帥、邊守。凡有城壁去處。各仰開具逐處見管官軍若干。民兵若干。屯駐大軍若





干。椿積米麥芻料若干。城池關隘有無疎略。合作如何修理。戰守器具。有無缺少。合作如何措置。軍儲馬料。柴草之類。有無匱乏。合作如何辦集。遇虜之警。若爲捍禦。若爲應援。若爲制勝。各從實具申樞密院詳酌施行。山東忠義。仰節制司開具實管人數若干。已收刺若干。揀退若干。見安頓於何地。統御以何人。今欲分作幾屯。防秋在卽。寨宇卒未成就。合作如何料理。今欲立爲幾軍。其制領正副將以下。合作如何區處。逐一條具申上。其間有合商確事件。庶幾豫爲之圖。毋致臨期誤事。言奏

時論謂直言爲好名。公奏。人才國之元氣。進退消長之機。乃治亂安危之候。涵養元氣。而尋其賊。有國者所當加意。而人才之消長。由士氣之屈伸。士氣之屈伸。由言路之通塞。彼其不敢昌言於公朝。而竊議於私室。不敢明告於君父之前。而竊議於朋友之間。非盛世所宜有也。言奏

公奏對偶。一日。上問鄉里有何人才。公薦吳純臣有監司之才。遂除廣西運。溫若春宜清要之任。遂除祕書郎。後皆稱職。

爲講官時。說漢史二節。是前人無此發明。一云。漢文帝君臣不學。卽位初。元首以獄刑錢穀問周勃。勃謝不知。問平。平舉大體以對。惜乎文帝不學。不能舉周事以詰平。周以冢宰通三年而制國用。以八法而平邦國。非留意獄刑錢穀乎。以此詰平。知其無以藉口矣。二云。周亞夫鞅鞅非少主臣。此是亞夫强項氣習。細柳之屯。去中都不遠。閉營門以拒天子。謂之警不虞則可。而尊君之禮則未至也。景帝忌刻。宜其不能容。孔子論爲臣。則曰。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亞夫不學。毋怪乎恭敬之事未之有聞。附世錄

嘉定十三年四月。出帥成都。是時二虜交攻。往來寇蜀。益都謀帥難其人。故有是命。公奏。天下之事。須要中外相應。大小相維。而後有濟。蓋中外當如一家。貧富休戚。實同其責。而勢不可不相屬。大小當如一體。疾痛癢疴。皆切於身。而情不可不相孚。臣蠖蟻無援。孤立萬里外。儻或中外勢不相屬。大小情不相孚。以致誤事。一身獲戾何足深計。而事體關係利害匪輕。內引。復奏。實邊而後可以安邊。富國而後可以强國。竊謂軍興以來。帑庾告竭。設若有警。拱手無策。而後有請。千緡恐無及矣。臣區區此行。職所當爲。義有可爲。皆當歷指以圖報稱。不敢爲身計。至於廣科撥以寬民力。厚儲積以壯邊聲。陛下當爲蜀計。上嘉納之。言奏

十四年十一月。宣撫使安公丙薨。宣司奉印來歸。軍民屬望公權宜納之。以安反側。亟聞于朝。繼得旨。權宣撫職事。十二月。除四川路安撫制置使。先是有日者在大慈寺見公。語客卒齊洪公曰。帥旗南古佛、西蜀福星也。至節前後當度劍。時宜闔納無差。已而如其言。

公嘗題劍閣云。萬里雲間戍。立馬劍門關。亂山極目無際。直北是長安。人苦百年塗炭。鬼哭三邊鋒鏑。天道久應還。手寫留屯奏。炯炯寸心丹。對青燈。搔白髮。漏聲殘。老來勳業未就。妨卻一身閑。梅嶺綠陰青子。蒲澗清泉白石。怪我舊盟寒。烽火平安夜。歸夢到家山。

公每謂士大夫處同僚。常因小憤而誤國家大事。由不能勝己私。消客氣。故帥淮時。皆奏名位相統攝。而勢不侔。文移相關白。而情不通。聲色笑貌相周旋。而意不叶。事鮮有濟。及之蜀。亦以內外一家大小一體

爲對。

公任蜀閫。邊戍久不解甲。總計告乏。秋糴。是時主計者茫然。公即下成都府撥三十萬緡引爲倡。仍牒茶馬司撥三十萬。三路漕司各撥二十萬。潼川、遂寧、敍州各撥一十萬。接濟總所欲缺。乘時糴買。以備來歲支遣。且申朝廷將上項緡理作科降。自昔用蜀每病運漕之難。蓋蜀地僻遠。灘流險絕。每一綱運。動歷半期。且有沈折之患。成都歲十五萬石。纔及十萬。即折輸以實私橐。鮮有爲公家計者。公自庚辰冬到官。留意軍儲。並收正色。二三年間。所積頓厚。壬午秋。省倉見管二十九萬餘石。歲支有餘。遂撥十萬石。優立價格。選官津運至利河魚關等處安頓。以充朝廷樁積之數。通計蓄糴三十餘萬石。專備經常外不測支用。家集。

公身藩翰而心王室。務薦賢以報國。在蜀。擢拔尤多。若游似、洪咨夔、魏了翁、李庭芝、家大酉、陳韡、劉克莊、李𡌴、程公許、黎伯登、李性傳、王辰應、王濯、魏文翁、高稼、丁黼、家抑、寇裨、度正、王子申、程德隆、郭正孫、蘇植、黃申、高泰叔、李鼎、各以道德文學功名表表于世。隆州進士李心傳累舉不第。以文行聞于國。諸經皆有論著。尤精史學。嘗著高宗繫年錄。號詳洽。國史院取其書備檢討。又纂集隆興乾道淳熙典章。及著泰定錄等書。以白衣召入史館。亦公特薦。家集。

公在蜀。省費節斂。公私裕如。將去。舉羨餘三十萬緡。歸之有司。以佐邊用。一無私焉。代者輒乾沒。虜攻三關。調度無以繼。仕於蜀者。鮮不爲奇玉美錦所動。公至官爭以爲餽。悉卻之。去之日。至蜀口。四路制領舉所嘗卻者以獻。有加焉。俗謂之大送。公卻愈力。

公至成都時。安公丙以執政任宣閫。夏人嘗來約夾攻。公聞之。函致書安公曰。自金虜棄燕。山東兩河。勢如破竹。滅亡可待。異時虞鄰之患。大有可憂。金人不顧死亡。南窺淮漢。宜及此時招納豪傑。選將練兵。修固保障。以待蜀邊年被兵。士氣未振。豈宜輕舉。彼區區西夏。衰微益甚。何足爲吾之掎角。萬一失利。虧損國威。公必悔之。其年。師出攻秦鞏二州。不克。夏人先退。大將王仕信以逗撓伏誅。果如公言。安公深相敬服。又關外四州。蜀之扞蔽。中興二吳。百戰死守和尚原仙人大散關之地。公權宜撫馭制置。申明賞罰。措置有方。首尾應敵。不敢犯。及丙閫史相以其黨鄭損代。至議棄四州地。於是劍門之險與虜共矣。累朝所有激賞庫金。席卷以遺權貴。鄭雖以此得罪國家。首蜀尾淮。上流失勢。漸不可支。蜀士夫流離出峽。言之必流涕。識者云。禁中時時撫御輿嘆。其後命余玠經復。迄無成功。惜哉。錄隆興公遺事中

理宗登極。以湖南帥召。不赴。繼召以江西帥。又不赴。端平初。又除吏部尚書。亦不赴。力請休致。乙未二月韶梅戍軍曾忠等。因由惠州倡亂。徑擣廣州。主將熊喬脫歸告變。庾使黃炳等以一郡生靈。係命於公。請登陴撫諭。公爲惻然。亟偕往。詰其故。叛卒一見。羅拜城下。以賊平久不得撤戍爲對。公遂召經幕李公昂英。節推楊公汪中。縋城諭賊。賊以逆順。許之自新。賊始引去。公授諸亞嚴爲備。鍛撤摧鋒軍制。毗富道。會諸戍將追擊之。家集。

叛卒初抵城。衝北門。摧鋒本寨纔一壁隔。人心疑危。慮生內變。公與庾使黃公議。開府庫。大犒諸軍。令熊





喬回本寨鎮壓。密護北門。區處有方。關防甚備。時軍氣頗驕。大肆剽掠。擇其尤無良者誅之。於是帖息。民恃亡恐。家集。

變聞于朝。三月。除公廣帥。始賊自廣遁去。趨肇慶郡境。招納亡命。從者響應。勢侈益張。入掠府城。官軍進擊。賊棄城潰遁去。蟻聚四會懷集川。郡邑洶洶。公不敢辭。即家治事。家集。賊自懷集。遁入封州。據山極險。峻不可追擊。公亟與憲使彭公鉉遣將調兵。四面關擬。氣勢翕合。賊壓戰北。窮蹙來歸。公以徒分隸諸軍。悉殲之。家集。

寇平。即力辭閫事。所得廣帥月廩錢一萬一千餘緡。米二千八百餘石。悉歸于官。一無所受。家集。

端平二年閏七月。拜參知政事。五辭。凡七辭。曰。臣之事君。死生唯命。此古今不易之大義也。避事者或偷惰以自便。沽名者或矯激以爲高。方命之誅。皆所不貸。至如年齡已邁。疾疢已深。任重力綿。不容勉強。則情可憫。罪可寬也。伏念臣忠恪一心。終始體國。頃年筋力未衰。東淮西蜀。萬里奔馳。才雖不逮。而力可往。未始辭難。至於精力既竭。不堪驅策。雖長沙南昌。分閫之寄。相去非遙。亦不能往。跧伏里居十有二年矣。陛下乘憐孱物。未忍棄捐。擢之政途。急於圖任。何物衰邁。猥蒙簡知如此。趣行有命。但切驚惶。實是氣體支離。不能拜跪。何以趨造班行。久病喪心。施爲顛倒。何以應酬事機。況駸駸八十歲之陳人。爲道途數千里之遠役。能免顛仆於道路乎。茲累疏逆章之有請。而真情實意之未孚。目斷天高。辭窮莫措。惟俛首窮閻。凜凜俟譴而已。夫以一介螻蟻之微。敢於屢犯雷霆之威。豈得已哉。伏望聖慈念臣衰殘。俾遂乞骸之願。以保全其末路。則洪造曲成之恩大矣。端平三年十一月，拜右相。與左相李宗勉並命。喬行簡爲平章。三奉詔旨。四承御劄。中使關彬都成下訓。衛命趣行。往復再三。宣賜路費金三百兩。曲示優崇延佇之意。復命廣帥彭公鉉以禮勸勉就道。又以郡人李公昂英嘗從公遊。擢自班行。畀之便郡。專任諭志。公控辭至十三疏。竟不爲動。家集。

上既知公必不可強。乃下御劄乞言。公疏數千言。大略曰。國家聖聖相承。惟用人聽言爲立國之本。自任則用人不廣。自是則聽言不弘。而用人聽言之本。又皆歸之於清心寡欲。其論用人。則以德勝才爲君子。才勝德爲小人。以真德秀、洪咨夔、魏了翁爲薦。其論聽言。則乞以和議之實虛。備邊之大略。衆議而公行之。毋事獨斷。又謂內臣不可令探訪外事。及問群臣能否。以開干預之門。奏集。

公自謝事退里。所得祠祿衣賜。悉辭不受。客有問者。公答曰。仕而食祿。猶懼素餐。今既佚我以老。而食君之賜可乎。聞者嘆服。

公自中年喪偶不再娶。官至貴顯。不畜聲妓。買宅一區。未嘗增飾。園池臺榭。亦未嘗增置產業。便坐左右圖書無玩好。書案所置白瓷一雙而已。其恬淡無欲。蓋由天性非矯也。

公嘗删改北士劉昂語。命其客與申隸書爲座右銘云。無以嗜欲殺身。無以貨財殺子孫。無以政事殺民。無以學術殺天下後世。時臨江滿大山有客門下。八分書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爲去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以爲對。公喜之。言行錄。

宰臣恩例不妄予人。其姊皆爲外甥求之。公曰。官之賢否。係民休戚。非可私相爲賜。竟靳不予。家法清嚴。親故倚勢妄作。必見斥絕。終身不齒。鄉閭德之。官祕監時。嘗遣其弟書曰。須是閉門守常。不得干預外事。作來面對。拳拳愛君憂國之誠。只得直言時事。廟堂大不樂。後來又因南淮分閫制帥。復入文字。力爭以爲非便。相忤益深。大抵官職易得。名節難全。及茲末路。政要結果分明。有如翱翔蓬萊道山之上。平生夢寐所不到。尙復何求。若得脫去。徜徉歸隱以終天年。此莫大之幸。屢次丐祠。尙未得請。縱有讒責。不過恤也。異老近來習字何如。且要養他氣質。使一言一動不得輕妄。仍不得以姑息待之。公喜獎拔後進。然愛人以德。不可干以私。鄉邑呂公仁孫。初第之官。求先容。公正色曰。入官之始。當以職業自見。不思人不己知。後問其居官清謹。密薦之當路。陛狀及格。莫知從來。文溪先生擢魁甲馳書謝。公答曰。士以得時而爲難。名者造物之所惜。山川淸淑之氣。蘊蓄幾百年。鍾此出之奇。況年不可及。自守其堅。卽其中之所存。自此而充之。遠到未易量也。比聞春風得意之初。聲光不躁。盛名之下。謙以將之。夫所養厚。則所受必大。區區贊喜。正爲是也。初筮不必擇官擇地。榮進素定。茲爲發軔之初。

公之子字叔似。性寬厚。納婦有苗田六百石。爲貲奩。公命歸之。垂歿。戒用緇黃。子姪俱戒無出仕。識慮高遠。非世俗所及。





# 崔清獻公言行錄卷三

嘉熙三年己亥仲冬。以疾罷。遺表言。事有萬變。而歸乎微。人唯一心。而攻者衆。出而大小忠良之臣。箴規之日少。入而左右佞倖之徒。承順之時多。倘戒護之志稍懈。則清明之弱易惑。蓋天下以身爲本。惟聖人以齋而自防。毋不敬則內敬常存。思無邪則外邪難入。大書特書用以自警。安行勉行。久而有功。事天則求其對越無愧之心。報親則思其付托不輕之意。登延碩彥。以輔成王德。惠養黎元。以培固邦基。經筵不徒親。致歷代興衰之故。而爲之監戒。言路不徒廣。求庶政缺失之因。而急於變更。皆已可以弭天災。正家可以厚風俗。擬君子小人消長之機。而辨之在早。審中國外夷盛衰之勢。而防於未然。宗廟齋莊之時。洋乎如鬼神之在其上。宮庭燕款之際。肅然如師傅之在其傍。故凡興居食息之間。無非恐懼修省之地。此則檢身之要者。在乎恪遵以行之。上以綿萬年基業之傳。下以均四海生靈之福。

公榜燕居。以菊坡匾曰。韓魏公云。保初節易。保晚節難。余嘉定辛巳。建制閫於益昌。愛公黃花晚節之句。篆菊坡以自適。今告老歸里。復以名其居。後文溪李公。侍講經筵。理宗思公風節。嘉嘆久之。大書菊坡二字賜其家。公自筮仕如素宦。卷舒無可議。護難進易退之禮。則舍內除而求遠郡。舍禮書而返故廬。盡急病攘夷之義。則棄祕省而赴閫參。棄政府而就鄉部。明惡盈好謙之理。則掉頭制閫。不待踸足之疑。閉目相印。不至蹈淵之辱。故能四十七年。未嘗一玷彈墨。晚節尤光明俊偉。隨如先生劉公鎭挽之曰。始終無





玷缺。出處最光明。

張忠定公再治蜀。去之後十年。蜀人思之。繪像祠于成都三井觀仙遊閣。又四十九年。而趙清獻公亦再治蜀。人思之如忠定。清獻沒百三十有六年。侍制崔公始來郡。寓文節公劉光祖。謂公勁峻似忠定。廉約似清獻。立朝議論。愛君子。惡小人。又與昔賢同。宜以配之。乃圖趙崔二公。並祠焉。各爲之讚曰。今代崔公。二老奇拔◎立朝讜論。謇謇諤諤◎天產遐遙。扶世卑弱◎蜀力憊甚。忍復殘剝◎公來護之。赤子是活◎宜以公像。寘仙遊閣◎（成都三賢閣記）

公第在廣城。墓在增邑西五十里。從考妣也。故文溪挽公詩曰。死孝傍先君。州縣各有祠堂。每歲長官率僚屬過次丁致祭。後陳公龍復宰增邑。謂張文獻公唐相也。曲江至今歲有墓祭。邑不可缺典。乃專介往會祭儀定。以每歲菊節。縣率僚屬祭墓下。以公愛菊也。仍撥田款菊坡舊居額堂長奉祠二職掌之。歲收裹祭費。





右崔清獻公言行錄三卷。宋增城李肯龍叔膺撰。按先生事蹟。具見各通志。增城縣志。著有易傳五教編。見聞錄等書。今不存。廣州人物傳稱其暇日輯崔清獻言行錄以傳。論者韙之。然第三卷僅三條。殆不無闕佚歟。清獻五世孫子璲重刻於全錄中。今亦錄出而重刊之。使欲知清獻事迹者。有所考焉。先生復有清獻文集跋一首。見全錄中。謂偶游寶邑。訪求殘編。僅得一二。裒集詮次。印正於梅先生李處士。乃壽諸梓。則清獻集亦先生所輯矣。全錄載是書。有明黎貞劉廣余鼎序各一首。甘鵬林鉞跋各一首。頗嫌冗長。概從刪薙。惟宋端儀序一首。獨窺見隱微。陳遇夫正學續傳論亦極稱之。謹節錄焉。其略曰。宋人立國。綱統。正傳受明。奈楊后權臣相倚爲姦利。子竑廢而理宗立。旋又擠竑於死地。三綱淪。人紀壞。國之所恃以爲精神氣脈者。斬喪無遺。大賢君子確知其不可。思欲求無忤於心。以扶植乎人紀。南康李公燔。莆陽陳公宓。南海崔公與之。沒齒不輕拜理宗除命。其意固有所主。然李公嘗露諸言論。人得而知。陳崔二公。則未嘗片言以著形迹。是以淹淹三百餘年。其事猶弗彰。予初讀宋史陳公傳。揆公所以不起。意實有在。來南乃得崔公言行錄觀之。若帥湖南帥江西不起。再除吏部尙書又不起。値摧鋒軍士作亂。不忍鄉郡若燬。惟勉一出。旣平賊。遂謝閫寄。已而除參降麻。前後辭免至十三疏。此公微意之所寓也。豈有倫紀傾蝕之人。而可與共成大業者哉。按史。理宗初立。有鄭若水者。欲上書賜帝誅權臣。讓國於近屬之賢者。使其策得行。公豈不樹功命於晚節邪。惟其心有不安。故出處之際。確乎有定力而不可移焉。論公者或謂其高節。或謂其雅量。或謂其知幾。皆淺乎哉知公也。端儀莆陽人。明宏治中廣東按察司提學僉事。道光戊

[illegible]

中花朝令節，後學伍崇曜謹跋。

# 象臺首末

附錄

胡知柔編

象臺首末五卷。宋胡知柔編。述其父夢昱被謫始末。夢昱字季昭。號竹林愚隱。吉水人。嘉定丁丑進士。官大理評事。以論濟王事貶死象州。寶慶元年追贈員外郎。咸淳三年追謚剛簡。知柔于寶祐四年編其奏疏遺文。後又錄以謚議及諸家贈答題跋之作。以成此書。而彈文亦具載焉。其編次頗無法度。如第一卷封事及上史彌遠書之下。忽攙以李孝先綮成大糾彈夢昱二疏及徐瑄救夢昱書。其下又爲夢昱祭弟文一篇。其下又以追復省劄之類。共爲一卷。第二卷告詞行述之下。忽攙以夢昱所進劄子四篇。其下又皆以趙文等所作夢昱水石圖贊五首。共爲一卷。第三卷諸人贈詩十八首之下。忽攙入夢昱自詠步王盧溪韻詩二首。再皆一首。其下又載他人詩七首。忽又攙入夢昱自詠榕陰圖一首。其下又載他人詩十六首。共爲一卷。第四卷爲諸家哀詞祭文題跋。而第五卷省劄謚議。反居其後。末附像贊六首。又與水石圖贊各編。而出身印紙題跋。亦與封事題跋各編。均龐雜無緒。又其書作于宋理宗時。安得載及元明人詩文。殆必其後人所竄亂。非知柔之舊矣。徒以夢昱氣節足重。故流傳至今。而宋史夢昱無傳。所載亦不免闕漏。今特著之錄。以示表章之義焉。



# 象臺首末卷一

宋　胡夢昱撰

寶慶乙酉詔求直言八月二十二日應詔上封事

臣仰惟太祖皇帝。艱難創造。以有天下。顧命之日。不傳之子而傳之弟。友愛之義。超越前古。嘗聞周之大伯。以一國而遜之弟者也。周人有道之長。冠冕三代。則大伯王季友愛之義。實根本之。我宋立國。亦惟賴祖宗友愛之義。以爲之根本也。蓋友愛一念。乃天理之眞。人倫之至也。所恃以培植立國之根本者。莫先於此。周人不幸而有管蔡之變。我宋不幸而有秦邸之變。又不幸而有近日濟邸之變。其事不同。而所以處兄弟之難者則同。當管蔡挾武庚以爲亂。流言繼播。王室幾危。周公始不得已而誅放之。然而隱惻廢常棣繼作。愍然感傷之意。見於歌詠之間。封胡示胤。蔡祀綿焉。是周公所以待管蔡者。終歸於厚也。友愛之義。未嘗絕於管蔡之身後也。當秦邸陰謀竊發。事迹敗露。初則能止開封。繼以賜第西洛。或有以怨望告者。太宗皇帝始不得已而貶責之。迨因訃上聞。感泣悲痛。追封之典。賜謚之典。恤孤之典。相繼舉行。是太宗皇帝所以待秦邸者。終歸於厚也。友愛之義。未嘗絕於秦邸之身後也。始焉之誅放貶責。雖天地鬼神。亦知吾有不得已之心。終焉之勤渠繾綣。乃所以全吾友愛之本心。天理

俠然。人倫如故。一代立國之根本初無傷焉。於皇我宋所以扶持立國之根本者。又與周人同一意矣。洒若濟邸之變。特出於一時之不幸。非可以管蔡秦邸之事而例論也。陛下篤孔懷之恩。崇追贈之典。此眞周公與太宗皇帝之用心也。議者遂從而駁之。抗議以爲君臣之分不可暫替。則駁之者乃臣下之職守也。兄弟之情不可終絕。則排羣議而無反汗焉。乃陛下之恩意也。秦邸之變。議者或至斥以大逆。或欲處以殊死。太宗皇帝非拒諫者。卒於不俞其請者何也。彼則明君臣之分。吾自全兄弟之情故也。今臣下既數濟邸之過。陛下則從而宥其過。臣下欲矜濟邸之恩。陛下則從而厚其恩。君臣之責。庶兩盡矣。奈何駁議一聞。恩命竟寢。則是陛下之待濟邸。友愛之義終於絕矣。戕天理。戮人倫。我宋立國之根本傷損多矣。五霸莫盛於齊威。身死未殮。五公子爭立。迄于僖公。齊無寧歲。是何其禍之慘也。蓋胚胎於子糾之變也。子糾死矣。曾無一語追悔。營葬命繼等事。並無聞焉。是齊威友愛之義終於絕也。唐之三宗。莫盛於太宗。不一再傳而數世本支殲於則天之手者幾無遺類。是何其禍之深也。蓋胚胎於建成元吉之變也。建成元吉死矣。并與其諸子而芟夷之。是太宗友愛之義終於絕也。使陛下之待濟邸。友愛之義果終絕焉。殷鑒不遠。臣竊懼之。臣又聞聖明在上。天下無冤民。乃若至親骨肉之間。冤抑且不能以自伸。未有不召變稔禍者。昔之恭世子。本無置毒之事也。驪姬則以置毒誣之。懼罪出奔。甘於自縊。晉獻公卒不之寤。亦無有爲之辨明者。父子之天終不回焉。異時出而爲祟。狐突親見而與語焉。所謂請於帝以雪冤。託於秦以



伐晉者。若怪也。晉之禍卒如其言者何也。冤抑之氣鬱而不散故也。漢之戾太子。本無巫蠱之事也。江充則以巫蠱誣之。盜兵自救。懼禍自經。其與恭世子之事相去無幾矣。自田千秋急變訟太子冤。武帝爲之憣然感悟。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父子之天一旦復回。有晉人之變而卒無晉人數世之禍者何也。有以散其冤抑之氣故也。夫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均之爲天理之彝。人倫之至也。以父子兄弟之至親。而冤抑且不能以自伸焉。他可知矣。天理幾於斁而人倫幾於泯矣。如之何不召變稔禍耶。臣嘗聞京府所勘沈伯括等案。所言濟邸蹤蹟。有無虛實。臣不得而知之。就使有之。其事乃在陛下臨御以前。其罪合在赦宥之域。今不必論矣。又嘗聞詔獄所勘謝周卿等案。竊見逆賊深夜突發。濟王脫身竄匿。旣而尋獲。迫以僭偽。濟王發聲痛哭。首以不得干犯陛下與皇太后爲戒。則其本心可見矣。議者乃謂其與賊同情。商議入據郡治。又謂其欲遁往平江。據城爲附。幸府僚有留其行者。是殆風聞之過也。否則爲府僚者縱其說以爲絕罪計也。不能止其僭而能留其行。此必無之事也。精罹賊。賊天乎。濟王不幸而罹此橫逆。陛下政當矜憫原恕之情。矜之念之。赦恕罪之。陛下果以議者之言而罪之。則濟王冤矣。邇來間有訟其冤者。然讜言雖進。淵聽未回。則是陛下友愛之義終於絕矣。九原不可作。是非曲直。濟王豈能與議者辨。又豈能與陛下較。縱使追封褒崇。其實於濟王無加益。設欲削奪追貶。其實於濟王無加損。然陛下友愛一念。或厚或薄。天理之或缺或全。人倫之或睽或合。乃國家安危治亂之機所由判焉。陛下未可以爲末節



細故而忽之。詩曰。昊天其子之。夫子之者。代天作子之義也。子之子。尤天之所屬愛者也。濟王與陛下均爲先帝子。陛下兄日姊月而所以待濟王者如此。彼蒼者天。其謂陛下何。書曰。惟孝友于兄弟。則友愛乃孝之大者也。濟王承先帝溫凊有年矣。亦先帝所鍾愛者也。先帝仙遊日月幾何。陛下奉先思孝而所以待濟王者如此。則先帝在天之靈。其謂陛下何。記禮者曰。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則繼述乃孝之大者也。太祖皇帝處兄弟之常。如彼太宗皇帝處兄弟之變。又如彼。陛下鑒于成憲而所以待濟王者如此。則祖宗在天之靈。其謂陛下何。記禮者又曰。發諸朝廷。行乎道路。則朝廷者乃孝弟之道所從出也。濟王在邸。初無恩德及人。天下未免矜憐而追念之何也。蓋祖宗友愛之義。素孚於人心。則斗粟尺布之謠。未免責陛下以備也。陛下教天下以弟而所以待濟王者如此。則天下之人。其謂陛下何。陛下無謂變故之潛消陰弭而天心爲已順。無謂雨澤之隨禱輒應而天心爲已格。人心即天心也。亦先帝與祖宗之心也。自濟邸之訃旣傳。聞者莫不悲之。往往謂狂狡妄圖。守武不武。苟能貸夜勦除。豈至詰朝僭僞。濟王果何罪而至此極耶。人心之憤惋勃勃如也。自封駁之說旣行。聞者莫不恨之。往往謂是特故彰濟邸之惡。以箝此言耳。以止謗議耳。欲加之罪。其無辭乎。人心之憤惋則猶故也。以人心察之。則天心可知矣。迺者乾文疊疊示變。因已略寓其譴告之意矣。以天心推之。則先帝與祖宗之心又可知矣。陛下若不早回友愛之天。政恐奸雄得以竊議。夷狄得以竊窺。乘間抵巇。特未可測。況乎冤抑不散。乖戾袞生。他日國家之禍變。何有終窮。臣竊懼之。夫子之作春秋。凡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皆所以垂萬世戒也。而鄭伯克段之事。



獨首書之。其意深矣。此陛下所當默會也。孟軻論周公誅管蔡之過。以爲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臣之所以望陛下者。亦猶孟軻之論周公也。陛下誠能思祖宗立國之根本。不外乎孝友之一念。以周公之厚於管蔡。太宗皇帝之厚於秦邸者爲法。以齊威之薄于子糾。唐太宗之薄于建成元吉者爲戒。回友愛之本心。復哀矜之初意。亟圖今是。旋悔昨非。當臨朝之際。感泣諭大臣。若曰人皆有兄弟。朕獨亡。濟王僭僞。事迫于凶黨。非其本謀。幸平心定氣。爲朕處之。寧以恩而屈朕法。毋執法以奪朕恩。亟取先朝秦邸故事。爲朕參酌而行。無怨。凡追贈優崇之典。寧過乎厚焉。降存亡繼絕之詔。徐擇人而立之。加以歲時遣使致其祭祀。撫其家屬。厚其資予。使死者可以無憾。生者不至無聊。如此則濟王冤抑。如戾太子之得以自伸。不至如恭世子之鬱而不散矣。陛下友愛之一念。油然復生。恩榮浹于九泉。懽洽于四海。天理缺而復全。人倫睽而復合。爲天下國家九經。庶可次第而推廣之。仰焉可以慰天心。俯焉可以慰人心。幽焉可以慰先帝與祖宗之心。作宋明主。垂宋休光。所以扶持立國之根本者。不出於周。則所以綿延宗國之曆數者。必繇於周。何憂乎奸雄。何畏乎夷狄。何虞乎禍變。臣之所懼者不足懼矣。陛下降詔求言四閱月矣。臣靜觀默察。朝思夕惟。惟時事紛紜。可爲痛哭流涕者多矣。獨于陛下待濟邸一節。尤有嫠不恤緯之憂。陛下庶幾改之。臣日望之。所以隱忍而未敢言。陛下過而不改。是

謂過矣。臣是以不顧首領，披露肺肝，昧萬死爲陛下言之。萬一陛下少留詳覽，反覆展玩，幡然而寤之，非臣之幸，亦非濟邸之幸，乃宗社之大幸。否則狂僭之罪，臣無所逃，斧鉞鼎鑊，惟陛下所命。當席藁私室以俟。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上丞相史彌遠書

夢昱竊惟伊尹，商之阿衡也，而所以告戒其君者，必先之以立愛惟親，立敬惟長而已。夫立愛必自親始，而親莫親于父母；立敬必自長始，而長莫長于兄。伊尹引其君以當道，豈無他說，必先于斯二者，何也？蓋立愛立敬乃人道之大端，而君道之本原所從出也。大丞相擁立聖明，以定宗社大計，政當開導聖明，以定宗社久計可也。夢昱竊聞主上恭儉寬仁，不改父道，祇畏承順，克慰母心，則立愛之道，大丞相既有以開導之矣。適者霅川之變，實出于濟王之不幸，聞其死莫不悲之。主上存倫之意，始于厚，終于薄，追贈之典，始于渙汗，終于反汗，立敬之道未免缺然，則大丞相開導之功，無乃猶有慊歟？今有人焉，適值凶黨迫其兄爲首，以劫掠其財物者，其兄又不幸而死于鄉鄰救捕者之手，自忠厚者觀之，必將悲其兄無辜而橫死，且察其兄本無心於劫掠，恤其孤孀，理其喪葬，凡事之所當任者，惟恐有一之不加厚焉。若悉悉然真以劫掠之罪罪其兄，聞有疏其兄之宿過者，反從而聽之，信之，哀弔不至，撫問不㳂，邱嫂之痛哭無聊者不之恤，孫書之假饋無人者不之顧，視同氣如仇敵，棄手足如贅疣，則宗族鄉黨必將交口譏議，其指爲殘忍刻薄人矣。鄉曲之稍有識見者，必將望望焉去之，而恥與之處矣。此直小可以喩大。今主上之待濟王，或者其類此歟？天下未有不長吾之長而能使億兆之衆懽然戴之以爲君長者，無怪乎人心之憤悒不平，而鬨譸巷議紛紜未已也。主上固不負天下之謗，大丞相不容不分其議也。公論之在天下，未有久而不明者，大丞相能逆料此事他日必無反覆否歟？冤抑之在天下，未有久而不伸者，大丞相能逆計此事它日決不爲國家之腐階否歟？大丞相爲宗社久安計，未可以此事爲不足芥蔕而恕之。夢昱又竊聞適者海陵郡使君傾逝，大丞相悲痛感泣，哽咽廢食，所以撫存其諸孤，經紀其身後事者，靡不備至，友愛之義，人皆仰之。雖然，天下至大，一家之推也。穎考叔之孝于母，能施及鄭莊；大丞相之友于兄，乃不能施及主上，夢昱所以深爲大丞相不滿也。大丞相試深思而熟計之。逝者已矣，今日之追脩貶削，其實於濟王有何加損？然於主上君德所損甚大，于大丞相計安宗社之功所損亦大。今日之追贈優崇，其實于濟王有何加益？然于主上君德所益甚多，于大丞相計安宗社之功所益尤多。主上出求言之綍，今既數月矣，以直言進者固有之，獨于待濟王一節，議論紛紜，相爲矛盾，曾未有剖其非情，稽其幽微，平心定氣，爲國家懇切言之者。夢昱田野書生，荷大丞相擢巾綠，與濟王素無雅故，亦未嘗覿面，濟王僭偽委非本心，夢昱因斷斷周卿等案，頗知底蘊，若更緘默不敢吐一言，非惟上負君相，仰亦下負所學。是用歷考故事，參稽先朝家法，披露肝膽，輒上封章，昧萬死以言之。謹用副本申徹鈞聽，敢望大丞相不惡芻



蕘，留神展玩，以至親兄弟手足之情，體至兄弟手足之情，當從容論道之際，明以處濟邸一事開導上心，務在補過，而戒于文過；務在格非，而戒于遂非。凡追贈褒崇等事，蓋自今所當斷行者，乃若存亡繼絕一節，欲且先降旨以繫人心，而徐圖之。如此，則主上立愛立敬之道，兩無所位，大丞相開導之功，于是乎大全矣。一時可以無懼，他日可以無愧，萬世可以無譏矣。昔日尚伊阿衡，專美有商，夢昱于大丞相深有望焉。若或以狂僭罪之，則斧鉞鼎鑊，惟所裁耳，夢昱甘之如飴，無悔焉。

監察御史李知孝章疏

臣仰惟皇帝陛下受上天之救命，膺列聖之丕圖，履位之初，肇舉盛典，萬物開霽，天宇清明，祥風景星，昭映披拂，此陛下之得天心而天心之眷陛下也；號令初發，霈行兩施，輝光所被，歡聲應氣，求聖主作興，萬物咸覩，此陛下之得人心而人心之歸陛下也。孟子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百姓安之，是人受之。堯舜所以得天下，不過如此。近年以來，學徒不明，義理不講，士風頹靡，背正而趨邪，遂導而于舉，親文墨者不識典故，習法令者不知憲章，身爲王臣而有族親君上之意，職居朝列而有陰黨叛逆之心，大爲反道敗德之事，非腦挾邪醜正之謀，脅制上下，顛覆典常，遂使在廷臣實疑懼。臣伏見考功郎中洪咨夔，迂滑晚出，粗亦能文，大理評事胡夢昱，江西鄙人，試法僥中，遭遇聖主，登身周行，不思勉勵以報君德，乃以詭怪而邀聲譽。近者臣等相率奏請款謁兩宮，此乃拔其宗哲宗朝故事，考先臣司馬光之言，所以隆陛下尊祖敬宗之心，副萬姓尊君親上之意，其所關係蓋爲甚大。咨夔則曰孤諫相率，勇往不顧者，恭請聖駕款謁崇宮而已矣。考詳典故，以崇宮廟，以安人心，此豈細故，而乃爲譏誚之語如此，其視君上爲何如？其視宗廟爲何所耶？蓋其憤給會之廢濟王，故誚陛下之謁宮廟，原其心術，尤關回邪。夢昱素不能文，且無所見，突然上書言濟王事，狂辭戾字，字傾邪，剝列切齒，以爲怪異。如曰沈伯括等所供，縱使有之，合在赦宥之域。夫伯括所供事實，所索裘者皆大逆不道之事，身爲法官，豈不曉法？安有褻逆而可以赦原乎？觀其下語，詳其用意，考其引援，皆其推尊咒詛之語，此必番蹤餘黨，僭伏出入，共成此書。二人者同於黨惡，而黨惡之辭則有輕重；同爲狂謬，而狂謬之語亦有淺深。臣欲望聖慈特賜睿斷，將咨夔罷黜，夢昱追官落籍，竄之海外州軍，庶幾中外悚動，知有君臣上下之分，觀聽肅穆，國勢尊安，天下大幸。伏候勅旨。寶慶元年九月初三日，檢會臣僚奏，洪咨夔特降三官，依舊。胡夢昱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勒停，送象州編管，臨安府差發前去，取交管訖文狀，申尚書省。

司諫梁成大章疏

臣聞士大夫之趨嚮，風俗之厚薄繫焉，必其操行純一，持論正平，始足副公朝簡拔之意。今有人焉，學問本無而詭怪立異，行實不副而矯飾沽名，虛聲屢更，悖謬日甚，傷風敗俗，職此之由。臣伏見朝請大夫直華文閣楊長孺，拘僻而濟以桀，狂狠而恣于酒，向爲守帥，陵蔑僚屬，譏動寓公，間行怪政，所至貽笑，見于

前者益臣之評奏。臣不復再瀆天聽。今六龍御天。收用名勝。以共起事功。如長孺之習怪積繆。何足齒錄。朝廷特以其名臣之子。遂加收狀。賜以俞音。此初政之美意。臣聞其人故態不改。顛怪自如。形之詩詠。公肆譏訕。其從胡夢昱行詩之末句云。便是吾鄉小瀧瀧者。前朝名臣胡銓也。今長孺遍以夢昱況銓。流傳道路。有識駭聞。方且以辭口自高。對客昌言。略無忌憚。臣謂長孺之所為。若使立朝。必黨和邪說。蠶蝕在列。或明外任。必復行怪政。貽害士民。長孺之一身進退。初無繫于輕重。第恐中外觀望。相師成風。崇詭尚異。波流莫返。必致是非混亂。分義不明。他時復被朝廷區處。臣實憂之。臣欲望陛下特頒睿旨。收請長孺召命。指揮仍舊祠祿。理作自陳。俾知循省。以正人心。以厚風俗。以為詭僻狂悖之戒。謹具奏聞。伏候勑旨。貼黃。臣照得前大理少卿徐瑄。身為理寺長官。見其屬夢昱之狂悖訕謗。一至此極。自合糾正訓戒。使之捨逆歸順。知有綱常。始無負于朝廷擢用之意。今乃不然。惟知極力從諛而已。觀其舉夢昱為賢能才識。其詞有曰勤學變國。慷慨敢言。及引經決疑。近古遺直等語。今以瑄之言考瑄之心。則夢昱狂悖誣謗之章。必與瑄合謀共議而為之。無可疑者。臣契勘徐瑄胡夢昱雖已蒙朝廷追削貶竄。公論猶以為罪大罰輕。臣欲望睿斷。將瑄夢昱更賜竄殛。庶誅其無將之心。以快公論。仰乞睿照。寶慶三年六月初一日。檢會臣僚奏。徐瑄既追三官。移送象州居住。胡夢昱送欽州編管。仍令道州象州日下差發前去。取交領狀申尚書省。

大理少卿徐瑄上吏丞相書

瑄竊聞治世諱危亡之事。而不諱危亡之言。亂世諱危亡之言。而不諱危亡之事。此蓋儒者論治之格言。而古今昭然之明驗也。夫所謂諱危亡之事者。非謂必無是事而諱之。亦非謂危亡之立至也。舉一事。發一政。有可以致危亡之理。則惟患其不能聞斯改之而已矣。此則諱危亡之事也。所謂諱危亡之言者。非止于不樂聞而已也。聞則怒疾之。擯棄之。甚者流放竄殛。置之可死之地而後已。天下由是而鉗口結舌。朝廷有過不得聞。則危亡甚之矣。此則諱危亡之言也。是以自古聖君賢相。莫不以樂從諫為首務。而反是者必致危亡之地。此必然之理。不待旁引曲喻而後知也。非惟丞相一德格天。再世相輔。勳業之盛。振古鮮儷。士大夫之道古今盛德者。不特以二十年身任天下之重為難。而更化以來。未嘗罪一言者。雖狂悖妄誕。肆為詆毀。而丞相未始不優容之。天覆天載。海涵春育。士大夫以是感激思奮。凡朝廷稍有缺政。則讜言無隱。亦恃丞相有包荒之大德。必無流放竄殛之事。不然。孰肯蹈不測之淵。為嘗試之舉哉。瑄竊見胡夢昱以應詔封事。論及濟邸事。獲大譴責。投之嶺海。固其自取。然考其所為。實有懇惻隱憂之心。而無沽激矯僞之意。朝廷所以特加竄于胡夢昱者。不過以其位卑而言高。又其言與論思之臣適相邂逅。故其罪特異于他人。而瑄區區千慮之愚。竊以朝廷方以直言詢及草茅。無間中外。則不當以位卑為嫌。丞相光輔聖主。廣開衆正。期年之間。凡所以獎拔善類。激昂士氣。扶植宗社。以祈天永命者。無所不用





其至。而首以直言罪一職事官。竊為丞相惜之。恐自是中外之人。皆以言為諱。其于丞相二十年涵容之美意。輔贊之大業。所損多矣。瑄職在法守。倘與胡夢昱同官。見其被罪謝周卿等案牘。有感于中。欲退而草封事久矣。間有嶺封幽奏。必汲汲傳錄。欲早知之。問其故。則曰若幸而有他人言之。則夢昱可以止軟筆綳思作而復慍者。至于三四。此蓋瑄所親見。灼知其出於至誠懇惻。而非務為沽激求名之舉。瑄既得于耳目。不能為丞相言之。則此身受陶成之恩。終卒無以報。故敢冒昧控陳。

象州祭弟利用行十八文

惟寶慶三年。歲次丙戌。五月乙卯朔。二十有三日越丁丑。兄夢昱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于十八弟之靈曰。嗚呼。歲在丙午。先人棄人間世。姊九歲。伯兄六歲。予兩歲。越明年丁未。弟始生。綳背而復先妣之劬勞極矣。然猶幸有先祖在。又六年壬子。先祖亦棄人間世。兄弟惸惸。艱苦萬狀。先妣忍飢寒。躬織紝。以供束脩。敬遣從師。每以無忝汝父為訓。兄弟既長。稍自植立。挾册授人。負米為養。先妣頗自慰。每以振大家聲勉。幸而伯兄舉于鄉。予亦竊第太常。弟之不偶于場屋者。特命耳。不幸祿未及養。先妣已棄人間世。兄弟心盟不謀而合。欲使閫内無間言。衆中無私蓄。怡愉相懽。共振門戶。以守先妣家法。以踐先妣緒言。家事無巨細。弟每直前任之。辛巳冬。予蒙誤恩。攝巾棘棘。弟偕予以行。既而骨肉聚處。侍入不給。弟協力支吾。甘予寂淡。時寄蕭寺。閉戶綳對。其用力亦勤矣。抗志亦遠矣。去年秋。予不量狂僭。欲引吭一鳴。弟毅然贊之。既而坐罪。倉猝投竄象郡。弟慨然從之。水陸綫綫。不知其幾千百里。凡所以經紀行計。調護行色者。皆弟之力也。予之泛應曲酬。言語飲食。小有過忒。弟之箴警必隨之。若弟者。固予之手足也。亦予之法家拂士也。既抵象郡。方期收召魂魄。共為講學計。嗚呼。豈料惡辰參會。弟乃為庸醫所殺耶。弟苦痔疾。特微恙耳。初謂邂逅妙手。因可絕一病根。豈嘗聞以療痔而得死耶。始于同弟同室而寢。同案而食。未嘗頃刻相離也。正月四日。招陳維清者來。弟以療痔不便。始異寢。繼又以坐起不便。始異食。然無日不相聚話也。十有六日。道周成等歸。弟猶起而送之。其晚予訪舊從外來。弟語予曰。我痔根突出。幸可一併去之。自此不復下床。復招陳維清。則曰此療痔者之常也。弟不以為疑。予亦何自而疑也。況無日不隔室而語也。豈料弟之死也。馴至晝夜呻吟。寢食俱廢。手足難屈伸。肩背難轉仄。弟始疑之。予亦疑之。二十有三日。招良醫陳安叟來診視。予始見弟面肉消瘦。精神憔悴。四體骨立。陳安叟便疑脈氣不隱。然猶幸可以救藥。未以為死證也。用藥一日稍效。自後一切不效。予意謂弟出血過多。元氣傷損大甚。非可一二日取效也。豈遽料其為死證耶。二十七夜四更後。弟出血如注。迭喚二僕以灌太滲漉。予皇皇無以為計。二十八日黎明。往禱于甘廟。弟語予曰。可至誠以往。予禱而歸。陳安叟亦來診視。見弟顏色紅潤。語言爽凱。予甚以為喜。陳安叟便言六脈俱虛。將理半載。未能平復。亦不料燈欲滅而復明。乃死證也。既而又命陳維清者以藥止血。幸而稍止。二僕扶掖進藥食。弟手足寒而氣微喘。急喚予曰。病勢變了。急煎藥來救我。予猶以好

語相溫存，急捧藥以進，弟方疾吸之，又曰，再煎藥來，併請醫者來，予倉皇煎藥未熟，請得陳安叟來，弟顏色陡變，一語不及發而溘然長往矣，嗚呼，予實不料弟之死也，如使予果料弟之死，豈不能以一語問弟身後事耶，弟前不以一語及身後事，抑亦不自料其至於死耶，予之心，弟素知之，身後事雖無事於屬可也，然兄弟至親，萬古永訣，豈有不及發一語耶，是可恨也，予與弟爲兄弟四十年，同艱若共患難，所以相期者爲何，而弟乃止於此耶，是可恨也，弟之筆力遒勁，交游服之，餘資贍發，往往沾溉于人，一鄉舉不能得，而乃止於此耶，是可恨也，弟之襟懷落落，交游敬之，尙友名勝，傾蓋如平生歡，孰不以遠大期之，今乃止于此耶，是可恨也，弟之議論明正，縉紳器之，命苟遇焉，必非蠅營狗苟，徒爲利祿計而已，今乃止于此耶，是可恨也，身爲纍囚，予則有罪，弟果何罪而死于此耶，若予者，眞爲弟之大累也，是可恨也，弟之病也，妻與女不及侍，死也，妻與女不及斂，衣棺之類，取具臨時，雖欲勿之有悔，可得歟，是可恨也，是可恨也，予素多病，弟則康強，弟偕予來，骨肉恃以無恐，豈料多病者尙生，而康強者則死耶，康強者且不可恃，多病者豈可恃耶，嗚呼已矣，予雖強顏世間，亦鬱鬱無聊賴矣，而今而後，予之心事訂于誰歟，家事囑于誰歟，開卷有得焉，將誰告歟，有疑焉，將誰質歟，正色之規，逆耳之論，非特予姪輩不可得而聞，予亦不得而聞矣，嗚呼已矣，予之手足偏斷矣，予之法家拂士云亡矣，嗚呼，豈庸醫果能殺吾弟耶，抑亦弟之冥數止于此，而分當死于庸醫之手耶，不然，則何爲而適與之相邂逅耶，蓄願以書相開釋者，謂聞之前輩，有愧而生，不若無愧而死，弟之此行，于義得矣，弟聞此言，泉下固可以無恨也，予之恨不知何時而可釋耶，雖然，柏舟之節，弟婦必能守之，弟惟一女，當如己出撫之，弟未有男，當謹擇而命繼焉，予與骨肉，聚散一再有聚會緣，甘苦休戚，皆必同之，斷斷乎不相離也，嗚呼，此願其可遂耶，其終不可遂耶，一付之天而已矣，予罪重罰輕，再汙白簡，恐恐乎後命之至，則弟之旅櫬未免孤寄，今幸于二姪同周才等來，遂使扶護升行，道東廣以歸，流行坎止，予姑泰然任命，而無所芥蔕于中矣，倦步事則伯兄自能任其責，嗚呼，幾何而可以見弟墓之宿草耶，其終不可得而見耶，亦付之天而已矣，弟之靈其隨旅櫬以歸耶，亦留此而默相我耶，弟之生不能捨我，死而有知，其肯捨我耶，歸者自歸，留者自留，豈雖形不相依，夜或夢可相接，予之心不能一日而忘弟，弟其可捨我耶，詰朝惟良，丹旐將往，嗚呼已矣，雖欲朝夕撫棺而慟，不可得矣，是用披寫肺肝，洒淚奠饋，與弟爲萬萬古之訣焉，弟或有知，尙或饗之，

歸葬省劄

尙書省牽勘勘會胡夢昱，昨因臣僚論列，謫處遐方，今已身故，該遇赦霈，須議指揮，七月十六日，三省同奉聖旨，胡夢昱特與放令歸葬，紹定四年七月某日劄，

殿中侍御史王遂奏劄

臣讀易至于剝復，其傳曰，剝爛也，復反也，又曰，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也，夫陽消于陰而存一綫，陽





爲君子，陰爲小人，剝之時義，小人寖長，而至于極，君子道消而僅有存也，紹定而後，權奸代出，宗主朋邪，害虐衆正，抱道自守者置不錄，直言無忌者擯不用，仗節秉義者竄逐遐荒，剝床及膚，亦云甚矣，然而碩者窮徙壯，老益堅，竄迹遐荒者不□撓阿以苟容，豈非所謂碩果之不食者乎，鼎鑊既覆，天啓聖衷，回倒持之大柄，而獨運之，此復而反之候也，奈何二十七年之間，少者老，老者死，流離困苦于煙瘴霧雨者，不得以生還，幸及新政，其與幾何，陛下尙皆次第而襃美之，起其仆，伸其屈，而遂其滯矣，死者不可復生，豈非陛下惻痛于聖心者乎，臣謹撰其尤者，爲陛下誦之，閩人黃幹，南康人李燔，雖游朱熹之門，遂爲儒袖，凡後進學士，相與講說，著述世人多誦以爲學，明東南者熹之功，惟幹與燔之力爲多，權臣嘗用幹，試之郡守，而尋即擯放，燔雖從奔走而隨亦棄遺，權臣知敬其名，而不行其學，知尊其說，而不用其人，斯道不明，由此之故，陛下問皆與幹賜謚，而中書以其議違，事不合，橫加論駁，燔贈雖皆進職，未足示寵，臣所謂抱道自守，而置不錄也，蜀人李道傳，莆人陳宓，皆名父之子也，家庭所傳者義方，師友所傳者正學，莅官臨民，所至可紀，道傳以丙子被召入對，歷陳時弊，權奸惡之，出知果州，中途而殂，宓以乙亥應詔上封事，丙子輪對，非詆時政，權奸惡之，俾把州麾，終身不召，四明人婁昉，猶自諸生時有文學，權奸以其意氣慕落，言論鯁亮，不能附己，俾循常調，仕止興化軍，夫自權奸行乎國政，其鄉之儒先，幸多叢顯，獨昉之賢而蹭不之省，臣所謂直言無忌而擯不用也，乃若乙酉之獄，固將一網以盡諸賢也，時有若徐瑄爲大理少卿，奉公持正，以聽循乎之辭，權奸諷以連蔓非辜，且務通鄰，否則禍立至，而瑄不爲動，胡夢昱爲大理評事，議不詭隨，奮然上疏，剖析是非，辭直理明，夫瑄不降心于誘脅之言，則瞞媼者易汙，夢昱居下位而無言責，緘默自全，亦其所也，一則追官以竄于象，一則削籍而放於欽，皆含笑謝妻子，以保護諸賢，以扶持議議，使爾秉彝之風，豈不足以褰亂臣賊子之膽乎，夫是七人者，各行其志，沒齒無怨言，而天不慭遺，使盡者不及待陛下之能拔擢者，不及待陛下之收召，名臣丹書者，不及待陛下洗濯而任使之，此斯世所以有憾于七人者也，且謂陛下宜廣昭天論泉之澤，表七人爲天下先，還錄易名之典，厚燔道傳宓昉備終之恩，復瑄夢昱在身之官，而俾加褒贈，錄用其子，仍劄下本貫，存恤其家，庶使後世知時背權臣之禍，命非出于陛下之本心，而天下之公議，不掩于陛下之明見，忠臣義士，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大明當空，無一物之不照，蘇雷出地，無一蟄之不震起，一元之氣，自剝而復，駸駸進長，而內陽外陰，天地且爲之一泰，豈曰小補之哉，惟陛下亟圖之，伏候勅旨，

追復省劄

六月十日，三省同奉聖旨，胡夢昱特與追復元官，端平元年六月某日，

褒贈省劄

六月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贈集英殿修撰李道傳，陳宓，婁昉，並贈直龍圖閣，仍各與一子廕補，差遣，胡

夢昱贈朝奉郎，與一子恩澤，端平元年六月某日。



# 臺象首末卷二

告詞

中書舍人洪咨夔

朕訪落伊始，首下詔求讜直，蓋與諫鼓謗木同意，以直言求人，而以直言罪之，豈朕心哉。爾風裁峭潔，志概激壯，由廷尉評上書公車，言人之所難言，方嘉貫日之忠，已墮假月之計，鬪決舌口，謗事滿頭，竹無幾微見于顏面，何氣節之烈也，仁祖能全介于遠謫之餘，孝祖能拔銓于投荒之後，撫今懷往，魂不可招，涼寓壁薦悲，悔何及，陟階員外，仍官厥子，用旌折檻之直，且識投杼之過，尚雖死可不朽矣，可特贈朝奉郎。

吉水縣刊告詞跋

皇上踐阼之十年，改元更始，躬親萬幾，天地清明，如初開闢，殿中侍御史王公遂首言故廷評胡夢昱，伏節乘義，足以寒亂臣賊子之膽，宜褒表以示天下，上為惻然，命贈公員外郎，而錄其孤，于是聖天子優容直言之本心，與廷評公死且不朽之令名，若揭日月而行天，元晉試令吉文，始至拜學，瞻兩廡，凡是邦忠節文行可以勵俗者皆有祠，而公獨立敢言，風節凜然，視忠簡胡公等耳，乃未有位于鄉社之列，大懼無以揚忠烈表士則也，迺求公像而祠之，且摹所贈公官告刻之學，元晉切惟崇進言頑，扶植正論，此我







朝立國命脈所繫也，故修潔鯁亮之士，偶見抑者終必伸，激切忠懇之言，暫未省者久必録，激揚襃崇之餘，爭以犯顏敢諫為忠，而底寘下士，皆能明目張膽，言天下事，社稷長遠，實嘉賴之，今公贈告之詞，有曰用旌折檻之直，且識投杼之過，大哉王言，有以見聖心無我，清如太空，不容浮雲點翳之留，而忠臣義士，固天道所祐，誠可安之無憾，則是告也，詎止假寵于胡氏哉，端平三年二月既望，朝奉郎知吉州吉水縣主管勸農營田公事陳元晉謹題之下方。

焚黃祝文

嗚呼，古今之立言者多矣，而關繫綱常者，如晦冥之日星，竊自周轍不東，三綱淪而九法斁，麟經不續于後世，而人極幾不立矣，然天每于劇弊大壞之時，必篤出一人焉以擬之，父子之綱絕于戾園，得田千秋之一語而後明，君臣之綱絕于昌邑，得嚴延年之一劾而後正，兄弟之綱絕于淮南，袁盎一語，迷途一呼，夫婦之綱泯于王后，長孫一疏，夜行一燭，故雖無復西伯之父子，而未盡至于無親，雖無復夷齊之君臣，而未盡至于無敬，雖無復太伯之兄弟，而未盡至于無遜，雖無復鴻納之夫婦，而未盡至于無恩，宇宙之不為糟塊，中國之不絕綱常，生人之不為鬼魅，其于斯人蓋有賴焉，我宋立國，大綱盡正，而維持扶植，亦斯人是賴，頃時周人處君臣之難，劉兄弟之變，其後必封，蔡祀必紹，固不待知者而後知也，竊嘗摹疑滿腹，衆難拂胸之時，不有一人推闡此理，上以導主上之聰，下以斷天下之惑，則衆布之謠，謨歸于上矣，惟公忿在負芒，忠不恤辞，公車騰剴切之疏，政府移譴責之書，上于兄弟，豈無情哉，而假月之人，遽從而嚇之，朝虎豹之關，夕秋雲之句，衆官如壁，更變身輕，然含人不驚于曉鐘，而太史竟拔于霜夜，幅巾涼館者一秋，纍纍城西者八年，山鬼有靈，多謝呵護，衿全面目，歸訣家人，蓋相事寧，而小人之迹亦且去矣，今天子聖明，一朝赫然洗滌，百為而與之新，與在廡之悲，復撫封之遺，而一言悟主者，亦得以結餘賞而燕飭復，論命贊加，恩言甚寵，且有識過投杼之語，自非主上真有因心之愛，賞弼引咎之意，豈復以加于窮愁死徙之臣哉，誠使主上充此善機，矢去川決，遂回友愛之天，而濟邸之祀不至終絕，則公于綱常豈無少補于萬一歟，卜日得剛，揭虔焚告，公雖不作，亦不作矣，敢告。



行述

公姓胡，諱夢昱，字季昭，號竹林愚隱，吉之吉水中鵠鄉新嘉里功德源人也，生于淳熙乙巳三月庚辰，曾祖以禮，祖伯達，不仕，父澂，周師靜春劉先生子澄，以文行著，兩舉進士不第，公生兩歲而孤，家無貞，雖其母賴氏忍飢寒以事教育，長益汲汲，長孺之為人，得名賢字季汲，平居未嘗失色口于人，人有一善，如自己出，即有秋毫之點污，絕不與交，嘉定丁丑登進士第，授南安軍南安縣主簿，丁母憂，服闋，授南康軍都昌縣主簿，中大法科，授峽州司法，除大理評事，凡兩輪對，皆隨事獻言，不毛舉細故以塞責，時寶慶來歸，大布恩澤，公曰是非國家之福，豈臣稱功德冀官爵之時，獨不受轉官賞，而從江亭投實河潤歸士等事，極

言今日政是嚴恭敬畏愛惜日力之時，當以事機易失為深慮，以事力未裕為深恥，以事勢叵測為深憂，言極凱切，時逆全歸附，朝廷恩之過厚，漸幸驕愈，公以為國家之患，不在心腹在山東，乃獻言欲先時而為之隄防，隨時而為之操縱，所謂先時而為之隄防者，以為淮甸所藉以禦者，民兵之力居多，合汰在籍老弱之官兵，而優附籍勇敢之民兵，使有犬牙相制之形，則彼必有所顧忌，所謂隨時而為之操從者，以為此曹志在攻取，朝廷每過其生事而禁約之，今官兵民兵合變咸持重，而此曹之剛心勇氣，不若使得發泄于此時，寧宗皇帝側身修行，敬天恤民，而災害怪異，亦往往有之，有星隕于東北，其光如雷，其聲如雷，公以為主上誠心實德，對越在天，不宜有此，然仰窺天意，俯察人事，必有端倪，乃極言今日禍機，伏于隱微之中者五事，乞舉行范純仁申勅中外條陳本職之說，時有以郡縣差役不均，賦額虧陷，請行經界者，公曰，苟非其人，法不虛行，弊未可革，而害先及矣，說名之隱寄者，可許其歸併，而不可責以累年之賦，其昔磽埆而今肥饒者，可許其因仍，而不可增以數倍之賦，遂極言之，山陽虛閫，廟議將遣許國，公聞之嘆曰，山東之禍至此矣，此曹平時頗以戰功自負，且以忠義自詭，而鎮留不足以鎮之，能無怨乎，遂扱戴濶齋浩等事草奏，欲因輪對及之，未及對而許行，公扼腕久之，後果敗，人咸服其精識，寶慶天子之即位，是當嘉定之甲申，封皇兄於濟，賜第霅川，妖民妄圖，王坐此死，執政因窮治其事，轉相誣引，多所逮繫，少卿徐公瑄，實涖其獄，公謂徐曰，為逆人而伸理，豈得已哉，乘陛下之至仁，是吾憂也，徐即舉公充所知，有勤學憂國，慷慨敢言，引經決疑，近古遺直等語，未幾，國奪王爵而削其祀事，且下廷尉約法，公謂徐請曰，



身為法官，何忍坐視人侮法于帝兄而不救，時方下詔求直言，公遂應詔上書，大略以為太祖皇帝，艱難肇造以有天下，受命之日，不傳之子而傳之弟，立國根本，實與周人異世同符，周人不幸而有管蔡之變，我宋不幸而有秦邸之變，又不幸有近日濟邸之變，其事不同，所以處兄弟之難者則同，然周公待管蔡終歸于厚，太宗皇帝待秦邸者，終歸于厚，故皆能有道之長，齊威之待子糾者，終歸于薄，唐太宗之待建成元吉者，終歸于薄，故皆有身後之禍，悲世子本無設毒之事，驪姬則以置毒誣之，晉獻公無以散其冤抑之氣，故有諸帝託秦之怪，戾太子本無巫蠱之事，武帝有以散其冤抑之氣，故有晉人之事，覆而無晉人之妖孽，又引鄭伯克段，周公改過事，反覆極論，且辨濟王之不幸，其事與管蔡秦邸不同，乞降追贈復褒之典，降存亡繼絕之詔，歲時遣使致其祭祀，撫其家屬，厚其賚予，又貽書丞相史彌遠，以為公論在天下，未有久而不明，冤抑在天下，未有久而不伸，此論不早明，他日必有反覆，此抑不早伸，他日必有噬臍，丞相得書大怒，于是御史李知孝承風旨，劾公黨附叛逆，與洪公咨夔並逐，而公則有削籍編管象郡之命，蓋寶慶乙酉九月乙未也，廣西帥臣鍾宏祖，欲殺之，賴通判陳公文左右得免，在象扃所寓室曰涼館，讀書其中，嘗因拾皂角，有詞云，颯颯秋風飛起，殘葉黃蔭撲地，鐵漢做當，不比冰肌細膩，縱來擦洗也，只是本來倘體，羊角因風晚樹，自是秋來氣散，入藥不和同，眼眩得人嫌惡，只宜將去淨洗人間垢污，其



寓意堅確如此，未幾，又為御史梁成大所劾，再徙寧越，未及行，以瘴疾卒，實寶慶丙戌九月丙申也，又七年，遭遇嚴訃，始得歸骨，端平更化，收召正人，而物故已衆，上甚憫之，侍御史王公遂因奏乞追黃除易名之典，厚李燔，樓昉，李道傳，陳宓諸終之恩，復徐瑄與公在身之官，優加褒贈，錄用其子，仍給本貫存恤其家，丞相鄭公清之乃奏贈公員外郎，與一子恩，訓詞云，朕訪格伊始，首下詔求讜直，益與謀議謗木同意，以直言求人，以直言罪之，豈朕心哉，爾風裁峭潔，志槩激壯，由廷尉抒上書公車，言人之所難言，方嘉賞日之忠，已隤假月之計，間涉瘴口，訪事灑如，曾無幾微見于面，何氣節之烈也，仁宗能全介于遠謫之餘，孝宗能拔銓于投荒之後，撫今懷往，魂不可招，孫將聽焉，悲悔何及，陟附員外，仍官厥子，用旌折檻之直，且識役杅之過，爾雖死可不朽矣，嘗維諸中書舍人洪咨夔也，公一門孝友，閨內無間言，盡無私蓄，其去國也，弟利用相從于象死，其歸骨也，兄夢白至自象，以癰毒疽發于背死，方公大獄在言路日，嘗復極論濟邸繼絕事，謂公死南，弟兄暴骨，雖官一子，未足償一門之痛，方庭去事，未及行復，平章學齋公行循職修寧宗皇帝實錄，行下本貫，取家奏議行實，俾纂立傳，其從祀縣學宮，則邑令陳君元晉，其從祀郡學宮，則太守從林李公袤山，其從祀象學宮，則廣南沖比林穆公魁也。

## 嘉定壬午六月五日輪對第一劄

臣一介謏庸，慨數李寺衛衣陛對，自幸遭逢，越驥獻言，輒忘狂僭，幸陛下容納焉，臣仰惟陛下以純敬事天，嚴恭寅畏是也，以實德格天，寬仁勤儉是也，以陛下之操守純粹，無一毫人僞介乎其間，明白洞達異



可對越在天，故臨御以來，幾故之更歷者，不知其幾，而借助於天以消弭之者，亦不知其幾，試以大者言之，外而強藩之跋扈，人皆曰此唐之淮蔡也，雷厲風飛，不旋踵而誅之，內而權臣之模擬，皆曰此漢之梁氏也，天開月明，一反掌而去之，斯二者非人力所能與也，天也，昔之轉禍為福，轉危為安者，無一非天，羅者，鎮寶之彭彭來歸，與地之寖寖自復者，又何往而非天，抑臣聞之，承天眷之已至者易，迓天眷于方來者難，鎮寶之歸，天也，然講東都之舊，而使夷夏之玉帛交歸者，此其兆也，與地之復，天也，然雪南渡之恥，而使祖宗之境土盡復者，此其占也，興復之辭，天方界之，興復之運，天方啓之，臣願陛下愛惜日力，而以懼然不自足之心處之，上下戒于嬉娛，內外懲于玩愒，以事機易失為深慮，以事力未裕為深恥，以事幾叵測為深憂，蘇蘇振刷之意，日新于一日，經營圖治之功，日加于一日，則天之啓迪陛下者，豈特如今日可觀而已，汪寧獲寶，皆惟哆然自足也，卒無以大規恢之業，河湟歸士，唐惟哆然自足也，卒無以收振起之功，往事亦可鑒也，書曰，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惟陛下兢兢而亟圖之，傳曰，言雖於君，謂之恭，臣不勝惓惓。

## 第二劄

臣聞謀國者不可有所玩，天下之患，常伏於所玩，秦以嘉容韋為不足忌而玩之，秦之患卒生于乘，梁以

侯景爲不足疑而玩之梁之患卒生于景方今天下所通患者垂亡之勢也此患之顯于有形者也臣竊以大勢而逆料之其亡之遲速未可知而終于必亡爲可知蓋其兵力銷于戰傷民力疲于轉餉財力匱于應辦外示強大之形內蹈危亡之證岌岌焉殆哉何國家之患終不在心腹臣之所患者則山東歸附之衆是也此則患之隱于無形是也當其歸附之初國論譁然或有養鷹颺去之疑或有養虎遺患之懼陛下斷斷然推赤心以待之果能竭智勇以報我傾忠誠以附我緩急惟命令是聽率居推紀律是安昔焉以爲可疑者今固不足疑矣然玩之而不復爲之防可乎昔焉以爲可懼者今固不足懼矣然玩之而不復爲之慮可乎陛下廟謨明照固足以消其姦宄之謀大臣邊籌深密必有以杜其姦宄之謀奈梁之變萬萬無之抑臣之私憂過計則深以爲不可玩焉蓋我之朋隙彼盡知之我之虛實彼盡熟之生聚日繁溫飽難適者說日重怨怒易生首領縱無他志偏裨寧肯協心苟不先時而爲之隄防隨時而爲之操縱卒然有斷何以制之夫此輩平昔之所自負者特以其勇于戰鬬而王師莫能及之臣竊聞淮甸之所藉以禦者民兵之力居多而官兵之怯特甚今莫若汰官兵之老弱疑官兵之虛籍就移其廩給以資民兵焉合其強壯者而教閱之擇其英傑者而統率之略復其租賦寬其徭役以優假之將見官兵之在籍者日精民兵之附籍者日衆有犬牙相制之形無尾大不掉之患彼自有所顧忌而不敢妄生邪念矣臣所謂先時而爲之隄防者此也夫此輩平昔之所不滿者其志每在于攻取朝廷則不欲其生事而羈約之臣竊謂讎敵未有滅亡之日邊戍未有撤還之期以守而守不若以戰爲守官兵民兵發威持重以待而時遣歸附之兵乘間以共擾焉聚則散散復聚或持其急或搗其虛知䓁所以困楚王朴所以取淮其策蓋出于此誠則有分地可以處之未誠則此輩之猿心勇氣有所發泄終不至于蓄而生變焉臣所謂隨時而爲之操縱者此也隄防操縱而盡其道非特可以銷患于未形而患之顯于有形者亦不足慮矣臣之愚蠢近乎狂臣之過計近乎拙惟陛下採曲突徙薪之說持履霜堅冰之戒與大臣兢兢亟圖之宗社幸甚

嘉定甲申正月二十二日輪對第一劄

臣李寺之賤有司也推刑讞是評其于當時之大務詎敢出位而妄言然忠誠所激有物物而不容遏者竊昧死爲陛下陳之臣聞漢臣董仲舒之策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陛下之嚴恭寅畏天實鑒之陛下之寬仁勤儉天實知之眷簡畀之方隆宜休祥之洽至然災異之來未有如故歲之數者遠郡之旱近郡之水京邑之火譴告亦既諄諄矣懼以日蝕之變又斷以冬雷之變迺若星隕于西北有光如電有聲如雷則尤異之大者仰窺天意俯察人事譴告未已而警懼之者其故果安在也臣竊思之殲賊未殄報復必深禍所伏也新令方張覬覦難免禍所伏也歸附之衆情態叵測禍所伏也驕蹇之卒





縱肆扇搖阻饑之民聞行剽掠禍所伏也禍機伏于隱微之中而未發焉蓋賈誼所謂痛哭流涕者也奈何習俗惟玩愒是耽人情惟苟且是溺久安長治之策何關于建明防微杜漸之計或疎于植立竊意天心仁愛陛下之深惟恐禍機之發而傷敗至焉此譴告警懼所以不厭其數也以故歲天災流行若此雖自今以往陛下無徒區區爲荒政之講火禁之修而已盍亦遠計事變而思膏澤有當流者歟橫流有當遏者歟曲突徙薪之謀有當講者歟以故歲之變屢形若此雖自今以往陛下無徒惻惻然瘠心膳素露立默禱而已盍亦推測端倪而思離明之或蔽歟渙號之或塞歟星拱之邦或有陰懷不靖者歟昔日天者惟歲陛下臨御之歲今又新矣政當以故歲之災異而深省之易曰履霜堅冰至言處患貴乎早也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言防患貴乎預也今日轉禍爲福轉危爲安于以消弭災異于以迎迓休祥願陛下之施行如何耳昔范純仁進言于皇帝陛下朝以爲郡邑之弊守令知之一路之弊職司知之茶鹽利病民兵刑法差役之弊提其局及受其害者知之邪政之弊主帥與將領知之邊之弊守邊知之伏望陛下明詔申勑中外各使條陳本職限一月聞奏然後審擇而行之此蓋救時之切論也臣敢摭之以爲陛下獻願陛下謹天之戒畏天之威懲已往慮方來與二三大臣兢兢亟圖之若夫三白已見一稔可期而自可以占陛下獻歲之祥臣猶喟然以故歲之災異言之可謂不識忌諱之甚者惟陛下矜其愚不恤繹之疑而赦之

貼黃

臣生長庄農竊知所在賦額虧陷而作邑者有湯火煎熬之嘆役訴紛紜而充役者有破產代輸之苦其弊之源蓋有在焉諸縣之胥手是也臣耳目所接如江東西諸縣所謂胥手者官無一錢一米請給及之然聖符販買之所皆取辦焉監司過往之供應取辦焉佐官白直之廩粟取辦焉甚至縣官宴集之需送迎之具亦取辦焉其他百色誅求猶有不容縷數者夫既空役其身以服勞于官而又虛取白撰以應辦于官所以自肥其溪壑之欲者不與焉苟非肆欺猾帳隱漏稅苗詭甲名爲乙戶指土著爲逃移籍有產之家以爲蠶食焉其役從何而出其間縣計從容去處能免此弊者無幾以江東西諸縣推之他處未必皆然今日之經界稍使無弊而胥手之害未去焉不數年間其弊又將如故矣臣竊以爲諸縣胥手人雖甚微而蠹弊之關繫則甚大欲自今當給以重祿縣計之窘促者□之申明于州州申明于上司略做其經賦以佐其經費之不及若是而猶敢取辦于胥手則以枉法贓坐之庶乎胥手免重費之累提重祿之法而有所顧籍矣不特經界之已行者不至于弊經界之未行者亦可許之首正而革其弊矣如臣言可採望陛下併付有司討議修立成法而頒行之天下幸甚

甲申擬對第二劄

臣竊惟邊戍未撤帥閫之關繫甚重以今日之邊計之山陽之帥閫關繫尤重蓋歸附之衆皆萃于山陽

任轉戎之管者，苟無以鎮服之，則彼將有所玩而生變，無以御馭之，則彼將有所觖而生變，授鉞之或當或否，關之安危判焉，臣所謂山陽之帥，關關繫尤重者此也，臣請以古事證之，河南新附，在祖逖固能以恩結之，抑亦平昔之雅望素孚焉，一旦統之以戴淵，則烏雞相繼叛去矣，此無他，無以鎮服其心故也，姚襄單騎來歸，殷見謝尚而歡若生平，一旦制之以商浩，則反噬之禍不旋踵，此無他，御馭之失其道故也，山陽帥閫之虛久矣，廟謨宏深，本難窺測，外議揣度，未免紛紜，或謂向來之策勳邊頭者，陛下嘗注意焉，臣竊以爲歸附之首領，平時頗以戰功自負，且以此亦自許，萬一陛下之謀帥果如外間揣度之論，彼將曰予功出晉下，而位居晉上，何也，竊恐不能無忿心，又將曰豈無他人，而使是子臨我，是防我也，竊恐不能無疑心，疑忿既生，變故易起，嫌隙之變將必始之，今日文武之士，布滿中外，寇虜所契，細館所儲，與夫公論所推，人望所歸，豈無沉鷙碩德，胸中自有甲兵，可以授鉞而分閫者，願陛下與二三大臣早爲之所，選擇而遣之，使如李光弼之始至而號令旌旗精彩皆新可也，又使如韓琦范仲淹之朝略西夏，而邊上有一韓一范之謠可也，幾乎群疑亡而衆論塞矣，歸附之情不特帖然相安，抑亦可以得其死力，而終爲晉用矣，春秋時師獄之過朝也，曰必無人焉則輕之，繞朝之贈策也，曰予無謂秦無人，則晉懼焉，以山陽帥閫之久虛，陛下□□遲疑，幾半歲而未有所屬，幾覦國者其謂之何，此臣所以日夜痛心疾首而不能已于言也，惟陛下與二三大臣亟圖之。

水石圖

趙文

故園松菊歸步月，明巖缺，獨往百世之英。

曾先之

新松日長，水月亡恙，乃如之人，寄漢之上，松竹猶存，水石如故，人月爭先，千古萬古。

楊如珪

石或新，水或竭，松竹或折，月或缺，亘萬古者，獨立之節。

李元正

月到天心水不溢，中流但見石嶙峋，是儲有恨君知否，莫作當年八陣看。

康民獻

百世之下，萬夫之雄，其權而不濁，若山下之水，其歸而不昏，若空中之月，而其貞而不緇，又何漢大夫之松。



# 象臺首末卷三

送行詩

泉南翁定

應詔當開便遠行，廬陵不獨詫邦衡，寸心祇恐乖天地，百口何期累弟兄，世態浮雲多變換，公朝初日盡清明，危言在國爲元氣，君子從來豈顧名。

同邑胡炎

姦封朝奏紫宸宮，喚起廬陵古直風，言路從來天詐闢，諸荒誰使徑旁通，朝中競送長沙傅，嶺表爭遊小瀛翁，自愧聖賢無補報，臨分憂國奈何儂。

東山楊長儒

新來消息使人疑，一網如何盡去之，元祐祇今爲紹聖，姬周嫠婦禮深悲。

世事昏昏酒正酣，苦言難樂盡甘，半疑男子興奇絕，便見吾鄉小澹庵。

小山杜采

廬陵一小郡，百歲兩胡公，論非弟少異，忠心應略同，有言真鏡哉，無恨豈傷弓，病他不遠送，寫詩新月中。

天台謝鄂

燕雀群飛啟漢宮，遊掛仗馬忽嘶風，洪恩大度旂三宥，烏府何顏奏一通，勁節敢攀丹陛檻，忠言應夢白頭翁，象巖一貶端然直，所幸身窮道不窮。

永嘉戴栩

古郡荒涼象跡新，若行況是去裝貧，此愁欲別柳邊雨，明日初程桂外人，從古不多如忌事，加餐宜惜未歸身，秦風未必天涯盡，木斛花開瘴水深。

晉山李元實次王盧溪送澹菴貶新州韻以送之

知公不怕鬼門關，直氣橫于清禁閑，點鵲明知林甫毒，賣言要與蟠菴班，一身渠任黃茅裹，千古名標青史間，非晚清朝邪正辯，紫薇紅藥待君還。

清名傳播到黃支，直節爭疑道氏危，虎尾蹈時都不畏，象巖到日大為奇，是行鄉廟人皆作，所過山川鬼亦知，官職本為儻來物，底須偏計，傷今正論有誰持。

再作十絶寄胡伯圓兵侍仲方尚書

文昌武庫九霄中，舊是新州老澹翁，應念象巖今日客，清風端與我翁同。

公家富貴足掀天，都出新州十九年，若念象巖今日客，方知澹老子孫賢。

官職虛談不是新，文章更一擬歐蘇，若言直氣橫牛斗，但見人關喚姓胡。

赤手批鱗事甚難，況渠班底一微官，澹翁去後能如此，當作三生石上看。

澹翁直氣貫三才，八座雲仍漸上台，料想爾今應庭學，中心應亦念渠回。

朝英多少氣英英，不怕鵝朝曲狗庭，一綱而今都打盡，盧陵人且說盧陵。

紹興秦檜秉洪鈞，澹老爲官斬檜秦，總恨日來三四子，抗章不說斬姦臣。

一從蠹亂擾乾符，元氣都漓直氣扶，若欲息家宗社永，胡家直氣豈容無。

東西兩浙及閩川，皆見驚行有直言，若我江西誰鉗口，澹翁九地也埋冤。

寄語朝家鄉廟人，新州香事又重新，肯甘富貴忘他底，鄉爲新人作好春。

自詠步王盧溪韻

新來時事不相關，嬴得悠悠日月閑，存取丹心照汗漢，任他黃口鬧清班，非求奕奕傳千古，不欲浮生愧兩閒，天亦而今無奈說，秀才且荷肖相還。

瘴地人驚我吳支，人雖危我我何危，元來最喊不怕死，非爲捐身要出奇，肯怨江山千里遠，幸逢天地一時知，孔光張禹人無笑，祿位嬴他善保持。

再寄

沉沉漢殿曉烟迷，燕雀喧他取次飛，愛把丹衷吐肝鯁，且甘白髮與魚肥，肅將天理何無作，豈昇人心各有機，且遣西山予未死，當留此語待公歸。

同邑李伯圭

仗馬齊爲芻豆謀，孤忠警耳不勝憂，事當言路官無小，理未安時心肯休，千古綱常增砥柱，一身去就等虛舟，彩衣佳任被賢屬，嬴得清名重外州。

像（宗）宋自適

凜凜廬陵一澹翁，□□復起振高風，周無二叔豈何別，商有三仁道則同，孤跡本如雲出岫，清名應比日行空，翩翩雁影梅花外，雪片飛來無對中。

同邑曾夢選

象州猶擬又欽州，道路何辭作遠遊，投北雖憐新渠客，謫南不盡舊紹修，江山在處猶加護，鄉廟無公底著毫，天定從來人可勝，著當消日海西頭。

印山羅存甫

赤心端欲贊皇圖，皷瑟那知御好竽，群論巳聞驚仗馬，據忠寧復忌城狐，當爲天下奇男子，肯學人間小丈夫，更聞澹菴老居士，儋州還似象州無。

安城劉夢才

紹興寶擬百年餘，古往今來說二胡，論事直須拜縣切，立朝端不忍阿諛，西賢幸遇吾州有，萬事何曾公議無，象郡新事不同貂，九重天子正儀擬。

竹谷羅茂良

好談床頭易一編，盈虛消長總天然，峥嶸當類曾冰雪，肯怕炎方有瘴烟，頻寄書來寫我愁，吳官無雁到南州，長相思與加餐語，記取承君燕語酬。

池陽丁驥

一封書奏觸天威，萬里徒行出帝畿，始得明時來謫論，豈知薄命賦窮飛，身同季弟辭兄去，女抱嬰兒伴母歸，風雨凄凄秋又老，應應不到嶺南飛。

附錄公留象自詠榕陰圖

古人違在今人是，肯効鄉原事媚諂，不把危言陳北闕，因何著郡到南荒，排奸斥佞風霜手，耐冷禁寒應石腸，嬴得榕陰濃密處，忘言默坐對爐香。

姪大用

大伯父竹林先生，因簡郎謫湘象郡，其在乾所常坐榕陰，須端嵩賦詠自適，大端弟第以歲因久矣，今

上嘉其忠烈，賜諡剛節，豈勝存沒之光。亦欲鑱此圖以貽無窮，顧力有所未逮，且俟先生自述韻。拜撰
一律以俟云。姪大用頓首。
權臣擅命久心傷，賊主之兄意未涼。今日封章明救死，明朝削籍自投荒。九重偶瞎誅賢否，四海皆知扶
惡腸。事久劃逢天一笑，錫知剛節易名香。

姪孫震雷

伯祖剛節公塋隆圖，先君曾奎翁常欲鑱石，因循至今。一日震雷從家弟震秋觀，則名公鉅筆，聯編盈
軸。益知我公大節，起敬慕于易世之末，欽者如此。雖名光史冊，而圖不多見，不得無餘恨。追和自述，
拜名筆勒之石。姪孫震雷頓首。
雲川疑獄獨承當，敬遠炎炎郎館涼。帝子幾曾謀不道，相臣自弗恤包荒。李猫初劾猶全命，梁犬重誅竟
斷腸。甘死如飴行素志，豈知流入殺青香。

艮巖羅閻用王廬溪韻

虎豹摩牙鬪九關，人心節義不塵閑。盤門鄭俠能無懼，折檻朱雲若是班。賴有名留千古直，不容心在衆
邪關。忠臣義士骨不朽，白日青天赦許還。
百世期令固不支，一身寧復計安危。前瞻象郡賢方去，後有雞山人效奇。地接宜陽山谷笑，舟回湘水屈
原知。檻中龜玉而輕毀，祿位何妨善保持。



鳳山曾宏甫

湘山冷焰冰四海，塞蔽天晴日晝陰。朝路偸生盡緘口，瘴鄉投死獨甘心。里閭節義昭襄簡，史冊姓名光
古今。天定勝人公議在，後忠錄後上恩深。

省山李庭芝

綠鬢兩科好，丹心一片忠。言言關國體，蹇蹇匪渠躬。誰謂篤行底，能持硬論公。象臺死得所，萬古憶清風。
玉李當春孟，公曾以訐聞。但期同氣骨，不但異鄉墳。豈料鱗音後，俄傳蝶夢云。想教寧越水，恨不識朱雲。

同邑李伯生

危言不畏觸干戈，瘴雨蠻煙換玉珂。今古廬陵兩胡老，是非儋耳一東坡。拳拳抗志甘三已，惻惻招魂
九歌。佔得平生稽古力，初心不爲履朝鞾脫卸。
聖朝寬詔下龍墀，盡放羣臣脫串縲。痛失長沙賢宣舍，空存湖海退之祠。孤忠元自輕生死，白骨寧知閩
去歸。萬里江山丹旐返，悲風一掬淚沾衣。

南溪楊賓言

漲漲長江月，高標太華晴。孤忠千古重，去國一身輕。箇事從來有，近時多怕行。凜然公屹立，一死足平生。



貴溪葉夢得

濟苍久死瘴江濱，依舊歸來侍禁宸。浩歎宗孫長去國，從知志士不謀身。皇天若假今多算，聖代終無棄
閩。

後坡林經德

扶植綱常抗直辭，白頭不憚嶺南行。書云惟孝友兄弟，臣罪當誅王聖明。削籍投荒從寶慶，陟階錄後相
端平。朝家賜諡今方舉，凜凜孤忠死亦生。

永嘉林起巖

直節槃槃古樹平，綱常山重一身輕。歷陳高廟神靈語，願法周公日月更。飛霧縱虛遷客慽，擣泉疏爵大
君明。百年富貴誰能幾，天壤無窮獨令名。

子誠李處敬

至元壬午，省委至古山村，出示剛節公象臺首末，讀之凜然。
爲君細讀象臺詞，前代悠悠事可知。逐客遠投魍魎窟，奸臣高照鳳凰池。腹誹論起秦刑酷，斗粟謠興漢
道虧。幸有褒封丹詔在，忠臣幾免似湘纍。
濟邸獄成冤莫雪，朝臣伎倆氣先降。自知白日孤忠貫，獨擬洪鍼寸莛撞。坡老肯留儋耳邸，退之逗問樂
昌瀧。二公以後斯人物，未信欽州是陋邦。
巍天壯志切雲冠，懇懇封章瀝肺肝。痛恨帝關排虎豹，終教象郡鎖(音)鷦鸞。一捨英骨重泉夜，兩字清名
六月寒。讀盡條編三嘆息，忠臣心事古今難。



方巖崔大登

大德辛丑秋，分司象州，重新剛節祠宇，越明年壬寅春孟，詩以識之。
弔古來臨前日恨，人兩又記去年時。老猿僵蹇揮無恙，誰與重新剛節祠。
傷心往事可重論，獨坐儼然水竹村。千古廬陵高絕處，先生又是濟苍孫。

# 象臺首末卷四

## 哀辭

友人蕭幼明

大理評事胡公季昭，余執友也。昔所敬慕，異于他朋。自拾甲科爲天子士，宵辟窗病著，余嘗在京，嘗握手如襦衣，嘗繼偈以敢言斥象郡。余嘗匏繫不克送，欲贈以言，又未克即遂。心甚愧焉。其介弟國賓訃至，又未幾季昭訃至州里，嗟惜。去年秋，天子追恤還直，詔返柩歸葬。嗟者始慨。余悲季昭爲直臣，國賓爲愛弟，而遽殞覚歸，無所寄。余悰昔昔屈原未死，宋玉詞以招其魂。今季昭國賓已死，獨不招其魂耶。乃爲賦哀詞，且附以招魂之詞曰：繄若人之負抱兮，蕴温潤而清明。學既粹于風雅兮，行亦中乎準繩。奉慈母以克離兮，友哲兄而和平。俯科目以幽擬兮，匪中扃之所榮。儼執操以堅挺兮，肅官箴而是程。爰因職以有諫兮，乃人倫之大經。惟哲之從古兮，夫孰參其至情。事有異而莫測兮，若泯晃之興螢。本揆權以適正兮，深革疑而未冰。登通國之少亢兮，何退惡而凌競。光立志之審審兮，獨慷慨而狂誠。謂正直以大義兮，止咨訖諧歸能。既考理以枯則兮，宜辯激而彌嶒。睨龍鶴之九關兮，披瑣拜而畢呈。貫忠烈于陽烏兮，扃虹蜺之晃凌。倏勤賦以非韓兮，寧有詡乎脊鯉之稱。伊繼典之貴宥兮，猶未追于南征。若愛弟之如孝兮，疏





以身而偕行。念手足之一體兮，尉可愧乎脊令。維其冠于蝗魑兮，癘萬死而必更。彼百越之蓬蓬兮，瀰漫鬼之相仍。惟樂州之弗時兮，迫奇疾而易嬰。悲雁序之先斷兮，促哀鳴而必號。惨鶺鴒之先殞兮，諒不瀰而泯冥。幸天道之好還兮，皎白日之晶熒。俾輴輀之速返兮，顧靈旐之盈盈。懿伯子之一痛兮，初奚間于死生。嘯于彻以貫忠兮，觀九閽而附輕。卓公議之不泯兮，上下各保夫令名。幹百世以廉懦兮，爲余歎之縱橫。賦今昔之遺隔兮，慨永懷之弗勝。嗟南方之迢遞兮，塵剛魂之怦怦。欲邀招而未果兮，恐巫陽之莫遐。乃自招曰：魂兮歸來，無久滯于南方些。嗟彼南方，嶽飛橫空，毒雨冥冥，爲鬼爲人，懾目喪神。魂兮歸來，不可久留些。嗟彼南方，火日如焚，鱼石沸川，四序不移，霜赫崩鑠。魂兮歸來，不可久留些。嗟彼南方，瀛鼃海鱷，七晝八夕，跳踏騰躍。魂兮歸來，不可久留些。粤惟故鄉，風土恬爽，白雲青原，鬱潔明睟，沙舫遊春，草木葱蘢。魂兮歸來，可徜可徉些。齊齋遶遶，寿宴親裸，祚附隆隆，維廟孔安，歲時蒸嘗，歆食芳馨。魂兮歸來，可歆可享些。亂曰：四月維夏兮日淑時宜，離苦即休兮並車偕途，路經鐔潭兮遂以游，由湘之源兮汎湖舟，九疑蜂巒兮叫以登，靈妃鼓瑟兮如相迎，屈原孤憤兮昔所欽，精神默通兮造幽元，自古有死兮直則難，求仁而得兮又何嘆。昆弟攜手兮宛如存，低忠且敬兮輝一門。乃瞻祝融兮顯炎皇，鄣風吹雨兮旐以揚，州邑莫靈兮非故常，貞肝默契兮藻不忘，富之潘兮杭之巖，斧封雲兆兮卜無違，嶺吟鶴叙兮相與嬉，或騎鯨魚兮款天扉，千秋萬歲何窮期。魂兮歸來，察余詞。

## 祭文

繼居易

嗚呼，天下之公論，豈待百年而後定耶。惟公孝友之德，稱于鄉黨；忠藎之節，聞于朝廷。人之所難行者，公則力行而不倦；人之所難言者，公則直言而無隱。其過人遠矣。當表之貢，將老其才而大其用也，孰不期公以生還。乃遽厄於窮而沒于瘴域，夙有令名而無壽考，傷哉傷哉。雖然，人誰無死，修短數也。死而芬芳傳不朽也，有命自天，特俾歸葬，豈惟足以昭九泉之靈。凡宇內負忠義之氣者，亦自是少伸矣。嗚呼，天下之公論，豈待百年而後定耶。嗟我與公，情親道合，自公云亡，我生靡樂。繹此花封之撫字，適逢旅櫬之經從。觸目酸辛，滿懷悲愴。既捐俸給以助舟車，恨守官箴，無由遠送。雖兄令子，扶護間關，精魂如生，應與偕還。不腆酒殽，哭奠江滸，憶公清淚，如此江水。歸歟歸歟，一觴千里。

戴文子招

嗚呼，元化凝結，斡旋爲神，志士仁人，磨涅爲伸。神非附背，吉凶在人。伸不我同，賢佞難塵。嗟嗟季昭，伊國廉家，論議嶽洗，肝膽莫儔，昔者同朝，有赫其昧，磨稜拜舞，星濟月斜，讜揚君言，誰斥君死，淮南之疎，辛蒲之疏，南冠到頭，一身萬里。人爲天疑，我疑其神，人爲君咤，我究其伸。不然，胡不舉君以富貴壽考，而僅殞于瘴江之滸。是故昔賢所以求仁，而先正與鄙，不以惑而易欣者也。自君之行，逐客相繼，沈僨咸而遣彌，

余贈吟而同岀。首嘆數奇。不逢君㒵。天王聖明。公論首出。寃開南荒。恩沾白骨。君之妁節。允爲國光。匪國之光。抗我三綱。三綱斯張。宇宙爲回首昨遊夢逾一紀。官情秋雨。分劇君里。寫哀一觴。蕪蘋湘芷

象州郡學祠堂奉安文 鄭淸

嗚呼。徐公之治獄。若徐有功之平。胡公之言事。有胡忠簡之直。一時之屈。萬世之信。不在其身。在其子孫。徐公竄時寓居僧寺。因此有祠焉。胡公則僦民居以處。而無所於祠。二公學同道。官同寺。去國同時。貶死同地。合堂而祠。誰不謂宜。適相學宮講堂之東。奉二公祠。高山仰止。寔與學者共之。秋菊寒泉。世世其永無替。

吉水縣學祠堂奉安文 李義山

歲在乙酉。誰秉國成。事有難言。衆噤不發。公爲下僚。挺身起爭。上批龍鱗。氣直理明。下捋虎鬚。辭嚴義精。羣愉駭聞。額泚齒齘。假月微笑。而公南行。既斥不復。雖死猶生。褒表恤錄。訓辭哀矜。旌直誠過。惟天子明。嗚呼。洋洋蕨蕨。至渡頹谷。傾彼譖人者。爲公爲卿。昔榮華之幾時。紛唾罵其可悄。而纎臣之道愚。逐客之旅魄。使人起敬起慕。曰彼穢而此馨。以是觀之。士生斯世。義利取舍。可不謹其所程。嗚呼。公之幼學。慕汲直之爲人。仗節秉義。固出于中心之誠。爲臣委質。視一死爲甚輕。苟綱常其不墜。寧有覬于身後之名。比邱山而學高。凜勁節之嶙峋。剏附祠學宮。公豈此榮。從濂翁之俎豆。垂鄉社之儀刑。洗觴明酌。掲虔妥靈。魂無不之。寧不此歆。





吉州學祠堂奉安文 李義山

惟公實嚴遷客。端乎忠魂。以一身荷名義之重。以數語紡綱常之存。何豐嫗飆雨之弗貸。而不使少待夫朝暾。此悲悔何及之恨。所以重播告于渙詞之温也。嗚呼。天子聖明。公死猶生。一廷尉評。萬古汗青。我來作州。適在公里。惟公平生。人賤室邇。爰發公祀。于儒之宮。匪我私公。鄉評之同。吉日良辰。敬妥祠事。百祀千秋。以引勿替。

跋封事後

張侍講之言曰。爲已無所爲而然者也。嗟乎。此天理人心之正。而公私義利之所由判歟。大理評事胡公書云。今日之追贈褒崇。其實于濟王有何加益。然于主上君德所益實多。可謂無所爲而爲之者矣。遂是時。虛居何山山中。歷考功奏疏。言霅川之亂。非濟王之心。濟王之死。非主上之心。固已爲之三嘆。比讀公封事。而主上之心與濟王之心。亦以明白。遂爲之慨然以迄于今。去夏以副端入對。首論公仗節秉義之風。是以衆亂臣賊子之膽。主上玉色爲之愀然。今丞相又奏贈公員外郎。仍與一子恩。豈非天理人心之不容已者歟。因爲之敬書其後。以告來者。端平二年四月既望。導歸王遂謹書。

亟宗忠厚立國。涵養士氣。故小大之臣。皆得以危言讜論。植立名節。今觀竹林胡公封事。則事且三十年





豈芑之澤可知已。孟子曰。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三復此語。爲之敬嘆。淳祐三年七月二十四日。臨川曾懋謹書

歲在辛酉。觿組仕于李滿溪先生幕中。閲邸報。見廷評胡公封事。明辨濟獄之冤。既而獲讀爲象之行。搔首謝望。哀不自勝。涕泗滂如斯。涕也不爲無從而出也。今三十七年矣。自郎丹卿于江右。公之子金溪令君。始以公之象嶽首末見示。獲盡觀公之前後諫疏。及名世鉅英題跋。不勝起敬起嘆。九原不可作。孰能起公之死而從之遊乎。雖然。盛德之後必大。公有子今通閨籍。試壯邑。三異騰播。行有勉登丹極之招矣。觿組不佞。紹兩詩附于末楮。且備員舉勝明之盛。以少見其思賢之心。於定三年十一月日。眉山學齋史觿組識題。

寶慶己酉。竹林先生以封事撥奇禍。謫象。未期年徙欽。未及行而殁。越六年有歸葬之命。又越二年有復官之命。延賞之命。恩數便蕃。誥詞懇惻。四海臣子。有以知先生乙酉之論。非聖天子本心也。嗚呼。范司諫之貶。作呂夷簡爾。豈作仁皇也哉。鄒監門之斥。作呂惠卿爾。豈作神考也哉。胡編修之竄。作秦檜爾。豈作高廟也哉。柄天工者竊弄權。以行胸臆。方其秤筍迅烈之時。識論廣者。未必不疑天怒之不可回也。然太虛湛一。非客感所能終蔽。所過者化。俄而開明。曾不崇朝。亦猶人身病在股肱。暫然痿痺。而心君無恙。方且翛然醒。脫然瘳矣。然司諫詩稱柄用。編修復秩杏。監門雖不幸。猶及見更張而開收召也。獨先生委骨炎荒。陽春雨露。沛然九天。而老栢孤根。槁死風雪中矣。此聖天子所以爲之歎惋。同時氣類所以爲之感且慟也。九原義烈。英英長存。方將喜見天日開明。豈以死生晝夜爲隔也哉。先生昉有列于朝也。在寧皇時。不輕以寶官畀官。力言得寶歸禍。未必爲福。遂全方以戰多自詭。逆末有衍。先生首言禍必在山東。欲先時隄防。隨時操縱。詳國之道。尤謹嚴焉。大則因星雷極言隱伏之機。小則因經界極言增賦之害。先生天性忠愛。如水必濕。如火必熱。蓋其素所藴積。自然而然。乙酉封事。非激于一發之暫者。不如是。何以感悟淵衷。如史魚身後之諫也哉。先生嗣子知柔。能録首末。彬會沐薰拔莊誦敬歎曰。復其見聖人天地之心乎。於定辛酉六月上浣。里中後朝散大夫行常丞兼權兵部郎中兼史館校勘陳彬頓首謹書。





國無綱常。不可以爲國。人無氣節。不可以爲人。寶慶一疏。鳳鳴朝陽。竹林知愛國耳。不知愛其身也。欲植綱常耳。非欲植氣節也。先皇帝嘉其忠而官其子。今天子又嘉其子之能官而擢之朝著。而節惠之典且行。又所以壽于萬世之綱常。而非獨昭一士之氣節而已。余嘗訪象齋之遺愜。過滄洲之故家。爽爽高風。九京如可作也。咸淳丁卯。與公之子部門公同朝。出示象齋首末。敬薰香再拜附書于後。是歲良月既望。杭山章鑑。

自有天地以來。人倫之常。至于今不墜。其間非無闕薄之處。必有豪傑之士出力而扶持之。一時倘上之意。懼其不便於己也。挾權勢而與之角。往往能摧折其身。而不能泯滅其言。能使之流離竄斥于天末。定

之時。而不能不使光明赫奕于冰山既摧之後。是足以見天理民彝之眞。決非人力之私所能勝也。理評胡公陳大義於寶慶之初。一字一言。皆赤心片片中流出。視鷹鸇斬桁之疏。不可優劣。權奸不容。竄以論死。端平改紀。公論大明。公之忠烈。當與天壤俱弊。維時評審之徒。雖三尺童子。爭唾之矣。雖然。公之爲此。豈其出于一旦之決也哉。惟公弟兄俱賢。幽無間言。素無私蓄。其見也。季弟相從。寘死象臺。厥後伯氏歸公之骨。亦殞于途。一門之內。其于人倫之常。亦可謂無愧焉耳矣。當公章奏時。灼然知不可以不言而言之。不可已也。公之心。惟徐公瑄足以知之。謂公于他人奏事急急傳饑。聞之。則曰若幸他人言之。則某可以止。胡公封事有惻怛愛君之誠。無激訐叫呼之氣。嗚呼。是可爲後世事君者法矣。咸淳丁卯小雪前一日天台董楷百拜敬書。

三百年權奸之誤國亡國者五。初亡以蔡。後亡以賈。開禧之敗。去亡無幾。紹興寶慶。雖未有亡國之禍。然挾敵勢貪天功。誣上行私。使不得盡爲臣爲子爲弟之道。則二凶之惡。殆浮于三凶。當是時小臣敢言。懇家之大事。以扶天地之常經者。廬陵二胡公也。忠簡忠憤激烈。聳悚一世。剛簡援引故實。敷陳倫理。明白懇切。不爲危辭。又不抵忤時宰。而貽書以感動之。忠簡之言似賈誼。剛簡之言似陸贄。二公知愛君而不愛其身則一也。夫人臣之告君。蓋其悟耳。豈欲觸其怒哉。夫子之請討陳恒也。所以告其君大夫嚴正而不迫如此。後之忠君衛國者。其尚有味于吾言。臨川章嵓吳澄敬書。



寶慶習川之事。兄弟天倫一大變也。時玉堂行詞。有曰長枕大衾之樂。豈不聞尺布斗粟之謠。自貽伊咸。敢者至今悲之。在廷諸賢。身任綱常。相繼論列。公以棘寺卿。毅然批鱗。且獻書抵觸權近。至謫死象郡。然不悔。雖其忠誠根于天性。亦國家涵養人才。奬公論之効也。迨紹定釋恩。而特旨歸葬。端平改紀。而褒贈延賞。咸淳嗣服。又易名剛簡。得魯公所不得之諡。英英忠魂。亦可少慰于九原之下矣。盛德餘澤。天所錫予。百世宜未艾。然銅仙露泣。似跂畀來得辭之夢。玉盤人簡。成者至以叔子諡瑕之報疑之。嗚呼。吾賜儒忍言之。公之諸孫克紹先烈。以家乘徵言于余。余謂公之芳名。在史冊。忠義在穹壤。炎炎赫赫。然高山景行。千載一日。余則不能已于言也。因拆名氏于編末云。大德丙午後學東陽厲一鶚拜書。

剛簡公上稱陵書。字字從天理中流出。不待贊美。至謂幸而有他人言之。則某可以止此。眞無所爲而爲期于人主之一悟而已。所謂求仁得仁者。論死嶺外。公何怨乎。稱陵後聞王公遂之言。爲之愀然。加恩延賞。曾不崇朝。則公之謫死。直由丞相嗔耳。又所謂君仁臣直者也。嗚呼。偉哉。俛仰今古。爲之慨然。大德丁未八月望。番陽徐明善拜手敬書。

# 象臺首末卷五

### 敕

#### 賜諡省劄

承議郎幹辦行在諸司胡知柔劄子。知柔一介寒庸。謬叨拔擢。伏念先父夢昱。于寶慶初任大理評事。值有詔求直言時。眞公德秀。魏公了翁。洪公咨夔。相濟明辯濟邸事。而先父身爲法官。親閱案牘。遂上疏極論。請亟行追贈褒崇。且貽書時宰。言尤懇切。眞魏二公讀而嘆曰。下僚乃有斯人。吾當歸拜。尋聞忤當國意。將寘重憲。相國太母曰。果爾吾二人當直造福前爭之。得其語以告當國。于是與公先黜。而後御史李知孝乃劾先父乞寘海外。誣織起大獄。以諷諸賢。先父曰。吾辦一死。不爲人累。賴先帝察其非辜。迄從寬典。編管象州。明年司諫梁成大復奏謂輕于罪。乞更施行。有旨徙寘越。未及行以疾終。眞謫七年。乃沐恩釋歸櫬于鄉。端平更化。收召正人。貶黜奸者。以次叢用。先帝憫先父忠節。贈恤錄孤。恩綸甚渥。至有魂不可招。悲悔何及。用旌折檻之直。且謚投杼之譏之語。知柔復以無庸。蒙叨延賞。且拜洪造。備數周行。早夜靜思。公朝之假借休寵者。豈以知柔才足數哉。特念先父抵觸禍機。觀當時諸賢獨慘。而不及身被寵光。欲使臧孫有後于魯。爾稱精合甲節。義彰著。不以官品命謚。知柔家于江西。所知者曾三聘。范應鈴以廉官

得謚至于先父徒以不肖孤未能發潛闡幽倘爾遺憾不孝之罪將何以歸見邱壠謹依格具錄封事行狀及贈恤省劄告詞冒昧百拜控籲欲望公朝特賜敷奏褒表易名以昭先帝念忠之本心豈惟先父九地銜恩將俾天下後世忠臣烈士皆知所勸狀候指揮奏訖六月九日奉聖旨特與賜謚右劄本家咸淳三年六月某日

## 謚議

朝奉郎行太常博士王埴

議曰傳曰國于天地必有與立立者猶人生之有命脈關于興廢存亡不少也我朝以議論立國煒煒在人耳目者濮議也新法也和議也僞學也今觀諸賢之論建始或拂鬱終必消融暫皆晦沈久復昭晰間有不幸而蹈窮愁幽憂之境其風誼概之死靡悔千載有景光也是豈偶然之故哉上之所好下之所趨也前之所植後之所仰也夫以我朝富強不如秦隋威武不如漢唐而本領清正之氣渾全巍乎與帝王比隆非議論之明効歟若使如公孫宏孔光張禹胡廣輩何以導永命而夷厲階也按特贈朝奉郎胡公狀公慨慨有大節試中刑法除大理評事兩遇登對言發實盡非嚮國權之患在山東時逆全未叛也寶慶甲申霅川變起倉卒下于理寺時相因窮治鉤黨轉相羅引少卿徐公瑄實鞫其獄與公意合會詔求直言公遂極言其事乞以周公於管蔡太宗皇帝於秦邸爲法以齊威於公子糾唐太宗於建成元吉爲



戒又移書時相謂公論未有久而不明冤抑未有久而不伸言者李知孝劾公黨逆遂賂逆洪公咨夔公謫象州徐公亦謫道州已而司諫梁成大亦效徐公象州公欽州皆死因山矣先是徐公舉公引經決疑近古遺直又言之時相公所草封事出于至誠非沽激求名者此成大所謂瑄極力從臾合謀共議而爲之者也嗚呼甲午上始親政殿中侍御史王公遂奏徐公及公保護蕃實扶植彝倫伏節乘義足以寒亂臣賊子之膽詔與褒贈制詞有曰方嘉賈日之忠已墮隕月之計又曰用旌折檻之直且譏投杼之過當雖死可不朽矣公之心迹至是皎白于天下後世嗚呼豈非天哉方寶紹間諱人言事言綱常爲尤諱既言冀公魏公洪公同時得罪者凡十餘人獨公與徐得禍最烈及議論反正搢紳之彥草茅之士稍復言人倫矣方公大琮推遂埴首請繼絕謂公一疏實貫百代之興亡誠之令人流涕先皇初不以爲拂也何物壽皇論方公等四人無將不道賴睿明洞照議遂格夫是是非非交亂於一時未有不論定於異日今當權節物故之餘而或者猶嫉魏正獻直之轍無則公之蒙疑負謗於是非未定之時尚可怪哉惟其梁惟而梁厲意遺而黨芳國家一線命脈賴以不亡則其有功於世教也其可後乎公歿四十年上特賜公謚下有司議且兩年寔待罪博士反覆遺事慨然有感於中也故因采爲牘推明我朝立國之本末以厲萬世之臣子而沫夫賊滅良心附和時好者按謚法刑政節奸曰憲靡纖決推曰肅易公名謹議

## 覆謚議



朝請郎尚書考功員外郎兼沂靖惠王府教授楊潮南

議曰先皇踐祚之十年改元端平將與天下更始至是始親政六月有旨胡夢昱復元官繼又特贈朝奉郎官與一子訓詞有曰以直言求人以直言罪之豈朕心哉又曰方嘉賈日之忠已墮假月之計又曰用旌折檻之直且譏投杼之過大哉王言茲理考所以爲此理之宗未献用能撫有方夏享國四十一年天命人心凝固而不可解其本在此先是嘉定之季年謝周卿等獄具先皇帝知非濟邸意有旨追贈議者駁之胡公時爲廷尉評每聞案牘有感諸胸提徐公瑄欲退其封事久矣駭疏行不勝憤烈命詔求直言既四閱月未有痛哭流涕爲上言者公于是以書伏闕下排議者之說且白故王本心乞援秦邸追封賜謚卹孤故事又乞降存亡繼絕之詔同日貽書時宰極言之實寶慶元年八月也甫數日御史李知孝劾公削籍竄象州徐公以上書救公連坐竄舂陵明年六月諫官梁成大謂罪大罰輕又劾公徙欽徐徙象公未去象死焉旋殯凡六年遇赦縱始得歸葬公歿之明年徐公亦歿于象公之將竄象也與公德秀最先遂與公同章被罪洪公咨夔稱公長揖也一時僉人怙威煽焰自謂可以箝制海內然自是言者不絕如魏公了翁諸臣遺疏諷不悔而當受禍之烈莫胡徐二公若也然公之身雖亡而公之言已入于先帝之心故端平之所行勸盜發逢如矢往如川決見于親政之數月一時治象勃然比隆元祐登見前此驗疏之行且必死公于窮荒瘴癘之濱非先帝意也時查諫如王公遂如方公大琮皆由親擢慨然論及茲事先帝曾不以爲忤王公至謂徐胡二公之逐含笑謝妻子以保護蕃實以扶持彝倫伏節乘義之風足



以寒亂臣賊子之膽方公又謂公一疏實貫百代之興亡誠之令人流涕此于公何有哉蓋天理人心之至而意嚮由此明倫義由此立氣脈由此納其所繫甚不細也皇上嗣大寶服首詔復故王封爵天下莫不鼓舞于咸淳之政良由上在青宮日深知先帝意形之詔旨者如也繼又有旨下有司命公謚大明正照幽隱舉伸天地中和戾不順序上此心即先帝之心先帝此心本無所爲而爲之即天心也嗚呼理考可謂盡天下之至難公可謂言人之所難亦惟心與天一則難者直不啻折枝之易爾伊川謂如今人道尚不廢者只是有那些秉彝卒殄滅不得以是知三綱五常之定理繫於人而命于天天一日不壞則此理一日不易寶紹諸人遂欲盡力斬伐之以冥行于一時可乎不可乎故王之心賴胡公而白胡公之心賴先帝而白胡公得白于先帝之心無之千萬而無作斯嚴伏子秉非之性抑亦祖宗仁孝之傳乾淳諸老流風之遺間應有此嗚呼公所言十行六七矣天誘聖衷將盡行其言無嚴也庶乎人紀彝而觀哉之內無一不瑞之歲嗚呼其無愧于人臣之分矣公崖陵人其行與事具見家集議案所上封事徐公所上時事書賁之告詞詔命奏疏具考顛末而議其大節如此奉常議易名兼盡而公之父諱遂于名稱未安按謚法內外賓服曰正剛德克就曰肅請改謚曰正肅謹復牘

## 都省集議

吏部中胡夢昱覆謚事稿之典故。賜謚者。太常禮院議定。博士撰議。考功審覆。都省集議。省官有異議者。聽具議以聞。竊惟名者實之賓。易名之典。必據其行事之實。寶慶間詔求直言。時大理評事胡夢昱上書極諫。力詆時政。嘉其貫日之忠。旌其折檻之直。有詔復官。繼贈朝奉郎。官其一子。訓詞有曰。以直言求人。以直言罪之。豈朕心哉。御史稱夢昱保護諸賢。扶持羣議。仗節秉義。足以褫亂臣賊子之膽。此夢昱之大節之表在人耳目。而公朝賜謚之本意也。謚法曰。強毅果敢曰剛。正直無邪曰節。若夢昱者。可謂剛而塞。節而廉者矣。有強毅正直之實。宜得強毅正直之名。庶幾天下後世。聞其謚而知其事。稱其名而想其人。得之無愧。而名之非溢美也。奉常初議。謚以遹肅。考功以夢昱之父諱遹。于名稱未安。乞行改謚。但正肅二字。恐于夢昱平生大節。尚體狀未與合。行詳審。欲批送禮部。下奉常參考審謚申。

審謚

奉議郎太常博士夏錫

人道以綱常爲大。扶植綱常。以強毅正直爲大。蓋強毅則其志伸乎萬物之上。正直則其氣塞乎天地之間。此胡公夢昱身可死而節不可奪。時愈久而名愈不可磨也。准批下云有強毅正直之實。宜得強毅正直之名。事情允愜。審謚法合謚剛節。申省部。備申朝廷。取自指揮施行。

覆審謚

承議郎守宗正丞兼權考功郎官兼沂靖惠王府教授梅應發

議曰。咸淳三年夏。有旨賜故大理評事胡夢昱謚。奉常謚議曰奉肅。前考功以其父名遹。請改正肅。上之省矣。省官議送奉常審定曰剛節。仍下考功審覆。切惟本朝以議論立國。所以扶植天理民彝于不墜不滅之地者。惟士大夫一點忠義之氣。不以死生禍福易其介爾。孟軻氏有言。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坤以簡能。故坤之六二臣道也。必曰直方大。蓋氣無是餒則爲剛。動直以方則爲節。士大夫以此爲氣節。則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矣。寶慶初。先皇帝命追贈濟邸。宗棣孔懷之惻如也。何物奸邪。肆爲疏駁。詔求直言時政。將以求讜議。既四閱月。徵有推廣先帝之本心者。評事以棘寺小吏。獨當出疏。懇懇款款。惟以倫季之天爲急。先帝亦既采納之言。路諭王。附和時宰。極求詆排。一疏貶之象。再疏貶之欽。而評事竟殞炎荒矣。羣陰既消。端平親政。追念遺直。既俾歸葬。且復其官。錄其子。訓詞有曰。以直言求人。以直言罪之。豈朕心哉。又曰。方嘉貫日之忠。已嗟假月之計。又曰。用旌折檻之直。且諡投杼之過。至是先帝友愛之心益張。而評事死且不朽矣。按謚法強毅果敢曰剛。正直無邪曰節。若評事之不怵于勢。不感于邪。仗節死義。生爾忘身。謚曰剛節。曷不謂宜。昔參政舜公宗道。太常初擬以剛節易其名。議者不知爲美謚。竟改曰肅簡。歐陽公每以爲惜。今評事得之。抑亦可以無憾矣。宜如太常議。謹覆謚。九月二十九日奉聖旨依吏部審覆至事理。胡夢昱特賜謚剛節。





像贊

雍虞集

山深茅屋。風波闊。孤舟小。去處本無心。於焉發長嘯。白雲草野耕。清風渭川釣。悠悠千載下。斯人可同調。

鐘習時

鑒純正之學。負方剛之氣。侃侃立朝。屢陳讜議。其欲厚者。兄弟之大倫。其所切者。邦國之重計。竟致忤于權奸。甘遠謫于播桑。正類押于當時。公論伸于後世。如公者。信所謂世之偉人。國之令器也。

周述

抗疏以拔懿親。冀欲回乎天意。忠言至于激切。甘遠死乎荒裔。譴莫甚于寶慶之斥。恩莫隆于端平之謚。身雖謫于一時。名迺昭于萬世。我見公像而再拜。凛乎其有生氣。仰輝光于盧陵。其視忠簡爲無愧也。

熊槩

冰肌玉骨。鐵石心腸。清秩躋于棘寺。危言激切于廟堂。仗義秉節。宜乎爲奸諛之是嫉。推忠希赤。凛然與日月而爭光。一斥不復。竟殞遐荒。貽寶慶之咎不補。受端平之命惟良。公之事業。載諸青史。固不在豈像之有無。公之後人。歲時瞻仰。庶幾展孝思而感秋霜。余生也晚。慕尚尤長。幸忝公之鄉里。愧才識之謭涼。觀公死生高明正大。誠足以樹風化而植綱常。豈但觀淡庵而無愧。上當與忠簡千古而同芳。

李禎

惟剛節公。當宋季世。直慕汲黯。言如陸贄。上書稽陵。懇切諄至。權奸嫉之。卒蹈顛躓。忠義炳然。星輝日熾。上配澹菴。亦以節謚。嗚呼廬陵。盛哉胡氏。

陳文

鐵石其心。圭璋美質。問學則底乎純明。爵秩則躋乎華密。其讜議也。實天理民彝之所關。其貶斥也。迺奸諛權幸之所嫉。身雖殞于炎荒。名乃垂于史筆。宜謚號之寵加。昭忠美之孚匹。皎若秋霜。凛于烈日。嗟嗣予忝鄉郡而爲之後進。慕公勳山斗而贊之銘述也。

# 象臺首附錄

印紙題

穆陵在御四十一年，臣子之攻上躬者，莫大于噐用之事，得罪竄斥，乃斷國者有不得不然，暨主傷聳非命，固權相殺化，茲更竄斥者復美仕通貴，穆陵之心白于後世矣，士大夫立朝抗論，當先窺禍福度外，吉凶死生，固非人所能爲，而天亦不可必，則簡胡公之疏，豈非天日之洪哉，不幸物故，不竢平之待，豈非天者亦不可必耶，當時施行旣曰追毁出身以來文字考功歷，獨非耶，宜在所毁，而緇紳有司批給臨安祝京兆府公引典故爲疑，爲此典者，蓋以爲他日牽復張本，府公不沒，亦欲異于時後耳，殆未思立法者忠厚之旨，不可以不論也，故國三百年間，于士大夫始塞而終通，則有命存焉，胡氏子孫試以余說概之，則知故國之延促，有不係乎是者，獨怪議者後五十年，未少國危之際，猶追咎此，雖謂不知天可也，少微之對鄉闈孫書，○象下疑有脫誤

枘幼識賢韙，曾大父樞密趙公家乘，言寶慶改元九月旦，胡簽事進對，首言濟邸死非上指，使當立僞以明本意于時相，臣疑貽入對南宮，乞黜未幾，御史李如孝希旨，其疏削籍廢黜，先公時尹鎮蟠，力過闕當削籍二字，故事必下京兆，書考功籍，公遂不肯，累三入閣，相貽曰趣書，何其稽留，凡七月始下，公曰不十





狀當悔復，且考功籍護不涉畧，後必有知我者，繇是戒兵士弄護行復，密以傳錯相遺，自後先公門人王公過，亦極論濟邸事，而公亦被黜去，端平末年，公始得遂復，枘獨恨不得與胡氏子弟參論，來京師，偶韋周儀之間言是事，枘具所以，儀之曰，剛簡諸孫攜考功紙來與予語，誠不忘，意吳夫人之復封，端平之初也，復立濟祀，德祐之末也，馴致于此，其何可言，剛簡丁丑試殿下，先公時爲參詳，併識于是，大德乙巳，四明後學袁枘識。

阜陵之于剛簡，拳拳如此，則知廟模豈嘗須臾忘克復哉，志欲有爲，時未可爲，天也，乾淳遺民□□□吳澄再拜觀畢謹記。

渡江炎德衰，顚倒由姦檜，胡公進讜言，直欲揃逆戈，居然新州謫，名震天壤內，恢復事已非，能保淸淨退，孝皇眷先臣，拔濯起滯廢，初儀廊廟間，議論尤正大，邱園將佚老，耿耿丹心在，耆明慨凋謝，一劄重恩賚，矯首仰乾淳，芳猷傳異代，龍章儼如新，字畫有餘態，前修不可作，展卷一長喟，後學生金華葉謹翁拜手敬題。

右剛簡胡考功印紙一卷，得不與出身以來文字同一時追毁，若端平追復贈官朝奉，當由至元初悉上遷官，今不知在亡矣，大德丙午，余客洪泮，時縉雲鄭公溍昭提學江右，三山王澄翁過留公館中，胡揚自立以此卷屬余求公一言，遂幷得王詩，詩各有意，去之二十五年，自立之子龔同復求余書其後，謹按剛簡當宋寶慶乙酉，上書言濟邸事，稱周公因蔡叔而封蔡仲，此周之所以長，齊桓公殺子糾，唐太宗殺建成元吉，皆絶其世，此齊之所以亂不旋踵，則天之所以殺唐子孫幾盡，又引申生得諡，其臨爲韓，謂濟王不幸，事異蔡叔子糾元吉，宜厚其追贈褒恤，錄其子孫，歲時致其祭祀，使濟王之冤，如戾太子之得以自伸，不至如恭世子之鬱而不散，語極沈痛，此宋三百年禮義之所漸摩涵養者也，於乎遠矣，反覆此書，有味其言，故特著之卷末，昔先祖成敬先生與剛簡同年，以詩賀于鄉，名次適相先後，宋嘉定丙子也，至順二年正月初吉，里契家諸孫劉岳申拜手謹書。

出身文字盡追，休庭事尙書印紙，皆法密以疏，唐律令，詮判與簡，稔春秋，批書畢，訖明功過，闕寫如今信解由，當日有心言濟邸，後來無命到欽州，諸公長樂方賓笑，千載權姦不掩羞，開卷爲公三下拜，胡門家寶于孫枚，元統甲戌秋八月朔日，郡諸生周似周拜守謹題。

往年于胡剛簡公之家，見其奏稿，讀之流涕，爲綴數語于後，今在洪，又見此印歷，觀畢慨然，臨川吳澄識。

右宋大理評事胡公夢昱出身印紙一卷，五縫，倘書吏部考選之印鈐之，批書有荊湖臨安府吉州印，卷端減首三行，第六紙去太半，寔此非告勅，故毁而不追，公貶在寶慶乙酉秋，事文楊公長孺附詩云，便是吾鄉小澹菴，明年夏，司諫梁成大摘以勍楊公，幷按大理徐卿及胡公，縉以爲刺輕，有旨徐吏黨三官，函象州，胡自象移欽州，未行卒，嘗語人以欠金之夢，且曰彼紛紛者，將淵嶽表真能殺人，其定力如此，粉定

辛卯，冬鳳歸櫬，啓之面如生。端平甲午，從丞相鄭清之、殿院王遂奏，贈朝奉郎，予一子恩，告云：以直言求人，豈以直言罪之？又貲曰：惟月，析檻投杯，語精對的，當筆者洪咨夔，御紙尾所書同時纜觸者也。咸淳丁卯夏，節贈諡，奉常初議惠肅，考功以公父名憲，用改正肅。都省定爲剛簡。考功程遜曰：宜。且謂昔名參政宗道嘗以是易名，議者不知其美諡。吏曰肅簡，歐陽公以爲惜。今評事得之，可無憾矣。其秋命下，如章。公扶持綱常，物議所共與，獄閱辭識，言者所當然，條論建祥本傳所居功德源，尚有子孫，其居吉水東郭者曰揚，字自立，予士會能負歎爲校官，寶此爲如拱璧，求余題綴。院長臨川公後于是乎書。致和元年夏五月，史官曾巽申拜手謹題。

右此忠簡剛簡兩公家世所寶文字，及元朝諸閣老所爲題識翰墨也。皇明洪武戊辰科進士吉文解縉持以饋予，謂忠簡諱剛簡諱爲從孫。忠簡後裔無聞。剛簡則有八世孫義同之子季琛，義賢之子充，有所有爲其家之有，更加復治，仍爲題品。是使胡家子孫有通知二父之美，無材智不足之憾，縉妙年用心忠厚，若此遠到，豈可量也哉。觀畢題識其後而歸之。洪武二十二年，倉龍己巳冬十有一月丁卯朔，翰林學士奉議大夫兼左春坊左贊善劉三吾書。

孔子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宋之亡，秦之賊，史之專，妖孽也。胡銓與夢昱，禎祥也。妖辭不兩立，秦史不死，公之手，則公死其手明矣。此宋家存亡之一機也。或曰：秦史冤而不篡，曰：勢不可也。忠臣義士滿天下，而二公尤卓卓者，故曾有所畏憚耶？洪武己巳秋，襄陽任三泰題。

麒麟鳳凰芝草醴泉之物，幸而出於盛世，人以爲美；恨不生於其時，身親見之。不幸而出于衰世，見而賤惡之，叛賊之誣賤而輕易之，聞者無不惜焉。放臣出子，不遇乎時。若子胥之逐，屈原之放，比干之剖心，耶候之殖醢，生無一日得志于時，而坎坷者終其身。然當時疾之不過讒臣一二而已，天下至今惜之，世愈遠而愈傳，傳而愈彰，書之典冊，猶想望其風采，思見其人而不可得，視當時疾之者，有甚于糞壤。比之于仇讐，俱不手刃而噉其肉。豬是以自報。當宋南渡，高宗以昏懦之才，偷安一隅，捐中原之地于眾世之仇，而屈身吞氣，俯伏頭拜于仇敵之前，曾無怍色，而秦賊之權又竊傀其中，力主和議，當時士大夫曲脊從流，莫敢齟齬，其間一編修官胡銓，獨能慨然以義諍之。三百年士風賴以不泯，雖遭貶竄，而宋之宗社宜嵬乎殆矣。降及寧宗，史彌遠特小人之才，專權擅勢，貪和以宗室賢子孫，聰明過人，疾惡如讎，爲所構陷，出之事，獨而立理宗于是母后內專權勢，而彌遠之勢益熾矣。響川之役，貴和既死，猶議削奪以快其身心，獨一評事胡夢昱又能慨然以義諍之，從以貶死。嗚呼，豈不亦可惜哉。今幸其八世孫士會之子若鏞寶藏之，其卯縢及阜陵手勅一道，賜銓者尚在，反覆翫玩，慨然久之。洪武己巳秋，劉 拜手謹題。

士大夫以道事君，貴難陳善，身不暇恤，其暇恤名誰？剛簡公以忠被斥，至追毀出身以來文字，謂識小人之爲也。公身沒，而名愈彰，天下公議，自不可誣，後之讀爲小人者，不可以鑑乎。因拜觀公考功歷于胡氏





之後，宗講所議，識于後。泰和楊士奇書。

墳山祭田附

剛簡公墓在本縣五十二都天玉山後白茅坑，俗名鄭家嶺，今左曰小塘岡，右曰故事坑，海螺形，未山丑向之原。一墳山四至，東至田底下，西至坑心直出，南至第三尖峯，北至直下抵田。一原遺贍祭租米六石六斗，彭庚一佃白馬廟前早米五斗，彭重八佃天玉山下晚米一石五斗，彭重六佃宋家屋場田四坵，計米二石，又佃天玉山下晚米一石五斗，彭重七佃白馬廟前早米二斗五升，又佃宋家屋場早米四斗，彭重十佃白馬廟前早米二斗五升，又佃宋家屋場早米二斗。嗚呼，年代更歷既久，祭田不知爲何人所侵，而存焉者，特篩糠耳。雖公墓亦幾侵于豪族。成化間，賴我先父恒孚處士暨伯父恒性、恒仁、君披荊棘，逐狐兔，相與竭力恢復，乃于辛丑念六日乙酉之吉，率先大父幼文府君祔附葬子公墓之左。歲時祭掃，迄今不替。與山近守墓者約，每遇清明，必先掛紙，否則不許于墓之前後左右取茅，并以其原約姓名刻于下方，俾後之子孫，凡登是墓，亦因有所稽考云。嘉靖十四年乙未歲孟夏之吉，裔孫鐘識。

書印紙題後

右先大祖剛簡公印紙，蓋因末運宗時明濟邸冤被謫，輒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則此印紙亦宜在追毀中，而猶經有司批給，止去首三行，說者謂非詔勅類，故毀而不追，理或然也。特不知何年代珍藏于水東自立君之族，且請元季及我朝諸元老爲之題識，其用心亦勤矣，又不知何歲月流落于山下宋良臣氏之家。宏治間，郡庠生歐陽偕元氏爲其門館客，見此題紙鄉貫住址，頗大駭異，詰之曰：此實新村胡氏先世之重器，子何因而得？其速舉以還，庶幾免禍。良臣氏首肯，蚤因偕元氏送至，而吾新村亦遺謝焉。但首有忠簡公誥命一通，邑城東蘇化君謝其派實出忠簡，多方力索。余時侍諸父側，而議之曰：剛簡雖視忠簡爲從孫，然樣一峯，有剛簡不附忠簡之說，執之何益？遂勸以歸諸。嗚呼，物之存亡，豈固自有數也耶？去年方擬刻象贊首末，愈見適自家擴至，因諸叢稿梓，以免復爲他姓所得，余□然而笑曰：物之存亡，固自有數，他非乃所知矣。十一世孫南峯胡鐘謹書。

# 北行日譜

朱祖文撰

## 北行日譜序

自古忠臣義士。烈烈而死。令人追舉。千百世之下。欲彷彿其咳唾蹤路而不得。則有意爲摹而譽爲附者。所傳聞異詞。所微述異狀。而疑信參焉。于是門弟子及私淑之徒。有年譜之作。間繫以月以日。而考信者始有所憑。而不能若夫天地晦冥。狂飆駭電。瞬息百變。年月有所不及詳。而身其事者。按日而譜之。則若北行日譜是已。日譜者何。完天朱先生之書也。日譜而繫之北行者何。因周吏部行也。吏部爲天啓名臣第一人。凡緣吏部受險艱者。例得大書特書不一書。相率牽連以書。而況身其事者之自爲書乎。余三復而悲之。書之而與吏部往復者十三。與吏部往復于寸楮丸帛。飛出棘端犴物之際者十二。去來營輔閒與吏部心知。默爲拮据相往還者十之五。大抵與吏部語。皆蕭疏慷慨。如在鼎鑊百沸中。而翛然嘯之以清風者也。與吏部諸相知語。沈冥慘淡。如藏逋匿亡。曲爲求全之路。不敢大聲疾呼。爲德而類之耳鳴者也。至于寸楮丸帛之傳。在吏部則爲狄公去聚之衣。在家人則爲孫公誤適之炙。如新鬼萬厲。巫史紛若。幾幾于盼燬之一線。而或咻之或慫之者也。嗟乎。言至此而朱先生周旋之情事。倘忍言哉。宋文信公、前後指南錄。備述時日。且各系之以詩。我朝楊忠愍公亦于獄中作年譜。歛眉俛仰。至今炳炳如見。然主方虛相位以待。而嘉靖中葉柄臣。祇偷于驕寵之匪以弄其太阿。兩公得明而自爲書也。固宜。逆閹熾餤時何如也。以逆閹之熾餤。弄發于天下第一人。而闊鎖微鏈。死傷狼藉。其莫疾于吳人。與詞吳人之周旋



于吏部者。將何所不至。朱先生既身其事。而又能于倥偬中按時日而譜之。使千百世之下。不苦于觀炙私淑之無人。及它傳聞異詞微信異狀者。猶得有所折衷焉。朱先生之爲吏部。可稱死交矣。先生之死。蓋得于憂與勞。幸獲首丘而終牖下。然及離照之升。而不及雷威之霽。先生實齎恨以死也。身爲世爵。又爲名諸生。而家故貧。沒而相斂賻襚。皆藉同人取給。即是刻亦余裒醵金爲之。生平多懿行不盡書。書其爲吏部者。崇禎己巳秋。茂園人張世偉頓首撰。



## 北行日譜序

北行日譜。朱完天先生。爲周吏部北行時譜也。余讀而感愴惘乎其有餘悲焉。曰。嗟乎禍患之際。豈不難言之哉。方是時賊璫張甚。所以密布耳目而詗人動息者。前後數百輩而未已也。於是諸凡與吏部周旋者。咸或避匿。弗敢以名迹見矣。羣情洶洶。恫疑日甚。吏部旦夕且北。而欲爲捍牧圉職絏紲者。纔親而或難其人也。一二同人。裝藥爲吏部死。非不人百其身。顧其勢又各有所牽阻。獨先生一人。能脫然奮身負羈紲以相從于孤危迫阨之中。而無所難焉。斯其事即於吏部非有分毫關損益。而吾黨友朋之誼。不深嘉賴之哉。且先生與吏部初亦非深相識。獨以母夫人旌節一事。感吏部之相成。故遂委心許以驅馳。夫世人皆小意氣。搶攘感慨之中。輒相然信以死。間亦有之。而要其所爲結心矢報。大都不出聲名利祿。相煦相沫之閒耳。而先生之所爲致感于吏部。而幾幾乎必欲得一當者。顧獨在此。此又何也。先生始北歸。爲我道吏部死事。而獨搤腕於不獲含斂以爲深憾。嗟乎。此于先生奚憾也。先生是時方有吳橋之役。安能復與其後事相及哉。且先生固早知吏部不免。然亦庸詎知其倉卒至此。不復少須臾也。此于先生奚憾也。先生歸未幾。而以先時在道勞瘁。疾遂不起。先生竟以死報吏部矣。此于先生亦奚憾也。余猶記吏部別去時。余復咨嗟酬恨不能躡屩從行。使田叔孟舒輩獨有千古。以爲心中一大欠事。嗟乎。若先生者。其高誼豈復出田叔孟舒諸人下哉。而余心中欠事。亦若稍以少補萬分一。此余所以讀譜而重有

風也。而因爲之論著若此。至于譜之所以作。與譜之不可不作。先生自有序。嗣長公有序。吾友興度有序。序詳矣。余不復及云。時崇禎己巳秋日朱陛宣稽首撰。



## 小引

日譜者何。譜北行也。北行奚爲而譜。蓋斯行也。實爲蓼洲先生。先生被逮。從容慷慨之氣象宜譜。不意綱民無知。以哀控而至憤激。其間斟之酌之。不爲自裁。而爲赴闕。甘心鼎鑊之氣節宜譜。吾儕諸君子之遊於京者。爭爲先生効一臂。一種之肝膽宜譜。北方諸君子急先生之難。靡無不殫之力。千秋之意氣宜譜。未也。與先生未識一面者。際勝衆之好。或爲竭蹶醵金。或爲捐軀趨事。以庶幾先生之一生。不宜譜乎。未也。與先生爲金石交者。旣爲宴說其生。復爲深痛其死。思爲先生僅寡永遠計。不宜譜乎。未也。先生之僕。匍匐赤甘。往來如織。吏有隻身孤旅。拮据合殮。以結先生此身之局者。自有斯譜。而其忠不泯。即諸君子之僕。憔悴。征途。至有緣是骨立者。自有斯譜。而其勞不泯。不寧惟是。譜及彼地之芳蹤。而名公之家簏。宛然足爲吾黨取法也。譜及彼時之親記。而當年之人事。犂然足爲後人考鏡也。異日者公論旣定。太史氏乘如椽之筆。爲先生不朽。先生之品。昭於日星。澹行一段光景。諸君子雅有能言之者。初不以斯譜爲有無。然凡諸爲先生殫厥心力者。必且旁及此。則文實與聞。諸君子未必知也。則斯一譜。亦採擇之所必資。其可少乎。獨是文實拜先生明賜。竟於合殮不及躬親。北行之意謂何。何以謝先生於地下。則斯譜也。初無解於文之慚負也。第先生者時局之所深忌。其爲先生者。時局之所深求。所宜深藏勿露。留爲日後張本可耳。愼之哉。愼之哉。丙寅一陽月三復居士朱祖文識。



## 任俠傳

朱文學

吳門布衣金日升纂述

文學諱祖文。字叔經。完天其別號也。世爲檇李人。祖先應募無僞。功最。累陞都督大將軍。世襲蘇州衛指揮。以廉勇聞。文學幼孤。母朔勵節撫之。備集荼苦。文學長而端方穎異。雅不好武。被服躬行。有古人之風。弱冠補博士弟子。痛母志節未揚。不遑寢食。吏部周公順昌初未識文。文學會文太史文起（諱震孟字文起）。爲孝廉時。與文學習談其母貞操特詳。吏部聞而憐之。慨然爲白當道。得類題取旨部覈下郡。而文學始知。乃爲之感泣拜顙。願爲公死。無何吏部忤璫被逮。變起倉卒。都人士愴慨不知所爲。文學念此行必無全理。願相隨視其後事以圖報。慮家人或相勸阻。遂不復歸。與吏部同宿公所。中夜從容謂吏部曰。公毅然就道。良幸然事未可知。脫有緩急。誰可告者。吾嘗先往爲地。吏部首肯。良久曰。徐銀臺（諱如珂字念陽）。肝腸如雪。必能相濟。顧侍御（諱宗孟字嚴叟）。新入臺中。意氣不薄。可與計事。此外則定興之鹿（諱善繼字乾岳）。吳橋之范（諱景文字質公）。熱腸急難。一言相諾。生死不渝。皆可告者。文學遂別去。先走都下。比吏部未至。有以滅門事中吏部者。往銀臺力辯而解。至藁餡薄媳之事。侍御已先爲之所矣。已而懸贓數千。文學私幸旦夕告完。或得議獄緩死。百計句貸。都門不足。則走定興。定興不足。則走吳橋。冒暑單騎。間關千餘里。逗留數十日。措撫稍就。而吏部已斃獄

矣吏部銜命之日文學夜宿野店有聲魂然精誠相感豈其神耶文學微服僻處偵察幽靜每一啟幽閉者悽惻凡往來津渡出入禁門時遭艱辛僅獲免亦危矣然以身涉長途兆獲祗驗有逾初心遂至嚮以死獨留之際猶以吏部後人爲念嗟乎文學之所以報吏部者不已至乎而總爲一念孝思所激夫以文學之至性篤行固足不朽矧其附青雲之士哉

北行日譜者何完天先生譜先忠介被逮始末也載其行事日月具悉歲久原板殘缺將不能垂後令子叔高廣搜錫補其孝思足尚焉先生遜行蜀天臘筆傳中略見一班宜列篇首俾閱是譜者知先生楷模士林不獨信友一事而已先忠介被逮在天啓之丙寅距今四十餘年其間滄桑陵谷真如夢幻追思昔年情實非所謂抗節死王事者耶讀之不勝泫然流涕也時康熙丙午中秋前周茂蘭謹識

# 丙寅北行日譜

明 朱祖文撰

文之獲交蓼洲周公也則自先慈旌節事始也先慈苦節四十有六年編維免喪之日爲庚申歲同庠欲以苦節狀聞之當事文私以商之今太史湛持文先生時先生猶孝廉也先生曰此事非財力兩足之家不可今子家徒四壁一青衿其何能辦雖然難者吾甥姚現聞曾於孝廉時獲旌其母吾蘇顧巖叟亦曾於諸生時獲旌其母亦皆有大力爲之援今子無可傍借將若何文曰母節艱辛爲人子者不能一爲表揚何以爲子文志決矣成不成人爲政請不諸我爲政先生亦甚壯之夫以先生爲名教宗主而先父誌又出先生筆凡諸艱辛之狀無不具悉其詳且爲文慎重若此則事之不易可知乃蓼洲公文初未一面第感動先慈之節於殷汝劭（名獻）之一言而微詰先慈之節於文先生之一誌咨嗟歎息惻然垂憫遂力言於當事自郡邑大夫以至湛司直指不遺餘力且曰此事非公祖父母力爲主持而待胥吏循行故事則此節斷無褒旌之日矣迨旌表之旨奉已半載禮部樹至文始獲知其爲德何如而不鏤心銘骨也嗣是文中心藏之第以公名位懸隔雖蒙折節下交然引分自安非歲時不敢輕謁比公奉削奪之命乃始時時過從察公神情亦若以文非趨炎附熱不虞時昔之知者此文與公締交之案也今歲三月之十有六日天方曙忽聞公被逮大駭出門彼時便已心念公此行誰與偕往從者其文乎第長子館於浙次子病





於牀季子身爲桎梏不能脫然比至定衢遇公西席鄒君虛王（名谷）謁調沽標欲偕北往文念羈僕弱不堪力爲之阻而遂身任之公則亦喜動顏色因目吳君公如曰子其爲我一行公如唯唯乃議文與公如偕公之子子佩行已有成說是日諸君子便欲文與緹騎議所以偕文曰使文北行不當使緹騎識面以便彼中趨事遂以斯事他囑十七日文念十八開讀公身一屬緹騎便難拔避復造公所冀得詢所欲言而諸君子惻論議不歇或揮涕或懷金或欲一與禍糾而至者麛接肩摩聲如蚊聚形如蟻擁無須臾之暇維時有賀士某乃公素所倫者不勝痛向公而泣公笑曰我一去不復返誰卹爾者我應哭爾爾反哭我哉會有蔣兒（名欽）者語及傳神一事文蹙然曰是烏可已即託將促丹青君丹青至文爲道意于側公斷斷不可再四揖丹青君出若將逸者蓋公觀此身爲何物會有幾微兒女子態耶午餘諸紳者至云與緹騎講許八百金苦不能栽必欲文一行文知諸君非爲吾栽不敵特以文爲公所信其勢不能無增姑借作一蹬據耳不得已乃行然既以登場不能不諾其一講乃以公之冰蘖告而諸紳亦盛稱公之冰蘖且云倘公而不冰蘖其操也必且刻卿寺擁節鉞矣自苦乃爾何與人事吾儕奉命而來祇論官局索金不問其貧不貧也文曰然則金從何來諸紳曰獨不有鄉紳在乎文曰吾法網嚴密戚伺者多一爲捐助懼有起而議其後者曷敢以身試哉諸紳又曰然則獨無親友乎彼其至親安在文曰言至此則爾所謂自詒伊戚予亦不能不爲三歎息也親莫親於子女之婚嫁公且爲貧交是求即如長子之配於時鉅富數閩閱者多願與公聯好而公謝客曰乃公如欲富則歷官二載據足自潤何必借潤他人而令富女入貧家其與我均茹荼乎抑與我齊荼分茹乎且使我父子姑媳有大不得其所者幸勿復言假使公當日肯爲俯就則今日之費閩之婦家足矣又何必煩吾黨之囂囂爲諸紳不無心動然似已調諧好義之鄉助者多乃于八百之外漸增數以千計矣而堅執知故遂各含淚而別是日文即宿公署人散一燈熒熒文方欲叩公所欲言公且出竹箑六七柄從容揮毫書至二柄漏下已幾二十刻文不能復待力止公書公乃略言數事無宛轉叮嚀也文因笑語公曰今夕光景千古希觀何幸躬逢其盛耶十八日天將曙諸紳者復走使從公所促文文計不一二時且開讀事急矣其敢有辭乃復匍匐往則諸君子邀有魏某者云是故錦衣書記之子言當易投遂與偕入魏入不措一辭便慨然以一千三百金許之先交四百於是諸旂端志報命於公時公伯子淚從心下強顏相對公仲子年方總丱見公將出署就逮淚不自禁公怡然曰我天君方泰反爲若一哭所累其速去毋擾我時已報午諸司畢集士民填委而直指中丞且先後至詎意忽有官旂之變於時變出倉卒赴義如狂文以變服不便入唔躑躅竟日比夜知公請因不得乃歸公所公所爲兵憲行臺防守甚密文惟外望而已十九日文念公已無生理而重以斯變其謂之何造憲署苦不得入至晚當事者復移公入縣署始得將公公是時了無怖懼但多一番煩惱曰如無此變則斯時我已從容就道矣何有此紛紛少選公坐帷中呼文耳語曰謀爲我語當事者嚴兵衛我毋道夜半驪出城乎而一時友生愛公特甚哭聲震天中有倡爲高景逸先生之說者文謂公事與高先生微不同高無民變一自裁畢矣公則多此一節事須徐議于時萬民擁塞公赴幽之心如焚文寬之曰俟民心稍息公

詒可定行期，此時一動，變吏不測，公乃首身，復事革研，為一偕書扇書齋籍，寄去曰：事雖小不可負諾也。門外洶洶，門內蕭蕭，彼逮之始，親朋雲集，自民變後，皆畏禍不前，時來詢問者，不過疇昔莫逆，寥寥數人而已。是夕文仍陪宿縣公署。二十日早，公乃笑向文曰：患難相依，我兩人宜此合傳。文曰：公當此際而神情不動，乃非不朽，若文之棲棲，特情不能已，何足道哉。自是日為行計，乃命同人伴播候旨之說，以息衆囂，而民亦稍稍解矣。是夕文歸寓，為束裝，彼時並言孔將諸親，知方促文趨迴，何暇議及北往，內人一見，號相詈曰：禍且旦夕，聞公椒園成栗栗懼，及而此都已東奔西竄，巷為之空，汝速禍乃爾，如一家生命何。時文承伯之子壽康，新脫衞秩，伏枕侍語曰：祖助不易父，此行或有他失，如祖助何。文笑曰：事果株連，豈一避能免，奔竄特恐夫事，智者不為，乃若北行，業已心許，其忍相負，倘果緣是而及於難，亦命數使然，非予所得主也。其止勿復言，惟是內人喃喃，謂公往必死，死必株累，不死於故鄉，而務往罹慘毒，則文中心不能不為動，就枕話疑竟夕。詰朝二十一日，往謁廟，私以自裁之說，卜之，兵若簽若勸行，而自卜從行，則頗有危語，然念事勢至此，義無中止，復自詒曰：司馬公有云，天若祚宋，必無此事，今天若憫我，亦必無此禍，豈得以或然之禍，而廢必然之義，遂不復介胸中，則往文太史支十金為行裝，往別本學吳師，（名鎮）吳師曰：民變之議，十九已發，公即往，無與於旨之溫不溫，公身一往，萬一罹于嚴刑，已無足訝，而念吾於公獄詞，以民變株連一二紳紳為彼黨所心恨者，則一網盡矣，何不從容旬日，處分後事，以一死了局，禍止公身，以全諸紳，為愈乎。文念株連之說，實彼黨所有，然在吾公惟有赴闕為正，故前設謂之忠于諸紳則可，其為吾公謀，猶似有未盡善也，然不敢以一己之見，傍撓其間，遂唯唯。二十二早，公馳使相召，則已遷寓理刑公署（[illegible]）。若為候旨者然，文意公或為前說所動，至則促裝耳，於時馳一价，以力阻公行者言號號，公則計不反顧，毅然以一身甘鼎鑊，且曰：若輩為所欲為，若無大人君子保護，明日教誨之耳。我且甘身鼎鑊，正言教誨若輩，是日文復馳歸，計彼時文雖足跡不至，變所然朝夕吾公，必已為說問者物色，其能免于吏議，倘此往，或有起而議其後者，不能分身相應，必且以逃匿相加，實其罪案，遂草一呈，直以同公子追隨吾公，明告本學，以為異日張本，呈家中一候發足，即投，而文子壽增尚未冠，見此行不可止，遂力請從，曰：父老矣，長途左右，其可無兒。文笑曰：兒念甚佳，然此苦趣，非兒所能嘗，萬不可，力止乃已。二十三日，為合謹明卿太史之日，文為倡于旬日前者，文念知己在難，何忍銜杯，遂不赴，而即于是日赴公署，為長行計，公之長行，實惟二十五日，子夜文恐栖遲家中，即有剿勝，或為兒女子所撓，遂一出不復歸，遂增苦欲，誡公，遂與偕入，此兒因文在署，連造三日矣，公清輝不可謂非幸也，又公見此兒持有竹數，特為之題手澤，宛然不大幸乎。二十四日早，公呼長子拜文，文曰：若然，是以不肖待文矣。公乃止，而反躬為之叩頭，長公曰：從此以伯呼之。文遜謝不敢當。是日，撫中中丞元翁能官歸，文與中丞為翁資主，且為先大夫生平知己，大父身後，先年百戰助得撫儀金，世際實惟中丞力，義無不往候也者，復念此身一出公署，更復牽纏，公之今日，是何光景，文既繾綣於此，即不往，不為異然，乃第以一函致意，是日公諭文曰：弟則無一事，索腸獨先人未葬，此死不瞑目之事，蓋宦仕之日，既所不及，里居數年，尚有時紼一切





地下之事，已為舉辦，第以年月未宜，故為稍待，今不幸值此，辦父之喪，有吾子在，兄其輔襄大事，無一詒及妾婢。自彼逮迄今，如一日也。文因詢公此行存亡未卜，且與家人永訣矣，就道之日，尊夫人攜諸幼子登舟，可得一別，公搖首曰：從亂人思不可復詢，公以今日有此奇禍，自反居官，亦有一二冤獄，為公隱襄所不自安者否。公隨聲應曰：此弟一生可自信者，今日之事，蓋往因中業，如不通釋典，殆不能自解矣。二十五日長行，館于浙之長子，因呼遜約，其歸囑家事，而尚未至，遂不復待，是日文計公此行，決無生理，文豈能別效一臂，惟有一抵長安，速治稽殯以待，一有不幸，則身為含殮，以效友朋之義，以慰孤寡之心，此出門作想也。是夜漏下二十餘刻，遂行，比及舟彼，時兵士戒嚴，胥江之滸，幾無隙地，地既泥濘，人復雜沓，黑中忽失長公所在，蓋使者唐元恐為緹騎所物色，私與偕歸公，忽出意外，念甚，呼文兒之，乃與兒跡増于沓黑中，自胥江至洞涇，卸匆匆將十里，抵公家，已漏下四十刻矣，知公子已歸，懸旌始定。二十六早，於公家發舟，是時公內弟公如吳兄（名某）以有太夫人在堂，恐遺母氏憂，而止，乃獨與公長子子佩行，是時送文登舟者，則惟張氏孟舒（名某）（名某）耳。二十八早，至雲陽，公已有戒命，立趣子佩歸矣。逆料公心民變日偽，其少年緹騎一人，未必不為報復，而又戒心於江浙相失之事，故深為之慮，子佩含淚向文曰：父決不欲我往奈何。文曰：尊公自有深意，父命其敢有違，且斯何時也，世夫人柔腸欲斷，兄歸若慰母夫人，孝自在耳，力勸之歸。已而四月初旬，奸人忽造偽旨，謂籍沒公家，家人一時星散，夫人幾欲自盡，微子佩力為寬解，夫人已矣，業泉壤矣，子佩此歸，不可謂非彼蒼默佑也。於時文亦私禱一念，公之子公且堅不欲往，則事之危殆，可知，然少生退怯，如一己之生平何，遂獨任不辭，偕公使唐元嚴秀二人先公而往，擬從丹陽登陸，而唐元以緹騎欲走瓜州，會此時彼地諸旂聚集，恐為物色，遂從其說，至瓜州，則天雨泥濘，而又計從清江浦登途，為便，乃遂往清江浦。二十九日舟抵維揚，候舟雨，僕登岸有長髯呼之曰：爾已來乎。不為應，則又曰：爾蘇人也，若素相識者，然固逃于文，殊為之異。初二從清江浦登陸，有差騎一人，馬已馳過，忽復馳回，向文亦曰：爾已來乎。不為應，則又亦曰：爾蘇人也，為之唯唯，始去，方宿逆旅，唐元私語文曰：頃之差騎寓適相對，又復相問，而其詞若知我等蹤跡，文疑此必緹造之使，物色偕來者，此時有公致鹿璇方孫孝廉兩函，遂欲焚之，以滅跡，而又念非此無以取信二公，方擾擾胸中，忽有窺探逆旅之門者，其辭甚厲，則謂必差騎我繳無疑，繼乃縣役呼里役也，抵旅便夢先翻曾至文急，詢以北行之故，及兩焚書之事，先翻曾熟覩，不言，比醒私念，不言者，似可付之無言也，乃不焚，而以密入唐元臥具蓋被，必先文，文之行裝彼所注意，元之臥具，彼之所忽，萬一可倖脫耳，初三日始知此人咋偶乘差騎早已偃縣而去，驚心始定，及之前途，乃舟宿，處會一縣文，故爾相問，心始帖然。初十日，宿陽谷見有民變明旨，旨甚溫，為頌天王聖明也。十六日，到文柱道，抵紅村，日將莫，此為公之內昆弟諸鹿公（名某，定興人）（名某，住紅村）。蓋公之長子既不往，非至戚恐不便叶肝膈耳，鹿公一見，泫然相對，囑以師室之事，然其至親，一往鹿公即刻馳使邀孫公相議，孫公（名奇逢，字啟泰，容城人）居容城之北，相去二十五里，比至子夜矣，十七早，會孫公以無可効力，掣爐相告，先是魏廓翁被逮，吾公曾致書二公，以魏事託之，時孫以兄往鹿，以使往，文曰：魏公事

兩家俱得借重。而獨不可爲吾公一行乎。孫公曰。正爲往而無益耳。文曰。然則魏之鋪室。誰爲講者。孫曰。此事最易爲人欺。維時有金吾王公名複民。受恩于廓翁者也。密會公子於某所。公子以是託之王。實私爲料理。吾兩家初不能効一臂也。今周因魏而逮王。既德魏。未有不圖報於魏之椒闈者。慈者其於此處一圖之乎。文遂蹤然就道。十八晚抵都門。念都中戒嚴。必先得藏身之所乃可。有宗都督者。其父諱禮。於世廟時死國難。先都督因與定交。文與宗氏有世講誼。妄意此可暫爲居停。十九卯刻及其門。詭以他事往求爲信宿。於時都督伯子宦遊。惟仲子太醫叔子文學在舍。兩君相對甚驚。告曰。此閒大非昔比。即戚里侯門。無不惴惴危懼。倘客非其人。十家連坐。君以異鄉入吾門。比鄰已有密爲覘伺者。君其務就逆旅乎。即求一宿且不可。即欲行裝暫入其門亦不可。不得已。主僕三人。反揚鞭長安道上。索客肆而解征鞍。爲于宗氏間即報。得周某既已就道。不必深求之旨。深爲公慶。又有密擒首惡之諾。又不能不爲桑梓隱憂。而見宗氏一番光景。便知京師氣象。於時有五百餘金會票在身。會票無姓名。而所會之家別有家報。恐存周氏字樣。亟往其家付燬以滅跡。念公一到。惟鋪室一事最爲喫緊。而京師多巨猾。重信恐誤事。輕信或受欺。敢以此事問人乎。必得當道搢紳密爲區畫。計非王金吾不可。而苦莫爲介紹。又公所賜二三金石之交宦於京邸者。其非吾鄉。既難輕議。而一屬吾鄉。又恐縉事于彼。出沒必得一人焉密達于與公金石之鄉紳乃便。於時有蔣士衡（名某發古字）者。文之通家友也。以貢館於京。遂蹤跡而往。蔣一見密聞斯事。不覺失聲曰。此乾坤何等時。兄柰何自投此地。文亟止勿言。已爲門弟子所物色矣。是日即宿士衡館。囑其託侍御王純甫。則王公已奉削奪歸矣。囑其託念陽徐公嚴叟顧公。併託二公轉致羅摇諸公。求爲助一臂。又求徐顧兩公。問王金吾特爲補宦之地。其會要金併求二公司之。蓋文生平不敢與人出納。且此地出金於何作證。一與斯事。生平擔地耳。士衡曰。爲此公用惜。及轉致數人。兩公之所必然。至會票出納。此必不得之數。文曰。兄第往商。無妨一問也。是夕與士衡同榻。士衡遲起詢問。無非一片熱腸。其館使詐酬勵耳。文力止勿言。士衡不悟。此其家喧傳之所自來也。二十日昧爽。士衡亟往徐顧兩家。文復叮嚀曰。客肆祇可棲時。不宜久處。不審兩公能爲我旬日主人。俾得暫匿其身否。良久士衡至。欣然報命曰。兩公正爲此公深慮。不啻兄之慨然來也。王金吾亦削奪去矣。鋪室事顧公已身爲之任。立刻多方覓問。不必再計。所欲致意諸公已爲詳談。不負所託。蓋于會票之金入此出彼。於縉紳自屬不便。有吾蘇朱識吾者（名汝忠號我）。向固交好于公者也。今以補官將出都門。正有一事借重兩公。兩公爲暫留以待周至。了此鋪室一局。會票即以付之。乃若居停借宿。則斯時覘伺者多。兩公俱以爲不可。且囑兄勿往謁。事既粗有梗概。遂別士衡而走謁吾朱寓。以會票交之。因詢有藏身之處否。則指二閘之觀音巷。時已薄暮。移寓須候諸朝。而文寓門以內。朱寓門以外。禁門森嚴。正陽九鼓一出一入。殊有戒心。求宿朱寓。朱以寓所不便辭。二十一日。留唐元於正陽門外。候吾公遠。而文則移於二閘。道經前門關廟。虔禱得籤。遂決往所指寓。入別朱。遂嚴叟顧公爲吾公事造朱。知文在寓。入密室私會。文再懇鋪室一事。顧出手書相示。正爲此事與諸公往返者。娓娓而談。不能自休。言即懇懇別曰。弟亦不敢久留。蓋恐爲從役所窺耳。是日往巷。二十二日





復遣朱寓。呼唐元探公音問。何闃杳然。抵暮而返。二十三日。唐元至巷云。公使饑眞已至。公且晚抵國門。蓋眞中途先行者。有八行相通乎。文曰。爾主人左右皆緹騎。此時初至。正覘探者窺伺之秋。八行或入其手。執簡索人。吾事偵矣。饑眞既至。正可託眞面復。語不必多。多恐傳誤。今止有三言。寄語爾主人曰。定與以無益不來鋪室。顧公已身任停妥。會票已交付朱處。的當言之至。再元遂銜命諮眞。其不直令唐元將命者。則文既潛身。而公隨身之使。亦相戒不輕來寓。以防蹤跡。特留唐元一人介於兩間。爲通音問計。不欲使緹騎識一面耳。二十四日遣嚴秀至朱寓。則朱以奉勅不能久留。二十五日且行。令文至寓。以已支之銀。未支之票。轉託吾蘇查君獻可。文復馳往。而士衡適至。同付查君。文約查以五百金非徐顧兩公命不可動。其五十金則聽饑眞寄支。但須取有支票存照。士衡密傳顧公囑公之語。予文諸外復曰。閒廠衛耑爲吾公密遣緹事者三十餘輩。緹其用事之人。兄其善爲藏身計。是時嘶出入東直門。及往來正陽門外。大非易事。乃特求寄宿朱寓。朱以是夕移榻饑者若而人。於文不便爲解。力爲之拒。不得已而始納。究竟無一人至者。一時彼此提撕景象可知也。於時朱欲壯文膽。以好語相寬。謂周縉兩家親友。亦有倘徉長安道上者。文不信。續據饑眞面述。與江則祇有四僕。別無親友。其子至德州而返。黃公白安封翁抵京。爲邏卒所獲。辭其腰纏六十餘金。猶欲蹤問。賂以五百餘金始脫。父且如此。他人可知。朱所教不幾敗乃公事乎。是夕吾公至京。相邇咫尺。不敢走晤。徒有腸痛耳。二十五日回巷中。念巷爲車馬往還之區。耳目實繁。當此網羅嚴密。可不幾先藏匿。乃于二十六日走張灣。而與唐元相期。倘有相聞。當于彼地舊關廟相訪。亦蓋吾所指也。二十八日。不聞音問。乃遣秀入京探聽。是時特爲民變一事。萬分過計。走謁查君獻可。囑其豫備後事以待。惜也查君惟知其朱。以爲必不至此。烏知究竟至此也。二十九日。嚴秀至。始知公已於二十八日受刑。僥倖無恙。是月無三十。乃于五月初一復回二閘。而唐元來寓云。已坐贓銀二千兩。計無所出。有爾從泥首大士前而已。是夜竟夕不寐。則擬先作書寄報房達知家中設處。而道元歸爲齎來京會票計。又恐別有差失。則叮嚀填寫查蔣二丈面兌。非此二丈不得擅支。以寓其隄防。然自北而南。自南而北。遙遙數千里之程。又無中生有。處此多數。夫豈易事。大約以五十日爲期。倘公五十日之內。縲此而斃。何以自解。乃擬身走定興乞鹿公轉貸以應一時之急。乞孫公昆季入京預備後事。以防不測。謀既定。初三日方遣唐元發報房書。是時會票金已他屬。欲染指者。不無垂涎。而饑眞忽至。以贓金爲名。苦促文歸。且曰。此公意也。廠衛緝訪。果有其人。且五十餘輩也。因出公與眞書有火燒速去之語。蓋文居火燒坊下。故作隱語。且曰不歸。恐有奇禍。文念此行。實受公生死之託。即有奇禍。亦甚數應同盡。乃若斂金。自有異處。文起諸君子。在面須文往爲。復念公獨行其相託何如。鄭重乃忽於此時反命之歸。意必有惧之者。因問我有三言傳語。曾一一達爾主人否。眞即隨舉以應。乃曰。主人甚怒鋪室不敢回復。已而命唐元將文之言復告于眞。令其止達二語。不必提起鋪室。眞又不欲元歸。大有相角之意。文苦口曰。斯何時也。而暇惜一時之怨爲也。且彼此歸。專爲贓銀。一歸即來。酷日中往返五六千里。較之安坐旅邸者。甘苦勞逸。奚啻霄壤。予何所用心於其間哉。因偕眞與元不睦。遂不免翻異。其閒應歸而不使之歸。併前百

方促文歸.蓋有全非公意者.爲作色不怡.眞乃唯唯.又與語及欲往定與一面.眞又以爲不可.大指以銜旣嵐往.再往何益.而且爲公詒以匪之.然鹿孫兩公.文所得于覿面.知其盤之不來.蓋屈於勢而情則有餘者非恕也.乃堅持欲往.是日變則贓金復加一千.五日一比.初七起限.皆此之日二千.且不知於何措辦.豈堪更加.爲之苦極.初三錢眞別去.初四早唐元持錢眞片紙.留文往定與而命唐元往蘇云.此徐公意也.當即遣知主人.噫.文未皆歸也.而又何有于留乎.是早三人從二闕發足.彼時文付唐元達諸公書.皆爲隱語不敢明言.蓋恐爲邏卒所得耳.而錢眞不知此發.直以公與眞書寄歸.凡諸隱語.詳爲調詁.文有難色.唐元曰.請留在便可齋.則齋倘有他虞.即刻毀去.何如.文勉爲之應.不敢入便門.出張義乃取城外他道行.行不二十里.即有番卒三人叱下騎搜檢.是時急甚.文與嚴秀先以行囊與此三人.一一簡視.而吏以他語支吾.唐元則乘此之隙.將前書嚼去.毫無蹤跡.乃免于難.噫.亦危矣哉.初五日午刻.抵涿州.遣元歸蘇.而文則分道走定與.初六至鹿公所.鹿公一聞文至.不待通謁.即趨至門外相迓.告以乞爲轉貸.雖一時之急.併辦後事.以防不測.公於轉貸立爲首肯.其于後事.則以爲事不至此.文泫然曰.有備無患也.鹿公頷之.立刻馳使邀孫公.孫公至.便立刻召兩家.金石之交.分道間金.蓋孫公之貧.不減鹿憲.而鹿公躬耕自給.別無長物耳.次日鹿公墊盤報詢曰.有如公或不諱.此金得做徒納乎.文曰.公即不諱.贓無不完.是周氏必出之物也.文請自立一券.吾公得生吾鄉.金至圍立償而去.設有不幸.文自在也.其忍負公.公笑曰.事不得不詳問耳.安用券爲.正須先爲貸計.續商後事.乃初八日忽聞初六京師王恭廠地震之變.聞閱邸報而知是變也.地裂一十三丈.火燄騰空.不焚寸木.而傾覆屋宇以萬計.壓斃男女以千計.塵震宮闕.爲今古所未有.朝廷矜省.定刑之旨.且先後下.則妄意吾公不死矣.遂置後事不講.而留心釋貸一事.彼地涼薄.富家絕少.又非素所往還.雖以告急.一時不能蘘集.文則此實急于星火.然不敢形諸齒頰.蓋恐急則數不及額.非特來一番意耳.踰旬至二十日.始得三百金入手.二十金定與令王公名永會.新興人.所助.五十金乃鹿之姻家羅公.名萬永.因知其乘產往貸二百.雖以五十應.且云不必報復.鹿公則以貸而得助.與自至之助不同.仍嚮作貸.又五十.則諸君子擲左公浮丘奠金.未入左獄而斂存孫公處者也.其八十.則孫公之親某不問子錢.而以其本緩急者也.其一百.則賈人某之母錢.月索利二金者也.共三百金.未付金前.孫公已知文非內昆弟.第見文悲懇乃不他慮.而直以金付文.因借鹿使一人護行.蓋吾儕書生.非得幹僕左右.恐爲多金所誤.且使兩公知此金著落耳.公以老僕趙姓者往.二十一早疾馳.是晚宿琉璃河.聞是日朝天宮災.無端起火.正殿悉焚.不兩旬而兩以災告.何天心仁愛至此.二十二午抵京.入國門.門稅較之前月忽已加倍.氣象更覺刻急.一抵寓.立刻齎金付查君.獻可.名口太學生.查君問文于何寓.文不爲告.蓋此金之司有苟求金之所在者.查君若爲金穴.亦在羅網中.前金之交.查君亦有難色.恐其知文寓.則我能往彼.亦能來.必爲完贓耳.即坐查寓.呼周使.一面周成至.詢知公禁中起居稍慰.前者贓金正于二十七日一限.將完.來金適承乏之.此後使有鄉紳助金接續.文擔假可少弛.先期再四叮嚀嚴秀.勿引諸使來寓.爲人蹤跡.乃秀于是日乘文在查寓反.斂周成于文寓.愚人不知利害.至





此.文之不爲番卒所獲.特天幸耳.是日欲發八行候公.不敢.特索公與錢眞手書.見公十八九日之書.欲差周成回蘇.催銀甚急.二十三日.文復作書寄報.房促全.是午走蔣士衡寓.知並者明旨所云滿網巨魁.意有所聞.爲之大駭.竊以是時文之往還.吏爲稠密.益不勝惱惱.而士衡復曰.兄與某同姓.一爲番卒所維.其禍叵測.不可不慎.文心感士衡愛我.二十五日.遣鹿使趙姓者歸.勞以白金半兩.堅辭不受.曰.公所處何時.而敢領耶.主人知之.尊免督責.不與主人言.此金如沒公之德何.斷乎不可.比屆行.又私語嚴秀曰.金雖不受.歸必遣知主人.以表朱公之意也.嗟哉.此使.其眞便乎.使乎.是日嚴秀道經錦衣衛.見黑氣一道.從衛前起.直透空中.風不能動.因知二十四日亦有是氣.不可謂非大異事也.二十六日.始得公與文手書.懋勞外.以吳橋之行見委.然不言吳橋.而第云有一遠行.不審可否.待錢眞字而始知爲吳橋也.于時第以公急贓金.且天縱後.定無死法.可以暫離.乃立刻作書奉復.且云奚止吳橋.凡可效力.不妨多委.更不必惜文之勞.乃于二十七日得公與范公鹿公兩書.鹿則文得于覿面.故發者之往無煩再計.范公初未識.荊且錢眞面傳公旨云.范與張侍御爲姻家.張與公雖日相左.書可投則投.不可投.寧持回不投.勿生多事.文計京師去吳橋往返一千三百里.委身于不可知之域.而念業已許公.雖以中止.正徘徊閒.二十八日.聞皇極殿前塔石.費帑金如干.經年累月而始至者.大工方待之告成.而及雜忽斷.都人駭傳.一月之內.災異頻仍.奮皆事者.必爲動念.吾公萬無死法矣.二十九日.錢眞始遣周成回蘇.是日往別查君.適顧公奮西席王君煉榕在坐.偶語及公.謂從公來京之使.喧傳六人.且曰.此六人者.徼逐酒食.猶似居恆時.倘嚴衛緝知.不以情吏報目.敗乃公事不淺.兄可不思善爲之計.文因悟公使三人.曰錢眞.曰顧選.曰周成.三人者.原寓錦衣衛鄰近.以使承直公入獄.後錢周兩使留顧選于從寓.而兩人移玉河橋.與吳江周公四僕同寓.旣同郡.又同姓.謀傳公使六人所自來也.公使俱儉薄.豈其有此徵逐事.但非分寓.何以自解.乃于三十日.晤蔣士衡.詳語其故.囑士衡轉達徐公.令之分寓.且託之風聞.勿直告徐公以語所自來也.是日午刻.即出都門.居京旬日.逆旅主人見文謝絕賓客.而又與周使時時密語.業有猜疑.曉昔之夕.已有長髯居然闖入.四顧其行裝者.時公與范鹿兩公書.文先期析成指大.糊之壁間.是無恐.是時屆行.慎主人日牧.嚴秀計及秋毫.主人幾出猜語.文乃解行裝一事爲贈.以慰其意.始釋.六月初一.抵荻至江村.晤鹿公.以往吳橋事商之.鹿公擊節稱善.曰.此天下第一流人物也.徑往勿疑.至于侍御爲姻家金蘭之誼.豈爲葭莩所難.必不其然.無相妨也.因求公一函介紹.立爲首肯.許無公書.文曰.書中無非致謝語.范公書正在衙仰瞯.與公書有金且有數.恐爲禁門搜去.大局不便.已付祖惟.即范公一函.折成指大.粘之襪底中.持至不易也.鹿公唯唯.初二早呈范柬於鹿公.時鹿公子孝廉名化麟字仁趾在側.見書不署名.不塡號.曰.此柬無范年伯字號.得徵以與吾父者移之范乎.事若卹擠奈何.父書似乎難發.文少選進曰.前與公書.有當壼兩語.無非聖恩.今與范公亦有此語.寧有與一人書而直複者.請以前書同此來函去.則較然矣.鹿公徐曰.我來自發.前書不必同往.總爲至交未爲不可.噫.公之肝膽何如哉.初三早.鹿公發柬.是日以初二日大雨.湖水難行.乃於初四日發足.便道過孫公.以已意私懇孫公.致意于鹿.

求其再多方一處.孫公唯唯.因曰.前鹿公原欲以五百金相贈.措處不及耳.是日卽宿孫公家.初五寅丑之際.地大震.文臥炕上.幾爲顚地.已而知是日京師亦震.蓋震者千有餘里.蒼蒼之儆戒何如.文生平不慣鞍馬.前者長途每日馳驅.不能五舍.至此炎威日熾.僅行一百餘里.途中遇泉飲之.不覺甘露.行至初八.始爲張蓋.蓋爲一手執轡.一手執鞭.僮僕支吾.至此苦極無可奈何.乃爲棄鞭張蓋.煩苦可知.卽欲求如貧者之行.止于鞍馬之勞.頓不可得矣.昔楚中時時作想.不幸而生于三韓.發難彼時逃竄.惴惴恐有兵刃之及.莫必其命.求如今日.豈可得哉.則此勞爲之頓忘.因自笑此一想.眞一貼淸涼散也.初九早至吳橋.謁范公.(名景文.質公.景州吳橋縣人.)先以鹿公書往.鹿書中亦不明言吾公也.第云.與文同年同官.勇識其手書甚眞.末則云.一腔心事向誰說.令人徒憶平原君.書入.范公急索書.文曰.書非面呈不可.因問書係何人所發.文以公對.其使卽登顙曰.我主人正爲公焦勞.苦無音耗也.亟延入.述文之謁鹿公也.不覺酸鼻.因其使者相戒.恐傍人窺伺.淚爲之忍.然彼時之淚.猶能相忍不下.獨至此.則淚如湧泉.不能復禁.蓋與公就義之期.不能數日.神者先告之矣.范公相對泫然.不能爲情.良久方出公書.書中所懇.乃爲賦金甚急.求爲轉貸.覽畢卽曰.此須自是友生事.敢不殫力.卽命移寓別業.因識其西席康用升(名允濟.還宜.)兄.擬文之寓鹿氏也.去京二百餘里.鹿之北.閽無非閹官.主僕二人.深藏如處子.不敢一窺戶外.至此則去京幾七百里矣.范公亦相戒勿入市中.噫.世道至此.眞可畏哉.初十早.范公走使趙姓者.將命許貸三百金.而令文回鹿公處候金.蓋文與公無一面.所憑者吾公之片紙.所信者鹿公之一函.金送鹿處.在彼出納.始有着落.深服范公作用之妙.是日宴文.又識其西席李仲昌(名陞煙.濟南歷城人.)兄.蓋康課其族子.館于別業.李課其長君.(名元超.字若平.年十八已巳.)館于家.二兄俱篤行君子.而李更饒意氣.私擬得朋云.十一日.范長君奉公命先施.與此兄於朋從一切謝絕.惟有閉戶讀書.而得一再交臂.卽其師仲昌.亦欣爲異數.十二日入別.知范公已有家爲吾公求援于東光.蓋東光乃時局中要人.居相去祇二舍.因留候回音.前文初至.公便詢及張侍御按蘇.與吾公齟齬之事.且曰.近有家人京.曾以蓼兄事爲託.詰語見報.而獨此語未報.想忘之耳.必無芥蔕.理文念侍御與公爲姻家.不敢直遂.至是已悉公肝膽.遂直告曰.侍御萬分芥蔕.近日京師一鬨.民變便揚言曰.鬨此事.乃周公子所爲.糾衆抗旨.大是異事.諸紳相顧錯愕.不敢發一語.時徐公念陽在坐.獨抗言曰.周子年未弱冠.能幹此許大事耶.方入蓼洲于死地.又坐其家以族誅.烏乎可.芥蔕可知.望公力爲之救.范公駭然.立許解紛.因問金至鹿處.二十前後不遲乎.文屈指曰.金之比五日一限.每限百金.可以支吾.自六月初七比起.前有徐蕪五百.已完五月之事.今有鹿公貸金三百.併吾蘇及吾公知己之宦京者.聞可得五百.計可支持至二十左右.不爲遲也.范公頷之.蓋知公之金.聞之他人.他人爲政.一迫便不能多.不敢聯且婁賁.且屈指指數.自是如此.初吾公手書稱文至戚.而文亦以內昆季自居.且更姓名爲余.至是見范公情眞意懇.便以實告.公爲再三歎息.因以蘇郡人物下詢.矢口而對.與公嶠昔所衡煩相符合.公復垂詢兄往還定興.彼地有楊椒山先生祠.洪張桓侯舊德故里.曾一謁否.文過而公祠.曾默以吾公生還爲禱.幸無虛公之明問.因自念忠臣義士.令人景仰若斯.眞雖死猶生.烈烈千古.





吾儕可不知所以自勉哉.十三日.再別范公.見東光回柬外.兼得與使者口傳之語.許與諸要人處緩頰.爲之欣慰.臨別文正欲泥首以謝.乃范公先呼童設毯曰.同爲友朋.而兄獨任其勞.敢不再拜.爲之稽首.文不勝惶遽.恧愧別出.鹿公之趙家幹已奉公命至矣.蓋文爲貸金.非得識行者不可.先期與借至此來耳.不虞范公自爲遣使.慮其往返.范公復以程儀二金爲贈.文既仰其貸.又拜其貺.不可.乃堅辭.使者三爲往返.已而仲昌移樽相就.使者以公命乞仲昌一言.文直告以不敢拜之故.而仲昌猶相強不已.文乃曰.請留公所.爲歸途壯行色.不可乎.乃止.十四日從吳橋發足.天既炎甚.又計金至之期.尙有數日.乃從容徐行.十七宿雄縣.是夕夜方半.文臥室之門.發異嚮.如搖撼.急起四顧.寂無人跡.惟明月滿庭而已.爲之大駭.自離故鄉.絕無音耗.而出門時.次子病甚.且爲民變一事.罪對方張.深慮波及.則以爲文家必有他故.寧知吾公之變.正于十七之早.由斯言之.非公之英爽.而誰也.痛哉.十八至容城.過孫公.是時文之出入京師者再矣.自鬨渠魁之事.十分戒心.當此邏卒密布之日.曾幾何時.而禁門頻出頻入.恐爲物色.宜留此行.以防公之不測.且吾蘇之金.或不及數.鹿公處畢竟可爲地.處前已露意.孫公所宜潛蹤.辭謝.楯齋金往京.非得一的當友不可.乃懇孫公.慨然應允.議其弟啓美兄(名奇彦.號恩.息.進賓.)往.且曰.此開多中貴.亦有一二相識者.此行兼可一詢其中喜怒.則私心益慰.十九至江村.二十一日午刻.范公使者齎金二百至.不能如三百之數.迨文歸途謁范.范告以前約三百.蓋爲某二千石會藏德於我.可貸不虞.覺處所往.乃不得已託李仲昌.卽之中丞王公(名治.山東臨邑縣人.)得金一百.又卽之某某婁金一百.不管沿門持鉢.殊不自愧.是日兌封范公金.鹿公復出金一函.計三十兩曰.此止生茅君助金也.二十二日.孫啓美兄借鹿使趙家幹.偕嚴秀同行.往還之費.乏已可嘆.嚴秀乃鹿公則命趙家幹齎金支應.孫兄又堅持不可.主僕二人.已具有資斧.推讓良久.乃議各自支給.孫兄亦貧.與公未識一面.旣任其勞.又損其褁.倘行文向孫兄稽首以謝曰.此弟之事.以累吾兄.敢不拜送.前文之往吳橋而過孫公也.孫公私語曰.兄之至江村者三矣.彼地鄰近.俱中貴.不可不愼.昔魏公子之來.亦各處潛蹤.無定居也.兄此回有弟椒翾某某.俱可暫寓.兄其圖之.文心妄疑.或者意出于鹿.而命孫轉致耳.頷之.是時因向鹿公請曰.文其移寓以防蹤跡乎.公之封翁成宇公(名正.)毅然曰.吁.無友生.患難相依.情理必至.而煩僕僕轉徙.其安居勿動.噫.文此來.凡知其事者.皆以不祥人目之.惟恐或近.卽信宿亦人情所難.乃不嫌嚱就若此.今人稱交誼.輒云肝膽.肝膽之一字妙矣哉.蓋非有膽則惴惴惟恐禍及.卽欲全此一段交情.不可得已.於時文爲盛暑.積勞所苦.身既病熱.腸復病寒.日僅一餐.困頓殊甚.方服藥餌.偸安牀褥.乃二十四日午時.嚴秀奉公訃音至矣.自天變叠至.畏心愴省.以爲吾公必生.故吳橋之行.攻于身往.不意忽有此變.爲之痛極.不覺失聲于鹿公之堂.鹿公相顧錯愕.恐左右傳聞.乃爲強忍飲泣.嚴秀云.公之喪.已于二十二日之暮.將登舟矣.文計發眞未必待我.哀痛之際.一切都捐.則欲直走吳橋.以候喪舟.少展護喪之念.蓋吳橋去桑園一十八里.桑園者南北舟楫之所必經.於此相候.甚便耳.痛少定.徐贖蔣士衡來.東則傳念陽徐公意.召文入京.而鹿公亦向文問轉貸之金.作何區處.是時范公及茅之助金.嚴秀與趙使已復齎轉文.已交之鹿.公曰.轉貸二百

八十金。今有茅助三十。范公所貸二百。先行交納。尙少五十。再作區處。范公之金。文自于京中間公助之金。稍之何如。鹿公曰。二百自是賢翁之金。予何敢過而問焉。聞前者此處之金。尙未用。予命一价相隨入京。齎回原物可矣。文曰。前金必用。文所知者。祇元寶一錠。不使予納。託查君變易。或此猶存耳。數刻中。公三問。而文三以是對。不知未用之語何從而來。已而入京。會將士衡。文爲述鹿秀報訃。弟急索兄書。秀以爲有對。遍索而堅執爲有。弟作色曰。將卽不發書。汝獨不可立索片紙以報我乎。如許大事。而僅憑口傳數語。懊惱良久。已而見秀手中片函。則兄書也。蓋是時秀痛其主。形神俱喪耳。士衡因笑問嚴秀曰。若臨行。我曾密語尙有用存之金可來取。去亦忘之否。始知用存而誤傳未用。此語已忘于嚴秀之口。而先入于鹿使之耳。故頻煩鹿公之問耳。阿堵一物易起猜疑。可輕與哉。是日范公之金。託鹿公轉璧。而以茅君助金先消鹿公三十。帶鹿使偕行以便償金。力疾起程。鹿氏父子祖孫。姪孫公。見文不堪之極。強相寬解而別。二十七早入京。先會孫兄。約其攜金。蓋孫兄尙留京也。隨偕將士衡謁金陽徐公。而知吾公十六日尙健飯。沒于十七之昧爽。屍出于二十一日。喪發于二十二日入殮。惟顧選一人在。而錢眞則有候之舟中而已。四體五官。幸不全壞。第面似有物壓之者。鼻爲之平。已不可認。惟鬚與手足爲血肉不能變處。則顧選猶能識之。所備之衣。已不能服。第安置棺中。噫。文此來。雖妄意公之生。然出門時。原意公之必死。祇爲扶襯含殮計。故有此行。所以報吾公者此。所以慰公之孤寡者此。初不爲處金來也。乃竟大負本懷。徒令顧選一人結公之局。出門之意謂何。痛哉。隨以鹿公之貸商之徐公。公曰。有鹿氏原金一百存查處。可償。文曰。此外作何處分。意者其公助之金一爲取償乎。徐公以無存對。文又曰。意者其續到會票之物以踐宿諾乎。徐公亦以爲不可。噫。斯貸也非助也。雖鹿公義當有助。然寧我以金如數往。鹿公以心之欲助者。卻其如干以歸我。則彼此兩盡。今逆其欲助之意。而總其多方借貸。竟自償補。夫乃非所以自處乎。於時資斧已罄。告急于公。蓋文之來也。文與唐元嚴秀各持十金。唐元十金已于四月十六至江村用盡。文之十金爲唐元支去六金。乃以文自有一金。復支查處會票五金。僅足十金。併嚴秀者共二十金。自四月十七用起。頻往頻來。車馬僕糧。一切犒勞。種種諸費。咸于是取給。至此無復存餘耳。是夕卽宿查寓。士衡曰。卽動鹿氏十金爲兄資斧不可乎。文曰。償不如數。方切愧心。其可復損百金之內乎。計歸費須十金。弟自有一金。而范公處有不受二金。所必需者今得于徐公處稱貸五金。便可勉強就道。乃書五金之券與士衡。二十八日。孫兄與士衡先後至查寓。士衡擲回昨券。而以徐公命於查處支十金。此十金之支。出自徐公。文不與聞。隨付嚴秀付文爲歸途資斧。意者其續到會票之物乎。文卽分一金寄付孫兄。以勞鹿使。且賜其侯至良鄉付之。恐其來擾耳。隨交與孫其五十。某元寶一錠之未用者。其四十九兩五錢。則擬留爲吾公寄用之金。而非鹿氏之金也。蓋文之稱貸于鹿也。原無片紙。至此不敢不以一券爲信。乃出一百五十金之券。封致鹿公。與孫相別。仍稽首以謝之。使爲趕喪之計。于徐公處。知公使于二十四日尙至徐寓。於查君處。知公使於二十六日尙至查寓。蓋一爲買漆。一爲欲與吳江周使偕行耳。計喪舟不遠。乃從水路趕喪。奈二丈方別。大雨如傾。苟行半成。巨沒不可行。是月無三十。閏月初一。馳驅泥濘中。抵張灣。則喪舟已發矣。復爲挨





馳至此。則泥濘轉爲滂沱。求其馳驅不可得矣。有匍匐于滔滔已爾。是夕抵河西務。覓喪舟了不可得。方謀兼程趨事。乃初二晨起。水已溢于街衢。男婦老稚。攜筐挽而逃竄者。已載道矣。則移寓高阜。不一日高阜之寓。水復浸淫而至。恐復不免。則求附運艘。幾有性命之憂。初五日水勢稍定。乃附舟至天津。舟中有揚州運軍云。於二十九日于河西務見有二喪舟。乃南艘報竣偕行。其爲公與吳江周公之舟無疑。噫。喪舟而肯稍爲我待。不二日文已至矣。初六日從天津附往德州之舟。水勢逆甚。竟日不能二舍。十一日復登陸。十二薄暮至吳橋。別范公。蓋意喪舟過桑園。必入問范公。范公必爲我留。不虞音信之杳然也。甫及門。知范公聞訃之日。正欲開宴。一閱邸報。不勝痛。爲徹宴抱疴者累日。入謁相對揮淚。且稽首稱謝。文不勝惶遜慚愧曰。文不得視含。大負周公。乃公之罪人。反加禮耶。因告公以前金下落。且悉周氏之艱難。及鹿公之逋負。意欲公俟金至。稍酬以償鹿公。公於文一語一爲悽然。知其于此金必有所助。十三早仲昌來晤。文以情懇之曰。前金且晚且至。賀翁大有酬助意。而鹿公轉貸尙有一百五十未償。倘得隨公之所樂助者。卽以償鹿公甚便。兄其爲我圖之。仲昌曰。兩家之物皆出于貸。鹿公欲償貸。則吾公亦欲償貸。恐必不得之數。惟是直指以助周氏所樂從耳。文大爲首肯。是日赴公飯未半。鹿使二人已齎金至矣。飯畢別出。鹿使納金。公不納而頻召文。欲盡付持歸。文局促曰。周固不足。公非有餘。稍酬則可。其可全捐。而以此重逋爲公累耶。公蹙額怯然曰。所處固不足。然弟幸有此身在。猶易處耳。文曰。公言至此。不敢辭矣。但二百金數不爲少。長途或有他虞。親齎斯乎不可。公其別致。公乃止。初文之爲水阻遄也。深悔奚弗從陸取道良鄉涿州。便可剋期至桑園候舟。胡乃自爲水苦。詢鹿使以孫兄出京光景。始知孫一出京。至盧溝。民居已漂沒殆盡。沈浮五日。始達江村。主僕三人。幾于不免。噫。斯行也。伊誰之事。而乃以累孫兄至此乎。而文之得免于難。不可謂非倖。鹿使之來璧范金者。其一人仍昔之趙老家幹也。往返於京者凡三。往返于吳橋者凡兩。屈指程途三千有餘。况炎月尤爲不易。前者區區一金。何足少酬其勞哉。十四日入別范公。公眷眷。一餞再餞不能爲別。將行。文再拜稽首。公起執文之手曰。弟亦有四叫欲申。叩曰。弟相去數千里。徒有其心。不能爲力。兄與咫尺。周氏諸孤。所望朝夕一顧。文爲泥首受命曰。綿力所及。其敢自愛。噫。范公于友誼。眞千古一人耳。流盼旋者將命之趙使。見其形容骨立。詢何以至此。則以跨告東光之行。剋期報命。爲中途苦雨所中。方爾抱痁。斯行也。不獨諸君子竭其心思。卽諸君子之僕從。亦殫其筋力。眞足爲友道光。別出范公以前二金爲贐。文乃不敢復辭。使者復傳公命曰。所處二百金。旣不持去。不得不一歸原主。倘收當再爲設處。蓋金非己物。公自有微機焉。非有他也。是日原擬登途。而日已昃。騎且無可聞矣。仲昌用舟。各治其強遊公之小槳。以一解文之悲哀。然杯在手而痛在心。時時彈淚。殊不成歡而別。十五日發足。是時妄意喪舟繼闕。必有稽留。且從此至分水龍王。水勢俱逆。而我以騎往。必可追及。則爲策蹇而馳。十六至茌平。是夕復大雨如傾。水復阻道不可行。留茌平者兩日。十八發足。每行不數里。非深泥則巨浸。稍淺則以騎代舟。稍深便以足代騎。裸形匍匐。嘗此一番生平未嘗之苦。卽欲求如曩者之行。僅止于炎熱。又不可得矣。又每作三韓被難想。於滔滔中如乘安車。如坐夏屋。忘其爲困頓也。此一想又眞一貼

遺遙散哉。自吳橋發足以來。馳驅跋涉中。念范公之金。一歸原主。或不能如其前數。又念吾公之家。蕭靡不給。煢煢諸孤。以養以教。以婚以嫁。良非易事。目前贓金雖急。然當人心哀痛之際。自能勉強竣事。必不至累其孤寡。獨是日後教育等事。大屬難處。雖吾蘇好義者不少。然當此兩番大助之後。豈堪再助。即有金石椒蘭如文姚太史諸君子。均非有餘之家。豈能屢屢仰給。此年年苦楚。事事艱難之局。而子姓失學。併失其先人故步之根也。賢者之後。以空乏二字固其窮者。幾人必得置一恆產。乃爲永遠計。前金二百。僅足爲一頃謀。而讀范公所惠嶽議諸書。見公于宦遊。每遇凡可經久事。不遺餘力。聞有捐己俸爲之者。則斯議也。惟公可告。乃以前意作東。從逆旅主人寄范公。二十二日至濟寧。詢之閘上。則與舟又已過矣。沿途阻礙。使文不得登舟一謁。少盡其心。何天之阨我。至是是日遇公使周政自南而北。與之登舟偕歸。三十日舟泊黃河。一夕中盜之來劫者三。幸客衆豫防。不能登舟而止。因自幸范公之金。堅辭不攜。不爲過計。七月初一登內河之舟。是日午餘。颶風大作。幾爲之覆。倘在黃河。寧免于難。幸矣幸矣。已而聞是日吾蘇風更甚。數百年合抱之木。有爲平折拔去者。不可勝數。蓋公柩至蘇之第三日也。天怒激發所致。重其然乎。初二復爲颶風。停舟。初九抵暮至吾公家。登其堂不見其人。初十日謁公之柩而哭。不獨痛公之死。直痛公死而不得視含。公則大有造于先慈之苦節。文則無毫毛之益于吾公之死也。諸公子方遵日吾公之命。以伯相呼。爲再四辭謝。雖諸公子率公命相稱如故。然于文祇重其疑。所難耳受而神實不受者也。是日歸家。幸得舉家無恙。而病子呻吟于牀。然阿翁已歸。自足相慰。乃逾聚首百日而亡。痛哉。傷兒爲逃閏月二十八日之更深有鬼嘯于庭者三。其聲甚厲。蓋周公之喪已歸。請制往詢。公柩果于是夕至家。公實相報。有何疑焉。十三日以一杯哭公而詳在京之事。名九京報命復之吾公。節以資斧三十金贊數交公之子子佩兄。且言范公當有後訊。八月二十二日范公使者賚奠十金至蘇。發函深是文恆產之說。約以明春付金。因聞王中丞之金。業已收去。念范公囊中甚窘。乃致書李仲昌。囑于中丞處從臾其間。蓋仲昌與中丞爲椒蘭之好耳。或謂范公此金。異日即以清鹿公於計甚便。嗟文旣倡恆產之說。而范公慨然以爲己任。則此金者。乃范公爲周氏諸孤長久計者也。若鹿公之金。定當另爲區處耳。豈可以游移其間。以負兩公意哉。噫至此。而北行之事畢矣。噫公之數速也。萬姓爲之號呼。至捍法網。爽其元而不羅公之就獄也。天地爲之震怒。奇災異變。先後疊見。夫豈細故。公之已覆也。洪水滔天于京師。大風刮地于桑梓。爲百年未有之災。天人之際。一至于此。則公之爲公何如。乃痛公之深者。或以嫁死耳。奚弗自裁于蘇。乃多此緹騎贓金之費。而投其身于至慘之地。噫公何人乎。肯泯泯而死。自同於匹夫匹婦之經溝瀆者乎。故闢眞君之徵兆。每爲勸駕。非不靈也。正欲公之烈烈而死。以奇節與公也。此豈尋常所能測識。乃若吾公聞逮之詰朝。囊中所存白鏹不能一兩。以三鏹與實交徐亂經。以二鏹買桐油爲熏壽資。謂其價稍廉耳。以燈火之需而計及于此。其家之貧可知。比聞逮所付公子之金。使四鏹耳。問糊口之產。僅僅半頃之污萊。問棲身之所。僅僅數椽之陋室。五年司理。數年銓部。而光景若斯。吏之廉未有如公者。乃能償贓金三千耶。藉非吾公之品。吾蘇之義。則公之孤寡。有爲贓金立斃耳。斯民自有直道。千載自有公



201 43B



評。可不具論。聞吾公爲獄吏拷掠時。見其刑禦甚。則高聲呼曰。爾不畏天地耶。奈何必欲處吾甚以死。且天下忠臣義士多矣。從來翻日後之案者。正不悟日前之所忌也。非謂吾甘死而天下遂斷忠義之脈也。公所謂教之誨之者。其在斯言乎。且捶且罵。愈折愈衛。被逮諸公。無能比其烈者。噫味斯言。一時毅然不屈之光景。又豈見聞可得一二哉。猶記公公署候行。燈下朗吟于忠肅公粉骨碎身渾不怕。獨留清白在人間。及楊忠愍公風吹枷鎖滿城香諸詩。津津有味乎其吟之。神若爲之彌壯。氣若爲之彌揚者。公于臨難激烈乃爾。豈非眞正奇男子。壯哉壯哉。公之禍端。固由于與廓翁聯姻一事。而倪文煥首逞毒惡。後吏有陰爲之擠者。然聞緹騎之逮廓翁。廓翁飲之虎阜。緹騎且從虎阜解纜。廓翁爲聯姻一事。欲姑爲一日留。緹騎難之。公大叱緹騎。而且罵魏賊。復曰。若其直致我語。余非畏死之人。噫。捋虎頭。履虎尾矣。奇禍之至。何怪其然。非吾公斷無此膽。聞公于被逮之夕。縣令守于廳。妻挐哭于室。公拜辭家廟。從容下。雖爲僧題小雲棲額。此其神情之定。何如不死于蘇。死于都。眞知所以處死者矣。吾公之抵京也。以四月之二十四日。公之入獄也。以是月之二十八日。未入獄前。處東司房。彼時諸縉紳無一人敢至。而諸旗則左右惟謹。蓋諸鹿中途聞京師以其錢索激變。將如周繆兩家追比詐金。皆於驛中密室跪以前金完璧。公則仍以授之。誓不洩一言。故感激若斯耳。二十八日另有一旨開讀。開讀畢。裸形加鎖。以解理刑。一至理刑。彼時即公隨身之僕。俱不克覯矣。聞公于理刑院詞侃侃。聲振一堂。撻棍四十。繼之以夾。水火棍六十。又隨之以楞拶。枝一百二十。誣坐贓金二千兩。續奉嚴旨五月初又加以夾。復誣贓銀一千。公至此不死者亦幾希矣。續有非常天變。刑爲之停。比至六月初旬。又撻十棍。數雖少而慘更甚。十六公猶強飾。十七



子丑之際。不知用何物鎮壓公首而亡。諸乎者則鎭頭顏紫也。聞楊左諸公之死。皆出此人手。應選每日送飯。與獄卒顏猾。故得其情實。乃爾不敢不詳誌。以記彼時之慘毒。公之德容。旋公堅不欲寫。有公門弟子顧兄名汝虬者。知不可明告。卻於被逮之十七日。私攜丹青君王明谷。從傍私窺。圖公貌藏之。其肖特甚。不惟俾公之子若孫有所瞻依。且使吾公之容。異日與諸名公之像。共垂不朽。俾後人有所寄其高山仰止之思。亦似有天意。此皆吾公之事所應備記。故謹附錄于此。是役也。鋪室一事。全賴嚴豈顧公與所出往返書札。爲給事足吾陸公。而京師斂金。皆惟念陽徐公。當其時縉紳先生。靡不以公爲諱。不敢齒及。徐公獨挺身綜理。而且侃侃于張侍御爲公之子力爭民變之事。今日徐公之削奪所自來也。若文一人。既不敢及顧徐兩公之門。非得士衡轉達其間。更從中爲之料理。則文有束手無措而已。亦日中往來長安道上。分受共戚。士衡一人耳。乃若遜吾朱君。雖疏于文之一宿。然非朱君安所得査君。以爲出納之地。査君者。以太學待選于京者也。司此一項之金。大非易事。而査君能任之。非獨于金之出。悉無所負已也。吾公之僕。自顧選而外。則有唐元。特爲贓金一事。銜命而歸。潛若中四十餘日。往返六千餘里。融後使周成。幾兩月而纔返半途。勞乎不勞乎。嚴秀偕文出入。其勞可知。而錢與者雖多。所不便于文。然遍叩諸公之門。及入獄比納。亦勞之不可泯者。此俱北行之譜所應紀也。乃若吾蘇斂金。皆推光祿卿貝奕毛公。與異度文起孟長德升諸君子。文之遣唐元歸蘇而索金也。屈指往二十日。來二十日。斂金十日。尚恐不能

及數.乃元以端陽日從涿州.歸于六月十六日.已持千金之票至矣.又十日念陽徐公使者.又齎有五百金之票至矣.是時有原齎會票五百金.京中縉紳所助五百金.范龎二公處有五百三十金.已有一千六百.而得此兩項之金.且浮三千之數.倘其時而無必欲死公者.完贓之日.逕刑部擬罪.明旨昭昭也.六月終旬.自足了局.諸君子寧不大有造于吾公.聞文先生之言曰.明知贓之完否.初無救于吾公之死生.但公倘爲追贓而死.則吾輩之痛.更莫能自解耳.然當緹騎之至也.所處已二千金.茲復處幾有二千.吾蘇之好義亦已至矣.苟非公家亦貧.寘無可貸.豈無可變賣.絲絲取必于助.亦安能感動如此哉.被逮之始.縉紳與諸好義者.爭爲助.諸衿士則請以本府季試三擧諸生例得賞金.全捐爲助.而諸黌于學宮者.則請各捐一金爲助.一時好義光焰可知.而彼時司出納者.實惟楊兄名大濚.暨張兄名我城.當民變後.人俱畏禍.至有前曾出金.而願求削名助籍者.而張兄能以爲己任.不避嫌勸.若爲公而死者.實惟顏佩韋楊念如.周文元.馬傑.沈揚等五人.聞佩韋念如臨刑.了無難色.甚然曰.我爲淸官死.死有餘榮.寇公滙(名慎.陝西人.)陳父母(名文瑞.福建同安人.)俱爲流涕.陳父母者.老于諸生中.公爲司理特拔之.進秣陵.因以門弟子自居.公之被逮.左右周旋.實惟寇公與陳公是賴.非兩公.恐即欲赴闕.未可必矣.蓋當時人情危懼.當事者惴惴以公爲覆府.既恐爲旦夕之留.又恐速目前之禍.惟有支吾觀望.以冀一時之無事而已.委婉調停.惟兩公是賴.至于吾蘇之禍.止及吾民.而士類獲免.止于降黜.則或云禀出安慶相公.然亦非人力所及.蓋以天變不畏之璫.而此時亦若有惴心.稍委闇豎.處分者豈非天哉.凡吾蘇士民親友.爲吾公奔走捐助者.不能盡記.如公姻婭之殷汝劭.介文.交吾公者.以此舉幾破其家.而密交鄰盧王.辟他館.課其諸子.則雖





不北行.實于北行也.文故紀北行而及之.至文棲遲定興吳橋間.爲龎爲孫爲范.數公家範.更有可言者.龎公之封翁爲成宇公.恂恂篤行.惟知誦法孔子.別無淫祀.子旣職方.孫復發解.而身尙課農.朝夕靡倦.居然有伐檀氏之風.聞公壯年.公之父方持斧吳中.而公以青衿家居時.躬親負擔.以餽耕耘.以故家之僕從.無非田夫.求一布衣鮮潔之僕.不可得也.而肝膽更甚昔.魏廓翁以大行人至其家.求識公.而公以我老儒.而彼縉紳.縉紳交自有吾子.何與我事.堅辭不出.比廓翁被逮.魏公子持廓翁八行投職方.職方方經理榆關.公得書曰.此吾子之友也.可以吾子不在辭乎.遂身爲居停.每對食.見魏公子泣則不勝傷時吐其餔.至欲質產爲助.又聞公艾年喪偶.終身不再娶.門庭肅然.職方氏年方五十有二.而鬢髮皓如.與封翁幾若伯仲.蓋以急友之難.一夕而白.同榜中吾公即與定交.在此急吾公之急.化無爲有.肝膽所不必言.親朋四出.間金.而相對不輕齒及.以故其僕從寂無知者.比范公金至.方求公命.便促孫啓美兄.公已先期命人往矣.作事之密.處事之敏.亦可窺見其微.子孝廉公仁卿.惟知下帷.門外之事.即試事亦不一與.其父子祖孫間.眞令人相視醉心.師法不逮也.孫公齡十七.領鄉薦.已爲孝廉.二十七年.而四壁蕭然.一無所有.昆季四人.每食必聚.更相僕從.疏食菜羹.陶然自得.忘其爲貧也.文初謁公.與公並騎而行.將至.公下騎步趨.文謂已至耳.不知乃道經其尊公墓也.因爲訪其嚐昔廬墓之所.併讀諸君子詠其廬墓之章.宛然孝思.令人傷感.如公者.孝廉二字.眞不愧哉.而其兩兄一弟.俱篤行君子.弟即啓美兄.奔





走吾公之事者也.若范公者.高義所不必言.時其太尊人宦遊.而太夫人在堂.朝夕往朝.不曾嬰兒之慕.間.旋者太尊人爲湖州別駕.偶抱疴.報至時.方娶婦.吉事未畢.即刻疾馳.不八日已至湖.蓋一日夜馳三百里也.延明師于別業.課其族人.雅有文正之風.師即用升庵先生.古人也.已登明經薦.而甘苦料課.居然寒儒.康有二子.彬彬謙恭.亦子諸生.乃儒其冠.長子向未泮遊.則冠齊民之冠.文登其堂.爲之留飲.其子掃除盤捧.惟恐不及.文再四爲設坐.阿翁弗許也.而仲昌李兄.一種奇特之氣.英英逼人.吾公之未沒也.則慷慨相期.吾公之已沒也.則悲歌相和.披肝瀝膽.把臂懸懇.即肉骨不啻.以上諸君.皆夢寐勿諼.而恍然在目者.故特爲之附及.乃有吾蘇錢賈張全倫.皆人也.彼未皆沐公之恩.而竊感公之知.吾公之逮.亦捐助十金.又惓惓爲諸公子計曰.公子年少.非得昔父執諸君子爲之主持.不可.非期必行.言期必聽.乃克有濟.乃克無負淸白吏子孫.噫.斯言也.斯念也.而發于吾之賈人.雖數君子金石之誼.必蘇斯轍.然旁觀一種議論.自不可少.倘諸君子而計及於此.則公之諸孤.旣爲大賢之苗裔.又得衆正之夾輔.必且儼然成其爲道器.時謂公死乎.時謂公死乎.紀北而終之以此.所望于諸君相成之誼匪淺哉.





# 書

## 蓼洲周先生書

廓翁事已付之一痛矣.翁兄生死交情.眼中未見其兩.感極.容面時悉之.氣室將成.弟已作避世計.知亦有道者之所深許也.不盡.

傷哉.此周先生手書也.先君云.于都中尙有數楮.幾爲邏卒所獲.悉已火之.止存斯柬.乃先君爲魏先生後事所寄者.不數日而先生亦被逮.頃簡笥中.讀之涕下.謹錄首端.以識愴感.

## 潘持文先生書

讀手諭.當日情形了然.可作他時信史.使人誦義無窮.彼以不及親含爲兄遺憾者.不知其間無數委曲耳.欲冰希炭.冷煖自知.惟有腸痛.弟受患餘生.復多疾疢.閉門攝影.不知作何稅駕也.原稿奉上.祕之篋笥.留爲金蘭譜中一段苦海耳.

## 又

于佩雖當入都.恐無同之者.未可遽行.尊論勁甚之說極當.但今當事諸公.護畏太過.鄉紳又鮮慷慨激發者.所恃天子神聖.遠紹堯舜.前敕諭有冤恤贈蔭諸語.此時當有處分矣.贈謚祠廕.四者缺一不可.然倒非一時一人能辦也.道體久病.此時須萬念放下.乃稱善攝.吾輩後死之任.必無少怠.幸勿注念.以耗

精神殊憊。一兩奉上。卒業殊愧非發。希亮察亮。

現聞姚先生書

初意日讀道吾丈自敍生平耳。不知其為亡友北行事也。披緘盥手焚香。卒讀不禁泫然。此兄受奇禍。惜其不能效忠盡公。就桎梏上作年譜。而吾丈代為之。他年信史。寧不以此為左證。至於周旋險阻。生死其之。古人中寧復多得。友道如土。朗涼煩頹。為故念。況於安危。賴吾丈手綰而屑維之。真狂瀾一柱。若弟輩惟有自愧自嘆而已。其與鹿乾老措處者。尚不可負。弟輩業已心識之。來稿謹當使馳納。一片表意。少佐藥餌。幸百惟珍重忘結。

又

累承手教。因入鄉營葬。不能速答為辜。聖明在御。沈冤欲洗。伏闕上書。此其時矣。但上疏後。必得都門有大力者為之照應。方得如意。今所仗者一聖君耳。若在廷諸臣猶昔日也。子佩子身而往。歸然書生。有胆雖呼。故鄙意與同志者商之。必得拔茅有機。方可挾以俱往。目下輪輿自有公論。若補其所未備。不妨徐圖之。至于三學公呈。求當事代題。丈試觀今之當事者。果其人否耶。前日毀祠毀像。不肯欲取爆燼之餘以告蓼兄之靈。而府公尚斷斷不可。況有進于此者乎。知丈熱腸如火。姑少待之。吾輩後死之責。正有在也。前所致范質老書。不敢深促。恐其以此為款。但有書寄鹿乾老。則以重擔累之。殊切不安。遠徐而為之計耳。至丈所寄兩書。仍在張業師案中。弟未肯取歸也。蓼兄像。得其髣髴。覽之痛絕。尚未忍捉筆題像。仍奉納。尊體未痊。尚慎攝自愛。　楊云云。中心藏之。

文姚兩先生。昔許題詞。今在都門。遂以當弁端。

賀公范先生書

自黑氣一道飛集貫索。而天地震怒。四海鼎沸。凡在同志。能不悟切洗痛。自傷龢縱。在遠一介無聞。皆指莫効。空負鬚眉。誦良朋永嘆之詩。為慨然太息。門下左右周旋。不避艱險。崔嵬高義。真足千古矣。聖明在宥。詎宜有此過舉。然非有此。何見至人肝膽。從來忠臣義士。時窮乃顯。天未始無意也。然使朋友一倫。不至獨輕于世。此所維係甚大。不佞私心佩服。匪止念難之誼而已也。數日晤對。仰見一往義氣。令人心折。歲寒深盟。從此始終。以之他日在上。無忘此言云云。拮据累日。東貸西借。有類持鉢。僅得如許。薄俗悠悠視貧鄉咄嗟鉅金。真當愧死矣。入定與運得何等消息。顧竢好音。目斷神搖。羅二百兩。計五封。希均入。

又

昔讀譜書。至李固之郭亮。陳蕃之朱震。孔融之脂習。慨然想慕。以為今無其人。不意于門下見之。當此世道交喪。得一人維持交道。可以不孤。一段氣誼。獨存天壤間。亡友之銜結。又其次矣。別後倘恍。累日不能為懷。計期此時門下已抵里門矣。巢家能存立否。宦橐有著落否。門下一到。非非經紀。諸子無父有交。周兄雖亡不亡矣。思生死之交。門下當其難者。我輩地遠力難相及。苟有可効。不惜贏頂走使往。否幸委曲見示。好從事也。文老一種肝腸。深用敬服。不避未同一書致謝。幸惟有以先之。令郎清恙想已霍然。阿郎





一封奉用。他不能有所寄將也。台丈平日行事。可臚列數則見教否。尚羽不乏。冀有圖書。

又

方欲遣使。而濟寧人到。忽接手書。委曲詳盡。深服有心人之為計周而慮深遠也。前物門下既不肯擔。只得暫還原主。繳致使覲甚難。王中丞處。聽其自行措助。未敢掠美市恩。正在勉強淩處。聞見書暫止。先走价請教。恆產之說。不佞以身任之。交假即明春不遲乎。台丈一面安慰其家。一面為之訪問。必期得當以為久計。諸子督課無人。恐致失學。門下且以師分臨之。讀書作人。萬萬不失。并其家事。亦便料理。若文字則間迓文姚二公處一看。似機妙者數也。但須十分省約。十分攻苦。以感天心。而持天定。善人之後。安有不昌者。始之終之。惟台丈一人造之矣。一書致冀。乞遣使指往。若肆章則尚有待耳。

又

數數奉書。具悉近狀。知以清恙為苦。中心懸念不能已已。久欲遣使驗候起居。因為先慈歸窆計。拮据年餘。心血都嘔。冬抵乃畢窀穸。而體病遂不可支矣。日日負上荒丘。百念灰冷。所不能了者。惟有前議。寄稼以之難措諸懷。但大事之後。不免再行稱貸。設某既以未周不便開口。且竊議我以當官不能作家。舉為笑柄。即游宦者又有形迹之嫌。更曰自居于清。何以獨持我。所以更難更苦。盡力搜括。得九十金。又邀同人王蔥嶽中丞五十兩。張蓬元司馬。李性叅憲副。各三十兩。此皆海內正人。不佞同志。咸忻然樂助者。嵩使奉上。以鄭周公子。門下育收產便。即以付之。不便仍存貯以持。勿使零星花費也。盡念門下周旋翟巢之家。不知費多少籌畫。塾師得人。日用粗識。皆翁兄助賜。不佞以為天生偉人。俱足補世界陷處。非謬也。新君登極。被肘大奸。既已除剪。朝端漸有清明氣象。私意諸賢子孫。政當為明剛之舉。高明必有定見。自無待不佞言也。台恙勞而兼鬱。多方調攝。以輔聖朝為祝。

乾岳鹿先生書

別後。兩從奐橋使處。仁兄所寄。而其人有來無往。不佞無由附報章。此番乃得從張異度兄手。以佈積悃。夫前為蓼洲年兄貸事。不佞原以身任之。仁兄自京避岑之券。不佞已即時火之。周氏諸孤。倔強嬴巢。復苦立壁。豈有剖援救以償前事。必拒不佞於關係外。不使得效一毛於緩急之數哉。仁兄過執不必然之小信。而未暇為不佞地。今以後願勿再提。只以弟情告於蓼洲兄几前。以百五十金當不佞千里之束芻。則仁兄之相諒相愛者至矣。孟長兄有字。亦以此語為報。仁兄欲自為信。當容不佞使勉為義。不佞得自附於義。而仁兄之信自在。積悰萬縷。未遑詳布。先以緊關之情奉復。計此紙得達。而仁兄清恙已愈多時。天相吉人。自當勿藥。

仁卿鹿先生書

憶自丙寅言別。見翁兄悲憤成病。私恐難涉長途。深以為念。後從范質翁年伯處。知抵里門。且接手書。始慰遠懷也。嗟乎。誰非朋友。臨難始見交情。翁兄護衛客于危途。遂忠魂于歸櫬。若茲肝膽。何必追慕古人哉。聖人臨御。正氣大伸。鄭錄明綸。輝流黃壤。翁兄追死念生。更當破啼為笑矣。春初入都。晤異度先生。再

接華函三載。懽悅焉如對。獨是諄教諄諄。恨前約之未結。則其不必也。夫當日事急稱貸。家君已身任其償。卽未明言。盡以相助。固心許之矣。周年伯後事難完。而伯母世兄卽舉火之需。何須區算。安得贏餘。復償此項。寒家雖窘羞澀。然薄田數頃。歲可稍出其息。節次完之。幸留得此身在。其餘皆易處事耳。翁兄前件。使從今日勾銷。無勞再以爲念也。已與吳虔先生言之。煩致之諸君子。家君尚有一牘稿寄。偶因兩爲之便。先附此函。聞近體久病。尤宜自珍。握手何時。不勝悵然。

譜中范公產金。此公貸金爲先君未了之願。垂暝不忘者。其自范公第四東。及鹿公梧梓來。咸先君盍棺後所來。殆未及見。梓之以竟前事。併識高誼云。

壽陽謹識。



# 跋

嗚呼。此先君從難次第北行之事。父執諸公讀之泣下者也。周先生建忠抗節。忠壁公後一人。彼逮閹讖。郡人士奮迅感慨。哭聲震天。而匹夫忿義。視死如歸者五。直道不亡。眞足攖大憝之鋒。而伸忠孝之氣。顧當事者。欲嫉益甚。鍛鍊之謀。益以刻深。當斯時也。岌岌殆哉。先君獨毅然從先生往。戚友無不重爲偪恐。此不爲動。周先生嚴氣正性。寧折而適堅。旣以完節高千古。而先君以一身周旋其間。臨難不懾。知無不爲。遂至病中肺腑。慷慨矢曰。公舍我死。我何用生。爲欲伏闕爲公鳴冤。念徒死無裨。且公以先人罪事見託。諸公子後事。有未及一圖。無以復公。日姑後死以了公事。故于九京報命書有云。不久且當從公地下。隨以窀穸而之桑梓。諸公悼痛謀之。與橋范公延師肄業。則任之齊西席鄭盧王先生。事差有緒。而先君病日重矣。血時嘔矣。裹疾以竟斯譜。謂公忠孝大節。日月常鮮。至於從容就義。威武不屈之槪。非此不悉。且諸公急難之誼。有不徒付之永歎者。成於斯可考焉。譜成。適聖天子臨御。乾坤重闢。喜曰。不圖垂暝。尙及見茲。伏牀北叩。誦聖明。逮易簀之辰。猶呼壽陽扶掖手書上文姚兩先生。促叩闕洗冤。急表忠魂。曰。今而後吾有以謝良友矣。投筆而逝。無一語及家事。嗚呼痛哉。先君砥礪廉隅。以名教爲己任。生平大行。更僕未易數。壽陽另當詳述。用乞大君子一言以垂不朽。獨計斯譜。周先生殺身成仁之義。樂天知命之誠。披覽如見。情形不隔。尤先君沒世苦心所寄。今周先生直勵聖主。特表褒忠。而先君見背忽已二祀。士無



賢不肖。不沒其親之志。各有同懷。欲先鐫斯譜。徧呈鉅公。竊愧孱然不能剞劂。異翁張先生慨然任曰。此爾先人一段精誠。其可泯滅乎。成諸好義。自兩如姚先生始。而維斗天如吉士諸兄。咸從同社糾金克成是集。此皆張先生好義之倡。而諸君子聲氣之應也。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先君於理學經濟諸書。纂述百種。不肖所以有靦面目。偷生于世者。以懸稟有待。未成厥志耳。非人哉。

不肖男壽陽[illegible]百拜謹跋。

楊公政績紀

附楊公本傳

黃家遴編



## 楊公本傳

楊繼宗，字承芳，陽城人。天順元年，以進士授刑部主事。嘗有提牢之役，洗刷桎梏，時飲食櫛沐，善視之，因悉生全，不知向者因瘐死。會廷議推擇守郡，王翺以名薦，出爲嘉興知府。至則興學勸士，閔悲賑災。民有以事來，前好問之。郡中豪奸剔良，與有所疾苦，盡得其實。其于豪奸立見懲治，頗有悔改，亦不深忤。其所疾苦，調劑興革，不出旬時。既才傑負出，又意氣豪邁。大吏要勢有所估挾，悉憚其威。時有清軍孔御史者，凌抑有司，撻與胥數至死。繼宗出教曰：有被孔御史酷撻死者，來言于太守。御史無如繼宗何，酷如故。繼宗入告曰：治貴識體，公清軍也，何與里胥事。御史臨行，突入繼宗府中。繼宗引御史入臥室，空空耳，衣一篋，悉發篋示御史。御史嘆服去。時內臣用事，旁午入江南，至郡要索賄賂，第與菱藕，歷日而已。內臣奸言曰：幸語太守，無所用此。太守有金錢好紬絹，幸及我。繼宗出庫金遂曰：金錢在此，即市好紬絹且亦具有，第此庫中物，率太監付一印券，令他日可爲勘者。內臣大窘，遂出金錢還之。繼宗入覲，汪直欲一見之，殊不往見。汪直言于上曰：天下官不要錢者，惟楊繼宗一人。繼宗知嘉興九年，士民咸化，奸暴革心，訟平賦均，風清弊絕。御史楊璡奏聞，得旌異，超遷浙江按察使。每朔望會僚佐，指天誓，衣冠受賄，不還故里。南有錢塘，北有楊子。異時藩臬皆用，取辦和買，鎮守太監日供萬錢。繼宗悉罷之。市舶太監積不能平，因宴會，令諸官各自言畏與不畏。繼宗倡言曰：最所畏者賄賂，最所不畏者內臣。鎮守內臣有兄在司禮，





時時言繼宗于司禮。司禮于上前中傷之。上曰：得非不要錢楊繼宗乎。司禮遺鎮守書曰：善遇之。上知其人矣。一日方坐堂聽政，訃至，立解印綬，號跳哭出，止驛亭下。蒼頭卷衣數襲，挾律書數冊而已。服除，以僉都御史巡撫順天。繼宗直氣廉聲聞天下，居常以包拯自居。乃其爲人辨別黑白，言論亢激，其節目疏闊，遠乎情人。時時對人言，罵臟官不絕口，有事至其境者，輒使人沿途伺察之。方其以按察使入覲，見藩司官賊遺禮物，輒挾使列名，俱有孤因任意放遺焉。及其巡撫順天，悉奪戚畹所占民田還民，戚畹皆怨。會順天治中陳翼者，來見繼宗，繼宗累拒不納。及得見，復不爲禮。于是翼奏繼宗治官失大臣體，下刑部。遣官推問，有旨責繼宗偏作，調除外任，得雲南按察副使。是爲成化二十一年。繼宗平昔官次，自侍一老蒼頭，朝夕飯兩盂蔬兩豆耳。及按察雲南，單車之官，并老蒼頭亦去之。宏治元年，陞湖廣按察使，再陞僉都御史，巡撫雲南。竟卒于雲南。羅倫論一時剛德，以繼宗與王竑、御史謝元吉、僉事陳獻瑄稱。獻宇夢祥，南海人，少爲諸生，有司使入獄中視重囚，憐不能忍，恥之，乃舉舉子業，登天順進士，歷江西按察僉事，以疑活病民，出冤獄，清盧賦，修學政，悉毀淫祠，民呼爲陳打鬼。遷雲南副使。時鎮守太監錢寧家人不法，每爲獻所制，被中傷落職。



## 楊公政績紀

清　中憲大夫知嘉興府事三韓黃家遴編

嘉興俗嗜鬪，輒壓溺小兒以謗人。公時加曉諭，犯者必反坐如律。若毀其穢物而有所詐，仍取追償之。士豪張某，窩聚盜賊，大結權貴，張威勢。一日封桐鄉，起解官緝，公縛寘法。皆道行郡，爲張解曰：無原告。公曰：知府朝廷民牧也，張所盜者官緝，請以朝廷爲失主，楊某爲原告。有張并者，父子兄弟號四凶，事發則以賂免。公召諭之曰：汝罪爲惡日久，當改過也。後犯罪，賂臬司，欲脫之。公不從，父子俱寘極刑。民歌曰：虎死害除，其樂何如。有富民女，已受聘，後惡其貧，欲背約，誣告婿。公佯曰：爾欲悔親，當以百金爲罰。富者聽命。既得金，召婿若女，即日爲婚，以所罰金畀之，曰：爾患婿貧，今有百金可贍女矣。後婿家豐裕，其人益戚之。尉邑有孤子王得兒，生七歲，父母早殁，家甚富。族人利其有，將陰害之。公聞之，以其家貲貯庫，長而有室，乃出還之。千戶沈綱，項襄殺之，婿恃勢爲惡。公每升堂，僉一白牌，令吏立府檻呼曰：告沈綱者入。其父子青衣小帽，當府門跪伏，幾有月餘，其狀百餘，俱未有重情。乃徐召其父子入，諭之曰：吾與汝改過爲善，保爾身家。密將其詞粘連爲卷，焉識一木桶中。秩滿，臨行付架閣科收貯，諭府吏曰：自後嘉興有大事，方啓此桶。人不以爲意。公去，綱勢益張。未幾，項落職，因東廠訪得綱惡狀。朝廷遣法司按治，將抄沒其家。監察御史呂公鉞，責府縣綱爲惡卷案無得。一老吏忽念曰：楊公行時留此桶，試啓視之。乃卷案一封，上批

曰。權豪勢要之家。郡官束手難行。日後充軍。充軍乃穎為惡事也。遂入察院。呂公見而歎曰。楊先生神人也。即依擬編穎遼東軍。後有問前此鄉人欲為公立廟。穎子輪首出工費。且曰。吾家向無公在。必無所賴忌。後來必抄沒矣。今得全家。是公賜也。生員汪廟囍田與宗右相界。欲兼併不得。遂誣以不法事。比提學按郡試。諸生唱名獨不及廟。公則為提學曰。有發廟過惡者。將黜之。公曰。廟在學有文行。必以地界故為仇家所訐耳。請視其狀。果然。遂得白。郡民有懷悅者。家富有善行。公每保全之。既滿去。悅子生員沐遂至蘇。公諭之曰。財者累也。我去。汝家亦自此多事矣。汝當策勵持門戶。後果有以軍事誣懷者。家竟落。秀水民周可立。公嘗見而識之。未幾以罪匿捕之弗得。後數年更名立。復充老人。以鄉民違法事呈公。公曰。爾非周可立乎。吾求汝數歲不獲。今以違法告人耶。若違法則莫如爾者。周股栗服罪。公每事自斷。吏皆不得售其奸。公餘惟課寫做讀習。講解律義。賓興之年。吏胥亦有試場屋者。鄉士大夫素服公剛介。不敢以私賄。然遇祝賀期。雖龍鍾老疾者。扶筇而至。當隆冬時。禮畢。則燉爐圍坐。款以酒數行。不至者必使人問之。自是舉行大禮。肅然如在朝廷焉。待郡邑學官。悉優以賓禮。賓興宴必列學官上坐。曰。吾為郡父母。諸君則教吾子弟者也。可與尉官班哉。其有倦教則亦譏讓之曰。有司廢法貪墨。害止一時。然未嘗不受天道之報。學官不能盡心教人。致誤人家子弟。不可言天道報應。他日又將何如耶。臨春秋大祭。品物豐潔。尤極誠敬。齋宿必拉僚佐處于郡之嘉嘉亭。其他郡屬之祀。恭恪亦不少替。既至壇。觀品腎之自奉粗糲。至鄉飲賓興之宴。則務豐腆。若出二人。其居家也亦然。田宅無增于舊。祠堂墳墓祭器之附。則極嚴謹精潔。凡義夫節婦孝子順孫之類。必廉訪之。雖未合奏旌者。亦必親過其廬。使民知為善之榮。重禁博弈摴蒲之具。人不得鬻。而娼禁尤嚴。至于符籙師巫邪術之家。皆痛懲之。胥與僚佐總政。有縱妻犯姦者。公曰。以妻為娼。恥莫甚焉。汝何忍犯之。曰。非不知恥。欲得錢養生耳。公笑謂左右曰。彼因愛錢。遂至于此。貪冒者何異斯人耶。故一時僚佐多廉介謹飭之士。按部往往不越宿去。嘉興七縣錢糧。視他郡為浩繁。糧長人役。有多收斛面尖頭。串錢。公歎曰。是弊自上始。設無所規取。下之人敢縱放如此。于是先革管糧官吏之賂遺。後治其罪。冬夏之服。惟紗緞一襲。然必用本等補綴。參謁上官。無異平時。雖朝覲出見必服之。或曰不可。公曰。朝廷制服也。舍此安服耶。當道知其人亦不之訝。郡亢旱。去冠帶徒跣詣城隍引罪自訟。少頃。暴起大雨如注。其秋大熟。一夕獄逸重囚七人。公禱于城隍。步神告因所匿處。捜之。果得其三。其四亦為近城人所獲。公之行學神明如此。公能察識天文。凡言水旱陰晴禍驗。秋將納稼。天極晴霽。人多緩穡事。以俟堅好。公獨耆老謂之曰。大雨不日至矣。宜急收刈。言之既數。人不為意。既而大雨浹旬。禾悉生芽。民嘗神之。郡東門外民居稠密。數有火患。公置吏樓于宜公橋。榜其額曰。春波遠覽。寓以水濟火之意。災息者三十年。有不喻公意者。易其扁。災復見如故。郡民多以爭田訟于公。公諭之曰。今土星在南。故勝負後二十年。莫爭矣。後果以賦役煩而地土賤。郡以嘉禾得名。公在郡。嘉禾盛生。每莖離根二節。開又生一莖。秀二穗。或三節。開又生一莖。秀三穗。或四莖五莖。秀四五穗。經厩司遂訂栽稻二本。亦如之。郡民獻于公。謂德政之徵。公謝曰。郡志古有是瑞。此氣運循環耳。人豈實公盛德云。公在郡三四載。積粟數百萬。不





惟可賑本郡。嘗可移賑浙以東。自郡守擢為按察使。至浙即榜示曰。訪得鎮守府三察院及布按二司。及各道嘗手某某等舞法害人。自本職到任之後。許自新。否則閱遣如法。越數日。尚有依戀鎮守府者。公往縛之。鎮守亦為公之執法也。所屬官員貪殘害民。公素知之。既至即召與之約曰。闒闒兇頑。一鄉害之士大夫皆知為民除之。不知己身為萬民之害。今與所屬約。誓欲除民害。先除己害。二害成除。一方乃甯。有常積倉官十餘員。以虧糧監比。歲久至鬻子女以償者。公惻之。莫喻其故。適倉官送月俸至。命量之。正數外尚餘四五斗。且曰。此常規耳。公因悟曰。前倉虧糧之故。出而審之。得其實。欲奏聞。衆懼。請以公。公曰。俸者民膏脂也。食而盡職。尚有天殃。況正數之外乃其子女所易。食其餘。是食其子女也。衆因願捐俸設法補之。以釋其罪。成化庚子鄉試。公監試。得二上卷。即具服焚香再拜。同事者語之。答曰。人臣以得士為功。二子皆奇才也。他日當大魁天下。吾為朝廷得人賀耳。及開卷。乃王華、李閔也。復曰。儲士王華當作首。但非由學校作養。無以激勸後人。因以李閔為首。後華閱廷作狀元。衆服其知人。太夫人終制。起陞右僉都御史。整飭薊州。巡撫順天。撫臨里水灣石門秦黃土嶺等處。關塞皆塊石乾砌。或道路茅塞。或倒塌穢汙。或用槍架作營門。仰而嘆曰。如保障何。即命各將官加倍修砌。簡卒守禦。一時關塞壯麗。士卒精強。公靜天壽山守備廖太監等曰。慶成經筵。皇上至尊無對。中坐。文武百官東西序爵而坐。其餘臣民宴客之禮。皆賓上主下。或賓東主西。近來內臣妄自尊大。在上中坐。令客東西坐。僭行君臣燕饗之禮。無乃不可乎。廖太監等權勢傾中外。聞僭行燕饗等語。竟莫能辨。卒從公議。成化乙巳正旦。星變。有聲如雷。二月。地震二次。當縣地陷湧水。泰山搖響。上震恐。下詔求言。公上疏。歷指內臣及文武臣大肆貪殘。民心嗟怨。天出災異。又曰。宵人在位。播惡于衆。官民供給日費萬錢。天人共怒。王法難容。又曰。乞查舊例。取回鎮守等官。又曰。臣效王珪確論。如鎮守必賢如懷恩者任之。如巡撫漕運。必賢如周忱李秉王竑者任之。布政憲使必賢如王恕軒輗者任之。知府必賢如崔恭王宇者任之。下此斗筲不堪任使。疏上不報。公上進退內外官員疏。衝突內豎。未幾。假疏濬河源事。左遷雲南按察司副使。親舊多為公危者。公慨然曰。韓魏公有言。天下事見得理是便作。勿計生死禍福。吾何懼耶。即日就道。至雲南榜示曰。按察專以按察奸弊為職。今本職按察得奸弊三事。一事二司官新任。吹毛求疵。凌辱士官軍職。要索銀兩多者千餘金。一事二司官出巡。隨役索要有司常例。聞有奸官不從。吏典人等撥置本官。輒將奸官辱罵凌辱。一事二司官私役銀銅錫木漆竹皮鹽鹹銀等匠。鹹銀馬鞍妝飾。及置造百般器物。歲無虛日。有司效尤。一體置造。或朝覲官員。賤訛索取。勞民傷財。罔有止極。榜出。觀者歎其痛切。時適鼠猪狗猴。官兵數萬臨之不能下。公毅然往諭之。譬其旗曰。雲南副使楊繼宗入其穴。衆皆羅拜曰。聞公名久矣。今至此。某等再生之日也。因語其生亂之故。奏聞區處。衆帖然。總攝湖廣按察使。初下車。汲清水數十桶。洗刷堂序者三日。滌去貪汙之氣。後乃升堂。即出榜示曰。按察不明。贓官相繼。又曰。以迎送為謹慎。饒間為才能。又曰。異官放肆。貪贓至積萬輸兩。而貪心不足。縱惡毆死人至十餘命。酷暴猶不少減。又曰。將風憲官知善不舉。見惡不舉。發邊衛地面安置之。一時官吏悚慄。尋陞左僉都巡撫雲南。三司皆舊僚友。視篆之日。行公禮畢。出位降階吏拜二

拜曰。明日幸相諒。衆不解其意。次日疏貪酷不職者八人奏聞。俱落職爲民。士官爽賊鎮守三司指要保勸覲。承行吏典五倍之。齎本人十倍之。相沿爲例。公以奏聞。略曰。臣至雲南。纔知此事。若臣不至雲南。終身不知。臣年老多疾。臣若不言。恐臣死後。無人肯言。此弊終不能革。乞將前項官員俱發充軍。朝野傳誦。以爲盡言。

余向于名山藏吾學編。讀陽城楊公傳。清風介節。古循吏中。應推冠冕。當世而有若人。庶幾旦暮遇之。及康熙丙子之冬。補守嘉興。即公所治郡也。距今二百餘年。邦人頌公遺澤。猶嘖嘖不置口。余瞻拜祠堂。肅然起敬。因手錄其政績一編。公暇輒爲展閱。自慚推隨。公之行事。未能倣慕萬一。惟執鞭欣慕之思。識瑞相質耳。三韓黃家遴書。

# 鹿忠節公年譜

陳鋐編

# 鹿忠節公年譜卷上

門人涿郡陳鋐編

先生諱善繼。字伯順。姓鹿氏。其先小興州人。明初內徙。家於定興之江村。始祖榮。榮五世孫府。號龍江。性孝友慈和樂易。即有以睚眦及者。弗爲校。封文林郎。襄垣縣知縣。是爲先生曾祖。祖諱久徵。號豫軒。萬曆庚辰進士。江西道監察御史。神廟因軍政考察不當。罪兵部并斥南北臺省數十人。上疏申救。謫山西澤州判官。熹廟御極。追贈光祿寺少卿。父諱正。字以進。號成宇。少爲諸生。倜儻有大節。遊俠時。傾身急左魏諸君子之難。海內所謂鹿太公者也。封太常寺少卿。先生生於積德之後。挺然以乾道仔。自強不息。學者咸稱乾嶽先生。

明神宗萬曆三年乙亥。十月丁丑。先生生。

是爲十月十三日。太恭人田年十六而舉先生於江村。

八年庚辰。先生六歲。

二月。祖侍御豫軒公成進士。

九年辛巳。先生七歲。

是年從祖父受章句。先生生而凝重。少不嬉戲。豫軒公暨成宇公不令就塾師。庭訓焉。





十八年庚寅。先生十六歲。

十一月。曾祖龍江公卒。

十九年辛卯。先生十七歲。

是年娶元配。贈恭人王氏。容城庠生之梓女。

二十一年癸巳。先生十九歲。

是年試有司。以第一人籍於黌宮。督學使者周公孔教。雅推人倫之鑒。嘖嘖賞異之。

三月十六日子化麟生。

二十二年甲午。先生二十歲。

八月。應順天鄉試。因場中題未得解。歸而旁搜諸家注義。其有朱樹王文成傳習錄中語者。每閱之輒心融。時侍御公方按蘇松。先生啓請焉。侍御公爲之色喜。諭云。看字有句點。滌離開。已見大意。意思擴充得去。便是天地間第一等人。眼前功名無論也。

二十三年乙未。先生二十一歲。

是年侍御公寄王文成全書來。先生取傳習錄。寢食其中。慨然有必爲聖賢之志。而一切著落。皆身實踐之。以陽明所謂將本體只作一番光景玩弄者爲戒。自少至老。在邦在家。只求事事不虧本分。時時不愧本心。故能崛起北方。倡明絕學。卒之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爲有明一代眞儒云。

二十四年丙申。先生二十二歲。

是年侍御公建言。謫判澤州。以臺櫬還里。督教甚嚴。先生擔承更勇。德業舉業。與日俱新矣。

二十五年丁酉。先生二十三歲。

是年孫啓泰先生。總角遊泮。文名蔚起。嘖嘖鄉黨間。先生過容城聞之。遂定交焉。先生性不愛飲。而具飲之致。勸酬歡然。春生滿座。親知迎者恐後。舉鄉諸富貴。下北城榻以爲常。北城。啓泰先生里也。

二十六年戊戌。先生二十四歲。

先生自髫年與同里杜騰江爲文字交。至是社友戚相謔。先生正色誡之。騰江愕然。服其力拔流俗。

二十七年己亥。先生二十五歲。

是年范一泉先生解組歸里。夙聞其歷政清儉狀。遂承侍御公命往謁焉。入門見垣不墍。地不甎。陋衙數椽。即爲客舍。眞趣流行。一切分別拘忌矜飾。都無所用。自是束身奉教。不啻北面事之。

二十八年庚子。先生二十六歲。

是年元配贈恭人王氏卒。

八月應順天鄉試。

二十九年辛丑。先生二十七歲。

是年娶繼配。封恭人王氏。前恭人女姊也。

是科會元許公獬。次王公衡。俱海內知名士。先生獨嗜王文。歎以為從前未有。蓋猴山倒解後。復入山讀書者十年。經史子集。無所不窺。故其文獨異。先生嘗語人曰。學不遙本原而端坊淚。與夫文不悉機竅而登甲科者。皆謂之暗合。非不驟得一時。而反之吾心。求所謂自得者。則未也。

三十年壬寅。先生二十八歲。

是年先生文日進。邑孝廉楊太僕嘗謂啓泰先生曰。伯順為文。五經四書。無不聯貫。每至後幅。皆有一段確然不拔之論。若同出一源者。何說耶。啓泰先生以語先生。先生曰。得力固在傳習錄爾。蓋先生有本之學。學自不同剽襲。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其斯之謂與。

三十一年癸卯。先生二十九歲。

八月。應順天鄉試。

三十二年甲辰。先生三十歲。

二月。啓泰先生會試不第。先生慰之。擬王文成世以不得第為恥。吾以不得第動心為恥相勸勉。

三十三年乙巳。先生三十一歲。

是年啓泰先生居肯軒公艱。築廬墓側。顏曰時思亭。先生時過贈詩。輒徘徊不忍去。因有詩云。橫樑東海拱郎山。中有一廬無愧顏。毀後僅餘眉宇在。愁來且把蓼莪删。地常趙北燕南際。人跨椒山夢順閒。觀此亦可以見啓泰先生品行矣。

三十四年丙午。先生三十二歲。

八月。領順天鄉薦。出王公以悟之門。先生既登賢書。布衣草屨如常。贄王公惟紅白餉數種。門下常貧蓋絕之。嘗謂登進之士貪者。固然者實自妄費始。妄費則負債。負債則必取償於居官時。故痛洗夙弊如此。

三十五年丁未。先生三十三歲。

二月。會試不第。

八月。祖侍御豫軒公卒。

十二月。葬侍御公於龍江公墓側。

三十六年戊申。先生三十四歲。

是年啓泰先生以內艱復廬墓。先生過唁更勸。飯粗糲甘之。曰貧字兒裡埋人。吾最喜貧士況味。至孝廉之貧。尤所謂貧即是道。吾未嘗此味。恐當境不能自持爾。

三十七年己酉。先生三十五歲。

是年先生過啓泰先生時思亭者。不啻數四。

三十八年庚戌。先生三十六歲。

二月。會試不第。先生語啓泰先生曰。二十年辛苦。未卜枕綰。僥倖名場。頭顱自笑。我輩奈造物何。丈夫





方寸局我。何事不可為。我能倔彊納皆。則造物可終奈我何。

是時邑薛孝廉一鶚誣謗之事起。孝廉方秀才時。為邑令宋繼登館客。令中蜚語。孝廉同士庶為辯雪。因推彈章。於是邑紳有不類者。以健訟納孝廉名於訪察。事連邑令。并及一泉父子。先生曰。是可誣也。孰不可誣。毅然告於新令胡公嘉桂。胡賢令也。持甚力。人謂邑復有天日云。

三十九年辛亥。先生三十七歲。

是年邑紳之不類者。復賈誼郡守。事幾變。先生愈益奮發。時啓泰先生館都門。先生飛書招之。共集孝廉諸生二十六人。為書於守。守語稍侵先生。先生憤然曰。論官者何忍以猾良被惡名。發士者何忍以衣冠塗炭。借胥吏以傾士類。以傾縣官。尚有天日乎。某等頗知自愛。從前未嘗來。此後定不來。獨此義憤所激。不容不來爾。侃侃昌言。守為氣奪。同儕慮激怒。退而戒之。先生曰。彼中情怯耳。畏我輩法語。支吾不暇。何怒為。乃復告於觀察劉公洪謨。劉公以風節著。與先生意合。事得白。方是時。夏雨如注。河水漲平地深數尺。同事兩生幾溺死。而先生以病困之身。氣愈猛。神愈王。人謂先生三十年金相玉質。不關外事。一旦排難解紛。宛出古人。仁者之勇。固如是乎。

四十年壬子。先生三十八歲。

是年先生從弟恆嶽府試遺名。太公以同居猶子。故屬先生開諭。先生曰。孝廉諸耗。習慣成性。生平立志欲洗此陋。今復蹈之耶。且進取自有發命。倖竇不關。可消子弟妄想。太公頷之。其事事不苟類如此。

四十一年癸丑。先生三十九歲。

是年春。會試賜進士出身。觀政兵部。

聞報日。夫馬鼓吹。咸謝之。策蹇北上。途中新貴。有呵其不避路者。先生戒家僮勿言。遜守左之。似褰通聲氣。遣卒探之。而不能得。答探者。後察知策蹇狀。歎以為非常人。

先生出徐公光啓之門。其贄徐公也。與贄王公同。後徐公歿。先生為文以祭之。略云某受師恩。在風塵格套外。追憶及門。羣為執贄。某具八行。以紅白米常餽。舖綴人皆目笑。師獨心嘉。每於旅進旅退之餘。容以不衫不履之度。蓋實錄云。

既入都。遊脩高寄。不屑逐新貴風塵。時啓泰先生館都門。每過從。一日偕訪周景文順昌。袖出忠節集以贈。因有詩云。寰中第二非吾事。好向椒山句裏尋。蓋交勉也。後景文死於璫。先生死於城。俱作節一流人。可謂不相負矣。

序周景文制義略云。景文實任自然。了不作回互婉阿態。讀其文。必吐露肝膽。而以風骨自勝者。已而以制義示。因歎天下事患不真爾。真則源流較然。萬不失一。自江河不返。涉世既深者。工模棱之術。藏頭蓋面。塗飾萬端。其本色遂不復可辨。然世不乏冷眼。即以不可辨辨之。景文居京師。左琴右劍。獨坐蕭然。間與不佞過談。扼腕時事。浩然興歎。其意遠矣。大約吾儕肺腑。於世味不冷者。於名義必不熱。諸葛武侯鼎立三分。譽滿千古。都從淡泊甯靜中來。中世士大夫。宮室妻妾。靡然自奉。其於公家事。度外

證之。何惟焉不佞惟揣無似。每執知命二字解嘲而嘲益起。代不佞解嘲者。獨有容城孫啓泰。今年逝矣。復有芬文一日過不佞。適啓泰在坐。戲謂仕路羊腸。若復能倔彊耶。芬文指心曰。吾以其是其非。趨之此君。復指天曰。吾以或利或鈍。聽之彼君。如斯而已。啓泰曰。此生倔彊猶昔。

九月。假歸過鋐里。鋐祖夢日公既逝。內憂外侮。門祚中衰。先生慰之。而鋐父尚未遊泮。鋐伯金溪公。訪師席於先生。先生曰。宜炎如我。遂以鋐父屬焉。

四十二年甲寅。先生四十歲。

是年門人始進。先生念國家欲士之因本業以釋經旨。就所發揮孔孟者。驗其淺深而甲乙之。蓋所重在道德。不得不借富貴之權。奔走天下。然則先覺之用。卽寄於斯矣。歸里後。有執贄及門者。輒歸爲日取四子書相與討論。舉先聖先賢奧義。無不抉出而示之人。復無不證入而歸之我。謂聖賢往而聖賢之心至今在。特患不反求爾。故名其所著曰說約。蓋欲人之反之也。先生寓講學於授徒。以行絕往開來之志。是時鋐父始受業。而杜若吳越、張于度巢中、賈正卿三槐、王太沖燁然、接輿來。先生願而樂之。朝夕提命。寒暑不倦。

四十三年乙卯。先生四十一歲。

是年教授如故。復著認理提綱以開發之。大抵引人尋孔顏樂處。從乍見孺子一端體認良心云。

秋。謁選授戶部山東司主事。職鹽法。先生念國家邊餉取足於鹽策。鹽法壞而邊餉空。司農仰屋。於是謝交遊。絕晏會。日與正郎袁繼振講求鹽筴。袁留意鹽法者久。先生一見傾心。因致書曰。尚借不倦之教。略通世務。爲公家效一臂力焉。生平足矣。斯時也。先生有國學鹽法二職。窮原竟委。煥然知受病者何在。救病者何方。而惜乎未竟其用也。

四十四年丙辰。先生四十二歲。

是年。鹽督馬房先生慨然興鹽弊之思。一再呈堂請裁。冒破略云。理財者。卽帑藏充盈。猶惓惓於漏巵之塞。矧太倉懸磬。邊士枵腹。而忍耗財於萬萬無益明明不可之額乎。

八月。母田太恭人卒京邸。先生一痛幾絕。勺水不入口。太公數抵書交勉以大禮。始有起色。而終身病原遂發於此。每曰。當時不早提醒字作主。遂爲年年抱病之人。以當堂上者。貽格庭憂也。席塊三年。不飲酒。不茹葷。此自禮之常。不足爲先生紀矣。

時賈正卿以母喪廬墓。同門生將往慰。先生代爲言曰。正卿廬墓。聞者異之。然正卿質朴近愨。博綜未遍。蓋橫心非橫古也。不學不慮。孟氏直指此良心。宵直達之天下。背達之萬世。此往古來今所不能異同之脈。而情才智力所不盡刪除之根。毅然而往。直致其知。若正卿者。勇過孟賁遠矣。

九月十三日。長孫誠心生。

十二月。葬田太恭人。遠近於是乎觀禮。

四十五年丁巳。先生四十三歲。





是年四方來學者益衆。先生性儼毅。是非好惡。未嘗少徇於人。而同心者則無不飲以和。迎以溫。春風之座。噓入肺腑。所不獨發彼羣蒙也。

答王公命新問學云。老公祖過聽何人。而以學下詢不孝。病中偶於門業童子。有所講說。大要帖括之習。何知有所謂學。仰承明諭。頗切諄教。不避淺鄙。以論語首章呈覽。係初時答問。其語稍詳也。然則先生之學。蓋在說約可知已。

四十六年戊午。先生四十四歲。

是年鋐父入學。先生釋入學之義以相勉。略云。操觚艱以應選。入學者不乏人。而學字曾識否。二三子以舉業問余。強顏與之言學。蓋工文者。必識題。而題雖氏之語。且其所做何事。所著何境。所用何功。此之不解。筆鋒縱利。竟何發抒。而可舍學談業耶。范彭聞余談學。卽信其舉業不在學外。探經考傳。務求實底。舉危微精一。擬議關鍵。悉就吾身日用間認之。不敢據紙上爲活計。問切思近。頗略甚迷。辭文濟云。讀書吾得其要。天命之性是也。范彭范彭。可與言讀書錄矣。

先生內弟太沖亦以是時入學。先生拈做人二字示之曰。做人二字。余所奉教於君子者也。每對二三子提爲譚柄。蓋人之一生。遭際屠累。階級名色。日遷月易。所做多端。而總之無非此人。有愧不論軒冕。無愧不論韋布。愧非外來。惡人自造。然做別事。猶有待。做人則隨其所在。此日此時。此事此心。便可下手。而不斷然決機於當下。未有能做者也。卽就太沖遊庠所升之室。顏以明倫。而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復身際之。則做人於此。舍孝弟何以焉。後宋文在入學。先生復拈做人二字詳言之謂世俗雖稱做官而自做秀才。始然秀才以登第爲能做。官以登台鼎爲能做。而卽以登第登台鼎爲不枉做人。誠如是不第不台鼎。不爲人乎。然第登台鼎。遂爲人乎。俯仰古今。流芳者多非附攀遺臭者。偏是要人。做人二字可思已。人之精魄氣力。各寄於所做。不有所期。無以爲做之程。不有所懸。無以爲做之具。不有所感憤激發。無以爲做之機。做人亦有程。希賢希聖希天。非其規模與。且自有其正心誠意。非其樞柄與。更自有機。在於知恥。提此機以遏盜於衾影之間。一念有愧。不敢自比於人。由此而發第登台鼎無加也。卽不然無損也。

是時邑有籽粒。事籽粒者十數。地千餘頃。催輸不任聲錙。故水兆稅。黠者以獻勤成璫豎。請於縣官。遂賦之民。爲莊歲所徵不登。則以累其門。且以累其鄉。民鳥獸散。先生力言之當事。求以折徵法寬之。閱二載乃成。爰爲邑令某公樹碑詳其事。略云。天下萬事。皆從心起。不患事不就。但患心不真。真者心之本體。從來稱天下有心人爲其真也。真則熱。熱則遇而卽粘。不能漆趨飄。真則耐。耐則挫而益堅。不因遲久灰滅微之跡。誠爲大道。非公當之。得無漏瘠不親乎。相沿久則勢難返。更端曉則人易疑。而素所穴以爲利。挾以爲重者。且不勝爲意。而好人乘以交搆其間。吹索傳愉。皆是以亂任事者之所守。使造端之初。微涉門面。廢然返矣。自公起議。再易寒暑。急急圖之。盼盼望之。默默待之。當浮沉難稽。成敗未必之時。勞觀者意公與且闌。氣且竭。而公神更王。蓋以耐之一字湊此奇功。悠久成物。其斯之謂與。羅

文非之言曰，此生活得于人命，甘心不向世外走，仰民數千家，脫湯火而世世利賴，皆私度公者天良夜志之無愿可知也。

先是邑故都御史張公鑛裔孫，未歲而孤，族人取遺產瓜分之，一泉先生念衣冠之胄，銳意扶孤，聞於邑令，胡公事少定，及胡不祿，而吞噬者復起，且有陸樂賢謀地事，樂賢挾其兄思賢力，能役吏，並能役官，先生以害解於容城令張，樂賢以僞詐紿先生，而府批則盡如其指，先生復害閻張，樂賢揶揄使不得達，而遣其客說先生曰，陸所為不奪投張命害，恐傷體面，萬勿為他家事動氣，且貧生不得此，將不愛命，竊為公惜之，先生笑曰，渠以余為私耶，今吏於某日害投觀察，渠可往辨，請手以獻天子方伯無不可，且宇宙間事皆分內事，何為他家，據理而行，何為動氣，客去，樂賢果聞害投觀察，即入見，觀察加詰責，樂賢角伏辜，袖出退地呈，事遂定。

四十九年己未，先生四十五歲。

六月服闋，補戶部河南司主事，復署廣東司，而廣東金花銀至，方是時，遼左缺餉，請帑疏皆不報，督部有扣留金花議，先生遂據會典商之同官，楊公嗣昌、賈公鴻洙兩公難節曰，衙門一向措餉，刻薄處斲元氣，頭屑處傷國體，惟此舉差強人意，然非盡一官度外不可，先生曰，舉念時已辦之，先大父家法固在也，奏記大司農李公汝華曰，每歲廣東解金花銀進大內，此近例也，頃督部有扣留之議，此時仍進大內，則部議終成畫餅，欲竟解太倉，則命旨艱如拔山，莫若借發為便，查會典載稱金花銀即國初所折糧者，俱解南京，供武臣俸，各邊或有緩急，亦取足其中，正統元年，始改解內府，歲以百萬為額，嘉靖三十二年，題准各宮籽粒，及各處京運錢糧，不拘金花折糧等項，應解內府者，一併催解貯庫，悉備各邊應用，不許別項那借，夫曰緩急取足，是內府與外府分用也，曰悉備各邊，不許那借，是備外府專用，而內府不得旁分也，今邊烽告急，軍糈之用，即舉金花全數一旦復還太倉，亦率由祖制，非奪大內所有而益外府也，唯是皇上批發度之高闕，而中消壅遏其間，急難得旨，一面題知，一面留納銀庫轉發遼左，權自外操，不至如帑金棘縢不可問，天下事為之有機，留與不留，係與進與不進，此際間不容髮，萬一寢格不測，請以身甘罪，不然局外者方議留，而局內者且議進，無論清議不可，即主上親若遣何如，司農如先生議，上怒，奪俸一年，勒令補還，司農不敢違，先生奮臂曰，司官以死生爭，堂官以去就爭，上意即堅，未必不可轉也，廷謝曰，中官閻扉不聽，出勒問太倉云何，主太倉劉公榮嗣報曰，發三日矣，然實未發也，中官傳嚴旨促令補還，先生曰，有銀何用借，無銀又安從補，中官愕眙不敢應，先生曰，世執某語回奏，死生惟命，中官歎息而去，詔鐫一級，補外，時七月二十六也，大臣既喜者力爭，不報，擬降山東運判，亦不報，先生遂移疾歸，當決計時，萃掾環泣曰，非專責，何苦認其，獨煩一推署符，後劉先生所著文章十五種，高陽孫文正公題曰，認真草，蓋快此語，足以肯其生平云，被論日，急宣戶部堂司官，聲如雷動，先生適食於賈公寓，坐客失色，先生食自若，食畢，徐著衣去，賈公後語啓泰先生曰，當此時，食猶能下咽乎，吾於是覩公不動心之學矣。





九月，太公出地代族人貼軍，同中李氏，有軍三名，原無本族作貼戶例，當年父老閔其情重，於軍人行李往來不無供其乏困，後代相沿，遂成故事，貧者殊苦之，太公割地十七畝，與各軍分種，代合族幫貼費，先生移泉邑令畢公且勒之石云。

四十八年庚申，先生四十六歲。

二月，先生去國歸里，海內非以孤鳳似之，而先生教授如舊時，布衣草屨，不敢以諍臣自異也。

時魏公大中過江村訪先生，會啓泰先生在座，數年聲氣，湊合一堂，雞黍相陪，主賓莫逆，復相與如容城，拜楊忠愍祠下，徘徊賦詩，蓋千古同盡云。

八月，光廟御極，首復先生官，典新餉，先生十一月初三日受事，自遼事起，司農措餉無策，驟加派於民，幾倍於惟正之供，故別為藏察庾吏主之，遂首以屬先生，時索餉者嗷嗷擁諍，凡外解至，先生即面同解官兌交，領役為持平，而不為出入，吏不得上下其手，願索者蝟集，而解者不時至，先生太息曰，天下有餉稽不前，使封疆臣以軍約日馬，枵腹而得成功者哉，外解出於催科，民窮必不能時應，於是拜疏請帑，略曰，兵與餉原非二局，月糧行糧，折色本色，同條共貫，總為遼事，苟一節之不應，將全體之俱傷，外解之來，各有程期，即欲強先一日不能，遼餉之索急如星火，即欲姑待明日不可，則所以操縱餘為外解之接濟，而使新庫得環中以應無窮者，非帑金百萬，曷克有濟，臣在新庫言新庫，計窮力詘，不得不出於此，時十一月二十日也，疏入不報，未幾經略袁公應泰奏戰馬三日無糧，先生補牘復請，略曰，臣自蒙恩復職，仰見皇上勵精批答，無留中之疏，一旦留中，自臣疏始，豈以臣疏為無當乎，年來邊事規模未定，經臣赴此大窘，期以兵馬錢糧，正月齊足，今十二月十二日矣，屈指正月，能有幾時，即皇上今日以見在帑金，沛發百萬，付臣庫中，刻發委官，然幾日召買，幾日轉運，已懼後時，而守無一錢之空庫，待不可定之外解，豈不僨師期，撓勝算哉，臣竊計自今至歲除，凡十八日，一日一時一刻，皆關歲布從軍機精神結聚之會，倘目前不籌，轉盼而元旦，轉盼而元宵，正龍飛介祉虎拜揚休之日，臣安敢大聲疾呼，以瀆九重之聽哉，是今日不言，非直愧今歲之十二月，並愧來歲之正月，此臣惴惴焉泣血補牘以申前請也，復不報，藉有協力者，僅得帑金五十萬餉遼，先生被髮纓冠之救如此。

熹宗天啓元年辛酉，先生四十七歲。

是年春，先生以焦勞煩鬱致疾，調理兩閱月，始扶病背以行，一日楊公嗣昌飛字報先生曰，河南新餉四十萬，危矣，可健兩足，先生初以為譫，再審果然，舉手加額，不覺其足之健也，尚以國事繫變樂者歟。

時遼陽陷，以才望改兵部職方管題覆，先生入署，與同舍郎葉公廷生、耿公如杞，皆竭忠藎，式念大法不申，為大司馬崔公景榮草疏曰，今事勢何等緊急，天語何等嚴切，而各鎮泄泄如故，是棄河西一塊土也，非決於行法，萬無可望，法不自臣始，萬不能行，乞將臣速正典刑，某斬某逮某繳罪，以彰朝廷之法，言官急之，遊士任疏論司官，不應擬請罪之稿，先生與葉耿二公同具揭明始末，而馬逢卒復以小臣略無忌憚劾之，先生偕葉耿二公辯曰，職等痛纖宗十字，半將能來，遼近官軍，盡皆鋒刃，人畏以來，

當食廢寢中夜涕流因思事有綱紀苟能調度即一著可救全局之差官無崇卑但踐股肱即小臣可分大臣之任然職固小臣而以御史指爲小臣職實不服職固不敢以誠慎恐懼自信而以揭爲孽臣爲略無忌憚職尤不服國家倚重孽者原非他司敢望然二百年來就咸權以論氣焰藥被孽者占絕若按掌故以論名臣皆兵部曹居半士各有志不可輕相詆也即日拜疏出署詔趣還部當是時邊事孔棘羽書旁午議者人竝其隊先生倡議立應復請發故將戚繼光後以作士氣而固人心又疏恤死事諸臣略云廣甯失守將吏相率奔逃回首河西幾無一人義士獨副將羅一貴守西平以勇盡自刎監軍道高邦佐至松山誼不入關竟投環而死慷慨從容兩稱足色國家褒忠大典不以優忠人而誰爲優格贈謚廕自有應得之例而臣於邦佐道皆以未封其親爲慨不覺涕盈睫刃刺心也夫循資贈典以彰恩命碌碌無奇者皆唾手得之獨殉命驅場之吏不得濟一命以榮其親此事之極不平而情之當共體者則從優贈廕外俱當就所贈之官封其父母以慰死者不瞑之目蓋忠孝原是一理因其忠以遂其孝復新途忠臣之孝者以勸爲子之臣所係非泛泛也不直此也邦佐爲臣死忠高勇又爲僕死義一時西逃將吏敢當監軍之僕一面者誰哉均宜優恤以示風勸會王大司馬象乾行邊請用廢弁張思忠等先生與耿公如杞持之不肯遽司馬疏爭之奉旨司官不得淺阻先生上書首輔葉福清曰邊疆之壞由於信帥之鷇軍實僨而帥由於中外諸貴人入其伎而爲之求帥於職方職方徇諸貴人之請由於自愛其官而甘爲之效駁馳職方而不可爲則邊事終不可爲然職安意此時職方之或可爲也蓋遼東已喪多半四海騷動九廟震驚大家共處覆屋漏舟之中即有善鑽刺之武弁憤請託之貴人亦必爲自己性命稍讓職方之秉公而詎意其不然職方受命之初對天誓神涕泗流滿面欲摒命摒官盡杜請託之路庶幾鼓舞豪傑之精神爲國家復疆土而營垣壁數月來正路已通旁路已塞而旁路之較捷多勢極悍機極險挑撥搖撼無處不到嚇職方以鋤以降以黜而職方不動嚇職方以殺身之禍而猶不動技窮處變此輩攜之客所由來也甚酌可否自是部覆之體乃總督必欲再疏以請而取旨求勝至有司官豈得淺阻之旨夫行邊與在部無異而爭執與淺阻不同使本兵猶然在部非於功令不合者方且事事爭執本兵亦必不以爲迂何獨行邊而反重之邪邪言甚予遼可以喪邦天子且容廷臣之獻替豈以總督遂不容部司之執持一向邊事破壞坐在司官達阻邪在不達阻邪職方一官其爲諸貴人供溺水之區久矣久爲仰給而一朝斷之自不甘心不去職方不止然職方去而猾剛者便請託者便即於職方亦何所不便特此職方去而後來者戒爲覆轍恐國家受其不便彌故率天下之人而再入窘套永無不侵之帥者實自司官豈得淺阻之一言始勿謂能淺阻之司官爲易得勿謂非能淺阻之司官爲小失也職皆謂今國家之事大壞極敝其端有二一曰資法一曰資官而總之成其貪污國戰責之日其家安席哉伏祈閣下破難破之面情挽難挽之積習極力主張庶不負一番出山之意而國家受再造之福非止爲一司官明職掌也福清不堪其言先生遇之曰老師七年相業海內傾心奈何至今日爲行邊司馬地而不爲二祖十宗社稷地乎福清意解事竟格方是





時先生辟除甚請背草者屆滿戶外先生曰國事至此當在非臣子愛官時亦豈臣子愛名時耶皆不以示人

八月子化麟舉順天鄉試第一時先生大母在堂戚紳爲文以賀名曰龍飛紀盛內一段述先生薪水時不給大母脫簪珥佐裝都門傳爲佳話云

時衆正登朝高公攀龍鄒公元標諸君子採有才望廷臣邊食之餘相聚講學意重先生顧講坐中或不言朝政先生曰在朝言朝當此多事之日身居大臣而不言朝政不知何以謂之學也高公總憲時疏薦先生剛毅清約實心任事請以職方兼御史督兼下保甲教民忠義有旨允行卒不果

二年壬戌先生四十八歲

正月侍御公得贈光祿寺少卿

爲范公景文序戴諸略云按其已成之績追想當日慘淡經營窮人情事勢之變而用其闔闢不知寢食廢幾何心血耗幾何而如石直如矢處處認真人以爲大家事者偏見爲自己事先生爲范公傳神乎抑自道也

初河西陷沒高陽孫文正公以閣臣理司馬事毅然違衆論請督逃臣於畔先生舉手加額曰東事不足平矣六月高陽公閱榆關先生奉旨從罰今日關事主意要步步向外生打起精神細尋著數使三軍之士畏法而不畏敵而其大端在舉逃官逃將挑換之耳目一新旌旗一變事無不可爲也七月高陽公復命遂以之入告云

是時先生得馬世龍於偏裨中而奇之高陽公遂薦於朝授馬松營太四路總兵官其後恢復之功世龍與有力焉

八月高陽公自請督師榆關先生復奉旨參幕事會銓司缺幕欲挽先生先生曰師相舍黃閣而馳丹徼某苦幕府而甘銓司豈人之不相及遂若是乎既抵山海猶有及之者先生報書曰某孤蹤僻蹤步魂不到清通之座且隨師相走關師相一日在師中某即一日在幕中極知迂處無補尺寸而惆款一念主辱臣辱之日情願在行間爲共憂其忠之人不論有補無補也未出門時已寫念告天歸心一路斷不至此作何顧想使某至此作回顧想諸君子亦何所取而用之又有爲先生危者先生報書曰以師相急於爲社稷圖安遂不避危險然亦必安其身而後可以安社稷師相原自有見非孟浪冒險者比而從行之梓僚安可知已高陽公亦語先生曰太宰以銓郎待住予雖欲奪賢獨不憂太公乞宰乎先生對曰辭選上就銓司此當人所不爲家君范陽男子肯來觸某從公於邊老人爲汝加一飯公以常人目某顧忽以常人目家君耶高陽公改容謝之

初高陽公至關上僅得甲士三千立騎兵營其經營慘淡之苦惟先生同之厥後恢復遼與四百里凡五城七十二堡所與密事者先生一人而已高陽公嘗曰伯順在坐使人非幾盡杜嚴若威師助我神明者不止謀談也其知先生者深哉

三年癸亥。先生四十九歲。

正月。從高陽公閱甯遠。

九月。復抵甯遠。高陽公率文武吏登城四望。時覺華島將金冠駐府以待。高陽公週迴島上。相度形勢。

自甯海至首山。由首山東去歷雙樹連山至荷歲倉。對叠爲望管山。眇絕嶼。循邊堡迤西。倚鞍山。附灰山而蠛子山而歸。駐前屯。遂定修築甯遠之計

先生以君父之急。從根輔於行間。嘗曰。吾人生天地間。第一等願要報國家。而報國家又全在安危存亡之際。及讀洛石梁所貽詩。至榆關未許泥丸塞之句。按劍太息曰。此方是今日爲臣子正經案宗。其所自矢者以復遼爲職掌。所倡率者以復遼爲指歸。一切餽遺請託。皆痛絕之。其示諸將也。有曰。居恆關將官除送禮。別無本領。不謂時至一籌貽敵。本領如故。以本司碰礎之守。猶有投禮單者。本領可知已。且其假邊情以歲禮單。即白晝以成暮夜。自待非人。復以非人待本司。欲卽題參。恐爲已甚。碎其單而擲出其使。白其事而姑隱其名。願諸將盡洗肺腸。別學本領。要知今日除斬獲別無官階。要信本司據送禮卽爲罪案。敬先文告。莫謂貌言。如負婆心。休嗔辣手。其答諸總戎曰。此時何時。此地何地。我輩所幹何事。師相所禁何言。當大家相信以成關門絕餽遺之名。豈不提撥精明整肅之精神以寒敵膽哉。與康博士曰。幕中司官送人到關城將吏處。是自作囑託之槓。而其人借爲主之勢。横發於各衙門。兼避投鼠之忌。莫可誰何。此人情事理之必然者。僕方切齒恨之。而敢蹈之乎。與高游擊曰。凡用將之事。撫道鎮司之。而總承於師相。孫僚毀譽。全無干預門下。試思使孫僚與用人之事。今日用一將由某幕官。明日用一將由某幕官。尚成事體否。

是時王總督象乾引蒙古七十人入水關。先生以昔與其孫僚集闕議曰。此番又引蒙古入水關。春初曾如此。猶曰偶然。倘今則爲常矣。此何事而可常。關人大恐。夫撫敵而必引入內地。其害甚於不撫。不撫爲仇。猶隔藩籬。引入遂窺室家。岌岌乎殆哉。嘗聞邊人言。從前撫敵。大臣不與見。委其事於邊偏裨將。盛張威儀。引至堂下講折。斷不輕添一物。即彼苦求。亦諭以事統於尊。下不敢許。彼以大臣爲天上人。不可得見。裨將因得示不可測之勢。而若陰若陽。使俛首以就羈縻。迄至大臣自與講。而底蘊路矣。其要挾無不可遂。邊將束手。邊事再不可爲矣。惟大臣必自與講。已不敢遠出。遂不得不引之深入。其窺伺我者。能保不就此七十人中做工夫耶。間議爲先生莫逆交。故寓書如此。凡高陽公所不可告人之苦心。與所不必口出之苦語。先生輒代爲言之。

是冬。上念東方寒。賜督師輔臣以下貂皮及白金文虯。人爲先生榮。先生獨蹙蹙於無以報稱也。

十月十三日。負劍跨馬。從登十三山。憑弔醫巫閭。高陽公賦詩壯之。先生怡然曰。庶其酬生而懸弧之志。

四年甲子。先生五十歲。

正月三日。同高陽公謁甯遠。中朝駭甚。政府擬旨。至以訛傳上章留行。先生寓書中朝曰。撫軍從風實。





敵未至而將送家。人民謂大吏已有棄人心。洶洶思潰。故以早春出駐甯遠。料理屯田。人始安堵如故。且日扶老攜幼就山。關外大陵河之戰。斬獲無算。士求敵以戰。敵遠遁以退。日闢闢百里。過師於枕席之間。吾人。而中朝之疑釋。

五月。先生同杜武庫應芳以選軍使入京師。而器甲在內庫者。中人司之。類皆拗不可馴。先生刓方爲圓。無不應之如響。距江村僅二百里。事竣即還。未過省覲。人比之過門不入之義云。

時有問邊事者。先生答之曰。今望邊人者切。而不得謂之知邊人。疑邊事者深。而不得謂之知邊事。凡軍中密令已行。居人莫覺。即參佐日承督效。猶有不能盡知者。而欲向行路人問消息。從千里外揣是非乎。昔韓范經略西夏。首以詔中外勿得輒言邊事爲請。此苦心之言也。

九月。陞本部員外郞。

十二月十二。車營成。隨高陽公入奏方略。抵通州時。逆璫新用事。或有言將請君側者。璫盡懼。矯旨促歸鎭。於是高陽公所疑。不僅在遼。而先生所疑。亦不僅在遼矣。

五年乙丑。先生五十一歲。

自高陽公通州請覲後。觸璫忌。媚璫者遂議減兵省餉以陰撼之。先生移書兵垣曰。年來搖亂邊事者。曠虞賈之謗。以行減兵之說。嘻嘻。十萬之師。果可減哉。二三年前事。歷歷可想。今受其成而迷其故。日云減兵。所當減者何兵。兵裂歲之蒐羅。奚足供一日之淘汰。特恐兵從此少。事從此多爾。事到無及。而減兵者之肉猶足食否。遼之必宜恢復。非直爲原有之封疆不可委敵。無遼則不能有薊。薊遼逼於京畿也。今之持論者。一曰愼重。一曰簡汰。夫進取則當慎重。振刷則當簡汰。而出於今。則愼重非爲進取。簡汰非爲振刷。總以巧行其阻恢復之計。夫百計而哉之進。不能當一言之退也。三年而集此衆。不能供一日之驟也。不征不戰。去將去兵。垂成之緒既毀。前日之禍復作。遼廣潰時。都門光景。猶能記憶否。身在事外之朝士。以隔壁之猜。而索邊人之情。心在事外之邊人。以一面之詞。而迎朝士之意。索邊人之情者。遂持邊情以爲朝論。迎朝士之意者。因借朝論以撼邊情。暗刺明譏。此呼彼應。協心力以搖當事者。而榆關之本色盡掩。此可爲流涕者也。故恢復爲必然之策。而其要在省議論。議論不省。事權不一。盍求之鷸。復中於今也。

二月十五日。祖母王孺人卒。先生聞訃晚。且不及會葬。與邑令王中韵書有云。某爲繼行間。不遑問家。幷不遑顧其所自生。未得爲先大母之病。而祇聞訃。且以遺囑故而不得以時聞。從軍游子。君親兩愧。尙可視息天地間哉。惟是重傲先侍御之靈。而祖台旌。借重敝廬。光生窀隧。則愚父子有厚幸爾。

是時中外之欲逐高陽公者。不遺餘力。値升師遼期。實邊人嚇之。而朝士遂因以下石焉。先生答張孟鈞曰。十年之則。忽接手教。中外矛盾。漸不可長。一語已透情事。師相不得行其志年餘矣。又不得去。政苦維谷。乃以哨將被陷故。成其去。弟相率歸。則歲年兄愛我教我。今幸不辱命。所可恨者。從此恢復兩字。無人出口。錦片山河。非送敵人。此忠臣義士所以負戟而長歎也。既又與趙明吾曰。師相自不堪朝。

不佞亦必不回部。點檢世緣。相率歸田耶。三年來事體之曲折。人情之苦樂。何堪回首。本期從麾下渡河而東。遂痛飲黃龍之顛。事乃至此。今雖同師相歸田。夢魂猶日繞黑水白山。與前部將軍相周旋也。所手額而祝者。代師相之人。果肯不改師相之臣與師相之政。使河東終歸版圖。則不佞與師相雖歸猶未歸也。

四月。先生同杜武庫以積病沈綿。具呈閣部乞代題。略云。雖當敵叛甚惡之日。食焉不敢避難。遑自揣其無才。今值兵政簡汰之時。引分當自議裁。況復重以有病。無事而食之名。任留遼塞。一息尚存之背。求歸化山。

十月。閣部代題。奉旨該部知道。

十一月。吏部題覆。回部供職。先生具呈乞題。略云。馳驅四載。病因積勞而成。氣血兩傷。又因久躭而劇。堂劄趣赴部。先生具呈再乞代題。略云。職夙素弱。職性好強。苟可支持。恥言疾病。而勞從此積。病從此深。及病劇而就醫。已勞重而難返。如不得就醫冢山。一意調理。則玉門枉稱生入耳。

六年丙寅。先生五十二歲。

正月十八日。堂劄再趣赴部。

三月二十一日。堂劄復以先生陞武選司郎中。趣束程赴新任。先生具呈三乞代題。略云。四年戎馬。原非避難之人。百病侵尋。豈作無情之語。藥裹日以棲身。何堪冏職掌。臨覊不能出戶。何以趨朝參。事爭今日。職不去此官。則有係之心情。祇以益病。即台臺俯寬之時日。徙以重某罪。而無益於殘喘之萬一也。

先生抵里門後。教授生徒如待放時。而門人日益進。

先是乙丑秋。左魏羅璫禍。魏忠節子學濟介周忠介書至江村。時先生在遼。太公為之下榻。啓泰先生亦來會。謀兩公下獄事。冀所以緩須臾者。彼學濟欲入京偵父。啓泰先生兄啓運變姓名與俱。探知坐左公贓二萬。魏公贓五千。太公冒炎蒸。策蹇數百里內醵金於好義者。莫不響應。而兩公已斃杖下。至是周公又被逮。周公鄉人朱完天為護行。先生至江村。適先生方辭武選里居。夠為左魏謀者。無可中卽一錢醵金。為完贓計。周公貧同左魏。而緹騎至吳門。民大鬨。殺一校。更不可計生。先生與啓泰先生為措三百金。而范吏部發文時謝政。先生乃貽書商之。令朱生持往。簡來云。未知肝膽向誰是。令人御憶平原君。范公遂措二百金。及發至。周公亦斃杖下。嗚呼。逆璫之勢。炙手薰天。邏卒遍天下。而江村距都門二百里。儼人為先生父子危。而先生父子不之危。而亦卒不危。豈非天哉。

七年丁卯。先生五十三歲。

三月。答王公永吉有云。杜生見乘。併辱國士之知。居恆摩厲。徵拈門牆。區區病未卽死。強顏其間。時出冷語發之。蓋先生桃李諸杜為良。而君異尤以文行著。

答與公自肅有云。病廢之人。百念俱銷。自謂清江一曲。隔斷紅塵。而塵門剝啄。云從塞外來。則不覺動





舊遊之感。手捧八行。而談千里。尤觸故人之懷。關外城堡堅完。自足恃為守為也。漸推漸廣。今幸大君子在行間。必與當事者算定前後著。以貽社稷之安也。

八月。思廟御極。誅逆璫。起陞先生尚寶寺卿。

思宗崇禎元年戊辰。先生五十四歲。

正月與耿公如杞書云。大名自經聖問。而人心之夜氣乍回。國家之元氣復甦。此見聖主轉旋乾坤手段。蓋向來人心盡死。遂令國脈難言。而重積陰蔽之餘。非得聖主大作用以為宣提。何以挽陽和於一綫乎。然宣提之權。賴聖主鼓鬯之用。賴廷臣而順風之呼。則不屬悠悠泛泛者。而專有所屬。當是時。惟自保其不隨人之顛。事勢所底。乃全操其勝。非角一人之勝也。為國家元氣所賴。而完聖主問拔客姓名一段心也。

與王公製聖書云。李道長有疏參滿桂、馬世龍。旨下部而馬有彈處二字。夫當壬戌春夏何等風鶴。孫公拔馬帥於稠人中。授以重任。經營關外。恢復四百餘里。使山海在重關內。不以敵遺君父憂。有人心者所共知也。卽不敍其功亦已矣。而復誣以罪耶。李疏語意從喻安性、劉永基來。蓋喻堅持關外不可徵之說以撓恢復。而劉其所暱也。因以難馬帥者難孫公。從前蹤跡。久著耳目。而李道長與劉稱厚交。卽其疏為喻意自可見。今日之疏。亦不徒難馬帥。仍在孫公也。夫當國勢岌岌。人無固志。時有人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以身塞敵騎之衝。宗社獲安。率士受賜。及事略定。而各恣事外之口。為背人快報復之私。一倡羣和。幾於吠聲。此英雄所以負戟長歎也。然所望持公論而服人心。洗前冤。責後效。全在中樞之主持。擬趙率教被督師重劾。竟賴部覆得免。則今日之事。在台臺必有善為之解者。非從馬帥起見。亦非止從孫公起見。直從國家起見耳。

是冬。趨尚寶任。奉檄遂年。而戀戀冢山依太公膝下。庶幾難進易退之風與。

二年己巳。先生五十五歲。

是年。陞太常寺少卿。管光祿寺寺丞事。

奉委督放白糧。見各倉圮壞。而麻連之費為無當也。有汰麻連議。略云。倉中實有必需之數。不及今借箸。終無從出之原額外。原有不必市之恩。不自己任怨。終無停止之日。又圮倉中有所謂張北倉者。內散堆土米八百三十五石。先生同署官窮日之力。搬入空倉。有處土米議。略云。搬過土米。雖有變賣之議。而估計無期。恐仍停擱。今皆嫌賤售不肯辦。終必併賤價不可得。冒嫌冒險以出來佐公家之用者。不可仍存放下。終歸無用也。由是二萬七千八百二十條之麻連。准價銀三百三十三兩八錢。向濫於各役者。與夫八百三十五石之土米幾化為泥沙者。皆出而待正項支銷矣。先生物望赫然。猶僕僕於吏事如此。所謂此日此時此事。求一個此心過得去者非耶。

序同難錄略云。今上御極。手爇大憝。九鼎晏然。因追卹慘死諸臣。已復優撫賻衛。給與三代誥命。蓋曠典也。諸孤遂各述其先人受禍受卹始末。名同難錄。徵弁言於余。余思諸臣受禍之慘。振瑈時所未有。

聖天子恩命煌煌。令人曉然於為臣盡節。受非常之禍者。朝廷自有非常之報。既以慰死。兼以勸生。嗟嗟。使論忠者必不論報。是為忠臣者必生受荼毒。死復備受蕭條。天日空慘。邱壠無光。而後為盡己忠。而後為朝廷之所以成人忠。則忠義一路。祇為盤紛塵變寂寞亂父之具已。嗟夫忠義固在天性。其萌甚微。利害當前。立喪所守。況生死乎。所以鼓之使勵。養之使長。全在君天下者。故曰養天下而享天下之謂君。然不因喪之者之甚深。無以見養之者之功大。前此善惡倒。宇宙晦。紛紛喪節。反古所無。至欽定逆案。凜然天討。而三代誥命之給。即在此時。然後知聖主善善惡惡。不為衆搖如此。苟持忠不留報之論。使為惡者坐覺得利。為善者坐覺不利耶。余按是錄。諸孤而與謀。皇上既有以報諸臣。諸孤能不為先人報皇上。今而後並期自勵。無墮家聲。乃即所以報君恩於萬一也。請左魏諸公子有云。青族取義。尚云漸不甯同。自首論心。自詡多非汎濫。問是何人之子弟。稱此授餐。思尋先輩之風流。敢為忻隨。朋從類聚。座擬合圖。

冬。兵闖入通都城。掠畿以南。先生昌言於朝。非急召高陽出馬。世儲於獄。無可辦敵者。於是有城守議略云。京兵素未見敵。立營城外。恐以遺敵根本重地。先以守為主。而例兵城上。每堞用幾人。當計也。大小砲火藥鉛子。用幾何。當計也。敵臨城遠近。施放火器用何號令。當計也。施放之法。若何措置。乃可傷彼而免自傷。當計也。守城者何以不寒不饑。何以不疲勞而樂為用。當計也。火器何以更番。何以不忙於裝放。藥綫何以善藏。當計也。此在城上者也。而城下何以供應。使有序而不窮。城中何以彈壓。使安靜而不亂。當計也。馬作何點養。兵作何挑選。如何屯扎以銷內變。如何埋伏以備出奇。皆當計也。嚴緝訛言。專總號令。喧譁者軍法從事。則人心專人力齊。守無不固。戰在其中矣。而號令更必出於一。多指亂視。軍所大忌。責近耳目之臣。各懷忠義。祇可協助力。益不可分撓事權。守禦之事。一責之兵。號令之權。一責之將。天下事各專在行人做之。聽其指授。一切建異議倒新題者。皆當報罷。而後事可為也。己巳之變。出石亨楊洪於獄。總京兵。庚戌之變。宥逃將徐仁戴綸。使之立功。此國朝故事。今無罪之高世龍。不可做此例出之。使一調度乎。士大夫僨而和之。上乃召還高陽。世龍脫桎梏。乘將袞。卒復四城。先生功第一。

三年庚午先生五十六歲。

先生素有積痰。至是春而劇。因時當戒嚴。恥言請告。迄夏初不愈。具疏乞歸調理。略云。當戒嚴之時。無病而諱言病。謂之避難。固非忠臣之所以事君。嫌避難之迹。有病而不言病。謂之貪榮。亦非志士之所以自處。奉旨鹿善繼素著清勤。起用未久。何得輒以病歸。著即出供職。不准辭。迨秋深未痊。乃再疏乞休。略云。即聖明不欲廢臣駑。收駿驚之用。而臣衛生無術。自成廢人。且苦久病。不能任官。復念曠官。還能甘病。辭甚懇切。允之。

九月。先生歸里。於是有臨河而歎。退修六經之志。因自號曰江村漁隱。

督撫公希孟贊云。有客叩柴門。其貌淳古。似全未雕琢者。詢知為朱完天之子。相視怡然。為啟廢篋。遂





邀出手書并佳刻。生氣掩映。草廬改色。乖完天以一青衿。隨忠介俎豆孔廟。人同在自立哉。大札所指。動關軍國。林居人不敢知。亦不敢問。瞻鵬之影。時復自笑。即借庇成有疾時。九死餘生。得還子舍。斷無再許職曠之理。縱有間及。將希為解之。太平公尊在。將病夫稱鹿門隱。其位置大矣。

四年辛未先生五十七歲。

是年先生病漸愈。教授如再歸時。門人大進。先生誨人不倦。自登仕版後。在朝在野。此心未嘗一日忘。至是絕意仕進。因纂尋樂大旨一書以授學者。略云。周茂叔語兩程尋孔顏樂處。樂者生人之趣。如其不樂。為聖賢何益。而其樂處。豈沒主意的放曠。原有入手著腳的生活。這箇生活有端倪。無文字。端倪無可名。強名之曰性。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喜怒哀樂為發竅。而操功於慎獨。此外無道。此外無教。性無可名。強名之曰仁。仁一體萬物。而以孝弟為先。仁義禮智樂。其實總在孝弟。樂是樂此。學是學此。樂孔子自謂好學。學之時義大矣哉。而學未易言也。學無著落。必墮玄虛。學無把柄。必致支離。皆為之害曰。著落在萬物。把柄在一心。識得把柄。才好下手。大丈夫舉頭天外。此心此理皆同。為聖為賢在我。至誠自能盡性。其次僅可致曲。每歎異姓苦被作害。看看殆盡可泣也。尤可懼也。心既放。怎得不求。所以有學有問。偏天下學問。只是謀求富貴。不謀求良心。與性不得出頭。世道喪矣。苦海無邊。回頭宜早。認得我時。不必尋孔顏樂處。願學孔子的。已先尋著樂處。然不惜不樂。不樂不休。切勿以虛見承當。擬擬數千言。舉聖賢全體大用。和盤托出矣。

與諸生談業詩云。吾徒功力近何如。爭言泥塑使當魚。搖筆已欣燈取影。會心還望水成渠。試從疑眼窮諸相。總是浮雲過太虛。不惜輪扁明點破。誰知枉讀聖人書。談經間詠云。種種頻毛捧碎紗。風生塵尾大非誇。傳經自信經無字。授筆人稱筆有花。從古原推豪傑士。只今誰是大方家。天空倚杖看雲飄。言念窮源欲借槎。

# 鹿忠節公年譜卷下

五年壬申、先生五十八歲、

是年啓泰先生命其子立雅偕伯叔昆弟來從先生學、正月二十五日、高陽公七十初度、先生爲文以祝之、略云蠡爲古秘鄉、人士共推華祝、以某從遊久、推令執筆、不能辭、手綴三偶、先舉一以進曰、五福先爵、而蠡隨人爲盛、古稱蠡國、又稱蠡民、壬戌春、飛帳抵關、非先生督師、誰折八里舖緩城之議、而以車營十二、恢遼土四百里者、己巳之變、驟起先生於家、東便門之出、慷慨一時、泣涕千古、試思誰疑之遼帥、登容易來、解貼之敵人、登容易去、先生功在社稷、即國家所以待功臣者不敢知、而二祖列宗、實式臨之、國祚民生、靳祈無窮、敢以爲先生壽、再舉以進曰、爲國爲民、懷者柔志、而功德與齊享參焉、先生身爲元老、未得一日安於綸扉、再從秦月漢關、分社稷之憂、其身係安危、無異汾陽督公、然窮奢極欲、不以貶郭、涼臺燠館、亦以娛裴、先生軍中六載、餘沙宿草、寒士所不能堪、而有劍倚天、有弓府月、師儉數椽、遂廻相府、蘇云誠疏增壽、此語似俚、實諸物理、敢以爲先生壽、三舉以進曰、此增彼減、乘除之數、先生豈受範圍、而無所以自主、濟川父論壽本之於靜、先生自敘見懷、有千古傳心半夜挑燈之句、蓋自寫靜境也、此境實萬境皆空、人見先生鼎沸紛擾之際、則命駕道、而神不驚、肅霜背劍、穿鳴鏑收馬以出、而色不變、任人位置、受人揶揄、而志不懾、抗天下之難、決大計而寢不疑、功聽人分、罪聽人卸、





以身殉國、不見知而不悔、夫豈也、變也、勝也、疑且悔也、皆不靜之本色、所變現而陰陽之患易乘以爲祟者也、先生超然自勝、慾然自得、原是當藥、等於暇蘆、何害氣之能侵、即治軍勞苦、而形勞神不傷、神勞心不傷、故丹經萬卷、括於仁者靜之一言、而百二山河手玉鐔、非先生之齋鄉耶、

是時爲一泉先生作蠡志銘、略云嘗按先覺之說、而推其義、覺者沉迷昏憒之餘、冷然忽有所覺也、覺不過得其所自有、當其未覺、冥然若無、幷以同冥者爲覺、惟冥而忽覺、乃知同覺者之皆冥、而登高引臂、爲順風之呼、一泉苑先生、所稱北地之先覺、與余每入座、相與飯脫粟於茆屋下、聖經當酒、賢傳當餚、當世之要務當絲竹、丙夜廳尾、鮐揚也、苑陽人士冀共德者、無少長翕然而相親灑然、皆知有所謂恥、有衿以肆本業、變非類爲恥、孝廉以就聲色嗜請託爲恥、仕宦以媚上、得官剝下、得錢爲恥、皆先生覺之、學者覺也、孔門論學極重改過、覺而不改、終無覺期、不自覺、未有能覺人者、先生早年豪宕、不羈出入、將剩許、賭錢者曰、今日以後、當另做人、錢者竟感、點綴節目、作彈冠振衣之狀、而竟斬鋼截鐵底濟也、偉哉、象山先生曰、他人學問、只是泥裏洗土塊、今須江漢以濯之、先生有焉、

十二月十九日、曾孫游生、萱一堂而五世矣、

六年癸酉、先生五十九歲、

是年黃道甫集樂自江右來從先生學、

作苑撫軍御敵記、略云己巳冬、敵破馬蘭、陷遵化、擁兵而南、遂屠良固、復逼遏涿、遊騎至定興北五里、是時下詔徵兵、人心皇皇、闔目先至者以爲命、張鴻功兵由易渡淶、甲仗雄盛、未幾潰且掠、張國泰兵祖村、遇敵哨、夜遁至北河、居民驚散、而苑公之兵至、公時撫豫、聞變即趨、在詔旨前、紀律肅然、無敢強取人一物、人指爲有莘之師、至定興、士民具牛酒迎、謂若憊散乎、咸曰公撫我厚、我輩未食公、不先啜一茶、誓殺敵以報、有旨援兵先至者守涿、公抵涿時、漏下一鼓、數里外敵騎充斥、乃大發兵北向比曉、敵舍良鄉遁、旋聞敗滿帥兵、解梧士城關、公曰、吾以國難、不待詔入援、因敵南下、乃令守涿邑之、今復還都、入衛天子、吾初心也、夜渡盧溝接戰、斬十六級、生擒二人、獲牛馬無算、而士城關大營遂東去、余是時病臥京邸、聞難民自營中出者、皆被諜倉皇、謂范都堂領十萬毛兵至矣、人皆長鎗多大銃、敵相顧咋舌、蓋以先聲奪敵氣云、公發保定時、余子化麟迎謁於途城、與計軍事、公一意直前、雖傾蠡贍軍、廪不繼、家大人謀於鄉人士、各出粟以佐之、其名與數、具公疏中、公之功在社稷、如以區區定邑頌公、適狹公、然緬社稷之安以爲安、定與天下所同也、而就定言定、則賴公以存、定所獨也、彼時社稷無恙、而良固已焚、定之不爲良固續者、伊誰之力與、

五月、刻補仁社草、先生序之、略云爲制舉義者、各言所欲言、猶念所操以爲遲者、何人之言乎、則制舉義代聖賢言者也、夫代君父言者、即假便宜、猶以矯制請罪、代聖賢言、而公然誣之、得無不可、夫代聖賢言、原代其意以言、得其意、故欲不泥其言、夫子曰、辭達而已矣、達意之外無辭也、然夫子往矣、安從聞其意、天下有面聞而未必得者、夫人之意也、當面背面、人心山川、天下有不聞而自得者、聖人之意、

千載上。千載下。心同理同也。自問其意。遂得聖賢意。因以代聖賢言。一語隔膜。吾自不快。原具之本體。見在之工夫。恢彌廣。按彌深。天下文章。莫大乎是。特自問未易言爾。惟將其難覺其說。以臨摹之懸悠游之。募字應對。縮恐氣象矣。願與吾黨服膺爲仁由己之旨。以發揮舉之蘊。其序二集。略云。仁人心也。文者。心之記籍。不按記籍。無以覈實在。而此之爲實在。非比他物之有方體。此之爲記籍。非比他文之有定在。有方體。有定在。可以一時了當。可以獨力擔承。無方體。無定在之理。而足已自封。離羣索居。不當面迷。則中道廢誤。故輔仁必以友。而會友必以文。日與同志拈聖賢之言。各自體認。互相發明。如居肆之工。不見異物而遷焉。退而仰臥。念此日之非虛過。妻子可對。魂夢亦清。不亦仁在其中乎。卻不敢謂千古文人卽仁人。求仁人於文人。囿其大凡也。序三集。略云。富貴二字。人人齊盲。而變識遮留。不肯反觀。聖賢喫緊爲人至意。於身無毫髮相干。其屈首受書。都從古戰場生活起見。腐毫穿硯。寂寞元亭。一朝得意。往往全承鬆殺結局。文中之仁安在哉。白鹿洞講喻義喻利。謂舉者於此當辨其志。晦翁服其切中學者隱微之病。剡諸石勉同志。反身而深察之。夫義之誨義猶在也。吾黨之志曾辨不。吾黨之身曾反不。試反身而辨志。其一向所喻者是義不。而所假之品是君子不。則按吾之文而仁在不。嗚呼。先生反覆叮嚀之意。可謂深切而著明矣。

與陳中閣書云。敝邑事。借鼎周旋。危者可安。死者可生。固莫大功德矣。然思前慮後。復求所以消患於未萌。而無窮之功德更大。當今之時。貴衙門爲聖天子倚重。其權尊矣。然所以成其尊者。有道焉。祖宗設官分職。其尊卑雖相承。而職掌原不相襲。蓋地有遠近。耳目難周。故各地方事。須各地方人。纔知窺實。各地方人。須各地方官。纔好着落。從來在京各大衙門。遇事干有司。人在州縣者。俱行文飭查。所以防奸而剔弊也。最不宜徑提下邊人上京。與徑差上邊人下鄉。上京者身無主矣。下鄉者目無天矣。敝邑只爲堅欲提人上京一節。遂勸縣令又爲徑直差人下鄉一節。遂釀愚民爲兇黨。幷勸縣令拒捕之名。一坐兵洗之議遂生。向非賴普提手。攀指愈多。驚逃者敢返哉。縣令令閉關。各鄉如沸。勸稱銷衣擊人。欲與支吾。又恐名爲拒捕。及束手就縛。乃刀剟火燎。如大牛村之大盜劫財。可惜也。更可懼也。試爲貴僚友論之。亦必有心驚淚下者。吾與同是一塊土上人。當權者不行方便。如入寶山空手回。

修橋議云。定興巨馬爲襟。易水爲帶。兩橋幷宜速成。南橋視西橋更急。地當孔道故也。近年法制屢更。徒委命於管工之手。爲民病者。不止一涉。而涉之病自若。其病總在用少料多。歲逃嶺早矣。孔道亟當構梁。而非寘大雜雜之工。隱微難知之數也。長官若何。閣當若何。所用條椏幾何。人夫幾何。並工命日又幾何。豈不燦於指掌。而橋工一起。搜遍各村。處處科派。處處買放。日日叫嚷。日日遲延。一橋爲鼎。而萬家之脂血聚而成之。民滋病矣。然且窄且薄。多已深而始成者。往往春未至而遽毀。人皆歸咎於水手。而不盡然也。別有爲之說者。而水手其假也。濮陵李公在任時。兩橋之役。取足於河淤鹽栖橋椏橋椿。俱不以煩里下。水未寒。橋已成。水將泮。橋始撤。所撤椏椿。堆兩岸高埠以待再用。民有願領者。乾椏一斤。領濕椏二斤。然不以強也。萊陽宋公因之。西華胡公繼爲督橋益堅完。民知有橋之利。而不有橋





之害者。幾二十年。淄川畢公以板易椏。作房貯板。所積餘椏盡廢。泊畢公去。板亦歸烏有。房且隨之。夫用板費多而難保。不如用椏爲便。用椏莫若遵濮陵之法。

九月十九日。雨後題菊云。獻金節於晚。藏奇正在寓五行金貴秀。爲殿菊清香。遠後存周愛。梅前引孟忙。逢秋遇甲子。遇酒近重陽。猶喜催花雨。不愁凋葉霜。愧余非靖節。端把意何長。爲社友杜蟠江六十一歲稱壽也。

七年甲戌。先生六十歲。

是年先生門人大進。先霖寺字不能容。館同兄鋭奉父命受業焉。躬逢其盛。先生談經。悉歸自己身上。論文悉入作者意中。鏇日聞所未聞。始知聖經賢傳。皆我註腳也。

三月。高陽公刻前後督師紀略。先生爲之序。前序略云。少師高陽先生。以閣臣掌樞。旣而開關。復自督師。前人大壞之局。以身承其後。一接手而天下事實不可知。然使上下中外憫其危而倚爲助。卽不助而任其自爲之。猶爲危中之安也。而三年情事爲何如。蓋振武潰前。奴天下倚命於一將。惟關之不保是懼。先生無一念不在守關。卽無一事不在復遼。而滿目荒涼。無可因之緒。再造爲難。且人心寒於累敗之餘。威發未易。先生作用。若遠若近。若晦若明。大約不出實實算覺局之着數。處處提全鎭之精神二語。朝士恐其以復遼之故。至於不能保關。而爲膽之邊人遙爲之處。轉撫日至。復有點者雜虛實之謗。以滸銷驚覺高鎭兵。又屬有逆師變據宮府。不無心忌先生。遍州請覲。疑爲晉陽之甲。雖旨夜出。去不旋踵。是時先生之危甚甚。而邊事不可爲矣。承疑之自篤。日以閫門爲期。舉先生所招集僱練修築屯防。如綴之金甌。如蛋之師旅。而鐵狀雖復因接難兵之役。嗜諭水師違期而則以哨將之陷遂先生。先生去而敵人犯。常遠挫之以守。再犯挫之以戰。山海巍然在重關之內。先生之以復遼爲守關。乃爲功實於天下。而非先生之身履極危。烏能有此。雖然使身之危。祇在國安社稷之時。至社稷安而身與俱安。則危猶未危也。惟安社稷之功旣暴於天下。而人心之山川。愈出愈奇。以寸雲蔽日。雖水清石見。無損於先生。而當紛紜時。岌岌殆哉。從來重任者重謗之會。大功者大罪之鄰。舉事者欲得其詳。先觀其略。後序略云。高陽先生初督師。抗天下之議以復遼爲守關。再造河西四百里。築舸寨屯十二車營。舉鹽海三盃。竟以逆州請覲。中逆璫之忌。遂先生而易置其軍。至東兵相機入犯。先生所置戰守具。連挫之於甯錦山海。不能社稷無恙。人始恍然知守關莫善於復遼。然所稱善者。謂敵從外犯。可恃遼爲屏蔽。豈意變出意外。敵從內犯。竟恃遼爲贅疣。已巳之變。敵薄京城。列柵不攻。意在坐困。復乘遼師之旋逃。竊入喜中。躪遵陷永。旋指灤關。先生遲一日至關。關且無一人。卽有關而敵據懷中。向所設以外禦者。皆失其勢。卽可據而非背。擁四百里爲根腳。併力西向。能以單薄一騎稅之乎。故國事至遼師旋逃。已不可言。先生勢使宜行事之旨。檄馬師追及於南水關外。宣布朝廷威德。遂定人衞之期。而非前督師時。抗天下之議。以復遼士者用遼人。恩威操縱。有以大畏烏雉之心。又烏能於其旋逃走險之時。使就我乞生乃爲我效死乎。說者謂朝廷起先生太急。至不容其瞬。事變迫先生更急。至不及瞬目。

先生應急若暇，比前督師者更奇，烏知無一不從前者中來也，先生原以豫患起，旣臟罅布，隨乞骸骨，不許，而強益以攜一柄，兩掺之苦，於前督師備嘗之，而所盆攜，以有所受意，明與先生衡，先生以腦以殉，謂避柄於攜，復不省，至有大凌之事，夫柄一，則辦遵永而有餘，二則辦大凌而不足，此千古得失之鑑也，然社稷安危係遵永，不係大凌，先生分遵永之功於人，而專大凌之責於己，返其初服，自努自慰，蓋人臣事君，辦百事不如辦一大事，非係安危，不足當大事，得於此處竭股肱之力，成敗利鈍，俱可不論，先生前後俱以督師行邊，又俱在社稷安危之日，雖人心如面，受讒擲撿，而眷倣社稷之福，輌危為安於喩嗟指顧間，先生樂哉，

啓泰先生剣孝友堂家乘，先生為之序，略云，余之交啓泰深矣，家乘六種中，皆有余雄，蓋皆杭觀之而識，人自有父母生時，腕然一念，是人自具之太始，不必從黃虞問古道也，因識天下人同有父母生時腕然一念，是天下人同具之太始，不必披墳典想古風也，以同此心之人，每歎人心之不可知，以為古道之不可見於今日，試反之吾心，可知否，吾自具之太始，曾見否，以按家乘，孝友自是至德，而啓泰之孝以廉見難，啓泰之廉以貧見難，仲尼之賢顏回，謂人不堪其憂，此至聖勸人實境，孝廉於仕法，儘可不貧，而啓泰之貧，又以可不貧見難，辦得此難，無所不易，黃侍御鴻嶺力薦於朝，請行辟召，闔謂孝友之節為敦也，而孝友堂豈以薦達加損哉，余只取諸人心如面時，猶有此地此人，現父母生時之一念，因使凡生於父母者，各以其生時一念相往來，則太古未嘗一日不在目前，

是秋，萬陽公題先生認眞草略云，伯順儲然齊遯，裏好蛾眉姑射，至其駕馭長材，堅挺大節，招不來，麾不去，眞有古大臣之風，當其矯發余花也，畧捸環牆曰，非專賁，何苦認眞，獨頌一推署府，余快此語，捸摹天下諉謝不任者，故題伯順所著十五種書曰認眞草，夫眞起於別贗，而認眞又起於贋之笑眞，即如今天下談兵媒進者贋耳，乃若屣銼司牘，疆上對鋪敵者三年，督十萬兵，携六七大將，行十城，百萬中間二三友人，恢四百里封疆，使敵耳帖，徒能同進者，旋擁大位，而身不拾一級，恬如也，將無其乎，其饑死忠諸君子，他人危之，伯順不危，而亦卒不危，即金花逢上怒，大司農乎戰落出毒語，伯順自若，韓稚圭不與人腿乎，余每題伯順眞才眞品，伯順亦歸肝膽患不眞，故其衆推獨任，衆趨獨辭，惟是眞肝膽，而所至析利彌極精，的古今極細，其夜思而且營之，坐堂而立斷之，行所見極，決其與正人合，如金如石，稱堅且久，口不聘黃馬，劇談即千里，赫驥舉其手，獎其所許與，做列若所扶孤誡賦，洎司農司楓司寧常光祿中所執奏，行一意，有少利，歸官歸民，眞臧其身為公家，有而不敢私，蓋伯順巢不問蒞枯，從不辭論，易力不程輕重，任不顧利害，以眞心用凝傑之才，氣沉而神潛，安得有私，方今日月中天，尊歸不幻，而或不識吾眞，余得特認眞草，此析疑之要乎，

九月，刊認眞草十五種旣成，一金花始末，一焉房本末，一籽粒本末，一扶孤始末，一歔除，一農曹草，一尊東璽法，一關建璽法，一續疆草，一待放草，一典餉草，一楓曹草，一檢闊草，一再歸草，一米當草，不以文類分，而以時地分，此時之遭際，此地之經營，無不列於指掌，善觀者當自得之，又有無欲齋詩及幽





談二種，

管馬滄淵贊云，貴鄉事讒為之，讒壞之，壞至於不可言，而擧以屬門下，不亦難乎，門下當嗟指顧間，振積衰之士氣，挫長勝之狂鋒，古人所稱立變旌旗之色者，未必過此，夫撫軍稱門下以恢復遼薊之功保護桑梓，不佞謂之為門下快心，人臣事主，有此食稱，不枉生天地間也，旣慶朝家有福，得此長城，而推孫相國以人事君者，復波及於不佞，區區何敢貪天功耶，

先是乙卯冬，周忠介自福川以詩扇貽先生，其詩云，一別都門歲歲更，天南天北不勝情，秦關戎馬咽時急，閩海風濤見欲輕，意氣獨留三尺劍，夢魂常到百樓城，浮名顯晦非吾事，何日重申松栢盟，相思懷抱向誰開，目斷衡陽鴈不來，三十功名淹海國，百年心事吊荒臺，壯懷已共愁中盡，薄宦偏從病裏催，世路行藏須努力，月明北望轉徘徊，已而失去，其家稿又自焚於被難時，先生每言之，不勝千秋之感，至是從馬公潔腹笥中得之，先生喜而有詩云，忠介遺詩何處尋，每於憑弔費沉吟，誰令亂後文無害，偶借開中者有心，延水不殊重合劍，廣陵猶是未亡琴，騷壇漫自傳蔣語，此夜新添擲地金，同人和之，因題曰尋聲譜，

十月十三日，為先生六十初度，門人張于度篡，謁高陽公求文以祝之，高陽公因歷述先生父子祖孫懿行而括之曰，舉家貪於為善，先生在關時，將佐有以傀遺骨者，痛絕之至，形諸榜示，或登而致之家，太公復峻拒，後解元之關門者祝，未抵關，而迎候者接踵，又悉卻之，於是翕然共頌濟美，為當世所無，蓋一節而全體具，故云，其所為文，大抵發明耳順之義，謂耳順根於知天命，眞意淋漓，可稱傳神寫照，

八年乙亥，先生六十一歲，

正月，先生之高陽祝少師，恤陽先生有詩云，閣關龍門已數春，相逢猶是舊精神，悶情繼約安危意，和氣猶猛社稷身，鎔鼎功成心獨苦，乾坤眼到品誰眞，豈牖此日推先輩，遲待當年入錄賓，

是夏，刊說約，先生自引其端，略云，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夫使博約可分為兩項，則不約自無害為博，又何必約，故約者約其博也，約其博者，博原自約出也，聖賢有成法，事理有當然，好古敏求，惡得廢博，而聖賢成法，皆出於活法，成法其當然，活法其所以然，如不得其所以然，則成法皆死法，且以博學而成畔，中庸論天之所以為天，文王之所以為文，所以云者，約之義也，博有文，約無文，博有字，約無字，聖賢欲傳其無文無字者，不得不借之有文有字，學者就其有文有字者，以求其所無文無字，故聖賢往，而聖賢之心至今在，特患不反求耳，說約而曰反者，反其所自始，千歲上千歲下，此心同，此理同也，孟子之說本於孔子，孔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禮者理也，心外無理，是所以約之也，孔子以博文約禮語顏淵，亦就顏淵自有之理語之，故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顏之認我，即孟之所謂反也，吾懼學者不味反之義，而止以論說當之，則不約滋甚，夫讀聖賢書，而不反求之心，延乎所比之於玩物喪志者，可汗人背也，即云反求之心，而一切著落，不以身實踐之，徒以天倪之，頓見處為承當，陽明所稱將本體只作一番光景玩弄者，更可汗人背也，故反約之道無他，於聖賢之言，隨其所指，居上

爲下.在邦在家.利害死生.辭受去就.無不從本來之心.按當下之身.一一省對.如涉水者之淺深自酌.如飲水者之冷煖自知.決不敢以實未了然之心.含糊歸依.尤不敢以實未湊泊之身.將就冒認.則聖經賢傳.總會歸於無言之地.不求約而約在焉.顏子復禮.其目在視聽言動.約之實際固如此.又有詩以紀之云.說約何來苦欲鑿.約從說覓已紛然.支離更烈秦人火.奇僻尤深楊子玄.飲水豈誰知冷煖.傳燈枉自論機緣.證心默做延平坐.體認原於未發前.然則先生之行在認眞率.而先生之學在說約.行與事.果可岐視之也耶.

邑人公舉名宦鄉賢者四.侍御公與焉.先生致書邑令鍾曉開云.恒華堂務罷時.因詢及北祠堂祭章.遂陳敝邑之闕典.有其名宦一.其鄉賢三.而俱未入祀.隨致道待人行之意.荷蒙當下首肯.今果然矣.先大父既膺森廟追旌.范馬兩公所治之地.俱入名宦.胡芳宇父母專祠致祭.已踰二十年.理無疑於從祀.攝惟不及時舉行.日積久.人積多.懸久定之論.無斯文之色.而待今茲之發明於一旦.豁然天開也.道待人行.信哉.

序張公鳳翔石蘂集略云.江村漁隱得石蘂集.反覆讀之.喟然歎斯文之有在也.孔子去文王遠矣.而曰文不在茲乎.茲指吾心.文王之所以爲文也.文王之心.至今在.而斯文於今不知其何在.有所以奪之使不在也.蓋心而在焉.闢其所居之位.或上或下.所値之世.或治或亂.皆有經常不易之道.因分自盡.所以奪之使不在.而觀當盡爲不必盡.且假似盡之迹.以文其不盡者.總不過利害兩端.而死生其大焉者也.孔子論君子不去仁.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生不生事小.仁不仁事大.學不遷死生關.終不足語在茲之文.然非履死生之際.則其了死生者.不獨人疑.而已亦未信.到得了死生於死生之地.其精神境界.較未履其地之前.必自別.蓋剖磨不盡本體不疊.而論剖磨於有氣骨之豪傑.不極之死生之地.終不得盡.孔子論斯文.而獨承文王.文王之易演於羑里.則文王之所以爲文.受羑里之益爲不淺.先生既蒙君恩.築家塾矣.其作聖之功.必別有天地.無言自勸.觀未演易時淺深爲何如.敢效集中高唱.勉押三章.萬法枉分別.只須一念切.大地耀光明.無非羑里月.無別亦有別.強切更不切.火中不關邏.水底空撈月.千秋月無別.見有切不切.人是死中生.景非水中月.

先生每至秋冬之際.輒宵夜坐論文.因而論學.嘗曰天與我一點靈根.是人之所以爲人.而卽天之所以爲天也.天之所根.亦無不根.地之所載.亦無不載.故曰萬物一體.自其形體也.謂之天.主宰也.謂之帝.流行也.謂之命.賦於人.謂之性.主於身.謂之心.一而已矣.此一點靈根.是合下生成.歷刦不化底.纔落剝蝕之後.一提便醒.人能於知痛知癢時.識其端倪.使鳶魚鳥皆覩.當時離地三尺.

又曰學字原有正經註腳.大學之道是也.以明德爲頭腦.以天下國家爲著落.以誠意爲關柄.誠意只是愼獨.此外無學也.中庸天命之性.卽明德也.天地萬物.卽天下國家也.而戒愼恐懼.閒此愼獨.孔子之所謂學.卽子思之所謂教也.論語勸言仁卽性也.卽德也.孟子勸言心卽性也.卽區也.說德說性說





天命.不似說心更易醒人.而又恐人據當下之人心以爲心.故又曰良心.又曰本心.本心乃性也.乃繼也.故虞廷不能不以人心爲心.而必曰道心.收見人之所以爲心多非本心.須用精一.乃執厥中.精一何處用.所謂愼獨也.故附見莫非學而不實.用愼獨之功.則考究記誦.延平以爲玩物喪志.謂其於本心實際無干也.

又曰身處天下國家之中.與相感應.心當物感時.便起一意以應之.其應之或歉或慊.不過自己.所謂知也.致知者.隨其物之感.而實依本然之知以應之.使物無不妥.所謂知之明.處之當也.自其在物上應底曲當.謂之格物.自其徑行了所知.謂之致知.自其不欺了初念.謂之誠意.自其還復了本體.謂之正心.故四者.偶舉其一.而一時俱到也.

又曰人自生後.日被憂悔憔三般困倒.若得箇窮也感感.達也感感.苦海無邊.回首宜早.就世出世.名教中自有樂地.周茂叔教兩程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致是洙泗嫡傳.無欲故靜.是撥開華陰.扶起孤陽的本領.在世界上討著落.而非逃之虛也.樂從苦中生.莫落俗塵.尤忌玄徑.

又曰除了接人處事.何處討本性著落.除了戒懼愼獨.何處討復性工夫.四子書中.曾發此理.

又曰學不在人倫上討實際.要舉作甚麼用.學者須要輸心拚死.向這上面求足色.纔不枉稱學生二字.孔廟從祀.該用古來忠臣孝子.纔接得道脈.

先生嘗自敍其事.謂既讀傳習錄後.發志願.擔起這擔子.力破流俗.一點一畫.毫不敢假借.既見信於天下.然後漸漸寬綽將來.到如今事到跟前.亦不大費安排了.蓋先生終身事力.在於愼獨.精神無一時不內斂.眼光無一時不內照.其純亦不已.與日俱新者乎.

九年丙子.先生六十二歲.

正月僧啓泰先生之高陽祝愷陽.先生有詩云.入座春風媚景明.年年此日祝先生.四邊有使詢安否.九鼎於身繫重輕.且向江湖藏劍影.閒從寵玉聽書聲.也知綠野膺全福.留治蒼生另有情.

三月.鍍與兄敍齒.童子試.鍍以一名.兄鋭以六名並入學.先生賜聯云.學海津梁推獨步.詞壇鞭弭讓連枝.志喜也.

五月與陳中園書云.夏來與諸友講業槐亭.人圍簫然塵外.弟曰出塵在心不在境.京塵中自有出塵人.則鮮僧是.尊公詠菊見寄.其意深矣.何敢當.不揣以詠梅答之.惟轉致.梅花詠云.江南春信至.把玩有餘情.桃李推先輩.竹松讓主盟.凌霜偏傲雪.別味更孤貞.濟本誰能食.知香想晏嬰.

先生著黃帝鑄鼎說.略云世俗欲寵異聖神.而不以其道.誣黃帝者.始於齊諧.尤而終以鑄鼎騎龍之事.夫謂蚩尤能雲霧.帝會之於涿鹿.畢亦神異.而猶在六合以內也.鼎成而龍迎.則六合以外矣.六合以外.存而不論.胡五峯斥爲妖妄.宜矣.然既爲妖妄.則實直不論.併當不存.何鼎湖弓劍.猶在筆舌也.天地間有事有理.事與理無兩體.而書言理者.託諸象.易之妙旨.全在象.象不奇.則義不現.蒙莊內外.篇皆寓言.荒唐恣肆.無非寓理.吾不謂黃帝不鑄鼎.吾不謂黃帝不乘龍.特由其象而推其義.則所

開鼎。登眞首山銅荊山。鑄所謂龍。登眞有得可垂復可攸哉。黃帝之世。去洪荒未遠。既平蚩亂。始立制度。披山通道。未作審居。此鼎之規模宏遠矣。易穴居以宮室。易結繩以文字。易皮革以章服。此鼎之取精何多。用物何弘也。而和氣氤氳。民生樂業。鳳巢麟遊。孰不仰龍德變化耶。故天子之鼎與士庶異。士庶之鼎。以五金爲質。兩其耳。三其足。火候到。成色純。鼎成而五味可調。天子之鼎。以萬物爲質。二氣爲耳。三才爲足。文武爲火候。太和爲成色。鼎成而萬世永賴。居此位。自宜鑄此鼎。有此鼎。不患無此龍。鼎而無益於民生。贋鼎也。龍而無關於主德。非龍也。則黃帝之鼎。黃帝之龍。非萬世所共仰攀之龍耶。此義不明。而鼎成龍至之說。遂爲方士所附會。令人望蹤返而生結。攬鼎湖一區以爲號起。波夫使天子之鼎。而祇以此見奇。白日昇天。何益於事。此陳希夷之所以對宰執者。知宰執可知天子矣。故以鼎成龍至爲實事。欲覩異神聖而實卑之。知其爲寓言。則有熊氏之本色。與天無極矣。要而論之。執寓言爲實事。三皇五帝之史。可存者有幾。女媧氏不補天乎。天非人可補。尤非石可補。此何待言。而裁成萬物。輔相天地之義何居。則披之爲言。卽贊化育所不及。而石名五色。取義於五行甚明也。煉石可以補天。鑄鼎可以乘龍。得其義者。自可不疑於其象。且謂非是象不足以見是義。安得以爲六合外存而不論哉。大哉黃帝。繼羲農而開堯舜。實以六相共鑄此鼎也。堯舜親賢爲務。固是講傳。人主之職。原在論相。世主櫝襟。談鑄鼎之烈。而不得鑄鼎之人。或誤以嘗鼎之人。任鑄鼎之事。至折足覆餗。猶侈然以攀鱗附翼自命也。天下豈患無六相哉。在以黃帝之論相者論之爾。

又論時人溺之勸格。略云。唐改世族志爲姓氏錄。媚武氏也。志成於太宗。升降去取。史稱允當。段爲其貴士流耳。許敬宗改之。而以官品爲次第。至有軍功之士。卒得預士流。實爲媚武氏。而不啻於媚武氏。蓋受意於武氏而爲之者也。武氏卽藉敬宗之力以立。而必知爲士論所不與。又明知士流爲天下之所棄。氏族一志。猶潤過分。卽中材之人讀之。亦與爲士之想士也者。行己有恥。希賢希聖之謂也。希賢聖。自不受富貴人至於不受富貴。則朝廷無所族其體格。士論日清。士論之所不容者必危。武氏中夜傍徨。而以爲深響者。莫若士流。響之。則思有以除之。而其流隱然係人倫之重。又不可以獨力勝。莫若合天下不士之流以抗之。斯抗於外。勝負之數猶未易分。莫若合清濁爲一流以溷之。而以富貴提衡於其間。夫無恆產有恆心。非士不能。然挾士之實者不多。而欲獵士之名者不少。其所徘徊於富貴之旁而不敢就者。政爲士流簡。今富貴之外無士。則欲爲士。不得辭富貴。而朝廷之所以提衡者。乃有權矣。故氏族志一改。而天下之耳目改。天下之心志亦改。唐之宗社亦隨以改。武氏他日純以富貴牧天下。躁進之士。而復以刀鋸待其敢自外者。天下靡然不復知有羞恥事。舉世無一士。而武氏遂終其身無纖芥之患。其作用之微權。已遐於氏族志之一改。故曰敬宗受意於武氏而爲之者也。改士流者。改唐社之先著也。雖然唐社誠改矣。士流果遂改耶未也。史臣之言曰。時人謂之勳格。反覆官外之意。似棄似辱若。若然。則士論自在。竊天子之柄。爲其能改物也。而官不官物也。士不士非物也。天子之權。能使貴者立賤。賤者立貴。能使俳優施青紫。能使廝隸爲公卿。能使宦寺踞台鼎。而不能使不士者爲





士。何也。他物可改。而士類不可改。此之爲物。根於天命。發於人心。冷然於世。故物情之外。從堯舜以氏族。向孔孟定品級。而非從朝廷受除目者也。卽明明在上。亦惟辟士品以重除書。非敢謂士以除書重也。雖溺士流。可徵天子之命得預哉。紀僨其請於其主曰。臣出自武吏。階榮至此。無所復須。唯就陛下乞令士大夫。其主不自命。使詣江謝。紀由登榻。江已移牀。喪氣而退。歎然曰。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此得預不得預之說也。下上十秋。影樓接踵。人主自爲甜義計。卽操改物之權。政欲留此不可改之一流以培元氣。而士流自爲計。尤當堅其不受改之一念。以障狂瀾。當僨其拳命而詣。天子固以試江謝。使江謝有必保其富貴之一念。前席不暇。而移牀微。僨其氣喪。而其主亦意阻。至今猶移春牀遠客一語。豎立千尋。鳳翔萬仞。天下豈少紀僨其之徒哉。唯思士大夫非江謝爾。不江不謝。則許敬宗而已矣。

六月。鉞兄弟方舉入舉非。負笈往日爾講堂。聞所未聞。至七月上旬。圍人不減。兵闌入。十一日。鉞父召鉞兄弟歸。先生始知有變。憂形於色。既而邑紳造先生廬。請入城爲守禦計。先生曰。年來中原士大夫。非望風而走。則覘從以降。某實恥之。於是別太公。卽偕諸紳共車去。未嘗入與家人語。顧邑令病危。百事無備。先生晝夜拮据。倡以勇敢。十九日。鉞謁先生於察院廳事。先生坐少東。二三老吏羅立。先生據案執筆。俯首揮不輟。諸紳先後稱傍。博者言博。奕者言奕而已。未有一人伺先生所爲者。嗚呼。既拉之同舟。而不復與之同心。亦獨何哉。先生部署方定。而兵薄城下矣。時二十二日也。先生擬所討論於道左者。無不思試之於今。相持至二十七日。敵肉薄環攻。城陷。先生死之。嗚呼。先生之舉。於斯益見矣。居恆背語啓泰先生曰。我輩學問。須打破生死關頭。纔能無入不自得。則先生之談笑入城。城陷而死。殆其日用常行乎。人或有疑先生可以無死者。夫先生非守土之官。固無死法。而先生當城亡之會。亦無生法。何也。城旣破矣。除匿身井外。則靦而乞。靦而降耳。先生平生做人。一點一畫。未有絲毫假借。猶當顚沛。而不於是偷生苟免。以與庸衆者伍。何以爲先生。先生不生事小。仁不仁事大。背於序石葬而言之矣。所可悲者。向也樽俎之間。制敵國之命有餘。今則畢智竭力。守一邑而不足。豈時勢之不同耶。然則果誰壞我長城而貽之戚耶。是時啓泰先生在容城。解元舉太公往依焉。鉞挈家附之。八月一日。黎明。容城被攻甚急。賊時傳定興失守。其夜解元縋城奔親。鉞兄鉞隨之。比至。從一泉先生子懷洙得先生遇害狀。遣使馳報太公。太公聞而慟之。援筆爲論曰。爾父求仁得仁。死亦何恨。爾不必作兒女子態也。太公其明於大義者哉。

九月二十一日。證科王公正志。疏其忠義以聞。奉旨該撫按查議具奏。

十月。是孫盜心。舉順天鄉試。人謂蓋有天道焉。

十一月三日。解元舉先生喪歸諸江村里第。高鱗公撫棺長慟。祭以文。復哭以詩六十四首。其文略云。嗚呼。公死矣。公不任兵而死兵矣。公不任城而死城矣。死何獨公也。嗚呼。師武臣不職當死。大吏擁兵不職當死。大司馬奉上命不職當死。而公獨死。州邑陷。有望而去不死。疑而逃不死。觀而降不死。泥首乞憐不死。而公獨死。公何義死也。嗚呼。人心之離合。關天下之安危。試觀一城之中。士大夫幾人。生幾

人死幾人生何以生.死何以死.以生死之孰多.驗離合之大數.即綱維亦可寒心.況倉猝甘不滿志.嗚呼.公安得不獨死.死安得不獨公也.嗚呼.雖圭之勝運發傑之才.武鄉之心.焉股肱之力.何渠不可用世.而以公獨死乎.以死獨公乎.予方擬公以其生.起天下之死.而公先以一死.回天下之生.予既為公之死而悲天下.常無為天下之不死而悲公.嗚呼.公真死矣.痛哉.予為天下哭公.而當哭吾私痛哉.其時序略云.予既知伯順在城.而聞城陷.曰噫.伯順死矣.嘻.天乎.死伯順矣.世人利害之關.有窮通得喪.有毀譽成虧.至死生而極.予向固知伯順之一窮通.齊得喪.忘毀譽.泯成虧也.今乃親見其不二死生矣.悲夫.全師議成.直兵不戰.乃起思何人.當思何人.居平不以人料備.而亂成乃昇之其人.倉卒以責其成.而又百變其肘.織兒旁睨.不樂其成.而幸其死.伯順其一也.適隨筆為章.有哭伯順詩.同心之言.字字淚下.

十二月二日.刑部郎胡公向化.復疏其忠義以聞.奉旨撫按查明速奏.該部知道.

是月十二日.葬先生於侍御公墓側.四方會葬者幾千人.及門士泰山梁木之感.扶柩而哭.皆失聲.遠近來觀者.莫不交涕.營葬畢.解元留卻詣京師.至丁丑二月十五日上疏請卹.略云.臣父起家進士.筮仕農曹.嫉發金花被譴.光廟賜環.復入樞部.天啟間贊輔臣孫.出於山海.忤逆璫歸.荷蒙皇上龍飛.起歷尚寶司卿.尋陞太常寺少卿.臣父方圖報稱.旋以病請回籍.村居去城三十里.親奉祖子.不入城市.忽國人不戒.邊幕指微南.臣父念邑當衝南保北.當如睢陽之蔽江淮.且年來多故.忠義風微.適免死降.人心盡死.非不知孤城難守.老親當念.誠不忍桑梓追存亡之會.朝廷無仗義之臣.臣父入邑時.顯既側.廣人咸髓骨.土堞初完.隍池正濶.烏合未練.枵腹不果.衆以邑令嬰疾.而機事委成於令.殺軍法不振.於鄉紳口威不威.口惡不惡.亦既鞠躬.終遺掣肘.此時臣父孤僨難伸.推挺此身與城存亡而已.二十二日.乘巳魂搖.敵且肉薄.或數十騎狐伺.或數百騎猛發.或連日六七攻.或連攻六七次.所幸衆破膽.發六箭同懸.無何二十七日.乘破遵之餘.合屯聚之衆.勢如風摧.箭如雨注.臣父親守南門.鼓厲各面.自辰至未.敵矢幾絕.忽有從東北隅上者.一隅驚潰.大勢不支.臣父端坐南門.敵至提刀索衣臣父.嗔指大罵.敵怒.狠斫三刀.臣父罵不絕聲.復射一箭死.臣父四載撿斛.敵所索偏.一聞其名.即併力合攻.勢在必下.臣父以未練之卒.不料之備.獨堅必死之心.衆戚無生之氣.捧一壞以塞蟻波.借杯水而撲狂焰.以投閒之吏.為朝廷以抱病之身.為鄉里.力竭城摧.人亡家破.臣父以散地空弮.抗兩城合力之鋒.而以忠死.義與睢陽王璇坤之乘聽擁劣.力屈死官.其忠則同.而臣父更苦.假令城盡臣父之熱腸.一隅可保.假令人盡臣父之忠勝.九塞可當.是臣父為一城死.義為小.為天下大義.死忠為大也.旨下所司議.解元遂以斃瘁卒於臘後.人稱其孝.而恤典之隆.則未及目睹.傷哉.十一月.撫按勘明奏聞.大約據本縣申文以詩.奉旨該部覆議.其奏.其申文云.卑縣訪之士民.其稱邊警初聞.在城鄉紳為守城計.有原任太常寺少卿鹿善繼.學希賢聖.心起經綸.昔從樞輔撫關四載.恢復五城七十二堡.借籌居多.則兵事其所素諳.於是衆議請入城中.共圖守禦.本官慨然命駕.即於七月十三日入城.登為





部署.括城內民夫.分汛守堞.不足.則兼以鄉民之近城者.提忠義二字.鼓厲人心.每夜親巡周堞.撫循慰勞.然無米之炊.巧婦所難.況鄉紳手無事權.動生掣肘乎.規模方定.而敵至矣.二十二日薄城下.急發火炮擊之.暫卻去.自是或數十騎.或數百騎.日來攻撲.城上奮力射打.敵救死扶傷.且有乘去馱載者.二十七日乘破安肅之勢.更合數千騎.擁雲梯十餘架.四面環攻.亂箭射城.攢如蝟毛.本官守南門.鼓厲各面之守者.鏖戰以須.敵矢齊發.殺傷甚多.自辰至未.敵矢幾盡.不意有從東北隅上者.一隅驚潰.大事遂不可為.滿城鼎沸.慘不可言.兵至本官前.索所衣.本官端坐叱罵.斫三刀.復射一箭.遂遇害.看得本官品高追古.才術救時.常淡提躬.無妄言.更無妄動.真實任事.不愛錢.並不愛官.自郎署以陟清卿.歷任皆盡其職掌.本道學而兼經濟.當代罕推其品流.請遂初服.日依子舍.其慨英才之樂育.何期烽火之驚傳.糾衆同仇.秉心自靖.眠食俱廢.空勞借箸之籌.兵闌兩弱.雖憐無米之炊.孤城坐困.援旅不前.至於灑泣登陴.誓甘效死.厲聲罵敵.義不偷生.氣凌白刃.即親在而不難於許身.節操秋霜.雖城亡而無慚於報國.國家凡遇殉難諸臣.其附於祭葬.俱有成例.本官生為道學主盟.死為封疆立節.與在城而不得不死者不同.應得卹典.在廟堂自有公論.非卑縣所敢擅擬者也.至戊寅二月.樞臣楊公嗣昌覆奏曰.原任太常寺少卿鹿善繼.養狷泉林.甘貧樂道.菽水事親以承歡.褒衣聚徒而講學.若將終身焉.一旦聞敵訌畿輔.使其子化麟奉其父山中避難.而躬騶入定興縣.率衆為守禦計.蓋不獨城存與存.效斯民勿去之義.而且欲人戰家守.拚斷敵衝下之謀.其素所蓄積然也.忝值縣令頹瘵.衆心離潰.其事與願違.止於慷慨罵敵.手持衣帶而死焉.殉若有不瞑目者.雖然自野之邑.表殉國之尊.留子侍親.慨忘身之恨.善繼之所以死.蓋不愧其難其慎.而亦幾於仁至義盡矣.撫按勘明請卹.臣尤悉其生平.似當於照例贈廕之外.仍特建祠賜謚.以勵忠貞以風頑儒者也.奉旨.鹿善繼贈大理寺卿.廕一子入監讀書.仍建專祠賜謚.未幾.禮部署部事左侍郎顧公錫疇復疏請曰.查大明會典條例內一款.凡在京在外文武官員.不拘品級.其以死勤事者恩典.取自上裁.若得贈大理寺卿鹿善繼卹典一節.為照本官以負清望.其為鄉評士林所推舉.非一日矣.邊警突至.毅然以登陴倡率自任.其矢效死勿去之議.卻衣罵敵.正色受刃.視古搢紳成仁者.何以加焉.方其奉父避難.已逆知其勢難倖全.而率守孤城.捐軀不顧.報主之忠.全親之孝.兩難得之.誠可維風教而厲臣節者也.奉明旨贈廕.仍專祠賜謚.榮綸所加.丹魂應感泣泉矣.按以卹例.合撫與祭一壇.造墳安葬.但恩典出自朝廷.恭候命下.欽遵施行.奉旨.鹿善繼准與祭一壇.造墳安葬.嗚呼.卹終之典.有加無已.蓋論行核品.而不特以死事也.雖然.錢猶有憾.憾者何.陽明崛起姚江.直接洙泗嫡傳.尼山之奧.因之以窮.尼山之復.因之以發.傳習錄一書.洩漏天機盡矣.陽明之後.其道在念庵.念庵之後.其道在先生.念庵之於傳習錄也.奔假而手抄之.先生之於傳習錄.索之侍御公按吳時.洞見源本.身體力行.庶幾光大陽明.而不第紹述之已也.假令陽明南面而享天下之崇報.如文廟比.則二先生配享.如顏曾比.而龍溪緒山諸君子應退處其下廡.蓋其一生學力設施.悉根於天命.天命之性.隨處而在.隨時而在.絕無道德事功之分.如

先生借金花。擬危關。及南後之隨地盡職。使得展厥底蘊。而天下國家有不均乎。故先生之均天下國家也。人皆信之。先生初以忤旨歸。再以關逆璫歸。三以疾歸。而絕意仕進。其澹然於爵祿如此。故先生之辭爵祿也。人皆信之。先生居不在城市。身不關職守。而登陴倡義。蹈刃死忠。故先生之蹈白刃也。人皆信之。雖然。信其均。信其辭。信其蹈者迹也。而抑知咸有不喑不聞者以主於其中。然則皆先生之尋常。皆先生之日用。中庸不可能。而惟先生能之也。先生之文。發自性靈。而其詩深得三百篇之旨。常恐世以文人詩人目之。自國家以辭章取士。舉世皆謂舍此別無功名富貴之階。故文人詩人四字。世不輕以許人。而人得之。輒以為沒世之榮。抑知富貴功名外。更有所謂道德者乎。故平生無書不讀。而更深心於語錄。皆欲纂諸儒論著。彙為一書而未竟也。所已抄者。陽明二册。象山一册。念庵二册。蓋先生所北面者。陽明也。所比肩者。象山念庵也。故選三先生書最先。而抄亦最先。其餘濂溪明道而下。皆有選。但未及抄。而體帙爛然。則先生之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者。其用力得力。不可槩見乎。先生之誘我及門士者。亦惟向此一路。闡發緒蘊。及階中。則曰形而上者謂之道。此所謂語上也。此段工夫。不受人知。蓋無聲無臭。與天載同體。人自不及知。亦不能知也。謙勤靜語默。未嘗不與人同。而天君泰然。不為物役者。又孰從而見之乎。善乎啓泰先生之言曰。公當大事不亂。臨小事亦未嘗不全力注之。公待小人最嚴。即於君子亦未嘗以名義寬之。如周公順昌、魏公大中、左公光斗、禮公宗顏、范公景文、楊公嗣昌、王公命新、張公鳳翔、姚公希孟、耿公如杞、茅公元儀諸君子。皆先生莫逆交。然卒未聞一事相比。蓋先生之於友。計道誼不計世法。計公誼不計私情。皎然毅然。不隨人俯仰。而先生之於事。論是非不論利害。論義理不論事權。凜然毅然。不因人作輟。則君與所稱守先儒矩矱之器。而不爭事理之障。具烈士偉傑之概。而不留憤激之腸者。庶幾窺其室奧矣。先生在朝言朝。在鄉言鄉。各有以自見。身之所值。而位育隨之。然先生之位育從中和來。先生之中和從慎獨來。夫慎獨之功。從於博約見之矣。說約一書。句句探先輩之心法。句句緘後學之頂門。非其有之。烏能言之親切而有味乎。嗟乎。世之誤學者。往往是古非今。托諸空言而不能見諸實事。遂目理學為迂闊無當之人。至陽明與我先生偏烈不虛若此。而人始曉然於德性之用。其用無窮也。異日者。崇先生以俎豆。并列說約於學宮。則有主持道統之君子在。

# 張忠烈公年譜

趙之謙集輯

# 張忠烈公年譜

會稽趙之謙纂輯

舊張忠烈公年譜。題全先生祖望輯。其書出自鄭氏。鄭氏言得之姚江黃氏。黃君孟如修鄞志時。嘗據以校正。之謙乞沆如假寫以歸。今反覆讀之。有大疑焉。全先生所箸書。其弟子董秉純稱三十餘種。年譜有作。則見於張尚書集序。然鮚埼亭集與外編所存文字。於忠烈畢生志節行誼。求之惟恐不盡。忠烈之女爲全先生譜母行。先生年十八時。已從之聞遺事。補黃楊二徵士志記闕失。糾吳星叟嘯臺集謬誤。一見之神道碑銘。再見之與萬九沙趙谷林書。審至再且愼矣。年譜晚出。一人之書。復相違異若此。或謂昔借以是。今知其非。先生之學。擇精而語詳。亦必識所據依。明失得之故矣。有絕異者。忠烈賜謚在乾隆四十一年。距先生之殁已二十年。(全先生以乾隆二十年七月二日卒。)今既特書首簡。猶可曰點竄者過也。北征錄、奇零艸、冰槎集。忠烈所自作也。而僞刻其歲月。逸易其事實。何爲者也。鄭氏又稱附錄諸詩話。疑審之不類也。文字孱且拙。不類也。抑淺夫因先生原稿久佚。鈔最成之。託名爲虞後書之激議也。不辨可也。詆之不可也。之謙年十三。聞從祖古巖先生談忠烈遺與被執時事。忽改容而前。從祖嘗哂之。越六年。於沈氏書攤得奇零艸殘寫本七葉。雖斷闕不可讀。釋之略存顚末。辛酉寇難。復失之。自乾隆中東南收繳禁書。遺黎私記。窮里複壁。罔敢伏匿。抽燬既定。殘膋片一。今亦半歸滅沒。幸故鄉耆宿猶及此者。每酒酣耳熱。聞述遺聞以息譚證。三十年前口耳之師。默記四五。遂老而健忘。尙能述約略也。忠烈之自序奇零艸也。曰思借聲詩以代年譜。竊仰斯旨。聞疑載疑。順有述焉。或諸本集。期可徵信。旁及異聞。有資考索。仍其是者。去其譌闕。別爲年譜一通。以竟全先生之志。亦以慰忠烈於九京也。

明萬曆四十八年。庚申 一歲。是年九月。光宗改元泰昌。

公諱煌言。字元箸。號蒼水。浙江寧波府鄞縣西北廂人。(全祖望撰神道碑銘。)姓張氏。宋文節公知白之後。(全祖望[illegible]上族翌表)元時避兵入高麗。(全譜。文節之後。自滄州徙平江。又自平江徙鄞。於鄞九世。避元季亂。徙海至高麗。)以家世仕宋。明初始歸。稱高麗張氏。(族名氏譜。)今稱羅睦堂張氏。(傳。高祖伯祥。起家孝廉。爲令。(族望表)知山安縣。伯祥卽鄞縣[illegible]以居兄弟者。)曾祖尹忠。祖爐。斗父圭章。(黃宗羲撰墓誌銘。圭章字兩如。甲午舉人。官[illegible]教授。余家(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母趙氏。

中年艱於子。禱漢壽亭侯祠。以六月初九日生公。(神道碑銘。譜作十九日。又注曰。有作四日者。誤。)生時父夢五色雲見。故小字雲。(傳)

天啓元年。辛酉 二歲。

天啓二年。壬戌 三歲。

天啓三年。癸亥 四歲。

天啓四年。甲子 五歲。

天啓五年。乙丑 六歲。

始就塾。(傳)幼多病，病頗穎異，大宗就塾，書上口即成誦。

天啓六年。丙寅 七歲。

天啓七年。丁卯 八歲。

崇禎元年。戊辰 九歲。

崇禎二年。己巳 十歲。

能詩。(奇零艸自序)余自舞象，輒好爲詩歌，先大夫慮廢經史，每以爲戒，遂輟棄不談，然竊時時爲之。

崇禎三年。庚午 十一歲。

崇禎四年。辛未 十二歲。

母趙氏卒。(傳)十二喪母。父列河東賦，署解州事。爲壯繆故里，得書關祠下，撰文祭告，以忠義自矢。

崇禎五年。壬申 十三歲。

崇禎六年。癸酉 十四歲。

崇禎七年。甲戌 十五歲。

崇禎八年。乙亥 十六歲。

補邑弟子員。(傳) 思陵以天下多故，令諸生於試經義後試射，莫能中。公執弓抽矢，三發三中。(神道碑銘)

崇禎九年。丙子 十七歲。

崇禎十年。丁丑 十八歲。

崇禎十一年。戊寅 十九歲。

崇禎十二年。己卯 二十歲。





崇禎十三年。庚辰 二十一歲。

嘗呼盧。無以償博進。則私斥賣其生產。父怒。全美樟傳己田爲清其逋。勸以折節讀書。(神道碑銘)

(譜)少好黃白之學，絕粒運氣，由治放歌。已而遊於淮陽劍客勇力之徒，扛鼎擊劍，日夜不息。又擴博爲以償所負，則私斥賣其生產。(全祖望鮚埼先生逸事)張督師蒼水爲諸生，放誕不羈，呼盧狂飲，窮晝極昏，白其父兄以至師友皆拒之。先生一見曰，斯異人也。盡貸其邦田三百金爲償其負，而勸其折節改行。梓蒼水宇木干，其弁子公將也，避地居台州黃巖縣。梓公誌僞非。其二有云，爲餘偕遊異群，殺虛肯（？）寶，竹肉相對，渴時復勸，加餐因殺，識慨大隆，秋日可殺，上古獻天子，衆來走長安，黃白之學，常指此。父全氏遍發師遊像記，乃據其族排張之督，析乎年十八，張年八十，時爲康熙六十一年，則公女當生於明崇禎十六年。

崇禎十四年。辛巳 二十二歲。

崇禎十五年。壬午 二十三歲。

舉於鄉。(案是科主司爲翰林院編修吳國華，字叔尼，南直隸宜興人，吏科給事中范淑泰，字通也，山東滋陽人，房考知諸暨縣錢世貴，字惠嵩，南直隸常熟人，崇禎庚辰進士。)

崇禎十六年。癸未 二十四歲。

國朝順治元年。甲申 二十五歲。明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流賊李自成陷京師，懷宗殉社稷。五月一日，南都諸臣史可法等奉福王監國，明年，僭元宏光。

大清定鼎京師。

順治二年。乙酉 二十六歲。

王師下江南。(平寇志國屬真)時定國遂進陳儁寄都請於史閣部，必得警定國倚納款請兵，已爲部將所攜，政王勿定北都，得四月，時諸豫王進城，乙巳，劉良佐不從士令道表迎子，嶼黃得功中箭自刎死，良佐以其妃抉福王詣南京。定國乃決策南下，豫王以輕兵逕行千里，直抵揚州(許重熙甲乙定略)，五月丙申，開洪武門，二大僚執官戲從行。浙西郡縣，咸望風下。閏六月十有三日，浙東士民競起，無所期會，城守以外，窮鄉僻壤，各自爲屯。(左尹魯春秋)鄞士董志甯、王家勤、張夢錫、華夏、陸宇爃、毛聚奎，與刑部郎錢肅樂會鄉老合兵，沈宸荃、馮元颺亦起慈谿，十八日，奉箋迎魯王監國。(全祖望撰張忠烈公神道碑銘)第二碑公先至，肅樂即遣公迎於天台，監國授公行人，至會稽，賜進士，加翰林院編修，兼官如故。人典制誥，出籌軍旅。(神道碑銘)浙室謂以翰林院檢討，兼制誥，兼行人司事，案天授檢討，加制誥。案魯在秋武同時起者，有錢肅樂、孫嘉績、熊汝霖、張國維、王之仁、朱大典、方國安、王朝先、陳函輝等，鄭遵謙、于穎、張煌言、吳凱、閔(?)、馬

靈龍。直士姚大倫。宮贊路力儀。於潛俞文通。海寧朱大剛。左尹周宗彝。及弟敏時。沈殷俞元良。及兄元爾。余尊張國維。朱大典。東陽陳有漪。樂安石鎮。王棐。張明。嘉善錢樹。海寧王思衡。及弟觀龍。世興。韓爲龍。于綱居敏來。陳詠原。倪長圩。馮明書。朱大定。諸暨章欽臣。呂宣忠。長興金從。歸安韓茂貽。王光祉。錢榮謐。法。蔡于德。永嘉張肇。臨海陳函輝。柯夏卿。皆明英。其江南江西湖閩名不勝書。而大建義旗。或赴死。或以死。其蹟久湮。今且無能敘其氏名。

閩中詔使至。義闕讀不合。公請充報使入閩。從之。（神道碑銘）

**順治三年**丙戌。二十七歲。

**大軍已克浙東。江上師潰。**（魯春秋）監國奔台州。宮眷舟出定海。總兵張國柱劫以降。元妃張氏見害。後傳有妃周氏被執。抵吹死。秘國役南狀史敗七敗。魯春秋今從史。元妃同位死。舟山紀略以爲自刎爲張氏事。蓋誤。歲周二家。未見左尹者也。

**公倉卒馳歸。拜父曰。兒將隨主航海竟去。**（傳）**入翁洲。從富平將軍張名振奉監國入閩。既至。招討使鄭成功不爲用。公勸名振還石浦。謀再舉。乃偕還。加右僉都御史。**（神道碑銘）謹案。張名振守石浦。渠之。監國至舟山。黃斌卿不納。乃入閩。公留舟山。（魯春秋）是年秋七月。鄭芝龍降。鄭彩入福門。成加京城守。八月。鄭彩迎監國保嵩門。（傳）堂官人海。縱驅舟楫。登海島。飢困待斃。步歸告曰。爾再千年限。以十九年實我一飯。哭之人皆一罄。屋宿不飢。遇儲舟至。獲免。



**順治四年**丁亥。二十八歲。

**夏四月。蘇松總鎮吳勝兆。約張名振爲外援。**（魯春秋）**故都御史沈廷揚。御史馮京第。與公並勸名振應之。公監名振軍以行。至崇明。大風覆舟。廷揚死之。公與名振皆被執。有百夫長導使走。至公壬午房考錢氏。七日間道**案北征錄云。遭颶風覆舟。□中七日。得間行歸海上。**復歸翁洲。**（神道碑銘）（傳）勝兆乞師。黃斌卿欲卻之。沈公廷揚勸名振行。公與馮公京第同往。至崇明。颶風大作。舍軍焉。（魯春秋）勝兆與舟師期。以夜中殺同知楊之易。推官方重朗。就衆以待。適舟師敗覆。舟覆失約。勝兆爲中軍詹世勛所縛。就誅。案沈寓白華莊藏五種公紀事略。延揚字季明。別號五梅。乳名百五。南都亡後。帥衆舟山。丁亥作。統舟北上。四月十四日。颶風大作。舟膠於福山之後六潭。遂見執。延元昇降下七百人。從其同行者人。皆易服雜亂軍中逃去。遁據十圍寶。坑七百人於姑蘇婁門之。主嗣延揚。延揚授命蘇州獄。七月二日受刑。元昇從焉。全氏撰崇明沈公神道碑銘。述延揚言。大至必狙擊明。韓打撈。然後可。至崇明。公盛名振通前約。乃爲洋生洲打撈。泊舟鹿苑。夜五更風作。舟自相擊。軍士溺死者過半。大兵遂之岸上。名振與煌言及鄭雜降卒中逃去。未嘗從全軍也。是年公在翁洲。有九日臨安呂王。貞皮盟。張氏服張觀渭。宋輸死。徐闇公、沈公于其仲。登鎮山相訓詩。又留翁城同諸公行長至府。詩云。幾年臥薪夢金墟。韓戟猶煮握粟。及待初開周甲子。急所重見漢衣冠。諸呼忱忱屈旨近。南瞻遺影骷髏滿。惟有丹心冰雪淨。將□丸。

**順治五年**戊子。二十九歲。







**義興餘杭復起。出沒林麓。**（魯春秋）**公集義從於上虞之平岡。**（神道碑銘）案山寨之起。以國書猶在閩。遠下興化諸將。都督威亦實乞師。試觀巳有師王。統揚都督走。當以平岡之師。言可得三百人。則集義從正在是年。及夏六月。書稱巳卒矣。公撰俞國稱詩序云。戊子秋。余入山寨。此確證也。黃晉以山師起。公軍平岡。賢巳丑大殿。又厝統之季。全氏書五月。魯春秋書六月。致是年閏四月。時海上未奉正朔。宜因遂異耳。

**斌卿使弟孝卿隨馮京第再乞師日本。公以詩贈行。**案魯春秋二次乞師日本時同行者有陳士奇。公送黃金吾爲侍御乞師日本詩云。中原何地足依棲。聞說徵師日出方。龍節以持差拜客。魚書泣捧納蠻郎。黃河北去浮青靄。渤海東回賦白頭。行盡無衣爲且外。獨攜照復挂扶桑。奇嘗辨此詩編年戊子。誤繫丁亥錄。

**順治六年**己丑。三十歲。

**公屯山寨。**奇嘗辨己丑有屯兵山寨。勸農遇兩詩。又書上虞口令詩。其端陽寓南是張相國故浦詩云。海國懸符爲辭兵。雁書偏又縱橫中天。雨露天中節半夜。風雲夜半晴。繁露何須拱異對。南雲原爲相公生。夢長辛慰新年意。笑把菖蒲泛酒觴。（魯春秋）是年秋七月。張名振迎監國駐台州健跳。八月。監國至舟山。黃斌卿不即納。王翊先約斌卿。名振遂統其軍。監國論名振功。督諸師。阮進。祐權。劉世勛。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張肯堂加太子太保。以吳鍾巒爲禮部尚書。兼左都御史。李向中爲兵部尚書。朱永祐兵部右侍郎。向中永祐自健門從監國至舟山者。

**順治七年**庚寅。三十一歲。

**公入衛舟山。超拜兵部左侍郎。**（魯春秋）（神道碑銘）名振嘗國召公以所部入衛。加公兵部右侍郎。兼實如故。公以所部入朝。晉兵左侍兼學士。案公官陞在前。魯巳授左侍郎。楊海遷授尚書。晉大學士。全氏神道碑銘於歷官年次皆不誤。惟左右字誤。遂爲官止尚書。以浙書所上印文。拜侍郎。亦辨之是也。惟則左字不誤。而以授尚書之年爲加閣部。既誤。錄之以正神道碑之誤。亦由碑紀泥書銜。而又無議而實所未嘗見左尹書故也。

**順治八年**辛卯。三十二歲。

**公奉監國命。治兵鹿頸頭。**（魯春秋）**九月朔。**

**大軍克舟山。公以鹿頸兵同張名振軍衛監國入閩。**（魯春秋）八月。大軍治舟艦從蛟門向舟山。陣將江天保爲阮進先鋒。以四艘迎戰定海。沈十三舟。餘人斷右臂。縱還。監國留蛟門。舉江。夜中見大星從西北隕舟山。無數小星隨之。即還舟山。未至。阮進率戰。請取二王子爲質。入舟。張名振曰。如是恐寡守者心。監國不強。時舟山精銳分隊南北。洋越五日。大軍從北天大霧。咫尺不辨。阮進戰於螺頭洋。風逆不得前。手發火毬。書李觀復其攜進。觸舊桅木。毬之不能害。瞎目縱觀。三日死。月之廿一日也。名振弟都督名揚。兵部張肯堂。總標城守。糧盡十晝夜。名揚等迎監國由外洋南泛。監軍主事金允彥。吏部元吉。內救舊城中盡。實導攻益急。守者鼓盡。允彥子偉。亦四門。九月一日午。城門開。肯堂一門皆死。名揚被執不屈死。威標王十餘人皆死。監國妃張氏赴井死。宮眷十三人從死。一內監死井旁。失其名。禮部尚書吳鍾巒。李向中。朱永祐。給事中董志寧。御史朱養時。梁隆吉。主事蘇兆人。林之瑛。劉午鼎。董元。楊鼎臣。李開國。郎中朱國楨。中書顧珍。江中泗。陳所學。皆闔戶自焚死。溫州義儀林伯起。狀瑞、都督焦文玉。及妻孫同死。總鎮劉世勛。桂國死。禮部名振護監國走三沙。賜姓成功迎入廈門。尋居之金門。案全氏神道碑銘。大兵下翁洲。名振奉王親揭渙。將以奉顧舟山之師。拉公同行。

洲陷。公恐王再入閩，大蹇門，辭亦云，公軍北行入吳淞，舟山已陷，注則稱阮進舟焚，投水死，名振以王頭諸而去，許將軍誠力戰不敵，城遂陷，張肯師其像記云，名振自以曾熟形勢，辭親撫天祿不可旦夕下，乃悉其銳師奉王，揚帆抵江以奉 舟山之。聞變遽還，則不及矣。請其帥出則可，請其奉王以適則誤，此定論也。舟山陷，殉難諸人，爲註所載，有文臣郎遵義、楊朋 任、顧遣神明、武臣嚴、王相、林志、鑑、葉大鍾，又顧明楫、林世英，內監劉朝也，楊氏佚史載六有姓陽王爵李揚祚、李瑞 祚佐阮進守蟂頭洋，遇創甚，船祚被敵亦發創，赴水死，城破，船實香戰，爲顧被俘，斬於四明。又浙江通志有顧文煥舟山破，寶 拱爲涂沙上，溯至隨水漂去。 又案監國紀張氏，據全氏舟山宮井碑爲陳氏，鄞人。鄭氏佚史載七云，陳氏監國紀年作張氏，鄞妃元妃之妹，舟山與妃繼父亨趙，結埼亭集皆作陳氏，魯春秋記王寅秋九月十七日，監國魯王以海薨於金門，年五十四，贊氏明年生遺腹子弦甲，周支長崎王衛桂，今改曾崎王敬樊，樓於東甯，蓋又一陳氏事（劉獻廷廣陽雜記），明宗室從 愿克者九人，有魯王入子朱柏，從與晉端王子朱顏鉞，皆安插湖南盤底。 公有翁洲行一篇，自從錢唐魁譎鳴，會稽之樓 多餘東百戶古翁洲，居然天塹高碣石，青雀黃龍似列屏，數艦不敵波岡鳴，虎頭爭如衆婦女，魚旒半是漢公輔，五六年間 烏鵲尊，帝子南巡開宮殿，由來滄國仗樓船，島鬼漁人都不匱，堂怡次贊戴紐款，□□飲馬清海流，共嘗海離庾誌，乃北馬 非南舟，天島鳥興□□舉一夜艇帆爲奔逃，南軍戰死將軍奮，從此海軍敵水戰，孤城閉警早登陴，高台應城賊欲潰，數擊如當 矢如頭城甲士多殉戮，樓梯百道空瞥起，內顧探師無樓嶁，萬射窗呼外宅兒，書師高哭哀老子，斯時帝子在行間，吳淞渡口 飢馭還，知勝敗無從訪，列朝閣已殘離，又聞巷戰支旋闘，闔城草草盡肝膽，忠臣盡節伯先山，義士悲對田橫島，亦有人自 重圍來，向予細說令人哀，嚴論玉集填曾井，甲萬殊殉捨功灰，而今人民已非矣，城郭依稀跳戴葉，復內土花新碑，遺骸黃石草草舊侵新，嗚呼聞誰橫鑑而書，躅令溪土竄崖荒，安得一劍揭天頒，重臨嘔碌誼國殤。 時提督田雄總兵張杰，巡海道王爾祿，皆以書招公，不可屈。 公復書略曰，所聞自有正氣，萬古自有綱常，忠臣義士，獨行其是而已，區區此志，百折靡定，不過恪守人倫，創是深明天道，又云，河北事勢，皆以興復漢室爲名，今日山中義師，大率類此，故足下得以折衆招之，不孝而目何如，亦欲以此陽相龍，誅矣，婦水騎 自有且狡，職守自有定謀，繼以全力來，勝負未可知也，我輩相隨正自有期，不孝未能以文山自況，足下不必以參黃盟自居而 竊是時有司亦令公父以書諭公，公復父書言，顧大人有兒如李通，弗爲徐庶，惟日不棄作趙苞自解，故復書中自稱不孝云。

順治九年，壬辰，三十三歲。

公與張名振及義英將軍阮駿、 阮進從子。案魯春秋，辛卯夏四月，進實使人密招蕩湖道阮將田，併誼從子義英將軍駿同往，駿不從，以爲富平名族，名振為泣書之，蕩而止。 誠意伯劉孔昭諸軍入長江，登金山，望祭孝陵，時上游有宿約，不至，左次崇明。 （魯春秋）監國居金門，遣名振馭已意乞師厦門，成功不許，名振聯其營所劃，羞籍國字熟之，並楷疑焉姻，得助師二萬，與盪胡侯及陵孔昭等直溯金焦，撓金龙蟲雖之，以祭舟山諸死事者，待約 失期，不遂。題詩金山寺，而叢有十年橫海一孤臣之句。 案名振詩奇零時刻本頗爲公作，首句橫作推來二句爲明季遺稀有 鄴會將大雖振飛涕淚臺句，作松柏陰陰兵爐業，會將作肖看，任作禍下又注用前題繫年甲午，一作壬寅，皆誤，惟和張侯服留 題金山歸，顧六首繫甲午，不誤，又甲午立春日大雨，駐師吳淞，時注會名振之師，勸入長江，登金山，望石頭城，祭孝陵，時上游 有密約不至，左次崇明，乃遍識前事，謹公有同定西侯登金山，以上游師未至，左次崇明二首，不繫年，其一曰，翻飛中流，笑勞東南形勢收數，翻飛暑得，牙攝影細浴，鎮江何代空鐵鎖，撤海今來駐虎游，騰尺金陵王氣在，可能晴掃同松氣，正是甲午事也，公北征錄，首丁亥後三入長江，登金山，掠瓜儀，師從單婉上，時成繼前在戊戌以前，全氏神道碑銘，首癸巳冬，復師行入吳淞，會名振之師入長江，繼丹陽，掠丹徒，登金山，遙祭孝陵，上游密約不至，左次崇明，甲





午再入長江，掠瓜州，儀真，抵燕子磯，面所期師不至，復東下，駐崇洲，案癸巳之明年，即甲午也，既曾明年下復繫以甲午，誤矣，其云再入長江者，謂公甲午再入長江一時，實舍氏因北征錄三入長江之文，而未審考定，謂入長江爲兩年，又不知甲午之自春徂秋，二入長江，故悄悅其詞，而則癸巳字誤，然以左次崇明屬之明年，於事仍不合，體則以癸巳甲午乙未三年分紀，復與神道碑銘相左，又全氏謂止西侯張公墓碑，直以癸巳甲午兩入長江爲誤，則北征錄三入之文，爲不足據矣，此實一大疑案，兩左尹魯於三次入江，詳紀始末耳，左尹與於乙酉義師，首官兵部，靖江之役，身在行間，浙東事敗，遯避荒野，又從公數十年，殘雖其書不傳，事僅一二，甚實考證，弗能致也。 是歲，公父卒於家，公屯潛島。 萬壽序，曲在壬辰，余避地鸞左，諸輩在皆散，然避故時鐘鎖翻人耳，故不輟有附答，癸巳春，余附樓船北歸， 贈注公父卒鄰關茅之城南，傳云，既聞父亡，一慟痛絕，此願不再哭矣，已歸家殉國，父死不獲，盡子職，遺無以存活，爲身不蓋，殯侍公甲午有遺集一首曰，國難臨人出家，城待子歸，可能翻戰盾，其奈冷爽衣，金革三年娱，冰霜寸舟單，聚膚終不墨，猶恨故謂非甘，誰何皆長貨，稽彩霧挹著塞幕，身寶博迎森，斯去華默，收烏啟屋憤，留在當有委披，綜計駢育徽。 案公是年有長至志感詩 夕寄佛洲諸院諸詩。

順治十年，癸巳，三十四歲。

公自瓊島至瑯琦，經南日，北還入浙，尋入吳淞。 是年有文瑪瑙錄自序，寄瑯琦，宜重飄南日，弔沈彤庵，及北還入浙入吳，吳見宗盒宣章萬南巡，詒詩贈有文於軍賦，軍入吳淞海道也。公癸巳除夕詩曰，入盃惟韓幽鼓催，鄉心獨對鼓聲哀，寒情天地戮征甲，有時山川滿鬢灰，兒女祗夠聯別後，君臣枚拌歸來，年年知許人將老，事真春風又徘徊。

順治十一年，甲午，三十五歲。

春正月，公與名振會成功全師復入京口， 公立春日大雨雪，駐師吳淞，詩曰，春信驚遙元旦近，江樓雁帶六花耀，蘇軟出冰餘冷，翻雁光浮木末寒，吹暖堂期風入夢，洗兵白舍南成昭征人盼荷米盈虛，且遲早先聞羽檄。 戰不利，淹四日退軍，成功復令陳六御程應蕃等協攻崇明，不克，遭颶撤戰艦二百九十，名振以沙船九百泛登萊及高麗乃還，秋八月，公復與名振合成功所遣水軍，總制甘輝再窺吳淞。 公再入長江時曰，江聲萬古似聞聲，天險俱然放木崩，亦實頹再戰，盛義難值待三載，胸有挑鳥畢元武，錯甲叢來失白，還兵氣至今猶未洗，自愧無計慰聲覺。 遭風，旋師，移攻舟山。鎮將巴臣與陳虎戰之，陳虎戰歿，巴臣與降。 （魯春秋）成功軍入京口，戰敗，其副將阮甲從由平洋沙攻崇明，失利，平原將軍姚志卓自刎死。 案巴臣實本名是年名振卒。 （魯春秋）名振卒於舟山。 公辛丑祭名振文云，甲午之冬，靈櫬實寄，距今僅七載，又哭定西侯墓碑齋甲午卒，實係詒，則當乙未卒，亦誤。 遺言以所部付公。公平岡入衛，部下不滿三百，至是始盛。 （神道碑銘） 案成功紹舟山，遺彘破司馬陳六御及義英伯阮駿守之，公既統名振軍，是年當在舟洲。 公聞居詩有云，人居閩島非佳境，事到艱時且放寬，寧阮爭友云，笑我尚為饑鶴害，相期何日掉龍歸。又海上二首，其一有云，浩氣填胸暴月冷，壯懷斜接鬼神悲，疑亦作於是時。

**順治十二年。**乙未 **三十六歲。**

**公屯臨門。**(神道碑銘)乙未，成功將寄其公謀大舉。(魯春秋)乙未秋九月，成功遷廈門，改爲思明州，設四屯。公駐臨門，盧文達駐玉環山，阮春復駐舊山牛頭門，亦以勤旅遙爲翁州相聲，於東南遺黎走集甚衆。

**順治十三年。**丙申 **三十七歲。**

**公移軍秦川。**(神道碑銘)丙申，公軍於天台。是冬，軍於閩之秦川。(魯春秋)秋八月，大軍破舟山，阮駿舟膠淺敗績，溺水死。陳六御、張洪德自刎死。張晉爵以孤軍戰橫水洋，兩日夜，力竭自刎死。大常少卿陸九霞被執不屈死。永錫，孔昭子也。　案公奇零草自序云：纔撥新蕃，葦篇草，稍稍成帙，丙申島陷再燬，而亡什之三。是大軍攻舟山時，公嘗自臨臺再破，乃入閩。公臺江郁事詩其一曰：龍飛無路且投閩，滄海人來第幾春。真覺甯中復日月，猶疑董賈對江山。孤零又戶還相笑，匿跡柴門且自關。閩越波濤千里闊，那能有夢寄刀環。又云：駐泊孤舟艦假萊，盧園四馬訣如丸。劍潔已僅存再數，甯定難歸士。故又夢中句云：執戟秋高猶解纜，夫諸老盡亦無鍼。又舟次三山云：每將聞鶴讓徵無寥，又三山才弁命世空沈族。事向田人亦張威，猶聽秋深鳴別鵲，魚鼓夜舞泣圓闕。通觀未就行藏計，奉煅新來已中衰。可想見當日情事。

**順治十四年。**丁酉 **三十八歲。**

**公還翁洲。**(神道碑銘)丁酉，大兵遷翁洲之民，公還軍翁洲。時魯王已去監國號，寓澎湖中。案公庚子歲入閩中，贈歸一作有句云：且今冷落紛飄實，圍夜從時冕苑蒞正朔此也。(魯春秋)時海禁嚴，兼蓬海上居民，內徙四十里，無敢犯稼，田廬遂墟。隱者火之，徙所許借居寄食於其地，犯者有誅。　公有丁酉元旦駐師秦川詩。



**順治十五年。**戊戌 **三十九歲。**

**公在翁洲。桂王遙授兵部尚書。**(魯春秋)　案神道碑銘：戊戌，滇中遣使加公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已實告敕中且引曾滇中事，勳銜同加尚書學士如故。則是年滇中遣使，殆即曾以閣部又以公聞行在所，遣使至，曾實諭有慰勞。詩注中與余實少司馬兼學士，頃自滇，其故官非是年始授。寶然，取時中寶麻載辭不須多旬，爲公曾揚部之證，皆誤譜於詩注兼侍郎作學士，尤誤。錄志稱已實告敕滇中，載中事較勳同爲誤，以曾閣部爲前一年事。已實則永曆入緬，何有往來之使，是也。不知全氏乃誤會公辛丑上桂藩疏中語，而以加尚書云云專屬書之，故有此失。若以往來之使爲疑，則是年遣使爲實。會公疏又有劉之清嘗時，倘臣輒蔽阻，帛書嫌疑，出死入生，徒非意計所及，弗可謂也。七

**月，成功以師會，公北行，泊羊山，風濤碎船，復還翁洲。**(北征錄)戊戌，延平王北征羊山，遇風碎舟，返旆。(神道碑銘)成功仍推公爲監軍，泊舟羊山，羊山多羊，見人不避，然不可殺，殺之則風濤立至。軍士不信，殺而烹之，方熟而颶作，碎船百餘，義陽王溺焉。(魯春秋)成功以舟師大掠溫寶山，兵將爲賞錯罰，對實羅平大力，爲黜戮舟山敗績，凡大舉必與羅平會師，時監國於浙東寶門無定鍾。是年公有憶時歸事詩，句曰：人生百歲安得有，我今華軍三十九，又贈歌，有孤帆屏草案兀星攢蒼犯斗，鬼叢龍嘯鷙輒嘯日月，有寶鬼亦吼，丈夫志氣薄酷名何況文章寧爾肯。　觀府翻郡吟。　亦風濤海宇，弱水飛飄日月，長天中有素裳親，樞極國虎臣，滄冊書封，緣火生木必焚，會自相戕，屏翳龍已飄干戈，及經集，向日宣野，輿賈舍，鬼謁，戰國一骨，猶爲遊北，如萬里圖，藝獸在，冠山蒼蒼，亦歸者，似也。清氣滿干城，歸之實一朝。羽實當三軍，哭孤島，季代執亦僅劉鳥，鉄意歸肝，睡周遺民，去作流離鳥，路遙





燒山林，焚廬舍，野死圍烏鳶，水死蛟龍窟，宜應失所，天人命不自保。　又舟山悲哭四首，一曰：孤墳同角愁無嗟，向日治悲事已非，隔浦書傳相俺諸，流紅南自訴歡槍，烏鵲遙哀舟宿。此詩寫赤裸依病，有崇之人尙在，天荒地老不知歸。三日：江岸綠草，低紅，孤火猶然，滿故宮，幽闢猶存，殺氣散，野聽人哀聲哭，嗚橫島上，洋城井社，若洲何冷，海風。昭有張光何處是，孤臣阬覆，悵恨寫中。

**順治十六年。**己亥 **四十歲。**

**夏五月，公會成功舟師，從大江突京口，創嚴家沙，爲冊鶴告，入七里港，攻陷瓜洲，直搗蕪湖。**(魯春秋)　按公日其師鎮前鋒，因府蕪湖傳檄，千里，上中者三十有七。時航艦大小入千餘艘，大將張茂之嬌五軍令，戰掠一乘者死。斷鎮江藉，宋城中耀燈，與攀鑫市肆，不驚，商旅如故。(北征錄)已亥仲夏，延平以余練習江上形勢，推余前驅，抵崇明。余謂延平：崇沙乃江海門戶，懸洲可守，不若先定之爲老營，不聽。既溯江，笞取瓜步，時金焦間鐵索橫江，夾岸設西洋大礮數百位，延平屬余領水軍先陞師入，遂揚帆過礮，而上，攻破口，風迅潮急，不得前，舟艘且退且却，兩岸礮彈如雨，水軍傷矢石者皆飛肉舞，余叱舟人鼓棹通入金山，得人蔽十七舟，而今韓則十三。欠早師克瓜城，延平欲直取石頭，余以潤州實長江門戶，力贊濟師攻鎮，延平懼援虜朝發夕至，余謂何不遣舟師先搗觀音門，延平意協，屬余督水軍往約，直泊蕪湖。時江湖紛納，水下如駛，乃沙船嫌重而前，未至儀真十五里，吏民迎降，來歸舟次六合，得報，六月廿四日復潤州，余計潤州既下，由陸道北趨，步卒皆鐵鎧，雖疾，期五日亦當薄城下，即放舟張波之間，吳以神速，水道進師，遲曉未余恐徒勞，因此夜兼程，抵觀音門，乃六月廿八日也。南岸清戰船無一至，乃發輕舟數十，先上蕪湖，而自爲殿，泊浦口。七月初，戰不利，忽一航至，則將下蕪湖也，眾之復戰，徒師搬手，始去，而自已報文，請且望師前進，都皆馳報，江浦已破，捷聞延平，止余仍往蕪湖。且揭浦口，擁江邑，此七月初四日事也，翌日延平亦抵七里洲，南收建業，而余所遣先往蕪湖諸將，已遣使開門戶，促余疾登，七日抵蕪城，傳檄諸郡邑，江南北相率來歸者，府四州三縣二十四焉，是時公所部義從凡六千人，見徐孚遠所撰奇零草序。七月

**大軍敗成功於江甯，誅其將甘輝、余新，**(魯春秋作甘新)**洪復等，成功遁。**(魯春秋)海師戰桂路不利，甘輝黃授兵戰，石灰山，復敗，死失萬人，沿江數百里，舟師盛退去。(廣陽雜記)闕姓，攻南京，余新爲巡化圍所慾，遂不爲備，留其諸目，開神策門攻之，余新甘輝洪復皆成擒，余新跪請降，甘輝不屈死，洪復與面死，復英州同安人，身長丈二尺，知勇人，面勇冠三軍，將攻泉州，值劫塹失恩，文所賜七卽復驕，自盡後入營中扶印遷走，追者射殺三矢，死戰三人，以印反命。(魯春秋)俄執甘輝，責輝勸降成功，輝大罵，輝歡叫曰：國姓父不能奪國姓，乃欲輝且降，亦安肯勸國姓也，請速死，係伏誅，比甘新，丈夫得死所，怨何爲。

**公猶在蕪湖。江甯江西**





**總督郎廷佐等遺書招公，公峻詞拒之。**公與郎總督書略曰：夫擣壓利鈍，揩書與衰，宿大勢之必，蓋爲色變，而忠貞之士則不然，知難將略盡，非所長，止以盡忠知大義，如祖一呼，甲輝山寺，匪此志以爲，則君之命不濟，則全臣之節，故不惜舉陵風傷之中，縱横鋒鏑之下，迄今適一紀矣，同仇漸廣，晚節彌堅，此忠臣義士得志之秋也，即不然，謝辰平竹帛，抗省烏衣冠，亦之死靡它，豈復浮詞曲說足動其心哉，乃執事猶然以者逆，假以爲可利鈍與襲動者，虎傷戕姪，嘯賊何衰，因無足怪，來書濫詞，亦執事非憤憤者，遂附數行，以復新使，其詞通足以見不然，僕亦不爲也。案公是書集中編年戊戌，按北征錄，則在己亥入蕪湖後上，繫歷閱稱，亦及此事，全氏神道碑銘亦以戊戌江督郎廷佐以書招公，公峻詞拒之，已實江督郎廷佐等復以書招公，公峻詞拒之，凡兩見，案江南通志，順治四年，馬國柱爲江南江西河南三省總督，六年以後總督不轄河南，甘與九年馬國柱又移駐南昌，亦稱江西總督，未幾復歸江甯，郎公以十一年任江西巡撫，十三年授總督，戊戌爲順治十五年，公方與成功入寇，舟覆復還翁洲，未臨浙境，即公爲江甯江西總督，已頗爲涉溯，聯升動降，似非事實，集中編年，蓋見以綴，或緣後人據舟中編一紀之文，首數之，不知戊戌以後書招公，遂以爲戊戌耳，卒以北征錄爲繫，是年。　旣知成

聞全師入海，援絕路阻，遂棄舟登岸，潛行山谷，復歸臨安。（北征錄）余之技窮也，兵不滿千，船不盈百，惟以先聲號召大義，江楚魯衛豪傑多詣軍門受約束。余相度形勢，一軍出溧陽，窺廣德；一軍鎮池郡，扼上游；一軍拔和陽，固采石；一軍入甯國，復新安；身往來姑熟，居中節制。實慮不暇應，正恐直取九江。然延平軍潰石頭城者已半月，余聞之，上書大略請斂兵堅壘，師老易生他變。無何石頭師挫，時余在甯國府詣王遷五峯湖，已七月廿九日矣。初聞石頭師衄挫，未必遽登舟；即登舟，未必遽揚帆；即揚帆，必且守鎮江，故猶豫上游不少退。由郡延佐哈哈木督救兵相逼，書相招，余峻詞答之，又遣兵復取太平。然江上下音信阻絕，余遣一僧齎帛書由間道致延平，乞畀百艘相助，詎意延平不但舍石頭去，且棄鐵甕行矣。余欲據城邑，念援絕勢孤，終不能守；余名則成，士民何辜。欲衝突出江，則州守兵又未集，因部勒余軍指繁昌，池兵亦至，共謀以蕪湖竟摧騎焉，乃決計溯上。八月初七日次銅陵，一軍待抵烏沙峽，楚師舟維三山，與楚船相值，余橫流奮擊，沈其四船，溺死無算。以天暮停舟，夜半楚船遇下流，礮聲轟然，諸下兵船以劫營起帆解纜，一時驚散，或轉蕪湖，或入巢湖。因江之役已成覆轍，余進退維谷，遂沈巨艦江中，焚沙船，至無為州，擬走巢湖，聚散亡。適英霍山寨義士來說巢湖冬涸，不害人，山寨可持久，因焚舟撮師登岸。至桐城黃金弸，遇虜騎數十，由奇嶺進山。十七日已入霍山界，陽山寨在咫尺，先以書通諸寨，有堅不納者，乃札東溪嶺，思走英山霍軍寨，將士投書余，強起揮兵行，占四課俱空。閩中令諸明早發，余率鎮兵前驅，而追騎踵後，方臨嶺，後軍報奄至，士卒竄山谷中，余左右止二十餘騎，步卒不滿百，勒馬高坡，餘軍已散，斷首尾不能顧。余念與死無名，乃變服突圍走，止一童攜印相隨。去稍遠，牙門將遇而復返，呼之偕行，三人貿遁山間，闢遂失道。土人導余累月行，夜走七十里，宿門箖柳飲主人，詢所從來，導者答余以舘師。余瞻則貿衣，皆以兵燹避匿為詞，抵一七復行，途遇散兵十許，見余驚喜，欲相挾曹，導者恐駭耳目，余亦陽為疾走。村中豪傑覺，相逮閉導者，請宿歷，不反騎摃，亦置之前路。余既失道，復失導，輔所有分贈諸人，稍稍解去。觀其中稅厚者，俾導行，其人姓胡，昆季三人。是日行三十里，宿逆旅，主人制族間也。胡之季猝至，指兄耳語，鄉人詰余曰：君自海上來？余曰：然。詰何從知之，胡曰：君在軍中，不見十數人過我門乎？余季卧



之知其亦海上人也，恐吾事不力，所以來耳。胡之老人為余言，此輩向年亦舉義旂，卒不成，今茲欲勸余謀所向，余云當從安慶渡江。余憶昔時曾從數人來，若變姓名，貿販高河埠，至高河，未君他往未返，市人見童子之服，共君也，蹤跡之，得來君友徐某、金某。臨左右僉令密友何某伴余由樅陽出江，抵張家灘登岸。金與徐別，從安慶來會，離鄰邑之東流，徐之兄實窩於村中，故間渡焉。於是由建德祁門山中走休甯，余復病痢，扶疾西行，冒暑奔馳，道路以目，辦女郎門，江右義旅陳九思屯未楊梓，相謀皆數人，得無他計，晝兩日抵休邑，未至三舍，聞兵阻不得入，止郭外，招提衆團，抵城中，寓徐諸父家，其諸父春棱實有國君子風，余至甚為具餚，亦謂余館師，與其戚千番不知為余也。兵退，買棹由嚴陵過新安，沿途衡口，遷舟登舟，見余持之急，欲起與同事，得解，解歸道淳安，已入浙東，會書符摘民，艤舟兵稍浮沈，余艤船從卒孫某去，乃狂道走建安，遂嚴郡，計山行，竊恐徒自苦之。東義出天台，以杜弊遣，鳥道並勝，取處州罷，萬時余精已令軍道於杭，而金從者人皆不辭，浙道里向者導導余，裁則余導繹然，余買奔然閩途，已經得至海濱，居入成來閩訊，遣近聞然，知余得生還矣。（魯春秋）煌言歸不能於錦，自請先登，以是深入，成功不為堅援，會金師失利，言不得退，樓艦盡入霍山，屢世戰，奮勇死鬥，殆遍至萊騎，為失路買往往得故，義亦曲護之，蓋是時中惠婦豎無不知大司馬張督者。

是年，桂王遙授公東閣大學士，兼官如故。（魯春秋）扶桂王遙敕，仍晉王監國，駐澎湖，晉煌言東閣大學士，兼原官。冬，遷長亭鄉海壖。

舍山縣置築海壖碑記，略曰：合之頓城，枕山負海，東鄙即尾閭也，有鄉名長亭，壯湖，以民居與魚鹽為鄰，面地瀕出，實附一舟與靈山對峙，波山顛實流泓導也。後遇竇葬姓卜居於此，為濟以涑山泉，為塘以捍海潮，而數始攀其險，之外皆魚，竊為畢。久之，蘇遷壘泉，因家焉。時海波不揚，邑多賢良吏，遞修丸封，尤鮮或壞，歸數上農以力田，奉料齊戶以輸，稍稍得牢，蓋著姓氏稱鄉。後而戶時變，氣惝惝乎盈豐，倪邑屬舍山海間，田阻山則多砂，恆苦曠；田阻海則多鹹，恆苦潮。於是壞之入寨族而賦，俄木器士。歷又被寇，其陳徵諸為桑田，即遷由育化，育疾矣。十餘年來，戰艦往來，海或壓泛，與民力用，是益凋，寨室不保，逃丐封寨，由是狀遂內潰，決害外暗，向之肯腴，仍歸滄壑，豈田寨實為首務矣。余自乙酉歸，拍海曲，近復戰於舟城外，島師之蠻然，曰民事審





可權乎。觀出金五十為倡，婦工既始，義士遍某等尋之，輸金錢，運土木，以慶其事。大抵富者輸財，貧者輸力，圖不辭走恐後。兩越秋，堤潰者新防，埤者築之，坦者累之，闕者補之，溝者瀆之，自冬徂春，皆三閱月而工竣。慶人情之易始也，申約以今時輸財之多寡為他日授田之籍，殆亦可為計及久遠者矣。 公新安潛行時，由觀溪流直抵山，青峯千折，水千環，山亭迤邐，遙見塔木碇書，戀巧作圖，趁時下灘，豐謹蹟，變刻，畀一帆，閣鄞郊，剩岸林木，似盡林熟數簟。浮踪間郎舍山梁取靜，更然千丈，事郊歸已但辟，半床宙窓，所一壺欠，茨嘆寓月館，人自為盤，入夜實天，誰知已在猶自歎嗟丁。時大吏已籍公家，夫人董氏及子萬祺逮繫鎮江。公有代內人獄中有寄詩圖董已數

泣。家被復閨闕，自君之出矣，妾慶書亦歸，見女雖有情，不在別離間。上堂辭姑嫜，下堂代兒啼，知君繼汗馬，豈敢怨紅顏。□□忠義□□□，奄然大樟樹，骨滑濟海濤，兀然生死魂，并作鮫珠潛，著行實肩，譬奔既安所，遲妾自縊百，骨痛墓，任埠葉，宜門既零落，空閨誰貞，歎哀哉，井臼婦，綿識國猶，奸弄不逝，豐生將饑，實見婦團，聊微歌，竊得背影，血淚古，稱東海婦，厲曹譽路，蒼天胡實夢，夢義難與莊，如何置棠，孤獨望夫山，瞪徑慶再高名，真可藐，雖將委巾幘，來佐彌羽，翰報吾還成，君旂常樹人寶。

又擬寄內子獄中有寄 猛年不惜別，客久恰誰惟，我非孤寡人，江湖淹歲，復□□□，惟能解征衫，孤燕自西來，仿佛書國書中寄彩箋，書外渠重緘，恍見閨中秀，香譽萬葉衍，為今□□□，豐魚何從探，逮遂魂魄來，關河疎奔，許翰林歸魅鄉，昔內各生嫁，稚子亦離頑，從蹤彩影，慕愧我行役，兵戈未解嚴，雖無丸折，慚蛾眉，蓮花白，霧空餓餓，見此傷鳥鳴，水鼠寒，楓安得比翼鶼，名教自束，彪悲情弄所取，倚巖巷門戶，鶼鰈心已甘，豐敢有塌，劍瓜書艷長，真耶海浮千拃摘不貲，神協庶弄合造化為範鑄，生當撓息冀，死當異勞。

## 順治十七年，庚子，四十一歲。



公在臨安。是年，公有上魯監國啟，略曰：臣萬里孤臣，一軍失，又復同諸纔，未敢遽陳，封事已寘，夏於東甌，時勢交迫，擬奏貴曾附疏轉遞，諒已表陳。負隨窺北上，因南師揚帆流溯江上，闌今已在山東，臣自入長江，直搗鎮江，數日傳檄而下三十餘城，駐札蕪湖，水陸兵至萬餘，豈意滁師潰於金陵，書夕南旋，臣之孤軍，竟陷重圍，□□百計，思絕歸路，始有招諭，遂焚舟登陸，提三千餘衆，轉戰千里，相持二十七日，終以勢孤援絕，士卒潰敗，臣單騎突圍，潛伏山谷中，由閩道徒步二千餘里，幅轍士挾衛，始得生還海上。然志猶未已，力圖收復，散亡漸集，奈藏空餉絕，力不如心，猶謂浙海孰不可支，亦嘗兩帆一艤，咋差官自閩到州，同始知移蹕金門之信，遂鞭時勢，劇其地，是臣所寫日夕旁皇者也。臣亟營之餘，百事難理，芹曝之獻，容俟後期歸奏。海士魁偶，禮亦經患難，俱得生全，現在臣營，合并具報。 得家子成書時 書來情分手，正值破城執，入海仍耕衛，還山舟禍繼，參差非惜事，肯卒少且躁，與日傳心史，孤忠萬見收。 寄子成驛部萬河實爵來君字 又重過桃渚時 一樣天台使舊迷，重來秋與足嘯，咸苦笑，錦膝報對，石留山月，憐幽未實，夢到赤城嚴氣近，夢深燒海水，雪歷宿流，空作桃花，恨傀館仙嶠是武陵。 復屯臨門時 十年兵甲滿滄洲，此日滄戈又上游，人去蛟房仍舊跡，秋高實過足桑臺，空山鐵大擊，知約失路，飼聚欽假，遠白笑經營，何太蒿將異境作并州。

## 順治十八年，辛丑，四十二歲。

公引軍入閩，次沙關。（神道碑銘）時成功取臺灣，公遣幕客羅子木致書阻之。成功不聽。公與成功書略曰：舉大事者先在人和，立大業者尤在地利。故曾武以弱斯而平吳，苻堅又以強斷而敗於晉，則人和地利審之不可不精也。殿下東寧之役……

載。區區彈丸之外域，而後稱帝中國者，或生長窮荒，適彼樂郊，悅以犯難，人忘其死。若以中國師徒，委之波濤浩渺之中，擲之孤島
士坏樓之地，豈乃人於幽谷，其與幽蘭枯朽，思歸者固屬情痴，皆足以盛士氣而頓軍威。況欲其用命於矢石，致衆於擾動，則
可得也。茲懷身復寇，攻圍未下，無他，人和歸而地利失也。誠能因將士思歸，乘士民思復，回旆北指，百萬雄師可得，百十名城可
取矣，又何必與紅夷較雌雄於海外哉！況大明之倚重於殿下者，以殿下能雪恥復仇也。區區輿圖，何與於赤縣神州，而暴師半
載，使壯士塗肝腦於火輪，宿將碎肢體於沙磧，生既非智，死亦非忠，大可惜也。思明一塊土，何啻銅江一綫，繫乎九鼎，今守數軍
弱，萬一紅夷乞師為一乘虛窺伺，將何以禦之？未可知也。夫思明者，根柢也；臺灣者，枝葉也。無思明，是無根柢矣，安能有枝葉乎？此時進
退失據，噬臍何及。古人云：寧進一寸死，無退一尺生。使殿下奮有雄心，亦不苟於退步，孰謂卑近思明，別圖所謂，此昔年上江之
役，雖敗猶榮。倘尋徐福之行蹤，思盧敖之故轍，縱偷安一時，必貽誚千古。觀史載陳宜中、張世傑兩人，寥寥可為明鑒。夫虬髯一
劇，祇是傳奇寓說，豈真有扶餘足王乎？若箕子之君朝鮮，又非可語於今日也。　公是年有感事四首。
句云：「鄉路春歸異，縱通恐不同，童女三千笑，孤兒百萬……據居初得計，蛋市轉生疑。」蓋為成功作也。　滇中事急，公復興疏

遣職方郎中吳鉏齎訪，兼會師鄖陽，謀救滇。（神道碑銘）公孤軍表閩南島，滇中事急，成功方得臺灣，不能行，乃遣
職方郎中吳鉏挾帛書間道入鄖陽山中，欲說十三家之兵，使撓楚以救滇。公陳南北機宜疏略曰：臣本書生，遭逢多難，自經營海上十有六年，雖松山榆海，備嘗艱苦，而恢復未奏，惟思有罪之當誅，
寶賴功之足錄。淙主上綸綍頻頒，諭誠諄諄，臣感極生慚，憤極思奮，故于己亥五月偕臣成功直搗長江，分道疾驅，孤軍深入，不
意金陵挫衄，我卒班師，臣亦上游受敵，尖兵遮留，僅不顧身，捨舟陟山，徑絕勢孤，遂至潰敗，臣突圍間行，始得完節而返，復掌主
上遭逢播遷之勢，到處數一萬，時臣方收拾餘於浙，而使臣又停機於閩，未悉其詳。陳謝至今，惋民數年之間，殺戮斷絕，久不知
天南確信，事機得失，關繫非輕。茲以職方郎中吳鉏，不避萬里，間關山路，得陳大計，特具本附奏。　公有送吳侍御方
行在，兼寄鄖陽諸君詩，其三曰：遙江稱斗，總見尺向龍門，豈機淺者起。旌旗相望屯全楚，猶尚上游，鐵馬足中原，一見陳何樹道　原稿
滇過害。是時定國諸軍皆在滇外，安得有會師之舉？寧處賊郝永忠等反正北保湖南巴東之間，時有李來亨、劉體仁等十三家，
分據鄖山、房山、竹山、歸州、均州、溶州、興山、保康所謂鄖陽之師者也。後都御史洪育鼇督湖南諸軍拜桂王，駐安隆，諸　十三
家抗險相衛，而觀望釐之失，未有成志者。有征行，可以兵擾，嘗為上請公之計，鄖陽諸師以捍滇患，出於無可奈何，事雖不
成，亦可憫也。諸將史皆不載，按間諸詩得以考見。又曰：鄖師雖與桂王通和，然奉韓王本鐸為主，改元定武，據諸序屢功，不稱臣。
韓王本鐸，孝陵西籍，以七將軍出湖南分守，諸寨據險拒守，乘郝來亨以疾困甚，合諸寨力門山，兵敗，因英大驚，甲辰被害，山不
守。李來亨死之，諸寨繼破，韓不屈。　案吳鉏職方名副，號嶧崗。
人，與於復社，全氏吳職方傳，則號稽山，晚年亡命，寓名鉏。

康熙元年。壬寅　四十三歲。

公退軍臨門。（神道碑銘）案公復曹監軍從龍書曰：弟被逐沙關，復三月突金鹵之集，惟能為慮，兵力耕，謀者只為防禦北
返，而浙將僅以右尤傳調，今作風主突決計，同浙寧殘，晚臨事，弟亦不知兵力單，極改二院一辦，兼有閩
閩，則變動頗急，然需以為儲進寸，進則退尺，留來之辭，得其金其衆志然也，但不知果能自存否？然有小
踪云，然為定顧，浮家去險，是時傳間間退，又云乎沙一旅，真孤擊可有天戈遞武關感慨係之矣。　時滇中已亡，夏五月，

成功卒於臺灣，公三上書魯監國，不克行。公一書言：李來亨郝炅，知去年十一月緬酋內應，永曆（帝）蒙塵，從宗
室官員中一得免，惟吉王自縊以殉，今定國入海，白文選亦遁深山，臣關
興之日，猶未得確信，今年及四月中旬顏官滄光在海江北確定，臣以為延平藩當倡大義，而乘今宜宜道路，北傳又有子弟
發兵之事，臣終夜旁皇，恐孤島孤軍，難以持久，況復知以他故，嚮為延之氏，約以糾邦號兩，其能久乎？其今道招撫於浙閩，遠每





書二人，以解散海上者，不及早經營，則恢復之士氣漸衰，忠義之人情將懈。臣惟有致命以了生平，所惜惟者，主上顛越島嶼，不
獨與國人休戚相關，且與國海存亡相倚。討閩島，勸監正在危疑，不若合用本國之衛，以為勤裔之實，此非欲徼福也，抑亦宜然。
相表暇豐恥也，國存亦宜然，伏乞密與寧靖王及諸蘄鈴塗之鼓憤為雄，以勉監國，二賢臣遣顧，以來為經十載，百折千迴，壯心
未已，然非助今勤，名特以號國義旌者邱侍從止臣一人尚在軍次，群與哭泣之志尚圖規境之功，以主上甚憐宜，宜備區區
之情，豈之幽贍，何勤行網羅試攀龍，莫遠延平舉禍實寄，壞錄無人，臣以孤軍于處疵，猶又無賴子之經日夜枕戈，與死為鄰，亦
以死自誓，若復為移蹕，則鳳鶴頻驚，仍權宿島嶼，召號召旣遂，復與臣呼應，不辨乞與諸將協助，解斜熱爭沙戴，或揚帆海山，或保
據沙關，其締忠義以絕窺何。三言去冬輔翁之變，其亡甚死，天下已無復有明室矣，海上猶存一線，豈乃天留碩果，願島上勳貴
同識春秋大義，臣實兵微將寡，編鐵殘兵見宗國之亡而不能救，奉舊主之出而不能扶，中夜椎心，淚盡繼血，但得南國首為推
戴，臣敢勿協力匡從。秋九月，監國魯王卒於金門。（神道碑銘作冬十一月，魯王卒於臺灣，言魯王卒於甲辰，以公表祭有
恭進肆綿，差官賚獻，十九年魯簡謹為屆期，孫鐫王以甲申監國至壬寅正十九年，冬字
或神書九月二字之誤，十一月則十七日三字，因冬而致，當時紀載，傳寫
魚虎，往往有此，惟全氏寓像說亦云甲辰卒，與碑不合，此當從左尹書。是年。

朝命招撫使，（案公上舊監國第一書，是時招撫使每書二人在閩中，則一為洪文與承疇一為洪鄰允見，林氏時對把總芝龍，章浙中招撫，據盧氏實據公答招撫書，皆為容居招撫王兵道道書，晚替全氏神道碑銘，又書招撫使王，公竹不需其名，疑
浙中二招撫一為居公王兵道，則巡撫道王公實錄兼任其事，嘗諭湖北黃陂人，明進士，浙江通志順治六年，曾辟已任巡海道
公前與書有足下為歷代義科第，亦其人也。至康熙六年，海上事諸，缺亦遂矣，公答疏又是時分守書紹台逆有王廷璽，河南
祥符人，然守巡無兵
者，不當稱兵道也。）與浙江總督趙廷臣帛書招公，公答書凡一千七百七十餘言，辭不屈。公有閩族攜被
執宸作，宗國既傾，家門遂顯，覆毀此身雖生，從流不成，哭我生實數奇，乾坤方竹六□□□□□□□社已屋，邁臣曾可
寧豈敢惜身，賤所處當父行，遊白頭三不女兒與所天，輒遠覆奉倚，幸成作流人，何亦登鬼錄，轉于竟何事，十載尚海嶽，誰有
事室，誓焉兼繼，國亡家亦亡，我固甘滿莊，溺閩曾我風，異游復繼，白紅博欲盡，黃金
贄莫頭，天地豈不責，論金忠義錄，惟織干執名，芬芳過王嶺，破滅征氣，所安知此非福。先是，公自編所作詩為奇零
草，至是復編其文曰冰槎集。（公冰槎集引曰：嗚呼，此予槎上作也。昔之乘槎者，或為客星而入犯斗，或入女宿而得支機，
故至今義為勝事，余竊不然，浮槎涯際，萬艘雲屯不得已而棲托，實槎年歲所及，率處冰
壁，則是槎非霄月也，亦非猿巢也，而茲集所存，又皆予晚節所作，于是以冰槎名之乎，水滸顛垂，天心靡見，乃從逝滄千尺，闡西
歎論判古今，辨正定夏，不失為臣父子朋友之會，不幾離離，異日者東風解凍，倘有得見於槎中人而興嘆者否歟？在壬寅菊月
朔，張煌
言自識。）

康熙二年。癸卯　四十四歲。

公遣使入閩，祭告監國。（公祭文有曰：十九年之艱苦，為圖不殊，廿四載之鼓鉦，乎罹無恙，慎哭島而未敢，嗟招魂以何時，
按鹽遭蕪草，監孤盡霜，舟去遠故，學歸寬，又曰：藩王叔姪，及來歸，已盡此顛，寧作鵑而猶在，冀
歸。）時大軍已克退明島，師盡散。（甲春秋）和碩內附，合攻退明，退明敗，而金門、廈門、牛頭門、黃山、玉環山、湖島、師潰
退，據陳島多內欵受職，圍全城，先據為得功兵敗亦降，鄧中書口吾同邦，甘心委名，謂成功父子也，吹箭總自壯，譽氣亦饑，
敵無同調也，行矣河梁別，閩為我顧，聞顧解甲諸人也，冰槎集孤帆風，聽悵滿降，已禪勝咫尺，難復歸芝泥，調終不可為也，當在

是年作。

康熙三年。甲辰。四十五歲。

夏六月。公散軍居懸嶴。〔魯春秋作花嶴。一作花嶼。〕七月。提督張杰執公。〔神道碑銘〕提督張杰。募公故校使居補陀爲僧以伺公。會公告糴舟至。不之是也。故校出乃會之。其將赴水死。又擊殺數人。故從乃告之。以夜半出山背擊麓入。暗中執公。并羅子木。侍者楊冠玉。舟子三人。七月十七日也。十九日。公至寧。以轎迎之。乃巾葛衣而入。〔魯春秋〕是月廿有三日。煌言令裨將吳國華明探至陶家寨。會寧波人孫惟法伺得之。國華被創投水死。舟子林姓者。生死不言。一火者導之。執煌言。及監紀羅綸。字子木。勇士集耀門者冠玉。并二持楫者。煌言紫帽步履就道。寒綠名氏錄遺編記言云。甲辰七月望後八日。有客來告者水魚公被執至矣。予亟往觀之。見公方巾葛衣。直至寧門外。神色自若。左右令公從角門進。公不肯。亦知之。令啟中門延公入。上坐。此云望後八日。則廿三日矣。公至郡之日可信也。懸嶴居海中。不能朝發夕至。公以十七日被執。二十三日至郡。非十九日。左尹書廿三日執公。又誤以至郡日爲被執。俱不若親見也。全氏書同執者三人。左尹則舊五人。裨將及舟子故校姓氏。全氏不詳。左尹則署之。說書從死者僅舉客羅子木及童子二人。鎮將願同子木作自牧。鄞世家仁和縣志則云客羅子木。侍者楊冠玉等五人。徐孟吉齋雜志載從死二人。注阜蘇葉。侍者冠玉。無羅子木。

子木溧陽人。本名綸。以字行。公羅子木詩序曰。帥指灘水。羅生臨余江上。陳山川形勢。余以清河客羅之。然竟引去。曰。羅在島未敢許人也。余錫船西上。臨羅生。厲延平。招從其叛父軍。將錢吳會延平師潰。與諸徒潰。又聞羅生益迷建國。不肯留。建國軍道江入海。未幾舟次三山。猝遇鑾戰。思以死衞父。格門過時矢集。羅如蝟。墮水得生。而父就縛以去。羅生泣隨潛從。宛轉島嶼。間歸由奇計數父卒不得。父生死音耗。然後從駕於余行營。慈淚與楚。至於嘔血。子木出其見於此。忽忽墜人。公鄰人子。故家後裔。父卒死。從之海上。昌刺。當事見其幼。欲釋之。冠玉曰。司馬公死於忠。某義不忍獨生。遂請就死。見名氏錄。又全氏神道碑銘謂公被執時。有王居敏實賦人以計拔脫林氏。時對紀曰。公事客王長壽實難諱生。今被縛名超遷。赭余云公被執前一日。夢金甲神指畫稱帝命召公。夜早問。長壽舟其光。但有白氣一縷。衛所屬宗。敗提實觀見之。夜半衆譁。又公客徐允巖。相從最久。已直入江。多所贊畫。延平師潰。公走英霍。徐亦相從。識以格門死。公歸之說。雙伏匿山中。公還海上。徐復來歸。見公所作徐允巖詩序。附記於此。

八月以公至杭州。〔觀言〕越旬日。檄公至省。杰命以四人輿公。公至城門。令駐輿北向拜舊曰。原志尋宏。復向城拜曰。某不肯從吾故鄉父老二十餘年。有事願畢。又再拜曰。自是不復見張氏家廟宅。道旁數千人。無不揮涕。案盧氏宜曰。公少白皙。後乃爲髯。出獄。予仞宜家去公宅僅三四十武。幼時猶及親公色笑。知之甚詳亦最確。

總督趙廷臣禮公於寓室。案傳云。至武林。寓於督府。陳景寧波小志補云。遷居蕭寺。公上雖皆書。亦云觀留。旋臥則求皆置之。煌好也。〔魯春秋〕煌言至武林。總督趙廷臣之。煌言就實席拱手曰。昨羅尺一下。及黻性梅執。不知悔悟。數煩使者左右。蕉萃攜手曰。從不知此味。或覆以衣。亦不可。案傳注云。至省。總督不見。傳令獄中。整服具吏卒無得失禮。詞追府縣以轎食命。相嚴來冠綸。開襟坐胡床。但拱手不起。〔神道碑銘〕時部曲內附者。悄得來謁。同官吏願見者亦執。杭人爭賂守者入見。或求書。公亦應之。

公與趙廷臣書曰。當宋臣謝枋得有云。大元制世。萬物維新。宋室孤臣。尚欠一死。竊以謝山棗市躡貲卜。可以謝客全身。而元丞政挽天祐。必欲招致之。乃叠山有死無二。招之不來。繩之不受。卻糈斷食可以知也。卒繩天祐之惡。執以北去。疊山遂不食死。宋曹不敢古人守義之堅。殉節之烈。某也。某今日南冠而繫。與叠山所處。已自不同。辯下雖欲貸其餘生。然實不賞。存往有加矣乎。此國家下靈之歟之心。故之天祐奚啻萬萬。顧某自揆。必不得此有疎。且分也。每想謝枋得之歟。劬不克自爲。絕粒三日。迫於貴戚勸勉。稍復進食。然人亦之齒。不以某爲廉潔歟。晚節可惜。勸諭下之謂。不過謂某生有靖緣。始足爲忠義者之戒。殊不知大丈夫此無所辭爲。徒歸奠於。顧二義。皆說去識事。而見及某之綱常。有曾爲文山之辭。非但其識。皆心事。全時草已斷此。至今日。尚有食曾。自古豈與嘉安嶽興之殷。何代無忠臣義





士。何代無逆臣。大義所當死。死賢於生。與所當生。生賢於死。不合生以取義者尋。未聞求生以害仁者也。某之憂患過於文山。慘遁殆過於疊山。宏。被執以來。義死如歸。非好死而惡生也。亦謂得從文山疊山二代間游於事畢矣。獨惜臺下錯過仁厚。說偕不察。與假宏寬魏天祐比倫。不亦可嘆息乎。逮肅某數兵在前。鑰鑰在後。可以寬縱。餘死殊不知數兵者。憫遺民之噍類。者盡先世之英魂。得度其實謂故且。縱且上。厥賢。然後一死。以明初志。何期彌兵則歲月苟存。解甲則旦夕莫保。數年山中。不有安厥。兩鎮水鄉。能爲我者。爲衆因。貽笑天下。是某忠孝兩虧。死雖甚實。先幽鞭雄。寄兒弄甚。本欲論存。戚息何所待。今幸留推邸。波累實從。并愁錯鉞。以日爲歲。生不知死。伏望臺下立賜取決。轉某累風歐。使萬世照神。或爲厲鬼。是誠臺下大有造於某也。否則某當追隨皆歸之後。蘇不必俟炎午之生祭。母以飲俾不發後。歸而陳及之。幸甚幸甚。

九月初七日。公赴市口。占絕命詞曰。我年適五九。乃逢九月七。大廈已不支。成仁萬事畢。遂受刑。子木等從死。夫人董氏子萬祺。先公三日戮於鎮江。〔傳云。夫人董先死。諸稱夫人董氏。監中嘗疑爲尼得免。魯春秋。煌言妻子久繫錢府。有僧捐貲募贖。酒之。十年。後移獄至鎮江戮之。公絕命詞。各本互異。傳作我年四十五。今朝九月七。會英從文山。一死萬事畢。陳景鏞清波小志補作我年四十九。卻逢九月七。大廈已不支。成仁事事畢。聲則乃作復。僅一字異耳。今從魯春秋寫。說言公臨刑口占絕命詞。令人書之。僅一字不能攻正。公笑曰。他日自有知之者。〕

鄞故御史紀五昌捐金。令公甥朱相玉購公首。偕超直〔清波雜志〕偕同石法名超直。鄞陳氏子。年二十餘出家。來錢塘。甲辰七月王先生被執至武林。九月七日就義。從者二人同死。共收而瘞之南屏之原。石公與四明萬充宗貞□王自民。陸寓庸漢中兄弟。皆相至好。乙卯三月。忽自縊寮金氏撰碑不及超直。清波小志補云。王先生部曲水初時人諱言之。故稱王先生。暨杭人張文嘉、沈橫書、朱錫九、錫旂、錫昌兄弟。鄞萬斯大。收葬於杭州南屏山荔子峯下。昌化伯邵林墳西。案公被執後。有僧西湖作。夢其相遜四子湖堤知爲胡馬武穆遺忠。夢得新墳一座。無今墓與岳于兩墓相守。從公志也。

胡濆以端溪石研背刻公姓名。旁及羅楊姓名。納壙以志。濆字克生。杭人。

乾隆四十一年。敕撰勝朝殉節諸臣錄。公以原官賜謚忠烈。案朱彝尊靜志居詩話。公歿曾晢之石延今有包夢鯀而祭者。瑯玡鶴曾記。乾隆壬午。杭人勸碑其墓。錢唐伯思忠烈一編云。事異何年立碑。此日題從敘撰祭者不到。都增西實。伯名神海寧州布衣小學童達鳴。皆碑提忠烈公墓。墓因說略曰。公水張公就義之百十三年。皇帝命廷臣撰勝朝殉節錄。公得謚忠烈。壬子季秋與同人謝碑墓上。眷執癸記。居當道者以歸事行。實卑損於陳朔。竟久而未竣也。其若與吾志者豈顧力輸寡。譚顧因。誠所入。納數奉錄外。爲積累以憲祀事。則公之享祀不絕。而副當坊興可久無窮矣。傳曰人之欲善。誰不如我。好義之士。其樂觀此舉乎。郡鄭勤年嚴致云。公殁後七十餘年。道士吳乾事曾復墓道。予鄭為斯大之孫鼎祥立石墓門。為書曰鑑大書曰。皇清賜謚忠烈明兵部尚書蒼水張公之墓。勸募緝財。殷毅奉祀。萬以顧罍。

袁督師事蹟

無名氏撰



# 袁督師事蹟

無名氏撰

明史本傳

袁崇煥。字元素。東莞人。萬曆四十七年進士。授邵武知縣。爲人慷慨。負膽略。好談兵。遇老校退卒。輒與論塞上事。曉其阨塞情形。以邊才自許。天啓二年正月。朝覲在都。御史侯恂請破格用之。遂擢兵部職方主事。無何。廣寧師潰。廷議扼山海關。崇煥卽單騎出閱關內外。部中失袁主事。訝之。家人亦莫知所往。已還朝。具言關上形勢。曰予我軍馬錢穀。我一人足守此。廷臣益稱其才。遂超擢僉事。監關外軍。發帑金二十萬。俾招募。時關外地悉爲哈剌慎諸部所據。崇煥乃駐守關內。未幾。諸部受款。經略王在晉令崇煥移駐中前所。監參將周守廉遊擊左輔軍。經理前屯衛事。尋令赴前屯安置遼人之失業者。崇煥卽夜行荊棘虎豹中。以四鼓入城。將士莫不壯其膽。在晉深倚重之。題爲寧前兵備僉事。然崇煥薄在晉無遠略。不盡遵其令。及在晉議築重城八里鋪。崇煥以爲非策。爭不得。奏記首輔葉向高。十三山難民十餘萬。久困不能出。大學士孫承宗行邊。崇煥請將五千人駐寧遠。以壯十三山勢。別遣驍將救之。寧遠去山二百里。便則進據錦州。否則退守寧遠。奈何委十萬人置度外。承宗謀於總督王象乾。象乾以關上軍方喪氣。議發插部護軍者三千人往。承宗以爲然。告在晉。在晉竟不能救。衆遂沒。脫歸者僅六千人而已。及承宗駁重





城議。集將吏謀所守。閻鳴泰主覺華。崇煥主寧遠。在晉及張鳳翼、輩俱言持不可。承宗定主崇煥議。已承宗鎭關門。益倚崇煥。崇煥內拊軍民。外飭邊備。勞績大著。崇煥嘗核虛伍。立斬一校。承宗怒曰。監軍可專殺耶。崇煥頓首謝。其果於用法類此。三年九月。承宗決守寧遠。僉事萬有孚劉詔力阻。不聽。命滿桂偕崇煥往。初承宗令祖大壽興工。大壽度中朝不能遠守。築僅十一。且疏薄不中程。崇煥乃定規制。高三丈二尺。雉高六尺。址廣三丈。上二丈四尺。大壽與參將高見賀謙分督之。明年迄工。遂爲關外重鎭。桂良將。而崇煥勤職。誓與城存亡。又善撫將士。樂爲盡力。由是商旅輻輳。流移駢集。遠近望爲樂土。遭父喪。情視事。四年九月。偕大將馬世龍王世欽率水陸馬步軍萬二千。東巡廣寧。謁北鎭祠。歷十三山。抵右屯。遂由水道泛三岔河而還。尋以五防敍勞。進兵備副使。再進右參政。崇煥之東巡也。請卽復錦州右屯諸城。承宗以爲時未可。乃止。至五年夏。承宗與崇煥計。遣將分據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小凌河。繕城郭居之。自是寧遠且爲內地。開疆復二百里。十月承宗罷。高第來代。謂關外必不可守。令盡撤錦右諸城守具。移其將士於關內。督屯通判金啓倧上書崇煥曰。錦右大凌三城皆前鋒要地。倘收兵退。旣安之民庶復播遷。已得之封疆再淪沒。關內外堪幾次退守耶。崇煥亦力爭不可。言兵法有進無退。三城已復。安可輕撤。錦右動搖。則寧前震驚。關門亦失保障。今但擇良將守之。必無他慮。第意堅。且欲幷撤寧前二城。崇煥曰。我寧前道也。官此當死此。我必不去。第無以難。乃撤錦州右屯大小凌河及松山杏山塔山守具。盡驅屯兵入關。委棄米粟十餘萬。而死亡載道。哭聲震野。民怨而軍益不振。崇煥遂乞終制。不許。十二月進按察使。視事如故。我大清知經略易與。六年正月。舉大軍西渡遼河。二十三日抵寧遠。崇煥聞。卽偕大將桂、副將左輔朱梅、參將大壽、守備何可剛等。集將士誓死守。崇煥更刺血爲書。激以忠義。爲之下拜。將士咸請效死。乃盡焚城外民居。攜守具入城。淸野以待。令同知程維楧詰奸。通判啓倧具守卒食。辟道上行人。檄前屯守將趙率教。山海守將楊麒。將士逃至者悉斬。人心始定。明日大軍進攻。載楯穴城。矢石不能退。崇煥令閩卒羅立發西洋巨礮。傷城外軍。明日再攻。復被卻。圍遂解。而啓倧亦以然礮死。啓倧起小吏。官經歷。主賞功事。勤敏有志介。承宗重之。用爲通判。核兵馬錢糧。督城工。理軍民詞訟。大得衆心。死贈光祿少卿。世廕錦衣試百戶。初中朝聞警。兵部尙書王永光大集廷臣議戰守。無善策。經略第總兵麒並擁兵關上不救。中外謂寧遠必不守。及崇煥以書聞。舉朝大喜。立擢崇煥右僉都御史。璽書獎勵。桂等進秩有差。我大清初解圍。分兵數萬略覺華島。殺參將金冠等及軍民數萬。崇煥方完城。力竭不能救也。高第鎭關門。大反承宗政務。折辱諸將。諸將咸解體。遇麒若偏裨。麒至見侮其卒。至是坐失援。第麒並撤官去。而以王之臣代第。趙率教代麒。我大清舉兵所向無不摧破。諸將罔敢議戰守。議戰守自崇煥始。三月復設遼東巡撫。以崇煥爲之。魏忠賢遣其黨劉應坤、紀用等出鎭。崇煥抗疏諫。不納。敍功加兵部右侍郎。賚銀幣。世廕錦衣千戶。崇煥旣解圍。志漸抒。與桂不協。請移之他鎭。乃召桂還。崇煥以王之臣奏留桂。又與不協。中朝慮僨事。命之臣專督關內。以關外屬崇煥。畫關守。崇煥慮廷臣忌己。上言陛下以關內外分責二臣。用遼人守遼土。且守且戰。且築且屯。屯種所入。可漸減海運。大要堅壁淸野以爲體。乘間擊瑕以爲

用戰雖不足，守則有餘。守既有餘，戰無不足。顧勇猛圖敵，敵必仇；奮迅立功，衆必忌。任勞則必召怨，蒙罪始可有功；怨不深則勞不著，罪不大則功不成。謗書盈篋，毀言日至，從古已然。惟聖明與廷臣始終之。帝優旨褒答。其冬，崇煥偕應坤、用、率教巡歷錦州、大小淩河，議大興屯田，漸復舊所棄舊土。忠賢與應坤等並因是惡鄒炎。崇煥進所薦爲指揮僉事。崇煥遂言遼左之壞，雖人心不固，亦緣失有形之險，無以固人心。兵不利野戰，祇有用大礮一策。今山海四城既新，當更修松山諸城，班軍四萬人缺一不可。帝報從之。先是八月中，我太祖高皇帝晏駕，崇煥遣使弔，且以覘虛實。太宗文皇帝遣使報之。崇煥欲議和，以書附使者還報。我大清兵將討朝鮮，欲因此阻其兵，得一意南下。七年正月，再遣使答之。遂大興兵渡鴨綠江南討。朝議以崇煥、之臣不相能，召之臣還，罷經略不設，以關內外盡屬崇煥，與鎮守中官應坤、用，並便宜從事。崇煥銳意恢復，乃乘大軍之出，遣將繕錦州、中左、大淩三城，而再使使持書議和，幷朝鮮及毛文龍同告急。命崇煥發兵援。崇煥以水師援文龍，又遣左輔、趙率教、朱梅等八將，將精卒九千，先後逼三岔河，爲牽制之勢。而朝鮮已爲大清所服，諸將乃還。崇煥初議和，中朝不知。及奏報，優旨許之。後以爲非計，頻旨戒諭。崇煥欲藉以修故疆，持愈力。而朝鮮及文龍被兵，言官因謂和議所致。四月，崇煥上言：關外四城，雖延袤二百里，北負山，南阻海，廣四十里。今屯兵六萬，商民數十萬，地隘人稠，安所得食。錦州、中左、大淩三城，修築必不可已。業移商民廣開屯種，倘城不完而敵至，勢必撤還，是棄垂成功也。故乘敵有事江東，姑以和之說緩之。敵知，則三城已完，戰守又在關門四百里外，金湯益固矣。帝優旨報聞。時率教駐錦州護版築，朝命尤世祿來代，又以左輔爲前鋒總兵官，駐大淩河。世祿未至，輔未入大淩，五月十一日，大清兵直抵錦州，四面合圍。率教偕中官用嬰城守，而遣使議和，欲緩師以待救。使三返不決，圍益急。崇煥以寧遠兵不可動，選精騎四千，令世祿、大壽將，繞出大軍後決戰，別遣水師東出，相牽制。且請發薊鎮、宣大兵東護關門。朝廷已命山海滿桂移前屯，三屯孫祖壽移山海，宣府黑雲龍移一片石，薊遼總督閻鳴泰移關城。又發昌平、天津、保定兵馳赴上關。檄山西、河南、山東守臣整兵聽調。世祿等將行，大清已於二十八日分兵趨寧遠。崇煥與中官應坤、副使畢自肅督將士登陴守，列營壕內，用礮距擊。而桂、世祿、大壽大戰城外，士多死，桂身被數矢，大軍亦旋引去。益兵攻錦州，以濠深不能克，士卒多損傷。六月五日亦引還，因毀大小淩河二城。時稱寧、錦大捷，桂、率教功爲多。忠賢因使其黨論崇煥不救錦州爲暮氣，崇煥遂乞休。中外方爭頌忠賢，崇煥不得已，亦請建祠，終不爲所喜。七月，遂允其歸，而以王之臣代爲督師，兼遼東巡撫，駐寧遠。及敘功，文武增秩賜蔭者數百人，忠賢子亦封伯，而崇煥止增一秩，尚書霍維華不平，疏乞讓蔭。忠賢亦不許。未幾，熹宗崩，莊烈皇帝即位，忠賢伏誅，削諸冒功者。廷臣爭請召崇煥。其年十一月，擢右都御史，視兵部。添注左侍郎事。崇禎元年四月，命以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督師薊遼，兼督登、萊、天津軍務，所司敦促上道。七月，崇煥入都，先奏陳兵事，帝召見平臺，慰勞甚至，咨以方略。對曰：方略已具疏中。臣受皇上特眷，願假以便宜，計五年，全遼可復。帝曰：復遼，朕不吝封侯賞，卿努力解天下倒懸，卿子孫亦受其福。崇煥頓首謝。帝退少憩，給事中許譽卿叩以五年之略。崇煥言：聖心焦勞，聊以是相慰耳。譽卿





曰：上英明，安可漫對。異日按期責效，奈何。崇煥憮然自失。頃之，帝出，即奏言：東事本不易竣。陛下既委臣，臣安敢辭難。但五年內，戶部轉軍餉，工部給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調兵選將，須中外事事相應，方克有濟。帝爲飭四部臣，如其言。崇煥又言：以臣之力，制全遼有餘，調衆口不足。一出國門，便成萬里，忌能妒功，夫豈無人。即不以權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見亂臣謀。帝起立傾聽，諭之曰：卿無疑慮，朕自有主持。大學士劉鴻訓等請收還之臣、桂尚方劍，以賜崇煥，假之便宜。帝悉從之，賜崇煥酒饌而出。崇煥以前此熊廷弼、孫承宗皆爲人排構，不得竟其志，上言：恢復之計，不外臣昔年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守爲正著，戰爲奇著，和爲旁著之說。法在漸，不在驟；在實，不在虛。此臣與諸邊臣所能爲。至用人之人，與爲人用之人，皆至尊司其鑰。何以任而勿貳，信而勿疑。蓋馭邊臣與廷臣異，軍中可驚可疑者殊多，但當論成敗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既重，爲怨實多，諸有利於封疆者，皆不利於此身者也。況圖敵之急，敵亦從而間之，是以爲邊臣甚難。陛下愛臣知臣，臣何必過疑懼，但中有所危，不敢不告。帝優詔答之，賜蟒玉銀幣，疏辭蟒玉不受。是月，川、湖兵戍寧遠者，以缺餉四月大譟，餘十三營起應之，縛繫巡撫畢自肅、總兵官朱梅、通判張世榮、推官蘇涵淳於譙樓上。自肅傷重。兵備副使郭廣初至，躬翼自肅，括撫賞及朋椿二萬金以散，不厭，貸商民足五萬乃解。自肅引罪，走中左自經死。崇煥以八月初抵關，聞變馳與廣密謀，宥首惡張正朝、張思順，令捕十五人戮之市，斬知謀中軍吳國琦，責參將彭簪古，黜都司左良玉等四人。發正朝、思順前鋒立功，世榮、涵淳以貪虐致變，亦斥之。獨都司程大樂一營不從變，特爲獎勵。一方乃靖。關外大將四五人，事多掣肘，後定設二人，以梅鎮寧遠，大壽仍駐錦州。加中軍副將何可剛都督僉事，代梅駐寧遠，而移薊鎮率教於關門。關內外止設二大將。因極稱三人之才，謂臣自期五年，專藉此三人，當與臣相終始。屆期不效，臣手戮三人而身歸死於司敗。帝可之。崇煥遂留鎮寧遠。自肅既死，崇煥請停巡撫，及登、萊巡撫孫國楨免，崇煥又請罷不設，帝亦報可。哈刺慎三十六家向受撫賞，後爲插漢所迫，且歲饑，有叛志。崇煥召至於邊，親撫慰，皆聽命。二年閏四月，敘春秋兩防功，加太子太保，賜蟒衣銀幣，蔭錦衣千戶。崇煥始受事，即欲誅毛文龍。文龍者，仁和人，以都司援朝鮮，逗留遼東。遼東失，自海道遁回，乘虛襲殺大清鎮江守將，報巡撫王化貞，而不及經略熊廷弼，兩人隙始開。用事者方主化貞，遂授文龍總兵，累加至左都督，掛將軍印，賜尚方劍，設軍鎮皮島如內地。皮島亦謂之東江，在登、萊大海中，綿亙八十里，不生草木，遠南岸，近北岸。北岸海面八十里即抵大清界，其東北海則朝鮮也。島上兵本河東民，自天啓元年河東失，民多逃島中。文龍籠絡其民爲兵，分布哨船，聯接登州，以爲犄角之計。中朝是之。島事由此起。四年五月，文龍遣將沿鴨綠江越長白山，侵大清國東偏，爲守將擊敗，衆盡殲。八月，遣兵從義州城西渡江，入島中屯田。大清守將覺，潛師襲擊，斬五百餘級，島中糧悉被焚。五年六月，遣兵襲耀州之官屯寨，敗歸。六年五月，遣兵襲鞍山驛，喪其卒千餘。越數日，又遣兵襲撒爾河，攻城南，爲大清守將所却。七年正月，大清兵征朝鮮，幷規剿文龍。三月，大清兵克義州，分兵夜擣文龍於鐵山，文龍敗遁歸島中。時大清惡文龍躡後，故致討朝鮮，以其助文龍爲兵端。顧文龍所居東江，形勢雖足牽制，其人本無大略，往輒敗衄，而

歲糜餉無算。且惟務廣招商賈。販易禁物。名濟朝鮮。實闌出塞。無事則鬻參販布爲業。有事亦罕得其用。工科給事中潘士聞劾文龍糜餉殺降。尙寶卿董茂忠請撤文龍治兵關寧。兵部議不可。而崇煥心弗善也。嘗疏請遣部臣理餉。文龍惡文臣監制。抗疏駁之。崇煥不悅。及文龍來謁。接以賓禮。文龍又不讓。崇煥謀益決。至是遂以閱兵爲名。泛海抵雙島。文龍來會。崇煥與相燕飲。每至夜分。文龍不覺也。崇煥議更營制設監司。文龍怫然。崇煥以歸鄉動之。文龍曰。向有此意。但惟我知東事。東事畢。朝鮮衰弱。可襲而有也。崇煥益不悅。以六月五日邀文龍觀將士射。先設幄山上。令參將謝尙政等伏甲士幄外。文龍至。其部卒不得入。崇煥曰。予詰朝行。公當海外重寄。受予一拜。交拜畢。登山。崇煥問從官姓名。多毛姓。文龍曰。此皆予孫。崇煥笑。因曰。爾等積勞海外。月米只一斛。言之痛心。亦受予一拜。爲國家盡力。衆皆頓首謝。崇煥因詰文龍違令數事。文龍抗辨。崇煥厲色叱之。命去冠帶縶縛。文龍猶倔強。崇煥曰。爾有十二斬罪。知之乎。祖制。大將在外。必命文臣監。爾專制一方。軍馬錢糧不受核。一當斬。人臣之罪莫大欺君。爾奏報盡欺罔。殺降人難民冒功。二當斬。人臣無將。將則必誅。爾奏有牧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語。大逆不道。三當斬。每歲餉銀數十萬。不以給兵。月止散米三斗有半。侵盜軍糧。四當斬。擅開馬市於皮島。私通外番。五當斬。部將數千人。悉冒己姓。副將已下。濫給札付。千走卒輿夫盡金緋。六當斬。自寧遠還。劇掠商船。自爲盜賊。七當斬。強取民間子女。不知紀極。部下效尤。人不安室。八當斬。驅難民遠竊人參。不從則餓死。島上白骨如莽。九當斬。輦金京師。拜魏忠賢爲父。塑冕旒像於島中。十當斬。鐵山之敗。喪軍無算。掩敗爲功。十一當斬。開鎭八年。不能復寸土。觀望養敵。十二當斬。數畢。文龍喪魂魄不能言。但叩頭乞免。崇煥召諭其部將曰。文龍罪狀當斬否。皆惶怖唯唯。中有稱文龍數年勞苦者。崇煥叱之曰。文龍一布衣爾。官極品。滿門封廕。足酬勞。何悖逆如是。乃頓首請旨曰。臣今誅文龍以肅軍。諸將中有若文龍者悉誅。臣不能成功。皇上亦以誅文龍者誅臣。遂取尙方劍斬之帳前。乃出諭其將士曰。誅止文龍。餘無罪。當是時文龍麾下健校悍卒數萬。憚崇煥威。無一敢動者。於是命棺斂文龍。明日具牲醴拜奠曰。昨斬爾。朝廷大法。今祭爾。僚友私情。爲下淚。乃分其卒二萬八千爲四協。以文龍子承祚、副將陳繼盛、參將徐敷奏、遊擊劉興祚主之。收文龍敕印尙方劍。令繼盛代掌。犒軍士。檄撫諸島。盡除文龍虐政。還鎭。以其狀上聞。末言文龍大將。非臣得擅誅。謹席藁待罪。時崇禎二年五月也。帝驟聞。意殊駭。念既死。且方倚崇煥。乃優旨襃答。俄傳諭暴文龍罪。以安崇煥心。其爪牙伏京師者。令所司捕。崇煥上言。文龍一匹夫。不法至此。以海外易爲亂也。其衆合老稚四萬七千。妄稱十萬。且民多兵不能二萬。妄設將領千。今不宜更置帥。即以繼盛攝之。於計便。帝報可。崇煥雖誅文龍。慮其部下爲變。增餉銀至十八萬。然島弃失主帥。心漸攜。益不可用。其後至有叛去者。崇煥言東江一鎭。牽制所必資。今定兩協。馬軍十營。步軍五營。歲餉銀四十二萬。米十三萬八千。帝頗以兵減餉增爲疑。以崇煥故。特如其請。崇煥在遼。與率教大壽可剛定兵制。漸及登萊天津。及定東江兵制。合四鎭兵十五萬三千有奇。馬八萬一千有奇。歲費度支四百八十餘萬。減舊一百二十餘萬。帝嘉獎之。文龍既死。甫踰三月。我大淸兵數十萬分道入龍井關大安口。崇煥聞。即督大壽可剛等入衞。以十一月十





日抵薊州。所歷撫寧、永平、遷安、豐潤、玉田、諸城。皆留兵守。帝聞其至。甚喜。溫旨襃勉。發帑金犒將士。令盡統諸道援軍。俄聞率教戰歿。遵化三屯營皆破。巡撫王元雅、總兵朱國彥自盡。大淸兵越薊州而西。崇煥懼。急引兵入護京師。營廣渠門外。帝立召見。深加慰勞。咨以戰守。策賜御饌及貂裘。崇煥以士馬疲敝。請入休城中。不許。出與大軍鏖戰。互有殺傷。時所入隘口。乃薊遼總理劉策所轄。而崇煥甫聞變。卽千里赴救。自謂有功無罪。然都人驟遭兵。怨謗紛起。謂崇煥縱敵擁兵。朝士因前通和議。誣其引敵脅和。將爲城下之盟。帝頗聞之。不能無惑。會我大淸設間。謂崇煥密有成約。令所獲宦官知之。陰縱使去。其人奔告於帝。帝信之不疑。十二月朔。再召對。遂縛下詔獄。大壽在旁。戰栗失措。出卽擁兵叛歸。大壽嘗有罪。孫承宗欲殺之。愛其才。密令崇煥救解。大壽以故德崇煥。懼幷誅。遂叛。帝取崇煥獄中手書。往召大壽。乃歸命。方崇煥在朝。嘗與大學士錢龍錫語。微及欲殺毛文龍狀。及崇煥欲成和議。龍錫皆移書止之。龍錫故主定逆案。魏忠賢遺黨王永光、高捷、袁宏勳、史褷輩謀興大獄。爲逆黨報讎。見崇煥下吏。遂以擅主和議專戮大帥二事爲兩人罪。捷首疏力攻。褷宏勳繼之。必欲幷誅龍錫。法司坐崇煥謀叛。龍錫亦論死。三年八月遂磔崇煥於市。兄弟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崇煥無子。家亦無餘貲。天下冤之。崇煥旣縛。大壽潰而去。武經略滿桂以趣戰急。與大淸兵戰。竟死。去縛崇煥時甫半月。初崇煥妄殺文龍。至是帝誤殺崇煥。自崇煥死。邊事益無人。明亡徵決矣。

## 白冤疏

錢家修

兵科給事臣錢家修。奏爲感激天恩。捨身圖報。乞斬奸除佞。寘國賊臣。以保忠良。以昭聖德事。臣浙江秀水人也。崇禎元年。因臣奸魏忠賢泥溷朝綱。包藏不軌。臣於此時以一介草茅。陛伏主賓。猶自奮激於中。誓不與仰同日月。遂以貢生疏誅逆璫。自知才識迂疎。有干聖聰。罪不容誅。蒙皇帝廣覆如天。寬臣爲死。已爲望外。今年春。復超臣職。則臣已往之身。皆皇上再生之身。臣已往之官。皆皇上欽賜之官也。大一飯之德。匹夫思報。況臣於皇上者乎。且臣官居言路。以糾劾爲職。目今北塞不靖。當事諸臣。莫不以殷殷征伐貽慮。然臣思強敵外訌。戰守可以自由。奸臣內閧。提防難於叢閫。故臣謂誅賊臣。爲今日第一急務。乃內賊最未有如少卿原抱奇、都御史姚宗文其人者。夫原抱奇之狡猾。御史黃憲卿皆劾之。宗文結爲腹心。大相援護。卽如己巳京察。宗文卽以逆黨被糾。有吏部原卷風字一萬九千六百四十號可證。奈何一二年間。冒陞今職。何人外推。何人廷薦。此皆抱奇爭昔覬覦之功。故此挪移作弊也。至於前兵部袁崇煥。義氣貫天。忠心捧日。抱奇既不能助一矢石。猶碌碌立朝。已斷尸位。乃復摭拾浮言。思圖小怨。構陷干城。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臣當日謂不斬抱奇。臣不瞑目。今請就其羅織崇煥者言之。方天啓年間。遼陽失衞。山海僅寒。當此時。誰能生死忘心。身家不顧。獨崇煥以入閩小吏。報效而東。嚴縣風霜。備皆險阻。上無父母。下乏妻孥。夜靜胡笳。征人淚落。煥獨何心。而堪此哉。其身亦君父之身。有不得不然者耳。今奇等謂煥果有異心。則何不起於當年。而在今日也。此煥之冤一。錦州之捷。初襲錦衣。次襲中止。朝廷報功。當典也。崇煥三辭。始受。今奇等謂煥子弟冒濫黃蓋五十餘人。臣不知所濫何官。所冒何職。此煥之冤二。都督

毛文龍鎮守朝鮮，耗兵糜餉，兼之私通出塞，陽奉陰誘，撫本不赦。今奇等謂其忌功故殺，致外敵乘機內入。然當日毛文龍反迹，副都御史朱童蒙已力言之，殺令不殺文龍，以伺消息，相通奸生，日久天下事何忍言哉！此煥之冤三。江西道御史曹永祚，捏擬奸細劉文瑞等七人，由諸口楊煥附書與伊通敵，反抱奇姚宗文即宜於朝，謂煥指通為禍，志不在小。次日皇上命諸大臣會鞫明白，臣待罪本科，得隨班末，不謂就日反刻，文瑞七人走矣。嗟嗟，錦衣何地，奸細何人，竟袖手而七人竟走耶？抑七人俱有翼而能上飛耶？總欲殺一崇煥，故不惜互為陷阱，即此一事，已見宗文力可偷天者也。此煥之冤四。身居大將，未嘗為子弟求乞一官，臣貪袁崇煥自提兵以來，第毛而然，衣食如故，猶更加意寒生，恩施井邑，恤貧扶弱，所在有碑。今奇等謂動遣豎旨，自賞殺人，非得所在賅問，長安士庶，無不願以百口相保者也。此煥之冤五。臣思曹谷為御史時，曾對臣言煥得大將風，士卒同甘苦，皇上前日逮煥下獄時，祖大壽兵二十餘萬，奮激欲叛，何之壁率家四十餘口請代，監今奇等謂誠耗軍糧，擅殺兵將，臣不知何以得此人心也。此煥之冤六。大抵宗文與抱奇表裏為奸，網途作弊，抱奇不識一丁，不足惜矣。獨是宗文少養於鄉，長舉於學，壯僑於官，何曾從中人數千金之產，一旦驟登顯秩，即此成風，結交奸士，謀陷忠良，雞鳴平旦之良心，宗文泯滅殆盡矣。臣與宗文誼同桑梓，情切鄰居，臣雖木石為心，豈獨不知愛惜體面，但一片愚忠，不敢自蔽。即令臣父如此，臣必諍之，臣子如此，臣必斬之，況宗文乎？宗文舉尚刑名，見臣此疏，禍臣必深，抱奇挖匿誓官，見臣此疏，恨臣必切，臣死萬萬無可容矣。謹折檻碎衣，固臣志伏乞皇上大奮乾綱，超釋袁崇煥，照舊拔用，將臣寸斬以謝宗文，將宗文寸斬以謝天下，則臣幸甚，社稷幸甚。

奉旨：據這輔奏具見忠愛，袁崇煥欺罔明白，即着前去遼鎮立功，另議擢用。姚宗文、原抱奇已先有旨了。

破冤紀 崇禎二年十二月　　程本直 更生

白冤疏

為伴師袁不白之冤，微臣甘同誅之罪，伏祈皇上斬臣頭，以勵忠臣，以成義士事。竊惟忠無不信，誠不見疑，適聽斯言，實為禍本。寧獨昔鄒陽寒心於梁獄哉，即如今日，皇上特簡袁崇煥錦事，戰守兩次殊功，起之田間付以遼事，皇上任崇煥者，千古無兩，崇煥仰感信任之恩，特達之遇，矢心誓日，有死無生，以期報皇上者，亦千古無兩。奮茲兵氛孔棘，危急萬分，羣疑洶起，會毋投杼，此臣瀝目痛心，不得不仰皇上痛哭而流涕也。夫以千里赴援，冷雨宿露，萬兵百將，苦死無言，而且忍飢衝寇，背城血戰，則崇煥之心跡，與諸將之用命，亦概可知矣。皇上一旦執崇煥而付之理，將將之微權，固有神武不測，而流言流布，杯杯猜疑，其巷議街談，不堪入耳者，臣不必為崇煥辨，惟是有謂其坐守遼東，任敵越薊者，有謂其往剿薊州，縱敵入京者，有謂其散遣援兵，不令堵截者，有謂其逗遛城下，不肯盡力者，此皆未以崇煥之人，與諸將之血戰，一詳而按之耳。臣從崇煥展轉行間，情形悉備，請得冒萬死為皇上陳之，以待斧鉞之誅可也。蓋崇煥自任復遼，殫精措慮，亦及期年，鋭事一番，壁壘改觀，正擬器械馬匹，稍有頭緒，決計渡河，推處薊門單弱，請宿重兵，已特疏言之，再疏催之，豪皇上發部着議，疏固猶在御前也。乃敵今日巢自遼化突入，不





出崇煥所料，脫令薊鎮能為戒嚴，後從遵州，城城堅遠，敵亦安得深入，若備而大城不保，望風投降，遵撫不能一日守城，遂致於斯，則何得謂崇煥之坐守遼東，任其入薊也？至若崇煥自十月二十八日一聞薊警，即檄調諸遼將兵赴急兩援，躬統馬步二萬，有奇淺路設防，逐城設守，戴星犯露，於十一月初十日馳至薊州，計圖背捍神京，面扼敵衆，十二日即發前鋒堵截於馬升橋，十三日敵乃盡撤遵營，橫潰於薊之東南角，林木茂密，山谷崎嶇，兩兵對壘，相持半日，不意宵遁而西，則安得謂崇煥往剿薊州，縱其入京乎？若夫諸路援兵，豈不知多多益善，然兵不練習，器不堅利，望敵即逃，徒寒軍心，故分之則可以壯聲援，合之未必可以作敵愾也。況乎回尤世威於昌平，陵寢京固，退侯世祿於三河，薊有後應，京營素不習練，易為搖撼，以滿桂邊兵，護京城萬萬可保無虞。此崇煥千迴萬轉之苦心也，以之罪崇煥日散遣援兵，不同堵截，冤哉！至謂其逗遛城下，不肯盡力者，尤為可痛，痛自敵人逸薊入京，崇煥心焚膽裂，憤不顧死，士不傳餐，馬不再秣，間道飛抵郊外，方幸敵未近城，得以身翼神京，士馬疲敝，請休息城中，未蒙俞允，出營廣渠門外，兩相鏖戰，崇煥躬擐甲冑，以督後勁，自辰至申，轉戰十餘里，衝突十餘合，竟至逐河，血戰殊勞，遼師以來所未多有，此前月二十日也。至二十六日，又合蔚渠門而攻左安門，亦時有殺傷，推是由薊趨京，兩晝夜疾行三百里，隨行營僅得馬兵九千，步兵不能兼進，以故專俟步兵調到，隨地安營，然後盡力死戰，初二初三，計程可至，不期初一日再蒙皇上召對，崇煥奉有擊營之旨矣，時未旬日，經戰兩陣，逗遛乎非逗遛乎，可不問而明矣。總之崇煥恃恩太過，任事太煩，面抱心太熱，平日任勞任怨，既所不辭，今日來謗來疑，宜其自取，獨念崇煥就執，將士驚惶，微夜號哭，莫知所處，而城頭炮石亂打，多兵屬肝之首，駭人聞聽，遂以萬餘精銳，一潰而散，夫此關寧數萬之衆，實皇上竭天下之物力，養之千日，用之一朝者也。今日因羣疑而執崇煥，執崇煥而輕棄數萬習戰敢死歷用屢效之精銳，遂使敵騎縱橫，今日陷良鄉，明日陷安固，雖援兵雲集，誰復抗之，此非羣疑之誤中，實敵間之計成。亦非崇煥之豪冤，實天之不悔禍也。臣故不避斧鉞，瀝血泣陳，萬懇皇上天恩，一垂羣疑自解，俾崇煥出而收集諸遼兵將，如侯世祿張鴻功之例，戴罪立功，諸遼將之於崇煥，恩信相結，骨肉非踰，當必抱崇煥之冤，為崇煥之憤，成何坐思，踴躍同袍。事平，然後執三尺法以定其功罪，崇煥雖死目瞑，心甘不然，羣疑莫釋，天威難霽，則崇煥一出遼東，此身首不擬付之沙場，即擬付之法市，爭早晚不爭死生，崇煥寧之稔矣。惟是臣於崇煥，門生也，生平意氣豪傑相許，崇煥冤死，義不獨生，伏乞皇上斬臣於獄，俾與崇煥駢斬於市，崇煥為封疆社稷，臣不失忠。臣為義氣綱常，士不失義，臣與崇煥，雖蒙冤地下，含笑有餘榮矣。況夫流言四布，人各自危，凡在崇煥之門者，寡匿殆盡，臣獨束身就獄，寃訴大冥，為事至今日，非遼兵無能退其勢，非崇煥無能用遼兵，萬萬從國家生意起見，非從崇煥起見也，臣無任惶悚待命之至。

漩聲紀　　程更生

漩聲

大江之匯，其石横出，阻水使怒，曰磯，為磯之處，其下有迴流焉，曰漩，舟楫兆戒，匪觸於磯，即汨於漩，與

其汨於漩也。寧觸於礎。觸於礎。猶可拯也。汨於漩。不可拔也。杜工部曰。最能行撇漩。恬恬無險阻。吾爲得此最能者。與之操舟楫而遊者哉。其將問之水濱。

客有執礎聲而叩予者曰。子胡不通於時論若是也。甚矣。子之爲袁崇煥辨也。予曰。通也。不通也。無論也。然而實詣也。非虛語也。客曰。所謂不通也。以子之語虛也。非實也。曰何居乎余言之虛也。客曰袁崇煥固儼然督師也。固居然自任以復遼者也。遼不能復。而顧使敵直入薊門。且京師也。而子謂非崇煥縱敵也。非其罪也。不通也。虛也。曰客未視夫所謂遼與薊者也。遼之有督。亦猶乎薊之有督也。崇煥遼督也。敵之來也。從三岔過河。從山海入關。崇煥其奚辭罪也。然而敵之來也。入大安。過龍井。破遵化也。薊之與遼。相去千餘里。敵走薊而遼督是罪也。薊之督也撫也。鎮與道也。何所從事也。且也崇煥之疏曰。薊門單弱。敵所窺窺。臣身在遼。遼無足慮。嚴飭薊督峻防固禦。爲今日急著。此固言之於敵未入半年前也。一疏不得。繼以再疏。乃旨下部科著議。兩疏迄今猶可覆按也。言於半年前。而敵來於半年後。罪也非罪也。使薊之所以守薊也。亦猶乎遼之所以守遼也。何至使敵入無人之國也。客曰子胡意之陂而詞之遊也。豈朝廷舉如許兵馬。發如許金錢而授之崇煥。僅得其守遼東一塊土也。曰遼有兵馬。薊有兵馬也。遼兵遼馬。發朝廷金錢。薊兵薊馬。亦發朝廷金錢也。與使薊之訓兵者練馬者。亦猶夫遼之訓兵練馬者也。則薊之所以守薊者。何至不能猶夫遼之所以守遼也。而使敵入無人之國乎。今夫家之禦盜者。有勇僕者也。毅然曰但阻其旁趨而鼓逸者也。彼衝突者。我獨當之也。乃盜舍其當衝突者而趨且逸於旁與鼓者也。吾未見旁與鼓者之能指口於衝突自當者之不力也。然則崇煥固獨當衝突者也。安能代旁鼓而任咎也。客



曰子不知夫予言之怨也。深言者。謂崇煥款敵者也。非僞敵者也。揣款之不可恃。幾以城下一盟。結五年之局也。敵之來。崇煥來之也。曰噫嘻。爲斯言者客也。天下也。客爲斯言。客愚也。天下爲斯言。天下愚也。而崇煥之愚不至此也。城下之盟。列國事也。否則亦宋真宗事也。今中國何如國。而皇上何如主也。無論要以求盟必不得。即要之而盟得也。款成也。敵退也。崇煥將安歸也。果若是也。崇煥之爲敵謀而不知爲己謀也。愚不至此也。不但此也。崇煥自任復遼者。五年也。戊辰之秋。己巳之冬。僅期也。復遼而不以兵也馬也則已也。復遼而必以兵與馬也。遼之兵。業何如兵。遼之馬。業何如馬也。即敵之避遼而趨薊也。復避薊而趨京也。敵之投遼之兵之馬也。昭然也。設假而進乎五年也。其兵其馬當復何如也。復遼而不以兵馬則已也。復遼而亦以兵馬也。崇煥不必若是其頑鈍也。然而款敵正不必爲崇煥諱也。崇煥之言曰。敵以款愚我。我亦以款愚之也。蓋兵機也。非形也。形可得而言。機不得而言也。形常然。而機忽然也。故有形已然也。而機未必其然也。用機者莫善於用閒也。用閒者莫善於用反閒也。款者形也。所以款者機也。敵之欲款者閒也。我因敵款而款之者反閒也。故款可言也。所以款者不可言也。何也。款之爲言緩也。所以緩彼而急我也。謂款之有害於兵也。愚也。客曰姑舍是。敵之欲走薊門者非一日。而不敢者。毛文龍牽制之也。文龍殺而牽制撤。而敵乃得逞焉於薊也。何曰非崇煥罪也。曰時之過也。數合也。而謂毛文龍之故也。非也。敵因什攻寧遠於丙寅也。敵因什圍錦州於丁卯也。謂非崇煥死戰死守。敵不遽已巳而始縱橫於



神京之下也。而文龍皆曰固居然島上帥也。未聞其提一旅渡一騎以牽制之使不來也。爲在今日必其能牽制之而使不來也。客亦聞夫年來國中所議文龍乎否也。曰虛兵也。曰冒餉也。曰假俘假捷以騙功騙賞也。且曰尾大也。曰難去也。曰一跋扈將軍也。自武登撫相與爭而去。其欲得而甘心於文龍者非一日也。非一人也。好自簡掛彈章可數百計也。是左右諸大夫皆曰可殺。國人皆曰可殺也。其不殺也。非不殺也。不能殺也。不敢殺也。是故崇煥一殺之而通國快然。皇上欣然。輿論煥煥然也。其有一二不合者。私也匪公也。及夫敵來適其時也。嚣然而起曰。臣言不幸至今日而中也。殺崇煥以報文龍也。其私言者私。其公言者亦忘焉。其非公也。于是乎爲文龍訟冤者有之矣。復官者請䘏者紛紛也。猶幸皇上之聖而明也。一則曰文龍有應得之罪也。再則曰不得藉口於崇煥也。是文龍之殺。文龍之罪也。而非崇煥罪也。客曰是故惡夫佞者。曰非敢爲佞也。予不得已也。曰信如子言。袁崇煥非特無罪也。且有功也。曰據崇煥今日。不能無罪。按崇煥平日。未嘗無功也。客亦知敵人發難以來。亦有攻而不下。戰而不克也否也。曰未也。曰客亦知乎有寧遠丙寅之圍。而後中國知所以守。有錦州丁卯之功。而後中國知所以戰也否也。曰然也。曰然則謂崇煥無功於平日也。不可也。而猶未也。今日灤之復。遵之復。永之復也。誰兵也。遼兵也。誰馬也。遼馬也。遼兵遼馬其來久也。試以平日論。自崇煥未蒞遼以前。遼亦有是兵也有是馬也否也。然則[illegible]崇煥于今日。猶未嘗無功也。客曰諸路援兵。雖于調集。幸其調而集也。崇煥散遣之。以致敵從而越薊入京也。此則崇煥之罪也。曰謂敵越薊入京崇煥罪也。誠然也。謂散遣援兵而崇煥罪也。非然也。何也。薊州二里之撲也。其民不知兵者也。有遼之馬步萬餘也。又有總兵曹鳴雷之馬步三千也。薊民雖逃猶強半



於其城也。集兵而嵐業岌然也。更益之兵。則不必戰敵而先自亂也。且薊孤縣也。四外無援者也。洪侯世祿於三河。去薊六十里也。欲其駐三河以爲薊聲援也。而不虞三河之不入世祿也。三河不入世祿兵。而世祿之兵於是乎頹然而潰也。頹然西潰。於是乎不獨違節制而失聲援。且喪紀律而肆剽掠也。塗之東西於是乎不暇擇。而概曰援兵剽掠也。更誤援以袁。而曰剽掠者皆督師兵也。皆曰爭得督師而啖其肉嚼其骨也。由是也。至若尤世威昌鎮也。陵寢重地。所賴以安之者也。闕世威以援薊。其如陵寢何也。崇煥之所以遣之而回鎮也。由是也。而且尤兵侯兵也。具名也。占數也。無實用也。不可以見敵也。驅不可以見敵之兵。而速之敗。則雖有可以見敵者。亦將因而寒心也。奪氣也。留之不如其遣之也。若夫滿桂之宣也。桂善逃者也。非善戰者也。援者錦寧之役。其左券也。然桂兵則逢勝於諸路也。令其附都城而陣。櫃京營之兵易搖撼也。所以壯根本安人心也。此崇煥之苦心也。周慮也。而謂其罪也。非晉所能知也。客曰人皆謂崇煥于今日。不能無罪也。其罪安居也。曰崇煥之罪。在崇煥駐薊。而使敵得越薊而入京也。方督兵到薊也。有疏曰。臣兵幸而踏薊也。而今而後。斷不使敵過薊西一步也。臣之罪也。乃終不能不使敵過薊西一步也。客曰然則崇煥之死宜也。曰宜也。曰崇煥宜死而予復爲皦皦不置何也。曰崇煥而死於失機也。宜也。崇煥而死於逆叛也。非宜也。予之皦皦不置。爲其叛死也。非逆死也。昔予有言曰。今只請釋崇煥以收遼兵。事平之後。定其功罪未晚也。語具礎聲中也。而且議功之典。國典也。使過之法。軍法也。崇煥

十載邊臣。歷經戰守。獨提一旅。挺出嚴關。迄今山海而外。一里之草萊。崇煥手闢之也。一城之壘一堡之壕。崇煥手築之也。試問自有遼事以來。誰不望敵數百里而逃。棄城于數千里而遁。敢與敵人盡地而守。對壘而戰。翻使此敵望而逃。棄而遁者。舍崇煥其誰屬也。崇煥之功。未必不可議也。若夫崇煥之過。又未始不可使也。崇煥蓋愛克厥威者也。崇煥蓋輕於料敵者也。愛克威故不發兵於野。而羅兵於城也。敵乃得越薊而西也。然而敵能避崇煥之堅於薊也。而不能知崇煥乘其瑕於潞也。敵能反客爲主。而不能反主爲客也。而不能知崇煥反主爲主。而反客爲客也。蓋敵方乘崇煥之不能得以潛越薊西。蹻蹻於潞中。斷京師與崇煥首尾不相應。崇煥兵雖強。勢不能縮地而顧京師。一面結營困潞。一面張勢撼京。敵謂潞困而京可不侯攻也。不知崇煥之舍薊而躡其後也。不知崇煥且舍潞而繞其外也。不知崇煥業據京而出其前也。是故高密店之邏偵也。詭以爲袁督師之兵從天降也。是故廣渠門之大戰也。謂十五年來未嘗有此勁敵也。於是乎魂銷也。於是乎膽落也。於是乎不復逼京師而惟出沒於海子采捆之間以觀我動靜也。徒覓以數日。崇煥不待步兵後到。吾知其可不勞我兵而力疲也。寧獨良鄉固安可保無虞也。即永平灤州。何至受其蹂躪若此慘也。而何天之不悔禍也。故曰崇煥之過。未始不可使也。而崇煥今日遇何如也。身凌遲也。家籍沒也。後嗣絕也。妻孥兄弟以及七旬之母數齡之女。方流竄於浙水之上也。復宜魂於黔山之間也。今且或死或生於八閩之外而莫可問也。而謂崇煥果何如也。客不覺潸然淚之盈襟。嗚然聲之塡咽也。不復相詰。黯然而退。

客退之明日。復趨而進曰。甚矣子言之亂吾聽也。吾不復爲袁公求也。然而袁公何修而得此于子也。曰袁公非能得予者也。予三見袁公而弗于見也。袁公非得予者也。客曰曷爲其死之也。曰桂國叔之事甚數公也。自以爲不知己而去之。甚放公有難。桂國叔往死焉。曰公固不知我也。今我死之。是果不知我也。今日之事。古之人有行之者。桂國叔是也。客曰。以子之才與子之行。獨不能少俯焉以就世用也。而顧爲不知己者死也。爲人則審也。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曰是謀非客所能知也。無已。則壬申之秋。將赴西市。圖輯諸稿。而自爲之序。絮絮數言。意爲順悉。客不憚煩。請櫜絮之也。其言曰。十載長安。三年冤室。一影之外。餘爾數篇。今夕何夕。尚淇爾倔然。據予微箇中哉。古人曰。顧此七尺之軀。終成一棺之土。不朽之事。寄之題目。然則今日行將以七尺軀作數篇題目也。大題小做。其咎間業。在宋高帝之責庭部曰。使孔熙先年將三十作散郎。那得不作賊耶。武天后之謂駱賓王曰。有才如此。而使之流落不偶。宰相過也。唆夫人至佐叛助逆。苟使人主爲之噉噉惋惜。乃知世間但有昧目瞞心之宵晉宰相。斷無有不憐才愛士之帝王。賓王非叛。恐終不得知於武后。熙先非反。恐莫能申數於宋帝耳。雖謂一做爲賓王之應制詩。徐將軍爲孔熙先之薦舉主可也。然則數十年後。豎義數篇。當必有愕然嗟然者曰。安得起本直於地下而爲之執鞭。若夫今日生死。則未可必。此則予稿序也。客以爲何如也。雖然士死于知己。千古爲難。不知己者而可死之也。懷撰世宙。莫非死所。而獨爲袁公也。因自復家宅也。何也。舉世皆巧人。而袁公一大癡漢也。唯其癡。故舉世最愛者錢。袁公不知愛也。惟其癡。故舉世所最惜者死。袁公不知惜也。於是乎舉世所不敢任之勞怨。袁公直任之而弗辭也。於是乎舉世所不得不避之





嫌疑。袁公直不避之而獨行也。而且舉世所不能耐之饑寒。袁公直耐之以爲士卒先也。而且舉世所不肯破之體貌。袁公力破之以與諸將吏推心而置腹也。猶憶其自言曰。予何人哉。十年以來。父母不得以爲子。妻孥不得以爲夫。手足不得以爲兄弟。交遊不得以爲朋友。予何人哉。直謂之曰。大明國裏一亡命之徒也可也。噫聆斯言也。而不爲之惻乎其心者。其人未必其有心也。即今聖明在上。宵旰撫髀。無非思得一真心實意之人。任此社稷封疆之事。予則謂掀翻兩直隸。踏遍一十三省。求其渾身擔荷。徹裏承當如袁公者。正恐不可再得也。此所以惟袁公値得程本直一死也。雖然。死則死也。竊有願也。願余棄市之後。復有一程本直者。出而收予屍首。并袁公遺骨。合而葬之。題其上曰。一對癡心人。兩條潑膽漢。九原之下。自爲眼也。客曰竊更有可疑於袁公也。固有所疑于子之前首也。請得進而與子一剖而決之也。袁公負都城而營也。半月所也。曾未聞其出一騎加一矢於敵也。邇國睡之也。而子謂其廣渠之大戰也。胡爲乎其言之也。曰噫。袁公正復多此一戰也。此袁公之所以爲袁公也。蓋兵也者。推其不敗也。非以求勝也。故戰也者。鬬力事也。非兵法之上者。況乎不念彼己。不辨衰銳。不問堅瑕。惑於人言。迫於君命。而輕一戰以塞之也。此而勝焉倖也。倖而勝。古人謂甚於敗也。若敵人懸兵深入我地。彼利在速戰也。我利在頓持也。不必深於兵者能知之也。胡爲乎以不戰疑袁公也。胡爲乎以廣渠之戰疑予言也。然而廣渠之戰。客無予之問也。客其問諸廣渠門外東便門外以及通惠河兩岸之居民。或能言之也。客其問諸袁公嗣之僧衆曰天林者曰梵林者。以及當日分守廣渠之太監郝曰隱儒者。亦或能言之也。客無予之問也。余則曰。袁公正復多此一戰也。袁公之所以爲袁公也。何也。惑於人言。迫於君命。而輕一戰以塞之也。倖而勝。古人謂甚於敗者也。客曰由子所言。今而後知任事之人之難也。曰任事之人難也。執任事之人而殺之尤難也。殺任事者謂其債事也。殺之亦必其後之者果足以勝其所殺之者而後可也。如不問其後之何若也。而但絕之以快一朝也。將殺者不可再生也。而人習其難得也。行見任事者一人不如一人也。債事者一日甚於一日也。誅之不可勝誅。不誅何以服誅者之心也。何以服天下萬世之心也。其初曰不過殺一以懲百。孰知其究也殺一以廢百者也。天下事不可復問也。且封疆之事大事也。封疆之任重任也。受封疆者自當愛及封疆之人也。是故嚴刑峻罰加於他焉者。猶可言也。嚴刑峻罰而加於封疆之人焉不可言也。今夫馭夫之扇策也。即或一蹶焉一頓焉。將必扶持之維勢之。以寬其羈約則可也。蹶焉頓焉。而必笞撻之鞭箠之不啻也。勢必將一仆而不復起焉則已也。於此而求一人焉易之也。其勢未免救痛防災之不暇也。甚且曰。焉得坐而致此千里也。庶免夫蹶焉頓焉以無致于笞撻之與鞭箠也。世焉得夫坐而致千里也者。其勢又將一仆人焉。而不復則已也。東漢王允曰。宋人有御馬不進。拔劍剄而棄之溝中。又御一馬又不進。又剄而棄之。若是者三。以之威馬至也。然非王良造父之法也。故曰任事之人難也。殺任事之人尤難也。況乎今日所以殺任事之人也。又未必殺其所殺之事也。且未必殺其所殺之人也。客乃瞠目嘶舌。閔侯予詞之畢而去。

剖肝錄　余大成

今上崇禎二年己巳冬十月。敵由大安破遵化。十一月圍京城。先是督師袁崇煥。有疏謂臣在事遼。敵必不得越薊西。薊門單弱。宜宿重兵。不聽。至是果如其言。煥自遼趨薊入援。朝議罪其逗遛。十二月朔。詔入城下之獄。輔臣溫體仁。毛文龍鄉人也。銜煥殺文龍。每思有以報之。適樞臣梁廷棟曾與煥爭事於遼。亦有私隙。二人從中持其事。煥由是得罪。時有官在圍城之中。冀且夕解圍。咎煥不卽戰。而中官勳戚有莊店邱墓在城外者。痛其蹂躪。咸謂煥玩兵養敵。流言日布。加以叛逆。會總兵滿桂初與煥共守寧遠。內實之役。首主棄城。爲煥所叱。至是入援。令其部曲大掠近郊。皆僞稱袁兵以斂衆怨。後因敗入甕城。浸潤中官乘機譖之。上遂不能無疑焉。然煥自薊趨畿南日夜行三百里。所部馬兵纔九千人。廣渠門一戰挫之。意俟步兵至。方合力逐北。而初一日之命下矣。諸廷臣持煥者十之三。而心惻其冤者十之七。時以所坐甚大。且憚於體仁與棟。未敢救。石衲時任職方。獨發憤對衆曰。奈何使功高勞苦之臣。蒙不白之冤乎。因往見廷棟曰。兵臨城下。而自壞萬里長城。豈計乎。棟曰此上意也。石衲曰煥非惟無罪。實有大功。今日圍城中。舍此誰堪禦敵者。朝廷置兵部官何用。使功罪顚倒若此。公宜率合部爭之。棟曰人皆言煥畜逆。衲曰兵由薊入。煥自遼來。奔報入援。督死力戰。不知所逆何事。所畜何謀也。棟曰煥殺文龍與王遵撫。非逆耶。衲曰煥斬文龍是已。王遵撫死於敵者。而謂煥殺之。何以掩天下人之口乎。棟時聲色俱厲曰。久知有書與煥令殺御史中丞。煥常部之座右。遵撫之死。煥特假手於敵耳。石衲曰。書信有之。然在朝文龍之後。中引李臨淮斬崔衆事所云。今斬御史。若拜中丞。都斬中丞。拜宰相。卽斬宰相。蓋唐書中語。特借以解煥耳。若遵撫爲煥所假手。則宰相一言又何所指。且此言何可爲煥罪。叛逆當坐於某。棟不懌而退。次日初二。石衲又往見棟曰。敵勢甚熾。遼兵無主。不敗卽潰耳。今日之策。莫若出崇煥以繫軍心。責之驅逐出境自贖。旣可以奪深入者之魄。又可以存遼左之兵。公爲國大臣。當從國家起見。萬無嫌疑也。棟曰。遼兵有祖大壽在。豈遂潰哉。石衲曰。烏有巢傾鳥覆而能獨存者乎。大壽武人。決不從廷尉望山頭矣。棟時以其語聞之朝房。輔臣周延儒問曰。公慮祖大壽反耶。石衲曰然。儒曰遲速。石衲曰不出三日。儒曰何也。石衲曰煥始就獄。壽初意其必釋。今日則庶幾有申救而出之者。至三日。則知上意異不可回。而廷議果欲殺煥矣。壽與煥功罪惟均者也。煥執而壽能已耶。不反何待。儒點頭曰奈何。體仁曰不然。壽若與煥謀。卽合敵耳。否則必殺敵。反將安之。次日棟見石衲於朝房曰。壽幸未反。石衲曰言而不中。國家之福也。是日壽果率所部逃出關外。報入。棟懼甚。至石衲私寓曰。壽反矣。如之何。公能先事逆料。眞神人也。棟去。客曰大司馬心折公矣。石衲曰。是欲貽禍我耳。初四早。棟以壽反奏。且言臣司官余大成能先見。乞詔問之。蒙上詔對。因奏曰。壽非敢背反朝廷也。特因崇煥而懼罪耳。欲召壽還。非得崇煥手書不可。上因讓棟曰。爾部運籌何事。動輒張皇。事有可行。宜急措無緩。棟就出煥。石衲曰。不可。旨意未明。獄中何地而留昧行之也。延儒曰若何。石衲曰須再請明旨方可。乃復入奏。上遣大璫出諭曰。事急矣。當行卽行。甯待奉擬旨。石衲曰。此卽明旨矣。公等見督師善言之。時閣部九卿皆往獄所。遣意煥曰。壽所以聽煥者。督師也。今罪人耳。豈尙能得之於壽哉。衆人開譬百端。終不可。且言未奉明詔。不敢以罪臣與聞事。石衲因大言





詔崇煥曰。公孤忠請組。隻手擎遼。生死惟命。捐之久矣。天下之人。莫不服公之義。而諒公之心。臣子之義。生殺惟君。苟利於國。不惜髮膚。且死於敵與死於法孰得耶。明旨雖未及公。業已示意。公其圖焉。煥曰公言是也。囚手草蠟書。語極誠懇。則壽去錦州一日矣。馳騎追及。卽遙道來意。軍有執旅箭者。騎云奉督師命來。非追兵也。壽命立馬待之。騎出書。壽下馬捧泣。一軍盡哭。然猶未有返意。壽母在軍中。時年八十餘矣。問衆何爲。諸告以故。母曰所以致此。爲失督師耳。今未死。爾何不立功爲贖。後從上乞督師命耶。軍中皆踴躍。卽日回兵入關。收復永平遵化一帶地方。上初甚疑煥。及聞所復地方。皆遼兵之力。復欲用煥於遼。又有守遼非蠻子不可之語。[illegible]外廷。仁與棟大懼。遂借殺毛文龍市米二事。爲煥資敵私通反逆。復授遼撫謝尙政。餌以節鉞。令揭證煥。棟再疏持之。體仁前後五疏。力請殺煥。凡諸爲煥者皆罪斥。削御史羅萬爵官。以其爲煥申辯。不證叛逆也。下輔臣錢龍錫布衣。程更生於獄論死。龍錫曾與煥議殺毛文龍。更生則疏救煥者。御史毛羽健曾有疏譏煥五年方略。謂與款敵謀。亦謫戍去。舊額東江歲餉百萬。大半不出都門。皆入權宦囊中。自煥斬文龍。蓋失其賂。僉與體仁棟合謀。傾煥交致其罪。坐以大逆。夷三族。輔臣周延儒成基命冢宰王永光各疏救。不報。總兵祖大壽以官階贖罪。亦不允。會審之日。風霾晝閉。白日無光。聞者莫不傷之。棟等復造爲飛語。播布內外。傳入禁中。達之天聽。以甚其罪。在廷多心知其冤。然見龍錫等相繼罪譴。無敢言者。石衲往見廷棟曰。公作此已甚。獨不爲身後計耶。某一任司官。凡六易尙書矣。前此者非戍則斥。無有能免。公善爲之。且今之所執爲崇煥罪者叛逆也。指王和議也。而所執以名叛者。曰殺文龍以去敵之所忌也。夫文龍有應得之罪。明旨業已言之。是煥殺文龍未嘗不是。使煥當日能斬龍。又能使薊門無警。豈尙有今日也哉。惟其不然。以至有此。公今日斬煥而不能禁疆場之無事。吾恐異日又將以煥爲題目也。棟色動。言諸體仁。得末減。以庚午年八月十六日棄市。家口在遼者徙流浙。復改黔。在籍者流閩。罪止妻子女及同生兄弟。餘俱免。自煥下獄。關外將吏士民日詣首輔係承宗號哭。代雪。孫知內旨已定。不敢上請。後棟以貪敗。上震怒。下所司勘議。辭連遼將謝尙政。仁一力調護。止奪職回籍。中有罪督一事。能破情面等語。仁所嘗擬也。先是督師部下遼將鄉人謝尙政。諫揭卞將督師。又傀銀二千於廷棟。謀陞調鎮。後爲水道長參論事敗。仁嘗知公議難掩而抑之於棟。石衲後任山東巡撫。曾倘之兵變。不過罰俸。仁恤其爲煥不平。恐後雪煥事。遂謫戍定白。乙亥春至戍所。時煥弟崇煜將所集煥前後章疏十本。付煜藏之。蓋自爲督師至下獄時所上職方副本也。中俱有督師鈐印關防。石衲旣覽其疏。并爲議其得罪本末於疏後。昔宋岳武穆以忠蒙罪。至今冤之。督師力捍危疆。而身死門滅。其得罪大略相似。但武穆有子霖孫珂能白其冤。而督師竟尤絕嗣。誰復爲金陀粹編者。可歎也。異日者。使余言而有徵也。其在煜之子也夫。石頭布衲記。

遺文

天啓二年擢僉事監軍奏方略疏

兵部職方司主事袁崇煥。爲仰荷聖主殊恩。願竭小臣蹶力。謹列切急事宜。以圖報稱事。臣仍下秩也。兩

年作令。即拔之區寓。分以遑虞矣。允寺臣之請。擬職銜監軍。此前臣未有之知遇。孤臣一身。臣不竭犬馬之力。不但非臣。且不得爲人矣。臣原以兵部主事即日辭朝出關。不敢妄有所覬。苟能集事。何取於官。皆不以身蒙遲迴之恥。趁今光陰一刻。可當千金。遲一日。誤一日之封疆。早一日。修一日之戰守。但事雖遙度。勢不預圖。惟借觀行邊二尚書。商度戰守。事事守到。處處親躬。必不令半步闖入榆關。凡所急務。容臣陸續上請。惟器械待用甚急。戒催縣車立刻發去。從屯立營堡諸料。如木竹蘆席稭秸鐵鍋。到部即必用者。但關上無餘物。不得不借討於別地。如竹木炭多於天津。應動何項錢糧。及何人可差委。收買搬運。將丁。若兵則見在浙兵新到者。及汰隸逃回之傷兵。自足以固守山海。若遠圖恢復。非銳卒勢必不可用。廣兵陳凡德所帶來水兵三千。與其在道。秋毫無犯。節制可觀也。兵部覆催至山海。令臣嚴練防守南海口北城急著。但恐赴登萊。費其道路之往返。本部宜差一人前往催督。然防則必須船。又當及時早計。須照廣船樣。方可以禦銃砲。彼中自有匠人帶來。當於天津打造。俟兵到日。先發至山海。爲目下急防。船成之日。方發南海守泊。防禦敵人。倘以舟師來攻。臣督此三千之卒。殲之海上有餘也。惟廣之步兵勇捷善戰。又不可少。臣籍已屬西江。臣叔平樂府推官袁玉佩。見即來京。令其舊將所結納之死士。盡數帶來。并臣結納之武舉謝尚政、洪安瀾、洪灑之侯題中。出原任典史洪鎬朋、毛允昌。把總許應國。布衣張時傑、羅大羽。俱能以勇謀智力。或調兵。或招新。共成六千。臣叔監之前來。將知兵。兵知將。一脈貫串。生死不離。不必如部議另援一道臣府佐以滋擾也。然安家行糧。衣甲器械。每人非二十餘兩不可。部請並給行糧升斗。安足以致豪傑。但十餘萬之費。應用何項錢糧。明白開造。以便計發。至廣西之狼兵。雄於天下。衝鋒陷



陣。悟不畏死。須於田州調二千。泗城州調二千。龍英州調二千。狼兵例無安家。衣甲止有行糧。每名六兩可到京。未應動何項錢糧。令土官選揀精銳。親自押來赴職。見任薊鎮督糧推官林翔鳳。臣之至戚。慷慨知兵。且善武藝。與諸土官交契甚厚。可假一策。職往催調。本官見署玉田縣。臣過玉田時與語甚悉。如廣兵之透而猛也。臣與臣叔任其咎。土兵之透而猛。林翔鳳任其咎。其召之揀之督之而戰。始終臣與臣叔及林翔鳳三人。蓋文臣而躬武將之事。托命於衆兵。圖之必力者。況臣叔官粵。林翔鳳官薊。俱以廉謹見稱。豈敢孟浪作事。他日疆場得力。如在朝鮮播州時。必此兩路之兵。器械之齊。隊伍之分明也。他日戰之不力。即斬臣行軍之前。以爲輕事者之戒。伏乞皇上敕下部再覆。立賜施行。以不誤時日。此東事最急第一著。臣所以報皇上知遇焉。敢留而不竭肝膽。如聽臣之言。行臣之忠。臣必效力以答人神之惜。不但鞏固山海。即已失之封疆。行將復之。謀定而戰。臣有微長也。

## 初乞終制疏

寧前等處兵備、管屯田馬政、山東布政使司右參政、兼按察司僉事。今丁憂袁崇煥。爲丹懇恩賞假。子道難虧。伏乞聖明俯容守制。以重彝倫以崇孝治事。該臣以寧前道於前月二十二日接家報。臣父袁子鵬於七月初五日以疾歿里門。當即申報督撫。隨蒙撫院批允。印交關內道副使劉詔署篆。臣即移會戶部管餉員外唐登俊及關內道。又牌行各監陸運同知毛宗龔等。並有本道經批不明錢糧。可乘道在任者。即



隨經員外唐登俊等回稱。並無不明錢糧。各處俱有甘結。隨即粘連印結。申報各督撫偏關衙門。本閣撫批允離任。已於本月初二日長行。比至豐潤縣。接邸報。該總督薊遼吳用先題爲前衛缺道。藩籬頓虛。懇乞聖明就近允補以濟急需事。奉聖旨東事殷殷。寧前重地。袁崇煥不准守制。著照舊供職。該部知道。竊謂臣小臣也。以知縣而擢用。則皇上特旨之所留也。山右道公錯而被糾。則皇上特旨之所覓也。茲奪情又蒙特旨矣。從來外吏所無之殊遇。萃臣一身。臣即捐麋何足云報。尚有可愛惜之膚髮乎。惟是奔喪報本。萬世不刊之典。故丁憂爲守制。蓋制之所定而不可踰易也。先王以孝治天下。孝之爲言教也。又考也。教天下以孝而治成也。我皇上德隆虞舜。化比成周。正以孝道致治。三年之愛。一本之恩。度越前代。奚獨以邊徼小臣限之以守制之情。貽之以終天之恨。固將爲封疆計也。然臣已在關上四年矣。熱心自許。力匪時違。毫無建立。雖皇上不以爲罪。臣心則以爲慚。即無憂當去。況大故相推。哀毀之過。神情忡惝。方寸搖走。安足以再辦機宜。骨立形消。即拜起俱借人扶。此畿東府縣官所見者。安能馳驅戎馬如前日。蓋勢無可留。而臣之情不容已。又力不可支。徒棄禮廢法以速罪戾。此臣義之所不敢出也。若夫家變突遭。臣一刻難安。而縮地無術。一己之私。又不敢控之皇上者也。伏乞皇上察臣烏鳥至情。容臣回籍終制。臣倘不從先臣地下。過此有生之年。皆皇上犬馬之日也。臣外吏也。例該呈撫院代題。但臣已繳過印敕。趨程在道。爲此具本差家人袁相恩具奏。臣無任哀懼迫切之至。

奉聖旨封疆重任。袁崇煥著遵前旨供職。不必再陳。該部知道。

## 再乞守制疏



臣於本月十二日奏爲君恩當報。子道難虧。伏乞聖明俯容守制以重彝倫以崇孝治事。奉聖旨邊疆重任。袁崇煥著遵前旨。照舊供職。不必再陳。該部知道。欽此。竊惟臣何官也。而再辱皇上之明命。將趨赴捐麋之不暇。何敢再陳。但守制大典。乞大典之不克遂。則曰奪情。夫情而奪之。畢爲拂經。必爲殘忍。殘忍拂經。尚何顏以抗千將吏之上。軍中少長有禮。吉凶以時。臣先爲不律之身。執何紀以律兵士。而天理良心。寸喪有赫。臣亦欲奪情。而之不可奪者。已煎灼于臣之肺腑矣。況臣絕裾以出。臣父再見無期。祗賴之恩。髮窮而沒。臣父之死因臣。而臣之身不還之於父。令其九原貽痛。仍是望子之魂。一去足關天地之和。是父是子。遂不足動皇上之惻隱乎。若從封疆起見。代臣者壯心俠略。過臣數倍。閣督撫之爲封疆計。當不後於皇上。若敵情之急。臣必哀服臨戎。自不能去。焉用皇上之督促。憶廣寧初潰之日。皇上何容督促。而臣自匹馬遄行。身既在朝。爲臣死忠。業已蒙皇上之許可。今終天之恨。爲子死孝。獨不蒙皇上之矜憐。如使臣還任而有補也。臣亦何惜裂此身之檢以爲皇上驅馳。但聞訃至今。淚血已枯。氣息將盡。即勉強擇離魂之殼以回車。終必哀毀憂思而待盡。皇上留一死臣以在邊。用而不得用。何如放一生臣以還里。不用而後日仍用之。此臣極悲極苦。灑血而再控之皇上者也。臣豈不知身位微薄。不宜再瀆天聽。然悲從中來。遂已冒皇上之斧鉞矣。伏乞皇上孝思遐布。恩憐臣私。容臣回籍守制。用其身而且綱其隱。天下將仰明主之能曲體臣私。應屬情以來者。不期而至矣。臣冒天威。不勝悚懼隕越之至。

## 三乞給假疏

爲仰遵明旨．給假奔喪．懇乞俯鑒臣心．曲存孝道事．該臣於本月十五日奏前事．奉聖旨．袁崇煥身任嚴疆．本朝原有起復故事．如何堅求守制．顯是避難推諉．姑不究．還着遵旨行．不必再來瀆擾．該部知道．欽此．除臣力疾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外．竊念皇上刻意求治．簡賢擇能．凡可任使之材．俱歷風雲之遇．倘有沈抑下僚．欲效犬馬而不可得者．臣三奉明綸．委任愈切．若不當去而去．與當留而不留．臣無論負明主．且昧本心．將狗彘不食臣餘矣．但奔喪爲守制．不奔喪爲奪情．制定於天．安可以人亂．情根於性．豈得以事移．亂制拂情．必無法之地．與無人之野而後可．容臣待罪臨司．詰我有責．顧亂制拂情．何官之能做．語曰．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臣今守制奔喪．猶天啓二年之策馬出塞也．彼時臣敢以父子之私而緩視疆場之急．皇上將禁之不令往乎．今敵情稍緩．屯種有方．臣待以離任之日．値茲大變．又無容臣不離任之時．奪情往或有之．然皆苟且功名．甘蒙清議．臣素知大義．忍逆天常．此制之萬無可留者也．若臣之情愈苦矣．臣自萬歷四十六年以公車出．幸明一節．卽授命之閩．離家今七家矣．七年中臣之嫡兄崇燦喪矣．嫡叔子騰喪矣．堂兄生員崇茂育於臣父爲猶子者今亦喪矣．諸喪暴露．各有家口．俱待食於臣父．臣父非有厚產．不過終歲拮据．今臣父已矣．止一幼弟崇煜．少不諳事．諸一切生待養而死待葬者．俱靠臣一人．臣自爲令至今．未嘗餘一錢以負陛下．昨聞訃之日．諸臣憐臣之不能爲行李．自閣督撫以下俱醵金爲賻．臣揮而受之．束裝南歸．以襄臣父大事．此外如臣叔臣兄．死爲之葬．生爲之安．臣養不及臣父．猶不致貽臣父含痛九原．此臣明發血心．又甚於不可已之制者也．披瀝再陳．未蒙俞允．自維封疆小吏．力薄誠微．生殺去留．惟皇上所命．皇上綱常名教．主持皇上．卽所以重倫常．此臣所以不敢再求終喪而轉求給假者．蓋情之萬萬不獲已者也．伏望皇上孝治天下．仁及南荒．下部議覆．姑准臣給假回籍．臣鄉九千里．百日可到．往還二百日．又以百日襄臣父窀穸之事．幷經紀叔兄暴露未葬之三喪．凍餒無依之八口．臣卽策馬前來．計此時皇上天威．廓清邊寇．而經營疆理．倘自需人．臣更不敢圖省錄家屯補．可佐軍儲．此臣狗馬之心．矢之天日者也．如皇上封疆念重．不容臣守制．又不容臣給假．臣再敢有詞哉．推枹臣父之遺於通州．泣諦以死．與生魂相依於地下．皇上卽責臣負恩．臣知罪矣．爲此具奏．臣三冐大威．不勝死罪之至．

奉聖旨．袁崇煥不以君命爲重．違章瀆擾．還着遵旨供職．不准給假．該部知道．

## 遵旨回任兼陳時事疏

爲直剖終喪之苦心．乞示奪情之變禮．以明臣節事．該臣奏爲仰遵明旨．給假奔喪．懇乞俯察臣心．曲全孝道事．奉聖旨．袁崇煥不以君命爲重．違章瀆擾．還着遵旨供職．不准給假．該部知道．欽此．除臣於通州驛舍．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外．切惟臣控皇上以不可已之情．而皇上臨臣以莫可逃之分．一而再．再而三．臣辭之窮．而心已苦矣．敢更有說以冐天威．故於是月二十三日聞旨．兼程以東．惟是皇上之明旨嚴切．一則曰寧前重地．再則曰封疆重任．三則曰身任封疆．皇上已置臣無可卸責之地．臣安敢自爲卸責．





況起復奪情．臣負莫測之罪．惟樹不朽之功．始足以贖之．臣非一力擔承．安可勉圖不朽．臣任矣．又無容臣不任也．臣又不能與不應手之人而任．尤不能命應手之人而任矣．若罪過委之於人．任事之心．非篤成敗聽之於數．報主之念未嘗．臣耿耿血心之死靡二．臣任之非但護守寧前而已也．必將整練兵馬．恢復疆宇．撫循屯種．以天下復遼東．以遼東還天下．而不敢援天下以事遼東．容臣回關．與同事鎭道協將仔細商量．共一成謀．請於撫院．撫院會閣督二臣以上聞．物料而分毫之不爽．作止而時刻之不差．皇上集諸臣廷議．除關上已有者不督．若急需而未有者．應調發速爲調發．應接應速爲接應．應措處速爲措處．若有未當．不姑往復．將帥各盡所見．勿有後言．規畫已定．卒責成功．如與之以必需．責之以不容諉．然後按期索效．倘遷延觀望．爲而無成．皇上則執臣與在事諸臣戮之於邊．以爲孟浪誤事者戒．仍懇皇上格非震動於上．在廷之臣與在邊之臣方凜然戰慄於下．內外同心．上下相得．合天下之知勇爲知勇．通一鎭之忠義爲忠義．車攻馬同．兵精器利．一鼓蕩平．復全遼之土疆．舒中朝之積憤．以成皇上一代中興之治．此臣之上願．而鎭勒肺肝者也．若閉關而守．無名示弱．臣不能任也．虛憍以逞．失事廢時．日延挨．日日恢復．日日依復．日日延挨．九宇之物力無多．在邊之歲月偏促．老師遣餉．臣不敢任也．此中銷鑠之場．勿以爲功名之地．遼陽廣寧．皆緣文武官多不和而敗．闕門向因撫輔一手握定而存．遼東監司有副使劉詔．與臣已是爲用．亦極相能．如又更設多官．前覆可鑒．臣不能任也．軍中糧餉爲先．按時以給．如今之給發不以時．東挪西借．馬死軍逃．臣不能任也．臣兵備監軍．原自有體．其不得弛之局中．猶不能逃之局外．若將吏之更置不得知．兵馬之虛實不得聞．臣不能任也．皇上旣留臣身．則當用臣言．如以爲迂而無當．不如及今允臣回籍守制．若臣被讒求去．將去而傷皇上知人之明乎．抑不去而聽此身與封疆之俱壞也．此臣三載深心．二十年僻學．若胸無成算．不敢浪任．一身之死生易了．封疆之得失攸關．臣向在任時．欲姑待之．今已無可待也．及離任時．已釋然置之．今又無可置也．臣自爲計如此．邊上諸臣亦當各自爲計．亦卽皇上之自爲封疆計也．若夫奪情起復．何官之例可援．東事平復．奏凱而還．仍當放臣回里終制．倘一行之．他日必有引爲例者．關繫微臣名節者小．關繫皇上政體者大．臣不敢苟焉默默已也．伏乞皇上立刻下部．作速議覆．俾臣得早爲遵行．以便任事．倥偬之中．不容半刻擔遲者．爲此具奏．臣無任激切屛營之至．

奉聖旨．袁崇煥遵旨回任．知道了．該部知道．

## 天啓六年四月初五日謝守城有功賞賜疏

巡撫遼東山海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袁崇煥．爲守城皇賞已頒．闔鎭嵩呼悲謝事．該臣等待罪遼寧．正月．敵擧大衆西渡遼河．右屯松店淩河．如入無人之境．二十三日抵寧遼．旣八載無非蛙敵手．兼兩河有風鶴殘魂．但能誓死以求生．誰敢必成而無敗．自非皇天助順．列祖式靈．聖祖勵精．築賢集策．豈臣等庸碌之將吏．凋殘之兵民．遂可保四塊無援之孤城．却百戰不摧之強敵也．實是天功．寧爲己力．眞非臣分．敢望君恩．而皇上遠念危疆．特頒珍幣．河山依舊．乾坤滿布歡聲．壁壘重新．雨露盡生春色．銜

綫急逃分異等。借狩畢存改同遼。賞必當功。情仍配法。務使皇仁有勇讓幽。雖犬無遺帝德。生成遼士。烽烟悉絕。除編造文册另行奏繳外。合先稱謝。臣不勝感激鼓舞之至。爲此具本差官徐樹聲賫捧。謹此奉聞。

天啓六年六月初十日謝陞蔭疏

巡撫遼東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袁崇煥。奏爲三蒙天恩。辭免陞蔭。以安愚分事。該臣於寧遠之賞。再疏控辭。奉聖旨存城退敵。陞蔭酬功。原不爲過。何得屢疏控辭。宜即祗受。該部知道。欽此。欽遵。臣望闕叩頭謝恩外。其何敢復控。惟是賞視其功。受準于位。如臣者將吏軍民以守有寧遠。此自臣子本等職業。何敢言功。竊計東事從前之壞。半由官爵濫而法紀蕩。如漢帝登壇一拜。捐金不問。遂爲振古美談。我皇祖皇考暨皇上任人於東事。節鉞而蟒玉。百萬數十萬。惟其出入。不一而足。八年中所就僅若此。千古任臣之什。至皇祖皇考暨皇上而極。千古負君之臣。至臣等而極。臣每一念及此。令愧無地。尚敢望賜乎。况臣由按察使蹤而巡撫。賜且已多。查臣同籍諸臣。參政而副使且寥寥。臣已越級而躐其上。再加恩武而世及。臣實厚顏。皇上卽不忍視臣爲饑鷹。臣自處敢儆於飲鼠。且武人奔競。少豎立便欲厚澄。稍不合輒思激去。要挾朝廷。歸當同類。令邊臣始終不得一人之用。臣最疾之。臣今日不自處於恬。何以清諸將之競。况臣原無富貴之心。又皇上所鑒也。伏乞收回成命。允臣辭免。俾臣之偏心不累於富貴。得與將吏再藉功名。皇上之所以待臣。總留餘地也。臣不勝悚切待命之至。爲此具本專差官楊名煥齎捧謹具奏聞。伏候敕旨。

奉聖旨。袁崇煥存城功高。加恩示勸。原不爲過。乃三疏控辭。愈徵克讓。還著遵旨祗承。該部知道。

天啓七年六月初六日錦州報捷疏

欽差巡撫遼東山海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加從二品服俸、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袁崇煥。題爲仰仗天威。退敵解圍。恭紓聖慮事。準總兵官趙率教飛報前事。切照五月十一日錦州四面被圍。大戰三次。三捷。小戰二十五次。無日不戰。且克。初四日敵復益兵攻城。內用西洋巨礮火炮火彈。與矢石。損傷城外士卒無算。隨至是夜五鼓。撤兵東行。尚在小凌河札營。留戰兵收後。太府紀與職等發精兵防稍外。是役也。若非仗皇上天威。司禮監廟謨。令內鎮紀與職率同前鋒總兵左輔、副總兵朱梅等。拒守錦州要地。安可以出奇制勝。今果解圍捷歸。皆內鎮紀苦心鏖戰。關部秘籌。督撫部道數年鼓舞將士。方能保守六年棄遺之瑕城。一月烏合之兵衆。遂獲此奇捷也。爲此繼合飛報等因到臣。看得敵來此一番。乘東江方勝之威。已攜上視我寧與錦。孰知皇上中興之偉烈。師出以律。廠臣帷幄嘉謨。諸臣人人敢死。大小數十戰。解圍而去。誠數十年未有之武功也。但非變無常。臣一而行令諸將戒嚴。恐其以退誘我。先此其本題知。



天啓七年七月二十二日乞休疏

奏爲積勞病劇。不能供職。伏乞允放狗馬餘生。勿誤封疆大計事。該臣以一介草茅。遭逢聖明。拔之邑令



之中。與之以兵戎之寄。六年於茲。疆土未復。將敵日增。虛冒爲愧。去春一守。今夏一戰。雖少效犬馬微勞。然皆同事內外文武諸臣之力。臣碌碌其中。方欲再竪尺寸以報皇上之知遇。而禍過災生。自春月以迄於今。無日不病。前疏已控。祇緣邊方有警。勉強支持。今事平而病。愈不可支。寢痢交作。飲食斷絕。延醫診視。皆謂積勞血耗。脾胃乾焦。若不及早謝事調理。入秋肺金泄盡脾土之氣。必無起理。念臣報主情深。卽身殉於遼職也。敢愛其生。何忍言病。但病不可諱。又不速斃。以不僵不活之身。廢時誤事。今兵威稍振。亦當妨敵再舉。且言取我之不。七月初卽至。爲戰爲守。戰則死戰。守則死守。十分強有力。尚不足以支。况臣病骨也。伏乞皇上早爲封疆計。容臣休致。速簡賢貿能以便交代。則皇上之成臣生臣者小。而爲封疆則大也。臣不勝懷切待命之至。

奉聖旨。袁崇煥搘拄封疆。勞勛可念。疏稱抱病。情詞懇切。準其回籍調理。紀功之日。另行優敍。寧遠防敵再選。料理需人。員缺另推來用。該部知道。

祭覺華島陣亡兵將文

慨自戰守乖方。屢失疆土。天子赫然震怒。調南北水陸舟師。幾許乘船如馬。遼淵之來。爲進取也。詎爾等關鬪遽至。豈不欲滅此朝食。一帆而全復歸。再帆而黃龍搗哉。奈未盡其用而敵卽來。西塞之月。冰結舟膠。盔爾之所長。烏得不及於難。說者謂謀之不臧。不臧尚不減矣。然排山倒海之勢。以十八萬而臨數千之水卒。卽臧可奈何。而爾等計無復之。憤然以死。將無芥蒂。視當年之棄曳倒奔者。加一等也。人之乘。至死而免。人之品。至死而定。今將爾罪而嘉乃忠。請命於天子。諒爲之恤。所以不沒汝等者。良有在也。吁嗟。貞魂。茫茫。空山寂寂。皆汝等忠魂之所寄棲也。望故鄉以何日。卽轉劫而無期。茫茫遊魂。何不相結爲厲。殲茲醜虜。憤在生之志。藉死以伸。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爾其勉之。不腆之奠。諸與之俱。尚饗。

募修羅浮諸名勝疏



余生平有山水之癖。卽一邱一壑。俱低徊不忍去。故十四公車。強半在外。足跡殆遍宇內。而羅浮洞天。去余家不下四十里。竟無暇躡屐其中。徇外忘內。命耶也。去冬余告歸。方謂築室其中。爲終焉之計。未抵家。而明主促之再出。使者絡繹道路。甫旬席不暇暖。又飛上征夫矣。其尚得與山靈作主人哉。山中道士亦悵然於余之行。因林凡夫丐余言於募疏。以風好游者。時車馬僕夫。旁午戒行。何能爲纖悉抵闕上。而友人鄧伯孺、李烟客、歸。烟客向與家緒仲宗伯謀。與羅山中各院洞宇。脫者新之。其室曠處。阻遊人跡而不能徧取諸勝者。各爲亭室以通之。余嘉其志而爲之言曰。羅浮在宇內二十四洞天中。載出丹書。石室甚偏。緣僻居南徼。遊人鮮得過而問之。之字內若不知有山靈。而山靈則能貞之字內也。蓋山以靜爲體。無所擾之。自止於寂。無所混之。常依於靜。山靈又何樂乎多方點綴。以誠其天真耶。烟客曰。自有此山以來。其中爲山靈法。不知幾何許。菴堂觀院成而毀之。不知幾許。山靈俱以爲過眼之空花。浮生之泡影。吾以了吾念。且借山靈以合大緣於世宙。祕南非捷。北山不移。何足爲山靈病。庶不爲山靈累也。余笑謂之曰。山之人爲仙。仙者長生久視。而今仙人安在哉。則仙之亦歸於盡明矣。惟山終古以長存。則人壽不如山壽。

然山常良民。常止止。得其爲山。人旅生旅死。不失其爲人。余又以山靈之不若人靈也。靈與不靈。吾安從辨之。不若兩忘而化之於道。至重與福地。皆納有情。無爲而爲。所謂吉祥善事也。人不山耶。山不人耶。都不必計。頗有志者品之。

募修羅浮諸名勝跋

李烟客偕伯喬歸。與羅浮有日矣。余其何能忘。因憶昨來與伯喬過寶溪。寺僧告我云。慈大師入寂時。曰我三十年後。還以宰官來此修大殿。余笑之曰。是和尚凝矣。何不曰願得有情重新紺宇。不必告我以重來。蓋善緣何必自我出哉。余將爲之所。余至遂東。一日與李上人言及此事。憶以爲身上不了者。上人曰。宰官差矣。何不轉一語曰。願得有情完此功德。又何必宰官乎哉。余頓足而慨悔。於是悲我見之難空。今烟客南歸。爲羅浮計。而余無所助。一一聽之。則又落人見矣。夫以隔四十里之名山。不能一效其款款而萬里之醫巫閭忘身殉命。務必得此而後快。余愧也。然地有南北。山之靈。山之性。何分南北。則醫巫閭未始非羅浮也。則用心於醫巫閭。與用心於羅浮無二也。則烟客與余二身也。一心也。一心而兩山也。不隔也。異日自見之自如子同日又跋。

重建三界廟疏文

予里中崇奉三界廟。其神出自粵西。考神所自。亦無徵焉。說者則以爲出自海之賞縣馮姓。有無姑勿論。蓋人之精靈爲神。中庸曰。至誠如神。禮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孟子謂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其精根在於善信。則人與神也。二而一之。一而無容二也。惟人自形生識。構與物相逐。障翳其靈而莫通者。於是乎善惡之莫辨。還生之道。卽死之途。終身瞶瞶。五官無主。一形爲虛。尸而行。肉而走。無復人理。於神不甚遠乎。是以人不靈而神靈。猶之乎夢靈而覺不靈也。三界者何。蓋天地人爲三界。人情顧目前。不顧身後。見人而不見天。嚴於人所見。而不嚴於人所不見者。此中定有神以通之。以起人之儆若思而收其邪穢。況一念誠。則鬼神可質。妻友偕親。以至山河天地昆蟲草木。俱法身。變現之界。却在眉睫。一念僞。則咫頭抉面。無地可容。神魂俱爲胡越。安所得遊於三界之中。而無拘無礙哉。知此可以知神矣。可以知神之所自矣。且不必問神之何氏何始矣。且可以事神矣。吾鄉居俗儉而樸。悃悃而與。蒸蒸以至。守望助而有無通。尙古道之未泯。故不爲神之所棄。事三界神七十年如一日。人習而神安之。有情必告。有禱必應。不啻子孫之於祖父。有由來矣。但廟之狹小而湫下。神卽不擇地而棲。人可棲於陋乎。適予請告以還。同鄉諸父老請於合謀爲一鄉之善事。首以廟請。將三椽基址。新而大之。家言於予。余敬神而重人。許之。但工費浩繁。於遞年所積廟資。銀可三百金。此外則資之本鄉之題募。蓋人之私。至財而極。苟諸人以公而不私。其並信唯詔之以奉神而祈福。其或重於此而輕於彼。遂不復慳吝。是由一念之重而推之。以至重之之極。則無不重。而信也。善也。美大而聖。神也。無所不重。由一念之輕而推之。以至輕之之極。則無不輕。而財也。物也。身家而性命也。無所不輕。父勉其子。兄勉其弟。相親相比。爾無我詐。我無爾虞。人人神而賑賑天。溪南一片土。卽淸都紫府矣。其維非遊華胥夢槐哉。本來無禍。何必免禍。福且無用。何必妄求。予操券以俟諸





善之同歸矣。是爲疏。

寧性堂詩集

下第

過主人寧易逢時我獨難。八千憐客路。三十尙儒冠。出谷鶯偏媚。還枝鳥亦安。故園修竹在。歸去想成竿。

秋闈賞月

戰能文場筆陣收。客途不覺過中秋。月明銀漢三千里。歌碎金風十二樓。竹葉喜添豪士志。桂花香插少年頭。嫦娥必定知人意。不鎖蟾宮任我遊。

話別秦六郎

海鱷波鯨夜不啾。故人談劍刻溪頭。言深夜半猶疑晝。酒冷涼生始覺秋。水國芙蓉低睡月。江湖楊柳軟維舟。自憐作賦非王粲。冤玉鳴金有少遊。

過訶林寺口占

四十年來過半身。望中紙樹隔紅塵。如今著足空王地。多了從前學殺人。

度庾嶺

客路過庾嶺。鄉關漸已遙。江山原不改。世事近來非。瑟豈齊門慣。人寧狗盜稀。驅車從此去。莫作倦時歸。

歸度庾嶺步前韻

功名勞十載。心跡漸依違。忍說還山是。難言出塞非。主恩天地重。臣遇古今稀。戮卷封章外。渾然舊日歸。

南還別陳翼所總戎

慷慨同儔日。捫蝨百戰時。功高明主眷。心苦後人知。麋鹿還山便。麒麟繪閣宜。去留都莫訝。秋草正離離。

邊中送別

五載離家別路悠。送君裂淚寶刀頭。欲知肺腑同生死。何用安危問去留。杖策必因圖雪恥。横戈原不爲封侯。故園親侶如相問。愧我邊塵尙未收。

山海關送季弟南還二首

公車猶記昔年情。萬里從戎塞上征。收圖此時猶捍禦。驅驅何日慰升平。由來友愛鍾吾輩。肯把鬚眉負此生。去住安危俱莫問。澌然曾勒古人名。

弟兄於汝情關情。此日臨岐感慨生。磊落丈夫誰好劍。牢騷男子爾能兵。才堪逐㢸三驅捷。身上飛鵰一羽輕。行矣鄉邦須努力。莫摧鍊櫛順時名。

偕諸將遊海島

戰守遙遙不自由。偶因勝地重深愁。衆華我已知莊夢。忠憤人將謝杞憂。邊聲久聞終是定。室戈方操雖時休。片雲孤月雕腸斷。椿樹凋零又一秋。

呈詞

具呈。欽賜翰林院檢討梁朝鍾。原任翰林院檢討盧應。原任河南內鄉縣知縣鄧大經。原任湖北竹山縣王文冕。原任山東㲽縣知縣羅學洙。原任順天府保定縣攸厥堂。原任借補恩平學訓導阮學海。舉人張從泰、鄧才、張如川、陳昌晉、溫濬哲、張劍之、劉榜、李光顯、歲貢張驟蓀、鑑湖、優貢陳桂芳、貢生蔡應雲、尹之璞、張得興、張烈。廩生張文楷、盧鳴啓、簡居敬、張嘉寶、黃卷、庾翩、劉敬亭、陳英耀、梁垣。生員李挺見、李朝綸、丁時成、丁夢松、丁兆龍、周天璆、鄧應熊、周一鳳、丁昌期、李雍華、李似雲、廖滄、朱華、彭士楷、何文波、葉錫璋、馮恩溥、劉逢濤、陳世澄、陳躍蛟、羅學昌、羅學炳、李湘崗、蘇紹洙、蔡榮春、庾扶輪、鄒聯奎、孫養中、梁福、何青、張作霖、張湛、林洪謨、林澄、林翰源、何玉衡、何大森、張礎颺、葉翠偉、劉岐禮、張瑞熊、張恩齊、尹步青、張尚業、李性、劉蘊、鍾承恩、石輅、張維、張桂遇、張若珠、張中選、張遊、張文采、張包家、張應閩、張鎔、李文錦、黎民仰、陳豐湖、陳大基、陳瑞、陳球、馮朝安、翟垣、陳耀邦。監生李克敬、李文朗、李大猷、尹朝紀、李士英、陳珖、尹鵬舉、李志、李兆元、林鴻華、蘇覺陽、庾黼堂、庾春華、孫國望、林汝堂、李清印、陳大觀、張會龍、鄧煒佚、張鈺岳、尹安瀾等、



呈為德昭純白。業係安危。公論已彰。明禋允合。乞具文詳請題準鄉賢從祀。俎豆有光。輿情共慨事。竊惟盛德可傳。川中安侑。殊勳莫匹。鷹鳶明禋。伏念本邑前明萬曆己未科進士歷官兵部尚書太子太保賜蟒服督師袁崇煥。星躔異宿。嶽降殊鍾。學富春華。少裕壯圖。於泮璧。氣橫秋鶚。長抒素蘊於穹壤。折桂廣寒。早向飛鳴列宴。看花上苑。旋假雁塔題名。劇縣剖符。邵武華歌來暮。琴堂製錦。任餘同切去思。雖曾試於牛刀。風行萬戶。鈴歌處處。歇陽春有腳。原未展乎驥足。聲動九重。綸綍人人。知大德不官。乃遵大計以入朝。即受主知而特拔。初授職方主事。補髓紫垣之內。正氣回天。旋擢寧遠監軍。游刃青瑣之班。忠聲勵地。斯時遼陽北貞。仕宦皆視為畏途。兵備深嚴。澄清獨伸其素志。於是由僉都御史。驟而巡撫院中丞。不惟巖疆邊鎮。聽其便宜。即至諸路按軍。遐其統轄。懸觀運籌帷幄之內。彷彿孫吳。折衝疑難之間。依稀韓范。閫寄一身於度外。不避烽烟。亦委百口於軍中。與同生死。時而一聲霹靂。巍然壯萬里金湯。時而三鼓崑崙。屹爽樹全遼保障。時而聲色不動。關內外若坐磐石之安。時而變化無方。朝君臣共倚泰山之重。是以寧成各鎮。俾寧前一帶三百里之城隍已復舊觀。功冠諸軍。即塞外長城儼萬家之千遺。獲存餘息。是則狂瀾將倒。賴砥柱於中流。大廈方搖。寄棟梁於巨木。夫惟功勳第一。九重委托以腹心。膽略無雙。諸將獨尊於方面。洵所謂在公之事。知無不為。報國之心。死而後已。豈特昭一時之信望。實足為百世之儀型者也。況建大功而不有。故墜辭鼎玉。懿精謙德之光。亦受大怨而自甘。故陰受謗疑。更昭臣節之烈。我聖朝恭讀明史。褒揚節烈。既成千秋實錄。見此志之無他。追溯前勳。復沛曠代殊恩。使斯人之有後。允矣立德立功。生既標芳於朝野。洵乎矢忠矢孝。殁應隆祀於膠庠。錫等同出德好之誠。上遵表揚之典。合詞籲請。聯造公庭。伏惟仁憲主持風教。述從人倫。懇恩具文。詳請列憲。俾照勸善之條。準配鄉賢之祀。庶忠良擬柱。幾陪禋祀於泮宮。鼓勵無涯。長樹芳型於奕禩矣。

嘉慶元年十月日呈



奏稿

禮部謹題為遵旨議奏事。禮科抄出廣東巡撫陳大文疏稱。前明故臣袁崇煥。係廣東廣州府東莞縣人。由進士授知縣。擢任巡撫。歷晉兵部尚書太子太保。督師駐軍邊塞。中外宣猷。忠貞矢志。詎料謗疑誤起。竟至直辟慘遭。欽奉上諭。已荷殊恩。愷應請入祀鄉賢。以綸風化。除冊結送部外。臣查會同廣東學政臣恭奏。合詞具題。伏乞皇上睿鑒。敕部議覆施行。謹題請旨。奉旨該部議奏。欽此。欽遵抄出到部。該臣等恭查乾隆四十八年。欽奉上諭。朕披閱明史。袁崇煥督師薊遼。尚能忠於所事。而其時主闇政昏。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憫惻。其現在有無子孫。曾否出仕。該撫查明具奏等因。欽此。欽遵在案。今廣東巡撫陳大文以袁崇煥題請從祀鄉賢。其生平事迹。曾邀聖鑒。特恩予以卹廕。請準其入祀鄉賢。以光祀典。理合遵照辦理。臣等未敢擅便。謹題請旨。奉旨依議。



# 跋

右袁督師事蹟一卷。國朝無名氏撰。按是書首明史本傳。次白冤疏。次碑聲紀。次遼事紀。次剖肝錄。次遼文。次華性堂詩集。而以嘉慶朝請從祀鄉賢呈詞奏稿終焉。亦隨手撥拾而刻成者。前明至崇禎朝。朋黨之風益熾。督師忠而獲譴。痛甚於檀江州、岳忠武。而是非蜂起。朝論沸騰。迄無定議。野史所記。如烈皇小識。謂崇煥原知遼不可復。冀以款縻歲月耳。觀其舉薦王象乾。意可知矣。又謂崇煥出關。上召問方略。以五年為期。及履任。說知文龍有成約。急遣喇嘛僧欲解文龍議以就己。堅持不可。喇嘛僧曰。今惟有斬毛文龍耳。在我可以收功。又謂崇煥雖名入援。不敢一矢相加遺。衆出言無狀。戶部尚書畢自嚴。手稿看不能下。舉朝皆疑之。幸存錄謂崇煥無可卸責。一至寧遠。遂為講款計。又謂崇煥少好談兵。見人輒拜為同盟。肝膽頗熱。為閩中縣令。分校闈中。日呼一老兵習遼事者與之談兵。絕不閱卷。或問之。則曰十子宜中者。自有命在。隨意抽取可也。寧遠之捷。實為有功。遂自矜為必肯講和。了無成算。至明季北略。袁崇煥守寧遠一條。既見一條。謀殺毛文龍一條。俱有不滿之詞。至逮袁崇煥一條。謂詔磔西市時。百姓怨恨。爭噉其肉。皮骨已盡。心肺之間。叫聲不絕。半日而止。所謂生剮者也。又謂百姓將銀一錢買肉一塊。如手指大。噉之。食時必罵一聲。須臾肉悉買盡。則理外之談。恐無其事。又毛文龍入皮島一條。安州之戰一條。鴨綠江之捷一條。均極推重。至留屯田主事徐爾一在籍嘆曰。遼左與師十載。任東事者如經略楊鎬則喪

師。袁應泰則陷城。熊廷弼則敗逃。巡撫王化貞則失機。總兵劉綎則陣亡。未有如毛帥開鎮九年。維持兩
屢復城獻俘者。而廟堂諸臣。反生異議。裁減軍餉。軍餉一減。則將士灰心矣。遂上疏。竟不省。則文龍固有
功無罪者耶。然如天香閣集劉愛塔小傳。稱愛塔素有歸朝意。東江毛文龍招之。爲人所告。將殺之。泣訴
乃免。文龍又使人鉤之。愛塔至東江。會文龍被害。馳謁關部。孫承宗大喜。易名興祚。則文龍亦匪全不知
兵者。考乎明史本傳。稱我大淸舉兵。所向無不摧破。諸將罔敢議戰守。議戰守自崇煥始。又稱我大淸設
閒。謂崇煥密有成約。令所獲宦官知之。陰縱使去。其人奔告。帝信之不疑。又稱初崇煥謀殺文龍。至是帝
誤殺崇煥。自崇煥死。邊事益無人。明亡徵決矣。則督師之功罪。不已昭然若揭哉。庚戌夏壽日。南海伍崇
曜謹跋。

維揚殉節紀略

史德成 誌

維揚殉節紀略



御製書明臣史可法復書睿親王事

幼年即羨聞我攝政睿親王致書明臣史可法事而未見其文昨輯宗室王公功績表傳乃得讀其文所謂揭大義而示正理引春秋之法斥偏安之非旨正辭嚴心實嘉之而所云可法遣人報書語多不屈固未嘗載其書語也夫可法明臣也其不屈正也不載其語不有失忠臣之心乎且書語不載則後世之人將不知其何所謂必有疑惡其語而去之者是大不可也因命儒臣物色之書市及藏書家則亦不可得復命索之於內閣冊庫



乃始得焉卒讀一再惜可法之孤忠歎福王之不惠有如此臣而不能信用使權奸掣其肘而卒致淪亡也夫福王即信用可法其能守長江為南宋之偏安與否猶未可知而況燕雀處堂無深謀遠慮使兵頓餉竭忠臣流涕頓足而歎無能為惟有一死以報國是不大可哀乎且可法書語初無詬誶不經之言雖心折於睿王而不得不強辭以辯亦仍明臣尊明之義耳余以為不必諱亦不可諱故書其事如右而可法之書並命附錄於後夫可法即擬之文天祥實無不可而明史本傳乃稱其母夢文天祥而生則出於稗野之附會而失之不經矣



睿親王致明史閣部書

予向在瀋京即知燕山物望咸推司馬及入關破賊得與都人士相接見識介弟于清班曾託其手勒平安拳致衷緒未審何時得達比聞道路紛紛多謂金陵有自立王者夫君父之仇不共戴天春秋之義有賊不討則故君不得書葬新君不得書即位所以防亂臣賊子法至嚴也闖賊李自成稱兵犯闕手毒君親中國臣民不聞加遺一矢平西親王吳三桂介在東陲獨效包胥之哭朝廷感其忠義念累世之夙好棄近日之小嫌爰整貔



貅驅除狗鼠入京之日首崇懷宗帝后謚號卜葬山陵悉如典禮親郡王將軍以下一仍故封不加改削勳戚文武諸臣咸在朝列恩禮有加耕市不驚秋毫無犯方擬秋高氣爽遣將西征傳檄江南聯兵河朔陳師鞠旅戮力同心報爾君父之仇彰我朝廷之德豈意南州諸君子苟安旦夕不審事機聊慕虛名頓忘實害予甚惑焉夫國家之撫定燕都乃得之於闖賊非取之於明朝也賊毀明朝之廟主辱及先王國家不憚征繕之勞悉索敝賦代為雪恥仁人君子當如何感恩圖報乃乘逆寇稽誅王師暫息即欲雄據江南坐享漁人之利揆諸情理豈可謂平將以長江為天塹足恃投鞭不可斷流耶況闖賊但為明朝祟虐未嘗得罪於國家也徒以薄海同仇特伸大義今若擁號稱尊便是天有二日儼為勁敵予將簡西行之銳轉旆東征且擬釋彼重誅命為前導夫以中華全力受制潢池而欲以江左一隅兼支大國勝負之數無待蓍龜矣予聞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則以姑息諸君子果識時知命篤念故主厚愛賢王宜勸令削號稱藩永綏福位朝廷當待以虞賓統承禮

物帶礪山河位在諸侯王上庶不負朝廷伸義討賊興滅繼絕之初心至於南州羣彥翻然來歸則爾公爾侯列爵分土有平西之典例在惟執事實圖利之晚近士大夫好高樹名義而不顧國家之急每有大事輒同築舍昔宋人議論未定而兵已渡河可爲殷鑒先生領袖名流主持至計必能深維終始寧忍從俗浮沉取舍從違應早審定兵行在卽可東可西南國安危在此一舉願諸君子同以討賊爲心毋貪瞬息之榮致令故國有無窮之禍爲亂臣賊子所笑予實有厚望焉記曰惟善人能受盡言敢布腹心佇聞明教江天在望延跂爲勞書不盡意

## 明史閣部答睿親王書

南中向接好音法隨遣使問訊吳大將軍未敢遽通左右非委隆誼於草莽也誠以大夫無私交春秋之義今倥偬之際忽捧琬琰之章眞不啻從天而降也循讀再三殷殷至意若以逆賊尚稽天討爲貴國憂法且感且愧懼左右不察謂南中臣民偷安江左竟忘君父之仇故爲貴國一詳陳之我大行皇帝敬天法祖勤政愛民



眞堯舜之主也以庸臣誤國致有三月十九日之事法待罪南樞救援無及師次淮上凶問遂來地坼天崩山枯海竭嗟乎人孰無君雖肆法於市朝以爲泄泄者戒亦奚足謝先皇帝於地下哉爾時南中臣民哀慟如喪考妣無不撫膺切齒欲悉東南之甲立翦凶仇而二三老臣謂國破君亡宗社爲重相與迎立今上以繫中外之心今上非他神宗之孫光宗猶子而大行皇帝之兄也名正言順天與人歸五月朔日駕臨南都萬姓夾道懽呼聲聞數里羣臣勸進今上悲不自勝讓再讓三僅允監國迨臣民伏闕屢請始於十五日正位南都從前鳳集河淸瑞應非一卽告廟之日紫雲如蓋祝文升霄萬目共矚忻傳盛事大江湧出楠梓數萬章助修宮殿豈非天意也哉越數日卽命法視師江北刻日西征忽傳我大將軍吳三桂借兵貴國破走逆成殿下入都爲我先皇帝后發喪成禮掃淸宮闕撫輯羣黎且罷薙髮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舉動振古鑠今凡爲大明臣子無不長跽北面頂禮加額豈但如明諭所云感恩圖報已乎謹於八月薄治筐篚遣使犒師兼欲請命鴻裁連



兵西討是以王師既發復次江淮乃辱明誨引春秋大義來相詰責善哉乎推言之然此文爲列國君薨世子應立有賊未討不忍死其君者立說耳若夫天下共主身殉社稷靑宮皇子慘變非常苟拘牽不卽位之文坐昧大一統之義中原鼎沸倉卒出師將何以維繫人心號召忠義紫陽綱目踵事春秋其間特書如莽移漢祚光武中興丕廢山陽昭烈踐位懷愍亡國晉元嗣基徽欽蒙塵宋高纘統是皆於國仇未翦之日亟正位號綱目未嘗斥爲自立率以正統予之甚至如元宗幸蜀太子卽位靈武議者疵之亦未嘗不許以行權幸其光復舊物也本朝傳世十六正統相承繼絕存亡仁恩遐被貴國昔在先朝夙膺封號載在盟府殿下豈不聞乎今痛心本朝之難驅除亂逆可謂大義復著於春秋矣昔契丹和宋止歲輸以金繒回紇助唐原不利其土地況貴國篤念世好兵以義動萬代瞻仰在此一舉若乃乘我蒙難棄好崇仇規此幅員爲德不卒是以義始而以利終爲賊人所竊笑也貴國豈其然往先帝軫念潢池不忍盡戮剿撫互用貽悞至今今上天縱英明刻刻以復



仇爲念廟堂之上和衷體國甲胄之士飲泣枕戈忠義民兵願爲國死竊以爲天亡逆闖當不越於斯時矣語有云樹德務滋除惡務盡今逆成未服天誅諜知捲土西秦方圖報復此不獨本朝不共戴天之恨亦貴國除惡未盡之憂伏乞堅同仇之誼全始終之德合師進討問罪秦中共梟逆賊之頭以洩賓天之恨則貴國義聞照耀千秋本朝圖報惟力是視從此兩國世通盟好傳之無窮不亦休乎至於牛耳之盟則本朝使臣久已在道不日抵燕奉盤盂從事矣法北望陵廟無涕可揮身陷大戮罪應萬死所以不卽從先帝者實惟社稷之故也傳曰竭股肱之力繼之以忠貞法處今日鞠躬致命克盡臣節所以報也惟殿下實昭鑒之

# 維揚殉節紀略

[illegible]

宏光乙酉四月初一日閣部史可法在揚接得塘報北信緊急遂督師至泗料理防守而沿河一帶防汛總兵官已報俱降初六日接密旨調輔臣史可法藩鎮黃得功等星夜提師過江以禦左兵閣部即移檄藩鎮於初九日飛抵浦口隨奉旨着黃得功等渡江史可法仍守揚泗閣部即馳泗而泗州沿河一帶總兵官李遇春等已降閣部同史得威數騎回揚泣諭士民晝夜登陴爲



死守計至十五日北兵環薄城下豫王差降將李遇春等擁令旨至城下說閣部歸降閣部委副將史得威對話數以本朝厚恩并堅守不屈之意豫王又令鄉約捧令旨至濠邊閣部曰我爲朝廷首輔豈肯反面事人遂縋健卒二人投令旨并鄉約于河中遇春飛逃回報豫王又持書來復書實以背約不屈如故十七日又接豫王書五次皆不啟封置之火中答語益厲北兵攻打甚急監軍道高岐鳳總兵李棲鳳等又踰城投降閣部知勢不可爲以副將史得威素有忠義可寄大事十八日遂傳入內相持慟哭曰拚一死以報國家爾我同有此心甚可乘稍乃下拜得威爲後嗣得威伏地泣辭曰得威自有宗譜況無父母命安敢爲他人後相國爲國殺身得威義當同死何敢偷生閣部亦泣曰我爲我國亡子爲我家存命以父母大事屬子子可勿辭同侍者劉肇基等亦交口泣勸閣部泣拜得威曰爲我祖宗父母計我不負國子無負我得威不敢再辭哭拜受命閣部遂拜書遺表一道以上于朝又手勒遺書五封一遺豫王一上太夫人一遺夫人一遺伯叔兄弟一屬得　威



囑以請入宗祠寄托後事又囑曰我既死當收葬太祖高皇帝之側萬一不能即葬于梅花嶺可也因慮城破軍亂致有失誤又寫六封付家人史書收藏及二十日豫王又持書來說閣部防守愈堅二十五日攻打愈急閣部拜禱天地以砲擊之傷北兵數千豫王身督勁兵狠攻城西北角忽崩時矢石如雨尸積如山北兵藉以登城蜂屯蟻集閣部知勢已去乃與得威訣持刀自刎參將許謹雙手抱住血濺衣袂未絕復令得威刃之得威不忍加相持昏絕閒謹同數十人擁閣部下城至小東門許謹等被亂箭射死閣部問前騎爲誰得威以豫王答之閣部大呼曰史可法在此北兵驚愕衆前　執赴新城南門樓上豫王相待如賓口呼先生曰前書再三拜請俱蒙叱回今忠義既成先生爲我收拾江南當不惜重任也閣部怒曰我爲天朝重臣豈肯苟且偷生作萬世罪人哉我頭可斷身不可屈願速死從先帝於地下時得威身有遺書恐致失落奔鹽閣段姓家寄藏遺書回視閣部詞色俱厲豫王曰既爲忠臣當殺之以全其名閣部曰城亡與亡我意已決即劈尸萬段甘之如



飴但揚州百萬生靈既屬於爾當示以寬大萬不可殺遂慨然授命于揚之南城樓上屍爲衆兵分裂威時欲前同死又念身承遺命一死反爲負托急下威取前遺豫王書欲投須遺骸收葬旱被拘執到營過匠不屈每苦萬狀批發許定國營審取以全忠臣後嗣五月初一日方奔出營進城找尋閣部遺骸但見屍積如山時天炎熱衆屍蒸變難識不敢妄認以致泉下之靈無回金陵報訃哀毀成病勢危閏月少差閏六月初十日復同赴段宅找尋原藏遺書而段氏闔門被擄殆盡威徬徨莫措雖仰天長嘆痛閣部在天之靈忽于破屋廢紙內搜出即持往南京獻於太夫人回憶四月十八日而託時光景慘然在目得威不知其崩摧之何從也更念忠魂無坏土之棲存歿何慰且使薄海內外悠悠無定論得威誠萬有餘罪矣爰于丙午清明後一日舉衣冠招魂葬于梅花嶺旁封坎建碑聊遵遺命得威[illegible]受恩深重而撫今追昔覥然偷生誠閣部之罪人哉茲以危城授命始末略述于左不文不備天下後世將曉然共見閣部之大節期期如日月之經天則庶乎其不朽矣



殉難文武官員姓氏附列于後

翰林院庶吉士吳爾壎

兵科施鳳儀

兵部職方司主事何剛

督餉僉事黃錝

督糧通判吳道隆

揚州府知府任民育

原任江都知縣周志畏

新任知縣羅伏龍

提督總鎮劉肇基

副將李豫

總兵官莊子固　乙邦才

[illegible]知縣何[illegible]　胡如瓊　盧經才

正旗鼓副總兵馬應魁

副旗鼓參將陶國祚

贊功參將任恩誠

內左營參將許謹

內右營參將馬國用
內前營參將陳光玉
隨侍家人史書
贊畫記室陸曉　顧啟允　龔之厚　唐經世
內贊隨征都司千把總等官
姚懷龍　曹燦元　吳魁　孫春
解學曾　張小山　范譽　范淵
王東樓　徐應成　范海　馮士
馬近仁　張應舉　段元　鄧倉
其餘文武諸臣殉節者甚眾未能盡識

遺豫王書

敗軍之將不可言勇負國之臣不可言忠身死封疆實有餘恨得以骸骨歸鍾山之側求太祖高皇帝鑒此心于願足矣宏光元年四月十九日大明罪臣史可法書

上太夫人書

不肖男可法遺稟母親大人兒在宦途一十八年諸苦備嘗不能有益於朝廷徒致曠違定省不忠不孝何以立於天地之間今以死殉城不足贖罪望母親委之天數勿復過悲兒在九泉死無所恨得副將得威為兒後事望母親以親孫撫之四月十九日不肖兒可法泣書

遺夫人書

可法死矣前與夫人有言約當於泉下相候也四月十九日可法手書

遺伯叔兄弟書

可法撤書與叔父大人長兄三兩弟及諸弟諸姪揚城旦夕不守勞苦數月落此結果一死以報朝廷亦復何恨獨先帝之仇未復是為恨事耳得副將得威為我了事收入我宗為諸姪一輩也勿負此言四月十九日可法書於揚城西城樓

遺史得威

可法受先帝厚恩不能復大仇受今上厚恩不能保疆土受慈母厚恩不能備孝養遭時不偶有志未伸一死以報朝廷固其分也獨恨不早從先帝于地下耳四月十九日可法絕筆

維揚殉節紀略終

右維揚殉節紀略一卷明史閣部標下都督同知史得威所誌也敘述危城授命始末并錄絕筆遺書生氣凜凜展卷欲涕當福王南渡時四鎮離心發小竊柄其能身係社稷之重鞠躬盡瘁百折不回以完有明一代之氣節者惟閣部一人而已伏讀

高宗純皇帝御製書事一則彰大義而獎孤忠仰見

聖人大公之心如揭日月因敬謹刊刻冠諸卷端而以睿

親王與閣部往復書函兩通彙刻于維揚紀略之前俾知亡國孤臣其忠義之迹得以表見不朽者實惟遭際之盛云嘉慶已巳冬月昭文張海鵬識

端巖公年譜

張文麟自敘

# 端岩公年譜



聖天子建號[illegible]張文麟自敘

國朝九世孫瀚務

成化十八年壬寅正月初十日卯時文麟生於今所治居第時封承德郎刑部主事先公晚翠先生往候外大父推府孟陽盧公於河南南陽府（盧公諱旭字景昭舉人信之子）未回是日天寒所居草舍壁不遮風落地後先祖母韓夫人方治湯沐沐後口漫白涎沫鄰嫗弓媽媽問之急來持抱以兩乳覆護之良久方甦三月後先公方歸血軀已





受堅潤如玉喜甚因揭所攜書詩於禮記冊後先夢於大江中獲一巨鯉遂名文鱗今改為麟（得于祖母韓夫人母盧夫人之言）

成化十九年癸卯二歲

成化二十年甲辰三歲

成化二十一年乙巳四歲不記三歲四歲出痘韓夫人抱臥於懷愛不舍着席時或戰戰驚躍每以沸湯或熏湯濯之則止至五六日痘不起幾於危殆時有扶鸞召神值土神周孝子降大書無事吾能力保且書一符粘于房書令蔡太保驗痘因治供神諸物餉扶鸞者未畢韓夫人急呼曰吾耳聞如蟹噴噴聲狙觀之則額上痘疹俱肥肨發起矣遂獲生吾家崇奉周神至今不替（得于祖母韓夫人母盧夫人之言）

成化二十二年丙午五歲每遊適韓夫人頁糖飴一日遶夫人身旋轉不已夫人戒之曰轉頭暈跌了予應之曰周流四方夫人大喜曰此兒日後長進至今猶自記不忘

成化二十三年丁未六歲先公命就外傅即今所居巷南十數家有錢先生者拜為師錢教村學市井童子約三十餘人每日止授予顧童詩四句且令他生教之不能成誦

宏治元年戊申七歲改從盧公殿東往頭一家任先生先生訓導有方日有定規凡所背書每先日授次日晨入則背昨所誦書次習字散午後令誦昨所授書必熟背背熟再授明所誦書吾性於書必先誦至次日復誦數遍則熟得先生教法如此諸同學背書我為最熟遂稱聰明



宏治二年己酉年八歲

宏治三年庚戌年九歲

宏治四年辛亥年十歲從東鄰穆廷尊先生先生講貢士與先公友善故命從之而先生教法無常與任先生反每自出外稚性懈弛遂至書背不出端嚴子曰一子耳從任先生則聰明從穆先生則嘈喚入家子弟少有資質全在先生之善教不善教耳

宏治五年壬子年十一歲復從任先生四書得熟誦讀禮記起

宏治六年癸丑年十二歲隨先公學于蘇州馮氏湯氏（湯銜聽家學子名保）蘇有萬瓚者聰明書具下與予同庚已做秀才不知從何人經湯氏館見其從者有詩一束翻數十本先公指示之以歆動吾意時隨補廩乙卯科舉朋輩引入非難之所漸成疾年十七而亡後先公館於穿山



劉氏劉與蔣姻親也因攜其所遺東壁稿見示皆論策真是奇才而不自檢束遂至夭亡人家有聰俊子弟不可不謹視之是年五月鼻衂為甚塞左則右出兩塞則口出以冷水濟手面易一盆水俱赤先公驚訝且[illegible]書備人背至齊門趁船回家將息至七夕歸見予而色仍止請醫至重九方攜至馮氏館初於正月中約至蘇先公旅食于鄭海有容氏鄭一日約先公同詣一處龜卜予亦隨行記卜者居於水邊面西扉寫雲間袁氏時先公視龜卜予甲乙舉丙丁舉明卜者曰必登舉且易成若學習後亦發解而學與言畢少坐復有爆卜聲卜者指先公曰是先生袖中龜出耶之乃自來一枝卜者書曰必省舉業此文書官貴爻所發名為仙人上馬卦若科舉秀才占得此中復取龜經與先公驗看後

先公頗懷疑遇卜者輒與觀之言好怯者半予習舉業不四五年而通大義遂中魁中進士占者之言爲信以此推之數固先定然必業之精進乃不負占者之精驗學者可不自用其心哉

弘治七年甲寅年十三歲先公硯荒於家自課予誦習六月初一日自聯學升散入門即命予曰今日朋友對我云令郎學舉業三場通了你尚未會今係好日學起出學而時習之一題授以活套披萃老書二帙云觀此作文時先公無力而時文只此而已任予抄批成篇三五日後遂出君子務本一句無所抄看不知作何等語先公舍之今不自知其成章與否也

宏治八年乙卯年十四歲時先公至友陳企周尚古其子應春先予一日而生延師陳子身先生于家邀予附學予身先生家世善教三四日後欲試予書生熟一日六行好於絕句忽提一句予應誦如流先生喜乃加意日課予作文一篇一日忽命題有顏回者好學予問先生曰有二處先生曰後頭顏回蓋先生默許予也乃不輕意作一篇送上先生曰不用心再做復作一篇時尚未午先生默而收之至五月五日先公自館回先生稱予於壁駸駸觀先生對先公吶吶數語乃出所考顏回好學文以示先公先公有喜色予亦自信乃知向學矣是年春三月先生偶出同庚兄陳應春市魚鮓一荷葉包攜冷酒一壺邀予遊山空腹飲三四盃已醉隨其踰山至西門入程尚書花園令歸郡守八十一翁陳東麓被固有僕子安得有識尾其過河攬船緣而走墮水幾喪若有神護止飲水數口直立而起帶木項泥而歸先母太安人且驚且喜易乾衣撫就寢先公聞之弄回

 五

自慶無恙亦不忍治止令先生責數枚而已烏呼若予如先公而不能有人以衛其子丈生止吾一子而不能自衛其身幾至危喪痛定思痛言之可以垂戒吾子若孫其尚慎之哉念之哉

宏治九年丙辰年十五歲時刑部員外郎張起齋應治（名鳳來彼時字號若此）於乙卯以儒士應舉登薦然先公與其尊人克理先生同庠校因命予拜克理爲師實資起齋飛澤然克理先生講貫亦精到下筆則少差每患目疾不出則命起齋命題予至起齋家不數日忽起齋爲予告曰家母言夜夢後巷張家新造大門面不知如何遂以穢物發日汝大富貴今亦不失爲富貴之人然亦小就耳乃一至起齋所朝見夢於吾師毋可知境遇皆前定貴人勉力以進修耳

宏治十年丁巳年十六歲家居治業讀書要元然未嘗學策論一日先公携舊時手錄一冊付誨曰此王振花論細讀之亦少會其首尾節次然未嘗作數篇於策則尤未學也

宏治十一年戊午年十七歲時當大比知縣楊柳塘（子淵縚字名父）先生蒞縣先生貫冠七縣作興文學之主先考留士命題四篇（門生當猶者微也功者誦也經大則如成小則如德澤正己以格物業開顯頂端焉堯潮語范仲淹人涵麗鄉如何）人乘筆皆成章午晚納卷先生亟稱許焉問何以讀禮記告以先公教經先生曰中得何不往餘姚從講對以力不能先生曰我那裏從師講書一雙草鞋背三斗米執去了何難先生乃點留意次年送予從餘姚諸先生用卿（先生諱翀辛酉舉人乙丑與余同登進士）講聽取送府考府王河南曹鳴岐先生（諱鳳以御史出守蘇州後予爲進士先生陞御史入京於朝予一見病先生已病不二三日逝其若是孰能爲不復見今將切慕仰焉）命二題繫之論實學

 七

取十四人以同年姚天章李[illegible]爲第一（後天章與予爲甲子同年予第）二四名畢會第一而獨呼予上前喜溢顏面口誦四書中警句稱許不置送察院考時提學方信之先生取人精數而命題嚴切學力未周四書本經策論得此失彼不錄先公曰府主有引進汝意盍往求之及門門吏呵斥府尊自見呼進時與衆官候察院晨揖府佐衛揮皆旁列府尊笑語曰此常熟縣小秀才我考尖中經解予因告求一言府尊曰我也不說你也不消我說回去讀書尖中經解令揖西去既出復呼人叮嚀用功勿負我望遂歸

宏治十二年己未年十八歲冀父招同其子文蔚讀書幾二三月用卿諸先生來就河陽徐氏文輝（諱延光）館以爲里謁柳塘先生先生爲予道名命隸召予至縣持某酒引予詣諸先生寓拜爲師是月十五六先公覓少盤費至蘇求蘇庠舊友雷起東寓資開元寺僧舍小房一間以居（延光君府學生居學西一舍故事予乃近處）每日晨謁先生求講至晚午經講一遍先生以上半年一歸餘姚予亦歸謁柳塘先生爲予出策修五金七夕後先生復至予再上蘇借會已居他人求府教授李先生煊（江西浮梁人失記其字號）與居嘉會亭廟房先生爾我許開遊舍爲褒寮會學舊爲荒圃亦曾府尊所擯爲諸生講習所然舊居之者稱傳此荒構多鬼予夜宿晨興並無影響十月初冬先生欲歸先公借一舟命老僕陳定送予宿二夜則云聞鬼聲而不能眠豈予不德鬼乃知所畏避耶

宏治十三年庚申年十九歲時柳塘先生尚蒞吾縣倡之方先生來自崑山日出後登岸入院揖後柳塘諸日常熟不選入學久知縣考幾个童生容吾考信之先生

 八

曰然今日就送與縣增科舉秀才同考考得過則送但
出外早飯進考時予與弟文鳳俱至儒英坊下時大伯前寓先生居求庶伯母供食而就考命題四篇四書下孟有尋書起身天下實世論世儒不知王政之本釋與業題今忘之第三日發落秀才有御史王
原善善說李不知爲誰說入學啟端言童生有好否倩
之先生回云有二童生倒記得論題江陰發案送入學
二十四人齊名一人予爲第一柳塘先生行取秦從節諱鑑先生代之夏季考予爲第一袁起齋第二秋季予第
一起齋復第二至冬季予第二



宏治十四年辛酉年二十歲時當大比秦知縣考送府
應試予第四府王曹先生首問曰我考張某好縣考在
何處從師先生對以第四前此季考多第一先生喜厲
信之方先生陞山東參議新提學陳石峰先生未到科
舉則遂按袁大經先生代考予纂錄先公止予一子每
出與俱至南京三場畢之囂遲延數日而歸是年除
子爲南州中十三名予與起齋皆同告曰我二人可不
中一百十三名皆自報以圖後舉至十月十五日學教
河南李先生諱說字世昌舉人有德行奉石峰教條考誠意自修之
首一論殊不爲意送卷即退先生呼止看題懇自而觀
曰好聰明秀才不用心聞之毛豎骨竦遂知所以用心
矣至今懷我先生不忘焉
宏治十五年壬戌年二十一歲自舊年十月一聞李師
教先生之言便覺大警醒夜夜至是年三月覺有
長益四月則石峰先生案臨歲考命題仁也闕有而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論君臣始終兩全策附臣衞劉丙論甘陳功罪例如初作四書義似艱澁及
論自立一見前趙普與太祖君臣不能兩全於太宗君
臣何有策則謂匡劉所論皆非當論馴支宜伐不宜伐



以定甘陳功罪石峰先生取予爲第一構鳳起齋告先
考第一聽鳳先生義不易也自後作策論頗得東坡三
昧至冬則先公命婚家事槃心矣
宏治十六年癸亥年二十二封安人先室王氏于歸時
正月初八日繼而封主事王東川又爲其子王于田聘
耕麓家妹婚先公手案勉強完事就一小館備口方始
心安而三月初四子病忽作又歿二親之心上顧老祖
母八十在堂父母更無次子新娶在家計無所出悲
傷悲八九月痛甚夜亦不寢食亦不化自思徒悲無益
乖背放懷大不乖絕吾老父母寢食稍安欲以藥物補
助而不能捐懲欲以飲食滋養而不能備辦勉強日用
幸而平安
宏治十七年甲子年二十三又當大比理故猶躊躇書闕
三月盡則石峰先生至府月考科舉矣命題四篇舉業
叢雜全非昔時文思取錄九折號石峰先生驚訝問在
訓師輔對以昔年一年病石峰言可知不病安得在此
拔第三人試禮記房考官則朱璉扶病入院次日遂出
禮記卷待各房看本房卷畢分看詩經房考官黃德卿
先生分看予卷取爲首送大主考豈識別本經入闈曰然
二場稱之至三場只第一道策完四道皆未備後查爲
脫錄生抹被對云不可取德卿先生請弔卷對曰一弔
卷就有是非德卿曰禮記卷終不然買了詩經房考官
何是非之有對執不取時同年姚璣嚴亦欠一判填草
榜俱無我二人對卷卷入德卿先生首薦予卷即時而
獲乃送對閱對云送府尹看送院場看俱云該取乃填
取第五姚亦得中弟進士後姚璣亦以草榜見示後去
二名不知何人登中名也初首場出曰得一三字先公



一見問何如對以有些一意思先公急市牛酒充飢以待
炊飯命念文則力不能也先公又往候弟文鳳于飯後
遂錄文完先公與弟至場中散盡而歸寓恐利忽送文
看遂忻然是時又欠盤費十六晚就張起齋高欲附舟
回家適起齋他往更深始回至五鼓起齋進呼先公四
伯我不中令郎必中且連中進士適夢於後園報中五
人有縣紗圓領也到後巷張家去了其夢俱合起齋直
至巳卯方中第四信乎數有前定也九月初一日蚤飯
時報者方至先是日四更時先岳母李孺人呼先室曰
夢汝官人中了且中得高有一黃帖恰像你老太公扯
被巷尸袁先生是先祖一樣學官隨報者至予寓一賞
帖銀三兩適是黃帖彼嫌少要討看曰誠少扯碎似此
璵屑亦見於夢耶入京在丹陽道中遇方伯周箭器由
京云見各試官云貴縣張某他祖宗有何陰德中第五
不知又何欠缺不中解元其詞皆同則又悔不中解元
矣人心不足如此然自今觀之亦中不得解元也



宏治十八年乙丑年二十四先公不舍獨子三千里外
背寒冬至後與予同起程正月二十八日到京旅行二
村僕不諳煤爐者數每食但硬初八日則一僕病二場
先一日病者死矣三場俱先公送入試畢一時同會者
俱相與語予中不知何以得之後中六十九名石城李
老先生爲提調一出榜即令人馳報時三鼓矣先公雖
喜與予皆若固有聞寵不驚繫自幸先公多福予嘗有
後望而先公嘗止六十四予僅守一邵命與閣初場進
呈題曰先發皇帝焚香祝天願得真才爲國家用方始
閱題今不知誰爲真才誰得用也三月十八日殿試崑
山顧鼎臣爲榜首榜眼董玘會元探花謝丕經魁閣老遷子

予中二甲二十二名復取庶吉士吾蘇則徐縉一人閣老王鏊婿餘進士分撥九卿衙門觀政予撥刑部求入廣東司以陳東蕘為本司副郎同縣相依也正郎則劉綱任邱人字克立主事沈經字剛夫嘉興人劉喬字世臣慈谿人高賁字曾帶江陰人同司進士熊太湖廣人楊鐩涿州人先公以予獨在外即於四月初十日陸路言旋圖送家室先公至家不越月即覓舟送家小於七月到京九月初同年王仲申捧詔南頒先公附舟而歸是年四月二十六日散部覺身不快似有感冒告假在寓五月一日後開俱免劄初七日尚臥於床將午忽天色昏黑狂風怒發窗扇打開碎瓦紛飛良久方息驚傳是時先敬皇帝賓天在朝拔本者俱見宮中黑氣一道沖天中有衣黃者乘龍而上次日力疾而出隨班入臨於呼先皇帝至仁至聖實天乾坤正大之氣臣民無福一旦升遐龍馭上賓見者罔不妄也

正德元年丙寅年二十五禮部奏請遣官分布天下修孝宗實錄予同令工部尚書顧可學顧以浙江參議棄靖初致仕累卿年行取授通政陞今官往浙江浙之上虞進士孫景雲作玉山縣尹故其妻某氏為夫棺殮畢詣其夫所愛二扇經於柩前



節望聞者而該縣不詳遂請獎予駁行該縣君子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過某氏從容就死於夫殮之後豈有生而失德該縣乃始備其事入冊錄上於朝時禮部尚書部先生國貞為廉寮吏部尚書陸先生全卿為副寮見之深以為然已丑年錄尚未成九月為祖母韓夫人壽歸虞山

正德二年丁卯年二十六復往浙催徵貢銀時閹竇劉瑾擅權復西廠行事陰遣一校捕拾人過入武林驛聲勢赫然遁後視之亦氣前歷於三司如無有予未後往

覘之二校大言大人修書無事分賓主送予門外又言只大人衙門可到來拜與之酒飯而去是年十二月還朝予授刑部河南司主事有同人學殺學失心不知何能至京改名天生告一通狀至貴州司云子佛生妻某氏俱有官職來京受封時該司徐廷賢問得其情出題與彼破彼又好又為予同學欲援救之因攜予同至貴州司見學贏然在彼廷賢先給以原擊帽說予謂學且安心學言只有大菩薩小菩薩許我見有朝服官帽來付如何是好廷賢言其痴妄如此不可放出被走了倒



是我事予做一大厚綿被令其纏身併月送米三斗錢三百著司獄看顧之忽寫書報其父來引至來春隨貨友至學已先故予為棺殮瘞埋其父開棺識認收骸骨而歸學本一好秀才急於功名遂至失心遠走三千里特死於刑獄非予骨亦無收惜哉廷賢亦仁人死而無後何天道之遠也

正德三年戊辰年二十七是年尚書屠先生諱勳致仕左侍王先生諱鏊之陞尚書本司正郎周憲湖廣人字時敏奉敕往廣東勘事員外張瓊江西人原有瘋疾行履亦艱欲推陞郎中且在司主事唐權松江人字季和以引工部議湖廣殺縣知縣宋昆餘姚人字孔昭不久亦以微事謫江西臨州知縣本司事予獨任之繼而周正郎陞大理府瑾創例各部不拘通融轉陞予是戶部郎中孫徽者至與同僚多不合至十月朝審大處決予所問因釋杻鐐付校尉押赴至堂下予亦惕然因至則叩頭不已云謝了老爺去予因溫慰之莫不是冤枉了你因云不寃我自犯該如此又叩頭連聲過世做驢馬報老爺問我罪並不曾惡打我一板諺云歡喜閻王死而無怨信哉校尉押因出退食




孫郎中進揖予曰長官門死囚尚且不怨孫某無知失敬失敬自是孫敬予予亦敬孫稍相得矣孫亦耿介終是見短識淺拙一教坊樂工訟家財者西廠一校私一家則請孫并部中閻司諱宏徐司徒諱問同年方從及兵部郎中汪衆聞約予往予對以不請我聞遂怒不去校者正錫門外孫徐汪皆先歸方戀飲歸不及門復至彼校俏次日彼對頭樂工迎劉瑾東華門出訴告時洪先生方掌部與瑾相得瑾庇其校不奏擎止與洪說論孫問官於外汪徐劉俸方為民後閻孫至廣西僉事不知的否也都中僚友僉許予為不苟聲問漸著遇時孰擬改御史年未及而止

正德四年己巳年二十八仍任河南司主事時劉宇為吏部尚書左侍郎張綵創為京官不時考察工部左侍郎范士鳴曰今日考察惟張年兄不在心考察曰張綵熟觀予者久有私引意予終不入其門遂止

正德五年庚午年二十九是年洪尚書改左都御史鄢陵劉先生諱璟代之五月風霾累日遠近不辨乃應在西北安化王寘鐇造反寧夏起用楊一清為總制御馬監太



監張永監提議征安化實無善謀亦無預備彼有一嬌人王九兒後亦被遂至京會闕鬻鶴神神降稱安化為老天子遂萌逆後見差去大理某官在彼清查人心洶洶遂與納粟都指揮何錦等殺所差官一時創亂平亂後方慰用人稱今封咸寧侯仇鉞善謀且勇欲得為用仇鉞不出何錦勸安化必須親到相請一入門遂為仇鉞父子所執張永喜邀功必欲到彼楊一清亦至搜其家資鎗刀弓弩亦無幾件時予與閻靜中同在本科楊一清張永本先到押帶安化一起在後時十月日予與靜中私

201 47B

議所起發重犯數多須分寄鎮撫司都察院本部二處
監候安化并家屬送諸王館行戶部給飯錦衣差官校
防範司禮監差官監守應天府取老婦看伴其宮眷本
人次早諭予早隨劉先生候於左順門劉瑾與數閹紅
袍玉帶搖搖而出呼劉尚書遂授以本劉先生接捧少
頃閣手遞與予旨意安化王日用飲食行令光祿寺辦
司禮監輪撥長隨看守錦衣衛差官校巡視其司禮監
手本例用堂上印劉先生摘所佩印匙與予就同九卿
各堂上出西華門往迎張永入其押安化一起報皇帝



欲親視予至部語司務廳呼十三司吏辦草圈襯紙另
用標旗寫囚犯名一囚戴一插一從後載門入西華門
出選部予同該司點入夜深方歸明早靜中輪早入朝
于本明至西長安門門官遂予附耳言劉瑾已拏入至
左掖門則劉先生各堂上俱出掖門矣轉身隨後問靜
中門上劉瑾在否云不在是拏矣少頃得旨歷數瑾罪
惡奉御着去鳳陽司香係法司便條陳他罪名來說甚
張永回留身獨奏安化數劉瑾罪惡指斥上榜文武宗
毅皇帝即時遣人拏下劉瑾故有此旨堂上雖令該司
官及十二司條陳實在本科午飯時方與靜中條得數
事私議劉瑾罪惡如何條陳得盡得有旨打問成招便
好頃間抄報吏持報至劉瑾拏在午門前係法司便會
同各官打問明白來說甚吏科都給事中某亦瑾所私
鄉里欲脫己劾瑾數事內稱瑾扇中藏刀甚瑾冬間用
貂鼠皮為大扇障風中藏刺刀其意不知如何行刺刺
何人也瑾聞之曰某亦劾我瑾敗吏部尚書張綵錦衣
衛都指揮楊玉皆瑾鄉里所寵私者及門下鎮撫司指
揮石文義千戶張文冕俱逮問綵既拏吏部四司中亦



點二人聞靜中調吏部考功司員外本科補方日升又
予獨任其事矣該司寫一會簿送五府九卿各堂上六
科十三道公侯駙馬伯書名會問舊例午門前只於錦
衣衛直房門首是日拏瑾親定不知何官傳言上御門
拏瑾向前拏到午門御道東跪其東邊手門半開半掩
不見閣人聲影百官自閣老李西涯費鵝湖而下分文
武班侍列福建司主事王希孟貴州司柴義各以聲音
洪亮推宣旨意及奏章宣訖錦衣衛掌衛事指揮劉
璋出班跪奏請旨打多少亦不聞傳語須臾俞起云有
旨打四十當直官校齊聲答應訖有一官大聲云打四
十攏着棍五根一換打每一宣言則各官校齊聲答應
如前暫振殿廷劉瑾則跳躍反接二常駕官揪其腦髮
一棍挿背挺直復有一綢皮條套其兩膝扣住一棍壓
定用棍打其前腿名曰攔馬五棍畢一官叫換棍激喝
答應一一如前打四十後方問瑾垂頭片時不語少頃
則張目四顧云滿朝大小官員都是我起用的只叅駙
馬開口朝廷用人如何是你起用掌嘴韋訖十下乃是
蔡駙馬發問瑾如何造甲造穿宮牌造御寶俱不招伏



有一官詰問見今朝廷御門奏請出來甚瑾拏朝廷即
鏁其家違禁之物已收在官瑾始無辭招說俱有俱
有乃疎其親屬字予與日升採其手頁久僅能扶策畧
成一十字一官跪奏畫招了叩頭而退瑾仍就鎮撫司
監司僅具招草俱予與日升次第瑾惡百端成招謀反
罪議後加參語其劉瑾姪劉二漢年十二歲因參劉二
漢律不加刑但劉瑾招稱劉二漢後有大貴因此謀逆
罪坐所由法難輕貸數日後早朝畢奉旨劉瑾凌遲三
日剉尸梟首仍畫影圖形傍示天下劉二漢一體處斬

是日予同年陝西司主事胡遠該監斬錯愕告予倘或
劉先生曰我如何當得劉回言我叫本科稍你予因應
之過官寓早飯即呼本吏隨邀該司掌印正郎至西角
頭劉瑾已開刀矣凌遲刀數例該三千三百五十七刀
每十刀一歇一吆喝頭一日例該先剮三百五十七刀
如大指甲片在胸膛左右起初動刀則有血流寸許再
動刀則無血矣人言犯人受驚血俱入小腹小腿肚剮
畢開膛則血皆從此出想應是也至晚押瑾順天府宛
平縣寄監釋縛數刻瑾尚食粥兩碗反賊乃如此次日



則押至東角頭先日瑾就刑頗言內事以麻核桃塞口
數十刀氣絕時方日升在彼與同監斬御史具本奏奉
聖旨劉瑾凌遲數足剉尸免梟首受害之家爭取其肉
以祭死者剉尸當胸一大斧胸去數丈逆賊之報亦慘
矣繼而都察院會審張綵輩四人止在錦衣直房前打
問各打攔馬三十問擬張綵交結變亂斬罪本人旨意
着再拏在午門前打問三日張綵死猶斬首安化反叛
則在諸王館會問問時大理卿張先生（諱綸字大經）首問你
說再有何人張永弟張容以永安化功已封彭城伯年
可二十三四急過東班止大理曰如何造罪問死人曰
就于朝中亂指一人拏好不拏好大理慚而默容雖紈
袴如此事亦有定見大理不如雖濫封彭城亦異於庸
衆也問後會本題進留中寢其各王府議其緣坐先後
俱到則引赴文華殿前而劾刑部侍郎讀彈章訖次六
科次十三道劾能書緩一一卷安化父子而出殊不見其
形也次日各堂上科道于東闕門松樹下會議其緣坐
楊一清首言不必引祖訓我那時要殺他就殺了各官
默然本部堂上反對予言你要下筆去說予性直不知

文科教師研究生閱覽室 081·18 0022
14460



違忌乃言祖訓不敢不引彼時老先生若執陣上斬獲事體與今日不同一淸不語各官亦唯唯而散予則見罪於一淸後兵部何先生諱鑑欲調予兵曹一淸則沮抑不容矣會本上安化王寘鐇自盡焚棄尸骸以滅其迹予某送西內餘眷屬發鳳陽高墻居住總而陝西解劉瑾原籍人到一一皆田夫該司不問籍之同異俱坐以斬罪予爲劾奏劉瑾擅權謀反彼何有一句波及後蒙旨俱發廣西煙瘴地面爲民後雖不知死活一時得生亦二三十人矣是年十二月予陞山東司員外郎仍在本科

正德六年辛未年三十是年數司禮太監張永會三法司大審錄部堂司都察院道大理左右寺俱先謁張永於城外宅請司寇明仲何先生鑑自南兵部調至先生年高言不苟謂予曰太監慣不知發放舊例本科與言爾無辭至審日刑部硯頗彼左初審枷號數十起彼問何如告以朝廷饒你枷號鬬了矣則徒罪合起告以再減一等幾落又次充軍告以某該免某不該免永亦因此譴彼餘俠自能矣次日則審重囚可矜可疑應可改擬遂起爲之言彼亦能自斟酌也事未竟何先生改兵部予亦陞四川司郎中因求回司掌印何曰我轉兵部且在此子何得便去管印勉强完事爲衆辛劬衆且有十三司都郎之毀一事完卽推脫本科矣

正德七年壬申年三十一任四川司郎中逆瑾已除國法陞正然自閹宦擅專終無甚一六月會問一起徒罪題本次日左順門司禮太監張永忽云知何不枷號充軍何尚書張先生綵子忽召謂予向擬不當予對尚書官職敢不許妄引事例某如何敢先奏法例推移是不平



予告以且待明日面請司禮太監次早臨赴朝前左順門予執本立於柱側永因舊年審錄識認召予前予言本內犯人事彼云如何不枷號充軍予對以舊年審錄例該枷號者釋放充軍者多免此犯不入例因此不問永舒手接本逕從東華門出午前則本出發落矣御書方釋然是年秋同府同年周希尹來京辨罪周任山東陈朐縣知縣犯罪死免死充軍對予言與我改不我爲君身命過兩日來請甲戌乙亥建兩年舉次官做可告饗病予不以爲然其本予爲改削得旨都察院對希



傳言好本與你行辨希尹喜急至言于予亦須信我算命九月中旬同年劉克全堂審入司門卽言年兄不要坐司了予問如何克全言見通報廣東一大事肩意法司便選差有風力給事中刑部郎中各一員前去會同鎭守巡按勘問明白來說非年兄而誰安得再坐於此心如不可避而吾爲大言以拒之克全云此不留闕下已三月議差三法司錦衣尉各堂上俱不肯乃合差給事中郎中數日間一堂吏來報廣東差已定今日早朝王都憲諱□堂上郎中差何人張堂上語以二人老翁與江西司唐老翁諱澤 王都憲曰還是西郎中去後一日張堂上呼官吏召至後堂面云廣東差無人以爾矣乃告以久欲一言何敢自認風力且少不更事恐辱衙門張先生曰便是不辱衙門差予予再三辭不獲明日已命下矣時沍寒已迫于十月初一出京尋路遭流賊之後行者艱係衆程至臨淸留一日而南十一月十九日便道過家拜祖母年九十有一再覲父母天倫樂事藹然一堂復何計使事之艱遠涉於瘴海之地哉

吾祖端毅公以英年擢高第歷任刑曹出守劍郡致仕歸年纔四十二優游林下又二十五年而沒今讀自敘年譜由成化壬寅始至正德壬申止統計生平甚僅詳其半耳吾子孫永念先猷雖隻句單詞罔敢失墜況半生事實歷歷具在有不可磨滅者敬壽諸梓用俾吾後人誦芬詠烈知所景仰云

乾隆甲申中秋望後三日八世孫仁濟謹識

先九世祖建寧公在刑曹十年所屬風發刑事皆脩畢同官者惲而嫉之會廣東有案獄係首揆子役人撫按莫改治郎中以風力選差公陰擠之公直任無辭擧成上于朝竟抵法然自是孤以淸直不容一時出守矣年四十二謝郡歸是編乃手錄備不得其全止于壬申卽奉差廣東便道省親時也我中如正劉二溪之罪名滅劉瑾疏屬之從坐不徇衆綠之非時考察廷析楊一淸之不引祖訓皆英姿颯爽侃侃而談想見當時正色立朝風槪爰就世譜錄出梓入譜書以期不朽云

嘉慶戊辰閏五月九世孫海鵬百拜謹識

東莞宗後學鄔埏譔



21101000177818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丛书集成新编　　一〇二
作者＝
页数＝７５２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ｇｘｑｓ．ｃｎ／ｂｂｓ／

子居　打包上传